

册府元龟

宋·李昉

卷一

帝王部·总序

昔雒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大古之世，鸿荒朴略，不可得而详焉。庖牺氏之王天下也，继天之统为百王先，实承木德，以建大号。三坟所纪，允居其首。盖五精之运，以相生为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乘时迭王，以昭统绪。故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徵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春秋之大居正，贵其体元而建极也。前志之论闰位，谓其非次而不当也。共工氏任智，刑以御九域，霸而不王，虽承太昊之後，而不齿五德之序。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少昊以金德王，故号曰金天氏；颛顼以水德王，号曰高阳氏；帝喾以木德王，号曰高辛氏。帝尧以火德王，号曰陶唐氏。帝舜以土德王，号曰有虞氏。繇虞氏以上，皆承运更起，应期正位。参列五辰之次，而克当统纪。至於正朔、服色之改度，戎祀朝会之所尚，记籍斯逸，罕得而述焉。夏后氏受有虞之禅，是谓金德，正用建寅，其色尚黑；商汤代夏以水德王，正用建丑，其色尚白；周武以木德王，正用建子，其色尚赤。三代之际，各居一统，错综其数，以通其变。顺三微之序，极三才之致，咸享祚长久，盖得夫天历之正也。三季之衰，秦兼天下，独推五胜不当。正统汉祖以断蛇之符，上系成周，是为火德，起自沛中，旗帜皆赤。至文帝时，鲁人公孙臣推终始之传，谓汉承秦，当用土德，土德之应，黄龙当见，宜改正朔，服色尚黄。时丞相张苍引河决金_三是，以为汉当水德，以十月为正，其色外黑内赤，遂罢公孙臣之议。明年黄龙见，成纪乃用土行，改历服色，而贾谊亦以为然。孝武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盖以秦为水德，据汉土而克之，从所不胜，遂顺黄德。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乎震，故庖牺氏姓受木德，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农轩历唐虞三代，汉得火行，上合天统，当时虽建，厥议未克，遵行世祖，中兴乃用其说。魏氏始基，有黄星之应。又太史丞许芝言，戊寅黄龙见，此受命之符最著明者也。又《易运期讖》有“黄气授真人出”之言。又太微中，黄帝坐尝明，赤帝坐尝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亡之渐。又荧惑失色，十有馀年，苏林董巴等，又言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於行运合，於尧舜授受之次。既而受汉禅，改元黄初。议更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以乘土行，以夏数为得天，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然尚循汉正朔，弗之改也。明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祖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即位久之，从高堂隆之议，乃推三统之次，以魏得地统，遂用建丑之月为正月，服色尚青，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_三，朝会建大白之_三。齐王嗣位，以夏正得天，改用建寅为正月。晋武泰始二年，有司举唐尧舜禹，不易祚改制，至於汤武，始推行数。今晋继三皇舜禹之迹，应天受禅，宜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而史臣之记，晋为金行，服色尚赤。後魏道武天兴初，始诏有司，议定行次。有司曰：国家继黄帝之後，宜为土德，有土畜之瑞，及黄星之符。遂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牺牲用白，行夏之正。孝文太和中下诏，以丘泽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袭，论有异常。帝令百辟集议，高闾以为汉用火德，徵斩蛇之符，上继於周，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自时厥後，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今魏宜承秦为土德。李彪、崔光等，以为宜绍晋金德，不当次於僭伪。建议各殊，称年不定。既而穆亮等大臣共议，宜上承晋世，定为水德。孝文下诏，特从其说。後周革命，有赤雀之祥，群臣奏

议，请更正朔，定为木行，以承水德，服色尚乌。隋文受禅，次用火德，以有赤光之瑞，车服旌旗，悉皆尚赤。而帝服戎服，悉皆以黄。唐氏承统，盛德在土。至开元中，有请改为金德者，终报罢之。天宝中，令诸卫绋色幡，改为赤黄色，以应土德。朱梁建国，如秦之暴，虽宅中夏，不当正位。同光纒服，再承绝绪。晋承唐後，是为金德，汉氏承晋，实当水行。周祖即位之初，有司定为木德。自伏羲氏以木王，终始之传，循环五周，至於皇朝。以炎灵受命，赤精应讖，乘火德而王。混一区夏，宅土中而临万国，得天统之正序矣。凡帝王部一百二十八门。

帝王部·帝系

夫结绳之初，朴略茫昧莫获，而详书契之。後辨姓授氏，可得而记。太昊之前，谱牒盖阙，帝鸿之後，世绪具存。司马迁著之《史记》，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膺帝期者，盖以祖宗实有茂德，所以後世承乎发祥。若乃后稷播植周室，於是隆兴。唐尧文思，汉绪繇其增盛。盖瓜瓞之相属，故萝图而有融。魏晋以还，方册可考，罔不緬藉先烈，诞启丕图。若乃累积之懿传继之盛盖繇德有厚薄源有浅深凭旧烈者蕃衍无世资者衰替今并考旧史披帝系详究初终率用论次俾有条而不紊庶百世而可知矣。

太昊庖牺氏风姓，母曰华胥，作网罟以畋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庖牺氏（一云：取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氏。是为牺皇後世。音谬，谓之伏牺，或谓之宓牺），一号皇雄氏，继天而王。故曰帝太昊。庖牺氏没，女娲氏立，为女皇（一云女帝），亦风姓，承庖牺制度。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己，有二乔氏女，为少典妃生。帝以火承木，故为炎帝（一云南方生夏）。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一云农皇，或云帝炎）。本起烈山氏，或称之。一号魁隗氏，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次帝里，次帝榆罔。自炎帝至榆罔，凡八世。

黄帝轩辕氏，少典之子（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一云姬姓），母曰附宝，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一云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一号帝鸿氏（亦曰归藏氏），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或云寿三百岁）。

少昊金天氏，黄帝之子。黄帝娶西陵之女，是为嫫祖（一作俎），为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即少昊也。邑于穷桑，以登帝位，故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故天下号曰金天氏（金主西方秋，故曰少昊），在位百年（一云八十四年）。

颛顼高阳氏，姬姓，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谓之女枢），生帝，以水承金，天下号曰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

帝喾高辛氏，姬姓，黄帝之曾孙，父曰，二乔极，二乔极父曰玄器。帝於颛顼为族子（其母不见），以水承木，天下号曰高辛氏。在位七十五年，年百五岁（一云：生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

帝尧陶唐氏，伊祁姓，帝喾之子。帝喾娶陈锋氏，生放勋，二瞽氏生摯（一云帝喾纳四妃，有台氏女曰姜二原，生后稷；次有二氏女曰简狄，生契；次陈锋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二瞽氏女生摯），摯於兄弟最长，即位封放勋为唐侯，摯在位一年而放勋立，是为尧帝。以火承木，天下号曰陶唐氏，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

帝舜有虞氏，姚姓，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尧禅舜以天下，以土承火天下，号曰有虞氏。始，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见试用），三十在位（历试二年摄政二十八年），五十载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年百一十二岁，（通服尧丧三年也。一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称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年百岁）。

禹夏后氏，姒姓，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

之玄孙而帝颡顛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舜禅禹以天下，以金承土，天下号曰夏后氏。禹年八十六，摄行天子事五年，年九十馀。舜丧明，年即真年，百岁禹娶涂山氏之女，生启，在位九年。启生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太康弟仲康，在位十三年，仲康生相（一名相安），在位二十八年，相遗腹子母，有仍氏之女生少康，在位二十一年，少康生宁（一作杼，又作季杼，或曰松曼），在位十七年。宁生槐（一作葵，一作魁，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槐生芒（一云荒和，或曰帝荒），在位十八年，芒生泄（一云泄宗），在位十六年。泄生不降（或曰江戎），在位五十九年。不降弟扃（一作扃，又作丙，或曰高阳），在位二十一年。扃生廛（一作廛墨，或曰廛江），在位二十年。不降生孔甲，在位三十一年。孔甲生皋（一名皋苗），在位十一年，皋生发（一名后敬，或曰发惠），在位十一年。发生履癸，是为桀（谥法，贼人多杀曰桀）在位五十三年，为汤所灭（禹自戊戌岁建国，尽己酉十五代十七王，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

殷汤子姓其先契，母曰简狄，有媯氏之女（有媯在不周之北）。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封於商（商今在雒商是也），赐姓子氏（祖以玄鸟生子也）。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就契封於商，一云闾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生昌若（一云景若），昌若生曹圉（一云根圉），曹圉生{宀具}，（{宀具}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宀具}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生天乙（以乙曰主），是为成汤。自契至汤十四世。汤践天子位十三年，年百岁。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在位三年，外丙弟仲壬在位四年，仲壬兄太丁之子太甲，在位十四年，年百岁。太甲生沃丁，在位三十年（一云二十九年），沃丁生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太庚生小甲（一云弟），在位十七年（一云三十年），小甲弟雍巳，在位十二年。雍巳弟太戊，在位七十五年。太戊生仲丁，在位十一年（一云十二年），仲丁弟外壬，在位十五年。外壬弟河甲，在位九年。河甲生祖乙，在位十九年。祖乙生祖辛，在位十六年。祖辛弟沃甲（一云开甲），在位二十五年。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在位三十二年。祖丁弟沃甲之子南庚，在位二十九年。祖丁之子阳甲，在位七年。阳甲弟盘庚，在位二十八年。盘庚弟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小辛弟小乙，在位二十年（一云二十一年）。小乙生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年百岁。武丁生祖庚，在位七年。祖庚弟祖甲，在位三十三年，祖甲生廩辛（一云冯辛），在位六年。廩辛弟庚丁，在位二十一年。庚丁生武乙，在位四年。武乙生太丁（一名文丁），在位三年。太丁生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帝乙生受辛，天下谓之纣（谥法，残义损善曰纣），在位三十二年。（汤自乙未岁建国，尽戊寅，子孙十七代，三十王，共六百四十五年）。

周文王姬姓其先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姓原字，或曰：谥号）姜原为帝誉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乞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艹麻}菽麦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一云：祖饥祖始也。）尔后稷播时百封弃於邠（今乡在扶风）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生不不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而不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不生鞠鞠生公刘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财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庆节立国於豳（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庆节生皇仆皇仆生姜弗姜弗生毀俞（一作体俞）毀俞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报之）高圉生亚圉亚圉生公叔祖类公叔祖类生古公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与之已复攻之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渡漆沮（水在杜阳岐山杜阳县在扶风）逾梁山止於岐下（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始改国曰：周）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

别居之（分别而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此殷时制也。）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有长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太姜有郤氏之女太任挚任氏之中女）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尝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以让季历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始自岐下徙都丰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虞在河东太阳县芮在冯翊临晋县）在位五十年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在位七年武王生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成王生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康王生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昭王生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百四岁穆王生恭王在位十二年恭王生懿王在位二十五年恭王弟孝王在位十五年懿王太子夷王在位十六年夷王生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厉王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生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生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平王生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是为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桓王生庄王在位十五年庄王生威王在位五年威王生惠王在位二十五年惠王生襄王在位三十三年襄王生顷王在位六年顷王生匡王在位六年匡王弟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定王生简王在位十四年简王生灵王在位二十七年灵王生景王在位二十五年景王生悼王在位一年悼王弟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敬王生元王在位七年元王生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贞定王生哀王在位九日哀王弟思王在位百五十日思王弟考王（一云考哲王）在位十五年考王生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威烈王生安王（一作元安。又作原安）在位二十六年安王生烈王（一作夷烈）在位七年烈王弟显王（一作显圣）在位四十八年显王生慎靓王（一作顺靖）在位六年慎靓王生赧王在位五十年（周自武王己夕发岁建国至赧王三十一代三十七王共八百六十七年）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母媪（史失其姓）其先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後也。晋大夫范宣子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即刘累也。）在商为豕韦氏（国名在东郡白马县东南）在周为唐杜氏（二国名唐太原晋阳县杜京兆杜县）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言晋为霸王范氏为晋卿）鲁文公世奔秦後归於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奔於魏秦灭魏迁大梁都於丰故周氏说雍齿曰：丰故梁地也。高祖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筮世祠天地缀之以祀（缀言不绝也。）高祖初封汉王五年平项籍即皇帝位在位通为王十二年六年六十二太子立是为惠帝帝吕后之子在位七年高祖中子文帝立母曰：薄太后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太子立是为景帝母曰：窦皇后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中子武帝立母曰：王美人在位五十四年年六十九少子昭帝立母曰：赵婕妤在位十三年年二十六无子立武帝孙昌邑王贺父曰：昌邑哀王在位二十七日立武帝卫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是为宣帝母曰：王翁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三太子立是为元帝母曰：恭哀许皇后在位十六年年四十三太子立是为成帝母曰：王皇后在位二十六年年四十六无子立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是为哀帝母曰：丁姬在位六年年二十六无子立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是为平帝母曰：卫姬在位五年年四十无子王莽立宣帝玄孙孺子即位始生二岁孺子父题祖勋皆为广戚侯曾祖楚孝王器宣帝子也。在位四年为王莽所灭莽死平陵方望复立孺子为帝数月遇害年二十二（汉自高祖乙未岁建国至孺子己巳凡十代十五帝二百一十一年）。

後汉光武南阳蔡阳县人（南阳郡今邓州县也。蔡阳县故城在随州枣阳县西南）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长沙县今潭州县）发生春陵节侯买（春陵乡名本属零陵元帝特徙南阳仍号春陵故城今在随州棘阳县东）买生郁林太守外生钜鹿都尉回（钜鹿郡在邢州县也。都尉本郡尉秦官也。掌）回生南顿令钦（南顿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陈州顿城县西）钦生光武母曰：闻都南阳樊重之女王莽未与更始举义兵兴复长安更始为赤眉所破光武即皇帝位平赤眉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太子立是为明帝母曰：阴皇后在位十八年年四十八太子立是为章帝母曰：贾贵人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一第四子立是为和帝母曰：梁贵人在位十七年年三十二少子立是为殇帝母曰：邓皇后立百七十日年二岁章帝孙清河孝王子立是为安帝母曰：左姬在位一十九年年三十二章帝孙济北王子北乡侯立二百七十日安帝废太子济阴王立是为顺帝母曰：李氏在位十九年年三十太子立是为冲帝母曰：虞贵人在位一年年三岁章帝玄孙千乘贞王曾孙乐安夷王孙渤海孝王子立是为质长沙县今潭州县春陵乡名本属零陵元帝特徙南阳仍号春陵故城今在随州枣阳县东钜鹿郡在邢州县也。都尉本郡尉秦官也。掌佐守典武

职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南顿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陈州顿城县西帝母曰：陈夫人在位一年年九岁章帝曾孙河间孝王孙蠡吾侯子立是为桓帝母曰：■氏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章帝玄孙河间孝王曾孙解渚亭侯孙立是为灵帝母曰：董夫人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四子弘农王立位百三十八日王弟陈留王立是为献帝母曰：王美人在位三十一年年四十禅於魏魏文帝封为山阳公明帝青龙二年薨年五十四(後汉自光武乙酉岁至献帝庚子凡八代十四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魏太祖姓曹氏汉相参之後其先出於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快於邾春秋之世与於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於沛汉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复绍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一云：嵩夏侯氏之子■之叔父太祖於■为从父兄弟)嵩生太祖仕汉为丞相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薨年六十六太子嗣丞相位魏王其年受汉禅是为文帝母曰：卞皇后在位七年年四十太子立是为明帝母曰：文昭甄皇后在位十四年年三十六无子养子齐王为太子在位十五年为司马景王所废年二十三文帝孙东海定王子高贵乡公立在位七年年二十太祖孙燕王字子尝道乡公立在位七年年二十禅於晋武帝封为陈留王薨年五十六(魏自文帝库子岁至陈雷王乙酉岁凡四代五帝四十六年)。

晋宣帝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邛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邛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州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隗字元异隗生京兆尹防字达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仕魏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相国封安平郡公固让嘉平三年薨年七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繇来者魏自文帝庚子岁至陈留王乙酉岁凡四代五帝四十六年十三追谥宣帝世子以抚军大将军辅政母曰：宣穆张皇后明年迁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累加相国固辞正元二年薨年四十八追谥景帝母弟继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辅政累加相国封晋王咸熙二年薨年五十五追谥文帝世子嗣相国晋王位母曰：文明皇后其年受魏禅是为武帝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千五太子立是为惠帝母曰：武元杨皇后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皇太弟武帝第二十五子立是为怀帝母曰：王太妃在位七年年三十武帝孙吴孝王《晏子》出继秦王立是为愍帝在位五年年十八为刘聪所害宣帝曾孙琅琊恭王觐之子立为晋王明年即皇帝位是为东晋元帝母曰：夏侯太妃在位五年年四十七太子立是为明帝母曰：豫章郡君荀氏在位三年年二十七太子立是为成帝母曰：明穆庾皇后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母弟琅琊王立是为康帝在位二年年二十三太子立是为穆帝母曰：康献褚皇后在位十七年年十九成帝长子琅琊王立是为哀帝母曰：章太妃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母弟琅琊王立位六年大司马桓温废为海西县公大元十一年薨年四十五元帝少子琅琊王立是为简文帝母曰：简文宣郑太后在位二年年五十三太子立是为孝武帝母曰：孝武李太后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太子立是为安帝母曰：安德陈太后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七母弟大司马琅琊王立是为恭帝在位二年禅於宋其年遇害年三十六(晋自武帝乙酉岁至恭帝庚申凡七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後魏道武姓拓跋氏其先出自黄帝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一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後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屯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其後有节帝贷庄帝观明帝楼安帝越宣帝推寅，於是南迁大泽方千馀里厥土□冥洳沮。又有景帝利元帝侯和帝肆定帝机僖帝盖威帝佷献帝邻时有神人言於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献帝年时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献帝命令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於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於山泽■见辄■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处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神元力微也。故时人谚云：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神元生而

英睿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於没鹿回部大人奚宾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後与宾攻西部宾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故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威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服二十九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弘上马二十馀万三十九年迁於定襄之盛乐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於是徵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蹶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讎百姓涂炭非长计也，於是与魏相亲神元脩国五十八年年百四岁子章帝悉鹿立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脩国九年弟平帝绰立雄武有谋略威德复举脩国七年神元孙（太子追谥文帝沙漠■之子）惠帝弗立聪哲大度为诸父兄所重政崇宽简百姓怀服脩国一年神元子昭帝禄官立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帝猗■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弟穆帝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馀万昭帝统部十三年穆帝天资英特勇略过人遂总摄三部为一统三年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木刘虎举众於雁门应之攻晋新兴雁门三郡并州刺史刘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率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馀烬西走渡河窟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陞北之地琨自以■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崞五县之民於陞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八年晋愍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恒山二郡帝脩国九年子晋根立月馀而薨晋根子始生恒帝后立之其冬晋根子。又薨思帝子平文帝郁律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元年岁在丁丑二年刘虎据朔方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虎单骑遁走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弘上马将有百万脩国五年桓帝中子惠帝贺■辱立以五年为元年政事太后临朝四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於东木狼山徙都之脩国五年弟■易帝纥那立五年出居於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平文帝长子翳槐是为烈帝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於大靺鞨人六千馀落叛■易帝■易帝出居於慕容部烈帝复位以三年为後元年城新盛乐城在城东南十里是年平文帝次子昭成帝什翼犍立帝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顾命使弟弥自诣邺奉迎即位於繁■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三年春移都於■中之盛乐宫脩国二十九年为苻坚所破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摄国事七年坚败于淮南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眷摄国事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明年昭成嫡孙即位於牛川建元登国凡九年。又改皇始凡二年。又改天兴是年即皇帝位改国号魏迁都平城是为道武皇帝父曰：献明皇帝母曰：献明贺皇后并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道武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九长子相国大将军齐王立是为明元帝母曰：刘贵人在位十五年年三十二长子太平王监国是为大武帝母曰：密杜皇后在位二十九年年四十五嫡孙立是为文成帝父曰：景穆皇帝母曰：宫闾皇后在位十四年年二十六太子立是为献文帝母曰：李贵人在位六年传国於太子是为孝文帝年二十二孝文母曰：李夫人在位二十九年改国姓曰：元氏年三十三太子立是为宣武帝母曰：高夫人在位十六年年三十三太子立是为孝明帝母曰：胡充华在位十三年年十九孝文曾孙京兆王愉孙洸王宝暉子刘立为幼帝在位六十日为尔朱荣所害献文孙彭城王勰第三子立是为孝庄帝母曰：李妃在位三年年二十四为尔朱兆所害尔朱世隆立太武玄孙长平王晔在位六十日废之。又立献文之孙广陵王羽之子是为前废帝母曰：王氏在位一年年二十五为高欢所害立章武王驰第三子是为後废帝母曰：程氏在位二年年二十逊位於孝文之孙广平王怀第三子是为出帝母曰：李氏迁都长安为宇文泰所■■在位五年年二十五泰立孝文孙京兆王愉之子是为西魏文帝母曰：杨氏在位十七年年四十五长子立是为废帝母曰：乙弗后在位三年弟立是为恭帝在位三年禪於後周（後魏自丙申岁道武建国至恭帝丙子岁凡七代十八帝共一百六十一年）。

後周太祖文帝姓宇文氏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後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附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

宝御之宝败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於大都陵随例迁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韬并以武略称韬生肱任侠有气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披陵作乱远近多应之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鲜于礼礼令肱还统其部众後为定州军所破没於阵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子仕西魏为太师大冢宰大将军封安定公恭帝三年薨世子嗣大将军位其年受魏禅即天王位是为孝闵帝追尊太祖为文王武成初追尊文皇帝孝闵母曰：文皇后在位二百七十日为宇文所废太祖长子大将军宁都郡公立是为明帝母曰：姚夫人即天王位四年年二十七太祖第四子大将军鲁国公立是为武帝母曰：叱奴太后即皇帝位十八年年三十六太子立是为宣帝母曰：李太后在位二年传位于太子是为静帝宣帝自称太上皇年二十二静帝母曰：朱皇后在位二年禅於隋（後周自闵帝丁丑岁建国至静帝辛丑凡三代五帝二十五年）

隋高祖文帝姓杨氏弦农华阴人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後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大司空隋国公忠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开皇初追谥武元皇帝忠生高祖受周禅即皇帝位复姓杨氏母曰：吕皇后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四太子立是为易帝母曰：独孤皇后在位十四年唐高祖立帝之孙元德太子昭之子是为恭帝母曰：韦妃在位二年禅於唐封为隗国公明年薨年十五（隋自高帝己酉建国至恭帝戊寅凡三代三帝三十八年）

唐高祖神尧帝姓李氏陇西狄道人其先出自颡颡颡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咎繇其子孙绵历虞夏代为理官遂为理氏殷末有理徵者直道不容获罪於纣子利贞逃难於伊侯之墟食李实得全。又改理为李氏周时有李氏处者生子曰：重耳字伯阳周柱下史道家称老君秦将李信即其後也。信曾孙广为汉前将军自此後代为牧守广十六叶孙李是为凉武昭王薨子歆嗣位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子重耳奔於江南仕宋为汝南郡守复归於魏拜弘农太守赠豫州刺史生熙起家金门镇将後以良家子镇於武川都督军戎百姓之务终於位因遂家焉生天锡仕魏为幢主大统时追赠司空公生太祖景皇帝虎少倜傥有大志好读书而不存章句尤善射轻财重义雅尚名节深为太保贺拔岳所重元颢之入雒也。从岳击平之以功封晋寿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拜宁朔将军屯骑校尉复与岳破万俟鬼奴留镇陇西累迁东雍州刺史寻转卫将军贺拔岳既镇陇右以太祖为左相大都督委以内外军事岳寻为侯莫陈悦所害太祖哭之甚恻阴怀复讎之志时岳兄胜在荆州太祖星夜赴告劝胜入关收岳之众胜不能从俄而周文帝起兵图悦太祖闻之自荆州还至闾乡为高欢将所获送诣雒阳魏武帝将收关右见太祖甚喜拜为卫将军赐以金帛镇关中因与周文帝平侯莫陈悦遇高欢入雒太祖帅师迎魏武帝於潼关以功拜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遇灵州刺史曹泥拥兵作乱太祖率兵击之时不破野头贼屯聚塞下太祖遣使谕之皆来降服遂徵其众并力攻泥四旬而克灵州平会阿至罗部落别道断其归路太祖亲率骠骑袭击大破之悉虏其众进封长安县侯食邑五百户太祖不受让於兄子康生周文帝许之後从文帝破高欢於沙苑斩级居多有贼帅梁企定据河州作乱太祖以本官兼尚书左仆射为陇右行台总兵以击之部将乌军长命潜与企定相连阴谋不轨太祖斩之以令三军贼闻而大惧不敢战遁走河北太祖将济师於河企定率众降获男女数万口以实三辅进位开府仪同三司馀如故南岐州兵杨益生马僧等聚众反与梁汉中相影响太祖以还师便道击之军大散遣人谕以祸福益生遣使伪降太祖察知其怀诈因令军曰：贼既降可休士放马以俟还期遣其使反益生大喜遂不为备放兵於外营求粮食太祖因而趋之天将晓围城已合外兵不得还城中大扰因令壮士排闥而入无敢动者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於是安辑其众留别人镇守俘益生以归周文帝嘉叹之遣使劳问寻授岐州刺史遇莫折後焮寇秦州太祖。又讨之军临贼境後焮惧而降归收其精卒数千人会丁母忧哀毁过礼及葬特给京车太祖因庐於墓侧负土成坟优诏起令视事尝与周文帝阅武於北山下时有人为豹所噬无敢救者太祖不暇持杖趋往捉豹杀之周文帝大悦曰：公之名虎信不虚也。後徙封赵郡公历渭秦二州刺史复击叛胡平之徙封陇西公进拜太尉迁右军大都督柱国大将军少师周受魏禅录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国公生世祖元皇帝丙世祖性至孝沉深有识量少为周文帝所礼在位十七年封汝阳县伯食邑五百户寻拜抚军大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俄转车骑大将军袭封陇西公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隋受禅袭封唐国公拜御中正大夫历州刺史安州总管为政简静甚获当时之誉寻迁柱国大将军赠少保同华等八州刺史高祖即元皇帝之世子母曰：元贞皇后七岁袭封唐国公义宁二年受隋禅即皇帝位在位九年传位於皇太子是为太宗年七十太宗母曰：窦皇后在

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七太子立是为高祖母曰：文德长孙皇后在位三十四年年五十六太子立三十六日母武太后废为庐陵王立次子相王六年。又降为皇嗣赐姓武氏太后遂革命称周凡十五年复以庐陵王为太子寻即皇帝位是为中宗在位六年年五十五太子立是为少帝母韦庶人临朝凡十七日相王第三子临淄王隆基平韦氏乱奉相王，即皇帝位，是为睿宗，在位三年，年五十九太子立，是为玄宗母，曰昭成襄皇后，在位四十四年，传位于太子，是为肃宗。玄宗称太上皇，年七十八。肃宗母曰元献杨皇后，在位七年，年五十二太子立，是为代宗。母曰章敬吴皇后，在位十七年，年五十四太子立，是为德宗，母曰睿贞沈太后，在位二十六年，年六十四太子立，是为顺宗。母曰昭德王皇后，在位百八十日，传位于太子，是为宪宗。顺宗称太上皇，年四十六。宪宗母曰庄宪王太后，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三太子立，是为穆宗，母曰懿安郭太皇后，在位四年，年三十太子立，是为敬宗。母曰恭僖王太后，在位二年，年十八，弟穆宗第二子江王立，是为文宗。母曰贞献萧皇后，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二弟穆宗第五子颖王立，是为武宗。母曰宣懿韦皇后，在位四年年三十二宪宗第十三子皇太叔立是为宣宗母曰：孝明郑皇后在位十三年年五十太子立是为懿宗母曰：元昭晁太后在位十四年年四十一太子立是为僖宗母曰：惠安王皇后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七母弟立是为昭宗在位十六年年三十八第九子辉王立是为哀帝母曰：积善何太后在位四年禅于梁梁封为济阴王明年薨年十七（唐自高祖戊寅岁建国至哀帝丁卯凡十五代二十帝通武后革命共二百九十年）。

後唐太祖武帝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
 二有功为金方道副都二二因家於瓜州太宗平薛延二诸部於安西北庭置都二二以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
 置沙二都督府盖北庭有磧曰：沙二故因以为名焉永徽中以拔野为都督其後子孙五世相承曾祖尽忠贞
 元中继为沙二府都督既而为吐蕃所陷乃举其族七千帐徙於甘州尽忠寻率部众三万东奔俄而吐蕃追兵
 大至尽忠战没祖执宜即尽忠之长子也。收合馀众至於灵州德宗命为阴山府都督元和初入为金吾将军
 迁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庄宗即位追谥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烈考国昌本名赤心仕唐朔州刺史咸通
 中讨庞勋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系郑王一房出为振武节度使寻为吐蕃所袭退保於神
 武川及武皇镇太原表为代北军节度使中和三年薨庄宗即位追谥为文皇帝庙号献祖太祖即献祖之第三
 子也。母曰：秦氏仕唐为河东节度使累封晋王天二四年唐哀帝已禅于梁改元开平而太祖犹称天二至
 五年薨年五十三长子嗣晋王位是为庄宗同光初追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庄宗母曰：贞简曹皇后天二二
 十年即皇帝位於邺都其年平梁在位四年年四十三蕃汉马步总管李嗣源为三军所立百寮劝进是为明宗
 明宗北代人生於应州之金城县世事太祖及其赐姓也。遂编入属籍四代祖聿赠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为
 孝恭皇帝庙号惠祖曾祖敖赠朔州刺史追尊为孝质皇帝庙号毅祖祖琰赠蔚州刺史追尊为孝靖皇帝庙号
 烈祖考霓赠汾州刺史追尊为孝成皇帝初孝成事献祖为爱将献祖之失振武为吐浑所攻部下离散孝成独
 奋忠义解蔚州之围明宗即孝成之元子母曰：刘氏追尊孝成懿皇后在位八年年六十七第三子宋王立是
 为愍帝母曰：昭懿皇后在位百五十日出奔於卫州太后令降为鄂王薨年二十一明宗养子潞王立是为末
 帝姓王氏镇州人母曰：宣宪魏皇后在位三年年五十三晋高祖入雒自焚（後唐自庄宗癸未岁建国至末
 帝丙申凡三代四主十四年）。

晋高祖姓石氏北京晋阳人也。本卫大夫二昔之後至汉奋自河内徙家长安与子庆等德位俱盛时号
 万石君汉衰关辅乱子孙流徙西裔有居甘州者四代祖二二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耶氏灵武入附宪
 宗嘉之隶为河东阴山府校以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孝安皇帝庙号靖祖三代祖郴早薨赠右
 散骑常侍追尊孝简皇帝庙号肃祖祖昱任振武防御使赠尚书右仆射追尊孝平皇帝庙号睿祖考绍雍蕃字
 曰：臬掠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始从後唐太祖平定巢贼及事庄宗拒梁人战上党柏仁讨蓟门刘守光有功
 功与周德威相亚德威镇蓟庄宗承制授平州刺史行事多抗於德威德威惮其名尝以礼下之俄改二州刺史
 薨於任赠太傅追尊孝元皇帝庙号宪祖高祖即宪祖第二子也。母曰：何氏追谥孝元懿皇后高祖事後唐
 尚明宗女永宁公主为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封赵国公清泰三年契丹酋长耶律氏至太原册立为大晋皇帝
 是年入雒在位七年年五十一从子齐王立是为少帝父曰：敬儒为庄宗骑将早薨母曰：安太妃在位五年
 为耶律氏所陷（晋自高祖丙申岁建国至少帝丙午凡二代二主十一年）。

汉高祖姓刘氏其先本沙二部人也。四代祖湍追尊为明元皇帝庙号文祖曾祖昂赠太保追尊为恭僖

皇帝庙号德祖祖 巽赠太傅追尊为昭献皇帝庙号翼祖考 典事後唐武皇为列校赠太师追尊为章圣皇帝庙号显祖高祖即显祖之祖母曰：安氏追谥章懿皇后高祖仕晋为河东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封北平王开运四年正月晋少主为耶律氏所陷二月高祖即皇帝位于太原称天福十二年五月至东京在位二年年五十四第二子周王立是为隐帝母曰：李太后在位三年禅於周（汉自高祖丁未岁建国至庚戌凡二代二主共四年）周太祖姓郭氏邢州尧山人。或云本常氏子，幼随母 郭氏故冒其姓高祖 广顺初追尊为睿和皇帝庙号信祖曾祖谥赠太保追尊为明宪皇帝庙号僖祖祖蕴赠太傅追尊为翼顺皇帝庙号义祖考简赠太师追尊为章肃皇帝庙号庆祖初唐咸通中代北徐方用兵伐叛信祖僖祖从戎师接战以勇敢知名义祖事後唐武皇为帐中亲信乾宁中从征泽潞邢雒累授河内马步军都虞候武皇平安敬思再定邢雒移授邢之军职因卜居尧山县武皇经启霸图观兵大鹵刘仁恭陆梁燕蓟窥伺中原梁氏蚕食两河寻戈不息庆祖为武皇内牙爰将专掌亲军指麾所行无不景从攻城野战勇爵崇高天复中武皇兵出居庸山北克捷以庆祖为顺州刺史太祖即庆祖之祖母曰：王氏追谥章德皇后太祖仕汉为枢密使兼侍中乾 四年受汉禅在位四年年五十一养子开封尹晋王立是为世宗本姓柴氏盖太祖圣穆皇后之侄在位六年年三十九子梁王立是为恭帝在位一年禅於大宋。（周自太祖辛亥岁建国至恭帝庚申凡三代三主共十年）。

卷二

帝王部·诞生

夫帝王之生，必有休应，，岂非天命所属，历数斯在，警生灵之耳目，为天飞之兆朕者乎！？故神 幽赞灵物保护{一具}符梦感昭启圣迹纷纶杂沓触类而长凉不可谈悉矣。历代而下质文斯变缘情之礼随时而作亦以极臣子之诚显邦家之庆纪乃诞日崇乎！美名繇是陈宴享之礼洽鱼藻之欢设桑门之饌 福田之事公卿士庶为节物以相遗诸侯牧守奉贡珍而来觐斯亦一时之盛观百王之所不易者矣。

伏羲氏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帝於成纪。

神农氏母曰：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人身龙首感女登於尝阳而生帝。

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 郊野感附宝而孕二十月而生帝於寿丘。

少昊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感而生帝。

颡项母曰：女枢少昊之末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於幽房之宫生帝於。若水。

高辛不见其母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

尧母曰：庆都观於三河尝有龙随之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帝於丹陵。

舜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帝於姚墟。

夏禹母曰： 巳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背剖而生禹於石（一云胸折而生）。

启母曰：涂山氏初禹治洪水通於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汤母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故号天乙。

周文王母曰：太任梦长人感已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汉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於丰（臣钦。若等曰：自此以下有年无月及无年月者史阙）初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晦{一具}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於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一云：母名含始游于雒池有玉鸡御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取而吞之）。

惠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於丰。

文帝以汉王四年生初帝母薄姬高祖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高祖曰：是实贵徵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帝於河南。

景帝以孝惠七年生於代宫。

武帝以孝景前元年生於长安初帝母王夫人内太子宫（臣钦。若等曰：太子即景帝也。）太子幸爰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是贵徵也。遂生武帝。

昭帝以太始三年生於钩弋宫母曰：赵 予（二字或从女）本以有奇异幸（谓望气者言有奇

女天子气)生帝亦奇异(十四月乃生)。

宣帝以征和二年生於太子宫。

元帝以元平元年生於长安尚冠里。

成帝以甘露三年生於甲观画堂(甲观甲乙丙之次也。画堂画以为饰)。

哀帝以河平四年生於定陶。

平帝以元延四年生於中山。

孺子以元始四年生於广戚。

後汉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济阳县舍有赤光照室中。

明帝以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生於尝山元氏。

章帝以中元二年生於雒阳。

和帝以建初四年生於雒阳。

殇帝以元兴元年秋生於雒阳。

安帝以永元六年生於清河邸。

顺帝以元初元年生於雒阳。

冲帝以汉安二年生於雒阳。

质帝以永和三年生於渤海。

桓帝以阳嘉元年生於蠡吾。

灵帝以永寿三年生於河间饶阳解渚亭。

弦农王以熹平二年八月丙寅生於雒阳宫。

献帝以光和四年三月癸巳生於雒阳宫帝母王美人初_二任娠畏何后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数梦负日而行。

魏文帝以_後汉_中平四年冬生於_譙时有_二气青色而_圓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

高贵乡公以正始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生其日天气晴朗堂上黄_二耀久之乃散。

晋元帝以咸宁二年生雒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_藁如始刈。

後魏道武母贺氏因迁徙游於_二泽寝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_二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_參合_陂北其夜复有光明。

明元以登国七年生於_二中宫。

太武以天赐五年生於东宫。

文成以太平真君元年六月生於东宫。

献文以兴光元年七月生於阴山之北。

孝文以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宫神光照室天地氤氲和气充塞。

宣武母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於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惊遂有娠以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於平城宫。

孝明以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生於宣化殿之东北有光照於庭中。

後周太祖母王氏初孕五月梦抱子_二天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太祖父也。)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及太祖生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

孝闵帝以西魏大统八年生於同州。

明帝以永熙三年生於统万城。

武帝以大统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

宣帝以武成元年生於同州。

静帝以建德二年六月生於东宫。

隋高祖以西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於冯翊_般。若寺紫气充庭。

唐高祖以_後周天和元年十一月丁酉生於长安是日紫气充庭神光照室。

太宗以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於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高宗以贞观二年六月生於东宫之丽正殿。

中宗以显庆元年十一月乙丑生於长安。

睿宗以龙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长安。

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东都。

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诞之日大置酒张乐宴百寮於花萼楼下终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臣钦。若等曰：诞圣节名始於此）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臣钦。若等曰：上寿自此始）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土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

十八年六月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後坐饮从之。

八月丁亥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采赐五品以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臣钦。若等曰：自此已後或连年不书皆史氏阙文）。

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御花萼楼宴群臣御制千秋节诗序时小旱是日大厨雨百官等咸上表贺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帝御广达楼宴群臣奏九部乐内出舞人绳伎颁赐有差下制曰：自古风俗所传岁时相乐亦合因事大小在人朕生於仲秋厥日惟五遂为嘉节感庆诚深今属时和气清年■渐熟中外无事朝野■安不因此时何云：燕喜卿等即宜坐饮相与尽欢。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宣敕曰：今兹节日■稼有成顷年以来不及今岁百姓既足朕实多欢故於此时与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宜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

天宝七载七月，文武百官、刑部尚书兼京兆尹萧照等，及宗子咸上表，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从之。

肃宗以景■二年九月三日乙亥，生於东宫之别殿，祥光照室。至德元年七月即位，二年九月戊寅以降，诞日，王公已下咸有进献，帝以行在不受（臣钦。若等曰：时安禄山盗据两京。故曰：行在）。

乾元元年八月甲辰上皇降诞日於金明楼宴百官赐采五百疋二年九月丙寅帝降诞日宴百官於宣政殿前赐绢三千疋。

上元二年九月天成地平节於（臣钦。若等曰：史不书置节年月）三殿置道场。

代宗以开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於东都上阳宫之别殿时玄宗幸汝州之温阳有望气者云：宫中有天子气玄宗即日还宫是夜帝降诞宝应元年四月即位十月宰臣等上言今月十三日皇帝降诞日望准天长节休假三日帝以山陵未毕不许宰臣。又上言休假一日从之。

永泰二年十月降诞日诸道节度使进献珍玩衣服名马二十馀万计以陈上寿自是岁以为常。

大历二年十月降诞日宰臣及常参官率钱修斋度僧尼道士凡数百人。

三年十月降诞日诸道节度使上寿各献衣服名马及绫绢凡百馀万。

四年十月降诞日百僚於章敬寺修斋行香陈乐大会。

六年十月降诞日■众僧斋于资圣寺百僚行香诸道使各献方物上寿。

八年十月降诞日於资圣寺修一千僧斋度僧尼凡二百馀人。

九年十月降诞日百僚分寺观行香颁赐茶药。

德宗以天宝元年四月癸巳生长安东宫别殿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贞元六年四月乙酉帝降诞日京师

诸司百官多於佛寺斋会。

十二年四月庚辰帝降诞之日近岁常以其日会沙门道士于麟德殿讲论帝每谓三教与儒教所归不殊但内外迹用有异尔是日兼召儒官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四门博士韦渠牟与沙门谈延道士万参成等数十人迭讲坐论三教初如矛戟森然相向後类江河同归于海帝大悦颁赐有差（是岁昭义节度使王虞休上。表曰：臣闻於师夫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音以知声审乐以知政则治道备矣。清明广大终始周旋与天地同其和与四时合其序岂止於钟鼓管磬云：乎！哉！伏见开元天节著于甲令每于是日海宇一娱称万寿之无疆乐一人之有庆故追尧舜迈禹汤自周已後不能议矣。今陛下降诞之辰未有惟新之典无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阙愚臣不揆顽昧敢思祖述之私歌窃忤忘寝与食久矣。遇有知音者与臣论其章乐探微致奥穷理尽情臣乃追造继天诞圣乐一曲大抵八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五篇法二十四气而足成一岁也。每篇一十六拍象八元八愷登庸於朝也。冀与咸池永传於律吕空桑丝竹合荐於宫县不闻滞之声长作中和之乐可使九方之人顿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审於薰风与唐惟休终古尽善臣不胜恳款屏营之至谨昧死陈献以闻其所造曲谱谨同封进先时有太常乐人刘流落至潞州虞休因令造诞圣乐起於此也。

顺宗以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

宪宗以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生永贞元年八月即位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诞皇帝二月十四日降诞并请休假一日诏可。

元和七年二月降诞日宰臣举旧制例进衣一副李吉甫独进马二匹赐通天犀带一条金石凌一合。

九年二月降诞日御麟德殿垂帘命沙门道士三百五十人斋会于殿内食毕较论于高座晡而罢颁赐有差。

穆宗以贞元十一年七月六日生於大明宫之别殿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闰正月辛亥太常礼院奏准玄宗降诞为千秋节。

肃宗降诞为天成地平节并假一日自後累圣降诞虽不别置节名其休假献鬼如旧今皇帝七月六日降诞准故事合休假上礼从之。

七月乙巳诏曰：昔者圣王之法以孝理天下也。广爱敬之心推于四海尽奉养之志示于兆人然後自诚之化有情思感朕以眇身荷鸿业皇太后就安长乐朝夕承颜慈训所加庆感兼极伏以今月六日是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宫中上寿朕既获申欢慰亦欲公卿大夫同之宜以今月六日平明於光顺门集百寮及外命妇进名贺皇太后朕御光顺门内殿与百寮相见永为常式。又诏御麟德殿观僧道讲论颁赐有差先是尚书左丞韦绶以东朝旧恩多所陈奏请降诞日诏百官诣光顺门先贺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寿书之史册光示万古帝忻然纳焉其後竟以降诞受贺礼无所据罢之。

长庆元年七月庚子降诞日百寮於紫宸殿称贺毕诣昭德门外命妇诣光顺门并进门奉贺皇太后去年降诞称贺百寮与命妇并集於光顺门群情以为非便故改其仪。

二年七月甲午降诞日宰臣率百寮入阁奉贺讫。又诣光顺门进名贺皇太后。

敬宗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长庆四年正月即位四月庚辰朔中书门下奏皇帝六月九日降诞伏准故事休假一日从之其日帝御三殿命浮图道士讲论内官及翰林学士诸军士驸马皆从既罢赏赐有差。

宝历元年六月敕降诞日文武百寮於紫宸殿称贺及诣光顺门奉贺皇太后自今已後宜停国朝本无降诞日贺仪盖长庆初尚书左丞韦绶率情上疏行此礼至是方罢。

二年六月降诞日御三殿命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陆亘前随州刺史李繁与浮图道士讲论内官翰林学士及诸军使公主驸马皆从既罢赏赐有差文宗以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太和元年十月降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等与僧惟应道士赵常盈於麟德殿讲论赐锦采有差。

二年十月壬戌以降诞日召吏部侍郎杨嗣复吏部郎中崔戎等赴麟德殿讲论赐锦采银器有差。

四年十月辛亥降诞日命道士僧徒讲论于麟德殿是月盐铁使王涯进降诞绫罗锦采等共一万四千八百匹银器一百事判度支王起进绫绢夹纈杂采等共一万四千三百匹御衣一副镜一面诸方镇称是。

五年十月甲戌降诞日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臣闻帝王有必著之符神灵无虚应之兆所以电绕枢极气感虹流玄鸟祚商赤光启汉考验今古章焯图书伏惟皇帝陛下驭三统之元膺千

年之运当诞圣之日为河清之祥玄律应期乾宫以之定位开冬戒节水德表其灵长道。若合符事光载籍臣等伏见前史称汉宣之德则曰：修武帝故事并以汉之隆平莫如武帝後之为理无及孝宣举此二主以为极盛今陛下功济天下道覆寰中威统百灵宰御群品 祖宗之德莫如贞观开元。且太宗幸庆善之宫即降诞之所赋诗赐宴播为乐章玄宗降圣之辰为千秋之节王公上寿士庶交欢流于管弦书之甲令此时张说宋 历忌献章二臣之心必无违礼国史所载昭然可徵近者广集缙黄多为法会诚有资於景福。且未叶於旧仪夫四时成岁百 成实必在首冬用成神化今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著在令式以示四方是日陛下於宫中奉迎太皇太后与昆弟诸王盛陈宴乐群臣诣延英门奉觞上千万岁寿天下州府置宴一日积嘉祚於元命庆延洪於昌期上表中兴之耿光次复开元之盛典臣等无任 恩款之至制曰：省表具知朕以诞生之日延集缙黄式遵常仪用宏二教卿等启心辅德叶志纳忠稽贞观开元之旧章述庆善千秋之令范爰崇诞日请号庆成顾予寡昧惧忝彝典今以同欢心於万国申盛礼於两宫深嘉诚勤是用依允十月甲午延英对宰臣因谓曰：降诞设斋起自近代朕缘相承已久未可便革虽置斋会唯对源中等暂入殿（臣钦。若等曰：源中姓王为翰林学士）至僧道讲论时尽不临听宰臣等奏曰：伏以诞圣之辰普天同庆陛下只合侍皇太后与诸王盛陈宴乐以奉慈颜斋会诚资景福。且非中国教化伏自开元十七年张说宋 请以降诞为千秋节事颇得宜今。若修祖宗故事至是日奉迎两宫太后欢宴实为盛美帝深然之。

八年九月敕庆成节宜令百寮诣延英上寿仍令太常寺具仪注闻奏仍准上已重阳例於曲江锡宴。

九年十月庆成节诏宰臣及文武百官庆成节赴延英殿庭奉觞称贺礼毕锡宴於曲江亭。

开成元年十月庆成节宴于延英殿太常进 韶乐宰臣及翰林学士赴宴。又锡百寮宴於曲江。

二年九月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赐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咸使闻知。又诏庆成节宜令京兆府准上已重阳於曲江宴会文武百寮奉觞宜权停。又诏庆成节假宜依上元日休假三日十月降诞日帝幸十六宅与诸王宴乐是日赐宴百寮于曲江。

三年十月庆成节命中人以酒脯并仙韶乐锡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宴於曲江亭。

四年十月庆成节宴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於曲江亭命中人以酒脯及仙韶乐宣锡之。

武宗以元和九年六月十一日生开成五年正月即位五月中书奏请以六月十一日帝载诞日为庆阳节从之。

会昌元年五月辛未敕庆阳节百官率醮外别赐钱三百贯文以素食合宴仍委京兆府量事陈设不用追集方市歌舞。

宣宗以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会昌六年三月即位号寿昌节。

懿宗以太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大中十三年八月即位号延庆节。

僖宗以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东内十四年七月即位号应天节。

昭宗以咸通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生於长安东内文德元年三月即位龙纪元年三月帝载诞之日宰臣等表为嘉会节从之群臣上表贺曰：臣闻圣人受命天必降其殊灵王者应生国必蒙其介祉故华渚有流虹之异玄枢呈大电之祥而皆近感神明远符乾象叶千年而启运契六合以居尊伏惟皇帝陛下德迈方圆道融三五因社鸣而正位逢并聚以乐推膺彼昌期宏斯丕构今者发生司律历数在躬值清明馭气之时当仁寿悦随之始固可年同鹤算岁比山呼永符垂拱之风长保後天之庆。

哀帝以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天 元年八月即位是月中书门下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伏以电曜绕枢轩琐乃降天之日光辉照室明元实命代之辰，爰自我朝乃崇令节著为故事抑播前文伏惟皇帝陛下九五飞龙四三应运国称利见天表殊休当诞圣之时感真人以卫室居在藩之际实羽客以献符是以克绍丕图光膺宝祚敢循典故爰定美文臣等商量以降诞日为乾和节《易》曰：乾健也。盖乾以自强不息和则众汇皆同远徵易文实谐圣德请依令式休假献贺从之诏文武百寮诸军诸使诸道进奉官准故事於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

後唐庄宗以光启元年十月癸亥生於晋阳宫在妊时太后尝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载诞之辰紫气出於窗户同光元年十月壬辰万寿节百官斋会於开封府。

二年十月丁亥万寿节宴群臣於长春殿。

三年十月辛巳万寿节宴长春殿赐百官分物。

明宗以咸通八年九月生於代北之金凤城。

天成元年六月中书奏九月九日皇帝降诞之辰旧例特置节名以其日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仍令京都天下设乐以申祝寿从之。

九月九日应圣节百寮於敬爱寺设僧斋召缙黄众於中兴殿论难经义。

二年九月九日应圣节四方诸侯并有进献丁巳百官奉为应圣节於敬爱寺行香设斋宣教坊伎宴乐之宰臣枢密使以下咸进寿酒各赐锦衣召两街僧道於中兴殿讲论。

三年九月九日应圣节召两街僧道谈经於崇元殿宰相进寿酒百官行香修斋於相国寺宣教坊乐及左右厢百戏以宴乐之。又僧道虚受等赐紫衣师号共六十人。

四年九月九日应圣节百官於敬爱寺斋设赐宰臣锦袍香囊手帕酒乐帝御广寿殿近臣献寿各颁锦袍复御中兴殿听僧道讲论。

长兴元年九月九日应圣节百官於敬爱寺斋设帝御广寿殿听僧道讲论。

二年九月九日应圣节帝御中兴殿观僧道讲论赐物有差。

闵帝以天_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於晋阳旧第。

末帝以光启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己卯生於平山。

清泰元年九月壬申宰臣李愚等奏臣览国史开元十七年宰臣张说源乾曜奏改朔体元固圣主之能事良辰嘉会亦俗化之大端盖周人有合宴之仪汉代有赐_二之律所以歌咏皇德启迪人情至。若泛菊高台遂号重阳之节流杯曲水永为上巳之游在昔偶行於今不改岂足比君临四海运应千年画_二图而敬授民时秉玉烛而节宣和气身为律度德合乾坤仰惟枢电之祥最是寰区之乐愿从人欲特创节名封函寻示於允俞自此永编於令式旧章斯在列圣尝行将有拟伦预慚肤浅伏惟皇帝陛下动遵典法克叶祖宗方今玉镜高悬_二枢广运告成功於朝社正大礼於宫闈是以舞干率服於三苗班瑞雍熙於万国臣等以献岁元正之月是猗兰降圣之辰梅花映雪於上林椒酒迎春於秘殿江边野老愿銮辂之时巡陌上游童醉尧樽而献祝谓，於是月特举节名副与人共乐之言致率土交欢之义臣等谨案玄宗皇帝以八月五日载诞张说等请以其日为千秋节臣等不揆庸暗辄体宪章请以来年正月降圣日为千春节从之。

二年正月乙巳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请重系者即俟次月轻系者即诞圣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戊戌於佛寺供僧张乐甲子宴群臣於长春殿。

晋高祖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太原汾阳里时有白气充庭。

天福元年十二月宰臣冯道等奏曰：臣闻惟睿作圣千年乃契於贞期大德曰：生万国咸思於令节将_二谗懿号仰庆休辰倾心未出於常名近意有坐於嘉会伏惟皇帝陛下应天顺人握图御_二拯寰瀛於否极俾动植以泰来允符鸣社之祥方显绕枢之瑞而况斗柄正卯律吹仲春当帝王出震之方是天地同和之月斯辰诞圣众灵咸归顾前代而罕同在旧章而宜举垂诸不朽简编既溢於徽猷必也。正名称谓须符於景况伏愿以来年二月二十八日为天和节庶夫觴称万寿稍申将顺之心节配四时永洽好生之德从之。

二年二月辛亥天和节帝御长春殿召左右街僧录威仪入内谈经。

十月两浙钱元_二进天和节大排方龙座金腰带一御衣十二事。

三年二月乙巳天和节岳牧玉帛皆至是日宴近臣於广政殿召僧道讲论各赐有差。

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节宴群臣於广政殿赐物有差（臣钦。若等曰：五年事史臣不书）。

六年二月戊午天和节宴群臣於广政殿赐道释紫衣师号并寺额。

十月福州进天和节银一千两。

七年二月壬子天和节帝御武德殿宰臣率文武百官上寿如仪退就佛寺行香宴乐而罢其年诏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辄滞刑狱。

少帝以天_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太原汾阳里天福七年六月即位八年六月宰臣冯道以诞辰率文武百官上。表曰：臣等闻大电绕枢哲后继牺农之运五星聚井真人启文景之基昌图允洽於千年嘉号宜光於载诞不有称述曷显休明伏惟皇帝陛下玉律调元金华启旦上帝锡九龄之梦遵人闻下武之诗德协无为民知有庆当大雨时行之日乃常星不见之辰将欢_二县之心窃效华封之祝臣等不胜大愿望以六月二

十七日为启圣节著于甲令告彼万方使地角天涯望南山而祝寿九州四海仰北极以倾心诚乖致主之功辄敢称君之美从之。

汉高祖以唐乾宁二年二月四日生於太原以晋开运四年即位於太原宫复称天福十二年是年八月文武百寮上表请以二月四日降诞日为圣寿节从之。

隐帝以唐长兴二年三月九日生於邺都之旧第乾 二 元年十二月辛卯百寮上。表曰：色变长澜肇皇灵之宝构光流华渚开圣绪於瑶图莫不庆洽同文光昭大象刻玉波 二 公於凤纪鸣金飏振於洪猷所以颢气凝空编为令典神光烛夜允叶昌期皇帝陛下守位以仁继明以德化敷有感庆洽无疆当九龙洽圣之辰是五纬联光之夕凡蒙地载共祝天长皇帝三月九日诞圣请以其日为嘉庆节休假三日群臣宴乐上寿从之。

二年三月壬子嘉庆节群臣诣佛寺斋设祝寿。

三年三月丙子嘉庆节御广政殿文武百寮上寿酒初举乐将相大臣献金宝鞍马为寿礼毕群臣入相国寺斋设赐教坊乐。

周太祖以唐天 二 甲子岁七月二十八日庚寅之夕生於尧山之旧宅载诞之夕赤光照室初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母王氏惧戒使者曰：勿外言。

广顺元年六月甲午宰臣率百官上。表曰：恭以少昊乘乾曳祥虹於华渚轩辕出震流瑞电於枢星所以玉牒表天地之贞金策纂皇王之异仰惟圣德允叶昌期伏惟圣帝陛下德辉三五道焕古今开阶成周室之昌启运得尧基之典，岂可使方渚澄明之状未显洪名图清灿烂之文不章懿号臣等倾诚紫禁都庆丹丘愿隆百代之基冀正万年之祚臣等请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圣日为永寿节群臣上寿内外宴乐从之。

七月戊子永寿节帝御广政殿百寮进酒上寿班退赐衣服分物有差群臣赴相国寺斋设。

二年四月癸丑敕永寿节每年诸道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刺史奏荐僧尼道士紫衣师号等今後见任节度使带使相僧尼道士紫衣师号可共奏三人见任节度使不带使相共二人见任防御团练刺史等 二 氏奏一人在朝文武臣寮及前任官今後更不得奏荐七月丙辰敕内外文武臣寮遇永寿节辰皆於寺观起置道场便为斋供访问皆是率醮不唯牵费兼。且劳烦念忠节以可嘉在诚抱而增愧所宜减损以便公私今後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寮共设一斋枢密使与内诸司使副使等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其馀前任官员及诸司职掌并不得更请开置道场及设斋。

壬午永寿节群臣诣广政殿上寿毕赴相国寺斋设宰臣学士内诸司使前任节度使防御团练等使侍御诸军都将刺史等赐衣各一袭。

三年七月京城居民晁绪等言以永寿节各於门首斋燃灯三昼夜从之乙巳永寿节太祖御永福殿群臣上寿赐将相大臣禁军大将等衣有差群臣赴僧寺斋会。

世宗以唐天 二 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台之别墅。

顺德元年七月壬辰文武百寮上。表曰：伏以寿丘降迹爰符出震之期里社应祥式契乘乾之运顷观旧史抑有彝章幸当载诞之辰仰奉延洪之称伏惟皇帝陛下道超九圣祚启千龄绍文武之耿光比成康之迪哲自登天宝益显圣功运龙韬而亲御戎车仗金钺而立平贼寇破幽并之妖孽救泽潞之生灵观兵而直抵晋阳奋武而远临代北元凶假息杂虏摧锋还京阙而契人心谒园陵而伸孝道饮至才逾於旬日覃恩已被於八方四塞关山渐息烟尘之警万邦臣妾咸登仁寿之乡今则候属澄河时当降圣是甲观悬弧之日乃铜律御户之时 二 二 水鹤林望尧 二 而献祝桓圭 二 璧趋禹会以骏奔臣等叨遇休明俱尘禄位荷君父巍巍之德伸臣子 二 二 之诚 二 率典谟尊奉宸极臣等不胜大愿谨以九月二十四日降诞日奉上节名为天清节所冀金相玉振贞宝历以弥新地久天长焕青编而不朽从。

之九月乙未天清节帝御广政殿宰臣率文武百寮上寿如仪颁赉有差。

二年九月己丑天清节帝御广政殿文武百寮上寿。

三年九月癸丑天清节赐文武臣寮衣有差宰臣率百官诣广政殿上寿如仪。

四年九月丁未天清节百辟上寿如仪赐内外臣寮衣有差。

五年九月壬子天清节赐文武臣寮衣有差既而诣广德殿上寿江南进奉使商崇义代李景捧寿觞以献既罢百官诣相国寺修斋。

恭帝以广顺三年八月四日生於澶州之府第显德六年即位其年文武臣寮上表请以八月四日为天寿

节从之。

卷三

帝王部·名讳

周官小史掌王之名讳名讳之起繇周道也。上古帝王敦尚质朴名号虽建制度未备故尧舜则有放勋重华之名而禹汤。又去唐虞之文从高阳之质以名为号先儒之说，或以为名，或以为字，或以为谥而尚书所纪即皆褒德之称盖传述之异也。自汉以来所记详矣。至。若贵易讳而难知避五行之胜伏亦皆有旨焉。

黄帝名曰：轩辕盖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云：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少昊名摯字青阳。

颡顛高阳。

帝啻高辛（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颡顛与啻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

帝摯。

帝尧名放勋。

帝舜名重华。

夏禹名文命。

帝启。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宁（一作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皋。

帝发。

帝履癸是为桀。

殷汤名履字天乙。

帝外丙。

帝仲壬。

帝太甲。

帝沃丁。

帝太庚。

帝小甲。

帝雍己。

帝太戊。

帝仲丁。

帝外壬。

帝河 𠄎甲。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帝祖丁。
帝南庚。
帝阳甲。
帝盘庚。
帝小辛。
帝小乙。
帝武丁。
帝祖庚。
帝祖甲（一作帝甲）。
帝廩辛。
帝庚丁。
帝武乙。
帝太丁。
帝乙帝辛是为纣。
周文王昌。
武王发。
成王诵。
康王钊。
昭王瑕。
穆王满。
恭王 亶（一作伊扈）。
懿王 < 喜 >（一作 < 喜 >）。
孝王辟方（一单名方）。
夷王燮。
厉王胡。
宣王静。
幽王宫涅。
平王宜臼。
桓王林。
庄王佗。
 王胡齐。
惠王阍。
襄王郑。
顷王壬臣。
匡王班。
定王瑜。
简王夷。
灵王泄心。
景王贵。
悼王猛。

敬王丐。

元王仁（一曰赤元王）。

定王介（一曰具定王）。

哀王去病。

思王叔。

考王嵬。

威烈王午。

安王骄。

烈王喜。

显王扁。

慎靓王定。

赧王延。

汉高祖皇帝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惠帝讳盈之字曰：满。

文帝讳恒之字曰：常。

景帝讳启之字曰：开。

武帝讳彻之字曰：通。

昌邑王讳贺（臣钦。若等曰：史氏不载其讳字）。

昭帝讳弗之字曰：不帝初为皇太子名弗陵後但名弗以二名难讳也。

宣帝讳询字次卿询之字曰：谋帝初名病已盖以夙遭屯难而多病故名之欲其速差也。元康二年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元帝讳𠄎之字曰：盛。

成帝讳骞之字曰：俊帝初生於太子宫为世嫡皇孙。

宣帝爱之字曰：太孙。

哀帝讳欣之字曰：喜。

平帝讳𠄎之字曰：乐帝初名箕子元始二年诏曰：皇帝二名通於器物（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

後汉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秀之字曰：茂初光武生济阳县舍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𠄎逢九穗因名曰：秀。

明帝讳庄之字曰：严。

章帝讳𠄎旦（丁达切）之字曰：著。

和帝讳肇之字曰：始。

殇帝讳隆之字曰：盛改河内隆虑为林虑。

安帝讳佑之字曰：福。

顺帝讳保之字曰：守。

冲帝讳炳之字曰：明。

质帝讳缵之字曰：继。

桓帝讳志之字曰：意。

灵帝讳宏之字曰：大。

献帝讳协字伯和协之字曰：合（灵帝以帝似己故名之）。

魏文帝讳丕字子桓。

明帝讳𠄎字元仲。

齐王讳芳字兰卿。

高贵乡公讳髦字彥士。

陈留王讳奂字景明初为尝道乡公名璜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皇太后立之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尝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令朝臣博议改易列奏遂改之。

晋武帝讳炎字安世。

惠帝讳衷字正度。

怀帝讳炽字丰美。

愍帝讳邺字彦旗建兴元年即位改建邺为建康改邺为临漳。

元帝讳睿字景文。

明帝讳绍字道畿。

成帝讳衍字世根。

康帝讳岳字世同。

穆帝讳聃字彭子。

哀帝讳丕字千龄。

简文帝讳昱字道万。

孝武帝讳曜字昌明。

安帝讳德宗字德宗。

恭帝讳德文字德文。

後魏道武帝讳㒼。

明元帝讳嗣。

太武帝讳焘。

文成帝讳㒼。

献文帝讳弘。

孝文帝讳宏。

宣武帝讳恪。

孝明帝讳珽。

孝庄帝讳子攸。

前废帝（亦曰：节闵）讳恭字修业。

後废帝讳朗字仲哲。

孝武帝（亦曰：出帝）讳循字孝则。

西魏文帝讳宝炬。

废帝讳钦。

恭帝讳廓。

後周愍帝讳觉字陀罗尼。

明帝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太祖临夏州生帝统万城因以名焉。

武帝讳邕字祢罗{穴㒼}。

宣帝讳㒼。

静帝讳阐初名衍。

隋高祖讳坚小名那邈延。

㒼易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麻女}长寿元年立为皇太子改广川县为长河县。

恭帝讳侑。

唐高祖讳渊。

太宗讳世民幼时有相者云：末年二十当济世安民高祖以为神阴采济世安民之义遂以名焉武德九年立为皇太子令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代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诰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

者并不须避至高宗即位乃改民部为户部以避之。

高宗讳治即位初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礼郎为奉礼郎帝以贞观时不废先帝二字不许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敢指斥从之。

显庆五年正月壬寅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胎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後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中宗讳显仪凤二年十月封英王改名哲圣历元年册为皇太子复名显神龙元年正月即位改显政殿为昭庆殿显德殿为章德殿显圣侯庙为昭圣侯庙睿宗讳旦初名旭轮总章二年封冀王单名轮永淳三年始改名旦。

玄宗讳隆基先天二年正月诏改隆州为阆州自馀州县等名有与皇帝名同者便令所司改定至宝历元年正月太常寺礼院上言玄宗庙讳准故事祧迁後不当更讳制可之。

肃宗讳亨初名嗣昌开元十五年改名浚二十三年改名昌二十八年改名绍有献书者言宋太子名昌恶其声类天宝三载。又改名亨。

代宗讳豫初名昌乾元元年十月立为皇太子因降诞日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册礼肃宗诏改名豫宝应元年即位改豫州为蔡州泗州宿豫县改为宿迁县兖州方与县改为鱼台县洪州豫章县改为鍾陵县豫宁县改为武宁县古州乐豫县改为乐山县。

德宗讳适大历十四年即位改括州为处州括苍县为丽水县。

顺宗讳诵宪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为斗竞律（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昌进状曰：臣准西台牒及金部称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内园院郝景全事奏状内讼字音与庙讳同奉敕罚臣一季俸者右臣官位至卑得蒙罚俸屈与不屈不合有以事至分明别关理体。若便隐默恐负圣时愿陛下宽其罪戾使得尽言臣前奏状称准敕因事告事旁讼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语臣状中具有准敕字非臣自撰辞句臣谨按礼不讳嫌名。又按职制律诸犯庙讳嫌名不坐注云：谓。若禹与雨疏云：谓声同而字异注疏重复至易分晓伏惟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陛下明过帝尧孝逾大舜岂自发制敕而不避讳哉！故是审量礼律以为无妨耳即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谓内园使有此论奏也。臣之罚俸实为小屈然今者非敢诉此罚俸也。实以从来制敕及百官表奏曾有避嫌名例而因臣致罚即旧章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须委曲迴避便成讹弊臣今已罚俸不合上闻臣闻赵充国为将不嫌伐一时事以为汉家後法魏徵为相不存形迹以致贞观太平臣虽未及将相忝为陛下持宪之臣，岂可以论俸为嫌而使国家敕命有误也。且顺宗庙讳万国仪刑诚不可同於小事愿陛下留意察纳别下明敕使自後章奏遵礼律处分则天下幸甚敕寻免所罚）

宪宗讳纯初名淳贞元二十一年册为皇太子始更之永贞元年即位改桂州纯化县为慕化县蒙州纯义县为正义县。又改淳州为睦州还淳县为清溪县横州淳风县为从化县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帝同名故也。古者不讳嫌名禹与雨丘与昌临文不讳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周《诗》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日昌发鲁庄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襄公名午《书》曰：陈侯午卒之类是也。古今时变故广避焉。

穆宗讳（同于真宗）初名宥元和七年立为皇太子始更之十五年即位改常岳为镇岳常州为镇州定州常阳县为曲阳县常王房子孙为昌氏王房。

敬宗讳湛。

文宗讳昂初名涵即位更之。

武宗讳炎初名昌会昌六年三月制曰：王者照临万昌名岂尚于难知敬顺五行理宜避于胜伏徵诸前史义实炳然昔炎汉之兴雒傍去水所都名号犹乃避之况我国家祚昌土德，岂可以王气胜于君名所以宪宗继明之初贵以舍水必有昌数协于祯祥汉宣帝柔服北夷弘其祖业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历十年乃从美称朕远追大汉之事近稟圣祖之谋爰择嘉名式遵令典庶承天意永保鸿休宜改名为炎仍令所司择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庙其旧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迴避告报遐迩咸遂闻知。

宣宗讳忱初名怡即位更之。

懿宗讳刍初名温大中十三年八月立为皇太子始更之。

僖宗讳儼初封晋王名俨咸通十四年七月立为皇太子乃更之。

昭宗讳敏初名杰龙纪元年十一月辛亥将有事於圜丘始更之。

哀帝讳祝初封辉王名祚天_二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子监国乃更之即位先是太常寺有止鼓两字乐器上字犯御名中书门下奏臣等谨按故事汉室以北山改郡盖为文皇国朝以复姓称于实缘宪祖或易建康之县或更昭穆之音皆因践祚之初合举避行之典按《尔雅》释乐篇鼓谓之止_口谓之{_二甄}今者陛下肇承丕祚始值迁都凡厥惟新式叶正始窃详《尔雅》肇亦训始臣等商量望改为肇从之。

後唐庄宗讳存勳。

明宗讳_二初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敕曰：古者酌礼以制名惧废於物难犯而易避贵便於时况徵彼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朕猥以眇躬_二于人上止遵圣范非敢自尊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字者任自改更务从私便庶体朕怀。

二年正月制曰：王者_二敬宗祧统临寰宇必顺体元之典特新制义之文朕以眇躬获承丕构袭三百年之休运继二十圣之耿光馭朽纳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师古日躋之道惟勤今则载戢干戈混同书轨荷玄穹之_二卷佑契兆庶之乐推简玉泥金非敢期於薄德耕田凿井诚有慕於前王将陈享谒之仪即备郊丘之礼宜更称谓永耀简编今改为_二凡在中外宜体朕怀宣记百寮称贺兼差官告郊庙社稷（清泰二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准天成元年正月十六日敕本朝列圣及四庙讳近日中外表疏偏旁文字皆阙点画凡当出讳止避正呼僥迴避於偏旁则亏阙於文字宜从朴素庶便公私凡庙讳但迴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减少点画今定州节度使杨坛檀州金坛县等名酌情制义并请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阙点画凡臣寮名涉偏旁亦请改之诏曰：偏旁文字音韵悬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杨坛宜赐名光远其餘依奏）。

愍帝讳从厚小字菩萨奴。

末帝讳从珂清泰二年中书言御名上一字与诸王相连太宗玄宗故事人臣诸王合避相联字单名从之。

晋高祖讳敬瑭少帝天福七年敕应殿名及州县名职名等有与高祖讳犯者悉改之明堂为宣德殿唐州为沁州思唐州为思化州密州附唐县为胶西县蔚州兴唐县为灵山县博州堂邑为河滨高唐为济城定州唐县为博陵莫州唐兴为宜州真定府行唐为永昌堂阳为蒲泽彭州唐化为彭山蜀州唐兴为乡城道州延唐为延喜福州福唐为南台寿州盛唐为来化鄂州唐年为临江杭州钱唐为钱江唐山为横山台州唐兴为台兴随州唐城为汉东代州唐林为广武汉州金堂为汉城合州石镜为仙览复州竟陵为景陵中书政事堂为厅堂後官诸房头为录事馀并为主事所有诸邑人姓名犯者并改。又改陕府甘棠驿为通津驿。

少帝讳重荣。

汉高祖本名知远即位初前_二州节度使折从远改名从。

阮乾_二元年敕曰：朕_二膺景命肇启鸿图_二当建号之初宜举正名之典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养民载考格言抑有彝训顾性寡昧敢忘率循但君父之名贵於易避臣子之敬难以斥尊苟触类以妨言必迂文而害理况宗庙方建_二祀匪遥祝嘏将期於正辞称谓所宜於稽古爰从改革庶叶典章凡百臣寮当体朕意今改名_二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少帝讳承_二。

周太祖讳威广顺元年正月即位相州张彦成澶州李洪义侍卫步军指挥使曹英前陈州刺史马令琮庆州刺史郭彦钦皆以名下一字与御名同改为成义英琮钦。

二月泾州节度使史康懿言臣名下一字与御名同改之。

三月诏邓州军额改为武胜军灵武属郡宜改为环州避御名也。

八月环州刺史雷彦洪以名下一字犯御名改之。

十二月御史台奏唐景_二三年改左右屯卫大将军为威卫。又唐高宗名治其时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盖臣子上书合避名也。请诸卫中旧是屯卫者复旧名从之。

世宗讳荣。

卷四

帝王部·运历

昔郑子述五代之官纪盖有伦矣。稽之於易本其世数乃知庖牺之王正得天统共工继起位非其序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颡顛始复建重黎之官以司天地其後三苗干纪二官咸废尧命羲和以纂其业授时定岁众功允治既而授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三代之际牲服殊典汉绍周世议论累叶讫於中兴始定厥制魏晋而下南北迭起而天禄永终实在中夏至或徵诸儒之说集盈庭之言敷引异辙 公袭相戾及夫循五德终始之传叶三统因革之义颁正朔立制度咸推历而更王居正而惟叙者矣。

太昊帝庖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为太昊帝。

炎帝神农氏继庖牺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

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火生土故为土德。

少昊氏黄帝之子青阳也。继轩辕氏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

颡顛高阳氏继少昊氏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

帝啻高辛氏青阳玄器之孙也。继高阳氏水生木故为木德。

帝尧陶唐氏封於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

帝舜有虞氏尧 禘以天下（禘 禘曰：禅让字也。）火生土故为土德伯禹夏后氏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故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为正物生黑色）戎事乘骊（戎兵也。马黑色曰：骊《尔雅》曰： 来牝骊牡玄）牲用玄（玄黑类也。）

汤伐桀践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朝会以昼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後曰：殷（初契封商汤居殷而受命故二号）故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为正物萌白色）戎事乘翰（翰白马也。）牲用白。

周武王伐纣践天子位水生木故为木德号曰：周室故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为正物萌色赤）戎事乘 原（原 原骊马白腹）牲用 赤（赤类）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周始与秦俱黄帝後是合也。至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是别也。别後五百载谓自秦仲至孝公 大周显王致文武胙于孝公复与之亲是复合也。）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从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武王昭王皆霸至始皇而王天下）

汉高祖起沛旗帜皆赤繇所杀蛇白帝子所杀者赤帝子故也。既代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

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是时河决金 是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内赤也。）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天水之县也。）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自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通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武帝太初元年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公孙臣贾谊）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五帝相承代尝以金木水火相胜之法。若火灭金便以火代金）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牺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传子终则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乃用火德耳）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正月始正火德色尚赤（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旗帜尚赤服色，於是乃正）

魏文帝以汉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禅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颡顛与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於行运合於尧舜授受之次遂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承土行十二月幸雒阳以夏数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又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为土土水之壮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明帝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县言黄龙见，於是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

月（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於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著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士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甲子诏曰：夫太极运三辰五星於上元气转三统五行於下登三周旋终则。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群议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太赤之三朝会建大白之三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於郊祀迎气禘勺祠尝巡狩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初高堂隆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於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齐王芳以景初三年即位十二月诏曰：烈祖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繇变改也。又夏正於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後十二月。

晋武帝以太始元年即位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辍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於从政济治不系於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义为弘奏可（史臣曰：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

元帝以丁丑岁称晋王置宗庙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禅代之岁年在庚申为一百四岁然丁丑始系西晋庚申终入宋年所馀惟一百有二岁耳璞盖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为二百也。（刁遵齿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後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繇上达怀抱愚情三十馀年今沉沦重疾性命难保遂长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言其所论曰：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禪於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尝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免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吴混一宇宙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纯臣，岂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於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霸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戎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於帝王沦没於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苟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於彼何有。且吴楚争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较实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於己孰。若仗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夫成业者系於所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於怀王刘氏乘毙於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晓於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於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於燕唵之授不赖於因藉之力长轡庙堂吴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於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

为帝方驾於三代岂比■免首於曹氏侧足於不正即情而论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伪开乱於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剪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稷勤於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於司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心未尽心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於有周而彼道异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於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於不胜之地岂君子之高义。若犹未悟请，於是止矣。）

後魏天兴元年十二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时有司奏国家继黄帝之後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上畜。又黄色显曜其符也，於是始从土德天兴中李先之子密问於先曰：子今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国家政化长远不可卒穷自皇始至齐受禅实五百馀载矣。）孝文太和十四年八月诏曰：丘泽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於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衷以成万代之式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之祚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稽虽祚命有长短德政有优劣至於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略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治则不专以世数为予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纪运少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祚计五德之论始自刘向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为土德刘向以为火德以为水德者正以当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也。以为土德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也。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周为火德自兹厥後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则晋亡已久。若弃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祀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齷齪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汉正位中境奄有万方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存之无损於此而有成於彼废之无益於今而有伤於事臣愚以为宜色尚黄定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贤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贬贬之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而不录可全之理所论事大垂之万叶宜并集中■必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於理为悉■必书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尚书闾议继秦氏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取仰推帝始远寻百王魏虽建国君民兆朕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成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於桓穆維京破亡二帝志摧聪鞠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是则司马祚終於郑辱■而元氏受命于■代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後虽张贾殊议暂疑而卒从火德以继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近譌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空结哉！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馀载物色旗帜率多取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仍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易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耶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正次不杂以僭窃参之强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治太庙号太祖抑亦有繇绍晋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臣所以■■惜之惟垂察纳诏令群官议之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秦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愷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徵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

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於秦方大魏兴于二朔据汉并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愆。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志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辰腊後周闵帝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是日魏槐里献赤雀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必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视听也。逮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後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乘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识服色乌制曰：可。

隋高祖受禅召崔仲方与高二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後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又圣躬载诞之初有赤光之瑞车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劝帝除六官请依汉魏之旧帝皆从之开府卢贲奏改周代旗帜更为嘉名其青龙驹虞朱雀玄武千秋万岁之旗皆贲所创也。

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色之议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黄七月乙卯帝始服黄百僚毕贺。

唐玄宗开元中有上书请以皇家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侍中裴光庭以国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学之谗密奏请依旧为定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臣钦。若等言唐初事阙）天宝九载七月诏曰：三王继统质文既不相袭五德承时服色遵於所尚至於旗常改制二翰异宜所以表军国之容合声名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国家膺推纽之期纂黄中之历宪章垂范运既属於维新旗帜同色义必在於革故顷者俯纳群议式明统绪故得天人致和风雨时。若岂朕躬菲德克广睿图实累圣鸿休允膺景运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资理宜详正其诸卫应队仗所用绯色幡等并改为赤黄色庶克遵於通变谅有叶於从宜其诸节度使并管内军使等亦宜准此。

九月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後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负独见之明群议不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论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汉後为三恪废韩介二二等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

十载五月诸卫幡旗色始改为赤黄。

十二载五月己酉复以魏周隋依旧为恪及二王後其本封韩介二二等公如故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皇家土德合承汉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书奏诏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林甫亦以昌言为是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疏奏曰：昨夜二开四星聚於尾宿。又都堂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後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上以为然遂行之及是杨国忠根本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後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上疑之下包狱案鞠遂贬为夜郎郡尉崔昌为玉山郡乌雷尉并员外置。

代宗永泰中归崇敬为膳部郎中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之崇敬议曰：案旧礼立春之日迎春於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於中地祀黄帝秋冬各如其方黄帝於五行为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於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礼今彭祖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文。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行用。

周太祖广顺元年司天上言历代帝王以五运相承前朝绍承水德今国家建号周朝合以木德代水准经法国以岁暮为腊今历日所行合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丁未为腊从之。（臣钦。若等曰：晋承後唐汉承晋本文不载承土之德据周称木德即是汉为水晋为金以继唐土德也。）

卷五

帝王部·创业

《易》曰：☳雷屯君子以经纶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其创业之谓乎！神农以前为而不有功成不居故无得而称焉炎帝下衰诸侯放恣蚩尤贪暴害於有众黄帝修德治兵顺天行罚诸侯百姓咸所欣戴遂应土德之运而有天下非夫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其孰能与於此商周开基其义益显汤诰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知表正万邦泰誓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罪贯盈天命诛之故云：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汉魏以降豪杰并驰莫不英谋沈断雄图远驭乘时以建义任能以协力拨乱反正与民休息天人合符乃膺大宝有以知天造草昧王业之艰难也。

黄帝初受国於有熊氏轩辕之丘因以为名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古天子孔子三朝记曰：蚩尤庶人之贪者）炎帝欲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行之气）☳五种（☳树也。诗云：☳之荏菹《周礼》曰：☳宜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抚万民度四方（度四方而安抚之）教熊黑貔貅☳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也。在上谷）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涿鹿山名在涿郡。又曰：在上谷）遂禽杀蚩尤（皇览曰：蚩尤蒙在东平郡寿张县阡乡城中高七丈民尝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疋绛帛名为蚩尤旗肩髀蒙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阡蒙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披他本一作陂字盖当为☳皮☳皮者旁其边之谓也。披语成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丸作凡在琅琊朱虚县）及岱宗西至於空峒（山名在陇右）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北逐荤粥（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土戎獫狁荤粥居於北蛮）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尝处以师兵为营卫。

帝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舜曰：可，於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国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岂☳☳☳大临☳降庭坚仲容叔达）世得其利谓之八凯（凯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世谓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於尧尧未能举舜举八凯使主后土（君治九土之宜）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帝鸿黄帝也。不才其苗裔☳兜也。）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氏（金天氏也。）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颡项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机（☳机顽凶无俦匹之貌谓鲧也。）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氏（姜姓炎帝之苗裔也。）有不才子贪於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四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之族迁于四裔（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魑魅（魑魅人面兽身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以为人害），於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舜入於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尧三年丧毕让尧子丹朱而天下归舜遂践天子位。

夏禹初为司空与益后稷奉帝尧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傅作敷土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定其差秩祀礼所视也。名山大川五岳四）卖之属）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鲧治水九年而功弗成舜殛之）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橇或作☳形如箕☳☳行泥上）山行乘☳☳（一作桥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左准绳右规矩（左右言常用也。）载四时（所行不违四时之宜也。）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东渐於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声教讫於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始舜荐

禹於天为嗣舜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今颍川阳城是）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遂即天子位。

殷汤初为夏方伯得专征伐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伯为邻地里志曰：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汤曰：子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汝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台我也。）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惟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诛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畜事而割政（夺民农功而为割剥之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桀之君臣相率遏止众力使不得事农相率割剥夏之邑居）有众率怠不和（众民相率怠惰不和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尚书大传》曰：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尚书理字作赉赉赐也。）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孥戮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於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诗》曰：武王载旆有处秉钺毛萇曰：武王汤也。）桀败於有■之墟桀奔於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三■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地俘取也。）义伯仲伯作典宝（二臣作典宝一篇言国之常宝也。）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欲变置社稷而後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言夏社不可迁之义）伊尹报（一云：伊尹报政），於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周文王为西伯崇侯虎■替於纣纣乃囚西伯於■里闾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商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雒西之地以请去炮烙之刑纣许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地里志虞在河东太阳县芮在冯翊临晋县）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乃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山海经》曰：有人人面兽身名曰：犬戎）明年伐密须（密须氏姑姓之国安定阴密县是）明年败耆国（一作阢）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于■（于■城在野王县西北音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丰在京北■■县东有灵台去长安南数十里）自岐山而徙都丰时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纣时淫风遍于天下维江汉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故有汉广之诗言德广及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言此妇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故有汝坟之诗言其道化行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时）故有行露之诗周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从化皆如羔羊）故有羔羊之诗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故有B有梅之诗天下大乱■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其无礼故有野有死■之诗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田以时仁如驹虞则王道成也。故有驹虞之诗文王之用师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养是■昧之君以佐其恶是周道大兴而天下大归往矣。故酌之《诗》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铄美遵率养取晦昧也。介助也。）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名也。）东观兵至于盟津（谯周云：《史记》武王十一年东观兵十二年克纣）为文王木主载以军中车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诸节谓诸受持节有司也。）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一云子小子受先公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于王舟中（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书说云：乌有孝名武王率父大业故乌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庇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一作灭）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言其勇也。）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

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动逆天地人也。）离□其王父母弟（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举亲者言之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夫子丈夫之称）不可再不可三二月（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甲子昧爽（昧冥爽明早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癸亥夜陈甲子朝誓之）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钺以黄金饰斧左手杖钺示无事於诛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蒙君（豕大也。）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亚次旅众大夫也。其位次卿师氏大夫官以兵守门）千夫长百夫长（师率卒率）及庸蜀羌（彭矛）微（卢彭濮人（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矛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卢一作卢）称尔戈（称举也。））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索尽也。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肆祭名答报也。）□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言纣弃其贤臣而尊长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今日战士不过六步七步乃比相齐言当旋进一心也。）夫子勗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伐谓击刺也。少则四五多则六七以为例也。）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黑如豺如离（此训与螭同）于商郊不御克夯以役西土（御疆御谓疆暴也。克杀也。不得暴杀纣师之夯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於尔躬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周礼》环人掌致师郑玄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陈勇力之士犯敌焉春秋《传》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古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以大卒驰帝纣师（帝一作（纣）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溃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致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司马法曰：夏执玄钺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蔡邕独断曰：前驱有九旒（罕东京赋曰：（罕）罕九旒薛综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军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周礼》曰：司卮氏以鉴取水於月郑玄曰：鉴镜属也。取月之水欲得阴阳之洁气陈明水以为玄酒）卫康叔封布兹（兹者藉席之名诸侯病曰：负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赈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保玉作宝）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武功成也。）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汉高祖初为泗上亭长为县送徒骊山（秦始皇葬骊山故郡国送徒士往作）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夜皆解纵所送徒（纵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逝往也。）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陈涉起蕲（音机县名属沛国）至陈自立为楚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九月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参为掾何为主吏）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劫谓威胁之）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於是樊噲从高祖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音狩守其城也。）欲诛萧曹曹恐逾城保高祖（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高祖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屠谓破取城邑诛杀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谓肝脑涂地也。）吾非敢自爱恐能薄（能才也。本兽名能行鹿足坚中强力故人有才者皆为能也。）

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择可者萧曹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谓诛及种族也。）尽让高祖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卜筮之莫如刘季最言高祖数让众莫肯为高祖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鼓（■血祭也。凡杀牲以血祭者皆为■），於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项梁与兄子羽起吴田儋与从弟荣横起齐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自立为魏王二世二年十月（十月秦正月也。）沛公攻胡陵（属山阳）方与（音房预亦属山阳）还守丰秦泗州监平将兵围丰（泗州今沛郡秦时御史监郡平其名也。）三日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州守壮兵败於薛（秦时郡置守尉监此泗州有监有守壮其名也。）走至戚（属东海）沛公左司马得杀之（得司马名也。）沛公还军亢父（亢音抗父音甫属任抗城）至方与十二月雍齿反为魏守丰（魏人周市略地丰沛雍齿不欲属沛公故为魏守）沛公攻之不克正月东阳宁君秦嘉（宁君秦嘉二人宁姓时号为君）立景驹为楚王在留（留县名）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时章邯从陈别将（从谓进计也。）司马尼将兵北定楚地（尼古夷字章邯司马也。）屠相至碭（相县名碭郡名）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萧县之西）不利还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与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邳■友之（下邳县名）还击丰不下四月项梁击杀景驹秦嘉止薛沛公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五大夫第九爵名）沛公还引兵攻丰■友之雍齿奔魏六月沛公如薛（如往也。）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六国为秦所并楚最无罪故求其後立之以祖谥为号顺民望也。）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於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北败也。）至城阳攻屠其城军濮阳东复与章邯战。又破之章邯复振（振起也。振迅而起）守濮阳环水沛公项羽去攻定陶八月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与秦军战大破之斩三川守李繇还攻外黄外黄未下章邯击项梁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台音怡）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碭後九月（即闰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碭郡长封武安侯将碭郡兵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尝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不以入关为利言畏秦也。）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悍祸贼（■疾悍勇好为祸害而残贼也。）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噍音碎笑反言无有活而噍食者也。）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陈王陈涉也。）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扶助也。亦作杖）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碭至阳城与扛里（二县名扛音江）攻秦军壁破其二军三年十月沛公攻破东郡尉於武成（尉郡都尉也。本谓之郡尉至景帝时改曰：都尉）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沛郡县）遇刚武侯（应邵注云：楚怀王将刚侯陈武。又云：魏将柴武也。孟康皆非之颜师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识爵号臣钦。若等曰：刚武未详官爵名氏）夺其军四千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二月沛公从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三月攻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县名属东郡）又战曲遇东（曲音丘羽反遇音■地名）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斩之以■旬四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邛（邛音五刚反）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从■轅至阳城收军中马骑六月与南阳守■战■东（■县名也。■音■■音昌繇反）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用其舍人陈恢言受■降封为殷侯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思襄侯王陵降还攻朝阳遇番君别将梅■■（番音婆■■音呼玄反）与偕攻析郦（二县名析今内乡郦故菊潭）皆降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遣魏人宁昌使秦八月沛公攻武关赵高杀二世使人来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又击破秦■关军汉元年十月（张仓传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轺道旁（轺道亭名）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偶对也。）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暴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曰：仓粟多不欲费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

王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关毋内诸侯军稍徵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二月项羽果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至戏下亚夫范增说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於是飨士旦日合战沛公用项伯张良谋来谢得免项羽使报怀王怀王曰：如约（谓令沛公王关中）项羽怒阳尊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汉王怒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蚀音力入汉中川谷名）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_二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於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於是汉王斋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於南郑是迁也。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悦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_二。又大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塞王欣翟王医皆降汉项羽闻汉王并关中而齐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越败角兵时张良_二旬韩地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於沛羽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二年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於郴十一月汉王还都栎阳使诸将略地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三月为义帝发丧_二旦而大哭发使告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逐破之而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恒山河南魏韩殷也。）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令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其货赂美人日置酒高会羽乃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早击之至日中大破）汉军皆走迫之_二泗水（二水皆在沛郡彭城地）汉军皆南走山（走趣也。）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睢音虽）汉军_二为楚所挤（挤排也。又音子奚反）多杀汉卒十馀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杀人多填於水中）汉王乃与数十骑遁去太公吕后间求汉王（间行而求之）反遇楚军楚军与归羽常置军中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殒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诣军（傅著也。音附言著於名籍给公家徭役也。）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汉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六月汉王还栎阳八月如荥阳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九月信等虜魏王豹定魏地信使人请兵三万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三年十二月黥布归汉汉王俱收兵至成皋项羽数侵夺甬道汉军乏食四月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羽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围荥阳汉王患之用陈平计以黄金四万斤间疏楚君臣项羽果疑范增大怒而去五月汉将军纪信诈为汉王出降以诳楚军故得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军复军成皋八月临河南乡军小_二武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高垒深堑勿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所畜军粮_二之属）复击破楚军燕郭西（燕县名古南燕国）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四年十月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羽（数责其罪也。）曰：吾始与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定关中者王之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也。羽矫杀卿子冠军自尊罪二也。（卿子时人相褒尊之意犹言公子也。时宋义为上将军故言冠军矫诈也。）羽当以救赵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也。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也。又_二杀秦降王子婴罪五也。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章邯等为王也。）罪六也。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畔罪七也。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也。使人阴杀义帝江中罪九也。夫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虐使刑馀人击公（言轻贱也。）何苦乃与公挑战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因驰入成皋羽为高俎置太公其上（高俎几之上也。俎者所以荐肉示欲亨之故置俎上）告汉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汉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翁谓父也。）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杯羹（乃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侧杯有两耳者是也。）羽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但益怨耳羽从之十一月汉王西入关至栎阳留四日复入广武八月项羽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汉

使侯公说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洪沟以西为汉（洪沟在荥阳东南二十里）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羽解而东归五年十月汉王追项王至阳夏南上军与齐王韩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以是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楚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节礼义之国乃持羽头示其父兄鲁乃降诏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与读曰预言相干与也。）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魏太祖初为典军校尉後汉平六年董卓既废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表太祖为骁骑将军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卓归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已吾（已吾县名属陈留郡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始起兵有众五千人）初平元年正月後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 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俱同时起兵众各数万讨董卓绍问太祖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推绍为盟主，於是太祖行奋武将军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雒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屯酸枣术屯南阳 屯颍川馥屯邺卓兵 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伤死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终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太祖还到酸枣诸军兵十馀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军听吾计使渤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 轘大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臣钦。若等曰：袁将军绍也。）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与夏侯 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 至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二年七月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眭音申随反）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於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三年春击眭固。又大破之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与战为贼所杀鲍信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於寿张东破之追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四年春太祖军鄆城袁术与绍有隙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兵入陈留屯封丘使将刘祥屯长垣太祖击祥术救之与战大破之兴平元年夏使荀 程昱守鄆城太祖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围之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复进军攻之与布相守百馀日九月太祖还鄆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二年春太祖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会布至。又击破之建安元年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雒阳太祖遂至雒阳卫京都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雒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 轘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侯二年九月袁术侵陈太祖东征破之走渡淮三年九月东征吕布屠彭城获其相侯谐进至下邳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追至城下用荀攸郭嘉计决泗水以灌城月馀布将宋宪等执陈宫举城降生擒布宫皆杀之四年春张杨将杨 鬼杀杨睦固。又杀 鬼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射犬地名）太祖进军临河因使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留守自将兵北迎袁绍太祖遂济河围射犬洪尚率众降五年十月破袁绍於官渡乃上言曰：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曰：可都鄆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徵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如此 取勒兵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绍众大溃弃军渡河遂收其輜重图书馆宝虜其众六年九月南征刘备闻太祖自行走奔刘表七年五月袁绍死小子尚代九月太祖征之连战尚败八年三月攻其郭大破之尚夜遁九年四月尚将沮鹄守邯郸（沮音菹）太祖击拔之十年正月攻袁谭

平冀州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馀万降十一年正月征高平壶关十二年七月引军出卢龙塞外使张辽为先锋虜众大溃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十三年七月征刘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九月太祖到新野琮遂降十七年正月天子命太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十八年五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为魏公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二十一年五月进爵为王二十五年正月文帝即位追尊武皇帝庙号太祖。

文帝太祖太子後汉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为魏太子二十五年嗣位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四年为延康元年五月冯翊山贼郑甘王率众降六月辛亥治兵於东郊庚午遂南征七月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民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十一月遂受汉禅。

卷六

帝王部·创业第二

晋宣帝司马氏後汉京兆尹防之子（臣钦。若等曰：自防以下事迹具帝王帝系门）建安中魏太祖为汉丞相辟文学掾转东曹属。又转为主簿从讨张鲁。又从征孙权破之魏国建迁太子中庶子文帝即王位以帝为丞相长史封河津亭侯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黄初二年迁侍中尚书右仆射文帝疾笃帝与曹真等并受顾命辅政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馀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蜀降将孟达领新城太守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帝发书喻之达犹豫不决帝潜军进讨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遂斩达首传京师四年加大将军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胸忍（胸音蠡忍音如允反地名）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五年蜀将诸葛亮寇天水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後将军费曜征蜀进次汉阳与亮相遇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处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青龙二年亮。又率众十馀万出斜谷垒于渭水南原天子遣征蜀军秦朗督岁骑二万受帝节度帝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帝遣奇兵特亮之後斩五百馀级获生口千馀降者六百人会亮死其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三年迁太尉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景初二年率胡遵等岁骑四万伐公孙文懿于辽东与贼营相逼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寻战而克之明帝末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齐王即位迁帝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大将军曹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繇己乃言於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後大司马累薨於位乃加太傅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正始二年吴人入寇帝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於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洲口斩获万馀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天子遣侍中常侍劳军于宛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谒高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乃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党诛之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三年八月薨长子师次子昭继为大将军辅政晋国建追尊宣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宣皇帝景帝宣帝长子魏景初中拜散骑常侍累迁中军宣帝之诛曹爽也。深谋秘策与帝潜画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其所出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加卫将军及宣帝薨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嘉平四年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良明少长穷独理废滞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五年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帝使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破之正元元年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车迎丰丰见迫随羨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因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筑杀之逮捕玄缉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永宁太后下令废天子为齐王遣使迎高贵乡公於元城立之公以帝为相国增邑至四万户帝固辞相国二年正月母丘俭文钦举兵作乱矫太后令移檄郡国为坛盟於西门之外各遣子四人质於吴以请救二月俭钦帅众六万渡淮而西帝会公卿谋征

讨计朝议多谓可遣诸将击之太常王肃及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锺会劝帝自行帝统中军步骑十馀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斩俭传首京师钦遂奔吴淮南平闰月帝疾笃使弟昭_二统诸军晋国既建追尊景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景皇帝文帝帝母弟帝魏景初三年封新城侯正始初为雒阳典农中郎将转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伐蜀以帝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兴平劝玄旋军以为後图还拜议郎蜀将姜维寇陇右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距之以帝为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於_{<走二>}久而不决帝乃进_二处长城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率众来降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及大军讨王陵帝督淮北诸军事帅师会于项假金印紫绶蜀将姜维。又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将军次长安维烧营而去会新平羌胡叛帝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虜震_二叛者悉降高贵乡公立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雒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薨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锺会策自帅军而还至雒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帝固辞不受甘露元年正月加大都督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又固辞不受二年五月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_二以淮南作乱遣子靓为质於吴以请救七月帝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於项。又进军丘头吴使文钦等将三万人救诞三年正月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会钦计事与忤诞手刃杀钦子鸯攻诞不克帝使诸将攻而拔之斩诞夷三族四月归京师天子命改丘头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进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帝九让乃止景元元年四月天子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於凌_二台召侍中王沉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沉业等驰告於帝帝召_二军贾充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帝斩济夷其三族与公卿议立尝道乡公为帝四年天子乃申前命以太原等十郡封帝为晋公加九锡遣征西将军邓艾伐蜀，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万使艾自狄道攻姜维於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於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锺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_二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艾帅万余人自阴平逾绝险至江油破蜀将诸葛瞻於绵竹进军雒县遂降刘禅。又命晋公以相国_二百揆，於是上节传去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之号咸熙元年三月进爵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二年八月薨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

武帝文帝长子仕魏累迁中_二军封新昌乡侯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国大将军开府副相国咸熙二年五月为晋王太子八月嗣相国晋王位下令宽刑宥罪抚众息役十一月初置四_二军以统城外诸军十一月遂受魏禅。

後魏道武帝拓拔氏昭成皇帝嫡孙（臣钦。若等曰：昭成以上事起止悉具帝王帝系门）始六岁居昭成丧伪秦苻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转幸独孤部其後七年十月苻坚败於淮南是月库仁为慕容文等所杀以其弟眷摄国部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臣钦。若等曰：将谋逆谓将杀道武）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春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捷元他等幸贺兰部显使人求帝不及明年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于牛川建元登国元年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雒为北部大人班叙勋劳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臣钦。若等曰：刘显即刘库仁之子是也。）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部来降四月改称魏王五月车驾东幸陵石_二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诸将请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之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赒赅不足追也。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是月刘显弟肺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以为新兴太守八月刘显遣弟允泥迎窟咄以近随之来逼南境，於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五人馀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徵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ら率岁骑以随同等十月贺ら军未至而寇已前逼，於是北部大人叔孙普雒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ら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是岁慕容垂僭称皇帝於中山自号大燕苻丕死苻登自立於莒东姚萇称皇帝於长安自号大秦慕容冲为部下所杀慕容永僭立也。）二年六月征刘显於

马邑南追至弥皋大破之显南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三年五月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馀万七月庚申库莫部帅鸠集遗散夜犯行宫帝纵骑扑讨尽杀之十二月西征至女水讨解如部大破之四年正月袭高车诸部落二月至女水讨叱突邻部皆大破之五年三月西征次鹿津海袭高车袁纥部四月幸意辛山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皆大破之九月讨吐奴部於囊典河十月讨高车豆陈部於狼山亦皆破之六年二月遣九原公仪陈留公处等（臣钦。若等曰：仪处二公皆宗室）西讨黠弗部破之七月卫辰遣子真力_二出稠阳塞侵及黑城九月袭五原屠之十月北征蠕蠕追及之於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十一月真力_二寇南部帝讨之大破其军於铁岐山自五原金津南度河次其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奔遁擒斩之自河以南诸部悉平八年三月西征侯吕邻部四月至苦水大破之八月南征薛于部帅太悉佛於三城会其先出击曹覆帝乘虚屠其城获其子女珍宝徙其民而还皇始元年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初建台省置百官封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士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繇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_二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号为诏曰：昔朕远祖_二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闰十一月左丞相骠骑大将军魏王仪及诸王公卿士等上表劝进即皇帝位帝三让乃许之。

後周太祖文帝宇文氏德皇帝之子（德皇帝事迹并具帝王帝系门）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尔朱荣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为魏主令率兵入雒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荣遣贺拔岳讨顥仍迎孝庄帝太祖与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及孝庄帝反正以功封宁都子邑三百户迁镇远将军岁兵校尉万俟_二鬼奴作乱关右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关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及平_二鬼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普泰二年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将军众东下贺拔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策显寿怯_一要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太昌元年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以太祖为左丞领岳府司马加散骑常侍事无巨细皆委决焉齐神武既破尔朱遂专朝政太祖请往观之既至并州齐神武问岳军事太祖占对雄辨齐神武以为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诡陈忠款乃得反命遂星夜就道齐神武果遣追之至关不及太祖还谓岳曰：高欢非人臣也。逆谋所以未发者惮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正社稷未有不因地势总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陈悦本实庸材遭际会遂叨任委既无忧国之心亦不为高欢所忌但为之备图之不难今费也。投控弘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解拔弥俄定胜兵之士三千馀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远尝怀异望河西流民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命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即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玄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正辅魏室此桓文举也。岳大悦复遣太祖诣关请事密陈其状魏帝深纳之加太祖武卫将军还令报岳遂引军西次平凉谋於其众曰：夏州邻接寇贼须加绥抚安得良刺史以镇之众皆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去沉吟累日乃从众议，於是表太祖为使持节卫将军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风款附而曹泥犹通使於齐神武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讨曹泥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怙众密迎贪而无信必将为患愿早图之岳不听遂与悦俱讨泥二月至于河曲岳果为悦所害其士众散还平凉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三军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寇雒年最长相与推雒以总兵事雒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谓诸将曰：雒智能本阙不宜统御近者迫於群议权相摄领今请避位更择贤才，於是赵贵言於众曰：元帅忠公尽节暴於朝野勋业未就奄罹凶酷岂唯国丧良宰固亦众无所依必欲_二合同盟复讎雪耻须择贤者_二统诸军举非其人则大事难集虽欲立忠建义其可得乎！窃观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谟冠时远迩归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真足恃也。今。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奉之即大事集矣。诸将皆称善乃命赫连驰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陈悦不顾盟誓弃恩背德贼害忠良群情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辖恩信著闻今无小无大咸愿推奉众之思公引日成岁愿勿稽留以慰众望也。太祖将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请曰：闻悦今在永雒去平凉不远。

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停留以观其变太祖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反越超屯兵永雒吾知其无能为也。且难得易失者时也。不俟终日者机也。今不早赴将恐众心自离都督弥坦元进规欲悦密图太祖事发斩之太祖乃发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太祖至安定遇之谓景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对曰：我犹箭耳随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还太祖至平凉哭岳甚恻将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无所忧矣。于时魏孝武帝将图高欢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追岳军还雒阳毗到平凉会诸将已推太祖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悦既附高欢不肯应召太祖谓诸将曰：侯莫陈悦枉害忠良复不应诏命此国之大贼，岂可容之乃命诸军戒严将以讨悦及元毗还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竭诚奉国横罹非命三军丧气朝野痛惜都督寇雒等御冤茹卞戚志雪讎耻以臣昔同幕府苦赐要结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轻来赴军当发之时已有别表既为众情所逼权掌兵事诏召岳军人入京此乃为国良策但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永雒在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皆恋乡邑不愿东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阙悦蹶其後欢邀其前首尾受敌其势危矣。臣殒身王事诚所甘心恐败国殄人所损更大乞少停缓更思後图徐事诱导渐就东引太祖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且兵未集假此为词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同奖王室魏帝诏太祖曰：贺拔岳既殒士众未有所归卿可为大都督即相统领知欲渐就东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陈悦士马入京。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罚宜体此意不过淹留太祖。表曰：侯莫陈悦违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专戮罪重不恭诏命阻兵永雒强梁秦陇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而悦并维繫使人不敢反报观其指趣势必别图臣正为此未敢自拔兼顺众情乞少停缓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顷者正光之末天下沸腾尘飞河朔雾塞荆沔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志宁■县援戈南指拯皇灵於已坠拥旌西迈济百姓於沦胥西顾无忧△公是赖勋伐茂隆遂征关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谈也。君实名微行薄本无远量故将军行迁乔之志笃汇征之理乃申启朝廷荐君为陇右行台朝议以君功名阙然未之许也。遂频频请谒至於再三天子难违上将便於听许是亦遐迩共知不复烦之翰墨纵使木石为心犹当知感况在生灵安能无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专权主上虚心寄隆晋郑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屡结盟约期於毕力共戡时难而貌恭心狠妒胜嫉贤口血未乾匕首已发协党固贼共危本朝孤恩负誓有■面目，岂不上畏於天下惭於地吾以弱才猥当藩牧藩朝廷拔擢之恩故荷将军国土之遇闻问之日魂守惊驰便陈启天朝■来奔赴众情所推遂当戎重比有敕旨召吾还阙亦有别诏命君入朝虽操行无闻而年齿已宿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陇东迈吾亦■勒师徒北道还阙共追廉蔺之迹同慕寇贾之风如其首鼠两端不时奉诏专戮违旨国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见幸图利害无貽噬脐悦既知太祖谋已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拨令与悦为党援普拨疑之封诏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责重忧深不遑启处训兵秣马唯思竭力前以人恋本土侯莫陈悦窥窬进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悦授以境内官臣列旆东辕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为边■乞处以瓜凉一藩不。然则终致猜虞於事无益初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擒之并获次安伯和等送於平凉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拨。又遣其将北千保雒领二千骑来从军三月太祖进军至原州众军悉集谕以讨悦之意士卒莫不怀愤太祖乃。表曰：臣闻誓死酬恩覆宗报主人伦所急赴蹈如归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颇奉诏还阙秣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将已下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今讎耻未报亦何面目以处世间。若得一雪冤酷万死无恨。且悦外附强臣内违朝旨臣今上思逐恶之志下遂节士之心异仗天威为国除害小违大顺实在兹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钺四月引兵上陇留兄子遵为都督镇原州太祖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识者知其有成军出木峡关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左右亦不自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永雒太祖至永雒命围之城降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趋略阳以临悦军悦大惧乃召其部将议之皆曰：此锋不可当劝悦退保上■以避之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乃间道遣使请为内应其夜悦出军中自惊溃将卒或相率来降太祖纵兵奋击大破之虏获万余人马八千匹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太祖曰：悦本与曹泥应接不过走向灵州乃令原州都督遵邀其前都督贺拔颖等追其後遵至牵屯山追及悦斩之太祖入上■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无所取左右窃一银镞瓮以归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赐将士众大悦时高欢已有异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徵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声援仍令太祖引军而东太祖遣大都督梁御率稟骑五千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之计遂入

雍州魏帝进太祖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寻授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时魏帝方图齐神武太祖乃传檄方镇曰：盖阴阳递用盛衰相袭苟当百六无问三五皇家创历陶铸苍生保安四海仁育万物运距季末屯■屡起陇冀骚动燕河狼顾虽灵命重起荡定有期而乘■之徒因生羽翼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皂罕闻礼义直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冒恩私遂阶荣宠不能竭诚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艰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儿复与弑虐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穷欲窃威权并归废斥俱见酷害，於是称兵河北假讨尔朱复通表奏云：取讒贼既行废黜遂将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而欢阻兵安忍自以为功广布腹心跨州连郡端揆禁闕莫非亲党皆行贪虐{穴契}羸生人而旧将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疮□动挂网罗故武卫将军伊琳清贞刚毅禁旅攸属直阁将军鲜于康仁忠亮骁杰爪牙斯在欢收而戮之曾无闻奏司空高乾是其党与每相影响谋危社稷但以奸志未从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杀高乾方哭对其弟称天子横戮孙膑任祥欢之心膺并使入居枢近伺国间隙知欢逆谋将发相继逃归欢益加抚待亦无匡白然欢入雒之始本有奸谋令亲人蔡隼作牧河济厚相恩贍以为东道主人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欢笑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谋陷害幕府已受律专征便即讨戮欢知状已露稍怀旅拒遂遣蔡隼拒伐令窦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辅世珍等径趣石济高隆之疋娄昭等屯据壶关韩轨之徒拥众蒲坂，於是上书天子数论得失譬毁乘舆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异兹大宝■壑可盈祸心不测或言径赴荆楚开疆於外或言分诣伊邠取彼讒人或言欲来入关与幕府决战今圣明御运天下清夷百寮师师四■奥来暨人尽忠良谁为倾侧而欢威福自己生是乱阶缙构南箕指鹿为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幕府折冲宇宙亲当受□锐师百万穀骑千群裹粮坐甲唯敌是俟义之所在糜躯匪鄙况频有诏书班告天下称欢逆乱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将帅应机进讨或趣其要害或袭其窟宅电绕蛇击雾合星罗而欢违负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扫荡易同俯拾欢。若渡河稍逼宗庙则分命诸将直取并州幕府躬自东辕电赴伊雒。若固其巢穴未敢发动亦命群帅百道俱前以裂贼臣以谢天下其州镇郡县率土黎人或州乡冠冕或勋庸世济并宜舍逆归顺立效军门封赏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欤七月魏帝从雒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乃奉命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仍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郡公尚冯翊长公主拜驸马都尉闰十二月魏孝武帝大渐太祖与群公定策尊立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帝大统元年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让改封郡公三年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斩泰首高欢撤桥而遁是年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于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至潼关太祖乃誓於师曰：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众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于谨■旬地至盘豆降东魏将高叔礼及戍卒一千戊子至弘农于时连雨太祖乃率诸军冒雨攻之庚戌城溃斩陕州刺史李徽伯虞其战士八千擒将高干并送长安，於是宜阳邵郡皆来归附十月壬辰破高欢於沙苑斩六千馀级降者二万馀人欢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後虜其卒七万留其甲士二万馀悉纵归收其輜重兵甲献俘长安还军渭南，於是所徵诸州兵始至乃於战所令当时兵士人种柳一株以旌武功魏帝进太祖柱国大将军四年七月东魏遣其将侯景库狄干高敖曹韩轨可朱浑元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於雒州八月庚寅太祖至■城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来逆临阵斩贷文元单骑遁免悉虜其众遂进军■东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与诸军合战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虜其甲士万五千赴河死者万数六年春侯景出三亚■将侵荆州太祖遣开府李弼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景乃退还夏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八年冬高欢侵汾绛围玉璧九年春度河据邙山十二年春侯景侵襄州九月高欢围玉璧太祖皆破走之十三年正月欢卒子澄嗣与侯景有隙景举河南十六州东附七月景叛归于梁十四年正月进授太祖太师十五年六月梁竟陵郡守孙■举郡来附时侯景围建业司州刺史柳仲礼帅兵赴援及景克建业仲礼还司州率众来寇■以郡叛十一月太祖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攻克随郡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於安陆十六年正月擒仲礼悉掳其众马岫以城降十七年三月魏文帝终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百揆十月太祖遣大将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兴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明年去年号称元年是年春王熊平上津魏兴以其地置东梁州夏四月达奚武围南郑月馀梁州刺史宜农侯萧循以州降武执循还长安二年三月遣大将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於蜀夏四

月太祖勒锐骑三万西逾陇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浑震惧遣使献其方物五月萧纪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州降引迴军向成都七月太祖自姑臧至于长安八月克成都剑南平三年春魏帝有怨言太祖与公卿定义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元年七月梁元帝遣使请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於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_二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十一月癸未师济於汉中山公_二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据江津以备其逸丙申谨至江陵列营围守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万馀其免者二百馀家立萧_二为主居江陵为魏附庸三年正月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九月太祖有疾十月乙亥大渐殁于_二阳宫十二月闵帝受魏禅追尊为文王庙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

闵帝太祖第三子魏恭帝三年三月命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将军十月嗣位大冢宰十二月魏帝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遂受魏禅。

卷七

帝王部·创业第三

隋高祖文帝杨氏武元皇帝之子（臣钦。若等曰：武元以上事迹具帝王帝系门）初仕後周为大将军袭爵隋国周公武帝聘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齐王宪言於周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於河桥明年从武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楷於冀州除定州总管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二年五月出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周宣帝晏驾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正下大夫刘_二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於突厥为词以徵之丁未发丧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黄钺左丞相百官总已而听焉以正阳宫为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_二为司马具置寮佐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惶骇莫有生意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_二并至于长安是月雍州牧毕王贤及陈赵等五王以天下之望归於高祖因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下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馀万。又宇文胄以荣州石悬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文罗以兖州皆应於迥迥遣子质于陈以请援高祖命上柱国郟国公韦孝宽讨破之传首阙下馀党悉平初迥之乱也。郟州总管司马消难据州响应淮南州县多同之命襄州总管王_二宣讨之消难奔陈荆阳群蛮乘_二作乱命亳州总管贺_二若_二宣讨平之先是上柱国王谦为益州总管既见幼主在位政繇高祖遂起巴蜀之众以兴复为辞高祖方以东夏山南为事未遑致讨谦进兵屯创阁陷始州至是乃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平之传首阙下巴蜀阻险人好为乱，於是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焉是月诛赵王招越王盛九月周帝诏授高祖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十月诛陈王纯十一月诛代王达滕王_二十二月进爵为王静帝大定元年二月壬子加九锡遂受周禅开元年三月庚子诏曰：自古帝王受终革代建侯锡爵多与运迁朕膺_二受图君临海内载怀_二公革事有不同然则前帝後王俱在兼美立功立事爵赏仍行苟利於时其致一揆何谓物我之异无计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

唐高祖神尧皇帝李氏太祖景皇帝之子（臣钦。若等曰：景帝以上事迹具帝王帝系门）袭封唐国公大业中为卫尉少卿辽东之役高祖於怀远镇督运粮知杨玄纵兄弟逃还密表闻奏炀帝始知玄感起逆乃班师，於是慰劳高祖谕以亲亲之意元弘嗣先在弘化留守即斛斯政亲戚乃遣高祖驰执弘嗣代为留守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徵发高祖御众宽简结纳英豪历居中外皆树恩德繇是四海之士多归心焉于时烽郡柴保昌等有众八万炀帝令户部尚书樊子盖击之子盖深沟高垒不敢决战有来归首者不问多少必坑之繇是莫敢降贼徒日盛屯军在外连年不能克炀帝令高祖代总其众高祖与贼频战每挫其锋有来者引置左右推赤心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其馀贼党相谓曰：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苛惧死为盗耳前後首者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疏远意坦如也。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首前後至者数万人贼散走他郡时突厥犯塞炀帝令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众备边会虜寇马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谓之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难以图全，於是亲选精骑二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

同於突厥见虜候骑但驰骋畋猎示。若轻之及与虜相遇则犄角置阵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虜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馀级炆帝复以高祖为太原留守遣武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二人为副会高阳贼帅历山飞等众号十万来寇太原将军慕容罗 潘长文俱为所败贼锋益盛高祖率步骑六千以击之相遇於同过水上贼阵弥亘十馀里埃尘涨天战士大惧莫不股 栗高祖神色自。若令王威率大众居前所有旌旗鼓角及辎重悉配之高祖与麾下数百骑居後贼望威军为高祖尽锐来战威不能支军遂败高祖以骑翼击之为贼所掩重围数匝，於是身先力战会太宗来救因复收兵击之贼遂大败虜男女数万口未几突厥寇马邑高祖遣高君雅拒之君雅颇忧罪 譴高祖亦惧炆帝节度隋师不捷时太宗从在军中知隋祚将亡潜图为义举欲以安天下因进白曰：大人何忧之甚也。当今主上无道百姓愁怨城门之外皆已为贼独守小节必旦暮死亡。若起义兵实当民欲人人之愿此天授之机可因转祸以就功业既天与不取忧之何益高祖大惊深拒之太宗趋而出明日复进说曰：此为万全之籟以救族灭之事今王纲弛紊盗贼遍天下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尽乎！贼既不尽自当获罪。且。又世传李氏姓应图 李金才位望隆贵一朝族灭大人就能平贼即有功当不赏以此求活可恃乎！高祖意少解曰：我日夜思量汝言大有理破家灭身亦繇汝化家为国亦繇汝繇是定计遇炆帝遣使者驰拘高祖送诣江都高祖素被猜忌及是大惧谓太宗曰：事急矣。计将安出太宗。又进策高祖然之方令太宗举兵以自济会有诏释高祖繇是止既而马邑人刘武周杀刺史王仁恭举兵反攻破汾阳宫百姓饥馑江都阻绝，於是太宗复固请曰：大人受委镇守而贼徒日炽窃思既离宫阙不能捍御。若不早举大计即身陷祸机悔无所及高祖从之因集将帅而谓之曰：武周僭号天子在远贼据汾阳宫我辈不能制自当族灭矣。将如之何王威与高君雅及诸僚吏咸请集兵高祖欲观威等之意乃曰：朝廷出师皆禀诏敕未有闕外敢专之者今贼据离宫自称尊号近在数百里间江都悬隔道路艰阻。若待奏报还期未测夫以薪救火，岂有扑灭者哉！今进退维谷复将何计威等咸曰：公地居贤戚务尽丹诚国家之利唯在平贼逡巡听奏岂及事机高祖曰：善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於兴国寺顺德顿於阿育王寺威及君雅等见兵大集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於晋祠将为不利高祖知其谋部勒麾下阴为之备五月甲子旦高祖与威及君雅等同坐视事太宗严兵在外以备非常遣刘文静与高阳府司马刘政会入告变云：二人谋反阴引突厥将覆太原高祖佯惊曰：，岂有是耶徐以文书示之曰：人告公反宜受勅当即於座上执之丙寅突厥数万骑来寇城下高祖令开门偃旗帜虜不测所为引兵掠城外而去高祖令军中曰：人言王威勾贼此其效矣，於是斩威君雅以谢太原百姓乃遣刘文静连和於突厥六月己夕 裴寂殷开山等请称义兵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尊炆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以安隋室传檄诸郡以彰义举高祖可之甲辰命太宗将兵 旬西河郡下之癸巳建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具设官属始置三军分为左右以公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三军悉隶焉命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大都督右三军悉隶焉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七月壬子以公子元吉为姑臧公太原留守高祖以兵西围关中精甲三万高祖仗白旗誓众於太原之野引师即路甲寅遣将张瀚 旬稽胡下离石陇泉文城三郡丙辰师次霍邑隋虎牙郎将宋老生陈兵拒险义师不得进屯军於贾胡堡会霖雨积旬 鬼运不给高祖患之忽有白衣父诣军门请见曰：予霍山神遣语大唐皇帝。若向霍山邑当东南傍山取路八日雨止我当助尔破之高祖初晒之遣人东南视地界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赵襄子岂当负吾邪时有讹言云：突厥将袭太原。又军粮尽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八月己夕 雨果齐高祖大悦以太牢祭霍山辛巳引师从傍山道趋霍邑去城十馀里有阵 起军北东西竟天高祖谓裴寂曰： 色如此必当有庆。又谓诸将曰：老生。若婴城自守当即攻之主客势悬卒难致力其计。若何太宗进曰：老生勇而无谋请以轻兵挑之必出战则成擒矣。高祖从之太宗以数骑指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老生果怒开城门出太宗驰白高祖曰：事谐矣。高祖因谓陇西公建成曰：汝看两阵将交引左军直趋东门命太宗引右军直趋南门以断其归路老生之军背城而阵高祖以中军与建成合阵於城东太宗及柴绍阵於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中军与左军却太宗自南原遥见尘起知义师退率二百骑驰下峻坂杀一贼遂横断其军出阵後表里齐 响。若摧山隋师大溃各舍仗而走悬门发老生不得入城乃弃马投堑甲士斩之致其首於麾下流血数里僵尸相枕四面乘胜进薄其城时无攻具士卒缘堦而上一时攀堦无敢当者遂平霍邑抚其馀众而用之丙戌下临汾郡时临汾郡通守陈叔达坚守不下高祖谓厨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膳辛卯引兵攻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癸巳次龙门县突厥始毕可汗遣康

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以会於军所九月己亥营於孤窟去河东六十里先是春夏旱麦不熟米踊贵人相食及义师起厨雨应时至是大熟禾稼满野义兵资之无所匮乏论者以为天赞时津梁为其所断关中向义者颇为阻，於是水滨居人竞进船不谋而至者前後数百里乃置水军焉壬寅冯翊贼帅孙华土门贼帅白玄度率其众来降高祖命华及王长谐等引兵先渡因戒之曰：屈突通去此五十馀里不敢与我争锋其人守法惧罪必当伺便袭卿耳宜为之备通果遣虎牙郎将辛显和率精兵数千夜袭长谐义军不利隋人逐北华将走太宗以游骑掩其後显和败绩仅以身免悉虏其众丙辰冯翊太守萧造以郡来降戊午高祖率众攻屈突通於河东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馀人高祖在东原望之而不见会雨暴至鸣角止军繇是不克或劝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习兵而无勇。若决战非其所长嬰城难以必胜此自守虏耳不足为虞遂守军营於河渚文武将吏劝领太尉加置僚佐高祖从之华阴令李孝尝以永丰仓归义以少牢祀河率大军而济甲子舍於长春宫三秦士庶至者有万数高祖礼之并过所望人人喜悦更相谓曰：真吾主也。丙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永丰仓以拒潼关太宗以前军数万人自渭北三辅所至皆下高祖第三女柴氏从父弟神道举义於司竹至是以兵来会郁贼帅丘师利李仲文等贼帅何潘仁向善志宜君贼帅刘等各率众数千来降丁卯以师渡渭川略定杜至於庚午高祖观永丰仓笑谓官属曰：吾千里远来志在此耳既为我有复何忧哉！於是开仓大赈穷乏壬申过冯翊旧宅飨五庙乙亥命太宗率兵自渭屯阿城陇西公建成自新丰趋上灋是日延安上郡雕阴郡并遣使来降丙子高祖率大军自下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宫女放还亲属十月辛巳高祖至长乐宫时京师留守卫文等阴世师挟代王以拒义师高祖屯兵春明门有众二十馀万遣使至城下谕以兴复之意再三皆不报将吏固请围城辛卯太宗帅师入郭顿于城西乃命陇西公建成入顿城东分朱雀大街列营围之甲辰诸将。又请攻城高祖不许将吏进谏曰：大军西入本欲镇抚关中辅翼隋室光崇帝业阴世师等违拒义师诳惑城内。若不尽锐取城诛君侧之贼何以息於流谤高祖乃从之遂下令曰：七庙及代王隋室公族并不得犯有违者罪及三族十一月丙辰军头雷绍先登守陴者分散京师平先命主符郎宋公弼收隋图籍戊午以右卫将军阴世师多黷货京兆郡丞滑仪性苛酷有害於政并斩之以谢关中连坐者十馀人癸亥率百僚备法驾尊代王为天子大赦改元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高祖自长乐宫入京师至朝堂望阙而拜天子以高祖为丞相录尚书事假黄钺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相府万几悉委焉高祖每日於广化门视事乙丑榆林灵武五原平凉安定五郡遣使来降十二月癸未天子诏以陇西公建成为唐国长子进封太宗为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高祖遣赵郡公李孝恭山南所至皆下乙未平凉太守张隆以其众来降丁酉扶风太守窦阿池太守萧并以郡来降癸卯右翊卫长史宋遵贵以陕县太原仓来降甲辰遣使者詹俊李袞等巴蜀并下之二年正月丁未天子诏高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并依旧事辟仕癸丑遣杨义弘灵武戊午上雒浙杨二郡及浮灵贼帅萧岳周洮等并遣使来降癸亥论功行赏其登京城第一勋授光禄大夫开国郡公物一千段虽第一勋而身死者亦准此其官回授於子第宅奴婢仍并量给第二勋人各授三辅物二百段第三勋人从朝散加戊辰以长子建成为抚军大将军左元帅兵十馀万以东郡二月丁丑遣功曹参军裴清率兵袭河阳己卯遣太常卿郑元定樊邓使者马元规荆襄甲午出米七万斛以赈贫人清河贼帅窦建德称长乐王三月己酉以齐国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乙卯徙太宗为赵国公戊辰诏唐王备九锡之礼五月乙巳朔诏唐王冕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罕乐舞八佾设钟磬宫悬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五月遂受隋禅。

後唐太祖武皇帝献祖第三子（献祖以上事具帝王帝系门）少为中守捉使唐僖宗乾符三年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州防御使时岁荐饥文楚稍削军食诸军咸怨帝部下争诉以军食不克边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即拥帝入州众。且万人营於斗鸡台城中械文楚出以应於外诸将列状以闻请授帝旌钺朝廷不允徵诸道兵以讨之五年黄巢渡江其势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帝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是岁献祖以振武军节度使出师讨党项会吐浑赫连铎乘虚陷振武举族为吐浑所虏帝至定边军迎献祖归州州守将拒关不纳帝掠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连铎昼夜攻围帝昆弟三人四面应贼俄而献祖自蔚州引军至吐浑退走自是军势复振天子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进军以讨六年春。又以昭义节度使李钧充北面招讨使将上党太原之师过石岭关屯於代州与幽州李可举会赫连铎同攻蔚州献祖以一军御之帝以一军南抵遮虏城以拒李钧钧中流矢而卒广明元年春天子复命元师

李勣率兵数万屯代州献祖战不利乃率其族奔於鞑部是岁十一月黄巢寇潼关天子令河东监将陈思景为代北起军使收兵破贼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思景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友金即帝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军至绛州将渡河刺史瞿积谓陈思景曰：巢贼方盛不如。且还代北徐图利害四月友金军雁门瞿积至代州半月之间募兵三万营於崞县之西其军皆北边五部之众不闲军法瞿积友金不能制友金谓思景曰：举大众成大事当威明素著则可以服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於国家获罪今寄北郡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可平也。思景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帝为雁门节度使仍令以本军讨贼友金发五百骑贲诏召帝於达鞑帝即率达鞑诸部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乡京师太原郑从谏以兵守石岭关帝乃引军出他道至太原城会大雨班师於雁门二年十月帝率忻代蔚朔达鞑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於京师十二月至河中三年正月诸道都统王铎承制授帝东北面行营都统帝令弟克修领前锋五百骑渡河视贼黄巢遣将米重威贲重赂及伪诏以奉帝帝纳其赂以给诸将燔其伪诏以兵自夏阳济河二月营於乾坑店黄巢大将尚让林言王勣赵璋等引军十五万屯於梁田坡翌日大军合战自午及晡巢贼大败是夜贼众遁据华州帝进军围之巢弟黄邺黄揆固守三月尚让引大军赴援帝率兵万馀逆战於零口巢军大败帝进军滑桥翌日黄揆弃华州而遁四月黄巢燔长安收其馀众东走蓝田关帝进收京师七月天子授帝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时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修为昭义军节度使潞帅孟方立退保於邢州十二月许帅田从异汴帅朱温徐帅时溥陈州刺史赵匡胤各遣使来告以巢蔡合从凶锋尚炽请帝共力讨贼四年四月帝帅蕃汉之师万五千合徐汴之师破尚让於太康斩获万计进攻贼於西华贼将黄邺弃营而遁帝引军营於中牟大破贼於王满渡巢贼大至济汴而北帝渡汴遇贼将渡而南半济击之大败残众保於胙县冤句大军蹙之黄巢乃携妻子兄弟千馀人东走帝追贼至於曹州还至汴汴帅朱温馆於上源驿夜将图之帝勣追城而出（事具帝王神助门）光启二年三月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连兵寇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求援於帝帝遣大将康君立安老老薛可敦啜率兵赴之五月镇人攻无极帝亲领兵救之镇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斩首万馀级获马千疋王处存亦败燕军於易州十一月河中王重荣遣使来乞师。且言勣州朱玫凤翔府李符将加兵於已初帝与汴人构怨前後八表请削夺汴帅官爵自以本军进讨天子累遣内臣杨复恭宣旨令。且全大体帝不时奉诏天子颇任汴帅时观军容使田令孜君侧擅权恶王重荣与帝胶固将离其势乃移重荣於定州重荣告於帝帝上章言李符朱玫挟邪忌正党庇朱温臣已勣处检蕃汉军五万取来年渡河先斩朱玫李符然後平荡朱温天子览表遣使譬喻百端轺传相望既而朱玫引勣凤之师攻河中王重荣出师拒战朱玫於沙苑对垒月馀十二月帝引军渡河与朱玫决战攻大败收军夜遁入於京师京城大骇天子幸凤翔帝退军於河中二年正月僖宗南幸元朱玫於凤翔立嗣襄王勣为帝以伪诏赐帝燔之械使其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於行在九月遣昭义节度李克修讨孟方立於邢州大败方立之众於焦冈斩首数千级以大将安金俊为邢州刺史以抚其降人十月进攻邢州邢人出战。又败之三年六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帝表重荣兄重盈为帅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兴元还京三月昭宗即位以帝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陇西郡王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奚忠信将兵三万寇辽州帝大破之斩首万级大顺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迁以邢勣磁三州降执汴将王处裕三百人以献帝徙孟迁於太原以安金俊为邢勣团练使三月帝攻勣州拔其东城赫连铎求援於燕燕帅李康威将兵三万以赴之战於城下燕军大败康威与勣州赫连铎及汴帅协谋连上表请加兵於帝六月天子削夺帝官爵以宰相张勣为招讨使以京兆尹孙揆为副华州韩建为行营都虞候以汴帅为河东东面招讨使李康威河东北面招讨使赫连铎为副汴将朱友裕将兵屯晋绛时汴军已据潞州。又遣大将李说等率军数万急攻泽州帝遣李存孝自潞州将三千骑以援之汴将邓李筠以一军犯阵存孝进击擒其都将十数人获马千馀匹是夜李说收军而退大军掩击至马牢关斩首万馀级追袭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军攻潞州九月汴将葛从周弃潞州而遁帝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十月张勣之师入晋州游军至汾隰帝遣薛铁山李承嗣将骑三千出阴地关营於洪洞遣李存孝将兵五千营於赵城华州韩建以壮士三百人宵犯存孝之营存孝追击直压晋州西门张勣之师出战为存孝所败自是闭壁不出存孝引军攻绛州十二月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奔韩建张勣繇含山路遁去二年正月帝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候圣裁天子寻就加守中书令是月魏博为汴将葛从周所寇节度使罗弘信遣使来求援帝出师以赴之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为神武统军自棣州溯河归朝郢州朱勣邀

斩於河上传首晋阳以李存孝为邢州节度使四月帝大举兵讨赫连铎於■州七月平之邢州节度使李存孝以镇州王■附汴人谋乱河朔北连燕寇请乘■代之捷平定燕赵帝然之八月大■於晋阳遂南巡泽潞略地怀孟河阳赵克裕望风送款请修邻好九月■於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军攻临城镇人五万营於临城西北龙尾冈帝令李存审存质以岁军攻之镇人大败杀获万计拔临城进攻元氏幽州李康威以岁骑五万营於高■邑以援镇州帝分兵大掠旋军邢州景福元年正月镇州王■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馀万攻邢州之尧山帝遣李存信李嗣勋李存审将兵援之大破燕赵之众斩首三万收其军实三月帝进军渡滹沱攻栾城下鼓城□城八月赫连铎诱幽州李康威之众八万寇天成军遂攻■州营於州北连亘数里帝潜军入於■州诘旦出骑军以击斩获数万李康威烧营而遁乾元元年十二月帝攻妫州王子燕兵复合入居庸关拒战帝命精骑以疲之令岁将李存审繇他道击之自午至晡燕军复败李侁携其族弃城而遁将之沧州随行輜车臧获妓妾甚众沧帅卢彦威利其货以兵攻侁於景城杀之尽虏其众丙辰进军幽州其守城大将请降帝令李存审与刘文恭入城抚劳三年六月表三帅之罪复移檄三镇三镇大惧是月次绛州刺史王瑶登陴拒命帝攻之旬日而■■斩瑶於军门诛其党千馀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谒於路同州节度使王行约弃城奔京师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劫天子幸凤翔左军指挥使王行实行瑜弟也。劫天子幸■州。又行瑜茂贞声言自来迎驾天子遂幸山南驻跸於莎城帝遣判官王环奉表奔问天子遣使赐诏令与王珂讨■凤帝方攻华州俄闻李茂贞领兵三万至■■王行瑜领兵至兴平欲往石门迎驾乃解华州之围进营渭桥天子遣延王戒及丹王允贲诏促兵直抵■■凤八月帝进营渭北遣史俨将三千骑往石门扈驾遣李存信李存审会■■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园寨天子削夺行瑜官爵以帝为天下兵马都招讨天子还宫加帝守太师中书令■■宁四面行营都统时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园寨帝攻之甚急。又表李罕之为副都统十月李存信於梨园寨北遇贼军斩首千馀级自是贼闭壁不出帝令李罕之昼夜急攻贼军乏食■■营而去李存信与罕之等先伏军於厄路俟贼军至纵军击之杀戮万计是日收梨园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进并母丘氏大将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阙庭十一月收龙泉寨时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贞出兵来援为李罕之所败■■贼遂弃龙泉寨而去行瑜复入■州大军进逼其城行瑜弃城而遁帝收其城封府库遂以捷闻既而庆州奏王行瑜将家属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传首阙下帝既平行瑜还军渭北十二月天子赐号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加实封二百户帝复上表请李茂贞天子不允遂班师光化元年正月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皆致书於帝乞■■和好同奖王室兼乞助丁匠■■缮秦宫帝许之四月汴将葛从周寇邢■■磁等州旬日之内三州连陷二年三月从周自土门陷承天军。又陷辽州三年十月遣李嗣昭率岁骑三万攻怀州下之天复元年正月汴将张存敬攻陷晋绛二州三月汴师自大梁至河中王珂出迎天子以汴帅兼镇河中帝自是不复能援京师霸业中否天■■三年九月遣周德威李嗣昭合燕军三万以攻泽潞十二月潞州节度使丁会开门迎降四年四月哀帝禅位於汴帅五月梁祖遣其将康怀英率兵十万围潞州筑垒环城帝遣周德威将兵赴援梁祖以怀英无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是岁西川王建遣吏至劝帝各王一方俟破贼之後访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後各归藩守帝不从（以书报之曰：窃念本朝屯否巨叶沦胥攀鼎驾以长违抚彤弓而自咎默默终古悠悠苍生遭此厉阶永为痛毒视横流而莫救徒誓楫以兴言别捧函题过垂奖论省览周既骇惕异常泪下■■衿倍郁申胥之素汗流浹背如闻蒋济之言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赐□钺以专征徵包茅而问罪鷹兵接战二十馀年竟未能斩新莽之头颅断蚩尤之肩髀以至庙朝颠覆豺虎纵横。且受任分忧叨荣冒宠龟玉毁楛谁之咎欤备阅指陈不胜惭恧。然则君臣无常位陵谷有变迁或□塞长河泥封函谷时移事改理有万殊即如周末虎争魏初鼎据孙权父子不显授於汉恩刘备君臣自微兴於涿郡得之不谋於家世失之无损於功名■■当逐鹿之秋可斩华虫之服唯仆累朝席宠奕世输忠{天水}佩训词粗存家法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於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蚤殄寇讎如其事与愿违则共臧洪游於地下亦无恨矣。唯公社稷元勋华嵩降祉镇九州之上地负一代之宏才合於此时自求多福所承良讯非仆深心天下其谓我何有国非吾节也。■■孤愚此不尽陈）同光初庄宗即位，追尊号曰武皇帝，庙曰太祖。

卷八

帝王部·创业第四

後唐庄宗太祖长子年十一从太祖讨王行瑜因令献捷昭宗一见骇之除隰州刺史寻改汾晋二郡皆遥领之天二年正月太祖厌世帝嗣晋王位四月召周德威军归晋阳汴人既见班师知其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无复再举遂停斥堠梁祖亦自泽州归雒帝知其不备率亲军直抵夹寨破之梁军大败招讨使康怀真得百馀骑出天井关（事具帝王谋略门）帝乃班师晋阳九月岐蜀三镇复大举攻长安帝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三万攻晋州以应之三镇攻长安梁祖惧自雒率亲军屯於陕州令其将尹皓将兵赴援平阳周德威与尹皓之师战於神山北梁人大败六年七月岐刘知俊遣使来告将大举讨灵夏兼收平关辅请出兵晋绛以张犄角八月帝御军南征令周德威李存审丁会统大军出阴北关攻晋州刺史边继威登陴拒守梁祖令其将杨师厚领兵赴援屯於绛州我军攻城急小校苾谏募兵寡不敌而退我为地道坏城二十馀步城中血战拒守夜复乘城汴军至蒙坑周德威逆战败之斩首二百级师厚退保绛州七年七月茂贞知俊及州杨崇本各遣使来告言灵武韩逊夏州将李仁福朋附梁孽屡犯边陲请出师协力以讨时岐人言刘知俊三败汴军於宁州韩逊危亡戚岐陇之师大举决定取河西帝命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万人西渡河以应会刘知俊为岐人所构乃自退九月周德威军旋晋阳十一月梁祖欲兼并镇定遣亲军三千入于深冀镇州王慎求援於帝帝遣周德威率军屯於赵州梁军王景仁等营於柏乡帝遂亲征八年正月周德威史建塘帅三千骑致师於柏乡设伏於村坞间遣三百骑直压贼营贼军怒悉其军结阵而来德威与之转战至於高南贼阵横亘六七里时我军未成列李存璋引诸军旋阵於野河之上贼五百人薄我争桥镇定步军偏师与之血战贼败而复整周德威李嗣源李存璋等大破之斩首二万级馀贼弃深冀而遁德威与史建塘前军旬地邢先驰檄谕邢魏博卫滑诸郡县曰：王室遘屯七庙被凌夷之酷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效顺斩长鲸而清四海廓妖以泰三灵予位忝维城仍当分阃念兹颠覆詎可宴安故仗桓文辅合之规问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砀山佣隶巢孽凶当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扫平之际束身泥首请命牙门包藏奸诈之心惟示妇人之态我太祖俯怜穷鸟曲为开怀特发表章请师梁汴才出萑蒲之泽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国家祚隆周汉迹盛伊唐二十圣之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袭簪纓或门传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镇定两藩国家巨镇异安民而保族咸屈节以称藩逆温惟仗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噬先据属州赵州特发使车来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赋舆赴兹盟约贼将王景仁将兵十万屯据柏乡遂驱三镇之师授以七擒之略鸛鹅才列泉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势。若燎原之火尸仆地流血成川组甲雕戈皆投草莽谋夫猛将尽作俘囚群夫既快於天诛大愆须悬於鬼录今则选兵甲简练车徒乘胜长驱翦除元恶凡尔魏博邢之众感恩怀义之人乃祖乃孙为圣唐赤子岂徇虎狼之党遂忘覆载之恩盖以封豕长蛇凭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冤竟无门而雪愤既闻告捷想所慰怀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而向顺萧何举族以从军皆审料兴亡能图富贵殊励茂业翼子貽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如能诣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吏则改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经诘误更不推穷三镇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剽掠马牛但仰所在生灵各安耕织予恭行天伐罪止元凶已外归民一切不问凡尔士众咸谅予怀，於是帝亲御军邢州王檀惧请师于雒梁遣其将徐仁溥将兵五百夜入邢州助檀固守帝令张承业李存璋以三镇步卒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塘将三千骑长驱澶魏帝与李嗣源率亲军继进王师所至壶浆塞路郡邑长吏村闾文学咸扣马言曰：久罹丧乱获见义师帝躬自临问劳之军法甚严秋毫无所犯但讨其拒命者时汴军自王景仁败後杀戮大半其馀漏刃亡散皆青徐兖郛诸道之军各归本镇梁祖遣杨师厚於河阳招聚亡败之众旬馀方得万人二月帝自雒磁相三郡次于洹水谋报汴滑之军据黎阳周德威进至临河己未魏帅罗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窑口周德威以骑三千掩击迫入观音门帝舍於狄公祠东西列营十数罗周翰闭壁自固我军攻西南隅城几陷朱温遣杜廷隐将兵五百送李振为魏博副使夜入邺城是时朱温出兵万馀将渡赴援闻王师至弃舟而退郛州步骑二千自黎阳来归梁祖自汴归雒周德威自临清徇地贝郡夏津高唐攻博州下东望朝城攻澶州伪刺史张可臻弃城而遁进击黎阳下临河淇门逼卫州掠新乡共城是月梁祖在潞闻我师将攻河阳率亲军屯白司马坡令杨师厚戒严八月幽州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十二月帝遣周德威刘光李

嗣源及诸将率蕃汉之兵讨之九年正月燕将王行方等以部下四百人来奔二月梁祖率举河南之众以援守光三月周德威遣李存晖攻瓦桥关四月李嗣源攻瀛州皆下之五月德威大破燕军於羊头冈斩首五千馀级自涿州进军于幽州城下六月梁祖为其子友■所弑八月友■遣其将韩■康怀英牛存节率兵五万急攻河中朱友谦遣使求援帝令李存审率师救之十月帝自泽潞赴河中遇梁将康怀英於平阳破之斩首千馀级追至白径岭友谦会帝於猗氏梁军解围而去十年正月德威攻顺州二月攻安远军皆下之三月攻庐台及古北口五月壬寅朔刘光■逼营州刺史杨靖以城降得李知■马步兵四百因令五院将李益权典州事六月帝遣监军张承业至幽州是月收下莫州九月守光率众夜出遂陷顺州十月入檀州德威自涿州将兵蹙之守光循山而南德威追及大败之守光复之■城十一月帝亲征幽州十二月执伪燕主刘守光并其父仁恭班师晋阳次行唐镇州节度使王■迎谒於道路■启曰：燕主刘太师顷为邻国谋之不臧患生膝下今既伏罪履薪之会仆欲挹其风仪可乎！帝促命主者破械引守光仁恭至与■答拜同宴久之十一年正月自幽州是日於汾亭令军士数百组练系仁恭守光号呼而入与其党李小喜郑臧斐皆伏法是月镇州王■定州王处直再遣使奉书推册帝为尚书令帝可之乃撰日受册开霸府建行台如武德故事帝以燕蓟初平将军南伐七月帅师自黄沙岭东下会周德威王■於赵州大军进至■州徇地而还十二年三月梁主朱友贞分魏博六州为两道以贺德伦为魏博节度使张筠为澶相节度使魏人不从乃归於帝帝命马步副■■管李存审自镇州帅前军先进屯临清五月帝帅亲军会之德伦遣从事於司空陈密旨言军士张彦为乱军之首迫德伦上章请却复六州大王镇抚魏人宜诛首恶及帝进军次於永济张彦选银枪效节军五百人皆勇悍者持矛仗戟自卫而来帝登驿楼数其罪而斩之六月入府城抚劳军士贺德伦上符印请帝兼领魏镇帝承制授德伦大同军节度使是月帝遣骑军五百袭德州拔其城七月攻梁澶州下之八月复为梁将贺瑰所陷十三年三月攻梁卫州降之进攻磁州四月攻■州并皆拔之相州节度使张筠遣人纳款师旋於魏州五月还晋阳八月大阅师徒进攻邢州令降将张温率汴军五百於城下招降之邢州平九月帝还晋阳梁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遁旧将毛璋入其城复命明宗帅师招抚之毛璋以城降以李存审为节度使是月贝州降河朔悉平十四年十二月黄河冰合帝观兵河上汴人据杨刘城缘河数十里间列栅相望我军急攻皆平之进至杨刘城中登堞者甲士三千帝率善射者万馀环城驰射步兵持斧斩其鹿角以葭苇埋堑帝率先负葭苇以励士众四面鼓■■拔戟乘城其众因溃骑军掩击自辰及酉斩戮千计■旬地至郛濮而还阅兵於魏州时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蕃汉马步■■管周德威帅幽蓟步骑之师三万横海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副■■管李存审帅沧景步骑之师万人成德军节度使王■遣其将王德明帅镇冀步骑之师三万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帅泽潞步骑万人安国军节度使李嗣源帅邢■步骑之师万人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使其将帅易定之步骑万人麟胜■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等马万匹总河东魏博十镇之师阅於魏州部阵严肃精甲曜日师旅之盛近代未之有也。梁将贺瑰王彦章帅兵屯於濮州北行台里结垒相持百有馀日十五年六月帝与梁军战於杨刘大破之拔其四寨十二月帝令军中老幼悉归魏州塞井夷灶起军赴汴攻濮州拔之李存审城德胜夹河置御捍之备十六年四月梁将贺瑰攻德胜南城围堑既周。又以蒙冲战舰断其津渡百道齐攻帝阵於北岸亲从将王彳建选勇卒三百人斩其竹缆繇是得渡梁军弃城逃遁帝命骑军追袭至於濮阳十二月帝军於河南御铁骑千馀突入梁阵诸军继进左右斩击梁军大奔获马三千馀匹俘斩万级十八年八月镇州王■为其将张文礼所杀帝援镇州行营偏将符习成德军兵马留後以所统镇冀兵进讨。又遣阎宝史建塘将兵以益之文礼闻王师至忧悸病疽而卒子处球代其任十九年九月镇州平镇人请帝兼领因以符习领天平军节度使同光元年二月诸藩镇相继上笺劝进四月遂即帝位。

晋高祖宪祖第二子（宪祖以上事具帝王帝系门）後唐明宗初为代州刺史妻以爱女领亲骑左射军天■十三年梁将刘■率兵攻邺城庄宗至自甘陵未阵为■所掩截帝领十馀骑横槊深入收部伍而旋庄宗壮之十四年■兵阵莘之西北明宗从庄宗酣战久之而尘埃四合帝与明宗俱陷阵中帝挺身跃剑反覆转斗行数十里遂败■於故元城之东十五年梁将贺瑰设伏无石山明宗为瑰所迫帝为後殿破贼五百馀骑按辔而还十二月庄宗大■兵胡柳坡下众号十万总管周德威将左军杂以燕人前锋不利德威死之庄宗率步众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敌之锐气明宗独完右广伏於土山之下顾谓帝曰：梁人首获其利旌旗甚整何计可以挫之帝曰：腊候如此出手堕指彼多步众易进难退莫。若啜■饮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势不等一击而破期在必胜明宗曰：是吾心也。会日暮梁军列於平野不下五六万人为一方阵麾游骑迫我帝曰：

敌将遁矣。乃请明宗令士整冑宽而罗之命左射军三百人鸣矢驰转渐束其势以数千骑合之敌人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溃三面踵之其牙。若火爆之声横尸积甲不可胜计繇是梁人势削进营德胜渡矣。十八年十月从明宗战梁人於德胜渡败梁将戴思远杀二万余人十九年战葫芦套唐军稍却帝睹其锐拔剑辟道肩■ ■明宗而退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从明宗观梁人之杨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挟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是岁庄宗即位於邺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悬军深入以取郛郛人殆不知觉帝以五十骑从明宗涉济突东门而入俄而郛兵拒我帝中刃翼明宗而罗於通衢巍然不动会後骑继至遂拔中城以据之汶阳遂定俄而平汴庄宗朝官未显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四年三月明宗讨赵在礼于邺会诸军有变叩马请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彦威劝将自诉於天子遂给诺诸军诸军亦恐事之不果而散者甚众明宗所全者惟常山一军西次魏县帝密筹於明宗曰：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穴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夷门者天下之要害也。据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将三军言变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顷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骁骑三百付之遣帝繇黎阳济河自汴水西门而入因据其城使人促明宗明宗趋白马渡继焉及明宗犒师於郡庄宗亲统师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繇是庄宗从兵遂大溃来归明宗明宗寻遣帝率兵为前锋趋汜水关收抚乱兵俄而庄宗为亲将郭从谦流矢所中是月明帝入雒嘉帝功自总管府署陕州兵马留後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以帝为保义军节度陝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时庄宗皇子魏王继岌降西蜀王衍督军而还军乱於雍继岌见害朝廷。又遣帝慰抚诸军示以恩旨自陝至雒秋毫无有犯者二月兼六军诸卫副使十月明宗幸汴以帝为御营使始次凉水汴帅朱守殷叛命命帝董亲军倍道星行信宿及汴城一鼓而登之守殷自屠其家贼中遂定诏以帝充武军节度汴曹等州观察处置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三年四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唐尹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长兴元年九月东川董璋悖命有制削夺官爵命帝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二年春以川路险艰粮运不继帝惧人情有变请以急诏徵还朝廷然之四月复兼六军诸卫副使六月改河阳节度使十一月以契丹犯■中加侍中充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三年十月契丹引吐浑突厥犯塞秦王从荣奏宜早命大将与范延光俱言帝可用帝素不欲为其军之副即奏曰：臣愿北行明宗曰：卿为吾行事无不济即宣旨施行及受诏不落六军副使帝却迁延辞避闵帝即位加中书令移镇常山未帝清泰元年五月复除河中节度使蕃汉马步总管二年夏帝屯军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谕後军人遽呼万岁者数四帝惧斩挟马都将李晖三十余人以■旬三年五月移镇晖州帝心疑之召寮佐谓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今忽降命岂以去年忻州乱兵见迫过相猜乎！又今年以千春节请公主入覲当辞时谓公主曰：尔归心甚急欲与石郎反邪此疑讶之状固甚明矣。今国家用后族委邪臣沉湎荒惑万机停拥今张昭逐延浩於邺以延浩后之爱弟不加其罪是失刑也。副枢密使刘延朗黷货赂抑勋侯伯为之长叹是失赏也。二者皆去不亡何待吾自应顺中少主出奔之日睹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颠愤愤於方寸者三年矣。此际我无异志朝廷自启祸机不可颓然餐於道路况太原险固之地积粟稍多。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当内告邻方北构强虜兴亡之数皎皎在天今欲发表称病以伺其意诸公以为如何判官赵莹惧形於色但唯唯桑维翰与汉高祖赞成其事乃不奉诏未帝削夺帝爵遣晋州节度使张敬达围帝晋阳未帝既有诏促令攻取敬达长城连栈勇者尽其力工者运其思日夜穷土木之力时督事者每有所构则暴风大雨平地水深数尺而城栅摧堕竟不能合其围帝求援契丹俄遣人复书诺之约以中秋赴义六月北面招讨指挥使安重荣以戍卒部曲数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将安元信背刺史张朗率军与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守信引五百骑俱至八月怀州彰圣军军使张万迪等各千馀骑来归是月张敬达攻围甚急帝亲与矢石人心虽固廩食渐困九月辛丑契丹大酋长邪律氏率众自雁门而南旌骑不绝五十馀里与南军骑将高行周符彦卿等合战时张敬达杨光远列阵西山之下士未及伍而行周彦卿为伏兵所断舍军而退敬达等步兵大败餐者万人是夜帝出城北门与邪律相见因论父子之义明日帝与契丹围敬达营寨南军不复出矣。是月末帝率亲军三万出次河桥遣枢密使赵延寿分众二万为北面招讨使。又诏魏博节度使范延光统本军二万人屯辽州十月幽州节度使赵钧领所部万馀人自上党吴儿谷合延寿兵屯团柏谷与敬达寨相去百里弥月不能相通十一月戎王筑台於晋阳城南册帝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闰十一月甲子唐将杨光远杀敬达以诸军来降甲戌帝至昭义受赵德钧赵延寿降己夕口至河阳北节度使裴从简降辛巳未帝自焚帝遂入雒都。

汉高祖显祖之子初仕後唐明宗列於麾下晋高祖为梁军所袭马甲连革断帝辍骑授之取断革者自跨徐殿其後晋高祖感而壮之明宗践祚晋高祖为北京留守以帝前有让援之力奏移麾下署为都校应顺初闵帝出奔与晋高祖会於卫州谋欲害之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遂免於难末帝清泰元年晋高祖复镇河东三年夏移镇汶阳帝劝其举义赞成密计晋高祖以帝为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及契丹以全军赴难大破张敬达之众於晋阳城下有降军千馀人帝尽杀之天福元年晋国建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权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使寻改陕州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二年八月改许州节度使三年十月授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十一年移宋州节度使十二月加同平章事五年三月改邺都留守六年七月授河东节度使朝廷以常山安重荣狂悖渐露招致退浑白承福等在五台山北以招契丹为名晋高祖患之召汉高祖赐宴密戒曰：北门吾丰沛之故宅也。今内有凶竖勾引近塞部落与朝廷生事吾今将幸邺州以并州为巨屏遍揣大臣非公不可作镇当与李德充交致宜勉是行副倚属也。十月吐浑白承福与部族来归始晋高祖以前月有诏委帝招诱退浑节度使白承福等迟疑未决因使人谓之曰：契丹强盛方与同盟圣上已曾割隶公合自守部落安重荣将图不轨朝夕败亡天下之人已共弃矣。况朝廷明有告谕便可速来无待临以兵威南北无向差之毫悔无及矣。承福等惧遂归命焉帝优以缙帛米糶奏於河安置而重荣北遣记室卢陶传檄远近以吐浑达契丹同起为名至是无一入赴者大摧其势皆帝之谋也。七年正月加侍中八年三月加中书令开运元年正月契丹南下虜主以大军直抵澶州遣蕃将伟王率兵入雁门少帝以帝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大破伟王於忻口三月封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营都统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九月契丹犯塞帝亲率牙兵至朔州南阳武谷大破之四年正月虜王入东京诸侯皆附焉帝亦遣使送款给云：有疾知邪律氏恃胜傲下使汉兵饥寒纵蕃骑暴横蹂践郑滑曹濮百姓为之一空必华戎相厌主客生变可坐而图也。继发副使白文珂奉以纒绘名马密侦所为邪律氏亦以帝观望不动生猜贰焉即以虜通事高唐英领安阳耿崇美领上党伪侍中崔廷勋赴河桥。且欲扼太原之冲也。帝繇是偃戢旗鼓但示弱而已左右或劝帝曰：契丹败汉法而人心已摇可以议进取之计帝曰：夫兵法有急击而破敌缓守而成功者随时消息不可失也。今北虜降我军十万入据京邑内未有变其可轻议者哉！且犬羊之性贪而好利利饱必去是其常也。况冰雪已消虜畏其热蓄锐待时理将未晚时潞府连帅张从恩遣使谋於帝曰：某以势迫怀雒欲诣虜帐去之与住一稟明公帝遣回使答曰：我以一隅之地敢抗天下之大乎！君其行之当继往矣。从恩以为诚而帝甘言多此类也。少帝北迁二月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与文武将吏等以中原无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属三上笺劝进是月辛未於太原宫受册即皇帝位帝谓群臣曰：帝王称谓孤已迫於群情而逊避无所其国号正朔未忍遽改繇是降制以少帝开运四年改称晋天福十二年遣都督史弘肇率兵讨代州平之是月权晋州兵马留後张晏洪权陕西留後赵晖权潞州留後王守恩并上表归顺二月权延州留後高允权丹州都指挥使高彦并以城归命是月虜主还本国四月卒於镇州之栾城五月丙申帝发河东取阴地关路幸东京伪汴州节度使萧翰迎郃国公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戊申帝至绛州刺史李从朗以郡降六月丙辰至雒两京文武官寮自新安相次奉迎诏赐从益死甲子遂至东京。

周太祖庆祖之子年十八事後唐潞州留後李继韬为牙兵庄宗平继韬配从焉直天成中晋高祖领副侍卫以帝长于书计召置麾下掌军籍汉高祖累镇蕃阆皆从之及镇并州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开运末契丹犯阙晋帝北迁帝与苏逢吉等劝汉祖建号以副人望及即位以帝为枢密副使乾元年正月隐帝嗣位拜枢密使处李守贞据河中朝廷遣白文珂常思等讨之七月西河师徒大集未果进取制加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抚招为名诏西面诸军并取帝节度八月二十日师至河中命白文珂营於河西帝营於河东不数日周设长堠复筑长连城以迫之二年五月十七日攻城自是昼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三砮将士夺罗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贞自焚而死。又於城中搜索出守贞男崇玉崇绪崇英缙哥女喜哥延哥伪宰相靖孙愿枢密使刘芮国师僧总伦司天监王廷秀博士焦文杰伪滑州节度使张球泽州刺史刘仁忻州刺史安在钦秀州刺史张延朗等二十五人秦王印及四门旗龙凤日月等旗伞扇玉钺等差弓箭库使刘延露布以闻诏曰：李守贞贞在前朝骤承委遇迨事先帝复委藩垣效浅功微宠深位大而狡性难制小器易盈蔑义蔑忠穷凶极逆江海不能流其恶鼎镬不足快其诛卿愤激於心义形於色睹兹妖孽志在剪除动息之间必思於经略寝食之际无忘于寇讎抚土爱人分甘共苦躬临矢石亲冒梯冲挥戈而蛇豕就诛破竹而金汤失险氛霾既息宗社再安非我元臣莫隆景运朕之倚爱何止寝兴言念辛勤无忘嘉愧九月加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帝受诏

率师赴北边谓诸屯戍壮士曰：自虜王丧败今才四年幽州所屯其数无几然而屡犯吾境屡伤吾民非彼骁雄盖御备之失者有三主将无谋城池不固备预无素御捍阙供其败一也。主将轻佻妄谋躁进不顾利害轻用士民希觊功名以邀爵赏其败二也。贪他羊马互市往来奸利之人两为间谍军谋国事泄之於敌其败三也。予昨者缮城池增堡障储守备之用料将校之才盖欲自兹庶无败事所在镇戍当用吾言凡虜小寇则进追大侵则保壁不得与蕃人交市不得轻战邀功民蚕麦登时黍禾熟日早令收获俾入城池侦逻警巡为民外亦州牧戍将之职也。虜虽衰破远在沙场倏忽往来难为驾驭纵得一夫一骑不足为功但自保边斯为上策况百年之虜未易卒除使国富刑清兵多马众彼则占风不暇款塞争先予非畏胡服之有时耳自是边上镇戍专切戒严虜纵侵骚於民无损帝既至邢州而虜已退三年二月班师三月制授邺都留守枢密使如故十一月十四日澶州节度使李洪义遣副使陈光穗至邺报京师有变群小害杨■史弘肇等。又言后弟李业等遣腹心赏密诏至澶州令洪义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洪义恐事不济乃以密诏示殷殷与洪义即遣光穗驰报于帝光穗既至以洪义意密启于帝俄顷供奉官孟邺驰驿来亦诏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等害王峻及帝仍命以首级驰献太祖即集三军将校谕之曰：予从微至著披肝露胆置立汉家宗社先皇登遐亲受顾■与杨史诸公弹压经谋忘寝与食一旦无罪尽已诛夷予独何生黽勉居世死归地下无愧先帝尔三军断予首报天子各图功业自此长辞郭崇帅所管将校士卒伏於帝前曰：崇等从公征行备尝艰苦星行露宿略无宁息侍卫令公忘身为国不避怨谤■息邦家无名诛族遣谁致力崇等思揣此事必非圣旨即是李业等奸权诬罔窃发假如此辈使握权柄国得安乎！必须披论以判忠邪何事信单车之使■取欲自弃使千载被恶名乎！崇等愿从公入朝面自洗雪荡除鼠辈以廓帝图辞未绝郭崇遽领骑军先往澶州桥帝翌日为众所迫不获已遵路明日行次遇内养{龙鸟}脱者隐帝之小竖也。来覘太祖讯之对曰：见召前开封尹侯益■州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郑州防御使吴处裕令将兵守澶州帝谓{龙鸟}脱曰：诏郭崇杀我崇而不忍害我言为我论列兵士回戈我力不能制尔以此闻奏帝因■奏於{龙鸟}脱衣领奏曰：昨为兵士拥至河上言京中诛史弘肇等尽非圣意请陛下密诏内班擒缚李业等送至澶州诏谕兵士臣即却归邺中一则雪将相之深冤一则安陛下之家国隐帝览奏疑不能决复诏李业辈示之，於是尽害帝及王峻等亲属帝欲往澶州候{龙鸟}脱至阙伺其诏命兵士肆言我辈家属在汴未知存亡此不可往遂烧民庐舍鼓■不可遏王殷率步骑从履冰而渡十六日趋滑台节度使宋延渥迎谒于路十七日以滑之府库■昏赏诸军大阅步骑於州城南帝誓军曰：朝令使侯令公等率大军将至彼既成列不肯徒然我思道理必欲交锋便匪朝天之意如其束手何制逆我之师欲全尔等功名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诸将■惶启曰：国家负公，公不负国所以万人奋命如复私讎侯益之徒安能为患保为公擒之十八日大军至滑而南十九日过封丘时隐帝。又令左神武统军袁义前邓州节度使刘重进继率禁军来拒望尘退走与侯益等军屯赤关是夜俱退二十日两军相遇於刘子陂隐帝结营於七里店道西二十一日复阵於刘子陂帝令诸军曰：比除君侧之恶无得犯蹕按军不动者久之无何慕容彦超挥戈奋击步骑■委李筠郭崇乃率兵御之慕容彦超马倒几欲成擒而侯益张彦超袁义刘重进皆倒戈而来二十二日旦隐帝自晷乘马将还宫而前鋒已及乃西南以避之事迫而郭允明遂行弑逆辰巳时诸军毕入京城晚太祖将入宫门待罪进名朝太后以军未整戢。且归旧第二十四日率群臣起居於明德门外奏曰：昨者左右荧惑舆苍皇归阙师徒未免惊动帝王出令其位难虚军国事多早宜册立嗣君以系人望伏请太后行教令指挥太后令曰：北京留守崇许州节度使信高祖皇帝之爱弟也。徐州节度使■开封尹勋皆高祖之裔子也。俱列盘维皆分屏翰已委文武百寮六军将校议择贤明以承大统二十六日帝率群臣班於明德门外起居太后献议请以刘■入承正统太后下令宜备法驾迎■於徐州即皇帝位即遣太师冯道备仪注往奉迎二十七日帝率群臣班於明德门外拜章以新君未知军国之事一日万机不可暂废请太后权临朝听政二十九日镇定言契丹入寇三道而来太后令帝赴北面军前为都统帅相度进取新君未至其军国公事委王峻已下商量施行其兵马军事委王殷勾当巡简十二月甲午朔帝北征十九日六军履冰渡河次澶州驿舍二十日早步兵前进帝於庭中省其装发忽闻驿外■声如雷霆俄而士卒不繇门户登墙越屋■屯山积来迫帝曰：天子请侍中自作刘家社稷尽矣。纵然立得亦无好事却报讎於将校也。乱军得黄袍扶抱帝加袍於背不肯解帝给之曰：尔等解去我无所避也。二十日帝上太后笺论列澶州三军逼胁之事不获已班师。又言臣事先帝过承君父之恩及奉嗣君愿竭腹心之效岂期祸难事与愿违方择当璧之贤。又爽大横之兆永言膝下何慰慈颜望太后以宗子待微臣臣敢不奉宗庙如本

朝事太后为慈母恻款之至祈恋增深太后令曰：侍中功烈崇高德声昭著剪除祸乱安定乾坤讴咏有归历数攸属所以群情推戴亿兆同欢老身未终残年属兹多难唯以衰朽托於始终载省来笺如母见待感切深意涕泗横流其诸诚怀难尽宣述是日王峻以所立新君在宋州恐闻澶州军变之事部下为乱令郭崇率骑七百急赴之二十三日帝至韦城二十五日至七里店东西步骑陈列是日百寮上章劝进御营於皋门村二十六日太后以帝为监国中外庶事并听监国处分四年正月丁夕 二 汉太后令奉符宝授监国即皇帝位是日太祖自皋门归大内御崇元殿即位制以大周为号改乾 二 四年为广顺元年。

卷九

帝王部·继统第一

《易》曰：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孟轲亦云：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仲尼删诗定书断自唐虞以下故轩辕之前无所论次然学者多称少昊乃黄帝之子逮乎！尧舜皆其裔也。则知黄帝之泽及後世渊源深远然自帝尝已往五材迭胜事毕纂绪此固不论及夏后氏之兴栴风沐雨乘四载拯横流鸟兽咸。若 二 民粒食功无间然子启贤明用克永世商有祝网之仁诛暴之义元元欣戴亦惟旧矣。虽太甲之颠仆典刑而流风善政浸于遗俗有贤臣援而正之终能笃绍基绪姬周之兴瓜瓞成颂炎汉之庆大横叶兆自尔明圣代兴光昭前烈七世之庙固可以观德者矣。

夏后启禹之子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终以天下授益禹崩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阳字一作阴避音壁）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禹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

帝太康启子。

帝仲康太康弟。

帝相仲康子。

帝少康相子。

帝宁少康弟（一云杼）。

帝槐宁子。

帝芒槐子。

帝泄芒子。

帝不降泄子。

帝扃不降弟。

帝廑扃子。

帝孔甲不降子。

帝皋孔甲子。

帝发皋子。

帝履癸发子是为桀。

殷帝外丙汤之子汤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是为外丙。

帝仲壬外丙之弟。

帝太甲太丁之子成汤 二 长孙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史记》称汤没太子太丁之子外丙即位三年立其弟仲壬与书差互）伊尹作伊训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汤终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奉嗣王祗见厥祖（居位主丧）侯甸群后咸在（在位次）百官总己以听於蒙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摄蒙宰）。

帝沃丁太甲子。

帝太庚沃丁弟。

帝小甲太庚子（一云弟）。

帝雍己小甲弟。

帝太戊雍己弟（为殷中宗）。

帝仲丁太戊子。

帝外壬仲丁弟。

帝河 𠄎 甲外壬弟。

帝祖乙河 𠄎 甲子。

帝祖辛祖乙子。

帝沃甲祖辛弟。

帝祖丁沃甲兄祖辛之子。

帝南庚祖丁弟沃甲之子。

帝阳甲祖丁子阳甲之时殷衰自仲丁以来废 𠄎 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

帝盘庚阳甲弟自河北五迁至河南治亳号曰：殷行汤之政百姓繇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帝小辛盘庚弟。

帝小乙小辛弟。

帝武丁小乙子（为殷高宗）。

帝祖庚武丁子。

帝祖甲祖庚弟。

帝廩辛祖甲子。

帝庚丁廩辛弟。

帝武乙庚丁子。

帝太丁武丁子。

帝乙太丁子。

帝受辛帝乙少子兄微子启母贱不得嗣辛母正后遂为嗣辛立为帝天下谓之纣。

周成王武王太子太子代立是为成王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叛乃摄行政当国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北面就群臣之位群臣赋敬之（周颂篇名）以进戒嗣王。

康王成王太子成王顾命惧太子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没二公率诸侯以太子见於先王庙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立是为康王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既受顾命群臣陈戒遂报诰之因事曰：遂）曰：王出在应门之内（出皋门立应门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二公为二伯各率其所掌诸侯随其方为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宾诸侯也。举奉圭兼币之辞言一二见非一也。为藩卫。故曰：臣卫来朝而遇国丧遂因见新王敢执壤地所出而奠贽也。）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诸侯拜送币而首至地尽礼也。康王以义继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币）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蒙宰与司徒皆共群臣诸侯并进陈戒不言诸侯以内见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上天改大国殷之王命谓诛纣也。）惟周文武诞受 𠄎。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命而顺之能忧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当尽协和天下赏罚能定其功以遗後人）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务崇先人之美）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言当张大六师之众无坏我高祖寡有之教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顺其戒而告之不言群臣以外见内）惟予一人钊报诰（报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务咎恶）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至行至中信之道因显明于天下言圣德洽）则亦有熊黑之士不二心之臣保 𠄎 王家（言文武既圣则亦有勇猛如熊黑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君圣臣良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天用顺其道付与四方之国王天下）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诸侯树以为藩屏传王业在我後之人谓子孙）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几相与顾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虽汝身在外土为诸侯汝心常当忠笃无不在王室熊黑之士励朝

臣此督诸侯也。)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当各用心奉忧其所行顺道无自荒怠遗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谓也。)群公皆既听命相揖趋出(已听诰命趋出罢退诸侯归国朝臣就次)王释冕反丧服(脱去黼冕反服丧服居倚庐)。

昭王康王子。

穆王昭王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乃立子满是谓穆王。

恭王穆王子。

懿王恭王子。

孝王恭王弟。

夷王懿王太子孝王终诸侯立之。

厉王夷王子。

宣王厉王太子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以荣夷公为卿士用事召穆公虎谏不听国人相与畔袭厉王王出奔於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十四年厉王死於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并立之。

幽王宣王子。

平王幽王子幽王为犬戎所杀，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桓王平王孙平王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

庄王桓王子。

■王庄王子。

惠王■王子。

襄王惠王子。

顷王襄王子。

匡王顷王子。

定王匡王弟。

简王定王子。

灵王简王子。

景王灵王子。

悼王景王子。

敬王景王子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早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敬王猛母弟)。

元王敬王子。

定王元王子(一曰贞定王)。

哀王定王子。

思王哀王弟哀王立三月思王弑哀王而自立。

考王思王弟思王立五月考王弑思王而自立。

威烈王考王子。

安王威烈王子。

烈王安王子。

显王烈王弟。

慎靓王显王子。

赧王慎靓王子。

汉惠帝高祖太子高祖十二年四月自太子即位文帝高祖中子惠帝娶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帝无子取後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晏驾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吕后临朝四年幽之永巷立恒山王弘为皇帝八年太后丧诸吕谋为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章既诛诸吕诸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使人迎代王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曰：信矣。乃令宋

昌驂乘（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中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馀则曰：驂乘驂者三也。盖取诸三人为名义耳）张武等六人乘诣长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在长安北三里）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问（问容也。犹今言中间也。请容暇之顷当有所陈不欲於众显论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既入代邸群臣从至上议愿代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称（称副也。音尺孕切）愿楚王计宜者（楚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让群臣也。乡读曰乡）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祖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使太仆夏侯婴东牟侯兴居先清宫（旧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静室令先按行清静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驾迎代邸（法驾者侍中驂乘八车即御属车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行谓案行也。）还坐前殿大赦天下。

景帝文帝太子後七年六月丁未即皇帝位。

武帝景帝中子後三年正月甲子自太子即皇帝位昭帝武帝少子後元二年二月立为太子年八岁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受遗诏辅少主政事一决於光初征和二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卫太子即戾太子也。其母卫氏）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武帝年老帝母宠姬钩弋赵婕妤武帝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惟光任大责重可属社稷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至是武帝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曰：君未谕前画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武帝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明日武帝晏驾遂即帝位元凤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庙（元服谓加冠也。《礼》曰：今月吉辰加尔元服元首也。）

宣帝武帝曾孙卫太子孙也。生数月遭巫蛊事坐收系郡邸狱（谓诸郡邸置狱也。巫蛊狱收系者众故寄在郡邸狱）因大赦廷尉监郗吉载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元平元年四月昭帝晏驾无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徵昌邑王贺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贺淫乱请废之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复与丞相杨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礼洗沐赐御衣太仆以■令猎车迎曾孙就帝宗正寺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

元帝宣帝太子黄龙元年十二月癸巳即皇帝位。

成帝元帝太子宣帝时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竟宁元年六月己未自太子即皇帝位。

哀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年十七徵为皇太子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即皇帝位。

平帝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元寿二年六月哀帝晏驾大司马董贤自杀太皇太后诏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年九岁在位五年为莽所■■莽立宣帝元孙子婴为皇帝年二岁婴立三年为莽所废。

後汉明帝光武第四子（光武事具帝王中兴门）中元二年二月戊戌自皇太子即位。

章帝明帝第五子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自皇太子即皇帝位。

和帝章帝第四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自皇太子即皇帝位。

殇帝和帝少子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馀日。

安帝清河王庆之子初封长安侯延平元年庆始就国邓太后特诏留帝清河邸八月殇帝晏驾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先帝圣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星辰异望成就岂意率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

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後者莫宜于 礼昆弟之子犹已子春秋之义为人後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 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七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 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於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谦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统承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读册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

北乡侯章帝孙济北惠王寿之子安帝延光四年二月太后兄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立之乙酉即皇帝位。

顺帝安帝之乳母李氏为阎皇后所害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之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後祸遂与丰京共构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明年三月安帝晏驾北乡侯立济阴王以废出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及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徵立诸侯国王子乃闭宫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於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 台召百官尚书令刘光等奏言孝安皇帝圣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统当奉宗庙而奸臣交构遂令陛下龙潜藩国群僚远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乡不永汉德盛明福祚孔彰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践祚奉遵鸿绪为郊庙主承续祖宗无穷之烈上当天心下厌民望而即位仓卒典章多缺请条案礼仪分别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诸门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卫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

冲帝顺帝之子建康元年八月庚午自皇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岁。

质帝章帝玄孙渤海王鸿之子永嘉元年正月冲帝晏驾太尉李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大将军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乃立帝年八岁。

桓帝章帝曾孙蠡吾侯翼之子袭爵为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晏驾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丑封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初李固议立嗣因引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天下不幸乃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统摄万机明将军体位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且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彗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傅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 鬼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英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惧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尝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志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乘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若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恼恼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命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意既不从犹望众心可立复议以书劝冀愈激冀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灵帝章帝孙解渎亭侯苌之子袭侯爵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晏驾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 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明年正月己亥帝到夏门亭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元年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弘农王辨灵帝子中平六年四月戊午即皇帝位初灵帝何皇后生皇子辨王贵人生皇子协群臣请帝立太子帝以辨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然皇后有宠兄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至是帝疾笃属协於上军校尉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於进兄弟及帝晏驾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播隐与进有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他道归营引兵入屯北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辨乃即位年十七八月为董卓所废。

献帝灵帝中子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司空董卓废弘农王立帝年九岁兴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魏明帝文帝太子黄初二年为齐公三年为平原王以即献帝也。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七年五月文帝疾笃乃立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

齐王明帝养子初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繇来者青龙三年封为齐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秋七月始亲临听公卿奏事正始四年正月帝加元服。

高贵乡公文帝孙东海定王霖之子正始五年封县高贵乡公嘉平五年九月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庚寅公入于雒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将答拜宾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百寮陪位者欣欣焉。

陈留王武帝孙燕王宇之子甘露三年封安次县常道乡公五年五月高贵乡公为成济所弑公卿议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雒阳见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

卷十

帝王部·继统第二

晋惠帝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太熙元年四月己酉即皇帝位。

怀帝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永兴元年十二月丁亥立为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惠帝晏驾羊皇后以为太弟於嫂不得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书阁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

愍帝武帝孙吴孝王晏之子出继伯父柬袭封为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及雒阳倾覆避难於荥阳密县与舅荀藩荀组相遇自密南趋许颖豫州刺史阎鼎与前抚军长史王毗司徒长史刘畴中书郎李昕及荀组等同谋奉帝归于长安而畴等中涂复叛鼎追杀之藩组仅而获免鼎遂挟帝乘牛车自宛趋武关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于蓝田鼎告雍州刺史贾疋疋遽遣州兵迎卫达於长安。又使辅国将军梁综取守之时有玉龟出溧水神马鸣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为皇太子登坛告类建宗庙社稷大赦明年四月丙午奉怀帝凶问举哀成礼壬辰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兴。

明帝元帝长子太兴元年立为皇太子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庚寅即皇帝位。

成帝明帝长子太宁三年戊辰立为皇太子闰八月己丑即皇帝位。

康帝成帝母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琊王咸康五年迁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讳诏以琅琊王为嗣甲午即皇帝位。

穆帝康帝子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为皇太子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三岁皇太后摄政升平元年帝加元服正月告于太庙始亲万机皇太后居崇德宫哀帝成帝长子咸康八年封为琅琊王永和三年除驍骑将军五年五月丁巳穆帝晏驾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厥疾继嗣未建琅琊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於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琊第庚申即皇帝位十月诏曰：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裔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帝於穆帝为从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书答表朝廷无其义诏下议尚书仆射江𣪠等四人云：闵信兄弟也。为父子则帝应为穆帝嗣卫军王术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亲爱越授天伦康帝受显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继康皇尚书谢奉等六人云：继体之正宜本天属考之人情宜继显宗时多异议尚书左丞孔严与丹阳尹庾𣪠议曰：顺本居正亲亲不可夺宜继成皇帝诸儒咸以严议为长竟从之。

海西公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为东海王升平五年改封琅琊王隆和初转侍中驍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哀帝晏驾无嗣丁酉皇太后诏曰：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民然哀恻切心琅琊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天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於是百官奉迎於琅琊第是日即皇帝位。

简文帝元帝之少子永昌元年封琅琊王咸和元年徙封会稽王太和元年海西公废皇太后诏曰：丞相录尚书会稽王体自中宗明德邵令英秀玄虚神栖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归为日已久宜从天人之心以统皇极主者明依旧典以时施行，於是大司马桓温率百官进太极前殿具乘輿法驾奉迎帝於会稽邸於朝堂变服着平巾幘单衣东向拜受玺绶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温出次中堂分兵屯卫。

孝武帝简文第三子兴宁三年七月封会稽王咸安二年七月己未立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皇太后临朝太元元年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见于太庙皇太后归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临朝。

安帝孝武长子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晏驾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摄政。

恭帝安帝母弟初封琅琊王为大司马义熙十四年十二月相国宋公刘裕矫称安帝遗诏曰：惟我有晋诞膺明命业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属当多艰幸赖宰辅拯厥倾覆仍恃保佑克黜祸乱遂冕旒宸极混一六合方凭阿衡惟新洪业而构疾大渐将遂弗兴仰惟灵命亲贤是荷咨尔大司马琅琊王体自先皇明德光懋属惟储贰众望攸集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即帝位。

後魏太宗明元帝道武长子（道武事具帝王创业门）初封齐王母刘贵人赐死帝日夜号泣道武怒之帝惧乃游行逃于外天赐六年十月清河王绍作逆帝入诛绍壬辰即皇帝位。

世祖太武帝明元长子泰常七年封泰平王监国八年十月壬申即皇帝位。

高宗文成帝太武之孙恭宗景穆帝长子太武爱之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皇帝位於永安前殿。

显祖献文帝文成长子太安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

高祖孝文帝献文太子初献文雅薄时务尝有遗世之心欲禅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任城王 太尉源贺固谏之东阳公丕等进言曰：皇太子虽圣德夙彰然实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 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心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曰：储宫正统受终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皇兴五年八月册命太子曰：昔尧舜之禅天下也。皆繇其子不肖。若丹朱 均能负荷者岂搜扬仄陋而授之哉！尔虽幼冲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济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陆馥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致位於尔躬其践 帝位克广洪业以光祖宗之休烈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丁未诏曰：朕纂承洪业运属太平淮岱率从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览万务则损颐神之和一日或旷政有淹滞之失但子有天下归尊於父母有天下传之于子今稽协灵运考会群心爰授储宫践 大位朕方优游恭已栖心浩然社稷 安克广其业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祇奉嗣子以答天休宣布宇内咸使闻悉，於是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事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乃从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是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於太华前殿。

世宗宣帝孝文第二子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自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鲁阳先是三月庚子孝文疾甚车驾北次 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彭城王 勰太子於鲁阳践祚诏以侍中 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信尚书右仆射任城王等六人辅政顾命宰辅曰：粤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惟我太祖丕丕之业与四象齐茂累圣重明属鸿历於寡昧兢兢业业思纂乃圣之遗迹迁都嵩极定鼎河 庶荡瓿吴复理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天夺其年不果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帝即位居谅 委政宰辅景明二年正月始亲政引见群臣於太极前殿告以览政之意。

肃宗孝明帝宣武第二子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

敬宗孝庄帝彭城王 勰之第三子孝昌二年封长乐王武泰元年二月孝明晏驾大都督尔朱荣以兵向京师四月戊戌立为皇帝。

前废帝（谥曰：简闵）广陵惠王羽之子正始中袭爵正光中元 擅权帝托以 病及庄帝晏驾尔朱世隆等上表劝进王答曰：自量眇身是以执让然王公勤至不可拒违今敬承所陈唯愧弗堪负荷耳太尉公尔朱度津奉玺绶袞冕之服及就辂车百官侍卫入自建春 龙门 太极前殿群臣拜贺礼毕遂登闾阖门

改元肆赦。

後废帝章武王融第二子初建明二年为渤海太守及齐献武王高欢起义兵将诛暴逆乃推戴之十月壬寅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 二 坛焚燎大赦称中兴元年西魏武帝（亦曰：出帝）孝文帝孙广平武穆怀王第三子普泰元年加侍中尚书右仆射中兴二年四月後废帝自以疏远未允四海之心请逊大位大丞相渤海王高欢与百僚会议金谓高祖不可无後乃共奉王戊子即皇帝位於东郭之外。

文帝孝文帝孙京兆王愉之子永熙二年闰十二月帝自南阳王为周太祖所立。

废帝文帝长子大统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太子即皇帝位。

恭帝文帝第四子大统十四年封为齐王废帝三年正月为周太祖所立三年禅於。

後周世宗明帝太祖长子初封宁都郡公为岐州刺史孝闵帝元年九月晋公 二 废立遣使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师止于旧邸甲子群臣上表劝进备法驾奉迎帝固让群臣固请是日即天王位乙丑朝群臣於延寿殿。

武成元年正月己酉太师晋公 二 上表归政帝始亲览万机军旅之事 二 犹总焉。

高祖武帝太祖第四子明帝即位初为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为大司空二年四月明帝遗诏传位帝固让百官劝进乃从之壬寅即皇帝位。

宣帝高祖长子建德元年立为皇太子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晏驾戊戌太子即皇帝位。

静帝宣帝长子大象元年正月封鲁王是月立为皇太子二月宣帝诏曰：有圣大宝实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与能幽显同谋确乎！不易域中之大宝悬定於杳冥天下为公盖不避於内举我大周感苍昊之精受河雒之锡武功功德光格区宇创业垂统永惟无穷朕以寡薄祇承洪绪上赖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贰之心职责与 二 雨俱通宪章共光华并且圆首方足咸登仁寿兴隆国本用弘天历皇太子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惟积德之休允叶无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肃而成天禄之期不谋已至朕今传位於衍乃 二 卷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知朕意焉。

隋炀帝高帝第二子（高帝事迹具帝王创业门）开皇八年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即皇帝位於仁寿宫。

恭帝元德太子之子大业三年封陈王。又徙为代王十三年十月唐高祖义兵入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帝奉帝纂业壬戌即皇帝位於大兴殿寻禅於唐。

唐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高祖事迹具帝王创业门）武德元年封秦王九年六月癸亥立为太子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後闻奏是月壬申高祖手诏司空裴寂等曰：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有司择日宜速闻奏八月癸亥高祖诏曰：乾道统天文明，於是驭历大宝曰：位宸极所以居尊在昔勋华不昌厥绪揖逊之礼旁求历试三代以降天下为家继体承基裔嗣相袭故能孝飨宗庙卜世长远贻庆後昆克隆鼎祚朕膺期受命握图阐极大拯横流载宁区夏然而昧旦丕显日昃坐朝馭朽兢怀履冰在念忧勤庶政九载于兹今英华已竭耄期倦勤久怀物表高蹈风 二 释累遗尘有同脱屣深求 二 逸用保体和皇太子世民久叶祥符夙彰奇表天纵神武智韞机深自 二 雷缔构霸业伊始义旗之举首创成规京邑克平莫非其力乃皇极已建天步犹艰内发谋猷外清氛 二 英图冠世妙算穷神伐暴除凶无思不服薛举负西戎之众武周引北狄之兵祸起蜂飞假名窃号元戎所指折首倾巢王世充藉府库之资凭山河之固信臣精卒承间守险建德因之同恶相济金鼓才震一纵两擒师不逾时戎衣大定夷刘闢於赵魏覆徐朗於谯充功格穹苍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俦造我大唐 二 其是赖既而居中作相任隆列辟百揆时总三阶以平地属元良实惟固本万邦咸正兆庶乐推晷律呈象休徵允集华夏载伫讴颂知归今传皇帝位於世民所司备礼以时册授公卿百官四方岳牧及长吏下至士民宜悉祇奉以称朕意夫政惟通变礼贵从宜利在因民义存 二 要条章法度不便於时者随时改易勿有疑滞昔汉祖拨乱身定大功群臣推奉光宅帝位而事父资敬五日一朝备礼尊崇号称太上朕方游心恬淡安神玄默无为拱揖宪章往古称谓之仪一准汉代庶宗社之固申锡无疆天禄之期永安勿替布告天下咸使知闻太宗冲让不敢奉诏翌日朝于西宫面奏请曰：尧舜虽有至德有禅授之事然亲览庶政并经百年陛下以至圣之德抚有四海始将十载臣望陛下遵尧舜之道以百姓为心高祖曰：吾思此事已熟怀之已久故欲怡神以养生不欲矫情以从物惟恐性不能尽欢娱身不能恣逸乐目不能观五色耳不能听五音口不能极膏腴鼻不能嗅芬馥今传授得所业泰身安此是怡神以养生会吾之宿志。若乃饰仁义务知

能劳神以施号令疲形以行赏罚此是矫情以从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夫善治外者不伤性善治内者不累身吾方以道摄生养性故脱屣於汝，岂可婴吾以负重哉！太宗稽首固请高祖曰：夫为人子务自劳身致其亲於安乐吾老矣。传汝以万机。若不从是非孝也。太宗弗敢辞，於是遣兼太尉司空魏国公裴寂赐策曰：夫天生蒸民树以司牧三灵辅德百姓与能粤自夏殷传业裔祚轨物长世率繇兹道朕祗膺灵命肇开宝历声教所覃无思不服然而万机填委九区辐凑明发不寐考极观书听政劳神经谋损虑深思 二 旷释兹重负咨尔聪明神武德实天生君人之量爰备夙夜王业初基雷 二 伊始英谋独断秘策潜深及扩定关陇澄清河雒北通玄塞东静青丘宏图遐举元功克茂氛雾廓清鲸鲵斯尽泽 二 方外声畅无垠总统机衡百工以 二 敷弘德化四门允穆讴歌所属宇内宅心象纬告徵灵命斯在朕是用上稽苍昊俯顺黔黎推而弗居永垂显号致皇帝位於尔躬今命司空上柱国魏国公寂尚书左仆射上柱国宋国公 二 赉玺绶尔其纂承洪绪对扬休命式隆宝祚以康四海太宗固让诏不许之甲子太宗即位于东宫宣德殿遣兼太尉司空裴寂柴燎告天於南郊曰：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太上皇厌居宸极凝情姑射倦此万机释兹重负人神不可以乏主天序不可以无统历数有归猥当寡薄神器有奉用集大命惧忝帝位固辞弗克遂膺大礼临馭兆民敬简元日告类上帝即皇帝位惟神敷 二 万邦永绥天极贞观三年四月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地乃徙居焉改名大安宫诏曰：书云：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太伯端委周室以隆东海就国汉基方永立权致治不其然乎！朕世袭缙衣家传鼎业佐魏及周勤劳王室有隋御历地居戚里尝以补天在虑纳揆为心大业道丧皇极如毁倾维折柱天下分离涂炭纳隍黔黎殆尽顾兹九有锋镝纵横静念持扶计无所出世民幼怀大度性合天道经纬之奇文包汤武之弘略深谋秘策沃朕救溺之心壮思雄图起朕救焚之志因其感激许以经纶纠合义师投袂而起车次於平阳之郊剑及於孟津之会元戎所指冰消雾卷曾未浹旬廓清京邑定非常之业建不世之功三古以来未之闻也。朱旗西指则仁杲丧元白羽东临则世充泥首摧武周如拉朽收建德。若拾遗至。若黑阔逋诛圆朗小 二 鬼三捷七擒不可胜计一人之力冠今超古暴之遐迹岂待昌言以往以建成嫡长异其养德日就不谓匿怨友于忌能毁善异言屡发殆至铄金赖天启朕心宗社降福密悟凶邪指麾殄朕 二 鬼受浸润深念元功乃敬授帝图先天传政惧其溢满骄上未称三灵之心纵欲肆情不恤万方之重朕故仍居紫极处之肃成察其复礼观其齐政露往霜来四载於兹矣。比闻思我王度克难克艰昧旦不显去奢去泰朝夕视膳蒸蒸之性日严景忧翼翼之情日慎南越稽首北狄款关四海晏然五兵偃戢招君璋之众只用尺书屠师都之城无亏寸刃公卿辑睦远迹 二 安金鼓绝於疆场心境悬於亿兆尽善尽美吾无间然匪天 二 之孰能至此令月吉辰风调雨顺朕俯观人事仰鉴穹 二 当养性别宫使其正位居极宜令有司具礼务在周备朕得脱屣高蹈拟迹於轩辕授历传玺爰属於启诵大宝既固卜年惟永付 二 有所何乐如之百辟卿士等或晋阳从我同披荆棘或秦邸故吏早预腹心并以德举言扬进忠显孝保 二 社稷天平地成唯当带砺山河与国休戚可悉心辅弼无党无偏罔或隳哉！替尔丕绩善事元首称朕意焉太宗奉表陈让曰：臣闻至敬无文至诚不饰地居臣子不以小忠挠志情兼家国不以细行婴心臣蒙奖厉擢居天策战必以死实深愍於黎庶奋不顾命愿无忝於宗社规摹指麾皆禀圣算人心神诱遂得成功安敢贪天自称已力前以圣人大宝滥锤愚懦臣谓肃成理务礼通监抚日慎一日不敢推辞今奉兹诏更垂奖予以四海 二 安褰裳紫极归尊轩辕天下幸甚令臣自当启诵不觉厚颜顷者阴阳尚愆嘉 二 未稔政治有亏刑典不措恐眇身多罪以及万方伏愿天慈仍安太极待民知尧力玉烛顺序网开汤祝金科削编然後降辇西宫於事非晚付臣宣室亦敢当仁臣志在忘私冒陈丹款高祖手诏曰：君之於臣尚须探察父之审子，岂可同常汝夙怀忠孝吾爱汝亦过於诸子况立功德具如前诏所恨吾受谗言几至投杼上玄降福神器安宁此乃宗庙有灵非独吾之幸也。比察汝布政听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所望昔齐有 二 比政而致小白晋有艰难而获重耳今天下庆赖在汝一人顷者寒暑不调水旱乖节止是吾之与汝安处未得其位乃致承乾所居非少阳之体吾今往西宫方思万代之福汝何劳 二 抑频此言请。且深思大道永保社稷善始令终无或懈怠奉行吾诏勿以小让为怀至公之言彼宫此室势何殊也。异姓贤者尚欲权之今汝已克负荷应兹当璧极慰吾意宜绝常辞也。太宗不敢忤意乃止乙亥太上皇居於大安宫太宗亲侍 二 辇百僚陪从置酒高会极欢而罢甲午太宗正位於太极殿高宗天皇大帝太宗第九子贞观五年封晋王十七年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春太宗不豫诏太子於金液门听政四月从幸翠微宫五月己巳太宗晏驾庚午发自翠微宫至京六月甲戌太子即皇帝位。

中宗孝和皇帝高宗第七子母曰：天后武氏二岁封周王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永隆元年立为皇太子弘

道元年十二月太子即位天后临朝明年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天后废帝为庐陵郡王五月迁於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赴上都皇嗣（即睿宗也。）让位于帝遂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正月甲戌天后传位於太子乙亥即皇帝位於通天宮之端 殿。

睿宗大圣真皇帝中宗母弟龙朔二年封殷王乾封元年改豫王总章二年徙冀王上元三年改相王嗣圣元年皇太后武氏废中宗为庐陵王文明元年二月立为皇帝太后临朝天授元年降为皇嗣圣历元年让位於中宗复降为相王景龙四年六月少帝即位年十六韦庶人专政庚子帝第三子临淄王隆基率朝邑县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内苑总监锺绍京等讨捕韦氏并其党与诛之辛丑奉少主御安福门楼大赦天下癸卯王公卿士咸以王室多故义择长君以帝众望所归固请即尊位是日少帝让于叔父甲辰帝自两仪殿出於太极殿少帝於殿东隅次幕内西面帝於梓宫侧东向太平公主曰：少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合否幽求跪曰：少帝仁孝追踪舜禹大王恩慈倍过之矣。今家国事重有此推让诚为至公也。是日少帝制曰：自古帝王必有符命兄弟相及存诸典礼朕以孤藐遭家多难顾兹蒙识不晓政途茫茫四海将何所属累圣丕业。若坠於地王室多故义择长君思与群公推崇明圣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让于先帝孝友宽简彰信兆人神龙之初已有明旨将立太弟以为嗣君因王恩辞未行册命所以东宫旷位于今历年缀衣在辰祸变仓卒後掖称制计立冲人钦奉前怀愿遵理命上申平昔之文仰复祖宗之烈起今日请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旧藩归于外邸凡百卿士敬承朕意赞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洪业帝固让有制不许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於是降少帝为温王丙午帝缙服於太极东廊引群公卿士谓曰：朕与苍生有幸。且得社稷安宁自大行晏驾韦氏篡逆元恶大愆并从诛翦嗣皇年幼未晓政途推让朕躬事非获已今与卿等相见不胜悲感甲戌命温王重茂於内宅安厝明年正月以温王重茂为襄王食巴集等州实封二千户於集州安置。

卷十一

帝王部·继统部三

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睿宗第三子垂拱三年封楚王长寿二年改封临淄郡王景龙四年六月庚子平韦庶人甲辰少帝让睿宗为皇帝丙午立为皇太子延和元年七月壬辰睿宗传位於皇太子制曰：朕闻宇宙者至公之器不获已而临之帝王者因时之运非有待而居之盖在於拯俗济人功成名遂而已朕以寡昧处奉鸿休本殊王季之贤早达延陵之节昔在圣历已让皇嗣之尊爰泊神龙终辞太弟之授属国步不夷时难主幼大业有缀旒之惧宝位深坠地之忧议迫公卿遂登皇极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俗化渐行将成宿愿昔禹以命启匪私其亲神器之重允归公授皇太子隆基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温文既习圣敬克跻委之监抚已移年岁时政益明庶官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负时历数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择日册授朕方比迹洪古希风太皇王公百寮宜识朕意先是彗星从西方经轩辕入太微至于大角数日乃灭睿宗以为革旧布新之政。又太子仁爱日闻故顺天传位乃谓太平公主曰：昔中宗之朝悖逆骄纵擅权侈靡天变屡臻我当时极谏请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我忧惶数日不食岂在彼能谏於已不行是日将军庞承宗左拾遗韩朝宗谏曰：自顷国家多难赖陛下圣德保存社稷绥抚四方今日忽有此让臣等不知所出皇太子虽圣明。且应养德春宫依前监抚未宜即位睿宗不听皇太子自东宫驰入请见自投於地叩头曰：臣以微功非次见擢偏守储贰日夜兢惶不知陛下何以传位於臣睿宗曰：往以韦氏弑逆社稷殆危汝以弱年夷凶静乱安我宗庙尔之力也。今天意人事汝合当之太子固辞睿宗曰：不有此让何以禳灾汝。若行孝岂缺宜於枢前即位邪，於是太子流涕而出丙申皇太子让。表曰：神器者天下之大宝受与者帝王之大节臣义众隐犯诚深爱敬凡所上陈理无苟免国家盛德创物垂范虽时始百年而运经厄会陛下振清庙之徽光荡 抢之氛愿绍膺永命导扬洪休千载一期实仰玄造便欲抗心太素独善鸿元登平之俗未跻於下武卜代之期 耳 于於一篲伏愿霈然易虑俯顺群心则区宇永宁人神胥悦。若命在必遂诚无所感必将殒越为期窜伏无地书奏不许皇太子累让睿宗答曰：汝为孝友须遵朕命用陟元后无宜固辞汝为季俗多虞淳风未洽欲朕回虑兼理万机昔舜之禅禹犹躬行巡狩况朕授汝岂忘家国其军国大务及授三品以上并重刑狱当兼省之八月庚子册太子为皇帝受册悲涕左右莫不感动。又奉册睿宗为太上皇命皇帝听朝於武德殿上皇称朕有命称诰皇帝称予有命称制敕五日一受朝於太极殿先天二年七月乙丑尚书左仆射窦怀贞等与太平公

主同谋将议废立期以羽林兵作乱帝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等定计诛之丙寅大上皇诰曰：大宝之尊谅非为己神器之重必在与能自昔与王率繇兹道我国家运光五圣业盛百龄大赉洽於人心淳风偃於区外而道不常泰时更小屯朕以菲薄属兹多难仰让王之宿志顺公议於群情丕业既康天保斯定皇帝神武攸纵睿哲克跻安宗社於缀旒拯生人於在溺用遵内禅令总朕师夙夜在勤政刑益理昨者奸臣构 潜发禁闱凶党布於萧墙飞变闻於帷 朕虑深仓卒受命讨除皇帝遂与岐王范薛王业等励兹孝心率彼义勇戮鲸鲵於阙下扫 抢於天路元恶大戮罔不伏诛人神用康功业弥广信可总璇衡之大政守国家之鸿绪能事备矣。朕。又何忧自今已後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宜并取皇帝处分其岐王范薛王业宜各加实封一千户朕方 居大庭缅怀汾水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凡百卿士以泊黎庶宜体朕怀各尽诚节布告遐迩咸使知闻帝伏地流涕再拜受诰癸酉敕曰：王公文武百官等迓者事出不虞凶邪构逆赖天地叶德宗社降灵应时诛翦朝野宁谧庆慰之至与卿等同怀太上皇志尚无为捐兹俗务军国庶政委成予躬祗奉圣谟膺斯负重顾惟菲薄何以克堪。若临大川罔知攸济异王公卿士百辟庶寮戮力同心辅相休命各尽诚节共洽维新。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玄宗第三子先天元年封陕王开元十五年改封忠王二十六年立为皇太子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犯长安玄宗幸蜀将发马嵬百姓数百人遮道攀附玄宗迟留久之乃令皇太子後殿宣慰百姓因请皇太子留曰：愿得戮力以从却收长安今者主上殿下皆入蜀川则宗社谁主万姓何归殿下不纳臣言臣等皆死於此矣。宦者高力士驰以告玄宗玄宗曰：是天启也。乃命後军及飞龙厩马与东宫内人等留太子因宣口敕谓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等善辅导之。又语太子曰：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又西戎北狄吾昔厚之今闻难必得其用汝勉之哉！皇太子既至灵武群臣称马嵬传言之命劝进以七月甲子即位改元为至德元年道路险涩表疏未达八月丁亥北使至蜀具陈群臣恳请太子辞避之旨玄宗乃下诏曰：元子亨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付之神器不曰：宜然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宜令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且天下兵权宜制在中夏朕据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後奏朕知待克复上京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也。是月命宰相韦见素崔涣房 持节赍玉册赴灵武宣传位之命亲语见素等曰：皇帝自幼聪明与诸子有异朕，岂不知大限往十三载冬已有传位之意属水旱年饥左右劝朕。且俟丰岁二载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者马嵬亦潜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慰朕之心如释负担劳卿等去以辅佐之多难兴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在王室以宗社为念早定中原朕之望也。九月丙子见素等至顺化郡奉册书及传国宝帝不敢受二年十月平西京车驾发凤翔还京丁卯入长安道俗士女百姓万众出国门二十里路傍不断持幡花鼓车歌舞音乐望车趋拜 跃蹈舞呼万岁欢呼声振原野长者皆悲喜涕泣曰：不图今日复见我圣君帝亦感恻而劳徕之关内夹路缚棚 幕青翠相连亘於子城帝自朱雀门入居大明宫十二月玄宗至自蜀都甲子玄宗御宣政殿羽仪容卫陈九宾于庭授传国玺於殿上帝於殿下涕泣拜受入幕次百寮称贺蹈舞呼万岁。

代宗肃宗长子也。开元二十八年封为广平郡王肃宗即位改封楚王徙代王乾元元年四月立为皇太子元年建巳月（是岁去年号以十二辰冠月）肃宗寝疾时皇后张氏有宠无子虑宫车晏驾失权势结少子越王系密构异谋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会宦官程元振知之潜发於李辅国辅国久掌禁兵素与皇后嫌隙。又闻元振言有自得色乃与元振定策伏兵於凌霄门拥太子请不赴召以兵翼太子入飞龙厩俟变而动既夜辅国元振乃勒兵会于三殿收捕越王系及同谋中宫朱光辉马英俊等百余人禁锢之逼皇后幽於别殿丁卯肃宗崩元振等始迎太子於九仙门见群臣行监国之礼翌日宣制太子擗踊尽哀群臣劝进太子益哀号群臣。又陈顾命大旨祖宗洪业未宜以情自私己已即皇帝位于两仪殿初有司陈御座于殿之中间帝号泣逊不敢当哀感左右有司乃徙坐于殿之左个然後从之百辟卿士泊南北军仗卫万余人咸呼万岁左仆射摄太尉裴冕升殿跪上诚曰：我国家奄有四海惟天下君伏惟皇帝陛下敬之以扬累圣之丕烈群臣再拜呼万岁庚午群臣等上表请听政帝不答以侍中苗晋卿摄蒙宰於太极殿钟楼之东张幄视事瑾官以听辛未晋卿固辞上言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恩敕令臣摄蒙宰臣以昔者天子居丧之时百官听于蒙宰盖君幼小御极事殷理众然沿革不一今古异宜而周武汉文合於通变垂范作则可举而行。又事或墨 时遇金革岂哀非衔恤而义在於斯。且百善之至无以加於孝也。其有容累心绝指景悼生此匹夫守节之常情殊非王者嗣续之大计昨二十日陛下即位是承先帝遗顾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则知所略不为害所存是 权防微

灭端所利者大陛下因此纯至天地明察伏以报劬劳之恩申罔极之思终身之痛岂计朝夕以一日之内万务在中须达宸聪始成国政今百寮万姓及僧道耆寿相顾聚言以臣老。且无能愚岂测圣况久无居摄臣不敢奉诏特乞陛下遵遗命三日而听政众情不胜恳愿伏望割痛抑哀为天下幸。又不答宰臣及文武百官表三上从之。

德宗代宗长子肃宗元年建丑月封奉节郡王代宗即位徙封鲁王。又封雍王广德二年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五月癸亥帝即位於太极前殿。

顺宗德宗长子大历十四年封宣王建中元年立为皇太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太子即位于太极殿册曰：维贞元二十一年岁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戏天下之大实惟重器祖宗之业允为元良咨尔皇太子诵睿哲温恭宽仁慈惠文武之道稟自生知孝友之诚发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闱恪慎於厥躬祇勤于大训必能诞敷至化安劝庶邦朕寢疾弥留弗兴弗寤是用命尔继统俾绍先烈宜陟元后永绥兆人其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尔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极以熙庶工无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初帝自二十年九月得风疾因不能言使四面出求医药海内皆闻知德宗忧戚形于颜色数自临视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贺还至别殿诸王亲戚进贺独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为之涕泣悲伤叹息因感疾恍惚益甚二十馀日中外不通不知两宫安否朝臣咸惧莫知所为虽翰林内臣亦无知者二十三日帝知内外忧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稍安二十四日宣遗诏帝服见百寮二十六日即位军士尚疑皆企足引颈瞻视既而曰：真太子也。喜。且泣内外遂安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蒙宰。

宪宗顺宗长子贞元四年封广陵郡王二十一年顺宗即位立为皇太子七月乙未诏权令皇太子勾当军国政事八月庚子诏曰：惟皇天佑命烈祖诞受方国九圣储祉万邦咸休肆予一人获纘丕业严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弗降疾恙弗瘳将何以奉宗庙之灵展祀之礼畴咨庶尹对越上玄内鬼于朕心上畏乎！天命夙夜祇栗深惟永图一日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工人代不可以久违皇太子纯睿哲温文宽和慈惠孝友之德仁爱之诚通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传归之制付之重器以抚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宪抚绥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敕称诏所司择日行册礼辛丑太上皇居兴庆宫诰宜以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帝即位于宣政殿册曰：维永贞元年岁次乙酉八月丁酉朔九日乙巳太上皇。若曰：咨尔皇太子纯惟皇上帝降休于我家用集大命克绥厥猷惟后祇率大典兹惟艰哉！朕承累圣休德膺守邦之重不蒙天降疾在躬上不能昭事郊丘祇见烈祖下不能临视庶政保绥兆人是用命尔当位嗣统宜陟元后代予忧勤今遣使检校司徒平章事杜佑副使门下侍郎平章事杜黄裳持节册命於尔有光大之德敷於万邦尔有仁孝之诚刑于九族慈和宽简克享天心玄符不可以固违明命不可以不畏尔惟察纳忠直子惠困穷咨于朕言慎乃俭德临庶官以敬哀庶狱以情允执其中无忝尔祖宗之丕训。

穆宗宪宗子贞元末封建安郡王元和元年进封遂王七年册为皇太子十五年正月辛丑皇太子即位以司徒兼中书令韩弘摄冢宰壬寅移仗西宫发哀于太极前殿命摄太尉告天地社稷太清宫太庙以太子少保严绶充大明宫留守闰正月丙午宣顾命册曰：於戏上天降鉴保于我国家十圣丕承光宅四海鸿休大业以逮予一人严恭祇畏惧弗克荷赖宗社垂庆生灵安今朕寢疾弥留弗兴弗寤神器所付属之元良咨尔皇太子某孝友聪明温文睿哲自主匕鬯日新厥德必能纘序朕志绥靖万邦是用命尔陟于元后宜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奉册即皇帝位懋建皇极无忝我祖宗之休烈是日中书门下率群臣再上表请听政许之壬子始御延英殿对宰臣及次对官奏事如常仪。

敬宗穆宗长子长庆二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癸酉即帝位时年十六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摄冢宰其日移仗西宫发哀于太极殿分命摄太尉告天地社稷太清宫太庙丙子帝即位于太极殿东序册曰：维长庆四年岁次甲辰正月辛亥朔二十六日丙子皇帝。若曰：惟天辅唐德我祖宗克答天意迈德勤道绍休大业於一人嗣守四海祇事天地爱育万物罔或怠惰于兹五年今寢疾弥留不兴不寤获以重器付之元良咨尔皇太子湛列祖储爱自天生德孝友慈惠温良肃恭必能缙宁邦家辉光绪业是用命尔陟于元后宜令中书侍郎平章事牛僧孺奉册即皇帝位尔有孝敬之志可以奉宗庙尔有广厚之量可以奉神祇和惠可以抚万邦仁爱可以亲九族任贤尚德远佞去邪尔惟钦承无忝我祖宗之休烈，於是中书侍郎平章事牛僧孺

读册进册门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宣制进宝太常少卿冯宿导引乘舆刑部尚书段文昌率百寮奉诚辞。

文宗敬宗弟初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敬宗夜猎还宫遇中官刘克明之逆壬寅枢密使王守澄以兵卫迎江王入宫癸卯教曰：大行皇帝聪断英明临下以法方将致理以一区夏而妖凶构祸矫宣遗言不询群臣专断神器恃近而迫众倚兵而取威谓天地可欺神明可罔既而奸谋发泄凶党彰闻寡人义重君臣毒甚手足拊膺号惋誓清凶徒果有义烈副此诚志遂以宰相定议乃亲率左右神策策军中尉心腹近臣及诸职事官并左右神策六军使兼诸军使及飞龙将士等搜摘伏匿大擒诸妖或血刃当辜或赴井自毙其刘克明田务澄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并正刑书罔有漏逸欢呼震地怵快闻天此皆宗社威灵文武协力翦荡凶寇克有成 豈伊菲薄敢贪天功想于群公多士中外藩岳皆累朝勋绩先圣宠任致兹刷愤哀庆当同大行皇帝正枢于太极殿前率依光陵故事有司条上务尽诚信其蒙宰司空平章事裴度当摄立功将士节级各有优赏布告遐邇咸使闻知宣讫宰臣裴度囊易直率百寮於紫宸外廊上谒江王王以素服见度等再拜慰贺讫退。又率百寮上劝进表三甲辰江王於少阳院封六军使段嶷左右神策军使何少哲等一十六人命移仗西内以太子太保赵宗儒为大明宫留後乙巳帝御宣政殿即位诸卫各勒兵屯诸门黄麾大仗陈於殿庭押册宝自西阶下文武群官入就位侍中板奏请中外严辨帝出自序门服具服远游冠绛纱袍执笏就中间南向位立定册使宣云：伏奉太皇太后令江王即皇帝位礼仪使奉请再拜举册官奉册就皇帝前摄中书令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进读曰：维宝历二年岁次庚午十二月甲午朔十二日乙巳太皇太后。若曰：大行皇帝睿哲英能对天明命方夏底缉夷蛮贡庭宜荷九庙之灵永膺亿年之祿岂虞奸妖窃发矫专神器蛊惑中外扇诱群萌骇动神人 深臬獍咨尔江王昂聪哲孕粹清明敏和智 机 谋玄电发躬率义勇大清凶徒。且膺当璧之符爱摠枕戈之愤既歼巨害当膺丰福是用命尔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裴度奉册即皇帝位永惟高祖太宗之前定隋乱玄宗之寢渍利泽宪宗之坚拔蠹孽艰勤险阻勳乃负荷小心以事上帝恭俭以勤邦家懋于令闻持久如始敬之哉！读册称贺帝受策以授左右侍中进宝帝受宝以授左右。又奏请改服衮冕即御座受万方朝贺殿中监进镇 内高品承旨索扇开帝正衮冕负 南面侍中就升御座之右西南立符宝置於御座前群官在位者皆再拜摄太尉兵部尚书段文昌进当香案前跪奏曰：我国家奄宅万方光被四表大行皇帝丕承祖业嗣唐配天伏惟皇帝陛下敬之哉！百寮皆再拜摄侍中门下侍郎平章事囊易直承旨临阶西向称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云：顾以薄德嗣守鸿业祇奉诏命感惧良深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奏礼毕帝降座御辇还宫。

武宗皇帝穆宗第五子文宗之弟也。初封U王本名 初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繇道乃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册礼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枢密刘弘季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颖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 有加无瘳惧不能躬总万机日 庶政稽于古训谋及大臣用建亲贤以贰神器亲弟颖王 昔在藩邸与朕尝同师训动成仪矩性禀宽仁俾奉昌图必谐人欲可立为皇太弟一应军国政事便令权勾当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乃心辅成予志陈王成美先立为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幼未渐师资比日重难不行册命回践朱邸式叶至公可复封陈王是夜士良统兵士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阳院百官谒见於东宫思贤殿四日宣诏皇太弟宜即皇帝位宰相杨嗣复摄蒙宰十四日受册於正殿时年二十。

宣宗皇帝宪宗第十三子长庆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会昌六年三月十一日诏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政事翌日即皇帝位时年三十七（帝外宽和而内朗严寡言视瞻特异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

懿宗皇帝宣宗长子会昌六年十月封郢王本名温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诏立为皇太子监国十三日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七。

僖宗皇帝懿宗第五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制日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临旰食劳怀寢兴思理涉道犹浅德化未孚而摄养乖方寒暑成疴实有虑於阙政。且无暇于怡神竟未少瘳日加浸剧万务繁总须有主张考思旧章谋於卿士思阐鸿业式建皇储第五男普王俨改名儂孝恭温敬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皆背中规动必繇礼俾崇本允叶人心宜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咨尔中外卿士泊于腹心之臣敬保裔子辅成予志各竭乃心以安黎元告布中外知朕意焉二十日皇帝即位时年

十二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军政。

昭宗皇帝懿宗第七子咸通十三年四月封寿王乾符四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押奚契丹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亲睦自艰难播越尝随侍左右握兵中要皆奇而爱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时初复宫闱人心倾瞩遽闻被疾军民骇愕及大渐之夕未知所立群臣以吉王最贤。又在寿王之上将立之唯军容使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三月六日宣诏立为皇太弟八日即位时年二十二。

哀宗皇帝昭宗第九子乾宁四年二月封辉王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佑元年八月十三日蒋玄晖矫宣昭宗诏即皇帝位时年十三後唐明宗太祖养子庄宗朝为蕃汉马步军总管兼中书令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盗据魏州庄宗遣元行钦将兵攻之不利河南尹张全义密奏请委帝将兵赴邺时赵太据邢州王景戡据沧州皆自称留後军镇多叛三月六日帝至邺都西南隅御水之南在礼登水楼谢罪帝谓之曰：谋之不臧一至，於是吾来招抚尚可保明当与将士善谋勿贻族灭。又出牲饩劳师帝皆领慰之令二阅期以九日攻城八日帝移营渡河观音门外分命诘。且进攻是夜从马直军吏有张破败者号令共杀都将纵火焚营二雷骇五鼓乱军徒党逼帝营言已共诸军商量。且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师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且与军民为主幸延晷漏矣。帝泣而谕之乱兵乃抽戈露刃环帝左右呼曰：今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则为他人所有安重诲霍彦威蹙帝足请诡从之乱兵逼帝入邺都悬桥已发皆扶帝越河帝既入在礼引将校奉迎泣谢是日飧士於行宫而始谋乱者城内拒关不内攀队流散无所归向帝登南楼望见谓在《礼》曰：卿等欲建大计非兵不能集事此辈可不令流散卿等城守吾自於城外招抚之在礼不敢留帝给群凶得出夜宿魏县部下不满百人。又无兵仗时霍彦威所将镇州兵五千人营西北隅一军独不乱闻帝得出。又本藩使长也。其将校相率归帝繇是牙军稍集诘朝帝登城掩泣曰：邦家患难一至於此予既失势时事可知来日归藩上章徐图再举济之与否非吾所知也。重诲彦威对曰：公言非便也。国家付公阃外之事不幸师徒逗挠为贼惊奔元行钦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闻战声无故弃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陈何所不至。若归藩听命便是强据邀君正堕谗慝之口也。正当星行归阙面叩玉阶谗间沮谋庶全功业无便於此者也。帝曰：善十一日离魏县之相州时国家小马在钜鹿放牧遣就牧所驱壮马二千匹至始得成军时元行钦退保卫州果以飞语上奏帝上章申理庄宗遣帝爱子从二及内官白从训宣诏谕帝从二至卫州为行钦所械帝奏章不达。又以行钦在卫州乃自白高渡河是月二十六日至汴州时庄宗亲军至滎泽遣龙骧都尉姚彦温为前锋是日彦温率八百骑归帝。且曰：京师危迫主上为行钦所惑事势已离难与共事帝曰：卿。且不忠言何悖也。即夺其师乃令部下曰：主上不亮吾心遂令军情至此所宜但赴京师命石敬瑭前军入汜水而房知温杜晏求自北面继至四月丁亥帝入二子谷闻萧墙二作庄宗晏驾恸哭不自胜谓诸将曰：吾比星行赴难君父如此吾安所归诘。且朱守殷遣人驰报言京城大乱两日以来燔剽不息愿令公速至京师救难三日帝幸至德宫分命诸将止焚剽百官敝衣旅见帝谢之敛衽款时皇太子继发征蜀未还皇弟存霸已下皆领麾钺内难前归镇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供膳尤宜丰备吾奉大行梓宫幸山陵毕社稷有奉则仗钺归藩为国家当北面之事是日宰相豆卢革率百寮拜笏劝进帝不从。又三笏劝行监国之仪以安宗社霍彦威孔循等请改国号不行土德正朔豆卢革不能决安重晦具奏上顾谓藩邸近侍曰：若何改国号为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继为昭宗皇帝後国号曰：唐今伪朝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名耳帝因鸣噎泣下曰：异乎！予所闻也。予年十三事献祖文皇帝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帝垂三十年何艰险之不尝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刃血战体无完肤辟土开基以至今日即武帝功业予功业也。先帝天下予天下也。兄亡弟绍於义何嫌同宗异号出何典礼人之多僻可见其心历之衰隆吾当自受莠言无所取也。彦威等言唐之运历已衰不如自创新号故上言衰隆自受执政召廷臣议依违不能决吏部尚书李琪曰：殿下以宗室勋贤立大功於三世一昨雨泣赴难安定庙朝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一旦别移统制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惟殿下失追感旧君之义吾辈何安况以前事宗室言之则汉昭帝无後霍光徵刘贺宣帝丧事是也。以本朝言之则孝和元玄真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继典丧事即位如储后之仪遵行此礼断自不疑遂即帝位闵帝明宗第三子初封宋王出镇邺宫长兴四年八月明宗不豫十一月二十一日秦王从荣谋逆伏诛明宗徵宋王令宣徽使孟汉琼驰驿召帝于邺二十九日至自邺十二月癸卯即皇帝位。

末帝明宗养子天成初除河东节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长兴二年授京兆尹西京留守三年移凤翔节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闵帝即位加侍中应顺元年二月移镇太原是时不降制书惟以宣授帝闻之召宾佐将吏谋之皆曰：主上年幼未亲庶事军国大政悉委朱弘昭等王必无保全之理判官马裔孙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焉诸君凶言荧惑闻听非令图也。乃罢是夕召行军副使谋令判官李专美草檄书乞援於诸道藩侯请助兵粮欲问君侧之罪闵帝命王思同率兵攻凤翔三月十五日大集城下十六日帝登城垂泣告谕於外曰：我年未二十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树立社稷军士从我登阵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贼臣残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恸哭闻者哀之时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谓众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军自西门入严卫都指挥使尹晖亦引军自东门入外军悉溃十七日索居民家财以赏军士是日建大将旗鼓整众而东二十日次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以城降二十三日次灵口驾下军执王思同来降是日诛之二十四日次华州收节度使乐彦稠系狱二十五日次阌乡王仲皋父子迎谒命诛之二十六日次灵宝河中节度使安彦威来降待罪宥之是日陕州节度使康思立奉迎二十七日次陕州二十八日闵帝招讨使康义诚前军弃甲结队累累而至二十九日义诚至泥首请罪帝上太后笺取进止三十日太后传令至并内司迎奉是夜闵帝出奔四月壬申帝至蒋桥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见是日入谒太后太妃伏梓宫恸哭宰臣冯道等上笺劝进癸酉太后下令以帝为监国甲戌。又下令曰：先皇帝栉风沐雨平定华夷嗣洪业於艰难致苍生於富庶八年临御万汇舒苏归牛休马方期於偃戢宵衣旰食久积於忧劳竟至倦勤俄悲厌代，爰自鄂王嗣位奸臣弄权作福作灾不诚不信离间我骨肉猜忌我亲贤不自制书擅移藩邸而。又遽兴戈甲大挠军民遂致鄂王轻释宗祧不克负荷洪基大宝危。若缀旒须立长君以绍丕构皇长子潞王从珂日跻孝敬天纵聪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宽仁之伟量先朝经纶草昧廓静寰区辛勤有百战之劳竭尽赞一平之运臣诚子道冠古越今而。又克已化民推心抚事率土之讴歌有属上玄之■卷命攸临一日万机不可以暂旷九州四海不可以无归况因山有期同轨斯至永言嗣守属在元良宜即皇帝位是日暴雨乙亥帝赴西宫告奠遂即帝位。

晋少帝高祖从子天福元年为北京留守二年授开封尹三年封郑王俄加同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邺十二月以帝为广晋尹封齐王七年六月即皇帝位。

汉隐帝高祖第二子天福十二年高祖践祚以帝为左卫将军检校司徒寻为大内都检校太保乾佑元年二月辛巳授帝特进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毕有顷召文武百寮赴万岁殿宣制即皇帝位周世宗太祖养子广顺元年太祖践祚授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二年加同平章事三年三月除开封尹晋王显德元年正月加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是月丙申宣制即皇帝位。

恭帝世宗之子显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左卫上将军封梁王甲午宣制即皇帝位。

卷十二

帝王部·中兴

夫帝运之兴业厚者其绪远圣德所被泽广者其民怀虽复嗣世间衰稗政相继而继颺遐裔奋其馀烈兆庶欣戴复主厥祀故夏氏微弱少康起於庖正周道中绝宣王专其北伐汉光识真人之■ ■晋元应渡江之谣虽灵命之有归亦众诚之攸赞非夫推亡攻昧劳来安集牢笼如天地慈育如父母其孰能抑扬前軌恢续旧服者哉！

夏少康帝相子也。帝相立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 ■于原兽（■ ■放原野）弃武罗伯因熊髡■■（四子皆羿之贤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内宫人）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乐之以游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树立也。）外内咸服（信浞诈）羿犹不悛（悛改也。）将归自田（羿猎还）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杀之于国门）靡奔有鬲氏（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浇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处浇于过处■于戈（过戈皆国名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烬遗民）以灭浞而立少康（少

康夏后相之子)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穷繇是遂亡失人故也。又伍员谏吴王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浇寒浞子封於过者二斟夏同姓诸侯襄四年《传》曰:浇用师灭斟灌)灭夏后相(夏后相启孙也。后相失国依于二斟复为浇所灭)后昏方娠逃出自窦(后昏相妻娠怀身也。)归于有仍(后缙有仍氏女)生少康焉为仍牧正(牧官之长)浇能戒之(浇毒也。戒备也。)浇使椒求之(椒浇臣)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诸侯也。梁国有虞县庖正掌膳羞之官赖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兆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襄四年《传》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谍浇(女艾少康臣谍侯也。)使季杼诱浇(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灭过戈复禹之绩(过浇国戈)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周宣王静厉王子也。初为太子时厉王为国人所袭出奔於彘(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讎而怱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讎(在危险之中)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又云:宣王承厉王衰乱之敝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故诗人作鸿雁之篇以美之。又云: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故尹吉甫作《民之篇》後汉光武王莽未南阳荒饥因卖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说光武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宾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於是乃市兵弩与李通从弟轶等起於宛时年二十八遂将宾客还春陵时光武兄伯升已会众起兵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光武皆惊曰:谨厚者乃复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县属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富水县东北平林地名今在随州随县东北)与其帅王凤陈收西击长聚(聚居也。小於乡曰: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尉秦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进屠唐子乡(多所诛杀曰:屠唐子乡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湘阳县西南)又杀湖阳尉(湖阳属南阳郡今唐州县也。)军中分财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於小长安(续《汉书》曰:育阳县有小长安聚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南)汉军大败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於比水西大破之斩阜赐(比水在今唐州比阳县南庐江县亦有此水与此有别也。)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育阳(育阳县属南郡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南育水之阳)进围宛城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三月光武与诸将昆阳定陵鄗皆下之(昆阳略也。昆阳定陵鄗皆县名并属颍川郡)多得牛马财物数十万斛转以馈宛王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光武将数千兵徼王莽兵于阳关聚(聚名也。酈道元《水经注》曰:颍水东南经阳关聚聚夹颍水相对在今雒州阳翟县西北)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孥子也。)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破(谓伯升图之未也。)不能相救昆阳郡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里不见其後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王莽置五威将军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轶初起犹假以为号)出城南门於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既至鄗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馀何财物之有众乃从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亟急也。)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翟义方进少子为东郡太守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立东平王子信为天子义自号天柱大将军以诛莽莽乃使孙建王寻将兵击义破之义亡自杀故坐不生得)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遇或为过)遂围之数重列营百数十车十馀丈(车即楼车称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敌犹《墨子》云:公输般为梯之械)瞰临城中(俯视曰:瞰)旗帜蔽野(《广雅》曰:帜幡也。)

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_二朋撞城（冲撞车也。《诗》曰：临冲闲闲_二朋楼车也。）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_二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续汉志曰：_二如坏山谓营头之星也。古曰：营头之所坠其下覆军杀将血流千里）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馀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自斩首数千级（秦法斩首一赐爵一级故因谓斩首为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_二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墮其书寻邑得之不喜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死谓果敢而死者凡军中事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锐自辅。故曰：中坚也。）寻邑陈乱乘锐崩之杀王寻城中亦鼓_二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馀里间（殪仆也。）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_二蚩川盛溢（_二水出南阳鲁阳县西尧山东南经昆阳城北东入）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水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_二蚩宝不可胜_二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馀光武因复_二旬下颍阳颖伯升为更始所害更始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九月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更始将北都雒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於是置寮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汝汉官仪曰：帻者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服妇人衣诸于绣_二屈（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_二衣_二屈亦作_二屈今之半臂也。）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续汉志曰：时知者见之以为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为赤眉所杀）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及更始至雒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所到郡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进至邯郸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_二旬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饶阳县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傅舍傅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傅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给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无船_二遇冰合得过既入信都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贲县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复北击中山_二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部共击邯鄲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赵界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育所败亡失辎重光武在後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於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育还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广阿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光武因大飨士卒遂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馀不下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光武逆战于南栾（县名属钜鹿郡《左传》齐国夏伐晋耿栾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俗谓之伦声之转也。）斩首数千级四月进围邯鄲连破之五月拔其城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贰於更始是时长安政乱四方皆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琊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犢五较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光武将击之先遣吴汉北发十部兵幽州牧苗曾不从汉遂斩曾而发其众秋光武击铜马于鄆（县名属钜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县东）吴汉将突骑来会青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月馀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赤眉别帅与大枪青犢十馀万众在射犬光武进击大破之众皆散走使吴汉岑彭袭杀谢躬于邳青犢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_二有舞阴王李轶等屯雒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斩之光武北击尤来大枪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贼追急短兵接（短兵刀剑也。）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_二曰：几为虏嗤_二频射却贼得免士

卒死者数千人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歿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馀级入渔阳乃遣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於潞东及平谷大破灭之朱彊有追讨难将军苏茂攻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复，於是诸将议上尊号光武惊曰：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乃引军还蓟及行至高邑（县名今赵州高邑县也。）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至（续《汉书》曰：华颍川人）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设坛场於高邑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于六宗望於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寻王邑百万众於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犢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讖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改元为建武晋元帝宣帝曾孙累加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加镇东大将军及怀帝蒙尘於平阳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轍不从使豫章内史周广前江州刺史卫展讨擒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岁馀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遣诸将分定江东斩叛者孙弼於宣城平杜於湘州承制赦荆扬及西都不守帝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克日进讨明年二月辛巳平东将军朱哲至宣愍帝诏曰：遭运屯否皇纲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兴至使外夷敢帅其众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域忧虑万端恐一旦无卿指诣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复陵庙以雪大耻三月帝素服出次举哀三日西阳王及群僚参佐州正牧守等上尊号帝不许等以死固请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节死义以雪天下之耻庶赎钺之诛吾本琅琊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乃不敢逼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辛卯即王位改元建武元年诸参军拜奉车都尉掾属驸马都尉辟掾属百馀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二年三月癸丑愍帝讞于帝斩居庐丙辰百僚上尊号令曰：孤以不德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营救未举夙夜所以忘寝食也。今宗庙废绝亿兆无系群臣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以辞辄敬从百执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兴大赦天下四年春鲜卑末波奉皇帝信玺庚戌告於太庙乃受之。

帝王部·告功

夫王者之师所以征不庭而遏乱略震皇灵而昭文德者焉当其戎狄凭陵侵轶边境蛇豕虐背违文告则恭行天讨吊彼民患及夫戡难而振旅也。乃命有司择吉日布六师备凯乐献于九庙陈于大社上以修荐告之典下以行饮至之礼归功於祖考让德于穹昊以至行过之地下诏而锡嘉名受降之壤刊石以载丕绪皆所以示休烈於兆庶扬天声於华夷俾赫赫之盛播于风雅故颂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周人以太平告文王也。信乎！盛德之事哉！

周武王克商之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九旒罕皆旗名）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司比氏以鉴取明水於月以为玄酒）卫康叔封布兹（兹者藉席之名诸侯病曰：负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汉武帝元鼎六年冬将幸緱氏（上侯反）至左邑桐乡闻南越吕嘉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始为获嘉县。

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後宫贵人（讨郅支之图书也。）

後汉光武建武三年闰正月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诏曰：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奔解十馀万众束手降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殄斯哉！其择吉日祀高庙。

和帝永元元年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匈奴闰七月诏曰：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鬼虜破碎遂扫厥庭（庭谓单于所尝居也。）役不再籍（犹言籍不再举）万里清荡非朕小子眇身所能

克堪有司其案旧典告类荐功以彰休烈。

魏太祖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平张鲁还邺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勋于庙。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二月大将军司马文王陷寿春城斩诸葛诞三月诏曰：古先克敌收其尸以为京观所以惩昏逆而彰武功也。汉孝武元鼎中改桐乡为闻喜新乡为获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将军亲 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以武平乱後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

後魏太武正平元年三月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

孝文延兴二年三月太上皇至自北讨饮至策勋告于宗庙。

太和十九年五月至自南伐齐告于太庙。

二十三年正月帝伐齐至自邺告于庙社行饮至策勋之礼。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四月平齐自邺还京列齐主於前其王公等并从车辇旗帜及器物以次陈於其後大驾布六军备凯乐献俘於太庙京邑观者称万岁隋高祖开皇九年四月晋王平陈还帝幸骊山亲劳之三军凯入献俘於太庙。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果凯旋献俘於太庙。

四年六月秦王平王世充襄建德凯旋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万馀骑甲士十三万人前後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器物辇辂献于太庙帝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

太宗贞观四年三月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於京师帝以颉利可汗告於太庙。

十九年六月帝亲征高丽次安市城高丽别将高延寿等帅兵十五万以拒王师大 管李世 率兵奋击帝自高峰引军临之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 因名所幸为驻蹕山刻石纪功焉。

二十年三月至自辽东献俘授馘备法驾具凯旋之礼蛮夷君长及京邑士女夹道陈设观者填噎咸称万岁。

八月帝幸灵州。又幸汉故甘泉宫诏曰：朕劳形育物尽敬承天蠢动不安 节风而罔倦荒隅未静救焚而靡息独运方寸贯彻上玄凝想冕旒化行戎狄是知惟天为大合其德者弗违谓地盖厚体其仁者光被故能弥纶八极輿盖两仪上帝福谦斯其效矣。彼匈奴者与开阖以俱生奄有龙庭共上皇而并列僭称骄子分天街于紫宸仰应旄头抗大礼于皇极流殃构祸连年压境射雕驰骑亟饮溧川枉矢腾氛频惊渭 貽先皇之动色俾黎庶之涂原社稷为虞轸情何已自朕御天下二纪于兹曩者聊命偏师遂擒颉利今兹始弘庙略已灭延 虽则麾驾出征未逾郊甸前驱所 藁才掩塞垣长策风行已振金微之表扬威电发远 沙场之外遂使雁山之北无复单于龙烛之南大开封域其契 车必俟斤及铁勒诸姓回纥胡禄俟利发等总统百馀万户散出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引领翘足暴十日而行油 延首求哀沉九泉而请营魄朕当暂幸灵州亲抚归附弘兹肆赦加以施生颁惠天隅曜威灵朔收其瀚海尽入提封解其辮 并垂冠带混元以 殊未前闻无疆之业永贻来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之斯实书契所未有古今之壮观岂朕一人独能宣力盖繇上灵储祉锡以太康宗庙威灵成兹克定即备礼告於清庙仍以大庆颁示普天俾与黎元同兹有赖。

二十二年五月右卫率长史王玄策俘帝那伏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太宗大悦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於声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波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致俘虜耶缅寻惟昔中山以贪宝取毙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繇之乃诏所司以一太牢处告宗庙。

闰十二月昆山道 管阿史那社尔破龟兹执其王诃利布失毕及其相郡利以归明年正月辛亥献于社稷壬子献于紫微殿。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庚子右骁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癸卯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甲寅献于武德殿。

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丙申告于太社初贺鲁等俘虜将至帝谓侍臣曰：贺鲁蒙先朝恩礼割二千馀帐令其统摄背恩忘义自取灭亡今欲先献俘于昭陵可乎！许敬宗对曰：古者出师凯旋则饮至策勋于庙。若诸侯以王命讨不庭亦献俘馘于天子近代军将征伐克捷亦用斯礼未闻献于陵所也。伏以园寝严敬义同清庙陛下孝思所发在礼无违亦可行也。

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丽虜高藏男建男产等以归京师帝令领高藏等俘囚便道献于昭陵仍备军容奏凯歌入京城献于太庙十二月帝亲祠南郊以高丽平昭告上帝。

玄宗开元二十年三月信安王祗及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叛奚及契丹於幽州之北敕曰：诛有罪讨不庭去其毒螫登于仁寿固以俯安庶类仰叶灵心顷以两蕃背恩爰命龚伐精意处告顺天行诛干旄所指不战而溃山谷遗类尽为俘馘疾如震霆动。若神助，岂非昊穹垂福陵庙降灵故得万旅安全一隅澄晏永惟昭感之著先洽顾怀之福处奉明灵载深寅畏宜令所司择日发使告享诸陵庙。又命王浚亲统奚契丹俘虜告庙。

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副大使张守节大破林胡遣使献捷敕曰：边境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几烦於将帅而车徒屡出刍粟载劳使燕赵黎萌略无宁岁而山戎种落尝为匪人近者辄变泉声敢为兽搏幽州节度副大使张守节等乘间电发表里齐攻积年逋诛一朝翦灭则东北之患便以廓清河朔之人顿宽征伐此皆上凭九庙之略下仗群帅之功今既凯旋敢不以献宜择日告九庙所司准式。

二十八年八月幽州节度使奏破奚契丹敕曰：曩尔狂胡尚有馀孽近令讨袭应时摧败岂朕菲德能茂厥功此繇宗庙之灵所以然也。宜择日告庙。

天宝五载正月己巳献陇右所获吐蕃突厥俘于太清宫庚午献于太庙。

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帅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百僚称贺即日告捷於蜀太上皇遣宰相裴冕入京告郊庙社稷。

上元元年十月元帅广平王奏收怀州城生擒七千馀众是月献俘於太庙。

二年二月河南逆贼刘展反斩伪署大将军汲子澄杨子英等九人并传首至京告于太庙泉诸街市代宗宝应二年四月命有司飨太庙兼告献逆贼史朝义首。

大历二年正月华州逆贼周智光平泉首于皇城之南街以示众命有司具仪奏告太清宫及太庙七陵德宗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传李怀光首至告于太庙。

宪宗元和元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高崇文平成都擒刘辟十月戊子诏左右神策兵领刘辟等自临皋驿至阙下帝御兴安楼命中使李元俊楼诘其反状辟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臣不能制帝。又令诘之曰：朕遣中使送旌节告身何不受辟引罪无辞命献太清宫太庙太社即日并戮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二年十月淮西平十一月丙戌朔帝御兴安门文武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军备卫逆贼吴元济见于楼下命献于太庙太社毕旬东西市乃斩于子城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遣使献逆贼李师道之首命左右军兵卫之先献于太庙郊社帝御兴安门百寮於楼下位称贺。

穆宗长庆元年四月河北诸道平中书门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丽皆告陵庙盖以高祖尝畜愤於北虜太宗亦锐意於东夷武功未终列圣继立亦既平荡所宜启告伏以镇冀一道吊罚再加幽蓟八州兵戎数起陛下仁圣临御皆使自效忠诚不劳干戈尽复区宇祖宗宿愤雾廓烟消兵力所致功实相万岂必献俘函首方告清庙《诗》曰：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考之经典义亦相符望下礼官撰仪择日荐告太庙以彰陛下纘服之业上慰圣灵从之五月己酉告于太庙。

二年八月汴州平逆贼李元春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师分命摄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庙太清宫诏曰：汴州逆贼李元春窃据城池坐邀符节率其凶党敢拒王师今既泉首於阙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枢道伦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须正刑宜集众处斩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即日行刑於京城之西市。

武宗会昌四年八月辛巳朔平泽潞刘稹传首京师帝御兴安门献于宗庙社稷百官楼前称贺。

僖宗中和四年六月徐州节度使时溥进表行在献黄巢首级帝献贼首於行庙受百僚贺。

昭宗龙纪元年二月汴州行军司马李元德送蔡贼秦宗权并妻赵以献帝御延喜门受俘百僚称贺以之元德旬市告庙社宗权斩於独柳树下赵笞死。

乾宁元年十一月庆州奏：州节度使王行瑜将家族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传首阙下帝御延喜门献行瑜首于太庙初行瑜弟行纆行实谋挟帝入州事觉讨之至是传首到阙。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天祐十一年正月平幽蓟仍以刘守光告南宮七庙是日与其党李小喜郑藏斐皆伏法。

同光四年二月有司奏伪蜀主王衍到阙日准礼差官告太微宫太庙太稷武成王庙从之。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王晏球平定州王都献俘馘帝御咸安楼受之刑部侍郎张文宝奏曰：逆贼王都首级请付所司大理卿萧希甫受之以出献于郊社毕於街市号令王都男四人弟一人秃馁父子二人并磔於开封桥文武百官称贺于楼前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以平定兖州泉夷逆党差官告社稷郊庙。

卷十三

帝王部·都邑

《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为民极春秋《传》曰：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巢穴已往栋宇未备顺民迁徙不常厥居伏羲而下可得而纪或基乎！始兴就为之制或测景地中用安九鼎或相其形胜以从便利故王畿千里法日月之经天府四塞保河山之固提封万井旁流百川内则阙庭神两宫室□飞仿太紫之圖方顺阴阳而开辟于以乡明布政悬法示人访道栖神登□□有序繇是景灵翔集佳气郁葱善哉！□侯之言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者也。乃至通门十二经涂九轨顺流为沼造舟为梁厥初经营咸存轨制诗不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则于以见化民成俗里仁处义维桑维梓鸡犬相闻熙熙之众咸跻寿域者矣。且夫端拱清穆王者之大德乐生怀土庶物之常情故商民屡迁民用胥怨自耿至亳弗堪其劳班固所以赋两都者盖明安土重迁之深旨也。

伏羲氏居太昊之墟（今陈州是）。

神农氏初都陈後徙于鲁。

黄帝受国号有熊居轩辕之丘（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又曰：上谷涿鹿黄帝所都）。

少昊邑于穷桑（在鲁城北）後徙曲阜（今鲁城中）。

颛顼都帝丘（今东都濮阳是）。

帝喾高辛氏都亳（今河南偃师是）。

尧为唐侯都中山後徙河东平阳（在平河之阳）。

舜都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上谷也。）或言居汉中郡西城西北妫墟。

夏禹初受封阳翟（今许州县）後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殷始祖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其孙相土封于商（今上谷商邑）自契至汤八迁始居南亳（梁国谷熟即梁都也。）从先王居（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

太甲尝居邲（今相州县）。

仲丁迁囂（太戊子去毫囂音敖地名）作仲丁（陈迁都之义）。

■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甲。

祖乙圯于耿（■甲子乙自相迁於耿河水所毁曰：圯）作祖乙（仲丁河■甲祖乙三篇皆亡书）。

盘庚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忧愁相与怨上）作盘庚三篇。

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纣都河内朝歌。

周始祖后稷尧时封於郃（音台地名在扶风）子不■失其官而■戎狄之间至不■孙公刘之子庆节始归於豳（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县）後十世古公■父避狄人之攻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於岐山（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邑於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豳人随之古公乃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文王自岐山徙都丰（一曰文王居陈徙都丰。又曰：美阳中水乡文王所居）作灵台灵囿灵沼（神之精明者曰：灵四方而高者曰：台言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武王迁镐（长安丰亭有镐池《诗》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既伐商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殛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又云：夷羊在牧夷羊怪物也。）蜚鸿遍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一云：

不顾夫亦不宾夫灭。又一云：不顾亦不恤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惟显服及德方明自雒 ䷗ 延于伊 ䷗ 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後居阳翟）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詹有河（《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途北詹望於清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成王使召公相宅作召诰（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诰）曰：惟二月既望（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纪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於已後望六月二十一日成王朝行从镐京则至于丰以迁都之事告文王庙告文王则告武王可知以祖见考）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视雒居周公後往）越。若来三月惟丙午 ䷗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雒卜宅（䷗ 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顺来三月丙午 ䷗ 于 ䷗ 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雒邑相上所居）厥既得卜则经营（其已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 ䷗ 越五日甲寅位成（于戊申三日庚戌以众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雒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以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众殷本其所繇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雒（周公顺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雒 ䷗）则达观于新邑营（周公通达观新邑所营言周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後稷配故二牛后稷贬于天有羊豕不见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以社稷之位用太牢共工氏子曰：勾龙能平水土祀以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 ䷗ 祀以为稷社稷共牢）初周公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诰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师（致政在冬本其春来至雒众说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 ䷗ 水西惟雒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吉。又卜涧 ䷗ 之间南近雒吉河南也。卜必先墨画龟然後灼之兆顺食墨）我。又卜 ䷗ 水东亦惟雒食 ䷗ 来以图及献卜（今雒阳也。将定下都迁殷顽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图及献所卜吉兆来告成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来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 ䷗ 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言公前以定宅遣使来来视我以所卜之美常居之吉我与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

宣王嗣位国富人殷，於是筑宫庙群寝既成而 ䷗ 之歌斯干之诗以落之。

平王都河南郡南故郑辱 ䷗ 地先是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或称周伐纣居雒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高 ䷗ 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雒邑春秋时谓之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当陕山去今雒阳城四十里）

汉高祖二年都栎阳。

五年十二月既平项羽二月甲午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乃西都雒阳五月兵皆罢归家六月戊卒刘敬（敬本姓娄赐姓刘）说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郤积德 ䷗ 善十馀世（䷗ 古累字）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 ䷗ 去居岐（䷗ 马策也。杖谓拄之也。云：杖马 ䷗ 者以示无所携持也。）国人争归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讼（二国争田化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上者八百诸侯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都雒以此为天下中（中音竹仲反）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令後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为二（谓东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籍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固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与人斗不 ䷗ 益其亢 ䷗ 府其背未能全胜（亢喉咙也。䷗ 益与抗同谓捉持之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此亦 ䷗ 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以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数百年秦二世则亡不如都周东有成皋西有 ䷗ 崑（䷗ 山也。崑地名）背河乡雒其固亦足恃（乡读曰乡）张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 ䷗ 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 ䷗ 免天下西给京师（䷗ 免音晚）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於是即日车驾西都长安後九月徙诸侯於关中治长乐宫。

七年二月高帝自将击韩王信还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帝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固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说遂自栎阳徙都长安亡音无。

惠帝元年正月城长安（长安城方六十三里经纬合长十五里十二城门九百七十三顷城中皆属长安今长安北黑壤城中土其赤如火其坚如石父老所传尽凿龙首山为城）

二年起黄山宫。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五年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

六年六月起长安西市修敖仓。

武帝建元三年春作便门桥（去长安四十四里在长安西北茂陵东便门即平门也。）又起集灵宫于华阴起兰池宫于右扶风渭城元狩三年秋发_二吏穿昆明池（以旧吏弄法故_二使穿更发有赏者为吏也。西南夷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载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_二昆明池也。_二吏吏有罪者罚而役之滇立颠）

元鼎元年春起柏梁台（或曰：用百头梁作台也。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今书皆作柏字）

元封二年夏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飞廉神禽能致风气也。飞廉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通天台者言此台高上通于天也。汉官仪云：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

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宫（越匠名勇谓帝曰：越国有火灾即复大起宫室以压胜之故帝作建章宫在未央宫西今长安故城西俗所呼贞女楼者即建章宫之阙也。）

四年秋起明光宫（《三辅黄图》云：在城中）

宣帝神爵三年春起乐游苑（《三辅黄图》云：杜陵西北。又关中记云：帝立庙於曲池之北号乐游按其处则今之所呼乐游庙者是也。其馀基尚可识焉盖本为苑後因立庙乐音未各反）

元帝时翼奉以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蓄所繇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正末乃上疏曰：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窃闻汉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繇役其时未有_二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度计也。大各反）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今在新丰县南骊山顶上也。）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龟池前乡嵩高後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厌抑也。一叶反远千万反）陛下恭已无为案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後长为高宗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_二居而改作（_二居犹虚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_二读曰但但居谓依旧都也。）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馀一年之蓄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王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所用皆贤材也。）天下甫二世耳（甫始也。）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书则曰：王毋。若殷王纣（《周书》亡逸篇也。其《书》曰：周公曰：呜呼毋。若殷王纣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峻命不易（诗大雅文王之诗也。师众也。峻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丧天下之时皆能配天而行至纣荒怠自取败灭今宜以殷王贤愚为镜知天之大命甚难也。）今汉初取天下起於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虽有成王之明然无周召之佐今东方连年饥谨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人专食菜故肌肤青黄为菜色也。）地比震动天气溷浊日光侵夺（比类也。溷_二也。下顿反）繇此言之执国政者，岂不可以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

丙子之孟夏顺太阳以东行（如今因丙子之四月也。太阳是时在甲戌当转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馀之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礼（凡宫新成杀牲以𠄎祭致其日祀之神谓之考室考成其礼也。诗小雅斯干之《诗》曰：秩秩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详察万世之策书奏天子异其意答曰：问奉今园庙有七云：东徙状何如奉对曰：昔成王徙雒盘庚迁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圣明不能一变天下之道臣奉愚{贛心}狂惑唯陛下裁赦帝不从。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

後汉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高𠄎（今赵州高𠄎邑县）十月车驾入雒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雒阳城有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风门（平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千石）北宫属卫尉其餘上西门雍门广阳津门小苑门开阳门耗门中东门上东门𠄎门夏门几十一门（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也。）

十四年正月起南宫前殿。

十九年𠄎西京宫室。

明帝永平五年自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

章帝建初中杜陵人杜笃以关中表𠄎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雒邑乃上奏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徐州刺史王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雒邑之美天人之符帝乃止。

顺帝阳嘉元年起西苑𠄎𠄎希宫殿。

桓帝延熹二年七月初造显阳苑後。又𠄎希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薛综注东京赋云：濯龙殿名芳林谓两旁树木兰也。考成也。既成而祭之《左传》曰：考仲子之宫。）

灵帝光和三年作𠄎圭灵昆苑（𠄎圭苑有二东𠄎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𠄎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雒阳宣平门外也。）

五年起四百尺观於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万金堂於西园。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𠄎圭苑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己酉卓焚雒阳宫庙及人家初卓欲迁都长安召公卿以下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都雒阳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无敢言者司徒杨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殷王盘庚迁都于殷殷人相与怨恨也。初汤迁亳仲丁迁囂河𠄎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盘庚五也。祖乙居耿并盘庚五也。）昔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烧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雒邑今天下无虞（虞度也。言无可度之事也。《书》曰：四方无虞）百姓乐安明公建立圣主光隆汉祚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麋沸之乱（如麋粥之事也。《诗》曰：如沸如羹）石包讖纬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办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有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言不敢避险难也。）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沮止也。）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少解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议罢卓使司隶校尉宣播以灾异奏免琬彪等。

建安元年七月帝还雒阳假丞相曹公节钺录尚书事雒阳残破董昭等劝曹公都许九月车驾入轅而东以曹公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帝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孔融为少府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度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

魏太祖以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封为魏公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初建安十五年太祖为丞相作铜雀台于邺）

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既受汉禅十二月初营雒阳宫戊午幸雒阳（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陈思王《诗》曰：谒帝承明庐是也。）

二年筑凌𠄎台。

三年穿灵芝池。

五年穿天渊池。

七年筑九华台。

明帝太和六年九月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时长安雒阳许昌谯邺谓之五都）。

青龙三年大治雒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秋。

八月丁巳命有司复筑崇华殿改名九龙殿。

景初元年铜铸巨人二号翁仲置之司马门外。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受魏禅都雒阳。

惠帝永兴元年六月新作三城门。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即晋王位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今江州是）。

成帝咸和五年九月造新宫始缮苑城。

七年十二月庚戌帝迁于新宫。

咸康二年十月新作朱雀浮桁桥。

孝武太元三年二月作新宫帝移居会稽王邸。

七月帝入新宫（先是谢安辅政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两无劳怨）。

十七年八月新作东宫。

二十一年正月造清暑殿。

四月新作永安宫。

後魏道武登国元年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大会於牛川。

天兴元年正月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至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柔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

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经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十月起天文殿。

二年春二月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於南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逾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

秋七月起天华殿。

八月增启京师十二门作西武库。

十二月天华殿成。

三年三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内作东西鱼池。

七月起中天殿及太后堂金华堂。

四年五月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

六年十月起西昭阳殿。

天赐元年十月筑西宫。

三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南宫（南音磊水各在雁门）门阙高十丈馀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

四年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

明元永兴五年二月穿鱼池于北苑。

神瑞元年二月起丰宫于平城东北。

泰常元年十一月起蓬台于北苑。

二年七月作白台于城南。

三年十月筑宫于西苑。

四年三月筑宫于蓬台北。

九月筑宫于白登山。

五年四月起■垒南宫。

十一月诏骁骑将军延普城乾城■垒音垒水名在雁门。

六年正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四十馀里。

七年九月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八年十月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

太武始光二年三月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

神□四年七月行幸河西起承华宫。

延和元年七月筑东宫。

太平真君元年二月发长安人五千浚昆明池。

十一年二月大修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

文成兴安二年二月乙丑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太安四年起太华殿。

献文皇兴五年八月传位于太子帝称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初帝于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仪曹郎公孙■奏曰：臣闻至尊至贵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损莫大于谦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颐神逍遥物外宫居之名当协■旨臣愚以为宜曰：崇光奏可。

孝文延兴三年正月改崇光宫为宁光宫。

承明元年十月起七宝承安行殿。

太和元年正月起太和安昌二殿诏曰：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皆昭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叶良繇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是以周成继业营明堂于东都汉祖聿兴建未央于咸镐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岂好奢恶俭苟弊民力者哉！国家皇运统天协纂乾历锐意四方靡遑建制宫室之度颇为未允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後复多营改至于三元庆飨万国充庭观光之使具瞻有阙朕以寡德猥承洪绪时属休期事鍾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又因往岁之丰资藉民情之安逸将以今春营改正殿违犯时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经春兴役徂暑则广制重基莫繇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李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宫穆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七月二殿成起朱明思贤门。

九月庚子起永乐游观殿於北苑穿神渊池。

三年正月《（古坤字）德六合殿成二月乾象六合殿成六月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

四年正月乾象四合殿成。

九月思义殿及东明观成。

七年十月皇信堂成。

九年七月新作诸门。

十二年九月起宣文堂经武殿。

十六年二月帝移御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

十一月依古六寝权制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合殿为外寝。

十七年三月改作後宫。

八月车驾南伐发代都侍中李冲谏以不可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传之後代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飨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繇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征即当移都於此光宅中土亦其时矣。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祜进曰：夫愚者■於成事智者见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议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贵宁如遗体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帝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於是定都雒阳尚书李冲言於孝文曰：陛下

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造城郭难以马上营起愿暂还北都令臣下营造功成事讫然後备文物之章和玉璫之响时巡南徙轨仪士中帝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邺少停春始便还未宜归北。

十月戊寅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雒京乙未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起滑台宫癸卯幸邺城乙巳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初帝之南伐也。起宫殿于邺西十有一月癸亥宫成。

十八年二月甲辰诏天下谕以迁都之意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先是孝文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湛亲令龟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帝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任城王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帝厉声曰：此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帝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阻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帝既锐意必行闻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车驾还宫乃召澄未及升陛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竟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峻函帝宅河雒千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雒中区天下所据陛下总统华夏谐平荒服苍生闻之此应当大庆帝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帝曰：任城便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驾幸雒阳定迁都之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闻迁都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信伏遂南驰还报会车驾於滑台帝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

十九年八月金墉宫成。

九月车驾幸金墉宫。

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雒阳初帝诏东阳公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陈其志燕州刺史穆黑进曰：移都事如成臣愚见谓为未可曰：卿便言不可之理黑曰：北有猥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平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帝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马尝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今代在常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黑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之圣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迁于河南尚书于杲曰：臣诚不识古事如闻百姓之言先皇建都于此无故欲移以为不可中原之地数有篡夺自建邑平城以来与天地并固日月齐明臣虽管见肤浅性不昭达终不以代朔之地而拟伊雒之美但以安土重迁物之常情一旦南移惧不乐允丕曰：陛下去岁御大军讨萧氏至雒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议都於雒初奉恩旨心情皇越凡欲迁移当讯之卜筮审定吉否然後乃可帝谓丕曰：往在邺中司徒公诞咸阳王禧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雒吉凶之事朕时谓诞等曰：周召卜宅伊雒乃识至兆今无。若斯之人卜亦无益然卜者所以决疑此既不疑，何须卜也。昔轩辕请卜兆龟又然卜者访诸贤哲轩辕乃问天老天老谓为善遂从其言终致昌吉然则至人之量未能审其归矣。朕既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穷乏丕曰：臣仰奉慈诏不胜喜舞帝。又诏群官曰：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昭成营居盛乐道武应天迁居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前怀州刺史青龙（臣钦。若等曰：姓纂无姓青龙氏疑是人名）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抚而答之辞屈而退唯给事黄门侍郎兼大鸿胪卿李韶对曰：雒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於此帝称善。

宣武景明二年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初广阳王嘉孝文时为司州牧表请於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臣钦。若等曰：三正谓京邑每坊置里正三人也。）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至是而成。

三年十一月诏曰：京雒兵荒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剪除榛荒创兹■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今庙社重建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寻遗意感庆交衷既礼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可依典故备兹考吉以称遐迩人臣之望。

永平二年九月诏定诸门阙名。

四年五月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

孝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今军旅初宁无宜发众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犯十枝以上百鞭以下收赎之物绢一疋输砖二百以渐修造帝从之太傅清河王悺表奏其事遂寝不行。

後废帝中兴元年十月即位于信都城。

二年二月丁丑车驾幸邺乙酉诏文武官家属自信都赴邺城。

出帝永熙元年四月即位于雒城东郭之外自东阳置龙门御太极前殿。

三年七月高欢兵至帝从雒阳轻骑入关都长安宇文泰披草莱立朝廷。

後周闵帝既受魏禅都长安。

武帝武成二年十二月改作路门应门。

保定三年八月改作路寝。

天和二年三月改武游园为道苑。

宣政元年三月于蒲州置宫废同州及长春二宫。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行幸雒阳诏曰：河雒之地世称朝市上则於天阴阳所会下纪於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纪规模宏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我太祖受命丰镐胥宇崑函荡定四方有怀光宅高祖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布政此宫遂移气序朕以眇身祇承宝祚，庶几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昨一驻蹕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增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奢俭取文质之间功役依子来之义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诏经营今宜停罢，於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雒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於雒阳称东京六府。

二年二月行幸同州宫为大成宫。

静帝即位停雒阳宫作。

隋高祖文帝开皇元年既受周禅都长安。

二年六月诏曰：朕祇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弊处前代之宫尝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後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以来置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稽幽显之符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乡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於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多死是则以吉凶之士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置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隰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祖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正等创造新都初帝嫌台城制度连小宫内多鬼妖夜与高祖苏威二人定议迁都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而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帝愕然谓正等曰：是何神也。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是时太师李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两汉有一世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同雒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往者周运将穷祸生华裔庙堂冠带屡睹奸回土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万国皆纵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应期诞圣乘正受图始晦君人之德俯从将相之重内翦群凶崇朝大定外诛巨猾不日肃清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幽显乐推日月填委久屈箕颍之志始顺内外之请自受命神宗弘道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覆育共天地齐旨万物开辟之初八表光华之旦视听以革风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创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以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上之规表大隋之德窃以神州之广福地之多将为皇家兴庙建寝上玄之意当别有之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於宸极顺和气於天壤治康物阜永隆长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轩冕经邦论道自顾缺然丹赤所怀无容噤嘿帝曰：天道聪明已有徵应太师民望

反抗此请是则可矣。遂发诏施行。

七月癸未诏新置都处坟墓令悉迁葬设祭仍诏人工无主者官发殡葬。

十二月名新都曰：太兴城。

三年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

是月诏营仁寿宫。

十八年十一月诏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炀帝以仁寿四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幸雒阳诏曰：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时不变化工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政教何以 𠄎 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安成汤之业。若不因民顺天功业见乎！变爰民治国者可不喟与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雒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繇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於府库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雒日复一日粤暨於今永怀先旨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思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繇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民意在於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金谐厥议但成周墟瘠弗堪胥宇今可於伊雒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宜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 𠄎 形故传云：俭德之恭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奢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 𠄎 皆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於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後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乃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於东京。

大业元年建东都於阜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浍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於其间。

二年正月东京成。

三年八月次太原诏营晋阳宫。

五年正月改东京为东都。

二月己未帝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顾谓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别营一殿。

九年三月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

卷十四

帝王部·都邑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受隋禅都长安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昭阳门为顺天门离宫别馆游憩之所并废。

十月以武功旧宅为武功宫。

四年十二月使行台仆射屈突通焚乾元殿应天门紫微宫以其太奢。

五年七月营弘义宫（初秦王居宫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别建此宫以居之）

六年四月幸龙潜旧宅改为通义宫。

十二月以奉义监为龙跃宫帝龙潜时庄舍也。又以武功宅为庆善宫。

七年五月置仁智宫於宜州宜君县（今防州县）

八年四月营太和宫於终南山。

九年六月改东宫弘礼嘉福等门为光宣门。

太宗贞观三年四月太上皇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宫（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宫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宫至尊所

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番夷朝见及四方观者有不足瞻仰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敞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八年十月营永安宫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寮争以私财助役。

十一年正月新作飞山宫。

七月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

十四年八月营襄城宫初帝将幸雒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於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馀万杂费称是。

十五年三月幸襄城宫及至暑热。又多毒虺帝大怒免立德官而罢其宫分赐百姓。

二十年七月辛亥宴五品已上於飞霜殿其殿在玄武门北因地形高敞层阁三城轩栏相注。又引水为洁渌池树白杨槐柳与阴相接以涤炎暑焉。

十月司空房玄龄及将作大匠阎立德大营北阙制显道门观并成。

二十一年复营太和宫笼山为苑自初裁至於设幄九日而罢功因改名翠微宫正门北开谓之■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其寝殿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去台连延里馀正门西开名金华门内殿名喜安殿七月建玉华宫於宜州宜君县之凤凰谷帝手诏曰：朕闻上代无为{■詹}茅而砌土中季华用槛玉而台琼燥湿之致虽同奢俭之情则异朕承皇王之绪执造化之纲包万类於心端图八■於目际夷夏一轨区宇大同虽则德有劣於难名道方参於至义。若乃制服垂裳之后服牛羈马之君弘弧剡矢之奇运车浮舟之智济时为美功亦大焉至。若浩浩九龄炎炎七载融山坼地滔天襄陵生人之艰劳亦极矣。彼数德者功莫高乎！吞狄此两灾者劳。又甚乎！裁宫今虽菲食卑宫有惭於曩哲安人济难不恐於前贤然而人皆轻见重闻贵耳贱目德虽微也。以其古而为大功虽巨也。以其今而成小不亦谬哉！每流鉴于前经尝披怀而自勗思所以收骄闭逸卷欲除华而顷年已来忧劳烦结暨至兹岁风疾弥时嗟乎！济世之威患攒躬而靡制回天之力痛沈已而难移重以景炽流金风扬溽暑□回几席旭慕增劳俯仰■廊寝兴添弊唯异廓景延凉荡兹愆■近因群下之志南营翠微本绝丹青之工才假林泉之势峰居隘乎！蚊睫山迳险乎！焦原虽一已之可娱念百寮之有倦所以载怀爽垲爰制玉华故遵意于朴厚本无情於壮丽尺版尺筑皆悉折庸寸作寸功故非虚役犹恐遐迩乖听方輿怨咨非其乐劳人而竭力好峻宇而雕墙但以养性全生不独在私在已怡神祈寿良以为国为人比者屡有征行非无疲顿前岁问罪辽左去秋巡幸灵州皆以剪害除凶怀柔服叛岂欲矜轍迹骋盘游而已哉！今复土木频兴营缮屡动永言思此深念人劳一则为惭一则为愧何则匈奴为患自古弊之十月防秋人血丹於水脉千里转战汉骨皓於塞垣当此之疲人不堪命尚兴未央之役犹起甘泉之功今则曩幕穹庐取为郡县天山瀚海分为苑池去既往之长劳成将来之永逸譬回一年之後创此新宫想志士哲人不以为言也。布告黎庶明此意焉宫既成正门谓之南风门殿覆瓦馀皆葺之以茅帝以意在清凉务从俭约匠人以为层■峻谷玄览遐长，於是疏泉抗殿包山通苑皇太子所居南风门之东正门谓之嘉礼门殿名晖和殿其官曹寺署并皆创立微事营造庶物亦扰市取供而折番和雇之费以巨亿计矣。及帝游幸敕奉御王孝积於显道门内起紫微殿十三间文甍重基高敞宏壮帝见之甚悦。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废玉华殿以为佛寺苑内及诸曹司旧是百姓田宅者并还本主。

三年四月将作大匠阎立德造新殿成移御之日谓侍臣曰：朕性不宜热所司频奏请造此殿既作之後深惧人劳今既暑热朕居屋下尚有流汗匠人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意者只避炎暑耳长孙无忌曰：圣心每以恤人为念天德如此臣等不胜幸甚五年三月幸万年宫帝谓太尉长孙无忌曰：此宫非直凉冷宜人。且去京不远朕离此十年屋宇无多损坏昨者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安堵未曹司廨署周足未乃亲制万年宫铭并序七百馀字群臣请刊石建于永光门诏从之。

十月修筑京师罗郭和雇雍州四万一千人三十日功毕九门仍各施观明德门一观至五门。

显庆元年敕司农少卿田仁汪因事东都旧殿馀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

六月改东宫弘教殿为崇教殿。

二年十二月以雒阳宫为东都雒州官吏阶品准雍州废雒阳宫■总监改青城宫为东都苑北面监明德

宫为东都苑南面监雒阳宫农圃监为东都苑东面监食货监为东都苑西面监雒州北市置官员准东西市隶太府寺。

五年五月修雒水水波堰。又於东都苑内造八关宫寻改为合璧宫。

九月改东明门为宾跃门西明门为宣耀门时常机为司农少卿受诏检校东都营田园苑之事帝谓之曰：两都是朕东西二宅也。今之宫馆隋代所造岁序既淹渐将颓毁欲有修造。又费财力如何机奏曰：臣任司农向以十年前後省费今见贮钱三十万贯。若以供葺理可不劳而就也。帝大悦诏机兼统将作少府二司使渐营之，於是机始造宿羽高山等宫并移雒水之中桥自立德之西街徙於长夏之通衢遂废利涉桥公私以为便及机迁职帝登雒水高岸有临眺之美诏机於其所营上阳宫成移御之。

龙朔二年六月帝染风Φ以宫内潮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是年置正门曰：丹凤正殿曰：含元含元殿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弘文史二馆。

三年二月税陇雍同岐豳华宁三坊泾虢绛晋蒲庆等州率口钱修蓬莱宫。又减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莱宫四月移仗就蓬莱宫是月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寮奉贺新落成也。（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监造悉於庭院列白杨树右骁卫大将军契三何力入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树曰：此木易长不过二三年宫中可得荫映何力不答但诵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蒙墓木也。孝仁遽令三三去之更植梧桐谓人曰：礼失求之於野固不虞也。）

麟德二年二月东都造乾元殿成所司奏乾元殿成其应天门先亦焚之及是亦造成为则天门（神龙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元天后号改为应天门唐隆元年七月避中宗号改为神龙门开元初。又为应天门）。

乾封二年二月改万年宫依旧为九成宫。

咸亨元年三月改蓬莱宫为含元宫（长安元年十一月。又改为大明宫十二月。又改为大明殿神龙元年二月复改为含元殿）。

仪凤三年正月诏蓝田县新作凉宫宜名万全宫。

四年五月造紫桂宫於澠池县西（永淳元年四月改芳桂宫）是年帝入雒乃移御雒北阴殿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韦弘机之作列岸三廊在於堙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覩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弘机闻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肺腑之臣行诏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阳县中宗神龙三年八月改玄武楼为制胜楼。

睿宗景三元年十月以大内为太极宫。

玄宗开元二年七月宋王成器等累上表请以兴庆旧里宅为宫乃下制曰：朕昔与弟兄联居藩邸处奉圣训遂膺昌期尝思三三杜之游颇有芒砀之气王等固陈符瑞取则不远拟拟巡幸推而勿居虽府在京师亦同於谯沛式遵故事依今请遂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初帝在藩邸与宋王等同居于兴庆里时人号曰：五王子宅至景隆末宅内龙池涌出望气者云：有天子气中宗数行其地命泛舟以驰象踏气以厌之至是为宫焉）後於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至二十五年帝戒诸王曰：奉先帝宫室不敢有加时时补葺已愧於劳人矣。唯兴庆创制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旧邸因欲修建不免群卿考室之词是即庶民子来之请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楼本欲察三俗采风谣以防壅塞是亦古辟四门达四聪之意时有作乐宴慰不徒然也。今因大哥让朱邸以成花萼相辉之美历观自古圣帝明王有所兴作欲以助教化也。吾所异者式崇敦睦渐渍薄俗令人信厚耳兴庆宫在东内之南自东内达南内有夹城复道径通北门达南内人主往来两宫莫知之宫之西南隅有花萼相辉勤政务本之楼禁苑在皇城之北苑东曲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东至汶水西连故长安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苑内离宫亭以二十四所汉长安故城南东西十三里亦隶入苑中苑置四面监三总监以掌种植）。

五年七月改明堂为乾元殿诏曰：古之操皇纲执大象者何尝不上稽天道下顺人极或变通以随时爰损益以成务。且衢室创制度堂以筵因之以礼神是光孝德用之以布政盖称视朔先王所以厚人伦感天地者也。少阳有位上帝斯歆此则神贵於不黷礼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临宫掖比之严祀有异肃敬苟非宪章将何轨物繇是礼官博士公卿大夫广参群议欤。若前古宜存路寝之式用罢辟雍之号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宜依正殿礼。

十一年并州置北都诏曰：经邦创制建国设险必因时顺人统物立极我国家以神武圣德应天受命龙跃晋水凤翔太原建万代之模为亿兆之主犹成汤之居亳有周之兴岐朕以眇身纂承昌运守祖宗之大宝恢中兴之洪业叶时卜守经始此都事本因心情兼惟旧近者嘉祥荐至休瑞屡臻此皆宗 降灵神 潜暨岂伊菲德独享厥休昔尧理唐郊式建丹陵之地汉居雒邑更表南阳之都今王业正兴宫观犹在列于编郡情所未安非所以恢大圣之鸿规展孝思之诚敬其并州宜置北都改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太原晋阳为赤县诸县为畿县官吏品第视京雒两府是年置温泉宫於骊山。

十三年六月废都西市。

十六年正月始移仗於兴庆宫听政。

十九年六月诏曰：京雒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整比闻取土穿掘因作秽污坑堑四方远近何以瞻矚顷虽处分仍或有违宜令所司申明前敕更不得於街巷穿坑及取土其旧沟渠令当界乘 整顿疏决墙宇桥道亦当界渐修不得广有劳後。

二十四年四月改造天津桥合为一桥。

六月广花萼楼筑夹城芙蓉园。

十二月毁东市东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广花萼楼前。

二十六年正月修望春宫。

十月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

二十七年九月於明堂旧址造乾元殿。

十月毁东都明堂之上层改下层为乾元殿。

二十八年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

天宝元年十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以祀天神。

二年十二月东京应天门改为乾元门。

六载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

十二月发冯翊华阴等郡丁夫筑会昌罗城於温阳置百司。

七载十二月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阁改为降圣阁。

八载四月华清宫作观风楼。

五月於开远门外作振旅亭。

十载四月兴庆宫作交泰殿。

十二载十月城兴庆宫役京师及三辅人凡一万三千人并以时估酬钱。

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诏曰：顷以上皇在蜀朕亦居岐蜀郡宜改为南京凤翔改为西京西京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凤翔府尹已下官寮并同三京名号三载正月改丹凤楼门安化门为达礼门以禄山国讎恶闻其姓京城及坊门名有安字悉改之。

上元元年九月诏荆州大都督府宜改为江陵府仍为南都江陵县为赤县诸县为畿县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馀官属名位并同京兆府及京畿赤县并依旧。

二年九月诏曰：唐虞之代肇有九州王者所都文无异制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京之号宜停其凤翔先为西京亦宜准此。

元年建卯月诏曰：五都之号其来自久宜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

代宗广德元年九月禁城内六街种植。

二年二月。又诏禁之初诸军诸使以时艰岁俭奏耕京城六街之地以供刍，或谓非宜乃罢之。

永泰元年二月出内人一千人品官六百人赴东京守卫。

十一月河南等道都统黄门侍郎平章事王缙上言请减诸道军资钱四十万贯 东都宫内殿宇从之二年正月京兆尹黎 大发夫役种城内六街树是岁不许京城内坊市侵街筑墙造舍旧者并毁之德宗贞元三年作玄英门及观於大明宫北垣。

四年二月筑延喜门北 复道属於永春门复 延喜门观。

三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左藏库之北属宫城东垣，於是武库因而废焉其器械隶於军器仗。

五年正月户部侍郎班宏修玄武楼。

八年正月新作玄武门及虎会里场。

十二年八月增修望仙楼及广夹城及十六王宅时京城街衢中树缺县吏多栽榆树以其省便会吴凑为京兆尹每岁唯令植槐树成列。

十三年三月於麟德殿前新造亭子成名曰：会庆亭。

五月引龙首渠水自通化门入至太清宫前。

七月浚鱼藻池池先深一丈淘加四尺。

八月诏曰：昆明池俯近都城古之旧制蒲鱼所产实利於人宜令京兆尹韩皋充使即勾当修堰涨池。

十一月韩皋奏准敕涨昆明池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湖渠都用钱七千四百三十贯文。

十九年二月修含元殿。

宪宗元和二年六月左神策军新筑夹城别开门曰：玄化造楼曰：晨辉。

三年十月敕■南内殿十三间墙舍共一千六百间及勤政楼明光楼。

六年五月毁兴安门南竹亭。

八年五月河南尹许孟容进东都图。

九年六月置礼宾院於长兴里北。

十二年四月命右神策军■■军中尉第五守进以众二千筑夹城自■韶门芳林门西至■德里以通于兴福寺。又置新市于芳林门南。

闰五月作蓬莱池周廊四百间。

十三年二月诏六军使创修麟德殿之右廊。又浚龙首池起承晖殿雕饰绮焕徙置佛寺之花木以充焉。

十四年正月徙置仗内教坊於延政里。

三月诏左右军各以官徒二千人修勤政楼。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诏於西上阁门西廊右畔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

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宝庆殿及修日华门通乾门并朝堂廊舍。

八月发神策六军二千人浚鱼藻池。

十月发右神策军兵各千人於门下省东少阳院前筑墙。

长庆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楼时帑藏未实内外多事土木之功屡兴物议喧然以为不可。

敬宗宝历元年七月乙亥度支准宣进镜铜三千馀斤黄金银薄■总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阳德殿图障。

二年正月甲戌左右神策六军威远皇城左右金吾共差二万人入内穿池修殿。

是月敕东都已来旧行宫宜令度支郎官一人领都料匠缘路检计及雒城宫阙与东都留守商议计料分析闻奏。

五月神策军於苑内古长安城中修汉未央宫。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诏毁■■阳殿东放鸭亭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

八月癸夕□诏毁如京仓舍以其地归门下宝历未好广苑囿门下省马厰因通入禁中至是还之。

二年八月敕修安福楼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间。又■两仪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间。

九月集贤院奏请创造昭庆门里西墙至集贤院门南廊舍三十九间许之。

九年二月敕都城胜赏之地唯有曲江承平已前亭馆接连近年废毁思俾葺修已令所司芟除栽植其诸司如有力要於曲江置亭馆者给与■地任其营造七月右军擗仗使田金操请准敕拆银台门起修三门楼诏左军官彳建二千人填龙首池以为里场。又诏左右军官彳建各一千五百人赴曲江修建紫■楼。

九月帝幸右银台门观门楼兴工之作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是日左右军奏修曲江楼毕各进图一轴是月内出新造紫■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鼓吹迎於银台门（时帝好诗每吟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面皆有行宫台殿思复■■平故事故为楼殿以临之）。

武宗会昌元年三月敕造灵符应圣院於龙首池。

五年正月造望仙台於郊坛。

六月修望仙楼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间。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敕修百福殿院八十间。

七月敕亲楼号雍和殿别造屋宇廊舍七百间。

二年正月敕■左银台门楼屋宇及南面城墙至■武楼。

五年诏■明仪楼。

昭宗光化元年正月车驾在华州诏以韩建■京师宫阙是月李茂贞与诸道相次进表助营宫苑诏遣建自华至京经度宫室开构桥道九月自华还京。

天■元年正月梁王朱全忠遣将寇彦卿请车驾迁都雒阳闰四月至东都。

哀帝天■二年五月诏改雒都诸门与西京门同者延喜门改宣仁门重明门改兴教门长乐门改光政门光范门改应天门乾化门改乾元门宣政门改敷政门宣政殿改贞观殿日华门改左延福门月华门改右延福门万寿门改万春门积庆门改兴善门含章门改膺福门含清门改延义门金銮门改千秋门延和门改章善门保安殿改文思殿诏曰：法驾迁都之日雒京再建之初虑怀土有类於新丰惟更门以合於旧制今则妖星既出於雍分高阁难仿於秦馀宜复别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是用分疆画野■显验於否臧东雒西京靡玄参於制度其京都见在门同西京门名并宜改复雒京旧门名盖避妖星之变也。

十月敕雒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以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付河南府。

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晨夜巡警固须清肃伏乞准敕条漏鼓声绝後禁断人行今据军人百姓更敢动後尚恣夜行特乞圣慈再下六军止绝从之。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於魏州是月升魏州为东京改元城县曰：兴唐贵乡县曰：唐晋都督府曰：兴唐府以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

十二月壬申敕汴州伪庭所立殿宇诸门并去牌额复本名其宣武军额置於咸安门所在宫苑即充行宫应有不合安鸣吻处并可去之。

二年正月丁未敕朝元殿北是明堂殿伪梁改为朝元殿今复旧名其崇勋殿宜改为中兴殿应顺门改为永曜门太平门改为万春门通政门改为广政门凤鸣门改为韶和门万春门改为中兴门解缶口殿改为端明殿。

八月敕三川奥壤四海名区为帝王光宅之都乃符瑞荐臻之地周朝始建卜年遂启於延洪汉室中兴即土是图於远大咸兹建极至我本朝壮丽可观浩穰为最千门万户■为富庶之乡接庀连薨宛有升平之俗而自伪梁僭逆诸夏凭陵寻干戈而虐用蒸黎恣涂炭而毒流草木依凭兔苑啸聚巢遂令犂犂之间鞠兴芜没之叹朕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复兴卜雒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务令壮观於九重实在骈罗於万户京城应有空■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外臣寮於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营其空■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盖如过限不盖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是月辛巳诏曰：朕刷荡妖氛收复京辇三灵胥悦万国骏奔凡在■临毕同欣戴或出司土宇入覲朝廷。若无列第於神州何表爱君之诚节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雒京修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雒之浩穰因我后之化家睹群居之恋阙。

壬午西都奏重修华清宫温汤屋宇。

三年三月详定院奏近并魏州为东京简诸道州县须先定两府始可各定官品未审依故事京兆河南为两府太原兴唐为次府天复以兴王之地别有进止敕不唯府额各定於等差兼亦都名须正於升降将为经久之制宜遵固本之文本朝故事雍州为西京京兆府雒州为东都河南府是谓京都两府并州旧为北都太原府在两府之次近以中兴大业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权为东京为雒京窃以雒京历代帝王之都四方朝贡所便，爰自汉魏迄于隋唐方建都城是比宸极宜依旧以雒京为东都魏州改为邺都兴唐府与北京太原府并为次府岂独设官分职命秩免惑於有司抑亦画界分疆取则无违於故事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庆殿

请丹漆金碧以营之帝曰：此殿为火所废不可不修但务宏壮何烦华侈寻改为广寿殿。

六月壬戌<来力>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应京城内空■地如本主有力即速令盖造。若不■营即许诸色人请射起屋其月左谏议大夫崔卞惠上言曰：臣伏见雒都顷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途遍是荆棘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

八月左补阙杨途奏明君举事须合前规窃见京城之内尚有南州北州纵市井不可移改城池即宜毁废复见都城旧墙多已摧塌不可使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附近皇居无或因循常宜■葺初光启未张全义为河南尹为蔡贼所攻乃於南市一方之地筑垒自固後更於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天复修都之际元未毁撤途所奏颇■事宜。

九月中书奏右补阙杨途先奏毁废京内南北城臣简到同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河南尹张全义奏臣自僖宗朝叨蒙委寄节制雒京临莅之初须置城垒臣乃取南市曹界分兼展一两坊地修筑两城以立府衙廨署今区宇既平理合毁废其城濠如一时平治即计功不少百姓忙时难为差使令欲。且平女墙及拥门馀候农隙别取进止者奉敕京都之内古无郡城本朝多事以来诸侯握兵自保张全义土功未毁李罕之塞地犹存时既朗清故宜除□。若时差夫役。又恐扰人宜令河南府先分攀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

庚申新作兴教门楼。

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不於天津桥来往。

二年六月戊辰应京城六街及诸■坊先许人■建屋室近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後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画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馀种葺菜园空■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雒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竟为■葺从来闾寂多已骈闾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攀画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为业固多贫窶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於不疑出令必归於画一比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閤阁贵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闾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掌曹司等已有居第外於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园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直仍使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逾越。

三年二月庚午■平头门楼毕名乾通之门。

四月戊午中书奏奉敕重定三京诸道州府地望次第者据十道图旧制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本朝都长安遂以关内道为上今宗庙宫阙见都雒阳请以河南道为上关内道第二河东道第三馀依旧制。又本朝都长安以京兆府为上今都雒阳请以河南府为上其五府按十道图以关内道为上遂以凤翔府为首河中成都江陵兴元为次中兴初升魏博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皆是创业兴王之地不与诸府雷同今望以兴唐真定二府升在五府之上合为七府馀依旧制。

七月汴州李从<耳严>奏当州旧司天台有铜浑仪并板阁并在露地损烂欲毁拆敕旨复令缮理不得辄毁四年六月诏宫西新园宜名永芳园其间新殿宜名和庆殿。

愍帝应顺元年闰正月甲寅集贤院上言以敕书修创凌烟阁诏问阁高下等级其凌烟阁都长安时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向阁中有中隔隔内北面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诸侯王隔外面次第图画功臣题赞自西京版荡四十馀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沦丧集贤院所属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都雒後废职今将特起阁请先定佐命功臣人数请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差人与画工序间架修建院内先有写真官沈居隐画真官王武琼二人相次沦亡无人应用诏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员馀依所奏。

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丙寅改中兴殿中兴门为天福殿天福门五月丙辰御史中丞张昭远奏汴州在梁

室朱氏称制之年有京都之号及唐庄宗平河南复废为宣武军至明宗行幸之时掌事者因缘■葺衙城遂挂梁室时宫殿门牌额当时识者或窃非之昨车驾省方暂居梁苑臣观衙城内斋阁牌额一如明宗行幸之时无都号而有殿名恐非典据臣窃寻秦汉已来寰海之内銮舆所至多立宫名近代隋室於扬州立江都宫太原立汾阳宫岐州立仁寿宫唐朝於太原立晋阳宫同州立长春宫岐州立九成宫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臣伏准故事请於汴州衙城门权挂一宫门牌额则其馀斋阁并可以取便为名庶使天下式瞻稍为宣称者敕旨行阙宜以大宁宫为名其馀候续敕处分。

七月改玄德殿为广政殿玄德门为广政门。

十一月改雒京潜龙宅为广德宫北京潜龙宅为兴义宫。

三年十月丙辰诏曰：为国之规在於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历考前经朗然通论顾惟凉德获启丕基当数朝战伐之馀是兆庶伤残之後车徒既广帑廩咸虚经年之■免粟飞乌继日而劳民动众尝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廩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仍升开封浚仪两县为赤县馀升为畿县应旧制开封府时所管属县并可仍旧割属收管亦升为畿县其雒京改为西京其雍京改为晋昌军丁亥诏改太宁宫门为明德门。又改京城诸门名额南门尉氏门以薰风为名西二门郑门梁门以金义乾明为名北二门酸棘封丘门以玄化宣阳为名东二门曹门宋门以迎春仁和为名。

四年二月辛夕■改东京玉华殿为永福殿三月己卯改明德殿为滋德殿宫城南门同名故也。

五年九月戊子改东京上源驿为都亭驿。

六年八月壬子敕改邺都皇城南门应天门为乾明门大名馆为都亭驿。

七年闰三月敕改宣明门为朱凤武德殿为视政文思殿为崇德画堂为太清寝殿为乾福其门悉从殿名皇城南门改为乾明北为玄德东为万春西为千秋。

四月乙丑敕改邺都罗城及大城诸门罗城南博门为广运门观音门为金明门橙槽门为清景门寇氏门为永芳门朝城门为景风门大城南门为昭明门观德门为广义门北河门为靖安门魏县门为膺福门尉氏门为迎春门朝臣门为兴仁门上斗门为延清门下斗门为通远门。

汉高祖以天福十二年二月即位於太原宫以太原为北京五月车驾至东京（即汴州也。）

周太祖广顺元年六月以唐都长安时京城等门比定今东京诸门薰风等为京城门明德门为皇城门启运等为宫城门■■龙等为宫门崇元等为殿门。

二年正月诏开封府■补京师罗郭率府界丁夫五万五千板筑旬日罢以积年不■不可通过兼淘抒旧壕免雨水坏民庐舍故也。

三年六月雒京武行德言五凤楼西面朵楼北■专座落一丈三尺。

十月敕入厚戟门内向东横街东北屋宇宜令弘文馆史馆集贤等三馆於此分擘廨署。

世宗显德元年七月西京留守武行德率其部民万数完雒阳罗城先是车驾自太原回行德覲於河阳帝以雒表城隍颓缺有日矣。因面谕行德令葺之繇是徵丁夫数千而加板筑焉。

二年四月诏曰：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臻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阙之户供办实艰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於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帜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如或土功未毕则迤邐次年■筑所冀宽容办集今後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井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官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

三年六月癸亥诏曰：犇轂之下谓之浩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此地比为藩翰近建京都人物■宣闾闾巷隘□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开广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朕昨自淮上回及京师周览康衢更思通济千门万户庶谐安逸之心盛暑隆冬倍减寒温之苦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於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

五年五月赐东京新城诸门名额在寅曰：寅宾门在辰曰：延春门在巳曰：朱明门在午曰：景风门

在未曰：畏景门在申曰：迎秋门在戌曰：肃政门在亥曰：玄德门在子曰：长景门在丑曰：爱景门改大内东偏旧宾天门为通苑门。又以京城东新修驿为怀信驿以待江南贡使焉。

恭帝显德六年十二月改万岁殿为紫宸殿。

卷十五

帝王部·年号

《传》曰：履端於始序则不愆自三代之际五行更王虽三统循环迭举岁首至于纪年B 历未闻他制逮汉之文景始有前後之称施及孝武肇创建元之号厥後或章述德美昭著祥异或弭灾厌胜计功称伐或一号而不易或一岁而屡改其有矫时遵古但纪岁历者亦不远而复斯乃前王因时立制後代公袭而不可易者也。

汉文帝即位十七年改元後元年（新垣平候日再暈以为吉祥故改元以来延年之祚也。尽七年）

景帝前元年（尽七年）

中元年（尽六年）

後元年（尽三年）

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尽五年）

元光元年（以长星见故为元光尽六年）

元朔元年（朔始也。言更为初始也。尽六年）

元狩元年（获白麟因改元曰：元狩）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得诸瑞以名年）一元曰：建（建元元年是）二元以长星曰：光（以有长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尽六年）

元鼎元年（得宝鼎故因是改元尽六年）

元封元年（始封泰山故改元尽六年）

太初元年（初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故改元为太初尽四年）

天汉元年（时频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大雅有：汉之诗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灾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为年号尽四年）

太始元年（言荡涤天下与民更始故以冠元尽四年）

征和元年（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也。尽四年）

後元年（尽二年）

昭帝始元元年（尽其年）

元凤元年（三年中凤凰比下东海海西乐乡，於是以冠元焉尽六年）

元平元年（尽六年）

宣帝本始元年（尽四年）

地节元年（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尽四年）

元康元年（尽四年）

神雀元年帝幸河东祠后土有神雀集改元（尽四年）

五凤元年（先者凤凰五至因以改元尽四年）

甘露元年（尽四年）

黄龙元年（汉仪注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故改元尽六年）

元帝初元元年（尽五年）

永光元年（尽五年）

建昭元年（尽五年）

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愿保塞边竟得以安宁故以冠元尽其年）

成帝建始元年（尽四年）

河平元年三月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兖州豫州之地）**■**交尉王延世**■**是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尽四年五月）。

阳朔元年（六月以山阳火生石中改元言阳气之始尽四年）。

鸿嘉元年（尽四年）。

永始元年（尽四年）。

元延元年（尽四年）。

绥和元年（尽二年）。

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

元寿元年（尽二年）。

平帝元始元年（尽五年）。

孺子婴居摄元年（王莽鸩平帝立之年二岁尽三年为莽所篡）。

後汉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高**■**大赦改元（尽三十二年三月）。

中元元年（二月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禅于梁父四月改元尽二年）。

明帝永平元年（尽十八年）。

章帝建初元年（尽八年）。

元和元年（尽三年）。

章和元年七月诏曰：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光照六幽（缉熙光明也。六幽谓六合幽隐之处）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鬼区即鬼方）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祝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凰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朕夙夜祗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尽二年）。

和帝永元元年（尽十六年）。

元兴元年（四月庚午大赦改元尽其年）。

殇帝延平元年（尽其年）。

安帝永初元年（尽七年）。

元初元年（正月甲子改元尽六年）。

永宁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太子改元尽其年）。

建光元年（尽其年）。

延光元年（二月丙午大赦改元尽四年）。

顺帝永建元年（延光四年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斩江京等迎立帝自济阴王即皇帝位明年正月改元尽六年）。

阳嘉元年（三月庚寅帝临辟雍飨射大赦改元尽四年）。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台大赦改元尽六年）。

汉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尽二年）。

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太子大赦改元尽其年）。

冲帝永嘉元年（建康元年八月庚午自皇太子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尽其年）。

质帝本初元年（永嘉元年正月丁巳封建平侯其月即皇帝位明年正月改元尽其年）。

桓帝建和元年（本初元年闰六月庚寅自蠡吾侯即皇帝位明年正月改元尽三年）。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改元尽其年）。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改元尽二年）。

永兴元年（五月丙申大赦改元尽二年）。

永寿元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尽三年）。

延熹元年（正月庚戌大赦天下改元尽九年）。

永康元年（六月庚申大赦改元尽其年）。

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二年正月自解渎亭侯即皇帝位改元尽四年）。

熹平元年（正月己巳大赦改元尽六年）。
 光和元年（尽六年）。
 中平元年（是年破黄巾贼十二月改元尽六年）。
 弘农王光熹元年（中平六年四月即位改元尽其年七月）。
 昭宁元年（八月改元尽其年）。
 献帝永汉元年（昭宁元年九月即位改元是年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尽四年）。
 兴平元年（正月辛酉大赦改元尽二年）。
 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改元尽二十四年）。
 延康元年（三月改元尽其年十月禅於魏按甲子世祖建武元年乙酉岁中兴尽庚子合一百九十六年）。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庚午帝自魏王登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尽七年）。
 明帝太和元年（尽六年）。
 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郑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於是改元尽五年）。
 景初元年（正月壬辰山荏县言黄龙见，於是有人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正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若论以为五帝三王 佳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 者久之史官复著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甲子诏曰：夫太极运三辰五星於上元气转三统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群议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尽三年）。
 齐王以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即位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繇变改也。又夏正於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後十二月（尽九年）。
 嘉平元年（四月乙丑改元尽六年九月）。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嘉平六年十月司马昭废齐王迎立即皇帝位是月改元尽三年五月）。
 甘露元年（五月邺及上谷并言甘露降下八月丙申改元尽五年五月）。
 陈留王景元元年（甘露五年五月己丑司马昭使成济弑高贵乡公六月甲寅自安次县尝道乡公即位大赦改元尽四年）。
 咸熙元年（尽二年十二月禅于晋按甲子魏自庚子岁建国至乙酉合四十六年）。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设坛於南郊帝升坛受禅礼毕即雒阳宫幸太极前殿大赦改元（尽十年）。
 咸宁元年（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尽五年）。
 太康元年（二月平吴大赦改元尽十年）。
 太熙元年（正月辛酉朔改元尽其年三月）。
 惠帝永熙元年（太熙元年四月自太子即位大赦改元尽其年）。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临朝不设乐诏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赖祖宗遗灵宰辅忠贤得以眇身 于群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於训战兢兢夕惕。若厉乃者哀迷之际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尽其年二月）。
 元康元年（永平元年二月诛太傅杨骏大赦改元尽九年）。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尽其年）。
 永宁元年（四月乘輿反正大赦改元尽其年十一月）。
 太安元年（十二月大赦改元尽二年）。

永兴元年（正月大赦改元永安七月大赦改元建武十一月大赦改元复为永安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兴尽二年）。

光熙元年（六月辛未大赦改元尽其年）。

怀帝永嘉元年（光熙元年十一月自太弟即位明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尽七年正月）。

愍帝建兴元年（永嘉七年正月怀帝为刘聪所弑四月壬申即位大赦改元尽五年）。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晋王位大赦改元尽其年）。

太兴元年（三月癸丑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尽四年）。

永昌元年（正月己卯大赦改元尽其年）。

明帝太宁元年（尽三年）。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尽九年）。

咸康元年（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尽八年）。

康帝建元元年（尽二年）。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设白纱帷於太极殿抱帝临轩改元尽十二年）。

升平元年（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尽五年）。

哀帝隆和元年（正月壬子大赦改元尽其年）。

兴宁元年（二月己亥大赦改元尽三年）。

废帝太和元年（尽六年）。

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乙卯改元尽二年）。

孝武帝宁康元年（正月己丑朔改元尽三年）。

太元元年（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尽二十一年）。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尽五年）。

元兴元年（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尽三年）。

义熙元年（正月帝在江陵大赦改元二月反正尽十四年）。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壬辰朔改元尽二年九月禅于宋）。

後魏道武登国元年（正月戊申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赦於牛川四月改称魏王尽十年）。

皇始元年（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改元尽二年）。

天兴元年（十二月己丑临天文殿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贺大赦改元尽六年）。

天赐元年（尽六年十月）。

明元帝永兴元年（十月即位大赦改元尽五年）。

神瑞元年（正月辛酉以祥瑞频集大赦改元尽二年）。

泰常元年（四月大赦改元尽八年）。

太武帝始光元年（泰常八年十月自泰平王监国即位尽四年）。

神䴥元年（二月改元尽四年先是定州献白鹿。又见于乐陵因以改元立皇太子）。

延和元年（正月丙午谒於太庙大赦改元尽三年）。

太延元年（正月甲申大赦改元尽五年）。

太平真君元年（六月丁丑皇孙生大赦改元尽十一年）。

正平元年（六月壬戌改元尽二年）。

文成帝兴安元年（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位大赦改元尽二年）。

兴光元年（七月庚子皇子生辛丑大赦改元尽其年）。

太安元年（六月壬戌曲赦京城改元尽五年）。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尽六年）。

献文帝天安元年（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位逾年改元尽其年）。

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皇子生大赦改元尽五年八月）。

孝文帝延兴元年（皇兴五年八月丙午即位大赦改元尽五年）。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上皇终壬申大赦改元尽其年）。

太和元年正月乙酉诏曰：朕夙承宝业惧不堪荷而天贶具臻地瑞并应风和气δ 天人交协岂朕冲昧所能致哉！实赖神祇七庙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祇感交切宜因阳始令协典章其改今号为太和元年（尽二十三年）。

宣武帝景明元年（太和二十三年四月自皇太子即帝位明年正月大赦改元尽四年）。

正始元年（二月丙寅大赦改元尽四年）。

永平元年（八月丁卯大赦改元尽四年）。

延昌元年（四月乙酉大赦改元尽四年）。

孝明帝熙平元年（延昌四年正月丁巳即位逾年改元尽二年）。

神龟元年（二月己酉诏以神龟表瑞大赦改元尽二年）。

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尽五年）。

孝昌元年（六月癸未大赦改元尽三年）。

武泰元年（正月丙寅大赦改元尽其年二月）。

孝庄帝永安元年（四月即位改建义元年九月乙亥以平葛荣大赦天下改为永安元年尽三年）。

长广王建明元年（永安二年十月自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为尔朱世隆等推立改元尽二年二月禅于前废帝）。

前废帝（亦谓之节闵）普泰元年（建明二年二月己巳即位改元尽其年）。

後废帝中兴元年（建明二年十月即位信都升坛焚燎大赦改元尽二年四月逊位于出帝）。

西魏武帝（亦谓之出帝）永熙元年（中兴二年四月戊子即位大赦改元太昌元年十二月丁亥大赦天下改太昌为永兴。又以太宗年号寻改元永熙尽三年）。

文帝大统元年（永熙三年闰十二月自南阳王为宇文泰所推立明年改元尽十七年）。

废帝元年（大统十七年三月自皇太子即位明年去年号称元年尽三年正月为宇文泰所废）。

恭帝元年（废帝三月正月自齐王为宇文泰所立尽三年十二月庚子禅位于周）。

後周闵帝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称元年尽二年）。

明帝元年（闵帝元年九月自岐州刺史宁都郡公即天王位称元年尽二年）。

武成元年（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大赦改元尽二年自武成以前不立年号）。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戊申诏曰：寒暑亟周奄及徂岁改元命始国之典章朕承宝图宜遵故实可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帝自武成二年四月即位逾年改元尽五年）。

天和元年（正月癸未大赦改元尽六年）。

宣政元年（三月丙辰大赦改元尽六年三月壬辰改元尽其年初改宣政梁主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其年六月终）。

宣帝大成元年（宣政元年六月即位正月朔受朝於露门大赦改元尽其月）。

大象元年（二月传位太子大赦改元尽二年初改大象梁王萧岿。又离合其字曰：太子冢明年而终）。

静帝大定元年正月壬午诏曰：朕以不天夙遭殛罚光阴遄速遽及此辰穷慕缠绵言增号绝逾祀革号宪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尽其年二月逊位于隋）。

隋高祖以後周大定元年二月甲子自相国受禅即位改元开皇元年（尽二十年）。

仁寿元年（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尽四年）。

建德元年（三月诛大蒙宰宇文 大赦改元尽六年）。

炀帝大业元年（以仁寿四年七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尽十三年初改大业识者恶之曰：於字离合为大苦未也。寻而天下丧乱率土遭涂炭之酷焉）。

恭帝义宁元年（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壬戌自代王为唐公所立大赦改元尽二年五月禅于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於太极殿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尽九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乙酉诏曰：朕遐观方册历选前圣大道既隐至公斯革莫不思树风声用隆龟鼎太皇膺 受图功成治定鄙圣人之馀事顾天下而 然永言俗累高居物表爰以大宝俯授微

躬自肃奉神器亟移灰律三正在旦万国来庭长世之术既弘惟新之命方始体元居正今则其时可改武德十年为贞观元年（尽二十二年）。

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辛丑诏曰：比者恭膺宝位乃叶天时继奉休命必因正朔太宗文皇帝龚行天罚宁一区夏宏功无外盛烈难名攀望微猷哀盈园寝朕以寡德守兹神器仰凭堂构俯畅生灵酌彼彝伦道兼文武方今孟陬献 \square 常仪伫历三元首事万国来庭宜遵经国之典以叶阳秋之义可改贞观二十四年为永徽元年（尽六年）。

显庆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尽六年二月）。

龙朔元年（二月乙未晦以百济初平。又益绵等五州皆言龙见，於是改元尽三年）。

麟德元年（正月以绛州麟见於介山含元殿前银台阁内并睹麟趾改元尽二年）。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御朝观坛受贺大赦改元尽三年二月）。

总章元年（三月明堂成大赦改元尽三年三月）。

咸亨元年（三月京师旱大赦改元尽五年七月）。

上元元年（八月追尊高祖太宗大赦改元尽三年十月）。

仪凤元年（十一月陈州上言凤凰见於宛丘县大赦改元尽四年六月三年四月戊申以旱大赦天下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通乾元年二月。又诏停明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调露元年（六月大赦改元尽二年七月）。

永隆元年（八月乙丑立英王哲为太子大赦改元尽二年九月）。

开耀元年（十月乙丑曲赦定襄军改元尽二年正月）。

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皇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元尽二年十一月）。

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大赦改元尽其月）。

中宗以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子自皇太子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嗣圣（是年二月则天皇后废帝为庐陵王立豫王旦大赦改元文明元年其年九月甲寅大赦改元光宅元年二年正月丁未朔以徐敬业平大赦改元垂拱元年五年正月乙卯朔飨祀明堂大赦改为永昌元年二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飨明堂大赦改为载初元年用周正朔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正月为一月十月为年终其年九月壬午则天革命称周废豫王为皇嗣赐姓武大赦改为天授元年三年四月丙申大赦改为如意元年九月庚子大赦改为长寿元年三年五月则天僭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为延载元年二年正月辛巳朔则天僭加号慈氏大赦改为证圣元年是年九月甲寅则天加号天册大赦改为天册万岁元年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大赦改为万岁通天元年二年九月大享天宫大赦改为神功元年二年正月壬戌大赦改为圣历元年三年五月癸丑大赦改为久视元年二年正月丁丑以成州有佛迹见改为大足元年其年十月则天幸长安大赦改为长安元年尽四年）。

神龙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是月甲戌则天归政於中宗尽三年八月）。

景龙元年（九月庚申御太极殿受神龙皇帝尊号大赦改元尽四年五月）。

温王唐隆元年（六月即位大赦改元韦庶人临朝尽其月逊位于睿宗）。

睿宗景 \square 元年（十月册玄宗为皇子是日有景 \square 之瑞改元尽二年）。

太极元年（正月戊子幸 \square 东亲籍田己丑大赦改元尽其年四月）。

延和元年（五月戊寅有事于北郊辛巳大赦改元尽其年四月）。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自皇太子受太上皇传位大赦改元（尽二年十一月）。

开元元年（十一月上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大赦改元尽二十九年）。

天宝元年（正月丁未朔御勤政楼受朝贺大赦改元三年改年为载尽十五载）。

肃宗以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即位於灵武改元至德（尽二年）。

乾元元年（正月乙巳帝於兴庆殿奉太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大圣皇帝礼毕大赦改元尽三年四月）。

上元元年（闰四月己卯御鸣凤门大赦改元尽其年八月）。

元年九月壬寅制曰：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前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为则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实得天统阳生元气之本律首黄钟之尊制度

可存叶用斯在自今已後朕号唯称皇帝其年号但称元年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岁首便数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尽其年三月）

宝应元年四月诏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神明生历数之符合璧定妖灾之气■总集瑞气祇承鸿休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改为宝应元年建巳月为四月依旧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受兹福应位以升平（是月太子即位）

代宗以宝应元年四月即位二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壬子大赦改元为广德（尽二年）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下制改元尽二年十月）

大历元年（十一月甲子日长至御含元殿大赦改元尽十四年）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丁亥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下诏改为建中（尽四年）

兴元元年（正月癸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大赦改元尽一年）

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大赦改元尽二十一年七月）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八月庚子传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永贞（尽其年）

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元年（尽十五年）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丙午即位明年正月辛丑郊祀礼毕大赦改元为长庆（尽四年）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癸酉即位明年正月辛亥亲祀昊天上帝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宝历（）

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明年二月乙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太和（尽十年）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贺遂大赦改元尽五年）

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即位明年正月庚戌郊庙礼毕大赦改元会昌（尽六年）

宣宗以会昌六年十月即位明年正月戊申郊庙礼毕大赦改元大中（尽十三年）

懿宗以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即位明年十一月丁未郊庙礼毕大赦改元咸通（尽十四年）

僖宗以咸通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即位明年十一月庚寅郊庙礼毕大赦改元乾符（尽七年）

广明元年（正月帝御宣政殿改元尽二年六月）

中和元年（七月帝至蜀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议者以去年改元广明咸谓广在唐脚之下而有日月非其祥也。故至是改曰：中和塞浮议焉尽五年二月）

光启元年（三月丁卯车驾至京师己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识者曰：启字口戴戈乱未息也。尽四年正月）

文德元年（二月戊子御承天门大赦改元尽其年）

昭宗以文德元年三月八日即位明年正月御武德殿受朝贺宣制大赦改元龙纪（尽其年）

大顺元年（正月戊子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宰臣百官上徽号礼毕大赦改元尽二年）

景福元年（正月丙午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尽二年）

乾宁元年（正月乙丑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尽五年四月）

光化元年（正月己巳朔以立后改元尽四年二月）

天复元年（三月甲戌有事於宗庙是日御长乐门大赦改元尽四年）

天■元年（闰四月谒太庙礼毕御光政门大赦改元）

哀帝以天■元年八月即位不改元（尽四年三月）

後唐庄宗以天■二十年四月己巳即位（唐自天■四年禅于梁至是十八年帝在太原只称天■）改同光二年（尽四年）

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改元天成（尽四年）

长兴元年（二月乙卯祀圜丘礼毕大赦改元尽四年）

闵帝以长兴四年十二月即位明年正月戊寅御明堂殿大赦改元应顺（尽其年）

末帝以应顺元年四月即位改元清泰（尽三年）

晋高祖以清泰三年十一月即位改元天福（尽七年）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十三日即位九年七月辛未朔御崇元殿大赦改元开运（尽三年是日宣赦未毕会大雷雨匆遽而罢都下震死者数百人明德门内震落石龙之首识者以为石乃国姓盖不祥之甚）

汉高祖以开运四年二月即位于晋阳谓群僚曰：帝王称谓孤已迫於群情而逊避无所其国号正朔未忍遽改繇是降制以少帝开运四年叙天福十二年行事盖以心奉前朝执至义也。（尽其年）

乾☰元年（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尽其年）

隐帝讳承☳以乾☰元年二月即位初高祖欲改年号中书门下进拟乾和二字高祖改为乾☰至是与帝名相符帝亦不改（尽三年）

周太祖以乾☰四年正月即位改元广顺（尽四年）

显德元年（春正月乙未祀圜丘礼毕御明德殿大赦改元）

世宗以显德元年正月丙申即位不改元。

恭帝以显德六年六月甲午即位不改元（尽其年）

卷十六

帝王部·尊号一

古者盛德之君。若九皇五帝皆典籍之所述也。夏商而下降号称王秦并天下始兼三五而建号然後尊极之名著矣。历代而下遵而不易时或因革理非☳公袭踵事增华其流弥盛乃至倾臣子之将顺颂君上之徽美守阙上书备物典策所以极光大之称流景铄之懿也。若乃钦明文思温恭允塞尧舜之德垂於缙素至於☳哲之后据天下之图受三灵之命亿兆欣戴戎夷款附功崇德钜仁深泽广繇是从人之欲顺帝之则拥神休而尊明号亦何让焉。

汉高祖初为汉王五年十二月既平项羽（时以十月为岁首）

正月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汉元年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後。又夺之地谓之番君是以曰：故）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秦以为人臣上书当言昧犯死罪而言汉遂遵之）大王陛下（王者有执兵於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告之因卑以达尊也。）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安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疑亡上下之分（言大王与臣等并称王是为比类相☳疑无尊卑之差别也。分音扶问切）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言位号不殊则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言贤德之人乃可有帝号）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辟读曰僻）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幸者吉而免凶可庆幸也。故人福喜之事皆称为幸而死谓之不幸）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於天下之民则可矣，於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绾卢绾也。）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稷嗣邑名）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汜音☳在济阴界取其汜爱弘大而润下也。）

哀帝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陈导也。言得神道圣者刘也。陈舜後王莽陈之後谵语以明莽当篡立而不知）

後魏显祖献文帝既禅位太子，於是群公奏曰：在昔三王之世澹泊无事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乃从之国之大事咸以闻。

後周闵帝既受魏禅即天王位至明帝三年八月改天王称皇帝建元武成元年时崔猷为御史中大夫以为世有浇淳故帝王因以☳公革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

宣帝大象元年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

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

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文武百官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三年八月王公以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九月庚子御太极殿受册。

玄宗先天二年十一月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曰：臣闻玄化不宰是有强名圣德彰闻必

崇大号伏惟陛下首出千古体元独断扫氛于轩宫闡文明於宸极皇纲绝而复正神器危而重安圣达神祇功齐天地。若无尊号臣下何称《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传》曰：保大定功之谓武陛下断大事於俄顷见成形於未兆故一誓呈祥千里传庆斯所谓不测也。兴王业於多难安生灵於反侧故百神奉职四夷纳贡斯可谓定功也。故臣等敢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伏惟从之手诏曰：朕观上古人主唯称帝王一字秦汉以来乃兼皇帝朕以薄德嗣守宝位乾乾惕厉惧不克胜岂自崇饰以招譴咎虽迫公卿之请终负平生之心所请加号甚无谓也。群臣宗子及僧道耆艾等数百人。又抗表三上乃从之戊子遂行册礼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

开元二十七年二月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耄上表请以圣文二字加尊号凡八表然後许之。

天宝元年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锡宝符尹喜故宅遣使发得之二月享玄元皇帝庙百僚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

七载五月壬申文武百僚以休祥累见上表请加尊号曰：应道表再上固违不从甲戌。又上。表曰：臣闻道之应也。万姓叶心德之至也。百灵表祝是以帝王从天以受休命臣子奉主以荐尊名下戴上为至忠上纳下为大顺伏惟陛下垂衣而端拱司契而乘时御宇而气和提象而物睹臣等上稽仪极下考前训旁求史氏明徵道书皆可以配至极之崇高建大号之美称陛下宗师悬解狭五帝之常道恬愉自得陋三王之仁义同符帝典振古莫俦灵宝经曰：大宝君者大洞之尊神玉皇之正气陛下经高上之至理复帝先之淳源九生真二合成德殊休应道已契灵文景命扬符宿彰仙则知圣祖以大道授陛下久矣。当以应道答之苟人望洽而固违则群情抑而不副是以公卿宗子恳诚於内缙黄艾耄沥款於外宜蒙纳许以昭介福伏惟陛下承上玄乃顾之意顺普天翊戴之情伏以端午良辰万寿来应昌图与两仪配永宝运与三景俱长钦。若鸿名克彰厚庆聿陈大礼式茂元和臣等谨竭愚诚冒死请加尊号期於成遂以叶众心帝手诏报曰：祯祥者所以合天人鸿名者所以彰德业今封章继至诚请甚勤敬膺神休允答人望宜依来请己卯有司告献太清宫太庙庚辰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社太稷壬午公卿百辟奉册上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御兴庆殿受册。

八载六月太白山人李浑上言有神人言金星洞内有玉版石记圣皇福寿之符命御史中丞王共入仙游谷求而获之以献帝御勤政楼受焉，於是王公卿士道俗。又请加尊号表三上不从乃诏曰：朕欲使人述日用道远亲誉愿行其心永守冲约未允来请宜识此怀丙辰文武百官礼部尚书崔翹等。又上。表曰：臣闻上玄成命锡祯符以应期圣皇乘时受神册於兴运是以启殊祥於景福崇大号於至公伏惟陛下缙重玄之耿光嗣五圣之丕绪大德侔於天地至化贯於阴阳感玄道之尊运百辟之议三冒阙下累陈洪名陛下犹以固让为心不以至公为意臣等请以符瑞重叙明之日者五星如连珠两曜如合璧卿蔚膏露凝天之祝也。瑶英产於金玄记开於玉洞神光见真诰传地之祥也。固知天地以鸿休报陛下陛下以至德通乾元允宜合符克配徽号伏奉乙卯诏《书》曰：志存要<玄少>理却虚名臣。又闻之天不让高地不辞大五帝法之而成象三王参之而比德先天地者道也。圣祖已著於强名合天地者圣也。陛下允膺於大号式彰<玄少>用岂曰：虚名况祯祥感通既著於彼灵应参岂。又符於此是以封章再献而日重光徽号三陈而烟霄降泽天人交感影响必臻。若然者陛下安得阙三才之大端抑万姓之勤愿违祖宗之卷命旷天地之符文臣等固陋犹知不可况真宗示庆秘简呈文乘王气於玉行拥神休於宝运伏愿光临大宝允答洪休常垂覆载之仁永保延长之历天下幸甚帝手诏从之闰月丙寅亲谒太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为大道玄元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皇帝并加大圣丁卯群臣奉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御含元殿受册。

十二载十二月庚寅文武百官宪部尚书张筠等上表请上尊号加孝德及改应为证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凡三上表乃许之。

十三载二月甲戌御兴庆殿受册。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壬申右仆射裴冕与百僚上言曰：顷者逆寇乱常悖违天纪六位回薄三光失序上皇南巡以避狄群臣东没而面伪当此时也。勇者不及奋智者不及谋则高祖太宗之业将坠於地矣。上皇知圣嗣在昌人望大启乃付陛下以天地之事将复高祖太宗之业告成功於天伏惟陛下至孝恭顺格於天地不敢以剪逆夷难之务为上皇忧遂乃赫然龙骧雷动朔野以一旅之众康天下之躬尧之聪明广听天下率禹之勤俭以先兆人孝通德茂格于三极故蛮夷君长来庭于要荒之外五玉宝龟纳锡于旌门之内其行如

其植如山莫不裂眦致命开怀饮镞死而後已实乃甘心是以狗噬脐而遇毒奔鲸触纶而皆毙大风一鼓而气廓清斯实再造生人之极也。陛下以上皇未至延俟銮輿清宫待幸守而不失今上皇戾正昭德报功广圣人崇本之义徵王者未举之礼百神奉职亲受宝符过尧迈舜以庆天下以陛下有光上皇之德经天下之文定祸乱之武穷不测之圣通神明之孝故命陛下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皆象德景行自然之符陛下尚执谦冲迁延。若未当者今群臣咸服睿谋肃将天下犹各有茅土铭勋景鍾陛下盛德大业终古独立不速即徽号以蔚皇图臣恐天地神祇勤劳仰止臣谨与太常礼官等金择请以来岁正月五日上尊号伏惟陛下膺天地之诚恭上皇之命遂群臣之请满百灵之心延光无穷天下幸甚诏曰：朕以眇躬敬承明命两遭狂胡扰乱宗社不宁稟上皇至圣之谋当仗钺秉旌之任大师一振残孽无遗上皇厌彼代纷弃兹人事万邦之重俾付朕躬传授宝符乃加徽号朕再三固让实增黽勉恭膺典册感庆良深览卿等来章倍加祇惧依卿等所请三年正月戊寅太上皇御宣政殿授帝传国宝符及受命宝符册帝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上言曰：陛下顾天位之累已推以付臣臣。又畏天命以固辞期不奉诏未蒙诏许以辱四海而今加之徽号锡以洪名既受宝符。又传神器是重臣以不德私臣以殊宠岂天地之容乎！神人之望乎！臣闻礼有常尊器不可假名无虚立义然後行顷以寇逆凭陵京阙失守抚军监国事在一时正位居中尊无二上至於光天之业允文允武圣繇天作孝以感通臣何有焉此皆陛下之能事也。曲成之惠在慈爱而愈深至公之道将询谋而未叶伏望寢兹严命俯遂勤诚臣之下情不胜至愿太上皇诰曰：昊穹垂裕宗社发祥尔往在髫年素彰岐嶷泊乎！问寝日增孝敬吾久勤庶务尝奉至真特好清虚寻将付尔以华戎锐土扫定神州功乃格天德惟迈古是用受兹国宝加以大号典章斯集喜慰盈怀实谓道映前王何必志在让礼克光丕业以副至公即断来帝再让不允。又以大圣二字非所当之言曰：帝王者天所命也。称号者人所奉也。惟有德克跻大宝惟至圣始享鸿休，於是乎！人神形容其美行歌咏之不足或为之名焉伏惟陛下乾坤覆载河海润泽道达生灵惠怀蛮貊尊九庙以崇孝谒五陵以奉先礼二郊以严祠九宫以致敬刻石北京以扬祖烈泥金东岳以告成功自三五以还历选列辟聪明文武齐圣广渊丕懿纯殷孰与比议卓哉！煌煌真圣人之表也。夫天地至大不能定愆伏之序日月运行不能正薄蚀之变自狂孽开扈天纪与时消息为人请命舞干羽而氛永清垂衣裳而衽席无改纳万姓於仁寿之域朝百神於清穆之上然姑射之山思访襄城之野斯。又臣言之不及稽古所未闻羲轩唐虞何足以云：今方推而不居为而不有付臣以宗庙重器锡臣以后王徽章何以克堪辞不获命臣自奉明诰夙夜於邑以为名不可假尊不可逾敬承严旨得为孝乎！至於所深所荷者大不敢悉拒以违天衷而大圣二字得之不易求诸故实布在册书伏望陛下顾兹当仁期以制义今王公侯伯卿士兆人询谋佥同稽首阙下臣敢因众人之议成小子之志上尊号於陛下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即命有司择日奉行册礼其锡臣帝号大圣二字伏愿许停如臣言可以简当所希采纳如臣诚不足动天伏当待罪将以明授受之道辨上下之分不胜臣子下情恳愿之极伏惟陛下俯垂允许以副四海之望表上不允。又。表曰：陛下以宗社再安天下交泰付臣以神器授臣以宝符加臣以宠章锡臣以徽号君亲之义惠下之道已彰臣子之心奉上之礼未足臣所以与王公卿士百辟兆人思垂裕後昆乃悉数前美仰陛下之行者众星之拱北辰悦陛下之泽者百川之赴东海繇是累上尊号敢冒宸威陛下以无为之心不宰万物抑而未允至於再三群情罔知所措一昨辛夕口赐诰命曰：频览章表恳至难违尔宝命惟新洪名允集用加大圣之字克副昊天之心。若成命无渝万国同欢於翊戴固辞不已吾亦未膺乎！典册今不许谦令断来表进迫严旨何以克堪退荷殊私无任陨越小子伏受命矣。伏惟陛下允臣所请则自下上上日月之光昭从上下下雨露之恩广臣已询诸龟筮备其礼物请以来月乙巳奉上册礼圣恩招纳即日付外施行不胜恳愿之至诰曰：汝孝以奉亲明以御字上从君父之命下顺黎元之欲既弘茂实爰副崇名千古攸高百王是式循环章奏喜慰可知予志每集虚心尝遗焰方契真宗之旨岂云：称号之荣汝就养无违归尊有裕载献从龟之吉复当乙巳之辰已备典章当依来请是月乙巳於兴庆殿册太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乾元元年十二月乙未公卿道俗上表请加号曰：乾元三表乃许之二年正月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贺便册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上元二年九月壬寅诏曰：朕获守丕业。若履春冰敢忘谦冲日益招损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自今已後朕号唯称皇帝。

代宗宝应二年四月辛巳宰臣及文武百僚《郭子》仪等上尊号。表曰：臣闻功莫大於缔构乾坤孝

莫先於纘承社稷伏惟皇帝陛下继述冠於周武中兴迈於汉光曩者巨逆慢天中原失序生人罹厥角之祸皇运甚纘旒之危陛下亲讨元凶指麾戎旅尊先帝於灵武返上皇於巴蜀以一旅而扫定二京不再周而克宁九庙是陛下缔构之功也。及乎！先帝厌代奸臣窥国怀踰足之变构无将之端陛下隳将成之祸胎挫已就之凶计申大义而诛吕全至公而嗣文日月蚀而重明寰宇倾而再定陛下纘承之孝也。臣伏以古先帝王继体践祚者年逾则改元创业垂统者功成则上号陛下顷以先帝梓宫象设犹在桥山石室弓剑未剑固违体天之典将申宁戚之义孝思之至。又何加焉今二圣灵 卍 盾永安陵寝万方黎庶悉梦华胥圣人之哀荣毕矣。帝王之功业成矣。宜其大崇徽号允群臣 卍 然之望惟新正朔覃四海莫大之泽伏愿降明诏下有司许臣等徵三代之故事考百王之通典改元立号革故鼎新悬之无穷俾映千古臣子仪等与群臣万姓不胜恳请大愿之至手诏答曰：朕嗣守洪业钦承丕构克清多难奄甸四方圣灵在天玄德敷佑南面恭已朕何有焉巨猾削平非予之武言念海内生人至艰兵锋犹虞暴骨未掩日旰忘食宵分疚怀遽称成功良谓虚美玄宫甫毕岂宜即及改元宝位至尊何以更言加号宰臣之任职在辅弼劝进之词深所不取表三上乃许之六月丙申上表献议曰：陛下昔在藩邸及登储闈聪明 卍 旬齐斋肃端冕遇阙则下入庙必趋及乎！著代成人继明践阼圣姿天纵神化日新学冠九流观书过於乙夜文高五始逸兴丽於秋风此则陛下明昭之文德也。顷者凶羯乱常彝伦失序陛下亲 卍 总戎旅诛讨元凶掩庆绪於雒阳斩朝义於河朔罢三司而复其位职人怀莫大之恩收两京而不问胁从国荷非常之泽泊先帝大渐凶臣伺 卍 陛下释服即戎提戈清难九重邁憲王室危於纘旒百姓不知天下安於山岳此则陛下定难之武功也。若夫心游象象之表理绝名言之外圣断沈远同阴阳之不测睿谟钩深与鬼神而争奥休气潜盈草木化为祯祥淳风远覃蛮夷效其献贡加以明并日月德参乾坤风雨应时自有雍熙之兆鱼鳖咸。若更登仁寿之期此则陛下莫大之至圣也。至於色养尽心慎终追远问安内竖岂一日而忘朝视膳宰夫知再 卍 卍 而方退及乎！三圣违代九域侵临至性自天哀容触地门外之礼权依易月之期从心之丧实履终天之痛财倾象设力竭山陵莫不德通於神明哀感於天地故得役徒百数之众皆曰：子来送终三十餘日曾无涂潦此则陛下感通之至孝也。若乃神告圣运天呈宝符陛下登极之辰泗水见其五璧天兵灭虜之日黄河清於千里神乌白雀之祥填林溢囿卿 卍 甘露之瑞岁至月书此皆灵贶昭告休期之大应也。且夫允恭 卍 哲有轩辕战伐之功焉德合乾坤有伏羲尊圣之业焉降天休呈地宝有夏禹玄 卍 之感焉经天纬地之谓文立极中兴之谓武变化无方之谓圣精诚上通之谓孝降天和腾地气生无期出有为之谓宝文以昭之武以定之圣以成之孝以通之宝以应之夫然後可以充天地之洪名崇帝王之大号故臣等犯冒万死奉上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尊号伏愿陛下祗膺景命对越神祇应天理人光膺大典臣等谨当撰吉日 卍 礼容设九宾群后昭告烈祖清庙展黄琮之仪有事昊穹圉丘陈苍璧之礼臣子仪等与群臣万姓不胜大庆谨上尊号以闻诏下有司七月壬寅御宣政殿受群臣上尊号册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

兴元元年正月朔车驾在奉天诏曰：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 卍 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岂伊浅劣所敢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朕自君临于今六载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苟 卍 旬群情猥当徽号重予不德益用怀惭自今以後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

贞元五年十月百僚累上表请复徽号诏曰：三省来章弥用兢惕载崇大号何以当之前者示怀盖非冲让尚劳敦请岂所宜然卿等博达古今列於朝右思弘献替共致太和岂以虚名重予不德再三循复增恚于怀想悉深衷勿更陈请。

六年九月戊午百僚京城道俗等诣阙抗表请上贞元圣神文武皇帝尊号手诏不许十月己亥再诣阙抗表犹不许因谓侍臣曰：今年春夏亢旱粟麦不登朕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朕傥因 卍 祀而受徽号是有为为之更勿烦请也。

顺宗永贞元年八月禅位于宪宗十二月辛酉宰臣文武百僚等请上太上皇及皇帝尊号。表曰：臣闻帝尧之禅虞舜也。业归于异代汉祖之尊太上也。礼循乎！虚名未有履尊极而舍万乘之荣奉晨昏而传七庙之重斯则尧图非远汉道未全倬然冠洪名而超古昔者孰。若今之盛也。伏惟皇帝陛下诞受圣姿钦膺宝历自天生德与神合契近者太上皇恭默在疚禅授未行万国注心思尧言以致理群生属望渴圣人之利见陛下忠感於天地孝达於神明成尧舜之内禅固邦家之景命功莫盛於配天孝莫大於宁亲让莫高於配圣

故太上皇释天下之负所以成其让陛下受宗祧之寄所以保其功惟文王为无忧惟武王为善继夏祀永固周命惟新巍巍荡荡固无德而称矣。又闻皇帝之道必体於至公称号所加不私於为已将体元以立政必纪年以垂号伏愿肇兹献岁允极鸿名发挥玄功昭示景化则太上皇之德可表於徽册陛下之孝克施於寰海然後父受子子君君臣臣仰东海者知圣化之深跻南山者愿圣人之寿臣等不胜大愿请上太上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请上陛下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因三正之庆会鼓万国之欢心奉宝册以荐鸿徽率群臣而朝上日然後退自问寝列兹充庭先陈教孝之仪方受庆君之礼斯实邦家之耿光也。古今之绝典也。虽朝贺有次已稟於纶言而徽号所尊益勤於俞诏兆人愿愿罔不。然宪宗诏答曰：高祖太宗接千载之统垂无疆之休太上皇承九圣之烈傅莫大之庆嗣德缵业允文允武弘帝尧之钦明宗玄元之清净付朕天下顾神保和至道光於唐虞至仁合於天地卿等处述休德祇献鸿名循省再三允符朕志朕获守宝位丕承睿训虽严恭寅畏不敢怠违而泽未洽於群生理未臻於皇极遽言徽号何以当之虽嘉乃诚难遂来请其上献太上皇尊号宜依所奏凡百卿士当体至怀明年正月丙寅朔太上皇居兴庆宫受朝贺皇帝率百僚奉上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帝。

卷十七

帝王部·尊号第二

宪宗元和元年十二月甲戌宰臣及百僚表请上尊号曰：文武圣德皇帝不许。

三年正月癸巳御宣政殿受徽号曰：睿圣文武皇帝（王钦。若等曰：本史阙群臣所请之文）。

十四年五月一内申中书门下率百僚上表请加尊号曰：臣闻惟帝之尊不言而理惟天为大无得而名所以举鸿徽。大者尊乾坤之心也。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枢御柄气母躋神总三灵以纪元宅万国以铺化霁日出海荣光照天烟霞变舒草树动色夫纂大宝者重光之德崇张帝图者属统之功盛十圣储祉贞明下土一天镜开引耀幽蛰此臣所以稽众心而窥景铄者也。臣闻孝於其父则导善因心忠於其君则望美终日盖性本於内义激於中将曲成以无违期取实而不苟所以然者陛下粤临宸极十有五年道本至公诚深馭朽有尽下之意无自我之规以喜怒之气调阴阳之德比类百则有帝尧之聪明周旋一心秉神禹之恭俭繇是朔陲之凶以谋胜庸蜀之虜以刑诛徐夷之固以德归吴寇之强以气灭茂昭以二郡至弘正以全部来幽镇无声沧景交代至。若从史执缚宗。明刑语於大朝斯为细事顷自淮淝稔祸海岱奋妖历五圣而不龚稽四纪而负固陛下英威电断睿略风行决取必於天心示不疑於舆听此忠贤所以尽力猛毅所以捐躯一举而元济受擒再动而师道传首地维自正天下一家六十餘年不闻此事野老击壤仁风扇和巍巍成功荡荡区域远可以比崇於唐虞轩琐近可以丕显於高祖太宗。且玄宗自先天三年至天宝十三年四十年。六上徽号今陛下发挥玄祉。单赫洪猷摠积愤於祖宗驾千龄於天地饰文武之气象纳广大於昊穹泽及隐微仁。动植圆方不足称其远辰象不足契其明瑞舞神鱼祥升鸣凤。若不骏尊大号仰陟崇名，岂非臣下之恋与臣等是以夕惕夙夜翕肩累息上探元命下采群情不胜恳戴诚愿之至谨上尊号曰：元和顺天应道圣文武皇帝以崇莫大之业以配无为之功伏惟陛下奉顺人灵俯从公议鉴深诚於亿兆顾景贶於神祇。四海孰不踊跃帝答诏不许表四上从之七月己丑御宣政殿群臣册上尊号。

穆宗长庆元年四月辛卯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僚请上尊号。表曰：臣闻上帝至尊也。其有九所以显高明之位西方大圣也。其号有十所以旌神化之功王者提宝运而光宅握瑶图而首出必建徽号以称鸿猷斯乃臣子之诚有所法则天之所与不可辞让伏惟皇帝陛下钦明御历神武纂戎挺上圣之姿抚中兴之运鼓雷霆而清八极悬日月而照九围粤。若祇事郊庙敬养长乐大孝也。省刑责已偃革息兵大泽也。庆。见甘露降羽毛呈瑞草木发祥天符也。亿兆欢心而太和蛮夷蹶角而威服人瑞也。祖宗未宾之地帝王不收之。皆勿耀天威独运圣算未尝血一刀劳一夫文轨罔不同桀鬻罔不化则轩有版泉之战尧有丹浦之征求之往籍彼宜惭色陛下有格天之大勋动天之大德徽烈已冠於前古而称号犹抑於当今凡在朝野敢不知罪臣等不胜大愿伏乞回天眷启宸衷择吉日崇徽号塞人祇慊慊之望合夷夏。之诚制答曰：朕以菲德初承大宝严恭夙夜。已临人烛理未明举政多阙虽展郊。之礼或称瑞应之符而俗尚凋讹人未康。所患德之不立岂患名之不尊至於北狄求和西戎即叙南越投戈而率化西戎继踵而来王不俟七旬之期自销积

纪之弊此皆宗社垂裕公卿赞谋之力也。朕何有焉遽议徽名深惧未称卿等志思将顺诚切致君宜体至怀勿二旬虚美表四上从之七月壬子御宣政殿受册文武孝德皇帝尊号。

敬宗宝历元年四月丙寅宰臣等抗疏请上尊号不许自此累献四表诏方从之癸巳御宣政殿受册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尊号。

文宗太和六年正月辛亥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官请上尊号诏答不许甲寅再上。表曰：伏以昭闡大猷崇建明号，爰自列圣实从人心，或不逾於一二年或至於再三册伏惟陛下握乾符而执左契扫氛二而廓夷途时清俗平世更於七足以光宝祚畅洪徽追成规崇典礼而况百灵效祉庶绩其凝祝告玄穹孝光长乐庆泽跻天而接地仁风辉古而映今休祲见於星三嘉瑞洽於禽草英声腾轶於八表和气旁达於九围而乃尚执劳谦未允诚望凡在臣庶实所张惶夫无为而理者不在於去名称在於遂万物之宜曲而成之者也。恭默思道者不在於变典册在於天下为公居而不有者也。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然则王者举措有法弛张随时伏望答上帝乃眷之怀副下人倾心之望略二谦之小节奉祖宗之旧仪臣等不胜大愿谨上尊号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伏乞仰遵成式俯顺群心命有司择吉日光膺盛礼允答天人天下幸甚诏曰：朕以否德纂承睿图业乾乾惧不克荷是用法天地无私之道以成化象日月无私之照以烛幽慕唐尧虞舜之为君继贞观开元之致理朕以夕惕宵兴不遑暇逸冀将绍复圣哲保绥华夷至於洪名尤不轻议尚未审度，岂可属心卿等台铉重臣翼宣元化宜翊朕志臻於缉熙今阴雪伤和尚资宽宥乃以文武至德加於朕躬省视奏章难从虚美宜断来表深谅予怀庚申表三上诏答不许。

七年十二月甲午中书门下请上尊号。表曰：臣闻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必建崇名立徽号，号者功之表名者德之光所以配天立极传於亿祀表功明德示於四方伏惟皇帝陛下运启中兴业隆大宝总道德而施教法阴阳以为心虽日昃忘劳之规御朽兴念之戒身衣弋二弟之俭乙夜观书之勤斯皆前代之令猷而哲王之懿范有一於此则为圣明陛下二二而行之孜孜不倦而。又抑退浮薄崇奖贞廉必齐素厚之风每尚儒学之本端静迈於时俗孝爱浹於人伦扫沧景之妖凶定羌蛮之二扰去华尚朴自六宫端本澄源行乎！四海近者旱二。又偶告时雨稍愆陛下切纳隍之忧深在予之责德音才发灵贶已随变慝消灾有如影响感受制以轨道寿星叶纪以扬光品汇昭苏风雨时。若玄功之化覆载同和涵育之仁肖翹皆遂干戈载戢华夏以清自三代以还仁明聪圣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而自龙飞代邸将及十年圣德咸通洪名久旷何以彰祖宗之盛烈副亿兆之恳诚臣。又闻行过乎！恭自非中道名以出信斯盖格言使尊称抑而未扬大典阙而不举天地之符未答神祇之望莫申臣等不胜大愿谨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伏惟诞膺丕典永峻鸿猷葵藿纤诚庶倾心於回照犬马微志获蹈舞於康衢无任愀屏营之至前後凡四上表诏答不许宰臣以帝临御八年请加徽号二有五坊中人薛季陵自同华回因奏关辅村闾百姓凋弊帝叹曰：近甸今岁小稔人尚如此况江淮水潦之後流离疾苦未有弭灾援溺之术焉可虚饰鸿名以自尊大乎！因以通天带赏季陵由是宰臣不敢复请。

开成二年二月自朔至晦方岳之臣请上尊号者二十二道或至再请者皆诏报不许。

武宗会昌二年四月乙丑朔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等上章请加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册。

五年正月己酉朔太尉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及文武百官太常卿孙简等六千二百二人等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初徽号内无道字有中旨令加之中书奏曰：伏以轩居崆峒尧期姑射未有不心游至道而能功济生灵暨汉之文景尊奉黄老理致刑措时称太康开元中玄宗经始清宫崇追玄祖阐绎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轩后之灵踪遵开元之故事进道不贵於拱璧澄心已得於玄珠圣寿必过於殷宗景化方跻於汉武臣等所上徽号义虽尽美意有未周今谨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贵冠皇王之高号尽臣子之至诚伏希圣慈容鉴丹恳。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壬戌宰臣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

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庚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杜二率百僚上徽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

十二年正月戊申宰臣路岩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御舍元殿受册。

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己丑宰臣崔彦昭率文武百僚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御正殿受册。

光启元年五月宰臣萧遘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大赦。

昭宗大顺元年正月御武德殿受朝贺宰臣百官上徽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大赦改元後唐明宗。

长兴元年三月庚辰宰臣冯道率百僚拜表请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表曰：先以中外同词华夷叶庆敬遵往制特上徽名天 卷末回王言叠降过持谦柄尚拘群情将永显於洪休须再陈於丹素伏以皇帝陛下中兴缵祀下武应期务实去华还淳返朴有闻善必行之圣有无幽不烛之明以神武戡定四方以文德怀柔八极惟恭与孝继祖承祧臣等考寻帝载奉扬休烈请上尊号曰：圣明文武恭孝皇帝约就望而臆谭尧德叙声身而首赞禹谟此际陛下以郊 未展於泰坛帝飨未修於清庙易水之残妖未殄江陵之阖境未宁坚违丹赤之诚更待和平之日今则乾坤大定书轨混同北暨幽陵南穷丹徼东逾沧海西越流沙率梯航者愿布腹心俟干羽者已陶声教圉丘报本显陈燿燎之仪宗 告处亲奉 韶之荐而况万邦胥悦百 顺成天垂上瑞之文人乐由庚之化鸡竿作解风纪维新野喧击壤之歌兵入 弓之咏人祗 合日月重光明哉！康哉！美矣。盛矣。臣等生逢景运仰缵丕图曲将亿兆之心处贡再三之请冀茂实永光於图史徽猷式冠於古今上契天心中下从人欲凡厥臣庶恭俟允俞诏曰：朕顾惟凉德获绍丕基赖心膺之 谟 股肱之寅亮惧难负荷爰励斋庄惟诚荒宁敢自满假卿等谟猷迭著翼亮弥勤遽以鸿名将加眇质虽验忠贞之恳诚非谦慎之怀往年继上封章累增宣达近者告处宗庙展礼郊丘皆辅弼之尽心亦缵承之常道纵频摧北虜烽燧犹存虽稍静南方车书未混至於年 丰稔皆繇台辅燮调岂予冲人当斯盛美尔宜明予畏相体朕师臣勉务弼谐无忘裨教尧舜禹汤之大道足可敷陈圣明神武之虚名无烦往复谅兹深意即断来表章三上从之。

四年六月丙午宰臣冯道文武百僚拜章请上徽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曰：臣等闻乾文上布赏居莫大之尊坤体下凝克阐无疆之道以是发生悠久亨育运行人识玄功遂配高明之号世祥阴德爰标博厚之名皆彰得一之灵尽合通三之称帝王继统古今同符皇风愈至於治平群愿并处于将顺伏惟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乾坤正气日月并明千年膺出震之期万乘发承祧之日宽仁大度映 史於前王俭德淳风契徽猷於太古而自削平多难纂绍洪基视兆庶以如伤致八 之丕变蛮夷率服稼穡丰登普天扬溢美之声当宁固持谦之旨夙坚众志久抑鸿名泊展礼祖宗告处天地乃从人而降命获奉册以陈诚纪述圣谟但务属词之实申明拜典方谐得理之宜郊祀以来日新其化四年益理九土咸宁恶党挺妖仗天威而悉殄远藩顺感帝德以皆来塞外休兵域中无事保深根而固蒂延地久以天长臣等 取据群情处微故事合增加於徽称免漏略於宸猷伏以道为广大宗天布生成之惠仰惟一德宜 二名臣等伏请於尊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庶得彰明典礼共倾翊戴之心辉映简编永表雍熙之运诏答曰：朕猥以眇躬处承丕构统临区宇绵历星霜九有所宾万务思治鉴往代兴废之本禀前王嗣守之规馭朽索以兢怀揽宵衣而惕虑顾惟寡昧罔敢怠荒而犹帝道未臻皇猷罕著至於五兵销偃九 丰稔内繇调燮之功外假勋贤之力岂兹凉德擅彼徽名今则渐冀小康将凝大化谅 台甫车俾契混同何乃遽贡饰辞爰加溢美乍披来奏深匪素怀致君不在於斯文尊主宁劳於懿号未。若罄舟楫济川之业竭股肱宣力之诚使化被八荒泽及四海武功文德感叶於休期君贤臣忠永标於良史今兹来请具验乃心徒切叹嘉必难依允所上尊号宜不允表三上从之。

八月丁未帝斋宿於明堂殿之寢室戊申被袞冕法服御明堂殿百僚朝服班於位摄太尉冯道进玉册摄中书令刘 句读册戊申宣赦毕帝移御榻临殿槛亲慰劳百姓先是积阴旬月是日景物廓清帝甚悦谓范延光等曰：予之不德两增徽号卿辈辅相之效也。

晋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以宝册上帝徽号曰：英武明义皇帝左右金吾六军仪仗兵部法物太常鼓吹殿中省伞扇者等并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陈列帝受徽号毕御殿受百官贺。

周太祖广顺三年十月甲子南郊大礼使中书令弘文馆学士齐国公冯道率文武百僚诸道节度使内外将校官吏耆老僧道等上。表曰：粤以惟帝事天惟臣奉主就阳展礼一人处报本之心揆德弘猷万国切归尊之愿载扬明号思称洪休瞻旒冕以献言望昊穹而垂允臣等顿首臣闻德所以诞敷四海名所以驰誉万邦苟黼藻之颂不传则就望之容何著故质文迭用宾实相符礼有常尊臣子合遵於旧典功无与让君亲当协於至公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纯德受命弘要道於天下畅贞风於域中通达无方渊源不测此所谓圣以合道也。外宣百度上法三光铜浑昭乾健之规玉烛朗阳舒之景无幽不烛有感皆通此所谓明以烛远也。至如用姬公之典以御十伦敬孔子之祠以兴四教观书之夜 句铎孟春远服殊邻王道无偏而荡荡亲平判垒天网不漏而恢恢虜帐以是魂销并土以之胁息此所谓文以兴教武以宅功也。又。若煦妪万物昭苏九围协

天载以无声恢帝猷而有截 三 丞如东海固比南山此所谓仁以阜成德以顺正者也。皇帝陛下圣广造化明均照临同文班黼黻之章常武蓄雷霆之势仁兼孝以并率德与道而相权 三 三 集众方光扬茂实臣等不胜大愿谨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恭惟雍熙之代开泰之朝君臣崇相正之规天地无不交之象《书》曰：一人有庆当皇极之盛隆《诗》曰：万国作孚在鸿名之远逮臣等幸逢景运获事朝廷表端揆而列群司各承丰泽章至尊而舒盛德敢怠前规沥恳倾输望恩俞允诏报曰：眇覩前王德之盛者或弘弧剡矢去天下之暴或手胼足胝服四载之勤德普施於民而民不知其力盖为而不有建之。若偷巍巍圣功曾无称号苟异，於是孰不近名朕历数在躬艰难承统莫识三皇之道徒知万乘之尊至於翼翼小心孜孜庶政推诚待物损已益人上帝佑予於兹三祀日慎一日无德可称夫五礼交 三 四时不忒振颓纲於会府致函夏之小康斯乃公辅庶臣举职之明效也。七德训戎四鄙不耸执干戈而卫社抚封域以安民此。又勋臣将校为时而宣力也。至。若虫螟消殄风雨不愆岁比丰登民跻富寿兹乃乾坤育物宗社贻休敢贪天功以为己力而公卿协议中外同词诣阙拜章增予美号虽为臣之义将顺则然谅爱君之心殊不在此朕顾寡薄非所宜当即断来章无至固执所请宜不允表三上从之。

卷十八

帝王部·帝德

自古王者受命以有德而後昌也。书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易》曰：日新之谓盛德。若夫创业之后天下乐推守文之主人心欣戴何哉！盖圣人以顺动则悦随暨声教则咸服者也。昔三皇无为而化五帝垂拱而治巍巍荡荡无得而称 三 三 三 恭已而化三代而下百王以还虽教成之迹不同而君民之德可举莫不合天地之大齐日月之明表正万邦辉映千古是知贵为万乘富有四海在乎！以百姓心为心万物利为利无私之道不宰为功加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得以垂无疆之美也。

黄帝轩辕氏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 三 旬齐（年逾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 三 旬通矣。）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既为天子置左右太监监於万国万国和而神鬼山川封禅以为多焉。

颡项高阳氏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财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流沙在张掖延居县）东至於蟠木（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

帝啻高辛氏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三 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啻溉执中而遍天下（古既字作水傍遍字一作扁）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

帝尧陶唐氏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三 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将逊于位让于虞舜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舜曰：稽於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帝谓尧也。舜因嘉言无所伏遂称尧德以成其义考众从人矜孤悯穷凡人所轻圣人所重）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尧也。广谓所覆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所不通神妙无方文经天地武定祸乱）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眷视奄同也。言尧有此德故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苍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苍苍然生草木言所及广远）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帝舜虞氏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尧问可用者四岳荐虞舜尧曰：可，於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 三 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将使嗣位历试诸艰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顺考古道而行之）曰：重华协于帝（华谓文德言其光大重合於尧俱圣明） 三 哲文明温恭允塞（ 三 深哲智也。舜有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又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

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贤不肖皆能行之其德如此乃号为舜舜之言充也。）又曰：後世虽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不厚其子言既不传位。又无以丰饶诸侯位也。耻费不为辞费出空言也。实谓货财也。辨别也。犹宽而栗也。）甫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德所威则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则人皆宠之言得人也。）

夏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以身为法度）称以出（出一作土）
□□穆穆为纲为纪帝尧使禹为司空劳身焦思居外十二年过家门不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宫室致力於沟洫（方里为井井间为沟十里为成成有沟洫沟广深四尺洫八尺也。）作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又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言百姓效禹为仁非本能仁也。遂犹达也。）禹治水敷土其德能大中国（作大夏之乐）

殷汤出见野张网四面乃去其三面（事具帝王仁慈门）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汤举伊尹任以国政践天子位伊尹作咸有一德汤即位奉天无私故《诗》曰：帝命不违至於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围仲虺之诰曰：惟王不迓声色不殖货利（迓近也。不近声乐言清简不近女色言贞固殖生也。不生资财货利言不贪也。既有圣德兼有此行）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已改过不吝（懋勉也。勉於德者则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则勉之以赏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过则改无所吝惜所以能成王业）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言宽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贤则助之德则辅之忠则显之良则遂之明王之道）。又伊训曰：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言布明德以宽政代桀之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怀我商王之德）。又曰：肇■人纪从谏弗■弗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於有万邦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言汝祖成汤能齐德圣达广大深远泽流後世）皇天眷佑诞受厥命（皇天眷顾汤佑助之大受其命为天子）抚民以宽除其邪虐（抚民以宽政放桀邪虐汤之德）功加於时德垂後裔（言立功于当时德泽垂及後世）。又曰：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其德能■■天下（故作大■之乐）

周文王在母不忧（体不变故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事父不怒（父谓王季）既为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事具帝王创业门）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一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

武王伐纣以除其害其德能成武功故作大武之乐汉高祖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尝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不■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既即位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

惠帝内■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瞿然（谏■复道乘衣冠道也。）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对循高帝制度）可谓宽仁之主。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张武等受贿金钱觉更加赏赐以■鬼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措置也。几近也。言天下死罪人不过数百也。）十三年诏曰：秘祝之官移过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元帝宽弦逮下出於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成帝为太子时宽博谨慎初居桂宫（桂宫在城中近北宫非太子宫）

元帝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门楼下有铜龙。若白鹤飞廉之为名也。）不敢绝驰道（驰道天子所行道。若今之中道绝横度也。）西至直城门（黄图西出南头第二门也。）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元帝迟之问其故以状对元帝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及即位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不内顾谓俨然端严不回视不疾言者为轻肆也。不亲指为惑下也。）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後汉光武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大官无馀有功■取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祿终无诛谴者帝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官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中幸

章陵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帝之字也。）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十断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世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章帝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藩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魏文帝称章帝长者）

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

晋武帝量弦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纳说正未尝失色於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靖四方明帝为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尝论圣人真假之意导等不能屈。又习武艺善抚将士於时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及即位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於时兵凶岁饥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崎岖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宏远矣。

简文帝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郭璞见而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长清虚寡欲尤善玄言。

孝武帝幼称聪悟简文之崩也。即位时年十岁至晡不临左右进谏答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谢安尝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既威权已出雅有人主之量。

恭帝为琅邪王辅政安帝既不慧帝每侍左右消息温凉寝食之节以恭谨闻时人称焉。

後魏道武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

元明道武长子明■宽毅非礼不动道武甚奇之。

太武聪明大度意豁如也。

献文聪■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

孝文敦睦九族礼敬俱深虽於大臣持法不纵然性宽慈每垂矜赦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尝思所以济益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二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每言凡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诚遇物苟能推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尝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南北征巡有司奏请治道帝曰：粗修桥梁通輿马便止不须去草■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为之不为不急之事损民力也。巡幸淮南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稻梁无所伤践太和十七年南伐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帝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尝寄以布素之意■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侍郎郭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为袭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岂非景行之谓。

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虚饰尝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

明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

武帝初为大司空甚为明帝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性沉深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取言明帝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及即位劳谦接下自强不息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伐齐将战有司请换马帝曰：朕独乘良马欲何所之故能得士卒死力。

隋高祖初入太学深沉严重虽至亲昵不敢狎侮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旧臣帝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

唐高祖七岁袭爵唐国公倜傥不羁豁达大度至性刚直无所矫饰志略宏远宽仁容众凡所与游集无贵贱皆得其欢心及义兵起群盗大侠争来归附焉谒见必与同坐或延之卧内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赏赐金帛无所爱鄙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许便宜从事未尝限以文法繇是衔命毕力向义者如流及即位见旧爱故人特执■降有自远至者皆为之加礼贵臣尝引升御榻辞意款昵言必称名初军国多务奏请填委临朝处分剖决如流每发其奸伏皆出人之意表然唯举大纲不存苛细尝从容谓侍臣曰：隋炀帝时遣左右觐察得失朝臣

战惧咸不自安君臣一体岂当如是。

太宗始自襁褓视瞻举措有异於常尤为高祖穆太后之所钟爱每将随从不离左右践祚之始霜旱为灾粟价腾起突厥侵抄州县骚然帝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间九区宁谧至於进贤任能厉精为政求士。若不及从谏如转圜分遣旌旄抚临戎狄未几单于面缚葱西肉袒榜徵儒学兴复制度礼乐毕备风教兴行下无滞才上无□比政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外户不闭圉圉尝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敛手屏迹无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尝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四夷宾服唯须守此成功以养百姓。又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经始斯毕安可改移。若易一椽增一瓦人足竞践良工挥墨摇其梁栋所坏益多亦犹百姓既安因而抚养。若慕奇功变法制不常其德必致劳扰。又尝狩於骊山帝登山顶见围断绝顾谓从官曰：此山险绝马路不通攀缘危涧人亦劳止。若依军令阙围有罪朕为万姓主不可登高就下察人之过乃回马避之。又尝谓侍臣曰：传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朕今每事繇己诚能自节岂独百姓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四夷不欲亦能从其意耳。又尝征辽将发定州诏以宫女十人从司徒长孙无忌表请陛下躬自度辽天下兵符及神玺悉从宫女减少将委官人天下观之以为陛下轻神器帝曰：度辽者十馀万人皆离家室朕将十人犹慚太多夫自厚其身必劳百姓十人以主玺符足可不任官人朕心已在言前无烦公重请右卫将军陈万福违法取驿馭数石不欲加罪赐馭以■鬼其心帝威容甚肃百寮进见皆失其措帝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使得尽言尝谓公卿曰：朕见炀帝多忌朝臣不语非所以待下也。朕欲上和和睦君臣一体遂语百寮曰午事隙各归第所有情好任其往来虚怀博纳不欲见人之短。又谓群臣曰：朕比许上封事者欲知国家臧否政教得失而无识人因此兼言公等愆过朕皆弃而不览想不以怀疑。

玄宗生而聪明睿哲及长宽仁孝友识度弘远英武果断不拘小节。

肃宗始五岁聪明秀异及长英睿有谋略仁爱孝友得之天性有检制规矩临事立断应。若雷霆。

代宗天纵圣德仁孝友悌至性过人聪明神武宽而能断硕量洪深喜愠不形於色自幼好学乐善强记及长博通经籍尤精易象而温恭简敬动必繇礼及即位取则二仪推诚万方含弘光大宽而能断圣德在人而不有神功格天而不言可谓中兴之主。

德宗贞元中尝谓宰臣曰：先师有云：居上不宽吾何以观而今以後朕务行宽大之令百寮有才能行有不周者当弃瑕录用无求备於一人。

顺宗为太子时於父子间慈孝交结无嫌每以天下为忧德宗在位稍久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因縁用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刻剥聚敛自以为功天下皆怨怒帝每进见候颜色■取言其不可及陆贄张滂李充等以毁譴朝臣悚惧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外无敢救者帝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者帝之力也。贞元中中官多诈称官市肆夺人物百姓怨苦帝尝以为言德宗虽不能悉听用而心益贤重太子未尝假借内官颜色居东宫二十馀年天下阴受其赐。

宪宗即位初■平公主进女口十五人帝曰：太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其还郭氏京师士庶闻之者皆喜。且相贺想望太平焉元和末光禄卿杨元卿奏曰：淮西平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之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讨贼为人除害今贼平人安则我求得矣。宝货犀带非所求也。後勿复言。

穆宗宽仁大度天资博厚喜愠不形於外元和末帝在东宫时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帝学书至依字■取去其傍人字臣问之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宪宗深嘉叹焉。

文宗初封江王在藩邸温恭冲默好学不倦。

宣宗每对臣寮肃然拱揖鲜有轻易之言大臣或献章■即烧香盥手受而览之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

昭宗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浸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

後唐庄宗便骑射胆略绝人其心豁如也。采录善言听纳容物为晋王时躬亲庶务每与宾寮参议以恤物为心视民如伤孜孜不倦尝有疑狱法司以状具闻帝犹虑狱吏榜笞诬枉覆讯曰：非狱吏榜笞乎！非势门排陷乎！黠囚或诬谮帝以具狱按格令条其罪以示之囚既■免首伏罪帝愍然谓之曰：非吾杀尔尔当自杀每出於路遇饥寒无告者必驻马临问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山林群盗邑里酋豪皆革心从化各务生产

屏出贪吏杜塞幸门登任循良振■■沉滞不逾期月民俗丕变市无强贾路不拾遗闾里之间无复犬吠之警流佣毕复颂声闻於道路三农稔熟上下翕然明宗初为太祖亲骑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唯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太祖尝试之召於泉府命恣其所取帝唯持束帛数缙而出晋高祖性沉澹寡言笑读兵法重李牧周亚夫之所行事初为太原尹未尝有丝竹滋味而■■取自燕乐每公退必召幕客论民间稼穡及刑政得失幕客常俸皆曰：但使人鞿青白铜钱给之常俸之外优以品食但日在公宫不许游■■士人亦倾心自效无所倦焉周太祖性聪明凡军志政经深究肯綮人皆服其敏无以过之。

世宗幼而英悟以严重自处与宾客言必低声柔气商确古今及论攻战之事则纵辩高谭词理锋起故时人多之及即位与侍臣论及赏罚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因喜赏人也。

卷十九

帝王部·功业

春秋述七德之武周官著九伐之法盖夫有天下者未尝不繇严师律广行威罚以成乎！善志而式隆大业者焉三代之後贤王踵武丕承基绪以御诸夏或乃■■广俗弗率■■扰边鄙敌国拒命毒□齐民以至巨猾猖狂连群而为盗凶党■■扈逆理而自安繇是申命将帅恭行讨伐式遏乱略震耀皇灵用能兴衰拨乱宣威昭德推亡兼弱辟壤地以益国绥怀荒服远通驿候而置吏边陲增保障之固文轨致混同之盛至。若躬圣哲之表参缔构之谋履艰危之运著戡定之绩岂止谋成帷幄授律之允臧盖亦身先士众大勋之克集者也。

周宣王能兴衰拨乱命召穆公虎平淮夷其《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汉武帝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贞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为武严故越人降为归义侯越人於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甲为下濂将军下苍梧（甲越人归汉者伍子胥书有下濂船）皆将罪人江淮吕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亦越人）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江咸会番禺六年十月平之（事具征讨门）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九真日南九郡初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恐发兵与汉行後其国空虚而旁国来寇窃取其老弱也。）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越者八校尉击之会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言因军行而便诛之）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还诛反者（谓军还而诛。且兰）夜郎遂入朝邛■冉■■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越■■郡」都为沈黎郡冉■■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是年秋东越王馀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明年冬东越杀王馀善降诏曰：东越险阻反覆为後世患迁其民於江淮间。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琊王■■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西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二十馀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大军太康元年三月孙皓降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

後魏太武始光四年五月讨伪夏赫连昌于长安六月甲辰昌将麾下数百骑西南走奔上■■乙巳入城虜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神□元年二月监军侍御史安颉擒昌归京师。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齐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於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并置总管府相并二总管各置官及六府官。

隋文帝开皇八年三月诏大举伐陈十月命行台尚书令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州宜阳公王世绩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卒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按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九年正月陈国平获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唐太宗初为唐国公子隋末群盗蜂起阴有济时之志遂降节下士推财养客无贵贱咸能得其欢心至於群盗大侠皆愿效死及从高祖於太原与晋阳令刘文静善文静坐李密系亲狱帝乃

就禁所与之言阴图举义於时百姓避贼多入郡城城中胜兵者殆将数万人文静为令岁久知其豪杰。又长孙顺德刘弘基等避辽东之役皆隐匿从帝游客甚众，於是密布腹心阴设筹策部置悉定即举兵恐惊高祖欲以情告。又虑不听沉吟者久之未能决後因屏人白状高祖大惊曰：何意敢发此言汝留勿出吾将执汝告官因命纸笔即欲表太宗徐复言曰：见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高祖乃言曰：吾鍾爱於汝汝亦自知，岂能告汝慎勿出口。且去明日可更来太宗旦日复见辞情恳至高祖不得已遂许以备王威等故犹豫未发会高祖被拘帝流涕言於高祖曰：奉国家惟忠与孝今国乱主昏尽忠何益破家绝祀非孝所宜事急矣。便须早建大计功。若有成当威加天下不成犹可山头望廷尉岂宜大乱之时受执於单使而坐见夷灭乎！高祖悦而从之兵临发会事释而止帝。又说高祖曰：晋阳者唐之旧国天之命我久矣。今顺天举事谁谓不成。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临机不断祸必从之会刘武周作乱，於是决策诛王威高君雅首举义师奉高祖为大将皆太宗之谋也。寻率兵略地进击西河郡初至城下谕之不从因纵飞梯士卒争上司法书佐朱智■为内应遂克之获郡丞高德孺数之曰：卿见野鸟谬称是鸾以谄时主指鹿为马以致亡秦卿之类也。义兵之举正欲诛佞人耳，於是斩之馀皆慰抚尽复其业百姓大悦更相贺曰：所谓以义安天下此真吾君也。自今之後其见太平乎！师旋拜右领军大都督三军皆隶焉封敦煌郡公及义兵谋将西上隋将宋老生顿兵霍邑屈突通镇河东议者惮之帝笑曰：天实弃隋人孰能辅商周之不敌其来尚矣。老生之辈当如我何亿兆离心■足为吾擒耳及师次贾胡堡会霖雨粮尽高祖金谋於众将返太原帝进谏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奋不顾身以安百姓当须先据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便即班师将恐义从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发引帝遽将复谏会暝高祖已寝帝不得入夜渐久遂於外号泣声闻於内有命引入问其故对曰：今者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兵散於前敌乘其後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曰：兵马已去如何帝曰：初遣兵之使世民并执於堡外矣。所领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犹应不远今请自追之高祖笑曰：吾成败在汝汝复何言任汝也。帝亲与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时方中夜帝驰入深谷遂失道下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帝自为武侯将轻骑夜发前行及次河东关中豪杰争来附义帝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收群盗以图京师高祖皆曰：善帝以前军济河先定渭北略地於三辅自同华豳雍吏人及贼盗争赴军门请自效者相继不绝扶携老幼满於麾下千里之间军粮日至收纳英俊以备寮列远近闻者咸自■焉师次於泾阳胜兵九万胡贼刘鹞子拥兵而至未即归款太宗亲率精骑袭击破之遂并其众因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归附之众顿阿城获兵十三万长安父老犒牛酒诣旌门者不可胜纪并劳而遣之一无所受军令严肃秋毫无所犯先是避盗入南山者襁负皆出军中有列肆如都邑焉初帝之趣司竹也。留刘弘基殷开山屯长安故城隋人出争利纵兵击却自是之後京师留守卫文■阴帅精兵十万闭门城守不敢拒战帝进屯金城坊及大军围京城自朱雀门及仓城并帝所部连营以围之京师平隋恭帝义宁二年以帝为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封秦国公会薛举以劲兵十馀万至渭滨扶风危急太守襄■请救帝率兵击之大破其众追斩万馀级略地於陇坻寻为右元帅■兵十万■旬东都军屯西苑营於三王陵自三月至於四月而旋时京师新定李密尚强。且事观兵未遑决战■於熊■二州置重镇而还平定王世充之基始於此矣。武德元年九月薛举寇泾州帝发兵以击之屯於高■庶城深沟高垒相持六十馀日会举死其子仁果嗣立并羌胡之众尚十馀万兵锋甚锐数求战帝按甲以待之贼粮尽中颇携贰其将翟长孙梁胡郎率所部相继来降帝知仁果心腹内离顾为诸将曰：可战矣。因令行军总管梁实营於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自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及是尽锐来攻梁实冀逞其志实固险不出以挫其锋营中无水人马不饮数日罗■攻之愈急帝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令将军庞玉阵於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罗■并军共战玉军几败既而帝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望见复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罗■气夺，於是大溃斩首数千级投函谷而死者不可胜计帝因率左右二十馀骑追奔直趣折■庶以乘之仁果列阵城下帝据泾水以临贼贼徒气沮无敢进战其骁将浑■等数人临阵来降请还取马帝纵遣之，於是各乘良马须曳并至仁果大惧嬰城自守帝具知贼中虚实将领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因纵辨士谕以祸福城中震骇计无所出诘朝仁果率其将士开门请降师还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宋金刚之陷涪州也。兵锋甚锐高祖以王行本尚据蒲州吕崇茂反於夏县晋法二州相继陷没关中震骇乃遣中书侍郎唐俭驰下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帝。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

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望风平殄武周克复汾晋高祖大悦，於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之三年十二月帝趋龙门关履冰而渡进屯柏壁於时大乱之後未有仓储自河以东人情骚扰各入城壁莫有固志军资粮食徵税无所帝乃出教示其祸福令之所及争来归款自近至远投附日多然後渐收其粮以济军事诸将咸悦遂养兵秣马与贼相持唯令偏裨卑乘间抄掠大军坚守不战由是贼徒日蹙於後贼将寻相尉迟敬德潜引精骑援王行本於蒲州帝亲率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邀击大破之追奔数十里寻相等仅以身免悉虏其众三年四月金刚绝粮而遁帝逐之於介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抗官军帝遣总管李弼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亲御中军以临之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帝精骑三千直趣金刚贼众大溃斩首三千馀级追奔数十里至张难堡有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先据此堡望见帝轻骑而来初未识帝帝免胄曰：我也。堡人从之既而涕泣曰：不图今日生谒大王死无恨矣。时金刚脱身北遁尉迟敬德退保介州帝进军逼之敬德与寻相王赤龙等率众八千人来降武周大惧奔於突厥大军进至并州伪仆射杨休念以城降悉复旧地突厥遣步利设及骨咄禄勤来会，於是大飨将士高祖遣萧瑀就军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五月帝发并州仍以旋师平夏县归而献捷高祖大悦即奉诏以陕东道行台总率诸将击王世充於雒邑七月发京师自关东州府镇兵马咸受节度师次蒲州王世充以精兵三万来拒战帝率轻骑挑之相遇於磁涧既众寡不敌加以溪谷路险被围数里进退阻绝众咸大惧帝引弓驰射皆应弘而倒获其大将燕颉贼乃退帝徐还犯冒埃尘见者不能识军中自相拒抗帝免胄以示众方得入营旦日陈兵水之上步骑五万帝举麾誓众曰：隋室无道毒被苍生我国家受命於天宁济亿兆王世充敢抗大邦数行侵暴枉杀良善恣其醜虐国家为百姓除害事不获已各宜整尔军容尔器械立勋立效躬行天讨敢有犯命者斩无赦，於是自蒲州营於磁涧密遣黄君汉夜从河中下舟师回袭雒城克之因置兵为守以断河桥王世充遣伪太子玄应率诸骁将尽锐攻击而校尉张弘等七十馀人戮力拒之会帝发兵来援贼众乃退世充北路既断自河以南城堡并相次归降九月。又移营屯於孝水分命诸军进屯北邙连营以逼之帝以五百骑先观战地卒遇世充将万馀人帝进击其骑破之。又冲步卒出其阵後以大羽箭射之死者相继贼皆披靡亦会众军继进合击遂破之斩首三千馀级获其大将军陈智略世充仅以身免伪营州总管杨庆遣其兵曹刘敏行间行乞降请兵应接帝遣总管李弼等率步骑数百自阳城迎之时伪太子玄应先将兵在荥汴之间闻弼兵至遽来邀战弼击却之乃夜令郭恪与伪荥州刺史魏陆书喻令归国陆许诺阴从东都城内送其父母出赴大军以自取信玄应遣伪大将军张志就陆徵兵陆诈病不出召志入遂擒之即以城降陆仍遣志诈为玄书停其东道兵马令张慈宝。且还汴州。又密执刺史王要汉令图慈宝传首大军玄应既见诸州相率归国繇是大惧奔还东都李弼乃得安慰东夏，於是伪蔚州总管时德伏州刺史王孝矩袁州刺史杨承先封州刺史郭神会行军总管武贾等并首尾来降世充东道粮运自是而绝，於是分遣总管史万宝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围河内王君廓屯雒口将趣成皋伪骁将单雄信裴孝达等与总管王君廓相持於雒口帝亲率骑五千以援之次於轘辕雄信闻而退走君廓追败之世充以兵二万攻我孝水堡帝率骑击之斩首数百级於时出师日久士卒思归总管李安远刘弘基李寿等皆劝班师帝曰：今者兴兵正欲一劳永逸东道诸州望风归附雒阳孤城何能久支功在垂成势同沃雪何乃弃之而去非计之善者乃令诸军曰：世充未破师必不还更有请班师者斩众心乃定帝与世充书谕以祸福不答罗志信取其千金帝令屈突通守之世充自来攻帝以兵赴援表里奋击世充大败俘斩六千馀人几获世充伪郑州司兵沈悦以武牢请降将军王君廓夜应之自水门入擒其伪荆王行本遂取而守之会窦建德以兵十万来救帝破之於荥阳建德筑垒於板渚帝屯虎牢坚壁不与战相持三十馀日五月有自贼中来者云：建德伺官军怠尽必牧马於河北因袭武牢帝闻之遂北济河南临广武察敌形势观兵而还因留马以诱之是日晚至武牢诘朝建德果悉众而西陈兵於汜水世充将郭士衡陈於淇南周亘数里鼓噪建德遣兵涉汜水帝令总管王君廓以少兵击之待河北马渡方欲与战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人皆坐列。又争饮水帝乃令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上诫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如其觉动宜引东出土及才过贼众果动遂巡欲退帝曰：可以击也。亲率轻骑追而诱之众军继至建德回师而阵未及整列帝先登以击之所向皆靡俄而众军合战器尘四起帝率史大柰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敌等缠幡而入出其阵後张我旗帜贼顾见之众乃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馀级虏其众五万馀人擒建德於阵介夫致之高祖闻而大悦手诏曰：闻获建德竟如汝所料画策者虽吾平定者汝也。吾闻黄河千年一清乃当今日汝功一也。隋氏分离崑崙隔绝两雄合势一朝清荡汝功二也。兵既克捷更无死伤无鬼为臣不忧其父汝功三也。吾今开怀抱养苍生尽

其天年心无外虑汝功四也。既而帝从河南路还大营经世充巩县及偃师故城争来投，於是王建德至东都城下以示世充充听其言而泣，於是素服率其属二千余人诣军门请罪帝接之以礼世充俯伏流汗帝谓之曰：卿尝以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过乎！世充顿首谢罪，於是部分诸军先入东都布兵守捉军令齐肃莫敢有犯明晨入据宫城令萧■、窦轨等封府库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收隋图籍诏诰已为世充除削一无所获其城中文武与世充原同谋恶者诛之枉见囚禁者释之非罪诛戮者祭之葬之官人百姓皆荷再生之恩矣。师还群臣以帝功绝常伦请加殊号高祖以帝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十斤前後二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未几窦建德旧将刘黑闥举兵於湘州帝总戎东讨五年正月进军肥乡相持两月黑闥率步骑二万南渡雒水结阵而至帝遣轻骑当之贼皆殊死战，於是亲率精骑击贼马军破之因乘胜蹂其步卒自午及昏战数合贼大溃斩首万馀级溺水死者数千人黑闥与二百馀骑北走悉虏其众时徐圆朗阻兵徐充帝进师围之会奉诏驰传入朝因令巢刺王元吉以师济河太宗至京师论攻取之势高祖大悦复令驰诣黎阳与大军会遂趣济阴平圆朗十城声震淮泗胁杜伏威令其入朝河济江淮尽定遂班师六年突厥寇马邑帝北伐至并州突厥以马邑归国遣使和亲置屯田於并州而还七年幸仁智宫时宁州总管杨文■举兵作乱宁州人杜凤诣宫告变帝率众讨之师未至而凶徒震惧文■为其麾下所杀，於是突厥数为边寇人或说高祖曰：突厥频寇关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师故也。若焚烧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以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焉隐太子巢刺王及裴寂并赞成此计帝谏曰：狃犹孔炽作患中华自古有之非独今也。周汉并罹其难未闻迁徙都邑今陛下圣明总一天下思皇多士带甲百万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颡利以谢中州不数年间必系单于之颈何有遽迁都邑快敌国一旦之情贻後人万代之耻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信不虚也，於是遂止是年秋突厥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帝受诏北讨巢刺王元吉隶焉初关中霖雨至是大水运粮阻绝士卒疲於征役甲仗不能坚利而突厥大逼举朝危惧高祖独恃帝委以捍御既而器械不足以当敌城池不足以据守帝颇患之诸将忧见於色及勒兵北上与虏遇於豳州帝部分兵马候机当战颡利突利率万馀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惧三军大骇帝谓元吉曰：吾既出讨固敌是求今胡骑凭陵须与一斗岂宜安坐示之以怯吾当自率精锐以张国威尔可同行也。元吉大惧对曰：突厥兵势。若此之强轻脱取败决无出理太宗曰：汝不敢去宜傍观得失吾当往为汝出奇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颡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帝。又令前骑告突利曰：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不对太宗。又将前渡沟水颡利见帝轻出及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於是斂军稍自引却此後连雨更甚帝乃召诸将谓之曰：虏控弘鸣镝弓马是凭今久雨弥时弧矢俱敝突厥人众如鸟铍翻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所劳此而不乘夫复何待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後虏俗进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时有一道鱼贯以度因而迫之彼数十万骑坑■中物耳追至黄河纵不尽擒必当十获八九此晓兵者所解诸君勿疑，於是师夜出冒雨而进■鬼徒震骇因纵反间於突利突利悦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颡利欲战不可因而请和帝许之结盟而去九年高祖以帝立为皇太子遂即位贞观十三年二月辛酉太宗克平沙漠以为州府其都督刺史候利发等竟遣使来诣每元正朝贺则数百千人寻常驰使道路不绝老幼不惮遐远悉手持方贡是月引见诸蕃使人太宗谓群臣曰：汉武穷兵朔漠垂三十馀载中国空虚所获无几比於今时故无等级朕之功业大小竹帛，岂能尽载中书侍郎崔仁师曰：古者书史所载多为虚词岂如今日事皆实录圣道之大故无得而称岂缣素所能尽太宗曰：吾知劳逸不同者有二铁勒解辫归国去危就安边夷无事，岂不逸乐而穷■之地尽为齐人古昔以来书史不载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谓勤劳。

高宗乾封元年十月命司空英国公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卑将郭待封等以征高丽二年二月■度辽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据山筑栅。且守城中窘迫数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遣太元兄男产将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出降请便入朝■以礼延接男建犹闭门固守总章元年九月■。又移营於平壤城男建频遣兵出战皆大败男建下捉兵总管僧信诚密遣人诣军门许开城门为内应经五日信诚果开门■纵兵入登城鼓■■烧城门楼四面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十一月■■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京师

献俘於含元宫诏以高藏政不繇已授司平太常伯男产先降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男生以乡导有功授右卫大将军封卞国公特进如故高丽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 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仍遣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

卷二十

帝王部·功业

唐玄宗初封临淄王出为潞州别驾中宗景龙四年来朝六月温王即位改为唐隆元年韦后临朝称制韦温宗楚客武延秀纪处讷赵履温韦播高嵩韦擢韦挺叶静能韦涉韦建杨均王哲等潜谋作乱将害相王及少帝持韦氏妖 以革命为意扇惑奸邪欲令劝进台阁要司门阙中禁及左右屯兵皆布韦氏子弟帝谓所亲曰：诸吕之难复起今日宗社之危实。若缀旒不早图之必貽後悔因遇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与语甚相得会兵部侍郎崔日用。又宝昌寺僧普润密诣藩邸广申筹略其意遂决时京师有王崇晔者为尚衣奉御倜傥任侠轻财纵酒长安少年皆从之游帝乃来求与相见遂遇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总监锺绍京言及家国深相款结时帝侍相王在藩邸韦温宗楚客附会安乐公主将图剪覆设兵潜备内外阻绝幽求与嗣宗崇晔广布腹心画策於外令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微服诣藩邸通意是月庚子帝遂因处澄微行以出与幽求等皆会於锺绍京私第绍京临事而变欲闭关不出其妻许氏谓绍京曰：事缘国家应有神理况同谋素定纵不行岂免祸乎！宜备臣礼从王之命绍京乃出再拜趋谒帝执绍京手而坐遂与幽求绍京麻嗣宗太平公主第二子薛崇 乘尚衣奉御王崇晔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处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道士冯处澄僧普润前商州司马崔谔之山人刘承祖等建策诛之，或曰：先启相王帝曰：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人乎！遂以其日申时率幽求等先至苑中诣总监锺绍京廨宇绍京率丁匠二百余人以从候夜出苑南门时羽林将士等皆次於玄武门外乃遣葛福顺李仙凫领万骑先攻玄武门福顺 剑前驱直入羽林营内斩将军韦 韦播及高嵩梟其首以 旬羽林军士相率来应无有拒者时轩辕星落於紫微中王师处及僧普润皆素晓玄象遂启帝曰：大王今日应天顺人诛凶慝上象如此亦何忧也。遂令福顺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凫领右万骑攻白兽门皆杀其守将斩关而入初帝号令诸将曰：如斩关得入并会於凌烟阁前即大喊寡人勒兵於玄武门候喊声当入其夜三更福顺仙凫等俱会於凌烟阁前果大喊帝，於是率总监兵及羽林兵等齐进於两仪殿前时梓宫在太极殿殿前有诸卫飞骑万骑宿卫闻喊声皆被甲应之皇后韦氏惶惑走入飞骑营中有一飞骑知帝举兵遂斩首以送时昭容上官氏闻帝至执蜡烛与宫人等来迎安乐公主时於宫中方照镜画眉为乱兵斩首以献，於是分兵讨捕宫中素与韦氏连结及用事亲信者并诸韦在宫中诸门守卫者悉斩之比晓内外皆定乃驰谒相王谢不先启请罪相王抚帝泣曰：宗社祸难繇汝安之汝不行吾必及祸大功既集深契吾心焉用谢也。辛丑温王乃下制曰：天未悔祸王室多难大行皇帝升遐之际事起仓卒朕以冲 嗣守丕图御恤问故遂穷凶党逆贼马秦客等潜通宫禁敢行鸩毒而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赵履温韦播高嵩韦挺叶静能韦建杨均王哲等遂扇太后干朕家事凡有处分政繇韦氏楚客。又妄说妖言务欲劝进连结中外将危宗社。又顷者王庆之李 张嘉福前麟游县令杜无二越州长史宋之问潜行表状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后斩庆之一人之问以附 三思获免今之问李 。又 楚客晋卿与将作少将李守质日夜潜图令延秀起事朕之微眇危。若缀旒安国相王镇国太平公主朕之亲叔亲姑同忧共戚楚客韦温等。又附会安乐公主妄欲剪除相王第三子临淄郡王隆基家国情深君亲义切乃与太平公主第二子薛崇 乘及总监锺绍京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处尚衣奉御王崇晔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前商州司马崔谔之山人刘承祖等佞扶人望考以时宜叶契建谋重安李氏兵戈不动氛 廓清瞬息之间还自屠灭朕以山陵未毕变故相仍情绪荒迷益深摧愤士庶等代承景化累荷国恩今得宗社 安人祗交泰当同兹感悦各效忠贞如更朋党比周 取生异议朕当加严宪必所不容即宜宣示令知朕意遂拜帝为殿中监进封平王兼知内外闲廐检校陇右郡牧大使仍押左右厢万骑赐物一千段是月温王逊位於叔父相王是为睿宗以帝为太子先天元年八月遂即位。

肃宗初为皇太子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陷潼关玄宗幸蜀发马嵬，於是百姓缙黄耆□号泣於路奉御马而言曰：逆胡乱常凌逼城阙遂令銮舆迁幸臣祖父生於中华请率子弟从皇太子为国讨贼东收长安遂留帝在後抚慰百姓遣寿王瑁及高力士送内人衣物等帝初不忍辞上皇涕泣不住帝第三子建宁王及飞龙骑李辅国扈帝马请帝住乃劝帝曰：逆寇入城天下溃乱。若殿下从主上赴巴蜀而贼等追踪烧绝栈路则二京宗庙拱手而付狂贼欲招天下义勇之士而收复长安，岂可得乎！不有居者谁守社稷望殿下绝儿女之爱成天下之大计帝遂留令广平王驰以奏玄宗遂依众请兼言传位帝让而不受贼帅追至渭便桥以断渭水初涨。又无舟楫帝於水滨号令百姓愿从者三千余人因而涉度南遇潼关散卒误以为贼与之战士多伤败乃收其馀复济渭而北帝过渭之後左右唯广平王及六军将士二千人自奉天北上夕次永寿县老幼悲喜遮道献牛酒至新平郡通夜奔驰三百馀里从者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遂止於郡是月帝至平凉郡遂大阅监牧得马数千万牛羊十万余头。又召募得五百馀人数日间未知所■朔方留後度支副使杜鸿渐奉牒具陈兵马招集之势并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判官李拯至平凉谒见帝帝大悦。又会河西行军司马新授御史大夫裴冕诏赴朝廷自河西亦具陈事势劝帝之朔方帝然之七月辛酉至灵武，於是裴冕杜鸿渐等劝进者五甲子帝即皇帝位於灵州郡城南楼改元至德元年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二年九月广平王收西京十月帝迁长安代宗初封广平王天宝末玄宗幸蜀帝侍肃宗北巡时贼陷京城所在多虞帝蒙犯荆棘昼夜不离肃宗左右及玄宗逊位称太上皇肃宗即皇帝位遂以帝为天下兵马元帅帝以国步未康不敢更辞乃建幕府以吏部侍郎苏震谏议大夫畅璀（七罪反）等为副使判官诸道节度《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咸受节制时朝廷草创兵无一旅肃宗布恩信收集师徒自灵州建大号移幸泾宁及岐数月间兵号十万至德二年九月丁亥帝受命东讨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鼓行而前将行百寮拜送於朝堂帝答拜既出当阙不乘马步出木马门而後登车观者美之帝既抚军志清寇难见回纥王子叶■■约为兄弟遇之甚厚叶■■大喜壬寅大会於京城之西南香积寺之北连亘三十里营伍严整衔枚无声以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为前军朔方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为後军戈■■鼙鼓震山耀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悉以前军来逼我师殆乱前军节度使李嗣业谓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讎决战取胜三军之士无子遗矣。言讫乃仗长刀立阵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杀数十人阵容方整繇是前军之士皆执长刀如墙而进所向摧靡先是贼伏一军於营东候动则发侦者知之以告帝亲率回纥锐卒剪其伏军遂蹙大营背与嗣业合势表里夹攻自辰及酉斩首六万馀级贼军大溃填沟涧而死者十七八长安城中贼党震■栗喧嚣之声终夜不止贼党张通儒为贼居守闻忠等大败遂与麾下并贼伪官万馀人宵遁西京平迟明帝乃整军容入城城内百姓僧道老幼遮道欢呼咸曰：不图今日复见国家旧仪帝所至宣恩慰抚城内纤毫无犯乃命後军王思礼屯兵於苑以清宫禁亲率大军而东时逆贼安庆绪尽出精锐十馀万使其党严庄张通儒合军保陕州帝与副元帅《郭子》仪大将李嗣业王思礼等率回纥南蛮大食等会战於陕西贼军大败生擒斩馘十馀万通儒等遁走庆绪闻之窃与其党自苑北门夜遁奔於河朔东京平帝入东京陈兵於天津桥宣恩劳徠士庶欢跃声震四远河南河东诸州为贼所陷者皆归顺十月肃宗还京师发使奉迎玄宗至自蜀郡居兴庆宫百司文物三宫容卫悉复旧仪皆帝之功也。

德宗初封奉节郡王代宗宝应元年五月以胡寇史朝义尚据东都议出师东征帝为天下兵马元帅十月领河南朔方诸节度回纥兵马赴陕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鱼朝恩郭英■为後殿自浣池入李抱玉自河阳入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帝留陕州与朝义战於邙山之下逆贼败绩走渡河斩首万六千生擒四千六百降三万二千人器械不可胜数朝义走投汴州伪将张献诚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贼为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梟首至阙下代宗以帝大勋特拜尚书令元帅如故《郭子》仪李光弼等二十四人并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宪宗元和中诸军进讨淄青李师道擒之斩其首送於魏博军国家自天宝末安禄山首乱两河至宝应元年王师平史朝义其将薛嵩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先受伪命分领州郡凡数十时朝廷厌兵遂各因其旧任真授焉及侯希逸为军人逐出正已。又据有齐鲁之地既而递相胶固联结姻好职责不入法令不加率以为常仍皆置其子为副大使身死继立则以三军之请闻亦有为其大将所杀而自立者自艰难以後迄於贞元朝廷多务优容每闻其擅袭因即而授之以故六十馀年两河号为反侧之俗元和初始则诛杨惠琳刘辟李□三年来于■五年擒卢从史张茂昭献所管易定二州举族归阙七年田弘正定魏博相卫澶贝六州十二年斩吴

元济平蔡申光三州是年斩李师道平郢曹濮淄青齐登莱兖海沂密凡十二州程权归朝得沧景王承宗求削地纳德棣弘镇汴宋毫颖四州二十馀县是岁入朝乞留京师以赎前过，於是河南河北合三十一州复为王土焉。

宣宗大中三年正月丙辰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六月康季荣。又奏收复原州城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等六关 二宁张君绪奏今月十三日收复萧关敕於萧关置武州改安乐州为威州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於阙下帝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辮赐之冠带於时康衢观者倾都咸称万岁共赐绢一十五万疋八月凤翔节度使李 二比奏复秦州八月制曰：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业忧勤戒惕四载於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进士试能每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署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於是收复无繇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垒连降刷耻建功所谋必克实赖枢衡妙 二将帅雄威副玄宗不爭之文绝汉武远征之悔甬脱顿空於內地斥堠全据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呜呼七关要害三州膏腴候馆之残址可寻唐人之遗风尽在追怀往事良使兴嗟夫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得必有时詎计於迟速今则便务 二筑不进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备无患载洽亭育之道永致生灵之安可改萧关为武州安乐州为威州仍令殖三州七关之地以广盐鹵之利贍济边人三镇将士共赐帛一十五万匹委度支别据等第指挥五年七月土蕃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以瓜沙伊萧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十二月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於魏州闰月平梁郢州梁末帝闻郢陷大恐七月丁未帝御军 二公河而南戊午遣骑将李绍貽直抵梁垒梁军益恐八月还邺十月壬申帝御大军自杨刘济河甲戌攻中都擒梁将王彦章等将吏二百馀人斩馘二万夺马千匹丁丑次曹州都将出降己夕 二迟明前军至汴城明宗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门梁开封尹王瓚请以城降俄而帝与大将继至瓚迎帝自梁门入梁末帝已为其将皇甫 二 二所弑函首以献二年九月大举伐蜀以卫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以枢密使郭崇韬为招讨使十月丙辰蜀主王衍降自兴师出洛至定蜀城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检蜀之府藏得步骑兵一十三万兵仗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钱一百九十三万贯金银共二十二万珠玉犀象二万锦绫罗五十万得节度军额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大顺中吐浑黠戛斯侵代北陷遮虏军执我军使刘胡子时遣大将李存信拒战不利太祖让存信曰：非蕃部难敌乃公之巽懦也。吾择帐下豪俊副公战必捷矣。遂命帝副存信军再战果捷存信时为河东蕃汉步骑大将四征讨伐略无虚岁尝命帝左右其军。

唐昭宗乾宁三年四月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背盟袭破李存信於华县帝奋命殿战信宿至洛州诸军稍集太祖怒存信夺其兵符赏帝殿战之功乃以帝所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於帐下天复中梁太祖遣氏叔琮将兵五万营於同洛是时诸道之师毕萃於太原郡县多陷於梁晋阳城外营垒相望太祖命帝与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诸营梁军繇是引退率偏师追袭复诸郡邑都府复完天佑五年五月庄宗将兵救潞州之围帝入夹城大破梁军即日解围其功居最七年十二月镇冀节度使王 二为梁军所击营於柏乡遣使来求援帝时掌内衙亲军从庄宗赴援东出赞皇次於赵州命帝与史建瑭往趋柏乡尝寇获贼士诘兵数曰：精兵七万坚取镇州周德威以贼势雄盛尤之与监军使张承业谋退舍庄宗从其谋退保高 二 二邑八年正月二日命帝与周德威将三千骑致师於柏乡设伏於村坞间帝率百骑直压贼营韩效怒悉其军结阵而来帝与之转战所向靡不克捷以功授代州刺史十年庄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八军与刘守光爰将元行钦战於广边军凡八阵帝控弦发矢七中行钦遂降之十三年二月庄宗与梁将刘 二大战於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骑环之鼓 二 二奋击内外合势 二军殆尽帝 二旬地磁 二四月梁相州守将张筠遁走乃以帝为相州刺史寻除邢州节度使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机率众三十万攻幽州周德威间使告急庄宗命帝与李存审阎保率军赴援帝为前锋距幽州两舍虏骑当谷口而阵帝与末帝舞挝奋击万众披靡挟其酋帅而还虏众大败势如席卷委弃铠仗羊马殆不胜纪是日解围十八年十月从庄宗大破梁将戴思远於威城斩首二万级加同平章事充蕃汉马步副总管二十年代李存审为沧州节度使同光元年四月庄宗即位加侍中闰月命帝率步骑五千人星驰袭梁郢州下之授天平军节度使九月梁将王彦章以步骑万人迫郢州自中都进渡汶河帝出骑逆贼至递坊镇遇彦章

都校任钊等数千骑因与之战生获任钊田章二百余人十月癸酉庄宗亲御六师至郢州是夜命帝以骑军为前锋大将继进诘朝遇贼军一战败之追至中都俄而大围合城无所备贼溃围而出击之大破生擒大将王彦章及监军张汉杰赵廷隐等时梁将段凝率大军屯於澶渊帝言於庄宗曰：奇兵贵速今破是贼段凝辈必未传闻纵走人告彼信否之间更须三日假使察吾所向便发救军直路。且阻决河须繇滑州济渡数万之众舟楫亦难卒办此去汴程途咫尺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冰友贞为吾俘矣。径取汴州上计也。请陛下御军徐进臣愿以千骑前驱庄宗嘉之帝即时骑军前进乙亥庄宗发中都己夕迟明帝先至汴州令左右捉生都攻封丘门城中震骇倒戈请罪开封尹王瓚开门迎之汴州平。

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凤翔节度使王景攻收秦凤二州六月以曹州节度使韩通充西南面行营都虞候九月伪秦州观察判官赵匡比以城降十月成州归顺十一月收复凤州初晋末契丹犯关秦州节度使何建以秦城阶三州入蜀蜀人。又收凤州至是秦凤人户怨蜀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因而平之四年二月幸淮南督诸军收寿州三月乙丑大陈师旅繇浮桥济淮抵寿州之北庚寅帝躬擐甲胄拥兵攻破紫金山皆擒获甚众寿州刘仁瞻奉表请降寿州平四月还京十月复幸淮南十二月泗州濠州并以城归顺是月江南李景遣兵驱虜扬州土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五年正月命将攻海州楚州并之天长军使以城归顺三月丙申李景遣其臣伪兵部侍郎陈觉奉表来上。且乞画江为界江北平凡得州十四县六十户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以江南内附颁诏於天下六年三月帝幸乾宁军大治舟师以备北伐四月丁酉帝御龙舟率内六军鸣鼓棹顺流而北自关之西河路渐溢水不能胜舟帝舍舟入於瓦桥关伪莫州刺史刘信上表归顺五月乙巳朔侍卫军使李重进已下诸将相帅师而至是日伪瀛州刺史高彦辉上表归顺关南平凡得州五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一是行也。王师数万不发一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卷二十一

帝王部·徵应

自古受命而王者莫不有徵应焉岁起摄提肇生天皇书契而下益章章矣。故曰：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生既异稟则文王之在母不忧出既殊感则汉高以斩蛇自负用既响合则光武应白水之兆而中兴矣。《传》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嗜欲将至有开必先《易》曰：从龙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上自日月星辰下及昆虫草木以时荐祉者何可胜道哉！是知天人合契灵祇幽赞运之斯启感而遂通乘时建事大勋以集盖帝者之兴未有不休徵先兆以表眷命之符者也。

帝尧初为唐侯尝梦攀天而上之。

帝舜耕於历山梦眉长与须等。

夏禹初为司空观於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之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

周文王父季历之十年飞龙盈於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及为西伯作邑于丰文王之妃曰：太姒梦商庭生棘太子发植梓树於阙间化为松柏柞，或以告文王文王币告群臣与发并拜吉梦季秋之甲子赤雀衔书及丰止于昌户昌拜稽首授之其文要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

武王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吉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乌衔之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应以吉也。遂东伐纣胜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

汉高祖初从王媪武负赏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尝有怪高祖每占留饮讎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後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姬夜哭人问姬何哭姬曰：人杀吾子人曰：姬子何为见杀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姬为不诚欲苦之姬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高祖隐於芒碭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尝得之高祖怪问吕后后曰：季所居上尝有气故从往

尝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高祖既入咸阳范增令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故劝项籍急击之勿失沛公用项伯张良谋来谢得免高祖既为汉王二年项籍击汉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书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陈馀袭破常山王耳耳败走曰：汉王与我有故而项王立我我欲之楚公曰：（善说星者氏也。齐人）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虽後必属汉耳遂走汉（又《汉书》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晋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汉王於轵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并封公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侯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聚东井为秦地明效也。）

文帝初为代王会丞相大尉共诛诸吕使行迎代王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龟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龟文正横也。）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庚庚横貌其繇文也。占谓其繇也。先是五帝官天下尧则礼贤至夏启始传嗣能光先君之业文帝亦袭父迹言似启也。繇音文救切本作籀籀书也。谓读卜辞）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昭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赵予本以有奇异得幸（谓望气者言有奇女子气及召见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时伸）及生帝亦奇异（十四月乃生）

宣帝武帝曾孙在襁褓坐戾太子系郡邸狱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帝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丙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以全幼时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家辄大雘（与售同）亦以是怪初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後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时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复生明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後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谁问差择也。问择天下贤人）礼以帝位（礼古禘字）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内官署名百官表云：内官长丞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後属宗正赐者其长之名也。）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眭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後五年孝宣帝兴於民间即位徵孟子为郎（宣帝初名病已）

後汉光武皇考南顿君钦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县舍有赤光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於是改号为泰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後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曰：气佳哉！郁郁匆匆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更始立光武为大司马旬河北以王郎新盛乃北旬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无船遇冰合得过去未毕数车而陷（又王霸《传》曰：光武旬蓟王郎起兵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後从者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渡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北至河冰亦合乃令霸渡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众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光武谓官属曰：王霸萑以济事殆天瑞也。）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此去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光武帝自在邸第数有神光室。又有赤蛇盘於床第间。

献帝母王美人任娠畏何后服药欲除之胎安不动。又数梦负日而行。

魏太祖之为魏王也。先是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此何祥也。曰：其国後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太祖为魏王登尚在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之言其验兹乎！（魏《书》曰：王召见登谓

之曰：昔成风闻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邓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纳光武登以笃老服膺占术记识天道，岂有是乎！赐登二百斛遣归家）四月饶安县言白雉见（赐饶安田租渤海郡百户牛酒大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庙）八月石邑县言凤凰集。又郡国十三言凤凰见二十七言白虎见是年麒麟十见郡国。

晋武帝初为中抚军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萑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贾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後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於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矣。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八月嗣相国晋王位是月长人见於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初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关盖於其上上有玉字玉二璜一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吉开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

（《搜神记》曰：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於西三千馀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始见於建安形成於黄初丈备於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切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凰仙人之象灿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晋大兴之符也。至晋太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较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按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合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又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汉晋春秋曰：氏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文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象皆焕彻如玉焉）

怀帝初诞有嘉禾生於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气者云：豫章有天子气其後竟以豫章王为皇太弟。

元帝以晋王即位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渐土}北山以绝其势及孙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於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於此矣。初有玄石图有牛继马故宣帝初忌牛氏遂为二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者佳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咸宁初风吹大社树折社中有青气占者以为东莞有帝者之祥繇是徙封东莞王於琅琊即帝祖武王也。及吴之亡王实先至建邺而皓之款远归玺於琅琊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帝初镇建业郭璞为王导参军导令璞筮之遇咸之并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并当沸其後晋陵武进县人於田中得铜铎五枚柄口皆有龙虎形。又有将雏诸雀集其前皆驱去复还至於再三。又有鹤三四头高飞。且鸣周回东西昼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豫章有大樟树大三十围枯死积久永嘉中忽更荣茂。又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兴初会稽郟县人果於井中得一椽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徽命馀字时人莫识之璞曰：盖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观五铎启号於晋陵椽钟告成於会稽瑞不失类出皆有方，岂不伟哉！若夫铎发其响应徵其象器以数臻事以实应天人之际不可不察初武帝伐吴琅琊武王伸率众出涂中而王浑逼历阳王已次近路孙皓欲送天子玺绶近越二将而远送诣伸识者咸怪之吴之未亡也。吴郡临平湖一旦自开湖边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旧言临平湖塞天下乱开则天下太平吴人以为美祥俄而吴灭後帝兴於江左。

康帝初为吴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有柳树倒地六载是月忽复起生九年五月甲戌吴雄家有死榆树是日因风雨起生与汉上林断柳起生同象时虽改封琅琊而犹食吴郡为邑是帝起体豨国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见吴皆天意也。

孝武帝始四岁时哀帝兴宁三年五月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死栗树是日忽起生及得位垂统识者窃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之矣。（孝武讳曜字昌明）是与汉宣帝颇同象也。

後魏道武初生于参合陂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帝既为代王登国六年十二月出猎亲获鹿一角召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一角是诸国将并之应也。

天兴元年遂即皇帝位初圣武帝诘诘汾尝率数万骑田於山泽 见辘 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同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神元帝讳力微也。故时人谚曰：诘诘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天兴四年新兴太守上言晋昌民贾相昔年二十二为雁门郡吏入句注西陁见一老父谓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於北方时当太平子孙永长吾不及见之言终而过相顾视之父老化为石人相今七十下检石人见存至帝破慕容宝之岁四十二年。

後周太祖其先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异之以为天授後太祖为夏州刺史尝从数骑於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莫之闻也。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杀太祖遂奄有其众初岳营於河曲有军吏独行忽见一老翁须眉皓素谓之曰：贺拔虽复 处有此众然无所成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後必大盛言讫不见此吏尝与所亲言之至是方验。

隋高祖初生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俗间处之将高祖舍於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至周武帝时定州城西门久闭不开齐文宣帝时，或谓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隋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

唐高祖初仕隋为谯陇刺史善相者史世良言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世良复遇高祖乃大惊曰：骨法如旧年寿之相顿异昔时勿忍鄙言愿深自爱高祖心益自负及为殿内少监时尚食奉御郭弘道善相高祖善之弘道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宜深自爱高祖取弘道银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谓弘道曰：向言有验当一发中之既发应弦而中弘道曰：愿公事验之日赐赏金盆高祖大悦後为太原留守镇并州时武士 为司铠参军事诘朝尝於街内独行闻空中有人言曰：唐公是天子士 寻声不见有人乃以此白高祖并进兵书高祖悦之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好心当同富贵耳其夜士 梦高祖乘马上天旦以状闻高祖大悦，於是出入卧内委以心腹大业十三年起义兵於太原五月甲子庆 见甲戌有白鸟飞入高祖之怀七月丙辰师次霍邑隋武牙郎将宋老生陈兵拒险义师不得进屯军於贾胡堡会霖雨积旬 鬼运不给高祖患之忽有白衣老父诣军门请见曰：予霍山神遣语大唐皇帝。若向霍邑当东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当助尔破之高祖初晒之遣人东南视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赵襄子岂当负吾耶时有讹言云：突厥将袭太原。又军粮。且尽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八月己卯雨果霁高祖大悦以太牢祭霍山庚寅次古堆去 郡二十馀里有紫 如华盖楼阙之形正临高祖之上癸巳次龙门县河水变清白狐见十一月丙辰入京师尊代王为天子改元义宁元年高祖为唐王义宁二年二月辛卯安邑白鹿见甲午河池言庆 见三月丙辰高祖 舟於後池有鱼二跃入舟乙丑赵郡公孝恭献神龟背上有文曰：万国付某代代乐武德六年七月车骑将军刘山涛上书高祖龙潜时数往来雒交之庄舍践二石靴迹见於石中至今犹在高祖令凿之深寸馀其迹愈明乃止（初隋大业中有谣云：桃李子洪水绕扬山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李金及李密据雒口仓欲其应 隋文时自长安故城东南移於唐兴村置新都令西内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今有大槐树柯叶森郁即村门树也。有司以行列不正将去之帝曰：高 尝坐其下不可去也。）

太宗文皇帝以隋开皇十八年岁次戊午生於武功之别馆初太宗在孕而语声达於外后心异之将诞育后不之觉而太宗已生时有庆 见 漫数里上屬於天二龙戏於门外水中经三日乃冲天而去见者惊焉大业十三年望气者云：龙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宫以厌之至是太宗称述此事以白高祖既举义师旦日太宗所居处有紫 当其上俄变为五色状如飞龙武德八年拜中书令尝夜於嘉猷门侧见一神人长数丈素衣冠呼太宗进而言曰：我当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因不见所居弘义宫中有大池尝作佳气郁然高数百尺太宗心独异之至九年其气转盛上屬於天六月癸未克定内难立为皇太子万机巨细皆令取决初太宗为秦王高祖制诗云：圣德合天地五宿连珠见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帝於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玺以至帝所缙绅先生相谓曰：诗及玉玺盖奉国之祥瑞者欤。又有方士乔伏仁善言符命见建成元吉俱有争心因谓所亲曰：秦王应天上录当为元君此二人乃驱除耳果如其言息 隐海陵之未发也。太史奏云：太白入南斗秦王得天下其锋不可当自非皇天眷顾何以臻此。

高宗初为晋王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得罪废为庶人次当立者濮王太宗以晋王仁孝。又以太原瑞石文云：李治万吉乃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_二褚遂良等定计立为皇太子。

睿宗初生於含凉殿则天乃於殿内造佛事有玉象焉及长游观其侧玉象忽言尔後当为天子。

玄宗初为临淄郡王景龙三年出为潞州别驾境有黄龙白日上升天。又视事之际吏咸见赤龙_二处案尝出眈有紫_二在其上从者望而奇之四年来朝京师将行使术士韩礼筮有一蓍子然独立礼惊曰：策立其瑞非常之事也。贵不可言既行所过之处大人迹见人皆异之先是帝所居宅外有池水浸溢顷馀望气者以为龙气是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游其池结采为楼船令巨象踏之及平内难日寅时潞州闻空中语曰：临淄王诛韦庶人相王得天下吏惊走处于刺史以掾吏狂妄留系旬日会制到乃舍之帝自至潞州日抱戴月重轮嘉禾合穗李树连理等凡十有九瑞。

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士以下凡百二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辞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初帝在藩与宋王等居于兴庆里时人谓为五王子宅及景龙末宅外池水涌出_二滉清莹流之不竭中有龟龙游焉故群臣歌之八年郑州人元承徵上封事曰：谨按魏典及北齐至後魏太平真君年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在壶关大王山于时太武南巡亲幸上党掘山封石将以厌之亦犹秦始皇东游望气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气始皇乃改金陵为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孙权僭号吴人以为当之孙盛晋阳秋云：从始皇东游之岁至孙权僭号之时中间四百三十七年数_二萑未当应及晋元帝南渡始有五百二十六年以彼金行奄居四海金陵之瑞其在兹乎！又按太武之後百有馀年高欢以内学之言复欲妄干符命因勒兵马来在晋阳舍於壶关六旬而去更有上党百姓从在晋阳因名上党之坊实曰：晋阳之地欢。又居此伪以应之论其僭应则高萑_二不异於孙_二萑语以虚攘则太武有同於嬴政暗于时运，岂不惜哉！臣等恭寻符命壶关天子之气正是陛下当焉玄穹上_二卷符命下锤故使历试潞州所以用当其应此天意也。岂人事乎！然而一幸潞州三移灰_二壶关之地岁时为_二狩之场大王之山朝夕即豫游之所始能龙潜上党寻乃凤举咸宁内学之言果合符契。又按内学所奏符应年月太平真君太平则叶今辰真君则更明陛下自唐至魏三百馀年触类而推无不验应伏愿陛下上承天意下谕人心昭告寰瀛编列国史从之。

肃宗初为皇太子天宝十三载观安禄山有悖逆之状恐危宗庙遂精诚祈梦其夜梦故内侍普寂等二人舁一紫案覆以黄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书文字甚多既寤所记者维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时上天所保福祿不亏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帝幸灵武次永寿县_二气见西北长数丈成楼阁之状识者以为天子气自是紫_二拥帝所乘马聚散不时至平凉都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谓左右曰：吾。若破贼射则中之不。然则否一发而毙左右咸称万岁帝初发平原有_二彩见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後有黄龙自帝所憩屋腾空而去後於彭原郡受册太上皇下诰曰：间者日抱带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荐臻此皆皇帝圣敬之符孝友之感也。

宪宗自广陵郡王册为皇太子时顺宗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亲奏对者内外咸言王_二丕王叔文专行断决日有异说。又属频阴雨皆以为群小用事之应及将行册礼之夕雨乃止至行事之时天景晴朗有庆_二见识者以为天意有所归。

宣宗初封光王十馀岁时遇重疾沈_二忽有光曜烛身蹶然而兴正身拱揖如对臣僚乳媪以疾闻穆宗往视之抚其手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意也。赐以玉如意御马金带尝梦乘龙升天言之於郑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幸勿复言。

懿宗初封郢王尝经重疾郭淑妃侍医药见黄龙出入卧内既间妃以异告帝曰：慎勿复言。又尝大雪数尺而帝寢室之上独无人皆异之大中末年京城小儿摺布蘸水向日张之谓之搨晕。又宣宗曾制奏边陲曲撰词云：海岳宴咸通至是帝以郢王即位改元咸通卒皆验。

昭宗即位前一日於宅所居之邸东垣有紫气二条。若成文字俄於气生之处发其垣获金龙子一枚诸王及左右咸共萑_二见及听政颁示百官。

後唐武皇初为太原节度使以昭宗景福二年十二月狩於近郊获白兔有角长三寸。

庄宗初嗣晋王时长柳巷田家有桃树伐已经年旧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数十步复於旧坎其家惊骇苍黄散走议者以汉昭帝时上林仆木起立生枝虫蠹成文而宣帝兴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亦李氏中兴之符也。又天_二十七年幽州人於田中得金印文曰：关中龟印李绍宏使人送於行台议者曰：关中立

圣所都龟者卜年之物符玺传授之器湮落在田乃今复见盖王者受命之符也。十八年正月魏州开元寺僧传真获传国玺一送於行台传真之师於广明中遇京师丧乱得之缄秘已四十年篆文古体人不识之唯以珍物秘藏非以为国玺也。兴建初法物司收市宝玉传真将鬻之玉人识而叹曰：国宝之一也。何至於斯传真。且喜送於行台帝出之以示诸将验其文即受命八字也。光彩莹曜希世罕有群僚诸将奉觞称贺帝曰：天祚有德锡之神器顾于眇末何敢当之止於缄藏俟其真人耳二十年正月丙子朔五台山僧献铜鼎二枚每容二斗言於山中石崖多裂得之形器古异识者以为中兴之瑞按西汉哀平之间扶风王延年获铜鼎二枚赤色有光後光武诛新莽中兴汉室鼎者帝王重器以异为瑞不必贡金九牧质重万钧以为异也。

明宗初在太宗左右尝巡边宿於雁门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时具食腹中儿谓母曰：大家至速宜具食声闻於外媪异之处起亲奉爨敬事尤谨帝曰：媪前倨後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慢姬逊言惧千辱耳同光末自邺回趋白皋渡将济以渡船甚少帝方忧之忽有木代数只沿流而至即用以济师故无留滞焉。

末帝初在太原尝与晋高祖因击球同入赵襄子之庙见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私心自负及为国军节度使一日梦明宗召至寝门与宋王各剃头而退及寤以问宾吏皆无对者时雨池擢盐推官李专美在坐屏人谓帝曰：将来嗣主必明公也。帝心喜之。又帝在岐阳日有前为判狱吏何叟者（失其名）年逾七十暴卒於家见一人谓何曰：阴府召君何随之至一公宇甚宏敞有吏凭几戒何曰：召汝无他事为吾言於潞王来年三月当为天子善自爱也。及苏密告帝亲要虑其妄诞不敢言月馀复卒阴官见而叱曰：汝安得违吾旨不达其事何具陈为左右所阻阴官曰：且放汝还可速言之何退见廊庑下有簿书狼籍以问主者曰：此朝代将改升降人爵之籍也。及再苏谒刘延朗密道其事帝屏人召何入问谓曰：尔虽有凭吾无以信何曰：某衰耄。若此唯有一子请大王质之如无验可杀之。又张岐州之瞽者自言知术数不龟不蓍言是太白山神其神祠元魏时崔浩庙时事否泰人之休咎告於神即传吉凶之言房昵於事神酷信之帝在岐阳引谒见闻帝语声骇然曰：非人臣也。令询其事即传神语曰：三珠并一珠驴马没人驱岁月甲庚午中兴戊巳土请曰：神言予不知也。长兴四年五月府廨诸门无故自动人颇骇异遣问见来未交言先问衙署小异勿怪不出三日有恩命其夜报至封潞王及帝被疑除镇甚恐再三质曰：且为备王保无患及王恩同兵将至。又召谓之曰：尔言无患今天下兵来萃我城下内无兵食外无援助得无患乎！曰：王有天下不能独立朝廷兵来迎王也。王若疑臣臣惟一子未及冠请王致之麾下以质臣心及帝入雒受太后册其日御明堂宰相读册文维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视房曰：张神言甲庚事不亦异乎！帝令共术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驴马无人驱失主也。又帝在岐时有人已死复生言帝必登大位二十三年好事者附其意言帝小字二十三。又云：潞字一足入雒时石人胡呆通会天文帝亦召问之曰：王至贵不可言。若有举动宜以乙未年及举兵。又问曰：今岁历法名阴部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王。且挟今主俟来岁入朝则福祚永远帝姓王氏真定房山人也。邑南三里里墅名曰：王子则所生之地地称王子亦有符焉既即位以族兄为令（访名未获）守先旧庐植松贾以为坟园其侧有古佛刹刹有石像忽摇动不已人骇而告令令趣之复尔时甚异焉。

晋高祖初为河东节度後唐末帝出师重围晋阳帝遣心腹何福单骑求援北蕃蕃王自将诸部赴之不以缯帛不以珠金。若响应声谓福曰：吾已兆於梦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时援兵未至唐将张敬达引军逼城设栅栅将成忽有大风雨暴起栅无以立後筑长连城城欲就。又为水潦所坏城竟不能合晋阳有北宫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门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祷之经数日城西北正受敌处军候报称夜来有一人长丈馀介金执殳行於城久方不见帝心异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庑下西北隅有泥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其腾郁如曲突之状坊僧奔赴以为人火所延及俯而视之无所有焉事寻达帝帝召僧之葛高者问焉僧曰：贫道见庄宗将得天下曾有此烟观其喷涌甚於当时可知矣。自此日傍多有五色气如莲芰之状帝召占者视之谓曰：此验应谁占者曰：见处为瑞更应何人。又帝每诘旦使人慰抚守陴者率以为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号令之声声不绝者三帝使人问之将吏云：从上传来人皆知其神助时城中忽有数处井泉暴溢不止及蕃军大至合破唐师之众如拉朽焉斯天运使然非人力也。先是朱梁改元之始即天四年也。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奏壶关县庶穰乡乡人伐树树倒自分两片内有六字如左书云：天十四载石进梁主藏於武库时遣词臣李琪答诏嘉其瑞焉然莫详其义至帝即位人以为虽有国姓计其甲子则二十年

有奇矣。议者曰：天字取四字中两画加之於旁则丙字也。四字去中之两画加十字则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晋者进也。国号大晋皆符契焉。又即位之前一年年在乙未邺西有栅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侧栅有桥桥下大鼠与蛇斗斗及日之中蛇不胜而死行人观者数百识者志之後唐末帝果灭於申少帝初为金吾上将军天福三年从高祖幸大名其年天旱高祖遣祈雨白龙潭焚请未罢有白龙见於潭心是日澍雨尺馀人甚异之。

汉高祖初仕为河东兵马使尝因事至代北遮虏军路侧有唐卫公李靖祠遇戍卒乘酒以索戏系其神之颈卒寻致殒时戍长邑老玄陈祈祷以解之而了无应帝乃为祝曰：公本朝名将精爽在天虽庸辈裴）卖诚当其责而人既有请良可恕焉因焚香致拜卒者俄苏传其神语曰：此非大贵人救不可免也。闻者神其事後为河东节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水太原葭芦茂盛最上一叶如旗状皆南指焉明年遂即帝位。

隐帝始高祖镇太原周太祖握蕃汉兵要尝侍帐中参决戎政时令少帝监符玺颇相戏狎暨从征邺城旦夕同侍一日诘旦语太祖曰：我夜来梦尔为驴负我 天既舍尔乘俄变为龙舍我南去何祥也。笑而言曰：公为驴作少意智勿空见玩抚掌而罢为左卫大将军高祖欲改年号中书进拟乾和二字高祖改为乾 与帝名相符（乾 帝名）帝微有风痰每连唾不止目多闪掣即位之始处无恙。

周太祖微时尝昼寝有如小虺五色出入颧鼻之间柴后遽见愕然始奇特之倾资无惜后恐人腾口貽患每寝戒左右俾於屏蔽之所在太原时有神尼同姓见太祖谓李琼曰：我宗天上大仙当为世界主琼诘其。故曰：顶上有肉角也。

後唐清泰末时所居官舍之邻吴氏有青衣佳娘者为山魃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邻伍恐悚无敢过吴氏之舍而性刚者强诣必瓦石交下太祖闻而过之言笑戏移时寂然如是者再太祖去鬼言如故，或谓鬼曰：尔既神圣向者客来。又何寂然鬼曰：向来者大人也。繇是军中大异之及为枢密使北征率师如澶渊旭旦日边有紫气来当太祖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从官视而异之至邺都一夕在山亭院斋忽有黄气起於前缭绕而上遽际于天太祖於黄气中仰见星文紫气文昌灿然在目骇曰：子在室中而见天象不其异乎！密告知星者乃拜贺曰：坐见天衢物不能隔至贵之祥也。异日。又於衙署中紫气起於幡竿龙头之上凡二日观者异之及讨李守贞於河中帝尝於东砦大陈师旅钲鼓铮鞞旗帜光耀守贞登陴下瞰气色不怪独言曰：是何妖变後城中人言见太祖军上有紫气如楼阁华盖之状故也。

卷二十二

帝王部·符瑞

《传》曰：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夫德之休明天降茂祉则必百神幽赞庶物效灵故有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至焉者先民有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则天下之和应矣。故嘉禾兴朱草生记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盖珍符之应以应有德故王者重之是以书载归禾诗咏鸣凤芝房宝鼎升於乐府神雀 露标为年纪皆所以发扬景光昭丕烈者也。然而洪覆在上其道玄远坤厚载物其德沉潜人灵歆乎！至和昆虫蒙乎！利泽非布於伟兆震乎！珍物。又安能发辉眷 而觉悟黎蒸者哉！

太昊伏羲氏受龙图画八卦有景龙之瑞。

炎帝神农氏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黄帝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有景 之瑞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晴明时见於摄提名曰：景星（一云：景星见形如半月可以夜作）黄帝黄服齐于中宫坐于玄扈雒水之上有凤凰集於东园或巢於阿阁或鸣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螭如羊大 寅如虹黄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五十年七月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黄帝问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国乱其主好武则凤凰去之今凤凰翔於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龟又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又雾除游于雒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十夜鱼流於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雒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轩辕接万神於明庭今寒门谷口是

也。又获宝鼎帝南巡狩至於东滨泽兽出能言达万物之情。

少昊金天氏登帝位有凤凰之瑞。

帝誉高辛氏代高阳氏王天下使鼓人拊[■]击钟凤凰鼓翼而舞。

帝尧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脯。又有草夹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已後日落一莢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莢一曰历莢。

帝舜即位[■]莢生於阶凤凰巢於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马西王母献白环玉[■]舜命禹平水土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夏禹即天子之位雒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谓雒出书者也。禹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养人生寄也。死命也。奚惧龙哉！龙，於是曳尾而逃禹卑宫室尽力沟洫百谷用成龙女降。

汤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金德将盛银山自溢周武王即位天下归之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室因居蒿宫。

成王时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祥鸟凤凰见[■]莢生乃与成王观於河雒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昧荣光并出黄河清庆[■]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雒亦如之玄龟青龙苍兕至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以世文写之书成文消龟堕甲而去其言自周讫于秦汉盛衰之符麒麟游苑凤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凤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泽深于霄乐兮民以宁周公东征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亩同颖（一作穗颖即穗也。）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鬼周公於东土作归禾周公既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後魏书》灵徵志曰：成王时治政太平黑狐见）。

穆王征西戎得四白狼白鹿。

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於成纪。又日中有王字景帝时会稽人朱仲献三寸四寸珠（明月珠王者不杀鳞介之物则出）。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郊雍获一角兽。若[■]然（[■]鹿属也。形似獐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合於天也。

元鼎元年汾阴巫锦（锦巫名）为民祠魏[■]佳后土营旁（魏故魏国也。汾[■]佳本魏地之境故云：魏睢也。营谓祠之兆域也。）见地如钩状掇视得鼎（掇谓手把土也。）鼎大异於众鼎文缕无款识（款刻也。识记也。）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泉从上行荐之（以鼎从行[■]泉将荐之天）至中山宴温有黄[■]焉（三辅谓日晴霁为宴宴而温乃有黄[■]故为异也。中读曰仲即今[■]阳之中山也。下[■]合兹中山亦同也。）有鹿过帝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今年丰[□]未报鼎蜀为出哉！（[□]美也。稼穡美也。未报者获年丰而未赛也。一曰虽祈[■]而未获年丰之报也。张敞引此诏文云：[■][■]兼失报[■]兼者少也。）有司皆言闻昔泰帝兴神鼎一（泰帝者即太昊伏羲氏也。）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九牧九州之牧也。）铸九鼎象九州皆尝觴享上帝鬼神（以享祀上帝也。觴享者一也。觴享鬻而祀也。韩诗采[□]曰：予以觴之惟[□]及釜）其空足曰：鬲（足中空不实者名之曰：鬲也。）以象三德（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事见《周书》洪范）隤承天[■]（[■]福也。）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胥而不见周颂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鬻鼎及[□]不吴不敖胡考之休（周丝衣之诗基门塾之基鼎绝大者谓之鬻圆[■]上谓之[□]吴[■]华也。考寿也。休美也。言报祭祀者或升堂室或升门塾视牛羊之牲及举大小之鼎告其致[■]神降之福故获寿考之美曰：何寿之美者叹之言也。）今鼎至[■]泉以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降（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润变见。若龙之神能幽明能小大乘此休福无穷竟也。有黄白[■]降与初至中山黄[■]之瑞相合也。）盖。若兽之为符（言[■]泉之[■]。又。若兽形以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获坛下（路大也。四矢曰：乘。又於坛下获弓矢之应）报祀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高祖受命知之宜见鼎於其庙也。合德谓与天合德）鼎宜视宗祢庙臧於帝庭以合明应（视读曰示宗谓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祢父庙也。帝庭[■]泉天子之庭）制曰：可时。又有芝草生[■]泉殿房中天子为塞河

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为塞河及造通天台而有神光之应欲赦天下也。)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令复作。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专临不异下房(言天广临不以下房为幽侧而隔异之赐以此芝)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四年三月祠后土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烛谓■也。)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

六年三月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以下。

太初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

後元元年二月诏曰：朕郊见上帝巡守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时春也。非用罔罗时故无所获也。)荐于泰■光景并见其赦天下。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黄鹄大鸟举千里者)公卿上寿。

三年十月凤凰集东海遣使者祠其处(三年中凤凰北下东海海西乐乡)。

宣帝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

二年六月尊孝武庙为世宗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後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於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後青神光。又兴於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房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

四年五月凤凰集北海安丘淳于(二县皆属北海)。

地节二年四月凤凰集鲁郡群乌从之。

元康元年三月以凤凰集泰山陈留■露降未央宫赦天下徒。

四年三月神爵五彩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泉泰■殿中及上林苑。

神爵元年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诏曰：乃元康四年嘉■玄稷降于郡国(玄稷黑粟也。)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函德殿名也。铜池承二也。以铜为之)九真献奇兽(驹形鳞色牛角仁而爱人)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太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汾阴有万岁宫)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

二年正月乙丑凤凰神爵■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

四年二月诏曰：乃者凤凰■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山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飞览翱翔集止於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见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乡海内承福其赦天下十月凤凰十一集杜陵十二月凤凰集上林。

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斋宫十有馀刻■露降神爵集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门外阙树行马之里树也。)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馀刻吏民并观其赦殊死以下。

■露元年四月黄龙见新丰。

二年正月诏曰：乃者凤凰■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

三年二月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

黄龙元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

成帝鸿嘉元年冬黄龙见真定。

永始二年二月龙见于东莱。

四年正月行幸■泉郊泰■神光降集紫殿。

元延四年三月■露降京师。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裳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於山阜人收其利焉(先是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米一斛)。

十二年夏■露降南行唐(县名属常山郡)六月黄龙见东阿(今济州县)。

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兔白雉。

十七年十月有五凤凰见於颍川之郟县（郊今郟城县也。东观记曰：凤高八尺五彩群鸟并从行列盖地数顷停一十七日）。

中元元年五月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赤草朱草也。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叶周而复始）郡国频上 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 取以改元神爵五凤 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 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尝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 取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记焉。

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雒或作雄）庐江太守献之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夏禹之时令远方图画山川奇异之物使九州之牧贡金铸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状而备之故人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恶气谓魑魅之类事见《左传》）遭德则兴迁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史记》曰：周鼎亡入泗水中秦始皇过彭城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易》曰：鼎折足覆公 束）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太常其以 勺祭之日（礼记曰：夏祭周以 勺薄也。夏物未成祭尚薄）陈鼎於庙以备器用。

十一年 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巢湖湖名今在庐州合肥县东南）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七年正月 露降於 陵是岁 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

章帝建初四年 露降泉陵洮阳二县（二县属零陵郡）。

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於泉陵（见零陵泉陵湘水中相与戏其二火如马有角六枚火如驹无角）。

七年十月幸槐里岐山得铜器形似酒 献之。又获白鹿於临平观。

元和二年二月丙辰东巡狩己未凤凰集肥城（县今属太山郡）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於宫屋翱翔升降五月诏曰：乃者凤凰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 露屡臻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其赐天下吏爵人三级九月诏曰：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凤凰见肥城句渚亭槐树上《古今注》曰：黄龙见雒阳元延亭部）。

三年正月车驾北巡以太牢祠北岳山见黄白气有神鱼跃出十数。

章和元年七月诏曰：乃者凤凰仍集麒麟并臻 露宵降嘉 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自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凤凰百三十九黄龙四十四青龙白龙神鸟神马白虎二十九白燕白兔赤乌三足乌白雀九尾狐木连理嘉禾华平朱草芝英白雉并见郡国帝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於图书者数百千所。

和帝时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称德薄皆抑而不宣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东平陆（兖州县名）上言木连理三月东平陆有瓜异处共生八瓜同蒂。

延光元年八月九真言黄龙见无功（无功县属九真郡）。

二年六月九真言嘉禾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二月济南上言凤凰集台县丞霍收舍树（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济州平陵县北）四月沛国言 露降丰县六月扶风言白鹿见雍七月冯翊言白鹿见 露降颖阳衙颖川上言木连理白鹿麒麟见阳翟八月颖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见阳翟九月济南上言黄龙见济南历城十月新丰上言凤集西界亭十二月琅琊言黄龙见琅琊诸县（诸县名）。

四年正月东郡言黄龙二麒麟一见濮阳。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黄龙见沛国譙五月芝草生中黄藏府（中黄藏府中藏币帛金银诸货物也。）。

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农帑藏七月河东言木连理。又有嘉 两体共蒂。

元嘉元年四月白鸟见梁国十一月凤凰见济阴。

二年八月济阴言黄龙见句阳金城言黄龙见允街永兴元年二月张掖言白鹿见。

二年四月光禄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气得玉钩 各一钩长七寸三分 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

永寿元年四月白鸟见齐国。

延熹二年四月上郡言 ䷄ 露降。

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永康元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 ䷄ 露降巴郡言黄龙见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见（一云白雉）。

灵帝熹平五年沛国言黄龙见谯。

光和四年二月郡国献芝英草七月河南言凤凰见新城群鸟随之。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受汉禅柴於繁阳有黄鸟衔丹书集於尚书台，於是改元为黄初是月九尾狐见甄城。又见谯郡国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见郡国三十七言 ䷄ 露降郡国三言嘉禾生郡国十九言白雀见郡国十九言白鸠见郡国二言木连理朱草生文昌殿侧郡国二言醴泉出神龟出於灵池鑊中生赤鱼四月冬 ䷄ 露降芳林园。

明帝太和元年四月雒邑初营文昭甄后庙握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

景初元年正月荏县言黄龙见。

高贵乡公 ䷄ 露元年五月邳及上谷并言 ䷄ 露降，於是改元。

陈留王咸熙元年安弥福祿县各言嘉禾生。

二年二月胸 ䷄ 忍县获灵龟以献四月南深泽县言 ䷄ 露降。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凤凰六青龙三麒麟各一见于郡国黄龙见雒滨白龙二见太原郡木连理生辽东方域白虎见河南阳翟。又见弦农陆浑。

二年正月白虎见辽东乐浪。又见天水西六月嘉 ䷄ 柰一蒂十实生酒泉八月木连理生河南成皋是年凤凰六青龙十黄龙九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三年正月白龙二见于弦农四月张掖太守焦胜上言氏池县大柳谷口见有玄石一所白画成文实大晋之休祥图之以献诏以制币告于太庙藏之天府五年正月青龙二见荥阳二月白龙二见於赵国五月凤凰见於赵国七月白兔见北海即墨长获以献六年四月白龙二见于东莞。

七年六月东宫玄圃池芙蓉二花共蒂皇太子以献八年正月木连理生东平范阳五月白鸠二集太庙南门议郎董胄获以献是月木连理生东平寿张十月木连理生建宁白鹿见扶风雍州刺史严询获以献是月泸水胡王彭 ䷄ 献嘉禾。

十年四月 ䷄ 露降西河离石。

咸宁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汝阴南顿四月白獐见琅琊赵王伦获以献是月 ䷄ 露降张掖白雉见安丰松阳五月 ䷄ 露降清河绎幕九月 ䷄ 露降太原晋阳十二月白雉白雀见梁国睢阳梁王彤获以献。

二年四月木连理生清河五月 ䷄ 露降玄菟郡治六月木连理生燕国十月黄龙二见於汉嘉灵关白兔二见河南阳翟阳翟令华衍获以献十一月白龙二见於梁国。

三年二月白虎见沛国七月白獐见魏郡是月木连理生始平 ䷄ 十一月白雉见渤海饶安相阮温获以献。

四年六月白兔见天水八月木连理生陈留长垣。

五年二月白麟见於平原高县六月 ䷄ 露降巴郡南充国七月白鸟见参南隰太守获以献九月麒麟见河南阳城十一月青龙见京兆霸城是年木连理生义阳。又生乐安临济。

太康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涪陵永平三月白鹿见零陵泉陵四月木连理生顿丘是月白麟见於顿丘五月白鹿见天水西县太守刘辛获以献。又白鸟见襄城木连理二生济阴乘氏沛国七月白鹿见零陵零陵令蒋微获以献是月木连理生冯翊粟邑八月白鹿见永昌南平。又白龙三见于永昌九月白雉见中山。

二年正月木连理生荥阳密六月白雀二见河内太守阮 ䷄ 品获以献是月白雀二见河南河南尹向雄获以献七月白鸠见太仆寺八月白兔见彭城十月白兔见赵国平乡赵王伦获以献是月木连理十三生南安 ䷄ 道。

三年四月木连理生琅琊闰四月白龙二见于济南历城六月嘉瓜异体同蒂生河南雒阳辅国大将军王 ䷄ 园是月木连理生广陵海西八月白獐见梁国梁相解隆获以献。

四年正月木连理生冯翊临晋蜀郡成都七月白虎见建平十一月白兔见北地富平十二月嘉禾生扶风雍是月白鸠见安定临泾是月木连理生扶风。

五年{正月青龙二见於武库井中}三月☳露降东宫七月嘉禾生豫章南昌九月白獐见义阳。

六年八月白龙见于京兆阴☳。

七年三月木连理生河南新安四月☳露降京兆杜陵五月白獐见汲郡是月☳露降魏郡邺六月木连理生南乡范阳七月白雀见豫章。

八年闰三月嘉禾生东夷校尉国四月木连理生庐陵东昌八月白雀见河南雒阳九月嘉禾生东莱掖是月木连理生东莱卢乡十二月白兔见陈留酸枣关内侯成公忠获以献。

九年九月木连理生陈留浚仪十二月青龙黄龙各一见于鲁国。

十年五月白兔见京兆长安是月白雀见宣光北门华林园令孙邵获以献六月嘉麦生扶风郡一茎四穗是岁收三倍十月白虎见犍为十一月木连理生鄱阳泉☳乡是年白鸠见河南城。

太熙元年二月木连理生河南梁。

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鸟见河南城皋县令刘机获以献五月白鸟见梁国睢阳是月木连理三生成都临邛七月白燕二见酒泉福祿太守索靖以闻是月白鸟见陈留获以献是月梁国内史任式上言武平界有柞栎二树合为一体连九月白鹿见交☳武宁四年五月☳露降乐陵郡十月白兔见鄱阳。

七年三月成皋县狱有龙升天。

愍帝建兴元年六月☳露降西平县八月嘉禾生襄平县一茎十穗。

二年三月木连理生朱提是月木连理生益州双柏六月木连理生襄平是月嘉禾生平州治三实同蒂九月麒麟见襄平刺史崔毖以闻十月大将军刘琨掘地得玉玺使参军郎硕奉之归于京师。

三年四月赤雀见平州府仓七月嘉禾生襄平异体同蒂八月☳露降新昌县十一月白雉见襄平。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丹阳江宁民虞由垦土得白玉麒麟神玺一纽文曰：长寿万年四月尚书仆射刁协献白雀五月白鹿见高山县六月☳露降寿春闰六月木连理生高山县八月木连理生汝阴十一月木连理生武昌是月木连理生汝阴太守以闻。

大兴元年正月麒麟见豫章七月木连理生武昌。

三年正月白鹿二见豫章四月☳露降琅琊费是月。

白鹿见晋陵延陵十一月木连理生零陵。

永昌元年九月白鹿见江乘县。

二年正月赤鸟见暨阳。

明帝太宁二年正月巴郡言☳露降十一月白鸟见京都。

三年三月白鸟见吴郡海虞获以献群官毕贺。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春☳县山岸摧获石鼎重二斤受斛馀。

四年四月☳露降武昌郡阁前柳树太守以闻五月白鹿见零陵洮阳获以献七月长沙郡遯吏黄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驱之不去直来就光追寻光三百馀步光远抱取遣吏李坚奉献。

六年三月☳露降宁州城内北园桃榛树刺史以闻是年镇西将军庾亮献嘉橘一蒂十二实。

七年四月☳露降京邑扬州刺史王导以闻。

八年四月☳露降庐江襄安县蒋胃家。又降宣城宛陵县之须里五月麒麟驹虞见辽东白虎见新昌县是月木连理生昌黎。

九年四月☳露降吴国钱塘县石乡康巷之柳树五月白鹿见吴国吴县白鸢见吴国钱塘内史虞潭以献八月白鹿见长沙临湘十二月☳露降建平陵。又降武平陵。

咸康元年四月☳露降西堂桃树。

二年三月☳露降郁林城内四月☳露降西堂。又降尚书都堂桃树。又降会稽永兴山阴及吴兴武昌七月白鹿见豫章望蔡太守桓景获以献。

三年三月木连理生平州世子府治故园中四月☳露降殿後桃李树五月☳露降义兴县阳羨里柞树东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

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铜钟四枚太守褚裒以献七年四月 露降彭城王 第内众官毕贺十二月吴国内史王恬上言木连理生吴县沙里。

八年九月庐江春 县留 夜见门内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围四寸豫州刺史以献。

穆帝永和元年二月春 民得金券一枚长五寸状如铁券明年桓温平蜀三月庐江太守永上言於春 城北见水岸边有紫赤光取得金状如印遣主簿李迈表送是月 露降庐江郡内桃李树太守永以闻八月有白獐见吴国吴县西界包山获以献。

五年二月临江太守蓝田侯述言郡界木连理十一月太常刘邵上崇平陵令王昂即日奉行陵内 露降于玄宫前殿十二月 露降丹阳湖熟县西界刘敖墓松树县令王恬以闻众官毕贺。

八年十二月白獐见丹阳永世永世令徐该获以献十二年九月白鹿见鄱阳太守王耆之获以献十一月白獐见梁郡梁郡太守刘遂获以献。

升平三年十二月北中郎将郗昙献白兔。

四年二月凤凰将九雏见于丰城十一月凤凰复见丰城众鸟随之。

五年二月南掖门有马足陷地得铜钟一枚四月凤凰见于沔北。

海西公太和元年四月阳谷献白兔。

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 露降随郡聂阳县界桑木沾凝十馀里中三月驹虞见豫章。

孝武帝康宁三年六月江宁县建兴里侨民李康家有树异本连理。

太元三年七月乙酉老人星见南方。

十年七月丁巳老人星见。

十一年四月琅琊费有榆木异根连理相去四尺九寸八月白鸟集江州寺庭群鸟翔卫。

十二年八月 露降宁州界内刺史费统以闻。

十四年六月宁州刺史费统上言所统晋宁之滇池县旧有河水周回二百馀里有神马二疋一白一黑出於河中去岸百步县民董聪见之十一月白虎见豫章郡。

十五年三月白兔见淮南寿阳闰月 露降永平陵十六年三月白鹿见豫章望蔡获以献十一月 露降句阳县是月白雀见南海增城县民吴北屋。

十七年二月 露降南海番禺县阳。

十八年五月白鹿见江乘江乘令田熙之获以献十月临川东兴令惠欣之言县东南溪旁有白银树芳灵树李树并连理。

十九年正月华林园延贤堂西北李树连理二月行巩令刘启期行温令赵邳并言白虎频见。

二十年九月白鹿见巴陵清水山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献。

二十一年正月木连理生南康宁都县社後五月白鸟见吴国获以献。

安帝隆安二年十月新野言驹虞见。

二年武陵临沅献安石榴一蒂六实十一月木连理生汝阳太守垣苗以闻。

五年十一月襄阳言驹虞见于新野白雀见宜都是月白鹿见长沙白獐见荆州刺史桓玄以闻。

元兴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泰山武阳。

二年十月 露降武昌王成基家竹。

三年三月 露降丹徒四月 露降兰台六月白雀见豫章新涂获以献。

义熙元年南康雩都高山有金鸡青黄色飞集岩间。

二年四月无锡寿阳并献白兔。

七年五月白雉见豫章南昌。

十二年六月左卫兵陈阳於东府前淮水中得玉玺一枚。

卷二十三

帝王部·符瑞第二

後魏道武登国六年十二月帝猎亲获鹿一角召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一角是诸国将并之应也。

皇始元年十一月黄星。又见（先是有大黄星出於昴毕之间）。

天兴二年七月并州献白兔是月并州献白雉是月获嘉禾於平城县异茎同颖八月广平送嘉禾一茎十一穗平城南十里郊嘉禾一茎九穗告于宗庙。

三年四月有木连理生于代郡天门关之路左五月东巡狩广宁有白兔见于乘舆前获之八月渤海东光县木连理各一十二月豫州上言木连理生於河内之沁县。

四年正月并州献白兔是月上党郡献白雉。

{明元泰常}三年正月渤海上言东光县木连理是月渤海郡高城县献白雉三月渤海郡南皮县献白雉二六月顿丘郡获白兔八月嘉禾生於渤海郡东光县是月广宁郡上言木连理十一月中山行唐县献白雉。

四年正月新兴郡献白雉十二月。又献白雉二。

五年白雉见於河内郡。

七年九月温泉出于涿鹿人有风寒之疾饮者多愈。

八年五月雁门献白雀。

太武始光三年五月雒州献黑兔。

四年六月露降于太学。

神䴥元年二月定州获白鹿。又见于乐陵因以改元是月相州献白雉是月露降于范阳郡九月章武郡献白兔是月沧水郡献白雀十月魏郡献白兔。

二年二月上党郡献白雉四月露降于邺六月露降於平城宫七月嘉禾生於魏郡安阳县三本同颖。

三年二月白鹿见於代郡倒刺山三月露降于邺七月冀州献白兔。

四年二月渤海郡献白兔九月荥阳郡上言木连理五月露降於河西。

延和二年三月楼烦南山木连理。

三年三月乐安王范获玉玺一文曰：皇帝玺以献九月上谷郡上言木连理。

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言木连理。

四年十二月相州献白鹿。

五年二月辽西上言木连理。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露降于平原郡。

二年七月天有黄光洞议者金谓荣光也。

七年二月青州献白兔四月戊子毁邺城五层佛图於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八年五月雁门郡献白雀是月雒州送白鹿。

文成兴安二年六月营州送大龟。

兴光元年二月有五色所谓景太平之应也。

太安二年七月露降於常山郡十月白鹿见于京师西苑。

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见於太平郡（议者曰：古今瑞应多矣。然白狼见於成汤之世故殷道用兴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无穷之徵也。）

和平二年七月露降于京师。

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於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

禄日臻长寿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僚咸曰：神明所授非人为也。诏天下大■三日十月■中获白兔四。

年闰月邳县获白兔三月冀州献白雉。

孝文延兴元年十一月秘书令杨崇奏锺律郎李生於京师见长生连理树是月泗州秀容民获麟以献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一百二十里得蓍一株四十九枝下掘得大龟献之诏曰：龟蓍与经文相合所谓灵物也。德可赐爵五等。

二年正月青州献白雉二月白雉见於扶风郡四月幽州献白鹄。

三年五月白雀见於代郡六月京师获大龟。

四年正月青州献白雀九月白雀见中山。

五年正月白雉见於上谷郡四月白兔见於代郡。

承明元年六月泰州献白鹿八月白鹿见於■中是月齐州献嘉禾是月上谷郡民献玉印上有蛟龙文是月定冀二州俱献白鹄九月京兆民献青玉璧一双文色炳焕是月并州上言木连理相去一丈二尺中有五枝相连十一月定州献白鹄是月冀州献白鸪。

太和元年正月白鹿见於秦州青州二月秦州献白雉三月白雉见于秦州是月白鹿见於秦州是月武川镇献玉印青质素文其文曰：太昌是月冀州上言木连理六月雍州周城县献白兔是月雍州献玉印。又长安镇献玉印一上有龟纽下有文字色甚鲜白有殊常玉十一月白雉见於安定郡。

二年三月白燕见於并州七月白鸟见於凉州九月有鼎出於雒州■蚩雒水送於京师是月白鸟见於京师十一月徐州献白雉是月雒州献白鹄是月徐州献黑狐是月泰州献五色狗十二月怀州献白獐。

三年正月统万镇献白雉三月齐州献五色狗其色如画是月吐京镇献黄兔是月泗州献一角鹿是月白鸟见於豫州五月获白狐五月白獐见於豫州是月白雀见於豫州六月抚冥镇获白狐以献七月定州钜鹿民献玉印二方七分上有文字九月齐州献嘉禾是月白鸟见於秦州十月徐州献嘉瓠一带两实。

四年正月南豫州献白雉是月南豫州献白鹿。

五年六月上■镇将上言於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猎於营南千水中遂得玉车钏三枚二青一赤制状甚精八月常山献嘉禾。

六年三月豫州献白雉。

七年六月青州献三足乌是月定州献嘉禾。

八年正月上谷郡惠化寺醴泉涌四月白燕集于京师是月代郡献白燕六月徐州献白兔是月徐州获黑狐以献是月齐州清河郡献白雉。

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

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献白狐狸是月清河武城县献白雀十一月荥阳献三足乌。

十四年六月怀州献三足乌。

十七年正月幽州献白雉四月瀛州献白雉五月冀州献三足乌六月京师木连理是月兖州献白鸟。

十八年十月河南上言巩县木连理是月瀛州献白兔。

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阳郡获白鸟以献七月司州获白鹿□以献。

二十年二月兖州献白雉六月司州献白鹿是月豫州献三足乌。

二十一年七月汲郡献黑兔是月京师获白兔。

二十三年正月华州献白の二月凉州献赤乌六月冀州献三足乌七月瀛州献白鸪八月荥阳郡献白鸪荆州献白燕闰月正平郡献白燕十月并州上言百节连理生悬瓮山济州上言木连理十二月瀛州上言木连理是月司州献白鸟是月获黑兔。

宣武景明元年四月荆州献白鹿五月徐州献三足乌七月齐州献嘉禾十一月河州献白兔。

二年正月瀛州上言平野县木连理六月有■五色见於申酉之间十二月南青州献苍乌。

三年正月颍州郡上言木连理是月徐州献白雉三月冀州献白雉是月豫州献三足乌是月平阳郡上言襄陵县木连理是月河州献白狐三月济州献赤雀四月荆州上言南阳县木连理是月颍州郡献白兔六月荥

阳郡献白雀是月涇州献白鸾是月徐州上言东海木连理七月济州献嘉禾是月鲁阳献乌芝是月涇州献白
 鸠八月 霪降於青州新城县是月河内郡献白兔十月秦州上言南稻新兴二县木连理各一是月薄骨律镇
 献白雀。

四年二月赵平郡上言鹑觚县木连理三月济郡上言临淄县木连理是月敦煌献白雀四月汾州上言五
 城郡木连理五月京师获白雀是月青州上言莒县木连理是月获赤雀於京师六月幽州献四足乌是月尝农
 卢氏县木连理是月徐州上言梁郡下邑县木连理是月恒农郡献白雀是月河内郡献白兔七月京师献白雀
 是月夏州献黑兔八月嘉州献嘉禾九月秦州上言当亭四县界木连理各一。

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献三足乌三月河内郡献黑兔四月鲁阳郡献白兔五月司州上言荥阳县木连理
 是月幽州献三足乌是月相州献三足乌六月京师西苑木连理是月定州献三足乌七月河东郡上言闻喜县
 木连理八月济州献嘉禾是月河南郡上言慈水滨木连理十月恒农郡崤县木连理是月京师获白鸠。又建
 兴郡献白鸠十二月凉州上言石城县木连理。

二年正月汾州上言平昌县木连理二月司州上言崤县木连理四月并州献白鸠五月司州献白乌是月
 泗州献三足乌是月雍州献苍乌六月济州献嘉禾是月雍州献苍乌七月冀州献白鸠二是月鲁阳郡献嘉禾
 是月薄骨律镇献白雀八月司州献嘉禾是月东郡献白兔九月後军将军尔朱新兴献一角兽是月司州上言
 颍川阳翟县木连理是月河内郡献黑兔是月泗州献白兔东郡献白兔。

三年三月济州献白雉是月豫州献三足乌豫州。又献三足乌四月获白雀於京师六月汾州上言永安
 县木连理是月京师木连理七月颍川阳翟县上言木连理是月建德郡上言石城县木连理是月薄骨律镇献
 白兔是月冀州献嘉禾是月夏州献白鸠九月泗州献白兔是月颍州献白乌十月河州献白雀是月青州献白
 雉十二月雍州献白雀。

四年二月豫州献白雀四月河内郡献白兔七月颍州献白乌十一月秦州献白雉。

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获玉印以献四月京师获赤雀是月豫州献三足乌是月颍川献白乌是月济州献
 白兔是月有司上言颍川郡木连理五月河内献黑兔六月雒州献白鸠十月 霪降於青州益都县是月乐安
 郡获白兔。

二年二月相州献白兔四月河内郡献白雉是月河内郡献苍乌是月司州上言恒农北陕县木连理六月
 河南献白雉十二月豫州献白雉。

三年七月京师获白雀八月荥阳献嘉禾十月白狐见於汲郡十一月夏州上言横风山木连理。

四年八月平州献白鹿。

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言建陵城木连理五月济州献白鹿八月平阳郡献白乌。

三年正月司州上言轵县木连理六月冀州献白乌七月豫州献白兔是月河内郡献白雀十一月秦州献
 白雀。

孝明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冀州献白雉二月豫州献三足乌是月京师获白雉三月冀州上言信都
 县木连理是月河南献白兔四月兖州献白狐五月荥阳献白雀六月司州献白鹿是月京师木连理八月河南
 献白 是月秦州献白雀是月青州献白雀是月恒州献白雀九月雍州上言 县木连理是月河南献白 是
 月雒阳获白雀是月相州献白狐十一月荆州献白雀十二月幽州献白雉闰月汾州献白狐二是月岐州献
 白雉。

熙平元年正月光州上言曲城县木连理是月定州献白雀二月赤乌见泗州秀容郡是月相州献白雉三
 月泗州献白雉四月汲郡献三足乌是月京师再获白雀五月济州献白鹿六月冀州献苍乌七月宫中获白雀
 是月京师获白燕十一月泗州献一角兽二年正月金出岐州横水县赤粟谷三月徐州献白獐是月徐州献白
 雉四月东郡献三足乌是月豫州献三足乌兖州。又献三足乌是月豫州献白兔是月华州献白雀五月司州
 献白鹿是月东郡献白兔六月相州献白雀是月薄骨律镇献白雀是月京师获白兔七月京师获白雀八月薄
 骨律镇献白雀。又京师获白雀是月幽州献嘉禾三本同穗九月汲郡献白鸠十一月京师获白雀是月鄆善
 镇献白兔是月京师木连理八月正平郡献白兔九月正平郡。又献白兔是月徐州献一角兽十月京师获黑
 兔。

三年二月凉州上言榆中县木连理三月青州上言平昌郡木连理七月京师获白雀。

四年二月扬州上言汝阴县木连理八月凉州上言显美县木连理。

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献白兔四月济州献三足乌是月济州。又献三足乌五月冀州献白兔是月并州上言上党东山谷中木连理六月京师获白雀十月幽州献白乌十一月齐州上言济南郡灵寿山木连理二年三月南青州献白狐二闰月东郡献三足乌六月光州献白雀是月齐州上言魏郡逢陵县木连理七月朔州献嘉禾。

三年二月夏州献白雉是月凉州上言榆中县木连理三月青州上言平昌郡木连理。

四月京师获白雀五月徐州献白兔二。又冀州献白兔一是月东郡献三足乌颍州郡许昌县献三足乌泗州献三足乌六月冀州献三足乌是月荥阳郡献白雀是月平阳郡献白狐是月并州静林寺僧在阳邑城西橡谷掘药得玉璧五■十玉印一玉柱一玉盖一并以献八月光州献九尾狐是月泗州献嘉禾一根生六穗是月济州献白雀是月光州献白雀是月徐州上言龙亢戍东木连理九月白雀见舍人省十月■露降华林园柏树。

四年正月京师获白鹤二月扬州上言汝阴县木连理三月光州献白雉五月平郡献白狐六月瀛州献三足乌是月京师获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八月凉州上言显美县木连理是月■露降显美县。

孝昌元年十月魏郡元城县木连理。

三年四月河南获赤雀以献。

前废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内献苍乌。

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师获白雀六月日初出有大黄气成抱。

後周闵帝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是日槐里献赤雀二月秦州泾州各献木连理五月槐里献白燕。

明帝元年三月长安献白雀六月长安献白乌七月顺阳献三足乌群臣上表称庆诏曰：夫天不爱道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岂直日月珠连风雨玉烛是以钩命决曰：王者至孝则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蒸降兹异祉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遗仁爱被远符千载降斯三足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礼景福在民予安敢攘宗庙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并进二级。

二年十月长安献白兔。

武成元年四月戊午武当郡献赤乌秦州献白马朱鬣。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弘农上言九尾狐见五月晋公■获玉斗以献。

二年四月南阳献三足乌湖州上言见二白鹿从三角兽而行十二月益州献赤乌。

三年二月渭州献三足乌三月益州献三足乌九月蒲州献嘉禾异亩同颖。

五年郢州获绿毛龟九月益州献三足乌十一月岐州上言一角兽见。

天和元年四月益州献三足乌。

二年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获二白鹿以献六月襄州上言庆■见七月辛丑梁州上言凤凰集於枫树群鸟列侍以万数。

五年七月盐州献白兔。

建德元年九月扶风掘地得玉杯以献。

三年五月荆州献白乌十月雍州献苍乌十二月利州上言驹虞见。

六年六月应州献芝草八月甲子定州献九尾狐皮肉消尽骨体犹具九月甲申绛州献白雀。

隋高祖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即位是月京师庆■见三月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乌长安获白雀各一宣仁门槐树连理众枝内附。又■县连理树植之宫庭。

三年二月泾阳获毛龟京师醴泉出。

四年正月渝州获兽似麋一角同蹄。

十五年七月晋王广献毛龟。

炀帝大业四年五月蜀郡获三足乌张掖获玄狐各一。

卷二十四

帝王部·符瑞第三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陇州献嘉麦六月虞州献嘉麦一茎六穗七月京师庆_二见八月永州献嘉禾异亩同颖九月益州上言景_二见十一月蓝田玉山南岭有树连理十二月麟州献芝草一株紫茎黄盖是年新丰鸚鵡谷水清代传云：此水清天下平开皇之初暂清寻浊至是复清。

二年正月宁州献白雉壬子麟州献白鹿二月涪州上言李树连理闰二月沁州上言庆_二见。又渝州言甘露降三月安昌县言太行山圣人崖响云：唐国兴治万年四月有献李树连理盘屈如龙六月泽州言驹虞见七月益州献嘉禾一茎六穗九月合州言庆_二见。又梓州言景_二见十月河州言庆_二见。

三年二月鄯州言一角兽见鹿身五色牛尾马蹄三月_二露降於华阴。又_二露降於御史台五月郿州献瑞石有文曰：天下万年七月灵州言白龙见商州言白狼见鄯州言麟见。

四年二月白狐见玄武门绵州言_二露降肃州献嘉禾一茎五颖四月庆州言庆_二见六月方州言庆_二见益州献芝草如人状亳州上言《老子》庙枯树生枝叶。

五年正月代州言庆_二见丰州言驹虞见梁州言野蚕成茧百姓得而用之。

六年西沙州言_二露降弥漫一十五里益州言庆_二见管州言麟见。

七年陕州获白石玺一纽章与传国玺同仁州言驹虞见长安古城监渠水生蓝色红白而味_二状如方印辽州获玄兔万年县言甘露降九月丹州言河水清。

八年四月赤雀巢於殿门宴五品以上上颂者十余人极欢而罢连州言甘露_二遍於城郭。

九年正月西韩州献芝草异茎同盖二月蒲州言河水清四月甘露降於中华殿之桐树凝沍如冰霰以示群臣六月於纳义门获白雀一己卯雅州泾阳县生嘉禾异亩同颖是月益州献白鹿陕州言白狼见七月幽州庆_二见海州言凤凰见於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徐州言庆_二见。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是月丙午宋州言庆_二见辛未秦州景_二见_二州言凤凰见九月雒州赤雀见秦州言庆_二见乙未定州言景_二见莒州言凤凰二见群鸟随之其声。若八音之奏辛酉利州言庆_二见壬戌林州献祓石隐起成文曰：圣主某大吉子孙五千岁素质玄字篆隶相参西麟州言麟见十月沂州言驹虞见十二月郑州言玄狐见。

贞观元年闰三月甘露降於长安县五月豫州言白狼见十月和州言鸾见。

二年三月宜州言白狼见六月长安县献嘉禾戊戌郭州言白狼见九月甘州献白马朱鬣十月安州言驹虞见。

三年四月甘露降於雍州五月癸亥龙见玉女泉乙丑幽州言麟见七月宣州言甘露降壬子申州言木连理十二月潞州献嘉禾。

四年三月赤雀见於万年县。

五年二月_二州庆_二见四月甘露降於万年县。

六年四月楚州言驹虞见癸卯醴泉出丹青殿之西命公卿以上示之因置酒於侧赐帛各有差。

七年二月醴泉涌出於绵州之香溪痼疾者饮之多愈。

八年四月沂州言白鹿见。

九年闰四月衡州言驹虞见五月万年县获白雀戊申和州言棠树连理十月黎州言凤凰见十一月瀛州献白狼十二月京师苍鸟见扬州献白雀是月获麟於德州。

十年二月白鹿见於九成宫之冷泉谷三月襄州言驹虞见八月雒州言凤凰见。

十一年五月麟见京师之後苑九月醴泉出痼疾者服之皆愈。

十二年六月滁州言野蚕食榭菜成茧大如柰凡六千五百七十硕九月楚州野蚕成茧遍於山谷濠州庐州献野蚕十月隰州言青龙见营州献玄狐。

十三年正月济州献白鹿三月吉辰厩产白马朱鬣八月幽州献嘉禾一茎九穗。

十四年二月陕州言河水变清司空无忌等诣阙上。表曰：臣闻昆仑载极道玄液以周天积石流源委苍波而括地俯作神州之纪仰膺上帝之官水德灵长斯其谓矣。故能道符千戴位长百川瑞马开图发荣光於远代应龙辟壤致宅土於遐年自此以还寂寥难俟天之祚圣复在於兹伏惟皇帝陛下则哲承基穷神阐化功绵外德耀瀛表文教蔚乎！三五至道格乎！地天是以祲凝藪泽庆溢风烟丹井辉奇青丘表异嘉苗合颖入丰膳以鸣钟天駟摄播颂声於缀兆西鹑南雉之贵日至月书连珠涌醴之徵飞雾集宜其展事羸里仰告成功出豫介丘方腾茂实犹。且宵衣旰食。若有追而不逮对越嘉祉乃固辞而弗居遂使万土韬华三神鞅望西皇伫诏申以德水之祥东岳希封勛以清河之祝伏见陕州刺史房仁裕状称所管界内二百馀里正月元日黄河载清谨案《易乾凿度》曰：圣人受命河水清京房飞候曰：河水清天下太平繇是纳渭含泾混流同洁凌门幼泽别派俱清马颊驰波详观。若镜龙门激箭回眺飞空拍天之典焕然冯夷之都可见千寻郎彻俯映玄珠一曲澄鲜遥观紫贝尽河宗之奥秘洞水府之仙灵，岂非天鉴详明不爱其道神心昭著有感斯通何幽显合符人祇交际理均形见。若斯之效欽臣等沐道醉心观洋骇目披图遯听旷古无闻实庆生涯亲承旦暮诏答曰：嘉瑞爰降必资至德大河效祉为希世顾惟寡昧但增惭惕乃天地表祥宗社垂欲使四海隆平八荒是福王公卿士内外庶僚宜勉修正道以副灵祝焉三月秦州言河清七月白龙见於富平九月杭州言青龙见。

十五年二月开州言白龙见三月肃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四月庆州言驹虞见冀州献白狼五月癸未庐山府献白鹿乙酉安礼门御榻产芝草五茎六月滁州言青龙见庚子商州言庆见七月洪州献玄沧州言青龙见丁亥灵州言景见八月嘉州抚州各言庆见衡州言白鹿见九月沧州言龙见十一月幽州言五色见。

十六年正月宣州言庆见七月朔州言白龙见温州各言景见八月申州献白雉九月金州言青龙见十月滑州献白狼十一月箕州言景见湖州言庆见十二月宋州言青龙见。

十七年三月杭州言木连理二十四株有植黎二木合为一体有雄雉飞集东宫显德殿前太宗问群臣曰：顷来频有雉集是何祥也。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秦文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於陈仓雄者鸣於南阳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为宝鸡祠汉光武得雄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於秦地既古来将为祥祝所以彰表明德太宗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所对深为可重五月雍州献三足乌己未湖州言甘露降润州言庆见华平出於玄武门之池怀州献白狼湖州言庆见闰六月柳州言庆见丹州献白鹿七月州言景见辛卯常州言青龙见八月凉州言昌松县鸿池谷有石青质白章为文曰：高皇海出多子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李治书燕山人士乐大国主尚汪谔奖文仁道千古天王五王六王七王十王凤毛才子七佛八菩萨及上果佛佛田天子文武贞观昌大圣诞四方上下万里忠者仙戈八为善。

九月魏州言庆见皇太子寢室产紫芝二十四茎并为龙兴凤翥之形十一月并永滁州景见郑州河水清怀州河水清永州言庆见廓州献白狐。

十八年正月嘉州言青龙见台州言甘露降州言庆见四月豫州言白龙见五月郢州献白狼六月辛亥郑王府献白狐瀛州言庆见七月会州言青龙见朗州言青龙见壬午滁州言景见八月商宋兰邓雒五州言景见曹雒二州言景见赵州献白鹿九月汝州言青龙见十月潞州言庆见山南献木连理交错玲珑有同罗目一丈之馀并枝者二十馀所十一月湖州言庆见。

十九年二月岳州献毛龟二滁州言驹虞见十月老人星见十一月费州言庆见渠州言青龙见。

二十年正月汝州言甘露降二月潮州言庆见戊午许州获白狼二月德州言景见郢州言一角兽见丙戌冀州景见四月房州言赤雀见五月襄州言庆见丙申泽州言甘露降七月安州言白龙及庆见州言景见八月老人星见九月泽州言白鹿见十月亳州言甘露降十一月雍州言甘树一株有十八处连理李树生芝英赤紫茎光色鲜丽陕州言青石理成文曰：李君王三字汾州言青龙白龙见白龙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则玄金之形团斜广高六七寸叠州言五色见兖州言青龙见。

二十一年四月兖州鸾见易州言庆见六月始州言景见淄州言凤凰见壬申亳宋二州各言庆见白龙见於郢州怀荆二州言景见辛酉赵州言庆见七月怀襄同凤泸宋亳蓬绶等州言庆见郢州言白龙见八月绥州言庆见九月崖州言白龙见岷州言庆见老人星见开州言景见十月南代州驹虞见戊

戊绥州言景 见。

二十二年正月玉华宫李树连理隔阔合枝二月怀州河水清原州言景 见六月洮州言白龙见循州言景 见七月襄州言庆 见屡见定襄都督府言庆 见八月昭州洪州言庆 见九月晋州言庆 见巴州沂州皆言庆 见遂州涪水中获古鼎受五石三<豆斗>旁有铭刻取初风雨晦冥响。若洪钟十二月绛绵代潞四州并言庆 见闰十二月郎州言庆 见二十二年三月代州言庆 见四月壬申灵州言河水清。

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济州言黄河清一十六里皎然澄彻是岁大稔雒州米斛至两钱半粳米斗至十一文。

显庆元年二月岐州献一角兽五月岐州五龙见于皇后泉。

龙朔元年二月益绵等五州皆言龙见（，於是改元）六月兖州青龙三十九见。

三年十二月诏以绛州麟见于介山含元殿前琅台阁内并睹麟趾改来年正月为麟德元年在京及雍州诸县见系囚徒各降一等杖罪以下并免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陈州上言凤凰见宛丘县。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甲辰即位大赦天下是日庆 见于东方丙午扬州上言庆 白雉见七月己巳册玄宗为皇太子是日有景 之庆改元为景 元年景 二年六月雒州上言两岐麦八月以高祖旧宅有柿树天授中已经枯死至是重生因而大赦天下十月宁州嘉禾异亩同颖江州上言神泉涌十二月光州上言李树连理。

三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是日佳气四塞。

太极元年五月戊寅睿宗有事于北郊是日东南有紫气扶日上。

延和元年六月凉州上言赤雀见。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江州献灵龟六眸腹下有玄文象卦文怀州上言有嘉禾四穗十月有事于太庙是日庆 见。

开元元年十二月有麟见于峡州远安县之鬼谷仙洞。

二年正月丙寅凉州献朱鬣白马庚午原州献肉角羊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豫州鼎铭武后所制文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玄降祉方建隆基宰相姚崇卢怀慎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故化马为龙预流谣颂秀为天子早著{六具}符臣等今见薛谦光所献东都鼎铭大天后所制其文云：上玄降祉方建隆基豫州处天地之中所以远包四海铭文独圣后所制固必先感二仪灵庆昭彰旷绝今古臣等忝陪近侍喜迈常情请宣付史官并颁示内外许之。

七年闰七月虢州奏闾乡县桃林乡醴泉涌出扬州奏扬子县一角兽见八月老人星见其色黄明而大八年正月甘露降五月德州奏平原县麦一茎两岐分秀八月老人星见十二月隰州庆 见璧州甘露降齐州嘉禾生鄂州芝草生徐州获白野鸡岐州获白燕进之。

九年二月汝州奏鲁山县之尧山有白鹊见于许昌县之唐祠掘地得古铜 上。又隐起双鲤篆书文曰：宜子孙并请宣付史官从之五月绛州奏正平太守两县瑞麦七茎两穗一茎四穗十月洪州庆 见十一月蕲州奏兰溪县芝草生。

十一年正月行幸北都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有连理李树连理甘棠生于太原县二月祠后土于汾阴之 佳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徘徊绕坛日扬其光有司奏 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一斗色皆青。又获古瓦长九寸上有篆书千秋万岁及长乐未央字。又有赤兔见于坛侧十一月癸酉日长至太史奏曰：平明阴 祁寒及其日出有 迎日。又有祥风于须臾日出有黄白冠及日南有珥臣谨按黄帝占云：冬至之日阴 祁寒来岁大稔人安五 丰熟。又曰：风不及地和缓而来谓之祥风王者德至于天则祥风起日冠。且珥人主有嘉并太平之嘉应臣请宣付所司许之。

十二年五月溱州庆 见太原献异马驹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六肋肉尾无毛六月丙申光州五色 见乙巳河南府之告成县王利文家瑞麦生穗分岐一茎三秀利文上。表曰：陛下往在藩邸扈从三阳在臣宅上休憩臣宅北坂之下陛下以为球场自夏徂秋往来游赏其地因感圣气今有瑞麦生苗或六穗分荣或一茎数秀方圆纵横不离场边自非至德潜通，岂有瑞应。若此诏赐利文绢三十疋遣之十月合州庆 见闰十一月豫州言白獐见。

十三年五月甲申瑞麦生於河南府之寿安县劝农使宇文融上表称贺甲午潞州白鹿见戊戌以亲制西岳碑示百寮有五色■见於前己亥代州甘露降九月兖州奏白雀见十月丁卯太史奏白雀见壬申万年人王庆筑垣掘地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丁丑白鹊见於行宫十一月丙戌封禅至泰山之下戊子有雄野鸡飞入斋宫驯而不去久之飞入仗卫忽不见■王守礼等贺曰：臣谨按旧典雌来者霸雄来者王。又圣诞酉年鸡主於酉斯盖王道遐祚天命休祯请宣付史官以彰灵贶从之己丑日南至上备法驾登山至斋室其夕阴雾惨烈劲风四起裂幕折柱寒气切骨上露立祈请仰天自誓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应时风雨止天地清晏日气和煦及升坛休气四塞登歌奏乐有祥风自南而至丝竹之声飘。若天外及禅社首五色■见日重轮及还山下之斋宫有庆■随马祥风绕路（时中书令张说等蹈舞拜贺帝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物休洽皆是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怠说等。又奏曰：圣心诚恳昨夜斋居则息风反雨今朝封祀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引燎灵迹盛事自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万姓天下幸甚）。

十四年八月梓州言庆■见通州言芝草生。

九月晋州神山县玄元皇帝庙根子树两枝连理合成一枝十月己巳帝至自汝州之温汤时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宫中帝令左右试牵御衣鸟■取■目叱咤岐王文学能延景因献鸚鵡篇以赞其事帝以鸟及延景诗示百寮尚书左丞相张说上表贺曰：伏见大恩以灵异鸚鵡及能延景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异物志有时乐鸟鸣皆曰：天下太平有道则见臣验其图丹首红臆朱冠绿翼与此鸚鵡无异而心聪性辨■主报恩故非常品凡禽实瑞经所谓乐鸟也。延景虽识其事未正其名望编国史以彰圣瑞许之十二月丙午越州言李树连理癸丑邢州甲州各言庆■见。

十五年四月彭州言白兔见八月壬寅海州白獐见丁丑资州言庆■见闰九月亿岁殿生芝草一茎十月汝州言嘉禾生简州言庆■见。

十六年三月京兆府三原县浪井出七月庆■见於仙州叶县十一月日南至帝御含元殿受朝贺太史奏黄■扶日请付所司从之。

十七年五月庚寅有灵芝草产於太庙第九室殿柱甲寅有赤雀见於冀州一雄一雌六月有浪井出梓州十月睦州献竹实。

十八年四月辛酉寿州献白雀甲午嘉州奏楠木生连理枝广州献红鸚鵡五月辛丑徐州奏庆■见甲辰陕州奏灵芝产六月甲申沁州奏月抱瑞彩扬光五色乙酉鄂州奏景■见。

十九年二月癸未皇太子鸿等奏曰：昨正月二十七日伏见陛下於兴庆宫亲耕三百馀步既而青光紫气覆地四月己卯扬州奏■生稻二百一十顷再熟稻一千八百顷其粒与常稻无异壬辰河南府登封县唐村李嗣谷当阳山南面石文旧有帝字新生上字识者以为圣明之应河南尹孟温礼奏贺六月癸未有浪井出於邛州之龙兴观之平地泛滥五色相□浮彩彪炳壬申芝草生於京城之胜业寺一本七茎心黄外紫八月辛巳上降诞之日有黄■三道於西方九月乙未冀州任丘县孝悌乡嘉禾生庚申■州永康县嘉禾生一茎五穗神羊产於京兆之兴平县。

二十年三月有一角兽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识者以为獬豸。

二十一年二月衢州获鱼有铭献之侍中裴光庭等奉贺六月庚子眉州献宝鼎重七百斤无耳足有篆文数字时渝州刺史■怀本奏此鼎到陈州界之对溪驿■雾暗合有白虹逼鼎臣恐沦失不胜惊惧请至合州取陆路至京许之癸丑蓬州奏枯树上生李枝结实绛州奏龙兴观池同心莲一茎八月癸亥沂州产紫芝三茎是夜五更二筹後南方丙位老人星见其色黄白太史奏曰：臣谨按春秋文曜钩云：王者安静则老人星临其国主寿昌万人安常以秋分节候之南郊今应期而见请付所司从之。

二十二年五月河州庆■见八月幽州奏千秋节日有庆■见於夷军。又轩辕皇帝庙中古井涌浪泛滥。又安次县百姓家产连理树及大麦一本一十八茎穗秀两歧十月尚书左丞相萧嵩率百寮奏曰：伏见所司奏今年祥瑞风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甘露降醴泉涌木连理瓜同蒂竹再生李成实驯鸠玄鹤慈乌■■宝鼎鱼铭钱刀瓦字等二十有一事臣闻惟德感神惟祥祚圣有欲之而莫致，或不召而自彰盖所谓天之辅人福之先见者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旬齐敦敏钦明光宅三灵以泰百度惟贞故感应日闻珍符岁积盖祥风者昭乎！号令抱戴者表以纳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洒神灵之液醴泉发德泽之滋

草木秀其地灵羽毛呈其天瑞其馀山川异气器用殊姿争自效灵不可胜纪斯并玄天幽赞黄灵合德非大圣不能降其祥非太平不能当其应请宣付史官传於後代上手诏报曰：处奉宗社昭事天地幸蒙垂■降此祯祥岂自厥中以彰其外归之於朕是用多惭宣付史官依卿所请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绵州白鹿见己酉安州庆■见五月丁卯蓝州有浪井出及醴泉滂涌癸未晋州庆■见六月丙戌文州庆■见壬子京兆富平县瑞大麦生一茎五穗华州下■县瑞大麦生一茎三穗京畿采访使御史中丞卢奂奏贺八月幽州长史张守■奏榆关内有■蝗虫食田稼蔓延入平州界俄顷有群雀来食此虫一日食尽平州稼穡无有伤者九月乙丑楚州庆■见十月沂州芝草生一茎九寸十岐乙未京兆府奏■县嘉禾生戊申扬州奏获毛龟其色青庚戌朔州奏甘露降嘉禾生十一月楚州陵州会州并言庆■见沂州密州皆奏芝草生十二月龙池圣德颂石自鸣其音清远有如钟声百官等上表称贺。

二十四年三月获瑞兽首耳形类虎尾长於身有豹文能食虎七月辛巳沂州庆■见瑞麦生壬午台州郢州并言庆■见乙酉荆州万州并言庆■见八月戊申常州有神龟见绿毛黄甲庚戌老人星见黄色明静而大太史奏曰：臣谨按春秋文耀钩王者安静则老人星见孙氏应瑞图云：王者承天则老人星见临其国。又黄帝占云：老人一名寿星色黄明大则主寿昌天下多贤士伏惟陛下以千秋节日祀於星坛而祭期将临美应先至知历数之方永嘉万寿之昌期请付史官以光典策许之。

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幽州庆■见五月丁丑白鹤见戊寅河清八月丁未千秋节宴群臣於勤政楼下太史奏曰：今日卯时有祥■出东方及其乐作非烟烛於西北己午之时日有抱戴伏以陛下圣历方永福履无疆■存臻嘉瑞之符载洽绕枢之日臣等不胜忭跃请宣付史馆许之十月庚申宰臣李林甫牛仙客祭南北郊有瑞气萦坛祥风拂地太史奏今日陛下处报丰稔昭祭神祇臣谨候天地清谧星辰明朗初祭则樽俎■陈祥风拂地既奠之後瑞气萦坛其风则畅和缓之候其气乃蓄龙凤之色臣谨按王者德至於天则祥风起。又尧沈璧於河休气四塞伏惟陛下一德驭物而天祥荐祉尽皇王之灵贶跻苍生於仁寿请宣付所司编入史册许之十一月青州奏日光五色十二月泗州奏日抱戴。

二十七年七月己卯蒲州刺史韩朝宗奏新置灵贞观有庆■见连理树生壬午河西陇右节度使萧■讨吐蕃大破之有庆■见於阵前白兔舞於营中请编史册许之。

二十八年陕州青州皆言庆■见四月庚辰有慈鸟巢於紫宸殿之夕侍中牛仙客中书令李林甫上表贺曰：臣等伏因侍奉之际天恩令臣升殿观此鸟巢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仁慈所育岂独黎庶故得上玄协应灵鸟呈瑞翱翔不离於廷际栖集必归於轩槛虽人俗所有但止於园林今感圣而来乃巢於殿夕依人无惧恋主愈驯博考图籍未之有也。臣等幸忝枢近亲睹休祥望颁示中外以彰灵感手诏报曰：所闻不如所见故引卿等观之颁示寰中俯依来请辛巳。又有慈鸟巢於宣政殿之夕仙客林甫。又上表贺曰：陛下孝友因心慈仁被物故得上帝储祉灵鸟发祥高栋重栌共瞻爰止前轩内殿皆睹来巢视之弥驯逼之不惧休■重沓而交应徵求古今而未闻臣等何人屡观嘉瑞望与前状同宣中外克纪祯符手诏报曰：两殿巢禽其义一也。但有惭德深谢仁慈颁示四方随卿所请。

二十九年正月亳州刺史郑愿奏玄元皇帝庙中之井涌气成■五色相■英三月甲申滑州刺史李邕献马一匹表云：其马肉鬃鳞臆嘶不类马声日三百里邕任淄青刺史日遇一老翁云：圣主将得龙马以应太平邕遂於青州马会思家获而献之己丑亳州奏老君庙九井先涸自奉诏增■观宇九泉皆涌及树已枯复荣四月甲寅深州奏连理甘棠树生於陆泽县甲戌温州奏日抱戴扬光五色五月戊午有白雀白鸟见於原州之平原戊寅有庆■见於亳州真源县之玄元皇帝庙兼有白鹤翔於庙门楼六月甘露降於司农寺八月命有司於兴唐观设斋自内迎玄元皇帝真容於观宰臣已下百官悉行香有庆■见天宝元年正月戊申安西都■田仁畹於于阗东王河获瑞玉龟一画以献癸丑太史上言今旦卯时日有红碧黄气数见及紫赤■气润泽鲜明在日上谨按《瑞应图》名曰：庆■太平之应请编入史册许之六月壬辰信都瑞麦生临州郡人李嘉裔所居柱上芝草生形类尊容屡陈光彩太守张景伏拔柱献之乙未陇右节度皇甫惟明奏龙支县人庠狄孝义有马生龙驹经九旬有九日身有鳞而不生毛臣就简视时有庆■五色遥覆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实录从之睢阳郡嘉麦生一茎八十一穗八月乙酉老人星见。

二年三月南郡奏所部紫极宫有庆■见。

三载三月癸酉兴庆宫合炼院芝草生一本六茎丙子武威郡上言番禾县之天宝山有醴泉涌出岭石化

为瑞面远近贫乏者取以给食五月京兆尹奏所部芝草生。

四载八月戊子有斑鹿产白鹿於苑中献之请宣付史馆上曰：宫苑之内屡荐嘉祥今。又缟质霜毛变林虞之兽殊姿驯性实 驾之龙媒允谓休徵用为慰也。所请者依癸巳京兆之新丰嘉禾生或九穗六穗九月河南府登封县嘉禾生一本十二穗。

五载五月乙卯河东郡太守李知柔奏乘泉县潘水修功德处有白鱼引舟五色 起望宣付史馆从之丙戌鄱阳郡上言甘露降於所部紫极宫之松树 郡上言姑射山修功德处有庆 捧日七月汝阴郡上言有嘉麦生一茎两歧。

七载三月有玉芝生於大同殿之柱 楚一本两茎神光 於殿上命文武百寮入观之。

八载六月大同殿。又产芝一茎。

九载二月甲戌献陵昭陵乾陵定陵桥陵等五陵柏树尽垂甘露壬寅华阴郡奏白鹤见於西岳五福峰甘露降大罗峰之醮坛白鹿见於大罗东南峰驾鹤岭卫叔卿之得仙处请付史馆从之。

七载七月有鹿产白於闲厩之试马殿八月癸丑黔中郡紫极宫庆 见甲寅上雒阳庆 见丁巳丹阳郡茅山炼丹院生芝草一茎庚午蕲春郡之天长观圣容玉石莲花座上生紫芝一本七茎九月壬午夜太史奏寿星见於丙方大明色黄十月乙丑御朝元阁有庆 见上赋诗群臣毕和癸酉丹阳郡茅山庆 见白鹤群飞十一月长至太史奏北方有黑 气四方俱有薄黄 佳气浓厚。又有黄气扶日十二月余杭郡庆 见化楼阁势兼有仙人形象乙卯彭城郡有庆 见。

十四载三月南道观察使源涓奏江陵郡古纪城东有紫气成 中有一人衣白衣乘 气向上其时安南招讨使康令谦及同行军将等同见臣谨画图奉献伏望宣示中外编诸史册从之四月剑南道获白兔一献之八月癸巳老人星见己亥中书省五色 见庚子乐安郡上言嘉禾及获白鹤白雀壬寅京兆府奏嘉禾生而献之癸卯东平太守嗣吴王祗奏所部寿张顺昌两县咸 生丙辰蜀郡奏庆 九见十月卢江郡人王恭家有李树连理结实癸酉幸华清宫有石产玉芝宰相杨国忠请宣付示朝廷编诸史册从之。

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七月壬戌至益昌郡济州於吉伯渡有双白鱼夹御舟而跃识者谓之双双飞龙焉。

卷二十五

帝王部·符瑞第四

唐肃宗以天宝十五载七月即位於灵武改元至德是年九月三日帝降诞之辰有庆 属天白鹤飞舞於上所居殿宇翱翔二十馀匝而去十一月辛未长安 气如衣冠备具太史奏天下和平之象。

二年七月朔方节度《郭子》仪奏宁朔县界荒地广十五里有黑禾 出遍地每日侧近百姓扫尽经宿还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圆实味甘美臣以为天启王瑞先百 故汉称雨粟周颂来 岂瑞禾自出家给人足盖陛下富教安人务丰敦本光复社稷康济黎元之应也。臣不胜大庆八月乙未太史奏其日老人星见光润明泽十二月癸亥帝受国玺太清宫晨有紫 见从殿东南角稍至殿前。

乾元元年四月甲寅帝亲行享庙礼并祭昊天上帝礼毕有景 见於日之南自卯及辰久而方散有顷朔方告破贼己未怀州刺史王奇光奏河内县王 清种麦数亩皆一茎三穗丁卯太庙殿院北门内柱生芝草两茎紫盖七月庚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奏东京上阳西金华门外仗舍下见白鼠穴穿之得天下信宝一枚皆篆书背上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盘以为帝德广运乾道降祥 图永昌坤维耀宝请宣示朝廷诏曰：我国家卜代悠久历数无疆明神降休灵贶斯格昌符兆发宝印呈祥皇帝之徽号既彰天子之鸿名。又信斯实累圣致感上玄垂裕岂朕薄德所敢当仁卿国之大臣获斯嘉瑞光我盛礼何庆如之。

三年五月岚州上言合河关黄河水四十里间清如井水经四日而变十一月丙寅左金吾卫大将军王晟奏明凤门有庆 自栏杆上起盘旋纷郁光彩明耀门官皆睹焉。

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玉芝一茎三花御制玉灵芝诗三章八句八月戊辰夜老人星见其色黄明润泽而大。

元年建子月戊戌冬至有 迎日日扬光司天监韩颖奏谨按《春秋感精符》南至有 迎日年丰之象

建巳月壬子楚州刺史崔■先表献定国实玉十三枚一曰玄黄符如笏长八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三曰■璧白玉也。径可五六寸其文粟粒无雕鏤之迹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白玉也。径六七寸六曰如意宝珠形圆如鸡卵光如皎月七曰■大如巨粟赤如樱桃八曰琅■珠二枚长一寸六分十曰玉■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十一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长理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则鹿形著焉十二曰皇后采桑钩长五六寸细如箸屈其末似金。又似银十三曰雷公石斧长四寸阔二寸无孔细■致如青玉十三宝置於日中皆白气连天■先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见天帝授以十三宝白中国有灾宜以第二宝镇之中书门下表贺诏曰：太宝祯符时膺昌运皇天不秘紫府降灵敷上帝之耿光悟神祇之有鉴荷斯戩■兹济艰难冀与兆人同登寿域股肱奉上宗庙福予岂惟朕躬致此嘉瑞卿咸有一德寅奉休徵将使发挥克谐辅弼所请宣示中外编入史册者依乙丑诏元年宜改为宝应元年其楚州刺史并出宝县官及进宝官量与进改随进宝官典■兼等各量与一子官宣示中外宜知朕意。

代宗宝应元年田月己巳即位其日有庆■见初帝至飞龙厩座前有紫■见■中有三白鹤徊翔。又有喜鹊鸣及将即位仗卫宿设夜分■雾四合不辨咫尺既晓朝呼万岁天地清朝非烟满空黄气抱日咸以为圣感甲戌潞州获赤雀献之五月商州上言庆■见七月己卯京兆府万年县获三足乌献之九月戊辰陕州上言黄河清是夜老人星见黄明润泽司天少监瞿昙■巽奏曰：臣谨按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明则人主寿昌国多贤士常以秋分候於南郊所见合秋分之气当地之中伏望编诸史册宣示朝廷从之甲午太州至陕州黄河清二百馀里澄澈见底戊戌太州嘉禾生异亩同颖献之出示百寮。

广德二年五月己酉河南府上言河阳县界黄河清逾月不变十一月镇南副都■甯龄先言合浦县海内珠池自天宝元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二十年间阙於进奉今年二月十五日珠还旧浦臣按南越志云：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宝瑞其地元敕封禁臣请采进许之。

永泰元年七月甲寅有三白鹿一白兔见於禁苑观军容使鱼朝恩受命巡苑内屯田因获之以献朝恩上言请付史馆编诸简策手诏答曰：白鹿白兔王者嘉瑞和平之应朕以寡德讵敢当焉卿及将士等务切军储克勤农亩上玄眷■爰获祯符所请付史馆者依是月庚申京兆府上言鄂县嘉禾生穗长一尺馀穗上粒生重叠如连珠八月戊子司天台上言老人星见。

二年六月丁未是夜月重轮八月己酉秋分老人星见於景上黄润明大十一月乾陵赤兔见获而献之大历二年三月丁巳河中府获玄狐献之出示百寮八月庚子夜老人星见其色黄明而大十月己卯右羽林军获白雀献之乙酉有醴泉出於京兆府之栎阳饮者多愈痼疾己亥潞州长子县嘉禾生两茎同穗十一月己巳长至司天奏曰：日色清明祥风四起请付所司从之。

三年正月晋州获白雀献之四月乾陵上仙观三尊殿有两雀衔柴及泥补葺殿之隙坏凡一十五处闰六月扬州上言和州历阳县有三乌同巢七月汴州获白雀献之阆州新井县连理■生九月宣州获白鼠三献之十月太原府上言五色■见及嘉禾生。

四年正月乙亥大雪平地盈尺百寮於宣政殿拜舞称庆前年冬少雪故也。三月润州上元县产芝草一茎四叶高七寸六月庆■见於西郊。

五年四月癸巳广州越州并言庆■见丁未台州言庆■见五月己巳石州上言五色■见。

六年七月己丑华州言甘露降道州上言五色■见八月戊辰楚州上言芝草产於淮阴县是夜老人星见其色黄明而大丁丑白兔见於太极殿之内廊获之出示百寮九月丁酉沂州上言庆■见十一月潭州上言长沙县荣唐里树下有■生同蒂连心永州上言湘源县芝草生同根三茎合成一盖十二月癸酉婺州上言嘉禾生一茎九穗一茎十二穗。

七年五月甲申亳州获白雀六月丁亥蔡州言庆■见是岁大稔。

八年四月壬申潞州上言玄宗十九瑞阁有白鹤来翔五月丁丑凤翔府上言天兴县嘉禾生一茎二穗六月戊申梁州获白雀二献之庚辰庐州上言庐江县紫芝草生一根两茎一丈五尺。又合肥县棠梨树上乌鹊同巢七月丙戌东都留守蒋澳上言太庙殿柱生芝草二茎太原府上言清源县人韩景辉养冬蚕成茧诏给复终身甲午蔡州获白鹊一献之■州上言金华县李树连理乙未蓬萊池获毛龟出示百寮戊戌内侍省获白鼠一出示百寮壬寅神策军上言金天门外水渠中获绿毛元龟献之八月壬戌太原获白乌一白鹊一献之庚寅亳州获白鹿一白野鸡一献之滑州言灵昌县连理瓜生及瑞麦一茎三穗九月丁丑京兆府上言梨树及林檎

树并连理戊寅桂州上言芝草生是夜老人星见辛巳华州上言嘉禾生十月丁未襄州言芝草生庚戌扬州上言芝草生丁卯凤翔府获白鼠献之太原府上言嘉禾生十一月凤翔府上言天兴县禾生一茎三穗太原府上言寿阳县嘉禾生两茎同穗闰十一月丁未申州上言义阳县芝草生乙丑衢州上言龙丘县李树上产芝草五茎成都府上言甘露降是月丙子泽州上言嘉禾生是岁大有年。

九年二月庚午郑州上言李树上生芝草一茎三月癸卯亳州上言芝草生京兆府获白鹤一献之四月庚戌汝州上言甘露降甲午陇州获白鹤一献之五月丁巳龙州获白鹤献之京兆府上言瑞麦生九茎同 二月丁酉庐州获白鼠二舒州获白雀一并献之九月戊申晋州上言神山县庆唐观柏叶松身树已枯再生十月己巳申州上言芝草生辛卯凤翔府上言嘉禾生一茎两穗十一月癸亥福州获白燕二献之十二月戊寅宁州上言嘉禾生衡州上言李树上芝草生茎连树根丁亥 州上言庆 见。

十年正月壬寅冀州上言嘉禾生五茎生合为一茎乙巳处州上言李树连理二月壬申江陵府上言芝草生壬午处州上言芝草生三月濠州上言芝草生凤翔府获白雀一献之五月蜀州上言唐兴县李树上芝草生三茎汉州上言李树上芝草生一茎七月癸酉绛州上言芝草生八月己酉夜老人星见九月乙卯太原府上言嘉禾生。

十一年九月庚辰夜老人星见。

十二年正月乙丑渭北行营所获赤雀二献之壬申常州上言甘露降洁白凝滋味同饴蜜五月甲子成都府人郭远因樵爨获瑞禾一茎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献之以示百寮宰臣等奏贺曰：顷者贼臣凶狡敢蔽聪明陛下以时发觉咸就诛放与人更始在物维新浹辰之间果获佳应至德之化光贲草木太平之时遂形文字伏望藏於秘阁宣付史馆从之六月癸未苑内获白鼠一出示百寮九月戊午夜老人星见十月乙酉潭州上言庆 见甲午陆州上言桐庐县五色 见十一月己酉蔡州上言汝阳县芝草生紫茎黄盖辛亥京兆府上言甘露降於城内靖恭坊之南街柳树味如饴蜜十二月河中府上言临晋县嘉禾生四茎二穗。

德宗建中四年五月滑州濮州黄河清。

兴元元年八月宋毫观察使奏亳州贞元县大空寺僧院李树植来十四年长一丈八尺今春枝上忽耸高六尺周回似盖九尺馀。又先天观玄元皇帝太后陵槐树上有灵泉涌出六月忽有灵气五色见於泉上。

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府奏有人於长兴坊得玉玺文曰：天子信玺中书门下表贺请付所司制曰：可。

三年闰五月陕虢观察使李泌献瑞麦一茎五穗七月京兆府献嘉禾异本同穗八月淄青节度使李纳献毛龟诏示百寮十二月同州沙苑监上言白鹿见。

四年四月宗正寺献毛龟七月右神策军献瑞瓜三蔓合为一蒂而生三瓜九月许州奏嘉禾芝草生。

五年五月宋州奏大麦一茎九歧者约一百馀本。

六年正月防州言栉连理八月甲寅老人星见是月京兆府河南府并奏嘉禾异本同颖潮州上言芝草生连理李树。

七年四月壬寅广州言甘露降乙卯汴州献白乌五月许州献白乌八月同州言祥 见。

九年五月辛卯左神策监州行营节度使胡坚右神策监州行营节度使张昌皆表奏初城监州卤中获坏土。又置烽堡水路迥远即时有两废盐井悉生盐事符圣德可谓天赞请宣付史馆制曰：可是月甲午鄂州言甘露降。

十年五月连州言庆 见。

十一年二月同州献五色雁六月河阳华州并献白乌八月潞州献白鹤九月成都言甘露降十一月潭州进赤乌。

十二年五月通州奏九树甘露降六月京兆府进白鼠朗州进白乌七月丁酉东都留守进芝草甲辰滑州进白雀九月徐州奏嘉禾生十二月甲子左神策军进白鹤丁亥许州进白獐。

十三年八月汴州进嘉禾九月癸亥怀州进嘉禾甲子幽州奏甘露降十月右神策军进白雀十二月 州奏厅前松树甘露降。

十四年正月蔡州进瑞麦四月婺州奏甘露降闰五月乙丑滑州奏黄河清戊辰汴州进白乌九月丁未朔中书门下奏贺峨嵋获白鹤丁卯中书门下奏贺苑中获白鹿。

十五年正月潞州进白乌五月丁未延州进玄庚寅韩潭进白鼠七月凤翔府鸡足山庆 见。

十八年五月眉州上言醴泉出八月徐州献嘉禾白兔。

二十一年七月陕州献紫芝成都府献嘉禾辛卯潞州献白雀。

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是月庚戌荆南献毛龟二。

元和二年正月诏以湖南所献古鼎付有司初永州百姓唐履昌於路侧掘得古鼎重一百一十二斤异之故上献八月戊辰老人星见。

七年十一月东川观察使潘孟阳上言龙州武安川 □ 田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复生麟之来一鹿引之群鹿随焉光华不可正视使画工就图之并嘉禾一函以献。

九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夏绥银节度使今月八日因取土修城於西北角近仓掘得釜大小共计二百五十四并容六豆已下五豆以上俱无破损如新器物者伏以人天所资粒食为本 □ 釜之大火化是因今大军方兴此物自出则知向时藏瘞盖神诱其衷今之彰呈岂天有所助圣作物感一何昭然望付史馆从之。

穆宗长庆元年正月帝飨太庙礼毕出朱雀门中路日抱珥五色宰臣萧 免等率两省供奉官称贺於马前。

三年四月同州言文宣王庙甘露降。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观察使薛平奏当管虞乡县王贤乡有白虎入灵峰观谨按孙氏《瑞应图》白虎者义兽也。名驹虞王者德至鸟兽泽洞幽冥则见谨画图进上敕付所司。

三年十一月丁丑朔乙卯司天台上言太阳当蚀不蚀宰臣率百官表贺。

六年七月河阳东川并奏庆 见八月广州奏六月二日庆 见。

宣宗大中八年正月陕州黄河清。

昭宗文德元年九月 韶殿前穿井得甘泉以示百寮群臣上表贺曰：臣闻至德动天天乃垂甘露神功浹地地故出醴泉然犹兆自郊圻启诸甸服未有因於改井得彼甘泉不离禁掖之中便是殿庭之侧澄清。若镜汲引而固绝羸瓶香美如怡济利而终期勿药况银床万所玉 □ 千门味不可以和太羹美不足以调甘食。若非皇帝陛下幽通井德明契天宫则何以革故从新致斯玄贶移咸变苦降此休祲臣等幸偶盛时叨尘宠禄思与尧年野老啻以兴歌愿同汉水丈人汲而成药。

哀帝天 元年九月朱全忠进白兔一只中书门下表贺曰：今日东头承旨常郁至奉圣旨者质素光而应候容洁朗以协时既昭耀於明庭实昭彰於圣德臣等览晋中兴书徵祥说曰：白兔者月精也。《抱朴子》云：兔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顾野王云：王者恩加寿考则白兔见协太阴之瑞实表坤慈应千岁之祥雅符乾德伏以皇帝陛下膺图纂嗣压纽腾休绍祖宗之丕基示孝慈於众汇敦礼耆老委任勋贤所以致八孔之效灵应三秋而发皓来从月窟叠霜霏以蒙茸献自梁庭聚冰毫而皎洁足以增辉瑞谍归羨皇猷闻天远自於元勋拭目共观於多士岂比鲁传赵郡独歌如练之词实同晋获寿春。又继凝铅之咏诏曰：上天眷 灵 < □ 兔 >效珍道既协於坤慈祥乃彰於月窟雪霜是比皎 □ 可观全忠道贯神明功高鼎鼐果因嘉瑞归善天庭俾颁示於有司冀流光於不朽再三嘉玩叹注良深。

二年八月河南府奏雒苑谷水屯百姓马会 地内有嘉禾合穗谨随表进者诏曰：多稼如 已称大稔异亩同颖益表殊祥张全义尹正邦畿从容廊庙动必垂於惠化静每著於燮调佐时之略弥章阜俗之风益显爰昭玄贶可卜丰年训农遐掩於卫文献瑞迴同於唐叔载观祲异尤切叹嘉仍付史馆。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宫道士奏圣祖玄元皇帝殿前枯桧再生枝画图以进宣示百官其表云：按濂乡记此树枯来莫知年代自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太上老君见於晋州羊角山语樵人吉善行云：为报唐天子吾是尔远祖亳州曲仁里是吾降生之地有枯桧重荣唐祚永兴高祖遂於羊角山置唐观其地改为神山县封羊角山为龙角既至亳州果有枯桧树复生枝翳郁後因安禄山僭号之时萎悴及禄山殄灭玄宗翠华归奏枝叶复荣今年十月中。又於其上再生一枝约长二尺耸身直上迥出凌虚叶密枝繁独异众木敕当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应皇家再造之期显大国中兴之运同上林仆柳祥既协於汉宣比南顿嘉禾瑞更超於光武宣标史册以示寰瀛宜委本州太清宫副使常加简察兼令功德使差道士一人往彼告谢仍付史馆编录三年正月西都留守张筠奏昭应县华清宫道士张冲虚状四圣天尊院枯桧树重生枝叶画图以进三月唐州奏淮淩广润王庙前有两树东西相去七尺五寸其树各出地亦七尺五寸两树相向连理五月许州进纳两岐麦一科其月汴州进两岐麦兖州奏任城县百姓大麦地内有两岐三穗至四穗者八月丙子夜平明

寿星见十一月青州符习奏莱州即墨县人乡贡士李梦徵室内柱上生芝草两歧画图而进敕符习累居藩翰屡显政能静以临人宽而得众抚裕已彰於惠爱辅时。又致於休徵固得和气潜蒸灵芝遽产同九茎而表瑞比三秀以呈祥载阅奏陈良深嘉叹。

三年三月振武节度使雒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奏臣 雒阳月波堤至立德坊南古岸得玉玺一面上进伏以皇帝陛下明德动天圣灵御宇遂使千年之瑞出於九地之间辉焕简编光华帝道臣窃观异瑞益表太平敕玉以呈祥印惟示信况坊名立德地近雒阳当夙历之再新与龟书而叶瑞获兹至宝得自忠臣所宜载在简编垂为盛美可送中书门下宣示百官宰相豆卢革等验其篆文曰：皇帝行宝四字圆方八寸厚二寸皆细交龙光莹精妙莫知湮坠之由也。谨按自秦汉以来天子之玺六文曰：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至玄宗时恶神器以玺为名改名国宝汉末董卓迁献帝於长安燔烧雒阳宫袁术将孙坚攻卓收复京城营於城南军士见甄宫井上有五色气入惧不敢汲坚令浚井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於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细交五龙一角小缺王莽逼夺之时投地稍损议者意张让劫帝出奔掌玺者投之甄井也。自六玺之外有传国玺即谓此受命玺也。起於秦相李斯为之传於高皇帝即汉末甄井所得即乘輿六宝之一也。自隋末迄今丧乱弦多湮坠者耻而不言好事者落然无记吁哉！守殷。又於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一十六文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守殷进纳敕凡窥奇异尽系休明所获钱文式昭玄祝得一者伫归於一统顺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焕一时事光千载殊休继出信史必书宜付史馆四月陕州柳溪树连理五月陕州进白兔八月己卯司天奏老人星见十月癸亥司天奏老人星见其月密州诸城县人徐霸送芝草两茎嘉禾九穗刺史李绍岳画图以进。

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巴州进嘉禾合穗并图十一月密州献芝草并图宣示中书门下百寮称贺。

二年四月郢州进白鹤五月癸亥怀州进白雀乙丑沧州进白鹤六月巴州进两歧麦其月兖州进三足乌华州上言鄒县罗文乡百姓李存家有两歧麦画图进上八月丁酉青州进芝草其月壬寅平明前寿星见於丙上。

三年九月阆州上言度支巡官陈知礼家生芝草两本画图以进是月宰臣王建立进玉杯壹只上有传家国宝万岁杯字水运都将段洪赵实於临河县下得之。

四年七月遂州夏鲁奇进嘉禾一茎九穗敕旨三秀灵芝标仙籍而罔资世务九茎嘉 按地谍而实表丰年既呈殊异之祥雅叶治平之运宜付史馆编记。

八月戊戌司天奏老人星见其色黄明。

长丰元年七月宿州进白兔以银笼盛之八月丁未司天奏老人星见黄明润大在井十一度时帝御便殿对宰臣因问曰：司天奏老人星见卿等见否冯道曰：老人寿星也。每岁秋分见为常其色黄明则表圣寿臣等虽不见星出则定矣。

三年十月莱州即墨县人王友家生芝草一茎三歧其枝。又分两歧或三歧上渐阙成片而圆色紫其片即为叶叶茎一色其表白高尺馀青州节度使进之并图上。又出宫中旧献芝草四株其色茎叶皆同而枝叶多少为异耳。

末帝清泰三年六月 州献野蚕二十斤。

晋高祖天福五年五月宋州贡瑞麦两歧八月莱州芝草生。

六年八月登州蓬莱县民杨蔚家芝草生画图进之七年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视朝司天前奏日蚀故也。是月百官守司太阳不亏上表称贺。

少帝天福八年有白鸟栖於作坊桐树作坊使周务 上言令捕而进之。

开武元年六月襄州献白鹤。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辛未即位於晋阳乙酉阳曲县令崔握遣主簿吕光邺进白兔壹只帝览而嘉之识者曰：殷有白狼周有白鱼唐有白雀皆为瑞况帝以乙卯降生而有此兆得不为大庆乎！四月星官奏有气黄紫多龙凤之状 央潏盘旋不离城上识者曰：天不能无 而雨不能无气而立今瑞气如此刘氏其大昌盛乎！

隐帝乾 二年四月颍州献紫兔白兔皆絨之於棗出示群臣六月颍州献白鹿。

三年五月澶州卫南县民王绾田麦两歧凡十二茎二十四穗曹州乘氏县民王丰麦一茎三穗。

周太祖广顺二年四月徐州以两岐麦二十本来献八月灵武献嘉禾二银盘。

世宗显德元年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晕及帝即位之日天气晴朗中外肃然五月丁亥是夕月重轮是月辛卯世宗亲征河东午後庆 见於西南既晴风 雨霁起於东北。

五年二月登州贡芝草三枝十月登州刺史刘福进牟平县画到芝草图一面十二月丁丑朔朗州上言醴陵县玉仙观山门中旧有田二万馀顷久为山石闭塞昨於七月十七日夜有暴雷霹开其路复通诏褒之。

六年正月唐州民於野田中得玉玺玉纽本部遣使来上。

卷二十六

帝王部·感应

《书》曰：惟德动天。又曰：至 感神是知为善者降祥好谦者受福天人相与之际交感 合如律之命吕 之从龙未尝斯须而不应也。故古者贤圣之君莫不通三统之要重万灵之命思惟往古穷极至治兢兢业业罔敢暇豫德之盛也。合於天地诚之至也。通於幽明神以知来聪以知远善行无迹有开必先则感而应之乃自然之理也。乃。若商汤桑林之祷大雨斯降汉武竹宫之祀神光屡烛宣帝建祖庙而白鹤集玄宗封泰山而劲风止策书所纪其流实繁斯皆清衷玄感灵贶昭答高明听卑。若响之应也。董仲舒有言曰：王者修五常之道故受天之 而享鬼神之灵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岂不韪与。

殷汤时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 断爪以己为牲祷於桑林之社果大雨。

汉文帝十六年四月以郊见渭阳五帝庙 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

武帝元鼎四年亲祀后土东幸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帝遂立后土祠於汾阴 佳上。

五年十一月始郊拜太一祠上有光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臣钦。若等曰：谈司马谈也。宽舒姓阙）等曰：神灵之休 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 坛以明应（明著美光及黄气之祥）帝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尝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以竹为宫天子居中竹宫去坛三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元封元年正月亲登崇高（臣钦。若等曰：崇与嵩同）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其夜。若有光昼有白 起封中。

二年夏有芝草生甘泉殿房中天子为塞河与通天。若有光云：（为塞河及造通天台而神光之应）。

四年三月祠后土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於灵坛一夜三烛幸下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已下。

六年三月幸河东后土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为黄金（昆田者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为出珍物化为金）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已下。

太初二年三月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其山周六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阴安邑殊死已下。

太始三年二月幸琅邪礼日成山（祭日於成山也。）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

四年四月幸不其（不其山名其音基因以为县在东莱）祠神人於交门宫（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琅琊县有交门宫武帝所造）若有乡坐拜者（如有神人之景象乡坐而拜也。神坐见。且黑。且白。且大。且小乡坐三拜乡读曰乡）。

宣帝本始二年六月尊孝武庙为世宗告祠庙日有白鹤集後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阿筑世宗庙神光兴於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後青神光。又兴於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房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乃下诏赦天下。

神爵元年正月帝始幸甘泉郊见泰 数有美祥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诏曰：朕飭躬齐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其改元神爵。

四年二月诏曰： 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於旁（万举犹言举以万数也。蜚览言飞翔览观也。）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鬯香酒所以祭神）或降於

天或登於地或从四方来集於坛上帝嘉乡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方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於谷烛耀斋宫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

後汉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仆射锺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雨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耶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崇邪女谒盛邪苞苴直行邪谗夫昌邪切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崇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所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半不胜愚戇狂营罪当万死帝策报诏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天降旱密雨数会朕戚然慚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候风北祈明堂南设雩场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寮遂应时澍雨（雨所以注万物。故曰：澍雨）。

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师旱幸雒阳寺（寺官舍也。）录囚徒举冤狱收雒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阳皆左降未及还宫而澍雨（皇太后纪云：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诬羸困与见邓太后察视览之即收雒阳令下狱时帝幼太后临朝）。

魏明帝太和元年初营文昭皇后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尝梦见后，於是差次舅氏亲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赏赐累钜万。

後魏明元泰常四年八月帝尝於白登庙将荐熟有神异焉太庙博士许锺上言曰：臣闻圣人能享帝孝子能飨亲伏惟陛下孝诚之至通於神明近尝於太祖庙有车骑声从北门入殷殷监监震动门阙执事者无不肃栗乃国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圣德之深远。

太武太延元年三月不雨六月使有司遍请群神数月大雨是日有妇人持一玉印至路县候孙家卖之孙家得印奇之求访妇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役平寇天师曰：龙文纽书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文成兴安二年正月遣有司诣华岳庙立碑数十人在山上闻虚中。若有声音声中称万岁云：

和平五年四月帝以旱故减膳责躬是夜澍雨大降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车驾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

二年五月京师旱辰祈皇天日月五星於北苑亲自礼焉减膳避正殿祭之夕澍雨大洽。

三年五月丁巳帝祈雨於苑开阳门是日澍雨大洽。

二十年七月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於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帝以久旱不雨辍膳三旦百寮请阙引在中书省帝在崇虚楼遣舍人问曰：朕知卿等至不获相见卿何为而来平南将军王肃对曰：伏惟陛下辍膳以经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宁臣闻尧水汤旱自然之数须圣人以济世不繇圣人以致灾是以国储九年以御九年之变臣。又闻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举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惟京城之内微为少泽蒸民未阙一食陛下辍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复情地帝遣舍人答曰：昔尧水汤旱赖圣人以济民朕虽居群黎之上道谢前王今日之旱无以救恤应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来炎热焦酷人物同悴而连数日高风萧条虽不食数朝犹自无感朕心未至所致也。肃曰：臣闻圣人与凡同者五常异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帝尝谓矫今见陛下始知其验。且陛下自辍膳以来。若天全无应臣亦谓上天无知陛下无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泽此有密雨臣即谓上天有知陛下有感矣。帝遣舍人答曰：昨内外贵戚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辈皆勉为之辞三复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此当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太官欣然进膳，岂可以近郊之内而慷慨要天乎！若其无也。朕之无感安用朕身以扰民庶朕志确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洽。

宣武景明四年旱命尚书鞠京师见囚务尽听察帝。又减膳撤悬俄而澍雨大洽。

孝明帝神龟二年二月诏曰：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嘉未纳三麦枯悴德之无感叹惧兼怀可敕内外依旧雩祈率从祀典察狱理冤掩骼埋冀羸之境往罹寇暴野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埋赈穷恤寡救疾存老准访前式务令周备三月甲辰澍雨大洽。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五月甲子朔避正殿寝不受朝以旱故也。甲戌乃雨。

隋文帝开皇二年四月己酉早上亲省囚徒其日大雨。

唐高祖初为唐王义宁二年三月不雨至四月乃命祈祷掩骼埋，於是大雨。

武德三年自夏不雨至於八月帝斋居稽顙四向拜遣书侍御史孙伏伽告天地神曰：某蒙圣明助

得为人主有何殃咎致使亢旱某。若无罪使三日内雨某。若有罪请殃某身无令兆民受兹饥馑应时大雨。

四年三月帝以旱亲录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贞观三年三月旱庚午大赦天下癸酉雨自是赦书所至甘雨便降兆庶以为异焉。

六月终南等数县蝗帝至苑中见蝗掇数枚而祝之曰：民以☐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食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遽谏止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为灾。

十二年正月帝朝於献陵先是大雨雪及帝入陵院悲号哽咽百辟哀恻是时雪益甚寒风暴起有苍☐出於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礼毕帝出自寝宫步过司马北门泥行二百馀步，於是风静☐止☐气歇灭天色开霁观者窃议咸以为孝感所致焉五月甲寅帝以旱避正殿自去冬不雨至是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勿有所隐减膳罢役分遣使人赈恤寡乏理囚徒申冤屈司空长孙无忌以旱逊位不许自是澍雨应时岁大稔。

十七年六月大旱甲午避正殿减常膳丁未雨降百寮奉贺请复常膳御正殿诏从之。

二十三年三月自去冬亢旱至是始雨帝谓侍臣曰：天生蒸民树之人君以牧养而移时不雨自天亢旱粟麦不成春田未辟朕忧其窘罄无忘於怀将廩给之故不令乏绝耳是日雨降。

高宗永徽元年自夏不雨至七月诏在京诸司见禁囚宜并虑过所司精加勘当速即断决寻而降雨。

三年自去年九月不雨至於正月诏避正殿御东廊以听政仍令尚食减膳至二月壬寅大雨雪乙巳复御两仪殿南面视事。

麟德元年五月丙寅以久旱遣使命祷名山大川避正殿御帐殿丹霄门外听政凡三日而澍雨。

乾封二年春正月丁丑以时旱避殿亲录囚徒令所司减膳其日雨降。

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甲戌帝以旱亲往龙首池祈祷有赤蛇自池而出☐雾四布应时澍雨。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封禅帝登泰山至斋宫其夕阴☐惨冽劲风四起裂幕折柱寒气切骨帝露立祈请仰天自誓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应时风止天地清晏日气和煦及升坛休气四塞登高奏乐有祥风自南至丝竹之声飘。若天外及禅社首五色☐见日重轮。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公卿祭山川己卯河北道及太原泽潞等州皆雨祭北岳使李嵩上言曰：臣至邢州雨降盈尺臣切问野老皆云：往十二年春夏大旱六月下旬方始降雨其岁河朔大熟粟斗五钱今年得雨虽晚犹早於前岁百姓欣然咸有秋望臣受命之日祈雨恒山玉帛未陈明灵已应实陛下至诚玄感先天不违。

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朝於昭陵掌事者彷彿遥睹太宗立神殿前及玄宗入寝宫闻室中有警咳。又於寝宫门外设奠以祭陪陵功臣将相萧☐房玄龄等数十人如闻其舞蹈之声。

十九年四月己丑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奏曰：顷以春季夏初微愆时泽虽无溥润尚未为灾臣等亲承德音忧勤万姓处诚☐汉自结坛场有孚斯感不疾而速则有鹤鸟和鸣油☐沓起未崇朝而四溟飞洒不终日而万里滂沱生灵以之相庆草树繇而自乐臣等幸亲近侍亲奉殊祥蹈跃之诚实百常品望宣付史馆从之因诏曰：政教不修则阴阳隔并精诚有感则风雨顺时顷自暮春爰涉初夏甘泽未降农务是忧所以亲结坛场用申祈祷岂神聪意达而应不逾时斯实上玄昭鉴之深亦是卿等燮理之效宜加勉励以答灵心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宋☐☐等奏曰：近者日永南陆☐密西郊郁彼炎气暂愆时雨陛下顺天布德忧人在念洁坛菲膳恤狱缓刑故得膏泽应期会旬而至夜良田望岁自公而及私观其洒液九重杂梅香而共溢含凉入水将麦气而俱清臣等预睹休和叨承☐沐手诏曰：顷自春涉夏雨未流施勤恤之心切忧农务是用宽刑宥过减膳撤悬责已祈天躬亲祷祠上玄垂鉴甘泽应时嘉夏种之不愆伫秋成之有望爰与群公卿士同荷休徵各勉其诚敬承天德。

五月壬申京师旱帝亲祷兴庆池是夜大雨乙亥侍中裴光庭等曰：昨二十五日伏见高力士奉宣敕旨亲於兴庆池投龙祈雨伏以何言者天卑听以平施惟微者圣玄感而降祥用能咸孚响臻幽赞昭应圣德美利其至矣。哉！顷西郊微愆南亩不害远自河陕已闻沾洽近次咸秦颇未均被而圣情迁轸忧劳日是降天步祷神池屑然☐☐。若有从助俯祈万福之☐仰叩三灵之心言发而旋☐朝☐齐神通而甘露降澍人欣华黍之盛物睹由庚之乐不疾之速书契所未闻至诚之感皇王所不载☐休之庆曲成群物况在臣等切倍常情望

宣付史馆式彰昭感之美手诏报曰：,爰自今春时雨愆序切忧农务无忘寝兴陝維两郊已闻流靈而咸京近县尚未霈憫禾黍以疚怀仰■汉而翘首投龙致祭亲祷灵池誓移咎於薄躬庶垂■於黎献神道昭著鉴此处诚甘泽应期嘉生遂性亦是卿等同心變理戮力谋猷上下咸和致兹休应丰年可望庆慰良深麟凤飞翔未为瑞也。七月甲戌以久旱帝亲祷於兴庆池翼日大雨丙子少府监冯绍正奏曰：自夏以来时稍微旱昨令臣画龙刻鱼圣躬亲用祈祷先天不违油■郁兴甘泽滂降百■丰熟万物滋成臣忝有司实荷殊庆请宣付史馆以阐皇猷手诏报曰：黍稷垂成实滋甘泽既属久旱怀忧匪宁思拯黎元靡神不祷灵心昭鉴降此休徵睹垂颖之可观伫大获之为庆编之青史良有愧焉。

二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命河南尹李■之祭岳渎祈雨是日澍雨■之奏贺曰：圣心才启灵祝潜通膏泽并■罔不滂霈请宣付史馆仍於济源县处备赛礼手诏报曰：道贵以诚神无不应岂朕之先意亦卿之用心川岳效灵甘霖并洽请行赛礼深得事机宜宣付史馆用依来请。

二十八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奏曰：吐蕃以五月十八日安戎城断其水路至二十一日城东涌出一泉将夜城南面。又涌出一泉军士饮之不竭侍中牛仙客中书令李林甫上表贺曰：此城往缘无备权属吐蕃天威所临复为我有而犬戎自送其死。且或执迷率彼凶徒■取敢违逼城中在昔惟水为虞虽伫之则多而汲之路断陛下每忧无物必期灵■圣心有属神道玄通遂使拆石流泉分岩泻液动天地而昭应与造化而同功三军所资一朝皆足既使无渴乏之虑益励忠勇之心剪灭寇戎从此非远旁稽典策博考禋休以欣以跃实倍常品请宣示百寮编诸册简帝手诏报曰：城之还我乃复其初天意神心自常幽赞克济军旅涌出双泉不假梅林有过疏勒编诸竹帛任卿意焉。

天宝四载七月蜀郡上言道士邓紫虚投龙设醮於江潭有大蛇长一丈自潭游出文彩五色有异常蛇其上有庆■纷郁望编诸史册从之。

十四载三月丙戌敕顷缘少雨遍於致祭旋降甘泽实荷灵祇其先令中使祭者别有昭报京兆府比来应有祈请处并畿内名山灵迹并令府县长官各申赛祭。

肃宗乾元二年正月藉田礼毕还大明宫自前年旱冬。又无雪礼毕降雪盈尺。

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丁亥亲拜南郊初上将飨太庙斋之夕岁星为太白同躔辟而不犯司天台夏官正徐承嗣上言曰：木处仁君恩於养也。金全义德体其政也。今月四日臣伺候属轻■隐映光迹暂明位指东西不盈南北势凌密近切虑相干陛下展礼斋宫阴腾。又蔽星拟土错不露其瑕及庙宿精诚天容。若镜今太白避岁之审二尺有馀昔荧惑守心之明三退无谬加以■祀五帝敬告百神是凭法象呈休苍生致福偃兵归马不远来期孝理行歌起於兹景事殊古典应美前书望付史馆兼示中外许之。

永泰元年七月庚子以旱故祷诸神祠是日雨降盈尺时京师米价腾贵斛至万馀钱至是霈泽人心稍安。

德宗兴元元年六月戊午帝发兴元是日大雨将入斜谷路■峭多在岩石之间议者以为行至谷中。若遇向之甚雨阁道坏绝进退何从咸切忧焉及入谷之後天象霁朗曾无纤■以至京师无风雨之虞众情欣欣皆谓圣德感通自天■也。

贞元六年四月以旱下诏免减税戊午澍雨逾旬远近■足。

十三年四月自春以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行雩祀遂幸兴庆宫龙潭为兆庶祈祷焉忽有白卢■鹄沉浮水际群类翼从其後左右侍卫者咸惊异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晤龙神之变化遂相率蹈舞称庆至乙丑果大雨远近滂沱。

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於宣政殿受册先是顺宗寝疾不能言王■丕王叔文为学士居翰林通於内官李忠言宣下诏令韦执谊为宰相奉而行之天下危惧连月阴雨及定策雨遂止即位之日天气清明臣下繇是知天命之有归矣。

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将及大礼阴气凝闭浃旬不开群有司虑降雨雪以不克展礼为惧宰臣议请改日帝曰：郊庙重事吾斋戒有日岂以将有雨雪而废乎！洎三大礼方享献之际皆景物澄霁及銮輿就次则降微雪大驾将动则。又止焉翼日御楼宣赦才毕阴■复结瑞雪盈尺众情■悦咸以为圣心昭感所致。

八年二月辛未帝以久旱亲祈雨於禁中是夜降{■注}■足。

十年正月下制讨吴元济自去年无雨雪至是讨元济诏下乃雨雪。

文宗开成元年二月庚申帝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自春少雨帝孜孜忧勤遍礼群望至是甘泽屡降中外咸悦帝赋暮春喜雨诗百官咸有属和。

三年正月癸未以旱下诏放逋租及宽刑狱其日大雨。

四年六月戊辰以久旱分命群官遍祠祈祷帝自即位每岁有微旱即处诚祈祷至是久旱帝於紫宸殿对宰臣忧形於色宰臣以星官所奏天时当尔乞无过劳圣虑帝上栗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谪见於上。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宰臣呜咽流涕各请罪乞免相位是夜澍雨大洽。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於魏州时正月不雨至是人心忧恐泊宣赦之夕降雨弥溥耒耜满野上下欢康稿苗复茂麦熟倍常。

明宗初仕庄宗天二年契丹围周德威於幽州帝与李存审帅师同讨自易州北山而行诘旦微雨诸将惧雨淋潦帝祝曰：彼苍垂二年国难终平敢希浹旬早得晴朗俄而开霁众心咸悦。

天成四年二月甲子车驾归京宿於中牟县百官诣行宫起居各赐酒食上谓侍臣曰：麦田稍旱朕以暗祷祈乙丑届郑州雨三日百辟称贺。

长兴元年二月甲寅赴南郊坛之斋宫是夜阴二年蔽密至二鼓微雨帝诏问司天官择日奏曰：圣德动天百灵斯会即应便止至三鼓雨止星象清明瞻视如昼咸以为盛德感也。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诏曰：昨以稍愆时雨虑损嘉禾朕亲赴龙门遍申祈祷甘泽寻降丰稔可期宜令元差祷雨官各赴祠宇昭赛。

汉高祖天福六年初为太原节度使赴任晋阳大旱帝入境谓宾从及左右曰：吾始衣绣还乡甚有德色今一境大旱五稼将枯，岂非薄德寡二年而致是邪帝乃际地设脯醴望山川而祷曰：某本生此地滥镇北方朝廷差来不敢违旨在上者无德而禄甘速身殃在下者以食为天难加众咎愿兴二年雨以救焦劳洒泣致拜其日大雨帝既下车入谒兴安王昌宁公庙每致祈祷繇是境内大稔盖精诚之所感也。是岁天下飞蝗东距於海西至陇右南极湖湘北越燕蓟川井庐舍无不填满惟入太原山谷中者皆抱草木而死时天下蝗亦相继而死焉但五稼已伤而太原独丰人甚异焉。

隐帝乾二年五月丙辰以久旱幸道宫佛寺祷雨是日大澍。

二年内出宋州所送蝗抱草死者以示群臣乃命止捕焉差官祭之。

周太祖以乾二年讨李守真太祖决欲进攻十七日於西砦抽郭崇叶仁鲁及手下兵士与东砦军进攻梯冲二年交弩百道齐发俄而西北黑风扬尘晦暝梯冲摇荡人不能开目太祖令祷河伯祠曰：吾奉辞伐罪以救黎元凶二年鬼拒张劳兵攻伐神道祸二年合伸冥助风师无状不二年王师明灵感通速宜止绝如无显效祠其危乎！莫讫而风止。

世宗初节制澶渊凡三载或水旱不时有祷於神祠未尝不应时而验显德四年亲征淮南降下寿州还京四月戊午到颖上县是日大雨先时帝在下蔡日宰臣以时雨稍二年赞上奏帝曰：贼垒已平班师在近雨当不日矣。至是果如圣语。

帝王部·神助

夫大人斯兴神明鉴德至诚多感惠迪多助二年幽赞颠沛靡失斯自天之孚二年也。故有宅心清明发秀岐嶷越在侧微之际已彰保定之徵及乎！扶义临戎劳神焦思顾二年是灵命率二年众谋将拯横流以遏乱略繇是猛鸷效用灵祇告犹冒矢石而如夷视水火而可蹈寒暑为之易节风雷为之借势休应震动蠢类荐祉况乃吉梦先启圣知独悟恳激之切至人事之符合者哉！

黄帝有圣德初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罢四兽之力以女媧止二年雨（《史记》云：黄帝教熊黑貔貅二年虎以与蚩尤战於阪泉之野）。

虞舜初居於妫二年其父瞽瞍尝欲杀之使舜上涂廩瞽瞍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二年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旁出去（舜以权谋自免亦大圣有神人之助也。）。

夏禹初为司空观於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 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於渊。

汉高祖初为汉王二年四月与项羽大战於彭城灵壁东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昼晦（晦暗也。）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去。

八年冬帝东击韩王信馀寇於东垣（真定也。）还过赵赵相贯高等阴谋欲杀帝帝欲宿心动问县名何曰：柏人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宣帝初生数月遭巫蛊事收系郡邸狱（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寄此狱）连岁不决後元二年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廷尉监邴吉拒闭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

後汉光武初为更始大司马 旬河北时王郎移檄购光武光武趣驾南轩至饶阳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 沱河候吏还曰：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渡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获渡（坚获度也。）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众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 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今文尚《书》曰：武王度孟津白鱼跃入王舟）光武谓官属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进至博城下乃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信都郡今冀州也。）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

魏太祖之讨张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谡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晋宣帝为魏太傅勒兵从阙下趣武库当曹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听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起兵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後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帝遂得过去。

文帝为魏相国诸葛诞据寿春叛命筑垒围之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尝掩城邑故帝之筑围也。诞笑曰：是故不攻而自败也。及大军之攻亢旱逾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垒皆毁。

元帝为左将军从讨成都王颖荡阴之败也。叔父东安王繇以颖所害帝惧祸及将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卫严警帝无繇得去甚窘迫有顷 雾晦暝雷雨暴至微者皆弛因得潜出颖先令诸关无得出贵人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後来以鞭策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至雒阳迎太妃俱归国。

後魏孝文五岁受禅文明冯太后以帝聪圣後，或不利於冯氏将谋废帝乃於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日帝亦无恙。

唐高祖初为唐公大业十三年起义师於太原七月师次霍邑隋武牙郎将宋老生陈兵拒险义师不进屯兵於贾胡堡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患之忽有白衣老父诣军门请见曰：予霍山神遣语大唐皇帝。若向霍邑当东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当助尔破之高祖初晒之遣人东南视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赵襄子岂当负吾邪八月己卯雨果霁高祖大悦以太牢祭霍山。

太宗初讨宋金刚贼徒日 尝欲觐敌潜军远抄骑皆四散太宗与一甲士登丘而睡俄然贼兵四面 合不知觉也。会有蛇逐鼠触甲士之面甲士惊起因见贼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马驰百馀步为贼所及发大羽箭射之殪其骁将贼骑乃退当时以为异焉。

贞观十九年征辽五月丙子师次临辽顿其夕辽水减二尺三军庆悦咸以为得天之助。

玄宗始三岁封楚王时则天因御高楼抱之眺望误坠於地左右失声奔下扶拥帝怡然无亏损之状则天甚奇之。

肃宗母杨太后方娠时玄宗为太平公主所忌密谓侍读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嗣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寝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及为皇太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幸蜀留太子在後宣慰百姓贼师追至渭

便桥已断渭水初涨。又无舟 戢太子於水滨号令百姓愿从者三千余人因而涉渡而南遇潼关散卒误以为贼与之战士多伤败收其馀复济渭而北太子过渭之後渭水之涨随马迹而高丈馀追者尽溺众心大喜以为圣感帝行至丰宁南见大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将诣丰宁忽大风飞沙砾数步之间不辨人马繇是回军东趣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

乾元三年正月甲申元帅奏於河阳陕东大破贼文武百官奉表称贺曰：伏见元帅行营露布伏承官军大破逆贼二千馀众兼烧浮桥栅垒等悉皆荡尽陕东大破凶徒斩及生擒甚众。又见中书门下称河阳桥顷因河陵冲突连舰偏斜昨一军吏夜间桥下闹见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门天王为国家正此桥柱及平明桥忽正。又胜州已北百姓数千人忽见兵马极众唤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张韩公及王忠嗣领此兵马为国讨贼不日当太平百姓陈祭讫须臾不见此皆圣德所感人神合符灵应昭然今古未有者臣闻圣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神祇告休山川输贖虽五兵暂阻而七德肇 伏惟乾元大圣先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眷德昭融文思光被道冲玄漠德同渊明三灵贡珍百神效职顷者凶徒未殄侵轶京师东郊不开尚稽大讨幽明增愤动植未康固得天祇获梁神兵启阵喧声夜发状。若构於鼯鼯灵契昭然威德清於蚊蚋三军尽睹百姓咸观此实止戈之先兆也。及师出交怀一戈而群凶涂地兵临分陕再战而馀孽殄歼擒元恶而诘彼凶残焚贼桥而断其归路莫不睹兵势以摄窳闻军声而畏威扑灭之期於斯见矣。此则天时人事断在目前睿 神功致之度内皆籍未载古今蔑闻者也。诏曰：朕为人父母时属艰虞东夏不康近郊多垒除妖扑燎戎马交驰父出夫行征徭未息蓬头汗甲今已累年忧我人斯寤兴诚切达精诚於天地委长策於庙堂宗社假灵王师克胜残逆穷搏聚而相持造舟横河树栅凭岸一鼓齐进应时歼荡陕东连捷吉语骤来平贼安人指期待自古王者得神以兴城梁不假於人功土马或称於幽赞休徵斯在灵应不违凡百具寮相同庆慰。

敬宗宝历元年正月乙卯命中使张宗肇持绯衣赐长安县主簿郑翦翦时主役太清宫御院忽於院前西序见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过路汝速实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遽领役人视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一古井宛然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翦遂告功德使以闻帝归至宫宰臣及供奉官於焉舞蹈称贺时有诏命翰林学士韦处厚纪述以表其异。

後唐武皇初为河东节度使追黄巢至於曹州班师过汴汴帅朱温迎劳於封禅寺请帝休於府第乃以从官三百人及监军使陈景思馆於上原驿是夜张乐陈宴席汴帅自佐飧出珍币侑劝帝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帝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彦洪於巷陌连车树栅以扼奔窜之路时从官者皆醉俄而伏兵窃发来攻传舍武皇方大醉噪声动地从官十余人捍贼侍人郭景铄灭烛扶帝以茵幕裹之匿於床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帅谋害司空帝方张目而起引弓抗贼有顷烟火四合复大雨震电帝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而去雨大如注不辨人物随电光登尉氏门 追城而出得还本营。

明宗初为邢州节度使从庄宗南伐次胡柳陂前军周德威为辎重所挠一军不利庄宗以中军战胜两军胜负相半而左驰右趣皆无部伍或号曰：晋王渡河而北矣。日晡晚帝与末帝相失军无所止河冰初解以无舟 戢帝泣曰：吾儿安在吾主安归身世尽於斯矣。是夜大寒雪深盈尺兵士冻死者众河冰有复合处帝试践行可渡不旋踵而冰解继行者陷矣。是夜帝得渡宿先锋砦翼日庄宗遣内官访帝时已获土山之捷矣。军声复震。

晋高祖後唐应顺末自河东改镇常山承诏诣阙会少帝失位与数百骑欲奔邺夜与少帝相遇获嘉东遂俱入卫郡洎邮舍中时刘讳（即汉高祖也。）从行是夜侦知少帝伏甲欲与从臣谋害晋高祖诈屏人对语方坐於亭庑刘讳密遣御史石敢袖 追立於後伏甲者俄起左右惊扰敢素有勇力拥晋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力当其锋寻死焉刘讳乃解所佩刀隔 授晋高祖既出有数卒逐刘讳刘讳时无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苇炬未燃者奋而击之人谓其短兵也。遂败走帝乃匿身长垣下隔垣闻人相告云：石太尉已死矣。（即晋高祖也。）刘讳审其语则帝所亲骁将李洪信也。刘讳因 而召之曰：石太尉无恙繇是坎垣求出其垣划然颓落有神助焉刘讳乃与洪信合众获晋高祖杀建谋者以少主授刺史王引贄晋高祖乃能脱难赴阙。

汉高祖即位初自晋赴雒次绛郡有司奏置顿厄口镇帝曰：地名稍恶安可宿之朕记此别有好路乃遣人导之果坦夷而至於闻喜县有从骑囊 繇厄口者多争路墮於绝壑从臣叹曰：昔高皇帝避柏人之名其智。若神我帝恶厄口而入闻喜何千载之暗合邪。

周太祖初为汉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乾 中围李守贞於河中府攻城日大风帝祝於河神而风止及守

贞将败帝梦河神告曰：勿攻击七月下旬上帝灭其族果如其言及北征至澶州驿乱军逼即登城楼令王峻慰谕之曰：河冰已解浮桥难立如何南济众亦忧之其夜西北风裂凝冻比昧旦津吏报冰坚可渡步骑践冰而行坚如铁石未午军人渡绝众谓之凌桥其日将夕津吏报曰：冰桥泮矣。

广顺二年五月亲征慕容彦超於兖州是月十三日至城下贼尚拒守十七日昼寐梦内养德儿引道士一人进书卷首云：车驾来月二日还京其下文字绝多不能尽记既寤以梦示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六月二日离兖州是日大雨城下行营水深数尺其日晚至中都县太祖笑谓侍臣曰：今日。若不离城下则当为水潦所溺矣。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大败贼军初两军之未整也。风自东北起不便於王师及与贼军相遇风势斗回人情相悦。

卷二十七

帝王部·孝德

夫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天子之孝也。若乃总制区宇尊居宸极至性内发玄化潜运率土之滨民德归厚矣。其或在田处晦祇载之德已隆膺期抚运奉养之诚弥竭至於逮事靡及追怀罔极因心创钜时思永感哀动左右风化天下《传》曰：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盖圣人之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繇兹道也。

帝舜侧微尧闻其聪明将使嗣位乃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佞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於时观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妣。嫔于虞帝曰：钦哉！其後益赞于禹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祇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慝恶载事也。夔夔栗惧之貌言舜负罪引慝敬以事见于父悚惧齐庄父亦信顺之言能以至诚感顽父。又按《史记》曰：舜母死父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瞽瞍顽母佞弟象傲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後母与弟象日以笃谨匪有懈顺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年二十而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於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居妣内行称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尧乃锡舜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瞽瞍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廩瞽瞍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而下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旁出去瞽瞍象喜以舜为必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官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怪曰：我思君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瞍与象弥谨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又按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於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见之矣。热中谓心热恐惧。又中庸篇载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刘向新序载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父瞽瞍顽母佞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尽孝道以供养瞽瞍与象为浚井涂廩之谋欲杀舜舜孝益笃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可谓至孝矣。故耕於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於河滨而陶者器不苦窳渔於雷泽雷泽之渔者均分及立为天子而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莫不慕义麟凤在郊故孔子曰：孝悌之至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谓也。)

商高宗宅忧亮阴三祀（阴默也。居忧信默三年不言。又按《论语》曰：高宗亮阴三年不言）

周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以其礼同）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小臣之属掌内外之通命者御如今小使直日矣。）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孝子当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夜。又至亦如之（莫夕也。）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节谓居处故事履蹈地也。）王季复膳（饮食安也。）然後亦复初（解忧）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在察也。）食下问所膳（问所食者）命膳宰曰：未有原应曰：诺然後退（未犹无也。原再也。勿有所再进谓其失饪臭味恶也。退反其寝）

武王初为太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带而养（言常在侧）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欲知气

力箴药所胜)饭旬有二日乃间(间乃瘳也。礼记中庸篇曰：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汉高祖居长安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乃徙民以充实之。

文帝居代时薄太后常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汤药非口所尝弗进。

後汉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阴氏丧帝性孝爱追慕无已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奩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章帝母贾贵人明帝为太子以选入宫生帝而明德马太后无子明帝命太后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於是尽心抚育劳悴过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始终无纤芥之间建初三年帝飨士於南宫因从太后周行掖庭池阁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筐馀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特赐东平王苍及琅琊王京《书》曰：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喜之何已岁月鹜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间飨卫士於南宫因阅视旧时衣物闻於师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岂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及衣一筐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赐诸国不敢复送。

魏明帝追尊母文昭甄后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常梦见后，於是差次舅氏亲疏高下叙用各有差。

晋景帝居母宣穆张皇后丧以孝闻。

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诏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已周年吾茕茕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烦毒欲诣陵瞻侍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太宰安平王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极衰麻虽除哀毁蔬食有损神和秋节尚有馀暑谒建山陵悲感摧伤群下窃用竦息以为宜降抑圣情以慰万国诏曰：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哀愤体气自佳耳。又已凉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备。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而无服其礼以衰□行秀等重奏曰：臣闻上古丧期无数後世乃有年月之渐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於後陛下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进退无当不敢奉诏诏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群臣自当按旧制秀等。又奏曰：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五帝殊乐三王异礼此古今所以不同质文所以选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权制已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参议宜如前奏诏曰：患情不能□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丧合葬崇阳陵将迁□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为哀策初居文帝丧帝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除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有司奏改服进膳不许遂礼终而後复吉(皇太后丧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庐中施白纁帐蓐素床以布巾裹革轺攀板舆细犊车皆施纁诏不听但令以布衣车而已其馀居丧之制亦如礼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当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哀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临位御服除讫各还所次除衰服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服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险易道有□隆所遇之时异诚有繇然非忽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事至殷更须听断以熙庶绩昔周康王始登翊室犹戴冕临朝降於汉魏既葬除释谅□之礼自远代而废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从当时之宜敢固以请诏曰：揽省奏事益增感剧夫三年之丧所以尽情致礼葬已便除情所不堪岂当然乎！且今思存草土卒然以吉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质文皆不同此身何为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又固请帝流涕久之乃许文帝崇阳陵先开一日遣侍梓宫。又遣将军校尉尝直尉中监各一人将殿中将军以下及帝时左右常给使诣陵宿卫)。

明帝性至孝太宁元年二月葬元帝於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康帝即位咸康八年七月丙辰葬成帝於兴平陵帝亲奉奠於西陛既发引徒行至阊阖门外素舆至於陵所。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成帝山陵已一周请改素服御进膳如旧壬寅诏曰：礼之隆杀因时而寝兴诚无

常矣。至於君亲相准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权制之作盖出近代虽曰：事实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犹怠而况因循。又从轻降义弗可矣。

简文帝为琅琊王年七岁郑夫人薨帝号慕泣血固请服重元帝哀而许之。

孝武帝将以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吴隐之为黄门郎以隐之貌类简文帝乃止。

後魏明元道武长子也。初封齐王帝母刘贵人赐死道武告帝曰：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道武怒之帝还宫哀亦不自止日夜号泣道武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甚入，或不测陷帝於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

太武明元长子帝生不逮母密太后及有识言则悲恸哀感傍人明元闻而喜及明元不豫衣不解带。

孝文幼有至性年四岁献文曾患痲帝亲吮脓五岁受禫悲泣不能自胜献文问之帝曰：代亲之感内切於心献文甚叹异之及居祖母文明太皇太后丧勺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五日不食中部曹杨椿进谏曰：陛下至性孝有过虞居哀五朝水浆不御群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至节以取僵仆。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於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乃进粥已过期月毁瘠犹甚司空穆亮表曰：王者居极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怀柔百灵是以古先哲王制礼成务施政立治必顺天而後动宣宪垂范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时不忒阴阳和畅。若有过举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纳麓之前孔子至圣丧无过瘠之纪尧书稽古之美不录在服之痛礼备诸侯之丧而无天子之式虽有上达之言未见居丧之典。然则位重者为世以屈已居圣者达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参二仪 泽覃河海宣礼明刑动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丧练事既闋号慕如始统皇极之尊，同众庶之制，废越紼之大敬，阙宗祀之旧轨，诚繇文明太皇太后圣略超古 训深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比之前代戚为过甚岂所谓顺帝之则约躬随众者也。陛下既为天地所子。又为万民父母子过哀父则为惨悴父过戚子则为忧伤近蒙接见咫尺旒冕圣容哀毁感群心书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一人过哀黎元焉系群官所以颠殒震惧率土所以危惶悚栗百姓何仰而不忧嘉禾何由而播植愿陛下上承金册遗训下称亿兆之心，时袭轻服，数御常膳， 崇郊祠。垂 咸秩。輿驾时动，以释忧烦，博采广谏，以导性气息无益之恋行利见之德则休徵可致嘉应必臻礼教必宣孝慈兼备普天蒙赖含生幸甚诏曰：苟孝悌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亢旱时雨不降实繇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省启以增悲愧及再周忌日哭於陵前绝膳二日哭不辍声先是太后葬於永固陵中反虞於鉴玄殿诏曰：遵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又损俭训之德进退思惟信用摧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掩坎脱於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馀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孤负遗旨益以痛绝其幽房大小棺槨质约不设明器至於素帐幔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止是以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馀外事有所不从以尽痛慕之情其宣示远近著告群司上明俭诲之德下彰违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 近臣从服三品以下外臣衰服者变服就练七品以下尽除即吉设 祭於太后殿公卿以下始亲公事帝毁瘠绝酒肉不御者三年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遂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雒阳乃自表 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帝哭文明太后於陵左终日不绝声慕越席为次侍臣侍哭壬申帝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则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时哭拜於陵前夜宿鉴玄殿是夜撤次甲戌帝拜哭辞陵还永乐宫)

前废帝讳恭字 业广陵 王羽之子少端谨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闻。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三月帝居皇太后叱奴氏丧处倚庐朝夕共一溢米群臣表请累旬乃止诏皇太子 总 庶政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诏曰：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三年之丧达於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时有未谐不得全制军国务重须自听朝 麻之节苦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寮以下宜依遗令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过葬即吉帝不许引古礼答之群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内亦令依礼。

隋高祖初仕後周为大将军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开皇十七年九月谓侍臣曰：礼主於敬皆当尽心黍稷非馨贵在祗肃庙廷设乐本以迎神齐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未为允群公卿士宜更详之遂下诏自今已後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廷勿设乐悬仁寿二年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

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

唐高祖武德八年七月群臣食於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帝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永不能治欲归以遗母帝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赐物百■帝性至孝初葬元贞太后时遇祁寒跣行二十馀里足皆流血毁顿之极哀感行路言及二亲未尝不流涕有得时珍及诸方异膳必先荐享而已方食。

太宗贞观二年八月帝以军国无事每日视膳於西宫三年正月戊午帝有事於太庙至太穆皇后神主悲恸呜咽伏地不能兴侍卫者莫不■欷先是帝在髻齿穆后於诸子之中独所鍾爱自穆后寝疾朝夕侍侧不解衣冠所进汤药必先尝之及丁穆皇后忧毁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陇州经庆善宫■欷谓侍臣曰：此朕生处朕之胞见在宫里慈颜缅邈无可复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报因举声号恸悲不自胜在位者莫不呜咽及还至宫享後於正寝後数岁下诏为后建福佛寺於京师初起作之夜帝梦见后侍奉。若平生既寤悲感流涕达旦因下诏荐福於寺尽京城僧尼设斋追福焉。

四年六月高祖不豫帝废朝视药膳於大安宫如家人之礼辛卯有瘳百寮称庆诏曰：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朕处奉大安敬崇极日严之养祇■栗斯在近日圣躬违豫寝膳有亏忧惧有怀不遑宁处医求医术备尽蠲疗祈告明灵具陈恳笃上玄降福遂蒙昭祐应於康愈万福咸宜庆幸之隆实兼家国思班恺乐洽於卿士然而尚齿兴孝德教所先飨饩是加义超常等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老人八十以上并孝旌表门闾者并宜节级赐物以申飨宴庶使万国之内同此欢心施於四海皆知朕意八年三月高祖宴於两仪殿顾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对曰：陛下以神武定天下付属得人万国■安四夷宾服臣实不胜幸甚谨上千秋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帝帝奏觴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服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也，於是帝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皆珍宝奇异。又上珍宝巾予皇后执栉理鬓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白都尽帝与皇后皆流涕蒸蒸就养一同家人常礼高祖亦喜形於色群臣瞻奉莫不内怀感悦十三年正月帝朝於献陵至小次降舆号哭入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於寝躬亲执饌阅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欷（会要。又载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帝入陵悲号哭咽百辟哀恸有苍■出於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礼毕帝出自寝宫步过司马门泥行二百馀步，於是风静雪止天色开霁咸以为孝感之所致焉）

十四年五月丁酉帝追感高祖先后同忌此月不御酒肉。

十六年十二月令左监门中郎将齐士员将兵卫献陵帝召士员至望见而降殿自悲咽不已谓从官曰：顷属岁阴道暮情深罔极所备新衣珍饌欲以正旦奉荐园陵朕。若亲行便劳扈从三元告始家有吉凶庆慰之礼咸重兹日朕不欲劳人乃自抑止因命江夏王道宗代行所献之物帝并跪授道宗焉。

十七年七月癸巳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上所撰高祖并当朝实录各二十卷帝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於前始读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休因悲不息命令收卷。

二十年十二月癸未帝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乐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则吾情也。因泣下数行群臣并皆掩泪。

高宗为晋王年始九岁居长孙皇后丧哀慕不能自胜太宗常加慰抚繇是特深宠异贞观十六年立为皇太子十九年太宗亲征辽左命太子於定州监国将发太子悲啼数日因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兹始也。每闻太宗亲临城不逾百步中宵不寐达旦衔涕因上。表曰：愿收雷霆之威驻矢石之外惴惴愚诚敢以死请及师旋太子从至并州时太宗患痛太子亲吮之扶攀步从者数日既至京师太宗气疾发动乃於北阙饵药令太子总摄机务每日听政於东宫罢朝复谒寝门视膳不离左右。

二十三年从幸翠微宫太宗苦痢增剧太子侍疾旬日之间■有变白者太宗泣曰：吾闻古之孝者不过文王汝今数日不食昼夜不离吾侧口尝汤药盛年鬢则变白汝之孝敬过文王矣。吾虽殒没亦无所恨及太宗灵驾将引帝号叫自投於地扳■车哽恸摧裂擗踊悲哭不能自胜。

永徽二年四月己丑以将忌月令有司进素食太常停教终於五月自三年丧毕朔望未御正殿百寮上表请乞九月辛夕■始御太极殿自此每五日一御太极殿视事十一月辛酉亲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仪明日朝群臣陈乐悬请奏九部乐帝曰：被甲而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毕惨怆久之初太宗在藩

乐工为秦王破阵乐舞以歌用兵之妙贞观初以为武舞每宴享奏乐必陈之至是停所作於殿廷而所司依前习之三年正月丙子亲祠太庙及布币□献至太宗神座俯伏感恸悲不自胜侍卫者皆□欷莫能仰视。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亲谒昭陵文武百寮及宗室子孙并陪位帝降辇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太长公主以下及越赵二国太妃等先於神位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寝哭踊绝於地进至东阶西面再拜号恸久之乃进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无忌司空■赵王福曹王明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并入执爵进俎帝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讫行哭出寝北门乃御小辇还行宫。

中宗为皇太子大足元年从则天幸京师时属凝寒亲捧天后足步从一里馀天后大悦下制褒美宣付史官二年正月欲躬侍则天皇后灵驾以赴山陵百官固谏乃止有司以则天皇后服满三十六日请帝及百寮并从权制改服惨服帝不许竟服衰麻惟公卿以下听服惨服帝自居谅■令所司惟进仓米薄粥豆卢钦望以帝素有气疾请少加一姜桂上。表曰：臣闻孝子居丧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无■或粥或饭不能食粥者饭羹以菜可也。又曰：五十不致毁。又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加以姜桂。又曰：若不胜丧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经曰：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教也。窃以两溢之米欲满大升或为饭粥随性所嗜羹以助食年至五十不合致毁素有疾。又加酒肉食味不美调以姜桂此乃圣人制礼原父母之情不欲令孝子病毁不胜哀痛也。自古圣人制礼如此殷勤大行则天遗制如此恳至今陛下三日视事听览万机群生性命仰陛下存活三圣基业待陛下兴隆伏惟圣年已登五十陛下缘在房州先患脚气今在衰苦旧患更发。又自今月二日已来惟令进仓米薄粥臣下惊恐不胜惶惧但仓米陈臭天下共知食即动气奈何陛下以五十之年抱积久之患奉累圣之绪承遗制之托上事宗庙社稷下养赤子苍生故食动病之仓米不遵遗令之教训陛下纵自轻性命其奈七庙何其奈万姓何臣等痛切之至谨述先圣制礼大行遗制伏乞少进美膳加以姜桂即望圣体稍和旧患渐损制不许。

玄宗开元五年十二月己丑敕今在遏密。又逼忌辰起今日後至来年正月上旬以来并进蔬食所司准式此限内仍令都城禁屠杀。

十七年十一月谒桥陵帝望涕泣哀感左右升奉先县为赤县以所管万三百户供奉陵寝。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丙午玄宗自蜀至帝至望贤宫奉迎玄宗御宫南楼以俟之帝望楼辟易下马趋进楼前再拜舞蹈称贺玄宗下楼帝匍匐捧玄宗足涕泗呜咽不能自胜扶玄宗升殿尚食每进一味帝皆尝膳然後进飞龙御马帝亲选试然後进御玄宗上马秉辔帝拢马行数步玄宗止之而後退玄宗谓左右曰：吾享国以来未知贵也。今见吾子为天子乃知贵也。左右皆呼万岁帝尝避驰道执鞭弭导引玄宗自开远门至丹凤门连棚夹道兵马旗帜■曜都邑耆老缙黄垂泣舞蹈皆曰：不图今日天下再安复睹二圣都人士女观者万亿计繇丹凤门入大明宫内外文武百寮先俟於含元殿前以班序立玄宗御殿扇开左相苗晋卿右仆射裴冕等奏贺舞蹈呼万岁玄宗亲慰百寮皆感咽帝累奏请辞位居东宫玄宗固不许。又使高力士再三谕旨乃奉诰焉乾元元年四月戊辰帝进太上皇烧丹灶诰曰：孝感之极通於神明传於前史迹罕彰灼今日之事不其效欤吾比年服药物比为金灶煮炼石英自经寇戎失其器用前日晚际思欲修营一昨早朝遽闻进奉有同符契。若合神明此乃汝之因心测吾之本意岂惟此度前後非一则知惟睿作圣惟德动天再辟寰区重会父子付托之际古今未闻色养之勤书册不载寤寐嘉叹深慰於怀宜颁示天下宣付史馆帝上表谢曰：臣伏奉恩命以臣所进药器深合天心伏蒙特垂褒美令颁示天下臣幸以菲才叨膺宝历圣慈曲眷每事忧兢至於孝养之宜臣子常礼先意承旨务达微诚不期进奉之时偶合圣旨宁谓至诚能感事近前知以臣孝既繇衷物自冥应特加奖饰许载缣緡在臣下情弥增愧悚诰曰：王者域中之尊孝者天下之本兼而成务厚莫重焉而应物以和奉亲以爱繇衷而举有感必通。若不动於神明，岂能比於符契。且匹夫之绩尚铭於鼎鬯况天子之孝不列於缣緡故欲昭宣示於中外垂芳於来叶光我国典也。十一月玄宗幸华清宫还帝至灊上迎候下马趋进百馀步再拜舞蹈前抱玄宗足玄宗抚帝背帝。又控辔行数十步有命乃止。

上元元年七月殿中监李辅国矫诏自兴庆宫移太上皇於大内帝更选择後宫及上皇素所爱幸并妓乐百馀人令於西宫备洒扫。又有诏令万安咸宜二长主侍养上皇至於服御饌食穷极珍奇视膳问安加於常日异方进献先到西宫国之大事咨之可否然帝从此快快成病常涕泣不乐每西宫朝见呜咽不能自胜侍臣感动天下称孝繇此常欲诛辅国会疾甚竟不行。

宪宗元和二年春正月庚寅朝享於太庙初次诸室帝皆尽於诚敬至德宗顺宗室流涕呜咽。若不自胜侍臣及举册官皆相顾感泣。

穆宗长庆元年正月庚子享太庙至顺宗宪宗二室□欵流涕侍臣从官皆感动。

文宗孝义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皇太后居大内（太后宪宗懿安郭后也。宝历太后穆宗恭禧王后皇太后穆宗真献萧后也。王后生敬宗萧后生文宗）时号三宫三太后帝五日参拜四节献贺皆繇禘复道至南内开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陈银烛奏仙韶乐三宫太后俱集奉觞献寿如家人礼诸亲王公主驸马戚属皆侍宴凡膳■羞珍果蛮夷奇贡献郊庙之後奉三宫而後进御帝常以宗庙祭器朽故不修丁宁言於宰臣因令郡县有为漆器处精造以进既而江南诸道有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将呈贡上敛容令陈於别殿具冠而阅之有顷□欵而退。

後唐庄宗初嗣晋王居丧过制毁瘠不自胜将吏不得谒见监军使张承业排闥至庐所言曰：大孝在不坠家业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厌世嗣主未立窃虑凶猾不逞之徒有怀觊望。又汴寇压境利我凶哀苟或摇动则倍张贼势讹言不息惧有变生请依顾命墨■听政然後经略南征保家安亲此为大孝勿拘常制以败远图，於是听断大事乃平定赵魏虽万事之殷在邺城每一岁之内驰驾归省太后者数四士民服其仁孝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在雒京太常奏定皇太后到阙仪皇帝合於银台门内奉迎敕顷以未平国耻须戎机十年亲统於骁雄千里久违於定省宁辞栉沐常切晨昏今已翦荡元凶宅居中土仰稟庭闈之训获宁宇宙之心恨不得躬诣汾川攀迎法驾况皇太后远涉山阻将及近畿朕何以端坐阙庭为拘常礼虽云：旧制未叶斯怀朕今亲至怀州奉迎丙辰中书奏缘自二十三日後在散斋之内不合远出敕旨到河阳奉迎庚申幸河阳奉迎皇太后悲泣久之太后素与刘太妃善分决之後思心郁陶虽娱玩充庭常悒然不乐俄闻太妃违豫日命尚医中使问讯结轍使言有瘳即喜言加则不御饮膳自是终始无敢言加者既而谓帝曰：吾与太妃恩如伯仲彼经年抱病但见吾面差足慰心吾骤归晋阳旬朔与太妃复来帝曰：时方暑毒山路崎岖无烦往复。且可令存屋辈迎侍太妃警谏久之方止及凶问至太后恸哭累旬自是渐不豫帝朝夕尝药视膳左右衣不解带请祷山川竟不效帝居丧哀毁殆至灭性皇族伏苦谏警五日方食。

闵帝即位初御中兴殿群臣列位冯道升阶进酒帝曰：比於此物无爱除宾友之会不近樽□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饮啖命彻之。

周世宗初镇郢州太祖亲征慕容彦超六月兖州平帝遣使奉表请车驾繇濮路还京庶得一睹天颜太祖从之及太祖过澶渊帝迎谒於马前悲咽流涕显德元年帝亲征河东迎故淑妃丧还太祖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陪■帝以妃丧在贼境未及迁窆乃诏有司於嵩陵之侧预营一冢以虚之俟贼平即议襄事至是帝幸晋郊果成素志盖孝感之所致也。

卷二十八

帝王部·奉先

《传》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故王者富有四海风化兆庶莫不推因心之孝奉如在之灵聚昭穆而举■■祖有功而宗有德申严配於上帝飭庙貌於都邑■奉陵寢追述徽烈洁粢丰盛作乐陈舞顺时序而荐享率诸侯以助祭于以见涤濯静嘉肃雍显相■■之义罄乃明馨穰穰之福降於■兮■至於亲行祭吊祇载神主缅怀里社益树■榆斯。又尊尊之至昭明策书者也。

有虞氏■黄帝而郊啻祖颡项而宗尧（■郊祖庙谓祭礼以配食也。有虞以前尚德故配有德者臣钦。若等按《史记》舜名重华父曰：瞽瞍瞽瞍父曰：■乔牛■乔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颡项颡项父曰：昌意昌意父曰：黄帝自黄帝至舜凡九世也。）夏后氏■黄帝而郊鯀祖颡项而宗禹（夏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臣钦。若等按《史记》禹之父曰：鯀之父曰：颡项）殷人■啻而郊■祖契而宗汤（臣钦。若按《史记》帝啻生契为殷祖自契之至冥六世也。冥为司玄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太甲■德诸侯咸归故称太宗。

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祖庚时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训武丁■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故

商颂那祀高祖成汤也。烈祖祀中宗也。玄鸟殷武祀高宗也。长发大也。

周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亲之深也。）

武王立追尊古公为太王季历为王季九年上祭於毕（一作十一年毕文王墓也。）东观兵至於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也。十一年王既克殷（一作十三年）柴於上帝祈於社设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成王即位周公相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故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清庙祀文王也。我将祀文王於明堂也。执竞祀武王也。丰年秋冬报也。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潜季冬荐鱼春献有也。太祖也。大雅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其《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王既即政以朝享之礼告於祖庙故周颂闵予小子嗣王朝於庙也。烈文诸侯助祭也。载见诸侯始见于武王庙也。访落嗣王谋於庙也。王既在新邑祭岁文王牛一武王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

汉高帝五年二月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十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於国都。

惠帝以高祖十二年五月即位上高祖尊号曰：高皇帝令郡国诸侯王立高祖庙是年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踈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奉常叔孙通奏事因请问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帝乃诏有司立原庙帝常出游离宫叔孙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帝许之。

文帝以高后八年闰九月即位前元年十月辛亥见于高庙。

景帝元年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繇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者执干戚文始舞执羽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也。）孝庙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嗜欲不受献罪人不孥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奏丞相臣嘉等奏曰：（申屠嘉也。）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等愚所不及臣谨议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请布天下制曰：可。

武帝元封五年三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

太始四年三月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癸巳祀孝景皇帝於明堂。

昭帝以後元二年二月即位谒高庙七月尊赵婕妤为皇太后起陵（婕妤先葬于阳就阳为起陵）。

始元元年夏。又为太后起园庙阳陵。

三年秋募民徙陵四年六月徙三辅富人陵赐钱户十万。

元凤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

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谒高庙。

本始元年六月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湖县名太子死於湖因即葬焉）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後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蒙在专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蒙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闾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

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

二年六月庚午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焉初帝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义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氏羌昆明瓠骆两越东定 二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於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後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祝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祖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

元康元年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广明县也。）时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明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又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

元帝以黄龙元年十二月癸巳即位谒高庙建昭五年六月庚申复戾园。

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园原庙（高祖已自有庙在长安城中惠帝更于渭北作庙谓之原庙）昭灵后武安王昭哀后卫思后园（昭灵后高祖母也。武安王高祖兄也。哀后高祖妹也。卫后戾太子母也。）

竟宁元年三月癸未复孝 二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初永光四年九月罢卫思后园及戾园十月罢祖宗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五年十二月毁太上皇孝 二皇帝寝庙园建昭元年冬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先是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 二孝景庙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占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丞相韦玄成等议太上孝 二庙皆亲尽宜毁奏可明年玄成复言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祠园宜如礼勿复修奏可後岁馀帝寝疾梦祖宗譴罢郡国庙帝少弟楚孝王亦梦焉至是帝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是年五月帝。又毁太上皇孝 二孝景庙并太后庙）。

成帝以竟宁元年六月即位谒高庙。

河平元年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是时博士平当上书臣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三十年）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成祸乱不作今圣汉受命而王继体承业二百馀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风俗未和阴阳未调灾害数见意者大本有不立与何德化休徵不应之久也。祸福不虚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务 二其本昔者帝尧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亲九族而化及万国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王之业而制礼作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故推而序之上极于后稷以配天此圣人之德亡以加于孝也。高皇帝圣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犹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汉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广盛德孝之至也。书云：王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传於无穷帝纳其言故下诏复太上皇寝庙园。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即位谒高庙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建平二年四月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立恭皇庙于京师。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丧诏曰：朕闻夫妇一体诗云： 二则异室死则同穴（谷风之节）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事见礼记檀弓篇）附葬之礼自周兴焉（孔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遂葬定陶（太誓之辞王风大车）平帝以元寿二年九月辛酉即位谒高庙元始四年正月郊祭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夏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世世献祭。

五年正月 二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馀人徵助祭。

後汉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即位八月癸丑祀高祖太宗世宗於怀宫。

二年正月立高庙於雒阳四时 二祀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馀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及腊一岁五祀（光武都雒阳只合祖庙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元帝第八光武第九元帝为祖庙後遵而不改）是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後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

三年正月辛巳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四庙二月己未以赤眉降祠高庙受传国玺十月壬申立舂陵祠园庙。

五年七月丁丑幸沛祠高祖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事下公卿博士议郎大司徒涉等议宜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奉所代今亲庙父祖以上亲入庙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上至春陵节侯群臣奉祠时议有异不著上可涉等议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春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祠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於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於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二十二年闰正月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中元元年四月幸长安祀长陵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

六年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十年正月■理长安高庙八月幸长安祠高祖遂有事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己酉幸南阳还幸长陵祠园陵。

十五年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庙。

十七年十月甲申幸长陵■园庙祠。又为春陵宗室起祠堂。

十八年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十月庚辰幸宜城还祠章陵立考侯康侯庙北园陵置嗇夫（夫职本主知赋役多少平其差品园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诸事）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祀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

十九年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庙成帝哀帝平帝於长安春陵节侯以下四世於章陵时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嗇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後祖为父立庙於奉明曰：皇考庙独群臣侍祠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於园四时上祭二十六年诏张纯定■■之礼遂以合祭高庙为常曰：高皇帝与群臣。

明帝即位以光武皇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上尊号曰：世祖庙（蔡邕表志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後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圣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执事之吏下至学士莫能知其所以两庙之意诚宜具录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诏书下宗庙仪及斋令宜入郊祀志以为典式）以元帝於光武为穆故虽非宗不毁也。後遂为常。

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会议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句屨以行事（汉官仪曰：天子冠通天诸侯王冠远游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进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诸侯十其纓如其绶色玄衣■裳《周礼》曰：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礼图曰：冕以三十升布染而为之广八寸长尺六寸前圆後方前下後高有■免伏之形故谓之冕欲人之位弥高而心弥下故以名焉董巴舆服志曰：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祀上■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采乘舆刺绣公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徐广舆服注曰：汉明帝案古礼备其服章天子郊庙衣皂上绛下前一幅後四幅衣画而裳绣礼记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周礼》屨人掌王赤舄青■句郑玄注曰：赤舄为冕服之舄也。■句屨鼻头以青丝饰之三礼图曰：屨■复下曰：舄其色各随裳色）。

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於十一陵三年十月■祭光武庙（冬祭日■众也。冬物毕成可祭者众）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甲子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

十一年闰四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

十五年三月辛夕■幸大梁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

十七年正月当谒元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奩中物感动悲泣令易脂泽器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是年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觴上寿帝曰：其敬举觴太常择

吉日策告宗庙。

和帝以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位三月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洪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畅方表咸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其进武德之舞制曰：可四月丙子谒高庙丁丑谒世祖庙。

永元十年十一月癸夕 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九年追谥帝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贵人父竦为章德皇后所陷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后养帝为己子及后丧未及葬而梁贵人姊 愿上书陈贵人枉歿之状太尉张 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於是合葬敬陵帝以贵人酷歿敛葬礼阙乃改殡於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陵义比敬园以皇后配食章帝恭怀后别就陵寝祭之。

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园庙。

殇帝延平元年三月甲申尊孝和皇帝庙曰：穆宗。

安帝以延平元年八月癸丑即位九月庚子谒高庙辛丑谒光武庙。

永初元年三月葬清河孝王（王名庆安帝之父也。）赠龙 虎贲建光元年三月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载育明圣承奉丕祚为郊庙主汉兴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宣帝号父为皇考序昭穆置园邑太宗之义旧章不忘宜上尊号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贵人追谥曰：敬德皇后乃告祠高庙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清河追上尊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会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卫比章陵复以广川益清河园（敬德後陵曰：敬北陵）。

延光三年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於济阳辛夕 幸太山癸巳告祠二祖六宗（二祖四宗前已解诏。又孝元高宗孝章肃宗）四月乙丑还宫假於祖祢。

十月行幸长安四月乙未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万年。

四年三月庚申幸宛帝不豫令大将军耿宝行太尉事祠章陵园庙告长沙零陵太守祠定王节侯郁林府君（是月安帝晏驾初帝以谗害大臣废太子及是无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来无毁者故遂常祭因其陵号称恭宗也。）

顺帝以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即位壬申谒高庙癸酉谒光武庙。

永建二年六月己酉追尊谥皇妣李氏为恭愍皇后葬於恭北陵先是李氏为阎太后鸩杀瘞在雒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葬左右白之帝感寤发哀亲到瘞所更以礼殡之尊谥于策书金匱藏于世祖庙。

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帝缟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龚持节告祠茂陵。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

二年十月行幸长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庙丁未遂有事十一陵。

汉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即位九月有司奏孝顺皇帝弘秉圣哲龙兴统业稽乾则古钦奉鸿烈宽裕宴宴宣恩以极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遗诏贻约顾念万国衣无制新玩好不饰莹陵损狭不起寝庙遵履前制敬敕有司孝经曰：爱敬尽於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臣请上尊号曰：敬宗庙天子世世献奉藏主 祭进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奏可质帝以永嘉元年正月丁巳即位甲申谒高庙乙酉谒光武庙。

桓帝以本初元年闰六月庚寅以河间孝王孙即位七月辛巳谒高庙光武庙时梁太后摄政以冲质二帝皆不享寿用殇帝故事就陵寝祭凡祠庙命三公分祭之。

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皇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 专陵（尊帝母 氏为博园贵人臣钦。若等曰：事具帝王尊亲门）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建和二年四月丙子封帝弟顾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

元嘉二年四月甲寅孝崇皇后 氏丧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赙钱四十万布四万疋中谒者仆射典获丧事侍御史获大驾卤簿诏安平王豹河间王建渤海王悝长社益阳二长公主与诸国侯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长相皆会葬将作大匠复土缮庙合葬博陵。

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博陵城今在瀛州博野县也。後徙安平）。二年十月行幸长安甲午祠高庙十一月庚子有事十一陵。

灵帝建宁元年正月庚子即位二月辛酉上孝桓皇帝尊号庙曰：威宗庚午谒高庙辛未谒世祖庙。

闰二月甲午追尊皇祖淑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陵曰：敦陵庙曰：靖庙皇考苙为孝仁皇尊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陵曰：慎陵庙曰：三庙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之河间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河间奉祠（是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殷祭之岁出祖庙主皆合于高庙如毁庙三太牢皆有副牲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後亦俱殷祭之岁奉祠自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特牲祠帝每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三葛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常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甞水陈严具）。

献帝兴平元年加元服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祸乱未能绍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礼章有阙中心如结三岁之口盖不言吉。且须其後初帝母王美人为何皇后所杀，於是诏乃奏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文昭陵仪比敬恭二陵。（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已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馀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十一帝）。

卷二十九

帝王部·奉先第二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庚午即位癸酉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先是帝为魏王汉献帝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臣钦。若等曰：即曹嵩也。为汉太尉）太祖曰：武王至是并追尊号。

二年六月甲辰以京师宗庙未成帝亲祀武皇帝於建始殿躬执馈奠如家人之礼（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非礼甚矣。）

四年五月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臣钦。若等曰：即曹腾也。为汉中常侍大长秋贵庭侯也。）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祭为魏太祖万载不毁也。

明帝以黄初七年五月丁巳即位癸未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於邺初甄后赐死故不列庙帝即位有司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三公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原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而克让允恭固推盛位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礼非所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并奏可四月甲申初营宗庙三年六月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邺庙之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太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臣钦。若等曰：处士明帝五代祖也。）

十一月宗庙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邺（处士以亲尽迁主置园也。）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庙先是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太祖为魏公始建魏宗庙於邺自文帝受禅而雒阳宗庙未成黄初末韩暨为太常奏请迎邺四庙神主建立雒阳庙四时三尝亲奏梁盛崇明正礼废法三三祀多所规正四年以文昭甄皇后旧陵庠下使后父嫡孙虎贲中郎将像兼太尉持节诣邺昭告后土十二月辛未改葬朝阳陵。

五年诏曰：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书》诗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三姜原之事明圣德之源流受命所繇兴也。自我魏承天序既发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先灵所从来也。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会议号谥侍中刘晔议曰：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祢。且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祢。且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情无己已然君举必书所以

慎於礼制也。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尚书卫臻与臻议同事遂施行六年四月甲子初进亲於庙。

景初元年六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用咸熙之舞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於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

十月乙卯营雒阳宫委粟山为圆丘以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齐王正始六年十一月 祭太祖庙乙未 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永傅享祀乐舞与祖同庆在邺庙嘉平元年正月甲午谒高平陵（在雒水南大石山去雒城九十里）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初宣帝为魏太傅晋国初建追尊曰：景王文帝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封晋王谥曰：文王至是皆追尊号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庙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於是群臣议奏曰：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尊一宫之远旨昔舜承尧禅受终於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於文祖遂陟帝位此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臣钦。若等按《晋书》征西将军钧生豫章太守量生颍川太守隗生京兆伊防防生宣皇帝）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时宣皇升太祖灵位所以六世与景帝为七庙）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七月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於祇奉明主情犹未安更宜营造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时任茂以为夏侯初嫔之时未有王业帝不从）辛卯迁祖祗神主於太庙。

四年七月己夕 谒崇阳陵。

六年因庙毁改修创群臣议奏曰：古者七庙所自宜如礼。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庙七室於礼无废於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

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於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夕牲必躬临拜。

十年改筑太庙於宣阳门内穷极壮丽庙成帝用挚虞议率百官迁神主於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尊从皆如帝者之仪。

咸宁元年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二年六月癸丑荐荔枝于太庙。

太康元年五月丁卯荐鬯醑酒于太庙八年九月改营太庙（以正月庙殿陷）十年四月太庙成乙巳迁神主於新庙帝迎於道左遂 祭（十二月庚寅太庙梁折）

帝以太熙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阳陵庙曰：世祖。

怀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即位追尊所生太妃王氏为皇太后。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夕 即位立宗庙于建康。

太兴二年正月丁卯崇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 复山陵迎愍帝梓宫於平阳不克而退（时刘曜作乱）五月癸丑太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是岁有诏琅琊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从之。

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於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可依礼更处（臣钦。若等曰：事具礼官奏议门）

明帝太宁元年二月葬元帝於建平陵庙曰：中宗。

三月戊寅朔改元临轩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二年正月丁丑帝临朝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十二月壬子

帝谒建平陵从大祥之礼。

成帝以太宁三年闰八月己丑即位上明帝尊谥庙曰：肃祖。

咸康元年建安郡荀氏薨诏曰：朕少遭凶慈训无量抚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实思报复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赠豫章郡君别立庙于京都初荀氏为元帝宫人有宠生明帝及琅琊王褒及明帝即位封建安郡君别立第宅太宁元年迎还宫内供奉隆厚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故为之立庙。

八年二月初以武悼夏皇后配飨武帝庙。

康帝以咸康八年六月甲午即位七月丙辰葬成皇帝於兴平陵庙号显宗。

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年应改服诏曰：丧亲名教之重也。权制出於近代耶，於是素服如旧非汉魏之典也。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阳陵毁甲辰帝素服临於太极殿三日遣兼太常赵扶修复山陵。

八年二月峻阳崇阳二陵毁戊辰帝临三日遣殿中都尉王■如雒阳以卫五陵（五陵谓宣帝高原陵平陵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惠帝太阳陵也。）

九年正月丙寅皇太后与帝同拜建平陵八月遣太尉河间王钦修复五陵十年正月己酉朔帝临朝以五陵未复悬而不乐十二年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如雒阳修五陵。

十二月庚戌以有事於五陵告於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纒於太极殿临三日。

升平元年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於太庙。

哀帝以升平元年五月庚申即位七月戊午葬穆皇帝於永平陵庙号孝宗。

兴宁元年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於琅琊第癸卯帝奔丧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重务。

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夕■初荐酺酒於太庙孝武帝以咸安二年七月乙未即位九月甲寅追尊皇妣会稽王妃曰：顺皇后。

十月丁卯葬简文皇帝於高平陵庙号太宗。

大元元年正月壬寅帝加元服见於太庙甲子谒建平等四陵。

四年正月丙子谒建平等七陵（谓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兴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哀帝安平陵简文帝高平陵）

五年正月乙巳谒崇平陵。

九年正月辛未谒建平等四陵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纯之修谒雒阳五陵。

十年正月甲午谒诸陵。

十六年正月庚申改筑太庙九月癸未新庙成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六间栋高八丈四尺备法驾迁神主於行庙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四主不从帝者仪是与太康异也。诸王既入庙设脯醢之奠及新庙成神主还室。又设脯醢之奠。

十九年六月壬子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为简文宣太后诏曰：会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诞载圣明光延於晋先帝追尊圣善朝议不一道以疑屈朕述尊先志常惕於心仰奉遗旨依阳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上太妃尊号曰：简文宣太后（初郑氏为元帝夫人生琅琊悼王简文帝末后称建平国夫人咸和元年薨简文帝时为琅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继宜降所生国臣不能亲奏免国相诸葛显王上疏曰：亡母生临臣国没留国第臣虽出後亦无所厌则私情得叙敬后丧孝王已出继亦还服重此则朋比臣所究章也。穆皇后不夺其志乃徙琅琊王为会稽王追号后曰：会稽太妃及简文帝即位未及追尊临丧封皇子道子为琅琊王领会稽国奉太妃祀）

二十年二月作宣太后庙於太庙路西陵曰：嘉平。

安帝隆安三年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陈夫人为德皇太后。

义熙十二年十月丙寅姚泓将姚先以雒阳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安帝山陵未厝不朝会。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十二月临天文殿司徒进玺绶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以神元皇帝为始祖（臣钦。若等按《後魏书》黄帝以土德王比积六十七世至成帝成及节庄明安宣景元和定僖成献凡十二帝献帝生圣武圣武生神元）平文皇帝为太祖（臣钦。若等按《後魏书》神元至章平思昭凡

三帝思帝生平文)昭成皇帝为高祖(臣钦。若等按《後魏书》平文至二炆烈凡四帝昭成帝平文皇次子也。事具帝王帝系门其追尊祖始皆从帝谥焉)考为献明皇帝(臣钦。若等曰:献明即昭成太子也。)
二年正月甲子初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

十月太庙成迁神元平文昭成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尝以宗正兼太尉率祭官行事)。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於宫中(岁四祭用正冬腊九月牲用马牛各一帝亲祭)。又於二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正冬腊牲用马牛各一祭官侍祀)四年三月帝亲渔荐於寝庙。

明元永兴元年十月壬午即位追尊皇妣刘贵人为宣穆皇后。

二年九月甲寅葬宣武皇帝於盛乐金陵庙号太祖三年四月谒金陵於盛乐。

五年五月幸二中七月乙巳登薄山观宣武游幸刻石颂德之处乃於其牢起石坛而荐享焉神瑞二年二月甲辰立太祖庙於白登之西(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无常月)。又诏郡国於太祖巡幸行宫之所各立坛祭以太牢(岁一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别庙於宫中(岁四祭用马牛羊各一)後二年。又於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牲用马牛羊)。又於二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祖庙(四时祭官侍祀)。

泰常四年四月庚辰有事於东庙远助祭者数百国五年五月乙酉诏曰:宣武皇帝体道得一天纵自然大行大名未尽盛美非所以光扬洪烈垂之无穷也。今因启纬图始睹尊号天人之义焕然著明其改宣为道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彰灵命之光启圣德之玄同告祠郊庙宣於八表。

太武以泰常八年十月壬申即位十二月追尊妣为密皇太后庚子葬明元皇帝於二中金陵庙号太宗始光三年六月幸二中旧宫谒陵庙。

神二年九月癸卯立密皇太后庙于邺后杜氏生帝而薨帝既立追尊号。又立庙于邺(置祀官太常博士齐郎三十余人侍祀岁五祭)刺史四时荐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复其调役後甘露降於庙庭。

太延元年十一月行幸邺祀密太后。

文成兴安元年十月戊申即位十一月壬寅追尊皇考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皇妣闾氏为恭皇后(臣钦。若等曰:是年二月南安王僭立上太武尊谥庙号世宗)。

大安元年正月辛酉奉世宗恭宗神主于太庙。

献文以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位六月丙寅上文成皇帝尊谥庙号高宗。

天安元年三月辛丑奉高宗神主二於太庙。

孝文承明元年六月辛未上太上皇帝尊谥曰:献文皇帝葬于二中金陵庙号显宗。

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贵人为二祖后。

太和五年四月己亥行奉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上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

六年十一月帝将亲祀七庙诏有司依礼具仪,於是群臣议曰:昔有虞亲处祖考来格殷宗躬谒介福二降大魏七庙之祭依先朝旧事多不亲谒今陛下孝诚发中将思亲祀稽合古王礼之常典臣等谨按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二洗二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拜之仪制可,於是帝乃亲祭其後四时常祀皆亲之。

十二年五月壬寅增置彝器於太庙。

十四年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于永固陵甲戌车驾谒永固陵甲申再谒。

十五年三月甲辰谒永固陵。

四月乙丑谒永固陵己夕二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三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尊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圻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之功未多於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未高於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较德以为未允朕今奉迁道武太祖显祖为二祧餘者以次而迁。

七月乙丑谒永固陵己卯诏议祖宗以道武为太祖(臣钦。若等曰:是年四月七月日辰俱有乙丑己卯案太和十二年闰九月十八年闰二月即是年闰在五月六月也。)八月壬申诏郡国有时果可荐者送京师以供庙飨乙巳亲定二二之礼戊午。又诏曰:明堂太庙并就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备矣。白登崢山鸡鸣山

庙惟遣有司行事冯宣王诞先王后复因在官长安立庙宜异常等可敕雍州以时供祭十月庚寅谒永固陵十一月丁卯以明堂太庙成迁七庙神主于新庙。

十六年正月始以太祖配南郊始以孟月祭庙宗祀显祖献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礼置载戊申诏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自须_二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迎遵往式以此孟月时祠于太庙但朝典初改众务殷湊无违斋洁遂及於今。又按承神飨祖必须择日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

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室（帝亲为之词云：）。

十月己亥诏曰：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节白登庙者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层之宇巴陵无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驾展处祝礼或有_□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仪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_二太庙。若复致斋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_□读回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帟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将欲废彼东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敕有司但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具依旧式。

十八年闰二月甲戌谒永固陵七月戊戌谒金陵八月庚午谒永固陵十月戊申亲告太庙奉迁神主。

十九年四月太和庙成五月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於太和庙。

二十三年二月甲戌谒永固陵三月辛卯谒金陵。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位上孝文皇帝尊谥葬於长陵庙号高祖。

六月戊辰追尊皇妣高氏曰：文昭皇后。

十月丙戌帝谒长陵（遵遗诏孝文皇帝三夫人已下悉免归家）丁酉有事於太庙。

景明元年正月壬寅谒长陵十月丁卯朔谒长陵。

二年正月丙辰朔谒长陵。

孝明以延昌四年正月丁卯即位二月甲戌上宣武皇帝尊谥葬於景陵庙号世宗十二月丁卯帝与皇太后谒景陵。

_□平二年七月己巳车驾有事於太庙。

幼主钊以武泰元年二月乙卯即位三月甲申上孝明皇帝尊谥葬於定陵庙曰：肃宗。

孝庄永安二年三月甲午追尊皇考为文穆皇帝（臣钦。若等按《後魏书》文穆皇帝即彭城王也。）庙号肃祖皇妣李氏为文穆皇后。

四月癸未迁肃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庙。

前废帝普泰元年二月己巳即位四月壬子有事於太庙。

九月癸巳追尊皇考为先帝皇妣王氏为先太妃（臣钦。若等按《後魏书》先帝即广陵_二王羽也。）。

後废帝中兴二年二月辛亥上孝庄皇帝谥曰：武怀皇帝（孝武帝即位以武穆庙讳改谥孝庄皇帝庙号敬宗）。

孝武帝（即出帝也。）永熙二年正月丁巳追尊皇考为武穆帝（臣钦。若等曰：武穆帝即广平武穆王怀也。）太妃冯氏为武穆后妣李氏为皇太妃。

西魏文帝以永熙三年闰十二月即位上孝武皇帝尊谥殡於草堂佛寺大统元年三月戊申追尊皇考为文景皇帝（臣钦。若等按《後魏书》文景即京兆王也。）皇妣杨氏为后二年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为烈祖废帝以大统十七年三月即位四月庚辰上文皇帝追谥葬於永陵。

後周闵帝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臣钦。若等曰：无年号）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皇妣为文后壬寅祠圜丘诏曰：予本自神农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献侯（臣钦。若等按《後周书》献侯名莫耶自阴山始居辽西）启土辽海肇有邦国其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庙为太庙乙巳祠於太庙辛酉。又祠太庙。

四月壬午谒成陵（太祖陵也。）乙酉还宫丁亥祠太庙七月辛亥享太庙。

明帝以元年九月即皇帝位十一月庚子祠太庙十二月庚午谒成陵癸酉还宫癸亥太庙成。

武成元年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文帝祖考为德皇帝（臣钦。若等按《後周书》德皇帝讳耽太祖父也。）。

武帝以武成二年四月即位上明皇帝尊谥葬於昭陵庙。

保定元年正月戊辰诏曰：履端开物实资元后代终成务谅惟宰栋故周文公以上圣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此厥後代失其绪俾巍巍之化历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风终百王而永坠我太祖文皇帝稟纯和之气挺天纵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舍末魏之弊风蹈隆周之典诞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谓乾巡改而重构岂帝王洪范而已哉！朕入嗣大宝思扬休烈今可班斯礼於太祖庙庭己巳祠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焉（臣钦。若等曰：太祖依《周礼》六官置百官令班行之）。

七月己酉追封伯父颙为邵国公第三伯父雒生为莒国公天和三年五月庚戌祠太庙十月癸亥祠太庙。

建德元年三月诛大蒙宰宇文获四月庚寅追尊略阳公为孝闵帝诏曰：慎始敬终有国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义崇追远礼贵尊亲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杰属魏祚告终宝命将改讴歌允集历数攸归上协苍灵之庆下昭后祗之锡而祸生肘腋起萧墙白兽噬豸苍鹰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冤结生民毒流县今泊海澄清气涓荡追尊之礼宜崇徽号遣太师属国公迥（尉迟迥也。）於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陵曰：静陵。

二年正月乙夕祠太庙。

四月己亥祠太庙七月己巳祠太庙。

三年正月己巳祠太庙。

五年六月辛亥祠太庙。

六年四月己巳祠太庙。

十年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纓哭于太极殿宣帝以宣政元年六月即位上武皇帝尊谥葬於孝陵庙曰：高祖七月己巳祠太庙。

大象元年正月癸巳祠太庙四月己巳祠太庙。

二年正月癸巳祠太庙。

静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入居天台（臣钦。若等按《後周书》宣帝大象元年二月传位於帝居正阳宫至是遂入居天台）上宣皇帝尊谥葬於定陵。

隋高祖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受禅乙丑追尊皇考桓王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询奉策诣同州告庙兼用女巫同家人礼奉迎神主归于京师牺牲尚赤祭用日出改周氏左社右庙为右社左庙未言始祖。又无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庙二曰皇曾祖康王庙三曰皇祖献皇庙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庙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臣钦。若等按隋书太原太守惠瑕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祚祚生同州刺史桓公忠忠生高祖周末高祖为隋国公诏赠烈为太保康公祚为太傅献公及高祖为隋王自康公而下并建王爵至是并惠瑕立四庙焉）。

四年正月己巳有事於太庙。

七年正月癸巳有事於太庙。

十二年七月己巳有事於太庙。

十月壬午有事於太庙至太祖神主前帝流涕呜咽悲不自胜。

十三年正月壬子亲祀武帝。

炀帝以仁寿四年七月即位上文皇帝尊谥十月己夕葬於太陵庙号高祖。

大业元年营建雒邑乃於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藏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三年六月丁亥诏曰：聿追孝享德莫至焉崇庆寝庙礼之大者。然则质文异代损益於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定准朕获奉祖宗钦承景美永惟严配思降大典，於是询谋在位博访儒术咸以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黎於四海革弊於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同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羸乘风历代所弗至编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里是福猗欤伟欤无得而名者也。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縟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乃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有司以时

创造务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天子七庙事著前经诸侯二昭义有差降故其以多为贵王者之礼今可依用贻厥後昆是年有司奏请准前议於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誓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孙处朕何所。又下诏唯议别立高祖之庙属有行役遂复停寝九年闰九月己巳幸博陵庚午帝谓侍臣曰：朕昔从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条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言未卒流涕呜咽侍卫者皆泣下沾襟。

卷三十

帝王部·奉先第三

唐高祖以隋恭帝义宁元年封唐王二年三月己巳立四亲庙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位六月己夕 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简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庙曰：太祖陵曰：永康皇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帝庙曰：世祖陵曰：兴陵皇妣曰：元真皇后（臣钦。若等按唐史隋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追赠高祖太祖唐襄公为景王考唐仁公为元王二年三月并高祖立四亲至是追尊为元帝以上事见帝系门）迎神主 於太庙。

六年四月己未幸故宅改名通义宫祭元皇帝于旧寝以元真皇后配享高祖哽咽悲不自胜侍卫莫不 欷。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戊午有事於太庙。

九年五月上太上皇谥曰：太武皇帝庙号高祖陵曰：献陵。

七月甲寅增修太庙崇 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臣钦。若等按农农府君太宗之六代祖名重耳仕後魏为弘农太守是岁太宗命有司详议庙制八座等奏议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从之）。

十二月庚戌诏曰：昔周监二代崇文武之典礼汉绍三王尊高光之功烈斯固有国之彝训不刊之令范高祖太武皇帝聪明神武 圣 旬齐应天顺民拨乱反正德侔造化道济区夏靖率土之沸腾拯黔首之涂炭一戎大定四海宅心制治定之礼作功成之乐天地交泰品物咸宁声教遐洎休徵杂沓蛮夷戎狄之长辐辏藁街麟凤龟龙之祥光映图史然犹日慎一日推而弗居迈遂古之鸿名逾前王之至治朕以寡昧丕承景业緬惟永往攀慕终天思弘尊亲之道庶展罔极之志窃惟太原之地肇基王迹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理宜别建寝庙以彰圣德详观汉典抑有成规但先皇遗旨务存俭约处奉训诫无忘启处宜令礼官与公卿等详议以闻。

十三年正月乙巳朔谒献陵先日宿卫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於司马门内帝至小次降輿号哭入阙门西面再拜恻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於寝躬亲执饌阅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恻左右侍御者莫不 欷。

十六年四月辛亥制每荐新於太庙令太常卿及少卿一人行事十二月令左监门中郎将齐士员将兵卫献陵乙酉帝召士员至望见而降殿自迎悲咽不已谓从官曰：顷属岁阴道暮情深罔极所备新衣珍饌欲以正旦奉荐园陵朕。若亲行便劳扈从三元告始家有吉凶庆慰之礼咸重兹日朕不欲烦劳乃自抑止因命江夏王道宗代行所献之物并跪授道宗焉。

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帝亲谒太庙谢承乾之过。

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即位上文皇帝尊谥庙号太宗陵曰：昭陵八月庚子奉太宗神主 于太庙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帝以太宗怀远所致献于昭陵仍刻像于陵之内。

一年正月丙子亲祠太庙及布币 献至太宗仰视六年正月壬申朔亲谒昭陵文武百寮及宗室子孙并陪位帝降辇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已下及越赵二国太妃等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寝哭踊绝於地进至东阶西面再拜号恻久之乃进太牢之饌加珍 羞具品引太尉无忌司空 越王福曹王明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并入执爵进俎帝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泣行哭出寝北门乃御小辇还行宫五月辛未以高祖太武皇帝既开基业不可限以常礼忌日特宜废务。

显庆元年十月幸郑州次汜水以先帝於汜水擒竇建德因平王世充，於是刻石立颂以纪功烈帝自为颂文。

五年二月乙未帝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轻。又不备卤簿威仪有阙乃令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为副太常别造卤簿事讫则纳於本司仍著於令。

龙朔二年六月辛酉诏奉常寺每五月六月停教乐以太宗文皇帝文德皇太后忌月故也。

乾封元年六月戊午诏曰：朕以寡德嗣守宗祧虽明发载怀肃恭 祀践霜露而兴感奉盥洗以增哀每惟宗庙至敬处诚 享而二尊一奠情有未安思革旧章用崇严配《管子》曰：礼者因人之情缘礼而为之节也。故三王五帝礼制不同损益随时期於 便况罔极之恩既展於兹辰终身之慕情深于是日，岂可以因循经理乖违诚敬自今已後宗庙荐享爵及 簋登 开各宜别奠其馀牢饌并依常典。

咸亨四年令刘仁轨郝处俊修撰国史帝以许敬宗所纪多不实处俊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处俊往年宿卫之日被差腰 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史我不为汝作罪过不须怕惧帝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

五年八月壬辰追尊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仪。

凤二年五月壬戌诏尊宣皇帝陵为建昌陵先皇帝陵为延陵（臣钦。若等曰：宣皇帝即高宗六代祖也。武德初进谥宣简公先皇帝五代祖也。武德初尊谥懿王至是俱尊为帝）。

中宗以弘道元年十二月即位上天皇大帝尊谥庙号高宗葬乾陵。

神龙元年正月复位改享德庙依旧为京太庙（臣钦。若等曰：初武后革命改京太庙为享德庙至是复焉）五月壬午迁武氏七庙主于西京崇尊庙（崇尊武氏太庙）东都创置太庙。

八月乙亥崇 太祖景皇帝献祖光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於东都太庙礼毕即日还宫。

十二月上则天皇后谥曰：则天大圣后。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七月庚辰追尊则天大圣皇后依旧为天后。

景 元年十月复追尊天后为大圣天后。

十一月己酉葬中宗孝和皇帝於定陵帝思中宗之德乃为纪圣颂以扬其徽范命有司刻之于石初中宗以皇兄义宗孝敬皇帝 太庙第七室至是中书令姚元之等奏於东都别立义宗庙 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赵氏神主於太庙。

太极元年正月辛未朔有事於太庙。

延和元年六月乙夕 追尊大圣天后为圣帝天后。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即位十月丁酉太上皇诏曰：昔重华嗣德格於文祖高密陟后至於神宗盖所以敬履端之元申孝享之道皇帝初嗣大宝允膺休命欢洽人灵庆溢宗社宜躬祗祀典用展肃雍可以今月四日谒享太庙所司准式庚子帝谒太庙壬寅 昭成皇后肃明皇后神主於仪坤庙（臣钦。若等按《唐书》昭成皇后窦氏玄宗所生母也。陵曰：靖陵肃明皇后刘氏玄宗嫡母也。陵曰： 陵。）

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曰：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礼存则先王是训礼失则后代何观钦。若永图敢忘旧典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极多费损况昔诚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惟龙馭每以仁爱为心彼耕象与耘鸟。且增哀慕岂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有乖仪式无益崇严载怀亏紊良深悚惕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

四年七月己亥上太上皇尊谥曰：大圣贞皇帝庙号睿宗葬桥陵八月壬子敕宜於太庙西街西少府监空园内别造中宗庙依前隶入太庙署（臣钦。若等按唐志礼官议曰：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後嗣请因殷之阳甲汉之成帝出为别庙从之）肃明皇后神主於仪坤庙安置（臣钦。若等按唐志礼官议曰：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已配于睿宗肃明皇后无启母之尊自应别庙从之）乙巳敕中宗孝和皇帝合别立庙宜修理仪坤庙隶入太庙署不烦别署官属。

十一月丁亥徙中宗神主於西庙。

五年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帝素服避正殿迎神主於太极殿辍朝五日视事於别殿己酉亲享太极殿十月丙子京师修太庙成戊寅 神主於太庙。

六年十一月辛卯至自东都丙申亲谒太庙时有司撰仪注以 祭之日车驾发宫中帝谓宰臣宋 苏

■曰：祭必先齐必也。据仪注祭之日发大明宫。又以质明行事朕便侵星而发犹是移辰方到质明之礼其可及乎！又朕不宿斋宫即安正殿情所不敢宜於庙所设斋宫五日起行宫宿斋六日质明行事庶合於礼■■等称圣情深至请即奉行诏有司改定仪其日帝自斋宫步诣太庙入自东门就立位乐奏九成升自阼阶行■奠之礼至睿宗室俯伏呜咽侍臣莫不流涕乃下制曰：朕闻礼莫大於孝惟孝所以通神明事莫大於祀惟祀所以谒宗庙顾此薄德获承丕绪恭处夙夜弗敢遑宁去岁爰命司空增崇太室寻以匠者功就饗人礼奉虽是效是则率繇典章而不躬不亲曷尽诚敬粤自河雒旋於京师聿修斋祭致用黜洁属群方骏奔庶位咸列■奠式受咸怀载殷圣灵在天。若享精意伊尔王公卿士下逮黎蒸道存念兹惠乃锡类。

七年五月敕曰：五月是斋旧有常式六月缘忌特令断屠宜令所司进蔬食府县捉搦勿令屠宰。

十年六月己巳增置京师太庙为九室移孝和皇帝神主以就正庙下诏曰：朕闻王者乘时以设教因事以制礼■公革以从宜为本取舍以■会为先故损益之道有殊质文之用甚异。且夫至德之谓孝所以通於神明大事之谓祭所以处於宗庙国家握纪命历重光累盛四方繇其继明七代可以观德朕嗣守丕业祇奉睿图聿怀昭事罔不恤祀尝览古典爰询庙制远则殷周事异近则汉晋道殊虽礼文之不一固严敬之无二朕以为立爰自亲始教人睦立敬自长始教人顺是知政以道存礼从时变特因宜以创制岂法古而限今况恩以降杀而疏庙以迁毁而废虽式瞻古训礼则不违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享尝则止岂爰崇而礼备有禘而祭非德盛而流永其祧室宜列为正室将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祧庙以貌在宗由尊立俾四时式荐不间於毁主百代靡迁匪惟於始庙所谓变以合礼动而得中严配之典克崇肃雍之美兹在。又兄弟继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犹居别处详求故实当守不安移就正庙用彰大典仍创置九室宜令所司择日启告移造。

十一年正月行幸北都帝亲制起义堂颂刻石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五月乙丑迁■中宗神主於太庙制曰：崇建宗庙礼之大者聿追孝飡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亲无迁序永惟严配致用黜洁栋宇式崇■奠斯受顾兹薄德获承■祀不躬不亲曷展诚敬宜用八月十九日祇见九室。

是月戊申尊八代祖宣皇帝号懿祖始■於太庙之九室。

十七年十一月庚寅亲享九庙辛夕■发京师丙申谒桥一作四月丙辰陵帝望陵涕泣哀感左右奉先县以所管万三百户供奉陵寝曲赦县内大辟罪已下戊戌谒定陵己亥谒献陵乙巳谒乾陵戊申还宫。

二十一年正月乙巳迁肃明皇后神主于太庙■睿宗室殿仪坤庙。

二十五年七月己卯诏诸陵庙并隶宗正寺其官员悉以宗子为之。

二十七年二月己巳诏曰：宗庙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无取於非族深惟至理用切因心其应缘太庙五享於宗子及嗣郡王中拣择有德望者令摄三公行事其异姓官吏不须令摄。

二十八年七月壬寅尊宣皇帝陵为建初陵先皇帝陵为启运陵仍置官员。

天宝元年二月甲午亲享太庙。

二年三月制曰：凉武昭王朕十一代祖也。积德右地炳灵中叶奄有旧国兆先帝功敬追尊为兴圣皇帝其陵以加尊号故也。侧左近仍并禁樵牧春秋二时备致祭。

八月制曰：■祀者所以展诚敬之心荐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是知先王制礼盖缘情而感时朕承丕业肃恭祀事至於诸节尝修荐享自流火届期商风改律载深追远感物增怀。且诗著授衣令存休■■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园陵未标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荐衣於陵寝貽范千载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道人因亲设教感游衣於汉纪成献报於礼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

六载正月丁亥亲祠太庙（以戊子祀圆丘故也。）

八载闰六月丙寅上高祖神尧皇帝尊谥曰：高祖神尧大圣皇帝太穆皇后窦氏尊谥曰：太穆顺圣皇后太宗文武圣皇帝尊谥曰：太宗文武大圣皇帝文德圣皇后长孙氏尊谥曰：文德顺圣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尊谥曰：高宗天皇大圣皇帝大圣则天皇后武氏尊谥曰：则天顺圣皇后中宗孝和皇帝尊谥曰：中宗孝和大圣皇帝和思皇后赵氏尊谥曰：和思顺圣皇后睿宗大圣真皇帝尊谥曰：睿宗玄真大圣皇帝昭成皇后窦氏尊谥曰：昭成顺圣皇后肃明皇后刘氏尊谥曰：肃明顺圣皇后以来月五日於太清宫圣祖前恭申册礼宜令所司即详定仪注闻奏丁夕■诏曰：■■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国家系本仙家业承圣祖重熙累盛既锡无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神并於太清宫圣神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欤。若玄穹下以尽处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时享则停事虽■於从宜礼或亏於必备

已後每缘 二 其常享无废。又奉先追远礼惟昭德崇福展敬义在因心自今已後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忌日宜令京城寺观一日设斋太祖景皇帝烈皇后代祖元皇帝元贞皇后忌日京城三日行道。

九载十一月己丑制曰：春秋致享用存昭敬祝史陈信必在正辞苟名位之或乖於上下而非便故经称崇事易载 二 。若所以展祗肃明等威朕钦崇道本嗣守丕业每怀如在之诚敢忘奉先之旨礼或未达情 二 匪宁承前有事宗庙皆称告享兹乃临下之辞颇亏尊上之义静言斯称殊未为允自今以後每亲告献太清宫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亲告享宗庙为朝享有司行事为荐享亲巡陵为朝拜有司行事为拜陵应缘诸事告宗庙者改为奏其郊天后土及祀祝云：敢昭告於者并改为敢昭荐于式崇宁礼庶表因心宣示中外令知朕意。

十载正月癸巳朝享太庙（以甲午有事於南郊故也。）

十一载三月丙午制今後每月朔望宜令荐食於太庙每室一牙盘乃五日一开室门洒扫。

十三载二月癸酉亲享太庙以两汉诸帝庙号皆有孝字帝王徽号莫大於孝是以上高祖神尧大圣皇帝谥曰：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文武大圣皇帝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天皇大圣皇帝曰：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大和大圣皇帝曰：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玄真大圣皇帝曰：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是岁改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为台其署令改为台令加旧一阶）。

肃宗至德二年十月丁夕 卩 入长安先是九庙为贼所焚帝素服哭於庙三日入大明宫。

十二月新作九庙神主於长安殿安置帝亲告享流涕呜咽感动左右初帝在彭原使人於凤翔郡采栗木以作神主备之及是奉迎告享用之。

乾元元年四月辛亥九庙神主自长安殿迁入太庙帝备法驾卤簿警蹕王公百寮从甲寅帝亲行享礼代宗以宝应元年四月即位上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尊谥庙号肃宗陵曰：建陵。

五月庚寅进册先妃吴氏为皇太后。

三年四月己丑祧献祖懿祖二室迁太祖已下七室 二 玄宗二室五月辛亥以醴泉县奉建陵 二 二 固赤县广德二年正月丙辰敕以来月七日飨太庙二月甲戌亲享太庙九室。

大历二年四月癸未诏有司陵庙祠祭并三长斋月依旧荐酒肉。

七年五月徙忻州七圣庙尊容置於太原之紫极宫八年五月庚子是日太宗讳日命有司备四千僧斋於昭成寺十月己酉命有司大 二 於庙是日冬享因展礼也。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八月庚申上睿文孝武皇帝尊谥庙号代宗葬元陵。

十二月己酉 二 代宗神主於太庙礼仪使颜真卿奏议祧元皇帝於西夹堂。

建中元年正月庚午谒太庙（以辛未有事於南郊也。）

三月丙寅礼仪使奏东都太庙阙木主请造诏下议之（初武后於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至中宗已後两京太庙四时并祭至德之乱木主多亡缺未 二 ，於是议者纷然而大旨有三一日必存其庙遍立群主时享之日以他官摄行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时巡则就享之三曰存其庙座或东幸则饰斋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议皆不决而罢）。

二年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先是宝应二年西戎犯京师焚建陵之寝室至是始创复焉。

十月癸卯 二 飨太庙始奉献祖神主出行 二 礼初宝应二年玄宗肃宗神主 二 庙始迁献祖懿祖神主於西夹室是时礼仪使于休烈以国丧毕将行 二 享以太祖既位当东面献祖懿祖属尊於太祖。若同 二 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 二 二 神主於西夹室至是有司亦以国丧既毕当行 二 礼，於是大常博士陈京建议请准魏晋以来 二 礼奉二主出同 二 享与太祖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之位。又云：若以二祖同享谓太祖失尊位即请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庙 二 享诏下尚书省杂议礼仪使颜真卿请依蔡谟等议至 二 享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东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时宰臣百寮并同真卿之议奏留中不出将及 二 享真卿。又奏请从蔡谟议为定从之。

兴元元年十二月甲午诏曰：朕一经播迁久旷礼仪不惟霜露之感实貽失坠之忧赖先泽在人上帝临我克平大难载复旧京方欲展礼郊丘请罪宗庙而乃股肱卿士询谋异同明孝敬之大端陈古今之正义三省章表深体乃诚以义制心允从众请予之不德愧叹良深其来年告谢郊庙百寮请俟後期者可之其元日御含

元殿准式时李怀光李希烈并叛逆不宾京师将士赏赉未遍人情尚扰不安李晟自镇上表请权停郊庙之礼百寮议与晟协故有是诏。

贞元五年八月诏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

九年六月癸亥诏定国忌日寺观斋僧道人数有差十一月甲寅朝享太庙前一日有敕至庙行礼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

十二年十月辛亥 祭於太庙。

十四年正月诏曰：八陵宫寝（臣钦。若等曰：自高祖至代宗凡八陵）久要修葺此缘日月非便未及兴工宜令宗正寺与所司即计料依所择日速修理初宗正寺奏诸陵宫寝屋宇摧坏及要科名 松柏等敕诏阴阳人杨季炎择日起修。

三月诏曰：八陵旧寝宫在山上置来多年曾经野火烧焚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侧左今属通年欲议修葺缘供水稍远百姓非常劳弊今欲於见住行宫处修造冀久远便人。又为改移旧制恐所见未周宜令中书门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闻奏丁丑令昭陵宜修旧宫先有五间殿依旧基创造寝殿五间馀舍屋准图起造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寝以昭陵旧宫先因火焚毁百官详议而议者多云：修旧宫帝意欲迁移繇是以山下为定，於是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 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所缘陵寝中惟床褥一事已上并令创造帝亲加阅视然後遣送赴陵所八月以修八陵毕废朝一日群臣於宣政殿前横行称贺中尉第五守亮宣诏曰：朕获主宗祀以奉园陵岁月滋深是有崇饰今修奉既毕感慕增怀所贺知。

十五年二月丁亥不视事以公卿等朝拜诸陵循亲规制也。（初是月七日拜陵官发其日本不视事 会董晋卒废朝至十六年二月公卿拜陵发已遂不视事迄今便因循行此礼时谓不经无据也。）五月壬戌不视事以逼先帝忌故也。

十六年二月辛未不视朝以拜陵公卿辞故也。

十九年四月壬辰修德明兴圣献祖庙甲午诏曰：奉迁献 且懿祖神主太祖景皇帝正东向之位处告之礼当在重臣宜令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太尉告於太清宫门下侍郎平章事崔 员摄太尉告太庙诏曰：国之大事式在於明 王者孝享莫重於殷祭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朕承列圣之休德荷上天之 卷命处奉牲帛二十有五年永惟宗庙之位 尝之序夙夜祗 栗不敢自专是用延访公卿稽参典礼博考群议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迁献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 于明德兴圣皇帝庙太祖景皇帝正东向之位宜令有司备礼务极严重祇肃祀典载深感惕咨尔中外宜悉朕怀丙申奉迁献祖懿祖神主 於明德兴圣庙文武三品已上官序位於庙廷宗子诸亲戚陪列焉门下侍郎平章事崔 摄司徒从金辂至行庙升座毕奠用脯酒称官跪奏安神退戊戌帝不视事宰臣及百官以 庙礼毕蹈舞贺於宣政殿前。

宪宗永贞元年九月丁卯上神武孝文皇帝尊谥庙号德宗葬崇陵十一月册谥德宗母沈氏曰：睿贞皇后奉神主 於代宗之室。

元和元年七月上至德大安孝皇帝尊谥庙号顺宗葬丰陵以奉先县神泉乡栎阳县大泽乡美原县义林乡并隶富平县以奉丰陵。

二年正月庚寅朝享于太庙初次诸室帝皆尽於敬诚至德宗顺宗室帝流涕呜咽。若不自胜侍臣及奉册读册官皆相顾感泣。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五月上圣神章武孝皇帝尊谥庙曰：宪宗葬景陵以美原县龙原乡栎阳县万年乡并移隶奉先县以奉陵寝七月歙州奏当州有玄宗皇帝真容在开元寺去城十里今请移於郭内龙兴寺仍交换寺额制可之。

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备法驾亲荐献於太清宫遂斋於太庙庚子享太庙至顺宗宪宗二室上 歔流涕侍臣从官皆感动礼毕复斋於郊坛行宫。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上睿圣文 孝皇帝尊谥庙号穆宗葬光陵割富平县宜割丰水乡华州下 县割翟公乡同州澄城县割抚道乡白水县割会宾乡以奉陵寝。

宝历元年正月庚戌谒太庙（以辛亥有事於南郊故也。）

七月辛亥敕奉先一县独奉八陵供办支持实为繁并着言物力须议优矜宜委京兆府减一半租并杂色

役等令诸县均出。

文宗以宝应二年十二月即位上睿武昭愍孝皇帝庙号敬宗葬庄陵。

太和元年四月礼仪使奏拆修太庙西夹室迁移神主五位得大卜署令状择用四月二十四日吉其日光出室内先祧迁神主五位入幕殿便起首拆修至五月五日毕功六日却移神主入室诏依。

五月京兆府奏庄陵准穆宗陵例割邻近县乡奉陵供应今高陵县万福乡富陵县从化乡 阳善化乡泾阳县尝乐乡其界并不隔越伏准穆宗陵例合割前件四乡属三原县添奉陵寝从之。

三年十一月癸巳谒太庙（以甲午有事於南郊故也。）

五年五月戊戌朔辛丑宗正寺奏太庙第四室第六室破漏四月九日已具闻奏讫有司不时兴工至今稽滞敕太庙或要修葺有司合星夜兴工以涉稽滞须有惩罚将作监王堪宜罚两月俸料度支判官罚一月俸料宗正卿李铎奏报稍晚量罚一月俸帝遽命中人令领工徒以禁中即日修营材木修葺左补阙韦温上疏极谏疏奏帝甚嘉纳繇是追止中人命有司严加修奉甲寅宗正等请修献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庄陵 陵昭陵诏曰：所修陵寝事至严重简计崇饰须得精实宜令度支郎中卢商将作少监韦长同往诸陵子细简计具合修与不合处闻奏。

八年正月丙寅修太庙以太常卿庾承宣摄太尉通告九室迁神主於便殿。

五月甲寅诏曰：忌辰修斋虽出近制斟酌损益贵於得中况在不迁之宗允资异数之礼五月六日二十六日两忌设斋人数宜各加至二千人太穆文德皇后忌日亦宜各加倍数其寺观仍旧十二月八日忌宜於五所寺观共设四千人宜令所司准式己巳修太庙毕以吏部尚书令狐（林之）摄太尉通告神主却复正殿。

开成元年七月丙戌监察御史请修太庙祭器初帝言於宰臣曰：宗庙之事朕合自行千乘万骑动资国用每至有事之日朕被冠冕危坐待旦比闻有司发饌不精酒醴酸浊卿当宣谕监察御史俾之临祭勿有不处御史崔黯监察受宣遂有此奏。

四年三月己夕 帝御紫宸殿宰臣杨嗣复奏曰：太庙准礼三年一 五年一 今是 祭时让皇帝庙亦合 祭臣案让帝本封宁王玄宗亲兄玄宗既定内难宁王能让帝位玄宗感之赠以鸿名其复置庙享献 与九庙同至上元二年杜鸿渐奏停时享而 存今玄宗肃宗神主已归夹室让皇帝犹 不阙於礼未安李班曰：宗庙事重比者臣不敢轻议帝王至今 实不当礼嗣复所论至当今请下礼官议帝曰：俞四月壬戌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皇城使上言太庙中有獐走出安有宗庙之中得此野兽宰臣请宣示宗正寺使令巡简帝曰：可召宗正卿来朕自戒励之遂召宗正卿李践方至帝曰：宗庙至重卿宜恪勤官业勿俾太庙有所坏隳勿拘阴阳不旋修葺汉有昭阳未央尚犹崇饰况宗庙乎！无长蒿莱以藏野兽言讫然践方叩头请罪久之帝自即位宗庙祀事未尝不戒励有司俾其严洁诗云：祀事孔明其此之谓乎！

卷三十一

帝王部·奉先第四

唐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即位上元圣昭献皇帝尊谥庙号文宗葬章陵。

二月制穆宗妃韦氏追谥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

三月敕复国忌行香以文宗开成三年十月曾废故也。

会昌元年五月 宣懿皇太后于太庙六日制曰：朕近因载诞之日展承颜之庆皇太后谓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伦之义莫重於嗣续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厌代已久星霜屡迁祔宫旷合食之礼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长庆之际德冠後宫夙表沙麓之祥实茂河洲之范先朝恩礼之厚中 莫偕况诞我圣君纘承昌运已协华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广贻谋庶弘博爱遵旧典以慰孝思当以宣懿皇太后 太庙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训其敬承之朕 奉慈旨载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闻知。

五年十月中书奏云：汜水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奠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像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旧城垒犹存威灵昔著于轩台风 还凝于丰沛诚宜百代严奉万邦所瞻西汉故事祖宗尝所行幸皆令郡国立庙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东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宫监伏望号为昭武庙以昭圣祖武功之盛望委孟怀节度使差 事判官一人勾当修建然圣像颇已故暗望令李石于东都拣绝好

画手就加严 二 希初兴功日望令东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荐告毕日别差官展敬从之。

六年二月太常礼院奏准敕东都太庙诸室神主共二十六都待修庙毕日具礼迎致于西夹室所迁神主月日及仪注等宜令所司详定闻奏者择用四月九日告制可。

宣宗以会昌六年三月即位上至道昭肃孝皇帝尊谥庙号武宗葬端陵。

四月东都留守李石奉 二 奏太庙毕所司迎奉太微宫神主 二 庙讫东都太庙者本武太后家庙神龙中中宗反正废武氏庙主立太祖已下神主 二 之安禄山陷雒阳以庙为马厩弃其神主而协律郎严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雒阳寻。又散失贼平东京留守卢正已。又募得之时庙已焚毁乃寄主於太微宫大历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重修太庙以迎神主诏百官参议纷然不定礼仪使颜真卿坚请归 二 不从会昌五年留守李石因太微宫正殿圯多请以废弘敬寺为太庙神主 二 之。又下百寮商量皆言准故事无两都俱置宗庙之礼唯礼部侍郎陈商议云：周之文武有镐雒二庙今两都异庙可也。然不宜置主于庙主宜依礼瘞于庙之北墉下事未行而帝即位因诏有司迎太微宫寓主 二 废寺之新庙而知礼者非之懿宗以大中十三年八月即位上圣武献文孝皇帝尊谥庙号宣宗葬真陵。

九月追尊母晁氏为太后谥曰：元昭。

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有事于郊庙。

十三年十二月制追谥宣宗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僖宗以咸通十四年七月即位上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葬简陵。

乾符元年十一月庚寅有事于郊庙。

中和元年四月帝在成都府有司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诏公卿议其仪太常卿崔厚议立行庙以玄宗幸蜀时道宫玄元殿之前架帷幕为十一室。又无神主题神主版位(达礼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以 二 行庙)。

光启三年二月自兴元还京以宫室未备权驻凤翔礼院奏皇帝还宫先谒太庙今宗庙焚毁神主失坠请准礼例修奉制曰：朕以凉德祗膺宝图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纪兵革竞兴於 二 县车輿再越於藩垣宗庙震惊 二 尝废缺敬承典礼倍切哀摧宜付所司时奉 二 太庙使宰臣郑延昌奏京城除充大内及正衙外别无殿宇伏闻先有诏旨欲以少府监大厅长权充太庙从之。

昭宗以文德元年三月即位上惠圣恭定孝皇帝尊谥庙号僖宗葬定陵。

四月庚午追谥圣母惠安太后王氏曰：恭献。

十一月甲寅有事於郊庙哀帝以天 二 元年八月即位上圣穆景文孝皇帝尊谥庙号昭宗葬和陵。

二年二月己未昭宗皇帝神主 二 太庙礼院奏昭宗庙乐曰：咸宁之舞时左仆射裴贲等议迁庙合迁顺宗一室从之。

四月敕河南府缙氏县令宜兼充和陵台令仍升为赤县。

十月丁未改题襄宗神主庙号是日辍朝百官奉慰(臣钦。若等曰：时起居郎苏楷驳昭宗谥号太常卿张廷范改谥曰：庄灵恭闵孝皇帝庙号襄宗)。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闰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夫人崔氏曰：昭烈皇后陵曰：永兴追尊皇祖代州太保为文皇帝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陵曰：长宁追尊皇考河东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晋王为武皇帝诏於晋阳创中兴宗庙以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圣皇帝昭宗圣穆皇帝洎懿祖已下三室为七庙。

十一月甲辰敕雒京太庙先为朱温毁废将幸雒阳宫告庙下尚书省会议重修本朝宗庙。

二年正月丁巳所司奏懿祖昭烈皇帝八月十四日忌昭烈皇后十一月八日忌献祖文皇帝十月十三日忌文景皇后九月六日忌太祖武皇帝正月二十日忌敕敬依典礼甲子西都留守张筠奏重修高祖太宗十圣宫殿戊辰脩太庙以皇子继岌为亚献皇弟存纪为终献。

二月丁亥遣宗正李纾朝拜和陵丁酉吏部奏十道图内州县名共三十七处犯献祖庙讳敕改易之。

三月中书门下奏北京三陵所宜尊奉窃寻故事宜建嘉名昭烈皇帝陵请以永兴为名文皇帝陵请以长宁为名武皇帝陵请以建极为名从之。

八月以宗正少卿李琼往曹州捡行哀帝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顾惟寡德获嗣丕图奉先之道尝勤送往之诚靡怠，爰自重兴庙社载展郊 二 旋荡涤于瑕疵复涵濡于庆泽盖忧劳静国旷坠承祧御朽。若

惊涉川为惧繇是推移岁月郁滞情怀恭念昭宗晏驾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遽殒龙髯委冠剑于仇讎
 山陵于泉窈静惟规制岂叶度程存怆结以弥深固寝兴而增惕处思改卜式慰允怀宜令所司别选园陵备
 礼迁葬贵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寮体朕哀感虽有是命以年饥财不足而止己亥太常礼院奏三
 月合差官朝拜诸陵宜以十八日辛巳从之癸亥湖南马殷奏管内州县名有犯献祖庙讳处道州延昌县复旧
 名延唐县彬州义昌县改为义彰县岳州昌江县改为平江县所司铸换新印赐之。

三月丙申寒食节车驾在邺都帝与皇后出近郊遥享代州亲庙。

十月上皇太后谥曰：贞简皇太后陵名曰：坤陵。

十一月庚寅朔幸寿安号恻於坤陵。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七月上庄宗尊谥曰：光圣神闵孝皇帝。

八月甲午废朝以庄宗神主 太庙礼也。

十一月庚寅宗正少卿李萼奏恭陵所其山园之内被民户起舍屋居止台观皆被侵耕柏城松迳樵采殆
 尽乞下本县与寺司重定完本园林地亩从之。

二年二月庚戌敕河南府新安县宜升为次赤以雍陵在焉。

十二月丙午追尊四代祖麟州仆射讳聿谥曰：孝恭皇帝庙号惠祖卫国夫人博陵崔氏谥曰：孝恭昭
 皇后三代祖朔州司空讳敖谥曰：孝质皇帝庙号毅祖赵国夫人张氏谥曰：孝质顺皇后皇祖蔚州司徒琰
 谥曰：孝靖皇帝庙号烈祖皇妣秦国夫人何氏谥曰：孝靖穆皇后皇考汾州太师讳霓谥曰：孝成皇帝
 庙号德祖皇妣宋国夫人刘氏谥曰：孝成懿皇后以应州旧宅为庙（先是中书门下。又奏伏以两汉以诸
 侯王入继帝统则必易名上谥广孝称皇载於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圣慈俯从人愿许
 取皇而荐号兼上谥以尊名改置园陵仍增兵卫遂诏太常礼院定其仪制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汉桓帝入嗣尊
 其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为例请付太常卿定谥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马缙复议
 曰：伏准两汉故事以诸侯王宗室入承帝统亦必追尊父祖修树园陵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孝享之道故事具
 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别崇谥法追曰：某皇所谓孝德孝穆之类是也。前代惟孙皓自乌程侯继嗣
 追父和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训今据礼院状汉安帝已下。若据本纪。又不见有帝字伏以谥法德象
 天地曰：帝伏缘礼院以曾奏闻准将两汉故事便述尊名请诏百官集议时右仆射李琪议曰：伏睹历代已
 来宗庙成制继袭无异 公革或殊马缙所奏礼有案据乞下制命令马缙处依典册以述尊名时明宗意欲兼
 加帝字乃下诏曰：朕闻开国承家得以制礼作乐故三皇不相袭五帝不相沿随代创规于理无爽矧或情关
 祖祢事系 尝。且追谥追尊称皇与帝既有减增之字合陈褒贬之辞大约二名俱为尊称。若三皇之代固
 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亦不可言皇，爰自秦朝始兼其号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原犹显册于鸿名
 岂须尊于汉典况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不可总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随所议何表孝诚可委宰
 臣与百官详定集两班于中书逐班各陈所见准李琪等请于祖祢二室先加帝宰臣合众议奏曰：恭以朝廷
 之重宗庙为先事系承祧义符致美。且圣朝追尊之日即引汉氏旧仪在汉氏封崇之时复依何代故事理关
 凝滞仰惟圣谟道合变通方为民则。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
 若应州必立别庙即地远上都今据开元中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皇为兴圣皇帝皆立庙於京都臣等
 商量所议追尊四圣望依御礼并加皇帝之号兼请于各京立庙敕宣依应州旧宅立庙馀依所奏。

三年八月祠部举新庙讳有与人姓同者请改之敕凡有姓犯庙讳者以本望为姓。

闰八月辛亥敕准兵部郎中萧愿奏大忌斋僧道各一百人列圣忌辰斋僧道五十人。

十月戊申帝服袞冕御崇元殿临轩命礼部尚书韩彦晖工部侍郎住赞往应州奉册四庙陵乐奏仗卫如
 式。

四年正月太常奏应州四庙陵号惠祖曰：遂陵毅祖曰：衍陵烈祖曰：奕陵德祖曰：庆陵忌日行香
 如太庙诸室。

八月戊申帝服袞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礼毕使兵部尚书卢质押册出应天门登车鹵簿鼓吹
 前道入都亭驿翌日登赴曹州甲子曹州 兪昭宣光烈孝皇帝礼毕文武百官诣西上阁门进名奉慰。

十月癸酉敕昭宣光烈孝皇帝曾居宝位久抱幽冤近始追崇方安寝庙宜 县邑以奉园陵遂升曹州
 济阴县为次赤以本县令兼陵令。

长兴二年四月 葬于太庙。

三年七月宗正寺奏今年经大雨太庙正殿疏漏门楼垫陷宫墙及神门外仗舍并皆缺漏请下所司修补司天以墓年不宜兴造请随缺坏处量事增修从之。

闵帝应顺元年二月山陵使上言太行山陵四月二十七日掩玄宫奉御札皇帝亲奉灵驾至园陵有司量事供备臣等伏见累朝故事人君无亲送葬之仪盖承继事大非薄於送终累奏不从。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上明宗尊谥曰：圣德和武钦孝皇帝。

十一月戊戌中书门下奏太常撰定冬至朝会议诏曰：初成园陵弥轸孝思遽履节辰尤增顾复所奏各仗宜停是月中书门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群臣奉慰行香固有常礼恭以陛下初遇忌辰合存降杀仰惟追感难抑孝思固于兹时不同常岁臣等商量请于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从之。

二年正月戊申宗正寺言北京永兴长宁建极三陵应州遂衍奕三陵曹州温陵例下本州府长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朝廷从之乙丑遣太常少卿萧愿宗正卿李郁朝拜徽陵右庶子韦华雍陵宗正少卿李知新殿中丞李延昭和陵太子中允刘贺太子中舍李均坤陵。

二月己丑宰臣卢文纪等上章曰：臣闻圣列九皇必禀严慈之训贵为万乘弥怀顾复之思所谓生我劬劳昊天罔极故汉昭帝承祧御历奉尊谥于 阳魏文帝继体守文思外家于甄馆则知追崇母后 享庙陵爱亲之道克隆敬本之文斯洽臣等尝览国史见玄宗大圣孝明皇帝母昭成皇太后窦氏作嫔初奉于相王历位才终于藩孺及至上皇传国圣子临朝追尊配享於 宫俪极攸先于蒙后臣。又见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母章敬太后吴氏入宫才侍于忠王短世难登于命妇及宝祚爰归于圣嗣追尊将 于陵园以故群臣历恳于封函严配请崇于徽号旧章斯在阙礼未伸臣等叨备鼎司合伸茂典伏惟圣母鲁国太夫人梦梓兴周望 佐汉 河洲之懿范契沙麓之休祥三母俱贤周武最承于天统四妃有子唐侯光启于帝图仰惟当宁之怀弥轸寒泉之思伏望配陵 庙法地则天君亲实杀于义方恩礼宜归于圣善母以子贵乃春秋之格言孝以尊亲固礼经之明义久虚时荐虑损皇猷俾秦官载显于玉符魏寝永光于金册斯华夷大愿臣子遑宁臣等谨案谥法圣善周闻曰：宣施而不私曰：宣博闻多能曰：宪圣善周达曰：宪谨上尊谥曰：宣宪皇太后请依昭成章敬二太后故事礼合配陵 庙择日备礼册命臣等再详仪注备有典彝伏恐朝廷。且务于便安司局责期于办集谨酌故事更司简详臣等伏闻先太后旧陵未 于先朝则都下难崇于别庙既追尊谥合创 宫臣等谨案汉故事园寝不在王畿者或在陵所便立寝祠礼文虽异于国朝事理可循于权道臣等商量太后上尊谥後权立祠庙以伸告献配 之礼请俟他年诏曰：朕猥以眇质获嗣丕图暑往寒来知昊天罔极忧深思远唯触地以无容卿等学究源流文苞体要以致财成之美复陈孝理之规援引古今铺陈茂实导朕以爱亲之礼勉朕以追远之文取则昭成明徽章敬仍加美谥益见忠诚至於权立 宫颇亦叶於时变劬劳莫报长悬陟祀之心圣善斯崇。且慰循陔之念谨依典礼哀慕增深六月乙丑太常卿李恻定宣宪太后陵号请以顺为名。

三年五月太常奏于河南府东权立宣宪皇后寝宫从之。

六月御敷政殿遣工部尚书崔居俭奉宣宪皇太后宝册于寝宫时陵园在河东 会兵兴故权于京城修奉寝宫上谥焉。

九月戊申帝亲行太原太常博士 宰臣曰：帝未尝谒陵今河阳路当徽陵前安得经繇不行礼乎！是日午时至陵园于仗舍前陈谒陵礼。

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壬戌中书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庙者夫以受命握图既启无疆之祚宗文祖武宜遵有国之规伏惟皇帝陛下历数在躬艰难创业拯黔黎之涂炭廓宇宙之氛霾寰区既定于一戎基构方开於万祀恭惟宇宙须切追崇将示肃恭宜宜稽缓臣等商量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礼以闻尊始敬先既光于太后徽章茂典永显于洪猷从之。

五月太常卿梁文矩奏奉敕旨定四庙谥号庙号陵号者伏以四代祖朔州使君府君自天所 应时而生肇启灵源始基鸿业谨案谥法宽容平和曰：安临事屡断抚俗多方有明达之能无屈挠之事，岂不谓之宽容平和乎！又请者柔德教众之义义者行已不失者也。请备神主追尊谥曰：孝安皇帝庙号靖祖陵号义陵三代祖右省常侍府君动静有常夙夜匪懈忧人。若已视民如伤谨案谥法一德不懈曰：简富。且不骄贵而好礼有典有则无怠无荒，岂不谓一德不懈乎！又肃者刚德克就之义惠者宽裕不苛者也。请备神主追尊谥曰：孝简皇帝庙号肃祖陵号惠陵皇祖振武仆射府君淳德不杂素风自高得安边静塞之机有阜

俗济民之术谨案谥法执事有制曰：平积善积德允武允文动不为身行唯济物，岂不谓执事有制乎！又翼者思虑深远之义康者安乐抚民者也。请备神主追尊谥曰：孝平皇帝庙号翼祖陵号康陵皇考。州太傅府君天资睿德神赞沈机临戎则有敌必摧抚恤则无民不悦谨案谥法主善行德曰：元尽善尽美乃神乃圣功焕龙图庆流凤，岂不谓主善行德乎！又宪者博闻多能之义昭者明德有功者也。请备神主追尊谥曰：孝元皇帝庙号宪祖陵号昭陵敕所定翼祖宜改为睿祖昭陵改为昌陵余并敬依。又太常少卿裴坦奏奉敕定四庙皇后追尊谥议者伏惟四代祖妣秦氏积行芝兰含贞闺徽猷令问厥彰内则之贤懿静柔明绰有礼闲之节谅非馀庆何启昌期谨案谥法宣慈惠和曰：元请追尊谥曰：孝安元皇后伏惟三代祖妣安定太君安氏门称盛族代谓良家修德行而义冠稽天蕴柔明而风昭齐体。若非淑惠宁协休徵谨案谥法曰：贵贤尚义曰：恭请追尊谥曰：孝简恭皇后伏惟皇祖妣高平县太君米氏令惠生知贤才天禀四德早闻於亲戚一齐仍著于闺庭淑问常彰贞柔自固谨案谥法乡惠德义曰：献请追尊谥曰：孝平献皇后皇妣南阳郡太夫人何氏族惟华贵德乃宽冲礼谐义听之文诗协和鸣之咏履大迹而锤庆神龙而克祥固有灵符来弘景祚谨案谥法温柔圣善曰：懿请追尊谥曰：孝元懿皇后敕敬典礼。

七月壬申帝御崇元殿备礼命使册四庙于雒京以四代祖朔州府君为孝安皇帝庙号靖祖以高祖妣秦氏为孝安元皇后以曾祖右省常侍府君为孝简皇帝庙号肃祖以曾祖妣安定郡太君安氏为孝简恭皇后以太王父振武仆射府君为孝平皇帝庙号睿祖以皇祖妣高平县太君米氏为孝平献皇后以皇考雒州太傅府君为孝元皇帝庙号宪祖皇妣南阳郡太夫人何氏为孝元懿皇后。

三年二月辛丑中书奏礼经云：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注云：嫌名谓音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二名不偏讳谓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此古礼也。唐太宗二名并讳玄宗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与古礼有异庙讳平声字即不讳馀三声讳侧声不讳平声字所讳字玉文及偏旁阙点画望依令式施行敕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礼非天降况以方开历数奉祖宗虽喻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训冀崇孝行永载简编取为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礼施行乃付所司五月丁巳敕应诸州县名犯庙讳等相南管内资兴县本州名犯肃祖孝简皇帝庙讳宜改为敦州州管县名与州名同改为敦化县义县上一字亦与本州名同改为敦和县武冈县本州名与宪祖孝元皇帝庙讳上一字音同宜改为敏州州管阳县上一字与州名同改为敏政县岭南晋兴县本州名与孝元皇帝庙讳下一字音同改为针州建州管武县上一字亦与宪祖孝皇帝庙讳上一字音同改为昭武县其已前州府县上中下仍准旧制为定。

五年二月乙巳御史中丞窦贞固奏国忌日宰臣跪炉焚香僧人表赞孝思述祖先违世之事而文武百辟俨然列坐窃惟礼非天降酌在人情今古通规君亲至敬对佛像行香之日帝王不乐之辰，岂有听烈祖之旧勋悉安所坐闻明君之至德曾不暂兴考经虽谓其相承度礼深疑其有失欲请跪炉仍旧馀依常位立班诏可其言仍令行香之後饭僧百人永为定制。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上高祖尊谥曰：圣文章武孝皇帝十月中书奏太常礼院状申高祖十二月二十日于太庙礼毕合定逐年四季郊坛配坐准礼例逐年勘造祠祭期日及编附令式伏请奏闻宣下者靖祖孝安皇帝配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肃祖孝简皇帝配上辛祀昊天上帝孟冬祭神州地祇睿祖孝平皇帝配孟夏零祀昊天上帝宪祖孝元皇帝配季秋大飨祀昊天上帝以前天福二年七月敕配座伏缘高祖庙请宪祖配孟冬祭神州地祇高祖配季秋大飨祀昊天上帝从之。

八年二月以寒食节帝幸南庄遥奠显陵焚御衣衣著纸钱至暮还宫。

开运二年正月宗正卿石光赞上言园陵宗庙请依古义时节荐新从之。

汉高祖初即位追尊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为不祧庙以亲庙高祖司徒府君讳上谥曰：明元皇帝庙号文祖高祖母陇西郡夫人李氏谥曰：明贞皇后曾祖太保府君讳上谥曰：恭僖皇帝庙号德祖曾祖母虢国太夫人杨氏谥曰：恭惠皇后烈祖太傅府君讳上谥曰：昭献皇帝庙号翼祖烈祖母曾国太夫人李氏谥曰：昭穆皇后烈考太师府君讳上谥曰：章圣皇帝庙号显祖烈妣吴国太夫人安氏谥曰：章懿皇后。

乾元年正月吏部奏邓州临湍县下一字犯文祖明元皇帝庙讳敕改为临瀛县仍付所司。

隐帝以乾元年二月即位上高祖尊谥曰：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

十二月奉六庙神主于雒阳命宰臣苏禹使副太府卿刘册焉。

二年兵部员外郎卢琼上言恭以高祖皇帝驱除戎虏解救倒悬德被生民功高遂古请依西汉祖宗故事

于三京陕府许宋等州旧邸立别庙塑像以时 祀以表遗爱从之。

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癸丑寒食节帝出玄化门至蒲池设御幄遥拜诸陵用家人之礼也。

五月辛未太常卿边蔚上追尊四庙谥议皇高祖 请上尊谥曰：睿和皇帝庙号信祖陵曰：温陵皇高祖妣夫人张氏请上尊谥曰：睿恭皇后皇曾祖太保讳谌请上尊谥曰：明宪皇帝庙号僖祖陵曰：齐陵皇曾祖妣郑国夫人申氏请上尊谥曰：明孝皇后皇祖太傅讳蕴请上尊谥曰：翼顺皇帝庙号义祖陵曰：节陵皇祖妣陈国夫人韩氏请上尊谥曰：翼敬皇后圣考太师讳简请上尊谥曰：章肃皇帝庙号庆祖陵曰：钦陵圣妣燕国夫人王氏请上尊谥曰：章德皇后。又内出忌辰信祖四月七日睿恭皇后十月二十七日僖祖十二月七日明孝皇后正月十二日义祖五月元日翼敬皇后十一月十四日其三祖忌辰皇帝不视事宰臣百官赴佛寺行香庆祖九月十四日章德皇后三月十八日忌辰皇帝不视事一日宰臣百官西上阁门进名奉慰後赴佛寺行香敬依典礼。

七月癸酉太庙册礼使冯道等至西京庙每室读宝册行 飨之礼从西第一室信祖睿和皇帝睿恭皇后张氏 第二室僖祖明宪皇帝明孝皇后申氏 第三室翼祖翼顺皇帝翼敬皇后韩氏 第四室庆祖章肃皇帝章德皇后王氏 宰臣百官进名奉慰辛酉帝被衮冕御崇元殿授四庙四室宝册於册礼使中书令冯道等是日侍中进册中书令进宝太祖降阶受之凄然感恻。

八月庚子赐册太庙使及行事官采帛银器有差。

二年三月丁巳寒食节太祖幸城南园申遥奠之敬用家人之礼也。

十二月南郊大礼使中书令冯道自西京奉太庙神主至群臣班于西御园之东帝郊迎望舆再拜有司相礼庙主就行庙幄亲行奠飨礼毕帝移蹕太庙门俟神舆至再拜百官陪位皆再拜宫闾令奉神主于四室帝设奠行 飨礼毕还宫。

三年七月太常上言祭礼宗庙之祀三年一 以孟冬五年一 以孟夏恭惟追尊四庙经今三年准礼合改十月孟冬荐享为 从之是月命兵部侍郎边归说朝拜汉睿陵 陵。

世宗显德元年正月即位三月上太祖尊谥曰：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

六月亲征河东回至新郑县丙寅亲拜嵩陵望陵号恸至陵俯伏悲泣哀感左右拜跪祭奠而退赐奉陵将吏及近郊人户帛有差。

五年四月迁五庙神主入于新庙先是以旧太庙在天街之侧患为器尘所及故改创今庙制度宏壮不日而成时帝征淮南车驾在行权东京留守王朴率留司百官奉迎神主以安于室。

六月 於太庙。

恭帝以显德六年六月即位八月上世宗尊谥曰：睿武孝文皇帝。

卷三十二上

帝王部·崇祭祀

《书》曰：先王顾 是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范八政三曰祀礼大宗伯之职曰：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 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是类是 马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除恶之祭为祓会福之祭曰： 会告事求福曰：祷道上之祭为祖洁意以享为 以类祭神为 类祭司命为 比祭豕先为 曹月祭为 卒祷雨为 零祷明为 是以圣王为之典礼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乃有神明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恭而不黷所以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祸不至所求不匮历代人君罔不遍走群望咸秩无文故神农播种始诸饮食致恭鬼神颀顼亦洁诚以祭祀其後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所以阴阳和而万物遂也。诗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又云：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故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鬼神也。是知神不可慢祭不可黷盖享於至诚者耳岂牺牲玉帛云：乎！哉！

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 死为稷祠伊耆氏始为蜡（伊耆氏古天子号）

舜在 玃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 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史记》遍作辨）

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应劭曰：遭天旱七年明德以荐而旱不止故迁社以弃代为稷欲迁句龙德莫能继故作夏社说不可迁之义千古迁字）乃迁烈山子柱而以周弃代为稷祠周文王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作般之诗。

成王立周公相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二五祀土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祭有禁是时巡守告祭柴望作时迈之诗春夏祈于上帝作噫嘻之诗郊祭祀天地作昊天有成命之诗。

汉高祖初起祷丰榆社旬沛为沛公则祀蚩尤鼓旗（《汉书》本纪载高祖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鼓）遂以十月至霸上立为汉王。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祀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公社官社）下诏曰：吾甚重祀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礼时祠如故（後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榆社尝以春时以羊彘祀之时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长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时日其後二岁或言曰：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又制诏御史其天下立灵星祠尝以岁时祠以牛）。

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尝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高帝以来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文帝时齐淮南国废令太祀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文帝十三年以岁比登诏有司增雍五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驾车被马之文节皆具也。）西畦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河湫汉水玉加二及诸祀皆广坛场币俎豆以差加之。

十四年诏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祀官祝（音僖福也。）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音预）焉是重（直用切）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几读曰冀）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无讳以成其劳自言不以为劳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祠衣皆尚赤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常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置礼（先是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明年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蒲池沟水火举祠。若光辉然属天焉，於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坛祠以五牢）。

孝景帝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

武帝建元元年五月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

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郊祀志云：後尝三岁一郊见）。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获白麟。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元鼎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佳上。

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诏曰：朕以眇身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佳壤乃显文鼎获荐於庙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吕征不服亲省边陲用事所极望见泰一修天文（禘 = 古禘字）。

辛夕□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齐戒丁酉拜况于郊（祝赐也。）

元封元年正月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 ■见夏后启母石（启生而母化为石在嵩高山下）翼日亲登高御史乘属在庙（天子出御史除二人为乘曹获车驾）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祭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吕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独给祠复亡所与。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春幸缙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四月行幸雍祠五■幸河东。

三月祠后土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吕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

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增封太山还幸甘泉郊泰■。

六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天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太始三年三月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呼万岁。

四年三月行幸太山祠明堂。

四月幸不其（不其山名）祠神人於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汉注云：神并见。且白。且黑。且大。且小乡坐三拜乡读曰乡坐音才卧反）作交门之歌。

後元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祠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案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六年窦太后终其明年徵文学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後尝三岁一郊见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尝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言古天子尝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臬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山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坛旁元狩二年天子郊雍诏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牛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犍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於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 ■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阴■佳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後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放亳忌泰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 ■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勿爽天子始郊郊泰一朝朝日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阳有司奉□玉加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犍牢具已食所胜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它礼如故武帝诸所兴如亳忌泰一及冥羊马行赤星五床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人谬忌凡它山名祠行过则祠去则■牛土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终则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帝即位霍光辅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至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朕甚惧焉然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数有灵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祀之礼颇作诗歌後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六者也。今阙焉无祀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

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祀东岳泰山於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 ㊟ 孛山於 ㊟ 孛西岳华山於华阴北岳恒山於上曲阳河於临晋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济於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馀皆一禱而三祠云：时南郡获白鹿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於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户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於长安旁。又祠三山八神於曲城蓬莱山石社鼓於临胸之累山於 ㊟ 垂成山於不夜莱山於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於琅邪蚩尤於寿良京师近县 ㊟ ㊟ 则旁谷五床山月日五帝仙人玉女祠 ㊟ 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肤施）。

五凤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尝巡祭至此始复行）。

二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

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黄龙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孝元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帝即位遵旧仪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 ㊟。又东至河南祠后土西至雍祠五 ㊟ 凡五奉泰 ㊟ 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二年正月罢雍五 ㊟ 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 ㊟ 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飭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共音居庸切张音竹亮切）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天郊在长安南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二县有奉郊之勤故一切并赦之）及中都官耐罪（中都官京师诸官府）徒灭天下赋钱 ㊟ 四十。

三月辛丑始祀后土於北郊。

永始二年十一月行幸雍祠五 ㊟。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 （十一月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 ㊟ 汾阴后土雍五 ㊟ 陈仓陈宝祠）。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祠泰 ㊟。

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绥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

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等奏甘泉泰 ㊟ 河东后土祠可徙置长安及议罢不应礼神祠事具掌礼部奏议门明年衡谭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 ㊟ 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泰 ㊟ 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於国之神宝旧 ㊟。且甘泉汾阴及雍五 ㊟ 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後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馀岁矣。汉兴世世尝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碎隐野鸡皆 ㊟ 每见雍太祝寺以太牢遣侯者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纳贡禹之议後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 ㊟ 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阴而神祇安之 ㊟ 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於今今皇帝宽仁顺孝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旧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祖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防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 ㊟ 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 ㊟ 陈宝祠在陈仓者天

子复亲郊祀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後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邺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禘，禘祭言祭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稷祀丰犹不蒙，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与匠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皆旷远奉遵之役休而复起缮治供张无解已时皇天著像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乃三月甲子雷电灾林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近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谄何以堪此《诗》曰：率繇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迁长安南北郊後皇太后诏复之。

哀帝即位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岁三万七千祠。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时王莽奏请议正五帝兆并立官稷事具帝王礼部奏议门）。

後汉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位于高，为坛营於高，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八月壬子祭社稷。

二年正月壬子立大社大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日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又立郊兆于城南七里。

中元二年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祠后土。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卷三十二下

帝王部·崇祭祀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甲寅诏曰：今山川百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是月东巡狩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以光武帝配如雒阳明堂祀。

四月还京都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祭之。

三年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祀北岳出长城（《史记》蒙恬为秦筑长城西自临洮东至海）。

三月乙亥进幸赵庚辰祠房山於灵寿（灵寿县名属常山郡房山今在镇州房山县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祠）。

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於雒城（时尚书欧阳说谓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礼比太社也。）。

延光三年二月辛夕幸太山柴告岱宗（太山王者告代之处为五岳之。故曰：岱宗燔柴以告天）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灵帝熹平五年四月复崇高名为嵩高（前书武帝祠中岳改嵩高为崇高东观汉纪曰：使中郎将堂，典请雨因上言改之名为嵩高山）。

献帝建安元年七月甲子至雒阳丁丑郊祀上帝。

八年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礼久废。故曰：初），总章始复备八佾（袁宏记云：迎气北郊始用八佾舞列也。舞者之行列往因乱废今始备之，总章乐官名古之安代乐）。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庚午即阼於繁阳燎祭天地五岳四渎。

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甲戌校猎至原陵乙亥朝日于东郊是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瘞沉，璧。

四年七月乙未大军当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

六年八月帝以舟师入淮九月遣使者沉璧于淮。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於明宗堂以配上帝。

二月丁亥朝日于东郊。

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

四年八月辛巳行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魏《书》曰：行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祀受禅坛）。

景初元年十月乙夕始营雒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後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神祇兆位多不经见是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馀年废无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终魏世不复郊祀。

陈留王咸熙元年正月幸长安使者以璧币祀华山晋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纭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飧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地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当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地郊。又除先後配祀帝悉从之。

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十一月有司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从而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泽不别立。

太康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依旧请车驾祀朝日寒温未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也。间者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为大（按诏帝复为亲祀也。）

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悉侍祠。

九年三月壬辰初并二社为一（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莽置官稷後复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尝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建宗庙而社祀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无二社之祀）。

十年六月庚子复置二社。

十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於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惠帝元康六年坛石中破为二诏更镌石令如旧置高坛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元帝大兴二年春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页旋都雒邑乃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郡便立郊自宜於此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三月辛卯帝亲郊飧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

明帝大宁三年七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明帝前旨於覆州山南立北郊（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天一太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网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配地事皆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後魏道武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礼成。

天兴元年七月迁都平城始立社稷并立坛兆告祭天地。

二年正月甲子初祠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堦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坛内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极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各一千馀神在外内藉用藁秸玉用四币用束帛牲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毕燎牲体在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瘞地坛兆

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窈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内四渎大川於外■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牡一玉用两■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瘞牲体在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冬十月置大社大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陞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尝以正月上未设藉于端门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宫中立星神一岁一祭尝以十二月用马荐各一牛豕各二鸡一太祖初有两彗星见刘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则当扫定天下后从之故立其祀。又立神位十二岁一祭尝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又立王神四岁二祭尝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

三年正月癸亥有事於北郊。

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於东郊用■牛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

天赐二年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陞无等周垣四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坛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西面廩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陞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後岁一祭）。

明元永兴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道武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後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皆帝亲祀之无常月明年立道武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其牲太牢帝亲祀之亦无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禱之多有效是岁。又加置天地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所於宫内岁二祭各用羊一。又别置天神等二十三於道武庙左右其神大者以马小者以羊）。

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於四郊远近依行数各为方■四陞埽坛三重通四门以太<耳■>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馀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阴春秋遣有司祭有特牲及币四渎唯以牲牢准古望秩云：其馀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有水旱灾厉则牧守各随其界内而祈谒其祭皆用牲王畿内诸山川皆列祀次祭。若有水旱则禱之。

四年八月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恒岳。

八年正月北巡恒岳祀以太牢。

四月幸雒阳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还登太行。

五月至自雒阳诸所过山川群神祀之。

太武神□二年四月以小驾祭天神礼毕帝遂亲戎大捷而还归格於祖祢遍告群神。

太延元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其水旱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於乌雒侯国西北自後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雒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尝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陟诣石堂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讳谨遣陟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凶■鬼拓定四边冲人慕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攸攸之怀希仰馀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享於天子子孙福祿永延陟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醴而还後所立桦木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馀里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馀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

十二月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太平真君十二年十一月帝南征过常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遂临登瓜步而还。

文成兴光元年正月遣有司诣华岳修庙立碑数十人在山上闻虚中。若音声声中称万岁云：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幸辽西望祀医无闾山遂缘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返。

二年二月帝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
四月旱下诏郡州於其界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荐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随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群祀先废者皆复之。
献文皇兴二年二月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於东岳。
孝文太和十年四月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於西郊。
十二年闰九月甲子帝观筑圜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圜丘，於是初备大驾五月庚戌有事於方泽。
十五年八月议肆类上帝■於六宗之礼帝亲临决十二月壬辰迁社於内城之西己酉帝迎春于东郊十六年二月甲午初朝日于东郊遂为常。
三月乙亥帝初迎气南郊自此为常。
八月庚寅帝初夕月於西郊遂以为常。
十八年二月乙丑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
十九年正月己亥南征济淮命太常致祭己未行幸遐丘遣使以太牢祀岱岳。
十一月行幸委粟山议定圜丘甲申有事于圜丘。
二十年五月丙戌立方泽於河阴丁亥有事于方泽宣武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改筑圜丘於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
孝明正光三年十一月乙巳有事於圜丘。
五年正月辛丑有事於南郊。
出帝太昌元年十一月丁酉日南至有事於圜丘。
西魏文帝大统二年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
四年正月辛酉拜天於清晖室终帝世遂为常。

卷三十三

帝王部·崇祭祀第二

後周闵帝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壬寅祠圜丘诏曰：予本自神农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献侯启土辽海肇有中国其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庙为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辛亥祠南郊二月癸酉朝日于东郊戊寅祠太社。
八月戊辰祠太社。
明帝元年十月乙酉祠圜丘丙辰祠方丘甲午祠太社。
十一月丁未祠圜丘。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庚戌祠圜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帝於南郊乙夕□祠太社。
二月甲午朝日於东郊。
太和元年三月丙午祠南郊。
二年三月初立郊丘坛■制度。
三年正月辛丑祠南郊。
建德二年正月辛丑祠南郊。
六年五月己丑祠方丘。
宣帝宣政元年六月即位七月丙午祠圜丘戊申祠方丘。
八月丙寅夕月于西郊。
隋高祖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即位设坛於南郊天使柴燎告天丙寅诏修社庙。
三年四月癸巳亲雩。
五月辛酉有事於方泽。
八月戊子有事於太社。

四年正月辛未有事於南郊。

七年二月丁巳朝日於东郊。

十年十一月辛丑有事於南郊。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有事於南郊。

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於会稽县界南海於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命多蒔松柏其霍山零祠日遣使就焉（甲戌年正月诏北镇於冀州龙山立祠东镇晋州霍山镇。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像）。

十五年正月东巡狩次齐州丙寅旅玉符山。

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望祭五岳海渚。

六月辛丑诏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祭之。

十八年十一月癸未有事於南郊。

仁寿元年十一月己丑有事於南郊。

炀帝大业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馀并用旧礼。

四年八月辛酉亲祀恒岳河北道郡守毕集。

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有事於南郊。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位遣兼太尉礼部尚书萧造告於南郊。

二年十月幸华阴甲子亲祀华山。

三年四月亲祠华山。

四年十一月甲子有事於南郊。

七年六月幸仁智宫以少牢祭宫所山川。

九年正月丙子诏曰：厚地载物社主其祭嘉 二 养民稷惟元祀列圣垂范昔王通训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暨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敦序教义整密风俗末代浇浮祀典亏替时逢丧乱仁惠弛薄坛 二 阙昭备之礼乡闾无纪合之训朕握图受历菲食卑宫奉 二 璧以尊严洁粢盛而 二 燎尚想躬稼厉精治本永言享祀宜存亿纪是以吉日惟戊亲祀大社率从百僚以祈九 二 今既南亩 二 载东作方兴州县致祀宜尽祗肃四方之民咸勤殖艺随其性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 二 相从共尊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兼存宴醑之义用洽乡党之欢。且立节文明为典制进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诲厉递相劝奖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布告天下即宜遵用戊寅亲祀稷。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遣兼太尉司空裴寂柴燎告天於南郊。

贞观五年十一月丙子帝有事於南郊。

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亲祠南郊。

十七年十月甲寅诏曰：朕闻上灵之应疾於影响茂祉之兴积於年代朕嗣膺宝历君临区宇凭宗社之介福赖文武之同心时无风尘之警野有京坻之积厚地降祉贞石表祥营翠色而流光发素质而成字前纪厥初之德次陈卜年之永後述储贰之美并名字昭然楷则相次旷代之所未闻故老之所未睹猥以寡德处奉成命緬惟往载良增兢惕自天之佑岂惟一人无疆之福方覃九土自非大报泰坛稽首上帝则靡申奉天之志宁副临下之心今年冬至有事南郊所司率繇旧典十一月己卯有事於南郊太宗升坛皇太子从奠於时累日阴雪是旦犹 二 雾晦冥及太宗升坛烟氛四散风景清朗文物昭映礼毕祝官读谢天瑞文曰：嗣天子臣讳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讳纂承鸿基君临宇县夙兴旰食无忘於政道导德齐礼良愧于前圣爰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惟永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逮于皇太子某亦降祓符并具纪姓氏兼列名字仰瞻 二 汉 二 铭大造俯惟寡薄弥增寅惧敢因大礼重荐玉帛上谢明灵之贶以申祗 二 栗之诚皇太子某亦恭至泰坛处拜於苍昊庶凭 二 之德永膺无疆之休（初十六年太宗遣刻受命玄玉玺白玉为螭首其文云：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并神笔隶书然後镌勒是日侍中负之以从）。

十九年征辽三月丁丑幸定州经北岳帝自为文祭之。

高宗永徽三年三月甲子诏升先蚕为中祀。

乾封二年十二月甲午诏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图纂 二 昭大教於严配是以荐 二 有 二 尝於

清庙集振鹭於西雍宣雅颂於太师明肃恭於祖考用能纪配天之盛业嗣积德之鸿基永播英声长为称首自周京道丧秦室政乖礼乐沦亡典经残灭遂使汉朝博士空说六宗之文晋代鸿儒争陈七祀之议或同昊天于五帝或分感帝于五行自此以降递相祖述异论纷纷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绪肃承 祀明发载怀处奉宗祧寤寐兴感每惟宗庙之重尊配之仪思革旧章以申诚敬《礼》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礼礼有五经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内生於心也。是以惟贤者乃能尽祭之义况祖功宗德道冠百王尽圣穷神义高千古自今已後祭圜丘方丘明堂感帝神州等祖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 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处诚宗祀配天永光鸿烈。

上元三年二月诏以今冬有事於嵩岳命所司修撰仪注务从典故闰三月诏以吐蕃犯塞停嵩岳封禅之礼。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车驾发东都庚子至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及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庙中宗神龙元年五月改先农为帝社坛西帝稷坛礼同大社大稷坛不备方色所以异於大社也。

九月壬午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高祖天皇大帝配。

景龙三年十一月乙丑亲祀南郊。

十二月甲午幸新丰温汤境内有自古帝王陵致祭睿宗太极元年正月辛巳有事於南郊。

五月戊寅有事於北郊。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

开元四年二月甲子命有司以少牢致祭骊山仍禁樵采时大旱应禱而雨报之也。

五年正月命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摄黄门监致祭于帝尧祠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宋 致祭于帝舜祠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苏 致祭于夏禹祠各令当州刺史上佐为亚献终献。

十二月戊寅诏曰：国之大事在祀神之所歆惟敬洁诚而齐精意以享则可臻介福致休祥深虑有司未副厥旨所缘宗庙社稷岳渎等祭宜令礼官博士斟酌古今务加处肃合於典礼即详定奏闻。

八年三月敕顷岁未登水旱不节今春事方起农桑是忧祈於上玄福兹下土式展郊 之礼以申诚请之心宜令左常侍元行冲摄侍中祠南郊太常长官分祭华岳温汤。

十年十二月壬寅将北巡诏曰：王者承事天地以为主郊享泰尊以通神盖燔柴太坛定天位也。瘞埋太折就阴位也。将以昭报灵祇克崇严配爰迨秦汉稽诸祀典立甘泉於雍 祠后土於汾阴遗庙岿然灵光可烛朕观风唐晋秩望山川肃恭明神思致 敬为人求福以辅升平今此神符应於嘉德宜以来年正月北巡狩行幸至汾阴以二月祠后土所司准式（先是 佳上有后土祠尝为妇人塑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别室内出锦绣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装饰焉。又於祠堂院外设坛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获宝鼎三枚以献）。

十一年正月行幸北都二月壬子祠后土於汾阴之 佳上。

四月庚申敕曰：河东冀方其镇惟霍神为天吏山有岳灵在昔皇业初兴肇蒙嘉祉今者省方旋重获休徵同受三神之祝独忘百邑之礼其霍山宜崇饬祠庙秩视诸侯蠲山下十户以为洒扫晋州刺史春秋致祠。

九月癸未制曰：帝王承天必崇告类之典文武尊祖是遵严训之义所以克荷成命昭升前烈盖王者之子道乃圣人之神教朕以寡昧猥承丕绪获主祭祀一纪于兹辅相之宜下不足以被物馨香之德上不足以动天故岁咸不登刑。且未恤内省为 鬼大礼犹郁星晷迁夙夜祇惧今四夷内附诸侯率职群生和洽百物阜蕃犹恐教或未孚求之皇极诚有不达观於国风故亲巡河东祈 佳上神歆有答岁物以冀此皆先圣无疆之休上玄启 之祝冀因报谒式展诚敬宜以迎日之至允备郊天之礼所司详择旧典以闻十一月戊寅亲祠南郊。

十二年十一月庚午幸东都敕有司所经名山大川自古帝王陵忠臣烈士墓精意致祭以酒脯时果用代牲牢丙寅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 勒石於华岳祠南之通衢。

十三年十一月壬辰诏封太山神为齐天王礼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饰祠庙近山十里禁樵采。

十六年六月丁亥诏曰：,爰自首春有愆时雨朕忧勤黎献精禱灵祇遂蒙九玄垂福百神效祉膏泽频降嘉生繁育 卷彼山川能兴 雨报功享德祀典存焉诸州所管名山大川宜令当处长官设祭务尽诚敬以昭

典礼庚寅诏曰：宗社垂■阴阳顺成甘泽应时庶物繁育祇奉灵庆寅畏载深宜令中书门下肃事昭报仍令所司择日奏闻。

十八年正月丁巳亲迎气於东郊礼毕诏其海内五岳四渎及诸镇名山大川及灵迹各令郡县逐处设祭。

八月丁酉诏曰：祭主於敬神歆惟德黍稷非馨□藻可荐宣尼阐训以仁爱为先句龙业官以生植为本普天率土崇德报功飨祀惟殷封割滋广非所以全惠养之道叶灵祇之心其春秋二祀及释奠天下诸州府县等并停牲牢唯用酒脯务在修洁足展诚敬自今已後以为常式。

十九年四月壬辰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制曰：乾坤冲用阴阳所以运行帝王大业文武所以垂范故四序在乎！平分五材资於并用式稽乾坤之意载明文武之道永言旧章斯典未洽自我而始爰备阙文昔羲皇立弧矢之象黄帝有甲兵之事将以定祸乱济生灵分二柄而齐设配两仪而共久至。若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乐龙豹卷舒而莫测星辰应变而无方谁其尸之则齐太公之道也。故宣尼大圣立文以化成尚父惟师仗武而弘训齐鲁之道列亲贤之教兴郁为政源崇我王业遂使金石之奏永播於蹲龙之庭■尝之享不行於非熊之室文武并设斯不然矣。岂王风云：季礼没於前修将帅是尊庆彰於今日式崇大典垂裕後昆宜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二时取仲月上戊日祭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发日便就庙引辞仍简取自古为将功业显著康济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预享。

甲辰命有司祭五岳四渎以尚书省诸曹郎分往诸州祭焉。

二十年四月戊申命有司择日就祭五岳四渎。

十一月庚午祀后土於■佳上命有司陈礼帝质明而享是日大赦制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各令致祭务尽诚洁。

二十二年四月诏曰：春秋祈报郡县常礼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阴祀贵臭神何以歆自今已後州县祭社特牢宜依常式。

六月诏曰：春来多雨岁事有妨朕自诚祈灵祇降福以时开霁迄用登成永惟休徵敢忘昭报宜令所司择日享九庙仍令高品官祭五岳四渎其天下名山大川各令所在长官致祭务尽诚洁用申精意。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藉田祀先农礼毕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并令所在长官以礼致祭已夕□敕曰：自今已後有大祭宜令丞相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摄行事。

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月会于寿星居列宿之长五者土之数以生为大臣窃以寿者圣人之长也。土者皇家之德也。陛下首出寿星之次旅于土德之数示五运开元之期万寿无疆之应伏请两京各改一殿以万寿为名至千秋节会百僚於此殿如受元之礼每至八月社日配寿星祠至於大社坛享之诏曰：德莫大於生成福莫先於寿考苟有所主得无祀之今有上事者言仲秋日月会於寿星以为朕生，於是月欲以配社而祭於义不伦。且寿星角亢也。既为列宿之长复有福寿之名岂惟朕躬独享其应天下万姓宁不是怀盖秦时已有寿星祠亦云：旧矣。宜令所司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修其祀典申敕寿星坛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二十五年十月戊申敕曰：时和年丰神所福也。精意备物祭之义也。朕每为苍生尝祈稔岁微诚有感丕应乃彰今宗社降灵神祇效祉三时不害百■用成遂使京坻遍于天下和平之气既无远而不通■祀之典亦有期而必报宜令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晋国公李林甫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豳国公牛仙客即分祭郊庙社稷尚书左丞相裴耀卿祭中岳礼部尚书杜暹祭东岳御史大夫李■之祭西岳太子宾客王丘祭北岳国子祭酒张说祭南岳其四渎四海四镇及诸名山灵迹等各委所繇州长官祭仍令所司即择日闻奏务修蠲洁之礼以致精明之德冀申诚恳如朕意焉。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亲迎气於东郊祀青帝。

天宝元年正月丁未改元制曰：前王重典在乎！祭祀况属惟新事宜昭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灵迹及自古帝王忠臣义士并令所繇州县致祭。

是月甲寅得灵符于尹喜台西百官请崇徽号壬申诏曰：神仙所絨造化同固爰初有待经韞椟而多时潜应改元。若符契之相合景福修介祇畏良深而群官宗室抗疏於外元良诸子屡请於中逮夫緹黄兼彼耆

老以至恳诚不已前後相仍愿加天宝之名用益开元之号顾惟菲薄曷以当之。然则玄贶在乎！钦承人心难以固拒顺天从众义叶至公敬依所请实用多愧斯盖上天厚载，爰自百神孚佑效灵通於睿祖幽赞惟新之历克彰永代之祥宜遵祀典式陈昭报可以来月十五日 ㊟ 玄元皇帝庙十八日享太庙二十日有事於南郊宜令中书门下与礼官等即详定礼仪具录闻奏应缘行事及检校官等各委有司不须别差人执当其北郊宜差公卿择日祭五岳四渎及名山大川各令所在长官备礼陈祭务申诚敬副朕意焉。

二月丙戌诏曰：凡所祭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就南郊乾坤合祭。

三月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

十月戊寅诏曰：社为九土之尊稷乃五 ㊟ 之长春祈秋报祀典是尊而天下郡邑所置社稷等如闻祭事，或不备礼苟崇敬有亏岂灵祇所降欲望和气丰年焉可致也。朕永惟典故务在洁诚俾官吏尽心庶苍生蒙福自今已後应祭官等庶事宜倍加精洁以副朕意其社坛侧近仍禁樵牧至如百姓私社宜与官社同日致祭。

十二月乙亥诏曰：岁之丰俭虽系於常数天之感应实在於精诚顷者按以阴阳求诸推步至於今岁不合有年朕所以斋心妙门愚其玄德灵徵不远丕应乃彰果获西成颇为善熟盖至道储祉惠於蒸人亦群神叶赞锡以昭报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宜令光禄卿嗣郑王希言祭东岳太子詹事嗣许王 ㊟ 祭中岳太常卿韦 ㊟ 留祭北岳所司即择日录奏其四渎及诸名山大川或远近不同各委所繇郡长官便择吉日致祭务崇丰洁以称朕怀。

三载三月戊寅并社稷五星为大祀诏曰：祭之为典以陈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夺伦况社稷乎 ㊟ 百代蒙其福日月 ㊟ 临五星叶其纪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象象之外须极尊严之礼列为中祀颇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五星并升为大祀仍以四时致祭诸星升为中祀庶昭报之诚格于上下钦崇之称合于典则。

四月丙辰遣使分祀岳渎诏曰：务农劝穡虽用天道人和岁稔实赖休徵顷者春夏之交稍愆时雨收获之际复属秋霖虑害农功每祈孚佑遂得百神降福群望效灵既不为灾仍多善熟幽赞之德普洽於生人昭报之仪式遵於祀典宜令太子詹事嗣许王 ㊟ 祭东岳光禄卿嗣郑王希言祭中岳宗正卿濮阳郡王彻祭西岳少府监李知柔祭南岳卫尉卿嗣吴王祇祭淮渎光禄少卿彭果祭河渎所司择日录奏其名山大川有路近处亦合便祭僻远处委所繇长官备礼致祭务陈蠲洁以达精诚。

十一月癸亥敕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所以昭孝敬之道通神祇之德朕处奉明命备稽大猷实在缘情不惟相袭伏以昊上帝义在尊严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於圜丘更受朝贺实深兢惕自今已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为常式壬申敕曰：敬惟明神普存於祀典咸秩群望式重於邦畿顷者分命使臣致诚岳渎山川便近亦已有处分其关辅之内屡有陈祈王者所都礼亦异数应关内名山大川各委所繇郡长官稍优於常礼致祭於京兆府界宜委萧 ㊟ 同与少尹分祭倍崇精洁以副诚祈。

十二月癸巳制曰：惟神之主必恭 ㊟ 祀率先之训义在躬亲朕钦。若昊穹子育黎庶思通明灵之德以洽和平之理是修阙典咸秩无文如在之诚久陈於郊庙怀柔之至亦遍於山川况九宫所主百神之贵上分天极下统坤维阴鹭生灵功深亭育故式昭新典肇建明祠将以为人载祈孚佑宜叶元辰之吉用申大祭之礼可以今月立春朕亲祀九宫坛仍令中书门下与礼官等即详定仪注奏闻癸丑亲祠九宫贵神於东郊（时有术士苏嘉庆上言请於京城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三成成三尺四阶其上依位置九坛坛尺五寸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尊为九宫贵神礼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宫太庙之上用牲牢璧币类於天地神祇帝亲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为之）。

四载敕风伯雨师并依升入中祀乃令诸郡各置一坛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敕诸郡风伯坛置在社坛之东雨师坛之西各稍北三十步其坛卑小於社坛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以下充。

五载正月乙亥诏曰：五方定位岳镇总其灵万物阜成 ㊟ 雨施其润上帝攸叙寰区是仰。且岱宗西华先已封崇其中岳等三方典礼所尊未齐名秩永言光被用叶灵心其中岳神宜封为中天王南岳神为司天王北岳神为安天王应须告祭仍令所司择日闻奏。

四月乙亥诏曰：皇天之典聿循於百代郊祭之仪允属於三灵圣人既因时以制宜王者亦缘情以革礼朕丕承宝运肃遵明 ㊟ 曷尝不克已斋心处恭夙夜犹虑旧章或阙诚敬未孚有一於此良深祇畏。且尊莫大

於天地祭莫大於祖宗严配昭升岂宜异类今 三 尝之献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时享粢盛。且略对越何申自今已後每在四时孟月先择吉日祭上帝其以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宫坛皆令宰臣行礼奠祭务从蠲洁称朕意焉祭神如在传诸古训以多为贵著自礼经 三 率 三 之仪盖昔贤之尚质甘旨之品亦孝子之尽诚既切因心方资变礼其已後享太庙宜料外每室加尝食一牙盘仍令所司务尽丰洁发生振蛰雷为其始画卦陈象威物效灵气实本於阴阳功乃施於动植今雨师风伯久列常祠唯此震雷未登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师宜以雷神同祭朕承宗庙之福为人神之主事有未畅义在得中庶寅畏之诚上达於郊庙祈禳之典载收于阙遗凡在有司各扬所职倍宜恭肃以叶灵心。

十二月辛酉诏曰：孝享宗庙所以达思诚也。格於神祇所以崇严敬也。则祈 三 上帝春祀先王永惟因心敢忘如在朕承累圣之不业应上玄之福佑聿 三 柴瘞处奉 三 尝常虑备物未丰馨香莫达顷已详诸旧典创以新仪清庙陈牲特加於常饗昊天冬祭重增以时享庶乎！罄齐敬之勤叶殷荐之义况履兹霜露载感惟深瞻彼郊坛有怀昭事念礼归通变谅期乎！达诚教在率先必贵乎！亲奠宜以来载正月朕亲谒太庙便於南郊合祭仍令中书门下即与礼官详定仪注择日奏闻兴言拜献先深祇感凡百有司各供尔职。

六载正月戊子亲祀南郊遂祀皇地祇诏曰：四渎五岳虽差秩序兴 三 播润盖同利物崇号所及锡命宜均其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递从加等以答灵心其河渎宜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仍令所司择日差使告祭并五岳及名山大川并令所在长官致祭。又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庙拜将帅及行师克捷亦宜告献。

七载五月壬午帝加尊号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各令本郡长官致祭。

八载六月诏曰：九州之镇实著礼经三代之典必崇望秩事既屬於报功义有符於锡命其九州镇山除入诸岳外宜并封公仍各置祠守者量更增修储庆发祥当申昭报宜令所在长官各陈祭礼名山大川亦量事致祭。

九月命宗正卿褒郡信王弇祭西岳太仆少卿兼单于安北副大都 三 三 张齐丘祭北海蜀郡长史鲜于仲通祭江渎太子詹事李旭祭北岳尚书右丞李通迁祭河渎诏曰：朕肃恭明祀祈福上玄冀敷佑於黎蒸将昭报於灵应顷蛮夷款附万里廓清稼穡丰穰群方乐业岂惟菲德以致元和实赖神休永绥景贶思崇望秩用展处诚宜令宗正卿褒信郡王弇等即分往五岳四渎及四海致祭所经道次者名山大川亦便致祭务令精意以称朕怀。

九载四月诏曰：五材并用时表上灵八水分流实称善利京师奥壤秦甸王畿灞 三 通於泾渭滂 三 汇於泮 三 高蓄泄雷雨滋育稼穡虽惠泽已及於蒸民而处诚犹阙於祀典聿崇精享庶达明神其泾渭灞 三 等分水宜令礼仪使左庶子韦述取今月二十九日一时备礼致祭务陈蠲洁称朕意焉。

十载正月甲子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大赦天下制曰：礼者所以训导人俗昭事明祇有因增修以会其本况国之大典在於精 三 必资备礼以章遵奉自今已後摄祭南郊荐献太清宫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齐所具羽仪鹵簿公服引入朕亲受祝板乃赴清斋以展诚敬夫子孝奉亲极敬惟爱殁有思戚霜露之感逾深祭以吉蠲 三 尝之敬如在。且庙者貌也。取象存焉是礼繇於情因心则感太庙宜置内官以备严奉仍於庙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极之恩无忘事生之礼岳渎山川蕴灵毓粹 三 雨之泽利及生人春秋之义存乎！祀典况正其运序式遵咸秩其五岳四渎及诸镇山宜令专使分往致祭其名山大川及诸灵迹先有祠庙者各令郡长官逐便致祭是月丁未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

二月己亥分遣嗣吴王祗祭东岳齐天王嗣鲁王宇祭南岳司天王秘书监崔秀祭中岳中天王国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岳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岳安天王卫尉少卿李 三 三 祭江渎广源公京兆少尹章恒祭河渎灵源公太子左谕德柳 三 甚祭淮渎长源公河南少尹豆卢回祭济渎清源公嗣道王炼祭沂山东安公江东道采访使吴郡太守赵居贞祭会稽山永兴公大理少卿李禎祭吴岳山成德公 三 王府长史甘守默祭霍山应灵公范阳郡司马毕炕祭医无闾山广宁公并取三月十七日庚子一时致祭申命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仪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加王位。且行册礼也。

四月辛巳制曰：王者临驭万国莫不尊奉五岳至於迎气致祭必在辨方正位朕丕承眷命肃事严礼庶有合於乾坤用永垂於典实加以厚德载物莫先於土推诚导气必叶於时在历数之有徵谅国家之所感含弘广大利用丰功随王虽布於四方归本。且阙於中位朕式明统绪用答元符爰创新仪再修坠典顷者每祝黄

帝乃就南郊义实有乖礼亦非便稽诸体式理固不然宜於皇城内西南就坤地改置黄帝坛朕当亲祠以昭诚敬仍令中书门下与礼官更审参详奏闻。

十一月壬午诏曰：礼神以玉者盖取其精洁表心温润合德为器有象正辞孚尹以达馨香其在 璧瓊来礼神六器及宗庙奠玉自冯绍正奏後有司并用珉礼所谓君子贵玉而贱珉不可用也。朕精 郊坛严敬宗庙奉惟新之祚庇太平之人则人力普存备物以享安可以珉代玉惜费事神况国家之祈福有万方之助祭阙典必修无文咸秩岂於天地宗庙奠玉有亏自今已後乾坤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十二载二月制五岳四渎及名山大川并灵迹之处各委郡县长官致祭其祠宇颓毁者量事修葺。

十四载八月辛卯制曰：书云：咸秩群望《诗》曰：怀柔百神永惟明徵岂忘昭报今秋稼穡颇胜常年实赖灵祇福臻稔岁其五岳四渎所在山川及得道 仙灵迹之处宜委郡县长官至秋後各令醮祭务崇严洁式展诚享。

是月癸未诏曰：朕永念蒸人祈 上帝而阴阳式序风雨不愆今获稼穡阜成允赖神明幽赞也。顷者处心精享已申昭告其五岳四渎及天下诸郡山川近令秋後展祭收获既就农田事隙报功咸秩抑惟其时宜令所在郡县长官即择良辰以崇明祀。

卷三十四

帝王部·崇祭祀第三

唐肃宗至德二年二月帝在凤翔改 阳郡吴山为西岳增秩以祈灵助。

乾元元年六月己酉初置太一神坛於南郊圜丘东命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 摄祭。

二年正月丁丑亲祀九宫贵神宿斋於坛所。

上元元年闰四月己卯御鸣凤门大赦改元诏曰：自古明王圣帝名山大川并委州县长吏择日致祭。又诏曰：定 固乱者必先於武德拯生灵者谅在於师贞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如文宣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

元年建子月诏曰：皇王符瑞应协於灵 典礼废兴式存於 告盖重成命以崇祇肃朕获嗣鸿猷敢忘处敬顷以三代正朔所尚不同百王徽号无闻异称顾兹薄德思创常规爰因行庆之日将务惟新之典而建元立制册命历符受於天地祖宗申於百辟卿士今既循诸古法让彼虚名革故之互已宣於臣下昭报之旨未展於郊庙因时备礼择日陈诚克明恭已之心庶降庇人之福至诚所感其在兹乎！互取今月二十八日朝献太清宫二十九日享太庙元献庙来月一日祭圜丘及太一坛是月己酉皇帝谒太清宫庚戌享太庙元献庙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太一坛礼毕还宫。

代宗宝应二年五月丁卯改封北岳为宁天王。

广德二年二月乙亥亲拜南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戊子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互令所管致祭。

三月丙午敕曰：三代之初皆有神降监其德也。天实启之恭惟王业之初师及霍邑坚城未下大将阻兵连雨积旬粮储不给有白衣老父忽诣军门称霍山之神谒大唐皇帝云：东南取路八月雨止助帝破敌尽如其言岩岩霍山九州之镇兴 致雨功已洽於生人亲道辅德力更宣於王室朕 赞承大宝膺受鸿休 兮 之间诚明可接永言幽赞兹谓有孚惟天命神据我斯意互令礼仪使判官司封员外郎薛颀即往霍山致祭正词以荐称朕意焉。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改元制曰：书称咸秩诗美怀柔仰惟众灵念兹多 其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互令所管牧宰精诚致祭。

大历元年十一月甲子日长至御含元殿大赦改元制曰：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祀典攸存神理昭著互以礼致祭。

五年四月丙午命太常寺复置先农马祖坛依常式享祭。

六月诏曰：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神明所居风雨是主互委中书门下分使致祭以达精诚。

十一月庚寅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七年十一月辛夕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不视朝。

八年十一月辛丑日长至不视朝命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十一年十一月丙辰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受朝贺。

十二年八月增修北郊坛斋宫二十五间。

十三年十一月丁夕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不视朝。

德宗建中二年五月有司奏定张良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_二配武成王庙（先是开元十九年始于两京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上元中追封齐太公为武成王令选历代名将从祀然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相卢杞京兆尹卢谏以卢者齐之裔乃鳩其裔孙。若卢崔丁吕之族合钱以崇饰之请择自古名将如孔门十哲皆配享诏下史官乃定穰苴等至是始奏定焉）。

三年闰正月甲戌令百寮谒武成王庙。

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改元制天下名山大川委长吏致祭。

十一月癸夕日南至帝亲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二年四月壬午太常寺奉祭风伯雨师祝版准开元礼凡有司摄事祝版应御署者进署讫皆北面再拜其风伯雨师本是小祀并有司行事天宝三载始升诸星为中祀亦无皇帝亲祀风伯雨师之命有司自是常典不同摄祭其祝版准中祠例合进署其再拜案礼无文诏曰：风雨等师升为中祀有烈祖成命况在风雨事切苍生今虽无文朕当屈己再拜以《申子》育万姓之意。

是月诏太常少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镇祭岳镇海渎等。

三年闰五月徙风师坛于水东。

四年五月初复御署祭岳镇海渎祝版准开元礼每岁祭岳渎祝版咸御署而遣之自上元元人权亭中祀已下繇是因循不署及是太常卿董晋举奏之帝方崇祀典乃复旧制。

六年二月甲申复祀司中司命司人司录及灵星。

五月以风师武成王等乐章付所司施行之。

六月己酉复祭五龙坛初开元中每岁以二月祭之有司行事著於新礼自上元中罢中小祀其祭遂废及是宰臣请复之帝始以是日亲祭焉。

十一月庚午日南至帝亲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献太清宫毕事宿斋於太庙行宫甲申朝於太庙毕事斋於南郊行宫己酉日南至帝郊祀（初帝以是岁有年蛮夷朝贡思亲告郊庙於祀事尤重慎及将斋谓宰臣曰：在祀斋归正寝摄心奉祀不可闻外事其常务勿奏乃斋於别寝及命皇太子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命妃媵辞於别所故事祈坛宫庙内坛及殿庭帝步武所皆设黄道褥坛十一位。又施赤黄褥将有事皆命彻之。又故事设御史版立于郊庙咸藉以褥及是帝处_二拜首于地有司奉祠者莫不惕厉）。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四月册皇太子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祀。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诏天下名山大川及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以礼致祭。

四年十月庚寅册皇太子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祀。

七年十月庚戌制册皇太子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祀。

穆宗长庆元年正月辛丑亲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七月壬子受册尊号礼毕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并自古忠臣烈士各令所在以礼致祭。

敬宗宝历元年正月辛亥亲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乙卯诏曰：依令有司约礼禱祀宗庙遍祈山川务尽庄诚以副予志。

三年六月太常寺奏北郊祀皇地祇坛先阙斋宫请准祠例置一所可之。

十一月甲午亲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八年二月庚寅以疾瘳大赦诏曰：百灵所佑获遂痊和处奉神休敢忘昭报其五岳四渎天下名山大川各委所在长吏致祭仍加丰洁以副精诚。

九年二月丁丑诏曰：王者受天地之明命续祖宗之鸿业所以祇服大事致诚严_二尽其孝敬之心崇其

郊祀之礼必在匪懈不忒粢盛丰洁古今丕训无易於此朕嗣位十载恭临万邦务三时以厚生睦九族以教每厉薄德迄兹小康中宵内愧惧不克称天地之卷佑祖宗之威灵思欲罄其精诚奉以昭报岂聿怀之敢望如在而斋心乃闻近岁有司因循将事不恪牲无涤具之别筮豆乏静嘉之容鼎俎虽陈荐羞多阙祠官或怠於齐肃胥吏有至於喧呶亏礼卖神莫斯为甚永言重事用惧深衷起今已後太庙郊社斋即先事前一日常委监察御史子细点检如有替代非正身者即宜亲加推问闻奏当重科惩既责躬亲须议优奖其斋郎委中书门下商量量与减选应缘祠祭官下至斋郎及太常乐人吏等致斋日有博奕饮酒喧呼争竞者亦委御史台察闻奏其牲牢准礼循行之际合视肥瘠之互近日相承临时取办既乖诚敬颇失旧章委太仆寺准礼令处分如无本色牛羊速具闻奏至於酒醴醢醢簋膳羞各委本司准礼令切加提举凡在庙所互肃敬纵云：隙地岂废崇如有耕垦艺植者亦委御史台察闻奏摄事公卿虽约官品将朕诚敬必在得人委尚书省差定之时稍加慎选其祭器礼物中如有欠阙及滥恶须慎补改张者委太常宗正光禄太仆寺少府监诸司速具条疏闻奏仍委中书门下即与疏理处分於戏礼崇明祀神享至诚上下苟无其违心处恭必冀於备物繇是怵惕兴感齐庄致词咨尔庶工各扬厥职式遵礼典称朕意焉。

是年六月封鸡翁山为侯先是翁造为兴元节度使初往汉中遇大雨平地水尺馀。若不可进禱鸡翁山疾风驱即时清霁及是帝忆闻其事会造为御史大夫入见得详言当时灵祝明日下诏封之。

开成二年四月辛酉诏曰：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即必有雨。若当晴霁虽密他至竟不霏况兹山北面阙庭日当恩顾修其望祀宠数互及今闻都无祠宇岩谷湫却在命祀终南山未备礼秩湫为山属舍大崇细深所谓阙於兴致雨之祀互令中书门下。且差官设奠宣告恩礼便令择立庙处所回日以闻遂命有司即时建立。

八月乙未长安县令杜卞造奏准诏置终南山祠宇毕己酉册终南山为广惠公。

武宗会昌元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南郊。

十二月敕取来年春依天宝三年祀九宫贵神。

五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南郊。

宣宗大中七年正月有事於南郊。

懿宗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有事於南郊。

四年正月庚午有事於南郊。

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庚寅有事於南郊。

昭宗龙纪元年十一月甲寅有事於南郊。

哀宗天二年六月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二湖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圯臣复修庙宇毕乞赐名额者敕旨黄陵二妃祠曰：懿节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侯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互依天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

九月中书门下奏伏自迁都已来武成王庙并未置立今请改为武明王（避朱全忠父讳）其庙请於街西选地建立其馀修置及配享十哲七十二弟子并请准故事者从之。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天八年与梁军战於柏乡因禱马牙祀之曰：南望柏人当汉祖擒奸之地北临高邑有萧王告类之亭一则成创业之功一则纂中兴之绪予远提师旅将荡妖氛假二帝之威灵救万邦之涂炭俯详形胜用视郊原阵不散於长空杀气正冲於残孽逆温背惠奸我同盟非厚载之所容在典刑而无赦将期剿戮以慰蒸人谅我忠勤幸资神助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山林川泽祀典神祇各随处差官崇修祭繪。

十月德音应有百神祠宇不得有亏时祭。

十一月辛丑敕天下州县所有神祠本处差官告祭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

七月己酉幸龙门下雷山赛二人神北俗禱马牙宜社之礼也。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司天奏前月二十八日夜四鼓西北雷暴作秋事方兴宜分命祠禱从之。

二年十月甲申敕少府监聂廷祚等以大驾巡幸告祭神祠。

四年七月壬辰制朕自嗣守丕图勤修庶政于兹四稔罔怠万机上实赖於祖宗下必资於卿士卑躬克俭景行前王侧席求贤追踪往哲日惧一日虽休勿休幸致风雨不愆干戈载戢九穗之禾应瑞足表丰年两阶之

舞咸宾无亏旷代敢萌矜伐渐喜隆平然而圜丘之礼未陈清庙之诗未著夙宵增惧寤寐兴怀何以助天之高而报地之厚也。且天覆予为子民戴予为君苟帝道未臻则人伦焉正必须燔柴瘞玉严六宗虞典之■非敢刻石泥金窃万岁嵩高之美凡在遐迩当体至怀朕取来年二月十一日有事於南郊。

八月丁酉大理正路毓奏窃见春秋释奠於文宣王庙而武成庙久旷时祭国之二柄文武之宗请复常祀从之。

九月戊辰祠部员外郎吕朋龟奏五龙祠九宫坛天地三官置醮之礼久废请依典故■之。

十二月中书奏今後宰臣致斋内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内殿起居或遇国忌行事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杀公事。

长兴元年二月乙卯亲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十二月己酉命有司祭司寒神於水井。

二年七月福建王延均上言当道神庙七所乞封王号敕无诸史传有名宜封为闽越富义王其馀任自于境内祭享是月敕天下州府应有神祠破损者仰取公使钱添修。

三年十二月庚戌敕祠祀祭器牲帛务从精洁齐宫坛■单所司宜检举崇饰之。

愍帝应顺元年闰正月诏曰：朕猥以冲人获膺大宝赖神祇之赞助显天地之休祲夷夏骏奔式符於■卷命声教绵远处荷於炳灵德薄承祧忧深馭朽克奉治平之道谅繇■助之功集是殊祥敢不寅畏赖阴阳之行运致时雨以应期稼穡顺成得岁功而叶望咸臻上瑞普泰兆民宜令三京诸道州府界内名山大川祠庙有益於民者以时精处祭祀称朕意焉。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壬申诏曰：吴岳成德公昨遇享期克申幽赞宜加王号以表神功可进封灵应王其祠享官属仍旧同五岳择日册命初帝在凤翔将有沈闕之■遣房■祠之有应至是欲加封爵下有司检讨奏曰：天宝十载正月封吴山为成德公与沂山会稽医无间同制封公至德二年十二月改吴山为岳祠享官属视五岳今国家以灵应告祥宜示殊等故有是命（至二年四月庚午授册于少府监乌昭达往吴山祠封灵应王）

是月丙子诏诸州神祠有破坏者委所在给省钱补缉。

十一月诏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铜官庙改封福善通灵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王从两浙节度使钱元■奏也。

二年三月庚申诏曰：祠祭国家重事功在精处。若不提撕渐成疏慢今後监祭使每祭亲视酒饌币玉不得令饌料失於蠲洁如有所闻罪在监祭使其坛庙墙屋勿令疏漏本司常检举修葺以闻。

四月戊辰考功员外郎李慎义上言今春以来稍愆雨泽陛下念稼穡之重深宵旰之忧倍軫圣心遍走群望盈尺则告瑞於元朔如膏则润洽於暮春祈卜丰穰动皆响应请天下凡祠宇有益於人者下本处常令修葺冀集洪休从之。

晋高祖天福二年三月诏巡幸汴州中书奏车驾经过河南府河阳郑州汴州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等去路十里内者伏请下本州府各排比祇候车驾过日以酒脯醢祭告从之。

五月湖南马希范奏青草等四庙各乞进封敕青草庙安流侯宜进封广利公洞庭庙利涉侯进封灵济公磊石庙昭灵侯进封威显公黄陵二妃庙旧封懿节庙改封昭烈庙。

八月诏曰：负固者天地不容为逆者人神共怒永惟躬飨实有感通昨出师之时将帅处禱颇闻阴■成此战功唐卫国公宜封灵显王其馀郑州并汜水管内神祠宜令长吏差官点检如有隳损处便委量事修葺贵申严饰以合阴功五岳承天四渎纪地自正当阳之位未伸望秩之仪宜令差官遍往告祭兼下逐州府量事修崇所有近庙山林仍宜禁断樵牧。

十月丙戌命使祠五岳四渎。

六年正月戊寅诏曰：全晋奥区兴王重镇唐叔之英灵未；民台骀之古庙犹存朕顷在并门长承阴助永言正直宜用封崇唐叔虞宜封兴安王台骀宜封昌宁公。又诏曰：岳镇司方海渎纪地载诸祀典咸福蒸民将保丰穰宜申处敬俾加崇饰以奉神明其岳镇海渎庙宇等宜令各修葺仍禁樵苏。

七年二月敕唐州湖阳县蓼山神祠宜赐名为蓼山显圣之神仍下本州修葺庙宇（元襄州安从进作逆举军北来东京教坊使充南面先锋都监陈思让进军南行与从进相遇接蓼山列阵俗以蓼与了字同音遂传

为不祥後祈战胜奏立庙额从进既败行营都部署高行周以状奏闻因有是敕)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十月封襄州利市庙为顺正王。

十一月敕天地宗庙社稷及诸祠祭等访问自前所司承宽多不精洁宜令三司豫支一年诸司合请祠祭礼料物色等於太庙置库仍差宗正丞石载仁专主掌监察御史宋彦 二 二 监库兼差供奉官陈审 二 往雒京於太庙内稳便处擘画修库屋五间候奉修毕催促所支礼料物色监送到库交付宋彦 二 二 石载仁并同点检入库交付讫供奉官陈审 二 贲交领文状归阙每有祠祭诸司各请礼料至时委监库御史宋彦 二 二 宗正丞石载仁旋给付逐司其大祠中祠兼令监察使点检饌料一一须得精洁如或更致慢易本司当准格律科罪其祭服祭器未有者 二 制已有者更仰雅饰。

汉隐帝乾 二 三年八月以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从湖南请也。时海贼攻州城州人祷於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请希广。又言永州有杏将军祠郡人水旱祈祷有应乞赐封崇敕宜赐太保。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即位制曰：国之大事在祠为先苟不洁蠲深为渎慢如闻自前祠祭牢饌颇亏肃敬今後委监察御史严加觉察必须丰洁庶达精诚稍，或不恭国有常典。

二年五月亲征兖州遣枢密院直学士陈观祭尧庙翰林学士窦仪祭东岳庙。

三年三月西京留司太子少师杨凝式言诸祠祀之所并无斋宫遣前染院使周重兴监造与留司计会具料度事件以闻其太庙郊社要补葺处仍便检计十月戊申内出御札曰：王者应运开基子民育物罔不承天事地尊祖敬宗燔柴於泰坛用昭乾德瘞玉於方泽以答坤灵朕受命上玄宅心下土时已历於三载渐至小康礼未展於二仪深亏大典夙宵愧畏不敢遑宁宜叶蓍龟式陈筮豆庶展吉蠲之礼用倾昭事之诚朕以来年正月一日於东京有事於南郊宜令所司各备仪注务从省约无致劳烦凡有供需并用官物府县不得因便差配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南郊为名辄有率敛庶俾严静以奉郊 二 中外臣僚当体予意。

显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太祖亲祀圜丘。

世宗以显德元年正月丙申即位八月丁未以风雨时。若遣官分祭群祠。

二年七月丙子帝谓侍臣曰：朕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近代以来急於戎事祭祀之礼几如坠地。且牲牢之具 二 簋之数盖主诚信诚信不至神何享焉今後宜令所司各举其职务在丰洁。

八月乙丑诏曰：今後诸处祠祭应有牲牢香币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亲检校务在精至行事仪式依礼经大祠祭合用乐者仍须祀前教习凡关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监察御史用心点检稍或因循必行朝典先是以太常礼院上言郊坛宗庙礼物多阙故有是命。

四年二月庚午诏有司添修祭器法物等先是帝以郊庙祭器皆繇所司相承制造年代浸远式样讹舛乃令国子博士聂崇义检阅礼书模昼其样以闻至是故有是命。

卷三十五

帝王部·封禅

《礼》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书》曰：天子五载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柴望此封禅之大略也。昔齐桓公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甫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禅是知王者受昊天之命居大宝之位顺考古道建用皇极仁及乎！行苇泽浸乎！昆虫太平之风，於是乎！在。若乃建显号施尊名扬英声腾茂实以祈景福以告成功则必申命有司发挥大典刻石纪绩与黄帝比探策告祥配天无极故儿宽谓之帝王之盛节相如亦曰：天下之壮观可不谓然乎！

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无怀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云：云：在梁父东山名也。又曰：云：云：山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下有)

二 羲封泰山禅云：云：(二 读曰伏)

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

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炎帝神农後)

黄帝封泰山禅亭亭 (地理志钜平有亭亭山)

颛顼封泰山禅云：云：

帝尝封泰山禅云：云：

尧帝封泰山禅云：云：

舜封泰山禅云：云：

禹封泰山禅会稽。

汤封泰山禅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禅於社首（在钜平南十二里）。

汉武帝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放依也。音甫往切）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又司马相如传载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後失之矣。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求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审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以问左内史儿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摄群元（统察摄聚也。辑楫与集三字并同虞《书》曰：楫五瑞是也。其字从木）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徵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封禅之享荐也。以非常礼故经无其文）以为封禅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祛开散合闭也。开闭于天地也。）祇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称副也。）唯圣主所繇制定其当（当犹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月（言不决也。）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所言不同各有执见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言振扬德音如金玉之声也。）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帝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御史大夫初议封禅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骑还祭黄帝蒙桥山释兵凉如（地名）帝曰：吾闻黄帝不死有蒙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且犹将也。类祠谓以事类而祭之）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天子有事宗庙必自射牲示亲杀也。事见国语）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始皇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稍渐也。）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上古有人皇者九人）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帝为封祠器视（视读曰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徐偃博士姓名）周霸属图封事（属会也。会诸儒图封事周霸人姓名也。），於是帝黜偃霸而尽罢诸儒弗用以元鼎六年五月东幸缙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上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高为之奉邑（■古崇字以崇奉嵩之山故谓之■高奉邑也。）诏曰：朕用事华山至於中岳获■鹿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高御史乘属在庙傍（天子出御史除二人乘为曹护车驾）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高独给祠复亡所与夏四月癸卯帝因东上泰山（言易上也。泰山从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车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从山下转右而上也。）帝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帝还至奉高帝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殊不经难施行（人人殊异文不合经故难以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缙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祀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尚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出封中（■出于所封之中）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更互也。）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肩（肩同）然如有闻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坛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也。丘历梁父城民田租逋赋贷已除（逋赋未出赋者逋贷官以物贷之而未还也。）加年七十已上孤寡帛人二疋四县无出今年■（自博至梁父凡五县今云：四县奉高素以供禅非■限）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又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其邸泰山下。

二年帝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旱乾封三年（三岁不雨暴所封之士令乾也。）上乃下诏天旱意乾封乎！（言_二新封则致天旱欲乾我所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秋作明堂於泰山下。

五年春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若今之计帐）初封泰山东北_二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言其阻）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公玉姓带名也。《吕氏春秋》齐有公玉丹此盖其旧族而说者读公玉为宿非也。单姓玉者後汉司徒玉况自音宿耳）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_二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_二复读曰复）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帝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汶水名也。出琅琊朱虚作所上明堂于汶水之上也。带图公玉带所上明堂图）及是岁_二封则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帝祠坐对之（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言对武帝以来乃配之）祀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毕_二堂下而上（_二古燎字）。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所（与赤帝同处）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太初元年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_二高里（山名在泰山下）

三年正月行东巡海上四月还_二封泰山_二石闾（石闾在泰山下_二南方方士言仙人间）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_二封祀明堂因受计。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_二封丙戌_二石闾。

征和四年幸泰山_二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_二石闾先是武帝每_二封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自此以上赞祝者辞）。又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焉益遣几遇之（益多也。几读曰冀）後。又亲禅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奉祀蓬莱之属几致殊庭焉（殊庭蓬莱中仙人庭也。几读曰冀）复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仙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执期（地名也。）名曰：迎年（迎年。若云：其年）帝许之如方名曰：明年（言明其得延年也。）帝亲礼祠上犊黄马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风后封钜岐伯皆黄帝臣也。东泰山在琅琊朱虚界中有小泰山是）禅几山（几山在朱虚县）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复还泰山_二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_二南方（下基之南面）方士言仙人间也。故帝亲禅焉其後复至泰山_二封还过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岁而周遍於五岳四渎矣。後复至泰山_二封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祀而泰山五年一_二封武帝凡五_二封。

後汉光武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_二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言三月帝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帝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岳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

三十二年正月帝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会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奏乃许焉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秩方者言黄帝繇禅封而後仙，於是欲封禅封禅不常时人莫知元封元年帝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於是罢诸儒不用三月帝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帝许梁松等奏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背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於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处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玉玺一枚方二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二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入地入地四尺。又用石牌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刻书帝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後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窳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清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

牒二月帝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於群神遂觐东后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东後藩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钜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得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符合帝祭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专兹竭行封岱清河雒命后经■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後裔握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蒙宰之权势依■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隳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扬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狄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皇天■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起是以中次诛讨十有馀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吏各■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惟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事垂于後昆百寮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隳礼坏建武元年以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後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讫二十一日辛卯晨燎祭天於太平山下南方群臣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毕将升封，或曰：太山虽已从食於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於是使谒者以一牺牲於尝祠太山处告祠太山如亲耕■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後西上毕位上坛尚书命奉玉牒检皇帝以一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命藏玉牒以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於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中元元年复博奉高赢勿出元年租刍藁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匱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匱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祖室之下（又赵熹传熹为太尉上言宜封禅正三王之礼中元元年从封太山。又张纯传纯为司徒奏帝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於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祐四方来贺今摄提之岁苍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於岱宗中兴勒功统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祠地祇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中元元年正月丁卯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于宫屋翱翔升降进奉高壬申从祀五帝於汶上明堂癸酉告祀二祖四宗（二祖谓高祖世祖四宗谓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明帝为显宗）大赦天下诸犯罪不当得赦亦皆除之复博奉高赢无出今年田租刍藁丁鸿以少府从帝奏曰：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于山川协时月正日角斗斛权衡使人不争陛下尊履蒸蒸奉承业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泽降澍柴祭之日白气上升与燎烟合黄鹄群翔所谓神人以和答飨之休符也。帝善焉。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太山王者告代之处为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燔柴以告天）

魏明帝黄初中护军蒋济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太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已来七十二君或顺所繇於前谨遗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亲而誉他人之父今大魏乘百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危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自武文至於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

比往古无所取喻至於历世迄今未废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馀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倔强於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且去岁破吴虜於江汉今兹屠蜀贼於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无累於封禅之事也。此议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蒋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馀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馀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荣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天子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会隆卒不复行。

晋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司空张华等奏曰：臣闻肇自生灵则有后辟年载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颀顼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绪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繇文德至於陛下受命践祚弘建大业群生仰流惟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加数旬荡定羈其鲸鯢赦其罪逆■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於四极虽黄轩之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号前载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古《河图》雒书之徵不是过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勤千载之表播流後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等。又奏曰：今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茫茫禹迹今实过之天人之道已同巍巍之功已著宜■礼地祇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神人之愿也。乞如前奏诏曰：今阴阳未和政刑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诏不许■等。又奏曰：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基天命之应济兆庶之功者必有圣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敢让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圣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掌人物国之大事取义于此故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考之功天命。又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此礼至於克定岁月须五府上议然後奏闻诏曰：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恩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与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等。又奏臣闻唐虞三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灵祇之凝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於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复纷纭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俗省方礼有升中於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鲁藩列於诸侯或享於岐山或有事太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仪者不可胜数号谥不■民以至於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人望绝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成功。若兹者欽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服大化日睹太平至公至美谁与为让宜祖述先明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帝复诏曰：所议诚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尔便报绝之。

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朝野物议咸愿登封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後言及封禅宜禁绝。又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上表请封禅帝不许。又兖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禅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观古迹撰封禅图及仪上之高祖谦让不许。

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广。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於是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创定其礼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

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岳为坛如南郊。又■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悬於庭为埋■■二於南门外陈乐设位於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

唐太宗贞观五年正月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金议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帝手诏曰：省表具怀自有隋失道四海横流百王之弊於斯为甚朕提剑鞠旅首启戎行扶翼兴运克成鸿业遂荷慈■卷恭承大宝每日晨思治弗敢康宁兢兢夕惕用忘寝履薄馭朽不足为喻赖三灵显命百辟同心海外无尘远夷慕义但流遁永久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廩犹虚家给人足尚怀多愧，岂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所望恂恂济济叶力尽诚辅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颂形於金石菽粟同於水火反朴还淳当如来议。

十二月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等诣朝堂。又上表请封禅帝曰：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輻辳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於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守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苟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稼频登疾疫不作诚宜展礼名山以谢天地但以丧乱之後民物凋残惮於劳费所未遑也。

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帝不许尝从容而言曰：朕本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属天下丧乱遂有救焚拯溺之志义师入关之始群凶鼎沸当此时但得三分天下亦为足矣。朕以不武内稟太上皇之谋外假士大夫之力数年之间六合大定升中告禅信亦其时然朕往者蒙犯霜露遂婴气疾但恐登封之後弥增诚惧有乖营卫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寿公卿等勿复为言。

十一年帝将有事於封禅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皆上封禅事互设疑惑言新礼简略事有未周，於是敕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及颜师古朱子奢等参议得失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不决，於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徵中书令杨师道慎采众议以为永式议昊天上帝坛其略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固当为坛下■豫申齐洁赞飨已毕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於太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太祖景皇帝配飨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皆充器币岂嫌华靡■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灵琦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又议玉策曰：封禅礼祭严配作王皆奠玉策肃奉庆成今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五分每策五检俱以金编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方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议金匱曰：祭配之策盛以金匱归格艺祖藏之朝堂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六寸形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方石玺累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盛书■笥所以或呼石■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其十枚石检刻石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玺。又议太山上圜坛曰：四出开道坛场通议南面入升於事为允今请介丘山圜坛广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设一陛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议圜坛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班土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今请於圜坛之上安置方石玺緘既毕加土筑以为封高一丈二尺而广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书藏於其内祀禅之所土封制亦同此议玉玺曰：谨详前载方石緘封玉检金泥必资印以为秘固今请依令用受命玺以封石检其玉检既与石检大小不同请更造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检私制依汉建武时故事。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垂裔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矣。陛下声畅九垓威横八极灵祇不爱其宝兆庶无得而称但当赞述希夷以摅臣下之志其登封及禅并肆觐之坛并请刻颂立碑显扬功业。又议设告至坛曰：既至山下礼行告至柴於东方上帝望秩遍礼群神今请其坛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禅方坛及自馀仪式请从今礼仍请柴望秩同时行事。又议废石阙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实用岂云：■饰今既积土厚封足与天长地久其小距圜坛石阙回建事非经诰无益礼仪烦而非要请从减省以十五年奏从此议馀皆罢之遂附制于今礼永垂於後焉。

十四年十月甲戌赵王元景等表请封禅帝冲让不许至於再三壬辰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为隆平登封降禅圣贤谓之大典是以出震则天之后革夏变商之君继韶夏而施尊名崇号谥而广符瑞顾迟迟焉群臣区区诚为此也。原夫大始云：构生灵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遐哉！上古以迄於兹历选休徵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窥管无惧触鳞沥胆披肝言亦备矣。援天引圣辞亦殫矣。幸蒙亭育之泽降以听览之恩大赉虽敷犹申後命未便浹汗方事逡巡怀生之徒不遑宁处伏乞皇帝陛下则天成务应物为心协三才之会昌乃霁然而动色遂万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虽复龙图告徵龟书袭吉尚谘於四岳

建明谟於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通於朝野八■之内下问浹於华戎凡在人灵畴无■跃今兹百辟咸集九有攸同并执玉以来庭俱式歌而。且舞远则重译金议近则端笏参谋欣睹增天之高愿逢加地之厚绝域忘生而越险华■忍死而争趋中外之心克谐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执羁勒者俨车徒而俟命庶官率职三事夙兴远迓昌言明灵幽赞莫不倾视俯听希陪肆覲之礼效祉呈祥钦承告成之庆山称万岁企和銮而发奇■浮五彩伫华盖而交荫两仪之情转迫万国之望愈深臣。又闻之屈己从众至人所以称仁丝言显发哲王以之敷信昨奉明诏许以试之实降皇情俯同人欲宽仁之利斯博示信之道宜弘即日庶尹驰心咸奉章而守阙列藩翹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冀天慈深加昭察制可群僚之奏克以发轶之期颁示普天申明绝典使夫一时之士欣独高於万代八荒之酋荷周霑於再造则臣等死日犹生之年不任诚恳之至谨与连率方牧等奉表诣阙固请以闻，於是下诏曰：自古明王君临区宇功济天下道被生民内外无虞年■丰稔莫不归功上玄致礼厚地腾茂实於六合飞英声於百代今公卿在列屡属虚心岳牧具僚固陈金愿理在难夺敬依来请顾循诸己仍怀惭德。

十五年三月庚辰肃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诣朝堂上表请封禅四月辛卯朔下诏曰：肇有蒸庶树之司牧载籍所纪风烈犹存至於道洽品物功成宇县天眷彰於符瑞人事表於隆平莫不增封岱宗广禅梁甫荣镜六合对越三神前圣所以垂其尊名後王所以仰其休烈盖繇此也。自火德既衰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沉沦诸华竞逐彝伦大坏虽周室削平赵魏隋氏混一文轨而金革之事未戢於封疆雅颂之音弗闻于朝廷遂使至教阙如淳风莫反齐郊绝类帝之礼日观缺升中之仪其已久矣。朕丕膺景命嗣守洪基承大乱之余当率土之责负■兴惕纳隍在虑上凭宗社之灵下资士庶之力草昧伊始援干戈以靖乱区夏既平引礼乐以纬俗尉候无警■有年比屋咸保其欢含气不违其性殊方异域尽地界而来庭应图合牒殫天符而表瑞缅怀前载详求诸己岂伊寡德能致此乎！固乃上玄所叶赞也。而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固陈人祗之意请遵封禅之典推而不居至於数四文武之情弥切内外之议日闻诚请频繁淹历年载朕继迹百王因心万物上奉苍昊义在荐功下抚黎元方祈厚福既迫兹理敢不祗从猥以眇身齐美上代永言夙志凛乎！增惕可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宜与公卿并诸儒士及朝臣有学业者详定其仪博考圣贤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务尽诚敬称朕意焉，於是诏太常卿韦挺为检校封禅大使礼部侍郎令狐德■副焉朝廷参议其仪异端竟起秘书少监颜师古乃奏称臣撰定封禅之礼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中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礼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宫犯郎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进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雒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译丙辰诏曰：自古皇王受天之命建显号於封禅扬洪名於竹帛者莫不功济夷夏道叶人祗然後登泰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七德靡记九部寂寥而欲齐声於圣哲垂美於篆籀者也。朕承宗庙之重当区宇之责寅畏三灵忧勤万姓虽戡翦祸乱克定遐荒而至教犹郁刑典未厝胜残之化未洽於率土和平之风多惭於往烈是以览经籍而自失想坛场而增惧亟寝缙绅之奏屡拒公卿之请逡巡大典荏苒历载近者文武百僚州县庶尹频繁抗表殷勤固陈咸以为两仪交泰四夷宾服礼让兴行年■丰稔苍昊呈符於上灵符不可以久替黎献协心於下众欲不可以固拒朕迫兹群议敢不敬从欲荐功上玄大报后土升中之仪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有彗星出於西方朕抚躬自省深以战■栗良繇功业之被六合犹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阙遂使神祗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寝兴靡措。且旷代盛典礼数非一行途之间劳费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复将送仪仗转运粮储虽存节省之义终烦黎庶之力非唯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太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纳隍之情悦蒙灵祗回■卷宗社介福朝廷同於大道风俗归於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泰山有前代帝王因封禅立碑及石函检之类往遭离乱被贼毁发并■立瘞藏之。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官及方岳等上表请封禅不许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僚。又请封禅诏曰：朕念远役初宁颇须休息深知所请甚合机宜即事省方恐生劳扰俟百姓■逸可徐议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长孙无忌等。又诣顺天门抗表请封禅曰：臣闻阴阳不测陶冶生灵之谓神道德玄通仁育黎元之谓圣圣也。者自天之攸纵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称辟灵心作其会昌惟辟奉天至诚表其封禅升中之道抑斯之谓欤繇是先王急焉当仁不让景中必■时至则行务在告於成功故无俟於终日伏见纶旨辞远役之初宁缓此嘉期■俟人之逸豫岂容前歌■拒戢武之後辞劳拓境开疆太平之秋有倦诚如睿

虑未昭百姓之心假此空言实乖千里之应臣等伏膺麟阁纵观太始之初沉研鸟文历选 曾巢之上悠悠栗
 陆未辨牺牲森森大庭孰知樽俎衮衣为饰尚报太帝之功茹毛充荐轻展介丘之礼西叙穷乎！积石东渐迫
 乎！沧江化未覃於九夷贡有阙於三脊犹。且范围天地幹运羲舒扬翠旌於奉高抚朱弦於岱岳迓百神而
 宾上帝契三灵而谒大坛玉牒灵文飞英华於万古金绳秘检腾清辉於八埏是知纪号垂名崇高莫加於肆类
 推功辑瑞广厚莫大於登封。若乃灵祝所集人谋允洽虽固执於 谦谅无得而辞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
 探赜神无不 唯几所鉴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则超贯混元之际繇是大明扬彩丽雕轩以再中景宿腾辉藻
 璇题以霄映奔山车而叠軫促日驭之鸣銮跃泽马而相趋徵天駟之徐轭烟川清野蓄泄於奕奕之阿薰风警
 途扇荡於云：云：之峤其 兆也。如彼其显应也。若斯而陛下因事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显号韬光於
 琰碑绝异殊尤沮洳於琼检孰谓畏天之命顺人之欲者欤率土凄凄深所未喻臣。又闻之游海。若者冯夷
 之宫为陋登太山者鲁侯之邦盖小是知绛霄不极九垓网络於胸中赤县无涯四海括囊於度内何者升山巢
 睫窃比所以悬殊朝菌灵椿长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乐云：替封 盗钟大礼既湮长鲸裂冕酌抚石於无
 体均天之响郁兴采扫地於无形 宗之道逾劭则女希惭其创制轩后归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见诛农夫
 化为京观禀噍无类刍牧穷於染镞重兴粒食颂栖亩之余粮首建骏 原咏徒行之兼乘则农皇贬於推轂羲
 氏退以扶轮矣。既而凝旒阐化中外 是福负 胜残飞沉遂性亭育侔於宇宙就望体於 日荷其德以难
 名用其功而无谢故乃邈高辛之顺义孕颀顛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肃委金科而罔施毁犴空图设画衣而
 莫犯通关梁於 服共苑囿於黎蒸击壤而谣传清音於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於皂隶外户设而不崩神兽驯
 而靡触故以光融伊帝景焕虞庭至於卑宫菲膳孝享通於鬼神大路越席致敬敬於严配黄屋建三辰之 垂
 范裕於千祀玄 垂九旒之藻设法悬於万代小正调其玉烛应祥 而不亏中天朗其金镜与真明而同晷则
 文命以是伏膺玄王於兹负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项垦灾戮冀野而复皇猷诛畴华而清帝道提倚天之
 长剑极涂炭於游魂挥驻日之雕戈畅怀生於仁寿则骇文武之仍代吞高光之累叶矣。迨彼数君时闻一善
 能兼之者实归仁圣。若乃提封海外总一寰中日域穷芳华之津月 跨 波之表 面内并为冠带之伦
 飘飘驾风总萃王庭之会尽北荒之明月 刃天府以 光筐南州之火毛鬻旗亭而吐曜龙伯钓 之旅咸编
 列於武臣凤洲君子之渠各委质於文吏斯乃书契之所未睹超古先而绝类矣。窃惟域中三大义均一体感
 通繇乎！影响弥纶切乎！交际是知德逾厚者祝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当今 穹储祉浹天弦以宅心后土
 锡符总坤维而服化繇是百官累息万国耸神金发叩闾之请仞副上灵之望伏愿时纾睿绂远振天声徵鸿儒
 聘颀齿考逸义缙遗编摭秦煨之逸文采鲁壁之余蠹酌 经而定义宪《河图》而缮仪然後玉路乘春金鑣
 肃景五牛翻其折羽六龙辉其镂锡鼓丰隆而警翠微振列缺而清绿野凝笳发岫合万岁於山言飞盖峦错
 五松於林秀登圜坛而接武降曜魄而齐尊俾夫一代衣冠 其名於册府四方夷狄凿其窍於灵宫则普天欣
 赖怀生再造朝闻夕死 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胜至愿重竭愚瞽昧死以闻诏曰：朕遐观哲王焕在方
 册功既成矣。咸礼备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禅所以发挥天命昭报上灵其有建显号以创鸿徽施尊
 名而腾茂烈者莫不扬辉於镂玉绚景於涂金昭昭然丽三辰而并运滔滔焉播四 而极深朕诚寡德良深景
 慕曩者氓俗凋弊国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给而槐卿守阙请继美於云：亭岳牧叩闾祈踵武於梁岱自惟
 菲薄至道未凝抗礼 穹实怀疑緬寻幼齿运锤交表忘其家以 甸天下委其体以济寰中翊戴先皇削平
 诸夏出於万死首导五横之源不顾一生光锡兆人之命越自炉炭获返营魂 於鬼录并登仁寿窃惟天地
 之大德存於施生朕以径寸之怀小心袭於造育降期体泰谅或繇兹不然者何能致於此也。遂得池隍象浦
 苑囿龙沙置一候於鹤林同六爻於鰈水实资天 卷贲以咸亨岂朕微庸而能及此今兹列辟卿士鸿生硕德
 各述灵徵累陈丹款既迫群议当事敬从乃诏有司广召缙绅先生议方石圜坛之制草封禅射牛之礼 造羽
 仪鞶辂并送之雒阳宫。

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诏曰：朕闻天高地大首播黎方炳皇燧人肇恭玄 是知施生为德处崇高而不言
 亭毒攸姿钦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运相迁休烈存乎！典坟至道流乎！雅颂其有仰齐七政俯会
 百神察灵眷於祥符报玄功於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继踵云：亭对越两仪尽先圣之能事扬统三统垂曩哲之
 尊名悬镜天衢罔不繇於此也。自中阳绝组堙白水於穷流宫孽绍兴阻黄星於天堑永嘉东播化金马以为
 牛道武南祖飞苍鹅以登祚周岳裔逮三叶而巢倾隋并舜後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乱以暴代昏各肆
 巨壑之心规享上灵之佑却行求进其可得乎！繇是寂寥千祀无怀之风不嗣；民弃七经子长之言殆绝遂

使岱山日观久阙升中之仪汶上明堂畴闻类帝之义顾瞻礼乐深有可嗟朕幼践危机愍斯穷运上同负翼下靡息肩负荷休徵投旗鞠旅肃恭储祉吟■跃鳞顺朱鸟以行诛翳丹凤而遐举射九乌而悬日月区品物以煦阳和炼五石以造乾坤济摧角以全眉寿，於是尊奉先帝凝旒於庙堂躬履兵锋忧勤於燮辅既而仰逼威命俯顺乐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忧责之重自动。若厉之怀遂致灵贶无涯翦毛头而降锡游魂削衽尽穷■以开疆东苑蟠桃西池昧谷咸覃正朔并充和气较凝祲於往代穷今古而罕闻考光泽於前皇罄练缙而莫睹岂朕眇身勤劳所逮谅繇高明垂鉴祚此隆平今兹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请躋封禅之踪顾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绝群言至於数四中外之情尤切企伫之望逾深朕。又详思荷财成於穹昊自古贤哲并归功於大帝迫斯至理弗获固辞展礼上玄实增惭惧可以贞观二十有二载仲春之月式遵故实有事於太山诸内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将事告成各罄乃心无亏政道恪居职务以协时邕所司宜与缙绅先生载笔圆冠之士详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严敬称朕意焉乃令天下诸州明扬仄陋其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宜国器者并膺■集太山庶令作赋擲金不韞天庭之■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间务得英奇当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杨师道为检校封禅大使户部侍郎卢承庆为副後改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为大使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等议云：梁甫社首二山并是古昔禅祭之所去十五年议奏请禅梁甫今更奉诏议梁甫去泰山七十里。又在东南至於行事未为稳便社首去泰山五里是周家禅处臣等参详请禅社首有诏依奏馀并依十五年议八月壬戌诏曰：朕闻探玄蹟者先实而後宾体至公者本仁而未礼名归於已往哲存而弗务德利於人前圣■旬而为急是用范围天地权轻重以会时宜取则阴阳■通变以从众欲繇古之封禅无夺事机所谓奉天咸资务隙朕仰窥前志历选哲王无怀有巢緇逾绳契之末龟文凤纪越在俎豆之先扣寂寞以传疑故可略而言也。至如三元立统百物正名步骤之轨非遥损益之源可挹虽尧心广运局疆域於流沙禹迹遐宣限■是封於碣石犹。且先引即叙次展玉帛之仪首创宾门方备云：亭之典告成之义罔弗繇兹况朕奄有方輿闡域该於千古仰承灵■卷降福超於百王巨海所环莫非臣妾长河攸括并入封疆日者夷夏同文祲符狎至谓可鸣銮日观勒牒仙闾许以来春亲行告禅而今延■一姓流窜西陲控弘万计初归正朔新就絜维。又以公卿庶僚各陈诚请遂有翠微之役非无板筑之劳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碍重披丹扃请建玉华。且复频有兴造恐致劳烦兼闻河北数州颇伤淹滞朕为人父母思济黎元顺动升中理无兼遂其介丘之礼宜。且权停其玉华宫制度务从菲薄更令卑陋庶免风雨称朕意焉。

卷三十六

帝王部·封禅第二

唐高宗即位後公卿数请封禅龙朔一年十月癸丑诏宜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所司详求故实务从折衷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

十二月戊申诏曰：海东二蕃久愆职贡近者命帅薄伐军务殷缘河州县劳於征役比虽多有蠲免庶事优矜万邦俱会恐致烦扰劳逸二途理无兼遂介丘大礼及幸都并宜。且停。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诏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实有事於岱宗所司详求茂典以从折衷其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数或藏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送。

九月乙丑诏曰：来年行幸岱宗州县不得浪有烦扰其水浅可涉不可缮造桥梁所行之处亦勿开道路诸州及寺观并百姓不得辄献食。

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国■宾乌菟昆侖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马填候道路是时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於市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午至齐州停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於太岳之下庚申帝御行宫牙帐以朝群臣。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亲祠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坛己巳帝登於泰山封玉牒於介丘庚午降禅於社首山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先是李■许敬宗等议封禅仪注请以高祖太宗二座俱配昊天上帝表曰：臣闻殷荐上帝事有明文祖宗并列抑惟通轨虽三五以降损益不同汉魏以还■革殊致至

於帝郊严配之仪尊祖敬宗之典固以因心弘范缘情作则孝思圣敬迴冠往初茂实宏规遂高终古伏惟高祖太武皇帝改物创业拨乱反正受终明三统之历执竞隆七百之基御极垂衣称物平施随山静稽天之浸授首扑燎原之灾玄功畅於六虚圣绩覃於四海巍巍荡荡无得而称太宗文皇帝凿乾履度括地提衡翦修蛇於洞庭戮蚩尤於中冀戡召雨追风之孽斩断□练石之勤微禹之功用轸宣尼之叹曰：文之德实符姬旦之时■智神武含弘光大深居高视怀日月以■临刚彳建柔明体乾坤之博厚求贤劳於宵梦拜善急於朝；食■宇宙以弥纶运阴阳而陶铸变浇伪於华胥之俗还淳朴於大庭之辰九译同文八荒顺轨人神以合祥瑞毕臻巢凤下窥游麟易扰山车泽马远服瑶池之驾醴泉甘露近充上寿之尊优游垂拱制礼作乐远镜百王独为称首再造区夏重安宸极昊天成命二帝受之升降节文不宜差别而肃恭■祀缀兆分位升中告禅天地别飨乖严父配天之文失尊亲加隆之数今归功宗岳请以二帝并配窃以太穆皇后造舟备礼爰定厥祥处人伦之经居风化之始追踪文母播美周■原文德皇后■见天作合曾沙表庆功侔十乱化被二南两圣既已配封则二后应须配禅申宸思淳深之极弘圣朝敬爱之旨自我作古闻之往策周制所定夫何足云：斯乃振扬休烈昭宣懿范请存乎！不刊永贻来叶诏从之。又皇后武氏上。表曰：伏以封禅旧仪祭皇地祇以太后昭配皆以公卿行事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则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礼载陈中外之仪斯别，岂有推尊先后而以宰臣参祭讲求至理有紊徽章妾望以展礼之日■率六宫内外命妇亲临奠献以申如在之敬诏许之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大赦癸酉帝谓群官曰：升中大礼不行来数千载近代帝王虽称封禅其间事有不同或为求仙克■，或以巡游望拜皆非尊崇祖业近在隋朝丧乱最甚老小填沟壑少壮染兵锋高祖发自晋阳拨乱反正先朝躬擐甲冑赞成大业扫除氛■廓清区宇遂得四海宅心万方仰德朕丕承宝历十有七年终日孜孜夙夜无怠属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华夷■安远近辑睦所以躬亲展礼褒赞先勋情在归功固非为己遂得上应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礼既毕深以为慰公等休戚是同故应共有此庆欲与公等饮■尽欢各宜在外更衣即求相见仍敕所司撤幄帐施玉床三品已上升坛四品已下纵列坐坛下从酒设乐群臣及诸岳牧竞来上寿起舞日晏方止戊寅诏兖州置寺观各三所观以紫■仙鹤万岁为称寺以封峦非烟重轮为名丙戌发自泰山改号封祀坛为舞鹤台介丘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台以祀日各有灵鹤及山呼万岁之瑞故也。

上元三年二月诏以今冬有事於嵩岳令所司草仪注务从典故闰二月诏以吐蕃犯塞停封岳。

调露元年七月诏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宜令礼官学士等详定仪注。

十月庚申诏以突厥背诞其冬至於嵩山封禅宜权停。

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诏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岳宜令礼官学士等审定义注务展诚敬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有孝行儒学文武之士，於是诏礼官议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馀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不可复行据封禅祀礼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釜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釜驾至祠所牢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若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贵随时不可行用神功破阵乐及功臣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窃惟二舞肇兴讴吟攸属赞九功之茂烈叶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圣德而子孙享之详览传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况升中大事华夷毕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怀率舞之庆陶甄化育莫匪神功岂於乐舞别申严禁臣等详拟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诏并从之寻以帝不豫改用来年正月行封禅之礼十月癸亥车驾奉天宫十一月丙戌诏曰：朕闻仁者德之本叶亭育之至途礼者道之末乃帝王之馀事历选往初详观曩躅惻隐以孚其化变通以孚其神朕以虚薄祇膺宝位旰食宵衣惧忝於宗社如伤。若厉伫济於黎元每以皇基肇辟范围覆载遗■所覃昭格区宇处荷灵命尝虑下亏鸿业遍刊群岳不足上报玄功已升闻於日观思款谒於天台志在告成谅非为己属今兹丰稔方有事於嵩丘崇圣之丕绩祈兆人之嘉佑顷者分使出巡存问风俗河南河北尚有十馀州旱涝加以朔方寇盗时或侵边关内流离未能复业一物失所独甚纳隍数郡不宁岂宜备礼前欲以来年正月封中岳者宜停（高宗自东封之後天后盛劝行中岳之礼频下诏皆属年饥。又蕃夷寇边而輟於嵩山之下营奉高宫以为有事之渐）。

玄宗开元十二年闰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书裴彥等上请封东岳曰：臣闻道协乾坤圣人之玄德功存礼乐王者之能事故旁徵前载博考鸿名躬历数之期遇天人之应莫不发号施令升中合符泽浸黎元以茂声实者矣。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於百王至德加於四海梯航接武毕尽

戎夷之献耕凿终欢不知尧舜之力恶除氛 增日月之光辉庆袭休荣杂烟 之气象灵物绍至休祥沓委江茅将高 黍均芳双 与一茎齐烈固可以稽典训设坛场悉符瑞之美答神祇之祝谦而不发虽在於圣心理则难辞孰违於天意臣幸遭昌运谬齿周行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无任勤恳之至谨於朝堂奉表陈情以闻帝手诏报曰：自中朝有故国步艰难天祚我唐大命集於圣真皇帝朕承奉丕业十有馀年德未加於百姓化未覃於四海将何以拟洪烈於先帝报成功於上玄至。若尧舜禹汤之茂躅轩后周文之懿范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风 之祥则宗庙社稷之馀庆也。天平地成人和岁稔则群公卿士之任职也。抚躬内省朕何有焉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甲子侍中臣乾曜中书令臣说等奏臣闻自古受天命居大宝者必登崇高之丘行封禅之事所以展诚敬报神祇三五迄今未之阙也。是以高宗因武文之业盛岱亭之礼方册所记虞夏同风圣移三朝年经五纪封崇之典缺而未修山川望幸属在今日陛下靖多难尊先朝天所启也。承大统临万邦天所命也。焉可不陟东岱禅云：亭报上玄之灵恩绍高宗之洪烈则天地之意宗庙之心将何以克厌哉！且陛下即位以来十有四载创九庙礼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弟兄文王之慈惠也。卑宫室菲饮食夏禹之恭俭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尧之文思也。怜黔首惠苍生成汤之深仁也。化玄漠风太和轩皇之至理也。至如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鳞介穷祥极瑞盖以荐至而为常众多而不录正以天平地成人和岁稔可以报於神明矣。鸿生硕儒上章奏而请封禅者前後千百圣情 揖天鉴未回臣等仰考神心傍采众望封峦展礼时不可抑陛下纵不欲以成功告天，岂不可以天休报德臣等昧死上请以闻帝手诏报曰：夫登封之礼告禅之仪盖圣人之能事明王之盛业也。朕以眇身 王公之上夙夜祇惧恐不克胜幸赖群公以保宗社至於休徵符瑞皆先帝遗庆朕何赖焉，岂可以礼百神覲群后备岱亭之礼展封祀之仪者哉！虽诚请是违而宿心未暇臣乾 翟说等。又上言曰：臣等考天人之际稽亿兆之情以为治定功成登封告禅鸿名盛则属在圣明陛下让德冲深未允群议神祇失望臣等惧焉。且今四海和平百蛮率职莫不含道德之甘实咀仁义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怀名山望珍符荐至年 屡登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臣闻自古受命而封禅者七十二君安有殊风绝业足以方今也。然犹躡梁父登泰山飞英声腾茂实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孕虞夏含殷周矣。有何退让逡巡於大礼哉！夫昭报天地至敬也。严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苍生博惠也。祭荣纪号丕业也。陛下安可以阙哉！况天地之符彰矣。祖考之灵著矣。苍生之望勤矣。礼乐之文备矣。陛下安可以辞哉！故臣等愿因神祇之叶赞顺华夏之恳诚早稽旧章特垂新诏，庶几仲夏乘农之隙以展巡狩肆覲之仪则天下幸甚臣等昧死重请以闻帝。又诏报曰：夫治定然後制礼功成然後作乐朕承奉宗庙恐不克胜未能使四海 安此治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焉可以扬景化告成功虽欲答於神祇终候安於兆庶再省诚恳惓良深乾 翟说等。又再上言曰：臣闻圣人者与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辞鸿名盛典不可得而让陛下功格上天泽流厚载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叶幽赞故符瑞异臻天意也。书轨大同人事也。菽粟屡登和平也。刑罚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是和平而不崇昭报至理而阙荐祖宗亿兆之情犹知不可况上帝临 神宗顾 是其可止乎！愿纳王公卿士列岳缙绅之望回命有司速定大典臣等不胜恳切敢昧死再拜上请以闻时儒生墨客献赋颂者数百计帝不得已而从之丁卯下诏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率繇斯义自魏晋已降迄至周隋帝典阙而大道隐王纲弛而旧章缺千载寂寥封崇莫嗣物极而复天祚我唐武文二后应图受 泊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怀百神震六合绍殷周之统接虞夏之风中宗弘懿铄之休睿宗穆粹清之道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者也。朕昔戡多难稟略先朝处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以展严 宝菽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实以奉遵遗训至於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遑时迈十四载於兹矣。今百 有年五材无管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氛氲淳风淡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於阙庭奇兽神禽甘露醴泉祥极瑞者朝夕於林 王公卿士罄乃诚於中鸿生硕儒献其书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斯皆烈祖圣考垂裕馀庆故朕得荷皇天之景 赖祖庙之介福敢以眇身而颺其让是以敬承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永言陟配祇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所缘封禅仪注兵马陪集并皆条奏布告遐迩。

十三年四月乙丑抚州三脊茅生有上封者言曰：昔齐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将欲封禅问於夷吾夷吾对曰：江淮间三脊茅生用以缩酒乃可封禅其时无茅桓公大惭而罢自历千古今始一生昔宣王南征责

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则古之谒者秩异等今谒者班微以之从事可谓疏矣。又曰：旧礼尚书令奉玉牒今无其官请以中书令从事。又按汉武帝时张安世为尚书令游宴後宫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为中书谒者令至成帝罢宦者用士人魏黄初改秘书置中书监令旧尚书并掌制诰既置中书官而制诰枢密皆掌焉则自魏以来中书是汉朝尚书之职今尚书令奉玉牒是用汉礼其官既阙故以中书令主之议奏玄宗令张说徐坚召敬本与之对议详定说等奏曰：敬本所议其中四条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临时量事改摄制从之癸亥以东封鹵簿人少召外州音声人助之随驾警卫十月己未敕曰：自古明皇仁及万物今助天摯育方欲告成其缘祭祀及在路供顿牺牲饩牢礼不可阙除此外天下诸州并令断屠及渔猎采捕驾回至京任依常式辛酉帝发东都巡狩庚午至濮州河南百五里内父老皆献牛酒还其牛各赐帛一疋遣之丁丑白鹄见于行宫。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之下去山趾五里丁亥帝袞冕服於行宫致斋戊子敕曰：封祀告成为万姓祈福必资清洁以副朕心其行事官及斋郎应致斋者宜令御史行斋切勿容疏怠有雄野鸡飞入斋宫驯而不去久之飞入仗卫忽不见 王守礼等贺曰：臣谨按旧典雌来者伯雄来者王。又圣诞酉年鸡主於酉斯盖王道遐被天命休祯臣请宣付史官以彰灵贶从之己丑日南至帝备法驾登山旌旗天仗 屯百馀里环卫於岳之下列千庐於{品石}谷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诸方朝集使及蕃夷君长咸从是日有诏应行从群臣并留於谷口帝独与宰臣及升坛行事之官登於岳上斋宫之所初帝以灵山清洁不欲 宣繁将令初献於山上坛行事亚献於山下坛行事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礼臣位於山下诚足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然礼成於三初献亚终合於一处帝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於是敕三献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臣座於山下坛行事帝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牒本是通於明神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禱年 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外人莫知之帝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 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高祖神尧皇帝配享帝冕袞升坛奉 璧奠献以 王守礼亚献宁王宪终献命有司享五帝百神於山下坛礼毕帝乃饮福酒中书令张说进称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圆台四阶谓之封祀坛台上有方石再累谓之石碱玉牒玉册刻玉填金为字各盛以玉匱絨以金绳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宝印之纳玉匱二於碱中金泥碱际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後焚柴燎祭群臣称万岁传呼从山顶至於山下振动天地，於是整銮辂还山下之斋宫有庆 随马祥风绕辂中书令张说等蹈舞拜贺帝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 物休 皆是卿等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怠矜说等。又奏曰：圣心诚恳昨夜致斋则息风收雨今朝封祀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 引燎灵迹盛事自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万姓天下幸甚辛卯祀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坛睿宗大圣真皇帝配享藏玉策於石碱如封祀坛之仪初帝登山至斋宫其夕阴 惨冽劲风起裂幕折柱寒气切骨帝露立祈请仰天自誓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应时风止天地清晏日气和煦及升坛休气四塞登歌奏乐有祥风自南而至丝竹之声飘。若天外及禅社首五色 现见日重轮壬辰帝御朝覲坛之帐殿朝群臣大赦天下诏曰：朕躬陟天门宿斋日观时属严冬雪後初夜风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代人当咎俯仰之际顿息霜飈奠献之晨变同韶景诚荷上天垂 亦赖灵山吐祥诗云：无德不报宜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饰祠庙去十里禁其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祠神天下赐 七月帝制纪泰山铭亲书勒於山顶之石壁其词曰：朕宅位十有四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难任安夫难安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心之浩荡。若涉于大川赖上帝垂休先后储庆宰衡庶尹交修皇极四海会同伍典敷畅岁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金谋唱余封禅谓孝莫大於严父谓礼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积固请不已固辞不获肆余与夫二三臣稽虞典绎汉制张皇六师震叠九 旌旗有列士马无 华肃肃邕邕翼翼溶溶以至於岱宗顺也。《尔雅》曰：泰山为东岳周官曰：兗州之镇山实惟天帝之孙群灵之府其方处万物之始故称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称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启天地荐成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玄天之眷命为苍生而祈福岂敢高视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设坛场答休命则亦与百执事尚绥兆人将多于前功而弑彼後患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余一心有终上天其知我朕惟实行三德曰：慈俭谦慈者覆无疆之言俭者崇将来之训自满者人损自谦者天益如是则轨迹易循基构易守磨石壁

刻金字冀後之人听词而见心观未而知本铭曰：维天生民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天为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德凉者灭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爱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称有截文表时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礼备封禅功齐舜禹若岩岱宗 我神主中宗绍运旧邦惟新恭已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礼留诸後人緡予小子重基五圣匪功伐高匪德矜盛钦。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亭亭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祇 文祖光昭旧勋方士虚诞儒书不足秩后求仙巫神捡玉秦灾风雨汉污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之绝岩播告群牧，於是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 翟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 撰朝覲坛颂以纪圣德是日以侍中源乾 翟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中书令张说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盖以宰相之任佐于王化勒成岱宗特有宠也。

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书左丞相萧嵩等累表请封嵩华二岳。表曰：臣闻封峦之运王者告成当休明而阙典乃臣子之深过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受命继天应期光宅垂庆 而覆露畅和以生成物荷深仁时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穆清之风被矣。淳源既泳福应咸臻盈於天壤昭於方策盖非愚下所能颂美。且天之在上日监在兹嘉大圣之神功降元符以表德恭伸昭报祇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兹道臣等睹休徵以上请陛下崇谦让以固辞事恐劳人抑其勤愿德音所逮自古未闻昔虞巡四岳周在一岁书称其美不以为烦宁彼华嵩皆列近甸复兹丰稔。又倍他年岁熟则馀粮地近则易给况费务盖寡咸有司存储峙无多岂烦黎庶当首路以望属车陛下往封泰山不秘玉牒严 上帝本为苍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伏愿发挥盛事差择元辰先检玉於嵩山次泥金於华岳天休既答人望见从上下交欢生灵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诚理在至公祈於俯遂无任愀款之至谨诣朝堂陈请以闻帝固让不从手诏报曰：升中于天帝王盛礼盖谓臻兹淳化告厥成功今兆庶虽安尚竭丰年之庆边 则静犹有践更之劳况自愧於隆周敢追迹於大舜顷年迫於万方之请难违多士之心东封泰山於今 厉，岂可更议嵩华自贻惭恋虽藉公卿共康庶政永惟菲薄何以克堪朕意必诚宜断来表也。

二十八年九月己丑 王守礼率宗子左丞相裴耀卿率百官僧道父老皆於朝堂抗表以时和年丰请封嵩华二山帝抑而不许。

天宝九载正月文武百寮礼部尚书崔翹等累上表请封西岳刻石纪荣号帝固拒不许翹等。又奉表恳请曰：自今月辛亥至於癸丑累表诚祈请纪荣号圣心恭默冲让再三臣等伏读纶言退增祇 栗敢重沥愚恳期诸必遂臣闻圣人之言与春秋而同信上天之宰将影响而合符昭报不可以久稽成命不可以固拒今灵山警蹕望玉銮之升中儒林展仪思金匱之盛礼发祥储祉喻以封山人事天时不可失也。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祖武宗文重熙累洽 风化而祇砺在动植而昭苏外户不局馀粮栖亩其神功至道广瑞殊祥前表缕陈安敢浮说夫修德以俟命勤功以告成将欲竭颖神祇雍熙帝载未为过越也。伏惟览公卿之议考封禅之礼陟华盖於翠微转钧陈於 路泥金於菡萏之上刻玉於明星之前使三五六经复再闻於唐典七十二姓不独纪於夷吾敷景福以浸黎元锡大庆而後天地苍生之望也。朝廷之幸也。无任诚恳愀款之至谨诣朝堂奉表陈请以闻帝手诏不许曰：轻修大典所不愿为时或传中旨请纪荣号何如空云：请封西岳乙卯群臣。又奉表请封西岳曰：臣翹等伏稽古训上请增封再奉明旨未蒙允诺臣等承诏惶骇失图臣闻省方展义君人之大典登封告成王者之丕业是以古先哲后道洽则封所以答神祇之功增兆庶之福无私於己故行之者不思必顺於天故言之者难夺敢昧万责竭诚终请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绍文武之丕烈合君臣於昌运均雨露和阴阳西海无波而静默群生自乐而仁寿繇是德怀蛮貊泽洎昆虫宗庙祀典罔不祇肃要荒殊俗亦莫不庭自皇王已来载籍所记未有混区宇穷禎祥地平天成德茂道洽。若今日之盛者与固可告太平之功展封崇之礼故臣与王公侯伯黎老缙黄累陈白奏备竭丹恳岂谓圣恩犹阻皇鉴未回伏奉癸丑诏《书》曰：轻修大典所不愿为臣等战 栗匪遑宁处实以陛下功成道洽理实升中。且夫龟龙咸格天意也。夷夏大同人事也。时和年丰太平也。无为清净至理也。允应大典岂谓轻修乎！奉。若灵命安可不为乎！臣等敢冒宸极重明其义窃以西岳华山实镇京国皇虞之所循省灵仙之所依凭固可封也。况金方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临坛告陛下长生之 发祥作圣抑有明徵。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翦桐为戏唐叔因是而定封盖人君之言动有成宪斯事至细犹不忽也。况陛下眷言封祀宿著神明道已洽於升平事未符於琬琰，岂可抑至公於私让弃诚信於神明乎！固不可得而辞也。

日者封章累奉嘉应必臻一献而甘雨流再陈而瑞雪降则知人天之意影响合符。若然者陛下安得稽天命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太平不告其。若休祥何至理不答其。若神祇何伏愿仰答天心允祇灵贶上以扬祖宗之盛烈下以副亿兆之恳诚克崇上报永光大典臣等幸甚宗子。又上。表曰：臣彻等伏见祫祥委积河海澄清长瞻北极之尊屡献西封之疏诚恳不达天鉴未从徘徊阙庭陨越无地陛下再造区宇肇康生人与天合符与道合契故得灵芝表瑞玉版呈文九岁衍於京坻百蛮尽习其冠带能事备於典策盛德光於祖宗升中告成是属今日惟夫太华高冠群山当其少阴镇此西土自有虞巡狩历祀三千夏殷以还罕能肆覲陛下虽加进宠号增崇庙宇而大礼未施精意空洁。又陛下顷岁建碑曰：尝勤报德之愿未暇封崇之礼万姓瞻予言可复也。臣以为天地之主岂徒言哉！神祇候望故已久矣。伏愿俯顺百辟兆人之请明徵刻石铭山之记迁万乘降被三峰奠璧於中坛奏笙鏞於上帝使普天蒙福重赐无疆频冒宸严并期必遂无任恳切屏营之至谨诣朝堂奉表陈请以闻凡三上表上乃许之丁巳诏曰：以今载十一月有事华山中书门下及礼官详仪注奏闻务从省便是载三月西岳祠庙灾时关中久旱诏曰：自春以来颇愆时雨登封告禅情所未遑所封西岳宜停。

卷三十七

帝王部·颂德

诗有六义其一曰颂所以议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乃骏命允集圣政光被武功震耀远夷率服孝德昭著风俗归厚乃至典礼修举珍符沓委王泽渐渍时文载郁繇是群臣归美颂声并作或端委穆清寿觴斯荐或奏御公车英词焕发华奋藻引商流羽是光帝德以播国风粲然可观於斯为盛至有述上世之懿烈扬无穷之休问固足以播之昭示来裔皆所以揄扬褒赞极臣子竭忠称君之分也。

舜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因庶尹允谐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总危敕正也。奉正天命以临民惟在顺时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嘉乐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事业乃广）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大言曰：承歌以戒帝）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宪法也。天子率臣下为起治之事当慎汝法度敬其职）屡省乃成钦哉！（屡，数也。当数顾省汝成功敬终以善不懈怠。）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赓续载成也。帝歌归美股肱义未足故续歌先君後臣众事乃安以成其义。）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汤放桀武功成故以为号南巢地名有惭德惭德不及古）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恐来世论道我放天子尝不去口）仲虺曰：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迩近也。不近声乐言清简不近女色言贞固殖生也。不生资货财利言不贪也。既有圣德兼有此行）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已改过不吝（勉於德者则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则勉之以赏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过即改无所吝惜所以能成王业）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言汤宽仁之德明信于天下）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仇怨也。汤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从此遂征无道西夷北狄举远以言则近者著矣。）曰：奚独後予（怨者辞也。）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予后后来其苏（汤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后来其可苏息）民之戴商厥惟旧哉！（史谓初征自葛始）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贤则助之德则辅之忠则显之良则进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弱则兼之则攻之乱则取之有亡形则侮之言正义）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则推而亡之有存道则辅而固之王者如此国乃昌盛）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日新不懈怠自满志盈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建大中之道于民率义奉礼垂优足之道于後）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求贤圣而事之）谓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问则裕自用则小（问则有得所以足不问专固所以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戒慎终如其始）殖有礼覆昏暴（有礼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钦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行事则敬天安命之道）

周公居摄五年之末以文王受命不卒而终时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作维天之命之诗成王时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陈成王归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则称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书以嘉禾名篇告天下）

宣王时仍叔为大夫作 𠄎 汉之诗以美宣王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 𠄎 而惧侧身 𠄎 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

尹吉甫为王卿士作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尹官氏申国名申伯宣王舅也。以贤人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以正礼遣申伯之国有车马之赐饒于 𠄎 也。）又作 𠄎 民美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贤能谓樊侯仲山甫也。其《诗》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又作韩奕美宣王能锡命诸侯（梁山于韩国之山最高大为国之镇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然谓之韩奕也。梁山今在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後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其《诗》曰：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又作江汉美宣王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也。（召穆公虎也。淮夷东国在淮浦而夷行召公受命伐而服之）

召穆公为王卿士作常武之诗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

汉武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御史大夫倪宽上寿曰：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政教之法象相因属属连也。）间者圣统废绝（圣统圣人之道业谓礼文也。）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祖始也。）宗祀泰一（宗尊也。）六律五声（六律谓黄钟大蕤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五声宫商角徵羽也。）幽赞圣意（幽深也。赞明也。）神乐四合各有方象（四方色及五神祭祀声乐各有等）以承嘉祀为万世则（则法也。）天下幸甚将建太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 𠄎 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谓日有重日也。将者甫始之辞也。太元太初历也。本瑞谓白麟宝鼎之属也。以候景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宗尊也。肃敬也。邕和也。既敬。且和则长为天所享也。）光辉充塞天文粲然（塞满也。灿然明貌）见象日昭报降符应（言天显示景象日月昭明也。降下符应以报德化）臣宽奉觴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觴。

终军为给事中从武帝幸雍祠五 𠄎 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每一足有五蹄也。）又得奇木其枝傍出 𠄎 取复合於本上帝异此二物 𠄎 专谋群臣（访其徵应也。）军对曰：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葭芦也。成长则曰：苇）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荐居（荐屡也。随畜牧屡易故居不安住也。《左传》戎狄荐）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于 𠄎 幕骠骑抗旌昆邪右衽（居抗举也。右衽从中国化也。）是泽南洽而威北畅也。（洽溥也。畅达也。）若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俟贤县赏待功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谓不堪职任者也。劳力归农亩也。）刑於宇内矣。（刑法也。言威法於宇内也。一曰刑见也。）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言自谦也。）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三宫明堂辟雍灵台也。言於三宫班政教有文质也。）封禅之君无闻焉（前世封禅之君无闻。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万事草创（谓创始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於无穷（润色谓光饰也。）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休徵之应见（休美也。徵证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於勒成专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宫（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则烧之祭地则 𠄎 之郊宫谓泰 𠄎 及后土也。）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塞合也。明者明灵亦谓神也。）而异兽来获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济白鱼入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谓伐纣时）今郊祀未见於神 𠄎 而获兽以馈（以馈谓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 𠄎 也。昭明也。令善也。）苴白茅於江淮发嘉号於营丘以应缙熙（苴作席也。江淮职贡三脊茅为藉也。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纪焉（谓史官纪记也。）盖六 𠄎 退飞逆也。（六 𠄎 退飞象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鱼登舟顺也。（谓武王伐纣而鱼入王舟象征而必获。故曰：顺也。）夫明 𠄎 之徵上乱飞鸟下动渊鱼（乱变也。）各以类推今野兽并（嘉号封禅也。太山在齐分野。故曰：营丘也，或曰：登封太山以明姓号）角明同本也。（并合也。兽皆两角今此独一故云：并也。）众枝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 𠄎 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要衣裳谓著中国之衣裳也。）斯拱而 𠄎 之耳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後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时皆以军言为中吾丘寿王为光禄大夫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宗庙藏於 𠄎 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帝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於公刘大於太王（公刘后稷曾孙也。太王文王之祖则古公 𠄎 父也。）成於文武显於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昭明也。漏言润泽下

沾如屋之漏)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显德行施恩布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祲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赐寿王金十斤。

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於众庶闻王褒有俊才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乐职者言百官各得其职也。宣布者风化所洽无所不被)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童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褒既为刺史作颂(即上中和乐职宣布诗也。以美盛德故谓之颂)。又作其传(解释颂歌之义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乃徵褒既至诏为圣主得贤臣颂。

後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神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觴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繇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觴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

章帝建初三年正月己酉宗祀明堂时郎中傅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元和中始置古礼巡狩方岳崔暹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雅美时丁鸿以少府从上奏曰：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协时月正日角斗斛权衡使人不争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业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泰山嘉泽降厨柴祭之日白虹上升与燎烟合黄鹄群翔所谓神人以和答飨之休符也。帝善焉。

魏太祖以孙权称臣遗谏大理王朗朗答曰：孙权前笺自诡躬讨虏以补前愆後疏称臣以明无二牙兽屈膝言鸟告欢明珠南金远珍必至情见乎！辞效著乎！功三江五湖为沼于魏西吴东越化为国民鄙郢既置荆门自开席卷巴蜀形势已成重休累庆杂沓相随承旨之日抚掌击节情之畜者辞不能宣。

晋武帝时挚虞为闻喜令时天子留心正道。又吴寇新平天下安虞上太康颂以美晋德潘岳辟太尉府举文章秀才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

元帝初王莽为琅琊王司马王敦启为荆州刺史及帝即位奏中兴赋上疏曰：臣备肺腑幼蒙洪润受自韶齿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於兄弟义同於交友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阳弃官远迹扶持老母携将细弱越长江归陛下者诚以道之所存愿馀荫故也。天诱其愿遇陛下中兴当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礼闻问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马相如不得观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又臣昔尝侍坐於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额之左相者谓王当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於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还京都陛下见白兔命臣作赋时琅琊。又献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道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寇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地而愆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今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足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

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庐江春县留夜见门内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围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县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颂。

孝武帝时袁宏为东阳太守以汉时傅毅作显宗颂辞甚典雅乃作颂九章颂简文之德上於帝。

後魏道武既破贺讷遂命群臣登勿居山游宴终日从官及诸部大人请聚石为峰以纪功德命张襄为文。

献文时高允为中书令从帝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帝览而善之。

高闾为昭武将军时献文传位从御崇光宫闾上表颂孝文时间为中书监太和三年冬至帝及文明太后大飨群官帝亲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闾进曰：臣闻大夫行孝义合一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圣性自天敦行孝道称愿上寿灵应无差臣等不胜庆踊谨上千万岁寿帝大悦赐群臣帛人三十疋。

宣武永平中甄楷上孝文颂十三篇优诏报之。

高聪为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宣武幸邺还於河内怀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馀步侍中高显等奏伏见亲御

弧矢临高设弋鸣弦动羽驰镞所逮三百五十馀步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巧会驹虞之节妙尽鬻圃之义威棱攸叠□光摄气才猛所振■愍弥心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字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意诏曰：此乃弓弧小艺何足以示後叶喉唇近侍苟以为然亦岂容有异便可如请遂勒铭於射所聪为之词。

隋高祖时突厥叶护可汗以帝所赐旗鼓西征{阿女}婆遂生擒{阿女}婆既而上书请{阿女}婆既生之命上下其议左仆射高■进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存养以示宽大帝曰：善■因奉觞进曰：自轩辕以来獯鬻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臣敢再拜上寿。

唐高祖武德八年四月赤雀巢於殿门宴五品已上上颂者十馀人极欢而罢。

七月高祖从容谓侍中陈叔达曰：自古帝王统一四海者凡有几人。对曰：五帝三王已前年代浸远近古已来有秦始皇之与两汉下洎晋武耳高祖曰：朕幸得继前哲於朕良多。叔达又对曰：隋末乱离苍生涂地。若不逢陛下救其沦溺黎庶殆为鱼矣。此盖天授非人力所致帝大悦。

九年四月给事中欧阳询奏上帝德论帝览之称善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初晋氏南迁後魏来自■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獯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跃骇，於是秘书郎岑文本献藉田颂以美之（臣钦。若等曰：按後魏後周并耕籍田与此所载有异）。

六年闰八月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帝手诏答曰：卿所论太美但朕德甚寡恐有识者窥卿为後人所笑卿引古昔无为而治朕未敢拟伦比之近代乍逾之耳卿睹朕之始未见朕之终宜付秘书。若朕能慎终如初则可也。如违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十四年二月陕州言河水变清司空长孙无忌等诣阙上。表曰：臣闻昆仑戴极道玄液以周天积石疏源委沧波而括地俯作神州之纪仰膺上帝之宫水德灵长斯其谓矣。故能道符千载位长百川瑞马开图发荣光於远代应龙辟壤致宅土於遐年自此不追寂寥难俟天之祚圣复在於兹伏惟皇帝陛下则哲承基穷神阐化功绵■外德耀瀛表文教蔚乎！三五至道格乎！天地是以禎凝藪泽庆溢风烟丹井辉奇青丘表异嘉苗合颖入丰膳以鸣钟天駟■播颂声於缀兆西鹑南雉之颯日至月书连珠涌醴之徵■霏雾集宜其展事羸里仰告成功出豫介丘方腾茂实犹。且宵衣旰食。若有追而不逮对越嘉祉乃固辞而弗居遂使万玉韬华三神缺望西星位■申以德水之祥东岳希封勳以清河之祝陕州刺史房仁裕状称所界内二百馀里正月元日黄河载清谨按《易乾凿度》曰：圣人受命河水清京房飞候曰：河水清天下太平繇是纳渭合泾混流同洁凌门幼泽别■瓜俱清马颊驰波详观。若镜龙门激箭回眺飞空滔天之曲焕然冰夷之都可见千寻朗澈俯映玄珠一曲澄鲜遥观紫贝尽河宗之奥秘洞水府之仙灵，岂非天鉴详明不爱其道神心昭著在感斯通何幽显符合人祗交际理均形契。若斯之效欤臣等沐道醉心观祥骇目按图遯听旷古无闻实庆生涯亲承旦暮诏答曰：嘉瑞爰降必资至德大河效祉是为希世顾惟寡昧但增惭惕乃天地表祥宗社垂■欲使四海隆平八荒禘是福王公卿士内外庶僚宜勉■正道以副灵贶焉是月帝幸国学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帝手诏褒美。

十五年十月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为人主仰止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此四者帝王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於朕之身何等为优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有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繇此言之功利居多。

十六年七月太宗谓侍臣曰：朕数召公等欲问愆阙，庶几善道以救不逮耳今尝达夜不寝思为政术非惟忧勤万姓亦欲贻法後昆司空长孙无忌奏称古来拨乱人主载籍斯存天造草昧之辰爰始经纶之日何尝不思闻帝道■奉王度及即位之後渐染骄盈诗云：鲜克有终此非空说陛下君临四海将二十载视事之後每留群臣陛下为解威严贷以颜色唯欲其论国家善善用康政化哀愍黎元圣情专切岂臣等独蒙恩泽四海苍生谁不幸甚。

二十一年二月诏皇太子之国学释奠赐学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高业右庶子许敬宗上四言诗以美其事。

二十二年四月磧外蕃人争牧马土界帝亲临断决然後咸服黄门侍郎褚遂良进曰：昔虞芮争田去此三百里陛下圣德广运无远不臻磧外诸夷来断境域振古以来所未闻也。

玄宗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十以上凡百三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词合音律者为龙

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初帝在藩与宋王等居于兴庆里时人谓为五王子宅及景龙末宅内神池涌出■滢清莹流之不竭中有龟龙游焉故群臣歌之八年城门郎独孤晏奏曰：伏见圣上於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圣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盖有国之常祀圣上朝夕肃恭是过周公远矣。又闻禁中宁王宪申王■内朝宴会圣上宫中自拜跪如家人之礼岐王范薛王业恩锡特殊友爱邕睦海内称之昔尧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过帝尧远矣。圣上近造一小院东西南北各三十馀步寝殿卑狭阶高尺三寸房廊阶不过四五寸无青墀所坐毡褥非破不易是过於夏禹远矣。圣上尝得绢四十馀万疋谓侍臣等曰：此物拟充男女嫁娶左藏库物是百官诸边将士物岂得漫用节约。且过汉文远矣。圣上至德光厚躬劳庶政忧人饥寒昔齐君雨雪御裘忧劳冻馁但恤寒耳今圣上忧冬寒夏热是过之远矣。请宣付史官从之。

十三年十一月封东岳礼毕，於是中书令张说撰封祝坛颂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撰朝觐坛颂以纪圣德。

十九年八月幽州执叛奚寿斤来献宰臣裴光庭等奏曰：伏以深仁烛幽远被无外至德感物矧兹有苗顷者奚寿斤放命不恭执讯来献而陛下设诚不疑推致赤心归于陬落襁负而至置之左右射御不违自非睿圣至诚被物何以骤改骄节卒为忠臣变鸱枭於鸾凤登反侧於仁寿求诸前古竹帛所不载稽诸近事耳目所未闻臣等豫睹休异■取敢书于史册帝曰：奚寿斤往因胁从遂同逆命俘虜而至罪则难容收其悔过之心免其殊死之责推诚待物果获忠臣此皆卿等辅翊之所致岂朕薄德之能感书之简册以示将来当斯美名良用惭惕。

二十三年二月己亥以奚契丹既平宰臣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等奏贺曰：奚及契丹尤近边鄙侵轶是虑式遏成劳臣庶常情欲其防御所谓长策无出此者陛下独断宸襟高夺群议以为顿兵塞下转粟边军旷日持久役无宁岁不。若因利乘便一举遂平使迁善者自新为恶者就戮其劳不久永息我人。且命大兵临之凶徒必溃不出此岁当并成擒臣等初奉圣谋高深未测及闻凯捷晷候不差远蕃遗类莫不稽颡缘边卒咸返耕稼卧鼓熄烽诚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谋先定神■非常观变早於未萌必取豫於无象臣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为重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虽蒙警安敢无言既豫闻始谋。又幸见成事，岂可使天功虚往日用不知竹帛相传复纪何事请宣付史馆垂示将来仍许将吏等刊石立颂以纪功德帝手诏报曰：事有难易因图可卜小蕃背诞恶贯已盈人神弃之指期可灭今之克定偶会夙心记以史官铭之乐石颇矜功伐不愿为之卿等苦论载用多愧使桓山之颂复在兹乎！

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中书令张九龄上言曰：臣闻好尚之论事踈於偏方至极之宗理归於一贯非夫上圣孰采要旨伏惟陛下道契无为思谈玄妙考六经之同异筌二教之幽赜将以降■群疑敷化率土屏浮词於玉殿缉精义於金门一变儒风再扬道要凡百士庶罔不知归臣等幸侍轩墀亲承至训■跃之极实倍常情望宣付史馆帝手诏报曰：略举三教求之精义会三归一初分渐顿理皆共贯使自求之卿等论议庙堂化源何远事关风教任付史官。

天宝元载五月濮阳郡王■敷及嗣王宗子等奏曰：臣等伏以龙池肇庆宝祚攸章圣德动天贞符荐至臣等情深家国志愿光扬去开元二十二年於东京朝堂上表请建龙池圣德颂曲蒙天■卷俯遂微诚其时■营已就刻勒所为颂文未备叙事多遗述圣谈天万不举一既乖士庶之望莫展宗臣之心寻请改■冀昭圣德斐然虽竭於愚思翰墨未绝於琬琰今属灵符降祉景命维新天宝之号再加郊庙之仪式展诚合书其宝录光阐徽猷缀集前文以存不朽特望天恩更许编录则圣德鸿业纪而无遗圣美形容於兹允备无任勤恳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帝手诏报曰：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每省朕躬曷称奇纪岁月斯积符瑞屢臻欲备叙之复兹诚请实赖人事不遗神明允来意也。

八月突厥阿布惠与其党属来降中书门下奏曰：臣等伏以匈奴患边其来日久顷虽朝廷示信约为父子之国然而好杀喜兵常怀轻掠之志陛下圣谋广运睿略玄通至道昭感神明叶赞不劳一卒不烦一兵使其种落自相携贰今叶获败亡殒身漠北妻子縲系为俘阙下巢倾席卷瓦解■散万里无事三边遂空旷古不宾尽为臣仆普天所履皆入封疆諒繇负德背恩自速夭亡之祸固亦休兵偃革用彰海晏之期实有无方之神宁惟不战之胜求诸载籍所未尝闻臣等幸遇昌期欣逢大庆望宣付史官从之。

十二月西河大破吐蕃中书门下表贺曰：臣等自今月以来累见陇右奏大破吐蕃大岭青海等军捷书前至日因奏事陛下谓臣等曰：吐蕃背恩神人共弃岂惟陇右频胜三数日间河西当有大捷今日王■垂果

奏大破吐蕃鱼海及游奕等军擒生斩级并虏获羊马不可胜计窃观前後克捷皆是特禀圣谋密练骁雄深讨凶寇以寡击众所向无前天心与睿德合符士卒与神兵叶契九重制胜动必有成万里知来见於未兆一月三捷千古未闻品物同欢何况臣等伏望宣示朝野编于史册诏曰：坐运奇谋诚难与战河西捷书相继谓之伐叛可豫图之所请者依。

九载灵州都督兼御史中丞张齐丘上言请於新筑北大都获府建圣德碑颂许之。

十载九月中书门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承德音闻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盖以地气有殊物性因变朕近宫内种柑子树数株今秋以来结实一百五颗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亦可谓稍异者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旷古所无者乃可为非常之感是知圣人御物以元气布和大道乘时则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异名实造化之有功匪阴阳之所革陛下玄风真纪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兹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花实绿蒂含霜芳流绮殿金衣烂日色丽彤庭岂比夫摇木移根俟风而实。若榴传种因石为名理匪自於人谋事。关於神化图牒未有耳目攸新臣等忝侍轩墀恭闻殊异喜庆交集倍万常情仍望宣示朝廷光诸史册帝手诏报曰：枳橘之性惟任土不迁阴阳之和实在能感致。且寒谷吹律犹气变燕郊则中枢化源故物备京邑今黄柑数株丹实盈条。露迎风香逾江剑金光珠泽秀溢林庭岂斯果之足珍喜元和之必应故合天道信何远焉所贺已知仍依来请。

十二月庚申敕安国寺以所撰先皇圣德颂刻石（其石背上宜题亲王嗣郡王及中书门下两品五品以上供奉官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诸司文武官员三品以上兼节度使及蕃酋大首领等名品准诸颂碑制名记）。

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玄宗自蜀至帝奉迎於望贤宫左相苗晋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圆表言伏见工部侍郎李遵及殿中监李辅国言皇帝於望贤宫奉迎上皇望楼趋驰捧足呜咽问安既退侍膳皆亲及出宫之时亲选龙媒侍从归阙孝敬之至傍感人神四海归心恩深锡类群臣何幸得睹盛美陛下武功冠於千古孝德逾於百王昔夏之有穷少康复其业汉之新莽光武缵其绪虽复崇名茂绩辉映当时而皆旷日持久动十数载致使宗社郡邑荡复无遗未有如陛下神武奋发睿谋独断会不再稔扫清群凶奉迎圣皇不失旧物蒸蒸翼翼荣辉区宇考之传记振古未闻天地人神孰不庆幸臣请编诸史册传之不朽诏曰：荷社稷之灵赖上皇之感翦除寇盗克复京都浹辰之间大勋允集扫清宫阙奉迎銮舆昨自望贤宫得申拜庆重欢侍省深戴君父之恩承顺尊严固宜臣子之礼卿等。谟致理翼赞成功方告史臣有惭薄德乙卯殿中监李辅国奉表上曰：臣闻古今大宝皇王受命成功创业皆始艰难繇是足高光武之功汉图斯永灭浇。之患夏嗣以兴岂比孝以感通德以成化光膺圣历协契天时开辟已来未有如陛下者也。顷巨猾开。中夏不康陛下赫然发愤奉命专征曾不逾旬两京克复扫清宫阙奉迎銮舆警蹕鸣笳旧仪盛行军便幕故事无阙陛下整法驾拥群臣远自望贤拜迎路次引旌旆而祥风不散拂銮舆而瑞雪时飘承顺天颜无违就养君父之礼亿兆同欢犹乃不自为功至崇谦德过周文侍膳之典迈汉高献寿之仪处奉至尊敬恭受命伏惟陛下以孝理天下也。如彼以德化天下也。又如此盛德大业其至矣。哉！臣幸参缔构职在禁戎得睹盛明无任。跃伏请编诸史册以示将来诏曰：朕恭承明命亲总兵戎扫。抢之妖拯生灵之患宗社所。何往不克虽兆自於艰难而终盛於丕业昨日星顺动銮舆回京仰戴君父之恩重欢侍省之庆拜迎之日得展孝敬特荷恩慈多惭薄德遂得祥风引旆瑞雪洒途宫阙生光感应昭著卿为朕心膺夙夜忠勤所请宣付史馆宜依。

代宗大历三年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鹤衔柴及泥补葺殿之隙坏凡一十五处宰臣等上表贺曰：臣闻孝至於天则祥发陵邑德被於物则化及鸟兽伏惟陛下因心广教弘道极和时因霜露之恩流行。雨之泽故前圣垂裕歆於明诚皇天报祝赐以嘉异双鹤来感翔集可窥迹比人谋事归神化伏望宣示中外编诸史册帝手诏答曰：圣祖仙都高宗园寝希夷清净之所肃穆哀敬之地二鹤翔集以月系时常衔。茨用补缺坏顾政礼之多阙而先灵之幽助祇奉祝。感切良深卿等道备梓材任当构厦睹兹符应庶洽康宁。赖嘉谟弼予不逮所请编诸史册者依。

七年十月帝畋于禁苑一发连二兔遣使出示宰臣仍赐之宰臣等拜舞称庆抗表请付史官以纪鸿猷手诏不许癸丑宰臣等。又上言曰：闻王者有日官动而必书事无虚美用成善终之义观乎！召举之明体合忠直辅宣法教斯良史之任也。帝者盛美纪于一时阙登雅颂彰示家国斯君子之罪也。昔汉武有获蛟之歌魏祖有南皮之事皆盛其殊能叙列前载玄宗开元中。於岐阳亲御弧矢陈九军之礼有百中之捷焕耀图

史布昭咏歌今陛下以丰岁皆秋农郊始隙因依时令习用戎事游涉灵囿经于上兰以一发之神连三窟之狡弦匪再控骑无角逐进异前禽之失举明不合之围事过旧闻妙归天纵足以重威四夷高视千古恩赐之後荣庆中朝公卿庶尹动色相贺垂於简牘允叶礼经。若圣情冲深过於谦让则史臣旷职後代无称凡在席位罔知所出伏愿特回圣慈俯遂诚情手诏答曰：帝王之制礼有三驱弧矢之威财成理道朕方欲清静流化无为轨俗射御之艺阙而不书卿等爰_二处礼经博求良典举圣祖岐阳之狩徵汉皇郊庙之歌再陈表章频志简册式遵彝训宜依所请。

敬宗宝历元年九月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上言请於管内立皇帝圣德碑二年四月丙寅内出皇帝圣德碑本以赐廷凑。

武宗会昌中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讨杀回鹘乌介可汗至会昌末表请蓟北立纪圣功铭帝诏遣宰臣李德裕为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延宰臣於玄德殿冯道奏曰：先皇帝末年不抚军民惑於声乐遂致人怨几坠丕构陛下自膺人望军民惠爱藩后入覲情同鱼水时岁频稔亦淳化所致也。更愿居安思危保守今日帝然之。

四年九月戊寅上御中兴殿顾谓宰臣曰：时事近日如何冯道奏曰：臣省事以来无岁不闻战伐盖政令不一王纲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载服之以武威怀之以文德任贤不二去邪不疑天下归心人知耻格近岁以来可谓无事。

长兴元年正月癸未上御中兴殿谓宰臣曰：近虽降春泽如何冯道奏曰：今岁春初已见三白相次。又降雨泽人情大洽盖陛下圣德感通之应也。臣闻天子事天臣下事君臣下。若不供其职则刑法及之天子不守其道则灾_二降之今陛下敬天事地忧劳百姓则岁有丰登。

二年十二月己卯帝御中兴殿宰臣冯道奏曰：腊日陛下忧雪是夜便降立春日。又降雨泽皆得其节也。自陛下临御于今六载家给人足而。又放鹰_二之类咸令遂性所谓仁及鸟兽也。苟非圣德其孰能臻此。

三年三月癸巳帝御中兴殿顾谓冯道曰：春雨太多乎！道对曰：春泽稍多是丰年之兆契丹孔炽自近朝以来中国多事未暇制服向者王都背叛连结边戎陛下命将得人俾匹马不回使其畏惧而修朝贡则知皇威所振迈于前古也。

周世宗显德四年五月癸卯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知诏诰陶_二进紫芝白兔颂曰：陛下嗣位之元年岁次甲寅薄伐太原兴六月之师定王业也。虎贲振旅兵度孟津汜水献紫芝三茎晬晬分化惹度关之气越三载岁在丙辰亲征淮夷破十万之众宣武功也。戎辂旋轸途次商唐颖州献白兔一头皎皎效质凝_二社之光谨案《瑞应图》曰：王者恩_二行苇则紫芝秀《五行传》曰：国君德及昆虫则白兔驯上宴息之暇有时临玩睹祯祥而修德善驯扰之遂性三者昭万物肇生之数白者叶太素返朴之义芝为瑞也。左盘右屈而自然成形兔之异也。或白或苍亦不常其色，岂可使旷代嘉瑞来者无闻今圣君俭德罢露台至仁祝疏罗重林衡不时之禁则草木茂矣。崇宗庙_二勺祭之礼则禽鱼乐矣。若。然则朱草_二荚将擢秀於庭际丹凤麒麟岂空游於郊藪下臣不佞再拜作颂颂曰：美哉！灵草邈矣。明视庆上帝之所临昭王者之嘉瑞考其祥稽其事芝为草也。岂夺朱而效灵兔乃兽焉取守黑而为异徵其荐瑞之日俱在回鸾之次酌物情顺天意吾君当垂衣而治。

卷三十八

帝王部·尊亲

仲尼曰：故虽天子必有尊也。孟轲亦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夫自家刑国父天母地正位凝命总治纲纪巍乎！在上风以化下鞠育之重经义攸著于以树崇名殊徽号异宫室之制申朝覲之礼增饰服用严备官属晨夕奉养罄竭恭爱德教弥远兆庶是赖书称一人有庆者无善於此矣。

虞舜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瞍。

汉高帝六年三月帝归栎阳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後帝朝太公拥_□（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迎门_□行（_■退而行也。）帝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於是帝心善家令言（已心因得尊崇父号非善其令父敬）赐黄金五百斤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於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於子子有天下尊归於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被坚谓甲冑也。执锐谓利兵也。）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臣钦。若等曰：太上皇号始於此）。

惠帝高祖十二年五月丙寅即位尊母吕皇后曰：皇太后。

文帝初封代王十七年高后丧大臣议立後疾外家吕氏_■暴皆称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为皇帝尊母薄太后为皇太后。

景帝即位尊母窦皇后为皇太后。

武帝即位尊窦太后曰：太皇太后母王皇后为皇太后（臣钦。若等曰：汉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善其发悟已}。

昌邑王即位尊昭帝皇后上官氏为皇太后。

元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上官后也。）皇母曰：皇太后（邛成王皇后母养元帝者也。）

成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母王皇后曰：皇太后。

哀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成帝赵后曰：皇太后太皇太后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贵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

建平二年夏四月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天子之至亲当极尊号）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称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称长信宫成帝赵后为皇太后并四太后各置少太仆秩皆中二千石。

平帝中山孝王子也。元寿二年即位元始元年六月使少府左将军丰（丰甄丰也。）赐帝母中山孝王姬卫氏玺书拜为中山孝王后孺子婴立尊平帝王皇后为皇太后。

後汉明帝即位尊母阴皇后为皇太后。

章帝即位尊明帝马皇后为皇太后及太后丧乃策书加所生母贾贵人王赤绶（诸侯王赤绶也。）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永巷宫中署名也。後改为掖庭永巷宫人即宫婢也。）御府杂帛二万疋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

和帝即位尊章帝窦皇后为皇太后。

殇帝即位尊和帝邓皇后为皇太后。

安帝清河王庆子也。母曰：左姬建光元年追尊父庆为孝德皇尊孝德皇元妃耿氏为甘陵大贵人（甘陵孝德皇之陵也。）

桓帝即位尊母_■氏为孝崇博园贵人（帝追尊父蠡吾侯翼曰：孝崇皇置园庙曰：博园）。

和平元年梁太后葬就博陵尊贵人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节奉策授玺绶乘舆器服物备法物官曰：永乐置太仆少府已下皆如长乐宫故事（汉宫仪帝祖母称长信宫帝母称长乐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反职吏皆宦者为之）又置虎贲羽林卫士起宫室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灵帝母曰：孝仁董皇后河间人也。为解渎侯棖夫人生帝帝即位追尊棖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为慎园贵人及窦氏诛帝使中常侍迎贵人兄宠到京师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

熹平四年拜冲帝母虞大家为宪园贵人质帝母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先是梁冀秉政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陈夫人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时小黄门赵𠄎议郎卑整上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崇显之次无以述尊先世垂示後嗣也。帝感其言乃拜焉。

魏文帝初即王位尊母卞氏为王太后及践阼尊后曰：皇太后称永寿宫。

明帝即位尊卞太后曰：太皇太后郭皇后曰：皇太后称永安宫。

齐王嗣位尊明元郭皇后曰：皇太后称永宁宫。

陈留王燕王旦之子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上表贺冬至称臣诏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将宜依此义表不称臣乎！又当为报夫後大宗者降其私亲况所继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礼典处当务尽其宜有司奏陛下稽德期运抚临万国绍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体尊戚属正位藩服躬秉肃率蹈恭德以先万国其于正典阐济大顺所不得制圣朝诚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礼臣等平议以为燕王表章可听如旧式中诏所施或存好问准之义类则宴觐之族也。可少顺圣敬嘉崇义称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问太王侍御至於制书国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轨仪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诏燕王凡诏命制书奏事上书诸称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以彰殊礼加於群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顺圣敬𠄎𠄎之心二者不愆礼实宜之普告施行。

晋武帝以魏咸熙二年即位尊母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初置宫卿重选其职以太常诸葛绪为卫尉太仆刘源为太仆宗正曹楷为少府。

泰始二年以景皇帝夫人羊氏居弘训宫号弘训太后。

惠帝太熙元年四月即位尊武皇帝皇后杨氏曰：皇太后。

明帝母荀氏元帝宫人及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宁元年帝迎还台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

穆帝即位尊康帝皇后褚氏曰：皇太后居崇德宫。

哀帝即位诏有司议母贵人周氏位号太尉桓温议宜称夫人尚书仆射江𠄎议应曰：太夫人诏崇为皇太妃仪服与太后同。又诏朝臣不为太妃敬合礼典不太常江𠄎议位号不极不应尽敬。

简文帝即位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孝武帝即位尊母李氏为淑妃太元三年进为贵人九年。又进为夫人十二年加为皇太妃仪服一同太后十九年尊为皇太后称崇训宫。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尊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

後魏献文即位尊文成皇后冯氏为皇太后。

孝文帝即位尊冯太后曰：太皇太后。

孝明帝即位尊宣武皇后高氏为皇太后。又尊所生母胡氏为皇太妃後。又尊为太后。

後周武帝即位尊母叱奴氏为皇太后。又尊愍帝后元氏为孝愍皇后先是愍帝被废后出俗为尼至是尊焉。

宣帝即位尊武帝阿史那皇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又尊所生母李氏为天元圣皇太后。

静帝受禅尊天元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天元圣皇太后为太帝太后。又尊宣帝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太后所生母天大皇后朱氏为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元氏为天后太皇太后天元皇后陈氏为天元太皇后。

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即位上天后尊号为则天大圣。

六月以时属炎暑恐则天皇后劳于临御遂罢十日一外朝更以朔望为常仪。

玄宗开元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正殿受朝贺礼毕亲朝太上皇於西宫。

肃宗时太上皇居兴庆宫每日问安寝门圣皇亦时至大明宫问皇帝及太上皇移於内地更选後宫为圣皇所爱者百余人赴西宫备洒扫。又令万安咸宜二长公主入侍养服御馔食穷以珍奇加于常日皇帝问安如旧。

宪宗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率百寮於兴庆宫奉册上太上皇尊号元和元年三月乙丑中书门下上表请尊太上皇后王氏为皇太后诏依。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帝母宪宗贵妃郭氏是年闰正月乙卯诏曰：朕光膺宝历正位宸居大行皇帝事在尊号门贵妃尊冠六宫母临万国谨上尊号曰：皇太后。

敬宗长庆四年正月癸酉即位二月己亥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圣母王氏为皇太后。

文宗宝历二年十二月丁未即位戊申尊圣母萧氏为皇太后。

太和元年五月壬戌朔帝赴兴庆宫起居太皇太后宗正卿李锐率诸宗属诣右银台门进名起居丙寅帝赴兴庆宫上寿内外端午进献如常岁。

四年四月以有司贡新瓜献赴兴庆宫奉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并分赐十宅诸王已下初有司以帝命送诸宫时岁飴味虽太后之尊一□以赐为名帝始即位尝因内园进樱桃将以赐三宫太后帝曰：焉可以为赐因授笔易其文簿曰：奉太后自是以为常。

十一月己亥日南至帝繇禘复道谒太皇太后宝历太后于兴庆宫。

五年正月庚子朔以阴雨连旬罢元会之礼帝禘复道朝贺太皇太后于兴庆宫。

六年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废元会帝赴兴庆宫起居太皇太后义安太后。

宣宗即位尊母郭氏为皇太后。

僖宗即位尊圣母王氏为皇太后。

哀帝二年五月有司修皇太后宫毕中书奏皇太后慈惠临人宽仁驭物景叶■见天之兆克彰诞圣之符今轮奂新宫规模旧典崇训既徵於信史积善宜显於昌期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从之。

後唐庄宗即位尊母曹氏曰：皇太后。又册武皇夫人刘氏为太妃同光中诏曰：皇太后母仪天下子视群生当别建宫闈显标名号冀因称谓益表尊严宜以长寿宫为名。

三年正月甲午朔皇太后生辰帝御嘉庆殿召诸王家宴极欢而罢。

闵帝即位尊明宗皇后曹氏曰：皇太后。又册王氏为皇太妃。

晋少帝嗣位册高祖皇后李氏为皇太后尊母王氏为皇太妃。

汉隐帝即位尊高祖皇后李氏为皇太后。

帝王部·尊师

《周礼》师氏以[A134]诏王傅曰：诏於天子无北面。又曰：当其为师则弗臣。然则尊贤贵德承师问道屈万乘之重明五学之义上以达经国之要下以得化人之本是知尊师重傅则法度存虽曰：圣人必繇学也。严恭之道，於是在焉。若乃尊其爵位委以枢要厚师臣之遇执弟子之礼，或不名以示恩或乞言以敦教生则优其奉禄歿则蒙其渥泽至於幸第以存问变服以临吊皆所以成主善之美繇谘德之旨诚帝者之懿范也。故曰：虽天子必有尊也。斯之谓欤。

神农师悉谓（悉姓谓名）。

黄帝师大挠（大挠作甲子者）一云学乎！太真。

颡项师伯夷父一云：学乎！绿图。

帝尝师伯招一云：学乎！赤松子。

帝尧师子州支父一云：学乎！尹寿。

帝舜师许由一云：学乎！务成跗。

夏禹师大成摯一云：学乎！西王国。

商汤师小臣一云：学乎！威子伯。

高宗学先王之道於甘盘（甘盘贤臣有道德者）。

周文王既为西伯师吕尚东海上人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干西伯（事具宰辅佐命门）西伯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立为师一云：学乎！锡畴子斯。

武王即位九年东伐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及践阼诏师尚父

而问曰：昔黄帝颡顛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坛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即伊尹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

成王以周公为太师公薨成王葬於毕（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王之墓）

汉昭帝时光禄大夫给事中蔡义以韩诗进授帝数岁拜为少府迁御史大夫代杨敞为丞相封阳平侯义为丞相年八十馀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行步 \equiv 免倦（即俯字也。）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颡制者（颡与专同）光闻之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云：云：众语谓有不选贤之言也。）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又韦贤为博士给事中以诗进授帝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宣帝即位以先帝师甚见尊重。

元帝为太子时孔霸为大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帝即位徵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为帝师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及薨帝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曰：烈君。

初元中制诏御史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萧姓）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

周堪初为太子少傅及帝即位堪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

欧阳地馀初为元帝太子中庶子授经後为博士论石渠及帝即位侍中贵幸至少府。

成帝为太子时张禹郑宽中皆授经於帝及即位以师锡爵关内侯宽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

建始中郑宽中卒谷永上疏曰：臣闻圣王尊师傅褒贤隲显有功生则致其爵死则异其礼谥者周公薨以变礼而当天心（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方雷雨以风尽偃大木斯拔国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事见《尚书大传》而与古文书不同）公叔《文子》卒卫侯加以美谥著为後法（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叔发也。《文子》卒其子请谥於君君曰：昔日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不亦惠乎！卫国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 \equiv 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谓夫子贞惠《文子》）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风尹翁归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赐赞命之臣靡不激扬（赞佐也。）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子之美质包商偃之文学（《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严然总五经之妙论立师傅之显位入则乡唐虞之闕道王法纳乎！圣德（闕大也。言陈圣王之法闻于天子）出则参蒙宰之重职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门不开（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诗之辞言贬退所食之禄务从至公之道也。）散赐九族田亩不益德配周召中合羔羊未德登司徒有家臣（司徒掌礼教之臣言宽中学行堪为之也。家臣。若今诸公国官及辅佐也。）卒然早死尤可悼痛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赐之令谥（令善也。）以章尊师褒贤显公之德鸿嘉中张禹老病乞骸骨帝加优再三乃听许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见礼如丞相置从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数加赏赐前後数千万禹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义大将军王根害禹宠数毁恶之（恶谓言其过恶）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谓其饮食寝卧之增损）车驾自临问之帝亲拜禹床下。

平帝年幼选署师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经高行为孔氏师京兆尹金钦以家世忠孝为金氏友。

後汉明帝为太子时桓荣以少傅授太子经学及即位尊荣以师礼甚为亲重拜二子为郎荣年逾八十自以衰老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乘輿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既罢悉以大官供具赐大常家其恩礼。若此。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荣每疾病辄遣使者存问大官大医相望於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蒙茔于首山之阳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馀门徒多至公卿。

五年以侍中右中郎将包咸为大鸿胪咸建武中以郎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帝即位每进见赐以几杖入朝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帝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

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於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

章帝为太子时张■侍讲及即位出为东郡太守元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郡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讲尚书一篇然後■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

魏高贵乡公幸太学命太常王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晋明帝即位以东宫时师傅犹宜尽敬乃下诏曰：朕以不德夙遭凶猥以眇身■于王公之上哀茆在疚靡所谄仰忧怀惴惴如临于谷孔子有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朕将祇奉先师之礼以谄有德大宰西阳王（名□）秩尊望重在贵思降丞相武昌公（王敦）司空即丘子（王导）体道高邈勋德兼备先帝执友朕之师傅太常安阳侯训保朕躬忠肃笃诚夫崇亲尊贤先帝所重朕见四君及书疏仪体一如东宫故事。

後魏明帝在藩邸时梁越以上大夫授诸皇子经书及即阼以师傅之恩赐爵祝阿侯。

太武为监国时卢■鬼以笃学博闻授经後以师傅旧恩赐爵济阴公。

宣武为太子时孙惠蔚侍讲东宫及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训经典延昌二年追赏侍讲之劳封枣■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後周武帝少尝受业於卢光及即位以光为陕州总管府长史卒赠赠有加常典赠太子少保。

唐玄宗为太子时褚无量以国子祭酒侍读及即位加右散骑常侍与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马怀素同为侍读每次卜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开元六年怀素卒帝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物三百段米粟一百石丧事所需并官给八年褚无量卒帝震悼久之谓宰相宋■、苏■等曰：无量硕儒。且有德业朕早所师习每用尊崇三史九经前言往行有可以裨益时政规正朕躬未尝不造膝切论所闻其属■广之时难以■书为仪永念其逝实轸予怀庶事宜皆优厚。

德宗居春宫张涉为侍读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庶政小大皆咨之恩礼甚崇多所弘益。

帝王部·尊乳保

《礼》曰：国君世子生三日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之。又曰：择於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次为保母皆居子室盖所以资保阿之力育端圣之体如渭城淮阳厥功茂焉厚赏其子锡之公田亦无爽古三年劳赐之意也。降及东汉其礼益厚元魏之世至有僭母后之号滥陵寝之名者亦已甚乎！故当以义断恩以礼制事而取厥中焉。

汉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尝养帝帝後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疋赐乳母。又奉饮■食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於中不忍■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於边奏可即入见辞去时有所幸倡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帝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

宣帝生数日以武帝曾孙坐卫太子事系郡邸狱故廷尉监丙吉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间燥处（间宽净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救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及帝即位吉绝口不道前恩地节三年掖庭宫婢则（则婢名也。史失其姓）令民夫上书自陈有阿保之功（谓未为宫婢时有旧夫在民间）辞引吉吉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安得有功（督谓视察之）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供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徵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

後汉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女伯荣出入宫掖博通奸赂司徒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礼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後赏惠报过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玷日月书戒牝鸡晨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庄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後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妾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戒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微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典於今劳止不怨於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奏入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馮具宰辅谏诤门。

顺帝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初帝自太子废为济阴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谋遂封之。

灵帝封乳母赵娆为平氏君（其後蔡邕上疏曰：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赏藏侔於天府死则丘墓逾於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疏具谏臣直谏门）。

晋元帝中兴乳母阿苏有乳保之功赐号保圣君。

成帝以乳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劳欲假其名号内外皆奉诏侍中顾和独上疏以为周氏保佑圣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拟於戚属恩泽所加已为过隆。若假名号记籍未见明此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未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若君举必书将轨物垂则书而不法後嗣何观帝从之。

後魏太武始光二年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延和元年尊为皇太后初窦氏以夫家坐事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明元命为帝保母性仁慈勤抚导帝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既尊为皇太后。又封其弟漏头为辽东王窦氏训。内外甚有称声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扬人之善隐人之过帝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太平真君元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太保卢鲁元监获丧事谥曰：惠葬崞山从后意也。初后尝登崞山顾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敬神而爱人。若死而不灭必不为贱鬼然於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此山之上可以终。故葬焉别立后寝庙於崞山建碑颂德。

文成帝初立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兴安二年三月尊为皇太后和平元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谥曰：昭葬於广甯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常氏本辽西人因事入宫乳帝有劬劳保获之功累尊为皇太后其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赐爵辽西公弟喜镇东大将军祠曹尚书带方公三妹皆封县君妹夫王。者为平州刺史辽东公追赠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辽西兰公父渤海太守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英母许氏为博陵郡君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於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从兄泰为安东将军朝鲜侯。子伯夫散骑常侍选部尚书次子员金部尚书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领太师评尚书事内都大官伏宝泰等州刺史五年诏以太后母宋氏为辽西王妃和平元年喜为雒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谨而。者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龙无车牛宋疲不进。者负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者之笈谓太后曰：何不王。者而黜英太后曰：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顺何足追计。者虽尽力故是他姓奈何居英上本州郡公亦足报耳天安中英为平州刺史。为幽州刺史伯夫进爵范阳公英油徙敦煌诸常自兴公及至是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时为隆盛後伯夫为雒州刺史以赃。欺妄徵斩於京师承明元年徵英复官後员与伯夫子禽可共为飞书诬谤有司执宪刑及五族孝文帝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门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妇女以喜子振试守正平郡。

唐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太上皇诰曰：皇帝乳母蒋氏莫氏等行籍柔良心惟静顺襁褓。事夙效於勤劳并邑分封宜申於宠命蒋氏可封吴国夫人莫氏可封燕国夫人是岁九月诏曰：燕国夫人莫氏慈慧和顺掌执礼经女宪母师独高柔则朕在孩幼躬劳乳养远惟恩义宁忘夙昔瞻既往而莫追见如存而永慕抚渭城之事未足为言视南阳之书益增其感俾锡朝宠微申朕怀俸料禄课等一准职事三品给。

代宗大历八年六月敕曰：古者缘情立礼著慈母之制盖圣人示德无不报之礼而汉宣帝亦追禄掖庭郡邸尝有阿保之勤以功深浅并授封赏记于前典历代是之故。尔婆元氏朕在襁褓受其抚育推乾就湿慈爱特深可谓仁人厚惠茂德者矣。可赠颍川郡太夫人。

宪宗元和五年十月赠保母卢氏为燕国夫人。

哀帝天。二年九月敕。尔婆杨氏可封昭仪。尔婆王氏可封郡夫人弟二。尔婆王氏先昭宗皇帝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尔婆杨氏等保持夙宵善养劳苦。且隆恩泽以报勤劬窃以事体参详合陈管见臣闻周制官职夫人只列三人汉氏後宫之等十有四元帝时置昭仪位视丞相秩比诸侯王至於列妾惟称夫人亦无裂土割郡之号以乳母郭徵卿胡组著保养宣帝之功後子孙只受厚赏而无封爵之号。且帝外祖母封博平君非乳母之例後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则致汉阳地震安帝时封乳

母王圣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师其时中正上言亦以封爵过当乃貶厥咎非叶高祖山河之约至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乳保元帝之功赐号保圣君既非爵邑。又彰其功爰择美名在理甚当至高齐陆令宣以乾阿_二尔授封郡君寻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高氏为_二国夫人封爵之失始自于此後睿宗下诰封玄宗乳母莫氏为夫人窃以中宗朝政归韦氏睿宗朝驾蹶轩轅当时无复纪纲历载浸为讹弊伏以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高祖太宗之旧行往代前贤故事克臻至道以显中兴庶汇提纲众务毕举今者进封保母为郡夫人再至加恩须至封国夫人窃以妇人无爵从夫之爵以赏功勋则命爵。又四方多事方注意公卿以勋劳昭著者室家爵邑自郡夫人今则宣授乳母为郡夫人加恩必及列土朝廷大柄以爵禄为主命爵不定其等差则天下之人无以为贵以为贵功则封比砺山荣室则爵同乳母臣等窃意有室家者实耻之况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勋贤得不对室家慚於所命之爵其所封乳母杨氏王氏臣等参详望赐_二革虽居湿推燥毕彰保养之勤但胙土分茅。且异疏封之例况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亚列妃嬪供奉左右窃按仪礼乳母总以其名母方有总服今则不可以嫔御之号增荣於阿保揆于礼文有乖事体宜加眷佑当树鸿私永示规程以服震宇臣等商量_二尔婆扬氏望赐号安圣君_二尔婆王氏望赐号福圣君第二_二尔婆王氏望赐号康圣君从之。

周太祖广顺二年九月癸未制敦叙九族_{二二}绥六亲生者锡其宠临没者优其追赠哲王茂典历代芳规故南阳郡韩氏婉淑居贞贤明垂范奉嫔率礼兴家道於仁孝之基诸母推恩抚朕躬於幼冲之岁朝露溘先而奚速庆_二华阴以弥高宜洽明恩追崇大国式是载扬之美宁摅欲报之情庶俾後昆永覃清懿噫贞贞魄享此仪章可追封楚国太夫人太祖孩幼而孤楚国抚视教道有恩故有是命。

卷三十九

帝王部·睦亲

《传》曰：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盖先王因亲以教爱自家邦而达天下也。高辛而上书纪靡详。若夫唐尧亲族虞帝大孝夏禹拜敦叙之言商书垂立爱之训周家忠厚内睦九族二帝三代以来何莫繇斯也。已厥後令王率循兹道乃有赐高年之典隆闺门之礼慰抚思念发於至诚_一乏振滞形於軫惻逮於弛甸人之戾续宗正之籍录其孤息归其削壤亲亲之恩斯为至矣。其帝者之盛德欤。

唐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周成王燕兄弟召公作常棣之诗而歌以亲之其《诗》曰：常棣之华鄂不_{二二}（承华者曰：鄂不鄂足鄂足得华之光明则_{二二}然盛喻弟以敬事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_{二二}然也。）。又燕宗室同姓诸侯作湛露之《诗》曰：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湛湛露盛貌丰草喻同姓诸侯也。夜饮之礼在宗同姓诸侯则成之）。

汉文帝四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

武帝初即位方好艺文以淮南王安属为诸父（安于武帝服属为从父叔父）辨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後罢元朔二年赐几杖不朝城阳王子福为海常侯坐法失爵武帝平闽粤封福为繅_一侯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

衡山王赐淮南王安之弟也。安谋反赐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帝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建元三年诸侯王来朝帝初即位大臣多冤黜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磐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至是天子置酒中山王胜闻乐声而泣因言群臣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_一骨肉冰释，於是帝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元光元年四月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

昭帝後元二年二月即位七月赐长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

始元二年以宗室母在位者举茂才刘辟疆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疆守长乐卫尉（长乐宫之卫尉也。）。

宣帝地节元年六月诏曰：盖尝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

甘露三年乌孙楚主解忧上言年老思土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公主年。且七十赐以公第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後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解忧楚王戊之孙也。）

成帝即位以淮阳王钦属为叔父敬宠之异於它国王上书自陈舅张博时事颇为石显等所侵因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丞相御史复劾钦前与博相遗私书指意非诸侯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过而复称引自以为直失藩臣礼不敬上加恩许王还徙者建始二年秋罢太子博望苑（武帝为卫太子作此苑令受宾客也。）以赐宗室朝请者。

平帝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十二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歿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属所谓侯子孙所属之郡县也。录其见名上于尚书封拜之）

十三年二月诏宗室及绝国封侯者一百七十三人明帝时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帝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授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第三人为乡侯明年帝东巡狩徵元寿兄弟会东平宫班赐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與马悉以与之。

济南王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後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狡渔阳颜忠刘子彦等。又多遗其缙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建初八年章帝复还所削地）

永平四年四月楚王英有罪自杀帝制诏英母许太后曰：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许太后薨复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留获丧事贖钱五百万。又遣谒者备王官属迎英丧改葬彭城加王赤绶羽盖华藻如嗣王仪追爵谥曰：楚厉侯帝幸彭城见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赠赐。

章帝建初三年帝飨卫士於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建初八年章帝复还所削地庭池阁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留五时衣各一袭（五时衣谓春青夏赤季夏黄秋白冬黑也。衣单袷复具曰：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筐馀悉分布诸王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特赐东平宪王苍及琅琊王京《书》曰：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嘉之何已岁月鹜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间飨卫士於南宫因阅视旧时衣服闻於师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岂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周礼》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副编郑玄云：副妇人首服三辅谓之假□续《汉书》帛字作皂）及衣一筐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诗国风曰：凯风美孝子也。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阳县）。又欲令後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輿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孔子庙在鲁曲阜城中伍缉之从征记曰：鲁人藏孔子所乘车於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冠履解见鍾离意传）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赋诸国故不复送并遗宛马一匹血从前■上小孔中出尝闻武帝歌天马■赤汗今亲见其然也。（前书天马歌曰：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顷反虏尚屯将帅在外忧患遑遑未有间宁愿王宝精神加供养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苍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许之特赐装钱千五百万其馀诸王各千万帝以苍冒涉寒露遣谒者赐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乃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下诏曰：礼伯父归宁乃邦诗云：叔父建尔元子敬之至也。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赞皆勿名苍既至升殿乃拜天子亲答之七年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东平王苍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至八月饮酎毕有司复奏遣苍乃许之手诏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焉不能言，於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輿服御珍宝與马钱布以亿万计和帝永元十五年幸章陵祠旧宅会宗室於旧庐劳赐作乐。

元兴元年宗室以罪绝者悉复属籍。

安帝元初六年任城国相行弘奏王安轻易贪吝请废之帝不忍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

顺帝阳嘉元年诏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质帝即位还王侯所削户邑。

灵帝熹平二年愍王宠嗣陈王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是时新诛渤海王悝帝不忍复加法诏槛车传送■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辞与王供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等奏■职在规正而所为不端迁诬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诛死有诏赦宠不案。

中平三年黄巾贼起甘陵王忠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帝以亲亲故诏复国。

魏太祖时族子真字子丹少孤帝哀之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

明帝太和五年八月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伏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子一人朝复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植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书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後所著赋诗铭杂论凡百餘篇副藏内外。

晋明帝即位西阳郡王□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官诏不问。

恭帝时有庚戌制不得藏户彭城王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

後魏道武帝即位秦明王翰子仪以事赐死仪子纂五岁帝命养於宫中恩与诸皇子同时袭卫王仪坐事死道武帝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令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唯陈留王崇独至帝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於是亦安。

明元永兴四年十一月内赐宗室近属南阳王良已下至於纒麻之亲布帛各有差。

大武尝顾乐安王范之长子良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亲抚养之长而壮勇多知常参军国大计。

献文时崇旧齿拜华山王鸞曾孙襄阳侯乞斤外都大官甚优重。

孝文太和十一年五月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纒麻服已上赋役无所与。

十七年五月壬戌宴四庙子孙於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又尝宴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命黄门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林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帝曰：卿向以烛至故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帝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宗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又云：孝文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

汝阴王天赐景穆之子坐贪残削除官爵卒帝素服哭於思政观赠本爵葬从王礼。

南安王桢出为相州刺史帝饯桢於华林都亭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藩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惻然今者之集虽曰：分岐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孝文送桢於阶下流涕而别桢坐事削除母刘太妃薨孝文亲幸临慰及葬赠布帛采五百段。

齐郡王简文成第四子帝尝与简俱朝元明太后於皇信堂简居帝之右行家人礼迁太保孝文仁孝以诸父零落存者唯简每见立以待之俟坐致敬问起居停简拜伏文帝将议革变旧风大臣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模共论时政国戚谓遂疏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陆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至於迁雒改官制服禁绝旧言东阳公丕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饰容仪帝以不年衰体重亦不强责及罢降非道武士孙及异姓王者虽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减。

献《文子》雍为高阳王帝时幸雍第皆尽家人之礼。

北海王详献文之子领司徒侍郎录尚书事尝别住华林之西隅与都亭官路密迩相接亦通後门帝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其宠如此。又详拜受因其私庆请帝帝频幸南第御其後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年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

孝明熙平二年八月戊戌宴道武已来宗室年十五以上於显阳殿用家人之礼。

又诏曰：皇魏开基道迈周汉禅建二都德盛百祀虽帝祚蕃衍亲贤并茂而犹沉屈素履巾褐衡门非所谓广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远叙之列位。

正光中诏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国汉道仁恕淮南毕王皆所以申恩赦戚蠲荡旧罪彰曩策咏流前史顷者咸阳京兆王自贻祸败事繇间惑犹有可矜两门诸子并可听附属籍中山王熙弟略以熙举兵略遂奔梁梁用为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处城南叛州内士庶皆为法僧拥逼梁武乃以略为大都督令诣彭城接诱初附略至屯於河南为安乐王鉴所破略惟数十骑入城梁寻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徵略与法僧同还略虽在江南自以家祸晨夜哭泣与法僧言未尝一笑梁复除略衡州刺史未行会综以城归国综长史汪革司马祖桓将士五千人悉见擒掇孝明敕有司悉遣革等还南因以徵略梁乃备礼遣之略之将还也。梁为置酒饯别赐金银百斤梁之百官悉送别江上遣其右卫徐确率百余人送至京师孝明诏光禄大夫刁双境首劳问。又敕徐州赐布帛各千疋除略侍中义阳王食邑一千户还达石人驿亭诏宗室亲党内外百官先相识者听迎之近郊赐帛三千疋宅一区其司马始宾除给事中领直候栗法光本县令刁昌东平太守刁双西兖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处无不赏寻改封东平王。

孝昌二年闰十一月诏曰：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

陆昕之尚献文女常山公主无男以昕之从兄道第四子彰为後彰妻即咸阳王禧女禧诛养彭城王第庄帝亲之略同诸姊。

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十二月御凭观引见诸王叙家人之礼手诏为宗诚十条以赐之。

後周太祖姊建安长公主子贺兰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於舅氏特为帝所爱。

邵惠公顥第二子导之子广曾侍食高祖所食会美持以奉进高祖悦之。

隋高祖时河间王弘字辟恶帝从祖弟也。父元孙死齐为周所并弘始入关与帝相得帝哀之为买田宅唐高祖於宗亲弥见敦睦遂迎拜揖如家人之礼焉武德七年四月丙午宴王公亲屬於文明殿高祖见长平王太妃以尊属从家人礼降阶再拜酒小阑徙坐翠华殿帝赋诗王公递上寿赐帛各有差。

太宗贞观十五年五月丁未幸济北公李第敦亲也。

十七年二月辛巳朔帝谓侍臣曰：前代皇王莫不疏弟爱子唯汉明帝曾赐诸王不令子多於弟良史书之垂美後叶我罔极之恩情鍾诸弟，於是内外诸王同有班赐。

五月辛酉改葬元昌及以国公之礼元昌母妻子并宥给其田宅（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初封汉王坐太子承乾事死焉太宗第五子初封齐王亦以反死）。

十八年三月甲午幸同安大长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尝有风疾故亲加省视赐绢五百疋侍主疾者赐绢有差。

胶东公道彦淮安王神通之子丁父忧庐於墓侧容貌柴毁帝闻而嘉叹令侍中王就家开喻。

河间王孝恭贞观中为襄州行台左仆射人或告其谋反者徵还京师为宪司所告赦拜左金紫光禄大夫。

高宗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即位诸王及旧在藩者并加真封满一千户赐物三千段中马十匹。

彭王元则薨高宗为之举哀赠司徒荆州都督枢车至京帝复罢朝命百官及诸亲就第展哀及发引帝登望春宫望之而哭。

中宗神龙元年二月诏皇室子孙诸王妃主驸马等自垂拱已来非命者皆不望殡宜令州县寻求处所以性牢致祭仍追复官爵备礼改葬其王并令陪葬昭献二陵有嗣者即令承袭无嗣者听取近亲为後三月制曰：君臣朝序贵贱之礼斯殊兄弟天伦先後之仪亦异圣哲之制率繇斯道朕临兹宝枢信在崇高负当阳虽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谒仍用家人之礼近代以来罕尊轨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侄违法背礼情用惻然自今已後宜从革弊安国相王及太平公主更不得取拜卫王重俊兄弟及常宁公主弟姨妹等先告宗属知朕意焉（先是诸王及公主皆以亲为贵天子之子诸臣叔见者必先拜告致启事帝志欲敦叙亲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曰：皇后公主既尊。且亲有迁幽之义无戮辱之典仓卒之时乱兵所及致不以礼深用怆然宜矜罪戾。且慰泉壤韦氏可一品礼葬悖庶人可三品礼葬所司准式讎王重福以谋逆死睿

宗诏曰：集州刺史谯王重福幼则凶顽长而险■皮幸■体於先圣尝通交於巨逆不臣不子自绝於天有国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颇不含忍令幽紲自大行晏驾韦氏临朝将肆屠灭尤加防卫泊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怀犹子之情庶叶先亲之义所以开置寮属往隆刺举冀其俊改以怙恩荣而诬误有徒狂狡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诈乘驿骑至於都下遂逞其谋先犯屯兵次烧左掖计穷力屈投河而毙虽人所共弃邦有常□□我非不慈尔自招咎。且闻其故有恻於怀昔刘长既歿楚英遂殒以礼收葬抑惟旧章屈法申恩宜仍旧宠可以三品礼葬。

玄宗先天二年二月诏曰：朕奉天明命处受睿图而皇室子弟未能称职堂侄馀庆承煦绍宗行淹祚洽尔从弟■遂志谦等不能谨身奉法而乃轻侮国章摈斥边隅未为塞责朕悯其愚昧屈法申恩并追赴京令於国子监安置读书如悔过自新克复先训所司条奏当议其官皇宗亲更有左贬岭南边远州非恶逆缘坐等色中亦宜准此其有见任别驾年齿尚幼未堪理百姓者宜委中书门下及新兴郡王晋李斯训等简择追赴京其禄俸一事已上并本州委勾当每季付送入京分付其馀庆等本州禄亦准此宗亲中有才行灼然为众推揖者按察使具以名闻朕当擢以不次自今後有犯赃私违礼经者准法科处刑兹无赦庶敦睦之情必闻於九族自家□□国允洽於群心宜各勉励以识朕意。

开元六年十一月丙申玄宗亲谒太庙下诏七庙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孙恐有失官序者宜各五品京官皇妃诸家有子孙今在选叙者量加甄择。

十一年太原祀后土毕大赦天下皇亲中有文武才用堪任使者委宗正具名以荐当有奖擢。

十二年敕曰：停继国王礼合停废以朕近属特宜并封郡王乃降封再从兄将作大匠嗣江王祜为信安郡王秘书少监嗣蜀王㮮为广汉郡王再从叔太子员外率更令嗣密王彻为濮阳郡王再从兄太子员外家令嗣赵王琚为中山郡王。

十五年七月戊戌幸宁王宪之第宪诞辰也。

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弟雒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五从侄郟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无偏党唯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宗盟不勤于德尝悬右职以劝其徒先委宗卿精为内举量能考行历在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盖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籍名於八人宜各悉行伫闻成绩书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冀繇内而理外必自近而及远凡今懿戚可不慎欤违道慢常义无私於王法■身效节恩岂薄於他人期於率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

七月帝追念故惠宣太子深悯其子瑗乃下制曰：兄弟之子於近属而特深恩礼之情在诸孤而更切故惠宣太子男乐安郡王瑗能自砥砺克■名检续承先绩休有令闻宜受赐於千室俾传芳於万叶可食实封一千户。

天宝三载八月祠九宫礼毕制皇亲五等已上及九庙子孙诸亲三等已上未出身与出身其前兹者选日稍优与处分见任更赐勋两转。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诏持盈尊师及仪王已下各赐物五百疋长公主各与一子宫嗣王及郡县主各与一子六品官皇亲五等已下及九庙子孙及亲等人见任者并与改转。

三年正月大赦诏皇五等已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

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盗入长安■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窃尊号及京城平銮輿自陕州还京师十二月丙申放广武王承宏于华州一切不问。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位诏叔祖颖王已下叔彭王已下弟蜀王已下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各与一子京官郡县主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出身。

建中元年十一月自己卯至庚辰出嫁岳阳信宁宜芳顺朗陵安阳襄陵德清南华元城新乡等县主初开元中置礼会院於崇仁里自兵兴以来废而不■公郡县主多不以时降嫁殆三十年至有华■者虽处内馆而不获覲见帝初即位特谒太庙始与郡县主相见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爱□歔涕泣感动左右至是皆以时降嫁礼物资送无大小必经圣心戚族老幼无不悲感。

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上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诏大长公主各与一子七品官嗣王郡县主各与一子出身应陪位皇亲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五品一阶六品已下及当选散官等简选日优与处分。

五年十二月诏郡县主{巩耳}有正员官停者郡主每季给钱七十千县主每季给五十千郡县主{巩耳}已亡歿者亦准支給先是其主{巩耳}与官罢者颇不自给帝务於敦睦有是命。

六年六月以部国大长公主薨其子端州流人萧位等五人并召还。

八年正月壬午诏在京宗室每年三节宜准百官例宴会。若大选集赐钱三百千非大选集钱三减一宗室任常参官者同之。

顺宗初即位敕制曰：大长公主嗣王等各与一子官及出身有差。

宪宗元和二年春正月南郊赦宗子中有才用者委中书门下量才叙用。

敬宗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三月壬子大赦其六宅十宅诸王女宜令每年於选人中择端良者降嫁。

宝历二年二月乙卯襄阳公主自西内有敕归於里第以其男等有请从之（公主先以罪囚于禁中故也。）

文宗以宝历二年十月乙巳即位丁巳以绛王薨帝不视朝三日诏曰：叔父绛王为逆贼等援立窃窥大位既无讨贼之意遂使忠义御冤及王师擒妖义旅问罪前驱勇气以致殄殂伏以太皇后慈仁思以慰解宜令有司量事收葬申恩讨贼刑礼之中示于四方以明朕意。

太和元年敕诏太后第二等已上亲大行皇帝皇太后第一等亲委中书门下量才叙用九庙子孙陪位者各加两阶仍据始封每王後与一人出身委宗正卿简寻图谱取一房最深翳者充数具名闻奏。

四年六月敕越王贞实陷非辜载在国史子孙久废奖录所宜宜付宗正寺寻勘谱谍如是後嗣具状闻奏至是宗正奏闻实贞诸孙敕付宗正寺收入属籍仍赐陪位出身。

七月赐十六宅诸王绫绢二万疋以内库充开成元年八月诏朕因暇日尝幸戚藩引见诸王爱加锡宴而故信王孙林行列之间皤然白首问其年齿则七十而有七询其昭穆则玄宗之孙朕仰思开元之时威明之礼大体承训迨於朕躬惕然动怀当食兴叹况尊祖之义立爱自亲尚齿之文繇家刑国观其威仪甚整视听不衰载怀愍矜所宜敬异永惟烈祖之德用锡孝孙之庆旌其祚裔特举徽章遽申开府之秩宠以分茅之贵俾从异等式是殊恩可嗣信王仍赐开府仪同三司（初玄宗自藩邸与宁王宪等友睦既即位升右都督刺史京师立第宅通宾客及在位之久待诸王益至天宝末惟永王一人出入大门自是累朝子孙虽白首不入宫禁帝深思敦叙之义因是有命）

十二月帝於禁中会宴诸王因命讲读刘仲武每双日入内对诸王仍令尚食供食二。

年夏五月壬申帝幸十六宅召教坊乐人五人与诸王宴乐。

九月丙戌封故绛王长女为江华县主故深王第三女为长寿县主帝敦睦情深自近年公主县主出降者相继。

十月戊戌诏曰：书载尧典首陈睦族诗歌周德实美维城朕嗣统百王宪章二代义虽本於叙族道无愧於尊贤式遵旧章爰举成命嘉王运循王□恭王通等孝敬恭恪敏裕齐庄播兰之清芬炳玉之符采易凌沛献诗掩楚元古人素风造次，於是师氏典训周旋以之固可以超金紫之贵阶升台铉之崇秩策勋诏爵以宠分茅并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赐上柱国仍依百官例给料钱物检校吏部尚书安王溶检校兵部尚书颍王（武宗皇帝）宜并从百官例赐料钱。

三年正月金华县主临邑县主因参贺入内上言家贫帝愍之各赐钱一百贯采绢一百疋。

四月甲午幸十六宅赐诸王宴颁赐有差。

四年春丁卯夜於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及诸公主并赴宴。

六月甲寅故越王贞玄孙女道士玄贞进状曾祖名珍是越王第六男先天年得罪流配岭南祖父皆亡歿岭外虽累蒙洗雪未还京师去开成三年十二月内岭南节度使卢均出俸钱接借哀妾三代旅櫟暴露各在一方特与发遣归就大茔合今获四丧已到长安旅店权下未委故越王坟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许归大茔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贫更无所依诏曰：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韦寻以洗雪其子珍他事配流数代漂零不还京国玄贞弱女孝节卓然启获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血助委宗正寺京兆府与访越王坟墓报知如不是陪陵任茔下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借必使备礼葬毕玄贞如愿住京城便配宜观安置。

庚申帝幸十六宅安王颍王院宴乐赐钱各五千贯绢一千疋银器二十事帝与安王颍王兄弟也。故大

宴特异。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赦曰：宗子维城本枝百代礼既行於配祖情敢忘於睦亲应本朝皇亲近属因缘伪梁之遁遐远并仰所在搜访如非谬妄即与奏闻到京委宗正寺大勘不虚并与量材叙录。

三年三月丁酉帝宴皇亲於复宫之山亭皇子弟如家人之礼内弟子作乐。

明宗同光四年四月即位时河中军校王舜贤奏节度使李存审今月三日弃城出奔不知所在教曰：寡人允副群情方监国事外安黎庶内睦家亲庶谐敦叙之规永保隆平之运一昨京师变起祸难荐臻於戚属之门不测惊奔之所虑因藏窜滥被伤夷言念于兹自然流涕宜令下河南府及诸道应诸王眷属等昨因变起出奔所至即时津送如不幸物故者即量事收瘞以闻。

长兴元年七月壬午敕先朝诸王顷因同光末年宫门变起诸王多奔北京 二 公路为部下所害宜於北京留守寻访之所各依品秩礼葬讫奏闻。

闵帝应顺元年正月陕州康思立言河中节度使洋王从璋在任日用内省绢未填帝以昆仲不之报。

晋高祖从父弟 二 少而无赖弃其家私窜久流落於民间及帝镇太原访求始获之署为牙校。

卷四十

帝王部·文学

书称尧之德曰：文思舜之德曰：文明禹之德曰：文命而咸以稽古著於典谟之首是知王者乡明而治经纬天地临 二 百官未有不尚於文德者也。故《河图》雒书圣作而明述股肱元首君唱而臣和商周而下简策具存或受学甘盘或观书乙夜采薇之咏发於文王黄竹之歌成於穆满过沛宫而击筑横汾水而兴辞是皆帝王之文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学乎！若乃听断之余清 二 之宴留神文雅焕乎！成章 二 滥典籍取鉴古义以兹为务者固有益於政治诚圣哲之用心其或攻乎！异端溺於小巧肆情闺闼流荡淫靡者亦足以戒也。

伏羲氏仰观象於天俯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虞舜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殷汤作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汉高帝十二年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 二 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艺文志载帝歌诗二篇）。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二 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歌元封二年芝生 二 泉齐房作芝房之歌二年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臣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 二 （音千松反）阳而出作盛唐 二 阳之歌太初四年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来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四年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又自造赋一篇。

後汉明帝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华峤《书》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谓五行之家也。

魏武帝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作气出唱词精列词度关山词薤露词蒿里词对酒词陌上桑词短歌行秋胡行苦寒行塘上行善哉！行步出东西门行（又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於世）。

文帝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初为魏公太子时闻钟繇有玉 二 欲得之而难密使临 二 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与繇《书》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见美诗人晋之垂棘鲁之 二 二 宋之结绿楚之和璞价越万金贵重都城有称畴昔流声将来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擒和璧入秦相如抗节窃见玉

书称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侧闻斯语未睹其状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宝邈焉以远秦汉未闻有良匹是以求之旷年未遇厥真私愿不果饥渴未副近见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玉闻之惊喜笑与俱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转言鄙旨乃不忽遗厚见周称邺骑既到宝初至捧跪发匣烂然满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观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藺生诡夺之诳嘉祝益腆敢不钦承後繇为相国以五熟釜鼎范因太子铸之釜成太子与繇《书》曰：昔有黄之三鼎周之九鼎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任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卫之孔悝晋之魏颗彼四臣者并以功德勒名钟鼎今执事寅亮大魏以降圣化堂堂之德於斯为盛诚太常之所宜铭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锤实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又常与元城令吴质《书》曰：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日既殁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後园輿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以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辰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乘於後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輿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尝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获细行鲜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於後此子为不朽矣。德琰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枚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於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亦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来者难诬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一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仰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於邑裁书叙心建安末疫病大起时人雕伤太子感叹与所素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病数起土人雕伤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黄初六年常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於马上为诗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广识才艺兼该帝自叙曰：余唯喜弹棋略尽其妙少为之赋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尝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尝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於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繇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资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孙权不复班太宗论於天下示不愿征伐也。他日。又从容言曰：顾我亦有所不取於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是明帝大和四年诏太傅三公以帝典论刻石立於庙门之外（魏初人疑无火浣布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景初三年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於是刊灭此论天下笑之）帝。又作《陌上桑词》、《燕歌行》、

《善哉！行》、《折杨柳行》、《煌煌京雒行》。明帝作《苦寒行》、《善哉！行》、《步出夏门行》、《擢歌行》。

高贵乡公尝与中获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锺会等讲宴於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文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帝性急召欲速秀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每有集会望辄奔驰而至。

甘露元年二月宴群臣於太极东堂与侍中荀彧尚书崔赞袁亮锺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问彧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隽芟夷秦项包举三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彧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後能受命创业至於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圣贤之分所觉悬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见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於灭亡之後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过戈二国名）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宏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摧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歿之後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诸卿。且论详之翌日讲业既毕彧亮等议曰：三代建国列土而治当其衰弊无土崩之势可怀以德难屈以力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以力智者之隽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诗书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过於二宗其为大雅明矣。少康为优宜如诏旨赞毓松等议曰：少康虽积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遗泽馀庆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谗慝不德于民浇三无亲外内弃之以此有国盖有所因至於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众以成帝者之业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较则高祖难帝曰：诸卿论少康因资高祖创造诚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必降於汉祖哉！但夏书论亡旧文残缺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於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亦，岂有异同之论哉！於是群臣咸悦服中书令松进曰：少康之事去世久远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议论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隐而不宣陛下既垂心远鉴考详古昔。又发德音赞明少康之美始显於千载之上宜录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学不博所闻浅狭惧於所论未获其宜纵有可采亿则屢中。又不足贵无乃致笑後贤彰吾三昧乎！於是侍郎锺会退而论次四月丙辰帝幸太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後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曰：《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庖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故易者变易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牺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庖牺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於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玄合之於学诚便则孔子何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耶俊对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帝。又问曰：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庖牺神农之世为无衣裳但圣人化天下何殊异尔耶俊对曰：三皇之时人寡而禽兽众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众而禽兽寡是以作为衣裳以济时变也。帝。又问曰：乾为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与细物并耶俊对曰：圣人取象或远或近近取诸物远则天地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云：稽古同天言尧同於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於折中裁之圣思次及四岳举繇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三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繇是以试用

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耶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缙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帝曰：有始有卒其惟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问曰：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贤圣济斯民之时也。舜年在既立圣德光明而久不进用何也。峻对曰：尧咨嗟求贤欲逊已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侧陋然後荐舜荐舜之本实繇於尧此盖圣人欲尽众心也。帝曰：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岳扬侧陋而後荐举非急於用圣恤民之谓也。峻对曰：非臣愚见所能逮及，於是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繇而教化各异皆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对曰：诚繇时有朴文故化有薄厚也。

四年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於井非嘉瑞也。仍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

晋怀帝即位於东堂听政至於宴会辄与群臣论众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

孝武宁康三年九月亲讲孝经。

後魏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於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古史该治古义兼资文武焉。

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采其奥旨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富有才藻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輿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诏册皆帝之文也。自馀文章百有馀篇帝迁雒路繇朝歌见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通直常侍刘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帝尝宴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命黄门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林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帝曰：卿向以烛至故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又亲讲丧服於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彭城王总字彦和北海王详字季豫）年在蒙稚早登纓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慚战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对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陛下圣渊明事超百代臣得亲承音旨千载一时。

後周明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辞彩温丽所著文章十卷。

武帝天和二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建德二年十二月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後。

隋文帝开皇五年敕内史令李德林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

炀帝初为晋王善属文及为皇太子数有诗书遗牛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尝赐宏诗其同被赐诗者至於文词赞扬无如弘美。

唐太宗贞观初著金镜述以示侍臣六年闰八月己巳至庆善宫宴三品已上於渭之滨帝甚欢赋五言诗。

十一年十月辛丑幸集翠池宴五品已上帝曰：公等酒既酣各宜赋一事帝赋尚书特进魏徵赋西汉其卒章曰：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帝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此语极好特宜记录。

十二年三月著作郎邓隆上表请编录御制诗集不许帝初以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於诗书者久矣。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情思政朝夕孜孜求之。若不及数年之後道致隆平天下晏如四夷宾服遂於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属天才俊丽兴寄玄远博该册府文过击玉故隆请编次焉其志不果。

四月虞世南卒帝悼之未几帝为诗一篇追思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锺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

将何所示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而焚之十四年三月丁丑帝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帝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答曰：曾孝能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之曰：朕闻《家语》云：曾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怒援大杖以击其背应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则受大杖则走今参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义不孝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闵子骞也。达不能对帝。又谓侍臣曰：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於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回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邪。

十七年太子太师魏徵卒帝为制碑文并御书石刻毕停於将作北门公卿士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时人号其碑为二绝文与书也。

十九年将征辽二月次河阳诏殷少师比干赠太师自为文祭之次邺经魏太祖墓自为祭文三月幸定州经北岳自为祭文四月行军总管姜确督兵攻盖至城中流矢而卒帝甚哀悼为五言诗以悼之。

十月班师次汉武台馀基三城傍有祠堂莹域帝顾问侍臣对曰：此是燕齐之士为汉武求仙之处其地俯临大海长澜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状帝制文刻於石。

十二月定州御步辇而行帝揽笔於辇中赋诗。

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树碑制文亲书之於石。

九月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咸请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作可汗子孙常为天至尊作奴死无所恨，於是北荒悉平帝为五言诗以序其事公卿咸以此诗义兼惩劝可以垂诫将来请勒石於灵州从之。

二十一年八月骨利国遣使朝贡延陀之败也。诏遣摩将军康野密往慰抚焉其俟斤大悦遣使随野密入朝献马百匹有十四匹尤骏帝奇之各为制名号为十驥其一曰腾霜白其二曰皎雪驄其三曰凝露驄其四曰悬光驄其五曰决波俞其六曰飞霞驄其七曰发电赤其八曰：流金瓜其九曰翔麟紫其十曰奔虹赤帝乃为文以序其事厚待其使。

二十二年正月帝撰帝范十二篇赐皇太子顾谓王公曰：饬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是日幸温汤御制温汤碑以示群臣曰：畴昔词人已有此作朕。又为之可得而比邪王公咸曰：天文雄奥超象系之表前代琐琐小词岂得辄相比况乃神笔自书勒于温井之侧侍坐王公咸听於碑阴容纪姓名官位三月帝以胡尘无警朔漠来王乃制戎狄宾服之文。又制玉华宫山铭纪示群臣诏令学士并作。又萧拜特进参预政事帝谓房玄龄曰：萧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降神笔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又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又作威凤赋以赐司空长孙无忌帝少属乱离久居兵阵及正位已後遂博览群书总其宏纲殆於万卷遣文丽藻一时冠绝学王羲之书穷尽体致物论以为帝数年之内经史属缀宫商自口起居郎倾耳挥翰百而不纪一焉。

高宗为太子时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引庶子少詹事司议舍人等入阁乃从容而言曰：文章词赋平生所爱然未之为也。今日风景殊佳当与公等赋诗言志，於是援笔以制序翌日太宗以皇太子诗序示王公曰：朕观太子此文及笔迹进於常日司徒长孙无忌对曰：皇太子禀承天训文章笔札群艺日新是岁太子制玉华宫山铭。又献玉华宫赋。

永徽五年五月制万年宫铭刻石於永光门外仍令中书门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学士自书名位碑阴而刻之。

显庆二年六月帝制元首前星维城股肱等诚以示侍臣礼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等表请班示天下帝谦不许敬宗。又上表请总名为天训并请注解许之及注毕敬宗为之序。

十月幸郑州次汜水帝以先帝於汜水擒窦建德因平王世充，於是刻石立颂以纪功自为颂文。

五年三月幸并州童子寺赋诗而还。

十二月较猎於长社之安乐川召侍臣及藩臣夜宴帝赋诗以纪讲习之事。

龙朔元年冬十月狩於南山制东狩诗以示群臣。

麟德二年封禅十一月丁酉至平阴顿是日降雪帝赋诗皇后和。

咸亨四年十一月帝自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之曲以示

群臣令太常行之。

仪凤二年七月宴百寮及诸亲於九成宫之咸亨殿酒酣帝赋诗作柏梁体皇太子霍王元轨相王轮群臣相次继作。

中宗神龙三年八月乙未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 於通化门外帝制序赋诗。

十月庚子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封嗣立为逍遥公帝亲制序赋诗。

睿宗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

玄宗开元八年亲制春雪诗春台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见所制气雄词美德音相属鄙炎汉之奢侈徇有唐之俭陋知作劳而居逸念中人之家产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职在司言请宣示百寮及编国史手诏答曰：朕以听政之馀因时游瞩观古人之制度怀先王之卑菲聊遇所览直书其事虽文词非丽亦不忘於言卿职在史官君举必记将以朕之素意颁示庶寮循讽表章益深 勉。

十年亲注孝经颁示天下。

十一年行幸北都亲制起义堂颂刻石纪功於太原府之南街。

十二年十一月幸东都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 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帝亲制其文及亲书信安王 上言曰：臣伏见御制西岳碑文来从上玄光 下土群臣捧戴游圣难名臣闻天作高山气雄兹岳压洪河而杰起凌苍昊而孤标近当国门用固京邑自巨灵开拓往帝巡游精意尝闻颂声则未非胜赏难就盖词翰无能不遇非常之君孰睹非常之事陛下知其。若此金声而玉振之乃发挥睿词幽赞神化广大极天地光明融日月至理洞精微至功含造化而成体散而成章巍乎！焕乎！不可得而称也。又复亲迓彩笔写在香笺随手生姿入神变态势如飞动妙绝古今谅得之自然岂因之外物对扬天休臣子之常也。美而无述过莫大焉请以御制碑文颁示四海使伊昔之后自愧不才率土之臣咸知所谓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从之。

十三年封东岳礼毕帝制纪泰山铭亲札勒於山顶之石壁。

十四年十月幸汝州至温汤之行宫时属雨雪帝亲赋雨雪诗以示群臣。

十一月幸宁王宪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即日还宫十五年五月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赐衣一副自赋诗。

六月朔方节度使兵部尚书萧嵩赴朔方军命有司於定鼎门外供帐置酒以送之帝赋诗以光宠之。

十二月幸温泉宫登骊山石瓮寺赋诗俾群臣和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 佳上帝自为文礼毕令所司刊石於祀所。

二十五年八月甲子帝制训诫六篇以示诸王其旨盖明君臣父子之义齐祭稼穡之事也。忠王屿等上表请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许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圣 垂训辉映千古颁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手诏谕曰：周公圣人摄行王政诚伯禽曰：无以鲁国骄人朕方圣虽惭岂忘诫子聊示廷训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天宝二年五月以重注孝经颁天下诏曰：化人成俗率繇於德本移忠教敬实在於孝经朕思畅微言以理天下先为注释寻亦颁行犹恐至蹟难明群疑未尽近更探讨因而笔削兼为叙述以究源流将发明於大顺庶开悟於来学宜付所司颁示中外。

四载帝读洪范至无偏无颇而声不和韵因改颇为陂下诏曰：典谟既作虽曰：不刊文字或讹岂必相袭朕临政之暇乙夜观书匪徒阅於微言实欲畅於精理每读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斯文并皆协韵唯颇一字实则不偏。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字亦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有煨烬之馀编简坠缺传授之际差乖相 公原始要终虽有刊革朕虽先觉兼访诸儒金以为然终非独断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後学之徒正其鱼鲁仍宣于国学。

五载诏曰：道为理本孝实天经将阐教以化人必深究於微旨朕钦承圣训覃思玄宗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隶属上句及乎！议定众以为然遂错综真詮因成注解。又孝经旧疏虽粗发明幽晦探蹟无遗犹未能备今敷畅以广闕文。且妙本逾玄微言久绝或怡然独得或参以诸家庶弘圣哲之规用叶君亲之义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

八载九月皇太子生日帝制仁孝诗六章札於步障以赐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宰相李林甫陈希

烈等奏曰：伏见陛下因太子生日撰仁孝诗障子并书臣等伏以宸章焕发睿札凝晖悬日月而齐光自霄而下济惊心靡据动色相欢太子稟自生知备承圣训冲姿有裕令望夙彰陛下示以义方形於翰墨爰於诞育之日勗以仁孝之经上扬祖宗之美傍考天人之际锡类所弘教义斯远足可发挥前古垂范将来凡在衣冠之流咸知父子之道岂比周称嗣续造齿胄於上庠汉宠元良但招贤於望苑王化之本实此知归人伦所资罔不繇教臣等陋谬典枢衡特奉鸿私幸睹殊贶捧天书而窃仰圣泽以无宁无任悦豫之至望写六章颁示中外兼编诸简策传之不朽手诏报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将以道达情性宣扬教义耳朕承五圣之业受万民之寄主鬯叶於神心元良贞於国本美其践履仁孝恭友睦深慰於怀不觉形之讽咏今请具写六章颁示中外兼编诸简策以传不朽亦欲自家刑国以训人伦宜依来请。

十载十月御朝元阁有庆见帝赋诗群臣毕和。

十四载三月御勤政楼宴群臣帝赋诗柏梁体群臣毕和。

肃宗属词典丽经史百家莫不该览目所一见尝如诵习。

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玉芝一茎三花御制玉灵芝诗三章八句是岁李光弼出统河南诸军帝於内殿宴送御制诗以宠之群臣毕和。

德宗贞元元年河东节度马燧还太原制宸台衡二铭并序。

四年三月甲寅宴百僚於麟德殿设九部乐及内出舞马帝制序及诗以赐群臣，於是给御笔仍命属和九月癸丑百僚宴於曲江诏曰：今日重阳卿等游赏朕遥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於衷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仍令中书门下简定文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於延英门进其文武百寮及文士欲和者听翌日百僚毕和帝考其诗以刘太真李纾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颀四人为次等张刘滋等二十二人为平等李晟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六年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赋诗以赐之。

七年七月帝幸章敬寺赋诗序皇太子在侍进和兼题于壁百僚毕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珣请皇太子书帝诗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九年正月庚辰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帝赋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以示宰臣等。

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阳日宴赐百僚追赏初九日以雨罢宴及是方会宴帝赋诗以赐百官。

十一年九月癸卯赐中书门下及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帝作诗赐百僚百僚毕和辛亥退朝召百僚诣延英令中使宣喻曰：昨九日聊示所怀文非工也。卿等属和雅丽深所嘉之。

十二年以政听之馀深思理本著刑政箴。

十三年九月重阳节赐宰臣及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赐中书门下及百僚诗。

十四年二月帝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皇太子书以示百僚。

十七年二月朔赐群臣宴于曲江帝命中使薛盈珍赐诗九月重阳节赐群臣宴于曲江命中使刘希昂宣慰帝赐诗。

十八年九月重阳节御制丰年多庆九月示怀诗以赐群臣。

宪宗元和四年九月帝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玄宗撰开元训诫思继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後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镜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权幸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贤臣六曰纳忠谏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节俭十一曰奖忠直十二曰德政十三曰谏政猎十四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帝自制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迹至是以其书写於屏风列之御座之右复遣中使程文以书屏六扇至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曰：朕近撰此屏风尝所观览故令将示卿藩等上表称贺。

文宗即位每对宰臣等未尝不深言经学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堪读上曰：朕尝览之穿凿之学徒为异同耳学者如凿井然得美水则已何必辛苦傍求然後为有得也。

太和二年五月帝纂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工图写於太液亭朝夕观览。

九年五月乙巳朔以御集春秋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宣付史馆。

开成元年三月庚申帝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赋暮春喜雨诗云：风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币虚陈礼

动天实精思渐浸九夏节复在三春时□□垂朱阙飘□入绿墀郊□既■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忧乐万方位雍熙宰臣文武百官咸有属和。

三年帝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

宣宗雅好儒术或宰臣出镇即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

昭宗天复三年三月壬寅御延喜楼饯送朱全忠还汴帝自为诗以送之。

帝王部·好文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言观乎！天文可以察变观乎！人文可以化成也。王者奉。若天时顺乃人理来同区宇班政函夏风教所资文学为始故圣明之世寤寐以求听赋诵之声览骈丽之作则欣闻想见恨不同时延鸿笔之士辟词林之馆则讽上化下赓唱迭和盖以润色皇猷助成盛业故引谕之音不绝乎！耳开悟之说有益於心时既隆平物亦咸。若垂衣裳而舞干戚其渐於斯乎！

汉武帝世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主天子田猎犬也。）侍帝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帝惊乃召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帝令尚书给笔札书奏天子以为郎後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後之矣。（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也。）所忠往（使者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书于札而留之故云：遗札）所忠奏焉天子异之严助为会稽太守入奉计最因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谓非常之文）及作赋颂数十篇。

宣帝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被者人之姓也。）召见诵读益召高才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华音户化反）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帝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放士众大猎也。一日游放及田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帝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此《论语》载孔子之词言博奕虽非道艺无事为之犹贤也。奕今之围棋也。）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喜好也。音许吏反）辟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虞说耳目（虞与娱同义）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风音讽）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奕远矣。帝。又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刘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子侨官至光禄大夫进对谓进见而对诏命也。侨字或作乔或作桥皆音巨骄反）献赋颂凡数十篇元帝为太子时喜王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喜音许吏切）令後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後汉光武初隗嚣为西州大将军器宾客掾史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辞答尤加意焉。

班彪为窦融从事及融徵还京师帝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

明帝时贾逵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帝重其书写藏秘馆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辨於前赏赐恩宠甚渥东平王苍薨诏诰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後巡狩方岳崔る上四巡颂以称汉德帝雅好文章自见る颂後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る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る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时杨终坐事徙北地帝东巡狩凤凰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赏还故乡。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

明帝青龙四年置崇文观徵善属文者以充之。

高贵乡公甘露二年五月辛未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尚书陈騫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等主者宜自今已後群臣皆当玩习

古义 明经典称朕意焉。又引侍中王沈及裴秀数於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文人。

晋武帝雅好典籍王 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力才学文章见昵於帝。

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车驾幸兖州召刺史崔挺赴行在所及见引喻优厚。又问挺治边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悦谓挺曰：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日拥旄者悉皆如此吾何忧哉！

高聪为辅国将军与贼交战望风退败徙平州为民行届瀛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 聪为表帝见表顾谓王肃曰：在下郡得复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肃曰：比高聪北徙此文或其所制帝悟曰：必应然也。何应更有此辈。

後周明帝时宇文神举为中侍上上帝方留意翰林而神举雅好篇章帝每有游幸神举常得侍从。又庾信自梁归国帝既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於造膝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 唯王褒与信颇相埒自馀文人莫有逮者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

隋炀帝初为晋王时柳 为谘议参军帝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 虞世南王胄朱 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 为之冠帝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後示人。

庾自直大业初为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於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至於再三俟称善然後方出其见亲礼如此。

唐太宗时虞世南为秘书监太宗重其博物每机务之暇引之谈论共观经史外国献狮子诏世南为之赋命编之东观。

德宗贞元四年九月癸丑赐百僚宴于曲江诏曰：今日重阳卿等游赏朕遥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於衷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仍令中书门下简定文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於延英门进其文武百僚及文士欲和者听翌日百僚毕和帝考其诗以刘太真李纾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颀四人为次等张 刘滋等二十二人为平等李晟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文宗开成元年二月癸未宰臣奏事于紫宸殿帝曰：从来文格非佳昨试进士题目是朕自出所见诗赋似胜去年宰臣李石曰：陛下改诗赋格调以正颓俗高锴亦能厉精取士仰副圣旨帝曰：四方表奏不典实而尚浮巧者宜罚掌书记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怨弊抑末实在盛时帝曰：但效古为文自然体尚高远时。又诏兵部尚书王起进文场秀句一卷九月敕秘书省及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十一月。又诏兵部尚书王起进国朝已来能诗人名字冯正为太常少卿统乐立於廷帝以端凝。若植问其姓名翰林学士李班奏正之名帝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邪遂召升阶帝自吟正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以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寻迁谏议大夫。

宣宗诏新贡举曾於殿柱帝自题曰：乡贡进士。

周世宗时扈载初为监察御史尝游相国寺僧院睹其庭竹翠色可爱乃抒碧鲜赋留题於其院帝闻之命黄门就其院录之以进俄拜兵部员外郎知制诰。

卷四十一

帝王部·宽恕

皋陶称舜之德曰：御众以宽孔子谓一言而终身行者其恕乎！况乃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 广靡极其聪明天覆地容用示於广大然後一管者不掩其美小过者无累其善 斥弛者得尽其能悖直者咸竭其虑勋旧有以自保反侧以之获安诖误者惟新狂简者蒙宥百揆时叙万邦咸怀君人之德於斯为盛矣。

汉高祖初范阳人蒯通尝说齐王韩信欲令背汉信不听通乃阳狂为巫天下既定信後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被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齐辩士蒯通乃诏齐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韩信反何也。（。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 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顾念也。）可殪诛邪（殪尽也。）帝乃赦之。

吴王濞怨望称疾不朝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又後使人为秋请（律春曰：朝秋曰：请

如古诸侯朝聘也。漚不自行人代为致请礼)文帝复责问吴使者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言天子窃见下之私则不祥也。)今吴王始诈疾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帝与更始(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谋亦益解。

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宛军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侵牟言如牟贼之食苗也。物故谓死也。)天子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乃颁赏焉。

後汉光武建武四年率诸将围秦丰於黎丘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朱■尽力攻之明年城中穷困羊肉袒降■槛车傅丰雒阳斩之大司马吴汉劾奏■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帝不加罪。

尹敏为郎中辟大司空府校图■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国书敢不自量窃冒万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而亦以此沉滞。

章帝时孔僖崔る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傅。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和之曰：(■■谓不与之言而傍对也。礼记曰：无■■言)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る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る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自讼曰：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为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言政教未有过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愆其不当亦宜含容而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见不可之事终莫敢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鲁庄公束缚管仲以与齐桓公亲迎於郊而与之坐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为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戍士冻馁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管仲曰：昔者圣人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杂处则其言恕其事易也。)然後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和帝时周荣初辟司徒袁安府安举奏窦氏事皆荣所具草後为颍州太守坐法当下狱帝思荣忠节左转共令。

顺帝时雷义为尚书侍郎有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作义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论司寇同台郎觉之委位自上乞赎义罪帝诏皆除刑。

杨伦为大将军梁商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遣伦乃居河内朝歌以病自上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勿颈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词曰：虽九死其犹未悔也。)匹夫所执强於三军固敢有辞帝乃下诏曰：伦出幽升高(《诗》曰：出於幽谷迁于乔木)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疾自从苟肆猖志(猖狂猖也。音绢)遂徵诣廷尉有诏原罪。

灵帝时范冉(或作丹)辟司空府是时西□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帝诏书特原不理罪。

献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时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过度无变也。朝臣皆贺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贾诩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误上下请付理官帝曰：天地玄远事验难明欲归咎史臣益重朕之不德也。

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长安及还雒是时谣言云：国有大故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晋武帝泰始初司隶校尉李■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陵已亡请黜谥诏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後行耳吾岂将枉纵其间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削百姓以缪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惩邪■妄涛等不貳其过者皆勿有所问易

称言王臣饗匪躬之故今 ㊦ 充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斂手以避二鲍岂其然乎！其申敕群寮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 ㊦ 为二代司隶朝野称之。又武帝尝因南郊礼毕喟然谓司隶校尉刘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何劭为中庶子与其兄遵等受故高令袁毅货虽经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诏曰：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太保劭父曾也。

裴秀为尚书令安远获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有司奏免秀官武帝诏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古人所难交关之事诩之罪耳岂尚书令能防乎！其勿有所问司隶校尉李熹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 ㊦ 翼朝政有勋绩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王宏为汲郡太守在郡有殊绩武帝下诏称之俄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绩听以赎论。

元帝初阮孚辟太傅府迁骑兵属避乱渡江帝以孚为安东参军蓬 ㊦ 饮酒不以王务嬰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尝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琅琊王褒为车骑将军镇广陵高选纲佐以孚为长史帝谓曰：卿既统军府郊垒多事宜节饮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 ㊦ 免从事不敢有言者窃以今王莅镇威风赫然皇泽遐被贼寇敛迹氛 ㊦ 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应端拱啸咏以乐天年耳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

周访参镇东军事时有与访同姓名者罪当死吏误收访访奋击收者数十人皆散走而自归於帝帝不之罪。

康帝时阮裕在东山徵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俄而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琅邪王师经年敦逼并无所就御史中丞周闵奏裕及谢安违诏累载并应有罪禁止终身诏书赏之。

後魏道武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 ㊦ 问群臣以取要方略御史中丞崔暹曰：取榷可以助粮故飞 ㊦ 食榷而改音诗称其事帝虽御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榷当租暹。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取则落尽帝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榷乎！是何言欤以中山未略故不加罪。

太武时古弼为安西将军及议征凉州与尚书李顺臧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师帝不从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将略故弗之责也。

孝文性宽慈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虫秽之物并笑而恕之。

延兴三年六月诏曰：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行贷之。

穆罢丁公崇之後世为虎牢镇将频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勋德之胄让而赦之。

房伯玉初为河间太守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边後亦叛入齐为南阳太守孝文克宛伯玉面缚而降孝文引见伯玉并其参佐二百人诏伯玉曰：朕承天驭宇方欲一清寰域卿蕞尔小戍敢拒六师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对曰：臣既小人备荷驱使缘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万死孝文曰：凡立忠抱节皆应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节古人所不为卿何得事逆贼萧鸾自贻伊譴伯玉对曰：臣愚痴晚悟罪合万斩今遭陛下乞生命孝文曰：凡人唯有两途知机获福背机受祸劳我王师弥历岁月如此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孙延景城西共卿语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卿答曰：在此不在彼天道悠远变化无方卿宁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无所言从弟思安为乐陵太守频为伯玉泣请故特宥之。

高道悦为治书侍御史时孝文南征徵兵阅集雒阳道悦以使者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而任城王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孝文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

刘昶孝文时除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义阳拒守不克昶乃班师太和十九年帝在彭城昶至入见昶曰：臣奉敕远征克殄凶 ㊦ 鬼徒劳士马久淹岁时有损威灵伏听斧钺帝曰：朕之此行本无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吊民宣威布德二事既畅不失本图朕亦无克而还岂但卿也。

宣武时李泽为东都守以赃徵还帝使武士提以入泽抗言曰：将军今日犹自礼贤耶帝笑而舍之。

孝庄时温子 为南主客郎中 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 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帝曰：当世才子不过数人，岂能为此便相放黜乃寝其奏北齐神武时李义深初为魏龙骧将军义旗初归帝於信都以为大行台郎中中兴初除平南将军鸿胪少卿义深见尔朱兆兵盛遂叛帝奔兆兆平帝怒其罪以为大丞相府记室参军。

後周太祖以耿豪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逊帝惜其骁勇每优容之。

隋文帝开皇六年雒阳男子高德上书请帝以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孙帝曰：朕承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於子自求逸乐者哉！

贺。若弼坐怨望除名为民岁馀复其爵位帝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开皇十九年帝幸仁寿宫宴王公诏弼为五言诗词意愤怒帝览而容之虞庆则使突厥还会帝幸晋王第置酒会群臣高 等帝因曰：高 平江南虞庆则降突厥可谓茂功矣。杨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庆则曰：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非至尊威德亦无克理遂与互相长短御史欲弹之帝曰：今日计功为乐宜不须劾。

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

王仁恭为骠骑将军典蜀王军事及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高祖以仁恭素质直置而不问。

唐太宗尝辟人从两骑幸故未央宫遇一卫士佩刀不去车驾至惶惧待罪太宗谓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当死者便数人我所不忍因赦之而去。

李靖破突厥送隋萧后於京师初有降胡言中国人有潜通书启於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权请鞠之帝曰：往国家未定匈奴侵扰愚民寡识或当思念今天下宁一反侧自安既往之愆不须问也。

韦挺授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摄魏王泰府事时泰有宠庶人承乾多罪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中书侍郎杜正伦以漏泄禁中语徙边挺时亦预其事太宗谓之曰：朕已罪正伦不忍更置卿於法寻拜太常卿承乾之废也。挺。又以交构闻太宗竟寝其事待之如初十九年为御史大夫从李 击破盖牟城诏挺统兵镇守挺素无威略不堪其忧乃贻书於术士公孙常置辞怨望会常以他罪自杀於其囊中得挺所与常书太宗召挺问之对多不以实太宗尤责让之仍以宿经驱策不忍加诛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从征辽筑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坏道宗失於部署为贼所据归罪果毅傅休爱斩之道宗跣行诣旗下请罪太宗曰：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舍而不问。

贾敦颐为 州司马有罪当下狱太宗欲宥之御史再三执劾太宗曰：为国者先教化而後刑罚亿兆之人，岂能无过吾去其太甚者耳。若有奏劾即陷酷刑孝子犹不可从厥父而况道义合能久事其君乎！竟赦之。

高宗永徽五年雍州参军薛景宣以 筑京师罗郭城功毕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後寻即殂落今者营筑必有灾咎。又杨正道有隋之孽流窜北蕃随突厥归化便即诈死今日犹存有人隐藏犹未彰露帝大惊遂令推究正道死日既知景宣诈妄左仆射于志宁等以其言涉不顺请诛之帝曰：景宣因上封得罪恐塞直言之路特令免之。

乾封中帝谓司戎少常伯杨武曰：卿在司戎授官多非其才何也。武曰：臣妻刚悍此其所嘱不敢违阻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即位麟台监张易之等先以潜图逆乱伏诛诏有与易之往复书疏并焚之用安反侧百寮莫不称庆。

玄宗开元六年十月癸亥贝州人张希峤上表不经诏曰：比每昼至侧景夜至分宵期间政要用忘寝食但能会理不责其文贝州张希峤上表及词义鄙浅有同谐弄据其不遵理度固合与罪恐後来正直其谓我何故特矜愚不 於法。且令河南府示语递还本贯。

十二年七月黔中道招讨使内侍杨思勳讨平溪州贼帝谓贼帅覃行章等曰：汝破伤州县残害吏人据汝罪名合 刑法我好生恶杀特舍汝命可授汝商州洵水府别将往钦哉！

肃宗至德二载九月元帅广平王将收西京王当阙不乘马步出水马门而後乘马管崇嗣为王都虞侯先王上马御史大夫颜真卿进状奏弹之帝曰：朕儿每欲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礼崇嗣老将患脚朕欲优

容乃自晓谕之状还真卿。

乾元元年六月戊午诏曰：朕闻古先哲王慎罚以_T人命胁从罔理罪疑从轻成汤有解网之仁光武有焚书之令盖惠彼至理受其刑章是以法不滥加刑所以措也。间者时遭寇逆患在干戈衣冠之流逼迫者众事不获己情稍轻焉顷者委在三司穷其五听议重者累中刑典稍轻者犹被勾留况时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犹不给家属。又悉乖离艰难之忧无甚於此岂朕泣辜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况恩泽频加科条递减原其事状稍近平人，岂可尚议迁贬穷其反侧万方有责罪实在予一物失所忧将谁属永言悯念用恻於怀而两京官应被贼逼授伪官三司所推问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贼中守本官至冬方选曾受驱驰既宽刑典免其贬降并至冬放选合得官时仍委所司量事轻重注拟其已贬官者续有处分。

上元二年正月诏安禄山伪置三司有名应在流贬者原情议罪负国诚深朕已舍其殊死窜于荒徼固当与众共弃长为匪人然皆邦家旧臣尝挂纓冕使其终没裔土永慙愧孰。若贷以殊私俾令效节亦准例处分兼委中书门下量轻重类例奏取处分。

代宗大历八年闰十一月渤海质子盗_■袞龙擒之词云：慕中华文物帝矜而舍之。

十年二月乙巳昭义军节度留後薛萼以失守至自相州见於银台门之内殿河阳三城使常休明至自河阳素服待罪并特诏释放。

德宗贞元初韩游环为_■宁节度其子钦绪与李广弘谋逆事发腰斩游环以其子大逆表乞代免。且自诣阙谢帝固止之寄任如初游环。又械系钦绪二子送京师请从坐帝亦舍之及游环来朝以其子钦绪谋逆素服待罪朝堂帝释之劳遇如初。

宪宗元和六年正月丙中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摄太尉张茂昭宰臣于_■李藩并行事失仪诏释罪。

十二年十月乙卯淮西平甲申诏其淮西诸州镇官吏将健虽被胁_■皆非本心除同恶巨蠹者一切不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七月盐州送到先劫乌白洲盐女子拓拔三娘并婢二人召入内亲诘之赦罪送本州。

敬宗即位召岭南节度使孔_□为吏部侍郎长庆中或告_□在南海时家人受贿帝不之责改右散骑常侍。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赞善大夫李方现与恶徒燕昵为其所殴诏以事经恩荡释之而不问其父保义军节度使寰知之奏请削夺方现官阶仍乞追赴晋州杖之并不许。

开成四年五月谏议大夫韦力仁仗内奏曰：臣伏见军家捉钱事侵府县军司与府县各有区别今富商大贾隶军司著一紫衫府县莫制当陛下至圣至明之时固不宜有此禁军是陛下卫士警夜巡昼以备不虞不合搅扰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敕统帅令各归其分则人情获安天下幸甚帝问宰臣等奏曰：凡语事须当力仁所言乃欲生事帝曰：盖论名分耳李_■曰：军家所出榜是自捉军人百姓即府县自捉此无乖名分帝曰：当廷论此亦似近名然谏官论事不合怪之。

後唐庄宗入汴齐州刺史孟_■上章请死诏原之_■初事帝为骑将天_■十三年帝与刘_■莘县对垒_■领七百骑奔梁至是来请罪帝报之曰：尔当吾急引七百骑投贼何面目相视_■惶恐请死帝恕之未几移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五月有军人於军器库内盗银_■仓一条帝舍其罪侍臣以盗库器於宫内其罪难恕帝竟释放。

长兴二年五月泗水县令李_■献时务策天下民多除田土徵租税其馀不计是何物色并请配定税钱敕旨益国利民方为良策越常生事则乱灵章李_■粗读儒书曾居假官所进条件既广徵引仍繁而於职略之间荒唐颇甚。且乡闾之内苦乐不无则可沿古制而检绳度物宜而均济岂得请行峻法大挠群情详暴敛之品题无稍通之气味况五兵乍息兆庶小康忽有此陈未测何意便合勘穷疏率申举科条尚缘言路方开政刑务恤特从宽宥俾自省循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诏旨二日至京而通事不敢引对留於阁门久之自至後楼朝见帝以故将不之罪。

是月庚戌献时务人前泽州录事参军韩滔所司面试策问一件无词以对敕旨以纳言路广进策人多别出试题盖防假手韩滔独隳众例辄出己怀敢以_■词有违明敕而。又情惟自_■事匪合宜朝堂干禄之时尚

犹倔强州县亲人之处可任作为合举违敕之科加以不恭之罪缘当诞月刑法务宽宜殿一选末帝清泰元年杨凝式为兵部侍郎帝按兵於怀覃凝式在扈从之列颇以心恙 宣 华於军皆帝以其才名优容之诏遣归雒。

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滥进称武士者不闲计策虽披坚执锐战则弃甲穷则背军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请虚设具员枉耗国力逢陛下维新之运是明文革弊之秋臣请应内外所管军人凡胜衣甲者请宣下本都本将贰考试武艺短长权谋深浅居下位有将才者便 为大将居上位无将略者移之下军其东班臣寮请内出策题下中书令宰臣面试如下位有大才者便 居大位处大位无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约如此卢文纪等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悻故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上疏请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书覆奏亦驳其错误帝召学士马裔孙谓曰：史在德语太凶其实难容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尔代朕作诏勿加在德之罪诏曰：左补阙刘涛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书门下驳奏未奉宣谕乞将施行分明黜陟朕尝览贞观故事见太宗之理以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才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无得而名而陕县丞皇甫德参辄上封章恣行讪谤人臣无礼罪不容诛赖文贞弥缝怨德参之狂瞽徵奏太宗曰：陛下思闻得失只可恣其所陈。若所言不中亦何损於国家朕每思之诚要言也。遂得下情上达德盛业隆太宗之道弥光文贞之节斯著朕惟寡昧获奉宗祧业业兢兢惧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采 时材怀忠抱直之人虚心渴见便佞诡随之说杜耳恶闻史在德近所贡陈诚无避忌中书以文字纒缪比类僭差改易人名触犯庙讳请归宪法以示戒愆盖以中书既委参详合尽事理朕缵承前绪诱劝将来多言数穷惟圣祖之所戒千虑一得冀愚者之可从因览文贞之言遂宽在德之罪爰令停寝不遣宣行刘涛等官列谏垣宜陈说议请定短长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则请赏德参今涛等请黜在德事同言异何相远哉！将议允俞恐亏开纳方今朝廷粗理俊 毕臻留一在德不足为多去一在德不足为少苟可惩劝朕何爱焉但缘情在倾输理难黜责涛等敷奏朕亦优容宜体含洪勉思竭尽凡百在位悉听朕言。

晋高祖天福四年秋七月御史奏太子宾客韩恽国子祭酒唐 左丞崔暹吏部侍郎卢 左司郎中赵上交左赞善大夫李专美太常博士祝格左龙武将军李藏左卫将军李崇本入阁後至冲班失仪帝以人之小过不用情不挠法虽曰：失恭恕而已矣。遂不令罚俸。

少帝天福七年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奏收下逆贼城其安从进并骨肉并自焚擒到从进男弘赞斩之差人监送襄州行军司马安友规到阙释罪赐服带靴笏。

周太祖初亲族及王俊家并为刘铢所害帝入京城铢夫妇 露以席自蔽平旦执之下狱帝遣人让铢曰：与公同事先帝宁无故人之分吾家属屠灭公虽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儿家属公还惜否铢但称死罪时群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刘侍中坠马伤甚昨夜。又军士凌逼殆有微生据法屠人家族罪不容诛然冤报往还循环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身原其家属何如群臣称善及奏从之广顺初太祖念尝同奉汉室乃诏赐铢妻陕州庄宅一区。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四月戊申命河阳节度使刘词押步骑三千赴雒州皆樊爱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既诛其主将不欲加罪於众乃遣词押领分屯於雒州。

二年尚书吏部贡院进新及第进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赋诗赋文论策文诏曰：国家设贡举之司求英俊之士务询文行方中科名比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老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放举人试令看验果见纒缪须至去留其李覃何 严杨徽之赵邻几等四人宜放及第李震等一十二人艺学未精并宜勾落。且令苦学以俟再来礼部侍郎刘温叟失於选士颇属因循据其过尤合行谴谪尚示宽恕特与矜容刘温叟放罪。

卷四十二

帝王部·仁慈

儒有百行仁为之宗道有三宝慈居其首君人者本之以成帝德行之以宅天下天下之民爱而戴之何莫由斯之道也。若乃蜡氏除骨此列於秋官诗人行苇系於大雅禁方春之割毁则泽被含灵戒不时之伐则恩加植物至於臧获乎！生齿还幽闭於所亲释俘虏之穷困购陷没之良口。若是数者时而行之则万物由庚而况於下民乎！四夷慕义而况於中国乎！《书》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又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其此之谓欤。

商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於禽兽。

周文王作灵台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也。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令吏以衣冠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人乎！

汉高祖五年五月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文帝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宫美人令得嫁。

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成帝永始四年六月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六年十一月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七年五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不以道取为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言从卖人之事以结其罪）。

十二年三月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

十一月大司马吴汉平公孙述放兵大掠成都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汉副将刘尚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啜羹二者孰仁（韩子曰：孟孙猎得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随而呼秦西巴不忍而与其母战国策曰：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啜之尽一杯而攻拔中山）。

十三年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值。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三岁今诸怀任者赐胎养人三斛复其夫勿著为令。

三年二月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马可辍解辍解之（夹辕者为服马服马外为马）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敦敦然道旁之苇牧羊牛者无使践履折伤之况於人乎！）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孔子曰：伐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

安帝元初二年二月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

质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残夷最甚（谓比年张婴寇广陵华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资业死者暴尸原野昔之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为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乏掩骼埋之时（骨枯曰：骼肉腐曰：）其调比郡见出廩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以称朕意。

魏太祖汉建安中陈宫为吕布守下邳布败太祖擒宫问宫欲活老母及女不宫对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宫死太祖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

齐王景初三年即位诏官奴婢六十已上免为良人正始七年秋诏曰：属到市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

七十或癯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赈给之。

晋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出後宫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於家帝。又尝幸王济宅济供饌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元帝太兴四年五月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孝武太元十四年正月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相配匹赐百日廩其役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

後魏明元永兴三年二月诏曰：衣食足知荣辱夫人饥寒切已唯恐朝夕不济所急温饱而已何暇及仁义之事乎！王教之多违盖由於此也。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矣。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技巧自输悉出以配鰥民。

大武太延元年正月癸未出道武明元宫人令得嫁文成和平四年八月敕於河西诏曰：朕顺时田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殫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敕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後不听滥设其畋猎皮肉别自颁贖是月诏曰：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鬻共相通容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取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

献文皇兴二年十二月诏曰：顷张永迷扰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残废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敕郡县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孝文延兴三年九月诏曰：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槨埋葬之不得暴露。

太和二年二月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无妻者。

三年二月帝及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鰥贫者以宫女妻之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

四年九月诏曰：隆冬雪降诸在徼墨及转输在都或有冻馁朕甚愍焉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同巡省察饥寒者给与衣食桎梏者代以轻锁。

五年二月大赦天下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四月甲寅诏曰：时雨不霁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

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

九年八月诏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於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以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听离之。

十三年九月免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鰥无妻者。

十八年十二月南伐齐诏寿阳锺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

十九年八月幸西宫路见坏蒙露棺驻辇董之。

宣武景明三年二月诏曰：自比阳旱积时农民废殖寤言憎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

正始三年五月诏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顺辰令朝之常式今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笃癯无人养救因以致命暴骸沟壑者雒阳部尉依法棺埋永平二年十二月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诏放华林野兽於山泽。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庚戌诏曰：顷因年饥百姓流徙或身倚沟渠或命悬道路皆见弃草土取厌乌鸢言念及此有惊夜寝掩骸之礼诚所，庶几行董之义冀亦可免其诸有露尸者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

後周明帝二年二月诏曰：王者之宰世莫不同四海以远近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纳於隍贼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时难致阻东西遂使疆場之间交相抄掠兴言及此良可哀伤自元年以来有被掠入贼者悉可放免。

武帝保定五年六月诏曰：江陵人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俱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

建德元年十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

六年十一月诏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掠在化内为奴婢及被抄平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免放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

静帝大象二年诏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为宇文亮抑为奴婢者并免其为民复其本业。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诏曰：释典微妙净业始於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杀四时之禁无伐は卯三驱之化不取前禽盖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兹道朕祇膺灵命抚遂群生言念亭育无忘鉴寐殷帝去网庶踵前 齐王舍牛实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

三年四月诏曰：有隋失驭丧乱弘多民物凋残俗化逾侈 嗜之族竞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割杀刍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资胎夭之群莫遂蕃滋之性伤财堕业职此之由襄 兑 穿窬因兹未息《礼》曰：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非惟务在仁爱盖亦示之俭约方域未宁尤须节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岂得恣彼贪暴残殄庶类之生苟循目前不为经久之虑 民之理有未足乎！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贍详思厥衷更为条式。

六月诏曰：自隋室不纲政刑荒废戎役烦重师旅荐兴元元无辜墮於涂炭转死沟壑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坟陇靡 营魂无归朕受命君临为民父母率土之内情均亭毒一物失宜寝兴轸虑念兹道 董义先吊恤虽复久已颁下普遣葬埋犹恐吏不存心收藏未尽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 必令周悉使邮亭之次无复游魂窀窆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於前此为锡类。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癸酉诏曰：爰始正家刑於四海王者内职取象天官上备列位之序下供扫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节文末代奢淫搜求无度朕嗣膺宝历抚育黔黎克己厉精，庶几至理顾省宫掖其数实多恐兹幽闭久离亲族一时减省各从罢散归其戚属任从婚娶自是後宫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在内鹰狗<豸出>等并委五坊使量留餘并解放。

九月遣殿中监卢宽将军赵绰送突厥还蕃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令归之。

贞观二年四月诏曰：隋运将尽群凶鼎沸干戈不息饥馑相仍流血成川暴骸满野朕往因军旅周览川原每所临视用伤心虑自祇膺宝命义切哀矜虽道谢姬文而情深掩骼诸有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瘞称朕意焉。

九月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於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馀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各遂其性，於是令尚书右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於掖庭宫西门简出之。

三年四月诏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赐粟一石。

四年九月诏曰：突厥种落往逢灾厉病疫饥馑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後相属幽魂靡 莫无所永言矜悼有怀隐恻宜令所司於大业长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洒脯致祭速为埋瘞务令周悉以称朕意焉。

十月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遍览群书因读明堂孔穴云：人五脏之系咸附背脊针灸失所皆有损害乃废书而叹曰：令律决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义搯人之背理则宜然夫 五刑之最轻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岂容犯最轻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来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颁此制。

五年二月诏曰：甲兵之设事不获已义在止戈期於去杀季叶驰竞恃力肆威锋刃之下恣情剪馘血流漂杵方称快意尸。若乱麻自以为武露骸封土多崇京观徒见安忍之心未弘掩骼之礼静言念此悯叹良深但是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 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奠焉。

五月有司言赎得男女八万口初隋末大乱中国人多没於北夷至是突厥来降帝遣使以金帛赎购之七月甲辰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瘞隋日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

八月遣使於高丽收隋战亡骸骨设祭而葬之。

十年十一月帝谓侍臣曰：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於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

申帷盖之义初帝有骏马名■及露紫霜每临阵多乘之腾跃摧锋所向皆捷尝讨王世充於隋盖马方酣战移景此马为流矢所中腾上古堤右库直立行{++大}■■箭而後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

十五年三月如襄城宫登子逻坂见□者僵於路驻命左右取药饮之乃苏。

十七年三月帝观渔於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此当乳也，於是中网而止。

十八年二月幸壶口村落■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

四月辛亥幸九成宫己未行次显仁宫太宗手诏皇太子曰：吾昨见獐鹿怀孕者多纵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与汝虽复不射无仁心之人得便终无放理昆虫无知须推己以及也。推己之孝於父母以及此类则天下有识者怀之推己之恶死以及虫豸含生之者何有不赖所以明日不行十九年五月征辽次辽泽下诏曰：日者隋师渡辽时非天赞从军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叹掩骼之义抑惟先典其令并收瘞之。

十月班师诏初攻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一万四千口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战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准其直以布及钱赎为编户焉其众欢叫之声三日不息及至幽州夷俘并列於城东拜道称谢舞跃擗地宛转尘埃从行者愍之为洒泪初帝之渡辽也。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尽虏之其人并随军请自效帝谓之曰：非不欲尔之力尔家在加尸尔为吾战彼将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戊戌帝悉令禀食而放还咸曰：高丽小人不知所以报天子德也。

二十一年六月诏曰：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今铁勒并归朝化如闻中国之人先陷在蕃内者流涕南望企踵思归朕闻之惕然深用恻隐宜遣使往燕然等州知见在没落人数与都督相计将物往赎远给程粮送还桑梓其室韦乌罗获■羯等三部被延■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

高宗显庆元年正月甲午诏曰：为国之道必崇简惠正家之义允归俭约故知兴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宫刑於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叶骄奢东汉之君相继淫侈魏庭晋室采择无厌水运仓积选纳逾广节文既废怨旷滋深糜费极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瑶图临驭八■亭育万类向隅之念每切於忧竟纳隍之心实劳於夙夜率由成训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备加宽贷年老宫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内人数犹多久离亲族之欢长供扫除之役永年幽闭良深矜悯。又去年霖雨颇伤苗稼在於州县非无乏少资给後庭有妨国用宜申兹大造更量放出宫人可令宫司料简具录名帐所司依状散下归其戚属。若无近亲任求配偶所在官府存心安置勿使轻薄之徒辄行欺诱空有窃资之弊更无偕老之■务加存恤令遂所怀。

龙朔元年十月狩於陆浑县校猎於韭山帝身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宫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咸。

亨四年正月诏咸亨初百姓遗弃男女有收养及驱使者听量酬衣食之直放还本家闰五月禁作V捕鱼营圈取兽。

中宗景龙二年十二月幸汉故未央宫旧基引从臣赐宴有群鹿经於御前羽林骑士获之以献帝皆命放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制宫人比来取在京百姓子女入宫者令放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诏曰：犬以守御鸡以司晨有用於人不同常畜好生之德遍宜令及自今并不得屠杀。

二年三月太上皇诏今年断食鸡子虽寒食百姓亦不得进六月禁杀牛马驴等犯者科违诏罪不得以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决六十然後科罪。

开元二年十月诏曰：乞力徐等天迷神怒背义忘恩悯其下人制在凶帅积骸暴露润草涂原言念於兹岂忘恻隐其吐蕃战死人等宜今所在州县速与瘞埋俾有申於吊拯庶无隔於华裔。

三年二月北庭都获郭获■破吐蕃及突厥默啜以其俘来献帝谓俘囚曰：尔等背恩作逆罪不容诛念尔等无知特宜释放。

五年七月陇右节度郭知运大破吐蕃献俘於阙下帝悉免而抚之分配诸州为编户亲语之曰：吐蕃俘囚等是尔蕃部於我国家送款降婚分之疆界我不尔许尔无我虞近年尔忽从凶猾不守诚信犯我群牧侵我州军既籍防闲故有经略临阵所虏准例应诛我情在好生今为尔屈法并舍尔等性命作诸州编户即宜听有

司处分。

十一月丙辰诏曰：自古见其生不食其肉资其力必报其功马牛驴皆能任重致远济人使用先有处分不令宰杀如闻比来尚未全断群牧之内此弊尤多自今以後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其王公已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仍令州县及监牧使诸军长官切加禁断兼委御史随事纠弹。

十二年四月陇右节度使王君□破吐蕃来献戎捷帝谓吐蕃俘囚等曰：凡事俘囚法当处死我好生恶杀覆育万方汝等虽是外蕃物类亦同中国今舍汝性命以申含养并向鸿胪待後处分。

十月将封泰山诏曰：自古明王仁及万物今助天孳育方欲告成其缘祀祭及在路供顿牺牲饩牵礼不可阙除此之外天下诸州并令断屠及渔猎采捕驾回至京都依常式。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献岁之吉迎气方始教顺天时无违月令所由长吏可举旧章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动生植之类慎无杀伐致令天伤。

天宝元年正月改元诏曰：禁伤は卵以遂生成自今以後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猎采捕。

五载正月诏曰：永言亭育仁慈为本况乎！春令义叶发生其天下弋猎采捕宜明举旧章严加禁断宣布中外令知朕意。

六载正月诏曰：今属阳和布气蠢物怀生在於含养必期遂生如闻荥阳仆射陂陈留郡蓬池等采捕极多伤害甚广因循既久深谓不然自今以後特宜禁断各委所由长官严加捉搦辄有违犯者白身决六十仍罚重役官人具名录奏当别处分其仆射陂仍改为广仁陂蓬池改为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广中孚之化。又诏曰：祭祀之典牺牲所备将有（达于）处诚盖不资於广杀况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车與自此餘牲尤可矜悯况前圣有作难为尽废明神克享亦在深仁自今以後每大祭祀应用■犊宜令所司量减其数仍永为常式。

十四载正月诏曰：阳和布气庶类滋长助天育物须顺发生宜令诸府郡至春末以後无得弋猎采捕严加禁断必资杜绝。

肃宗至德三年正月诏曰：国有五典幽闭为重刑于六宫明章内理所以教之阴礼诏之御服至於衡○■延之美织■绵■广之事任■於用则有司存焉顷年以来仍遭寇盗违其情性则谪见天象恣其供亿则糜费国储非以达冤烦振系滞之义也。宜放内人三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无近亲收养散配诸寺安置待有去处一任东西仍各与一房资财以充粮用并委府县官勾当勿使侵凌以成朕无为之化也。

代宗宝应元年十二月戊辰诏曰：凡在生灵合登仁寿自逢艰阻多致伤残或寇盗为灾毙於锋镝或岁时不稔道■董相望枯骨转尸多未埋瘞朕为人父母良深悯恻将何以示掩骼之礼昭葬骨之仁永念前修岂忘古训其京城内外应有旧骸骨宜令京兆府即勾当收拾埋瘞仍令中使与所由计会致祭。

大历四年十一月禁畿内弋猎。

九年三月丙午禁京畿内采捕渔猎自三月至於五月永为常式。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以文单国累献驯象凡四十有二皆豢于禁中有善舞者以备元会庭实至是悉令放于荆山之阳及鹰隼豹■斗鸡猎犬皆放之。又出宫人数百人。

闰五月辛巳诏曰：豳府岁贡奴婢使其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罢之。

七月商州岁贡<黍离>胶罢之。

贞元六年十一月诏曰：吐蕃比亏信约自失通和边镇之间事资备御因其犯境累献俘囚既切怀归之心复加幽繫之苦永言覆育岂间华戎应所获吐蕃生口见在者一切放归本国仍并差人送至界首量事资遣使得自全。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癸丑释掖庭没官妇人朱■妻徐氏等甲子大赦制後宫细人子弟音声等人并宜放归亲族。又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宜资给放还本国。

三月出後宫三百人及教坊女伎六百人听其亲戚迎於九仙门百姓聚观人呼大叫。

四月丁卯命焚容州所进毒药可以杀人者。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七十人诏给递乘放归其国。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宫人二百车许人得娶以为妻以水害诚阴盈故也。

十年九月诏泽潞及凤翔天藏军每进鸡子既伤物性。又劳人力宜停进。

十二月诏出宫人七十人分置京城寺观有家者归之。

十一年禁以新罗为生口令近界州府长吏切加提举以其国宿卫王子金长廉状陈故有是命。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御丹凤楼大赦诏掖庭籍没罪人妻女等宜并放归亲族。

七月诏许逆贼李师道妻魏氏为尼住法华寺。

八月帝御丹凤楼大赦诏诸军先擒吐蕃配在诸处者并放归国愿住者亦听。

九月江南西道奏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赦条流七十四人愿归本县馀并请住诏给衣递乘发遣其诸道愿归者准此处分。

长庆元年七月十六日大赦制李师道吴元济自绝於天并从诛灭念其祖父尝事先朝坟墓所在并不得令人擅有毁废。

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诏五坊鹰隼及备打猎狐兔等悉放之。

敬宗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诏先在掖庭宫人家口并配内闾年深宫人等并放出外任其所。又诏老宫人及残疾不堪使役并有父母羸老疾病者并委所司选择放出。

三月赦其诸军先擒获吐蕃生口配流诸处者宜委本道资给放还本国。

宝历元年正月赦先擒获吐蕃生口配流诸处者委本道资给放还边土仍不得更受投降人并擒捉人生口。

四月经原节度使杨元卿奏当管平凉镇守得投降吐蕃刘师奴诏委元卿准近赦送还本国。

二年二月凤翔节度使进到落蕃回鹘四人敕旨令付鸿胪寺待有还蕃使即放归国。

文宗以宝历三年即位十二月诏其在内宫女三千许嫁。

太和元年四月出宫女一百人中人押送权於两街等观安置。

二年五月辛丑诏度支每年旨额年支配进蚰蛇胆四两桂州一两贺州二两泉州一两宜於数内量停三两馀一两每年转次送纳帝因对侍讲学士许康佐语及取蚰蛇胆知生割其腹而後得之帝为恻然因命停减。

三年四月出宫人一百人任从所。

四年四月诏曰：春夏之交稼穡方茂永念东作其勤如伤况时属阳和命禁は卵所以保滋怀生仁遂物性如闻京畿之内及关辅近地或有豪家如务弋猎放纵鹰犬颇伤田苗宜令长吏切加禁察有敢违令者捕系以闻。

八年二月诏比者沧寇干纪稽诛数年诸道兴师并献戎捷时方讨叛难议释纆免死戎边已有恩贷今沧州一道久被朝章念其怀土之心必有向隅之叹俾之遂性用洽亲恩其诸道所送沧州将健配流及边镇营田役使者并委本官如有已赴军职及自有生业不愿去者亦任便住。又诏曰：苏州大水饥歉之後编户男女多为诸道富家并虚契质钱父母得钱数百米数斗而已今江南虽丰稔而凋残未复委淮南浙江东西等道如苏湖等州百姓愿赎男女者官为详理不得计衣食及虚契徵索如父母已没任亲收赎如父母无资而自安於富家不厌为贱者亦听开成元年三月诏曰：比闻两河之间频年旱灾贫人得富家数百钱数斗粟即以男女为之仆妾委所在长吏察访听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购之勿得以虚契为理。

二年二月甲子出内音声人四十八人放归家。

三月壬辰诏曰：韶阳御辰生气方盛思全物类以顺天时内外五坊凡有笼养鹰鹞及鸡鸭鸟雀狐兔等悉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禁京城及畿内采捕禽兽罗网水虫以遂生成永为定制委台府及本司切加禁止。

三年六月辛亥遣中人监宫人四百八十人送两街寺观安置令其亲族识认还之壬子。又出宫人刘奴等七十五人还其亲族。

七月新罗王金徵遣其所遗淄青节度使奴婢帝矜以远人诏令却归本国。

武宗会昌六年二月制新攻党项事不获己其妇人并幼小未任持兵仗者交兵日不得滥有杀伤。

哀帝天二年四月诏应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长吏指挥以上供钱收拾埋瘞。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制曰：夫掩骼著在前经敬神垂於古典告布诸道州县所在应有暴露骸骨并

勒逐处埋瘞。

二年二月诏曰：自兵屯郊境事迫机宜互有侵渔交相虏掠既变良而为贱实威胁以势临人或衔冤朕宁无虑可各下诸处应有百姓妇女俘虏他处为婢妾者愿归即并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识认其丈夫曾被刺面者仰勘所在村保如委不是食粮人数便勒本州府各与凭据放还营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以庄宗时六宫内人数千泊萧墙之变率多流散及帝自关东赴难居至德宫称制宣徽使处按簿引进犹千余人时宫使选数百人皆少年端丽者进御帝曰：何事须此宫使奏曰：宫中内职各有典掌故事不可阙帝因诏老宫人谓曰：入宫几时对曰：曾事乾符帝谄悉故事帝曰：宫闈典故非耆艾者曷记所进少年定非前辈因戏谓老宫人曰：非惟尔识事故。且与予颜状同耳是日敕少年宫人并令还其家无家可归者任从所_二西川所送者亦令罢归宫中所识但其旧宫人而已。

五月辛酉华州节度使史敬_二奏准宣放西川宫人各归骨肉。

二年四月右谏议大夫梁文矩奏上年平蜀以来军人将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伤和气请许收认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河南北旧因兵火虏隔者再令条理并从识认。

三年六月诏内园鹿七头命放於深山。

闰八月敕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此以知其赏劝世将刑为之不举此以知其刑愆世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见圣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於禁暴乐在劝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赏春时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渐向太平方行古道况赏不愆典则立功者转多刑不滥施则犯法者渐少其在京或遇行极法日宜不举乐朕减常膳诸州使遇行极法日示禁声乐。

四年八月癸卯考功员外郎郭正封奏中兴平定之初自数十年离乱编民或为兵士所掠没为奴婢者既无特赦_二革无复从良遂令骨肉流离有伤王化敕旨晓谕天下诸军所掠生口有主识认并勒放归长兴二年四月丙申前濮州录事参军崔琮献时务诸道狱囚恐不依法考掠，或不胜致毙翻以病闻请置病囚院兼加医药中书覆云：有罪当刑仰天无恨无病致毙没地有冤燃死灰而必在致仁照覆盆而须资异鉴书著欤哉！之旨礼标_二刑也。之文固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_□所请置病囚院望依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差医人诊候治疗後据所犯轻重决断如敢故违致病负屈身亡本属官吏并加严断兼每及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九月辛亥诏五坊见在鹰隼之类并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许进献。

三年五月癸未敕春夏之交长育是务眷彼含灵之类方资亨育之功先有条流解放弹鹰隼自此凡罗网射止并诸弋猎之具比至冬初并宜止绝如有违犯仰随处官吏便科违诏之罪起今後每年至于二月初便依此敕晓示中外盖循旧制重布新规宣谕万邦永为常式。

四年七月乙未帝於广寿殿对回鹘使都叔李未等二十二人进白鹞一联敕礼宾使解_二放之山林。

八月帝受尊号毕制曰：诸道凡无主丘墓自兵革以来经发掘者宜令观察使刺史差人量事掩瘞。

未帝清泰元年九月庚戌诏曰：朱弘昭冯_二孟汉琼康义诚王思同乐彦稠等朕志切行仁情惟念旧虽颠覆自贻其伊戚而愍伤犹軫於予怀宜降特恩许其归葬其亲属骨肉及元随职员并放逐便所在不得恐动。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敕曰：恩推掩骼义显烛幽允谐远迹之心冀叶阴阳之序应自举义以来或有因事抵法之人及九月十四日後杀戮贼寇所在暴露骸骨未有骨肉收认无主者委逐处长吏指挥埋瘞。

二年四月丁亥制当罪即决式明常典既往可悯宜示深仁魏清泰中臣寮内有从珂诛戮者并许收瘞五月己卯敕大社内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级等王业肇兴德音屡降念兹既往属我维新宜弘掩骼之仁以广烛幽之德其大社内应收掌唐朝罪人首级并许骨肉或亲旧寮属收葬其丧葬仪注聊备饰终不得过制仍付所司。

八月诏兵兴以来边疆多事或因虏掠或偶滞留岁序迁移家乡迢递宜令收赎俾遂归还应自梁朝後唐以来前後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虏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赉持任彼一一收赎放归本家是月大理正韩保裔上言其略云：伏请天下狴牢特颁恻悯抱沉痾者宜加药饵无骨肉者勿使饥寒庶_二卑解网之仁用补泣辜之德者敕方枉狴牢。又蔡疾疹在典刑之自别顾医药以何妨实可施行足彰仁悯宜下刑部大

理寺御史台及三京诸道州府或有系囚染患者并令逐处医博士及军医看候於公廩钱内量支药价或事轻者仍许人看候所有罪犯合据杖责仍候疾损日科决。

三年正月诏命供奉官张殷祚往魏博管内收藏暴露骸骨。

八月敕魏府城下自去岁屯军以来管界坟墓多经□掘虽已曾差使勾当收掩今更遣太仆卿邢德昭祭奠其科例宜令度支给付。

十月戊戌赦曰：仁及枯骨泽漏重泉眷哲后之芳踪乃有国之令典魏府管内军兵已来坟墓所毁无主者委逐处官吏指挥随事■整祭奠仍仰官中给支四年七月甲子敕符彦饶张继祚娄英尹晖等皆受国恩悉亏臣节孽非天作□实自贻寻正典刑屡迁岁月宜示烛幽之道用推掩骼之仁宜令近亲任便收葬。

五年七月乙丑福建郑元弼以下三百五十人放还故土。

六年四月丙申诏显义指挥使刘康部下兵百人放还淮海即安州所俘也。

少帝开运三年二月诏自冬徂春稍愆雨雪掩骼埋■必契阴灵将召纯和宜藏暴露宜令所在长吏依此掩藏仍付所司。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敕含幽育明哲后法之而致理掩骼埋■贤主著之为令猷今宝祚维新■玠在御踵姬周之至德体虞舜之深仁属三灵改卜之秋当五兵销偃之际或坟莹无主幽窆毁发於□■或战阵亡身遗骸暴露於原野旅魂无■言念堪叹应天下州府管界内有坟墓被开发者无人为主本界官吏量与掩闭勿令漏露或战场郊野有暴骸露骨亦仰收拾埋瘞以闻。

四月沿淮州镇上年淮南饥民过来余物从前通商未敢止绝诏曰：淮南虽是殊邦未通中国近闻歉食深所轸怀天灾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闭余是岂爱人彼之生灵与此何异宜申惻隐用济■俟粮宜令沿淮州县渡口镇铺不得止淮南人余易是时淮甸累年灾旱流民度淮就食者万计不令止余其後淮南立仓余我粟畜之商贾利其善价以舟车辇运太祖闻之许其负担以供养者禁止辇运。又诏唐庄宗明宗晋高祖三处陵寝各有守陵宫人并放逐便如愿在陵所者依旧供给。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四月放太原投来义军百姓余人归本所。

三年四月敕节度应诸道所禁罪人无家人供奉吃食者每日逐人给官米三升。

四年正月降下寿州赦曰：自用兵以来被虏却骨肉者不计远近并许本家识认官中给物收赎所在不得藏占。

四月放怀恩军士归蜀是军当秦凤之役为王师所俘帝舍之给以衣廩赐号怀恩军至是轸其怀土之意故放之。

卷四十三

帝王部·度量

高明博载，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宽仁豁达，帝王之所以为量也。中古已还，典策斯略，暨炎汉而下，肇起潜晦，天资大度，靡事生业，倜傥无挠。放荡不羁，蓄非常之谋；渊乎！叵测，奋拨乱之志。慨然兴叹。驾馭豪杰，恢廓灵府，不凝滞於居处，不耽悦於玩好。开视向背之际，镇宁危惧之时，故令反侧者自安，观听者效顺。巍乎！英□，谅非矫饰。及夫仗义抚运，正位域中。然犹罔念旧恶洞绝猜忌优容狂瞽弗形喜愠至於屈法恕物推信柔远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圣人范围之理得矣。

汉高祖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帝初为泗水亭长沛令有重客吕公萧何为主吏（主吏功曹）主进（进者会礼之财）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令号令也。）帝素易诸吏（易言轻也。）乃给为谒曰：贺钱万（给欺也。）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引入坐上坐（上坐尊处也。）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帝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诎慑也。）及为沛公项羽愿与高祖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悍祸贼（■疾也。悍勇也。祸贼者好为祸害而残贼也。）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卒不许羽而遣沛公。

十二年十二月帝击黥布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帝问医曰：疾可治，於是帝■骂

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

文帝时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贿金钱觉更加赏赐以鬼其心。

後汉光武初为萧王围邯郸攻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帝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汉寇恂为颍川太守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於颍川恂捕杀之复以为耻後过颍川欲杀恂恂以状闻帝乃徵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分犹解也。），於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马援为隗嚣奉书至雒阳引见於宣德殿帝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援从南幸黎丘转至东海及还以为待诏使大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

魏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初为兖州牧以东平毕（谡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谡母弟妻子太祖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谡顿首无二心太祖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吕布破谡生得众为谡惧太祖曰：夫人孝於其亲矣，岂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又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太祖曰：观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关侯为太祖所擒太祖察其无久留之意使张辽问之答曰：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或杀之的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关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彼受公恩必立报公而後去也。及关杀颜良太祖知其必去重加赏赐关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绍军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谏无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伟也。

晋景帝沉毅多大略宣帝之诛曹爽深谋秘策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武帝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初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於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吏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因南郊礼毕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简文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尝与桓温及武陵王同载游板桥温处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欲观其所为大恐求下车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

後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俭素孝文欲观诸子志向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谓彭城王勰曰：吾固知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

後周太祖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为务及为魏丞相能驾驭英豪一见之者咸思用命。

隋高祖性严重有大略初仕後周宣帝时以后父为大前疑宣帝有四姬并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替宣帝每忿怒谓杨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开皇中宁州刺史元谐以潜龙之旧尝豫大宴於百寮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请以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帝曰：朕平陈国以伐罪吊民非欲夸诞以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唐高祖倜傥不羁豁达大度率性刚直无所矫饰志略宏远宽仁容众凡所与游集无贵贱皆得其欢心及义兵起群盗大侠争来归附焉。

太宗自髻此多大志临机果断不拘小节举动非常故非时人所能测也。初为唐国公子见隋政日乱即有四海之志武德未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帝者数百人事宁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及即位会州督王长谐坐纳赂为宪司所劾帝不之罪因赐所赂之物以愧其心。

贞观三年帝亲录系囚有刘恭者项有腩文自云：当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见之曰：项有腩文何预於物。若天将兴之非朕能害。若无天命纵腩何为乃释之。

十九年帝征辽候骑获莫离支觜使高竹离反接以至军门帝召见解 专谓曰：何颜色瘦沮。若斯之甚耶对曰：偷路间行不食数日矣。帝命饭之谓曰：尔主使尔为谋宜速反命寄语莫离支须中军消息可遣人径至吾所间行辛苦亦何以为帝哀竹离徒跣赐八以遣之。

高宗咸亨二年七月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馀众於安市城侃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外灾异请诛之帝谓郝处俊曰：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若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後唐高祖初为大同军节度使以罪奔达靺居数日会黄巢自江西北度椎牛酹酒宴其酋首酒酣喻之曰：予父子为贼臣 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诏徵兵仆与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子心也。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达靺知无留意皆释然无间哉！庄宗胆略绝人其心豁如也。初与梁对垒于河上梁将陆思铎以善射日预其战尝於箭 之上自镞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马鞍帝 箭视之睹思铎姓名因而记之及帝平梁思铎以例来降帝出箭以视之思铎伏地待罪慰而释之寻授武龙右厢都指挥使加检校太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居常唯治兵仗不喜专事生产家财屡空处之晏如也。太祖知其廉欲试其诚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然所取不过束帛数缙而已。

末帝尝与房知温失意於杯盘间以白刃相恐及即位知温忧甚帝乃封列土以宁之知温径赴雒阳申其宿过。且感新恩帝开怀以厚礼慰而遣之。

帝王部·多能

夫王者秉淳粹之气挺明哲之资究造化之端为生民之表宜乎！习尚臻於玄妙动作究於精微也。至。若听览之馀穆清之际必务游息以畅襟灵故有寓情於笔札属意於管弦取乐於棋奕 意於射御以至玩和扁之书披京管之术或群臣宴 下表乎！同欢或便坐清 内资乎！玄览足以彰攸纵之智见 旬齐之才垂之方册是为能事故可以戒逸豫而节嗜好刑风俗而涤心志者焉。

汉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箫（箫之无底也。）自度曲被歌声（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被声能播乐也。）分钊节度（钊切也。谓能分切句绝为之节制也。）穷极幼妙（读曰要妙）帝。又好音乐善琴笙尝置鞀鼓殿下（鼓本骑士之鼓）天子自临轩槛 铜丸以 鼓声中严鼓之节（庄严之鼓节也。）後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焉。

魏太祖才力绝人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又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卢江左慈谯郡华陀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

文帝善骑射好击剑才艺兼该尝自叙曰：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 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焉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长於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於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 貌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弟子丹猎於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後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 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 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从俯马蹄而仰月支也。 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野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 拊手曰：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惟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於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俱得其法余从阿学

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伪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巢 正截其颞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已长余少晓持 复自谓无对俗名零戟为坐铁室镶 为闭木户後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 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狭路直决耳余於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令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文书集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尝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一云：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著葛巾撇棋角）。

隋高祖潜龙时颇好音乐尝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 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四月自为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先是人间有王羲之书悉购之书府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成八十卷每听览 时取临玩焉尝问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谓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时为公子未遭阵敌义旗之始及平寇乱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阵即知强弱尝取吾弱对其强取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百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帝性爱书初置弘文馆选贵臣子有性识者以为学生内出法书命之令学。又令人间善书者亦徵入馆内是十数年间海内从风而靡工书者甚众焉。

十八年二月诏三品以上赐宴於玄武门帝既工隶书。又好飞白於王卫之间别更立意遂触类增长精好绝伦每有新奇群臣无不下拜启请是日太宗操笔作飞白书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日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五月帝为飞白书鸾凤螭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明旦五日旧俗必用衣服玩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德义。

玄宗好学善骑射洞晓音律及阴阳象纬推步。

德宗贞元四年八月御书章敬寺额备鼓吹并神策马骑以迎帝御通化门观之。

顺宗聪睿善隶书在东宫时德宗为诗及他文赐大臣者率皆令帝书之。

敬宗性聪睿有断凡百工之艺皆不习而自能。

後唐庄宗洞晓音律武皇帝令歌舞於前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

卷四十四

帝王部·奇表

域中四大王居其一洪范五事貌为其首是知清明在躬而志气如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自古继天而王出震应期莫不体备纯元器含异稟实有圣德焕乎！英表乘天地之正故其仪可象参日月之明故其威可畏。若夫本徇齐之性挺岐嶷之姿标五行之端冠群龙之首宜乎！包神灵之蕴协符瑞之纪魁奇一穆 出世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後可以践形诚哉！是言。

太昊宓牺氏蛇身人首日角衡连珠（日角角有骨表象日所出参上曰：衡衡中有骨表表象连珠也。）

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

黄帝轩辕氏龙颜（一云：黄帝龟颜是谓结起神明询知 临四海）。

颡项高阳氏首戴干并 止法月参（并重也。重胁以为表水精主月参伐主斩刈也。一云：颡项载干是谓皇甫德美周间天下家足）。

帝啻高辛氏生而骈齿（一云：帝啻骈齿是谓悍骨德塞无间奸靡繇出）。

帝尧眉八采须 \equiv 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身长十尺（一云：尧眉八采是谓通过正身刑典远近咸化）。

帝舜目重瞳子龙颜大口黑子身长六尺一寸（一云：舜目重瞳子是谓重明作事可法出言成章）。

夏禹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钩铃也。）胸有玉斗足文履已长九尺九寸（一云：九尺二寸。又云：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决河疏江）商汤丰下锐上 \square 而有髯勾身而扬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一云汤臂三肘是谓谬翼攘去不义黔首繁息）。

周文王龙颜虎眉身长十尺胸有四乳。

武王骀齿望羊。

灵王生而有髭。

汉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颜额颡准鼻也。）美须髯（在颐曰：须在颌曰：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

宣帝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元帝额上有壮 \equiv （壮 \equiv 当额前长侵下而生）。

後汉光武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

明帝容貌壮丽生而丰下锐上项赤色有似於尧。

章帝动容进止圣表有异。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 \equiv 垂地。

晋宣帝有狼顾之相魏武帝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後而身不动。

景帝雅有风采。

武帝初拜抚军大将军副贰相国而文帝欲以帝弟攸为嗣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乃超世之才 \equiv 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繇是遂定。

元帝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

明帝黄须貌类外家（帝母荀氏燕代人也。）

简文帝美风姿举止端详。

後魏道武帝目有光曜广颡大耳众咸异之。

大武帝明元长子也。天赐五年生於东宫体貌瑰异。

道武帝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自此子也。

文成帝风格异常。

孝文帝生而洁白有异姿 \equiv 强 \equiv 保岐疑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献文尤爱异之。

孝庄帝风神秀异姿貌甚美。

後周太祖身长八尺方颡广额美须髯 \equiv 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隋高祖为人龙颌额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年十六迁骠骑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儿风骨不似世间人齐王宪尝言於周武曰：普六茹坚（臣钦。若等曰：普六茹周所赐姓坚讳也。）相貌臣每见之不觉自失後员外散骑侍郎王邵言帝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帝大悦赐物数百段开皇三年陈遣常侍周冢通直散骑常侍袁彦来聘陈主知帝之貌异代人使彦尽像持出。

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

唐高祖体有三乳左腋下紫志如龙郭弘道初仕隋为上食奉御时高祖为殿内少监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愿深自爱。

太宗年四岁时忽有书生自言善相诣高祖曰：公是贵人有大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贵以此而後必繇之而创功业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闻其言甚惧及书生辞出使人捕欲杀之以灭其口而不知所在（太宗既降薛仁果高祖闻贼平大悦于时李密初附乃令密驰传迎太宗於幽州密见太宗天姿神武军威严肃惊 \uparrow 栗叹服莫敢仰视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祸乱乎！）。

玄宗仪轨伟丽有非常之表。

肃宗为忠王时领河北道元帅玄宗令文武百寮於光顺门相见左丞相燕国公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秀发奇表非常实类圣祖乃社稷之福也。

宣宗外晦内朗视_二詹特异。

懿宗姿貌瑰杰有异於人。

後唐庄宗为婴儿体貌奇特年十一从太祖讨王行瑜因令入觐献捷唐昭宗一见骇异之曰：儿有奇表乃抚其背曰：此儿将来之国慎勿忘忠孝於予家。

愍帝貌类明宗後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时年十四形气丰厚。

末帝长七尺馀方颐大颅材貌雄伟以骁果称明宗甚爱之在藩时雒阳市人王安者世称其善相尝窃视帝曰：形如毗沙门天王非常人也。帝知之窃喜清泰二年魏府进天王字甲冑千二百副乃选诸军之魁伟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卫。

汉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光彩识者睹之咸曰：非人臣相也。

周太祖形神魁壮趣向奇崛顶上有肉角。

帝王部·神武

惟天可畏必以雷霆奋其威惟众有作必以神武服其众诗称布昭圣武易著弧矢之利。若乃仗顺行罚躬秉武节禁暴以取乱决胜於_二敌矢石之间神色自。若扶义而行兼资智勇临变出击不暇冠带霜戈月羽_二扬风起首为节度人思效命於_二戡时难清国步震垒九_二匕赫殊俗奸雄弭心豺狼夺魄猛气发於奇表群目识其真主至於驰马弯弓应弘毙兽。又圣艺之殊绝者也。

商汤伐桀作汤誓，於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商颂曰：武王载旆有处秉钺如火烈烈莫我敢曷（曷害也。言建旆兴师出伐。又固持其钺其威势如猛火之炎炽谁敢御害我也。）

周武王伐纣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大卒驰商纣师纣师皆倒兵以战以斗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散畔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

宣王征徐国奋扬其威武而震雷其声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将阡然如虎之怒陈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临敌就执其众之降服者故常武之《诗》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阡如_二虎辅敦淮_一仍执_二鬼虜（进前也。敦当作屯_二鬼众也。）

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各有差帝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帝曰：如公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帝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诏曰：南越东瓠诚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荥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於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_二焉还祠黄帝於桥山乃归甘泉时使郭吉风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主客主接诸客者也。问以何事而来）郭吉卑礼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县於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汉（亟急也。）何但（但空也。）远走亡匿於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於汉边。

後汉光武初循河北进军邯郸时率邓禹等击王郎大破之帝过禹营劳勉吏卒威严甚励众皆窃言刘公真天人也。後赤眉君臣刘盆子及樊崇等降帝大陈兵马临雒水令赤眉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否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蚩痴也。）又谓崇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臣钦。若等曰：徐宣盆子丞相也。）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_一_二诚喜无所恨也。

魏太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於南皮一日获雉六十三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诡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馀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尝征马超韩遂遂请与帝相见帝与会语贼将见帝悉於马上拜秦民观者前後重沓帝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耶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曜日贼益震惊晋宣帝为太尉景初二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帝帅步骑四万讨之渊闻魏师之出也。请教於孙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渊《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後魏太武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令者率多败失文成和平中幸信都至灵丘南有山高四百馀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馀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刻石勒铭。又尝幸西苑亲射虎三头。

孝文善射有膂力年十馀岁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志而毙之。

宣武景明中幸邺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於射所後於河内怀县界亲射矢一里五十馀步侍中高显等奏伏见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弘动羽驰镞所逮三百五十馀步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神艺凤茂巧会驹虞之节妙尽矍圃之仪威棱攸垒□兕慑气才猛所振■愍弭心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铭射宫永彰圣艺诏曰：此乃弓弧小艺何足以示後叶而喉唇近侍苟以为然亦岂容有异便可如请遂勒铭於射所。

後周太祖每诸将出征授以方略无不制胜。

唐高祖初为山西河东道抚慰大使行至太平关遇贼数千人所将兵少左右皆惧高祖谓之曰：此乌合之贼易与耳因率精骑一十人出击之所向皆靡众情始定并力奋逐大破之後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众数千入奄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十馀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弘而倒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继於道时高祖射七十发明日斩首筑为京观於尸上尽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宗初从高祖破突厥於马邑帝手射杀特勒一人繇是贼退高祖拒历山飞也。深入贼军重围数匝帝望见之将轻骑突围而进弓矢乱发殪数千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溃救高祖於万众之中时骑兵已散高祖气愤将战帝苦谏乃止■会步兵至帝奋击大破之及举义师西上迟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战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战。且欲停营帝曰：机不可失当破赵会食岂得下营先食乎！高祖乃与公子建成当东面令帝当南面部分才定老生出兵交战左军遂败帝与军头段志玄跃马先登深入贼阵敌人矢下如雨帝为流矢所中收而复战冲突出其阵後愤气弥厉手杀数十人二刀尽缺血流入袖洒而复战老生遂大败。

武德三年讨王世充於雒邑帝选精锐千馀骑为奇兵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齿尧>金尉迟敬德翟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寇帝躬被玄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向摧弭尝以少击众贼徒气惧四年二月。又进屯青城宫垒未立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诸门於故马坊凭垣堑之险临■水以御大军诸将甚惧帝以精骑陈於北芒亲登魏宣武陵以望贼阵谓左右曰：贼势迫矣。悉众而出利在一战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而进曰：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马军南下兵才接帝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合势贼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帝所乘之马中箭而死易马。又战地既险隘贼多牌槊骑战稍难帝亲自射之莫不人牌俱彻应弘而倒自辰及午贼众始退纵兵乘之迫于城堑俘斩七千人，於是进营城下布长围以逼之及窦建德旧将刘黑闥举兵反於相州帝总戎东讨每令游骑击挫之闥尝於肥乡列阵帝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厥勇壮绝人直冲帝刃将接帝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弘而毙遂传此箭於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尝轻骑近山遇三骑皆贼中之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帝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惧气焉。

武德九年八月帝即位是月癸未突厥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觐自张形势云：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反命帝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尔玉帛前後极多何辄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等请礼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还当谓我惧遂繫思力於门下省於时兵马大集遣■德彝分出慰劳帝出自玄武门与侍中高士兼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可汗隔

津而语责以负约其首帅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众军继至精甲曜日连旗蔽野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顾色动繇是大惧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萧_二。又以轻敌固谏於马前帝曰：吾已筹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扫其境内直入渭滨盖以我国家初有内难朕。又新登九五将谓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虏必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故独出以示轻之。又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虏入既深理当自惧与战则必克与和则必固制服匈奴自兹始矣。公等宜记之是日颉利请和诏许焉_二等方叹曰：非可测也。车驾即日还宫。

贞观十四年四月帝谓朝臣曰：朕少时为公子未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阵即知强弱当取吾弱对其强取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奔命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

十九年二月行幸武德将飞骑历北山行遇猛虎引弓射之应弘而殁。又在雒阳苑射猛虎民部尚书唐俭见群豕突出林中帝引弓四发殪四豕有一雄彘突及马镫俭投马搏之帝_{二二}剑断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对曰：汉高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於一兽帝纳之因为罢猎。

六月帝征辽东驾次安市城进兵攻之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南部耨萨高惠真率高丽_{二二}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城帝自将步骑四千潜鼓角偃旗帜趋贼营北峰之上令诸军闻鼓角声而进贼众大惧帝入自山下引军临之贼因大溃斩首万馀级延寿等率其馀寇依山自保，於是命长孙无忌李_二等引兵围之撤东川梁以断其归路帝按辔徐行观贼营垒谓侍臣曰：高丽倾国而来所击一麾而败天_二我也。因下马再拜以谢天延寿惠真等十五万六千八百人请降。

肃宗初为忠王尝与诸王及废太子射於苑中矢三发连中的观者咸以为神。

後唐武皇始言喜军中语韶蚩善骑射与侪类驰骋嬉戏必出其右年十三见双凫翔於空射之连中众皆神伏。又尝於达鞞部人角胜达鞞指零雕於空曰：公能一发中否武皇即弯弓发矢连贯{霍_二}雕边人拜伏年十五从献祖讨庞勋摧锋陷阵出诸军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及为河东节度使与汴军战於洹水之上帝长子铁林指挥使落落既战马蹶帝驰骑以救之其马亦蹶汴之追兵将及帝背射一发而毙乃退。

庄宗初为晋王尝劳军於魏县因率百姓轻骑循河而上将觐梁军时阴晦未霁刘浚率群贼五千伏於河曲丛木间伺帝已过群贼大_{二二}围帝数十重戈槊如林帝以百骑驰穿其间左右奋击贼槊皆萃於帝帝跃马大呼而乘之梁军辟易四处斩十馀级决围而出会援军至梁军遂退帝顾军士曰：几为寇嗤军士咸曰：大王神武应天英才间世故非残孽敢犯军尘今日之事_二令贼见大王之威略耳。又尝与梁军对垒於濮州北王彦章夜率精甲五千馀众伏堤坞之下帝尝观兵於坞上俄以十馀骑轻行登坞梁军窃发围帝数十重我後骑继至攻於围外帝於围中跃马斩击触锋冒刃决围而出合外骑接战俄而李存审至贼遂退走斩首数百级时尝锐於接战每驰出营尝身先士卒存审叩马上谏请无轻行帝伺存审有间即策马而出顾近臣曰：《老子》妨吾戏其英才如是王_二王虎直亦遣使致书请帝不躬御士卒曰：天下元元系於王本朝中兴系於王王无自轻言甚切至帝笑谓其使者曰：汉高祖马上得天下身百馀战然後成帝功予不敢希慕前人安能局促於床箦以肥其躯耶及进军胡柳堤梁军亦至帝亲率军出视诸军从之梁军已成阵横亘数十里帝亦以横阵抗之时帝与李存审总河东魏博之众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蓟之众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梁将贺环王彦章居中军两军接战帝以银枪军突入梁军阵中斩击十馀里贺环王彦章皆单骑而走（周太祖尝谓侍臣曰：朕五六岁时每闻庄宗破夹寨与梁太祖争天下自是十五年终灭梁朝中兴唐室夹河战阵朕预其间。若神武英豪近古无此人主）。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凡出略游仰视飞鸟命帝射之控弘必中景福初黑山戍将王弁谋叛据神武武皇命李存信诱而袭之弁婴城固守士乘城多为所伤军众沮挠帝率其属登梯奋击士众退者_二目叱之夷伤复起人百其勇弁势危蹙迟明遁走帝单骑追禽献於军门太祖尤所嘉奖。

晋高祖初事後唐明宗领亲骑左射军庄宗以天_二十二年後有河北之地开霸府於邺梁祖遣上将刘_二以兵五万营於莘。

十三年二月_二引兵突至清平薄我城下庄宗至自甘陵兵未陈多为_二所掩截帝领十馀骑横槊深入东西驰突无敢当者竟收部伍而旋庄宗壮之拊其背曰：将门出将言不谬耶因颁以器帛复亲为_二盃苏_二盃

苏者当时以为异恩繇是知名。

汉高祖素有大志所至辄观山川形势心画都邑营垒之宜同辈异之明宗尝与梁人对栅澶州德胜口晋高祖以懿戚领亲兵一日与帝俱行为敌人所袭晋高祖马甲粪担连革忽断帝素勇捷辍骑以授取断革者缀以自跨徐殿其後追者谓其有伏乃得解晋高祖壮而感之有明宗腹心王继弘见之以事闻明宗明宗深加赏异谓晋高祖曰：此可任之及明宗即位晋高祖复领其军帝。又事焉天成中晋高祖自六军诸卫副使出为北京留守以帝有权略加畴昔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为牙门都校。

周太祖广顺三年正月幸城南园临水亭见双凫争藻戏於池面引弓射之一发而叠贯从事官卞■呼拜贺世宗朝命翰林绘工写之缣素诏学士陶■为之赞。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时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何徽之失律也。骑军数千驰突南走控弘露刃劫掠輜重众庶大扰惊走不可胜数帝遣近臣及亲校宣谕止遏莫有从命者散卒凶勃颇害使臣皆递相扬言契丹大至官军大败余众已解甲矣。至暮知官军克捷散卒稍稍而回亦有达曙而不至者是日危急之势顷刻莫保赖帝英武果敢亲破寇敌不。然则社稷亦缀旒矣。

六年帝幸沧州入瓦桥关五月侍卫使李重进已下诸将相次帅师而至伪瀛州刺史高彦晖上表归顺关南平凡得州五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一是行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卷四十五

帝王部·谋略

夫王者龙兴大人虎变莫不乘期运而起膺命历之数繇是三神眷命百姓与能然後履至尊而制六合发大号而奉帝统者焉。若乃经纶草■末之际艰难开创之始维御群品驱攘■鬼类决机帷幄之内矢谋俄顷之间密不容■迅如发矢斯固奇略独运宏谟绝出制胜以无失斗智而迈伦者哉！若乃端委南面总制万几举无失策参襄表开物成务而卒以戡济繇中制外而臻乎！底定斯皆禀英睿之姿包远大之度而能扬茂烈於当世飞淑声於无穷者也。

汉高祖十年九月代相国陈■反帝曰：■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黄来归者皆舍之帝自东至邯鄲帝喜曰：■不南据邯鄲而沮漳水吾知其亡能为矣。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帝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帝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将者白见四人帝■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地帝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陈■反赵代地皆■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独邯鄲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又闻■将皆故贾人帝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将■将多降。

後汉光武为更始大司马徇河北先是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会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将虜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之虽俱在邯鄲遂分城而处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职事光武常称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於邺时光武南击青犢谓躬曰：我追贼於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势必当惊走。若以君威力击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来果北走隆虑山躬乃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死者数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吴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辨士说陈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纳汉等及躬从隆虑归邺不知康已反之乃与数百骑轻入城汉伏兵收之手击杀躬其众悉降（续《汉书》曰：时岑彭已在城中将躬诣传舍驰白汉汉至躬在彭前伏汉曰：何故与儿语遂杀之）

更始遣李轶朱■有等守雒阳光武乃以冯异为孟津将军拒朱■有异乃遣李轶书深达意通书之後更不与异争锋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有知之■有怒遂使人刺杀轶繇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

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要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於它郡赋田受廩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魏太祖初为曹公西征马超韩遂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於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如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角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晋武帝初为魏武主簿从讨张鲁言於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虜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魏国既建迁军司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馀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於是务农积■国用丰贍时蜀将关侯围曹仁於樊于禁等七军皆没而仁围甚急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之失於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关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令犄其後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吴大帝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之关遂为蒙所获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轻脱易动难安■■长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从之其後诸亡者悉复业及文帝即位转丞相长史吴大帝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长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吴大帝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谕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場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於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豫不决帝乃潜军进讨平之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場辄承刻制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於京师。又徙孟达馀众七千馀家於幽州蜀将姚静郑他等帅其属七千馀人来降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於京师天子访之於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吞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五年诸葛亮寇天水天子使帝西屯长安车骑将军张□劝帝分军住雍■■为後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後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军■■俞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後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青龙二年亮。又帅众十馀万出斜谷垒於■■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军欲往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多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相会於积石临原而阵亮不得进还於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营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掩亮之後斩五百馀级护生口千馀降者六百馀人景初二年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以太尉帅步骑四万次於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沉舟焚梁旁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帝曰：贼坚营

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则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移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旬之半■■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之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於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围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捉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用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授首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禽之矣。正始七年吴寇■。且中夷夏万馀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曰：今不能■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长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设今贼以三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梁■。且中将以何救之爽不从卒令还南贼果袭破■。且中所失万计。

景帝为大将军魏嘉平末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於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镇东将军■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大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趣合榦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後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正元二年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向阙帝时师征之钦屯项城进军将攻邓艾帝潜御枚径造乐嘉与钦相遇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请登城鼓■■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三■■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帝谓诸将曰：钦走矣。今发锐军以追之诸将皆曰：钦旧将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馀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魏文帝■露二年以大将军讨诸葛诞於淮南命合围分遣羸疾就■淮北廩军士大豆人三升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石苞王基并请攻之帝曰：诞之谋逆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结吴人自谓据淮南钦既同恶相济必不便走今。若急攻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戮吾当以长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後竟如其言景元四年为大将军辅魏政将伐蜀乃谋於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虜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馀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馀众不过五万今姜维於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备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於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於武卫绝姜维归路镇将军锺会等。又自骆谷袭汉中遂平蜀。

元帝时建威将军周■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与王恢阴谋诛诸执政推■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谋泄帝闻而秘之召■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既南行至芜湖。又下令曰：■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嘉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忿於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

明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崎岖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宏远矣。

後魏道武初为代王左长史张袞从帝征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诸部帅因袞言於帝曰：今日追贼粮尽不宜深入请速还军太祖令袞问诸部帅。若杀副马足三日食不皆言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广汉赤

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帝问裴卿曹外人知我前问三日粮意乎！对曰：皆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数日畜产之余至水必留计其道程三日足及轻骑卒至出其不意彼必惊散其势然矣。裴以帝言出告部帅咸曰：圣策长远非愚近所及也。又尝遣贺干结婚於姚萇会萇死兴立因留狄干兴弟平率众寇平阳道武讨平之擒其将狄伯支吏唐小方天赐中诏北新侯安同送兴唐小方於长安後蠕蠕社■仓与兴和亲送马八千匹始济河赫连屈子忿兴与国交好乃叛兴邀留社■仓马乃遣使请以骏马千匹赎伯支而遣狄干还道武意在离间二寇，於是许之明元初即位时晋将刘裕伐姚泓帝遣侍中长孙嵩知山东诸军诣平原缘河北岸。又敕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者便率精锐南出彭沛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则裕可不战而T，於是叔孙建等寻河趣雒遂入关嵩与建等自成皋南济晋诸屯戍皆望尘奔溃裕克长安嵩乃班师。

孝文时仆射李冲自邺还京■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於雒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雒从雒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渭以至於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已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

唐太宗在隋末炀帝为突厥所围郡县皆发兵赴援时帝年未弱冠召募从军隶屯卫将军■定兴师将发帝劝之多赏旗鼓设疑兵以威突厥定兴不纳帝谓之曰：始毕扫其境内敢围天子本疑国家仓卒无援忽见旗鼓之盛必谓救兵■集今者进师可前後相次令数十里间连亘不绝昼则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以张形势贼必见惧望尘而退此计之上也。不然者则为所轻悉军来战公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将次崞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兵大至矣。遂解围而退果如所筹。

武德元年十一月帝平薛仁果於折■庶城俘其精兵万馀人男女五万口既而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帝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罗□恃往前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吾虽破之伤杀盖少。若不急蹶还走投城仁果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被追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庶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乃成■诸君尽不见耶诸将谢曰：实为圣略乃非凡人所能及也。

二年十一月讨宋金刚于安邑诸将咸请战帝曰：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於此刘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於是遣刘弘基张纶进逼西河而晋汾城堡并来归附贼转输路绝其众遂馁三年四月金刚果遁帝追之及寻相於吕州身先士卒奋击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馀里转战数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马而谏曰：大王功效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计方今草创敌可尽乎！且■侯粮已竭士卒疲顿更欲何之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後决战帝曰：功者难成易败机者难遇易失金刚走到介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势击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吾家国之事当竭忠尽力岂顾身之安危乎！遂策马而去诸军乃进莫敢以饥乏为辞。

四年讨王世充於东都会襄建德以兵十万来援王世充至於酸枣帝议将拒之萧■屈突通封德彝及诸将等进谏曰：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班师。且据谷州以观胜负帝不许曰：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今我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若贼恃胜冒险争锋吾当破之必矣。贼。若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彼败我振足以临之一行而定在於斯举。若不速进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并力将如之何通。又请解围就险以候其变帝。又不许，於是留■通辅巢刺王元吉以围王世充亲领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当时日出军历北芒渡河阳而去世充登城因见莫之测也。竟不敢出四月帝至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帝以数百骑出武牢东二十馀里以挑之往往设伏比至贼营才四骑而已谓左右曰：贼见我而旋是其上计乘险追我是其下策贼初见骑少疑为斥候帝谓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毙其一将贼以五六千骑并援枪而至从者皆失色帝谓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辔徐行贼至徐引射之毙一贼贼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此再三每来必毙贼乃不敢复逼帝。且还伏兵相次而发合击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瓌斩首数百级九年初即位突厥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觐自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帝曰：我与突厥面和亲汝则背之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请礼遣之帝曰：今。若放还当谓我惧思力於门下省帝出自玄武门与侍中高士廉中书

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隔渭水与可汗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纵至精甲曜日连骑蔽野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繇是大惧是日颉利请和诏许焉萧■进曰：初颉利之未和也。谋臣猛将多请战而陛下不纳臣以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观颉利之兵虽众不整君臣之计唯财利是视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厂而■专之因击其众势同拉朽然我已令无忌李靖设伏於豳州敌。若奔还伏邀其前大军蹙其後覆之如反掌然我即位日浅安静为务一与敌战必有死伤不能忘怀也。又敌人一败或当惧而■德结怨於我为患非细我今卷甲韬戈韬以玉帛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顽梗骄恣必自是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

贞观十九年征辽既渡辽水撤桥梁以坚士卒之志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担以填堑者帝欲与之同劳苦分尤重者亲於马上持之从官悚动争赉以送城下及班师渡辽水至渤错水八十里间辽泽馀潦车马不通诏长孙无忌杨师道率文武官寮及征兵万人剪草填道而进水深之处以车为梁道太宗忧梁道不成自鞞柴马上诣无忌等以助役。

睿宗景■元年八月帝以万骑十余人自恃平韦氏功肆行凌暴士庶多苦之并授以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增置飞骑隶於左右羽林卫京师大悦。

文宗开成三年十月易定军乱不纳新除节度使李仲迁请立故节度使张■之子元益为留後宰臣欲议征讨帝曰：易定两州地狭人贫军资半在度支急之即无所不为缓之则必生变卿不须更言第令谨守封境曾不逾月军中果有异议但以不便李仲迁为辞帝亦屈法从人遂罢仲迁而以元益为代州刺史果至不戮一人以定一方乃神武不杀之功也。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天■四年四月召周德威军归晋阳汴人既见班师知其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援军无复再举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泽州归雒帝知其不备筹之曰：贼师寝谋唯惮先帝今闻我新有家祸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幸闻变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甲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方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甲子军发自太原己巳王师潞州北黄碾下营五月辛未朔晨雾晦冥帝率亲军伏三垂冈下诘旦天复昏雾进军直抵夹城明宗时总帐下亲军攻东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烧寨■夹城为二道周德威李存审各分道进攻军士鼓■■三道齐进明宗坏夹城东北隅率先掩贼不意我师遽至贼党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斩万级获贼将副招讨使前锋都指挥使符道招泊大将三百人夹城中刍粟百万伪招讨使康怀贞得百馀骑出天井关梁祖闻其败也。大惧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为不亡矣。吾家诸子豚犬耳。

十三年二月与梁将刘■相拒於澶州帝知刘■将速战乃声言归晋阳诱动其兵帝令副总管李存审守营严驾如西行之备实劳军於贝州刘■觐知谓帝已归晋阳乃令杨延直自澶州率兵万人会我城下延直夜半至於南门城中选士五百持短兵窃出乘其无备突入其中■■声动地梁军自乱逾垣赴堑争相蹈藉迟明■军自莘至於城东与延直残众合刘■军之起也。李存审率兵踵其後时命明宗典亲军自魏州出战俄而帝自贝州至与明宗当其前刘■卒见帝军惧形於色曰：乃晋王邪引军渐却帝追之至於故元城西李存审大军已成列矣。我师前後为方阵贼於其间为圆阵贼四面受敌初一合擒贼骑军数百再合刘■引骑军突西南而走我骑军追击之贼步兵合战短兵既接我军鼓■■围之数重埃尘涨天明宗驰铁骑千馀突入其间贼四向披靡相■■藁如积我师四面斩击弃甲之声闻数十里追讨败众皆匿於村园茂树登者既众其枝殆折皆命下树遁去骑军追及河上十万为群赴水而死时贼步军七万歼亡殆尽既定魏州梁将刘■据洹水而军魏人上言曰：张源德擅据我贝州源德比是吾人事急必来归我贝州。若下北面无虞可以东出兵师徇地沧海先收郡县控扼河津不出半年濒海以西皆为吾土矣。帝曰：吾策则不然贝州魏之边郡壁垒完坚张源德■附刘■势难卒解昨投来者说已。又添军必。若攻之未见其可德州是横海支郡西接贝州张源德每用军机。又与沧帅共为首尾昨侦德州无备可以轻骑取之我。若在彼驻军二贼自然势解沧州门外是我战场待二竖各保孤城然後乃围进击，於是遣骑军五百昼夜兼行袭之群将不意我师至逾垣而遁遂攻其城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

明宗初为邢州节度使天■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机率众二十万攻幽州周德威间使告急庄宗召诸将议进趋之计诸将咸言虜势不能持久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後踵而击之可也。帝奏曰：德威尽忠於国家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虜衰愿假臣突骑五千为前锋以援之庄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与李存审

阎宝率军赴援帝为前锋会军於易州步骑七万三将谋进存审曰：契丹合战唯使骑军弓良矢劲其锋难敌我师合战唯使步兵。若於平原广野之中卒遇其众彼。若以骑军十万驰突我师欲战不能退则被逐则我属无遗类矣。帝曰：彼贼骑以马上为生不须营垒我今步骑之行须有次舍御备辎重资粮一宿不爨则士有饥色。若平原之中卒遇贼军被掠辎重资粮则我不战而自亡矣。不如御枚束甲寻涧谷而直行抵幽州与德威合势如贼警觉据险枝梧此计之上也。

长兴三年二月■州上言契丹遣使来求果子帝曰：敌中虽阙此物亦彼非实然亦当面侦谍宜阻其求但报云：遣使入朝当有处分。

周太祖乾■中为枢密使汉隐帝以河中李守贞叛命诏帝自往用兵帝既奉命与白文珂常思刘词约以八月二十二日文珂自同州常思自潼关帝自分陕三道并进将临贼城扬旗伐鼓声殷天地步骑踊跃贼观之失色白文珂是日夺得关城立河西砦常思立城南砦帝立城东砦初徵发诸州夫二万馀分地起长连城诸将启曰：守贞寇安能持久不劳堑地筑垒以守之帝曰：军法备不虞兵势有盈竭蜂虿有毒而况贼乎！退谓白文珂刘词曰：二公老於军中不言可知守贞自惭反覆常谋背叛畏惧先帝不敢鸣张谓我辈勃兴太原事功未著而有轻我之志。又闻身到河中便图自固散金以结豪杰厚利以诱萑蒲山林群凶猪突■勇安得不为吾患加以城阙百倍十围五攻。若驱卒徒赴汤火则所伤多矣。若长壙巨堑飞走无门俟其仓廩家财散尽不唯乌合之众父子安能相保此时梯冲逼胁书檄招呼速祸脱身不呼自至所言兵势盈竭此之是也。当分地配夫速立垣池以谋持久後思吾言必如此料。

世宗显德三年亲征淮南幸水砦行至淝桥帝自取石一块於马上持之至砦以供飞■驳文武从臣过桥者皆赍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亲领兵破贼砦一所杀淮贼数百人砦在濠州东北十八里滩上其滩广袤数里淮水浸而圜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贼据其地泊舟■戢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谓我师必不能济帝之将行也。悉索行在橐驼以往臣寮咸不谕其旨及至命甲士数百人跨橐驼以济帝。又续领骑军相继而渡一鼓而尽殪之虜其战舰而尽。

五年正月帝在淮上诏发楚州管内丁壮於城西北开老鹳河是时帝将以齐■船数百艘自淮入江楚州城北旧有北城堰度其舟大难于过堰故开此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臣往按地计功回奏云：地形不便。又计功甚多帝勿听因枉驾以视之亲授规画大减丁夫之数旬日而成不愆於素繇是我之战舰自淮达江无留滞矣。二月帝在淮南甲寅伪天长军使易■令男延寿赍表以其城来降天长县当九驿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其地为雄州帝之破楚州也。获其伪守将张彦卿男光■舍而不诛因令光■赍玺书以谕■■知楚州既下故降。

帝王部·权略

《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动静屈伸唯变所■盖执物之理则不■事之机守事之常则不达物之变故圣人德以经其逸权以济其危神化无方奇谋间出蒙险难而无咎安反侧而不疑故能驾驭英豪拨平祸乱使强敌不能以计测奸臣不得以智■。然则取之以权守之以正帝王之道皇皇而有中矣。

汉高祖初为汉王三年正月九江王黥布间行与随何俱归汉至汉王方踞床洗（洗濯足也。）而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

六月项羽围成皋汉王跳（跳走也。）独与滕公从张耳军■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就其卧处）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印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信为相国发赵兵未发者击齐（谓赵人未尝见发者）。

四年正月与项羽临广武之间数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扞足曰：虜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二月立韩信为齐王时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边近也。）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使者至发书（发信使者所赍书也。）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後蹶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寤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操印立信为齐王（操持也。）徵其兵使击楚。

五年十二月项羽既死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徙封信楚王。

六年十月楚王信谋反帝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_二梦（在南郡之华容）十二月会诸侯於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正月高祖已大封功臣其馀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帝居雒阳南宫从_レ复道望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帝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旧嫌者也。）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属广汉）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十年九月代相国陈_二反帝亲征之至邯郸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帝_二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帝各封千户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陈_二反赵地地皆_二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之鸟羽插之示疾速也。）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哀帝即位太后诏王莽就第避帝外家帝初优莽不听莽上书固乞骸骨而退帝乃下诏曰：曲阳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大仆安阳侯舜往时获太子家导朕忠诚专壹有旧恩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庶几与为治太后诏休就第朕甚闵焉其益封根二千户舜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为特进朝朔望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优之。

後汉光武初为萧王将北徇时更始遣李轶朱_二有等守雒阳乃以冯异为孟津将军拒朱_二有异乃遣李轶书轶深达意通书之後更不与异争锋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鲋知之鲋怒遂使人刺杀轶繇是城中繇离多有降者。

魏太祖尝讨贼廩_二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_二斩之军门。又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持麦以相付，於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髻以置地。

曹晋宣帝为魏太傅与大将军曹爽有隙称疾不与政事爽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黄门张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潜为之备爽之徒属亦颇疑帝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帝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皆流出_二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帝使声气绝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居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_二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馀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景帝为魏相国扬州刺史文钦与其子鸯举兵作乱帝以大将军征之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咬被败而左右莫知焉。

元帝时周_口行建威将军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与王恢阴谋诛诸执政推_口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谋泄帝闻而秘之召_口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_口既南行至芜湖。又下令曰：_口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嘉今以为军谿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_口忿於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明帝太宁二年王敦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湖阴察营垒还敦觉，於是使五骑物也。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姬以七宝鞭与之曰：後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姬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後魏孝明武泰初薛昙尚为奉朝请时尔朱荣擅疆弁伺朝廷欲揣其情除昙尚员外常侍使於荣_二以慰喻然以观之。

後周太祖初为夏州刺史侯莫陈悦阻兵陇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墨曹参军冀隼伪作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悦隼依旧敕模写伪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太祖说费也。头已曾得魏帝书及见此敕不以为疑遂遣步骑一千受太祖节度。

武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获专权尝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及诛获之後始亲万机克已励精听览不

怠。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寝疾时李_二为太子詹事帝谓太子曰：汝於李_二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後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日召拜雒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寻册拜尚书右仆射。

德宗建中三年北平王马燧讨田悦於山东时岁旱京师括率人心甚摇凤翔留镇幽州兵多离散入西山为盗殿中丞李_二端与其党袁封单超俊李诚信等与燧子鸿胪少卿畅善因饮食聚会言时事将危畅乃遣家人温靖与父书具陈利害可班师还镇燧怒执靖具奏其状令兄炫执畅请罪帝以燧方讨贼不竟其事诛_二端等十二人敕炫就第杖畅三十帝，於是罢括率之令。

四年幸奉天时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所总钱帛八百万贯为淮南观察使陈少游所夺包於弹丸中置表以少游胁取财帛事会少游使继至帝问曰：少游收包佶财帛有之乎！对曰：臣发扬州後非所知也。帝曰：少游国之守臣或防他盗供费军旅收亦何伤时方隅阻绝国命未振远近闻之大惊咸以圣情达於变通明见万里。

後唐太祖为晋王天复元年六月以汴寇方盛难以兵伏佯降心以缓其谋乃遣牙将张特持帛马书檄以谕之陈当时利害请复旧好。

明宗天成末王都据定州叛契丹主遣原知感等九人将骑三万援都嘉山之战为王晏球符彦卿高行周追击败之至幽州界并为赵德钧所擒献於京师诸将请诛之帝曰：此八九人胡之骁将也。彼以死报主蕃中绝望矣。不如留之以愧其情必纾边患长兴中乃赐姓名易蕃号。

卷四十六

帝王部·智识

《易》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若乃知几其神惟睿作圣既明。且哲显仁藏用非圣人孰能与於此哉！三王之前尚矣。自汉而下膺运历而履尊极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蕴维新之识表章乎！文理究达乎！情伪虑於未兆见於未萌明治体之要通时用之变防微杜渐以息乎！厉阶探蹊索隐以参乎！系表用能总御群品嘉靖多方窒奸慝之源塞妖妄之径克贞王度以熙众志其或位处明两事彰先见渊识独运嘉言罔伏垂之缙绅良可述也。

後汉光武初起义兵见李轶_二留事更始贵将（谓朱鲋等）帝深疑之常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後更始收刘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鲋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不以功臣任职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帝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後非徼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以此非尔所及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为东海公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诏下州郡检复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部各遣使奏事光武见陈留吏牒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因诘吏繇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长寿街上得之（抵欺也。）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帝对，於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光武召公卿廷议不决时帝为太子言曰：南单于亲附北人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塞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人降者。且不复来矣。光武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魏太祖以安定太守_二丘兴将之官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帝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

文帝初为太子任城王彰之讨乌丸力战而胜北方悉平及军还时太祖在长安召彰诣行在所彰自代过邺太子谓彰曰：卿新有功今西上宜无自伐应对尝。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彰须曰：黄须儿大奇也。

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於法理自即位之後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替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又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晋宣帝为魏太傅辅政尚书邓■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不可爽果无功而还。

文帝为魏相国欲遣锺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曰：今遣锺会率十馀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馀人行帝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而强使之■为敌禽耳惟锺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後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辨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氏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及会白邓艾不轨帝将西悌复曰：锺会所统五六倍於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时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虽尔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意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贾获军问我言颇疑锺会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宁可复疑卿邪贾亦无以易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军至长安会果已死咸如所策。

明帝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异间者之言乎！对曰：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繇是益奇之。

後魏太武时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从《周易》设险之义。又陈萧何壮丽之说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安平方须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孝文南伐以李冲兼左仆射留守雒阳车驾还都引见冲等谓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虑有令仆■弱百事稽壅。若明则听断独专聪则权势大并今朕虽不得为聪明。又不为劣■卿等不为大贤亦不为大恶。且可一两年许少置官司。又尝谓太子太傅穆亮曰：徐州表给归化人粟王者民之父母诚宜许之但今荆扬不宾书轨未一方欲亲御六师问罪江介计万户投化岁食百万。若听其给也。则蓄储虚竭虽得户千万犹未成一同。且欲随贫赈恤卿意何如亮对曰：所存远大实如圣旨。

隋高祖潜龙时尝与宇文庆言谓曰：天元实无积德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翦何能及远尉迟迥贵戚早著声望国家有■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不慧终致灭亡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在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险隘易生难阻王谦愚蠢素无筹略但为人所误不足为虞未几帝言皆验。

开皇初益州■管梁睿上平陈之策帝善之下诏曰：公英风震动妙■纵横消荡江南宛然可见循环三复俱以欣然公既上才。若■戒律一举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临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穷武事未为尽善昔公孙述隗嚣汉之贼也。光武与其通和称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犹不臣孙皓之答晋文书尚云：白或寻款服或即灭亡王者体大义存遵养虽陈国来朝未尽藩节如公大略诚须责罪尚欲。且缓其诛宜知此意淮海未灭必兴师旅。若命水龙终当相屈想以身许国无足致辞睿乃止焉。

唐太宗贞观元年谓侍臣曰：周武王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始皇乘周之衰遂吞六国何祚运长短。若此之悬也。左仆射萧■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虽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帝曰：不终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取或可以逆守不可以不顺祚之修短意在兹乎！■拜手曰：实如圣旨非愚臣之所及也。又尝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反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须妄求也。

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樽节治之隆替豈繇於此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繇於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後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之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盖乐之繇也。帝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者闻之则悦

忧者听之则悲悲悦之情在於人心非繇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心之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相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繇音调帝然之。

四年帝临朝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侧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於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尝疑群臣内怀不服不■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臣以下承受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海内之重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为国思审关繇宰辅安稳奏闻岂得以百司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因令诸司曰：若诏敕颁下有未稳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即便施行务尽臣下之心也。

十年谓群臣曰：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也。朕比开不讳之门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规谏比来以奏封事者盈於筐笥多许人细事殊无可采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则下情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後宜弃私为公小事不须闻奏有上封者朕当以■■人罪之。

十七年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於怀远镇加戍兵以逼高丽帝谓之曰：远方不至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卒能威绝域者也。仁义忠信不理於内兵甲士卒远劳於外有国之深忌朕所不取也。是岁林邑王遣使云：为扶南所攻乞师救援帝曰：山有猛兽黎藿为之不采尔为邻国扶南安敢侵逼此是尔惧自来将无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十八年九月帝谓侍臣曰：夫人心与貌不相副者多矣。或有发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辞色柔和而志存忠鯁或貌类□懦而勇堪制敌或果复私讎而怯於公战或外。若至公而内多奸诡或迹杂埃滓而实怀清白或质性软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践难心迹睽谬安可胜纪夫玄天高远四时有常即日月运行■之不逾度此所谓天远而必信人近而难知也。

十二月李思摩部落众十万胜兵者四万人叛思摩渡河请居内地诏许之处於胜夏二州之间群臣，或以帝方东征河南去京不远今近处强胡非计之得请帝镇雒阳无东征帝曰：夫为人君者当从德义而无猜疑比屋可封化尧之德也。比屋可诛化纣之恶也。昔成汤周武化桀纣之遗氓各从其化无不迁善孔子云：有教无类岂徒言哉！昔隋炀帝无道百姓嗟怨玄感作乱非夷狄者也。但君无疑贰夷狄可以效忠君多猜嫌股肱必至构祸朕虽不敏颇识机宜昔隋氏伐辽徵发百姓人皆断手坏足亡命山野朕今征行取其情愿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不预从军者卜■声盈路所谓创事而不违朕但忧念苍生心常不懈虽居河南济贫贍弱想其怀恩入於骨髓。又延■嗜欲。且同今不近走延■而远来归朕其情易见因谓黄门侍郎褚遂良曰：尔知起居宜记之我保十五年中突厥无事矣。

高宗初为晋王受孝经於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善对曰：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及为皇太子时有告遂州都督彭王元则之罪太宗召元则功曹而问之功曹为之隐太宗怒而杖之於前退朝问太子曰：人君大柄赏罚是也。今□功曹何如太子对曰：草野之人天子召问惶恐失度即□之臣以为太急。又问。然则彭王。若何对曰：陛下之弟情所友爱愿付所司详鞫断之未晚也。太宗称善自是太宗坐朝尝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毕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论及政事或时有决罚令太子评其可否商榷辩论深达政要群臣莫不叹服。

显庆二年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从西域使回将长年婆罗门至此问其合药之法报臣必成恩旨今。若放还恐失方术之士玄策退帝谓侍臣曰：玄策昨进对言古人欲招天下贤哲先市骏骨固请留此婆罗门朕观其狼戾猜急恐竟无益口云：合药成欲服时须断食三日服药令吐後还断食服药遣三利令人极瘦困然後与药即换肌肉始得长生遍观史籍定无长生之理昔者秦皇汉武慕神仙求采药物劳役天下秦皇五十之馀即死汉武末年乃至国用糜费功力不足赖其早觉昔非下制责躬息兵止役始得安静年逾七十仅免灭亡审念此等必知无成。若有其实长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对曰：此婆罗门未曾经试来或容不可谳悉前已验其无成所以放去今复更来头须自白衰老渐及岂得仙之状耶玄策诡诞何处即有所解昨见其重来群情已甚惊怪陛下知无所用令更放去臣等不胜喜跃。

睿宗为皇太子有进三足乌者天后以为周室嘉应太子曰：乌前足伪也。天后不悦须臾而一足堕地果如其言。

玄宗初封楚王天授二年开府置官属始年七岁因朔望朝见车骑严整金吾将军武懿宗见而忌之遂挤排骑从帝呵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则天闻而特加叹异。

肃宗为皇太子时天宝十三载安禄山自范阳入朝太子观其凶姿有悖逆之状言之於玄宗玄宗易之不纳德宗即位有司言宣政内廊坏请修缮太 云：孟冬为魁罡不利穿筑请卜他月帝曰：春秋之义启塞从时何魁罡之有卒命修之。

宪宗六七岁时为皇孙德宗抱置膝上戏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怀中皇孙对曰：此祇是第三天子德宗惊喜繇是重之及为皇太子宰臣韦执谊幸顺宗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惧太子怒已用事乃以台州刺史陆质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令质入侍而潜伺太子意因用解之及质发言太子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学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

元和十二年光禄少卿杨元卿初闻得蔡州请见帝曰：淮西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讨贼为人除害今贼平人安则我求得矣。宝货犀带非所求也。命勿言。

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庚辰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请准令月三日诏命起居舍人执笔记言记事帝问宰臣曰：坊市人得渐安未石对曰：亦已渐安然近日苦寒 盖缘刑杀致此阴 又罪人索联枝党未已伏乞圣恩特赐宽宥郑覃曰：所坐周亲已有处分讫。若不宽解即恐连累至多石。又奏曰：昨闻郑注到凤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投募者皆被杀戮窃恐边上乘此生事伏乞降诏书安谕帝曰：政贵宽恕固宜如此覃石等曰：遏恶扬善古圣所重帝曰：朱叔夜人言有赃须早令御史鞠问如无过即与洗雪无令虚受赃污之名。又曰：宰相之务在选贤任用石奏曰：臣与郑覃俱为辅弼罄竭肝胆岂敢不尽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则美誉至稍不如意则谤议生覃曰：事有百司请各有委任帝曰：各须求才仍委百司宰相，岂可一一自领慎不得惧百司有权覃曰：臣常闻李林甫忌前好权帝曰：林甫奸臣也。岂足论石曰：比者选才先试以史事文武兼才者或主边兵或营钱 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资序繇是进用乏人帝曰：国朝近来取士与向颇异覃曰：臣闻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理今请以才堪即用不必文词借如中书舍人草制诏每人只要三数句语粗说其人岂必全序官资历任帝曰：凡进士及第有方镇奏请判官者第一任未经作州县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县官即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重色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树石曰：人家兄弟十数人或三五人但稍有知慧者即业文学。若州县有一文学人在其中虽地至偏远必少差事陛下。若尽命选授州县官即请减选帝曰：令加至四十人三年即选与州县官得资即任诸处奏充判官卿便处置奏来帝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见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盖以黎人困弊臣闻百姓富则国富国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苍生石曰：郑覃志在恤苍生。若得术亦应不难根本事在朝廷事事节用去冗食祇如司农寺木炭价每年约支八万贯有司无以堤防奸吏因缘所支不啻一倍以臣所见。且去簿书奸盗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即天下理。若网在纲则百事整帝曰：我每思贞观开元之时睹今日之事即往往愤气填膺覃曰：陛下频言及此臣等不胜庆忭臣与石等渐期条理以副圣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装饰外皆仿 效以为时尚陛下躬俭节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日渐减少。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帝曰：但左街副使张元昌使用金唾盂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训事已渐缉矣。覃对曰：如张元昌事宜付有司戒约此辈则人自惕惧帝曰：此事亦难家至户晓戒敕但要自以俭约化之朕尝闻前时内库有两领锦 爱子其上饰以金鸟一领玄宗皇帝幸温汤时着一领与杨贵妃着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亦应往往而有石曰：毛 为吏部尚书性本清俭时人尚不敢鲜衣美食况万乘之留情故可便为一时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业後犹陵迟亦可叹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诏令百司修造今将兴功更俟进止帝曰：且止石曰：开元之时亭台至盛今将仿之未知可否帝曰：在开元之际天下太平过有兴役已是当时未事况今无当时之太平而仿当时之未事岂为宜哉！石。又曰：请於旧亭子两边令京兆府量造小屋馀停罢回充修馆驿并昨所被诛戮数家家具器用并请勒度支送馆驿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郑朗等 所纪录者将来一观郑朗对曰：臣执笔所纪便目为史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远徵故实尝闻太宗皇帝欲亲览国史用知得失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史官所述义归尽善。若至曾

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 希非护短见极陈善恶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闻褚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又谓朗曰：来所纪。且是直书未有否臧一见无爽朗乃进所纪帝略览曰：卿宜门外重写录进来其日晚内出诏宣示群臣曰：来郑朗等奏朝来所纪之事拟不进本人君良史善恶必书或有平生之 话不关理道之体要垂诸将来实为取愧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得戒 鬼言。

开成二年尝谓宰臣郑覃李固言李石等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德宗皇帝时班行多阙岂乏才乎！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国无人盖贞元中进士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 迹非所此乃不进人才之故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奖用後不称职即罢黜帝曰：宰相荐人莫计疏密朕闻襄易直作相未尝论用亲情。若已非相才自须引退。若是公举何避亲嫌人鲜全才但用所长耳。

三年七月甲子以卫尉卿王彦威为忠武节度右金吾大将军史孝章为 宁节度丁卯帝於紫宸殿问宰臣曰：昨除两镇如何夷行曰：但出自圣心即好杨嗣复曰：若出自圣心即人心皆愜如不当不可但自圣心帝曰：诚如此吾固无私夷行曰：自三数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权假何人帝曰：夷行言倒持太阿亦不可但当与不当不在倒持太阿嗣复曰：齐桓用管仲岂谓倒持太阿帝曰：然。

四年闰正月谓宰臣曰：明经会义否宰臣曰：明经只念经 不会经义帝曰：只念经 何异鸚鵡能言。

四月帝於紫宸殿谓宰臣曰：杜 判度支边上更无欠阙足见长才嗣复李珣因称其美请除户部尚书以 守之夷行曰：臣谓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任宰臣天下事皆得平章谓之平章政事代天理物上下不相疑阻以此能致太平。若除一官皆须决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用心力臣下发言即疑凡臣下用之即是宰相不用即是庶寮，岂可自保夷行曰：小官即可大官须陛下自处置帝曰：卿言总似未当夷行曰：自古败乱未尝不因恩权在下嗣复曰：夷行必以臣等未合膺委任不然何自为宰相不知宰相之职珣曰：陛下尝语臣云：襄易直劝我每宰相进拟五人留三人两人勾一人渠只合劝我择宰相不合劝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帝曰：韦处厚作相三日荐六节度使亦可大怪珣曰：处厚身为宰相信佛求功德殊昧本。

後唐庄宗初从太祖起义 中部下皆北边劲卒及破贼迎銮功居第一繇是稍优宠士卒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太祖缓於禁制独帝不平之从容白曰： 是防所以止水礼法所以禁人未有坏 是防而止横流废礼法而禁凶暴虽尧舜禹汤之明圣舍此则无繇致理窃见将吏骄纵军士凶豪不唯蠹耗於生灵终虑为国之後患古人防微杜渐何况事已显然不可不禁太祖依违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时事多难凶焰日炽氏叔琮屡倾郡邑康怀贞频犯郊圻邻携离土疆侵削城门之外鞠为战场太祖忧形於色寝膳不怡尝宴居帝侍侧因启曰：夫盛衰有常理祸福系神道家世二代尽忠王室势穷力屈无所愧心物不极则不返恶不极则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窥伺神器陷害良善诬诳神祇以臣观之殆其极矣。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何事轻为沮丧太祖释然因奉觴作乐而罢。

晋高祖初为镇州节度使九门县有人鬻地与异居兄议价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须兄立券兄抑之因诉於令令以兄弟俱不义送帝帝曰：人之不义繇牧长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价顺之为是阻之则非其兄不义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则以高价者取之上下服其明汉高祖晋天福八年镇太原奏以太原往例每年差人押送葡萄往北朝今年伏候敕旨晋少帝有诏罢之高祖曰：此土产常物废而不行必启戎心以生怨也。又十一年八月朝廷以前遣李守贞皇甫遇张彦泽再援粮入易定彦泽与契丹骑众相逢逐行四十里获酋领谐里相公首级帝有表入贺因谓寮佐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朝胜夕负何常之有今常定内地也。朝廷不能分置屯田课民种植俟秋早获清野以待，何须多备兵募招寇引敌驰斗是戎人所长坚守乃为我之利何隙待变平之非晚今半岁之中命将两出翻为敌骑所诱自取其困何谋之不审耶吾恐得其小捷而有後衄诸君其志之。

天福十一年十一月朝廷遣杜重威与诸将攻瀛莫二州以诏谕帝帝谓幕客及左右曰：主上富有春秋左右乏正人重威以国亲方擅兵柄轻为表请有此无名之役契丹自阳城不利畜谋俟便逾一期矣。今国家边上深沟高垒守犹不足得有侵越乎！且瀛莫获之无以保残之是为寇立敌招怨在此行也。朝廷以我先帝旧臣特都统虚名而已曾不以大事利害一相谋之社稷至重良有忧也。始少帝八年在澶渊为契丹所迫

命帝为北面招讨使第一诏会兵镇州第二诏会兵邢台时以雁门有虜党南下张胁牵之势故帝亲率兵拒焉由是两路将行皆後期不能赴朝廷以为持疑逗留稽勤王之意少帝曾谓近侍曰：太原全不为朕必贮异志有处分便可速为之识者以为言之非祥故後虽有委 ㊦ 之命而无临制之权帝亦知少帝不为我用尝镇靜自守无复敢进一言以箴朝廷之阙十一月杜重威入瀛州界下东城而西以契丹大至故也。十二月十日重威以王师降契丹真定东垣渡耶律氏率杂虜汉军而南先遣我降将张彦泽以二千骑驰渡白马津入汴据之帝闻而大骇分兵守境以备侵轶之患。

十二年十二月即位初殿直韩训进呈造到攻城木凤斧 ㊦ 帝闻之谓左右曰：众心成城众散则城无所保矣。斯何用焉。

周世宗尝谓侍臣曰：近代君臣多不能保其终始何也。侍臣奏曰：盖为臣者不得事君之道或恃宠以矜功或纵欲以败度故虽得其位旋失其身帝曰：此繇其君也。倘君能驾御保惜不 ㊦ 於颠危之地则臣下必能保守其富贵自然君臣保其终始也。群臣大称美之。

卷四十七

帝王部·友爱

夫孝悌本於仁爱恭顺之谓因心而友亲族以睦皆王者之德也。肇自有庠垂为休范尔後或异其礼遇笃之情好优赐予之数惻睽违之念形惟疾之忧軫孔怀之痛矜其过失抚其孤藐莫不发於深衷表於至性成和协之美致怀宁之福风行化驰民德归厚者矣。

舜父母使舜浚井出从而掩之（舜浚井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出从而盖其井以为死矣。）象曰：谖盖都君咸我绩（象舜弟也。谖谋也。都於也。君舜也。象言谋於君而杀者皆我也。欲与父母分其有故引其功）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 ㊦ 氏朕（丁礼切尧赐舜 ㊦ 氏弓）二嫂治朕栖（二嫂娥皇女英也。栖床也。）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象见舜在床鼓琴愕然反辞曰：我郁陶思君故来尔忸怩惭也。）舜曰：惟兹臣庶女其于予治（兹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宫也。故舜见来而喜曰：惟念此臣庶汝助我治）象至不仁封之有庠封之有庠富贵之也。

周成王燕兄弟作常棣之《诗》曰：常棣之华鄂不 ㊦ ㊦ （承华者曰：鄂不鄂足鄂足得华之光明则 ㊦ ㊦ 然盛喻弟以敬事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 ㊦ ㊦ 然）。

汉惠帝二年齐王肥入朝（齐王帝庶兄高祖长子）与齐王饮太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以兄弟齿列不从君臣之礼。故曰：家人也。坐音材卧切）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鸩鸟赤身黑目食蝮蝎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令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欲俱为寿太后恐自起反（反音翻）厄齐王怪之因不敢饮阳醉去。

景帝三年梁王武入朝（梁王帝母弟）时帝未置太子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明年汉立太子遂止）七年十月梁王入朝帝使使持节乘舆迎梁王於阙下（天子副车驾四马）既朝上 ㊦ ㊦ ㊦ 因留以太后故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着引籍出入天子殿门（著音竹略切）与汉宫官亡异。

武帝姊修成君帝母王皇后微时所为金王孙生女俗在民间盖讳之也。（言随流俗而在闾巷未显贵）。韩嫣白之（嫣音 ㊦ ㊦）帝曰：何为不蚤言乃车驾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直至其门使左右入求之家人惊恐女逃匿扶将出拜帝下车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载至长乐宫与俱谒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为寿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因赐汤沐邑号 ㊦ 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诸侯男号 ㊦ 成子仲。

成帝河平初定陶王康来（定陶王帝庶弟）太后与帝承先帝意遇王甚厚赏赐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为纤芥（往事谓元帝时欲以代太子也。言无纤芥之嫌）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帝谓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讳（谓人命无常不可讳也。）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待我矣。後王薨绥和中徵王子欣为皇太子（欣哀帝也。）

後汉光武兄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冯异独叩头宽譬

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明帝永平五年琅琊王京就国（京帝母弟）七年帝悉以光烈皇后遗金宝财物赐京。

十一年东平王苍与诸王朝京师月馀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国中傅曰：辞别之後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

十五年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马后见而言曰：诸子食数县於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先是帝庶弟楚王英以大逆自杀後是岁帝幸彭城见许太后及英妻子於内殿悲泣感动左右。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陈王羨与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三王皆帝弟）帝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按輿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一云：乐成王党明帝之子与帝同年尤相友爱）。

和帝即位遵章帝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恩宠笃密有司请遣诸王归藩不忍许（至安帝初乃就国）。

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侯就国诏曰：甲子之异责繇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育尝有蓼莪凯风之哀选孺之恩知非国典。且复须留至冬从祠章陵诏假诸王羽林骑各四十人。

魏文帝庶弟赵王■一名良本陈妾子既生三岁而陈死太祖令王夫人养之良年五岁而太祖疾困遗令语太子言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帝繇是亲待隆於诸弟良年小尝呼帝为阿翁帝谓良曰：我汝兄帝。又愍其如是每为涕泣。

明帝时燕王宇字彭祖武帝子帝少与宇同止尝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

晋武帝弟乐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笃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诏曰：弟祚早孤无识情所哀愍幼得笃疾日冀其差今遂废痼无复後望意甚伤之其封为乐平王使有名号以慰吾心。

後魏文成弟长乐王处文聪辨夙成年十四薨帝悼伤之自小敛至葬常亲临哀恻陪葬金陵。

孝文笃於兄弟以咸阳王禧次长礼遇优隆然亦知其性贪每加切戒後以禧长兼太尉公因幸其第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虽在事不长而威连皇极。且长兼太尉以和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贻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宾良以为愧。又幸广陵王羽第与诸弟言曰：朕昨亲受人讼始知广陵之明了咸阳王禧对曰：臣年为广陵兄明为广陵弟帝曰：我为汝兄汝为羽昆汝复何恨。又曰：叔翻沉痾绵缀遂有危岁我每为深忧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庆故命驾耳宣武留爱诸弟京兆王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寝处。若家人焉帝每日华林戏射衣衫骑从往来无阙羽字。

唐太宗贞观十年三月诸王归藩帝流涕而谓之曰：友于之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情，岂不欲同游处展亲爱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别不能不悲耳儿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呜咽不能止。

鄂王元亨帝之弟也。初拜散骑常侍出藩帝以其幼小甚思念之中路赐以金盞遣使者为之设宴以慰其羁思之心。

高宗永徽二年襄成长公主薨於常州（公主太宗长女■州刺史萧说）将陪葬昭陵涂次故城之西帝登城见柩车而哭仍令黄门侍郎宇文节涂中吊诸子焉。

咸亨二年城阳公主薨于房州（公主帝同出■房州刺史薛）於显福门举哀哭之甚恻五日不视事仍遣中使及宫人往房州视其丧事给灵輶还京。

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於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子宅大定元年从幸西京赐宅於降庆坊亦号五王子宅先天初玄宗为大被长枕宋王成器等■昆季每与同寝太平公主奏之太上皇诰曰：昆季恩深欢娱共被汝为留爱天伦其睦斯乃万方有庆九族延休言念仁慈固多忻慰开元初以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宁王宪於胜业坊东南角赐宅申王■岐王范於安兴坊东南角赐宅薛王业於胜业坊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於宫侧帝於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楼同榻宴讌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於侧门朝见归宅之後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野追赏不绝於岁月游践之所中使相望以为天下友悌近世无比帝既笃於昆季虽有谗邪交构其间然友爱如初宪尤谨慎未尝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帝尤以此信重之尝与宪及岐王范《书》曰：昔魏文帝诗云：西山一何高高处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药丸光辉有五

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朕每思服药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陈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经国之务绝其朝谒卒令忧死魏祚未终遭司马宣王之夺岂神丸之效也。虞舜至圣舍象傲之愆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为帝王之轨则于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朕未尝不废寝忘食钦之者也。顷因馀暇妙选仙经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

开元八年岐王范接待文士刘廷琦张谓等会驸马都尉裴虚已坐与范游宴兼私挟_二截讳之书配徙岭外廷琦谓皆坐累贬官然帝未尝问范恩情如初谓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生必无异意_一祢氏是趋竞之輩强相_二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

是年薛王业疾帝亲为祈祷及愈车驾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帝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诞庆日犹谓学仙归常棣花重满_一原鸟再飞其恩意如此。

十三年帝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发帝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妃惶惧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帝遽令召之业至阶下逡巡请罪帝降阶就执其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罚遂欢宴久之仍慰谕妃令复其位。

十四年岐王范薨帝哭之甚恻辍朝三日为之追福手写《老子》经彻膳累旬百僚上表劝谕然後复常。二十四年正月辛丑幸故薛王宅以三年之制将终追悼。

二十八年宁王宪疾帝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疗稍瘳帝大悦特赐崇一绯袍鱼袋以赏异之时申王等皆先薨唯宪独在帝尤加恩贷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宪酒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皆分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官每年数百纸。

二十九年宁王宪薨帝闻之号泣哀不自胜左右皆掩涕追谥曰：让皇帝宪长子汝南郡王_一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手制不许内出御衣一副遣中官高力士赍手书_二于灵坐之前其《书》曰：讳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没家人之礼是用申情兴言感恩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侔当号五王同开邸第远自童幼泊乎！成人长则同游乐则同事业均形影无不相随顷以国步艰危义资克定先帝御极日月照临大哥嫡长合当储贰以功见让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万机事总听政之暇得展於怀十数年间棣华_二落谓之手足惟有大哥今复沦亡眇然无对以兹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谢所贵光昭德行以崇高立德立名斯为不朽大哥事迹身没让存故册曰：让皇帝神之昭格当兹宠荣况庭训传家_一等申让善述先志实有遗风成其美也。恭惟绪言_一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胜。

肃宗庶弟永王_二数岁失母（母曰：郭顺仪）帝鞠养颇怜之至德一年於江宁擅举兵战败奔南阳至大庾岭为洪州皇甫_二先所执使人潜害_二妻女等使人送至蜀郡帝闻之伤悼久之而迫以大义竟不能加_二先罪帝亦爱弟之故隐而不言潜谓人曰：皇甫_二先生得吾弟何不送归蜀郡而擅杀之自此不复见用也。

晋高祖弟曹州防御使暉卒中书奏天子为五服之内亲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帝俯而从之辍视朝三日。

帝王部·慈爱

为人父者慈而已矣。既慈而爱既爱而亲非独情之所鍾抑亦教之所繇生也。是以《左传》之述谓之六顺戴记所纪冠乎！六义。若乃引而进之以至於犹子顺而下之以及於诸孙皆天属之至亲人情之所笃而况履尊极之位居亿兆之首自家以刑国繇上而化下夫如是则天性之爱人伦之义足以敦於礼仪者矣。

汉文帝少子梁怀王揖好诗书帝爱之异於他子。

宣帝子淮南宪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才帝甚爱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时元帝为太子生成帝於甲观昼堂为世嫡皇孙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

元帝选许嘉女以配太子初入太子家帝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_一_二说状（说读曰悦）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

後汉光武建武十一年徙太原王章为齐王章帝兄伯升之子少孤帝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试守者称职满岁为真平阴县属河南郡。又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阴文帝改为河阴故城在今雒阳东北济州平阴县东北五里亦有平阴县故城）後迁梁郡太守。

魏太祖子邓哀王冲字苍舒少聪察岐嶷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後意年十三疾病尝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之。又帝孙（即明帝也。）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帝异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每朝会同於侍中近臣并列帷幄。

晋武帝时秦献王东沉敏有识量帝尝幸宣武场以二十六军兵簿令东科校之东一省便脱谬帝异之於诸子中尤见宠爱。

元帝子琅邪悼王焕帝特所钟爱初封显义侯及焕疾笃为之彻膳乃下诏封为琅邪王俄而薨帝悼念不已将葬以涣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

後魏明帝子乐平王丕少有才为世所称帝以丕长爱其气度特优异之。

太武太平真君元年六月景穆（即太子也。）生文成於东宫文成少聪达帝爱之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又高允与崔浩述成国记後以经授太子及浩诛太子救允於帝以直免死太子之薨也。允久不进见後帝召允阶欷悲不能止太武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相谓曰：高允无言悲泣令至尊哀伤何帝闻之召而谓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见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是以窃言耳帝曰：崔浩诛时允亦应死东宫苦谏是以得免今无东宫允见朕因悲耳。

宣武帝即位後频丧皇子胡充华之生孝明帝自以长嗣深加慎获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於别宫皇后及充华皆莫得而抚视焉。

隋高祖第二子即炀帝初为晋王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诸子中特所钟爱。

秦王俊高祖第三子开皇中薨於秦邸帝哭之曰：晋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拟赐秦王今亡可置灵坐之前心已许之不可亏信。

唐太宗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终後累年帝怜之不令出卜至是立为太子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诞皇孙太子宴宫寮于弘教殿帝幸东宫自殿北门而入太子自投阶下舞蹈称万岁帝谓功臣曰：顷来生业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会者朕初有此孙故就公为乐耳咸称万岁酒酣帝起舞群臣并舞乐极而罢赐物各有差。

魏王泰太宗第四子也。太宗以泰爱文学特令别置文馆学士尝幸泰延康坊宅曲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以下并原之免延康里百姓无出今年租赋曲赐泰府官僚及同里老人各有差时承乾为太子泰每月所给料物。又逾於太子後以承乾足疾遂有夺嫡计承乾废泰仍降封东莱王。又封顺阳王居均州贞观十八年二月帝手持泰表以谓近臣曰：泰文词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为社稷之计断割恩宠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安全。

玄宗开元五年夏悼王一薨一生而美秀帝钟爱无比名之为一孩孺而薨帝追封谥时车驾在东都葬於城南龙门东帝欲宫中举目见之。

代宗华阳公主帝爱女也。母曰：贵妃独孤氏公主幼聪慧过人善候帝旨动容发言必随喜愠帝之所贵则因而美之帝之所恶则因而全之由是帝特所钟爱。

大历元年三月庚寅许华阳公主出於禁外历过东市及资圣寺遣高品宫人及高品内侍六军将等以从城内观者如堵以公主有疾纵令游观特宠之也。及薨哀悼过深宰臣等以修短常理因中官吴承倩付奏以讽导帝为之节哀初有疾帝命宗师道训名曰：琼华真人及疾亟帝亲自临视属广之际啮伤帝手指其爱念如此至五月辛丑帝以公主之哀未听朝宰臣等抗疏言曰：伏以华阳公主辍朝。又当夏至节假臣等趋事向隔旬时惶骇失图瞻。若岁仰惟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钟尝祷必亲已承减膳幽明遽间倍殄慈衷臣等微诚无由感达伏惟陛下守累圣之公器御群生之重畜夷百战之艰患抚四海之伤残虜候为虞戎师近警一言万务裁成圣心得失谬於毫安危存於晷刻伏虑顾怀犹切神志未和众情之所以不宁臣子之所宜兢悸伏愿抑周丧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天下幸甚帝始亲朝政。

德宗唐安公主帝长女也。母昭德皇后公主性聪敏孝敬帝所钟爱初诏韦宥尚焉未克礼会而遇行幸兴元元年幸梁州车驾至城固公主薨帝痛甚令有司厚其葬礼。

邕王谅皇太子之子德宗爱念命之为子次为第七授开府仪同三司遥领节度使竟未出卜贞元十五年九月薨。

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普宁公主出降于之子季友公主帝长女也。特所钟爱其礼甚盛。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己卯以晋王薨废朝三日王名普敬宗长子也。郭妃生时年五岁帝抚念所至逾於皇子。

後唐明宗长子即末帝也。初与枢密使安重诲在常山因杯盘失欢末帝以拳击重诲脑中其栲走而获免末帝旦谢重诲重诲终街之及末帝镇蒲中知其出入不时重诲因矫宣中旨令屯将杨彦温遇出郭则闭门勿纳後末帝游舜庙回为彦温所拒末帝知重诲构之驰还雒阳以求白雪重诲继奏请行重典帝曰：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儿荷石炭收马粪存养以至身达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儿卿欲行朝典朕未晓其意卿可速退朕自令居_二便了遂诏归私邸末帝尚惧重诲多方危陷但日讽佛经阴祷而已明年重诲出镇河中帝召见泣而谓之曰：如重诲意尔安得更相见耶乃以末帝为左卫大将军。

卷四十八

帝王部·谦德

《老子》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帝王代天地之工临亿兆之上鉴昭齐於三光长育同乎！四时谦恭成德振矜不萌巍巍之功荡荡之化民何得而称焉故抑其颂述白云：德薄然後丕猷益茂圣烈益隆焉。

後汉光武建武七年四月诏上书者不得言圣。

中元元年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_{二二}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明帝永平六年四月诏曰：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嗤也。

十五年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马后见而言曰：诸子食数县於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岐山得铜器形如酒樽献之。又获白鹿帝曰：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为来哉！

和帝元兴元年自窦宪诛後帝躬亲万机每灾异辄延问公卿极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言德薄皆抑而不宣。

魏武令曰：孤始举孝熹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嗤思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世上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後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於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低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得如意後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後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尝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僥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後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於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讨擒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强势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绍梟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後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餘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

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曾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孤及子植兄弟过於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尝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後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金匱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以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晋宣帝以武功初封舞阳昆阳鄆及临颖四县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帝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大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尝戒子弟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

後魏孝文时北海王详行中领军留守後朝於行宫帝引见之详庆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动沔北数城并皆柔服此乃是将士之效非朕之功详对曰：陛下德迈唐虞功微周汉自南之风，於是乎！始。又帝有事於方泽质明群臣问起居帝曰：昨日方泽殊自大暑遇天阴密行人差得无弊咸阳王禧对曰：陛下德感天地故灵物凝彩虽复雨师洒道风伯清尘岂过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氤氲阴阳风雨之所交会自然之应非寡德所能致此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有龙迹自宣阳门西出复入城群臣入贺帝曰：国将兴听於民将亡听於神但当君臣上下克己为治未足恃此为庆。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八月郑州献九尾狐皮肉销尽骨体犹具帝曰：瑞应之来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时叙四海和平家识孝慈人知礼让乃能致此今无其时恐非实录乃命焚之。

唐高祖初即位言自称名与贵臣每同榻而坐纳言刘文静进谏曰：昔晋元帝初立尝与朝臣共坐王导奏曰：太阳俯同万物欲使苍生将何仰照今至尊自卑屈群下何以自安诸臣入朝皆升御坐乖乾坤之定位诚愿陛下改之帝曰：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同卧乃至加足於帝腹诸公并旧齿名贤平生亲友今虽应天受命而宿昔之志何可忘之连榻同餐，尽欢爱公宜勿为谦也。

太宗贞观六年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手诏答曰：卿所论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识者窥卿为後人所笑卿引古昔无为而治朕未敢拟伦比之近代乍逾之耳卿睹朕之始未见朕之终宜付秘书。若朕能慎终如初则可为也。如违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十二年著作郎邓隆上表请编录御制诗集太宗冲让不许。

玄宗开元十三年潞州献《瑞应图》帝谓宰臣曰：朕往在潞州但靖恭所职不记此事今既固请编录卿唤取藩邸旧寮问其实事然後，图。

肃宗初为皇太子将行册命有司进仪注有中严外辨之礼及所御衣服有绛纱衣帝以逼尊极辞不敢受公卿议太师萧嵩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旧仪古今通用皇太子因心谦让不欲混同请改外辨为外备其中严停绛纱衣请为朱明服诏可其议东宫旧合乘辂至殿门帝自宫步至。

代宗为广平王天宝末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二载九月丁亥受命东讨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鼓行而前将行百寮拜送於朝堂帝答拜既出当阙不乘马步出水马门而後登车观者美之宪宗元和十四年宰臣裴度纪述淮西初日用兵及东平就诛圣谟玄算忧勤始终後因赐宴跪献于帝请内印出付使臣编录帝览而言曰：此事果行似出于朕怀非所欲也。遂抑而不允。

周太祖初践祚志怀谦揖藩岳老臣多不称名与郟州高行周诏即呼齐王行周上章陈让。

世宗显德二年九月甲子赐宰臣枢密使侍卫诸将以下食於万岁殿帝因曰：两日以来至甚寒朕於宫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无功及民何以仰答大贶虽躬亲庶政日览万机亦恐无以胜任当须手执耒耜与民同力不然亲当矢石为人除害稍可安心耳。又曰：朕不为赐卿等食因事兴言实自责也。

三年十二月己卯帝谓侍臣曰：昨观有司进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镇圭览之不觉惊惧。且恩信未及於天下德泽未洽於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虑恩德不及於远人哉！

帝王部·从人欲

夫同欲尽济古典之格言惟惠之怀人心之必至是以惟辟作福守位以仁勤恤以宣其词曲成以济其务决化於绵宇洽太和於元气使夫广运之德酌而不竭含生之类各得其所则知以人为心盖帝王之盛德也。至。若一夫不获有商所以启其基小物不遗宗周所以隆其祚以阿衡师保之助宣股肱佐佑之力足以永固鸿业垂光无穷况夫司牧当阳神机独运流玄泽之腴润渐群灵之骨髓覆寿之施有不可形容者焉《书》曰：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盖爱民甚矣。汉高帝六年将封张良帝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得中臣愿封留足矣。乃封良为留侯。

武帝征和三年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淮阳太守田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围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为当涂侯德侯侯（音辽）昌蒲侯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帝曰：汝欲不贵矣。（言汝意欲归不吾今贵汝谓赐之爵也。）汝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帝曰：用遗汝矣。（遗弋季切），於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

後汉光武建武六年令诸侯就国高阳侯耿纯上书自陈前在东郡案诛涿郡太守朱英亲属今国属涿诚不自安制书报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文吏晓知义理何时当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尧舜之罚者不能爱己也。更择国土令侯无介然之忧乃更封纯为东光侯。

章帝时琅琊王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书愿徙宫开阳以华盖南武见切阳厚丘赣榆五县易东海之开阳临沂帝许之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域都获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归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於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牙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金银谓印也。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也。）获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警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曰：妾同产兄西域都获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警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无黑两手不仁（不仁犹不遂也。）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於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於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超馀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田子方魏文侯之师也。见君之老马弃之曰：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於是收而养之）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则便捐死於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获超後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戇不知大义触犯忌讳书奏帝感其言乃徵超还。

马防扶风人明德皇后兄弟也。初封颍阳侯後徙封翟乡侯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

魏武帝族子曹真为大将军少与宗人曹遵乡人朱赞并事帝遵赞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赞子诏曰：大司马有叔向抚孤之仁笃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听分真邑赐遵赞子爵关内侯各百户晋惠帝时太傅杨骏辅政备礼聘刘殷殷以母老固辞骏，於是表之优诏遂其高志听终色养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赋赐帛二百疋五百斛。

明帝时王舒为荆州刺史其子允之随在西府及舒授会稽内史欲令允之仕舒请曰：臣子尚少不乐早官帝许随舒之会稽。

康帝初顾和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敕特谕暮出朝还其优遇如此。

简文帝时郗 有高名为太常固让不拜深抱冲退乐补远郡从之出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

孝武帝时桓秘以免官退居墓所放志田园好游山水後起为散骑常侍凡三表自陈诏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频有让表以栖尚告诚兼有疾 是用增叹可顺其所执。

後魏孝明时田随兴为平原太守随兴情贪边官不愿内地改授弋阳汝南二郡太守。

後周宣帝时上洛丰阳人泉企世袭本县令企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州申上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请别选遣终此一限令企代之宣帝诏曰：企向成立。且为本乡所乐何为舍此世袭更求一限遂依所请。

隋文帝时杜台卿以患聾不堪吏职请修国史帝许之除著作郎。

炀帝时杨约拜淅阳太守其兄子玄感时为礼部尚书与约恩义甚笃既怆分离形於颜色帝谓之曰：公比忧悴得非为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诚如圣旨帝思约废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唐太宗贞观八年以所擒颉利馆於太仆廩食之颉利性不好屋下尝於庭中施穹庐而居焉郁郁不得志与其家人相对悲歌而泣太宗见其羸惫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獐而纵其畋猎庶不失物性颉利辞不愿往繇是拜大将军赐以田宅及卒诏其国人葬之从其俗礼焚尸於灞水之东。

于伯亿仕隋为左翊卫归朝为朝散大夫每掌巡徼精勤不倦及岁在悬车乃抗表云：臣虽年合致仕而筋力尚强犹堪驱策太宗嘉其任率听复旧位。

薛颐为太史令颐清静每厌人间器滓因帝与语乃自陈其情愿於昭陵侧构一茅宇以终馀生太宗嘉而从之因度为道士拜中大夫为置紫府观於九峻之下申其高尚焉。

张柬之神龙初为中书令监修国史罢知政事其年秋表请归襄州养疾许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其子著作郎 亦令从父往将行中宗亲赋诗祖道。又令群公饯送於定鼎门外。

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铎虢州朱阳县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二十三年中天竺国僧善之无畏三藏以年老请还本国许之。

二十七年以广州刺史持节岭南经略使宋鼎为潞州都督府长史鼎以兄尝临庆州丧逝上表陈情乞移理他州特诏许焉。

德宗建中初姜公辅为拾遗翰林学士以侍母家贫求为京兆府户曹参军从之学士如故。

宪宗时白居易为拾遗翰林学士当改官帝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以自便居易因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兆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於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学士如故。

元和七年六月癸丑以给事中刘伯刍为虢州刺史以疾求出故也。

敬宗时薛放为礼部尚书兼集贤殿学士闺门之内尤推孝睦孤孀百口苦俸薄因召对恳求外任其时以节制无阙乃授以江南西道观察使。

宣宗太中十年三月宰相崔慎繇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翌日帝微行至新丰柳陌见一布衣抱膝而叹帝以 平稍久京师丰稔仅比开元之时上下无愁苦之音因怪而问曰：子何不足以至於斯布衣曰：我本 人观光至此有巢南之想。又为囊装所迫今闻崔相国出镇西川欲预其行无双嫌以遗其掌事者故有此叹帝曰：子可明旦相伺於此当奉其阙及旦敕慎繇将归剑门路人见者莫不感涕其爱人也。如此。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敕迓闻京百官俸钱至薄骨肉数多支贍不充朝夕难遣伪庭时刻削严急不敢披陈今既混同是行优 下御史台在班行有欲求外职或要分司各许中书门下投状奏闻。

明宗长兴二年八月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汉宾上章求归乡里敕曰：凡为食禄无不尽忠既以县车永期乐道。若妨养性岂是优贤况非系滞之名宜遂逍遥之便宜依内外致仕官自此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

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长兴四年七月壬辰明宗御广寿殿顾谓赞华曰：卿离镇累月往来申报劳扰民吏宜早归镇赞华曰：臣本武夫不乐内职愿留宿卫京师帝曰：卿既厌藩方则从所欲其元支俸料依旧全给镇守不可阙帅吾别命镇将可乎！赞华拜 称谢曰：臣之愿也。

晋高祖天福二年以沂州刺史李继忠为单州刺史帝以继忠勋旧之後数月之中连改三郡从其欲也。

六年八月前平卢军节度行军司马颜■为驾部郎中充■铁判官时■在外地堂帖追令赴朝■以母氏鬻年无人侍奉状闻中书寻有敕只守本官。

周太祖广顺元年三月丁卯西头供奉官咸师范奏弟师朗先为亳州蒙城镇将因怀惊疑遁过淮外臣与东头供奉官师睿二人时在定州监押兵士及在雍州攻城各拘职任隐帝敕书安抚臣冒死上诉缘祖父坟墓庄田点检入官至今属营田户部岁时骨肉祭拜无所臣叨为人子孝道难忘遂於生前便亏祀飧敕下本州其咸师范物业并宣赐。

二年考城县民乞开县城南门东门从之先是修县城闭塞之县民以南临宋亳北接曹澶商贾往来以此便之。

三年四月沧州言控鹤官仇超补当州捉生都头先是太祖东征巡案贼垒慕容彦超设虎落以获城帝宣谕诸州厢军内果敢之士拔去鹿角者仇超仗一大斧伐鹿角而径登贼城为守陴者伤三指而下帝奖其勇健解其甲铠唯衣一犊鼻赐以锦袍超谢讫携斧。又登贼垒芟夷悬撞之类而旋帝擢之在控鹤官之列间日思其骁果宣愿陈力之所超曰：父尝任沧州捉生都头苟得之平生毕矣。故与是职。

九月以前青州节度副使王沼为邢州副使沼故镇帅王武俊之家父■赵州刺史沼事庄宗累为诸司使出为行军副使罢平卢副使年七十馀求归乡里或言沼贫悴者乃召还京何福进以仆马遣之再授副戎而思乡之情不复已也。

显德元年正月青州节度使常思言被病请罢镇归京寻医从之。

卷四十九

帝王部·崇儒术

周官太宰之职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一曰儒盖六艺之谓也。而太史公以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族长幼之别虽百家不能易故历代致治之後何莫繇斯道也。已乃有朝舍干戈暮习俎豆诚知夫天下之重非可马上而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有条不紊可举而行至於变风易俗之端长世字■之术荒怀来远之略迈德兴仁之旨鲜不出，於是矣。繇是立庠塾设学校褒先儒以阐化尊经典以立训咸用途次存诸轨范。

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孔子。

文帝时天下亡治书者独闻齐有伏生（臣钦。若等曰：伏生名胜）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至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称书法而说其义）诏以为太子舍人。

武帝元朔五年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隳朕甚闵焉故详延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详悉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於朝也。）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时御史大夫倪宽有俊才初见帝语经学帝说之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擢为中大夫其後诏求为韩诗者徵蔡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莽之人行能无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於先师自■於经术也。愿赐清■之燕（燕安息也。）得尽精思於前帝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齐学也。宜兴■梁时蔡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帝善■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後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梁者莫及千秋帝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户将官名）选郎十人从受。又梁丘贺从京房受易帝闻京房为易名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庶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为诸侍中说经为教授）以召贺贺入说帝善之（说於天子之前）以贺为郎中修武帝故事讲六艺群书博士尽奇异之。

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帝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博士。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礼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安子福名数於鲁奉孔子祀（名数户籍也。）帝好儒术文辞

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帝意。

初元五年诏博士弟子每置员以广学者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贡禹薛宣韦贤匡衡）迭为宰相。

成帝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於天下（言令陈农为使而使之求遗书）先是班伯少受诗於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亲戚宴饮会同之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帝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於金华殿（金华殿在未央宫）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於许商迁奉车都尉数年金华之业续出。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後汉光武建武五年七月幸沛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是月初起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帝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志为褒成侯（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志均子）。

十九年立皇太子选求明经乃擢桓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太子帝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曰：事沛国桓荣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人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於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因拜荣为博士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於前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蕴藉由言宽博有馀也。）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厌服也。）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吹管奏雅颂也。）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诏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

九年四月开立学校置五经师（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官号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十年九江人鲍骏上书言丁鸿经学至行帝甚贤之诏徵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授廩食公车与博士同礼。

十五年帝东巡过鲁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一云：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谓五行之家也。）其冬帝亲於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郁说一篇帝谓郁曰：我为孔子即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问郁曰：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诏曰：盖三代育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後学士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

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院长水校尉樊 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儒生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先是建初元年校书郎杨终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论定五经於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後世则，於是诏诸儒於白虎观论考同异同。

八年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 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元和元年帝巡狩之赵特引见赵相鲁丕难问经传厚加赏赐。

二年三月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兰台令史孔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於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君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於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

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 梁春秋一人。

三年三月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

下帛各有差遂还京师幸太学。

顺帝永建六年九月缮起太学。

灵帝熹平四年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於太学门外。

六年十月帝亲临辟雍。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鸿都门名也。於内置学诗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

二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 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魏太祖为汉丞相以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令郡国各 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书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於天下既为魏王以建安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

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於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 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兹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 褒成之後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 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 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於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明帝大和二年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 专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景初中帝以高堂隆苏林秦静等老恐无能傅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馀教著於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未俗背本所繇来久故闵子讥原宪之不学荀卿 鬼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繇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 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臣钦。若等曰：选郎十人从受）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昔有言士病经不明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

五年五月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赐太傅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

六年诏故司空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

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

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

咸宁二年五月立国子学。

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学。

明帝太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孔震四时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讲诗通释奠如故事。

三年正月辛卯立太学。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亲释奠于中堂。

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释奠如故事时以学在水南悬远有司定义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复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十二月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时学校陵迟谢石上 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 乡校疏奏帝纳焉。

大元十年二月立国学。又增置太学生百人。

十一年八月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

後魏道武天兴四年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太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

太武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学於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邹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

献文皇兴二年以青徐平诏中书令高允兼太常至兖州以太牢祭孔子庙帝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

辞也。

孝文延兴二年二月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覲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狎岂所以尊神明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司牧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

三年四月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

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庙於京师。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子庙（一云：二月癸丑帝临宣文堂引仪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王之谥，於是昶等就庙行事既而帝亲拜祭於庙）。

四月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

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学观石经。

十九年四月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诏拜孔氏子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寝修飭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

六月诏求天下遗书秘卜所无有裨卑益时用者加以优赏。

宣武正始元年十一月诏曰：古之哲王创业垂统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胶序开训国胄宣昭三礼崇明四术使道畅群邦风流万宇自皇基始构光它中区军国务殷未遑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

四年四月诏曰：高祖德格两仪明并日月播文教以怀远人调礼学以旌俊造徙县中区光宅东邑总霜露之所均一姬卜於洛■戎缮兼兴未遑儒教朕纂承鸿绪君临宝历思模圣规述遵先志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仿前式置国子立大学树小学於四门。

永平三年六月诏重求遗书於天下。

延昌元年四月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闕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大学四门年暮容令成就。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诏曰：建国纬民立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来岁仲阳气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希圣贤置官检牲择吉备礼。

二年二月癸亥幸国子学讲孝经令车骑大将军领国子祭酒崔光执经南面百僚陪列（又云：孝明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常景与董绍张澈马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

三月庚午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丙子亲释奠礼先师诏延公卿学官於显阳殿敕祭酒刘■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时广招儒学引令预听国子博士李同轨经义素优辨析兼美而不得执经深为慨恨。

後周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王褒等卑鄙之徒同为学士大宗伯于翼言於帝曰：萧■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然之诏翼定其班次，於是等差矣。）。

武帝天和元年七月诏诸胄子入学但束■於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常式。

二年七月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时辛公义为太学生帝召入露门学令受道义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数被嗟异时辈慕之）。

宣帝大象元年诏徙邺城石经於雒阳。

二年二月丁巳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

三月诏曰：盛德之後是称不绝功施於民义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实生知以大圣之才属千古之运载引儒业式叙彝伦至如幽赞天人之际裁成礼乐之务故以作范百王垂风万乘朕钦承宝历服膺教义眷言洙泗怀道滋深而褒成启号虽彰故实旌崇圣绩犹有阙如可追封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後承袭别於京师置庙时以祭享。

隋高祖开皇二年十一月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

三年二月诏购求遗书於天下。

四月诏天下劝学行礼时潞州刺史柳昂见天下无事上表请劝学行礼帝览而善之因下诏曰：建国重道莫先於学尊主庇民莫善於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敝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焉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共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稟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於天裁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和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田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术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爱及州郡宜祇朕意劝学行礼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仁寿元年六月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仕进之路伫贤隗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成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於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大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

炀帝大业元年闰七月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儒之馀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後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文或陈亦为虚器遂使纁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繇，於是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四年十月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应期蕴兹素业而颡山之叹忽逾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後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卷五十

帝王部·崇儒术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诏曰：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後昆建国君临弘风阐教崇贤章善莫尚於兹自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徽章既革节文不备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原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独冠终古暨乎！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诸侯力争礼乐陵迟粤。若宣尼天姿 哲经过齐鲁之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歇惟兹二圣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於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闻计考所宜当加爵土。

七年二月诏曰：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是以西胶东序春诵夏弘说礼敦诗本仁祖义建邦立极咸必繇之自叔世浇讹雅道沦缺悬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兹甚 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 庠塾之义；民焉将坠非所以阐扬徽烈敦尚风范训民调俗垂裕後昆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翼宣德化永言坟索深存讲习所以摭摭逸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劝而凋弊之馀湮替日久学徒尚少经术未隆子衿之叹无忘兴寝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渐戢缙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状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各令置学官寮牧宰，或不存意普更颁下早遣立 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出忠入孝自家刑国揖让俯仰登降折旋皆有节文咸资端肃未业疏惰随时将废凡厥生民各宜勉励。又释奠之礼致敬先师鼓篋之义以明逊志比多阙略更宜详备仲

春释奠朕将亲览所司具为条式以时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举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因下诏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公王以下宁得不惭朕今亲观览仍徵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将并得成业礼让既行风教渐改使期门介士比屋可封横经庠序皆遵雅俗诸公王子弟并皆率先自相劝励赐学官胄子及五品以上各有差。

太宗贞观十年封孔子裔孙德伦为褒圣侯。

十二年二月丁丑幸国子学亲观释奠国子祭酒以下官及学生高第精勤者加级赐帛各有差。

二十一年二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 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於国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诏曰：昔勋华肇政仁义居先殷周创基教学成本朕嗣立鸿基裁成丕绪如临於海罔知攸济思得学徒用康庶绩而顷岁所敦先诸圣教青衿方领未达至怀唯欲思辕固以加班想高堂以授秩（臣钦。若等曰：辕固辕生也。高堂高堂隆也。）斯文寥落去之弥远深加发虑称朕意焉儒官员缺即宜补授其馆博士助教节级赐物三馆学士有业科高第景行淳良者所司简试具以名闻。

乾封元年正月帝东封次曲阜县追赠孔子为太师其庙宇制度卑陋宜加 造仍以少牢致祭。

总章元年三月诏曰：皇太子弘近因释菜齿胄上庠祇事先师驰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怀显颜曾之特高扬仁义之双美请申褒赠载甄芳烈朕加其进德冀以思齐训诱之方莫斯为尚颜回可赠太子少保。

咸亨元年五月诏曰：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零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

中宗神龙元年五月制以邹鲁之邑百户为太师隆道公（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宣尼采邑收其租税用供荐享。又授裔孙褒圣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许子孙以相传袭景龙三年六月以经籍多残缺令京官有学者分行天下搜括图籍。

睿宗景 元年七月制曰：朕克缙丕业肇膺景命宪章昔典钦。若前王永言政途，庶几 公革犹恐学校多阙贤俊罕登庠序者风化之本人伦之先宜令州县劝导令知礼让。

太极元年正月制孔宣公祠庙令本州修饰取侧近三十户以供洒扫二月追赠颜子为太子太师曾子为太子太保并配享於孔子。

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诏曰：古之学士始入小学见小节入大学见大节知父子长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师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繇之子不云：乎！远而有光者 希也。近而逾明者学也。故道行於上禄在其中所谓贵於速成不唯於迟达自顷州里所荐公卿之绪门人众矣。孰嗣子音国胄 然未臻吾道至使钻仰之地寂寥厥风贵於责实务欲求仕将去圣滋远尚 公浇薄为敦儒未弘不行劝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怀永图思革前弊何以发後生之智虑垂先王之法朕甚惧之敢忘，於是天下有业擅专门学优重席堪师授者所在具以名闻自今以後贡举人等宜加勸勉须获实才如有义疏未详习读未遍辄充举送以希侥幸所繇官并 彝宪有司更申明条例称朕意焉。

五年五月以故朝散大夫褒圣侯孔宗基嫡子 遂芝袭封褒圣侯。

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於天府扬於王庭重学尊儒兴贤造士故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所繇焉朕以寡德钦。若前政思与大夫群士复臻於理故他日访道有时忘食乙夜观书分宵不寝悟专经之义笃知学史之文繁永怀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奖励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仍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府得举人亦准此其日朝请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往观礼即为常式《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贤才矣。

七年三月诏曰：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 春 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 宜令诸儒并访後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又诏曰：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者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夏《易传》共为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时议以为不可

遂停。

五月丽正殿写四库书敕秘书昭文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官人百官等家就借写之。

八年三月诏曰：颜生等十哲宜为坐像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画七十子及二十二贤於庙堂壁以颜回亚圣亲为制书以书於石乃命当朝文士分为之赞题其壁焉。

十一月诏贡举人谒先师开讲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观礼。

十三年十一月封东岳礼毕幸孔子宅亲设奠祭诏曰：孔宣父诞圣自天垂范百代作王者之师表开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岳范奎泗滨思阙里之风想雩坛之咏逖矣。遗烈慨然永怀式遵祀典用申诚敬宜令礼部尚书苏■以太牢致祭仍令州县以时祀享复近墓五户长供扫除。

二十二年四月诏曰：风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令就舍讲习之地安可久■其两京监生在外者即宜赴学。

二十七年八月追赠先圣夫子为王谥曰：文宣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赐不其猗欤鸣戏楚田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於实人其谓何朕以薄德祗膺宝命思阐文明广被华夏时则异於今古情每重於师资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礼载表徽猷夫子既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节册命其文宣王陵并旧宅庙量加人洒扫用展诚敬其後嗣褒圣侯宜改为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礼经苟不合度何以示则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仍旧宜补其坠典作兹成式自今以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列侍。且门人三千则见今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畅玄圣之风轨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颜子渊既云：亚圣须优其秩可赠充公闵子骞赠费侯冉伯牛赠郛侯仲弓赠薛侯冉子有赠徐侯仲子路赠卫侯宰子我赠齐侯端木子贡赠黎侯言子游赠吴侯卜子夏赠魏侯。又夫子格言参也。称鲁虽居七十之数不载四科之目允稽先旨俾循旧位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胶庠之雅范布告中外咸使知闻丁亥命尚书左相裴耀卿摄大尉持节往册于庙始正南面改冕服乐用宫悬己丑追赠曾参等六十七人皆为伯参为成伯颢孙师为陈伯澹台灭明为江伯宓子贱为单伯原宪为原伯公冶长为莒伯南宫适为剡伯公■哀为■■伯曾点为宿伯颜路为杞伯商瞿为蒙伯高柴为共伯漆雕开为滕伯公伯寮为任伯司马牛为向伯樊迟为樊伯有。若为卞伯公西赤为邵伯巫马期为曾■伯梁■■为梁伯颜柳为萧伯冉孺为郛伯曹■为丰伯伯处为邹伯公孙龙为少梁伯漆雕敛为武城伯颜子骄为琅琊伯漆雕徒父为须句伯壤驷赤为北徵伯商泽为睢阳伯石作触为后邑伯任不齐为任城伯公夏首为允父伯公良孺为东牟伯石处为营丘伯秦开为彭衙伯奚容■为下邳伯公肩定为新田伯颜襄为临沂伯皇■单为铜■伯句井疆为洪阳伯罕父黑为乘丘伯秦商为上雒伯申党为召陵伯公祖子之为期思伯荣子祺为雩娄伯县成为巨野伯左人郛为临■伯燕■为渔阳伯郑子徒为荥阳伯秦非为■阳伯施之常为乘氏伯颜唫为朱虚伯步叔乘为淳于伯颜之仆为束武伯原亢籍为莱芜伯乐■为昌平伯廉洁为莒父伯颜何为关阳伯叔仲会为瑕丘伯狄黑为临济伯■巽为平陆伯孔忠为文阳伯公西舆为长丘伯公西■为祝阿伯制曰：道可褒崇岂限今古则追赠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弟子十哲之外曾参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门博习儒术子之四教尔实行之亲奉策言式扬大义是称达者不其盛欤欤。若古风载崇玄圣至于十哲亦被宠章而子舆之伦未有称谓宜亚四科之士以■■■五等之封俾与先师咸膺盛礼。

二十八年诏曰：先圣文宣王春秋释奠宜令摄三公行礼著之常式。

天宝元年七月诏曰：古之教人盖有彝训必在勤学使知其方故每月释菜之时常开讲座用以发明圣旨启迪生徒待问者应而不穷怀疑者质而无惑弘益之致不其然欤或有凡流矜於小辨初虽论难杂该谐出言不经积习成弊自今以後除问难经典之外不得辄请宜令本司长官严加禁止仍委御史纠察。

十一月改骊山为会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难诸儒（臣钦。若等按贾至文集有旌儒庙碑奉敕撰也。）

二年十月制曰：朕永惟圣道思阐儒风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奖後嗣所以美前烈文宣王三十五代孙通直郎前守■王府文学褒圣侯孙■遂芝纂承睿哲克复中庸三命益恭敦素凭於祖业百代必祀光宠被於朝恩积庆之馀既开於土宇盛德不朽宜傳於带砺可袭文宣公。

三载七月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称于训诂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转疑于後学永言刊革心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典谟无乖於古训庶遵简易有益于将来其旧本仍藏之书府。

五载正月诏曰：礼经垂训篇目攸殊或未尽於通体是有乖於大义借如尧命四子所授惟时周分六官曾不系月先王行令盖取于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弘望之是举其礼记月令宜改为时令。

十四载四月敕国子监诸生等既非举时。又属暑月在於馆学恐渐炎蒸其有欲归私第及还乡贯习读者并听仍委本司长官具名申牒所繇任至举时赴监东京监亦准此。

代宗广德二年七月甲申集贤殿大学士中书舍人侍郎平章事元载奏集贤院图书自经寇盗坠失颇多请开赎书之令得一卷赏一千钱许之。

丙午敕曰：古者设大学教胄子所以延俊造扬王庭虽年■不登兵甲或动而俎豆之事未尝废焉顷年已来戎车屡驾天下转输公私匱竭带甲之士所务赢粮鼓篋之徒未能仰给繇是诸生辍讲经诵蔑闻父有言是吾忧也。投戈息马论道尊师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箠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士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求茂异称朕意焉。

永泰二年正月诏曰：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俊造之士皆从此途国之贵游罔不受业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礼义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後扬于王庭考以政事徵之以礼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求理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底行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大学空设诸生益寡弘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今■县■宁文武兼代方投戈而讲艺俾释菜以行礼四科咸进六艺复兴神人以和风化浸美日用此道将无间然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使等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各奉义方■德立身是资艺业。又恐干戈之後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稟山东寡问质疑必就于马融关西盛名尊儒乃称于杨震负经求学当集京师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军将子弟欲得习学者自今以後并令补国子学生欲其业重■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贤其中身虽有官欲附学读书者亦听其学官委中书门下即简择行业堪为师范者充学生员数多少所习经业考试等并所供粮料及缘学馆破坏要量事■理各委本司条件闻奏务须详悉称朕意焉。

二月丁亥朔国子监释奠赐宰臣以下常参官钱■食钱五百贯于国子监造食许内侍鱼朝恩同听讲经辛卯命有司增修文宣王庙及国子监廊宇。

八月丁亥国子监释奠始复用牲牢（初上元二年九月诏诸生献礼至是乃举旧典遣宰臣及常参官於国子监观礼）。

大历二年二月丁亥仗下後宰臣及常参官等诣国子监观释奠讲论内侍鱼朝恩参其会焉。

八月丁亥有司释奠于国学宰臣及百官并内侍鱼朝恩同会于国子监观讲论。

三年八月丁未释奠於文宣王庙礼毕内侍鱼朝恩及宰臣文武百官咸诣国子监观讲论有司陈饌诏遣中使赐酒及三劝奖。

四月丁未释奠于文宣王许百寮诣国学观讲论。

德宗建中三年闰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孙齐贤为兖州司功参军袭文宣公。

贞元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释奠于文宣王庙自宰臣以下毕集于国学学官升讲座陈五经大旨先圣之道。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诏国子监祭酒司业及学官并先取朝廷有德望学识者充东都国子监诸馆共置学生百员。

二年十二月丁巳东都国子监增置学生一百人。

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为兖州都督府参军。

十三年正月诏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至可袭文宣公。

穆宗长庆元年兖州观察使曹华奏准敕赦文赐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至绢五十疋。

敬宗宝历元年制曰：天下诸色人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名闻天下州县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诲。

文宗太和六年二月己丑以寒食宴百寮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中有孔子为戏者帝曰：孔子为古今之师

焉得黜侮如此命驱去。

七年八月制曰：汉代用人皆繇儒术故能风俗深厚教化兴行近日苟尚浮华莫■经术乡举里选不可复行然务实抑华必有良术既当甚弊思其改张今寰宇■宁干戈已戢皇太子方从师傅受六经一二年之後当令齿胄国庠以兴坠典宜令国子监于诸道搜访名儒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八年七月堂帖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诸道节度观察使置令各举解《周易》一人。

武宗会昌元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孙策为国子监丞袭文宣公。

昭宗大顺元年二月诏曰：有国之规无先学校理官之要莫尚儒宗故前王设塾庠陈齿胄所以敷扬至道弘阐大猷者也。国学自朝廷丧乱以来栋宇摧残之後岁月斯久榛芜可知宜令诸道观察使刺史与宾幕州县文吏等同於俸料内量力分抽以助■葺哀帝天■元年十月前绛州曲沃县令高处鲁纳史馆书籍三百六十卷授兼监察御史赐绯。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制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详列九流，爰自乱离悉多遗逸须行搜访以备讨寻应天下有人能以经史及百家进纳者所司立等第酬奖。

四月枢密使郭崇韬。又奏曰：伏以馆司四库藏书旧日数目至多自广明年後流散他方宜示奖酬俾申搜访伏乞委中书门下再行敕命遍下逐道或有人家藏能以经史百家之书进献数及四百卷以上者请委馆司点勘无脱漏於卷轴无重叠於篇题此外写札精详装■希周备当据部帙闻奏请量等级除官仍仰长吏明悬榜示即乡校庠塾之业渐闡皇风金石丝竹之音无虞坠典敕史馆提举赦书节文购求经史颇为允当宜许施行今宜添进纳四百卷已下三百卷已上皆成部帙不是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明宗天成二年都官郎中庾传美访图书於三川孟知祥处得九朝实录及杂书传千馀卷并付史馆同光已後馆中煨烬无几九朝实录甚济其阙。

长兴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陵庙主仁玉为曲阜县主簿。

三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旨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已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克精研繇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傥不讨详渐当纒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勘读然後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随部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所贵经书广布儒教大行。

五月甲申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丘县令袭封文宣公。

愍帝应顺元年正月诏进书官刘尝郑州荥阳令单骧唐州司法参军今後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其进书官权停。

晋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袭文宣公孔仁玉为兖州曲阜县令。

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亲往兖州辛未遣端明殿学士颜行往曲阜祀文宣王庙。

六月己酉幸曲阜谒孔子祠既毕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师也。得无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金器银炉十数事留於祠所以备享献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坟侧有石坛是唐朝封禅回謁孔子之坛二百馀年间绝东封之礼洙泗之上无复釜和之音帝以武功之馀枉车致敬尊师重道不亦优乎！

世宗显德三年十二月诏曰：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纳其进书人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布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

卷五十一

帝王部·崇释氏

昔汉明帝兆梦於金人楚王英为蒲塞桑门之馥繇是竺乾之教被於中夏其所述之旨所谓三归五戒十善业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以极人天之果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以辩三乘之位经律论以纪三藏之名数至于觉一切种智证无生法忍此所以登圆寂而成佛道也。历代帝王或崇奉其事营建塔庙增严像设翻译梵文广度净众盖以茂植德本树立众善为民祈福驱之仁寿斯亦大易神道设教之旨欤汉武帝元狩中遣嫫姚将军霍去病讨匈奴至■兰过居延昆耶主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天神列於甘泉宫金人率长丈馀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浮屠正号曰：佛陀其声相近皆西方言华言译之则谓净觉）。

後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及博士弟子等使於天竺写浮屠遗范■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束还雒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緘於兰束石室■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於雒阳雍关西摩腾竺法兰咸卒於此寺。

章帝时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疋诣相国以赎愆诏报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赠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馥因以书示诸国（伊蒲塞犹优波塞桑门沙门也。）。

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屠。

魏明帝时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仍有五色光起，於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为作周回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汜池种芙蓉於中。

晋明帝好佛手画形像经历寇难而堂存宜城王为之颂。

孝武太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

後魏道武帝初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情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然时时访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於泰山之■昆■而谷帝遣使致书以绘素旃■银钵为礼号曰：朗公谷初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雒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臣钦。若等曰：自神元至昭成皆追册帝号）。

天兴元年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无分存歿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室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岷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室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明元帝好黄老及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初黄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戒行精至开演法籍道武闻其名诏以礼徵赴京师後以为道人统摄僧徒每与之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是弥加崇敬永兴中前後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尝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輿攀更广大之年八十馀卒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先是法果每言道武明元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尝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四十始为沙门有子曰：猛诏令袭果所加爵帝後幸广宗有沙门昙证年。且百岁邀见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寿将军之号。

太武帝遵道武明元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於四月八日與诸佛像行於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宾沙门昙摩昙习诸经论於姑臧与沙门智高等译涅■诸经十馀部。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神■中帝命蒙逊送■■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死之日谓门徒曰：今时将有害客来可早食以待之食讫而走使至时人谓之知命帝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鸠摩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於白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三辅有识多宗之宋高祖为晋太尉灭姚泓留子义真于长安及其去

也。赫连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始於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昌平。始到京都多所训导时人莫测其迹帝甚重之每加礼敬始自习禅至於没世称五十馀未尝寝卧或时跣行虽履泥尘而不污足色愈鲜白世号之白脚終於八角寺。

文成帝兴安元年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显彰二道其能。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流尘境寻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沙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尝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德容假。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断禁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於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五十人其郡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初太武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至是复之所毁图寺仍还修复佛像经论皆得显传京师沙门师贤本。宾国王种人少入道束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於。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伍人帝皆亲为下。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头上足下各有黑石宜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兴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遣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求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馀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和平初以僧昙曜为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於路御马前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後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以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希奇伟冠於一世昙曜奉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至於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帝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矣。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尝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又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於时演唱诸典。

献文天安中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馀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於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头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丽其後传位於太子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舍僧居其中。

孝文承明元年八月诏起建明寺。

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

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三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於方山道武营垒之处建恩远寺自兴光後至北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馀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四年正月丁巳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初文明皇后生献文帝帝立尊为皇太后至是诏罢鹰师及诸鸷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以其地为太后立寺。

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坛於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太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於令十七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

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授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後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帝眷赏常时讲论曾於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及卒帝甚悼惜之诏施布一千疋。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诏曰：朕道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恻不能已已比药治陨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祭奠之。又有西域沙门名。陀素有道业深为帝所敬信诏於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迹可於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同俗礼应有子孙可推访以闻当加序接先是立建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时沙门道顺会觉僧意纪僧范道弁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宣武帝景明元年诏大长秋卿白整准大京灵岩寺石窟於雒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终始斩山二十三丈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地去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胜奏为帝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始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永平元年秋诏曰：缙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於玄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後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馀犯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与经律法师群议上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经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非法积入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净人不净之物不得为私畜惟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货私财自此不得更尔。又出家舍著本无凶仪不应废道从俗其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繇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精舍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诏从之是年十一月帝於试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

二年冬迎弘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置於雒滨之报德寺帝躬观致敬。

四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朝济施俭年出货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甚非所以矜此穷乏崇尚慈极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简诸有僧祇之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存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徵责或有私债孺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简後有出货先尽贫穷徵责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时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於承明元年奏度凉州军户赵荀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呼嗟之怨盈於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志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计听荀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捍边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特可原之馀如奏帝笃好佛理每年尝於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异旨沙门以录为内起居焉帝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七所徒侣逾众。

孝明熙平元年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及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时帝於城内大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馀丈其诸费用不可胜纪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数甚众。

神龟元年冬司空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卜世悠远虑括始终制治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惟拟一永宁寺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得造立浮图僧尼舍亦欲绝其希觐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_{耳玄}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後更不听立先旨宽容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後来私谓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辄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愈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夫学迹冲_{玄少}非浮识所辨玄门旷寂岂短辞能究然净居尘外道家所先功缘冥深匪尚弃遁苟能诚信童子聚石可迈於道场纯头陀俭

设足荐於双树何必纵其盗窃资营寺观此乃民之多幸非国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剩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公务奉遵成规裁量是总所以披寻旧旨研究图格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剩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缙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可辄禁营福当在先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於腥臊性灵没於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有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馀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犹同器不亦甚欤往在北伐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壮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献圣防遏虑深履霜坚冰不可不慎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屠宣必栖禅之宅当繇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贞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然睹法睹善凡人所知随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独何为孤议独发诚以国典一废追理至难法网失条纲将乱是以冒陈愚见两愿其益臣闻设令在於必行立罚贵能肃物令而不行不如无令罚不能肃孰与亡罚顷明诏屢下而造者更滋严限骤施而为犯不息者，岂不以假福善幸罪不加入殉其私吏难其劾前制无追往之辜後旨开自今之怨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简方垂容惜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又旨令所断标榜礼拜之处悉听不禁愚以为树榜无常礼严难验欲令有造立榜证公须营之辞旨以言常礼如此则徒有禁名实通造路。且临御已後断诏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惧制而止岂是百官有怠於奉法将繇网漏禁宽容有佗故耳如臣愚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之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於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得券证分明者听其孺施。若官地盗作买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彻请依令敕如旧不禁今悉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者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溢漏如今年正月敕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以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以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业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则绳墨可全司圣道不坠矣。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目禁令不复行焉。

後周太祖为魏丞相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内讲说。又令行台学士薛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繇是四方竞为大乘学丞相府记室参军卢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尝从帝狩於檀台山时猎围既合帝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见光独曰：见一桑门帝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於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台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帝称叹因立寺焉。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

宣帝大象元年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初武帝至德三年断佛道二教像悉毁罢至是复之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

静帝以大象二年即位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令陈散骑常侍徐孝克於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

二十四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卖神像皆以恶逆论帝年龄晚暮尤崇尚佛道故也。

仁寿元年六月颁舍利於诸州。

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癸丑诏曰：至人虚己忘彼我於胸怀三教慈心均异同於平等是知上圣惻隐无隔万方大悲弘济义犹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罚誓牧登而曾无宁岁老弱被其桀犬愚惑嬰此汤罗衔须义愤捐躯抗节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籍放命封树纪於丘坟纪信捐生丹书著於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鑊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魄可於建义已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立寺刹焉乃诏虞世南李百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时沙门玄奘於中天竺国将梵本经论六百馀部而归太宗奇之召高业沙门与之翻译出三藏圣教太宗为其论序皇太子重闡斯美乃著述圣记以广其义。

十六年五月御制卜文於弘福寺曰：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长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极之情昊天匪报昔子路叹千锺之无养虞丘嗟二亲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夫朕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艰疚兴言永慕哀切深衷欲报靡因唯资宜助敬以绢二百疋奉於大道僥至诚有感冀消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後缘之庆。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废玉华殿以为佛寺。

显庆元年四月戊申御安福门楼观慈恩寺僧玄奘等迎御制书慈恩寺碑文向寺诸寺皆造幡盖饰以金宝穷极瑰丽太常及京城音乐车数百两僧尼执幡两行导从士女观者填噎街衢自魏晋以来崇事释教未尝有如此盛者也。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诏兖州置观寺各三所其观以紫仙月万岁为称其寺以封峦非烟重轮为名各度七人天下诸州别置一观一寺各度七人。

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制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咸以大唐中兴为名。

九月制曰：如闻天下诸观皆画化胡之变诸寺亦画老君之形一种尊容两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并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违敕罪其化胡经先有明敕禁断如闻在外仍颇流行自今诸部化胡经事及传说化胡事处并宜除削。

三年七月丁酉以所造长乐坡大像工役稍广百姓多怨嗟制罢之。

玄宗开元二十年都城僧等奏曰：伏请以每岁八月于卫国天宫等寺转经行道至九月罢为陛下修福在京於化兴善等寺岁以为常许之。

二十三年九月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中书令张九龄等上言臣等伏见御注前件经及义诀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传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阐玄少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既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帝手诏报曰：僧徒固请欲以兴教心有所得辄复之今请颁行仍虑未愜检校释门威仪僧思有奏曰：自像教西流贝文东译学传师口凡今则多注诀圣情前古未有臣请具幡花奉迎於敬爱寺设斋庆贺其御注经伏乞示天下宜付史官许之。

二十六年正月丁酉制曰：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理在尊崇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一十七人检择灼然有经业戒行为乡间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二月制天下观寺每于斋日宜转读经典惩恶劝善以阐文教。

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着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者亦宜准此。

十载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绣释迦牟尼佛像亲题绣额稽首祈福。

卷五十二

帝王部·崇释氏第二

唐肃宗至德中内置道场供奉僧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知之奏曰：臣闻天子修福当在安养含生请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挠圣虑也。肃宗甚然之。

上元二年四月甲申诏於唐兴寺设高座讲论二教七月癸巳於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

代宗宝应元年八月癸酉诏曰：道释二教用存善诱至於像设必在尊崇如闻州县公私多借寺观居止因兹褻黷切宜禁断务令清肃其寺观除三纲并老病不能支持者馀并仰每日二时行道礼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罚（时天下公私等事多借寺观居止代宗恐其褻黷因诏）。又诏曰：教宗清净礼避嫌疑其僧尼道士非本师教主及斋会礼谒不得妄事故辄有往来非时聚会并委所繇官长勾当所有犯者准法处分亦不得因兹搅扰分明告示咸使知悉。

广德元年七月壬子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与正度。

二年四月壬申以玄宗讳日度僧道凡数百人乙酉以肃宗讳日度僧道凡数百人。

永泰元年九月於京城资圣西明两寺置百高座讲仁王经内出二宝輿中命有力者衣金甲舁出。又结彩为菩萨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车鹿车牛车内侍鱼朝恩获送宰臣及百官列班於光顺门观礼宰臣等表请依班序节级率钱以资僧供二七日而罢。又诏宰臣及两省五品已上官尚书省四品已上官御史大夫中丞诸司长官并於西明寺行香修斋奏乐竟日而罢俄以吐蕃回纥入寇罢百高座讲经。

十月复讲经於资圣寺大历三年正月乙丑帝幸章敬寺行香凡度僧尼一千人。

二月辛丑万年县镇国寺有胡僧纯陀自言六百岁临终遣弟子诣阙以衣钵传奉皇帝帝遣中官以紫衣赐之。又遣中官吊祭并获葬事是月兴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陷折今将增修下见古甓得一小棺其长尺馀发而视之凡积十馀重棺皆金宝装■希中有舍利骨及佛■一条色青而拳其长数尺每棺一锁規制妙绝有殷仲文题处处甲辰内出宝輿具威仪迎入内道场奉之。

七月特赐章敬寺孟兰盆时寺宇新成帝增罔极之恩敕百官诣寺行香。

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济禅师廓清检校殿中监廓清京城兴唐寺僧也。以修功德承恩特赐袈裟及厩马出入禁中无时初赐号大济至是。又宠以班秩京师诸僧咸惮之。

二月南天竺国僧三藏文殊德上言广州南界蕃人新营两寺望赐寺名诏以宝应广德二名赐之。

七月庚申文成殿置道场为万姓祈福是日佛见光相自子至丑久而不散六宫近侍咸睹文武百官尚书左仆射裴冕等表贺曰：圣德动天湛恩育物斋心甲夜稽首梵筵助玄造於慈元登苍生以寿域休徵允答圣功契符腾神光於玉毫发□容於金殿宫中咸睹夜後如初臣等得奉殊祥无任欢欣之至伏请编诸史册宣示中外手诏■曰：朕嗣守鸿业恭临宝位夕惕。若厉蹈乎！春冰启三乘之真如为万姓以作福大雄感应示现毫光茂对祲祥多惭薄德卿等百辟勤修庶政休徵荐集庆慰当深所请编之史册宣示中外者依。

七年正月兴善寺僧特进试鸿胪卿三藏不空献所翻译佛经特许编入一切经目不空。表曰：，爰自幼年承事先师大弘三教和尚二十有四载稟授瑜伽法门後游五天寻求所未授者外诸经论更重学习凡得梵本瑜伽真言经论五百馀部奉为国家详译圣言广崇福■天宝五载却至上都奉玄宗皇帝恩命於宫内建立灌顶道场所赞梵经尽许翻译及肃宗皇帝配天继圣特奉纶音於内道场建立护摩及灌顶法。又为国译经助宣皇化其所译金刚灌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邪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於彼岸馀部真言诸佛方便其徒不一所译诸大乘经典皆是上资邦国息灾厄星辰不愆风雨顺序仰恃佛力辅成国家谨■□集前後所翻译自开元至今凡一百一卷七部以闻诏下有司宣付中外。

八年正月乙未敕天下寺观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宜度满七人三七人已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人以下者更度三人。

五月庚子以太宗讳日命有司修四千僧斋於服成寺。

八月戊午修一万僧斋於慈恩寺为万姓祈福九年丙戌以肃宗讳日度僧尼道士凡二百馀人。

六月癸未兴善寺僧试鸿胪寺卿不空三藏卒辍朝三日不空西域胡僧也。敏智多闻学通释氏经论晓知蕃汉音旨翻译贝叶经凡数万言帝甚敬之及卒乃下诏曰：大道之行同合於异相王者至理■ ■归於正法方化成之齐致何儒释之殊涂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弘阐与时偕行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我之宗师人之舟楫超诣三学坐离于见闻修持万行常示於化灭执律舍缚■ ■戒为仪继明善教之志来受人王之请朕在先朝早闻道要及当付嘱常所归依每每执经内殿开法前席凭几同胶序之礼顺风比崆峒之问而妙音圆演密行内持待叩如流自涯皆悟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门龙鬼受职於神印固以气消灾厉福致吉祥实惟弘我之多宁止利吾之美当有命秩用伸优礼而得师为盛味道滋深思复强名载明前志夫妙界有庄严之士内品有果地之仪本乎！尚德敬顺时典可开府仪同三司仍封肃国公赠司空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德宗贞元四年八月御通化门观章敬寺迎御书院额并鼓吹阅神策马技。

五年三月诏曰：释道二教福利群生馆宇经行必资严洁自今州府寺观不得宿客居住屋宇破坏各随事修葺。

八月诏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

六年二月乙亥诏葬佛骨於岐阳初岐阳有佛指骨寸馀葬於无忧王寺或奏请出之以示众帝乃出之置

於禁中精舍。又送於京师佛寺倾都瞻拜施财物累钜万是日命中官送归岐阳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凤翔尹邢君牙迎葬於旧所。

八年七月丁卯幸章敬寺。

九年五月赐故杭州径山寺僧法钦谥曰：大觉禅师。

六月诏定国忌日寺观斋僧道人数有差。

十二年九月右神策等军上言宴设堂去年腊日蒙车驾临幸请置寺以贞元镇国为名从之。又诏虢州阆乡县龙兴寺故阿足师宜谥大圆禅师。

十三年四月於曲江南弥勒阁置寺以贞元普济为名。

七月右神策军中尉霍仙鹤患特赐马十匹令诸寺设斋祈福。

十月景公寺僧寂宽等於京兆府状诉纲维乾俊等典卖承前敕赐御衣府司推勘所典卖并缘常住寺用禁系乾俊等奏请科罪帝曰：本来施与寺家之物。若自盗窃法律有文今乃不为私情事缘常住正当施与之意岂合书以罪名。若施与而令存乃是劳力寺家殊非本施之意僧之言告乃是无知更欲科绳深所无谓宜并释放。

十四年正月南天竺国先进华严经殊梵本僧般。若三藏领到令保寿寺僧智柔圆照道监虚舟智通等十八人同於崇福寺翻译成四十卷。

十六年四月以故第二祖惠可禅师赐谥为大祖禅师。

宪宗元和二年九月乙巳许成都府置圣寿南平二佛寺。

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经音并目录一百三卷表献之。

六年正月丁巳敕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免同就醴泉佛寺阅翻译大乘本心地观经。

十年三月甲申西明佛寺僧迁寺中之毗沙门神像於开业寺帝命假之骑军前後翼卫其徒以幢盖引侍凡数里不绝观者倾都。

五月诏京城寺观讲宜准兴元元年九月一日敕处分诸畿县讲宜勒停其观察使节度州每三长斋月任一寺一观置讲徐州悉停恶其聚众。且虞变也。

十二年二月丙申置元和圣寿佛寺於右神策军。

五月赐兴福寺绢布一百端疋。

十三年四月甲寅幸兴福寺赐绢三百疋辛酉西市百姓於芳林门为无遮僧斋命中使以香施之。

十二月庚戌僧惟应等辞赴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命高品中使杜英琦监焉是月癸亥命中使赉香监领宫人十三人赴临皋驿迎佛骨先是功德使奏凤翔法门寺有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其本傅以为当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至来年合发诏许之及至。又命中使领禁兵与僧徒迎开光顺门以纳之留禁中二日乃送京城佛寺。

十四年四月乙卯御勤政楼观都人设僧斋之会陈杂乐百戏日入而罢。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今月四日五台山佛光寺侧庆现中有金人乘狻猊领徒千万如金仙状自己至申方灭。

长庆三年八月自复道达兴庆宫至通化门赐丐僧等绢二百疋遣中使刘克明以钱二百五十贯绢二百五十疋赐弘福寺以发新钟。

十一月幸通化门观作毗沙门神因赐绢五百疋。

十二月以钱一千贯赐章敬寺。又赐毗沙门神额曰：毗沙天王导以幡幢帝御望仙门观之遂举乐杂戏角抵极欢而罢。

敬宗宝历元年二月己卯赐化度寺经院金字额宝历圣福之院功德使具杂戏声乐迎以赴寺帝御日迎楼观之丁亥诏两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坛场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两街功德使各选择有戒行僧谓之大德者考试僧能暗记经一百五十纸尼能暗记经一百纸即令与度（此事停废已久所在长吏方喜耕织者稍众今忽重置盖宝寿寺僧法真因道场修功德奏论得请也。）

八月己丑蓬莱殿会沙门道士共四百人赐食兼给茶绢有差。

二年三月庚午郑滑观察使李昕上言隋大业初高祖神尧皇帝任郑州刺史日为太宗文皇帝疾恙祈福於荥阳县大海佛寺其_二如响因建一石像像下刊纪其事凡十六字岁月既远尽翳於土壤中今荥阳县令李元庆新加严_二希刺史张仲方立石为文不敢不奏。

文宗太和元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一禅师元和中赐谥大寂其塔未蒙赐额诏赐名圆证之塔。

二年七月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奏润州鹤林寺故禅师玄素傅牛头山第五祖智威心法是径山大觉之师伏请依释门例赐谥号塔额敕宣赐谥大律禅师大宝般。若之塔。

十月河中观察使薛平奏中条山兰。若营造之初有两泉涌出今因降诞请号为太和寺许之。

开成二年二月甲辰王彦进准宣索内典目录十二卷乙巳以太宗皇帝先置毗沙门神及功德在蓬莱殿是日移出配诸寺安置。

三月甲戌以彗星见命京师诸佛寺开仁王经道场宣宗以会昌六年即位五月敕上都添僧尼寺一所每寺三十人。

大中元年闰三月帝御紫宸殿谓宰臣曰：佛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乃遣下诏有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焉。

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诏曰：两街僧道於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二日出於京城诸寺士女_二合威仪盛_二希古无其比遂下制赦京畿及天下见禁囚徒。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九月敕天下应有本朝所造寺观宜令所在长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万寿节日须毕其功。

十一月甲戌河南尹张全义奏万寿节於嵩山开琉璃戒坛度僧百人敕张全义首冠王臣心明佛性资善弘於净众增福聚於皇基将欲坛启琉璃人铨鸳鹭实彰忠节宜示允俞。

十二月乙亥幸广化寺祈雪。

二年正月幸邺都登黎阳山燔香於大像前。

五月戊申幸龙之广化寺开佛塔请雨。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敕佛氏之教其来久矣。既为空寂之门不无高洁之士自淳风久散至道莫隆渐容游惰之徒杂处缙黄之众罔尊禁戒唯切经求_二形势以扰人蓄资财而润己将思纵志肯乐聚居多於闾巷之间别构住持之所妄陈福业潜诱聋愚或移动居人或侵并物业如斯之弊其徒日繁朕方静寰区务康黎庶贵臻有益共洽无私宜令遍行告谕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後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条例官坛受戒不得擅私剃度。

二年九月益州孟之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长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时留之今属应圣嘉节愿资寿命宣示近臣。

十月五台山王子寺主僧人廷果状称为先师广法大师诚惠建塔请名谥为法雨大师慈_二之塔。

四年八月泽州盘亭山千峰禅寺僧洪密状奏当院创感应舍利塔一所乞赐塔额乃赐号为圆空之塔长兴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绢五百疋施五台山僧斋料。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遣供奉官郑延遂往凤翔诏胡僧阿_二黎初帝在藩屢与僧言_二黎行高知前事帝深重之。

九月诏凤翔发遣僧佑圣大师至京师。

二年正月千秋节枢密使赵延寿献金缯并大乘经十卷忻州刺史刘处让献金字法华经一部太原多僧舍资福一宗尤事禅译文武间好佛者多凑其门帝颇宗奉及镇河中凤翔僧知数者数言帝有金轮之位岐僧阿_二黎言事多从故延寿处让有是贡献四月丙寅河中栖岩寺弘福院僧惠鉴言先师在龙潜时施财起塔奏号灵应之塔师未有谥诏赐谥真寂丁卯遣供奉官李彦骥凤翔法门寺饭僧尼道俗帝旧游故也。乙酉功德使言左右街僧录可肇报在京诸寺院童子行者於千春节考录及限各给得文许令披剃及僧尼沙弥年满二十受具戒伏乞开置官坛缘四月十五日僧门结夏至七月十五日方满至千春节前开置戒坛从之（时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刹声赞科道士女冠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

八月杭州钱元_二言袭爵四年曾无显效受凤池之真命降龙册以双封臣特於府城外造寺一所前百步

起楼号奉固其寺额乞以龙册为名诏曰：钱元效忠建寺比为诞节斋僧龙册为名未称勤恳宜号千春寺。

十月凤翔言僧阿黎卒帝嗟惜之命翰林学士为志石。

三年遣供奉官刘处宾往凤翔法门寺四月八日设大斋会。

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敕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陀黎赐紫沙门室利缚罗（上刺）宜赐号弘梵大师。

十一月于阗国僧曼哥罗尝罗赐紫号昭梵大师三年十一月庚午西京左右街僧录可肇等赍佛牙到阙宣付汴京收掌。

十二月戊子敕河阳邢州潜龙旧宅先令选名僧住持宜赐院额其河阳曰：开晋禅院邢州曰：广法禅院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节僧尼赐紫衣师号者一百有五寺宇赐名额者凡二十有三襄州香界延州众宝邢州普会相州安福怀州普凤翔宝莲郑州妙香棣州净念州天花汾州普照维京广福凤州弘利京兆悟空并州定果徐州空寂宋州普福辽州澄节许州菩提请教陈州花台定业东京金明善会。

十二月丙辰敕凡为精舍将结胜缘清虚则神亦相依混乱则人皆不重其或偶然乘兴率尔栖心乡村接渔猎之家里定屠沽之户佛虽无染僧，岂不轻宜崇释梵之因永肃人天之化所有自前院宇即。且依旧住持今後城郭村坊一切不得创造。

五年二月甲子天和节道释赐紫衣师号者凡九十人寺宇赐名额者凡二十五所东京宝绳宝像宝花法林西京惠雪京兆普静兖州等觉玄机蔡州吉祥怀州妙理襄州<玄少>国许州定水贝州宝刹博州金绳耀州密行代州仁寿邳州感化潞州妙土定州毗城岐州善觉遗相泽州解空慈州集圣郢州真觉。

四月癸卯建金界寺於五台立峻极院於嵩岳。

六年二月戊午天和节道释赐紫衣师号者凡百三十有四寺宇赐名额者凡五十有九东京净圣资寿西京仁圣青莲延庆北京静觉凤翔弘化定州法海孟州兴惠赵州兴法襄州延寿延州兴果相州妙胜潞州慈汝州清凉安州竺乾陕州仁寿邢州闲心濮州乐寿。

五月甲辰加隰弥陀国僧室哩以佛牙海而至。

十二月壬子遣内班史延韬部署僧十四人宗城县开置道场以镇人为安重荣胁制而有杀戮崇其福事。

七年正月遣内班卫延韬镇州开置水陆道场。

三月壬子天和节三京诸道州府奏僧尼道士乞紫衣师号凡百人寺观名额五十馀处悉从之。

五月乙未秦州侯益奏臣顷岁曾为偏将往伐叛逆有愿如范延光归降兵无血刃即於招讨使杨光远中军寨建一佛刹自後延光果能归款克契发心光远寻施钱三百贯文与臣共力营葺今修成天王院一所乞赐名额敕以福顺天王院为名。

少帝开运二年六月定州奏据郎山招收指挥使孙方简状当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乡间自蕃戎骚动已来边界惊移之後多聚强壮自办戈矛每遇贼军皆获胜捷其郎山为易州之中路满县之邻封通此往来最为要害乞赐院额者敕以胜福之院为名汉隐帝乾二年太子率更令李守琼上言二事其一沙门著紫比非佛门贵务奢华以邀名利诸处奏荐盖出颜情以臣愚见不敢便望止绝每岁诞节前据所奏荐便令其身随荐章诣阙令功德使召两院僧官考试所业长短以行恩泽庶绝滥举之门。

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潜龙宅为佛宫赐额号天圣禅寺。

三年十一月中印寺僧法进赐紫衣。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四月丁巳幸团柏谷佛寺赐主寺僧紫衣。

九月以潜龙宫为皇建禅院遣沙门清兴主之。

是月齐州沙门义楚进释氏六帖三十卷义楚少负名操亦通儒学将佛书丽事以类相从拟白氏儒书所集帝览而嘉之赐以紫衣其书付史馆。

四年十月赐京城内新四寺额以天清显静显宁圣寿为名。

五年四月征淮南回戊午至泗州幸普光王寺赐寺僧帛有差。

六月庚午内出御衣六百馀事钱四十万罗百疋分赐两街僧道令僧道修寺观。

六年四月幸沧州驻蹕於乾宁军赐城内二寺名额一曰迎銮二曰顺圣从寺僧之请也。

卷五十三

帝王部·尚黄老

黄帝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信所谓知之修练涤除冲览拱默垂衣而致治犹龙变化而莫测本其妙用归诸自然故乃凝神御变抱一执契无可无不可者矣。自汉之世崇其言於宫□孝武以降混其术於神仙或严祠於掖庭或讲议於斧■广设坛醮亲受符录■兮■报应与时偕行虽崇奉之至亦未能清净如此也。唐称景霄茂畅真气灵宇相望黄冠交■英尊其虚无之论列於儒学之科与夫大易神道设教洪范建用皇极爱民治国之要其归一揆耳。

後汉桓帝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之苦县祠《老子》。

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九年七月祠黄老於濯龙宫（文■为坛■希浮金铅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於是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转盛。

晋哀帝雅好黄老断■饵长生药。

後魏道武好黄老之言诵咏不倦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

太武太平真君三年正月甲申帝至道坛亲受符■法驾旗帜是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之尝覲其姨见兴行貌甚强力作不倦请回赁兴代已使役乃将还令其开舍南枣田谦之於树下坐■兴息发至勤时来看■谦之谓曰：汝但力作何为看此二三日後来复看之如此不已後谦之■十一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何为不悛谦之曰：我学■累年而近■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劳问也。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谦之叹伏不测兴之深浅请师事之兴固辞不肯但求谦之为弟子未几谓谦之曰：先生有意学道，岂能与兴隐遁谦之忻然从之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谦之曰：兴出後当有人将药来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自死}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止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谓之曰：兴不得久留明月中应去兴亡後先生幸为沐浴自当有人见迎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谦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灊城人王胡儿其叔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儿致嵩别岭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儿怪而问之其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而去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于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岭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修善之人无所师受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置理行合自然才任范首可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傳於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九疑人长容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道引口诀之法遂得辟■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临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八十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万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络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处法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岁为童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指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大真大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二真大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大官二曰正府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生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未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严君功及上世中能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炼丹丹■英玉浆之法皆有诀要上师李君手

笔有数篇其馀皆正真书曹赵道覆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宛而成章大与世礼相准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天之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阳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张世安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之事世所不了听谦之具问一二告焉经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继绝人道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於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於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雒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太武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礼拜甚谨人或讥之浩闻之曰：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袜吾虽才非贤哲今奉天师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馀人至遂起天师道场於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宿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太武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太武乃问幽微於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太平真君三年谦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太武从之，於是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崇道家之色也。自後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景穆太子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於太武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太武深然景穆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三五百功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先於未亡谓诸弟子及吾之在汝曹可求神仙吾去之後天宫真难可复遇设会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师坐前弟子问其故谦之曰：仙官来是夕卒前一日忽言吾气息不理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终须臾口中气状。若烟上出空中至天半乃消尸体引长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缩至敛量之长六尺六寸，於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不死也。时有京兆人韦文秀隐於嵩高徵诣京师太武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日可成文秀对曰：神仙幽昧变化难测可以遇难以预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师曾闻其事未之为也。太武以文秀关右豪族风操温雅言对有方遣与尚书崔躋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是时方士至者前後数十人河东祁纤好相人太武贤之拜纤上大夫频阳绛略闻喜吴邵道引养积年百馀岁神气不衰尝农阎平仙博览百家之言然不能达其意辞占应对义旨可听太武欲授之官终辞不受扶风鲁祈连赫连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子弟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河东罗崇从之常饵松柏不食五自称受道於条山太武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黄老云：条山有穴与昆仑蓬莱相属入穴中得见仙人与之往来诏令河东郡给所须从穴行百馀步遂穷後召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太武曰：崇修道之人岂致欺妄以诈於世或傳闻不审而至於此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

文成兴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坛登受图礼毕曲赦京师班赏各有差。

献文天安元年三月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曲赦京师（时东莱人王道翼少有绝俗之意隐韩山中四十馀年断粟食葚通达经章书符尝隐居深山不交世俗年六十馀献文闻而诏青州刺史韩頵遣使就山召之翼乃赴都献文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增给衣食终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秋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来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迁雒移邳踵如故事其道场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坛祠之礼。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等讨论其药帝赋诗以记其迹仍敕於师正所居置隆唐观及帝营奉天宫特置仙游门以通师正所止之谷。

唐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制天下诸州各置观一所咸以大唐中兴为名。

睿宗景元年十月制以雒州襄王府宅为太安国观。

十二月癸未制曰：玄元皇帝朕之始祖无为所庇不亦远乎！第八女西域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

虚白神融皎昧并令入道奉为天皇天后宜於京城右造观仍以来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

二年正月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为金紫光禄大夫太清观主。

三月癸酉制为皇女金仙玉真二公主於京城各置一观仍以金仙玉真为名。

四月手制曰：朕闻释及玄宗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岂於中间妄生彼我不遵善下之旨相高无上之法有殊圣教颇失彝章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斋行并进。

玄宗开元八年六月道士叶法善卒制曰：故道士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叶法善天真精密妙理幽畅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固以■默难原希夷罕测而精栖蓬阆迹混朝伍保黄冠而不■■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秀冷然独往胜气绝俗真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英斯乃体应中仙名升上德朕尝听政之暇屈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屡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宣弘益叹徽音之未）民悲形解之俄留何莫□遗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於怀宜申礼命式赙泉壤可赠越州都督（法善三世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高宗闻法善名徵诣京师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殆五十年常来名山数诏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终莫之测也。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旧称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比年九十卒）。

九年三月置石柱於景龙观令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老子》道德经。

十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列《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

四月帝梦京师终南山趾有天尊之象求得之於■■楼观之侧。

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先圣宗师国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应之遂於神降之所置庙改县曰：神仙近日庙庭屡彰嘉瑞处荷灵应祇庆载深宜令本州择精诚道士七人於羊角庙中洁斋焚香以崇奉敬。

十八年十月命集贤院学士陈希烈等於三殿讲道德经侍中裴光庭等奏曰：尧舜以揖逊而理汤武以干戈而兴或劳神以苦形。且役智而憔悴有生之类虽亦闻於小康无为之风故未臻於大道今陛下化成天下与道玄同小其有为之迹弘此不言之教将以去华归本削伪存真其为道德之乡固在老庄之术遂命集贤院学士中书舍人陈希烈谏议大夫王回质侍讲学士宗正少卿康子元赞善大夫冯朝隐等於三殿侍讲敷畅真文演襄城之七圣及姑山之四子理之於国唯清唯净之风■之於身久视长生之道圣化玄运寰瀛乐康咸日用而不知实旷代之未有臣忝职司望编入史册宣示天下帝手诏报曰：朕处守宗祧祇膺历数夙夜兢惕惧不克胜求贤臣而委之谋猷延学者而资其博洽用扶不逮雅致咸和既内平而外成。且刑清而讼息端拱多暇留意典坟以为道者玄妙之宗德为教化之本讲讽微旨稽详秘文庶无为而政成不宰而物应岂敢比德尧舜论功汤武者哉！然必先正其心深思逮於遐迩务惟齐俗亦欲申於兆庶必。若同归清净共守玄默所陈编示良用多惭。

十九年正月壬戌置五岳真君祠庙各於岳下选德行道士数人焚香洒扫焉初司马承祯隐於天台徵至京师承祯因上言五岳神祇皆是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立斋祠之所帝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像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

二十年四月己酉敕曰：五岳先制真君祠庙朕为苍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选精诚道士以时设醮及庐山使者青城丈人庙并准此祭醮。

二十年正月制曰：《老子》道德经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藏一两条准数加《老子》策俾尊崇道本弘益化源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须三省以识朕怀侍中裴光庭等奏曰：伏见昨日一敕教示百僚爰及兆庶圣恩博洽德泽如天亦既生成载加诲勸莫不迁善咸知向方臣忝在枢衡未有弘益忽承天奖旷。若发蒙虽羲轩上皇尧舜至德无以加也。天下幸甚云：云：望编入国史以示将来从之诏曰：玄元之教家国是资匪为先祖贵申道本所以首岁元日因行春令清净之政期诸相国乎！为官择才可以先淳素也。

二月逸人张果就徵张果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於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傳其有延年秘术自云：年十千岁尧时为侍中人莫之辨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复见之往来镇州山中镇州刺史韦济以状

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对使绝气如死人之状良久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具奏玄宗。又遣中书舍人徐峤赉玺书以邀迎之果乃随峤至东鲁肩輿入宫中玄宗亲访以理道及神仙药饵之事寻下制曰：镇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窈宜足混光尘召至城阙莫详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将行朝礼爰升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其年请入镇州赐以衣服及杂采等便放归山为造栖霞观於隐所十二月侍讲学士陈希烈等讲书毕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等奏曰：臣等伏承陛下讲读尚书《周易》道德庄列毕圣心弘道国训崇儒玄风远被更自兹始况以事殷四海念切万方日午罢朝既披文於内殿风回问俗亦函丈於行宫汉皇乙夜无以过此悟老庄之旨齐物而仁恕以行运尧舜之心稽古则宪章攸备钩深致远不疾而速陶钧庶类品物之欢幸实深弘奖大猷简策之辉光载远臣等叨陪献纳窃奉音徽庆耀之诚倍百常品伏望付史官腾芳盛烈帝手诏报曰：尚书雅诰《周易》精微朕幼奉师资未穷奥义故时令讲说耳至乎！《庄子》及道德经递为表里详其所指触类繁多既问广成之道复得方明之相况之今日千载一时故弘斯义以喻卿也。编绪简牍随卿意焉文武百官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萧嵩奏曰：伏见去年以来有敕令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陈希烈谏议大夫王回质膳部郎中冯朝隐等每日侍讲玄宗皇帝道德经及《周易》尚书《庄子》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讲毕臣闻尧放上代之文以成其圣舜观古人之象以著其明是知道有可尊礼忘於贵不唯聚学将以范人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明实天聪举惟圣作道风允洽文教克成犹尚以广生知以从积学事必稽古书皆作徵尊祖而习老经体天而观易象追广成之说则问以庄篇考唐郊之旧则详於尧典日者北祠后土东幸温泉或地涉风沙或天将寒雪而讲筵必集帐殿如初足以知好学之志彰克勤之德虽包羲画卦夏禹受书曷以臻兹臣等忝在朝列预闻帝道伏请宣付史官颁示天下帝手诏曰：爰开集贤引进儒道退朝讲读盖亦其常岁月周施颇寻章句其雅诰则稽之於古以质今其道真则取之於真不崇其放理国之要可不谓然乎！宣付史官依卿所请。

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诚朕尝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为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宰令河南尹李元一之勾当元一总与赎取其百司诸厨日有肉料亦责数奏来并百姓间是日并停宰杀渔猎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

二十三年三月癸未亲注《老子》并修疏义八卷及至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卿士庶及道释二门听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萧嵩等奏曰：臣等准敕牒问百司并宣示道俗各得报称咸以为玄言造微字说该洽刊成代则欤。若圣规观妙知常以埏埴而为体宿疑前失区条流而毕正是以发挥道教弘长儒风既以化人。且闻端本虽旁求异义载伫天心而四海同文一辞宁措并请编入史册藏之必府许之。

六月庚寅嘉州峨眉山醮坛有神灯遍照诸峰群萃成响。

二十四年八月庚午都城道士於龙兴观设斋发扬御书道德经上表请降中夜亲王宰相及朝官行香并献蔬食许之九月赠故道士王友真为银青光禄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癸未以道士尹元一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事特赐朝散阶制曰：古者置长过之官立司过之史所以书君举箴王阙不次而受惟才是与道士尹元一识洞微妙心游淡泊祇服玄元弘敷圣教虽混万物独诣於清真而博综九流兼通於儒墨方贵无名之朴期不言之化资其妙道元一彼周行宜居纳诲之职仍在记言之地元一上表恳让诏许衣道士服视事元一乃受职。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亲迎气於东郊毕制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礼在遵崇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十七人简择灼然有经业戒行为乡闾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曰：臣等伏见皇太子送十一月德音付史官伏承陛下前月五日将欲巡幸渭北是夜梦玄宗皇帝曰：明日子欲游乎！北神不在此事宜止五更当自有应。且子之享国多年矣。何必此日陛下二更便停敕至五更果烈风大起际暮方定伏以玉真体妙莫大於皇极圣明致理孰盛於吾皇繇是感而遂通圣与神合言不测之事示必然之期果兹烈风有叶灵梦既彰陛下之祚更表无疆之休同天地而久长。若符契之徵验臣以上自开辟博考图书神灵效祥帝王膺庆未有。若此之昭著也。臣等谬当枢近。又忝史官预闻德音不胜忭跃伏望宣示百僚颁及中外帝手诏报曰：顷欲渭北近游梦中有命神不守职事不可行出必有名何容易也。赖玄圣垂告灵应果然朕夙夜惊怀福庆斯在春秋记异况在此乎！所请宜依。

二十八年五月帝谓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积善里东南隅宜於此地置玄元皇帝庙及崇玄学。

二十九年正月诏曰：三皇之时兆庶淳朴盖繇其上以道化人自兹厥後为政各异我烈祖玄元皇帝禀大贤之德蕴至道之精乃著五千文用矫时弊可以理国家超夫象系之表出彼明言之外朕有处分令家习此书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虑兹下士未达微言是以重有发明俾之开悟期弱丧而知复弘善贷於无穷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兼置崇玄学於当州县学士数内均融量置令习道德经及《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後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繇州长官於诸色人内精加访择补授仍稍加优奖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庙中之井涌气成五色相映。

二月帝谓宰臣曰：洪州人邬玄宗往在文明中傳玄元皇帝真告於天后曰：我国祚无穷当千万君遂遭禁锢因兹沦丧自非忠义之士感激过人孰能不避死亡之诛竟达神灵之命宜与追赠以慰泉壤其子瑗亦依资授一官制曰：故洪州人邬玄宗往者来应嘉诏次于虢略忽睹玄元皇帝俾之升空中与言使戒天后表国祚中兴之运示宝历无疆之期遂能不顾其身来傳此旨竟遭幽系谅可伤嗟自非竭节本朝孰克犯颜兹日宜加追赠用慰幽魂可赠棣州刺史。

三月亳州奏老君庙九井先涸自奉诏增修观寺九井皆涌及树枯复荣四月漏下後帝谓侍中牛仙客中书令李林甫曰：朕自临御以来向三十年来未尝不四更初起具衣服礼谒尊容盖为苍生祈福也。昨十日前礼谒事毕之後曙色未分端坐静意有。若假忽梦见一真容云：吾是汝远祖吾之形象可三尺馀在京城西南一百馀里时人都不知年代之数汝但遣人寻求吾自应见汝当庆流万叶享祚无穷吾自度其时合吾与汝兴庆中相见汝当大庆吾犹未即言语毕觉後昭昭然。若有所睹朕即命使兼令诸道士相隨於京都西南求诸果於县楼观东南山阜间乃遇真容一昨迎到便於兴庆宫大同殿安置瞻睹与梦中无异卿等可入观之仙客林甫俱拜贺上言曰：玄元大圣降见真容感应之徵实符睿德陛下礼至真之道崇清净之源何常不礼敬虔诚为苍生祈福故得真容入梦列祖表灵求之西南果与梦协。且兴庆宫者潜龙旧邸王业所兴当此处而告期与嘉名而相会斯乃降於紫府镇我皇家启无疆之休论大庆之应陛下爱舍正殿以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极殊常之礼将万福而俱臻无外皆覃及亿兆而同庆臣等何幸亲诣瞻礼自然相好谅绝名言开辟以来典籍所载未之有也。请宣示中外编诸简册帝手诏报曰：梦之正者是谓通神於惟圣容果以诚应岂朕德所及而大道是兴再省神灵言犹在耳将貽福业代纪弥多初告以行宫乃置之内殿兼之大庆久属朕躬稽之道德以兹为宝当慈育万姓承神明卿等宗臣宜同朕意愿扬嘉应安敢让焉。

五月庚戌帝梦玄元皇帝告以休期命有司图画真容分布天下乃下诏曰：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圣人立教用敷於宗极故能发挥妙本弘济生灵使秉志者悟往迷方者知复以此救物故无弃人其孰当之粤。若我列祖玄元皇帝矣。朕纂承宝业重阐玄猷自临御以来罔不夙夜涂虑凝想齐心服礼谒於尊容未明而毕事将三十载矣。盖为天下苍生以祈多福不谓微诚上达宗祖垂鉴顷因假寐或梦真容既觉之後昭焉以瞻殊相自然与梦相协诚为密降仙府永镇人寰告我以无疆之休德音在听表我以非常之庆灵贶有期乃昊穹幽赞宗社储休岂朕虚薄能致兹事。若便寝之乃乖祇敬宜令所司即写真容分送诸道采访使令当州道转送开元观安置所在道士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後象到七日夜设斋行礼仍各赐锡用充斋庆之费自今已後常令讲习道德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倍加敦劝使有受益是知真理深远弘之在人不可激扬何以励俗诸色人等有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等委所繇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於邦家庆宜均於土庶其亲王公主郡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素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准此其两京及诸州父老亦量赐钱同此欢宴其钱以当处官物充伊尔公卿逮乎！黎献宜勉崇玄化共复淳源宣布遐迩明知朕意戊寅有庆见於亳州真源县玄元皇帝庙兼有白鹤翔於庙门楼。

八月丁亥陵州奏开元观老君真容见仪象分明道士十数人皆见久之方隐请颁示天下从之甲午命有司於兴唐观设斋自内迎玄元皇帝真容於观宰臣百官悉行香有庆见侍中牛仙客中书令李林甫上表贺曰：伏以玄元孚圣感潜通将垂介福必有不应顷属初夏微阳暂愆自梦协已来频降膏泽变兹秋稼成此丰年。又数日阴通宵澍雨圣容将出天景廓清加以霏烟在天瑞气捧日元符稠叠。若此再三惟皇祖之降灵表吾君以大庆，爰自古昔所未尝闻臣等何人睹兹明应伏望宣付史官帝曰：卿等表言数事皆圣祖启佑应以随迎祇顾薄躬对越灵命编於史册随卿意焉。

九月御兴庆门数亲试明道德经及庄文《列子》举人问策曰：朕听政之暇常读道德经文列《庄子》其书文约而意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礼国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从事於此甚盛加之古今异宜文质相变。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为行遂古之化非御今之道■时之术陈其所宜。又礼乐刑政所以经邦国圣智仁义所以序人伦使之废绝未知其旨道德经曰：绝学无忧则乖进德修业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违惩恶劝善之文二旨孰非何优何劣《文子》曰：金积折廉璧袭无赢。且申其义《庄子》曰：括与支交相养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三教兼举成不易之则副虚位之怀有姚子彦靳能元载等策入第各授之以官。

十二月敕曰：朕每念黎庶无忘餐寐冀其家给而足富而。且寿仙济之方莫为道教大圣垂范微言粲然遵而行之其应何远况时将献岁万物发生既叶阳和或存惠养宜令天下诸观起来年正月一日至年终以来常转本际经其四大斋日每百官斋之日常令讲诵庶泽及无外称朕意焉（是年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旨共造大玄观庶凭神力永保圣躬望精选二七人度为道士上曰：道贵清静必在人弘念尔等勤诚用依来请）。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庙门之南丁汝■家有牛忽变成青牛事符仙瑞请颁示中外许之。

卷五十四

帝王部·尚黄老第二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文秀上言曰：玄元皇帝降见於丹凤门之通衢告锡灵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旁求於函谷故关令尹喜台西一百三十步发之而得时文武百官及宗子僧道咸上表以符瑞感通韞匱真宝潜应年号先天不违愿崇徽号光昭典礼累表入帝固辞不受壬申乃下制曰：神之降休礼无不■永言■祀必在躬亲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时臻寿域积以岁月未尝懈怠岂谓微诚感通烈祖降见乃昭灵命是袭宝符因而求之应言而获亦既至止果表殊徵谅惟秘词不可详说然邦国大庆何以过焉是知神仙所域造化同固爰初有待经韞匱而多时潜应改元。若符契之相合景福攸介祗畏良深而群官宗室抗疏於外元良诸子屡请於中逮夫缙黄兼彼耆老以至恳诚不已前後相仍愿加天宝之名用易开元之号顾惟菲薄曷以当之。然则玄元在乎！钦承人心难以推拒顺天从众义协至公敬依所请实用多愧斯盖上玄厚载爰及百神孚佑效灵协於睿祖幽赞惟新之历克彰永代之祥宜遵记典式陈昭报以来月十五日■玄元皇帝庙。

二月乙酉置玄元皇帝庙辛卯亲享玄元皇帝於新庙京城断屠宰是月诏《史记》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

三月丙申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真经庚子帝曰：《庄子》号曰：南华真人其文列庚桑宜令中书门下更讨论闻奏宰臣李林甫等奏曰：《庄子》既号南华真人《文子》请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号洞虚真人其数子并望随号称称从之门下侍郎陈希烈奏曰：臣伏见今年二十日恩制以《庄子》号南华真人《书》曰：南华真经然真经所说皆理身之要发明奥义有十万玄言祖述道经含五千微旨昔常侍讲跪演经文至於七篇陛下顾谓臣曰：其篇有养生主已悟长年之术其次有德充符岂无非常之应臣稽首对曰：陛下德充於内符应於外发言之後必有大庆以应之後篇之中所谓应帝王之篇是也。今玄元皇帝果降灵符彰宝祚无疆之福含真人知来之旨尊以称谓陈其象设希代之礼旷古未闻臣於此经宿愿深重受持读诵三十馀年作礼焚香庶俾神化获逢殊庆倍百常情特望宣付史官以昭灵应许之。

四月戊寅诏曰：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为德其义至大非圣人孰能章之昔有周季年代与道丧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著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义高象系理贯希夷非百代之能俦岂六经之所拟承前习业人等以其卷数非多列在小经之目抽言奥旨称谓殊乖自今已後天下应举除崇玄学士外自馀所试道德经宜并停仍令所司更详择一小经代之其道经为上经德为下经庶乎！道尊德贵是崇是奉凡在遐迩知朕意焉戊子命有司定玄元庙告享所奏乐太常奏降神用混成之乐从之。

六月制曰：大道先於两仪天地生於万物是以圣哲之後咸竭其诚今後应缘国家致命表疏簿书及所

试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语指道教之词及天地乾坤之字者并一切半阙宜宣示中外。

九月诏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庙天下准此。

十月诏曰：善利万物莫先乎！大道孚 \equiv 兆庶实赖於尊经朕每念黎庶无忘惠养常冀尽登富寿之域永无冻馁之虞所以去年具有处分令天下诸观转本际仙经逮至今秋果闻有岁自非大圣昭应孰臻於此宜令天下道士及女道士等待至今岁转经讫各於当观设斋庆赞仍取来年正月一日至年终已来依前转本际经兼令讲说其所设斋度庆亦宜准此庶使远近蒙福如朕意焉。

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又义阳郡筑玄元皇帝宫获玉石真人献之。

三月亲祠玄元皇帝庙追尊远祖制曰：庇生人者必崇於大道受成命者实赖於前烈恭惟大圣祖玄元皇帝道光太极首出混元弘敷妙门广运真化虽乘时御气既超 $\equiv\equiv$ 於上清而储祉发祥每孚 \equiv 於来裔祚我宝运格於皇天，爰自创业迨於兹岁频彰嘉祝屡睹真容使夫天清地宁物阜人庶六气时。若四夷来王皆圣祖之感也。至道之应也。成功不宰岂假於强名降福无疆敢忘於昭报是用荐徽号增礼册蠲洁以尽敬躬亲以致诚意既昭格良深感庆宜因展事更广扬名夫圣人之道乃先天地应变无体其德犹龙虽宜宜之中初不知谁之子而诞灵之後亦必有先圣祖父母著在图谶母益寿氏已崇徽号曰：先天太后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为先天太皇仍於谯郡置庙自馀事已上准先天太后庙例。且圣祖所理本在诸天将欲降灵固宜取象况惟帝号，岂可名宫其玄元官宜为太清宫西京改为太清宫东京改为太微宫天下诸郡改为紫极宫两京宫内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馀於新度人中简择取添满三七人为定额仍各赐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其道士女道士先令司封检校不须更隶宗正寺所置崇玄署宜停古人制礼祭用质明义既取於尚幽情实缘於既歿我圣祖湛然常在为道之宗既殊有尽之期须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後每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已前行礼朕深惟复朴将致无为常恐至理难明玄风未畅不有时习焉能化成自今已後每至三元日宜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等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庶使轩冕之士尽弘南郭之风寰海之内咸为大庭之俗其崇玄馆大学士宜赐物一百疋学士赐六十疋直学士四十疋宫内先配住道士各二十疋宣布中外令识朕怀（初太清宫咸命工人於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与玄宗圣容侍立於玄元右皆依王者袞冕之服绘采珠玉为之）。

五月苏州刺史郑长裕奏新作玄元皇帝宫有九井自然罗列在宫院内差池阶宇洞彻常盈汲用不竭宛合谯宫九井之数望宣付史馆颁示天下从之。

九月谯郡紫极宫宜准西京为太清宫先天太皇及太后庙亦并改为宫。

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於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

四载正月甲子帝於内道场为兆庶祈福亲撰黄素文登坛其文腾空自飞上天空中有言曰：圣寿延长丁卯皇太子诸王上表贺曰：今月六日伏见陛下昭告上帝阴鸷下民勤恤苍生克成黄素况灵丹神秘药天成聿修增坛奉以行事肃恭展礼飞章腾踊而入 \equiv 虚空有言圣寿灵长而象岳休 \equiv 灵感旷古未闻伏望宣示朝廷录付史馆手诏报曰：顷以献岁亲祠百灵岂精至之上昭而祯祥之屡应神言报休徵之庆黄素飞 \equiv 汉之间皆宗社降灵福流寰宇岂予微感独能致之所谓宣示朝廷光於史册者依。

二月辛未中书门下奏曰：臣等昨十二日因奏事亲奉德音朕以正月甲子日为万姓祈福初登坛时疾风甚劲及行事之际则恬然清谧。又朕亲撰黄素文置坛所案上竭诚陈请须臾腾空飞上空中忽闻有言报朕休徵论苍生福庆及行礼事毕。又风起如初朕近於嵩山所炼药成其时亦置於坛侧及夜左右方欲收药。又空中闻语诸灵官虽已赴大同殿其药。且未须收此自监守言声甚厉其左右祇承及道士等闻者莫不惊悚以达曙之後乃收其药朕为苍生祈福有此殊应与卿等同庆者臣闻上天之载虽曰：无声圣人所感必将有应陛下精诚契道深仁被物亲祈介福用济群生法事既陈疾风旋止圣词上告秘录腾飞遂降神言屡呈昭应始则孚 \equiv 下土报黔庶之和平终乃垂 $\equiv\equiv$ 灵丹表皇期於万亿人听所接神休莫逾希微之地屡有昌言感应之功不惟幽赞殊祥特异振古未闻谅天意之合符岂山声之足比无疆之庆万国同欢况在微臣实倍常品伏望编诸简策宣示中外帝手诏报曰：朕精修道源为人祈福虽则每多昭应。若此之殊祥岂圣祖揆予之无私灵真祝我之诚感遂得休徵之应出自神言勤请之词上飞空境永惟虚薄何以当兹然福逮苍生深为慰也。所请者依。

甲午崇玄馆学士门下侍郎陈希烈奏曰：伏见太清宫道士萧从一云：今日五更欲於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门忽有一片紫■从空下兼有异常音乐忽然如梦身心惊骇见空中有异人兼仙童玉女谓从者曰：我是玄元皇帝可报吾孙汝是上界真人令侍吾左右吾■使天匠就助成就讫长卫■■汝受命无疆灾害自除天下安乐言讫随■气便入殿门谨案诸道士学生皆称今日凌晨於三清门外见道士萧从一鞠躬唱喏三四声有紫■及音乐移时不散伏惟陛下处诚奉道福■所归置玉石真容侍圣祖左右仙药下庆天将助成紫■徘徊移时不散空中有语所报非常言圣寿之延长亿万载之无极伏望宣付史官帝手诏报曰：缙承丕业遵修玄训精诚之至冀在希夷寡昧之德宁期昭应恭惟圣祖降真容仙卫接於■间郊驾回於天路。又赐以无疆之寿。且欣以助成之言严奉神休良深祇庆所请者依。

四月癸巳诏曰：尊祖奉先必在於崇敬辨仪正礼所贵於缘情伏以大圣祖玄元皇帝御气升天长生久视体重玄而不测与元化以无穷真容屡见宝符仍集恭惟孚■实表常存比太清宫行事官皆具冕服爰及奏乐未易旧名并告献之时人陈■祝既非事生之礼皆是降生之仪。且真俗殊伦幽明异数理有非便亦在从宜自今後每於太清宫行礼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其告献辞及所奏乐章朕当别自修撰仍令所司具仪注文奏。

七月丁巳蜀郡上言道士邓紫虚投龙设醮於江潭有大■也。长一丈自潭游出文采五色有异常■也。其上。又有庆■纷郁望编诸史册从之乙卯诏曰：王者天其祖学者父其师义有尊崇情归孝敬况我玄宗道要无名象先犹龙莫测昔常问礼烹鲜有论历代攸尊永惟重玄众教之父者也。朕缙承圣绪祇服玄言乙夜观书将求於道虽理归绝学信无取於筌蹄然垂代作程义必存乎！文字俾之大顺亦合礼经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其馀编录经义等书亦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经等不须编在子书仍即令集贤院审详改定应旧号并科目讫具宣付所司仍颁示中外。

五载正月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昨二日缘告献大圣祖宿斋时日抱戴。又今日告限後有紫■从殿上起向东南飞光昭清宫色盖仙宇久而不散。

二月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曰：谨案高上本纪大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斋之日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

十二月巴东郡兴山县之巴东公山有石自开其中有石堂及天尊仪像幢盖侍童皆自然具足。

六载正月诏曰：崇我祖训其惟道门将以福助生灵弘拯天下诸观道士等如闻人数全少修行多阙其欠少人处度满七人并取三十以上灼然有道行经业者充仍令所繇长官精加试练采访重覆勿使逾滥度讫挟名奏闻其诸观有绝无人处亦度三两人准此简试。

七载三月诏曰：朕刻意真经处诚至道既凭玄■永锡黔黎每朝礼三清则宵衣忘寝或斋戒一室则蔬食精专不以勤躬为俭务以徇物为心况於宰杀尤加恻隐自今已後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又闻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亦宜禁断。又诏曰：朕每以道原有属思竭精诚经教所在岂忘崇奉。且宗其道者师其人行其教者尊其礼晋琅琊王公府舍人杨真人■苓军长史许真人丹阳上计掾许真人皆道著妙门感通玄阙降高真之迹为上清之宗後汉张天师教达元和德宗太上正一之道幽赞生灵梁中散大夫贞白陶先生高尚尘表博达玄微综缉真经俾傳後学并令有司审定子孙将有封植以嗣真也。天师册为太师贞白册赠太保其天下有洞宫山各置坛祠宇每处度道士五人并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税差科永供洒扫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处虽先令醮祭犹虑未周每处度道士二人其灵迹殊尤功应远大者度三人永修香火其茅山紫阳观取侧近百户太平崇元二观各一百户并蠲免租税差科长充修葺洒扫应天下灵山仙迹并宜禁断樵采弋猎如闻山林学道之士每被搜括。且法之防邪本有所以至於宿处妖讹亡命聚众诱陷愚人故令禁断郡县逐一□迫逐使至道之士不得安居自今已後申之清洁更不得恐动以废修行。

十二月戊戌圣神玄元皇帝降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乃改为降圣阁改会昌县为昭应县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仍立祠宇以时祭享。

八载六月玉芝产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浑称於金星洞仙人见语老君云：有玉板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令御史中丞王■共入山洞求而得之制曰：握乾图者必禀於元命宗道本者允屬於强名是知顺物承天谅通昭感之德报功尊祖贵叶崇高之义朕祇荷丕业恭临大宝何尝不宵衣浹虑菲食斋心奉玄圣之垂

范为苍生以祈福自顷昊穹眷命至道降休玉芝再产真容屡见嘉应荐来罔知攸_二岂谓玄记阴鹭秘牒混成悬徵造化之源密纪灵仙之洞庆崇庆_二昭锡朕躬初验神傅竟彰天授幽深异吐既殊於人代朴略其象固绝於名言緬皇图钦承道宝微旨有属寅畏增深思申严敬之诚以崇久大之业谨上玄元皇帝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仍以来月五日朕亲奉册礼。

闰六月丙寅帝亲谒太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丙辰诏玄宗妙本实备微言垂范傅学将弘治化朕所以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因听政之馀亲加寻阅既刊讹谬爱正简编必在阐扬以敦劝道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道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一大观持诵圣人垂训盖先於道学者宗本必有其师文宣王与圣祖同时俱为教首虽考言比德理在难名而问礼叙经迹彰亲授恩广在三之义用崇得一之尊宜於太微宫圣祖前更立文宣王仪象与四真人列侍左右。且道降真符天有成命藏之於密则取固名山彰之以类则发祥星洞况灵仙所集宜表殊休太白山可封为神应山所繇四时祭祀其金星洞改为嘉祥洞所管华阳县仍一洞置一祠宇仙人台下置一观两京并十道於一大郡亦宜置一观并以真符玉芝为名每观度道士七人修持香火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王_二共以才受委以忠奉上顷命精求石记克协神心宜旌乃诚俾正章授特与三品其李浑等三人既亲傅真诰因获元符当有甄命用旌福应宜令中书门下量其所能具状奏闻是日大赦制曰：_{二二}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重熙累盛既锡无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_{二二}并於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玄宗下以尽处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_{二二}时享则停事虽_二於从宜礼或亏於必备已後每缘_{二二}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献。

十二月启圣宫琢玉造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帝真容。

九载正月东京留守上言清河郡人崔以清今载元日平明於天津桥上忽见紫_二为盖五色_二中前有音乐後有响梵其中有一人着黄衣乘青牛口云：我是太上李老君有天应云：三玄在汝本望白马河南紫微山上得鼎处南一百五十步火急发取汝帝得之有同三光有四句异言莫傅於人汝自见帝乃可得。

二月甲戌吴郡太守林祥上言所部造真符玉芝观於李树下发得圣祖尊容不胜大庆请宣付史馆许之壬寅华阴郡奏白鹤见於西岳五福峰甘露降大罗峰之醮坛白鹿见於大罗东南峰驾鹤岭卫叔卿之得仙处请付史官从之。

三月丁未诏曰：宜於丹阳郡江宁县简择形胜处创置一观度道士七人委太守精择灼然有行道者具名录奏。

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玄元皇帝降见言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诏刑部尚书王_二垂等获之。

十一月制曰：自今已後每亲告献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

十载正月有事於南郊於坛所大赦自今已後摄祭南郊荐献太清宫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斋具羽仪簿籍公卿引入亲受祝板乃还清斋所四月帝於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道士玄辨等谢曰：臣自凡愚生逢大圣服膺真教庇影玄门谬得侍奉禁闈恭承侍问夙夜兢惕将何克堪伏见陛下亲教步虚及诸声赞以至明之独览断历代之傅疑定_ら驥於海陲分景镜於真伪平上去入则备体於正声吟讽抑扬则宛仍於旧韵使咏之者审分明之旨闻之者无_二为舛之嫌妙协钧天克谐仙唱伏以灵章本趣理固如然但为流传人间讹谬滋久非应道之主孰能正之是可以振畅玄风发挥圣作臣忝趋仙禁预听正声欣戴之诚倍万常品特赐编诸史册宣示中外帝曰：一时之事何足言焉所请者依。

六月戊辰中书门下奏曰：臣等昨於勤政楼下叙立恭闻德音今日。又道门威仪王虚真奉宣圣意伏承陛下奉为五圣写一切道德经五本於太清宫兴唐东明龙兴观各置一本仍各赐绢五百疋以申庆斋臣等伏以至理本乎！无为乃隐言以演教孝思存乎！追远必精意以报亲陛下钦崇道元处奉先圣更抒睿思刊定真经玉轴琼轮既悬之於日月玄宗奥旨方下济於_二霄罔极之情因心知至无疆之福有感必通式明孝经之诚更阐上皇之化即知北极之字期悟俗於群迷南薰之风思跻人於寿域凡在士庶孰不欢欣臣等谬列台司幸叨官使感悦之极实万常情无任忭跃之至望宣示朝廷编诸史册手诏报曰：朕躬承丕业稟训玄宗霜露永怀感恩罔极伏以三清设教五圣在天克奉先灵同心荐福今玉版琼章传之洞府_二囊縹帙列在仙宗庶以展永慕之心兼以播淳风之化编於简册实用愧焉乙亥中书门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伏承昨日辰时大同殿前钟楼上忽闻钟声其殿院常扃内更无人即令捡覆其钟楼门及殿院门皆闭须臾其钟。又鸣如

此者三度闻钟声响六十下其声清彻特异人间左右侍臣及女道士等皆闻伏以至顺通微蕴虚无以为用处诚上达应精感以交符陛下端拱清穆钦崇道宝尊玉皇之像未明而朝谒写群经之字乙夜而玄览虽高居於紫极常属念於群生故得契协希夷迹多灵异虽仙楼未启而神钟自鸣不俟鲸鱼之击彻响於■汉宛同鸾凤之音谐韵於金石实表群仙效祉玄祖呈祥遍图牒而罕傅贯古今而未有臣等幸参近侍窃听休徵欣跃之诚实万常品无任庆忭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仍请宣示中外编诸史册帝手诏曰：朕斋心大同缅覩真迹岂精诚远感而休应荐臻今九华之钟三清彻响声闻金石气含虚无是知紫宸之宫■骈降集清童之府烟景来游将合律於■■教表同和於阴则灵仙坐接福寿昭然永惟嘉祥良深庆慰所请依八月黔中郡上言紫极宫庆■见蕲春郡上言天长观圣容玉石莲座上产紫芝一本七茎。

十三载二月亲献太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又诏太清宫阙圣祖仙居频告休徵屡胎启迪不有优异岂表殊常其本宫道士宜各赐物三十段道门威仪王虚真赐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赐物二十段。

十四载四月道士王虚真卒赠洞微先生虚真东明观道士以■得见帝方崇玄言颇重之俾为道门威仪翰林供奉赐紫帔监领诸道士及卒帝甚悼之。

十月御注道德经并义疏分示十道各令巡内傅写以付宫观。

十五载九月帝在蜀令道士於丈人庙修醮坛有■也。见於庙前头有两角山上明灯自然明照。

肃宗至德二年庚午通化郡上言玄元皇帝真容见十二月诏天柱山老君庙改为启圣宫。

乾元元年二月旱於曲江池投龙祈雨。又令道士何智通於尚书省都堂醮土神用特牲设五十馀座右仆射裴冕及尚书侍郎官并就位如朝仪。

四月丁未内出皇帝写真图自光顺门送太清宫诸观道士都人皆以棚车幡花鼓乐迎送。

二年十一月殿中监成国公李辅国奏大明宫三殿前设《河图》罗天大醮其夜及晨有龙见於御座褥宛转鳞甲脚迹遍於褥上以其褥示朝臣。

上元二年七月癸巳於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丁酉遣公卿百寮悉就观设醮讲论自宰臣以下赐钱有差。

九月诏曰：国之大事郊祀为先贵其至诚不美名品黍稷虽设犹或非馨牲牢空多未为能享今以玄元孚■至道为心将臻太和不欲多杀礼乐殊制孝敬同归圆丘方泽任依常享荐宗庙祭祀但临时献熟用怀明德之馨庶合西邻之祭。

代宗宝应二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壬子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与正度。

大历三年七月增置崇玄生员满百员。

七年二月光天观道士检校殿中监冲虚先生申甫上言请下制诫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许之四月申甫。又上言玄真观开元观望天观并载先帝圣谥请至讳日各于其观行香从之。

八年正月乙未敕天下寺观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宜度满七人三十以上者更度一七人二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九年四月丙戌肃宗忌日度尼僧道士凡二百余人十一月润州上元县石头城新置大历太乙之观选道士七人住持。

十二年十二月诏天下仙洞灵迹之处禁樵苏。

十三年乙巳新作乾元观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远祈福上资肃宗也。其地在皇城南长兴里本泾原节度使马■之宅■初创建是宅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绝当时■将卒抗表献之帝方轸怀罔极钦崇道福以其当皇城形胜之地墙宇新洁遂命为观加乾元名焉先皇尊号也。仍遣道门威仪申甫司其事德。

宗贞元五年三月诏曰：释道二教福利群生馆宇经行必资严洁自今州府寺观不得俗客居住屋宇破坏各随事修葺。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己酉朔亲荐献于太清宫。

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献帅徒三百人修兴唐观赐钱十万使壮其旧制其观北距禁城因是开■复道为行幸之所。又以内库绢千疋茶千斤为兴唐观城■复道夫役之赐。又以庄宅钱五十万杂■千石充修道教之费。

九年二月内出道教神仙图像经法九卷以赐兴唐观。

穆宗长庆三年十二月以内库钱一百贯赐太清宫道士人一千。

敬宗宝历元年七月命左仆射平章事李逢吉摄太尉充孟秋荐献大圣祖于太清宫。

八月癸丑幸蓬莱殿会沙门道士共四百人赐食兼给茶绢有差己巳以道士刘从政为检校光禄少卿赐紫并号玄先生。

十月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李程摄太尉充孟冬荐献大圣祖于太清宫。

十二月命中书侍郎平章事窦易直摄太尉充季冬奏祥瑞于太清宫。

二年三月戊辰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

五月赐浙江送到绝粒女道士施子微紫衣一袭绢六百疋银器二百事命中使却送归本州帝前後累访贞隐唯子微粗有修养之术故其去也。获厚赐焉癸未命内宫张士清押领光顺门进状山人杜景先赴淮南浙西江湖南岭南等道访求药术之士仍送景先衣一袭绢三十疋甲午赐兴唐观钱二万贯充道士刘从政院。

九月庚午命两街供奉道士赵尝盈等四十人於三清殿修罗天大醮道场。

十月丙寅以太清宫道士赵归真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戊子诏曰：圣人立极教本奉先王者配天义惟尊祖我太祖玄元皇帝肇开宝运垂祚有唐致六合於大同跻群生於寿域保兹鸿业实赖贻谋如闻亳州太清宫频经水潦颇以摧毁永惟诞圣之地敢忘崇本之诚宜令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清宫使仍委渐加修葺以时致敬称朕意焉。

开成二年正月召麻姑山女道士庞德祖自录台门留止玉晨观。

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即位二月敕三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三日。

会昌六年中书门下奏东都太微宫初成玄元皇帝玉圣容玄宗肃宗皇帝玉真容已令移就位请差右散骑常侍裴泰章充使陈荐维新之意。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毕请改为太清宫从之诏曰：玄元皇帝肇基圣绪敷神孙瓜瓞长共乾坤而莫极瑶图贞固与日月而无穷是以我朝追崇奕叶昭祀礼因尊祖爰陈恭敬之文事匪求真。且异虚无之旨比者尝如九庙别置一宫东迁以来欲修奉而未暇北观之内遂荐享以从宜每备粢盛靡稽故实祝史正辞而追远虽属犹龙宰臣肃拜于当阳如求罔象徒陈玉莫对琼仪璨练达旧章振举重职爰思改作颇谓协宜庶不愆而不忘致来格而来享。又寻玄圃如得瀨乡古殿密清乔木荫翳可以仰规紫府便号清宫舍短从长斯为智士寻源正始实赖贤臣合议允俞殊可嘉奖。

十月司天台奏星文变见请於太清宫建黄道场从之。

三年六月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玄元观改为太清观。又别奏在京弘道观改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郊礼先谒圣祖庙弘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折入都城於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则车驾行事得礼从之。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五月帝出师北门请雨於圣祖玄元庙。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左补阙赵明吉上言曰：窃见天下宫观久失崇修盖自朱温篡逆以来例多毁废请下诸道应本朝旧置宫观近经毁折者皆勒修增以奉祖宗以弘孝治光陛下中兴之业显国家大道之源复我真宗贞兹永世其两京宫观有公田乞免科索俾充斋粮以给正名道士庶恳志焚修香火期上玄之福。

九月宗政卿李宝上言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请依修希从之。

三年正月中书奏假宁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圣节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伏请准近敕从之。

四年十二月壬子敕尊崇圣祖修饰道宫既复其名固难无额宜令所司依旧造上清宫牌额悬挂兼京城内金真观仍改名崇道观亦准上给换牌额以老君庙久无牌额故也。

长兴四年七月帝违和小康召道士二十人於中兴殿为金醮七日而罢。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诏河中修五老观。

晋高祖天福四年五月庚辰废华清观为灵泉观。

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锡以缙帛荐明燕人也。少为儒游学河朔渔猎庄老故性与道俱其後二衣星冠奉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极之初数数召见帝问曰：道可以治世乎！荐明对曰：道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二总两仪而称德得之上者为道得之中者为仁义得之外者为礼智信外而失之非人也。得其极者尸居衽席之间以治天下岂止乎！世者也。帝遂延入内殿讲老氏道德经召宰臣冯道授卷而听道曰：道士讲《老子》僧人受戒令文有之不可轻也。帝遂礼之为师益加崇重尝闻宫中奏时鼓乃曰：陛下闻鼓声乎！守一而已夫弦匏金石其声十二其黄钟也。唯合於黄钟其不应者五十有九出乎！多门也。鼓之为音也。奚其间然无宫商无角徵无羽无变和而契之其一故也。人能混成於心则天地俱矣。何患世之不淳哉！帝繇是虚心致静尊道贵德故每一召见多所颁赐。

五年十一月赐张荐明号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汉隐帝乾二三年右补阙苏德潜上言臣闻道以至真为本自然为宗。若不离嗜欲之源则安奏虚无之理况两京道宫是国家崇福之地窃见道场所设斋醮无非齟齬净筵盖表其精处也。访闻道士皆有妻孥携在道宫居止不独伤於教法其实二於清虚望特行禁止敕宜令御史台严加告谕不得更然。

周世宗显德三年十一月命送华州道士陈抟复归本州帝好黄白术有人以抟名奏者命华州送至阙下馆于内庭居月馀凡所咨询靡闻於外内放还所止仍令本州以时存省。

五年六月内出御衣六百馀事钱四十万罗口百疋分赐两街僧道令增修寺观。

六年二月幸太清观观所赐钟焉先是於乾明门外新修太清观既成帝闻濮州有一钟其声甚二瓠每击之闻数十里乃命徙之以赐是观至是故往观焉。

卷五十五

帝王部·养老

《礼》曰：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故有虞氏养老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商人以食礼周人二而兼用之必以八月诸物老成顺其时气以助养育天子袒而割牲侯王设酱公卿饌珍所以老穷不遗二不犯弱众不暴寡明长幼之序兴揖让之风习乡上齿之义备矣。降及後世巡省风俗则先问高年时临旧都乃宴二故老或赐饮於端闕或回輿於私室而。又因灵休之集毕嘉祀之礼则锡以鸠杖贲之束帛登板授之职开石口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终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流於二史，岂不美欤。

帝舜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

殷汤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

周文王为西伯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汉文帝元年三月诏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老幼（存省视也。）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使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稟当受粥者，或以陈粟（稟给也。粥淖糜也。给米使为糜粥也。陈久旧也。小雅甫田之《诗》曰：我取其陈）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使其备为条制）有司请令县道（或县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蛮夷曰：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人赐帛二疋絮三斤（絮绵也。）赐物及当稟粥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长吏县之令长也。若者豫及之词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满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都吏今督邮是也。）不称者督之（循行有不如诏旨者二千石察视责罚之）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一岁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之能任其罪也。又曰：刑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决者言八十九十之人虽合加赐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赐物令条中也。）

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民年八十复二等九十复甲卒（二等复二口之等也。复甲卒不预革车之赋也。）

四月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道民莫善於德然即於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以有受粥法（给米粟以为糜粥）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若者豫及之词也。有子即复子无子即复孙也。遂申也。）

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赐民年九十以上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登封太山还诏行所巡至七十以上帛人二疋。

宣帝地节三年三月诏赐高年帛。

元康元年三月以凤凰集泰山赐三老帛。

二年三月以凤凰 甘露降集赐天下高年帛。

三年春以神爵集泰山赐天下高年帛。

四年三月诏以乃者神爵嘉祥赐三老帛人各二疋神爵元年三月祠后土赐天下高年帛。

四年二月诏以乃者凤凰 甘露降及神爵集赐天下高年帛。

五凤二年三月鸾凤集赐高年帛。

甘露二年正月赦天下赐高年帛。

三年诏以乃者凤凰集新蔡赐新蔡三老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赐三老帛。

四年祠后土赦汾阳赐高年帛。

五年四月赐三老帛人五疋。

永光元年正月郊泰 甘露 阳高年帛。

三月赦天下赐高年帛。

二年二月赦天下赐天下三老帛。

建昭五年二月赐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赐三老钱帛。

鸿嘉元年二月赐天下高年帛。

永始四年正月行幸 甘露 泉赐高年帛。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即位赦天下赐三老帛。

平帝元始元年诏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

四年二月大赦赐天下高年帛。

後汉明帝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之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飧（三朝谓明堂辟雍灵台也。）眇眇小子属当圣业（眇眇犹微微也。）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日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 甘露 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饌珍朕亲袒割执爵而 甘露 敕（字本作酉从育与太祖庙讳下字音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仪万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已永念慚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 幼孤惠鰥寡称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赐三老爵三级。

八年十月临辟雍养三老五更。

十二年五月赐天下三老爵人三级。

十七年五月赐天下三老爵人三级。

章帝建初二年冬行飧礼以故司空伏恭为三老侍中骑都尉周泽为五更。

三年立皇后赐三老爵人三级。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赐三老爵人三级。

七年九月幸邺赐三老钱。

元和二年二月耕於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其赐帛人一疋五月诏赐天下高年爵三级。

章和元年七月诏曰：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疋以为醴酪。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长安诏赐行所过三老钱帛。

四年八月赐三老爵人三级月令中秋之令。

十二年三月赐三老爵人三级。

十五年九月南巡赐所过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帛。

元兴元年十二月赐天下三老爵人三级。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加元服赐三老爵人二级。

元初四年七月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不奉行虽有糜粥糠□比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寡独称朕意焉。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赦赐三老爵二级。

李充为左中郎将年八十以为国三老帝常特进见赐以几杖。

顺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赐三老爵三级。

四年帝加元服赐三老爵人二级。

阳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赐三老爵人三级。

三年五月大赦赐民间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疋絮三斤。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赐三老爵三级。

二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大赦年八十以上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疋绵三斤。

永兴二年十一月校猎赐所过道傍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灵帝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礼以光禄大夫杨赐为三老。

魏文帝黄初中苏林为博士给事中帝作典论所称苏林者是也。以老归第国家每遣人就问之数加赐遗年八十馀卒。

高贵乡公■露三年八月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纳诲著在■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焉（汉晋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化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於人乎！臣钦。若等曰：按《晋书》志二年行养老）。

晋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赐高年帛人三疋。

永兴元年三月大赦赐高年帛三疋。

明帝太宁三年闰二月即位赐孤老帛人二疋。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赐孤老米人二斛。

孝武太元五年六月赐孤老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後魏太武时居■也。侯罗结年百七岁为长秋卿後年一百一十诏听归老赐大宁东川以为居业并筑城即号曰：罗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骑马询访焉。

文成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至於邺遂幸信都輿驾所过皆亲封高年问民疾苦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

四年三月赐京师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终其年。

孝文延兴三年十一月赐高年布帛。

太和元年十月诏七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又宴京邑耆老於太华殿赐以衣服。

三年五月诏曰：昔四代养老问道乞言朕虽冲昧每尚礼其美今赐国老各衣一袭绵五斤绢布各五疋。

四年七月改作东明观诏会京师耆老赐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

六年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者衣服。

十五年八月议养老。

十六年二月赐京邑老人鸠杖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逊位以元为三老以前鸿胪卿游明根为五更诏曰：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圣人崇谦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万国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识博孰能处之是以五帝宪德三王乞言。若求备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师上圣则难为其举傅中庸则易为其选朕既虚寡德谢曩哲老更之选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阳郡公

尉元前大鸿胪卿新太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著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终归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於是养三老五更於明堂国老庶老於阶下帝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於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顺然五孝六顺天地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远趣心耳所及敢不竭诚帝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於怀明根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孝顺之道无所不格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臣年志朽弊识见昧然在心之虑不敢不尽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已复礼以遵所授礼毕乃赐步■免一乘诏曰：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睿则然仰禀先诲全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充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虽老更非官耄耄罔禄然稟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养之味亦同其列其後车驾幸邺明根朝於行宫诏曰：游五更养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硕德国之老成可赐帛五百疋■五百斛敕大官备送珍羞後车驾幸邺。又朝行宫赐■帛如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常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时奚获为外都大官诏以获年迈既未致仕令依旧养老之例。

十七年八月帝南伐至泗州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九月济河诏雒怀并泗所过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十八年正月帝南巡诏相兖豫三州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不能自存者赐粟五石帛二疋。

八月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

十一月辛未诏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十二月丁卯诏郢豫二州之民百龄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鰥老不能自存赐以■帛。

十九年四月幸彭城赐百岁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老疾不能自存者赐■帛。

六月帝自伐齐回车驾所经百年以上赐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不能自存者赐以■帛。

十月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八十以上赐爵三级七十以上赐爵二级孤老不能自存者赐以■帛。

二十年二月诏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之礼。

三月宴群臣及国老庶老於华林园诏曰：国老黄□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名赐鸠杖衣裳。

二十一年二月诏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诏汾州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五月泛渭入河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华县七十以上假荒县庶老以年各减一等七十以上赐爵三级时裴安祖为河东州主管後■居养志不出城邑帝幸长安至河东存访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与语甚悦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辞诏给一时俸以供汤药焉宣武景明三年八月以前大傅平阳公丕为三老。

孝明熙平二年四月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

神龟元年正月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

正光四年七月诏曰：达尊斯在齿预一焉崇敬黄□先代通训故方叔以元老处位充国缘自强见留虽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壮许其絜维今庶寮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

勋旧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尝外任或停私历纪甫授考级如此之徒虽满七十听其莅民以终常限或新解县吏或外任私停已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闻奏其有高名峻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为时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使辞朝之叟不恨归於闾巷矣。

孝庄建义元年五月诏上党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

後周明帝武成二年六月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甲戌诏先经有职官年六十以上及民年七十以上节级板授官。

三年四月幸太学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以食之三老入门帝迎拜门屏之。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大师晋公获升陛设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宁升陛正局帝升立於斧之间西面有司进饌帝跪设酱豆亲袒割三老食讫帝。又亲跪受爵以。敕有司撤讫帝北面立访道三老乃起立於帝後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正治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繇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纲纪不可不正正之道在於赏罚而已。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人无所措手足矣。三老言毕帝再拜受答拜焉礼成而出。

七月丁丑幸津门问百年赐钱帛。又赐板授有差。

建德二年诏曰：尊年尚齿列代弘规序旧。守劳哲王明范朕嗣承洪业君临万邦驱彼兆庶。诸仁寿军民之间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优崇可颁受老职使荣沾邑里。

宣帝时柱国阎庆於武帝朝抗表致仕庆既衰老常嬰沉痾帝以其先朝耆旧特异常伦乃诏静帝至第问疾赐布帛千段医药所须令有司供给大象二年拜上柱国。

隋文帝践极令皇太子就周致仕柱国阎庆第问疾仍供医药之费。

炀帝大业五年二月丙辰宴耆旧四百人於武德殿颁赐各有差。

十月癸亥诏曰：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昭序鬻熊为乘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庞眉黄。更令收序务简优秩无亏药膳庶其卧治任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给禄廩以终厥身。

六年四月帝在江都宫宴江淮以南父老颁赐有差七年二月诏曰：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板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

唐高祖武德三年幸稷州召父老置酒高会赐帛。

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赐帛。

太宗贞观三年四月诏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岁加绢二疋。

十月幸陇州诏岐陇二州八十以上赐物百岁以上尤加优恤。

五年十二月幸温汤新丰赐高年帛。

六年三月幸九成宫八十以上赐粟帛。

五月宴岐州父老赐帛。

九月幸庆善宫赐故老帛。

十一年正月宴长安父老於玄武门赐以帛。

三月幸洛阳宫宴父老於乾元殿赐以粟帛。

是年车驾在雒阳幸甄权宅礼高年也。权颍州人精晓药术为天下之最时年一百三岁拜朝散大夫赐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诏百岁以上者给侍五人。

十二年二月宴雒阳父老赐帛有差。

十三年正月朝於献陵三原县人年八十以上赐物有差。

十四年正月幸魏王宅赐同里老人物有差。

十五年正月如雒阳所过州赐高年帛。

五月并州父老请临幸帝赐宴於武成殿仍赐物遣之。

十一月於伊阙诏所经之县遣使存问高年赐帛各有差。

十七年六月并州父老诣阙贺皇太子疏爵晋藩赐宴及物以遣之。

十一月以贞石表瑞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给酒米。

十八年正月癸卯将以征高丽宴雍州父老百岁以上毡被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一石。

十一月壬申至雒州遣使赉玺书诣郑汝怀泽四州问高年宴赐各有差壬午宴雒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仪鸾殿班赐有差。

十九年二月发雒阳征辽所经州县高年赐粟帛幸行次河阳女子吕年百岁太宗幸其宅存问之赐毡帛袍各一绵帛十段次汲县女子翟张并年百岁太宗幸其宅存问之赐物如河阳。

三月次平棘张道鸿之庐赐以衣服道鸿性鄙野无他事行少时尝游名山得服食之诀居人间每饵金膏时年百四十六岁。

十月次营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赐缁帛绫锦等。

二十年幸并州引太原父老宴之赐物有差。

二月发并州赐所过高年粟有差。

七月幸灵州赐高年粟帛有差。

八月丁卯见京城父老於北阙赐食及粟帛。

二十二年三月至玉华宫赐所过高年粟帛。

二十三年五月以雨赐天下八十以上粟帛。

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赐粟二石帛三段百岁以上各赐粟五石帛十段。

显庆元年正月辛未立皇太子赦诸年八十以上各赐粟帛己卯宴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赐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雒阳父老百岁以上赐毡被一具袍一领丝绢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问九十以上各赐丝绢五段十月幸郑州赐八十以上老人粟帛有差。

闰十二月以驾幸东都诏所经处八十以上老人赐毡袍绵及粟有差。

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板授刺史县令并赐毡被粟帛各有差。

龙朔元年九月驾幸河南县妇人张氏年一百三岁遂赐绢三十疋毡被一具皇后太子亦亲问赐以衣物及缁采。

乾封元年正月改元诏诸老人八十以上者假授刺史司马量赐粟帛。

总章二年九月幸岐州赐高年衣服粟帛。

咸亨元年十一月将幸东都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许子弟扶至殿庭仍节级赐物及黄帔而遣之上元三年三月自汝州温阳还赐八十以上老人帛弘道元年二月大赦天下老人百岁以上者板授下州刺史妇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马妇人板授县君八十以上者板授县令妇人量赐粟帛睿宗太极元年正月藉田大赦赐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绯衫牙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马绿衫木笏。

玄宗开元二年九月引京师侍老宴於含元殿庭诏曰：古之为政先於尚老居则致养礼传三代行则就见制问百年盖皇王之劝人教黎庶之为子朕寅奉休历祗膺圣谟因秋归而岁成属星见於郊祀念其将至尤重乞言俾伸恩於几杖期布惠於乡国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鸠杖所司准式天下诸州侍老宜令州县遂稳便设酒食一准京城赐几杖其妇人则送几杖於其家。

三年十月诏古者亲问百年义在养老其侍年老九十以上并笃疾各赐物四段绵帛各一疋。

十一年正月车驾幸北都诏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赐物五段板授上县令赐绯妇人板授上县君九十以上赐物七段板授上州长史赐绯妇人板授郡君百岁以上赐物十段板授上州刺史赐紫妇人板授郡君夫人。

十一月亲祠南郊礼毕大赦诏百岁老人赐帛五段粟五石县令至其家存问给付。

十三年十月东巡至濮州河南河北五百里内父老各赐帛二疋十一月封禅礼毕徐曹亳汴许仙豫等州父老各赐帛二疋十二月至东都京兆父老拜贺各赐帛以遣之。

十五年诏曰：吏部选人有衰老不堪_三务者优其资致仕量赐多少粟帛。

十七年十一月诏诸州侍老百岁以上赐绵帛十段九十以上赐五段八十以上赐三段。

二十年十月祠后土毕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赐粟五石八十以上三石。

二十三年正月藉田礼毕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板授上州刺史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上州司马七十以上所繇量给酒肉各令存问。

二十四年八月千秋风召京兆父老宴敕并宜坐食讫乐饮兼赐物。

二十六年七月册皇太子大赦诏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赐粟三石帛三疋百岁以上赐粟五石绵帛五段并假板授。

二十七年二月加尊号大赦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妇人板授郡君赐粟五石绢帛五段九十以上板授州司马妇人板授县君粟三石绢帛三段八十以上板授乡君粟二石绵帛二段。

天宝元年正月改元诏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者宜委县官每加存问仍量赐粟帛侍丁者令其养母孝假者矜其在丧此王政优容俾伸情理而官吏不依令式多杂役使自今已後更不得然。

三载十二月祀九宫贵神礼毕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三段粟二石。

六载正月亲祠南郊礼毕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绵帛三段粟二石仍令长官存问。

七载五月加尊号诏京城父老各赐物十段七十以上板授本县令其妻板授县君六十以上板授本县丞天下侍老百岁以上板授下郡太守妇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板授上郡司马妇人板授县君八十以上板授县令妇人板授乡君仍赐酒面。

八载闰六月册尊号礼毕诏高年给属存养因时定式务广仁恩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宜各给一人充侍仍自简择至八十以上依常式处分。

十载正月亲祠南郊礼毕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赐绵帛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绵帛三段粟三石丈夫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绢帛五段粟二石。

十三载二月册尊号礼毕诏天下侍老百岁以上板授本郡太守妇人板授郡夫人各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板授本县令妇人板授县君各赐绵帛二段粟二石。

肃宗至德元年即位於灵武诏曰：天下耆寿各赐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县令仍各赐物五段。

二年十二月赦诏天下侍老八十以上板授有差并赐绯鱼袋授太守县令。

上元二年赦诏天下侍老未板授者与板授。

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亲祠南郊礼毕大赦诏天下侍老九十以上板授刺史七十以上板授上佐县令。

德宗兴元元年六月发兴元诏本府耆老与板授本县令仍赐绯。

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礼部尚书萧昕为工部尚书前太子少詹事韦建为秘书并致仕仍给半禄料後受致仕官者并宜准此旧例给半禄及赐帛其俸料悉绝帝念归老之臣特命赐其半焉致仕官给半禄自昕等始也。

顺宗即位初大赦百姓九十以上板授及赐各有差仍令官吏就家存问。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诏天下百姓高年赐米帛羊酒十四年七月册尊号大赦委中书门下选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颁赐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令郑覃往镇州宣慰其四州之内有高年不能自存者就给粟帛长庆元年正月郊祀礼毕赦制天下百姓高年者赐粟及绵绢有差。

三月以卢龙军节度使刘总归诏管内高年不能自存差官就问给赐粟帛（臣钦。若等曰：唐自武宗已後无实录故事多阙）。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应诸道管内有高年逾百岁者便与给复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与免一子免役州县不得差徭。

十月德音有年过八十者免一子从征。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诏曰：敬老之规前王所重养亲之道为子居先应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长有废疾者宜免一丁差役俾遂奉养。

晋高祖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曰：洪荒之内乡党之中宜弘养老之规式表问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

十以上者与免一丁差徭仍令逐处简署上佐官。

六年八月帝幸邺都制管内耆老八十以上者并与板授上佐。

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左监门卫上将军李建崇石神武大将军安伸左领军将军慕容业右领卫将军刘彦章各赐紫欵正锦袍金涂银束带建崇等皆年七十馀太祖以旧将累为刺史留後老居班列故有是赐仍令每日内殿起居退就公食。

卷五十六

帝王部·节俭

《传》曰：俭者国之宝也。汉文帝曰：吾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之哉！盖王者据神器之重，亿兆之上在乎！约费以足用崇俭以率下故古先哲王无宫室苑囿之饬无珠玉舆马之玩衣无文绣食无兼味不视奇怪之物不听淫靡之音急於致理薄於自奉繇是风行草偃家给人足民俗以之淳厚品物以之茂遂。故曰：上节用则国富君无欲则民安斯之谓矣。

黄帝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臣钦。若等曰：卷中不载年月日者并史阙文馀皆准此）。

帝尝取地财而节用之。

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纯一作绞太古冠冕图夏名冕曰：收礼记曰：野夫黄冠纯衣土之祭服纯读曰缁）堂高三尺土■皆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屋盖曰：茅茨以茅盖屋也。■采木名今之栎木也。）饭土簋卫土刑（簋以盛饭刑以盛羹土谓烧土为之）粝梁之食（粝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为粝）藜藿之羹夏日衣葛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帝舜甑盆无膾而工不以巧获罪（言工不以工巧之事获罪也。）

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节俭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艰难）。

宣王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作斯干之诗。

汉文帝二年十一月诏太仆见马遗财足（遗留也。太仆见在之马今当减留财足充事）。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中谓不富不贫）。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今新丰县南骊山顶有露台乡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台之处）身衣弋绋（弋皂也。身衣弋绋。又曰：弋黑色绋厚缙）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霸陵文帝陵名。又《後汉书》云：文帝处百姓於灵台■希帷帐於皂囊或有讥其俭者帝曰：朕为天下处财耳岂得妄用之哉！。又东方朔曰：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又《後汉书》王符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绋革为韦带）。

帝建始二年三月罢六厩技巧官秩减乘舆厩马哀帝绥和二年即位诏三齐服绮绣难成害女红减乘舆服御後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

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乙亥诏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技及彤文游畋之具武帝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引断诏以青麻代之惠帝永兴元年十二月丁亥诏曰：顷戎车屡征劳费人力供御之物皆减三分之二。

元帝性简俭冲素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曰：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练帷帐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卖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采从母弟王■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

成帝咸和七年七月丙辰诏诸养兽之属损费者多一切除之。

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丧帝下诏曰：吉凶典仪诚宜备设然丰约之度亦当随时况重壤之下而崇饰无用邪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上陵赐赏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受宠未曾横有所及。

魏文成和平四年七月壬午诏曰：朕每岁以秋时■月命郡官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止改作。

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辛未诏起部罢无益之作出官人不知机杼者十一月丁未诏罢尚方绵绣绫罗之功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厨衣服金银珠玉绫罗■由锦大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大半班贡百官

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於六镇戍士各有差帝性俭素常服_二濯之衣鞍勒铁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类也。

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九月有司奏煎御香泽须钱数万帝以军旅在外停之。

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虚饰常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

五年五月免妓乐杂役之徒皆从编户。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丙午省_二辇去百戏。

二年十月戊戌诏曰：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恐焉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虚空谁与为足凡是共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需爱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约劬朕不逮者哉！

天和二年省掖庭四夷乐後宫罗绮工人五百余人建德元年十二月庚寅幸会道院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

六年正月辛丑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或层台累构_□日凌_二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五月己丑诏曰：朕钦承丕绪寢兴寅畏恶衣菲食贵昭俭约上栋下宇土阶茅屋犹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劳讵可广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会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结构弘敞有逾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後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光_二合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拆_二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癸巳行幸_二阳宫戊戌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都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薨宇诸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帝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德立行皆欲逾越古人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_二希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_二皆数尺不施椽_二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後宫嫔御不过十余人。

隋高帝居处服玩既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绮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至以铜铁骨角而已虽蓄於财至赏赐有功亦无所爱[A092]（帝既躬体俭约六宫咸服_二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有司尝进乾姜以布袋贮之帝因以为费大加谴责後进香复以毡袋因答所司以为後戒自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於丰厚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诏曰：隋代离宫别馆游憩之所并废之。

十月庚辰诏曰：国初草创日不暇给凡厥礼仪鲜能尽_二。且生人未_二弊_二多至於畜产思致蕃息祭祀之本皆以为身穷极事神有乖正直杀牛不如_二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待时和年丰然後克循常礼。

高祖凡所营为务从简易服用取给而已。

太宗贞观二年八月乙未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处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帝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於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固请竟不许。

四年十一月己丑户部奏窖苦须麻十万_二戾帝曰：麻为屨鞋得供国用自今窖苦宜以葛蔓为之。又将作大匠窳_□修营雒阳宫帝务存节俭_□乃於宫凿池起山崇饰雕丽虚费功力帝闻之大怒遽令毁之_□。又坐是免。

十六年二月壬寅帝谓侍臣曰：朕顷因览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皇_二仪殿廷尉陈元达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甚切聪怒解而甚_二鬼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行之难也。朕於蓝田市木将别为一殿取制两仪仍构重阁其木已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二十二年四月以频造宫室务从卑俭终费人力帝谓侍臣曰：唐尧茅茨不剪以为俭德不知尧时无瓦盖桀纣为之。若於无瓦之晨为茅茨者未为俭德不剪之言盖书史粉饰之耳朕今构采椽於椒风之日立茅

茨於有瓦之时将为节俭自当不谢古昔省宫室之广大役人功以此再思不能无 鬼。

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戊子诏曰：少府监非军国所需宗庙之用并不须饰以珠玉诸州常贡珠宝者并宜停进其市肆间不得更为 鏤及货鬻珠宝及金银等物。

龙朔二年六月癸亥诏曰：比每诞育王子公主诸亲庆贺多进锦绣纂组金银雕镂虚有糜费深乖节俭自今以後即宜并停。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戊午敕曰：《礼》曰：宁俭书戒无逸约费蓄财为国之本至於赐 合宴正欲与人同欢广为聚敛故非取乐之意况自徇於奢是不戒也。心劳於伪是不经也。殷监于此良用怆然自今以後两京及天下 宴所作山车旱船结采楼阁宝车等无用之物并宜禁断。

开元二年七月乙未内出珠玉锦绣於殿庭焚之敕曰：朕闻殊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汉文云：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工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源。又贾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饥寒切体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民哉！朕以眇躬 於王公之上曷尝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使反朴还淳家给人足而仓廩未实饥谨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厌静思厥故皆朕之咎故有浆酒霍肉玉食锦衣互相夸尚浸成风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化上从实不从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风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处分当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目玩锦绣而欲公卿节俭黎庶敦朴是扬汤止沸涉海无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以服御金银器物今付有司铸为铤仍贮掌以供军国珠玉之货无益於时并宜焚於殿前用绝浮竞至诚所感期於动天况凡百官有违朕命其官掖之内后妃以下咸服 濯之衣永除珠翠之 希当使金玉同价风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迩如朕意焉戊戌诏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织成帖 二色缕绮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及坚 费锦文者决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宜停。

十二年正月戊寅敕曰：朕闻舞者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岂徒夸诩时代眩曜耳目而已也。自立 韶内府百有馀年都不出於九重今欲陈於万姓冀与群公同乐岂独娱於一身。且珠翠绮罗孰非珍玩常念百金之费每惜十家之产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绮罗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绋之制大帛之衣德虽谢於古人俭不忘於曩哲庶群公观此当体朕之不奢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诏宫女及狗 鸡鹰鹞之数宜即停减屋宇车舆衣服器用并宜准式珠玉宝钿平脱金泥织成刺绣之类一切禁断。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帝耕藉田先至於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於朴素岂贵文饰乎！乃命撤之下诏曰：古之圣王临御天下莫不务农敦本宝俭为先盖用勤身率下也。属东耕启候爱事藉田将欲劝彼蒸人所以执兹耒耜如闻有司所造农器妄加雕饰殊匪典章况绀纁轳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国所疵静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邪其所造雕饰者宜停仍令有司依农用常式即别改造庶万方黎献知朕意焉。

三月壬寅诏曰：朕闻古者皇王乘时致理莫不上稽天象下顺人心所以革弊移风推诚布化也。朕自纂膺鸿业再复寰区何尝不勤已励兢兢业业一物失所爱轸纳隍之忧四方未宁深怀馭朽之惧顷虽 公革之令随事每下而弛张之要未得其宜遂使人瘼尚繁寇虞犹梗有乖政本谅在朕躬用怀酌损之仪庶叶惟新之典自今以後常膳及服御等物悉从节减周身之外一切并停武德中尚作等坊除造赏物赐蕃客将士器物及军戎祠祭所要馀并停。

上元二年八月壬申内宴宰臣已下内出妓乐不过数人甚俭司徒兼中书令《郭子》仪等上。表曰：臣闻古先哲王莫不崇俭以阜时戒奢以敦本勤以树善利在化淳伏惟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缵成盛业 历诸难功存造化泽被 俗至於服用之饰声乐之娱宜有所增加以彰圣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恩幸 内宴切见後庭妓乐其数非多衣制俭薄颇为逼下顾无丽绮之玩是行质素之风恭惟睿慈允臻於道昔汉文帝念中人之产晋武焚外国之裘皆抑止於有馀匪谦让於当分以今比古无德而称况圣作物睹著自格言上行下效存於理体陛下以农桑未 军务犹虞思怨富教之繇率先俭约之化康宁之福莫尚於此臣等备位宰臣职当毗赞恐圣烈无纪臣下未知请编之史策宣下中外诏曰：俭德之恭约失者鲜格言为重理道在兹朕志复淳源用济海内振其玄化镜以至清非谓艰难之时自崇朴素之本无声之乐庶闻於四方曳地之衣将比於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揉木而销金为君之难事当乎！增惕股肱之义务在乎！弼违期於启沃之勤不在延君之誉为人上者。此道惟常，岂可付以史官宣於中外载循来表殊匪朕怀翼日太子宾

客韩择木入奏因奉贺节俭妓乐衣无绮绣之饰食无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代宗宝应元年六月戊午敕尚食等厨三分量减一分所司不得辄有奏请至秋熟後任依常式。

广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礼毕敕曰：朕思素俭敦以淳风必约严章以齐侈俗其珠玉器玩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

德宗初即位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癸未诏罢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余人留者隶太常。

是月丙戌诏曰：四方贡银器有以金饰者去之。

六月己亥敕曰：乘舆服御量加减省务敦质素天下进献事缘郊祀陵庙所须依前勿阙馀并撙节归於省约奇器异服绵绣珠玉等不得辄有进献。

七月庚午诏王者不宝远物所宝惟贤故尧设茅茨禹卑宫室光武舍去宝剑顺帝封还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齐朴素邕州所奏金坑诚为润国害人放利非朕素怀方以不贪为宝惟德其物岂兹难得之货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先是元载马■刘忠翼之第自天宝中京师堂寝已极弘丽而第宅未甚逾制然卫公李靖庙已为嬖人杨氏厩矣。及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坏大军宿将竟崇栋宇台榭之饰无复界限力穷乃止人谓之木妖而马■之堂尤盛计钱二十万贯他室称是既而■卒於军以丧归京师士庶欲观其宏丽假名於故吏投刺会吊者数千百人故命撤毁之自是京师楼榭之逾制皆毁。

癸酉诏减服物供献之属以千数德宗始即位德音屡下务存俭德内外人心皆得其理。

建中元年十月己丑诏减膳羞常贡之物。

贞元二年四月辛巳陕虢观察使李泌奏虢州卢氏县山冶近出瑟瑟请充贡献禁人开采诏曰：瑟瑟之宝朕不饰器玩不尚珍奇常思反朴之风用明躬俭之节其出瑟瑟处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瑟瑟玉名）。

三年正月庚戌诏内外诸亲设祭於大行皇后不得假饰花果已後公私集会并宜准此。

顺宗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甲子敕曰：清静者理国之本恭俭者修己之端朕临御万邦方弘此道苟可济物子何爱焉宫掖之中宜先省约其後宫细人子弟音声人等并宜放归亲族。

宪宗元和五年十一月丙午帝谓宰臣曰：朕以禁中旧殿岁久危坏昨令有司经度资费多非意欲渐葺构之所冀成功不毁但缘国用未贍物力犹拙是以每务简俭情在不劳至於车服饮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营造否权德舆对曰：陛下以至德爱人情存节俭用此实为理之本仲尼谓大禹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以为无间然汉文帝欲起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敦礼让一岁断狱兑百人几致刑措前史以为美谈後王用为师表。且简则不劳人俭则不废财人安财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则下亦变风人务纵欲争夺自起今陛下至诚恭俭有过昔王卑躬爱人动务至理实天下苍生幸甚。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壬辰敕皇太子料宜权停敬宗以晋王位居中嗣时方二岁已命有司供献尽同储副至是权罢之壬寅命毁放鸭亭子先是敬宗尝於■■阳殿东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谓之放鸭亭子是日命毁之戊申幸教坊回仰望仙门侧有看楼十间帝以不复游御命毁之。

二年五月庚子诏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绫纈杂物并折充挺银及绫绢其中有赐与所须待五年後续有进止。

文宗锐意求理每与宰臣议政深恶侈靡故每下诏敕常以敦本崇俭为先庶乎！上行下效之有渐也。丁巳命内官赴汉阳公主等宅宣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服短窄衣服。

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及绫罗等（自艰难以来风俗浸归奢靡权邪贵近竞相尚豪溢而不能制之帝姿性高雅始自登极时用服饰必以俭素为先思有以自近惩革繇是孜孜以留意其後驸马都尉韦处仁入见巾夹罗巾以进帝谓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职为之卿不须为也。）。

十一月甲午诏四方不得辄以杂行样难行非常之物为献其於纤丽。若花丝布撩绫之类并禁断敕到一月日机杼一切焚弃。

开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及诸公主并赴宴帝思节俭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右亲幸莫敢逾越延安公主衣裙宽大即时遣归驸马都尉窦■■待罪敕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宜夺两月赐钱。又便殿对六学士帝语及汉文恭俭因举袂曰：此■■濯者三矣。

宣宗春秋既盛在藩邸时备知民间庶事延英对宰臣无不议及百姓。又性常俭素先宫中每有行幸即以龙脑郁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许时人方之汉文帝。

後唐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甲寅诏曰：夫人不能自理立之君以理之，岂可殫天下之租赋为宫中之玩好後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其馀任归骨肉内官守闾掌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声量留一百人鹰犬之事以备二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其馀任从所二内诸司事有名无事者并从停废。

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庆殿请丹漆金碧以莹之帝曰：此殿为火所废不可不修但务宏壮何烦华侈寻改为广寿殿。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诏不得贡奉宝装龙凤雕镂刺作组织之物。

晋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户部尚书王权奏臣闻戒奢从俭惟经国之远图务实去华乃前王之令范伏惟皇帝陛下开基创业应天顺人显宗朴素之风克协圣明之训臣伏见诸侯奉贡九土勤王罗罔则纤丽奇工器皿则雕镂异状文之锦绣杂以珠玑虽外表珍华而事近淫巧臣伏请特降敕旨颁下列藩自今奉贡其鲜丽匹段等酌其物料所直折进生白重绢可将一匹之鲜丽变数匹之缣缁。又进奉银器及鞍辔等并不在雕镂金玉其馀衣甲器械并不在饰以银装布金彩如有钩二瑕处可将铜铁代之足以换彼鲜明益其坚利虽所减者轻同积羽而所集者重可如山匪为淳厚国风抑亦丰资天府敕王权素推华族方处重官睹四海之贡输虚陈巧丽察五兵之器用枉饰珍奇不惟耗彼生灵实。且伤於淳素爰陈章疏将召和平宜允敷二二明示诚约自今後臣寮贡奉不得务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饰以金银咸委遵行勿得逾越仍付所司。

十一月湖南马希范进金漆柏木银装起突龙凤茶床椅子踏床子红罗金银锦绣褥红丝网子。又进金银玳瑁白檀香器皿银结条假果树龙凤窰<L 皮>鼓等物。又进含膏桃源洞白茅百灵藤渠江南岳紫盖峰白二洞清花等茶。又进蝉翼锤乳头香石亭脂木瓜丸一万颗药橄榄子帝览之谓侍臣曰：奇巧荡心斯何用耳药茗可进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习以成风来远之道遽止为难宜令所司与收闻者服其俭德。

汉高祖乾二元年诏曰：卑宫菲食前代之令猷革阜绵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损上益下惜力爱人冀息烦苛渐期富庶所有乘舆服御後宫费用太官常膳一切减损在京及内诸司并天下州府除应奉军期急切外其馀不急之务非礼营造并皆停罢免致劳役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制曰：朕早在藩镇常戒奢华今御寰区尤思节俭况国家多事帑藏甚虚将爱忧劳所宜省约应乘舆服御之物不得过为华饰宫门器用并从朴素太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所有进奉比助军国支费其珍巧纤华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不许辄有贡献诸无用之物不急之务并宜停罢。

二月内出宝玉器数十有茶笼酒器枕及金银结镂宝装床几饮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掷之不坏枢密使王峻上请太祖笑而赐之太祖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为近闻汉隐与嬖宠嬉戏珍华宝玩不离於侧覆车未远宜以为鉴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

世宗显德五年六月壬申宣徽院进呈御食物料之数帝因批出曰：朕之常膳所用物料今後减半馀人所食即须仍旧。

卷五十七

帝王部·英断

昔人有言曰：世所以贵于将模耶者以其立断也。又曰：果断而行鬼神避之矧夫诞膺天命司牧黎献裁万枢而制百揆别九流而任众职独运陶甄之上下令流水之源，岂可以惑乱於众多牵制於文义犹豫而不决雍容而无断也。乃有申大刑以耸群听折多言以建殊绩达命以无畏任贤而不疑保侍臣之守节绝僭国以大义因机制变反权合道诚明申发威灵外布幽显以之叶赞天地以之二合志有所之事靡不济《传》曰：一心定而万物服是之谓欤。

汉高祖初为汉王与项羽争天下羽将丁公（名固即季布同母异父之弟也。）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汉王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二哉！（两贤高祖自谓并谓固二言吾与固俱是贤岂相二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以丁公徇军中（徇行示也。）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後为人臣无二效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议击匈奴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获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大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觉之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罢兵帝怒恢不出击单于辎重也。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祇取辱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土三万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谓恢逗挠当斩（军法行而逗留畏缩者要斩逗谓留止也。挠屈服也。）恢行千金丞相_■不敢言帝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讎也。帝朝太后太后以_■言告帝帝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如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犹颇可以慰士大夫心（或当得其辎重众人也。）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於是恢闻乃自杀。

後汉光武既命隗嚣为西川大将军时关中将军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嚣因使讨蜀以效其信嚣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於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义。

建武中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获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

明帝善行礼法令分明日宴坐朝幽枉必达。

魏太祖初为曹公既破袁绍公收绍书中得许下两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文帝初为魏王蜀後主闻太祖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_■之礼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晋武帝泰始中凉州为虜所没河西断绝帝曰：谁能为我讨此虜乎！司马督马隆曰：臣能平之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_■鬼虜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威武太守公卿_■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後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又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琦族人郭彰彰素嫉琦答云：不识帝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为郎矣。遂决意用之。

元帝时华常为颍川太守群贼方盛所在州郡相继奔败亦欲弃郡东度而从兄轶为帝所诛以此为疑先书与骠骑将军王导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从乎！即召常补光禄勋。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八月丙寅朔帝征中山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疫於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帝知其意因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

九月慕容贺麟饥穷率三万馀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义云：何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

孝文引见朝臣诏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齐美於殷周为令汉晋独擅於上代咸阳王禧对曰：陛下圣明御运实愿迈迹前王帝曰：若然将以何事致之为欲_■身改俗为仍染前事禧对曰：宜应改旧以成日新之美帝曰：为欲止在一身为欲传之子孙禧对曰：既上代灵长愿欲传之来叶帝曰：若然必须改作卿等当各从之不可违也。禧对曰：上命下从如风靡草帝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代之後伊雒之下复成被_■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士竟知是谁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陈谢。

章武王彬为汾州刺史时胡民去居等六百馀人保险谋反扇动徒类彬请兵二万有司奏许之孝文大怒曰：何有动兵马理也。可随宜肃治。若不能静恬必须大众者则先斩刺史然後发兵彬奉诏大惧督率州兵身先将士讨胡平之李冲为尚书仆射时孝文引见公卿於清徽堂孝文曰：圣人大宝曰：位与功是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今徙极中天创居嵩雒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兼凶蛮密迩朕夙夜悵惋良在於兹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若依近代也。则天子下帷深宫之内准上古也。则有周武亲行祚延七百魏晋不征旋踵而陨祚之_■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机其神乎！朕既非神焉

能知也。而顷来阴阳卜术之士咸劝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国大事宜共君臣各尽所见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违退有异同冲对曰：夫征战之法先人之事然後卜筮今卜筮虽吉犹恐人事未_二_二今年秋稔百损常实。又京师始迁众业未定加之征战以为未可宜至来秋孝文曰：仆射之言非惟不合朕意之所虑乃有社稷之忧然咫尺寇戎无宜自安理须如此仆射言人事未从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往年乘机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_二_二复非天时。若之何如仆射之言便终无征理朕。若秋行无克捷三君子并付司寇。

宣武时元正与刘芳争权量事怨死降为光禄大夫。又兼宗正卿出为兖州刺史元正临发帝引见於东堂劳勉之元正犹以尺度金石之事国之大纲前虽为南台所弹然犹许更议。若议之日愿听臣_二赴帝曰：刘芳学高一时深明典故其所据者与先朝尺寸乃过一黍何得复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执不经後议之日何待赴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齐初帝将东伐诸将多不愿行帝曰：机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军者朕当以军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伪凉李轨遣左丞邓晓来朝发其书自称从弟高祖怒曰：李轨谓朕为兄此乃不臣之迹当遣偏师往问其罪因拘晓不遣（是岁轨为部下所擒）太宗为秦王时有说高祖曰：突厥频寇关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师故也。若焚烧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以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焉隐太子巢刺王及裴寂并赞成此计太宗谏曰：狃犹孔炽作患中华自古有之非独今也。周汉并罹其难未闻迁徙都邑今陛下圣明统一天下思皇多士带甲百万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_二_二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颡利以谢中州三数年间必系单于之颈何有遽迁都邑快强邻一旦之情貽後人万代之耻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驹信不虚也，於是遂止。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既废黜太宗谓侍臣曰：自今以後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悉两弃之传诸子孙以为永制初太子承乾闻之益惧逆谋逾甚及承乾败太宗让之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计不逞之人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是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求而得也。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王钦。若等言晋王谓高宗也。史官讳其名）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乃下诏贬泰为顺阳郡王府寮为泰亲狎者并左迁岭表。

代宗大历中宰相元载持权岁久宠赂日彰朝纲爵赏无不大坏帝思得正人为己腹心渐移载权以肃朝政繇是徵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与河南尹张延赏赴阙延赏以地近先至除御史大夫_二会前成都府司录李少良与殿中御史陆_二等密上封事论载得失帝付台问状延赏疑惧不敢鞠遂_二疾以避其事帝内不能平犹惜人望出延赏为淮南节度比栖筠至即日内制授御史大夫时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白麻出日内外震肃栖筠亦正身守道无所顾惮以_二守任遇之恩四五年间载充位而已。

德宗即位初刘文喜擅原州有劲兵二万人闭城拒守时方炎旱群情骚动百官上表请赦文喜者众矣。帝皆不省文喜。又使亚将刘海滨入奏於朝海滨密启曰：臣是陛下藩邸部曲岂从人逆乎！必梟其首以献今文喜所图者节制而已愿陛下与之文喜得所欲必怠臣计有所施矣。帝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尔忠伉效我节不可得使海滨归告而击之如初遂杀文喜传首阙下。

建中元年九月将作监言请_二内廊是岁孟冬为魁罡不利_二作太史请卜佗时帝曰：启塞从时诡妄之书勿徵乃命_二之。

宪宗元和十年御史中丞裴度献议请讨淮西吴元济是时王承宗居镇李师道据郛外顺朝旨内实违命阴助元济以为辅车潜募死士候度趋朝奸发於通化坊之东街及导从奔散独有佣者王义坚以拒之盗持刃断义臂度虽被伤因得不死其曰：宰相武元衡遇害皆以议讨元济者故时论，或欲罢度之官以安二镇宪宗赫怒以为罢度之官是奸计无遗朝纲不振因拜度中书侍郎平章事度亦以平贼报国为己任。

十一月辛卯诏释忠武军大將田_二宋朝隐之罪初韩弘诸军使齐力攻讨贼尝径攻乌重裔之垒乌御之中数抢驰请救於李光颜光颜以小_二殷桥贼之保也。乘其无_二_二使田_二宋朝隐袭而取之遂平其城塹繇是不克救乌及韩弘以光颜违命取_二及朝隐将戮之_二及朝隐勇而材军中皆惋惜之光颜畏弘不敢留会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矫诏令所在械系之走马入见具以本末闻帝赦忠信矫诏罪即往释_二及朝隐弘及光

颜选以表论帝谓弘使曰：「等违都统令当处死但光颜以其袭贼有功亦可宥之军有三令五申宜舍此以收来效及以诏谕弘弘悦十一年正月方讨吴元济并王承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驾部郎中知制诏萧「免并以罢兵为请时帝业於肆讨故出徽「免职以惩言罢兵者。」

六月高霞寓败于铁城是日宰相入对相谓曰：帝必有问未知所以对如何或言其不可复用兵状及对帝曰：不然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用兵即不合败自古何难以用兵累胜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耳卿等唯须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物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得以一将失利便沮成计，於是裴度之请必行言罢兵者亦稍稍止。

穆宗即位初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总频献表章请分割当管土地及进征马以明忠恳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诈帝独推诚纳之。

後唐庄宗以哀帝天「三年正月嗣晋王位於太原四月召潞州行营将周德威归晋阳时梁军围上党梁祖自将兵至泽州既见班师知其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援军无复再举遂停斥侯梁祖亦自泽州归雒帝知其不「「筹之曰：贼师寝谋唯惮先帝今闻我新有家祸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幸闻变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方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遂率亲军直抵夹城梁军大恐南向奔走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斩万级梁祖闻其败也。大惧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豚犬尔。」

天「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魏将夏「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惧幽州侵轶就粮守御为名既而皆杀郡兵镇州王容遣使杨审谋乞师于帝帝集军吏议出师之谋，或曰：镇人首赞伪梁推崇僭窃称藩纳赂重以婚姻今。又未见「端必无离贰贼将前图深冀赵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奸计兵者机事不可轻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观胜负实知其病则与之师帝曰：不然赵王比无经远之谋缮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抗之则离叛姑息则称藩逆温虽及於前朝王氏不殊於曩昔当本朝承平之日犹或叛或臣逆温虽纳女和亲未及寿安公主既惧逆温窥盗则思反仄偷安况刘守光坐握胜兵逼於东境我。又养兵练卒压彼西邻南拒逆温仅馀千里我与守光合势王公不得不忧昨告我乞盟必如此「逆温知吾和好人情固有猜嫌诡计发兵惧我合斗我。若迟回不救则落彼奸谋既违要约之言。又失辅车之势胜负之理断予予怀师出并陞破贼必矣。乃遣周德威将兵赴援屯於赵州梁祖既令杜廷隐等袭深冀以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韩「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前锋会军於魏州时汴之知数者仇殷谓梁祖曰：是日太阴亏不利出师因命退军。」

同光元年九月壬寅朔在朝城梁将段凝兵至临河以南与骑兵接战是时泽潞叛涣卫州黎阳为梁所据自弃德胜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寇钞日至编户流亡税额渐少计其军赋不支半年。又王都卢文进诱扇契丹每过瀛涿恐草枯冰合深入侵攻。又闻汴人将图大举帝深忧之召诏诸将吏谋其大举或对曰：今汴人躁动但缘我袭取郢州自我得汶阳以来须大将固守城门之外元是贼疆以臣料之得不如丧今。若驰檄告谕梁主却取卫州黎阳以易郢州指河为界约。且休兵待我国力稍集则议改图帝曰：嘻行此谋则吾无葬地矣。诏问郭崇韬对曰：臣不知书不敢远徵古昔可以时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仗义兴兵为雪家仇国耻甲冑生虬黎人困「免输今既纂大号河朔土庶日望平定中原才得汶阳弹丸之地而不能有何尽有中夏乎！将来岁赋不充物议怨「设。若划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自康延孝言事後来昼夜筹度料我兵力「贼事机不出今年雌雄决矣。且汴人决河自滑至郢非舟楫不能济渡近自贼中来皆言汴州无「「悉以河南精兵在段凝麾下王彦章师众万馀时寇郢郊後既以大军临我南鄙复。又凭恃决河牵制我军谓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复郢州外以彦章之兵朝夕侵寇内冀奸人摇动幸有变生此汴人之深谋也。段凝虽有精兵素无将略缓急机权未能独断臣有末策虽为狂妄敢不尽言唯陛下图之臣谓段凝保守河「苟欲持我但留兵守御保固杨刘陛下亲御六军与郢州合势长驱倍道直向汴州汴既无兵望风自溃。若既伪竖授首贼将自然倒戈半月之间天下大定臣终始画度成败已决。且今秋不稔兵粮才支数月粮尽兵散坐见不堪决计则成败未知端坐则今年不济力屈势穷税驾无所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采浮言故也。帝王应运必有天命成败天也。唯在陛下独断发言盈庭而孰是臧否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行计决矣。诏问司天皆曰：陛下但弃郢州。且守河朔天文岁时不利深入必无成功郭崇韬奏古之命将凿凶门出军示其果敢况一人亲征成「已定区区常谈无足据也。是月梁将王彦章率众至汶河明宗遣骑军侦察至递坊

镇兵来挑战王师以精骑击之渡汶水大败之生擒梁将任钊田章等三百人俘斩二百级彦章引众保中都明宗飞驿告捷帝置酒大悦。且曰：郟州之捷实壮我谋繇是决行渡河之策遂平梁氏。

明宗初入雒所司议即位仪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运历已衰不如自创新号因请改国号不从土德帝问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锡姓宗属为唐雪冤以继唐祚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请更名曰：予年十三事献祖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血刃战体无完肤何艰险之不历武皇功业即予功业也。先帝天下即予之天下也。兄亡弟绍於义何嫌。且同宗异号出何典礼历之衰隆吾自当之众之莠言吾无取也。时群臣集议依违不定唯吏部尚书李琪议曰：殿下宗室勋贤立大功於三世一朝雨泣赴难安定宗社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别新统制则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惟殿下感旧君之义群臣何安请以本朝言之则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继即位枢前如储后之仪可也，於是群议始定。

天成中车驾在汴枢密使安重诲延诸藩侯议平吴之举霍彦威拥其利害事未能决翌日闻伪吴_二府节度使徐温卒议在必行帝谓侍臣曰：四海之内唯淮南未宾正朔乘彼纷纭_二宜吊伐朕岂贪土疆耶姑务德训兵後图未晚。又供奉官丁延徽盗仓粮禁系经年延徽性纤巧权贵多庇获比望至应圣节则释放乃至节前中要取圣旨放系囚明宗曰：除盗仓粮官典外馀可疏放侍卫指挥使张从宾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佗事从宾言及延徽情非盗粟意本赔填帝曰：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於决死苏秦说予不得非但卿言众，於是不敢言翼日帝御中兴殿谓近臣曰：丁延徽禁系经年窃盗仓储，何须拥获不。然则合原则原淹滞如此复何计较耶既知拥获不及乃据法守具狱断决。

华温琪初事庄宗为秦州节度使明宗即位因入庙愿留阙下明宗嘉而许之除左骁骑上将军岁馀明宗谓枢密使安重诲曰：温琪旧人宜选一重镇处之重诲奏以天下无阙佗日。又言之重诲素强悻对曰：臣累奏未有阙处可替者惟枢密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诲不能答温琪闻其事惧近臣所怒与重诲俱各称疾繇是数月不出竟拜华州节度。

周世宗显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东贼将张挥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营於梁候驿攻劫堡栅杀掠焚烧所至荡尽潞州李筠遣获军穆令均率步骑千人拒之时帝议亲征询于执事者中书令冯道等奏曰：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後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诱语於我兼以陛下篡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摇动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帝曰：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必发狂谋诳惑人心勾诱北虜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故无疑尔时冯道以帝锐意于亲征恐非万全之策因固谏之帝曰：昔唐太宗创业天下草寇靡不亲征朕亦何惮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首遇王师必如山压卵尔道对曰：山压卵固不敌不知陛下终作得山定否帝不悦而罢三月癸未帝降御札亲征壬辰次泽州甲午战于高平大将樊爱能何徽等失律帝自率亲骑临阵督战诸将分兵追袭势。若风雨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己亥宴从官於潞州之衙署是日诛樊爱能何徽及诸将军校监押使臣等共七十余人以高平地见贼奔遁故也。又斩开封府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令_二以临阵迁延不应指使也。爱能暨徽皆自戎伍而为列校汉末太祖自邳入平内难各率部兵以从及太祖践祚累加擢用寻以爱能为侍卫马军都校徽为侍卫步军都校皆遥领节制其宠遇委用非不至也。而奸猾为性临事顾望至是与刘崇对军爱能望贼而遁徽所部兵未及成列为蹂践而散既伏诛中外无不盛称帝之英断自是骄将情卒股_一栗而知惧矣。

显德二年正月帝谓宰相等曰：朕昨_二府州为节镇就拜折德_二为帅而夏州李彝兴以土壤相接恶其与已并为藩镇乃取扼塞道路阻绝使臣卿等以为如何宰臣奏曰：夏州地起边徼朝廷向来常与优借府州甚为褊小近建节旄得之何利失之无害。且宜抚谕彝兴庶合大体上曰：折德_二三数年来竭尽心力御捍刘崇如何一旦弃之度外。且夏州虽产羊马博易资货悉在中土党与阻绝何能为之乃命供奉官齐藏珍赉诏书责其悖慢谕以安危後彝兴果恐惧俯伏听命焉。

十一月帝谓侍臣曰：近以开广京城存歿皆有起动。若听_二言卒行未得沸腾之语朕自当之久远即当利於人矣。

五年三月亲征淮南关东沛州有贼舡数百只乃命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及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帅师以讨之将行令延钊帅骁骑登陆而往延渥督舟师_二公江而下时议者云：径趣江路恐非良策。若取里河而往保无忧矣。唯帝独断不移未几延钊上言大破贼军於东沛州。

帝王部·明察

夫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灵之眷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仰之如日无幽而不烛畏之如神虽微而必察繇是下情靡不上通谗说无以自进含忠履洁之士得以效其所能匪躬尽瘁之臣得以保乎！终吉自西汉而下盖有体资明智内怀聪睿逆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冥合於惟几使奸邪无所云：为动劳获於全度刑赏不滥而政化以清垂之策书斯为美矣。

虞舜明四目达四聪（广视听於四方使天下无壅塞）。

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初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帝年十四觉其诈後有譖光者帝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譖毁者坐之光繇是得尽忠。

後汉明帝日宴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

魏太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建安未以毛□为东曹掾典选举大军还邺议所并省□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东月盛於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遂省西曹。

卫臻为汉黄门侍郎东郡朱越谋反引臻太祖令曰：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加钦令问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书具亮忠诚。

晋元帝时王敦为荆州牧会湘州刺史卓迁梁州敦欲以从事中郎陈颂代卓帝不从更以谯王承镇湘州敦复上表陈古今忠臣见疑於君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欲以感动天子帝愈忌惮之。

成帝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知之及苏峻平问庾亮曰：当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

後魏太武帝雅长听察瞬息之间下人无以措其奸献文帝勤於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孝文犹躬览万几政刑严明显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往往闻焉。

唐高祖初军国多务奏请填委临朝处分割决如流每发其奸伏皆出人之意表。

太宗贞观中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要斩党与六人皆伏诛兰既斩右武侯将军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闻而叹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必。若食逆心肝者而为忠孝则刘兰之心为太子诸王所食岂至卿乎！行恭惭而拜谢。

高宗永徽二年诏弓月道副总管高德逸市马而德逸自取骏者大理卿李道奏曰：此马异常请实中厰高宗曰：道法官职在决断进马之事非其所司请以马送北门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体岂朕行事不为群下所知耶朕今自咎未能即黜道。

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以太子瑛得罪召左相李林甫议立副君时武惠妃承宠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寿王瑁对玄宗不可竟册立肃宗林甫繇是恐不利己乃起妃族韦坚柳之狱数危於肃宗肃宗推诚守道卒不自明玄宗亦圣虑独断意无所忌。

代宗大历八年闰十一月右仆射裴遵庆之侄孙倩过登闻鼓告遵庆谋反帝曰：此必大谬乃下有司鞠倩果风狂诬罔伏罪杖倩四十配流漳州百姓。

德宗贞元中左司郎中卢徵骤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深遇之参为相倚以自代会同州刺史缺参请以尚书左丞赵憬补之特诏用徵以间参腹心也。

宪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贬京兆尹窦易直为荆州刺史初万年捕贼尉韩晤以奸赃发易直使法曹掾韦正收鞠之得赃三十万帝意其未尽令复鞠之果得赃三百万故罪正收而贬易直韩晤除名配流昭州文宗开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御史台推金部员外郎判度支案韩益赃状李石奏曰：臣以其

颇会钱■是以录用不谓如此贪猥帝曰：宰相但知人即用有过即惩李石所用人。且不掩藏罪过可谓至公从来宰相用人即有过犯。又不欲令有司举察此大病也。但知者举之举不失职从而奖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隐恶。

武宗御殿受册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转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时有纤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怒曰：必有如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请开延英讯其事帝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繇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谢之是日晴霁。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宰臣王建立请患假累日不朝帝谓侍臣曰：建立欲退三司。又今称病人有■疾得疾者不宜如此。

长兴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复河中斩杨彦温传首来献初彦温庄宗朝累迁裨将天成初末帝出镇河中奏为衙将善遇之至是彦温承安重诲意乘末帝阅马於黄龙庄据州城谋叛末帝寻遣人诘之曰：吾善待汝何苦为叛彦温报曰：某非敢负恩缘奉枢密院宣头令某拒命请相公但归朝廷蒲民感末帝惠养之恩揭竿持挺敌彦温之徒者甚众竟以坚甲利兵不胜而退数日诏末帝归朝帝疑其诈不欲兴兵授彦温绛州刺史安重诲坚请出师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乐彦稠等率兵攻之五日而败自闭门及败凡十三日初彦稠出师帝戒之曰：与朕生致彦温吾将自讯及收城斩首传送帝怒彦稠等时议者以当时四海帖然五兵载戢蒲非边郡近在国门而彦温安敢狂悖皆以为安重诲方弄权柄从荣等诸王敬事不暇独忌末帝威名夙著已素在其下每於帝前屡言其短帝既鍾慈爱不听重诲巧作规图冀能倾陷也。彦温既诛末帝在清化宅重诲为冯道等曰：蒲帅失守责帅之义法当如何公等安得緘言重诲讽道等论列欲致末帝於有过之地翼日起居冯道奏合行朝典帝不说谓宰臣曰：吾儿为奸党所倾未明皂白公等发此言是不欲留在人间也。赵凤坚奏春秋责帅之义所以激励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数日帝於中兴殿见宰臣赵凤承重诲意。又再论列帝问侍臣他事无所言翼日重诲复自论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随汝重诲曰：於陛下父子之间臣不合苦言一禀圣旨帝曰：从他私第■坐何烦奏也。乃止。

二年三月丙寅制末帝授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左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仍封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赐推忠佐运功臣时安重诲出镇河中帝遣中使召见末帝泣而谕曰：如重诲意尔安得更见子赖我心自正繇是宣制行此宫卫之命。

三年正月武德使奏内宿殿直张继荣等三人俱失银带帝曰：内庭，岂有盗耶莫是失物人妄诉否宣徽使朱弘昭承旨鞠问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

刘鼎为吏部员外郎判吏部南曹与司封郎中曹探同注拟三铨选人崔锐卜延嗣而下违格杨光嗣年貌不同文书逾滥令史赵广李仁遇王瑰等伏罪中书门下帖本司官员各取状崔居俭等注拟依格超折准敕及堂判不违理例卢文纪执奏本司各以伏过官员有失各望罚两月俸状入枢密直学士吕琦读奏帝问居俭等过失琦对曰：敕命许超折此不言资数当判。又更促之铨司何罪大抵卢文纪与居俭情不相协摭瑕□欲其有玷帝曰：公理何在是日诏曰：居俭等既准敕文微失不足为累并放。

晋高祖初为太原尹明而难犯帝素好施物必精尝以百缣赠客谓所赉牙吏曰：吾本救人尔勿受遗因密使步彳建蹀而侦之果弃束素以还帝怒笞背遣焉左右畏之有如神明。

天福四年六月陈郡民王武穿地得黄金数饼州取而贡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宝不合入官遂召所获之家至阙给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崧因帝顾问遂言诸州仓粮皆於帐计之外所剩颇多帝曰：多纳害民罪同枉法其仓督等特贷其命各宜惩断。

周世宗显德元年十二月帝谓侍臣曰：朕昔居邸第尝闻州郡林落之间有不务营生以狡蠹自负虚构辞讼恐动人民者乡间相畏不与之争官吏避事不惩其咎得志斯久为害亦深朕切不喜之宜委诸处录事参军县令等密具申奏即与除去令佐之官最亲吾民也。事之损益争不细知此後直许条奏有允当者必奖用之。

二年正月帝谓侍臣曰：近观三司累奏以漕运纲官拌和官物处极刑者数人朕闻转漕之物向未例给斗耗自晋汉以来不与支破。且仓廩所纳常赋皆是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耗折忍令犯者衔冤处

死起今後每石与耗一斗苟有所犯人必_三心六月亲录囚於内苑先是汝州_三桥镇百姓马遇诣阙上诉以其父温与其弟福超具为本镇镇将史彦铎所诬冤死於狱中及令所司按鞫终不能辨之帝遂召入内园亲自录问果得其实以马氏无辜冤死赐其家粟麦各一十石绢三十疋议者咸以为神是时诸侯闻者无不躬亲於狱讼焉。

卷五十八

帝王部·勤政守法致治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传》曰：人道敏政况乎！宇宙之大民物之众内抚诸夏外安百蛮体元以立制建侯以共治礼乐征伐，於是乎！在三皇以前风俗简朴虽曰：无为无不为也。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朝以听政昼以访问暮以条令故虞《书》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夏禹则曰：予思日孜孜商书则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周书》梓材曰：既勤朴斫惟其涂丹ぬ无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乃至未明求衣斋居决事亲临庶狱延见大臣议论讲贯或至夜分斯则圣人之心也。始乎！劳终乎！逸。若_三行雨施春生秋敛而岁功成矣。

殷中宗太戊严恭寅畏天命自度（用法度也。）治民祇惧不敢荒宁（知民之劳苦不敢荒废自安也。）故享国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於小大无怨故享国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昃不暇食享国五十年。

宣王将朝诸侯以夜未央之时问夜早晚故庭燎之诗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汉宣帝地节二年五月始亲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

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季秋後请谏时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後汉光武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罢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又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说文》曰：札牒也。）勤俭之风行於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禁坐列御坐也。）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解百姓宽息自临幸邦邑者兢能其官。

顺帝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

魏文帝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辨得失是年帝南巡观兵於吴留司马宣王镇许昌录尚书事宣王固辞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

明帝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无厌怠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尝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

晋武帝泰始四年帝临听讼观录廷尉雒阳狱囚亲平决焉。

元帝太兴元年新作听讼观。

四年四月辛亥帝亲览庶狱。

明帝太宁三年四月诏曰：大事初定其命维新其令太宰司徒以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於东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议改律令於东明观亲折疑狱七月乙酉车驾巡省京邑听讼而还。

十六年二月幸北部曹历观诸省巡省京邑听理冤讼五月诏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

十七年五月帝临朝尝引见公卿以下决疑政录囚徒。

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华林园听讼於都亭。

八月壬辰朔幸华林园亲录囚徒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帝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尝思所以济益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於周洽尝

临朝堂谓太子太傅穆亮曰：三代之礼日出视朝自汉魏以降礼仪渐杀晋令有朔望集公卿於庙堂而论政事亦无天子亲临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则卿等自论政事中後与卿等共议可否遂命读奏案帝亲自决之。

宣帝正始元年八月诏雒阳令有大事听面敷奏。

永平元年六月诏曰：慎狱重刑著於往诰朕御兹宝历明鉴未远断决烦疑 有攸愧可依雒阳旧图修听讼观农隙起功及冬令就当与王公卿士亲临录问。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

六月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

三年四月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

孝明熙平二年九月诏曰：察讼理冤实为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繇比日諒 之中治纲未振狱犴繁广嗟诉骤闻虽曰：司存每多诬壅曾是寡德实深矜慨自今月望当 出城 亲纳滞枉主者可宣诸近远咸使闻知。

孝昌二年二月甲申帝皇太后临大夏门亲览冤讼孝庄建义元年五月诏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怀忠守素壅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被疑异名例无爽枉见排抑或选举不平或赋役烦苛诸如此者不可具记其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癸亥朔帝於华林园纳讼。

六月己夕 帝临显阳殿纳讼。

永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华林都亭纳讼。

西魏文帝大统五年秋七月诏自今常以朔望亲阅京师见囚徒。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五月己亥听讼於正武殿。

武宗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亲录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帝御正武殿亲录囚徒至夜而罢。

二年十二月戊午听讼於正武殿自旦至夜继之以烛。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录囚徒。

隋高祖初即位乘輿四出路逢上表省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民间疾苦无不留意。

开皇二年十二月丁亥亲录囚徒。

四年九月乙巳亲录囚徒。

十年七月庚戌亲录囚徒。

十二年八月戊戌亲录囚徒。

十七年三月辛酉亲录囚徒。

十八年十一月甲戌亲录囚徒。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谓侍臣曰：每有章奏朕所亲览其诣阙者并即引见不得辄相止抑致有幽枉。

九月己巳亲录囚徒。

二年闰二月亲录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亲省囚徒多所宽宥。

八年二月癸未亲录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即位十二月癸未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治或二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之心也。贞观二年五月癸丑谓侍臣曰：书不云：乎！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故树君以治之然而不能独治必藉良佐以相辅弼朕今临御天下子养生民思弘君道以安百姓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於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欲共卿等不为逸豫唯务治民须君臣相体善恶必陈闻公卿以下皆难於言朕岂开延之道有所不尽乎！敕中书令侍中於朝堂受词讼众庶以上有陈事者悉令封上帝皆亲览焉。

二年八月甲戌幸朝堂亲览冤屈。

三年十二月辛酉亲录囚徒多所原放。

十年十二月亲录囚徒。

十五年四月亲录雒州河南雒阳二县及行从诸司囚徒。

十一月庚子录在京囚徒多所原宥。

十六年七月谓侍臣曰：朕数诏公等欲闻愆阙，庶几善道以匡不逮耳。今尝达夜不寝，思为政术，非唯忧勤，百姓亦欲贻法。後昆司空长孙无忌奏闻古来拨乱之主，载籍所存，天造草昧之辰，爰始经纶之日，何尝不思闻帝道，祇奉王度。及即位之後，渐染骄盈，诗云：鲜克有终，此非虚说。陛下君临四海，将二十载，视朝以後，每留群臣，陛下为解威严，贷以颜色，唯欲其论国家善恶，用康政化，哀愍黎元，圣情转切，此岂臣等独蒙恩泽，四海苍生谁不幸甚。

十七年二月己亥帝亲虑囚徒，非伤化害物者多所降宥。帝以天下太平，励精风化，每旦召见三品以上，赐食御前，初发德音，必先政道，奖诱臣下，令各有所陈，群臣虽无可进说，帝必深叙戒惧。

七年辛丑谓公卿曰：朕闻隋炀帝对群臣，未尝言及政道，朕实以政事切心。若见卿等，不觉自然发言，司徒长孙无忌曰：臣闻欲知国之存亡，先观其为政，此隋所以丧陛下所以兴也。

八月帝见诸方使人，先问其田苗善恶，百姓疾苦，奏称百姓更无疾患，而今兹有年，因谓群臣曰：自去秋不雨，涉兹春夏，积旱三时，野无青草，中心怵惕，无秋稼之望，迄於夏季，方降甘雨，今此年丰，上天所赐，虽祥瑞之美，无以加焉。

十八年二月丙辰帝谓侍臣曰：天下静乱，必在於君化以成俗，亦繇其主，朕少小军旅，於学业，恨不能该览经史，撮其善事，为百姓行之。

二十一年正月诏以无识之徒，自蹈刑宪者，宜顺阳和，时申恩惠，诸司见禁囚，并宜将过，详其轻重，自此以後，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帝亲自案问，降死至流，流入徒杖者，并放。

二十二年闰十一月癸巳亲录囚徒多所原遣。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朝集使，谓之曰：朕初登大位，固以黎庶为心事，有不便於万姓者，各宜面奏，有不尽者，亦任封进，自是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理。

显庆四年十月壬辰亲虑在京囚徒多所降免。

龙朔三年二月庚戌敕京城见禁囚，每日将二十人过帝，自虑之多所原免，虑不尽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虑之。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以时旱，亲虑囚徒多所原宥，仍令沛王贤虑诸司囚，周王显虑雒州及两县囚。

中宗景龙二年六月壬寅亲虑囚徒多所原宥。

玄宗开元五年七月引畿县令，见於别殿，帝谓之曰：诸县令等，朕闻春夏以来，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虑漂浸，田畴只如巩县、密县、汜水等，既山水暴下，冲突庐舍，至於百姓溺者，数人言念於兹，不忘鉴寐，虽已遣御史检校，安存卿是亲人之官。若为优恤，亦知今岁蝗不为灾，避境有徵，深嘉称职，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赋敛，得均平否。

十一年诸州朝集使来见，帝谓之曰：卿等远来，并平安好，今岁收获，何如去年，百姓之间，有何疾，鰥寡独及行人之家。若为优恤，使得存济，卿等初到，且归休息，数日之後，与有司计事以闻。

二十五年十一月诸州朝集使见，敕曰：朕比择长吏，兼分命使，臣所冀安人，佗彼成绩，未知去岁之後，至今秋以来，郡县之间，如何致理，招携复业，何为处置，顷闻诸道路，远近稍熟，百姓贮积多少，卿等亲人之职，庶事合知，宜以实言，用慰虚位。

天宝十四载六月壬辰帝亲虑囚徒。

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庚申，临轩引侍臣议时政得失，代宗广德元年九月壬午，御延英殿，会宰臣等议政事，自辰至午，乃罢，丙戌御延英殿，会宰臣等议政事，自辰至巳，乃罢。

大历三年十月庚辰，代宗御延英殿，引万年、长安两县令及诸畿县令见。

十年五月乙夕，帝视朝，以班列人少，谓宰臣曰：朕每日听政，未尝不晨兴，公卿大夫，岂忘恭恪，宰臣等再拜引过，陈谢退而告，示朝臣闻之者，莫不怵惕。

德宗贞元元年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庸未复诏延英视事日令常参官七人引对访以时政得失自是颇有忤讦不事理者悉优容而遣之。

三年四月庚申诏曰：蕃寇虽退疆理犹虞安边之策必有良各委尝参官具所见封进每坐日三四人陈奏利害。

四年六月召京兆府诸县令对於延英殿访人疾苦诲之各赐衣一袭。

甲申中书门下奏大理卿干頔太常卿董晋兵部侍郎李纾京兆尹李佐吏部员外郎李渭曾任刺史司农卿薛珏太府少卿韦华大理少卿李速户部郎中卢绍仓工部郎中庞曾任县令及长安令奏申万年令李融并有理行，於是令頔等与刺史言於左丞相厅珏等言於右丞厅言毕各条奏。

六年七月召京兆府诸县令对延英殿问人疾苦各赐衣一袭。

七年十月司农卿李模免官初司农当供三宫冬菜三千车以度支给车直稍贱。又阻雨菜败模以度支为辞帝责其不先闻故免之先是模奏司农菜不足请京兆府市之尹薛珏万年令韦彤乃禁人科卖帝命夺珏俸一月彤俸三月繇是每御延英殿令诸司长官二人引见访问谓之巡对。

十一年二月黔中观察使崔穆为部人告赃二十七万贯及他犯监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案近事雨晦无对见者是日雨止重之延英殿召见直方遣焉宪宗元和二年锐於政理谓宰相裴曰：朕听政之暇遍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时事竦慕不能释卷。又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读国史始知万倍不及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相与百官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尽力扶求等蹈舞进贺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又宗社无疆之福臣等弩劣不副圣心亦孜孜奉上每因敷奏复引太宗躬勤听览以讽帝帝尝纳用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仍诏自今两省官每坐日一人对来。

八年六月辛亥朔以时积雨延英门不开者十五日至是帝使谓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亦对来。

十三年九月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暂霁翼日复降乙丑雨雪深数尺人有冻死者宰臣因对请放朝帝曰：寒放朝固其所也。然吾乐与卿等相见退居深宫谁可与语耶。

十四年八月己未谓宰臣曰：今天下虽渐平尤须勤於政理。若偶遇休假不坐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先是宰臣奏事於延英崔群以秋暑方甚不敢久其辞顾同列将出帝止之曰：数日方与卿一相见时虽尚热朕不为劳因固留群臣等久之方退。

穆宗以元和十九年正月即位八月乙亥辛勤政楼问人疾苦。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御紫宸殿延英视事者凡十一刻宰臣得以口陈大政帝皆虚心听纳异日对翰林学士於思政殿对南北军使於麟德殿泊诸蕃使者诸道进奏官皆得引谒故事只日皇帝视朝其双日百官但奉朝请退帝既勤於为理其後欲与宰相间日论政或当放朝辍朝皆令用双日。

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礼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独孤朗日对一刻时待制官命之旧矣。近岁虚设其名未尝引觐及此屡召咨以时政。

六月诏百司庶务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长吏悉心陈列无使壅於上闻。

开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紫宸殿宰臣郑覃李石进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宁谧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税。又停天下四节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务行其实不欲崇长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书须内置一本陛下时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与公事根本令向外与长吏详择施行方进利害之要帝召监仓御史问太仓粟数御史崔虞对见粟有二百五十万石帝曰：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今约岁费不少而所蓄非多诚深可轸虑石曰：京畿频旱无以添置待臣来年徵两税麦时纳麦时纳自然国储渐实人亦乐输帝曰：如今用粟处。且给价钱来年折纳务优农人覃曰：若不优之折纳为害石。又奏泾阳水利方春作时请禁碾秋冬水闲任却动用覃曰：务农乃原其本也。游手未作自当衰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因指御炉曰：此物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修饰何繇复初石曰：百司皆有官长在陛下各责其事而已覃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晋时阮之流竟何卑益帝曰：阮籍居母丧饮酒食肉隳紊礼教覃曰：三十年以来多不务实取於颜情李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但远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辅朕为理必在振举法度法者帝王之鞭策乘焉不执鞭策而可望致远乎！郑覃李石谢曰：陛下抚念万方形於忧勤臣等虽甚弩庸敢不力奉圣志。

九月丁亥召对季集畿赤县令等二十一人赐帛有差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对刑法官刑部员外郎纒干泉王含大理少卿李武韦纾及大理正丞等自此朔望即对刑法官以详重轻。

三年二月诏仆射尚书侍郎左右丞太卿监每遇坐日宜令两人循次候对。

宣宗在位十四年凡对宰臣语及政事即终日忘倦後唐明宗长兴四年六月丙寅见百僚於广寿殿时不豫旬日至是稍平帝勤於听政接臣下无倦圣恙才似和裕即戒尚宫曰：吾今日见百官六宫请曰：圣体虚羸。且候平复无宜勉强上曰：吾坐即似健乃以乌帽便服见群臣。

十月辛酉上顾谓侍臣曰：宰臣久不相见何也。因令孟汉琼传诏冯道奏曰：臣等以五日起居稟中旨召见不敢大进也。是月道率百僚见於中兴殿。

帝王部·守法

仲尼有言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盖居南面之重宅亿兆之上立乎！法以齐众一其心而成化岂三尺之律令而敢私乎！哉！故汉氏而下致治之後曷尝不申严邦宪循行吏议虽复宗室贵戚元勋近习■於彝典无所矜贷繇是明一成之不变致天下之归心焉周典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斯之谓矣。

汉武帝时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帝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官（主傅主之官也。礼有傅母）以公主子廷尉上诣请论（论决其罪也。）左右人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於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时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讎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万岁寿帝■起入省中以时召让曰：时然後言人不厌其言今先生上寿时乎！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太甚则阳溢哀太甚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而邪气及销忧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讳当死朔前有罪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因此复为侍郎赐帛百疋也。）

宣帝时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兄孙山坐写秘书光夫人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不许之。

後汉光武时窦融为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

虞延迁雒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尝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榜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於光武■替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数日伏诛，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後魏太武性甚严断明於刑赏功者赏不遗贱罪者刑不避亲虽宠爱之终不亏法尝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故大臣犯法无所宽假。

孝文时赵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至州斩盗马之人依律过重而尚书以■初临纵而不劾诏曰：夫刑以节人罪必无滥故刑罚不中民无措手足。若必以威杀为良则应■通众牧苟须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条宪无听新君加戮之文典礼旧章不著始临专威之美尚书曲阿朕意实伤皇度王■■於治理律外重刑可推以闻。

唐太宗贞观中吏部尚书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谓百寮曰：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之於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许我乎！群臣争进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诛之以明大法帝谓君集曰：与公长决矣。而今而後但见公遗像耳因歔■下泣遂斩於四达之衢籍没其家。

赵节长公主之子以■匿于太子承乾伏诛帝幸所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帝亦拜主垂泪曰：有功者仇讎必赏有罪者亲戚咸诛前王执此以守其国弟世民亦，庶几无私有惭於姊。

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丙午魏州刺史郇国公孝协坐赃赐死宗正卿陇西王博文等奏称孝协父长平王叔良身死事者孝协更无兄弟继嗣便绝特望矜免其死帝曰：时览所司覆奏孝协死罪非不怆然但国之枝威任寄为重不能廉慎遂及赃货狼籍。且画一之法百王共贯岂亲疏异制用舍殊途。若有利於百姓皇太子

亦所不赦身之肌肤朕亦不惜今知孝协既有一子令其主祭其期功等亲并宜依旧勿拘令式孝协竟自尽於第。

代宗大历四年七月癸未敕死罪降从流时皇姨弟薛华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弃尸井中事发系於京兆府虑前一日赐自尽不以公法贷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仓吏七十二人定赃至死分戮于三市史彦弼为汴州衙校旧将之子石敬瑭之戚属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无亲，岂可私？旬乃皆就戮。

丁延徽为供奉官监仓与仓官共盗仓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纤巧权贵多庇获之禁系经年比望至应圣节则释放乃至节前取旨放系囚帝曰：除盗仓粟官典外馀可疏放时侍卫指挥使张从宾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从宾言及延徽情非盗粟意本赔填帝曰：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与决死苏秦说子不得非但卿言众于是不敢言异日帝御中兴殿谓近臣曰：丁延徽禁系经年窃盗仓储，何须拥获不。然则合原则原淹滞如此复何计校耶既知拥获不及仍据法寺具狱断决。

泾王从敏明宗子也。为成德军节度使镇州有市人刘方遇家富方遇卒无子妻弟田令遵者幼为方遇治财善殖货刘族乃同推令遵为方遇子亲族共立券书以为信担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资金於令遵不如意乃讼令遵冒姓夺父刘氏家财二女以钱赂从敏之亲吏。又奸通判官陆浣从敏令浣鞠刘氏狱而杀令遵令遵父诣台诉。又以成德军节度副使符蒙掌书记徐台推鞠之蒙本镇人备知奸状及诘二女复行赂於节度副使赵环代判高知柔观察判官陆浣并捕下狱具服赃污事连从敏从敏甚惧乃令其妻趋雒阳入宫告王淑妃明宗知之不令入谓从敏妇曰：朕用从敏为节度使而枉法杀人取钱我羞见百官。又令新妇奔走不须见吾面依法裁断然王妃颇庇之赵环等三人弃市从敏罚俸释之。

帝王部·致治

蚩蚩蒸民不能自治天生圣哲以为司牧去危就安民之心也。定乱致治君之政也。非复应天顺人乘时设教则祸难无息康宁无冀矣。故运四时成物物健而不息明而下济天之常道也。任百工熙庶绩道之以德御之以威国之善经也。千龄不易百代可知是知弘弧剡矢祸乱遂平制礼作乐风俗乃变弛而张之是谓政教引而伸之称为化原御宇造物与民更始释此不足徵也。

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易云：幽明之数合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时是也。）草木淳化鸟兽虫蚁旁罗日月星辰水波（波一作沃）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

帝颡项时大小之神日月所莫不砥属（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

帝善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风雨所至莫不服帝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昭亦明也。协和黎众时是雍和也。言天下之众民皆变化化立是以风俗泰和）允百工庶绩咸熙（允信治工官绩功咸皆熙广也。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信治百官众功皆广劝其事）。

帝舜既践天子位命禹稷契等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避违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殷盘庚之时已都河北殷衰自仲丁至阳甲九世乱诸侯莫朝盘庚遂涉河南治亳（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从而改号曰：殷亳今偃师是也。）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繇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贰王事者是）以观国风後举傅说为相殷国大治祭成汤之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武丁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

周武王克商大赉於四海而万姓悦服（言周有大赉天下皆悦仁服德）列爵惟五（即所识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品）建官惟贤（立官以官贤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惟食丧祭（民以食为命丧礼笃亲爱祭祀崇孝养皆圣王所重）信明义（使天下厚行信显忠义）崇德报功（有德尊以爵

有功报以禄）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_三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既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兴正礼乐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颂声者天下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

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策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馀年不用（措舍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用刑）。

汉惠帝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萧曹为相君臣俱欲无为故帝拱已（垂拱而治）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税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讦面相斥罪也。）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浸溢也。息生也。）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从轻断）是以刑罚大省至於断狱四百（谓普天下之重罪者也。）有刑措之风。

景帝遵孝文之业至於移风易俗黎民醇厚（黎众也。醇不浇杂）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昭帝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馀弊师旅之後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耗损也。）委任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_{三三}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地节二年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传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於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元康四年比丰年（比频也。）_三石三钱（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是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後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调谓法也。）至乃十存一焉帝尝於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穡艰难百姓害病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明帝永平十三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二十牛羊被野。

晋武帝明达善谋平吴之後天下_三安。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遣使巡行纠守宰不法。

玄宗开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奏曰：臣等伏见所司奏天下应死罪囚_{三三}二十四人窃以天下至广宇内至众岂唯德礼所齐固以幽赞潜洽方将勒休述美非独成康之时反朴归醇几。若华胥之俗昔者断狱数百文景称仁徵诸良史远有惭德臣等竭诚奉职徒效涓尘之微动色相趋预闻颂声之作请宣付史官克昭盛烈从之。

二十五年帝因听政问京师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而喜。

二十八年以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_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

宪宗即位尝纳用直言勤于政事自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间细务多自决临裴延龄等得以奸进而登台辅者备位而已帝在藩累月言事者颇以此为言帝亦非之及永贞监国群臣谒见宰相杜黄裳首以君臣大义激起帝心帝以黄裳语忠始终延纳黄裳首定诛刘辟。又李吉甫自翰林学士参定蜀之策遂知政事吉甫出镇裴_三。又继之盖自监国以至临御讫於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宰相繇是中外咸理纲目用张焉。

宣宗自临驭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阉寺_三气繇是政刑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馀年间颂声载路而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之文景不过是也。

後唐明宗始为藩臣及应运以君德临下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

卷五十九

帝王部·兴教化

先王作教化民扶世道俗所以厚人伦端王政也。莫不因其自然率其不及使天下敦本而兴行回心而乡道犹水之有源风之偃草也。然而教化之流非可家至而人说也。故因父子兄弟之亲教之以孝弟本上下长幼之序勸之以慈惠夫妇之际化之节义农桑之功勉以勤苦故举孝以为民极察廉以为民表或赐帛以敦奖或给复以令养是乃张四维明五教示大顺建至治使民德归厚风俗丕变不疾而速不严而化者繇斯道也。《书》曰：惠不惠懋不懋勉之之谓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其在是乎！

汉高祖二年诏曰：岁举民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

惠帝四年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文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无孝悌力田之人可应察举之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二疋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疋（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疋）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计户口之数比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民莫善於德。然则於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粥之法（给米粟以为糜粥）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元朔元年十一月诏曰：深诏执事兴举孝廉，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今或阖郡而不荐一人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奏可。

元狩元年十二月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其遣谒者巡行天下赐孝者帛五疋悌者力田帛人三疋。

昭帝元凤元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行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

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地节三年十一月诏曰：朕既不逮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於乡里者各一人。

四年二月诏曰：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神爵四年四月以颍川太守黄霸治行尤异赐吏民有行义者爵人三级力田一级贞妇顺女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诏赐孝者帛五疋弟者力田三疋。

五年四月赐孝者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三疋。

永光二年二月诏赐孝悌力田帛有差。

建昭五年三月诏赐孝悌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赐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三年三月赐孝弟力田爵二级河。

平四年正月赐孝弟力田爵二级。

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

绥和元年二月赐孝弟力田帛有差。

哀帝即位赐孝弟力田帛。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六月复贞妇乡一人（乡一人取其尤最者）。
後汉光武建武三年以伏湛为司徒湛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赐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永平二年三月郡国县道行乡饮酒礼於学校。
三年二月赐天下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二年赐天下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七年五月赐天下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赐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建武三年三月赐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四年四月赐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诏曰：孝弟淑行也。力田劳动也。国家甚体之其赐帛人一疋。
和帝永元八年赐天下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二年三月赐天下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殇帝以元兴元年十二月即位赐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安帝永初二年诏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移书也。调选也。）
三年正月赐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五年闰二月诏至孝与众卓异者遣诣公车。
元初元年正月赐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三年十一月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文帝遗诏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为常至此复遵古制也。）
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二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延光元年二月赐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顺帝永建元年诏赐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四年正月赐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阳嘉元年正月诏赐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诏赐孝悌力田爵人三级。
魏陈留王咸熙元年令诸郡中正月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劳身洁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晋武帝泰始三年十月诏听士卒遭父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
四年班五条诏书於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义之废久矣。今乃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疋承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复行其礼。
惠帝元康九年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
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诏曰：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於此时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诏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仰本部官司随事言上当加吊勉以励薄俗。
隋高祖开皇九年诏曰：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叙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自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除兵可立威不可不戡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姓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员受业升进於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

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敕所繇降兹儒训。

炀帝大业八年四月诏孝弟力田义夫节妇并加旌异表其门闾。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其门闾孝悌力田鳏寡孤独量加赈_T。

四年七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在详列旌表其门闾。

太宗初即位诏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郡列上旌表门闾。

贞观三年四月诏孝义之家各赐米五石。

四年十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随事褒显旌表门闾。

六年诏天下牧宰每年亲率长幼行乡饮酒之礼。

十三年正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

十七年四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物有差。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辛亥诏曰：通丧下达圣哲贍训纬俗经邦咸率兹道至於嬰蓼莪之巨痛怀顾复之深慈得自天经含生罔极者也，爰自周馀七雄交争逮乎！汉末三方竞峙金革亟动钲鼓日闻先王典章扫地将尽遂令三边武猛墨_□而虜戎麾士卒骁雄素冠而事巡警亦有内无继体傍闕同气几筵安寄奠醑不亲乃_■卷於斯再深警叹朕膺兹景命君临九野中区富教外俗承规宜有解张以励风俗卫士掌闲幕士等遭丧合期年上者宜听终制三年六年正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

显庆二年三月诏曰：如闻公主出_■王妃作媵舅姑父母皆降礼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妇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仪刑列闾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断使一依礼法。若更有以贵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随事纠闻。

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终身勿事。

永淳二年十二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终身勿事。

中宗神龙元年九月诏曰：在外百姓婚娶之家百两未行二亲俄殒停哀之际便即成婚遂辍_□之容敢伸花_□之礼宁戚之心安寄罔极之心阙如败俗伤风莫过於此自今以後宜即惩革。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乡饮之礼为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

玄宗开元十一年封泰山礼毕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

十七年四月谒乾陵礼毕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

二十年十一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礼毕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旌表其门。

天宝元年正月改元诏曰：如闻百姓之内或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乙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化。

三载十二月制曰：自古圣王皆以孝理天下五常之本百行莫先行移於国则忠於长而为顺有天下孝行过人乡闾钦伏者宜令所繇郡县长官具以名荐其有父母见在别籍异居亏损名教莫斯为甚亲歿之後亦不得分析自今以後如有不孝不恭伤财破产者宜配隶碓西用清风教。

七载五月诏曰：古者乡有塾党有序所以明尊卑之仪正长幼之序风化之道义在於此先置乡学务令敦劝如闻郡县之间不时训诱闾巷之内多亏礼节致使言词鄙褻少长相陵有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以後宜令郡县长官申明条式切加训_■如有礼义兴行及纪纲不立者委采访使明为褒贬具状闻奏。又诏曰：式闾表墓追贤纪善事有功於当时义无隔於异代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亦置一祠宇量事致祭。

十三载二月诏曰：厚其风俗五教之旨聿兴责於丘园十翼之风斯在其士庶间众推孝弟累代义居高尚确然隐遁岩穴者委采访使博访闻荐其孝义之人已经旌表雍睦无易纯至有终著美乡闾深可嘉尚各赐勋两转。

肃宗初即位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其门闾。

至德三年二月大赦诏天下孝义门各与一子官委采访使具名闻奏量文武处分自逆贼已来有匹夫匹妇节义可量者并旌表其闾墓。

乾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碓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

十月诏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不事。

上元元年闰四月诏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不事。

二年九月诏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不事。

三年建夕口月辛亥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不事。

代宗宝应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诏孝悌力田诸州刺史宜搜扬闻荐。

二年七月诏孝悌力田本州各以名荐。

广德二年二月乙亥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不事。

大历元年十一月诏孝悌力田未经荐用者委所在官长具以名闻。

五年六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明著者特加旌表。

德宗贞元四年诏孝悌力田闻於乡里所在官长具名闻奏。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诏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重加优_T。

四月。又诏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_T。

宪宗元和四年十月册皇太子大赦诏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_T。

七年十月诏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_T。

穆宗长庆元年三月幽州刘_三归阙诏管内有节义因事亡歿者量加追赠。

七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彰显为众知者量加存_T。

昭宗天_三元年诏应天下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彰显为众所知者仰所在长吏标录闻奏旌表门闾。

哀帝天_三四年四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以名闻必当旌表。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乡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委所在长吏录其节行以具奏闻尽_三处典章必行旌表教之为本义礼是先德之所宗昭本在上其民间有曾经三世以上不分居者并与蠲免诸杂差徭。

十月诏其有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并宜旌表门闾量加赉给。

二年二月诏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并合搜扬以行旌表。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诏许国之心忠贞为本承家之法孝友为先应天下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兄弟继世义居者随处长吏闻奏当行旌表。

三年八月帝闻随邓复郢均房之间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遥致粥食於病者之侧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闻哀始奔丧者敕曰：万物之中人曹为贵百行之内孝道居先凡戴北辰并遵皇化备闻南土多爽时风皆倾事鬼之心不守敬亲之道於父母如此无行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积於乡闾化全繇於长吏昔西门豹一县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爱绝河伯之虞断自一时传於千古况位居侯伯化洽封巡，岂不能宣北阙之风变南方之俗宜令随处观察使刺史丁宁晓告自今後父母骨肉有疾者并须日夕专切不离左右眉侍使子奉其父母妇事其舅姑弟不慢於诸兄侄不怠於诸父如，或不移故态老者卧病少者不勤侍养子女弟侄并加严断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其知者当罪其夫及舅姑。

四年三月中书奏孔子有言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往圣深旨中古明规方当孝理之朝尤重人伦之本今後群臣内有乞假覲省者欲请量赐茶药所贵劝人之善表主之恩诚有益於皇猷。且无损於国势况在班行有父母者甚少既资风化动挂宸衷从之。

长兴二年八月壬申敕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盖以中兴之始兆庶初安将使知方所以渐诱准仪制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重避轻去避来有此四事承前每於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闻见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管内县镇准旧例於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於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晓谕路人委本县所繇官司共切巡察有敢犯者科违敕之罪贵在所为简易所化弘多既礼教兴行则风俗淳厚庶皆顺序益致和平。

晋高祖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壬午敕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委逐道奏闻当加旌表。

六年八月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与旌表门闾。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制曰：敦崇孝义旌表门闾式恢王化之基用正人伦之本应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委逐处长吏具名奏闻当议旌表。

汉高祖乾_三三年正月制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仰具奏闻即议旌表。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即位制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励时风。

二年十一月丙子诏曰：应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繇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

显德元年正月诏曰：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州县以名闻者并与旌表门闾。

世宗以是月丙申即位三月诏曰：其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厚人伦。

卷六十

帝王部·立制度

圣人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制作法度纲纪生民三代以还详於典礼两汉而降布在简编故有制爵禄以懋功庸定车服以辨名数设关梁之禁以讥乎！奸立符契之规以谨乎！信著休息之令以休息官司定丧纪之宜以正雅俗酌民情而为之节缘世变而为之文时被大中建兹彝宪上得其道下知其方尊国庇民何莫繇此於戏传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然则王者之立制也。诚宜慎其名而虑其弊焉。

汉高祖五年五月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七大夫公大夫之爵七故谓之七大夫公乘第八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於吏者亟与（亟急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礼（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谓天子）久立吏前曾不为决（有辨讼及陈情者不早决断）甚无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亢者当也。言高下相当无所屈）今吾於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於何取此轻爵之法）。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行犹付与也。）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多自满足也。）而有功者顾不得（顾反也。若人反顾然）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守郡守也。尉都尉也。长吏谓县之长令也。）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邑（称犹副也。）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八年二月令公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贾人毋得衣锦绣绮_{□□}_■■操兵乘骑马（贾人坐贩卖者绮文缯也。即今之细绌也。_□细葛也。_■织_■为布及纹也。_■织毛。若今褐及氍毹之类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驾车也。骑单骑也。）

十一年诏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十月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_■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所食之地去长安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为吏谓为卿大夫者诏所止时以恩爱见留）

十一年三月除关无用傅。

景帝中六年五月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马衣服宜称（称其官也。）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_■处许慎李登说）车之蔽也。《左传》云：以藩载栾盈即是有鄣蔽之车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谓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皆上丞相御史请之先是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

武帝征和二年初置城门屯兵更节加黄旄以戾太子发节以战故加其上黄以别之。

元帝初元五年冬从官给事官司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司马中者宫内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计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从官亲近天子尝侍从者皆是）

哀帝绥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诏除任子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宁三年。

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後汉光武初伏波将军马援上《书》曰：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乡城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

建武中杜诗为南阳太守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馀徵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教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徵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臣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和帝元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汉官旧仪曰：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

安帝元初三年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文帝遗诏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为常至此复遵古制也。）

建光元年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

桓帝永兴二年二月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永寿二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中官常侍以下）。

魏明帝以公卿黼黻袞衣之饰拟於至尊多所减损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及帝受命遵而无改。

晋武帝泰始三年初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

太康四年制依汉故事给九卿朝车驾四及安车各一乘。

七年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先是郑默拜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遂自陈恳至久而见许遂改法定令听大臣终丧自默始也。）

後魏明帝永兴三年诏侍臣常带剑。

孝文延兴二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傅符次给马印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十七年九月诏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

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

十九年九月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植。

二十年二月壬寅诏自非金革听终三年丧。

宣帝景明四年闰九月禁大司马门不得车马出入孝明孝昌元年十一月辛亥诏曰：大孝荣亲著之昔典故安平耄耄诸子满朝（臣钦。若等曰：晋安平王孚年九十三有九子）自今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听居官禄养温；青朝夕孝庄建义元年五月诏以旧叙军勋不过征虏自今以後依前式以上馀阶积而为品其从舆驾北来之徒不在此例悉不听破品受阶破阶请帛。

後周武帝保定四年三月初令百官执笏。

建德二年六月诏诸军符旗皆画以猛虎鸞鸟之象三年正月初服短衣。

四年四月初令上书者并为表於皇太子以下称启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唯听衣綢绵丝布绢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馀悉停断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宣政元年三月初服常冠以皂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纓遵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隋高祖开皇三年五月改传国玺曰：受命玺。

四年四月乙亥敕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将之官。

九年四月颁木鱼符於总管刺史雌一雄一。

十年十月颁木鱼符於官五品以上。

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七月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职者听并执笏。

十六年六月辛丑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十七年颁铜虎符於骠骑车骑府。

炀帝大业五年二月庚子制魏周官不得为荫六月壬戌制父母听随之官。

六年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唐高祖初为唐王颁银兔符於诸郡。

武德元年九月改银兔符为铜鱼符。

二年二月诏文官遭父母丧听去职（先是帝从容谓侍臣曰：隋末以来多有叛逆从坐之罪所及便多人有子姓皆令外继簿籍虽别居处犹同至有无其人妄为承嗣非直诬罔鬼神。且亦弃同即异非朕兴化之意也。有如此辈即令正之尚书左丞崔善为进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为时多金革颇遵墨□之义丁忧之士例从起服无识之辈衣冠以变无复戚容饮会之时燕啖自。若如不纠劾恐伤风俗高祖曰：既夺其情安可责其卒礼。）

七年四月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

太宗贞观元年十一月己未制子弟年十九以下听随父兄之官。

四年八月丙午诏曰：车服以庸昔王令典贵贱有节礼经彝训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遂使金玉珠玕靡隔於工贾锦绣绮□下通於皂隶习俗为常流荡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惩革朕继踵百王钦承宝运思弘典制垂范後昆永鉴前失义存□改其冠冕制度已备令文至於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於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其夫也。

八年四月帝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幘头起周武帝盖取於军容耳今海内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无类幘头乃宜常服可与□褶通用。

十一年二月丁巳诏曰：佐命功臣义深舟□戢或定谋帷幄或身推行阵同济艰危克承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之志岂异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外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宜赐塋地一所及其秘器使其奄窆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

十月癸丑诏曰：乾坤合德爰著易简之功君臣一体克成中和之治远取诸物。若舟楫之济巨川近取诸身犹股肱之载元首同心叶契存歿以之故诸侯列葬周文始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陵之莹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兹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录曩昔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者也。皇运之初时逢交丧扫除多难光启鸿业谋臣武将竞进辕门之前明德异才争趋魏阙之下或□雷伊始功参缔造或先华在旦绩著畴谄及密戚懿亲旧齿宿德委质先朝特蒙殊遇者自今已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事从优厚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

二十二年癸夕□令百僚朔望□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四月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

三年二月帝以天下无虞百姓务简每至旬暇百寮许不视事。

五年八月己未诏五品以上薨卒者随身鱼不必追收。

显庆元年四月制文武官人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并听同致仕例。

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

咸亨三年五月始令京四品五品职事佩银鱼袋。

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诏一品已下文官并带手巾□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袋者亦听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先是九品以上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雒阳尉柳延夜行为部人所殴帝闻之以章服错乱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著黄。

辛丑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後。

三年闰三月诏曰：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以後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及下县宜并用黄纸其承制敕之司量为卷轴以备披简。

中宗神龙二年八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依旧式佩银鱼袋。

九月戊辰诏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绯□褶令各依本品为定。

景龙元年十月敕宫殿门皇城门京城门禁苑门左右内外各给交鱼符一合巡鱼符一合左厢给开门鱼一合右厢给闭门鱼一合左符付监门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时开闭则用之。

睿宗景二年四月制九品已上一品已下文武依上元故事带手巾一袋武官咸带七事一占一占并足其腰带一品已下五品已上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共用一石鱼袋著紫者金袋著绯者银袋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诏制敕表状书奏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

开元二年闰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三月癸夕一诏曰：章服所施贵贱攸别苟容僭越未为奖劝承前诸军人多有借绯及鱼袋者军中卑品此色甚多无功赏借深非道理宜敕诸军镇但是从京借鱼袋及无灼然功者军中权借者并委州军长官敕到并即收取待立功日据功合得即将已上者委军将先借後奏其灵武和戎大武幽州镇军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远等军既临贼冲事籍悬赏量军大小各封赏金鱼袋五十枚并委军将临时行赏。

七月戊戌诏曰：雕文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涂竞爽伤风败俗为弊良久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已上饰以玉四品已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於腰带及御盃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钁妇人衣服各随其夫子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成段者官为市取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织成帖一留二色绫绮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及坚一费锦文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是月。又诏京官所带跨巾一袋每朝参日著外官牙日著馀日停。

五年九月戊申诏曰：君臣之间不当有隐敷纳之事必在无私比年百司及诸使奏陈皆侍仗下颇乖公道须有革正自今已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封状奏如文书浩大理事交杂者仍进先状其史官自依旧例。

六年七月庚申诏曰：有司及奏事皆合对状公言比日已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式语令知如缘曹吏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合对仗奏者听仗下奏。

十二年诏曰：朱紫贵服所以分别班品自非有德有功不可轻为赏借自今已後诸军节度大使灼然有知功劳须权行给赏任量借色及鱼袋仍具状奏。

十三年诏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落者退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仪试诸寺三阶院通入大院不得有异。

十七年八月戊辰诏曰：僧尼数多逾滥不少先经磨勘欲令真伪区分仍虑犹有非违都遣括检闻奏凭此造籍以为准绳如闻所繇条例非愆致奸妄转更滋生因即举推罪者使众宜依开元十六年旧籍为之更不须造写自今已後纲维大德侍养权隶不得辄于外取。

二十一年七月诏曰：道教释教其来一体都忘彼我不自贵高近者道士女冠称臣子之礼僧尼企踵勤诚请之仪以为佛初灭度付嘱国王猥当负荷愿在宣布盖欲崇其教而先於朕者也。自今已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无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无违僧律兴行至道俾在於此。

二十二年诸道采访使华州刺史李尚鹭等奏请各置印从之。

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书李一奏曰：伏见告身印与曹印文同形同参离难以区分望请准司勋兵部印文中加告身两字许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戌许寒食通清明四日为假。

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诏曰：绯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赏有功不可逾滥如闻诸军赏借人数甚多曾无甄别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战功馀不得辄赏。

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一之奏曰：臣伏以朝服准式皆合备具比来有称惨故式致乖疏臣望自今已後每当正止及缘大礼应朝官并六品清官并服朱衣馀六品以下望许通著一褶朔望日请依旧文武官朝集使并服一褶如有惨故准式不合著朱衣一褶者其日听不入朝自馀应合著不著者请夺一月俸以惩不恪其蕃官望不在此限如情愿著者请听馀望依今式许之。

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诏曰：文宣垂训事必正名而黄钺古来以金为饰金者应五行之数有肃杀之威去金称黄理或未当其黄钺宜改为金钺副威武之义焉。

三载九月诏曰：顷叙功劳累增勋级上柱国外许及周亲是谓赏延载荣宗族回充赐物匪厚朝恩其规格上柱国外有馀勋回授周亲。

五载六月敕三伏内令宰相辰时还宅。

七月敕应缘玉玺及符玺既改为宝其玺书宜改为宝书（秦有符玺令历代遵之唐长寿中改为神玺傅国及六玺并为宝神龙初复为玺开元初。又改为宝也。）

六载六月诏曰：立身扬名所以广孝流根自叶亦在推恩既切因亲之心须开议事之制其内外文官五品已上官父祖无资荫者其所用荫宜同子孙用荫之例五服之纪宜所致及三年之属以报免怀齐斩之殊虽存出母之致顾复之慕何申有子之思其出嫁母宜终服三载。又诏曰：重门夜开以达阳气群朝宴乐在时和属此上元当修斋其於赏会必备葷膾比来因循稍将非便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门仍永为常式。

七载正月太常卿韦韬奏御案褥床帷等望去紫用赤黄从之。

十载正月诏曰：礼之王制垂范作程亦既观德训人孝敬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孝享奉先礼文有辨令三品已上乃许立庙永言广敬载感于怀其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及五品清官并许立私庙是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

代宗宝应二年三月戊子有司奏中书门下五品官准式赐物并同四品及叙三品即不恩并御史中丞自今已後望许叙名从之。

广德二年二月戊午诏曰：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已後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请。

大历七年秋七月壬辰敕中元前一日後一日宜准旧例并休假。

十三年诏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德宗贞元三年十月复降鱼书停刺史务之令（准令刺史停代皆降鱼符合之然後受命自至德以来多不施行。又郎将恬权代刺史悉禀其教令鱼符废及是漳州刺史坐事将鞠之有司复请降鱼书停务从之求其书式不获乃创鱼《书》曰：敕漳州缘刺史张□有犯令遣监察御史[B19B]并往彼停务问推宜知）

四年正月乙夕□诏曰：常参官比来请假东都拜扫多废旷职事任遣子弟以申情礼。

五年正月乙夕□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诚洽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之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於是宰臣李泌奏中和节请令文武百僚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童□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土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从之。

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宁七日。

八月初造蓝田渭桥等镇遏使印凡二十三纽九月初收诸道进奏院官印三十纽悉碎之。

七年三月初赐节度观察使新制时服尚方织作呈阅所宜帝曰：顷来赐衣文采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节度使以鹞衔绶带取武毅以靖封内观察使以雁衔仪委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仪委瑞草也。《瑞应图》云：王者爱人则瑞草生也。）

十一月令常参官入阁不得奔走周亲已下丧朝会禁惨服俄。又命服衣绫袍金玉带（初金吾将军沈房有弟丧衣惨服入阁帝问宰相董晋等对曰：准许周已下服纁不合衣浅色帝曰：南班何得有之曰：因循而然。又问冠冕之制曰：古之服冠冕者动有□玉之响所以饰步也。夫至敬之地步武有常不趋而奔致僵君前亏敬慎也。在朝武士袍以绫五品已上带服金玉取其文采画饰以奉上也。是以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君亲一致昔尚书郎含香老莱子采服皆此义也。服纯纁非制也。帝乃诏各从旧制）

八年五月初令授台省官者各具举主於授官诏（先是郎官缺左右丞举之御史缺大夫中丞举之诏书不具所举及赵憬陆贽为相建议郎官不宜专于左右丞宜令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各举其可诏书著具所举官名御史亦如之异日考殿最以观举主能否从之未几皆不行）

闰十二月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券俾还其常参官在外除授及分付假宁往来并给券从之。

十年二月诏曰：君臣之际义莫重焉每闻薨殂深用恻悼宜厚哀荣之礼以申终始之恩文武朝臣有薨卒者自今已後其月俸料宜全给仍更准本官一月俸料以为赠。若诸司三品以上官及尚书省四品官仍令有司举旧令闻奏行吊祭之礼务从优备用称朕怀（初左庶子雷威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计其月俸以日

数给之帝闻之故有是命以广恩泽无几有致仕官卒者有司以官虽致仕而朝朔望请悉同正官卒者给贖从之。

三月初置司封司勋考功甲库印各一。

十一年二月置度支水运供军印。

四月敕书赐南诏异牟寻及子阁劝清平官郑回尹仇宽等各一书书左始列中书二官宣奉行复旧制也。

五月初铸河东监军之印监军有印自此始也。

十三年七月宗正卿嗣吴王献奏简王府谘议参军嗣宁王子淑葬请鹵簿宰臣等议以子淑官卑不合给特诏令给因下诏自令已後嗣王薨日宜令所司供鹵簿永为常式。

宪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京兆府界内者听进止。

八月甲申御史台奏新授常参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职事官假故满百日即合停解其未上官等并无正文武或满百日无凭举奏请自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敕到後计水陆程外满百日者并停解从之。

三年二月诏朝官寒食拜扫及出城任假内外来不须奏听进止。

四年三月⁷铁转运使李巽奏职兼两使请各为一印许之。

五年四月庚寅御史中丞王播奏准故事御史到馆驿已处上厅中使後至即就别厅如中使先至御史亦就别厅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谙往例贵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宪章喧竞道途深乖事体伏请各令遵奉故事冀其守分制可其诸司三品官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官或出衔制命或入赴阙庭诸道节度观察使赴本道及朝覲并前节度观察使敕追赴朝廷者亦准此（先是监察御史元稹自东台赴阙至敷水驿宿上厅中官仇士良後至争厅门闭斫入诘詈稹稹袜而走厅後士良随以鞭击稹伤面遂兼以他事坐贬官台司因请定制焉）。

六年十二月甲申诏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国临淄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元义方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获军赐紫金鱼袋卢坦立戟虽令式所著似有阙文而台阁相承久为定制卢坦元义方如有所见即令上闻造次而行殊乖审慎宜各罚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纳左司郎中陆则勾简之任发付不精礼部员外郎崔备工部员外郎元^三等，或以礼许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请其过尤深各罚一季俸料缘兵兴以来勋赏超越其所立戟须有明文宜令所司准旧制侍官阶勋至三品然後申请仍编於格令永为常式（近例立戟者率有银青阶而义方独据令上柱国官三品者十二戟无以阶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准准式立戟之後转为四品官者自非贬授兼判勋阶其戟不夺既而卢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获军。又请戟立已列於门议者以坦居四品官状原无据台司将劾而未举吏部尚书郑馀庆谄练旧章至自东都扬言于朝以为大不可台司因移牒诘礼部状称今文内只言勋官并不言阶而自贞元以来立戟一十八家并无银青色下阶者遂以上闻故皆坐罚而申之续放免陆则崔备元^三一月俸料甲申敕卢坦等所罚钱宜令部省收贮充省中修补已後别敕量罚并送都省贮每至岁终奏数其馀赃罚依前御史台收管）。

七年十一月丁丑诏自今遇辍朝日中书门下宜同假日不须入。

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奏请差定文武官告纸轴之物色五品已上用大花异文绫纸紫罗^七票檀木轴六品以下朝官并内装写许与大花绫^七票馀小花绫纸通用紫绫^七票檀木轴命妇邑号许用色笺花素纸小花诸色锦^七票红牙轴其红地独窠金锦线花笺红花牙拨镂轴等除恩赐请并禁断从之。

九年十月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为工部尚书充东都留守旧例命留守必赐旗甲与方镇略同及元膺受任竟无所赐朝论以东有寇虞时用元膺尤不当削以沮威望谏官上疏援华汝寿三州例赐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宠赐帝曰：此数处并不当与其後遂皆停。

十三年八月乙亥诏应同司官有大功已上亲者但非连判及勾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改换之限况国朝故事不少敕令明文具存其官署同职异司虽父子兄弟亦无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宝二年七月六日敕处分（时刑部员外郎杨嗣复以父於陵户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请出省宰臣等举令式奏请故有是敕）。

十四年四月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所管刺史失其权与职分反使镇将领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度使虽有安祿山史思明之奸恶，岂能^三处一州为反哉！

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只以夺刺史权与县令职守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从之。

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州军使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令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名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於溪洞接连蛮蕃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则不在此限（自艰难以来天下右武节将权尤重遂於所管诸郡别置镇兵以大将主之干扰郡政或为奸盗其弊日久至是宰臣因乌重胤之请始奏罢之）。

穆宗元年正月即位三月诏淄青统押海蕃每年皆有朝贺比差部领人数较多今寇盗既夷典章须守宜以後差此官正试相兼不得过五人。

六月赐河中节度使韩弘印一面先是皇甫湜专为相颇排故相李絳罢河中节度使为防御使而命絳为之至弘复授旌节而以印赐焉。

七月平卢节度使奏准敕押加新罗渤海两蕃请印一面从之。

长庆二年八月敕秋夏之间尝多水潦如缘暮夜遭雨道路不通车驾宜使放其日朝参委御史台勾当仍每具闻奏如雨不至甚不在此例。

三年五月秘书省监李随奏请造当司图书印一面从之。

四年二月甲辰敕文武百僚寒食出城及於京畿内拜扫宜令自今月二十六日已後任去馀准长庆二年二月十四日敕处分。

敬宗宝历元年正月特建武昌军额命宰相牛僧孺为节度使丙辰牛僧孺请奏使印从之。

卷六十一

帝王部·立制度第二

唐文宗太和元年五月癸酉左神策军奏当军请铸南山采造印一面。

二年六月四方馆奏请赐印一面仍以中书省四方馆为名许之。

三年十二月己未以董重质充神策诸道行营西川节度使奏请置印一面从之。

四年六月飞龙厩襄城群牧请铸印可之。

是月左右神策军奏当军於凤翔扶风县营田采造宝鸡县采造斜谷南山吴山宝鸡扶风营田共四所各请铸印并可之。

五年四月内外各省使奏请铸印从之。

是月麟州刺史崔应奏刺史铜鱼符贞元十七年蕃寇陷州城因以失坠自後刺史多是权知因循久不陈请今请敕所司铸赐从之。

六年六月戊寅右仆射王涯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礼部式亲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饰以石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禄者其用勋官及爵直诸司依出身品仍各佩刀砺纷。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其诸亲朝贺宴会服饰各依所准品诸司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三品许服花犀及班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许通服绿馀请依礼部式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其命妇客女及婢听同庶人奴及部曲请许通服黄白皂其命妇准格客女及婢得同庶人其衣服婢及庶人女妇请兼许服夹纈丈夫请通服黄白如属诸军使司及属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得服黄紫为裙及银泥罽昼锦绣等馀请依令式其袍袄制度三品已上伏请许服鹖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伏请许服地黄花及交枝绫六品已上朝参官许服小团窠绫及无文绫隔织纱独织等充除此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请禁断其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及诸司三品官并请敕下後一月日改易应诸常参官限敕下後两月日改革馀非常参官并许五月日改革外州府以敕到日起限其衫布制度内外文武常参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请许通服丝布仍不得有花纹馀请一切禁断其花丝布及撩绫除供御外请委所在长吏禁毁讫当日闻奏其不合服丝布者请敕下後限一月日内并须改易丈夫袍袄衫等曳地不得长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广阔一尺三寸已上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

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勒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後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又吴越之间织造高头草履纤如缕□前代所无费日害功颇为奢巧伏请委所在长吏当日切加禁绝其诸采帛缦或高头履及平头小花草履既任依旧馀请依所司条流准仪制令诸军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通□六品已下皆不用□者令非册拜及婚会并不用□。又准六典及礼部式诸文武赴朝诸府遵从职事一品及开府仪同三司驃骑大将军听七骑二品及特进五骑三品及散官三骑四品五品两骑六品已下一骑其散官及以礼去官五品已上将从不得过两骑。若京城外将从不在此限今约品秩职事官一品职七骑二品及中书门下三品五骑三品及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尚书省四品三骑四品五品两骑鞍通□石装其散官及以礼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过一骑。若京城外及勋绩显著职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下非常参官并不得马从未任者听乘属马鞍用乌漆装右请一品二品九骑三品七骑四品五品两骑六品一骑其京城应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已下非常参官不得以马从六品已上非常参官周亲未任者听乘马馀未任听乘属马小马鞍用乌漆装其胥吏杂色人不在此限其鞍辔装饰据所司条流得用银者四品以下并得许用垂头押鞅其用银□石者并不得用闹装其军容队伍要资华饰不在此限馀并依所司条流准少府式公主出降犊车两乘一金铜装郡主犊车两乘一铜装县主犊车两乘一铜装。又准鹵簿令外命妇一品厌翟车六乘二品三品白铜饰犊车一从车四乘四品白铜饰犊车一从车二乘者今比附前件令式参酌今时之宜妇人本来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今请外命妇一品二品中书门下三品母妻金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八人三品金铜饰犊车金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六人非尚书省御史台即白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四人四品五品白铜饰犊车白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四人六品已下昼奚车檐子舁不得过四人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其老疾者听乘苇■车及兜笼舁不得过二人庶人准此右伏缘白铜先已禁断今请应合用铜者通用□石胥吏商贾妻女老疾者听乘座车及苇■车馀并请准所司条流处分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灿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庶人准此师僧道士除纲维及两街大德馀并不得乘马请依所司条流处分准营缮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女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仍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亦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鸟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不得施悬鱼对凤瓦兽通■伏乳梁装■希祖父舍宅荫子孙虽荫尽仍听依旧居住天下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近者或步本反车横木也。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已後伏请禁断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下仍不得辄施装饰准律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正之其物可卖者听卖。若经赦後百日不改去及卖论如律。又准大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京城内坊市宅舍辄不得毁拆今。若顿令改去恐为倍费其已成者许不毁拆自今已後宜令禁断应制度衣服车乘器用宫室等其诸军诸使职掌官等并请约文武官例各委本军本使以职掌高下约为等第比类闻奏应三省御史台两京诸司及诸道在城职掌官等诸不许用本官本品例仍并不得服犀玉及车马不得饰以金银应诸色条件伏请委御史台知弹御史两巡使京兆尹及东都留守河南尹留台御史外州府长吏准条件月日切加纠察如有违越没入所犯物仍量加决责其常参官品闻奏其在城诸军诸使各委本司勾当如本司勾当不及者委台司觉察闻奏以前臣涯等奉敕令臣等同为详定酌中奏闻者伏以法惟无作作则必行令贵在宽宽则可久今臣等约所司条件令式旧章从俗酌宜务遵中道诏曰：理道所关制度最切近者风俗逾侈岁月滋甚人隳本业用多费财爱命有司载举彝制务从简朴度可久行将使尊卑有伦刑罚少息其丧葬婚嫁吉凶礼物皆有著定尤闻僭差虽不在条件之物亦委所司准令式勾当仍切加捉搦不得辄有容纵军国异容古今通礼禁军仗卫杂饰及诸道节度等使应缘军装衣服即不在此限或有留令慢法委御史台弹奏当坐长吏用清颍风帝自御极躬自俭约将革奢侈之弊遂命有司示以制度敕下之後浮议嚣腾京兆尹杜■於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奏请仍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

八年八月乙酉诏常参官私事请假者罢给乘傅。

九年三月庚午左丞庾敬休卒癸酉诏曰：官至丞郎皆朕所委不幸云：亡宜其为之废朝况朝废班列本在诸司三品之上比限近敕或乖通理昨因敬休殒丧载深伤恻自今丞郎宜准诸司三品官例罢朝一日九月甲子诏京诸司少卿监少尹等并大卿监大尹分曹视事同？卑大政河南太原等七州少尹及大都督府左右司马诸州上佐等亦如之并从宪司之请十二月敕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谏院旧无印苟有

章疏各於本司请印谏官有印人多知之至是特敕置印兼诏谏臣凡所论事有阙机密宜别以状列之不须以官衔给署。

开成元年五月集贤殿御书院请铸小印一面以御书为文。

二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史元忠奏当管八州准门下牒追刺史右鱼各一只臣勘自天宝末年频有兵戈并多失坠伏乞各赐新铜鱼可之。

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宰相带平章事出镇请朝官为幕府自今已後不得过五人官至侍御史已上即许兼奏章服从之。

武宗会昌三年五月敕诸道节度使随身不得过六十人观察使不得过四十人经略都获不得过三十人永为定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台奏准今年正月一日节文今欲条流京百司见任官但请假往处计程限一月已上者便请从发日准节文逐贯克二百文充给承後判察官如在一月内参假者不在此限从之。

五年正月中书门下奏加恩使请准会昌三年六月敕所受礼例不过三千疋仍请颁示天下诸道从之哀帝天二年四月诏曰：东上西上二卜门制置各别至於常事则以东上居先或大忌进名遂用西卜为便同於礼式何表区分顷缘闾擅权乃以阴阳取位不思南面但启西门迩来相承未议更改详其称谓似爽旧规自五月一日已後常朝取东上卜门或遇忌日奉慰即开西上卜门永为定制。

三年六月敕文武百寮每月一度入卜於贞观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贺比来视朔未正规仪今後於崇勋殿入卜付所司。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辛亥中书奏准本朝故事如封建诸王内命妇及宰相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诸道节度观察团练防御留後郎中书帖官告索绫纸票轴下所司书写印署毕进入宣赐其文武两班并诸道官员及奏荐将校敕下後并合是本道进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纳朱胶绫纸价钱各请出给伏自伪廷皆隳本朝事例每降文字下中书不分别重便令官给告示遂致所司公事全失规程自今後如非前件事例并请官中不给告示其内司大官并侍卫及赏军功将校转官即不在此限所冀受宣赐者倍荣恩渥非事例者不敢希求一则致显辨尊卑一则免无名费耗从之。

二月诏应於诸道见使斗秤并是伪朝所定宜令所司别造新朝斗秤颁下诸道其见使者纳官毁废。

八月中书奏伪廷之时诸藩参佐皆从除授自今後诸道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除授外其馀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各任本处奏辟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礼皆合於前规简辟之间无闻於滥举从之。

九月诏今後支郡公事须申本道本道誉状奏闻租庸使合有徵催只牒观察使贵全礼体。

三年正月戊戌敕兵吏部以台省礼钱为名所司妄有留滞在京者遽难应付外来者固是淹延须至条流冀绝讹弊自此後特恩授官侍卫军功改转内廷诸司带职外来进奉阙廷绫纸并宜官给无令收买旧例朱胶一切停废礼钱亦不徵取。又虑所司困阙人吏不办食直粮课逐月两司各支与钱四十贯文至於台省礼钱宜特蠲减比旧数五分许徵一分其特恩已下并不得徵纳礼钱仍令中书门下条流敕画经过诸司无至停滞其官告如是宣旨除授及品秩合进呈者准例送回馀并送纳中书门下点检给付敕书到本司十通已上官限三日内印署了三十通已上限五日五十通已上中书门下与催促如临时缓急宣赐不拘此限少府监铸造印文元属礼部两司无有推注停滞诸道使臣广徵铜炭价钱纳後别须邀索自此凡铸印宜令本司限敕到五日内进呈不计诸道在京并不得徵纳铜炭价钱所破料物并计数於租庸院请领仍预常给付价钱使尽计帐于租庸院更请或有故违必行典宪。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辛未敕三京诸道节度团练防御使刺史文武将吏州县职员皆进月旦起居表起今已後除节度使留後团练防御使唯正至进贺表其四孟月并可止绝式叶旧仪八月敕藩镇幕职皆有旧规奏荐官寮须循前例苟或隳紊难止弊讹承前使府奏请判官率皆随府除移府罢亦罢近年流例有异前规使府虽已除移判官原安旧职起今已後。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许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请即皆随府移罢旧例藩侯带平章事者所奏请判官殿中丞已上许奏绯中丞已上许奏紫今不带平章事处亦同带平章事例处分如防御团练使奏请判官自员外郎以下不在奏绯之限其所奏判官州县官并须将历任告身随奏至京如未曾有官假称试摄亦奏状内分明署出如藩镇留後及权知军州事并不在奏请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县官

须申本道请发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判官奏请从事本无官绪妄结虚衔不计职位高卑多是请兼朱紫不唯紊乱实启 幸求宜令通下诸道州府切准敕命处分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刘岳奏凡在立朝悉是为臣之责每蒙进秩咸加报上之忠奉敕命以迁升固当感 降纶言而褒饰或未捧观将使知罢陟之繇认训诰之旨必在各颁官告令睹制词处班列以增光傅子孙而永耀伏请自今凡有除转登朝官已上在京卜门宣赐在外则付本州使赐之敕旨朝官素有品秩不可一例颁宣文班三品已上丞郎给舍谏议武班大将军已上宜赐官告（旧例吏部出告身纳出朱胶纸轴钱分给朝臣或亲旧者随即给付而官贫不办者但领敕牒而已丧乱之後因以为常朝臣多不出告身制下之後中书但收其制辞编为敕甲本官不见奖饬之词故有是奏敕旨不编班得事体也。其後执政者相与谋罢朱胶纸轴之例以为天下吏员无多除拜以简给胶轴之费岁不过数万国家既锡以禄位而邀其胶纸之直是巨细不相称也。因奏覆凡中外官除拜并宣赐官告然执政之议虽善盖图其始不料其终何者同光世至天成初官爵之命在於除授中外正员官其馀侍御帖号则宠徽军中将校而已自长兴已来除授日多上至军中卒伍下迨州使镇戍簿籍胥吏之流皆有银青官宪之号每岁给赐告身动盈数万非止胶纸之虚费财力而。又赏激之道难以劝功以臣料终则知执政图始之非善也。劝作事谋始凡执政者慎图之。）

二年正月诏曰：乱离斯久法制多隳不有举明从何禁止而衣服鞞马之流多逾品式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职员名目是押衙兵马使指挥使骑马使得有暖坐诸部军将衙官使下系名籍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系不得参杂兼有富户或投名於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摄贵免丁徭须议条流以惩逾越如有此色人仰所在禁道追索所受文书申奏当行严断以肃奸欺。

四年正月中书奏凡外朝官此後并令中谢从之。

长兴元年七月敕诸道得替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到京朝见後并宜班行比拟如未有员阙可令随常参官逐日至。

十月给事中崔衍奏当省给纳诸州铜鱼勘问本行令史状称内库每州有铜鱼八只一只大七只小两只右五只左其右铜鱼一只长留在内留一只在本州库逐季申报平安左鱼五只皆镌次第字号每新除刺史到郡後即差人到当省请领左鱼当司覆奏内库次第出给左鱼一只当省责领分付到州集官吏取州库右鱼契合却差人送左鱼纳省如别除刺史州司。又请次第左右周而复始臣以州司差人请鱼往来须有烦费请此後所除刺史在京受命或经过都城者可令自牒当省请左鱼贲归本郡契合然後差人纳省敕冀稍免烦劳从之。

二年四月己巳敕朝臣居丧终制委御史台具姓名申奏诸道宾从除丧後各宜行恩命州县官才受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忧者服阙日除官。

十月丙寅敕皇王御宇切在推恩臣下尽忠皆思励节显祖宗於奕世耀妻子以荣家位有高低事无偏党方当景运务洽群心将弘莫大之规宜定维新之制自此在朝臣寮及藩侯郡守据理例合得追赠者新受命後便於所司投状旋与施行封妻荫子准格合得者亦施行兼自中兴以来外官曾任朝班据在朝时品秩格例合得封赠叙封未 恩命者并与施行其叙封妻室品荫子孙等仍令所司一一具格式申奏其或应得而不与之者罪在所司官吏其馀进马斋郎遇有员阙据资荫合得先受官者先与收补後受官者据日月依次第施行如或 旬私公然越次本人本司官吏当行责罚仍令御史台常加访察不得辄有违越庶激为臣为子尽孝尽忠各守公方共裨皇化。

三年正月戊申中书门下奏见任宰臣四员外其馀诸使兼侍中中书令平章事并是使相向来班序皆在见任宰臣之下今缘秦王从荣是亲王新加兼中书令与诸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到中书位次今特商议伏以政事之权虽崇四辅周行之列亦长诸王宜显奉於本枝固不同於异姓今後望请亲王官至兼侍中中书令则与见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诸王兼侍中中书令居右如亲王及诸使守侍中中书令亦并是使相既不知印不署敕亦分行居右其馀使相请依旧规从之。

壬子太常礼院奏衣服制度准。

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诏曰：冠冕制度已备令文彝常服饰未为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至五年七月一日敕七品已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已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又咸亨五年五月十日敕如闻在外军人百姓有不依令

式遂於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在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

又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制三品已上服大料细绫及罗其色紫五品已上服小料细绫及罗其色朱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其色黄七品八品九品流外庶人服细绫_二布其色黄白者。又永徽三年八月十四日诏鱼袋之制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章要重者臣今详酌本非朝命不得辄悬鱼袋内外臣寮所衣朱紫服饰降於近代不越时宜将_彳建衣装各立军号当司从来无例检详其经商百姓等则不得著色样绫罗及紫皂杂色衣服金色带亦不载短长制度敕旨礼所奏内外臣僚所衣朱紫服饰不越时宜将_彳建衣装各立军号一切仍旧其经过百姓不得著色样绫罗及紫皂杂色衣服金色带等宜依。

四月甲寅敕诸道节度都获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到朝廷未有班位定规起今後不带使相节度使班位可取使相班为例据检校官高者为上如检校同即以先授者为上其诸州防御团练使刺史亦准此仍前资居见任之下。

愍帝应顺元年三月故忠武军节度使孟鹄男遵古上言乞立先臣神道碑诏今後藩侯带同平章事已上薨谢者并差官撰文宣赐未带相印及刺史以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制撰不在奏闻。

末帝清泰二年三月辛亥两街功德使雍王重美奏每年诞节诸道州府奏荐僧尼道士紫衣师号渐多今欲量立条式僧讲论讲经表白各三科文章应制十二科持念一科禅声赞科并於本伎能中条贯道士经法科试义十道讲论科试经论文章应制科试诗表白科试声喉声赞科试步虚三启焚_二科试斋醮仪诏曰：重美学洞儒玄官居尹正因三教之议论希干春之渥恩特立条流以防滥进从之。

晋高祖天福二年四月己亥诏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馀从令式处分甲辰中书奏以二月二十六日敕内外官臣僚亡父母祖父母据品秩未封赠已封赠三代者更加恩命按旧制一品官亡父已上三代约其子官品第降一等亡母追封国号祖母已上第降一等敕曰：自家刑国历代明规祖德宗功前王至训在君上之尊则异在臣下之孝皆同凡有公田并立私庙自经多难不举旧章今以应运开基体元布化不思奉已专务安人高低推念祖之诚内外保貽孙之庆其内外官等准敕合与三代已下封赠者并以见居官品数比拟冀使人之例不轻王父之尊永载简编普示孝理是月中书奏翰林志节文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日制并使白麻纸不使印双日起草候卜门之钥入而後进只日百僚立班於宣政殿枢密使引案自东上下门出。若拜免宰相即委通事舍人馀付中书门下并通事舍人短步而宣出机要速亦使双日甚者虽休假退朝而出之敕曰：九五之尊亿兆所赖法天敷化师古宣风宜循历代之规以补前王之阙今据翰林志言立后不言立妃言储君不言亲王公主兼三师位在三公之上亦不在其间起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馀从令式处分。

闰七月壬申尚书户部奏李自伦义居七世准敕旌表门闾先有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阙阔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号为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冲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则令式不该诏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不载令文。又无敕命既非故事难黷大伦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於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安棹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势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树植随其事力其同籍簿课役一准令式。

十一月戊午中书奏准杂令车驾巡幸所州县官人见在驾所祇承赐会并同京官可之。

三年五月敕旧制内外臣僚据官品私门合立戟事将相之崇朝廷所重并输忠节仰奉宗祧宜旌佐国之功显示荣家之庆应中外臣僚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及诸道节度使并许私门立戟仍并官给并各赐诏书仍据官品依令式处分。

七月中书奏准敕制皇帝受命宝今按《唐书》贞观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玺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敕曰：受命宝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按受命宝者天子修封禅礼神_二则用之其始皆破皇业钱以制之皇业者藩邸王事之所有）七年二月甲辰敕应内外诸司诸使及诸道州府凡有诸色公事须具奏闻今後不得将白状及_口子记事申覆如事关机密即准先降宣命宝封斜角不题事目通下其合申中书及中书勘会公事所申状亦须是本司及逐处官员印署不得将白状及记事_口子兼令司局抄_口供申宜令御史台及宣徽院三司卫司诸道州府切准此指挥。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敕曰：留守之任委寄非轻凡降丝纶宜同将相起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制仍付所司。

开运三年正月诏改铸天下合同印书诏印御前印并以黄金为之。

汉隐帝乾三年五月诏诸道州府差置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敕本处团集官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

周太祖广顺元年三月辛夕敕职当参佐位列宾僚苟无职馭之人颇异筑台之礼虽事因改易而理未酌中宜降明文庶永为制副留守节度副使行军两京少尹留守判官两使判命并许差定当直人力不得过十五人节度推官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不得过十人诸府少尹书记友使防御团练副使不得过七人并取本厅旧当职人力数少不及新定数目只仰依旧人数差定仍令逐处系帐收管此外如敢不遵条制多有占差额外影占人户其本官当行朝典。

汉隐帝时有人言府州从事令录皆请料钱自合雇人驱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户秉政者然之下诏州府从事令录本处先差职役并速放散归农不得差为参从贫官有独行趋府者太祖颇知之故有是命。

三年七月丁酉敕赋税婚田比来州县之职盗贼烟火元系巡镇之司各有区分不相逾越或侵职分是紊规绳切虑所在职员尚循旧弊须行馀贯以正纪纲京兆凤翔府同华耀等州所管州县军镇顷因唐末藩镇殊风久历岁时未能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听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後各守职分专切提撕如所职疏遗各行按责其州府不得差监徵军将下县庶期静辨无使烦劳。

世宗显德四年七月甲辰诏曰：准令诸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州县争论旧有革每至农月贵塞讼端近闻官吏因循繇此成弊凡有诉竟故作逗留至时而不与尽词入务而即便停罢强猾者因此得志孤弱者无以自伸起今後应有人论诉物业婚姻取十一月一日後许陈词状至三月三十日权停自三月三十日已前如已有陈词至权停日公事未了绝者仰本处州县亦与尽理勘逐须见定夺了绝其本处官吏如敢违慢并当重责其三月一日後至十月三十日前如有婚田词讼者州县不得与理。若是交相侵夺情理妨害不可停滞者不拘此限。

五年十月癸夕铸奉使印五十面。

六年三月癸酉敕铜鱼之设虽载前编原其始初盖防伪滥今诸道牧守每遇除移并特降放制书。又何假於符契如闻请纳颇是烦劳宜易前规罢兹虚器其铜鱼并宜停废。

卷六十二

帝王部·发号令第一

易后之象曰：后以施命告四方《书》曰：令出惟行盖夫诰誓之文自三王而始作者矣。若夫履至尊之重司生人之命固必讲求治道畴咨政典稽合谟训懋建皇极使命令之出。若流水之顺化导所及类随风之偃其或因事立制乘时创法防禁之设以谨乎！逾矩约束之行以昭乎！垂范明悬赏格以速於夷凶申严宪度以臻於敦俗自非较。若画一简而易从理契於物宜事式於古训垂可久而靡忒示必信而不愆亦何以厌伏乎！群心涣汗乎！大号者也。

商成汤既黜夏命（出其王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至自东郊告诸侯群后无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备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一作工音）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力弗予（音与）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政）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周成王归自奄（伐奄归）在宗周诰庶邦（诰以祸福）作多方（众方天下诸侯）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於宗周（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作费誓王亲征奄灭其国五月还至镐京）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周公以王命顺大道告四方称周公以别王自告）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殷之诸侯正民者我天下汝命谓诛纣也。言天下无不知纣暴虐以取亡）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於祀惟帝降格於夏（大惟为王谋之命不长敬念于祭祀谓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谴告之

谓灾异)有夏诞厥逸不肯言於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忧言於民无忧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於帝之迪(言桀乃大为过昏之行不能终日劝於天之道)乃尔攸闻(言桀之恶乃汝所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於民之丽(桀其谋天之命不能开于民所施政教严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於内乱与(桀乃大下罚於民重乱有夏言残虐外不忧民内不勤德因甲於内乱内之言昏甚)不克灵承於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於民(言桀不能奉善於人众无大惟进恭德大舒情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丕质日钦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政亦惟有夏之民贪叨忿丕质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谓残贼臣)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天惟时桀恶改更求民主以代之正大明美之命於成汤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纯(命汤刑绝有夏惟天不与桀亦已大)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於多享(天所以不与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义民为臣而不能长久多享国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惟桀之所谓恭人众士大不克明安享於民言乱王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於民至於百为大不克开(桀之众士乃相与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为言虐非一大不能阖民以善言于桀合志)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汤能用汝众方之贤大代夏政为天下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汤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劝善其人虽刑亦用劝善言政刑清)以至於帝乙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言自汤至于帝乙皆成其王道畏慎辅相无不明有德慎去刑罚亦能劝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绝戮众罪亦能劝善开于无罪之人必无枉纵亦能用劝善)今至於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谓纣不能用汝众方享天之命故诛灭之)呜呼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叹而顺其事以告汝多方非天用释弃桀纵恶自弃故诛放)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非天用弃有殷乃惟汝君纣用汝众方大为过恶者共谋天之命恶事尽有辞说布在天下故见诛灭)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於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夏说桀也。言桀谋其政不成於享故天下是丧亡以祸之使天下有国圣人代之言有国明皇天无亲佑有德)乃惟尔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纣逸豫其过逸言纵恣无度)图厥政不蠲天惟降时丧(纣谋其政不洁进於善故天惟下是丧亡谓诛灭)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惟善人无念於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则为圣人言桀纣非实狂愚以不念善故灭亡)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天以汤故五年须暇汤之子孙冀其改悔而纣大为民上肆行无道事无可念言无可听武王服丧三年还师二年)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天惟求汝众方之贤大动纣以威开其能顾天可以代者)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灵承於旅(惟汝众方之中无堪顾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众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天以我周德之故惟教我用美道伐殷大与我殷之王命以正汝众方之诸侯)今我曷敢多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今我何敢多诰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国民命用诛管蔡商奄之君)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汝曷不以诚信行宽裕之道於汝众方欲其戒四国崇和协)尔曷不夹介我周王享天之命(夹近也。汝何不近大见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为不安乎!)今尔尚宅尔宅畷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诸侯皆尚得居汝常宅君臣民皆尚得畷汝故田汝何不顺从王政广天之命而自怀疑)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汝所蹈行数为不安汝心未爱我周故)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尽播弃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於正(汝未爱我周播弃天命是汝乃自为不常谋信于正道)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谋信於正道故其告教之谓许以文诰其战要囚之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至於再至於三(再谓三监淮夷叛时三谓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屡不静之事)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我诰教战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诛汝君乃其大罚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非我有周执德不安宁自诛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诛)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叹而以道告汝众方与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监谓成周之监此指谓所迁顽民殷众士今汝奔走来从臣我我监五年无过则得还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长事小大众正官之人汝无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为不和汝有方多士当和之哉!汝亲近室家不睦汝亦当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职事)尔尚不忘於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几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则以敬敬常在汝位)克阅於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畷尔田(汝能使我阅其於汝邑而以汝所谋为大则汝乃用是洛邑,庶几长力畷女田

矣。言虽迁徙而以善得反邑里矣。)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汝能善天惟与汝怜汝我有周惟共大赐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怜赐。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几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曰:呜呼多士尔不克劝忱我命尔亦,则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叹而言曰:众士汝不能劝信我命汝亦,则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若尔乃惟逸豫颇僻大弃王命,则惟汝众方取天之威我则致行天罚离远汝土将远徙之)王曰:我不惟多诰我惟祗告尔命(我不惟多诰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於和则无我怨(又诰汝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诛汝汝无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诛之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下之正号)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既受顾命群臣陈戒遂报告之因是曰:遂)康王之诰(求诸侯之见辅弼也。)王出在应门之内(出毕门立应门内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二公为二伯各率其所掌诸侯随其方为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诸侯皆陈四黄马朱以为庭实)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宾诸侯也。举奉圭兼币之辞言一二见非一也。为藩卫。故曰:臣卫来朝而遇丧遂因见新王敢执壤地所出而奠赉也。)太保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诸侯拜送币而首至地尽礼也。康王以义继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币)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蒙宰与司徒皆共群臣诸侯兼进陈戒不言诸侯以内见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国殷之王命谓诛纣也。)惟周文武诞受。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道而顺之能爱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当尽和天下赏罚能定其功用布遗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孙无穷)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务崇先人之美)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言当张大六师之众无坏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顺其戒而告之不言群臣以内见外)惟予一人钊报诰(报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务咎恶)底至齐信用昭明於天下(致行至忠信之道明明於天下言圣德洽)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言文武既圣则亦有勇猛如熊罴之士忠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君圣臣良用端直之命於上天天大用训其道付与四方之国王天下)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诸侯树以为藩屏傅王业在我後之人谓子孙)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几相与顾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虽汝身在外土为诸侯汝心常当忠笃无不在王室熊罴之士励朝臣此督诸侯)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各当用心奉忧其所行顺道无自荒怠遗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谓也。)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已听诰命趋出罢退诸侯归国朝臣就次)王释冕反丧服(脱去黼冕反服丧服居倚庐)

汉高祖二年使诸将略地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若者豫及之辞言以万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万户)

六年令天下县邑城(皇后公主所食田邑令各筑其城也。县之与邑皆令筑城)

十一年冬以代相国陈反帝亲征之诏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三岁。

十二年二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斂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於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七年十月令列侯太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徵捕(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後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

景帝後二年十月省彻侯之国(文帝遣列侯之国今省之省音所领反)

武帝天汉二年十一月诏关内都尉曰:今豪杰虽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

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帝在甘泉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櫓(櫓也。远与敌战故以车马櫓用自蔽也。一说櫓望敌之楼也。)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用短兵则士众多死伤)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郡国地震或山摧诏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

五凤二年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侯以愆（小雅伐木之诗也。■侯食也。愆过也。言人无恩德不相饮食则阙乾■侯之事为过恶也。乾音干■侯音侯）勿行苛政。

成帝阳朔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於蕃时雍（黎众也。时是也。雍和也。言众民，於是变化用是大和蕃多也。尚书作变而此纪作蕃两说并通蕃音扶元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谓为轻小之事也。）所奏请多违时政（时政月令也。）傅以不知周行天下（言递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令周遍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

永始四年六月诏曰：圣王明礼制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以义为上以利为下）方今世俗奢僭罔极（罔无也。极中也。）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则法也。）未闻■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兴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被皮义切）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浸渐也。）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之诗也。赫赫盛貌也。师尹尹氏为大师之官也。言居位盛高备为众庶所瞻仰）其中敕有司以渐禁之（谓约束也。）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然则禁红紫之属）列位近臣各自省改（省视也。视而改之《论语》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哀帝绥和三年四月即位六月诏郡国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与宁三年（宁与处家丧）。

後汉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并必政切）上大司徒大司马二府，於是条奏并省四百馀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七年正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於富者奢僭贫者单财（单尽也。）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仓卒谓丧乱也。谓厚葬者皆被发掘故乃知其咎咎恶也。）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槨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於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於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游食谓浮食者）有司具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之郡国。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偃师至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陟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輜重不得辄■桥道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刺探谓候伺探音汤檻切）出入前後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

元和二年正月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享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愠■□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馀如襄城令刘万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於下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顺帝永建二年二月诏以民入山凿石发泄藏气敕有司简察所当禁绝。

魏太祖为汉丞相建安八年五月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魏书云：绥却也。有前一尺无却一寸）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军者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斗士食于功则率轻於死二者设子国则天

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昔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文帝黄初五年诏曰：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於猛虎吾被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诚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後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或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於前殿并四位於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师丹中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繇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後嗣万一有繇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後之义敢为佞邪导谏时君妄建非正之统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於令典。

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後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路置谏官以掌之。

五年正月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咸宁四年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诞伤财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惠帝永平元年正月诏子弟及群官并不得谒陵。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初禁招鬼葬。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

安帝义熙元年五月禁绢扇及蒲。

後魏道武天兴三年十二月诏曰：世俗谓汉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徵致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可已者诚惑於逐鹿之说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纵乱随灭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故春秋之义大一统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兴废之有期保天命之不易察徵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难之僭肆思多福於止足则几於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於天年流馀庆於後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勸哉！戒之可不慎欤时太史属天文错乱帝亲筮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丙申复诏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闭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畅义发家倍故繇此起兵繇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繇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所重舍之所轻所贵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不可薄姬之为下虽卑而不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於覆束家矣。故量已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於门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繇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於治矣。

太武大延三年五月诏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渐晏比年以来屡诏有司班宣惠政与民宁息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纪察非法废公带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诏曰：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

九年十月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料限文成兴光元年九月闭都城门大索三日获奸人亡命数百人。

大安五年诏曰：夫褒赏必於有功刑罚审於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繇来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弹坐使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是启奸邪之路长贪暴之心岂所谓原情处罪以正天下自今诸迁代者仰别在职殿最案制治罪克举者加以爵宠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异刑赏不差主者明为条制以为常楷。

和平四年十二月辛丑诏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有司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壬寅诏夫婚姻者人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世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於苟合无所择选今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谋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献文天安元年七月辛亥诏诸有诈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职其有祖父假爵号货求正名者不听继袭诸非劳进超迁者亦各还初不以实闻者以大不敬论。

皇兴五年三月乙亥诏曰：天安以来军国多务南定徐方北扫遗虏征戍之人亡窜非一虽罪合刑书每加哀宥然宽政犹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肃奸伪自今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听归首不首者论如律。

孝文延兴二年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去声。

四年二月辛未禁断寒食。

五年四月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六年禁杀牛马。

太和二年五月诏婚聘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乃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耦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

三年诏曰：治因教宽弊由网密今侯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财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罚之，於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宣斗自是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七年正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宽政而明不烛远有缺焉故见问守宰苛虐之状於州郡使者令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後犯无恕。

十九年正月帝伐齐至悬瓠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

六年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於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是年广川王谐薨有司奏广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审以新尊从於卑旧为复以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雒之人自兹厥後恐可归骸邛岭皆不得就茔常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妻坟在常代夫死於雒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燕赵身官京雒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

二十五年三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馀禁断。

七月丁亥诏邪佞毁朝固惟治蠹贪夫窃位大政以亏主者弹劾不肖明黜资禄。又曰：轻徭薄赋君人常理岁中常役具以状闻。

宣武景明四年十二月诏曰：先朝制立轨式庶事唯允但岁积人移物情乖情比或擅有增损废坠不行或守旧违宜时有妨舛或职分错乱互相推委其下有司列其疑阙速以奏闻。

正始元年十月诏断群官白衣募吏。

永平二年四月诏曰：圣人济世随物隆或正或权理无常在先朝以驾甫迁嵩基始构河雒民庶徙旧未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阙西南郡蛮填聚沔阳赋城连邑作戍蠹尔愚巴心未纯款故暂抑造育之仁权

受肃奸之法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杨郢荆益皆为我所有保□诸蛮罔不归附商洛民情诚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无赖之徒轻相劫掠屠害良善离人父兄萧衍为酷实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舍此残贼未令之愆并敕缘边州镇自今以後不听境外寇盗犯者罪同境内。若州镇主将知容不纠坐之如律。

六月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

四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

延昌二年二月诏定奴良之制以景明为断。

九月诏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重申杀牛之禁。

二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之仍停安堵永业门才术艺应於时求者自别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孙汉之刘族遍於海内咸致蕃衍岂拘南北千里而已哉！

神龟元年十二月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凭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甫山以西拟为九原也。

正光五年八月诏曰：赏贵宿劳明主常德恩沾旧绩哲后彝范太祖道武帝应期拨乱大造区夏世祖太武皇帝纘戎丕绪光阐王业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阔行间备尝劳剧逮显宗献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旆便差割强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雒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俯增戍朔陲戎捍所寄■惟斯等先帝以其诚效既亮方加酬赐会宛郢驰烽胸泗告警军旗频动兵连积岁兹恩仍寢用迄于今怨叛之兴颇繇於此朕叨承乾历抚馭宇宙调风布政思广惠液宜追述前恩敷兹後施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当使人齐其力奋击先驱妖党犯■鬼必可荡涤冲铎斩级自依常赏。

孝昌元年八月癸酉诏断远近贡献珍丽违者免官十二月壬午诏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宁乱声溢朔南化清中宇业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龄纂历夙馭鸿基战战兢兢。若临深渊■於治道政刑未孚权臣擅命乱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构妖蠢尔荆蛮氛埃不息孔炽甚於泾阳出车切於细柳师旅盘桓留滞不进北■育悬危南阳告急将亏荆沔之地以致蹙国之忧今茅鞞挹腕爪牙叹愤并欲摧挫封豕剿截长蛇使人神两泰幽明献吉朕将躬馭六师扫荡逋秽其配依六军分隶熊虎前驱後队左翼右师必令将帅雄果军吏明齐粮仗车马速度时须其有失律亡军兵卒逃叛盗贼劫掠伏窜山泽者免其往咎录其後效别立募格听其自新广下州郡令赴军所先讨荆蛮疆理南服戈旗东指扫平淮外然後奋七萃於西戎腾五牛於北狄躬抚乱离之苦面恤饥寒之患尔乃还蹕蒿宇饮至庙庭沉璧河雒告成泰岱，岂不盛欤百官外内牧守军宰宜各肃勤用明尔职。

孝庄建义元年六月己酉诏诸有私马仗从戎者职人侵优两大阶亦授实官。若武艺超伦者虽无私马亦依前条虽不超伦但射槊超辟一艺而胆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者优一大阶一军级实官。若无姓第者从八品出身阶依前加特授实官。

七月丁巳诏从四品以上从征者不得优阶正四品者优一军级从三品以上从征者优一大阶正五品已下还依前格。若有正阶十馀计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阶。

永安二年五月诏私马仗从戎优阶授官。又诏职人及民出马优阶各有差。

八月庚戌朔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徵责。

十一月诏群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阙程会有差。

三年十月丁未诏募攻河桥格赏帛授官各有差。

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还往。

出帝大昌元年六月诏诸授建明普泰封爵况级优特之旨悉追。

卷六十三

帝王部·发号令第二

後周太祖为西魏丞相以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欲革其弊帝因祭庙群臣毕至乃命度支尚书苏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於王庭柱国泊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曰：昔尧命羲和允^三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将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灵命稽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乎！尔在位昔我之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损其旧自时厥後陵夷之弊用兴大难於彼东丘则我黎民咸坠涂炭惟子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训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三上帝降鉴睿圣植元后以^三之惟时元后弗克独^三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於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三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三服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政於何弗儿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皇帝。若曰：柱国惟四海之不造载坠一纪天未绝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坠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入录公其允文允武克军克民迪七德敷九功彘暴除乱下绥我苍生傍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皇帝。若曰：列将汝惟膺扬作朕牙爪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狙征绥之威刑期於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重女功民之不率於慈孝则骨肉之恩薄弗^三於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惟兹六物^三为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民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者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均万国。若天之有斗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於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按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侯朕惟否德信其一心力祇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叶乎！朕心^三德允元惟厥艰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於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符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国诤泊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三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而未闻惟帝念功将反叔世遯致於雍庸锡降丕命乎！我群臣^三专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罔不有初鲜克有终商《书》曰：始终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济日新之明德我群臣敢不夙夜对扬哉！惟兹大谊未光於四表聿以迈积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於道永膺无疆之休帝曰：钦哉！自是之後文章依此体。

明帝武成元年五月乙夕^口诏曰：比屡有纠察官司赦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繇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惟库厩仓廩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为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国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但免其罪徵备如法。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诏曰：二仪创辟玄象著明三才已备历数昭列故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务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顺昊天忧劳庶政历象以阴阳为首泊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厉自顷朝廷权輿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致风雨愆时疾病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昌朕甚伤之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顺天心。

天和元年五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惟敬是以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

所以长守邦国於焉 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苾弘表昆吾之稔杜箕有扬觶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典茫然已坠於地昔周王受命请问颡项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有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鉴斯在。

建德三年正月诏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惟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

静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即位十二月诏曰：诗称不如同姓傳曰：异姓为後盖明别亲疏皎然不杂太祖受命龙德犹潜表革代之文星垂旧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臣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不歆非类异骨肉而共 尝不爱其亲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获故君临区 累世於兹不可仍遵谦挹之旨久行权宜之制诸改姓者悉宜复旧。

隋高祖开皇三年正月禁大刀长槊。

十二年八月制宿卫者不得辄离所守。

十三年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宜禁之。

炀帝大业元年三月诏曰：听采輿讼谋及庶民故能审政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微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朝纲，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伸关河重阻无繇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说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恍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 句私不便於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义搭钩攒刃之类皆禁绝之十一年二月庚午诏曰：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人居散逸田畴无伍郭郭不 遂使游惰 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其为事条务令得所。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诏曰：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 如讎尝无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县犹有馀粮遂使聚敛无厌穷兵不已忠良屏迹邪伪当涂庆妖怪为祲祥称希旨为奉法至於亡灭上莫之知静言其事可为太息者也。朕恭膺宝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起军以来於今期月军书羽檄日有百数一言一事皆亲览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虑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镇习俗未惩表疏因循尚多迂诞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 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於体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停於一言万机湊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处断不知此者谓我何哉！宜颁告远近知朕至意。

二年七月讨王世充诏曰：世充僭逆拘逼黎元向化之徒无繇自达朕恶烦百姓不欲兴戎久戢兵威未穷征讨然而纵溢弥甚暴虐不悛愍彼方隅久遭涂炭贼既粮尽计竭众叛亲离恶稔贯盈亡徵已见今则分命骁勇步骑齐趋直指雒滨冲其巢穴招纳降附拯救阽危务在安人岂实求利兵马所到有因事立功擒敌制胜者重颁爵命厚加褒赏其金玉府藏分赐将士酬赏之科仍依别格宜明申布咸使知闻十月诏曰：士非素厉难以应敌设法垂宪期於不犯自今已後有背军镇征役者随即科处必无容贷宜明宣告咸使知闻。

四年二月秦王讨世充奏请进围东都高祖谓使人宇文士及曰：归报尔主今取东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赐将士。

太宗贞观二年九月诏曰：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仪感德百灵效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朕恭膺大宝情深夕惕每见表奏符瑞慙恧增怀。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於政术。若时主肆虐嘉祝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为可请自今已後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应奏者唯显瑞物色目及出现处更不得苟陈虚饰徒事浮词。

三年四月诏曰：百行之本要道唯孝一言终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长宽简之令行焉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在朕躬，爰自幼年夙稟庭训岂徒学闻诗礼因令平定国家是以提三尺之剑起一旅之师戮鲸鯢于原野救黎蒸于涂炭 雷缔构备尝夷险仁发於心义形於色大敌必勇匪为身谋大愆必诛志安天下太上皇留心姑射尚想轩轳驻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极顾惟虚薄辞不获免 奉制诰负 当朝乃眷宫宇载怀冰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寐静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玄之心称严君之意欲勤恤典刑举直错枉允 人瘼亲贤用能

拯济困穷抑损浇伪开直言之路广不讳之门闻所未闻日慎一日望人皆见德变至於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怨则朕躬之责训道不明也。朕闻《书》曰：至口感神况於百辟乎！况於兆庶乎！比闻远近黔黎耻为盗贼州县图圉多并空虚岂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厌乱因其迁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天下多矣。每见村落丘墟未尝不抚膺太息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不惟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长幼有序敬让兴行其孝义之家赐粟五石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岁加绢二疋妇女正月以来生男粟一石鰥寡口独不能自存逃户初还交无粮贮州县长官量加赈恤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讼简或贪婪货贿害政捐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进白屋之内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信堪理时务或在昏乱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泣辜慎罚前王所重枉系一日事等三秋州县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四年七月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心也。

五年十二月诏曰：钦明慎徽之朝稽古为本体国经野之制利建为先莫不因可大之功弘可久之德与万方同其乐百姓共其安飨祚遐长卜年用永疏爵以五锡壤惟三周监二代焕乎！前史魏晋迄今旧章浸废维城之义缺如建侯之道斯绝王纲弛内无拯救之臣国步才口外无藩屏之卫致令大盗猖獗动有窥觐蒸庶板荡屡遭涂炭进乖为民之策退失象贤之典宁邦固本其可得乎！朕祇膺大宝钦承景命励精治术安辑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日月所临无思不服岂伊人力天实赐之既荷殊私休弘大赉疆理都邑褒锡亲贤与夫懿戚元功共享其利自我作古不必专依前典允今约古隆基垂统世禄传家足以载德图身厚已足以竭诚自然国有常奉民获其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德行可称忠节显著者宜令作镇藩部宣条牧民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酬勤报效仍宜有差宜令所司明为条例等级具以奏闻。

九年十一月诏曰：高祖文皇帝天纵神武膺口受图可久之德格乎！区宇敦睦九族协和万邦贤能必进德化潜洽革百王之弊兴三代之风天平地成迓安远肃至德被於四海休烈光於千载巍巍荡荡无得而称焉朕嗣膺宝祚夙夜兢惕思述先志被之率土其内外姻戚生平故旧太原元从官人及历试之所文武僚佐爱洎胥吏往虽每降国恩恐未周悉或才用不申阶品屈滞或家道贫匮子孙沉沦须有矜量咸使得所先朝忧劳庶政唯以恤民为本诸州都督刺史有政绩可称者具以名闻其诸州百姓奉营山陵者亦宜量有蠲免可令所司详为条例闻奏并务从优厚称朕意焉。

十二年七月诏曰：朕听朝之暇颇观前史每览名贤佐时忠臣口旬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欷歔至於近代以来年载非远然其胷绪或当见存纵未显加旌擢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贞观以来犯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

十六年十月诏曰：盗贼之作为害口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有盗发不欲陈告乡村长正知其此情遽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论先劾物主爱及邻伍久婴縲口曳有一於斯甚亏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采察随事绳纠。

十九年九月以旧制勋官十二等有战功者随高下以授之帝欲隆渡辽之赏因下诏曰：授以勋级本据有功。若不优异无繇劝奖今讨高丽其从驾爱及水陆诸军战阵有功者并听从高品上累加六军大悦高宗永徽三年五月己未制禁断五日进献及更相赠遗。

显庆四年十一月诏曰：凡百具僚群公卿尹除命甫及多存饰让言励已以辞荣未举能以自代既取当年之诮还愆曩烈之风自兹厥後须革前事必欲税驾濠濮口口被岩廊宜各举所知自代仍宜显述才行送付中书省将随才叙用。

咸亨五年五月诏曰：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小袄子或於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徵求虽於吉凶之家小有口卑助在於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後宜令官司严加禁断。

中宗神龙三年四月制自今应是诸节日并不得辄有进献其诸亲百官有事须献食者并不得用假花假果金薄银薄等物。又每年孟兰盆宜用真实饼果装饰不须用金宝缯采浮假之物其少府监所供进器玩及杂用诸物皆准此。又所在五月五日非期功已上亲不得辄相赠遗（当时虽有其文而竟无能行其事者故

贤人君子以是增忧叹焉。

景龙四年二月癸巳申明旧敕禁寒食日以鸡卵相饷遗。

睿宗太极元年三月制曰：王道至公所以承於天地臣心一德所以固於邦家朕绍膺丕业务存简惠冀有耻。且格无侵于刑如闻百司非常宽纵凡是与夺公然囑请及其不遂即生谤铄御史纵知亦不弹纠文昌会府众务所归御史宪司绳劾斯举自今已後王公朝士有囑请者所繇官密奏闻。若苟相容隐御史访察弹纠。

玄宗开元二年二月诏曰：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繇陈牒简验然後听许癸亥制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六月制应说灾祥诳惑闾里并令州县长官等严加捉搦仍令御史访察绳纠。

四年二月诏曰：彰施服色分别贵贱苟容僭滥有乖仪式如闻内外官绝无着碧者皆诈着绿以为常事。又军将在阵赏借绯紫本是从戎缺胯之服一得以後遂别着长袍递相仿效。又入蕃使等别敕借绯紫者使回合停或有便着曾无愧耻宪司不能举劾遂令此弊滋甚自今已後衙内宜专定殿中侍御史纠察并限十日内容其改正如更有犯者所繇御史本司官长并量事贬降。

四月制曰：朕闻颜回知过不无过也。蘧瑗知非不无非也。孔子曰：过则勿惮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则古之贤人知未能免朕膺骏命光阐鸿猷思革颓风以清贪吏作程者不要於密贵於必行行法者不要於严贵於中比岁或使者按察或宪司绳纠未能发明大体颇亦委曲小瑕殊异恢恢之言遂行察察之事一从过误永黜彝伦铨管不许弃瑕簿书宁期刷耻怀才则每岁见斥登用则终身蔑闻静言思之诚未为得学以从政禄以代农代农不可以易业从政不可以紊序永鉴前弊当无废人改而更张朕之志也。官人有负犯洗涤赦宥者宜并除限选日量资依旧选例处分。又诸色勾徵延限未纳已历年序所繇州县无凭终不敢放或已沦已没重被徵收或先死先逃勒出邻保令兹贫弱何以获安自今已後有隐欺勾者宜勾当年事连去年亦任通勾隔年以去不在勾限其官典隐欺赃在限内者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闰十二月诏曰：如闻两京间驿家缘使命极繁其中多有妄索供给宜令御史刘、王往南北两路简察随事奏闻。

五年三月诏曰：僧尼道士等先有处分不许与百姓家还往闻近日仍有犯者宜令州县捉搦勿使更然十月甲申诏曰：王者钦。若天道率繇时令考六官之法五纪之化故得灾害不生休徵存委朕绍膺洪业於兹六载每政理思致和平而阴阳未调蝗水仍集天之垂诫朕甚惧焉夫正月东郊祈春赏土孟冬北陆迎寒恤孤参四序之运行稽五材之动用弗协所尚或罹於咎。且事必师古礼重执文将命有司允迪厥训自今已後每八月礼官条奏应所行事当斟酌古典用孚於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六年六月敕少府监锦袍宜令益州每年粗细各织十五领送纳以供赐诸藩守领。

九年正月敕自今以後幸温汤应须置顿使及诸使等去京既近并令行从官便充不得更乘傅驿。

二月乙酉诏曰：四海清晏百年於兹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良繇牧宰之任训道无方不能绥抚令其浮惰。且寰宇一统天下为家去此就彼孰非州县使其离乡者则亦无改成其逋藪者何以居官遂令邦赋不入人伪斯甚技术不理岂过於兹宜令所司商量作一招携捉搦法闻奏丁亥制曰：国家祖武宗文重熙累洽克清寰极大庇生人玄德独化放乾元而资始至道无名合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区宇混一车书六合晏然百有馀载则我文武之业大造於上灵朕嗣守丕运缵承洪绪恐不能诞敷前烈光阐睿图夙夜祇畏如临泉谷曷尝不恭默思道寤寐求政从人之欲每以万姓为心屈己之劳尝矜一物之失但以法久而弊法弊则通制国以立法为先教人以占著为事自属清晏人多偷怠国章或弛伪繁今正也。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既增而税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藪或奸吏为之囊橐逋亡岁积流蠹日滋州县不以为矜乡邻受其咎虽朕之薄德罪则在予非官无政吏不守法耳。若浸以久安而肆之则国之是防，於是逾案今欲去其末而归其本闭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孤穷免逋贷式广自新之路俾申莫厚之恩诸州背军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内各容自首准令式合所在编户情愿住者即付入簿籍差科赋敛於附入令式仍与本贯计会停徵。若情愿归贯及据令式不合附者首讫明立案记不须差遣先牒本贯知容至秋收後递还情愿即还者听待到本乡讫免今年赋租课役如满百户已上各令本贯差官就户受领过限不首并即括取递边远附为百姓家口随逃者亦便同送。若限外州县公私容在界内居停及事有未尽所司明为科禁其

天下勾徵逋悬及贷粮种子地税在百姓限内先有追收之文案未纳者自开元七年十二月以前并宜放免官典隐欺不在免限将使百度伊始万邦在宥人复其业官其方凡厥庶僚各处尔职俾率典训以康政途布告遐迩使知朕意。

十月诏曰：如闻诸道兵募丁防年满应还或征役处分及在路死者不得所繇牒报本贯无凭破除仍有差科亲邻受弊宜令今年团日勘责同行火队的知实死即与破除自今已後每有兵募丁防放归令州军具存亡夹名牒本贯。

十年闰五月诏曰：六卿分设诸郡咸理在於下人合免冤滞如闻越局侵务背公向私其伤则多为政必紊宜令天下州县百司寮吏俱守乃曹各勤所职或有身名尚屈刑罚不平职役未均徵差无次爰及侵夺亦兼违负凡人所诉大略如斯。若县不为申州必须理州不能理省必为裁上下相持冤讼可息自今已後诉事人等先经县及州并尚书省披理。若所繇延滞不为断决委御史采访奏闻长官已下节级量贬。

十二年二月诏曰：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岂以黄屋为尊实以苍生为念何尝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虽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犹郁大化未孚昨因展义河东祈佳上肆觐群后亲问高年举滞赈穷旌善黜恶缉其坠典酌於古训今省方告至祀云：毕思。又庶官务崇简易河南河北去岁水损人或窃盗吏或侵抑不防害马何以安人或令御史分道案行量加赈给诸州府马阙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贫兵力致实以为难宜令所司即勘会阙数与闲廐使计会取监牧马充其行过处缘顿及营募损百姓青苗并令本州勘以正仓守直怀泽两州已免地税潞州太原府亦有给复其汾晋蒲绛同华京兆河南供顿户并宜免今年地税郑卫雒相宜沁慈隰等州佐助夫役虽日不多终是往还辛苦各免户内今年差科缘顿所筑宫墙内今并空任本主耕种缘路州县有表荐官僚及上书献颂者中书门下审覆奏闻量加进赏发都简试及诸色召募行人远将巡省须收才用并令所司即作条例处分内外官职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虑其禄薄家贫所以别给弟子去岁缘有水旱遂令停如闻卑官颇难支济量事优恤使得自资宜准元敕给其弟子朱紫贵品皆豫考劳人臣事君忠无二节至如泛阶溥及义取平均岂独清官偏得减考自今已後如泛阶应入五品以十六考为定其有名贤宿德及异迹殊状虽不逢泛阶或因选改之次年考与节限同者咸以名闻仍为永例今之刺史古之诸侯会玉汾佳预陪祀礼宜令中书门下商量奏闻方今万类发生春事方起所司宜敬敷五教敦劝三农议缓刑狱禁伤胎卵罢妨农不急之务减额外不要之官各委长官量事处分宣示远近副朕意焉。

五月诏曰：缙黄二法殊途一致道存仁济业尚清虚迹闻道僧不守戒律或公讼私竞或饮酒食肉非处行宿出入市廛闾避嫌疑莫遵本教有一尘累深坏法门宜令州县官严加捉搦禁止。

十二年正月诏曰：近日漏刻失时或早或晚宜令太史谨尽职勿使更然如有愆违委御史弹奏。

十三年谓宰臣曰：往者史官唯记灾异将令王者惧而德故春秋不书祥瑞唯记有年圣人之意明矣。敕天下州郡不得更奏祥瑞。

十四年四月太原尹张嵩奏有客李子峤诈称皇子入驿居止子峤云：生於潞州母曰：赵妃生一岁舅常奴携至雒阳以患目疾不得入闻後数岁遇杨驹马舅再挾出北游灵夏因至太原今十七岁矣。帝闻之以为矫妄敕嵩杖杀因下制曰：如闻在外州多有矫称敕使诈乘传驿或托采药物言将贡献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此等犹须禁断。若缘别使皆发中使以此参察固易区分宜令州县严加捉搦勿容漏网十六年六月诏曰：凡制令宣布皆所以为人如闻州县承敕多不告示百姓咸使间巷间不知旨意是何道理宜令所繇捉搦应有制敕处分事等令终始勾当使百姓咸知如施行有违委御史访察奏闻。

十九年二月乙酉诏曰：令式条流科制明具行之已久亦便於人比者天下勋官加资纳课。又因犯入罪罚镇配州言念於兹有乖宽恤宜各依令式处分其先罚镇及配隶人未归者并即放还。

二十年四月甲午诏曰：相州往缘亲王出牧造非常宏壮兼之亭榭林木故非臣下所居遂使阙不安稳宜令州司即改造厅衙及刺史宅其无用树等亦须除伐自徐州县有不安稳者亦任量事移改仍逐月渐不得劳扰百姓。

二十五年五月乙亥诏曰：近闻诸军兵募逃丧者多僥或临戎如何破敌自今已後每致交兵之时令御史分往诸军与节度使计议简括奏闻随事褒贬以存劝戒。

二十六年二月禁寒食鸡卵相遗。

二十八年三月诏曰：蠹政之深左道为甚所以先王设教犯者必诛去其害群盖非获已自今已後辄有

■称佛法因肆妖言妄谈休咎专行诳惑诸如此类法实难容宜令所在长官严加捉搦。

七月诏曰：顷缘诸州寺观僧道阙人所以数选行业用填其数如闻因此之际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触类非一遂使是非齐例真伪难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兹颓弊天下诸州寺观有此色者听敕到陈首免还俗。

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载依旧取正月十五日燃灯五载正月诏曰：天下山水名称或同义。且不经多因於里谚事。若仍旧何成於禹别宜令所司各据图籍改定讫奏闻。

七月诏曰：应流贬人皆负罪谴其中或舍其殊死全彼馀生将宽常法示有惩戒如闻在路多作逗遛郡县阿容许其停滞是何道理自今以後其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驰十驿已上赴任流移人令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尚有宽纵所繇当别有处分。

十一载十二月诏曰：王者制军诘禁师旅惟贞饮至劳旋赏罚必信《易》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傅曰：赏不失劳俾人劝也。若黜前典何以化成诸军节度使等委任尤重虽奉谋受律去则捷归而甄赏叙勋率多非实。且为君者以信御下为臣者以忠奉上信不可失忠不可亏朕保而行之庶能激励。且往前立功皆令简覆至於叙录亦委别人朕以将者国之腹心朝之方岳舍此不任谁则竭诚所以每一立功咸委录叙推心之道斯亦极矣。近来诸军滋弊尤甚乃至奏蕃中事意爱及破敌录功触类凭虚皆非摭实或久在行阵久被弃遗，或不践军戎虚■爵赏银章紫绶无汗马之劳厚禄崇班皆亲援而致使战士失望饶■幸竞驰静言其繇实在於此。且古者士农异处军国殊容所以国学上庠以教胄子撰车表貉用训戎师，岂有家袭弓裘身参伍斯乃假名取进其理昭然皆因主将有私遂乃公行嘱■已往之过朕亦不言将来自新必期革弊自今已後朝要并监军中使子弟一切不得将行先在军者亦即勒还破敌叙功事归案实。且虚妄事君■冒行惠不惧於法不畏於神凡在庶僚亦宜自戒宣示中外令知此怀。

十三载二月诏曰：三载黜陟百王令典殿最之迹廉问攸归欲更别遣使臣虑有烦扰今载宜委本道采访使具官人善恶奏闻以申劝沮。

十四载三月诏曰：践更之役固是循常限约之间必资通变虽载满合替而处置随时况已在军中复谕戎务功名未遂何必往来其今载诸军应文武士等宜并延留一载仍准式给赐式外更加赐物两段。

卷六十四

帝王部·发号令第三

唐肃宗至德元年十月癸未车驾至彭原郡诏中官不得侵暴百姓开谏诤之路依贞观故事御史弹事不须大夫同署谏官论事不须宰相先知。

二年二月诏军人有侵掠平人子女者令聚众斩之十月诏曰：圣人有作弧矢爰兴历代以来征伐靡废自逆胡已死馀孽犹存所在蕃人多以利合亦有因事便被胁从朕誓雪国耻馀无所问中夜痛愤志安苍生其假息偷生据城自守池鱼幕燕何以喻兹广平王及诸将分队夹攻迎军破败横尸遍野积甲如山二十里内可知多少其中逼迫同被杀伤言念於兹良深悯悼今兵马乘胜便取东京平卢节度使兼领奚契丹五万。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计日可平缘京城初收要在安百姓。又扫洒宫阙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还京应缘供顿务须减省岂忘艰弊当别优赏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十一月壬申御丹凤楼下诏曰：我国家出震乘乾立极开统讴歌历数启圣千龄文物声名握图六叶安祿山夷羯贱类顽凶残悞顷以捍边有功专制方面同人者貌谓报效恩私异人者心乃包藏逆乱以为中原无备干戈可动而毒深流祸变起仓卒涂炭万姓兴言痛愤朝市之内忽肆凶残衣冠之中咸被点■朕作人父母志雪国讎是用中夜奋发提戈问罪自灵武聚一旅之众至凤翔合百万之师亲■元戎扫清群孽出师之日仍下宽令殄歼渠魁馀无所问有能翻然归顺自■专军门复其官爵仍加优赏将士等以大军一举玉石俱焚元恶就诛凶残并戮僵尸遍野匹马不遗今西土罢兵咸以宁辑河雒氛■一朝剪除广平王■受委元帅能振天声左仆射子仪决胜无前成大业复有回纥叶获及■南子弟并诸蕃兵马等皆竭诚向化力战英勇事同破竹易。若摧枯朕入城之日百姓咸思戴商复喜睹汉烟风■景皆是祥光里巷卜■呼惟闻相庆朕早承圣训尝读礼经义切奉先恐不负荷今复宗庙於函雒迎上皇於巴蜀导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寰宇载宁朕愿毕矣。且复人将有主敢当天地之心兴岂在予实凭社稷之■京城僧道耆老百姓等比者时■翔贵薪刍

不给困穷之极朕常系心缘初收京城仓库未积待国用稍足岂忘施惠其诸色行人因阵没并坊市百姓及诸色蕃胡召募并元恶凶党昨因破败所在潜藏并仰於府县及御史台陈首一切原其罪如有被人言告捉获者并从军令其京城内外文武官有受贼补署罄其心腹自祖及父皆承国恩就逆背顺顿忘臣节或有守旧官者请俸料为贼判官或判官之中间得替并有摄贼伪官兼知职掌其中有京官及私白身皆受擢用其中有隐迹不出固辞疾病色类既广人数。又多宜令御史台宪部大理三司据状勘责条件闻奏其外官充使及先有职掌并事故及隔绝未赴任在京者亦委三司勘责奏闻。又贼中台府坊市所繇人等比与逆贼追捕造事之端损害忠良仍夺财物为蠹尤甚情不可容宜令崔光远禁身切加推勘一一状奏勿令漏网其内侍省及左右龙武羽林军并闲厩飞龙诸武官应先合从驾人等其中临行潜避遂受贼驱使并各委本司使括量情状轻重奏闻其隐盗仓库及偷劫逆贼家钱物或受贼寄附并与贼请料禄等因此隐没者并限敕到十日内各於所繇陈首其物便准数送纳本色并还不须科罪虑已有破用徵纳艰辛仍十分放三以示弘贷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又闻人家子女多被侵逼。且非本情宜一切不须寻问或与逆贼居住邻近及作义故往来情非切害一时之事有殊逆党亦宜释放其有受贼伪度人宜令所司括责并勒还俗其僧及道士各收本色所在寺观勿许居止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何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更处分咨尔有众知朕意焉。

三年正月诏京城之人久陷凶■鬼亦既底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唐之人阖境皆戴商之旧复以宗庙之器府库之资散在闾阎紊於纲纪主守者缺以供事窃取者冒其常刑所以遣其检括必使详实如闻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资财惊扰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强横有纵暴或得一官物则破人家产或捕一奸吏则傍累亲邻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嚇大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叹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岷勾当诸使检括一切并停妄有欺夺宜即推捕奏闻仍榜坊市务令安辑副朕意焉。

乾元二年三月诏曰：百姓之间务在优恤前诏已有处置讫其或事妨於政法害於人尚有因循理资改革前後诏命非不叮咛至於颁行多有掩蔽盖缘赏罚未著所以恩信或稽自今已後如有奸吏弄法割剥黎元因公循私害物伤政委御史台访察具状弹奏当议刑章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决配囚徒虽务从权实为乱政自今已後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用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竟悬白进摄既紊纲纪复扰■黎自今已後一切须经台府如所繇处断不平即任具状奏闻京城诸色所繇先缘与逆贼追捕比今招捉矜其迫胁一切并放其受贼伪官人庄宅不合收纳者一切并还如有已借借赐即准估量还价直仍委所繇勘会处分赏罚二柄国之大纲令在必行人则无滥自今已後朝廷及军府畴庸议罪宜各精详如举或因情事有不当所繇长吏必■严典王师所往为人除害必使秋毫不犯信义俱明如闻比者诸军有乖於此或干戈之下杀戮无辜或营垒所经恣行暴虐乃貽怨毒岂曰：安人自今已後各委本将严加训誓明申赏罚悦师徒不扰则凶■鬼自平如有违犯悉从军令其御史台所欲弹事不须更进状仍服冠履所被弹劾有称讎嫌者皆冀迁延以求苟免但所举当罪则讎亦不嫌如宪官不举所职降资出台僥涉阿容仍重贬责今残妖未殄国步犹艰共体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诚御物与众共之四海之人皆朕耳目则何功不就何化不成思与苍生臻夫至道下诏之後百司及诸州府事有非便文有不该仰各条件奏闻即当■革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八月乙卯诏曰：刑政之本皇王大要政事或失於厥中帝道则乖於御下王者持平慎恤盖在於此朕缙服洪绪躬临庶政何尝不内轸泣辜之念外覃解网之恩诏书所下期於必当往以衣冠之伍受职贼中量其重轻俾申贬黜比闻三司处置未甚均平或同科之中升降有异或谪任之所风宜不一颇招情故殊匪至公是以缙绅之间不无窃议有司奉法其。若是邪。又流降量移久申诏令省司类例事亦稽迟遂使岭嶂逾时积流荒之叹雨露凝泽壅如丝之旨遯听遐迎颇闻咨嗟斯乃主者怠官甚无谓也。宜令中书门下类例三司先所贬官各据科目均平改拟仍审勘前後制敕应合■恩并速处分准制合量移人亦令吏部速比类闻奏。又缘顷经逆乱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携幼久寓他乡失职无储难归京邑眷言悯念实恻於怀宜令中书门下牒本道责取名品应五品以上官并即与进取六品以下官合序用名品可收者亦量才叙用仍据中外员阙均融授官其授京官者仰本道勾当装束即令赴京授外官者各令之任餘不合授官是士流者所在州县一切安存无害公私勿令干扰。

上元元年闰四月诏曰：车服以庸有虞盛典威仪以等《周礼》旧章往属承平多历年所至於公卿列

位中外在官多以奢僭为心流弊成俗宜命所司定王公以下车服产业各详古制及令式作节限闻奏自顷戎车未息残孽犹虞军吏献功务陈首级。且四海之内孰非王人岂以苟从昏迷陷在夷戮一朝授首悬彼藁街朕志存好生悯其驱胁其诸军所获首级除元恶之外一切不得传送。

代宗宝应元年七月庚寅诏不许匭使阅投匭人文状庚子诏曰：推荐之道必务於至公赏罚之间亦资於不滥其诸色举人等须有处分令荐所知实任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慎择以副虚怀古者效官三岁考绩善恶既著褒贬斯存举之得人必受旌能之赏举之失选亦加愆过之罚赏罚之典期於必行凡百具僚宜知朕意。

广德二年二月禁王公百官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厌耳帽子异诸军官健也。

五月禁钿作珠翠等委御史一切加捉搦即令禁断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刺史县令与朕分忧■瘵之人切须抚字一夫不获情甚纳隍有能招缉逃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节有闻课效尤著者宜委所在节度观察具名闻奏即令案覆超资擢授其有理无能政迹涉赃私必当重加贬夺永为殿累。

四月诏曰：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

十二月诏曰：如闻诸州承本道观察节度使牒徵科百姓人户■弊职此之繇自今以後切宜禁断仍委转运使察访以闻。

大历二年正月诏曰：天文著象职在於畴人■■纬不经蠹深於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虽裨灶明微子产尚推之人事王■必验景略犹■以典刑况动皆讹率是矫诬者乎！故圣人以经籍之义资理化之本仄言曲学实紊大猷去左道之乱政俾彝伦之有叙自四方多故一纪於兹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穷乡之辨相传委巷之谈诈伪多端顺非而泽荧惑州县诘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於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并不合辄有自今以後宜令天下诸州府切加禁断各委本道观察节度使与刺史县令同为捉搦仍令分明榜示村坊要路并勒邻伍递相为保如先有藏畜者限敕到十日赍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对众焚毁如外隐藏有人纠告者其隐藏人先决一百仍禁身闻奏其纠告人先有官及无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资授正员官其不愿任官者给赏钱五百贯文仍取当处诸色官钱三日内分付讫具状闻奏告得两人已上累酬官赏其州府长吏县令本判官等不能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弹奏当科贬黜两京委御史台切加访察闻奏准前处分咨尔方面勋臣洎十连庶尹闕不诚亮王室简於朕心无近宵人慎乃有位端本清未其诚之哉！又禁王宗公子及郡县主之子不得与军将结亲及定交游委御史台访察弹奏。

六年四月诏曰：王制命市纳价以观民之好恶布帛精粗不中数广狭不中量不鬻於市汉诏亦云：纂组文绣害女工也。朕思以恭俭克己■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齐金土之价而风俗不一逾侈相高浸弊於时其来自久耗缣繒之本资锦绮之奢异彩奇文恣其夸竞今师旅未戢黎元不康岂使淫巧之工更亏常制在外所织造大张锦硬软瑞锦透背及大■间锦竭凿六破已上锦独窠文纱四尺幅及独窠吴綾独窠司马綾等并宜禁断其常行高丽白锦杂色锦及尝行小文字綾锦等任依旧例造其锦綾锦文花所织蟠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诸织造差样文字等亦宜禁断两都委御史台诸州府委大道节度观察使切加觉察如违犯具状奏闻。

六月诏曰：自今以後所在不得闭余及隔截榷税如辄违犯所繇官节级科贬仍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

十二年四月诏曰：自顷军严未解政或随时多逐权宜未归理本宜委中书门下郎与诸司长官各举所司内外遗阙商量■革处置作条件闻奏俾昭宣轨度永备彝伦便俗安人典章式叙宣示中外咸使知闻。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内持兵器捕猎。

十四年六月敕书自今以後更不奏置寺观及请度人。又诸使及州府有须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已下众官商量闻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辄自奏请。

德宗建中三年二月诏曰：在昔圣王之御■也。常修文德以胜威武故能协和神人抚宁方夏盖有国之令图也。朕自君临万邦於兹三载明发求理中夜靡遑常惧祖宗之威灵顾惟黎元之未洽是用君臣之际推以腹心赏罚之道俾无僭滥每发一诏施一令闕不本之以德义後之以威刑期戢五兵思弘七教庶乎！胜残去杀之理有耻。且格之道而渺身薄德肺腑未亲四方诸侯义信犹阻近闻曹濮数州知加兵籍司马采听飞语容纳奸谋交质往来邀结外援虽各在封略言备寇攘而汴郊土庶颇闻惊扰间并奔散如避寇讎迨兹春

中首种未入朕为人君父不能以诚明感达股肱之佐不能以慈惠覆育黔黎之类使其骨肉相去情义不通终宵咎责心用震悼亦以社稷之计亿兆之命防微虑远不得不然至於君臣之道进退之理虽以造次颠沛常所不忘也。是以分命节制及集诸军於汴宋怀郑之间使屯守发令之日。且常言诚非有侵轶不令议战但田里服业农桑及时下无愁怨外绝师旅偃旗卧鼓朕愿斯毕於戏惟天地日月实鉴我心山川鬼神尚弼予志布告中外咸令知悉。

兴元元年七月诏曰：被逆贼除官固节不出事迹分明先经闻奏者续加甄奖。

九月诏应京百司及府县去冬见任职事及常参官陷贼潜藏并诸色前资官在城为逆贼伪署官爵频遭迫胁首末不出事迹昭著众所明知者并委御史台勘覆事实勿容虚滥仍限今月内具名衔状迹闻奏五品已上委中书门下即与处分六品已下减三选不拘考例听得资者非时放选仍优与处分如已身死者并与追赠。

贞元元年三月甲寅宰相召谏官御史宣谕帝旨曰：自今上封与弹劾宜人人自陈论不得群署章奏。若涉朋党（初京兆尹李齐运以公事诟万年县丞源遂左右猝犯不以道遂死於庭京兆不直其妻郑氏告冤阙下御史大夫崔纵请穷竟死状帝不听遂妻诉不已纵奏如初御史中丞张■断论御史连章弹齐运乃奏云：臣孤立为朋党所挤故命宰臣宣谕焉）。

三年三月诏今年州府朝集使宜停。

六年九月诏以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庙行从官吏将士等一切并令自备食物其诸司先无公厨者以本司阙职物充其王府官度支粮廩给其仪仗礼物等并仰御史樽节处置。

八年六月诏曰：■仓甲之属不畜私家令式有闻宜当遵守如闻京城士庶之家所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宣示俾纳官司他如律令。

十四年正月诏曰：比来朝官或有诸处过从皆畏金吾上闻其间如素是亲故或曾同僚伏腊岁序时有还往乃是常礼人情所通自今已後金吾更不须闻奏（时金吾将军李翰伺察城中细事加以奏闻冀求恩宠人畏忌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朝京师具奏之故有是诏）。

十五年九月诏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节前放开屠一日。

十六年二月诏应是功臣先有明敕或有抵犯令送本司不令府县官吏擅有笞撻自今已後有诸军功臣官健或因买卖诸色逋欠官钱延时不纳宜牒送本军徵收送纳如不疏理收索即具状奏闻。

宪宗元和元年二月诏京城内无故有人於街衢带戎仗及聚射委吏执送府县科决其隶诸军者禁身奏听进止。

十月以西川平下制曰：朕闻去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故陈诸原野非为乐战法彼震曜本於爱人五材不可以去兵七德必先於禁暴皇王之道，岂不然欤逆贼刘辟时之妖孽处肖形之内阅识君亲人代之间别为梟獍因元臣之蓄聚恃庸蜀之江山诱误生灵扇为桀逆朕荷祖宗之丕业执邦国之大纲人之乱常法所不舍乘兹众愤爰戒徂征兴戈矛於关西发介马於兵部五营禁旅七萃神兵合貔武之雄援鹰扬之帅守无绝险进靡坚营靡城而壁垒皆空接刃而□枪尽殪瓦解冰泮焉无馀微泸彭濮从兹底定荡三蜀之流患除一方之大残岂予寡德能致於此斯皆宗社降佑启无疆之休将士叶谋成永康之福祇。若灵■卷嘉乃众心予怀惕然。若蹈冰谷其收复成都诸大将擒获刘辟军将委崇文与都监军使俱文珍条疏等第闻奏即有甄升其赏物等节级分赐务令优厚投降将士亦委崇文文珍条次闻奏官军阵亡将士等并委崇文与监军审勘具名衔事迹申奏即与褒赠其家口等并委本军优赏五年一停衣粮并委所在州县速为收葬仍量事致祭陷在贼中官吏百姓等应有节义著明无辜受戮者并委节度使具名迹奏闻当与追赠仍优给其家。又分疆设都盖资共理形疏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於前事宜有变通其西川资简陵荣昌泸等六州宜割属东川於戏制理经邦必垂意於未乱而养灾蓄患固难禁於已然扑彼燎原至於用灭永言迷复载轸俱焚咨尔多方体予深意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二年正月南郊赦书禁邮驿假■乘券天下百姓不得冒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创造寺观广兴土木者举前敕处分之。

三年正月诏自今已後应诸道有除官赴阙受代至京不得取本道钱妄称进贺。

四年七月诏东都诸军不得擅有追百姓及辄禁於本司并须牒府县仍委东台纠察。

六年五月戊申御史台奏诸司诸使应有捉利钱户请准台省例如有过犯差遣并任府县处置从之。

十年六月辛丑盗杀宰相武元衡戊申诏曰：朕以不德君临万邦不敢自逸每怀兢惕而凶狡窃发歼我股肱是用当宁废朝通宵忘寐永怀良辅何痛如之宜极搜擒以摅愤毒天下之恶天下共诛念兹臣庶固同愤叹宜令京城及诸道所在同捕逐有能获贼者赐钱一万贯仍与五品官有官超授如本虽同谋或曾停止但能纠告当舍其罪仍同此科敢有藏匿全家诛戮布告远近使明知之，於是京师大索坊市居人团保。又载钱二万贯分积东西市以明必赏自是索贼颇急公卿家有复壁重者毕察之。

九月诏近缘东都盗贼事连僧徒因此所繇遂有觉察今既各有名籍不得恐动其已出城者所在安存其外国僧亦任随便居止先是诸处获贼牒者多是蕃僧因物色捕之其在京城近阙寺僧无亲识者亦搜逐焉繇是卜凶卜凶皆已还俗充役或构讹言动京邑帝察之故有是命。

十二年二月诏京城居人五家为保命朝官及中官条疏家人部曲及在宅参从人数送府县其寺观委两街功德使团保虞二方之奸谋也。（时镇州王承宗蔡州吴元济叛）

四月诏曰：列位选能切于守土分忧求瘼谅在亲人言念疲黎载深注意自今已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者不限时节任自表奏闻不须时节申报节度观察使。

是月中使刘奉礼宣应左降官及流人不得补职及流连宴会如擅离州具名闻奏。

十四年二月诏曰：寇孽背恩自取诛剪黎元不幸久陷凶残王师有征义先拯物苟加残暴谅匪予怀况诸军讨伐已来百姓归投相继既是嘉恤尤宜抚存时属春阳各务农业陶我惠化当令便安其淄青四面诸道兵马应入贼界收城邑所至百姓明加晓谕任其营生辄不得妄行伤杀及有拘系焚烧庐舍掠夺资产开发坟墓等事并宜禁断诏下之後已有处分今更申敕切在遵行。

卷六十五

帝王部·发号令第四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闰正月癸亥诏曰：御楼敕下远近已知如闻奸人观望恩赦城外道路劫夺稍多从御楼敕下至来月五日已前京畿应有奸非盗贼等希恩故犯情不可原并依法处断不在赦宥之限其犯罪人纵属诸军诸使亦委府县依法科断。

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天下诸州不得擅有闭余禁钱务令通济。

长庆元年五月辛丑赦书其中使及郎官御史奉使所在不得与人事物其诸道或闭余禁钱自为条约切宜禁断。

七月丁酉诏御楼敕下远近已知切虑奸人观望恩赦从御楼敕下日至今月十八日已前京畿应有奸盗希恩故犯并宜准法处分使犯罪人纵属诸军诸使亦任府县依法科断十八日大赦制停诸道年终勾并不许刺史上使并录事参军不得擅离本所委御史台切加纠举。

二年三月诏近者师旅屯集馈饷颇多不免於诸道留州使钱内每贯抽二百文以充军用幽镇既以洗雪供费亦渐有常其河北诸州道及河东兖郛淄青汴宋陈许徐泗泽潞河阳郑滑等道并边上诸镇并不用抽缘边镇戍烽子并委所管量与优赏应缘山东行营兵马未归本道以来进退事机并宜专委节度使除事关迫切须遣专人外其馀书诏文牒一切分付度支入递发遣制使中使到中道行营不得辄受人事钱帛及行非理鞭扑当加察访义不矜容其河南北盐法亦委盐铁使与本道审计会务以便人为法。

八月诛李勣汴州平下诏以官军阵亡将士并勣为乱以来有潜谋效顺诚节可嘉并因此遇害者并委本军审勘其姓名事迹申奏当与甄奖及加褒赠仍令本军优赏其家三年不停衣粮并委所在州县为收葬量事致祭及将士有因战阵伤损尤甚以至残废者各委本军厚加优恤仍勿停解其经战阵处所有贼中遗骸并委所在州县随事收埋勿令暴露。

三年正月诏曰：寒食省墓著在令文其莹域在京畿者自今任寒食假内往来不限日数。若在外州任准式年限请假。

四年三月赦书应天下所贡奇绫异锦文刻镂一事已上有涉逾制者悉皆禁断至於丧葬嫁娶车马衣服事关制度不合逾越委中书门下明立科条颁示天下有不守者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严加访察节级科

处所在淫祀不合礼经者并委长吏禁断敬宗宝历二年十一月诏朝官及方镇人家不得置私白身。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诏曰：衣服车乘器用宫室侈俭之制近日颇差宜付所司并准仪制令依品秩勋劳仍约今时所宜撰等级送中书门下参酌奏闻逾侈之成俗法令之不行其来久矣。虽有是命讫无一行人之者。

六月诏百司庶务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长吏悉心陈列无使壅於上闻。

十一月京兆尹奏伏缘畿甸频有贼徒应官健子弟。若要习射并请令本司各制射埭教试不得将弓箭出城假_二习射从之。

三年八月诏曰：凡制命颁行事有不可给事中职合封进省察既毕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尚书省御史台所有制敕及官属累授不当宜封章上论其事状分明亦任举按须指事据实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台出使访问按举自准前後赦文不在此限十一月癸未朔敕应中书门下尚书省二十四司制敕及敕甲等近日捡报多称断裂无凭勘覆以此之故逾滥大行应从前制敕甲等所有断裂者宜各委本司并重粘背其中书门下仍取本押舍人给事中及甲库官本司令史尚书省委本司郎中甲库官本行令史同署名印所断裂缝扶尾後云：某甲勘卷。若干缝断裂亦同印署新旧背缝并具年月卷第印署如库官令史考满日须据实交点已後捡报称有断裂甲库官及本行令史节级处分。

四年十二月诏曰：如闻近日京城频有寇贼府县所繇至少防制实难须假军司共为捕察宜令左右神策各差人与府县计会如有盗贼通力追擒仍具所差人数姓名并所配防界牒报京兆府应捕获贼并先送府县推问如有诸军诸使勘验知情状如实是杀人及强盗罪迹分明不计赃之多少闻奏讫牒报本司便付京兆府决杀其馀即各牒送本司令准百姓例之罪科决待府司添补所繇人力稍足即别条流其外县有军镇处亦准此处分议者非之。

五年正月己未诏曰：方面大臣皆吾股肱心膂思与相见无时_二忘想其恋阙之心愿奉修觐之礼其于忠恳悉亦可知但缘兵革初停务先安辑或地邻戎寇须有防虑或镇重军雄切於绥抚临机处分要合便宜自今已後诸道节度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有朝觐者但先献表章後得诏旨允许即任进发务使行止之际临时不失事机故此宣示想各知悉。

四月敕盐铁判官尚书刑部郎中诸司诸使更不得奏请充职。

七年三月辛巳御史台奏切王傅王堪男祜国忌日於私第科决作人臀杖六十诏曰：准令国忌禁饮酒举乐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以不合_二务故不得决断刑狱起今纵有此类台府不得举奏其王祜宜释放。

闰七月己未诏曰：前後制敕应诸道违法徵科及刑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向外生人劳弊朝廷莫得尽知自今已後应出使郎官御史所历州县其长吏政绩间阎疾苦及水旱灾伤并一一录闻奏郎官宜委左右丞勾当法官委大理卿勾当限朝见後五日内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如访知所奏事不实必加惩戒其奏举称职者则议优奖。

八月诏曰：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视远方之所仿。若非恭俭克己廉贞化人而望其服从固不可得况朕不宝珠玉不御纤华逮于六官皆务俭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习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服冬裘已後其衣服與马并宜准太和六年六月十七日敕处分如故违制度九品以上量加黜责其布衣五年不得举选百姓军人各委州府长吏渐施教化使自遵行不要便为禁制令其惊扰。又易讥丰屋傅美卑宫_二刻荅磨先贤所诫近者官才升于郎署位始至於郡符莫不高其_二闕广以池榭非惟僭侈逾制实亦耗蠹伤财其百官第宅已造成者并许仍旧今日後如更有创立新宅及屋室高大者并委御史台弹纠必严加黜责。

九年七月敕右银台门自今不得与诸县主簿进文状。

九月癸卯朔诏曰：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或台辅乖弼亮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风翕然相从实_二彝宪致使薰蕕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成後时之失登门者有迎吠之容繆_二之气堙郁和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疢不作朝廷清肃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比之徒整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当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旷然明谕朕意应与宗敏德裕或亲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黜远之外一切不问各安职业勿复为嫌布告中外令其知悉时李训郑注窃弄威权不附己者阴以事中之人人恐_二栗皆不自保奸臣惧其反为所摇故

有此诏。

十二月庚寅敕先是元和十年六月十三日敕以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卫及建福门而退至是因训注之乱悉罢之其所赐两街军器尽归於弓箭库。

开成元年正月敕天下戍镇文武带宪官者解补进退并须奏闻。又禁坊市百姓衣绯皂衣以杂军人者十月禁天藏等府采猎侵暴百姓者。

三年正月癸未诏曰：辇毂之下法在肃清奸盗窃发理难容舍亲仁坊今月五日贼依前委京兆府左右街使凤翔 王 泾金商同华等州切加捕逐如获头首准法科断其馀支党一切不问於戏唯此凶灾是彰非德情敢忘於罪已惠所贵於及人施令布和期於苏息凡厥臣庶宜体朕怀主者施行。

五月诏曰：朕以菲德祗膺大宝深求理本将致时雍以慈惠恭俭为休徵以人和年丰为上瑞夙夜思省无以过之至於嘉颖连理之祥飞禽走兽之异出於邦家来献阙庭虚美推功非予所尚岁宴奏陈于清庙元正列上于大朝探讨古今亦无明据恭惟灵圣岂俟荐闻事匪经通理当 正庶使溥天之下知予务实之心其诸应有三等祥瑞并不得更有闻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腊飧太庙荐献太清宫并元日受朝奏祥瑞仪注宜停初帝谓宰臣曰：岁丰人安，岂非上瑞何必以连理嘉禾为祥宰臣因言春秋二百四十年不书祥瑞帝深然之遂有此诏。

武宗以开成五年即位四月敕函函所设贵达下情近者所投文书烦碎或论列祖曾功业或进献自己文章无补国经有紊时政极言不讳岂假匿名从今後如知朝廷得失军国利害实负冤屈有司不为申明者任投匭进状所繇画时引进不得壅滞馀不在投匭宜委匭使准此。

会昌元年六月敕自今已後应有朝官及上封事人进章表论人罪恶并须证验明白状中仍言请付御史台按问不得更云：请留中不出如军国要机事关密切者不在此例推勘後如得事实必奖奉公苟涉加诬当令反坐如此即人知畏法事免构虚告示中外令知朕意。

宣宗以会昌六年即位十一月议有事于南郊敕曰：圣人严配圜丘将以孝理天下而历代因之务行大赦冤滞者可从昭洗险慝者宜示澄清所有大礼前据有罪已结者亦在速令详议无至惠奸。

大中二年九月诏曰：比来多有无良之徒妄于街衢投置无名文状及箭上并旗幡上肆为奸言欲以惑听自今已後如有此色宜准宝应二年正月十八日敕令所在地界于当处焚毁埋藏不要闻奏。

三年四月敕两军及诸军巡捉得劫贼京兆府先榜悬赏近日捉获得贼都不给付既违公劝何以励人宜令京兆府所有军巡捉获劫贼便须支給赏钱。

五年八月诏曰：如闻近日多有 人 人不务家业常怀凶恶肆意行非专於坊市之间恐胁取人财物。又其中亦有曾为趋吏依倚门栏自恐愆尤遂致停解不思已过却务怨讎妄构虚辞恣行恐嚇要惩此弊以静奸源自今已後宜委京兆府切加访察如有此色便捉获痛加刑断。

懿宗咸通四年正月诏曰：建中元年已有明敕常参官上後举一人自代编诸令式实广闻见既开推让之途将致雍熙之化闻其近者多废旧规从今後百官凡有除移切遵典故无取掩贤之谓当明举直之心我得其人国无不理。

昭宗乾宁二年十月诏 州行营都统曰： 州节度副使崔 破城之时勿令漏网 与崔昭纬去年朋党交结王行瑜构合祸胎原繇此贼付四面行营知委。

哀帝天 三年六月壬辰诏曰：朝廷命官量能授职中书奏拟旋已施行抡材既备于班员立政兼伸於沉滞况迁都之後制度聿兴新授官者翔於外藩不议赴阙前资任者蛰於列屏自谓安时矧尔代受国恩身荣朝请养高保性既不能解印挂冠论级嗜名。又不能擘肌分理况新罗渤海外国远戎奔程以至新都入贡不亏于旧典复于朝士有愧夷人既除官者尚不归班则前任者良难恋主宜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刺史等如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资朝官敕到後三日内发遣赴阙仍差人监送所在州县不得停住苟或稽违必议贬黜付所司。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天 五年四月下令曰：兵乱以来生灵凋耗岂止赋租烦重加之寇盗侵渔。又闻市井之中多有凶豪之辈昼则聚徒 博夜则结党穿窬。若不示以严科何以惩其巨蠹仰法司显行条令峻设 是防。

八年正月败梁军於柏乡史建塘周德威前军 旬地邢 魏博卫滑诸郡县曰：王室构屯七庙被凌夷

之酷昊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仗顺斩长鲸而清四海廓妖以泰三灵予位忝维城任当分阃念兹颠覆讵可晏安故仗桓文节制之规问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砀山佣隶巢孽馀凶当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扫平之际束身泥首请命牙门包藏奸诈之心惟示妇人之恻我太祖俯怜穷鸟曲为开怀特发表章请师梁汴才出萑蒲之泽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国家祚隆周汉迹盛伊唐二十圣之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袭簪纓或门傅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镇定两藩国家巨镇冀安民而保族咸屈节以称藩逆温唯仗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噬先据属州赵王特发使车来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赋輿赴兹盟约贼将王景仁将兵十万屯据柏乡遂驱三镇之师授以七擒之略鸛鹤才列泉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势。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组甲戈皆投草莽谋夫猛将尽作俘囚群凶既快於天诛大戮须悬於鬼录今则选兵甲简练车徒乘胜长驱剪除元恶凡尔魏博邢之众感恩怀义之人乃祖乃孙为圣唐赤子岂旬泉狼之党遂忘覆载之恩盖以封豕长蛇凭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衔冤竟无门而雪愤既闻告捷想所慰怀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而向顺萧何举族以从军皆审料兴亡能图富贵殊勋茂业翼子貽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如能诣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吏则断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经诖误更不推穷三镇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割掠马牛但仰所在生灵各安耕织予恭行天伐罪止元凶已外居民一切不问凡尔士众咸谅予怀。

十二年六月平魏博令军中曰：我国家列爵疏封皆循旧制建藩维而命宗子锡茅社以报功臣惟兹魏邦纒乃旧服自逆温肇乱天下分离谋害忠良窥觐藩翰遂使公侯之国鞠为蛇虺之场朱友贞藁陋妖人神共弃不量其力谓秦无人尚为貽厥之谋巧设兼并之计改张节制分割山河连薨皆弊於诛求编户不安於闾井。且人为邦本君乃民天既兴虐我之谋须起予之叹遂至桓桓列校扰扰齐奋白梃以捐生洁壶浆而望主予叨居阃政誓复圣唐永念生灵常生轸恻睹兹残弊尤切疚怀昨百姓三军请予兼领奸凶在近镇抚尤难赖尔众多共宣忠力切以军府变更之後人情易动难安将务辑宁须严法令凡讹言谤议残物害人结党连朋抵刑犯禁如当纠告法固难容凡尔蒸人勉其自励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令下，於是中外肃然泱辰之间郡里完集人无异议市无忿争一钱强怙必处极法繇是奸豪屏息靡然向风时有帐下将李存进质性勤恪当官无避为军城使法令必行人皆畏惮帝亦推心示物无所阿私邺人繇是大伏所以克成霸业）。

帝即位初制曰：悦兵销患息，何须有丹凤白麟。若岁稔人和何必有紫芝赤雁今後诸道应有祥瑞并不要奏闻。

同光元年闰四月癸未诏曰：自古圣帝明王创业垂统九州共贯五运相承未有不始於忧勤终於逸乐故苗人不作不能成舜伐之功葛伯不生无以立汤征之事理乱有常数文质为大纲秦不道而汉室兴隋无德而皇朝王连二十叶垂三百年自起河南灾缠海内朕自提戎律切为国讎每亲统师徒欲早宁乎！寰宇近者诸方侯伯叠贡线章劝即位以皆坚让体元而不获爱新凤历寻揭奚竿显造丕图倍斩凉德盖自文班武列抱义怀忠共倾忻戴之心遂应绍开之运以正君臣之位以安宗社之基未偃武以文倍宵衣而旰食不以万乘自尊为乐以八未静为尤更赖上下一心内外同力诚严腾军旅抚恤朕黎务禅赞以为常期清平而可待注属厶倚不捨斯须十一月壬子敕朕猥以寡德谬丕基顺天行因众除乱刷宗祧之大耻快意兆之欢心车书将致於混同寰渐从於开泰所宜乐处处庙礼答圆丘已定良辰率遵旧典朕取今月二十四日幸雒京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献太微宫二十四日朝献太庙二十五日有事於南郊经过州县随事供备不得妄有侵扰百姓应诸处节度防御刺史等不得远赴京都擅离治所务从简俭以称朕心。

十二月巳卯敕闻诸军无良之辈多盗牛宰杀公然货卖累行止约尚未断除宜令总管司及毛璋李存义河南府两街巡使严加捉搦。

二年二月南郊制曰：被服锦绣贵贱有伦裁制衣装短长有制苟无彝则必害女工近年以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纒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念蚕织之匪易顾法制之不行须示条流冀渐遵守委所司散下文榜晓示御史台及诸观察使纠举违敕。又丧葬之典令式具言使贫者足以备其仪富者不得逾其制自此淳风渐散薄俗相承不守等威竟为僭侈生则不能尽其养歿则广费饰其终自今後仰所司举明条制勿令逾越。若故违犯严加责罚。

三月敕朕自雀台创业免苑平凶救生聚之倒悬俾众区之反正凡云：机密深系忧勤每事多委密司权令决遣贵无停滞要速施行今则四海一家万邦同德中土之宸居显定圜丘之祀礼方终既整皇纲合依旧制

使百官各举其职庶事不失其宜贵合通规以成永例此後应有公事何色件合归枢密院何色件合付京百司至於军幕之中并在精详分擘内外免侵其职分高低贵叶其规程其或百姓军人事关争讼先经州县都将须依次第披论或致淹停可诣台省至。若怀冤抑要达禁庭即许投状匭函别议申雪此情或非的确理涉僭逾推诘有闻必行朝典兼有衣冠士族参选官寮或献所业文章或述从前行止因依驾幸抵冒乘輿希望恩荣随张物体更有军人百姓亦敢将状冲突须各示条章绝其容易宜令御史各下诸司河南府及诸道分明晓示乞奏其本朝百官有司所行公事仍令御史台各取状申中书门下。

四月敕朕祇应大宝处奉鸿名勉承夷夏之心以副天人望虽德音寻降赦宥近行犹恐恩有所未孚德有所未洽则自朱温劫迁昭宗至雒京已来内外臣寮有无名妄遭刑戮者更宜广令搜访各与次第赠官如有子孙并委叙录。

五月中书奏凡有进状乞官及诸州府初奏请判官荐举前资自诣中书求官等窃闻所称头衔多有逾越中书既无旧案除授何以为凭起今後凡有诸色前资。若命官者除近曾任朝官及有科第外清资官为众所知并须追到前任告敕中书点检後方可进拟贵绝虚授以杜侥求从之。

九月先有敕关防道路捉搦诈伪之人如闻诸道有诈称天使者严加辨认。又敕如闻藩方入奏使臣多有於京内私买衣甲宜令总管司指挥诸军密加觉察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未枢密院条流已前州使钱■并系省司昨遍降德音特指挥除省元本利润物色并与拨充公使兼月支俸料足以丰盈访闻州府节度使刺史内尚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议止绝。且如条件州使所纳军粮据元纳石斗不得更要加耗节度刺史所置牙队许於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已人数极多如闻更有招置转生骚扰速议勘穷诸色人多因抵罪藏窜便於州府投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兼闻有力户人於诸处行赂希求事务主持此後许人陈告州使妄称■缮城池靡宇科赋于人及兴私宅自此州使凡有兴■须先奏取进止诸县镇禀州文符如事理归公即宜遵禀如涉科配人户不得私■旬文符此後如有访得馀闻先罪本处官吏州府既有利润兼请钱凡事合遵条宪不得賒买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刑狱系囚如关贓赂则可追引文证如有小小争斗登时量事决遣不得辄有禁系已前条件州使如敢违犯许人陈告勘诘不虚即量行奖赏者。又敕曰：昨帝室缠灾生民受弊方兹缙绍务切抚宁寻降德音复宣明敕贵先求瘼务在推恩其或长吏因循公方挠杂何繇致理徒有怨咨是宜再谕赏刑纳言利病事或违於条制法必振于纪纲宜令三京诸州府并准此处分。

十一月丁巳雒阳县令骆明举奏请止绝坊市息利典质其军家子弟都外兴贩侵扰缘路旅舍敕旨从之。又诏曰：今年四月一日已前私债所降德音节文仰三京诸道分明宣布于要害道路榜壁不得漏落今则尚违犯其後来相次条理诸色事件皆关念及生聚布以优恩多因州使■幸门淹留救命或公然隐匿全不施行官吏但习旧风百姓罔知新命宜令遍加告谕。

二年正月敕曰：设官分职有国宏图授才任能前王重事凡系惟行之命须遵不易之规朕以猥绍丕基务弘至理临万国则每勤听政任庶官则切在得人贵内外之叶和俾华夷之帖泰顷自本朝多难雅道中微皆尚浮华罕持廉让其有除官兰省命秩柏台，或以人事相疏，或以私讎见讶稍乖敬奉遽致弃捐盖司长之振威处君恩於何地緬思积弊深所疚怀方当大定之期特示维新之制今後应新授官员朝谢後可准列随处上事司长不得辄以私事阻滞其所授官仍不得因遭抑挫■故请假庶使孤弱遂■■迁之路朝廷无滞壅之端凡尔群官体予深旨。

三月敕访闻京城坊市军营有故犯条流杀牛卖肉者仰府县军巡严加纠察如得所犯人准条科断如自死牛即令货卖其肉斤不得过五文乡村死牛但报本村节级然後准例纳皮晓示天下州府准此处分。

八月敕旨刑故无小义绝惠奸罪疑惟轻事全诛意圣贤明训今古通规非法无以振其威非恩无以流其泽故有功不奖何以激尽忠有罪不刑何以戒为恶二者无失庶务有成朕统华夷不求奢侈临食虑兵师之馁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勋贤壮国家基址荧惑应犯而自退太阳■蚀而复圆百果无不熟之方五■无不丰之处顾唯寡德何称嘉祥况保义军节度使石敬瑭晋州留後安崇阮■州刺史张进耀州团练使孙岳宁州刺史高允瑰等杜绝诛求寻加奖谕陶■辄为聚敛自掇愆尤功过既分黜陟有异在朝备见列国皆知不贪者转更无私有过者必应自省四方侯伯皆朕忠臣万国人民皆朕爱子惨舒是系赏罚齐行务德者雅合古贤效尤者自干朝典除邓州见取责情罪诸色官员及豪州李邺外其诸道州府如八月已前或有偶违条制干於国章者诸色人并不得更有■诉。若或此後有违许人上告当勘情罪必举刑书。

九月敕诸司官寮职员军将出使严加指挥不得带挟逃走军人如失于觉察官员等必行朝典。

十月诏人户因有纳税入州便值更变或散失车牛其车许本主识认勤王之节虽自於勋贤入贡之劳抑繇於使介其有诸道进奉使或已入汴州陷失土贡宜与收破无劳重有贡输 人经劫夺者宜与优给不轨之徒已加显戮无辜之士当慰幽冤马彦超宋敬殷等宜与追赠随人有子及弟侄者并量材奖录诸州县或有曾受逆人文字者仰随处焚毁一切不问辇辂之下奸逆遽兴既不忍於戈 固莫分於玉石昨王师攻下汴州之时剪除凶逆之际恐其士庶偶陷锋 言念伤殂良多嗟愴宜令石敬瑭遍加存问兼勸在城杀伤人口奏闻量加给 卫主亡躯摧凶效命偶 旬胁从之势终怀忠荃之诚首议向明理宜行赏昨车驾初到城下之时将有士率先开门及下城朝见宜令石敬瑭奏闻当与甄酬。

三年四月敕设官分职比委仗于公才询事考言务恢弘於理道朕自祇膺大宝俯育群生四门无塞其聪明百辟咸专于谏诤凡阅事务各有职司僥逾越于规绳必申明于典宪其有凶顽之辈游惰之夫艺不度於荒唐心每怀于饶 幸或妄陈条策览寻而多是讹言或但务讼论按验而却招情罪不遵格令辄冒乘輿。若无止绝之文何戒因循之弊今後凡有词状并须各于所司部据理陈论如未尽情或有阿曲即许经御史台台司不理则诣匭投状然。若有进献策条则须申明利害有益公私然後投匭朕当选择施行不得容易接驾如敢故违当行严典。

七月齐州防御使曹廷隐曹州刺史成景弘弓高县令王廷果金乡县令夏侯景坐赃伏法之後恐论告不止敕八月一日已前罪犯一切不问。

十一月卜门使冯知兆奏内外臣寮多有僭呼官号下令禁之。

四年五月敕以诸州典史与县官同谋聚敛发觉之後便各逃窜宜令严加捕捉如不获罪在长吏及同居亲切骨肉。又敕大壮之规标於易象不庄之戒著在礼经况乎！地列山河贵为侯伯至于邑宰皆肃公庭须整臣之威仪以重民之父母顷当世乱固无暇于 新今既时安谁不思於补故况一日毕葺三年有成凡居禄位之流闻此圣贤之语今後诸州诸吏凡於廨宇并须专切增 不得信令摧毁凡所置办亦令勒其年月编于帐籍受代之际各明交领亦不得 於廨署接便扰人。

六月敕诸道节度行军司马名位虽高或帅臣不在其军州事委节度副使权知。又敕州牧侯伯所请宾从及主事元随并令奏其姓名或参佐道亏并当加罪。

是月左散骑常侍萧希甫以四方刑狱动皆上闻不独有紊於公朝兼。且淹延其狱讼伏乞条流县令凡死罪以下得专之刺史部内有一吏一民犯罪得专之观察使部内有犯罪五人已下得专之如此则朝廷事简见万乘之尊矣。奉敕刺史既为属郡不可自专案牒既成须申廉使馀依所奏。

七月敕诸道州府不得奏荐将校职员乞行恩命如显有功劳即据功效列奏。又敕诸司寺监凡有文簿施行奏覆司长须与逐司官员同签署申发不得司长独有指挥其主印官或请假差使印须依轮次主掌不得逾越。

卷六十六

帝王部·发号令第五

後唐明宗长兴元年二月敕书应诸色私债纳利已经一倍者只许徵本本外欠数并放纳利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

四月前邢州节度使李从温未得替朝见帝谓安重诲曰：从温不待交替何得先来甚亏事体今後可指挥诸道更有除移须替人到交割公事了即得离任。

五月敕旨今後凡有除移准宣诏追抽外其馀须候替人到彼点检交割军州公事了日即可发离本处不得辄离州府仍令逐道观察使散下管内诸州准此指挥。

六月辛亥敕宜令诸道应有防御团练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等或月限将满或遇阙员须俟朝廷除授不得更奏荐。

七月敕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郊天赦书节文朝臣及藩镇郡守亡父母祖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 恩命并与追封赠及叙封者今赦书颁下已及半年所行追赠叙封所司尚未奏覆深虑留滞各速指挥朝臣限两

月内齐具录奏外处与限一年仍并据品秩准格列指挥朝臣不得逾越。

二年正月诏曰：要道才行则千岐共贯宏纲一举则万目皆张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条悉在无烦改作各有定规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劳日拙天垂万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载群伦岳渎之方隅不易悦各司其局则皆尽其心其律令格式六典凡关庶政互有区分久不举行遂至隳紊宜准旧制令百司各於其间录出本局公事巨细一一抄写不得漏落纤毫集成卷轴兼粉壁书在公厅。若未有廨署者其文书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写录一本披寻或因顾问之时应对须知次第无容旷阙每在执行使庶寮则守法奉公宰臣则提纲振领必当彝伦攸叙所谓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报政宜令御史台遍加告谕催促限两月内抄录及粉壁书写须毕其间或有未可便行曾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书门下当更参酌奏覆施行。

五月敕国赖贤良虽务搜扬之道官繇请革实开饶幸之门盖任不当材则民将受弊稍乖抡擢大紊纪纲近闻百执事等或亲居内职或贵列廷臣或因宣达君恩或因勾当公事经繇列镇干扰诸侯指射职员安排亲昵或潜申意旨或显发书题苟旬私情罔循公道争能峻阻须至强行遂使受命者负势以临人得替者衔冤而去职既亏慎举渐益躁求务要肃清当行革自今已後应内外臣寮不计在朝出使并不得辄发书题及行所屬於诸处乱安排人宜令三司兼诸道节度防御团练刺史等或更有人不畏新敕犹躡旧踪者并仰密具姓名闻奏发荐人贬所在官求荐人配流边远州县常知所在如逐处长吏自旬人情显违敕命只仰被替本人诣阙上诉勘问不虚长吏罚两月俸罚荐人比前条更加一等被替人不准是何职掌却令依旧勾当仍从再勾当後三年内除别显有罪名外不得妄有替移其馀长兴二年五月一日已前所犯不在上诉之限兼敕到後但是州府并于管驿处粉壁具录敕命晓示每令获永使闻知况国家悬爵待人惟贤是举稍闻俊必令奖其有端士正人雄文大学言可以经纶王道行可以规矩人伦者但当显陈表章明具论荐名如得正工不弃财所务绝彼幸人，岂可滞诸贤者是月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两件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其婢母论诉伏罪大理寺断罪当大辟缘遇恩赦合与减死夺见任官员罚铜终身不齿敕旨访问诸色官员之中多有此色之事须行革以塞弊源应诸色常调选人如有此色文书便须焚毁如是元补正身曾受中兴已来官诰便许以近受文书叙理及诸色荫补子孙如无虚假不论庶嫡并宜叙录如实无子孙别立人继嗣已出补身得者只许续荫一人凡关资荫皆系恩荣将革弊讹须行宪法自本朝丧乱多士因循贪冒者叙补无常彰败者未闻严断遂成隳紊莫识规程。且一人身名具三代名讳傳于同姓利以私财上则欺罔人君下则货鬻先祖行之不已罪莫大焉柳膺显致讼论合当诛殛偶逢恩赦特减死刑尚念承此弊来年深同此罪者颇众特矜已往各许自新别设严条免令後犯今日已前并依前项条理其不合叙使文书仍限一百日焚毁须绝如此後更敢公然将合焚毁文书参选求事有人纠告及所司点勘彰露所犯之人傳者受者并当极法其告事人如有官序别与超擢任使如是百姓与免户下差徭兼自此应合得资荫出身人并须依格令及天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礼部起进条件施行如敢故违本司官员并本行人吏别加严断不许去任离司罪无宽恕事从发觉理任澄清不惟正邦国典刑抑亦保缙绅家法有犯无赦断在的行。

六月敕诸道州府推断刑狱或虑有司因循仍以赦令前事辄有申理紊乱刑罚宜令尽举中兴以来所降赦书德音革恩赦晓示王者应天顺人发号施令布丝纶於远迩示恩信於华夷倘隐而不行则主者有罪须重提举无致因循宜令御史台兼三京及诸道州府应受词状及推勘详断之所须具此文榜壁各令详审无致逾违如或公然以赦书德音及恩赦前事辄敢受而为理者应状案经过之处并当勘责以故违敕命律格科罪兼自此後凡有详断刑狱并须依坐律令格式条件及新敕革次第施行。又敕无厌之求既亏廉耻不义而富终取悔尤应诸道系省店宅庄园或抵犯刑章纳来家业或主持败阙收致抵当姓名才系簿书诸利未经收管诸色人等不度勋庸高下不量事分浅深相尚贪饕竞谋请射惟利是视以得为期诸色人朝廷稍立微功必加懋赏大都大邑尚以委人废宅荒田岂留润国自可特恩颁赐奚容越分希求遂使畏惧者但处栖迟僭逾者更滋积聚失惩恶劝善之道启幸灾乐祸之门颇污风教须行止绝。

七月前安州应城县主簿王鼎前随州唐县主簿陈廷毓同献时务七件敕旨投匭上章条流不阻合表进策理例无闻而况七件之中有长有短两人之内孰否孰臧方当选以公才未可混其言路王鼎陈廷毓宜各试以策问两道定其优劣兼自此应诸色人进策每五道别试策问两道十道已下试三道十道已上约此指挥比较元进策条理可否当与等第处分仍令匭院分明榜示此後止绝不得有同表进策所贵人知区别事无行庶坚激劝之诚免误拟伦之道。

八月前摄普州洪洞县令胡廷 献时务余柴斛斗买卖丝绵请因旧样斗秤敕旨官中比设量度民间合务均平苟纵欺谩诚为蠹弊宜令三司及诸道州府常如约勒如违犯量事科刑。

九月昭义县主簿张廷诩上言应诸道州县之内有在仕居 衣冠不得与编民一例差遣及有假称摄试抗礼公厅请赐条理敕旨凡曰：士流州县尽应饶假诈称门族长吏岂肯延容应是户人皆编部籍如或为其家富邀坐公厅显从宾主之仪颇辱朝廷之任所在必无此事其中或有如斯须重衣冠以敦风俗州县官或与富百姓同坐交通者随处纠察使知事。若不虚当行严断其妄称士族者亦议科罪。

三年正月前摄沂源县令孟师敏献时务切见齐州村店要津皆有阑头乞赐止绝敕旨比置关防津铺为要禁察奸凶如或纵舍贼徒透漏商税既亏职分难逭刑章。若敢阻滞行人饶求润已但有发觉并以枉法贓论宜令诸道常切指挥无使违犯。

乙巳左右金吾街门使奏状见法人多于清化坊南禁街内请移於归义坊南河滩新市从之。

四月河南府奏据陆浑县令陈岩状申县邑荒凉欲 葺今有客户各欲盖造屋宇有碍同光二年条格乞准近敕属县亦许客户於坊市 营屋宇所期完葺敕旨凡兴舍宇务广人烟既闻完葺之期式叶绥安之道况京城之内已有条流县邑之中可援事例应诸县有临街店舍田地宜准敕许人收买依限 盖其佐官宅基旧属县廨宇并寺院伽蓝地如人户已盖造屋舍居止不在起移之限便任永远为主如更别占据空地作园圃及种蒔苗稼仍仰县司与寺家决定办得 盖即许识认交割限两月内了绝其地亩租税随地供输如未办 营不得妄陈识认。

愍帝以长兴五年正月即位诏关西镇城禁回鹘带挟私人往来所在检校非正数即时勒留。

末帝初为潞王举兵向阙次陕州下令曰：余叨居家嫡谬列盘维成家於十死九生立国於千征万战事父母敦于至孝为臣子敢於尽忠将相期夹辅之勋以广文明之祚一昨先皇晏驾嗣圣承祧敢不遵周召以勤王相成康而在位社稷既然有奉人民，於是知归但固宗 方敢论季孟岂意梓宫在阼灵驾未归而朱弘昭冯 等妄兴猜忌之心骤起窥图之计丧纪在近除书遽行津涯莫知迫促尤甚况。又不宣麻制便降使臣立遣离藩俾其惧祸霆电之速军民可知是以聊葺城池以缓八机十镇驱貔貅而遽至六师拥组练以齐来当此阽危如何旅拒不谓天道鉴其非罪人情愍以无辜惮以攻城自来束手数镇凭陵之帅立自灭亡九重侍卫之师翻为心腹以至抱义者感泣怀愤者咄嗟凡百有知皆悲无罪今则军戎大集园寝将成群帅献忠迫令赴阙载念遗弓在近仙驾将归既息忧惶。又盈哀惨今则须将禁旅入赴山陵面朝太后太妃自诉为臣为子今月二十七日已次陕州其在京文武两班内诸司使务除朱弘昭冯 家族伏法外凡百士庶并无忧疑况禁令严明军都整肃必无暴犯克保平宁苟渝此言何以行令。

清泰元年七月丙午诏曰：长兴二年闰五月敕律令格式六典凡关庶政尽有区分久不举明遂致隳紊宜令京百司各於其间录出本司事裁成卷轴或粉壁写在廨署本司官常宜省览以备顾问自敕下至今累年如闻诸司，或以无廨宇处并未书写施行宜令御史台差两巡使分巡百司局以闻如因事未办处与限五日须抄录依元敕指挥其诸道州县亦有六典内合行公事条件抄录粉壁官吏长宜观省其律令格式事繁昨以撮成四卷州县差人抄录以备检寻今後宜令御史台每至正初具录前後敕文告示诸司及诸州府永为常式。

十月甲午诏曰：官吏通衢陈诉比来时亦有之。若抱屈难伸或有理未雪固难抗节须至望坐至於方洁之人犹以为耻近则无知之辈遽相仿例寢以成风频至於列肆长街遮阑宰臣陈诉及其处理多碍格式或敕命已行确祈追改亦于敕条之外妄有披论不惟紊乱于纲纪抑亦有同於轻侮此後州县官或有所陈并於中书门下据事理陈诉如实有屈塞登时即与勘穷如是僭越亏公付铨量与殿选如不关铨量陈诉者即下法司推诘所冀群官奉法免令进取以晓讹万国来王复睹朝廷之整肃。

十一月壬子侍御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奏获圣军使王彦塘先西南面行营所至州府乞索钱物恃酒讹言抵忤本指挥使赵廷昭诘之伏罪已斩于本军门诏曰：夫命将所以行兵聚兵所以遏乱必在上下有理进退无违入则畏法以谨身出则图功而效命畏法必无罪戾图功则有宠恩以此言之不可不慎王彦塘方期任使辄敢恃凭既都将以上言在军法而难恕况属环卫并在藩方上至偏裨下及行伍皆是久经训练备晓条章官爵甚高衣粮极厚必能共思整戢自务保全是宜特举规程遍加晓谕责令遵守务肃辕营今後在京及诸道马步将士上至都尉下及长行并须各据职资共存礼体递相钤辖遵禀指挥如紊乱条章下不从上指使前却

使酒讹言其长行犯者委本都副兵马使已下节级科罚其副兵马使节级犯者委本都头科罚其都头犯者。若无事不出时录罪申奏。若出军指使之时便委随处统将科罚其或所犯人自负罪愆不伏首领刑责便即奏闻如指挥使都头已下但务颜情藏庇凶辈自招负累必不恕容颁下内外诸军知悉。

三年中书门下言自今年三月後诸州奏军事判官九人之碍新详定敕文虑在外未知诏军事判官宜令本州刺史自选择奏举初。且除本职未得与官或与刺史连任相随显有劳能许本州刺史以闻量事奖赏仍不许横有奏荐其三月後九人俱与施行晋高祖天福元年即位敕制曰：易俗移风宜遵善教尊本敬始自有常规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

二年二月敕古之用兵必先立法等第既分於将领高卑自有于规绳或闻近年多逾此制至於行间士卒罔遵都内指挥既侮国章。且乖师律 一当开创要整纪纲宜示条流免干法制应在京及诸道马步诸军将领节级长行等今後仰并依阶级次第凡事制御区分如是长行或有违犯即副将便可据罪处理如是副将十将违犯即便勒本指挥使据罪科处指挥使违犯不出军时即委都指挥使具录事繇腾奏当行勘断如是行营在外即便委行营统领依军法施行其馀诸道军都见在本处者或有违犯便委本处节级防御团练使刺史据罪科处事要整齐法宜遵守分明告谕咸使闻知。

又敕州县之官俾其戡理钱 一之职委以秉持须选廉勤岂容荐 一 一时苟从於私 一 旬久远必紊於公方顷在唐朝曾有敕命贵杜饶 一 幸之渐明悬诚约之条时异理同再宜申举自今後中外臣寮或因差使出入不得荐囑人于藩镇希求事任如有犯者并准唐朝长兴二年敕条处分仍付所司。

四月甲午敕盐铁度支户部应监临主持场院仓库官吏等制置场务总确课程将期共济於军流免使偏竭於民力向者所差官吏鲜有专勤省思录任之时尽言冰 一 及郡府主持之後例纵轻肥莫济公家但营私室所以处处多闻其逋欠年年空系其徵催固执迁延坐期蠲放每惟此辈并合严诛。又以开创之初含弘是切既往者已关恩制今後者别立严规或躡前非必难轻恕岂是愿行峻法欲致丰财盖帑藏犹虚师徒甚众俟期充济难纵隐欺宜悬画 一 之文兼举必行之令。

十月辛巳禁诸道不得擅造器甲。

十一月禁黎阳至杨刘岸渡人以魏博未下故也。

四年五月甲寅敕访闻朝臣於外州侯伯求其表状奏荐交亲朕以应天顺人开基创业大化方流於区宇至公必绝於晓讹私谒不容朝经具举更兹告谕止在依行今後文武庶官不可更行荐 一 如有状书便宜密具进呈观察使散下诸州亦准此处分。

五年正月诏曰：朕自御万方于今五稔每推诚而待物贵舍己以从人乃有不体朕怀柔恣行凶慝显干纪律须举宪章福州王昶恃彼偏方乱其彝典於使臣而倨傲向朝阙以邀求深亏臣子之仪固掇神祇之怒尚全大体特示宽恩所有贡输悉令回复舞羽而聿思修德转规而犹冀省愆而王建立三上奏章杨光远继陈表疏朝行之内邦计之司同有敷 一 一 谓非允当。且王昶以无用之物取利中华萌不轨之心僭称大号盗乘輿之式度窃冠冕之威仪眩诱良家招收奇货此而可恕孰不能容或贡说言请从籍录郑元弼等相次上状不愿回归亦可悯伤各令存 一 其福州贡物私商宜准律处分。

六年二月辛卯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刑狱戊申诏曰：臣子之心务申勤敬国家之体自有规绳凡侯伯之来朝或君臣之相见岂烦贡奉方启宴筵事既非宜理当改制臣下置宴今後宜停。

七年四月戊寅敕曰：时属炎蒸路当冲要使命之往来甚众州府之迎送颇多既有烦劳所宜轸恻自邺都至襄州 一 公路州府除专到使臣依寻常迎送外其馀经过并不在迎送（去年六月已曾有敕至是以顿兵襄州使臣旁午思其劳扰再申明焉）。

少帝开运二年正月太常少卿陶 一 奏臣任监察御史日留台西京窃见台司详断者至於夫妇之间小小争讼动引支证淹滞积时及坊市死亡丧葬。又须台司判状奴婢病亡。又须检验人吏贪狡因此邀求动经旬时不遂埋瘞是臣目击尝嫉弊讹者敕旨淹延刑狱启 一 幸门稽滞瘞埋尤伤和气追呼既广劳抚斯烦检验取裁停驻为弊宜令凡有禁系不得分外追人百姓死亡亦仰及时葬送既无重扰式叶化风仍付所司。

三年六月乙丑敕诸道不许横荐官寮，爰自近年颇逾旧制起今後诸道藩镇防御团练刺史如本处幕席中有阙准元敕合奏荐当与除授不得横荐前资宾从州县官及诸色职员希於在朝及外官安排不得有违。

周太祖初即位制曰：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饰虚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虽多瑞以奚为今後诸道所有祥瑞不得辄有奏献。

广顺元年正月丁卯制曰：设官分职具列司存离局侵权诚为紊扰今後诸司公事并须各归局分不得越次施行朝廷之务显有旧章职官具存安可废坠如闻目前诸司事多有壅滞今後并可疾速举行。

丙戌河东刘崇よ号太祖遣供奉官张令权赍敕书晓谕晋绛慈隰诸州军民曰：朕早事刘氏共立汉朝当高祖寝疾既危朕与杨州史弘肇於御床之前同受顾■嗣君既立叛乱继兴朕讨平河中克宁关内敢言劳苦贵保宗祧自镇邺都复当戎寄忘食废寝夜思昼行固获边疆训齐师旅忧时忧国尽节尽忠不期群小连谋蔽惑幼主忽於内殿并害大臣朕方在外藩亦遭谗构密降宣命潜遣行诛诸将知此无辜乞除君侧之恶遂与将士同赴阙廷凶竖计穷迫害幼主朕遂奏太后请立刘■比候到京方议册立便值河北告急契丹内侵遂领大军径赴救援自澶州起程北去輜重相次先行旗队才移军情忽变喊声动地事势莫知攒集戈矛请朕为主逃脱无地扶拥入京内外臣僚藩岳侯伯表章继至推戴益坚勉副群情寻登大位■临之内罔不倾心不谓北京留守刘崇显有包藏辄萌僭窃散飞文字诳惑人民骚动一方酷虐万姓差点丁壮率掠货财杀戮无辜诛剥难状况刘崇自居藩镇唯务贪求刻削军都增添税赋千里之内民不聊生今则。又作猖狂更加暴虐谓人情可以诈取谓天命可以僭求颠越如斯不亡何待朕方辑宁区宇拯救黔黎见举大军往平微孽爰念河东管界皆是朕之生灵被此凶残深怀軫恻即候收复城垒当议减放税租内外军民并与洗涤更在沿边藩镇明宣朕怀接界户人勿令侵扰其边界城池已令■戢要辩奸细切须■是防安抚生民以副朕意。

是月徐州王彦超言殿直王殷押送到赏给衣服银带臣。又于宋州取到赏给钱帛收管。又奉宣取宿州散从官二百并于宿州单州各差夫二千以备攻城指使是日降敕宣谕徐宿二州官吏百姓曰：朕猥以寡薄肇创基图思康济于兆民推恩信于天下，庶几致理渐至平宁杨温等比事藩维止为小校妄生猜惧辄闭城门朕亦累赐敕书开怀示信谕以安危之道俾全忠孝之名亦继有文字进呈止望朝廷恕舍朕念端倪未申之际事势使然彼既无心岂忍加罪是以授之郡牧许以自新而不体优恩尚敢拒命执迷罔悟但作迁延今已差兵士往彼攻取期於旦夕必易荡平汝等皆居封境之中各怀仁义之节况属阳和之候方当农养之时暂驻兵甲固无骚扰宜思齐力安家。

二月癸巳赐王彦超诏曰：昨以巩廷美杨温等妄抱忧疑辄敢违拒累令招谕未体诚怀须至加兵以安民众切虑破城之後玉石难分卿可告谕诸军勿令杀人放火但诛恶党宜舍胁从着惟许国之心当体好生之意。

三月丙子敕■公淮州镇朝廷比与淮南素非仇怨互分疆土各有人民商旅往来比无阻滞兵师屯戍自守关防其自近朝稍闻多事烟尘时动生聚无聊爰当开创之初每求安静之道■公淮千里所宜禁暴戢兵比屋小民渐冀息肩乐土庶期岁月驯致和平凡我疆场之臣当体宵旰之念应■公淮州县军镇今後自守疆土钤辖兵士乡军不得纵一人一骑擅入淮南地分稍或违令不宜轻恕商旅行李经过辄不得妄致邀难如闻滞留必行勘罪更仰指挥■公边巡检止绝贼盗务在道途清肃人户谧宁诏到速散行管界凡津要口铺可丁宁晓告。

二年七月戊辰诏河东接界■公山诸州关塞山路止绝向北商贾往来。

九月敕北面■公边州府镇戍兵自守疆场不得入幽瀛界俘掠。

十月戊子诏诸州府晓谕军民不得屠牛驴及卖生口辛亥敕致理安邦必先刑政分争辨讼各有职司内则台省官僚外则州县曹局共承寄任同体忧勤苟众务之有条则蒸民之无怨比来百姓诉讼不得越次诉讼近日继有便诣朝廷不经州县宜再止绝免致逾违今後百姓凡有诉讼及言灾彳先诉於县县如不治即诉于州州治不平诉於观察使或断遣不当即可诣台省如或越次诉讼所司不得承接如有抵犯准律科惩其诉事文状或自手写或是雇人并于状後书其姓名并住止处所如无人写状许过白纸事条并须为已如或容诉是挟阿私鞫得其情必议严断。若所经处所断遣不平致诣朝廷长史推司当行谪罚。

三年正月宣河北诸州凡有急切公事即入马递奏报。

四年延州向训言请禁止州界民卖军装兵器於蕃部从之。

是月陇州防御使石公霸上言元管三县五镇自秦州阻隔废定戎新关两镇唯□源皆称直属本府及官吏批书历子考较课最贼盗寇攘户民减损。又贵州司职分何以捡校昨□阳令李玉上府主簿林萼下乡州

司不曾指挥本县亦无申报每有提举皆称本府追呼无以指纵何能致理其间户口多有逃亡预虞大比之时恐速小臣之罪伏睹近敕凡有诉讼尚委逐处区分不得蓦越，岂可本属县镇每事直诣凤翔望降新规以涤旧弊敕凤翔属郡宜令依诸道体例指挥今後凡诸县公事徵科诉讼并委逐州官员区分於事或有疑误须禀使府者则县申州州申使府不得蓦越其李玉林等专擅上府下乡本州勘罪奏闻。

六月诏诸州府 二 公路县镇使臣经过不得差借递驴。

八月诏 二 公淮诸州点检淮南人糶过粮食如是以骡驴为驮及人负荷放过只不得以舟车辇运过淮（先是淮南大旱井泉涸竭塘堰中生草淮浅可涉。又闻 二 州火灾石偶人言于淮上其主恶之命击落其首淮南民渡淮而北者相继濠涛受以兵止之民与兵斗淮人阴余我粟以为储蓄初太祖愍之曰：彼我民一也。繇是诸军郡许淮南人余易至是闻吴人收余入官以备军食故有是诏。）

九月辛卯诏曰：西道军镇藩部经过不得与之市买鞍马器仗。

十月敕御史台勘成除官不谢不赴任人孟翰裴韶贾蟾程范崔中庸五人放罪勒赴任庞延祚李致准元敕殿选起今後更有受官不谢宜令门下省御史台严切检举追勘闻奏授官後违程不赴任准元敕殿选如选未满足使来乞官者除本选外别行殿黜十一月敕近降命京兆凤翔同华 二 延泾 二 耀等州管内县镇各守职分州县徵税赋治婚田词讼巡镇贼盗追捕非不丁宁宜令三司使依前敕更严切指挥各守职分不得侵越诸州各行乞闻奏。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敕化理之本孝弟为先苟或亏违实乱名教则有士庶之内凶卒之徒不顺于父兄不恭于尊长悖悍难状训诲莫从亲族容隐而不言里巷畏避而不告伤化败俗莫甚於兹今後或不仁义之人违戾尊长 二 宣避毁辱及父母在异财别居略不共待如此之辈不计官军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台及本军大使所在州县厢界弹察如或容纵不切检举罪有所归。

十月戊辰帝谓侍臣曰：诸道频报贼徒结集伤劫人户虽加搜捕未能遏绝累朝已来分遣使臣巡检致藩侯郡守不戮力于擒捉即宜抽回使臣专委藩郡屏逐务令封部肃。

四年二月癸亥禁内外职官荐游客于县镇干求财帛者。

五年五月辛巳朔帝御崇元殿礼毕内降德音曰：疆场未宁旗鼓下出师之命氛霾既静 二 雷覃及物之恩四维张而载戢五兵武功成而必修文德朕戎衣再御三载亲征令行而霆霹争雄阵起而龙蛇合势盖舟车之所及谅声教以咸臻敢言凉德之怀柔实赖忠臣之宣力积水激朝宗之浪事等疏川客星回拱极之光瑞增悬象今则斗柄建午火正司南顺玄穹长养之心伸有国亭毒之令 二 卷彼戎士咸遵武经或从我征行久服勤于甲冑或守兹城邑能安定於封圻宜举彝章首膺懋赏侍卫殿前及诸道马步军将士等各赐等第优给馀从宣命处分疾风劲草既验忠诚临难捐躯所宜旌异应淮南行营将士歿于王事者各与赠官逐人。若有亲嫡子孙并与叙录内有伤中残废不任征行者等第各给救接钱帛排难疆场马革无惭於壮志遗骸暴露牛冈有軫于深仁载寻掩骼之文俾释穷泉之恨凡经战阵处应有暴露骨骸仰逐处州县收拾埋瘞淮南界内逐处坟墓有曾遭发掘处委逐处州县差人掩闭用兵之际力役是供当矜贷之在展谅优给之宜被自去年十月後来 二 公淮人户曾充夫役内有遭伤杀不回者本家各给绢三疋仍放免本户下三年诸杂差役江南疲俗克复方新特示蠲除俾令存济扬秦通滁和濠泗楚光寿舒庐蕲黄州连水汉阳汶川等县自去年终已前所欠秋夏残税及诸色徵科配敛博徵物色等并与除放自东南用兵首尾三载 二 公淮州郡应奉军期飞 二 免频仍力役劳并念其艰苦深軫所怀其徐宿宋毫陈颖许蔡等州人户所欠去年秋夏税并与除放於戏江表来宾顾车书之已混寰中未 二 资将相之同心所宜共率宪章动遵王度咨尔三事达于庶官当整嘉谋弼予不逮。

卷六十七

帝王部·求贤

《传》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晁错有言曰：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若夫居大宝之位制四海之命盖并建众职非借才於异代故君子者勤於求贤而逸於得人曷尝不昧旦不显求衣未明访问谘询膝之前席然後异人间出贤士乡臻济济之宁文王彬彬之盛汉室者繇斯而已矣。若乃青■之士翔而後集爵以德进义无苟合易禄而难畜难进而易退其或弓旌之逾分薰莸之同器盖有闭门却埽隐居求志者有矣。故五三而下致治之后罔不退■不明以延髦俊而後为盛德也。

虞舜询於四岳辟四门（询谋也。谋治政于四岳开辟四方之门未开者以广致众贤）。

周成王嗣位求忠臣辅助以为政作小毖之诗（毖慎也。天下之事当慎其小时不慎後为祸大）。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言鲁侯有孝德）王曰：何以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老聃事行刑必问於遗训而咨於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於夷宫。

汉高祖十一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音无）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侯下诸侯王（■音赞萧何封国在南阳）御史中执法下郡守（中执法中丞也。）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身往劝勉令至京师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癯病勿遣。

文帝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辅朕之不逮。

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上亲策之博纳以言。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报云：天子闻其所上之书而罢之令归）。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谓善事父母廉谓清廉有廉隅）。

五年徵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世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与上计者俱来而县次给之食）。

元朔元年诏曰：夫本仁祖义褒德录贤劝善刑暴（本仁祖义谓以仁义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阖闭也。总一郡之中故言阖郡也。）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於上闻也。（究竟也。言见壅遏不得闻於天子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是时天下慎法莫敢谬举而贡士盖鲜故有斯诏。

元封五年四月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是躅也。奔走也。奔■是者乘之即奔立则■是人也。■是音提）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泛覆也。方勇反字本作覆後通用耳覆驾者马有逸气而不循轨辙也。）■斥弛之士（■斥者■斥落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礼度也。■斥音士各反弛音式尔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绝远之国谓声教之外）。

昭帝始元五年六月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能有明（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通言能通读也。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本始元年四月庚午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

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於

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琊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元康元年秋八月诏曰：朕不明六艺郁於大道是以阴阳风雨失时其博举吏民厥身正通文学明於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神爵四年四月诏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二年三月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诏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一人。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三年十二月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河平四年三月诏举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元延元年秋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二月诏曰：盖闻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其与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悌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四年冬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

元寿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夙夜忧劳未遑宁息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娄敕公卿，庶几有望（娄古屡字）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势获名温良宽柔陷于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错犹置也。）乃正月朔日有蚀之厥咎不远在予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僚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於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吏治狱平端也。）

後汉光武建武七年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公车门名公车所在因以名焉汉官仪曰：公车令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徵召皆总领之）

孝章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己巳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更伤人官职耗乱刑罪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有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亩亩不系阙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五月辛酉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任堪使也。典主也。长谓县长相谓诸侯相）

孝和永元六年诏曰：朕以眇末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速度济河之域凶饑流亡（尚《书》曰：济河惟兖州言东南据济西北距河）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康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诗云：忧心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庶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不急谓非要）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

殇帝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後进。

孝安永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通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五年闰三月戊戌诏曰：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闕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拯救济斯艰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

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於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元初元年四月丁酉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

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十一月癸卯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

延光元年诏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岁已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救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於人者无拘官簿（清白谓真正也。爱利谓爱人而利之也。无拘官簿谓超迁之不拘常牒也。）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墨绶谓令长之属也。隐亲犹亲自隐也。悉尽也。言令三公以下各举所知皆当尽心勿取乎！浮华不实者）。

顺帝即位三月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丙戌令大将军三公各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有谋谏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汉安元年二月丙辰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

十一月诏大将军三公选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者各一人。

冲帝永嘉元年九月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三郡水涌土裂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又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三年六月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兆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九年诏举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永康元年五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诏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遗惠为众所归者皆诣公车。

中平元年三月诏公卿举列将子弟及吏民有明战陈之略者诣公车。

魏武帝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於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侧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十九年十二月。又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岂秦济弱燕繇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八月。又下令曰：昔伊挚传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_二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治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_二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鹞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_二泽也。曹诗刺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於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隗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明帝太和二年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

四年十二月丙寅诏公卿举贤良。

青龙元年三月甲子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五年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

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人勿限所取。

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八年诏内外群官举可任边郡者各三人。

太康九年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

明帝太宁三年八月诏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汉祖过赵录乐毅之後追显既往以劝将来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及忠孝仁义静已守真不闻於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

成帝咸和六年诏举贤良直言之士。

七年诏举贤良。

简文咸安二年诏曰：朕以眇身於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肥T 穷谷之贤滑泥扬波之士虽抗志玄霄潜默幽岫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 旬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邪古人不惜才於异代朕所以虚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各劝所司使善无不达而吾获虚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兴四年四月诏有司明隐逸。

天赐元年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

明元永兴五年二月诏分遣使者巡求隳逸其豪门 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 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

太武神 四年九月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 起幽穷延登隳 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版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 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隳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雍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曜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延和元年十二月先是辟召贤良州郡多逼遣之诏曰：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缙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贤举俊古之君子养志衡门德成业就才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栖栖遑遑负鼎而自达虽徇尚不同济时一也。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比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孝文延兴二年七月壬寅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行在所。

三年十一月诏其有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时信义著於乡闾者具以名闻。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济河诏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

十八年正月车驾南巡诏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

十一月辛未诏冀定二州孝义廉贞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

十二月车驾南巡诏郢豫二州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

十九年四月行幸鲁城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才堪军国及守宰治行具以名闻。

六月帝自南伐回诏车驾所经孝廉义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

十月辛酉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 政事者以时发遣。

二十年七月丁亥诏曰：炎阳爽节秋霖大澍在予之责实深 栗 栗故辍膳三晨以命上訴灵鉴诚款曲流 液虽休勿休宁敢僭怠将有贤人湛德高士凝栖虽加铨采未能招致其精访幽谷举兹贤彦直言极谏辅予不及。

二十一年五月诏雍州其孝友德义文学才 悉仰贡举。

孝明孝昌元年三月诏曰：选众而举其来自昔朕缵承大业综理万几求贤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则哲振古所难宜博访公卿采兹声实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荐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职必使精办器艺具注所能然後依牒简擢随才收叙庶济济之美无替往时蹇蹇之直有申兹岁。

九月诏百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

孝庄建义元年五月诏求德行文艺政事 直者县令太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亦黜一阶。

前废帝普泰元年三月诏天下德孝仁贤忠义志信者可以礼召赴阙其不应召者以不敬论。

後周闵帝元年八月甲午诏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众才以■厥民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各九人被举之人於後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

武帝太和元年二月戊辰诏三公已下各举所知。

建德元年三月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

三年二月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人。

四年诏诸畿郡各举贤良。

六年平齐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不拘多少。又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政治得失。

静帝大定元年诏曰：帝王设官惟才是务人臣报国荐贤为重去岁已来屡有妖寇宰臣英■咸得清荡逆乱之後兵车始竭遐迩劳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於兹亦繇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若使天下英杰尽升於朝铨衡陟降量才而处垂拱无为，庶几可致，於是遣戎秩上开府以上职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举清平勤■者三人被举之人居官三年有功过者所举之人随加赏罚。

隋文帝开皇三年正月甲戌诏举贤良。

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平清■济二科举人。

仁寿二年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

三年七月丁卯诏曰：日往月来唯天所以运序山镇川流唯地所以宣气运序则寒暑无差宣气则■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万物而为功况以一人君於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敬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鱼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顺阴阳之序，岂不繇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不嗣离德之谤乃生众人之口铄金戮辱之祸不测是以行歌避代辞位灌园卷而可怀黜而无愠放逐江湖之上沉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洁而不悔者也。至於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厉俗遗弃於草野湮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朕唯夙夜祇惧将所以上嗣明灵是以小心厉己日慎一日以遗黎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传送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於长夜抱关於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徵召将送必须以礼（时苏为太子舍人仁寿末天下举达礼乐之源者晋王时为雍州牧举燕应之诏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高祖望燕谓侍臣曰：唯此一人称吾所举于是拜晋王友）。

炀帝大业三年四月甲午诏曰：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力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滞幽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尚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寞投竿罕至岂美璞韬时采未值良工将介石在怀确乎！难确垂鉴则哲恍然兴叹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戢岂得保兹宠禄晦尔所知优游卒岁甚无谓也。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励俗有益风化■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璉之资才堪将略则■■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十年五月庚子诏郡举孝悌廉洁各十人。

唐高祖武德五年诏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唯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义自搜扬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爰致加锡之隆无益於时必贻贬黜之咎未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於是隳废朕膺图馭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艺所贵

■时洁已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赏罚之科并依别格所司颁下详加索引务在奖纳称朕意焉。

太宗贞观元年三月帝谓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曰：比来令卿举贤才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宜分朕忧对曰：臣愚岂敢不尽心但今所见实无奇才异行帝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异代皆取士於当时何代无贤才但患遗之不知耳德彝惭而退。

三年四月诏曰：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忠行谨堪理时务或在□乱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亦录名状官人同申。

是年帝谓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皆宰相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无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讎而为後代称者以其举得贤故也。卿等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讎嫌必不得不举。

十一年四月诏曰：朕以寡薄嗣守鸿基实资多士共康庶政虚已侧席为日已久投竿舍筑罕值其人自亲巡东夏观省风俗兴言至治夕惕兢怀然则齐赵魏鲁礼义自出江淮吴会英髦斯在山川所感古今宁殊载伫风猷实劳梦想宜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於所部之内精加访采其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时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举送雒阳宫各给传乘优礼发遣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有老病不堪入朝者具以名闻庶岩穴靡遗俊■可致务尽搜扬之道称朕意焉。

十五年六月诏曰：朕遐观前载历选列辟莫不贵在得人崇兹多士犹股肱之佐元首譬舟航之济巨川。若夫构大厦者采众材於山岳善为国者求异人於管库是以陶唐有虞揖让之圣帝也。非元恺不能成功商汤姬发革命之明主也。非伊吕无以定其祸乱况乎！齐桓中人之材器非■哲汉武嗣业之主志在骄奢犹赖管仲隰朋之相平津博陆之辅既为五霸之长亦称万代之宗是知得士则昌失人则乱朕凝旒夙夜虚心政道虽天地效祉宗社降灵区宇晏如俊■咸事尚恐山林藪泽藏荆隋之宝卜祝屠钓韬萧张之奇是以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眺箕■而怀隐沦亟移日月空劳梦寝而骊龙莫兆商歌寂寥岂混迹駘骖未逢良乐之顾将毓德岩穴方追禽尚之游望■长想增其叹息可令天下诸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厉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限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庶独往之夫不遗於版筑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庙务得奇伟称朕意焉。

是年帝谓宰臣曰：致太平之运者唯在得贤才卿等既不能知朕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行也。乃止。

十七年五月乙丑诏曰：朕观前烈建国君民未有不藉忠良而能济其功业者也。朕显承宗祀获奉鸿基侧席求贤有年载矣。而山林莫致珍玩必臻岂朕好恶之情未达於下其令州县举孝廉茂才好学异能卓犖之士。

二十年六月手诏曰：高明之天资星辰以丽象博厚之地藉川岳而成形况於帝王体元立极临驭万物字养生灵者乎！所以致治之君远谗佞近忠良屈己以伸人故能成其化为乱之主亲不肖疏贤臣虐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乱明君遵彼以兴国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馱朽临冰铭心自戒宵兴旰食侧席思贤庶欲博访丘园搜采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诸州明扬侧陋所部之内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栖仁澄心砺操出片言而标物范备百行以综人师质高视於琳琅人无间於曾闵洁志丘园扬名里■或甄明政术晓达公方稟木铎於孔门受金科於郑相奇谋间发明略可以佐时识鉴精通伟才堪於■国或含章杰出命世挺生丽藻道文驰楚泽而方驾钩深睹奥振梁苑以先鸣业擅专门词高载笔或辨雕春圃谈莹秋天发研机於一言起飞电於三寸蓄兹奔箭未遂扬庭并宜推择咸同举荐以礼将送具状表闻限以今冬并与考使同赴庶使焚林之举咸矫翼於岩廊尺木之阶方振鳞於游雾翹心俊■称朕意焉。

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即位九月诏曰：殷宗迈德化致升平周王显仁政称刑措太祖文皇帝神明配德灵武兼资扫□枪而王区夏混阴阳而作天地以此大业留属微躬虽复□变星霜而心婴荼毒州郡之长能修厥职礼义兴行奸回自屏刑宪不苛孤□是赖有司询访宜以名闻有一於此当超不次其有经明行修谈讲精熟立身严洁才堪教育者志节妙识用精通博闻■正终堪卿辅者游情文藻下笔成章援心处事端平可纪者

疾恶扬善依忠履义执持典宪终然不移者京司长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举二人中下州刺史各举一人前代忠鯁身死王门子孙才堪任官而留滞停移者慨想遗风尤宜旌举。

显庆元年十月手诏曰：朕受命上玄嗣膺下武每肃恭旒冕延想英奇俯振鸷而企贞臣仰飞鸿而慕良辅。台侧席玉管屡移宣室整衣金壶亟改寂寥靡覩鉴寐兴怀比年虽常进举遂无英俊犹恐栖岩穴而韬奇乐丘园而晦影宜令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州县或纬俗之英声驰管乐或济时之器价逸萧张学宰帝师材堪栋辅者必当任之不次可明加采访务尽才杰州县以礼发遣。

二年二月诏曰：济时兴国实仗九功御敌安边亦资七德朕端拱宣室思弘景化将欲分忧俊。共逸岩廊而比来贡寂英奇举非勇杰岂称安虑危之志处存思乱之心如不旌贲远近则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所知或勇冠三军翹关。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於良平驰功绩於卫霍踪二起於吴白轨双李於牧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如有此色可精加采访各以奏闻。

三年七月帝谓宰臣曰：四海之广唯在得贤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获避亲知不能尽意甚为不取昔祁奚举子古人以为美谈即使卿等儿侄有材亦须依例进举。

五年六月诏内外官四科举人或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或游泳儒术沉研册府下帷不倦博物驰声或藻思清华词锋秀逸举标文雅材堪远大或廉平处事。直为心洞晓刑书兼苞文艺者精加搜访各以名荐。

龙朔元年八月帝谓侍臣曰：往者天下七国皆有英贤今四海一统遂无俊杰亦繇经营辽海未暇搜扬将济巨川伺闻舟楫何其寂寞一至於斯许圉师对曰：百里奚处虞而虞亡入秦而秦霸在陛下用之耳帝，於是欲於李义府门中。擢有材用者遂令本州给传遣诣东都及至无堪应务者竟罢之。

三年八月诏内外官五品以上各举岩薮幽素之士广加询访旁求谣俗式企英材允毗阙政。

乾封二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於求贤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广非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器谤以为朋党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竟为缄默。若陛下虚已招纳务於搜访不忌亲讎唯能是用谗毁亦既不入谁敢不竭忠诚此皆事繇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帝深然之。

十月令天下诸州举鸿儒硕学博闻。记之士。

咸亨二年十月景帝诏曰：礼乐之道其来尚矣。朕诞膺明命克光正历思隆颂声以康至道而曲台阐训犹乖揖让之容太乐登歌徒纪铿锵之韵良以教亏绵。学阙警宗兴言盛业寤叹盈抱。然则幽诚所著纵九皋而必闻忠信。且存在十室而无弃但虑习俎之彦韞迹於闾阎辨铎之英韬深於林藪夫良玉无轻求之斯来真龙难睹好之而至其四方土庶及丘园栖隐有能明习礼经详究音律於行无遗在艺可录者宜令州县搜扬博访具以名闻。

五年八月诏五品以上各举所知。

上元三年闰三月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都督刺史各举所知一人。

仪凤元年十二月诏曰：山东江左人物甚众虽每充宾荐而未尽英髦或孝悌通神遐迩惟敬或德行光裕邦邑崇仰或学统九流垂帷睹奥或文高六艺下笔成章或备晓八音洞该七曜或射能穿札力可翹关或丘园秀异志存栖隐或将帅子孙素称勇烈委巡抚大使咸加采访伫申褒奖亦有婆娑乡曲负材傲俗为讥议所斥陷於。斥弛之流者亦宜推择各以名闻。

三年十二月诏京文武职事三品以上官每年各举所知或才蕴廊庙器均瑚琏体王佐之嘉猷资公辅之宏量或奇谋异笑决胜千里或投石。距勇冠三军或誓谔忠亮志存规谟或绳违纠恶不避权豪或威惠仁明堪居牧守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长之任咸宜搜访具录封进朕当详览量加奖擢。

调露元年七月诏令雒州明扬侧陋或孝弟纯至感於神明或文武兼资才堪将相或学艺该博业标儒首或藻思宏瞻思擅文宗或洞晓音律识均牙旷或深明历数妙同京管者咸令荐举。

永隆元年十二月诏县令刺史御史员外郎太子舍人司仪郎左右史文武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卫之官并令举所知一人。

中宗神龙元年二月诏九品以上及朝集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三月制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各举县令一人。

五月制令职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一人。

九月制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并县令京师清官九品以上各举孝弟廉让一人。

景龙元年二月令举天下鸿儒硕学之士。

三年三月令内外五品以上举堪任刺史县令者。

卷六十八

帝王部·求贤第二

唐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诏内外职事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一人。

七月制天下有奇才异行沉伏不能自达及官人有能极言时政得失者并令本州责状封进。

景二年十二月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经邦官得其人故能利物朕恭膺大宝慎择庶僚延伫思英无忘终食思欲萧艾咸采葑菲不遗而商山幽旷渭滨寂寞夫以贵耳贱目殊通方之论舍近谋远非应务之术今四方选举群才辐辏操斧伐柯求之不远其有能明三经通大义者能综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书文字辨声象者度雅曲和六律五音者习韬略学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於词气听於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览焉。

太极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才堪将帅及边州都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曰：将帅之任军国斯重御侮干城良才是急顷武臣多阙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载怀筮熊黑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无人南仲方叔之俦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方举堪充将帅者一人明幽侧无限年位务求实用以副予怀。

二年六月诏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贤得人之要在於徵实顷虽屡存贲帛无辍翘车而骏骨空珍真龙罕覩岂才之难遇将举或未精。且人匪易知取不求备瑰琦失於俗誉韬晦叹於後时宜其博询州里明幽侧使管库无遗轴或举其诸州有抱器怀才不求闻达者命所在长官访名奏闻武勇者具言谋略文学者指陈艺业务求实用以副予怀。

开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异等萃超群缘无介绍久不闻达者咸令自举。

三年十月诏曰：有怀才抱器沉沦草泽不能自达者具以名闻。

五年二月诏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

七年五月敕曰：诸投匭献书上策人其中或有怀才抱器者不能自达宜令理匭使料简随事探赜仍加考试如有可采具状奏闻。

九年正月诏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称三杰所以战胜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齐为九合之君斯繇管仲况宇宙至广人物至多岂乏英贤无闻韬略盖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今边境未清统边须将顷林胡扰柳城非捷北虜忽惊西军莫振罪繇失律过在无谋曹别不言宁知登轼之效毛遂缄口岂彰处囊之奇长想古人是思擢士其有虽簪绂犹晦迹於下流或蕴智谋尚沉名於大泽不加精访何以甄收其两京中都及天下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坐镇行军足拟万人之敌或临戎却寇堪为一堡之雄各听自举务通其实仍令州县具以名进所司遣立限期随表赴集朕当亲试不次用之其有身充见在诸军统押者但录所能奏闻未须赴集。

四月敕曰：户口安存在於抚育移风易俗莫先令长知人不易此选良难专委吏曹或未精审宜令在京五品以上清官及诸州刺史及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并限敕到十日内京官封状进外官附状奏所举人得官以来一任之中能有善政及不称所举其举主应须褒贬。

十一年正月丁卯制其有沉沦草泽抱德栖迟并委府县搜扬。

十一月南郊礼毕敕制其有抱器怀才不求闻达长官具以名荐。

十四年六月敕曰：朕闻以道得人者谓之儒切问近思者谓之学故以阳礼教让则下不争以阴礼教亲则远无怨，岂非习无不利教所繇生者乎！朕所以厚儒林辟书殿讨论易象研道源冀淳朴大行华胥非远而承平日久趋竞岁积谓儒士为冗列视之。若遗谓吏职为要津求如不及顷亦开献书之路观扬已之人阙下之徒徒盈席上之珍盖寡岂弘奖之义或有未孚将敦本之人隐而未见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经史道德

可遵工於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状奏闻其吏部选人亦令所司铨择各以名荐朕当明试自观其能。若行业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进必加明罚。

十月诏曰：朕梦想贤才咨谋列岳遂因封祀发搜扬昨所临御道场亲加策问不称所荐其数则多乃闻膏粱之人递相招致丘园之俊罕见褒升岂朕劳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审更访择具以名荐。

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泽中有文武高才者听诣阙自举。

二十年十月驾发东都北巡狩会公卿及长吏巡幸所至有贤才未闻达者举之。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礼毕诏曰：每渴贤良无忘鉴寢顷虽虚伫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知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孝悌力田乡闾推挹者本州刺史长官各以名闻。

二十六年正月亲迎春於东郊毕制曰：朕之爵位唯待贤能虽选士命官则有常调而安卑退迹尚虑遗才其内外八品已下官及草泽间有学业精博蔚为儒道文词雅丽通於政术为众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长官精加搜择具以奏荐。

二十七年正月令诸州刺史举德行尤异不求闻达者许乘传赴京。

二月诏曰：草泽间有殊才异行文堪经国为众所知不求闻达者所繇长官以礼徵送。

二十九年正月诏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旣旌於岩穴亦责於丘园片善必收冀无遗逸然士人藏器众何以知。若父子之间自相推荐昔祁奚之举祁午谢安之任谢玄良史书之咸以为美贤彦之士何代无人宁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内外官有亲伯叔及兄弟并子侄中灼然有才术异能风标节行通闲政理据资历堪充刺史县令者各任以名荐其卑官所举人听於所繇长官处通状一时录奏其考试通人任用之後如后有亏犯典宪名实不相副者所举之人与其同罚如政绩著闻终始廉谨为众所知者其所举人与其同赏。

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诏曰：国之急务莫。若求贤顷者虽屡搜扬士庶尚虑遗逸更宜精访以副虚怀其前资及白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武艺绝伦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荐。若乃弘我风化实惟方岳必伫其人以膺共理其京文武官五品以上清资官并郎官据资历人才堪为刺史者各任封状自举。

三载十二月祀九宫礼毕制曰：朕惟熙庶绩博访逸人岂惟振々滞淹以期於大用间亦欲褒崇高尚将敦於风俗虚伫之怀盖在於此其高道不仕遁迹丘园为远近所知未经荐举者委所在长官以礼徵送六载正月丁亥南郊礼毕制选贤推能常虑不广三府之辟，则惟采於大明四科之荐盖不通於小学今承平日久士进多端必欲远责弓旌载空岩穴片善必录末技无遗天下诸色人通一艺以上各任荐举仍委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流辈远近所推者具名送省仍委尚书及左右丞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对试务取名实相副者一时奏闻。

十载正月诏朕每搜罗贤俊旌责丘园犹虑遁迹藏名安卑守位朕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诸色人中有怀才抱器未经荐举者委所在长官审加访择具名录奏。

十三载二月诏自临御已来四十馀年々或朴延想寤寐求贤林藪无遗旌招不绝犹虑升平已久学业增多至於徵求或遗僻陋其博通坟典洞晓玄经清白著闻词藻宏丽军谋出众武艺绝伦者任於所在自举仍委郡县长官精加铨择必取才实相副者奏闻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灵武诏有直言极谏才能牧宰文词博达武艺绝伦孝悌力田沉沦草泽委所在长官闻奏其诣阙自陈者听之。

二年十二月诏郡县官有灼然清白理行尤异百姓忠孝力田不求闻达者委采访使奏闻其有文经邦国学究天人博於经史工於词赋善於著述精於理法军谋制胜武艺绝伦并任於所在陈白委郡守铨择奏闻不限人数。

乾元元年四月郊祀礼毕翌日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诏曰：草泽及卑位之间有不求闻达未经推荐者一艺以上恐遗俊々令兵部吏部作徵召条目奏闻。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成王为皇太子诏大赦天下京官五品以上各举忠正孝友文儒周慎堪任东宫官者务取实才不得虚荐。又曰：为政之要求贤是急比令中外举荐多非实才所以询事考言登科盖寡犹虑岩穴之内尚有沉沦宜令所在州县更加搜择其怀才抱器隐遁丘园并以礼徵送如，或不赴具以名闻凡与前诏科目相当一切委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有所知者不限人数任各荐闻如自举者亦听於所在投状有

堪任用不限常资。

三年闰四月御明凤门诏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员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武艺文才俱堪济理者亦任状举其或文乏词策武非骑射但权谋可以集事材力可以临戎方圆可收亦任通举并限制到一月内奏毕。

上元元年闰四月诏王者稽古设教择贤以礼广徵岩穴用副薪俸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从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各一人武艺文才俱堪济理者亦任状举其或文乏词策武非骑射但权谋可以集事材力可以临戎方圆可收亦任通举并限制到一月内奏毕。

二年九月诏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员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诸州刺史皆令推荐一两人以自代仍具录行能闻奏观其所举以行殿最。

元年建卯月赦书诸色流人及左降官其中有行业夙著情状可矜久践朝班曾经任用者委在朝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中御史於流贬人中素相谙悉为众所推者各以名荐须当才实文武不坠道弘於人务在搜扬俾其展效其诸色人中有词学高深兼通政理军谋制胜明习韬铃者委所在刺史拣择奏闻举荐京官四品以上正员文武官任各举一人。

代宗宝应元年九月诏曰：知人则哲尧舜犹难类能而举古今常式自顷中原多故汜未小康州县屡空守宰多阙摄官承乏者颇无举职之能怀才抱器者或有後时之叹朕所以宵夜不寐侧席未皇思弘政理之规冀及大中之道而庶尹卿士列於朝廷岂无叶赞之心以助旁求之义其内外文武官中如有堪任刺史县令及出身前资人中有堪任判司丞尉者宜令京堂参官各慎择所知具状奏闻诸州刺史县令既籍寮属亦宜准此古者得人受赏不逾时增秩赐金有国通典其或任非称职举不当才顾多附下之心非无不之之罚其所举人授官後如政能尤异清白著闻三两考後仰本道观察使具状奏闻其举主及所举官人并量加进改如懦弱暴政处置乖直并冒犯赃私等议罪论（刑当）亦连坐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广德元年七月诏曰：河南河北有怀才抱器安真守节素在丘园不仕为众所知委所在长官具名闻荐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经术文博文词雅丽政理优长本州各以名荐。

十二月诏曰：理道同归求贤是急非人不辟士是勤招以弓车设其坛席。且忧轴如待神明朕临御多方诞敷至化虑遗岩穴载伫津知白珩之非宝降玄於下体一自鸣銮关外驻驿陕郭每念明深劳寤寐听正言以除国病思硕德以定人讹而犹高士鸿冥幽人豹隐将朕之不德而礼或有遗望干旌之忠告仰少微以叹息眇然惕励周览河山藿食薇歌往而不返永怀贤者朕甚恧焉今将意达巢居诚通卜兆一麾必起四皓爰来敦其素风成我王道宜令行在侧近府州长官搜举遗逸其有怀才抱器高道不仕精加访择必以名荐仍须以礼资遣送赴行在贲於丘园待以郎署务令申劝悉朕意焉。

二年正月丙午诏常参官各举所知堪任宪官谏官儒官刺史县令者。

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孝悌力田怀才抱器遗逸未经荐达者各委州府闻奏亲当策试量能叙用。

大历元年十一月制曰：周徵俊造汉辟贤良垂之典永代作则天下有安贫乐道孝悌力田未经荐用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闻朕当亲自策试量才叙用五年六月诏曰：内外文武官及前资官六品以下并草泽中有硕德专门茂才异等知谋经武讽谏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观察牧宰精求表荐如所繇搜扬未尽遗逸林间者即宜诣阙自举亲当策试量能擢用八年正月诏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举一人堪任刺史县令者。

十二年七月诏尚书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各举堪任刺史者以闻。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位六月诏天下有才艺尤著高蹈丘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具以名闻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经学优深文词清丽军谋宏远武艺殊伦者亦具以名闻能诣阙自陈者亦听仍限今年十二月内到朕当亲试诏中书门下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长官各举可任刺史京令者一人中书门下量才进拟後有犯者举人同罪。

兴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行在大赦改元天下有隐居行义晦迹丘园者委长吏具名奏闻。

贞元元年九月丁巳诏曰：朕祗膺祖宗之业猥临亿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宁永怀万事之统惧有所阙夕惕。若厉中夜以兴求贤审官期於致理而政化犹郁太平未臻思得海内忠良竭诚规谏泊经术之士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兹三者政之大经虑岩穴之间尚多遗逸故科别条目广延异能贤良方正能直

言极谏韦执谊等达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叙其第三等人委中书门下即超资与处分第四等人即优与处分第五等人即与处分嗟乎！强学以待问进德以及时昔公孙弘犹闻上失之正鹄必反诸身凡为多士宜各勉。

四年正月诏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高蹈不仕隐居岩穴孝悌力田闻於乡里所在长官具名闻荐诸色有清白政术堪任刺史县令常参官各举所知朕当亲自策试之。

十一年九月制曰：天下有才德高远为众所知及隐居丘园不求闻达者委所在州县长吏具名迹闻荐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或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或详明政术可以理人者委常参官及州府长吏各举所知奏闻朕当亲自策试。

十二年三月诸州准制荐隐丘园不求闻达蔡武等九人并授试官令给公乘赴京到日量才叙用。

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即位制曰：诸色人中有才识兼茂明於体用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於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参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精加访择具以名闻仍优礼发遣朕当询事考言审其才识如无人论荐者即任自诣阙庭。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委内外官各举所知当亲策试。

十四年七月乙丑帝御宣政殿册尊号礼毕大赦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者委内外官各举所知当亲自策试。

穆宗元和十五年即位十一月制曰：如有隐於山谷退在丘园行义素高名节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奖者具名荐闻。

长庆元年正月辛丑郊 礼毕大赦制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政术详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举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

三月制以刘总献辽阳八州之地其管内官吏有奉职清勤及有贤才隐於山谷退在丘园并具荐闻。

敬宗长庆四年即位三月壬子赦书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人师详娴吏理达於教化军谋宏远材任边将者委常参官并诸道节度观察使诸州刺史各举所知限本年正月到上都。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赦书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娴吏理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者常参官及方牧郡守各举所知无人举者亦听自举并限来年正月到上都开成元年正月一日赦书其有藏器待时隐身岩穴奇节独行可激风俗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各以名闻。

僖宗光启元年正月诏曰：朕每念艰难之本思拯济之图治少乱多古犹今也。盖搜扬之未至非爵赏之不行况自乡里沽名物情贾怨朝市有争先之党山林多独往之人彼岂自穷而莫返其有文苞经纬道贯儒玄贞遁自腴浮名不染岂无加等之命以待非常之流今委使臣远近徵访必行备礼以耸群芳。且机贵研深用惟体要当无事固垂拱而可待时属多虞非 奇而不振或有材优将略业洞兵铃辨胜负於风 计长短於主客妙得神传之决耻成儿戏之名不俟临机方期制变或销声於屠钓或屈志於风尘勿 鬼自媒当期致用至乃旁规国病动 时宜深探货殖之源备得富强之术排於浮议郁彼良图。又有志擅纵横久潜缙褐材虽超异见辱侪流苟全一艺之工不必万夫之敌亦有推研历象校步星辰言必效於机先术岂疑於亿中是资奇器孰曰：异端亦在劝来伫加殊赏噫功名可慕少壮几何在君亲则忠孝相资念国家则安危同切勿甘流落犹 旬晏安并委使臣榜示访求长吏津置发遣同心体国无使淹延悬赏使能必期升擢朕虽锤艰否亦谓忧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当垂 社稷生灵之有主夫岂乏贤达我敷求咨尔将命勿孤翹矚苟自因循其间儒学优游军谋宏远密陈时务愿应制科者已从别敕处分 斥弛遗才沉沦末位不碍文武并须升闻布告天下咸使知悉。

昭宗车驾至雒阳改天复四年为天 元年赦书倘有怀才抱器隐遁山林武艺绝伦湮沉卑贱者仰在处长吏搜访奏荐如得材实当待以不次之位。

後唐庄宗天 五年四月下令曰：山谷隐沦之士乡间造秀之人仰所在长吏荐闻州府即当旌举。

二十年四月即位制曰：或所在有艺行颇高为乡间所推者并仰准例举选所司量才任使。

同光元年十月诏曰：侧席求贤将臻至理悬旌进善式赞鸿猷应名德有称才艺可取或隐朝市遁迹林泉并委逐处长吏遍加搜扬津致赴阙朕当量才任使兼伪庭僭逆已来凡有冤抑沉滞之人并宜特与申雪仍

加迁陟。

二年二月南郊毕制曰：事主之道以立节为先致理之方以赏善为本应怀才抱器不事伪朝众所闻知显有节行仰所在长官将所著事状具姓名闻奏当加甄奖兼授官秩。

明宗长兴二年七月敕朝臣相次敷陈请搜沉滞簪纓之内甚有美贤山泽之中非无俊彦。若令终老乃是遗才郑 叟顷自乱离久从隐逸近颁特敕除授拾遗不来赴京自缘抱病非朝廷之不录在遐迹以皆知宜令诸道藩侯专切搜访如有隐逸之士艺行可称者当具奏闻必宜量才任使。

四年八月戊申上尊号毕下制曰：山林草泽之中虽频命搜罗而尚虑沉滞委所在良吏切加采访的有才器艺行者具以名闻必议量才任使。

晋高祖初即位敕制曰：弓旌聘士岩穴徵贤式光振鹭之班将起维驹之咏应山林草莱贤良方正隐逸之士委逐处长吏切加搜访咸以名闻当议量才叙用。

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壬午敕应有怀才抱器隐遁山林方切务於旁求宜遍行於搜访委所在长吏备达朝旨具以名闻。又明宗朝亲属之内宿旧之中或功名曾著於輿情或才器可裨於公政宜委中书门下量才叙录士流之内有怀才抱器硕学殊能者委中书门下搜访任使勿拘门地资历应致仕官或筋力未衰才能可任者将表乞言之敬难从归老之心委中书门下商量奏闻当议升擢。

三年八月丙中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贞固奏臣伏睹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进封事臣闻举善为公知人则哲圣君在位蕝泽莫有於隐沦昭代用才政理自无於紊乱求贤。若渴从谏如流郑所以举子皮鲁所以讥文仲为国之要进贤是先庶遵理治之风宜举仁人之器臣欲请降敕命指挥文武百僚每一司之内共集议商擢其一士奏荐述其人有某能改为某官某职便请朝廷据奏荐任用。若能符荐果为当才即请量加奖赏或有乖共举兼涉徇私亦请量加殿罚所贵官繇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位参近侍每谢匪躬之节常惭濡翼之讥将赎贪叨聊陈狂狷敕曰：进贤受赏备有前文得士则昌斯为急务窦贞固名参国籍职在禁庭贡章疏以倾心请班行而荐士於可否之际分赏罚之科无 鬼当仁无或旷职今後宜许文武百僚於縉绅之内草泽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纳其章疏记彼姓名否臧尽达於予怀用舍免私於公议仍付所司。

六年八月壬寅诏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务旌孝义之行古有明文赞治道以克隆致人伦之式序山林草泽内文才武艺为众所推者委长吏切加搜访具以名闻当议量才叙用。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庚子制山林逸士草泽逸贤将裨教化之风。且广搜罗之道应有怀才抱器隐遁丘园者委随处长吏切加搜访具以名闻。

汉高祖乾 元年正月诏朕昔在藩邸颇熟臣寮文武之才尝备观其梗 方圆之用宜更察於精微俾取质於众多庶无遗於俊造应文武常参官仰准唐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日表举一人自代徵聘丘园免遗才彦恢张名教俾厚人伦应有蕴蓄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该博武略纵横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访寻当俟徵用。

隐帝乾元三年兵部侍郎卢贾上言臣读唐史见薛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实异於今先观名行之原考其乡曲之誉崇礼让以厉已取名节以标言以敦朴为先最以雕文为後科故人从礼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进者必修贞确不 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臣因览前书睹兹旧事望於圣代复用此言则有才者皆务造修无行者不宜推择从之。

周太祖即位制曰：山林草泽之间怀才抱器之士切加搜访免致遗贤。

显德元年正月丙子祀圜丘礼毕敕制应山林隐逸草泽才能所属长吏搜访具以名闻。

世宗是月丙申即位三月敕制应有怀才抱器出众超群或素养於衡门或屈迹於末位孤寒难进志业何伸咸用搜罗待以爵秩诸隐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 略灼然可称者所在具以名闻。

二年正月辛卯诏曰：令录之官政理之本亲民总务在 与廉虽铨衡旧规每常慎择而縉绅多士难以具知爰开举善之门以广用才之道应在朝文武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务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以曾任令录亦许称举并当擢任不拘选限资叙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只须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公懦弱不理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并量事状轻重连坐举主仍令御史台催促本官旋具奏闻限两月内举状齐足如出使在外者候回日准此

指挥务在称扬循吏激劝官途庶符用■之方共布惟和之政。

四年正月诏曰：应有文学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县官等临事强明在任有所振举为众称举者宜令所在长吏具名奏闻在朝文武臣寮於知识人中有如此者亦可公举并当擢用待之厚禄。

六月敕应在朝文武官各令称举一人堪充令录及两使防御团练军事判官者自前或有公过微有所犯者亦许称举余准此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札处分。

八月辛未诏曰：文武之道迭用军旅之事非轻朝廷方整车徒欲清区宇咸资戎事甚渴雄才勇鸷之人每延颈而在念■临之内非博访以难知应在朝上将军统军大将军将军率府率副率等宜令各举有武勇胆力骑射■捷堪为军职者三两人仍具年籍及历职去处奏闻如已在禁军者不在称举俟举到日并当此职骑射看验人材虽是姻亲亦许公举但於状内具言如任用之後不副所举即量事轻重连坐举主。

五年正月乙巳诏在朝文武官宜令各在举堪任幕职令录者一人。

卷六十九

帝王部·审官

《书》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治乱在庶官是知求贤审官有国所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故王者奉。若大猷并建百职莫不登进俊杰慎简才德量能授事使人以器是以不能者止而能者竞劝官修其方更善於职庶政允穆而治道康矣。斯则稽古用■为邦之大要也。原夫设官分职所以建民极而亮天工授方任能所以熙王度而经事典大雅之作实美於能官三代之隆皆繇於得士故以德诏爵以能诏事斯不可以不慎者也。

虞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奋起庸功载事访群臣有能起发其功广尧之事者言舜曰：以别尧）使宅百揆亮采惠畴（明亮惠顺畴类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顺成庶类也。）金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辞而对禹代繇为崇伯入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然其所举称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让於稷契暨皋陶（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名弃姓姬氏契臣名姓子氏暨及也。）帝曰：俞汝往哉！（俞者然其所推之贤汝往哉！者不许其让）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阻厄播布也。众人之厄在饥汝后稷布种是百■以济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五品谓五常逊顺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猾乱也。夏华夏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言无教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非刖宫大辟服从也。言得轻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从五刑谓服罪也。行刑当就三处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五宅三居者流虽有五而宅之俾为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远近蛮夷华夏咸信服无敢犯者因禹让三臣故历述之）帝曰：畴。若予工金曰：垂哉！（问能谁顺我百工事者朝臣举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谓供其职事）垂拜稽首让於舜暨伯与（舜伯与二臣）帝曰：俞往哉！汝谐（汝能谐和此官）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金曰：益哉！（上谓山下谓泽顺谓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之官）益拜稽首让於朱虎熊黑帝曰：俞往哉！汝谐（朱虎熊黑二臣名垂益所让四人皆在元凯之中）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金曰：伯夷（三礼天地人之礼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也。郊庙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职兴礼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夷拜稽首让於夔龙（夔龙二臣名）帝曰：俞往钦哉！（然其贤不许让）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教以诗歌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温宽而栗（教之正直而温和宽洪而能庄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失入虐简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诗言志歌永言（谓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义以长其言）声依永律和声（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律谓六律六吕十二律之音言当依声律以和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伦理也。八音能谐理不相夺则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石磬也。磬音至清拊亦击也。举清者和则其余皆从矣。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则神人可知）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殄疾殄绝

震动也。言我疾逸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欲遏绝之)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新命有职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钦哉!惟时亮天工(各敬其职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进其明者)庶绩咸熙分北三苗(考绩法明众功皆广三苗幽=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从)

汉高祖时赵尧为符玺御史时高祖为赵王如意置贵=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熟视尧曰:无以易尧(言尧可为之余人不能胜也。易代也。)遂拜尧为御史大夫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质正也。)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讼理言所讼见理而无冤滞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萧望之宣帝时为少府帝以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馀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乃以为左冯翊。

元帝即位待诏郑朋荐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帝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成帝时翟方进为丞相司直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摧为奸利者(摧专也。辜摧者言已自专之它人取者辄有罪)方进部掾史覆案发大奸赃数千万帝以为任公卿(任堪也。)欲试以治民徙方进为京兆尹後至宰相。

後汉光武即位以纡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载=文曰:孙咸征狄也。)群臣所推唯吴汉及景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军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谓发渔阳兵也。)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苗曾谢躬)旧制骠骑将军与大司马相兼也。(武帝置大司马号大将军骠骑将军也。)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丹为骠骑大将军。

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辛亥诏曰:朕思延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懣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和帝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於民=见於天(=谴责也。《礼》曰:阳事不得=见於天日为之食)深唯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武帝元和元年董仲舒初开其议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堪也。音仁林反)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县长相侯相也。十三州志云:县为侯邑则令长为相秩随令长本秩)元兴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见禁中(汉官仪三署谓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侍郎郎中议郎四等无员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谓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繇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天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後精□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

魏明帝诏举中书郎谓吏部尚书卢毓曰:得其人与不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有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会司徒缺毓举韩暨敦笃至行帝乃用之。

晋武帝太始二年二月诏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

唐彬为弋阳太守明设禁防百姓安之以母丧去官益州东接吴寇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

华恒为太常寻以疾求解诏曰:太常职主宗庙=尝敬重而华恒以疾不堪亲奉职事夫子称吾不与祭况宗伯之任职所司邪今转恒为廷尉。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秋八月帝临昭阳分置众职引朝臣文武亲自拣择量能叙用。

太武神□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孝文谓公孙良曰：项年用人多乖观才之授实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诸如此比黜官如初。

穆亮为侍中尚书左仆射於时复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须立中正以定选举然选举之任必须德望兼资者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高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举必令称允尚书陆■举亮为司州大中正。

广陵王羽为太保录尚书事孝文尝顾谓羽曰：考课之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帝曰：夫刑狱之难实惟自古必也。断讼夫子所称然五局所司专主刑狱比闻诸风听多论五局不精知人之难朕岂独决尝与群臣同之卿等各陈所闻。又谓羽及少卿邓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为何品羽对曰：诸司直并简圣心往者百官初置擢为狱官听讼察词无大差越所以为二等者，或以■见事利钝，或以见机迟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计其丝■之差以为品第统论所得大都相似帝曰：朕顷年以其人识见可取故简司狱官小优劣不足为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大事须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贵势直情折狱者可为上等今欲听采风谣虚实难悉苟欲不采事无所据然人言恶者未，必是恶言善者未，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断讼不避豪贵故人以为恶或将势抑贱人以为好然朕之听皆贵者言是以迟回三复良繇於此局事须冰清玉洁明扬褒贬卿等既是亲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闻邓述对曰：陛下赏得人馀皆甘心。若赏不能尽无以劝厉如臣愚见愿不行赏帝曰：朕昔置此官许三年考陟必行赏罚既经今考。若无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无以改肃自非择之於公何能尽其至理虽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诸尚书更与群臣善量所以。

太和十九年十月壬戌诏诸州牧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之科以闻将亲览而升降焉。

宣武延昌中临朝堂亲自黜陟授明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甚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帝曰：今依劳行赏不问清浊卿何得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帝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自相亲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宾书轨宜一方为陛下授命前驱拓定吴会官爵陛下之所轻躯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轻帝笑曰：卿欲为朕拓定江东■前平萧梁■前平拓定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副卿言辞勇及武自相矛■亮曰：臣欲仰禀圣规运筹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帝曰：谋勇二事体本相须。若勇而无谋则勇不独举。若谋而无勇则谋不孤行必须兼两乃能制胜何得云：偏须运筹而不复假勇乎！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帝曰：运筹用武然後远人始平卿但用勇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孝明神龟中辛雄除尚书驾部郎中转运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务精才实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馀悉罢遣。

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己未於显扬殿简试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郎剩员非才者他转之自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帝敕羊深与常侍卢道处元晏元法等选人补定自奉朝请以上各有沙汰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幸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房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帝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帝遽改授纬雒州刺史。

高宗龙朔二年五月丙申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左肃机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正授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驸马都尉薛■为司宗正卿司刑少常伯侯善业为守详刑正卿兰台侍郎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为西台侍郎捡■交左相许圜师为左相司列少常伯郝处俊为太子左中获左中获贺兰敏之为左侍郎弘文馆学士德玄等所授官并帝自注定既而谓李■等曰：朕所授未知允当与否选贤任能虽帝王之所务然臣下宜各进乃诚举不失选畴咨议必尽是心上下情通何忧不理但为永徽以来颇闻朋党怨艾此事实亦生疑今不共公等商量则自注定自觉专固以为■鬼也。■等引咎拜谢及许圜师等入谢帝谓曰：构大厦者必藉群材理天下者必资良佐比来食禄之官多不称职或遽相朋附或忘公■旬私庶政未康或繇於此我所以就中拣择亲注此官各宜用心勿踵前弊无令後人嗤失鉴也。

中宗景龙元年十一月制曰：共理天下者在良二千石宜令中书门下於内外拣择必取材望兼优公清特著可以宣风导俗具以名闻。

睿宗景■元年九月丙子制曰：建官惟贤典诰丕训任人以器先王令图盖欲庶政和平万邦祇■朕以寡昧克缙休业求衣侧席无忘寤寐顷属奸回擅权挠乱纲纪互相引进递为比周点■清朝实繇於此遂使玉

石无辨泾渭莫分其制敕授官宜令所司勘责不因别功遂越赏授先有负犯罔冒得官并量事处分彰善瘅恶异等区分臬鸾不接羽蒿兰不同类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二年十月敕曰：寅亮天工弼谐庶绩宰臣之任也。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繇此焉朕丕膺鸿绪三年於兹日旰而食夜分而寝万乘非乐四海为忧思欲小康蒸人允答群望惩劝之诏岁月相仍然耳不闻弹劾之声目未睹刚正之举岂内外寮吏咸未循公邪将有司回避隐恶不闻邪每念於此□焉如疾言而不行责在薄德知而不奏谁之过欤御史等不树朝纲合从屏黜但缘未亲处分志在含忍宜许自新以图远效内外文武官有老弱疾患贪暴侵渔不举职事材职不相当者三日内各录状进外州刺史上佐多不简择内外之职出入须均京官中有材■堪理人者量与外官外官有清慎者与京官。

玄宗开元二年正月壬申制曰：朕闻天为大者孰先於育物物最灵者莫甚於爱人故树之后王以康兆庶緬鉴前烈深为远图惧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临泉壑。然则畴咨命於四岳黜陟在乎！三载既以百姓为心明非一人独理今之牧守古称侯伯贤者任之则循良之迹著不贤者任之则怨苦之声作每冀精於所择委之俞往岂时或颓靡苟。且尚多何吏之殊尤寂寞不嗣静言政要朕用恍然间岁水旱周於郡国仓廩不蓄閭阎荐饥加以黜陟颇多冗官增弊至於处置皆凭次举当於京官内简宏才通职堪致理兴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频有升进状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常式课最超等必议升选循默守常必加黜免昭昭赏罚可不慎欤昔子产相郑以致和平曹参相齐贵於清静清静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则知耻爱费而与休息除烦而从简易自当农者归垅亩蚕者勤绩纺既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齐礼不运斯复，庶几在位知朕此心。

三年六月戊午敕曰：刺史宜兼於京官中简择历任有善政者补置於司农太府少府等司既掌财物已知次第复称执事不在取限。

八年敕曰：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国之重臣百揆时叙必在得贤万邦咸宁期於共理郎官出宰抑於前事方伯登台闻之往躅顷来朝士出牧例非情愿缘沙汰之色或受此官纵使超资尚多怀耻亦朝廷旧■镇外壹却任京都无辞降屈。且希得人众以为荣为官择人岂合如此自今已後诸司清望官阙先於牧守内精择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中简授其台郎已下除改亦於上佐县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贤良靡遗庶绩其凝九功惟允即宜铨择以副朕怀十二年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崔沔为吏部侍郎王易从等为诸州刺史因敕宰臣曰：朕欲妙择牧宰以崇教化欲重其资望以励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

二十四年帝以诸州别驾长史司马佐刺史之理命有司考其勤劳及有政者遂以卫州长史卢见象等二十二人递迁其职制曰：善为理者固道在至公能官人者俾才无滞用今之群吏列於郡国绩有可考政或可观既久於所职当叙之以位卫州长史卢见象等顷在条察克著声猷计年有成以时议进期乎！知劝。且曰：无遗彼欲速者自■而至廉耻之道丧干进之责深悠悠斯人朕无所取凡百在位宜悉乃怀天宝十载诏曰：共理亲人在於郡守县令今二千石朝廷精择咸得其人县令委之选司虑未尽善孰。若连职同官见其踪迹宜令天下太守各举堪任县令一人善恶赏罚必及所举所司仍明作条例。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诏简择郎官有堪任太守县令者委京清资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荐闻。

二年正月大赦诏刺史上佐录事参军县令委中书门下速於诸色人中精加访择补拟判司丞已下宜令所繇铨拣。

乾元二年九月诏曰：朕闻效官者必量力而授任致理者亦择才而简能况风化之源本资於长吏升降之义用明於朝典古之建万国亲诸侯盖以抚绥黎民宣布王化则今之令长古称子男矜孤恤寡均徭省赋皆是职也。朕以薄德恭膺宝位属残孽犹聚戎军未戢虽忧国之计。且务於济时而恤人之心每深於惠物将求厚俗必在审官至於刺史治中皆制命所授辨其材术盖在朝廷先令中书门下精加择访务德惟良如非理人之材并即量宜改授。且诸县令员数应多如闻处理之间廉平者少或使司所奏以功见称或主司所拟循资而授倘乖任用空忝亲人或有案牒之间曾未闲於令式征赋之际皆委任於胥徒繇是吏转生奸遂为蠹政人不堪命因而失业兴言及此良用恍然夫易柱以调弦声之和也。革弊而从理政之体也。汉宣帝曰：与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知方岳之任足以委黜陟之权矣。凡诸道节度皆职备防戎政在理兵岂遑廉问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则乘驿■往难於委知谅无益於澄清反有增於劳扰其天下县令各仰本

州府长官审加详择如有衰耄暗弱或贪财纵暴不闲时政为害於人并具名录奏即与改替其才职相当者并依旧奏定已後有不称者所繇官长量加殿黜庶理人之职无或谬焉。又入仕之流本期展用。且无事实，岂可徒劳今员外之官所在甚众既不_二务空效驰驱将_二乡间复拘职守念其旅寓良可优矜应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_二计秩满後各与成资仍於本色内减一两选与留其先缘罪累贬授者不在此限如员外官中材识_二济曾经任使州县所资者亦任量留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不得过四人下州不得过三人上县已上不得过一人古之任官必寄成政如长吏数易则纲条不恤所以人怀苟进之心俗靡居常之业比者或开此弊实谓未便於时自今已後刺史县令更不得数有移改善政闻於上则当议擢迁如道失厥中亦自申惩诚黜陟之道固有彝章。又比来刺史之任皆先奏州县官属苟为改作孰免颜情自今已後除带刺史判官外一切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後察有罪累及不称职者任具状奏闻请然後量所与替其刺史非兼节度但有防御使者副使判官委於本州官中推择亦不得别奏人并委中书门下者为常法庶使官无失位政有常经宣示天下宜知朕意。

德宗嗣位以御史大夫浙西观察使李涵和易无桡击之才除太子少傅以父讳少康改捡_二交工部尚书兼光禄卿。

贞元二年正月诏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军使城使兵马使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下清官及大理司直评事等顷者令内外新授官人三月内上表举一人自代欲於中选才堪者任用比来所举多有无实殊乖所谓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举人皆令指陈其承前事迹如有政能行义艺业劳效各分析言之。

四年九月癸酉诏中书门下选常参官曾为牧守理行有闻者具名闻奏与诸荐守宰论政事知所任者具名封进应被举官等令御史台及吏部捡_二交勘资次勿令逾越然後临试处分仍永为常式。

十五年正月以右谏议大夫知匭使田敦为兵部郎中敦素承顾问帝将用为兵部侍郎_二疑其年少故。且授郎中。

宪宗时宰相以张仲素段文昌进名为学士帝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

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择刺史县令宜委门下中书省御史台官有所请知即具荐闻如赃污贱人当坐举。

长庆元年以兵部尚书李_二为吏部尚书以吏部尚书萧_二免为兵部尚书制曰：_二免皆本朝先後之名相也。而吏司为剧_二免固以疾辞兵务差_二处之馀裕各令总理庶谓得宜。

文宗太和五年五月丙辰以新授太子宾客王堪为均王傅堪前为将作监修太庙违慢罚俸及授太子宾客给事中李固言曰：调获之重不宜坐驰慢以居之故再有此命。

开成元年四月壬申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李石曰：有何人候对石曰：有令狐楚郑肃等石奏曰：陛下今日令诸有司官各以公事面奏未知决事之时对臣与覃伏候臣等退帝曰：有司公事见亦无爽帝。又曰：吏部中事非迁才安得摭实无滥。且欲变更得否石曰：县令录事参军改变即得诸官。且循旧为便帝曰：选曹岂辨贤愚但。若配官耳乃诏兵部侍郎知铨事崔尚右丞知铨事郑肃问曰：县令录事参军如何比拟曰：资序相当省问其为官之道堪即注拟帝曰：依资合得才不堪者如何鞞曰：与远处慢恶官帝曰：若以远地为慢恶与不堪者即远人何。若也。殊可哀悯尤须择良吏处之帝曰：朝廷求理远近皆须得人苟用非其才何繇得理宰臣对曰：陛下求理意深百司述职至少今悉令有司官候对一一处分即何忧不理皆称贺而退。又召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书判户部王超礼部尚书高锴鸿胪卿李逵司农卿李_□等各问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众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务躬亲公事。

六月丙寅宰臣奏事於紫宸殿郑覃等奏南省阙丞郎请用秘书监张仲方帝曰：中台郎朝廷重选仲方为京兆尹华州刺史不闻其政苟授之如有政者何帝前以浑_二勋阔之家疑其昧於政事将不与郡宰臣亟请之今。又以仲方官业无闻不得在丞郎之选宰臣等称贺而退。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谓宰臣曰：且闻外郡甚有无政处卿亦知否李固言曰：臣见说邓州王堪衰耄颇甚随州郑襄亦无政术帝曰：王堪，岂不是贞元中御史否时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犹在。又问唐州是赵蕃否宰臣皆曰：是郑覃曰：王堪臣见是旧人举为刺史郑襄比来守官亦无败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闻事未详审不敢指说宰臣退召起居张次宗问刺史次宗曰：王堪实衰耄恐须与替御史中丞狄兼_二奏本司事帝亦以三郡访之兼_二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耄已及之邓州疆土缺馆驿多须才力任持方可集事。

又数道防秋兵路出邓州馈饷之繁不供是惧唐州赵蕃未闻有过随州郑襄臣素不识。又问邓州有何土产对曰：所出止於鹿■由绢与数种药列在贡籍至如南都赋穰橙邓橘亦无其实盖以兼■尝为邓州刺史。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天宝不治当时姚宋在否李珣曰：此时姚亡宋罢珣。又曰：玄宗谓群臣曰：我自即位不曾枉诛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陈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多时杨嗣复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惑陛下顷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尝有变臣以为用房魏多时不为不理用邪佞一日亦不可耳帝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中锡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儒可为大夫宰臣郑覃曰：顷者中丞未尝搏击恐无风望帝曰：不然鸾凤与鹰隼事异帝。又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敕制文古者郎官出宰公卿理郡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兴扇此道稍消颀清途便至显贵理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朕为政之始思厚时风轩擢近臣盖备顾问如其不知病苦何以应朕访求自今後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或在任有败累者委宰臣不得进拟。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毕制曰：共理者太守之官亲人者县宰之任戈■稍弭政术为先刺史县令有劝课农桑招复户口增加税额捡勘不虚委本道观察使条件奏闻当加进陟如贪堕不理害及於人者速便停替务於葺养称朕意焉况亲人之官无先於令录致治之道必择於才能苟选任不自於朝廷则恩泽全归於侯伯近日诸道奏请授官人数转多阙员全占交堕体例须正条纲委中书门下举旧例条理奏闻刺史总一州之政县令专百里之权至於纠督之司并为亲人之任伪朝取士多不择才盖自藩方奏论因及权势嘱■公行贿赂蔑顾典章到官惟务於诛求在任莫司於葺理或聚蓄更希後任或培敛以报前恩上下相蒙远迩为害生灵困弊职此之繇自此牧守令录之官委中书门下精加选择至於三铨注拟亦在审详吏能如贪猥有闻不得更受令录及到官後委本道观察使切加铨辖仍勒本州判官专为察访如掩赃罪不具闻奏岂为独罪本官兼亦累及长史。

晋高祖天福四年四月以右骁卫大将军李从朗领楚州防御使从朗前朝宗子帝之姻属也。唐淑妃王氏累为请命恳求郡寄帝以前历四州不闻其政故与其名锡其俸而著於班不令■事。

周太祖广顺元年九月丁亥以司封员外郎桑能为凤翔少尹殿中侍御史窦元靖为京兆少尹司门员外郎宋曙为陆浑令工部员外郎易弼为赞善大夫右补阙高守琼为登封令桑能维翰之庶弟也。元靖贞固之庶兄也。（先是晋命将终汉宣初建三署清华之地杂冗屑无才行者处之岁满序迁渐至华显有职者耻与之伍盖当涂者不慎小官也。至圣朝出此数人而擢英翘之士簪纓之间贤不肖始似有区别矣。）

世宗显德二年正月甲戌帝谓侍臣曰：去岁济州临邑民来诉灾彳寻命使臣遍与通捡所望供输咸得均济昨闻广种植户民不欲通捡咸忿其诉灾者至有潜□其家产者朕自闻之极深轸悯侍臣对曰：时季以来民多疚恶帝曰：非民之狡盖朕治之未至亦犹亲人之官未当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长免使黎民受弊。

七月丙戌帝谓侍臣曰：藩郡宾职下至令录皆亲吾民事任非轻也。所宜历试求人委之共理宰臣奏曰：人有虽负文学不能■事者有艺不及人能■事者有貌鄙言讷通理道者有奇资辨言昧时务者求人之道自古为难帝曰：岂朕不及前代明王何奇材名士未尽出邪。

卷七十

帝王部·务农

礼记曰：天子亲耕於南郊以供粢盛《周礼》地官遂大夫之职正岁简稼器修稼政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王符曰：国之所以为国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其有田也。故曰：所宝惟田。又曰：食为民天是知食居八政之先田乃六府之一天下之本其惟农乎！先王繇是申劳农之典立劝桑之制或下诏以敦勉或设官以案行重其力则俾之孝悌同科惜其功则不使小罪徵召此皆务农之深旨也。故贾谊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管子》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则知王者务农之道其太平之本欤。

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天下号曰：神农氏。

帝尧命羲仲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敬宾导秩序也。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东方之官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

帝舜命弃曰：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阻难播布时是也。众人之难在于饥汝后稷布种是百谷以济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言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田功知稼穡之艰难）成王亲与后世子出观农事其《诗》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饗彼南亩田畴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曾孙谓成王也。饗盖饗馈也。田畴司穡也。喜读为饗喜酒食也。为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以酒食馈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饗之美否示亲之也。）又率主田之吏使民耕田而种百谷故作噫嘻之《诗》曰：率是农夫播厥百谷。

汉文帝二年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衣食乏绝致有天丧故不遂其生）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务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三月诏曰：道民之路在於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读曰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登成也。）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从事从农事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廛身从事（廛古勤字）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本农也。末贾也。言农与贾俱出租无以异也。故除田租）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景帝後二年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纂赤组也。红读曰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大官省繇赋（省所领切繇音徭）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三年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币者所以通有无易贵贱也。）间岁或不登意为未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农食物（植树也。）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贼为盗（发民用其民庸取用其资以雇）二千石听者与同罪（又食货志云：时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叶）

武帝元狩三年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又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富民沛郡蕲县之乡名也。欲百姓殷实故取其嘉名也。）下诏曰：方今之务在於加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石（代田古法也。音工免切字或作亩）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诏赦天下令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

建昭五年三月诏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後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成帝朔阳四年春正月诏曰：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先帝劬农（劬劝勉也。音时召切）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乡读曰向

矫正也。)方东作时(春位在东耕者始作。故曰：东作)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书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农夫服田厉其膂力乃有秋收也。)其勩之哉！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农部丞一十三人人部一州劝课农桑。

平帝二年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六顷盖纪汉盛时之数(据元始二年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也。)

後汉光武中元二年十二月诏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

明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诏曰：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年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课农桑去其螟蚘以及螫贼。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诏曰：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以来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负犹忧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肥饶者悉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三年其後欲还本乡者勿禁。

和帝永元五年九月壬午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

魏明帝时司马芝为大司农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种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书言以积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廩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富足之繇在於不失天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於一统之计已有不贲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又种麦获禾筑场十月乃毕治廩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堇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馀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於国计为便帝从之。

晋宣帝初为魏国军司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陈谏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馀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於是务农积国用丰贍。

武帝时石苞为司徒苞言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後黜陟焉因下诏曰：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欲安时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繇而至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役之後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种古者稼穡树艺司徒掌之今虽登论道然经国立政惟时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为重今司徒位当其任乃心王事有毁家纾国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

泰始五年正月癸巳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元帝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又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於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後魏孝文延兴二年四月庚子诏工商杂役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以种菜果。

三年二月癸丑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诏曰：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若轻有徵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情於农桑者加以罪刑。

三月丙午诏曰：朕政治多阙灾眚屡兴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肆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於常岁无牛者倍庸於馀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

四年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诏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狱官之称其任也。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

五年五月庚申朔诏乃者边兵屡动劳役未息百姓因之轻陷刑网狱讼烦兴四民失业朕每念之用伤怀

抱农时要月民须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狱久囚。

十三年八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

十六年六月甲辰诏曰：务农重■王政所先劝率田畴君人常事今四气休序时泽滂润宜用天分地悉力东亩然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劝或耘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

二十年五月丙子诏曰：农唯政首稷实民先澍雨丰洽所宜敦励其令畿内严加课督墮业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闻。

七月丁亥诏京民始业农桑为本田稼多少课督与否具以状言。

宣武正始元年九月丙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纳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也。

後周武帝建德四年正月壬申诏曰：今阳和布气品物资始敬授民时义兼敦劝诗不云：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亲劝农桑百司分播躬自率道事非机要并停至秋。

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丙申北巡狩戊戌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举。

唐高祖武德五年四月戊辰谓群臣曰：比者兵革事烦不遑陇亩今诸方略定军国无虞太平之基在於家给人足今兹麦既大熟宜停庶务每司别留一二人守曹局馀皆宜休假亲事务农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放收获。

六年六月乙未诏曰：有隋丧乱区宇分离百姓凋残弊於兵甲田亩荒废饥馑荐臻元元无辜墮於沟壑朕膺图馭极廓清四海安辑遗民期於宁济劝农务本蠲其力役然而边鄙馀官向或未除顷年已来戎车屡出所以农功不致仓廩未登永念於兹无忘寤寐今既风雨顺节苗稼实繁普天之下咸通茂盛五十年来未尝有此仓廩之积指日可期时为溽暑方资耕耨废而不修岁功将阙宜从优纵肆力千顷其公私债负及追徵输送所至处。且勿施行寻常营造役使工匠事非急要亦宜停止见在囚系事未决断旁引支证未须迫司摄常务并宜。且停内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播皆尽九月三十日其军机急速及盗贼之事不在停限州县牧宰明知劝导使戮力无或失时务从简静以称朕意。

太宗贞观四年四月帝以夏麦大稔谓御史大夫萧■曰：前代帝王以麟凤龟龙为嘉瑞朕以民安年丰为上瑞公谓。若何在位者皆贺。

中宗景龙二年七月辛卯敕戒诸州郡督刺史县令务尽地利禁游食。

玄宗开元四年九月壬寅诏曰：关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便恐飘零缘顿差科时日尚远宜令并功收拾不得妄有科唤致妨农业仍令左右御史检察奏闻。

十二年六月壬辰诏曰：有国者必以人为本固本者必以食为先先王，於是务其三时前圣所以分其五土劝农之道实在於斯朕抚图御历殆逾一纪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宁顷岁以来虽稍丰稔犹恐地有遗利人多废业游食之徒未尽归生■之畴未均垦以是轸念遣使臣恤编户之流亡闾大田之众寡至如百姓逃散良有所繇当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大军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逃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且违亲越乡盖非获已暂因规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网复损产业居。且常惧归。又无依积此艰危遂成流转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怀土之思空盈返本之图莫遂朕处荷丕构子育万姓立德非宜而兹弊未革纳隍馭朽实切於心既深在予之责思弘自新之令其先是逋逃并宜自首仍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田劝其开辟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若登时不出或因此更逃习俗或然非以为法。且阻我诚信是紊我大纲爰及所繇须加严限。且天下风壤多有不同地既异宜俗亦殊习固当因利制事不可违人立法宜令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劝农使巡按人邑安抚户口所在与官僚及百姓商量处分乃至赋役差科於人非便者并量事处分续状奏闻务令安辑勿使劳繁当行赏罚之科各竭忠公之力所到之处宣示百姓达我劝人之心。

十五年五月丁酉是日夏至赐宰臣及供奉官诸司长官各■戾丝先是帝命宫中养蚕亲自临视欲使嫔御以下知女工之事及蚕罢获丝甚多因以赐焉。

十六年十月敕曰：诸州客户有情愿属边缘利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情愿者随其所乐具数奏闻。

十七年春正月丁酉诏曰：献岁发生阳和在候乃卷庶方就农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务一切并停百姓间有不稳便事须处置者宜令中书门下与所司唤取朝集使审向商量奏闻。

二十一年正月诏其聚众兴役妨时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

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谓曰：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艰难也。因分赐侍臣等谓曰：比岁令人巡捡苗稼所对多不以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且春秋书无麦禾，岂非古人所重也。

二十九年制曰：古之为理必顺时行令献岁发春仁气育物直叶阳和之德以勤播种之务天下诸州委刺史县令加意劝课仍令采访使勾当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扰其今月诸色当审人有单贫老弱者所司即拣择量放营农至春末已来并宜准此。

天宝五载正月诏曰：今土膏既动农事将兴丁壮就功不可妨夺其不急之务一切并停。

九载七月诏曰：农为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积是以爱人存乎！重勤政在乎！厚生俗之所资何急於此如闻远近每至秋中禾熟时即卖充马苟求规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静言斯弊实资怨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三京及天下诸郡并委所繇长官严加捉搦如非成熟不得辄刈犯者量决四十仍榜示要路咸使闻知。

十四载正月诏不急之务一切。且停待至农任依常式。

肃宗上元二年正月诏王者设教务农为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将兴敦本劝人实惟政要宜令天下刺史县令各於所部亲劝农桑。

九月诏曰：田功在谨农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种诸州等各置司田参军一人主农事每县各置田正二人於当县拣明闲田种者充务令劝课。

乾元元年建卯月御明凤门大赦诏其建辰月应蕃广骑宜三分量留一分其馀即放归营农至建巳月任依常式诸州刺史县令及司田参军令设法劝课令其耕种不得失时贫不支济户仍方圆处置量事借贷务令存立岁终巡案量其功效。

代宗永泰元年正月朔大赦制曰：农政本也。食人天也。方春之首重於东作除军兴至急馀一切并停令百姓专营农事其逃户复业及浮客情愿编附者仰州县长吏亲就存抚特矜赋役全不济者量贷种子务令安集。

大历十三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馀所以妨夺农业也。帝思政理之本务於农人以田农者生民之源苦於不足碾者兴利之业主於并兼遂发使行具其损益之繇金以为正渠无害支渠有损乃命府县凡支渠一切罢之时平公主上之爱女出降驸马都尉郭暖有两轮并暖父子仪有两轮并在支渠内公主闻之不时入谒乞留此帝目公主曰：吾为苍生尔识吾意可为众先公主遂即日毁之由是诸不令而毁者非一百姓便之自去冬少雪是日雨雪丰霈咸以为圣感。

德宗贞元五年五月初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诏文武百辟进农书献童。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节百僚始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献粟及黍各一斗。

二十年诏曰：理化之本系乎！京师副朕忧人属於长吏宜勉务农桑各安生业以输朕怀。

宪宗元和七年四月诏曰：农桑切务衣食所资始闻闾里之间蚕织犹寡所宜劝课以利於人诸道州府有田户无桑处每捡一亩令种桑两根勒县令专勾当每至年终委所在长吏捡察量其功具殿最奏闻兼令两税使同访察其桑仍切禁采伐犯者委长吏重加责科。

穆宗长庆二年二月敕以修筑河阴院恐妨农务罢之。

文宗太和二年二月敕李绛所进则天圣后删定兆人本业书三卷宜令在所州县写本散配乡间。

开成元年十二月壬子御紫宸殿谓宰臣曰：深以宿麦为忧今日东风应即有雪郑覃对曰：正月得之亦未为晚。

武宗会昌元年四月敕劝课种桑比有敕命或能增数每年奏闻如闻都不遵行恣为剪伐列於市肆货作柴薪自今州县切宜禁断。

宣和大中元年二月制应天下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繇等计会虽云：代纳税钱悉将斫伐毁拆及愿归复多以荡尽因致荒废遂成田从今後如有此色勒乡村耆老与所繇并邻近

等同田产人。且为佃户与纳税钱如五年内不来复业者任便收租佃者为主逃户不在理论之限其屋宇桑田树木等权佃人逃户未归五年内不得辄有毁除斫伐如有违犯据根口量情科责并科所繇等不检交之罪。

二年正月制云：君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天有国有家舍此无急如闻州府之内皆有田空长蒿莱无人垦辟与其虚弃曷。若济人宜令所在长吏设法召募贫人课励耕种所收苗子以备水旱及当处军粮忧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须峻科条天下诸州屠牛访问都不遵守自今已後一切禁断。

二月刑部奏牛者稼穡之资邦家所重虽加条约多有违犯今後请委州府县令并录事参军严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杀及盗窃杀者即请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先决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严加止绝。

五年正月敕畿甸及天下府州应（屠牛）宜起大中五年五月一日後三年内切加禁断如郊庙享祀合使者即以畜畜代之中书奏曰：屠牛之禁格令至重此立条流必令禁断臣等商量应天下诸州府如有牛死便於所在经官陈状勘验无他故然後使令就市解剖货卖不得更将归私家如有屠牛事发不唯本主抵法邻里保社并须痛加惩罚本县官吏委刺史节级科罚仍委诸道观察使各逐所管州县稳便更别立条制须极严峻务令止绝其行劳处亦准此禁断从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驾出北门观麦翊曰谓侍臣曰：昨日出城询诸父老苗稼滋润牛驴皆肥喜形於色朕亦乐之左右皆贺是月蔡州进新茧宣示庭臣。

长兴元年三月车驾出上阳门观稼至晚归宫。

二年三月陕州准诏放猎户归农。

三年三月帝观稼於郡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来者帝闵之赐耕牛三头帝顾谓侍臣曰：朕昨日以雨霁暂巡绿野遥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谓群羊俯而察之乃贫民耦耕朕甚悯焉范延光对曰：陛下轻徭薄赋所以村落之间自勤於稼穡也。是时帝哀贫民多无耕牛斫地以种延光以为勤於稼穡非主上忧民之意欤。

九月壬午帝幸南庄翊曰谓侍臣曰：朕见西郊种麦已生民之辛苦深可悯念帝忧民之旨无日暂忘。

十二月甲寅诏曰：富民之道莫尚於务农力田之资必先於利器器苟不利民何以安近闻诸道监治所卖农器或大小异同或形状轻怯才当垦辟旋致损伤近百姓秋稼虽登时物颇贱既艰难於置买遂犯於条章苟利锥刀擅兴炉冶稍闻彰露须议诛夷缓之则贍国不充急之则残民转甚加以巡捡节级骚扰乡间但益烦苛殊非通济欲使上不夺山泽之利下皆遂亩亩之宜务在从长庶能经久自今後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遂便自铸诸道监治除依常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拣巡捡节级勾当卖铁场官并铺户等一切并废乡村百姓只於系省秋夏田亩上每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足各随秋夏税二时送纳去（後历晋汉周皆不改其制）

四年三月帝幸龙门七星亭农事方春田民遍野帝见其名曰桑稼树枉驾劳问亲自劝课其月辛酉太原石敬瑭进耒耜一具时帝尝巡幸近郊见农民田具细弱而犁耒尤拙曰：农器。若此宜其无所获也。因诏河东河北进农具以为式样太原首有是进降诏褒之。

晋高祖天福二年二月前陇州长史杜□进策曰：伏见近年百姓颇遇灾荒纵纳得王租即不充口食此盖播种不广顷亩无馀既税外无溢数之苗致民中有不及之弊。且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伏请晓示天下应有荒田一任百姓开种候及三年外即检田所开种顷亩多少量纳一半租税所贵家富饶上下通济者敕曰：辟彼田莱期於富庶方当开创正切施行往日虽曾指挥渐恐废堕当重申於劝诱期共乐于丰穰宜令逐处长吏遍下管内应是荒田有主者一任本主开耕无主者一任百姓请射佃户三年内并不在收税之限。

七年二月丙午敕邓唐随郢诸州管界多有旷土宜令逐处晓谕人户一任开垦佃户仍自开耕後与免五年差徭兼仰指挥其荒田土本主如是无力耕佃即不得虚自占吝仍。且与招携到人户分析以闻少帝开运二年十二月中书舍人陶穀奏窃以稼穡为生民之天机杼乃丰财之本是以耕耜在御王者用三推之仪鞠衣载陈后妃有躬桑之礼则知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斯须忽於农桑也。又司马迁著《书》曰：齐鲁之间千亩桑安邑千树枣其人与千户侯等伏见近年以来所在百姓皆伐桑为柴忘终岁之远图趋一日之小利既所司不禁乃积习生常苟桑柘渐稀则缁帛须缺三数年内国用必亏虽设法课人种桑。且无及也。旧木已伐新木未成不知丝绵欲凭何出。若以下民方困不可禁之伐斫一空所在如是岁，或不稔衣食尽亡饥

冻逼身须为群盗图难於易哲王令猷作事谋始有国常务乞留眷览询访辅臣欲望特下明敕此後不得以桑棘为柴官场亦不许受纳州县城门不令放入及不得囊私置卖犯者请加重罪敕曰：陶■方思丰国切欲劝农以贸易於柴薪多斫伐於桑枣请行禁绝宜举科条仍付所司汉隐帝於乾■元年二月即位三月殿中少监胡崧上言请禁斫伐桑枣为薪城门所繇专加捉搦从之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敕农桑之务衣食所资一夫不耕有艰食之虑一妇不织有无褐之虞今气正阳春候当生发宜勤用天之业将观望岁之心应诸道州府长吏宜劝课耕桑以丰储积编民乐业仍倍抚绥。

二年正月敕诸道州府吏六府允修无先重■九扈分职厥惟勤农今则东作聿兴西成系望我有群后政在养民苟不懈於行春谅倍登於多稼卿分忧事任道俗廉平树以风声靡如草偃必■菜之地并作百缠游惰之民咸勤四体用洽带牛之化更彰栖亩之谣眷倚之怀寤兴斯切诏到卿可散下管内劝课乡县百姓依时耕种栽接桑枣勿纵游惰务在精勤三年正月诏曰：宜令三京及诸道州府委长吏指挥管内人户勤勉耕稼广辟田畴勿使蒿莱有废膏腴之地务添桑枣用资种养之方仍令常切抚绥不得辄加科役所贵野无旷土庐有环桑致■帛以丰盈遂蒸黎之苏息。

世宗显德二年二月帝曰：自古厚农宝■故家给人足近世以来俗尚轻巧。若使耕稼者有利游惰者无归则自然仓廩实衣食足浇浮之风当自息矣。宜令遍示天下厚农桑薄伎巧优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輩以称朕意焉。

二年八月诏课民种树其上户所种每岁须及百本其次降杀有差。又令民每口种韭一畦以助其食。

卷七十一

帝王部·命相

天生蒸民树之以君而司牧之必选贤举能而为之辅弼故天有三台之象易有鼎足之义所以佐天子理阴阳亲万民也。武丁命傅说则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穆王命君牙亦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此古先哲王命相之旨也。昔者黄帝得六相而天地理神明和虞舜亦举八元八恺而百揆时序内成外平自时厥後或非其人而望兴化。若缘木求鱼登山采珠不可得也。故历代以还寅亮天工登翼王室者不亦重乎！

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苍龙而辨乎！东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风后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一云：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

虞舜即天子位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奋起庸功载事也。访群臣有能起发其功广尧之事者言舜曰：以别尧）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亮信惠顺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顺其事者谁乎！）金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辞而对禹代鯀为崇伯入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然其所举称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让於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弃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贤不许其让敕使往宅百揆）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阻难播布也。众人之难在於饥汝后稷布种是百■以济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五品谓五常逊顺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猾乱也。夏华夏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言无教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非刖宫大辟服从也。言得轻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从五刑谓服罪也。行刑当就三处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谓不加刑则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居之差。又有三等之居大罪四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远近蛮夷猾夏使咸信服无敢犯者因禹让三臣故历述之）帝曰：畴。若予工金曰：垂哉！（问谁能顺我百工事者朝臣举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於舜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汝能谐和此官）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金曰：益哉！（上谓山也。下谓泽也。顺谓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之官）益拜稽首让於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朱虎熊罴二臣垂益所让四人皆在元恺之中）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金曰：伯夷（三礼天地人之礼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庙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

思其职典礼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让於夔龙(夔龙二臣名)帝曰:俞往钦哉!(然其贤不许让)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中庸孝友)直而温宽而栗(教之正直而温和宽弘而能庄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失入虐简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诗言志歌永言(谓诗言志以导之歌其意以长其言)声依永律和声(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言当依声律以和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伦理也。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击也。举清者和则其馀皆从矣。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则神人和可知)帝曰:龙朕+ 逸说殄行震惊朕师(+ 疾殄绝震动也。言我疾逸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欲遏绝之)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

夏禹既立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卒举益任之政。

殷汤初为诸侯举伊尹作咸有一德(一云:仲虺为汤左相)。

太戊立伊陟为相(伊陟尹之子)。

高宗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於蒙宰(蒙宰天官卿贰王事者)以观国风夜梦得说(梦得贤相其名曰: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营求之于外野得之于傅岩之)作说命(命说为相使摄政)曰:王宅忧亮阴三祀(阴默也。居忧信默三年不言)既免丧其惟弗言(除丧犹不言政)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知事则为明智明智则能制作法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禀受令亦命也。)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诰类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梦天与我辅弼良佐将代我言政教)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间)说筑傅岩之野惟肖(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尝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肖似所梦之形)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于是礼命以为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言当纳谏诲直辞以辅我德)。若金用汝作砺(铁须砺以成利器)。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开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药必瞑眩极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跣必视地足乃无伤言欲使为已视耳)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与汝并官皆当倡率无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修先王之道蹈成汤之踪以安天下)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敬我是命修其职使有终)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言木以绳直君以谏明)后克圣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畴敢不。若王之休命(《史记》曰: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应邵注《汉书》云:胥相也。靡随也。言相随坐刑也。)

周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之绪业。

康王为太子成王惧太子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

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穆王康王孙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王。若曰:呜呼君牙(顺其事而叹称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於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贞服事勤劳王家其有成功见记录书于王之太常以表显之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惟子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乱四方(惟我小子继守先王遗业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无所不能)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业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怀危惧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惧之甚)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为我辅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缙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继汝先祖故所服忠勤无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田和民令有法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若汝身能正则下无敢不正民心无中从汝取中必当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夏暑冬寒亦天之常道民犹怨嗟)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天不可怨民犹嗟怨治民其惟难哉!当思虑其难以谋其易民乃宁)呜呼丕显哉!文王谟(叹文王所谋大

显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业美大可承奉)佑启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谋业大明可承奉开助我後嗣皆以正道无邪缺)尔惟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汝惟当敬明汝五教用奉顺于先王之道)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言当答扬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汝惟当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旧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乱在此而已用之则民治废之则民乱)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_三(言当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汉高祖初为汉王以沛相萧何为丞相周勃为御史大夫守荥阳。

二年以大将军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击魏。

四年拜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後昌为赵相既行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易代也。)遂拜尧为御史大夫。

五年将军卢绾为太尉(九月为燕王)。

十年高祖自将讨陈_三(音许衣反)于代舞阳侯樊噲以功迁左丞相。

十一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吕后用丞相萧何计诛信高祖在邯郸闻之使使拜丞相为相国绾侯周勃为太尉。

惠帝二年七月相国萧何薨以齐相曹参为相国初何病帝亲自临视何病因问曰:百岁後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须臾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及何薨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舍人私属官主家事者趣音湼速也。治行谓修治行装也。)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

六年十月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文帝元年以太尉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左丞相平为丞相位第二(秦汉以前尊右而卑左)以丞相灌婴为太尉初勃亲以兵征吕氏功多平欲让勃乃谢病帝怪问之平曰:高帝时勃功不如臣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相让勃帝从之勃自知其能弗如平乃谢免相而平颡为丞相(颡与专同)。

三年十月平薨帝复用勃为相。

三年十二月丞相勃就国以太尉颡阴侯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四年十二月丞相婴薨以御史大夫张苍为相初苍代平阳侯曹窋(音竹律切)为御史大夫窋代广阿侯任敖敖代江邑侯赵尧(任敖张苍曹窋为御史大夫皆吕后称制附于此篇)。

七年以典客冯敬为御史大夫。

十六年以淮阳守申屠嘉为御史大夫。

後元二年八月丞相苍免帝以皇后弟襄广国有贤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馀见无可者(见谓见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是月以开封侯陶青为御史大夫。

景帝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左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七年六月丞相青免太尉周亚夫为丞相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

中元三年九月丞相亚夫免御史大夫刘舍为丞相太子太傅卫绾为御史大夫。

後元元年七月丞相舍免八月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直不疑为御史大夫(三年死)。

武帝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绾免魏其侯窦婴为丞相齐相牛抵为御史大夫。

二年十月丞相婴免三年太常许昌为丞相。

四年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三年免)。

六年六月丞相昌免武安侯田_三为丞相大农令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年病死)。

元光元年三月丞相_三薨五月平棘侯薛泽为丞相中尉张敖为御史大夫(五年病死)。

元朔三年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五年十一月丞相泽免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四月河东太守九江番系为御史大夫。

元狩元年乐安侯李蔡为御史大夫。

三年二月丞相弘薨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杀)。

五年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杀四月太子少傅庄青翟为丞相。

元鼎元年二月丞相青翟有罪自杀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五年九月丞相周下狱死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
六年齐相卜式为御史大夫（一年贬为太子太傅）。
元封元年左内史倪宽为御史大夫（八年卒）。
太初二年正月丞相石庆薨闰月太仆公孙贺为丞相。
六年正月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
天汉元年济南太守琅琊王卿为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杀）。
二年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
征和二年四月丞相贺下狱死五月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
九月大鸿胪商丘成为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诅自杀）。
三年六月丞相屈氂下狱死。
四年六月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
後元元年二月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七年坐谋反诛）。
昭帝元凤元年右扶风王吉为御史大夫。
四年正月丞相千秋薨二月御史大夫王吉为丞相大司农杨敞为御史大夫。
五年十二月丞相吉薨六年十一月御史大夫杨敞为丞相少府蔡义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八月丞相敞薨九月御史大夫蔡义为丞相宣帝本始三年六月丞相义薨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
地节三年五月丞相贤免六月御史大夫魏相为丞相太子太傅丙吉为御史大夫。
神爵三年三月丞相魏相薨御史大夫丙吉为丞相七月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三年贬为太子太傅）。
五凤元年八月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三年正月丞相吉薨二月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六月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三年以病免）。
甘露二年五月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
三年三月丞相霸薨五月御史大夫于定国为丞相太仆陈万年为御史大夫（七年卒）。
元帝初元五年六月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十二月禹卒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一年免）。
永光元年七月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十一月丞相定国免。
二年三月以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杀）。
建昭二年光禄勋衡（姓犯太祖庙讳上字下同）为御史大夫初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义傅经以对（传读曰附依附也。）言多法义以为任公卿（任堪也。）繇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
三年六月丞相玄成薨七月御史大夫衡为丞相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作系）。
竟宁元年七月太子太傅张谭为御史大夫（三年坐选举不实免）。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一年坐河决自杀）。
十二月丞相衡免。
四年三月右将军王商为丞相。
十一月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六年卒）。
河平四年丞相商免六月光禄大夫张禹为丞相。
阳朔二年四月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鸿嘉元年正月少府薛宣为御史大夫三月丞相禹免四月以薛宣为丞相京兆尹王骏为御史大夫（五年卒）初骏为少府帝欲大用之出骏为京尹试以政事而薛宣从左冯翊代骏为少府会御史大夫杜钦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於实效（言不听虚名）考绩用人之法（言用人之法皆须考以功绩）薛宣政事已试上然其议宣为少府月馀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骏乃代宣为御史大夫。
永始二年三月京兆尹翟方进为御史大夫。
十月丞相宣免十一月执金吾翟方进为丞相是岁方进为御史大夫坐为京兆尹时奉丧事烦扰百姓左迁执金吾二十馀日丞相官缺群臣举方进帝亦器其能擢方进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是月以光禄勋孔

光为御史大夫（七年贬为廷尉）。

绥和元年三月廷尉何武为御史大夫四月更为大司空（一年免）大司马骠骑将军根更为大司马罢将军官（七月免）。

十一月光禄大夫王莽为大司马。

二年三月丞相方进薨召左将军光当拜已刻侯印书赞（赞进也。延进而拜之书赞者书赞辞于策也。）帝不豫即其夜於大行前拜授丞相博山侯印绶。

十一月大司马王莽免大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徙为大司空（一年免）。

哀帝建平元年四月侍中傅喜为大司马十月京兆尹朱博为大司空。

二年三月傅喜免四月甲午大司马朱博复为御史大夫乙未丞相孔光免复以博为丞相中尉赵玄为御史大夫五月玄下狱论八月博有罪自杀九月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十二月当为丞相京兆尹王嘉为御史大夫初平当为光禄大夫诸吏散骑复为光禄勋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赐爵关内侯明年春帝使使者召欲封当（以冬月非侯时故。且先赐爵关内侯也。）而当薨三年四月御史大夫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崇为御史大夫（九月贬）。

四年三月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一年迁）。

元寿元年三月丞相嘉下狱死五月光禄大夫孔光为御史大夫七月以光为丞相汜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二月免）八月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

三年更名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六月免自杀）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三月免）。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大司徒孔光为太傅右将军马宫为大司徒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八月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

二年太傅孔光为太师大司马王莽为太傅骠骑将军王舜为太保二月少府甄丰为大司空。

五年四月大司徒官为大司马十二月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东汉光武建武元年七月辛未使使者持节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策曰：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侯食邑万户敬之（禹时年二十四）。

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初议选大司马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史记》卫元君自濮阳徙于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

八月甲申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今以卓为大傅封褒德侯邑二千户（东观记及续《汉书》皆作宣德侯）初帝即位先求访茂茂诣河阳谒见乃拜。

二年二月乙酉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大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封□邑侯。

三年闰正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为司徒初帝即位素知湛名儒旧臣欲令任内职徵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尝雷镇守总摄群司及邓禹免乃拜大司徒。

五年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书令侯霸为大司徒封关内侯。

六年十一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七年五月戊戌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时光武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邓禹胶东贾复及通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之事。

十二年九月大司空李通罢十二月辛夕□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十三年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事马成罢四月甲寅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十五年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自杀丁未汝南太守欧阳歆为大司徒十一月歆下狱死十二月庚午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二十年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六月庚寅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

司空。

二十二年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二十三年五月丁酉大司徒蔡茂薨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陈留太守玉况（玉音肃）为大司徒十月丙申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二十七年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五月丁丑诏大司徒司空府并去大字改大司马为太尉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中元元年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六月辛卯太仆冯鲂为司空乙未司徒冯勤薨十月辛未司徒校尉李■为司徒。

明帝即位初诏曰：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涧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临大节而不可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

永平三年二月甲寅太尉赵熹司徒李■免丙辰左冯翊郭丹为司徒己未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四年十月乙酉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丙辰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时帝临幸辟雍於行礼中拜恭儒者以为荣。

八年正月乙酉司徒范迁薨三月辛酉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熹行太尉事。

十二年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罢乙未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十四年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四月丁巳钜鹿太守邢穆为司徒。

十六年五月癸丑司徒邢穆坐事下狱死六月丙寅大司农王敏为司徒。

十七年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章帝即位初诏曰：朕以眇身■於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深唯守文之主必建师傅之官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行太尉事节乡侯赵■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司空牟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武帝初以张子孺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由此始）以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建初四年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五月甲戌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年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七月癸巳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元和元年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大司农郑彪为太尉。

三年四月太尉郑弘免大司农宋繇为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伦罢太仆袁安为司空。

章和元年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酉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

和帝即位初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

永元四年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闰月丁丑太常丁鸿为司徒七月己丑太尉宋繇坐党窦宪自杀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录尚书事十月宗正刘方为司空。

五年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仆张■为太尉。

六年正月己酉司徒丁鸿薨二月丁未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九年九月庚申司徒刘方策免十一月癸丑光禄勋吕盖为司徒十二月丙寅司空张奋罢壬申太仆韩棱为司空。

十年七月己巳司空韩棱薨八月丙子太山巢堪为司空。

十二年九月戊午太尉张■免丙寅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十三年十一月戊辰司徒吕盖罢十二月丁丑光禄勋鲁恭为司徒。

十四年十月丁酉司空巢堪罢十一月癸卯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十六年七月辛酉司徒鲁恭免庚午光禄勋张■为司徒八月己酉■薨十月辛酉司空徐防为司徒陈宠为司空。

殇帝延平元年正月辛酉太尉张禹为太傅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已以听。

四月丙寅司空陈宠薨六月丁未太常尹勤为司空安帝永初元年五月甲戌长乐卫尉鲁恭为司徒。

九月庚午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庚寅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十一月丁未章谋废立

策免自杀十二月乙卯颍州太守张敏为司空。

三年三月壬寅司徒鲁恭免四月丙寅大鸿胪夏勤为司徒。

五年正月己丑太尉张禹免甲申光禄勋李修为太尉。

六年四月乙丑司空张敏罢己夕口太常刘恺为司空元初元年九月乙丑太尉李修罢辛未大司农司马苞为太尉。

二年六月丙戌太尉司马苞薨七月辛巳太仆马英为太尉十二月己酉司徒夏勤罢庚戌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

四年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五月丁丑太常李口为司空。

永宁元年十月司空李口免癸酉卫尉陈■为司空十二月戊辰司徒刘恺罢癸酉太常杨震为司徒。

建光元年七月壬寅太尉马英薨甲子前司徒刘恺为太尉。

延光元年四月癸巳司空陈■免五月庚戌宗正刘授为司空。

二年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刘■为司徒。

四年三月乙酉北乡侯即位四月丁酉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口为司徒。

顺帝即位初司空刘授免少府陶敦为司空。

永建元年正月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司徒李口免三月丙戌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朱伥为司徒。

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壬寅廷尉张皓为司空。

二年七月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罢庚子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许敬为司徒。

四年八月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九月癸酉大鸿胪庞参为太尉时尚书仆射虞诩荐参有宰相器能故帝用之。又以太常王龚为司空。

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十二月乙夕口宗正刘琦为司徒。

阳嘉二年五月戊午司空王龚免六月辛未太常孔扶为司空七月己未太尉庞参免八月己巳大鸿胪施延为太尉。

三年十一月司徒刘琦司空孔扶免大司农黄尚为司徒光禄勋王卓为司空。

四年四月太尉施延免前太尉庞参为太尉。

永和元年十一月丙子太尉庞参罢十二月乙巳前司徒王龚为太尉。

二年三月乙夕口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禄勋郭度为司空。

三年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光禄勋刘寿为司徒。

五年九月辛未太尉王龚罢壬午太常桓焉为太尉六年三月庚子司空郭度免丙午太仆赵戒为司空汉安元年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十一月壬午司隶校尉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冲帝永嘉元年即位初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质帝本初元年闰六月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梁冀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广罢大司农杜乔为太尉九月乔免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三年十月太尉赵戒免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张歆为司徒。

元嘉元年四月司徒张歆罢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十月司空胡广罢闰十一月太常黄琼为司空。

二年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特进赵戒为司空永兴元年十月太尉袁汤免司徒吴雄罢司空赵戒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二年九月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永寿元年六月司空房植免太常韩■寅（音异善反）为司空三年十一月司徒尹颂薨司空韩■寅为司徒太常孙朗为司空。

延平元年七月甲子太尉黄琮免太常胡广为太尉二年八月丁丑太尉胡广坐梁冀免司徒韩棱寅司空孙朗下狱以司农黄琮为太尉光禄大夫祝恬为司徒大鸿胪盛允为司空。

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以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四年二月司徒盛允免大司农种暉为司徒。

三年二月太尉黄琮免四月太常刘矩为太尉。

六月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琮为司空九月琮免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五年十一月太尉刘矩免太守杨秉为太尉。

六年二月戊午司徒种暉免三月卫尉许栩为司徒。

十一月司空刘宠免十二月卫尉周景为司空。

八年五月丙戌太尉杨秉薨七月大中大夫陈蕃为太尉。

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刘茂为司空。

九年四月司徒许栩免五月太常胡广为司徒。

七月太尉陈蕃免九月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司空刘茂免十二月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灵帝建宁元年正月即位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以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五月以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八月司空王畅免宗正刘宠为司空。

九月丁亥太傅陈蕃诛司徒胡广为太傅录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十一月太尉刘矩免太仆闻人袭为太尉。

熹平三年十二月司空唐珍罢长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五年五月太尉陈暉罢司空许训为太尉六月太常刘逸为司空。

七月太尉许训罢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十月司徒袁隗罢十一月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六年七月司空刘逸免卫尉陈球为司空。

十月太尉刘宽免。

十一月司空陈球免十二月太常孟暉（音乙六反）为太尉太常陈暉为司空司徒杨赐免。

光和元年正月太尉孟暉罢二月光禄勋袁滂为司徒三月太常张颢为太尉。

四月司空陈暉免太常来艳为司空。

九月太尉张颢罢太常陈球为太尉司空来艳薨十月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十一月太尉陈球免十二月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二年二月司徒袁滂免大鸿胪刘瓛为司徒太尉桥玄罢大中大夫暉为太尉司空袁逢罢太常张济为司空。

四月太尉暉下狱死五月卫尉刘宽为太尉十月司徒刘瓛下狱死十二月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四年九月太尉刘宽免卫尉许暉为太尉。

闰月司徒杨赐罢十月太常陈暉为司徒。

五年三月司徒陈暉免四月太常袁隗为司徒。

十月太尉许暉罢太常杨赐为太尉。

中平元年四月太尉杨赐免太仆邓盛为太尉司空张济罢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二年二月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为司徒。

五月太尉邓盛免太仆张延为太尉。

八月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

九月特进杨赐为司空十月赐薨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

三年二月太尉张延罢车骑将军张温为太尉。

四年四月太尉张温免司徒崔烈为太尉。

五月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丁宫为司空。

十一月太尉崔烈罢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五年四月曹嵩罢五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六月陵罢七月射声校尉马日𠂔为太尉。
 八月司徒许相罢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刘弘为司空。
 六年四月太尉马日𠂔免幽州牧刘虞为太尉。
 弘农王光熹元年四月即位以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何进参录尚书事七月司徒丁宫罢八月司空刘弘免
 献帝永汉元年九月即位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大中大夫杨彪为司空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十一月董卓为相国。
 十二月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初平元年二月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
 三月董卓杀太傅袁隗。
 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
 二年二月董卓自为太师。
 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太常马日𠂔为太尉。
 三年四月诛董卓以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
 六月李傕杀司徒王允以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七月太尉马日𠂔为太傅录尚书事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司徒赵谦罢九月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
 大夫杨彪为司空并录尚书事。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四年六月太尉周忠免太仆朱雋为太尉录尚书事十月司空杨彪免太常赵温为司空十二月温免卫尉
 张喜为司空。
 兴平元年七月太尉朱雋免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九月司徒淳于嘉罢十月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建安元年八月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
 十一月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已以听十三年正月司徒赵温免。
 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司空曹操为丞相。
 八月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丞相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
 魏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二月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
 夫。
 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
 四年六月甲申太尉贾诩薨八月丁夕廷尉锺繇为太尉繇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
 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後世殆难继矣。
 明帝即位初以太尉锺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东大将
 军陈群为司空。
 太和二年九月大司马曹休薨。
 十一月司徒王朗薨。
 四年二月以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
 四月太傅锺繇薨。
 五年正月大司马曹真薨。
 十二月太尉华歆薨。
 六年七月卫尉董昭为司徒。
 青龙三年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

十二月司空陈群薨。

景初元年六月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司空七月司徒陈矫薨。

二年二月癸亥诏曰：大中大夫韩暨澡身浴德志节高洁年逾八十守道弥固可谓纯笃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为司徒四月庚子暨薨十一月壬午以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齐王即位以太尉司马懿为太傅辅政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隤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

正始三年太尉满宠薨七月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五年十二月崔林薨。

六年二月丙子以骠骑将军赵俨为司空六月俨薨八月丁亥以太尉高柔为司空。

九年三月甲午司徒卫臻逊位四月以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邈固辞不受九月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

嘉平元年正月丁未以太傅司马懿为丞相固让乃止。

四月太尉蒋济薨十二月以司空王凌为太尉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二年十一月司空孙礼薨。

三年三月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五月太尉王凌谋废立自杀七月以司空司马孚为太尉太傅司马懿薨以卫将军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十二月以光禄勋郑冲为司空。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司马师薨于许昌。

二月以卫将军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甘露元年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为太尉。

十月以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二年三月司空卢毓薨四月以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司空诞不就徵反诛。

三年五月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固让不受八月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四年六月司空王昶薨。

五年四月进大将军司马昭位为相国封晋公九让乃止。

陈留王景元元年六月。又进大将军司马昭位为相国封晋公固让乃止以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十月观薨十二月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四年九月高柔薨十月复命大将军司马昭进位相国晋公十二月以司徒郑冲为太保。

五年五月以征西将军邓艾为太尉镇西将军锺会为司徒。

咸熙元年正月司徒锺会反於蜀太尉邓艾亦见杀三月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尚书左仆射荀凯为司空八月庚寅命中抚军司马炎副贰相国事。

二年八月辛亥相国晋王薨晋太子炎袭位总摄百揆。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以魏太保郑冲为太傅太尉王祥为太保晋国丞相何曾为太尉。

二年九月以太尉何曾为太保诏曰：谟明弼谐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训克四海也。侍中太尉曾立德高峻执心忠亮博物洽闻明识弘达翼佐先皇勋庸显著朕纂洪业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实佐命兴化光赞政道夫三司之任虽左右王事乃若予违汝弼匡奖不逮则存乎！保傅故将明衮职未如用厥辟之重其以曾为太保侍中如故。又以司空荀凯为司徒诏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轨仪也。朕承弘业昧于大道思训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凯明允笃诚思心通达翼亮先皇遂辅朕躬实有佐命弼道之勋宜掌教典以隆时雍其以凯为司徒。又以义阳王望为太尉。

四年正月辛未诏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极弼王事者也。故经国论道赖诸明哲苟非其人官不虚备尚书令佐命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达先帝登庸赞事先朝朕受明命光佐大业勋德茂著配踪元凯宜正位居体以康庶绩其以秀为司空。

五年诏曰：前大司马石苞忠允清亮才经世务用之绩所历可纪掌教典以赞时政其以苞为司徒有

司奏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诏曰：吴人轻脆终无能为故疆场之事但欲完固守备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计画不同虑敌过甚故徵还更授昔邓禹挠於关中而终辅汉室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初苞以大司马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密表苞与吴人交通遂下诏苞以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以乐陵郡公还第时邺奚官都督郭■上奏理苞，於是拜为司徒。

七年十二月诏曰：光禄大夫密陵侯郑袤履行纯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宜登三垣之曜补衮职之阙今以袤为司空帝临轩遣五官中郎将国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辞让遣息称上送即授至於十数久之见许以侯就第。

八年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

九年五月以太保何曾领司徒。

十年九月以大将军陈騫为太。

尉咸宁二年八月以太保何曾为太傅太尉陈騫为大司马司空贾充为太尉齐王攸为司空。

四年九月以太傅何曾为太宰尚书令李裔为司徒太康三年十二月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为司空四年十一月以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

太熙元年正月以尚书左仆射王浑为司徒司空卫■为太保三月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四月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惠帝即位初以太尉杨骏为太傅辅政以司空石鉴为太尉前镇西将军陇西王泰为司空。

永平元年三月诛太傅杨骏徵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辅政。

元康元年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亮■以司空陇西王玮录尚书事。

九月徵征西将军梁王彤为卫将军录尚书事六年正月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

七年九月以尚书左仆射王戎为司空。

永宁元年六月以梁王彤为太宰领司徒（臣钦。若等曰：自永康元年四月至是年三月赵王伦等篡逆所署三公不录）。

太安元年五月以右光禄大夫刘■为太傅齐王■为太师东海王越为司空河间王■为太尉十二月杀王■以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

永兴元年正月以成都王■为丞相。

三月以太尉河间王■为太宰太傅刘■为太尉。

十二月诏司空越为太傅与太宰■夹辅朕躬司徒王戎参录朝政。

光熙元年八月以太傅东海王越录尚书事骠骑将军范阳王■为司空。

怀帝即位初以中书监温羨为司徒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

永嘉元年正月以太傅东海王越辅政。

十二月以前太傅刘■为太尉。

三年三月太尉刘■请老以司徒王衍为太尉东海王越领司徒。

四年十月以骠骑将军王浚为司空。

五年五月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为太尉太子太傅傅祗为司徒尚书令荀藩为司空。

愍帝建兴元年四月即位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

五月以镇东大将军琅琊王睿为侍中左丞相大司马南阳王保为右丞相。

二年二月以卫将军荀组为司空。

三年二月进左丞相琅琊王睿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右丞相南阳王保为相国司空荀组为太尉大将军刘琨为司空。

卷七十二

帝王部·命相第二

晋元帝建武元年二月以抚军大将军西阳王 昶 为太保太尉荀组为司徒时帝即晋王位欲以组为司徒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於是拜之十一月以司空刘琨为太尉太兴四年七月以骠骑将军王导为司空。

永昌元年十一月以司徒荀组为太尉。

明帝太宁三年闰八月遗诏以太宰西阳王 昶 司徒王导辅太子（太子即成帝也。）

成帝即位初以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参辅朝政。

咸和四年三月以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车骑将军郗鉴为司空。

咸康四年五月以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郗鉴为太尉征西将军庾亮为司空。

六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太傅王导为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难祸乱旁兴公文贯九功武经七德外辑四海内齐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业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隳 黜 申命群官允 庶 绩朕思凭高谋弘济远猷维稽古昔建尔于上公永为晋辅往践厥职敬敷道训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五年八月复改丞相为司徒十二月以骠骑将军琅琊王岳为之。

六年正月以左光禄大夫陆玩为司空。

康帝即位谅阴不言委政于中书监庾冰建元元年十月以骠骑将军何充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

穆帝永和二年二月以左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及谟并辅政。

八年七月以镇军大将军武陵王 晞 为太宰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为司徒征西大将军桓温为太尉。

哀帝兴宁元年五月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废帝太和元年十月以会稽王昱为丞相。

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以大司马桓温为丞相。

孝武帝太元元年正月以尚书仆射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

二年八月以谢安为司徒。

五年六月以骠骑将军琅琊王道子为司徒。

六年十一月以镇东大将军郗 鉴 为司空。

九年三月以卫将军谢安为太保。

安帝即位初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辅政。

元兴二年十二月帝蒙尘于寻阳桓玄逼帝西上帝密诏以幽逼於玄万机虚旷令武陵王遵依旧典承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将军。

义熙元年三月帝至自江陵以琅琊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镇军将军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十四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封宋公。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以骠骑将军刘道怜为司空。

後魏道武皇始元年七月即位二年五月以东平公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左丞相。

天兴元年四月以征虏将军历阳公穆崇为太尉安南将军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

五年十一月徵相州刺史庾岳为司空。

明元泰常七年四月以泰平王焘为相国加大将军五月以焘辅政左丞相奚斤为左辅太尉穆观为右弼（纪传奚斤拜右丞相观拜太尉年月）出则统辅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

九月以奚斤为司空行扬州刺史。

太武始光二年三月以司徒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宜城王奚斤为司空。

神 䄀 三年七月诏大鸿胪杜超为太宰行征南大将军镇邺。

四年九月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
 太延中以侍中卢鲁元为太保录尚书事。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皇太子始总百揆以侍中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政。
 文成兴安元年十月即位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十二月以乐陵王周怵为太尉平原王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
 兴光元年正月以侍中伊 𠄎 为司空。
 太安元年十月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
 献文即位初以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又以乙浑为丞相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於浑皇兴元年闰正月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
 二年六月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
 四年二月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
 孝文延兴三年四月假上党王长孙观司空讨吐谷浑拾寅。
 承明元年六月征西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南平公目辰为司徒南部尚书李 𠄎 为司空太和元年三月徵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东阳王丕为司徒。
 三年九月以侍中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侍中尚书荀勖为司空。
 九年十二月侍中淮南王他为司空。
 十三年十二月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
 十五年十二月以安定王休为太傅齐郡王简为太保。
 十六年十月以特进冯诞为司徒。
 十八年十月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
 二十三年二月以长兼太尉咸阳王禧为正太尉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为司徒。
 宣帝即位初以司徒彭城王勰总摄百揆以侍中北海王祥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
 景明元年二月复以彭城王勰为司徒。
 十月改授勰司徒录尚书事。
 二年正月以太尉咸阳王禧为太保司空北海王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又以太保王禧领太尉大将军广陵王羽为司徒。
 十一月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大将军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
 四年七月以彭城王勰为太师。
 正始元年闰十二月以骠骑大将军高阳王雍为司空。
 四年九月诏曰：朕秉历承天履年将纪徙正宫极岁浹归馀台懿茂亲祗勤已久列司英彦庸绩未酬非所谓有功见知赏以时及其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
 永平二年十月以司空广阳王嘉为司徒。
 延昌元年正月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光禄大夫清河王怿为司空。
 二年二月太尉高阳王雍进位太保。
 孝明延昌四年正月即位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决庶政。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已以听於二王（臣钦。若等曰：孝明即位年六岁委政於二王也。）
 二月太保高阳王雍进位太傅领太尉司空清河王怿为司徒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为司空。
 七月司徒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司空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骠骑大将军任城王澄为司空。
 十二月以高阳王雍为太师。
 熙平二年四月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公。
 八月诏侍中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
 神龟二年五月以司空任城王澄为司徒骠骑大将军京兆王继为司空。
 正光元年九月以太师高阳王雍为丞相。

十月以骠骑大将军汝南王悦为太尉公。
十二月以司空京兆王继为司徒公。
二年三月以仪同刘腾为司空公。
四月司徒京兆王继进位太保车骑大将军崔光为司徒公。
三年十二月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四年九月诏侍中太尉安南王悦入居门下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尚书奏事。
十二月以悦为太保。
五年十二月诏太傅京兆王继为太师。
孝昌元年正月以太师京兆王继为太尉。
二年正月以太保汝南王悦领太尉。
三年正月以司空公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又以皇甫度为太尉。
孝庄建义元年四月即位以前太尉公江阳王继为太师北海王顼为太傅光禄大夫李延之_三为太保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公侍中杨椿为司徒公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公领尚书令。
七月以大将军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永安元年九月以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诸军事以司徒公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
十月以尔朱荣为太师。
二年七月以大将军上党王天穆为太宰司徒公城阳王徽为大司马太尉公。
闰七月以侍中太傅李延实为司徒。
十月以前司空公丹阳王萧赞为司徒公。
十一月以司空公萧赞为太尉公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公。
三年十一月以司徒公长孙稚为太尉公。
前废帝普太元年三月诏太师青州刺史鲁郡王肃还为太师车骑大将军沛郡王欣清河王_三并太傅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尔朱世隆为太保前太尉公长孙稚为司徒公录尚书事稚固辞除骠骑大将军以赵郡王谌为司空公。
四月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公。
後废帝中兴元年十月即位以大将军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兼侍中抚军将军高乾邕为侍中司空公。
二年二月以丞相高欢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出帝太昌元年四月即位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国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
五月以太傅淮阳王欣为太师司徒赵郡王谌为太保南阳王宝矩为太尉侍中太保录尚书事长孙稚为太傅前司空高乾邕复司空侍中清河王_三为司徒。
永熙二年二月以司空高乾邕为骠骑大将军以咸阳王坦为司空公。
三月以侍中太保赵郡王谌为太尉公侍中太尉公南阳王宝矩为太傅开府尚书令。
七月以太师广陵王欣为大司马侍中以太尉公赵郡王谌为太师以前司徒公燕郡王贺拔允为太尉公。
三年五月以大司马侍中广陵王欣为左军大都督太傅录尚书事。
西魏文帝大统元年正月以关西大行台宇文泰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录尚书事。
十四年五月进泰为太师。
废帝即位初以太师宇文泰为大冢宰总百揆。
恭帝三年正月行《周礼》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
後周闵帝元年（时不建年纪）正月以大冢宰大司马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获为大司马。
二月以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太保大司马晋国公获为大冢宰柱国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九月甲子明帝即天王位二年正月以大冢宰晋公冢为太师。

高祖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以太师大冢宰晋公冢为都督中外诸军令五府总於天官。

三年四月以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天和三年四月以太保达奚武为太傅大司马尉迟迥为太师。

建德元年三月太师大冢宰晋公冢诛以太傅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大司空李穆为太保齐国公宪为大冢宰。

宣政元年二月大冢宰谯王俭薨以上柱国越王盛为大冢宰。

宣帝即位初以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

大象元年正月初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隋国公杨坚为大後丞。

二月以大前疑越王盛为太保大右弼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达为大右弼。

五月越王盛代王达之国七月以大後丞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後丞。

八月以雍州牧毕王贤为太师上柱国韩建业为大左辅。

静帝即位初以汉王赞为右大丞相隋国公杨坚为左大丞相帝居谅闇百官总己以听於左丞相。又以汉王赞为太师并州总管李穆为太傅宋王实为大前疑秦王贇为大右弼燕国公暕为大左辅。又去丞相左右之号以隋公杨坚为大丞相。又以为大冢宰五府总於天官。

大定元年二月以大丞相杨坚为相国总百揆寻禅于隋。

高祖文帝开皇元年二月即位以并州总管李穆为太师邓国公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相国司马高祖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三月以太子少保苏威为纳言。

九年四月以晋王广为太尉六月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十年七月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仁寿元年正月以晋王昭为内史令。

二年十月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

炀帝大业二年六月以尚书令杨素为司徒。

三年九月以户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六月以相国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相国司马刘文静为纳言户部尚书萧瑀相国司录窦威并为内史令。

是年以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

二年正月以黄门侍郎陈叔达为纳言十月以黄门侍郎杨恭仁为纳言。

三年三月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以内史侍郎封德彝兼中书令。

六年四月诏曰：端揆之职综理百司任望斯重勋贤攸寄尚书左仆射魏国公寂风格淹粹局量弘雅早预经纶元功特著夔谐治本茂迹以宣中书令宋国公萧瑀志怀忠确业履冲素历居显要厉精理术献纳惟允周慎有闻宣穆彝章允庶政寂可尚书左仆射可尚书右仆射。又以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九年正月诏曰：槐路清肃台阶重峻经邦论道夔谐是属然而表德优贤昔王令典庸勋纪绩列代通规尚书左仆射魏国公寂地胄清华风神悟立志温裕局量弘雅，爰自义旗早参缔构英契所感实资同德譬兹梁栋有若盐梅翊赞绸缪庶政惟允历居端揆彝章缉穆元功懋德膺兹重望可司空。

六月太宗平内难立为皇太子七月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詹事宇文士及并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太宗贞观元年六月以太子少保萧瑀兼尚书左仆射。

七月诏曰：望隆朝右任重国钧尚想风猷义惟贤臧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识量弘远神情警发道缙绅才资文武樽俎之策电断风驰干戈所指销雾散几深之理弥著忠义之节以彰斯固立德佐时灵灵辅阙宜以翼赞授之端揆可尚书右仆射。

二年十二月以黄门侍郎王珣为侍中。

三年二月诏曰：尚书政本端授任隆自非经国大材莫副斯举中书令兼太子詹事邢国公房玄龄器宇沉邃风度弘远誉彰遐迩道冠簪纓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晦识量清举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庙堂朕自克平宇县缔构资始叶赞经纶厥功甚茂深谋秘略动合规矩忠议说言事多启沃及典司枢要绸繆宸■开物成务知无不为可谓神■英灵天资人杰并宜总司衡轴光阐大猷玄龄可尚书左仆射馮如故如晦可尚书右仆射。又以尚书左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四年二月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

八月诏曰：端右望隆寄任尤重实资勋德朝难其选左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识度宏远才略优贍博综机务兼资文武诚著夷险效彰出纳便蕃省闕详谨有闻宜缉彝伦允兹名器可尚书左仆射。

七年二月以秘书兼检校侍中魏徵为侍中。

十一月诏曰：论道台阶赖明哲丹青神化寄深燮理自非盐梅是属栋■有归则旷职俟能罔或必备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无忌器宇凝正风度峻远才包文武地兼贤戚诚著草昧之辰业预艰难之始功侔十乱声高三杰亮采铨衡庶僚有序仪刑端右彝章以穆自任参鼎司位班槐路■挹之美形於缙绅翼赞之规彰于帷■宜崇名器允副具瞻可司空所司具礼以时册命。

九年十二月以右光禄大夫萧■依旧特进参预朝政。

十六年六月诏曰：文昌治本端副望隆朝纲所属选众斯在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体业贞固学艺该明器惟瑚璉材称栋■任总丝纶起居近密乃心著於帷幄嘉谋表於樽俎寄深启沃义切盐梅宜升礼闈允兹彝序可尚书右仆射勋封如故。又以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十二年七月诏曰：司会政本执法任隆历选攸难惟贤是属特进吏部尚书申州刺史上柱国中书令高士廉器宇冲邈机神峻远材称栋■望重缙绅地惟姻娅乃诚著于畴昔业预经纶嘉庸彰於夷险出总方岳入赞机衡献替之情誉光八舍铨综之美声洽九流启沃是寄盐梅斯在宜貳端右允副式瞻可尚书右仆射特进刺史勋官封并如故。

十三年十一月以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十六年正月以中书侍郎岑文本专知机密。

七月诏曰：古先哲后咸正庶官德优者爵高功多者禄厚是以经邦纬国必俟萧曹之勋燮理阴阳允归锤华之望司空赵公无忌识量弘博风度峻远地惟亲贤才称梁栋缔构霸业茂勋著於艰难弼成王道乃心竭于寅亮盐梅是寄丹青攸属德综玃衡声猷具举自升槐铉岁月亟移固以勒美太常书忠令甲者矣。且陟中台式典邦教可司徒。

又诏曰：惟天为大资四序以成功惟王建国候三台以弘化故隆汉受命吴邓飞声有晋勃兴荀何底绩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上柱国梁国公房玄龄器范忠肃识具明允才称王佐望乃时英霸国爰始预经纶之业鼎命惟新赞隆平之化诚固金石勋勒钟鼎自任总庶尹职重朝端心力书於翼亮劳积於岁序而志在冲退有怀止足固陈衰痾屢上表疏。然则燮理礼阁职务实繁论道槐廷望实攸属宜加宠命平兹水土可司空。

十七年八月以工部尚书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

十八年八月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中书侍郎岑文本马周并为中书令九月以黄门侍郎褚遂良参预朝政。

十九年二月以吏部尚书杨师道为中书令。

二十二年正月以司徒长孙无忌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刑部侍郎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九月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高宗即位初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并为侍中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为中书令以司徒扬州大都督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三省并如故。又以特进李■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永徽二年正月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以侍中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高季辅为侍

中。

三年二月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月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为侍中中书侍郎柳 ㊦ 为中书令。

四年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李 ㊦ 为司空。

九月以吏部尚书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

十一月以礼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六年五月以黄门侍郎韩瑗为侍中中书侍郎来济为中书令。

七月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显庆元年三月以户部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年三月以中书侍郎李义府为中书令黄门侍郎杜正伦兼度支尚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

九月以度支尚书杜正伦为中书令。

三年十一月以侍中皇太子宾客权检校中书令许敬宗为中书令宾客如故。

是月以大理卿辛茂将为侍郎。

四年四月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许圜师参知政事。

五月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

七月普州刺史李义甫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龙朔二年二月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以中书令许敬宗为右相散骑常侍许圜师为左侍极检校左相五月以左侍极许圜师为右相。

十月以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二品。

三年正月以司列太常伯李义甫为右相。

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为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兼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十二月以太子右中获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同知政事。

二年三月以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

四月以左侍极陆敦信为检校右相。

乾封元年七月以大司宪刘仁轨兼右相。

二年六月西台侍郎杨武戴至德东台侍郎李安期张文 ㊦ 并同东西台三品。

总章二年三月以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十二月依旧以左相为侍中右相为中书令东西台为中书门下是月太子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

上元二年八月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左仆射依旧修国史大理同中书门下三品张文 ㊦ 为侍中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郝处俊为中书令吏部侍郎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依前监修国史。

二年十二月以右肃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三年三月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四月以中书侍郎李义琰中书门下三品。

六月黄门侍郎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仪凤元年十一月以吏部尚书李敬玄为中书令。

四年四月以中书令郝处俊为侍中。

调露二年四月黄门侍郎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永隆二年闰七月以黄门侍郎裴炎为侍中黄门侍郎崔知温中书侍郎薛元超并为中书令。

永淳元年四月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高宗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遂以平章为名自待举等始。

十月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自皇太子监国以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时改中书门下为凤阁鸾台侍中为纳言）是月太子即皇帝位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崔玄 ㊦ 为守内史。又以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左羽林将军敬晖及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并为纳言（是月诏台阁官各并依永淳以前故事）。

二月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散骑常侍武攸暨为司徒国子监祭酒弘文馆学士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

四月以端州高要县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以刑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景为辅国大将军中书令崔玄 ㊦ 为检校益州都督长史判都督事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雍州长史杨再思兼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判都督事国子监祭酒中书门下三品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初高宗在春宫元忠等继为左右庶子等官故有斯授。又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柬之为中书令五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检校同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魏元忠检校侍中。

六月诏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又以检校中书令韦安石为中书令检校侍中魏元忠为侍中检校兵部尚书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

七月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依旧西京留守。

十月侍中魏元忠为中书令检校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二年正月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月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月以户部尚书苏瑰为侍中西京留守。

七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为中书令韦巨源为吏部尚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前左散骑常侍苏瑰以本官同中书门下三品。

景龙元年九月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以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是月以侍中杨再思为中书令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纪处讷并为侍中。

三年二月侍中韦巨源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宗楚客为中书令中书侍郎萧至忠为侍郎太府卿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太常少卿郑 ㊦ 为吏部侍郎及中书侍郎崔 ㊦ 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时政出多门迁除甚众无听事可以处之时人语曰：宰相无坐处。

八月以特进韦安石为侍中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九月以吏部尚书苏瑰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以前右仆射唐休 ㊦ ㊦ 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睿宗初平韦庶人以苑总监锺绍京为中书侍郎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黄门侍郎李日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以中书侍郎锺绍京为中书令及即位以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尚书韦嗣立为中书令以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长史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雒州长史宋 ㊦ ㊦ 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景 ㊦ 二年正月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并同门下中书平章事。

四月以侍中韦安石为中书令黄门侍郎李日知为侍中。

五月以殿中监窦怀贞为左台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迁侍中。

十月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詹事崔 ㊦ 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侍郎陆象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太极元年正月以户部尚书岑义左台御史大夫窦怀贞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羲迁侍中七月怀贞迁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军国重事。

先天元年八月以右散骑常侍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 ㊦ 为中书令。

二年正月以吏部尚书兼太子右谕德萧至忠为中书令。

玄宗先天二年七月既诛太平公主是月制曰：殷命百工傳膺审象汉推三杰良属运筹不有斯人孰贲予弼尚书左丞张说居正含道体直理精朕昔在承华首延博望谈经之际钦。若说言挥翰之门润色鸿业屡陈规益见嫉奸回顷虽抗迹疏远而乃怀饥渴今群凶已服大猷伊始永言亮采光朕侧席之期俾兹启沃咸服济川之望宜参鼎铉式综丝纶可中书令。

八月以封州流人刘幽求忠而获罪乃下制曰：刘幽求风■玄感川岳粹灵学综九流文穷三变茂勋立艰难之际嘉谟盈启沃之功在说直以不回为奸邪之所忌■萌颇露譖端窃发元宰见逐谗人孔多既殄群凶方宣大化期间政於经史载登贤於卜梦可守尚书右仆射知军国大事徐国公实封并复旧。

十月敕于渭川以同知刺史姚元之入为宰辅制曰：王佐之重师兵之任旁求梗■膺此具瞻姚元之宏略冠时伟才生代识精鉴远正辞强学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宜践台衡规益斯在顷居藩郡循良是属载怀一德分命六官_谟允归文武兼济式凭帷幄之算宜副韬铃之委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改元开元改中书为紫微门下为黄门侍中为监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以兵部尚书同紫微黄门三品姚元崇兼紫微令以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刘幽求为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正官名也。是月制曰：宰辅之任谟猷是属不有大材孰堪崇化黄门侍郎卢怀慎贞良纯懿孝悌仁厚度量深於江海坚清迈於冰雪事皆体大诂观非圣之书心必在公雅契惟贤之典故能危言正色直道匪躬比之微管求而得说宜宠琐闾参乎！鼎座可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开元二年正月制曰：古称纳言亦号常伯厥命惟允朕之股肱俾■成绩聿归良辅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卢怀慎气实温厚生於蓟北年始英妙出相山东王佐所期人师攸属考彼扬历外内献替许国忘身立朝正色有仲山甫之节成管夷吾之能故其道弥尊其心益下可以辅我王度弼于朕躬用增辉於侍帷宜拜宠於参华可黄门监。

四年十一月制曰：轩梦三相舜举八元咸伉人杰以宣邦政尚书左丞上柱国安阳县开国男源乾曜雅文强学达识周材贞白可以励时道义可以引物虚怀同於抱月悬镜不疲利器比屋成风弗■锤无滞固可光左曹之驳议翼中禁之谋猷用参金铉之司兼践玉台之副可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勋封如故。

闰十二月制曰：虞廷称盛任於夔龙周邦以宁属於闾散是知出纳惟允必俟奇英启沃以光实资茂彦银青光禄大夫守刑部尚书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宋■■器宇凝峻执心勤直银青光禄大夫行紫微侍郎兼知制诰上柱国许国公苏■风简详密藻思清华或掌宪南宮持平邦典或代言西掖翊辅政途咸竭奉上之心俱尽匪躬之节九流俟其澄序众务资其弼谐宜委铨管兼侍帷幄■■可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可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散官勋封各如故。

五年九月改紫微黄门依旧为中书门下。

八年正月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

九年九月制曰：乾坤以阴阳化成后王以辅弼兴理所以寅亮天极缉熙帝图非夫大贤孰寄斯任天兵军节度大使右羽林将军兼并州长史摄御史大夫燕国公兼修国史张说挺其公才生我王国体文武之道则出将入相尽终身之节亦前疑後丞谅可以弘此大猷总其邦政允■庶绩保■皇家可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勋封修国史如故仍即驰驿赴京。

十一年四月制曰：晋称内史以司号令汉曰：尚书是主喉舌周平郡国以佐王教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张说履道体政经德立言吏部尚书王■忠肃刚简博闻宏识并才苞王佐望重时英内训五品外清九服嘉谋必尽庶绩允康宜参五臣之命以正三台之象说可中书令■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十四年四月以户部侍郎李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六年十一月以河西节度使判凉州萧嵩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七年六月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十一年三月制曰：思致雍熙聿求良辅久勤梦寐近在周行尚书左丞韩休蕴道弘深秉德经远清诚可以轨物素行可以律人一自登朝备闻体国志存公亮诚合始终而羽翼朕躬金玉王度人望是在朝选无逾宜拜命於琐闾俾兼和於鼎实可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二月制曰：风■之感必生王佐庙廊之任爰在柱臣京兆尹裴耀卿含元精之休体度弘远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挺生人之秀器识通明并风望素高人伦是仰以叶彼寅亮当滋启沃■时待士既资鼎实之和为国急贤实唯金华之事耀卿可黄门侍郎九龄可起复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十二年五月以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二十四年十一月殿中监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天宝元年二月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相依旧为左右仆射。

八月以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之为左丞。

五载四月门下侍郎陈希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载二月希烈迁左相。

十一载十一月制曰：先王立政必惟择贤所以时亮天功叶修人纪总兹三事是属中书审于百工金曰：亚相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判度支事权知太府卿兼蜀郡长史持节剑南节度使度支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上柱国弘农县开国伯杨国忠纯粹精明悬解虚受比之管乐文多体要之词拟于邴魏武有韬铃之学直方其道简易成能往自星郎爰秉天宪军国大政弘益滋多则造膝沃心已期王佐弥纶经济同致雍熙况南台蒙宰尤思藻鉴西垣鼎座深伫夔和会予宿心升尔为相宜兼密启式总如纶可守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学士修国史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官使仍判度支及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度支营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出纳勾当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十三载八月以吏部侍郎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次河池郡剑南留後司勋郎中崔圆奏西川岁稔民安储供无缺授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七月至普安郡宪部侍郎房□从及乘輿见于郡舍与语甚悦即日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日车驾至巴西郡太守崔涣迎谒即日拜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初崔涣为司门员外郎杨国忠出不附已者涣以例迁剑南刺史至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

卷七十三

帝王部·命相第三

唐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灵武以御史中丞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正月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

二月以前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为左相（晋卿天宝末为宪部尚书属禄山叛逆杨国忠以晋卿有时望出为陕州刺史晋卿辞疾不行因而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离道路多为逆党所胁自陈希烈张均已下数十人尽赴雒阳晋卿潜逃山谷南投金州会肃宗至凤翔手诏追晋卿赴行在所即日拜为左相国务悉以咨之）

五月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以左相苗晋卿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二月制曰：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尚书平章事子仪才光三杰功格十臣克焯皇威载昌大业可司徒兼尚书左仆射司徒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光弼全德挺生英材间出干城御侮坐甲安边可司空兼兵部尚书并平章事如故。

乾元元年五月以太常少卿知礼仪事王■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二年三月甲午制曰：出纳丝纶是称喉舌调和鼎饪必在盐梅况艰难之际择贤必资於选众密勿之地论道固期於得人兵部侍郎吕■间气挺生宏才迥发讷言敏行强识博闻谋猷出三杰之先德业处五人之上久在朝列尤推审慎复得钧璜之庆宜膺补衮之求可同平章事。

乙未。又制曰：出纳帝命经纶王言兆。若见於非熊位必登於仲虺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岷朝廷硕德宗室扈臣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文房学府命代挺生行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第五琦武库智囊应

期间出皆中和秀气维岳降灵可以宣畅谋猷阐宏体要庶得道光风力名重伊皋俱当入梦之辰共举从绳之直既用立汝宜其弼予岷可行吏部尚书揆可中书侍郎琦可户部侍郎并平章事。

上元元年五月制曰：宰辅之重陶 所寄用谐时望必藉素名是以殷登左相伊尹成乎！一德汉命旧臣孔光由其再起盖以上扶皇极下庇苍 永怀寅亮之美实属股肱之任特进守太子太傅上柱国韩国公苗晋卿衣冠宿望廊庙公才体文雅之宏量负经通之远识累践台阁久彰名器自艰难之际协赞有劳早契风 之期备陈康济之术顷以疲痾固辞枢务重违诚恳之志爱假优崇之秩虽 谋暂间而梦寐无忘今戎事犹虞蒸人未 汉将。且闻於辞第留侯岂遂於停；食成余社稷之本懿尔勋庸之望固可勉行新绂载珥旧貂宜罢辎车之礼俾膺黄阁之政可行侍中。

二年二月制曰：弼予之选审象是求天步未平庙谟尤切必资明表伋以佐时画一之材取则不远正义大夫前河中尹徐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华公辅成名承家继业词标丽则德蕴谟明道开 雾之光节贯严凝之序早登台阁多识旧章再履宫坊先知至行致君望美阅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贤更启汉臣之阁还依日月佐理阴阳俾参政於紫宸用建中於黄极可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

四月制曰：致君惟善辅德在和必俟三台之明用增九鼎之重彝伦所属元气是调乃眷公才作予良弼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裴遵庆体凝精粹理畅黄中学奥全经词深大雅行归於简节固其贞公辅之望攸先古人之风非远累阶朝序久践天台凡所弥纶多为故事咸有斯在王猷是经庶弘翼善之功克济艰难之运登荣琐闼参政两闱宜辍山公之启以光说命之求可行黄门侍郎平章事。

元年建辰月戊申诏曰：天位惟艰庙谟是切委在公辅正于四方伋鼎实之能调补衮章之有阙眷求励翼式允金谐朝议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许昌县子赐紫金鱼袋充度支等使元载清明在躬贞固 事信必可复文而不华准绳朝端金玉王度不有其善 观厥成固是生灵之杰咸推宰辅之器执兹大政叙以彝伦建中于人莫匪相尔丹青神化参议两闱宜书一德之篇俾协赞赓歌之美可平章事兼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 国史馀如故。

代宗宝应二年正月制曰：构广厦者审象於宏材经万邦者注意於良弼自非道符梦卜名冠簪裾何以允副虚求式谐时望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判度支充当度支等使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伯刘晏应期生德维岳 贤文为君子之儒器蕴通人之量学苞前典志在於直方词蔚古风义存於比兴自兼京剧总职均输变而能通弘 时之务居难。若易多济物之心顷者戎事方殷军赋惟错率皆倚办每务推诚寇难初夷皇猷咨弼周王佐国必自於天官汉代登台咸由於亚相宜应选众之举用成亮采之功可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平章事勋封及度支等使并如故。

广德元年十二月以检校吏部尚书兼宗正卿李岷为黄门侍郎平章事。

二年正月以前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并平章事。

大历十二年四月制曰：体国经务亮采惠畴以遂万物之宜以刑四方之礼弥缝衮职金玉王猷平景纬於台阶济盐梅於鼎任必先时俊允膺旁求朝议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国史赐紫金鱼袋杨绾瞻学懿文崇德广业表微藏用 务知章朝议郎守尚书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常袞志业贞谅理识宏深守正居中确乎！难夺顷以戎车未戢方事仍殷永言庶政有乖彝叙今将本俗刑教澄源振纲宣九德以阜成张四维而翼赞洽于金论咨尔具瞻往副审象之诚懋缙时雍之化绾可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散官勋如故袞可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太微宫崇玄弘文馆大学士散官勋赐如故（初绾为吏部侍郎典选公平以清贞自守元载心疏忌之奏以为国子祭酒代宗知之迁为太常卿充礼仪使以观其效用载既伏诛乃拜之绾久积公辅之望及诏出朝野相贺袞为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载之得罪令袞与刘晏李极等鞠之狱竟遂有是拜）。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位闰月甲戌以新除河南少尹崔 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崇玄馆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太微宫使（时常袞独当枢务 甫为中书舍人议丧服与袞异同坚诤不服袞乃奏贬 甫潮州刺史内议太重改授河南少尹时《郭子》仪朱 俱以功高为相密勿之议莫得闻知而袞假署二人之名及诏出子仪及 皆表明其不直有诏逐袞潮州刺史而以 甫为相两换其职）八月 甫改中书侍郎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 国史平章事如故以通州司马司正杨炎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崇玄馆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太微宫使初炎为吏部侍郎兼史馆 撰元载为相引炎亲重之载败炎贬道州司马德宗初即位议用宰

相崔_二甫荐炎有文学器用帝亦自闻其名故特徵拜。又以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平章事京畿观察使。

建中二年二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杨炎为中书侍郎平章事_二国史以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七月以前永平军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三年十月以吏部侍郎关播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四年十月帝在奉天以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帅统军长史萧复为吏部尚书侍郎兼御史中丞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帅判官刘从一为刑部侍郎京兆府尹曹参军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并平章事。

兴元元年正月以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贞元元年七月以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为平章事初驾幸奉天延赏陈谟贡献颇效忠力及驾至梁州倚剑南蜀川为根本即拜延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至是刘从一有疾乃徵延赏入辅（大历末吐蕃寇剑南李晟领神策军伐之及还携倡妓归延赏追之晟深憾焉晟既建大功以中书令镇凤翔表称宿故惧延赏之至朝廷以其功高为之免延赏相拜左仆射）。

二年正月以散骑常侍刘滋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各守本官平章事。

三年正月以左仆射张延赏平章事延赏既与李晟有隙因浙东西节度使韩_二来朝_二尝奖遇晟。又知帝欲相延赏而有阻乃因会宴说晟使释憾遂饮极欢。且使晟称延赏於帝前，於是复加平章事是月。又以兵部侍郎柳浑平章事仍判门下省事。又以前检校礼部尚书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五年二月以大理卿董晋为门下侍郎御史中丞权判户部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

八年四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九年五月以义成军节度使贾耽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左丞卢迈守本官并平章事。

十二年十月以右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平章事仍赐紫金鱼袋。

十四年七月以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六年九月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九年三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杜_二为检校司空平章事太清宫使十一月以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_二瑜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顺宗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即位二月辛亥诏曰：宰相之职寅亮缉熙导阴阳之和赞天地之化裁成百揆总领庶官非道契时中识通理本则何以敷畅皇极阜安群黎朕以眇身嗣守丕业思立人纪以承天休其代予言允属良弼朝议郎守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韦执谊孝友忠肃自诚而明茂实本於宗师英华发於事业久参内署动直静专累践中台职_二事举克有公望冠於群伦以予冲人恭默思道是用命尔纳诲弼违必能行四方之风成天下之务祇服乃职厥惟钦哉！可守尚书左丞平章事赐紫金鱼袋（初执谊为翰林学士知待诏王叔文幸於东宫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广朋党密与交好至是遂特用为相）。

七月制曰：辅弼股肱之臣所与共成天功左右邦治者也。朕承至尊之重居群后之上夙兴寅畏不敢康宁思所以统天人之和彰祖宗之烈以行四方之政以遂万物之宜敷求哲人以辅台德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常卿充礼仪使上柱国郑县开国公杜黄裳弘深易简资博厚之德朝议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左金吾大将军充左街使_二骑尉赐紫金鱼袋袁滋冲茂精微体诚明之性咸以器业闳茂服在大僚祇事先朝克荷休命识达道奥文为国经固可以仪刑具僚参综庶务寅亮天下毗予一人罔不同心以辅乃辟黄裳可门下侍郎平章事滋可中书侍郎平章事宪宗永贞元年八月制曰：有天下者曷尝不选贤与能纳于辅弼用。又厥辟以和群生所以叙彝伦平宪度建用皇极底乎！雍熙者也。朕祇。若大训图任旧人畴咨庶工用佐予理朝议大夫守尚书左丞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郑_二馀庆全器茂学蹈中秉直易则可久而不流尝践禁闈亦参奏职每尽王臣之节实彰君子之风服於大僚克有休问洎综理会府纪纲郡司率繇旧章协于成式固可以仪刑庶尹寅亮天工可平章事。

十二月制曰：朝廷者天下之桢_二宰辅者王化之根源朕夙寤晨兴讲求为治之本思所以仰承宗庙之重俯协亿兆之心谐和阴阳茂育区宇以贞百度以序九畴佐子成功实赖良弼具瞻之地公望攸归朝议大夫守中书令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_二乘仁迪哲守约居易懿以文德择乎！中庸体元和之淑姿服大雅之明训累登班序休有令闻羽仪周行黼藻王度洎发挥纶翰典职禁闈以温文雅丽之才居献纳论思之地

从容中节密勿尽规先朝任能委遇斯重恪恭夙夜县历岁年诚节贯於屯夷茂勋参於顾■名书彝鼎心著丹青朕祗膺睿图诞受明命弘宣大典泽润鸿猷保■於一人仪刑於万国简于朕志用选厥劳图任旧人以辅乃辟畴咨四岳罔不佖同宜膺弼亮之任式懋弥纶之绩於戏为君之难在乎！举而不任为臣之患在乎！知而不言事举其中政■其本永绥厥位时乃之休可中书侍郎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

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惟人代工与物施化财成者元首辅翼者股肱况国之号令本於内史政所关决审於黄枢爰发四方用宁庶绩必求同德资以弼予朝议郎尚书户部侍郎天水县开国子赐绯鱼袋武元衡挺生伟才克振前绪蹈礼合乐谦厚端和居暗室而不欺处岩廊而益重文能合准吏必立程再司石室之图遂践春华之署故事可举嘉猷日新爰委地征实惟邦本勤於小物弘以大纲一心不移於吐茹众务必归於领会郁此时望称为名臣朕祗奉鸿休惧于负荷居则神明之■奥位当亿兆之尊尝恐明不烛幽虑不及远一物未获万方在予书不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是用命尔处兹弼谐尔其慎於将命勉於规诲必思衮阙无或面从直哉！惟清副我明命可朝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平章事赐紫金鱼袋（宪宗为太子时知元衡进退守正及用为宰相甚礼信之）。

又制曰：昔周宣王思弘文武之道则以申甫代天工汉宣帝思振祖宗之风则以邴魏执邦柄是以克绍前烈俱称中兴朕以眇身■于上亦思所以缵列圣之绪致太阶之平怀柔四夷亲附百姓将成莫大之业遂获非常之才授之钧衡俾作舟楫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李吉甫符彩外发清明内融体仁而温抱义而俊识洞精曠知皇王政理之源学该古今穷天人相与之际自擢于纶阁列在禁闈鼓二变之文润色王度总五材之用参赞庙谟化俗思迈於成康致君愿及於尧舜当注意之所向每罄心而俾陈深中不回独立无惧经纶尝见其道远激切多至於涕零王纲以张蜀寇斯殄左右密勿实由嘉言■■神而生辅朕为理调三光以序六气遂物性而熙帝猷是为中枢思我大本命尔俞往其惟助哉！於戏宰辅之任安危所系百辟为宪万邦所瞻与其明察以为公不。若严重而有制与其将顺於甚美不。若拯救於纆违审泾渭以序人伦谨绳墨以示天下交泰之运其在斯乎！敬听朕言以践乃职可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三年九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燕国公子■为守司空平章事（初■专有淮南之地不奉诏旨擅总兵据南阳德宗为之旰食反宪宗即位威肃四方■稍戒惧至是来朝故有是命因以裴均代为节度使）。

是月以户部侍郎裴□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初□罢翰林学士宪宗知□好直信任弥厚因李吉甫出镇淮南遂以□为相）。

四年二月制曰：皇王理本系於辅弼内以熙庶绩■百工外以抚四夷式群后三五已■■崇替繇之朕祗荷丕图思底于道夙夜惟厉登延俊贤。若涉大川俾作舟楫朝散大夫守给事中上柱国李藩天锤萃美气禀清英信任言前行为人表蕴经邦之识度发自明诚见理道之根本郁为公器学深旨奥文以忠贞大玉斯宝于东序朱弦可荐於清庙广则难挹刚刚有容处众无溷其风标存简较推其名节累登华署克赞弥纶擢授左丞专闻驳议永为股肱之任翼亮是资必求其人岂限尝次黄枢选重金曰：宜之爰举朝章式副公望於戏尔惟率正邪罔不惩惟匪躬直诚可以事上惟秉钧平施可以致和毗予一人允理三事懋乃攸绩永孚於休可朝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平章事赐紫金鱼袋。

五年九月制曰：夫宰相之任上以代天工辅佐之宜下以立人极爰得忠正方膺股肱正议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赐紫金鱼袋权德舆器度端实智识通敏学成师法文为国华素履尝践於贞方黄中允合於易简自出入清列茂著嘉猷名利无屑於中怀风雨不易其常性驥□之质尝识於远途鸾凤之姿宜巢於阿阁期於致理推之至公宠以春卿掌我枢务辅天地之德俾化及清宁道阴阳之和使物靡疵疢予违汝弼言无面从君可臣否事已心许用伫弘美式副虚怀可守礼部尚书平章事散官勋封赐如故。

六年正月制曰：辅弼之重邦家所属寄深垣翰则外抚诸侯望切股肱则入熙庶绩迭居其任厥惟旧哉！前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三千户李吉甫弘经远之才研极深之虑脱落细故洞开中怀文稽典■学升堂室泊司我密命言屡表於独明参予衮职道每彰於孤直贡其诚节竭以公忠坠典载张彝伦攸序辅予不逮怀之岂忘曩以江淮大都吴楚雄镇岁属艰食人多愁声是假全才用康疲俗下流乎！水利不憚乎！劳心故蠹以长塘渚其天泽变舄鹵为稻梁之壤致蒸黎有衣食之原吏守成规人无迁志庶富

之教既宣於封内辅相之宜俾及於天下顾兹重务屬於良臣去其外职之繁专以中枢之任至於别馆良史之褒贬内殿集贤之清秘爰举旧典式洽新恩无旷厥官往践乃位可中书侍郎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史十二月制曰：司重柄者允屬於长材熙大猷者固資於端士朕纘承鸿绪抚有万方夙夜祇勤慎遠於道故每注意宰辅劳怀梦想诚以得失之效邦家所系畴。若金论简予深衷必惟其人是举成命朝议郎守尚书户部侍郎骁骑尉赐紫金鱼袋李质秀玉文含采章抱器挺生居贞特立有史鱼秉直之操励山甫匪懈之诚忠孝两全学识兼茂清标可以范雅俗正气可以肃群伦顷自周行俾参密命动必以义知无不为謇謇怀经济之心孜孜陈远大之略言无隐避名则静专贯于始终其道一致地卿之貳爰委典司理财先示于简廉利物每愆于聚敛经通立制器用弥光台阁之间郁有公望是宜权衡百度宰理庶工允副具瞻掌我庶务於戏予欲驱人俗以跻富寿感人心而致和平尔尚明宪章宣布德泽必广大其志无察为公任之以职无忘陈平之言苟便于人勿惮萧何之请敬兹宠擢其懋戒哉！可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八年二月制曰：邦国兴理将相是咨选众而举思贤俾故有台臣外抚宣力以靖於四方袞职迭居懋功复凝於庶绩允兹崇践爰属上才前剑南四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川八国南安抚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国临淮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武元衡粹厚端庄简易恒一有成名之道以致用有宏茂之略以佐时直方自得於性术操尚不愆於风雨加以懿文合雅聚学承师通礼乐刑政之源达古今公变之要历登华贯休问穆然泊处钧衡中立不倚致君思尧舜之盛职以邴魏为宗翼戴之勤夙夜弥亮彝伦攸叙鼎饪载和益部大藩比伏兼济而能布宣威惠抚控蛮髦县道辑宁疲黎安息推心而士皆率附正已而人自乡方临之累年理有异等朕以出纳王命缉熙帝图总庶官之职业为百度之肩键惟此重任属于黄扉分忧遂辍於殿邦具瞻再归于硕望尔尚行之以中正煦之以和平毗予一人膏润天下祇服礼命无替令猷可守门下侍郎平章事兼崇玄馆大学士充太清官使。

九年六月制曰：虞以为盛犹咨五臣殷之用兴亦赖三后朕励精恭己十载于兹尝以国钧委之公辅务熙庶绩敢怠旁求思欲左右有人在广股肱之任历选列辟泊于草泽冀获能贤俾弘正道今兹所命允属至怀河中晋慈隰等州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河中尹御史大夫上柱国高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张弘靖德稟精微器含冲用温恭谅实明允克诚素推君子之风雅有大臣之体蕴积稽古之学发挥经纬之文尝司朕言动协谟训历践清贯具扬淑声爰统方州载膺节制奉法遵道勤公忘私人无不怀绩用丕茂予欲正百工之理开太平之阶。若临巨川以重舟楫是用命尔参列中台每念臣邻之规以贞栋崇之吉少翁积庆嗣德汉廷《文子》勤身继主晋室尔惟朝夕纳诲以翊朕躬是资袞职之勤式重缙衣之美仍帅司寇之属俾靖皋陶之刑懋宣厥猷往践於位可刑部尚书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

又制曰：弼成大化参叙彝伦克光元首之明斯其股肱之任所以不自暇逸务求贤能式重舟楫之才以弘经济之道畴。若予采金谐乃公中大夫守尚书左丞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韦贯之清明在躬礼乐之器蕴璋特达之德茂廉正博雅之观静而知微动必有守凡践列位备闻嘉猷当官而行临事而断道可正于风俗望弥积於朝伦是宜和静阴阳纪纲邦国命作心膺列于台阶夫能虑四方揆百事爱利万物辨论群材公以忘私时乃之职而况图靖藩服系在庙谋尔惟顺下以训人奉上以宣力因众功而致用熙众志以为心朝夕猷可否之诚经纶底文武之绩祇膺厥服勿懈于时可守尚书左丞平章事散官勋赐如故。

十年六月制曰：辅相之任重作予股肱经济之才难在人耳目苟非虑研物表识洞事先则何以出纳中枢平章大政询於时论金曰：汝谐朝议郎守御史中丞兼尚书刑部侍郎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劲正循道清明秉彝文融菁华行茂枝叶居然廊庙之器出於领袖之门西掖司言南台执宪尝陈明略屡告嘉猷实宣力以旬公能外身而忧国霜雪无改风雷有恒朕欲旋观其能明试於事俾历戎阍载驰使轩王泽涣汗以遐宣军情密勿而上达将议抽擢因罹震惊崇道德之藩篱士有致命资忠信之甲冑兵无容刃人具瞻尔天方赉予昆命于龟爰立作相尔其展四体坚一心广其道以用贤厚其风而易俗五兵未戢尔惟保定武功百姓未康尔惟勤人临临事必断当官而行行台阶以至平补袞职之有阙光膺慎选其戒之哉！可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度知制诰时田弘正初以魏博顺命度宣慰弘正军中及见境内百姓布扬德泽上下感悦还奉称旨度劲辨能言军国情体通达物情尤尚感激繇是将帅多悦自淮西行营还帝益听信犹以武元衡辈在尚未用度衡遇害便以大计属度度初以疮卧二十馀日诏以兵宿第中中使日至未拜相先一日遣使诏度不用到

宣政参暇便来延英候对及见念问周悉明日。又召使受制命时外集天下兵而内有大恐及度任政人情始系以安危)。

十一年二月制曰：朕观古先哲王兴化致理未尝不选建良弼熙宁庶政俾之敷陈大猷左右乃辟者也。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李逢吉疏通而守於经制质厚而辅以文华贞恒自居和易待物贤人之志业茂端士之风规履历班行发挥事任厥心匪懈所至有声自弥纶粉闱驳正琐闼。且司言於左掖当纳训於东储诚明一贯闻望旁洽俾司贡士亦著嘉闻方今外兴不得已之师内有不获安之俗尝忘食於将旰每求衣於未明冀清原野之诛用止干戈之役登尔辅弼代予忧勤尔宜敷至化於吾人告嘉猷於厥后销弭氛■导迎和平事有不举其中政或未孚於下尔惟启沃无乃面从可朝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平章事赐紫金鱼袋(时逢吉知礼部贡举既策试未榜第其名而有是命礼部尚书王播署而出之)。

是年十二月制曰：上宰参职所以法三台之耀中枢议政在乎！遂万物之宜朕获承鸿休思建皇极翼沃心而纳诲尝注意以求贤通议大夫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上柱国清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涯动直静专践方居易挺岁寒之劲质抱夙夜之端诚言皆守中虑每经远属者禁垣挥翰五字日宣选部持衡九流风动荐居肘腋之地历试股肱之才进尝伏於青蒲出不泄其温树牟融得大臣之节毛□有古人之风询庙算以生知论兵钤而暗合方今我车尚驾郊垒犹多必候清明以消氛■是用付以机密陟于崇高尔其发号令以靖其四方陈便宜以宽于百姓行台阁之故事弘朝廷之大体秉德以立■旬公不回予一人垂拱而理敬听成命懋哉！戒哉！可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二年七月制曰：成万方之化通天下之志缉熙帝载昭畅玄猷在于股肱之臣共凝治本旁求时彦以叙彝伦朝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上获军赐紫金鱼袋崔群粹密由道端庄保和本清明之上才体博厚之重德学贯通儒之业词含大雅之风居敬有恒循性能断自承密命职参内廷高文焕发于纶言敏识详达于国典伏奏无挠直躬不回勤劳八年始终一致春闱取士必後其浮华地官理财能制於轻重俭以约己忠惟事君才■而用深望积而实著风猷已洽于人听倚属方注于朕心乃膺审象之诚以副具瞻之望况奸凶叛逆尚驾我车未明求衣思戢干櫓尔宜酌古今之要举刑政之中艰厥位以代天工陈其谏以明皇极敬兹重命往践台阶可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月制以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江夏县开国侯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十三年三月诏曰：致理之道王者犹尽其心弼成之功辅臣所以宣力皇极是建苍生乃安敷求实难倚任斯重将付大政必惟金谐正义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国成纪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李夷简才称通明性本严重守以正直传之文华羽仪朝端晃耀宗籍早司邦宪爰总地征纠逃无间于避强经费克均其定制中立不挠孤标出伦耸善激贪法行令肃自镇汉上洎临蜀川俭德载彰清规一贯山岳比厚风雷有恒励贞俊以理心竭忠劳而奉上人望汲黯印归赵尧俾之持纲万目皆举固可以参综庶务允■百工變和阴阳宣发号令是申明命陟于台阶於戏诚积尔躬梦协朕志虚己将求其弘济鯁言罔惧于■弗违道必举中位无苟旷膺此宠擢敬哉！戒哉！可守门下侍郎平章事。

十四年七月制曰：赞天工而成光济协帝力以致升平非中和稟气不能符變谐之道非诚明在躬何以庸弼亮之位况今积妖已殄而边鄙犹虞大化方行而里闾未泰时欲举百度甄群材外经四夷内辑诸夏纳之寿域被以仁风代予之勤其孰克任眷求斯得是用命之和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朝议郎使持节怀州诸军事守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令狐楚根於粹厚著以端明表山立之庄容洞渊停之精识文高雄富学茂该通自顷挥翰掖垣持橐禁署常延造膝屡竭启心发言必诚临事无惑藹是公望居然国桢及剖符近郊兼畅牧人之术杖节分阃尤深馭众之才谓器■中外效宣文武宜展舟楫之用式登鼎铉之司管于中枢持我大柄於戏辅翼之任人臣极崇未至而重议有归既处而其名罕副万务攸■朕何赖焉尔其敬听此言深思其道行致君之志始终勿渝以报国为夙夜益励无俾厥后有惭知臣可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八月制宣武节度守司徒兼侍中韩弘可守司徒兼中书令以弘坚辞戎镇故也。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是日制曰：廊庙之任万邦所瞻调一气和序五材之用出纳王命发挥帝猷简求贤能弘我理本朝议郎守御史中丞飞骑尉袭徐国公赐绯鱼袋萧■免识通化元道契休运有戴君峻节之志秉见义匪躬之诚代袭公台族高轩冕学冠古今之要词深雅诘之宗尝事先朝职居宥密奏议无挠忠

劳益彰泊执宪南台肃清朝序休望弥洽直声日闻朕方临万邦思致于理。若涉大水浩无津涯将务简以安人欲息兵而论道审象而授其代予勤尔其端志绝私去末崇本叙礼乐于邦国正风教于人伦举其钧衡明示天下无俾一德专美于殷尔其敬之奉我成命可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仍赐紫金鱼袋。

又制曰：賚於良弼期有济人必惟才臣乃克成务况端洁刚毅可以肃具寮敏裕周通可以熙庶绩外无饰虚之礼中有效实之诚简于朕心乃命以位朝散大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武骑尉赐紫金鱼袋。文昌门袭忠勋器苞才杰广而不杂峻而能温。词每掇其菁华所尚者风格发言必探于指要所贵者变通识古今理乱之源知遐迩利病之本自掌文翰苑列籍金门出入五年恭勤一致属朕初承宝命屡进嘉猷谅我忧惕之怀竭其公忠之志昨因召见更有询咨造膝之言注意斯得必能奉将命之大任申献替于虚襟爰升鼎铉之司冀展舟楫之用於戏万务之始九有所瞻将致治平可不竞励尔其夙夜惟虑弼辅朕躬使四夷咸宾百度惟理阜俗必苏於瘁瘵审官无郁其贤能理当详於几深道当固于久大惟自诚可以化物惟先己可以律人勉哉！戒哉！无忝我首命之重可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八月制曰：夫宰相者上调元化以亮天工下熙庶绩以辅君德未有心不直而能协於道迹不正而能致其君必求斯人乃命以位朝议郎守御史中丞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崔植气志凝远风标粹清率性而行洁己以进周历台阁蔼然声猷顷者奸臣未。利权方擅情惟刻下其事将行而植独能横抗申以驳议朕每嘉重不忘于怀自膺宝图俾掌邦宪。又能悉心秉执造膝敷陈归于无私多所弘益爰擢作相冀能弼予於戏惟尔先太傅当德宗始初清明首居相位克固直道至于今称之尔其嗣乃家法无废朕命可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又制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萧。免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九月戊午制曰：怀大中者必诚其茂勋建茂勋者必极其高秩朕处守鸿业静思化源姑欲表忠节以励为臣举勋籍以劝立志况乎！位崇上相遇重先朝首陈宏图躬率群帅克定妖孽坐清寰瀛得不再申袞崇昭示倚注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裴度材膺启运道协功偕一心尽忠百志归正虽量包弘旷靡所不容而节抱孤贞凛然难夺所以特承恩顾专委谋猷坚持其诚独立不惧在昔有晋厥功平吴惟茂先决策於中惟元凯整旅于外兼能并用度。有之许国忘身勤亦至矣。自居重任出入六年及镇太原声绩一贯朕永怀丕烈乃。卷旧臣将副深衷式加新命惟正三公之位在乎九土之司论道再光总戎益重毗我王室永孚于休可守司空依前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长庆元年二月制曰：先朝正奸邪之罪刑海内之心既承大勋付朕鸿业思欲述事继志偃武。文扬其耿光属在髦杰朝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上柱国建安县开国男杜元。识稟人秀才为国华气缜密以含章言清明而体要廉方不杂峻直无徒朗鉴而心运阳秋鼓雄词而气。河岳爰以精粹列于内庭通贾生治乱之言达管氏刑政之本未至高位蔚为名臣间者妖孽相挺纷乱南北朝夕机命迅如风霆而翰动。若飞神无滞用思戢必尽其心力避荣常执其谦况处奉纁衣导扬训命雅仗忠贞之志实有安定之功本于忘身爱我以怀感激无隐切靡。尽规既纳诲于三篇亦陈戒於六事朕尝委以大政询其远猷研几必精应变尝理布旧章于河朔推大信于昆夷无所不谐实由密赞全器。耀淑声流闻升于台阶允是瞻望於戏昔尔先正为唐宰衡惟尔传臧孙有後之庆秉邵公是似之德宜纂旧服协于至公乃思貽厥之谋率攸行之道扼制群动衡平众流俾人不迷时乃之绩乃守尚书户部侍郎平章事散官勋并如故。

十月制曰：昔萧何用新造之汉而能调发子弟完补败亡使关东粮饷不绝者以其尽得秦之图籍而用知其众寡也。我国家承十一圣之区。亿兆人之生齿而曰：不能足食足兵朕甚懵焉则非惟调阴阳抚夷夏者不欲侵泉货之任而主会计较盈虚者不得参邦国之重乎！予将兼之允在能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大中大夫守刑部尚书骑都尉大原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王播在德宗时以对诏入仕践更台阁由御史中丞尹京兆掌县官盐铁为春曹尚书乃长巴{彭矛}以控蛮蛋尽称厥职达于予闻泊诏徵还便殿与语得所未得闻吾未闻昭然发蒙几至前席重委操。刃益精国有羨财而人不加赋东师在野物力萧然不有主张孰能戡济是用命尔作相仍以旧务婴之尔其西备戎羌东定燕冀内实九府外丰万人百度群伦罔不在尔於戏典谋训诰行之维艰邪正是非知之孔易予唯以不敏不明兹用尔为股肱耳目。又安能一二戒诲垂之空言尔其自励于尔心无令观听者论尔于乡校可守中书侍郎平章事依前充盐铁转运等使。

二年二月制曰：朕闻御大器者登俊贤以为辅弼敷大化者擢公忠以施政教故能成天下之务达天下

之精俾三光宣明百度贞正我之倚注方得其人天实赖予允副金望尚书工部侍郎元稹 璋茂器鸾凤贞姿文涵六义之微学探百氏之奥刚而有断忠不近名劲气常励於风霜敏识颇知於今古自擢居朝序休问再扬不自饰以取容不苟安而回虑处直忘屈在屯。若夷卓然怀陶铸之心豁尔见江湖之量间者司文禁署主朕枢机每因事以立言累披诚而献计心惟体国义乃忘身深陈济物之才雅见经邦之志朕思弘理本用治生灵式资康济之材以畅和平之化於戏尔率于正则不正者知慎尔进于善则不善者必悛惟直道可以事君惟至公可以格物是兹数德毗予一人永孚于休以底於道可平章事。

又制曰：涉大川者操巨舰不畏於洪波构广厦者揭雄材乃安於栋宇朕祇奉神器尊临万邦思弼谐辅相之臣致易简雍熙之业爰择旧德委之枢衡冀弘嘉猷以阐玄化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等使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裴度气禀宏廓材优康济达识高议兼明不渝仪刑可以光岩廊度量可以方海岳操握政柄弛张化权彝伦典谟合。若符契昔我先圣以武略深计中枢密勿委之庙堂四海咸理朕仄席虚已劳怀宵旰礼命元老闻斯格言衷怀洞然 雾皆豁是用辍抚淮南举之台袞换其戎律列自黄扉秩崇上公望积师长寄尔以周召待尔以萧曹任尔以埏埴授尔以钧衡於戏衽席樽俎之内堂室牖户之间无俟规临可以观察违尔宴息期尔折冲庶乎！阴阳协和品物昭泰惟言是纳尔举必从使益稷奉陶尔无惭德垂衣南面我获任贤无易斯言式遵明命可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度拜淮南未行有徐方之变兼河北诸军进退未一言事者亦多以度出非宜及诏下人人望度克日定理）。

六月制曰：朕闻天地洪垆致之者橐 帝王大业成之者股肱故尧舜垂衣禹汤恭已弘道任德为予辅臣则八表 宁万邦咸理故伊尹之举皋陶之升庶绩其凝不仁自远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轻车都尉尉紫金鱼袋李逢吉大方比量中正持心真玉无瑕坚金在砺峻节而高山可仰推诚而止水可观刚柔所持吐茹无易往以青宫齿学道我典坟仪刑式乎兰 馨茂洎升台席翊奉先朝 谟密闻猷替潜达外顺昭德中升至言温恭聿 始终一贯朕嗣守丕业思得贤良将俟和羹期於旧老易之襄汉居以南宫每询嘉言启沃惟久今授之相印委以枢衡代天之工尔在专任於戏发号施令选贤与能申于百辟之上行於四海之内朝无党比人绝浇浮白黑灿然淄澠不溷使岩廊重位扬我清风弘宣大猷以畅王度可守门下侍郎平章事。

三年三月以户部侍郎牛僧孺平章事。

敬宗长庆四年正月即位制曰：理多务者必资经远之能总众材者实在选旧而任畴咨輿议参询庙廷果获诚臣副予虚位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渭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程文含锤律器挺 璋行已蹈常与物无吝早以词翰密侍帷幄开弘顾问发挥训 周旋台阁阅历中外秀造称其得俊衡镜表於无私卑牧难逾深藏不耀朕荷负重构祇守大业自顾寡昧动遵先规委成台司不操将斫自居无悔之地以驰至正之途而元辅勇於进类常思任人与其自仕不。若用贤命之企求以名列上而程为举首是必至公尔宜谨绳墨以示诸侯平好恶以待多士秉彝伦以澄躁竞 名实以镇浮虚协睦乃僚无替朕命爰因铨品之鉴载位烹任之功可平章事。

又制曰：昔周宣王汉宣帝思弘祖业克绍先构用申甫邴魏为相然後周道重熙汉德累洽朕以冲眇 于亿兆之上缅惟文祖玄宗之理。若涉大水浩无津涯询於岩廊俾举髦硕果得才杰副予虚求必惟其人乃命以位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窦易直端厚静恣直方简廉气深而和识敏而达每去华而务实不为善以近名早以器能扬历中外司宪著纪纲之积廉俗垂惻隐之仁辍于天官掌我邦计底慎材货均节委输 给不穷贍济皆足国有大柄属於全才况朕新临宝图万物资始审像而授其代予言尔尚弼予一人用底于道。且汉以丞相调兵食周以蒙宰质岁成我国家杂用古制以重其事也。尔往钦哉！无忝我成命可平章事判度支。

宝历二年二月丁未制曰：朕周观帝王之道春秋富则倚附旧老享历久则简擢俊髦故我玄宗开元之始任宋 姚元崇之辈以调阴阳东封之後乃用李元 张九龄之侑以承法度洎予恭守大位于今三年岩庙藩封建于左右前後皆皇祖圣父之人罔有易置况勗望冠代器业绝伦副予揣论赞此休运凡百有位敬而听之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守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兴元尹上柱国晋国公裴度以忘家抵患协于宪宗以匪躬不挠佐於先帝十拜相诏四登师垣接士犹布衣之心悲时急恋阙之思价重乎！内外名殷乎！华夷藉是风猷俾参大柄。且满吾志亦用金闕於戏君臣合符不可多得千载一遇犹为比肩尔宜援古

以自强垂後以居重文终之画一平阳之并容诸葛持衡之公相如引车之意率彼四子足为成人服兹昌言往践乃位可守司空平章事是月丙寅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程摄中书令受册正衙宣制。

文宗宝历二年十二月即位庚戌制曰：构大厦者实先梁栋之材济巨川者必资舟楫之用朕越自藩邸庸期大统夙夜震兢。若蹈渊谷况齐思毗 艱步甫宁上奉山陵七月之期内停 谟庶政之始俾我眇未 之极枢将恢兴运之功俾协具瞻之望博阅名实获兹忠贤实帝贲予其谁与让正义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韦处厚体道为徒见义为勇居易以行古至和而不流冰霜挺松柏之姿贞白秉 璋之德文挥风雅学该儒玄器洽而保之以谦识明而用以晦选自经艺侍于穆宗擢司密命实赞先帝壹彼直操彰其远猷临危励难夺之诚推忠备弘益之道属者变生宫掖谋俟经纶首参底定之功载竭忠贞之效雪愤横涕披肝贡词约我以禹汤罪已之勤博我以古人致理之要听必感动悉其条陈洪纤靡差梦卜斯协必能式是中外启兹雍熙俾予冲人克遂垂拱是用擢升鼎铉式亮帝图庶无愧於知人。且用光於斯道於戏前哲有言良臣惟圣处殷忧举众之仕荷济理沃心之期注四方倾动之勤在百辟具瞻之任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太和元年六月癸巳以淮南节度副大使王播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卷七十四

帝王部·命相第四

唐文宗太和二年十二月制曰：绥缉万邦实资乎！元首弼成庶绩允属於股肱将以导宣化源崇固理本立我皇极赞於时雍故任贤著於禹谋纳海彰於说命眷求懿德斯惟金谐中散大夫守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路随性稟中庸气含大雅身无择行学不为人敏识周通宏才恢博挺然仁者之勇蔚为君子之儒祇事穆宗侍经内殿敷尧舜之大典畅周孔之遗风雅言玉音奥义冰释润色王度发挥圣聪出入禁闼践履华贯位弥高而惟谨任愈重而滋恭逮及先朝复参密命雍容侍从早以赋於甘泉左右便蕃未尝言及温树周旋九载始终一心直道匪躬说言盈耳每访谟猷之指用陈 卑益之诚出不忘於诡辞退必闻於削藁器可经国忠能致君迹其公正之方用叶毗倚之任於戏干戈未息尔其弘智用以静寇攘役戍尚勤尔其宣柔服以怀戎狄均国赋以安阜百姓振朝纲以综 群才退无後言动必虑善贞尔百度弼予一人宠以峻阶委之极务往践厥位时乃之休可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诏曰：昔汉宣帝用魏丙以成中兴之业我玄宗任姚宋以致开元之理其术无他得贤而已朕猥居大宝首涉五年宵旰靡遑忧勤至切将倚任於国柄宜登进於人杰俾其复运枢极载清化源断自朕怀允膺金属武昌军节度鄂岳蕲安黄申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鄂州诸军事鄂州刺史上柱国奇章郡开国公牛僧孺气含元精体包大雅识用夷密襟灵沉醉穷圣贤旨奥之学铺邦国经纬之文蔚为名臣秀出群萃长庆御历登贤济人廊庙有光臣工得职代天协理时乃之休先朝与能罢出征镇 俗丕变师旅太和宣力事君时乃之迹朕饱闻器业虚位风仪会曹参之促装喜韩侯之来覲便殿延对前席与言通古今理乱之源知教化损益之务其应如乡不知所是宜卿长夏官平章大政康济四海毗予一人於戏君不能自为尧舜必待其臣以致之臣不能自为伊皋必待其君而任之致则期於尽力任固在於耸善然後上下交泰君臣相须尔其使百官得其人万事得其序邪正之路必判清浊之流必分金坚一心 尼制群类无重否德予皆仰成可兵部尚书平章事。

七月诏曰：出纳大命宰司元化调四气以统和天人贞百度以镇安夷夏必资髦杰用委钧衡朕嗣守丕图思弘至理万物之重属於台臣仄席勤求冀 卑不迫况素效久彰於密勿精才已得於询谟擢自内庭授以袞职爰立佐佑斯为得人朝议郎守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宋申锡岳降全德天资正性处约居厚蹈中秉彝文每掇其菁华学必探其玄蹟夙播休问拔乎！群伦自选入周行参我内署奉职恭肃率心坦夷蕴冲用以究国经铺训词以润王度密赞弥久弘益滋多朕累因暇日召於别殿访以大政观其立诚而胸襟洞开肝膈无隐识精词直实契虚求固可以掖持化权参决理本是用升於鼎铉付以枢机繇仙闈总辖之司当宰辅具瞻之地熙此庶绩弼予一人於戏元首以司牧万方股肱以协赞皇极上推公以驭下臣竭忠以戴君际会交感而臻大化历视前古何莫繇斯予方率是道以临兆人尔宜悉乃心以成一德敬戒厥位永孚于休可正议大夫行

尚书右丞平章事。

七年二月制曰：弼亮钧衡宣翼统纪明景化以凝庶绩启嘉谟以建大中爱求国桢以辅台德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元精孕灵和气毓德坚直成性清明保躬贞规澹夷敏识冲远学宗九流之奥文师六义之宗令闻夙彰金谐允属自提纲柏署掌诰禁闲 纪律详平之司竭 谟密勿之节泊察廉浙右总镇滑台再委旌旄辑安邛蜀克有殊政咸怀去思谅惟全才茂此声绩朕以畴庸之典彝训所先入迁司马之崇弥积济川之望是宜纳海朝夕擢居股肱勉弘伊吕之勋以嗣良平之美业传相印门袭戎旃绍丝纶内职之荣继鼎铉中枢之重 绂之盛恩辉罕俦尔宜罄乃忠贞副我毗倚无忝承命服兹宠光可本官平章事。

七月制曰：居端揆之任再践国钧稽 之功兼司邦计爱崇旧德以缉新规简自朕心用久金属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代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王涯元精降灵体道秉哲恬智成性清贞保躬文行可以经邦风操可以镇俗以明用晦处贵滋恭宪宗以禁署竭忠擢登辅弼先帝以台阶宿望宠授旌旗阴阳燮调藩服宁谧机务允理政经交 泊综铨九流式序百礼提旌纪律统明货泉法必便人事先体国成绩茂畅洽於群谣朕以边鄙防微犹存兵戎资储之备供亿尚繁顷者支费转输任分两使量入制用诚患多门俾足食以丰财在省员而简务是用合此二柄委於元僚正兹通变之初藉我股肱之重勉思率职无或惮烦敬戒乃心钦承休命可本官平章事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

八年九月壬戌诏追兴元节度使李宗闵赴阙十月庚寅诏曰：职代天工望归人杰必资求旧允副金谐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兼兴元尹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岩廊正人宗室全德才惟不器道实生知粹茂体阴阳之和周旋成礼乐之用外弘疏朗中实诚明白璧凝温朱丝秉直文穷三变学洞九流早以忠规契于审象雅有玄略能宣大猷底宁戎蛮协赞郊祀见可而进知难靡回启心尝罄其嘉谋造膝必闻其法语行父事君志存於嫉恶皋陶承弼道远于不仁康济而金 尼有伦燮调而玉烛无爽謇谔励大臣之节端庄清至化之源 明典章慎选方岳敷我利泽臻于至平自出镇汉中既周星律世俗虽歌乎！来暮国人颇咏于去思遂用徵还盖从公望及延召宣室益加前筹是宜再涉中枢直 袞职咨尔良辅其听朕言夫天地交会则时合君臣 和则国治脊求一德出纳万几勉弘如水之心式副济川之用命官罔及於私昵诏爵必俟于贤能俾庶绩惟凝彝伦攸叙无忝注意敬之戒之可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九年四月诏曰：寅亮皇猷丹青景化爰从选众之举乃得非常之才前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持节润州诸军事兼润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姑臧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贾 束识达韵孤学深行直真和自立介特不群能操至公每契中道声逸群听善谐朕心自居京师尤彰望实亟召便殿屡陈嘉谋罄肝膈以纳忠规推诚明而无外饰察言考事深得之近命列藩益闻金论固可以参我大政陟于中枢天启予怀赉此良弼尔其守法制平钧衡贞王度以振国经 百工以凝庶绩举直错枉当官而行於戏为君之戒在知贤而不任为臣之患在保位而不言罔或依违亏吾则哲可中书侍郎平章事。

七月诏曰：惟昔太宗聪明睿圣克致治平惟魏徵左右文祖叶建皇极矧朕寡薄思绍丕烈旁求魏徵之比 诸岩廊庶 卑不逮用底于道御史大夫李固言生于山东瑞此王国爰在下位早扬直声介然无朋中立不惧文经邦俗行表人伦和峤负栋梁之材辛毗有骨鯁之操便蕃华贯光启令图日者徵自近郊延於便殿言多方格道不容回嘉谋有伦正色无挠朱弦畅疏越之韵美玉呈特达之姿泊长宪台弥彰休问固可以斟酌理本燮调化源畴咨金同梦卜斯协命尔予翼倚为股肱登于黄枢参我大政尔当一乃心志罄贯忠贞澄清品流旌别淑慝俾四夷左衽咸宁吾教侯伯卿士各称厥官罔曰：难理惟其至公罔曰：弗能惟其悉力钦哉！戒哉！无忝前良可门下侍郎平章事。

九月以刑部侍郎舒元舆本官平章事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诏曰：朕嗣守丕图务弘至理忧勤是切宵旰靡遑所以庶政万机悉委丞相乃者失于任使妖 遽生方思正人参我大柄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郑覃天资直气岳降上才性惟端庄道本孤峻文含风雅学专儒玄通古今理乱之源达教化损益之要历践华贯周旋大僚休问彰於缙绅故事满於台阁载居讲度密勿内庭胸襟洞开肝膈无隐尝奏说议发言有先见之明每励贞观勇退守特立之节泊擢膺揆务总领庶官坚操不回坠典咸举尽瘁忧国竭忠戴君必能毗予一人康济四海雅正之

路既别清浊之流自分於戏秉兹钧衡委乃髦硕尔其使万事得其序百官得其人用贤罔不精立法罔不慎弼亮刑政變和阴阳其听朕言往践厥位克绍先德岩廊有光可本官平章事（初覃为翰林侍讲学士每入见必以厚风俗黜朋比再三为帝言之终以为相）。又诏曰：朕嗣位君临精求至道日慎一日于今十年期辅佐之臣为我致理中立匪懈知无不为今得其人果副金属朝议郎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石操履坚贞志业弘茂性合道要识通化源屡佐藩方备开勋绩用司夕拜之任旋知尹正之荣爰委财征备宣成效是宜擢膺辅弼俾励正能尔当勤成务之规率致君之道内贞百度外靖四方参毗万几课程庶绩匪懈之节竭宣力之能大振朝纲兼司国计致亿兆之庶富成方夏之■安副予知臣勉茂休烈可守本官平章事仍依前判度支开成二年四月诏曰：王者任贤能所以缉熙庶绩举正直期乎！献可弼违苟非懋兹四德何以光膺大任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兼皇太子侍读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陈夷行元精降灵厚载储祉聚蓄英粹作时休祥怀道清贞执德谦茂行高嵩弘苞容之伟量明洞水镜韬妍媸於默贞已滋洁遇物能容虽墙岸孤峻而襟抱夷旷孝友为■已之具文学职润身之余众推全才时号端士顷在郎署雅有名称是用擢居禁密丕卑辅导元良论辨见贤人之业教谕得名臣之体星官屡改才术弥彰古称旁求於梦卜曷。若选之於言行是用付以政柄登于台阶任兹钧衡之重处以皋夔之秩人所注意予将仰成勉陈启沃之术以副具瞻之望可守本官平章事。

三年正月制曰：运行帝载翊赞天工必俟辅臣以宣至化将益秉钧之重是兹并命之求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正义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弘农郡开国伯食邑七万户赐紫金鱼袋杨嗣复动必居正言惟在公峻。若孤山清截止水从政稟诗书之教承家建礼乐之源朝议郎守尚书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珣质本温明才推俊茂智能周物弘本能容守和有君子之儒可大见贤人之业挺为国杰秀稟元精生必为时宝称希代便藩清秩操履有尝调黄钟而协谐和朱弦而疏越或总戎重镇或敷惠字人卒乘有辑时之功□縻著昭苏之咏泊入司邦赋爰掌版图事未成财公望犹郁是可以宰领枢务用弼予违叙彝伦而建大中整计谋而调元气■宁华夏保合神人宜申补衮之规致我垂衣之理於戏孔明相鼎峙之国尚闻鱼水之词夷吾辅霸业之君犹致鸿翼之喻矧予祗荷丕构虽未克前修造次之间而不忘遵道宵衣旰食一纪于兹灾■尚生於旱蝗黎元屡困於衣食中夜静虑。若涉大川将求津涯俟尔而济尔谓是靡以拂吾心而不行尔谓是靡以■旬吾志而苟用开物成务俾■於得时求贤审官宁我以多士则鱼水鸿翼夫何足言勉副简求无忝我休命嗣复可守本官平章事依前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珣可本官平章事依前判户部。

十二月诏曰：缉熙柄政亮采皇猷弘道德而辅昌图调阴阳而平景纬我唯求旧人亦与能正位台阶实资元老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中书令大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裴度星辰稟秀山岳炳灵文蔚采章量包江海负经邦之远略怀许国之明诚研几而识洞著龟运筹而道光竹帛风雨一致仪刑四朝万方所瞻百辟为宪泊扬旌雁塞建节龙山谨管■而戎塞烟清壮襟带而军牙气肃虎绝南牧声雄北门懿兹殊庸予所嘉叹是用专授衡轴俾清化源统和神人茂育区夏夫宰相之任作予股肱外可以怀柔四夷内可以亲附百姓大可以赞亨毒阜生成小可以激贪廉正雅俗尔其休躅予不重言至於玉立岩廊风行号令端。若植表为时指南开予胸襟广我视听实赖人杰代兹天工爰罢麾幢再操舟楫庶展乞言之礼岂唯论道之尊伫竭■谋无忝毗倚可守司徒兼中书令。

武宗开成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制曰：朕丕承宝图思臻理古小大之政皆依辅臣选众攸难得人而授中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郾天资正性岳降瑰材慎杨震之四知迈皋陶之九德抱负直质秀发英华动必蹈中言皆体要聚学每探於精隳驰骋九流■文。若奏乎！笙簧抑扬三代鸿量难挹懿声自高乃者入典训词出司俊造能用周密靡混妍媸铨总以明允为先廉察以澄清为重尝践其职显有休功秩宗之选方澄公台之论弥郁繇是酌其望实付以钧衡恢予之规模广予之耳目於戏宰相之任弼谐是资予欲使六气均调惟尔赞予欲使万方平■惟尔谟予欲使臣寮得职惟尔谐予欲使邪正不乱唯尔翼予言罔虑於■弗耳汝进无忘于沃心贞观开元之法度具存房魏姚宋之规猷尽在咨尔丞相举而行之可守本官平章事。又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崔珙守本官平章事。

九月以淮南节度检校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平章事。

会昌元年二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李绅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四年六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杜■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仍判度支充盐铁转运等使。

八月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崔玄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五年三月以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李回守本官平章事。

五月以户部侍郎崔元式平章事是岁李让夷平章事。又以兵部尚书郑肃本官平章事（本纪简拜相月不获）。

宣宗以会昌六年三月即位四月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平章事。

五月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卢商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六月以户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马植守本官平章事。

大中元年七月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韦琮守本官平章事。

二年三月以礼部尚书诸道盐铁使马植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并守本官平章事。

十一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崔龟从守本官平章事。

三年四月以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守本官并平章事。

四年十一月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魏 守本官平章事。

六年四月以礼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裴休守本官平章事。

七年四月以御史大夫郑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 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十一年正月以工部尚书崔慎 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六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守本官平章事。

十二年正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刘 彖守本官平章事。

五月以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夏侯孜守本官平章事。

十三年四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蒋伸等守本官平章事。

懿宗咸通元年二月以河中节度使杜审权为兵部侍郎判度支寻守本官平章事以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杜 平章事。

二年九月以前兵部侍郎判度支毕 为工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杨收守本官平章事。

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确守本官平章事。又以兵部侍郎高 守本官平章事。

五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萧 守本官平章事。

六年二月以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七年十一月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路岩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八年三月以兵部侍郎于 等守本官平章事。

十年正月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瞻守本官平章事。

十一年正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驸马都尉韦保衡守本官平章事。

十一月以礼部尚书王铎守本官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以礼部侍郎判度支刘邺守本官平章事二月以御史中丞赵隐为户部侍郎平章事。

十四年四月以吏部侍郎萧仿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僖宗乾符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崔彦昭守本官平章事。

五月以吏部侍郎郑备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卢携守本官平章事。

二年十一月以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三年二月以太常卿李蔚守本官平章事。

五年九月以吏部尚书郑从谦守本官平章事。

六年四月以兵部侍郎崔沆为吏部侍郎户部侍郎翰林学土豆卢琢守本官并平章事。

十二月以太子宾客分司卢携为兵部侍郎平章事广明元年十一月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王徽裴彻并守本官平章事。

中和元年正月（车驾在兴元）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户部侍郎萧遘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三月（车驾在成都）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七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韦昭守本官平章事。

四年四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郑昌图守本官平章事。

光启二年三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工部尚书杜让能为刑部尚书御史大夫孔纬为兵部侍郎并平章事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诸道租庸使张■守本官平章事。

昭宗龙纪元年正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守本官平章事。

大顺元年十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守本官御史中丞徐彦昭为户部侍郎并平章事二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

景福二年十一月以新除凤翔节度使徐彦。若复知政事户部侍郎判户部事王抟本官平章事。

乾宁元年十月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奚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宣制之日兵部郎中知制诰刘重鲁出班而泣言■奚奸邪党附内府省不可居辅弼之地繇是制命不行）。

是月以御史中丞崔商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二年六月以太子宾客孔纬为吏部尚书寻加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纬时在华州属太原李克用军至而止以湖广节度使王抟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三年七月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为户部侍郎平章事。

八月新除镇东军节度使王抟复知政事以京兆尹孙□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二月以右散骑常侍郑□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五月以国子毛诗博士朱朴为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光化元年正月（车驾在华州）以兵部侍郎崔远为户部侍郎平章事。

二年正月以兵部尚书陆■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三年九月以刑部尚书裴贲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以吏部侍郎裴枢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

天复二年十二月以礼部侍郎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平章事。

三年正月车驾自凤翔还京工部尚书崔裔率百官迎谒即日降制以裔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二月以新除广南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以户部侍郎王抟守本官并平章事。

十二月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天■元年正月以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

哀帝即位逾年不改元仍号天■二年二月以吏部侍郎张文蔚尚书左丞杨涉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于魏是月以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宫使以行台右丞相卢程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修国史（时帝将行册礼简求辅相询于卢质对曰：若以本朝士族取人则无逾定州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帝因诏赴行台为右丞相至是改为行台之命）。

十一月以尚书左丞赵光裔为中书侍郎以尚书礼部侍郎韦说守本官并平章事（时卢程以狂妄免郭崇韬自劾臣拜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成法光裔有宰相器初薛廷■李琪当武皇为晋王时常因为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夙望咸谓宜处台司崇韬采言事者陆廷■朽老浮华无相业琪虽文学高倾险无士风皆不可相乃用光裔与韦说同制）。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制曰：欲运阴阳贤者谅资於筹画将烹鼎任哲王取■俞于盐梅是知心恬淡则變理无差意平正则调和靡慝王者以二仪为法百度是贞将施理国之规必慎代天之任其有镇时望重济物才高或早推房杜之风或暗合孙吴之略咸膺妙选■副旁求光禄大夫太子宾客上柱国荥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郑珣礼乐成家钧台接武■璧耀无瑕之彩咸韶奏治代之音雅度不群贞规■友俗为缙绅之楷范作文学之宗师历践华资尝居重任舒卷罔渝于古道坦夷不易于冲襟允谓正人实符休运正议大夫守工部尚书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任■儒玄继代簪组传芳蕴穰苴文武之才抱季子纵横之略早参戎幕既备展於良谋泊历尹京复广敷于善政掩李牧防虞之术继萧何馈运之劳安北边而显赖殊功代西蜀而固资婉画及康延孝忽从剑阁欲袭锦川统戎至及于三千破贼将逾于万数奸凶尽戮邛蜀再宁静十道之妖氛息三川之生聚远提锐旅来赴上京■当纂绍之初尤验忠贞之节而郁于人望协彼金谐宜膺并命之荣允谓当仁之选或升书殿或掌国租冀伸致主之嘉猷别展富民之茂绩於戏位尊百辟职总万几公忠则庶政惟和便辟则彝伦攸儿慎宣九德勉阜群生珣可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可金紫

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判三司（时帝初即位圜自蜀至安重诲不欲独拜宰辅共议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珪贞明时久在中书性畏慎而长者美词翰好人物重诲即奏与圜并命为相）。

二年正月制曰：昔舜命皋夔百揆时叙汤命仲虺万国咸宁道既合于君臣事实光于今古朕克相上帝敷佑下民惟顺考于典坟俾旁求于彦杰升之廊庙付以钧衡期共治于寰区冀永康於黎庶厥有明哲咸谓硕儒早隆佐命之功久负济时之器必使膺兹大任弼我丕基既询谋以佖同固朕志而先定爰行并命是降宠灵端明殿学士朝议大夫守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冯道四）卖凝休五行锤秀积善克承于家训扬名端守于素风孔门曾颜宁同懿行汉庭严乐诂比宏才温恭为君子之儒恂厚有大臣之体故自从龙契会倚马三词首赞先朝绍隆丕业为善不伐有能不矜守廉贫则罔耻□袍持慎审则靡言温树自予纂嗣赖尔弼违爰精选于禁林乃特迁于秘殿愈陈规诫屡罄论思都正直以莫伦谅真纯而罕匹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常卿判吏部尚书轻事上柱国崔协星辰降彩轩冕联荣礼乐禀于生知诗书博于时习辉华继世可鄙荀陈清贵传家固超王谢自登高第践历周行居省闱则职业备三升宪府则朝纲克振近者委司选部命典秩宗辖彼铨衡则群才三序调其律吕则雅音克谐既扬正始之风可验中和之德并以功庸夙著问望弥高宜允副于具瞻俾显当于爰立是命宠升黄阁光弼紫宸或居书殿之荣俱列户封之贵仍加峻级以示新恩道既叶于咨询心乃符于启沃於知人则哲予窃慕于前王事君尽忠尔已闻於当代更宜夙夜慎保初终使社稷以无忧期子孙之有赖往践厥位汝惟戒哉！道可正义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充集贤殿学士协可中书侍郎平章事（初豆卢革韦说得罪执政相与议宰相时经始之初言事者众咸以孔循少侍官禁谄故实知朝廷人士之才行安重诲多听之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援引郑珪入中书至是任圜欲相李琪而郑珪与琪梁时同在翰林为学士二人不相善故琪切齿孔循既以珪为门人亦排斥李琪谓重诲曰：李琪非无艺学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仪但得真端有器度足以辅弼矣。朝论所与莫。若崔协重诲以为然後重诲内殿中书阙人欲择丞相而帝曰：谁可相者乃以崔协对任圜曰：重诲未谙朝中人物被人欺卖如崔协者天下皆知少识文字时人呼为无字碑臣以陛下藩邸之年即回天三卷无才幸进比不知书一旦骤膺辅弼终朝。若负芒刺以臣一人取笑足矣。何容中书之内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详审然吾在藩时识易州刺史韦肃人言名家待我常厚置于此位如何以肃苟未可则冯书记先朝判官称为长者多才博学与物无竞可以相矣。书记即冯道也。尝为庄宗霸府书记帝素款颜偶不记名但云：书记朝退宰臣枢密使休于中兴殿廊舍孔循不揖拂衣径去曰：天下事一任任圜乃何人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居此位重诲私谓圜曰：今正阙人协宜备员可乎！圜公言何狭哉！今朝廷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叶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而谗夫巧辨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协何弃苏合之丸取三吉蜚之转也。重诲笑而止然与循同职循曰：言琪之短知协之长月馀乃下此制物论三鬼之）。

三年三月癸亥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建立为检校太尉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事。

长兴二年三月制曰：衡之平不欺于物水之止洞鉴于形厥有操心秤而无挠重轻挂人镜而自分妍三鬼所以旁求多士果得正人符梦卜而惟吉之从举贤良而不仁者远命为余弼佖曰：汝谐朝议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愚劬草凌风孤松抱雪向历艰难之运再逢开泰之期先皇帝擢在禁林辍随征旆锋三翰墨经剑阁而无竞刊铭糞土珠金入刀州而未尝关梦罔矜谕蜀素蕴致尧泊朕纘绍丕图服勤内署慎密而不言温树论思而守奉甘泉及掌文闱大开公道树杏坛而重兴四教历兰省而再陟二卿当祀周郊密承殷诰泥金而将期献颂击石而寻致来仪既历试诸艰。且爰立作相是命亚凤池之贵位领虎殿之群儒仍进崇阶兼加好爵於戏久虚右席俾运前筹期偃戢於干戈致混同于书轨以毗乃辟正事惟醇则霖雨盐梅于是乎！在可正义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四年正月制曰：端明殿学士正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柱国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刘三句可中书侍郎平章事。

四月制曰：朕闻燮理阴阳霖雨之功是三调和鼎鼐盐梅之味攸凭盖贞淳则克契二仪正直则允谐庶品必在悬衡秉志定镜操心苟无爽于毫三则潜符于造化将付代天之柄宜归不世之才今得良臣庶臻治道端明殿学士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赵凤丹山瑞彩赤廛灵锋清明犹水镜冰壶质厚。若浑金璞玉动惟稽古静可镇时梦传五色之毫文章灿烂力就三冬之志学艺纵横顷在禁林尝传职业始中原

之大定属万国以来朝制命联绵诏书叠委共叹立成之敏略无停缀之时洎朕承基复资演诰俄迁居于秘殿尝密赞于鸿图实赖谋猷每嘉经济爱司贡部俾选儒徒果无遗逸之名足见搜罗之道昨朕将还雒邑特委浚郊一时权藉于殿邦期月寻闻于报政恩威并设赏罚皆明夷门无夜柝之喧梁苑遂春台之乐克膺重寄允谓周才宜显处于岩廊贵大施于陶冶黄扉峻秩粉署崇资兼烦笔削之功更代简编之职勋阶并进爵邑维新足为爱立之荣在体勤求之意唯思启沃端俟弼谐於戏应卜梦之祥当股肱之任关群生之休戚系万宇之安危社稷是平寰瀛△赖勉勤夙夜无怠初终勿令伊说皋夔咸擅美于前也。可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仍封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以检校户部尚书守太常卿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帝素不悦冯道以奉山陵出镇而用李琪刘■句■句则太察而寡合琪则气刚而性褊每于议论动必相违所以恩泽稽留庶事停壅帝颇患之切辅臣采之于人。又疑而未决乃书作相姓名置琉璃器中一夜燃香祝星辰清早以箸夹之首得文纪名故命之）。

八月以尚书左丞姚夕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十二月以泰州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三年三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初帝为潞王镇河中时胤孙为记室留守西京节度凤翔累转观察判官及即位用为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赐紫金鱼未岁改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皆带禁职时藩邸旧臣韩昭胤房■为枢密使刘延节李专美为宣徽使河南尹雍王重美不平之密奏曰：马胤孙者只令视草恐未得宜帝然之寻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晋高祖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制曰：天有宝图应运者文明之主国调金铉入司者经纬之臣将冀大同须资良弼况谓建邦之始难虚纳揆之官其有霸府旧僚前筹上密历岁寒而斯久弘益尝多经艰险而不渝忠贞弥笃式旌懿德宜举徽章乃择吉辰爰行并命翰林学士承旨知河东军府事正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赐紫金鱼袋赵莹儒中端士席上正人襟灵而万里坦夷行叶而四时繁茂泊升簪履旦夕之婉画喧人每侍筹帷遐迩之折冲在我翰林学士权知枢密使事正议大夫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赐紫金鱼袋桑维翰文场翘楚学海波澜挠澄不变于二风躁静同归于一德诚抱兼人之器谅怀经国之才十年伸挥翰之劳数镇有从征之役而皆功参佐命绩显坐筹萧曹远接于英猷房杜近齐于芳烈成予丕业职尔元勋既协良辰难稽懋赏自董戎而居廊庙繇内翰而秉钧衡乃用器能伉观燮赞於戏优贤异典有国新恩勉伸丕卑救之谋共致升平之治事繁罔避言直勿辞永修鱼水之观以保■龙之契莹可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依前权知枢密使事。

十二月制曰：舜任五臣坐致穆清之化汉尊三杰克成王霸之基皆所以君臣义通上下情洽得以寅亮大化导扬休声百工允■垂衣裳而御宇万方率服铸剑戟以为农式繇辅弼之功兆此隆平之运朕谬膺开创初统寰瀛■临将被於淳风宰制实凭於良辅其有功宣缔构业绍经纶两朝输翊戴之勋万汇仰陶钧之力是宜重膺梦卜再践庙堂俾光新造之邦共阐无为之化经邦致理翊戴功臣特进守司空上柱国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冯道礼天苍璧镇国元龟夏璜为稀世之珍轩镜是辟邪之宝方诸才业良平有可差其肩较彼忠贞姚宋不得并其轡可谓人臣之刀尺造化之丹青自明宗皇帝克绍基胤仰膺图■■於草昧皇灵之际有攀鳞附翼之功密赞皇猷静司帝诰出纳奉命周旋八年持葛秤以定锱铢浮殷舟而拯沉溺四时成岁阴阳毕顺於调燮九德不愆朝野咸推於表式△於薄德获彼宠灵将惕励以为怀恐负荷之弗克宜凭勋德共济艰难是用重启岩廊俾持埏埴水土之崇资不改弘文之大柄仍兼於戏造膝陈谋尔无辞於丕卑救开怀纳谏朕不怠於听从致社稷於昌期纳生灵於寿域共臻至理勿坠前功唯于大臣不俟多训可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

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判户部李崧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充枢密使。

五年八月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汉高祖以开运四年二月即位称天福十三年四月以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观察判官苏禹■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九月以吏部尚书窦贞固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以翰林学士行中书舍人李焘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高祖有相焘意焘未拜前一日欲言事请见高祖召与语焘曰：国家新造丕图

内外藩辅并宜得人苟非其人无益招患今相辅位缺未审陛下欲命何人高祖曰：窦贞固问其次曰：李焘焘恐悚谢曰：臣器狭性忠忧时过当辄有_三赞越敷奏然臣才薄地卑无辅弼之望幸勿以臣污制书翌日制出拜平章事。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即位以前太师齐国公冯道为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

六月以枢密使王_三□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_三国史充枢密使以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户部侍郎判三司李谷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显德元年正月制曰：鸿遇顺风比事者美良贤之任鹏征积水寓言者伸远大之图位非才而不居才非位而不展两端相叩庶绩方凝爰升佐命之臣以授调元之职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溥智出於众行高於人茂学懿文而策名长才广度以成器始归霸府当效折冲泊翊造邦寻参宥密_三禁林之词翰伸秘殿之论思履顺持谦奉公处正紫宸三接在注意以方深黄阁九迁谅登庸而允协俾宣相业共赞皇猷食邑赠封功臣改号仍进阶资之贵俱为辅弼之光尔其师克俭於焚机继在公於补衮止辞而出奉义而行将联赓载之歌长保处恭之位佩服兹训式昭德音可紫金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

世宗以是月丙申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极思平泰阶出一令虑下民之未从行一事惧上玄之罔_三晨兴夕惕终岁于兹虽礼让渐闻兴行而风雨未之咸。若岂刑政之斯阙而德教之未敷哉！繇是进用良臣辅宣元化虽朕志先定亦與情具瞻爰择嘉辰诞敷明命枢密院直学士中大夫尚书工部侍郎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景范昔佐先帝每罄嘉谟建事眇躬愈倾忠节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一昨戎辂亲征皇都是守赞勋贤於留府副徵发於行营军政所资国用无阙今则灵台偃革宣室图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圣考得贤之美俾参大政仍掌利权尔其明听朕言往敷玄化予欲则垂象而清品汇尔则顺天道以序彝伦余欲恤刑名而息战争尔则谨宪章而恢庙略天人之际悬合军民之事罔渝则国相之尊非尔孰处邦计之重惟才是藏勉思倜傥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伫闻成绩用副虚怀可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卷七十五

帝王部·任贤

夫致千里者必资乎！绝足构广厦者必择乎！宏材是知端_三乡明财成万务致治之具非贤罔济其亲信也。喻之心膺其委仗也。譬之翰翮及有德冠群萃才推俊杰智谋可以备赞佐操履可以著表式忠勇质直各负其能或素闻名称待以不次或因缘汇荐任其所长察言观行罔有虚授小大之器咸_三厥用繇是尊爵以荣之厚禄以宠之推心责成周旋是赖《书》曰：任贤勿二不亦宜乎！

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风后黄帝三公也。力牧黄帝相也。大鸿见封禅书）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一云幽明之数合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_三（时是也。）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一作沃）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

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言元气广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历象其分节敬致天时以授人也。此举其目下别序之）分命羲仲宅_三夷曰：_三谷（宅居也。东表之地称_三夷阳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称_三谷_三谷_三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敬宾导秩序也。岁起於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东方之官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转以推季孟则可知）厥民析鸟兽孳尾（冬寒无事并入室处春事既起丁壮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壮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与春交举一隅以见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讹敬致（讹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时同之亦举一隅）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长也。谓夏至之日火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可知以正仲夏之气节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鸟兽希革（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

曰：西则□夷东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饯纳日平秩西成（饯送也。日出言导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万物成序平其政助成物也。）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虚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夷平也。老壮在田与夏平也。<毛先>理也。毛更生整理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北称幽南称明从可知也。都谓所聚也。易谓岁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顺天常上总言羲和敬顺昊天此分别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之三节）厥民■奥鸟兽□毛（■奥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辟风寒鸟兽皆生■毳细毛以自温焉）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咨嗟暨与也。匝四时日期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欠六日一岁十二日未盈三岁是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节气成一岁之历象）允■百工庶绩咸熙（允信■治工官绩功咸皆熙广也。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信治百官众功皆广叹其善）

帝舜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阳帝颛顼之号八人其苗裔）苍舒■岂■■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即皋陶字）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齐众也。渊深也。允信也。笃厚也。恺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帝喾之号八人亦其苗裔）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此即稷契朱虎熊黑之伦）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肃敬也。懿美也。宣德遍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世济其美不限其名（济成也。陨坠也。）以至於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平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宽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禹任皋陶以政而卒复举益任之政。

周武王即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文王绪业。

穆王即位时王道衰微穆王阅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申戒太仆之政作■命周道复宁。

汉高祖初为汉王时陈平因魏无知求见拜为都尉使参乘典荻军■■灌等或谗平曰：（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希冠以玉光好外见中非所有也。）闻平居家时盗其嫂（盗犹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荻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让无知问曰：有之乎！无知曰：有汉王曰：公言其贤人何也。对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尾生古之信士一说微生高）而无益於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顾念也。）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汉王召平而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遂犹竟）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嬴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以为荻军中尉尽获诸将乃不敢复言。

张良封留侯初良多病未尝持兵将尝为画策臣时从高祖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立萧相国（何时未为相国良劝高祖立之）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

田叔为赵王郎中赵相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诏敢有随王罪三族叔与孟舒等十人自髡钳为王家奴从王就狱王实不知其谋王得出高祖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庭臣无能出其右者高祖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文帝时张释之为谒者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令其议论依附时事也。），於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帝幸虎圈就车召释之驂乘徐行行问释之秦之弊（行问。且行。且问也。）具以质言（质诚也。）至宫帝拜释之为公车令。

武帝举贤良对策百余人帝善严助对擢为中大夫後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帝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

外相应以义理之文（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大臣数讞（谓计议不如助等每讞服也。）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终军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为谒者给事中）。

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帝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言皆者各在何处）。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

元帝时萧望之周堪本以师傅见尊重帝初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帝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帝甚乡纳之。

後汉光武初杜林以王莽败避乱客河西建武六年帝闻林已还三辅乃徵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又公孙述既平以程乌李育有才 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

虞延为陈留督邮建武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之时元正朝贺光武望而识延遣小黄门驰问之即日拜公车令（初光武东巡路过小黄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

第五伦举孝廉补淮阳国医工长随王之国光武召见甚异之建武二十九年从王朝京师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伦因此 守对政道帝大悦明日复特召入与语至夕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 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耶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华峤《书》曰：帝复曰：闻卿为市掾人有遗母一笥饼者卿从外来见之夺母笥探口中饼信乎！伦对曰：实无此众人以臣愚蔽故为是语也。）帝大笑伦出有诏以为扶夷长未到官拜会稽太守。

明帝时东平王苍上书荐西曹掾吴良帝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见良须 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朱晖南阳宛人也。东平王苍辟之正月朔旦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傲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掾属曰：若之何晖望见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给之曰：我数闻璧而未尝见试请观之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奉之于苍）主簿大惊遽以白就就更以它璧朝帝闻壮之及当幸长安欲严宿卫故以晖为卫士令。

和帝时张 任太尉策免归里舍谢遣诸生闭门不通宾客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 公忠帝亦推重之永元十五年复拜为光禄勋。

桓帝时周景为将作大匠及梁冀诛景以故吏免官禁锢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顷之复引拜尚书令。

魏太祖为丞相时以崔琰为东曹掾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又教曰：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蹉跎久未辟之舍骐驎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置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又表辛毗为议郎久之太祖遣都会曹洪平下辨使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规其过失今佐治文烈（佐治毗字也。文烈休字）忧不轻矣。军还为丞相长史曹仁为别部司马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为议郎督骑。

晋武帝时并州刺史王广言刘宣於帝帝召见嘉其占对因曰：吾未见宣言虚耳今见其进止风仪真所谓如圭如璋观其性质足能抚集本部乃以宣为右部都尉特给赤幢曲盖莅官清恪所部怀之。

杜预为轻车将军以罪免时朝廷以预明於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武帝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闕。

元帝时诸葛恢为镇东参军与 并以时誉迁从事中郎兼统记室时四方多务笈疏殷积恢斟酌酬答咸称折中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

明帝时阮孚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称疾不拜诏就家用之尚书令郗鉴以为非礼帝曰：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

後魏道武登国十年破慕容宝众於俘虏之中推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贾彝少有盛名为慕容垂昌黎太守及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陂执彝及从兄代郡太守闰等道武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崔玄伯初为慕容垂尚书左丞道武之征慕容宝次於恒山玄伯弃郡东走海滨道武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於军门引见与语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袞对总机要。

张蒲初事慕容宝为阳平河间二郡太守尚书左丞道武帝定中山宝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闻蒲名仍拜为尚书左丞。

明元初即位诏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简贤任能彝伦攸叙。

太武时窦瑾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帝叹曰：古者右贤左戚国之良辅毗陵公之谓矣。

孝文时王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帝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因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孝文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帝嗟纳之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因言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劝帝大举，於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孔明也。

孝明时辛穆迁中散大夫加龙骧将军正光四年以老启求致仕诏引见谓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抚导民吏怀之。

孝庄时辛雄为尚书左丞诏雄为关西赏勋大使未行之间会尔朱荣入雒及河阴之难潜窜不出帝欲以雄为尚书门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帝曰：宁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书加安南将军。

出帝时崔猷以性鲠直有军国筹略累迁司徒从事中郎既遭家难间行入关及谒魏帝哀动左右帝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门即以本官知门下事。

後周太祖时柳敏初为河东郡丞及帝克复河东见而器异之乃谓之曰：今日甚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参军事俄转户曹参军掌记室每有四方宾客尝令接之爰及吉凶礼仪亦令监总。又与苏绰等撰新制为朝廷政典迁礼部郎中。

唐瑾父永博涉经史容貌甚伟太祖闻其名乃贻永《书》曰：闻君有二子曰：陵从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并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书员外郎相府记室参军事军书羽檄瑾多掌之从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封姑臧县子。

隋高祖受禅以苏威兼纳言民部尚书威上表陈让诏曰：舟大者任重马骏者驰远以卿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威乃止。

许善心初仕陈为通直散骑常侍聘於隋遇隋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帝不许留紮宾馆及陈亡帝遣使告善心素服号哭於西阶之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兴帝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赐物千段皂马二十匹。

炀帝初为晋王荣毗先为华州长史时晋王於路次密置马坊毗遏绝其事帝即位拜治书侍御史帝谓之曰：今日之举马坊之事也。无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为百寮所惮。

唐太宗贞观六年闰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青殿帝甚卜谓长孙无忌曰：王魏徵往事息隐诸臣见之。若讎不谓今者。又同此用之何惭往烈然徵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惟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帝大悦夜分乃散各赐钱帛有差。

宪宗时武元衡元和二年正月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帝为太子时知其进退守正及用为宰相甚礼信之吕元膺为给事中元和四年十月以为同州刺史入谢宪宗问以时政得失元膺奏词论甚激切帝嘉其刚正翌日谓宰相曰：前日朕问时政得失元膺有说言直气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藩裴进贺曰：陛下纳谏超冠前王乃宗社无疆之福臣等不能广求直士。又不能数进直言孤负圣心合当罪责今请以元膺为给事中以备顾问帝悦而从之。

李绛为翰林学士既尽心规益宪宗每有询访多协事机犹以中人之故命守户部侍郎吐突承璀恩宠莫二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以绛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善逢君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大不同时。又传言吉甫通於承璀故绛尤恶之帝察绛忠直守正自立故凡绛论奏多所允从。

晋高祖时颜术为河阳节度副使知州军以父病弃官而去帝以术在外急於用徵为文昌正郎枢密学士遣连帅促之术至阙。且辞曰：臣本书生不通军旅恐不称其职未知何人误达陛下必望放臣从其私养之愿足矣。高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荐也。

周世宗时王朴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初帝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尝愤广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复慨然有包举天下之志而皆尝计事者多不谕其旨唯朴神气劲峻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愜上意繇是急於登用寻拜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知府如故。

卷七十六

帝王部·礼大臣

《传》曰：礼大臣则不眩盖夫勋德之重位望尊显既注意而属任。又改容而礼貌斯哲王之懿范也。至有虚怀宴见前席咨访或尊以官呼或异其礼数亦有告归谢病加渥縟之赐引年上绶进优崇之秩宠灵焕赫度越彝等皆所以眷待旧老褒显纯懿厚股肱之礼增堂陛之峻者也。非夫茂功懿行隗臣硕望其何以当之哉！

商太戊时伊陟为相太戊赞伊陟於庙言弗臣伊陟汉武帝时田千秋为相年老帝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

元帝即位以丞相于定国任职旧臣敬重之。

後汉光武时窦融为特进乞骸骨辄赐钱帛大官致珍奇及弟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侍中谒者即其卧内强进酒食。

明帝即位以邓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臣当北面尊如宾故令东向）

邓鹭为车骑大将军上蔡侯母服阙诏谕鹭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鹭等叩头固让乃止，於是并奉朝请位次在三公下特进侯上（在特进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魏明帝时锺繇为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太尉华歆亦以年高疾病朝见皆使载輿车虎贲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晋武帝时王祥为太保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阙朝会礼请免祥官诏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遂寝光奏祥固乞骸骨诏听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传在三司之右禄赐如前诏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访之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疋床帐簟褥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置官骑二十人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洁清素家无宅宇其权留本府须所赐第成乃出。

泰始九年太傅郑冲抗表致仕诏曰：太傅耄德深粹履行高洁恬远清虚确然绝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载忠肃在公虑不及私遂应众举历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绸缪论道之任光辅奕世亮兹天工迪宣猷弘济大烈可谓朝之俊老众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正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训导扬厥蒙庶赖显德缉熙有成而公屢以年老疾笃致仕告退惟从公志则朕孰与咨谋譬彼涉川罔知攸济是用未许迄於累载而高让弥笃至意难违览其盛指俾朕恍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与焉岂必遂朕凭赖之心以枉大雅进止之度哉！今听其所执以寿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颐精养神保御太和以究遐福赐几杖不朝古之哲王钦祇国老宪行乞言以弥缝其阙。若朝有大政皆就谘之。又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骑二十人以世子徽为散骑常侍使常优游定省禄赐所供策命仪制一如旧典而有加焉。

元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於三四日。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繇仰照帝乃止成帝时冬 詔归胙於王导曰：无下拜导辞不敢当初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於是以为定制自後元正导入帝犹为之兴焉有羸疾不堪朝会帝幸其府纵酒作乐後令輿车入殿其见敬如此後魏文成时高允为中书令兼太常卿帝重允尝不名之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於四远矣。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里章十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徵允敕州郡发遣至都拜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固辞不许。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诰至孝文时诏允乘车入殿朝贺不拜。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典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寻诏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允皆分之亲故迁尚书散骑常侍延入备几杖问以政治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朝之大议皆咨访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矚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孝文文明太后遣医药治存

问相望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允会雪中遇犬惊倒扶者大惧允慰免之不令闻彻兴寿称共允接事三年未尝见其忿色献文帝时刁雍为特进征南大将军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老特见优礼赐雍几杖剑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隋文帝时李穆为太师上表乞骸骨诏曰：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令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使臣就第询访时太史奏当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难之穆乃上表极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台城制度窄小。又宫中多鬼匕苏威尝劝迁帝不纳遇太史奏状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聪明已有徵应太师人望复执此请则可矣。遂从之岁馀下诏曰：自今已後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窦炽为太傅帝加殊礼会拜不名。

唐高祖时裴寂为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从不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亲礼莫与为比。

代宗时《郭子》仪为尚父汾阳郡王帝不名之呼为大臣。

德宗贞元九年十月司徒兼侍中马燧对延英殿初燧以足疾许不朝谒是日燧以冬首朝请帝因对命无拜而坐谓之曰：曩故太尉晟尝与公俱来今独睹公不觉悲动□歎久之既而燧请退足病甚仆於地不兴帝亲起之送至於阶命中官扶掖燧顿首泣谢乃出十一年八月遣宰相於燧第问疾。

李晟为司徒中书令帝常呼为大臣。

宪宗元和初司徒杜佑每奏对帝礼之不名尝呼为司徒。

裴□元和三年作相时吐突承璀自春官侍帝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时欲有所关说帝惮□诫勿复言帝在禁中尝以官呼□而不名。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辰诏於西上阁内西廊开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示优礼也。

长庆二年四月裴度为河东节度使入觐见於卜内谢恩毕趋至龙墀伏奏河北讨贼无功之状及蒙除东都留守。又奉诏许至京师循叙恩德因呜咽涕泗伏而未起通事舍人□举常令假宣止度未及言帝为动容遽曰：卿所谢知。且往延英待卿矣。初人以度无左右之助虽为勋旧虑不能有以感动及度伏奏辞气朗直至言及河北事无隐避慷慨激切闻於庭中在位无不矚视虽武将贵介亦有挥涕献歎者是时赴朝仪式卜中群官未退宰相不奏事或遇称贺之礼则谒者承旨假辞宣答及是帝以元臣敷奏特异常礼百辟在列咸闻圣言近岁未之有也。

文宗开成二年五月诏裴度有大勋时将告老帝念以旧老元臣降使以示恩礼。

後唐庄宗初入汴时张全义自雒赴覲泥首待罪庄宗抚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赐尽欢诏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皆兄事之。

周太祖广顺三年三月太子太师致仕白文珂辞还雒阳赐袭衣金带鞍马锦采银器肩輿示优礼也。

世宗景德四年四月壬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李□扶疾见於便殿宣令不拜命坐於御座侧□始以车驾南征大捷为贺次以抱疾既久请辞禄位帝怡然以勉之。且曰：譬如家有四子一子有疾弃而不养非父之道也。朕君临万方卿处辅相之位君臣之间分义斯在奈何以禄俸为言哉！□愧谢而退。

六年二月乙酉。又对□於便殿既罢命赴中书会食。

帝王部·褒贤

夫舜歌股肱众业用广禹称善人不肖斯远是故哲艾之士清公之臣诗雅喻乎！邦基春秋谓之国纪褒尚之数於斯为异其大也。著弼谐之业奉财成之化树盛美之德为人伦之表是用尊以宠名分厥宝器申诞告於有截荣追命於既往其次修明吏治敷陈要道正辞瑰意笃义首公敦廉让之风不求苟得耸高尚之致终然允臧乃至延登劳问言行相顾繇是礼貌尤异简在不忘增重名级优加赐予或形诏奖或播工歌嘉叹殊常倚用繇已盖优宠於贤俊俾群伦之景慕者也。

周成王既践天子位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於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命鲁得郊（鲁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祭文王（诸侯不得祖天子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庙也。）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汉宣帝时朱邑字仲卿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神爵元年卒天子闵惜下诏称扬曰：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馈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闵之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龚遂为渤海太守数年宣帝遣使者徵遂议曹王生愿从功曹以为王生素嗜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忍逆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後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直曰：皆圣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帝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以褒显遂云：

尹翁归宣帝时为右扶风视事数年卒家无馀财帝贤之制诏御史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右犹上也。）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乡正（乡读曰乡）治民异等早天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後汉光武时张堪为渔阳太守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汉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谓珠玉之类也。）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良犹甚也。）拜显为鱼复长（鱼复县属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鱼复县北赤甲城是）方徵堪会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褒扬赐帛百疋。

明帝时张奋嗣父爵武始侯归国少好学节俭行义永平十年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帝异其才以为侍祠侯。

章帝即位张■自太子侍讲出为东郡太守帝每见诸王师傅常言张■前入侍讲屡有谏正りり惻惻出於诚心可谓有史鱼风矣。

朱晖为临淮太守坐法免归帝巡狩告南阳太守问晖起居召拜为尚书仆射岁终迁泰山太守晖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上便宜陈密事深见嘉纳诏报曰：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謇謇之志■无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我愿也。生其勉之。

毛义以孝行称举贤良不至建初中帝下诏褒宠■千斛尝以八月遣吏问起居别赐羊酒。

和帝时陈宠为广汉太守襄宠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郴太仆顺左冯翊。

安帝时薛苞好学笃行以孝闻公车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虚称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家礼如毛义。

魏太祖时荀■为尚书令所举皆命世大才荀攸後为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帝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毕世不忘。

蒯越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大诏书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越字异度）。

脂习字元升京兆人也。时孔融被诛习独往哭之太祖闻之收习欲理之寻以其事直见原徙许东土桥下习後见帝陈谢前愆帝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问其居处以新移徙赐■百斛至黄初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旧有栾布节赐拜中散大夫还家杨阜初参冀州军事时马超叛率诸戎以攻冀城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既与马超战身被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陇右平定太祖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阜爵关内侯阜让曰：阜君存无■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於义当继於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帝即报曰：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

毛□为吏部尚书无敢好衣美食者太祖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风俗之移诚不难矣。帝平柳城颁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

明帝时和洽为太常卿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帝闻之加赐■帛。

齐王时徐邈为司空卒胡质为征东将军卒田豫为卫尉卒嘉平六年朝廷追恩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邈征东将军质卫尉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後家无馀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二千斛银三十万布告天下。

晋文帝时魏舒为相国参军帝深器重之每朝会坐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

武帝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歿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王祥为太保既薨咸宁初以祥家甚贫俭赐绢三百疋其子馥上雒太守。

范粲为太宰中郎称疾不出武帝践阼泰始中粲同郡孙和时为太子中庶子表荐粲称其操行高洁久婴疾病可使郡县輿至京师加以圣恩赐其医药。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诏郡县给医药。又以二千石禄养病岁以为常加赐帛百疋子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诏不许。

鲁芝为镇东将军进爵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泰始元年卒帝为举哀口赠有加谥曰：贞赐莹田百亩。

王览泰始末除弘训少府职省转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咸宁初诏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顷之以疾上疏乞赐骸骨诏听之以太中大夫归老赐钱二十万床帐荐褥遣殿中医疗疾给药後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卢钦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卒赠卫将军诏以钦忠清高洁不营产业身歿之後家无所庇特赐钱五十万为立第舍复下诏曰：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器并素清贫身歿之後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二百斛。

元帝时熊远累迁太子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苟柔吐刚忠亮至到可谓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安帝时吴隐之有清节历太常尚书中领军义熙八年请老致仕优诏许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赐钱十万里三百斛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节及於身歿尝蒙优赐显赠廉士以为荣。

後魏太武时崔浩为著作郎帝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帝知之辄命赐以御粥为左光禄大夫时平凉既平其日宴会帝执浩手以示北凉沮渠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无所失矣。後冠军将军安颀军还献俘因说南贼之言云：宋人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帝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於归终乃不能及迁浩司徒与长孙道生同为相帝命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李孝伯恭宗曾启太武广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假复求访此人辈亦何可得其见贵如此。

公孙轨为诸军司马太武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取帝把手亲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於众人。

邢■为中书侍郎以病还乡里久之太武访■於群臣曰：往忆邢■长者有学义宜侍讲东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对曰：■卧病在家帝遣太医驰就疗。

文成时高允为中书侍郎领著作郎以忠谏拜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长子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允频表固让帝不许。

程骏为著作郎献文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畅。又问骏曰：卿年几何对曰：臣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而陛下尊过西伯凯天假馀年竭《六韬》之效。

孝文时李彪除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帝宴群臣於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孙思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及彪位至尚书思蔚仍太庙令孝文曾从容言曰：道固既登龙门而孙蔚犹沉涓泆朕尝以为负矣。虽久滞小官深体通塞无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後周太祖时长孙绍远为殿中尚书录尚书事帝谓群公曰：长孙公任使之处令人无反顾忧汉之萧寇何足多也。

闵帝时裴侠为工部中大夫尝遇疾司空许国公宇文贵小司空北海公申徽并来候侠疾所居茅屋不免

霜露贵等还言之於帝帝矜其贫苦乃为起宅并赐良田十顷奴隶耕牛粮粟莫不备足缙绅咸以为荣。

明帝时长孙俭为夏州总管卒以所赐之宅还官诏从之未几诏曰：昔叔敖辞沃壤之地萧何就穷僻之乡以古方今无惭曩哲眷言嘉尚弗忘於怀而有司未达大体遽以其第即便给外令还其妻子。

武帝谓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志诚谨恇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三百石帛二百。自太祖时季才为仪同三司会宇文获执政及获灭之後阅其书记帝亲自临检有假。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致诛戮唯得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反政归权因有是赐韦琼高尚不仕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帝遣使吊祭賻有加其丧制葬礼诸子等并遵其遗戒。

隋高祖时颜之仪初仕周宣帝末为大将军御正中大夫时郑译等矫诏令高祖辅政之仪执节不阿厉色谓译等曰：之仪有死而已不敢诬罔先帝译等知不可屈代署焉帝受禅出为集州刺史开皇十年正月之仪例入朝帝望而识之命引至御座谓之曰：见危受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乃赐钱十万米一百石。

高为尚书左仆射任寄益隆深避权势上表逊位让於苏威高祖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於是命复位。

炀帝时吐万绪为光禄卿以证明贺。若弼之无罪免官岁馀守东平太守未几帝幸江都路经其境迎谒道傍帝命升龙舟绪因顿首陈谢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守如故。

唐高祖时诏长安令王续率骑四千赴太宗军以击刘黑闼帝谓之曰：卿忧公忘私清直自守老母妻子不免饥寒为使不当尔邪乃以帛衣马劳而遣之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散骑常侍姚思廉卒诏陪葬於昭陵褒有德也。

六月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於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所用，岂不得人徵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臣以庸短承受不暇岂得有益陛下欲诱进臣下故有是言也。

十二年三月皇孙诞育宴五品以上於东宫酒酣帝极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天下周旋艰险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後尽心於我献纳忠谏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弼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十三年二月特进魏徵抗表乞骸骨帝曰：以卿正直拔居左右数进忠谏用益国家朕为四海之主山薮幽隐犹须徵召况王臣蹇蹇朕所悉耶卿前览止足求去职事未至疲老幸不苦辞。

高宗龙朔元年九月癸卯幸司空李第叹其服用俭素恩赐极厚。

中宗神龙初诏前长水令王友贞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礼徵赴及至固以疾辞下制曰：敦夷齐之行可以激尚顾闵之道用能劝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贞德义泉藪人伦茂异孝爱始於事亲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货财久历官政累闻课绩有古人之风保君子之德遂乃抗志尘外栖情物表深归解脱之门誓守薰修之诚须加徵命作获储闱固在辞荣累陈情恳坚持净义不登於车服味兹禅悦靡求於珍馐朕方崇奖廉退恐静澆浮虽思廊庙之贤岂违山林之愿宜加优秩仍遂雅怀可给全禄以毕其身任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县存问四时送禄至其住所。

德宗贞元中赵宗儒罢相授右庶子退居守道奉朝请而已帝闻而嘉之迁吏部侍郎召见劳之曰：知卿闭关六年故有此拜曩者与先臣并命尚念之邪因俯伏流涕。

宪宗元和七年秋七月己未帝於延英顾谓宰臣李吉甫曰：朕近日畋游悉废唯务读书昨因览代宗实录见先朝纪纲不立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诚向後见卿先人事迹深可嘉叹吉甫降阶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尽心尽节迫於流连不待圣期臣之血诚常所追恨陛下悦文史听览日新见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实录今日特赐褒扬先父虽在九泉如睹白日因俯伏流涕帝亦慰谕久之。

穆宗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敕赠太保郑馀庆家素清贫不办丧事宜令户部特给一月俸粮以充赠用示哀荣数日。又赐绢一百疋布一百端。

文帝开成二年谏议大夫萧为楚州刺史故相免之弟将赴任延英候辞帝曰：萧免是先朝贤相。若筋力未衰即须一来京国朕今赐手诏及匹帛卿便将往其诏曰：卿道冠时髦业高儒行著作楫济川

之效弘致君许国之规留芳岩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诏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夺情见乎！词鸿飞入冥吟想增叹今赐绢三百疋以备山谷所乏便遣萧 ㊟ 过彼宣付想宜知悉。

後唐明宗长兴三年三月谓侍臣曰：宰臣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 ㊟ 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当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卷七十七

帝王部·委任

王者临制海内壹齐天下内外之任众职并建授受之际必得其人然後委而用之斯古今不易之道也。是以任贤勿贰载厥禹谟垂拱仰成著於周诰，爰自两汉迄於近世曷尝不登用髦俊畴咨毗赖或机务 ㊟ 委访以大计或舆驾顺动付以居留抱兼才者因之省官辞衰耻者俾之 ㊟ 起裁处关决既许以便益登擢置悉系其论拟故有心比金石材称楨 ㊟ 居以称股肱之寄出以增方面之重自非稟克忠之操契同德之美者其孰能与於此乎！

周康王命毕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师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辅佐文武成康四世为公卿正色率下人人无不敬仰师法）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显父兄下施子孙）

宣王以申伯甫侯贤知入为周楨 ㊟ 之臣四国有难则往 ㊟ 御之为之蕃屏四方恩泽不至则往宣畅之故崧高之《诗》曰：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汉高祖初为汉王引兵东定三秦留萧何收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食二年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辄以便宜行事上来以闻（上来还乃以所为闻也。）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T 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汉王以此 ㊟ 属任何关中事（㊟ 与专同音章阮切）

景帝时郅都为中尉免归家帝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就家拜）便道之官（不令至阙陈谢也。）得以便宜从事也。

武帝时吾丘寿王为郎稍迁会东郡盗贼起拜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

霍光为奉车都尉武帝属光以辅少主光让侍中金日 ㊟ 日 ㊟ 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於是遂为光副。

宣帝本始元年大将军霍光稽首归政帝谦让委任焉。

萧望之为谒者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望之以其所言之状请於丞相御史，或以奏闻即见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试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诸他执事试之）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张安世为卫将军元康四年病上疏归侯乞骸骨天子报曰：将军年老被病朕甚闵之虽不能视事折冲万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乱朕所不及得数问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问君也。）何感而上书归卫将军富平侯印（感恨也。音胡 ㊟ 切）薄朕忘故（薄犹嫌也。君意嫌朕遗忘故旧而求去也。）非所望也。愿将军 ㊟ 餐食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安世复 ㊟ 起视事。

龚遂坐昌邑王事髡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左右谓侧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馀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 ㊟ 圣化（濒泽也。音频。又音宾）其民困於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赤子犹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积水曰：潢音黄）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胜谓以威力克而杀之也。安谓以德化抚而安之）帝闻遂对甚说（说读作悦）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後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

杜延年初仕昭帝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吏民上事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言（先平处其可否然後奏言）可官试者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好妄者则

致之於罪法)尝与两府及廷尉分章延年为人安和备於诸事(言皆明习也。)久典朝政宣帝立信任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馀年赏赐赉遗赏数千万。

武帝时翟方进为丞相定陵侯淳于长虽外戚能以能谋议为九卿新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诸所厚善皆坐长免帝以方进大臣。又素重之为隐讳方进内惭愧上疏谢罪乞骸骨帝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与许也。)君何疑焉其专心一意母怠近医药以自持方进乃起视事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馀人其见任如此。

後汉光武时李通为大司农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宫。

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帝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馀万养马二千疋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王常初为左曹封山桑侯帝尝於大会中指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迁常为汉中将军遣南击邓奉董 令诸将皆属焉。

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建武三年陕贼苏况攻破弘农生获郡守丹时病(丹从上至怀病症见上在前症发寒 栗帝笑曰：闻壮士不病症今汉大将军反病症邪使小黄门扶起赐医药还归雒阳病遂加)帝以其旧将欲令强起领郡事乃夜召入谓曰：贼迫近京师但得将军威重卧以镇之足矣。丹不敢辞乃力疾拜命。

耿 为建威大将军时渔阳太守彭宠反诏 攻之 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雒阳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

陈俊为琅琊太守行大将军事将兵击董宪於赣榆(县名属东海郡)进破胸贼孙阳平之後张步畔还琅琊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赐俊玺《书》曰：将军元勋大著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俊得抚贫弱表有义捡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

窦融为凉州牧建武八年光武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支等步骑数万辐重五千馀两与大车会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县《郡国志》云：高平有第一城)光武待以殊礼及帝悉遣西还所镇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後入朝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又後为大司空数辞让爵位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後朝罢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他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郭 为颍川太守召见辞谒帝劳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君虽精於追捕而山道险厄自斗当一土耳深宜慎之後为凉州牧时朝廷多举 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警。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

岑彭为征南大将军与大司马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 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棹卒持棹行船也。)凡六万馀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 欲罢之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繇征南公为重而已。

明帝初冯鲂为执金吾帝东巡郡国留鲂宿卫南宫敕鲂车驾发後将缇骑宿玄武门 复道上领南宫吏士保给床席子孙得到鲂所。

窦固为奉车都尉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专将兵者并有符传拟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节度)固遂破白山降车师。

和帝时张 代尹睦为太尉数上书以疾乞身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羞赐钱三十万 遂称笃时子蕃以郎侍讲帝因令小黄门敕蕃曰：阴阳不和万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与国同心而托病自洁求去重任谁当与吾同忧责者非有望於断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司徒刘芳司空张奋也。)公其伛俛勿露所敕 惶恐诣阙谢复视事。

安帝时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与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贼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

上书乞骸骨更拜太尉。

魏太祖时温恢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亲近顾以为不如此州事大故书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时济见为丹阳太守乃遣济还州。又语张辽乐进等曰：扬州刺史晓达军事动静与共咨议。

赵俨初为太祖主簿时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获军获于禁张辽张□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复为丞相主簿。

夏侯≡为河南尹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及从征孙权还使≡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徐宣初为太祖门下督从到寿春会马超作乱大军西征太祖见官属曰：今当远征而此方未定以为後忧宜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乃以宣为左获军留统诸军後为左仆射加侍中光禄大夫车驾幸许昌总统留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诏曰：吾省与仆射何异竟不视。

文帝践祚以蒋济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汉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未为後也。

明帝初华歆为太尉尝荐管宁後歆称病乞退让位於宁帝不许临当大会乃遣散骑常侍缪袭奉诏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万几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屡以疾辞位夫量主择君不居其朝委荣弃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顾以为周公伊尹则不然洁身≡旬节常人为之不望之於君其力疾就会以惠予一人将立席机筵命百官总已以听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诏袭须歆必起乃还歆不得已乃起。

辛毗为卫尉时蜀将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宣王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每屈於毗）。

满宠为征东将军与扬州刺史王凌共事不平凌友党毁宠疲老悖谬故帝诏之既至体气康强见而遣还宠屡表求留诏报曰：昔廉颇强食马援据鞍今君未老而自谓已老何与廉马之相背邪其思安边境惠此中国。

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时淮南初定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雒阳追赠豹北海太守。

晋武帝时贾充为散骑常侍时锺会谋反於蜀帝假充节以本官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西据汉中未至而会死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

羊祜镇南夏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

李裔（名犯太祖庙讳不字）为太子少傅以忠允高亮有匪躬之节使领司隶校尉裔屡自表让忝傅储宫不宜兼监司之官帝以二职并须忠贤故每不许。

索≡既立秦王为皇太子（秦王即愍帝也。）及即尊位以≡为前将军。又授卫将军领太尉位特进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元帝为琅琊王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业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夕刁协等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

明帝初即位郗鉴为尚书王敦专制内外危逼谋杖鉴为外援繇是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

温峤为侍中机密大谋皆所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转中书令峤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

纪瞻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谓瞻曰：卿虽病但为朕卧获六军所益多矣。乃赐布千疋。

桓彝为散骑常侍时帝将伐王敦引参密谋及敦平以功封万宁县男丹阳尹温峤上言宣城阻带山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帝手诏曰：≡得太真表如此（太真峤字）今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今外务差轻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伪挹内外之任并非所堪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

康帝初即位谅阴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

孝武时王_二为侍中帝深仗之。

琅琊王道子为司徒太元中诏录尚书六条事。

庾恽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假节镇魏兴时兄亮总统六州以恽宽厚容众故授以是任为东西势援。

徐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经太子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_{二二}希文诏拾遗补阙勤劳左右帝嘉其谨密方之於金霍有_二重之意。

泉企为东雍州刺史齐神武专政有西顾之心帝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雒州刺史当州都督未几帝西迁齐神武率众至潼关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齐师不敢进。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车驾幸邺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馀里帝虑还山东有变乃置行台於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渤海之合口。

崔玄伯为吏部尚书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为道武所任势倾朝廷。

崔逞初为慕容宝留台吏部尚书及慕容_ら立逞挈其家亡归道武张袞先称美逞及见礼遇甚重拜为尚书任以政事录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省。

奚牧重厚有知谋道武宠遇之称之曰：仲兄初刘显谋害道武梁眷知其谋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帝帝以牧告显之功拜为治民长敷奏政事参与计谋。

庾岳父和辰世典畜牧稍转中部大夫昭成时氏寇内侮多事之间牧敛畜产富拟国君刘显谋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献明太后归道武。又德其资用以和辰为内侍长和辰分别公私旧畜颇不会旨道武繇是恨之岳独恭慎_二谨善处危难之间道武善之与王健等俱为外朝大夫参与军国。

宋隐为尚书吏部郎道武平中山还北诏隐以本官辅卫王仪镇中山寻转行台右丞领选如故。

和_{二二}代人世领部落为国附臣_{二二}以才辨知名道武擢为外朝大夫参军国大谋雅有智_二频使称旨拜龙骧将军。

明元初即位以相州刺史封南平公长孙嵩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宠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几故世号八公。

叔孙俊建之子也。年十五内侍明元左右以为爪牙及帝即位命俊与元磨浑等拾遗左右明元以俊前後功重军国大计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繇俊铨校然後奏闻。

古弼典西部与刘洁等分馆机要敷奏百揆。

燕凤为黄门侍郎行台尚书甚见礼重明元世与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讲经传出议朝政。

太武即位命尉眷与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馆奏机要赐爵山桑侯（眷明元时为司卫幽州诏眷辅太武居守）。

刘洁典东部明元寝疾太武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告反者。又献直言所在合旨甚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议军国大政朝臣咸推其能。

崔浩为左光禄大夫太武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以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之可不深思卿言也。又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後施行。

长孙嵩为太尉柱国大将军太武每车驾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镇京师坐朝堂平断刑狱。

穆寿封宜都王征东大将军及太武輿驾征凉州命寿辅恭宗总录机要内外听焉。

崔徽字玄猷初为秘书监时乐安王范镇长安太武以范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险多变乃选忠清旧德之士与范俱镇以徽为散骑常侍督雍泾梁秦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副将行乐安王傅。

张黎善书计初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赐爵广平公管综机要太武以其功旧任以辅弼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

屈恒历官公正内外称其平当太武信任之委以大政车驾出征常居中留镇。

文成时张白泽有孝行长而好学博通敏於当世除中散迁殿中曹给事中甚见宠任参与机密。

李数字景文为中散与李_二卢遐及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出入诏命敷性谦恭加有文学文成宠遇之迁秘书下大夫典掌要切。

献文时陆□（音跋）为建安王蠕蠕犯塞车驾亲讨诏□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增兵运粮一委处分。

李■为太仓尚书宠於献文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

孝文时沔北既平广阳王嘉为荆州刺史以李佐为嘉镇南府长史加辅国将军别镇新野及大军凯旋帝执佐手曰：沔北雒阳南门卿既为朕平之亦当为朕善守。

李冲为左仆射时孝文南伐以冲留守雒阳帝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右卫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朝务清俭居躬知宠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後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怜慨其相痛惜如此。

韦珍为建威将军试守鲁阳郡孝文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珍从至济水孝文曰：朕顷戎车再驾卿尝翼务中军今日之举亦欲与卿同行但三亚■险要非卿无以守也。因敕珍辞还。

刘长猷自孝文车驾南伐既克宛城拜为南阳太守及銮舆将反诏长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非直绥安初附乃以干城相托特赐缣二百匹。

刘芳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孝文南征宛邓时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明帝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孝文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

皮喜为南部尚书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窃据仇池命喜讨之喜斩文度孝文诏曰：夫忠臣生於德义之门智勇出於将相之族往年氏羌方命侵窃边戎都将皮喜梁■鬼奴等或资父旧勋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汉公义列於天府故授以节钺委阃外之任并罄力尽锐克荷所司霜戈始动蚁贼奔溃仇池旋复民夷晏安及讨葭芦。又梟凶■鬼元恶具歼■□永息朕甚嘉之所陈计略商校利害料其应否宁边益国专之可也。今军威既振群愚慑伏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势宽猛之宜任其量处应立郡县者亦听铨置其杨文度杨鼠亲属家累部送赴台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绝其侥■辛勤勉戎务绥静新俗怀民安土称朕意焉。

王肃初自齐归为辅国将军长史诏肃讨萧鸾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功赏加常募一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俱听先拟用然後表闻。若投化之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於是假肃节行平南将军。

游明根为散骑常侍帝南讨诏假明根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嘉参谋军计後兖州民叛诏明根慰谕敕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诸军禀明根节度。

郭祚迁散骑常侍仍领黄门是时孝文锐意典礼兼亲九流。又迁都草创征讨不息内外规略号为多事祚与黄门宋弁参谋帷幄随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禀注疏特成勤剧孝文赏之。

宋弁为黄门侍郎时孝文征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及行执其手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令卿馆摄二曹可不自勉弁顿首辞谢勤劳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北流莫及名重朝野亚於李冲（又云：弁为散骑常侍寻迁右卫将军领黄门弁屡自陈让孝文曰：吾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辞岂得专守一官不助朕为治。且常侍者黄门之粗■领军者二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以弃大委其被知遇如此）。

于烈为卫尉卿时初迁都雒阳敕留台庶政一相参委孝文幸代执烈手曰：宗庙至重翼卫不轻当祇奉灵驾时迁雒邑朕以此事相■顾非不重也。烈与高阳王雍奉迁神主於雒阳帝嘉其勋诚迁光禄卿寻为领军将军从孝文征荆沔帝谓彭城王勰曰：烈先朝旧德智勇兼有军之大计宜共参决及车驾还雒论功加散骑常侍南齐遣其太尉陈显达寇马圈帝舆疾赴之执烈手曰：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

宣武即位以烈为恒州刺史烈不愿蕃牧频表乞停辄优诏答弗许帝以咸阳王禧等专权潜谋废之会二年正月初祭三公并致齐於庙帝夜召烈子忠谓曰：卿父忠允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当有处分忠奉诏而出质明烈至诏曰：诸父慢怠渐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对曰：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勇赐识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於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以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

崔休为尚书左丞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详分守休辅之诏休曰：北海年少未闲政绩百揆之务便以相委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

邢峦为度支尚书时豫州民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以城入梁诏峦讨之宣武谓峦曰：知卿亲老勤劳於

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能辞也。先是梁武帝梁秦二州行台夏侯道迁以汉中内附诏加使持节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假镇西将军进退徵摄得便宜从事。又诏曰：使至彼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也。（谓征义阳将所立格也。）

于忠为侍中领军将军忠面陈让云：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勤劳於下我当无忧於上。

源怀为车骑大将军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二十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趣沃野怀朔南寇恒代宣武诏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徵发诸处分皆以便宜从事。

王仲兴为武卫将军咸阳王禧之出奔也。当时上下惟有骇震宣帝於乾脯山遣仲兴驰入金墉城安慰後与领军于劲拜征虏将军号参机要。

孝明时李崇为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在州十年号曰：卧虎敌人惮之梁武帝恶其久在河南屡设反间无所不至帝雅相委重梁武帝乃授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诸子皆为县侯欲以构崇崇表言其状帝屡赐玺书慰勉之赏赐珍异岁至三五亲待无与为比梁武每叹服孝明之能任崇也。

杨椿为雍州刺史时萧宝寅之败关西陷没孝明诏以椿为尚书左仆射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其统内五品已下郡县须有补用者任即拟授。

羊深为尚书左丞萧宝寅反攻围华州王平薛凤贤等作逆孝明敕深兼给事中黄门侍郎与大行台仆射长孙稚共会潼关规模进止事平以功赐爵新泰男。

孝庄时樊子鹄为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假骠骑大将军率所部为都督时尔朱荣在晋阳京师之事子鹄颇预委寄故在台阁征官不解。

孝武与齐神武构隙以直阁将军奚炽有威重堪处牙爪之任拜阁内大都督後为太傅炽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军国大谋常与参议。

王思政为散骑侍郎初孝武在蕃素闻其名乃引为宾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膺迁安东将军。

杨宽为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孝武与齐神武有隙遂召募骑勇广增宿卫以宽为阁内大都督专总禁旅。

後周文帝时宇文贵初从魏孝武帝西迁为右卫贵善骑射有将帅才文帝。又以宗室甚亲委之。

李弼为柱国大将军文帝西讨留居守後事皆谘禀焉及晋公获执政朝之大事与于谨及弼等参议。

苏绰累迁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绰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馀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治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文帝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帝或出游尝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绰尝谓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

长孙俭少方正有操行状貌魁梧神彩严肃文帝平侯莫陈悦以俭为西夏州刺史时荆襄初附太祖表俭功绩尤美宜委东南之任授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既平江陵帝与俭《书》曰：本图江陵繇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但吴民离散事藉招怀南服重镇非公莫可遂令俭镇江陵进爵昌宁公迁大将军移镇荆州管五十二州。

柳桧性刚简任气善骑射果於断决魏大统四年从太祖战於河桥先登有功授都督镇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加平东将军时吐谷浑强盛数侵疆场自桧镇鄯州屡战破之十四年拜抚军将军太祖谓桧曰：卿昔在鄯州忠勇显著今西境肃清无劳经略九曲国之东鄙当劳君守之遂令桧镇九曲。

叱罗协初从奚泰戍潼关协为监军泰死协亦见获文帝以在关中岁久授大丞相府东阁祭酒武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辅录事参军迁主簿加通直散骑常侍摄大行台郎中累迁相府属从事中郎协历仕京镇详练故事。又深自克厉帝颇委任之然犹以其家属在东疑其有恋本之望及河桥战不利协随军而还帝知协不二封冠军县男邑二百户。

陈忻为显州刺史文帝以忻威著敌境仍留静边弗令之任陆。

腾拜龙州刺史文帝谓腾曰：今欲通江油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经略腾曰：必望临机制变未敢预陈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国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带赐之（武成初诏徵入朝明帝面敕之曰：益州险远非亲勿居故令齐公作镇卿之武略已著遐迩兵马镇防皆当委卿统摄，於是徙隆州刺史随宪入蜀及赵公

昭代究复请留之保定元年迁隆州总管领刺史)

尉迟迥为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将军迥通敏有略虽任兼文武颇允时望文帝以此深委伏焉。

崔彦穆清河武城人西魏末为散骑常侍司农卿时军国草创众务殷繁文帝乃引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

武帝时于翼为豫州总管给兵五千人马千匹以之镇并配开府及仪同等二十人仍敕河阳襄州安州荆州四州总管内有武武者任翼徵牒不限多少仪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闻帝。又以翼有人伦之监皇太子及诸王等相傅以下并委翼选置其所擢用皆民誉也。时论金谓得人。

柳敏为大都督及尉迟迥伐蜀以敏为行军司马军中筹略并以委之益州平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宇文孝伯为开府仪同三司右宫伯武帝东讨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台事军还帝曰：居守之重无忝战功，於是加授大将军进爵广陵郡公邑三千户并赐金帛及女奴等六年复为宗师每车驾巡幸常令居守。

王轨为左侍上士颇被识顾累迁内史下大夫加授仪同三司自此亲遇弥重遂处腹心之任时晋公获专政武帝密欲图之以轨沈毅有识度堪属以天下大事遂问以可否轨赞成之建德初转内史中大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拜上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封上黄县公邑一千户军国之政皆参预焉（宣帝之征吐谷浑令轨与宇文孝伯并从军中进取皆委轨等帝仰成而已）。

尉迟运为右宫正时武帝幸阳宫令运以本官兼司武与长孙览皇太子居守。

韦寿为少御伯武帝亲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柳昂为大内史赐爵文城郡公致位开府当涂用事百寮皆出其下。

杨瓌为纳言武帝甚亲爱之平齐之役留瓌居守帝谓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将遂事东方无西顾之忧矣。其见亲信如此。

卷七十八

帝王部·委任第二

隋高祖初为丞相时窦荣定为左右宫伯使镇守天台总统露门内两厢仗卫帝宿禁中遇尉迟迥初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拜荣定为雒州总管以镇之。

宇文忻为豫州总管高祖龙潜时与忻情好甚协及为丞相恩顾弥隆尉迟迥作乱以忻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时兵屯河阳诸军莫敢先进帝令高士弥为监军与密谋进取者惟忻而已。

李彻字广达高祖受禅为左武卫将军及晋王之镇并州也。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者为之寮佐帝以彻前代旧臣数持军旅诏彻总晋王军事进爵齐安郡公时蜀王秀亦镇益州帝谓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者乎！其见重如此。

韦世康初仕後周为司会中大夫尉迟迥之作乱高祖忧之谓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摇动今以委公善为吾守因授绛州刺史以雅望镇之闾境清肃开皇中为吏部尚书因侍宴再拜陈让曰：臣无尺寸之功位亚台铉今犬马齿至不益明时恐先朝露无以塞责愿乞骸骨退避贤能帝曰：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既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令筋力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州总管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於世康时论以为美。

于仲文开皇初为行军元帅统十二部总管帝以尚书文簿繁杂吏多奸计令仲文勘录省中事其所发摘甚多帝嘉其明断厚加劳赏。

达奚长孺为荆州总管三十六州军事高祖谓之曰：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已委公朕无虑也。

令狐熙为汴州刺史高祖以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徵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帛五百疋发传送其家。

李雄字毗卢为鸿胪卿晋王出镇并州以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高祖谓雄曰：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雄顿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寄臣以重任臣虽愚固心非木石谨当竭诚效命以答鸿恩 欷流涕帝慰谕而遣之。

高祖平陈後以功授上柱国。逊位高祖诏曰：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尝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辞费也。其优奖如此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繇高祖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愈密。

王谊为大内史时汾州嵇胡为乱谊率兵击之高祖弟越王盛谯王俭虽为总管并受谊节度其见重如此。

杨异高祖用为吴州总管时炆帝为晋王镇扬州诏令异每岁一与王相见评论得失规讽疑阙。

宇文述自开皇中伐陈为行军总管陈王既擒而萧岩据东吴之地拥兵拒守高祖与述诏曰：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奉国之诚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以清荡而吴会之地东路为遥萧岩萧岩并在其处公率将戎旅抚慰彼方振杨国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胜而往风行电扫自当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获安方副朕怀公之力也。（炆帝大业中为左卫大将军与苏威常兴选举参预朝政贵重委任与苏威等其亲爱则过之）。

苏威自高祖时拜开府仪同兼纳言民部尚书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治书侍御史梁毗以威领五职而安繁悉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劾威高祖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及高祖幸并州命与高祖同总留事俄追诣行在所使决民讼後为左光禄大夫（炆帝即位以威先朝旧臣渐加委任後岁馀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

炆帝即位数月拜伊州刺史杨约为内史令约有学术兼达时务帝甚任之後数载加官右光禄大夫。

吐万绪自高祖时为夏州总管炆帝之在藩也。颇见亲遇及为太子引为右虞侯率及帝嗣位汉王谅时镇并州帝恐其为变拜晋絳二州刺史。

王辩为武贲郎将及山东盗贼起上谷魏刁儿自号历山飞众十馀万劫掠燕赵炆帝引辩升御榻问以方略辩论取贼形势帝称善曰：诚如此计贼何足忧也，於是发从行卒步骑三千击败之赐黄金二百两长孙晟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安抚突厥还遇炆帝即位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内衙宿卫知门禁事即日拜左领军。

元文都大业中为大府卿帝渐任之甚有当时之誉柳肃为工部侍郎炆帝大见亲任每行幸辽东尝委之於涿郡留守。

独孤楷为并州总管遇疾表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先朝旧臣历职二代高风素望卧以镇之无劳躬亲簿领也。遣其长子凌监省郡事其见重如此。

樊子盖为凉州刺史兼武威太守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五年炆帝西巡诏加子盖右光禄大夫子盖表自陈曰：臣自南裔即西垂尝为外臣未居内职不得陪属车奉丹陛溘死边城没有遗恨唯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之敌宜识此心六年朝於江都宫还除民部尚书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应接二蕃後帝幸辽东子盖为东都留守车驾至高阳追诣行在所既而引见帝顾谓子盖曰：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闭之义也。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凡可施行无劳形迹今造玉麟符以代铜兽。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二孙委公与卫文耳宜选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习之动静之节宜思其可，於是赐以良田甲第。

卫玄为刑部尚书大业九年炆帝幸辽东使玄与代王侑留守京师拜为京兆内史尚书如故许以便宜从事敕代王侑待以师傅之礼会杨玄感围逼东都玄率步骑七万与宇文述等击破之还镇京师帝谓之曰：关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安危社稷亦危出入须有兵卫坐卧常宜自牢勇夫重闭此其义也。今特给千兵以充侍从赐以玉麟符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内史舍人封德彝驰谕之曰：京师国本王业所基宗庙园陵所在藉公耆旧卧以镇之朕为国计义无相许故遣德彝口陈指意玄乃止唐高祖武德元年以萧岩为中书令时军国草创方隅未宁高祖雅相礼重委以心腹凡诸政事悉关掌内外谘禀日有千数陈奏便宜多见允纳高祖每临轩听政常引岩赐升御榻而坐与言呼之为萧郎国典朝仪亦责成於岩（太宗入纂春官以岩为太子太保太宗之伐辽东也。以雒邑冲要襟带关河以岩为雒阳宫留守）。

窦诞为太常卿加上柱国高祖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宫者十馀王所有国司家产之事悉付诞检校焉。

韦仁寿为南宁州都督入朝贡方物高祖大悦仁寿复请徙居南宁以兵镇守有诏特听以便宜从事令益州给兵送之。

■德操为左武卫将军延州总管徵令入朝赏劳甚厚及建成北讨高祖问其方略。又劳之曰：今者之行以公为北道主人勉其经略以就功名也。

太宗时李■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帝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远筑长城耶。

卢承庆为民部侍郎太宗令承庆兼检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选事承庆辞曰：选事职在尚书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帝不许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

杨公仁为特进贞观五年十一月以恭仁行雒州都督太宗谓之曰：雒阳要重古难其人朕之子弟多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

刘兰贞观十一年为右领军将军及太宗行幸雒阳以蜀王■为夏州都督。又以兰为长史■不之藩而兰总其事封平原郡公寻领检校代州都督将军如故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贞观十五年驾幸洛阳庶人承乾监国土廉摄太子少师太宗手诏士廉曰：端拱三州不忧关中者唯卿是属萧何之镇寄情非浅後加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车驾问罪辽阳皇太子於定州监国以士廉摄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玺书劳问不绝。

房玄龄为司空太傅知门下省事及太宗亲幸辽东以玄龄为京城留守降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廩并委玄龄处分发遣在路表奏相望每上言敌不可轻尤宜戒慎。

窦静镇夏州时擒颉利处其部众於河南靖以为不便上封事谏之虽未从之太宗嘉其忠答以优诏曰：北方之务悉以相委以卿为宁朔大使抚镇华戎朕无北顾之忧矣。

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高宗居春坊以大亮兼领太子右卫率俄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太宗每出巡幸多令大亮居守。

韦挺为太常卿父冲在隋尝为营州总管有经略高丽遗文会太宗将伐辽东挺以闻奏太宗甚悦遂令挺先运军粮河北诸州皆取挺节度仍许以便宜行事帝亲解貂裘及内厩马二疋赐之群公祖道朝野以为荣。

杨弘礼为中书舍人太宗有事辽东以弘礼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专典兵机之务时诸宰相并在定州留辅太子唯有褚遂良许敬宗及弘礼在行在所掌知机务。

姜确贞观中拜宣威将军守屯卫将军摄将作如故确性恭勤虽祁寒暑雨未尝暂懈太宗以是益加任使及营建昭陵确。又参典堊制以劳正授左屯卫将军自此之後转蒙亲顾玄武门宿卫及园苑之务皆以为之其屯营飞骑亦分隶於确每有游幸即领骑而从焉。

高宗时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旱抗表请致仕高宗手诏不许仍赐以宫女黄金器物行成。又固请乞骸骨帝曰：公我之故旧腹心柰何舍我而去因怆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复起视事。

张文■为侍中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劾高宗甚亲委之或时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帝必问诸宰臣与文■议未奏云：未议者则遣其筹之奏云：已议者皆报可。

李晦为雍州长史高宗幸雒阳以晦为京师留守临行帝谓晦曰：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法律□之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异绩利於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

刘仁轨为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监国遣仁轨及与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留辅太子二年赴东都。又令太孙重■京师留守仍令仁轨为副弘道元年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文明元年太孙被废特令仁轨专知留守事仍与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之事专仗萧何今者■公亦犹於古所希耆德敬勩乃诚。

薛元超为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东都太子於京师监国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临行谓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然也。

裴炎为侍中高宗幸雒阳令炎留辅太子兼知礼部尚书事。

薛仁贵为吐蕃所败坐除名寻而高丽馀众相率复叛诏起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会赦归高宗思其功寻复召见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卿虽有过，岂可相忘有人言卿乌海城下故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

此事耳今西边不静爪沙路绝，岂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挥耶，於是授爪州长史。

中宗时魏元忠为侍中检校兵部尚书中宗居谅闇多不视事军国大政独委元忠者数月。

玄宗时薛纳为陇右防御使开元二年赐纳旌节敕王峻臧怀亮王海宾杨楚客等并受纳节度防御吐蕃如临时进退致失权宜便以军法从事四年以纳摄御史大夫持节朔方军大总管讨叛如军将等临敌有不用命便以军法从事。

李光弼为太原尹兼太原及北军州节度使开元十七年正月光表请入朝帝降《书》曰：朔川兵马飞狐要害委卿经略随事防虞比来东夷颇尽诚款如闻突厥常欲侵渔部落渐移向东固亦须有备豫凡秋防操练今正其时卿。若入朝谁当处置宜识此意。且未须来。

肃宗时房琯为吏部尚书平章事先是至德元年九月上皇遣琯等奏皇帝册书至顺化郡肃宗以琯素有重名虚心待之琯亦以天下之务为己任有谏事者独决之诸宰皆避位莫敢言。

《郭子》仪为司空至德初广平王为元帅统大将军东征以子仪为副实总军政後子仪为司徒中书令充朔方、宁、坊等道节度。

肃宗以子仪久为大将得士卒心命镇绛州诏授朔方河中北庭潞泽州节度行营兵马副元帅时肃宗不康引子仪入卧内以河东之事委之子仪流涕哽咽受命而去。

代宗初仆固怀恩为工部尚书帝思清河陇以怀恩晓知边事俾充陇右节度使未行议东征残寇。又改灵州大都获充朔方行营节度使封大宁郡王兼绛州刺史大夫工部尚书如旧寻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回纥可汗亲率甲兵求自效回纥可敦怀恩之女也。以是尤委任之。

马燧为四镇北庭行营以及宁节度使代宗以犬戎浸骄岁犯郊境泾州最边戎寇乃诏燧移镇泾州为泾源节度使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复以郑颖二州隶之。

辛京为河东节度使代宗以北门委之及薨追悼发哀为之流涕。

李抱玉为凤翔节度使时吐蕃每岁犯境代宗以岐阳国之西门寄在抱玉恩宠无比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判梁州事连统三道节制兼领凤翔潞梁三大府秩处三公。

张光晟为单于都获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光晟既受命至镇威令甚行。

李勉为滑亳等州观察使永平军节度等使代宗以勉兼汴州刺史充汴宋等八州节度观察留後时以汴州节度都虞候李灵耀擅杀兵使濮州刺史孟鉴潜结田承嗣为援故有是命。

德宗时崔甫代常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寻转中书侍郎甫国史仍平章事帝初即位庶务皆委宰臣甫染疾入中书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每除拜大命必密咨以决焉。

李兴翰为盐州兵马使贞元十九年以为盐州刺史保塞军使左神策行营兵马使其剑南东川西川兵在州者皆俾兴翰主焉盐州军使便宜得专达於上盐州自此不隶夏州。

宪宗时高崇文为神策行营节度使宪宗元和元年剑南西川刘辟反宪宗命崇文讨辟诏应赴西川应援将士等并取高崇文处分。

杜佑为司徒同平章事岁馀请致仕宪宗以佑筋力未衰面令自今已後每日依往例入朝视事。

田弘正为魏博节度使同平章事元和十四年制受检校司徒兼侍中依前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等州即度使始弘正入觐乞遂留阙下表凡三入帝谓之曰：昨韩弘至朝称疾恳辞戎务朕不得不从今卿复请留止意诚可尚然魏土乐卿之政邻境服卿之威为我长城不可辞也。乃还镇。

穆宗长庆二年四月裴度自河东节度除东都留守至阙除淮南节度初度发太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庭湊复书皆许退兵度不敢发以其书奏穆宗喜因遣使宣慰克融并廷湊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发书与廷湊度书因言朝谢後即归留守留务中使见书虑廷湊知度东归无兵权即背前约遽请度易其即归之辞并上其书草穆宗方忧深州之围得度前後书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复得兵符。

敬宗宝历元年四月以前神策军大将军知军事兼御史大夫康志睦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等州观察使志睦父日知兴元初为赵州刺史时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惟岳不奉朝命曰：知帅麾下蕃汉步骑二千人自赵归阙德宗深嘉之历授官秩至晋慈隰等州节度使睦以父勋

於将为神策累迁本军大将军至是帝以修谨可委。又本忠臣子弟特授此镇然制下後人情甚不协谏官继有章疏帝竟不为之止及在镇颇有理声。

後唐庄宗以郭崇韬为枢密使侍中兼修国史时为宦官所恶帝甚不平及客省使李严自蜀使迴。且言王衍政荒民怨人不为使可以鼓行平定其致书侮。帝心怒之下诏诸蕃和市战马选练兵甲议择将帅明宗为天下兵马总管典兵柄廷议当委西征崇韬自以位重势危将立功以制阉竖乃密奏曰：契丹侵轶北面须藉大臣全倚总管镇御燕赵臣伏念兴圣宫使地当储副未立殊功宜依本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付以讨伐之权示威名於天下帝方爱继岌即曰：小子蒙幼安能独行卿当为予择其副贰崇韬未奏帝曰：朕熟思之无逾於卿是日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以崇韬为诸道兵马招讨使部驾下诸军六万发雒阳军将发帝御嘉庆殿置酒宴西征诸将举酒嘱崇韬曰：继岌小子未习军机唯卿久从吾征伐兵家变略事之得失属之於卿无累小子崇韬谢之而发。

安元信从庄宗定魏博元城之战克捷居多移为博州刺史与梁军对垒得胜迁元信为右厢排阵使王处直引契丹背盟北边。扰以元信久在边用为大同军节度使。

袁建丰为内衙副指挥使时北讨刘守光建丰常先士卒转都教练使权蕃汉总管庄宗入邺以心腹。能选为魏府都巡检使。

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三上表乞解机务诏不允复面奏乞与臣一镇以息谤议明宗不悦重诲奏不已明宗怒谓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汉琼至中书与宰臣商量重诲事冯道言曰：诸人苟惜安令解枢务为便赵凤曰：大臣，岂可轻动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汉琼奏曰：此断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轻议移改繇是兼命范延光为枢密使重诲如故。

范延光为枢密使上表陈情乞解枢务优诏不允令皇城使翟光邺宣旨云：卿避重难则便矣。谁当荷重难者勿复兴言要遂陈请十年为予致太平後即允卿辞避帝御中兴殿延光称疾甚上表陈情帝谓枢密使赵延寿曰：延光。又贡章疏恳求退避其意如何莫是朕之失德不可扶持否延寿曰：延光位高责重畏惧满盈所以求退与旧臣迭处祇如臣素无才术因缘戚属冒昧渥恩自掌枢密常多忧惕所希旧臣迭处然後乞在散班不谓延光先有陈情延光之心臣知之矣。固不愿远违宸。须避枢机但以此职重责深动贻官谤向来处者罕有保全所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帝曰：卿言是也。然家国之事仗卿等披榛故人总欲舍予予谁共治卿见延光道予此语勉就公参。又令中使杨敬达就延光第宣旨延光。又上第三章陈乞优答不允。

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长兴四年九月诏为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使制下弘昭面诉曰：臣厮养之才智谋极短遇陛下兴运骤至方镇常惧不任况内秉大权必孤奖擢伏乞别选才能上叱之曰：公辈皆欲去朕左右怕在眼前养尔辈何为弘昭退谢不敢复言。

符彦超为汾州刺史同光末为魏州军乱天下骚动诏彦超北京巡检朝廷先令内养吕郑二人监兵及仓库明宗入雒皇弟存诏单骑入河东与吕郑谋杀彦超张宪据城自卫彦超知之彦超部下杀吕郑存诏於衙城明宗。又令其弟龙武都虞侯彦卿来安抚遂请彦超入朝自雪六月彦超入覲明宗便殿召见抚谕曰：河东无事赖尔尽心也。翌日授建雄军留後未行属弟曹州刺史彦饶杀宣武乱军安辑汴州明宗甚喜召彦超曰：吾与尔父为先朝立社。我於仓皇中军民推戴。又得尔兄弟气力我更何忧却为我往河东抚育耆旧授检校司徒北京留守太原尹。

闵帝时宋令询自帝在藩时补为客将知书乐善动皆繇礼长兴中闵帝连殿大藩迁为都押牙参辅闾政甚有时誉闵帝深委之。

末帝时符彦饶清泰初以右千牛卫上将军充左右严卫都指挥使彦饶旧典禁军明宗朝立定乱之功今春以伯氏安州不治而入宿卫帝亲旧也。故复委任之。

安叔千新授振武节度使赐赴镇帝面谕狂虏侵寇以尔知虏情状所以委任赐戎服金带银器其牙兵赐物有差。又赐茶五百斤马五十匹。

汉高祖时杨。为枢密使上章以枢密万几平章四辅官要事重心力不堪乞解枢机冀逃咎悔帝命中使宣谕。曰：枢机之职舍卿用谁忽有此章莫有人离间卿否宣次宣徽北院使吴处裕在旁。言曰：枢密重地难以久处俾後来者迭居相公辞让是也。宣使还具言处裕道此即日出处裕为郑州防御使。

周世宗显德四年冬再幸淮甸命枢密使王朴兼东京留守京邑庶务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蹕都下肃如

也。

卷七十九

帝王部·庆赐

公羊传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泰山之_二乎！夫王者涣然出令沛然施恩浹洽於四方涵濡於万物其为大也。岂直斯乎！礼云：立春之日赏公卿诸侯大夫於朝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季春之月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廩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立夏之日乃行庆赐无不欣悦书云：大赉於四海而万姓悦服。又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云：蓼萧泽及四海也。此皆经义之著明者焉至。若合釀以昭慈_二饮以宣惠牛酒_二帛以振孤穷赐爵版授以宠耆老盖班王泽和人心表治道之隆平示生民之恺乐者也。然则古人有言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馀取其平施之义耳周武王克殷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於四海万姓悦服。

汉高祖为汉王二年二月赐民爵（爵者禄位民赐爵有罪得以减也。）五年五月诏曰：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

惠帝即位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满六岁二级（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谓作郎未经一岁二岁耳）宦官尚食比郎中（宦官闾寺也。尚主也。旧有五尚尚冠尚帟尚衣尚席主天子物曰：尚主文《书》曰：尚书。又有尚符玺郎也。汉仪注省中有五尚而内官妇人有诸尚）谒者执_二执戟武士骑比外郎（执_二执戟亲近陞卫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_二专韩信是也。骑骑也。本厩之御者後。又为骑因谓骑骑）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武士骑以上皆旧侍从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属）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律有斗食佐史。若今曹史书佐也。自五百石下至於佐史皆赐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审备其等也。）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斥上圻上也。斥开也。开土地为蒙圻故以斥言之四十金四十斤金也。近上二千石赐钱二万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家初十五税一俭於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今复之一云：秦作阿房之宫收大半之赋遂行至此乃复十五而税一）

元年十二月赐民爵户一级。

五年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

文帝即位下诏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问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大臣列侯宗室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男赐爵女子赐牛酒赐爵者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子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_二五日（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恩诏横赐得令聚会饮食五日_二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史记》赵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大_二五日）

景帝元年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三年十二月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赐民爵一级四年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七年二月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赐民爵一级中元年夏四月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五年六月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夏大_二。

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後者爵一级。

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_二九十复甲卒（二算复二口之算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

元光元年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

二年九月令民大_二五日。

元朔三年秋令民大 \equiv 五日。

元狩元年四月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後者一级。又诏曰：朕嘉孝悌力田哀夫老 \equiv 毛孤寡鰥独或匱於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赘会也。各遣就所居处赐之勿会聚）六年十月赐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从者帛（乘骑诸从者也。）蛮夷锦各有差。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 \equiv 五日。

四年十月行幸雍五 \equiv 赐民爵一级百户牛酒。

元封元年四月上登封太山还诏曰：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贷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自博至梁父凡五县今云：四县毋出算者奉高一县素以供神非 \equiv 限也。）

二年四月上祠泰山塞决河还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人四石六月甘泉宫生芝九茎赐 \equiv 阳都百户牛酒（都谓县之所居在宫侧者。且赐不遍其境内故止称其都非谓天子之都也。）

五年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杨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辑合也。物神也。会合海神之气合致於泰山然後修封总祭飨也。）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赐鰥寡孤独帛贫穷者粟。

六年三月祠后土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匹。

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令天下 \equiv 五日。

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二月幸东海登之罘浮大海冬赐所过户五千钱鰥寡孤独帛人一匹。

二月令天下大 \equiv 五日。

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宗室金钱各有差。

七月赦天下赐民百户牛酒。

四年六月皇后见高庙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徙三辅富人 \equiv 陵赐钱户十万。

五年六月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元凤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赐郎从官帛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吏民献牛酒者赐帛人一匹。

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於高庙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赐天下 \equiv 五日。

宣帝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鰥寡孤独各有差。

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

二年六月尊武帝庙为世宗庙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四年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赐丞相以下至都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赦天下。

地节三年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後者爵一级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金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人二十斤。

元康元年三月诏曰：乃者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懈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凰来仪庶尹允谐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鰥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赈贷勿收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三月以凤凰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三年春以神雀数集泰山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郎从官帛各有差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四年三月诏曰：乃者神雀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 \equiv 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

德厚屡获嘉祥非朕之任其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独各一匹。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_三玄稷降於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於承德殿铜池中允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净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雀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雀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所赈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租。

四年二月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统绪也。获珍物而心惊动也。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於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从四方来集於坛上帝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五凤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为父後者爵一级。

三年三月诏曰：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安匈奴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十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闾氏（闾氏音焉支）子孙昆弟及呼_三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秩訾。且渠当户皆匈奴官号也。訾音于移切。且音子余切）将众五万余人求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伊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安靡有兵革之事朕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於谷烛_口斋宫十有馀刻甘露降神雀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日鸾凤。又集长乐宫东关中树上（门外关内行马之里树）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馀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委蒙嘉瑞（委古屡字）获兹祉福书不云：乎！虽休勿休_三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哉！减天下口钱赦殊死以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大_三五日加赐鰥寡孤独高年者帛。

甘露二年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_三三年（一_三减钱三十也。）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三年二月诏曰：乃者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凰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长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独各有差赐民爵二级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二驷八匹）三老孝者帛五疋弟者力田三疋鰥寡孤独二疋吏民五十户牛酒。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三赐_三阳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左庶长天下当为父後者爵一级列侯钱各二十万五大夫十万。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三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

五年四月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疋弟者力田三疋鰥寡孤独二疋吏民五十户牛酒。

永光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三赦_三阳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过毋出租税。

三月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二年二月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

建昭五年二月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竟宁元年正月皇太子冠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天子女曰：公主秩比公也。王主诸侯王之女也。则公主谓王主者王自主婚谓公主者父自主婚也。）吏二千石黄金宗室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独钱帛各有差赐吏民五十户牛酒。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

河平四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

鸿嘉元年二月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

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赐阳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赐吏民如阳行所过无出田租。

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京师赐长安民牛酒。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即位大赦天下赐宗室王子有属者（属谓亲未尽尚有服者）马各一驷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

建平元年三月赐诸侯王公列侯丞相将军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钱帛各有差。

四年五月赐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秩满如真（时诸官有试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又赐初徵即位所过县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

四年二月赐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赐天下民爵一级鳏寡孤独高年帛。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疆为皇太子大赦增郎谒者从官秩各一等。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岁一岁也。）

二十九年二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

三十年四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

三十一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丙辰诏曰：予末小子奉承圣业夙夜震畏不敢荒宁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格於上下怀柔百神惠於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穡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癯粟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国从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系者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

永平二年十月行养老礼毕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飧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三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饌珍朕亲袒割执爵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朕固薄德曷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其永念慚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十一月帝幸河东所过赐二千石令长史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

三年二月立贵人马氏为皇后子旦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疾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二月诏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燠暖也。音于六反沐濯泽也。音木暄润之气也。）烦劳群司积精禱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十二年五月丙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癯贫无家属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三级郎从官二十岁已上帛百匹十岁已上二十匹十岁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书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五日。

十七年五月以祥物显应远人著化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

十八年四月己未诏曰：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後及孝弟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

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建初三年二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皇太子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七年八月饮酎高庙 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诏书云：祖考来格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质。又菲薄仰惟先帝 之情前 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悲伤感怀乐以迎哀以送往虽祭已如在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飨之岂忘克慎肃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

九月车驾进幸邺劳飨魏郡守令已下至於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劳赐常山赵国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

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诏曰：乃者凤凰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白鸟神雀甘露数臻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其赐天下吏爵人三级高年鰥寡孤独帛人一匹经曰：无侮鰥寡惠此茕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 五日赐公卿以下钱帛各有差及雒阳人当 者布户一疋城外三户共一疋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九月壬辰诏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东观记曰：凤凰见肥城句窳亭槐树上《古今注》云：黄龙见洛阳元延亭部窳音庾）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布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诗云：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他如赐爵故事。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布各有差。

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谓加冠於首仪礼冠者先筮日後筮宾东观记曰：时太后诏袁安为宾赐束帛乘马）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 五日庚辰赐京师民 布两户共一匹。

十月癸未行幸长安诏曰：北狄破灭名王仍降西域诸国纳贡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寤寐叹息想望旧京其赐行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差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四年八月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 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三月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赐博士员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十五年九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

十一月车驾巡狩还宫赐从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

元兴元年十二月立皇子隆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加元服大赦天下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为父後及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流民欲占者人一级。

六年五月旱丙寅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还赎赐爵各有差。

元初元年正月甲子改元赐民爵人二级孝弟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鰥寡孤独笃癯不能自存者 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

永宁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皇太子赐王主三公列侯以下至郎吏从官金帛。又赐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建光元年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公卿以下钱帛各有差四月赐鰥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 人三斛。

延光元年三月大赦改元赐民爵及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级加赐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贞妇帛人二匹。

三年二月济南上言凤凰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帛五十匹丞三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凰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

顺帝以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即位己卯赐公卿以下钱 \equiv 各有差。

永建元年正月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

二月赐百官随辇宿卫及拜除者各有差。

十二月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赐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为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帛一匹。

阳嘉元年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永和四年四月戊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太子恢为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赐爵人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天下赐吏更劳一岁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後及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赐河间渤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大夫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永兴二年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赐所过道旁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延熹二年十月行幸长安赐长安民粟人十斛园陵人五斛行所过县三斛。

灵帝建宁元年二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帛各有差献帝建安九年十一月赐三公以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赐以为常制。

十年九月赐百官尤贫者金帛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一级孝弟力田二级赐诸王侯公卿以下 \equiv 各有差。

延康元年四月饶安县言白兔雉见赐饶安田租渤海郡百户牛酒大 \equiv 三日。

魏文帝初嗣丞相魏王位以汉延康元年二月赐诸侯王将相以下大将粟一万斛帛一千匹金银各有差等。

黄初元年十一月受汉禅赐男子爵人一级为父後及孝弟力田人二级封爵增位各有差。

三年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癯及贫不能自存者赐 \equiv 。

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於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

景初二年十二月辛巳立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 \equiv 。

齐王正始元年八月车驾巡省雒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各有差。

陈留王以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嗣位大赦赐民爵及 \equiv 帛各有差。

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魏禅赐天下爵人五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 \equiv 人五斛丁卯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騫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充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沉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彧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 \equiv 为 \square 阳公其馀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并增位二等戊辰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

三年九月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四年正月律令成封爵赐帛各有差庚寅诏曰：使四方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勤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於不倦每念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收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

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

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咸宁元年二月以奉禄薄赐公卿以下帛各有差。

二年正月赐诸散吏至於士卒丝各有差。

十月丁卯立皇后杨氏赐王公以下及於鰥寡各有差。

太康元年三月以吴平大赦改元大 \equiv 五日恤孤老困穷。

二年三月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

十年十一月帝疾瘳赐王公以下帛有差。

惠帝永平元年二月甲寅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五月赐孝弟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

十一月大 \equiv 五日。

永宁元年四月齐王 \equiv 等举兵诛赵王伦乘舆反正大赦改元孤寡赐 \equiv 五斛大 \equiv 五日。

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

太安元年六月癸卯立清河王遐子翬为皇太子赐孤寡帛大 \equiv 五日。

元帝大兴元年三月即位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明帝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天 \equiv 三日赐鰥寡孤独帛人二匹。

成帝以太宁三年闰三月己丑即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赐鰥寡孤独帛人二匹。

咸和元年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 \equiv 五日赐鰥寡孤老米人二斛咸。

康元年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 \equiv 三日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五斛康帝以咸康八年六月甲午即位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

穆帝升平元年正月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二等。

八月立皇后何氏大赦赐孝弟鰥寡米五斛逋租宿债皆勿收大 \equiv 三日。

简文帝以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即位戊午大赦天下大 \equiv 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顺忠贞鰥寡孤独米人五斛己未赐桓温军三万人人希一匹米一斛。

孝武宁康三年八月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二等。

太元元年五月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

义熙元年桓玄诛乘舆反正大赦赐百姓爵二级鰥寡孤独 \equiv 人五斛大 \equiv 五日。

後魏道武登国二年正月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

三年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馀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

六年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於大碛南林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各有差十二月既灭卫辰车驾次於盐池自河以南诸部悉平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馀万匹牛羊四百馀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

七年五月班赐诸官马牛羊各有差。

十年破慕容宝众获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馀万计班赏大臣将校各有差。

皇始二年十月破慕容贺ら众获其所傅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班赐功臣及将士各有差天兴二年二月大破高车杂种还次牛川及薄山刻石记功班赐从臣各有差。

七月辛酉大阅於鹿苑餼赐各有差。

三年正月赐群臣布帛各有差。

天赐元年十有一月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三千馀人。

明元永兴三年七月戊申赐卫士 \equiv 三日布帛各有差。

辛酉赐附国大夫锦 \equiv 衣服各有差。

四年八月壬子命民大三日己卯赐王公以下至宿卫将士布各有差。

五年二月赐阳平王熙及诸王公侯将士布帛各有差神瑞元年正月辛巳幸繁二赐王公以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

二年正月车驾至自北伐赐从征将士布帛各有差二月赐附国大渠帅朝岁首者缿帛金各有差。

泰常五年正月庚戌朔自薛林东还至於屋窋城享劳将士大二日班禽兽以赐之。

七月丁未幸中太室赐从者大。

七年正月自中西行幸屋窋城赐从者大三日蕃渠帅缿帛各有差。

太武始光二年十月车驾至自北伐以其杂畜班赐将士各有差。

三年正月车驾至自北伐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

七月筑马射台於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军长驰射中者赐金帛缿絮各有差。

四年正月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缿帛马牛各有差。

七月筑坛于祚岭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帛缿絮各有差。

八月至自西伐饮至策熏告於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神四年正月平赫连定车驾次於木根山大享群臣赐布帛各有差。

二月癸酉车驾还宫饮至策熏告於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

延和元年八月讨冯文通二冀阳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三年正月乙未车驾次於汝水太飨群臣班赐各有差。

太延元年六月诏曰：比者以来祲瑞仍臻其令天下大五日。

正平元年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於江上文武受爵三百余人。

三月车驾至自南伐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

文成以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位改兴安元年十二月甲申文武各加位一等（初帝班赐百僚谓征北将军源贺曰：朕大赉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谦退也。贺辞固使取之贺唯取戎马一匹而已）。

二年正月戊戌诏曰：朕以眇身纂承大业惧不能宣慈惠和宁济万邦夙夜兢兢。若临渊谷然即位以来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不可胜数。又於苑内获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孙长寿群公卿士咸曰：休哉！岂朕一人克臻斯应实繇天地祖宗降之所至也。思与兆庶共兹嘉庆其令民大三日。

太安四年二月行幸辽西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於上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於海滨。

和平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於怀楼新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祿日臻长享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僚咸曰：神明所授非人所为也。诏天下大三日。

孝文延兴三年十月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於怀州所过问民疾苦赐高年孝弟力田布帛。

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华殿赐以衣服。

四年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师以由绫绢布百万匹及南伐所俘赐王公以下。

七月壬子改作东明观诏会京师耆老赐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

五年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赐孝弟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帛有差。

四月壬子以南俘万馀口班赐群臣。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者衣服。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享百僚於太极殿乙丑诏曰：夫骏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锡马赐车君人之恒惠今诸边君蕃裔皆处集象魏趋锵紫庭贡享既毕言旋无远各可依秩赐车旗衣马务令优厚其武兴宕昌各赐锦采缿广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事至都亦宜赉及可赐三百命数之差皆依别牒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诏赐民为父後者爵一级为公士曾为吏属者爵二级为上造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八月帝南伐车驾至泗州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路见眇跛者停驾亲问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五斛戊辰济河诏雒怀并泗所过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布二匹十月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赐爵一级应募者加二级主将加三级。

十八年车驾南巡诏相兖豫三州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赐粟五石帛二匹。

八月帝幸怀朔诸镇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窘孤老赐以粟帛。

十一月辛未朔诏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以二帛。

十二月车驾南伐丁卯诏鄂豫二州之民百龄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寡鰥老不能自存者赐以二帛。

十九年正月讲武於汝水之西赉六军。

四月车驾幸彭城辛亥诏赐百岁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赐以二帛己未行幸瑕丘诏宿卫武官增位一级庚申行幸鲁城诏赐兖州民爵及粟帛。

五月帝自南伐行饮至之礼颁赐有差六月帝自伐齐回诏济州东郡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百年以上赐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赐二帛。

十月甲辰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八十以上赐爵三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痼疾不能自存者赐与二帛。

十二月甲子引见群臣於光极堂班赐冠服。

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皇子恪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二级。

二月乙丑诏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甲寅诏汾州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五月车驾二渭入河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华县令七十以上假荒县庶老以年各减一等七十以上赐爵三级其营船之夫赐爵一级鰥寡孤贫穷二废疾各赐帛二匹二五斛。

宣武景明二年二月庚午宿卫之官进位一级。

三年七月诏加文官从征显达宿卫者二阶二散者一阶。

十二月飨群臣於太极前殿赐帛有差以殿初成也。正始四年九月诏曰：朕秉历承天履年将纪徙正宫极岁浹归馀台懿茂亲祗勤已久列司英彦庸绩未酬非所谓有功见知赏以时及其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百官悉进位一级延昌元年十一月诏曰：朕运承天休统御宸宇太子体籍灵荫肇建宫华明两既孚三善方洽宜泽均率壤蒙二庶裔其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

孝明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乙丑进文武群臣位一级。

熙平元年二月克硖石三月以硖石俘虜分赐百僚神龟元年正月诏曰：朕冲昧抚运政道未康民之疾苦弗遑纪恤夙宵矜慨鉴寐深怀眷彼百龄悼兹六极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粟五斛帛二匹。

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内外百官进位一等。

孝昌元年六月癸未大赦改年诏文武之官从军二百日文官优一级武官优二级。

孝庄建义元年四月诏从太原王尔朱荣督将军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两阶武官三阶。

永安二年四月诏内外百寮普二加三级庚子诏太原王尔朱荣将士二加二级。

是月。又诏上党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

七月戊辰破元颢庚午车驾入居华林园大赦诏随驾文武诸立义加二五级河北执事之官二级河南立义及迎驾之官并中途扈从亦二级。又诏诸州郡遣使奉表行营者普加一大阶。

三年十月戊申皇太子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寮二加二级前废帝初即位改普泰元年三月诏内外文武普二四阶合叙未定第者亦沾一级颍川王尔朱兆彭城王尔朱仲远陇西王尔朱天光乐平王尔朱世隆常山王尔朱度律车骑仪同三司高欢都督斛斯椿下军士普二六级。

後废帝以普泰元年十月即位文武百官普_三四级出帝太昌元年五月乙巳幸华林都亭宴群臣以班贲有差。

六月戊寅诏内外百官普_三六级在京百寮加中兴四级义师将士并加军_三六级在邺百官三级河北同义之州两级河桥建义者加五级关西三级。

八月壬戌朔齐文襄王来朝宴射班贲部下各有差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车驾幸崧高石窟灵岩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

八月己丑齐文襄王来朝帝宴於华林都亭班贲部下各有差。

後周闵帝元年（时不建纪号）正月辛丑受西魏禅即天王位丁未会百官於乾安殿班赏各有差。

三月庚子会文武百官班赐各有差。

九月庚申诏曰：朕闻君临天下者非繇一人时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_三封者宜各进两大阶。

明帝二年七月顺阳献三足乌诏文武官并进二级武成二年三月辛酉重阳卜成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园赐钱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戊申改元诏曰：加号既新惠泽宜洽文武百官各增四级是。

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赐百官各有差。

二年五月庚午以山南众瑞并集百官及军人普_三二级。

天和元年正月癸未改元百官并加四级。

三年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行亲迎之礼丁未大会百寮及四方宾客於路寝赐衣马钱帛各有差。

建德元年四月癸巳立鲁王_三为皇太子百官各有封级。

十一月庚戌行幸羌桥集京城以东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

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

二年六月壬子皇孙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阶。

三年十月行幸同州十一月戊子至自同州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丙午以平齐论定诸军熏置酒於齐太极殿会军士以上颁赐有差。

宣帝大象二年二月丁亥赐百官及民大_三。

隋文帝开皇二年十月庚寅帝疾愈享百寮於观德殿赐钱帛皆任其自取尽力而出。

三年三月庚申宴百僚班赐各有差。

四年八月以秦王俊纳妃宴百僚班赐各有差。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诸将班赐各有差。

九年四月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平陈将士班赐各有差初大军出时敕有司曰：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内筑五塚当悉赐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帝御玄堂大射陈其奴婢货赂会王公文武官七品以上武职领兵部督以上及诸考使以射之。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有事於南郊壬子宴百僚班赐各有差。

十七年二月壬寅以河东王昭纳妃宴群臣班赐各有差。

五月庚申宴百僚於玉女泉班赐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赐百官。

炀帝大业五年二月戊申帝自东都还丙辰宴耆旧四百人於武德殿班赐各有差。

六年四月丁未帝在江都宴淮南父老班赐各有差。

七年二月己未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颁赐各有差。

八年四月丙申赦诏高年之老赐以粟帛兼赐天下大_三。

十一年正月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班赐各有差。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位戊辰宴群臣赐帛有差七月己未赐百僚及义士布帛各有差八月庚子宴设三品以上赐杂采各有差十一月己酉太宗降薛仁果帝闻而大悦因置酒高会奏九部乐赐群臣钱各有

差癸亥太宗凯旋献俘甲子帝置酒宴旋师及骨咄禄特覲於玄武门赐帛各有差十二月乙酉幸周氏坡过故庄丙戌校猎置酒高会极欢而罢赐钱绢各有差。

二年二月癸巳宴群臣奏九部乐赐钱各有差极欢而罢五月戊辰宴并州从五品以上於仁寿殿帝极欢赐帛各有差。

三年四月壬戌太宗平开州悉复（故地）帝大悦置酒含章殿宴群臣极欢遣入御府赐繒采皆重负而出六月癸丑幸昆明池宴从官赐钱各有差八月庚戌宴群臣奏九部乐於庭赐布帛各有差。

四年四月壬寅皇太子建成北讨班师帝於玄武门宴劳将士赐帛各有差五月丁丑以太宗平王世充献捷於京师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七月戊辰宴群臣奏九部乐於庭帝举酒属百官极欢乃罢赐钱帛各有差九月癸亥赐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赏金银绫绮各有差闰十月乙卯幸稷州已未次於武功旧庄从官赐钱各有差庚申召父老故吏男女数百人置酒高会赐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丑赐群臣大射於玄武门贐采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从官赐帛各有差三月己酉宴群臣及京城父老赐帛各有差七月丙戌以太宗征刘黑闥班师宴旋师赐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以上於昭德殿赐帛各有差四月己未幸故宅改名通义宫置酒高会赐从官帛各有差十月甲辰宴群臣赐物各有差庆有年也。

七年三月己卯幸琅琊公主第宴从官五品以上贐各有差四月癸卯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丙午宴王公亲屬於文明殿帝赋诗王公递上寿赐帛各有差七月壬子幸东宫从官下至胥徒颁赐有差。

八年正月甲寅幸太宗第宴五品以下赐帛各有差二月甲午幸齐王元吉第宴五品以上贐物各有差五月乙巳宴五品以上及外戚於内殿赐采极欢而罢十二月庚辰狩於鸣犊泉之野辛巳还宫宴从官贐物采帛各有差。

九年六月癸亥立太宗为皇太子所司具礼以时册命宴群臣赐帛各有差。又诏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既溥天同庆宜加惠泽为父後者。若有熏爵皆令袭继诸赤牒拟授职事官见任者并即为真其已得贐者参选之日听依阶叙文武官人节级颁赐务存优给称朕意焉。

七月高祖传位於太宗称太上皇後四年乃徙居大安宫，於是亲侍輿攀百僚陪从太上皇甚悦置酒高会极欢而罢赐物各有差。

太宗後与公卿谒太上皇於戢武殿置酒为欢乙夜方散赐帛各有差。

後太宗演武於城西太上皇亲劳将士置酒於故未央宫宴三品以上极夜方散赐物各有差。

卷八十

帝王部·庆赐第二

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於东宫大赦天下文武官五品以上先无爵者赐爵一级六品以下加熏一转甲戌宴群臣於显德前殿赐帛各有差。

贞观二年五月丙申以夏麦大稔宴群臣奏九部乐於庭赐物各有差。

六月庚寅皇太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月生者粟帛。

九月壬子宴群臣奏九部乐赐帛各有差赐天下大 \equiv 三日庆有年也。

十一月甲子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四年二月甲寅赦诏赐天下大 \equiv 五日己亥幸温汤赐从官帛有差。

三月戊辰宴三品已上於林光殿赐物各有差。

七月辛卯太上皇不豫有瘳诏曰：尚齿崇孝德教所先飧饩是加义超常等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老人八十以上并孝子旌表门闾者并宜节级赐物以申飧宴庶使万国之内同此欢心施於四海皆知朕意壬辰宴群臣於芳华殿极欢而罢赐帛各有差十月幸陇州诏岐陇二州八十以上鰥寡笃疾及旧任二州杂职佐史以上赐物各有差百岁以上就加优恤辛丑校猎於贵泉谷赐将士帛有差丁巳宴从官及武功父老赐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皇太子诞育宴三品以上於临华殿赐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癸酉大_三於昆明池甲戌宴群臣赐从官帛各有差。
己卯幸左藏库赐三品以上帛各重负而出。
四月甲辰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八月己卯以大有年赐群臣羊酒宴乐於其家。
十一月己卯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十二月丙午幸温汤新丰赐高年帛有差。
六年正月宴蛮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赐帛各有差。
三月戊辰幸九成宫丁丑诏行经之所八十以上及孝子顺孙鰥寡_口独赐以粟帛。
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九成宫丹青殿赐从官帛各有差。
四月癸卯醴泉出丹青殿之西命公卿以上示之因置酒於侧赐帛各有差。
七月宴三品以上於丹青殿赐帛各有差。
八月宴近臣於丹青殿楼帝甚_卜_三夜分乃散各赐钱帛各有差。
闰八月帝在岐州皇太子来朝丙申宴东宫官属赐帛各有差乙巳宴岐州父老赐帛各有差。
九月幸庆善宫宴从官故老赐帛各有差。
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於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蛮夷十馀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乃罢赐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丙午以皇太子承乾加元服降死罪以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天下大_三三日戊申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九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纳妃苏氏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两仪殿赐帛各有差戊辰宴长安父老於玄武门赐以_三帛。
三月幸雒阳宫丙午宴从官赐物各有差癸卯宴雒阳父老於乾元殿赐以粟帛。
十一月丙午宴五品以上及蕃夷於贞观殿赐帛各有差。
十二年二月壬子宴雒阳父老赐帛有差。
十三年正月乙巳帝朝於献陵三原县人年八十以上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鰥寡_口独有笃疾者赐物各有差宿卫陵邑中郎将齐士员及三原令已下各赐爵一级。
十四年正月己酉宴群臣及吐谷浑王河源王慕容诺曷钵於玄武门赐物各有差甲寅幸魏王泰宅赐泰府寮及同里老人各有差。
十二月赐_三三日。
十五年正月辛巳如雒阳所过州赐高年笃疾_三帛有差。
四月乙未诏雒州笃疾及鰥寡_口独不能自存者各赐米两石五月壬申并州道士及僧父老等二百人诣阙上表称太原王业龙兴之地登封礼毕伏愿临幸帝赐宴於武成殿各赐物而遣之。
十六年十一月西狩於武功甲子赐所幸六县高年笃疾_口独毡被_三帛各有差是日幸庆善宫召武功之郃城立节三时丰义四乡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宫侧数百人赐宴毕赐帛各有差。
十七年四月丙戌诏立晋王为皇太子。又立晋王妃帝御承天门大赦文武职事九品以上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一级鰥寡_口独笃疾之徒量加赈恤赐天下_三。
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馀人诣阙称陛下发迹太原皇太子疏爵晋藩臣等不胜庆幸今来奉贺帝赐宴及物以遣之。
闰六月庚申薛延陀可汗突利设献马帝於慎思殿大飨百寮盛陈宝器奏庆善破陈乐并十部之乐及_勺末跳丸舞剑之技突利设再拜上千万岁寿赐物各有差。
十一月诞皇太孙宴宫寮於弘教殿赐物有差。
是月以贞石表瑞赦制率土赐_三三日。
十九年二月征辽所经州县高年及鰥寡孤独笃疾赐粟帛各有差。
十月征辽班师次营州戊申诏营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以下各颁赐绵绫锦数千万段癸酉至幽州甲戌宴从官三品以上赐物有差。

十二月辛酉帝在定州三品以上及四品中书门下四品以帝疾瘳诣阁上礼诏引文武五品以上预宴将夕乃罢赐物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帝自定州幸并州庚辰引从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赐物各有差。

二月诏辽海人无战熏者加熏官一级乙未发并州庚申赐高年所过鰥寡孤独笃疾粟各有差。

七月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飞霞殿丝竹递奏群臣上寿极欢而罢赐绫锦各有差。

八月幸灵州庚辰至泾州赐高年及鰥寡孤独笃疾粟帛各有差。

二十一年正月甲寅以铁勒诸部并为州县中外安诏赐诸司及京城百姓大三日。

二十二年正月己未奏十部乐会四夷君长於天成殿王公称觴上寿赐帛各有差。

三月丙辰至玉华宫赐行幸所过高年笃疾粟帛各有差。

二十三年五月以甘露降大赦天下八十以上各赐粟帛鰥寡独及笃疾者量加赈贷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即位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熏官一级。

永徽三年正月丁亥率公卿耕於藉田赐群官帛各有差。

二月甲辰宴三品於百福殿极欢赐以锦采各有差三月丙辰御观德殿陈逆人房遗爱等口马资财为五塚引王公诸亲蕃客及文武九品以上大射赐之。

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赐熏一转大三日。

六年正月壬申亲谒昭陵还行宫诏左监门员外将军常基在此宿卫进爵一等陵令陵丞各加一阶并节级赐物。

二月乙巳皇太子忠加元服诏内外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赐熏一级大三日。

十月立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赐粟二石绵三帛百岁以上各赐粟五石锦十帛鰥寡独及笃疾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恤。

显庆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大赦文武职事九品以上五品以下子为父後者各加熏官一转亡官失爵并宜量叙诸年八十以上各赐粟帛鰥寡孤及笃疾之徒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恤赐天下大三日己卯宴文武群臣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赐物各有差。

十一月乙丑皇太子显生京职事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加熏官一级仍赐宴贄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辛酉幸雒阳宫癸亥御贞观殿宴从行文武官及雒州父老宗姓等赐物有差诏百岁以上各赐毡被一具袍一领绵绢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问九十以上各赐绵绢五段十月幸郑州以高祖在隋尝守荥阳诏曰：百姓免一年租赋八十以上老人及鰥寡独等赐粟帛各有差。

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加元服大赦天下文武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孙为父祖後者各加熏官一级大三日。

闰十月辛巳以驾幸东都诏所经处八十以上老人赐毡袍绵绢及粟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宴从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赐帛有差赐三日。

八月癸未以讨平百济赐天下大三日。

龙朔二年七月丁亥以皇子旭轮满月赐三日京官五品以上并诸亲等为诞皇太子上礼，於是九品以上咸预宴乐赐物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丁丑幸旧宅宴群臣赐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御朝觀坛受朝贺大赦改元诸行从文武官及见朝觀岳牧二京留守并边要州都督刺史三品以下并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授一阶诸老人八十以上者版授刺史司马县令妇人版授郡县君并节级量赐粟帛天下百姓年二十以上八十以下赐爵一级丁丑诏诸行从文武官入见朝觀诸王岳牧二京留守及守捉边要长官三品以上前赐爵一等者宜更加为二等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前加一阶等者七品以上宜加二阶八品以下更加熏官一转诸非行从内外职事官三品以上加爵一等四品以下各加一阶。

四月甲辰至京师是日御景阁宴群臣设九部乐颁赐繒采各有差。

总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献食贺破高丽帝御玄武门之观德殿宴百官设九部乐极欢而罢赐各有差。

二年九月幸岐州以高祖尝为扶风太守故曲赦岐州仍赐高年衣服粟帛各有差。

咸亨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宫成帝亲逆太子入宫五品以上及诸亲并从宴会奏乐极欢而止赐物有差。

十月驾在九成宫乙未皇太子纳妃裴氏礼毕曲赦岐州大_二。

上元元年八月壬辰追尊宗庙大赦改元大_二三日帝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之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厢。

二年正月敕内外文武官职事四品五品任经十年已上未得阶及六品以下出身经十五年以上历职清勤无殿犯者宜令所司具以名闻其有廉能著称清苦奉公不须限以居职年月亦以名闻，於是各赐一阶。

三年三月甲辰自汝州温汤还东都诏免汝州田租之半八十以上老人节级赐帛。

仪凤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寮及诸亲於九成宫之咸亨殿日晏而罢赐采物有差。

永隆元年八月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大赦大_二三日。

二年二月辛巳特赐京官九品以上大_二三日。

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元大_二三日。

弘道元年二月改元大赦老人年八十以上并妇人并节级量赐粟帛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间终身勿事鳏寡孤独笃疾不能自存者量加赈给见任内外官五品以上经四考及守五考经三考六品以下计满三考政有清勤状无私犯者各加一阶。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丙午即位大赦内外文武官加两阶三品以上加爵二等入五品等特减四考大_二五日。

二月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内外官预陪位者赐勋一转大_二三日。

九月壬午帝亲祀明堂礼毕制京文武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上各加一阶外文武官九品以上赐熏一转皇亲嗣王郡王仍许佩金鱼袋内外职事官三品以上及四品清官并中书门下五品官父已亡者并量加追赠自弘道已前经任相三年已上及泰府晋府寮佐四品以上并食实封功臣虽经罪责不至破家子孙无任京官者特宜优与一官英府周府旧寮五品以上子孙亦宜准此天下百姓为父後者各赐爵一级大_二三日。

十一月壬子帝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大赦天下京官文武官及朝集使九品以上加一阶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外官九品以上赐熏一转天下赐_二三日二年十月戊戌至自东都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从官文武官九品已上赐爵。

景隆元年九月受尊号礼毕敕诏改元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熏一转。

二年二月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_二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仍大赦天下内外五品以上官母妻各加邑号一等十一月己卯安乐公主降武延秀礼毕大赦赐_二三日。

三年正月癸酉幸荐福寺赐从官帛有差。

八月己巳幸安乐公主山池宴从官赐缙帛有差。

十一月乙丑南郊大赦文武官及应集考使别敕陪位官边州都督刺史诸军大使副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上加一阶应入三品者三品减四考五品减三考听入外文武官赐熏一转天下大_二三日。

十二月甲午幸新丰之温汤从官赐熏一转睿宗初为安国相王景隆四年六月庚子夜临淄王平韦庶人辛丑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楼大赦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上加一阶应入五品不限以年考四等以下及诸亲赐勋三转。

唐隆元年甲辰即位大赦天下制内外官三品以上各加爵一等四品以下各加一阶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子承父後者各赐一转。

景_二二年四月壬寅大赦天下京官四品以下加一阶外官赐熏一转三品以上各赐爵一等天下大_二三日。

八月乙卯以高祖旧宅枯柿树重生天下赐_二三日太极元年正月戊子籍田乙丑大赦改元内外官四品以下加一阶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天下大_二三日延和元年五月戊寅亲祀北郊改元内外官陪见大礼者赐熏一转大_二五日。

八月庚子传位於皇太子甲辰大赦改元为先天内外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赐熏两转五品以

上子为父後者赐熏一转天下大 \equiv 五日。

玄宗先天元年九月庚午御长乐门加诸王公主实封各有差三品以上各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

二年七月诛左仆射窦怀贞等大赦天下文武官三品以下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

九月己卯宴王公百僚於承天门赐物有差。

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朔大赦改元内外官赐熏一转。

二年正月丁亥立皇太子大 \equiv 三日。

五年二月甲戌行幸至东都制曰：朕自临天下未至於雒虽二京出游盖惟帝典五载来巡肇於即事念兹扈从特有加恩南北衙应从官三品以上各赐物四十段四品三十段五品二十段六品七品十五段八品九品十段从飞骑万骑各赐物五段鸡坊小儿赐物三段三卫检 \equiv 交监门直长引驾等发京宿卫执事不阙者简日优量其置顿营幕桥道等使各赐物递加从官一等仍与中上考缘路刺史上佐县令祇承顿事并专知客各准从官吏与赐亦与中考卫士掌闲幕士等各赐物两段。

六年正月甲子陇右节度郭知运获吐蕃献俘特诏曰：王者六师必存止杀国之主柄。且贵先赏今吐蕃背盟我军献捷执讯获 \equiv 鬼以舍於平人归马休牛不资於国用利以和义思与卿大夫共之其马及 \equiv 牛等并赐京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所繇节级分与。

十月癸亥帝将还西京御楼河南及怀汝郑父老赐帛有差。

十一月辛卯至自东都丙申亲谒太庙下诏内外官三品以上有庙者赐绢三十匹以修祭服俎豆缘谒庙亚献 \equiv 王守礼终献宋王宪各赐绢三百匹夹侍岐王范薛王业各赐绢二百五十匹自馀行礼及供三品以上赐绢一百六十四匹四品一百四十四匹五品一百二十四匹六品一百匹七品八十四匹八品六十四匹九品四十四匹鹵簿六引官各减一等押仗官。又减一等摄官依本官给有兼充诸使者加一等两京文武官并朝集使诸方通表一品七十段三品六十段四品五品五十段六品七品四十段九品三十段行从者加一等皇亲诸亲准品等礼仪置顿营幕使各赐物一百段副使八十段判官及修定仪注官各减赐一分之二行所州县刺史上佐县令等各准行从官与物其给赐人应两处以上请者从一多纪为准有庙官之赐听兼给缘谒庙有所修造专当官及当顿官始末不绝者各赐一中上考行事齐郎及权补充者各赐物十段 \equiv \equiv 阶者各赐十五段三卫飞骑万骑并仗内无品人等赐五段十月正蕃卫士等各赐三段。

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国学行齿胄礼丙子诏曰：儒道惟百王之政元良乃万国之贞属太学举贤宾庭贡士当其谒讲故行齿奠所以宏风阐教尚德尊师宜有颁锡以成光宠陪位官一品宜赐五十疋二品三品四十疋四品五品三十疋六品七品二十疋八品九品十五疋缘行礼及别职掌者各递加一等六品以下五疋为等五品以上十疋为等坐主加二等学生赐物三疋待举者及诸方贵人各赐五疋八年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丙寅宴百官於太极殿诏曰：皇太子以守器之重有成人之量为阳和肇岁甲子惟日加乃元服循於旧章庆因雷 \equiv 存欢泊 \equiv 上王公卿士中外寮き布以慈惠广兹颁赐应在会官一品一百疋二品九十疋三品八十疋四品六十疋六品五十 \equiv 七品四十段八品九品二十段诸州都获都督刺史上佐诸军及副使亦同在会例宜以当处物给。

九年三月戊午宴朝集使赐物有差。

十一月庚午冬至大赦天下内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阶三品以上加爵一等大 \equiv 三日。

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赐物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群臣赐帛有差己酉命妇朝会赐帛有差二月丁丑幸东都至望春顿颁赐从官及将士等束帛有差。

十一年正月己巳发东都北巡狩制其行幸所至耆老各赐物三段庚辰幸潞州诏曰：朕巡狩晋阳观风问俗肆觐群后存问百年诸侯待於境者仰惟故事今停跸潞州劳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迎驾父老道士僧尼等远来至此颇亦艰辛宜并令预会刺史赐物四十疋父老以下各赐物三疋癸巳行幸北都诏太原府预宴官共赐物二千疋父老及吏人等共赐物一万疋诸老年八十以上赐物五段版授上县令仍赐绯九十以上赐物七段版授上州长史赐绯百岁以上各赐物十段版授上州刺史仍赐紫。

二月壬子祠后土於汾阴之 \equiv 佳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徘徊绕坛日扬其光有司奏 \equiv 坛掘地获

古铜鼎二其大者容一斗色皆青。又获古<专瓦>长九寸上有篆书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又有赤兔见於坛侧制曰：自古受天之命作神之主崇德祀地尽孝配亲存乎！礼经不可阙也。朕承累圣之绪仗卿士之力方隅清谧宇宙■安北狩并都南辕汾上览汉武故事修葺旧祠时惟仲春地气萌动将先政本为农祈■斋戒惟寅稟盛惟洁仲尼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岂非躬尽孝敬以致神祈乎！而经始■坛宝鼎出地奠兹币玉荣光塞河将何以幽答神心上膺灵贶朕。又惟焉今大典克举美祥允洽自天之■岂予一人思与百辟同兹嘉庆亚献■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各赐物七百疋申王■岐王范薛王业各赐帛五百疋馀升坛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各加一阶应入三品五品见任四品以上官先授三品四品以上阶经三十考者六品以上官先授五品六品以上阶经十六考者令所司勘责奏听进止诸缘大礼有职掌官赐熏两转馀陪位官赐熏一转中书门下三品六尚书御史大夫食实封三品以上功臣各与一子官其立功万骑身亡没者虽预创业不见盛时念功思旧情有感惻并令所司捡勘亦各与一子官改汾阴县为宝鼎县官同升坛官例赐一阶。

十一月戊寅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制升坛行事官及供奉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赐一阶内外文武官及致仕并前资陪位者赐熏一转亲王公主各与一子官其诸军节度大使及三都留守虽不陪位资寄既重特宜同升坛官例百岁老人赐帛五段粟五石县令至其家存问给付亚献■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各赐物一千匹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各赐物五百疋三王後赐物一百疋二品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八品九品三十疋郡王县主各赐物八十疋天下赐■三日京城五日。

十二年二月戊申大■辛亥诏曰：大■之会与人同欢或虑远方观者来往狼狽其四夜并宜开坊门府县金吾严加捉搦。

三月庚午宴朝集使於紫宸殿赐物有差。

十三年东封十月庚午至濮州河南北五十里内父老皆献牛酒还其牛酒各赐帛二疋遣之。

十一月壬辰封禅礼毕大赦天下诏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赐一阶■王守礼宁王宪岐王范薛王业各与一子三品官公主嗣主郡主县主各与一子官其应行从文武官加阶之外并赐熏两转孔子後褒圣侯优与处分天下致仕官各依本品赐一季禄及束帛诸蕃侯王酋长来会礼者各加一官天下赐■三日丁酉徐曹亳汴许仙豫等州父老献牛酒还其牛酒各赐帛二疋。

十二月己巳至东都京兆父老及道士僧尼三百余人诣阙拜贺共赐帛三百段遣之。

十五年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群臣於武成殿各赐衣一袭。

十一月庚子御含元殿宴群臣赐帛有差。

十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群臣赐帛有差。

十七年十一月谒桥陵毕大赦诸州父老百岁以上赐帛十段九十以上赐五段八十以上赐三段献陵昭陵定陵官使并管陵县官各别加一阶内外赐文武官三品以上加爵一等四品以下赐一阶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潭赐物一千疋■王守礼宁王宪薛王业各赐物八百疋忠王□隶王治鄂王■光王■居等各赐物七百疋中书门下赐物五百疋开府王毛仲赐物三百疋皇亲五等以上诸亲三等以上及文武百寮各赐物有差。

十八年正月丁巳亲迎春於东郊诏赐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宁王宪赐物一千疋文武百官及有职掌等各赐束帛有差率土之内赐■三日。

十九年十一月壬子幸东都敕亲王赐物八十疋嗣郡王六十疋一品二品五十疋三品四十疋四品五品三十疋六品七品二十疋八品九品十段三卫引驾细引飞骑万骑各四段■骑弩手幕士主膳供膳及诸色白身人等各三段知顿使知营使各六十疋知顿御史四十疋知骑御史及知顿判官知营幕官赐物各加一等突厥吐蕃使共赐物五百疋令鸿胪等据蕃望高下节级分付供顿州百姓所缘顿差科及充夫匠杂祗供人等宜放今年地税应定供顿县官各与一中上考。

二十年二月诸州朝集使还宴之朝堂送之赐帛各有差。

十一月北巡狩庚申祀后土毕大赦天下诸州耆老百岁以上赐粟五石八十以上赐粟三石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潭赐物一千疋■王守礼宁王宪薛王业各赐物一千疋忠王浚以下各赐物三百疋裴光庭萧嵩弼亮朕躬宏益思远不有优异何殊等夷加阶赐爵之外各与一子官仍各赐物三百疋二王後及

长公主嗣主郡主县主各赐物二百疋行从文武官并节级赐物升坛官三品以上特赐一阶应入三品五品官阶相当不限考数缘大礼有职掌官赐熏三转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各加一阶致仕官赐物有差从蕃客共赐物五十疋管坛一乡百姓给复二年武德初功臣每有大庆必存追远业参运始而义合赏延其子孙沉翳无在朝者宜令勘责即与官唐元立功等艰难之际诚效益深言念其功岂忘终始其三品以上各赐一子官五品以上各赐紫金鱼袋有亡没者优赠与官仍与一子官两京留守京兆河南尹四大都督府长史诸军节度副大使准行从官例处分率土之内赐_三三日。

二十一年五月戊子以皇太子纳妃诏京文武九品以上赐熏一转诸司缘礼会祇供官等更加一转五礼使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萧嵩特封徐国公礼会使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休特与三品礼会使少府监冯绍赐紫金鱼袋皇太子舅尚辇奉御赵迥遵特与三品官前右威卫曹骑赵迥进特与五品及五品官皇太子侍读侍书等各加一等阶其皇太子谕德潘肃特与五品官太子妃通事舍人薛愿特与五品及五品官今日应预会官等各节级赐物即宜领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颁锡者所以将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藉田礼毕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潭_三王守礼等各赐物一千疋忠王浚以下各赐物三百疋汝阳郡王淳以下各赐物二百疋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自其翊赞诚有忠益颁赏以序等数须优各与一子官赐物三百疋二王後各赐物一百疋长公主各与一子官仍各赐物二百疋嗣王郡主县主各赐物一百五十疋京文武官九品以上三都留守诸道采访使及节度使赐物有差管藉田县令更赐物六十疋京文武官及朝集使诸道节度采访使新除五品以上官未赴任畿县令见在陪位者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皇亲诸亲并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各赐熏一转蕃官应陪位者共赐物五十疋都城之内赐_三三日。

九月辛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赐物有差。

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节御广远楼宴群臣赐物有差。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敕并宣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

十月甲子自东都还至陕州诏行从飞骑万骑三卫引驾监门各赐物五段兵_口广掌闲及诸色当蕃人各赐物三段缘路供顿刺史县令及专知官各赐一中上考行从有职掌武官赐熏一转。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亲迎春於东郊礼毕制亚献忠王兴宜赐物一千疋终献颖王_三敷及_三王守礼宁王宪各五百疋庆王琮以下及长公主郡主二王後京文武官赐帛各有差天下诸州父老宜令所繇长官量赐酒肉务存优养。

七月己巳册忠王_三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制内外文武职事官九品以上各赐熏一转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亦赐熏一转其忠王府官及侍读侍书除普赐之外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仍并即与改转缘册命行礼官各赐物有差今月番见上飞骑万门直长三卫驾细引执扇黄衣长上等各赐熏一转_口广骑番兵各放免一番天下父老八十以上各赐粟三石帛三段百岁以上赐粟五石绵帛五段并加版授率土之内赐_三三日。

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诏皇太子_三男及庆王琮以下男宜并封授官_三王守礼宁王宪各与一子三品官其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长公主公主及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官郡主县主各放一子出身二王後及诸方蕃客宜各赐物诸致仕官量与进改依前致仕天下父老百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赐粟五石绵帛五段九十以上版授上州司马妇人版授县君赐粟三石绵帛三段八十以上版授县令妇人版授乡君赐粟两石绵帛两段京城父老等宜共赐物三千段僧道等赐物一万疋率土之内赐_三五日。

二十八年八月己未以降诞之日御花萼楼宴群臣赐帛有差。

二十九年五月帝梦玄元皇帝告以休期画真容分布天下制曰：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於邦家庆宜均於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素_口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准此其两京及诸州父老亦量赐钱同此_口_三宴其钱以当处官物充。

天宝元年正月改元大赦天下耆老八十以上者宜委州县官每加存问仍量赐粟帛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各赐熏两转。

三月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制文武官三品以上加一爵四品以下加一阶。

三年十二月癸丑亲祀九宫贵神礼毕诏天下耆老百岁以下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三段粟两石仍令郡县长官存问给付亚献太子 宜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琮一千疋正衣夹侍各五百疋亲王各三百疋新封建郡王及国公一百疋贤妃三百疋长公主各三百疋公主各二百疋嗣郡王各一百疋中书门下三品竭心翊戴引益实多各与一子官如先已授官量与一人改转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一品赐物七十疋三品以上六十疋五品以上赐物四十疋六品以下二十疋诸道节度使各赐物一百疋三京留守及二王後各八十疋采访使各六十疋诸蕃客共赐二千疋其唐元功臣缔构之初竭其忠款录加念旧情所不忘普恩之外更加一阶其身没者各赠一官皇亲五等以上及九庙子孙诸亲三等以上未出身其前资者选日稍优与处分见任者更赐熏两转应天下赐 三日。

六年正月戊子亲祀南郊礼毕诏天下耆老百岁以上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绵帛三段粟二石仍令所在长官存问各即分付亚献太子 宜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琮赐物一千疋京文武官各赐帛有差天下赐 三日。

七年五月册尊号毕诏曰：因亲设教式本於人伦自叶流根必逮於营养内外文武职掌官有五品以上其父祖见在无官者宜各授一官仍听致仕其祖母见在准母例处分京官五品以下正员如父母已没未有官者亦宜追赠所司勘会即与处分王泽无私岂殊於中外天瑞有庆频属於京华宽大之典则以普覃施惠之恩特申曲被其京城父老宜各赐物十段七十以上仍版授本县令其妻版授县君六十以上版授本县丞天下耆老百岁以上版授下郡太守妇人版授郡君九十以上版授上郡司马妇人版授县君八十以上版授县令妇人版授乡君仍并即量赐酒面内外见存文武官九品以上宜各赐熏两转其京文武官见在京及致仕并陪位官诸方通表使及月蕃官等一品赐物一百疋二品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五十疋六品七品三十疋八品九品二十疋两京留守各八十疋其节度采访使并诸官充使未迴者并同在京例赐物皇太子 宜更宜赐物二千疋庆王琮以上各赐物有差率土之内赐 三日八年闰八月受册尊号大赦制曰：朕永惟风教渐冀还淳至於宏贷之名亦思复古其天下百姓大夫户头者宜各赐爵一级天下父老并量赐酒面内外见任文武职掌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其有文武官在京及诸色陪位官通表使等赐帛有差率土之内赐 三日。

十年正月甲子有事於南郊大赦天下京官五品以上正员清资官阶相当并五品以上正员外清官父母先亡没无官者并与追赠。又父有封爵合传授子孙或缘申请迟违准式遂停承袭如有此色自开元以来宜令所司加勘责灼然合袭者特宜许袭太清宫道士各赐物三十段陪位道士共赐物五百段亚献皇太子赐物二千疋终献荣王琬赐物一千段文武百官及有职掌各赐束帛有差率土之内赐 三日。

十三年二月受册尊号大赦制曰：朕尊崇先谥霜露增感於以孝思无忘锡类其内外见任官官阶俱是三品以上父未有五品官及无官已亡没者宜各赠五品官及母无邑号者亦与追赠其见任四品五品清官官阶俱是五品以上者亡父母先无官号亦准此追赠天下父老百岁以上版授本郡太守妇人版授郡君各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版授本县令妇人版授县君各赐绵帛两段粟二石太清宫阙圣祖先居颁告休徵屡贻启迪不有优异岂表殊常其本宫道士宜各赐物三十段道门威仪五虚贞赐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赐物二十段因心推崇增上美谥惟官统职必在正名今以太常尊事宗庙安可例署为名礼不逼尊情期达敬五陵署改为台献陵台等五令及丞并升一阶以彰崇奉亚献皇太子 宜赐物一千段终献荣王琬赐物五百段其馀各赐阶爵有差其郡守县令职守亲人必在公勤用康黎庶凡所推择皆竭乃诚宠锡之门须甄异等普恩之外太守等并赐爵一级县令赐熏两转庶其勉励以表朕心其京文武官一品赐物一百疋二品八十疋三品七十疋四品五品五十疋六品七品各三十疋八品九品二十疋东京北京留守节度采访使并京官准敕出使未迴者所赐物并同见在例左相陈希烈纯粹之道载穆朝廷文儒之风式瞻师表。且叶和时令翊赞 宜平柔嘉其德克壮元老与一子五品官赐物五百疋摄太尉奠瓚上册书宝册读册右相杨国忠宜与一子三品仍与一子五品官更赐物五百段左仆射安禄山既押登歌。又押宝册与一子官更赐物四百疋摄太尉张均太清宫祠及 宜仪注等使普恩之外。又赐物一百疋武德功臣及贞观初宰辅等缅想忠义感会风 宜用集大熏肇兴王业其有子孙零落冠冕陵夷无任官者宜令所司勘责依资与一人京官唐初功臣续参缔构录劳念旧每 宜於怀普恩之外宜放一子出身所司依资与一官率土之内赐 三日。

三月丙午宴跃龙殿门赐右相杨国忠绢一千五百疋采罗三百疋采绫五百疋左相陈希烈绢三百疋采

罗绫各五十疋馀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

十四年八月天长节诏南衙九品以上并京兆府畿令等宜共赐物二万疋左右龙武军各赐一千疋其唐元功臣言念熏旧宜异常伦两军各赐物二千疋馀各有差天下侍老各量赐米。

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灵武诏天下耆寿各赐帛五段诸百姓本道采访使差郡县存问四方将士各赐马一疋六品以下赐帛十段天下寺观各度十人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各加两阶赐熏两转三品以上赐爵一级。

八月上皇至蜀郡大赦天下左相韦见素进封豳国公特加一阶兼文部尚书平章事房□中书侍郎平章事崔圆并赐特进三品门下侍郎平章事崔涣赐四品骠骑大将军内侍监知内侍省事渤海郡公高力士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齐国公左龙武大将军颍川郡公陈玄礼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颍国公朝臣扈从衣绯者赐紫绿者赐绯并量加进封。

十二月戊午帝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诏五品以上清资官及三品以上官上郡太守父见任无官及官卑并与五品官及祖先亡没者赠一人官祖母亡没亦赠邑号天下父老八十以上版授有差并赐绯鱼袋内外文武三品以下各加一阶应叙三品五品量加两考蜀郡凤翔扈从官九品以上更赐熏一转溥天之下赐三日。

乾元元年二月乙巳受册尊号大赦改元诏内外文武官有三品以上各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及四方通表使各加一阶五品以上有父歿者各赐熏两阶。

四月甲寅郊庙礼毕乙卯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诏曰：其成都府元从圣皇功臣及灵武元从功臣并收两京将士京留守诸道节度采访使普恩外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门人赐熏三转二王三恪各与一子官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

八月甲辰天长节上皇於金明楼宴百官赐采五百疋。

十月甲辰册成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诏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五品以上官子为父後者赐熏两转顷缘国用不足颁赐未周今所铸新钱数盈於万其京官文武两品以上及常参官六军将士东北京留守及诸道节度将士等各赐物有差其唐元功臣成都元从及朕元从功臣等普恩之外更赐一爵四品以下更加两阶其在灵州及宁州至凤翔者仰所司类例更递加一等皇亲及诸色陪位人各赐熏两转其鸿胪蕃客共赐绢一千疋应缘册礼职掌要重者及撰册宝官礼官等普恩之外赐熏两转其礼仪使特赐一阶副使普恩之外赐爵一级敕文有不该者所司类例奏闻。

二年九月丙寅帝降诞日宴百官於宣政殿赐绢三千疋。

上元元年闰四月己卯御明凤门大赦改元诏内外文武官赐爵各有差其六军及飞龙闲厩加赐物其成都灵武元从扈从递加有差见在诸军各加录赏物阵亡将士优加褒赠行人家口所在赈给。

二年九月壬寅大赦制自今以後但称元年以今年十一月为岁首每月以所建为数内外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五品各加一阶六品以下赐熏两转成都府及灵武元从普恩之外三品以下更加赐爵一级四品更加一阶六品以下更赐熏一转京文武官等赐物各有差天下父老先版授者改与版授未版授者与版授。

元年建卯月辛亥大赦制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成都灵武元从功臣三品以上更赐爵一级四品以下更加一阶其京清资正员文武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并两省供奉官御史诸州刺史并诸道节度以下三品以上父母亡没未经追赠者并量与追赠。

卷八十一

帝王部·庆赐第三

唐代宗以宝应元年四月即位五月丁酉大赦诏诸州刺史与一子官刺史县令入五品减两考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诸州刺史父母在无官者与致仕官及母邑号已亡歿者追赠天下子为父後者各赐勋一转。

广德元年七月壬子受册尊号大赦改元制内外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阶仍各赐勋两转文武正员常参官并诸州刺史父母无官邑者宜与致仕及邑号赐者更与改赠。

二年二月乙亥亲拜南郊戊子御明凤门大赦内外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仍并赐

勋两转武德元从功臣勋业特崇子孙沈翳者委所司勘责各与一人官成都灵武元从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赐一级四品已下更加一阶宝应功臣普恩之外三品已上各与一子六品官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两阶更赐勋两转五品已上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副元帥光弼子仪各与一子三品官并阶诸道节度使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都防御使及经略等使各与一子六品官并阶去岁行幸陕州六军英武威远威武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左右步军等并内外文武百官扈从到行在者三品已上与一子官四品已下各加两阶自陕州至上都已来置顿使及州府长官普恩外各与一子出身置顿使判官已下缘路县令及专知顿使各加一阶其六军神策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及左右步军英武威远威武等诸军左右金吾将士缘大礼扈从及在城留後者共赐金钱五万贯鸿胪蕃客共赐钱一千贯仪王及彭王已下诸王男未有官者并准旧例与官其已封为郡王国公者及永穆长乐已下长公主及诸郡主并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官皇亲五等已上诸亲三等已上各与一子出身二王之後各与一子官应缘大礼应升坛殿行事者普恩之外更与一子官应在太清宫郊庙诸色职掌者及册皇太子行事官撰册并书册文及检校造册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仍赐勋一转。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御含元殿大赦改元应见立仗诸军将士等宜共赐钱五万贯。

大历元年十一月甲子日长至御含元殿大赦改元其立仗将士等宜赐物五百疋。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己亥朔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致仕官同见任天下百姓为户者赐右爵一级内外将士及方面连帅并加官及勋封等在城诸将士各赐缗帛。

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拜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官赐爵及阶勋天下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

兴元元年正月癸酉朔帝在奉天大赦改元诏应赴奉天并进牧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减罪三等子孙过犯减罪二等。

六月癸丑诏兴元府见任官各加两阶耆老与版授本县令仍赐绯兴元凤州界内知顿■桥阁路官等委严震类例功效闻奏当与甄奖。

七月丙子次凤翔诏凤翔府耆寿侍老八十已上各与版授刺史仍赐紫馀并与版授上佐仍赐绯府县知顿官考满日放选是月辛卯御楼大赦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司徒兼中书令晟与一子五品正员京官侍中■与一子六品正员京官骆元光尚可孤韩游环戴休颜各与一子七品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马使都虞候扈从左右金吾六军大将军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都团练使观察使各与一子官收京城将士超八资改转已甄叙者更与超三资扈从及收京城将士及常参官祖父母在先无官封量授致仕官及邑号已亡者与追赠扈从将士三品已上赐爵两级四品已下各加两阶赐勋三转诸道刺史普加恩外赐爵一级诸道镇军及行营将士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宣示中外咸知朕意。

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大赦改元扈从奉天及收城将士以府库空竭减六官百司经费据见漕运财赋随到者赏赐之。

十一月癸卯日南至南郊礼毕诏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天下诸使军将士三品已上亦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白身人赐勋三转应奉天兴元元年扈从立功并收京城将士食封者各随文武与一子官馀并加两阶仍赐勋三转其文武百僚应从到兴元府者五品已上赐勋三转其五品已下赐爵一级六品已下加一阶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考限听叙其中五品已上父母未经追赠者并与追赠大长公主各与一子七品官嗣王郡王县主各与一子出身应陪位皇亲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五品加一阶六品已下及尝选散官者简选日优与处分应缘大礼职掌行事官及留守副留守内行事中官等三品已上各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介公■公各与一子官如无子孙赐物一百疋神策六军殿前射生英武威远皇城左右金吾卫使等诸军诸使将士御楼立仗及守本仗者并诸道节度下随使赴上都帖仗将士等宜共赐物十三万段仍赐勋两转四年正月庚戌御殿大赦诸军立仗将士共赐帛十万疋陪位蕃客赐一千疋天下刺史与一子正员官户口增加田畴广辟者长吏加一阶县令减选优与处分。

十一月庚午日南至南郊礼毕诏内外文武及致仕官并诸军将士等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大礼行事官各加一阶立仗将士及守本营者共赐帛十八万端疋。

九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郊祀礼毕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并诸军诸使将士等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将士白身者赐勋两转应缘大礼职掌行军法驾南郊後留守副留守及太仓左藏库及陪位官等三品已上更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其郊坛宫庙行事官各赐勋两转皇亲应陪位者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及诸色应陪位官等各赐勋两转亲王大长公主公主嗣主郡县主 三 公介公鸿胪蕃客神威六军及诸使应缘大礼宿卫御楼立仗及守本军本营者诸道节度在京帖仗将士赐物有差宰辅及在方镇者祖父各与追赠东都留守诸军节度观察都防御都团练经略盐铁转运使左右神策神威六军等统军大将军英武威远军使户部侍郎判度支及京文武三品已上正员官尚书省四品官中书门下省御史台五品官父在未有官者量授检校官有官者加一阶母在未有邑号者授邑号已有邑号者更进邑号父母亡歿者各与追赠应诸军防秋兵马使及别敕定名充边地兵马使等备御勤劳所宜优异其父在未有官者各授检校官母在未有邑号者各授邑号边军镇守及诸道诸军防秋将士经三周年未改转者宜与甄叙。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敕制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并诸道将士等赐爵加阶赐勋有差二王三恪褒圣侯各与一子官大长公主嗣王等各与一子官及出身有差宗子中有才用者委宗正卿以名闻量才叙用皇王等已上亲赐爵加阶有差陪位者年十五已上并放出身诸州府长官及京长参官父见在未有官者并与五品致仕官及阶父歿者母存者与邑号父母亡歿量与追赠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歿者与追赠中书门下节度使东都留守度支盐铁等使京兆尹观察招讨等使及神策神威金吾六军将士大将军英武威远镇国军使陇右经略军使节度留後各与一子官有差其神策神威六军将军大将士英武军等使并与加官神策神威六军英武威远营左右金吾及皇城将士及缘御楼立仗将士等赐物及爵阶有差应东宫官及侍读侍书授在正月二十六日已前者国丧已来职掌行事及册命官受顾命撰制诏及 三 册文并写制诏官等赐爵加阶勋进改有差蕃客等共赐物一千八百七十疋义武军节度使下官健在城立仗共赐物三千八百四十五疋立仗将士等量加改转内侍省及内坊官正诸道进奏院及奏事官赐爵阶勋有差百姓九十已上版授及赐各有差。又册皇太子诏文武官常参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御丹凤楼大赦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神策六军诸道将士等各赐爵阶勋有武德已来功臣子孙与官及出身文武常参官观察节度团练经略使刺史六军大将等父母亡歿与封赠至德已来任宰辅与追赠及谥陕州奉天元从功臣恩外更赐勋爵。

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还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诸军将士等以品秩节级赐勋爵文宣公及二王三恪公主诸王与一子官及赐物有差诸军立仗及在本营节级赐物应缘大礼职事官并赐阶爵天下百姓高年者赐米麦羊酒及版授官。

四年十月册邓王宁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应缘册礼行事官赐阶及勋爵有差邓王府官量与进改。

七年十月壬寅册遂王为皇太子庚戌制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应缘册皇太子行事官加阶赐勋爵有差文武常参官及陪位官并宗子亲赐勋一转遂王府官量与进改。

十三年正月乙酉御含元殿受朝贺毕御丹凤楼大赦诏二王三恪及文宣公各赐物五十疋神策六军威远金吾及皇城等缘御楼立仗将士等及在城内蕃客各赐布有差中书门下及文武常参官诸道节度观察神策诸军等使祖父母父母节级与赠官封存者量与致仕官及邑号天下百姓高年赐束帛羊酒有差。

十四年七月己丑御宣政殿受册尊号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赐勋两转神策六军金吾皇城威远等诸军应在城内蕃客并节级赐物侍中韩弘读册官崔群读宝官皇甫 三 专并各加一阶已至三品者赐爵二级撰册文官崔群与一子正员官其馀应职掌行事官加阶赐勋赐勋有差宝应兴元功臣各赐勋爵天下百姓高年者颁赐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丑御丹凤楼大赦诏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诸道军将士等普恩之外赐阶爵有差二王三恪文宣公及公主县主嗣王节级赐与一子官及出身宗子才行者委以名闻奏仍委中书门下量才叙用皇王等已上亲皇太后二等已上亲并赐阶爵中书门下诸道节度使诸州府长官东都留守及京常参官诸军使等父母并节级与追赠父母存者与官封已经追赠者更与改赠在城诸军将士节级赏赐仍加阶爵京西北及镇武天德八道节级都防御使下及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馀人都赐物一万八千八百馀疋皇太后诸亲委中书门下量等第节级

优赏文武常参官及外官职事五品已上有母者并加邑号如已至郡太夫人者许回授周亲应缘皇太后册礼职事官并节级赐物天下百姓有祖父母父母高年者赐束帛城内蕃客等并节级赐物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至闰正月三日宫苑诸门守捉西内立仗将士等量加改转应内侍省及内坊官正等并赐勋爵。

九月辛丑幸鱼藻宫大张乐观竞渡贵戚左右洎倡优角抵市肆百戏皆厚颁赐赉。

十一月制王承元愿赴阙庭宜令谏议大夫郑覃往镇州宣慰其四州之内有高年孤独或承平遗老夙睹皇风或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差官就问量给粟帛。

长庆元年正月辛丑郊 礼毕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陪位白身人赐勋两转陝州奉天兴元功臣更赐爵有差身歿未经追赠应缘大祀移仗宿卫御楼立仗将士普恩之外赐勋爵有差仍准旧例赐钱物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足贯大礼职掌行事官及留守等更赐勋爵及加阶升坛殿行事官更特加一阶应在城内蕃客等赐物有差天下百姓高年者赐米及绵绢有差。

三月以卢龙军节度使刘总请代诏曰：刘总已极上台仍移重镇兄弟子侄各授官荣大将宾寮亦宜超擢百姓复一年宜赐军士钱百万贯以内库钱充仍令宣慰使给事中薛存庆亲谕朝旨与节度使丞相张弘靖计会大将判官甄奖未及有父母在者并具名列上郡县中有残破甚者量便宜优 管内高年 独废不能自存者差官就问给赐粟帛。

七月壬子受册尊号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内外文武见任并致仕官赐官爵有差神策六军金吾威远皇城将士普恩之外各赐勋三转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嗣王郡王县主神策六军金吾威远皇城等诸军将统军以下并将士等长行立仗及守本军本营者各赐物有差鸿胪礼宾院应在城内蕃客等并节级赐物阴山贵女来逐天孙会王明庭克观盛典念吾妹之将远於礼宾而宜加其回鹘公主别有赐物摄侍中读宝官户部侍郎平章事杜元 读册官中书侍郎平章崔植各加一阶撰册文官与一子正员官册奉宝授书玉册官书宝官各加两阶进宝授进册进中严外辨礼仪赞道押册宝授册官各加一阶其馀应职掌行事官并写制书官太常 撰仪注礼官并内定行事中使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铸造玉册并填金字造宝装宝官等各赐物五十段尊师重傅有国常经李逢吉常授薛仿丁公著等普恩之外各加一阶如已至三品四品者赐爵一级天下百姓年九十已上委所在长吏量加存问。

二年十二月丙子册景王为皇太子癸丑诏文武常参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缘册太子摄太尉称贺摄侍中承旨宣制进中严外辨摄中书令读册授册各赐爵一级其行事职掌官及书宝引册宝异举册宝仪礼使礼官等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撰册文官特加一阶仍并赐物有差导引官各加一阶铸造册宝及礼生等赐勋有差文武常参及陪位官并宗子诸亲赐勋一转。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丙子即位诏曰：朕以寡昧祇膺宝位载怀悼惧岂所克堪而羽卫爪牙禁营师旅昼巡夜警协力悉心自始御哀至於践祚忠勤匪懈诚节用彰将图锡赉务欲丰厚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如闻边上将士至今未给衣赐永言軫虑深切寤怀 恤之时所期均济两军官健各宜赐绢十疋钱十千畿内诸镇各赐绢十疋钱五千军吏及城内诸军赏物节级有等仍於内库更出绫绢共三万疋度支充边军春衣并天下州府赋税如要蠲放者并委所司约此数均勘取济凡百将士宜悉朕怀（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赏赐过差左右神策军各给钱五十贯诸军及外镇所降无几将吏之锡。又倍焉至是宰臣请量力稍循往例时议美之）丁丑分命中使宣赐宰臣及给事中中书舍人锦采金银器有差以册日行事宠锡也。又赐诸内长官及扈从至左右军供奉官锦采银器有差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赐左右军中尉枢密使供奉内官等锦采银器有差戊申帝始听政尊圣母为皇太后赐行事官锦采银器有差宰臣翰林学士锦采银器有差以 册文宣教令故也。赐少阳院宿直官健共四百人钱各二十五贯绢二十五疋於槐林卓队左右军各五千人绢各十五疋钱十五贯。又长行各钱十贯绢十疋左右三军长行绢各十疋钱五贯左右金吾皇城威远飞龙官健等各绢五疋钱五百文。

太和元年正月乙巳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其去年十二月九日立功将士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赐爵一级四品已下更加一阶其赴难军使兵马使都虞候将士等仍各与改转名御闻奏。

七年八月甲申册鲁王永为皇太子制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应缘册礼行事官赐爵加阶赐勋并赐物有差鲁王府官未经进改者量与进改。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御宣政殿改元大赦应内外文武进阶加爵有差（臣钦。若等曰：自武宗至哀

帝无实录帝纪惟书大赦及录文言简赦文未获故会昌已後庆赐之事多阙文。

昭宗龙纪元年正月癸巳朔御武成殿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臣寮进秩颁爵有差。

天二年闰四月帝迁都雒阳乙巳御光政门大赦改元应二年都诸色工匠人夫军将节级军人百姓等共赐钱一十万贯以见在东都诸道上供物充委全忠分给其军将仍委具名御闻奏量材酬奖。又应自陕州执事掌仪仗随驾马军及楼下立仗将士等共赐钱五万贯以见在东都钱充应内外文武常参官节度观察防团刺史并与追赠追封先已有者更加封赠其诸道藩镇牧守并委中书门下第其功绩进改处分礼仪使御营使各与进阶。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改元大赦应六军及行营马步蕃汉诸道将校并赐功臣未有官者超一资与检校官已有官者亦超一资如官已高者与加爵邑如曾封爵者即给一子六品正员官其长行兵士并赐功臣应将士等并勒逐处各等第优赏。

二年二月己巳朔南郊礼毕大赦应自来立功将校兵士等皆久经戎阵备睹辛勤并宜各转官资仍加赏给应南郊掌仪仗随驾官员及楼下立仗将士及河南将校兵士等亦各赐等第优赏应藩镇使臣各赐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号诸道留後刺史官高者加爵一级官卑者加官一资。

三月辛亥诏随驾收复汴州及扈从到雒及南郊立仗都将已下至节级长行军将等朕自削平中夏扫荡群凶被介胄以征行历星霜而扈从凡经百战尽立殊功永念丹心真同赤子。若无旌赏岂表恩荣其都将官自司空已下者宜并赐协谋定乱佐国功臣自仆射尚书常侍至大夫中丞宜并赐忠勇拱卫功臣其初带宪御宜并赐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节级长行军将并宜赐扈蹕功臣。又诏昨皇太后，爰自北京归於大内旋膺典册正位宫闱载详邦国旧规合有命妇贡表宜稽遂古以示新恩应内外文武官妻可据品秩高卑各封邑号。

明宗天成二年五月敕朕自恭承景运二年荷丕图念寰海生灵录勋贤骨肉保家莫尚於孝报国莫大於忠忠孝两全古今所重在朝文武臣寮并诸道节度刺史等有父母者宜遍加恩泽使天下为人父者知感为人子者知恩竞杨家国之风显著君臣之道。

三年正月己丑先准天成二年五月十二日敕中外臣寮及诸道节度使等有父母者并许加恩奉敕凡居臣下尽抱公忠共为朝廷各荣家族具庆者继颁恩渥俾耀晨昏既亡者宜漏泉帛以光封树应中外群臣及诸道节度防御团练刺史等父母亡歿者并与追赠加封。

四年二月北面驰报今月三日收复定州举酒遍赐侍臣喜除腹心之疾赐教坊绢五百疋内臣进马称贺丙午百辟入贺冯道从容言曰：元恶既除犹望陛下安不忘危即太平非远戊申宴群臣於玉华殿乐作王晏球驰报已获王都首级生禽契丹秃馁等二千余人百官就班称贺崔协酒酣不能蹈踣於地命左右掖之方兴不久协卒宴罢赐物加等。

长兴元年二月郊二年礼毕下制曰：朕恭荷丕图获申大礼盖股肱之叶力环卫之输忠将士等扈从乘輿警巡昼夜咸彰劳瘁深所嘉称各示颁宣以明酬奖宜令三司依等第勘会指实人数指挥支给其诸道州府如本处有绢帛准价折支无见在钱物即就便支遣兼差使臣各往逐处宣赐仍下六军诸卫准此告谕是月宴群臣於长春殿百寮各赐鞍马银器分物有差酬郊祀行事也。五月丁丑诏赐皇后册礼使冯道副使兵部尚书卢质钱绢衣著银器鞍马有差三年正月白波新二年军营帝驾幸观之称旨赐部署军吏等物有差八月戊申受册尊号庚戌以冯道撰玉册文李愚书宝刘句书册各赐绢二百疋银器百两秦王从荣延光延寿各赐绢五百疋银器百两金带一银鞍马一宣徽使冯孟汉琼绢三百疋银器百两鞍辔马一匹客省使宋敬塘枢密直学士李崧绢百疋盖碗一侍卫指挥使康义诚已下三人六军统军李从昶已下六人各赐钱二十千诸军都指挥使人各十五千诸军指挥使人各十千副指挥使人各七千都头人各五千副兵马使人各四千亲直捧圣等散指挥使严卫军将等人各三千龙武神武羽林六军马步兵士人各二千杂作诸军将士人各一千徽号赦後恩赏也。又赐侍卫都将康义诚绢二百疋马一匹马步都将安彦威张从宾各绢百疋马一匹捧圣严卫都将宋洪实皇甫遇绢各百疋。

十月丙寅敕曰：朕闻君臣一也。善否同之比之於人心安则体逸方之於木枝盛则叶繁朕自父天子民宗文祖武辅弼上凭於廊庙献替次赖於縉绅四海无波敢自矜於清晏一人有庆思共乐於雍熙近。又允副群情增崇大号虽中外元辅已议序迁而文武庶寮未闻普及而况咸著恪居之绩悉坚欣戴之诚将显示於

奖酬当广颁於渥泽应在朝文武臣寮并宜加恩其有八月四日已後迁官者不在此限时帝欲遍与百寮转官而冯道等以为转官须论资考乃奏叙阶勋而已愍帝以长兴四年十一月癸卯即位己酉诏中外将士赐物有差。

应顺元年正月改元诸藩镇文武臣寮皆次序加恩帝嗣位覃庆泽也。是月宴将相百寮於广寿殿赐币马有差二月诏两班常参官各加阶进爵从改元赦书恩例也。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即位大赦应内外文武臣寮即镇州府等使刺史文武职员将校并与加恩应自凤翔扈驾员寮凡主兵主事者各赐功臣名见在京随驾并诸道马步将士并与等第优给并从别敕处分随驾前资文武官寮并量材任使是月诏禁军凤翔城下归明将校赏给龙武都指挥使安审琦羽林都指挥使马万杨思权严卫都指挥使尹晖各二马一驼钱七十贯诸军厢指挥使壕寨使各一马一驼钱五十贯诸军指挥副指挥使一马一驼钱四十贯军使都头一马钱三十贯诸军军使副兵马使至长行契丹直钱三万军头十将至军人各十贯其元在京城守营及新招军都人厢军十将至官健各钱十贯。又诏曰：应劝进诸选人前京兆府武功令庞涛而下四百九十有四人方在京都遭兹际会既同劝进宜示奖酬其前资州县官及黄衣进选人近日缘少阙员难於减选候合格日各超一资注拟行事官亦於注拟时优与处分长流人已归本贯即以赦书节文处分摄试官推巡令录宜并许比三转出身分判司衙推主簿比明经出身各守选限自今年始合格日与初官宗子未有出身者与出身有出身者同选人例处分给与凭据。

七月诏郑州防御使宋敬瑭宿州团练使潘环颍州团练使孙铎亳州团练使康文审三州团练使田武密州刺史张□鄆州刺史武廷翰怀州刺史周光辅商州刺史侯益并叙进爵邑从恩例也。文武两班崔居俭而下一百七十有一人各转阶一级或赐勋一转或进爵一等示新恩也。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即位于北京大赦改元诏曰：文武官寮等各输推戴之诚宜示奖酬之道应在京文武官寮及军府将校并劝进官等兼前资官内自五月後来未曾分掌任职并各与迁转官资自五月後已来曾受官者不在此限其军府诸色职掌将吏等已及押衙职者并与加官未及押衙职者各与递迁职次应超魏府行营及系侍卫诸军将校等并已加恩外所有六军及诸道本城并替换在诸处将校未加恩者凡执干戈皆为社稷虽守役或分等次而倾心尽著勤劳。且被渥恩各升官秩用奖输忠之效俾坚御侮之诚其六军及诸道州府本城并替换在诸处将校未加恩者宜令并与依资转官仍令六统军及诸道州府据前项军都自副将已上分析名御申奏是月甲申至雒都壬午诏曰：赏罚二柄激劝万方傥稽甄奖之恩何三勤劬之效应扈驾及相州归顺军都并与重加优赏但缘宫内烧□库藏虚乏宜令三司疾速抽徵诸道税物以充赏给其指挥使节级等并与超转官资五月後来已曾授恩命者亦与依资转官高悬朗日临照必被於遐陬大扇仁风亭育罔遗於纤芥应天下归顺节度使刺史下宾席郡职及将校等委中书门下各与改转官资二年正月庚申诏曰：有晋开国新命临人宜弘不二之规以广无私之化应在朝中外臣寮及节度团练防御使刺史留守司及州府县官等宜并与加恩擢材委任不问常例。

十月敕应追尊四庙行事官等追尊四庙式展盛仪行事庶官合颁溥泽贵承光宠共赞孝思宜令铨司准元敕磨勘如守选年深过格及已合格指受赴任不得并次一选两选者先与注官加欠三选四选月限不满冲替下许非时注拟者即相次注官仍颁各依资序如不依元敕指挥欠选数多者即仰都具奏闻。

三年四月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

六年八月己亥帝至邺都壬寅制经过郡县迎奉乘輿既供亿以为劳宜旌酬而示宠应自东京至邺三公路供顿官员职掌等并与加恩载念雀台昔居侯服抚绥六郡临莅四年三卷彼职员依然父老无[A092]推恩之典仍敦尚齿之风邺都并相澶贝博卫等州官员职掌内有顷岁潜龙时在职者并与加恩管内耆老八十已上者并与版授上佐。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即位丁卯赐侍卫诸军将校钱一百贯至五十贯以初即位示大赉也。

七月庚子御正殿大赦内外臣寮侍卫诸军将校及诸道节度使防御团练刺史及诸道宾幕将校职员见任京官六品已下州县官三司场院监治带使额者并与加恩其诸道职员押衙已下与转官兵马使已下与转职致仕官前任文武朝臣内诸司使已下前任节度使防御团练刺史行军宾从少尹上佐官前诸道都指挥使已下前任京六品已下官及前资州县官带使额场院官等并与加恩应在京诸司职掌亦量与恩泽。

八年七月丁酉幸南庄宣随驾臣寮射于後园赐酒食物帛有差三公路农人各赐布衫□并鞋贫子共赐

钱一十贯文。

开运二年正月辛亥宴青州立功将校於永福殿赐李守贞符彦卿玉带衣一袭衣著银器鞍辔马都监王景崇获圣廂主杨实都指挥使靳霸等各等第赐金银带衣服疋段银器等。

汉高祖开运四年二月辛未即位於北京犹称天福十二年是月戊寅以内外府库赏犒诸军将士有差甲午赐北京管内郡县官员职掌各加阶级乙酉北京管内及诸道相次有前资官六千七百人诣阙称贺帝面加赉以遣之。

六月甲子至东京戊辰大赦内外臣寮及京百司并诸道官吏将校等各具名衔申奏当与加恩。

乾元元年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应扈从邺都文武臣寮及诸军将校并在京都署巡检官员职掌诸军将校等除已行恩命外所有未曾加恩者宜令中书门下条举闻奏兼邺都已来缘路州县迎奉大驾供馈宿顿粮草无遗阙处其职掌及州县官吏并与等第甄录隐帝以。

乾元元年二月辛巳即位癸巳大赦应中外文武臣寮将吏各加恩宠其马步诸军兵士等各加赏给。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丁卯即位改元诏马步诸军将士等各与等第超加恩命仍赐功臣名号已有功臣者别与改赐内外文武臣寮致仕官诸军将校随使职员及前任藩侯郡守文武朝列前内诸司使副使前禁军指挥使前资行军副使等各与等第加恩世宗以显德元年正月南郊大赦内外马步诸军将士各等第优赏应见任内外文武职员诸军将校致仕官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前任文武外朝官前内诸司使副使前诸州行军副使前指挥使诸道进奉专人前资官赴郊庙陪位者并与加恩内外命妇并与追封因夫子叙封者不得过夫子本品其诸寺监摄官如满七周年已上应奉公事无遗阙文书灼然者并与同明经出身应祇应郊庙职掌人员并与恩泽其行事官已勘无违碍者候铨司移省各与除官合来年集者候将来授任仍并加一阶欠三选至五选者减一选欠六选已上减两选幕职并与减一年如欠月限不及一年者便与除官仍转官资其诸色选人驳放皆依格敕其间小小违碍可以情恕者并条奏以闻起今後升朝官两任已上著绿十五周年者与赐绯著绯十五年者与赐紫凡州县官历任内曾经五度参选者虽未及十六考与授朝散大夫阶年七十已上合授优散官者并赐绯其非时特恩不拘此例是月赐将相近臣主军职员及郊册尊号行事官等第分物。

三月丁丑赐宰臣枢密使及诸军都校鞍马金玉带衣服各有差辛巳大赦内外见任文武职官致仕官及诸军将校并与加恩其前任京官幕职州县官至合授官日施行。

四年三月戊子朔帝在淮南宴文武从官於行宫赐招讨使李重进都监向训等窄衣玉带金银器繒采鞍马器甲等。又赐诸将及行营军士分物各有差。

卷八十二

帝王部·赦宥

《书》曰：宥过无大。又曰：眚灾肆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春秋书肆大眚斯皆赦宥之制也。是知帝王以为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故开仁恕之道行旷荡之恩所以释既往之辜示自新之路也。汉晋而下历代相承至。若展义时巡遂行於庆赐吊民伐罪惟新其号令亦有睹灾异而戒惧因祥瑞而报功虽行浼汗之恩或起微幸之弊故古人有言曰：赦不欲数数则惠奸非为政之善也。《管子》云：赦者马之委辔也。是以王者戒而慎之。

汉高祖二年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诏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与音弋庶切）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六年十二月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画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

八年八月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

九年正月诏曰：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年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赦栢阳囚死罪已下（万年陵在栢阳县界特赦之）。

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赦天下死罪已下皆令从军。

十二年三月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_■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已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

四月丁未大赦天下。

孝惠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孝文以高后八年闰七月乙酉即皇帝位即日夕入未央宫还坐前殿下诏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_■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_■五日。

二年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_■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赦之。

三年七月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阜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自杀赦诸与兴居反者。

十五年四月幸雍始郊见五帝大赦天下_■名山大川常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

後元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

孝景元年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三年正月吴王濞胶西王_□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_□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二月破七国六月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

四年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中元元年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五年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後元元年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右庶长第十一爵）。

孝武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_■九十复甲卒（二_■二口之_■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五月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帑读与孥同）。

元光元年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

四年五月地震赦天下。

六年春诏曰：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将吏新会上下未辑（诏言古者出则治兵入则振旅素练其众不亏戎律今之出师因遭寇虜方入为害而将吏新会上下未和故校尉弃军而奔北也。辑与集同）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肖似也。不肖者言无所象类谓不才之人也。）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并行非仁圣之心朕闻众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厥路亡繇（一陷重刑无因复从正道也。繇读与由同）其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

元朔元年三月甲子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诉讼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三年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爱之道见谓显示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解音懈）。

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丁卯诏曰：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_↑赞怛日者淮南衡山_■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於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

元鼎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及其王王太后乃赦天下。

元封二年四月上祠泰山塞决河还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四石。

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言天广临不以下房为幽侧而隔异之赐以此芝）其赦天下赐■阳郡百户牛酒。

四年三月祠后土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赐三县及杨氏无出今年租赋（杨氏河东聚邑名）。

五年四月诏曰：朕巡荆杨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

六年三月祠后土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昆田首山下田也。）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以下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疋。

太初二年四月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其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

天汉元年五月赦天下。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封祀明堂还幸北地祠常山四月赦天下行所过毋出田租。

太始元年六月赦天下。

四年五月赦天下。

征和三年五月赦天下。

後元元年二月诏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时春也。非用罗罔时故无所获也。）荐于泰■光景并见其赦天下。

孝昭以後元二年二月即位六月赦天下。

始元元年七月赦天下赐民百户牛酒。

四年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辞讼在後二年前皆勿听治（武帝後一年）。

元凤元年六月赦天下十月诏曰：燕王迷惑失道前与齐王子刘泽等为逆抑而不扬望王反道自新今乃与长公主及左将军桀等谋危宗庙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王上官桀等谋反父母同产当坐者皆免为庶人其更为桀等所诬误未发觉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六月赦天下。

四年六月赦天下。

六年夏赦天下。

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九月赦天下。

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大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

四年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赐丞相已下至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赦天下。

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摧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与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

地节二年四月凤凰集鲁群鸟从之大赦天下。

三年四月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年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霍■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冠阳侯■乐平侯山诸姊妹■胥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谋为大逆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伏其辜诸为霍氏所诬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

元康元年三月诏曰：乃者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懈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凰来仪庶尹允谐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

鰥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赈贷勿收二年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励精更始。

神爵二年二月诏曰：乃者正月乙丑凤凰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之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四年二月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祥并见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飨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五凤元年夏赦徒作杜陵者。

三年三月诏曰：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安匈奴虚间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尔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斋宫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委（委读曰屢）蒙嘉瑞获兹祉福书不云：乎！虽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勛焉减天下口钱赦殊死已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大五日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甘露二年正月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元帝初元元年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二年三月诏曰：乃者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豕原）道县（豕原）道属天水音桓）城郭宫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摧地裂水泉涌出惟天降灾震惊朕师其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民者条奏毋有所讳。

三年四月诏曰：乃者火灾降於孝武园馆咎在朕躬百姓仍遭凶厄（厄与厄同）无以相振加以烦扰乎！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愍焉其赦天下。

四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赦阳徒三月诏曰：壬人在位（壬人佞人也。）吉土壅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励精自新。

二年二月诏曰：今阴阳未调三光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朕自甚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

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於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

四年二月诏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屡遭凶咎加以边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绳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贷民勿收责。

建昭二年四月赦天下。

四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

五年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懈怠德薄明（明与暗同）教化浅微傅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成帝以竟宁元年六月即位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二月诏曰：乃者火灾降於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亏咎孰大焉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其赦天下使得自新。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三月赦天下徒。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诏曰：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曰：男教不_二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寮各_二其职_二任仁人退远残贼陈朕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

阳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蚀之三月大赦天下。

四年二月赦天下。

鸿嘉元年二月行幸初陵赦作徒。

三年四月赦天下。

永始四年春行幸甘泉郊泰_二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四月赦天下。

绥和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正月赦天下。

二年四月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立恭皇庙于京师赦天下徒。

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_二_二（诏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贺良等因是作_二_二文）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基始也。始为大事之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陈舜後王莽陈之後谬语以明莽当篡立而不知）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八月诏曰：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其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言非赦书事皆除之）。

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夙夜忧劳未皇宁息（皇暇也。）惟阴阳不调元元不瞻未睹厥咎娄敕公卿，庶几有望（娄古屡字）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音竹仲切）或上暴虐假_二获名温良宽柔陷於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错置也。音七故切）乃正月朔日有蚀之厥咎不远在予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於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平帝以元寿二年九月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赦天下。

九月赦天下徒。

四年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

後汉光武以更始二年六月己未即位於高_二南千秋亭五成陌改元建武大赦天下。

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_二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壬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甲申大赦天下。

五年二月丙午大赦天下。

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中都官谓京师诸官府也。国谓诸侯王国也。）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谓斩刑殊绝也。《左传》曰：斩其木而弗殊一切权时非久制也。）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五月辛丑诏曰：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

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是年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

七年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耐轻罪之名《汉书》音义曰：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耐音乃代切亡命谓犯耐罪而改名逃者令吏为文簿记其姓名而除其罪恐遂逃不归因失名籍）。

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

十八年七月吴汉等友成都斩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

二十三年九月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藁其死罪系囚在戊辰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旧法徒者不得衣絮今赦许之）。

二十四年正月乙亥大赦天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蚀之遣使者举冤狱出系囚四月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馀赎罪输作各有差。

中元元年四月己卯大赦天下改元。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位四月诏弛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系者悉免刑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

永平二年正月祠明堂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礼备百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其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寮藩辅京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等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等陋奉承大业亲执等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嗣子无成康之质群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等昔惟惭素性顽鄙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寮师尹其勉等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

十年四月戊子诏曰：昔岁五等登衍今兹蚕麦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长养之时荡涤宿恶以报农功百姓勉务桑稼以备水旱吏敬厥职无令愆堕。

十五年四月乙巳大赦天下其谋反大逆及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即位十月丁未大赦天下。

建初二年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馀家令归本乡。

三年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等物大赦天下。

元和元年八月诏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谕抵罪於下寇贼争心不息边野邑屋不永惟庶事思稽厥衷与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将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以上皆减本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各有差。

十二月诏曰：书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二年二月东巡狩丙子诏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勋其二王之後（礼记曰：存二王之後尊贤不过二代公羊《传》曰：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王也。汉之二王殷周之後也。）先圣之裔（东观记曰：孔子後褒成侯等咸来助祭）东后藩卫（东后谓东方国君也。诸侯为天子藩屏。故曰：藩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尚书吕刑文皆天子同姓诸侯有父叔兄弟子孙列者故总而言之）百寮从臣宗室众子要荒四裔（要荒二服名要服去王城二千里荒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要者言可要约以文教荒者言其荒忽无常也。裔远也。谓荒服之外）沙漠之北葱岭之西（西河旧事曰：葱岭山名在敦煌西其山高大多葱故以为名焉）冒而彡之类（字《书》曰：而彡多须貌音而言其须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长故举以为言也。）跋涉悬度（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左传》子太叔曰：跋涉山川西域《传》曰：悬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去阳关五千八百五十里）陵栈阻绝骏奔郊等

(骏疾也。音俊尚书骏奔走郊=祭天处也。《汉书》音义曰：=神灵之居止者)咸来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久疚纂承尊明(疾病也。纂继也。)盥洗享荐慚=鬼祇卜栗诗不云：乎！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诗小雅遄速也。已止也。祉福也。郑玄注云：福者福贤者谓爵禄之也。如此则乱亦，庶几可疾止也。)历数既从灵□著明(历数既从谓行四分历也。灵□著明谓日月贞明)亦欲与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诸犯罪不当得赦者皆除之复博奉高瀛无出今年田租当藁。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丁丑大赦天下。

三年十二月庚辰帝至自长安减弛刑徒从驾者刑。

五年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灵台望=物大赦天下。

六年七月京师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

十一年二月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癯老小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

元兴元年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宗室以罪绝者复属籍。

安帝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

六月丁卯赦除诸□相连接谋反逆者罪。

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

四年二月诏自建初以来诸妖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

三月戊子杜陵园火癸巳郡国九地震四月司隶豫兖徐青冀六州蝗丁丑大赦天下。

五年二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上郡徙衙(《左传》战於彭衙是也。)北地徙池阳闰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

六年六月辛巳大赦天下。

元初元年四月丁酉大赦天下。

二年十月诏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

三年三月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人为贼所迫者四年二月乙卯大赦天下。

永宁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皇太子改元大赦天下。

建元元年二月癸亥大赦天下七月己卯改元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三月丙午改元大赦天下还徙者复户邑属籍。

顺帝永建元年正月甲寅诏曰：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疋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徒囚逃亡当传捕者放之弗捕)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厥职以康我民。

四年正月丙寅诏曰：朕=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如疾首诗云：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三朝之会明旦立春嘉与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从甲寅赦令已来复秩属籍三年正月已来还赎其阎显江京等知识婚姻禁锢一原除之(一犹皆也。)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以称朕意。

阳嘉元年三月庚寅帝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改元九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皆减死一等亡命者赎各有差。

三年五月戊戌制诏曰：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加与海内洗心更始其赦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赦除之。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灵台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戊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汉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建康元年四月立皇子炳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赐人爵各有差。

质帝以永嘉元年正月丁丑即位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赐人爵及粟帛各有差还王侯所削户邑。

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天下赐吏更劳一岁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後及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疋灾害所伤什四以上勿收钱租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四月诏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惟谋反大逆不用此书。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乙亥诏曰：间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祗惧潜思匪遑启处昔孝章皇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人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永兴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

永寿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己未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己酉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戊戌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永康元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时李膺等颇引宦者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当赦帝许之故除党锢也。）

灵帝以建宁元年正月庚子即位二月庚午谒高庙辛未谒世祖庙大赦天下赐民爵及帛各有差。

二年正月丁未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

熹平元年五月己巳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壬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己巳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丁卯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癸亥大赦天下是月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囚徒。

六年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时上禄长和浮上言党人锢及五族有乖典训帝乃从之。）

三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庚子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辛未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辛未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万皆着黄巾同日反三月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时中常侍吕■言於帝曰：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帝惧皆赦之。）

十二月己巳黄巾平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庚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己卯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丁酉大赦天下。

少帝以中平六年四月即位大赦天下。

光熹元年八月戊辰中常侍张让等劫少帝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斩让等辛未还宫大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

献帝以昭宁元年九月甲戌即位大赦天下改元永汉。

初平元年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辛亥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丁亥大赦天下。

五年丁酉大赦天下。

六月董卓部曲将李傕等陷长安己未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丁卯大赦天下。

兴平元年正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

七月甲子车驾至雒阳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魏文帝以延康元年十一月庚子受汉禅即位於繁阳改延康为。

黄初大赦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

明帝以黄初七年五月丁巳即位大赦。

太和二年三月丁未幸长安四月丁酉还雒阳宫赦系囚非殊死已下。

五年七月己酉皇太子殷生大赦。

青龙二年三月己酉大赦。

四年十二月幸许昌宫明年改元景初五月己巳行还雒阳宫己丑大赦。

景初元年十月辽东太守公孙渊叛己卯诏辽东将吏士民为渊所胁略不得已降者一切赦之。

二年四月庚戌大赦。

齐王以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即位大赦七月齐王始亲临朝八月大赦。

正始四年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

嘉平元年正月以诛曹爽丙午大赦。

三年三月壬辰大赦天下。

四年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赦。

五年三月辛亥大赦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

高贵乡公以嘉平六年九月司马景王废齐王十月己丑公即位诏曰：昔三祖神武圣德应天受祚齐王嗣位肆行非度颠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纳宰辅之谋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予一人以眇眇之身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惧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训恢中兴之洪业战战兢兢如临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辅四方征镇宣力之佐皆积德累功忠勤帝室庶凭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皇家俾朕蒙暗垂拱而治。盖闻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润泽施四海先之以慈爱示之以好恶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听於下朕虽不德昧於大道思与宇内共臻兹庆书不云：乎！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大赦改元正元。

正元二年闰正月壬子以毋丘俭文钦平特赦淮南士民诸为俭钦所诬误者。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

十一月甲午以陇右四郡及金城连年受敌或亡叛投贼其亲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

甘露二年五月以诸葛诞反丙子赦淮南将吏士民为诞所诬误者。

九月大赦。

陈留王以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嗣位大赦改元景元赐民爵及帛各有差。

景元四年十一月大赦是月巴蜀平。

咸熙元年二月锺会反於蜀为众所讨辛卯特赦诸在益土者。

二年五月诏晋王加殊礼癸未大赦。

九月乙未大赦。

晋武帝以魏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受禅设坛于南郊即雒阳宫幸太极前殿诏曰：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 二 哲光远允协灵祇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於上下肆魏氏引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惟朕寡昧负荷洪烈 二 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恐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二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飨休祚，於是大赦改元泰始赐天下爵人五级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 二 人五斛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一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

泰始四年正月丁亥耕于籍田戊子诏曰：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 二 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朕亲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亩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

五年二月赦五岁刑已下。

四月曲赦交 二 九真日南五岁刑。

六年三月赦五岁刑已下。

七年五月雍梁秦三州饥赦其境内殊死已下。

八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

八年六月壬辰大赦。

咸宁元年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甲午赦五岁刑已下十月丁卯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皇后杨氏因大赦赐王公已下至于鰥寡各有差百寮上礼。

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质任。

太康元年三月吴孙皓降乙酉大赦改元大 二 五日恤孤老困穷。

十年四月太庙成乙巳迁神主於新庙帝迎於道左遂 二 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庙者二等。

惠帝以太熙元年四月即位大赦改元永熙。

永平元年三月诛太傅杨骏壬辰大赦改元。

元康元年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 二 乙丑。又杀玮曲赦雒阳。

二年八月壬子大赦。

四年八月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人有死者大饥九月丙辰赦诸州之遭地灾者。

六年正月大赦。

十月秦雍氏羌叛推齐万年称帝乙未曲赦雍凉二州。

八年三月壬戌大赦。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

四月赵王伦矫诏废贾后大赦。

八月淮南王允举兵讨赵王伦不克遇害曲赦雒阳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

永宁元年正月赵王伦篡位四月齐王 二 逐伦归第乘舆反正癸亥诏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统远不能光济大业靖绥四方近不能闲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孙秀敢肆凶虐窥间王室遂奉赵王伦篡据天位镇东大将军齐王 二 征北大将军成都王 二 征西大将军河间王 二 并以明德茂亲忠规允著首建大策图救国难尚书淮共立大谋左卫将军王舆与群公卿士协同谋略亲勒本营斩秀及其二子前赵王伦为秀所误与其子等已诣金墉迎朕幽宫旋轸闾阖岂在予一人独飨其庆宗庙社稷实有赖焉，於是大赦改元孤寡赐 二 五斛大 二 五日诛侯质等及伦之党。

六年壬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八月大赦戊辰原徙边者。

太安元年三月赦司冀兖豫四州十二月长沙王 弼 攻杀齐王 弼 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甲子朔赦五岁八月河间王 弼 成都王 弼 举兵逼京师帝出幸于城东丙申大赦。
 永兴元年正月成都王 弼 自邺讽于帝大赦改元永安。
 三月戊申诏曰：朕以不德纂承洪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幽废重宫宗庙圯绝成都王 弼 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 弼 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大赦赐鰥寡高年帛三疋大 弼 五日。
 七月丙申朔右卫将军陈<耳 冫>以诏勒兵讨成都王 弼 大赦复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帝北征军败幸 弼 军明日幸邺庚申大赦改元建武八月匈奴左贤王刘元海遣王浚攻 弼 大败 弼 奉帝走雒阳辛巳大赦。
 十一月乙未帝幸长安遗宫在雒阳者为留台承制行事丙午留台大赦改元复为永安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兴。
 二年八月辛丑大赦。
 怀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癸酉即位大赦。
 永嘉元年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三月庚午立豫章王 弼 为皇太子辛未大赦。
 八月抚军苟 弼 败汲桑於邺甲辰大赦幽并司冀兖豫等六州。
 二年正月丁未大赦。
 十二月辛未朔大赦。
 三年三月丁巳东海王越勒兵收近臣中书令缪播等害之丙寅曲赦河南郡。
 四年正月乙丑朔大赦。
 六年九月雍州刺史贾疋奉秦王为皇太子大赦。
 愍帝建兴元年壬申即位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雾五日乃止辛未隕于地三日出西方丁未大赦。
 三年四月大赦。
 六年丁未地震辛巳大赦。

卷八十三

帝王部·赦宥第二

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晋王位大赦改元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
 太兴元年三月丙辰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增位。
 二等二年十二月乙亥大赦（臣钦。若等曰：诸只言大赦者按本史别无赦文）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明帝以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庚寅即位大赦。
 太宁二年正月庚辰赦五岁刑已下。
 七月王敦举兵向阙遣其兄含等至南岸帝躬率六军出攻南皇堂王敦兵败敦愤惋死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
 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 弼 三日赐鰥寡孤独帛人二疋。
 成帝以大宁三年闰三月乙丑即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赐鰥寡孤独老帛人二疋。
 咸和元年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 弼 五日赐鰥寡孤独米人二斛京师百里内复一年十月庚辰赦百里内五岁刑已下。
 四年二月苏峻平丁亥大赦。
 五年正月己亥大赦。
 七年正月辛未大赦。
 八年正月辛亥朔诏曰：昔大贼纵暴宫室焚荡元恶虽翦未暇营筑有司屡陈朝会逼狭遂作斯宫子来之劳不日而成既获临御大飨群后九宾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矣。思蠲密网咸同斯会其赦

五岁刑以下。

咸康元年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禄位一等大 \equiv 五日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米五斛。

二年正月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

六年三月丁卯大赦。

八年正月乙丑大赦。

康帝以咸康八年六月甲午即位大赦。

建元元年十一月己巳大赦。

穆帝以建元二年九月己亥即位大赦。

永和二年正月丙寅大赦。

三年六月辛酉大赦。

五年正月辛巳朔大赦。

九年正月乙卯朔大赦。

升平元年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赐孝悌鰥寡米五斛逋租宿债皆勿收大 \equiv 三日。

五年正月戊戌大赦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米五斛。

哀帝以升平五年五月庚申即位大赦。

隆和元年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兴宁元年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九月癸亥以皇子生大赦。

废帝以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即位大赦。

太和元年正月江夏相朱序攻司马勋於成都众溃斩勋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

三年三月丁巳朔日有蚀之癸亥大赦。

六年四月戊午大赦。

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即位戊午诏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裔夙迁神器无主东海王以母弟近属入纂大统嗣位经年昏 \equiv 乱常人伦亏丧大祸将及则我祖宗之灵靡知所 \equiv 皇太后深惧皇基特定大计司马因顺天人协同神略亲帅群后恭承明命 \equiv 雾既除皇极载清乃顾朕躬仰承洪绪虽伊尹之宁殷朝博陆之安汉室无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实惧眇然不克负荷战战兢兢罔知攸济思与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 \equiv 五日增文武位二等赐孝顺忠贞鰥寡孤独米人五斛。

孝武帝以咸安二年七月己未即位诏曰：朕以不造奄丁凶号天叩地靡知所诉藐然幼冲眇。若缀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惧不克负荷仰凭祖宗之灵积德之祀先帝淳风玄化遗泽在民宰辅英贤勋隆德盛顾命之 \equiv \equiv 赖规训群后率职百寮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极之基不坠先恩遗惠播于四海思弘馀润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宁康二年正月癸未朔大赦。

三年正月辛亥大赦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文武加位一等。

太元元年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见于太庙皇太后归政甲辰大赦改元。

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诏曰：顷者上天垂鉴谴告屡彰朕有惧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议狱缓死赦过宥罪庶回大变与之更始，於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

四年正月辛酉大赦郡县遭水者减租税。

五年四月癸酉大赦五岁刑以下。

六月甲子以比岁荒俭大赦五日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

六年七月丙子赦五岁刑已下。

八年二月辛巳大赦十二月庚午以苻坚寇难初平大赦。

九年十一月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

十年八月甲午大赦。

十二年正月丁未大赦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 二 五日。

十五年三月戊辰大赦。

十七年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债安。

帝以太元二十一年九月辛酉即位大赦。

隆安元年四月戊戌兖州刺史王恭等举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为名甲申杀国宝绪以说恭等乃罢兵戊子大赦。

二年九月王恭败收送京师斩之十月丙子大赦。

四年正月乙亥大赦七月丁卯大赦。

元兴元年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十二月庚申曲赦广陵彭城大逆以下。

三年三月桓玄逼帝西上密诏武陵王遵依旧典承制总百官大赦谋反大逆以下惟桓玄一祖之后不宥五月督获冯迁斩桓玄乘舆反正于江陵诏曰：奸凶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渐以致播越赖镇军将军裕英略奋发忠勇绝世冠军将军毅等诚心宿著协同嘉谋义声既振士庶效节社稷载安四海共庆其大赦凡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无所问。

义熙元年正月帝在江陵振武将军刘道规击走桓谦诏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绪不能缉熙遐迩式遏奸宄逆臣桓裕玄乘 二 肆乱乃诬罔天人篡据极位朕躬播越沦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坠赖镇军将军忠武英断诚冠终古运谋机始贞贤协其契枚泪誓众义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挥巨猾奔迸三率稜威大愍授首而孽振猖狂（振玄故将）嗣凶荆郢幸天祚社稷义旗载捷狡徒沮溃朕获反正斯实宗庙之灵勤王之勋岂朕一人独享伊 二 思与亿兆幸兹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党不在原例赐百姓爵二级鰥寡孤独 二 人五斛大 二 五日。

三年二月己酉大赦。

五年正月辛卯大赦。

六年五月己未以广州刺史卢循反卫将军刘毅与循战败於桑落洲大赦。

十一年正月庚午大赦九月己巳大赦。

十二年八月丙午大赦。

十四年正月辛巳大赦。

後魏道武初为代王登国七年生子嗣於 二 中帝晚有子闻大悦大赦天下。

天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临於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即皇帝位大赦改年。

二年正月甲子祀上帝于南郊乙丑大赦京师。

天赐元年十月辛巳大赦改元。

明元永兴元年十月壬申即位大赦改元。

五年五月乙亥行幸 二 中旧宫丙子大赦天下。

神瑞元年正月辛酉以祥瑞频集大赦改元。

泰常元年四月壬子大赦改元。

七年十月帝南巡为奚斤南讨声援十一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已下。

太武以泰常八年十一月壬申即位大赦天下。

神 二 元年四月戊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壬寅大赦天下。

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皇子晃为皇太子谒于太庙大赦改元。

太延元年正月甲申大赦改元。

四年五月戊寅大赦天下。

太平真君元年六月丁丑皇孙 二 生大赦改元。

九年十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九月皇太子北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以下。

正平元年五月壬寅大赦。

文成兴安元年十月戊申即位大赦改元。
二年八月戊戌诏曰：诸殊死以下各降罪一等。
兴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坛登受图■礼毕还京师班赏各有差七月庚午皇子生大赦改元。
太安元年三月己亥诏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庙。又於西苑遍秩群神朕以大庆飨赐百寮而犯罪之人独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群生矜及众庶夫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化苟从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师死囚以下六月壬戌诏名皇子曰：弘曲赦京城改年。
二年二月丁巳立皇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十月甲午以幸河西还曲赦京师。
四年九月丙寅以太华殿成飨群臣大赦天下。
五年三月庚寅曲赦京师死罪已下。
和平元年五月甲子朔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
献文以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位大赦天下九月庚子曲赦京师。
天安元年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三月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曲赦京师。
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皇子生大赦改元。
二年六月庚辰以河南辟地曲赦京师殊死以下。
三年四月丙申名皇子曰：宏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辛丑大赦天下。
孝文以皇兴五年八月丙午即位大赦天下改元延兴。
延兴二年正月曲赦京师河西南至秦泾西至■罕北至凉州及诸州。
四年七月己卯曲赦仇池。
五年六月壬申曲赦京师死罪遣备蠕蠕。
承明元年六月壬申大赦改元九月丁亥曲赦京师十月辛未建明佛寺大宥罪人。
太和元年八月壬子大赦天下。
二年九月丙辰曲赦京师。
三年三月甲辰曲赦京师十月己巳朔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师。
五年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赐孝悌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帛有差免官人年老者还其所亲。
六年正月甲戌大赦天下。
七年闰四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天下。
十年六月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
十六年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
十九年四月帝自南伐齐回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二年十一月甲申有事於圜丘丙戌大赦天下。
二十年十月己酉曲赦京师。
二十二年十月帝北伐叛虜发悬瓠曲赦兖豫殊死以下复民田租一岁。
二十三年正月伐齐至自邺告於庙社癸卯行饮至策勋之礼甲辰大赦天下。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即位於鲁阳大赦天下。
景明元年正月乙巳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七月辛丑大赦天下。
正始元年正月丙寅大赦六月甲午以岁旱录京师见囚殊死已下皆减一等鞭杖之坐悉皆原之。
三年正月丁卯朔皇子生大赦天下八月戊申以大破秦贼降吕苟儿秦泾二州平曲赦泾秦岐原河五州。
永平元年八月丁卯大赦改年。
三年三月丙戌皇子诩生大赦天下。

延昌元年四月乙酉大赦改元。

二年六月曲赦扬州八月辛卯诏曰：自顷水旱互侵频年饥俭百姓窘弊多陷罪辜烦刑之愧朕用惧矣。其杀人掠卖之群强盗首及虽非首而杀伤财主曾经再犯公断道路劫夺行人者依法行决自馮恕死徒流已下各准减降。

孝明以延昌四年正月丁巳即位戊午大赦天下七月戊子帝朝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天下。

熙平元年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甲戌大赦天下。

神龟元年二月己酉诏以神龟表瑞大赦改年八月癸丑诏曰：朕冲昧纂历未闲政道皇太后殷忧在疚始览万机故狱犴淹枉百姓冤弊言念繁刑思存降省京师见囚殊死以下可悉减一等。

二年二月乙亥大赦天下十一月庚午大赦天下。

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内外国百官进位一等。

五年六月丁酉大赦。

孝昌元年二月戊戌大赦六月癸未大赦改年九月辛未曲赦南北两秦州。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六月己巳曲赦齐州。又曲赦平阳建兴正平三郡。

三年正月甲申曲赦关西及正平平阳建兴等郡七月己丑大赦天下十月戊申曲赦常农巴西河北平阳郡及关西诸州。

武泰元年正月乙丑皇女生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二月甲寅皇子即位大赦天下。

孝庄建义元年四月戊戌即位庚子巡幸河西时尔朱荣作逆杀灵太后诸王公卿等二千余人列骑卫帝迁于便幕既而稽颡谢过辛丑入宫御太极殿诏曰：太祖诞命应期龙飞燕代累世重光载隆帝绪冀欲阐兹洪业永永无穷岂图多难遘兹百六致使妖悖四起内外竞侵朝无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 繇女主专朝致兹颠覆孝明皇帝天性冲顺深存隐忍奄弃万国众用疑焉苟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体太原王荣世抱忠孝功格今古赴义晋阳大会河雒乃推翼朕躬膺兹大命德谢少康道愧前绪猥以眇身君临万国如涉渊海罔知所济可大赦天下改武泰为建义元年从太原王督将军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两阶武官三级。

永安元年九月乙亥以平葛荣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四月癸未迁肃祖文穆皇帝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曲赦畿内死罪至流人减一等徒刑以下悉免五月北海王顼为梁高祖立为魏主是月入雒帝北巡狩七月顼败走庚午帝入居华林园升大夏门大赦天下。

三年四月甲戌以关中平大赦天下九月辛卯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戊戌帝杀荣天穆於明光殿及荣子仪同三司菩提乃升闾阖门诏曰：盖天道忌盈人伦嫉恶疏而不漏刑之无舍是以吕霍之门祸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顷孝昌之末天步孔艰女主乱正监国无主尔朱荣，爰自晋阳同忧王室义旗之建大会盟津与世乐推共成洪业论其始图非无劳效但致远恐泥终之实难曾未崇朝豺声已露河阴之役安忍无亲王公卿士一朝涂地宗戚靡遗内外俱尽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时事仓卒未遑问罪寻以葛贼横行马首南向因便乘势用平 鬼虜及元顼问鼎大驾北巡复致勤王展力所行以此论功。且可补过既位极宰衡地逾齐鲁容养之至岂复是过但心如猛火山林无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无以充其溢既见金革稍宁方隅渐泰不推天功专为已力与夺任情臧否肆意无君之迹日月以甚 友 数罪曾未能纪而乃包藏奸宄阴谋 逆睥睨天居窥觐圣历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将为 友本塞源之事天既厌乱人亦悔祸同恶之臣密来投告将在必诛罪无容舍。又元天穆宗室末属名望素微遭逢际会颇参义举不能竭其忠诚以奉国家乃复弃本遂末背同即异为之谋主成彼祸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并已伏辜自贻伊戚元恶既除人神庆泰可大赦天下十月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寮 加二级。

前废帝普泰元年二月己巳即位登闾阖门大赦诏曰：朕以寡薄抚临万邦思与亿兆同兹庆泰可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除名免官者特复本资品封依旧。

後废帝中兴元年十月壬寅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升坛焚燎大赦改元。

出帝太昌元年四月戊子即位升闾阖门诏曰：否泰相沿废兴互有玄天无所隐精识弗能喻大魏统乾德渐区寓牢笼九服旁薄三光而上天降 固运距多难礼乐倾沦宪章漂灭赫赫宗周翦为戎寇肃清庙将成茂草胡羯乘机肆其昏虐杀君害主剝剔海内竟其吞噬之意不识醉饱之心自书契以来未有。若斯者也。

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贯白日爰举义旗志雪国耻故广门之军貔虎夺气邺下之师金汤失险近者四胡相率■繁有徒驱天下之兵尽华戎之锐桴鼓暂交一朝荡灭元凶授首大憝斯擒扬旆济河扫清伊雒士民安堵不失旧章社稷危而复安洪基毁而还构朕以■体宸极猥当乐推祗握宝图承兹大业得以眇身■於王公之上。若涉渊冰罔识攸济思与兆民同兹嘉庆可大赦天下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

永熙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改太昌为永兴以明元年号寻改为永熙。

三年二月壬戌大赦天下八月幸长安以雍州公厅为宫大赦。

文帝以大统元年三月戊申即位大赦改元。

九年七月大赦。

後周闵帝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大赦天下四月壬申诏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八月辛未诏曰：朕甫临大位政教未孚使乎！民庶多陷刑网今秋律已应将行大戮言念群生责在於朕宜弘肆眚与其更新其犯死者宜降从流流已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从此降。

明帝元年九月甲子即天王位大赦天下十一月丁巳诏曰：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诸有轻犯未至重罪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并放还十二月戊子赦长安见囚。

二年四月辛未降死罪一等五岁刑已下皆原之七月丙申顺阳献三足乌八月甲子诏曰：夫天不爱宝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岂直日月珠连风雨玉烛是以钩命决曰：王者至孝则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致虞舜■来兹异祉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遗仁爱被远符千载降斯三足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礼景福在民予安敢让宗庙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并进二级十二月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大赦改元。

武帝以武成二年四月壬寅即位大赦天下。

保定元年七月诏曰：亢旱历时嘉苗殄悴岂狱犴失理刑罚失衷欤其所在见囚殊死以下一岁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

二年五月庚午以山南众瑞并集大赦天下百官及军人普加二级南阳宛县三足乌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

三年七月幸原州津门问百年降死罪一等。

四年九月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大蒙宰宇文获之母）大赦天下。

天和元年正月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级。

三年三月甲辰大赦天下亡官失爵并听复旧。

五年六月庚子以皇女生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悬调等。

建德元年正月戊子幸玄都观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岁刑已下普宥之三月诛大蒙宰宇文获大赦改元四月立鲁国公■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百官各加封级。

三年二月丙辰诏曰：民生而静纯懿之性本均感物而迁嗜欲之情斯起虽复■鸟殊世文质异时莫不限以■是防示之禁令朕君临万寓覆养黎元思振颓纳之轨式比因人有犯与众弃之所在群官有愆过者咸听首露莫不轻重毕陈纤毫无隐斯则风行草偃从化无违导德齐礼，庶几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来矣。陵夷之弊反本无繇宜加荡涤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八月乙未诏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未被推纠於後事发失官爵者并听复旧十月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

五年十二月亲征太原擒北齐安德王高延宗平并州壬戌诏曰：昔天厌水运龙战于野两京圯隔四纪于兹朕垂拱岩廊君临宇县相■民於海内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沟方欲德绥未服义征不■惠伪主高纬放命燕齐怠慢典刑■扰天纪加以背惠怒邻弃信忘义朕应天从物伐罪吊民一鼓而荡平阳再举而摧■敌伪署王公相继道左高纬知穷数屈逃窜草间伪安德王高延宗扰攘之间遂窃名号与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收合馀烬背城借一王威既振鱼溃鸟离破竹更难建瓴非易延宗众散衿甲军门根本既倾枝叶自■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八■共贯六合同风行当偃甲灵台休牛桃塞无疆之庆非独在余汉皇约法除其苛政姬王轻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泽被之率土新旧臣民皆从荡涤可赦天下高纬及王公以下。若释然归顺咸许自新诸入伪朝亦从宽宥官荣次序依例无失其齐制伪令即宜削除邹鲁缙绅幽并骑

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百年去杀虽或难希期月有成，庶几可勉。

六年正月甲午平北齐帝入邺诏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处皆从赦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癸巳朔受朝於露门大赦二月传位於太子衍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大赦天下改大成年为大象元年。

二年四月天元皇帝诏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阴阳调序自春涉夏甘泽未丰既軫西郊之叹将亏南亩之业兴言夕惕无忘鉴寐良繇德化未敷政刑多舛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思覃宽惠被之率土见囚死罪并降从流流从徒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恶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

静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入居天台大赦天下八月破尉迟迥诏曰：朕祇承洪业二载於兹藉祖考之休凭宰辅之力经天纬地四海晏如逆贼尉迟迥才质凡庸志怀奸慝因缘戚属位冠朝伦属上天降咎固先皇晏驾万国深鼎湖之痛四海穷遏密之悲独幸天灾欣然放命称兵拥众便怀问鼎乃诏六师肃兹九伐而凶徒孔炽充原蔽野诸将肆雷霆之威壮士纵貔貅之势芟夷剪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滨擒斩元恶群 鬼丧魄咸集穀下顺高秋之气就上天之诛两河妖孽一朝清荡自朝及野喜忭相趋昔上皇之时不言为治圣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实深惭德思弘宽简之政用副亿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谋执迷不悟及迥子侄逆人司马消难王谦等不在赦例。

隋高祖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即位大赦四月辛巳大赦。

三年正月庚子将入雒阳新都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赦黄龙死罪已下。

四年六月庚子降囚徒。

五年十二月丁未降囚徒。

六年二月庚子大赦天下。

七年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

九年十一月甲寅降囚徒。

十三年九月丙辰降囚徒。

十五年正月庚午帝以岁旱祠泰山以谢 咎大赦天下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

十九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仁寿元年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丙辰大赦。

炀帝大业元年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

二年四月辛亥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赋。

三年四月甲申颁律令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

四年八月辛酉亲祠恒岳河北道郡守毕集大赦天下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

五年六月戊午帝在张掖大赦天下开皇已来流配悉放还乡晋阳逆党不在此例陇右诸郡给复三年八年四月丙申诏曰：天地施化生育之德既弘皇王建极戡济之功斯大故能经纶四海抚育万方朕嗣膺灵命属当负荷思隆景业克播鸿猷晷纬不占之乡咸被声教梯航所绝之域罔弗来庭而辽左岛夷独怀逆命恶甚夙沙罪深獯豷朕奉遵先志躬行吊伐爰整六师亲麾三令上凭宗庙之灵实赖幽明之德历代逋 鬼一鼓大定憬彼遐裔万里肃清今凯旋云：及长羸布气宜顺兹含养与物惟新可大赦天下自大业八年四月十六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其常赦所不免谋反大逆妖言惑众语及国家并不在赦例其诸郡供军事者并给复一年其所役丁夫匠至涿郡者复二年至临榆关已西者复三年至柳城已西者复五年至通定镇已西者复七年至渡辽镇者复十年流配未达前所亦宜放免除名解官并听收叙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赡高年之老赐以束帛并赐天下大 五日女子百户牛酒孝悌力田义夫节妇并加旌异表其门闾辽左之民新 皇化宜遣刑部尚书正义大夫卫文 守尚书左丞刘士龙等巡抚存问仍给复十年即置郡县以相统摄。若有奇能异等随才任用同之齐民无隔夷夏。

九年正月戊戌大赦十月乙酉诏曰：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皇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怀敬思止所以宣播德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为高阳郡赦境内死罪已下给复一年，於是召高祖时故吏皆量才叙职。

十年十二月壬申帝如东都是月大赦天下。

十一年八月突厥围帝於雁门九月解围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雁门郡死罪已下。

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即位於大兴殿诏曰：王道丧乱天步不康古往今来代有其事属之於朕逢此百罹彼苍者天胡宁斯忍襁褓之岁夙遭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兴言感动二疚于怀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时称舟二戢大拯横流纠合义兵翼戴皇室与国咸休再造区夏爰奉明诏弼予幼冲显命光临天威咫尺对扬尊号悼心失图一人在远三让不遂二黽二免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遵圣旨可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下诏曰：舜禹殊时禅代存乎！揖让殷周异世革命事乎！干戈至於据龙图握凤纪统御皇极抚辑黎民奄有四方朝宗万国垂法作训其揆一焉朕以寡薄属彼浇季大业末年纲维废弛三光改耀九服移心既戡定时难辑和庶绩一正海内再造黎元隋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敬禅厥位授于朕躬顾惟惭德属当景运惧甚履冰凛乎！御朽上答苍灵之二卷俯顺亿兆之心宝历初基溥天同庆所宜布兹宽惠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自五月二十日昧爽已前罪无轻重已发露未发露皆赦除之子杀父奴杀主不在赦限百官及庶人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自馮给复一年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孝悌力田鳏寡孤独量加赈恤。

二年二月甲午诏曰：赦过宥罪哲王彝训录旧念功有国通典汾晋之地王迹所基戮力齐心夷凶静乱惟彼土庶义越尝伦犯禁陷刑宜从洗涤其并州浩州石州介州贾胡堡以北自武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犯辟罪已下已发觉系囚见徒悉从原放五月癸未诏曰：朕恭膺宝命绥静氓黎思俾宇内跻於仁寿而河湟之表比罹寇贼勾连凶二鬼拥隔朝风元元之民匪遑宁宴夙兴軫虑旰食忘疲重劳师旅下令讨击馭以遐二。且事招怀而慕化之徒乘机立效兵不血刃费无遗馘今凶狡即夷西垂克定远人悦附改道惟新宜播惠泽与之更始可曲赦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自武德二年五月十六日以前罪无轻重已发系囚见徒悉从原免桀犬吠尧非无前喻弃瑕荡秽列圣通规有恶言不顺及邪谋惑计者并从洗涤一无所问十月高祖幸华阴送出师也。下诏曰：朕祇膺灵命君临区宇承凋弊之馀拯横流之难虽复蠲除徭赋督课耕农安集黎元与之休息然而鲸鲵未翦四海多虞师旅二存兴事不获已及其士卒浮惰苟求逸乐惮於征役离其营伍因此逃窜潜匿崎嶇盗窃为资规免朝夕良繇勸励不明部署失所弛慢之责在於朕躬琴瑟不调已云：变革多坠刑网情兼軫悼宜从宽宥许以自新其义士募人有背军逃亡者自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以前罪无轻重皆赦除之饥寒困弊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随事赈给。

三年六月庚申诏曰：朕发迹太原陈师汾浚底定皇室廓清函夏惟彼晋魏事等丰宛近者妖寇凭陵侵斥郊境害虐良善拥通吏民大军东讨义存拯难芟夷二鬼类实在吊民凡厥渠魁已就歼殄胁从之辈情有可原宜许自新义深荡涤其晋州潞州隰州并州等四总管内自武德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被刘武周宋金刚等所诖误者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各令复业一所不问州县城堡有固守忠节抗御凶徒者具闻奏别加褒赏。

四年二月丁巳诏曰：祝网泣辜彰乎！旧典赦过宥罪著自前经往者刘武周窃据边陲拥逼良善石岭以北皆罹其弊虽复武周奔窜寄命蕃夷而残党馀氛尚怀旅拒致使朔漠犹警关塞未宁屡动干戈久违声教代州总管定襄王大恩勤绩允著安辑边境讨击未宾率其从化朕君临天下义存抚育念彼二弊。若纳诸隍但朔方黎元逆命日久今虽归附仍怀反侧其代州总管内石岭以北自从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无轻重悉从原宥可并令安居复业勿使惊扰五月乙丑以窦建德平诏曰：自隋氏失驭政散民流盗贼交侵区宇离析喋喋黔首俱被焚溺之灾元元无辜并困豺狼之吻朕受天命君临人极克除暴乱大极黎民声教所覃无思不服唯彼赵魏尚隔朝风建德往因丧乱群结党窃州据邑擅置官寮叛换一隅恣行凶虐朕愍彼河朔久遭涂炭纳隍軫虑无忘兴寝但以二弊之後恶烦士众。且事含弘未先讨击然而游魂放命数稔贯盈驱率犬羊图为侵斥与王世充欲相救援辄来举斧以抗大军兵威所临二鬼徒皆溃生擒建德囚致军门凡厥支党皆就虏获历年逋寇一举廓清荡涤遗民与之更始可赦山东诸州旧为建德诖误者自武德四年五月八日以前皆赦其罪仍令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考功郎中李覬玉膳部郎中高正表为副存问民俗宣布朝章其有率众全城因机立效者量其功绩就加职任奇才异行随事旌擢其亡命山泽仍为结聚诏书到後三十日不来归首者复罪如初六月庚寅诏曰：朕初膺灵命抚育万邦一物失宜忧责在己是

以昧旦不显昃食忘劳思流惠泽被於率土日者世充作梗僭擅一方侵虐士民阻绝声教巩洛之地比邑连城受制凶威莫能自勉翹足引领乞师请降朕愍彼黎庶独为匪民命将出军用申抚吊兵威所震 鬼徒 伏元恶顿颡面 专军门殄灭氛 混同文轨拯彼 民出乎！涂炭宜从荡涤与之更始可赦河南诸州旧为世充所诬误者自武德四年六月四日已前皆赦其罪。若有率其部众保城邑因事立功以归朝化者量其效绩就加职任奇才异行随事旌擢鰥寡孤独以时恤理亡命山泽诏书到後三十日不来归首者复罪如初七月丁卯诏曰：天生 民树之司牧光宅区宇抚字黎庶日月 临文明，於是统极雷雨作解顺时所以布化往者隋氏代衰政刑废缺九服 扰五岳尘飞率土之民坠於涂炭瞻天 地控告无所朕愍彼横流志存拯溺投袂鞠旅肇建义旗伐暴除残克宁宇县灵祇叶赞遐迩乐推归运所集祇膺宝位戡翦多难绥辑遗氓溥被万方情均覆育然而世充放命扰乱周韩建德游魂处刘赵魏害虐良善阻绝朝风言念匪民久罹凶毒盈满之乐犹有向隅纳隍之叹无忘旦夕是以出军命将伐罪吊民宗庙威灵卿士效节旌旗所拂 鬼徒冰泮二凶授首万方廓清车轨大同氛 澄荡边候解柝烽燧无虞振旅休徒凯歌里忭今既九围静谧八表 宁思与吏民励精更始。又惟寡德政道多违阴阳不调致兹亢旱深思惕惧震悼于怀解网崇恩宜流恺泽可大赦天下自武德四年七月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以下已发露未发露悉从原免自武德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亡官失爵者量听叙用天下民庶给复一年其陕鼎函虢虞芮六州供转运之费幽州管内久隔寇戎给复二年身死王事量加褒赠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法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在详例旌表门闾奇才异行随状荐举高年 独量加贍恤。

六年四月己未幸故宅祭元皇帝于旧寝以贞皇后配享诏曰：朕恭膺大宝克隆景祚永言孝思聿追罔极肇惟自昔葺宇旧居王迹所基积庆攸在桑梓之敬每怀践历日不暇给以迄于兹今既氛 廓清区夏宁谧民休俗泰天成地平爱择良辰言还邑里礼同过沛事等归讙故老咸臻族姻相会肃恭荐享感庆兼集思俾欢心逮于众庶愍兹幽滞有怀宽释都攀之地宗 所居祚固万邦义越常等时惟孟夏方申长育宜归天心宣兹惠泽可曲赦京城内系囚见徒及被推问应集之人死罪已下并从放免其内有於政切害情理难原者宜降死从流六月丁卯苑君璋及突厥吐屯设来寇马邑高满政设二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发大破之斩首二百馀级以满政为朔州总管曲赦马邑十月戊申减死罪从流馀皆原放。

七年四月甲子诏曰：自有隋失驭盗贼交侵四海群飞六合 扰上天降鉴爱命朕躬勘定凶灾廓清宇县然而江湖之外水乡僻远向化之民未能自达逆贼辅公 驱扇凶 鬼蚁聚蜂屯侵虐黎民摇动城邑朕悯兹涂炭义在吊抚命彼偏师聊申荡伐 公流而下应机雷克氛 清荡遐迩 宁文轨大同朝野咸庆今朱明戒节时方长育宜顺天心播兹仁惠可大赦天下自武德七年四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露系囚见徒悉原免其犯十恶劫贼官人枉法受财主守自盗及常赦不免流已上道者并不在赦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者复罪如初其江州道行军经途悠远非无劳倦应供运转及从军之内有犯罪除解官人立勋效者并复官爵仍依本品随才处分杨越之民新沾大化见在民户给复一年其与贼同心共为逆乱非被迫胁情状难原者不在此例。

九年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内挟邪谋将危社稷皆伏诛是日诏曰：朕恭膺宝位临驭万方绥育黔黎于兹九载欲使仁惠之政达於天下德义之方孚于宇宙岂谓莫大之 近发萧墙反噬之恶灭於天性皇太子建成地居嫡长属当储贰处以少阳递克负荷遂昵近群小听受邪谋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梟獍司徒齐王元吉寄深磐石任惟翰屏宠树既厚职位非轻背违天经协同元恶助成隐慝递相驱扇 鬼心逆迹一旦尽彰惟彼二凶罪穷数稔祸不旋踵用取屠戮念兹 鬼恶惭恨盈怀今祸难既除氛 澄荡国步夷坦政道惟新思与万民涤除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申时已前罪无轻重已发露未发露系囚见徒悉原免凶逆之事止在二人自馀徒党其被诬误一无所问各从旷荡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军国事皆受秦王处分是月卢江王瑗为幽州大都督举兵反王君廓斩瑗传首京师癸未赦幽州都督管内文武官人及民庶被瑗拘逼沦陷逆党者罪无轻重咸从荡涤。

卷八十四

帝王部·赦宥第三

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诏曰：惟天为大七政所以授时惟辟奉天三才，於是育物故能弥纶宇宙经纬乾坤大庇生灵闡易洪烈我大唐诞膺嘉运载协昌期丕受龙图肇开凤纪太上皇 旬齐作圣睿哲钦明奄有八荒光泽四表牢笼轩昊跨躡殷周金镜俯临玉烛遐被然而至德无宰成功不居高谢万邦委兹重器郊 旷礼士民翹属钦惟宗社义存享献朕以寡 未实膺统绪辞不获免式纂洪业灵命既臻用升宝位君临兆庶继轨百王。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方资命哲共康治道今绍祚伊始奉答天休思敷惠泽被于黎献可大赦天下自武德九年八月九日 未爽以前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系囚见徒悉从原免武德元年以来责情流配者亦并放还凡厥庶僚进爵一级其五品已上先无爵邑封开国男六品已下各加一转关内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馮率土普给复一年八十已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 百岁已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事忧恤其有至孝纯著达於乡党徵诣阙庭厚加褒擢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上旌表门闾高年硕学直言正谏所在长官随状荐举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敢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贞观二年三月庚午诏曰：宥过肆眚列圣所以垂风一面三驱至人所以被物故知画冠化俗义在无刑击磬求情志存疏网然去圣滋远淳风渐薄上陵下替狱讼繁兴罪名日积於简书深文亟陈於嘉石自非帝尧临政皋陶作士观色听声哀矜靡失虽复三章两造能无冤滥自新改过其道何由朕以虚薄恭膺大宝寅对三灵君临九服昧旦求衣夜分忘寝履薄乘奔未足为喻兢兢业业惧弗负荷是以详询卿宰下及皂隶务求切直救其不逮推赤心於万物罄诚言於多士惟以苍生在念岂矜黄屋之尊嗟四海之未宁虑一物之失所飭躬厉已无忘晷刻率斯道也。庶感幽明思与群辟俱兴至治而世教未康玄风尚郁去岁霖雨既损秋场今兹旱蝗。又伤宿麦万姓嗷然悬磬已甚此皆朕之不德兆庶何辜将繇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气序乖违矜物罪已载怀忧惕。若使年 丰稔天下 宁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此言之信有同 日故披露胸臆义在无隐八方率土想见朕心今东作方兴而膏泽不降仰彼 汉翹心何已宣布宽大之恩以顺雷雨之德可大赦天下。

四年二月甲寅诏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莫不仰膺灵命克嗣宝图用能永享鸿名常为称首朕君临八方于今四载夙兴夜寐无忘晷刻履薄馭朽思济黔黎推心至诚，庶几王道上荷苍昊之 卷下藉股肱之力宇内休平遐迩宁泰率此区域致之仁寿憬彼葷戎为患自昔轩昊以来尝罹寇暴是以隆周致泾水之师强汉受白登之辱武夫尽力於关塞谋士极虑于庙堂征伐和亲无闻上策有隋灾乱凭凌转甚疆场之萌曾无宁岁朕韬干铸戟务在存养自去岁迄今降款相继不劳卫霍之将无待贾晁之略单于稽首交臂藁街名王面 专归身夷邸襁负而至前後不绝被 左衽之乡狼望龙堆之境萧条万里无复王庭唯颡利挺身逃窜林穴天网 布走伏何所大同之世谅在兹日斯皆上玄降 清庙威灵岂朕虚薄所能致此方欲致仁化物宜存宽惠思与万邦同享斯福可大赦天下自贞观四年二月十八日 未爽已前罪无轻重自大辟以下系囚见徒皆赦除之逋负官物三分免一分其谋反大逆妖言惑众及杀期亲以上尊长奴婢部曲反主官人枉法受财不在赦例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州县量加赈济赐天下大 五日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十月壬辰诏曰：朕恭膺宝命握图馭历属丧乱之後承凋弊之馀弘宣德化励精治道遐迩肃清要荒来服聊因暇观省民风遵彼岐梁言臻 渭百年之老俱称鼓腹五尺之童咸欣击壤 卷言曩昔亟隳此地岁月逾迈以迄于兹周览原隰怅然怀旧延问乡党僚吏犹存事异宛谯情均丰沛民和俗阜上下欢洽宜宣恺泽俾同庆幸可特赦岐陇二州管内自贞观四年十月一日 未爽已前大辟罪以下悉从原免二州户民无出一年租赋八十以上鰥寡独疾及旧任二州杂职佐史以上赐物各有差百岁以上就加优恤行经咸阳始平武功三县见禁之囚徒罪以上各降一等杖罪以下并宜释放年八十以上及鰥寡笃疾并武功县旧军主帅亦加赐物凡此界内名山大川望秩之礼备加牲币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随事褒显旌表门闾其赐物之差宜依别赦务从周厚以称朕意乙卯。又诏曰：武功旧居与岐陇不异前令减罪未称朕心其武功一县曲赦其罪及赐帛免租赋等特宜同岐陇二州。

五年五月壬午皇太子承乾疾笃请降囚徒许之。

十二月癸丑降关内诸州死罪以下。

八年二月乙巳皇太子承乾加元服丙午降死罪以下。

九年三月壬午诏曰：天地播气垂生育之德皇王御极弘覆 二 寿之仁故能财成万类光宅八表朕祇奉慈训嗣守鸿业承百王之季末属四海之凋残夜兴夕惕无忘兆庶克已勤躬思隆政道欲使阴阳顺序干戈载戢，庶几前烈致兹刑措而东山之地频年不稔水雨为灾饥馑相属蠢尔西戎屡扰边境事不获已遂劳兵车良繇诚未动天德不被物兴言念此抚已多惭加以浇伪尚繁刑典仍用虽复留心听断明慎庶狱尝恐縲 二 曳之中含冤靡诉宪网所及弗辜致罪一物有怨责深在余今岁惟暮春时属生长宜顺天布泽与物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贞观九年三月十六日 二 未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其常赦不免者不在赦例鰥寡 一 独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赈恤。

十一年三月幸雒阳宫癸卯降雒州管内系囚见徒仍免一年租调。

十二年二月甲戌幸长春宫以旧经镇复朝邑县无出今年租赋降囚免徒。

十三年正月乙巳帝朝于献陵是日赦三原县及从官卫士等大辟已下已发觉未发觉皆原其罪免其县人一年租赋年八十已上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鰥寡 一 独有笃疾者赐物各有差宿卫陵邑中郎将卫士及三原令已下各赐爵一级。

十四年正月甲寅幸魏王泰宅曲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已下并原之延康里百姓无出今年租赋。

二月丁丑幸国学观释奠曲赦大理万年系囚大辟罪已下。

九月癸卯以交河道行军 二 总管侯君集击高昌麹文泰破之曲赦其部内大辟罪已下其佞邪之徒劝文泰为恶并凶逆不变抗拒官军者不在赦例可汗浮图城及从军兵士非犯十恶并从赦免其士卒有父子犯罪以下罪期亲犯流大功犯徒小功缙麻杖罪悉皆放。若妖言惑众杀人官人枉法受财劫贼监治之主守自盗所监治不在赦限。

十七年四月丙戌立晋王为皇太子是日帝御承天门楼大陈仗卫文武百辟列於外京邑士女重叠而观者皇城街悉满当中树金鸡大赦天下罪非十恶皆赦之文武执事九品以上及五品已下子为父后者各加一级八十已上赐以粟帛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鰥寡孤独笃疾之徒量加赈给赐天下 二 。

十一月壬午诏曰：朕嗣守宗祧夙夜寅惧忧勤在於政道抚育遍於含生十七载于兹矣。上玄储祉贞石表瑞朕式备 二 燎躬谢苍 二 逮于储两亦申处奉朔风既切飞雪载零及登泰坛六合开朗神祇介福岂独在予和乐之庆宜被率土可赐 二 三日自汉魏已来或赐牛酒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给酒米面梁州管内大辟罪已下见禁囚皇太子虑过诸州并遣使人分往唯十恶不在赦限馀皆量情降宥焉。

二十年正月征辽还幸并州庚辰引从官及太原父老宴赐物有差因下诏曰：太原之地兴运所阶全晋之人义深惟旧自朕恭膺宝历二纪于兹何尝不御 二 长怀想崤陵之风雨临轩远感念大麓之 二 雷当於此时乃忘身而拯溺实赖同德并羸粮而乐推役不逾年遂清区域凉繇成都之众讼阍虞帝之功战牧之徒歌舞兴周王之业仗兹协力竟至升平怀彼勤劳可忘晷刻既因垂拱之暇再省创业之方周历郊原宛如畴昔访其父老已多长谢不见所识魏后遂以兴嗟 一 彼故人汉皇因而式宴前王是日哀乐交怀在朕深衷义符於此是用具陈广乐共申高宴取譬还讙之赏同彼幸代之情仍曲赦并州管内大辟已下系囚见徒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

二十一年正月诏无识之徒自蹈刑宪者宜顺阳和特申思虑诸司见禁囚并宜将过详其轻重自此已後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太宗亲自案问降死至流流降入徒徒降入杖杖者并放。

二十二年三月丁亥诏曰：昔周武应天克瑶台而靡处汉高作极获负阳而不居散服桃林革命先於卜雒既迁 二 社创制肇于疏龙朕御九成有乖斯义以兹抚事尤须改作向者文营仁寿 一 日临 二 炀起乾阳衔珠带璧比阿房而竞爽犹。且有加拟倾宫而聘丽全於具体隋德云：谢其徵在兹朕悼於怀为日既久故为不侈义显今辰加以心怀济育事切於肌肤亟犯风霜疾缠於腠理每至隆曦届序大火 二 芒虽对寒泉如升头痛之坂式居珍簟。若涉炎火之林繇是岳牧忧惶公卿惧累陈丹恳请建山宫历载既深窃爱百金之费详其至理宜顺万姓之心朕往冒兵凶为黔首而忘已今兹清暑岂劳人而取安但以上奉宗祧下宁兆庶身非已有

不可自轻敬思休摄之方兼理古先之道发明二指创此一宫即润■■■隍凭岩构宇土无文绩木不雕镂铺桥板以荆扉变绮窗於瓮牖负■■协幽贞之赏垂■■广嘉遁世之情振此冲规方垂帝范今既成之不日赖洽普天宜顺发生弘兹霈泽可曲赦宜君县官及百姓并督令官人丁匠等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其营建当官人量加品秩及卫士以上并节级赐物先在宫苑内住移出外者给复三年。

十二月辛酉诏曰：皇太子治业隆三善道兼四学惟忠孝是资宽仁在虑兴言狱犴每切于怀以春阳方动请行宽宥惻隐之辞屡闻旒■■宜顺其所请曲流恩降雍州长安万年两县及诸司见禁囚徒三年以下差降杖罪并放免徒罪已上徵铜未输者亦从降例。

二十三年三月丙辰甘露降时太宗虽积■■日久喜见於色谓司徒长孙无忌曰：今此膏泽岂朕独喜朕欲共天下苍生同兹欢庆宜即为赦文旦日颁示也。辛酉百官及京邑士庶并列於显道门外见系囚千余人咸北面太宗力疾乘舆诸司庶僚百姓等车马填噎顾谓长孙无忌曰：百姓滋盛如此诚可哀怜朕方欲尽心布化令其安乐而痾瘵弥积事不遂心因慷慨长息泣数行下然後遣宣诏曰：昔兴殷解网动加惠於生灵惟尧肆赦播深仁於四海抚名岳登甘泉疏长河揖仪凤惟皇祚惠此为常范朕■■越前古祗膺宝位虽复十角之寇久变衣冠而乃三韩之野尚兴车甲言念艰勤无忘鉴寐兼以去冬无积献岁愆阳陈尊俎於四衢免租田於百郡昔成汤七载始闻兢惕朕今三月实惧於怀是以政令除残商羊继舞昭回停咏纤阿御毕密雨高飞倾河骤泻至诚无爽天意非遥宣布寰瀛同滋恺泽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其有亡官失爵宜量收叙八十已上各赐粟帛鰥寡□独及笃疾者量加赈贷。

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甲戌即皇帝位诏曰：粤以孤藐属当元嗣荷构乾仪。若临冰谷思励虚薄康济元元敬顺惟新仰昭先德宜布恺泽被於亿兆可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勋官一级诸年八十以上赉以粟帛雍州及诸州比年供军劳役尤甚之处并给复一年。

永徽元年八月庚午亲虑囚徒死罪降充流流降入徒馀决杖而免之虑未尽者令太尉无忌左仆射李■■等同虑之。

三年正月甲子诏曰：去秋少雨冬来无雪今阳和在辰春作方始膏泽未降良畴废业或恐狱讼之间尚有淫滥含冤未达弗辜致罪百姓有过责深在予宜顺彼发生申兹恩宥在京及天下囚徒死罪宜降从流流已下放免鰥寡□独及笃疾之徒量加赈恤务令得所。

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为父後者赐勋一转大■■五日。

四年十月庚子幸温汤甲辰免新丰见禁囚。

五年二月辛未帝在万年宫诏曰：恭膺宝命嗣奉遥图居万乘之尊当四海之责遐观往烈详求前古每希踪於哲后常劳心於庶务兢惧弗宁忧勤。若厉属天下无事区宇有截仰高风於汾射暂清暑於林泉朕昔在震宫侍游兹壤山川如旧岁月不追今既俗阜年和华夷胥悦缅怀徽范情兼感慰宜遵省方之义。且顺阳和之序曲申惠泽式彰宽宥行幸所经诸县及岐州囚徒行人犯罪者流降徒徒已下并免之六年正月壬申亲谒昭陵还行宫诏曰：朕躬膺大宝嗣隆景业处奉成则光阐洪猷■■未旦兢怀分宵动虑苍昊垂■■宗社降灵顺黎元之心藉忠贤之力俗登仁寿道暨升平远肃迓安时康俗阜履端受节阳和肇气亲率庶寮奉诣陵寝遗弓永慕切终身之忧抚镜缠悲兴寒泉之思敬深如在哀隆罔极荐享既毕精礼获申式表因心宜弘恺泽可曲赦醴泉县并行从人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百姓宜免今年租调右监门员外将军尝基在此宿卫进爵一等陵令陵丞各加一阶并节级赐物。

二月乙巳皇太子忠加元服诏大辟已下罪并降一等杖者悉原之。

十月乙亥■■诏立武氏为皇后令来月一日备礼册拜丁巳大赦天下流人达前所放还缘王柳萧等家（辟臣钦。若等曰：王皇后等并舅家柳氏及萧淑妃家也。）配流者不在此限八十已上老人各赐粟二石采三段百岁已上各赐粟五石采十■■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鰥寡□独笃疾之徒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恤。

显庆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大赦天下改永徽七年为显庆元年文武职事九品以上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勋一转亡官失爵并宜量叙诸年八十以上各赐粟帛其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鰥寡□独笃疾之徒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恤赐天下大■■三日。

二年二月幸雒阳宫辛酉诏雒州管内并行从者大已下并降一等死罪徒流已下悉原之雒州百姓免一

年租调。

十月幸郑州壬子次汜水顿曲赦郑州管内。

三年二月甲戌自东都还戊寅录京城囚徒悉原宥之。

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加元服大赦天下文武官职五品以上子孙为父祖後者各加勋官一级大 \equiv 三日五年二月丙戌帝在并州曲赦并州管内及所经州县义旗初职事五品已上身亡歿坟墓在州者令所司致祭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佐以下见今在者赐阶级有差。

八月癸未以苏定方等讨平百济曲赦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下兵士及其父母妻子大辟罪已下赐天下大 \equiv 三日。

龙朔元年二月乙未晦以益绵等五州皆言龙见改显庆六年为龙朔元年曲赦雒州境内。

二年七月戊子朔以皇子旭轮满月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无轻重悉原之赐 \equiv 三日。

三年十二月庚子诏以 \equiv 州麟见於介山含元殿前银台阁内并睹麟迹改来年正月为麟德元年在京雍州诸县见系囚徒各降一等杖罪以下并免之。

麟德元年八月己卯降万年县囚徒流罪从徒徒杖杖已下并宥之。

二年四月丙午以蛮獠平曲赦桂广黔三府管内。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御朝觀坛受朝贺大赦天下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诸行从文武官及见朝觀岳牧二京留守并边要州都督刺史三品以下并赐爵一等四品已上加授一阶诸老人年八十已上者版授刺史司马县令妇人版授郡县君并节级量赐粟帛天下百姓年二十一已上八十以下赐爵一级车驾所经州给复一年齐州停日稍久给复一年半兖州管岳给复二年逋租悬调欠贷官物并宜免徵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终身勿事率土之内赐 \equiv 七日。

总章元年三月庚寅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跨亿兆以初临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玄垂 \equiv 宗社除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贄万国来庭朝野欢娱华夷胥悦但为郊 \equiv 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敷化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古实肆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谕内外博考详求度其长短冀广闻见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宜命有司及时赴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今阳和在辰景风扇物昆虫草木有以自康朕之百姓尚多劳止思覃惠泽与其更新可大赦天下改乾封二年为总章元年大辟罪以下皆赦除之。

二年九月己亥帝自九成宫还京师乙巳至岐州以高祖初仕隋为扶风太守故曲赦岐州管内。

咸亨元年三月甲戌朔以京师旱大赦天下改总章三年为咸亨元年。

四年十月乙未帝在九成宫以皇太子纳妃裴氏礼毕曲赦岐州。

上元元年八月壬辰追尊祖宗谥号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天下长流人并放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大 \equiv 三日。

二年六月立雍王贤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丁亥帝幸汝州之温汤令御史中丞杜文范虑汝州囚徒罪轻者皆免之。

仪凤元年十一月壬申以陈州上言凤凰见於宛丘县改上元三年为仪凤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四月丁亥朔以旱亲虑市城系囚悉原宥之戊申大赦天下。

调露元年六月辛亥大赦天下改仪凤四年为调露元年。

永隆元年八月乙丑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大赦天下大 \equiv 三日。

二年七月以太平公主出降曲赦京城囚徒大辟罪已下。

开耀元年九月壬戌裴行俭等献定襄所获俘囚乙丑改永隆二年为开耀元年曲赦定襄军及诸道缘征单于突厥官吏兵募等。

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皇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天下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 \equiv 三日。

二年九月己丑以皇女太平公主诞育曲赦东都城内。

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诏曰：朕以寡 \equiv 未谬膺丕绪未尝不孜孜访道战战临人馭朽怀秋驾之危负重

积春冰之惧日慎一日三十四载於今矣。何则足寒伤心人劳伤国下安即上逸时弊即君忧所以身处九重而情周万姓建本之怀遽切抑末之念逾深今虽庶绩已宁淳源未洽履素归厚者遂寂寥而靡闻。旬华趋利者尚驰骛而不息顾以薄德有谢移风永念群方在予多愧况朕之绵系兆自玄元固当远协先规光宣道化变率土於寿域济含生於福林属想华胥载劳寤寐所冀内外寮吏各竭乃诚敦惟黎民俱崇简质旧染薄俗咸与惟新凭大道而开元共普天而更始宜更申霈泽广被。堪可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大赦前後责情流人并放还老人年百岁以上者版授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者版授上州司马妇人版授县君八十已上者版授县令并妇人并节级量赐粟帛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终身勿事鰥寡。独笃疾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恤仍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又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於政言近而意远事小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见任内外官五品以上经四考及守五考经三考六品以下计满三考政有清勤状无私犯者各加一阶。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丙午即位大赦天下唯张易之党不在原限其周兴等所枉破家人子女已进宫及配没者赐爵一级东宫官寮见任六品加官计阶应入五品者特令不拘年限诸州百姓免今年租税天下宗姓普准旧式房州百姓三年给复，於是天下大悦是月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内外官预陪位者赐勋一转大三日。

三月甲申朔文明以来被破家人特从放免所有子孙并还其资荫其扬州构逆党唯徐敬业一房及裴炎不在免限并原宥。

九月壬午亲祀昊天上帝土皇地祇于明堂礼毕制曰：朕闻唯天为大所以上序三宗唯帝为尊于是宏开七庙故知肇兴衢室爰申宗祀之规为建明堂或广严之礼莫不八窗四达分气候於炎凉。复庙重檐定尊卑於昭穆实为国之洪训乃经邦之茂典我国家睿祖神宗重光累叶道轶羲农之上功侔造化之初冠今昔而居尊掩寰区而作大朕承抚天运缙圣开元披凤历而乘时握龙图而建极春秋变易每增霜露之心日月推移倍切。尝之思然而城临丹凤清庙久安水控玄龟神基未立金輿往幸空展望於瑶祠玉辇来巡幸亲於碣石三川帝里八水皇州岂都邑之相夸而郊畿之有谢所以交风奥壤还开候雁之庭睽日明区更置驯龙之室巍巍紫座无亏荐。有之途奕奕彤宫遂得献羔之所加以。章雾辟重屋烟披悬晦日于梅梁挂晴虹于桂栋是以用斯。璧奠彼牲牢唱孤竹之箫管奏空桑之琴瑟爰於。享之日乃至。宗之辰景色殊常烟。冠古或凯风南至紫喜气而分辉或骤雨东来引祥。而合乡固可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璧海遥澄觉三边之雾卷丹青上廓眉九野之尘清祖宗之灵贶昭然宇宙之神心可见处诚既展盛礼斯弘宜覃作解之恩以广奉先之德但赦者小利而大害始泰而终否著小人之幸非君子之幸今岁已来频敷渥命徒长侥。幸逾犯宪章非所以弘奖风猷发挥明教深虑无知者因兹获罪有识者缘此致讥遐思管仲之篇缅想吴汉之说恐负丕构慨然长想昔孔明相蜀王猛佐秦咸以数赦为言俱称肆眚非便朕惟新阐政方事澄源期望古而裁规具。今而布泽伏以礼申崇。情展泰。式流旷荡之恩兼明惩劝之道可大赦雒州境内天下诸州见禁囚徒罪应至死者特宜免死配流者入徒馀并原宥京文武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上各加一阶外文武官九品以上赐爵一转皇亲嗣王仍特许。金鱼袋内外职事官三品以上及四品清官并中书门下五品官父已亡者并量加追赠如闻天下诸官皆昼化胡之变诸寺亦昼老君之形一种尊容两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并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违敕罪其化胡经先有明敕禁断如闻在外仍颇流行自今诸部化胡经事及馀凡说化胡事处并宜除削在外百姓婚娶之家百两未行二亲俄殒停哀之际便即成婚遂辍苴。之容敢申花露之礼宁戚之心安寄罔极之志阙如败俗伤风莫过於此自今以後宜即惩革自弘道以前经任相三年以上及秦府晋府寮佐四品以上并食实封功臣虽经罪责不至破家子孙无任京官者特宜优与一官英府周府旧寮五品已上子孙亦宜准此天下百姓为父後者各赐古爵一级大三日。

十一月壬午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礼毕大赦天下前後流人非反逆缘坐者并放还缘张易之徒党本犯配流者量轻重与远官京官文武官及朝集士九品已上加一等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外官九品已上赐勋一转安国相王诤镇太平公主并加实封通前万户天下赐二日。

二年十月戊戌自东都还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从行文武官九品已下赐勋一转。

三年四月庚寅幸荐福寺曲赦雍州其故吏周府官从至寺者各赐勋一转。

七月辛丑太子重俊与成王千里举兵诛武三思癸卯以重俊等既就诛夷大赦天下成王千里等亲党不

在原限。

景龙元年九月庚子御太极殿受神龙皇帝尊号礼毕大赦天下改元景龙文武官三品已上赐勋一转二年二月庚寅顺天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起久而方歇帝令昼工图其状以示百寮乃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邑号一等。

十一月己夕■安乐公主降武延秀礼毕大赦天下赐■三日。

三年十一月己丑亲祀南郊礼毕大赦天下系囚见徒及十恶咸赦除之杂犯流人并放还京文武官及应集考使别敕陪位官边州都督刺史诸军大使副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应入三品者三品减四考五品减三考听入外文武官赐勋一转举堪刺关内诸州无出今年地税令内五品已上各举堪使县令者天下大■三日。

十二月甲午幸新丰温汤甲辰曲赦新丰县大辟已下。

四年正月己卯以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帝幸始平县送之二月壬午曲赦始平县大辟罪以下百姓复给一年少帝温王唐隆元年六月庚子临淄郡王平韦庶人辛丑诏曰：大盗移国朝有贼臣见危授命家多义士朕以凶闵触诸糜溃奸竖构扇倾陷宗社潜图窃发机兆未萌相王第三子临淄郡王隆基纠合同盟忠勇奋怒志除凶党保获邦家逆贼韦温马秦客叶静能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赵履温杨均等密行鸩毒先圣暴终朕志不图全枕戈泣血风■玄感情计阴通太平公主男卫尉卿薛崇■柬与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总监锺绍京日夜共谋誓诛逆党凶徒惊恐投窜无所今天衢交泰氛■廓清宜申作解之恩以治升平之化自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未爽已前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逆贼头首咸已斩决自馀支党一无所问内外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隆基可封平王食实封一千户赐物五千段薛崇■柬封立节郡王食实封五百户赐物三千段锺绍京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颍州郡开国公食实封二百户赐物一千段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可朝议大夫守中书舍人仍参知机务中山郡开国男食实封二百户利仁府折冲麻嗣宗可■麾将军行左金吾卫中郎将赐物一千段追贬皇后韦氏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睿宗以唐隆元年六月甲辰即位大赦天下自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辰时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内外官三品已上各加爵一等四品已下各加一阶内外职事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一人诸道征镇人家令州县检校。

景■元年七月七日平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制曰：天下公器非上圣无以运其机域中大业非元良无以固其本朕钦。若灵命寅奉神宗屈己顺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实贞万国顷者家臻大祸在疚惟忧泉獍满朝豺狼塞路武职戎政必任凶徒国要时权威升逆党社稷之守望绝苞桑忠义之怀惟其艾棘阶祸稔恶伺隙乘间烦言碎辞所不胜述皇太子正气凝姿端命敏德自家刑国英徽日湛移孝为忠雄谋电发北宫驰入扫□枪於紫衢南宫反正开日月於黄道平乱宁夏翼戴朕躬一旅不劳功逾复禹百神咸举事邈兴周声应吹铜望惟当璧今遣司空读册命侍中授玺实由立义岂曰：尚亲承华肇开元嗣以建宜申■存雷之泽仍纪景■之瑞可大赦天下改唐隆元年为景■元年自七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其犯十恶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子为父後者赐勋一转公卿各举孝友忠正堪任东宫官一人自神龙以来直谏枉遭非命咸令封植其墓。

十一月葬中宗于定陵曲赦万年高陵三原华原富平等县自景■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常赦不免不在赦例。

二年四月壬寅大赦天下系囚见徒流移未达前所及已到流所者皆赦之京官四品以下加一阶外官赐勋一转三品以上各赐一爵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等先经度者并令依旧诸州废寺观并依旧名置立。

八月乙夕■以高祖旧宅有柿树天授中已经枯死至是重生因而大赦天下谋杀人造伪头首者并免死配流岭南官典取受者特免放。

延和元年五月戊寅有事於北郊辛巳大赦天下改太极元年为延和元年五月十二日■未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其十恶及刘诚之胡大宰徒侣并不在赦限文武官预大礼各赐勋一转天下大■五日。

先天元年八月甲辰传位於皇太子帝称太上皇大赦天下改元先天自先天元年八月七日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其常赦不免者不在赦限。

二年三月太上皇诏曰：恤刑缓狱古之通义务本劝农国之常典今阳和布气膏泽顺时凡厥黎民咸事东作而疲人嬰法自滞圖靡言念於此有轶于怀宜从宽宥使营稼穡其京城内见禁囚除死罪以外并特放免

营农天下诸州亦宜准此。

七月甲子左仆射窦怀贞等与太平公主谋逆事觉伏诛是日太上皇御承天门楼下诏曰：天步时艰王业多难乱常干纪何代无之我国家累圣膺期重光继续戎蛮慕义遐迩无虞朕以寡■未嗣守丕祚乡明而理戾景忘劬冀■内之小康庶群生之遂性。又使家知礼让人尽忠良不谓奸宄潜谋萧墙作■逆贼窦怀贞萧至忠岑羲薛稷李慈李猷常元楷唐■唐昕李晋李钦贾应福傅孝忠僧惠范等咸以庸微谬承恩幸未申毫■之效遂兴泉獍之心共举北军突入中禁将欲废朕及皇帝以行篡逆朕令皇帝率众讨除应时殄尽元恶既戮奸党毕歼宗社■安人神胥悦务申宽大之典宜覃肆宥之恩可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其逆人魁首未捉获及应缘坐者并不在赦限自馀党类往还一无所问布告遐迩咸使知闻。

卷八十五

帝王部·赦宥第四

唐玄宗先天元年十月庚子谒太庙礼毕御延喜门下制大赦天下。

开元元年三月丁夕■御承天门楼下制曰：朕承累圣之鸿源荷重光之积庆昔因多难时属遭屯宝位深坠地之危神器有缀旒之惧事殷家国义感人祗吟啸风■恭行雷电致君亲於尧舜济黎庶於休和遂以孟秋允升储贰旋承内禅继体宸居拜首之请空勤让王之诚莫展恭临亿兆二载于兹上禀圣谟下凝庶绩大荒同轨瀛海无波不谓奸慝潜谋萧墙窃发逆贼窦怀贞等顷以庸妄擢居台庭毫■之效未申丘山之■仍积共成泉獍将肆奸回太上皇圣断宏通英谋独运朕率岐王范薛王业等躬事诛锄齐斧一麾凶渠尽殄太阳朗曜澄氛霭於天衢高风顺时厉肃杀於秋序人灵叶赞夷夏相欢四族之愿既清七百之祥方永爰承後命载阐休期总军国之大猷施■雨之鸿泽承乾之道既光被於无垠作解之恩思式覃於品物当与亿兆同此维新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王守礼加实封二千户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各加实封一千户岐王范薛王业各加七百户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内外官人被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通恶状咸宜洗涤选日依资叙用十二月庚寅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

二年六月甲子制曰：朕闻养人者谓之司牧非逸於人上事天者谓之帝王盖御於天下故作为栋宇以避燥湿居於台榭以顺高明斯乃奉时令布朝政也。朕以不德祗膺睿图宝十家之产爰兆人之力未尝兴工於土木役思於池■冀之休艾以致邕熙自律应长赢时方大暑溽■屡起温风。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保卫涤虑清■迹不往于甘泉心每期於汾水朕侍於左右以奉晨夕点玄默之化则亏於听理当炎蒸之序。又；卖以器烦惕焉载怀敢忘顺色然大明创兆先圣所营即旧不如因时而往千门万户外虽卫於别宫一日三朝中自连於；复道下所以宁问安之恳上所以资习静之娱实获我心俾康政理古有服珍裘者则念人之寒居夏屋者则念人之热况此岁阻饥甫田不稔或愚人陷罪圖土称冤凡厥庶僚将何以恤两京及诸州宜令长官亲理冤狱除犯名教及官典犯赃并缘妖伪以外馀罪徒以下咸宜放免其有茂才异等冀萃超群缘无紹介久不闻达者咸令自举朕当亲问其应宣抚使名闻举人试第四等须准旧例别加优奖见任人各量与改转前资常选人至冬依选例处分其未出身者兼授散官先天以来军将押卫官等在阵战亡者令本军勘实奏闻其说灾祥诬惑闻里并令州县长官等严加捉搦仍令御史访察绳纠有能绳言极谏补朕之阙者各封状进朕将亲览如有可采当加奖擢其皇亲诸亲及东宫丞优任员外检校试等官近停令至冬处分者有家道贫迫情愿外任者亦令所司勘实量才注拟其缘坐流人处置有轻重不类者令所司勘实奏闻三年正月丁酉册郢王嗣谦为皇太子因下诏降见禁囚徒死罪者免死徒流已下罪悉原宥之。

二月辛酉制曰：青春式序阳和布气万物熙熙莫不遂其性而嘉其生也。申念愚人干我王度日陷坑□■之网罗朕代天理物为人父母眷言囚系良增隐恻岂无章之尚密将教道之不明欤顺时行令抑惟常典两京及天下见禁囚除犯恶逆造伪以外决一百配流岭南碛石诸州其馀一切放免。

五月丁未命宰臣亲行京城诸狱省察囚徒下诏曰：惟刑恤哉！古之道也。朕抚临四海茂育兆人思致淳风登之寿域期昼冠而不犯故开罗而在宥念兹下愚自抵常法时属盛夏天其养生在物最灵惟人为贵朕处台榭犹有郁蒸之毒彼居圜圜能无↑赞怛之忧故令宰臣备加案察省览所奏用悯于怀爰矜可恕之罪必务惟轻之义将布宽惠俾从原减应合书罪者宜递降一等论。

十月癸亥诏巡游所过之县见禁囚徒以下减放免流以上罪具犯状奏听进止戊辰大理具囚名奏帝览之以所犯重者降一等轻者并释放下诏曰：朕祗膺鸿图嗣守丕业何曾不馭朽增惕纳隍在虑六合之内每勤祗绥五刑之属尤用钦慎然简书多窒惕之讼圜扉有幽滞之人淹恤逾时羁縲相对颇异哀矜之义实惭恢疏之网虽刑政之典彼则自贻而在予之责终以多愧其大理禁囚前令详覆者宜按所犯轻者并放重降一等仍依令式处分十二月有司所奏往幸凤泉所过之县流以上囚奏听进止者凡称原减颇详故事罪至死刑宽其大戮况听成有法阅实无冤属阳和上春积雪未降天地之於庶物正亭之而毒之皇王之抚兆人宁以杀而止杀申念重辟惻然疚怀特布湛恩<耳力>兹生气其犯斯刑者宜决一百配流远恶处其犯杖配流者宜免杖依前配流已决及流三千里者节级稍移近处二千五百里以下并宜配徒以殿（臣钦。若等曰：殿谓自远而近也。）

五年二月甲戌行幸至东都大赦天下唯谋反大逆不在赦限馀并宥之河南府百姓给复一年河南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租武德贞观以来勋臣子孙无在位者详求其後奏闻有嘉T 逃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

八年九月丙寅制曰：五刑之用以禁奸慝三宥之设以矜愚耄朕永康四海忧在兆人俾臻大化爰措庶狱而愚妄之色抵犯或闻向隅可哀当宁兴軫今天地既肃申严在命时分其令罪则无留载怀幽狴思布生德宜崇减死之恩式明宥过之典其京城内犯罪人等时令按覆其中造伪头首及谋杀人断死者决一百配流岭南恶处断死者决一顿免死配流远处杂犯流移者各减一等杖罪已下并免。

九年五月庚午诏曰：自昔明王恤人为念朕君临 县子育黎蒸一物乖宜常切纳隍之虑万方有罪再軫泣辜之责故劝农务穡国政攸先舍过录功帝图惟永况麦风炎序梅律 辰言念狴牢情深惻隐宜申缓狱之令以布宥刑之泽其天下见禁囚徒犯流已下徒已上特宜免以尝科并遣随军展效仍令所司明为年限条例随便近诸军分配冀能竭力勉树勋庸其杖已下即令释放使务农业。

十一月庚午大赦天下内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阶五品已上加爵一等自六月二十日七月三日（臣钦。若等曰：玄宗景隆元年六月三日平韦庶人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平太平公主）匡卫社稷食实封功臣坐事削除勋封官爵中间有先死者并量加收赠致仕官合佩鱼者听其终身大 三日。

十一年正月丁卯敕曰：献岁肇春阳和感气。且是发生之日实惟布德之辰朕将幸秦京言离雒邑既省方以观俗思弘恩以济人载念狴牢。又惻襟抱宜敷宽大之典用敦祝泣之意都城內见禁囚徒除犯十恶及造伪头首馀杂犯流死等各减一等徒以下并放是月己巳銮輿发东都北巡狩下制曰：朕，爰自 雒有事省方乘发生之和因豫动之庆将欲恤鰥寡问老疾陈诗展礼黜幽陟明使滞伏必申微物咸遂其行幸所到处宜令刺史县令存问百年老病鰥寡 独及行人家如有单贫不济不能存活者量加赈给其侍老仍各赐物三段见禁囚徒除十恶及身犯反逆并造伪头首以外自馀杂犯流死等罪各减一等徒以下放免百姓有贤良官人有清白并令中书门下采访名闻其贪浊之吏委御史觉察弹奏庚辰幸潞州曲赦大辟已下给复五年是月癸巳帝车驾在并州敕曰：朕躬承宝位十有馀年荷累圣之昌图膺三灵之 卷命日慎一日虽休勿休今省俗观风肆覲群后陈诗纳贾亲问百年虽念劳人事资展礼太原旧国王业所兴乃眷成周西巡丰镐因惟嗣汉东至沛乡皆会彼旧都眷兹 社况兴王始封之地鸿图创业之初含育生灵大造区宇永惟丕构顾惭贻厥。且称用武戎役是殷宜锡怀旧之恩以顺发生之泽太原府境内见禁囚徒除十恶及造伪头首馀并放免预宴官共赐物二千疋父老及吏人等共赐物一万疋百姓宜给复一年九等户给复三年元从家给复五年其家籍见在终身免征役侍老年八十已上赐物五段版授上县令仍赐绯妇人版授上县君九十已上赐物七段版授上州长吏仍赐绯妇人版授郡君百岁已上赐物十段版授上州刺史仍赐紫妇人版授郡夫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其有沉沦草泽抱德栖迟及武德功臣子孙并元从子孙才堪文武并委府县搜扬具以名荐。

十一月戊寅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制曰：朕获主三灵于今一纪听政中昃每不敢康观书乙夜将求诸道而顷年以来为理思至或远人不率或嗣岁不登淳朴未还惕厉斯在为人上而惭德奉天明以畏威祝史正词必期於陈信郊丘备礼将俟於升平今宗庙降灵克开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太和麟凤龟龙玄符黄瑞之祉蛮夷戎狄梯山航海之琛孰不日月以闻道路相属顾惟不德当兹休运钦。若昭报畴咨故实所以今年献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庙采必先於鲁经稽肆类於虞典爰因长至钦谒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严配之成绩大

典云：备至诚克展诸侯骏奔来於穆之相百神受职率成秩之文六变已陈三献斯毕盖春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盛礼莫重於郊而柴燎克终感庆罔极岂予一人之福亦尔万邦之赖宜用咸和之祭俾承厚下之泽可大赦天下自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未爽以前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其十恶死罪造伪头首劫贼杀财主不在赦例就中仍虑有冤滥者所司其状送中书门下尽理详覆奏闻朕将亲览升坛行事官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内外文武官及致仕并前资陪位者赐勋一转亲王公主各与一子官凡诸军节度大使及三都留守不备位委寄既重特宜同升坛官例百岁老人赐帛五段粟五石县令至其家存问给付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诸州百姓或有因逢水旱流寓未安者宜令所司与朝集使即作赈恤安辑法奏闻征行人家州县检校勿令侵欺鰥寡 独州县矜恤使得存济元置义仓救人不足承前贷百姓粮及种子未纳者并免不须却徵自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并令所管致祭其左贬官非逆人五服内亲及犯赃贿名教者所司勘实奏闻量移近处其人清白政术堪任刺史县令及抱器怀才不求闻达者长官具以名荐宗室中有孝悌才行为众所知仍在卑任者委宗正具以名奏君臣一体休戚共焉朕承天命传大宝盖凭累祖馀业得一之符亦繇群公旧勋不二之力永言 赖其敢忘之自武德以来实封功臣知政宰辅有身无大故而亡官失封子孙沦屈者所司勘实具以状闻存者可酬其官荣逝者当录其裔嗣使幽冥同庆知有今辰亚献 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各赐物一千疋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 各赐物五百疋二王後赐物一百疋二品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八品九品三十疋郡主县主各赐物八十疋天下赐 三日京城五日。

十三年正月戊子制曰：惟刑是恤止杀之深仁宁失不经好生之大德朕恭膺丕业思济元元下之陷辜上教不至在予之责何咎于人今履端肇序阳和献岁思布德泽惠此囹圄将弘恺悌之恩以顺发生之气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宜降至流流已下罪悉原之都城内委中书门下当日疏决处分京城委留守制到日处分仍令中丞蒋钦绪往河南大理少卿明 往关内刑部郎中张樽往河东水部郎中崔恂往山南东道右庶子高仲舒往江南西道职方郎中郑绩往剑南道秘书丞张履冰往淮南道殿中侍御史孙济往陇右道赞善大夫张景幽往河西道右谕德李林甫往山南道主客郎中张烈往江南东道并即驰驿发遣所至之处 决囚徒宣慰百姓其有穷乏交不存济及侍老行人之家有疾苦者各令州县量加医疗及赈恤其岭南五府碛西四镇非流配效力等见禁囚徒各委节度使及本管都督府处分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十一月壬辰以封禅礼毕御朝覲坛之帐殿朝群臣大赦天下制曰：朕闻天监为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复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迹著时至符出皆用事於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盖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之朕接统千岁承光五叶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灵作主往有内难幽赞而积大勋间无外虞守成而缙旧服未尝不乾乾终日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以弘我列圣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宁群萌乐业时必敬爱而不夺物亦顺成而无天懋建皇极幸至太和洎乃幽遐率繇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来庭麟凤已臻将觉悟而在藪以故凡百执事亟言大封顾惟不德初欲勿议伏以先圣储祉与天同功荷传庆以在今敢侑神而无报大节斯在朕何让焉遂奉遵高宗之旧宪章乾封之典时迈东出柴告岱岳精意上达 来应信宿行事 物呈祥登降之礼斯毕严配之诚获展百神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斯天下之介福也。邦家之耿光也。无穷之休祉岂独在予非常之惠泽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自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禁囚徒咸赦除之唯十恶死罪不在此例流人未达前所者放还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赐一阶 王守礼宁王范薛王业各与一子三品官公主嗣王郡主县主各与一子官其应行从文武官加阶之外并赐勋两转孔子从褒圣侯优与处分天下致仕官各依本品赐一季禄及束帛诸蕃侯王首来会礼者各加一官其行幸州县供顿劬劳百姓并免一年租赋兖州免二年租赋朕永惟王业 赖旧勋元首股肱其犹一体自武德以来功臣宰辅或名存王府遗嗣沉沦或身无大故衔屈泉壤宜令所司访择申理唐元立功官人往属艰难能尽忠义今成大礼何日忘之宜各与一子出身朕躬步天门宿斋日观时属严冬雪後初夜风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代人当咎俯仰之际顿息霜飍奠献之晨变同韶景诚荷上天垂 亦赖灵山吐祥诗云：无德不报宜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饬祠庙去山十里禁其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祀天下赐 七日十五年七月己亥降都城系死囚及流罪各减一等徒已下罪悉免之。

八月己巳制曰：朕作人父母为天下君岂将岩廊为逸尝以亿兆为念何尝不养之如子视之如伤驱彼

民俗跻之仁寿使胜残之道自我王政好生之德洽于人心皆迁善以远罪亦有耻而。且格靡然向风以致刑措今秋典戒令理官议狱愍此愚者犹闻抵冒当宁发想兴言疚怀宣布惠和之泽用伸矜降之典俾率土之内知朕意焉天下见禁囚犯死罪者特宜免死配流者配边州效力徒已下罪并放免官人犯赃罪不在此例其未有断给者各处本犯定刑名准此处分。

十六年三月辛丑制曰：顷属初阳肇授移辇新宫因施惠布德用顺时令徒已下罪并责保放营农今详其刑格亦非重罚已释囹圄不可更收宜许自新特从免放。

九月丙午以久雨思宥罪缓刑乃下诏曰：古之善为邦者重人之命执法之中所以和气洽嘉禾茂今秋京城连雨隔月恐耗其■粒而害于梁盛抑朕之不明何政之阙也。永惟久雨者阴气凌阳冤塞不畅之所致也。持狱之吏不有资性生於刻薄轻重出於爱憎邪《诗》曰：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刺坏法也。《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明慎刑也。好生之德可不务乎！两京及诸州系囚应推徒已下罪并宜释放降死罪及流各一等庶得解吾人之愠结迎上天之福佑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十七年四月癸亥制天下系囚死罪减等馀并宥之十一月丙申谒桥陵以奉先县为赤县曲赦县内大辟罪已下戊申谒诸陵还大赦天下制曰：祀之大者莫尊於严享德之至者莫加於孝敬故周庙颂思文之章汉陵躬展事之礼因心斯在敢不肃祇我国家应天受期骏惠丕命继武宗文之德重熙累洽之盛故以道高系表首冠帝先朕以眇身获保鸿业往属多难时逢国屯推戴神宗纂复兴运允迪前烈载康兆民此盖仗卿士之谋叶神祇之赞岂伊薄德敢承天休露往霜来久积园陵之思秋尝夏■聿思孝飨之诚乃夏朔辰祥芝产於太室及秋吉日珍木瑞於神宫对越上灵拜兹嘉祝顷以秋稼未实民役尚劳每事害农岂惟在予有咎之责因亲设教恐违先旨恤隐之方今三时已和百礼斯洽崇乐宿设万舞在庭敬尔臣工骏奔执豆蠲洁为■喜明德惟馨有来雍雍载怀休惕之思至止肃肃如闻叹息之声降格有终缠感罔极瞻弓剑而莫及捧镜奩而哽咽始自峤岳终奉梁山紫气升於寿宫甘露遍於陵树白兔驯扰瑞草呈祥恭惟昭陵载感王业肆台小子夙奉睿图及斋戒处诚率祀典圣容昭见灵迹尤彰每四方多虞中国有事虽升龙已远而跃马如神及配奠寿宫亲闻忭跃幽明合庆今古未闻盖皇天眷於我唐神心昌於後嗣延祚之祉岂独在予一人锡类之恩宜广覃於四海可大赦天下自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自先天以来有杂犯经移近处流人并配隶碛西瓜州者朕舍其旧恶咸与惟新并宜放还其反逆缘坐长流及城奴量移近处编附为百姓左降官量移近处官人有亡官失爵齿力未衰者量加收录天下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如已徵纳听折来年逋租悬调在百姓腹内者一切放免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诸州侍老百岁以上赐帛十段九十已上赐五段八十已上赐三段献陵昭陵定陵官吏并管陵县官各别加一阶陵户并放从良终身洒扫陵寝仍每陵侧近取百姓六乡以供陵寝永勿徭役自古帝王贤臣将相陵墓宜令所在州县致祭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加爵一等四品已下各赐一阶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潭赐物一千疋■王守礼宁王宪薛王业各赐物八百疋忠王浚隶王洽鄂王■光王■居等各赐物七百疋中书门下赐物五百疋开府王毛仲赐物三百疋皇亲五等已上诸亲三等已上及文武百僚各赐物有差自古明王因心以待人曲已以施物故休戚共而忧乐同也。中书门下丞相尚书开府三省大将军父并赐三品官九卿三监十二卫监门羽林军五省长官三府尹大都督长史父各赠四品官五品已上清官父各赐五品官凡所赠官宜兼赠母邑号俾夫群臣受荣上延父母先帝遗泽下及幽冥兴言及此良多感叹君臣一体荣辱是同龙蛇之歌古今作戒其唐隆元年两营立功官三品以上与一子官其四品已下选日优与进改京兆府供顿县免今年地税诸道战亡人家仰州县存恤不支济者量事赈济诸军健儿别敕行人各赐勋两转。

十八年正月丁巳亲迎气於东郊祀青帝下制曰：皇王之大化备载於所陈必顺时而行政奉天而育物考古之要莫不繇斯自膺宝位钦。若上玄万物叶心庶物简易齐七政以察■玃劝兆庶而勤稼穡日慎一日于今二十年矣。何尝不夙夜祇畏忧劳在怀思致黎元以弘政理属献岁初吉乘时布令是用敦本复古将必稽於月令始谋作则先有事於春郊宜因展礼之辰别布惟新之泽其天下见禁囚徒自开元十八年正月五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其官已复资至叙用之时不须为累其流人配隶并一房家口者所犯人情非劫害身已亡歿其家口放还流人及左降官考满载满丁忧服满者亦准例稍与量移其亡

官失爵放还不齿及诸色被停解免与替人等非犯赃者宜令司存勘责量加收叙其衰老疾病者仍与致仕官天下百姓今年地税并诸勾徵欠负等色在百姓腹内未纳者并一切矜免亚献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宁王宪赐物一千疋文武百官及有司职掌等各赐束帛有差率土之内赐三日其海内五岳四渎及诸镇名山大川及灵迹并自古帝王得道升仙忠臣义士先有祠庙者各令郡县逐处设祭。

十九年四月壬午诏曰：法以闲邪刑以助化因时而用盖非获已朕自临御天下忧劳庶务以至诚感物道既有孚以致理和人仁或繇已岂欲以刑制政期於以化清刑故不用殊绝之诛每施宽大之令而迁善者众犯法者寡断狱十数闻诸有司然犹一夫不获在予实怀多愧寰宇殷广京都浩穰系于徽墨或未听理逮捕斯扰粮馈为劳生业或亏何以卒岁言念於此深用惘然况今长赢在辰耘耨斯切顺时立政存于恤人思弘在宽之典庶无留狱之弊其天下囚徒即令疏决其妖讹盗贼造伪头首既深蠹时政须量加惩罚刑名致死者各量决重杖一百长流岭南自馮支党被其诬误矜其至愚量事科罚使示其惩创流已下罪并节级处分令中书门下就大理及府县详理。

八月辛巳帝降诞之日有黄三道於西方制天下死罪配流已下罪原免之。

二十年二月壬午制曰：行庆施惠所以奉天时缓刑恤狱所以爱人命今阳和布序草木自荣而或入于罪隶嬰于春同被亨育之恩未畅生成之施言念于此深用惘然思弘时令以哀黎庶应天下囚徒罪至死者特宽宥配隶岭南远恶处其犯十恶及造伪头首量决一百长流远恶处流罪罚镇三年其徒已下罪并宜释放其有官吏犯赃推未了者仍推取实收定名讫然後准降例处分计赃一疋已上及与百姓怨讎者并不须令却上其上都委中书门下疏理京城委留守天下诸州长官当日处理其责保停务之类并宜准此。

十月辛亥北巡狩至潞州飞龙宫曲赦潞州给复三年兵募丁防悉放辛丑至北都曲赦太原给复三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於雒上是日大赦天下制曰：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所在盖取诚享以尊告类朕承祖宗之烈获主神祇之祀夙夜祇畏不敢荒宁故勒兵朔垂先展义於汾社回旆雒上遂有事于郊坛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则汉氏祈未始正名《周礼》降神乃为徼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子道为先惟兹精诚在乎！教孝庶蒙福於四海期永康於兆人是以率繇旧章敬恭明祀严配之诚既展奠献之礼。又终。且春秋之义大事在祀斋祭之福庶品惟祺岂独在予而有斯庆可大赦天下自开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不免者咸赦除之官人犯赃及有罪被推者本罪虽原不得更令却上先天以来杂犯流移人并配隶人等各量移及先经量移官资未复本品者奏听进止天下遭损免州及供顿州无出今年地税如已徵纳听折来年逋租悬调贷粮种子欠负官物在百姓腹内者并宜放免诸州开元十七年已前所有贷粮种子欠负官物在百姓腹内者亦宜准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诸州侍老百岁已上赐粟五石八十已上赐粟三石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潭赐物一千疋忠王浚已下各赐物三百疋裴光庭萧嵩弼亮朕躬弘益思远不有优异何殊等夷加阶赐爵之外各与一子官仍赐物二百疋二王後及长公主嗣王郡主县主各赐物二百疋行从文武官并节级赐物升坛三品已上特赐一阶应入三品官阶相当不限考数缘大礼有执掌官赐勋三转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各加一阶致仕官赐物有差行从蕃客共赐物五千疋管坛一乡百姓给复二年武德初功臣每有大庆必存追远业参运始而义合赏延其子孙沉翳无在朝者宜令勘责即与官唐元立功官等艰难之际诚效亦深言念其功岂忘终始其三品已上各赐一子官五品已上各赐紫金鱼袋有亡歿者优赠与官仍与一子官两京留守京兆河南尹四大都督府长史诸军节度副大使准行从官例处分诸道阵亡人家仰州县存恤不支济者量事赈给皇亲中有文武才堪任使者委宗正具以名荐当有奖擢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及自古圣帝名王忠臣辅相各令致祭务尽诚洁率土之内赐三日。

二十一年五月戊子以皇太子纳妃下制曰：礼有谨於初义亦重其本凡是姻媾。且犹正於人伦况在元良更将承于宗祀皇太子鸿储副是属仁孝自然爰从吉辰式备嘉礼上祀下继君子重之言告言归朕岂无慰非独在予之庆宜申与众之泽囚徒死罪特宜免罪配流岭南远处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并宜释放诸道征行人家及鳏寡独委州县长官检校矜放差科使安其业长安万年两县百姓及今月当番人等并免其家今年地稼京文武九品已上各赐勋一转东宫九品已上及诸司缘礼会祇供官等更加一转五礼使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萧嵩特封徐国公礼会使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休特与三品妃礼会使少府监冯绍正赐紫金鱼袋皇太子舅尚辇奉御赵迥遵特与三品及五品官前右威卫胄骑赵迥进特与五品及五品官皇太子侍

读侍书等各加一等阶其太子谕德潘肃特与五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愿特与五品及五品官今日应预会官等各节级赐物即宜领取安慰者所以宣其情颁锡者所以将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二十二年五月诏曰：时尚炎蒸人或冤系岂忘仁恕固须省察其两京都城见禁囚宜令中书门下及留守检校覆讫徒已下罪及委所繇长官据情状量决罚便放死罪已下递降一等有情状难容合决格杖者决讫准例处分天下诸司委刺史并准此。

二十二年正月乙亥亲耕籍田大赦天下制曰：昔者受命为君体元立极未有不谨於礼而能见教於人朕。且庶乎！有惭作者方册存而可举旧章绝而复寻自古所行无一而废将以上乞灵於宗社下蒙福於黎元朕兹精诚天实降鉴今嗣岁初吉农事将起礼先陈於耕籍义缘奉於粢盛所以严祗敢不敬事故躬载耒耜亲率公卿以先万姓遂终千亩谓笃本之为尔何布泽之更深宜有顺於发生俾无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自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未爽已前大辟罪以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徒咸赦除之其犯十恶死罪不在此限自馀死罪并节级降等处分天下诸州贷粮种子并宜放免京兆河南府通县欠负亦宜放免天下户役及贡赋先令中书门下均融减省宜速与条奏诸军行人有父母年老七十已上者放还本贯行人有身亡者为造棺槨递还本乡两京城内今年所有诸杂夫役并宜放免农桑是时不得妨夺州县官倍加劝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旌表门闾鰥寡□独不能自存量加优恤天下侍老百岁已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以上州司马七十已上所繇仍量给酒肉各令存问亚献皇太子鸿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潭赐物一千疋王守礼等各赐物一千疋忠王浚已下各赐物三百疋汝阳郡王淳以下各赐物三百疋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自期翊赞诚有忠益颁赏以序等数须优各与一子官赐物三百疋二王後赐物一百疋长公主各与一子官仍各赐物二百疋嗣王郡主县主各赐物一百五十疋京文武官九品已上官三郡留守诸道采访使及节度使赐物有差管籍田县令更赐物六十疋京文武官及朝集使诸道节度使采访使新除五品已上官未赴任畿县令见在陪位者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皇亲并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一转蕃客应陪位者共赐物五千疋近坛百姓各免今年杂差科宗庙致享务在丰洁礼经沿革必本人情筮豆之荐或未能备物服制之纪或有所未通宜令礼官学士详议具奏朕自临天下二纪于兹不敢荒宁日加兢业而灾眚未弭黎人未康。若有繇而。然则在予之责有能直言极谏者其以状闻每竭贤良无忘监寐顷虽虚位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孝悌力田乡闾推挹者本州刺史长官各以名闻致仕官久历清资始终著称年渐衰迈情有可矜量与改职依前致仕宗室中有才行著闻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卿责勘奏闻唐元两营立功官量与进改亡官失爵量加收叙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及自古圣帝明王忠臣良相并令所在长官以礼致祭都城之内赐三日。

二十四年四月丁丑敕曰：朕每思政本先教後刑而难迁之徒抵罪犹众幽系囹圄绵历岁时今渐向郁蒸岂忘惻隐仍虑持法者不谨得罪者有冤。若无省察何云：哀矜天下见禁囚犯十恶死罪及造伪头首劫杀人先决六十长流岭南远恶处自外死罪先决一顿并流岭南流罪情状重者决六十轻者决一顿决讫并放徒已下并放其有隐没诈情官物及盗仍责保立限徵赋准节文处分其官人犯赃合解免仍勿令重上都城内宜令中书门下京城委留守外州委本州长官即□□决处分。

十月发东都还京甲子至陕州敕曰：朕永怀西土陵寝在焉至自东都诚慰罔极兼兹巡省。且无怨思□予之望多谢哲王饮至之规岂忘前典其供顿州应缘夫役差科并免今年地税行从飞骑万骑三卫引驾监门各赐物五段兵□广掌闲及诸色当蕃人各赐物三段缘路供顿刺史县令及专知官各赐一中上考从行有职掌武官赐勋一转京兆及岐同华三州畿辅之间百役所出至於征镇。又倍馀州其今年租并依本州纳其脚纵已支入京亦令所司计折□守还两京城内及京兆府诸县囚徒反逆缘坐及十恶故杀人造伪头首死罪特宜免罪长流岭南远恶处其馀杂犯死罪隶配效力五年流罪并放罪人犯赃量罪贬降缘近顿所损麦苗宜令州县即简括量酬价直畿内侍老九十已上量赐酒面鰥寡□独及征行之家宜令州县长官亲自存问如有疾患量加医药使近甸之内咸有赖焉。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亲迎气于东郊祀青帝下制曰：皇王之化载籍所陈将奉天而育物必顺时而行政虽礼文则著而亲祠盖阙朕自膺宝历。且逾二纪承宗社之降祉赖公卿之叶心万物阜成庶务简易思以黎献臻夫仁寿是用敦本复古将必稽於月令谋始作则先有事於春郊宜因展礼之辰式布惟新之泽其天下见

禁囚应犯罪者特宜免死配流岭南已下罪并放免朕每念黎民毙於征戍亲戚多别离之怨关山有往复之勤何尝不惻隐於怀寤寐增叹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其厚赏便令常往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罢兵既无金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後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京畿之内杂役殷繁言念劬劳岂忘优恤顷以栢阳等县地多咸鹵人力不及便至荒废近者开决皆生稻苗亦既成功岂专其利京兆府界内应杂开稻田并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语不云：乎！奢则不逊俭则固缅怀前古尝折在心将斫雕以为朴期上行而下效自今已後王公不得以珍物进献所司应缘宫室造务从节俭但蔽风雨勿为华饰至於金玉器物诸色雕镂朕缘蕃客所要将充宴赏今流俗之间递相放效既损才於无用仍作巧於相矜败俗伤农莫斯为甚并一切禁断以绝浮华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繇於是斯道久废朕用憫焉宜令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别各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每年引见讫更令国子监谒先师所司设食学官等为之开讲质问疑义。且公侯之裔皆禀义方学礼闻诗不应失坠容其饶幸是；卖化源其於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已後宜依令式考试朕之爵位惟待贤能虽选士命官则有常调而安卑退迹尚虑遗才其内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泽间有学业精博蔚为儒首文词雅严通於政术为众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长官精加搜择具以闻荐发生之月实在于行仁利物之心莫先於作善先断捕猎令式有文所繇州县宜严加禁止其每年千秋节日仍不得辄有屠宰释道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理在尊崇其天下寺观有道士女冠僧尼者宜量寺观大小各度六七人简灼然有经业戒行为乡闾所推仍先取年高者凡百卿士朕之同德宜勉所职以全时令亚献忠王宜赐物一千疋终献王王敦赐物五百疋王守礼宁王宪各五百疋庆王琮已下及长公主郡县主二王後京文武官赐帛各有差天下诸州侍老宜令所繇长官量赐酒肉务存优养今朝廷无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百官等任追胜为乐宜即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四月己亥朔始令太常卿韦韬读时令于宣政殿百寮於殿上列坐而听之敕曰：朕仰稽古训思致人和爰发繇衷之旨以行顺时之政今孟夏初吉三农在朝礼先决於薄刑义必宽於轻系既听其令用轸於怀囹圄之间少间於冒法澄清之使咸尽於忠公犹虑更有烦苛人或冤滞是爽和平之气殊乖敬授之心其天下见系囚徒及事发应推身不禁者放即遣使分往诸道量事决及宣布时令除犯赃贿名教十恶死罪自馀徒已下特宜放免回日奏闻务在钦恤以称朕怀。

七月己巳册皇太子是日大赦天下制曰：自昔圣人恭有神器必立储两崇其继明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朕获纘休运丕承宝历五圣之业敢不克勤万邦之本期诸永固是以式遵彝训乃择元良太子植性温恭因心孝友文武之道既著君亲之义以弘有命之初咸闻庆跃兴言士庶能协朕心是用择以吉辰申之册命思惠率土以畅休期可大赦天下自开元二十六年七月二日未爽已前大辟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比年已来十道采访使通官人恶状以其微瑕为终身之累岂得永无甄叙许以自新宜令御史台及刑部大理寺参详所犯轻重类例开奏内外文武职事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一转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亦赐勋一转其忠王府官及侍读侍书除赐之外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仍并与改转缘册命行礼官各赐物有差今月番见上飞骑万骑监直长三卫引驾细伏执扇黄衣长上等各赐勋一转广骑番兵各放免一番天下侍老八十已上各赐粟三石帛三段百岁已下赐粟五石绵帛五段并加版授至如碛西之人路途遥远往复劳弊颇异诸军其中愿长往者已别有处分讫年镇向藩应合放还未到之间稍省优假其家内诸色杂科并宜放免如有营农不自办者州县量事助借各使存济京畿近辅百姓所出虽庶务简省终异於诸州其百姓等应单贫下户者特放今年半租率土之内赐三日。

卷八十六

帝王部·赦宥第五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开元圣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制曰：夫执大象建皇极者必藉彝训而受鸿名所以应乎！天而顺乎！人也。朕嗣守丕业二十七年受命之初既膺明号尚多祗惧已谓崇高而公卿宗子缙黄耆艾披诚沥恳诣阙上言金以为乃圣乃文祖宗大烈恭惟纘服必在钦承愿以休名施於薄德抑而不许凡已十年爰迨於今。又陈入请上追奉先之义下稽从众之言将从至公不可固拒以今日敬请大号曰：开元圣文武皇帝勉从典训良增感惧惟新之号既不私於朕躬非常之泽宜普覃於率土大赦天下自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七日 未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自开元已来诸色应缘痕累人等咸从洗涤令许自新所司更不须以此为累其有别赦停官及亡官失爵者放归不齿之类量加收叙左降官及诸色流人并稍量移近处朕每於黎 常恐失所求其赈困乏必在及时比来诸州或有伤损处所请赈给例逼春农比及奏报。又淹时月既无救於悬绝亦何成於惠养自今已後每年至秋收後即宜遣使分道宣慰仍以采访使及州县相知巡检百姓间或有乏绝不自支济者应须蠲放及赈给便量事处置讫奏闻天下百姓宜放今年地税古者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劝天下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存名或乖古义自今日已後诸道更不须通善状每至三年朕当自择使臣观察风俗有清白政理著闻者当别择用宗庙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无取於非族深惟至理用切因心其应缘太庙五享於宗子及嗣郡王中拣择有德望者令摄三公行事其异姓官吏不须令摄其草泽间有殊才异行文堪经国为众所知不求闻达者所繇州长官以礼徵送皇太子 男及庆王琮已下男宜并封授官 王守礼宁王宪各与一子三品官其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长公主公主及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官郡主县主各放一子出身二王後及诸方蕃客宜各赐物诸致仕官量与进改依前致仕天下侍老百岁已上版授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赐粟五石绵帛五段九十已上版授上州司马妇人版授县君赐粟三石绵帛三段八十已上版授县令妇人版授乡君赐粟两石绵帛两段京城父老等宜共赐物三千段僧尼等赐物一万匹天下寺观每六斋日宜转读经典惩恶劝善以闻大教率土之内赐 三日。

二十九年五月庚戌帝梦玄元皇帝告以休期昼真容布告天下制曰：道有三宝慈居一焉钦。若至言爰兹宥过天下见禁囚徒其十恶罪及造伪头首并谋杀妖讹宿宵人等特宜免死配流岭南官人犯赃 处情状轻重量事贬降馀一切放免。且夫爱人之义长之育之务在清净合於简易至於州县造籍之年因困定户皆据资产以为升降其有小葺园庐粗致蓄积多相 讪便被加等朕情惟敦本义在劝农欲使野绝游人国无旷土安可得也。自今岁已後。且三五年间未须定户其中或有家资破散简覆非虚则不可循旧差科量事与降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於邦家庆宜均於士庶其亲王公主郡县主内外文武官等并是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素 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准此其两京诸州父老亦量赐钱同此欢宴其钱以当处官物充伊尔公卿逮于黎献宜勉崇玄化共复淳源宣布遐迩明知朕意。

天宝元年正月丁未朔御勤政楼受朝贺大赦天下制曰：古先哲王之致理也。皆上顺天天下稽人事时令赞发生之德灵符协纪年之称考彼前载斯为大猷恭惟烈祖玄元皇帝天宝赐庆象帝之先垂裕後人重光五圣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实赖宗 降灵昊穹孚 万方无事六府惟 寰宇晏如庶臻於理。然则乾元在上仁覆为德皇王临下惠化攸先思弘善贷用广慈育遵道宝而建元畅玄风而不宰况属阳和布气献岁发生宜覃在宥之恩式降惟新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正月一日 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诸色左降官并流人未经量移者亦与量移阳春布和鸟兽孳育宜禁 卵以遂生成自今已後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猎如闻百姓之内或有人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化天下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县官每加存问仍量赐粟帛侍丁者令其养老孝假者矜其在丧比者王政优容俾申情理而官吏不依令式多杂役使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国之急务莫。若求才顷者数遣搜扬士庶尚虑遗逸更宜精访以副虚怀其前资及白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有武艺绝伦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荐。若乃弘我风化实惟方岳必伫其人以膺共理其京文武

官五品已上清资并郎官据资历人才堪为刺史者各人封状自举但文宣垂训事必正名而黄钺古来以金为饰金者应五行之数有肃杀之威去金称黄理或未当其黄钺宜改为金钺副武威之义焉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两转前王重典在乎！祭祀况属惟新事宜昭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灵迹及自古帝王忠臣义士并令所繇州县致祭。

二月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制天下囚徒罪无轻重并放免流人移近处左降官依资叙用身死贬处者量加追赠文武官三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下加一阶。

三载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下制曰：履端正名义取垂范体元设教在乎！变通虽公革从宜罔不稽古朕缵复兴运恭守睿图尝恐至化犹微淳风尚薄未能臻华胥之俗登可封之人故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厉精为理思致□和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之际焕乎！可述用是钦。若旧典以协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载今春事将兴阳和布泽发号施令之日革故履新之时宜弘在宥之恩以助生成之化其天下见禁囚徒应杂犯罪死者宜各降一等自馀一切放免其十恶及造伪妖妄头首官吏犯赃并奸盗等害政既深情难容恕不在免限凡诸郡县仍令太守县令劝课农桑其先处分太守县令在任有增减户口成分者所繇司量为殿最自今已後太守县令兼能勾当租庸每载加数成分者特赐以中上考如三载之内皆成分所司录奏超资与处分其丁户仍须案实不得取虚挂之名使新邻代纳受其艰弊凡在黎献实资存恤一失生业则流庸不归每轸於怀深可矜悯诸色当蓄人应送资课者当郡具申尚书省勾覆如身至上处勿更抑令纳资致使往来辛苦从闰二月至六月已来其当上入中有单贫老弱者委郡县长官与所繇计会便放营农诸军征镇及有□羸疾病者委节度使速择放还中外庶僚勉修其职各副朕意宣布遐迩咸使知闻。

三月壬申制曰：王者法天惠人顺时行令是惟旧典用致和平朕临御万邦於兹三纪宵衣旰食思弘至化尚恐天下郡县囹圄滞留不即疏决以伤和气今三农在时宜助生育庶覃宽宥之泽以协上玄之心其天下见禁囚徒应合死配流岭南流已下罪并见徒一切放免其责保在外及追捉未获者并同见禁例处分其京城内宜令中书门下即分往疏决应合流人便配讫闻奏其东京及北京兼诸郡各委所繇长官准此处分即宣示中外咸使知闻。

十二月癸丑亲祠九宫贵神於东郊礼毕大赦天下制曰：九宫严祀百代莫修岂日给之不暇将明灵之有待朕当君临握图缵业每听政中昃畴咨说言观书乙夜以求摭实励精为理三纪於兹上荷宗庙延祥克开厥後下赖股肱协德以致□熙而鳞凤龟龙近游郊藪蛮夷戎狄远输琛贡乘时来之休运恢皇王之远图是以圜丘方泽之仪升中告类之礼无典不举靡神不怀恭惟九宫明祠尚阙载深兢惕用建灵坛爰以元辰亲执奠献协青春发生之庆祈黔庶启佑之福今至诚式展大礼云：备瑞景和风神心如□无疆之祉岂独在予非常之泽宜覃率土可大赦天下自天宝三载十二月二十五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并赦除之其十恶死罪造伪头首谋杀攻劫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朕深惟善政实在养人作法务从於宽简任事必量於齿力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於怀自今已後天下百姓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每载庸调八月徵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为限诸军行人远为边□修短之分虽有定期从役而终良深轸念其阵亡及在军亡殁骸骨尚未还贯者宜令节度使给其棺槨递归本乡其家内无人付亲收葬仍令所繇郡县量事优恤使得济办自古圣王皆以孝理五常之命百行莫先移於国而为忠事於长而为顺永言要道孝行过人乡闾钦伏者宜令所繇州郡长官具以名荐其有父母见在别籍异居亏损名教莫斯为甚亲歿之後亦不得分拆自今已後如有不孝不恭伤财败产者宜配隶碣西用清风教朕惟熙庶绩博访逸人岂惟振□罪淹以期於大用亦欲褒崇高尚将敦於薄俗虚伫之怀盖。若於此其有高蹈不仕遁迹丘园为远近所知未经荐举者委所在长官以礼徵送。又崇德追远式闾封墓用旌前烈以协大猷自古圣明王名臣烈士陵墓有颓坏者宜令管内量事修葺仍明立标记禁其樵采天下侍老百岁已上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已上三段粟两石仍令郡县长官存问给付亚献太子亨宜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琮一千疋正衣夹侍各五百疋亲王三百疋新封建郡王及国公一百疋贤妃三百疋长公主各三百疋公主各二百疋嗣郡王各一百疋中书门下三品竭心翊戴弘益实多各与一子官如先已授官量与一人改转内外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与一阶一品赐物七十疋三品已上六十疋五品已上赐物四十疋六品已上二十段诸道节度使各赐物一百疋三京留守及二王後各八十疋采访使各六十疋诸蕃客共赐二千疋其唐元功臣締构之初竭其忠款钦功念旧情所不忘普恩之外更加一

阶其身歿者各赠一官皇亲五等已上及九庙子孙诸亲三等已上未出身者与一子出身其前资者选日稍优与处分见任者更赐勋两转应天下赐 三日六载正月戊子有事於南郊礼毕下制曰：昭事昊穹必惟殷祀盖顺帝则而成政也。肃雍清庙必惟严享盖继先志而为孝也。则累圣之德在人元阳之和在候思所以达明灵之景贶迪皇王之大猷者矣。朕夕惕宵衣奉天缵业勉思政道惟怀永图赖百辟庶官辅予不逮声朔无远车书靡殊加以乾符坤珍日来月往感福应之尤盛惧明祠之未殷。且资父事天因亲设教 公情以达礼广敬以推尊时享之诚宁宜异数日举之馈岂忘事生是以畴咨典故率循新礼对越上灵聿追严配既而崇牙宿设明德惟馨敬尔臣工骏奔执豆陟降至止乐编礼成精意上协神休下 宜广维祺之福以覃作解之恩其天下见禁囚徒除十恶死罪及官典犯赃自馀一切放免自天宝元年已前流人及配隶效力左降官非反逆缘坐其并量移近处其中有年齿衰暮情可哀矜者仍听致仕朕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施令约法以去极刑议罪执文犹存旧目既措而不用亦恶闻其名自今已後断绞斩刑者宜除削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三皇五帝道冠开辟创物垂范功济生灵继天之德在坟典而昭著勤人之祀於礼文而尚阙永言龟镜宜示钦崇其三皇宜置一庙五帝亦置一庙即令所司卜择吉地营建仍以时致祭其庙令太常寺检校诸庙之主礼有遵於合祭同等则 义亦取於旁通惠宣等太子虽官为立庙比来子孙自祭或时物有阙礼仪不备兴言及此良用恍然宜与隐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诸室择拣一宽处同为庙一应祭祀及乐饌等并令官供每差祭官宜依常式仍都置庙官及丞等自馀所废庙官等并宜减省奠献既昭感思增远恭惟阴教以集祯祥自献祖宣庄皇后张氏已下祖父未有赠官及一房子孙沉翳所司即以名闻将展褒崇以申追慕王业之功群才佐命中兴之後元宰协心。且配食庙庭必重勋德循名册府尚有阙遗缅怀茂功用增礼典自今已後大庙配享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辅刘文轨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同皎文武之道既惟并用宗敬之义不可独阙其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及行师克捷亦宜告猷今胜残在运无事为心顾此朝仪当符至理既时非旰食将至升平而廷设杀刑何成在宥其每日立仗食设杖 足等并宜停废立身扬名所以广孝流根自叶亦在推恩既切因亲之心须开议事之制其内外文武官五品已上官父祖无资荫者其所荫宜同子孙用荫之例五服之纪宜所 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齐斩之殊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母宜终服三载祭祀之典牺牲所备将有达於处诚盖不资於广杀况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於车輿此比馀生尤可矜悯但前圣有作难为尽废明神克享亦在深仁自今已後每大祭祀应用 犊宜令所司量减其数仍永为常式崇我祖训其惟道门将以福助生灵弘拯天下诸观道士等如闻人数全少修行多阙其欠少人处宜度满七人并取三十已上灼然有道行经业者充仍令所繇长官精加试练采访使重覆勿使逾滥度讫挟名奏闻其诸观有绝无人处亦量度三两人准此简试选贤择能尝虑不广三府之辟则唯采於大名四科之荐盖不通於小学今承平既久仕进多端必欲远赉弓旌载空岩穴片善必录末技无遗天下诸色人中通明一艺已上各任荐举仍委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流辈远近所推者具名送省仍委尚书及左右丞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对试务取名实相副一时奏闻四渎五岳虽差秩序兴 播润盖同利物崇号所及锡命宜均其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递从加等以 灵心其河渎宜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仍令所司择日差使告祭自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颓毁者先令修葺并禁樵采岁月深久摧坏或多宜令所繇郡县申明前敕处分并五岳及诸名山大川并令所在长官致祭诸郡义仓本防水旱如闻多有费损妄作破除自今已後每郡差一上佐专知除赈给百姓之外更不得辄将杂用天下百姓今载应损郡通租悬调诸色勾徵变换等物及诸延限者并宜一切放免征行之家每令存恤差科之际或未优矜自今已後并准飞骑例蠲免天下侍老百岁已上赐绵帛五段粟三石八十已上绵帛三段粟二石仍令所在长官存问各即分付亚献太子亨赐物二千疋终献庆王琮赐物一千疋京文武官各赐帛有差天下赐 三日七载五月壬午册尊号毕御勤政楼大赦天下制曰：惟天法道惟后奉天既合德以降符必执象以明本则上玄眷命有以丕承大宝鸿名斯为公义朕缵宗社之重 易文武之烈克勤匪懈服道齐心允迪玄猷聿求至理日慎一日三纪於兹矣。区夏大宁灵 集贶而公卿宗子耆艾法流金曰：玉芝白鱼神言瑞景天之应也。敦信兴礼务本崇儒人之应也。化洽而风俗还淳气和而疵疠不作天启道运其何让焉上 元符愿增徽号披诚诣阙累上封章至请愈勤恳词难夺以今日敬膺典册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式副人神感惧交集宜广恩於善贷俾协庆於惟新可大赦天下自天宝七载五月三十日 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当赦除之其左降官及

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数并稍与量移亡官失爵放归不齿及诸色被停与替非衰老疾病者宜令所司量加收叙人和年登休运斯属轻徭省赋惠政攸先将洽小康必弘厚贷其天下百姓来载租庸并宜放免及诸色勾徵等亦一切放免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以循旧章周备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汉从损益唯立二王之後自兹已降。且复因循将广继绝之恩式弘复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孙中简择谱属灼然相承者一人委所司勘责准 二 公例定为三恪陵庙所奏典职惟崇事虽更於有司任岂循於常秩其宗正卿宜与太常卿同品其少卿及丞亦宜准此。又上古之君存诸号氏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初宁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自古受命之主创业之君皆经济艰难戡定祸乱虽道谢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从 二 祀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县量置一庙以时享祭仍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三人配祭仍并图昼立像如先有祠宇 二 享祭者亦宜准此式间表墓追贤纪善事有功於当时义无隔於异代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亦置一祠宇量事致祭古者乡有塾党有庠所以明尊卑之义正长幼之序风化之道义在於兹先置乡学务令敦劝如闻郡县之间不时训诱闾巷之内多亏礼节致使言词鄙褻少长相凌有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县长官申明条式切加训道如有礼义兴行及纪纲不立者委采访使明为褒贬具状闻奏道教之设淳化之源必在弘阐以敦风俗顷列四经之科将冠九流之道虽及门求进颇有其人而睹奥穷微罕闻达者岂专精难就为劝奖未弘天下诸色人等有通道德经及南华等四经任於所在自举各委长官考试申送其崇玄馆生自今已後每至选日宜减於常例次为留放朕每以道元有属思竭精诚经教所在岂忘崇奉。且宗其道者师其人行其道者尊其礼晋琅琊王公府舍人杨真人获军长史许真人丹阳上计豫许真人皆道著妙门感通玄阙降高真之迹为上清之宗後汉张天师教达元和德宗太一正一之道幽赞生灵梁中散大夫贞白陶先生高尚尘表博达玄微综辑真经传授後学并令有司审定子孙将有封植以隆真嗣天师册为太师贞白册赠太保其洞宫山各置坛祠宇每处度道士五人并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税差科永供洒扫诸郡有自古得道 二 二 仙之处虽先令醮祭循虑未周宜每处度道士二人其灵迹殊尤功应远大者度三人永修香火其茅山紫阳观取侧近二百户太平崇元二观各一百户并蠲免租税差科长充修葺洒扫应天下灵山仙迹并宜禁断樵采弋猎如闻山林学道之士每被搜括。且法之防邪本有所以至於宿宵妖讹亡命聚众诱陷愚人故令禁断郡县遂一 一 迫逐使志道之士不得安居自今已後审系清洁更不得恐动以废修行其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各令本郡长官致祭朕刻意真经处诚至道冀凭玄 二 永锡黔黎每朝礼三清则宵衣忘寝或斋戒一室则蔬食精专不以勤躬为倦务以 二 旬物为心况於宰杀尤加恻隐自今已後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又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永宜禁断。且因亲设教式本於人伦自叶流根必逮於荣养内外文武职掌官有五品已上其父老见在无官者宜授各一官仍令致仕其祖母见在准母例处分京官五品已下正员如父母已没未有官者宜追赠所司勘会即与处分睦亲之义因心不忘前开府仪同三司窦 一 顷以容纳微人颇亏宪典永怀舅氏追感渭阳宜申国恩再复荣秩可开府仪同三司仍放优 二 不须朝会王泽无私岂殊於中外天瑞有庆频属於京辇宽大之典则以博覃施惠之恩特申曲被其京城父老宜各赐物十段七十已上仍版授本县令其妻版授县君六十已上版授本县丞天下侍老百岁已下版授下郡太守妇女版授郡君九十已上版授上郡司马妇人版授县君八十已上版授县令妇人版授乡君仍并即量赐酒面内外见任文武官九品已上宜各赐勋两转其京文武官见在京及致仕并陪位官诸方通表使及月番官等一品赐物一百疋二品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五十疋六品七品三十疋八品九品二十段两京留守各八十疋其节度采访使并诸充官使未回者并同在京例赐物贵妃杨氏禀性柔和因心忠孝克慎闺 一 蹈礼循诗加以勤志玄宗协诚举奉率励宫掖以迪关雎宜赐物三千疋嫔御等赐物有差其大真观虽已度人住持尚少宜更度道士七人太子亨宜更赐物二千疋庆王琮已下各赐物有差率土之内赐 二 三日。

八载闰六月丁夕 二 群臣上尊号帝御含元殿受册礼毕大赦天下制曰：自昔皇王受命必降於元符天人协心乃彰於大号朕缵承玄绪处奉睿图何尝不精意真宗专心庶政幸以方隅底定风雨时。若人和岁稔。且洽於时雍极瑞殊祥荐臻於昭应故得玉芝再产秘牒玄通至道降休先圣储祉顾惟菲德曷以克当是以祗荐崇名永 二 易洪烈郡公百辟援义比事诚请不已固辞不获以今日敬膺典《礼》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徽章载茂寅畏增添宜因稽古之典式布惟新之泽可大赦天下自天宝八载闰六月五日 二 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朕永惟风教

渐冀还淳至於弘贷之名亦思复古其天下百姓丈夫户头者宜各赐爵一级征镇之役其来久矣。虽存素备谅在变通顷者用兵盖非获已今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戢戢息人思弘善贷其军镇兵非切要可均减者宜令本镇节度使与所司商量处置奏闻其百姓有频镇经戍者已後差点之次不在此限高年给复义存养老因时定式务广仁恩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宜各给一人充侍仍自拣择至八十已上依常式处分唐虞省刑画冠不犯秦汉制法密网维烦理乱之源得失斯在朕常想淳古务崇敦朴刑期不滥政协无为岂惟守於升平庶有臻於大道顷者详诸条目已从推究至於结断尚虑深刻所贵从宽示其知禁宜令中书门下与刑部大理寺法官审更详定法律之间有所不便者具条目闻奏 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重熙累盛既锡无疆之休合享祭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遇 并於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欵。若玄宗下以尽处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 时废时享事虽 於从宜理或亏於必备已後每缘 其尝享无废。又奉先追远礼惟昭後崇福展敬义在因心自今已後献祖宣皇帝宣庄光皇帝光懿皇后忌日宜令京城一日设斋太祖景皇帝景烈皇后代祖元皇帝元贞皇后忌日京城三日行道玄宗妙本实备微言垂范传策将弘至化朕所以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因听政之馀亲加寻绎既判讹谬爰至简编必闡 易以敦风教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一大观持诵圣人垂训盖先於道学者宗本必有其师文宣王与圣祖同时俱为教首虽考言比德理在难名而问礼叙经迹彰亲授思广在三之义用崇得一之尊宜於太微宫圣祖前更立文宣王遗像与四真人列侍左右。且道降真符天有成命藏之於密则取固名山彰之以类则发祥星洞况灵仙所集宜表殊真太白山可封为神应公所繇四时祭祀其金星洞改为嘉祥洞所管华阳县仍置一祠宇仙人台下置一观两京并十道於一大郡亦宜置一观并以真符玉芝为名每观度道士七人修持香火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王 共以才授委以忠奉上顷命精求玄记克协神心宜旌乃诚俾正章授特与三品其李浑等三人既亲传真诰因获元符当有甄明用旌福应宜令中书门下量其所能具状闻奏当别处分。又九州之镇实著礼经三代之典必崇望秩事既屬於报功义有符於锡命其九州镇山除入诸岳外并宜封公仍各置祠宇先已有祠宇者量更增修储庆发祥当申昭报宜令所在长官各陈祭礼名山大川亦量事致祭天下侍老并量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其京文武官在京及诸色陪位官通表使等赐帛有差率土之内赐 三日十载正月甲午有事於南郊大赦天下制曰：皇天眷命必顺於五行哲后驭时实遵於三统考古之道何莫繇斯朕欵。若上玄嗣守丕业察 衡以齐政念稼穡以劝人日慎一日四十载於兹矣。何尝不夙夜祗畏忧劳在怀思致黎元臻夫至理幸以刑清俗阜天成地平万方底宁群物咸遂虽惭大化。且谓小康此皆至道储祉宗社敷 岂予菲薄而克致焉。然则上稽历象傍采舆议爰以土位承汉火行是凭大易之辞用绍前王之烈祲祥累应正闰攸分不改旧章惟新景运属献岁初吉乘时布和是用展祀崇礼竭诚昭报庶协发生之序载覃雷雨之泽可大赦天下自天宝十载正月十一日 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稍量移近处其官已覆资至叙用之日不须为累其流人配隶并一家往者所犯人情非切害身已亡歿其家口放还流人及左降官考满载满丁忧服满者亦准例稍与量移其亡官失爵放还不齿其诸色放停解考免与替人等非犯赃者宜令所司勘量加收叙其衰老疾病者仍与致仕官天下百姓今载地租并诸色勾徵欠负等色在百姓腹内未纳者并一切放免。且京兆府及三辅三郡百役殷繁自今已後应差防丁屯丁宜令所繇支出别郡礼者所以训导人俗昭事明祗所宜增修以会其本况国之大典在於精 必资备礼以彰遵奉自今已後设祭南郊荐献太清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斋所具羽仪鹵簿公服引入朕亲授祝版乃赴清斋用展诚敬孝子奉亲极敬惟爱殁有思戚霜露之感愈深祭以严恭 尝之敬如在。且庙者貌也。取像存焉是礼繇於情因心则感太庙宜置内官以备严奉仍於庙外别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极之思无忘事生之礼岳渎山川蕴灵毓粹 雨之泽利及生人春秋之义存乎！祀典况正其运序式遵咸秩其五岳四渎及诸镇山宜令专使分往置祭其名山大川及诸灵迹并自古帝王及得道 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有祠庙者各令郡县长官逐便致祭其有陵墓屋宇颓毁者量事修葺合应禁樵采宜申明四海攸广百川朝宗德乃灵长道惟善利永言泽润义在封崇其四海宜并封王仍差使备礼册祭每顺时行令奉道施法天心不违灵鉴不远。且去载长至庚子御辰今兹建元辛卯应历立春乃标於岁首上已更协於清明此气序和调乾坤交泰既正东方之位咸归启运之祥则政贵弘通上符天意况法以辅德刑以闭邪岂在烦苛必资简易朕永怀至理思至还淳每怀

哀矜之心屢申寬大之詔實欲人皆知禁化洽無為頃者已令法官每刊刑典夫共理親人在於郡守縣令今二千石朝廷精擇得其人縣令委之選司慮未盡善孰。若連職同官見有跡宜令天下太守各舉堪任縣令一人善惡賞罰必及所舉所司仍明作條例每搜羅賢俊旌賢丘園猶慮遁迹藏名安卑守位瞻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者委在長官審訪具名錄奏禮之王制垂范作程亦既觀德訓人孝敬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孝享奉先亦各有辨今三品已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上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并許立私廟京官五品已上正員清資官階相當并五品已上正員外清官父母先亡歿無官號者并與追贈。又父有封爵合傳授子孫或緣申請遲違准式遂停承襲如有此色自開元以來宜令所司申加勸責灼然合襲者特宜許襲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已上綿帛三段粟三石丈夫七十五已上婦人七十已上綿帛二段粟兩石大清真道士各賜物三十段陪位道士共賜五百段並獻太子賜物二千疋終獻榮王琬賜物一千段文武百官及有職掌各賜帛有差率土之內賜三日。

十三載二月甲戌御興慶殿受冊尊號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証道孝德皇帝禮畢御勤政樓大赦天下制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修身慎行孝德彰矣。故風化天下和睦興焉致敬宗廟祖考來格是則禮莫大於嚴享孝莫大於揚名有以通於神明有以廣於四海朕承真之道繼聖之業欽。若先訓惟懷永圖寶儉寶慈無為而理自南自北有截來威五教聿興家服仁孝四靈咸盛物應純誠百郡公卿萬方夷夏金奉玄祝徵長發於真源屢薦鴻名願昭彰於至德封章守闕於再於三加以聖祖錫符玄中啟迪天心垂裕榮光降臨敢不丕承固執沖讓乃展因心之義以弘推尊之典處上册禮肅肅誠入室玄然敢忘於目出戶而听，庶几有聞易美溢於無疆展永懷於罔極。且敬從拜後禮既尊先式副群心以允成義以今日敬膺典冊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証道孝德皇帝大號載崇祇。若增懼宜因布和之序式弘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自天寶十三載二月九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系囚見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官人犯入已贓不可更令却上後不須為累其左降官并稍量移近處反逆緣坐流配之色宜與量移其王共李林甫柴崇躍阿布思等并寄任非輕苞藏特甚原情議法深所難容况日月未淹罪坐尤重即從寬宥何以懲肅應緣親累流配者并不在該及之限左降官承前遭忧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并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之日准法處分自今已後編入嘗試其中有非反逆緣坐及情理切害有父母年老不任相隨無昆弟養者許停官歸侍及有身已衰老久罹譴責愿停官者委本道采访使簡擇具名牒中書門下然後放還鰥寡獨之絕者量加賑給三載黜陟百王令典殿最之迹廉問攸歸欲更別遣使臣慮有煩扰今載宜委本道采访使具官人善惡奏聞以申劝阻自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或朴延想寤寐求賢林藪無遺旌招不絕猶慮升平已久策業增多至於徵求或遺僻陋其博通坟典洞曉玄經清白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眾武藝絕人者任於所在自舉仍委郡縣長官精加銓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朕尊榮先溢霜露增感於以孝思無忘錫類其內外見任官階俱是三品已上父未有五品官及無官已亡歿者宜各贈五品官及母無邑號者亦與追贈其見任四品五品清官官階俱是五品已上者亡父母先無官號亦准此追贈。且厚其風俗五教之旨聿興賁於丘園十翼之風斯在其土庶間眾推孝弟異代義居高尚確然隱遁岩穴者委采访使訪聞荐其孝義之人已經旌表雍睦無易純至有終著美乡閭深可嘉尚各賜勳兩轉以彰德行天下侍老百歲已上版授本郡太守婦人版授郡夫人各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已上版授本縣令婦人版授縣君各賜綿帛兩段粟兩石大清真闕聖祖仙居頻降休徵屢貽啟迪不有优异豈表殊常其本官道士宜各賜物三十段道門威儀王虛真賜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賜物二十段因心推崇增山美溢惟官統職必在正名今以大常尊事宗廟安可別署為名禮不逼尊情期達敬五陵署改為台其獻陵台等五令及丞并升一階以彰崇奉五岳四瀆及名山大川并靈迹之處先賢祠廟各委郡縣長官致祭其有陵墓祠宇頽坏者量情修葺並獻皇太子亨賜一千段終獻榮王琬賜物五百段其餘各賜階爵有差其郡守縣令職在親人必務公勤以康黎庶凡所推擇皆竭乃誠寵錫之間須甄异等普恩之外太守等并賜爵一級縣令賜勳兩轉庶期勉勵以表朕心其京文武官一品賜物一百疋二品八十疋三品七十疋四品五品五十疋六品七品各三十疋八品九品各二十疋北京留守節度采访使并京官准敕出使未回者所賜物并同見在例左相陳希烈純粹之道載穆朝廷大儒之風式瞻師表。且協和時令翊贊升平柔嘉其德克壯元老與一子五品官賜物五百疋攝太尉奠瓚上册書寶册读册右相楊國忠當朝正色百僚綱紀廉節遺身三階柱石况發揮孝理潤色鴻猷金玉王廷典禮增緝不有殊等何用為勸宜與一子三品官仍與一子五品官更賜物五百段左仆射安祿山以真一之心文武之任出清北路入贊南宮既

押登歌。又挥宝册与一子官更赐物四百疋摄太尉张均太清宫祠及修仪注等使普恩之外。又赐物一百疋武德功臣及贞观初宰辅等缅想忠义感会风■用集大勋肇兴王业其有子孙零落冠冕陵夷无任宦者宜令所司勘责依资与一人京官唐元勋臣绩参缔构录劳念旧每■於怀普恩之外宜放一子出身如已出身所司依资与一官率土之内赐■三日。

十四载八月辛卯是月天长节上御勤政楼宴群臣下制曰：朕临驭万邦迨今四纪曷尝不处诚至道锐心庶政昊穹孚■俗致升平仁寿之域渐登太和之风斯在比岁小有僭亢颇非丰稔遂使开仓赈乏空囿恤刑兼蠲徭省赋故得家给人足顷者农功正兴而■泽频阻言念黎献匪遑底宁是用发於精诚庶乎！昭鉴至诚上达膏雨应期俾夏苗如■秋获不日周览原野宛同茨梁岂惟有慰朕怀实亦克符人庆此皆上玄垂祝宗社降灵岂曰：朕躬所能通感属天长令节盛德在金爰因欢庆之辰用申雷雨之泽其天下见禁囚徒有犯十恶及谋杀伪造头首罪至死者特宜免死配流岭南远恶处自馀一切释放故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支计苟足多赋何为天下百姓今载租庸并宜放半所运粮储本资国用大仓今既馀羨江淮转输艰劳务在从宜何必旧数其来载水运入京宜并停如闻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亲邻货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永言此流须加安辑应复业者宜并给还纵已代出租庸不在徵陪之限书云：咸秩群望《诗》曰：怀柔百神永惟明徵岂忘昭报今秋稼穡颇胜常年实赖灵祇福臻稔岁其五岳四渎所在山川及得道升仙灵迹之处宜委郡县长官至秋後各令醮祭务崇严洁式展诚享无广屠宰以备牲牢其天下侍老宜各量赐米麦。又亲人之要令长为重比虽精选未尽徵求卓鲁之才或遗蒲密之化安寄宜令京官五品已上正员文官三品已上正员武官及郎中御史各举堪任县令一人具名申省委有司试择奏授其有善恶赏罚与举主并同僚作期限一时尚集王制下土视上农周政庶士陪禄。若衣食既足则廉耻乃知至於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繇攀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两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既亲於职务可谓勤心自今已後每月给俸食杂用防卜庶仆等宜十分为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永为常式其南衙九品已上并京兆府畿令等宜共赐物二万疋左右龙武军各赐一千疋其唐元功臣念言勋旧宜异常伦两军各赐物二千疋馀各有差庶生成之泽自叶而流根庆赏之恩繇衷以畅物宜宣示遐迩知朕意焉。

十五载八月庚辰玄宗至蜀郡癸未大赦天下制曰：朕以薄德嗣守神器何尝不乾乾惕励勤念苍生至於水旱或愆则祷祠请罪边鄙微扰则斋戒思过聿来四纪人亦小康盖祖宗之灵卿大夫之助也。是以推心将相不疑於物而奸臣凶党负信背恩创剥我黎元暴乱我函夏皆朕不明之过岂复尤人哉！杨国忠厚敛害时已肆诸原野安禄山乱常构祸尚通其斧钺朕用巡巴蜀训励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将荡涤烦苛大革前弊思与亿兆约法惟新上以奉宗庙神■下以宁华夷动植可大赦天下其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未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自兵兴已来有破家者一切与雪流人一切放还左降官各还旧资内外文武官节级赐阶爵安禄山胁从官有能改过自新背逆归顺并原其罪优与官赏。

卷八十七

帝王部·赦宥第六

唐肃宗至德元年七月甲子即位於灵武御南门下诏曰：朕闻圣人畏天命者奉天时知皇灵眷命不敢违而去之知历数有归不获已而当之在昔帝王靡不繇斯而有天下者也。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天未悔祸群凶尚扇圣皇久厌天位思傅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祇承今群公卿士金曰：孝莫大於继德功莫大於中兴朕所以理兵朔方将殄寇逆务以大者本其孝乎！须安兆庶之心敬顺群臣之请乃以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即皇帝位於灵州崇徽号上尊圣皇曰：上皇天帝所司择日昭告於上帝朕以薄德谬当重任既展承天之礼宜覃率土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逆贼李林甫王■共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百姓官吏能率亲属去逆归顺者有官加其优奖斩得逆贼父子不问首从当锡茅土别有褒崇其直言极谏才堪牧宰文词博达武艺绝伦孝悌力田沉沦草泽委所在长官闻荐诣阙自陈者亦听东宫官属既会昌期合承宠命量加改转诸色勾徵逋租悬调及官钱在百姓腹内并宜免放灵州改为灵武郡大都督府上县为望中县为上官寮等一切便授天下耆寿各赐物五段侍老版授太守

县令有差各赐物五段诸道百姓委本道采访使差郡县存问四方将士各赐马一匹六品已下赐物十段天下寺观度七人太守并限三考然後转御史取曾任郡县理人官者後可荐用所有弹奏一依贞观故事官吏枉法犯赃终身勿齿自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并令所在致祭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内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下各赐两阶赐勋两转三品已上赐爵一级。

二年十二月戊午御丹凤楼下诏曰：轩辕有版泉之战尧帝有丹水之师汤有葛伯不祀周有豷豷孔炽古之王者奉。若天命违道不敢不正干纪不得不诛日者逆胡猖狂敢行称乱朕嗣守鸿业钦承睿图枕戈尝胆抚剑泣血罔不夙夜。若涉春冰赖天地疾威社稷凭怒上皇丕烈万国永怀因时致讨为人请命繇是义夫奋发回纆籍兵邦圻关辅之士□陇河湟之众沙朔羌戎之骑微卢蛮貊之人万里■超四方雾合既张我伐咸乃一心蠹兹蜂蚕之馀尚负螳螂之力自京南合战雒北追奔百万摧锋一戍而定昔夏以有穷之乱克之者四十年汉以新莽之乱复之者六千日今环周末载氛■廓清风振海而波荡雷破山而石裂区宇重辟日月增辉此皆三灵叶赞累圣垂祉岂予小子能集大勋顷以先扫宫室奉迎銮驾紫宸初正黄屋未归耆老之望则深庭闱之恋犹积所以自天之泽必奉於承颜作解之恩尚稽於候命今六龙届止万姓昭苏义本奉亲庆深家国不失旧物与俗惟新宜弘肆眚之典共喜以康之福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逆人能自投降率众款附反逆杀人并获逆人其以所部郡县军城降者并加超赏应与安禄山同谋反支党及李林甫王■共杨国忠等一房并不在免限武德开元及蜀郡灵武元从功臣有亡歿死王事者并加优赠各与子孙一人官乘輿幸蜀天步多难人心。且摇臣节斯见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颍川郡陈元礼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田长文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张崇俊右龙武大将军杜休祥等勇不顾死危能致命或竭诚羽翼仰北辰而环拱或叶契心膂聚东井以全归畴兹锡社之封以永誓河之义见素加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三百户力士加实封三百户元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长文进封雁门郡公崇俊进封南阳郡公休祥进封冯翊郡公各实封二百户朕躬行天罚誓兵朔野幸以一旅之众遂成九有之师言念经纶岂忘締构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裴冕识宇冲深体局贞固输忠佐命肇启兴王开府仪同三司封冀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光禄大夫殿中监同正员判行军李辅国志除军恶忠诚济危加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依前判行军事封成国公实封五百户银青光禄大夫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尊义切维城勋参定国加特进封郑国公封二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兼鸿胪卿同正员中军都知兵马使副大使管崇嗣能训戎律以佐兵权进封钜鹿郡公实封二百户中军都虞候特进鸿胪卿同正员李鼎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保定公加■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在羽林军宿卫内供养王竟加特进太原县侯仍各实封一百户自寇贼奸宄王师未振瞻言京国尚聚犬羊广平王■循学好古令德孝恭志存邦家誓雪讎耻爰鞠其旅元戎启行可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武大都府长史单于安北副都获持节充朔方节度使六城水运朔方管内采访处置使子仪才光三杰功格十臣克焯皇威载昌大业加司徒兼尚书左仆射进封代国公食实封二千户平章事已下并如故开府仪同三司兼鸿胪卿同正朔方左厢兵马事同节度副使姑臧县伯仆固怀恩进封丰国公兼实封二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兼右卫金吾大将军同正仍充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李嗣业履险亡躯破敌定难兼卫尉卿同正封虢国公食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徒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大夫鸿胪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苏国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间出干城御侮坐甲安边司空兼六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食实封八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兼工部尚书特节充招讨西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兼关内节度河西陇右伊西四郡行营兵马使王思礼养锐先鸣蓄奇後殿可开府仪同三司行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霍国公实封六百户光禄大夫太常侍卿同正兼御史大夫淮南西道节度采访使颍川太守来■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颖国公馀如故特进太仆卿南阳太守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事金乡县公鲁■蕴是韬略副兹临制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祁国公仍各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持节充京畿在采访计会招讨宣慰处置事崔光远遐家成国致命前茅可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邺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李光进慎固封守克献殊勋封范阳郡公食实封三百户贤非后不享后非贤罔■社稷之固必在良臣左相苗晋卿忠不忘君才惟济世弼成大业保■王家可特进行侍中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宪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麟蕴德成务含贞轨物发挥帝业润色皇猷可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褒国公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圆允■庶绩康济多难一匡天下大庇生人可特进行中书令封赵国公食实

封五百户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节度采访赐紫金鱼袋张镐谋猷惟允纲纪立程总兹戎律懿是谋府封南阳县公馀并如故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师房□尝以经术辅道朕躬加金紫光禄大夫少保嗣虢王巨顷以宗枝居守经邑加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越国公■亘总兼元戎克宁全蜀可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郇国公韦陟持衡流品式序百工可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李峴馈运周给开物成务可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大中大夫吏部侍郎赐金紫鱼袋苏震供亿蒸徒临事益办可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其赴蜀郡灵武元从官及在路扈从官三品已上与一子官四品以下与一子出身六品已上量与进改功臣将士勋业高者别有处分应见任五品已上当别与一品阶其阵亡人令所在郡县收骸骨瘞埋具酒食致祭各与追赠其家给复二载诸郡县民或隔绝贼境则困於幽残或犒宴官军则弊於赋敛其来载租庸三分放一其天下百姓应诸色人勾徵及欠负官物一切放免宜令中书门下简使即分道宣慰所至郡县审问百姓间利害有须■革处置者一一闻奏其园苑内有闲廐使总监各据所管地界耕种所牧草粟以备用马其官女及狗！鸡鹰鹞之类宜即停减屋宇车舆衣服器用并宜准式珠玉宝钿平脱金泥织成刺绣之类一切禁断学官即宜精选务令讲习简择郎官有堪任太守县令者委京清资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闻荐其郡县官有灼然清白理行尤异百姓中孝悌力田不求闻达者委采访使闻奏其有文经邦国学究天人博於经史工於词赋善於著述精於法理军谋制胜武艺绝伦并任於所在自举委郡守铨择奏闻不限人数其律令格式未折中者委中书门下简择通明识事官两三人并法官两三人删定近日所改百官额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顷以上皇在蜀朕以居岐蜀郡宜改为南京凤翔宜改为西京西京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凤翔府尹以下官寮并依三京名号吴山为吴岳其祠享官属并准五岳故事天柱山老君庙改为启圣宫五品已上清资官及三品已上官上郡太守父见在无官及官卑并与五品官父母先亡歿者赠一人官祖母亡歿亦赐邑号忠臣事君有死无二烈士■句义虽灭犹存其季！登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家口深加优赏其内外文武官有枉遭逆贼杀害及身赴朝廷并逃难山谷其父子兄弟伯叔等为贼捕捉损害及谋反城人言语泄漏因遭杀戮并勘奏闻当以追赠天下侍老八十已上版授有差并赠绯鱼袋大原久遭逼围给复三载上党三度被攻给复五载其南阳颍川灵昌睢阳雍丘等郡县坚壁多时力穷方下绝食尚守情亦可务各给复三年其好■奉仙两县进退御寇徵求复多各给复三载蜀郡上皇亲幸万乘久居明年租赋宜依常式起後载给复三载良姊张氏既望气知归亦当熊见节可册为淑妃进封南阳王为赵王新城王仅为彭王颍川王■■为兖王第九男■■为襄王第十男■召封兴王第十一男傀封祝王第十二男侗封定王淑妃以下所司择日即行册命虽知人之明慚於则哲而收亲之仪盖所随时持盈尊师仪王已下各赐五百疋诸长公主各与一子官嗣王及郡县主各与一子六品官皇五等已下及九庙子孙及亲等人见在者并与转改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下各加一阶应叙三品五品量加減两考蜀郡凤翔扈从从官九品已上赐勋两转溥天下赐■五日。

乾元元年二月丁未御明凤门大赦诏曰：古者父有天下传归於子子有天下尊归於父有国所以继统立身莫。若扬亲其义远矣。我太上至道圣皇天帝惟皇降衷敷■於上允文允武乃圣乃神道合乎！乾坤德明於日月粵。若增崇九庙巡謁五陵天子之孝也。严■二郊升中东岳圣人之表也。制礼作乐阐学明刑帝王之业也。戡定多难怀柔百蛮霸王之功也，於是乎！为而不宰成而勿居神超象外之光心契合莫之境释负於小子俾承於丕构讨伐叛逆绥怀四方岂朕所能皆圣皇之训也。顷者亲授宝符载锡美称顾朕不德以克负荷君父之命。若登於天祖宗之绪恐坠於地一昨与群臣百寮庶尹众士图惟帝载钦。若圣誉自古已来百工垂范文明■哲孝友宽仁，岂有如我开元之盛也。乃稽大典上徽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累日诚请不蒙许纳至於数四今兹俯从允膺天休克副人望朕上迫严旨曲被殊私迎春之初承奉嘉命圣皇所赐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名以制义亦为实宾卑不逾尊是昭物则恭惟圣造何敢当仁顷以鸿业载昌有亏公议伏以大圣二字深僭皇猷让非饰词言必形泣承顺颜色而宸■卷不回祇膺宠光乃夕惕增厉今惟新景命礼洽於尊亲诞受徽章敬在於顺上发生万物行庆其时孚佑兆人缓刑斯在宜弘霈泽以布阳和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三年为乾元元年起二月五日已前大辟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两京文武官应三司先推勘者本罪中递減等处分其合放者三司具条件奏闻自开元已来将相大臣非反逆及犯名教枉法赃罪者流死许其家人以礼收葬其陷在贼境为其杀戮未经追赠公主并郡王嗣王郡主县主及皇五等已上亲被逆贼杀害者各与子孙一人官使其瘞藏亡失骸骨者各招魂葬身死者三品已上各与追赠仍各与

一子官五品已上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事追赠其元从圣皇天帝至成都府文武官五品已上宜与一子官六品已下超资进改圣皇至成都府後到官及宁州灵州首末扈从三品已上与一子官五品已上放一子出身情愿回授周亲及亲近亦听六品已下量与改转凤翔府以归顺前者普恩外加一阶车驾出城後任官潜藏不仕逆贼即与处分唐隆功臣普恩外赐爵一级身亡殁者子孙一人加一阶其诸道节度下将士三品已上与一子官五品已上放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与改转勋业高者各委本使闻奏诸道留後将士普恩外赐恩三转自开元已来宰辅之家不为逆贼所污者与子孙一人官贼陷两京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刺史绝尸仰药不事叛人为众所知者量加优赠有脱身贼庭妻子被屠戮者委所司勘会闻奏其天下孝义门各与一子官为采访使具名闻奏量文武处分其左降官非反逆缘坐及犯恶逆名教枉法盗赃如有亲年八十已上及疾患在床枕者不堪扶持更无兄弟许其停官终养其流人亦准此自今已後应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法例处分天下百姓今年租庸并放其百司府县诸色杂供各宜减半其杂徭役非要切者一切并停其天下州县有遭逆贼攻击坚守不下竟以获全其官人百姓中有识效灼然为众所知者宜令本道使案验奏闻据状迹酬其官赏身亡殁者重加褒赠有父母存者仍与一官及邑号无父母者与妻子仍令州县以官物赈恤并量造舍宇使得安存其州因城陷被贼杀戮残毁者委本道使勘责取实各量免其二年租赋自逆贼以来有匹夫匹妇节义可称者并旌表其闾墓其流亡户复业者委本道使与刺史勾当赈给并与种子犁牛仍免三年租赋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各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及四方通表使各加一阶五品已下有父殁者各赐勋两转其刺史上佐录事参军县令委中书门下速於诸色人中精加访择补拟判司丞已下宜令所繇先於两京潜藏不仕逆贼及固_二疾病官中简择资考深才堪者铨注续发遣皇五等已上亲及九庙子孙有才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其有任伪官及掌兵马军将能即来各还本官仍别优赏其左降官诸色流移配安置罚镇效力之类亡官失爵解退放归田里及安禄山反党缘坐不在免限李林甫王_二共杨国忠等一房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制後所犯并准前制处分。

四月甲寅亲行享庙之礼乙夕_口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诏曰：朕闻皇天有命皇王受之命之为君孝理为本莫不钦崇先烈聿修_口享之仪对越上玄式陈郊_二之敬美其盛德商颂有奏鼓之音告厥成功夏书有锡_二之庆国之大事实在於斯间者孽胡乱常暴殄天物致图书礼乐或阻於干戈宗庙神祇有亏於享祀朕诞受明命恭行天罚群妖克殄讨鲸鲵以示威王室既宁奉銮輿而载复太上圣皇天帝功格天地道迈胥思凝神於姑射将释负於宸_二俾予小子纘承大统夙夜祇惧俯尽臣子之心亲亲尊尊庶极於此是用追崇先后建立中宫永言孝思感徽音於父母俾行妇道想_二降于虞嫔情理，於是获申人伦以之攸叙然後执瓚清庙歌五圣之重光燔柴圜丘睹百神之受职复修祭礼再备乐章尊祖配天不失旧物今大礼斯举玄符允答行庆施惠尚属於阳和出系挺囚必当於时令思与天下更布惟新宜覃肆眚之恩以洽雍熙之化可大赦天下除反逆之党缘坐谋杀十恶去_口盗临监主掌自馀一切原免其馀逆贼元谋及胁从今但归投并原其罪仍与官赏其成都府元从圣皇功臣及灵武原从功臣并收两京将士京留守诸道节度采访使普恩外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行人赐勋三转自寇贼以来官吏百姓中有劳未经酬赏者委所在官长具状奏闻当与甄录天下百姓除正租庸外一切不得别有使役如缘军务所要自令和市兵士有_口弱羸老并拣择放其长安万年两县各借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雇敕其别索物及供诸司并蕃客等左藏虽给价值奏请每引时月宜先给两县各五十贯贮於两市差官专知旋还价值其州府县门夫勋官并於旧额数减一半其庸丁残疾人等不须更差其州县官上什物并以公廨及官人料钱依时价和雇造买不得分配典正其年支口味宜减一半诸使应进鹰狗豹_口等一切并停应缘南郊百司张设有损百姓苗稼者委京兆尹随损多少陪酬所损钱物便即闻奏百姓中有能行仁义分济贫穷免填沟壑赖救恤者具名闻奏当宠以官职鰥寡_口独笃疾不能自存及阵亡人家并租免户州县随事优恤赈给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点_二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奏闻京官九品以上许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朕将亲览用_口嘉谋才有可观别当甄录草泽及卑位之间有不求闻达未经推荐者一艺已上恐遗俊_二令兵部吏部作徵召条目奏闻录事参军职司纠举自今已後宜升判司一政以彰委任国子监学生明经法帖策_口试各十并通四已上进士通三与及第乡贡明经准常式州县学生放归营农待贼平之後任役常式二王三恪各与一子官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

十月甲辰上御宣政殿册成王为皇太子诏曰：守器为重择贤而立万国繇其永贞百王以之垂范盖以重社稷而奉梁盛也。朕纘承洪绪惟怀永图丕膺皇极既符域中之大茂建元储用崇天下之本皇太子_二植

性恭懿因心孝友文武之德克闻於日跻君亲之诚实原於天性往以时属艰阻义扶宗社故能外清玄■内复皇图繇是肇启重华懋昭嘉绪今撰辰斯及册命攸行宜承继明之庆俾广■存雷之泽可大赦天下顷者频兴大典累洽殊私率土之间屡经荡涤犹虑近有冒法或滞罪牢其天下见禁囚徒已下罪一切放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者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各加一阶五品已上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顷因国用不足颁赐未周今所铸新钱数盈於万其京官文武五品已上及常参官六军将士东京北留守及诸道节度将士等各赐有差其唐隆功臣成都元从及朕元从功臣等普恩之外更赐一爵四品已下更加两阶其在灵州及宁州至凤翔者仰所司类例更递加一等皇亲及诸色陪位人各赐勋两转其鸿胪蕃客赐绢一千疋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不仕京官五品已上各举忠正孝友文儒周慎堪任东宫官者务取实才不得虚荐今馀寇未殄有胁在贼中未归顺者一切不以为罪其有受贼节制能以兵降者酬其封爵。且为政之要求贤是急比令中外荐举多非实才所以询事考言登科盖寡犹虑■穴之内尚有沉沦宜令所在州县更加搜择其怀才抱器隐遁丘园以礼徵送如，或不赴具以名闻凡与前诏科目相当一切委内外文武五品已上官有所知者不限人数任各荐闻如自举者亦听於所在投状有堪任用不限常资其行人家及羸老单贫鳏寡□独已频有处分宜令州县长官倍加优恤应元册礼职掌要重者及撰册书异宝官礼官等普恩之外赐勋两转其礼仪使特赐一阶副使普恩之外赐爵一级敕文有不该者所司类例奏闻。

二年二月壬戌帝遣侍中苗晋卿中书侍郎王■分录大理寺御史台京兆府见禁囚徒已下罪皆免之三月丁亥诏曰：古之哲王临御区夏莫不好生慎罚以理人命故易称缓死书贵恤刑所以乐时布和奉天育物者也。朕恭守丕绪祗膺皇极顺时调气庶钦。若於玄枢旰食宵衣每忧勤於黄屋顷自献春之後膏液稍愆言念人时或稽政本虽离毕之应未获滂沱而滋萌之渐亦频■沐是用申兹渥泽助彼发生宜崇宽大之典俾达阳和之气其天下应合死罪特降从流流已下罪放免其事缘反逆造伪头首情状难容者所司详议闻奏其流移左降该合量移者宜令所司即类例处分朕为人父母义当亭育时有或愆於令物有不遂其生敢怀自逸之至实受在予之责但以凶徒尚阻戎旅多虞致使黎庶不堪徭役未息虽国家之事休戚当同而君父之诚宁忘愧恻况春农在候田事方兴百姓之间固须优恤天下州县应欠租庸课税传马粟贷粮种子余粟变税及营田少作诸色勾徵纳未足者一切放免其正义等仓及诸色摊徵亦宜准此其至德二载十二月三十日已前和余和市并负欠官物及诸色官钱欠利常平义仓欠负五色一切放免州县百姓顷属军兴户口之间不无流散宜令州县长官审加勘责。且立簿书据见在户徵课税其逃亡者别立文案设法招辑终年类例以为褒贬如勘责虚望所繇官长并节级科贬其所繇典正等先决六十仍罚效力其百姓先逃散即能还者并每季申省给复三年其逃户有田宅邸店堪充课税者宜令所繇即为租赁不得因兹妄有欺隐主到即却令分付比者不急之务寻已诏停如闻所司未全减省载求人瘼实切朕怀固当革弊息人励精为理自今已後内外不得辄别徵求妄为进奉诸色力役造作非军国灼然要急及诸色率税亦一切并停太常寺音声除礼用雅乐外并教坊音声人等并仰所司疏理使敦生业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辄有追呼其内将作少监及诸供司工匠等各仰长官逐要量留馀者并委御史台专加纠察如有违犯具录奏弹宣示中外令知朕意。

三年二月丙子诏曰：国之用刑兼在於慎恤王者布泽亦贵於乘时所以大易陈规必议於狱周官设教遵於中兴朕躬临宝位忧念黎元乾乾之心日慎一日况兵戎未息征役尤繁哀此下人无忘夕惕如闻州县之内多有累囚囹圄之间动淹时序每念纳隍之虑常怀解网之仁属阳春布和品汇咸达宜覃在宥之泽俾叶生成之化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降流流已下一切放免其十恶反逆及伪造头首强盗去□杀官吏犯赃枉法等害政既甚在法难容不在此限其诸供司及作曹非切要外并宜减省京畿诸色和余一切并停其天下百姓灼然单贫交不存者缘租庸先立限长行每乡量降十丁犹恐编户之中悬罄者众限数既少或未优矜其实不支济者宜令每乡量更矜放待资产稍成任依常式以天下未宁频申赦令公私庶务优恤盖多载覃宥过之恩庶及措刑之美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上元元年闰四月己卯御鸣凤门诏曰：自古哲王恭承景命莫不执象以御宇历时以建元必当立乾符下立人极者也。朕承累圣之鸿业绍大中之宝位寇孽干纪王师尚劳乾乾之心岂忘鉴寐一物失所每轸纳隍之忧万邦未宁深怀馭朽之惧赖上玄垂福宗庙降灵百辟卿士同心戮力方冀干戈载戢区宇■宁每躬躬於帝图常取则於天道属天人叶纪景象垂文爰遵革故之典将契惟新之命义存更始庶有应於天心泽被无私宜载覃於率土可大赦天下改乾元三年为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

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禁囚徒罪无轻重常赦不免者咸赦除之其与逆贼元谋及胁从受驱使惧法来降并潜藏不出者已频处分但能归顺赦罪除元恶之外一无所问其史恩明心能改图束手来款亦当洗其瑕。议以勋封内外文武官赐爵各有差其六军及飞龙闲厩加赐物其成都灵武元从扈从递加有差在外诸军各加录赏物阵亡将士优加褒赠行人家口所在赈给定祸乱者必先於武德拯生灵者谅在於师贞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爱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配享并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自古百王钦慎刑法盖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国之权苟或失其科条固难措其手足顷或奸臣擅命中兴不修造次便行哀敬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极刑者宜令本司依旧三覆庶平反之际人谓不冤幽明之间理皆无滥。又书称群望咸集《诗》曰：祠事孔明，爰自遐代尤崇祭祀朕深惟古义必在至诚苟德之不修则神亦无据故知精诚有感黍稷非馨而况宋景发言固三徙而可验汉文深戒为千载之明徵事可遵行理当变革有司所立秘祝之法或移於岁或移於人君人之心宁所忍也。自今已後削去此法其中祀下祀并杂祭祀等一切并停其诸应合祭祀列於常典所用祭科一依古制务从减省以副朕心。又车服以庸有虞盛典威仪以等《周礼》旧章往属承平多历年所至於公卿列位中外在官多以奢僭为心流弊成俗宜令所司定王公以下车服产业各详古制及令式作节限闻奏自顷戎车未息残孽犹虞军史献功务陈首级。且四海之内孰非王人岂以苟从昏迷陷在夷戮一朝授首悬彼街朕志在好生悯其驱胁其诸军所获首级除元恶之外一切不得传送。又设官以礼本在安人递迁之政劳於利物今寰瀛之内兵革未清加以时，或不登物皆踊贵军储是急廩稍靡供冗官之流固甚劳弊其京。司官等有材堪。务者宜命中书门下即类例量历出授外官王者设教择贤以理广徵。穴用副薪。宜令中外五品已上文武正员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武艺文才俱堪济理者亦任状举其或文乏词策武非骑射但权谋可以集事材力可以临戎方圆可收亦任通举并限制到一月内奏毕自古明王圣帝名山大川并委州县长吏择日致祭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勿事。

二年正月甲寅诏曰：乘时布泽有国之彝训议狱缓刑前王之茂典繇是洽其卵殷汤弘解网之仁顺彼阳和汉后有录囚之诏育物施惠抑惟旧章朕纒服鸿业祗膺宝位何尝不日旰忘食中夜求衣虑一物之失所忧四方之未。虽身居黄屋而志在苍生今纒孽为虞征输未息犹恐提戈释耒未有厚於人时。棘理梧或虑盈於幽圉属三阳启候万物遂生宜覃在宥之泽庶叶维新之令其天下见禁徒囚死罪降流徒以下并释放京城宜令中书门下即分往府县御史台大理寺即自亲按问疏决讫具状闻奏诸府州各委所繇长官准此处分诸色流人及左降官等所繇类例并与量移仍委中书门下议覆奏取处分其先缘安禄山伪署三司有名应在流贬者原情议罪负国诚深朕以舍其殊死窜於荒徼固当与众共弃长为匪人然皆邦国旧臣尝挂纒冕使其终歿裔土永匿慚魂孰。若贷以殊私俾令效节亦准例处分兼委中书门下量轻重类例奏取处分比缘寇盗之内干戈胁从白刃临颈胡宁忍决所以陷於凶党苟免者多前从诏书频以该及其史思明将士及伪署官属等有束身归顺并率众来降官爵如初一无所问以城邑降者仍别加封爵馀凶党之流亦同此例天实临照朕无食言王者设教务农为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将兴敦本劝人。惟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繇令各於所部亲劝农桑百姓中有勤劳耕耘积其菽粟或贍於闾里或能益军储委所繇长吏具状奏闻当特与甄赏仍令有司第其高下量酬五品以下官员其百司及州县兴工力役不急之务一切并停诸军兵健应在行营有羸老疾病不任战阵者各委节度使速拣择放还路次州县量加济恤诸色步役各令所司减省放其营农。且寇孽未平军戎当备。庶之内征赋犹繁朕所以亲帅公卿躬行节俭而诏书屡下蠲免盖多国计军储取给而已犹欲累加损益以惠黔黎宜委中书门下勾当令度支使与诸供司一切减省应可蠲免每司各条件闻奏当使施行。

九月壬寅诏曰：为人上者与众守邦自古哲王惧其满假聪明。哲罔不在躬文武圣神乃以为号顾予菲薄运属经纶一旅成师复其旧物圣皇纳人寿域游意源神器之重傅归於朕获守丕业。若履春冰敢忘谦冲日益招损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以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於汉武饰以浮华非昔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为则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实得天统阳生元气之本律首黄钟之尊制度可行叶用斯在自今已後朕号称皇帝其年但号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天岁首便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承天陟后稽古临人必繇革故之源方合大中之道风行寓县泽被无涯钦承上帝之心申锡苍生之庆可大赦天下自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末爽已前大辟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十恶

五逆及造伪头首官典犯赃法实难容刑故无小并不在免限其史朝义。若能翻然改图背逆归顺罪无所问加以勋封自乾元元年已前开元已来应反逆连累赦虑节度限所未该及者并宜释放有官者降资与官无官者依本色例收叙内外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五品各加一阶六品已下赐勋两转成都府及灵武元从普恩之外三品已下更赐爵一级四品更加一阶六品已下更赐勋一转眷及勤劳俾其卓叙每以田功在谨农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重。诸州等各置司田参军一人专主农事每县各置田正二人於当县拣明田种者允务令劝课国之大事郊祀为先贵其至诚不美多品黍稷虽设犹或非馨牲牢空多未谓能享今以玄元孚佑至道为心将臻太和不欲多杀礼乐殊制孝敬同归圉丘方泽任依常享宗庙时祠但临时献熟用怀明德之馨庶合西邻之祭唐虞之代肇有九州王者所都文无异制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京之号宜停其凤翔先为西京亦宜准此所设谏曹欲闻讽议允副从绳之望须成削。之书其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其诸州别驾可依旧却置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员清望官及郎官御史诸州刺史皆用推荐一两人以自代仍具录行能闻奏观其所举以行殿最文武官等赐物各有差自今已後有隐欺须勾剥者宜勾当年。若事连去年亦任通勾其隔年者不在勾限官典隐藏在腹内不在此限其氏姓虽得之久远者与俗讳及隐疾同声者宜改与本族望所出大姓自逐稳便名山大川明王圣帝所在庙祠各委州县官长处诚致祭天下侍老先版授者改与版授未版授者与版授鰥寡。独不能存立者委刺史县令量加赈恤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终身勿事赦书有所未及者各令有司速勘会类例条件闻奏。

元年建卯月（臣钦。若曰：是去年号称月建事具帝王年号门）辛亥朔御鸣凤门诏曰：惟天为大事之在明惟圣能享承之在德朕。於人上获守丕图思大道之行去鸿名之节文武徽号存而不称开统履端建元叶纪美皆有让言必可陈处告玄元致斋清庙恭行旧典展礼南郊百神允怀上帝临我升闻之际其亦可言昭事以诚。膺多福高而不远复见其心乃候发生之时用行乡劝之道。谷出日登大明於域中泰山起。遍膏雨於天下君人临照德泽周洽布其宽大岂止於兹宜行肆眚之恩益广万邦之庆可大赦天下自元年建卯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反逆造伪头首谋杀故杀并十恶死罪官吏及典正犯赃为蠹既深在法难容并不在赦限其史朝义已下胁从将士及受伪官等弃逆归顺因事立功封赏之外馀无所问其诸色流人及左降官等前後频有处分并与量移所繇稽迟历年数宜令有司即申明前後制敕节文速勘责类例闻奏其中外行业夙著情状可矜久践朝班曾经任用者委在朝五品已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於流贬人中素相谙委为众所推者各以名荐须当才实其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各加一阶成都府灵武元从功臣三品已上更赐爵一级四品已上更加一阶朕敬授人时慎徽月令庶无极否以获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与百辟卿士举而行之建辰月应蕃。广骑宜三分量留一分其馀即放归营农至建巳月任依常式诸州刺史县令及司田参军令设法劝课令其耕种不得失时贫不支济户仍方圆处置量事借贷务令存立岁终巡按量其功效便申赏罚诸道贡献除马畜供军之外其馀鹰鹞狗。奇禽异兽并不得辄进五都之号其来自久宜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孝本天经礼崇国典横於四海漏及三泉其京资清正员文官五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并两省供奉官御史诸州刺史并诸道节度已下三品已上父母亡歿未经追赠者并量与追赠文武不坠道弘於人务在搜扬俾其展效其诸道中有词学高深兼通政理军谋制胜明习韬钤者委所在刺史拣择荐京四品已上员文武官任各举一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

建辰月壬午诏曰：元首之义以人为心外有凋伤内怀惨怛罪归於己情见乎！辞伯禹深泣辜之仁汉皇下哀痛之诏与理同道惟刑是恤朕志弘覆载运属艰难思措大刑俾登寿域风以解愠时当发生国有旧章已悬书於象魏恩成在宥宜释系於狴牢其天下见禁囚徒罪无轻重一切放免其官典犯赃情虽难恕特从宽典许以自新并宜纳赃放所犯罪左降官等即与量移近处诸色流人及效力罚镇人等并即放还其有亡官失爵亦与收叙比来兵革不息年。未登百姓流离至於困弊战士暴露闻阙乏或先有结聚及有违军令但宜改过自效前事舍而不论艰虞以来多冒刑宪道存善贷屡有德音庶其最灵咸自改励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己未。又诏曰：左降收叙官及流人等今月三日已有处分。若准例更待本处文解必恐动经岁年恩不及时殊乖先意宜令所繇计会勘责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俱贬中书门下六品已下委兵吏部各详犯状轻重量才改转其本犯非巨蠹曾经清班名行夙著者仰具名衔闻奏诸色流人等所司简勘明历牒所繇州县军镇等放还流贬人所在身亡者任其亲故收以归葬仍州县量给棺槨发遣。

宝应元年四月乙丑诏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神明告历数之符合璧定妖灾之气总集瑞命祗承鸿休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宜改为宝应元年建巳月改为四月其馀月并为常数仍旧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受兹福应伫以升平因日月之重光布雨☯之渥泽其天下见禁囚徒罪无轻重并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四月十五日昧爽已前一切放免左降官宜即量移近处流人一切放回有司更不得辄有类例条件其楚州刺史并出宝县官及进宝官量与进改随进宝官典☯兼等各量与一子官宣示中外宜知朕意。

卷八十八

帝王部·赦宥第七

唐代宗以宝应元年四月己巳即位五月丁酉帝御丹凤楼门下大赦天下制曰：高宗嗣兴谅☯成受终之礼康王承统翌日奉顾命之书况万事尚殷萧墙有☯苍生伫望社稷谋安教虽达於通丧礼有变於金革顺人听政☯黽☯免从权朕顷从銮輿率彼西夏佐成草昧俾掌戎车国步艰难睿图广运再清寓县崇复宗社稟承命以受律敢贪天以为功圣慈弘深册践明两奉承庭训敢有怠遑呜呼不吊昊天殃咎荐至皇祖之哀未释凶之罚奄锤攀号罔极。若无天地誓终丧纪企及前王百辟抑予俾恭遗训俯遂众望嗣膺丕烈钦兹大宝惧不胜任。若蹈春冰如集乔木日者先圣哀损朕在问安而阙墙构灾凌长成祸阍闾作孽闾寺滔天职为乱阶潜置巫蛊将以窃弄覆我邦家赖良弼翊戴爪牙同德天道助顺神理害盈昭此共工之心终贻管蔡之辱舍彼有罪咸伏其辜废於离宫实於城颖今天衢虽泰率土未康式协公卿之心仰遵易月之命奉时斯在先甲未孚宜允人神覃兹涣汗可大赦天下自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罪无轻重咸赦除之自开元已来所有诸色犯累者并宜雪免左降官并诸色流人及罚镇效配军团人等一切即放还其中有见任刺史县令及正员者并依本任其四月十五日已後诸色流贬者与量移近处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与封赏天下禁囚不得过五日所有推劾不得分外拷掠亦不得信友证便结罪名诸色文武官应在凌霄门内谒见者并飞龙射生等并宜以宝应功臣为名诸州刺史与一子官刺史县令入五品减两考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诸州刺史父母在无官者与致仕官及母邑号已亡歿者追赠诸州防御使并停天下子为父後者各赐勋一转州县官自今已後宜令三考一替大官饗膳等特宜减省有涉奢侈一切宜停天下百姓逋租悬调贷粮种子诸色欠负官物一切放免开元乾元等钱并宜准一文用不须计以虚数益昌郡王邈进封郑王延庆郡王迥进封韩王故庶人皇后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宜并复封号棣王琰永王☯及应安禄山诬误人反状人等并宜昭雪建昌王追封为济王崇恩王追封为卫王灵昌王追封为郢王其有明於政理博综典坟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孝悌力田诸州刺史并宜搜扬闻荐投匭者不须勘以停处姓名务招直言以副朕意。

十一月辛巳诏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广德元年七月壬子御宣政殿下诏曰：惟高祖太宗敷大德於天下覆载之内湛恩茂育累圣同道用康兆人宝位重光深其德泽被服渐渍洽於生灵者百有五十年之间兵不作而刑将措矣。自寇虐横厉山东不开☯起渠魁毒流区宇三军七萃之士豪杰忠良之徒制在风波遭其驱劫繇是干戈不息征赋☯烦哀我人斯并罹灾患悯兹有犯无罪万方朕上载皇天下临黔首奉先圣之成命集一切之大勋元恶既诛群生思☯是欲镜清六合网决八☯庶齐大道之时克复太平之理至化犹郁兵严初解百辟卿士中外众臣并进昌言请上号徽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朕涉道日寡惭德良多恐沮乐推之心自增神器之重俯应典册敬受鸿名便欲谒报昊天展事郊庙。又以孟秋多稼垂及西成王畿之间人实劳止辍兹大礼式候玄冬切为逾年改元之制纘承洪业敢废旧章博采群公之义乃贞协用之纪其宝应二年改为广德元年爰属履端乃弘肆眚救兹汤火俾☯行而雨施滂其瑕秽将玉振而金声宜广更始之恩用明乡劝之福可大赦天下自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左降官即量移近处亡官失爵各与收叙诸色流人罚镇效力安置配隶等一切放还其安禄山史朝义亲族应在诸道一切原免并无所问天下所有诸色结聚羌浑党项等但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其中有头首能率并束手来归者并加官赏仍令本道防御使并本管刺史县令分明晓谕所有到者各具名录奏请百姓逋租悬调及一切欠负官物等自宝应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并放免一户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调地税依旧每亩税二

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入老应徵租税刺史县令据见在户徵科其逃亡死绝者不得虚摊邻保河北百姓复三年应是回纥行营经历处免今年租税内外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仍各赐两转天下兵马云元帅雍王智谋夙成忠孝纯至恭行讨伐亲统元戎抚外蕃以仁训群帅以义班师献捷勋茂武成宜兼尚书令加实封二千户回纥可汗册为颉咄登密施合俱缘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册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可汗及左右杀内外宰相已下共加实封二万户令御史大夫王翊持节就衙帐册礼左右杀胡禄都督等并封为王诸部督并封国公河北副元帅怀恩宜兼太保仍与一子二品官一子四品官并阶更加实封五百户河南副元帅光弼与一子三品官并阶更加实封三百户幽州节度使怀仙与一子三品并阶加实封二百户李抱玉郭英_辛京侯希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并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加实封二百户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仍加实封二百户鱼朝恩寄崇师律程元振勋高佐命各加实封二百户仍与一子五品官并阶仆固_口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光温如雅拓拔澄泌高晖卢钦友成惟良曹楚玉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各赐铁券以名藏大庙画像於凌烟之阁并寇难已来将相勋业高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子仪与一子四品官并阶实加封二百户晋卿刘晏裴遵庆元载各与一子四品官并阶加实封一百户仪王及彭王已下男未官者并准旧例与官及封永穆并长乐已下长公主及郡县主嗣王郡王等各与一子官皇亲五等已上诸亲三等已上各与一子出身二王後各与一子官诸道节度观察使立功将士其父兄在无官者依子文武与官已歿者追赠阵亡将士袭父官爵河北河南有怀材抱器安身节素在丘园不仕为众所知委所在长官具名闻荐应授伪官等并已昭洗矜才宥过宜有甄收委所繇勘本官名衔资历闻奏量才处分文武正员常参官并诸州刺史父母无邑号官者宜与致仕官及邑号赠者更与改赠刺史县令自今以後改转刺史三年为限县令四年为限员外及摄试官一切不得_辛务谏官每月上封事无所回避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与正度天下刑狱须大理正断刑部详覆不得中书门下即便处分诸色人中有孝弟力田经术通博文词雅丽政理优长本州各以名荐。

二年二月戊子御鸣凤门下诏大赦天下制曰：惟我高祖太宗之有邦罔不昭事於上帝严恭敬畏与神合符七圣在天眷命永固朕嗣守鸿业敢忘奉先尚质贵诚聿修盛典顷以四方多难责在朕躬六侯行师日不暇给东擒羯胡之首西御犬戎之患元元告病社稷阽危内定外攘不遑展礼虽高明未达而精意惟勤通至诚以锡纯嘏蕃戎即叙弓矢载_辛处奉泰坛鉴寐接神祇之顾永保宗社岁时结霜露之思近。又百辟在庭俨然而进奉请元子以居少阳册命乃行鬯_匕攸主按风雨之清道乘星火之仲春朝於玄元格於艺祖躬执_辛奠祇见南郊天何言哉！神所劳矣。敷兆人之戩_辛广四达之聪明式重燔柴之经益申解网之惠可大赦天下自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左降官即与量移近处亡官失爵放归不齿之类并官已复资未得本阶者各量与收叙诸色流人及量移人并罚镇效力配隶等一切放还自凶孽乱常王室多故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念兹疲耗久困徵科其京城诸司诸使应配_口广骑官散官诸色丁匠幕士供膳音声人执祭斋郎问事掌闲师并诸司门仆京兆府骑丁屯丁及诸色纳资人每月总八万四千五十八人数内宜每月共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令河东关内诸州府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馀八万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并停所须卫役使宜樽节定数官给资钱不得干扰百姓其宝应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诸色逋欠在百姓腹内者并放免天下户口宜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其天下诸州府长史及县令有清白著闻善政称最能招辑逃亡编附复业户口增多者具状闻奏朕当差人按覆与所举状同者超资进改天下所有诸色结聚及羌浑党项等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其中有能率先来降者仍特加官赏征人不息勤戍斯久丁壮疲弊老弱困穷光武有言头须为白戢藏锋刃牧养元元方面重臣宜悉朕意应诸州团练将士等委本道节度及诸防御使等审与州府商议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农休息寇戎以来积有年岁徵求数广_辛弊转深自今已後除正租税及正敕并度支符外馀一切不在徵科限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武德元从功臣勋业特崇子孙沉翳者委所司勘责各与一人官成都灵武元从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赐一级四品已下更加一阶宝应功臣普恩之外三品已上各与一子六品官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两阶更赐勋两转五品已上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副元帅光弼子仪各与一子三品官并阶诸道节度使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都防御使及经略等使各与一子六品官并阶去岁行幸陕州六军英武威远威武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左右步军等并内外文武百官扈从到行在者三品已上与一子官四品已

上各加两阶自陕州至上都已来置顿使及州府长官普恩之外各与一子出身置顿使判官已下缘路县令及专知置顿官各加一阶其六军神策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及左右步军英武威远威武等诸军左右金吾将士缘大礼扈从及在城留从者共赐钱五万贯鸿胪蕃客共赐钱一千贯仪王及彭王已下诸王男未有官者并准旧例与官其已封为郡王国公者及永穆长乐已下长公主及诸郡县主并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官皇亲五等已上诸亲三等已下各与一子出身二王之後各与一子官台省之官事资履历刺史县令任在亲人职务所更是为理本其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等取曾任刺史者郎官亦取曾任县令者并所选御史亦宜於录事参军县令中简择仍须资历稍深者其有官非累历才行特堪任用者自布衣已下任所在闻荐委中书门下尚书省考试堪任者不在此限尚书省政理所系左右纲辖攸归比来百司职事皆废宜令明徵式令举所职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诣匭使进表朕将亲览必加择用朕每思素俭敦以淳风必约严章以齐侈俗其珠玉器玩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诸摄官频有处分一切尽停闻因循其弊未革即宜申明旧敕勒停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已後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请缘大礼应升坛殿行事者普恩之外更与一子官应在太清宫郊庙诸色职掌者及册皇太子行事官撰册并书文及检校造册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赐勋一转天下耆老九十已上版授刺史七十已上版授上佐县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今古圣明王忠臣义士宜令所管致祭。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御含元殿大赦天下制曰：协五纪者建号以体元受四时者布和而顺气天心可见人欲是从爱立大中之道式受惟新之命朕嗣膺下武获主多方顾以薄德乘兹艰运式靡问罪今已十年饮至策勋虽凶渠之授首劳师黜武岂人主之用心况乃军役屡兴干戈靡定茫茫士庶毙於锋镝噫皇穹以朕为子苍生以朕为父至德不能以被物精诚不能以动天俾我生灵挤於沟壑非朕之咎谁之过欤朕所以馭朽悬旌坐而待曙劳怀罪己之念延想安人之策亦惟群公卿士百辟庶寮咸听朕命叶宣乃力务履清白之道还兴淳素之风率是黎元归於仁寿君臣一德何以尚之乃者刑政不修惠化未洽既尽财力良多抵犯静惟哀敬实轸於怀今将大振维纲益明惩劝肇举改元之典弘敷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广德三年为永泰元年自永泰元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仆固怀恩战伐有功讎谋任重不终臣节辄肆奸凶妄诱异蕃同为不轨朕惟务责已情重旧勋如能翻然来归必从宽宥其下偏裨卑等因被驱率不获已者所在山谷草窃反侧未安者如能束手而来一切并无所问自广德元年已前天下百姓所欠负官物一切放免在官典腹内者不在免限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刺史县令与朕分忧 瘵之人切须抚字一夫不获情甚纳隍有能招辑逃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静有闻课效尤著者宜委所在节度观察具名闻奏即名按覆超资擢授其有治无能政迹涉赃私必当重加贬夺永为殿累农政本也。食人天也。方春之首重於东作除军兴至急馀一切并停令百姓专营农事其逃户复业及浮客情愿编附者仰州县长吏亲就存抚特令赋役全不济者量贷种子务合安集孝弟力田怀才抱器遗逸未经荐达者各委州府闻奏亲当策试量能叙用应自立仗诸军将士等宜共赐钱五万贯书称咸秩诗美怀柔仰惟众灵念兹多 其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宜令所管牧宰精诚致祭中外寮吏各扬其职无使旷官克副朕意。

大历元年十一月甲子日长至制曰：王者钦。若昊天诞受丕命莫不协五纪而成运稽三微而体元上齐 衡下立人极乃颁历於惟岁更覃恩於率土朕嗣守鸿业恭临宝位顷以时当寇难运属干戈誓众兴师为人除害实赖宗社降福寰宇小康用兴淳朴之风庶洽雍熙之化乾坤敷 大庇生灵文武协心同力王室岂朕薄德而臻於此乃者金革所聚绵历岁时征赋颇繁人犹 瘵是用疚心疾首当宁而兴怀罪以在予馭朽而貽惧每思弘济之道用拯黎元之毙月躔星昴律中黄钟合天正之符承日至之永祥 在矚既当伯赵之司惠泽布和宜顺一阳之气建元发号革故维新俾及履长之节用深行庆之典可大赦天下其永泰二年宜改为大历元年自大历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长吏犯赃不在免限夫从简之道大易至言薄赋之规前王令范朕志遵俭约务欲息人徵敛无期诚为劳弊天下百姓除正租庸及军器所须外不承正敕一切不得辄有科率国以人为本人以农为业顷繇师旅征税殷繁编户流离田畴荒废永言牧宰政切亲人其刺史县令宜以招辑户口垦田多少用为殿最每年终委本道按察使节度等使案覆闻奏如课绩尤异当加超擢或正理无闻必 科贬逃亡失业萍泛无

依特宜招抚使安乡并其逃户复业者宜给复三年如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州县取逃死户口田宅量丁口充给仍仰县令亲至乡村安存处置务从乐业以贍资粮王畿之间赋敛尤重百役供亿当甚艰辛亥我疲人良多悯念盍彻之税著自周经未便於人何必行古其什一税宜停周徵俊造汉辟贤良垂之典谟永代作则天下有安贫乐道孝弟力田未经荐用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闻奏朕当亲自策试量才叙用其立仗将士等宜赐物五万疋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祀典攸存 理昭著宜以礼致祭。

四年七月癸未诏曰：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欢心以临下下欣然而奉上祸乱不作法令可施去圣久远薄於教化简书填委狱讼繁兴苛吏舞文冤人致辟思欲刷心改行厥路无繇岂天地父母慈爱之意也。朕主三灵之重 群后之上夕惕。若厉不敢荒宁内访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给八年於兹而大道淳风郁而不振四郊多垒连岁备边师旅在外役费尤广赋與转输疲耗吾人困竭无聊穷斯滥矣。下庶 昧不见刑网戎士在军未习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实繁狴牢之间未详事实议不决动淹时序伤沮和气数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绳下以刑敢不罪己以 灾。且人者君之支体害之则君有伤刑者教之辅助失之则人无所措虑有冤滥惨然忧伤用明慎罚之典俾弘在宥之泽其天下见禁囚死罪降流流已下罪释放其左降官及流人移隶等并与量移仍为所司即勘责送名中书门下奏听进止如闻州县官比来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使殒毙深可哀伤频有处分仍闻乖越自今已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辄加非理仍委观察节度使严加捉搦勿令有犯录名闻奏宣示中外宜悉朕怀五年三月丙戌制曰：古者以季春之月布德行惠恤刑振乏朕亲执 义牲玉帛获奉於上帝神祇九年於兹矣。克已思理明不能烛昆夷未叙王略犹虞岁募三秦之师日有千金之费悉索敝赋疲於 鬼军侯甸之间徵求耗竭百 翔贵关中小歉穷则斯滥安能惧刑因而成盗多有犯法至於军戎之士致使廩赐不充因之逃亡或抵邦军事非获已情亦可察近以露濡之恩明发有怀属禁火之令节方荐 有於园寝圣祖敷 景灵告祥先天後天载荷嘉贶以阴以雨。又助发生固宜顺曲成之仁布惟新之命赦罪育物旷然涤除其京兆府及三辅并京城内诸司诸使见禁囚犯死罪已下特宜释放其有犯未发觉者罪无轻重一切放免如妄有论告以其罪罪之官典犯赃不在免限六月以来以彗星始灭赦下制曰：惟辟奉天作人父母。若天垂戒於上人不安於下则修德勤政以达至诚恤刑狱之冤滞问閭阎之疾苦招纳谏诤方求良弼允迪前烈率繇兹道朕获承宗庙之重 於王侯之上夙夜斋 栗莫敢荒宁推诚以抚万邦屈己以安百姓忧勤之志日慎一日服御之给损之。又损而涉道犹浅烛理不明国经王度多有废阙加以寇戎聚犯军国烦劳赋重人竭因之岁歉田荒业废逋散相仍每深怵悼频有蠲降兼亦简求良吏以惠矜人除去奸凶用达幽枉大变风俗更张刑政矜人和之渐洽荷天贶之累彰固以朕德之寡昧化之衰薄其咎不远在予一人亦繇郡邑之政未尽条理或贪以害物或扰以伤农有凌弱暴寡之冤有不均失中之政人无所措多陷刑辟盖上的教导未至岂忍以文法绳之惨然忧嗟深自隐慙虽靡草麦秋之後方断薄刑而南风长养之时宜宽庶狱大决疏网与之更新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并降徒流流已下并释放内外文武官及前资官六品已下并草泽中有硕学专门茂才异等智谋经武讽谏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观察牧宰精求表荐如其中搜扬未尽遗逸林间者即宜诣阙自举亲当策试量能擢用朕览汉文诏书至阳和之时草木群生之类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缅然遐想感叹增怀哀今之人。又甚於昔思有贍恤俾安其居观察节度使及刺史各宜训励所部使奉科条变贪官之节激循吏之行其清白明著政理殊尤者具以名闻必加奖擢。若冒干货贿紊我纪纲切宜纠按当峻刑宪其官人犯赃经恩免罪者并宜申报中书门下及所司不得容其抑止自王室多故积有岁时皆我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下既定崇德报功与之剖符传代不绝至於莅官述职各宜明慎典刑宜庆子孙永以为戒於戏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 李靖李 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其後嗣沉翳特加优奖如庙宇荒毁即宜修葺无德不报何日忘之其有鰥寡 独老幼贫穷不能自存者委州府县长吏取诸色官物量事赈给仍仰招携户口劝课农桑应所在州府首兴工役处非灼然急切者宜并停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神明所居风雨是主宜委中书门下分使致祭以达精诚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明著者特加旌表颁示中外知朕意焉。

七年五月乙未制曰：济於道者化醇而刑措善於理者纲举而网疏朕涉道未弘烛理多昧尝亦遐想太古高揖玄风保合太和在宥天下盖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时以设教便俗以立防务尽平恕用申哀恤。又教浅而多犯也。加以边虞未戢徭赋犹繁荒废之馀寇攘斯起遂令圉土嘉石之下积有累囚竹章牙笏之中困於法吏属盛阳之候大暑方蒸永念狴牢何堪郁灼所以沮伤和气感致咎徵天道人事岂相远也。如闻天

下诸州自春已来或愆时雨首种不入宿麦未登哀我矜人何恃不恐皆繇朕过益用惧焉惕然忧嗟深自咎责所以减膳彻乐别居斋宫禱於神明冀获嘉应仲夏之月静事无刑以助晏阴以弘长养断薄决小已过於麦秋继长增高宜顺乎！天意可大赦天下其大历七年五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应天下见禁囚徒罪无轻重一切并宜放免所在不须类例闻奏宜令诸道节度观察及州牧县宰等於管内所有名山灵迹各精诚致祭所降甘露冀获丰稔永思流弊庶振风猷其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於冻馁或致流离因有剽求苟全性命惧刑网之所及姑哨聚以相依抑有繇焉盖非获已永言其弊用轡於怀如能相率来归各安生业并无所问咸许自新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八年五月壬辰曲宥京城内见禁囚徒并释放是月癸夕口制曰：自古帝王顺时行令当北至之炎燠应南风之长羸必事无刑解网申惠叙麦秋之气而代天理物矣。朕获奉 璧处恭郊庙一纪有馀承累圣之鸿业为兆人之父母战战兢兢恐不克济而天地幽赞阴阳化育关辅之内农祥荐臻嘉 丰衍宿麦滋殖閭阎之间仓廩皆实百价低贱 曰：小康此皆上帝报贶烈祖禧祉卿士存诚黎元尽力之效思与万方百辟咸共乐之而未能也。况或抵常宪累然就拘辨对官曹幽闭狱户永惟械系之惨追复冒犯之繇皆自王化之未醇风教之多阙俾民忘耻格俗亏礼让陷在刑典久於狴牢当顺阳助生之时积冤蔽感伤之气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是钦恤深切伤痛用申在宥之旨庶洽惟新之令自大历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系囚见徒及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死罪并降徒流流已下罪并宜放免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夫承天之叙则三时有成自中形外则四海蒙福嗟尔庶士谅悉予怀。

九年四月壬辰制曰：朕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兢兢多惕保 惟人惧庶狱之未孚俾一夫之不获思用哀恤与之和宁顷属夷夏多虞干戈是务徵赋颇重黎元不康内迫艰穷外乘师旅因行盗窃自陷典刑累然圜土之下 视阴之命永念愚惑恻焉疚心而寰宇之间举类斯众今火中惟夏长羸及时郁然沈系致伤和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将洽至淳之化更布惟新之理其大历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一切并宜放免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其在军将士有刀箭所伤久婴沉疾者戮力疆场致身锋刃各委所繇量给药物厚加优赏其阵亡将士仰本路随事优恤妻子各申锡赉其百姓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困穷无主诚可哀伤仰所在州府长官每事以诸色官物量加贍恤令其得所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在宥之典既周动植纯嘏之锡庶延子孙凡在品汇各宜迁善宣示中外谅悉朕怀。

十二月壬辰敕京城内见禁囚犯死罪从流流已下罪释放。

十年九月壬寅宥京城内见禁囚死罪从流流已下释放。

十二年六月丁未以旱故诏曰：顷属烦暑差候愆积旬处於高明之中犹有郁蒸之叹而况幽闭狱户辨对官曾俯临秋期将正时宪重修钦恤之道载弘全宥之仁其京城见禁囚犯流已下罪并宜释放。

卷八十九

帝王部·赦宥第八

唐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位六月己亥朔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自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已前罪无轻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宝应元年以後痕累禁锢及反逆缘坐等一切洗涤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阶致仕官同见任天下百姓为户者赐古爵一级内外将相及方面连帅尚父子仪李正己李宝臣李忠臣朱 崔祐甫崔宁李勉李叔明张献恭梁崇义张延赏段秀实陈少游田悦张伯仪朱滔李抱真李希烈马燧崔昭薛邕李道昌李国清吴仲孙李昌夔李固清李元忠郭昕孟 马崇福李苾康泽姚明 杜佑及李忠诚严郢赵惠伯并刘晏侯希逸颜真卿路嗣恭王驾鹤等其正已为司徒兼太子太保宝臣为司空兼太子太傅崔宁李勉各以本官同平章事馀并加官及勋封等其乘輿服御量加减省务敦素质天下进献事缘郊祀陵庙所须依前勿阙馀并樽节归於省约士庶自艰难已来田宅逾制车服奢侈仰所司详前後格式明立法度王公百官既处崇班宜知廉慎如省坊市之内置邸铺鬻与人争利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及京兆尹纠察诸州府祥瑞珍禽异兽鹰犬之类奇器异服锦绣珠玉等并不得辄有进献诸军州有与戎狄接壤各守边疆勿更掩袭无备仍即差使臣宣谕共崇和好诸州刺史上佐自今以後准式入计叔祖颍王已下叔彭王已下弟蜀王已

下大长公主长公主各与一子京官郡县主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出身二王三恪 圣侯各与一子官在城诸军将士各赐缣帛武德已来宰臣功臣名迹崇高并至德已来将相功效明著已亡歿者量加赠谥子孙沉翳者量与官诸州刺史及常参官父见在未有官者量与五品致仕官及阶父母歿与赠官及邑号天下诸使及州府有须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已下众官商量闻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辄自奏请或律令格式条目有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理识通明官共删定自至德已来制敕或因人奏请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决取堪久长行用者编入条格三司使准式以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为之每日於朝堂受词推勘处分宪官谏官常参官每政事错综仰面折廷争无有所隐宪司弹奏一依贞观故事其知匭使先有明敕非不丁宁犹闻壅遏自今已後仰每日诸匭务招远方达聪明目诸司各举厥职共守至公天下有才业尤著高蹈丘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具以名闻其诸色人中有孝弟力田经学优深文词清丽军谋宏远武节殊伦者亦具以名闻能诣阙自陈者亦听仍限今年十二月内到朕当亲试自今已後更不得令置寺观及请度人存问耆老恤孤弱不能自存者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有事於南郊还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自正月五日已前大辟已下罪咸赦除之内文武官赐爵及阶勋诸道宜分遣黜陟使观风俗问疾苦自艰难已来徵赋名目繁多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作年支两税徵纳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率一钱四等官擅擅兴赋以枉法论其军府支计等数准大历十四年八月七日敕处分九庙子孙非五等新任用始封王荫不限年代东宫官宜择端厚之士皇太子时幸大学行齿胄之礼谏议大夫孔述睿宜充太子侍读公卿诸儒议定五经博士其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军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赤县及大理司置评事授论三日內於四方馆上表让一人自代其外官与长吏附中书门下每官阙以举多者授之王府六品已下官及诸州县有可并省及诸官要罢减者量事废省天下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

兴元元年正月癸酉朔帝在奉天行宫受朝贺毕大赦天下制曰：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不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於将来明徵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於深宫之中暗於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伐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未省已遂与兴戎徵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费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莫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於诛求疲 空於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间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乱阶变行都邑贼臣乘 肆逆滔天曾莫知愧敢行凌 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於祖宗下负於蒸庶痛心 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悚。若坠渊谷赖天地降 神祇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 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岂伊浅劣所敢当仁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乱朕自临御於六载化之不被乱用是兴，岂可苟 旬群情猥当徽号重予不德益用怀惭自今已後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祥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与人更始以 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有以忠劳任膺将相有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诚信未著致使疑惧不自保安失於怀柔黜此威武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屈己弘物予无爱焉庶怀引慝之诚以洽好生之德其希烈武俊田悦李纳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朱滔虽缘朱 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朕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朱 大为不道弃义绝恩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应被朱 胁从将吏百姓等或遭扇诱或迫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已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军者并从赦例原免左降官及已经量移并与量移近处流人配隶及罚镇效力并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许归者一切放还先有痕累禁锢反逆缘坐承前恩赦不该者并宜洗雪亡官失爵放归勿齿量加收叙未复资者更与进叙诸色降黜配隶人中有才能者特加录用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递减罪三等子孙有犯递减罪二等诸道将士在行营并超三等改官仍各赐勋五转在本镇者依资与改官各赐勋三转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者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应囚流贬身死未葬并许其家各据本官以礼改葬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柴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其奉天升为赤县仍给复五年在县城内者给复十年天下有隐居行义晦迹丘园委长吏具名闻奏当备礼邀致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并博通坟典达於教化识洞韬略堪任将

帅者委常参官及长吏奏闻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赦书既下人心大悦。

七月辛卯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诏曰：国家百七十载八圣储庆敷■下人视之如伤惧天天理未尝不既富而教既教而怨有泣辜宥过之惠无作威逞欲之事俾尔万姓嗣续迄今俾予一人纂承及此朕恭膺命获主大宝懵於理乱之本溺於因习之安上下否隔赏罚乖舛执法以济众而犯令愈甚兴戎以除害而长乱益繁中心浩然罔知攸济姑务骋力曾微省躬殫财以竭人略内以勤远中外耗蠹遐迩震骚贼臣蓄奸承■窃发九庙乏祀兆人靡依□□肆其吞噬豺狼扰於宫阙去岁云：半再罹播迁茫茫中原罔有定极烈士殒命暴骸於草野黔首遭难转死於沟壑朕实获戾人其何辜悼心惭颜泣血思咎敢悼□越以幸於厥躬诚惧重辱祖宗益纵凶■鬼忍耻誓志庶复寇讎赖昊穹降威式沮乱命将帅戮力恭行天诛土庶宅心不忘先德赐予寡昧再受多祐纽乾纲於既紊复天柱於将倾言旋镐京不改旧物宗祧以序朝享有期明发不寐弥增感惕呜呼君者所以抚人也。君苟失位人将安仰朕受天明命临御万方违道任情致寇兴祸生灵无告受制凶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择或亏废名节或贪冒货利陷於法纪事匪一端究本原情谅非获已不能抚之以道而。又绳之以刑岂朕恤人罪己之诚含垢布和之义涤清污俗与物更新可大赦天下自兴元元年七月二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今年五月已前左降官与量移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司徒兼中书令晟与一子五品正员京官侍中■与一子六品正员京官骆元光尚可孤韩游环戴休颜各与一子七品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马使都虞侯扈从左右金吾六军大将军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都团练使观察使各与一子官收京城将士超八资改转已甄叙者更与超二资扈从及收京城将士及常参官祖父母在先无官封量授致仕官及邑号已亡者与追赠扈从将士三品已上赐爵两级四品已下各加两阶赐勋三转诸州刺史普恩之外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赐太尉秀实天授贞烈激其颍风苍黄之中密蕴雄断将纾国难诡收寇兵挠其凶谋果集吾事挺身径进夺击渠魁英名凜然振迈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门闾缘葬所要一切官给及於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诸军将士有身死王事委本使具名衔闻奏即与褒赠京兆府百姓普恩之外给复一年。

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大赦天下以兴元二年为贞元元年李怀光束身归顺以其尝有大勋官封如旧诸道进讨淮西罪止希烈胁从皆原自今特赦正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处流人及罚镇效力并即放还应有痕玷禁錮前後恩赦节文未该及者并宜洗雪李希烈僭逆不道诚所难容朕悯念苍生务息征讨频有诏命许其自新。若能归降依前敕待之以不死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白身人赐勋三转应奉天兴元元年扈从立功并收京城将士食封者各随文武与一子官馀并加两阶仍赐勋三转其文武百僚应从到兴元府者五品已上赐勋三转其五品已下赐爵一级六品已下加一阶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考限听叙其中五品已上父母未经追赠者并与追赠司徒兼中书令晟宜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副元帅各与一子五品正员官都统与一子六品正员官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节度使及神策兵马使六军统军金吾六军大将军判度支侍郎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都团练防御观察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军将军殿前射生兵马使各与一子九品正员官故尚父子仪先朝元勋再复京邑赠太尉秀实以死卫国节冠古今各宜与子孙一人五品正员官江淮转运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韩■励精勤职夙夜在公漕■免资储千里相继可进国公关畿之内连岁兴戎荐属天灾稼穡不稔■麦翻贵蒸黎困穷仓廩空虚莫之赈赡每一兴念惻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一十五万石设法搬赴上都以救荒谨大长公主长公主各与一子七品官嗣王郡王各与一子出身应陪位皇亲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五品加一阶六品已下及常选官等简选日优与处分应缘大礼职掌行事及留守副留守内行中官等三品已上各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人并赐勋两转介公■■公各与一子官如无子孙赐物一百疋及神策六军殿前射生英武威威武远皇城左右金吾街使等诸军诸使将士御楼立仗及守本仗者并诸道节度下随使赴上都帖仗将士等宜共赐物十三万段仍赐勋两转。

四年正月庚戌朔御丹凤楼制曰：朕以菲薄■於王公之上恭承天地之序处奉祖宗之训遐想至理思臻太和而诚不感物化不柔远声教犹郁征赋仍繁顷者务於安人不惮屈己与西蕃结好申以齐盟而戎心无厌背义亏信劫胁土庶屡犯封疆元元何辜皆朕之失乃者鞞之下凶狂结构上帝垂■悉自伏诛刑以止杀谅非获已今三阳布和万物资始思与群公兆庶惟新政理宜敷在宥之泽以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系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官吏犯赃不在免限流人配隶放还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

与量移百姓逋欠一切放免诸州遭水旱委长吏贷种子天下两税更审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为永式泾陇
 宁振武灵盐夏银官健常例之外每年加赐两段军州官吏寄客能务农业入粟助边量其多少酬以官秩天
 下刺史与一子正员官户口增加田畴广辟者长吏加一阶县令简选优与处份额内官勿更注拟见任者三考
 勒停百官食钱所欲别置本宜令中书门下与百僚议可否奏京九品已上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贤良方正直
 谏者高蹈不仕隐居岩穴孝弟力田闻於乡里所在长官具名闻荐诸色官有清白政术堪任刺史县令者常参
 官各举所知朕当亲自策试之诸军立仗将士共赐物一万疋陪位蕃客赐一千疋。

六年十二月庚午南郊礼毕御丹凤门下制曰：礼称日至而郊诗美丰年之报。然则迎日之始时莫大
 焉顺成之庆莫重焉朕承天眷怀俾作神主朝夕砥砺日月永思惟人安化洽是勤惟岁稔时和是冀上灵降
 鉴丰祉聿臻展礼郊丘申大报之义祇宗庙极追孝之诚四海具瞻百神咸秩古者凡有大泽必与天下乐之
 庆赐遂行无思不备内外文武及致仕官并诸将士等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宰相及东都留守
 六军统军诸道节度神策神威金吾六军及都团练防御观察使京兆河南尹正员尚书御史台长官太常卿各
 与一子官大礼行事官各加一阶立仗将士及守本营者共赐物十八万端疋故尚父子仪与一子五品正员官
 如已五品已上量与改转赠太尉委实与一子官张巡许远南霁颜真卿颜杲卿各与一子正员官天下见禁
 囚徒罪至流死者各递减一等徒罪已下一切放免左降官经三考流人配隶效力之类经三周年者普与量移
 近日州县官吏专杀立威杖或逾制自今已後有罪情决罚致死者宜令本道观察使具事繇闻奏并申报刑部
 御史台吐蕃比亏信约自绝通和边镇之间事资备御因其犯边累献俘囚既切怀归之心复加幽繫之苦永言
 覆育岂间华夷应所获吐蕃生口见在者一切放归本国仍并遣人送至界首量事资遣使得自全应诸道自艰
 难已来战阵丧殒及荒凶死亡骸骨暴露者长吏各令收瘞奠酌守宰之任弊在数更自今刺史县令以四考为
 限呜呼朕获主璧十有二年於兹天地明察罔敢不祇一日万思罔敢不慎迂己之过庶无□心致人之安实
 有明志夫祀之馨香在德天之视听在人惟命不常圣有谟训庆感既集於兹日儆厉方戒於将来冀勉增修聿
 怀多福凡百有司所宜同之。

九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郊祀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曰：朕以寡德祇膺天命励精理道十有五年
 夙夜惟寅罔敢自逸小大之务莫不祇勤皇灵顾怀宗社垂年丰阜荒服会同远至迩安中外咸。若永惟
 多实荷玄休是用处奉礼章躬荐郊庙克展因心之敬获申报本之诚庆感兹深休惕惟厉可大赦天下自贞
 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咸赦除之左降官及流人并量移近处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并诸军
 诸使将士等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将士白身者赐勋两转缘大礼职掌行军法驾南郊後留守
 副守及太仓左藏库及陪位官等三品已上更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其郊坛宫庙行事官仍各赐勋两转
 皇亲应陪位者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及诸色应陪位官等各赐勋两转亲王大长公主长公主
 嗣王郡县主公介公鸿胪蕃客神策神威六军及诸使应缘大礼宿卫御楼立仗及守本军本营者诸道节
 度在京帖仗将士赐物有差宰辅及在方镇者祖父各与追赠东都留守诸军节度观察都防御都团练经略盐
 铁转运使左右神策神威六军等统军大将军英武威远军使户部侍郎判度支及京文武三品已上正员官尚
 书省四品官中书门下省御史台五品官父在未有官者量授检校官已有官者加一阶母在未有邑号者授邑
 号已有邑号者更进邑号父母亡歿者各与追赠应诸军防秋兵马使及别敕定名充边地兵马使等备御勤
 劳所宜优异其父在未有官者各授检校官母在未有邑号者各授邑号边军镇守及诸道诸军防秋将士经三
 周年未改转者宜与甄叙其九庙配享功臣封爵废绝者宜令诏封以享祀故尚父子仪赠太尉秀实宜与一子
 六品正员官天下有才德高远为众所知及隐丘园不求闻达者委所在州府长吏具名迹闻荐诸色人中有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或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或详明政术可以理人者委常参官及州府长吏各举所知闻奏
 朕当亲自策试诸司官有陈时政得失各尽所见条流封进人有冤滞事有阙遗悉当极言无所隐避。

十年四月癸卯司天监言日食阴不见百官表贺是日释京师系囚。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甲子御丹凤门大赦天下制曰：朕承天序嗣守鸿业以不明不敏
 於万国兆人之上永惟高祖太宗肇启区夏列圣休德洽於人心肆惟寡昧膺受多福大惧不克负荷为宗庙
 羞。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思与群公卿士方伯连帅祇。若丕训惟怀永图内熙庶绩外弘至化以弼於理臻於
 大中俾怀生之类各遂其性咸得自新道迎休和荡涤瑕累可大赦天下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
 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并移近

处如复资者任依常调赴选如有亲故在上都任於所司陈状便与处分别敕因责授降资正员官者亦进改亡官失爵放归不齿者量加收叙流入放还僧尼道士移隶者罪人已亡歿家口未许归者一切放归如自情愿住者勿拗令归如先有敕去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者及别敕安置者并宜放还其安置之人五品已上待进止左降官及流人亡歿百官者各还本官今日已前痕累禁锢及反逆缘坐一切并与洗涤应缘山陵制度及丧仪礼物博询可否务遵礼度必诚必信副朕衷怀桥道置顿并以内库钱充诸有费用先给功价仍以见钱更不折物不得辄令科配天下百姓应欠贞元二年二月三十日已前榷酒及两税钱物诸色逋悬一物已上一切放免京畿诸县应今年秋夏青苗钱并宜放免天下诸州府应须夫役车牛驴马脚价之类并以两税钱自备不得别有科配仍并依两税元敕处分仍永为常式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贡外不得别进钱物金银器皿奇纹异锦雕文刻镂之类。若已发在路者并纳在藏库清静者理国之本恭俭者修己之端朕临御万邦方弘此道苟可济物予何爱焉官掖之中宜先省约其後宫弟子音声人等并宜放归亲族应缘官市并出正文帖仍依时价买卖不得侵扰百姓所缘官中要_二尔母并取食粮户充税不得科配寺观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宜资给放还本国天下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察访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并诸道将士等赐爵加阶赐勋有差二王三恪褒圣侯各与一子官大长公主嗣王等各与一官及出身有差宗子中有才用者委宗正卿以名闻量才叙用皇王等已上亲赐爵加阶有差陪位者年十五已上并放出身武德已来配飧功臣及张巡许远南霁_二颜杲卿颜真卿等子孙中各与一人正员官故尚父子仪赠太师晟太尉秀实子孙中各与一人正员五品官及诸州府长官及京常参官父见在未有官者并与五品致仕官及阶父歿母存者与邑号父母亡歿量与追赠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歿者与追赠中书门下节度使东都留守度支盐铁等使京兆尹观察招讨等使及神策神威金吾六军将军大将军英武威远镇国军使陇右经略军使节度留後各与一子官有差其神策神威六军将军大将军英武军等使并与加官神策神威六军英武威远营左右金吾及皇城将士及缘御楼立仗将士等赐物及爵阶有差应东宫官及侍读侍书教授在正月二十六日已前者有国已来职掌行事及册命官授顾命撰制诏及修册文并写制诏官等赐爵加阶勋进改有差蕃客等共赐物一千八百七十疋义武军节度使下官健在城立仗共赐物三千八百四十五疋立仗将士等量加改转内侍省及内防官正诸道进奏院及奏事官赐爵阶勋有差内外五品已上文官及台省常参官宜至四考满与改转中外参量才叙用其中政绩尤异须甄升者不在此限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有先得替及假百日经丧去官未授官者并即与进拟百司及在城诸使息利本钱徵放多年积成深弊内外官料钱职田等厚薄不均两税及诸色_□税物重转须有损益并宜委中书门下与逐司商量具利害条件以闻不得擅有闭籩禁钱务令通济诸色人中有才识兼茂明於体用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於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参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宜精加访择具以名闻仍优礼发遣朕当询事考言审其才实如无人论荐者即任自诣阙应内外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有可观者别当甄奖百姓九十已上版授及赐各有差仍令官吏就家存问顺孙孝子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重加优恤。

四月戊申诏曰：惟先格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极建储贰以承宗祧所以启迪大猷安固洪业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纯体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叶元良礼当上嗣朕奉。若丕训宪章古式永惟社稷之重载考春秋之义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册礼云：毕庆感交怀思与万方同其惠泽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者特降从流流罪已下各减一等文武官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选师友以辅翼之俾法於训词而行其典礼右左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谕而成德也。给事中陆贽中书舍人崔枢积学懿文守经据古以参讲习庶叶於中可充皇太子侍读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礼。

永贞元年八月辛丑传位於皇太子帝称太上皇居兴庆宫下诏曰：有天下者传归於子前王之制也。钦。若大典斯为至公式揭耿光用体文德朕获奉宗庙临御万邦降疾不瘳庶政多阙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礼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乃命检校司徒平章事杜佑充册使门下侍郎平章事杜黄裳为副使国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纪元之庆用覃在宥之泽宜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特降从流流罪已下各降一等。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曰：朕闻明王之以孝理也。必

先之以博爱临之以庄敬繇一人之至德鼓四表之卞 卍心臻於太和以育庶类则下知禁而无犯上措刑而勿用斯道不远弘之在予朕以寡昧嗣守丕业荷累圣之鸿休禀太上之严训夙夜寅畏不敢荒宁承颜而退省万机问寝而下临四海处奉帷眷施於兆人皇王以来孰有斯庆端本之化自予躬行总百行之源刑四方之理推恩以覆育广敬以昭事王者要道朕其庶乎！则日月之烛照可以率俾昆 卍支之涵养期於不夭是必家至日见而後化洽刑清图始所难慎终斯勉犹恐下愚之人因循陷辟官师之长教道未明迫於饥寒遂愆礼节诖误之网顾失政而多途哀矜之人虽得情而勿喜思与公卿大夫下及士庶人励翼循省以图将来其因体元之始覃此惟新之泽上报於君父下念於苍生颁庆纪年鸿恩斯洽可大赦天下改永贞二年为元和元年自元和元年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京畿诸县今年青苗钱及 卍酒钱并宜放免地税率於每年斗量放二升江淮荆襄等十州管内水旱所损四十七州减放米六十万石秋税钱六十万贯内外文武见任在官神策六军诸道将士等各赐爵加勋自武德已来功臣子孙与官及出身文武常参官观察节度团练经略使刺史六军大将等父母亡殁与封赐至德已来任宰辅与追赠及谥陕州奉天元从功臣普恩之外更赐勋爵中书门下及外使宰相宜与一子七品官东都留守六军大将等与一子出身东宫官并与改官其撰册文官等与一子官及勋爵有差天下百姓高年者赐米帛羊酒国子监祭酒司业及学官并先取朝廷有德望学识者充东都国子监诸馆共置学生百员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均充常平仓仍各逐当处稳便收贮以时价菜余务在救人。

九月西川刘辟平十月诏曰：西川诸州镇刺史大将军及参官佐吏将健百姓等应被胁从补职掌一切不问。

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还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曰：朕闻王者大孝业莫盛於配天国之大事礼莫尊乎！享帝故二仪合祭知上天所子之仁万国骏奔观圣人严父之道教之所设礼极於斯我国家宗武祖文继天抚运声名所被车书必同承祧而御极业光十圣体元而纪号年将二百朕以微眇缵奉昌图畏此洪业。若临深谷而大事所属仙寝维营凶德相挺两隅皆阻淮湖奥壤水旱愆期 卍然疚怀惧不克济既而上天降 卍烈祖垂休妖氛尽珍逆节咸伏精 卍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资五兵才试而复藏四气应序而咸理物皆滋茂岁亦丰登百姓之心 卍然相与是用斋精三日款谒上玄明发不寐祇见烈祖周旋在位陟降是依克配之礼既展如在之诚增慕嘉此福 卍与物惟新式敷 卍。若之化俾洽霈然之泽可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与量移及复资仍听累叙流移配隶并放还天下应有逋欠在百姓腹内者及京畿今年夏青苗钱并放免官酤酒及新榷率并同禁断淮南江南去年已来水旱疾疫其税租节级蠲放天下两税贞元四年制书已令三年一定委有司举旧敕商量处置诸道年终勾宜停刺史录事参军并不得擅离州其事类已後制敕速令有司删定江淮大县每岁据阙委三省御史台诸司长官节度观察使各举堪任县令不限选数并许赴集台省官及刺史亦令有阙先於县令中拣择如有能否与元举人同赏罚复置具员簿以序内外庶官禁邮驿假 卍乘券京兆府诸司色役人各令条疏简省天下官吏应行鞭捶责情至死切令察放王府六品已下官及诸州县有狱并省处及诸官诸使有要停减者委有司商量废省天下百姓不得冒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创造寺观广兴土木者举敕处分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诸军将士等以品秩节级赐勋爵文宣王及二王三恪公主诸与一子官仍赐物有差宗子中有才用者委中书门下量才叙用故尚父子仪太师晟太尉秀实颜真卿颜杲卿张巡许远南霁 卍及配飨功臣与一子官及出身有差至德已来功臣未配飨者速令详定文武常参官及诸道节度观察使等并诸军使并与父母封及追赠并一子官及出身有差诸军身仗及在本营节级赐物应缘大礼职事官并赐阶爵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委内外官各举所知当亲策试天下百姓高年者赠米帛羊酒物及版授官封名山大川及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以礼致祭。

三年正月癸巳御宣政殿受徽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册礼毕移仗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自今已後应诸道有除官赴阙受代至京不得取本道钱妄称进奉。

四年十月庚寅册皇太子癸巳制曰：朕丕承宝图抚有方夏夙夜寅畏不敢荒宁永惟祖宗之洪业历考皇王之令典思所以垂统立极事神保 卍推明至公安固大本尊庙祧而主 卍鬯严社稷而奉 卍梁盛俾开春闈乃命元子斯古今之通谊也。皇太子宁清明体仁庄敬好礼挺忠孝之节一君亲之诚允谐询谋用建储贰爰以吉日册於明庭钟鼓载和文物大备盛礼云：毕庆感良深是宜布泽施恩自中达外厥有前躅举而行之自元

和四年十月八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杀人者降从流罪已下递减一等左降官未经量移者与量移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应缘册礼行事官赐阶及勋爵有差邓王府官量与改进夫辅翼元良教諭成德使目睹正事耳闻正言刑於施为渐於心术非斋庄忠悫之士不在兹选工部侍郎归登给事中吕元膺并践履端方行义修洁通於经训而得其要达於教化而蹈其中侍讲承华师范磐石访乃公义副予精求并可充皇太子诸王侍读登宜加一阶元膺宜赐紫金鱼袋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祀。

七年十月庚戌制曰：王者司牧黎元绍膺统绪必建储贰以称家邦故春秋垂冢祀之文易象著震方之位朕属承景运嗣守丕图稽前王之令谟奉烈圣之彝训上以严宗祧之顾下以系亿兆之心无疆之休用崇主鬯祇荷成懿敢怠於怀皇太子忠孝温文率义繇礼宽粹庄重自诚而明庆灵所积姿器夙茂能辨南阳之牒允符东海之贵承华载序所感则深永为固本为庆滋大宜弘钦恤之令亦覃命赐之恩与众共之无思不被自元和七年十月十七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杀人者递减一等左降官流人并与量移如因流贬所亡及得罪之人并任归葬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应缘册皇太子行事官加阶赐勋爵有差文武常参官及陪位官并宗子诸亲赐勋一转遂至王府量与进改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及高年废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祀布告遐迩咸使知闻。

十三年正月乙酉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诏曰：朕闻王者法天作则与众守邦奉公无私居人上当恭已乡方之际切临深馭朽之怀忧勤靡遑今古何远所重者兵革不试轨度自贞熙仁扇和以至大道朕顾惟菲德祇奉睿图承昊天之恩命纘烈圣之丕绪晨食以求至理虚心而候昌言兢兢业业常惧失坠逮今十有四年矣。道。且希於广运意常在於包荒推诚则深感物未至顷岁蜀川浙右怙乱阻兵人神共诛剪灭相次姑务偃革期於措刑方萧灼以惩奸庶干羽以成化而淮蔡寇孽稔祸挺灾问罪兴师盖非获已每念征行之暴露軫 鬼给之烦劳中宵惕然载益祇励妖凶既殄黎庶用康斯皆宗社垂休中外协力将勤恤於下土冀昭 於上玄兹朕所以思与群公卿士励精於庶政也。属献岁发春授时惟敬勾萌尽达幽蛰咸苏[QX54] 墨可矜鰥恤存念俾疏网之是决与庆泽之惟新可大赦天下元和十三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惟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左降官及流人移隶等并与量移近处别赦因责降授正员官所司亦与处分其淮西管内纵有迹同恶逆挂涉流言事在往时一切不问如闻申光蔡汝四州百姓干戈之後饿殍为病宜委所在长吏设法绥理先入擒吴元济立功将先委韩弘条疏宜速具功劳等第闻奏待有甄奖处分天下诸州府百姓两税之外辄不得更有差率已频申敕尚恐因循宜委御史加纠察其诸道州府县用兵已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永制者一切禁断淮西侧近应缘资给军用 税经奏请者各委条疏停省王承宗。若束身赴阙舍而不问仍加官爵其度支元和二年已前诸道借假及悬欠钱物斛斗杂物当四百八十馀万贯石端正枚具斤两等并放盐铁户部诸监院应有欠负亦疏理减放二王三恪及文宣公各赐物五十疋神策六军威远金吾及皇城等缘御楼立仗将士等及在城蕃客各赐物有差故尚父子仪赠太尉秀实果卿真卿张巡许远南霁 与一子官出身有差中书门下及文武常参官诸道节度观察神策诸军等使祖父母节级与赠封官存者量与致仕及邑号天下百姓高年赐米帛羊酒有差。

十四年七月己丑御宣政殿群臣册上尊号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曰：朕闻惟人戴后因事必极於推尊惟辟奉天有善必归於让德式敷景福以答玄功居有劳谦之思进多满假之惧缅自远古何尝不因是而致理焉朕获纘睿图祇奉神器上奉大祭下安群生恭己临轩兢怀馭朽志欲周於四海而念常切於一夫旰食宵兴惟恐失坠运属休泰时丁小康方隅廓清氛 销荡斯乃上荷乾坤之垂 宗社之降灵下赖卿士之叶心戎臣之宣力端拱乡道推诚任能岂予寡昧用集丕绩况至化犹郁勤忧未宁而中外诸臣文武多士累陈恳疏并进昌言愿献鸿名以增虚美拒众心而率 转切顾眇身而内愧靡安乃选吉辰爰受典册 告於清庙处闻於昊天当兹盛仪夕惕增励於戏朕自御极再加景号在徽章而孔备谅浮实而多惭宜因行庆之辰诞布惟新之泽与时咸遂永孚於休可大赦天下自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唯故杀人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左降官量移如复资者即任便赴逃亡官失爵放归不齿者量加收叙前资见任官如因瑕累未阶录用并左降官事情可恕才行足称者并宜简 奖用淄青旧管内官人将士百姓等纵有迹同恶逆挂涉流言事在当时一切不问京畿今年秋税青苗及榷酒钱每贯量放四百文从元和五年至十年已前诸县百姓欠负钱物斛斗等委京兆府疏理减放淮南浙江东道宣歙江南西道湖南福建山南东道荆南等道今

年秋税钱合上供者每贯量与减放度支盐铁户部应有逋悬并委本司疏理具可放数奏闻比来州县多不定户贫富变易遂成不均前後频有制敕长吏不尽遵守今宜三年一定必使均平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仍赐勋两转神策六军金吾皇城威远诸道将士经淮西淄青两度立功者更赐勋两转二王三恪及文宣公神策六军金吾皇城威远等诸军应在城内蕃客并节级赐物侍中韩弘读册官崔群读宝官皇甫_二专并各加一阶已至三品者赐爵二级撰册文官崔群与一子正员官其馀应职行掌事官加阶赐爵勋有差故尚父子仪赠太师晟赠太尉秀实及张巡许远南霁_二颜真卿杲卿子孙各与官及出身宝应与元功臣各赐勋爵天下诸色人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明政术可以理人者委内外官各举所知当亲自策试委中书门下选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颁赐有差。

卷九十

帝王部·赦宥第九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丑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曰：著大明者日也。出乎！震而见乎！离则八_二开朗万象_二焕乎大号者风也。发厚地如鼓群动则氛蒙荡涤郁伏舒散王者如日之_二临故圣躬作而庶类睹如风之号令故德音降而兆人从朕以寡薄方兹嗣服荷天地之眷_二承宗祧之祚运夙夜祗厉惧不克周永惟风教之流弊_二俗之疾苦思布济时之政宜弘利物之泽庶有以导迎和气感致_二心宜申在宥之恩启自新之路可大赦天下自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唯官典犯赃及故杀人者不在免限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如复资者即任依常调选授降资正员官者亦与进改亡官失爵不齿者量加收叙流人及僧尼道士移隶者节级放还及移近处诸色得罪人中如先有赦去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者亦并与量移。若曾任五品已上官者奏待进止左降官及流人先有官者如亡殁各还本官自今日已前曾有痕累禁锢等一切并与洗涤永惟罔极弓剑不留号奉终天用深哀感应缘山陵制度丧仪礼物宜委中书门下及诸司长官等博询故实务遵礼度必诚信副朕哀怀所缘山陵造作及桥道置规并以内库钱充不得辄令科配百姓度支诸州府监院从贞元八年已後至元和十年已前共记欠钱一百一十五万九千九百馀贯盐铁使诸监院应欠元和十三年已前钱物除准前制_二束理外共欠一百八万八千六百馀贯石等户部诸州府从建中三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已前应欠在州贫穷并遭水旱逃亡百姓腹内兼连接淮西南贼界并烧劫散去及赈贷百姓钱物五十万九千九百馀贯石等京兆府从元和五年已後至三十年已前欠诸色钱物共四十一万九千五百馀贯石束等州府监院百姓欠负但在官典所由腹内者一切放免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_口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诸道除边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其正税米分给其所管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瘠薄地回授百姓浓肥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既不得辄妄招召天下百姓等自属艰难弃其乡井户部版籍虚系姓名建中元年已来改革旧制悉归两税法久则弊奸滥益生自今已後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其择刺史县令宜委门下中书省御史台官有所谳知即具闻荐如赃污残人当坐举主榷税之法虽合同遵疮痍之馀姑欲宽假其河北税盐宜委度支与榷盐使审细商量具条疏闻奏内外百官食利钱一倍至五倍已上节级放免仍每经十年即内外百司各赐钱一万贯充本各据司大小公事_二剧及当司贫富作等级付应属诸军诸使诸司人等在村乡及坊市铺店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如有违越所司具属司并人名奏闻如闻度支盐铁院等所在影占富商高户庇人院司不伏州县差科疲人偏苦事转不济如有此色仰当日勒归诸州县道除正敕率税外不得妄_二进奉擅有诸色权率天下州府除两税合送上都钱物乃所繇常贡外辄不得别进钱物并方镇得替後至城亦不得辄有进献掖庭籍没罪人妻子等宜并放归亲族其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并放归国愿住者亦听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诸道诸军将士等普恩之外赐阶爵有差二王三恪文宣王及公主县主嗣王节级赐与二子官及出身宗子才行者委以名闻奏仍委中书门下量才叙用皇王等已上亲皇太后二等已上亲并赐阶爵武德已来配飧及第一等功臣并张巡许远南霁_二颜真卿杲卿等尚父子仪赠大尉秀实子孙中与一子官有差其中有才行堪任台省者量才叙用中书门下并诸道节度使诸州府长官东都留守及京常参官诸军使等父母祖父母并节级与追赠父母存者与官封已经追赠更与改赠兴元奉天功臣及蔡郛立功将士普恩之外更赐勋爵亡殁者与追赠中书

门下及节度等使东都留守度支盐铁使京兆尹诸州刺史等赐一子官有差在城诸军将士节级赏赐仍加阶爵京西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给都防御使下及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人皆赐物一百八万一千八百馀疋东宫官及侍读普恩之外赐爵加阶仍普与进改自国哀及行事命职事官普恩之外赐阶爵及勋其受顾命撰制诰及册文并写制诰官等特加一阶赐爵一级并赐上柱国优与进改书册官特加一阶尊亲之礼即展於徽章广爱之恩宜申其庆赐皇太后诸亲委中书门下量第等节级优赏文武常参官及外官职事五品已上有母者并加邑号如已至郡太夫人者许回授周亲应缘皇太后册礼职事官并节级赐天下百姓父母祖父母年高者赐粟帛城内蕃客等并节级赐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至闰正月二日宫苑诸门守捉西内立仗将士等量加改转应内侍省及内防宫正等并赐勋爵常参官及诸州刺史少尹赤令有先得替及因病假满百日解官并终制未授官者及致仕官并与进拟天下诸道州不得擅有闭籾禁钱务令通济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中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才有可观别当甄奖应外色役等赐勋有差。

十一月制王承元首陈章疏愿赴阙廷宜令谏议大夫往镇州宣慰王泽所治天网方恢宥过释冤与人休泰其管内见禁囚徒罪无轻重并宜赦免。

长庆元年正月辛丑郊 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制曰：朕闻自昔盛王之所以合天地谐神人莫过乎！诚致其诚展其敬莫重於祭祭之大者莫大於郊庙故必躬行而心奉之然後百灵助庆万国蒙福此帝王之孝也。我国家祖功宗德立号配天日月所 雨露咸被孝思善继圣敬允升郊丘岁奉於严 宗庙时修其明荐朕以冲昧自获纘承仰荷 卷命惧不克享幸天多 俾岁大穰河朔底宁边封靖谧及此元日至於上辛式遵典礼有事郊庙当祇见之夕感慕增怀泊大报之辰诚敬弥劬因体元而纪号用敷化之覃恩可大赦天下改元和十六年为长庆元年自正月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唯故杀人者十恶内者及官典犯赃不在免限左降官量移近处如复资便任选亡官失爵不齿者量加收叙左降官及流人先有官者如已亡歿者各还本官天下百姓今年夏税每贯放一百五十文州县应徵科两税榷酒钱内旧额须纳见钱数者并任百姓随所有段疋斛斗依常处时价送纳不得邀索见钱度支盐铁户部应纳税茶兼菜盐中须纳见钱者亦与时估段疋及斛斗如情愿纳见钱亦任稳便任永为常式其公私便换钱物先已禁断宜委京兆府切加觉察应度支盐铁户部三司官吏所繇欠负元和十三年已前诸色钱物斛斗委本司尽底勘责如是入已隐欺即准条处分如缘欠折摊徵元保外可纳者宜并与疏理诸军使亦准此处分两税外不得别有差率刺史如违越观察使举奏观察使事乖格敕刺史不得辄受中使及郎官御史奉使所在并不得与人事物诸道诸州县宜委中书门下及观察使刺史量 剧形便可并省者事宜闻奏河北诸道管内宜各委本道团定两税务令均济河北州县凋残户口未复其官各据郡邑大小量公事留置馀并停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於官健中取无庄园有人丁者处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不得令有力职掌人妄为请射其官健仍借种粮放三年租税榷酒有以分配百姓处。又置酒店官酤并诸色榷率切宜禁断亡官失爵放还流人有田庄不经没官被人请射本官及子孙到并委却还天下诸色人中有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其有课绩特殊堪在朝奖者台省官有阙宜先选擢自今郡守恪奉诏条清洁可纪四考与转诸道或闭籾禁钱自为条约切宜禁断其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陪位白身人赐勋两转故尚父子仪汾阳王赠太师晟赠太尉秀实各与一子八品官颜真卿臬卿张巡许远南霁 各与一子出身武德已来功臣子孙量加奖用中书门下及节度使带平章事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祖父母及父母并与赠官封父歿母存与邑号已赠已封者更与追赠及邑号礼仪使大礼使度支盐铁使京兆尹各与一子出身文武常参官并致仕官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及神策等诸军使父见存者量与致仕官母存者与邑号父母亡与赠官及邑号东都留守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神策六军大将军威远镇国军使各与一子出身陝州奉先兴元功臣更赐勋爵有差身歿未经追赠者并与追赠应缘大礼移仗宿卫御楼立仗将士普恩之外赠爵有差仍准旧例赐钱物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疋贯大礼职掌行事官及留守等更赐勋爵及加阶升坛殿行事官更特加一阶应在城内蕃客等赐物有差常参官及刺史有停替及病假解官及中制未授官委中书门下量才进拟其有情愿授致仕官者亦听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政术详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举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天下百姓高年者赐米及绵绢有差。

七月壬子册尊号礼毕御丹凤楼宣制曰：我高祖太宗化隋为唐奄宅区夏包举海内全付子孙其何事

哉！彼昏盈而我勤劳也。明皇承之能大其业六戎八蛮罔不贡奉繇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视人不勤视道不谨燕寇勃起动无藩篱六十有七年兵革大试其何事哉！据安逸而易萌渐也。逮我圣父勤身振攘斩断诛除天下略定曾是幽冀赐予怀来荷赖景灵丕训不坠环岁之内二方平宁粤予何功时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号加予眇身让於四三益甚其请皇太后始闻其事卜然慰心慈旨下临臣诚上迫祇受典礼卜稟乎！予怀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庆成自以为尧舜莫已。若也。然而不为尧舜之行者来代无传焉朕常推是为心不欲名浮於实今卿大夫谓我为文武孝德矣。其将何道以辅予其业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尧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武宪章之道以自勤予苟不思无忘纳诲於戏溢美之名既不克让润物之泽夫何爱焉可大赦天下自长庆元年七月十八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唯故杀人并官典犯赃不在限应左降官及流人未经量移者宜与量移近处有左降官流人本因犯赃得罪者宜依今年正月三日制处分京畿诸县度支盐铁户部欠负各疏理放免有差经战阵之处所在州县收瘞遗骸仍量事赐与□槨兼以礼致祭李师道吴元济自绝於天并从诛灭念其祖父尝事先朝坟墓所在不得令人擅有毁发爱人本於省赋虽必在轻国用出於地财。又安可阙今淮蔡并山东率三十馀州约数千里颁赐或逾於钜万给复有致於连年应河南北等州给复限满处置宜委所在长吏审详垦田开桑见定数均输税赋兼济公私每定税讫具所增加申奏其诸道定户宜委观察使刺史必加审实务使均平京兆府亦宜准此其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问本地多被所繇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於此宜委京兆府勘会均配务使公平其京兆府百姓属诸军使者宜令各具挟名敕下京兆府一户之内除已属军属使馀父兄子弟据令式年几合入色役者并令京兆府明立簿籍并同百姓一例差遣频年已有制敕分委京兆府举旧章条闻奏刑狱所系理道最切如闻比来多有稽滞一拘囹圄动变凄凉自今已後宜令御史台切加访察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断给不当有失政刑具事繇闻奏其天下州县并委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诸道巡院切加察访近边所置和余皆给实价如闻顷来积弊颇甚美利尽归於主掌善价不及於村闾或虚招以奉於■家或广僦用资於游客。若不严约弊何可除宜委度支精择京西北应供军粮并和余院官并营田水陆运使切加访察仍作条■■■检辖速具奏闻应停诸道终年勾并不许刺史上使并录事参军不得擅离本州委御史台切加纠举内外文武见任并致仕官各赐爵有差神策六军金吾威远皇城将士普恩之外各赐勋三转大长公主长公主嗣王郡主县主神策六军金吾威远皇城等诸军将士统军已下并将士等长行立仗及守本军本营者各赐物有差鸿胪礼宾院应在城内蕃客等并节级赐物阴山贵女来迓天孙会玉明庭克观盛典念吾妹之将远於宾礼而宜加其回鹘公主别有赐物摄侍中读宝户部侍郎平章事杜元■读册官中书侍郎平章事崔植各加一阶■巽册文官与一子正员官奉宝授书玉册官书宝官各加两阶进宝授进中严外办礼仪赞导押册押宝授舁宝册官各加一阶其餘应职掌行事官并写制书官太常修撰仪注礼官并内定行事中使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铸造玉册并填金字造宝装宝官等各赐物五十段尊师重傅有国尝经李逢吉韦绶薛放丁公著等普恩之外各加一阶如已至三品四品者赐爵一级天下百姓年九十已上委所在长吏量加存问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先以旌表者亦量加优恤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并自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以礼致祭。

二年十二月乙未帝以疾痊平敕在京诸司疏放系囚癸丑制曰：朕上奉宗祧下临邦国承烈祖垂鸿之庆当累圣奕叶之尊祇膺宝图敬守丕业体明离立象之重表青宫建嗣之崇元良以贞国本斯固皇太子湛恭孝温文生知夙稟日者春闈尚旷东序未兴朕常训以义方举明严敬匪资调护已达诗书克保承休爰当主鬯膺兹典礼庆感良深践位少阳允孚明命用弘惠泽庶洽兆人自长庆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罪合死除犯赃降从流罪已下递减一等左降官及流人并与量移亡歿者任归葬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缘册太子摄太尉称贺摄侍中承旨宣制进中严外办摄中书令读册授册各赐爵一级其行事职掌官及书宝弘册宝舁举册宝礼仪使礼官等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撰册文官特加一阶仍并赐物有差导引官各加一阶铸造册宝及礼生等赐勋有差文武常参及陪位官并宗子诸亲赐勋一转景王府官量与进改夫师贤友善庶发清明习近性迁必资弘道所以慎简师傅用保元良其太子侍读宜委中书门下精择二人具名闻奏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丙子即位三月壬子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自长庆四年三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纵元敕云：终年不齿者亦与收录诸色得罪人先有敕云：纵逢恩赦不在免限并别敕安置者亦放还京畿诸县应今年夏青苗钱并宜放免秋青苗钱并河南府夏苗钱每贯放二百文其京兆府路所放青苗钱外更放钱五万贯斛斗五万石河南府除所放

青苗钱外亦更量放钱三万贯斛斗三万石其天下常贡之外更不得别有进献纵节度观察使入朝亦不得进奉诸道监军自今後在本道并入奏不得进天下所贡奇绫异锦雕文刻镂一事已上有涉逾制者悉断至於丧葬嫁娶车马衣服事关制度不合逾越委中书门下明立科条颁示天下有不守者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严加访察节级科处其六宅十宅诸王女宜令每年於选中择端良者降嫁老官人及残病不堪使役并有父母羸老疾病者并委所司选择放出鹰犬之类本备_二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馀并解放仍勒州府更不得进来官禁经费及乘輿服膳委所司起今年三分其本色物价及水陆脚价一半委度支收管一半便任本州收充助贫下户阙额税钱其元和已来两河节度使全家归阙者如张茂昭王承元程权刘聪田弘正等五家在本道日所有债负并有异於法制之事被人言诉者一切不得为理仍各与一子正员官天下州府财物有馀羨者委观察使及所管州郡约旧事费用者条件繇中书门下便差官类例详定可留可去者闻奏务从宽济勿使难守其馀羨钱非两税外徵率并不用勘问自今後州府所申户帐及垦田顷亩宜据见徵税案为定後与户部类会具单数闻奏仍勒五年一定税如有逃亡死损州县须随事均补亦仰年终申户部如有隐漏委御史台及所巡院察访闻奏天下两税及诸色榷粮税等钱弊重轻须有损益亦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诸道除正敕率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涉扰人并宜禁断其军屯营种有侵占丁田课役税户者宜委御史台切加访察仍限敕到一月内每道各具所还州县顷亩分折闻奏其诸军先擒获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宜委本道资给放还本国天下诸州府县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委御史台及出身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访仍具事繇闻奏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经术优深可为人师详闲吏理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边将者委常参官并诸道节度观察使诸州刺史各举所知限来年正月到上都其所在淫祠不合礼经者并委长吏禁断宝历元年正月辛亥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礼毕还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长庆五年为宝历元年正月七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左降官自长庆四年三月三日制後未量移者并与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有先因停替及病解假官并制未授官者委中书门下量才进拟诸州先擒获吐蕃生口配流诸处者委本道资给放还边上仍不得更受投降人并擒捉生口天下诸色人中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名以闻天下州县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大理寺官比来吏部所授多非其才宜令精选有志行词学兼详明法律者注拟其课绩特殊堪任朝奖者台省有阙宜先选择如闻去冬吏部所选人驳放者众或文状乖错或书判差池主司守文不得不尔既施惠泽亦在_二恩其长名及杂驳选人如有未离京城者委吏令今月内简勘除涉逾滥者馀并却收以比远残阙注拟如不情愿不可_二之朕即位之初已有赦令至如损撤服御止绝他献限丧葬以息淫费禁奇靡以专女工他徭擅赋闭余禁钱吏行奸欺人曷依庇僧道逾滥流贬重轻钱弊利害军屯侵占车马衣服之制未几废格已多或职司惰慢而不能将明或诏书才行而已下不守以此求理不亦难乎！其元和已来诏并长庆四年三月三日赦令有委废不行事在朕躬者谏官直言得失无有所隐其在台阁者左右承据诏条勘举具事繇闻奏刺史县令已後无过犯未三周年不得除替如理行尤异但议就加其有才宜他职灼然章著者中书门下先具事繇及授上年月奏听进止。

四月癸巳册尊号礼毕大赦天下自宝历元年四月二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近处京百司职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致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欲令据额均入地盘万户供输百司尽得随税出子逐亩平摊比量旧制孰为允便宜委京兆时与屯田审计会条流闻奏如闻京城诸司捕系推鞠动经旬时每季御史巡囚罕能举劾积成冤滞为弊颇深宜重举明长庆元年七月十八日赦件闻奏京畿百姓多属诸军诸使或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子兄弟皆不受府县差役顷者频有制敕等分如闻尚未遵行宜委京兆府亦举明前後条制闻奏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赐爵加阶有差。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乙巳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制曰：朕闻古先哲王之为理也。修己以安百姓恤刑而矜庶狱端立政以谨始弘厚泽以体仁推其礼以及於物诚於中而化於外和气斯洽休徵以臻故兵革不试而四海宁疵疠不作而三灵泰我有唐祖武宗文光宅天下列圣承统遂康区中渐濡丕冒掩轶前载弘兹道以腾英声焕其文以耀终古惟此鸿业属予冲人荷无疆之丕构_二於兆人之上昼惕宵儆_一焉如疾抑惟宗社储休神祇协力克靖内难恢复皇纲思布和以立极爱正风於更始因体元纪号之典举肆眚覃恩之命昭我恤隐与人惟新可大赦天下改宝历三年为太和元年正月十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

结正未结正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惟十恶五逆及故杀人官典犯入己赃不在於免限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其合复资者五品已上中书门下速与处分六品已下任从常例选丁忧去任在忧未赴贬所者服阙日亦与量移如有亲故在上都任经本司陈状不必更待州府申请流贬之中纵赦不量许多者及言终身勿齿者亦与例依处分亡官失爵各与收叙痕累禁锢并从洗涤其缘去年十二月八日坐累流隶者不在此限应缘山陵制度及丧仪礼物宜委中书门下及诸司长官转询故实务遵礼度必诚必信副朕哀怀所缘山陵造作及桥道置顷所资并以内库钱物充用如不足以度支户部钱充京兆府今年夏税青苗量放一半太皇太后第二等已上亲大行皇帝皇太后第一等亲委中书门下量才叙用九庙子孙陪位者加两阶仍据始封每王後与一人出身委宗正卿简寻图谱取一房最沉翳者充数具名闻奏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得失无有隐讳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者常参官及方牧郡守各举所知无人举者亦听自举并限来年正月到上都今年正月十四日上皇太后尊号及朕受册进宝 䄑 巽即位册文承旨宣制等官各与一子正员七品官江王府官去年十二月已前在任者并与改进其去年十二月九日立功将士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赐爵一级四品已下更加一阶其赴难军使兵使都虞候将士等仍各与改转名御闻奏（日立秋兵士南北军合二万人翰林学士并升楼备顾问）。

六月乙卯诏曰：朕闻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盖明诚者感通之大本也。刑德者阴阳之大伦也。故五事陈於洪范时令著於礼经虽尧汤之灾或丁於天数而休咎之萌必徵乎！人事朕祇荷大统子视兆人宵衣旰食不敢自逸犹虑上心不达於下下志不通於上是以正朝廷听便殿访求事之益者罔不行弊之壅者罔不去庶乎！交感以致洽和而诚有所未臻应有所未是达自春及夏亢阳为害虽麦秋大稔而禾岁未登京畿之间阴阳小爽斋禱备至膏泽未濡中心惻然思所以济岂庶狱之未孚将一夫之不获永用惕戒载怀哀矜其京畿见禁囚徒犯死罪非故杀人者并降流流已下罪递减一等依令有司约礼禱祠宗庙遍祈山川务尽庄敬以副予志百司庶务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长吏悉心陈列无使壅於下闻其宝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敕及今年二月十二日敕条所 䄑 革施行未毕者宜举中书门下速与处分朕志唯克己诚在恤人自临御已来躬行不逮乃者永虞艰食瞻仰昭回幽禱移灾蔬食逾月益罢浮费用严天谴尚惧明有未烛道有未宣闻於神者无馨香施於理者或繆戾终夕三省履冰在怀内外卿士有规朕以道宜封事条奏宰衡庶尹侯卫守长各励乃职庶承於天休。

三年十一月甲午有事於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四方并不得辄以杂样难成非常之物为献其於纤丽。若花丝布繅绫之类并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後举奏如闻州司常务巨细所裁官吏移摄将士解补占留支用刑狱等动须禀奉不得自专虽有政能无所施設选置长吏将何责成宜委御史严加察访廉使奏听进止判官不能规正及刺史不守朝章量加贬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军戎之间事咨前制即不在此限。

六年正月壬子诏曰：朕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善气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气尤甚颇伤和气念兹庶 䄑 或罹冻馁无所假贷莫能自存中宵载怀吁食兴叹怵惕。若励时予之辜思弘惠泽以顺时令其天下犯死罪除官吏犯赃及故杀人者余并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应京畿诸县宜以常平仓斛斗赈恤京城内鰥寡癯残无告不能自存者委京兆尹量事济恤具数以闻言念赤子视之如伤天或傲予示此阴 䄑 抚躬夕惕予甚悼焉。

七年八月庚寅册皇太子礼毕制曰：帝者承天地贞邦国法明离之象固鸿业之本必命元子以备储闈斯皇王之令谟古今之丕典祇受眷 䄑 处恭宝图钦。若彝章光修圣绪皇太子永幼禀仁智生知孝爱体温文以立德资敏哲以保躬宽裕有常贞慎无怠爱膺盛礼俾奉青宫严宗庙主鬯之仪遵朝夕视膳之节册命云：毕感悦良深问安既庆於寝门布泽宜覃於天下自太和七年八月七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唯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劫狱夺囚持杖强劫者不在此限左降官流人并与量移如因流贬及诸色得罪人所在亡歿并许归葬宗周之盛实在於维城二汉之隆亦繇於磐石自开元已後累圣子孙皆长於深宫罔知稼穡曾不得习诗书以修礼乐交气类以叙人伦虽有间出之才莫施鲁卫之政永言沦废深疚朕怀诸王等宜以今年已後相次出阁宜授紧望已上刺史上佐观其才能续有叙用人伦所先婚礼为重笄年许嫁则有明文其十六宅诸县主等宜选良偶以时出 䄑 仍委吏部乃於诸色人中选简令具名闻奏汉代用人皆由儒术故能风俗深厚教化兴行近日苟尚浮华莫修经艺先圣之道堙芜不传况进士之科尤要 䄑 革虽乡举里选不可

复行然务实抑华必有良术既当甚弊思其改张今寰宇人宁干戈已戢皇太子方从师傅授五经一二年之後当令齿胄国庠以兴坠典宜令国子监於诸道搜访名儒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道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赋并停其试经官便以国子监学官充礼部不得别更奏请弘文崇文两馆生斋郎并依令式试经毕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视远方之所仿。若非恭俭克己廉贞化人而望其服从固不可得况朕不宝珠玉不御纤华逮於六宫皆务俭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习俗因循未革以至於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服冬裘已後其衣服與马并准太和六年二月十七日敕处分如故违制度九品已上量加黜责其布衣五年不得举选百姓军人各委州府长吏渐施教化使自遵行不要便为禁制令其惊扰惠养疲人本於廉吏阜其生殖在绝贪求其诸道方镇刺史等有聚敛货财潜行鬼遗者委御史台纠察以闻仍委度支盐铁分巡院同为访察不得容蔽亲人之官切在守长久於其道政乃可成其方镇刺史三考已下者不得辄议替换如治有异等委中书门下访察就加宠奖如灼然可录者别与甄升其或政有乖理害及百姓者即不在满三考限易讥丰屋传美卑官雕刻奢磨先贤所戒近者官才升於郎署位始至於郡符莫不高其闕广以池樹非唯僭侈逾制实亦耗蠹伤财其百官等宅已造成者并许仍旧今日後如更有创立新宅及屋室高大者并委御史台纠弹必严加黜责御史台所置六察分纠百司比来因循鲜能举职起今以後诸司如有身名伪滥隐盗官钱及违法等事他处发觉者监察御史并当贬斥考课之法前王所重盖以综吏理励精政途名实苟违将何沮劝宜准故事置内外知考使兼令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监考百姓困穷弊繇奸吏政苟不扰人皆自安其司农寺宫供内及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仍委京兆府约每年时价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诸陵守当夫宜委京兆府以价直送陵司令自顾召并不得差配百姓应寒食杂差配及树栽修桥柴木选场棘等便於本户税钱内克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诸州府应纳义仓及诸色斛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断仍委度支盐铁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切加访察其义仓斛斗先有借用处委户部勾当并须及时填足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後者赐勋两转应缘册礼行事官赐爵加阶加勋并赐物有差鲁王府官未经进改者量与进改其皇太子侍读宜委中书门下精选二人具名闻奏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及高年废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

卷九十一

帝王部·赦宥第十

唐文宗太和八年二月庚寅诏曰：朕祗。若天命缙承睿图正统纪以清四方序彝伦以贞百度卜栗卜栗寅畏于兹九年虽俭已饬躬推诚育物惧有未至不遑晏宁属节气交时疾恙婴体列圣垂涉旬复初既上庆於两宫宜覃恩於兆庶思与寰宇同兹福祥自太和八年二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降流流已下罪递减一等唯官典犯赃及诸色所繇破用官物故杀人十恶等罪不在此限左降官流人宜准去年八月九日敕即与处分为政之要必在去烦厚下之恩莫先已责应度支户部盐铁积欠钱物或囚系多年资产已尽或本身沦歿展转摊徵簿书之中虚有名数囹圄之下尝积滞冤言念於斯所当矜恤其度支户部盐铁应有悬欠委本司具可徵放数条流闻奏不得容留奸滥京诸司使食利钱已纳利计五倍已上者本利并放其有摊徵保人纳利两倍已上者其本利亦并放免京邑之内本无榷酤贞元用兵之後费用稍广始定店户等第令其纳榷况万户所聚私酿至多禁令既不可施榷利自无所入从立课额殊非惠人其长安万年两县见徵榷酒钱一万五千一十贯八百文。若先欠者并宜放免其榷酒钱起今亦宜停比者沧寇干纪稽诛数年诸道兴师并献戎捷时方讨叛难议释缚免死戍边已有恩贷今沧州一道久被朝章念其怀土之心必有向隅之叹俾之遂性用治优恩其诸道所送沧州将健配流及边镇营田役死者并委诸道据见在人放归本管如有已效军职及自有生业不愿去者亦任便住董昌岭自邕州累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恶皆擒言念苍生无非赤子况在荒徼尤当抚循其溪洞如有未归附者向後非因侵扰更不用进讨仍加存抚各使怀安所获黄洞百姓并分配侧近州县令自营生不得没为奴婢将充赏给如元是奴婢者即任充赏南海蕃船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徵求嗟怨之声达於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迩未安率税犹重恩宥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天下

诸州府如有冤滞未申宜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察访闻奏朕百灵所 获遂痊和处奉神休敢忘昭报其五岳四渎天下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致祭仍丰洁以副精诚朕以寡德上承丕构宗社流庆玄穹叶灵微恙愆和旋就康复渥泽惠及於人瘼儆戒先自於朕躬俾我华夷共致富寿中外臣庶宜体予怀。

十二月己卯诏曰：王者爱人如身推己及物恤其寒燠之苦 其舒惨之宜俾协和太和用臻至理朕恭默思道忧勤在怀时属严冷念深徽 墨当霜雪之候滞囹圄之中饷饷为劳逮捕斯扰 寒所迫愁难必多惻然疚心思有矜降宣布在宽之令使无留狱之嗟应京百司及畿内诸县见禁囚徒应犯死罪特降徒流流已下者递减一等如欠官钱情非巨蠹责保填纳不要禁系唯故杀人者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仍委京兆府及诸司官长制下日当速 决闻奏朕司牧黎元存诚寰宇况封甸殷广京师浩扰悯触法以罹辜式加恩而宥罪庶亡无告宁失不经宣示中外令知朕意。

九年十二月丁亥诏曰：朕以翼翼之心孜孜求理十年之内庶政未凝极其焦劳志在博采聿观奇士冀获长才取其节焉不顾发迹故李训郑注咸得进言望其沃心每许造膝邪人奸色顺非而泽信行听言深心厚貌包藏不作伪辨无疑泉獍为心祸乱并作志欲剪除中外悉去大臣志愿非常谋安太上天垂 宗社降灵同恶虽多奸谋竟败忠臣输力保获朕躬是曰：弥宁已尝布告尚闻闾里未悉予心犹有浮言谬相诳惑朕君臣之际疑间不行致此妖妄慚非哲惠前月二十一日王涯贾 束舒元舆李训郑注李孝本韩约罗立言王 郭行馥魏逢等亲率金吾兵仗。又郭行馥王 潜领所部将健持兵上殿叶谋不轨倾覆社稷谋害中外凡此凶徒悉已泉戮绝其遗类以谢忠良内外庶臣卿士百辟体予前志宜即自安无惑浮言尚相恐怖。且布维新之庆宜申在宥之恩京百司见禁囚徒死罪递减一等未结正者推问毕日准此处分诸色所繇官吏递於胁从虽有名籍涉於诬误者一切不用更问仍付左右神策两金吾京兆府御史台并准恩赦处分休便追捕其有潜藏回避限令出三日各归本司逆人亲族已处置外其余周亲已上一切不问所在更不用系留闻报其先有定名捕捉者所在寻追获日奏闻不得漏网昨者有擅入逆人之家盗掠财物拥无故之利生怙乱之心尚有纵酒聚徒妖言惑众志於掠盗恐吓居人假 军司辄持兵器及以前月二十一日事妄相告讐者委御史台京兆府严加伺察擒捉奏闻所在集众决杀不在恩赦之限於戏齐晋之难桓文是兴注训之妖朕志先定识邪正之路辨消长之端睹众臣宣力於急难见禁旅摧凶於顷刻当时危急之际识臣节之勤藏于予心何日可忘宣示中外宜体朕怀。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正殿受朝贺礼毕大赦天下诏曰：朕以寡昧祇奉昌图兢业为心不敢自怠庶乎！播祖宗之光烈致区宇之康平推诚不疑唯才是用岂谓凶奸背德宗社将危中外叶谋咸加显戮知人则哲实在帝而犹难罪已兴怀诚为君之不易愆恤古理良用惕然是用因元正御正殿先明首罪仍布鸿恩王守澄澄朝奖任久掌禁军忠力虽多愆误难掩交通杂累延进奸邪专弄威权蠹害时政郑注李训因缘引见忝窃恩荣二三旧臣陷在非罪成予忧昧抑有其繇遂使奸恶构连窃起前殿王涯贾 束舒元舆宰辅股肱叶谋不轨王 郭行馥节将在京率兵上殿罗立言李孝本纪纲台府深入领徒韩约诱金吾卫兵立成乡背魏逢驿骑来往郑注自出成师将相通谋情状咸具上天降 氛 已清讨其本因已正刑辟王守澄既已云：亡难议深责自特进已上官爵及实封并宜削夺祸已终於既往恩宜覃於有截可大赦天下宜改太和十年为开成元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咸赦除之其左降官量移复资及才用有足称者中书门下处分贬流人中元赦不许量移及终身勿齿者并与量移其去年应缘朋党连累并十一月二十一日坐罪流贬者不在此限其身亡伏法者委所在州府量给棺殓任所亲收葬制服其户部度支盐铁应有诸色欠负太和五年已前者并放免诸色贺正端午降诞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其钱充纽放百姓两税所在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辄有进献百司及诸道应宣索制造一物已上者并同三年京畿百姓两税已下凡一岁之内徵取者并百官职田并全放一年其京兆府一年所支用钱物斛斗草等并勒盐铁使以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同州河中绛州去年旱歉赋敛不登宜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同州赐杂 六万石河中绛州共赐十万石委度支部以见贮粟帛充赐三省九州列御史台选黜陟使十人同问风俗进退不肖兴行新制法令通流天下戎镇文武带宪官者解补进退并须奏闻其逐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得失有 卑时政者必加升擢以待不次其有藏器候时隐身岩穴奇节独行可激风俗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各以名闻文武之道合而兼济勋臣子弟有能修词务学应进士明经及通诸科者委有司先加奖引河朔节将以州县归国者有张茂昭田弘正程权各与一子官子弟堪任使者委中书门下量加引用应

内外文武官进阶加爵有差。

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见诏曰：朕嗣守丕构对越上玄处恭寅畏於今一纪何尝不宵衣念道晨食思愆师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惧德不类貽列圣羞欲致和平时无灾咎然诚未感物谪见於天仰愧三灵俯惭众汇思获攸济浩无津涯昔宋景发言星因退舍鲁僖纳谏饥不害人取鉴往贤深惟自励载轸在予之责宣布恤辜之恩式表殷忧冀答昭戒应在京城百司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各委长吏亲自鞫问罪合死者从流流已下并释放唯故杀人及官典犯赃并主掌钱■之吏计较盗窃者不在免限扬州楚州浙西管内诸郡如闻去年稍旱人罹其灾，岂可重困黎元更加诛敛爰布蠲除之令用伸拯物之情宜委本道观察使於两税户内不支济者量议矜减今年夏税钱物每贯作分数蠲放分折速奏仍於供上及留州使额内相均落下务令苏息膏泽不愆播种伊始土木兴役恐妨农功禁中及百司所有修造并宜权停韶阳御辰生气方盛思全物类以顺天时内外五方凡有笼养鹰鹞及鸡鸭狐兔等悉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禁京师畿内采捕禽兽罗网水虫以遂生成永为定制委台府及本军本司切加禁止唐州昼劫县官桂州聚集妖人或始於计穷或迷於诱导啸聚未散伏藏山林者各委本处长吏遣人宣谕恩旨便令放归乡贯田里俾安家业勿更相寻所犯如不从制命不在此限朕今素服避殿命太常撤乐大官减膳一日常费分为一旬近者内外臣僚继献表章徵引故实请册尊号夫道大为皇德大为帝朕膺此称祇■鬼已多矧锤星变之灾敢议名杨之美非徵既往。且儆将来宰臣百僚及诸道节度观察等使更不用奏请如表已在道路及到者并宜却还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吏如有规谏者各上封事极言得失陈救灾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俾厥辟於戏朕明诚未感化理未孚谴告在天丁宁斯甚所宜尽意与我同忧勉进嘉言共凝庶绩弼违纳诲副兹虚怀宜示内外各令知悉。

三年十一月壬戌以妖星再见诏曰：上天盖高感应必繇乎！人事寰宇虽广理乱尽系於君心从古以来必然之义朕嗣膺宝位十有三年当克己以外恭每推诚於庶众将以导迎休应渐致雍熙期克荷於宗祧思保宁於华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灾气上腾天文谪见再周期月重扰星躔当求衣之时睹垂象之变兢惧惕励。若蹈泉谷是用举成汤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详求谴咎之端采听消禳之术必有精理蕴於众情冀屈法以安人爰恤刑而厚下应京城百司及诸道州府十一月八日已前见禁囚徒未经敕断者犯死罪并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其十恶及谋杀人劫盗贼并官典犯赃不在此限诸道今年遭水及蝗虫州县人户等宜委观察使与州县长吏计会精加察访勿惮奏论诸道所有进献时新委中书门下更点勘樽减以称朕意京畿之内百役繁兴欲其阜安切在优恤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敕赈贷诸州百姓粮种粟八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闻数内半是义仓斛斗此乃救灾之备丰年自合收积其馀有户部管系者并。且停徵以俟来岁畿内诸县应有开成元年以前诸道逋欠并宜放免仍委度支与府司同简勘闻奏如是官吏破用不在此限皇太子葬事卜日稍近但令粗及礼制不必过务虚仪事涉繁冗则须裁减递无害物夫岂伤恩易定两州地理深阻近者守臣丧没军中初有异图累遣诏书申明事理革心迁善章表继来张元益出定州後应是初扶树元益有违朝旨者自将校至於官健委新节度使安行慰谕并经放释如或辄相告讐却以其罪罪之冀使藩方永无疑惧文武百寮及诸色人有能通达刑政之源参考天人之际随在各上章■■■指言得失乃至撤乐减膳抑亦旧章便当内自指挥不复更形纶翰宣示中外宜体至怀。

四年十一月己亥曲赦京城及畿内死罪降流流已下者递减一等唯十恶五逆杀人官典及监临犯赃不在此限。

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即位二月戊申大赦天下。

会昌元年正月庚戌享圜丘还御丹凤楼大赦改元二年四月戊寅受册尊号大赦。

五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南郊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天下。

六年二月癸酉制■■■理天下囚徒除官典犯赃及持杖劫人犯十恶外馀罪递减一等犯轻罪者并释放京城内仍委宰臣一人与御史中丞同疏理两京及天下州府耄老□独及残疾穷困交不存济户今年夏税并放免所攻讨党项事不获已其妇人并幼小未任持兵仗者交兵日不得滥有杀伤。

宣宗以会昌六年三月即位五月大赦。

大中元年正月戊申享圜丘还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为限既遇明恩例减三载使循环添换边不阙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其秦州源州威州武州诸关等所配流人须量轻重与立年限宜令止於七年放还如有住者亦听中有犯死罪及逆人贱隶不在此限诸道府州县官员如请

公假一月已下而权差诸厅判官一月已上即准勾当例其课料等据数每贯刻二百文与见判按官员添给有故意杀人者虽已伤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杀伤偶然得免并同已杀人条处。

懿宗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有事於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庚午有事于圜丘礼毕御丹凤楼大赦。

七年十一月壬申以复安南御宣正殿大赦。

十二年正月戊申册尊号礼毕大赦。

五月庚申敕慎恤刑狱大易格言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而狱吏苛刻矜在舞文守臣因循罕闻亲事以此械系之辈溢於狴犴逮之徒繁於简牒实伤和气因致 二 氛况时属炎蒸化先茂育并赦罪戾式顺生成应天下所禁系罪人十恶五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开发坟墓外馀并宜疏理释放或信任人吏多有任情系留续察访得知本道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惩谴以诫慢易敕到後十日内速疏理分析闻奏。

十四年四月八日迎佛骨入内道场三日後出京城诸寺制曰：朕以寡德续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内爱育生灵遂乃尊崇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今观睹之众隘塞路岐载念狴牢寝兴在虑嗟我黎人陷於刑辟况渐暑毒系於縲 二 曳或即幽冤有伤和气关连追扰有妨农务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光火持杖开发坟墓外馀罪轻重节级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疏理乞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奏闻。

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有事於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丁丑赦天下系囚及徒流人放还。

广明元年正月乙卯朔御宣政殿制曰：朕祗膺宝祚嗣守宗祧夙夜一心勤劳八载实欲驱黎元於仁寿致华夏之 二 二 平而国步犹艰群生寡遂灾管荐起寇孽仍臻窃弄干戈连攻郡邑虽输降款未息狂谋江左海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言念疲羸良深轸恻我心未济天道如何赖近者严敕师徒稍闻胜捷皆列圣之潜 二 宁菲德以言功属节变三阳日当首岁乃御正殿爱命改元况及发生是宜在宥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百代之洪基莫不繇斯道也。可改乾符七年为乾明元年近日东南州府频奏草贼结连本是平人迫於饥馑驱之为盗情不愿为委所在长吏子细晓谕如自首归降保非诈伪便须抚纳不要勘问如未倒戈即时剪扑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痍最甚自广明已前诸色税赋宜令十分减四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贼寇掠处亦宜准此吏部擢选人粟错及长名驳放者除身名逾滥先选考外并以比远残阙收注入仕之门兵部最滥全无根本颇坏纪纲近者武臣多转入文臣依资除授宜惩僭 二 幸以辨品流自今後武官不得转入文臣选改所冀轮辕各 二 秩序区分其内司不在此限中和元年七月丁巳帝在蜀御成都府廨大赦改元光启元年三月丁卯帝自蜀还京己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

五月御殿受册尊号大赦。

文德元年二月壬午帝自凤翔还京戊子御承天楼大赦改元。

昭宗龙纪元年正月癸巳朔御武德殿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臣僚进秩颁爵有差。

十一月辛卯祀圜丘礼毕御承天门大赦。

大顺元年正月戊子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宰臣百寮上徽号礼毕大赦改元。

景福元年正月丙午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乾宁元年正月乙丑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二年十月丁亥制赦系囚其节文曰：其有任崇柱石位重台衡或委以军权或参诸宥密竟因连谤终至祸名郁我好生嗟乎！强死应大顺已来有非罪而加削夺者并复官资其杜让能西门君遂李周潼已下并与昭雪还其爵秩韦昭度顷处台司每伸相业王行瑜求尚书令独能抑之致於沉冤谅繇此事李 二 奚文章宏贍迴出辈流竟以朋党之间挤於死地凡在有识孰不咄嗟宜并与昭洗仍复官爵。

光化元年五月己巳朔以立后大赦。

八月己未帝自华州还京甲子御端门大赦改元。

天复元年四月甲戌御长乐门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己巳自凤翔还京谒庙礼毕御长乐楼大赦。

天 元年闰四月甲辰帝至雒乙巳御光政楼大赦改元制曰：乃 卷中州便侯伯会朝之路爰逢百六顺古今禳避之宜况建鼎旧京我家旧宅に轅通其左邦辱 引其新周平王之东迁更延姬姓汉光武之定业克茂刘宗肇新都祈天永命皆因否运复启昌期或西避於戎狄或载旣於妖孽遭家不造布德弗明十载已来三罹播越亦属灾缠秦雍叛起 岐始幸石门以避卫兵之乱载迁华岳仍惊畿邑之侵忧危则矢及车輿凌胁则火延宫庙迨至连绵宦竖构结奸凶致刘季述幽朕於下宫韩全诲劫予於右辅莫匪兵围内殿焰巨九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效指鹿而威众矫诬天宪欺蔑外藩行书诏以任情欲忠良而获罪虽群方岳牧协力扶持拘戎律於阻修报朝恩而隔越独有副元帅梁王全忠以兼镇近辅总兵四藩远赴岐阳躬迎大驾辛勤百战尽 凶渠营野三年竟回銮轸咸镐载新其宫阙让 绝类於阉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兴之运而。又 岐结 巴蜀连兵上负国恩下隳邻好焚宫烈火更延 於亲邻却驾凶锋复近侵於禁苑抑。又太乙游处并集六宫罚星荧惑久躔东井玄象荐灾於秦分地形无过於雒阳爰有一二荇臣泊四方同志竭心王室共誓嘉谋魏镇定燕航大河而毕至陈徐潞蔡鞏巨轴以偕来披荆棘而立朝廷 煨烬而光轮免左郊祧而右社稷肃尔崇严前广殿而後重廊藹然华遂公卿佥议龟筮叶从甲子今年孟夏初吉备法驾而离分陕列百官而幸雒郊睹此殷繁良多嘉慰谢罪太庙忧惕惊怀登御端门轸恻兴感盖以一人寡 而万姓靡宁工役艰疲忠良尽瘁克建载迁之业冀延八百之基宜覃涣汗之恩克俟雍熙之庆涤瑕荡垢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复四年为天 元年应依天 元年闰四月十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恶五逆故杀人命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长流人罪无轻重一切放免左降官与量移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经两度量移者便与复资纵元赦云：逢恩赦不在量移者今亦与洗涤一例施行如所在亡歿者便许归葬朝贬官前资官及父母丧服阙委中书门下先与叙用存树勋庸歿留义烈宜锡子孙之泽永流苗裔之恩庶邀英风以光壮魄武德以来立功效节著在史策兼与搜访子孙继嗣量才叙用其近年随全忠凤翔迎驾及青州讨伐身役王事者委全忠录奏如未经追赠者与追赠已追赠者更与加赠有子及妻在者优与存恤用表始终土木之工辛勤斯极朴斫既元 於斤斧结构悉冒於梯登转石累土剪茨就垣或简差於军伍或徵役於他州下不告劳吏皆戮力言念於此先布尔恩应修都邑工匠人夫军将节级军人百姓等共赐钱一十万贯以见在东都诸道上供物充委全忠分给其军将仍委具名衔闻奏量材酬奖天旋日转取象神明雷震电 盖资仪卫称警前导清蹕至都 帐赫奕於行宫 纛披靡於长路建兹班仗整肃无亏稟教扬威宜膺赏贲应自陕州执掌仪仗随驾马军及楼下立仗将士等共赐钱五万贯以见在东都钱充委全忠分给文修纪律武静艰氛当予建国之辰体尔荣家之志大颁蜡印用慰泉扃应内外文武常参官已上及节度观察防御制置使并追赠追封先已有者更加封赠务表哀荣汉宗萧何周师吕望不有人杰孰拯屯危况兹定鼎之方甫尔建侯之所嘉其勋德一何巍峨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守太尉中书令宣武获国宣义天平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知府事判六军诸卫事梁王全忠四溟伟量五岳奇姿挺将相之兼才行公侯之全孝迎銮岐邑忠贯於神祇作辅凤池智周於今昔副予爱子仍董卫兵既久而称芳见多多而益办一昨痛思国难首建良谋追周官卜雒之规述殷后迁都之策故得会盟咸萃遐迩遑臻大功尽稟於指纵表位悉归於心匠躬勤巡抚频散财粮荷畚鍤以骈罗执斧斤而翕习千门万户化雒宅之新宫三署六军逾西京之旧制人谋既叶天 相扶俾我眇躬享兹垂拱策勋之典别降麻制处分 卷惟良帅活济疲民果因富庶之基遂创缮修之事表得人之斯理见有开而必先叶节元勋贲尔同德东都留守 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河南尹张全义保 泉雒二十馀年惠行而藹。若春和令简而煦犹爱日 璋特达桃李无言劝勤靡憚於身先敬善每闻於国事宫商迭应杞梓相扶诛茅棘为平坦之田变黍离为垣墉之峻役均甸服莫不子来凤驾而勤陕宫载星而营新殿讲论勋绩实谓亚焉报功之典别降麻制处分国有大庆先及辅臣佥同既赖於经纶夙夜颇勤於扈从途途久次已闻启沃之言朝闕方新更任谋猷之力裴枢等宜与进改别降麻制处分凡营都邑宗庙为先非 良臣孰能尽礼魏博节度罗绍威经文纬武本孝资忠奉三百年之威灵构十二堂之栋宇将亲 式魏崇严获展 尝预怀凄感天属所荫百代无疏矧我居新尤宜共乐镇冀节度使王 代延勋戚躬尚礼仪采恒岳之瑰椽制棠华之广第内列雍和之殿外开朱戟之扉用弘友爱之风切慰睦亲之思行銮所驻供亿攸难淹留将及於十旬忠敬备倾其任土陕州节度使朱谦骅骝得路鹏鹗逢秋识将臣事君之仪导季父扶天之业仲春迎蹕西自於闕乡 闰夏撰行东及於都界馈献有丰於国制贍济尽费其家财卓立茂功宜膺异赏并别降麻制处分伏念明祖之幸蜀都服阙则恩施父老代祖之驻陕服回銮乃泽布州闾德祖之巡梁州冲人之省

华郡前则以兴元列号後则以兴德标名矧乃甘棠抑惟右镇俾新称谓慰藩方宜追列圣之旧文兼循往年之近事宜改陕州为兴唐府长史为尹其所置官属一准兴元等例其将士等仍赐钱三万贯充优赏委所司遂便支给其潞州节度使丁会左创文昌之省右新执宪之台军令严明兴功迅速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宵程来覲两舍不归问彼春芳躬巡板筑宫庭驰鞠盖阅骁才王处远整规模备周场殿则有留阳上相献岚谷之瑰材浙右元侯贡夏金之三品咸辑缉缮完之政荆襄开水陆之途豫章倾尊奖之心鄂渚竭忠贞之恳潭桂守弭兵之略瓯闽勤纳贡之仪夏川孤立以安边朗陵两州而效惻岭表则番禺尽节海滨则青社自新交驰陕澗之途并集涧之阙嗟朕菲德何以致兹履薄临深莫申兢畏其诸道藩镇牧守并委中书门下等其功绩进改处分礼仪使御营使各与进阶执政乖方自罹众怒任使斯久忍忘旧恩故太子少傅崔裔顷者朕在下宫实输忠节後全忠迎奉。又罄裨谋不慎满盈据投於覆束今逢旷荡兴念於遗簪宜复本官阶爵准天福四年正月十四日已前从别敕处分夫为下不二为上不疑当树鸡之辰将陈刑马之誓咨尔藩岳敬听朕言敦好睦邻诸侯大义兴兵动众有土深灾居人不保室家战士身膏草野为人上者何所忍焉恃安者危逞欲者败齐桓葵丘之会但整衣裳晋文践土之盟唯论职贡古贤虽远仰止何殊如有邻境自相攻讨情理不可容者先具奏闻朝廷为平其事理。若有不用王命擅举兵者委诸道共伐之含垢匿瑕国君所尚雷惊雨洗域内斯同乾坤尽欲其包容日月不私於耀其有负江山之固纳奸谄之谋虽恣猖狂或思改革禹诛後至予不忍为舜用舞干窃所景慕如其执迷不悟长恶不悛国有刑章非朕能舍祸福二事审自择焉李茂贞杨崇本顷朋阍孽罪已贯盈近抑强锋谓知大德喘息才缓翻覆如初尝怀泉獍之心欲恣豺狼之噬劫胁群下安忍不臣此而可容是隳王法即宜经略进讨然念彼一境独困凶残罪止二人之身其下并许立功自赎俟续处分人伦之间天性或异特起因心之孝独坚匪石之贞方迁国於土中贵广教於区内应天下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绩彰显为众所知者仰所在长吏标录闻奏当与旌表门闾将安疲瘵须委循良共理者太守之能亲人者县宰之任戈稍弭政术为先刺县令有劝课农桑招复户口一倍已上於前者委本道观察使条件奏闻当加进陟如贪黷不理害及於人者速使停替务加莒养称朕意焉思拯艰难实资材尚虑非常之士犹怀自进之嫌苟或失人焉能致理倘有怀才抱德隐遁山林武艺绝伦湮沉卑贱者仰所在处长吏察访奏荐如得才实当待以不次之位於戏肆管闾阖即安宫闱虽九庙几筵已开於新室而诸陵松柏遥隔於旧都将务宁难申顾慕文武百辟执事具僚从我千里而来竭尔一心莅政恩覃既往效责从新方当开国之初必举慢官之罚分茅邦国外相大官愍兹多难之时无爽勤王之业协告元辅毗予一人砺山带河敬守汉高之誓卜年与世希同周满之言永安新京无忝我高祖太宗之景命敕书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哀帝以天元元年八月即位二年四月辛亥制以星孛西北救京畿之内府县诸军诸使及近镇州应有见禁囚徒除常赦不原者罪无轻重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闻奏畿甸之内应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长吏指挥以上供钱收拾埋瘞身没王事者并追赠修奉园陵役费夫匠车牛宜令录奏优复一年乡里耆耄长吏切加存问搜访湮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具以名闻奏必当旌表其鳏寡孤独不济者长吏量加给。

卷九十二

帝王部·赦宥第十一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即位於魏州升告礼毕御应天门改元肆赦制曰：法天取象令王以降衷下民秉承乾哲后以膺图受命莫不运推历数道济艰难经纶於草昧之中式遏於乱略之始君临兆庶子惠万邦寿域将登眚灾是宥朕顾惭凉德诚鬼前修祗荷鸿休恭修清问将布维新之政是覃革故之恩遐按彝章溥颁成宪，爰自夙承丕构世奉本朝誓雪耻於君亲欲再安於庙社所以躬提义旅力殄凶徒渐致小康永清中夏俄属列藩群后不谋同辞咸称伪逆干天宗祧乏享眷命所属主鬻攸归以朕籍系郑王志存唐室合中兴於景祚须再造於洪基推戴既坚让辞靡获既难违众遂命有司乃择元辰率尊前典寻升坛而奠玉仍即位以建元欽。若旧章敬敷霈泽宜改天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可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除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唯犯十恶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钱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镇州自收复已来累行告谕或因缘危艰为保家族久在山中寨栅惧罪迟疑或被张文礼胁从事不获已者昧爽已前一切不问咸从赦宥宜体予怀应六军及行马步蕃汉诸道将校兵士等

皆以身先冒刃志切勤王或竭节於忠劳或连年而征戍须加恩奖倍抚苦辛其将校尉并赐功臣名号未有官者即起一子与检校官已有官者亦超一资如官资已高者与加爵邑如曾封爵者即给一子六品已上正员官其长行兵士并赐功臣多应将士等并勒逐处各定等第优赏应有大勋上将元老重臣或盘维每赖於急难或邦国早资於经济即安义令公实昆仲之长获军特进同骨肉之恩不可以名氏标文不可以臣下同等嘉庸如在崇德未申其次有战没阵场身终王事须显忠彝之美咸隆赠谥之荣周德威盖 李存璋李思恩李嗣本李存进伊广等兼应该敕文者并委中书门下各令所司一一具录闻奏各加追赠仍定谥号贵流王泽永饰泉扃应诸道管内有高年逾百岁者便与给优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与免一子免役州县不得差役乡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委在所长吏录其节行具以闻奏尽据典章必行旌表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任封事兼有贤良方正抱器怀能或利害可陈无所隐讳直言极谏将一一行之亦委诸道长吏具姓名申奏或所在有义行颇高为乡里所推者并仰准例举选所司量才任使泽潞封疆兄弟之国进思旧绩言念疲民惠在绥怀恩加招抚各仰 公边镇戍布命宣陈咸令乐业营生使无侵疆为患应有奉使危邦罹殃殊域既遭陷害深可悯伤如伊铎盖 戴汉超李承勋之徒并仰所司具名录奏朝廷必议褒赠其贡举之道诱导为先切要便行贵申奖士委中书门下速商量闻奏其 应边陲北山八军易定幽燕边陲诸县自鲜卑入寇仍岁缠灾 卷彼流人良堪兴叹或乍来复业才拟营农尚怯侵扰须加慰恤其税率仍委长吏量与矜减凡有逋毒孤贫 嫠鰥寡历代皆闻於教化自古共切於轸伤勉致噢咻遍加惠养应有欠负不系公私。若曾重出利累经徵理填还不迨者并皆释放夫掩骼著在前经敬神垂於古典告布诸道州县所在应有暴露骸骨并勒逐处埋瘞及山林川泽祀典神祇各随处差官崇修祭享教之为本礼仪是先德之所崇昭报在上其民间有曾经三世已上不分居者并与蠲免诸杂差徭倘兵销患息，何须有丹凤白麟。若岁稔人和何必有紫芝赤雁起今後诸道应有祥瑞并不要奏闻其敕文中有未该详事节者即仰所司条件录奏如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

十月己丑御崇元殿降德音曰：伏顺讨逆少康所以诛有穷纘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皇猷经纶於草昧之中式遏於乱略之际朕以钦承大宝显荷鸿休虽继前修固惭凉德比以誓平元恶期服本朝属四海之阡危允万邦之推戴近自亲提组练径扫氛妖振已坠之皇纲殄偷安之寇孽国讎方雪帝道爰开拯编 覆溺之艰救率土倒悬之苦粤自朱温构逆友贞嗣凶篡弑二君隳残九命虺毒久伤於宇宙狼贪肆噬於华夷剥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动黍离之叹朝廷多栋挠之危弃德崇奸穷兵黩武战士疲劳於力役蒸民既竭其膏腴言念於斯轸伤弥切今则已泉逆竖大豁群情睹历数之有归显神灵之匪昧得不临深表志馭朽为怀将弘济於艰难宜特行於管宥应伪命流貶责受官等已经量移并可复资徒流人放归乡里京畿及诸道见禁囚徒大辟罪降从流已下并赦除之其郑珏等一十一人未在移复之限懋德赏功百王明训 封列爵国有通规应扃从征讨将校及诸官员职掌军将节级马步兵士及河北诸处屯驻守戍兵士等皆情坚破敌业茂平讎副予戡定之谋显尔忠勤之节并据等第续议奖酬其有交锋战阵没於王事未经追赠各与赠官如有子孙成立堪任使者并量才甄录叛之则怨服之则舍盖前经之奥旨为当代之通规既属纂承是务遵守应旧伪庭位居藩翰任处专城或掌握兵权或捍防边鄙各为其主以全其名既解甲以归明或飞章而送款变通斯睹忠节可嘉其逐处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诸州刺史监押及伪庭先差出行营将校都监等并颁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衔当候别加新命理国之道莫。若安民劝课之规宜从薄赋庶遂息肩之愿冀谐鼓腹之谣应诸道户口宜并罢其差役各务营农新系残欠税赋及诸务悬久积年课利及公私债负等其汴州城内自收复日已前并不在徵理之限应天下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并放其兵戈蹂躪之地水旱灾 之乡苗稼不登徵赋既减应今年经霜旱所损田苗处检覆不虚便据亩陇蠲免兼北京及河北先为妖 未平配买征马如有未请却官本钱及买马不迨者可并放免往哲弘仁有兴灭继绝之道前王恻隐垂矜孤恤寡之文应有本庙宗属及内外文武臣僚被朱温无辜屠害者并可追赠之如有子孙及本身逃难於诸处漂寓者并所在寻访津送阙庭当行升降其有义夫节 负孝子顺孙并宜旌表门闾量加赈给或鰥寡孤独无所告仰者所在各议拯救或有身过八十者免一子从征殷王以恩推解网并务好生帝尧以引过责躬乃思含垢应有先投过伪庭将校官吏等一切不问事繇无令辄有恐动侧席求贤将臻至理悬旌进善或赞鸿猷应名德有称才艺可取或隐居朝市或遁迹林泉并逐处长吏遍加搜访津致赴阙朕当量才任使兼伪庭僭逆已来凡有冤抑沉滞之人宜并特与申雪仍加迁陟封遗蒙而葬枯骨义出周王祀名山而祭大川礼传虞帝既立规於前古足垂训於後昆应所在贤士丘坟并仰闻奏当议封树或有暴露骸骨亦委逐处葬埋或有百神祠宇不得有亏时祭

应德音内有节文不该者并仰所司重具起请分析闻奏当议施行於戏患难以平咸自忠良之力疮痍未息宜施抚育之恩更在文武元臣中外耆德睹覆亡而立戒竭忠荃以为谋无纵骄矜须知廉慎同致 平之道永全开创之功布告遐迩当体朕怀。

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礼毕还御五凤楼宣制曰：体元立极树司牧者大君创业开基定祸乱者真主是以肇分正气断 足而定四维眇觐玄风抗龙首而朝万国兆人归往率土骏奔同兴牧野之师共赴涂山之会恭行吊伐广示驱除才应顺於人心俄恢张於戎略未逾半岁悉集大功剪穷后於夏郊擒渐台於新室配天纂祀冤耻咸申向阙来庭华夷率服再移星律得事 获申报本之义已展告处之礼顾惟寡薄愧畏尤深久属伪室凶狂彝伦失序照临之内愁疾略同爰当改物之辰乃布维新之庆与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应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所犯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禁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赏不失劳百王令典人惟求旧有国通规当宜广示优恩务酬嘉绩应自来立功将校兵士等皆久经戎阵备睹辛勤并宜各转官资仍加赏给应伪朝流人并左降官未经量移者即与量移已量移者即与复资尚虑道路遐遥未尽知悉中书门下再举敕文应内外文武常参官节度观察防御刺史主军都指挥使等夙夜在公冰泉斯戒既著显亲之道宜嘉事主之诚父母亡歿并与追赠追封在者各与加爵增封四品已上扈从翊卫整肃威仪展我国容俾成大礼应南郊掌仪仗随驾官员各有劳奖其扈驾楼下立仗将士及河南将校兵士等亦各赐等第优赏 卷惟尽瘁言念输率玉帛以来庭赞郊庙而贰事既崇丕烈特显殊恩凡关竭力之元勋宜举报功之茂典应藩镇使臣各赐一子出身仍加功臣名号诸道留後刺史官高者加爵阶一级官卑者加官一资宗子维城本支百代礼既行於配祖情敢怠於睦亲应本朝皇亲近属因缘伪梁窜遁遐远并仰所在搜访如非谬妄即与奏闻到京委宗正寺简勘不虚并与量才叙录网罗之中无由自奋蜂蚁之内竟至无辜既沦没於滥刑宜申明於真节凡本朝内外臣僚枉被朱温杀害者并仰所司具衔申奏特与追赠仍搜访子孙量加叙录事主之道以立节为先致理之方以赏善为本其怀才抱器不事伪朝众所闻知显有节行仰所在长吏将所著状具姓名闻奏当别甄奖兼授官秩皇王御宇礼三恪而为宾士庶敦风赖五常而济世当宜封崇後嗣欵。若前修应前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并可各令继袭仍加恩命所有祖宗庙宇亦宜各与增修其随处合得俸户并子孙户下差税征徭仍委中书门下较本朝格律施行尧鼓明悬贵闻进谏舜旌旁建比为来贤是宜广纳话言庶箴阙政洎伪梁人滋浇薄朝掩忠良蔑闻投水之规莫识从绳之路此後应内省文武常参官并前资草泽之士有谋分利害事既机宜并许上表敷陈朕当选长旌录如有性多毁誉私贮爱憎承宽偶恃於得言纵志惟专於罔善朕亦潜令伺察亲要审详狡蠹有彰罪刑无舍钱者古之泉布盖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间无积滞则交易通多贮藏则士农困故西汉兴改币之制立告缗之条所以权畜贾而防大奸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须检校不得令富室分外贮见钱。又工人销铸而为铜器兼 公边州镇设法钤籍勿令商人搬载出境被服锦绣贵贱有伦裁制衣装短长有度苟无彝则必害女工近年已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帛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念蚕织之匪易顾法制之不行须示条流冀渐遵守委所司散下文榜晓谕御史台及诸道观察纠举违敕水旱之乡而饥寒宜恤兵戈之地劳弊堪伤邺城及河东久兴师旅颇困生灵其近里州县。又辇运徭役无时暂息应北京以北诸州界及至新州幽州镇定管界契丹侵掠并邑凋残兼辽州沁州南界及安义北界泽州诸县河阳向下至郛濮齐棣已来边河州县数年兵革至甚凋残自此并宜倍加抚安召令复业应人户所输租税特与蠲减已从别敕处分兼诸道州县有经霜水旱之灾所损田苗纳税不迨悬欠处仰子细简详如不虚妄特与蠲放顷以未殄寇讎常劳战伐况於边鄙足见凋伤既岁月滋深在逋逃而可念或主持钱 管系牛羊既已罄空须忧徵督将叶来苏之咏宜施在宥之恩应近边界州县人户有旧主持官钱斛斗牛羊诸杂课利送纳不迨者并令蠲放自兵屯郊境事迫机宜互有侵渔交相虏掠既变良而为贼实威胁以势驱人或衔冤朕宁无虑可各下诸处有百姓 负女俘虏他处为婢妾者愿归即并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识认其丈夫曾被刺面者仰勘所在村保如委不系食粮人数便勒本州府各与凭据放逐营生乡村余货斗斛及卖薪炭等物多被牙人於城外接贱余买到房店增价邀求遂使贫困之家尝买贵物秤量之际。又罔平人宜令府县及御史台於诸门严切条流不得更相违犯应天下见使斗斛并是伪朝所定宜令所司别造新朝斗秤颁下诸道其见使者纳官毁废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许列九流，爰自乱离悉多遗逸行搜访以备讨寻应天下有人能以经史及百家之言进纳者所司立等第酬奖丧葬之典合式具言使贫者足以备其仪富者不得逾其制顷自淳风渐散薄俗相

承不守等威竟为僭侈生则不能尽其养没则广费饰其终自今後仰所司举名条制勿令逾越。若故违犯严加责罚历代以来除桑田正税外只有茶盐铜铁出山泽之利有商税之名其馀诸司并无税额伪朝已来通言杂税有形之类无税不加为弊颇深兴怨无已今则军须尚重国力未充犹。且权宜未能全去。且检天下桑田正税除三司上供既能无漏则四方杂税必可尽除仰所司速简勘天下州府户口正额垦田实数待凭条理以息繁苛国以人为本人困则国何所依人以食为天食艰则人何以济闻伪朝已来恣为掊敛至於杂色斛斗柴草受纳仓场邀颡人户分外诛求纳一斗则二斗未充纳一束则三束不了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毙生灵莫斯为甚自今後仰长吏选清强官吏充主纳仍须严立条制以防奸欺兼具逐色所纳加耗申奏当官者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遵於王制苟容饶。幸必乱规绳访闻富户田畴多投权势影占州县不敢科役贫下者更代征徭转致凋残最为蠹弊将安疲瘵须择循良应伪庭内班朝僚及诸色主掌职员等遭无辜杀害者并许昭雪归葬共理者太守之官亲人者县宰之任戈。稍弭政术为先刺史县令有劝课农桑招复户甲增加税额捡勘不虛委本道观察使条件奏闻当加进陟如贪堕不理害及於人者速便停替务於营养称朕意焉况亲人之官无先於令录致理之道必择於才能苟选任不自於朝廷则恩泽全归於侯伯今日诸道奏请授官人数转多阙员全占交隳体例须正条纲委中书门下举旧例条理闻奏刺史总一州之政县令专百里之权至于纠督之司并谓亲人之任伪朝取士多不择才盖自藩方奏论及因权势属。公行贿赂蔑顾典章到官唯务於追求在任莫思於葺理或聚蓄更希後任或掊敛以报前恩上下相蒙远迓为害生灵困毙职此之繇自此牧守令录之官委中书门下精加选择至于三铨注拟亦在审详吏能如贪狼有闻不得更授令录及到官後委本道观察使切加钤辖仍勒本州判官专为访察如掩赃罪不具闻奏岂唯独罪本官兼亦累及长吏至於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并合搜扬以行旌表德音之所未至教文之所不该凡百有司各宜申举於戏圆盖方輿布阴阳而贸万物贤臣圣主守纪纲而馭四方所宝者黎元所重者神器久落奸凶之手每伤忠义之心朕以训练五兵忧勤三纪收复而亲经百战辑宁而敢忽万机得不居安虑危慎终如始内则委枢衡於元辅庶显弥纶外则分符印於列侯务观制缉股肱惟肃宗社是依朕有过而须言臣有善而无掩使百姓时序万国咸宁共全可大之功式表中兴之道。

四年正月壬戌制曰：盖闻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王不得已而任之是以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朕自收复汴州戡定蜀郡虽当时秋毫无犯而已前乃十载劳师每岁伤夷宁无灾殃言功於已曾莫继於百王语德於人况未洽於兆庶遂至去岁水潦为灾自京以东幅员千里田畴悉多荒废人户未免流亡赋租既输纳不充军食。又转运未及物价腾踊人心煎熬既视人以如伤每敬天而忘戒朕近欲亲幸梁宋遍恤生灵。又恐大驾省方百司云：从道途宁免劳扰州县复备供承转虑凋残莫知攸济朕自今月三日已後避正殿减常膳彻乐省费以答天谴应同光三年经水灾处有不迨及逃移人户差科夏秋两税及诸折配色委长吏切加检并与放免仍一年内不得杂差遣见在者加意抚恤流徙者设法招携其田宅无信有力人户占射及邻近毁拆务令归复以惠伤残。且念给养兵戎抚绥疲瘵冀连营而粗济思比屋以。安危困生灵倍怀忧切近者爰颁御札务切济时有所便宜朕无不听近岁赋税尚恐悬阙远年逋欠，岂可督征不惟虚系於簿书兼亦转困于生聚致其流散职此之繇应壬午年已前百姓所欠秋夏残税及诸色课利钱物先有敕文悉已放免近闻，或不遵守依前却有徵收仰下租庸司及诸道州府切准前敕处分如或更有违越任百姓诣阙论诉当议勘穷以定赃罪其同光元年当战伐之後是平荡之初人户流离多未复业困於租赋须议矜蠲其诸色残欠差税及不迨系官课利并与放免分明晓告各遣闻知。又犂穀之中郊甸之内时物踊贵人户饥穷访闻自陕以西遐及。夙积年时熟百冀价和纵未能别备於贡输亦宜广通於棗粟近闻辄有税率已曾降敕指挥尚虑关镇阻滞行人增长物价仰所在长吏切加捡勘以济往来推救灾。患之心明奉国忧人之道。又京圻之内自全义制置已数十年每闻开垦荒芜劝课稼穡曾无歉岁甚有馀粮公私贮蓄极多收藏未。出粟欲俟厚价颇失众情宜令中书门下条流应在京及诸县有停贮斛斗并宜减价出粟以济公私如不遵行即仰闻奏别具捡括仍委河南府切详敕命处分伐罪吊人既叶前王之令推恩布泽敢忘当代之忧应三川管内王衍父子伪署将相文武官及诸色职吏等除罪名显著已从刑宪外胁从者固是无辜同恶者亦以归命一切释放更不勘寻仍不得将今日已前事干有告论贵宣旷荡之泽以安反侧之心我国家奄有四海垂三百年西之日入罔不来宾凡有遐方皆我赤子久陷僭伪宁无悯嗟应三蜀管内百姓除秋夏两税及三司旧额钱物斛斗并继岌崇韬申奏减落徵收外所有无名配率急徵横敛毒害生灵者更委本道新除节度使到後於馆内一一捡勘细具闻奏当与放免

俾惠伤残应在京及天下州府凡有系囚除十恶五逆官典犯赃屠牛铸钱光火劫舍持刃杀人准律常赦不原外合抵极刑者递减一等并贷馀生其次罪等悉与减降疏理释放不得久有禁系自同光元年後或有犯罪流人情非巨蠹者并许归还应行营及在京诸军皆役管健偶因过犯便至奔逃怀忧惧以离家忍饥寒而在外事非在已情亦可矜委所在如有此色人切加招抚或要却归都幕或愿逐便营生尽舍愆尤悉皆听许春以生而秋以杀天之道也。德以教而刑以威君之政也。朕惟寡薄敢忘忧勤唯将德惠以临人庶免灾害之及物既垂天戒未致时雍爱施布泽之文是表责躬之道中外臣庶遐迩生灵宜体朕怀罔有不敬（是时天下州府相继奏户籍流亡及举家冻殍者数千帝忧恐减膳彻乐故降此德音蠲除杂赋人已流■董无所及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即位甲寅御文明殿受朝改元肆赦制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立君臣之位定治乱之机抚之则为后王虐之则为讎敌以今况古何代不然先皇帝亲总干戈而奄宅区夏功既成而稍忘戒惧道未济而不慎骄矜遂致贪吏藏奸群小多辟勋旧无名而被祸忠良饮愤而见危比屋由是怨咨连营以之愁叹俄成否运遂至横流朕昔奉武皇而幼聆明训早承締构备历艰难敢忘作砺之规以奉维城之固一昨赵在礼遽从其群径入邺都一则迫於饥寒从其粮■一则痛於离析就彼妻孥朕既事於专征亦冀成於靖乱岂意群情见迫众意相推虽於扰攘之中弥励扶持之节无奈军中散卒乱。若焚丝阙下禁兵势如烈火繇是指河流而南渡誓军旅以西驰志欲救於颠危情冀申於忠赤岂谓兵摇畿甸■结萧墙惭赴难以无功徒抚心而掩泣深诚未达群议同词以为奉庙社之■尝绍宗祖之基业军民所系神器难虚辞避虽至于再三推戴尤形於迫切竟将寡昧获奉宗祧御朽索而敢载驰涉大川而莫知往夙夜戒惧罔敢底宁所赖中外羣臣弼予冲眇援今引古尔既以大宝尊予济国安民予亦以忠贞赖尔庶将此道共致治平宜推更始之恩以布维新之化今以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邺都赴难之际定策功臣宜特恩以彰丰报其扈从将士及六军诸卫诸道行营将校等委中书门下次第酬奖夫人不能自理立君以理之，岂可殫天下之赋租为宫中之玩好後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其馀任归骨肉臣守闾掌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声量留一百人鹰犬之事以备■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其馀任从所■内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并从停废先皇运关外之粮资供维中之戎马遂致百姓困弊者不胜■鬼■免之劳今则须为制置令度支与总管使会定在京兵数据所供馈积贮京师其近畿粮储可令诸军就食诸道营田租庸司先专差务使无益劝农起今後并委州使管系所纳农具斛斗据数申省应纳夏秋税粮先有省耗一升起今後只纳正数不得别量省耗其输白□亦不得别徵加耗征赋上供国之常典别申进献惧削生灵今後节度防御等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达情自於州府圆融不得辄科百姓其四节刺史不在贡奉诸州使造麴如闻省数之外长吏私更加造价钱多入於私门滞麴常存於省数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致商旅不通及州使置杂税务交下烦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商旅即许收税不得邀难百姓诸道监务破脚价极多获租课极少须有条流以成规制租庸司先将系省钱与人回图所供课利或烂茶弊物积年之後和本乾没为弊最深宜令尽底收纳以塞■幸门已上五件委三司使条理闻奏力学登第承荫出身或欠文书浸成逾滥先遭没毁几至调选无人州县多是摄官为弊滋甚宜令铨别为起请止除伪滥馀复旧规昨自魏汴至京大将所历戎马腾践麦苗下本州使捡量据所伤残与蠲地稅自今年四月一日已前并与放免如已徵入州县者即据数纳省。若取宫中回图钱立契取私债未曾纳本利者不在限其馀并不徵理先缘漕运京师租庸司应借私船今既分兵就食停於漕运其诸河渡私船并仰却付本主如有滞留许本主论告先朝屡降德音所司不与宣行迟留奏改利在虐人赦书所至仰三司诸道丁宁宣布限一月内便须施行不得遗漏条件仍於要路榜壁贵示众多呜呼除旧布新虽更於法制承祧继世敢怠於纂■惟上天之匪■□则下民之康定水能利物有载舟覆舟之文言可立身有兴邦丧邦之喻敢不日慎一日业业兢兢庶乃三事大夫百辟卿士共修正道以启远图复先皇帝已坠之基副亿兆人相推之意冀上天之悔祸回下土之沉忧虽唐尧之茅茨土阶夏禹之恶衣菲食纳隍馭朽不憚於忧勤履薄临深无忘於夙夜必能自励以慰人情惟尔尊奖之诚兴复之志有始有卒是所望於群公无怠无荒冀不移於薄德凡百有司宜体朕怀。

是年十一月庚申敕应天下州使系囚除大辟罪已下委所在长吏速推勘决断不得旁追证对经过宿食之地除当死刑外并仰释放兼不许徵理天成元年四月一日已前私债所降德音节文仰王京诸道分明宣布於要害道路榜壁不得漏落今则上闻违犯其後來相次条理诸道事件皆关念及生聚布以优恩多因州使■幸门淹留救命或公然隱匿全不施行官吏但习旧风百姓罔知亲命宜令遍加告谕。

二年二月丙申曲赦京城台府军巡见系囚徒十月辛丑诏曰：朕闻后来其苏动必从於人欲天监厥德

静宣布於国恩近者优恩多因州使幸门淹留救命或公然隐匿全不施行官吏但言幸浚郊暂离雒邑盖逢岁稔共乐时康不谓奸官遽彰逆状为厉之阶既甚覆宗之祸自贻俾我生灵遭兹纷扰永言軫恻无辍寐兴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雷之泽应汴州城内百姓既经惊劫须议优饶宜放二年屋税兼公私债负如是在城回图钱物及公私质库除点检见在外实经兵士散失者不计年月远近并宜蠲放兼不得辄差配管内户有因纳税入州便值更变或散失车牛其车牛许本主识认勤王之节虽自勋贤入贡之劳抑繇於使介其有诸道进奉使或已入汴州陷失土贡宜与收破无劳重有贡输专人经劫夺者宜与优给不轨之徒已加显戮无辜之士当慰幽冤马彦超宋景殷等宜与追赠逆人有子及弟侄者仰并释放一切不问鞶辂之下奸逆遽兴既难戢於戈因莫分於玉石昨王师攻下汴州之时剪除凶逆之际恐其士庶偶陷锋言念伤殂良多嗟悯宜令石敬瑭遍加存问兼勤在城杀伤人口奏闻量加给恤卫主亡躯摧凶致命偶徇胁从之势终怀忠荃之诚首议向明理宜行赏昨车驾初到城下之时有将士率先开门及下城朝见宜令石敬瑭奏闻当与甄酬禁暴戢兵实由武德安民和众乃契天心车驾自离雒京戒严兵士不配一物不役一夫河流井水此外无取尚恐州县以迎驾为名妄有配率如或察知必不容恕布泽之命必叶於群心宥过之文庶臻于至理应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杀人火光劫盗合造毒药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屠牛外罪无轻重并宜释放瑕疵可涤既责其自新粮莠未除必从於去害应诸道或有人先偶曾为非及有背役衙官惧罪藏隐宜令随处长吏设法招携各勒归家一切不问诸色人不得辄有摇动如或自守狂迷尚且结集当令严加捕捉无致遁逃贵静封隅永安黎庶策名筮仕诚切於进身制禄命官义从於责实既悉黜货宜有代耕应天下州县官员逐月俸料如闻支給多不及时纵或支遣皆是烂弱斛斗既阙供输难责廉慎自此随处官员所破料钱宜逐县人户於合送纳税物内计折充支一则免劳於人户输纳一则便於官僚仍下三司速与计度抡选之道虽在精研调业之劳颇闻艰苦应选人内有过格年深无门参选纵有材器难遂进趋宜令三铨磨勘行止即与今年冬集判成选人例量材注官如或诈称不在此限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唯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敬老之规前王所重养亲之道为子居先应有年八十已上及家长有废疾者宜免一丁差役俾遂奉养计国之心忠贞为本承家之法孝友为先应天下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兄弟继世义居者随处长吏闻奏当行旌表嫌疑之多起於仓皇似是之非率难於明辨应去年四月一日诸州府军变内有诖误身没者并许子孙礼葬顷以两军对垒仍废交锋亡歿甚多暴露不少宜令滑濮郛澶卫等州各据地界内有暴露骸骨并与埋瘞仍差官致祭其馀诸道州府有暴露者亦委长吏指挥埋瘞夫天灾流行时雨愆亢既关地分宜减国租今岁岐华登莱自夏稍旱须加軫念以示优恩四州所管百姓宜令长吏切加安其所旱损田苗宜令检行诣实申奏与蠲减税租仍不得有差徭科配於戏罪已责躬前王之大德涤瑕荡秽往世之深仁致逆孽之乱常盖眇冲之寡德诚深惕厉罔敢怠荒既行逮下之恩当守不移之信更在朝廷卿士藩翰侯王同交奉守之心共致治平之道宜布遐迩当体朕怀。

卷九十三

帝王部·赦宥第十二

後唐明宗长兴元年二月乙卯郊祀毕还御五凤楼宣制曰：王者法天为子长人为君必在於上奉天明下从人欲奉天莫先於孝敬从欲莫先於矜宽则必上下叶和阴阳调序朕顾惟寡德猥绍丕图祇荷景灵敢不寅畏属以域中作梗边土多虞继除梟獍之妖累殄豺狼之族阻行大礼于兹五年负芒刺以靡宁积冰汤而为惧今幸五兵偃戢百丰登谒清庙以写心陟泰坛而沥恳孝敬之道诚益励於夙宵宽宥之怀固难忘於顷刻上承玄冀永无疆之休下念黔黎宜覃莫大之庆况天地交泰之始雷雨作解之初布泽益示於滂沱发号重新於涣汗涤瑕荡秽屈法申恩宜改天成五年为长兴元年可大赦天下应诸道见禁囚徒十恶五逆火光劫舍屠牛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其天成四年十二月终已前诸道州府人户应有残欠税物蚕盐食盐乾摧湿摧既系积年之欠俄逢作解之恩并与免放诸州府营田户部院应欠租课房店利润逃移人户死损牛畜或先遭剽劫及水涝处欠负斛斗无所徵填已收纳到家产财物其馀所欠并与蠲除所在仓场积年损坏使臣盘覆欠折尤多其主持专知官等据通收到产业物色外亦与放免应诸道商税课利扑断钱额去处除纳外年多蹙欠枷禁徵收既无抵当并可放免诸道采造材木欠数

定州材木钱及闾乡船务遗火所司累行催促无可填纳亦与放免先南北两军前仓场持主损烂欠折及江河转运抛失舟船并斛斗茭■旱钱诸镇欠少过军准被粮草等据主持人见在家业勒收纳外馀放所欠天成元年二月诸州般纳到上供库秤盘积欠物色并遭兵火烧劫及耀州前後身死刺史界分欠省库钱物勒州司官吏赔填者并特放免天成二年终诸色人於西川省库内借过钱并省司先差人收买羊马欠折死损无填还及天成二年终已前诸道铜银铁冶银锡水锡坑窟应欠课利兼木炭农具等场欠负亦与放免诸州府或经水旱灾■恐人户阙欠■侯粮方值春时诚宜赈恤宜令逐处取去年纳到新好属省斛斗各加赈贷候秋收日徵纳完数应天下府州合徵秋夏苗税土地节气各有早晚闻州县官於省限前预先徵促致百姓主持送纳博买供输既不利其生民今特议其改革已令所司更展期限辅相之荣必资德望公侯之贵盖选贤能欲展徽猷贵在彰显内外群臣职位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与改乡名里号欲通和气必在申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着绯者与转兼官其朝臣及藩侯郡守等亡父母祖父母在并妻室未■恩命者并与追赠及叙封应有诸色私债纳利已经一倍者只许徵本年外欠数并放纳利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昭宗太祖庄宗时或有犯罪籍没人。若有子孙在者并许识认上祖坟莹主祭庄田已系官及有主承佃不在识认之限河阳管内人户每亩上旧徵桥道钱五文今後并放不徵诸道州府人户每亩上元徵麴钱五文今特放二文只徵三文敢以赦文前事告者以其罪罪之赦书有不该者所司各具条例闻奏夫施令覃恩比期及物苟有壅滞曷浣焦劳如闻近年赦书所在不广宣布为人臣者岂。若是乎！其在辅弼公卿藩侯郡守各输忠力副朕忧勤共致治平永跻仁寿仍令御史台严加访察无纵稽留赦书日行五百里告谕天下咸使闻知。

五月敕曰：本朝列圣受册徽号多施■泽荡涤瑕疵今缘才过南郊不可便行大赦其中有恩未及者宜示优矜其诸色官员中或有经罚殿停替者宜并许以停任时官资理选数赴调其诸徵科不了勒定州县官等除已赴南郊行事该恩外虑有在外赴行事不及者宜并准上许理选序贵普沾於恩惠免永滞其身名俾得自新皆期受任。

二年四月己巳敕旨应诸色官曾贬官者昨遇郊天量移近地想能知过宜渐服勤其量移官等各与特恩流窜者更与宽宥乙卯敕久愆时雨漆疾予心虽遍处祈犹未溥足宜广推恩之道更敷恤物之怀获感通必彰灵应宜令诸道州府各委长吏亲问刑狱省察冤滥见禁囚徒除犯死刑外馀画时疏放除省司主持回图败阙军将及诸色人等见别指挥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悯或非欺罔积年致有逋悬各具分析续行敕命并公私债负放至秋熟填纳今年取者不在此限。

四年八月戊申册尊号礼毕制曰：朕闻为而不有曰：天使而不知曰：道下覆万物中含两仪难以常名加难以常德报是故贤君哲后则而象之虽有唐尧之聪明不伐其善虽有夏禹之勤苦不矜其功朕善愧唐尧功惭夏禹属六十年乱离之後承亿兆人涂炭之馀儿童悉习於战争耆艾罕闻於声教强吞弱吐礼坏乐墮凉德眇躬岂易为治所赖王公卿士戮力一心善无细而不行恶无大而不革彼积弊成斯小康夫化自心生平其心则化治令从身出正其身则令行朕御兹九州迨今八载尝怀戒惧罔敢怠荒每务推心感人谨身率下刑必有罪岂以喜怒而死生赏必有功岂以亲讎而厚薄却雕镂之靡丽虑■■巧以荡心罢畋猎之游娱恐逸豫之败度未能全臻於富庶未能尽偃於干戈诚宜业业以兢兢讵可自尊而自大中外文武不谋同辞谓朕弘清净之风载以广道树生成之德而推之以法天坚让固辞至于数四遏之不止去而复来虽义乃尔心深可嘉也。而名过於实良所惕焉既大举於徽章宜溥覃於霈泽可大赦天下应八月四日昧爽已前在京天下州府见禁囚徒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长流人并诸色徒流人不计年月远近已到配所并放还或有亡命山泽及为事关连逃避人等并放归乡一切不问如过百日不归首者复罪如初在京诸道将士各与等第优给应贬降官未复资者咸与复资州县官内有先为事勒停止者并许参选殿犯者免其所殿。

长兴三年正月一日已前诸道两税残欠物色并宜减放或有先曾经灾■处逃户却归业者除见徵正税外不得诸杂科徭切委倍加安抚应系省司场税仓库今日已前诸色败阙人等据其所有钱物家业尽底收纳已上所欠并败阙人并放其间未曾经磨勘点检者宜令省司便与磨勘点检准前处分将来永不得任使如是虽称败阙省司未见申报文状及见今勾当人已後败阙於中钱■或涉降赦文年分并不得援此为例山林草泽之人虽频命搜罗而尚虑沉滞委所在长吏切加采访的有才气义行者具以名闻必议量才任使在朝文武

臣僚并诸色职员有直言极谏者如上封章尽当开纳诸凡无主丘墓自兵革已来经发掘者宜令观察使刺史差人量事掩瘞敢有赦前事相告者以罪罪之於戏涤瑕荡秽宇宙繇是澄清布德推恩遐迩以之胥悦所望藩垣群后社稷诸臣既尊予以莫大之名当佐予以弥高之德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驱彼疲民置之寿域光尔在位显我得人。

愍帝应顺元年正月戊寅受朝於明堂殿大赦改元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乙亥即位乙酉帝衮冕御明堂宣制曰：王者司牧兆民宠绥四海爰属统临之始宣布浹汗之恩仰测天心俯从人欲所以春夏秋冬四时先布於发生草木禽鱼万汇乃期於苏息伏念大行皇帝承天眷 立极艰难 予眇躬当佐兴运栉风沐雨从汤征而多历勤劬匡剑 弓赞周道而克成底定尔後继持玉节获受桐 事君必尽于忠诚为子益坚於孝道谅穹苍之可鉴冀宗社之永宁旋属杞国人忧荆山鼎就痛攀髯之靡及念同轨之将臻，爰自 岐径朝伊雒所冀宿参屢辂亲奉山陵才覲宫闈旋承告令百辟坚陈於劝请三让莫谐六师共切於推崇群情益固昔夏启以讎 哥有属能承大禹之基汉文以将相叶心克嗣高皇之业顾惟小子岂逮前王自纘鸿图如登虎尾惟当慎终。若始居安虑危保七百载之延昌致亿兆人之开泰将布改元之令爰敷在宥之文宜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可大赦天下四月十六日昧爽已前内外见系囚徒据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应左降官及徒流人与量移已量移者更与量移已放归者量与叙录应内外文武臣寮节镇州府等使刺史文武职员将校并与加恩应自凤翔扈驾员寮凡主兵主事者各赐功臣名见在京随驾并诸道马步将士并与等第优给并从别赦处分自二月十四日西来文武参佐没於王事者各与追赠仍叙录子孙随驾前资文武官寮并量才任使凤翔民李存刘实罄出家财以助军赏并与命官起事之初凤翔三城民户多遭烧毁并宜本道检视量给瓦木工价各令修葺自岐雍华陕已来王师所经践履去道叁里内夏税并与放免应三京诸州府长兴三年十二月已前欠夏秋残税并与除放其凤翔即自长兴四月十二日终已前并放。

二年五月乙巳御札曰：王者父天子民深居高视恭已以行道褒贤以劝功盖以上承天休下除民瘼率羸下以劝天下自一人而惠万人人为子为臣不可不察朕惟寡德获纘丕图奉先圣之神灵荷皇天之眷 寅畏夕惕罔敢遑宁思与将相王公良牧贤宰共敷政教同致雍漆繇是详酌政刑搜求利病以今观古夜思朝行才济於时虽蒿莱而必采言干於道虽诽谤而必容然而近岁已来多事之後边陲尚扰府库未殷 防必假於兵师供馈须资於民力既未能便停征伐固不可顿减赋税念乃疲羸劳於鉴寐今岁，爰自初夏稍属愆朝昏正积於焦劳祈请果垂于甘泽所宜行庆以答殊休言念狴牢之人属此郁蒸之候苦毒之状所不能言况当长养之时特降哀矜之令应王京诸道州府见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已前除五逆十恶光火劫舍持杖杀人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外委逐处长吏据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不在追呼支蔓只正身招罪便疾速断遣并见欠省司钱物外诸罪无轻重一切释放应天下藩侯郡守令录等为我股肱作民父母必在精穷事理杜塞 幸门副我忧勤察民疾苦刑狱不可以阿曲法令不可以滋章私不得害功利不得伤义长思砥砺共致隆平凡百庶官宜体朕意。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即位於晋阳御崇元殿肆赦改元制曰：古者君临大宝子育黎民爰当御历之初宣布惟新之令将冀昭苏品物荡涤瑕疵大推作解之恩俾乐咸亨之运恭以明宗皇帝经纶草昧统御寰瀛垂衣而八表归心负 而十年无事必谓盘维永固鼎社无迁立万代之基图为百王之轨范洎遗弓剑遂起干戈逆鉴延灾宗英失守劫夺神器侮乱天常诛戮至亲虐害无告顾予何咎忽有异谋无名而大举甲兵不道而广劳生聚囊中板荡天下惊骚内外离心遐迩积怨嗷嗷士庶。若无所依契丹皇帝不忘先朝特存旧好亲提锐旅远殄群凶未整鸛鹅尽歼蛇豕而复念中原之无主悯四海之倒悬欲泰群情特申大义猥惟凉德俾纂宝图成命不回固让莫得殷汤以东征西怨乃践帝图夏禹以地平天成遂兴王业矧予寡昧有愧惟崇虽勉副群心恭临大位将何以祗膺眷 统和人神以是驭朽兴怀宵衣在念躋生民於富寿保社稷於延洪颁历纪年既有遵於典册推恩行庆将普及於幽遐宜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应在京及诸州郡邑罪犯及曾受伪命职掌官吏并见禁囚徒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应曾相连贼党军人百姓有奔窜山谷者一切不问任归本贯如却在军者亦仰所司申送当令本军收管易俗移风宜遵善教尊本敬始自有常规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悉力为时罄财助国苟不推於恩信亦何示於赏酬自举义已来借率人户及经抄括商旅资财钱物委所司明置文籍候平定之後当议给还京城将士降附军戎自举义以来悉闻忠荃宜加赏贲以劝勤劳应在京诸军将领兵士

等候并破贼寨当议各加优赏有没於王事者各与赠官其子孙并与量才叙用文武官寮等。又输推戴之诚宜示奖酬之道应在京及文武官寮及军府将校并劝进官等兼前资官内自五月後来未曾分掌任职并各与迁转官资自五月後来已曾受官者不在此限其军府诸职掌管将吏等已及押卫职者各与递迁职次？麦之利军府所须倘不便放户人宜别从於条制所期济众无患妨公在京盐货元是官场出朵自今後并不禁断一任人户驭使杂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开场菜货其麴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恩推掩骼义显烛幽允谐遐迩之心冀叶阴阳之序应自举义已来或有因事抵法之人及九月十四日後杀戮贼寇所在暴露骸骨未有骨肉收认无主者委逐处长吏埋瘞弓旌聘士岩穴徵贤式光振鹭之班将起维驹之应山林草泽贤良方正隐逸之士委逐处长吏切加采访咸以名闻当议量才叙任昨以寇戎久在郊境颇伤禾稼赋租应近京畿五十里内委逐处长令长捡覆当与免今秋税租差科於戏甘泽配天万物以之膏润震雷出地百卉繇是发生将欲道和气於八方示深仁於三面永康圣历普洽民心凡百庶寮泊方伯连帅克奉明恩勉扬厥职共臻至化称朕意焉赦书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罪罪之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闰十一月辛巳入雒壬午诏御史府促朝官入见敕曰：朕远提义旅寻克皇都六部相次以奉迎兆庶画时而安堵旋兹底定已遂廓清应文武百官等早列通班各怀忠节掩迹虽沦於污俗推诚必候於维新但当共罄嘉谟副予虚伫虞秦可鉴在於用舍之间尧舜为心方务含弘之德勉坚臣节深体朕怀其两班臣寮应事伪庭者并宜释罪是日百辟谢恩於行宫之外甲申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制曰：盖闻神无常祀惟德是歆民无常怀非贤不■历数有归者人祇共赞文明怀远者龟筮叶从所以周开七百之基夏作三王之首伏自庄宗失驭天下分离万国怀贤三灵改卜明宗皇帝潜符景运克绍宝图一莅寰区八周星律伪主从珂始因微绩序在维城遇大国之多艰以列藩而入统■绝裔嗣屠害忠良临大宝而罔以德闻御诸侯而惟将威胁朕以明宗皇帝每弘厚遇益励微诚无纤粟而使人可疑无丝毫而事君不谨岂期深苞祸■暗抱猜嫌欲用奸谋拟相鱼肉初以北门之事委朕一生忽将汶上之田迁予十乘二三其德始终违心既欲害於无辜孰继扶其不道而遇北朝皇帝英明鉴古威武冠今嫉彼不平闵予多难遂致累歼凶寇继纳降兵每借巨功俾成大业朕自兴基构颇历艰难冀兆亿而保安敢兴寐而辄怠今则重光日月再造乾坤宜覃在宥之恩以布鼎新之命可大赦天下今月二十九日昧爽已前应在京及诸州府凡有所禁囚徒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雷雨作解瑾瑜匿瑕宜加荡涤之恩用示包容之应中外诸色职掌官吏有受伪命者一切不问既除巨蠹亦愍俱焚难全者须正吕刑可恕者特开汤网伪庭贼臣张延朗刘延皓刘延朗等并奸邪害物贪威弄权罪已满盈理难容贷除此三人已行敕命外其有宰臣马裔孙枢密使房■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韩昭裔等四人虽元事伪庭咸居重位每持忠恇不务诡随伪主不任才谋遂致倾覆朕昔在藩邸备所谙知今并释放一切不问应中外官寮之外有自举义已来归顺者委中书门下别加任使应伪庭贬降官未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复爵受官亦与复资应徒流收管人并放还伏以少帝地居嫡裔位纂洪图王从珂始构异谋非理屠害一家骨肉将正承祧之典式敦敬始之名宜令中书门下追尊定谥择日礼葬妃孔氏宜行追册■葬应有宿旧臣寮并与量加叙用昨者举义之地称师之邦必蹂践於川原要矜矻於輿赋其河东管内诸县税租今年秋及来年夏税各与减放一半警蹕经过之地望幸虽荣蕃汉杂处之兵禁暴难备既颁渥泽须示优矜昨大将军兵士自河东以至京畿■公路扰践之处宜委逐处长吏公当捡覆据顷亩特与蠲放今年秋税一半朕昨於霸府创置新军救时昔在於从权■下今徇於所欲河东所有新招置义胜军人并放逐便赏罚二柄激劝万方倘稽甄奖之恩何答勤劬之效应扈驾及相次归顺军都并与重加优赏但缘宫内库藏虚乏宜令三司疾速抽徵诸道税物以充赏给其指挥使等并与超转官资五月後来已曾受恩命者亦与依资转官高悬朗日■临必备於遐陬大扇仁风亭育罔遗於纤芥应天下归顺节度使刺史下宾席郡职及将校等委中书门下各与改转官资覆车难袭弊政宜迁恤乡邑之疮痍救民人之疾苦其北京管内盐当户合纳逐年盐利昨者伪命指挥使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极知百姓艰苦自後宜令人户以元纳食盐石斗数目每斗依时价计定钱数所取人户便隐折纳一人汤沐之奉实在王畿兆民凋弊之风宜行仁恕其雒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实盐起从来年每斤特量减价钱十文应道州府所徵百姓正税斛斗钱帛等除系省司文帐外所在州府不得里私增添纽配税物应有怀才抱器隐遁山林方切务於旁求宜遍行於搜访委所在长吏备达朝旨具以名闻致仕官或筋力未衰才能可任将表乞言之敬难从归老之心委中书门下商量奏闻当议■■擢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委逐道奏闻当加旌表应自起义已来或尽节捐躯歿於王事宜加褒赠兼恤妻孥俾义激於忠贞庶恩■

於幽显鸣谏鼓以俟说言列柱石以申冤滞将闻善以自戒思与物以垂恩备著前规用光大业或直辞可贡或有理可矜各务奏陈皆当鉴纳明宗朝属之内宿旧之中或功名曾著於輿情或材气可裨卑於公政宜委中书门下量才叙录关防凡有征税省司曾降条流虑多时而或有隐藏因肆赦而再颁条贯应诸道商税仰逐处将省司各收税条件文牒於本院前分明张悬不得收卷榜内该名目分数者即得收税如榜内元不该说著系税物色即不得收税宜令所在长吏常加觉察如敢有违条流不将文榜张悬将不合系税物色收税欺罔官法停滞商贾尽时具名申送奇伎■巧往诤不容务实去华哲王所尚应有浮虚假伪之物不鬻於市肆所在常加觉察犯者加重刑责士流之内有怀才抱器硕学殊能者委中书门下搜访任使勿拘门地资历於戏爱民如子王者之所以勃兴损已从人眇躬而安敢自忽况朕骤主百灵之祀创开万乘之基朽索在怀求衣益励更赖庭中多士闾外诸侯咸罄良筹共裨卑不逮初宁鲸浪■启龙图冬阳开温■之光春雨洒涵濡之泽惟新正令不宰玄功中外臣僚体予深意。

二年四月甲申入汴州丁亥制曰：历代省方盖观风而设教前王展义皆利国以便民虽今古以有殊在皇上而无异朕艰难创业宵旰临朝每轸念於疮痍敢自辞於瘠瘠近以浚郊粤壤梁苑名区乃舟车通会之都实人物殷繁之地春秋租税可贍给於兵师远近蒸民免烦劳於馈运爰从清雒遂整鸣銮六飞既议於按巡四海渐期於开泰今则已临汴水宜顺薰风思覃涣汗之恩特布如纶之命普安区宇首念狴牢况当长养之时曲示矜宽之泽应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前诸道州府见禁囚徒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并从释放凡关布泽务在及民宜加怜悯之恩俾遂苏舒之望天福元年已前诸道州应系残欠租税并特除放诸道系徵诸色人欠负省司钱宜令自伪主清泰元年终已前所欠者据所通纳到物外并与除放或水旱为灾虫螟作■儻无轸恤何致阜丰朕昨行至郑州荥阳县界路旁见有虫食及早旱桑麦处委所司差人简覆量与蠲免租税河阳管内酒户百姓应欠天福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额麴钱并放其诸处应经兵火者亦与指挥当罪即诛式明常典既往可悯宜示深仁伪主清泰中臣僚内有从诛戮者并许收葬要荒之内乡党之中宜弘养老之规式表问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高八十已上者与免一子差徭仍令逐处简置上佐官过荥阳而因思纪信屈夷门而尚想侯嬴著高义者犹足叹嘉蹈忠节者固宜旌赏事资激劝恩在褒杨梁故滑州节度王彦章敕命当时致身所事凛千年之生气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赠太子孙量才叙录亡命藏奸此自■抢之际好生恶杀宜弘旷荡之恩应诸道州府管界内有自伪命抽点乡兵之时多是结集劫盗因此畏惧刑章藏隐山谷宜令逐处晓谕招携各令复业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为非一切不问如两月後不来归业者即令所在长吏严加捕逐复罪如初於戏抚俗安民御宇式明於敏政行庆施惠为君用显於推诚况潜跃之时开创之始外则五侯九伯协力裨卑助内则四辅三公同心翼戴已宁华夏实赖忠良既光带砺之勋无忘盘盂之诫凡百有位更竭乃诚共致隆平永辅寡昧布告遐迩宜体朕怀。

八月乙巳制曰：雷雨作解表天道之推恩瑾瑜匿瑕显国君之含垢顾惟师古敢怠弘仁关河既静於昏霾纒■宜覃於庆泽昨者张从宾辄萌逆节远结叛臣■起三城悲缠两地占据我都邑处刘我士民丸泥欲闭於虎牢■雾几迷於凤阙赖乾坤垂■将相协谋渠魁送死於网罗凶党咸膏於原野捷音继振恶蔓皆除宜施旷荡之恩以抚惊骚之地仍颁霈泽遍及縲囚贵感召於淳和速荡平於氛■天福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光火劫舍持杖杀人合造毒药官典犯赃欠负官钱外其馀不问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并宜释放应自张从宾作乱已来有曾被张从宾及张延播胁从染污及符彦饶下随身军将等兼安州王晖徒党除已诛戮外并从释放一切不问尚恐无知之人暗有恐动物色委雒京留守河阳节度使明加察访犯者重断或无辜被害或■旬节忘生既抱沉冤宜申赠典应自张从宾作乱已来诸色官寮内有没於王事者并与追赠有子孙量才叙录或是诸军小节级长行已下没於王事者具给本家三年粮赐有男成长者委侍司典诸军内酌量安排富父春喉须诛元恶文王葬骨式表至仁自张从宾作乱已来所在杀伤者并委逐处差人收拾骸骨葬瘞张继祚在丧纪之中承逆竖之意显从叛乱难贷刑章乃■卷先臣实有遗德遽兹乏祀深所轸怀其一房家业准法虽已籍没所有先臣并祖及母坟庄祠堂并可交付亲的骨肉主张应有犯事人亲的骨肉除已诛戮外并放一切不问所有祖先坟茔亦仰准此交付负国者天地不容为逆者人神共怒永惟■亏■实有感通昨出师之时将帅处禱颇闻阴■成此战功唐卫国公宜封灵显王其馀郑州并汜水管内神祠宜令长吏差官点检如有隳损处便委量事修葺贵伸严飭以答阴功五岳承天四渎纪地自正当阳之位未伸望秩之仪宜令差官遍往告祭兼下逐州府量事修崇所有近庙山林仍宜禁断采樵降黜之科既然不

滥洗涤之道足使自新应自创业已来降黜者并可放还兵兴已来边疆多事或因虏掠或偶滞留岁序迁移家乡迢递鱼肠雁足常悬骨肉之恩月夕霜天必起桑榆之思宜令收赎俾遂归还自梁朝後唐已来前後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虏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一一收赎放归本家兴兵动众盖殄元凶伐罪吊民须安兆庶应内府管界内今年夏税近指挥只徵五分今以方驻兵师无不劳役并宜蠲放於戏顾惟薄德属此多艰敢忘御朽之规思广纳污之道爰敷浼汗贵洽蒸黎更在中外辅臣文武列辟同扶寡昧以致隆平告报寰区宜体朕怀。

三年九月己巳敕魏府城内马步诸军将校员寮节级军将长行及参佐官员僧道百姓等朕以范延光是明宗旧臣与朕素敦分义因开怀而舍释果沥恳以归明君臣之义宛然金石之言无改亦繇诸军将士参佐职员同输归向之诚共感怀柔之道备观忠孝深所叹嘉将遍示於渥恩宜先行於慰抚表予大信安尔众心应在城官员将校长行今日已前罪无轻重一切不问范延光已除授郢州节度使赐铁券封本郡王孙汉威等将校等第除授防御团练刺史已各别行制敕命使往彼宣赐恩命仍令各取便路赴任恩命未到间仍。且委薛霸充都巡捡使乔谨充副巡捡候范延光赴任後即可取便路发赴所任其馀将帅及参佐官吏随职员并一一分析名衔奏闻当议各加渥泽其应在城马步军将厅子指挥散员亲从左右义勇先锋并入马直有马步人神勇弩手郑韬张进手下兵士并薛霸王建遣诸色将校衙队名额军都并升为侍卫亲军排连所有今年冬衣见阙绵数已指挥杨光远收寨内绵勘会□散应有先被张从宾胁从符彦饶惊扰及卫州黎阳陷失因兹走入及隔过官员使臣将士等兼自兴师以来前後离背军都住彼者并不问罪其官员使臣等并与录任其将士等各与依旧请受诸军收管如有入城後迁转职名者便据见守职名支給请受如有诸色人辄敢恐动并当深罪在城将校及诸色官员应有物业为人请射者并许给还依旧为主先有抽入城义军并放归本家如是已配在诸军者各随本人所愿如愿在军者即依旧收管愿归农者即放归本家所有府城四面人户三十里内与放二年秋夏租税三十里外委逐县令佐专切点捡如实曾经砍伐桑柘毁折屋舍者分析申奏尽与蠲放租税切仰招携速令归业应九月二十五日已前因事被杀之家不得更有论讼及相讎报妻孥家产已配没者并给还如有自去年七月十九日後来曾经在城将校及诸色人请射合干等或为配率柴薪或为自要供烧毁折却者只据九月二十五日後见在者舍宇交割其有已破除却间未数日不得更有论索如内有属官舍宇亦仰准此指挥应自去年七月十九日已前有诸色商旅或城内与城外亲情相识应是寄留诸色钱物羊马牛畜等或经括率，或以没纳入官或破罄尽不计是何公私官员寄付并不许更有论索如敢以敕前事相告言及相讎报者以其罪罪之朕方启基扃务安华夏每推诚而待物日仗信以怀来布兹誓言质诸天地天雄军节度副使朝请大夫检校刑部尚书赐紫金鱼袋刑部李式可中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亳州团练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贝州刺史孙汉威可检校太保陇州防御使天雄三城都巡捡使检校户部尚书薛霸可检校司空卫州刺史天雄军马步都指挥使检校工部尚书王建可检校司空虢州刺史天雄军内外马军都指挥使检校户部尚书乐元福可检校司空深州刺史天雄军内外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兵部尚书绣州刺史元霸可检校司空随州刺史册府元龟卷九十三李式本延光旧客历数镇从之薛霸延光妻弟自馀皆同恶相济之腹心也。

卷九十四

帝王部·赦宥第十三

晋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戌敕曰：天有四时首布和阳之命君临万国先弘旷荡之恩所以垂膏肆之文则周基远大示宽仁之诏则汉业兴隆朕猥以眇躬获膺大宝顾惟凉薄每惧颠跻旰食宵衣恐一夫之失所临深履薄忧庶政之未孚虽粗致小康而未臻大化一昨灾蝗沙鹿兵驻铜台擐甲执兵颇劳师旅飞■免粟重困生灵赖天地垂休将相叶力克宁邦家永静烟尘凯歌共乐於班还喜气实腾於远迩岂一人之感召盖群后之扶持弓矢载■大庆已流於中外雷雨解作普恩宜被於寰区庶使齐民咸■霈泽可大赦天下应十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除犯十恶光火杀人伪行印信官典犯赃合造毒药屠牛铸钱外其馀罪无轻重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咸赦除之侵官润己尔其有诸督责暴徵我所不忍应系省司课利场院官等宜依近行宣命期限磨勘徵督内有送纳所欠钱物得足者其违限愆罪特放如有没纳本人及保人家业尽抵外尚欠钱物更无抵当者其所欠并与蠲放其逐人罪犯特从减等其去年降宣命月日後来欠负者不在此限昨以水旱为■什

一未均冀便蒸黎因令捡覆未明公法或彰隐漏之愆爱念小民宜示矜宽之典近令捡田有隐漏合当罪犯者并放所有合罚令陪纳租税者特放并令却依实顷亩输纳货泉所聚徵督必行况系省之逋悬宜应期之供办但以兵戈之後帐籍空存已行蠲放之恩尚忧未普再示优饶之命式表推恩天福元年应经兵火处州府诸色场院因此失陷钱物等先曾指挥蠲放一半者今并全放未曾经减放者今与蠲放一半天灾或降地分所招携老幼以流离弃田园而芜没深怀惻悯宜示招安蒲同晋绛滑濮魏府镇定等州人户或经亢旱或属兵戈逃移人户等应移户所欠今年已前诸杂税物并特除放宜令州县晓示招携如有复业者仍放一年秋夏租税二年诸杂差徭，爰自攻围每多徭役或因兵死尚有户存言念伤痍屡宜优恤应差赴魏府城下人夫内有伤中身死者除已支孝赠外特放户下三年诸杂差徭勤官奉国既彰尽瘁之诚赏善酬劳爱举必行之命应魏府侧近州或曾祇应供馈或曾部领人夫当职员僚及州县官等宜令逐处速具名衔分析申奏当与加恩区宇之表咸在 二 临疆场之间宁容隔限示王者之无外期国家之大同应淮南西川两处边界自今後不得阻滞商旅明堂欲构必自群材大道曲全俱无弃物将期多士讷可遗贤累朝废弃官员与量才叙用顷者借率犹有逋悬方务优饶岂宜徵督先率借雒京舍钱其所欠并放七萃师徒五营吏士偶因罪负遂至逋逃念曾效於忠勤宜显行於招诱自用军已来应有诸军及诸色负罪逃背诸处人等限一百日内许所在陈首并不问罪却与放管如限内不出复罪如旧诸州府应有见禁此色人家口骨肉并从释放恩隆加等固有明文道在恤孤宜弘异渥自去年出师来诸军将校有没於王事者子孙并与量才叙录皋陶五刑既从流放商王一德用解网罗想其憔悴之容爰示哀矜之道应贬降官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复资流配人等并放还仁及枯骨泽渥重泉 三 卷哲后之芳踪乃有国之令典魏府管内用军已来坟墓所毁无主者委逐处官吏指挥随事修整祭奠仍费官中支給赋敛未省杼轴犹空言念疲羸聊得蠲贷诸道州府营田户部院务省庄等天福元年秋夏租课钱帛斛斗诸杂物色等除已纳外应有逋欠并与蠲放於戏万灵蠢蠢生成咸赖於上玄六合茫茫舒惨悉由於元首朕每兴念虑莫释焦劳遂覃在宥之恩将合好生之德朝野士庶中外臣僚体予荡荡之怀而赞我巍巍之治无怠於协谋戮力共期於偃革修文益励乃诚永俾寡德布告遐迩咸使知闻。

六年八月己亥帝至邺壬寅制曰：自昔圣皇明帝膺图受命必观风而设教或展义以省方上则顺彼天道下则从其人欲朕创开基业每遵旧章期四海之混同法五载之巡狩乃 二 卷全魏肇启新都顷属经纶当兹潜跃宜从望幸俾慰来苏遂整鸣銮旋临旧地雷雨作解式覃旷荡之恩日月无私用广 三 临之道应三京新都诸道州府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诸色罪犯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杖行劫并杀人贼免罪移乡仍配逐处军都收管其犯枉法赃人虽免罪即不得再有任用或始因罪犯久处窜流特行洗涤之恩各遂归还之望应配流人并已前逢赦不在放还人等并放还徒罪年限未滿者并放偶负瑕疪爰从黜降俾量移於近地宜渐复于旧资应贬降官等未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约叙进用或岁因灾 二 民用艰辛久系逋悬宜示蠲免应欠天福五年终已前夏秋税租并公徵诸色及营田租课并与除放朕顷当开创爰在并汾或倾归顺之心首谋翊戴或拥骁雄之旅力效推崇洎汜水兴妖邺城伐罪每令致讨皆立奇功渐臻开泰之期愈念艰危之际宜颁殊渥允答茂勋应河东起义之初佐命效顺收复邺都汜水立功臣僚将校等并与加恩其亡歿者更与追赠子孙已有官职者与迁改未有身名者与叙用经过郡县迎奉乘輿既供亿以为劳宜旌酬而示宠自东京至邺都 二 公路供顿官员职掌等并与加恩六飞行幸万骑扈从虑旁午於路岐微损伤於苗稼应 二 公路有傍道稍损却田苗处其合纳苗子及 二 公徵钱物等据亩数并与除放载念雀台昔居侯服抚绥六郡临莅四年 二 卷彼职员依然父老无怪推恩之典仍敦尚齿之风邺都并相澶贝博卫等州官员职掌内有顷岁潜龙时在职者并与加恩管内耆老八十已上者并与版受上佐官为国之规利物为本农器俾从於改革 二 井民必致於便宜诸道铁冶三司先涂 二 二 百姓农具破者须於官场中卖铸时却於官场中买铁今後并许百姓取便铸造买卖所在场院不得辄有禁止搅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务孝义之行古有明文赞治道以克隆致人伦之式序山林草泽内有文才武艺为众所推者委长吏切加搜访具以名闻当议量才叙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与旌表门闾天覆地载无所不容改过自新於斯为美应亡命山泽负罪潜藏者并放罪招携各令归业所在切加安抚如过百日不出者复罪如初唐室忠臣邺台灵庙济苍生於一境正皇统於中区宜命褒崇用彰激劝唐梁国公狄仁杰与追赠官秩主掌旷败钱物逋悬宜示矜容聊加蠲免应天福三年终已前诸色场院官欠负官中钱物人等累经徵理通勘实无钱物家业者并与除放其人免罪任从逐使不得再任使无党无偏 二 旬至公之道去泰去甚戒求利之心私下债负徵利已及一倍者并与除放如是

主持者不在此限边陲管界蕃部经繇言念疲羸良深轸恤祁代蔚并镇州管界内有经蕃部践踏却苗稼者其合纳苗子■公徵钱物等据顷亩与除放其经烧□舍室杀伤人命者据户下合徵苗税并与除放於戏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按巡既展於盛仪涣汗宜覃於庆泽人情允洽帝道有光更期忠荃之臣永赞隆平之运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七年正月戊午以收复镇州曲赦广晋府禁囚及襄州镇州恶党一百余人。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庚子御正殿制曰：古先哲王开创丕业未尝不栉风沐雨旰食宵衣安黔首於八■保鸿图於万世恭惟先皇帝艰难启运恭俭临朝以武功定寰区以文德安黎庶日慎一日无怠无荒载洽隆平永传基构顾惟冲眇获奉纂承念负荷以为难集哀摧而罔极期终丧制旋逼群情竭推戴以弥坚执让辞而不获勉临大宝以御兆民宜颁在宥之文用布惟新之泽可大赦天下应天福七年七月十七日昧爽已前四京及诸道州府诸色罪犯除十恶五逆杀人强盗官典犯赃合造毒药屠牛铸钱诸色伪造外其馀罪犯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咸赦除之已前诸色配流人等除终身不齿常知所在纵逢恩赦不放还人及曾为强盗已配诸处收管人外其馀并放还其今日已前放还人内旧有职官者量与叙用吊民伐罪用遵惩劝之恩改过自新必务含弘之道其襄州安从进如能果决推诚一禀朝旨并从舍释各与官荣朕恭承顾命初嗣丕基而文武群臣中外良佐肃清鞬毂保佐国家备彰忠孝之心咸竭推荣之力宜覃恩渥用表旌酬在朝内外臣寮侍卫诸军将校及诸道节度使防御团练刺史并与加恩修奉园陵考详故实务遵礼典副朕孝思凡曰：在官悉能陈力爱逢昌运宜示溥恩诸道宾幕将校职员见任京六品已下官州县官三司场院监冶带使额者普与加恩其诸道职员押衙已上与转官兵马使已下与转职悬车官秩前任职资载敦尚齿之风爰示念功之典致仕官前任文武朝臣内诸使司已下前任节度使防御团练刺史行军兵从少尹上佐官前诸道都指挥已下前任京六品以下官及前资州县官带使额场院官等并与加恩京师职掌夙夜勤劳竭力有闻推恩无吝应在京诸司职掌亦量与恩泽奉守文之业敦孝治之风宜加幽显之恩用慰哀荣之意内外臣僚内诸司使及侍卫诸军指挥使已上父母在者与官封已有官封别与迁改已亡歿者并与封赠已有封赠更与妻封赠其有郡邑国号者与进封未有者与叙封曾竭臣诚歿於王事良深悼往宜示赏延自天福元年後來文武臣僚中有歿於王事与追赠已追赠者更与加赠有子孙未有职官者与录用蝗虫作■苗稼重伤特示钦蠲俾令苏息应诸道州府经蝗虫伤食苗稼者并差官捡覆据所损顷田与蠲放税赋仍委逐处长吏切加安抚务令存济山林逸士草泽遗贤将■卑教化之风宜广搜罗之道应有怀才抱器隐遁丘园者委随处长吏切在搜访具以名闻敦崇孝义旌显门闾式恢王化之基用正人伦之本应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委逐处长吏具名闻奏当议旌表於戏纂继大业司牧群黎小心必本於旧章恭已难忘於朽索不敢逸豫以召和平更赖将相大臣文武多士遵顾■於先帝永翊戴於冲人开保延洪爱覃渥泽报告遐迩咸使闻知赦书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八月丁亥以襄州安从进平诏在城官员将校职掌等盖被胁从素非党类除已送赴阙外其馀一切不问自围闭已来饿殍不少言念■御冤之魄宜行掩骼之文应有饿死及杀戮并安从进毁拆却坟墓暴露骸骨等并官与埋瘞仍令致祭诸道商旅或有被安从进威胁配军者并仰给与公凭放归本贯内有淮南商旅亦给与公凭放归纂嗣之初收复之始特行轸恤用表渥恩宜令三司依此施行仍付所司九月癸未御乾明门观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周等献俘馘曲赦京城禁囚。

八年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还幸东宫己未发邺都曲赦禁囚辛酉幸澶州赦狱囚。

五月甲辰敕曰：朕荷上天之■卷命守先帝之丕基日午坐朝恐一物之失所夜分不寐思比屋之可封身虽安於九重心常悬於亿兆属飞蝗作■膏雨久愆流民倍切於抚安征赋频令於蠲减未能感召深轸焦劳念狱讼之繁当炎蒸之候欲臻和气宜去深文特行宽大之恩用叶哀矜之旨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见禁罪人除十恶行劫诸杀人者及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官典犯赃外人犯死罪者减一等馀并放内有欠官钱者宜令三司酌量与限监出徵理中外遐迩宜体朕意。

开运元年七月辛未朔御崇元殿降制曰：王者化家为国既开创以惟难纂业承基亦负荷而尤重朕处承遗命嗣守丕图顾眇躬而惧不克堪持小心而曾无暇逸外以生灵是念内以宗社为忧。若涉大川如馭朽索然犹功非及物德不动天虫螟为害苗之灾夷狄作乱华之患尚赖谋臣猛将义士勇夫共成戡剪之功复致澄清之运今则狂戎逃遁年■丰登时属小康礼当终制虽三年无改义欲化於人伦而正朔有常理宜新於凤

历爰布改元之令仍覃在宥之恩天福九年宜改为开运元年可大赦天下应今年七月一日昧爽已前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光火劫杀屠牛铸钱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流窜之徒其实有咎和平之道亦许自新其流配人除终身不齿常知所在人外未经量移者与量移已经量移者与叙用虫蝗灾疾之邦流夷颇甚猥狁经过之地凋弊尤深须议优饶用明轸悯其岐雍同华蒲陕泾 耀威管内人户委长吏切在招携复业之家免一年租税魏博贝冀沧景德等州曾经虜骑剽攘特放今年秋税其馀经过之地亦量与矜矜乃 卷亲军实推忠节或从征 鬼虜显立功劳或出讨叛臣方期平定至於边陲守戍藩镇分屯尽系捍防皆施勤效虽赋税未集帑藏犹虚宜示颁宣用明奖赏应将校兵士量与等第优给连年失稔常赋愆期国用未充军须不足是行率借以济贍供诚非欲为盖不获已赦书到日尽时罢征出彼家财资予国力宜加甄别以示优隆出一千贯已上者特免科徭出一万贯已上者咸授官秩无资给者与本处上佐有官名者依本品序迁竭彼臣诚没於王事恩宜加等礼有明文当契丹侵犯之时有守城临阵尽节亡身者宜令逐处长吏以名衔奏闻当议超加褒赠或孙或子并与旌酬含垢匿瑕舍过宥罪前王令典有国通规应有曾行劫盗之人并宜放罪愿在军者与配军收管愿归农者委本县安存务局因循职掌败阙空系连悬之数徒行徵督之文宜示哀矜并令除放於戏承祧继统御极居尊虽旰食宵衣每勤庶政而利兵秣马未息殷忧更赖四辅三公五侯九伯文武叶力上下同心竭彼忠贞佐予寡昧举朝廷之急务尽军旅之沉谋使鼓卧旗偃俾成宁谧同文共轨速洽隆平表乃有功致我无事。

闰十二月乙酉以赦青州制曰：高祖皇帝应天顺人化家为国勤劳庶政安辑四方御众以宽怀远以德高秩厚禄以奖励劳推食解衣以重贤戚至於匹夫匹妇皆被亭毒之恩草木昆虫悉覃忠厚之德朕恭承丕训嗣守宗祧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兢兢业业。若涉大川所赖将相公卿同德比义共扶不逮庶洽於隆平而杨光远顷以微功骤升亚将後承伪命来拒义师始则为桀犬吠尧终则背楚降汉先皇帝方弘大义推以赤心忘彼仇讎欢如鱼水亟承重寄久缩亲军累典大藩亦兼重镇迨後选男尚主待之以懿亲裂地封王宠之以极致人臣之盛近代无侔至於诸子之中皆擢为牧守家臣之内多有遥领郡符比外有非理邀求违法僭滥国家务存终始悉与含弘奈何自至满盈不胜富贵恩深致怨物盛乃衰而辄信奸邪虚有怨望闻我大丧之後乘我饥馑之年外则勾引蕃戎倚为势援内则窃据城垒潜肆窥觐遂使河朔数州顿成疮 青丘一境独陷 罗朕所以命将兴师吊民问罪然犹坚壁拒命自夏徂冬固执其迷自矜其恶其子杨承勋见众情之携贰知孤垒之困穷深怀灭族之忧遂有悛心之请解其戈甲待罪军门泉彼凶徒而传首於阙下氛霾遽息中外同 此皆宗社降灵乾坤眷 将帅戮力士卒齐心扫千里之封狐不为民患除三穴之狡兔甚泰物情念彼一方未能高枕宜行在宥用拯疲羸可取闰十二月十七日昧爽已前应诸州管内州县见禁囚徒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咸赦除之舍爵策勋前王之令典录功旌义有国之常规应收复青州将校兵士等一自征行再罹寒暑频亲矢石备历艰辛贼垒既平秋毫不犯虽已行颁贖而更议甄酬厚秩美名我无爱惜其将校自副兵马使已上员僚并监押使臣并与加恩十将已上各赐功臣名号已有功臣者更宜改赐自杨承勋纳款归明杨光远亦拜章请罪朝廷务弘恩贷而特与全生既许自新终怀忧 遂至疾作以及亡身虽悖逆之人众所愤怒在君臣之分朕实怜悯断棺戮尸情所不忍其杨光远尸首许令骨肉收葬杨承勋比从顽父同作不臣志力既穷覆亡可待而能转祸为福全身保家果倾乡义之心所谓见几而作宜加恩泽以示奖酬其杨承勋宜与起复除授防御使仍加官秩其一家骨肉并放罪其弟承祚承信已在哀制放归私第烈火焚山始识 璋之性严霜殒夜方知松柏之心 当危乱之时乃见忠贞之节故淄州刺史翟进宗清风凛物贞骨凌秋当光远跋扈之初被逆党胁驱之际而仗节守义经死 旬忠终异叛徒以及遇害虽已行褒赠而未称朕怀宜覃延赏之恩仍示殊常之礼其翟进宗灵柩委本处类会本人骨肉加礼归葬葬事官给其子仁钦可特授官资补充东头供奉官去顺效逆颇蠹人伦济恶助奸难逃国典前登州刺史张万迪恩隆郡寄显受朝恩不能事君尽忠辄敢从人於乱备彰逆节须举明章其张万迪宜从别赦处分尚在宽宥特免族诛其骨肉并从释放国家兵士恩泽颇隆赏赐以时衣粮甚厚其中有凶恶之辈轻狡之徒不顾妻孥辄背军伍如期僇 幸难追严诛其青州城下兵士有走投入贼城者并令指挥杀戮所有逐人骨肉宜从释放叛城既下污俗宜新同恶者皆就 除诡随者并从停废其馀诖误宜示矜宽其杨光远下恶党皆已梟首所有随幕宾从除已杀戮外馀皆配送边远州府常知所在终身不齿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其在城及管内州县镇员僚将校曾被杨光远胁从者一切放罪亡命之人比来惧罪所宜招谕却复耕农自杨光远作叛已来或有乡村百姓接便递相劫杀逃窜山林者并皆释放仍委本

处官吏明宣朝旨招唤归业如敕命到两月不归者复罪如初当令擒捕显行刑戮其庄田物业亦许力及人户请射佃蒔忠力之士稟君命而不避危难良善之人入乱邦而横遭迫胁罹兹患难实可悯伤自杨光远作叛之初应有差去使臣非理而死者如子孙量与量才叙用攻围之际役使实烦凡有区分皆系急速稽缓者固当抵罪辨集者岂惜酬劳应青淄登莱兖沂密郛齐棣等州职员州县等曾部署犇运者并与加阶减选及转官加职军旅所至虽切戒严营寨所经宁无践食宜宽常赋以慰编民自王师攻讨逆贼大军下寨之处所有田苗桑枣应遭蹂践砍伐宜委本处官吏子细通检除今年见苗供输外来年夏税并与放一半其去青州三里内更免今年秋夏残租兴师动众劳费生灵或则负畚鍤以从军或则徵犇运而赴役疲於供命不暇息肩言念蒸黎宜加优恤应青州管内及郛齐棣兖沂密等州诸县人户自攻讨已来差役科配频并其今年夏麦残欠并公徵钱物并与除放所有逃移户口宜令逐处长吏切加招携青州城市居人等久经围闭颇是凋残杨光远率彼资财夺其粮食至此饿殍宜示悯伤其在城见在贫民委本道以食粮赈恤所有城内屋税特放一年应洞子头及城下夫役有遭矢石致死者宜令逐处长吏子细通勘与放二年徭役城郭之内饿殍极多墟墓之间暴骨甚众方隆渥泽岂限幽明其青州城内饿死百姓及城外坟墓曾遭发掘者并令本道掩藏埋瘞於戏乱常干纪天地不容负国欺君人祗共怒是知福善祸之道信而有徵孤恩背义之人败不旋踵今则干戈少息海岱已宁凡在股肱更思康济庶臻治道同享升平布告寰区咸知朕意。

二年五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制曰：尧仁御极尚兴丹浦之师轩后承乾亦有阪泉之战是知五材并用王者不能去兵四气同功天道不能止杀朕自躬传神器勉旬人谋戡干戈而宁耀武威抚夷狄而但修文德而契丹见利忘义负约渝盟大为猾夏之灾屡肆窥边之暴须为民而除害遂将命以伐戎驻五轂於大河劳六师於极塞乾坤助社稷威灵将相一心貔貅戮力致群凶之败衄血满平川使元恶之奔逃魂消广漠今则朔陲稍静中夏小康宜上答於穹俾特施於赦宥用导和平之气符长养之风可大赦天下开运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昧爽已前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持杖杀人强盗官典犯赃合造毒药屠牛铸钱伪行印信外其馀罪犯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诸色配流人除终身勿齿并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人及曾为盗贼并自契丹内来诸色人已於诸处收管外其馀配流人并常知所在者并放归其开运二年正月一日後来配流人等不在放还之限兵戈之地可料伤残恻隐之心不舍昼夜所宜优惜用恤疲羸应常定邢贝相并邺都已北管界自今年契丹犯境已来有人户实经虏杀劫人者所通捡到夏苗十分已令减放二分苗子并公徵钱物今更特减放一分其今年徵正税钱物等亦与十分内减放二分行幸之时往来之处奉迎不阙供亿实繁宜示渥恩以奖勤效应滑澶两州迎奉车驾并公路供顿官员职掌等仰逐处具名衔申奏当与加恩出师已来遇敌之处忠烈之士皆效命以冲锋行阵之间遂捐身而报国宜加延赏用慰贞魂应北面行营将士等除已与加恩及第支赐优应给外其有没於王事者职员宜令逐处分析闻奏当议超加褒赠子孙已有官者当与叙用其节级长行等如有亲男堪充征行者宜令逐处酌量配军收管支給衣粮戎夷侵轶驱胁吏民虽陷敌庭旋归汉境所宜慰纳以示绥怀应近北公边州县军镇官员职掌被契丹胁拥入蕃得便逃得归来者并放罪仍仰切加安抚卷彼易水最处边陲经戎虏之攻围赖军民之固守将校齐一生聚保全念此忠勇宜加旌赏其易州被契丹围逼之时应在州守把城池刺史官员职掌等仰具名衔申奏并与加恩征讨之际馈运之民不唯免之劳或有抄截之患宜令存恤用示优弘应镇定邢雒先差随军运粮百姓偶有不回者委逐处用勘如有此色其本户骨肉切加安抚免三年差徭扰之际轻侠之徒而偶聚盗於萑蒲遂亡命於山泽宜令招携俾复农桑访闻郛齐棣等州管界及河北诸县百姓内有昨因蕃贼入界接便为非今遇安宁怕罪未来归业者宜令逐处长吏遍行榜示告谕所有今月一日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宜令并放归田业各务营生仍委县镇乡村切加安抚不得恐动如告谕後过百日不来归业仍前为恶者复罪如初逃背军都诚为极罪诛夷家口乃是常刑将议宽矜并从舍释应诸州府见禁及本营枷项并常知所在诸军逃走兵士家口等并宜释放场院积弊官吏承宽致课额之逋悬劳朝廷之徵督久淹刑狱深軫予怀爰示优容俾令除放其安邑解县两池前催使王居敏王景遇禁盘盐欠折军将两界逋悬累年禁系宜令三司各详逐人所欠如有人家业钱物填纳者可与尽底据数纳官馀欠并本人并放如有欠负钱物数内全无家业钱物填纳者宜与免死配送边远诸处收管仍永不得差使所欠特放河中府雍同华陕虢等州管界内人户有欠王居敏王景遇盘盐脚价者并特放於戏雁碛方秋稍息烟尘之患鸡竿肆赦是覃雷雨之恩更赖文武大臣中外宿德或决策岩廊之上或提戈军旅之间尝胆为怀摧凶是念速除馀孽共集殊勋克致澄清永销氛秽仍遣赦书日行五百里敢有以赦前事

相抗告者以其罪罪之布告遐迩当体朕怀。

卷九十五

帝王部·赦宥第十四

汉高祖以晋开运四年二月即位於晋阳宫称天福十二年五月辛亥至陕府释管内禁系罪人。

六月甲子至东京戊辰赦曰：王者兴膏雨之师所以荡瑕秽下哀痛之诏所以吊伤夷朕顷自晋朝俾并土属戎夷兆乱致干戈日寻每怀如毁之忧常竭扶颠之力旋以金行失驭天骄纵暴北陷河塞南逾官渡盗据宫阙凌辱衣冠蹂践我京畿处刘我生聚田不易垆人不聊生干戈布於四郊锋镝闻於千里人既思主朕实疚心遂乃建彼义旗整斯戎辂雪万民之枉抑期九土之和平求理之端惟刑是恤况时当养物仁在好生爱覃解网之恩用广泣辜之道应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诸道州府见禁人等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除十恶五逆外其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三司地征六营军费素悬数额皆有限程但以兵革屡兴旱蝗相继盖督吏不能开许致疲民无以供输苟不蠲除转成困弊天福十一年已前诸道州府应系残欠税租并特除放朕昨夙驾河汾薄狩陕虢泊及京邑周览神皋禾黍废为田墙屋毁为平地凄伤满目指顾伤心。且农夫不耕廩食何取蚕妇不织府帛何输言念流离宜矜恤况朕顷在藩翰备谙稼穡自临大宝首念苍生常久困於蕃戎欲尽蠲其租赋。又以干戈未弭士马方繁月无见粮岁无常给特於经费须此减除其东西两京畿内遭契丹蹂践暴苦处人牛俱丧蚕麦不收虽近复田园固无可输纳其东西两京一百里内今年夏税及沿徵物色并与蠲放其一百里外曾有契丹经过劫掠之处委本处官吏躬亲恤问如实被契丹蹂践不虚其今年夏税大小麦苗子沿徵物色等各放一半其京城内先遭张彦明行拷捶劫掠资财兼被契丹毁折屋舍括率昏钱爱属艰危并罹残虐爰符望幸用慰来苏其京城内今年夏税与减一半雨露之恩岂宜有间文武之吏咸与维新应内外臣僚及京百司并诸官吏将校等各具名衔申奏当与加恩应有契丹除授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及令录宾僚将吏等并各安职任不议改更勉思共理之规更俟维新之命或曾经谪官。又念投荒苟亡惻隐之恩何示临之德应已前贬降官未量移者当与量移已量移者便与叙录应该徒流者与放还近因狃狃猖狂蒲充斥交相劫剽不问官私遂令王事之人空有系官之数应属省务局钱曾经契丹及草寇般擎处据已勘到实数仰三司具指实条奏当议别有指挥应系欠省司钱物尚令逐处徵催全放则因便生奸加罪则困穷可悯宜下三司据见有家业抵当外如无充折者特贷馀生更无任使亡命不逞之徒残民蠹物之类或隐藏山谷或畏惧典刑及今日已前结集为非者并不问罪仍令所在长吏丁宁晓谕如愿在军都者量材安排如不愿在军都者即任归农业与限两月明示招携如限满依前结集为非不议宽恕即严加捕捉复罪如初浚都重地汴水名区控襟带於八方便梯航於万国眷言王气允称皇居其汴州宜仍旧为东京朕以肇兴宝历克嗣炎精遐追雍雒之宏规仰仗高光之盛烈其国号宜改为大汉朕始事晋以至开国虽易服建号固有通规念旧怀恩未忍改作其年号仍旧称天福於戏帝王之道亭毒为先黄老之言清净为本用示涤瑕之典宜敷作解之恩矧惟临驭之初方属艰难之运当欲尽除疾苦渐致康宁用遵置器之方庶减纳隍之虑凡在遐迩宜体朕怀。

十月甲申北巡至韦城制曰：自古圣帝明王开基创业辑宁庶汇康济四方行宽大之恩不遗遐迩布含宏之德无隔华夷顷属前朝季年中原失驭蒸黎板荡县分离寰区多兵燹之乡宫阙作枕戈之地几百万之生聚俱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朕属兹多难思庇生民悯晋祚之覆亡愤胡尘之纷扰繇是痛心疾首跃马提戈慕大业于高光起义师於汾晋匈奴运尽魁首天亡残孽遗妖奔巢走穴继平凶鬼再造乾坤尽复诸华不失旧物顾惟眇质获荷宠灵怵惕于怀忧勤在念朝野乱离之後国家开创之初每虑德泽未优临尚狭惧一夫之不获恐一物之乖宜思济艰难靡遑宵旰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困兵戈聚成疮男孤女寡十室九空念此兴怀潸然出涕近者北地州府相次归明睹千里之坦夷显群心之忠顺今则方当展义爱用省方宜宏及物之恩用广维新之泽应邺都管内及邢慈相卫镇深赵具冀博沧景德易定祁泰等州管内应见禁罪人取十月五日月昧爽已前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契丹为患已来敌骑所至之处劫掠之外杀害实多方布仁慈岂限存歿应河北曾经契丹杀害处所有无主骸骨并仰所在长吏勤加指挥收敛埋葬其有官员将吏歿於王事及曾被契丹胁从指使返遭杀害者并可搜访逐人子孙及亲嫡骨肉具

名闻奏当与量材任使必令存济舍过录功方务含垢逋亡服叛惟切推诚契丹节度使麻答见在定州自前曾输款诚欲来归顺已降诏谕想计闻知当俟倾心别加殊渥幽燕瀛莫旧属蕃戎惟彼生灵久遭屈辱近知军民愤激志愿归明苟能密设机谋审图祸福必然成事终享功名上郡雄藩当用酬奖镇州杀『契丹之时军人百姓并立勋效其军都将校员寮已行恩泽访知百姓斗敌之际死伤甚重听闻已来伤叹尤切其逐人本家宜令本道常加优T向者有汉地诸色人员随契丹北未能归还去国离乡益加悯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T倍加安抚先有诸色人曾伏事著契丹官员者一切放逐稳便所在不得动摇於戏上天悔祸黔首爰生敢忘兢慎之心冀合升平之运凡在黎庶当体朕怀。

乾二元年正月乙卯制曰：昔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二二平泽润生民庆流长世淳耀之德不；民延洪之业无穷肆予冲人猥集大命荷上穹之眷二扬列圣之耿光底定四方奄有万国纘尧承绪钦。若永图嗣夏配天不失旧物乃者有晋失驭羯贼乱常蛇虺肆毒於寰区豺狼暂穴於宫阙处刘我生聚俘掠我吏民戎马所经人烟殆绝海内无主天下骚然朕方在跃潜遇兹屯难乘旆誓众愤其家国之仇冒暑出师雪彼生灵之怨皇天后土悔祸诱衷胡虏丧亡辽羯溃乱腥膻屏气属县归心按六轡而严属车克宁西道走空函而飞折简遂定中州旋以王业尚难魏郊斯梗当思康济爰议省巡一方既静於烟尘九野渐期於清晏今则已旋魏阙正属王春三阳布和四序更始便宜宣德泽以顺发生纪号易年式显鼎新之祚有过懋德载覃涣汗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为乾二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除十恶五逆外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诸贬降官未量移者特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复资叙用诸色配流人并放还乡里其除名不齿者量与叙录诸处散阙场院官自前有因繇欠折即目并无抵当灼然无可徵督者宜令三司勘覆闻奏丰阜之道耕种为先宜伸劝课之条以重衣食之本应天下户口夏税见供输顷亩税赋外一人任户开垦荒地及无主田土五年之内不议纳税亦闻自前有此指挥始即许其开耕旋乃却行简括既非诚实顾失缉绥朕以化理域中信敷天下必无改易庶广耕桑宜令所在长吏明行晓示自中原板荡编户疮痍凶歉荐臻逋逃未复加以徵赋烦重差配阙仍言念疲羸宜伸抚恤以闻州县调役未甚均平秋夏供输不依条制生灵受弊胥吏成奸宜儆尤速俾循轨度所有逐处户口宜令观察使刺史县令设法招缉除宣省指挥外不得非理差配其合充色役人户不许官吏州县影占务均苦乐其秋夏输纳只依朝廷指挥受纳不得有加耗取觅。若或差人察访不虚其主者监官必加深罪更在藩侯郡牧共理分忧严设科条以副委任一昨亲征邮部暂驻野营周览乡川备观凋瘵所宜优恤以召和平其邮都四面人户去城三十里内所有天福十二年赋税并缘徵一物以上并可特放其无主破毁坟墓仰差官吏如法掩瘞兵荒之际寇盗连群自朕始及京师以宣赦宥尚闻结集未复家园，岂非告谕之未严慰抚之未至今则阳春资始东作将兴雨雪及时耕桑有望所宜各归营农自取安全式敷在宥之恩载启自新之路应诸处有前自为非恶迹之人一切放罪不问便可安家乐业各归营农所在不得动摇赦书到後仍与限一月。若不归本家复罪如初当令紧切擒捕必无矜恕仍别有条理指挥恭惟列祖园陵诸圣祠庙桑田变海当时之弓箭犹存精爽在天终古之威灵不；民载惟追感诚切永怀其雍州西京及诸州府应有诸帝陵庙仰所在修奉务令完葺国家大事惟祀与戎苟□藻之不处则神祇之安享起今後凡有祠祭所供用之物务在丰洁宜令有司精细点检向者边警方闻或有抱幽冤而没地王师薄伐或有二旬忠节以殒身念彼遗魂宜覃霈泽自国家举义已来应有将校臣寮没於王事及晋朝臣寮枉遭契丹屠害者并与追赠如已追赠爵秩未高者更与赠官仍令搜访子孙量材叙录朕昨展义省方讨违伐叛二当平定。且录勤劳应扈从邮都城下内外文武臣寮及马步诸军将校并在京部署巡检官员职掌诸军将校等升除已行恩命外所有未曾加恩者宜令中书门下条举闻奏兼邮都以来沿路州县迎奉大驾供馈宿顿粮草无遗阙处其职掌及州县官吏并可等第甄录天下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祠庙坟墓委所在量事修葺自唐庄宗後来应有文武大臣功德昭著者其凌替子孙量与叙录其有先曾仕契丹并有骨肉见在契丹者其本人本家所在切须安存不得妄有恐动朕昔在藩邸颇熟臣寮文武之才尝备观其梗□方员之用宜更察於精微俾取质于众多庶无遗於後造应文武常参官仰准唐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月表举一人自代军国之费务在丰财关市之征资於行旅所宜优假俾遂通流应天下商旅往来所在并须饶借不得妄有扰勒卑宫菲食前代之令猷革舄绋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损上益下惜力爱人冀息烦苛渐期富庶所有乘舆服御後宫费用太官常膳一切减损在京及内诸司并天下州府除应奉军期急切外其余不急之务非理营造并皆停罢免致劳役徵聘丘园免遗邦彦恢张名教俾厚人伦应有蕴蓄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该博武略纵横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

在访寻当俟徵用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仰具闻奏即议旌表於戏创业惟难守成非易敢忘馱朽思致偃戈更赖文武股肱藩后同心康济戮力弼谐永冀隆平共臻仁爱凡在戴履宜体朕怀赦书有所未该者委有司举奏赦书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罪罪之。

隐帝以乾元二年二月辛巳即位癸巳制曰：古先哲王继天御物必有大造被於生民故能流馀庆於子孙保永图於宗社我国家本惟尧之洪绪袭有汉之耿光历数有归讴歌所属先帝乘时出震应运开国爰在初潜丁难否妖孽盗居於宫阙腥膻肆毒於寰区血肉黔黎荆榛赤县繇是建灵旗而指敌仗黄钺以誓师逐捕寇於龙荒救含生於虎口遗身利物功德契於三灵以欲从人润泽流於八表大统既集仙馱俄迁号慕终天殒越无地肆予小子获纂丕基上承顾命之严下迫群臣之请遗弓如昨仍几具存瞻黼以椎心处苦庐而沥血而文武庶尹将相大臣连上封章请临政事固拒虽切敦劝弥坚盖负荷於眇躬复祗膺於永命谅难固执须强荒羸恭已视朝载惟感咽向明而治始听断於万几作解之恩宜昭宣于四海可大赦天下取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所犯罪有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诸左降官未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复资已复资者与叙用应诸有盗贼处宜准今年正月五日所降恩赦放罪招携宜令所在长吏更切晓谕招唤各令归业安家营养并不问以前违犯仍倍加安抚文武臣寮侍卫将士赤心为国戮力勤王尽节尽忠同心同德辅翊先帝推戴冲人言报忠劳宜伸渥泽应中外文武臣僚将吏各加恩宠其马步诸将军兵士等各赐赏给已从别赦处分尚念国家多事帑藏尚虚赐赉未优良深鬼意兵火之後灾相仍编户伤残比屋贫弊重以科徭未息输敛不时言念疮痍宜伸蠲复天福十二年终已前残欠秋夏税赋及和采沿徵一物已上并特放所有遍经灾处开封府滑曹郛宋毫单颖徐宿沂密孟郑怀卫澶濮等州并濮城四面三十里内共二十处除已放去年残税外宜更加轻其今年夏麦苗子於旧额上特与放免一半顷经戎虏所在惊骚於场院课程州府管系既有陷失宜示矜蠲应州府县镇遭契丹草寇及军都更变惊却兼有搬送纲运已离本处沿路遭劫夺色钱帛一物已上兼天福十二年六月终已前诸州府盐麴商税铁冶不敷课利及主持钱物粮草柴蒿败阙欠折等一切特与除放其主事人员亦放罪其有契丹犯阙之时诸州府有危疑之处分差兵士守把城池逐急将系省钱物充兵士优给犒设诸道州府有去年六月终已前全分支却将士春冬衣赐及诸色诸受自来累行徵纳者并与检验除破先是诸州府被契丹率配到钱物逐处差人管押送纳有欠折者勘验指实并与除破天福十二年六月终已前逐处收刈到芟草积年损烂及欠少处并令除放孝治之道不独其亲况推许国之忠俱享承家之庆感霜露者宜覃渥泽奉晨昏者亦示宠章立身扬名于斯为美在朝文武臣寮内诸司使及侍卫诸军都虞候已上诸道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并见任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祖父母见存者并与加恩亡歿者并与追赠追封已追封追赠者更封赠礼称助祭诗美作宾诚历代之嘉猷盖近朝之阙典兴衰继绝宜举旧章其唐晋两朝可求访子孙访立为二王後州县之职朝廷命官既旷事有怨岂奉公者无劝诸处令录主簿在任显有殊绩善於劝课招辑徵科静辨者委所在具以名闻当加优奖仍以时经多事民未小康每念疲羸倍怀轸恻天下州县户口除宣省指挥外不得辄有科配徭役如合充色役者并须定夺允当其力及大户并不得诸处投名影占稍违科条当举典宪古者虑政教之纰缪询理道于刍蕘盖欲使外事不壅於中下情得通於上言路既广颂声则闻况在纘承之初实系忠谏之说内外臣寮如有所见便於时政者可直言得失无所隐任贤勿二得士者昌仰稽圣谟敷求时彦访诸贞遁庶无遗才天下有贤良方正文才武略不求进达处于沉滞者仰所在搜访以闻名实相得加擢任於戏建邦抚运念创业之维难继续承基知守文之不易纘绍惟重忧思匪宁所赖列辟宗臣元勋旧德股肱王室保佑朕躬共致扶持庶无失坠爰覃霈泽用洽中区凡在临当体予意。

二年正月乙巳朔制曰：朕以眇躬获纘洪绪念守器承祧之重怀临深履薄之忧属以县道犹艰王室多故天降重戾国有大丧奸臣乐祸以图危群寇幸灾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尝胆卧薪废食辍寝虽居亿兆之上不以九五之尊渐冀承平永安遐迩内则禀太后之慈训外则仗多士之忠勋股肱叶谋爪牙宣力西推三叛抚其背而扼其喉北挫群胡断其臂而折其脊次则巴邛啸聚淮海猖狂才闻矢接锋交已见山摧岸沮寇难少息师徒无亏兼以修奉园陵崇建宗庙右贤左戚同寅协恭多事之忠大礼无阙负荷斯重哀感良深今三阳布和四序更始宣申兑泽允答天休恤狱缓刑赦过宥罪当万物之享甲开三面之网罗顺彼发生以召和气应乾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见系罪人除十恶五逆官典犯赃合造毒药劫家杀人贼党正身外其馀犯人及关连并放如河中府李守真凤翔王景崇永兴赵思绾等比与国家素无讎偶因疑惧遂致叛逆

所以命将陈师徵辞问罪止期旦夕必见功收然以彼之提封朕之黎庶久陷孤垒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沟委壑为人父母宁不矜伤但以屈己爱人先王厚德包荒含垢列圣美谈宜宏济物之恩用广好生之道其李守真王景崇赵思馆等宜令逐处都部署分明晓谕。若能翻然顺归朕并待之如初当保始终享其富贵明申信誓固无改移其，或不认推诚坚欲拒命便可应时攻击克日荡平候收复城池罪止元恶其馀诖误一切不问仍预告诸军破城日不可杀人放火诸处草寇等抛弃耕农聚集林藪昼伏夜动害物残人前後累令剪除继行招谕尚恐疑惧特示宽恩如能改过知非出来陈首者应已前所有为非一切不问宜令逐处节度刺史及巡捡使明行晓示宜达朝廷恩旨冀其归业常切抚安不得信任节级所繇衷私怨恟重念征讨已来劳役尤甚兵犹在野民未息肩急赋繁徵财殫力匱矜恤之泽未暇於疾羸愁叹之声几盈於道路尚以军旅未息帑廩无馀犹稽蠲复之恩空怀愧悯之意即候边烽少弭国患渐除当议优饶冀获苏息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体忧劳更宜念彼疮痍倍加勤_T究乡闾之疾苦去州县之烦苛劝课耕桑省察冤滥共恢政理用副忧劳凡百臣僚当体朕意。

卷九十六

帝王部·赦宥第十五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丁卯即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兴邦建统莫不上符天意下顺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启有商之祚炎风不竞肇开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遗辅政敢忘伊霍之忠杖钺临戎复委韩彭之任匪躬尽瘁焦思劳心讨叛涣于河潼张声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劳才旋旆于关西寻统兵於河北训齐师旅固获边陲只将身许国家不以贼遗君父外忧少息内患俄生群小连谋大臣遇害栋_■梁既坏社稷将倾朕方在藩维亦遭谗构逃一生於万死径赴阙庭臬四罪於九衢幸安区宇将延汉祚择立刘宗徵命已行军情忽变朕以众庶所迫逃避无繇扶拥至京尊戴为主重以中外劝进方岳推崇黽勉虽顺于群心临御实惭于凉德改元建号祇率于旧章革故鼎新宜覃于霈泽朕本姬室之远裔虢叔之後昆积庆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於百世大命复集於眇躬今建国宜以大周为号改乾_■四年为广顺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以前应天下见禁人等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汉枢密使杨_■侍卫都指挥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劳定国尽节致君千载逢时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愤结重泉虽寻雪于沉冤宜更申於渥泽并可加等追赠备礼归葬丧事官给仍访子孙叙用其馀同遭枉害者亦以追赠马步都军将士等戮力协诚输忠效义先则平持内难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勋劳所宜旌赏其员寮将士等各与等第超加恩命仍赐功臣名号已有功臣名号者别与改赐应左降官量加叙录亡官失爵之人宜与齿用配流徒役人并许放还已歿者任从归葬所有杜仲威李守贞王景崇赵思馆宾幕元随亲戚及诸色人先因惧罪至今逃匿者并可放还任自取便昨者犯罪人苏逢吉刘铎阎晋卿李业侯赞聂文进郭允明及同时犯罪人等家族骨肉先已释罪疏放其逐人所有亲戚及门客元随职掌在诸处者切虑尚抱忧疑今并释放所在不得更有恐动内有手下先管庄田钱_■人等已下三司点检磨勘了日一任逐便诸处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咸许自新一切不问各还乡里自务营生仍仰所在切加安_T所繇节级不得衷私妄有恐动如赦到後一月不归本业者复罪如初内外文武臣寮致仕官诸军将校随使职员及前任藩侯郡守文武朝列前内诸司使副使前禁军指挥使前资行军副使等各与等第加恩应见任文武臣寮内诸司使诸道行军副使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泽者即与恩泽如亡歿未曾追封赠者亦与封赠已封赠者更与封赠晋汉以来兵革屡动赋役烦并黎庶疮痍鰥寡孤_□不能自济为人父母争不矜伤应天下州县所欠乾_■元年二月已前夏秋残税及_■瓜徵物色并三年夏税诸色残欠并与除放所有澶州已来大军经过之时沿路人户恐有蹂践两边共二十里并乾_■三年残欠秋税并放应河北沿边州县自去年九月後来曾经契丹蹂践处其人户应欠乾_■三年终已前积年残欠诸色税物并与除放仍委逐处长吏倍加存抚至於防守边塞优_T疲羸利害之事各宜条奏自前或有拒_■契丹显立功劳及将吏之中有歿于王事者具名以闻当议酬奖应系三司主持钱_■败阙场院官取乾_■元年终以前徵纳外累经较科灼然无抵当者委三司分析闻奏别候指挥秋夏徵科旧有规制如闻诸道州府别立近限催驱或逼_■戚过深转致供输不易至使蚕欲老而求丝债禾未熟而取_■钱但无逋悬，何须急暴应天下百姓纳税租并取省限内纳毕不在促限徵督如是军期急速即不拘此例访闻诸处人户逃移在外者自前省司虽

累行招携多未归复兼知逃户税赋摊配居人公私之间未甚允当念其疾苦常轸于怀宜令所司商量别行条贯庶使逃移者即归乡土见居者渐遂舒苏免困生灵以付勤恤藩侯郡守寄任非轻立政之先养民为本每及徵赋尤要 ㊟ 旬公其逐处仓场库务宜令节度使刺史专切铃辖掌纳官吏一依省条指挥不得别纳斗馱秤耗旧来所进羨馀物色今後一切停罢朕早在藩镇常戒奢华今御寰区尤思节俭况国家多事帑藏甚虚将缓忧劳所宜省约应乘舆服御之物不得过为华 ㊟ 希宫闈器用并从朴素太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所有进奉比助军国支费其珍巧纤华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不得辄有贡献诸无用之物不急之务并宜停罢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 ㊟ 希虚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虽多端以奚为今後诸道所有祥瑞不得辄有奏献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兹作法义切禁非盖承弊之时非猛则奸凶难制及知劝之後在宽则典宪得宜相时而行庶臻中道今後应犯盗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已前条制施行应诸处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馀罪并不得籍没家产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天下诸侯皆有亲校自可慎择委任当必克勤参 ㊟ 卑朝廷选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协通规其先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设官分职具列司存离局侵权诚为紊挠今後诸司公事并须各归局分不得越次施行朝廷之务显有旧章职官具存安可废坠如闻自前诸司公事多有壅滞今後并可速疾举国行之大事在祀为先苟爽吉蠲深为 ㊟ 卖慢如闻自前祠祭牢饌颇亏肃敬今後委监察御史严加觉察必须丰洁庶达精诚稍 ㊟ 或不恭国有常典近代帝王所在陵寝合禁樵采俾奉神灵唐庄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以近陵人户充汉高祖皇帝陵置职员及守陵宫人时月荐飧并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仍以晋汉之裔为三王後委中书门下处分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好贤纳谏是以立诽谤之木采刍蕘之言时之利病罔不知政之得失无不察达聪明目其在兹乎！应内外文武臣僚有见识灼然益於治道者许非时上章闻达山林草泽之间怀才抱器之士切在搜访免致遗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励时风於戏致理保邦非德教无以安万国发号施令非诚信无以示四方其或言出行违朝行暮改是为秕政何以子民更赖栋 ㊟ 梁羽翼之臣左右前後之士共扶寡昧同致雍熙思致器以永安睹覆车之可戒纳隍馱朽予岂忘诸 ㊟ 革有所未尽者有司具启请以闻。

二年五月亲征兖州癸亥次曹州行宫在州禁系罪犯人除死罪外并释放是月兖州平壬午制曰：在昔哲王承天育物莫不内修庶政外抚诸侯推诚以待人人皆自信虚己以取天下无弗从是以车书大同革兵不试动植遂和平之性蒸黎绝愁叹之声朕以眇躬猥承大统侧微自效常从军旅之中亿兆所推获 ㊟ 王公之上涉道斯浅於德未章致其毒螫之凶为我生灵之患逆贼慕容彦超與台贱类 ㊟ 茸微人历郡牧而至藩侯扇贪风而彰恶迹泊予临馱无间绥怀而乃颠越不恭奸邪是恣北则结连戎虜南则臣事淮夷每与刘崇潜通人使剖割万姓伤残乃杼轴其空盜横一州严酷如炉炭之上招呼亡命剽劫邻封缮甲治兵深沟高垒既显悖违之状须兴讨伐之师朕昨暂御戎车来巡军寨睹貔貅之贾勇愤蛇豕以为妖咸请先登不容假息土怒未泄逆垒俄平盜泉已涸其源流恶草尽除其滋蔓班师振旅六军方乐於凯旋荡秽涤瑕一境宜覃於霈泽可赦兖州管内取五月二十七日见禁罪人及未发觉者大辟以下并赦除元凶流毒同党济奸国有常刑皆合显戮特示好生之道猥宽连坐之诛应曾与慕容彦超同恶之人逃避潜藏者并与释放仰於所在自出陈首百日不首者获罪如初应已伏诛逆党人等於诸处有骨肉者先已指挥放罪招安尚虑本身抵法之後却有惊疑宜令所在州县明行告谕并释放不问兖州城内幕职及州县官吏军府将校今并放罪其衙前州使两院职役人本城军都并敕仍旧自慕容彦超违背已来乡州山寨豪强人等接便为非劫掠掳杀今因收复并与洗涤一切不问外诸军将士等勇於为主奋不顾身所有没於王事者各等第给孝绢仍以本人半分衣粮与本家一年有亲子者官中并与收录安排自军使都头以上皆与赠官职贼据一城民残四境或撤毁其墙屋或蹂躪其田畴 ㊟ 于徵取供军点集服役并宜矜 ㊟ 俾渐苏舒应兖州城内所有徵取今年屋税及蚕食盐铁诸杂税物并与除放城外官军下寨处四面去州城五里内所毁今年夏税苗子蚕食盐铁并诸杂沿徵钱物并与除放五里外十里内除放今年夏苗子三分中减放一分并兖州城内百姓被慕容彦超闭门已来无辜杀害者宜令本州存恤其家其被杀官员宜令本州官具录奏闻当行恩泽所有被毁拆舍屋极多及收城之时延火烧 ㊟ 官中给赐材木重令盖造攻取城池须资力役既临矢石或致丧亡致人殁身在朕深念诸州差别人夫内有遭矢石身死者宜令逐州县分析姓名闻奏官中各给绢三疋以省库物充仍放下三年诸杂差遣勒本县给与文帖其部领人夫州县官等到城下施功者据劳役日月等第加减选莱芜监所抽点到诸县义军已各指挥放散今後更不得管系名额其权充都将节级者亦不得此後於乡村内更有称呼於戏夏为长赢劳军民以从役圣职教化用干戈而剪

凶惟予不明增愧于是尚赖穹之渐期寰海之安告尔鲁人咸体兹意。

显德元年正月丙子亲祀圜丘礼毕御楼肆赦曰：王者祀天地飨祖宗著於前经谓之大事严上者伸尊於下奉先者教孝於民簋豆笾陈其备物牺牲玉帛荐以至诚聿遵严配之文式展昭事之恩朕仰膺卷命下副乐推有兢兢业业之心无赫赫明明之德锡膺瑞莫继禹功祝网为仁但钦汤政接近朝丧乱之後当群黎凋弊之馀不敏不明何以为治而寒暑三往车书渐同征人少驻于边防战马多于牧污莱加辟杼轴靡空纵大化之未敷亦小康之遽致得非艺祖烈考垂佑皇天后土被其恩钟在眇躬跻此嘉会俾创业垂统传之无疆治国安民引於有庆将恐将惧虽休勿休祇荷景灵是用大报恭以都邑所在宗庙为先开创已来因仍其旧未伸移奉之礼重增怵惕之怀爰自雒阳卜迁浚下今四序资始三元履端陈水陆之毛载见清庙荐陶匏之质对越玄穹所谓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也。凡尔众庶同我处恭申其肇既谨就阳之礼施於纯嘏宜覃及物之恩改号纪年维新行庆可大赦天下改广顺四年为显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应犯罪人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杀人者放罪移置他处贬降官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复资已复资者与叙用诸配流人并任逐便如刺面配军收管者不在此例流贬死者许归葬草贼避法隐藏者所有巡检人谕以恩赦招呼令归农养如愿在军亦听其内外马步都军将士各等第优赏应任内外文武职员诸军将校致仕官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前任文武升朝官前内诸司使副使前诸州行军列使前指挥使诸道进奉专人前资官赴郊庙陪位者并与加恩内外命妇并与进封因夫子叙封者不得过夫子本品其诸寺监摄官如满七周年以上应奉公事无遗阙文书灼然者并与同明经出身如不满七周年者任逐便稳今後寺监不得以白身署摄如违司官吏并当勘罪诸州府广顺二年已前逋欠税沿徵钱并放其二年终已前主持省钱及主仓库败阙者据纳家业外无抵当者并释放自开创已来诸军将校死王事者军使都头已上并与追赠已追赠者更追赠有亲嫡子孙量才叙用者诸军将士年老病患不任征行情愿归农者本军具以名闻给凭繇放免应任文武升朝官内诸司使副节度留後防御团练副使禁军都指挥使已上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等父母亡殁未经追赠者并与追赠已追赠者更追赠自广顺元年後来幽州淮南西川河东等界军人百姓投降者累令安抚所在有无主荒田土一任请射住佃为永业西川接界久不通商今後一任来往只须所属官吏防闲恩夹带奸细应祇奉郊庙职掌人员并与恩泽其行事官已勘无违碍者候铨司移省後各与除官合来年集者候将来授任仍并加一阶欠三选至五选者减一选欠选以上减两选幕职并与减一年如欠月限不及一年者便与除官仍转官资其诸色人驳放皆依格敕其间小小违碍可以情恕者并条奏以闻起今後升朝官两任以上著录十五周年者与赐绯著绯十五周年者与赐紫凡县官历任内曾经五度参选者虽未及六考与授朝散大夫阶年七十以上令授优散官者并赐绯其非时特恩不拘此例梁室受命奄有中原当历数之有归亦神器之所在潞王践阼承绍唐基累年司牧於生灵诺夏奉承於正朔庄宗克复以朱氏为伪朝晋祖统临以清泰为伪号所宜追正庶协通规今後不得名梁朝为伪朝潞王为伪主前代帝王陵庙及名臣坟墓无後者所在官吏检校勿令樵采耕犁天下年高残疾鳏寡孤独所属官吏务行存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州县以名闻者并与旌表门闾山林隐逸草泽才能所属长吏搜访具以名闻於戏安不忘危百王所以慎其德上之化下一人姑务正厥躬予苟有违众皆无隐方今庶吏和劝贪者少而廉者多兆民从风令既行而禁亦止司予刑者无忘哀矜。又礼让方兴恩信兼布赋役咸遵于法制乡闾已绝於侵渔家遂求安国当思理从予政者无忘和平凡左辅右弼尽其心五侯九伯宣其力君唱臣和同寅协恭不致平未之有也。凡百有位暨于群伦俱承福禧同体朕意节文有所未该者所司条奏以闻。

世宗以显德元年正月即位三月辛巳制曰：凡神圣之功乃开基以创业惟帝皇之德遂垂制而立文生成参天之地灵悠久锺子孙之福宁禹汤而独美岂尧舜以无伦先皇帝出震安时膺乾启运改相仍丧乱之辙造勃兴开泰之邦俭静其身宽慈于物寒耕热耨之苦常念三农宵衣旰食之勤不忘万务恩霈庶汇义结群心周室肇兴安神器而方固轩台遽往望仙驾以不回肆予冲人获绍丕构孤藐自视寡昧何知禀理命之丁宁副众情之推奉中心忧塞罔有津涯易月之礼制寻终在天之感慕无已负荷斯重恭默以居宜从作解之文以沛当阳之泽可大赦天下应三月七日昧爽以前所犯罪人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诸贬降责授官等量与升陟叙用应配流徒役人及纵逢恩赦不在放还并常知所在者并放逐便诸处有草寇团集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晓谕恩赦招唤各令归农两京及诸道州府人户所欠去年秋夏税租及沿徵物帛并与除放其乡村逃移人户并仰招唤归业内外见在文武职官致仕官及诸军将校并与加恩其前任京

官幕职州县官至今授官日施行诸将军校自开创以来有没于战阵及身死疆场者并与追赠如有亲嫡子孙未曾录用者并与录用文武外朝官及内诸司使副使禁军都指挥使以上诸道行军副使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在者并与恩泽亡歿者与封赠其妻未叙封者特与叙封应沿边州府接近西川河南契丹河东界处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及虏掠人畜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动其投来人户仍仰倍加安抚大行皇帝山陵有期准遗命不得劳扰百姓者宜令所司奉承先旨无至隳违应缘山陵公事合使工人役夫并须先给钱物雇觅诸杂费用一切取官物供给不得差遣人户科配州县文武班列亲近臣寮爱国诚坚致君心切苟或闻朕躬之过失睹时政之否臧无借敷陈以辅寡昧苦口良药逆耳忠言不卑益至多翹佖惟切今後内外臣寮或有所见及有所裨卑益可具实封章表以闻，或欲面对便仰卜门司画时引见怀才抱器出众超群或素养于衡门或屈迹于末位孤寒难进志业何伸咸用搜罗待以爵秩诸隐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略灼见可称者所在具名以闻化理之本孝弟为先苟或亏违实乱名教其有士庶之内凶率之徒不顺于父兄不恭于尊长狂悖难状训诲莫从亲族容隐而不言里巷畏避而不告伤风败俗莫甚于兹今後或不孝不义之人违戾尊长喧悖毁辱及父母在异财别居略不供侍如此之辈不计官宦军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台及本军本使所在州县厢界弹举觉察如或容纵不切检举罪有归处其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宜所旌表以厚人伦恭惟先皇帝推诚损己焦思劳神念将士之忠勤知战伐之辛苦侯粮禄赐无非经手经心土地官封不惜守勋守效生灵是念稼穡为忧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不贪游宴尽去奢华减後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贡殿庭绝珠玉之珍狱讼无冤刑戮不滥凡关物务尽立规绳予小子缙绍丕基稟遗训仰承法度不敢逾违更赖将相公卿左右前後共遵先旨同守成规庶不卑冲人不坠洪业赦书有所未该所司速具闻奏。

四月庚午制曰：昨者刘崇纵肆毒螫勾引蕃戎困我生民深入泽潞朕所以泣辞神御亲总甲兵抑荼蓼之哀怀殄豺狼之凶党诚赖玄穹垂将士输忠大剪寇讎寻清原野览贼寇经繇之地深切悯伤当城池围闭之时良资捍御因驻蹕宜示特恩应潞州诸县取今月二十七日已前见禁罪人除死罪外并宜与释放当州数县昨经贼军伤残处人户所徵今年夏税斛斗钱帛三分与放一分内有村坊元不遭贼寇伤残者不在蠲放之限潞州昨经围闭将校职员同力守御兼以大驾驻蹕迎奉无阙应在城将校官吏职员宜令本州具名衔以闻各加恩泽昨杀戮贼军之处及四面山谷间尸首绝多宜令逐处官吏差人收敛埋瘞勿令暴露逐处坟墓曾被贼军发掘者指挥掩闭河东及契丹败散兵士其中有潜窜山谷间者并令招唤不得辄有伤害如是义军百姓便可放归本家。若是军人及诸色人并监送至驾前各与稳便安排辽沁二州新属潞州久陷贼境深可悯伤委本道节度使倍加安抚所有刘崇烦苛事件并与蠲放。

二年十一月癸丑凤翔节度王章上言收下凤州乙卯诏曰：朕承宗社之灵居亿兆之上祇临大宝于兹再周每念晋汉以来朝野多故疆宇日削生聚未堪常怀拯救之心冀答天人之意至於夙夜不敢荒宁求安边拓境之谋济世息民之计乃眷秦凤地接巴邛顷属乱离因兹阻隔千里之地大朝之声教不通十年之中百姓之艰苦难状昨者兴发师旅经略封陲鼓鼙绝震於郊原也。豕难逃於锋刃僵尸遍野弃甲如山秦成阶等州管内将校官吏军人百姓等喜寇孽之逋逃举城垒而归顺飞章送款协力同谋父老相山山河如故而伪署凤州节度使王环等独迷去就尚据城池朕念彼孤危继令招谕惜一城之士庶开三面之网罗岂期拒轍之徒不体好生之德遂令攻击立见荡平渠帅就擒秦陇无梗宜降惟新之泽庶隆及物之恩应秦凤阶等州管内自显德二年十一月已前有罪犯者无问轻重一切释放应马步行营将士等各与恩泽其有歿于王事者自付兵马使已上并与赠官仍赐赠物城下攻歿百姓为矢石所害致死者本户除二税外放免三年差徭仍赐本家孝服绢三疋其倍署人夫州县官并与加阶减选秦成阶等州归明将士自长行以上等第支赐优给其官吏将校职员等并与加恩其中有西川人员除恩泽赏赐外如愿驻留者厚与请受如愿归去者并给盘缠用慰众情免违物性应收捉到贼军将校一切放罪并令押送赴阙各与恩泽自何重建等归投西川已来访问管内州县连岁饥荒百姓军人倍加劳役科敛频并法令滋章既为吾民宜革前弊今後除秋夏两税徵科外应伪蜀所立诸般科率名目及非理徭役一切停罢德音未该者宜令所司相次指挥。

三年五月乙卯帝至自淮南是日诏免在京见禁罪人六月壬申降德音曰：王者经营四方式遏乱略怀安逸而亡战伐则雄图莫震有雪霜而无雨露则岁功不成日者革轂亲征灵旗问罪正阳之役吴师无匹马之归六合之征楚甲有齐山之积今长江以北半为我疆实赖将相协谋貔貅宣力破彼敌成兹茂勳宜敷旷荡

之恩用慰轻扬之俗泽已。於动植宠岂忘於忠勤声教惟新甄赏斯在可特赦淮南道诸州管内见禁罪人取显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违犯不问轻重并不穷问其江北诸州县有未收复处宜令行营大将明申招谕能知几变归顺朝廷其向来名位俱一切如故仍选明藩大郡厚加旌赏其军都自长行以上并与优给其中有愿归江南者亦听自便应随驾淮南行营诸军等或破敌成功或攻城效力或收降州县或获卫乘輿咸积忠勤宜加。守奖各与等第优给从驾职官及诸色人员等从征在外奉事有劳各与加恩以奖勤。诸州夫役自来有没於矢石者其本户放免三年差徭仍每人支赐赠孝绢三疋淮南道诸州县先属江南之时颇有非理科徭无名配率今後一功停罢事有不利於民无益於时者宜令长史条奏以闻。

四年正月己丑诏曰：朕自守丕图常勤庶政念万方之至广终日劳心恐一物之未苏通宵不寐属乾元资始春日载阳升紫殿以发德音秉镇圭而朝群后顺青帝发生之令体玄穹亨育之仁思与群生同庆嘉运及物之泽罔间於幽遐作解之恩宜均於雷雨应天下见禁罪人除犯大辟外一切释放应诸色亡命之人官中自来追捕未获者今并放罪诸道府应欠显德三年终已前秋夏税物并与除放诸处败阙场院人员自来累行徵督尚有逋欠实无抵当者宜令三司具欠分析数目闻奏别候指挥内外文武职官自前曾有犯罪停免黜削人等宜令中书门下枢密院具罪犯因繇闻奏别候进止应淮南界内百姓宜令行营将校告报诸军不得俘虏伤害应有文学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县官等临事强明在任有所振举为众称誉者宜令所在长吏具名闻奏在朝文武臣僚於知识人中有如此者亦可公举并当擢用待之厚禄於戏帝王之於亿兆也。教之化之纳於仁寿当五兵未戢舜干暂舞於两阶洎中夏小康汤网宜开於三面用示好生之德伫遵。且格之言凡被。临体予朕意。

三月庚戌以降下寿州制曰：朕受天明命继统中区寰瀛将保於大同征伐盖非於获已一昨以寿春未。吴寇重来内外张皇烽火相接罔避。劳之役须兴再驾之师步骑长驱水陆齐进戈船砦栅一鼓荡平刘仁贍以众意忧危援兵覆没遣子上表沥血求哀矜彼含生许其纳款兵革之後黎庶未安念孤垒之初开解疏罗而示德宜覃在宥之泽俾安向化之心可赦寿州管内见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昧爽已前凡有过犯不问轻重并从释放应归顺官吏将校职员并与等第加恩寿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内与放今年及明年秋夏租税自来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押逐处长吏使臣招唤归家并不问罪如曾有伤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守及经官论诉兼自用兵已来被掳劫骨肉者不计远近并许本家识认官中给物收赎所在不得藏占曾经阵敌处所暴露骸骨仰差人收拾埋瘞自前後政令有不便於民者委本州条列闻奏当行。革。

恭帝以显德六年六月甲午即位七月丙寅制赦天下。

卷九十七

帝王部·奖善

《书》曰：用德彰厥善礼云：隐恶扬善用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是知王者称善所以惩恶奖一所以励百将使在下者耸思齐之心臻耻格之化。若风草之偃置邮之速也。繇汉已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款昭著精思绝妙胆气刚毅彰颖悟於童幼形著撰於缙素拔乎！其萃良非一途而当时之君或形於奖激加之爵号申以赐予齿於荣官使才美递进贪懦知劝斯固大禹称善之旨诗人。髦之训者也。

汉高帝时朱建故尝为淮南王英布相布欲反问建建谏止之布不听汉既诛布闻建谏之赐建号平原君。

文帝时贾谊为长沙王傅後岁馀帝思谊徵之至人见帝方受。坐宣室（宣室未央前正室也。祭肉也。汉仪注祭天地五。皇帝不自行祠还致福。福也。言受神之福也。）帝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事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帝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谊朝部以国家之事）。

後汉光武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时虞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其陵树株藁皆谳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挾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帝意乃制诏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赏御史

罪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於是声名遂振。

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幸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

何汤为开阳门候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请雨雒阳令著车盖出门汤将卫士钩令车收案有诏免令官拜汤虎贲中郎将帝尝叹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汤之谓。

章帝时黄香为郎中帝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香後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

後魏道武自邺还京师次於恒岭帝亲登山顶抚慰新民 黄门侍郎崔玄伯扶老母登岭帝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後玄伯为周兵将军道武末明元未立清河王绍闻人心不安大出财帛班赐朝士玄伯独不受明元即位命玄伯居门下虚己访问以不受诏赐财帛特赐帛三百疋长孙嵩已下咸愧焉。

古弼为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明元嘉之赐名曰：笔取其直而有用後改为弼言其辅佐才也。

太武时公孙轨为诸军司马太武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探把太武乃亲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於众人。

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乞黜落孝文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乃引见登诏曰：朕今创礼新邑明扬天下卿父乃行谦让之表而有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

崔挺为昭武将军光州刺史太和申车驾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见引喻优厚。又问挺治边之略因及文章孝文甚悦谓挺曰：今日拥旄者悉皆如此吾何忧哉！

崔孝芬挺之长子为北海王详司马早有才识博学好文章孝文召见甚嗟赏之。

贾元寿为中书侍郎作雒阳北邙寺碑文孝文频登其寺观读文称为佳作。

傅永字修期为安远将军孝文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後周文帝时柳敏为大都督遭母忧居丧旬日之间须鬓半白寻起为吏部郎中毁瘠过礼杖而後起帝见而叹异之特加廩赐。

武帝建德四年卢柔子恺为礼部大夫其秋李穆攻拔轹关柏崖二镇命恺作露布帝读之大悦曰：卢恺文章大进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臣钦。若等曰：令君谓后汉尚书令荀 也。 子夕字景倩）。

隋高祖初高构为民部侍郎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能断朝臣参议不决构断而合理帝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教之所重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愜当意所不能及也。赐米百石繇是知名。

辛彦之为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不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

郑译为柱国奉诏定乐於太常帝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杨恭仁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仁寿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务举大纲不为苛察戎夏安之高祖谓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朕举得人亦是卿义方所致也。

炀帝大业五年弘化太守柳俭入朝郡国毕集帝谓纳言苏威吏部尚书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为谁威等以俭对帝。又问其次威以郡丞郭绚颍川郡丞敬肃等二人对帝赐俭帛二百疋绚肃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异焉论者美之。

王伽开皇末为齐州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伽哀其辛苦悉脱枷停援卒与期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帝闻而惊异之召见与语称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道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晓致令陷罪无繇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侑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於是擢伽为雍令。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始平人宗士 负米一石委於太仓而去云：愿少益军国高祖嘉之贲物百段七年七月诏曰：自隋以来离乱永久雅道沦缺儒风莫扇朕膺期御宇静难齐民钦。若典谟以资政术思弘德

教光振遐轨是以广设庠序益召学徒旁求俊异务从奖擢宁州罗川县前兵曹史孝谦守约丘园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并幼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宜普颁示咸使知闻如此之徒并即申上朕加亲览特将褒异太宗贞观十三年十一月扬州总管长史李袭举撰忠孝图二十卷奏之太宗览而称善因下《书》曰：卿情深奉国志在忠孝爰录前烈图之丹青事兼劝奖足励风俗再三循览朕甚嘉之。

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阅陆德明经典音义美其宏益学者叹曰：德明虽亡此书足可傅习因赐其家布帛百疋。

十九年太宗征辽纪王府参军乔宝明以乘輿暴露坚城之下贼久未平不胜其愤因至长安为司空房玄龄陈取高丽之算玄龄表送诣行在所谒太宗太宗与语甚奇之谓曰：安市不降平壤尚远我虑三军寒冻已命班师卿既远来今者欲陈何策宝明曰：昔鲁连飞箭而燕将死陆贾使越而赵佗顺臣愿将命平壤申喻高丽高丽承驻蹕之後心胆破裂臣得进说其必面缚而自致耳。若怀不逊臣请为傅介子断苏文之首以降其国太宗壮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禄如卿之辈终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宝明参侍从之列寻守通事舍人。

吕才为太常博士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皆称旨擢授太常丞。

程名振为雒州刺史太宗将征辽东召名振问以经略之事名振初对失旨太宗动色诘之名振讎对逾辨太宗意解谓左右曰：房玄龄尝在我前每见我嗔馀人犹颜色无主名振生平不见我向来责让而词理纵横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张昌龄贞观末献翠微宫颂太宗召见令作息兵诏草甚加赏叹曰：祢衡潘岳之侔也。令於通事舍人里供奉。

李百药除宗正卿後致仕归家太宗尝制帝京篇令百药和之手诏答曰：省所和事极为佳作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

李义府举进士刘洎马周荐之太宗令咏乌援笔为《诗》曰：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喜曰：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也。寻除监察御史。

高宗咸亨元年六月帝御冷泉宫亭子召许敬宗泉男生及东西台三品举酒作乐帝谓男生曰：闻卿悔不读书信乎！男生奏称臣生在海隅莫知善恶自沐皇化方欲自新既耻面墙始学读书是实敬宗奏曰：男生夷人岂知好学虽欲自强亦无及也。帝曰：夫学植也。不殖将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如欲化人成俗其必繇於学乎！故曰：困而不学斯为下矣。乃赐男生兴宁坊之田第及美女宝货。

玄宗开元初吏部尚书崔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帝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善成之事手诏答曰：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且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志道悚然以听颇壮相如之词惕然载怀复惭夷吾之语卿洽闻殚见温故知新建此发挥益彰忠恳，岂非封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兰殿之祥言固深於沃朕循环览用慰于怀今赐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无言不寿之信也。

五年敕蒲州童子吴豸之薄缀小篇兼记古事不稍优异无申奖劝宜赐其父绢十疋令更习学便有成就。

肃宗时杜亚字次公京兆人少颇涉学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之事至德初於灵武献封章言政事授校书郎。

董晋字混成举明经及第至德初帝自灵武幸彭原晋上书谒见授校书郎翰林待制。

宪宗元和五年三月献策人张权与游君爰各赐衣任所。

武宗尝曾私撰数字以示侍讲王起起曰：臣书中所不识者唯八骏图中三五字而已今此字臣未知出於何书武宗笑而奇之故待如师友因曰：当代仲尼晋高祖天福二年六月敕进策官前摄郑州防御巡官前乡贡明经张休以廉科擢第艺府游心既坚拾芥之勤果契然薪之志而能救斯时病来贡封章览其所陈甚为济要旌诸忧国示以宠章王畿式解於褐衣县簿仍超於常品可将仕郎守河南府伊阳县主簿。

三年二月庚辰左散骑常侍张允进驳赦论帝览而嘉之降诏奖饰仍付史馆。

六年正月辛酉朔上受朝於崇元殿刑部员外郎李象进二舞赋一首帝览而嘉赏令编诸史册。

周世宗显德二年草泽赵守微投匭上书指陈治道帝览之宣召顾问初令枢密直学士边归谗试策论诗

赋复令中书程试以其文义小有可观翌日乃授右拾遗赐衣服银带繒帛鞍马等兼降诏奖饰仍以所试策论诗赋宣示百官。

四月太子少保王仁裕进回文金镜铭上善之赐帛百疋九月仁裕。又以自制诗赋写图上进赐银器五十两衣著五十疋。

三年十二月两浙进奉掌书记歙州刺史周叔献进上国观光歌一首帝以繒采鞍马赐之。

六年二月辛夕以新及第进士高冕为右补阙仍赐衣一袭乌金带一银器一百两衣著二百疋银鞍勒马一匹是时帝锐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谢恩入对命宰臣以平燕论试之既而冕著论盛言燕可击甚愜帝旨故有是超拜复厚加赐赉焉。

帝王部·礼贤

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以矩以行之万乘之主虚心以待之上以成王者之美下以通天下之志所以人用劝而邦用也。其或才识明备行实敦笃或动默繇已用舍在时，或以旧齿名德，或以抗节直道莫不延见之际劳问湛渥进退虽殊恩遇胥泊赐予以将其厚意诏命以达乎！至诚或想见夫人亲至其第或各从尔志愈厚其风存歿攸同始终一贯斯盖有国者之典也。

周文王至於之水吕尚钓於涯王下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於斯。

武王克商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繇旧释箕子囚式商容间。

汉武帝时汲黯为九卿帝不冠不见也。尝坐武帐（置兵闾五兵於帐巾也。）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见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礼如此。

昭帝元凤元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悌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

後汉光武建武中诏徵太原周党党伏而不谒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闻尧不须许繇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武帐置兵闾五兵於帐中也。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遁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台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疋。

杜林扶风人少好学时称通儒王莽败避乱客河西建武六年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徵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群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索卢放建武六年徵为雒阳令有能名因病乞身徙谏议大夫数纳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复徵不起光武使人舆之见於南宫台赐二千斛遣归除子为太子中庶子。

王良为司徒司直以病归後连徵辄称病诏以玄聘之遂不应後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疾苦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明帝时韦彪好学治闻雅称儒宗帝闻彪名永平六年诏拜谒者赐以车马衣服。

赵咨少有孝行举至孝有道迁博士谢病去徵拜议郎辞疾不到诏书切让州郡以礼发遣前後再三不得已应召复拜东海相建武中淳于恭不应辟召客隐琅琊黔陬山数十年建初元年章帝下诏美恭素行告郡赐帛二十疋遣诣公车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

江革齐国临淄人事母孝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建初中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章帝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每朝会帝常使虎贲扶持及进拜恒目礼焉时有疾不会朝太官送醪膳恩宠有殊後上书乞骸骨转拜谏议大夫赐告归因谢病称笃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已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繇是巨孝之称行於天下及卒诏复赐千斛郑均建初六年公车特徵再迁尚书数纳忠言章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东观记曰：均遣子英奉章诣阙诏召见英间均所苦赐以冠帻钱帛）。

郑均东平人毛义庐江人并有至行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徵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

乎！彭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气也。兹异行（东观记曰：赐羊一头酒二斗终其身部遗贤良必以八月诸物老成故顺其时气助养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饭食郑玄注云：助老气也。）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和帝永元九年徵鲁恭拜议郎八月饮酎大会章台诏东观记曰：均遣子英奉章诣阙诏召见英问均所苦赐以冠帻钱帛东观记曰：赐羊一头酒二斗终其身问遗贤良必以八月诸物老成故顺其时气助养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郑均注云：助老气也。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劳问甚渥。

顺帝永建二年策书备礼玄。徵樊英等四人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讎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锺不受也。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给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坛席令公车令道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英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所在送。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桓帝初徵爰延拜大鸿胪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见。

灵帝即位再以玄。聘彭城姜肱不至帝手笔下诏曰：姜肱抗凌。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许繇不屈王道为化夷齐不挠周德不亏州郡以礼优顺勿失其意。

魏太祖初平荆州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以交友礼待之。

赵戡长安之乱客於荆州及太祖平荆州乃辟之执戡手曰：恨相见晚遂辟为掾後为五官郎将司马相国锺繇长史。

邴原自辽东归於太祖太祖为司空辟原署东阁祭酒帝北伐三郡单于还住昌国燕士大夫及酒酣帝曰：孤反邺守诸君必将来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言讫未久而原先至门下通谒帝大喜揽履而起远出迎原曰：贤者诚难测度孤谓君将不能来而远自屈诚副饥虚之心谒讫而出军中士大夫诣原者数百人帝怪而问之时荀文。若在坐对曰：独可省问邴原耳帝曰：此君名重乃亦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界人士之精藻公宜尽礼以待之帝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见敬益重原虽在军历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终不当事。又希会见河内张范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与原符甚相亲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张范後因帝自荆州还得见於陈以范为议郎参丞相军事甚见敬重。

文帝黄初二年公卿朝朔旦乃引故汉太尉杨彪待以客礼诏曰：先王制几杖之赐所以宾礼黄。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兹嘉赐公故汉宰臣乃祖已来世著名节年过七十行不逾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彰旧德其赐公延年杖及凭几谒请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辞让不听竟著布单衣皮弁以见四年诏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辞帝不听。又为门施行马致吏卒以优崇之初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馀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於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

虞翻在吴为骑都尉有盛名帝常为翻设虚座。

薛夏博学有才为秘书丞文帝嘉之每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谓之薛君夏居甚贫帝。又顾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赐之其後征东将军曹休来朝时帝方与夏有所咨论而外启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顾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书丞天水薛宣声也。宜共谈其见遇如此。

晋宣帝为魏相时南州泰好立功业善用兵荆州刺史裴潜以泰为从事帝镇宛潜数遣诣帝繇此为帝所知及征孟达泰。又导军遂辟泰泰频丧考妣及祖九年居丧帝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

景帝为魏相时山涛年四十馀隐身不交世务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驍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为晋太子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二百斛魏帝常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赠藜杖一枚迁大将军从事中郎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

元帝为镇东大将军引贺循为军司循称疾笃笺疏十馀上帝遗之《书》曰：夫百行不同故出处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当宇宙肃清彝伦攸叙随运所遇动默在已或有遐栖高蹈轻举绝俗逍遥养和恬神自足斯盖道隆人逸势使其然。若乃特运屯弊主危国急义士救时驱驰拯世烛之武乘追以入秦园绮弹冠而辅汉，岂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虚薄寡德忝备近亲谬荷宠位受任方镇餐服玄风慕羨高矩尝愿弃结駟之轩轨裸柴莘而造门徒有其怀而无从贤之实者何良以寇逆殷扰诸夏分离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忧怀慷慨发愤志在竭节耳前者顾公临朝深赖高元凯既登巢许获逸至於今日所谓道之云：亡邦国殄瘁群望实在君侯苟义之所在岂得让劳居逸想达者亦一以贯之也。庶稟徽猷以宏远规今尚书屈德为军司谨遣参军沈楨衔命奉授望必屈临以副倾迟循犹不起及帝承制复以为军谘祭酒循称疾敦逼不得已乃疾至帝亲幸其第因谘以正道循羸疾不堪拜谒乃就加朝服赐第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循辞让一无所受。

纪瞻以世乱还吴时元帝为琅琊王迁安东将军引瞻为军谘祭酒转正东长史帝亲幸瞻宅与同乘而归。

王峤北军中候佑之子也。少有风尚并司二州交辟而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乱渡江时元帝镇建业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疋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寻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士不就。

杜夷初拜国子祭酒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宏其事处士杜夷栖情遥远确然绝俗才学精通道行优备其以夷为祭酒夷辞疾未尝会朝帝欲诣夷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与夷《书》曰：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建武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矣。其赐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常就谘访焉明帝即位夷。又表请退诏曰：先王之道将坠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扬缙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

後魏道武时奚莫忠厚有智谋帝宠遇之称之曰：仲尼後以军功拜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

贾彝弱冠为慕容垂驍骑大将军辽西王农记室参军道武先闻其名常遣使者求彝於垂弥增器敬更加宠秩。

太武时崔浩为左光禄大夫帝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蔬食不暇精美帝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孝文时李平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骑侍郎帝礼之甚重。

王肃为豫州刺史寻徵入朝孝文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发汝也。故复此敕。

刘芳为太常卿沈雅方正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勤相顾访。

孝明时甄琛为侍中明解朝义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至帝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

後周太祖时江陵平王与王充刘宗懌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帝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及王充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於是授及充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饷甚厚等亦并荷恩眚忘其鸞旅焉。

韦前後十见徵辟皆不应命属太祖经纶王业侧席求贤闻养高不仕虚心敬悦遣使辟之备加礼命虽情谕甚至而竟不能屈弥以重之亦弗之夺也。所居之宅枕席林泉对玩琴书萧然自逸时人号为居士焉至有慕其闲素者或载酒从之亦为之尽欢接对忘倦（明帝即位礼敬愈厚乃为诗以贻之曰：六爻身T世三辰光少微颍阳让愈远沧州去不归香动秋兰风飘莲叶衣坐石窥仙岛乘舟下钓矶岭松千仞直泉百丈飞聊登平乐观遥望首阳薇讵能同四隐来参余万几答帝诗愿时朝谒帝大悦敕有司日给河东酒

一升号之曰：逍遥公。

元晖颇好涉猎书记少得美名於京下太祖见而礼之命与诸子游处每同席共砚情契甚厚弱冠召补相府中兵参军。

刘勰为梁雍州刺史萧循府司马时武陵王纪称制於蜀徵勰为中书侍郎勰坚求还萧循及至白马西属达奚武军已至南郑勰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闻其名先诫武曰：勿使刘勰死也。故武先令勰赴阙勰至帝见之如旧谓仆射申徽曰：刘勰佳士古人何以过之徽曰：昔晋人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勰也。

明帝时寇携为骠骑将军携年齿虽迈而志识未衰教授子孙必先典礼帝尚儒重德特钦赏之数加恩锡欲与相见携不得已乃入朝帝与同席而坐因顾访雒阳故事携身長八尺须鬣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与之谈论不觉屢为前膝及携辞还帝亲执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钦尚乞言之礼所望於公宜数相见以慰虚心遂以御舆令於帝前乘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见重於今亦将傳之万古时人咸以为荣。

武帝时韩勰为少保历事三帝以忠厚见知帝深敬重常以师道处之每入朝见必有诏令坐然始与论政事。

熊安生初仕北齐为国子博士武帝入邺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恭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民赋役繁兴竭民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环金带自馀什物称是。

李德林初仕北齐为仪同三司及武帝克齐入邺之日敕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谕云：平齐之利唯在於尔朕本畏尔逐齐主东走今闻犹在大有慰怀宜即入相见道和引之入内遣内使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仍遣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

隋文帝受禅以後周司中大夫仪同三司张美年老致仕钦其德望以书徵之曰：朕初临四海思存政术旧齿明贤实怀勤伉仪同昔在周室德业有闻虽云：致仕犹克壮年宜即入朝用副虚想乃谒见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执手与之同坐宴语久之赐以几杖。

姚察为秘书丞开皇中别敕成梁陈二代史。又敕於朱华阁长参帝知察蔬菲别日乃独召入内殿赐果菜乃指察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

唐太宗初为秦王徵求草莽置驿招聘皆自远而至於时海内初平帝乃锐意经籍怡神於艺文因开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又降旨曰：昔楚国尊贤崇道光於申穆梁邦接士茂德重於邹枚咸以著范前修垂芳後烈顾惟菲薄多谢古人高山仰止能无景慕是以芳兰始被深思冠盖之游丹桂初从庶延髦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从迁终无鬼嬰之友所冀通规正训辅其阙如故侧席无倦於齐庭开延有待於燕馆属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王府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太学助教盖文达谘议典签苏勣等或背淮而至千里或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馆学士及薛收卒复徵东虞州录参军刘孝孙入馆寻遣库直阎立本图其状貌具题名字并显爵里仍敕文学褚亮为之像赞勒成一卷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典籍商略前载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寝。又降以温颜礼数甚厚繇是天下归心奇杰之士咸思自效於时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褚亮隋末为太常博士薛举僭伪陇阴略有郡县得亮以为黄门侍郎委之机务及太宗击破举素闻亮名乃於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因从容劳苦之曰：久事无道之主寡人受委专征喜於克敌得俊亮拜手对曰：弱年流转寓迹隋朝虽异龙逢逆鳞同为暴君所弃备尝艰苦沦没寇庭所恨王浮江名桂三吴之籍武王伐纣不预八百诸侯薛主於扰攘之间据有秦陇不知天命数抗王师非大王宽仁则尽从坑戮矣。今十万俘囚并皆释赦手舞足蹈无不歌咏恩德仁圣天资大度

睿略英。又尝谓侍臣曰：朕每睹臣下有文学优长说言补益为政可观者未尝不拭目以师友待之远故能克平干纪成此霸图岂独亮荷再生之恩诚四海仰来苏之泽帝大悦赐物二百段马四匹。

李百药初为杜伏威行台郎中劝伏威入朝寻辅公_弼反。又以百药为吏部侍郎有谮百药於高祖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与辅公_弼同反武德中配涇州司户太宗为秦王常至涇州召百药因赐诗云：项弃范增善紂妒比干才嗟此二贤没余喜得卿来。

高宗显庆四年召孙思邈拜谏议大夫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思邈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隋文帝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至是。又召见焉。

肃宗为太子时李泌自嵩山诣阙献书论当代时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为东宫供奉肃宗甚礼遇之代宗初为元帅广平王以泌为行军司马肃宗尝谓曰：卿当上侍上皇天帝中为朕师友次判广平王行军朕父子三人资卿道义。

卷九十八

帝王部·徵聘

《传》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说者以为节行超逸之民隐居未仕则举用之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是以子干旄歌於国风翹翹车乘形於载籍聘名士礼贤者著於时训王天下者举而行之以蒲裹轮取其安也。以玉为币优其数也。若乃徵而不至至而不屈屈而不事事虽出外语默轨迹不同然其激清镇躁矫世励俗亦可以为教化之助也。

殷汤初为诸侯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法君专君授君等君寄君劳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也。）汤举任以国政。

汉高祖时有东园公绮夏黄公_留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闻而召之不至。

武帝自为太子闻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徵乘（蒲轮以蒲裹轮）道死（在道病死）复以贤良徵故清河太傅轅固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

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徵鲁申公初王臧赵绾俱受诗申公臧为郎中令绾为御史大夫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就成也。）乃言师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加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公至已八十馀对帝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

昭帝时涿郡韩福等五人以德行徵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乡里行道舍传舍（於传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过驿也。）县次具酒食肉从者及马（道次给与酒肉并饮食其从者及马）长吏以时存问常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不幸死者赐_复复衾一祠以中牢。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贡禹王吉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授谏议大夫。又徵翼奉待诏宦者署奉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

哀帝时琅邪邴汉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又龚胜为谏议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宁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徵胜曰：切见国家徵医巫常为驾徵贤者宜驾帝曰：大夫乘私车来邪胜曰：唯唯（唯唯恭应之词）有诏为驾龚舍侯嘉至皆为谏议大夫宁寿称疾不至。

後汉光武建武中徵郭宪为博士宪自王莽篡位逃於东海之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故有是拜逢萌隐琅琊劳山养志修道_以以耄耄迷路东西连徵不起。

严光会稽馀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後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_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军唯唯恭应之词以其形貌求之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王霸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建武中徵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

索卢放东郡人也。建武六年徵为雒阳令政有能名後以疾去建武末复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见於南宮 台赐 二千斛遣归除子为太子中庶子。

周党广武人也。建武中徵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浞池复被徵不得已乃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博士范升奏毁党大不敬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疋。

谭贤广武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殷谟雁门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和帝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特徵李充为博士。

安帝以玄 羔币聘汝南周燮南阳冯良皆不起诏二郡赐岁以羊酒养病。

建光元年复诏徵樊英及同郡孔乔李 北海郎宗陈留杨伦东平王辅六人唯郎宗杨伦到雒阳英等四人并不至。

郎宗字仲绥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风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负笈荷担卖卜给食瘠服间行人莫得知安帝诏公车徵策文曰：郎宗李 孔乔等前比徵命未尝降意恐主者玩弄礼意不备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其身各致加礼遣诣公车将以补察国政辅朕之不逮青州被诏书遣宗诣公车对异陈灾异而为诸儒之表拜议郎除吴令。

王辅平陆人学公羊传援神契举有道拜郎中陈灾异有验拜议郎以病逊位安帝公车徵不行。

顺帝永建二年徵杨厚初厚为郎中免归不应徵辟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厚不得已行到长安以病自上诏太医致药太官赐羊酒及至累拜侍中後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

黄琼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於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徵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至即拜议郎。

法真扶风 人也。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顺帝西巡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终不降屈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初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後顺帝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藪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此徵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於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桓帝建和三年下诏以安车备礼聘楷楷以笃病不行。

桓帝时韦著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帝公车备礼徵至霸陵称病归乃入 阳山采药有司举奏加罪帝特原之复诏京兆尹重以礼劝著遂不就徵。

韩康字伯休桓帝备玄 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徵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逃 灵帝中平五年以博士徵申屠蟠荀爽郑玄韩融陈纪襄楷等十四人并不至。

魏文帝徵管宁为大中大夫固辞不受明帝即位太尉华歆逊位让宁遂下诏曰：太中大夫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则襁负而至斯盖应龙潜升之道圣贤用舍之义而黄初以来徵命屢下每辄辞疾拒违不至岂朝廷之政与生殊趣将安乐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圣而 德不降则鸣鸟不闻以秦穆之贤犹思询乎！况朕寡德曷能不愿闻道於子大夫哉！今以宁为光禄勋礼有大伦君臣之道不可废也。望必速至称朕意焉。又诏青州刺史曰：宁抱道怀真潜翳海隅比下徵书违命不至盘桓利居高尚其事虽有素履幽人之贞而失考父兹恭之义使朕虚心引领历年其何谓邪徒欲怀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节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时方已过澡身浴德将以曷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哉！其命别驾从事郡丞掾奉诏以礼发遣宁诣行在所给安车吏从茵褥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宁称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滨孤微罢农无伍禄运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绪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泽积祀一纪不能仰答陛下恩养之福沈委笃痾寝疾弥留违臣隶颠倒之节夙宵战怖无地自厝自元年十一月被公车司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诏书徵臣更赐安车衣被茵褥以礼发遣光宠并臻优命屢至怔营竦息悼心失图思自陈闻申展愚情而明诏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郁滞讫于今日诚谓乾覆恩有纪极不意灵润弥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诏书重赐安车衣服别驾从事与郡功曹以礼发遣。又特被玺书以臣为光禄勋躬秉劳谦引喻周秦损上益下受诏之日精魄飞散靡所投

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园绮而蒙安车之荣功无窦融而蒙玺封之宠□□弩下荷栋梁之任垂没之命获九棘之位惧有朱博鼓妖之箠。又年疾日侵有加无损不任扶舆进路以塞元责慕闾阖徘徊阙庭谨拜章陈情乞蒙哀省抑思听放无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黄初至於青龙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赐羊酒诏书问青州刺史程喜宁为守节高乎！审老病□顿邪喜上言宁有族人管贡为州吏与宁邻比臣常使经营消息贡说宁常著皂帽布□□布裙随时单袷复出入闺庭能自任杖不须扶持四时祠祭辄自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饌跪拜成礼宁少而母丧不识形象尝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离水七八十步夏时诣水中澡洒手足■於园圃臣揆宁前後辞让之意独自以生长潜逸耆艾智衰是以栖迟每执谦退此宁志行所欲必全不为守高。

晋武帝咸宁二年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俗流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又诏徵为议郎寻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皆不就四年诏以朱冲为博士冲称疾不应。又诏曰：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冲闻徵书至趣逃入深山是时刘兆三徵博士徐苗再徵博士皆不就。

太康初平陈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伪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乃以喜为散骑常侍。

惠帝元康元年以束帛徵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永康初博求清节隽异之士临海太守仇馥荐郡人任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旭辞疾不行。

怀帝永嘉初以公车徵杜夷虞喜为博士皆不就。

愍帝建兴二年徵张茂为侍中以父母老固辞。

元帝初镇江东闻任旭名召为参军手书与旭欲使必到旭固辞以疾後帝进位镇东大将军复召之及为左丞相辟为祭酒中興建公车徵会遭母忧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之士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未行会有王敦之难遂寝明帝即位徵任旭拜给事中旭称疾笃不到太宁三年复下诏备礼徵旭及会稽虞喜并为博士。

成帝咸和八年以束帛徵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不起。

咸康元年诏书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徵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徵之。又不起是岁以束帛徵处士郭翻。又以侍中徵阮裕以博士徵韩绩皆不起。

刘■而字长鱼高密人邴郁字弘文城阳人也。并有盛名咸康中帝博求异行之士■而郁并依韩绩及翟汤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辞以病■而随使者到京师自陈年老不拜。

康帝建元元年复以散骑常侍徵翟汤汤固辞老病不至。又以束帛徵会稽虞喜。

海西公太和中以安车再徵陆阮为通直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皆不行。

孝武太元十二年束帛聘处士戴逵龚玄之诏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扬幽隐故空谷流絃维之咏丘园旅束帛之观譙国戴逵武陵龚玄之并高尚其操依仁游艺洁已贞鲜学宏儒业朕虚怀久矣。二三君子岂其戡贤於怀抱哉！思挹雅言虚诚讽议可并以为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旨下所在备礼发遣不得循常以稽侧席之望逵辞病不就後。又徵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复不至郡县敦逼不已乃逃於吴吴国内史王■有别馆在虎丘山逵潜诣之与■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T不返乃上疏曰：伏见譙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病时或失调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罹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奏疏帝许之。

翟法赐汤之曾孙也。孝武以散骑侍郎徵亦不至。

龚元嘉玄之弟子也。亦有德操孝武帝以太学博士散骑侍郎给事累徵不起。

安帝义熙初以散骑侍郎徵戴勃勃不起勃勃子也。後魏太武徵天下才隽赵郡李虚为中书博士。又徵河间邢■范阳卢元渤海高克等■以才学知名拜中书侍郎。

後周高祖保定中遣宣纳上士柳裘至梁国徵都官尚书沈重仍致《书》曰：皇帝闻梁都官尚书沈重观夫八圣六君七情十义殊方所以会轨异代，於是率繇莫不趣大顺之遥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烟起焰素篆从风文逐世疏义随俗舛大礼存於玉帛之间至乐形於钟鼓之外虽分蛇聚纬郁郁之辞盖阙当典午抑

抑之旨无闻有周开基爰纵圣哲拯苍生之已沦补文物之将坠天爵具修人纪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宝图常思复礼殷周之年迁化唐虞之世惧三千尚乖於治俗九变未协於移风欲定画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懍士则卞宝复润於荆阴隋 更明於汉浦是用寤寐增劳瞻望轸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所望凤举鸿翻俄而萃止明斯隐滞合彼异同上庠弗坠於微言中经罔阙於逸义近取无独善之讥远应有兼济之美可不盛欵昔申培 台背方辞东国公孙黄 始造西京遂使道为艺基功参治本今者一徵谅兼其二。若居形声而去影响 旬迷邦而忘观国非所谓也。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涂供给务从优厚重至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复於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气洽枢机明辨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为皇太子讲论在馆既久。且年过时制表请还梁高祖优诏答之曰：开府汉南杞梓每轸虚襟江东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轮徵伏加以梁朝旧齿结绶三世沐浴荣光 承宠渥不忘恋本深足嘉叹而{林之}材晋用岂无先哲方事求贤义乖来请重固请乃许焉遣小司门上士杨注送之梁梁明帝拜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建德中诏所司以安车驷马徵亡齐国子博士熊安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学博士下大夫其时年已八十馀隋文帝开皇五年四月诏徵山东马荣伯等六儒。

炀帝大业中诏徐仪为学士仪陵之子少聪警仕陈为尚书殿中郎寻兼东宫学士陈亡隐於钱塘之赭山至是召之。

唐太宗时杜如晦弟楚客隐居嵩山贞观四年召拜给事中太宗谓曰：闻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则不能出何有是理邪夫涉远者必自迩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为众所称无虑官之不大尔兄虽与我体异其心犹一於我国家非无大功为忆尔兄意欲见尔宜识朕意继尔兄忠义也。

高宗显庆四年徵孙思邈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 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咸亨中徵虎丘山隐士史德义赴雒阳寻称疾而归田游岩者雍州三原人也。初补太学生後罢归游於太白山每遇山林会意辄留连不能去其母与妻子并有方外志与游岩同游山水三十馀年後入箕山就许由庙东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高祖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游岩山服出拜帝令左右扶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曰：汉高祖欲废嫡立庶黄绮方来岂如陛下崇重隐沦亲问岩穴帝甚 因将游岩就行宫并家口给傅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令与太子少傅刘仁轨谈论及营奉天宫游岩旧宅先在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

中宗神龙元年以安车备礼徵嵩山武攸绪。又降《书》曰：朕闻大隐忘情不去朝市至人无迹何所滞碍王高标峻尚雅操孤贞有咸一之用宏体二之德学究深远理诣精微草芥貂蝉锱铢纓绂荫松山而辞竹苑去朱邸而就青溪逍遥林壑傲睨箕颍有年岁矣。朕处膺圣鉴重闡皇基保 家邦辑宁区宇求贤采彦俯谷窥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长望高烈思满风烟将令驻蹕乔岩追寻大隗鸣銮岫岫询访广成机务殷繁有怀莫遂今遣国子监司业杜慎盈以礼命徵辟扫夔龙之第虚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岂以黄屋之贵而倾彼白 之心通变之宜希从降志延伫闾阖。若在汾阳武攸绪武太后之从弟也。为扬州都督府长史圣历中弃官隐於嵩山至是召至都授太子宾客寻请归嵩山制从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钱送於定鼎门外及三思延秀等构逆诸武多坐诛戮惟攸绪以隐居不预其祸时论美之。

王友贞长安中为长水令罢归田里中宗在春宫乃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又作太子中书舍人仍令所司以礼徵赴及至固以疾辞诏曰：敦夷齐之行可以激贪赏颜闵之道用能劝俗新除太子中书舍人王友贞德义渊藪人伦茂异学爰始於事亲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财货久历官位累闻课绩有古人之风保君子之德及抗志尘外栖情物表深归解脱之门誓守薰修之诚顷加徵命作获储闈固在辞荣陈情恳至朕方荣奖廉退愿静澆浮虽思廊庙之贤岂违山林之愿宜加优礼仍遂雅怀以太子中书舍人员外置给全禄以毕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县存问四时送禄至其住所。

睿宗景 元年十二月皇太子表请备礼辟隐士前太子中书舍人王友贞以致孝故也。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诏通事舍人礼徵处士范卢卢伯瓊善书画属文不婚娶寡嗜欲隐於嵩高有终焉之志及使至称疾不就徵所赐束帛亦辞不受。

开元四年八月诏益州山人勾洪礼陈元德在峨嵋山宜令长史韦抗诏召以礼发遣令内品官李思远领赴京。

六年三月徵嵩山逸人卢鸿至诏曰：嵩山隐士卢鸿应辟而至访之政道有会淳风爰举逸人用劝天下特宜与五品官授谏议大夫丙辰鸿以疾辞位优诏放还曰：一名浩然昔在帝尧全许由之节缅惟大禹遂伯成之高则知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T 之时义大矣。哉！嵩山卢鸿抗节幽远凝情篆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高卧林壑多历年载传不云：乎！举逸民而天下归心焉是乃飞书岩穴备礼徵聘方伫献替式宏政理而矫然不群确乎！难拔退已以镇其操洗心以激其节固辞荣宠将厚风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保厥躬会稽严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终以疾归其以谏议大夫放还山林岁给米百石绢五十疋充其药物仍令州县送至隐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状闻。

十三年以安车徵徂徕山逸人王希夷赴都希夷徐州滕人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以牧庸供葬毕隐於嵩山之阴後。又隐于徂徕山车驾东巡敕州县召以敦礼及至都时年已九十六矣。帝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使中官扶入宫中与语大悦深所礼重以年老道高不可屈以职事乃下制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学弃知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纤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爵以尊年俾高全於尚齿可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每岁春秋州县致束帛酒肉仍赐衣一副及帛百疋。

十四年敕曰：前刑部员外郎嵩阳观道士崔泌门承贵仕志慕玄宗顷辞簪绂之荣遂= 嚣尘之外栖迟隐钓独往忘归虽高尚之风雅正於浮俗而旌贲之道申宠於幽人宜回紫洞之游俾在青宫之列可太子洗马。

天宝四载五月引诸州高蹈不仕举人见诏曰：君子之道所以正心志全贞吉也。逸人之学所以励天下激浮躁也。朕每崇先训以道化人思致栖贞之士用光咸在之列是以频降束帛冀空岩藪虚怀伫明发不忘卿等来应辟命远致城阙周文多士既叶於旁求虞舜畴咨亦在於金议爱命台省询於道业或善行无迹名实难窥或大器晚成春秋尚富津涯未测轮栝何施事。且隔於行藏道以分於出处其马曾常广心贺兰迪等三人宜待後处分崔从一王允贻韩宣胡祭赵玄奖等五人年鬓既高稍宜优异宜各赐绿衣一副物二十段馀并赐十段不夺隐沦之志以成高尚之美并宜坐食讫如去仍依前给公乘还郡数日增曾为左拾遗广心迪并为金吾卫兵曹。

肃宗乾元三年二月徵太白山人祝素琚拜谏议大夫。

德宗即位初以孔述睿为谏议大夫加金章朱绶令河南尹赵惠伯贲诏书玄= 束帛以礼聘述睿既至召对於别殿特赐第宅给以厩马为皇太子侍读旬日累表固辞乞还山诏报之曰：卿怀伊挚佐时之道有广成嘉遁之风养素丘园屡辞命秩朕欲崆山问道渭水求师亦何必坚务劳谦固求退让无违朕命。且启乃心既恳辞不获方就职久之改秘书少监右庶子加史馆修撰初述睿隐於嵩阳大历中转运使刘晏表荐之累授司勋员外郎以疾固辞至是乃就徵拜。

建中三年闰正月以潞州处士田佐时为右拾遗集贤院直学士佐时伟容仪涉猎经史好大言时务黜陟使裴伯言荐之故拜官宰相张镒以为命徵稍轻请加恩礼复有诏褒美赐绢百疋粟百石仍令州县长史就家以礼徵聘竟不起观察使李抱真。又数荐之自拾遗拜谏议大夫亦不起。

贞元二年七月以嵩山韦况为右拾遗况郇文贞公安石之孙中书舍人斌之子大历中隐居於深山守志乐道不屑於荣利至是徵之不起。

四年四月以处士刘益为左赞善大夫致仕未归之间。且於国子监安置六月以先除著作郎阳城为右谏议大夫仍遣长安尉杨宁贲束帛诣夏县所居致聘城以褐衣至具上表让帝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召见赐帛五十疋城隐於河东中条山下远近慕其德行来学者相继於道间里有争者不诣官府诣城以决之李泌为陕虢观察数礼问城及泌为相乃举之城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乐名利必谏争死职天下咸畏惮之十六年五月徵茅山人崔芊召对於延英殿赐绯鱼袋是年以处士窦群为左拾遗群扶风人少有节操苏州刺史韦夏卿以丘园茂异荐之及夏卿为京兆尹复荐之故有是拜。

宪宗元和元年九月以山人李渤为左拾遗徵不至渤隐嵩山之下读书为文以自课盐铁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渤不就徵朝廷有得失时附章疏以闻尝著御戎新录二十卷表献之九年以为著作佐郎诏

曰：特降新恩用清旧议渤，於是起赴官。

萧 二 少贫苦居山野奉养以孝徵拜左拾遗。

穆宗长庆二年七月以前河南府参军李源为谏议大夫诏曰：礼著死绥传称握节捐生守位取重人伦为义甚明其风咸替言念於此慨然兴怀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振荡生灵吞噬河雒赠司徒忠烈公 登处难居首正色就屠两河闻风再固危壁首立殊节至今称之其子源有曾闵之行可贯於神明有巢由之风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於心泊然无营五十馀载夫褒忠可以劝臣节旌孝可以激人伦尚义可以镇浇浮敬老可以厚风俗举兹四者大儆於时是用擢自衡门立於丹陛处以谏议冀闻说言仍加印绶式示宠光可守谏议大夫赐绯鱼袋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谕发遣初 登既为禄山所害源方八岁为群贼所虏流浪南北展转民家方六七年逮雒阳平父之故吏有隐认者以金帛赎之归於近亲代宗闻之授河南参军源遂绝酒肉不娶婚姻不役童使常依雒阳之城北惠林寺即 登之别墅寓於一室次僧而食人亦未尝见其所习至於齐荣辱混是非熙熙而无不合盖自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备终制时时往眠其间是月丁夕 命使赉手诏一封绢二百疋绯衣牙笏赴东都赐之九月源上陈情表一封。且言让所赐绢及绯衣牙笏以衰耄竟不赴诏。

敬宗长庆四年四月乙未以布衣姜伦为补阙试大理寺评事陆 布衣李虞并为左拾遗布衣刘坚为右拾遗。

晋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庚辰徵前左拾遗郑 二 叟为右谏议大夫玉笏山道士罗隐之赐号希夷先生 二 叟始隐尚少累年之後西入华岳与之朝夕游处隐之以药术取利 二 叟以山田自给俱好酒能诗及长啸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 二 卞 }所酒经时其味不坏日携酒就花木水石之间一酌一咏尝酒酣联句郑 二 叟曰：一壶天上有名物两个世间无事人罗隐之曰：醉却隐之 二 叟外不知何处是天真上闻其名故遣刘 二 赵处 二 比等贲鹤书致礼徵召其後 二 叟称疾不起上。表曰：臣闻君子有应敌之方因时俯仰介士有不移之操与性逍遥康尧佐舜者治道於君臣洗渭巢箕者寄形於天壤惟圣人之效业左庶物以由庚微臣学圃无成文场不调顷属兵交四海怨暴三场梁室乱离走兰成於荒谷江都沦覆遁庾袞於天山而。又蔡顺少孤虞丘三失仓野之女远国飘零王祥之男一时 二 落丧家室而有鰥在下悲身世而无处求生因投迹玄元委心虚静长揖当途之客群居在野之人幽兰以备於重襟灌木用成於虚室或临窗啸傲或植杖耕耘乐在其中老而将至西山采药已有咏歌北阙弹冠曾无梦想安期纶 下及烟萝日月方耀於太清世霄 二 跻於高祖任贤勿贰莅事惟能衡门不羁之才繇来有愧诏局殊常之命未敢以闻夫功大者其任尊职充者其责重任必安於所据责不致於非才方今内服百工外拜五长百尔黎献一存至公载惟清朝奚急百士诚繇陛下天纲地络容无所遗夏雨春风恩无不及青阳振其沉 二 旭旦起乎！幽栖将令匹微罔不率俾固宜勇别环堵言随辑车拜丹地之明廷奉灶囊之清职东望心踊其如病何赋分隐沦灭思闻见九徵而往虽有语於庄周三召不行独无言勇切求於殷浩仰祈皇鉴俯宥愚衷上览表嘉之赐近臣传观。

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以华山隐者陈抟有道术徵之赴阙月馀放还旧隐。

卷九十九

帝王部·推诚

夫挺清明之德包豁达之量虚其心而待物一其志以使能坦然而不疑旷然而独运者哲王之懿范也。故任贤而勿贰下得以罄其精忠招携而克诚人得以安其反侧盖敦悫之至通於神明感激之深沦於骨髓用能康多难而成大业揉非类而革野心丕冒群伦纳於轨物中孚所决其利博哉！自汉祖以大度知人善御雄杰光武之後迄於五代宅民上者固有擅高世之识立非常之功莫不正虑而闲邪善任而靡惑以得士之死力而为世之美谈者焉。

汉高祖初封汉王还定三秦时陈平自楚降汉汉王与语而大说之问曰：子居楚何官平曰：为都尉是日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诸将尽 曰：(人器而议也。)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与共载使监获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

後汉光武初为萧王与铜马馀众大战於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

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光武亲征赤眉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建武四年冬隗嚣使马援上书雒阳援至引见於宣德殿帝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游而後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人器而议也。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

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既平关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庭愿亲帷幄帝不许後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功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身圣明在倾危溷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诏报曰：将军之於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後隗嚣死其将王元宗周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时赐冯异尔《书》曰：闻吏士精锐水火不避购赏之赐必不令将军负丹青失断金也。）

魏太祖初为曹公平吕布泰山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各聚众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布败获霸等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後攻袁谭於冀州时李孚为谭主簿东还平原及谭战死孚还城城中虽必降尚扰乱未宁孚权宜欲得见太祖乃骑诣牙门称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见之孚叩头谢太祖问其所自孚言今城中弱相凌心皆不定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公谓孚曰：卿便还宣之孚跪请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还入城宣教各安故业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还报命公以李孚为良足用也。

文帝时蜀孟达与刘封忿争不和达率所领降魏帝善时赐冯异玺《书》曰：闻吏士精锐水火不避购赏之赐必不令将军负丹青失断金也。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达领新城太守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帝时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晋文帝初为魏晋公以相国总百揆荀勖为从事中郎时锺参謀反於蜀主簿郭奕参军王深以勖是会从甥少长舅氏劝帝斥出之帝不纳而使勖陪乘待之如初。

元帝称尊号後刘隗用事王敦之反也。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王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手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道之字也。）方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也。乃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导之字也。

後魏孝文时李冲为仆射仍领少傅及太子恂废冲罢少傅後宣武为太子帝燕於清徽堂帝曰：皇储所以纂立三才光昭七祖斯乃亿兆咸说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燕以畅忻情帝。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忻今良用深叹冲对曰：东辉承储苍生咸幸但臣忝前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日兹遇宽舍得预此燕庆慰交深帝曰：朕尚弗革其昏师傅何劳愧谢也。

宣武时东母弟萧宝寅梁武既克建业杀其兄弟将害宝寅乃归诚宣武伏诉阙下请兵南伐虽遇暴风大雨终不暂移是年冬梁江州刺史陈伯之与其长史褚霄等自寿春归降请军立效宣武以宝寅诚恳及伯之所陈时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门下入议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节都督东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齐王配兵一万令。且据东城待秋冬大举宝寅明当拜命其夜痛哭至晨备礼策授赐车马什物及虎贲五人事从丰厚。又任其募天下壮勇得数千人以文智三人等为积弩将军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并为军主。

後周太祖能驾驭英豪一见之间咸思用命沙苑所获囚俘释而用之河桥之役率以击战皆得其死力史宁仕魏为凉甘瓜等三州诸军事遣使诣太祖请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槊等赐宁谓其使人曰：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终无损功名也。庾季才梁元帝时领太史江陵陷太祖一见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常预侍从赐宅一区水田十顷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谓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赐者欲绝卿南望之心宜尽诚事我当以富贵相答。

隋高祖初为周相即委高以心膺开皇九年晋王大举伐陈以高为元帅长史军还以功授上柱国帝因劳之曰：公伐陈後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是後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後短高於帝帝怒之皆被疏黜因谓高曰：孤度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

明炀帝即位以长孙晟为左领军汉王谅作逆敕以本官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马与李雄等共经略之晟辞曰：有男行本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诚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齐都人俗浇浮易可搔扰傥生变动贼势即张思所以镇之非公莫可体国之深终不可以儿害义故用相委公其勿辞，於是遣赴相州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遣光禄卿李密往高祖收其馀众帝谓密曰：公卿皆有疑於公唯朕於公赤心相委勉立功名。

李靖为马邑郡丞属高祖起义靖上变高祖恶之後破开州蛮贼高祖甚悦手诏敕靖曰：既往不咎何忧何惧今日已去心中疑更不须忆旧事吾久忘之矣。太宗自髻髻多大志大业末左亲卫窦轨弟琮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与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罗英杰降礼纳之出入卧内其意乃安封同人为韩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诸卫骠骑等习射於显德殿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绞刑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弯弧纵矢於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不意非所以为社稷计也。同人矫乘驿马入朝切谏帝皆不纳谓之曰：我以天下为家率土之内尽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岂当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後人人自励一二年兵士尽便弓马皆为锐卒。

尉迟敬德仕刘武周为大将太宗为秦王时来降授秦府统军从太宗击王世充於东都既而武周降将寻相苏筠等皆叛诸将疑敬德亦当必走乃禁於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等咸言敬德初归国家忠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禁之。又久既被猜贰狠怨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请杀之太宗曰：寡人所见有异於公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後乃命释之引入行宫赐以金宝而谓之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良善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因从猎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骑数万来战贼将单雄信恃其骁悍领骑直入以趋太宗敬德乃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中之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围因率骑兵与王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等获排槊兵六千人太宗憩於古丘谓敬德曰：昨众人证公必叛走天诱吾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报之速也。赐金银各一篋此後恩眚日隆。

刘师立初为王世充骑将武德中雒阳既平师立罪当诛太宗惜其勇力保获得免引为左亲卫特蒙委接任以心膺。

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太宗亲录囚徒多所原宥见死罪者悯之放归於家限至来秋即戮乃敕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并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九人皆释禁自至朝堂不劳督领一无逃者太宗感其奉法竟尽赦之。

薛万彻为右卫大将军出青丘道伐高丽万彻在军仗气凌物人或奏之及还谒见太宗谓曰：上书者论卿与诸将不协朕录功弃过不罪卿也。因取书焚之侯君集既与太子承乾谋逆时张亮以太子詹事出为潞州刺史君集激怒亮曰：何为见排也。亮曰：是公所排更欲谁冤君集曰：我平一国而来遂逢屋许大贖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郁郁不可活公能反乎！当与公反耳亮奏之太宗曰：君集怨望则有之何至於反我意在两全公慎勿言太宗待君集如初。

穆宗长庆元年刘总为幽州节度频献表章请分割当管土地及进征马以明忠恳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诈帝独推纳之总思有以宽济乃举张弘靖自代。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诏曰：元首股肱君象臣类义深同体理在坦怀夫任则不疑疑则不任自魏晋以降参用霸制虚仪搜索因习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实人心腹庶使诸侯方岳鼓洽道化夷貊飞走畅泳性分况吾台宰。又何间焉自今以後紫宸坐朝众寮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

後唐庄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邺城斩张彦及同恶者七人军中股栗帝亲加抚慰而退翌日帝轻裘缓策

而进令张彦部下军士披甲持兵环马而从因命为帐前银枪众心大服。

同光元年帝入雒宴於崇元殿明宗及伪庭大将军预焉帝酒酣顾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敌也。一旦与吾同筵盖卿前鋒之功也。伪将霍彦威戴恩远伏皆叩头帝曰：与卿话旧无足畏也。因赐御衣酒器尽欢而罢帝之营德胜也。彦威思远皆为军帅屯杨村寨日与帝挑战交兵故有是言。

张全义为雒京留守庄宗平定汴州全义辞归奏曰：请大驾便幸雒阳臣已备郊天法物仪仗请谒庙之後便行大礼同光二年二月郊天礼毕加太尉中书令河阳三城节度使仍赐保忠归正安国功臣进封齐王河南尹如故初全义自雒朝覲汴州泥首待罪帝抚劳释之以其老羸令人掖之升殿陈叙帝谓曰：卿儿侄无恙尚在河南吾诛灭伪庭正为卿家尔慰劳甚欢。

华温琪为耀州观察使留後庄宗入雒温琪入覲赏曩岁守平阳之功。且无贰於梁所赐甚厚诏改耀州威胜军为顺义军复以温琪镇之加推忠尚义功臣周知裕少事刘仁恭归款恭梁为归化军指挥使同光初庄宗入汴知裕随段凝军解甲於封丘明宗时为总管受降於郊外见知裕甚喜遥相谓曰：周归化今为吾人何乐如之因令诸子以兄事之庄宗抚怜甚异而诸校心妒之有壮士唐从益者因猎射之知裕遁而获免庄宗遂诛从益出知裕为房州刺史。

刘□初仕梁为晋州观察使留後庄宗复收汴州□来朝□在平阳八年日与上党太原之师交斗境上庄宗见而劳之曰：刘侯无恙尔控吾晋阳之南鄙岁时长矣。不早相闻今日见访不其晏欤□顿首谢之郊天後令归镇正授旌节寻有诏授封安远军。

晋高祖天福四年春正月诏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赐宴便殿以延光常为伪主帅师拒我义旌识量幽狭不体大观乃至婴城叛命及降虽著以信誓委之方任而。又表乞致仕常内疚其心狐疑快快故休假之内赐其款密谓之曰：无怠疾以伤厥神无忧思以劳厥衷朕将忧裕四方，岂有食言於汝也。延光俯伏拜谢其心遂安。

汉隐帝赐前昭义军节度使张从思衣一袭金带鞍马采帛等物时有投无名文字诬告从思者故特有是赐以安其心。

帝王部·亲信

虞书有臣邻之言周雅有疏附之义盖谓乎！亲之以道信之以德故其应也。若心手之相视其顺也。若臂指之相随出处不疑语默无间简在上意克济时用者矣。若夫肇自里■即敦情好雅同龔序备识器■幽赞艰难之际协奉亨嘉之会其有颇资谋勇数从征伐深蕴忠慎常列左右谨肃无过质直有守内则规正其事外则将顺其美俾之入侍帷幄出陪辇辂大得以谘询国事小得以参备宿卫宠待侔於宰执爱厚等於公族至有周旋禁闥多历年所躬调御膳专司侍医■奉清问过蒙赏赉虽同职而莫望何外庭之能比哉！

汉高祖与卢绾同里。又同日生及帝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过绾者。

武帝时石建为郎中令奏事於帝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极切（有可言谓有事当奏陈）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帝以是亲而礼之。

霍光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有可言谓有事当奏陈廷见谓当朝而见时右出入禁闥二十馀年（宫中小门谓之闥）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金日■为侍中光禄大夫日■既亲近未尝有过失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驂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得一亡胡而反重贵之帝闻之愈厚焉。

昭帝时右卫将军光禄勋张安世与大将军霍光同辅政帝甚尊惮大将军然而内亲安世心密於光焉宣帝时太仆杜延年久典朝政帝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馀年赏赐赉遗数千万。

夏侯胜宣帝时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为人质朴平正简易无威仪见（见谓见於天子）时谓帝为君误称字於前（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当相呼字也。）宣帝以是亲信之。

後汉光武时丁恭拜侍中祭酒散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左右每事谘访焉。

和帝永元中贾逵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灵帝时盖勋为京兆尹勋虽在外每军国大事帝常手诏问之数加赏赐甚见亲信在朝臣之右。

魏太祖初起史涣以客从行中军校尉从征伐常监诸将益见亲信转中领军。

韩浩为护军从帝讨张鲁鲁降议者以浩知略足以绥边欲留使都督诸军镇汉中帝曰：吾安可以无护军乃与太祖俱还其见亲任如此。

晋元帝时刘隗为丹阳尹尚书令刁协并为帝所欲排抑豪■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隗虽在外万机秘密皆预闻之。

孝武帝时殷仲堪为太子中庶子甚见亲爱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亲幸以为藩垣仍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震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将之任。又诏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谓永为廊庙之宝而忽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王雅仕孝武历右卫将军丹阳尹领太子左卫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帝深加礼遇虽在外职侍见甚数朝廷大事多参议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举觞其见重如此帝起清暑殿於後宫开北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豫焉。

後魏道武初在贺兰部时长孙肥常侍从御侮左右帝深信仗之长孙道生忠厚谦谨帝爱其慎重使掌机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

奚攸代人重厚有智谋帝宠遇之称曰：仲尼使敷奏政事参与计谋。

崔玄伯道武时为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

李栗少有才能兼有将略初随道武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道武爱其艺能时王业草创腹心爪牙多任亲近惟栗介远寄兼戚旧当世荣之。

明帝即位以内侍猎郎叔孙俊与元磨浑等拾遗左右俊性平正柔和未尝有喜怒之色忠笃爱厚不■谄上抑下每奉诏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饱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蒸犹孜孜仍犹殷勤）是以上下嘉叹。太武为太子时卢鲁元初以忠谨给事东宫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拾遗左右宠待弥渥而鲁元益加谨肃帝益亲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惮焉後以征平凉功拜征北大将军加侍中後迁太保录尚书事帝贵异之常从征伐出入卧内。

李孝伯太武时为光禄大夫掌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谏切秘时人莫能知也。

伊馥为殿中尚书常典宿卫帝亲任之。

毛修之为前将军光禄大夫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意太武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

许彦为散骑常侍与人言不及内事太武以是益亲待之。

罗结为侍中外都太官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悫甚见信待监典後宫出入卧内因除长秋卿。

文帝时韩彦为光武将军帝称其聪敏清辨才任喉舌遂命出纳王言并掌机密行幸游猎随侍左右。

献文天安初李安世为中散以温敏敬慎帝亲爱之累迁主客令。

陆定国自襁抱与帝同处及践祚为殿中尚书前後大驾征巡每擢为行台录都曹事。

乞伏虔献文时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赐爵宁国侯以忠谨慎密常侍左右孝文时李波为户部尚书帝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杨椿性宽谨孝文时为侍御中散典御厩曹以端慎小心专司医药迁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

王翔少以聪敏循良诏充内使自太和初与李冲等奏决庶事迄乎！十六年赐赏前後累千万。

宣武时甄琛为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见亲宠委以门下庶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赵修本初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帝践祚乃充近侍待遇日隆旬月之间频有转授每受除设宴帝亲幸其宅咸阳王禧家货多赐高辇及修。

孝庄帝建义初在河阳杨逸独往谒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及朝士滥祸帝益忧怖诏昼夜陪侍数日之内常寝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谓逸曰：昨来举目惟见异人赖得卿差以自慰。

後周太子既平侯莫陈崇见高平郡守李远与语悦之令居麾下甚见亲遇後为左仆射帝。又以第十一子代王达令远子之其见亲待如此。

蔡■为平东将军从太祖拒齐献武王於河桥是战也。我军不利帝已还■至弘农帝引见■至字之曰：

承先尔来吾无忧矣。帝心惊不得寝枕 二 股上乃安伊娄穆弱冠为太祖所亲信以机辩见知授奉朝请常侍左右。

李穆为并州总管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关便给事左右深被亲遇穆亦小心谨密未尝懈怠太祖嘉之遂处以腹心之任出入卧内当时莫与为比。

陆通为太祖帐内督颇见亲礼昼夜陪侍家人罕见其面通虽处机密愈自恭谨太祖心向重之。

武帝与宇文孝伯同日生。又与同学武成初拜宗师上士迁小宗师常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机务皆得预焉孝伯亦竭诚尽力无所迴避至於时政得失及外间细事皆以闻奏帝深委信之当时莫与为比及帝将诛晋公护密与卫王直图之唯孝伯及王轨宇文神举等颇得参预护授开府仪同三司为右宫正。

隋高祖初总百揆刘 二 以定策之功封黄国公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前後赏赐钜万出入以甲士自卫朝野倾瞩称为黄沛时人为之语曰：刘 二 牵前郑译推後。

李德林为内史令自帝有天下每赞平陈之计及帝幸同州以疾不从敕书追之後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 二 因使入京帝语 二 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崔彭开皇初为骠骑将军典宿卫性谨密在省闱二十馀年每当上在仗危坐终日未尝有怠惰之容帝甚嘉之每谓彭曰：卿当上日我寝处自安。

炀帝令李景营辽东战具於北平会幽州贼杨仲绪率众万馀人来攻北平景督兵击破之斩仲绪于时盗贼蜂起道路隔绝景遂召募以备不虞虎贲郎将罗艺与景有隙遂诬景将反帝遣其子慰谕之曰：纵人言公 二 天阙据京都吾无疑也。

斛斯政明悟有器 二 大业中为尚书兵部郎政有风神每奏事未尝不称旨帝悦之渐见委信。

裴矩为虎贲郎将大业十一年从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於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

唐高祖武德初窦威为内史令帝甚重之每引入卧内相见帝为膝席朝廷疑议多取决於威。

太宗为秦王时刘师立为左亲卫会建成元吉等潜谋祸乱帝与谋自安之道或至登卜去人通宵达旦师立每进忠规多蒙嘉纳及建成死超拜右卫率。

张亮帝为秦王时为车骑将军委以心膂会隐太子与帝构怨帝深怀危惧以雒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乃遣亮之雒统左右王保等千馀人阴引山东豪杰以候变及建成死除右卫将军。

周范为秦王库旦车骑帝既践祚累迁右屯卫将军宿卫於玄武门以忠节见知故特蒙亲委俄迁左卫将军。

李太亮为左卫大将军贞观十七年为东宫太子寮属皆盛选重臣以太亮兼领太子右卫率俄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名为亲信太亮每当宿直必通宵假寝帝常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宵安卧其见信如此帝每有巡幸多令居守。

武士陵性恭顺勤於稼穡从起义官至司农少卿封宣城县公帝居苑中委以农圃之事。

肃宗初李泌解褐拜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至於四方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位非宰相实辅臣也。初泌以博涉经史善属文玄宗时常献书论当世务为执政者不便乃潜遁自 二 天宝末禄山构难帝即位泌自汝州冒难奔赴行在时帝兴师灵武注意求贤一见固辞不就官秩特以散官宠之。

德宗建中末陆贄为翰林学士艰难中贄为内职行止辄随从精洁小心未尝有过误帝特所亲信待之不以严侍见从容言笑至或脱御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为陆九同职莫敢望之初帝自奉天 二 梁州山路危险往往与从官相失夜至驿求贄不得惊悲涕泣募於众曰：有能得贄者吾与千金久之贄乃至帝喜皇太子以下皆贺。

齐映兴元初为给事中白 口 长大言音高朗帝自兴元还京师常令映侍或前马至城邑镇守辄令映宣诏令帝益亲信之。

王绍贞元中为户部尚书判度支时帝临御岁久机务不繇台司自窦参陆贄已後宰臣备位而已惟以绍谨密恩遇特异凡主重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访决绍未尝泄漏亦不矜 二 。

後唐武皇初镇抚太原时牙将盖寓最为亲信中外将吏无不景附朝廷藩邻信使结 二 先及武皇次入寓门既总军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奸人离间暴扬於天下言盖寓已代李克用闻者寒心武皇略无疑间每

家事珍膳穷极海陆精於厨饌武皇非寓家所献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归恩宠之洽时无与比及其卒也。哭之甚恸。

张敬询武皇时专掌甲坊十五年以称职闻复以女为皇子存霸妻益见亲信。

庄宗时张建为帐下小校及帝救上党战柏乡攻蓟门下邢魏皆从之後战於华县及胡柳阪继为流矢所中金疮之痕盈於面前庄宗宠之统御营黄甲军常在左右略加检校兵部尚书帐前步军都虞候。

明宗在藩邸时安重海得给事左右年尚幼而勤恪 悟出於时辈渐得帝意帝之镇邢台也。俾职阍司随从征讨垂十馀年亲信无间历数镇咸委心腹之任及邺城之变也。天下之心知所归矣。佐命之功独居其右。

安彦威善射少隶并州为骑士及长尤涉兵法庄宗与梁军战於河上彦威累从帝擒敌有功帝在藩邸用为腹心历郓汴常等州牙帐亲校彦威性谨厚甚见委任。

康义诚时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帝宠而倚之每乘輿出幸近甸多遣义诚次马首而行问以外事。

翟光邺年十岁为军所俘帝以其 悟俾侍左右既冠沉毅有谋莅事寡过帝践祚特深委遇累更内职至皇城使检校司空。

末帝即位初以前兴州刺史刘遂清为西京副留守其兄遂雍先为西京副留守帝自凤翔始忧王思同药彦稠合力固城至岐山闻遂雍不内思同甚喜遣人宣抚遂雍乃尽出库藏於军士前至者便赏给令过比军前赏遍并不入城帝至奉迎仍括率都民刑捶严酷而军获济帝见握手流涕自是相随事无巨细必与遂雍谋而後行帝即位以遂雍为淄州刺史仍以遂清代其任。

汉高祖时李彥从少习武艺出行伍间帝典禁军以乡里之旧任为亲信国初用为左飞龙使检校司空。

卷一百

帝王部·听纳

古之为天下者何尝不虚己访言畴咨度择令典而从人欲补阙政而成机务故帝尧有稽众舍己之听汉祖有纳谏转环之美用能极群臣之谋虑任四海之志力塞未然之咎立非常之功使下情无壅而刍蕘不遗大猷是经而金玉其度者也。东方朔曰：谈有悖於耳拂於目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说於目顺於耳快於心而毁於行者非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盖君人之用心当如冰鉴之不将不迎山泽之纳 藏垢然後忠邪立辩疏远咸达择其善者闻斯行诸《书》曰：嘉言罔攸伏《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之谓也。汉高祖初为汉王二年三月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为者无为之为布告天下言项羽杀义帝明其为贼乱举兵征之乃可服也。）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不以力（为义帝发丧此为行仁义不用勇力也。）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言以德义取天下则可比 从於三王）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於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袒谓脱衣之袖也。）而大哭哀临三日。

三年十二月汉王与酈食其谋挠（挠弱也。）楚权食其欲立六国後以树（树立也。）党汉王刻印将遣食其立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饭吐哺（哺口中所含食）曰：竖儒（言其贱劣无智。若童竖也。）几败乃公事（几近也。）令趋销印（趋速也。）

五月（钦。若等曰：汉初以十为岁首故此月在后）汉王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关项王必引兵南走（走亦谓趋向也。）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辑谓和合也。）连燕齐郡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叶县名古叶公之国宛县叶县之间也。）与黥布行收兵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

六月项羽围汉王成皋汉王跳（跳独出意也。）得韩信军八月临河南乡军小 武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高垒深堑勿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度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复击破楚军燕郭西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

四年十一月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於是遣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五年冬十月汉追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即固始也。属淮阳）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信越对未有益地之分）其不至固宜（理宜然也。）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对之）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因为自请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城皆以王彭越从东以南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得复故地能出捐此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於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

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亢竖子耳（及急也。）高帝默然以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帝具告之乎曰：人有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乎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与如也。）帝曰：不能过也。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帝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之精将弗及而举兵击之是趣之战也。切为陛下危之帝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梦（楚泽名）陛下第出伪游■梦（第但也。语声急也。它皆类此）会诸侯会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出其郊远迎谒也。）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于陈吾将南游■梦帝因随以行行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田肯贺帝曰：陛下得韩信。又致秦中（时山东人谓关中为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得形势之便也。）带河阻山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中之二二万人也。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二县近海财用之所也。）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齐西有平原河水东北过高唐即平原也。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北有渤海之利地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齐得十二者二十万人当诸侯百万也。）此东西秦也。非亲王子弟亡可使王齐者帝曰：善赐金五百斤。

冯唐事文帝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言年已老矣。何乃自为郎也。）具以实言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於钜鹿之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钜鹿也。（每食念监所说李齐在钜）父老知之乎！唐对曰：齐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帝曰：何已（已犹也。）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帅将（大父祖父也。）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李齐知其为人也。帝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良善也。闻颇牧之善帝意大说）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耳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惧之言）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众辱我独无间处乎！（何不间隙之处而言）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当是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帝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跪而推毂曰：□以内寡人制之□以外将军制之（门中楹为□也。）军功爵赏皆决於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将也。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覆谓覆白之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匹（彀张弩也。）百金之士十万（良士直百金也。百金喻其贵重也。）是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澹胡也。晋北有澹林之胡楼烦之戎也。）西抑强时赵凡霸（几致於霸也。）後会赵王迁立（赵幽也。）其母倡也。用郭开谗而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为秦所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私假钱也。）以飧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中之塞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尺籍所以书军令伍符伍五相保之符信也。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伍符亦行伍之符要节度也。家人子谓庶人家之子也。）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之吏削其爵罚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武帝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转相■襄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馁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亡功（耗损也。）帝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报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时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言通西南夷大为损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帝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

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县）。

宣帝即位徵魏相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四岁大将军霍光薨帝思其功德以其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事（山者去病之孙今言兄子误也。）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後元以来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胥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通籍谓宫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诏问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寢渐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业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省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明壅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

冯奉世破莎车帝说下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颡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少府萧望之独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後法即封奉世开後奉使者例以奉世为比争遂发兵要功万里之外（逐竟也。）为国家生事於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封帝善望之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鲍宣为谏议大夫上书陈天变请复徵用何武师丹彭宣傅喜等帝感大异纳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复为三公拜宣为司隶。

后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谓农者不得商贾也。）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下吏检括多失其实百姓患之居巢侯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二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民田除害有助食无关本为送诸国客遂竟也。二业也。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敕诏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者同罪帝悉从之王望为青州刺史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廩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请章示百官详议其罪时公卿皆以为望之专命法有常条锤离意独曰：昔华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国春秋之义以为美谈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有乖圣朝爱育之义帝嘉意而赦望罪。

章帝建初元年地震东平王苍上便宜其事留中帝报《书》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亲自览读反覆数周心开目明旷然发蒙间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儆是复虑为非何者灾异之降缘政而见今改元之後年饥人流此朕之不德感应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广虽内用刻责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诗不云：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思惟嘉谟以次奉行冀蒙福应彰报至德特赐王钱五百万。

和帝时故居巢侯刘般子愷当袭封爵先是建初中般卒愷与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所司请绝愷国章帝特优假之愷犹不出积十馀年永元中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因上章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於从政乎！何有切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谦逊洁清弟宪潜身远迹有所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以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尾侯邓彪并以高行洁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帝纳之下诏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愷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为比乃徵愷拜为郎。

安帝时连有灾异诏百僚各上封事尚书陈忠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曰：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书进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

顺帝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等共譖梁商等帝不从逵等悉伏诛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泛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也。切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帝乃纳之罪止坐者。

左雄为尚书令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至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六十已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者不

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文史课笺奏付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於是班下郡国後刘据为大司农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复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後九卿无复捶扑者。

李固阳嘉中公卿举固对策诏特对当世之弊为政所宜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後固为大司农先是周举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乃更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下免八使举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乃复与光禄劾刘宣上言自顷选举郡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盘游专心庶政帝纳其言，於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桓帝时度辽将军陈龟上疏陈牧守不良或出入中官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除并凉二州今年租帝觉悟乃更选幽州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

应奉为司隶校尉及邓皇后败而田贵人见幸桓帝有建立之议奉以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上书谏曰：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於郑（《左传》襄王将以狄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狄固贪婪王。又启之王不从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郑）汉立飞燕成帝继嗣；民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关宜思关。且三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韩诗外传》曰：妇人有五不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祭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废人伦也。）帝纳其言竟立窦皇后。

灵帝光和五年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害民者太尉许郁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官子弟宾客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有惠化者吏人诣阙陈诉司徒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类斯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也。其言忠节切帝以让三济繇是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

魏太祖征马超等於关西时军每度渭辄为超骑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蒯子伯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帝从之乃作缣囊以运水夜度兵作城比明城立繇是帝军尽得渡渭。又征韩遂等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等遂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设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甚然之明帝初践祚群臣，或以宜飨会博士高唐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

杨阜为城门校尉常见帝著褐被缥绁半裒袖问帝曰：此於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见阜。

晋景帝为魏相征淮南时吴将诸葛恪帅军於孙权所筑东兴堤左右结山夹筑两城使全端留守之恪引军而还诸葛诞言於帝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後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帝从之。

魏嘉平五年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时姜维亦出围狄道帝问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阻。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者有似强而弱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其势自走诸将自不轻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於东西方必虚是以轻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帝曰：善乃使郭淮陈恭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母丘俭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姜维闻淮进军食少乃退屯陇西界。

武帝泰始中散骑常侍傅玄上便宜五事诏曰：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宜动静以闻也。

初王三平吴为王浑所嫉所赏甚薄时人咸以三功重报轻博士陈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泌等并表讼三之功帝乃迁三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後军将军。

成帝时蔡谟代郗鉴为征北将军先是郗鉴上部下有勋劳者凡一百八十人帝并三守其功未卒而鉴薨断不复与谟乃上疏以为先以许鉴今不宜断。且览所上者皆积年勋效百战之馀亦不可不报诏听之简文帝初为抚军执政王彪之为廷尉时当南郊帝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常谓非宜

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以为郊祀必赦至此於愚之輩復生心於侥幸矣。遂从之。

後魏明元时崔浩为祭酒晋军在雒议欲以军绝其後帝问浩浩对以为不可帝大悦语至中夜赐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故与卿同其甘也。

文帝时源贺出为冀州刺史上书乞宽刑已後入死者皆怨死徙边久之帝谓群臣曰：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蕃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贺朕治天下复何忧哉！顾忆诚言利实广矣。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进此计非圣明不能纳此言。

孝文为太子恂娶司徒冯诞长女以女幻待年长先为聘彭城刘长荥阳郑恂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帝泛舟天渊池谓郭祚翟光宋弁曰：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食後还内晡时复出夕而罢卿等以为何如光曰：孔子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传》曰：昼以访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学之日不宜於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为然乃不令恂入内。

郑道昭为国子祭酒表请崇尚儒学孝文诏曰：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不至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

高道悦为谏议大夫兼御史中尉时孝文将繇水路幸邺已诏都水迴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之帝诏曰：省所上表深嘉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不用有繇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迴材都水营嬉游终为弃物修缮非务舟楫无章士女杂乱此则卿之失辞矣。深薄之危抚陵之重斯则卿之得言也，於是帝遂从陆路。

隋文帝时崔仲方为虢州刺史上言论取陈之策帝览而大悦转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陈经略帝善之赐以御袍并杂采五百段进位开府而遣之及大举伐陈以仲方为行军总管率兵与秦王会。

唐高祖武德初齐王元吉为并州总管为刘武周所攻弃军还京高祖怒甚谓礼部尚书李纲曰：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基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纲曰：赖劝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高祖问其故纲对曰：罪繇窦诞不能规讽致令军人怨愤。又齐王年少肆行骄逸放纵左右侵渔百姓诞曾无谏止乃随顺掩藏以成其罪此诞之罪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而敢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切以为过翌日高祖召纲入升御坐谓曰：今我有公遂使刑法不滥元吉自恶结怨於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

太宗贞观十六年七月丁酉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帝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第及庶子数将五十心常忧虑颇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爱及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岁久即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繇此作其王府官僚宜限以四考。

褚遂良为黄门侍郎贞观中鸿胪寺奏高丽莫支离贡白金遂良进曰：莫支离虐杀其主九夷不容陛下已云：兴兵将示吊伐为辽山之人报主辱之耻。若受其贡何所攻伐太宗纳焉。

张玄素为景州都督录事参军太宗闻其名及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对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於上臣弼违於下岂至於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已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有司奉职谁敢犯之臣。又观隋末沸腾被於县所求天下不过十数人馀皆保邑全家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乱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对擢侍御史。

高宗时太尉长孙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帝无不优纳之。

玄宗先天二年诏贬特进李峤为太子率更令时峤子畅为处州刺史峤随畅之任先是韦庶人临朝峤密表请令相王诸子皆出京师帝於宫内获其表以传侍臣或请诛之中书令张说曰：峤虽不辩顺逆然亦为当时之谋议非其主请不追讨其罪帝从其言因有是命。

姚崇为紫微令玄宗时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召宋■ ■ 苏■ ■ 问其故■ ■ 等奏言今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戒陛下宜增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帝义召崇问曰：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隳坏恐神灵戒以东行不便耶崇对曰：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造此

庙国家。又因缘旧制岁月兹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壤尚不免颓此既久来枯木合将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隳四海为家两京相接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非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於天下旧庙既毁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帝曰：卿言正合朕意赐绢二百疋所司奏七庙神主迁於太极改造新庙车驾遂幸东都因命崇五日一参仍入阁供奉甚承恩遇。

宋■为侍中时太常卿修国史姜皎兄弟当朝用事■以其权宠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屡奏请稍抑损之玄宗敕曰：西汉诸将多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并以优■自保观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数较然可知良有以也。宜放皎归田园以恣娱乐。又玄宗东巡■复为留守帝临发谓■曰：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雒邑为别历时所有嘉猷宜相告也。■因极言得失特赐采帛仍降手制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戒终身。

肃宗至德中李勉为司膳员外郎时关东献俘百人诏并处斩因有仰天叹者勉偶过问之对曰：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帝遽令奔骑宥释繇是归化日至。

李揆为中书舍人至德中宗室请加张皇后翼圣之号肃宗召问之揆对曰：臣观诸古后妃终则有谥生加尊号未之前闻景龙失政韦氏专恣加号翼圣今皇后之号正与韦氏同陛下明圣动遵典礼，岂可比踪景龙故事哉！肃宗惊曰：凡才几误我家事遂止时代宗自广平王改封成王张皇后有子数岁阴有夺宗之议揆因对见肃宗从容曰：成王嫡长有功今当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贺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

天下幸甚臣不胜大庆萧宗喜曰：朕计决矣。自此颇承恩遇遂蒙大用。

德宗建中四年未避难迁於奉天以城隘不可久议幸凤翔。且依张镒户部尚书萧复闻之遽请见曰：窃闻移幸凤翔未审虚实帝曰：有之复曰：陛下大误凤翔将士皆朱■旧兵今■悖逆此中必有同恶相济者臣尚虑张镒不能久奈何拟幸凤翔帝曰：朕行计已决试为卿驻驾一日属凤翔後营将李楚琳杀张镒自为节度使乃止。

贞元十二年信州刺史姚骥举员外司马卢南史准例配得有典一人每月请纸笔钱一千文南史以官■冗无职事於典而纳其直凡五年计赃六十千文。又云：私买铅烧黄丹诏令刑部员外郎裴■监察御史郑楚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往按之并召对於延英德宗曰：必须评审无令漏罪衔冤三人将退■独立奏曰：臣览姚骥奏状云：南史取直典纸笔虽於公法有违在情有可恕德宗曰：此事亦其应有但未知烧铅事何如■曰：烧铅为黄丹格令不禁准天宝十三载敕铅铜锡并不许私家买卖盖防私铸钱亦不言不许烧黄丹然南史违敕买铅不得无罪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缘小事令往非唯罢耗州县亦恐远处闻之各怀忧惧臣闻开元中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有录事参军告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评事往接近大历中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判官刘长卿纷竞仲孺奏长卿赃犯三千万贯时止差监察御史苗丕往推今姚骥所奏事既无多臣。若堪任此行即请独往恐不要三司尽行德宗曰：卿言是也。可召楚相等来及至乃赐坐曰：朕懵於理道处事未精裴■所奏深合事宜卿可宣付宰臣但行举一人往按问十八年三月以前摄东都团练使齐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许孟容上表封还时左补阙王武陵右补阙刘伯刍复上疏言之繇是诏书留中不出明日雨不视事特开延英门召许孟容对帝慰谕开纳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也。

宪宗元和五年九月复以吐突承璀为左卫上将军依前知内侍省事充右神策获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承璀尝建谋征讨无功而还，於是谏官上疏恳论帝从之问一日降为军器等使。

六年十一月宰臣李吉甫奏永昌公主所立祠堂不如置墓户以充守奉翊日帝谓吉甫曰：卿昨所奏罢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费缘未知故实是以量减及览所奏方知无据然朕不欲破三二十户百姓当拣官户谨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贺帝曰：卿此岂是难事有关朕身不便於时者苟闻之则改此岂足多邪卿但切思规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卷一百一

帝王部·纳谏

《书》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是知容纳直言乐闻已失讲求至当之理询择悠久之谋闻善。若惊改过弗吝虽婴鳞而无忤惟虚怀而兼容斯乃明主不恶直以博观臣下宁正言而无讳者已其或事有过举令未顺时刑罚不中赏任非允而或予违汝弼官箴王阙过则必正失者斯革始或违忤终焉听从忘其诽谤之咎谅其忠直之志故能刑无颇类政无灭裂昭德塞违令闻长世盖所谓拂於心而求诸道逆於耳而利於行者不可以不察也。已。

汉高祖为沛公既至咸阳降子婴睹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张良曰：夫秦为无道故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暴宜缟素为资（资质也。缟白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俭素以为质）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药苦口利於病愿公听樊哙言公乃还霸上其後相国萧何以罪系狱数日王卫尉侍（卫尉王氏无名字史氏失之也。）前问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高祖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多受贾竖金为请吾苑以自媚於民（媚爱也。求爱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民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黥布反时陛下自将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夫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怪是日使使持节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谨徒跣入谢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王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同坐谓所坐之处高下谓所高无差等也。）及坐郎署袁盎引慎夫人坐（郎署上林中直卫之署也。盎时为中郎将天子幸署豫设供帐待之故得慎夫人坐也。谓退而卑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帝亦怒盎起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所以祸之也。独不见人豕乎！帝乃说入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贾谊为梁王太傅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陛九级则堂高七级则堂卑夫梁王尝在贵宠之位矣。天子改容而礼貌之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今有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司寇小史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帝帝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後大臣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复入狱自宁成始）张释之为谒者仆射从登虎圈文帝问上林尉禽兽簿十馀问尉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对甚悉帝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前曰：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上疾於影响举错不可不察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武帝为窦太后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董偃也。）东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入东司马门更名东交门赐朔黄金三十斤。

宣帝时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苑秘者言秘术之苑囿也。）令尚方著作事不验更生坐论京兆尹张敞上疏谏曰：愿明主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皇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後尚方待诏皆罢。

元帝幸甘泉郊泰礼毕因留射猎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董偃也。亟反宫（亟急也。）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帝即日还。

後汉光武尝轻与期门近出（帝将出必与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门。故曰：期门）卫尉钭期顿首车前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

朱浮为执金吾时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浮上疏曰：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於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自是牧守易代颇简蔡茂为广汉太守雒阳令董宣举纠雒阳公主光武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刚正欲令朝廷禁制贵戚乃上

《书》曰：今者外戚骄逸宾客放滥宜敕有司按理奸罪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厌远近不缉之情帝纳之。

明帝数幸广成苑尚书仆射锺离意以为从禽废政常当车陈谏盘乐游田之事天子即时还宫。

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於重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谏帝敬纳宠言。

建初元年大旱 二 贵兰台校书杨终以为广陵楚淮南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尽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和帝时唐羌为临武长县接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死者继路羌乃上书谏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繇是遂省焉。

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尚书仆射胡广与尚书郭庆史敞上疏谏曰：特神任筮未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帝从之以梁贵人良家子定立为皇后。

永建三年大旱尚书仆射黄琼上疏曰：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节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务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书奏引见阳德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

桓帝欲广开鸿池侍中赵典谏曰：鸿池 二 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已遵孝文之爱人也。帝纳其言而止。

灵帝时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议郎蔡邕上封事曰：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鹵 二 鬼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书奏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辄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辄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魏文帝时侍中苏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投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尧舜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王朗为司空文帝频出游猎或昏夜还宫朗上疏谏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於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

辛毗为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群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於陛下甚乐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遂为之稀出。

明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台观则见孟津辛毗谏帝乃止王肃为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蜀肃上疏谏，於是遂罢。

高柔为廷尉明帝时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後宫後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柔上疏谏帝报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蒋济为护军将军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宫室怨旷者多而年 二 饥俭济上疏谏诏曰：微护军吾弗闻斯言也。

杨阜为将作大匠帝既新作许宫。又营雒阳宫殿观阁发美女以充後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阜上疏谏报曰：闻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 二 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规究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徐宣为左仆射时上方令坐猥见考竟宣上疏谏威刑太过。又谏作宫殿穷尽民力帝皆手诏嘉纳晋元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已待物初镇江东颇以酒废事王导深以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绝。

周嵩为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势盛渐疏忌王导等嵩上疏曰：王导王 二 忠素竭诚义以奉上共隆洪基翼成大业而一旦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乃更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伍贤远亏既往之明顾伤伊管之交倾巍巍之望丧如山之功疏奏帝感悟故导等获全。

穆帝将修後池起阁道吏部郎长兼侍中江 二 上疏谏帝嘉其言而止。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范之制於太极前殿亲执会肃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太常江■上疏谏。又陈古义帝乃止。

後魏献文时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坐论纠告得尚书以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张白泽上疏谏曰：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而欲使事静民安治清务简至於委任责成不一难辨帝纳之。

陆□为选部尚书献文将禅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太尉源贺并皆固谏□抗言曰：皇太子四海属望不可横议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二会之帝意乃解诏曰：□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为太保与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於孝文。

孝文时崔挺为光州刺史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以为《周书》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门司马牛受桓□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辞甚雅切帝纳之。

高道悦孝文时为谏议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雒京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孝文车驾将从水路幸邕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於是帝遂从陆路。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诏六军发軫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顙於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初甄琛为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帝所知赏。

後周闵帝元年五月帝欲观鱼於昆明池博士姜须谏乃止武帝时李礼成为迁州刺史朝廷有所徵发礼成度蛮夷不可扰扰必为乱上表固谏帝从之。又乐运为露门学士前犯颜屡谏多被嘉纳。

隋文帝开皇中苏威与高■参掌朝政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帝帝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

长孙平开皇中为工部尚书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廷为愤愤者帝怒将斩之平进谏曰：邴绍之言不应闻奏陛下。又复诛之臣恐百代之後有亏圣德，於是赦绍因敕群臣诽谤之罪勿复以闻唐高祖武德元年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帝大悦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旧政帝并纳之因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唯■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卑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说言然唯李纲善尽忠款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免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褚亮为秦王文学帝以寇乱渐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谏疏奏帝纳之。

太宗即位初务止奸慝风闻诸曹按典多有受贿乃遣左右试以财遗之有司门令史受■鬼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尚书裴矩进谏曰：此人受贿诚宜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谓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也。帝纳之因诏文武五品以下谓曰：朕欲杀之非是有偏憎恶直欲惩肃望不更犯耳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帝常欲行幸属收获未毕栢阳县丞刘仁轨上表切谏深被嘉纳超授新安令。

贞观三年二月帝谓孙伏伽曰：卿累上封事言朕得失皆中朕之病而卿有忠言必闻朕复闻过而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也。伏伽辞谢焉。

四年六月帝发卒修雒阳宫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将起此其不可也。帝览之大悦谓房玄龄曰：雒阳中土朝贡道均朕故欲修营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实亦可依後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五年十月帝将逐兔於内苑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授陛下为华夷父母何过自轻僥使万一马有颠蹶将。若之何帝顾而异之。又将逐鹿思力乃脱巾带跪而固请帝为之止焉。

十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时皇子年■刀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谏曰：臣愚见陛下子孙内年齿尚■刀未堪临人者。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後遣出帝深纳之遂良前後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

十一年七月魏徵上疏言为国之基必资德礼君之所保唯在诚信。又云：贞观之始乃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後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帝手诏■曰：卿频抗

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匪躬义重，岂能示以良图救其不及朕在衡门尚惟童蒙刀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朕值隋祚分离万邦涂炭惨惨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事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稟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轩之使被左衽化为冠盖之域正朔所班无远弗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静息於兹十有一载矣。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於此岂其寡薄独享斯休每以大宝神器忧责至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何常不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於公卿以至刍蕘推以赤心，庶几刑措但顷年以来祸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几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是以三思万虑或失毫厘刑赏之乖繇於此昔者狗齐知资风牧以致隆平翼善钦明赖稷契以康至道然後文德武功载勒於钟石淳风至德永傳於竹素克播鸿名永为称首朕以虚薄名惭汉代。若不仗任舟楫，岂能济彼巨川非藉盐梅安得调夫鼎味朕闻晋武帝自平吴以後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王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貽厥子孙者也。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及孙綏果为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於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竭诚退思补过将顺其美规救其恶所以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隆重当直词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後言进无廷谏以为明智不亦谬乎！颠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谏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玄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亦康哉！良哉！独惭於往日。若鱼。若水遂爽於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衿靖志敬伫德音。

八月甲子帝谓长孙无忌曰：比来上封事人皆谓朕游猎过多朕谓海内既安边表无事不能不出入园苑时复射猎一事不干百姓计亦何苦特进魏徵奏曰：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诽谤之流也。陛下既遣上封思闻得失几所有事只得恣其陈道。若所言忠则有益於陛下。若不忠亦无损於国家帝曰：此言是也。并劳而遣之。

十八年刘洎迁侍中帝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李杨师道等咸云：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刘洎对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人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时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今必诘难往复洎上书谏御笔为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繇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说言虚怀以改。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左武侯引驾卢文操逾垣盗左藏库物帝以引驾职在纠绳身行盗窃命有司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进曰：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於常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极刑将恐天下闻之咸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帝纳之谓钧曰：卿职在司谏遂能尽规特为卿免其死罪因顾侍臣曰：此乃真谏议也。

五年八月庚申太常乐工宋四通并给使王游道长吉等入监内教因为宫人通传消息帝特令处死仍遣附律谏议大夫萧钧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帝曰：朕闻防祸未萌先贤所重宫闈之禁其可渐软昔如姬窃符朕用为永监不谓今兹自彰其过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侧目朱栏冀旌折槛今喜得萧钧之言特免四通等死配流远处。

咸亨初令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切谏帝嘉纳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献食敕於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曰：臣以为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处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於别处帝从之改向麟德殿陈设。

苏良嗣为荆州都督府长史帝尝令宦官缘江采异竹将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谏帝谓天后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遽下手诏慰谕良嗣。且令弃竹於江中。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望蕃僧婆陀请夜开门然百千灯太上皇御延熏门观乐几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宴太上皇御安福门楼观百司宴以夜继昼经月馀日右拾遗严挺之上疏谏陈五不可帝纳其言而止。

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

肃宗乾元中苏源明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时将幸东京。又以殿中监李辅国为行营兵马使以御史大夫

贺兰进明为中京留守时公卿皆献书进谏帝以制命已行不纳源明及给舍等上言谏帝省表遂不东幸。

代宗大历中姚南仲为右补阙时将葬贞懿皇后帝恩宠所属全缮陵寝迎章敬寺复当游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谏帝览表叹息立从其议。

德宗建中初将厚奉山陵事中书舍人令狐 亘上疏极谏诏答曰：朕顷议山陵心方迷谬忘遵先旨遂有优厚之文卿闻见该通识达弘远深知不可切以为言引古援今依经据礼非特中朕之病兼以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于不子之名不遗君亲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闻义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终期无失坠嗟乎！古之遗直何以加卿。

贞元元年正月量移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执诏书不下。又廷诤之乃止太子少保韦伦太府卿张献恭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至当臣恐烦圣听不敢缕陈其事献恭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加优异帝谓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众人奏杞奸邪朕何不知之勉曰：卢杞奸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帝默然良从左常侍李泌复对见帝曰：卢杞之事朕已可袁高奏何如泌奏曰：累日外人窃议以陛下同汉之桓灵臣今睹承圣旨乃知尧舜之不逮也。帝悦慰勉之。

宪宗元和五年翰林学士司勋郎中知制诰李绛面论吐突承璀用兵无功合加显责。又承璀於军中立圣政碑非旧制不可许帝初甚怒色变绛前语不已辞恳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开悟遂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前丞命军中曳去所立碑曰：微绛言不知此为损我翼日。又面赐绛紫衣金鱼亲为绛择良笏勉之曰：尔他时在南面无易此心绛为相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从谏官上疏绛曰：居常相公常病谏官不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遂极疏论奏翼日对延英帝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於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於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至如此朕今已科罚其所取人并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过失。

六年永昌公主薨欲起祠堂宰臣李吉甫奏请置墓户翼日帝谓吉甫曰：卿昨所奏罢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费缘未知故实是以量减及览所奏方知无据然朕不欲破二三十户百姓当择官户谨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贺帝曰：此岂是难事有关朕身不便於时者苟闻之则改此岂足多邪卿但切思规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九年十二月释下 县令裴寰之罪仍放本县视事初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谓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为其使令徒众数百或有恃恩恣横郡邑惧扰皆厚礼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盗每留旬月方更其所是年冬行次下 寰嫉其暴但据文供馈使处公馆杜其侵扰使者归或 替寰有慢言帝大怒将以不敬论宰臣武元衡等於延英恳救理之帝怒不解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将入元衡等谓曰：裴寰事帝意不回恐不可论度唯唯而入抗陈其事谓寰无罪帝愈怒曰：卿言裴寰无罪则当决五坊小使小使无罪则当决裴寰度曰：诚如圣旨但。

以裴寰为令长爱惜陛下百姓如此，岂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书罚翼日释之十四年四月命中官五人为京西和籘使谏议大夫郑覃右补阙高钺等同以疏论帝览之即日罢其使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亥监察御史杨虞卿以帝频出盘游上疏切谏疏奏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奖後宰臣令狐楚萧 免 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纳谏为贺。

十月群臣入阁既退谏议大夫郑覃崔偃补阙辛丘度拾遗韦瓘温会等廷论得失覃进言曰：陛下即位以来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备谏列不胜忧迫伏愿稍减游乐留心政道。又窃闻陛下晨夜 匿狎倡优近习之徒赏赐过厚凡金银货币皆出於苍生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赐与纵内有馀亦乞陛下恭守节俭勿容易而散如有事得以支用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实天下之幸帝初诮之顾宰臣 免曰：此辈何人 免进曰：谏议大夫郑覃等帝意稍解谓 免等曰：朕有过失陛下能犯颜直谏，岂非忠也。又谓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称贺既退宰臣复诣延英奏事帝令宣示覃等曰：阁中奏事殊不从容今日已後有事须面论者可於延英请对当与卿等从容讲论时久无论谏於内阁者覃等既诤帝欣然纳之中外相贺。

十一月行幸温汤李绛崔元略等切谏辛酉命宰臣召李绛崔元略等至中书宣旨曰：朕缘皇太后违和欲幸温汤前者所以督行亲自检校卿等遂能极谏深所愧怀，於是各以表谢。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五月敕度支所进修造殿宇木石一物以上并付山陵使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帝富有春秋畋猎之暇好治宫室皆命为别殿以新宴游及庀藏事功用至广宰相李程谏曰：自古圣帝明王率资俭德以化天下况谅阴之内岂宜兴作愿陛下悉以见在瓦木及工役之费回奉陵寝因有是诏程兼请置侍讲学士帝皆嘉纳。

十二月以翰林学士户部郎中高铖为中书舍人充职谢恩於思政殿因谏帝以求理莫。若躬亲用示忧勤之旨也。帝深纳其言。

宝历元年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 箴帝虽不能尽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殷勤草诏还答亦可谓奖善纳忠至矣。又常欲东幸宰相及诸大臣等无不切谏而帝意益坚常正色谓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从官宫人等悉令内备粮粮必不扰百姓宰臣李逢吉等顿首答言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东都千里而近宫阙具存巡狩游幸固有常典但陛下法驾一动事须备仪千乘万骑不可减省纵不令费用绝广亦须使丰俭合宜岂得自备粮粮以失大体臣等所以为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边鄙未甚宁切恐人心摇动伏乞陛下上为宗庙下为庶人稍回圣虑则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帝不听乃命度支员外郎卢贞检讨人情大扰雒中居第及物价顿贵数倍百执事相继献疏亦并不省朝廷方忧恐之次裴度自兴元入相因别对具奏云：国家建立都邑盖备巡游然自艰难以来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百司廨宇悉已荒废陛下必欲行幸亦须缓缓修葺一年半岁後方可议行目下交恐无素帝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以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宪诚各请以丁匠五千人助修东都宰臣因之复得论陈乃追贞还而罢行计。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丙辰宰臣等於延英既出再召韦处厚独对一刻馀时宰臣启事得请之後往往中变是日处厚与裴度竊易直同对既而从容独进曰：陛下用臣等为宰相使参大政前後论奏皆蒙听纳近日虽云：不阻然臣等既退寻多改移事。若出自圣旨则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与别人商量则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勋旧德历相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易直以忠厚长者辅佐先帝陛下亦当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选擢非因陈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一昨内难既定朕以人望所属用卿不疑军国事多方所倚赖今卿辞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谓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既出延英门遽命中人复召处厚独入咨访移晷开陈理体者数百言其要以旌别淑慝修举法制为请因复恳言裴度勋大望崇。且其心忠荃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纳焉。

九年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诛帝取其二女以入右拾遗魏 上疏切谏帝立出二女以 为右补阙开成元年正月以叙州司户参军董昌龄为硤州刺史昌龄前在邕南以杀衡方厚待罪无何复命右拾遗魏 上疏曰：臣闻王者浹汗之恩几罪宥宥唯故杀人者死乃王者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龄比者录以微效任之方隅不能祇慎宠光恣其狂暴无辜杀戮事迹显彰妻孥衔冤万里来诉伏蒙陛下睿圣慈悯念其狂横特令鞫劾寻得贖原尚以微绩曲全性命中外言议窃为未当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则杀人者遭拔擢冤苦者何申诉此则法理所紊交为不可臣忝备谏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狱朔望循省虑有冤滥以及生人僥事理稍乖则伤圣化今兹宠授物议嚣然伏乞陛下速回成命以警列士则天下幸甚疏奏数日昌龄复改为洪州别驾二月辛未宰臣。又奏谏官所论董昌龄不合为郡守陛下遽即听从臣下无不感说。

九月壬辰以左骁卫将军兼扬州大都督府司马 朝霞为润州司马依前教坊副使朝霞以善吹笛进帝为新声雅乐朝霞能承意变声频符帝旨繇是有宠初授扬州司马谏官上言曰：此官品第尚书郎刺史皆为之非乐工所宜处也。疏奏之後帝於延英。又称朝霞之能宰臣召谏官谕以帝旨，於是右补阙魏 入疏再论浹旬後降授此官。

三年八月壬寅帝御紫宸殿百寮班定左拾遗奚洵直奏云：仙韶乐官尉迟璋不合授三府率臣已两状未蒙允许乐官自有本分官不合辄更侵清秩帝谓宰臣曰：此事至小不必当衙论之李珣宣云：续有处分洵直不退再宣乃拜舞而退帝。又曰：洵直所论如何郑覃曰：三府率是六品杂官今。若谓之清秩此为近名杨嗣复曰：夫闻 句直之论一乐官则有之亦不足怪陈夷行曰：谏官当衙只合论宰相得失不合论乐官然臣以为向外闻谏官当衙论事须与处置今请乐官七八年一度与官不然更与一二数手力帝曰：别

与一官遂除光州长史。

十一月庚午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学士柳公权丁居晦对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翼日制下是日帝问公权向外人情所论如何公权奏曰：昨陛下除郭■文为■宁节度使向外人情颇生异论帝曰：郭■文是尚父之侄太皇太后之叔在官无过犯自执金吾与小镇有何议论公权奏曰：陛下数日前取郭■文二女入内有之乎！帝曰：然入参太后公权曰：外议云：郭■文二女有殊色故令入侍遂领藩方不言郭■文有他能而蒙圣奖帝■免首良久谓公权曰：为之奈何公权曰：昔庐江王妃入侍太宗王■切谏太宗遂还其本家今陛下。若令自南内送归郭■文之家内外必信非陛下所纳郭■文之女授■宁自无异论是日太皇太后遣南宫留后张华送郭■文二女归其家各与锦采五十匹武宗会昌二年十一月幸泾阳校猎白鹿原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等於阁内论陛下校猎太频出城稍远万几废弛晨出夜归方用兵师。且宜停止帝优劳之谏官出谓宰臣曰：谏官甚要朕时闻其言，庶几减过宣宗大中十一年正月车驾将幸华清宫两省官进状论奏诏曰：朕以骊山近宫贞圣庙未尝修谒自谓阙然今属阳和气清中外事简听政之暇或议一行盖崇礼敬之心非以盘游为事虽申初令兼虑劳人卿等职备禁闈志勤奉上援经据古列状献章载陈恳至之辞深睹尽忠之节已允来请所奏咸知。

九月右补阙陈辂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廷杰上疏遣中使往罗浮山迎轩辕先生诏曰：朕以万机事繁躬访庶务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善能摄生年龄亦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观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之为诫卿等位当论列职在谏司阅示来章深纳诚意乃谓崔慎繇曰：为吾言於谏官虽少君栾大复生不能相惑如闻轩辕生高士欲与之一言耳。

後唐庄宗天■十三年冬李存审破杨刘进营麻家口为都营使筑垒以拒汴人时帝勇於接战每以轻骑当贼遇窘数四存审凌旦度其必出叩马泣谏曰：王将复唐宗社宜为天下自爱攀旗挑战一剑之任无益圣德请责效於臣昔耿■不以贼遗君父臣虽不武敢不代君之忧帝即时回驾。

同光三年闰十二月两省谏官上疏请车驾不巡幸汴州批■曰：忽披谏疏深沃朕心非因说直以上闻岂致焦劳之外达卿以■鬼运不继军食有亏在京则廩食阙如支计则供顿莫备卿等。若别陈意见动仆机宜得稍济军储不移警蹕即当旁询众愚尽述良筹伺闻敷■■浣予宵旰戊申谏官上疏请不巡幸汴州批■曰：朕以四海虽宁五兵不可不训聚之王室务壮神京其如人赖■侯粮马资藁秸飞■免动劳於四达经谋全系于有司近以水潦为灾赋租失额欲巡方岳贵便兵民卿等细察舆情备陈忠恳虑沸騰於物议俾镇静於宸居载览封章深识嘉画时谏官言天子有四海之富何虑阙供当须节俭省费以济六军自古及今未有銮輿就食今吴扬未灭示其虚实转益凶骄三疏乃允。

明宗长兴二年十月北京地震左补阙李祥上疏曰：臣闻北京地震日数稍多臣曾览国书见开元中秦州地震寻差官宣慰。又降使致祭山川所损之家委随事制置陛下中兴唐祚起自晋阳地既数震合思天诫臣思天意虑陛下忘创业艰难之时有功成矜满之意欲陛下有始有卒兢兢业业也。望委亲贤往彼宣慰问其疾苦俾议蠲除诏曰：地道安静以动为异前文备载历代不无因有灾祥深加儆戒朕自登九五每念生灵乐闻忠正之言恶见骄奢之事岁时丰稔中外和同近闻河南数数地动骇彼群听深轸予衷李祥居谏诤之官抱说直之气恳■卑正道特上封章恐朕忘创业艰难之时有功成矜满之意不唯举职备见为时况朕守听政之勤如践祚之始常持翼翼不忘兢兢今更体李祥之言以前代为鉴理不忘乱安不忘危臣下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日慎一日有始有终如此则何休祥之不臻何咎徵之不泯唯并州之地乃丰沛之乡已命亲贤往分忧寄必资镇静专务辑绥刑狱之间不得令有冤滞几关利济并许奏闻事有不便於民皆须止绝其北京山川之神仍宜差官专往祭祷朝廷静可以惠四海侯伯静可以福一方冀安比室之人以镇兴王之地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知无敢言者及祥有是奏帝甚嘉之赐祥四品章服。

晋高宗天福二年诏修西京大内谏议大夫薛融以邺下用兵国用不足上疏请罢之优诏嘉许。

周世宗显德三年世宗亲征淮南四月丁亥车驾发自濠州回幸涡口是时锐於攻取意欲亲幸扬州宰臣范质等以师老泣■束乃止。

卷一百二

帝王部·招谏

尚书述帝舜之言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成王稽首周公以求教诲穆王申命伯■责其正己斯皆古先哲王劳谦寅畏询谋补察之美也。若夫弁冕端委蔽旒塞■广中堂有千里之阻神龙有逆鳞之威苟非屈己以详延虚怀以听纳即下之壅遏不闻而上之满假自用矣。是以二帝三王之世莫不树诽谤之木设敢谏之鼓植进善之旌立记过之史乃至公卿列士皆献诗以讽警史瞽■蒙有书箴赋诵之职百工执艺庶人传语使下情尽达众志成城然後斟酌而取舍焉故朝政无阙王度以贞德音享於人神钦明格於上下矣。而历代以还或因三光之谪见水旱之作■忧劳戒惧谘求说议斯亦圣哲之常道也。若乃访采惟勤听受斯郁命令徒粲於方策骨鯁蔑闻於登进先民有言曰：应天以实不以文动人以行不以言亦奚益於治体矣。

夏禹以五音听治（五音宫商角徵羽）悬钟鼓馨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道和阴阳鼓一声以节五音故击之）喻寡人以义者击钟（钟金也。义取断喻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铎铃金口木舌合为音声告事非一品故振之也。）语寡人以忧者击（馨石也。声急忧亦急务故击馨也。）有狱讼者摇■召（狱讼一辨於事故取小■召摇之）汉文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诏曰：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以启告朕（■音盖乞也。言以过失开告朕躬是则於朕为恩惠也。）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民欲有进善者立於旌下言谤之木（尧作之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天言之罪（■天与妖同）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繇闻过失也。将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其後贾山上书言除铸钱令非是。又讼淮南王无大罪等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终不加罚所以广谏诤之路也。

後元年三月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此乃频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与读曰：欵下同）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度谓量计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从事於末以害农者蕃（未谓工商之业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切）为酒醪以靡■者多（醪汁酒滓也。靡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中音竹仲切）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宣帝地节三年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恐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以补朕之不逮毋讳有司（讳避也。虽有司在显职皆言其过勿避之）。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於陇西郡毁落太上皇殿庙壁木■希坏败（豸原）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压杀人众（豸原）音植属天水几府庭所在皆谓之山崩地裂水泉涌出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五■不收人但食菜其颜色变恶）惨怛於心已诏吏虚仓廩开府库赈救赐寒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三年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失今则不然■俞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悯焉惟■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於非业之作卫於不居之官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繇与由同■俞与偷同不急之事古云：非业也。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帝意。

永光三年十一月诏曰：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中日仲续）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戊寅晦日有蚀之诏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

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公卿其各思朕之过失明白陈之。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诏百寮陈朕过失无有所讳。

鸿嘉二年三月诏曰：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傅读曰仲傅读曰敷陈也。令陈言而省纳以事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逸逋也。）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用成众庶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馀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屡困於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率道（道读曰导）帝王之道日以陵夷（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颓替。若丘陵之渐平也。）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闻切言嘉谋以辅朕之不逮永始四年六月诏曰：乃者地震京师火灾屡降朕甚惧之有司其各悉心明对厥咎朕将亲览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於东井诏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

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诏公卿大夫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後汉光武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毛诗云：日月告齿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寮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百寮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诏言事者靡有所讳。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诏群臣勉职事极言无讳，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亲览问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日有食之帝引公卿问得失令将军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庭中各言封事。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玑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茕茕问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寮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诚。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诏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陈得失。

顺帝阳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师地震五月诏群公卿士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

三年河南三府大旱诏书以尚书周举才学优深特下策问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寝思协大中顷年已来旱灾屡应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徵厥效何繇分别具对勿有所讳。

永和元年正月乙卯诏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徵不虚必有所应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即位九月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三郡水涌土裂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有食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

四月庚寅京师地震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

延熹五年五月乙亥京师地震诏公卿各上封事。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诏公卿已下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大风雨雹诏公卿已下各上封事。

四年二月诏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光和六年夏旱七月制书引咎诏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

魏太祖为汉司空建安十一年令曰：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诚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谏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七月下令曰：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 二 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率与帅同）。

齐王正始元年三月以岁旱诏令狱官亟平冤枉理出轻微群公卿士说言嘉谋各悉乃心。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共掌谏职上疏言事诏曰：二常侍恳恳於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邪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座广共研精凡关言於人主人臣之所率与帅同至难而人主苦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於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会得以发弘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词有谬误言语有得失皆当旷然恕之古人有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毳綦毋和皆按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而无讳言之忌也。

四年九月诏曰：虽诏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五年七月延群公询说言。

八年二月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请罪之帝曰：说言謗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诏曰：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 二 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具言其故勿有所讳。

元帝太兴元年六月初置谏鼓谤木。

十一月雷震暴雨诏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无有所讳将亲览焉。

二年五月三吴大饥诏百官各上封事。

十二月大赦诏百官各上封事。

明帝太宁三年四月诏曰： 一 食直言引亮正想群贤达吾此怀矣。予违汝弼尧舜之相君臣也。 二 庶不拒逆耳之谈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勩之。

後魏明元永兴四年四月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

孝文延兴元年九月诏在位及庶民直言极谏有利民益治损政伤化悉心以闻。

承明元年八月诏曰：朕猥承前绪纂成洪烈思隆先志缉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辅朕不逮诸有便民利物者具状以闻。

十月诏曰：朕纂承皇极 二 临万方思阐遐风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讳之音野无自蔽之响畴咨帝载询及刍蕘自今以後群公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太和三年八月诏群臣直言尽规靡有所讳。

七年九月诏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惧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至於按文审狱思闻已过自今群臣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使朕之过彰於远近。

八年八月诏曰：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致治王务至繁非博采无以兴政先王知其如此故虚己以求过明恕以思咎是以谏鼓置於尧世谤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达庶绩咸熙朕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每希遐风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听人各尽规以补其阙中旨虽宣允称者少故变时法遵古典裁制俸禄改更刑书宽猛未允人或异议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见者无因自达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亲览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

九年二月诏曰：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谏建设旌鼓询纳刍蕘朕班禄删刑虑不周允虚怀说直志献洪猷百辟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

十一年六月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

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宣武正始三年二月诏曰：昔虞戒面从昌言屡进周任谏辅王阙必箴朕仰赞鸿基伏膺宝历思康庶绩一日万几侧望忠言虚求说直而良弘弗进规画无闻岂所谓弼谐元首救其不逮者乎！可诏王公已下其有嘉谋深图直言忠谏利国便民矫时厉俗者咸令指事陈奏无或依违。

孝明神龟二年二月诏求直言诸有上书者听密封通奏。

孝昌二年六月诏曰：自运属艰棘历载於兹烽驿交驰旌鼓不息祖宗盛业危。若缀旒社稷洪基殆将沦坠朕威德不能遐被经略无以远及俾令苍生罹此涂炭何以苟安黄屋无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三旬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班告内外咸使闻知。

孝庄建义元年六月以寇难未夷避正殿责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极谏之士敢决三旬义之夫陈国家利害之谋赴君亲临难之节者集华林园面论事。

西魏文帝大统五年十月於阳武门外置悬鼓纸笔以求得失。

十年正月诏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条极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铜墨以上有说言嘉谋勿有所讳。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戊子大霖雨诏曰：昔唐咨四岳殷告六眚睹灾兴惧咸致时雍朕抚运膺图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三害麦伤苗三屋漂垣泊於昏垫谅朕不德苍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识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宜各上封事说言极谏罔有所讳朕将览察以答天谴。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诏百官及民上封事极言得失建德元年四月诏百官军民上封事极言得失。

隋文帝开皇九年诏曰：朕君临区宇於斯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於颜色劳於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补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嘿退有後言布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一年五月癸卯诏百官悉诣朝堂上封事唐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甲辰考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上第帝置酒高会奏九部乐於庭高祖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唯三言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死於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民平乱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辅不逮比每虚心接待曾闻说言然唯李纲苦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敝风三免首而已岂朕所望哉！当以身为婴儿方朕於慈父有怀必尽有意必申也。

太宗贞观元年正月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可得安天下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而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流庆子孙此盖任贤得人之所致也。後世称美不容於口朕虽不明阙於学问至夫大好大恶容或知之幸诸公数相谏正谏议大夫王三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古者天子必有谏臣七人言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蕘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自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军国必使谏官随之欲其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太宗虚己以纳之。

十一月壬戌太宗谓侍臣曰：隋帝性多猜忌上下情不相达斯岂致治之理乎！朕今推赤心以相付亦望公辈以直心相向纵有指斥深切无忧逆忤。

三年五月徐州蝗。且旱六月诏曰：岂赏罚不中任用失所将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勿有所隐。

四年二月以岁旱诏公卿极言得失勿有所隐十一年七月以水灾诏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勿有所隐诸州官民有能明识治道方正直谏者并宜荐达朕将亲见其人问以得失。

九月帝谓侍臣曰：朕居九重之内藉左右为耳目但举事出入亏政害人必须矫正朕将思改之。

十七年正月帝谓侍臣曰：朕观古先帝王何尝不受正谏以兴化拒忠言而亡灭有谏朕安国者授以高官矫朕为非者加以显戮虚心伫待终无所应然喜得三事思有终始一则克平祸乱四夷顺轨二则灾异不生百姓殷实三则年在盛壮君临天下既喜所得当惧所失三思而动庶无愆尤必不涓桥乘船霸陵纵轡慎夫人同坐夏太康父猎如此等事当不烦谏诤耳倘嗜欲迁性喜怒变情但闻一言而正岂候三谏之劳朕於公等乞言幸无所隐。

四月帝谓侍臣曰：前王之取天下必藉众力英才辅助仰成师主朕昔仗义而起策发诸心寇平於手即

位以後誠念蒼生有人上封事獻直言能益於時以裨政要者朕傾耳而听拭目而覽合於務者不以與皂而廢其言也。

二十年十二月帝手詔曰：朕聞堯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紂之主由智以添愚故異順逆於忠言則殊榮辱於帝道朕登躋宇宙字育黔黎恐大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獻替想英杰之謀猷而諫鼓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悔心之論全無唯昔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虽有莫彰，豈可独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不觸龍鱗所以虛己外求披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文武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九月帝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當時見五品已上論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進狀而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龍朔三年八月戊申詔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

咸亨元年十月命文武五品已上上封事。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京官職事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

五月。又制京官九品已上極言時政得失。

睿宗景二年十一月詔曰：朕聞彰善癉惡有國之常典糾寬濟猛為政之通規朕以薄德濫膺明命瞻言賞罰未時宜至使忠良未進小人未退貪吏未懲流亡未安賢良者未歸懷冤者未理在予之責有愧良深不能致君於堯舜者亦群公群士之所耻也。卿等將何規補使致咸亨各以狀聞朕當親覽其才望兼優公清特著可以宣風道俗者具以名聞但百司承寬共為苟。且事多愆咎無復紀綱令各本司長官審善惡才識限十日進狀。

玄宗開元三年五月以旱故下詔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

十月詔曰：朕以薄德祗膺睿圖曾不能虛己淳源勵精至道將致俗於仁壽思納人於軌訓幸乾坤交泰風雨咸。若中外百僚盡知戒懼華夏萬姓頗亦歡康猶恐人或未安政有不愜令外司置匭側門進狀封章論事靡所不達軒階進規于何不尽曾無忤旨之罰實有推心之期豈朕之不誠何人則未諭如聞朝廷之內尊卑紛然進不昌言退不讞議懸書以謗國僑之患鄧析偽言而辨孔子之誅少正自昔為蠹罔不在茲求於治政固宜懲絕自今已後制敕有不便於時及除授有不稱於職或內懷奸忒外損公私并听進狀具陳得失五品已上官乃許其廷爭。若輕肆口語潛行誹謗委御史大夫已下嚴加察訪狀涉疑似推勘奏聞。

十四年六月以旱及風災命百官及州縣長官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京官九品以上許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朕將親覽用仁嘉謀才有可觀別當甄錄。

二年三月詔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仆陞奏亦惟旧章所以下竭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欤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有利於人宜盡昌言以救時弊朕必當行終無諱者朝廷用一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京文武五品已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

上元二年九月制曰：所設諫曹欲聞諷議允副從繩之望須成削藁之書其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若不舉職事當別有處分。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制諫官每月一上封事無所回避。

二年二月制百官有論時政得失并任指陳事實具狀進封必宜切直無諱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詣匭使進表朕將親覽必加擇用。

三月詔曰：為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於眾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言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仆射尚書及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狀聞奏其所上封事除常參官外有時辭理可觀或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別狀奏聞。

十二月乙酉令諫官每日奏事大曆七年十一月制曰：淮南數州夏秋無雨朕精誠奉天誠懼臨下唯恐明有所不聽有所不達百卿士咸弼予違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八年八月诏京五品已上及两省供奉官郎官御史各上封事论国之利害时大有年帝虑税重害农弊延百姓乃下是诏旬日内抗疏者百余人损益各异悉亲览留中不出。

十二年四月诏曰：昔予太祖太宗之御天下也。功格二仪不私於已化覃万宇犹问於人外与公卿大夫讨论政典内与鸿生硕老演畅儒风日旰忘劳特称至理犹复旁求谏诤俯察讴谣广延不讳之书载建登闻之鼓于时中朝无阙政四海无疲人历代是遵列圣相轨朕承天序祇奉睿图战战兢兢日甚一日于兹十六年矣。何尝不励精理道欲得忠贤虚己清心日有所待直词说议或时空闻五谏七臣人其安在眷怀於此耿耿良深顷以任非其人几事壅蔽今则已惩厥罪正乃惟心式伫嘉猷庶裨不德自今已後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进状来所由门司不得辄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於职诏令不便於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并宜极论得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朝官六品已上亦宜准此其击登闻鼓者金吾将军收状为进不得辄有损伤亦不须令人遮拥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状於匭中依常进不须勒留副本并接时妄有盘问方便止遏欲使万邦之事无隔於九重献替之谟不遗於听览。

卷一百三

帝王部·招谏第二

唐德宗即位初大赦制宪官谏官常参官每政事错综即面折廷争无有所隐宪司弹奏一依贞观故事其知匭使先有明敕非不丁宁犹闻拥遏自今已後仰每日诣匭务招远方达聪明目诸司各举厥职共守至公天下有才业尤著高蹈丘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具以名闻。

兴元元年九月帝谓宰相曰：今大盗虽除时犹多艰宜广延纳以达众情近日朝官谏臣都不条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庶有弘益。又令精择谏官俾极言无隐。

贞元元年八月诏令待制官各陈所见方略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佣未复诏延英视事日令常参官七人对见问以时政得失。

四年正月诏京九品已上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六年闰四月以岁旱令常参官及京畿县令各上封事指陈救人之术致旱之繇咸极乃诚无有所隐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礼毕大赦天下诸司官有陈时政得失者各尽所见疏封进人有冤滞事有阙遗悉当极言无所隐避。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诏内外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才有可观别当甄奖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谓宰臣曰：朕近读贞观政要粗见当时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过差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须十论不特一二而已。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等中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有才可观别当甄奖。

敬宗宝历元年正月敕书朕即位之初已有敕令至如损彻服御绝止他献限丧葬以息■■费禁奇靡以专女工他■■擅赋闲余禁钱吏行奸欺人曷依庇僧道逾滥流贬重轻钱币利害军屯侵占车马衣服之式未几废格已多或职司情慢而不能将明或诏书才行而下已不守以此求理不亦难乎！其元和以来诏并长庆四年三月三日敕令有委废不行事在朕躬者谏官直言得失无有所隐。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敕诏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得失无有隐讳。

四月宰臣对罢召常侍谏议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补阙拾遗集於政事堂宣谕圣旨自今已後如有公事面论奏者并宜对来六月诏曰：内外卿士有规朕过宜上封事条奏。

六年五月诏曰：朕闻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兴纳隍之咎一夫不获叹时予之辜虽饥疫凶荒国家代有而阴阳■■儆戒朕躬自知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继宵旰罪已兴寝疚怀屡降诏书俾副勤T发廩蠲赋救患赈贫亦可谓至矣。今长吏申奏札瘥犹甚盖教化未感於■■人精诚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姓侵冤税役多弊奸赃未去农业失时有一于兹皆伤和气并委内外文武常参官一一疏各具所见闻奏必当亲览无惮直言。

九年十二月敕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谏院旧无印苟有章疏各於本司请印谏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敕置印兼诏谏官凡所论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御结署。

开成元年正月一日敕书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得失有裨时政必加升擢待以不次二年三月壬申诏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吏如有规谏者各上封事极言得失陈救灾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辅厥辟。

三年十一月以妖星见降诏文武百官及诸色人有能通达刑政之源参考天人之际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

懿宗咸通四年正月诏曰：济济多士邦国赖以取宁謇謇匪躬王臣急之以行义故内悬谏鼓外设匭函思广谏猷用弘风教自此在朝行者勿韬利国之谋居草泽者但贡安民之策必当开纳择彼所长勿虑依违翻成自滞旌扬之道无所[A092]焉。

僖宗光启元年三月诏曰：古者进善翹旌蔽贤削地苟异至公之选■开浮党之门要在拨奇方资济理昔贞观戡乱既久治具毕张而马周徒步献书上犹前席魏徵直言替否下得竭诚况朕父致履危实惟懵道欲新庶政益赖群才已诏中外臣僚必使搜罗淹滞仍令文武各陈所见有可裨卑苟申筹国之谋是济同舟之患非无上赏伫称勤求布告远近咸使知悉。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外内文武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兼有贤良方正抱器怀能或利害可陈无所隐讳直言极谏朕将一一行之亦委诸道长吏具姓名申奏。

闰四月帝御延英殿顾谓侍臣曰：朕自创业已来勤於军旅至圣王治道殊未经心陆生有言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为治朕惟寡昧夙夜惕然实赖卿等献纳忠言箴规得失朕不学曹丕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遂非拒谏自取厥违敬俟语言辅兹不逮。

二年二月诏曰：尧鼓明悬贵闻进谏舜旌旁建比以求贤是宜广纳话言庶箴阙政泊伪梁人滋浇薄朝掩忠良蔑闻投水之规莫识从绳之论此後应两省文武常参官并前资草泽之士有谋分利害事计弼违并许上表敷陈朕当选长旌录如有性多毁誉私伾爱憎承宽偶恃於得言纵志惟专於罔善朕亦潜令伺察观要审详狡蠹有彰罪刑无赦。

三年闰十二月诏曰：朕闻古先哲王临御天下上则以无偏无党为政治次则以足食足兵为远谋缅惟前修诚可师范朕纂承夙历嗣守鸿图三载于兹万几是总非不知五兵未辑兆庶多难盖赖卿等寅亮居怀康济为务异赋舆之理洞询盍彻之规今则潜按方区备聆谣俗或力役罕均其劳逸或赋租莫辨於後先但以督促为名烦苛不已被甲胄者何尝充给趋朝省者专困支持州闾之货殖全疏天地之灾祥屡应以至星辰越度旱涝不时农桑失业於丘园饥馑相望於郊野生灵及此寢食宁遑，岂非朕圣政未孚焦劳自擢者耶朕昨亲援毫翰轸念疮痍一则询而谋猷一则表予宵旰未披来奏转挠于怀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轸虑咨尔四岳弼予一人何不举尔贤才辅予寡昧百辟之内群后之间莫有尽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难陈其力或草泽有遗逸之士山林多屈滞之人尔所不知吾将何助卿等位尊调鼎名显代天既逢不讳之朝何[A092]繇中之说当宜历告中外急访英髦应在任及前资文武官下至草泽之士有济国治民除奸革弊者并宜各献封章朕选择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可告谕内外体朕意焉。

明宗天成三年三月丁未宣御札曰：朕奄有四海于今三年敬事天明敢忘日慎上凭列圣赖祖宗之垂休下设庶官思邦家之共治闻过必服见善则师静惟省躬动怀畏相每从人欲方布时和不谓仲春已来繁阴未散虽如膏之泽可待丰年而飞霰其■恐伤粟麦实关穡务深轸纳隍卿等陈力有方直言无避共帝载以沃朕心更吐嘉谋庶裨政应文武百官奏对恐有隐密之事不敢当庭敷扬即许上章极言时政善恶贵合天道弛张。

长兴四年八月戊申受尊号毕下制曰：在朝文武臣寮并诸色职员有能直言极谏者如上封事尽当开纳。

晋高祖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壬午敕鸣谏鼓以俟说言列□石以申冤滞将闻善以自戒思与物而垂恩备著前规用光大业或直辞可责或有理可矜各务奏陈皆当鉴纳。

十二月庚寅御札宣示百寮曰：朕猥以渺冲式承眷命虽宵衣旰食不敢怠荒而一日万几有虞旷阙应在朝文武臣寮等早升班序并蕴器能怀康济之才展经纶之术既逢昌运宜罄说言须务救时各思举职勿取

容而避事勿尸禄以旷官或时经未叶於和平必思献替或命令未谐於允当必在箴规苟有敷陈并当开纳俟汝匪躬之节副予仄席之求凡在朝廷共裨寡德咨尔卿士宜体朕怀。

二年五月御札示百寮曰：朕自祗膺大宝处奉丕图每念创业之艰虽未尝终日而懈堕所异照临之内将臻康泰之风，庶几亿兆之中渐息疮痍之痛虽疚心罔暇而逆耳无闻岂视听之不开致箴规之未贡应在朝文武臣寮等各怀异术早践通班宜陈经济之谋用赞兴隆之道勿失说直之议无苟循避之规咸罄乃诚同规不逮宜令在朝文武臣寮每人各进封事一件仍须实封通进务裨阙政用副虚怀凡百寮宜体朕意。

三年二月御札曰：百官曾有宣示令进封事据到者未及十人朕虽无德自行敕後数月至懵人也。应有一件事食禄於朝卒无一言可不知贞观政要说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帝急於时病务求致理时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置详定院诏遣百官上封事夫封事箴时政之阙达於一人否者留中可者行之令下详定司未敢有尽其言者自是数月_二尾_二免滞命故有御札促焉）。

七年闰三月敕起今後百官每五日一度起居日轮差定两员官具所见实封以闻。

汉高祖以晋开运四年二月即位称天福十二年至六月诏曰：古者询刍蕘之言采歌诗之讽异求利病以省是非况济济盈朝謇謇就列怀才抱器博古知今苟无弘益之辞曷表翊扶之力起今後文武百寮每遇後殿起居日仰具利济上章以闻次第循环周而复始嘉谋嘉猷之告庶得闻知可久可大之规期於晓达亦聆此事向来已行但率皆浮言鲜克忠告良繇时或拘忌人有依违遂使急务慎於指陈浪语盈於章奏有名无实阿旨取容今则不然所宜改作凡有封事并可直言无用饰辞务存确论辅此不逮称朕意焉。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丁卯即位制曰：自古圣帝王莫不好贤乐谏是以立诽谤之木采刍蕘之言时之利病罔不知政之得失无不察达聪明目其在兹乎！应内外文武臣寮有见识灼然益於道者许非时上章闻达是月庚辰。又诏曰：朕昔在侧罔亲_二学_二但明军旅之事安知王化之基而天命眷求神器自至涉道斯浅何德以堪爰念得之惟艰未。若守之不易况承敝之後致理尤难苍生未得息肩贤者尚多钳口必欲使下情上达上情下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若开其言路询於廷臣时政之得失必论君道之否臧必告自然昏渐涂听览有资致於日新其在封事如闻累朝旧制咸令转对上书百辟相循五日为准然或权臣惜短时主多猜不敢深切为言恐以伤触获戾至有搜罗鄙事蔓延虚辞徒牵率以为劳於裨补而何取朕猥惟凉德肇启丕图□□览於万机未能广其庶绩兢兢念於百姓何以致之小康寅畏以居思虑为疾实赖黎献诲以说言一则究邦国之规模一则观卿士之才器。且采缙绅之议不亦愈於刍蕘之词询贤哲之谋不亦愈於工瞽之谏应在朝文武百寮几有所见益国利民之事并可实封而奏诣卜门进纳即不可尚习馀风更循旧辙无益於理者勿说不济於时者勿书纵使指朕之非攻朕之短自当改过不吝岂但从谏如流如或武班中有出自战功不亲儒墨苟有殊见安得惜言固可假手直书岂在属文丽藻至於藩侯群牧当切务於安时蠹於政者必知利於民者必晓但关弘益悉可敷闻朕今谕此至怀固非掠其虚美志在得画一之道成可久之规济济英翘无辞贡直事有短者不责理有长者必行但存辅翼之心勿以逆鳞为惧咸在中外宜副朕心。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诏曰：文武班列亲近臣寮爱国诚坚致君心切苟或闻朕躬之过失睹时政之否臧无惜敷陈以补寡昧苦口良药逆耳忠言裨益滋多翹佖惟切今後内外臣寮或有所见及有所裨赞可具实封章表以闻，或欲面对便仰卜门司非时引见二年三月诏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虽尧舜禹汤之上圣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犹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後之人不逮哉！朕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於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邪岂人之循默未肯尽心邪岂左右前後有所畏忌邪岂高卑疏近自生间别邪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又云：官箴王阙则是士大夫之有禄位无不言之人。然则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过也。得不求骨鯁之辞询正直之议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於卿大夫才不能尽知而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谁执咎应内外文武臣寮今後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攻文但可直书其事理有谬误者当期舍短言涉伤忤者必与中所尽情免至多虑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寮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班行

职位之中迁除改转之际即当考陈力之轻重校言事之臧否奉公切直者当议甄_二临事蓄缩者须行抑退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官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宪司是击搏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官如逐任官内无所献替启发弹举者三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几尔有位宜悉朕怀。

四年五月诏曰：朕暇日观书见前代名臣议时政得失皆直书其事不尚枝词举一善必_二其材恣一恶必当其咎故能中外无壅悔吝不生居上者听之而不疑在下者言之而无罪嘻埋轮都亭恶梁冀也。陈尸下室进蓬瑗也。曹参期狱市无挠充国议屯田之制李勉嫉恶谓卢杞为奸邪诗人乐善美张仲之孝友皆明述臧否端。若贯珠时主闻之可以区别施於臣寮得事君尽忠之义用之邦国有从谏如流之称，爰自近朝颇亏公道上封事者言无可采议刑罚者事不酌中论阿党则莫显姓名述正直则曾无按据卒岁延纳终无可观为臣事君不当如是今後每遇入卜其待制官候对及文武臣寮非时所上章疏并须直书其事不得隐情但云：某人_一有文某人_一有武某人_一晓钱_二某人_一能理人某处所官吏因循某州县刑狱冤滥某事利於国而未举某事害於民而未除经营四方者术策何施裨赞万几者阙遗何补何人党正之士何人诈伪之端苟上下同心则纲纪有序当寡昧求理之际_二贤良献可之时_一当极言之朕自详览黜陟二柄期於必行咨尔群寮各体深意其待制候对官今後於文班内论次充不在只取刑法官百寮听命再拜而退。

卷一百四

帝王部·访问

王者作民父母富有寰海念九围之至广当万机之。且繁。若非明四目达四聪询於刍蕘延夫隼造或西清之_二燕或宣室之论思博采风谣广求民瘼则何以察牧守之廉浊览古今之废兴究洪范之旨以叙彝伦探治化之典以益神智加夫纳谏议为治平之本诚谄谀乃丧乱之源俾上心繇是下浹下情得以上通靡不繇斯道也。《书》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盖百王之攸戒者矣。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迩近也。近言而善易以进人察察而用也。）

周武王既克殷访箕子曰：於乎！维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资也。）我不知其尝伦攸叙（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次序何繇）箕子对曰：在昔鯀湮洪水汨陈其五行（湮塞汨乱也。治水失道是乱陈五行）帝乃震怒不异洪范九畴彝伦攸几（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动其威怒不与天道大法九类言王问所繇败也。）鯀则殛死禹乃嗣兴（春秋《传》曰：舜之诛也。殛鯀其举也。兴禹）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天与禹雒出书也。神龟负文而出列於背有数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成王问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讎也。昔夏商之时臣反讎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伏羲神农之间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

汉景帝时袁盎为吴相病免居家帝时使人问筹策武帝时鲁人申公见帝帝问以治乱之事申公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不在多言愿力行何如耳。

董仲舒为江都相废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法。

宣帝时赵充国为右将军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元帝时京房为郎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眚亡光阴雾不精（精谓日光不清明也。）房先言其将然屢中天子悦之数召见问房。

武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帝特复问太常丞谷永永对曰：日食地震皇后贵妾专宠所致後永为凉州刺史当之部时有黑龙见东莱帝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元延元年永为北地太守时有灾异尤数永当之官帝使卫尉淳于长受永所欲言。

後汉光武数引公卿郎将列於禁坐（禁坐犹御坐也。）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又尝召见诸郡计风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郡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鱼复长（鱼复县属巴郡）

张纯为五官中郎将明习故事建武初每有疑议辄以精谓日光清明也。访纯後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范升为博士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访问。

明帝时窦固代魏应为大鸿胪帝以其晓习边事每被访问。

杨仁补北宫卫士令明帝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除骄戚为先。

顺帝时杨厚为侍中特蒙引见访以时政。

桓帝时刘涉河间栾城人为侍中虎贲中郎桓帝以涉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尝密谘问之。

魏文帝时臧霸为执金吾位特进每有军事尝谘访焉。

王肃为秘书监明帝尝问曰：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上书言帝者谛也。是帝欲不谛当何得不死肃对曰：但为言失逆顺之节原其本意皆欲尽心念存补国。且帝者之威过於雷霆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广德宇於天下故臣以为杀之未必为是也。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记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後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高堂隆为侍中领太史令崇华殿灾明帝诏问隆此何咎於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室天火为灾此人君苟■希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上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生於朝武丁有■雉登於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後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尤广者实繇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馀此则祖乙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後有江充巫蛊太子之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德应行精■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谄是从废德■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祇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制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憚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动色。

晋武帝时曹志为国子博士（志陈思王植子）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於後是以假■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後可无复疑。

郑默为散骑常侍武帝问以政事对曰：劝稼穡务农桑为国之具选人得才济世之道居官久职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劝戒之繇崇尚儒素化道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志陈思王植子善之。

明帝时侍中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穆帝时虞喜博学累以博士常侍徵不就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

後魏道武帝李先为博士帝问先曰：天下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传国记天之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帝，於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崔玄伯为黄门侍郎道武幸邺历问故事於玄伯应对。若流帝善之帝。又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

世之则玄伯陈古人亦或讥作者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繇甚合帝意。

孝文太和十三年二月庚子引诸臣访政道得失损益之宜。

李冲为南部尚书时议礼仪律令润■希辞旨刊定轻重孝文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

高■为秘书令孝文从容问■曰：比水旱不调五■不熟何以止灾而致丰稔对曰：昔尧汤之运不能去阳九之会陛下道同前圣如其小旱何但当旌贤佐政敬授民时则灾自消禳矣。又问止盗之方■曰：昔宋均树德猛兽不过其乡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彼盗贼者人也。苟训之有方宁不易息当须守宰贞良则盗止矣。

韩显宗为中书侍郎後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孝文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皆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子弟为欲益治赞时帝曰：自然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吕望，岂可以门地见举帝曰：如此济世者希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不敢尽言於圣日陛下。若专以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雒邑百礼惟新国之典章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不审侍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帝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超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为本州中正。

後周武帝时于翼为安州总管建德四年帝将东伐朝中未有知者遣纳言卢韞等前後乘驿三诣翼问策焉翼赞成之。

唐太宗贞观元年闰三月壬申帝谓萧■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浅为治之意固未及弓弓犹失之何况於治乎！自是亟延老问之政术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延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丙子太子少保李纲进谒帝以其年老令在左右扶之命与同坐访以致治安民之道纲对曰：伏见陛下德化天下既就■平老臣愚浅诚无所及帝固问之因言曰：假臣三两日当更奏上。

十二年九月帝顾谓侍臣曰：帝王之业也。草创与守文孰难司空房玄龄进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平战胜乃克繇此言之草创为难至如守文惟在心耳心。若行善何难之云：侍中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灭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翻为不难然既得之後志趣骄逸百姓乐静而行役不休百姓凋残而役务不息有国之弊尝繇是起以斯而言守文为难帝曰：昔房玄龄从我定天下备尝辛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曰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陷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文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玄龄等拜手曰：陛下发德音臣等不胜欣庆。

十五年二月帝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魏徵曰：甚难帝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自古帝王在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心怀宽怠恃安乐而欲宽怠言事者唯令兢惧安而能惧，岂不为难九月癸酉诏集刺史以上升殿亲问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抚教定州刺史薛献对曰：老者国家所敬臣每存恤之少者国家所养臣每劝戒之田畴虽荒渐加垦辟礼义既行产业咸振此皆稟之圣化非臣等之力帝曰：如公之所奏足称循良清净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十月帝问特进魏徵曰：朕为人主仰止前烈至於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帝王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之苦不能自见不知於朕之身何等为优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有之然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繇此言之功利居多耳。

十六年八月丁酉帝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等最急各为我言之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繇斯而言礼也。为急。

高宗永徽五年四月帝问侍臣曰：隋炀帝既承文帝之後人心已定遂尔狼狽当时朝臣亦有谏不太尉无忌对曰：当时亦有谏者炀帝不能用向扬州日有两人谏并■极法帝。又问曰：三品以上亦有谏者无忌对曰：三品纵有谏诤外人多不知苏威献五子之歌亦为极谏遂三叶除名至如宇文述等既见宠佞拒谏末年全无敢言者化及反後杀虞世基裴蕴责其不谏蕴对化及曰：公先人好佞故谏不行耳此是天将废

隋长其为恶故不谏以至于亡帝嗟久之。

显庆元年四月帝谓侍臣曰：驭下之道前王深以为难朕思育黎庶计古先帝王应有其要公等可思此术为我具论之中书令来济对曰：臣闻齐桓公出游见一饥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请遗天下食公遣遗衣老人曰：请遗天下衣桓公曰：府库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君能春不夺农时人即有食夏不夺桑务人即足衣繇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矣。近者为山东役丁年别有数万人将烦扰取庸雇人复恐非宜臣望量事遣之天下幸甚帝从之。

三年十月帝因於古长安城游览问侍臣曰：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侍中许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後苻坚姚萇後周并都之帝。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敬宗对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为昆明滇池所闭欲伐昆明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与弘文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其年代。

麟德二年三月帝谓侍臣曰：吾闻隋炀帝巡游无度志在华侈不忧人力供顿之外献食者多州县官人更相夸尚所进之馀埋之於野此事虚实炀帝亦颇知乎！许敬宗曰：隋时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贵买以充献食自此竞觅珍奇无所爱[A092]。

咸亨三年四月帝问中书令阎立本黄门侍郎郝处俊伊尹负鼎俎于汤应是补缉时政不铸鼎所缘复在何国将为国之重器历代传宝立本以古义对。

玄宗开元五年正月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帝召宋 苏 问其故 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且停幸东都帝。又召姚崇问曰：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摧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邪崇对曰：太庙殿屋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坏尚不免摧既久来枯木合时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摧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殿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帝曰：卿言正合朕意乃幸东都。

天宝二年十一月天下诸州朝集使见於温泉宫敕曰：古者诸侯岁时朝觐将以陈其政理用申卿等受委亲民远来会计经途冒涉曾并安好朕每忧勤念兹黎庶悯其徭役未遑流寓莫归是以当宁兴叹中宵忘寝永言共理实冀分忧凡有百姓及鳏寡孤独并乏绝之户征镇之家凡可矜恤卿等此来。若何为养今年稼穡大率少似不丰闾阎之间有贮积否至於百姓间事朕欲委曲尽闻卿等远来疲劳卒难备对。且听寻亲知续当序进以问风化。

代宗宝应元年十月元帅雍王师东讨帝御延英殿大会南北军诸将问以东征之事帝曰：安不忘危前王所戒脱有不利卿等以为何如诸将咸曰：睿谋先定军必大捷帝曰：逆竖负恩灭义残害生人宗庙之灵亦宜授首以朕薄德敢望殊勋所赖一二爪牙共成功业居安之虑祇畏良深卿等并蕴将略岂无所见开府仪同三司管崇嗣进曰：元帅亲征回纥助我保有万胜愿陛下勿以为忧帝曰：是何言哉！卿固未足以论右金吾大将军薛景先进曰：臣素无略倘或退衄臣愿募勇士一二万人摧锋先死耳帝曰：忠壮之言也。卿昔凤翔之功何尝一日忘之左金吾大将军长孙全绪进曰：陛下忧深谋远询于刍蕘臣愚以为贼。若出城交战破之必矣。若入河阳城不得与战回纥不晓攻城相持旬月则恐离贰须先为之图何者贼已受围官军。且休养士卒张势以守之，或以交锋贼自然退陈留援绝河北气沮乃分命光弼等军南取汴州抱玉等军往收河北不出旬日必捷书继至是先断其手足也。然後纵间城中元恶之与胁从必相疑贰则殄灭之势固可知也。帝曰：卿言甚善可条以进来遂命同关陕太等州军戒严。

德宗贞元中张建封为徐泗濠等州节度来朝京师时诏书务免百姓诸色逋欠钱物等帝以问建封奏曰：凡逋欠钱物皆是累年积月无可徵收今虽下此诏百姓亦无裨益时河东节度李说华州刺史卢徵皆中风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左右胥吏以为政建封皆奏之帝嘉焉。

宪宗元和二年七月谓宰臣曰：当今政教所施何者为急李吉甫对曰：为政所急谅非一端自非事举其中固不可臻於至理然国以人为本亲人之任莫先牧宰 系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临列群臣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为蠹实甚繇是而言观察刺史之任为切自昔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风化可成而未代命官多轻外任选授之际意存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数广益非选择加以更代促遽人无安志迎送之费竭耗不供此最为弊圣虑所及实穷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则四海蒙福人无苟。且之心

矣。帝深然之。

三年十一月帝问宰臣为理之要裴□对曰：先正其心帝深然之。

六年三月帝谓宰臣曰：为政宽急何先权德舆对曰：圣王设刑法本以佐德化期於无刑仲尼有云：政宽则民慢慢则■■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古人有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圣贤折狱众疑之罪与五刑之疑皆赦是以有流宥之典有金赎之制所贵导德齐礼不务威刑秦任法律视人如草芥及赵高傅胡亥教以刑法不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即位未几天下大溃汉兴高祖除秦苛制与人约法三章文景二帝恭俭爱人始蠲去肉刑惻隐之教洽于人心当时风俗敦朴公卿耻言人过刑狱衰息国家自高祖革隋以宽代虐及太宗文皇帝大圣至仁见明堂图始禁鞭背之制列圣承遵德厚成俗是以虽天宝季年大盗连起以及建中河朔悖乱皆坐自擒灭人心归於本朝此诚厚下感恩之所致也。帝曰：朕尝读贞观政要见太宗文皇帝立言行事动本至仁当时四海欣戴以致■■平後代虽有拒命之臣不能动众实宽仁所致诚符公等之言也。此既为政大本当与公等同心务之德舆等拜贺而出。

七年二月癸巳帝谓宰臣曰：卜筮之事圣贤亦固言之然当时习者或中或否闻近俗尤崇此术何也。李绛对曰：臣闻古先圣王设卜筮者盖以畏天命不敢专是以将有为有行或有大疑必先谋及於心及卿士及庶人然後卜筮五者皆从谓之大同三从二逆亦可兴事盖以参考天人用彰大顺。又以聪明英爽不贰以典司之令蓄龟必以诚既得象。又究以极数参诸人谋然後能中故卜筮可以示人不可以助於教虞书所谓朕志先定询谋佖同鬼神其依龟筮叶从明先诚也。春秋《左氏传》述穆姜将之东宫史卜之曰：吉姜自谗之曰：凶竟如其言明实不与兆协也。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明黜神也。必卜至诚应顺之事而聪明精微者执之然後能至焉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胜持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举众神而异之繇是风俗近巫流荡忘返此诚弊俗也。圣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且《传》曰：吉凶繇人《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如影响。又曰：天道福善祸淫《易》曰：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自天■■之吉无不利视履考祥休咎可知矣。岂候愚人小数欺诞之说以邀无妄之福乎！上深然其言。

九年九月己亥帝谓宰臣曰：朕顷在藩邸常见侍读言及建中岁朱■■盗据宫阙德宗皇帝播迁梁汉累月艰危釜舆乃复每用追愤至今不忘然未言贼臣兆乱之繇卿等详记之否李吉甫对曰：德宗皇帝建中之初躬行慈俭首任崔■■甫为宰相推诚■■付动遵正道损乘舆车服减太官常膳罢奇巧鹰犬之贡外国献驯象以为劳费伤物之性放之於江泽听览万机孜孜不怠於时四方企望至理及■■甫歿而继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谏不闻小人乘间邀功求便以苟媚当时以为河朔未宾宜用力取甘言先入主听致惑是时讨李希烈物力已耗赵赞司国计纤琐削急曾无远虑以为国用不足宜赋取於下以资军蓄与谏官陈京等更陈计策请税京师居人室宅据其间架差等计入陈京。又请籍列肆商贾资产以分数借之宰相同为欺同遂行其计及诏出之後中外沸腾人怀怨讟时。又配王公已下及常在方镇之家僮及马以助征行公私嚣然矣。朱■■前自范阳入觐已尝历陇州节度统卒备边此际初罢镇在京素蓄奸谋。又窥时病建中四年十月诏徵泾原兵数千东讨希烈使姚令言主之军次□川有司供顿当肉食皆给蔬菜兵士素惮东征。又怨刻薄遂偶语窃忿渐至喧呼令言令止之众。又不听遂弯弓射令言不中令言驰入上变而乱军遂斩关鼓■■入城德宗闻难作遽以数百骑与顺宗西趣奉天京师震惊而乱军迎■■称尊号公卿已下狼狽奔赴行在为贼屠戮或累日不食既达奉天贼■■遂自县城■■梯地道百端竞作赖浑■■为将设拒而李怀光自河朔拥兵数万来援贼乃解围而怀光。又以势逼自疑旋肆■■鬼言德宗惧其与贼通谋一夕赴梁汉以深阻自固明年五月李晟自渭桥收京师舆驾乃旋山东诸将闻京师乱各还军而希烈益炽怀光。又据河中叛岁馀乃剪灭于时天下至危略无宁处因之蝗虫为灾斗米至一千二百人或相食饥旱之灾於此为甚德宗乃下哀痛之诏责躬谕众人心稍安徵其乱阶实繇轻用兵。又信小人剥下之言以至危乱古人警兵犹火不戢自焚。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使之为国家灾害并至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诚以其为上敛怨也。陛下为理励精深究理道追念前朝之失用为元龟居安思危实天下幸甚帝嗟叹数四称陈京赵赞为贼臣者久之。

十一年正月以淮西久宿兵诏宰臣集百寮议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不知进兵攻讨退兵固守至於赦宥合有良规直言可行不必引古亦欲观卿士才用宜各具议状以闻。

十三年六月甲寅集文武百寮于中书敕李师道潜包逆心伪陈诚恳缘自淮西用兵已後愆■■屡起累有

疏陈请舍凶逆阴通信使数致帛书。又逆党訾嘉珍等翻取凶徒谋烧雒邑中使李重秀宣谕到本道。又纵官健凌暴况。又闻近去十年六月伤害宰辅之事端本实启潜谋凡此罪名皆当不赦师道自知过咎难掩群言累遣崔承宠王玄同将表请令长子入侍兼献沂密海三州今忽翻然尽变前意应所陈列无非妄言其师道并军将健儿表共三道语颇悖慢宜出宣示遂命百寮议可征可赦以闻。

十四年三月帝谓宰臣曰：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谓所任委者必合悉心及至临事亦闻皆有颇曲朕临御已来岁月渐久虽不明不敏然见物理渐详每欲於事察审比令学士编录古今疑谤相类者成一书昨已披阅见暧昧似是之事颇为鉴戒崔群等奏曰：无情曲直辨之实难孔子所谓众好之众恶之必察焉诚以巧言浸润微味难觉故古之鞠狱皆五听三讯虑其冤诬择贤任之严法断之使人务诚直理归公正则亦何繇致蔽伪也。陛下览古今惑听之说以广聪明鉴往慎来实天下幸甚。

穆宗长庆元年正月帝飨太庙礼毕复斋於郊坛行宫出朱雀门命宰臣行驰道中以备顾问。

八月帝谓宰臣曰：国家贞观中致理和平盖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启王业及至开元累有内难玄宗临御兴复不易而一朝声名最盛历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对曰：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民间知百姓疾苦初致不业皆能励精太宗皇帝。又特稟上圣之资同符尧舜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泰。又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_二之_一辈为辅佐股肱动得直言事无不理主圣臣贤固当如此玄宗虽守文继体常经天后朝夕危惧久遭危难开元初得宋_二之_一姚崇委之为政此二人皆上才正直动必推公。又每尽忠言致君於道_二之_一尝自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贤戒欲朝夕孜孜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损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後既无座右箴规。又奸臣用事希恩养育乞于天宝实兆乱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尝问先臣开元天宝间事先臣具以此事陈奏臣在童_口即闻其说信知古人以韦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留神思理伏望亦以无逸为元龟则天下幸甚帝深善其言。

十一月帝谓宰臣曰：前史称汉文帝惜十家之产而罢露台。又云：身衣弋绋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何太俭也。信有此乎！崔植对曰：良史所记必非妄言汉兴承亡秦暴酷之後项氏战争之余海内_二之_一生人劳疲汉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艰难是以即位之後躬行俭约继以景帝亦遵此风繇是海内之人咸乐其生家给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师征伐威行四方钱至贯朽粟至红腐上下侈靡资用复竭末年税及舟车人不聊生户口减半乃下哀痛之诏封丞相为富民侯史皆记之固是实事。且蚕耕之勤出自人力用之无节何繇致富_二之_一据武帝嗣位之初物力丰殷前代无比固当因文帝俭约之致也。帝曰：卿言善但患行之为难耳。

二年帝谓兵部侍郎薛放曰：为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古先圣人至言多仲尼所发明皆天人之至理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则历记成败杂书善恶各录当时之事亦足以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所准的固不可与六籍为比伦也。帝曰：六经所上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道如何得其意要乎！对曰：《论语》者六经之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之要真可为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久安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帝曰：圣人谓孝经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太宗即位召见太子太傅赵宗儒访以理道对曰：尧舜之化慈俭而已陛下守而勿失帝嘉纳之

开成元年五月乙卯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为政之道自古所难李石对曰：朝廷法令行即理臣闻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诚上达于天何忧不理帝曰：至理繇人为复繇时李固言曰：陛下求理之心天所降也。行之即为时运郑覃曰：繇圣帝繇忠臣是皆繇人石曰：亦繇时运。且九庙圣灵鍾德於陛下乃时也。陛下行之道则是繇人。若言尽繇人则前代帝王尽有德行者当乱离不可制止之时。又焉得不繇运帝然之。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谓宰臣郑覃李固言李石曰：顺宗实录似未详实史官韩愈不是当时人否石曰：韩愈贞元末屈为四门博士帝曰：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覃曰：汉武中年後大发戎马拓土开边生人耗竭粮_二之_一襄不给本纪所述亦非过言石曰：史笔不直率多无後郑覃所陈志在几谏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汉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诚可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一夜观书无不该涉然经典要切不过一二百言圣意所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二句实可寝食佩服固言曰：圣人为理兢兢业业而已帝曰：闻外郡其有无政处卿亦知否固言曰：臣见说邓州王堪衰耄颇甚随州郑襄亦无政

术帝曰：王堪，岂不是贞元中御史否时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犹在。又问唐州是赵蕃否宰臣皆曰：是覃曰：王堪臣见是旧人举为刺史郑襄比来守官亦无败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闻事未详审不敢指说宰相退召起居张次宗问刺史次宗曰：王堪实衰耄恐须与替御史中丞狄廉■奏本司事帝亦以三郡访之廉■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耄已及之邓州疆土阔馆驿多须有才力方可集事。又数道防秋兵路出邓州馈饷之繁不供是惧唐州赵蕃未闻有过随州郑襄臣素不识。又问邓州有何土产对曰：所出止於粗■由绢与三数种药列在贡籍至如南都赋襄橙邓橘亦无其实盖以廉■常为邓州刺史也。京兆尹归融谢赐府司钱五万贯。又奏所赐钱半充司农寺菜价帝因问融曰：蔬粝字有赖音乎！融曰：有赖音。又问粝当是极粗饭否融曰：此盖近於脱粟。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天宝後事实不可当时姚宋在否李珣曰：此时已罢珣。又曰：玄宗谓群臣曰：我自即位不曾枉诛一人不知任林甫破人家不少陈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多时杨嗣复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惑陛下顷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尝有变臣以为用房魏多时不为不理用邪佞一日不可耳。

四年闰正月戊申卜内帝问宰臣曰：人言识词岂实有乎！嗣复曰：光武好识多以识决事，於是识书大行为後代笑班叔皮著王命论以止庸妄乱奸者之心李珣曰：识乱之时佐命者务称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诸人事帝深然之。

三月丁丑帝於紫宸殿问宰臣曰：南朝惟以写经造佛为功德此岂为功德耶杨嗣复曰：古称博济生人谓之功德布泽无私谓之彼岂足称功德哉！郑覃曰：功德莫大於济生人帝曰：功济生人德及後嗣宜哉！四月帝於紫宸殿谓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与宰相当时还得力否嗣复曰：天后与今日事异深行刑辟轻用官爵乃自图之计尔。若历试方见其用当艰难之时则要拔擢今既无事。且循资级古人云：三纲失序拔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此盖不得已之时非理平之事。

六月帝问宰臣左丞韦温不许郎官姚最赴上如何杨嗣复曰：韦温志在铨择清流姚最亦不闻有缺落事自行殿中授职盐铁判官元崇之系复有公才今乃奖之如有公才即不为清流恐无人作官似敦晋之风嗣复。又曰：使府判官今人数猥多徒有糜费臣欲条流帝曰：莫限及人才否嗣复曰：有人才自别但澄去滓弊者菁华自出帝曰：萧复为相难言者必言贞元之贤相也。卿其志之。

宣宗雅好儒术每上殿与朝士从容未尝不论及前代兴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帝顾侍臣而言曰：自古铁券其事如何赵凤对曰：此则帝王誓之赐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三人耳崇韬继恩寻皆族灭朕之危疑似朝露耳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执信故知不必铭金镂石帝曰：敢不深诚。

四年七月帝御中兴殿对宰臣帝问冯道曰：外边有何事道曰：无事帝曰：何云：无事道曰：政平讼理人安岁稔故无事。

八月帝御中兴殿宰臣论时政何者为切冯道对曰：务惜生灵为切臣记近代词人为古调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菜新■救得眼前疮剗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绮罗筵偏■逃亡屋此诗意虽俚浅规谏殊深臣讽诵之实觉有理帝深纳之。

九月帝御中兴殿顾谓宰臣曰：时事近日如何冯道奏曰：臣省事已来无岁不闻战伐盖政令不一王纲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载服之以武威怀之以文德任贤不贰去邪不疑天下归心人知耻格近岁已来可谓无事赵凤进曰：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常以此道始终则运祚无穷矣。

长兴三年二月帝顾谓宰臣曰：近日时事何如冯道对曰：京城人户转多时物至贱前代或移徙户口以实京师今不假如此圣意所感也。

废帝在位尤好咨询乃诏宣徽使李专美端明殿学士李崧吕琦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天文赵延■等更直於中兴殿庭设穹庐每至宵分与之评议。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十月帝北巡幸蘧伯玉庙驻蹕赐臣寮酒帝曰：朕早闻伯玉知非之名何以立庙於此宰臣对曰：此地古卫国蒲城伯玉则蒲人也。少有名德为乡里所称其君灵公惑於夫人南子蔽於宦官雍渠贤者罕获其用大夫史■酋疾亟戒其子曰：我知蘧伯玉贤而不能举於国为罪人也。若死君必亲吊当为我陈尸於庭具而言之冀其信我而用伯玉也。灵公寻擢为大夫国繇是理故鲁仲尼两入卫以伯玉为

主人伯玉死里人思之故为设祠其後载於祀典因而不绝帝闻之感叹者久之。

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临轩顾谓宰臣曰：朕听政之馀思政教未敷区宇未混中宵辍寐。若纳于隍窃观历代君臣治国家临下事上之道深为不易。又念自唐晋失德之後乱臣黠虏僭窃暴慢者多今中夏虽渐小康吴蜀幽并尚未平荡声教有限朕实疚怀宜谕臣寮各述论策宜尊经济之略副予求贤致理之志也，於是命翰林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馀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以进帝皆亲览焉其平边策率皆以修文德来远人为意翰林学士陶■奏仪御史中丞杨昭俭比部郎中王朴等四人即以江淮封境密迩我疆请用师以取之帝自高平克捷之後尝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繇是图南之意益坚矣。

卷一百五

帝王部·惠民第二

《礼》曰：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又曰：命有司发仓廩赐贫穷赈乏绝易称振民育德仲尼云：博施於民必也。圣乎！皆惠爱之谓也。王者诞膺大命司牧黎庶如天之盖如地之载则必泽及四海惠洽无垠天灾流行动必轸虑人殃於疫时予之辜所以废苑囿假池■贷种食以赐鰥寡给公田而止流亡以至减服御损郎吏罢鱼龙狗马之戏开山泽陂湖之利均输课役以勤劳来底慎节减财赋以济困悯贫离□尔卿士矜■是加则太上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者斯可见矣。

汉高祖二年十一月诏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文帝元年三月诏曰：方春时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阡於死亡阡音屋檐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赈贷之。

後六年四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御服损郎吏员发仓庾以赈民。

武帝建元元年七月罢苑马吕赐贫民（养马之苑旧禁百姓不得刍牧采樵今罢之）。

元狩三年秋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廩以赈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於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秦始皇遣蒙恬攘■匈奴得其河南造阳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筑城郭徙民居之民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者为新秦是名也。）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於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获之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元鼎二年四月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百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处（流谓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留而处也。）使者冠盖相属道护之下巴蜀粟以赈焉。

昭帝始元二年二月遣使者赈贷贫民无种食者。

元凤三年罢中牟苑赋贫民。

宣帝本始四年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贫乏其令太官省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已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入关者得毋用傅。

地节元年三月假郡国贫民田。

三年诏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事（不出■赋及给徭役）元帝初元年三月诏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振起之令有作业）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月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傍郡钱■以相救。

二年三月诏罢黄门乘舆犬马（黄门近署也。故亲幸之物属焉）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少府□飞外池（汉仪注□飞具□以射鳧雁给祭祀是故有池也。）严■池田（严■射苑也。池田苑中田也。）假与贫民。

五年四月罢角□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徙为首服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徙即今之方目縠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纱也。）北假田官（匈奴传秦始皇渡河据阳山北假中王莽传五原北假膏壤殖■北假地名也。）盐铁盐铁官常平（食货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都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石二百馀民多饿死琅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官田常平

仓可罢毋与民争利帝从其议皆罢之。

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濒水□也。濒河言傍河也。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赈贷（财与裁同谓量其等差而赈贷之）。

鸿嘉三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县邑三十二败官亭民舍四万馀所满昌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帝数遣使者处业赈贍之。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宅者二百三十人（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是为四辅莽复兼大司马马为司徒王崇为司空是为三公）以口赋贫民（计口而给其田宅）。

後汉明帝永平五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

九年四月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是年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藁其以见■赈给贫人。

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诏以上林池■田赋与贫人。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城囿悉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三月庚寅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冗者散也。流散者举按其实而给之开仓赈廩三十馀郡九月诏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假犹租赁）。

六年二月乙未遣谒者分行廩贷三河兖冀诸州贫民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廩之。

八年四月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九年六月蝗旱戊辰诏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贍元元勿收假税。

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国廩贷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

十二年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闰四月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六月舞阳大水赐被水灾尤贫者■人三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八月诏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廩赐下贫■食。

十四年四月庚辰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

十五年二月诏廩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六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十六年正月己卯诏贫民有田业而以匱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兖豫徐冀四州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

安帝延平元年九月六州大水遣谒者分行虚实举灾害赈乏绝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

永初元年正月廩司隶兖豫徐冀并州贫民（司隶领河南河内河东弘农都於雒阳魏末因为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广成苑名在汝州西）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九月癸酉调扬州五租米（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扬州领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贍给东郡济阴陈留国下邳山阳。

二年正月廩河南下邳东莱河内贫民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准吕仓分行冀兖二州廩贷流民十月庚寅廩济阴山阳玄■贫民十二月辛卯廩东郡钜广阳安定定襄沛国贫民。

三年三月癸巳诏以鸿池假与贫民（鸿池在雒阳东二十里假借也。令得渔采其中）四月己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

四年正月辛卯廩上郡贫民各有差二月丁巳廩九江贫民。

六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

元初二年正月诏廩三辅及并凉六郡流冗贫民。

五年三月京师郡国五旱诏廩遭旱贫人。

顺帝永建二年二月诏廩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所在安业之。

三年四月癸卯遣光禄大夫案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廩贷贫民。

阳嘉元年二月丁巳诏廩甘陵贫人大小口各有差戊辰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诏案行廩功赈乏绝

三月庚寅大赦廩冀州尤贫民。

二年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遣四府掾分行赈给。

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饿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

永寿元年二月司隶冀州（司隶州雒阳也。）饥人相食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_二贷得十分之三以助廩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雇犹酬也。）王侯须新租乃偿（须待也。）

延熹九年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十四五至有减户者遣三府掾赈贷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溢诏州郡其亡失_二食廩人三斛。

献帝兴平元年_二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数帝疑赈_一有虚乃亲於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袁宏纪曰：时敕侍中刘艾取米豆五升御前作得糜三满盂，於是手诏尚《书》曰：米豆五升得糜三孟而人委顿何也。）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於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卜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济。

魏文帝初嗣位以汉延康元年二月下令曰：池苑所以御灾荒也。设禁非所以便民其除池_二之禁。

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廩以赈之。

五年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廩赈之。

明帝景初元年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令诸在所开仓赈救之。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雒溢合於河开仓以赈之。

六年七月以陇右五郡遇寇害不能自存者廩贷之咸宁三年九月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水伤秋稼诏赈给之。

惠帝元康五年荆扬兖豫徐青等州大水诏遣御史巡行赈贷。

八年正月诏发仓廩赈雍州饥人。

元帝太兴元年十二月江东三郡饥遣使赈给之。

二年三吴大饥帝遣黄门侍郎虞_一桓彝开仓廩赈给。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扬州诸郡饥遣使赈给。

二年七月扬州会稽饥开仓赈给。

孝武帝以咸安二年七月即位是岁三吴大旱人多饿死诏所在赈给。

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遣使赈_一之。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赈贫人弛湖池之禁。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十月诏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则君有馀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顷者已来频遇霜旱年_二不登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其出布帛仓_二以赈贫穷。

泰常八年十月以岁饥诏所在开仓赈给。

太武以泰常八年十一月即位开仓库赈穷乏河南流民相率内属者甚众。

神_一四年二月定州民饥诏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元年州镇十五民饥诏开仓赈_一。

九年二月山东人饥诏开仓赈之。

文成兴安元年十二月癸亥诏以营州蝗开仓赈_一太安三年十二月以州镇五蝗民饥使使者赈之。

五年十二月诏曰：朕承洪业统御郡思恢政化以济兆民故薄赋敛以实其财轻徭役以纾其力欲令百姓修业人不乏匮而六镇_二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_二不收其遣开仓廩以赈之有流徙者谕还桑梓欲市余他界为开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

司之官分赋不均使上恩不达於下下民不贍於时加以重罪无有攸纵。

和平五年二月诏以州镇十四去岁虫水开仓赈_一献文天安元年州镇十一旱民饥开仓赈_一之。

皇兴元年九月诏赐六镇贫人布三疋。

二年十一月以州镇二十七水旱开仓赈_T。

四年正月诏州镇十一民饥开仓赈_T十一月诏弛山泽之禁。

孝文延兴二年六月安州民遇水雹丐租赈_T九月己酉诏以州镇十一水丐民田租开仓赈_T

二年三月壬午诏诸仓屯_■麦充积者出赐贫民十二月庚戌诏开外苑囿听民樵采是岁州镇十一水旱丐民田租开仓赈_T。

四年州镇十三大饥丐民田租开仓赈之。

太和元年正月_■中饥开仓赈_T十二月州郡八水旱蝗民饥开仓赈_T。

三年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饥开仓赈_T。

四年四月甲申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_■帛者廩一年是岁诏以州镇十八水旱民饥开仓赈_T。

五年十二月癸巳诏以州镇十二民饥开仓赈_T六年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其租赋贫俭不能自存者赐以粟帛庚子罢山泽禁。

七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关津之禁任其往来六月定州上言为粥所活九十四万七千馀口九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三万一千七百馀口十二月庚午开林虑山禁与民共之诏以州镇十三民饥开仓赈_T八年十二月诏以州镇十五水旱民饥遣使者循行问所疾苦开仓赈_T。

十年十二月乙酉诏以汝南颍川大饥丐民田租开仓赈_T。

十一年二月甲子诏以肆州之雁门及代郡民饥开仓赈_T七月己丑诏曰：今年_■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在所开仓赈_T八月辛巳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是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骡及橐_■_■供驾_■免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给粮廩所在三长贍养之（臣钦。若等曰：若今里正村正也。）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_□开仓赈贷其有特省不自存者悉简集为粥於街衢以救其困。

十二年十一月诏以雍豫二州民饥开仓赈_T。

十三年四月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_T。

二十年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俭遣侍臣巡察开仓赈_T乙丑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

二十一年四月帝幸长安遣侍臣分省县邑赈赐_■帛。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位是年州镇十八水民饥分遣使者开仓赈恤。

景明元年五月北镇大饥遣兼侍中杨播巡抚赈恤是岁十七州大饥分遣使者开仓赈恤。

正始三年四月诏罢盐池禁。

四年八月敦煌民饥开仓赈恤九月司州民饥开仓赈恤。

永平元年三月丙午以去年旱俭遣使者所在赈恤。

二年四月诏以武川镇饥开仓赈恤。

三年五月诏以冀定二州旱俭开仓赈恤。

四年二月诏青齐徐兖四州民饥其遣使赈恤。

延昌元年正月以频年水旱百姓饥敝分遣使者开仓赈恤三月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赈恤。又以京师_■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赈恤贫者四月诏河北民就_■燕镇二州。又诏饥民就_■六镇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六月诏出太仓粟五十万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

二年二月赈恤京师贫民。又以六镇大饥开仓赈贍闰二月以苑牧之地赐贷迁民无田者四月以绢十五万疋赈恤河南饥民六月青州民饥诏使者开仓赈_T。

三年四月青州民饥开仓赈之。

孝明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饥开仓赈_T。

二年十月庚寅以幽瀛冀沧四州大饥遣尚书长孙权兼尚书邓羨元纂等巡抚百姓开仓赈给是月戊戌以光州饥敝遣使赈_T。

神龟元年正月幽州大饥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诏刺史赵邕开仓赈恤闰七月开镇州恒山之禁与

民共之。

二年七月诏曰：狂蠹肆暴陵窃北垂虽军威时接贼徒慑遁然獯虐所过多罹其祸言念斯弊有軫深怀可敕北道行台遣使巡检遭寇之处饥馁不立者厚加赈恤务令存济。

後周闵帝元年三月壬子诏曰：浙州去岁不登厥民饥馑朕用愍焉其遣使巡检有穷馁者并加赈恤武帝建德四年岐宁二州民饥开仓赈_T。

静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即位六月罢诸鱼池及山泽公禁者与百姓共之。

隋高祖开皇元年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

五年八月河南诸州水遣民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之。

六年二月山南荆浙七州饥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赈_T之。

八年八月河北诸州饥遣吏部尚书苏威赈_T之。

十八年以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载谯等诸州远於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帝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後用_二五千馀万石遭水之处租调皆免自是频有年矣。

仁寿二年河南北诸州大旱遣工部尚书杨达赈_T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开仓以赈贫乏。

二年闰二月出库物三万_二以赈穷乏。

七年关中河东诸州旱遣使赈给之。

太宗贞观元年夏山东诸州大旱诏所在赈给之。

二年正月遣使赈穷乏三月己未遣中书侍郎温彦博往山东赈恤穷乏。

三年四月诏逃户初迁交无粮贮州县长官量加赈_T是年秋贝谯郛泗沂徐濠苏陇等九州水德戴廓三州蝗六辅之地及绵始利三州旱北边诸州霜并遣使赈恤之。

四年十二月甲辰腊帝狩於鹿苑见野人多蓝缕遣侍中王_二赈赐贫人焉。

七年六月甲子漳沔决於洋州坏人庐舍遣谏议大夫孙伏伽赈_T之是年山东河南之地三十馀州水遣使赈_T之。

九年秋关东剑南之地二十四州旱分遣使赈恤之。

十年关东及淮海之地二十八州水遣使赈恤之。

十一年七月诏以水灾其雒州诸县百姓漂失资产乏绝粮食者宜令使人与之相知量以义仓赈给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庚子赐遭水旱之家帛十五疋半毁者八疋是月废明德宫之玄圃苑院分给河南雒阳遭水者九月丁亥黄河泛溢毁河阳中潭帝幸白司马坂以观河溢河阳县_二公河居人被流漂者赐粟帛有差。

十二年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六州旱遣使赈恤之。

十五年二月建州言去秋鼠灾损稼发义仓赈之三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

十七年七月汝南诸州旱开仓赈给。

十八年二月己酉幸灵口村落_二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於宽乡九月_二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十州言大水并以义仓赈给之。

十九年正月易州言去秋水害稼开义仓赈给之。

二十年正月沁州言去岁水伤稼诏令赈给。

二十一年七月易州水诏令赈给八月冀易幽瀛常豫邢赵八州大水遣屯田员外韩贍等分行所损各家赈_T是月莱州螟发仓以赈贫乏十月绛陕二州旱诏令赈贷湖州给贷种食十一月夔州旱渝州言鼠害秋稼并诏赈恤十二月蒲州旱渠州蝗及鼠害秋稼并加赈恤。

二十二年正月诏建州去秋蝗以义仓赈贷二月诏泉州去秋蝗及海水泛溢开义仓赈贷是岁泸州交州越州渝州徐州水戎州鼠伤稼开州万州旱通州秋蝗损稼并赈贷种食。

高宗永徽二年正月诏曰：朕寅畏三灵忧勤万类分宵軫虑良晷忘_；食迹在_二廊心遍天下惧八政之或舛忧一物之未安欲使菽粟积於京坻礼让兴於萌俗而德不被远诚未动天政道有亏咎徵斯应去岁三辅之地颇被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此繇朕之不德兆庶何辜今献岁肇春东作方始粮廩

或窘事资赈给其遭虫水处量以义仓赈贷贫乏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巡问务尽哀矜之旨副朕缱绻之心九月废玉华宫以为佛寺苑内及诸曹司旧是百姓田宅并还本主。又以同州吉泉牧地分给贫民。

四年光婺滁颍等州旱窳夔果忠等州水并贷赈之五年六月诏工部侍郎王俨往河北较行遭水诸州乏绝者赈贷之。

六年秋雒水泛滥坏天津桥冀沂密兗滑汴郑婺等州雨水害稼诏令赈贷之。

总章二年七月剑南益泸 茂陵邛雅绵翼维始简资荣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大旱百姓乏绝总三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户遣司 尔大夫路励行存问赈贷许其往荆襄等州就 九月括州暴雨大风海水泛涨溢坏永嘉安固二县城郭及庐舍六千馀家漂溺人畜遣使赈给。

咸亨元年九月辛未诏赞善大夫崔承福通事舍人韦太真司卫承钳耳知正等使往江西南运贫乏十月壬辰诏雍同华等州百姓有单贫孤苦不能得食及於京城内流冗街衢乞丐麇肆者宜令所司捡括具录名姓本贯属於故城内屯监安置量赐皮裘衣装及粮食县官与屯监官相知检校十一月乙卯令运剑南义仓米万石浮江西下以救饥人。

四年七月辛巳婺州暴雨山水泛涨溺死者五千人漂损居宅六百家诏令赈给之。

仪凤四年二月命东都出粟及远年糙米就市糶以救饥人。

二年八月丁卯朔河南北大水诏百姓乏绝者任往江淮南就食仍遣使分道给之。

中宗神龙元年四月雍州同官县大雨雹鸟兽死。又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员外郎一人巡行赈给六月河南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流居人害苗稼遣中郎一人巡行赈给。

二年六月遣使赈贷河北遭水之家十二月以河北诸州遭水人多阻饥令侍中苏瑰存抚赈给。

三年夏山东河南二十馀州大旱饥馑疾疫死者二千馀人命户部侍郎樊悦巡抚赈给。

景龙二年二月以河朔诸州多饥乏命魏州刺史张知泰摄右御史台大夫巡问赈恤七月荆州水制令赈

T。

三年三月制发仓廩赈饥人十月以关中旱及水命大理少卿侯令德等分道抚问赈给。

睿宗景 二年八月河南淮南诸州上言水旱为灾出十道使巡抚仍令所在赈恤。

元宗开元二年正月戊寅敕曰：如闻三辅近地幽陇之间顷缘水旱素不储蓄嗷嗷百姓已有饥者方春阳和物皆遂性，岂可为之君上而令有穷愁静言思之遂忘寝食宜令兵部员外郎李怀让主爵员外郎慕容 分道即驰驿往岐华同幽陇等州指宣朕意灼然乏绝者速以当处义仓量事赈给如不足兼以正仓及永丰仓米充仍令节减务救悬绝者还日奏闻。

三年十一月乙丑诏曰：君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天虽水旱虫螟代则常有有一於此胡宁不恤间河北灾蝗水涝之处其困毙未获安存念之恍然不忘寤寐宜令礼部尚书郑惟忠持节河南宣抚百姓工部尚书刘知柔持节河北道安抚百姓其被蝗水之州量事赈贷务安其俗朕意焉。

五年五月诏曰：河南河北去年不熟今春亢旱全无麦苗虽令赈给未能周贍所在饥毙特异寻常如闻至今犹未得雨事须存问以慰其心从此发使。又恐劳扰宜降恩制令本道按察使安抚其有不收麦处更量赈 使及秋收仍令劝课种黍 余及早 等使得接粮应有事急要者宜委使人量停事有不便於人须有 革者准此。

六年三月诏曰：德惟善政政在养人必将厚生阜俗利物弘义朕奉。若天命嗣膺王业思一物失所以百姓为心间者河北河南颇非善熟人间粮食固应乏少顷虽分遣使臣已令巡问犹虑鰥独不能自存凡立义仓用为岁备今旧 向没新 未登蚕月务殷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开彼用储时令贷给况京抵转积岁月滋坏因而变造为利弘多将以散滞收赢理财均施所司合作条件俾便公私。

八年二月以河南淮南江南频遭水旱遣吏部郎中张旭等分道赈恤四月华州刺史窦思仁奏乏绝户请以永丰仓赈给从之。

十年正月命有司收内外官职田以给逃还贫下户其职田以正仓粟亩二斗给之四月诏曰：朕闻怀州去年偏并不熟宜令刺史崔子源察审问贫下不支济者量加赈贷八月以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涨漂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等州庐舍数千家遣户部尚书陆象先存抚赈给。

十一年正月诏河南府遭水百姓前令量事赈济如闻未能存活春作将兴恐乏粮用宜令王怡简问不支

济者更赈给务使安存。又以怀州去岁旱损命有司量加赈给。

十二年八月诏曰：蒲同两州自春偏旱虑至来岁贫下少粮宜令太原仓出十五万石米付蒲州永丰仓出十五万石米付同州减时价十钱粟与百姓。

十四年九月八十五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同福苏常四州漂坏庐舍遣户部侍郎宇文融简覆赈给之十五年二月遣右监门将军黎敬仁往河北赈给贫乏时河北牛畜大疫也。七月戊寅冀州幽州莫州大水河水泛滥漂损居人室宇及稼穡并以仓粮赈给之丙辰诏曰：同州■州近属霖雨稍多水潦为害念彼黎人载怀忧惕宜令侍御史刘彦回乘传宣慰其有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损者量加赈给八月制曰：河北州县水灾尤甚言念蒸人何以自给朕当宁兴想有劳旰晷在予之责用轸于怀宜令所司量支东都租米二十万石赈给十二月以河北饥甚转江淮租米百万石赈给之。

十六年十月诏曰：河南道宋亳许仙徐郢濮兖州奏旱损宜令右监门卫大将军黎敬仁往彼巡问如有不支济户朕须赈给与州县长官相知量事处置讫回日具状奏闻十一月诏曰：所在陂泽元合官收至於编■不合自占然以为政之道贵在利人庶弘益下俾无失业前令检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馀并任百姓佃食。

二十年二月辛卯制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庶人之事也。非济育无以致其功务在三时遵其五教此邦家之典也。非悦劝无以成其业朕当夜分思理明发听朝惠绥群元。若保赤子议狱以缓死薄征以息人年■颇登时政庶缉而家给之长仍或未均蕴利之徒犹闻鬻聚静言其事应有厥繇如闻贫下之人农桑之际多阙粮种咸求倍息致令贫者日削富者岁滋非所谓益寡哀多务稽敦本之方也。思弘惠恤以拯贫窳。且义仓元置与众共之将以克济斯人岂徒蓄我王府自今已後天下诸州每置农桑令诸县审责贫户应粮及种子据其口粮贷义仓至秋熟後照数徵纳庶耕者成业嗇人知劝生厚而德正时顺而物成国富家肥，於是乎！在凡厥主守称朕意焉三月诏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将兴化济俗育物阜时朕对越明灵作人父母因地利以观稼乐岁成而报功期於富庶俾之宁缉故常纳隍夕惕负■晨兴受一服则思■绩之勤务三时则忧亩亩之害每因水潦方降则使■是防必冀去岁已来频有处分所繇简慢或未躬勤河南数州致滋水损州县牧宰何以自安被损之家何以存济宜令户部侍郎张敬舆宣慰简覆如实有损贫下不支济百姓量事赈给务令优恤称朕意焉是岁河北■贵遣太子宾客卢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以救饥馑。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赈给是年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粟二百万石赈给之。

二十二年正月怀卫邢相等州乏粮遣中书舍人裴敦复巡问量给种子二月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摧坏略尽遣使存问赈恤之。

二十三年八月制江淮以南有遭水处委本道使赈给之。

二十五年四月戊申诏有司以咸宜公主秦州牧地分给逃还贫下户。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制顷以栎阳等县地多咸鹵人力不及便至荒废近者开决皆生稻苗亦既成功岂专其利京兆府界内应杂开稻田并宜散给贫者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

二十八年十月河北十三州水敕本道采访使量事赈给。

二十九年秋河北二十四州雨水害伤稼命御史中丞张倚往东都及河北赈■。

天宝十二载正月丁卯诏曰：河东及江淮间诸郡去载微有涝损至於乏绝已令给粮如闻郡县尚未□恤方春在候农事将兴或虑百姓艰难未能存济宜每道各令御史一人即往宣抚应有不支持者与所繇计会随事赈给如当郡无食及不充听取比郡者分付务令胜致以副朕怀。

十三载秋大霖雨自八月至十月凡六十馀日始霁京城坊市垣墉■毁殆尽米价踊贵诏出太仓米百万石於城中分十场贱粟与贫人。

十四载正月以岁饥乏故下诏曰：嘉■不登古今存有助分之义皇王善经。且丰熟已来岁时颇久，岂有馀粮栖亩诚恐极贱伤农所以积之京坻用防水旱，爰自二载稍异有年粟麦之间或闻未贍比开仓贱粟以济时须虽。且得支持而价未全减■候粮种子尚虑不充是用□恤俾之宽泰在於处置须均有无今更出仓务令家给俾其乐业式副朕心宜於太仓出粟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粟每升减於时价十文河南府畿县出三十万石太原府出三十万石荥阳临汝等郡各出粟二十万石河内郡出米十万石陕郡出米二万石并每斗减时价十文粟与当处百姓应缘开场差官分配多少一时各委府郡县长官处置仍令采访使各自

勾当其太仓含嘉出粟兼令监仓使与府县计会处分其奉先同官华原等县与中部郡地近宜准诸县例数便於中部请受其馀县有司者仰准此其天下府县百姓去载有损不支济者仰所繇审勘责除有仓粮之外仍便据籍地顷亩量与种子京兆府及华阳冯翊扶风等既是近辅须别优矜虽非损户或有乏少种子者亦仰每乡量宜准给并委采访使与府郡长官计会即与处置使及营农使其种子既须好粟仍取新地税分付京畿府郡京草虽已加价尚闻难办宜委度支各与所繇计会支料得至今载终已来用足之外应未送者量事停减赈给粟仓矜贫济乏务从抚实无使隐欺如官人及富有之家典正并■就揽诸色辄私侵粟兼有乞取或虚著人名诈来请受者其自五品已上官荫人等录奏当别有处分六品已下并白身者便决一顿仍准法科绳所繇等官不能觉察及自抵犯者亦与同罪。

肃宗乾元三年二月以米贵斗至五百文多饿死令中使於西市煮粥以饲饿者。

卷一百六

帝王部·惠民第二

唐太宗广德二年浙东诸州以讨平贼帅袁晁疮痍初复乃加赈恤。

大历四年四月连雨至八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粟以惠贫民。

十一年三月以杭州前岁水灾命右散骑常侍萧昕使于杭州宣慰赈给。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七月庚午诏邕州所奏金坑诚为润国语人于利非朕素怀方以不贪为宝惟德系物岂尚兹难得之货生其可欲之心邪其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十月辛卯以官豢豕三千给贫人。

兴元元年十月乙亥诏曰：顷戎役繁兴两河尤剧农桑俱废井邑为墟丁壮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沟壑历河朔而至太原自淮沂而被雒■虫螟为害雨泽愆时然犹徵赋未息征役未宁冻馁流离寄命无所其宋毫淄青泽潞河东恒冀幽州易定魏博等八节度管内各赐米五万石河阳东畿二节度管内各赐三万石所司即般运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领受赈给将士百姓江淮之间连岁丰稔迫於供赋颇亦伤农收其有馀济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东西道加价和籴米三五十万石差官般运於诸道减价出粟贵从权便以利於人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劳勉将士存问乡间有可以救岁凶灾除人疾苦各与长吏商量奏闻贞元元年正月辛丑赈贷诸道将士百姓诏义河成德幽州义武魏博奉诚晋慈隰宣武平卢汴滑河阳东都畿汝州诸军节度合赈米四十七万石二月二日诏曰：诸道节度观察使所进耕牛委京兆府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产业以所进牛均平给赐其有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给事中袁高奏曰：圣慈所忧切在贫下百姓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其是贫人请量三两户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从之是时蝗旱之後牛多疫死诸道节度韦皋李叔明等咸进耕牛故有是命。又赐京兆府百姓种子二万石同州华州各三千石陕虢两州各四千石四月陕虢观察使李泌奏虢州卢氏县山谷近出瑟瑟请充贡献禁人开采诏曰：瑟瑟之宝中土所无今产於近甸实为灵贶朕不饰器玩不尚珍奇尝思返朴之风用明恭俭之节其出瑟瑟处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四年正月诏曰：诸州遭水旱委长吏贷种。

六年七月以麦不登赐京兆府种五万石。

七年三月以关辅牛疫死者十五六遣中使市以给之八月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馀州大水遣中书舍人奚陟往江襄郢随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梧往陈许宋毫徐泗等州秘书少监雷咸往镇冀德棣深赵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往杨楚庐寿徐润苏常湖等州宣抚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十二月诏曰：惠下恤人先王之政典视年制用有国之常规故有出公粟以赈困穷弛岁征以宽物力乃者诸道水灾临遣宣抚省览条奏载怀惻惻其州县遭水漂损乏绝户宜共赐三十万石度支即与本道节度观察使计度各随所近支给委本使择清■官送米给州县。

十三年三月河南府上言当府旱损请借含嘉仓粟五万石赈贷百姓可之。

十四年六月庚寅诏曰：访闻蒸庶之间米价稍贵念兹贫乏每用忧怀苟利于人所宜通济今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街东西各五万石每斗贱较时价粟与百姓乙巳以旱俭■贵人流出太仓粟赈恤京兆府诸县七月令赈给京兆府百姓麦种三万石十月以岁凶■贵出太仓粟三十万石令京兆府开场粟以惠民十二月以河南府■贵人流令出含嘉仓粟七万石开仓粟以惠河南饥民。

十五年二月以久旱岁凶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京畿诸县贱糶以救贫人。

十九年七月贷京畿百姓麦种。

宪宗永贞元年八月即位九月丙子诏申光蔡及陈许两道将卒百姓等比遭旱损多缺粮储特宜赈给令其有济申光蔡等州宜赐米十万石陈许等州赐米五万石仍令刑部员外郎薛舟充宣慰使专往存问十一月以久雨京师盐贵出库盐一万石以惠饥民。

元和元年四月戊申命礼部员外郎裴汶以米十万石赈给于浙东。

四年正月壬午制曰：王者立国本以安人海隅苍生不忘弘覆天下至广咸务和宁其或郡国罹灾存抚为重发廩蠲赋时惟旧章献岁布和前圣高躅朕祗膺眷命缙承洪绪居兆人之上五载于兹推大信以抚万邦体至仁以蕃庶类夕惕惟厉忧深纳隍岂布理犹郁上帝未感精■相荡阴阳或愆近者江淮之间水旱作■绵亘郡邑自夏徂秋虽诚祷群神无爱圭璧而灾流下土亏我生成逋亡靡依凋瘵斯甚疲俗艰食时予之辜当宁疚怀宵衣农叹悯兹求瘼临遣使臣分命巡行将加存恤往救灾患冀安流庸俾免其田租赈以公廩随便拯给惠此困穷其元和三年诸道应遭水旱所损州府应合放两税钱米等损四分已下宜准式处分四分已上者并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敕文放免仍令中书门下即於朝班中择人分道存抚其有单贫乏户转徙未安便以常平义仓所贮斛量事赈贷务令存济副朕忧軫嗚呼方岳长吏居职亲人永言分忧亦惟善政敬哉！有土咸悉予怀六月渭南县暴雨发溢漂损间舍二百一十三户秋田十六顷溺死者六人命京兆府发义仓赈给十一月诏淮南扬楚滁三州浙西润苏常三州今年歉旱尤甚米价殊高言念困穷岂忘存恤宜以江西湖南鄂岳荆南等使折余米三十万石赈贷淮南道三州三十万石浙西道三州恐此米来迟不救所切宜委淮南浙西观察使。且各以当道军粮据数给旱损人户节级作条件赈贷淮南李吉甫浙西韩皋躬亲部署令刺史县令切加勾当使此米必及饥人以副朕意如赈贷三州之外可及诸州亦听量便宜处置待江西等道折余和籴米到各处依数收管。

六年二月癸巳制曰：王者本忧人之心有顺时之令故及发生之候必弘利泽之规以此惠人期於阜俗今三阳布和万物遂性惟人之穷乏者，或不能自存朕所以悯然省忧议所赈救如闻京畿之内缘旧■已尽粟麦未登尚不足於食陈，岂有馀於播种劝其耕食固在及时念彼徵求尤资宽贷京兆府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其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用常平义仓粮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四年赈贷并。且停徵容至丰年然後填纳。

七年二月壬辰制曰：王者布德行惠必顺天时发廩赈乏盖循旧典朕君临■县念切黎元思欲咸致其安各阜其业事关恤下政在使人予无爱焉斯为大本而旬服之内比年丰穰一岁不登遂至艰食，岂非穀下赋役经制犹繁物力所资凋耗已甚兴言於此愧叹良深今春阳发生田事具饬苟迫於歉乏不能自存则耕植顿缺秋成何望所以特加惠赉蠲彼徵求庶农桑之及时■麦之方稔式当和煦之候载示忧勤之心我其永怀俾厚生殖京畿百姓宜赈给粟三十万石内八万石以京府常平义仓粟充之其馀用太仓支給。

九年二月丁未制曰：善为国者务蓄於人百姓未康君孰与足其或时逢水旱念切■夔，於是已有责之恩行散利之典古今通范何莫繇斯朕恭已励精以临兆庶永言忧济终食岂忘思俾万邦同臻富寿而去岁旬服气序愆和夏属骄阳秋多苦雨三农爽候五稼不滋比及收藏曾靡善熟如闻闾井之内储备罕充产於地者既微出於力者宜困既牵公上之税荐迫输送之期循环岁时固亦劳止况群司具列军卫实繁供亿之名制备存工役之科条未艾四方楨■属在京师念兹矜人良多愧叹今土膏方动东作其勤逋赋未蠲种饷何望宜加惠渥式俾厚生趋泽务农庶乎！劝化姑示纳隍之旨伫宽艰食之虞煦育顺时义斯可取应京畿百姓所欠元和八年税斛豆青苗钱税草等在百姓腹内者并宜放免仍以常平义仓斛斗三十万石委京兆府条疏赈给务及贫人如常平义仓不足即宜以元和七年诸县所贮折余斛斗添给应缘赈给百姓等委京兆差择清■官於每县界逐处给付使无所弊各得自资近岁已来屡弘德泽邦畿千里尚号腴田阜安疲黎亦在循政咨尔京邑长吏泊于宰宰之官各宜叶心将我诏意戒之以扰授之以仁宣示朕怀咸使知悉时百姓以八年水害农功及春作告旱，於是畿辅间以徵赋为忧及此诏下人情大悦五月以旱■贵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糶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徵纳便於外县收贮以防水旱。

十年十二月命度支郎中薛公■赈恤易定等州。

十一年四月丁巳以粟八万石赐徐宿二州皆恤其水旱。

十二年正月以京畿及陈许饥诏郑滑观察使以估粟官粟救之四月诏出太仓粟二十五万石粟於西京以惠饥民九月辛卯制曰：朕为人君期致丰宁夙夜永思未尝怠息而庶政犹阙恒雨为灾至今远近或有垫溺浸败庐舍漂浸田苗言念疲黎重罹斯弊览兹奏报嗟悼良深将俾获安岂忘赈救其诸道应遭水州府河南泽潞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隰苏襄复台越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豆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奏闻。

十四年七月东都留守上言河南府汝州百姓饥贷货河南府粟五万石汝州二万石八月乙亥归光州茶园於百姓从刺史房克让之请也。

穆宗长庆二年七月以陈许罹水灾赈粟五万石闰十月甲寅诏曰：如闻江淮诸州旱损颇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眷言疲瘵须议优矜宜委淮南浙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於当道有水旱处以常平义仓斛<豆斗>据时估减一半价出粟不得令豪家并余使其必及贫人十二月甲午命以绢二百疋赈京师东京西市穷乏者。

四年二月诏如闻京城米■翔贵百姓乏食者多夏麦未登须有救恤宜出太仓陈粟四十万石委度支京兆府类会减时价於东西街置场出粟其价钱仍司府收贮至秋收余。

敬宗宝历元年十二月诏曰：农功所切实在耕牛疲■乏此理须给赐宜委度支於河东振武灵夏等州分市耕牛万头交付京兆尹均给畿内贫下百姓其价以户部绫绢充。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命中使赴京兆府宣令修高陵界自渠斗门任百姓取水溉田。

二年七月诏曰：朕抚有四方子育兆庶处恭夕惕凶敢自暇庶乎！天地交感人神洽和如闻山东降灾淫雨泛滥岂政理有所未明人情有所未达邪中宵待旦惕然疚怀应是诸州遭水损田苗坏庐舍处宜委所在吏切加访恤如不能自济者宜发义仓赈给普令均一以副朕怀。

三年五月诏去年已来水损处郢曹濮青淄德齐等三道宜各赐米五万石兖海三万石并以入运米在侧近者逐便速与搬运仍以右司员外郎刘茂复充曹濮等道赈恤使户部员外郎严誉充青淄等道赈恤使七月齐德州奏百姓自用兵已来流移十分只有二分伏乞赐麦种耕牛等敕量赐麦三千石牛五百头共给绫一万疋充价直仍各委本州自以侧近市余分给。

四年七月辛卯以太原人饥赈贷斛<豆斗>三万石癸巳许州上言去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水有诏应遭水损百姓等宜量放今年种子委本道即具分析闻奏仍令宣慰使李□与本道勘会人户实水损每人量给米一石其当户人多亦不得过五石令度支以逐便支送其人粟数分并以闻并免本道合送上供钱二万八月戊寅舒州上言当州太湖宿松望江等县从今年四月已後江水泛涨没百姓产业共计六百八十二户并尽人皆就高避水几贫无食有诏以义仓赈给十月庚寅诏曰：朕以寡德临御万方宵旰忧勤匪敢自暇然仁未及物诚不动天阴阳失和水潦为败顾兹灾■害及生灵江淮之间润和两州应水损县数据所申奏漂溺人户处宜委本道观察使与本州刺史仔细检勘全放今年秋税钱米仍以义仓斛<豆斗>逐便据淹损田苗漂坏庐舍及虫螟所损节级矜减诣实奏闻如闻没溺甚处亦以义仓量事赈赐其京兆河南府所损县即据顷亩依常例检覆分数蠲减州县牧宰各务抚安必令均齐用称朕意。

五年正月诏河东兵戈之後亢旱逾年仓廩空虚黎元困乏。若无救恤恐至流亡宜借便粟十万石七月东川玄武江水涨二丈梓州罗城漂人庐舍诏剑南两川水运使宣抚赈给。

六年正月制京兆府诸县宜以常平义仓斛<豆斗>量事赈恤仍先从贫下户给二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奏两州米价腾贵百姓流亡至多请粟两州阙官职田禄米以救贫人从之戊寅敕曰：浙西诸州皆有水灾苏湖两州漂没尤甚须有赈恤以救疲人两州共赐米二十万石先从贫下户给并以本州常平义仓斛<豆斗>充五月壬子浙西观察使丁公著奏杭州八县灾疫诏赐米七万石以赈之。

七年正月壬子以旱诏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宜赐粟五十六万石京兆府赐十万石河南府河中府绛州各赐十万石同华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及所余斛<豆斗>充无本色者以运米折给委本州府长吏明作等第差官吏对面宣赐先从贫下起给八年九月诏淮南浙西等道仍岁水潦遣殿中侍御史任畹驰往慰劳以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长吏以军州自贮官仓米减一半价出粟各给贫弱如无贮蓄处即以常平义仓米出粟。又诏诸道有饥疫处军粮积蓄之外其属度支户部杂■并令减价以出粟济贫人。

九年三月乙丑诏曰：朕以寡德居於兆民之上虽兢兢业业思理不怠而政道多阙和气仍伤旧岁水旱黎民艰食为之父母斯心郁陶如闻魏博六州阻饥尤甚野无青草道里相望及山东道陈许郢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饥疫屡乏种饷其魏博宜赐粟五万石山南东道陈许郢曹濮等三道各赐糙米二万石充赈给委度支逐便支送淮南浙西两道委长吏以常平义仓粟赈赐。

开成元年正月诏同州赐粟六万石河中府绛州共赐十万石委度支部以见贮粟麦充赐。

二年七月诏以时旱减入内水十分之九赐百姓灌田从京兆尹崔珙之请也。

四年七月丙午沧景节度使刘约奏请义仓粟赈遭水百姓诏曰：本置义仓只防水旱先给後奏敕有明文刘约所奏已为迟晚宜速赈恤。

武宗会昌元年正月诏如有陂泽山原百姓或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钦。若等曰：唐自武宗至昭哀无实录後放此作阙）。

後唐庄宗同光四年正月己卯明宗奏深冀诸州县流亡饥谨户一千四百乞邺都仓储借贷以穷民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诏应定州城外修筑城寨处委招携本主识认城内穷民不济者委本道量加赈给长兴元年正月滑州上言准诏赈贷贫民以去年水灾故也。二月郊礼毕制曰：诸州府或经水旱灾恐人户阙少糶粮方值春时诚宜赈恤宜令逐处取去年纳到新好属省斛斗量加赈贷候秋收日徵纳是月宋州臣奏准诏赈贷粟万石三月差中使三人往登莱赈济贫民是月陕州奏准诏赈贷贫民五月青州奏准诏赈贷贫民粮一万四百一十九石。

二年二月汴州奏准诏赈贷遭水处贫民。

三年三月辛亥帝谓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观稼见百姓父子三人同曳犁耒者力农如是深轸予怀可赐耕牛二头七月丁未内出御示百僚曰：朕以临御万邦宠绥四海务恤民以设教期化俗以成风昨自霖雨连绵川渎溢伤数州之苗稼荡百姓之丘园遭此徵灾慙亏至德致农者失力田之望念编户有艰食之虞每自责躬更思求理欲使人获其苏息恨不家至而抚安忧劳所深鉴寐斯切宜布维新之泽式全可大之功今年州府遭水潦处已下三司各指挥本州府支借麦种及等第赈贷斛食仰逐处长吏切加安存不得辄有差使如户口流移其户下田园屋宅仰村邻节级长须主管不得信令残毁候本户归日具元本桑枣根数及什物数目交付不得致有欠少本户未归即许邻保请佃供输。若入务时归业准例收秋後交付贵示招携永期康泰速宜宣布称朕意焉是岁宋毫颍三州水灾尤甚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从容奏曰：今秋宋毫颍等州水灾甚民户流亡粟价暴贵臣等量欲与本州官仓斛斗依如今时估出粟以救贫民兼大水之後颇宜宿麦穷民不便种子亦望本州据民户等第支借麦种自十石至三十石候来年收麦据原借数纳官从之乃下此诏。

晋高祖天福四年十二月帝以雨雪弥月出金粟薪炭与犬羊皮以赈穷乏。

六年四月乙巳以齐鲁民饥诏兖青郓三州发管内仓粮赈贷。

七年七月壬戌开封府奏准宣给粮二万石赈诸县贫民是月戊辰遣司农少卿李珣使宿州鸿胪少卿庞令图使雒京白波赈贷贫民。

少帝天福七年八月诏襄州城内百姓等久经围闭例各饥贫宜示颁宣用明恩渥大户各赐粟二石小户各赐粟一石宜令襄州以见在数充十二月丁丑诏遣供奉官马延翰雒京赈恤饥民仍宣河南府差大将量将米豆往诸山谷散给人户其诸县系欠秋税与限至来年夏麦徵纳。

八年正月丁酉敕河南怀孟郑等州管内百姓有积粟者仰均分借便以济贫下。

周太祖广顺二年二月庚申齐州言禹城县二年水民饥流亡今年见固河仓有官粮五万二千馀斛欲赈贷敕诸邑留二三千斛给巡捡职员馀并赈贷贫民。

三年三月壬辰徐州言彭城县民饥乏乞赈贷从之十一月辛卯敕膳部员外郎刘表微往兖州开仓减价粟以水害稼救饥民也。丙午单州刺史刘禧言仓州充给岁馀军粮外有大麦六万石欲开仓官粟以济贫民从之十二月以亳州颍州大水民饥所有仓储及永城仓度支给军食一年外遣使减价出粟显德元年正月乙酉分命朝臣杜华等五人往颍毫濮永城固河口开仓减价出粟以济饥民。

世宗显德四年三月命左谏议大夫尹日就於寿州开仓赈其饥民。又命供奉官田处梁希进等於寿州城内煮粥以救饥民六月辛酉西京上言伊阳县居民多於山谷间淘金帝曰：山泽之利与众共之王者之道也。命本州勿禁。

六年正月命庐州开仓出陈麦以糶之盖克复之後民多阻饥故廉其价以惠之也。二月壬午濠州上言准宣出糶省仓陈麦以利贫民三月壬戌楚州上言诏准煮粥以救饥民丙戌遣使之和州开仓以賑饥民戊子命寿州开仓以賑饥民十二月分命使臣賑给诸州遭水人户。

卷一百七

帝王部·朝会第一

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天子端委而乡明诸侯辑瑞而毕会九宾在位三揖成礼号令宪章，於是乎！出声名文物罔有不备寅恭者加礼怠惰者贬爵所以训上下之则正君臣之序教庶民以事上示率土以大同也。夏禹之涂山刑辟以讨後至康王之豐宫慈惠以接来庭三代之制於斯为盛厥後质文虽异因革同归罔不修其班制差其功位既以述职亦用讲礼盖昧爽而听政人君之盛仪假寐而待旦人臣之忠节临三军者以之生惧有家邦者其可忽此至。若甘泉受计露门颁令小正以和见仲夏以咸覲奉乎！皮币锡以车马发樽以求谏交戟以宣威此历代之遗美前王之令范书之方册可为彝训隋氏而上史多阙文唐室而下所记详悉并詮次其事列之於篇其有长乐之尊承华之贵三元庆贺率为典故以至国家多事因而废朝咸附之言尔。

虞舜正月上日受终於文祖（上日朔日也。终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始祖之庙）辑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后（辑敛既尽覲见班还后君也。舜敛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尽以正月中乃日见四岳及九州牧监还五瑞於诸侯与之正始也。）

夏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涂山在寿春东北）

周成王即位少周公摄政朝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不於宗庙避王也。）天子负斧𠄎南向而立（天子周公也。负之言背也。斧𠄎为斧文屏风於户牖之间周公於前立焉）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东面北上诸男之国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礼不於此周公权用之也。朝位之上近主尊康王既尸天子出在应门之内太保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九采九州之牧典贡职者也。正门谓之应门二伯帅诸侯而入牧居外而纠察之也。四塞谓夷服镇服在四方为蔽塞者新君即位则来朝《周礼》侯服岁一见甸服二岁一见男服三岁一见采服四岁一见卫服五岁一见要服六岁一见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位号）出在应门之内（出皋门立应门内之中处南面）太保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应门右（二公为二伯各率其所掌诸侯随其方为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诸侯皆陈四黄马朱鬣以为庭实）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宾诸侯也。敢执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康王以义继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币）太保暨{+丙}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蒙宰与司徒皆共群臣诸侯并进陈戒不言诸侯以内见外）其后康王。又有豐宫之朝（豐在始平𠄎县东有灵台康王，於是朝诸侯）

穆王有涂山之会汉高帝七县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高帝因秦制以十月为岁首）用叔孙通新仪先平明谒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庭中陈车骑卒卫官设兵张旗志（志与帜同音式俱切）传日趋（传声教入皆令趋谓疾行为敬也。）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侠与夹同侠其两傍每陛皆数百人也。）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上传语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也。大行掌宾客之礼今之鸿胪也。九宾则《周礼》九仪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胪音卢），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传声而唱警）引诸侯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复置法酒（法酒者犹言礼酌谓不饮之至醉）诸侍坐下皆伏抑首（抑屈也。谓礼法不敢平坐而视）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𠄎华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武帝元封五年春南巡狩还增封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计。若今诸州计帐也。）

太初元年春受计於甘泉。

天汉四年正月朝诸侯王於甘泉宫。

後元二年正月朝诸侯王於甘泉宫。

宣帝神爵元年六月诏曰：军旅暴露转输烦劳其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君长当朝二年者皆

後汉安帝永初四年正月元日会彻乐不陈充庭车（每大朝会必陈法物车辇於庭。故曰：充庭饥故不陈）。

魏齐王景初元年正月即位七月始亲临朝听公卿奏事。

晋武帝泰始六年正月丁亥朔帝临轩不设乐（史不载其所以不设乐之故）。

元帝大兴元年正月戊申朔临朝悬而不乐（时愍帝蒙尘）。

明帝太宁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临轩。

二年正月丁丑帝临朝停飨宴之礼。

穆帝永和六年帝临朝以褚哀丧故悬而不乐（褚哀康献皇后之父）。

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先是廷尉王彪文与扬州刺史殷浩《书》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唐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以示八座于时朝议有谓孔才所论为不得礼仪苟令从之是圣人之一失也。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会雨服失容寻此四事之指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非谓先存其事而微幸史官推术错误故不预废朝礼也。夫三辰有灾莫大日蚀史官譴而无惧容不修预防之礼而废消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岂是将会天灾罪已之谓。且检之事实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闥之制与元会礼毕自不得兼行则当权其事宜合朔之礼不轻於元会元会有可却之准合朔无可废之仪谓应依建元故事却元会浩从之竟却会。

十年正月己酉朔帝临朝以五陵未复悬而不乐。

十二年正月丁卯帝临朝以皇太后母丧悬而不乐恭帝元熙元年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会。

後魏大武正平元年正月丙戌朔帝南伐临江大会群臣於江上。

孝文太和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飨万国。

十五年十一月丙戌初罢小岁贺（小岁谓冬至）。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於邺宫澄奎殿。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朔引见群臣於光极堂甲子。又引见群臣於光极堂班赐冠服。

出帝太昌元年十二月戊戌朝会百官於太极前殿後周武帝保定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废朝以康国公王雄死王事故也。

天和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废朝以路门未成故也。

建德三年正月壬戌朝群臣於路门。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己丑受朝。

於路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丁亥帝受朝於道会苑。

唐高祖武德九年正月庚寅朔废朝雨也。

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朔帝临轩悬而不乐礼也。（为高祖忧故）。

十三年正月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机事简请三小岁谓冬至为高祖忧故日一临朝诏许之。

十五年正月庚午朔帝常服不临轩行幸雒阳宫衣冠礼乐阙设也。

二十年正月甲子朔太宗常服不临轩行在故也。（是年征辽回）。

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九月十一日太尉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帝报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壅滞众务自今已後每日常坐。

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即为常式。

四年正月癸丑朔帝临轩悬而不乐以濮王泰在殡故也。

六年正月壬申亲谒昭陵甲戌至自昭陵庚子受朝贺於太极殿。

显庆二年二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奏以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是年征辽回。

中宗神龙元年四月癸亥初令文武官四品已上每朔望参日升殿食丙子以时属炎暑制令每隔日方坐左拾遗靳常上疏谏不纳（事具谏诤直谏门）。

二年正月庚子朔以则天皇后梓宫在殡不朝会。

睿宗太极元年正月癸丑释惨服御正殿奏广乐於庭受皇太子及百官朝贺。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太上皇诰正月十五日朝改取十一日每年皆然。又非朔望日而同朔望受朝者前後有诤非一。

开元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正殿受朝贺礼毕亲朝太上皇于西宫。

五年正月壬寅朔帝不受朝太上皇丧制故也。

七年正月辛卯朔御含元殿受朝仗卫如常仪。

八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阳初生万物潜动所以自古圣帝明王皆於此日朝万国视物礼之大者莫逾是时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摄官行事质明既毕日出视朝国家已来更无改易缘新格将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至日受朝。若亲拜南郊受朝须改既令摄祭礼不可移伏请改正从之因敕自今冬至日受朝永为常式。

十年正月癸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万春公主薨废元日朝贺。

十六年正月戊戌朔始听政於兴庆宫朝贺如常仪（臣钦。若等曰：兴庆宫听政自此始）十一日南至御含元殿受朝贺如常仪。

十八年正月癸酉御含元殿受百寮朝贺如常仪。

二十一年正月庚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如常仪。

二十二年闰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日长至停朝癸未御应天楼受朝贺是日诏诸州考使品以下朔望日朝宜准例赐食。

三十三年正月戊申朔御含元殿朝贺如常仪。

三十六年正月庚午朔御含元殿朝贺如常仪。

三十八年正月戊子朔御含元殿朝贺如常仪。

三十九年正月癸未朔御含元殿朝贺。

天宝元年正月丁未朔御勤政楼受朝贺大赦天下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

二年正月辛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三载正月丙辰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四载正月己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五载正月癸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六载正月辛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月诏曰：今胜残在运无事为心愿此朝仪当符至理既时非吁食将致平而廷设杀刑何成在宥其每日立仗食及杖是等并宜停废十一月辛卯朔引朝集使及贡举人见十二月丙寅仗下後百官於尚书省阅贡物。

七载正月壬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八载正月丙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九载正月庚寅朔帝御华清宫受朝贺。

十载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十一月丙午冬至御观风楼受朝贺。

十一载正月己卯朔帝御华清宫受朝贺。

十二载正月癸卯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贺。

十三载正月丁酉朔幸华清宫御观风楼受朝贺。

十四载正月庚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十五载正月乙卯朔御宣政殿受朝贺。

肃宗至德三载正月甲戌朔御含元殿受朝百官上寿称贺。

乾元二年十一月丁亥冬至帝朝圣皇於兴庆宫翌日受朝於含元殿。

三年正月癸亥朔帝御含元殿受朝中书令代国公子仪摄太尉上寿称贺朝退百僚於宣政殿起居圣皇乙丑常服於崇明门通贺皇太子丙寅外命妇朝皇后於光顺门内殿。

上元二年正月丁亥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百官起居圣皇己丑外命妇朝皇后百官贺皇太子。

元年建子月壬午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贺毕群臣起居圣皇癸未内外命妇朝皇后百官起居皇太子戊戌冬至受朝贺礼毕朝圣皇於西宫百官进名起居代宗广德二年正月己亥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如常仪六月丁卯朔始御宣政殿受朝以国哀终制故也。凡朔望朝於殿前旧章也。九月乙未朔自八月连雨至是日不止宰臣元载等奏曰：准仪制令泥雨合停朝今缘军国事繁准式停朝恐有废阙望延三刻传点从之十一月甲寅是日长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官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御含元殿下制大赦天下宣制毕乃受朝贺礼毕百官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己未是日长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官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二年正月丁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甲子长至御含元殿下制大赦改元大历宣制毕乃受朝贺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大历二年正月壬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己巳长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大历三年正月丙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甲戌长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八年正月丁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闰十一月壬寅朔冬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九年正月庚子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甲戌长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是时四方无事间日坐朝双日不复入阁。

十年正月乙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丙午长至诏停贺迨梁王葬期也。

十一年正月庚戌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丁巳冬至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十二年八月以久雨宥常参百寮不许御史点班。

十三年正月戊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仗以后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十一月丁卯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视朝戊辰上御含元殿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壬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礼毕百寮诣崇明门进名谒皇太子。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贡使见於宣政殿兵兴以来四方州府不上计内外不同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复旧典凡州府计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又命朝集使二人每日待制丁丑日南至戊寅御含元殿受朝贺初令亲王出阁就班。

二年正月庚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四方贡赋珍宝列为庭实复旧制也。

三年正月乙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四年正月戊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以建中元历二十八卷示百寮初司天少监徐承嗣奏来年岁次甲子应上元首请修新历至是成群臣称贺。

贞元元年七月关中蝗食禾稼无子遗 大贵八月甲子诏不御正殿奏事悉於延英庚寅视朝廷英殿群臣列位於延英门外申甲子之诏也。丁丑雨戊寅中书门下上言陛下前以愆阳经时避居正殿凡在臣庶无任兢惶今至诚感通嘉雨 洽凶渠授首同类格心臣等敢昧死请自今以後依常仪御正殿诏曰：可十二月丁亥诏曰：朕以眇身仰承列圣不能纂修先志以洽 平驯致寇戎屡兴兵革上玄降警蝗旱为灾年不顺成人方歉食言念於此实用伤怀是以斋心别宫与人祈 虽阳和在候而黔首无聊称庆於予窃所不敢其来年正月一日朝贺宜罢。

三年正月丙戌朔停朝贺以大行皇后在殡故也。庚寅百寮以停朝贺及是岁假满於崇明门奉慰皇太

子。

四年五月庚戌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毕御丹凤门楼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壬辰朔御含元殿受贺。

六年正月癸卯朔不视朝先是有司奏元日日有食之遂停朝会及时不食百寮皆贺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殿受朝先是上以五月一阴生臣子道长君父道衰非善月也。父子必以是朔面焉臣子一例因令是月朝见初将冕服御宣政殿涂潦乃以常服御紫宸殿。

七年正月壬戌朔帝不视朝以去年冬亲郊故也。四月诏曰：仲夏之时阳德方盛阴事始承圣贤因天地交会之时为父子咸觐之礼既行亲戚岂隔君臣自我为初申恩卿士起今年五月朔御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咸听就列仍编入式以为常典五月庚申朔御宣政殿朝见百官书新礼也。十一月丁亥日南至不视朝。

八年正月丙辰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五月乙卯朔御宣政殿受朝贺。

九年正月庚辰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上赋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以示宰臣等。

十年正月乙亥朔罢朝贺之礼以九年冬郊祀故也。十一年正月庚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五月朔帝御宣政殿受朝八月辛卯废朝以故端王太妃薨故也。十一月丙辰日南至不受朝贺。

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十三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月御史台奏诸司常参文官隔假三月已上并横行参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参六参（九参谓每月九次朝参六参谓每月六次朝参）比来或经冬至及岁首寒食等三节假满不是本配入日并不横行事乖阙请从今已後每经三节假满纵不是本配入日其前件官请依文官例横行参假，庶几周行式序可之五月丙戌朔以雨罢御宣政殿是月帝以累月天阴街鼓声暗百官入朝多走马奔驰是日令宣示宰臣及百官曰：卿等朝谒是常或阴雨不闻鼓声则不免奔波走马忽有坠损深軫朕怀自今已後纵鼓声差池亦不得走马并时暑稍甚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参宰臣等上表陈谢。

十四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五月朔御宣政殿受朝。

十五年正月朔御含元殿朝贺五月朔以雨罢御宣政殿十一月罢冬至朝贺以兴兵讨蔡州吴少诚也。十六年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贺五月朔以雨罢御宣政殿是月壬戌以徐州节度张建封卒废朝近例节度使带仆射已上者卒废朝三日尚书已下一日都团练观察使则否泊贞元八年嗣曹王皋李自良皆知节度带尚书卒各辍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泽以仆射卒废朝一日十五年黔中观察使王■楚卒特为废朝以例不定故书之十一月戊戌以齐国大长公主薨废朝三日己亥以义阳公主薨起今七日废朝三日是月罢冬至朝贺以襄王第五男薨废朝。

十七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十八年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罢朝贺。

十九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二十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五月朔罢御宣政殿。

二十一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宪宗永贞元年十月丙申百寮於兴庆宫起居皇太子十一月己亥日南至百寮诣兴庆宫起居皇太子。

元和元年正月丙寅帝率百寮於兴庆宫奉册太上皇尊号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两员本置前官以备顾问比来正衙多不奏事。又贞元七年更有次对虽议两置去岁次对已停则待制唯六品清官恐非尽善请自今已後尚书省六品已上诸司四品已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及王传等每坐日令两人待制退朝诣延英候对从之十二月甲辰日南至权停朝贺群臣诣兴庆宫称贺皇太后。

二年二月己巳宰臣延英罢对起居舍人郑随次对诏入面受进止令宣付两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即进状来其次对宜停初贞元七年诏每御延英引见常参官二人访以政道谓之次对官所以广视听也。宰臣奏罢时议非之是年六月丁巳朔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门启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阖五更而启与诸里门同时至德中有吐蕃囚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开宰相待漏於太仆寺车坊至是始命有司各摠班品置院於建福门外。

三年正月癸未朔以将受尊号元日权停朝贺百官诣兴庆宫进名起居皇太后。又赴延英门进名奉贺

四月敕旧制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贺礼宜停初贞元六年德宗以五月一阴生臣子道长君父道衰非善月也。故人之父子必以是月朔面焉遂为常俗臣子一也。因诏以是日御正殿与群臣相见其後每岁率多权停帝以算术之说经典不载遂罢之十一月甲申日南至权停朝贺群臣诣兴庆宫奉贺皇太后。

四年正月戊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百官诣兴庆宫贺太后。

五年正月壬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十二月制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贺令所司准式。

六年正月丙寅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十一月乙巳敕今年冬至朝贺宜权停十二月庚午以苦寒放朝五日闰十二月壬子敕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贺兴庆宫参贺皇太后并宜权停。

七年正月辛酉朔帝不受朝贺以皇太子薨废朝故也。四月壬子开延英对宰臣以下是月以惠昭太子葬复多雨至是积旬有六日方坐朝十二月戊戌敕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宜令所司准式甲寅晦宰臣并宿于中书。

八年正月乙卯朔御含元殿受朝贺十月丙辰以大雪放朝三日十一月庚戌朔敕权停冬至朝贺。

九年正月己酉朔含元殿受贺百寮退谒皇太子於崇明门乃诣兴庆宫候皇太后起居六月癸卯以时暑甚放百官五日参戊寅以丰州刺史天德军经略使周怀义卒废朝一日经略使废朝自怀义始也。

十年正月癸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既退百官赴崇明门通刺谒皇太子。又赴兴庆宫候皇太后起居三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对宰臣故事朔望日皇帝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後遂以为常今之见宰臣特以事召也。六月敕御史台自今以後常参官入朝以见到人名御进来其朔望及双日莫进十二月敕淮蔡未宾师人暴露而三朝之会万国来庭举乐称庆有怀愧惕其来年正月朝贺宜权停诸军优赐并准例处分。

十一年正月丁卯朔不受朝贺宰臣率百官泊内外命妇起居皇太后於兴庆宫。

十二年正月辛酉朔以淮右宿兵不受朝贺十月乙卯隋唐节度使李□帅师入蔡州执贼帅吴元济以闻淮西平辛巳御宣政殿受贺九品以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会。

十三年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庚辰朔不受朝贺以东讨淄青李师道未班师故也。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闰正月丁巳诏以二月五日御丹凤楼宣令所司准式二月辛巳太常礼院奏准礼及开元乾元上元元和以来元日及冬至日皇帝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百寮赴皇太后所居殿门外进名候起居诸亲及内外命妇并有朝会参贺之礼伏请准元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外命妇有邑号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赴皇太后宫门进名奉参如遇泥雨即停制曰：可九月辛酉立冬外命妇诣兴庆宫进名候皇太后起居十一月丁未日南至群臣及命妇赴兴庆宫进名奉贺皇太后。

长庆元年四月甲午以张弘靖入幽州时幽州刘总纳土诏以弘靖代之帝御紫宸殿受朝（时绥定两河克平交趾北虜纳徵西戎请盟京师及四方频遇丰年天下暂获晏如也。时议者皆以河朔固不来庭父矣。至是不劳师而幽土底定，庶几小康而识者以为止戈偃武皆资治理虽君有仁圣之姿而股肱未称政令之出中外不行既未有以厌於人心则成功不可以偶致稽诸倚伏深惧其兆乱焉）十一月丁酉以讨镇州敕权停今年冬至朝贺。

二年正月癸巳朔以幽镇阻兵不受朝贺（时幽州朱克融囚张弘靖镇州王庭凑杀田弘正）宰臣率百官泊内外命妇候皇太后起居於兴庆宫八月诏曰：夏秋之间尝多水潦如缘暮夜暴雨道路不通车马宜便放其日朝参委御史台勾当仍每日奏如雨不至甚即不在此例十一月戊午日南至宰臣与百官泊内外命妇候皇太后起居於兴庆宫。

卷一百八

帝王部·朝会第二

唐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辛巳_二服受群臣谒见於紫宸门外之西廊丁亥诏宜令三月三日御丹凤楼仍令所司准式辛丑御紫宸殿群臣初展入阁之仪五月诏停诸亲王端午参贺十月癸巳礼仪使奏来月二十三日冬至准故事山陵未_二庙并不合行庆贺之仪其朝贺皇太后请停。又十二月乙未敕来年正月一日朝贺宜权停。

宝历二年正月己巳朔御含元殿受朝贺。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甲申日南至宰臣率百官洎外命妇诣兴庆宫及光顺门行朝贺之礼（其年不朝庆准诣兴庆宫光顺门史闕文下同此）是月中外进献贺冬如常岁。

二年正月戊午朔权停朝贺文武百寮及命妇并赴兴庆宫及光顺门起居太皇太后义安皇太后十一月己丑日南至宰臣及百寮诣兴庆宫光顺门进名起居。

三年五月乙酉以沧州李同捷平百寮称贺于宣政殿十一月辛巳冬至朝贺与郊祀并停。

四年正月丙子朔权停朝贺之礼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赴兴庆宫及光顺门奉贺太皇太后皇太后如常仪。

五年正月庚子朔以阴雨连旬罢元礼之十一月壬辰敕阴雪未晴其明年正月一日朝贺宜权停。

六年正月乙未朔以前诏废元会。

七年正月乙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百寮赴兴庆宫贺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光顺门贺皇太后比年以大雪未行元会之仪至是文武大备中外庆悦十一月癸丑朔乙卯日南至宰臣文武百寮及命妇赴兴庆宫贺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回赴光顺门贺皇太后。

八年正月癸丑百寮延英进名起居。又诣光顺门贺皇太后兴庆宫贺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宰臣率百寮等奉贺如常仪。

九年正月丁未朔权停朝贺之礼宰臣率百寮诣兴庆宫贺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光顺门贺皇太后。

开成元年正月己酉诏以入阁日次对官班退立於东_二皆松树下须宰臣奏事毕齐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左右起居。又待次日对官奏事毕方出。

二年正月乙丑朔权停朝贺之礼宰臣率百寮赴兴庆宫贺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复列班於光顺门贺皇太后十一月丙子日南至百寮及命妇并赴南内起居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回赴光顺门起居皇太后三年正月庚申朔权停朝贺之礼宰臣及文武百寮於南内进名奉贺太皇太后义安太后回於光顺门进名贺皇太后如常仪。

懿宗咸通七年正月戊寅朔以太皇太后丧罢元会。

十年正月乙未朔以徐泗用兵罢元会。

昭宗天复二年十一月诏曰：汉宣帝中兴五日一听朝历代通规永为常式近则不循往仪因此别为制度既奸邪之得计致临视之失常须守旧规以循国制宜每月只计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阁日仍於延英一度内指挥如或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系数日事十二月敕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以来稍失仪制宫人出内宣命_二御参随视朝乃失旧规须为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祇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门庶循典仪免致纷杂。

三年五月中书门下文武百寮旧制每月一度入阁于贞观殿朝参敕曰：贞观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贺俾循规制须有指挥其入阁自今後宜令宰臣文武百寮于崇勋殿候对十一月文武两班官员每遇一五九朝日元帅朱全忠请排廊_二食诏曰：百寮入朝两廊赐食迁都之後所司阙供元帅梁王欲整大纲复行故事罔思劳费悉自再图是使端简在庭咸思感悦峨冠就列益任优隆备睹宠规弥增钦叹宜赐诏奖饬仍付所司。

哀帝天_二二年四月敕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东上卜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卜门永为定制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丁未日长至帝不受朝贺百官诣东上卜门拜表称庆（议者以为长至元会岁中之

大朝斯为盛礼著於令式是日合陈乐悬排细仗一人当阳昭国容也。兵兴以来而斯礼或阙帝初一函夏不复唐典无故辍礼议者惜之）十二月中书门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独两省官不拜准本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赐食谓之廊；食百寮遂有谢食拜唯两省官本省有厨不赴廊；食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之後遂废廊；食百官拜仪至今未改将五十载礼恐难停唯两省官独尚不拜，岂可终日趋朝曾不一拜独於班列有所异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礼尤宜肃敬起今後逐日常朝宣不坐除职事官押班不拜外其两省官与东西两班并齐拜从之。

二年正月庚子朔帝衮冕御明堂殿受朝贺太常乐左右金吾仗六军诸卫如常仪是月庚申四方馆奏诸职员多有参杂今後除随驾将_二交外方进奉专使文武两班三品以上官可於内殿对见其馀并诣正衙以申常礼从之七月戊戌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八月癸巳宣放三日朝参以霖雨甚故也。十一月乙未朔帝御文明殿视朝。

三年正月甲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贺如常仪是月庚子车驾幸邺都庚戌车驾至邺都帝自千秋亭乘辇备法驾晡晚归宫辛亥帝御武德殿受朝贺以百官扈从之劳放十九日至二十日朝参三月癸巳朔车驾在邺帝御武德殿视朝（是月车驾还雒都）六月壬戌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癸酉敕泥涂稍甚放文武常参三日丁亥以霖雨放朝七月乙未敕霖雨未止泥涂颇甚宜放五日六日朝参戊戌敕泥涂颇甚放八日九日朝参丁亥以霖雨放朝八月己丑敕比闻天津桥未通往来百官以舟_二公济渡因兹倾覆兼踏泥途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趋朝宰臣即每日中书视事闰十二月己丑朔帝御文明殿视朝。

四年正月乙亥敕风雪稍甚宜放三日朝参。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入雒阳甲申始御文明殿改元肆赦五月丁巳内出御_一一封赐宰臣晓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内殿起居宰臣百官班於文明殿庭谢其中书非时有急切公事请开延英不在此限乙酉敕每月十五日赐廊下食本朝承平时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廊下谓之廊；食自乾符乱离以後庶事草创百司经费不足无每日之赐但遇月旦入阁日赐食帝初即位始因谏官疏奏请文武百寮五日一起居见帝於便殿李琪以为非故事以五日为繁请每月朔望日皆入阁赐廊下食罢五日起居之仪至是宣每月朔望皆入阁依奏五日一度起居不得停废遂以为常七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八月壬辰以积雨泥甚放百寮朝参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阁如月朔之仪从新例也。九月丙辰帝御文明殿入阁新制次日例也。十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己亥帝御文明殿对南诏蛮两林鬼主等百寮称贺（是月右拾遗曹珍上疏内一件百寮朔望入阁及五日一度内殿起居请许三署寺监官轮次转对奏事从之帝御文明殿视朝戊辰帝御文明殿受朝甲戌百官）十一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癸亥日南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称贺十二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见百寮。

二年正月癸丑朔帝被衮冕法服御明堂殿百寮称贺文物仗卫礼乐如常仪丙申诏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不可一日不修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则上下顺一途废则出入差须振纲维以严规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悦不夙兴是亏匪懈君上思政犹自求衣未明为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宜令御史台遍示文武两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参职司既得整齐公事的无壅滞如或尚兹懈怠具录奏闻三月壬子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四月乙未帝御文明殿视朝五月辛亥朔帝御文明殿视朝戊辰帝御文明殿视朝六月庚辰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甲午帝御文明殿受朝七月庚戌朔朝於中兴殿八月庚辰百官朝於中兴殿癸巳帝御文明殿视朝九月庚戌帝御文明殿视朝庚申百官朝於中兴殿癸亥帝御文明殿视朝（乙酉帝幸汴州）丙子百官朝於中兴殿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甲午车驾在汴御崇元殿视朝十一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视朝壬戌帝御崇元殿视朝戊辰日南至百官诣卜门拜表称贺十二月戊寅朔帝御崇元殿视朝戊子百官朝於玄德殿壬辰帝御崇元殿视朝。

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礼乐仗卫如常仪甲子帝御崇元殿视朝二月戊寅帝御崇元殿视朝丁酉百官朝於玄德殿三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视朝四月丁丑帝御崇元殿视朝五月乙巳朔帝御崇元殿视朝己未帝御崇元殿视朝六月甲戌朔帝御崇元殿视朝戊子帝御崇元殿视朝七月甲辰帝御崇元殿视朝八月癸酉帝御崇元殿视朝闰八月癸卯朔帝御崇元殿视朝九月甲戌帝御崇元殿受朝十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视朝丁未帝御崇元殿视朝壬戌中书奏按贞元四年中书侍郎李泌奏冬至日受朝贺请准元日从之十一月癸酉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是月中书舍人刘赞奏往例应诸道节使及两班大寮凡对

朝廷例合通唤近日全废此仪伏乞特诏所司重定向来格品。若合通唤准日施行寻准四方馆状称旧例节度使新除中谢及罢任赴阙朝见合得通唤文班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官新除中谢及使回朝见亦合得通唤从之）丙戌帝御崇元殿视朝十二月丙午帝御崇元殿视朝癸丑中书以常朝宣奉敕不坐两省官与东西班并拜宰臣不拜或闻班行所论承前日有廊）食百官谢食两省即各有常厨从来不拜，或曰：以侍臣不拜检寻故实不见明规百官拜为廊）食即承旨合宣有敕赐食供奉官不拜亦恐非仪。且左右前後之臣日面天颜，岂可不拜况庶官见宰臣隔宿并拜实以赴朝不拜非礼也。闻敕不拜亦非礼也。所宜尽敬以奉君亲臣等商量今後常朝宰臣亦拜通事舍人亦拜阁外放仗亦拜从之壬戌帝御崇元殿视朝。

四年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二月壬寅帝御崇元殿视朝三月己酉帝御文明殿视朝四月中书门下奏五月一日入阁起居准贞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昔者圣贤观象因天地交会之次为父子相见之仪沿习成风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使中顺其俗以为礼咸觐之义既行父子之间资事之情岂隔君臣之际自今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与文武百寮相见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并听就列宜令所司量定仪注颁示天下仍编礼式永著常规者伏以本朝旧制近代不行方当开泰之期难旷会同之礼宜兴坠典以耀明庭五月一日应在京九品以上官及诸进奉使并准贞元七年敕就位起居自此每年永为常式者奉敕宜依五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癸未帝御文明殿视朝六月戊戌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壬子帝御文明殿视朝七月是月庚午车驾还雒旨戊辰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八月丁酉朔帝御文明殿视朝辛亥以霖雨甚宣旨放入阁九月戊辰帝御文明殿视朝辛巳帝御文明殿见百寮十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十一月丙寅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己卯日长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乐悬仗卫如常仪十二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视朝。

长兴元年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悬乐仗卫如常仪二月乙未朔帝御文明殿视朝是月郊祀毕丙辰敕宜放两日朝参以百官行事之劳故也。四月丙午朔帝御文明殿视朝五月甲子朔帝御文明殿视朝七月壬戌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庚寅诏诸州得替防御团练使刺史并宜於班行比拟如未有员阙可随常参官逐日立班新例也。八月壬辰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十月辛卯帝御文明殿视朝十一月庚申日长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乐悬仗卫如常仪。

二年正月庚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贺如常仪四月庚寅帝御文明殿视朝癸卯帝御文明殿视朝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视朝闰五月戊子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壬寅帝御文明殿视朝六月丁巳朔帝御文明殿视朝七月丙戌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八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庚午帝御文明殿视朝癸酉诏文武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仍旧其轮次对宜停。若有封事许非时上表朔望入阁待制候对一依旧制九月己亥帝御文明殿视朝十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十一月甲申朔帝不视朝先是司天奏朔日合日蚀二分伏缘所蚀之分数微少太阳光影相烁不辨亏缺伏请十一月一日不入阁百官不守司故不视朝己丑日长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称贺十二月庚申左谏议大夫卢损上言前任节度刺史防御等使请五日随例起居并从之。

三年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朝贺礼乐仗卫如式庚子帝御文明殿视朝二月甲寅帝御文明殿视朝戊申帝御文明殿视朝三月癸未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群臣入门遇雨而罢乙酉敕文武两班每遇入阁从官并赐酒食从前台官及诸朝官皆在敷政门外两廊下就食唯北省官於敷政门内既为隔门各不相见致行坐不齐难於整肃起今後每遇入阁赐食北省官亦宜令於敷政门外东廊下设席以北为首待班齐一时就坐四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视朝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六月己未敕以霖雨经旬街衢泥泞文武两班宜放今月八日朝参甲子朔敕放三日朝参大雨故也。八月庚戌帝御文明殿视朝九月己丑帝见群臣於端明殿十一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甲子日长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称贺。

十二月戊申朔帝御文明殿视朝。

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文明殿百寮称贺乙未帝见百寮於中兴殿五月丙子朔帝法服御文明殿百寮具朝服称贺庚寅帝见百寮於文明殿六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视朝丙寅帝见百寮於广寿殿时帝不豫旬日至是称平帝勤於听政接臣下无倦九月甲戌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十月甲辰朔雨不视朝十一月癸酉帝御文明殿视朝。

闵帝长兴四年十二月癸丑朔即位其月辛未御中兴殿群臣列位（冯道升阶进酒帝曰：比於无爱除宾友之不近樽□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饮啜命撤之）。

应顺元年春正月壬申帝御广寿殿视朝其月戊寅帝御明堂殿仗卫如常仪宫悬乐作群臣朝服就坐宣制大赦改元闰正月癸卯朔帝御文明殿入阁。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乙酉帝服衮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官朝服就列改应顺为清泰是月庚寅中书门下上言太常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献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则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质明行礼毕御殿在始旦後请比例行之诏曰：日出御殿与祀事无妨宜依常年例五月庚子朔帝御文明殿视朝六月辛卯御史中丞张鹏奏文武常参官入阁日廊下设食每宣放仗拜後就食相时承以为谢食拜臣以每日常朝宣不坐後拜退岂谢食之谓乎！如臣所见自今宣放仗拜後。且就次候将设食别降使於敷政门外宣赐酒食群臣谢恩後食从之十月庚子太常言冬至不视朝百寮表贺是日太府设表案席褥礼部进表至阁门班首一员跪表受阁门使群臣俱拜舞蹈讫表入久之阁门使出宣曰：履长之庆与卿等同之群臣复拜舞蹈而退十一月己巳御史台奏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等刺史行军副使近仪五日一度内殿起居皆缀班叙立元系班簿虽曰：便殿起居其遇全班起居时亦合缀班从之。

二年三月庚戌御文明殿群臣入阁刑法官剧可久待制官李慎仪次对十二月戊寅太常言来年正月元日合御明堂受朝贺其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礼大祀不坐诏曰：其祀事在质明前仪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

三年春正月辛卯始御文明殿陈乐悬仗卫受朝贺班退进名贺皇太后三月庚子诏阁门陈内外官吏对见例应诸州差判官军将贡奉到阙无例朝见以名御奏放门见赐酒食得回诏进榜子放门辞臣今後欲只令朝见馀依旧规应除诸道两使判官推巡无例中谢奏过放谢放辞如得替归京无例见臣欲今後除两使判官许中谢门辞其书记以下除替请依旧规应文武朝官除受文五品武四品以上并中谢以下无例对谢以天成四年正月敕凡朝官新授并中谢欲以此例诸道节度使差判官军将进奉到阙朝见候得回话下榜子奏过令门辞应诸道都押牙马少都虞候镇将替到京无例见或在京受任无例中谢进榜子放谢放辞应诸道商税盐麴诸色官或在京差补亦放谢放辞得替归京亦无例在京商税盐麴两军巡即许中谢应新除令录并中谢次日放门辞兼有口宣诚励应文武两班差吊祭使及告庙祠祭只於正衙辞见不赴内殿诸道差进奏官到阙得见以後请假得替进榜子放门乱已前六件望依旧例行从之。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御北京崇元殿改元。

二年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文武百寮朝贺三月己未御史台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参文武百寮每日朝退於廊下赐食谓之堂食自唐末乱离堂食渐废仍於入阁起居日赐食每入阁礼毕阁门宣放仗群官俱拜谓之谢食至伪主清泰年中入阁礼毕更差中使至正衙门口宣赐食百寮立班重谢此则交失有唐堂食之意於礼实为太烦臣恐因循渐失根本起今後入阁赐食望不差中使口宣请准唐明宗朝事例处分从之四月丙午御史台奏文武百寮每五日一度内殿起居在京城时百官於朝堂幕次自文明殿门入穿文明殿庭入东上阁门至天福殿序班令随驾百官自到行朝每遇起居日於幕次东出升龙门与诸色人排肩杂进自外缭绕方入内门臣窃见龙门外庭宇不宽人徒大集或是诸司掌事或是诸道使臣方集贡输不可止约。若令与衣冠杂进朝士并趋则恐有坏天官见轻朝序权时之义事理难安起今後每遇百官赴内殿起居日请依在京事体百官於幕次自正衙门入东出横门既协京国常仪兼在行朝便稳从之庚戌御史台奏文武百寮每月朔望入阁礼毕赐廊下食在京时氏於朝堂幕次两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门外权为幕次房廊湫隘间架绝少伏恐五月一日朝会礼毕准例赐食即与幕次难为排比伏见唐明宗时两省官於文明殿前廊下赐食今未审每遇入阁日权与正衙门内两廊下排比赐食为复别有处分者敕旨宜依明宗时旧规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备太常乐受文武百官朝贺六月甲午太妃将至行阙放文武朝一日十一月中书奏准唐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学士及皇太子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并不常朝参其在三馆等诸职事者并朝参讫各归所务者自累朝以来文武在内廷充职兼判三司或带职额及六军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无正敕准近敕文武职事官未朝者按旧制并赴朔望朝参其翰林学士侍读三馆诸执事望准元敕处分其在内廷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时来赴正衙谢後不赴常朝大会不离禁廷位次三次职官免常朝唯赴大朝会其京司未朝官员氏赴朔望朝参带诸司职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端明殿翰林学士枢密院学士中书省知制诰外有兼官兼职者仍各发遣本司供事可之。

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式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奏太常乐受文武百官二王後三

恪皇亲蕃客等朝贺十一月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

四年正月癸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五月壬寅朔帝受朝于崇元殿七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如常礼朔不入阁日蚀故也。闰七月庚子朔百官不入阁雨_三服也。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阁大雪故也。

五年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朝贺仗卫如式壬辰冯道奏曰：宰臣朝见辞谢在朝堂横街之南逮至馀官则悉於崇元门内夫表著之列，岂可逾之故古先明王必正其位服此实事因偶尔习以为常。又入阁礼毕之时群官退於门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仗唯翰林学士前任郡守等不随百辟即时直出二者礼僭序失其使正之帝深然其言于是下诏曰：官爵之班即分高下见谢之位，岂有异同宜格通规以为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见乱谢并于崇元门内与诸官重行异位一时列拜假开横行即从旧例。又入阁之仪序班为重宣唤则齐趋正殿放仗则各出朝门何起居之礼即同而进退之规有异其翰林学士及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阁退朝宜依百官班制十一月冬至帝受朝於崇元殿王公上寿。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受朝於崇元殿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视朝。

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不受朝贺用兵故也。五月己亥中书门下奏时属炎蒸事宜简省应五日百官起居即令押班宰臣一员押百官班其转对官两员封事付阁门使引进本官起居後随百寮退不用别出谢恩其文武内外官寮乞假宁亲搬家及婚葬病损并门见辞诸道进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进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进奉奏乞其进奉物便出其进奉专使朝见日班首一人致词都附起居州刺史并行军副使诸道马步军都指挥使以下差人到阙并门见门辞州县官谢恩日甲头一人都致词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当直及於合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当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院专切点检常须整齐从之。

少帝开运元年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八月癸卯仓部郎中知制诰陶_三奏内外臣寮正衙辞谢内则诸司小吏与宰相差肩外则属郡未寮共元戎接武欲望宰臣使相依旧押班其郡牧藩侯台省少监长吏等不得令部内本司卑冗官员同班辞谢敕从其奏十一月乙亥吏部侍郎张昭远奏文武常参官每日於正衙立班阁门使宣不坐後百寮俱拜旧制唯押班宰相押楼御史通事舍人各缘提举赞扬所以不随庶官俱拜自唐天成未议者不悉朝仪遽违旧典遂令押班之职一例折腰此则深忽礼文殊乖故实。且宰相居庶寮之首御史持百职之纲严肃禁庭纠绳班列慮於拜揖之际或爽进退之宜，於是凝立静观检其去就。若令旅旌揖实恐非宜况事要酌中恭须近礼人臣爱主不在於斯其通事舍人职司导比者两班进退皆相其仪今则在文班武班之前居一品二品之上端笏齐拜礼实未闻其押班宰相押楼御史通事舍人并请依天成三年以前礼例施行无至差忒殿中侍御史贾玄_三奏是非既异_三公革不同举之则虽有旧规考之则全无故实。且夫酌人心而致礼依神道而设教此乃经国之大端也。况通事舍人居赞导之职押楼御史当纠察之司一则示於纪纲一则防於谬误所以静观进退详视等威实非抗礼于庭所谓各司其局俾令不拜雅合其宜伏以宰相押班率千官而设拜起居内殿统百辟以致词仪刑文武之班表式_□鸾之列不得比导之职詎可同纠察之司统冠群寮所宜列拜臣位居宪府迹厕同班言或庶其得中罪难逃於多上帝从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贺不豫故也。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阁。

汉高祖乾_三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贺。

二年五月中书舍人艾_三上言近制一月两度入阁五日一度起居近年以来入阁多废每遇朔望不面天颜臣请今後朔望入阁即从常礼如不入阁即请朔望日起居冀面圣颜以伸诚敬（史臣曰：天子居再期服内虽终一月之制而独宴不举乐朔不视朝近古礼也。艾_三请朔望相见於礼非宜）。

周太祖广顺元年四月壬辰朔帝御广政殿群臣起居十月壬寅雪尺馀放朝。

二年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仪十一月癸丑朔入阁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群臣服朝服称贺退班于永福殿庭上寿赐群臣酒三爵而罢三年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群臣朝贺乐悬仗卫如常仪班退太祖御永福殿群臣百寮称觴献寿举教坊乐旋幸太平宫起居汉太后五月己卯朔帝服衮冕御崇元殿受群臣朝服班于位陪位官乐悬仗卫如常仪十一月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贺群臣阁门拜表班退赐茶酒。

世宗显德元年八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寮入阁仗卫如仪十一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仗卫如仪庚寅日南至帝不御殿文武百寮诣阁拜表称贺。

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御殿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四月己亥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仗卫如仪八

月丁酉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如仪。

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御殿文武百官诣阁进名称贺六月壬戌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仗卫如仪十一月庚子日南至帝不御殿以宣懿皇后之丧在近故也。宰臣率百官诣阁门拜表称贺。

四年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礼毕御广政殿群官上寿并如常仪二月辛酉诏曰：文武百寮起今後每遇入阁日宜赐廊（食此有唐之旧制也。自晋氏多故寝而不行上以宠待廷臣故复有是命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视朝太常乐悬金吾仗卫如仪八月乙卯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如仪既罢赐百官廊（食时帝御广德殿西楼以观焉命中黄门阅视酒馔无不腆。

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西北衣戎服御帐殿受宰臣以下称贺五月辛巳朔帝御崇元殿金吾仗卫太常乐如仪十一月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金吾仗卫太常乐悬如仪礼毕宰臣率百寮常服诣永德殿上寿而退。

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金吾仗卫太常乐悬如仪。

卷一百九

帝王部·宴享第一

《传》曰：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恭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故享有体荐宴有折俎王室之礼也。夏启钧台之会周文在镐之饮皆纪诸册书而形於雅颂矣。後世或诸侯归时事於宰旅四夷奉国琛於外府叙宾以昭德班劳以策勋习射以讲礼时巡而展义或弭节故里临飧父老或周览都畿饫赐官属至於五兵销偃品物茂遂时乃置酒高会合欢成礼奉觞上寿加以赠贖上赐之以景福下报之以尽心此王者之盛典也。易著需☵之象书纪崇饮之篇《诗》曰：公尸燕饮福禄来为皆燕☵之谓矣。

周文王燕群臣嘉宾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箱筐以将其厚意故有鹿鸣之诗。

武王于镐京乐八音之乐与群臣饮酒故鱼藻之《诗》曰：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岂以也。）平王时虢公晋侯朝王王飧礼命之侑（王之覲群臣始则行飧礼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饮宴则命以币物侑助也。所以助欢敬之意）皆赐玉五□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襄王时晋侯朝王王享礼命之侑。

定王时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礼（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升也。升☵於俎）武子私问其故（享当体荐而☵☵故怪而问之武士会谥季其字）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享则半解其体而荐之所以示其俭）宴有折俎解节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宴享也。）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公谓诸侯）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言典谓礼之废久也。）

景王时晋荀跖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文伯荀跖也。鲁壶鲁所献壶樽也。）

汉高祖四年十一月帝自成皋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留四日复如军。

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帝置酒雒阳南宫。

六年三月帝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七年十月长乐宫成群臣朝礼毕尽伏置法酒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格法举不如仪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华失礼者。

九年十月置酒前殿帝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某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

十二年十月帝破黥布军还过沛留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酣帝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帝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帝欲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帝留止张饮三日。

武帝太始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宫飧外国客言日日乐饮也。四年五月还幸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

昭帝元凤二年四月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

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图书示後宫贵人（讨郅支之图书也。）

後汉光武建武三年十月幸春陵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

六年二月大司马吴汉扶胸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十三年四月大司马吴汉平公孙述自蜀还京师，於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班布也。谓遍布劳来之劳音力到切下同）。

十七年十月幸章陵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

二十五年春四夷朝贡络绎而至帝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西巡狩幸长安有事於十一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

三年十月从太后幸章陵观庐置酒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

十年闰四月幸南阳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幄箴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飨三老官属。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邺劳飨魏郡守令以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十月西巡狩幸长安进幸槐里。又幸长平东至高陵而还每所到幸辄会郡县吏人劳赐作乐。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辛未柴告岱宗遂觐东后飨赐王侯群臣。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癸巳劳赐郡县作乐十月行幸长安丁亥会三辅守令掾吏于长安作乐。

顺帝阳嘉元年三月庚寅临辟雍飨射。

永和二年十月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

汉安二年六月遣行中郎将持节获送南单于守义王兜楼储归南庭（单于先在京师）诏太庐与诸国侍子於广阳城门外（广阳雒阳西城面南头门）祖会飨赐作乐角□百戏（角□之戏则鱼龙爵马之属言两两相当以角而为抵对古谓之角□也。）帝幸胡桃宫临观之。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会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

魏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

明帝青龙二年八月幸寿春己未大耀兵飨六军。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宴群臣於太极东堂後魏道武登国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盐池飨宴群臣觐诸国贡使北之美水三月甲子宴群臣於水滨。

八年七月车驾临幸新坛庚寅宴群臣讲武。

皇始二年正月己亥朔车驾在鲁昌城大飨群臣。

明元永兴四年四月乙未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

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飨於西宫。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飨於西宫。

泰常五年正月丙戌朔自薛林东还至於屋窋城飨劳将士。

七年二月丙戌车驾自■中还大飨於西宫。

太武始光二年九月丁卯以永安安乐二殿成大飨以落之。

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庚辰行幸庐三月戊子大会于舟■南。

十年正月戊辰朔车驾在漠南（伐蠕儒）大飨百寮。

文成太安四年正月庚午於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於上班赏进爵各有差九月辛亥太华殿成丙寅飨群臣大赦天下。

孝文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华殿赐以衣服。

九年正月癸未飨群臣於太华殿。

十六年正月戊午朔飨群臣於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兴起也。）悬而不乐以翌日祀献文於明堂也。二月诏罢寒食飨（时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十月庚戌太极殿成大飨群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飨百寮於太极殿。

十八年五月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车驾在悬瓠（时帝南伐）朝飨群臣於方丈竹堂乐作酒酣乃歌曰：白日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长兼给事黄门侍郎郑懿歌曰：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中书侍郎兼黄门侍郎邢峦歌曰：舜舞干羽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秘书丞兼中书侍郎郑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黄门侍郎兼司徒左长史宋弁歌曰：文王正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帝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隽不废咏歌遂命邢峦。集叙记八月甲子引群臣历宣政堂初帝尝诏延四庙之子下逮会孙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後。又引见王公侍臣於清徽堂谓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後东阁庠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也。次之洗烦池帝曰：此池中亦有嘉鱼任城王澄曰：此谓鱼在在藻有颁其首帝曰：且取王在灵沼於。刃鱼跃也。次之观德殿帝曰：射以观德故遂命之次之凝。堂帝曰：名目要有其义此盖取大子。居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谓仆射李冲曰：此东曰：会元庠西曰：游凯庠此堂虽无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於元凯冲对曰：臣既遭唐尧之君不敢辞元凯之誉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帝曰：卿何以烛至致辞复献朕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帝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群臣以帝疾瘳上寿大飨於澄鸾殿。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飨群臣於太极前殿各赐布帛有差。

孝庄永安二年七月尔朱兆破元颢帝还京师乙亥宴劳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及北来督将於都亭出宫人三百缿锦杂采数万匹班赐有差。

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癸卯幸华林都亭宴射班赐有差大乐奏伎有倡优为愚痴者帝以非雅戏诏罢之。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己巳幸华林都亭宴群臣班贲有差八月壬戌朔齐文襄王来朝宴射班贲部下各有差九月庚子帝幸华林都亭引见元树及公卿百寮蕃使督将等射班贲各有差。

永熙二年正月庚寅朔朝飨群臣太极殿前八月己丑齐文襄王来朝帝宴於华林都亭班贲部下各有差。

西魏文帝大统八年十二月狩於华阴大飨将士。

後周明帝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会群臣於紫极殿始用百戏三月辛酉重阳阁成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园赐钱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赐百官各有差。

二年十月辛亥御大武殿大射诸卿列将皆会。

天和元年正月辛巳路寝成考之令群臣赋古诗京邑耆老并预会焉颁赐各有差。

三年三月丁未大会百寮及四方宾客於路寝赐衣马钱帛各有差。

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诫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

六年二月平齐论定诸军勋置酒於太极殿会军士以上班赐各有差四月大会群臣及诸蕃客隋高祖开皇三年二月庚申宴百寮班赐各有差壬申宴北道勋人。

四年正月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罢四月丁未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於大兴殿。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宫诏兵部尚书韦师与左仆射高。上柱国韩擒虎等於卧内赐宴令各叙旧事以

为笑乐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帝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繇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诸将颁赐有差。

十二年十一月壬午宴百寮颁赐各有差甲子赐百寮大射於武德殿。

十三年二月戊子宴考使於嘉赐殿（考使谓充使考较也。）

十七年五月庚申宴百寮於玉女泉颁赐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於武德殿宴赐百官。

炀帝大业三年六月北巡狩至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甲辰御北楼观渔於河以宴百寮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袞冠带甲寅於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八月乙酉幸启民帐宴赐极厚九月己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

四年正月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

五年二月戊申自东都还京丙辰宴耆旧四百人於武考使谓充使考较也。德殿颁赐各有差三月西巡五月甲申宴群臣於金山之上六月丙辰御观风行殿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於殿上（时二来朝）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馀国。

六年三月幸江都宫四月丁未宴江淮已酉父老颁赐各有差。

七年二月己未置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寮颁赐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己卯大宴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戊申宴群臣赐帛各有差八月庚子设宴三品以上赐杂采各有差十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乐於庭引骨咄禄特勤升御坐以宠之十一月己酉秦王降薛仁果帝闻大悦因置酒高会奏九部乐赐群臣钱各有差癸亥秦王凯旋献俘帝置酒宴师及骨咄禄特勤於殿武门赐布帛各有差戊辰宴时二王来朝秦王太宗也。群臣十二月庚寅宴突厥骨咄禄特勤等於殿内。

二年二月癸巳宴群臣临奏九部乐赐钱各有差极欢而罢闰二月甲辰考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上第置酒高会奏九部乐於庭帝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唯曰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致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民平乱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救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说言唯李纲苦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曰免首而已岂朕所望哉！当以身为婴儿方朕为慈父有怀必尽有意必伸也。因命舍君臣之敬帝频举觞以属公卿君臣送上寿极欢而罢赐帛各有差四月甲辰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抚山东夏侯端安抚准左奏九部乐设宴遣之五月戊辰宴并州从官五品以上於仁寿宫极欢赐帛各有差丙寅奏九部乐於庭宴凉州使人官赏各有差（谓兴官及赏物也。）

三年正月甲午宴突厥奏九部乐於庭赐采有差四月谓与官及赏物也。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复故地帝大悦置酒含章殿宴群臣极欢遣入御府赐繒采皆尽重而出五月庚午宴突厥使奏九部乐於庭赐帛有差辛卯秦王平并州凯旋献捷于太庙帝置酒高会极欢而罢六月丁酉宴东征官寮奏九部乐帝亲举酒以属百官极欢而罢己酉大会东征将士奏九部乐於庭癸丑幸昆明池宴从官赐钱各有差七月戊辰宴群臣八月庚戌宴群臣奏九部乐於庭赐布帛各有差。

四年三月丁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乐於庭赐帛各有差五月癸亥宴五品以上奏九部乐於庭丁丑以王世充平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七月戊辰宴群臣奏九部乐於庭帝举酒属百官极欢乃罢赐钱帛各有差九月癸亥赐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赏金银绮绦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亥赐群臣大射於玄武门赉采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从官赐帛各有差三月己酉宴群臣及京城父老赐帛各有差七月己酉秦王平王世充班师丙戌宴旋师赐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以上於昭德殿赐帛各有差九月丙子宴五品以上於苑内谓公卿曰：昔汉高定天下以萧曹张陈为良佐任以政事朕应天命克平区宇仗任卿等自谓不谢古人因举酒以属群臣极欢而罢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群臣赐物各有差。

七年二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乐於庭三月己卯幸琅琊公主第宴从官五品以上赉帛各有差四月癸卯宴群臣奏九部乐赐帛各有差丙午宴王公亲属于文明殿帝见长平王太妃以属从家人礼降阶再拜酒小阑移坐翠华殿帝赋诗王公递上寿赐帛各有差六月戊戌右武侯大将军丘和以交州首领来朝奏九部乐以宴

之贗物各有差七月壬子幸东宫宴从官下至胥徒颁赐各有差。

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谓群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宫中立第以异之从是宴五品以上设奇技百戏赐帛各有差二月甲午幸齐王元吉第宴五品以上贗赐各有差三月丁酉宴群臣于会武门陈倡优烂漫之伎四月丁未赤雀巢於殿门宴五品以上上颂者十余人极欢而罢己丑宴西蕃突厥林邑使者奏九部乐于庭五月乙巳宴五品以上及外戚于内殿赋诗赐采极欢而罢十二月辛巳车驾狩鸣犊泉回宴从官贗物采帛各有差。

九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于百福殿奏九部乐于庭五月乙卯宴群臣六月癸亥以秦王为太子宴群臣赐帛各有差八月传位於太子帝称太上皇後四年乃徙居大安宫太宗亲侍舆辇百寮陪从太上皇甚悦置酒高会极欢而罢贗物各有差太宗後与公卿谒太上皇於戟武殿复置酒为欢谓群臣曰：天下无事四海安非吾付嘱得所吾儿孝顺安能至此乎！明日复召贵臣十余人爰及妃主置酒於凌烟阁酒酣太上皇亲弹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寿乙夜方散赐帛各有差。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甲戌宴群臣於显德前殿赐帛各有差。

贞观元年十月癸未宴群臣贗物各有差。

二年五月丙辰以夏麦大稔宴群臣奏九部乐于庭贗物各有差九月壬子宴群臣奏九部乐赐帛各有差赐天下大三日庆有年也。十一月甲子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三年正月甲子宴群臣奏九部乐歌太平舞师子于庭赐帛有差三月甲辰赐群臣大射於玄武门十一月戊辰宴五品以上於内殿帝谓群臣曰：李靖奋忠勇长驱深入颡利奔窜天下无事，岂不乐哉！，於是极欢而罢戊子宴突利可汗及群臣三品以上於中华殿帝赋七言诗极欢而罢赐杂采各有差。

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以上於中华殿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贗物各有差七月壬辰宴群臣於芳华殿奏九部乐于庭帝大悦亲举酒以属群臣群臣奉觞称庆极欢而罢赐帛各有差九月幸龙州丁巳次武功宴从官及武功父老赐帛各有差十月乙未皇子诞育宴三品以上於临华殿赐帛各有差五年正月癸酉大於昆明池甲戌宴群臣奏九部乐歌太平舞师子赐从官帛各有差己卯太上皇诏帝与近臣十许人舟于後园丝竹递奏至于大安宫置酒甚欢于夜而罢三月癸亥赐文武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四月甲申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九月乙丑赐群臣大射於武德殿十一月己卯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六年正月甲戌宴蛮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贗物各有差二月丙辰赐群臣大射於武德殿戊辰幸九成宫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青殿赐从官帛各有差七月辛未宴三品以上於丹青殿帝从容曰：中夏安四夷宾服此公卿尽忠之效也。朕实嘉之然炆帝威加中国颡利跨有北荒叶叶国富兵精雄据西域此三君者可谓盛矣。失道怙乱奄致灭亡朕目睹其事何能不戒惧也。公等辅导朕躬绩已成矣。当思长世之策以相敦勉，於是赐帛各有差闰八月己卯宴近臣於丹青殿楼帝甚欢夜分乃散各赐钱帛有差九月帝在九成宫丙申以皇太子来朝宴东宫官属赐帛各有差乙巳宴岐州父老赐帛各有差己酉至庆善宫宴三品以上於渭水之滨帝甚欢赋五言诗庚戌宴从官故老赐帛各有差。

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帝谓侍臣曰：四海和平天下同乐自古帝王罕得事太上皇万福膝下之欢有倍常庆于是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睹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惕然震悚武臣列将咸上寿曰：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蛮夷十馀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乃罢赐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戊申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九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纳妃苏氏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两仪殿赐帛各有差戊申帝将幸雒阳宴长安父老於玄武门赐以帛三月戊子帝在雒阳引五品以上射於仪鸾殿丙申宴从官贗物各有差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龙舟于积翠池癸卯宴雒阳父老於乾元殿赐以粟帛十月辛酉幸积翠池宴五品以上帝曰：今兹年大登水潦不能为害天下既安边方静息因此农隙与公等举酒既酣各宜赋一事帝赋尚书特进魏徵赋西汉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及蕃夷于贞观殿奏九部乐赐帛各有差。

十二年二月壬子宴雒阳父老赐帛有差三月丙子以皇孙诞育宴五品以上於东宫。

十三年正月庚子会群臣奏功成庆善及破阵之乐十四年正月己酉宴群臣及吐谷浑王河源王慕容诺曷钵於玄武门奏倡优百戏之乐贗物各有差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于两仪殿奏九部之乐。

十五年二月癸丑宴从官及山东宗姓雒阳高年於贞观殿奏九部乐赐帛各有差。

十六年三月戊午赐百寮大射于观德殿十月庚子宴诸蕃使於两仪殿帝谓沙钵罗侯斤曰：延_二本一部落侯斤本我所立始十馀年自算何如颡利之众而侵我边疆我才发甲骑倾其部落尔欲与我为冤不过欲费我边境十羊五马耳今见尔遣使谢罪舍尔前过情好如初宴罢赐帛各有差十一月甲子幸庆善宫召武功之郃城立节三时丰义四乡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宫侧数百人赐宴帝谓之曰：朕幼遭隋乱栝风沐雨饥不遑食以救苍生百姓得无死亡二十馀年矣。今重还旧乡与父老相见此官先皇所居朕之生处至此伤心触物增感因泣下_二襟群臣莫不欷_□。又曰：今诏父老言宴少自宽割耳。又谓从臣曰：人或时览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时多有未仕朕今君临四海公等并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载一时朕与诸公岂各自知也。遂纵酒尽欢其父老中或宿经役事或旧媪苍头皆蹈舞欢醉争前上寿或因言屈滞者帝咸理之宴毕赐帛各有差其无官者并加泛级乙亥以輿驾还宫宴百寮奏十部乐先是伐高昌收其乐工付太常增九部乐为十部。

十七年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馀人诣阙奏称陛下肇开帝业发迹太原皇太子疏爵晋藩作牧并部臣等不胜庆幸今来奉贺帝赐宴及物以遣之闰六月庚申薛延陀可汗子突利设献馔帝於相思殿大飨百寮盛陈宝器奏庆善破阵乐并十部之乐及撞球跳丸舞剑之技突利设再拜上千万岁寿赐金帛各有差十一月甲辰诞皇太子太孙宴百寮於弘教殿帝幸东宫自殿北门而入太子自投阶下舞蹈称万岁帝谓宫臣曰：顷来生业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会者朕甲馆之庆故就公为乐耳咸称万岁酒酣帝起舞群臣并舞乐极而罢赐物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丙戌宴诸蕃使於玄武门赐物以遣之二月辛酉诏三品以上赐宴於玄武门帝既工隶书。又好飞白於王卫之间别更立意（王羲之卫夫人）遂触类增长精妙绝伦有新奇群臣无不下拜启请是日帝操笔作飞白书群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会好辞摯今见常侍登床五月甲戌诏司徒长孙无忌以下十馀人於丹霄殿赐宴各赐膜皮右卫大将军薛万彻预焉帝意在万彻而误呼其兄万均怆然不乐曰：万均朕之勋旧不幸早亡朕不觉呼名岂其魂灵欲朕之赐也。因令取皮呼万均以同赐而焚之於前侍坐者无不感叹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于上林苑帝谓之曰：朕剪除丧乱海内_二安百姓复业各循其理而辽东数城中国旧地莫离支狼子野心虐杀其主朕欲存其国而吊其人所以将幸雒阳有事经略安复三韩之地一二年方还故诏父老王羲之卫夫人别耳子孙从行者朕躬自巡抚勿以为虑赐百岁以上毡被袍各一疋帛十段粟十石九十以上帛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帛三段粟二石十一月壬午宴雒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仪鸾殿班赐有差。

十九年十月征辽还次营州戊申诏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首领宴会父老年七十以上契丹奚蕃长以下各班赐缿锦绫数千万段十一月癸酉帝至幽州幸城南大飨军士劳之曰：朕执赏罚之柄悬诸日月有功於国赏不逾时饮至之礼古今常事朕欲遍置酒_二肴咸宜乐饮甲戌宴从官三品以上赐物各有差丙戌回幸定州时太子监国处定州诏定州管内孝行著闻者宜与宗姓老人同赐宴会十二月帝不豫步辇幸并州辛酉文武三品以上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以帝疾瘳诣阙上礼诏引文武五品以上赐宴遣皇太子宣旨曰：臣之於君义犹父子朕顷遭肿疾见公等忧惶今者疾除复见公等喜悦此之忠烈简在朕心不费上礼_二肴膳丰洁固不可独进与公等同欢酒举乐奏司徒长孙无忌以下更上千万岁寿帝悉为举卮奏破阵乐舞骏马撞丸剑数百人齐作帝乐饮臣下极欢将夕乃罢赐物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庚辰引从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赐物各有差七月辛亥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飞霜殿丝竹递奏群臣上寿极欢而罢赐绫锦各有差十二月庚辰以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诣阙朝见宴於芳兰殿恩赐甚渥仍敕所司加礼供给每五日一会。

二十一年正月铁勒回纥部拔野古部同罗部思结部浑部斛薛部奚结部阿跋部契_二羽部白_二部其渠帅各率所部归附及还帝御天成殿陈十部乐宴而遣之设高站於殿前置银瓶於站上自左阁内潜流酒泉通於站脚而涌殿前瓶中。又置大银盆其实百斛倾瓶注於盆中铁勒数千人不饮其半杂类惊骇私相谓曰：天子赐我曹此瓶还部落中倾之，岂不尝是酒也。又诏文武五品以上令外厨给酒_□於尚书都堂以饯之。

二十二年正月乙未奏十部乐会四夷君长於天成殿王公称觞上寿赐帛各有差二月丙寅朔奏辞引五品以上升殿宴四月乙亥西突厥贺鲁以王师问罪龟兹固请前驱愿为乡导仍以数十骑驰谒诏授昆丘道行

军_二管宴之於嘉寿殿及文武三品毕景甚欢锡贺鲁绫采仍解所服之衣以赐十月己巳隰丘道军将阿史那社尔击龟兹破之帝闻之大悦宴五品以上於紫微殿从容谓群臣曰：夫乐有数种至如土城竹马游戏阡陌之间此童幼之乐饰金翠曳罗绮此妇人之乐贱余贵出贾迁有无此商贾之乐高官厚禄名位昭显此仕进之乐受_□出征前无劲敌此将帅之乐四海宁一六合无尘端拱岩廊社稷安固此帝王之乐也。顷命将西征今已克捷万里清泰战士咸得还家此朕为乐之时因赐群臣倾觞极欢而罢。

二十三年二月癸巳特进新罗王金春秋还国令三品以上宴饯之优礼甚备。

卷一百十

帝王部·宴享第二

唐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甲辰宴三品于百福殿帝举酒极欢赐以锦采各有差甲寅京城百姓以岁旱帝避正寝撤膳遂降甘雨相率宴乐兼奏倡优百戏帝御安福门楼以观之。

五年四月癸巳宴文武群官及麟游县老人於武门赐物各有差九月乙亥御丹霄殿临观三品以上行大射礼丙子赐五品以上射帝升永光门楼以观之。

显庆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群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赐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雒阳宫癸亥御贞观殿宴从行文武官及雒州父老宗姓等赐物各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宴从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等奏九部乐极欢而罢赐帛有差十二月辛未校猎于长社之安乐川丙子诏侍臣及蕃客夜宴帝赋诗以纪讲习之事。

龙朔元年九月敕中书门下五品以上诸司长官尚书省侍郎并诸亲三等以上并诣沛王宅设宴礼奏九部乐礼毕赐帛杂采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丙子帝自万年宫还便幸旧宅丁丑宴群臣赐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壬申礼毕御朝觐坛受朝贺癸酉帝谓群臣曰：升中大礼不行来数千载近代帝王虽称封禅其间事有不同，或谓求仙克_二，或以巡游望拜皆非崇祖业近在隋朝丧乱最甚老小填沟壑少壮染兵锋高祖发自晋阳拨乱反正先朝躬擐甲胄赞成大业扫除氛_二廓清区宇遂得四海宅心万邦仰化朕丕承宝历十有七年终日孜孜夙夜无怠属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华夷_二安远近敦睦所以躬亲展礼褒赞先烈情在归功固非为己遂得上应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礼既成深以为慰公等休戚是同故应共此庆欲与公等饮宴尽欢各宜在外更衣即来相见乃敕所司撤幄帐施御床三品以上升坛四品以下列坐坛下纵酒设乐群臣及诸岳牧竞来上寿起舞日晏方止四月甲辰帝至京师先谒太庙是日御景_二阁宴群臣设九部乐颁赐采各有差。

总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献食贺破高丽帝御玄武门之观德殿宴百官设九部乐极欢而罢有差。

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亲于殿前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许子弟扶至殿庭宣敕谓之曰：朕虽居九重之内常以万姓为心而诚不动天遂使阴阳错谬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雒口仓廩。且复充实更为转运，於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卿等为宴别耳仍节级赐物及黄袍等以遣之。

三年六月甲寅御冷泉宫亭子召许敬宗皋男生及东西台三品举酒作乐。

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宫成帝亲送太子入宫五品以上及诸亲并从宴会奏乐极欢而止赐物有差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官俱新服上礼帝御麟德殿之景_二阁以宴群臣。

仪凤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寮及诸亲於九成宫之咸亨殿帝谓霍王元轨等曰：去冬无雪今春少雨昨五月避暑此宫甘雨屡降夏麦丰熟秋稼滋荣。又得李敬玄表奏吐蕃已入龙支张处勣率领骁勇与其交战一日两阵贼俱败走奔趋数百里虏获极多。又太史先奏七月朔太阳合亏而日竟不食此是上天垂_二宗社降灵岂在虚薄所能致此。又以男轮最小特所留爱比来与选新妇多不称情近纳刘延景女观其极有孝行不失妇容复是私衷一喜思共叔等同为此欢宜各尽情相劝乐酒饮酣帝赋诗作柏梁体曰：屏欲除奢政返淳皇太子曰：叨恩监守恋晨昏霍王元轨曰：圣德无为同混元相王轮曰：长欢膝下镇承恩右仆射戴至德曰：天皇万福振长源黄门侍郎来常曰：策蹇叨荣青_二门中书侍郎薛元超曰：_□池滥职奉王言自馀群

臣以次继作日晏而罢赐采物有差。

调露二年正月乙酉御雒城南门楼引诸王及三品以上并诸州都督刺史登楼赐宴太常奏新造六合还淳之舞日晏而罢四月癸酉九玄殿会文武百寮谓曰：匈奴为患侵镐及方（方地名）自秦汉以来即有此弊我国家拓定四海尚亏事大之礼贞观之始犹自执迷所以命将出师频有摧殄遂使土分瓦解君臣面缚未忍歼殄许以自新五十年间俱称臣妾自去冬以来忽相扇动潜行合聚远事交结遂杀戮百姓侵损边陲故遣裴行俭等聊申薄伐军威暂举兵不血刃应时破溃款伏军门朕自闻以来情甚欢慰故广召百官以申宴喜王公卿士想同兹庆。

中宗神龙元年四月壬子宴房州父老於雒城南门各赐勋一级帛十五段己巳宴皇亲及皇后内外诸亲於武成殿赐物有差。

景龙二年十一月辛巳以安乐公主出降宴群臣于两仪殿十二月丙申宴坚昆使于两仪殿。

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亲於梨园亭八月乙巳幸安乐公主山池宴从官赐缙帛有差。

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帝率侍臣观之四月丁亥帝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以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置酒为乐乙未张乐於隆庆池泛舟戏象宴群臣仍命赋诗。

睿宗景二二年正月乙卯宴吐蕃使赐物有差九月丁酉宴吐蕃使於承庆殿十一月戊子御承天门宴突厥可汗男杨我支特勒。

太极元年正月乙未朔御安福门宴突厥可汗男杨我支特勒。

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门宴群公卿士设太常九部乐帝夜观乐焉。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贺帝宴蕃使於武德殿设太常四部乐于庭九月乙亥太上皇御安福门赐群公卿士射。

二年九月庚辰宴王公百寮于承天门。

开元元年十二月丁酉以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命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

二年二月癸丑宴突厥使及新罗王子于朝堂以早废乐十月庚辰宴新罗使于内殿敕宰臣及四品以上诸官预焉。

七年二月壬申朝集使还本任命有司布馔宴群臣於庭赐帛有差三月壬辰敕百官三月三日宜准常式赐射壬子御丹凤楼宴九姓同罗及契丹各赐物一百段小妻主友三十段。

八年正月丙寅以皇太子加元服宴百官於太极殿十一月己巳御丹凤楼宴九姓蕃安等设九部乐九年三月戊午宴朝集使赐帛有差四月戊辰御丹凤楼宴平胡节将王三郭知运王智方高崇谢知信等四品以上清官及供奉官陪宴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赐物各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群臣赐帛各有差。

十一年五月丙戌命有司会群臣宴突厥使噉泥熟於都城南门。

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赐帛有差。

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宁王宪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帝《诗》曰：鲁卫情先重亲贤爱转多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

十五年四月丙午凉州都督王君破吐蕃凯旋诏置食朝堂宴之及将士等并赐物有差帝谓及将士等曰：吐蕃小鬼敢怀逆命辄窥亭障以逞凶狂卿等智勇夙彰军威克振才整旗鼓屡剪渠魁深入寇庭当甚劳耳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赐衣一袭帝亲自赋《诗》曰：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良盐梅已佐鼎麴。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续长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胎厥後昆芳特赐宰臣季元及兵部尚书萧嵩金章紫绶以宠之十一月庚子御含元殿宴群臣赐帛有差。

十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群臣赐帛有差。

十七年八月癸亥帝降诞之日大置酒张乐宴百寮於花萼楼十八年三月命侍臣及百寮每旬暇日寻胜地宴乐仍赐钱令所司供帐造食四月丁卯侍臣以下宴于春明门外宁王宪之园池帝御花萼楼邀其回骑更令坐饮递起为舞班赐有差。

十九年二月丁亥诏曰：百灵降福庶君叶心阴阳调而生植以滋政理孚而黎献咸。若由庚知万物之乐华黍洽三农之庆信可以率礼辅仁式歌。且舞者矣。况生成式序氤氲致和卉物发荣池■含丽思顺时令以申惠泽咸宜邀欢芳月继赏春风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共■平之乐中书门下及供奉官嗣主郡王左右丞相少傅宾客诸司三品以上长官侍郎郎官少监少卿少匠司业少尹两县令都水使者朝集使上佐以上并杂处未赴任者及东宫诸司长官中舍中允少詹事谕德中郎率蕃官三品以上至春末以来每置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赐钱造食任逐胜赏。

二十年二月壬辰许百寮於城东关亭子寻胜因置检校寻胜以厚其事文官三品以上及两省侍郎中丞御史咸预焉四月乙亥宴百寮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衾褥肩舁以归相属于路五月丁卯召河北立功将士於朝堂谓之曰：天地无远四夷奔走而来庭山川无幽百神□■而奉职斯皆上玄启佐宗庙威灵肆予一人肃将明命而已乃者林胡小■鬼敢兹不恭爰命师徒扫除边■卿等属当武旅之寄得奋才略之雄取如拾遗月献三捷虽天诛则尔亦卿等力焉今属旋师聊申宴劳应有官赏已敕所繇叙定之日朕将亲览必有当功之赏用增乘舆之气。且宜坐食兼赐卿等少物食讫领取。

二十一年八月诏曰：大射展礼先王创仪虽沿革或殊而遵习无旷往有陈奏遂从废寝永监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以去礼缅惟古训罔不率繇自我而阙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礼宜依旧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赐射於安福门楼下时京官五品以上乃预其会。

二十三年七月戊寅以藉田礼毕大置酒於应天门以会百官八月丁亥帝降诞之日御花萼楼宴群臣御制千秋节诗序时小旱是日大树雨百官咸上表贺九月辛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赐物有差。

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授县令於朝堂八月壬子千秋节帝御广达楼宴群臣奏九部乐内出舞人绳伎颁赐有差制曰：自古风俗所传岁时相乐亦各有事大小在人朕生于仲秋厥日惟五遂为嘉节庆感诚深今属时和气清年■渐熟中外无事朝野大安不因此时何云：宴喜卿等即宜坐饮相与尽欢。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敕曰：今兹节日■稼有成顷年以来不及今岁百姓既足朕实多欢故於此时与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宜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甲寅以突骑施遣大酋领胡禄达于来求和许之宴于内殿赐锦衣一副帛一百放还蕃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职事任追胜为乐宣示中外知朕意焉己丑以望日命有司於勤政楼前树灯宴群臣於楼下八月丁未千秋节宴群臣於勤政楼下。

二十六年三月己巳赐朝集使五品以上钱三十万任追胜为乐（是年正月帝亲迎气东郊诏曰：今朝廷无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任百官追胜为乐）十月庚戌停朝参命百官於尚书省宴朝集使二十八年正月壬寅以望日御花萼楼宴群臣命有司树灯于楼前会大雪而罢因敕当以二月望日烧灯八月己未以降诞日御花萼楼宴群臣赐帛有差天宝元年正月甲寅命有司宴女国王及佛游国于曲江令宰臣以下同宴十月庚辰御花萼楼宴蕃客放还蕃。

三载三月敕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以上并三品以下正员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鸿胪亭子祖钱朝集使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

四载正月敕今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书门下及两省供奉官诸司文官四品以上郎官御史节度采访使等并於花萼楼下宴。

五载正月敕今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书门下及两省供奉官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正员并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节度使并於花萼楼下参宴不须入朝。

十载正月诏曰：百辟叶心交修皇极所以天降休命宝祚维新今郊庙精■大礼克举万方无事九有忻心属献岁芳春上元望日既当行庆之序式广在镐之恩自今後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後任追游宴乐。

十三载三月丙午御跃龙殿门张乐宴群臣赐物有差极欢而罢。

十四载三月庚申许常参官追胜宴乐百官因上。表曰：伏奉恩敕令臣等三月以来分日入朝逐伏以圣政和平景光韶丽道风淳被朝野欢娱陛下均惠泽而不遗俾簪纓而共赏因其无事许以番休草木加春沉翔益畅生成之德报效何阶复以宫阙增修子来云：就军麾告捷饮至初行臣等无汗马之劳空■分器怀贺燕之志敢效献芹伏请进钱一千贯文以充宴乐愿接顺阳之庆得伸就日之恩许之丙寅御勤政楼宴群臣帝赋诗效柏梁体群臣毕和八月辛卯天长节御勤政楼宴群臣。

肃宗乾元元年二月戊戌宴回纥使于紫宸殿前八月甲辰天长节太上皇於金明楼宴百官赐采五百疋。

二年三月甲申回纥王子骨咄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紫宸殿赏物有差八月壬戌十姓突骑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等并波斯进物使李摩自及宁远国使葛等来朝并宴於内殿九月丙寅帝降诞日宴百官於宣政殿前赐绢三千疋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翔於三殿各赐物三十段。

代宗宝应元年六月丁巳以突厥奴刺部落千余人内属请讨贼自效宴奴刺大酋领于内殿赐物有差七月辛卯宴六军将于内殿赐物有差八月己丑奚及契丹来朝宴于三殿丁巳宴宰臣及师保常侍舍中丞六尚书左右丞侍郎诸司长官等于延英殿赐物有差九月戊寅宴《郭子》仪等诸将于延英殿赐物有差丙申迴纥可汗举国兵马至太原遣使奉表请助王师讨平残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赐物有差。

广德二年十一月戊午公卿率钱於哥舒翰宅宴慰副元帅《郭子》仪特给太常音乐。

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两省五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等官及诸司长官於延英殿。

大历二年三月丙戌《郭子》仪至自河中府癸卯许宰臣元载王缙及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各出钱三十万宴《郭子》仪于子仪私第内侍鱼朝恩参其会焉朝恩出锦三十段采罗五十疋采绫一百疋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旧俗赏歌舞人以采置之头上谓之缠三月甲戌内侍鱼朝恩请於春明门外私第宴宰臣仆射旧相节度使度支京兆等许之乙亥《郭子》仪宴宰臣等于私第许之戊寅汴宋节度使田神功请宴宰臣于私第许之（时子仪等以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出良马宝鞍锦罗绶采等为缠头之费自宰臣公卿及中官高品凡列坐者百余人下及伶人皆获享贶子仪朝恩神功或费至十万贯者）己夕□宴吐蕃使于礼宾院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鸿渐及河南江淮转运使刘晏荆南节度卫伯玉等赐物有差。

三年二月戊子宴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凤翔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及■宁节度使马■等五月戊午宴剑南陈郑神会将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赐物有差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罗回纥使十二月丁巳宴宰臣及诸道节度使於内殿赐物有差。

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於紫宸殿。

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节度使六尚书御史大夫京兆尹於内殿赐物有差。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及节度使六尚书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部侍郎於内殿赐物有差十一月宴文单国王婆弥等二十五人于三殿。

八年十一月戊午宴宰臣《郭子》仪李抱玉王缙元载及仆射裴遵庆侯希逸御史大夫李栖筠吏部尚书刘晏渭北节度使臧希让神策军兵马使王驾鹤京兆尹杜济於延英殿赐物有差闰十一月癸亥宴宰臣及节度使转运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部侍郎于内殿赐锦采金银器物各有差。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诸节度使转运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部侍郎及勋旧大臣于内殿赐物有差七月辛酉宴吐蕃使于内殿。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节度使转运使判度支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赐物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甲戌帝御三殿宴宰臣及节度使转运使判度支部侍郎京兆尹等赐物有差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及节度观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勋臣弟兄等并赴会凡三日连宴锡贶极於丰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两省供奉官并文武百寮赐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以来勋臣子弟及藩邸旧臣子弟赐物有差顺时令广恩也。

德宗兴元元年七月壬午车驾自兴元至京师帝即还宫每间日宴勋臣於麟德殿必亲阅酒馔盛陈音乐极欢而罢其所领赐李晟首之浑■次之诸宰臣及节将。又次之所以褒元功崇秩序也。

贞元元年二月寒食节命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节度使严振与神策金吾六军使击鞠于内殿赐物各有差。

四年二月戊戌帝御麟德殿观宰臣李晟马毬及诸将会鞠李泌辞以不能请记筹从之颁赐有差辛丑帝以寒食假满内朝会未毕是日特赐百官假一日三月甲寅宴百寮於麟德殿设九部乐及内出舞马帝制序及

诗以赐群臣，於是给御笔仍命属和颁赐各有差至德以来军事务殷宴赐殆绝大历末唯宴两省供奉官及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周及焉至是常参官及二王後皇室从曾祖以下亲异姓诸亲勋臣节将子孙悉集焉四月御玄英门宴六军及神策神威诸将颁赐有差五月赐宴东蛮鬼王骠傍苴梦冲苴鸟星等於麟德殿赐物各有差九月诏曰：内外卿士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众务今方隅无事蒸庶小康其晦日上已重阳三节任择胜地追赏每节仍赐宰相及常参官钱五百贯翰林学士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十军共一千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二百贯客省奏事官一百贯委度支节前五日分付永为常例。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节宴百寮於曲江亭帝赋诗赐之三月庚子百僚宴於曲江亭帝赋诗以赐之己酉帝以寒食与宰臣及北诸军将军击鞠於麟德殿颁赐各有差四月帝曰：朕顷以四方不宁宵衣旰食百寮亦遑遑无暇今兵革渐息夏麦。又登朝官有暇日游宴者令京兆尹不须闻奏。

八年正月诏三节宴集先已赐诸卫将军钱其部率以下可赐钱百千八月诏曰：属者春秋令节欢乃与公侯庶寮俾同宴赏今西河吴楚连被水灾悼于厥心实未宁息尚轸爱念岂遑偷乐其九日会宜罢。

九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节赐宴钱给百寮先是宰相以曲江合宴陈设供办为府县之弊请分给是钱令诸司会于他所从之自是乞于贞元三节公宴悉分矣。九月以赠太师李晟薨日近罢九日宴会。

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阳宴赐百寮追赏初九日以雨罢宴及是方会宴帝赋诗以赐百官。

十一年三月上已赐宰臣及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九月癸卯赐中书门下及两省供奉官宴于赋诗以赐百寮百寮毕和十二月戊辰 葛帝斂于苑中上戒多杀行三驱之礼军士无不知感毕事幸左神策军劳军飧士而还。

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节帝御麟德殿之东亭观武臣及勋戚子弟会球兼赐宰臣 燕饌于宰臣位後施画屏风图汉魏名相仍纪其嘉言美行题之于下宰臣各赐锦采百疋银瓶盘各一具其从官直省各有差。

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赐宰臣及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又寒食赐宰臣宴于麟德殿前观会球各赐锦采瓶盘等九月重阳节赐宰臣及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赐中书门下及百寮诗。

十四年正月帝谓宰臣等曰：文武之士列在朝序熙我庶绩勤效用彰今属勾芒应时万物生育朕在中和之节欲于麟德殿宴会群寮所冀君臣相欢式昭在镐之义宰臣等奏曰：八表清宁天下无事中和令节时属上春万国欢心咸同此日陛下俯降恩旨欲宴朝臣天光下临曲示慈惠臣等不胜庆忭之至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会改俟他日戊午帝御麟德殿赐文武百寮宴乐於东西厢初奏破阵乐舞帝自制中和乐是日奏之。又奏九部乐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数人布列于庭乐饮极欢日晏方罢赐宰臣锦采各二百疋加瓶盘等馀各有差帝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寮观新乐诗仍令皇太子书以示百寮九月重阳节以襄阳节度樊泽卒废朝其百官宴享宜改取十一日。

十五年正月诏罢今年中和宴会以旱故也。二月诏罢今年三月三日宴九月诏罢今年重阳日宴会是日吴少诚逆徒围许州。

十六年正月诏罢今年中和节宴会二月诏罢今年三月三日宴会九月壬寅驸马都尉郭暖卒罢九日宴会。

十七年二月朔赐群臣会宴於曲江亭帝命中使薛盈珍赐诗三月上已赐群臣会宴于曲江九月重阳赐群臣会宴于曲江。

十八年二月朔赐群臣会宴于延康里故马 池亭三月上已赐宰臣及两省官会宴于故马 池亭九月重阳节赐宰臣及中书门下两省官会於故马 池亭御制丰年多庆九日书怀诗以赐群臣。

十九年二月朔赐宰臣两省供奉官会宴于马 池亭三月上已赐中书门下及两省供奉官会 池亭。

二十年二月朔罢中和宴岁俭故也。九月九日赐中书门下及两省供奉官会宴于马 池亭。

卷一百十一

帝王部·宴享第三

唐宪宗元和二年正月丁巳诏停中和重阳二节赐宴其上巳日仍旧二月丁丑以寒食节御麟德殿宴宰臣杜_■武元衡郑_□李吉甫及仆射大夫度支盐铁使京兆尹洎军使驸马诸亲王会焉帝与之击球于庭赐宰臣以下锦采银器有差三月上巳节赐宰臣百僚合宴于曲江亭七月丁丑御晨耀楼神策神威六军内外教坊大合乐以乐之。

三年四月甲寅御芳林门张乐设百戏。

五年三月上巳节赐宰臣宴于杜佑庄命中使以酒馔就赐之。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对南诏渤海_■羊_■可等使宴赐有差乙酉御麟德殿宴泾原节度使朱忠亮丁亥御麟德殿对南诏使李兴礼等宴赐有差三月辛酉罢曲江上巳宴将葬惠昭太子也。九月甲子重阳节赐百僚宴于曲江。

八年五月戊午回鹘请和亲使伊难珠还蕃宴于三殿赐以银器缯帛九月戊午重阳节赐宰臣以下宴于曲江十二月丙午宴南诏渤海_■可使赐以锦采。

九年二月己丑麟德殿召见渤海使高礼进等三十七人赐宴有差九月壬午重阳节赐百官宴于曲江十年正月丁酉召见新罗及南诏蛮使宴赐有差。

十一年七月丙寅权停重阳日曲江赐宴。

十二年八月癸未敕今年重阳日公卿宴宜权停。

十三年二月辛酉帝御麟德殿对回鹘及南诏使宴赐有差。

乙丑命中官以酒膳宴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其第赐刍米凡二十五车。

乙亥御麟德殿宴宰臣及太子三少六尚书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中书门下省五品已上官翰林学士京兆尹度支盐铁使左右金吾将军威远皇城六军及诸卫大将军驸马都尉诸道朝覲节度使公主郡主等观击鞠角_□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以锦采银器颁赐有差丙子。又召宰相师保中丞京尹度支盐铁使并入内观诸亲及军使会鞠九月癸巳御麟德殿对吐蕃使论句藏戊戌命宰臣宴吐蕃使人於中书省。

十四年正月癸未帝御麟德殿对归国回鹘使宴赐有差三月乙酉以齐鲁初平宴文武百寮于麟德殿宰臣裴度等举觞献寿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并日月神武独断寇逆削平赐宴群臣当兹令节臣等备位台司幸逢昌运愿与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万岁寿帝执酒为饮之因击鞠为戏群臣纵观既罢赐缯采有差丙戌。又宴宰辅及大臣翰林学士于禁中七月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军节度韩弘及判官大将军等共三百人赐物有差八月丁夕_□帝御麟德殿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并判官大将等二百人赐物有差。

九月戊戌帝御会庆亭宴田弘正及宰相师保尚书侍郎左右丞太常卿谏议御史中丞给事舍人翰林学士等赐物有差己亥御麟德殿宴亲王及高品供奉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寅对新罗渤海朝贡使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六月癸巳皇太后归兴庆宫帝率六宫侍行遂合乐大宴回幸右神策军赐中尉及左右乐人等金银锦采有差七月甲寅新作永安殿大张乐观百戏恣欢而罢班赐有差乙丑对吐蕃吊祭使于麟德殿宴赐有差。

九月戊申重阳节御宣和殿召郭钊兄弟及贵戚驸马军使左右中尉等赴宴赐金银锦采有差辛酉帝御麟德殿宴李光颜李_□各赐锦采五百疋银瓶盘_■五事衣一裘马一匹宾佐将校颁赐有差戊辰对吐蕃使於麟德殿宴赐有差。

十月吐蕃入寇诏发京西行营诸军赴援甲申对军使索日进程怀政董重质田_■刘师贞并大将合六十七人宴赐有差。

长庆元年二月辛卯寒食节帝御麟德殿赐百寮宴帝自击鞠命禁军设百戏赐物有差壬辰。又宴宰臣师保仆射尚书翰林学士将军军使赐物有差癸巳。又宴将军军使及内官四月庚辰命宰臣於侍中会宴吐蕃使。

二年正月壬子对渤海使者於麟德殿宴赐有差八月壬午对吐蕃使者五十人於麟德殿宴赐有差九月

戊子朔宴吐蕃使论悉诺等十五人於中书省壬辰敕蕃客等皆远申朝聘节遇重阳宜共赐钱二百贯以充宴赏仍给太常音乐是月丙申重阳节赐宰臣及百寮宴于曲江亭十月壬子对回纥使者於麟德殿宴赐有差。

三年三月上巳节赐百僚曲江宴九月重阳节赐百僚宴於曲江（时韦绶为太子侍读绶之在重阳日百官有曲江之宴特请与集贤学士等别为一会从之）。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遣使押领备宿卫渤海大聪等五十人至乐驿命中官持酒脯迎宴焉。

宝历元年三月壬子帝御三殿宴百僚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学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诸曹尚书侍郎京兆尹等颁赐银器锦采有差五月庚戌幸鱼藻宫观竞渡公主驸马翰林学士诸军使与宴乐。

二年二月丁巳寒食节三殿宴百官。又自戊午至庚申宴宰臣师保尚书侍郎御史中丞两省五品以上官驸马公主等前後颁赐有差。

甲子诏今年三月上巳日文武百僚宜准旧例於曲江宴集三月甲戌宰相百僚翰林学士曲江宴命中使刘惠通等颁赐食物九月自甲戌至丙子帝连宴宣和殿百戏皆从。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戊辰对诸道端午使於麟德殿宴赐有差。

四年七月庚辰行幸梨园会昌殿大宴乐。

五年正月乙巳是日晚行幸梨园会昌殿奏乐。

六年二月己丑寒食节宴群臣於麟德殿。

七年三月庚戌麟德殿对归国回鹘李义节等十九人宴赐有差。

八年三月甲寅上巳节赐群臣宴于曲江亭。

九年八月丁丑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含元殿大合乐。

开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会宴诸王因命讲读刘仲武每双月入内对诸王仍令尚书供食。

二年正月癸巳帝御麟德殿对贺正南诏洪龙君三十人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赐宴有差二月京兆尹归融因对奏上巳日曲江会宴缘初遇两公主出降物力不办请改日帝曰：去年重阳改就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今上巳日改取十三日可乎！融受命而退五月壬申幸十六宅与诸王宴乐。

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宅赐诸王宴颁赐有差十月甲午命中人以酒脯仙韶院乐赐群臣宴曲江亭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及诸公主并赴宴三月乙酉上巳节赐百寮宴於曲江亭命内官以诗宣赐裴度。

六月庚申幸十六宅安王颖王院宴乐赐钱各五十贯绢二千疋银器二十事二王帝弟也。故赐宴特异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国遣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帝谓宰执曰：近者黄河清今。又日本国来朝朕愧德薄何以堪之因赐百寮宴陈百戏以礼之。

九年七月宰相崔铉出镇淮南帝宴饯赋诗以赐之昭宗乾宁元年正月乙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来朝大陈兵卫献妓女三十人帝开宴大殿。

天复三年正月辛未宴汴州朱全忠于内殿内弟子奏乐至二月己丑。又宴全忠於寿春殿乙未。又宴于保宁殿会鞠全忠得头筹令内弟子送酒戊戌全忠辞归镇宴於内殿。

天二年五月幸雒阳乙丑宴百僚于崇勋殿己巳朱全忠辞归镇。又宴於崇勋殿七月宴於文思殿鞠场。

哀帝天二年三月诏曰：朕以宰臣已下尝拘官局罕获欢娱今膏泽不愆丰年有望将臻上瑞宜示优恩及此芳辰当兹丽景稍令暇逸俾务游从宜令自今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各令逐便选胜游宴五月戊寅宴群臣於崇勋殿朱全忠与王罗绍威买宴也。後唐庄宗以天八年秋七月会王於承天军武皇之友也。帝奉之尽敬捧卮酒为寿亦奉酒寿帝。

同光元年六月帝幸保宁鞠会宴泊行营将士赐物有差八月癸卯以内园新殿成名曰：长春殿宴大臣赐分物有差十月辛巳万寿节宴长春殿赐百官分物己亥宴于崇元殿十二月丁亥宴群臣於嘉庆殿二年四月庚辰宴武臣于嘉庆殿六月甲申幸保宁鞠会宴泊行营将士八月壬申幸皇子继岌院奏教坊乐纵酒而罢九月癸卯宴大臣於长春殿丁未。又宴群臣于嘉庆殿辛亥宴吴使卢於嘉庆殿大臣毕预甲寅帝幸枢密使郭崇韬之私第宣教坊乐置酒而从臣至初夜一更还宫十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庆殿丁亥宴群臣於长春

殿壬辰嘉庆殿宴近臣十一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庆殿戊子宴群臣於嘉庆殿壬辰宴近臣於嘉庆殿甲午命皇子兴庆宫使继岌於会节园宴蜀使许确吴越国使钱■各赐分物己亥帝幸六宅教坊乐宴会诸皇弟戊午幸明宗之第。又至宋州节度使元行钦之第纵酒作乐一鼓三筹归宫。

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庆殿召诸王家宴极欢而罢丙午宴大臣於中兴殿是月帝幸邺都戊申宴从官於黎阳行宫二月帝在邺己巳击球於行宫之鞠场诸皇弟从臣等供奉赐定州王都金鞍御马鞠罢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乐陈百戏俳优角□夜漏一鼓方罢甲戌文思殿宴王都颁赐有异夜久方罢戊子宴於思政殿。

三月帝在邺戊戌宴于内殿丙午帝击球於行宫之鞠场皇弟存霸皇子继岌河中偏将王景高行安等预焉球罢宴於迎春殿。

四月丁丑宴淮南使鲁思鄆於嘉庆殿九月丙午帝於嘉庆殿宴西征都统魏王继岌招讨使郭崇韬客省使李俨诸偏裨卑将校闰十二月己丑朔新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自太原至正衙见毕帝以知祥外戚之重预戒所司出内府供帐■尔玩奇绝者别饬宫居以宴之庚午宴诸王武臣於长春殿始听乐（先是七月有恭简皇太后之丧至是始听乐）。

四年二月戊子朔宴武臣於嘉庆殿。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甲戌宴文武百寮於长春殿八月乙未始奏乐宴军将校於长春殿乙巳宴将校於长春殿。

十一月庚寅宴契丹降将卢文进及其将佐於长春殿赐分物有差。

二年二月癸未宴武臣於长春殿三月壬子朔幸奉节园宰相枢密使及节度使在京者共进钱绢请宴四月戊子幸会节园召宰臣学士在京勋臣赴宴五月乙丑宴淮南使车雷岷等於长春殿七月戊辰宴在京藩侯郡守统军诸将校於长春殿八月癸巳秦王从荣自邺中至泊於至德宫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乐欢宴至晚从荣进马及银器钱绢帝赐诸伎乐及行从人等乘舆归内戊戌宴宰相学士及勋臣於长春殿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长春殿各有颁赐甲子宴群臣於长春殿赐物有差乙丑宴枢密使及在京节度使内诸司使等於长春殿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学士诸将校等於玉华殿丁酉宴群臣於玉华殿乙巳宴於玄德殿十一月乙亥□徐州霍彦威青州符习入觐召■殿命乐举酒语及佐命决策之事欢话移时己巳宴宰臣学士在京侯伯亲卫将校於玉华殿劳霍彦威符习房知温三帅壬申宴会德殿彦威等辞也。十二月乙丑宴於玄德殿兖州节度使赵在礼入觐使召赴宴戊戌以夏鲁奇赵在礼入觐宴於玄德殿。

三年二月辛巳宴从臣於玉华殿戊戌开社宴于玉华殿三月戊申宴百寮於玉华殿丁卯宴从臣于南庄五月辛酉南庄宴诸蕃客入幸西庄宴回鹘使召前节度使赴之八月戊戌侍臣宴於玉华殿九月乙丑帝在汴宴百辟於玉华殿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张希崇将麾下八十余人归阙见於玄德殿便召赴宴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学士及东都留守孔循於麟趾殿十二月甲寅幸开封府六宫从行宴乐颁赐。

四年二月乙巳北面驰报王都平收复定州帝大悦举酒遍赐侍臣喜除腹心之疾赐教坊绢五百疋内臣进马称贺戊申宴群臣於玉华殿乐作王晏球驰报已获王都首级生擒契丹秃馁等二十余人百官就班称贺甲子帝归京丙寅驻蹕郑州宴从臣於行宫三月丙子内外辅臣在京藩侯共进鞍马钱帛以车驾还京请开内宴时潞王自河中入觐进金银钱绢开内宴壬午宴於长春殿乙酉宴宰相在京节度使於中兴殿辛卯宴百辟於长春殿丙申幸会节园召从臣赴宴四月丙午宴于中兴殿八月戊戌宴勋臣於广寿殿丁巳宴大臣於长春殿九月乙酉宴群臣於长春殿十一月戊辰宴勋臣於广寿殿。

长兴元年二月乙未宴群臣於长春殿酬郊祀行事也。三月丁卯幸会节园宴宰相及诸道入觐节度使赐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归宫辛未宴入觐节度使於长春殿四月己亥幸会节园宴大臣至暮归宫六月宴群臣於长春殿八月戊申宴群臣於长春殿九月壬申宴百官於长春殿。

二年三月己亥宴群臣于长春殿赐物有差四月丁酉幸会节园宴宰臣亲王内臣及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从荣进马请物赐侍宴臣寮至晚还京五月癸酉宴群臣於长春殿九月丁酉宴百寮於长春殿十二月己巳宴近臣於长春殿。

三年二月戊午宴群臣於长春殿四月宴群臣於长春殿九月壬辰宴群臣於长春殿教坊进新曲奏毕赐名长兴殿。

四年三月辛卯宴百寮於长春殿十月壬子新授汴州节度使赵延寿赴镇宴於广寿殿钱之十一月甲戌宴钱镇州节度使范延光癸未宴近臣及诸军将校於中兴殿。

愍帝应顺元年正月戊子宴将相百寮於广寿殿三月丁巳宴群臣於长春殿。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戊寅宴文武百寮於广寿殿赐鞍勒金帛有差五月甲寅宴群臣於长春殿壬午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来朝及与诸将归镇宴於长春殿始奏乐知温献奉数万计十月戊寅判六军河南尹皇子从美进缣银请开宴近例也。

二年三月丙午宴群臣於长春殿宰臣枢密使前任节度使六统军进奉捧觴献寿日之夕而罢辛酉宰臣学士皇子枢密宣徽使侍卫马部都指挥使共进钱五十万绢五百疋请开宴六月己夕镇州董温其献绢千疋银五百两金酒器供御马请开宴。

晋高祖天福元年七月宴群臣於广政殿赐物有差八月乙丑宴契丹册礼使於广政殿赐物有

四年三月乙巳宴冯道等於广政殿使回故也。丁巳宴群臣於永福殿赐物有差闰七月甲戌宴群臣於广政殿壬辰宴群臣於永福殿赐物有差八月丁丑宴群臣於永福殿十二月己酉宴群臣於永福殿庚寅御明德楼钱送昭义军节度使王建立赐玉斧蜀马。

五年四月丙申朔宴群臣於永福殿八月甲午朔宴群臣於永福殿十月辛亥宴东平王杨光远於万岁殿礼宾使王彦章护圣指挥使何神通以蕃歌唱和各赐物百端己酉宴群臣於永福殿赐物有差。

六年五月甲戌宴群臣於永福殿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见任节度刺史统军行军副使於永福八月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诸道进奉使夷狄来朝者亦与焉十月壬寅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行军副使于画堂十一月乙亥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行军副使诸军指挥使于文思殿诸道进奉使亦与焉十二月己巳习射於後苑诸军都指挥使已上悉预。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开宴召新镇州杜威新泾州王周并应镇州行营转运使副使诸军都指挥使至副兵马使悉赴焉赐物有差乙未御文思殿开宴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宰臣前任见任节度使刺史行军副使统军诸军都指挥使闰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见任节度防御团练刺史统军行军副使都指挥使四月丙辰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刺史行军副使统军诸军都指挥使于崇德殿丙子宣广晋尹齐王就前河中府节度使康福弟以御厨教坊乐宴召见前任节度使。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甲申宴班帅将校於崇德殿开运三年二月壬午幸南庄命臣寮泛舟饮酒因幸杜威园醉方归内。

五月辛未幸大年庄游三公习射夜分方归内八月辛西南庄召从臣宴乐至暮还宫。

汉高帝即位称天福十二年是年十月庚申帝幸邺在御营开宴召从官等十二月丙戌召文武宴。

隐帝乾三年三月丙午嘉庆节群臣入相国寺齐赐教坊乐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举乐献银缣千计请开御筵谓之买宴戊午宴群臣於永福殿入覲诸侯贡献上寿内乐百戏日晏而罢。

周太祖广顺元年三月壬午宴群臣於广政殿四月戊申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未时还宫五月壬午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八月乙未幸班荆馆赐官酒食丙午宴群臣於永福殿始举乐。

十月壬辰太祖幸城南园赐从官王饶王彦超等酒食午後还宫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丙辰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

二年正月甲子宴宰相勋臣於广政殿三月庚申幸城南园召宰臣近臣诸统军射己卯宴群臣於永福殿五月帝亲征兖州庚申至班荆馆赐从官酒食甲子次成武宴从官朝覲藩帅於行宫戊辰至兖州城下庚午宴从官将校於行宫丙子以兖州平从臣诣行宫称贺赐宴而罢六月丁亥平兖州回次郟州高行周进钱绢请开宴戊子宴从臣将校於行宫壬辰次澶州癸巳世宗进奉请开宴帝召从官将校奏乐午时宴罢甲午帝在澶州宴从官将校八月丙申宴群臣於永福殿九月甲寅朔宴宰臣前任藩侯郡守诸军将校於广政殿十月丙戌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庚子幸枢密院召近臣赐酒食。又射於後园十一月庚申内园赐诸军将校射十二月己亥宴于广政殿壬寅幸西园召从臣射申时还宫。

三年正月壬子朔朝贺毕御永福殿百寮称觴献寿举教坊乐甲寅召宰相大将射于内球场帝先中的臣寮献马上寿射罢各赐物有差辛巳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闰正月癸未宴见任前任节度防御等使诸军大将于广政殿戊戌宴宰臣见任前任藩臣诸军将校于广政殿壬寅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二

月丁丑幸城南园诏从官射申时还宫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帅禁卫大将于广政殿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帅禁卫大将于广政殿丙午宴群臣於永福殿戊申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四月甲寅宴入朝藩使郡守禁军大將於广政殿赵晖献上寿马十疋金酒器百两乙丑幸城南园赐酒食申时还宫五月甲申宴宰相於广政殿乙丑宴在京文武将相於广政殿壬寅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七月丙午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八月甲寅宴文武将相於广政殿丙寅宴群臣於永福殿十月丙辰幸城南园。又幸城西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己亥宴从官於潞州之衙署四月丙午帝在潞州宴从官於行宫己未复宴从官於行宫六月庚午帝在潞州宴从官於行宫七月征河东还甲戌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八月甲辰幸南御庄召武臣观射至暮还宫癸丑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二年八月甲寅内库法酒初熟帝面赐宰臣枢密使已下数爵而止帝因曰：朕在位以来不闻臣下有醉者岂朕之防严抑臣下畏慎耶九月甲子宴宰臣枢密使侍卫诸将已下食於万岁殿帝因曰：两日以来至甚寒朕於宫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无功及民何以仰答天贶虽躬亲庶政日览万机亦恐无以胜任当须手执耒耜与民同力不然亲当矢石为人除害稍可安心耳。又曰：朕不为赐卿等食因事兴言实自责也。十月庚午召宰臣枢密使节将已下观射于苑中。

三年正月乙亥宴于金祥殿赏西征之功也。丁未帝伐至陈州宴从官於行宫三月亲征淮南辛亥宴于行宫文武从官及江南进奉使等悉皆预焉五月辛丑自淮上还次宿州宴从官於行宫丁未次宋州东京文武百寮来见於路左是日宴於行宫十一月辛卯宴於广政殿。

四年二月辛酉诏文武百官今後凡遇入阁日宜赐廊食庚辰帝南征次陈州宴从官於行宫三月戊子朔宴文武从官於行宫四月南征还次颍州宴从官於行宫丁卯次园镇宣文武从官及迎驾百寮置酒行宫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广政殿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既罢赐百官廊食时帝御广德殿西楼以观焉命中黄门阅视酒馔无不精腆九月庚戌宴百寮於广德殿十月丙子南征至宋州宴从官於行宫十一月乙巳次泗州城丙午冬至宣宰臣及从官已下就城楼各饮以酒十二月丙辰宴从官於行宫戊辰攻下楚州庚午宴于行宫甲戌。又宴从官於行宫。

五年正月丁亥宴於行宫壬申帝以楚州平受宰臣已下称贺毕宴於行宫二月癸丑朔。又宴于行宫庚申至高邮县癸亥宴於行宫庚午在扬州宴於行宫三月庚子以江南内附文武从官称贺宴于行宫辛丑宴於瓜步行宫江南两浙朝贡使皆预焉庚戌宴从官及江南进奉使已下於行宫四月壬子朔驻蹕扬州江南遣使进买宴钱二百万仍遣伶官五十人俱来癸丑召从官及江南进奉使冯延已以下宴於行宫江南伪临汝郡公徐辽代李景捧寿觞以献仍进金酒器御衣等甲寅驻蹕扬州宴从官及江南吴越进奉使於行宫己未次泗州宴从官於行宫甲子至宿州宴从官於行宫戊辰至宋州东京文武百官来迎翌日宴百官於行宫丙子幸迎春苑玉津园宣教坊乐至暮还宫五月丁亥宴文武於广政殿回鹘达鞞进奉使亦预之闰七月庚申宴文是月壬辰帝谓侍臣曰：向来御厨造食各分等差今後赐宴群臣食物并须类从所食不得更有分别武百官於广德殿九月乙丑赐宰臣枢密使三司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宴於玉津园张教坊乐先是帝以前代有赐百官观稼之事复以是岁秋成。又念内臣之劳故有是命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寮及诸道进奉使於广德殿丙申宴于广政殿十二月乙酉宴于广政殿。

六年正月壬子宴于广政殿庚申帝命诸将大射於鞠场既而宴于讲武殿乙丑命诸将大射于鞠场二月庚申宴於广政殿三月甲子宴於广政殿壬申复宴于广政殿四月帝北伐戊寅至澶州宴从官于行宫癸未赐博州天平节度使李仲进见於路左是日宴于行宫辛卯至沧州宴从官於行宫五月丙午至瓦桥关宴从官於行宫乙酉还京赐百官及诸道进奉使宴于迎春苑。

卷一百十二

帝王部·巡幸第一

《易》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书》曰：五载一巡狩群后肆朝蔡邕云：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徼幸故谓之幸汉制曰：巡狩之制以宣声教如此则王者巡幸之礼有自来矣。是故省风俗见高年所过必给复所至必赦宥出警入蹕清道而郊驾春游秋豫从容以展义必有节制是谓礼经《管子》曰：先王之游春出原农事之不足秋出补人之不足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盖豫行教化勉民事而已岂徒事车辙马迹以遍天下者乎！

黄帝南巡狩至於东滨泽。

舜既陟帝位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巡岱宗泰山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东岳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谓五岳牲礼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馀视百子男）肆觐东后（遂见东方之国君）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时气节月之小大日之甲乙使齐也。律法制及尺寸斛斗斤两皆均同）修五礼五玉（修吉离宾军嘉之礼五等诸侯执其玉）三二生一死贄（三帛诸侯世子执■公之孤执缠附庸之君执黄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如器卒乃复（卒终复还器谓圭璧如五器礼终则还之玉帛生死则否）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南岳衡山自东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初（西岳华山初谓岱宗）十有一月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北岳恒山）归格于艺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归告至文祖之庙艺文也。言则考特一牛）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各会朝于方岳之下凡四处。故曰：四时将说敷奏之事故申之尧舜同道舜治则然尧。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敷陈奏进也。诸侯四时各使陈进治礼之音明试其言以要其功或则赐车服以表显其用）

三十九年南巡狩（臣钦。若等曰：凡巡幸不书年月及无还宫月日者皆史阙）夏禹十六年东狩会诸侯江南计功（一大禹至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名苗山曰：会稽）

周成王抚万邦巡侯甸（即政抚万国巡行天下侯服甸服也。）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四面征讨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兆民事具帝王亲征门）。

穆王时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骝绿耳献之王使造父御西巡狩。

恭王二年游於泾上。

汉高帝初为汉王二年十月如陕镇抚关外父老。

六年十月人告楚王信反帝用陈平计乃伪游■梦十二月会诸侯王于陈楚王迎谒因执之。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阳（如往也。）

八年三月行如雒阳九月行自雒阳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阳二月行自雒阳至。

十二年破淮南王布军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帝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後吾魂魄犹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帝欲去沛父兄固请帝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帝留上张饮三日。

惠帝时出游离宫奉常叔孙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帝许之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帝幸甘泉（蔡邕云：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徼■幸。故曰：幸见令长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以食帛越巾佩带之属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谓之幸也。甘泉在■阳本秦林光宫）自甘泉之高奴（高奴上郡之县）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馀日七月自太原至长安。

十年冬行幸甘泉。

十一年十一月行幸代正月自代还。

十五年四月幸雍始郊见五帝。

後元二年夏行幸 三 或阳宫。

三年二月行幸代。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七月行幸代。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三。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三。

二年冬行幸雍祠五 三。

元鼎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三 赐民爵一级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夏阳冯翊之县也。河东汾音扶云：切）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阴 三 佳上礼毕行幸荥阳还至雒阳。

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三 遂逾陇（即今之陇山）登空同（山名）西临祖厉河而还。

六年十月行东将幸缙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改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改为获嘉县。

元封元年十月自 三 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还祠黄帝於桥山乃归甘泉正月行幸缙氏用事华山至于中岳遂东巡海上四月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三 春幸缙氏遂至东莱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 三 通回中道（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自回中通道以出遂北出萧关（萧关在安定朝那县）历独鹿鸣泽（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道县北界也。）自代而还幸河东三月祠后土幸中都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在南郡）望祀虞舜于九嶷登 三 天柱山（在今舒州）自寻阳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三增封泰山还幸甘泉郊泰 三。

六年冬行幸回中（回中在安定萧关在其北）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太初元年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檀高里祠后土东临在上郡周阳县勃海望祠蓬莱山春还受计于甘泉八月行幸安定。

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幸东巡海上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石闾山在泰山下 三 南方方士言仙人闾四年冬行幸回中。

天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三 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二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祠明堂因受计还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

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

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五月还幸建章宫大置酒十二月行幸雍祠 三 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还行幸建章宫。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

四年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三月帝耕于钜定（齐国县）还幸泰山修封六月还幸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三 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 三 三 五柞宫（ 三 三 扶风县也。有五柞树因以名宫）。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三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五凤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三。

二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三。

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

二年十二月行幸_口阳宫（在扶风_{二二}县秦文王所起_口音信）属玉观（属玉水鸟似_{口口}以属音之欲切）。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

黄龙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_二。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_二。

五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幸河东祠后土冬幸长杨射熊馆。

建昭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_二。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成帝鸿嘉元年二月行幸初陵帝始为微行出。

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帝乃帅群臣横大海湊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介山在汾阴东北回谓绕过）顾龙门监盐池（龙门山在今蒲州龙门县北盐池在今虞州安邑县南）登历观（历山上有观也。在河东蒲阪县）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西岳华山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内周都岐丰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皆可想见故云：迹殷周之虚思唐虞风也。虚谓曰：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_二。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_口阳宫。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_二。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绥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_二。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_二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後汉光武建武二年二月己酉幸修武（本邑武王伐纣勒兵於此改曰：修武今怀州县也。）辛卯至自修武三年十月壬申幸春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光武旧宅在今随州枣阳东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十一月乙未至自春陵。

四年二月壬子幸怀壬申至自怀四月丁巳幸邺己巳进幸临平（属钜鹿）五月进幸元氏辛巳进幸卢奴六月辛亥还宫七月丁亥幸谯八月戊午进幸寿春十月甲寅还宫十一月丙申幸宛十二月丙寅进幸黎丘。

五年正月癸巳还宫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庙进幸湖陵（县名属山阳）又幸蕃（音皮属鲁国己酉进幸郯（县名属东海）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又幸临淄进幸剧是月还宫。

九年六月丙戌幸缙氏登_レ轘（缙氏县有缙氏山_レ轘山有_レ轘坂并各在雒阳东南）。

十年八月乙亥幸长安祠高庙有事十一陵戊戌进幸_口（今陇州_口源县）十月庚寅还宫。

十一年二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庚午还宫。

十七年四月乙夕_口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还宫（东观记曰：上以日食避正殿读图识多御座庑下浅露中风发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马史病苦如此不能动摇自强从公出乘车行数里病差四月二日车驾宿偃师病差数日入南阳界到叶以车骑省留数日行黎阳兵马千馀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十二月至自章陵。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四月甲戌还宫戊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十月庚辰幸宜城（今襄州县）还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还宫。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又幸淮阳梁沛。

二十年二月戊子还宫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壬寅还宫。

二十二年闰正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长安。

三十年二月东巡狩甲子幸鲁进幸济南闰月癸丑还宫七月丁酉幸鲁国十一月丁酉至自鲁。

中和元年正月丁卯东巡狩二月己卯幸鲁进幸泰山（事具帝王封禅门）四月癸酉还宫己长安祀长陵五月乙丑至自长安。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

有事十一陵十一月甲申进幸河东癸卯还宫。

三年十月帝从太后幸章陵观旧庐置酒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

五年十月幸邺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愿蒙事具帝王封禅门优复诏复田租更赋六岁劳赐掾吏及门阑走卒六年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南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十二月还幸阳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还宫。

十年闰四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坝簾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飧三老官属至十二月甲午还宫。

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辛巳幸荥阳巡河渠因渡河登太行进幸上党壬寅还宫。

十五年二月庚子东巡狩辛丑幸偃师进幸彭城癸亥耕于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会良城徵东平王苍会阳都。又徵广陵侯及其三弟会鲁祠东海恭王陵还幸孔子宅。又幸东平辛卯进幸大梁至定陶祠恭王陵四月庚子还宫。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甲戌幸偃师东涉卷津至河内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他辎重不得辄修桥道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遂览淇园己酉进幸邺劳赏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劳赐常山赵国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辛卯还宫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有事十一陵进幸槐里。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而还每所到幸辄会郡县吏人劳赐作乐十一月诏劳赐河东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还宫。

八年十二月甲午东巡狩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还宫。

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寺（■寺具也。）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其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赏赐各■寺具也。有差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候郁林府君还幸苑十一月己丑还宫。

二年二月丙辰东巡狩乙丑耕于定陶辛未幸泰山（修光武山南坛兆）柴告岱宗（事见帝王封禅门）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阳明堂祀癸酉更告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觐东后享赐王侯群臣戊寅进幸济南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壬辰进幸东平祠宪王陵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行至天并关四月乙卯还宫。

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济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乐成王党淮阳王■丙任城王尚沛王定皆从辛丑耕於怀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诏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华霍山名也。今在庐江□县西南亦名天柱山《尔雅》曰：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东柴岱宗为人祈福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平原升践■是防询访耆老咸曰：往者汴渠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谓永平十二年修汴渠）底绩远图复禹弘业圣迹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构朕甚惭焉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乙丑敕侍御史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马可辷解辷解之戊辰进幸中山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於县舍正堂。又祀明帝于始生堂三月己卯进幸赵辛卯还宫八月己丑幸安邑观盐池（许慎云：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一十六里今蒲州虞乡县西九月至自安邑。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甲申徵任城王尚会睢阳戊子幸梁己未幸沛九月庚子幸彭城东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从辛亥幸寿春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还宫和帝永元三年十月癸未行幸长安诏曰：北狄破灭名王仍降（仍频也。）西域诸国纳质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迪蹈也。言由祖宗蹈

履明智有重光累圣之德成此大业曰：兹四人迪哲。又曰：宣重光也。）寤寐叹息想望旧京其赐行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差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十一月癸卯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庚申至自长安。

十三年正月丁丑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

十五年九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戊午进幸■梦临汉水而还（■梦今安州县）十一月甲申还

十六年十一月乙丑行幸缙氏登百■丕山（即柏邳山也。在雒州缙氏县南《尔雅》云：山一成曰：记作■丕并平眉切）赐百官从臣布各有差安帝建光元年九月戊子幸卫尉冯石府赐宝剑玉■杂缙布等。

延光三年二月丙子东巡狩辛卯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劳赐郡县作乐还幸东平历魏郡河内壬戌还京幸太学四月乙丑入宫假于祖祢十月行幸长安丁亥会三辅守令掾吏于长安作乐闰月乙未祠高庙有事十一陵历观上林昆。

明池十一月乙丑至自长安。

四年二月甲辰南巡狩三月幸宛。

顺帝永和二年十月甲申行幸长安所过鰥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十二月乙亥至自长安四年十一月丙寅幸广成苑。

桓帝建和二年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冀府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帝移幸南宫。

和平元年三月徙幸北宫。

永兴元年三月丁亥幸鸿池。

二年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赐所过道傍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延熹元年十月幸上林苑。

二年十月壬申行幸长安乙酉幸未央宫甲午祠高庙十一月庚子有事十一陵十二月己巳至自长安赐长安民粟人十斛园陵人五斛行所过县三斛。

七年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戊辰幸■梦临汉水还幸新野祠湖阳公主鲁哀王舅寿张敬侯庙（光武姊湖阳长公主新野长公主兄鲁哀王舅寿张敬侯樊重并光武时立十二月辛丑还宫。

灵帝光和五年十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巡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迁都长安三月乙巳幸未央宫四年十月太学行礼帝幸永福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建安元年七月甲子帝自长安至雒阳八月辛丑幸南宫。

魏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庚午南征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享六军及谯父老百姓於邑东八月丙午行曲蠡受汉禅。

黄初元年十二月幸雒阳。

三年正月行幸许昌宫三月行幸襄邑四月行还许昌宫十一月辛丑行幸宛。

四年正月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雒阳宫八月东巡九月行幸许昌宫。

五年三月行自许昌还雒阳宫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行还许昌宫。

六年三月行幸召陵乙巳还许昌宫辛未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幸谯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魏书载帝于马上为《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戈矛成山林甲曜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虜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翦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兴农淮西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七年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坏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行还雒阳宫。

明帝大和二年正月辛未幸长安四月丁酉还雒阳宫。

四年八月辛巳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特牛祠受禅坛乙未幸许昌宫十月还雒阳宫六年三月癸酉行东巡所过存问高年鳏寡孤独赐帛四月壬寅行幸许昌宫九月行幸摩陂十二月行还许昌宫。

青龙元年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是年正月青龙见郑之摩陂井中）。

三年十一月丁酉行幸许昌宫。

四年十月己卯行还雒阳宫十二月乙未行幸许昌宫。

景初元年五月己巳还雒阳宫（初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役无宁岁盖应时之务非旧章也。明帝凡三军巡狩所过存问高年恤疾苦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八月巡省雒阳界秋稼赐高年布各有差。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幸太学（事见帝王文学门）。

二年五月辛未幸辟雍会群臣赋诗。

陈留王咸会元年正月甲子行幸长安。

晋成帝咸和五年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导第置酒大会。

咸康元年三月乙酉幸司徒府。

後魏道武登国二年十月癸卯幸濡源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还幸牛川。

七年七月行幸漠南仍筑巡台。

九年三月帝北巡五月田于河东七月还幸河南宫事见帝王文学门。

十年五月幸盐池宫六月幸河南宫。

天兴元年正月帝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帝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贳租一年除山东民赋租之半二月车驾至自中山幸繁昌宫三年五月己巳东巡遂幸涿鹿西幸马邑观壘源七月壬子还宫。

六年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辛未还宫。

天赐元年十有二月戊辰幸豺山宫。

二年二月癸亥还宫。

三年二月乙亥幸代园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还宫四月庚申复幸豺山宫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马城甲午还宫八月甲辰行幸豺山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渡漠北之吐盐池癸巳南还长川丙申临观长陂十月庚申还宫。

四年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水流辐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会合陂乃还宫八月幸豺山宫十有一月还宫。

五年正月行幸豺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甯川。

明帝永兴四年七月东巡己夕大壘于石会山戊子临去畿陂观渔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诸落赐以缿帛八月庚戌还宫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享群臣将吏即以田猎所获各赐之十二月北巡至长城而还。

五年正月己卯幸西宫三月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还宫四月乙卯西巡五月乙亥行幸中旧宫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七月还幸登薄山帝观宣武游幸刻石颂德之处乃於其旁起石坛而荐飧焉赐从者大壘于山下丙戌自大室西南巡都部落赐其渠帅缿布各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东逾七岭山田于善无川八月癸卯还宫丁丑幸豺山宫癸未还宫。

神瑞元年正月辛巳幸繁昌赐王公已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还宫庚戌幸豺山宫五月辛酉还宫六月戊申幸豺山宫丁亥还宫。

二年四月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甯丁未田於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观渔辛酉次于濡源筑立奉台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壬辰幸涿鹿登乔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甯登历山祭舜庙七月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十月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还宫十一月丁亥幸豺山宫庚子还宫。

泰常元年正月甲申行幸豺山宫戊子还宫六月丁巳在上郡周阳县在蒲阪县北巡七月甲申帝自繇鹿陂西行大■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还宫十月壬戌幸豺山宫十一月甲戌还宫。

二年四月丁巳幸高柳壬戌还宫五月西巡至于■中遂济河田于大漠十二月壬申幸大甯长川。

三年正月丁酉朔帝自长川诏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略至弱水降者千余人获牛马二万馀头三月庚戌幸西宫五月东巡至濡源及甘松七月乙酉西还戊午至于京师。

四年四月辛巳南巡狩幸雁门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五月庚寅朔观渔于■垒驾还复一年租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甲申还宫复一年田租。

五年正月丙戌朔自薛林东还至于屋窰城飡劳将士大■二日班禽兽以赐之己亥还宫六月丙寅行幸翳犊山七月丁酉西至于五原丁未幸■中大室赐从者大■八月癸亥还宫。

六年正月辛未行幸公阳六月北巡至蟠羊山七月西巡猎于祚山亲射虎获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于犊渚九月庚戌还宫十月己亥行幸代十有二月丙申巡狩至于■中。

七年正月甲辰朔自■中西巡行幸屋窰城赐从者大■三日赐蕃渠帅缿帛各有差二月丙戌还宫赐从者布帛各有差九月幸■垒南宫遂如广甯辛亥幸桥山幽州见其耆老问其所苦赐爵号十月甲戌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十月壬辰南巡出自天门关逾恒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馀人（以奚斤伐滑台不克南巡为其声援故也。）

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邺存恤民俗三月乙巳田于邺南归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乙卯济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桥于冶阪津闰月己未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辛酉帝还宫晋阳班赐从官王公以下至于厮贱无不■给五月丙寅还次雁门皇太子率留台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至自南巡丙辰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七月幸三会屋侯泉皇太子率百官以从八月幸马邑观于■垒泉九月乙亥还宫。

大武始光元年四月甲辰东巡幸大■七月还宫。

二年六月幸■中旧宫谒陵庙西至五原田于阴山东至于和兜山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缿絮各有差八月还宫。

四年正月己亥行幸幽州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兵二万向长安帝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还宫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贪■免者十数人癸亥还宫。

神■元年四月西巡六月甲寅行幸长川七月还宫八月东幸广甯临观温泉九月还宫十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十二月甲申还宫。

三年正月癸卯行幸广甯临温泉作歌戊辰还宫四月甲子行幸■中八月行幸南宫猎于南山九月甲申行幸统万遂征平凉十一月乙酉至平凉己亥帝幸安定十二月壬申东还。

四年正月壬午次于木根山大享群臣赐布帛各有差二月癸酉还宫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三月丁丑行幸南宫五月庚寅行幸■中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华宫九月癸丑还宫。

延和元年二月丙子行幸南宫。

二年二月壬午行幸河西三月壬子还宫五月己亥行幸山北十一月甲寅自山北还宫十二月辛未幸阴山之北。

三年正月乙未次于女水大享群臣班赐各有差二月辛卯还宫三月甲寅行幸河西己卯还宫四月丁未行幸河西六月甲辰还宫十二月甲辰行幸■中太延元年二月丁未还宫五月甲戌行幸■中八月丙戌遂幸河西九月甲戌还宫十月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一月己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猎于广川丙子行幸邺祀密太后庙诸所过对问高年褒礼贤俊。

二年正月甲寅还宫十一月己酉行幸■固阳闰月壬子还宫。

三年二月行幸幽州存恤孤老问民疾苦还幸上谷遂至代所过复田租之半三月己卯还宫五月丙申行幸■中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还宫十月癸卯行幸■中十一月壬申还宫。

五年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辛未还宫。

太平真君元年七月行幸阴山九月壬寅还宫。

三年五月行幸阴山北十二月丁酉还宫。

四年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次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是月克仇池三月庚申还宫。

五年二月庚申行幸庐三月戊辰大会于南甲辰还宫五月丁酉行幸阴山北九月帝自河西至于马邑观于崞川己亥还宫丁未行幸漠南十二月丙戌还宫。

六年正月辛亥行幸定州引见长老存问之二月遂西幸上党观连理树於玄氏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三月庚申还宫六月壬辰北巡八月幸阴山北次于广德宫十一月辛未还宫癸未西巡。

七年正月戊辰次东雍辛未南幸汾阴二月丙戌幸长安存问父老丁亥次昆明池遂田于岐山阳四月甲申至自长安。

八年二月癸未行幸中山五月还宫。

九年二月癸卯行幸定州三月还宫六月辛酉行幸广德宫八月诏中外诸军戒严丙戌幸阴山

十一年正月乙丑行幸雒阳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恤孤老二月甲午大幸于梁山车驾遂征悬瓠四月癸卯还宫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正平元年七月行幸阴山九月还宫十月庚申行幸阴山十二月丁丑还宫。

文成兴安二年五月行幸崞山辛卯还宫七月辛亥行幸阴山己巳还宫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甲午还宫。

兴光元年六月丙寅行幸阴山八月乙亥还宫十一月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还宫。

太安元年七月丙辰幸河西八月丁亥还宫。

二年八月甲申畋于河西十月甲申还宫。

三年六月行幸阴山八月畋于阴山之北己亥还宫十月将东巡诏太宰常英起行宫於辽西黄山。

四年正月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庚午至于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享群臣於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纪行於海滨戊寅南幸信都畋游于广川三月丁未观马射于中山所过郡国赐复一年丙辰还宫七月丙午行幸河西九月己巳还宫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辛卯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

五年六月戊申行幸阴山八月庚戌遂幸中壬戌还宫。

和平元年七月壬午行幸河西九月庚午还宫。

二年三月幸中山至于邺遂幸信都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是月辛巳还宫六月庚申上幸阴山己巳还宫七月壬午行巡山北八月丁丑还宫。

三年二月癸酉畋于崞山遂观渔於旋鸿池七月壬寅幸河西十一月壬寅还宫。

四年四月癸亥上幸西苑亲射虎三头五月行幸阴山九月辛巳还宫。

五年六月丁亥行幸阴山七月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还宫。

六年二月丁丑行幸楼烦宫三月乙巳还宫。

献文皇兴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四年十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

五年六月丁未行幸河西七月丙寅遂至阴山八月丁亥还宫。

孝文延兴二年闰六月戊午行幸阴山。

二年八月庚申太上皇帝并幸河西拾寅谢罪请降许之九月辛巳并还宫。

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车轮山。

承明元年十月辛未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

太和元年四月丁卯幸白登山壬申幸崞山。

二年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癸卯还宫四月甲申幸崞山丁亥还宫六月己丑幸鹿野苑。

三年二月辛巳帝与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己亥还宫四月丙申幸崞山己亥还宫八月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丁亥还宫。

四年四月辛巳幸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幸火山壬寅还宫七月辛亥幸火山八月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

山石窟寺庚戌还宫。

五年正月己卯南巡丁亥至中山亲见高年问民疾苦二月丁酉幸信都存问如中山癸卯还中山三月辛酉朔幸肆州。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者衣食壬午幸方山。

七年四月庚子幸崞山赐所过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还宫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寺。

八年四月甲寅幸方山戊午还宫庚申行幸旋鸿池遂幸崞山丁卯还宫七月乙未幸方山石窟寺。

九年四月癸丑幸方山甲寅还宫六月辛亥幸方山遂幸灵泉池丁巳还宫七月戊子幸渔池登青原岗甲午还宫八月己亥行幸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

十年四月癸酉幸灵泉池戊寅还宫六月辛酉幸方山。

十一年五月壬辰幸灵泉池遂幸方山甲午还宫。

十二年四月乙丑幸灵泉池丁卯遂幸方山己巳还宫七月己丑幸灵泉池遂幸方山己亥还宫闰九月辛未幸灵泉池癸酉还宫。

十三年四月丁亥幸灵泉池遂幸方山己丑还宫七月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

十四年正月乙丑行幸方山二月辛未行幸灵泉池壬申还宫七月丙午行幸方山丙辰遂幸灵泉池八月丙寅朔还宫。

十六年二月壬辰幸北部曹历观诸省巡京邑听理冤讼三月丁卯巡省京邑。

十七年三月辛巳幸永兴园徙御宣文堂八月戊申幸并州亲见高年问疾苦九月庚午幸雒阳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十月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于石济。

十八年正月癸亥南巡乙亥幸雒阳西宫二月乙丑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壬寅北巡癸卯济河闰月癸亥次句注陞南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七月壬辰北巡辛丑幸朔州八月甲辰行幸阴山观三川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宜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孤老赐以粟帛戊辰次旋鸿池庚午谒永固陵辛未还平城宫十月辛亥发平城宫壬戌次於中山之唐湖己巳幸信都十一月丁丑幸邺己丑至雒阳十二月辛亥南伐戊辰至悬瓠。

十九年二月甲辰幸八公山戊申巡淮而东丙辰至雒阳将临江水壬戌诏班师三月戊寅幸邵阳乙未幸下邳四月庚子幸彭城癸丑幸小沛己未幸瑕丘戊辰幸高敖五月甲戌幸滑台丙子次於石济癸未至自南伐九月丙戌行幸邺乙未还宫。

二十年八月戊戌幸嵩高甲寅还宫。

二十一年正月乙巳北巡二月壬戌次太原癸酉至平城癸未行幸中三月庚寅至自中乙未南巡己酉次离石丙辰次平阳四月庚申幸龙门癸亥幸蒲坂辛未幸长安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

宣武景明三年九月行幸邺阅武於邺南十月还宫。

四年八月行幸河南城离宫。

正始元年十二月行幸伊阙。

孝明孝昌二年八月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

出帝泰昌元年九月乙巳帝幸都水南过雒遂至涧己酉复田於北原。

永熙二年正月己亥幸嵩高石窟灵岩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十二月丁巳狩于嵩阳己巳遂幸温汤丁丑还宫。

三年二月辛巳幸洪池陂遂游田。

卷一百十三

帝王部·巡幸第二

後周明帝以闵帝元年九月即位。

二年六月辛未幸昆明池九月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十月辛酉还宫。

武帝保定三年七月戊辰行幸原州丁丑幸津门问百年赐钱帛。又赐高年板职有差九月甲子登陇山丙戌幸同州十二月辛卯至自同州。

四年十月丁卯幸沙苑劳师癸酉还宫。

五年二月壬申行幸岐州七月庚寅行幸秦州八月丙子至自秦州。

天和元年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时未建年纪时遣师伐齐还宫。

三年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还宫五月庚申行幸醴泉宫七月戊午至自醴泉宫十一月甲辰行幸岐阳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阳。

四年五月戊戌行幸醴泉宫七月辛亥至自醴泉宫五年四月甲寅行幸醴泉宫七月乙卯至自醴泉宫六年十一月丁巳行幸散关十二月己丑还宫。

建德元年十一月庚戌行幸羌桥集京城以东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乙卯还宫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诸军都督已上颁赐有差丙戌还宫三年二月乙卯行幸二阳宫三月辛酉至自二阳宫七月庚申行幸二阳宫戊子至自二阳宫八月丙申行幸二阳宫九月庚申幸同州十月甲寅行幸蒲州丙辰行幸同州十一月己巳大阅于城东甲戌至自同州。

四年正月癸酉行幸同州三月丙寅至自同州七月丙辰行幸二阳宫丁卯至自二阳宫十月甲午行幸同州十二月庚午至自同州。

五年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东涑川甲午还同州三月壬寅至自同州四月乙卯行幸同州五月壬辰至自同州六月丁巳行幸二阳宫八月乙卯至自二阳宫。

六年五月癸巳行幸二阳宫六月丁未至自二阳宫甲子帝东巡七月丙戌行幸雒州十月戊申行幸邺宫十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宫。

宣政元年正月壬午行幸邺宫辛卯行幸怀州置宫二月丁巳帝至自东巡。

宣帝宣政元年六月即位八月壬申行幸同州十月癸酉至自同州。

大象元年正月甲辰东巡狩戊午行幸雒阳二月乙亥行幸邺辛巳诏传位於太子自称大元皇帝三月庚申至自东巡大陈军伍帝亲擐甲胄入自青门皇帝衍备法驾从入百官迎于青门外其时骤雨仪卫失容自此以後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还宫十一月乙未行幸同州壬寅还宫十二月乙丑行幸雒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後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

二年二月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式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於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武贲持□马上称警蹕以至同州。

隋文帝开皇元年十月壬辰行幸岐州十二月庚子至自岐州。

二年正月癸丑幸上柱国王谊第庚申幸安成长公主第二月辛卯幸赵国公独孤陀第。

三年六月乙未幸安成长公主第九月壬子幸城东观稼。

四年二月庚戌幸陇州九月甲子幸襄国公主第乙丑幸灞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甲戌以关内饥幸雒阳。

五年四月戊申至自雒阳八月己酉幸栗园九月丁巳至自栗园。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宫四月己酉幸晋王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繇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冯翊亲祠故社父老对诏失上帝大怒免其县官而去戊戌至自冯翊。

八年十一月乙亥行幸定城陈师誓众丙子幸河东十二月庚子至自河东。

九年四月己亥幸骊山劳旋师也。

十年二月庚申幸并州四月辛酉至自并州十一月辛卯幸国学颁赐各有差。

十一年八月壬申幸栗园乙亥至自栗园。

十二年七月壬戌幸昆明池其日还宫八月乙亥幸龙首池。

十三年正月壬戌行幸岐州二月丁亥至自岐州七月时遣师伐陈丁巳幸昆明池。

十四年十二月乙未东巡狩。

十五年正月壬戌次齐州亲问疾苦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丁亥幸仁寿宫九月至自仁寿宫十一月辛酉幸温汤乙丑至自温汤。

十六年十月己丑幸长春宫十一月壬子至自长春宫。

十七年二月庚寅幸仁寿宫九月甲申至自仁寿宫。

十八年二月甲辰幸仁寿宫九月辛卯至自仁寿宫。

十二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十九年二月甲寅幸仁寿宫。

二十年九月丁未至自仁寿宫。

仁寿二年三月己亥幸仁寿宫九月丙戌至自仁寿宫。

四年正月甲子幸仁寿宫。

炀帝以仁寿四年即位十一月乙未幸雒阳。

大业元年八月壬寅帝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侯大将军郭衍为前军李景为後军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箬舟舳舻相接二百馀里。

二年三月庚午发江都四月庚戌帝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

三年三月辛亥自东京还京师四月庚辰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丙申车驾北巡狩戊戌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己亥次赤岸泽戊午发河北十馀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六月戊子次榆林郡甲辰帝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启民可汗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营晋阳宫九月乙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至于东都。

四年三月己亥幸大原因出塞巡长城八月辛酉亲祀恒岳河北道牧守毕集大赦天下凡经县免一年租调。

五年正月帝自东都还京师二月戊戌次闾乡诏祭古帝王陵及开皇功臣墓戊申至京师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风旧宅四月癸亥出临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庚辰入长宁谷度星岭甲申宴群臣於金山之上丙戌梁浩御马渡而桥坏斩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宜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丙午次张掖丙辰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於殿上以宠异之蛮夷陪列者三十馀国九月入长安十一月丙子幸东都。

六年三月癸亥幸江都宫。

七年二月己未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寮乙亥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涿郡诏征高丽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

八年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三月辛巳御师戊子临上音阁下音门水名戎于辽水甲午渡辽七月军败班师九月庚寅至东都。

九年三月戊寅幸辽东以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东都四月庚午车驾度辽六月庚午以杨玄感反于黎阳遂班师闰九月己巳幸博陵庚午谓侍臣曰：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言未卒流涕呜咽侍卫者皆泣下■襟。

十年二月诏亲征高丽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甲午次北平七月癸丑次怀远镇甲子高丽遣使降帝大悦八月己巳班师十月丁卯至东都己丑还京师十二月壬申如东都戊子入东都。

十一年三月幸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乙卯巡北塞戊辰突厥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

遣使告变壬申驰幸雁门癸酉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帝大惧欲溃围而出民部尚书樊子盖固谏乃止九月甲辰突厥解围而去十月壬戌至于东都自此以後事迹具帝王亲征门。

十二年七月甲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於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帝大怒先解其顺乃斩之己巳车驾次淝奉信郎王爱仁谏帝请还西京。又斩之而行。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乙酉幸周氏陂过故庄置酒高会极欢而罢丁亥至自周氏陂。

三年十月乙卯以秦王世民东伐王世充车驾幸华阴送出师也。

三年正月癸巳至自华阴二月庚子幸华阴四月壬寅至自华阴六月癸丑幸昆明池。

四年正月乙酉幸山堰即日还宫闰十月乙卯幸稷州己未次于武功旧庄庚申召父老故吏男女数百人置酒高会赐帛有差辛未幸周氏陂壬申还京师。

六年二月庚戌幸温汤甲寅至自温汤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从官极欢而罢四月乙未幸故宅改名通义宫祭元皇帝于旧寝以贞皇后配享高祖哽咽悲不自胜侍卫莫不■欷，於是置酒高会赐从臣帛有差十月乙未幸华阴十一月迎劳秦王於忘武顿十二月甲寅至自华阴。

七年正月庚子幸月陂六月辛丑幸仁智宫戊申幸秦王第七月甲午至自仁智宫壬子幸东宫宴从官下至胥徒颁赐有差甲寅幸齐王元吉第十月丁卯幸庆善宫癸酉幸终南丙子幸楼观谒《老子》庙十二月丁卯幸跃龙宫庚午至自庆善宫。

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谓群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於宫中立第以异之焉甲子幸月陂六月庚子幸太和宫七月丙子至自太和宫十月辛巳幸周氏陂壬午幸跃龙宫十一月辛卯幸宜州十二月辛酉至自宜州。

九年正月己未幸月陂三月丙午幸周氏陂乙夕■至自周氏陂。

太宗贞观四年二月己亥幸温汤丙午至自温汤九月乙卯幸陇州十一月甲子至自陇州。

五年十二月壬寅幸温汤戊申至自温汤。

六年三月戊辰幸九成宫发使存问高年鳏寡十月乙卯至自九成宫。

七年五月癸未幸九成宫十月庚申至自九成宫十一月甲寅幸芙蓉园。

八年三月庚辰幸九成宫十月甲子至自九成宫。

十一年二月甲子幸雒阳宫三月戊子引五品以上射於仪鸾殿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龙舟沈於积翠池六月丁巳幸明德宫十一月辛卯幸怀州丙午还雒阳。

十二年二月癸亥自雒阳幸河北县观砥柱因勒铭于其上以陈盛德庚午幸蒲州甲戌幸长春宫闰二月丁未至自雒阳宫。

十三年四月幸九成宫十一月甲申至自九成宫。

十四年二月壬午幸温汤辛卯至自温汤。

十五年正月辛巳如雒阳次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於行役冀釜舆惊扰而停遂夜射行宫矢及寝院者五皆以大逆论己丑诏从行士卒家贫亲老者并放还二月癸丑宴从官及山东宗姓雒阳年高於贞观殿三月戊辰如襄城宫庚午发襄成宫分赐百姓。

十月壬辰幸嵩阳辛丑还宫十一月壬申还京十二月戊子至自雒阳。

十六年十一月丙辰西狩於武功甲子幸庆善宫庚午还宫十二月癸卯行幸温汤乙巳还宫。

十七年十月壬戌幸芙蓉园十二月庚申幸温汤庚午还宫。

十八年正月乙未幸锺官城庚子幸■县壬寅幸温汤二月己酉幸灵口村落■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於宽乡乙卯还宫四月辛亥幸九成宫壬子次太平宫八月甲子至自九成宫十月甲寅幸雒阳宫十一月壬申至雒阳宫戊寅亲录囚徒多所降免庚辰遣使赉玺书诣郑汝怀泽四州巡问高年宴赐各有差壬午宴父老一百九十人於仪鸾殿班赐有差是月征辽之兵大聚於幽州帝将亲征。

十九年二月庚戌发雒阳宫辛亥次河阳女子吕年百七十岁太宗幸其宅存问之癸丑次绥德太宗将飞骑历北山行遇猛虎引弓射之应弦而殪戊午次汲县女子翟张并年百岁太宗幸其宅存问之壬戌次安阳癸

亥次於邺三月壬申次平棘幸张道鸿之庐赐以衣服礼高年也。道鸿饵金膏时一百四十六岁丁丑幸定州壬辰发定州四月丁未发幽州丁巳次北平登临海戍降望大壑五月庚午次辽泽壬申渡泽丁丑渡辽六月丁未发辽东丙辰次安市城九月癸未太宗以季秋草枯辽寒冽即命班师十月丙申次蒲沟丙午次营州丙辰次围山戊午次汉武台十一自发幽州後督职纳降事迹并见帝王亲征门月辛未次幽州庚辰次易州丙戌幸定州壬辰发定州戊戌幸并州。

二十年二月乙未幸并州三月己巳至自辽东八月己巳幸灵州壬申幸汉故甘泉宫庚辰至泾州丙戌逾陇山阙次西瓦亭十一月丙戌至自灵州。

二十一年五月戊子幸翠微宫七月庚戌还宫。

二十二年正月戊戌幸温汤癸卯御制温汤碑以示群臣戊申还宫二月乙亥行幸玉华宫三月丙戌至玉华宫。

高宗永徽四年十月庚子幸温汤乙巳至自温汤。

五年二月戊午幸万年宫乙丑次凤泉幸温汤己巳至万年宫辛未诏曰：朕躬膺宝命嗣奉瑶图居万乘之尊当四海之贵遐观往烈详求前古每希踪於哲后劳勤于庶物兢惧弗宁忧勤。若厉属天下无事区宇有截仰高风於汾射■清暑於林泉朕昔在震宫侍游兹壤山川如旧岁月不追今既俗阜年和华夷胥悦缅怀徽范情兼感慰宜遵省方之义。且顺阳和之序曲申惠泽式彰宽宥行幸所经诸县及岐州囚徒行人犯罪者流降徒以下并免之。

显庆二年闰正月壬寅发京师二月辛酉入雒阳宫五月丙申幸明德宫以避暑七月丁亥还雒阳宫十月戊戌幸许州十二月乙卯还雒阳宫。

三年二月丁巳发东都还京师甲戌至自东都。

四年闰十月戊寅发京师幸东都戊戌至自东都。

五年正月甲子发东都幸并州诏所经州县供顿务从俭约己巳至泽州之长平顿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甲寅幸童子寺赋诗而还四月戊寅发并州癸巳至东都五月壬戌幸合璧宫六月甲午还东都十一月甲寅发东都幸许州十二月己卯至东都。

龙朔元年三月壬戌幸合璧宫七月癸卯还东都九月甲辰幸河南县妇人张氏第张年一百三岁嘉其老也。又幸李■第叹其服用俭素恩赐极厚是日。又幸天宫寺高祖龙潜第也。又至许园师第癸酉还宫二年三月甲午发东都还京师乙巳幸河北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师十月丁酉驾幸温汤皇太子监国丁未至自温汤。

麟德元年二月戊子发京师幸福阳宫癸卯至万年宫八月丙子至自万年宫便幸旧宅停七日壬午还蓬莱宫。

二年二月壬午自京师幸东都闰三月壬申朔至自东都十月丁卯发东都赴东岳十一月己卯至荥阳丁亥至卫南幸司空李■旧居之宅戊子至濮阳十二月至齐州停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于泰岳之下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事具帝对禅门）丙戌发自泰山甲午次曲阜县二月己未次亳州谒老君庙三月丁丑至东都甲申发东都还京师幸合璧宫四月甲辰还京师。

总章元年三月戊寅幸九成宫八月癸酉至自九成宫事具帝王封禅门。

二年四月乙酉朔幸九成宫九月己亥发自九成宫还京师十月丁巳至自九成宫。

咸亨元年四月庚午幸九成宫八月丁巳还京师九月丁丑以京师久旱诏来年正月幸东都在路供顿所须并令司稼自供不得令州县差科所经道路修理开拓水可涉渡不烦造桥筑宫。又拟置御营之驿并不敢擅加修补在路不得妄有进献。

二年正月甲子至东都十一月庚戌发东都幸许汝等州十二月丙戌还东都。

三年四月戊寅幸合璧宫十月壬戌发东都还京师十一月甲辰至京师。

四年四月丙子发京师幸九成宫十月庚子发九成宫乙巳至京师。

上元元年十月丙午朔发京师幸东都戊申至东都三年二月丁亥发东都幸汝州之温汤三月甲辰发温汤还东都闰月庚寅发东都还京师四月幸九成宫十月还京师。

仪凤二年正月庚辰幸司竹园即日还宫。

三年五月壬戌发京师幸九成宫丙戌至自九成宫是日山中霖雨大寒行从兵士有冻死者各赐绢三疋给棺口官为埋殡。又九月丁巳车驾发九成宫辛酉至京师十月诏曰：咸京天府地隘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存岁之资眷言于此思蠲徭赋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身只贡所均水陆辐辏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关内百姓宜免一年庸调及租并地子税草其当道诸县特免二年剑南陇右诸军每供进物一二年。且停。

调露元年正月己酉幸东都。

永隆元年二月癸丑发东都幸汝州之温汤丁巳至少室山戊午帝亲谒少姨庙。又幸岳山东居寺及隐士田游岩所居己未幸嵩阳观及启母庙并命树碑。又幸道士潘师正所居之谷甲子发温汤乙丑至东都四月乙丑幸紫桂宫八月乙巳发紫桂宫丁未至东都十月己酉发东都还京师。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发京师幸东都皇太子於京师监国刘仁范裴炎薛元超等并留辅皇太子以关中发贵遽出诏东幸扈从兵马特令减数其百官欲将家口往东都者官为出船任於渭漕东下时士庶皆遽出关在路有饿死者戊寅至浉池之紫桂宫乙酉至东都。

二年正月甲午朔发东都庚子至奉天宫四月己巳还东都五月庚寅幸芳桂宫至合璧宫属大雨却还东都九月癸亥幸奉天宫十一月丁未自奉天宫至东都文武百官见於天津桥南路左。

中宗神龙元年八月丁丑御雒城南门以观斗象十月癸亥幸龙门香山寺乙丑幸新安畋游而还十一月己丑御雒城门楼观泼胡王戏。

景隆二年二月辛未幸左金吾大将军陆颂宅九月丁卯幸慈恩寺十二月甲寅幸汉故未央宫旧基引从臣赐宴有群鹿经於御前羽林骑士获之以献帝皆命放之。

三年正月癸酉幸荐福寺乙亥宴侍臣及近亲於梨园亭十二月甲子幸新丰之温汤庚子幸兵部韦嗣立庄舍宴赐甚厚特封谷为幽栖谷是月幸骊山乙巳至自温汤。

四年正月己卯幸始平县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二月癸未至自金城县三月甲寅幸临渭亭祓禊是日还宫。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睿宗命帝巡边诰曰：先王省方所以观风设教圣人顺动所以刑清服故协时同律虞典之常道乔岳翁河周诗之盛德自王风不竞兹礼遂亡两汉本朝有时于迈三国以降日不暇给我皇家开元首出十代重光寰宇大宁车书无外文祖神宗之德洽於人心考祥展义之规昭於国典朕祗若丕构寅奉庆灵夙怀箕颖之心耿遂汾阳之志皇帝天锡英武神与聪明纯孝极於安亲大功深於济代自陟元后实总朕师时政益明彝伦攸叙而边遐阻藩服悠旷式苏之怀允卜征之意加以顷年边将授任或乖师旅以亏军威不振今盛德在水玄冥御辰天道成於积阴王制崇於大闳皇帝宜顺时巡狩亲幸边陲掌图修考事之仪典乐具陈诗之礼西泊河塞东逾燕朔望秩名山肆觐群后休农问老誓师训卒其有牧州典郡功施於人杖节拥旄隐若敌国者当崇进律之赏加以分麾之命若郡政不举军令莫修聚敛苛细侵削战士者宜明兹典宪肃以天诛然後七萃腾装三军按节合符釜山之典览轩帝之余风勒骑单于之台践汉皇之故事使阴山罢大漠无尘其供帐所资储拟之费皆令有司支备不得烦人甲午帝以北巡之故慎选良将乃以幽州防御使幽州都督宋为左军大总管和戎等军大使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既而竟不行二年八月癸卯制曰：咸雒京师建都惟旧乃眷时迈卜御斯在朕承天纂历恭已临人鼎俎虽甘念疲之不足宫室信美浮户之未安事内攒於千虑心外周於万物则知帝业初起崑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曰：土中总六气之所交均万方之来贡引鱼盐於淮海通税於吴越瞻彼雒长无阻饥自中宗入关於今八载省方之典久而莫修遂使水漕陆免方春不息劳人夺农卒岁何望关东嗟怨朕实闻焉思欲宁人而休转运馆而就敖庾如以暑雨作害灾拂秦川岁星有福祥归豫野朕情深救弊身岂怀安博考灵心审听輿语上奉天以为孝下利人以为忠顺时而动从众之愿宜以今年十一月行幸东都凡厥有司各恭乃事至於行从兵马供顿贮积务在樽节勿使烦劳考使选人咸令都集东都宫殿须理量加补葺不得烦人朕本为人而行非拟劳人自奉所过州县无费黎元亦不得辄有差科旁求进献宣布遐迩知朕意焉十月己亥幸新丰之温汤乙巳至自温汤。

开元二年九月戊申幸新丰之温汤十一月甲辰敕曰：惟此新丰是出古之顺豫义兼巡省顷者观风数临兹地以冤滞询于故老闾里欢康田畴垦辟况冬降积雪春期有年夏谚王游果符时迈虽千乘万骑咸给於

主司而累月再来颇勤於除扫宜下复蠲之令其望幸之心新丰县百姓免一年杂差科县官及温泉监官经两度祇承者与一中上考。

二年十月癸亥幸■县之凤泉汤甲戌制曰：诗人赋田以备■狩之义王者顺时式展畋游之礼顷者筑场神甸清道子来经上林之苑囿指扶风之藪泽虽猎将提鼓虞人植旗仍憫■寒之节不行肃杀之命岂惟虞舜之典咸秩山川所！周文之风及於鸟兽繇是罢还士卒非重盘游养彼吏人致有烦扰所谓行者幸也。后来其苏宜申恩惠用符古者所经州县供承顿官百姓并告营幕桥道等事宜令所司勘会奏闻其缘御路及顿场麦苗有损者亦令具实奏闻十一月乙卯至凤泉汤是月诏曰：陈诗展义问俗观风乃王者之所务也。顷属农事皆隙岁功有成近历豐镐左连岐雍见江山秀丽沟塍绮错长杨■■杜之间竹林果园之富相望於道家给人足谓之时迈颇慰予怀思所以问耆老恤淹滞举逸人旌贤士庶协巡游之典以符行在之恩驾所过之县见禁囚徒以下咸宜放免流以上罪具犯状奏听进止古者亲问高年存养孤老其年九十以上并笃疾各赐物四段绵布各一屯。

四年二月甲辰幸温泉汤丁卯至自温泉汤十二月乙卯幸新丰之温汤乙丑至自温汤是月帝将幸东都以京兆尹萧■充置顿户部侍郎崔皎为副太常少卿崔子■■充桥道使自华州东北趋同州於渭水造一浮桥。

五年正月辛亥幸东都庚申敕曰：行幸所经州宜令紫微令黄门平章事苏■访察刺史上佐政术定作三等奏闻二月甲戌至东都。

六年七月辛酉诏曰：观俗省方所以爱人治国崇尊庙貌所以事神享亲钦。若昔典此惟大义朕祇膺鸿业积稔咸泰去岁欲幸雒京已发成命旋属重营太庙因将中止未即展■令效驾信弗可违终肆覲於东方当载驰於西土流暑不驻通丧永毕象居始成如在增慕朕之前志日夜匪遑故可以诗陈肃雍礼极■祀况神明之■奥时惟雍州稼穡有年莫。若关辅王假用吉后来其苏实获我心俾从人欲可以今年十月取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务在节省无得劳费甲寅复诏曰：两京来去乃是寻常缘顿所需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纵暂祇承处置有条不合辛苦其中侵扰莫非横干或渔猎畜养以将进献驱使役徒以■旬声名实由纲纪未树教令不行去年从京向都尝亦处分蒲州刺史程行谏同州刺史李朝隐陕州姜师度至其州界咸有进奉惜其能善政故乃屈法收情忆至於今，岂能无怪中冬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辄进送及饷遗从官并别有烦扰者必科以法御史明加纠察随事奏闻九月辛卯以将作大匠韦湊为东都留守十月甲寅还京十一月辛未至自东都。

七年十月辛卯幸新丰之温汤癸卯至自温汤。

八年十月辛巳幸长春宫壬午畋於华州之下■庚寅遂幸温泉十一月乙丑至自长春宫。

九年正月丙寅幸新丰之温汤乙亥至自温汤九月甲戌诏曰：王者观俗以赋政考祥以省方必将协于人和而奉。若天命朕祇承鸿业用康黎庶思振德以惠物岂劳人以尊已顷年关辅之地转输实烦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屡动千金有费九载未储怀此劳轸以增吁畏。且夫苟利於物可随方而变通将■於人故因时以巡幸卜雒万方之■奥维嵩五岳之中风雨之所交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於是乎！在今欲省其费务以实关中即彼敖庾少留河邑乘岁阳之吉展游顺之仪岂惟龟筮不违故亦询谋是协修五礼问百年车輿动而不劳玉帛会而胥悦所谓先天以弘道因人以为利也。宜以明年正月十五日幸东都十二月乙酉幸新丰之温汤壬辰至自温汤。

十年正月丁巳幸东都二月戊寅至东都八月壬子制曰：朕顷自镐京省方於雒本以息转输之费即河■之殷今属宗庙改修礼崇昭事永言配享必在躬亲。又眷彼晋阳是称重镇将陈诗以问俗式安边而训武虽来往祇供颇有烦役而国之大事不可云：劳宜以明年正月三日发雒幸并州取便路还京应须支计所留准式缘顿祇承一事已上并用当处官物不许科敛百姓其递运及从兵马官寮等务从减省所在公私并不得辄有进献违者所由州县官及进献人各量事贬罚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十一年正月己巳发东都北巡狩庚辰幸潞州二月辛未归京师十月丁酉幸新丰之温汤置温泉宫甲寅至温泉宫十二月甲午幸凤泉汤诏有司万事自备不得干扰百姓戊申至自凤泉汤。

十二年十一月庚午幸东都戊寅至东都。

十三年二月戊午幸龙门即日还宫十月辛酉帝发东都巡狩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之下去山趾五里己丑日南至帝与宰臣及外坛行事之官登于岳上齐宫之所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之泰

拆（事见帝王封禅门）坛丙申幸孔子宅设奠祭十二月己巳至东都。

十四年十月庚申幸汝州之温汤辛酉至温汤之行宫时属雨雪帝亲赋喜雪诗以示群臣己巳至自汝州之温汤十一月丁巳幸宁王寯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即日还宫十二月己丑幸寿安安定方秀州时狩故也。

十五年六月乙巳西京父老诣阙上表请幸帝手诏许之甲寅制曰：朕粤自镐鄴省方■雒属九服宁晏四时顺成殊徵庞殷景福纷委遂荷灵■卷登于介丘先天成功允答休祐盖敬天知命不敢以宁也。我来于东岁亦数稔而西土耆老□予多怨况关辅之地顷则有年宜叶卜征之祥式展时巡之义可以今年闰九月十日取事见帝王封禅门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缘顿支供一事已上并用当处官物不须科敛百姓其运及行从官寮等物从减省所在公私不得辄有进献宣布遐迩知朕意焉七月戊戌幸宁王之第是日寯诞辰也。八月己巳制曰：朕君临区宇子育黎元每怀勤恤不欲劳烦而镐京之地陵寝所在自展义河雒已历岁年所以式遵卜征有事时迈抑惟常典宁敢惮劳将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洪水浸于邑居载怀忧惕无忘鉴寐。且从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闰九月庚申发东都幸京师十月己卯至京师十一月丙寅幸宁王寯之第。

十六年十月己卯幸温泉宫乙丑至自温泉宫十二月戊申幸宁王第留宿丁卯幸温泉宫。

十七年十二月辛酉幸温泉宫壬申至自温泉宫。

十八年四月乙巳幸温泉宫丁未至自温泉宫壬戌幸宁亲公主第七月庚辰幸宁王寯第八月辛亥幸永穆公主宅十月庚寅幸岐州之凤泉汤癸卯至自凤泉汤十一月丁卯幸新丰温泉汤。

十九年六月丁卯制曰：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上腴多饶衍之美仍劳於转输中壤均舟车之湊颇闻於殷积朕所以相时度宜期于利物者也。况河汴频稔江淮屡登二周驰望幸之诚三川勤□予之请然犹未便顺动。且念人劳期以来年方议时迈而顷京辅近甸膏泽未均陕雒之交稼穡亦盛固不可俟於今日庶用协乎！光天岂肆心於宴安期顺人而从幸两京供帐宿有储拟十月涤场是因暇隙信可备法驾整勾陈清蹕峻潼观风河雒宜以今年十月四日幸东都所司准式十月丙申幸东都敕供顿县百姓所缘料及充木匠杂祗供人等宜放今年地租自馀户等免今年地税半应定供顿县官各与一中上考庚辰至东都。

二十年七月甲辰制曰：昔之握皇纲执大象者或省方以肆观或巡狩以观风故轩辕至崆峒之野夏禹列涂山之会虽往古遗事先王高迹观其出豫稍涉遐远朕自临驭天下底绥人极法驾罕顺动之仪苍生多□来之叹每欲时迈因而布和惮于人劳必也。中止惟彼尧俗古风犹远方於谯郡王业是同西汉高皇永怀于沛邑东京数帝每幸於春陵，岂不远思乔木无忘敬梓境乃近壤城惟列都既行幸是尝亦情礼兼遂。又嵩郡天险方位土中而陵寝地遥攀望增感。且布政而行化实展怀於志思宜取今年十月十二日幸北都便还西京所司准式十月壬午发东都北巡辛丑至北都庚申祀后土於■佳上十二月辛未至京师。

二十一年正月丁巳幸温泉宫丁亥还京十月庚戌幸温泉宫己未还京。

二十二年正月己巳幸东都已丑至东都。

二十三年十月诏曰：朕所时迈皆■旬物情属关辅无年遽尔东顾幸非为己将以息人今百■既登庶事皆省而五陵所奉诚在京师安可更留周南有阙时荐宜以来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缘行幸所须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使劳烦。

二十四年正月敕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而陵寝久违蒸尝永感农隙顺动得非其时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应缘顿所要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有烦劳十月戊申发东都幸京师甲子至陕州丁亥至京。

二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幸温泉宫乙酉至自温泉宫十二月戊午幸宁王宅。

二十六年五月庚寅幸咸宜公主宅十月戊寅幸温泉宫庚辰至自温泉宫。

二十七年十月甲戌幸温泉宫十一月辛丑至自温泉宫。

二十八年正月癸巳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十月甲子幸温泉宫辛巳至自温泉宫。

二十九年正月癸亥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十月丙申幸温泉宫十一月辛酉至自温泉宫

卷一百十四

帝王部·巡幸第三

唐玄宗天宝元年十月丁酉幸温泉宫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宫。

二年三月韦坚开广运潭毕功得陈舟舰丙寅幸广运楼以观之即日还宫十一月戊寅幸温泉宫十一月乙卯至自温泉宫十二月戊申幸温泉宫丙辰至自温泉宫。

三载正月乙丑幸温泉宫二月庚子至自温泉宫十月甲午幸温泉宫十一月丁卯至自温泉宫。

四载十月丁酉幸温泉宫十二月戊戌至自温泉宫。

五载十月丁酉幸温泉宫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宫。

六载十月乙酉幸温泉宫改温泉宫为华清宫十二月癸亥还宫。

七载十月庚戌幸华清宫辛酉还宫。

八载十月丙寅幸华清宫十二月丁巳幸御史中丞杨钊庄。

九载正月幸华清宫十月庚申幸华清宫改骊山为昌山十二月辛卯幸杨国忠亭子十二月乙亥还宫十载十月辛亥幸华清宫十一月己未幸杨国忠宅十一载正月至自华清宫十月戊寅幸华清宫十二月乙亥还宫。

十二载十月戊申幸华清宫。

十三载正月还宫十月乙酉幸华清宫十二月戊午还宫。

十四载十月庚寅幸华清宫十一月甲子安禄山称兵向阙庚午以其事闻於行在丙子还宫。

肃宗乾元元年十月甲寅上皇幸华清宫帝送於坝上。

二年冬十月丁酉诏曰：昔昆夷作患周宣兴薄伐之役陈 称乱汉祖发亲征之师盖所以禁暴除凶取威靖难上以保宗社下以拯黎元古昔帝王兹道无替顷者禄山称兵构逆背义负恩恶既贯脑盈寻已殄灭而思明残寇尚敢 延 聚其蜂蚕之馀邀我雷霆之伐朕以干戈屡动黎庶未康繇是按甲延诛冀其来格而乃窃兵干纪自取灭亡副元帅光弼纠率锐徒恭行天伐爰启绛宫之略克摧青犊之师曾未浹辰大破凶党此皆穹昊垂 宗社降灵是以戎律用贞 固淫斯在如闻蓬艾之下蚊蚋犹虞故当乘破竹以追奔同燎原而扑灭朕为人父母深念涂炭是用大整戈矛方申吊伐抚绥河雒以致和平即以今月十七日幸东京率六军取北路进发但巡幸所过自有行营应缘祇供并有司自办其路次州县一切不得别有徵敛亦不得辄有进献及时新野味等王公以下文武从官每顿主人供蔬饭不得辄置鱼肉饼果及铺设亦不得妄差人力别有祇承行从官及州县所由有如违犯王公以下五品以上具名录奏当日贬官馀并从军令仍令知顿使左右巡使御史相知纠察具状弹奏如涉阿容及不能举奏所由议在必行毋貽後悔仍令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充置顿使应行幸供拟及兵马粮料续摺节作条件奏闻其从官委中书门下定名录奏务从减省不欲劳烦宣示中外宜知朕意。又以殿中监李辅国行营兵马以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中京留守时公卿皆献书进谏帝以制命已行不纳考功郎中知制诰苏源明及给舍等上言切谏帝省表遂不行。

代宗宝应二年五月幸兴庆宫即日还。

大明宫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从俗踏青也。

德宗贞元三年七月丙寅幸章敬寺。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赋诗序皇太子在侍进和兼题百寮毕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珣请皇太子书帝诗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八年七月幸章敬寺。

十二年九月癸卯幸鱼藻宫即日还。

十三年四月壬戌幸兴庆宫龙堂求雨七月幸鱼藻宫池先深一丈更掏加四尺。

十九年四月幸家令寺。

宪宗元和六年七月戊申御兴安门观乐。

十五年七月幸安国寺观释氏孟兰盆之会庚辰复幸兴福寺。

穆宗元和十五年八月壬申幸鱼藻宫。

敬宗宝历元年十一月幸温汤即日还宫。

二年三月戊寅幸鱼藻宫观竞渡己卯赐鱼藻宫从官左右神策中尉诸司使翰林学士等锦采银器有差十月丁未幸城南华严寺。

文宗太和四年八月戊辰幸禁园亭会昌殿奏新乐七年十二月庚子驾幸望春宫。

昭宗乾宁四年三月庚午车驾幸韩建南庄六月帝幸西溪观竞渡。

光化元年车驾在华州四月幸陟岵寺宴从官於韩建所献御庄六月幸西溪观竞渡。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诏将自汴归雒有事於南郊河南尹张全义进迎驾法物仪仗甲子帝发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车驾寅时发自石桥御史中丞李德林率文武百官班於积润驿六军诸卫金吾仪仗大常法物毕陈於路自上东门归大内百官称贺辛未以百官初至雒放三日朝参壬辰幸伊。

二年二月戊寅幸李嗣源宅宣教坊乐尽欢而罢己卯幸左龙武军辛卯寒食假帝出宣仁门幸东宅皇太后皇后幸水陆院寻胜教坊内弟子作乐晡晚还宫三月甲子幸东宅皇太后幸水陆院召李嗣源侍宴五月辛丑幸内园观亲殿上梁。又幸郭崇韬之私第置酒作乐七月乙酉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从北俗之旧事也。八月幸皇太子继岌院奏教坊院乐纵酒而罢九月甲寅幸郭崇韬之私第宣教坊乐置酒会从官至一更还宫十月甲申幸小马坊阅马十一月己亥幸六宅作教坊阙明宗乐宴诸皇弟戊午幸明宗第。又至宋州节度使元行钦之第纵酒作乐一鼓三筹归宫十二月戊辰幸西苑庚午车驾幸张全义之第丙子敕大名重地全魏奥区成予定霸之基致我兴王之业盖以土田沃衍庶士忠动载想夤缘得无 卷曷近者频令按察颇乐和平既坚望幸之诚宜举省方之典取来年正月七日朕当巡幸东京丁丑敕中书门下省御史台尚书省诸寺监大卿监各差有公事官三十员从行乙酉幸广化寺祈雪乙丑。又幸龙门三年正月乙未御史中丞崔协率从驾官属先发东京留中书省印宰臣赵光裔雒中行事丙申敕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金吾将军兵吏部郎官扈从徐官并取三日先程赴邺庚子车驾幸邺京扈从军三万陈於上东门外帝御城楼 尉抚而遣之宰臣赵光裔率留守司官属辞至白坡河阳张继业遣人上章云：病甚既次河阳帝遣御医视之癸卯驾次新乡邺都留守李岌进御衣缣银谢巡幸副留守张宪遣少尹龙敏奉表谒於路戊戌至邺皇后先归大内帝自千秋亭乘辇备法驾晡晚归宫。

三月庚子诏曰：朕以削平僭乱底定寰区爰宅雒都再逾星岁乃 卷兴王之地颇聆望幸之辞暂议省巡以 尉群品因兹驻蹕俄已经春优恩既洽於大名车驾宜还於中土俾宣遐迩咸畅 平可定此月十七日发程取河阳旧路归雒甲辰宰臣窦卢革御史中丞崔协率文武从官先赴雒京帝诏郭崇韬谓曰：朕思在德胜寨时彥彦威 凝皆予之 敌终日革斗战声相闻安知二年之间在吾虎下吾无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兴基构者繇二三勋德卿等同心辅翼故也。朕有时梦寝如在戚城因念曩时挑战麀兵劳则劳矣。然而扬旌伐鼓差 尉人心残垒荒沟依然在目予欲按德胜故寨与卿再陈旧事崇韬曰：此去澶州不远陛下再观战地益知王业之艰难可不伟哉！己酉发自邺宫副留守张宪率东京官吏辞於千秋亭是夜次南乐行宫庚戌次澶州辛亥至德胜寨地帝登城四望指战阵之处以喻宰臣渡河而南 公岸西上所至指示废栅陈曩时胜负至汴军所据杨村寨因召龙骧神威诸校问当时诸将勇怯以为笑乐及至戚城先锋寨置酒作乐日晏而旋丙辰次获嘉怀州刺史李建邺谒于路戊午次温县前华州刺史高允奇自巩县修仓所来见乙未次河阳庚辰早发至白坡邢州节度李存纪振武节度朱守殷河南尹张全义谒於路宰臣窦卢革赵光裔文武百官班於路左右金吾六军仪仗毕陈道从还宫。

四月壬申幸甘泉亭际晚还宫乙亥帝与皇后幸枢密使郭崇韬私第崇韬进银鞍马六匹御衣著五百 银器副之皇后衣二百 金合副之绢百疋从官李从霸下至供奉教坊伶官优给有差。又幸左龙武统军朱汉宾之第夜漏三刻还宫庚辰帝侍皇太后幸玄节园遂幸李绍荣之第五月戊辰幸龙门广化寺祈雨己未幸玄元庙祷雨九月丁巳出师子门射雁於尖山至晚还宫。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出上阳门幸冷泉宫观稼至晚还宫九月乙未幸至德宫因幸前隰州刺史袁建丰之第甲戌幸冷泉宫观稼至晚还宫。

二年三月壬子朔幸会节园宰相枢密使及节度使在京者共进钱绢请宴壬戌车驾幸甘泉亭月戊子幸会节园召宰臣学士在京勋臣赴宴甲辰出左掖门观修堤部署首领及力役军人百姓赐物有差幸驸马石敬

塘宅。又幸安重诲第进酒奏乐例加赐赉六月庚子幸白坡祭突厥神至晚归内七月幸冷泉宫至暮归内。

八月秦王从荣自邺中至泊於至德宫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乐饮宴至晚从荣进马及银器钱绢帝赐诸伎乐及行从人等乘舆归内己未御札就中书示谕曰：历代帝王以时巡狩一遵行典礼一按察方区矧彼夷门控兹东夏当先帝戡平之始为眇躬殿守晋高祖也。之邦俗尚贞纯兵怀忠勇自元臣镇靖庶事康和兆民咸乐於有年闔境弥坚於望幸事难违众议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亲幸汴州其_二公路一行宿食顿递可下三司排当务从简俭不得劳扰人户至於扈从兵师亦已严行诫约兼告谕东北道诸侯不得迎驾朝覲庚午敕应两省及诸司有公事朝臣并随驾西班差左右金吾大将军及诸司卫将军等十余人扈从十月甲辰敕少府监聂延祚等以大驾巡幸告祭神祠帝御兴教门_一尉谕楼前兵士乙酉幸汴州马少军士数万人自级节以上各赐锦衣铠甲光明组练鲜洁法令如一行伍日严师徒雄盛近代罕比憩於积润驿宰臣崔协引百官辞於行宫前辛丑诏曰：禁暴戢兵实繇武德安人和众乃契天心车驾自离雒京戒严兵士不犯一物不役一夫河流井泉此外无取尚恐州县以迎驾为名妄有配率或加察知必不容恕车驾至汴帝出咸安门封禅寺游幸至晚归内十二月壬午幸西郊食於释氏知庖司取樵苏于僧舍命远买以偿之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义诚私第。

三年正月壬子延宰臣於发德殿帝欲巡幸邺都郑瑒等赞美其事癸丑内出御札曰：王者以六合为家万几是务动必从於人欲道贵表於君临矧以大业名都先皇旧地干戈近息并邑初完去春特命亲贤出分攸寄一载之化条方闡六州之生聚咸苏联。又窃念并汾有同丰沛欲和銮之亲抚虑致劳烦移嗣子之总临冀谐委注今则以令赴镇兼报行期而邺都土庶驰诚表章继至思朕车御暂到庶彼内外永康叠兴_一后之词何爽省方之便朕今月七日巡幸邺都逾月之内却驻梁苑其_二公路宿食顿递并仰三司预专排比不得辄扰人户付中书门下准此辛酉宰臣与百官诣阁进表请辛未幸邺都及。且住般粮寻降御札曰：朕以邺都望幸暂议省巡虽宣命已行而忧勤是厉切缘禁军家口元住雒京般取或在道涂已到未经信宿念其辛苦动系忧劳所宜别选良辰以副朕意今改三月十三日故兹札示壬戌追朝宣御札於阁门曰：朕每念眇躬承丕构厉忧勤於庶政持兢业於厥心罔敢怠荒冀符_一卑益去岁以五兵偃息九_二丰登指内外以省方_一尉群情之望幸迨於驻蹕允协来苏乃_二卷邺城匪遥梁苑复念兴王之地思从_一后之词将命和銮指期届路卿等情深许国道在弼予旋贡表章罄输丹赤备阅倾处之恳深详启沃之规已谕淹延_一卑从俞允其六军经费诸道转输国计所先兵食斯众将致贍丰之备难矜运_二免之劳既念疲羸粗宜蠲减其百姓般粮至雒京并却停罢只今近东州府般至汴州（时将幸大名也。六卿家口才自雒阳迁於汴水颇亟闻顺动初有难及至百官上表圣虑未回颇有狂说定州王都正多疑虑人情相恐军士惶惑在位咸不敢言赵凤手於安重诲直谕其事重诲自惊具白於帝翌日诏罢行期内外谧然安帖）。

二月帝在汴丁酉出御札於中《书》曰：朕闻王者握图御宇应天顺人必从亿兆之心以副寰瀛之望朕恭承大宝渐致小康当时和岁丰之辰叶海晏河清之道思从望幸爰议省方昨者以全魏名邦兴唐霸国当去弊除奸之後是安民抚众之时思暂议於巡游庶躬亲於劳慰寻颁诏旨已定行期而闻卫士连营方谐聚族农功务穡始在承春虽无供亿之劳宁免差徭之患而。又勋贤拱北藩翰勤王悦万乘之少留烦诸侯之入覲况复大臣抗表多士输忠睹沥恳以再三阅封章而数四諒为_一卑益深可叹嘉宜罢鸣銮。且谋驻蹕凡在中外当体朕怀先取今月十三日巡幸邺都权停四月癸巳驾出北门观麦翌日谓侍臣曰：昨日出城询诸父老苗稼滋润牛驴皆肥喜形于色朕亦乐之左右皆贺五月帝幸西庄宴回鹘召前节度使赴之六月乙卯幸南庄八月戊戌幸西庄闰八月戊辰右散骑常侍李光宪上言请车驾归雒阳修大礼於南郊九月壬午幸南庄翌日谓侍臣曰：朕见西郊种麦已知生民之苦辛深可悯念十二月甲寅帝幸开封府六宫从行宴乐颁赐至晚幸康义诚杨汉章私第赐捧圣三指挥绢千疋翌日顾侍臣曰：行幸饮六十馀杯亦觉太甚左右无对者。

四年二月丁卯东京留守孔循请车驾还京师己酉出御札宣示中《书》曰：朕绍续鸿图抚宁诸夏爰从雒邑来幸浚郊属中山兴悖逆之心外寇恣朋连之势致烦征讨方见荡除皆宗社之威灵尽忠良之_一卑赞自此遐迩永遂隆平盖以父别三川常怀九庙既克清於氛_二宜便复於京师取今月十三日归雒都庚戌差内臣_二公路排顿辛亥幸西庄丙辰车驾将自汴归雒文武百官先赴雒京辞丁巳帝取二十四日归京驾出厚戟门观步兵先发甲子车驾归京宿于中牟县百官诣行宫起居各赐酒食帝谓侍臣曰：麦田稍旱朕已_二申祷祈乙亥届郑州雨三日百辟称贺丙寅以未晴驻蹕郑州宴从官於行宫庚午自石桥排仪仗列大常卤簿鼓吹

车辂法驾道引至未时入上东门。

三月壬辰幸延庆庄戊戌幸会节园召从臣赴宴四月幸西庄五月幸龙门诸寺六月幸至德宫八月十五日幸金贞观至东午桥还宫九月辛卯幸延庆庄至晚还宫十月壬子幸七星亭至晚还宫庚申幸龙门至晚还宫甲戌出徽安门按夏州所进白鹰十一月壬辰幸镇国桥慰劳工徒而还戊子出上阳门幸苑内亭子阅马至晚还宫。

长兴元年正月丁卯阅马於苑内至晚还宫癸未幸至德宫二月戊戌幸长夏门稻田庄至晚还宫三月丁卯幸会节园宴宰臣及诸道入觐节度使赐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归宫壬午幸河南工役所丁亥出上阳门观稼至晚归宫四月丁酉幸长夏门稻田庄己亥幸会节园宴大臣至暮归宫八月出定鼎门观秋稼九月壬午幸至德宫十月幸龙门至晚还宫十二月辛亥出归子门幸苑中新修亭子至晚还宫二年二月丁酉幸至德宫因幸前襄州节度使安元信东州王突欲之第赐突欲绢三百疋至晚还宫三月庚申幸左藏库给将士金帛仍亲视之四月丁酉幸会节园宴宰臣亲王内臣及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从荣进马请赐侍臣宴群寮至晚还宫乙巳帝幸龙门佛寺祈雨至晚还宫。

三年正月辛丑白坡新修军营驾幸观之称旨赐部署军吏等物有差癸卯御中兴殿顾谓侍臣曰：朕幸白坡登邙山忽於山谷荒榛之中见有百姓兴筑房舍甚嘉叹之三月丙辰幸龙门永定庄甲子幸至德宫至晚归内五月甲子观雒水涨溢是日水落三尺至午还宫赐控鹤官钱各一千油衣一事己丑帝观水至午还宫十月庚申幸至德宫因幸石敬瑭李从敏之私第十二月癸丑幸龙门观工徒修伊河石堰以羊酒赐役夫如雒堤例伊水中流榜夫堕水遣人拯之以包锦赐之。

四年三月幸龙门七星亭农事方春田民遍野上见其名曰桑稼树枉驾劳问亲自劝课八月壬申幸至德宫自圣躬不豫未尝宴游至是始幸都民瞻望輿攀夹道欢呼所至如堵九月丙子幸至德宫士庶夹道欢呼以音洛帝初不豫至是喜帝复能骑乘也。十月辛未幸宫西士和亭至晚还宫。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庚辰幸至德宫。又幸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从敏居第各赐缗帛银器至夕还宫七月甲辰幸龙门佛寺祈雨十二月庚寅幸龙门祈雪。

二年十月丁卯幸崇道宫拜《老子》祠出定鼎门幸甘泉水亭赐从官酒食日夕还宫甲戌幸枢密使赵延寿之第河南尹重美从献金酒器四十事缗帛三千疋供御马八匹金线袍玉带枢密宣徽内诸司使皆贽币马赐公主及诸子金带金器币马有差移幸三司张延朗第昏暝还宫。

三年正月戊戌幸龙门祈雪。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阳餞送大相温蕃部兵士归国。

二年三月敕曰：王者省方设教靡惮於勤劳养土抚民必从於宜便顾惟凉德肇启丕图尝务去乎！烦苛冀渐臻於富庶而念京城之扰之後舟之公焚之馀馈饷有亏支费殊阙将别谋於飞免虑转困於生灵以此咎心未尝安席今以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必集爰资经度须议按巡宁免暂劳所期克济宜取今月二十七日巡幸汴州诸道府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不计远近并不得辄离州城来赴朝觐文武两班委宰臣酌量逐司量差官员随所应奉公事外馀并留守司所在行宫一听仍旧不得修葺经过量事通得车马外方当农时不得劳役人户修治公路食顿并委所司破省钱物预前排备所在州县并不得辄有科敛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凡百臣寮宜体朕旨中书奏车驾经过河南府河阳郑州汴州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等去路十里内者伏请下本州府各排比祇候俟车驾经过日以酒脯醢祭告从之庚辰帝卯时离京至积润驿下马留司官等班辞辛巳帝寅时离偃师至孝义食巳时至巩县壬午帝丑时离巩县汜水食上马至荥阳四月癸未朔帝丑时离荥阳至须水食郑州防御自景友进牲饩器皿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奏曰：臣畏陛下皆办於已俸乃令收之甲申帝至中牟丙戌帝巳时入汴州至鞠场宣谕随驾马少兵入内。

三年正月壬戌夜放灯都人夜游帝御大宁宫门楼观之。

五年八月丁酉观稼於西郊辛巳观稼於沙台。

六年七月甲申降御札曰：朕自承天命肇启帝图期四海之混同法五载之巡狩卷惟全魏实曰：奥区人物殷繁山河雄壮地虽於都邑民未识於乘輿皆倾望幸之情宜展省方之义取今月五日暂幸雒都公路供顿并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县官不得科率人户其随驾内外官员并马步兵士等不得扰人践踏苗稼中外遐迩宜体朕心前均州刺史刘禧为随驾桥道使郢州节度使杜威为随驾御营使遣护圣右厢都指挥

使梁汉璋等领兵士八指挥往邺都赐衣服钱绢茶有差宣放文武百官朝参两日取便进发壬辰离东京宿封丘己亥至邺左右金吾六军仪仗排列如仪迎引入内。

七年正月庚午上元节烧灯帝御乾元门观之夜半还宫。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八年二月庚戌御札宣示曰：控制寰中梁苑得舟车之要抚宁河朔粟帛之饶先皇帝肇启其扃咸 二 都邑南北非远来往是常今则时正晏清候当和煦宜回金辂往幸夷门宜取今月十一日还幸东京应 二 公路州府并不用修饰行宫开治道路食宿顿递并以官物供给勿令科敛人户侧近州府长吏勿来朝觐凡在遐迩宜体朕怀己未登邺都辛酉至澶州甲子次封丘文武百官见於行宫乙丑至东京庚午幸南庄七月丁酉幸南庄召从驾臣寮习射路左农人赐布衫麻缕。

开运元年十二月己亥朔幸高门台。

二年四月丙寅在澶渊是日帝出北门巡幸至戚城东宣随驾臣寮习射晚际还宫十月幸硯台回幸鲁国大长公主第至暮还宫。

三年二月壬午帝辰时乘马幸南庄 二 公河射鸭子向西至板桥沙滩下马召随驾节度统军皇茶酒已时回至南庄臣僚赐食毕唱蕃歌赴行宫射弓复命臣寮上 二 公饮酒至东庄次入邺都留守杜威园醉方入内四月丁未幸大年庄游 二 公召近臣前任节度使开宴射弓酣甚赐群官器帛物等。又召弹独弦琴瞽者昭阳人数十辈皆赐物有差及夜归内。

汉高帝以晋开运四年二月辛未即位改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九月御札取今月二十九日暂幸澶魏十月壬午次长垣癸未幸蘧伯玉庙驻蹕赐臣寮酒丙戌次澶渊戊戌至邺城院中驻蹕因幸节度使高行周本营赐群臣酒食十一月帝乘马幸御营东金堤台父老张进等数十人进茶汤帝曰：朕之北来都为百姓勿以暂时驻军而为烦也。众皆欢呼因赐物有差。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丙戌幸城西御园午後还宫二月己未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未幸城西城南御园及史弘肇园太祖尝与弘肇游宴其间临觴嗟叱父之至晚还宫己丑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四月戊申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五月壬午巳时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六月壬子巳时出金义门幸城西园申时还宫八月乙未辰时车驾幸班荆馆赐从官酒食乙巳幸城西园内阅新城战棹十二月乙未辰时幸城西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丙辰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

二年三月幸城南园召宰臣诸统军射十一月丙戌车驾辰时幸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庚子幸枢密院王峻请之也。时峻於本院东别修廨署大兴屋宇及成欲太祖幸後即於中视事太祖从之即召近臣赐酒食赐峻缙绢十疋银器三千两宰臣冯道已下及宣徽使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赐物有差午际复召宰臣枢密使前节度使诸统军後园射赐物有差十二月壬寅幸城西园召从官射申时还宫。

三年正月辛巳幸城南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三月戊申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五月壬寅幸城南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十月丙辰辰时幸城南园。又幸城西园赐从官酒食申时还宫。

世宗显德元年七月庚辰出薰风门幸南御庄观稼至晚还宫八月甲辰出金义门幸南御庄召武臣观射至晚还宫。

二年十月癸酉幸礼宾院既而薄狩於近郊帝亲射兔中之。

五年五月辛丑幸怀信驿癸卯幸造 二 公务九月丙子幸造 二 公务及玉津园己酉幸东水门命水工修利堤岸。

六年二月辛丑幸迎春苑及新蔡河因就陶家观其陶器既而赐陶人物有差三月丙午朔丁未公务辛未幸造 二 公务壬申宴於广政殿。

卷一百十五

帝王部·藉田

古之帝王躬耕帝藉以供宗庙之粢盛所以敦孝致恭懋力务本。且以训化天下使民厚生而勤业也。繇是修先农之祀示有所宗谨神仓之藏罔敢不饬稽述古训克己以躬率正万邦驯致於富庶列辟遵行斯为令典其或礼有废坠先儒载其规谏事从振举旧史著其嘉颂而况六府允治所宝惟■四民异业大事在农上之化下如偃草之易令出惟行比流水之顺故稽古忧勤之后未尝不垂意于此然後能致治兴化者也。若乃前修议论之深切历代礼文之损益皆周旋论次俾有条而不紊焉。

周成王藉田而祈■作载芟之诗（《周礼》曰：师氏掌帅其属而耕耨王藉以时入之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藉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藉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藉田礼废位不复古也。）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器实曰：粢在器曰：盛）民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给，於是乎！在和协辑睦，於是乎！兴财用蕃殖，於是乎！始敦□纯固，於是乎！成（敦厚□大）是故稷为大官（民之大事在农故稷之职为大官）古者太史顺土（音脉视也。）阳瘳愤会土气震发（瘳厚愤积盈满震动发起也。）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农事攸关。故曰：农祥也。）日月底于天庙（底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农《书》曰：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先立春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初日也。诗云：二月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乃不殖（震动渝变眚灾也。言阳气俱升土膏欲动变写其气不。然则脉满气结更为灾病■乃不殖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距去）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祗敬也。祓齐戒也。祓除也。不易不易物生之宜）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官庶民甸师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藉田者）司空除坛于藉（司空掌地）命农大夫咸戒农用时五日（先耕时也。）警告有协风（警乐太师知风声者协和也。风气和气候至也。立春日融风）王即齐宫百官御事各即其齐三日（御治）王乃淳濯飧醴（淳沃濯溉飧饮也。谓王沐浴饮醴及期郁人荐鬯（郁郁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牺人荐醴（牺人司樽掌供酒醴）王□鬯飧醴乃（□灌也。灌鬯饮酒皆所以自香也。）百吏庶民毕从及藉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藉礼（膳夫上士掌饮食膳羞农正田大夫也。主敷藉礼而祭其神为农祈也。）九稷监之（监察）太史赞王（赞王敬从之王耕一■发（一■发耕之■发也。王无耦以一耜耕也。）班三之（班三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三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终于千亩（终尽耕之）是日也。警帅音官以省风土也。（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廩于藉东南锺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仓东南生长之处聚也。谓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也。）而时布之于农（布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阳分布震雷出滞（分日夜同也。滞蛰虫也。月令曰：日夜分雷乃发声）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依农徇行）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如耕时也。）是时也。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於其官以干农功（求利谓变易役使干乱农功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三时春夏秋也。一时冬也。讲武讲习武事）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会也。今天子欲■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之祀而困民之财（匮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财取於民也。何以求福用民上弗听。

汉孝文二年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十三年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令立耕桑之礼制也。）

景帝後二年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红读曰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供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大官省繇（省音所领切繇读曰徭）赋欲天下农桑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武帝征和四年正月行幸东莱三月上耕於巨淀（齐国县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耕於钩盾弄田（帝时年九岁钩盾宦者署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弄游之田天

子所弄耳非为昭帝年幼创有此名)。

六年正月耕于上林。

後汉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

十三年二月帝耕於藉田礼毕赐观者食。

十五年二月癸亥帝耕於下邳。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体之其赐帛人一疋勉率农功。

三年正月辛丑帝耕於怀顺帝即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礼黄琼为尚书仆射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会废上疏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恭敬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藉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尊稽古之鸿业体肃以应天顺时奉天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於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怠荒书美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闕而祈洁齐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醴载耒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迎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其道也。书奏帝从之。

献帝兴平元年二月丁亥帝耕於藉田。

魏太祖既建魏国汉建安十九年正月始耕藉田。

二十一年三月壬寅亲耕藉田。

明帝太和元年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

晋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亲耕藉田先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共郊庙之粢盛。且以化训天下近代以来耕藉於数少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循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艰难以帅天下王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於东郊之南雒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

八年正月癸亥帝耕於藉田。

十年正月辛亥帝耕於藉田。

哀帝兴宁二年二月癸卯帝亲耕藉田（初元帝将修耕藉问藉田应躬祠先农不贺循答汉仪尊应有制之《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所上仪注。又未详允事竟不行是复欲行其典亦能遂）。

後魏道武天兴三年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於东郊始耕藉田。

孝文延兴二年三月庚午耕於藉田。

太和十六年二月丙午诏有司刻吉亥备小驾躬临千亩。

十七年二月己亥藉田於南都。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诏曰：民本农桑国重蚕藉粢盛所凭冕服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缺遗往旨宜必祇循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官坛秉耒援箱躬劝兆四年正月乙亥车驾藉田於千亩。

孝明帝正光三年正月辛亥亲耕藉田。

後周闵帝元年正月辛丑即天王位癸亥亲耕藉田。

明帝二年正月辛亥亲耕藉田。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乙亥亲耕藉田。

天和元年正月己亥亲耕藉田。

二年正月己亥亲耕藉田。

建德三年正月乙亥亲耕藉田。

唐太宗贞观三年正月十八日诏曰：周宣王在位以坠兹礼近代以来弥所多阙朕祇承大宝宪章典故今将履千亩於近郊复三推於旧制宜令有司式遵典礼二十一日亲祭先农藉于千亩之甸自晋氏南迁此礼

父废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秘书郎岑文本献藉田颂以美之（初议藉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颖达曰：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於南郊今於城东不合古礼帝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清辂）。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丁亥亲享先农御耒耜率公卿耕於藉田赐群官帛各有差。

乾封二年正月十八日行藉田之礼躬乘耒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终於千亩耳礼毕降雪盈尺（初将耕藉先至于先农之坛因阅耒耜雕刻文饰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贵文饰乎！乃命换之）。

仪凤二年正月乙亥帝亲耕藉田於东郊礼毕作藉田赋以示群臣。

三年五月幸藉田所观区种手种数区。

睿宗景云三年正月戊子幸东亲耕藉田祀先农太极元年正月戊子亲耕藉田。

玄宗开元十九年正月丙子亲耕於兴庆宫龙池二月癸未皇太子鸿等奏曰：一昨正月二十七日伏见陛下於兴庆宫亲耕三百馀步既而青光紫气覆地臣等闻载黛耜者所以顺其春气故知合在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也。于是遂定自後每岁常令有司行事也。舜在历山之下人微之事也。汉有钩盾之间儿童戏之犹正经所尚良史称多况陛下运德协灵圣情逮物上为宗庙下预黔黎躬耕藉田天下幸甚较其盛礼百倍於三推考其嘉瑞独高于千古而九霄四远中外阻绝蒙司莫繇见直笔所未闻使帝迹不激扬圣美不昭晰皆臣子之过也。是以臣等冒昧上陈伏乞恩慈令宣示朝廷录付史馆则罄天率土殊情同幸帝曰：人之大事实在于农故务其三时播诸百亩是用仰遵千亩之藉躬阅三推之礼所以供祀宗庙率先下人亦何足光乎！史册布诸中外也。然汝等固请宜付史臣（初开元二年十月监察御史席建侯上《书》曰：臣闻先哲王躬亲藉田者所以供粢盛劝稼穡俾夫海内元元相谓曰：天子至尊也。犹行三推之礼况乎！田野农圃之人乎！于是父劝其子兄率其弟躬耘力耕不避霜露故亩税流衍国仓峨峨义帝尧之洪流包山天乙之巨旱烁石人无菜色用此道也。自陛下允陟皇阶未亲帝藉伏愿命有司具仪礼以来年春耕于公田躬执耒耜使黍稷丰备然後享天于南郊宗祀先圣于明堂大孝尝于兹为盛岂止年登岁稔如坻如京而已哉！）。

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亲祀先农礼毕降至耕位侍中执耒大仆乘轡帝谓左右曰：帝藉之礼古则三推朕今九推庶九之报也。赞导者跪而奏曰：先王制礼不可逾越帝曰：夫礼，岂不在济人治国勤事务功乎！朕发乎！至诚深惟嘉殖将以劝南亩供粢盛，岂非礼意也，於是九推而止公卿以下终其田亩制曰：昔者受命为君体元立极未有不谨於礼而能见教於人朕。且庶乎！有惭作者方册存而可举典章绝而复寻自古所行无一而废将以上乞灵於宗社下福於黎元朕兹精诚天实降鉴今嗣岁初吉农事将起礼先本于耕藉义缘奉於粢盛是所严祗敢不敬事故躬载耒耜亲率公卿以先万姓遂千亩谓敦本之为耳何布泽之更深宜有顺於发生俾无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

十一月十六日亲祀神农於东郊以后稷配亲执耒耜而九推焉（臣钦。若等曰：据会要是一年

肃宗乾元元年十二月癸亥敕来年正月十月拜九宫坛十一日藉田。

二年正月丁丑帝将有事於九宫之神兼行藉田之礼自明凤门出至通化门释耒而之坛所宿齐于宫戊寅礼毕将耕藉田先至於先农之坛因耒耜有雕刻文饰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贵文饰乎！乃命彻之下诏曰：古之圣王临御天下莫不务农敦本保俭为先盖用勤身率下也。属东耕启候爰事藉田将欲劝彼蒸人所以执兹耒耜如闻有司所造农器妄加雕饰殊非典章况组辘纒轨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所疵静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雕饰者宜停仍令有司依农用常式即别改造庶万方黎献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农氏以后稷配享帝冕而朱躬乘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今过礼帝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终於千亩耳既而伫立会之观公卿诸侯王公已下耕毕然後自春明门入至东阳门起居圣皇乃还大明宫自前年旱冬。又无雪礼毕降雪礼尺司天台奏初藉田乐作有南风应律以协时令年丰之兆昼则黄捧日夜则紫气抱枢。

宪宗元和五年十月丁亥制来年正月十四日朝献太清宫十五日谒太庙十六日藉田于东郊司准式十一月丙午制曰：朕以东郊藉田礼之重者爰择吉亥用祀先农上以供粢盛下以劝稼穡式展三推之义敢辞四体之勤亦既草仪方将肃事载思理本旁采众词以江淮水旱之馀河朔师旅之後宜宽物力以济元元况当

三农休息之时百司供具之费道涂洒扫暴露勤劳惕然在怀是用中止虽前有成命皆已施行而重烦吾民则无固必其来年正月十六日藉田礼宜停於戏夫圣人无心以徇百姓朕亦虚已用图大中苟事有未宜则改而求当凡百卿士期悉予怀是时太常修撰韦公肃奏曰：伏惟元和五年十一月敕将行藉田令有司详定仪注伏缘藉田礼废已五十馀年有司案牒无可检寻今据礼经兼采开元乾元故事并徵前代_二公革参酌详定敕付所司未及施行而罢。

帝王部·_二狩

夫春_二夏苗秋_二冬狩是谓礼之大者非徒顺四时之令除五_二之害盖所以为宗庙而习军旅焉其事歌於诗列於书载於易著於戴记载於左氏论於公_二而取详於《周礼》王者奉而行之简车徒_二卒伍命肆师以表貉俾田仆而馭路然後三驱乎！中轨尘马候蹄既戒其驰骋不合围不殍物。又禁其暴殄。故曰：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此其义也。然而太康无度五子之怨兴文王以时驹虞之咏作去彼取此乃可以为万代法。

周文王出猎遇太公于渭之阳。

成王归自奄大_二於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

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_二车马备。

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

汉武帝建元三年南猎长杨。

元帝永光五年冬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校谓以木自相贯穿为兰校耳校人职云：六厩既校则以遮栏为义也。校猎者大为兰校以遮禽兽而猎取也。军之幡旗虽有校名本因部校此无豫也。）宿_□阳宫赐从官（扬雄称成帝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网罗置罟捕熊黑_二回猪虎豹_□狐_□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_二去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

後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

顺帝永和四年十月戊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

桓帝永兴二年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而还赐所过道旁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延熹元年十月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六年十月丙辰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

灵帝光和五年十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宫。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甲戌校猎至原陵。

四年八月辛未校猎于荥阳。

後魏道武帝始元年春正月大_二于定襄之虎山因东幸善无北陂。

天兴六年七月戊子北巡筑离宫于_二山纵土校猎东北逾_□岭出合代谷。

天赐三年正月甲申北巡幸_二山宫校猎至孤山。

明帝永兴四年七月东巡己卯大_二于石会山戊子临去畿陂观渔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诸落赐以缿帛八月庚戌还宫壬子幸西宫临版殿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

五年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

神瑞二年四月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参合东幸大甯丁未田于四碑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观渔于濡源筑立蚌台射白熊於颓牛山获之。

泰常元年六月北巡七月自白鹿陂西行大_二於牛川。

二年五月西巡至於_二中遂济河田於大漠十二月庚申田於西山癸亥还宫。

四年正月壬辰朔临河大_二于犊渚癸卯还宫四月庚寅朔观渔于_二垒水己亥还宫复一年租赋十二月癸亥西巡至_二中逾白道北猎野马於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

六年七月西巡猎于柞山亲射虎获之遂至於河八月庚子大畋于犊渚。

大武神王元年四月壬子西巡戊午田於河西大赦。

十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猎十有二月甲申还宫二年十一月西巡田于河西至柞山而还。

三年八月行幸南宫猎于南山。

四年十月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十二月丁丑还宫太延元年七月田稠阳十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猎於广州。

二年八月校猎於河西。

三年春正月庚子还宫。

太平真君五年八月田於河西。

九年二月幸长安存问父老丁亥幸昆明池遂田於岐山之阳。

十年三月畋于河西庚寅还宫。

十一年二月大畋於梁川六月北巡阴山八月辛丑田于河西。

文成太安元年六月戊寅畋於犊倪山甲申还宫三年正月壬戌畋於崑山戊辰还宫五月庚申畋於松山己巳还宫。

四年二月幸信都畋游於广川三月丁未观马射於中山六月丙申畋於松山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

献文皇兴元年十月田于舟畋男池。

二年二月癸未田于西山亲射虎豹五月乙卯田于崑山遂幸繁畋辛酉还宫十月田於冷泉。

三年四月丁酉田于崑山。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阳。

建德五年正月癸未幸同州辛卯行幸河东畋川集关河东诸军校猎甲午还同州。

隋炀帝大业三年六月辛巳猎於连谷（隋制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是年冬炀帝在榆林突厥启民及西域东胡军长并来朝贡帝欲夸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陈冬狩之礼诏虞部近出南北周围二百里并立表记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为四十军军万人骑五千匹前一日诸将各率其军集旗下鸣鼓後至者斩诏四十道并扬旌建节分号申令即留军所监猎布围围厥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褶黑介帻乘猪车其饰如木辂重辘绳轮蚪龙绕毂汉东京鹵簿所谓猎车者也。驾六黑骠太常陈鼓笳箫角于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骑从鼓行入围诸军并鼓行赴围乃设驱逆骑千有二百猪停轡有司敛大绥王公以下皆整弓矢陈于驾前有司。又敛小绥乃驱兽出过帝前初驱过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诏再驱过备身将军奉进弓矢三驱过帝乃从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驱必三兽以帝发抗大绥次王公发则抗小绥次诸将发射之无鼓驱逆之骑乃止然後三军四夷百姓皆猎凡射兽自左而射之达于右脾为上等达右耳本为次等自左脾达于右髓为下群兽相从不得尽杀已伤之兽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将止虞部建旗于围内从驾之鼓及诸军鼓俱振卒徒皆噪诸获禽者出献于旗所致其左耳大兽公之以供宗庙使归荐腊于京师小兽私之）。

五年四月己亥大猎於陇西。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乙酉幸周氏陂过故庄丙戌校猎置酒高弘极欢而罢赐钱绢各有差。

二年十月幸华阴十二月狩於华山。

三年正月校猎於渭畋十二月甲辰腊校（猎於）渭北即日还宫。

四年闰十月壬戌校猎於好畋乙丑校猎於九山丁卯校猎於仲山戊辰校猎於清水谷遂达三原十二月丙辰腊校猎於杜陵原即日还宫。

五年十一月癸卯校猎於富平之北原十二月丙辰校猎於华池之万寿原白鹿见帝亲御弧矢射而获之。

六年二月戊午校猎於骊山获白鹿十月己未幸华阴庚申校猎於白鹿原十一月丁亥校猎於华山之阴十二月甲寅至自华阴。

七年十二月丁卯幸跃龙宫戊辰校猎於高陵。

八年四月甲申幸■县猎於甘谷丙戌至自■县十月辛巳如周氏陂校猎於北原壬午幸跃龙宫十一月辛卯幸宜州校猎於西原癸未校猎於华池之北原十二月庚辰腊帝曰：腊猎以供宗庙朕当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诚，於是车驾出巡狩於鸣犊泉之野是日宴从官賚物采帛各有差。

太宗贞观四年十月辛丑校猎於贵泉谷赐将士帛有差甲辰校猎於鱼龙川亲自射鹿献於太安宫十二月甲辰腊狩於鹿苑见野人多蓝缕遣侍中王■赈赐贫人焉乙巳至自鹿苑。

五年正月癸酉大■於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帝谓吕王黼文泰曰：丈夫在世乐事有三耳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田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从禽明当欢宴耳丙子至自昆明池亲献禽于太安宫十二月幸温汤癸夕■校猎於骊山。

七年十一月丙辰狩於少陵原戊午至自少陵原。

十一年二月壬午校猎於鹿台岭三月辛亥大■於广成泽十一月乙未狩於济源之山亲御弧矢帝曰：古者先驱以供宗庙今所获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

十二年十月狩于始平。

十三年二月幸长春宫乙亥■于河滨十二月壬辰腊狩於咸阳癸巳至自咸阳。

十四年闰十月乙未幸同州甲辰狩於尧山庚戌舆驾还宫十二月壬辰腊校猎於樊川遇大雪其夜解围乙巳舆驾还宫。

十五年十月辛卯校猎於伊阙辛丑舆驾还宫。

十六年十一月丙辰舆驾西狩于武功壬戌大校猎于岐山之阳十二月甲辰狩于骊山帝登山顶见围断顾谓从官曰：此山险绝马蹄不通缘危越涧人亦劳止。若依军令阙围有罪朕为万乘主不可登高就下察人之过乃回马避之。

十八年十月甲寅舆驾幸雒阳宫己巳狩于澠池县天池十一月壬申至雒阳宫。

二十二年二月己卯■于华原。

高宗显庆二年十一月幸许州狩於■蚩水之南行三驱之礼设次於尚书台以观之许州长史封道弘奏言尚书台本因汉南郡太守马融讲尚书於此因以为名今陛下亲降此台以观较习请改为讲武台从之五年十一月甲寅幸许州十二月辛未校猎於长社之安乐川。

龙朔元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校猎於非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

总章二年九月己亥幸九成宫壬寅停华林顿大■于岐。

咸亨二年十二月车驾幸许州癸酉陈冬狩之礼因校猎于许州华县昆水之阳。

五年十一月丙午朔车驾发京师幸东都己酉畋于华山之曲武原。

中宗神龙元年十月乙丑幸新安畋游而还。

玄宗先天元年十月癸卯太上皇幸新丰猎於骊山之下命从官宴设樗■焉赐帛各有差十二月辛卯帝幸新丰之温汤便猎於渭川。

二年十月甲辰畋于渭川。

开元三年十月制曰：昔周有岐阳之■汉有扶风之命或讲师习武跨胡曜威故王者狩必以时虞人招之以礼时则远矣。朕自祗膺图■于今四年每巡幸郊畿不出百里。且爱力而节用岂盘游而好乐间者四方无事百■有成因孟冬之月临右辅之地戒兹五校爰备三驱非谓获多庶以除害一昨长围已合大绥未举而夜间朔风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鹑衣不充宁堪冻露朕便截狡兽要轻禽以此游娱孰云：矜恤况为之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发增惕其围兵并放散各赐布一端绵一屯围将赐物三十■副使二十■押官十■岐州兵马於此给付馀兵马至京请受。

八年十月辛巳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

十年冬十月甲寅幸寿安之故兴泰宫畋于宣州庚申至自故兴泰宫。

十四年幸寿安十二月丁巳猎于方秀川。

十七年十二月乙丑校猎渭滨。

代宗大历七年冬十月壬子畋于禁苑一发连中二兔遣使出示宰臣仍赐之宰臣等拜舞称庆。

德宗贞元八年十二月甲辰腊畋于城南。

十年十二月腊令诸卫将军畋于南城。

十一年十二月戊辰腊畋於苑中止多杀行三驱之礼军士无不知感毕事幸左神策军营劳军飧士而还。

穆宗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腊畋于城南左右中尉策六军等使并扈驾。

长庆二年十月己卯帝繇禋复道出城狩于咸阳即日还宫十一月癸酉幸华清宫遂狩于骊山即日还宫武帝会昌六年十一月幸泾阳校猎白鹿原。

後唐庄宗天祐十一年平燕蓟还正月至衡唐己亥帝与赵王王晙畋於衡唐之西至界而别。

同光元年十月庚子帝畋於汴水之阳际夜还宫。

二年八月庚午车驾幸西苑试鹰以畋甲申畋於西苑九月癸卯畋於西北近畿癸亥畋於石桥十一月癸亥畋於石桥戊申畋於西北近甸至暝还宫十二月戊辰幸西苑校猎庚申輿驾出开化门校猎至夕还宫己丑輿驾幸龙门校猎於彭婆店癸卯大畋於伊阙侍卫金枪马万馀骑从帝一发中大鹿从臣称庆是夜驻蹕於张全义之别墅甲辰涉历山川六军卫士获禽者众帝皆劳以缙帛或锦袍银会是夜驻蹕伊阙县乙巳自伊阙分环卫诸军骑士驰鹿山谷间暮未合围夜二鼓驻御营於湛涧是夜骑士有颠坠崖谷而毙及折伤手足者甚众丙午复分卫兵分猎杀获数万计是夜二鼓一筹归京城街市火炬如昼丁未百官赴中兴殿问起居赐群臣鹿肉。

三年车驾在邺辛酉帝出崇明门试鹰犬日暮还宫癸亥帝出北门至王莽河射雁日晚还宫丁亥帝出北门校猎至夜还宫乙亥驾出北门至王莽河射雁乙酉帝出北门射鸭於郭泊至夜还宫庚寅帝出北门射雁九月丁巳帝出师子门射雁於尖山至晚还宫十二月庚辰大雪帝以腊辰狩於白沙。

四年二月帝出西师子门至冷泉校猎至晚还宫明宗天成元年十二月壬辰帝出畋自定鼎门供顿於甘水亭晡晚还宫腊辰也。

二年十二月甲辰腊狩於东郊围合万骑赐宰臣学弓矢为从禽之乐迨暮归内。

三年十二月甲辰腊狩於近郊一鼓归内。

四年十一月甲戌车驾出近郊试夏州所进白鹰十二月甲辰车驾畋於龙门南至夜还宫腊辰故也。

长兴元年十月车驾出师子门畋於近郊十二月丙辰车驾出金耀门猎於西山下腊辰故也。至晚还宫二年十二月乙卯帝出金耀门猎于西郊。

三年十二月戊辰帝猎于京西南围合亲射中走鹿从臣皆贺宴於梁村申时还宫。

晋少帝天福八年十二月腊诏陕府节度使畋於近郊。

开运元年十二月己亥朔幸皋门射中白鹿。

二年十月戊寅帝幸砚台射中伏兔随行节度使进马庆之至暮还宫己巳帝出京城巡幸西北皋门村射中二兔幸沙台赐从官酒食至晚还宫。

周世宗显德五年十月壬辰帝出长庆门猎於近郊宰臣及江南两浙进奉使皆从焉十一月甲子出迎秋门薄狩於近郊十二月甲午出迎春门薄狩於近郊上亲射雉兔共三只。

卷一百十六

帝王部·亲征

夫大刑用甲兵盖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若乃总一宇内为之司牧礼乐征伐由我而出居上以制下如臂之使指其或四夷内侮敌国交侵乃举薄伐之师申讐告之命躬擐甲胄亲董士众执殳前驱罔敢不率班师饮至并修旧典固足以奋扬武烈丕赫天声攘除寇讎大庇生聚古先哲王保民之意其由是矣。复有凭恃兵力窥觐神器聚党以争命专禄以周旋负固不恭侵败王略恣蛇豕之荐食陷黎庶於匪人则必赫然发怒恭行天讨栉沐风雨蒙犯霜露濡足以救民一戎而靖乱盖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之耻也。若乃劳人而动众略内以勤远争寻常而玩锋镝涉徼塞而露威灵斯亦异乎！文告威让干羽怀徕之旨也。

黄帝既代神农氏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臣钦。若等曰：黄帝未即位前与炎帝战事具帝王创业门）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披亦作陂。又作𠄎皮旁其边之谓也。）未尝宁居东至於海登丸山（丸作凡在郎邪朱虚县）及岱宗西至于空同（山名在陇右）登鸡头至於江登熊湘（熊山在石陵湘山在长沙）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唐尧之时有苗氏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

夏启既即天子位有扈氏不服（扶风𠄎𠄎县是扈国）启伐之大战於甘（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启曰：六事之人（各有军事。故曰：六事）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与夏同姓亲侍而不恭则是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废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剿绝其命（用失其道故剿截也。截绝谓灭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恭也。言欲截绝之）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左车左方主射攻治也。）右不恭于右女不恭命（右右勇力之士执戈矛以退敌）御非其马之政女不恭命（御以正马为政三有失皆不奉我也。）用赏于祖（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戮于社（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於社主前也。）予则孥戮女子也。女身辱及女子言取累也。）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周文王之时阮祖共三国犯周文王伐之故皇矣。之《诗》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祖共（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密须之人敢距其义兵违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文王赫然与其群臣尽怒曰：整其军旅而出以却止祖国之兵众厚周当王之福以答天下乡周之望）。

成王即政（谓周公归政於王）淮夷奄国叛王亲征之既伐淮夷遂践奄（奄国在淮夷之北践亦作翦）迁其君薄姑（齐地）。

汉高帝五年九月利几反帝自击破之利几者项羽将羽败利几为陈令降帝侯之颍川帝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反（时普召通侯而利几自以项羽故惧而反也。）

七年十月韩王信反帝自将击之於铜𠄎斩其将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姓曼丘名立故赵後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帝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陈平使画工图美人间遣人遗阼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献之阼氏畏其夺已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以计鄙陋故秘不传）。

十年九月代相国陈𠄎反帝曰：𠄎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𠄎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𠄎黄来归者皆舍之帝自东至邯郸喜曰：𠄎不南据邯郸而北阻漳水吾知其亡能为矣。赵相周昌奏恒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守郡守尉郡尉）帝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帝曰：是力不足亡罪乃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谓白於天子而召见之）帝𠄎骂曰：（𠄎喋𠄎也。）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帝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陈𠄎反赵代地皆𠄎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疾速也。）今计惟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又求乐毅有後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闻𠄎将皆故贾人帝曰：吾知与之矣。（精

与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以金购■将(购设赏募也。)■将多降独将利守东垣帝攻之不下卒骂帝怒城降卒骂者斩之。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帝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徵诸侯兵帝自将以击布十二年十月遇於蕲西会爽布兵精甚帝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帝恶之与布相望见■俞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帝怒骂之遂战破布军布走度淮数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为番阳人杀之於兹乡。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八月帝自将征五校(臣钦。若等曰：五校贼帅高扈寇河北)内黄大破五阳降之(□阳聚名属魏郡)九月壬戌至自内黄。

三年闰正月乙未征西大将军冯异与赤眉战於崤底(崤山名底後也。一名□崤山在今雒阳西北)大破之余众南向宜阳帝自将征之己亥幸宜阳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吴汉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见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臣面■专奉高皇帝玺绶(传国玺是秦始皇帝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婴献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不与以威逼之乃出玺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败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更始取玺入赤晋刘盆子既败以奉光武)诏以属城门校尉戊申至宜阳。

三月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四月大破奉於小长安斩之五月己酉还宫初秦丰据黎丘董欣起邯起杏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育阳与诸贼合从大将军岑彭破杏降欣邯迁征南大将军复遣朱■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汉中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与彭并力讨邓奉先击堵乡而奉将万余人救董欣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帝自将南征至叶董欣别将数千人遮道车骑不可得前彭奔击大破之帝至堵阳邓奉夜逃归■育阳董欣降彭复与耿■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於小长安帝率诸将亲战大破之奉追急乃降帝怜奉旧功臣。且■起吴汉欲全宥之彭与耿■谏曰：邓奉背恩反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见获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阵兵败而降。若不诛奉无以惩恶，於是斩之奉者西叶侯邓晨之兄子也。车驾引还。

五年三月平狄将军庞萌反杀楚郡太守孙萌而东附董宪六月与苏茂围桃城(正城有桃聚州县北)帝时幸蒙因自将征之徵盖延与大司马吴汉汉中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会任城理兵乃救桃城大破萌等七月进幸胡陵(属山阳在兖州方舆县东)董宪。又幸蕃遂攻董宪於昌虑(古邾国之邑也。在滕县东南)大破之。

八月己酉进幸郟(在今下邳县东北)初宪闻帝自讨庞萌乃与刘纡苏茂佞■去下邳还兰陵使茂■助萌合兵三万急围桃城帝时幸蒙(臣钦。若等曰：蒙今亳州县)之乃留辎重自将轻骑三千步卒数万晨夜驰赴师次任城去桃乡六也。十里旦日诸将请进贼亦勒兵挑战不听乃休士养锐以挫其锋城中闻车驾至众心益固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馀日众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汉与诸将到乃率众军进桃城而帝亲自搏战大破之萌茂■夜弃辎重逃奔董宪乃与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自将锐卒拒新阳帝先遣吴汉击破之宪走还昌虑汉进守之宪恐乃招诱五校馀贼步骑数千人屯晋阳去昌虑三十里帝至蕃去宪所百馀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散各坚壁以待其弊顷之五校粮尽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复大破之众皆奔散遣吴汉追之佞■将其众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缙山数日吏士闻宪尚在复往往相聚得数百骑迎宪入郟城吴汉等复攻拔郟宪与庞萌走保胸刘纡不知所归军士高扈斩其首降梁地悉平十月幸临淄(今青州县)进幸剧(县名在青州寿光县南纯国城也。)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初步据琅邪闻帝将攻之以其将费邑为济南王屯历下建威大将军耿■破斩费邑进拔临淄步以■兵少远客可一举而取乃悉将其众攻■於临淄步兵大败还奔剧帝自幸剧步退保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诏皆赦之封步为安丘侯後与家属居雒阳王闾亦诣剧降。

八年四月隗嚣攻来歙不能下闰四月帝自征嚣河西太守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陇右溃隗嚣奔西城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之进幸上■不降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攻之颍川贼盗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八月帝自上■晨夜东驰九月乙卯车驾还宫庚申帝自征颍川盗贼

皆降初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隗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据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器自悉其大众围略阳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 助器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使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营於长安。

十一年六月中郎将来歙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於下辨（县名今成州同谷县）安遣间人刺自将征公孙述七月次长安八月岑彭破述将侯丹於黄石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将延岑战於沈水大破之王元降帝至自长安。

魏文帝黄初三年十月帝自许昌南征孙权诸军并进权临江拒守五年八月帝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是岁吴黄武三年）六年八月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十月次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弥数里有渡江之志孙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乃引还。

明帝青龙二年五月孙权入居 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逊孙韶各将万馀人入淮沔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 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逊韶等亦退群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将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耀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寿春诸军辛巳还许昌宫。

高贵乡公甘露二年五月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诏曰：诸葛诞造为凶乱荡覆扬州昔黥布逆反汉祖亲戎隗嚣违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蜀（臣钦。若等曰：明帝太和二年蜀将诸葛亮寇边帝遣大将军曹真右将张 等击破之帝至长安而还）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鬼虜时宁东夏七月大将军司马昭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於项司马宣王也。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

三年二月大将军陷寿春城斩诸葛诞。

後魏道武皇始元年八月庚寅治兵於东郊己亥大举讨伪燕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馀万南出马邑逾於勾注旌旗络绎经二十馀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军都袭幽州围蓟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命诸将引骑围胁已而罢还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遁并州平。

二年正月慕容宝遣贺麟寇阳城杀恒山守兵三百馀人招募郡县群盗无赖者多应之三月己亥朔帝进幸阳城丁丑军于钜鹿之柏肆坞临滹沱水其夜宝悉众犯营燎及行宫兵人骇散帝惊起不及衣冠跳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帝设奇阵列烽营外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馀级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十馀人明日宝走中山获其器仗輜重数十万计宝尚书闵亮秘书监崔暹太常孙沂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三月己酉帝次于卢奴宝遣使求和请送元觚割恒山以西奉国乞守中山以东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帝次中山命诸将围之壬子夜宝将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北遁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七月宝弟贺麟入中山杀普邻而自立帝还幸鲁口遣将军长孙肥七千骑袭中山入其郭而还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恒山之九门九月贺麟饥穷率三万馀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十月甲戌帝临其营战於义台坞大破之斩首九千馀级贺麟单马走西山遂奔邺慕容德杀之甲申其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馀人中山平天兴二年二月庚午帝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恒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梁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帝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鬻水西北出二月丁亥朔诸军同破高车杂种三十馀部获七万馀口马三十馀万匹牛羊百四十馀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从西北绝漠千馀里破其遗进七部获二万馀口马五万馀匹牛羊二十馀万头高车二十馀万乘并服玩诸物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记功班赐从臣各有差。

五年五月伪秦姚兴遣其弟安北将军义阳公平等率众四万来侵平阳乾壁为平所陷六月治兵於东郊部分众军诏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长孙肥等三将六万骑为前锋七月戊辰朔车驾西讨八月乙巳至于柴壁平固守进军围之姚兴悉举其众来救甲子帝渡蒙坑逆击兴军大破之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馀众二万馀人获兴征虜将军尚书右仆射狄伯友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平从弟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馀人获先亡臣王次多靳勤并斩以徇兴频请和帝不许群臣劝进蒲坂

帝虑蠕蠕为难戊申班师。

明帝永兴元年十二月蠕蠕犯塞二年正月诏南平公长孙嵩等伐之五月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於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七月乙丑至自北伐。

太武始光元年十二月遣平阳王长孙翰等讨蠕蠕帝次祚山蠕蠕北遁诸军追之大获而还。

二年正月己卯帝至自北伐是秋蠕蠕犯塞。

神瑞元年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申帝北伐蠕蠕。

二年正月丙辰至自北伐十月帝北伐平阳长孙翰等绝漠追之蠕蠕北走。

三年正月己卯帝至自北伐是年九月帝以伪夏赫连屈丐既死诸子相攻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宋兵将军周几率雒州刺史于栗 ㊟ 袭陕城十月丁巳帝西伐幸 ㊟ 中临君子津天暴寒数日冰结十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徙万余家而还至祚山班所虏获以赐将士各有差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将赫连乙斗弃城西走昌弟助兴守长安乙斗复与助兴自长安西走安定奚斤遂入蒲城十二月诏斤西据长安秦雍氏羌皆叛昌诣奚斤降。

四年正月乙酉帝至自西伐是月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四月帝治兵讲武分诸军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驱恒山王素太仆丘推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後继南阳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五月帝西讨赫连昌辛巳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鹞子相率内附帝次拔邻山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戊戌至于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六月甲辰昌引众出城大破之昌将麾下数百骑西南走奔上 ㊟ 诸军乘胜追至城北死者万余人临阵杀昌弟河南公满及其兄子蒙逊逊日暮昌尚书仆射吕至拔城夜将昌母出走乙巳帝入城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贾薛超等及晋将毛 ㊟ 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昌弟平原公定拒司空奚斤於长安城娥清率骑五千讨之西走上 ㊟ 辛酉班师留恒山王素执金吾桓贷镇统万八月壬子帝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於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神 ㊟ 元年八月蠕蠕大檀遣子将万余骑入塞。

二年四月庚寅帝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长孙嵩卫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从东道与长孙翰等期会於贼庭五月丁未次于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烧卢舍绝迹西走七月车驾东辕至黑山较数军实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八月帝以东部高车屯已尼陂诏左仆射安原率骑万余讨之十月振旅凯旋於京师告於宗庙列置新民於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中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又云：帝亲御六军略地广汉分命诸将穷追蠕蠕东至瀚海西接张掖度燕然山大破之虏其种落及马牛杂畜方物万计其後复遣成周公万度归西伐焉耆王鸠尹卑那骑龟兹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奇诡之物亿万以上是时方隅未克帝屡亲戎驾而委政於恭宗真君恭宗下令 ㊟ 农政之教比後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

三年九月甲辰行幸统万遂攻平凉十一月乙酉帝至平凉初赫连定将数万人东御於 ㊟ 城留其弟上谷公杜于广阳公度雒孤城守帝至平凉登北原使赫连昌招谕之杜于闻之弃 ㊟ 城入于安定自率步骑二万从鹑觚原将救平凉与弼相遇弼击之杀数千人乃还走诏诸军四面围之丁酉定乏水引众下原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定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中重创单骑遁走获定弟丹阳公乌视 ㊟ 友武陵公秃骨及公侯百余人是日诸将乘胜进军遂取安定定从兄东平公乙斗弃城奔长安劫掠数千家西奔上 ㊟ 己亥帝幸安定获乞伏炽 ㊟ 子资及定车旗簿其生口财畜颁赐将士各有差庚午帝自安定还临平凉遂掘堑围守之行幸细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七年定陇西守及将士数十人来降十二月丁卯定弟杜于度雒孤面缚出降平凉平收其珍宝定长安临晋武功守皆奔走关中平壬申帝东迁留巴东公延晋等领安定。

四年正月壬午帝次於木根山大飨群臣赐布帛各有差二月癸酉还宫饮至策勋告於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

延和元年五月大简輿於南郊将讨伪燕冯文通六月庚寅帝伐和龙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於漠南以备蠕蠕七月己未帝至濡水庚申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及密 ㊟ 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帝至辽西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献牛酒己巳帝至和龙临其城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

馀郡来降发其民三万人穿围堑以守之。

八月甲戌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死者万余人文通尚书高绍率万余家保羌胡乙卯帝讨绍辛巳斩之诏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文通带方太守慕容玄於候固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皆拔之虜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九月乙卯帝西还徙营丘城固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十月癸酉至濡水十一月乙巳至自伐和龙。

三年七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诸军讨山胡白龙於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斩白龙及其将帅屠月甲午破其馀党于王京诏山胡为白龙所逼及归降者听为平民诸与白龙同恶斩数千人虜其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十一月还宫。

大延四年七月壬午帝北伐蠕蠕十月乙丑大飨六军十二月丁巳至自北伐。

五年六月甲辰帝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将二万人屯漠南以备蠕蠕七月乙巳帝至上郡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壬午留辇重分部诸军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建尚书令钜鹿公刘洁督诸军与恒山王素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督平凉■城诸军为後继八月甲午永昌王建获牧犍器甲及牛马畜产二十馀万牧犍遣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於城南望尘退走丙申帝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乃分军围之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馀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进张掖公秃■保周爵为王与龙骧将军穆羆安远将军源贺分徇诸郡杂胡降者亦数十万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烧仓库西奔酒泉乐都太子安周奔吐谷浑遣镇南将军奚眷讨张掖遂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及宜得复奔晋昌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镇北将军封沓讨乐都掠数千家而还班赐将士各有差十月辛酉帝东还徙凉州民三万馀家於京师留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十二月壬午帝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於宗庙。

太平真君四年九月行幸漠南甲辰舍辇重以轻骑袭蠕蠕分军为四道十一月甲子帝还十二月辛卯至自北伐。

九年六月悦般国遣使求与王师俱讨蠕蠕帝许之八月诏中外诸军戒严九月乙酉练兵于郊丙戌幸阴山十二月至受降城不见蠕蠕因积粮城内留守而还。

十一年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飨百寮甲戌蠕蠕吐贺真惧远遁三月庚寅帝还宫。

九月阅武於石碛帝遂北伐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群官奉迎於行宫十一月戊申至自北伐。

十二年七月宋将王玄谟攻滑台八月练兵於西郊九月辛卯帝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馀留守京都十一月乙丑帝济河玄谟弃军而走乃命诸军分道并进车驾自邛道十二月丁卯帝至淮诏刘萑苇作筏数万而济淮南皆降癸未帝临江起行宫於瓜步山诸军同日皆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附者不可胜数甲申宋文帝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於皇孙以求和亲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帝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正平元年正月丁亥帝回三月己亥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於宗庙。

献文皇兴四年八月蠕蠕犯塞九月丙寅帝北伐诸将俱会于安水大破虜众壬申帝至自北伐饮至策勋告於宗庙。

孝文延兴二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诏诸军讨之虜遁走其别帅阿大千率千馀落来降东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碛不及而还十月蠕蠕犯塞及于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亲讨之将度漠袭击蠕蠕闻军至大惧北走数千里以穷寇远遁不可追乃止。

三年七月宋後废帝遣将寇缘淮诸镇十月太上皇帝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十一月南巡至于怀州。

四年二月至自南巡。

太和十七年六月丙戌帝南伐齐国诏造河桥七月戊午中外戒严八月丁亥帝辞永固陵己丑发京师南伐步骑百馀万大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壬寅至肆州戊申至并州庚午至雒阳丙子诏六军发轸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顙於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定迁都之计。

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帝南伐戊辰至悬瓠。

十九年正月癸酉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壬午讲武於汝水之西大赉六军己亥济淮二月丙辰至锺离辛酉发锺离将临江水壬戌乃诏班师。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遣使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五十万将以伐齐丁卯部分六师以定行留八月丙辰诏中外戒严庚辰帝南讨辛丑留诸军将攻赭阳引师而南癸酉至宛城夜袭其郭克之丁未帝发南阳留太尉咸阳王禧前军元英攻之己酉至新野十月丁巳四面进攻不克诏左右军筑长围以守之十一月丁酉大破齐军於河北获其将军王伏保等，於是民皆复业九十已上假以郡守六十五已上假以县令新野民张睹栅万馀家拒守不下十有二月庚寅破之俘斩万馀庚午帝临沔东遂巡沔东还戊寅还新野己卯亲行营垒隐恤六军诏流徙之囚皆勿决遣候登城之际令其先锋自效。

二十二年正月癸未朔朝飨群臣於新野行宫丁亥拔新野获齐辅国将军新野太守刘忌斩之於宛戊子齐湖阳戍主蔡道福弃城遁走辛卯齐赭阳戍主成公期军主胡松弃城遁走壬辰齐辅国将军舞阴戍主黄瑶起及直阁将军台军主鲍举南乡太守席谦相寻遁走瑶起鲍举为军人所获送庚戌行幸南阳二月乙卯进攻宛北城甲子拔之齐冠军将军南阳太守房伯玉面_■专出降庚午幸新野辛未诏以穰民首归大顺终始。若一者给复三十年标其所居曰：归义乡次降者给复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齐平北将军崔惠景黄门郎萧衍军於邓城斩获首虏二万有馀庚寅行幸樊城观兵襄沔耀武而还曲赦二荆鲁阳郡镇南将军王肃攻齐义阳齐遣将裴叔业围涡阳以救之乙未诏将军郑思明严虚敬字文福等三军继援辛丑行幸湖阳乙未次北阳戊申诏荆州诸郡之民初降次附复同穰县辛亥行幸悬瓠四月庚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七月齐主死其子东昏侯立九月己亥帝以礼不伐丧乃诏反旆庚子仍将北伐叛虏丙午发悬瓠十一月辛亥幸邺十有二月甲寅乃诏班师。

二十三年正月齐遣太尉陈显达寇荆州二月乙酉攻陷马圈戍三月庚辰帝南伐癸未次梁城顺阳被围危急诏振武将军慕容平城率骑五千赴之丙戌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且摄百揆丁酉至马圈诏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断均口邀显达归路戊戌频战破之其夜显达及崔惠景曹虎等宵遁己亥收其戎资亿计班赐六军诸将追奔及於汉水斩获及赴水而死者十八九斩齐左军将军张于达等贼将蔡道福成公期率数万人弃顺阳遁走孝明孝昌二年五月丁未帝将北讨内外戒严时景_■镇人杜雒周反於上谷攻没郡县围燕州刺史崔秉弃城南走朔州城人鲜于阿胡库狄丰乐据城反都督李瑁次于蓟城之北。又为雒周所败帝将亲征以骠骑大将军开府齐王宝寅为北讨都督。

三年正月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二月虜贼潼关三月甲子诏将西讨中外戒严虜走复潼关戊辰诏将回驾北讨诏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大都督讨葛荣。

庄宗建义元年六月己酉诏曰：朕当亲御六戎扫净燕代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率精甲十万为左军上党王天穆_■_■众八万为前军司徒公杨椿勒兵十万为右军司空穆绍统率八万为後军是月葛荣众退屯相州之北九月尔朱荣讨平之车驾不行。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辛卯诏曰：大魏得一居宸乘六驭_■考风_■之所会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东征西怨后来其苏无思不偃而句吴负险久遗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镜以_■耀击玉鼓以铿锵神武之所牢笼威风之所_■蔭莫不_■散雾卷瓦解冰消长江已北尽为魏土顷天步中北国网时屯凶竖因机互窥上国疆场侵噬州郡沦胥乃_■卷东顾无忘寝食自非五牛警笏七萃按部何以复文武之旧业拯涂炭於遗黎朕将亲_■_■六军径临彭汴一劳永逸庶保无疆内外百寮便可严备出顿之期更听後敕丙申以使持节侍中司马开府司州牧广陵王欣为左军大都督太傅录尚书事长孙_■犀为中军四面大都督丁酉帝幸华州都亭集京畿讨葛荣也。都尉及军士三千馀人慰勉之壬寅以长孙_■犀为後军大都督六月丁卯大都督凉子恭镇阳胡汝阳王暹守石济仪同三司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寿东趣济州七月乙丑帝亲_■_■六军十馀万众次於河桥以斛斯椿为前军大都督寻诏椿镇虎牢。又诏荆州刺史贺拔胜赴於行所胜率所部次於汝水时帝为斛斯椿王思政及元毗魏光等_■留佞间阻於齐_■以讨梁盛暑徵发河南之兵天下怪恶之丁未帝为椿等迫胁遂从雒阳率轻骑入关都长安宇文泰奉迎之。

卷一百十七

帝王部·亲征第二

後周武帝建德四年七月丙子召大将军以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运创造王基兵威所临有征无战唯彼伪齐犹怀跋扈虽复戎车屡驾而大勋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鸿绪往以政出权宰无所措怀自亲览万机便图东讨恶衣菲食缮甲治兵数年以来战备稍足而伪主昏虐恣行无道伐暴除乱斯实其时今欲数道出兵水陆兼进北拒太行之路东扼黎阳之险。若攻拔河阴兖豫则驰檄可定然後养锐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战则破之必矣。王公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善丁丑诏曰：高氏因时放命据有汾漳擅假名器历年永父朕以亭毒为心遵养时晦遂敦聘好务息黎元而彼怀恶不悛寻事侵轶背言负信窃邑藏奸往者军下宜阳■繇彼始兵兴汾曲事非我先此获俘囚礼送相继彼所拘执曾无一反而加以淫刑妄逞毒赋繁兴齐鲁殄瘁之哀幽并启来苏之望既祸盈恶稔众叛亲离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凉风戒节励兵诘暴时性宜朕当亲御六师龚行天罚庶凭祖宗之灵资将士之力风驰九有电扫八■可分命众军指期进发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管荣阳司马消难为前二军■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管越王盛为後一军■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後二军■管赵王招为後三军■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隋国公杨坚广宁军侯薛回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恒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壬午帝亲率六军众六万直指河阴八月癸夕■入於齐境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丁未帝亲率诸军攻河阴大城拔之进攻子城未克帝有疾九月辛丑夜班师水军焚舟而退齐王宪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馀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戊寅至自东伐。

五年十月帝谓群臣曰：朕去岁属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又闻朝政昏乱政繇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後悔。若复同往年出军河外直为抚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洞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几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军者朕当以军法裁之己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癸亥帝至晋州遣齐王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国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乌氏公尹■步骑五千守鼓钟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柱国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帝屯于汾曲齐王宪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见於晋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宫长十馀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亲督战城中惶窘庚午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壬申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开府王轨率众应之未明登城鼓噪齐众溃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进开府海昌王尉相贵俘甲士八千人送关中甲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加授大将军留精兵一万以镇之。又遣诸军■旬齐诸城镇并相次降款。

十一月巳夕■齐主自并州率众来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诏诸军班师遣齐王宪为後拒是日齐主至晋州宪不与战引军度汾齐主遂围晋州昼夜攻之齐王宪屯诸军於涑水为晋州声援癸巳帝自东伐献俘于太庙甲午诏曰：伪齐违信背约恶稔祸盈是以亲总六师问罪汾晋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贼众危惶鸟栖自固暨元戎旆方来聚结游鬼境首尚敢越超朕今更率诸军应机除翦丙申放齐诸城镇降人还丁酉帝发京师壬寅度河与诸军合。

十二月戊申次于晋州齐人於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帝帅军八万置陈东西二十馀里齐堑北列阵帝欲薄之以碍堑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决申後齐人填堑南引帝大喜勒诸军击之兵才合齐人便退帝逐北斩首万有馀级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於是齐众大溃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辛亥帝幸晋州仍率诸军追齐主诸将固请还师帝曰：敌不可纵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不敢言癸丑军次汾水关甲寅齐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率兵一万守高壁帝麾军直进那肱望风退散丙辰师次介休齐将开府韩建业举城降以为上柱国丁巳大军次并州齐主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等守并州自将轻骑走邺戊午高延

宗僭即伪位己未军次并州庚申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抗拒帝率诸军合战齐人退帝乘势逐北率千馀骑入东门诏诸军绕城置阵至夜延宗率其众排阵而前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门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至明率诸军更战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癸酉帝率六军趋邺以上柱国陈王纯为并州总管。

六年正月壬辰至邺齐主先於城外掘堑竖栅癸巳帝率诸军围之齐人拒守诸军奋击大破之遂平邺齐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乃率数十骑走青州遣大将军尉迟勤率二千骑追之甲午帝入邺己亥尉迟勤擒齐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二月丁未齐主至帝降自阼阶以宾主之礼相见高 ㊦ 皆在冀州拥兵未下遣上柱国齐王宪与柱国隋公杨坚率军讨平之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走入突厥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

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入寇幽州杀略吏民议将讨之五月己丑帝总戎北伐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五道俱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癸巳帝不豫止於 ㊦ 阳宫丙申诏停诸军事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隋炀帝大业七年二月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涿郡壬午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攻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王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于时辽东战士及 ㊦ 鬼运者填咽於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多为群盗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於涿郡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壬午诏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坂泉丹浦莫匪葵行取乱覆昏咸繇顺动况乎！ ㊦ 野誓师夏启承大禹之业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蟠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不和功成治定，於是乎！在而高丽小 ㊦ 鬼迷昏不恭崇聚渤碣之间荐食辽 ㊦ 之境虽复汉魏诛巢窟 ㊦ 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成川藪於累代播 ㊦ 繁以迄今 ㊦ 卷彼华壤翦为夷类历年永和恶稔既盈天道祸亡徵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覲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陲亟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网既缓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刘海戎习 ㊦ ㊦ 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稟正朔遂复兑 ㊦ 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 ㊦ 轩奉使爰及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壅塞道路距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 ㊦ 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 ㊦ 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屈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予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阨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援律启行分旄屈路掩渤 ㊦ 而雷震历扶馀以电扫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後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菟道第九军可扶馀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舍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达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 ㊦ 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绎引途 ㊦ ㊦ 集平壤莫匪如狼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盼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 ㊦ 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御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於遐裔问疾苦於遗黎其外轻赉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水军舟舳十里高 ㊦ 风电逝巨舰 ㊦ 飞横断沮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馀被 ㊦ 左衽之人控待发微卢彭濮之众不谋同辞伏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 ㊦ 专焚榱之以恩其馀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其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自莩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谕称朕意焉 ㊦ ㊦ 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 ㊦ 鬼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癸巳帝御师戎子临戎于辽水桥戎戎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渡辽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于时诸将为奉旨不敢赴机而高丽城守攻之

不下六月己未幸辽东责怒诸将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於萨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馀骑癸夕 二班师十年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辛夕 二诏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一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馀炅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後逸者哉！朕纂承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 二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藁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抄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是以去岁出车问罪辽羯殪长蛇于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馀众军风驰电逝追奔逐北径逾沮水沧海舟 二戢冲贼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宫室高元伏 二泥首送款军门请入朝归罪司寇朕已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俊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按马九都观兵辽水顺天诛於海外救穷民於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馀无所问。若有识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机翻然北首聿求多福必其同恶相济抗拒王师。若火燎原刑兹无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闻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亲御戎服 二马祭黄帝斩叛军者以 二鼓四月甲午车驾次北平七月癸丑次怀远镇甲子高丽遣使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悦八月己巳班师。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月帝欲亲 二 二六军以度辽海进封事者皆劝遣将不宜亲行帝谓侍臣曰：夫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失近而之远此三者谓之不祥今国家经略高丽亦犹是矣。然则察诸天时而观乎！人事夫严冬之月欲务稼穡使八尧运耜九舜布种则不能使之生青阳之月土膏脉起庸夫童子堪成良稼所谓天有其时而人尽其功也。高丽逆弑其主诛戮大臣而虐用其人下无措手而一方之人延颈思救吊人伐罪今也。其时议者云：云：但不知耳甲寅车驾幸雒阳宫十一月壬申至雒阳甲午以光禄大夫刑部尚书郕国公张亮为使持节平壤道行军大 二 二管以左领军将军武水县伯常何泸州都督戴国公左难当为副 二 二管汾州刺史黄国公舟仁德眉州刺史下传县男刘英银青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张文翰 二 二麾将军行中郎将庞孝恭右骁卫将军东平郡公程名振并为行军 二 二管以隶之率江淮岭碛劲卒四万长安雒阳招募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进太子詹事左卫率英国公李 二 二为使持节辽东道行军大 二 二管以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为 二 二管。又以前幽州都督虢国公张士贵右领军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右骁卫大将军张掖郡国公契 二 二何力右监门大将军阿史册弥射右屯卫将军金城县公姜德本左卫将军金城郡公鞠智盛 二 二麾将军新乡县公吴黑闼营州都督博临县男张俭左骁卫中郎将安县和并为行军 二 二管以隶之步骑六万并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庚子遣行军 二 二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工匠造梯冲於安萝山百姓见往岁击突厥吐谷浑高昌并指期摧殄无不勇於赴敌争从召募矜其膂力者不可胜数或引佩刀刺股以示勇决进攻城器械者相次于朝堂太宗皆亲加损益穷其便易乃手诏示天下行师用兵古之常道取乱侮亡先哲所贵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蚕朕以君臣之义情何可忍。若不诛翦遐秽无以徵肃中华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行止之宜务存节俭所过营顿无劳精饰食唯充饥不须珍膳水可涉度者无暇造桥路可通行者不劳修理御营非近县学生老人等无烦迎谒隋室沦亡其源可睹良繇智略乖於远图兵士疲於屡战政令失度上下离心德泽不加於匹夫刻薄弥穷於万姓当此时也。高丽之主仁爱其人故百姓仰之如父母炆帝残暴其下故众庶视之如仇讎以思乱之军击安乐之卒务其功也。不亦难乎！何异入水而恶其濡践雪而求无迹朕缅怀前载抚躬内省昔受钺专征提戈拨乱师有经年之举食无盈月之储至於赏罚之信尚非自决然犹所向风靡前无横阵荡氛雾於五岳翦虎狼於九野定海内拯苍生。然则行军用兵皆亿兆所见岂烦言哉！及端拱岩廊定策帷 二 二身处九重之内谋决万里之外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於拾芥苞绝漠而为苑跨流沙而为池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闻也。况今丰稔之年家给人足馀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兵储犹恐劳於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廩如斯之事，岂不优於曩日加以躬先士卒亲决六奇使攻无所守战无所惧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击其小二曰以我顺而讨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乱四曰以我逸而敌其劳五曰以我悦而当其怨何忧不克何虑不摧可布告元元勿为疑惧耳太宗忧百姓劳役凡有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大半焉。

十二月甲寅诏曰：观乎！天道鼓雷霆以肃万物求诸人事陈金革以威四方虽步骤殊时质文异制其放残杀暴虐戮干纪讨未宾莫不扶义而申九伐文德昭於率土因时而董三令武功成於止戈朕祗膺宝历君临 二 二县凭宗社之灵藉卿士之力神祇储祉夷夏宅心故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武夙披丹款早奉朝化忠义

之节克著於□夷职责之典不愆於王会而其臣莫离支盖苏文包藏凶慝招集不逞潜怀异计奄行弑逆冤酷缠于■貂痛悼彻於诸华篡彼藩绪权其国政法令无章赏罚失所下陵上替远怨迩嗟加以好乱滋甚穷兵不息率其群凶之徒屡侵新罗之地新罗丧土忧危日深远请救援行李相属朕愍其倒悬之急爰命轻轩之使备陈至理喻以休兵曾不知改莫遵朝命窥窬亭障首窞窟穴完聚更切赋敛尤繁丁壮尽於锋刃羸老弊於板筑久废耕桑咸罹饥馑生肉表异显其亡徵雨血为妖彰其数尽比室愁苦阖境哀惶华■青襟不胜苛政延颈企踵思沾王泽昔有苗弗率劳大禹之驾葛伯仇饷动成汤之师况乱常巨紊三纲而肆逆滔天元恶穷五刑而莫大者哉！朕以宵衣兴虑日旰忘食得罪之意既深於投袂救人之义弥轸於纳隍类上帝而戒途诏夏官而鞠旅可先遣使持节辽东道行军大■管英国公■副■管江夏郡王道宗士马如■长驱辽左奋夷岳之威屠豕■也。於险乘建瓴之势斩鲸鯢於鏖方行军■管执失思力行军■管契■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蕃长於句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众绝其走伏使持节平壤道行军大■管张亮副■管常何■管左难当等舟■戢相继直指平壤新罗王金善德倾其城邑竭其府藏荷不赀之泽复累叶之讎出乐浪而冲腹心临沃沮而荡巢穴百济王扶馀义慈早著丹款深识时机弃历稔之私交赞顺动之公战羸粮蓄锐唯命是从凡此诸军万里齐举顿天罗於海浦横地网於辽阳朕然後经涂白狼之右亲巡玄菟之城执{奔鼓}鼓而戒六军载太常而麾八阵使流汤者鱼烂握炭者冰消诛渠魁於恶稔吊黎庶於隕角其或拥众力攻或间行自拔宜弘宽大各复农士有劳者当加其赏怀能者不滞其才如其长恶莫悟迷途遂往斧钺既下必嬰丧元之悲玉石一焚徒轸噬脐之叹具宣朕旨咸使知闻。

十九年二月舆驾发雒阳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谓侍臣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讎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於後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後人也。所以发自雒阳唯啖肉饭春蔬不进虑有劳烦庶同艰苦一劳永逸是後将士每到者遣於定州北门过太宗御城门楼抚慰之皆踊跃歌呼其人心齐一自古出师命将未之有也。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於御鞍後诏司徒长孙无忌摄侍中吏部尚书杨师道摄中书令太宗夙综师旅躬善兵■此行也。攻击之势军将咸禀成规至於应变乘机长孙无忌颇豫谋略时李■发柳城多张形势。若从怀远之路潜引师北趣燕之甬道而进出高丽不意焉。

四月戊戌朔李■师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所经烽戍皆下之高丽大骇城邑各闭门不敢出壬寅江夏王道宗率众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率十馀骑直压其门下城中惊扰无敢出者癸夕■於幽州城南大飧六军太宗御次诏长孙无忌宣旨以誓众曰：古先帝王爰有征伐尧战丹浦舜伐有苗文王戡黎成汤征葛此四君者岂乐帟风沐雨劳师疲众以为不诛凶残化不洽不翦暴乱人不安高丽莫离支虐杀其主尽戮大臣自馀黎庶怨入骨髓此等皆力不能制拥在寇城想望朕师。若思膏雨高丽灭亡徵兆人谁不见时不可失天不可违朕岂厌重帷而安暴露薄华殿而乐风尘。且以弱年行师颇识权变今者士卒咸集戈甲如山冲↑朋■梯指影可捷夫农夫勤春乃始有秋士卒先力然後受赏。若能齐力一心屠城陷敌高官厚秩朕不食言。若敢逋逃违弃营伍厥身从戮罪及妻孥此皆邦国之典刑古今之常事记朕誓言诚宜自勉丁未舆驾发幽州壬子李■攻高丽之盖牟城丁巳太宗次北平澄临海戊午烽望大壑癸亥李■拔盖牟城获户口二万余人仓粮十馀万石。

五月乙巳张亮亚将程名振拔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唯西门有攻之势名振督军夜袭之副■管王文度先登士卒继进城溃散虜其男女八千口分遣■管丘孝忠古神感耀兵於鸭绿水是日李■进军於辽东城下庚辰车驾次辽泽丙子师次临辽顿其夕辽水减三尺三军庆悦以为得天之助丁丑车驾渡辽撤桥梁以坚士卒之心甲士六万营於马首山初太宗遣使於百济国中采取金漆用涂铁甲皆黄紫引曜色迈兼金。又以五采染玄金制为山文甲并从将军甲申太宗亲率甲骑万馀金光曜日与李■会於城下金鼓齐震旌旗围其城者数百里士众之声骇天聒地太宗见南风甚急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热其西南楼腾烟扇烈焚其城中屋宇楼阁须臾而尽太宗之发定州也。遣自州东每数十里而置一烽以至辽东城下烽端多积末苇须克辽东城讫□以报太子至是太宗知城必下麾无忌师首战驰至烽所□之乃麾战士登城高丽蒙■拒战天子命抛车飞石继中其■壮士数百人攒长槊而攻之高丽兵大溃其留战者尽殪烧死者万余人牛马犬彘不可胜数俘其胜兵万余人口四万收仓粟五十万石以其城为辽州丙戌诏曰：五兵爰始轩皇战於阪泉七德攸基

唐帝克于丹浦莫不除翦暴逆克济生灵斥土开疆威加四海朕钦承宝历削平天下六合之内咸以为家三光所临义无偏。繇是环埤之表咸森森以航深垓之中尽。而面内而岛夷陪隶虐杀其君毒被朝鲜灾流穉豸幼孤者不胜苛暴忠者仰我来苏朕言念匪人深怀夕惕亲御戎轩躬执。鼓意在以杀止杀仁育被於群生用刑清刑义征戡於不惠廓滔天而调雨露擒猾夏以正封疆用此佳兵事非获已仰申天罚遂乃龚行先命行营大。管英国公。行军总管张俭等率领骁锐元戎启行北狄西戎之酋咸为将帅奚。契丹之旅皆充甲卒如貔万计跃马千群。萃辽东之城攻其南面副大总管江夏郡王道宗第一军总管虢国公张士贵等率五陵之劲骑董六部之良家分麾引道攻其西南申命前军夔国公弘基等分统猛士填其濠堑城地险激梁水以环流耸堞凌。压颓山而靡惧，於是。罗四合地道九攻危城倏已复隍汤池俄而失险犹。且析骸穷垒壁巢幕以偷安转骨深沟坐积薪而待燎愍其涂炭申其再造频加海诱固执迷涂繇是猛士冲冠壮夫挺剑咸顿首於马前请因机而电扫难违众议爰诏许之乃分命诸军四面。合朕登高迥瞩授其节度。又命检校太常卿郾国公敬德领黄门之军乐奏玄。之雅歌将帅闻而增愤士卒繇其作气于时冻雨初晴惊风渐急聊命纵火数处。然焚其楼雉并为煨烬合城男子面。专军门取彼渠魁属之司败千载逋寇一朝清荡斯并宗庙威灵上玄幽赞忠臣猛将尽节陈谋劲卒勇夫轻身效命叶同心力成此大功岂朕一人独能致此今兹克捷普天之庆宜令颁下咸使闻知乙未师次白岩城。

六月丁酉李。攻白岩城西南太宗临其西北城主孙伐音请降以城为岩州是日於盖牟城置盖州庚子诏曰：上天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师有征而无战是以炎农翦暴夙沙自缚其君玄德一兴有苗不固其险朕劳神济物用百姓而为心则天弘化环四海而开宇义非获已繇是举兵每蓄哀矜深存宥罪自辽济水先令告喻而盖牟不革其面辽东犹抗其斧既触天网遂纵兵锋未展鹰扬已皆鱼烂朕乃鼓行乘胜师次白岩凶徒相率登陴拒守因山构垒仰切浮。蔡涧疏隍下临无景妖氛猬聚如凭剑阁之深同恶鸱张。若负洞庭之险乃命行营大。管英国公。等统咀彘冠鸡之将率掣电斩蛟之士石发甚於星。楼毁同於山坏朕悯彼同焚情深惻隐乃亲御八骏幸敕三军贼既倒悬方思转祸积甲齐於熊耳获庾方於海陵建十州之旗各复於桑梓反三韩之士不易於农肆焚掠锡爵驱驰辽。贝之间凿井耕田编列卞辰之野古人有言曰：全国为上盖斯之谓焉。又燕碣土风素多霖{。注}轩皇遭召雨之寇晋后苦涌水之灾自朕出师上灵幽赞旭日澄霭朕。辍阴所指未有坚城所向乃无完阵天道人事义等合符穷穴倾巢庶将非远宜以大庆颁示普天丁未车驾发自辽东丙辰次於安市城北列营进兵以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高惠真率高丽。羯之众十五万以援安市城帝谓侍臣曰：延寿之来也。其策有三。若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以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兼纵。羯之寇吾牛马攻之则不可卒下欲归则泥潦为滞此其上策。若抽城中之人与之宵遁此其中策。若不量其能近城列阵将与吾交锋此其下策卿曹观之彼必用下策。若得纵兵决战所谓成擒者也。贼中有一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吾闻中国大乱英雄并起秦王圣武所向无敌遂平天下南面为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今者倾国而至唐兵之壮健者悉来其锋不可当也。今为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会分遣骁雄断其。鬼运不过旬月军粮必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此不战而必取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遣骑候之云：去安市城四十里太宗以为兵家之势以逸待劳犹虑其低徊不至诏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总突厥千骑以诱之诫曰：锋交而佯北其必乘尔而来也。高丽尝令。羯居前社尔与之才交而退高丽相谓曰：此易与耳竟驰进军於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麓而阵帝召无忌及侍臣将军等谓曰：夷兵既至尘埃亘数百里彼众我寡卿等所知国家猛将谋臣并从朕在破贼万全之策云：何无忌奏称古来帝王亦有以干戈静乱而临天下者多委将帅身非英略陛下往时平定海内年逾成童莫不披坚执锐躬先士伍翦除干纪救苍生之命鸿名远震海外咸服今所从将士多是幕府旧人虽复远涉夷乡而善陪神武横戈思敌人百其战古人云：将战必观士卒之情臣。行经诸营卫士等闻高丽已至无不抽刀结旆喜见於色往平王世充及窦建德等臣从征至於奇谋异算多出睿会用陛下妙。无不就擒偶违成规必致负败今陛下亲临辽队擐甲振师灭高丽之机在此一举臣等愚短破阵万全之策不敢克当乞陛下指纵臣等奉以行事太宗笑谓曰：卿等既推。於朕当为君料量因与无忌等翼数百骑乘高以观之览其山川可以用奇兵处遣给延寿曰：我以尔强臣篡弑故来问罪即欲交战非吾本意天子入境刍粟不给不能於中国转运破尔数城以取廩。食礼苟修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竟夕而俟太宗夜召文武躬自指麾遣李。勳骑一万五千於贼西岭为阵长孙无忌率将军牛进达等精兵一万一千以为奇兵自山北於狭谷出以冲其後太宗自率会骑四千潜鼓角偃旗帜趣营北高

峰之上敕诸军闻鼓角声而齐进因令所司张受降幕於朝堂之侧曰：明日午时纳降虜於此矣。遂率军而进是夜流星坠贼营中戊午延寿等见李勣兵欲与战太宗遥望长孙无忌军尘起命鼓角并作旗帜齐举延寿等大惧将分兵承之而其阵已乱时有电雷助我军威李勣率卒一万击之延寿众退长孙无忌纵兵乘其後太宗。又引军临之贼因溃斩首二万馀级延寿等率其馀寇依山自保回望我军击其党类悲号相召其声甚哀，於是诏无忌等引兵围之无忌撤川梁以断其归路矣。太宗按辔行观营垒谓侍臣曰：高丽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授我也。因下马再拜以谢天己未高延寿高惠真率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引入辕门延寿膝行而前拜手请命太宗谓延寿等曰：东夷英少张海曲至於摧坚破敌故当不及老人而今而後更敢与天子战否延寿等咸伏地而不对辞简耨萨已下及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众三万馀人并释俘放还平壤其谢恩於天子并双举手以颡顿地叫之声闻数千里外羯三千三百人尽坑杀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光明甲一万领他战器械称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亲行臣与道宗将数万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寿等十馀万抽戈齐至城内兵士复应开门而出以救首尾旋踵即败必为延寿等专送向平壤为莫离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谢陛下性命恩泽太宗素狎笑而颌之延寿惠真等败也。高丽倾国震骇後黄城及银城并自数百里无人烟递驿以报皇太子仍书与申国公高士廉等曰：朕为将如此何如皇太子表请曰：伏承圣躬去贼城不逾百步臣魂飞胆战莫知自处伏愿思宗社之重以亿兆为心收雷霆之威驻矢石之烈臣之愚诚敢以死论及闻此语报曰：吾初向贼阵心并在战攻为忆汝之言所以不执斧钺如其不尔将大决战此後必不亲行阵勿为忧虑也。因名所幸山为驻蹕山令将作造破阵图并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记其迹。

七月辛未移营安市城东岭八月丙午移营於安市城南自帝渡辽凡十徙营但明斥堠未尝为土从盖牟辽东等城运粮单人匹马所至野宿如中国焉虽贼城高丽终不敢窃抄令李勣江夏王道宗攻安市城六旬不能克九月癸未太宗以季秋草枯辽塞寒烈敕诸军收攻安市城器械即命班师先遣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召马军万骑步卒数万披甲持戟张旗帜耀其城下而旋城中皆屏声偃帜城主升城拜手奉辞太宗嘉其坚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者诏李勣道宗统马数万人为後殿乙酉次於辽东城下城中尚有粟十万石军士取之不能尽丙戌渡辽水至渤错水十里间辽泽馀潦车马不通诏长孙无忌杨师道率文武官寮及征兵万人翦草填道而进水深之处以车为梁道太宗忧梁道不成自积柴马上诣无忌等以助役。

十月丙申朔次蒲沟填路未毕太宗驻马以督之及兵渡渤错水暴风降雪时甚冰寒士卒沾冻马牛溺於泥水死者甚多诏遣积火以待之渡兵赖以获济初太宗军及李勣军之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万匹及还战士死者一千二百人其八驮及战马死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泛海遭风溺死者数百人凡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内地前後七万人丙午次营州癸丑诏曰：朕闻之圣人慎罚观兵於再驾明王举事制胜於三年合诸侯以讨逆既擒而。且纵海内以除残临行而止杀其故何哉！信繇上天之德曰：生王者之师曰：义是以网开三面干舞七旬，岂有恣欲凌威取鲸鯢而竭泽覆巢探穴螿は卵以涂原者乎！憬彼岛夷之州僻居是壑晋皇淹驾才克一城隋帝频即沦兵百万朕光承宝历思救普天陶化紫宸法两仪而导俗推心黔首旬万以劳神纤介不安终宵辍寝蛮陬未艾日旰忘食是以远涉天崖比焦原而未险长驱。若木警平圃以非遥愤角辽阳躬亲节度金海表震曜威灵克其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後黄等合一十馀城凡获户六万口十有八万覆其亲城驻蹕建安合三大阵前後斩首四万馀级降其大将二人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万人并给程粮放还本土。又获马牛各五万馀馆十旬不假赢粮之费徒兵累万咸发兼乘之歌自夏涉秋系虜相次繇燕及雍襁负不绝缅惟汤文取乱尝怀偃伯之心虞夏胜残弘光被之美有怀戢武造次何忘但以贼帅莫离支犹不授首举图未果志无旋旆忽属微外霜严海滨寒念兹兆众便命班师朕所向必摧上灵之也。所攻无敌勇夫之力也。方。且聊酬玄泽展大礼於郊赛此勤劳录摧锋於将士有助者别颁荣命无勋者并加优诸渡辽海人应加赏命及优复者所司宜明为条例具状奏闻朕将亲览详以申後命丙辰太子奉迎太宗自发定州御一褐袍将与太子别谓曰：俟见汝日方更之耳繇是春夏尝御虽盛暑流汗弗之改也。及秋中褐并穿败群臣咸请改易太宗曰：军中士卒多衣弊衣吾自服新衣非将领之情至有数十处穿冗太子引之尽数是日次围山太子以新衣进御太宗始服之。

二十年三月车驾至自辽东献俘授馘备法驾具凯旋礼蛮夷君长及京邑士女夹道陈观者填塞咸称万

岁。

卷一百十八

帝王部·亲征第三

唐玄宗开元二年十月吐蕃复侵渭源帝思亲征乃下制曰：朕闻夷不乱华既殊於中外虜或犯塞必兴於甲兵我国家一戎定业累圣膺期干戚斯舞梯航毕至小蕃远冠假息游魂，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舅甥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缡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鸿恩大造特加於蛮貊狼子野心遂同於梟獍在於亭障颇开惊扰已命师徒遄往追躡摧凶殄逆今也。其时灭迹扫尘期之不日然以问罪之义百王所以龚行戒严之典六军所以亲御是用中宵按剑昧晓求衣岂自逸於崇高而不勤於栉沐眷兹右辅远界西陲虽驻蹕之暂劳伫观兵而决胜宜取今月择日进发其差取後军四万人诸色蕃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量追三百里内兵留当下人充万骑五万一千人幽陇兵各二千人岐州兵五千人并集本州待进止其马四万匹取三百里内诸厩及府马充所追兵马及押官委本州精简赴集卫尉卿兼检校左金吾大将军王毛仲为左一军 管右金吾将军康海源为副左武卫大将军李昌为右一军 管左武卫将军马卫为副左羽林大将军赵成恩为左二军 管右领军将军卫秦义礼为副右羽林将军杨敬述为左三军 管右领军将军鲜于庭诲为副左羽林将军马崇为右三军 管右监门将军执失善光为副所司准式俾其长驱陇坻深入湟中授以方略扫清氛 其缘顿支俱务从省约丁巳敕曰：戎狄凭陵每劳征戍比兴师旅犹未扫除缘边之人颇有其患朕为父母实用忧勤今欲亲案边疆躬行吊伐宜令朝廷召募勇夫壮士拔萃逸群者称为屯卫飞骑。且各量与赐帛行回之日简入羽林自馀之人取为长行仍令兵部侍郎韦抗紫微舍人王 即於朝堂简募十日内具所得人姓名奏闻戊午至自温汤命左骁卫大将军裴元哲领兵二万人驰驿往陇右与薛纳同讨逆虜薛纳引兵至渭源遇吐蕃贼数万战於武阶驿与王 犄角夹攻之大破贼众追奔至洮水。又战於城堡丰安军使王海宾先锋力战死之将士乘胜进击。又败之获数万人擒其酋率将士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时帝方欲亲征及闻纳等克捷大悦遂停亲征。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月乙酉帝幸汴州戊子至京水店汴州分巡院官王荣走马报朱守殷已叛帝亲统禁军倍程先进己丑师临汴州四面逼之人百其勇斗不逾时城溃而入戮其党类晡晚收军当日宁帖告谕天下曰：朕以名藩龙潜旧地思覃风教爰议巡游今月九日至荥阳得朱守殷诈奏称本道都指挥使马彦超等欲谋叛逆辄使杀害寻令宣徽使范延光径往抚谕自後更无申奏节度使宋敬殷及使臣十馀并遭陷没至十日探知虜掠近城居人上城闭门显为拒捍朕亲御六军径临孤垒守殷逆党敌於郑门百姓望风下城效顺守殷一家遂自屠戮寻获首级已复城池。且朱守殷久事本朝继膺重委洎朕缵承宗社前後累降渥恩统处尹宗荐居节制位兼将相贵极人臣此谓戮力一心赞时为国殊不知潜怀臬性暗畜狼心全无事上之忠遽恣欺天之意遂加诬於都校兼杀戮於近臣驱胁生灵拒张车驾果贻众怒诛厥全宗凶狂之 自招悖逆之辜莫道一方既静万国永安凡所闻知当极庆快如有诸色人被朱守殷密行文字妄有扇摇盖虑奸细黠良善朕皆明察不汝疵瑕当各安怀勿为挂虑庚寅帝御玄德殿受贺宣陕府节度使石敬瑭权知汴州事辛夕 百官自郑州到立班称贺（臣钦。若等曰：後唐庄宗虽称尊号未至河南其中征伐具创业门）。

晋少帝天福九年正月乙亥沧镇贝邨驰告契丹前锋赵延寿赵延昭领兵五万将及甘陵是日发兵六千屯澶渊以待之庚辰以宋州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骑军左排阵使宿州刺史梁进明副之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骑军右排阵使怀州刺史薛怀副之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排阵使泌州刺史刘词副之羽林统军潘环为步军右排阵使麟州刺史尹实副之获圣左右厢主王景王万敢为骑军左右将慈州刺史周景殷武卫将军张鹏监获奉国左右厢主李殷程福 为步军左右将卜门使萧处仁高勋监获前绛州刺史刘在明为先锋都指挥使卫州刺史石公霸副之坊州刺史陈思让监获。又以前单州刺史刘禧为都壕寨使前阶州刺史姚武为都桥道使壬午诏曰：朕以恭承先获尊奉北朝无事不随有求皆应竭国家之财用蕃汉之欢和岂谓贪残终隳信义直驱铁骑深犯封疆如是凭陵安能俯就顾师徒之愤惋念生聚之凋伤顷议亲征用平燕蓟盖救惊搔之患宁辞获涉之劳取此月十三日躬御六师北征获貳指期旦夕悉荡氛霾凡尔百寮当体朕意以前 州节度使李同为东京留守前晋州节度使周密前同州节度使李怀忠为东

京巡检使乙酉帝离京戊子镇邢雒德四州告攻围日急辛卯讲武於北都甲午以北京留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镇州节度使杜重威副之定州节度使马全节为都虞候职员将校委招讨使便宜署置丙申虜以偏师黎阳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亳州防御使李萼坊州刺史陈思让率劲骑三千拒之辛丑太原奏与契丹伟王战於秀容斩首三千级生擒五百人获其大将一十七夺得伟王金枪铁甲及旗幡等溃散敌军入亚 〇 鸣谷已进军袭之三月丙午先锋指挥使石公霸遇敌数万骑於威城之北为敌所围高行周符彦卿在城之东南方息於林下忽闻众至骇愕督军而进才数千骑众寡不较行周遣人驰告景延广请益师延广迟留俟帝进止既而行周等为敌围之数重三人大 〇 〇 〇 目奋击契丹伤死者甚多帝自御亲兵援之前军获免戊申李守直等军至马家渡敌卒万人方筑垒 〇 隍以骑军散列其外舟楫数十犹渡兵未已我师搏之敌骑退走遂攻其城四面树梯一鼓而上敌众大败乘马赴河溺者数千西岸敌军数万鼓 〇 〇 扬旗以胁我军及见东岸俘执斩刈大半陷没水中即大哭而去是日获敌马八百匹执敌将莫城义节楼使崔先锋梁思荣契丹大首领信悉兵马都监常尊王令威吐浑将党大地羽林使阎令省军校张兴王佐卿张令霸等魁首七十八人部典节级五百人送於行在馀众数千即时斩之辛亥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银州刺史李彝沼合蕃汉之兵四万抵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易州刺史安蕃约战契丹於北平获车马兵仗逃走保祁沟关断其桥梁而还乙卯梁州刺史康彦进率兵侵瀛州破荆窠北薛二城己未定州节度使马全节率州兵掠秦州破白团城生擒敌军七百人获牛马千馀及器械八百沧州奏敌皇城使李珂领兵三千援送所掠男女三千馀人及货具等长芦而归寻率轻骑攻其不意斩获千余人人口辎重悉委之而走三月癸酉朔契丹耶律德光领兵十馀万来战是日高行周前军在威城之南既午其将赵延寿赵延昭以数万骑出於王师之西德光以铁骑出我师之东接战交相胜负至曷时德光以劲兵中央而来帝亦出亲军列後阵二阵俱列东西偃月际於河 〇 旗帜鲜盛士马严整德光望之惧形於色谓左右曰：杨光远言晋朝兵马半已饿死今日观之何其壮耶敌骑往来驰突左折右旋我师植立不动万弩齐彀飞矢蔽地马行其中多所蹶蹶贼军稍却王师亡命者告德光曰：南军东面人少 〇 公河城栅不固宜并兵攻之德光乃令千骑为队前锐後方攻其东首李守贞怀让以胜兵数千急赴之大战王师败时夹马军士千馀人在堤间治水寨使人急召之旗幡之未出於堰埭敌以为伪遁伏兵所起遂整军而立良久复战守贞在战之後立马於大冢之端去阵三百馀会不敢寸进俄顷王师。又退至冢下李守贞以数百骑短兵直进击之敌稍退战会之地人马死者无算断箭残镞交横厚数寸既而昏暝乃击钲而去夜行三十里乃收合夷伤萃於野次甲戌太原镇定咸奏已各离本部刻期於邯战会合师徒乙亥契丹帐内小校窃德光所乘马来奔辛巳传木书收军北去四月帝还京。

开运元年十一月壬申诏曰：朕以蕃寇未平边陲多事选求将帅徵发师徒北面屯军汾河守御即目虽无侵轶亦须广设 〇 是防朕将亲率虎貔躬擐甲胄俟闻南牧即便北征不须先定日辰别行晓谕所有供亿支用宜令三司预自指挥令随从诸司职员并宜尝备行诸侯不得朝覲亦不得以进献供侍借斂吏民凡百臣寮当体是意。

二年正月乙丑离京二月丙子次澶州大阅诸军於威城东帝乘马指挥於军中丁丑复大阅列左右阵戎容甚肃帝亲乘马指挥至晚还行宫己卯敕以许州符彦卿充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统军潘环充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壬午定州易州各差人奏契丹攻围祁州癸未宣差皇甫遇领马步军兵士二十九指挥天威兵士二千一百八十人进发是月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三月甲辰都招讨使杜威奏今月八日臣与都监李守贞副招讨马全节安审琦皇甫遇等部领大将发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审约奏二月三日夜差壮丁三百人入敌寨斫营戮敌约千人损马七百匹。又据狼山诸寨称相继邀杀蕃军不少庚戌杜威大军攻泰州刺史晋廷谦以州降获守城兵士三百八十九人辛亥易州安审约奏狼山守把孙方简掩杀得其渠谐里相公一千馀人奚车一两内有谐里妻及奴婢等甲寅杜威收复满城获契丹首领没刺相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内七百人是新蔚二州兵士并放归本道其一千二百人是契丹监送次乙卯收复遂城县其守城契丹留六十三人首领馀并处斩丁巳杜威退还泰州是日契丹前锋至涿州戊午杜威大军在泰州契丹前锋至矣。己未大军离泰州契丹踵其後是夜营於方顺河侧敌亦相随立牙帐己未大军次阳城庚申契丹万骑如墙而来大军卒排斗底阵骑军斗二十馀合午後张彦泽皇甫遇符彦卿等选劲骑击之遂行千馀里北渡白沟而去癸亥战於白围谷是日契丹主在奚车中及军败走车行十馀里追兵既急获一囊 〇 〇 乘之而走乙丑杜威大军自定州班师赴镇州敕曰： 〇 卷唯秦郡素乃汉疆偶隶殊域久罹涂炭遇王师之进讨倾臣节以来降况地处要

冲人推勇悍将控临於强敌宜系屬於雄藩其泰州宜割属定州为属郡以狼山寨主孙方简为泰州刺史仍检校尚书右仆射本州守御都指挥使充定州东西面都巡检四月丙寅朔北面军前遣人走马报前月二十八日杀戮敌军大败是月帝还京。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九月御札曰：朕自副推崇敢忘寅畏及物必加於恩信任人无间於亲疏期区宇之大同俾蒸黎之小泰洎朕始临梁苑毕会藩侯盖当再造之期用普维新之命莫不骏奔入覲率俾争先旌旄之寄咸迁带砺之盟益固魏博杜重威负 虽重在朕含垢亦深尽舍前非只期後效是以授之真秩换彼名藩而 固胎已成臭气复作北勾冒顿南拒朝章。若不加诛何以为法黜我天宪劳我兵威今则大进梯勺克收壁垒重念一夫作孽百姓何辜虽已推祝网之仁尚宜轸纳隍之虑必恐孤城既拔众怒犹深惊飏更迅於雷霆即烈焰宁分於玉石朕所以轸伤在念想虑尤深将亲劳於六师宜再询於顺动岂辞栉沐须议省巡取今月二十九日车驾起离阙下暂幸澶魏已来凡百士庶宜体朕意。

十月戊戌帝至邺城阮亭驻蹕行府节度使高行周率群校奉迎午後帝次御营丙子宣遣高行周督诸军分攻城四面是日诸军将士所伤甚众宣遣还营始一日前诸军入谒行宫奏请攻城帝曰：朕本意自来者止为魏民久嬰城堑有倒悬之危复以重威执迷抱耻无出计之今欲示之以武威来之以大义恃其恩待必见归投。若使城中亿万之命重遭涂炭何以表朕吊伐之意也。如众议须意攻迫但益兵张势可矣。时宰执奏曰：兵法云：夫有金城汤池内无积粟虽善战者不能守况重威城孤兵散势穷力殫輿梯请死期在旦夕而已睿意所宣生灵大幸足以彰陛下有殷汤开网之仁也。乙未帝乘马巡城宣遣诸军以竹笼桥布列架壕水攻击至未时还宫丁卯诸军马步兵士一千余人各愿充梯头於行宫见帝面赐慰勉以俟指命壬申杜重威与妻石氏即石晋宋国长公主也。相次遣牙校崔华郑进赍表献款乞赴行在甲戌。又遣观察判官王敏贲表赴行宫丁丑重威出降邺都平（是日除重威守太傅中书令楚国公）。

周太祖广顺二年正月敕曰：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不知恩信辄恣凶狂北则勾唤刘崇南则结连淮寇劫掠邻县邀截路行差补元随主持镇务一向残害生聚百般诛斂货财贍养奸凶图谋悖乱割剥之苦所不忍闻朕每为含容欲全终始近据东西诸处申奏慕容彦超偏於管内抽点乡军人户不伏追差逐处杀劫镇将。又惧挟讎屠害悉是逃窜山林言念众多尽能忠孝嗟我赤子遇此乱臣方当寒冻之时可想艰辛之状须行吊伐以救孤危今差侍卫军都指挥使曹英等统领大军往彼问罪已指挥告报诸军入兖州界并不得下路村舍斫伐桑枣驱虏牛驴毁拆舍屋发掘坟墓如有犯者便行军令候至城下委曹英散行指挥安抚人户兼勒诸县令依旧勾当公事仍差使臣於兖州四面边界招唤百姓令著营养如有恶党接便为非者即就彼处断其人户不得更於堡寨团集仍勒县镇官员节级明具朝廷指挥告报劝课农桑无失春计兼自前有兖州管内人户被慕容彦超迫虏诳惑诱引见在州城内者及有元在兖州充职人等，必是逐人各有骨肉房亲在城今官中一切不问宜令州县倍加安抚勿纵节级所繇衷私恐嚇。若有全家并在兖州城内者或有庄田店宅及诸般物产如元有人勾当勒一切仍旧。若无人主张即委邻人检校看守勿信任人妄有占据及毁拆斫伐候收复城池分付本主一夫作乱万姓何辜兴言疚怀伤叹无己故兹告谕各令知委曹英等讨之数月未克四月内出御札曰：昨以慕容彦超违负国朝闭据城垒尚稽显戮未决群情方属灾蒸正劳师旅朕恭临万国深居九重处宫阙之清虚。虽然遂性念将士之勤苦宁免疚心暂自省巡往申慰抚况非远路不至甚劳凡我臣寮当体兹意朕取五月五日进发离京赴兖州城下慰劳行营将士会路侧近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不得离本州府来赴朝覲其随驾一行供顿并取系省钱物准备差侍臣勾当仍预告报一路州县并不得别有排比其随从臣寮内外诸司官中已有供给州县亦不得别有破费祇供其要载动用什物车乘亦已指挥备办如阙少之时候见宣命即得供应只不得预前排比如衷私有人小小取索并不得应副或军都及诸色人於路途店肆买所须什物先还价钱两京留司百官只於递中附表起居时热不用差官至行在沿路所指挥事件车驾回日亦依此施行以枢密副使郑仁海权大内都点检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李 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侍卫马军都指挥郭崇在京都巡检庚申帝发京师戊辰至兖州城下乙亥旦药元福部下兵如羊马城遣奏帝出宫督诸军繇是鼓 而进勇奋之势不可遏帝遣中使至南寨促王峻进军迫城峻部下军争登城垒贼众奔溃官军遂入直抵牙门慕容彦超亲率其党来抵官军官军退却缘城而出会城北大军已攀堞而入彦超复结队死战虎 建都指挥使杜 东西班都虞候薄令迁死之少顷城南诸军复入彦超势窘乃与妻投井而死彦超长子继勋与徒党五百馀自东门奔帝遣骑兵追之王峻亦领亲骑追及尽杀之生擒继勋以献六师大掠城中死者

万人兖州平。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癸未内出御札曰：朕自遘凶再经晦朔山陵已卜日月有期未忘荼蓼之情岂愿干戈之役而河东刘崇幸灾乐祸固安忍阻兵乘我大丧犯予边境勾引蕃寇抽率乡兵杀害生灵觐州郡朕为万姓之父母守先帝之基扃闻此侵袭难以启处所宜顺天地不容之意从骁雄共愤之心亲御甲兵往宁边鄙务清患难敢避驱驰凡在众多当体兹意朕取此月十一日亲率大军取河阳路亲征伧平妖孽永泰寰区应沿路排当并不得差遣百姓科配州县及於人户处借索劫掠远近节度刺史并不得辄离理所求赴朝覲应诸司各宜应奉公事者即仰从驾诸无事者不在扈随务从省要免至劳烦故兹札示想宜知悉以枢密使郑仁诲为东京留守乙酉帝御戎服亲率六师出东都壬辰次泽州未晡帝披甲具戎器观兵於东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於村舍癸巳前鋒与贼军相遇甲午贼陈於高平县南之高原有贼中来者云：刘崇自将骑三万餘骑严陈以待王师乡兵不与其数初侦逻者云：崇营於八议关南距高平四十里契丹聚於长子县贼将张晖领三千餘骑为前鋒帝虑其奔遁促兵以击之崇东西列阵颇亦严整河阳节度使刘词帅师在後未相继群情私相惴恐惟帝锐气益振乃命侍卫马都虞候李重进与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将左居阵之西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居阵之东厢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以精骑当其中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以禁兵卫蹕帝介马观阵两军交锋未几樊爱能望贼而遁东厢骑军溃乱步卒数万皆解甲投贼呼万岁数声帝觉势危乃自率亲骑临阵督战时太祖驰骑於阵前（臣钦。若等曰：自此以後言太者皆皇朝太祖历试之事）先犯其鋒万旅观之无不披靡繇是战士皆奋命争先贼军大败日暮贼万餘阻涧而阵步刘词领兵至与大军追之贼军。又溃临阵斩贼将张晖及伪枢密使王延嗣诸将分兵追袭势。若风雨尸弃甲填满山谷初夜王师至高平降贼军数千人所弃輜重兵器马及伪乘輿器服等不可胜纪壬寅以天雄军节度使卫王符彦卿为河东行营一行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澶州节度使郭崇副之宣徽南院使向训为监获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为行军马步都虞候镇国军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领骑二万进发讨贼乃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陝府节度使韩通自阴地关入与符彦卿会进军。又以河阳节度使刘词为随驾都督署州节度使白重赞为副五月甲戌朔帝宿於团柏谷乙亥次落漠驿丙午至太原城下驻蹕於行宫符彦卿率诸将已下来见庚辰命彦卿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等率步骑万餘赴忻州盖自忻代归顺之後契丹犹在境故命诸将进军以讨之帝复耀兵城下癸未幸城西命诸军飞駁以击城乙酉亲领六师巡城戊子幸太原城之东引飞駁击其门垒而旋庚寅城之四面设洞屋飞駁之具辛卯领亲骑迫其东门仍以飞駁击之王辰帝巡按四面军皆癸巳遣李筠张永德以三千骑赴忻州时符彦卿等以契丹在忻北请益兵以驱之故遣筠等往焉六月癸卯朔帝巡贼城亲御军士己巳迟明帝发自太原夕次於来远驿是行也。大集兵车及徵山东怀孟蒲陝丁夫数万修洞屋梯以攻其城旦夕之间期於必取会大雨时行军士劳苦。又闻忻口之师不捷帝遂决还京之意庚午至自太原。

三年正月帝将南征庚子御札曰：朕以中原虽静四表未宁临戎罔憚於躬亲问罪须勤於栉沐今训齐骁锐巡幸边陲用壮军容永安国步宜取此月内车驾进发暂幸淮上凡关旧仪有司准式以宣徽南院使陈州节度使向训为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以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权东京副留守命曹州节度使韩通权黠检侍卫司及为在京内外都巡检以权判三司张美为大内都检是日宣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领兵赴晋阳壬寅帝南幸丙辰至寿州城下帝亲率六师围其城数匝号令之声振於原野列御营於州西北淝河之□以驻蹕焉丁巳徵宋亳陈颖徐宿许蔡等州丁夫数千万以备攻城之役。又命中使高彦彬等四人各领兵於寿州四面安抚编户及禁其俘掠。又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领兵於城之南效顺都指挥使唐景恩领兵於城之东各进洞屋梯以攻之王戌太祖上言败淮贼万餘众於涡口斩伪兵马都监四方馆使何延锡静江军使李铎等於阵擒伪寿州节度使刘仁贍侄天忠指挥使崇浦及获战船五十餘只初吴人遣军万餘众维舟於淮列砦於涂山之下上命太祖领铁骑数千以袭太祖将至贼砦十餘里复其馀军遣轻骑百餘扣其砦门与之交锋既而为伪遁之势仍令数骑弃其马而遁吴人得其马大喜因鼓而来离其砦数里太祖奋伏兵以击之杀获殆尽死者不可胜纪。

二月甲戌徐州遣牙将王□押泗州牙校王知朗贲江南国主李景书一函来上书云：唐皇帝奉书於大周皇帝不答戊寅命邓州节度使侯章为攻取贼水砦都部署右骁卫大将军王环副之四月乙亥帝至濠州驻蹕於其城南己卯韩令坤上言败楚州贼将马在贵等万餘众於湾头堰获伪连州刺史秦进崇等是日殿前都

指挥使张永德上言败泗州贼军千余人於曲溪堰先是江南既失扬州乃令邻郡悉发部兵同谋收复至是皆为我师所败庚辰诏谕诸道曰：朕自渡长淮寻清千里戎辂方期於南下金陵哀告而上章乞驻禁军称臣待罪念其危迫未遣攻收不谓忽逞狂谋。又屯残寇韩令坤赵愤其奸诈戮力扫除锐旅才交贼徒大败生擒伪将尽夺楼船伫於旦夕之间便见澄清之运凡闻克捷谅极呼五月自宿宋还京六月李继勋攻寿州为贼所败时李重进驻军於其城北闻继勋之败几不能守将议退军会太祖自六合领兵归阙路出於寿春因为驻留旬日重进倚以为援故其军复振太祖讳。

四年正月戊申御札曰：朕躬临庶政志静八方顾淮海之未宾命师徒而致讨克捷相继杀获甚多料彼孤危安能抵拒然以将士在外攻战逾年竭力尽忠摧凶破敌念兹辛苦尝轸忧劳暂议省巡亲行慰抚。且地理之不远诏回复以非遥今取二月内暂幸淮上应自来缘路供顿务从省略凡有费用并以官物供备所在不得科配其诸约束条件一如近年巡按之例二月甲戌以枢密副使王朴为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以内客省使咎居润副焉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以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乙亥帝衣戎服率步骑数万繇薰风门出三月己丑次石碛山瞰山川之形势是夜大陈师旅繇浮桥济淮抵寿州之北庚寅旦帝躬擐甲胄拥兵於紫金山南乃命太祖领殿前诸军击贼先锋砦一鼓而破之斩吴寇千馀级馀众复保山砦攻之未下帝复命太祖领兵伏紫金山攻一砦破之。又杀获贼军二千馀众遂断其来道繇是贼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其城砦回次於下蔡行宫辛卯夜伪监军使朱仁裕孙等相次各举其砦来降降其卒万馀众帝虑其馀党沿流东溃遽命步将赵晁率丹师数千沿淮而下是日帝复领兵次於赵步诘旦淮南岸贼之大砦已为王师所陷杀获万馀众擒贼将伪应援使建州节度使许文显伪应援都军使前湖南节度使边镐等其馀党果沿流东下帝遂自赵步领亲骑数百循淮之北岸以逐之。又命赵晁等诸将纵舟师顺流以击之时太祖於淮南岸追击贼卒或杀或溺殆将万数日既晡帝乘胜驰骑至荆山洪洪距赵步盖二百馀里沿路。又有雒口等砦皆迎刃而下之杀溺之外擒贼军数千人获战舰粮船共数百馀只稻米七万馀石铠甲三万馀副克捷之速未之有也。是夜帝入於镇淮军以驻蹕焉甲午诏发近县丁夫数千城镇淮军军有二城夹淮相对仍命徙下蔡浮桥维於其间甲辰幸寿州城北耀兵而还丙午寿州刘仁贍奉表请降戊辰帝率六师於寿州城北受刘仁贍降诏谕天下曰：朕昨者再举锐师重清淮甸凭玄穹之助顺赖将相之协心尽至援军便临孤垒刘仁贍智勇俱竭请罪军门相次遣男奉表输诚乞全生聚今月十一日大陈兵众直抵城池刘仁贍率在城兵士一万馀众及军府将吏僧道百姓等出城纳款寻便抚安寿春既静於烟尘江表伫同於文轨远闻克捷当慰衷诚丙辰帝议还京四月至自寿州东京留守文武百官迎见於高砦镇。且以胜捷称贺上顾盼者久之兵部尚书张昭因伏奏於马前曰：陛下昨离京之日臣等亲奉德音期以两月还京今才五十馀日矣。料敌班师皆如睿算臣等不胜庆忭再拜呼万岁上大悦十月戊辰降御札曰：向者以淮甸未平王师致讨实赖忠贞之力继成克捷之功渐属严凝念彼征役况今边陲无事军旅正雄须议省巡亲躬抚问将布混同之化罔辞栉沐之劳止期一两个月间车驾却还京阙凡在中外当体朕怀今取此月内暂幸淮上应往来沿路供顿务从省略凡有费用并以官物供备所在不得科配己巳以枢密使王朴充东京留守三司使张美充大内都黠检壬申帝离京丁亥至濠州城西设御营以驻蹕焉戊子帝亲领兵破贼砦一所杀淮贼数百人砦在濠州东北十八里滩上其滩广袤数重淮水浸而圜之乃濠上之咽喉先是贼据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谓我师必不能济帝之将行也。令悉索行在橐以以往臣寮咸不喻其旨及至命甲士数百人跨橐以济癸巳帝亲领兵於濠州城下分命诸军攻破贼城水砦斩获数百人先是贼以战船数百泊於城北植木於淮以梗我舟师之路是日辰时帝乘胜命水军鼓战棹以往尽拔其木因纵火焚其巨舰四只战船七十馀只斩二千馀级馀众皆自溺死至午时。又命大军攻破羊马城杀贼军五百余人自此城中胆破矣。丙辰夜伪濠州团练使郭廷渭差人赍陈情表来上。且言家在江南虑既降之後擿孥戮之祸欲先令人禀命於李景望许令健步南去帝寻降玺书慰谕亦俞其请辛丑帝闻涣河已东有贼船数百只声言来救应濠州乃亲领甲兵及发战棹水陆东下连夜而行时太祖率精骑前导癸卯大破淮贼於洞口斩级五千收降二千余人获战船三百馀只因鼓行而东所至皆下太祖乘战船以逐淮寇至暮为贼船所围太祖引满射杀数人淮寇稍却因纵兵以击之斩其将卒百余人馀皆弃船自溺死者甚众因尽焚其舟楫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率兵先攻其南因焚其城门遂乘胜麾军破其水砦月城是夜帝据月城楼亲冒矢石率禁军以攻其城丙午冬至分命诸军急攻泗州是时太祖於城之西北隅构洞屋树梯已傅其城矣。一夕摧其城我师有登其陴取战具而回者城中大惧十二月乙卯泗州

守将范再遇以其城降获降卒三千余人是日帝御泗州城楼受宰臣以下称贺戊午帝闻有贼船数百泊於洞口先令轻骑侦之贼乃退保於清口是日平明领亲骑发自泗州繇淮之北岸太祖领兵繇淮之南岸夹淮齐进。又命诸将率战棹沿流而下己未至清口方舟以济庚申追及淮贼是夜月色如练步骑数万夹淮舟师沿流。且战。且行金鼓之声闻数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帝乃驻马指画诸将一鼓而进破之贼众数千犹阵於南岸太祖领数十骑驰进击之即时大败因逐至楚州北门斩获甚众是时有贼船数只顺流东下帝乃亲率骁骑循淮以追之。又命太祖领精骑前进行六十馀里太祖擒其首领伪保太军节度使濠泗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以归数其收获战船除烧荡外得三百馀只降卒除杀溺水得七千馀人自是长淮之中南人之战棹尽矣。壬戌伪濠州团练使郭廷渭乙丑伪雄武军使崔万迪皆以城归顺丁丑泰州平是月江南李景遣兵驱虜扬州土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

五年正月丙戌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攻下海州乙巳帝亲攻楚州丙午拔之斩伪守将张彦卿等二月天长军使易■以城归顺戊午帝南巡丁酉驻蹕於广陵三月壬午朔幸泰州驻蹕於行宫丙戌瓜步镇羌人押润州军将丘亮到行宫。且言江南李景欲差使朝贡丁亥帝发自泰州复幸广陵壬辰幸迎銮江口命武卫大将军李继勛已下帅黑龙船三十只於江中滩上杀吴寇数百人虜贼船二只以归癸巳帝复幸江口命太祖帅战棹入江以逐贼船军士乘胜因直抵南岸焚其营栅至暮而回丙申江南国主李景遣其臣伪兵部侍郎陈觉奉表来上仍进方物是日帝召觉对於帐殿凡数刻觉奏云：臣愿自过江取本国表章进纳庐舒蕲黄四州之地乞画江为界以事陛下哀告之词凄然可悯帝曰：能如是朕复何求。若吴主复能举国内附则亦当待以优礼固不阻他称朕己亥李景遣其臣刘承遇奉表以庐舒蕲黄四州来上。且乞画江为界江北平。

六年三月丙寅御札曰：朕猥以凉德绍此丕图既为万乘之君宜去兆民之患虽晨兴夕惕每尝思於万机而紫塞黄河犹未亲於经略秋夏则波涛罔测三冬则边鄙惊搔将期安国利人岂惮栉风沐雨今取此月内驾幸沧州已来应沿路排顿并以官物充馀依旧例以右羽林统军李继勛充棹船左厢都部署前泽州刺史刘洪副之以前虢州刺史刘汉遇充棹船右厢都部署客省副使刘赞原副之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为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宣徽北院使咎居润副之以三司使张美为权大内都部署甲戌帝离京辛夕■至沧州是日昼漏未尽帝戎服乘马率步骑数万发自沧州直趋敌界中夜驻蹕於野次壬辰至乾宁军己未帝大治舟师以备北伐丁酉御龙舟率内六军鸣鞶鼓棹顺流而北又船成舰首尾数十里己亥至浊流口自北溯流以进庚子■旗■素西北而行。又■素西南而行皆顺河路也。壬寅以自关之西河路渐隘水不能胜舟有巨舫数千艘不能进乃舍之其馀小舟即命步卒挽之以进是时帝亦舍龙舟乘马登陆按辔而西癸夕■帝入于瓦桥关驻蹕於行宫太祖未及解鞍旋闻关西之北有敌骑数千乃领百馀骑往击之敌兵皆望尘而退五月乙巳朔侍卫使李重进以下诸将相次帅师而至是日敌瀛州。

刺史高彦晖上表归顺关南平是行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而契丹城邑皆迎刃而下。

卷一百十九

帝王部·选将

《传》曰：君子听鼓鞶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盖夫总中权之任贞出师之律上所注意人之司命故其为重也。繇夏商而上靡得而详周官司司马掌九伐之法以诘诛暴慢自汉以来或慎简智勇委之兵柄乃有备物加礼而表其待遇分阃假钺而申之委任方面付之经略诸将禀其节度推择之难斯可见矣。或断自宸志或荐於公府金谐而登用推诚以付■曷尝不奋庸而底绩哉！

周宣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军将行治兵之时使其士众左右陈列而敕戒之使循彼旁省视徐国之土地叛逆者故召穆公作常武之诗以美之曰：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汉高祖初为汉王王巴蜀时韩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度量也。）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帝丞相何亡帝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帝。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帝曰：所追者谁也。曰：韩信帝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为国家之奇

也。)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又初攻下外黄西收军於荥阳楚骑来众王乃择军无事用信顾思念也。■与慢同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傅音附犹言随从者）嬰少然数力战乃拜中谒者灌嬰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於荥阳东大破之。

後汉光武初赤眉西入关更始使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众大集王匡等莫能当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邓禹沉深有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於是韩歆为将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郑寻为建威将军耿■为赤眉将军左右于为将师将军。

建武元年帝以王霸晓兵爱士可独任拜为偏将军并重泉县名也。地理志属左冯翊将臧宫傅俊兵讨周建苏茂明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霸为讨虏将军。

二年帝以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冯异代禹讨之帝送至河阳赐以乘舆七尺具剑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掳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

四年拜马成为杨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时帝幸寿春设坛场祖礼遣之（远游舟车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祖祖也。）明帝时邓禹少子鸿好筹策永平中以为小侯引入与议边事帝以为能拜将兵长史率五营士屯雁门窦固为中将坐事废于家明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拜为奉车都尉与耿忠率万共工氏之子曰：修好二千骑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馀级。

桓帝时桥玄拜将作大匠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钞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冯緄为太常会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馀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又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间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为车骑将军将兵十馀万讨之诏策緄曰：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刻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将军主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己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闾如■虎铺敦淮□仍执■鬼虏将军勉之时天下饥谨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尝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前後所遣将帅官辄会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贿赂慎为所中乃上疏曰：■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无猜盗跖可信故乐羊陈功文侯示以谤书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尚书朱穆奏緄以财自嫌失大臣之节有诏勿劾。

魏太祖时许褚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甚亲近焉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帝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後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馀人皆剑客也。

文帝黄初中大将军曹仁薨以蒋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亢忤尝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帅之任。

张既为雍州刺史邹岐为凉州刺史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帝忧之曰：非安凉州乃召邹岐以既代之诏曰：昔贾复请击郾贼光武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卿谋略过人今则其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

明帝太和末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殄夷将军田豫应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八月蜀将姜维寇狄道诏以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并力拒维

复遣太尉司马孚为後继。

甘露二年七月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锺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晋文帝时石苞为徐州刺史帝之败於东关也。苞独全军而退帝指所持节谓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迁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

武帝时杜预为度支尚书时帝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及祜病举预自代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师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

武帝咸康元年四月石季龙寇历阳癸丑帝观兵於广莫门分命诸军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裔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率众卫京师。

简文帝时殷浩为扬州刺史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廷欲遂荡平关河，於是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雒将发坠马时咸恶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陈遼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羨为督统开江畛田千馀顷以为军储。

孝武帝时王恭为中书令时孝武将擢时望以为藩屏乃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略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恭表让军号以超受为辞而实恶其名，於是改号前将军。

安帝元兴初朝廷将伐桓玄以桓氏世在陕西以大将军府司马桓谦父冲有遗惠於荆楚惧人乃用谦为持节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假节以安荆楚。

後魏道武时孙肥为镇远将军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阳帝将讨之选诸将无如肥者乃徵还京师遣与毗陵王顺等将六万骑为先锋。

太武时来太干为征北将军镇■中帝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阻乃以太干巡抚六镇以防蠕蠕经略布置甚得事宜。

神■三年七月闻宋将来寇遂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为诸军节度。

司马文思为廷尉卿宋遣将裴方明击杨难当於仇池帝以文思为假节征南大将军督雒豫诸军南趋襄阳邀其归路。

文成时源怀拜殿中尚书加侍中参都曹事。又督诸军征蠕蠕六道大将咸受节度。

孝文太和中尧暄为南部尚书时梁遣其将陈显达寇边以暄为使持节假中获军将军都督南征诸军事平阳公军次许昌会陈显达遁走暄乃班师。

太和十七年孝文南讨诏赵郡王■司空穆亮为西道都将是■年少未涉军旅帝乃除薛裔假节平南将军为■副军。

宣武时邢峦为安西将军徵授度支尚书时梁遣兵侵轶徐兖缘边镇戍相继陷歿朝廷忧之乃以峦为使持节都督东讨诸军事安东将军尚书如故帝劳遣峦於东堂曰：萧衍寇边旬朔滋甚诸军舛互规致连戍陷歿宋鲁之民尤罹汤炭诚知将军旋京未父膝下难违然东南之寄非将军莫可将军其勉建殊绩以称朕怀自古忠臣亦非无孝也。峦对曰：贼虽送死连城犬羊众盛然逆顺理殊灭当无远况臣仗陛下之神■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愿陛下勿以东南为虑宣武曰：汉祖有云：金吾击郾吾无忧矣。今将军董戎朕何虑哉！

萧宝寅以梁武克建业杀其兄弟避害来奔後永平四年卢■克梁胸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骥守之梁遣师攻文骥卢昶督众军救之宣宝寅为使持节假安南将军别将长驱往赴受卢昶节度赐帛三百疋宣武於东堂饯之诏曰：萧衍送死连兵再离寒暑卿忠规内挺孝诚外亮必欲鞭尸吴墓戮衍江阴故授卿以■■统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规宜其勉欵宝寅对曰：讎耻未复戈埃旦虽无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谋俯厉将帅誓必拉彼奸■以清王略圣泽下临不胜悲荷因泣涕横流哽咽良父於後卢昶军败唯宝寅全师而归。

李平为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为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北将军行冀州事以讨之宣武临式乾殿劳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发欲上倾社稷下残

万民大义灭亲夫岂获己周公行之於古朕亦当行之於今今委卿以专征之任必令应期摧殄务尽经略之规勿亏推毂之寄也。何图今日言及斯事因歎□流涕平对曰：臣愉天迷其心构此臬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应有征无战脱守迷不悟者当仰凭天威抑厉将士譬犹太阳之消微露巨海之荡荧烛天时人事咸在昭然如其稽颡军门则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则鸣鼓■■锤非陛下之事。又梁遣其左游击将军赵祖悦偷据西硤石众至数万以逼寿春镇南崔亮攻之未克。又与李崇乖异诏平以本官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诸军东西州将一以稟之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

杨大眼为中山内史时高肇征蜀宣武虑梁侵轶徐扬乃徵大眼为太尉长史持节假平南将军东征别将隶都督元遥遏御淮淝。

孝明时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诏曰：应敌制变■■非一途救左击右疾雷均势今胸山蚁寇久结未殄贼衍狡诈或生诡劫宜遣锐兵备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坐敦威重遥运声■■次为尚书令加侍中後北镇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响应征北将军临淮王或大败於五原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於白道贼众日甚诏引丞相令仆尚书侍郎黄门於显阳殿诏曰：朕比以镇人构逆登遣都督临淮王克时除翦军留五原前锋失利二将殒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复陷凶手恐贼势浸淫寇连恒朔金陵在彼夙夜忧惶诸人宜陈良策以副朕怀吏部尚书元修义曰：强寇充斥事须捍讨臣谓须得重贵镇压恒朔■■彼师旅备卫金陵诏曰：去岁阿那环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长驱塞北返节榆关此亦一时之盛乃上表求改镇为州罢削旧贯朕于时以旧典难革不许其请寻李崇此表开镇人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难追为复略论此耳朕以李崇国威望重器识英断意欲还遣崇行■■督三军扬旗恒朔除彼群盗诸人谓可尔以不仆射萧宝寅等曰：陛下以旧都在北忧虑金陵臣等实怀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实合群望崇启曰：臣实无用猥蒙殊宠位妨贤路遂充北伐徒劳将士无勋而还惭负圣朝於今莫己臣以六镇幽垂与贼接对鸣柝声弦弗离旬朔州名差重於镇谓实可悦彼心使声教日扬微尘去塞岂敢导此凶源开生贼意臣之愆负死有馀责属陛下慈宽赐全腰领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所不敢辞但臣年七十自恨老疾不堪敌场更愿英贤收功盛日，於是诏崇以本官加使持节开府北讨大都督抚军将军崔暹镇国将军广陵王渊皆受崇节度。

高树生太尉谧之子尚气侠不仕孝昌初北州大乱诏发众军广开募赏以树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劲勇镇捍旧藩。

周武帝保定四年十月诏大将军大蒙宰晋国公护率军伐齐帝於太庙庭授以斧钺，於是护总大军出潼关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出豫州少师杨□出软关建德二年六月大选诸军将勳以戎事。

梁士彦以军功拜仪同三司武帝将有事东夏闻其勇决自扶风郡守除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齐人甚惮焉。

隋高祖时相州王谦构逆帝将击之问将於高■■答曰：于义素有经略可为元帅帝初然之刘■■进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义之下帝乃止，於是以睿为元帅义为行军总管。

周摇为豫州总管开皇初突厥寇边燕蓟多被其患前总管李崇为虜所杀帝思所以镇之临朝曰：无以加周摇者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鄣塞谨斥堠边民以安。

源雄为朔州总管深为北人所惮伐陈之役高祖下册《书》曰：於戏唯尔上大将军朔方公雄识悟明允风神果毅往收徐方时逢寇逆建□马邑安抚北藩嘉谋绝外境之虞挺剑息韦■■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间罔不怀惠但江淮蕞尔有陈僭逆今将董率戎旅清彼东南是用命尔为行军总管往钦哉！，於是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陈平以功进位上柱国赐子崇爵端氏县伯褒为安化县伯赐物五千段复镇朔州。

韩洪为廉州刺史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

贺。若弼周末为寿州刺史及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曰：朝臣之内文武才■■无出贺。若弼者帝曰：公得之矣。乃拜弼为吴郡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忻然以为己任。

李衍为介州刺史朝廷将有事江南诏衍行襄州道营战船及大众伐陈授行军总管从秦王俊出襄阳道。

杜彦为洪州总管时■■州总管贺娄子■■卒帝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之辈乎！後数日帝曰：吾思可以镇榆林者莫过杜彦，於是徵拜■■州总管十八年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帝以彦晓习军旅令总管五十营事及还拜朔州总管。

炀帝大业十年齐郡贼盗孟让寇掠诸郡王世充大破之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复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尽平。

唐高祖武德六年八月东南道行台仆射辅公_弼据丹阳反僭称宋王遣赵郡王孝恭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

太宗贞观三年十一月以并州都督李世_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击突厥。

八年十二月命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各帅师分道以讨吐谷浑。

十三年十二月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

十八年十一月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_{元吉}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郟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以伐高丽高宗永徽二年七月贺鲁寇陷金岭城蒲类县遣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_苾何力为弓月道总管以讨之。

六年五月命左屯卫太将军泸国公程知节等五将军帅师出葱山道以讨贺鲁。

显庆二年正月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四将军为伊丽道将军帅师以讨贺鲁。

四年十一月以邢国公苏定方为神丘道总管刘伯英为昆夷道总管以伐百济。

龙朔元年五月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_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_李具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

麟德元年十月命司空英国公李_{元吉}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丽。

三年正月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总管。

总章二年六月遣右卫大将军凉国公契_苾何力为驾海道大总管三年四月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

咸亨五年二月遣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以讨新罗仍令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

上元三年三月吐蕃入寇鄯廓河芳四州命雒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领左卫将军契_苾何力等军以讨吐蕃二王竟不行。

永隆二年正月遣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帅师讨突厥。

永淳二年十一月命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招讨总管讨山贼元珍骨笃禄贺鲁等。

中宗神龙三年五月以屯卫大将军兼检校雒州长史张仁_瓘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玄宗开元二年四月庚午敕曰：大漠南守长河北介地险可凭天兵有警夏潦方壮冬冰未合料敌安边存乎！备预灵武道行军副大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张知运神气雄杰兵谋果断持军出塞可使单于丧胆抗敌临边足令勇夫增气宜令先持节赴军简行处置并缘边州军兵马等亦委知运量事均融乃与幽州刺史摄御史中丞强修计议便宜支备事讫听_{仁瓘}入京奏事姚崇职兼枢密未要即行副既掌同一依军令。

三年夏四月庚申帝以_{仁瓘}葛_纥等部落新归恐边境有虞思建将帅乃下诏曰：命彼太师闻乎！周颂安得猛士欤。若汉图朕怀柔百蛮茂育万姓绥之则教人息战靖之则去兵不用故獯戎是逐前史尝载边鄙为乱先王必征所以罚其浸骄徵其即叙朔方军垒接太原之备胡右地城池控张掖之遮敌是用诫于师旅扬我兵威谁其任之肃此将命右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薛讷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处_珣等既明。且哲纬武经文登坛有大将之容辞第有忠臣之志或斩其爱子扫尘而清北风或俘其名王却地而尽西海故可以率如黑之勇当非熊之寄。然则井陘之间昔不成列河源之路旧多凿空设险而张远谋总戎而献长策俾尔之效在於斯举固当歼其种落告成於王岂为完我甲兵逸而待寇而已讷可持节充梁州镇军大总管赤水建康河源及缘边州军并受节度仍与郭处_珣张知运杜宾客相知共为表里夙设方略处_珣可持节充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仍与张知运甄道一相知共为犄角勿失权宜讷便特於凉州住凉州都督杨执一为副大总管处_珣於并州住并州长史王_晁为副大总管宜排比兵马精加教练幽州有事即令处_珣将和戎兵马从尝州土门与甄道一计会共讨凶逆其同华等兵及精骑_彳建儿并鞍马等依三月十五日制仍令远探量事续遣。

十月壬戌制曰：古之命将帅训甲兵所以宣威武而惩不庭也。自非栾_三之裔孙吴之才何以_{三三}中军而绝大漠矣。右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凉州镇军大总管薛讷家代名将国朝元臣智涌泉源气横_三电庙堂之上则宽而有谋旗鼓之间则勇而无挠顷者单于地隔骄子天亡众已离心魑魅悬首今则须行吊伐用灭逋逃宜凭推毂之权将待覆巢之势可持节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谋虑经远才明沉断右威卫将军兼灵州刺史杜宾客三军之雄万人之敌以之入幕孰不师臧曾谓出车肃兹王命并宜充副总管。

萧嵩为兵部侍郎时凉州刺史河南节度王君_口家在瓜州为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所攻河陇骇俄而君_口。又为回纥诸部所杀朝廷议以大臣出镇以静边隅乃拜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判凉州事嵩乃奏裴宽郭虚已牛仙客为判官左金吾卫员外将军张守_三为瓜州刺史边境获安军师屡捷帝大悦制以嵩同中书门下三品恩顾莫二。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称兵向阙诏以朔方节度副使兼灵武郡太守御史大夫安思顺为户部尚书弟元贞为太仆卿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郡太守兼西受降城使《郭子》仪为卫尉卿员外郎置同正员兼灵武郡太守摄御史中丞充朔方节度关内度支副大使知节度事。

十五载敕子仪围_三中收复河朔以朔方节度副使单于副都护李光弼为_三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委以东讨（代宗实录载天宝末安禄山反玄宗注意武将光弼子仪皆蒙召见于内殿并称旨特拜光弼代禄山为范阳节度使委以东讨）。

肃宗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败於邙山河阳太守鱼朝恩退保陕州三年二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时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从连贼朝廷忧之後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遂用《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行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王出镇_{三三}州。

三月丙申诏曰：时属艰难用勤师旅元帅之任必藉庙谋苟非人杰孰允斯寄司徒兼中书令朔方节度副大使子仪风_三有感星象降生秉文武之姿怀经济之器自凶狂构祸区宇未宁蕴忠贞以立身资义勇而成务加其识度弘远谋略冲深张飞乃万人之敌鄴_口是三军之帅故能扫清强寇收复二京建兹大勋成我王业虽少康嗣位夏靡赞其功光武中兴邓禹集其事以今观古未足多之但以氛_三未清军戎是急爰求硕德伏以师贞宜承重委克济多难可充东京畿及山南东道并河南诸道元帅仍权知东京留守。

五月丙戌诏曰：元帅之任实属於师贞左军之选谅资於邦杰自非道申启沃学贯韬铃则何以翊分阃而专征鹰鹯而受律求诸将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蓟国公光弼器识弘远志怀沉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才往属艰难备形忠勇叶风_三而经始保宗社于阽危繇是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於日月嘉绩被於岩廊属残寇犹虞总戎有命用择惟贤之佐式弘建亲之典必能缉宁邦国叶赞天人誓馀丹浦之师剿彼绿林之盗载申朝奖爰藉旧动宜副出车之命仍践分麾之宠仍与天下兵马元帅赵王系为副知节度行营事。

来_三为颍川郡太守乾元中史思明。又陷东京诏_三为陕州刺史充陕虢节度使镇陕州俾遏东寇无何襄州镇兵扰乱转_三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

代宗宝应元年七月辛卯诏曰：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陇右节度观察等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经武大才济时良具今以寇窘河雒思用讨除宜辍务於西陲俾廓清於东夏可充朔方行营节度使本官封如故时将收河雒以怀恩宿将勇而有谋乃委以东讨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州以右羽林大将军卫伯玉有_三略可当重寄乃拜荆南节度观察等使。

二年正月丁巳诏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时蕃寇初溃凶徒盗聚山谷或至数百人昼伏夜动攻害闾里人不甚宁景仙素以勇猛知名及是行也。老幼咸悦。

德宗建中四年七月以神策大将军尚可孤兼御史大夫充荆襄应援淮西使。

兴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临轩备礼授副元帅浑_三节钺中书令宣制曰：寇贼干纪授尔节钺以难往钦哉！_三跪曰：将相之重悉以寄臣誓当毕力以扬陛下之休拜受而退八月癸卯加神策军京畿卫渭南渭北_三坊节度及兵马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合川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兼凤翔尹充陇右节度度支营田观察使仍充管内诸军及泾原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加河东保宁军节度观察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奉城军及晋慈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以灵盐丰夏

节度使 ㊦ 宁振武奉天永平等军马副元帅侍中兼灵州大都督楼烦郡王食实封一千八百户浑 ㊦ 为河中尹河中 ㊦ ㊦ 州节度观察等使仍充河中同 ㊦ ㊦ 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

贞元初樊泽为襄阳节度使三年代张伯仪为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岁加检校礼部尚书会襄州节度曹王皋卒於镇军中剽掠扰乱以泽威惠素著於襄汉复代曹王皋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刘昌初为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兵马使贞元三年玄佐朝京师帝因以宣武士众八千人委昌北出五原军中有退却沮事者昌继斩三百人遂行寻以本官授京西行营节度使岁馀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度支营田等使。

李自良为河东军都将德宗欲以自良代马燧为节度使自良以事燧父不欲代为军帅帝以河东密迩突厥难於择帅翌日自良谢帝谓之曰：卿於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体然北门之寄无易於卿即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等使。

十一年河东节度李自良卒以行军司马兼太原少尹御史大夫李说知府事为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留後北都副留守初自良得疾凡六日卒匿丧至明日乃扬言病丙戌乃告丧先是都虞候张瑶久在军素得众心尝请告还葬自良未许至是李说与监军王定远谋乃给瑶假以大将毛朝阳代瑶戌子遣以闻先是中使第五国珍奉使灵朔回至太原遇自良病困迟留比知自良死乃驰赴京师先李说使至帝因命国珍赉授诰命往太原兼敕书三十馀封赐其大将及管内刺史焉。

十五年蔡州吴少诚悖逆诏宣武等十节度讨之十二月王师大溃於小 ㊦ 殷河时军既乌合。且无统帅诸营兵马无多少各有监军数十人专掌兵制进退讨袭互相规利故未甚与贼交锋而自溃衄车与戈甲资粮 ㊦ 屢并为贼所有繇是议招讨使之选。

十六年二月以左神策军行营招夏绥银州节度观察押蕃落使韩全义为蔡州行营招讨处置使应北路行营诸军将士并取全义指麾陈许节度度支营田观察使上官悦充副使。

李景略贞元中为河东节度行营司马岁馀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帝素知景略居边练事时方轸虑中官窦文场在旁复言景略堪任，於是景略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

高固建中末为 ㊦ 宁节度浑 ㊦ ㊦ 卑将李怀光既叛使留後张昕取将士万馀人以资援河中国时在军中斩昕以 ㊦ 旬授前军兵马使贞元十七年节度使杨朝晟卒军中请固为帅德宗念固前功因而授之累官至检校右仆射。

卷一百二十

帝王部·选将第二

唐宪宗初高崇文为长武城使永贞元年冬刘辟阻兵朝议讨伐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右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者。

元和二年四月甲子以尚书右仆射伊慎代范希朝为右金吾卫大将军以希朝代李栾为灵州长史充朔方灵盐节度仍进位检校司空以右神策盐州定远三镇兵马隶焉所以革近制任边将也。

四年十月镇州王承宗拒命诏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讨之以左武卫将军王万敌为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仍复本姓赵氏万敌本成德军 ㊦ 卑将也。以善战为王武俊所重令姓王氏士真时遣归朝习知镇冀事故授以前锋。

九年八月辛酉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汝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汝等州节度观察处置营田等使讨淮西故移重胤压境焉。

十一月甲午以御史中丞胡证充振武麟胜节度使时振武累用节将边事旷废朝廷思用儒者以抚安之乃有是命。

十一年七月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军节度使以徐州刺史杨 ㊦ 为唐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行营。

都知兵马使以滋儒者故须复以 ㊦ 将其兵。

浑镐历延唐邓州刺史及讨王承宗属义武军节度任迪简疾不能军帝以镐藉父名足以镇之乃令代迪简为帅镐始至整练其众甚有威名。

十三年五月以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李 ㊦ 为凤翔节度使路繇阙下会李师道再叛诏徵兵讨之遂改 ㊦ 为徐泗节度使及青齐平将有事燕赵。又命 ㊦ 以特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昭义军节度使抵四月迁魏 ㊦ 专等州节度使。

穆宗长庆元年八月制曰：父子之讎不同天虽下至匹士而犹寝苦枕戈以期必报是以子胥不 ㊦ 旬伍奢之死卒能发荆王之墓鞭不义之尸取贵春秋垂名万古而况於身备将坛父死人手家讎国耻并在一门当怀尝胆之心岂俟绝浆之礼金革无避其在兹乎！前泾原节度观察处置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泾州刺史御史大夫田布咨尔先臣惟国元老首自河朔来朝帝庭而。又东取青齐北讨深赵提挈义旅勤劳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以自信属冀方求帅予所重难辍自大名付兹巨镇而中台暗折上将妖侵蠹贼潜 ㊦ 於心腹豺狼勃兴於肘腋人神愤痛朝野惊嗟深軫予怀誓擒元恶以布诗书并习忠孝两全常用魏师克征淮孽素行恩信共著勋庸岂无奋激之徒为报寇讎之党。且魏之诸将繇尔父而崇高魏之三军蒙尔父之仁爱昔既同其美利今岂念其深冤尔其淬砺勇夫敬恭义士一饭之饱亦同於卒伍一毫之费必用於戈矛非 ㊦ 画勿萌於心非军旅勿言於口居则席 ㊦ 寒则抱冰以丧礼处之。若哀心感者必有为横一刎颈感智捐躯下报营魂旁清 ㊦ 鬼类於 ㊦ 至诚何 ㊦ 稔恶难逃矧彼凶残去将安往墨 ㊦ 在体玄纛在前题剑执金无忘哀敬可起复宁远将军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 ㊦ 专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十月甲子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兼充镇西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以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戊辰以深冀等州节度观察使牛元翼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深冀赵等州观察等使时王廷凑贼杀田弘正窃据土地朝廷以元翼镇冀旧将素以善战闻班位勇略在廷凑之右故前命为深冀节度使及是。又以成德令付之希镇州兵士望风稟令不战而归也。丙戌以深州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为沧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沧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依前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以代乌重胤以重胤检校司徒兼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使重胤老于征行以贼凭凌未可轻进观望累月帝意急於诛讨以叔良赴深州行营面辞日期朝夕殄寇故有此拜十二月戊寅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许州刺史充忠武军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代李迺仍兼深州节度使统诸军以李迺为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朝廷以光颜尽忠常为陈许节度使颇得士心将讨镇冀遂有此拜以迺文吏故换镇以便其事陈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沛宜委光颜量才任用沛比为光颜麾下都将部署有方略淮蔡平授陈州刺史以光颜方务征讨故委以军任。

李听为羽林军有名马穆宗在宫令近侍讽听献之听以职 ㊦ ㊦ 军不敢从令帝不悦及即位之不庭太原与二镇接壤方议易帅宰臣进拟帝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擢授检校兵部尚书太原节度观察使兼太原尹充北都留守文宗太和元年度申以太仆卿高 ㊦ 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充忠武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初 ㊦ 既以疾亟闻议者多谓忠武之师必自谋帅，或曰：禁军诸将得之群口器器以节制之选不繇执政既而裴度韦处厚等密议以 ㊦ 常刺陈蔡二州政皆可取。且熟忠武军情莫如 ㊦ 者会陈许表至果以 ㊦ 为请及启事於延英即以 ㊦ 名闻而拜焉（节度之权自大历以来，或以邪门而致近岁则财 ㊦ 强公行略无避忌贪邪之辈汲汲焉日有窥伺枉道输货动逾亿千皆以倍称之约假于富族及至镇则罄公帑以酬之然後脂血疲人补其所缺天下节度观察之使繇是而率十六七故高 ㊦ 之拜缙绅怵贺者弥月焉宰臣戏相谓曰：自今以後作债节度使当少矣。）

乌重胤太和初以检校司徒为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时李同捷私据境土谋袭父位议者以为别命节制虑孽童拒违。又朝廷方务安人遂命同捷移镇兖海以重胤群帅中齿辈旧老加太子太师平章事俾兼统沧景仍旧割齐州附之盖望不劳师而底定也。数月而卒赠太尉。

三年冬南蛮入寇西川节度使杜元 ㊦ 以失政贬黜特诏东川节度郭钊兼领西川以纾其乱兵至成都府贼蛮奔遁遂以钊检校司空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四年二月兴元军作乱节度使李 ㊦ ㊦ 被害假内追朝诏曰：汉水上游梁山东险控巴岷之道路作咸镐之藩屏实命长帅必惟全才简求臣僚金属邦彦是用筑斋坛以赐

□ 钺登廉车以察风俗一方之事悉以咨之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上护军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温造风度端雅质量闳厚立朝正色直道当官自登周行藹有休称前在宪府爱持国纲人所未能心已独至听言尽主於忠信指事必根於理化岂彼常意自谓知人泊南宫提领右辖郎曹承式体要弘通属闻汉中抚事多故非宽仁不可以理军旅非廉实不可以缉编 〇 择任之时诚异他日繇是命尔尹正褒国节制梁川首列侍从之臣秩迁御史之率至。若革故弊以存远略因其事以定众心姑务载安勿使告病弛张威惠在尔能之勳哉！惟勤无忝我推轂之命可检校散骑常侍兼兴元尹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宣制毕宰相及造并兴元宣慰使崔 □ 同赴对於延英造素有威望及是拜中外莫不瞻瞩帝前席与语凡数十百言。且趣令赴镇。

七年正月甲寅以新授镇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军节度徐泗观察等使以右金吾将军王茂元为岭南节度观察经略等使珙常为泗州刺史深练兵事颇得士心前除广州申谢於延英陈奏明辨称旨时高 〇 镇徐州王智兴之後兵骄不能制帝常轸虑遂命珙代焉。

九年党项寇边以左谏议大夫胡证有安边才略乃授单于都护御史大夫振武军节度使前任将帅非统驭之才边事旷废朝廷故特用证以镇之。

僖宗乾符六年十月制以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高骈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江淮盐铁转运江西行营招讨等使进封燕国公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麟梁纘等大破黄巢於浙东贼进寇福建逾岭表故移镇扬州时贼北逾大庾岭朝廷授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

中和元年黄巢寇京城七月乙卯车驾幸西蜀丁巳以侍中王铎检校太尉中书令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处置兼统京城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太子太师崔安潜为副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押中书侍郎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韦昭度为供军使时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自车驾出幸中使相继促骈起军骈 〇 以周宝刘汉宏不利於己迁延半载竟不出军乃以铎为都统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 〇 延节度使李存章为京城西北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以忠武监军使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代西门思恭许王铎以便宜从事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徵兵赴阙。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天 〇 二十年二月契丹寇渔阳上择帅北征郭崇韬以汴寇未平李继韬背命北边虚弱非大将无以镇临请命李存审为燕帅捍之时存审方卧病私第羸瘠殆甚帝遣使谕之因奏臣效忠稟命靡敢为辞但 〇 恙缠绵未堪祇役既而以存审检校太傅兼侍中充幽州卢龙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勉而赴任。

同光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审疾笃求入觐议择帅代之方内宴帝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尽所馀者存审耳今复寒疾北门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右武卫上将军李行贤曰：无易於卿即日授特进检校太保充幽州卢龙节度行军司马旬日以李存审为汴州节度以存贤代存审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三年秋客省使李严使西州回言王衍可图之状庄宗与郭崇韬议讨伐之谋方择大将时明宗为诸道兵马 〇 〇 管当行崇韬自以官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边北面须藉大臣全倚 〇 〇 管镇御臣伏念兴圣官使继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付以讨伐之权俾成其威望庄宗方授继岌即曰：小儿幼稚安能独行卿当择其副崇韬未答帝曰：无逾於卿者乃以继岌为都统崇韬为招讨使。

明宗天成三年荆南高季兴叛九月己亥诏武宁军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以尚食使马从斌守泽州刺史中外分命百道赴军襄阳。

十月定州王都反以齐州防御使孙璋充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丙午制横海军节度观察等使检校司徒李从敏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

是月丁酉朔方军大将已下差人赍绢表到京请朝廷命帅以安藩阃戊戌以前襄州守御并本州城兵马都监磁州刺史康福为检校司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行梁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灵威雄武凉州等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度支温 〇 〇 税等使。

西方邲弱冠归梁得侍左右忿无权位归庄宗於河上以为奉义指挥使每从征伐咸以身先天成初荆渚违命上据三峡明宗素知其才擢授夔州刺史充东南面行营招讨副使邲将偏师收复二州画图上进。

长兴三年十月戊午帝御广寿殿谓范延光秦王从莹等曰：契丹欲谋犯塞边上宜得严重帅臣卿等商

量谁为可者以闻甲戌秦王从莹奏伏见北面奏报契丹族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北面戍卒虽多未有统率早宜命大将帝曰：卿等商量定未具奏曰：将校之中康义诚可帝曰：召义诚来遂令宣徽使朱弘昭往知襄州事代义诚还京师（臣钦。若等曰：时晋高祖首预其选事具帝王创业门

末帝清泰二年以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使元信初从庄宗定魏博元城之战克捷居多移为博州刺史与梁军对垒德胜渡元信为右厢排阵使王处直引契丹背盟北边 二 扰以元信父在边故有是命。

晋少帝开运元年八月制曰：宣王讲武逐獫狁於太原汉帝出师走匈奴於瀚海是知蛮夷猾夏不能绝之於古今戎狄无厌不能拘之以信义先皇帝昔当草昧方在龙潜未登高 二 邑之坛始有晋阳之难契丹主径驱蕃部直抵并郊遂解重围助成大统我之兴也。彼有力焉，於是邀之以鬼神申之以盟誓载诸简册传厥子孙尔後常念前因每思厚报减宫闈之服玩罄府藏之珠珍供亿无时道途相望而契丹贪残滋甚骄纵异常通使命於江淮徵贡输於郡国苞藏既父奸谲渐萌既而輿议 二 宣 二 华群情愤激军民扼腕中外同辞请兴貔虎之师以遏豺狼之患先皇帝重其信誓笃以初终降万乘之尊礼不义之虜耗中原之力奉无己之求迨于纘受丕图处承顾命每欲息民继好敢忘屈己从人所以厚礼卑辞以隆其意推心置腹以示其诚其如鸩毒潜深兽心难革乘我歉岁伐予大丧平视中原窃窥神器朕实不德民罹其殃愧悼深寤寐兴叹向者躬提黄钺亲指灵旗驻於甘泉自春徂夏赖祖宗垂庆天地储休猛将如 二 谋臣。若雨士百其勇人一其心寸镞不遗狂戎自溃氛霾少息师旅凯旋今则渐入秋深虑为边患朕以志平寇难不敢荒宁将期亲率全师恭行天讨，庶几一举永静三边罔辞栉沐之劳用拯生灵之患得不精求将帅慎柬偏裨冀成破竹之功以殄折胶之寇爰於刚日乃降命书顺国军节度镇深赵等州观察处置幽州道行营副招讨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真定尹驸马都尉杜重威地居戚里神授戎韬父服金革之劳累济艰难之运虎牢昼闭一麾而罄贼自消河朔未宁再驾而氛妖继息戡定之业溢於鼎钟大平军节度郛齐棣等州观察处置兼管内河堤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平章事张从思清明可鉴忠正无邪夙怀刺虎之谋早列濯龙之籍当襄阳之役克成监护之勋及北虜之来实赖藩篱之固器业之用可谓纵横西京留守起复检校太尉兼侍中行河南尹景延广文武全才 二 龙际会指经纶於掌内藏甲马於胸中父权七萃之师继委十连之帅军民畏伏畿甸肃清左右之劳书於盟府武宁军节度徐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赵在礼河岳锤灵松筠植性授玉钤之秘略得金版之沈机辅翼数朝周旋重镇述职而必先九牧事君而唯尽一心尊奖之功光乎！史册建雄军节度晋慈隰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平章事安叔干众推武库素晓阵图疾恶如讎见义思勇觴酒豆肉无亏抚士之心尺籍伍符尽得 二 二 戎之诀军旅之任实契金谐前泰宁军节度充沂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捡 二 交太师平章事安审信父处腹心早攀鳞翼倜傥乃万夫之长骁雄真六郡之豪燕颌虎头咸仰将军之相牙璋犀节累持方伯之权英特之名播於中外河中护国将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平章事安审琦严明无翳宽简自居善知奇正之谋备熟孤虚之法首赴风 二 之会昔同带砺之盟累殿藩垣常坚夹辅连帅之重倚。若长城河阳三城节度孟怀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青州行营副都部署特进检校太师符彦卿惟尔先臣实为名将世袭弓裘之庆门传忠孝之规西汉三雄徒称杰出东京七校乃为时生竭尽之心贯于金石义成军节度滑汉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皇甫遇剑敌万人力摧九虎赤羽。若日蒲大夫之英风快马如龙曹景宗之意气继承重寄必竭纯诚义烈之称播於寰海北面行营马部都排阵使兼马军都指挥使特进检校太保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猛。若关张气吞荆聂荐膺委寄每著勤劳鸣镝离弦既得吟猿之妙青萍出匣父彰断兕之名营阵之间皆推果毅横海军节度沧景德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幽州道行营右厢排阵使特进检校太师王廷裔鬼谷传书神龟授印委镇临於沧海赖控扼於边陲缮甲治兵暗蓄摧凶之计深沟高垒不移持重之心捍御之谋断於胸臆保义军节度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宋彦筠威惠兼著胆气无侔累佐戎权善贞师律千军万马悍陈庆之雄名三令五申得孙武之战术将帅之选皆谓当仁前怀德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傅田武早从戎伍备历艰难安边展颇牧之才制胜合韩吴之法向者仗其旧德委以边藩颇资外御之功实有分忧之绩忠贞之节雅叶东求北面行营步军都排阵使兼步军都指挥使特进检校太保左神武统军潘环幕府书勋师干著效攻城野战独麾郑国之旗陷阵先登几获鱼门之胄泊外环卫弥见公忠兵革之时所参登用而皆位崇侯伯任重茅土俱为社稷之臣悉是栋梁之具或推忠 二 旬义或报国忘家常坚翼戴之心夙蕴澄清之志朕所以告於宗庙质以蓍龟授之以征鞞付之以萧铁但以狂戎侵掠生聚处刘既貽中国之羞抑亦人臣之

耻尔等上则受先皇顾_二辅予冲人次则副朝廷倚毗委之重任所参同德比义戮力齐心各竭乃诚共安国步功业可以不朽富贵可以无穷况今刳粟俱充士卒咸愤旌旗万队甲马千群呼吸则山岳荡摇号令则乾坤震动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伫期献俘清庙悬首素旗同集大功永清四海於戏周王任吉甫南仲乃_一□戎夷汉帝任去病卫青遂空沙漠今吾命帅皆谓得人勉立异勋速平多难无令数子独擅前功凡我股肱当体朕意杜重威充都招讨使张从思充兵马都监景延广充马步军都排阵使赵在礼充马步军都虞候安叔千充马步军左排阵使安审信充马步军右排阵使安审琦充马步军都指挥使符彦卿充马军左都指挥使皇甫遇充马军右都指挥使张彦泽充马军排阵使王廷裔充步军左都指挥使宋彦筠充步军右都指挥使田武充步军左厢排阵使潘环充步军右厢排阵使（臣钦。若曰：时汉高祖为太原留守授北面行营都统帝王创业门）。

天福九年契丹入侵命宋州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骑军右排阵使宿州刺史梁进明副之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骑军右排阵使怀州刺史薛怀让副之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排阵使沁州刺史刘词副之羽林统军潘环为步军右排阵使麟州刺史尹实副之护圣右厢主王景王万敢为骑军左右将慈州刺史周景殷武卫将军张鹏监护奉国左右厢主李殷程福_二为步军左右将阁门使萧处仁高勋监护前_二州刺史刘在明为先锋都指挥使卫州刺史石公霸副之坊州刺史陈思让监护。又以前单州刺史刘喜为都壕寨使前阶州刺史姚武为都桥道使。

周高祖广顺二年正月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兖州行营都部署齐州防御使史延韬为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训为兵马都监陈州防御使乐元福为马步军都虞候率兵讨慕容彦超。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以天雄军节度使卫王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澶州节度使郭崇为行营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向训为行营兵马都监侍卫都虞候李重进为行营都虞候华州节度使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领步骑二万进讨河内中节度使王彦超陕府节度使韩通率兵自阴地关讨贼以河阳节度使刘词为随驾都部署以_二州节度使白重赞为随驾副部署二年六月以曹州节度使韩通充西南面行营都虞候。

七月以凤翔节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宣徽南院使镇安军节度使向训兼西南面行营都监以讨秦凤。

十一月以宰臣李_二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知庐寿州行府事以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副部署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一十二将各带行征之号以从焉。

三年正月帝亲征淮南甲寅次正阳命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仍以袭衣金带玉鞍名马等赐之。

卷一百二十一

帝王部·征讨

夫兵之设也。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故周官有九伐之制大易载师贞之象其所繇来旧矣。盖天下有道政繇上出奉辞伐罪宣威靖乱所以诘诛暴慢奋扬武怒绥厥兆民纳於轨物者也。自帝轩之世戎功震叠二帝三代而下曷尝不赫怒濯征以靖乱略侮亡固存以修人纪至於保奸_二慝变常悖理负固安忍兴戎犯顺以覬觐非望者未有不剿灭覆亡为世大戮焉。

黄帝既代神农氏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事具帝王亲征门）。

帝尝时共工氏作乱帝使火正祝融讨之不尽乃以庚寅月诛祝融更命其弟吴回代居火正灭共工氏（触不周山而死）。

帝舜时苗民逆命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数千王诛率循徂往也。不循乱逆命禹讨之）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会诸侯共伐有苗军旅曰：誓济济众盛之貌）蠢兹有苗昏迷不恭（蠢动昏暗也。其所以宜讨之）侮慢自贤反道败德（狎侮先王轻慢典教反正道败德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仁贤任奸佞）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灾之）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肆故也。辞谓不罪谓侮慢以下事）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尚，庶几一汝心力以从我命）三旬苗民逆

命（旬日也。以师临之一月不服责舜不先有文诰之命威让之辞而便惮之以威胁之以兵所以生乱）益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赞佐届至也。益以此义佐禹欲修其德致远）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耕於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谓之☰天言舜初耕于历山时为父母所疾日号泣于☰及父母克己自责不责于人）负罪引慝祇载见瞽瞍夔夔齐卜栗瞽瞍亦允。若（慝恶载事也。夔夔悚惧之貌言舜负罪引慝以事见于父悚惧齐庄父亦信顺之言能以至诚感顽父）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昌当也。以益言为当拜受而然之遂还师兵入曰：振旅言整众）帝乃诞敷文德（人不服大布文德以来之）舞干羽于两阶（干☰羽翳也。皆舞者所执修阐文教舞文舞于宾主阶抑武）七旬有苗格（讨而不服不讨自来御之者有道也。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二千五百里）夏仲康即位羲和涵淫废时乱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自唐虞至三世职不绝承太康之後沉涵於酒过差非度废天时乱甲乙）往征之作胤征（胤国之君受王命往之）。

殷高宗时楚人叛出兵伐之。

周成王少周公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三年而毕。

幽王之时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於外（荆谓楚也。舒舒鸠舒☰舒庸之属役谓士故作渐渐之石诗。

宣王命大师皇父整六师以程伯休父为大司马克定淮浦之国进而伐徐徐方来庭故召武公之诗以美之（常武以其有常德而立武功也。）。

汉高祖五年既灭项羽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为王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虜尉事。

十二年十二月陈☰降将言☰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所阴谋（之往也。）帝使辟阳侯审食其迎绾绾称疾食其言绾有反端三月使樊噲周勃将兵击绾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

景帝二年正月吴王濞胶西王☰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遣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二月壬子诸将破七国斩首十馀万级追斩吴王濞於丹徒胶西王☰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

後汉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高☰七月遣耿☰率☰弩将军陈俊军伍杜津（在巩县北一津有渚名☰有者武王伐纣至於☰有水是也。）备荥阳以东使吴汉率朱☰及廷尉岑彭执金吾扬化将军坚鐔等十一将军围朱鮪於雒阳九月辛夕☰鮪举城降。

二年正月遣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贼於邳东大破降之是月真定王杨临邑侯让谋反遣前将军耿纯诛之二月遣骠骑大将军景丹率征虜将军祭遵等二将军击弘农贼破之因遣祭遵围蛮中贼张满。

三月遣执金吾贾复率二将军击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又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伐刘

四月大司马吴汉拔胸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

五月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初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会公孙述遣兵寇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肠嚣复上言曰：天水险阻栈阁绝败。又多设支关帝知其终不为用巨欲讨之遂西幸长安至是遣耿☰等伐蜀先使来歙奉玺书喻旨嚣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谋欲杀歙歙得亡归诸将与嚣战大败各引退嚣因使王元行杨景帝七代孙巡侵三辅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虜将军祭遵将击破之先是乐浪郡人王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是岁帝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曹吏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

七年八月隗嚣寇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虜将军祭遵击却之。

九年六月遣大司马吴汉率四将军击卢芳将贾颉於高柳八月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於天水。

十一年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舟师伐公孙述。

十二年十一月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七年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志讨之。

九月破皖斩李广等。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百馀日城破诛歆等。

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公将军■志等击交趾贼徵侧等（徵侧及妹徵贰交趾女子甚守苏定以法绳之故反起十六年二月至是遣将讨之）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馀人讨之。

十九年正月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遣大中大夫臧宫围之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是月马援破交趾斩徵侧徵贰等馀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馀口於零陵，於是岭表悉平。

安帝永初三年九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之。

四年正月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

五年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琦自称安汉将军）遣侍御史唐喜讨破斩之（传信首诣雒城门外）。

顺帝建康元年八月扬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緄督州郡兵讨之。

桓帝永寿二年三月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将■纪明讨破斩之。

延熹三年九月太山琅琊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史阙其名）持节督州郡兵讨之。

十一月太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遣中郎将宗贤讨破之。

灵帝中平元年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安平王续江陵王忠）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都亭在雒阳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还辕施门小平津孟津也。）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雋讨颍州黄巾。

四年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令落皓主簿潘业临车不顾皆被害）遣河南尹何苗讨破之。

五年九月遣中郎将孟益率骑都尉公孙瓒讨渔阳贼张纯等瓒与纯战於石门大破之（时乌桓反叛与贼张纯等攻斩中故瓒追击之石门山名也。在今营州西南）。

献帝建安二年诏曰：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始闻其言以为不然定得持节为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吕布也。）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鸱枭之性遂其无道修治王宫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残民害物为祸深酷布前後上策（孙策也。）乃心本朝欲还讨术为国效节乞加显异夫悬赏候功惟勤是与故便宠授承袭前邑重以大郡荣耀兼至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戮力一心同时赴讨十年八月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氏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遣获军将军夏侯渊讨之。

魏文帝黄初六年利成郡兵蔡芳等以郡叛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兵校尉■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明帝以黄初七年五月即位八月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遣武军大将军司马懿讨破之斩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將於寻阳。

大和元年正月西平鞠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遣将军郝昭鹿磐讨杀之。

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懿讨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

二年正月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击亮於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

四年七月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伐蜀。

景初二年正月诏太尉司马懿帅众讨辽东围公孙渊於襄平大破之传渊首於京师海东诸郡平齐王正始五年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四月爽引军还。

嘉平四年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母丘俭等征吴十二月不利而还。

五年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诏太尉司马孚拒之七月恪退还。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大将军司马师征之。

八月蜀大将军姜维寇狄道以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与征西陈泰并力拒维复遣太尉司马孚为後继九月维退还。

陈留王景元四年五月诏曰：蜀叢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後犹复耕

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己民不康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赖惟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率诸军趣甘松沓中以罗取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军越武都高楼首尾□讨。若禽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又命征西将军锺会繇骆谷伐蜀时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会统十馀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十一月刘禅降）。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琊王佃出；余中安都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西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馀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

太康元年正月王浑克吴寻阳赖卿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二月王■唐彬等克丹阳城。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王■。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於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戎相次来降以■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复下诏曰：■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十一月刘禅降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鹭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武昌既平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王浑周俊与吴丞相张悌战於板桥大败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雒阳皓穷蹙诣降送玺绶於琅琊王佃惠帝永康末赵厥反于蜀假梁州刺史罗尚节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时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杀赵厥。又攻尚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次於江州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克日俱击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雒阳。

大安中张昌作乱宁朔将军刘弘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让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以弘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弘遣南蛮三月孙皓降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常为义军都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让军引退屯梁侃初等累战破昌前後斩首数万人及到官昌惧而逃於下隲山弘遣军讨昌斩之其众悉降荆土平。

永兴二年十月诏曰：得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颍川太守刘舆迫胁骠骑将军■距逆诏令造构弘逆擅劫郡县合聚兵众擅用荀■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等其各勒所统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廷武将军吕郎广武将军騫■建威将军刁默等为军前锋共会许昌除舆兄弟。又使前车骑将军石超北中郎将王阐讨舆等。

怀帝永嘉三年九月刘聪围浞仪遣平北将军曹武讨之东海王越入保京城聪至西明门越御之战於宣扬门外大破之。

五年三月戊午诏下东海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元帝建武元年石勒将石季龙围谯城平西将军祖逖击走之帝传檄天下曰：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鹵党石季龙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鸩毒平西将军祖逖帅众讨击应时溃散今遣车骑将军琅琊王裒等九军锐卒三万水陆四道径造贼场受逖节度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疋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者封赏亦同之。

太兴二年四月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号兖州刺史寇济岱七月冠东□遣太子左卫率羊鉴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三年五月龕降）。

穆帝永和十一年四月姚襄帅众寇外黄冠军将军龙季大破之。

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许昌以太尉桓温为征讨大都督以讨之八月战於伊水大败之襄走平阳徙其众三千馀家於江汉之间十月慕容恪攻■龕於广固使北中郎将苟羨帅师次于琅琊以救之。

废帝海西太和四年四月大司马桓温帅众伐慕容■大破之。

孝武帝太元八年八月苻坚帅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距之。

十月诸将及苻坚战於淝水大破之俘斩数万计九年正月车骑将军桓冲部将郭宝伐苻坚新城魏兴上庸三郡降之。

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陷会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崇守魏隐并委官遁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皆遇害遣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逆击走之元兴元年正月以後将军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元显先锋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後部以讨桓玄

(二月尚之战死三月牢之叛于玄元显遇害)。

义熙八年十二月以西陵太守朱龄石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帅师伐蜀。

後魏道武帝始二年二月平原徐超聚众反於叛城诏将军奚尊捕斩之。

八月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袭中山芟其禾菜入郭而还。

天兴二年三月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赵郡推群盗赵淮为王号使持节征西大将军冀青二州牧钜鹿公仇儒为淮长聚党扇惑诏中领军长孙肥讨平之。

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党千馀家自号抚军将军遣征虏将军庾岳讨破之。

七月范阳人卢溥聚众海滨称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杀幽州刺史封沓(三年正月破之生致溥京师)。

五年十一月遣左将军莫题讨上党群盗秦颇丁零翟都於壶关上党太守捕颇斩之都走林虑。

明元泰常七年九月诏假司空奚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为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交趾侯周畿为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孙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前锋伐宋。

太武始光三年九月帝以赫连屈丐既死诸子相攻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宋兵将军周畿率洛州刺史于栗弋袭陕城(十月帝西伐事具帝王征门)。

文成大安四年十月宋将殷孝祖修两城於清水东诏镇西将军天水公封敕文等击之十一月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三将三万骑助击殷孝祖(五年正月大破之)献文皇兴元年二月宋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遏绝王使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诸军以讨之(月克之)孝文延兴四年九月以宋废帝内相攻战诏将军元兰五将三万骑及假东阳王丕为後继伐蜀汉。

太和元年十月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袭陷仇池诏征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镇西将军梁弋鬼奴平西将军杨灵弋尔等率众四万讨之闰月军到建安鼠弃城南走。

四年八月以齐高帝立遣平南将军郎大檀三将出胸城将军白吐头二将出海西将军元泰二将军出连口将军封匹三将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又诏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贺罗自下蔡东出钜离以伐齐(五年二月南征诸将大破齐将俘获三万馀口)。

十月兰陵民桓富杀其县令与昌虑桓和比连太山群盗张和颜等聚党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诏淮阳王尉元等讨之。

十一年五月诏南部尚书公孙文庆上谷张伏子率众南讨舞阴山。

十二年四月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左仆射长乐王穆亮率骑一万讨之显达遁走。

十八年十二月以齐明帝立遣行征南将军薛贞度督四将出征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钜离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以伐齐。

宣武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年号建明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之(七月苟儿平)。

四月梁将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屯於河南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破之。

六月诏尚书邢峦出讨徐兖(臣钦。若等曰：时徐兖属梁朝)。

七月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卒十万以济南军。

八月兖州平诏平南将军安乐王诜督後发诸军以赴淮南(九月徐州平)。

永平元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反假尚书李平镇北将军行冀州事以讨之(九月冀)。

十月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梁遣齐苟仁等四将以助之诏尚书邢峦行豫州事督将军崔暹率骑讨之(十二月斩白早生擒齐苟仁等)。

二年正月梁遣王神念寇南兖诏辅国将军长孙稚假平南将军为都督率统军邴虬等五军以讨之是月泾州沙门刘慧注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四年正月汾州刘龙驹聚众反诏谏议大夫薛和率众讨之。又命郢州龙骧府长史辛祥为别将与和讨灭之延昌冀州初大乘贼起遣长乐太守李虔为别将与都督元遥讨平之。

三年十一月诏司马高肇与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万西伐盖州刺史傅坚眼出巴北平南将军羊祉出涪城南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

孝明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以梁高祖於浮山堰准规为扬徐之害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

九月梁将赵祖悦袭据硖石诏定州刺史崔亮假镇南将军率诸将讨之。又诏冀州刺史萧宝寅为镇东将军决淮堰（明年九月淮堰破缘淮城戍十馀万口漂入于海）。

熙平元年正月以吏部尚书李平为镇东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讨硖石诸军（二月克硖石祖悦尽俘其众）。

五月梁衡州刺史张齐寇益州复以傅坚眼为刺史以讨之。

正光四年十二月梁遣将寇边诏假征南将军崔延伯讨之。

五年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大提诏吏部尚书元循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率诸将西讨九月诏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征西将军都督崔延伯。又诏抚军将军北海王顥为都督并率诸将西讨是月梁遣将裴邃虞鸿袭据寿春外城刺史长孙稚击走之遂退屯黎浆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梁。又遣将寇淮阳诏秘书监安乐王鉴率众讨之。

十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号高平王遣其将宿勒明达寇幽夏北华三州诏都督北海王顥率诸将讨之十一月高平人共迎胡琛诏太傅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率诸将讨之。

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害行台高谅自称宋王年号天启遣其子景仲归於梁遣其将胡龙牙成景隽元略等率众赴彭城诏秘书监安乐王鉴讨之鉴为法僧所败梁遣豫章王综入守彭城诏镇国将军临淮王彧尚书李宪为都督卫将军国子祭酒安丰王延明为东道行台仪同三司李崇为东道大都督俱讨徐州。

二年正月五原降户鲜于修礼反於定州号鲁兴元年诏左光禄大夫长孙稚为使持节假骠骑将军大都督北讨诸军事与都督河间王琛率众讨之。

六月降蜀陈双炽聚众反自号始兴王诏假镇西将军都督长孙稚讨平之。

三年正月梁将湛僧珍围东豫州诏散骑常侍元彧为都督以讨之是月梁。又遣将彭群王辩等率众数万逼琅邪诏青州南青州讨之是月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

二月东郡民赵显德反杀太守裴烟自号都督立其兄子为太守诏都督李叔仁讨之是月梁将成景隽四月平寇彭城诏员外常侍崔孝芬为行台率将击走之三月齐州广川民刘均执清河太守邵怀聚众反自署大行台清河民房须自署大都督屯据昌国城诏都督李叔仁讨平之。

八月诏都督源子邕李轨裴衍等讨葛荣。

十月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州反自号曰：齐年称隆绪诏尚书右仆射长孙稚讨之。

武泰元年二月群盗烧劫巩县以西关口以东公潞洹以南诏武卫将军李神轨为都督讨平之。

孝建元年五月梁遣将曹义宗寇荆州以中军吏部尚书费穆为使持节都督征南诸军事节度荆州刺史王黑以讨之是年万俟卬鬼奴僭大号除左卫将军尔朱天光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以讨卬鬼奴击走之。

六月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馀万户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汉王年号天统以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率众讨之。

七月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於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诏大都督宗正珍孙率南广州刺史都督郑先护讨破平之。

九月诏太尉公上党王天穆讨葛荣次於朝歌之南是月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骑七万讨葛荣於滏口破擒之余众悉降。

永安元年十二月诏行台于晖回师讨邢杲次於历下。

二年三月诏大将军上党王天穆与渤海王高欢讨邢杲（四月大破之杲降）。

三年正月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王赦等杀刺史元大宾据城反以抚军将军都官尚书樊子鹄兼右仆射为行台督征南将军都督贾显智征东将军徐州刺史严思远以讨之（三月东徐平）。

七月尔朱世隆据河桥逼京邑将军李苗以大彧公焚河桥世隆退走诏大都督兼尚书仆射行台源子恭率骑一万出西道行台杨昱领都督李侃希等募勇士八千从东路防讨之子恭仍镇太行丹谷。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九月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十二月遣太保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

天和二年闰六月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遣襄州总管卫国公直率柱国绥德公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拔之因而南伐。

宣帝以宣政元年六月即位十二月以上柱国河阳总管滕王 ㊦ 为行军元帅率众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

大象元年九月以上柱国郟国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祝国公亮成 ㊦ 国公梁士彦以伐陈。

十一月韦孝宽拔寿阳祝国公亮成 ㊦ 黄城梁士彦拔广陵陈人退走，於是江北尽平。

隋高祖开皇元年九月以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仍命尚书左仆射高 ㊦ 节度诸军事帝谓 ㊦ 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造战 ㊦ 公人请密之帝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棹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二年正月陈遣使请和遂班师）。

八年三月诏曰：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天命陈项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恭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 ㊦ 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句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王师大举将壹车书陈项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责躬请约俄而致殒矜其丧祸仍诏班师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伫克念。且敦行李每见 ㊦ 口入朝 ㊦ 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谕戒以维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诛剪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间阎资财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徵责子女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乐饮酒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会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闈盛粉黛而执干戈会绮罗而呼警蹀跃马振会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田持技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斂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巴峡之下海 ㊦ 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蜮死陇穷发掘之酷生居极攘寇之苦抄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觐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彼则羸兵弊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隐而不诛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谋欲吊民益都楼 ㊦ 公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 ㊦ 公住则龙止 ㊦ 公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 ㊦ 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勘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初帝将伐陈有事於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於是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 ㊦ 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苍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诏购陈叔宝位上柱国万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陈师誓众。

炀帝以仁寿四年七月即位八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右武卫大将军周罗喉讨平之。

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反遣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左候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之七月破玄感於阆乡斩之馀党平。

十年四月彭城贼张大彪聚众数万保悬薄山为盗遣榆林太守董纯击破斩之。

十二月贼率孟让众十馀万据都梁宫遣江都郡丞王世充击破之尽虜其众。

十一年十二月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讨绛郡贼敬盘陀柴保昌等。

十二年九月东海人杜杨州沈觅敌等作乱众至数万遣右御卫将军陈棱击破之。

十三年二月朔方人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反自称大丞相遣银青光禄大夫张世隆击之。

三月庐江人张子路举兵反遣右御卫将军陈棱讨平之是月贼帅李通德众十万寇庐江遣左屯卫将军张镇州击破之。

卷一百二十二

帝王部·征讨第二

唐高祖初为唐王隋义宁二年四月金城贼帅薛举僭称尊号乃下令曰：大业丧乱兵革殷繁天下黔黎手足无措孤所以救焚拯溺平此乱阶蜀道诸郡深思苏息远勤王略诚有可嘉方一戎衣静兹多难而薛举狂僭吞噬西土陇蜀通途恐相侵暴今使命将授律分道进兵其冲要诸郡县宜率励各募部民随机底定斯则暂劳永逸贻厥子孙自国刑家同享安乐。

武德元年六月以秦王为西讨元帅征薛举八月薛举死贼党推其子仁果僭尊号复以秦王为西讨行军元帅击仁果於泾州（十一月平之）。

九月遣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尧君素於河东（十二月平之）。

十月岐州贼帅邵江海自号新平王遣陇州刺史叔孙之老击之江海率其众来降是月南阳贼帅朱粲侵浙州遣太常卿郑元弼率步骑一万击之（二年四月粲奔世充）三年五月王世充侵济州遣右卫卫大将军刘弘基拔之。

六月刘武周陷介州遣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击之十月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举兵反自称魏王以应刘武周遣永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陝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击之（三年四月武周奔于突厥五月崇茂平）三年七月诏曰：取乱侮亡圣主，於是致治民和众泰汤武所以成功兵革之兴义资靖难出军命将盖非获已自隋氏数穷天下鼎沸豺狼交争黔庶凋残朕受命君临志存宁济率土之内咸思覆育声教所覃莫不清晏维彼伊雒尚隔朝风世充作梗肆行离暴害虐良善拥迫吏民反道乱常日月滋甚祸盈叠积天亡有徵心腹积携党援孤绝农田荒废粮廩内空城隍社稷势党殄溃吊民问罪今实其时可令陝东道行台上柱国秦王世民总统诸军东逾崤澠分命骁勇百道俱进救彼涂炭其凶渠凡此授律义在拯民府库资财一无所利克敌制胜效策献功官赏之差并超常典其有背贼归款因事立勋即加宠授务隆优厚。

四年二月戊申遣左武侯大将军窦抗率精骑三千赴东都（三月世充降）。

六月遣赵郡王孝恭率巴蜀兵弼公流下庐江王瑗自襄阳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自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自夏口道以图萧铣（十月克之）。

七月窦建德馀党刘黑闼范愿王小胡以漳南举兵反枣仁人以城叛归黑闼诏发关中步骑三千令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击之。又遣幽州总管燕郡王李艺率兵南会。

十二月刘黑闼陷冀州遣左屯卫大将军义安王孝当率兵击之。

五年六月刘黑闼引突厥之众寇山东遣燕郡王艺击之。又遣淮安王神通讨徐圆朗七月贝州州曹该董康买举兵反以应黑闼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

十一月遣齐王元吉击黑闼於山东（六年五月平之）。

六年八月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弼据丹阳反僭称宋王遣赵郡王孝恭率兵趋江州。

九月辅公弼遣其党徐绍宗侵海州陈政通侵寿阳诏赵郡王孝恭水路趋九江岭南道大使李靖引交广泉桂之众趋宣城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弼出淮泗以讨公弼诏曰：禁暴戢兵昔王，於是致治乱常干纪有国所以明刑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辅公柘本自凡伍素无艺用往因扰乱连结徒旅与吴王杜伏威同心协力保据江淮早率数部远归朝化录其功效授以官爵任官方隅荣宠兼至不能励身奉上克保名节遂乃包藏祸心图为不轨自伏威入朝之後公弼恣行专擅违犯朝宪不顾典章徵敛帛掠夺子女肆其残忍妄行诛杀驱役士民招聚奸盗毒流众庶怨结遐迩国家务存含养未申刑罚每加惩诫冀其自改今乃称兵内侮假相署置驱扇蚁徒敢行钞窃惟彼凶逆速宜剿定命将授律义在安人已令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陝东道大行台雍州牧领十二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统率骁勇风驱电击麾旆所临当即奔溃几此罪恶止在魁渠胁从之徒一无所问纵有已陷贼党非其本心拔难而来因立功效此等之类皆从官赏江淮以南比遭毒螫吏民困辱各不聊生平定之後普给优赏即令抚慰各令安堵勋赏之科具如别格宜明宣布咸使闻知是时。又诏徐州总管任瑰为徐州道副元帅济自杨子津以讨之（七年正月公弼卒）。

七年六月庆州都督杨文_二举兵反遣右武卫将军钱九陇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又遣秦王率兵以讨文_二（七月逆徒斩文_二来降）。

太宗贞观元年五月辛丑开府仪同三司天节军将军燕郡王李艺於泾州举兵反遣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幽州道行军总管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以击之师未至左右斩艺传首京师。

十七年三月齐州都督齐王_二杀长史权万纪典军韦振据齐州自守诏兵部尚书李_二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之（兵未至兵曹杜行敏执之而降）。

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遣将何千年劫太原尹杨光_二害之诏以右羽林军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张介然为汴州刺史河南采访节度使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拒贼册荣王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以东征内出钱帛於京师召募十万众号曰：天武健儿旬日而集屯军灞上旌旗营帐连亘二十里昭曜原野。

十二月命河西陇右节度西平郡王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统兵八万镇潼关。

十五载正月禄山陷东都诏朔方节度《郭子》仪收河朔以朔方节度副使李光弼为_二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委以东讨。

七月幸蜀至晋安郡下诏曰：我唐受命百四十载德泽浸於荒裔声教被於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我高祖神尧皇帝奄有大宝应天顺人我太宗文武圣皇帝戡难造邦光宅天下我高宗天皇大帝修文偃武惠绥四方我中宗孝和皇帝聿导孝德惟新其命我睿宗大圣贞皇帝清明在躬玄化溥畅朕承累圣之洪训荷祖宗之丕绩兢兢业业不敢自宁往岁韦氏作逆社将坠是用翼戴先後扫荡凶徒宸极归真寰宇载宴尔来在位垂五十年中原幸无师旅戎狄岁来朝贡夙兴旰食勤念苍生庶弘至理永致仁寿_二鬼无帝尧之圣德而有寄絳之不明致令贼臣内外为患蔽朕耳目远朕忠良或窃威弄权或厚敛重赋蚁壤一漏成此滔天构逆召戎驰突中夏倾覆我河雒扰乱我崑函使衣冠奔窜於草莽黎庶狼狽於锋镝伊朕之凉德不能宁守厥位貽祸海内有负苍生是用罪已责躬寤寐焚灼上_二鬼乎！天地下_二鬼乎！兆民外_二鬼乎！四夷内_二鬼乎！九族乾乾惕厉思雪大耻夫定祸乱者必仗於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悦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_二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虽顷在禁中未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丞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贤哲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所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领朔方河东北平卢等节度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雒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_二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节度度支采访使江陵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岷为都副大使仍授江陵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等道节度采访等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长史李成式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采访使以陇西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於当道本节度采访度支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道郡县官等并各任自拣择其有文武奇才隐在山藪宜加辟命量事奖擢於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谦恭祗敬以见师傅矜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初江岭之人闻京师陷贼不知輿驾所在互相震骇及见是诏远近相贺思有所效。

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灵武十月至彭原郡宰臣房_口抗疏请兵一万人自为帅以收两京诏许之以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分为三军使杨希文将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

二年三月关中节度王思礼奏将士张子卿等四十余人割耳为盟请为父子军为国讨贼。又特进张元轨悉称所领武士一千五百人相与盟咸截左耳誓雪国讎贲所截耳至朝堂帝嘉之。

七月蜀郡城中节度健儿郭千仞谋逆上皇御玄英楼亲自招谕不从诏六军兵马使及蜀郡长史李_二巨等领防御兵讨平之。

九月以元帅广平王_二领朔方安西回纥西域大军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出讨叛逆便收两京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为前军朔方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为後军遂收长安广平王留城中号令三日领大兵而东追残贼兼收河雒。

乾元元年九月诏司徒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襄阳节度使鲁景兴平军节度使李旻滑濮节度使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李广琛率步骑二十万众渡河讨安庆绪於湘州。又遣司空李光弼关内及潞府节度使王思礼率所部兵续赴湘州。

二年七月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讨思明於河阳以司空兼侍中蓟国公李光弼为副元帅知节度行营事。

九月襄州将士康楚元张嘉延率众为乱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太子少保崔光远兼御史大夫持节荆襄招讨仍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上元元年四月襄州军乱节度使史旻部将张维瑾据州为叛以陕州来旻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讨平之。

上元元年九月诏曰：朕闻昆夷作患周王授钺於方叔大宛不庭汉王委兵於广利则知昏迷之党舞干不足以怀柔圣哲之谋伐叛必资於用武事将禁暴盖非获已司徒兼中书令朔方旻坊旻宁等节度使代国公子仪庆锺五百运符鱼水挺文武之宏才蕴韬铃之远略十月荆襄平积苍生之重望有命伐之元勋负鼎和羹已申於启沃登坛制胜实伫於谋猷万里长城倚赖攸属今残孽未殄戎事犹殷爰资一举之功以靖四方之难宜令子仪都统诸道兵马使管崇嗣充副使取旻庆朔方路过往收大同横野清夷便收范阳及河北仍遣射生衙前六军英武长兴宁国左右威远骁骑等左厢一万人马军三千人步军七千人以开府李光进充都知兵马使特进乌崇福充都虞候右厢一万人马军三千人步军七千人以开府仪同三司李鼎充都知兵马使特进王3充都虞候渭北官健一万人马军三千人步军八千人以开府韦京杲充使朔方留後蕃汉官健八千人马军八百人步军七千二百人以兼御史中丞任敷浑释之同充使蕃汉部落一万人马军五千人步军五千人以兼御史中丞慕容兆与新投降首领奴赖同统押充使旻坊等州官健一万人马军一千人步军九千人以摄御史中丞杜冕充使宁州官健一万人马军一千人步军九千人以摄御史桑如旻充使泾原防御官健二千人马军五百人步军一千五百人以大将军阎英奇充使旻乘练卒藉马赋车合四海以齐心齐九夷而同力金鼓作气铁骑争雄斂野喷山隐天动地以服顺之师旅讨从逆之凶徒人事天时指期可定今将略高阙出旻中驱蚊蚋於幽燕扫旻旻抢於巩雒削平天下混一车书然後献凯清庙策勋盟府克宁区夏，岂不盛与兵马既众恐路次难为供应仍备六十程粮十馀驮遣马畜草料所在量事支供不得妄有烦扰百姓仍委子仪即差人先於诸道计会分般次进发仍与回纥兵马犄角相应逐便讨除所关军务应须处置并委子仪续具状奏闻虽有诏命竟不行。

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旻子璋反袭破绵州杀遂州刺史嗣王虢王巨东川节度李旻战败五月剑南节度崔光远与李旻领众平之（二年四月袁平）。

代宗宝应元年八月台州贼帅袁攻陷台州刺史史叙脱身而逃因尽陷浙东诸州县有众数万越及浙西诸州咸理兵以御诏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讨之。

十月诏以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统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兵十馀万讨史朝义会军於陕州（十一月朝义平）。

大历十年四月诏河东镇冀幽州淄青淮西滑亳汴宋深潞河阳等道出讨魏博田承嗣。

八月田承嗣上表请束身归朝其将卢子期寇磁州诏李宝臣李正己李忠臣李勉李昭承田神玉朱滔李抱玉等同赴磁州讨伐（十月擒子期）。

十一年七月汴宋州节度留後李灵耀窃所部兵叛北结魏博田承嗣为同恶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滑州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河阳节度马燧三镇兵同讨之（十月擒灵耀）。

德宗建中四年三月诏曰：淮阳军节度使李希烈顷以梁崇义叛逆使之专征既集勋庸大加恩礼名极台辅赏延子孙而乃负德弃身去忠效逆攻劫道路擅固邓州而。又图陷汴州攘夺尉氏攻围郑圃暴犯汝坟已敕神策汴滑河阳东畿汝州淮南山南荆南湖南剑南江西鄂岳等道十五万众克日齐进吊人靖乱罪止元凶有能斩希烈归降者四品以上以希烈官爵授之五品以下封异姓王实封四百户诸军将士斩获希烈者亦准此例封赏以军城降者便以其职授之赐其实封贼平後除供当道外百姓给复三年朕德之不明化有不洽未跻仁寿尚劳用兵中心咎悼无忘鉴寐。

四月以永平宣武河阳等军节度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襄阳贾耽江西嗣曹王皋等为之副（贞元三年四月）希烈平。

十一月帝在奉天以朔方节度李怀光军醴泉神策将李晟军东渭桥以讨朱■。

兴元元年二月以镇州王武俊兼幽州节度使令讨朱。

三月以神策节度使李晟兼京畿渭北■坊丹延节度使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为朔方节度使■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副元帅收复京城（五月京师平）。

八月以河东保宁军节度使马燧为奉诚军晋绛慈隰节度行营兵马副元帅以灵盐节度使浑■为晋绛节度使河中同陕虢等州及管内行营兵马副元帅同讨李怀光。

贞元十五年九月诏曰：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非次擢用授以旌旄秩居端揆之荣任总列城之重期申报效奉我典常而秉心匪纯自底不数凶狡成性扇诱多端外肆矫诬内怀疑阻毁忠废信弃德崇奸擅动甲兵屡越封境寿州茶园辄纵凌夺唐州诏使潜构杀伤干黷国章已在无赦朕以王者之德在乎！好生人君之体务於含垢宁屈己以宥罪不残人以兴师是以上稽宗社之盛外抑忠贤之请庶其悛革当议优容今更幸邻境之丧逞贪乱之志焚掠县邑残暴平人朕犹冀其知非为之忍耻亟颁诏令未许出师至乃遣军攻逼许州肆其毒恣行杀戮流害黎蒸恶稔祸盈人神同弃兴言致讨实悼予衷宜令宣武军河阳三城郑滑等州节度东都汝州等军犄角相应同逼申光蔡州常冀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泽潞太原淮南等州徐泗山南东道鄂岳等军各发士马逐便犄角齐进同为讨伐大军四合计日歼夷嗟我忠良受兹诬误或心存愤激而力屈凶威玉石俱焚良增惻惻其所收得少诚管内州县百姓官吏等宜切加慰抚各示安存淮西将士等夙著勋庸素怀忠义为其胁制深可哀矜。若能因事建功舍逆效顺朕当复其职位待以官封其吴少诚在身官爵并宜削夺其有叶心同谋擒斩少诚者先有官未有官者并授御史中丞大夫封异姓王赐实封五百户赏钱万贯庄宅各一所子孙永为功臣先有御史中丞异姓王及刺史者即超转三资改赐官赏其才器行业为众所推者便授节度使如有心怀忠愤谋斩少诚被其屠戮者先无官者追赠三品官赐实封二百户先有官者赠二品官赐实封三百户仍各与一子正员五品官已有官者超三资与正员官其所在百姓能团结士众讨除臬斩少诚者准例封赏人臣之所保者忠天地之所助者顺报功宥善朕不食言於戏朕司牧黎元为之宗极化有所未洽信有所未孚致兹兴戎增用■鬼悼然不暂劳无以逸俗不诛暴无以安人咨尔藩镇方州列辟连帅所宜戡剪大憝永康兆人其戮力一心以副朕意应诸道准敕赴蔡州许州将士等皆竭忠诚尽心奉国并怀感激叶力勤王。若能臬斩少诚者亦准前例官赏策勋之典朕所必行如少诚平後应赴行营将士超三资改官其赏物节级当续有处分其将士月粮在後回给家口宣示中外咸令知悉。

十六年二月以诸将与贼战皆不利而退诏左神策行营银夏节度使韩全义为蔡州行营招讨使陈许节度使上官■兑副之。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戊子制曰：剑南两川疆界素定藩十月诏敕吴少诚镇守备各有区分顷因元臣薨谢邻境不睦刘辟乃因虚构隙以忿报讎遂劳三军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务欲安人遣使宣谕委以旌钺如闻道路拥塞未息干戈轻肆攻围拟图吞并为君之体义在胜残命将兴师盖非获已宜令河南西道节度使严砺领当道士马与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犄角应接仍令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领马步五千人左为左军右为右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马步二千人左为左军右为右军并相续继发仍仰高崇文等各差人先与严砺计会齐进朕以三蜀之人本无过犯征镇将士各著勋劳迫於威制不能自拔各宜分明晓谕令悉朕怀如刘辟稟奉朝经抽兵却归本镇朕务存诚信必当委待如初其效顺之诚临镇归款高位重赏当不食言如尚执迷自贻覆灭法既无赦令在必行宜一乃心恭守所职其置顿粮料等仍委度支使差官勾当无令阙失甲午高崇文领兵马取凤翔斜谷路李元奕领兵取骆谷路同赴梓州应接（秦惠王时用司马错之策以伐蜀汉光武吴汉伐公孙述魏司马文王使邓艾伐刘禅晋穆帝使桓温伐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龄石伐谯纵梁武使邓元起伐刘季连周太祖使尉迟迥平萧纪隋文帝使梁睿平王谦宪宗命高崇文平刘辟自秦至和九度伐蜀四为水军溯江而上唯光秦与邓艾尉迟迥梁睿及崇文五在斜谷骆谷出师南讨不庭矣。）九月擒刘辟以献。

三月诏发河东天德兵诛夏州杨惠琳初韩全义入朝令其甥杨惠琳知留後俄有诏除李演为节度代全义演赴任惠琳据城叛至是讨之（是月平）。

二年九月浙西节度使李□据润州反杀判官王澹大将赵琦。又领苏常湖杭睦五州戍将杀刺史修石头故城欲谋僭逆十月诏曰：朕闻好生者天地之仁不在乎！肃杀止戈者帝王之武不尚乎！诛■恭惟至言可谓明诚朕祇荷前训赞承丕图每思道以自弘岂佳兵而为念虽朔陲阻命有戡乱之征蜀部兴妖献夷□

之提而所伤皆及於百姓所费宁止於千金静言思之往往兴叹非不得已岂复用师李□属列宗支任居方伯穷赫奕之贵饱绸缪之恩待以亲贤报之以礼节授以师旅用之以乱常肖圆首方足之形无五常百行之性顷者累陈章疏勤请来朝奸态不形伪言甚恳朕颇谓诚志久方允从乃降诏书俾修覲礼示以後命委其深心而泉首骤呼虺毒横厉初则诈疾後仍纵兵寮属以献规受屠使臣以传命见胁朕务於含垢未忍明言累降中人令遵前旨无辍车之戒路有■气之遣天加以日暹淫征冤痛者无告日兴暴赋杼轴者皆空赤子咸罄於■侯粮白刃屡膏於颈血为人父母闻甚惻然顾惟纪纲岂敢废坠其讨伐之师并已有处分克期齐进其李□在身官爵阶勋等并宜削除仍令宗正寺削一房属籍其两都及诸州府应有李□庄宅钱物等并委所繇官簿录闻奏浙西将士素非同恶朕所深知迫於凶威不能自达但王师进讨因事立功泉斩渠魁以效诚节必当特加爵秩超异等伦其将吏等以所领归降者超三资官以一身降者亦超资改转官健归顺者厚加赏给仍与叙录明谕将士罪止一夫其馀染■一切不问，於是诏淮南节度使王锬充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仍以内官右监门卫大将军薛尚衍充都监招讨宣慰等使徵宣武义宁武昌之师各二千并淮南宣歙之师并取宿州路进讨江西兵士三千取信州路进讨浙东兵士取杭州路进讨（是月平□）。

四年十月镇州王承宗拒命制曰：天地以大德煦物而高秋厉肃杀之威帝皇以至道育人而前王设诛讨之典，於是乎！有阪泉之役有丹浦之威情岂佳兵义存禁暴朕嗣膺宝历於兹五年以惕厉居於人上以仁恕抚於天下恭惟文祖之训敢以武功为先昨者吴属兴妖师徒献捉朕每念陈原野之众行□钺之刑虽举彝章颇怀惭德盖不获已岂乐于斯王承宗顷在苦庐潜窥戎镇而内外以事君之礼将而必诛分土之宜专则有辟朕念其先祖规尝有茂勋贷以私恩抑於公议使臣旁午以告谕孽童俯伏以陈诚愿献两川期无贰事朕亦收其後效用以曲全授节制於旧疆齿勋贤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亲俾抚近邻斯诚厚德外虽两镇中实一家而承宗象恭怀奸肖貌稔祸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繆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饱之而愈发枭獍之性养之而益生加以表疏之间悖慢斯甚神祇所以不■天地所以不容智士所以奋怀义夫所以兴愤式遏乱略期於无刑恭行天诛示於有制其诸道诸军进讨已从别制处分王承宗在身官爵并宜削夺其镇州管内将士官吏等久在戎行未知朝典或陷於邪说或迫以凶威虽有忠诚无由自达但能效顺即是王人岂止惟新当加宠渥其有能回戈殄寇因事立功时有褒崇不拘资次贵爵厚禄设之而高悬实封名藩待之以厚赏其以一州归顺者便与当州刺史仍赐实封二百户如先是刺史以州归顺者超三资与官仍赐实封三百户以一县归顺者超两资与官赐实封一百户其长行官健归顺者当以优厚褒赏如将校内有翻然改图泉斩元恶者授以不次之位宠以殊常之封王承宗如能革心悔过束身入朝待之如初一切不问仍准旧官爵别加宠授於戏王者之师盖除於暴乱止戈之武岂愿於伤残而承宗不能负荷旧勋祇承新命自贻其咎宁怨於天遽此兴戎至於用钺固非素意用叹於怀百辟万方宜谅朕志是月以左神策护军中尉左卫上将军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仍与诸军计会内侍省内寺伯宋惟澄为河南陕西河阳已来馆驿使内侍省内寺伯曹进玉为京畿华州河中晋州太原已来馆驿使内侍省内常侍刘国为太原易定幽州沧州行营兵马粮料使内侍省内常侍马朝江为东道行营兵马粮料使。

五年正月诏行营诸道进讨镇州。又发徐泗滑等州兵四千人赴行营（七月赦承宗罢兵）。

八年十二月振武兵乱逐出节度使李进贤屠其家。又杀判官严澈河东节度使王锬奏李进贤奔於靖边军振武监军使骆朝宽奏乱众复平。且请给将士衣於本州兼言营田之不可成帝怒命夏州节度使张煦以夏州兵二千代进贤於振武。又命王锬以河东兵二千煦於振武仍许以便宜击断十年正月制曰：天地之化由肃杀以成岁功帝王之道以威武而辅文德朕祇荷鸿业抚临庶邦务先弘含每慎征伐俾怀仁者有耻。且格畏罪者见善即迁而或昏迷不恭告命不及固兴悖乱之孽自速原野之诛除害正刑国有彝典吴元济逆绝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丧擅领军事谕以诏旨曾无敬恭荧惑一方之人迫胁三军之众以其父少阳常经任使为之辇悼命申奠祭临遣使臣凌虐封疆遂致稽阻绝朝廷之礼意忘父子之恩情旋。又掩袭舞阳伤残士卒焚烧叶县骚扰间阎恣行寇攘无所畏忌朕尝念赏延之义重伤藩帅之门尚欲纳於忠顺之途处以显荣之列未能饬法犹为包荒称以诏书俾申招抚而蚕毒滋长奸心靡俊寿春西南。又陷镇柵穷凶怙恶纵暴■延灾覆载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良非获已致此兴戎盖亦方伯连帅同请讨除伐罪吊人故兹申命宜令宣武忠武太原武宁淮南宣歙等兵马合势山南东道及魏博荆南江西歙南东川等道兵马与鄂南计会东都防御使与怀汝节度及剑南义成军兵马犄角相应同为进讨吴元济旧有官秩宜并削除大军既临计即戮殄

嗟我淮右之众本为勤王之师虽是胁从频已昭洗念此助力未尝弭忘 卽罹狡童。又此诘误必怀忠顺迫在凶威苟能率诚即日收效其淮西将士有能枭斩凶渠者先是六品已下官授三品正员官其先授五品已上官者节级 卽进仍与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钱二万贯如能率所管兵马以城镇来降者并超三资与改官仍与实封二百户钱一万贯以一身降者亦与改转仍赐钱帛诸道应赴副行营将士如有斩元济者亦准此处分吴元济如能束身归朝并与洗雪。若不能改过罪止其身其馀 卽胁一切不间接贼界州县百姓军兴已来供馈繁并言念疲瘵良增惘然元和九年两税斛<豆斗>钱物等在百姓腹内者并十年夏税并宜放免其有城镇将士百姓守节拒贼身死王事各委长吏优给其家仍具事迹闻奏当加褒赠并赐钱帛仍与一子官三州百姓莫非吾人诸军所至不得妄加杀戮焚烧庐舍据夺财产并有拘执以为俘馘事平之後给复二年三州内有自置义营堡栅王师所至能相率来降各加酬奖时当春候务切农桑应缘军务所须并不得干 卽百姓如要车牛夫役及工匠之类并宜和雇情愿仍给优价贼平之後应立功将士并与超资改官节级赐物於戏朕率理道靡敢荒宁思致中和以康亿兆而德之寡薄化未昭宣爰用甲兵良深 卽鬼叹顾非重武其在止戈宣示中外咸令知悉自九年秋元济以其父众逆命帝初推恩信以待之乃易置四面将帅命严师饰垒以临之望其畏寤听命贼乃分锐四出焚掠城邑至有犯东畿者繇是帝震怒始下诏讨之。

二月以剑南西川之师五百人隶严绶徐州之师二千五百人从李光颜。又以宣武之师三千人会同光颜皆讨蔡州。又命神策军 卽阳镇遏将索日进以泾原兵六百人会同光颜剑南东川以兵二千五百人会同鄂岳团练使柳公绰讨贼次於安州。

十二月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

十一年正月制曰：上帝垂象辉弧矢之芒先王取威陈 卽钺之柄盖所以昭宣七德保 卽兆人故穷阴有助於岁功而大刑无废於国典朕承累圣之休祉奉昊穹之眷命道思格物心岂佳兵期致俗於和同庶纳人於轨度緬窥钟鼎不忘卫国之劳永惟带砺每存延代之赏故太尉武俊顷因多难首建大勋悬捧日之明诚遏 卽天之逆竖武烈有过於雷震壮容具纪於丹青馀风凜然虽死不朽是宜子孙袭宠邦国同休而王承宗坠乃箕裘隳其门户不思祖考之德忍与梟獍同谋不顾天地之恩敢以豺狼为性饱则逾悖抚之不驯凶狂屡见於表章戕贼窃加於宰辅四方同骇千古所无朕以思人爱树投鼠忌器优柔而不断隐忍而未征屈其宪法惟绝朝贡俾之思过将谓革心而乃先动干戈屡犯城邑焚烧剽掠流毒於人罪恶既不可容诛讨盖非获已况四面征镇愤激咸同中朝卿士奏议相继虽覆以大道欲更含弘而迫於海魏博昭义等节度兵马计会进讨其承宗在身官爵并从削夺言念乃祖尝著功庸兹狡童自取废绝其所袭实封宜回赐武俊子右金吾卫将军士平俾之纂承无乏祭祀。若承宗翻然改悟束身入朝必议加恩不惟贷法如沉迷自。若讨伐遂行则罪止一身其馀驱胁之徒一切不问大军既临计即戡殄其成德将士等或染恶俗或迫凶威虽忠诚无阶自达但能去逆效顺因事立功随其高下厚加宠锡如有枭斩渠魁及执送京兆以效诚节者王承宗在身官爵土地等便以回授仍与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钱二万贯如有能率所管兵马及以城镇来降者并超三资与官仍实封二百户钱一万贯其以州降者便与刺史仍赐实封三百户如本是刺史更超三资与官赐实封三百户以县降者超两资与官赐实封一百户其以一营一栅降者节级褒 卽务从优厚其诸军行营将士有先登陷阵屠城下邑者亦准此处分诸应行营将士如有能枭斩承宗者亦准前例处分其接近贼界州县自军兴已来供馈繁并嗟我疲瘵良增惘然应元和十年两税斛<豆斗>钱物在百姓腹内并十一年夏税并宜放免其有城镇将士百姓守节拒贼身死王事各委长吏优给其家仍具事迹闻奏当加褒赠其有潜谋诛承宗被其屠戮者优加追赠并赐钱帛仍与一子官六州百姓莫匪吾人坠于涂炭深用嗟恻兵之所至不得妄加杀戮及焚烧庐舍掠夺资产并有拘执以为俘馘事平之後给复三年其六州管内百姓能相率来归者所在安存各加优奖方当春候务切农桑边界之人虑妨耕织应缘军务所须并不得干扰百姓如要车牛夫役工匠之数宜和雇优给价钱贼平之後应立功将士并与超资改转节级赐物续有处分於戏朕正位凝命端诚乡方劳谦在心慈俭为宝而化未陶於顽傲泽未浸於隐微荐兴甲兵师在原野中宵愧叹当宁忧兢庶将除奸非曰：尚武宣示中外宜体至怀自前年诏绝其朝贡承宗数以兵出境四犯田弘正不胜其忿累疏请诛帝方许以兵加境上未令进讨承宗幸其诏旨乃大肆侵掠幽州及沧州易定之师皆苦之请连兵诛伐乃有是命，於是六镇合势兵十万馀环数千里将分承宗之力然诸军回远难为主约繇是兵加二年竟不能分其势（十二年四月罢河北行营专讨淮西）二年诏以陈州所送东都防御五百人回付汝州。又诏发河东兵五千以赴易定。

十月命常侍梁守谦监淮西行营诸军仍以空名告身五百道及金帛付之。

十二年正月诏发河东兵一千会於义武军移颍沈丘武兵二千会於寿州。

七月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彰义军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以刑部侍郎马总为副以征元济（十月淮西平）。

十三年七月诏削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军分路进讨其淄青将士如能枭斩凶渠者节级超奖仍与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钱二万贯（十四年二月师道平）。

卷一百二十三

帝王部·征讨第三

唐穆宗长庆元年八月冀州刺史吴■潜为幽州兵所逐瀛州兵乱执观察使卢士玫其州寻为幽州兵所据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兼充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以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为深冀诸州行营节度使以深冀等州节度观察使牛元翼为成德军节度镇冀赵等州观察等使时王庭凑贼杀田弘窃据王地朝廷以元翼镇冀旧将素以善战闻班位勇略在庭凑之右故前命为深冀节度及是。又以成德令付之希镇州兵士望风禀令不战而归也。（二年二月敕庭）。

二年七月汴州军乱逐节度使李愿立牙将李岭为留後诏以郑滑节度使韩充为宣武军节度使。又诏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将兵收汴州（八月斩李岭）。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以摄横海军节度副使李同掉新除充海不受诏结幽镇谋叛诏削同掉在身官爵以保义军节度使李寰为横海军节度使。又诏发河东陈许徐州淄青四镇兵各五百人助寰讨贼仍赐绶绢二万匹充赏设（三年五月斩同掉）。

二年八月诏曰：朕初抚天下实在便安故委同掉旆处以华壤顾彼童孳岂宜当之然蔑弃君亲不合容覆忠臣义士咸同忿嫉非朕生事致於兴戎镇州王庭凑承累朝恩荣据四郡士众将为率先问罪以图策勋而乃影援逆寇干犯王旅诸道使命繫为累囚内兵沧州抗战四境交支郡之管■弃邻好之姻亲无恩於家忘义於国而犹特遣中使许其转祸词旨坚执曾无少俊近者。又令宰臣遗书许以效顺王诰一去寂尔无闻朕以成德一军代建勋力聆风拭目待之实殊岂为庭凑一人致使伤及百姓今迫藩臣恳请连章继来朕犹不能独断宣示群公卿士参详可否臣钦。若等曰：王诰奉使沧州史失其官以观众情义不容诛列状斯在先朝曾效忠恣宠奖逾等骤至三公开其自新以全令节朕之恩义亦不负矣。其诸道与镇州邻接处宜并绝其进奉严加警备其有突犯及随指挥并合宜依旨处分诸道须有移军出界并不得焚烧庐舍横加残害归投者抚之拒命者御之如有忠臣义士以一州或城镇降者并依讨沧州例处分其上都进奏院宜令御史台京兆府切加守提禁其出入待後敕处分如庭凑翻然改悔乞效忠勋上表陈诚须有闻奏亦委邻界当时转与进上不得停留於戏朕示帝王至仁以安兆庶以黄老清净用宁寰宇文告屡施而不从兵革在郊而未弭致此费词良多愧叹时王庭凑党助李同掉恣其奸计累以兵革粮盐济实沧州。又以兵拒朝命邻境通使并繫而不遣逆状显露中外同请诛讨故有是命。

九月诏曰：雷电霜雪上天所以成物明罚敕法圣人垂之易象岂春阳不可以独化将辅理固在於刑威乎！则遏乱禁非法天齐俗谅有为而然也。李同掉罪暴寰宇告之则悖宠之益凌乱君臣父子之纪纲弃覆育生成之恩义则绥讨之命盖不得已而王庭凑作我藩臣久膺宠命致爵位於抗叛之际齐恩泽於忘义之伦而首扇同掉使自缠■襄党恶之心剧於虎兕负法之■鬼逾於泉獍藩方统帅飞疏牙来朝右公卿息章继奏皆期鸣鼓问罪奋戈启行朕道在包荒志存含垢多立曲户大开坦途谕之使致奇功告之将酬重位而傲狠弥甚肆凶不悛恣恶言於报章资盗粮於狡寇屡有降卒备验奸欺潜军入援德棣纵燎以焚瀛莫河东易定被毒骚然。若尚为包容则孰分逆顺其王庭凑在身官爵并宜削夺应诸道与镇州接界处各逐便攻讨其镇州将士如有枭斩庭凑者六品以下官便授三品正员官先是五品已上官者节级超奖仍赐宅一所钱二万绳如有能率所管兵马以州郡来降超三资与官仍便正授刺史赐钱一万绳以城镇来降超三资与官仍赐钱五千绳如庭凑束身归阙并与洗雪。若执迷安祸罪止其身其馀胁■一切不问。

三年三月诏行营兵马各量拣精锐深壁坚守分兵务农非按袭勿更决战军中老弱伤疾及东留固守外

并抽归本里训励营生应邻道节度有镇兵马比令权授指麾并宜依前在抽移之限李_二所统兵马至多既逼德州自是本道粮馈不乏进取已深宜依前当处守御。

六月诏镇州四面行营兵马并宜各归本界。且自休息其幽州河东易定齐德昭义魏博等俱要保境勿相往来唯庭湊以四郡之地三军之众率诚归阙翻然效顺则不独弃其旧恶兼亦别议新恩唯此一事与达表章余勿听信（八月赦庭湊）。

武宗会昌三年九月制曰：定天下者致风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齐法度於画一虽晋之桀赵家有旧勋汉之韩黥身为佐命至於干乱纪律罔不枭夷禁暴除残古今大义故昭义节度使刘悟顷居海岛尝列瓜牙属师道阻兵王师问罪三面开网一境离心乘此危机遂能归命宪宗嘉其诚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党招致死士固护一方迨於末年已_二臣节刘从谏生稟戾气幼习乱风因跋扈之资以专封壤恃纪纲之力以袭兵符暂展执圭之仪终无上绶之请隙驹为喻魏豹姑务於绝河井蛙自居孙述颇间於特险诱受亡命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潜图左道接壤戎帅屡奏阴谋顾若卯之所矜岂泉鱼之是察暨乎！沉痾曾靡哀鸣犹驻将尽之鬼恣行邪僻之志罔惑旧校自树狡童中使授医莫睹其朝服近臣御命不入於垒门逆节甚明人神共弃其赠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刘稹在身官爵宜当并削夺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或姻连王室或任重藩维息陈一至之诚愿扬九伐之命吴汉任职受诏而初无辩严卜式朴忠未战而义形於内况成德军常以骁骑横陈首破朱滔战气方酣再回鲁阳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军顷以大旆涉河竟歼师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厉阶尽归皇化土传馱勇军有雄名必能稟_二侯之指踪成葛亮之心伐咨尔二帅朕所注怀元逵可本官充北面招讨泽潞使弘敬充东面招讨泽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启圣符瑞昭晰绘事煥於泗亭銮辂巡游金石刻於代邸实谓可封之俗久为仁寿之乡艰难以来颇著诚节必非同恶咸许自新其昭义旧将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并赦而不问如能舍逆效顺以州郡兵众归降者必厚加封赏如能擒送刘稹者别授土地以报勋庸顷随刘悟郢州旧将校子孙既有义心宜思改悔如能感谕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酬劳仍委夷行刘沔茂元各进兵同力攻讨其诸道进军并不得焚烧庐舍发掘坟墓擒执百姓以为俘囚桑麻田苗各许本户为主罪止元恶务拯生灵於戏藩维大臣抗疏於外髦俊旧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赏之柄所以正万邦宜用甲兵陈於原野虽朕以恩不听而群臣以义固争询自金谋谅非获已布告中外明体朕怀仍以徐泗节度使李彦佐为泽潞西南面招讨使河阳节度王茂元以本军屯万善彦佐制下後逾月未出师朝廷疑其持重乃以天德军使石雄为彦佐之副。

四年三月以晋绛副招讨石雄为泽潞西面招讨使以汾州刺史李丕为之副（八月刘稹平）。

懿宗咸通九年七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_一建许佶赵可立杀其主将王仲甫以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剽掠湘潭衡山两镇有众千人擅还本镇杀。

节度使崔彦曾遂出徐宿官库钱帛召募凶徒五万诏徵河南河东山南诸道之师讨之。

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充武宁军节度使兼徐州北路招讨使右神策大将军康承训充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又以将军朱克义王宥李邵史忠用马澹澆戴可师朱耶赤心王建曹翔马举高罗锐秦谟李播为诸道行营招讨使量分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以讨庞勋。

二月诏司农卿薛琼使淮南庐寿楚等州集乡兵以自固（九月庞勋平）。

十四年三月_二朔暴乱杀刺史_二文楚扶诏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节度使张公素出师讨之。

僖宗乾符三年七月草贼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众数万诏河南藩镇举兵讨之。

四年三月以青州节度使宋威为诸道招讨草贼使乃给禁兵三千甲马五百匹。

五年四月草贼黄巢党尚让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大大掠淮南侍中晋国公王铎请自督众讨贼诏以铎为荆南节度使诸道兵马都统。

六年八月以东都留守李蔚为河东节度兼代北行营招讨供军等使讨_二朔李昌国广明元年四月以前太府卿李琢为蔚朔等州诸道行营都招使应北面行营李孝昌李元礼诸葛爽王重荣朱玫等兵马及忻代土团并取琢处分（中和元年二月赦国令讨黄巢时黄巢）。

中和元年正月帝在兴元诏太原节度使郑从谏发本道之师与北面行营招讨使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

七月帝至西蜀以侍中王铎为中书令充义成军节度使兼京城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太子太师崔安潜

为副忠武军监军杨复恭为天下兵马行营都监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 宁节度使李孝章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分京城四面都统（三年四月攻京城四年七月黄巢平）。

光启元年三月蔡贼秦宗权据汴郑以徐州节度使时溥充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武宣军节度使朱全忠充蔡州西北面行营都统（德元年十二月平宗木 宁）。

二年五月帝在兴元 宁节度使朱攻奉襄王力为帝据京师文遣将王行瑜率 宁河南之师五万屯凤州十二月密诏行瑜自凤州率众还长安斩朱玫及其党数百人（以行瑜为 宁节度使）昭宗文德元年六月以蜀贼王建大乱剑南陈敬 告难以司空平章事韦昭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西川招抚制置使（明年王建陷成都府自称留後）。

大顺元年五月以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等上表请与河北三镇及汴滑河阳之兵平定太原李克用愿朝廷命重臣一人都总戎事诏中书侍郎平章事张 宁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京兆尹孙揆副之率神策军三千赴行营。又以华州韩建成德军王 宁幽州李康威 宁州赫连铎及朱全忠分为太原四路招讨使（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诉冤遂罢兵）。

二年八月以凤翔李茂贞表章不逊帝不能容嗣覃王为京师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 宁岁副之（九月师败以茂贞为秦王赐铁券）。

乾宁二年七月太原节度使李克用举兵渡河以讨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称兵向阙之罪诏以克用为 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夏州李思谦充东北面招讨使泾原张 宁番充西南面招讨使是月削夺王行瑜官爵改授李克用 宁四面行营都统（十一月杀行瑜）。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四月潞州小校杨立据城叛以蕃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陕西留後李绍贞为副率师以讨之诏河中马步兵士五千人骑发赴潞州（五月收复潞州）。

九月大举伐蜀制曰：朕以夙荷丕基乍平伪室非不欲宠绥四海协和万邦广正朔以遐同俾人伦之有序其或地居陋裔位处骄奢殊乖事大之规但蕴偷安之计则必徵诸典训振以皇威爰兴伐罪之师冀遏乱常之党蠢兹蜀主世负唐恩间者父总藩宣任居统制属朱温东离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阳而乃不务扶持反怀顾望盗据山南之士宇全虚阍外之臣诚先皇帝早在并门将兴霸业彼既曾驰书币此亦复展谢仪後。又特发使人专持聘礼彼则更不回一介之使答咫尺之书星岁俄移欢盟顿阻朕顷遵崇遗训嗣统列藩追昔日之来诚继先皇之旧好。又专持信币皆绝酬还缅惟背食言可忍弃同即异今观孽竖绍据山河委阍官以持权凭阻修而僭号早者曾上秦王缄札张皇蜀地声尘形侮渎之言辞谤亲贤之勋德昨朕风驱锐旅电扫凶渠复已坠之宗祧纘中兴之历数会音旋报复命仍稽使来而上抗书题情动而先夸险固加以宋光葆辄陈狂计别启奸谋将欲北顾秦州东窥荆渚人而无礼罪莫大焉昨客省使李严奉使铜梁近归金阙凡於奏对备述端繇其宋光嗣相见之时於坐上便有言说先问契丹强弱次数秦王是非度此包藏可见情状加以疏远忠直朋比奸邪内则纵恣轻华竞贪宠位外则滋彰法令蠹耗生灵既德力以不量在人祇之共愤今命兴圣官使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仍命侍中枢密使郭崇韬充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凤翔节度使李令德充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招讨副使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候 宁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总领阙下诸军兼西面诸道马步兵士取九月十八日进发几尔中外宜体朕怀（十一月蜀平）。

四年二月贝州屯驻兵士擅离本州入邺推赵在礼为兵马留後帝怒令宋州节度使元行钦率骑三千赴邺都招抚之下诏徵诸道之师进讨以武德使王允平为内侍省延州马步军都指挥使高允铎为丹州刺史并充邺都行营招讨使是月邢州左右步军四百人据城叛推军校赵大为留後诏东北面副招讨使李绍贞率兵讨之（三月平之）。又命蕃汉总管李嗣源统亲军赴邺讨赵在礼（三月邺军变立明宗）。

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制曰：荆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可削夺官爵仍令襄州节度使刘训充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许州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统蕃汉马步四万人进讨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节度使马殷以湖南全军会合以东川节度使董璋充南面招讨使新授岐州刺史西方邺为副招讨使共领川军下峡三面齐进。

四月与刘训等诏曰：朕昨以妙选师臣往除凶孽自长驱於锐旅将并击於孤城已发使臣叠颁诏谕料龙韬之此举顾蚁垤以即平今已渐向炎蒸不可持久切在训齐貔虎速进梯冲必期此月之中须殄干天之逆责令战士免至疲劳兼冀生民早谐苏息惟卿忠烈体朕忧勤能克副於指呼便见立成其功效固於酬奖予无[A092]焉癸卯有内臣自荆南至云：暑雨方甚兵士苦之及刘训有疾乃命枢密使孔循径往荆南城下（五月破其水寨而回）。

三年四月北面副招讨使王晏球以定州节度使王都反状闻制曰：王者君临八表子育万民务匿瑕含垢之仁引禁暴戢兵之德每存宽恕贵就和平其有受国深恩承家旧履乖失臣节包藏祸心萌悖乱以欺天恣贪残而害物苟无征讨曷示纪纲义武军节度观察等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守定州刺史太原郡王王都猥以凡材■於盛族梟獍之凶早纵豺狼之性不移位极人臣迹无忠孝自朕缵承大业怀辑群方山河之寄愈坚带砺之盟益甚凡於事体每务优崇骨肉沦落者并致归还嗣息荐论者遍加任使一门受宠九族同荣近以家艰叠颁国命行吊远△於卿士夺情寻复於公侯继下丝纶荐及垣翰在予之分於尔何亏而属者所为频彰逆状徵发不从於朝命赋租罔系於省司擅致军都遍抽编户专修城垒潜造甲兵说诱佐命藩臣留滞归朝刺史赖皆忠顺寻各奏闻曾令近侍驰书责使深思而回改过载惟抚御敢怠含弘近乃长恶靡俊乱常尤甚遣奸人招军前节级出妖言惑管内生灵兼挂牒文已为边患阖境之蒸黎愁泪远遣告陈邻藩之主帅封章共期戡定其王都宜削夺在身官爵仍令马步兵士於州侧近权置行州招诱在州军人百姓及安抚乡川人户於戏不祥之器宁愿举於干戈无罪之民岂忍坐於涂炭将行吊伐倍轸情怀勉施极赦之功勿致伤夷之弊虽军威须振在王道无亏凡百戎臣当体朕意宣布遐迩咸使闻知应诸道旧有定州兵士处并诏安抚勿令忧疑。又制北面行营权副招讨归德军节度使王晏球可充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军州事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横海军节度使安审通充北面行营副招讨兼诸道马军都指挥使宣殿直翟令奇等十五人起诸道军伐定州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北面兵马都监（四年二月平王都）。

九月诏武宁军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以尚食使马从斌守泽州刺史中外命八道起军赴襄阳（四年五月高从诲归）

十月诏■州节度使李从敬攻庆州以刺史襄廷琬拒命故也。（十二月平廷琬）。

长兴元年四月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遣人口奏曰：今月五日阅马於黄龙庄衙内指挥使杨彦温据城谋叛寻时诘问称奉宣命臣见在虞乡县状候进止帝谓安重诲曰：乱臣贼子何代无之安得有此语重诲曰：奸贼之言也。宜速进讨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指挥使乐彦稠等率兵攻之仍授彦温■■州刺史冀以诱而擒之彦稠辞帝谓之曰：与吾生致彦温吾将面讯之遣左右羽林都指挥使张从宾率宿卫兵士指挥赴河中（是月斩彦温）。

九月利阆遂三州奏东川节度使董璋结连西川孟知祥点聚乡兵欲来攻通州城探得发兵次安重诲奏曰：自今年三月後来山南东川诸州奏报董璋叛逆者数十陛下以事机未发含垢匿瑕臣必知有此事帝曰：朕不负他以生灵之故须议兴师问罪乃以左骁卫上将军赵在礼为同州节度使兼西南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又下制曰：王者兴师讨伐。若行其时雨农夫去草诛锄务绝其本根具载格言式符戎略而况天垂弧矢尽殄狼星国举干戈当平贼子得不朝申号令夕议削除安邦守正翊赞功臣剑南东川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梓州刺史董璋受国深恩殿邦重寄但恣贪残之性莫分宵旰之忧唯务包藏显章侮慢朝廷每施含垢具为掩瑕略无悛革之心转有狂迷之状伺便而侵渔仁境何名而点发义军仍於关防辄修堡砦兼传书檄招寇盗於晋州寻纵贼徒欲窥觐於遂府焚烧民舍驱虏耕牛览奏报以实繁数愆尤而莫尽，岂有武虔裕身为刺史辄敢糜留大程官手执宣头略无遵禀而。又淫刑害物酷法作威铁笼之炮炙未开金赎之科罪并发善人知惧恶贯已盈。且擢■以难穷宜燃脐而不赦今则已徵师旅将扫妖氛举烈火以燎毛飞严霜而脱叶匪朝伊夕覆狡擒奸於戏无礼於君奋鹰■而驱鸟雀有功必赏誓带砺而保山河殄寇则理在必然兴兵则事非获已凡在遐迩宜体朕怀其董璋在身官爵并削夺。又诏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东川西面供馈使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充东川行营都招讨使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为之副。

十二月遣枢密使安重诲赴西面军前时帝以蜀路险阻进兵艰难潼关以西物价绝贱百姓般粮往利州每费一斛不得一斗至令嗷类攘攘逃窜山谷或聚为盗虑不堪命帝念馈■免之苦形于颜色谓近臣曰：闻劳扰军前未有成功孰能办吾事者朕须自行重诲奏曰：此臣之责也。臣今请行许之言乞面辞翼月发赴

军前二州节度使李敬周如京师罗延鲁供奉官周务谦丁延徽陈审琼韩玫符彦伦等并从重诲西行。

二年正月以权知兴元军府事王思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充西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三年正月以前彰国军留後孙汉韶为相州节度使充西面行营副都部署（六月董璋为孟知祥所败知祥遂入梓州因而罢兵）。

末帝清泰三年五月邺都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据城叛以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四面招讨使知行府事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副招讨使兼兵马都监（七月收复业都）。

晋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使回奏范延光叛命遣客省使李守真往延光所问罪寻以侍卫使杨光远充魏州四面都部署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兵为副。

七月安州军乱都指挥使王晖害节度使周环於理所遣右卫上将军李金全领千骑赴安州（八月王晖为部下所杀九月以李金全为节度）。

十一月赐魏州都部署杨光远空名官告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将士立功者得补之而後奏七月收复邺都（三年九月延光降）。

五年五月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叛诏新节度使马全节以雒汴汝郑郟宋陈蔡曹濮十州之兵讨之以前二州节度使安审晖为副以内客省使李守贞为都监仍遣供奉官刘彦瑶驰诏以谕金全彦瑶既至金全麾下齐谦以诏送於淮南二梦人齐岷斩谦归其诏於门（六月收复安州）。

六年十一月襄州节度使安从进一军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副宣徽南院使张从恩监焉以护圣左第四军指挥使安怀浦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以奉国右第四军都指挥使杜希远为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以护圣左第四军都指挥使郭金海为先锋使东京内作坊使陈思让监护焉（七年八月平之）。

十二月三州节度使安重荣称兵向邺都乃遣圣奉国宗顺兴国威顺等马步军三十九指挥击之郟州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邢州节度使马全节为副兼排阵使前贝州节度使王周为马军都虞候雒州团练使王令温为马军都指挥使奉国左第三军都指挥使程福二步军都指挥使护圣右第六军都指挥使史文钊为先锋都指挥使邺都作坊使翟令奇为先锋都监（七年正月斩安重荣复镇州）。

少帝开运元年五月遣侍卫亲军都虞候李守贞率步骑二万讨杨光远於青州以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副之（闰十二月平之）。

汉高祖即位称天福十二年是年闰七月新授宋州节度使杜重威据邺都叛诏削夺重威官爵贬为庶人以高行周为行营都部署率兵进讨（十一月重威降）。

隐帝乾元年三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谋叛以陕州节度使白文珂为河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四月以檀州节度使郭从义永兴军一行兵马都部署时供奉官时化王益自凤翔部署前永兴军节度使赵赞部下牙兵赵思绾等三百余人赴阙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兴思绾等作乱突入府城据城以叛故命从义以讨之。又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千充行营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为兵马都监。

七月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拒命不受代诏新除凤翔节度使赵晖充凤翔行营都部署以讨之。

八月命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威赴河中军前诏河府永兴凤翔行营诸军一禀威节制（二年七月思绾守贞平三年正月王景崇平）。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湘阴公刘二丁元从右都押衙巩廷美教练使杨温等据徐州以拒命帝遣新授武宁军节度使王彦超率兵赴之廷美等迁延不肯开门遂诏进攻仍晓谕城内军民曰：昨以巩廷美杨温等不认朝旨妄蓄疑心累令招携明示诚信虽有章奏尚未开门既无果决之心，必是疑君之计今以指挥王彦超排此大军攻讨汝等。若能诛斩元恶应接官军上城者。若是将校员僚只与超拜官资兼授刺史百姓即给厚赏稳便安排但收此绢书以为凭信。

十月以并寇刘崇犯边攻围未解遣枢密使平章事王峻将兵援之。

三年正月以兖州慕容彦超反状已具无以招怀乃命侍卫步军指挥使曹英为都部署起兵讨之仍以齐州防御使史延超为副皇城使向训为都监陈州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龙捷右厢都指挥使王全斌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控鹤都指挥使郭超为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前贝州节度副使梁晋超为行营马军都监前棣州刺史李萼坊州刺史靳霸怀州刺史李万超并佐营军（五年帝赴兖州军前慰劳是月破之事具帝王亲征

门)世宗显德二年七月以凤翔节度使景崇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宣徽南院使镇安军节度使向训兼西南面行营兵马都监收秦凤二州先是晋末契丹犯阙秦州节度使何建以成秦阶三州入蜀蜀人。又取凤州至是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王师收复旧三月收复徐州地乃有是命(臣上言请。且罢西师言甚切直帝曰：秦凤二州顷因贼臣叛入西蜀後属中朝多事未恢复量其土疆。且非遐僻咫尺之地声教未被朕实有所惭今。若无功退军亦大国取弱之道举偏师期收复卿等所言甚嘉然无至多虑也。是年九月秦州降十一月收复凤阶成三州)。

十一月帝谓侍臣曰：淮南独据一方多历年所外则结连北境与我为讎稔恶既深朕不敢赦今将命将讨除与卿等筹之乃以宰臣李■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卢寿等州行府事以许州节度使王彦超副焉。又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已下一十二将各带征行之号以从焉是月敕淮南管内州县军镇官吏军人百姓等朕自缵承基构统御寰瀛方当恭己临朝诞修文德岂欲兴兵动众专耀武功顾兹昏乱之邦须举吊伐之义蠢尔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凌迟接广寇之丧乱飞扬跋扈垂六十年盗据一方僭称伪号■幸数朝之多事与北虏而交通厚启戎心诱为边患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据安陆李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攻侵高密杀时宰掠吏民迫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启运东鲁不庭发兵而应接慕容观■而凭凌徐部沐阳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犹稽问罪迨後维扬一境连岁阻饥我国家念彼灾荒大计余易前後擒获将士皆遣放还自来禁戢边兵不令侵挠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兵寇与我为讎罪恶难名人神共愤今则推轮命将鸣鼓出师徵浙右之楼船下朗陵之戈甲东西合势水陆齐攻吴孙皓之计穷自当归命陈叔宝之数尽何处偷生应淮南将士军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闻声教虽从伪俗应乐华风必须善择安危早图去就如能投戈献款举郡来降具牛酒以犒师奉圭符而请命车服玉帛岂[A092]旌酬土地山河诚无爱惜刑赏之令信。若丹青苟或执迷宁免後悔王师所至军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同时雨百姓父老各务安居剽虏焚烧必令禁止自兹两地永为一家凡尔蒸黎当体诚意(五年三月淮南平事具帝王亲征门)。

卷一百二十四

帝王部·讲武

夫武者所以威四夷而遏乱略者也。古者戎马车徒素具因■狩以习之皆於农隙以讲武焉故《周礼》有振旅蒞舍治兵大阅之制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是知虽有文德必有武备《传》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夫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盖虑墮军实而轻人命也。乃知士不素习以其将与敌非虚语也。汉仪立秋之日始扬威武魏晋而下历代因之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斯国之大事其可忽诸。

周武王讲武类■马作桓之诗桓志武也。宣王时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诗人赋车攻以美之)。

後汉灵帝中平五年十月甲子帝自称无上将军耀兵於平(平乐观在雒阳城西)乐是时天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岩说何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士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於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焉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

魏太祖建安二十一年既为魏王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於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今兵戈未偃士民素习自今以後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治兵东都王城也。魏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

文帝初嗣魏王延康元年六月辛亥立秋阅兵於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

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丙寅治兵於东郊。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一月丁酉临宣武观大阅诸军甲辰乃罢。

十年十一月庚午临宣武观大阅诸军。

咸宁元年十一月癸亥大阅於宣武观至於己巳。

三年十一月丙戌临宣武观大阅至於壬辰。

太康四年十二月庚午大阅於宣武观。

六年十二月甲午大阅於宣武观旬日而罢自泰始以来帝皆自临宣武观大阅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

自惠帝以後礼遂废。

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例作雁羽仗。

成帝咸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大阅於南郊诏内外诸军戏兵於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自後藩镇相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後魏道武登国六年七月壬午讲武於牛川八年七月庚寅临幸新坛讲武。

天兴二年七月辛酉大阅於鹿苑飨赐各有差。

五年六月治兵於东郊将西讨姚兴。

六年五月大简輿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天赐三年四月庚申幸豺山宫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虚立成图三百六十。

明元永兴二年五月北伐蠕蠕还幸参合陂七月丁巳立马射台於陂西仍讲武教战。

三年十一月丁未大阅於东郊。

四年闰六月丙辰大阅於东郊。

五年正月己巳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

庚寅大阅於东郊部署将帅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帝临白登躬自较览焉。

太武始光元年九月大简輿徒治兵於东郊分诸军五万骑将北讨蠕蠕。

二年十月治兵於西郊。

三年七月幸中旧宫至和兜山七月筑马射台於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帛缯絮各有差。

四年四月治兵讲武将西讨赫连昌。

七月伐赫连昌筑坛於柞岭戏马射赐射中者金缯帛絮有差。

神䴥二年四月治兵於南郊。

延和元年五月大简輿徒於南郊将讨冯文通。

大延元年五月丁丑治兵於西郊。

太平真君四年六月癸巳大阅於西郊。

九年九月乙酉练兵於西郊将讨蠕蠕。

十一年八月癸未练兵於西郊。

文成兴安二年七月筑马射台於南郊。

九月壬子阅武於南郊。

大安四年七月壬子诏曰：朕每岁以秋月日命群官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夕制战阵之法十有馀条因大雉耀兵以示威武更为制令步兵阵於南骑士阵於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槩矛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馀法踞起前却莫不应节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各令骑将六千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後踵以为常。

孝文延兴四年八月戊申大阅於南郊。

五年十月太上皇帝大阅於北郊。

太和五年二月幸中山己酉讲武於唐水之阳。

三月幸肆州癸亥讲武於水之阳所经考察守宰加以黜陟。

九月庚午阅武於南郊。

十六年八月癸酉诏曰：夫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出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
■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以周立司马之官汉署将军之职皆所以
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於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
武阙然将於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坛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後敕十七年六月丁巳
讲武。

十八年八月幸阴山阅武台临观讲武。

十九年正月南伐壬午讲武於汝水之西大赉六军。

二十年九月戊辰阅武於小平津。

二十二年八月讲武於华林园。

宣武景明三年九月幸邺戊寅阅武於邺南。

後周太祖为西魏柱国大将军以大统九年十月大阅於栌阳。

十年冬十月大阅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阅於白水遂西狩岐阳。

明帝武成元年三月癸未陈六军帝亲擐甲胄迎太白於东方。

武帝保定二年十月壬戌讲武於少陵原。

天和二年十月丁亥亲率六军讲武於城南京邑观者輿马弥漫数十里诸藩使咸在焉六年十月壬寅亲
率六军讲武於城南。

建德元年十一月丙午亲率六军讲武於城南二年十一月辛巳亲率六军讲武城东集诸军都督以上五
十人於道会苑大射帝亲临射宫大备军容。

三年六月丁未集诸军将教以战阵之法。

十一月行幸同州己巳大阅於城东。

十二月癸夕□集诸军讲武於临皋泽。

宣帝以宣政元年六月即位十一月己亥讲武於道会苑帝亲擐甲胄。

隋文帝开皇二年十二月辛未讲武於後园炀帝大业五年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
武。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诏曰：安人静俗文教为先禁暴惩凶武略斯重比以丧乱日久黎庶凋残是用务
本劝农冀在丰贍而人蠹未尽寇盗尚繁欲畅兵威须加练习今农收已毕杀气方严宜顺天时申曜威武可依
别敕大集诸军朕将躬自循抚亲临较阅五年十一月丙申幸宜州简阅将士。

八年十一月幸宜州庚子讲武於同官县。

九年三月幸昆明池辛夕□观习水战。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丁未引诸卫骁兵统将等习射於显德殿庭谓将军已下曰：自古突厥
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驾方召亦能制胜太原下至汉晋之君泊於隋代不
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遣中国生民涂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经费农民恣
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若无贼来我则为汝博士教汝弓射庶使汝等武艺优长。若有贼来我即为汝将帅
领汝斗战亦望使汝前无横敌，於是每日引数百人於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每坐或至午时射中者随赏弓
刀布帛丝绵特加其上考。

贞观八年十二月乙夕□太宗从高祖阅武於城北。

高宗显庆五年三月己酉讲武於并州城西帝御龙飞阁引群臣临观之左卫大将军张延师为左军左右
及骁武六卫左羽林骑士属焉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为右军领武侯六卫右羽林骑士属焉一鼓而誓众再鼓
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为曲直圆锐之阵右为方锐直圆之阵三挑而五变步退而骑进五合而各复其位许敬
宗奏曰：延师整而坚建方敢而锐皆良将也。李■曰：甲胄精新将士齐力观之者犹震恐况当其事乎！
帝曰：讲阅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数千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兵不可弃
此之谓也。

麟德二年四月丙寅讲武於邙山之阳帝御城北门楼以观之。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癸亥亲讲武於骊山之下徵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馀里戈_三金甲照耀大阵於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三军出入号令如一帝亲擐戎服持沉香大_三仓立於阵前威振宇宙长安士庶奔走纵观填塞道路兵部尚书郭元振以亏失军容坐於纛下将斩之宰相刘幽求张说跪於马前谏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国虽犯军令不可加刑伏愿宽宥以从人望帝乃舍之配流新州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草军仪有失坐於纛下斩之礼毕乃下制曰：传不云：乎！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圣人以兴乱人以废皆兵之繇也。故文事必有武备曜德在於观兵所以外清蛮貊内辑华夏其经济之致欤自有隋失道三灵改卜我唐受命百姓与能四罪而天下服一戎而天下定航海梯山罔不率俾休牛归马永不复用德贷群物刑清百年然而制军为旅先王分职在祀与戎前史垂训则未学也。孰可弃之往以韦氏构逆凶魁作祸则我之宗祀危如缀旒故斩长蛇截封_三戮泉獍扫_口枪使武之不修则兆人何_三朕以薄德皆奉圣谟济邦家之多难畏君父之严自抚兹亿兆。若临渊谷虽重译_三归和亲日至遂五兵之不教虑七德之未康今盖冬戒时农事爰隙骊山之下鸿门在望横层阜以南属耿长川而北流严霜初陨疾风始至以时而命群师得地以讲武功料其胜负详其进退以振国威用_三军实故披坚执锐干戈有容练卒陈师金鼓有节上应於天也。下顺於人也。三光之灵可接五行之德斯用将孙吴不远颇牧同时非熊所期怒蛙知劝布三令调九章。且阅宣场之仪。若观莘墟之礼情兼慰赏义会宠锡惟此畿甸比经水旱总集土马颇有烦劳中念元元更资勤恤其讲武使各赐物一百段将军各八十段中郎将各六十段郎将及左右军长史各四十段折冲果毅各三十段押官六品以下各二十段新丰百姓宜免来年地税置顿使赐物一百段缘顿踏践麦苗给米酬直（时帝既怒唐绍左右犹望宽之会有金卫将军李邕遽诣宣敕遂命斩之时人皆痛惜绍而深咎於邕等寻有制罢邕官以是遂废终身）。

肃宗至德二年八月帝在凤翔癸巳六军大阅帝御府城楼观军阵之容。

三年正月庚寅於会元殿陈兵大阅帝御栖鸾阁观之。

代宗宝应元年九月壬寅大阅兵马於鸣凤门街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月癸未御兴教门观兵自卯至午队伍方绝。

晋高祖天福二年十月敕习战讲武历代通规选士练兵由来旧制宜以每年农隙时讲武仍准令式处分。

六年十二月帝习射於後苑诸军都督指挥使已上悉预焉。

少帝开运二年二月帝次滑州丙子大阅诸军於戚城帝亲临之。

帝王部·修武备

周官大司马之职制军诘禁以纠邦国仲尼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盖五材并用孰能去兵天下虽宁不可忘战自大道之隐争心孔炽必赖兵力以宁祸乱期以庇民而靖国保世而永命者也。汉氏而下莫不内严师兵之营卫外固沟池之垣翰简阅以供时使屯戍以防外虞益缮戎器增治战具申之命令优其募格诞扬武烈以贞师律稽古前训以成善志固足以壮中权而威不轨震天声而_三殊俗者矣。传所谓备豫不虞古之善教者也。其可忽诸。

汉高祖二年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栢阳为卫天下既定。又踵秦置材官於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六年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县之与邑皆令筑城）

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门（平帝元始中更名虎贲郎）。

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後更名羽林骑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二年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平百粤内增七校（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校尉胡骑不尝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楼_三公岁时讲肄修武备云：

後汉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萧条靡有子遗鄣塞破坏亭燧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_三候保壁稍兴立郡县十馀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营屯田殖_三弛刑_三徒以充实之也。

安帝建光元年初置渔阳营兵（伏侯《古今注》曰：置营兵千人也。）

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反诏公卿出马弩。

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马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人谓之西园军皆统於硕）。

魏太祖初为曹公以汉建安十三年正月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

十四年曹公至谯作舟治水军。

文帝黄初中诏曰：昔轩辕建四面之号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亮成天工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辘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後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後诸军录後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明帝景初元年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

晋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後魏道武天兴元年二月更选屯卫。

五年正月帝闻姚兴寇边庚寅大简輿徒诏并州诸军积■於平阳之乾壁。

天赐元年五月置山东诸治发州郡徒谪造兵甲明元永兴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

大武神□三年帝闻宋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三千艘简幽州已南戍兵集於河以备之。

延和元年五月车驾将讨冯文通七月庚申遣安东将军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丁零万馀人运攻具出南道。

太平真君六年八月诏发天下兵三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後命。

九年九月乙酉练兵於郊。

孝文承明元年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二兵二等兵亦如之。

太和元年十月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据仇池诏皮喜讨平之。又诏喜等曰：卿受命专征命薄伐边寇军威所及即皆平荡仇池国之要蕃防守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近繇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卿等表求筑城，岂不更劳兵将孰。若因今兵势即令就之一劳永逸事不再举也。今更给军粮一月速於骆谷筑城使四月尽必成就讫。若不时营筑及筑之不成成而不固以军法从事。

十九年八月乙巳诏选天下武勇之士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

十月诏徐兖光南青荆雒六州严募戎备应须赴集二十年十月戊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

宣武景明元年十月诏寿春置兵四万人。

四年六月发冀定瀛湘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

永平二年二月诏曰：比军役频兴仗多毁败在库戎器见有无几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须充积经造既殷非众莫举今可量造四万人杂仗。

延昌二年五月寿春大水遣平东将军奚康生等步骑数千赴之。

三年十二月出师伐蜀诏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东道都督镇遏梁楚。

孝庄建义元年六月诏直寝纪业持节募新免收户有投名效力者授九品官。

永安三年尔朱世隆等攻京邑诏诸旧代人赴华林园帝将亲简叙以抚军金紫光禄大夫高乾邕侍中为河北大使招集骁勇是年五月诏募士征葛荣。

前废帝普泰元年三月己卯诏右卫将军贺拔胜并尚书一人募伎作及杂户从征者正入出身皆授实官有私马者优一大阶。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七月筑武功■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

建德三年十二月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募众军者授官各有差。

四年初置营军器监。

隋文帝潜有吞陈之志转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徐州总管令修战具。

唐高祖武德二年七月壬申诏曰：天生五材司牧资其器用武有七德拨乱所以定功故黄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战放勋光宅犹称丹浦之师禁暴安人率繇兹道创业垂统莫此为先是周置六军每习一獠汉增八校毕选骁雄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蛮奸宄不萌虔刘息志自季叶凌替军政湮亡卒列不修旌旗杂伍符籍之内空有调发之名逗挠之间竟无讨袭之用遂使戎狄放命盗贼交侵战争多虞黔黎殄朕受天明命抚育万方，爰自义师克成帝业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穀骑之才岂唯七萃今虽关塞宁谧荒裔肃清伊雒犹芜江湖尚梗役车未息戎马载驰武备之方尤宜精练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改授钲鼓创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号庶使前茅後劲类别区分会帐绛宫刑德允备蹈兹汤火譬彼椒兰大定戎衣止戈斯在，於是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万年道为会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戈军醴泉道为并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会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时帝以天下未定实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故兴此制也。每军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自是士马精强无敌於天下矣。

高宗仪凤三年正月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金吾将军李知十分往河南北道以募猛士。

玄宗先天元年正月睿宗诏曰：往者皇运伊始戎政肇修两置军旅初分府卫计户充兵才足用事遂使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既憚劬劳咸规避匿不有整革将何置理其天下卫士取年二十五以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自今已後羽林飞骑并於卫中简补。又敕河北诸州加团练兵令州刺史押当。

开元二年八月辛巳上以河陇之故命有司大募壮勇士从军既募引见置酒於朝堂享之诏曰：朕光宅四海抚御百蛮属疆場未宁军国多费每欲指挥方略亲率军师故召募尔等拟从朕行知尔等材力冠群艺能拔萃但以不教人战岂知金鼓之声授以兵律方辩干戈之势所以。且遣薛讷等於陇右防御使令教习尔等既练韬铃须明队伍使投石拔剑以励威锋裹粮坐甲待清逋寇。若能因机立效遇敌邀勋一守以官荣必超格例然後陪朕舆驾从戎塞垣俾尔先驱敬听後命今宴尔等并赐钱三千贯可节级领取即宜好去十月薛讷克吐蕃帝遂停亲征诏曰：比来缘边镇军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岂有缘路疲人盖是以卒与敌其以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人充并精加简择其有劳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使役仍令兵部侍郎裴瑾太常少卿姜晦往军州计会便简支配有见集後军兵宜令兵部侍郎韦抗紫微舍人主一即简择以闻。

八年八月诏曰：国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於兹矣。自运属清平人忘争战俎豆之事尝闻之矣。军戎之礼我所未暇。且五材并用谁能去兵四方虽安不可忘战故《周礼》以军禁纠邦国以一獠戎旅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宜差使於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蕃役差科唯令围伍教练辨其旗物简其车徒习攻取进退之方陈威仪贵贱之等俾夫少长有礼疾徐有节将以伐叛怀服将以保大定功叶於师贞以弘武备应须集期及有蠲免所司明为条制别作优异法奏闻仍敕幽州刺史邵宠於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不得杂使租庸资课并放免。

十一年四月敕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将以怀柔服叛非欲黩武穷兵犯令凌政则杜之贼贤害人则伐之维其封疆辨其旗物此皆夏官之政也。咨尔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朔方军节度大使上柱国中山郡开国公王一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频总元戎克清河朔师徒效力武威远振遗一怀仁以思顺殊类望声而款服勋载王室朕甚嘉焉盖六月出车周美仲甫古训是式俾修我戎宜以来月巡朔方兼往河西陇右河东北等诸军检校兵马野阅器械各与所管节度处置务令得所备预之道其在兹乎！

十一月诏曰：同华两州精兵所出地资鞞不合外支自今已後更不得取同华人充兵防。又敕宜於京兆蒲同岐华等州府兵内及白丁中简一十二万人名为长从宿卫准五尺八例一年两蕃州县不得更议杂驱使仍令尚书左丞萧嵩与本州官长同拣择以闻。

二十五年五月癸未诏曰：自天下一统方隅底平交趾西界於庸岷流沙东泊於辽碣烽亭既广徭戍转增朕永念征夫无忘盱食是用怀柔憬俗宾礼戎臣降子女以一其毡裘捐繒玉以申其惠好二十五年於兹矣。而情周万信结群蛮羌狄为父子之邦瓯貉成冠带之国海内无事边方底宁加以志道而一理得清心而庶务简和气象应穰岁以臻群生乐业而自怡有司措刑而不用今欲小康戎旅大致一一平减停征徭与人休息诸方将相三事公卿宜协朕心勉成良一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一剧审利害计兵防彳建

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彳建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长驾远驭事藉经久无害始虑之谋以规苟。且之利。

天宝十四年正月诏河南置白亭管军武士健儿五千人马一千匹。

代宗大历二年正月诏潼关置镇兵三千人四年正月遣内侍鱼朝恩使於凤翔之麟游县置。

七年正月丙辰诏诸道军数每年秋末冬首一申春夏不须申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敕不得辄召募。

德宗贞元三年七月庚辰遣决胜军使唐良臣以其众六百人自咸阳戍潘原堡神策副将苏太平率其众五百人戍陇州。

八月以宣武行营兵马使检校礼部尚书刘昌为本军京西行营节度使初昌众惮戍灵台剽三各欲散归昌招抚之乃定因加昌以董之改戍麟游。

宪宗元和四年四月中书叙录诸道将士总八十八万五千人举大数其边远未至者亦有焉。

八年十月普润镇兵四千人割属泾原节度使九年三月乙亥赐振武军弓甲三百驮。

七月甲戌命淮南浙西浙东江西荆南造甲以进仍付之样。

八月乙亥朔丙子以戎械赐宥州。

十年五月诏修宥州城。

十二月以马三百匹及军器给徐州军。又以马三百匹给汝州行营。

十一年九月丁卯桂州防御使奏准诏以兵五百戍邕州丙戌以楼烦监马一百五十匹给昭义军。

十二月癸卯以振武征马二百匹给义武军是月方讨吴元济丙辰以襄州兵三千会於唐州。

十二年正月辛酉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奏准诏置子弟兵三千。

三月义武军节度使陈楚新置子弟义军一万请衣及赐可之。

敬宗宝历二年九月出内库钱一万贯令内园召募力士。

文宗太和二年七月内出弓箭及刀三千四百只口令度支差人送银州防御营田。

五年五月内出陌刀一百五十口马甲一百领器械一百万斫刺刀一百口赐盐州。

九年十一月汝州奏顷年河北用兵东都虑有寇盗以当州将士二百人权隶东都留守府今请属本州可之。

宣宗大中五年五月敕如闻诸道军将及官健等近日所在将帅多务因循当召募之时已不选择及收补之後曾莫教招遂使名在戎行少能知其弓矢职居列校罕见识於韬铃缓急忽有徵差便取见在应数惟忧就役岂暇图功虚费资粮莫克讎敌为弊颇久须有举明自今已後委诸道观察节度都防御团练经略等使每道慎择会兵法及能弓马解枪弩及筒射等军将两人充教练使每年至合教习时分番各以本艺阅试其间或有伎艺超异者量加优赏仍作等第节级与进改职名每至年终都具所教习马步及各执所艺人数申兵部及中书门下仍委兵部检勘都开件闻奏所冀各尽伎能自成劲锐其支郡有兵处亦委本道点检训练准诏处分。

僖宗光启元年三月诏曰：政在有经动惟可久事能师古安则易持今者初复旧京须申定制大汉之术兼王霸先儒之权有弛张重举纲条。且务辑睦未遑改作尤贵 时夫万乘抗威四方从令虽资强 是切安人迎驾诸军都士等扈从经年乡关积念永言忠力合假恩优节级议功爵秩无[A092]其情愿住京邑者便充填两军欲归本道者即仰所司各与公牒到本道後递加粮赐别立名额给复终身如诸都中人数稍多优赏未遍即令所司计其积欠指挥某郡某县或各逐将校任去处上供财赋令自差人请领神策军自经乱离久未训整孤儿渐散壮骑多亡羽林之垂象空存天阵而疾雷不震虽言无战岂忘有虞宜委中书门下与本军商量案旧籍裁减元数惟务摭实仍令三司资助各修营垒贵使缮完。又金吾诸卫等城禁日严檄巡务切须令集事不可阙人亦宜条录修补。

四月以从驾五十四都分为十军昭宗天复三年五月宰臣崔裔奏募置左右军士共六千六百人从之。

後唐末帝清泰二年正月诏诸州府本处牢城防御兵士都将内人数不足团并或阙稍多量许招添其就粮禁军内本指挥将校选伟壮长於武艺者据人数差节级部送京师。

三年七月置水军五都以董思铎马晖何温安韬史希俨为指挥使尹居 为都指挥起邺城先是范延光进军攻城以濠水阔溺兵士故立此军。

八月诏应州起兵戍茹越口诏欣州堙石岭关左右道路。

晋高祖天福三年五月昭义奏旧有铜_二等五县收拾到甲仗兵共六千七十副已勒作院添修旋送军前次始帝建言自晋入雒赵德钧兵败奔至上党故有此遗弃戈甲至是再令缮补赍往邺下。

少帝以天福七年即位九年敕天下鸠集乡兵遍民七户共资一卒兵仗器具均以出之。

开运元年八月将作使周仁美献三接_二梯悬空桥梁高三百馀尺遣使送青州行府。

周太祖广顺元年四月河中言送器械至隰州付汾州刺史王继勋太祖收河中得继勋聂遇皆贼之魁时刘崇侵挠乃用聂遇为石州刺史继勋为汾州刺史各就险阻设虎落为行州招收贼寇御边患焉。

五月戊子河阳李晖言奉诏置水军五百诏诸州於州兵内选勇壮并家属赴京师。

十月以寇侵轶平阳遣中使分押虎捷兵士赴河阳陕州守御。

三年六月遣中使修怀州城池。

世宗显德元年十月谓侍臣曰：侍卫兵士累朝已来老少相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今春於高平与刘崇及蕃军相遇临敌有指挥不前者苟非朕亲当坚陈发至丧败况百户农夫未能贍得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众今已令一一点选精锐者_二在上军怯弱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也。侍臣咸曰：若非陛下天纵睿谋无以有此英断先是自用兵已来勋武得志至於偏_レ卑之间鲜举雄勇率以亲旧互用而有懦怯不能自奋者其行伍可知矣。上案兵於高平睹其退缩慨然有惩革之意。

四年二月帝再征淮南令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舟师数千以从焉先是帝用师於寿春城下睹锐於水战时我舟师未备无以制之帝愤激及还京遂於京城西汴河之_口造战船数百艘及成。又命於降卒中选水工数百与我师同习水战数月之後纵横出没殆胜於吴师矣。至是命环董之俾自蔡河南入於颍以溯淮上焉。

三月甲午诏发近县丁夫数千人镇淮军有三城夹淮相对仍令徙下蔡浮桥维於其间。

五年三月己酉命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帅舟师三千溯江而上以江北初定巡警故也。

五月壬午赐淮南行营招收马步军军号马军曰：雄健步军曰：武健。

卷一百二十五

帝王部·料敌

夫王者之兵先胜而後战盖夫虑敌而动见可而进斯谓出奇无穷伐谋为上者也。眇观载籍三代而下拨乱经纶之后仗义征伐之君何尝不制胜於庙堂之中决发於萌朕之表沉谋秘略先天夺人临事对敌望表知里用能救元元之命定天下之业夷凶靖难令闻长世自非英识内蕴雄威兼厉洞察情伪练达戎昭智虑造乎！精微规摹极於宏远。又曷能臻此哉！

汉高祖初为汉王二年四月西过梁地至虞谓谒者随何曰：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畔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布果使畔楚八月遣酈食其说魏王豹豹不听乃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武帝元狩四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其明年帝与诸将议曰：翁侯赵信为单于画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言轻易汉君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谓汉兵不能轻入而久留也。）今大发卒势必得所欲帝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塞大斩首虏。

後汉光武建武四年贼帅刘永将董宪时在郟其将贲休举兰陵城降宪闻之自郟围休时盖延及庞萌在楚请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捣郟则兰陵必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延等遂逐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让之曰：间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

吴汉征公孙述攻拔广都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帝戒汉曰：成都十馀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馀人进逼成都去城十馀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馀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馀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公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

若出兵綴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即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众十馀万分为二十馀营并出攻汉使别将万馀人劫刘尚使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

隗嚣据天水帝命将征之帝闻得略阳甚悦左右怪帝数破大敌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帝以略阳器所依阻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也。

朱浮为幽州牧时彭宠反攻浮涿郡太守张丰亦反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邓隆助浮以为帝怠於敌不能救之乃上疏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_二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後麦耳後丰宠并自败（初彭宠攻朱浮於蓟帝使击将军邓救蓟隆军潞南浮军雍故遣吏奏状帝读激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後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

邓禹遣冯_二宗歆守_一邑二人争权相攻_二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帝问使人_二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_二防不能久和势必相忤因报禹曰：_二专冯_二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後月馀防果执_二将其众归罪。

魏太祖时田丰为袁绍别驾逢纪惮其亮直数号之於绍，於是有害丰之意後太祖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绍奔遁复曰：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也。

文帝黄初二年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馀级获生口。

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谓左右诸将曰：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灭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帝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内诸将奋击於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契前後克获虏未有如此也。

三年孙权破刘备於夷陵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馀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备书到明帝初即位黄初七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_二公陆攻者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可久也。先时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於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权退走之。

太和二年正月蜀大将诸葛亮攻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应亮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於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

五年三月蜀将诸葛亮攻天水诏司马宣王拒之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为劳兵，或欲自芟上_二左右生麦以夺军食帝皆不从前後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

青龙元年六月保塞鲜卑大人步度根与叛鲜卑大人轲比能私通并州刺史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_二使二部惊合为一何所威镇乎！促敕轨已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比诏书到轨已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比能遣子将千馀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於楼烦二将没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与比能合寇边遣骠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虏乃走漠北。

二年四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

景初二年正月帝议遣司马宣王讨公孙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可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晴故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诏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九月蜀阴平太守廖_二反攻守善羌侯岩葭营雍州刺史郭淮遣广魏太守王_二南安太守游奕将兵讨_二淮上书_二奕等分兵夹山东西围落贼众破在旦夕帝曰：兵法恶离促诏淮敕_二奕诸别营非要处者还令据便地诏敕未到奕军为_二所破_二为流矢所中死。

晋宣帝初为魏国军司马时蜀将关侯围曹仁於樊于禁等七军皆没而仁围甚急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敌欲徙河北帝谏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失於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

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关侯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使令掎其後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关遂为蒙所获明帝即位以帝为魏骠骑将军明帝问吴蜀二虜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东关敌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魏太和四年蜀诸葛亮入攻帝为骠骑大将军破亮于祁山鹵城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来攻陇右无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後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又诸葛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正始三年吴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帝为太傅督诸军南征时帝欲自击恪议者多以贼据坚城积欲引致官兵今悬军远攻其救必至进退不易未见其便帝曰：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繇其所短亦吾利也。四年帝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五年大将军曹爽伐蜀帝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微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於曹爽引军退费进兵据三岭以截爽争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景初二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反时帝为太尉都督雍州徵帝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拒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後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何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文帝魏正始中为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以帝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势蜀将王林夜袭文王营文王坚卧不动林退帝谓玄曰：费以据险拒守进不得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後图爽等引旋果驰兵趣三岭争险乃得过。

嘉平四年为安东将军蜀将姜维攻陇右扬声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将军次长安雍州刺史陈泰欲先敌据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盾任聚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後年之资耳。若实向狄道安肯宣露令人知今扬声言出此欲归也。维果烧营而去甘露二年杨州刺史诸葛诞反帝以大将军讨於淮南进军丘头吴使文钦唐咨全端等来救诞诸将逆击不能御吴将朱异帅轻兵至黎浆异为石苞周泰所击败走吴人杀异帝曰：异不得至寿春非其罪也。而吴人杀之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若其不尔彼当突围决一旦之命，或谓大军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有他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三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淮北廩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石苞王基并请攻之帝曰：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钦既同恶相济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恐内损军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戮吾当以长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

後魏道武皇始元年讨慕容宝进运中山引骑围之帝谓诸将曰：朕量宝不能出战必当凭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则伤士久守则费粮不如先平邺信都然後还取中山於计为便。若移军远去宝必散众求食民间如此则人必离阻攻之易克诸将称善宣武时任城王澄为镇南大将军伐梁将攻锺离诏曰：锺离。若食尽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泛长舟行无碍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实将军经略勋有常焉如以水盛难图亦可为万全之计不宜昧利无成以貽後悔梁冠军将军张惠绍游击将军殷暹骁骑将军赵景悦龙骧将军张景仁等率众五千送粮锺离澄统军王足刘思祖等邀击惠绍等大破之获惠绍殷暹景仁及其屯骑校史文渊等军主已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长引归寿春还既狼狈失兵四千馀人频表解州帝不许有司奏军还失路夺其开府。又降三阶。

後周太祖初为後魏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时魏帝方图齐神武太祖乃传檄方镇谓诸将曰：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馀今声言欲西其意在入雒吾欲令寇雒率马步万馀自泾州东引王罽率甲士一万先据华州欢。若西来王罽足得抗拒如其入雒寇雒即袭汾晋吾便速驾直赴京邑使其进有内顾之忧退有被蹙之势一举大定此为上策众咸称善。

永熙二年七月太祖率众发自高平前军至於弘农而齐神武稍逼京邑魏帝亲总六军屯於河卫元斌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御为难。若一处得度大事去矣。即遣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坂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兵一千赴雒阳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斌之遂弃椿还绍帝云：高欢兵至帝遂从雒阳率轻骑入关後帝为大将军大统三年既平弘农因馆■五十馀日时战士不满万人闻齐神武将渡乃引军入关齐神武遂渡河逼华州刺史王罽严守知不可攻乃涉雒军於许原西太祖据渭南徵诸州兵未至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太祖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於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輜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神武军六十馀里神武闻太祖至引军来会癸巳旦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太祖召诸将谋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众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偃戈於葭芦中闻鼓声而起申时齐神武至望太祖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总萃於左军兵将交太祖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截其军为二遂大破之斩六千馀级临陈降者二万余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

唐太宗初为唐国内史总兵十万徇东都两月而旋帝筹之曰：贼见吾还必相追蹙设三伏以待之俄而隋段达学万余人自後而至帝发伏以击之贼师大败亲自追奔至於城下斩四千馀级。又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降薛仁果於析■庶城虜其众数万陇右悉平初帝师次高■庶贼坚不动诸将咸称战帝曰：我士卒新经挫衄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进好斗我。且坚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後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之计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帝曰：可战矣。夜遣将军庞玉击贼骁将宗罗候两军酣战帝以劲兵出贼不意击大破之乘胜遂逼析■庶城突抗等执马苦谏曰：贼主犹据坚城虽破罗候未可即逐请按兵以候其变帝曰：■之久矣。今日舅不须言破竹之势不可失也。大军已败馀众何足为虞■魁之计尽於此矣。遂率军而进至夜半军临贼城守陴者皆乱争自投而下仁果穷蹙开门请降顿颡於道左高祖闻之大悦遣内史舍人崔确赍锦袍驰赉有功者。

贞观二年九月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言宜修古长城发人乘塞者帝曰：颡利国中盛夏降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满野鬼哭於路而不修德暴虐滋甚此所谓不畏天时也。迁徙无尝六畜多死所谓不爱地利也。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祖之命此所谓不敬鬼神也。突利即其兄子不能辑睦屡相怀贰此所谓不和民人也。有此四过能不亡乎！以朕察之殆将不远当为公等廓定沙场安用劳民远修亭障也。

十五年十一月薛延■攻李思摩十部帝诏兵部尚书李■为朔州道行营总管率兵六万骑千二百屯朔州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以经略之诸将辞行帝诫之曰：延■负其兵力逾漠而南途经数千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击既入长城。又不能速退吾先敕思摩烧■秋草彼粮食日尽野无所获顷者佞人来云：其马畜■啖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倚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制胜之举也。又遣右屯卫将军姜行本率左右飞骑及左右卫引强者数千人受李■节度十二月甲辰李■击延■破之。

十八年九月高昌破焉耆而虜其生口七百初王师之灭高昌也。尽以还之焉耆王背德怀二归诚於咄陆可汗诏安西都护郭孝恪伺机便以讨之辛卯帝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率兵三千以八年十一月诣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行程使人今日应到言未毕驿骑至云：郭孝恪已破焉耆十九年帝征辽次安市城六月丁巳高丽■■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城帝谓侍臣曰：高延寿之来也。其策有三。若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以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兼纵■■寇吾牛马攻之则不可卒下欲归则泥濘为滞此其上策。若抽城中之人与之宵遁此其中策。若不量其能近城列阵将与吾交锋者。此其下策卿曹观之彼必用下策。若得纵兵决战所谓成擒者也。贼中有一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吾闻中国大乱英雄并起秦王圣武所向无敌遂平天下南面为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今者倾国而至唐兵之壮健者悉来其锋不可当也。今为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骁雄断其■鬼运不过旬日军粮必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此不战而取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遣马候之云：去安市城四十里帝以为兵家之势以逸待劳犹虑其低■回不至诏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总突厥千骑以诱之诫曰：锋交而佯北其必乘尔而来也。高丽

常令_二居前社尔与之才交而退高丽相谓曰：此易与耳竞驰进军於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麓而陈帝召长孙无忌及侍臣将军等谓曰：夷兵既至尘埃亘数十里彼众我寡卿等所知国家猛将谋臣并从朕在此破贼万全之策云：何无忌奏称古来帝王亦有以干戈静乱而临天下者多委将帅身非经略陛下往时平定海内年逾成童莫不披坚执锐躬先士卒翦除干纪救苍生之命鸿名远震海外咸服今所从行将士多是幕府旧人虽远涉夷乡而喜陪神武横戈思敌人百其战古人云：将战必观士卒之情臣_二行经诸营卫士等闻高丽已至无不抽刀结旆喜见於色往平王世充及窦建德等臣皆从征至於奇谋异_二多出睿旨用陛下妙_二无不就擒偶违成规必致负败今陛下亲临辽碣擐甲夷乡灭高丽之机在此一举臣等愚短破阵万全之策不敢克当特乞陛下指纵臣等奉以行事帝笑谓曰：卿等既推_二於朕朕当为君料量因与无忌李_二等翼数百骑乘高以观之见其山川可以用奇兵处遣使给延寿曰：我以尔强臣篡弑故来问罪即欲交战非吾本意天子入境刳粟不能於中国转运破尔数城以取廩食礼苟修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竟夕而俟帝夜召文武躬自指麾遣李_二步骑一万五千於贼西岭为陈无忌率将军牛进达等精兵一万一千以为奇兵自山北於狭谷出以冲其後帝自率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趣贼营北高峰之上敕诸将闻鼓角声而齐进因令所司张受降幕於朝堂之侧曰：明日午时纳降虜於此矣。遂率军而进戊午延寿独见李_二兵欲与战帝遥望无忌军尘起命鼓角并作旗帜齐举贼众大惧将分兵承之而其阵已乱时有雷电助我军威李_二率步卒一万击之延寿众退长孙无忌纵兵乘其後帝。又引军临之贼因大溃斩首三万馀级延寿等率其馀寇依山自保回望我军击其党类悲号相召其声甚哀，於是诏无忌_二等引兵围之无忌彻川梁以断其归路帝按军行观贼营垒谓侍臣曰：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_二我也。因下马再拜以谢天己未高延寿高惠贞率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帝营於安市城南令李_二攻安市城甚急城中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李_二曰：请破城之日男子尽坑城内闻之人皆死战诏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筑土山攻其城东南隅高丽亦_二卑城增雉以相抗诏遣卫兵分番攻之日六七合抱石撞车坏其楼雉城中随有隳坏即立木栅忽闻城中鸡彘惊鸣帝谓李_二曰：围城多日城中烟火日微今鸡猪甚喧此其殍土也。卿宜严兵虜今夜当出矣。及夜高丽数百人_二追城而下帝闻之从四五骑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奔退。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公子梁兵侵刘守文於沧州攻甚急幽州刘仁恭遣使乞师使车结轍武皇恨其翻覆不时许之帝白曰：此吾复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怀。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赵魏中山在他虜下贼所惮者仁恭与我合势兴复本朝是以逞其兵威将令弭服绝彼结_二使我势孤然後显行逼夺贼之成败我之兴衰系此一举不可失也。武皇乃徵兵於燕攻取潞州及军之起也。居浹旬杳无音驿物议忧之帝谓宾友曰：我闻朱氏猜嫌丁会久矣。斯人尝不自安如援兵未至必来归我既而丁会果以城降。

天_二十三年（唐哀帝天_二元年後是朱梁建国改号开平其庄宗只称天_二）与梁将刘_二战数日兵不交寂。若无声王遣逻骑覘之无斥候者摩垒而观之则营中有班马之声而无烟火之状望垒乌止於上。又有旗帜循堞往来覘者还以事闻帝曰：我闻刘_二一步百变营外不见贼军必以诡计误我命覘者入其城中乃以刳为人_二专旗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老者曰：军去已二日矣。覘者还以闻帝曰：刘_二使兵短於决战爱乘人不备谓我大军一尽於此料晋阳城内全无备兵必欲出奇绝我根本虚营设诈惧有追兵计彼行程及山下既而有人自贼中来言刘_二兵趣黄泽矣。帝遽发奇军追之。

十五年大举赴汴州帝问战备周德威曰：贼军倍道而来未成营垒我今营寨已备固守有馀既深入贼疆须决万全之策机须悬料未可轻行此去汴州不越信宿贼之父母妻子尽在其间人之尝情孰不以家国为念以我深入之人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尝胜王宜以亲军步卒警其众按军以殿臣以其军扰之使彼不得下营晡晚之後进退无据樵不给人心恐惧因以乘之彼不战而自溃破贼之道也。帝曰：河上终日排布恨不见贼今见不杀知复何待德威之言一何怯也。顾李存审曰：敕輜重先发予为尔殿後杀之帝御新军骡出德威命其子曰：吾未知其死所矣。及军出未成列梁军已结阵而来横亘数十里亦以阵抗之帝与李存审总河东天雄之众居其中德威以幽蓟之师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梁将贺环王彦章中军两军旗鼓相当短兵接战帝御银_二仓军突入贼中斩击十馀里贺环王彦章单骑走濮阳时我军輜重在阵西与梁骑相杂众见朱旗惊走德威军自相蹈藉不能制止故德威一军败绩陂中有土山迤邐相属梁馀众数万登山帝帅中军追至山下梁军戒严不动旗帜甚盛帝呼诸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贼已据山乘高四望平野观之罔测众人乍见皆有惧心吾与尔等各驰一骑以夺之帝率骑先登银_二仓步卒继进策马大呼一时登山贼纷纭而下帝御

众登山贼在土山西结阵数里时已日暮，或曰：诸军未齐不如还营诘朝可战阎宝进曰：深入贼廷逢其大敌期於进锐以决雄雌况贼帅奔亡众心方恐据山而犹委弃结阵更复何为今登高击下势如破竹芟除残孽正在今日银 仓大将军建及披甲横槊而进曰：贼军大将先已奔亡王之骑军一无所损贼众晡晚大半思归击此疲败之军易如拉朽王。且登山纵观责臣以破贼之效，於是李嗣昭领骑军自山之北略贼阵王建及呼士众曰：今日所失輜重并在山下况彼思归则一取。若拾遗与公等奋槊一呼自然披靡建及大呼入贼阵诸军继之贼众大败时元城令吴琮贵卿令胡装各部役徒万人於山下曳柴扬尘鼓 助其势贼不之测自相腾籍弃甲山积俘斩万计贼众殆尽。

汉高祖以天福十二年四月（汉高祖於晋少帝开运四年二月即位却称天福十二年）收复承天军军太原东鄙土门路所冲也。是岁二月帝率兵将下井陘以晋太后过常山议还乃留步卒一千戍之备其不虞时以虜还守者怠为虜所侦潜来攻我我众惊溃虜乃焚其井邑一日之中狼烟百馀举帝曰：必虜之将退张虚势也。乃遣亲将叶仁鲁领步骑三千趣之会虜党发擄掠取不意军至为我所败斩级获马各千馀而还一路遂平安。

周世宗显德五年南伐攻楚州率战士持火炬以几其城楼克之帝计其败卒必将南遁因亲领卫士及骁骑数百於南城逐之。又杀数千人楚州遂平。

卷一百二十六

帝王部·纳降

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三驱之礼来者不射，岂不以居司牧之重法天地之量务 光大之德以叶亭育之义哉！乃有经纶开创之始继统守文之代天下未一四夷未服，於是乎！ 军实厉戎容或建节亲征或谋帅授律先之以文告示之以威武而能究变通之理识仁义之师率众以请命束身而效款莫不推在宥之惠开自新之路荣之以爵秩安之以田宅义征德胜之道不其盛欤《传》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是之谓矣。

汉高祖为沛公秦二世三年六月引兵围宛城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约降七月南阳守 降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 思襄侯王陵降南阳之县以刀割颈为刭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後遂以为私属官号。

二年十月陈馀怨项羽独不王已从田荣藉助兵（藉借也。）以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王。

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旧县名其地居河之西滨东临晋境本列国时秦所名地也。即今之同界）魏王豹降 武陈平亡楚来降五年十二月灌婴追斩项羽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节礼义之国乃持羽示其父兄鲁乃降。

後汉光武初为更始破虜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镇慰河北卜者王郎诈称成帝子與立为天子据邯鄲光武自饶阳过滹沱河驰赴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

迎光武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贯县皆降之（堂阳贯并属钜鹿郡堂阳在堂水之阳今故城在今冀州鹿城县西南）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举郡降（王莽分钜鹿为和戎郡卒正职如太守）。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昌城县信都国故城在今冀州西北宋子县属钜鹿郡故城在今赵州平棘县北）各率宗子弟据其县邑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阳（县名属钜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阳故此言下）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王郎平更始封光武为萧王是秋光武击铜马（诸贼之号）追至馆陶大破之（馆陶县属魏郡今州县）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馀众合光武复与大战於蒲阳悉破之之封其渠帅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犹言致死）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武为铜马帝（又云：岑彭更始时迁颖川太守会春陵刘茂起兵略下颖川彭不得之官乃与麾下数人从河内太守韩歆会光武徇河内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曰：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窃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 汉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见全济未有报德旋被祸难永恨於心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纳之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乃赏歆以为邓禹军师）。

建武元年八月辛亥幸河阳更始廩丘王田立降（廩丘县属东郡城在今濮州雷泽县北）九月辛卯朱
 有举洛阳城降（先是更始败於长安其将朱有等坚守洛阳诏廷尉行大将军彭与大司马吴汉大司
 空王梁建议大将军朱有右将军万有执金吾贾复骁骑将军刘植扬化将军坚铤积射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
 祭遵王霸等围之数月有等不肯下帝以彭尝为有校令往说之有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
 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会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会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
 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
 乎！有曰：大司徒被害时有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於帝帝曰：夫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有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言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有有从城上
 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有见其诚即许降後五日有将轻骑诣彭顾敕诸部将曰：坚守待
 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轅归报郾王郾王更始将尹尊也。有面有专与彭俱诣河阳帝即解其
 有专而释之复令彭夜送有归城明旦悉其众出降拜有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二年八月帝自将征五校幸内黄（县名属魏郡今相州县）大破五校於阳降之（阳城郡故城在
 今相州尧城县东）

三年闰正月乙未征西大将军冯异与赤眉战於崤底大破之（崤山名底也。一名崤山在今洛州
 永宁县西北）馮南向宜阳（县名属弘农郡韩国都也。故城在今洛州福昌县东韩城是也。）帝自将征之
 己亥阳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望见震怖遣刘恭
 乞降曰：刘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
 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宜阳县故城韩国城也。在今
 洛福昌县东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馁十馀万人皆得饱饫明旦大
 陈兵马临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对曰：罪当应死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
 大黠宗室无蚩者。又谓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相服也。
 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终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
 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人佼佼者也。（铮铮金也。铁之铮铮言微
 有刚利也。佼佼也。於凡佣之人稍为胜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并灶然
 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馮立君迫急皆
 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七年冬卢芳
 所置朔方太守田风立有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

八年闰四月颍川盗贼寇没属县九月帝自征颍川盗贼皆降。

十四年九月平城人贾丹杀卢芳将尹由来降。

魏太祖汉建安四年十二月庐江太守刘勋率众来降。

五年十月袁绍遣车运有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太祖留将曹洪守自将破琼绍初使其将张
 高览攻洪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

晋元帝时杜有叛乱帝命王敦陶侃等讨之有请遣应詹《书》曰：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
 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
 起变出於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有不经远力不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
 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後输诚盟府寻山公镇夏口即具陈之此公鉴开塞之会察穷通之运纳吾於众疑之中非
 高识会睹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岂惟涤荡瑕秽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废贤愚痛毒窃
 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张休豫诣大府备列起事以来本未但恐贪功有旬名之徒将谗间於圣主之听戮吾使於
 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陆十万旌旗曜於山泽舟舰盈於江湖威则威矣。然吾众窃
 未以为惧晋文伐原以全信为本故能使诸侯归之陶侃宣赦书而继之以进讨岂所以崇奉明诏示轨宪於四
 海哉！逼向义之夫以为叛逆之虏有思善之众以拯不赦之责非不战而屈人之有也。驱略乌合欲与必死
 者求一战未见争衡之机权也。吾之赤心贯於明神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宁当令抱枉於时不澄於大府邪
 昔虞卿不荣大国之相与魏齐同其安危司马迁明言於李陵虽刑残而无慨足下抗威千里声播汶衡宜为
 国家思静难之略退当与旧交明枉直之心不亦绰然有馀裕乎！望卿别有眷吾笈令时达盟府遣大使光临

使吾得披露肝胆没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结纽於纲纪为立功於圣世使吾得厕列义徒负弩前驱迎皇輿於闾阖埽长蛇於荒裔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若欲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粮便溯流西征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贡之旧献展会劳以补往愆复州邦以谢邻国亦其志也。惟所裁处耳吾远州衰士与足下出处殊伦诚不足感神交而济其倾危但显吾诚则汶岳荷忠顺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降足下宏纳之德拯吾徒陷溺之艰焉可金玉其音会然 二 十馀万口亦劳瘁於警备思放逸於南亩矣。衡岳江湘列吾左右。若此言有贰血诚不亮益梁受殃不唯鄙门而已詹甚哀之乃启呈 二 书并上言曰： 二 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优 二 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身心坚白詹所委究李骧为变乐乡劫略良善 二 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会骧攻烧南平 二 遂东流巴汉与湘中乡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冯结论 二 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後破湘川实 二 之罪亦由兵交其间遂使滋蔓按 二 今书血诚亦至矣。昔朱 二 有自疑於洛阳光武指河水以明心 二 有感应义归诚终展力报效受封侯之宠由恕过以录功也。詹窃谓今者当厄运之会思弘远猷故齐赦射钩之诛晋贯斩 二 之戮用能济翼戴之高勋隆一成之美誉况 二 等素无斯愆而稽颡投命詹以为可遣大使宣扬圣旨 二 泽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则上下交泰江左无风尘之虞矣。帝乃遣前南海太守王运受 二 降。

孝武帝太元十年荣阳人郑燮以郡来降苻坚国乱使使奉表请救。

後魏明元神瑞元年六月晋冠军将军太山太守刘研弟辅国将军领东平太守阳平赵鸾广威将军平昌太守罗卓斗城屠各师张文兴等率流民七千馀家内属。

二年二月晋琅琊太守刘朗率二千馀家内属。

泰常二年姚泓尚书东武姚敞弟镇远将军僧光右将军姚定世自洛来奔是年汝南民胡 二 华等万馀家相率内属。

九月晋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息谯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马国 二 司马道赐辅国将军温内史鲁軌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燧及桓温孙道度子渤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来降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八年正月河东薛定薛辅率五千馀家内属。

献文天安元年九月宋司州刺史尝珍奇以悬瓠内属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宋将张永沈攸之击安都诏比部尚书尉元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诸军事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为副出东道救彭城殿中尚书镇西大将军河西公元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给事中京兆侯张穷奇为副出西道救悬瓠十一月壬子宋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

皇兴元年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请举州内属诏平东将军长孙陵平南将军广陵公侯穷奇赴援之。

二月诏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骑五万次於 二 高 二 敖为东道後援。

孝文太和四年八月以齐角城戍主请举城内属诏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起赴援之。

九月齐汝南太守常元贞龙骧将军胡青苟率户内属。

八年冬十月齐双城戍主王继宗内属。

十八年帝南伐沈文秀文秀族子陵携族孙智度归降引见於行宫。

宣武景明二年齐零陵戍主华侯率户内属。

三年三月南齐建安王宝寅来降。

永平四年四月琅琊民王万寿斩梁辅国将军琅琊东莞二郡太守刘晰首以 二 句山来降徐州刺史卢昶遣琅琊戍主傅文骥率众援之。

延昌二年二月梁郁州民徐玄明等斩送梁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州内附诏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众赴之。

出帝永熙二年正月梁州刺史曹凤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内属。

後周武帝天和二年闰六月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遣襄州总管卫国公直率柱国綏德公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将兵援之。

唐高祖建义隋义宁二年李密之将王君廓以其众来降。

武德元年六月丙申隋信都郡丞鞠陵以冀州来降南郡丞吕子臧以郡来降。

八月隋赵郡通守张志昂以郡来降。

十月景午薛仁果所署尚书左仆射锺俱仇以河州来降。

十一月隋东郡丞王轨以滑州来降。

十二月李密旧将敬德逸鲁弹尘以新郑来降梁师都所署定南王贺遂新平以其地来降。

二年正月丙寅李密所署伊州刺史张善相遣使来降是月我行人魏徵说李密所署魏州总管元宝藏执宇文化及将军於士澄以魏州来降。

二月王世充慈涧镇将裴师亮率其属来降壬辰王世充将贾六郎率众数千人来降癸巳隋乐安郡丞张志靖以郡来降是月李密许州刺史崔枢并遣使来降卫州人赵叔机执王世充所署刺史廉循道以州来降。

闰三月河内人李厚德杀其殷州长史赵景休以获嘉来降是月王世充慈涧人执其守将贾仁果以城来降隋渔阳太守田善集以郡来降甲寅隋夷降郡丞许绍率黔安武陵沔阳等诸郡酋帅并遣使来降是月宇文化及伪置蜀王宇文士及并其内史令封德彝自济北来降。又可达寒贼朱粲遣使请降帝遣前御史大夫段确使於朱粲。

三月甲戌王公正以安昌丁伯德以济源背王世充来降庚辰隋北海通守郑处符文登县令惠整东海贼帅蒋弘度济郡贼帅王簿郢州贼帅霍小汉张青将任州贼帅徐师顺平陆贼帅张当金寿张贼帅阎汉涉须昌贼帅孙善遇并以其地来降丁亥隋渤海郡丞王孝师以众来降王世充■山镇将罗注率男女六千人以镇来降丁酉齐州渠帅李义满率众三千以章丘来降。又淮南一十五州遣使来降。

四月己亥王世充将宋君德杀其镇北将军王文廓率众数千以硖石镇来降甲辰王世充将卫须拔率众以陟州来降丁未王世充将■德瑗率众八百来降。

七月萧铣辰州刺史田猷以州来降。

八月王世充赵士达率其部及圃田县并来降。

九月王世充将傅才率所部来降。

十月王世充将路则率所部来降。

三年正月黎州总管李世■於襄建德中自拔来归世■本姓徐李密据洛口以为东海公宇文化及之弑逆也。引师北上密遣世■守黎阳仓化及攻之不克数月而去密解兵还金墉寻为世充所败世■以黎阳之众北连■相东极海隅南达淮海尽李密之境并相率来降遇襄建德我山东之地进军攻世■战不利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盖从军为质乃令世■复守黎阳世■与其官属郭恪柳得文等谋曰：地递父质身为贼首欲立功归国而力不遂如何郭恪曰：今新被贼使动即疑宜击世充自展诚效情相体信然後可得行其志耳世■然之乃袭破获嘉虜世充之众以献於建德由是亲之因。又遣人说建德曰：曹戴两州户口全实贼帅孟海公据有其地声属伪郑内实携离进兵吞之立便可得既并海公以临徐充可不战而定河南矣。建德然之自南略前进其大将曹旦齐善行等领兵渡河世■以众会之谋至河南而翻破建德冀得其父总取贼地立功以归朝遇建德妻产久而不至。且在河南多所侵扰李商胡等诸部怨之商胡与世■素结为兄弟升堂拜亲商胡之母泣谓世■曰：襄家无道如何事之世■曰：愿母勿忧待一月内谨当杀取总归唐国耳世■辞去母谓其子曰：东海公许我共图此贼事须早断何用待来事久变生不如即决，於是起兵袭破建德水军方遣人往报世■世■与曹旦并营郭恪劝袭旦世■未能决而旦已知之营中严警不可犯，於是与恪等驰数十骑来奔高祖大喜遣使者迎劳之。

二月辛亥王世充伊阙县副王三都杀其镇将以众来降。

三月己卯王世充将赵知远许恪奴率其所部来降□州庸州黔州兖州并遣使来降。

四月丙辰陕州总管于均自宋金刚所来降。

五月癸未长子县丞长卿斩刘武周安州刺史宋德寿来降。

八月庚子邓州豪执王世充所署刺史子刚来降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率其男女千馀口来降。

九月庚午梁师都督刘晏来降癸酉王世充显州总管田瓚以其部二十五州来降丁丑王世充蔚州刺史时德■以其地来降壬午王世充濮州刺史杜才■斩其滑州行台仆射景元贞以濮阳来降。

十月甲午王世充将张镇州来降戊戌世充将王举以回■东城来降庚戌世充管州总管杨庆以州来降丙辰王世充荣州刺史魏陆执世充大将军张志等四将以来降。

十二月辛卯河南许亮等十有一州背王世充来降辛丑王世充随州总管徐毅以其地来降。

四年正月丁卯襄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降辛巳王世充梁州总管程嘉以其地来降二月庚戌王世充兄子大弃河阳而遁其所部将以其城来降乙卯王世充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来降是月王世充将刘元气以青城宫来降。

四月戊午王世充出兵攻襄轨轨师不利贼入其营太宗率精骑突之所向皆靡获其大将葛彦璋贼败绩斩首二千馀级降其甲卒万余人丙午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隐以城来降。

五月甲子王世充之巩县偃师并来降乙丑世充将王德仁弃故洛阳城而遁其亚将赵季卿以戊辰世充率其将吏降洛阳平。

庚午周法朗以蕲春等四郡来降壬申相魏等州来降。

戊寅王世辨以徐宋等三十八州降世充故地悉定襄建德博州刺史王羨来降。

壬午襄建德尚书右仆射裴知兵部尚书曹旦等以传国等八玺来降。

六月戊戌蒋善人以郢州孟啖鬼以曹州来降。

七月庚申王世充兄子伪魏王弘烈宋王太行台右仆射豆卢行褒左仆射苏世长以襄州来降以其地置襄州道（又云：庞玉京兆涇阳人隋监卜李密之出洛也。玉统关中精锐以击之隶於王世充与贼连战者百馀阵及密败归於东都太宗之徇洛阳王率精兵万余来降。又云：田瓚淮安人初为贼帅杨士林长史为士林所忌惧不自安遂杀士林而叛归王世充伪署显州总管寻以地来降复其本土）十月辛卯萧铣鄂州刺史雷长以鲁山来降丁酉萧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州来降戊申徐圆朗昌州。

治中刘善行斩总管夏宝以须昌来降。

十月己亥隋始安太守李袭志以桂州来降。

五年正月丙戌同安贼帅殷恭遂以舒州来降己酉岭南俚首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

二月戊辰金乡人杨孝诚率众三千背徐圆朗以城来降。

四月戊寅广州贼帅邓文进随合浦太守宁宣平南太守李等并遣使来降。

五月庚寅瓜州豪右王斩贺拔行威来降瓜州方始得平。

六年正月己卯饶阳人葛德威执刘黑闥以城降山东悉平。

五月癸巳马邑贼高满政所部将张天明请降遣右武卫大将军李迁以兵援之己亥梁师都将高成即以所部来降戊午满政斩突厥二百人以马邑来降（满政马邑人也。刘武周号以满政为将及武周之败范君章复据马邑满政怀归国之计遂举兵以袭君章觉变方奔突厥满斩君章之子以城来降）。

七月辛巳沙州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相率来降。

九月乙未西沙州贼帅窦伏明斩贺拔行威以城来降十月己未逆贼张大智侵洛州刺史田世行台尚书郎行方开州刺史冉仁德讨之大智以众来降。

太宗贞观十九年六月征辽是月丁酉攻白岩城李攻其西南帝临其西北城主孙伐音潜令请降乃临堞投刃戏以为信曰：奴愿降其中有主者言曰：以我旗帜示必降逮之城主伐音所遣人得而树之於城高丽以为唐兵登也。众悉从之初辽东之城也。城中惧而请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许以城中人物分赐将士至是李见。且受降率甲卒数十人请於帝曰：战士奋厉争先不顾矢石者贪获虏耳今城垂拔奈何更许其降无乃孤将之心成黠虏之计帝下马而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戮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乃止遂受降获士女一万胜兵一千四百仓廩二万八千石帝御旌官於水渚高丽降众重列而拜者二千馀人优劳之高丽舞跃叫呼声震山谷命太官赐食解牲体而罗之不置刃高丽手擘口骨肉俱尽城中人年八十以上赐帛各有差及诸城堡人帝悉加慰谕给以粮仗任其所往城中父老僧尼贡夷酪昆布米饼芜菁豉等帝悉为少受而赐之以帛高丽喜甚皆仰天下拜曰：圣天子之恩非所望也。丙辰次於安市城北丁巳高丽高惠真率众十五万来援於安市城东南八里而帝命李率步卒击之高延寿众退长孙无忌纵兵乘其後太宗。又引军临之贼大溃斩首二万馀级己未高延寿高惠真率三万六千馀人请降帝引入辕门延寿膝行而前拜手请命帝谓延寿等曰：东夷英少张海曲至於摧坚破敌故当不及老人而今而後更敢与天子战否延寿等咸伏地而不对辞简鞠萨已下及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人并释俘放还平壤其谢恩於天子并双举手以颡顿地叫之声闻数十里外收

三千三百人尽坑杀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光明甲一万领他战器械称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安禄山伪御史大夫严庄来降元帅广平王领送西京贼所侵河东河西诸郡皆归顺贼将尽投河北唯熊元皓在北海高秀岩在大同并相次送款。

乾元元年二月丁卯逆贼孙孝节来降诏百官於朝观之。

代宗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大将仆固名臣以千馀骑来降。

大历十年五月乙未魏州田承嗣部将霍荣国以磁州归顺是年十一月田承嗣所营瀛州刺史（史失其姓）以城降有兵万馀人积粟二十万斛。

後唐庄宗初为晋王讨幽州刘守光天祐十年二月东北面行营周德威上言苏州降将成行言陈万逵罗景温来降。

三月乙丑幽州刘守光将张方信贾全节挈族二百五十口来降。

四月甲申刘守光将校李晖王行安王元迪王行周李在殷王文丰延陵位刘行遇杨令晖刘行宇王元福尹谦李晖段文举李行礼马令绍贾从晖韩令举等并携家属来降周德威引军逼幽州南门贼将郑宗遇王居俸赵行立郑赛管丙来降。

七月壬子刘守光将杨师贵等五十人来降。

八月贼将李进刘建章刘唐举张在礼刘敬德等来降。

九月燕将史德让卫章李彦晖董行立等来降。

十月燕将王居爽军使孟在章一百六十人来降。

十五年八月己酉梁兖州节度使张万进遣使归款同光元年八月帝自邺御军至朝城与梁军相遇戊戌梁将左右先锋指挥康延孝领骑百人来投（延孝本晋阳人家世部族少太祖军负罪奔於梁渐至偏袒性刚烈负气不居人下知梁朝终败来奔帝虚怀引见赐御锦袍玉带人问之对曰：臣窃观汴人兵众不少论其君臣将校终见败亡赵岩赵鹄张汉杰居中专政缔结宫掖贿赂公行每命一统军必先入金银千锭不由勋德以赂取人段凝智勇俱无一朝便为大将是由入银为赂便付兵权霍彦威王彦章皆宿将名臣却出其下切齿侧目势不奈何自将兵已来率斂行伍曲心事赂阿护取容自彦章获德胜齿城梁主亦稍奖使此人立性刚暴不奈凌制梁主每一发军即令近臣监当进止可否悉取监临处分彦章悒悒形於颜色自通津失利段凝彦章。又献谋策欲数道举军令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趋石会关以寇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之众自卫相邢洛以寇镇定段凝杜晏球领大军以攻郢州决取十月大举。又自滑州南决破河堤使水东注曹濮之间至於汶阳亻漫不绝以限北军臣在南中侧闻此议臣亦料其兵力聚则不少分则无馀陛下但待彼分却诸军领铁骑五千自郢州移程直抵宋汴不旬日天下事定断曰：不疑。且密喻藩镇各令戒严馀无忧矣。帝恠然壮其陈述然闻汴军大举心亦忧之延孝之来其母妻子在滑密约同奔及延孝至亦自滑浮舟东下至於邺城）。

晋高祖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己卯车驾至河阳北节度使苻从简来降。

三年八月魏府军前澶州刺史冯晖自递城来降。

九月己酉宫苑使焦继勋自军前押魏博节度使范延光牙将马谔贲归命待罪表到阙壬子延光领部下兵士素服於本府门俟命有诏释罪。

六年九月十一日以襄州投降贼军马军七百餘人名彰顺步军一千一百餘人名归顺并令汝州收管开运元年十二月青州杨光远降光远子承勋等斩观察判官丘涛牙将白延祚杨贍杜延寿等首级送於招讨使李守贞乃纵火大举劫其父於私第以城纳款遣即墨县令王德柔贡表待罪杨光远亦遣节度判官杨麟奉表请死诏释之。

汉高祖即位称天福十二年五月车驾离晋阳泽州刺史翟令奇以郡来降至绛州本州刺史李降初契丹遣偏校成霸卿曹可举等守其郡帝建义之始不时归命及车驾至帝耀兵於城下不令攻击从徒等遂降。

周太祖初为汉枢密使以乾祐元年奉命讨李守贞五月九日贼河西水砦主周光逊以砦及将校兵士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来降贼南面都监王仁岳之下十六人指挥使石公进草贼都头恶长官聂知遇王三铁之下十六人副兵马使军头十将长行共一千四十七人贼火城内乘船投来都头刘琼安建武之下三十七人并来奔十日太祖率骑部领降将周光逊等兵士三千人入长连城以徇寻有贼职员八人来奔其夜。又贼将胡进超已下三百餘人归。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四月乙卯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上言伪汾州防御使董希颜以城辰伪辽州刺史张汉超以城归顺先帝遣莱州防御使康延绍率师讨辽州。又遣密州防御使田琼率师攻沁州先以宣旨招谕如不受命即进军伐之二州皆拒命延绍及琼请益兵及治攻具以迫之帝可其奏各益之以步卒三千仍诏主将期以三日克之是日田琼遣潞州行军司马安友规上言沁之御备甚坚贼皆死战攻取未下帝暴怒疑其逗挠亟命延驾欲亲至其所群臣以偏郡孤危请车驾不行会中使自辽州至言贼城已归顺乃止五月丙子伪代州防御使郑处谦上表归顺时契丹大将杨衮自高平之败奔至代州及闻王师至太原意处谦等有变谋夺其州一日立召处谦计事处谦惧不敢赴衮使虜骑数十守其城门处谦与军民共击杀之因闭壁以拒蕃戎遣使归命。且乞援兵时刘崇所署伪枢密直学士王得中自虜中使回至代州遇变亦上表归命。

二年王师伐蜀九月癸丑西南面都监向训上言秦州以城降（初凤州重围既合日已危蹙蜀伪秦州节度使高处侁领兵自秦州出将解凤州之围处侁闻堂仓之败。且惧追兵将至因溃归秦州伪观察判官赵■比闭城拒之处侁遂西遁■比澶州人也。初补集贤院书吏後调选出官因从知於阶成间开运末戎虜盗国节度使何建以城入蜀後受伪命为秦州观察判官及闻处侁败走尽召秦州官属谕之曰：今大朝兵甲无敌於天下自用师西征战无不胜蜀中所遣将校皆武勇者所发兵士皆骁锐者然杀戮逃遁之外几无子遗我辈安坐受其祸去危就安当在今日闻者皆俯伏。）

四年再征淮西三月辛卯夜伪监军使朱元贼将朱仁裕孙■等相次各举其砦来降其卒万馀众帝虑其馀党沿流东溃遽令护将赵晁率舟师数千沿淮而下逐之。

十二月帝幸淮上乙卯泗州守将范再遇以其城降降卒三千馀人庚申招讨使李重进上言伪濠州团练使郭延谓已下以其城降濠州平降其卒万馀众获军粮数万石乙丑涟水县伪雄武军使知县事崔万迪以其县来降。

六年幸沧州四月辛丑次益津关伪守将终廷辉以其城来降。

癸卯至瓦桥关伪守将姚内斌率其部众五百余人以城来降入於瓦桥关驻蹕於行宫甲辰伪郑州刺史刘信上表归顺。

卷一百二十七

帝王部·明赏

夫赏国之典也。所以褒有功功能者为国之大柄藏在盟府而不可废焉历代而下致治之后曷尝不旌劳显庸录勋尊善报之以封爵宠之以名秩贲之以金帛赐之以车服颁之於公朝而不僭载之於史策而弗忘是故懋功之义明而邦典有叙为善之效速而人伦知劝盖周官之以庸制禄先王之加膳饩赐率是道也。其百世所不易者哉！

周惠王二年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王奔温冬立子颓明年郑伯杀子颓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略界也。郑武公传平王赐之自虎牢以东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复与之虎牢河南成皋县。）

汉高祖四年令侯公说项羽羽与汉约中分天下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乃封侯公为平国君

五年项羽兵败自刎王翳取其头乱相蹂踏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後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为列侯。

是年汉王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馀不决帝以萧何功最盛先封为■侯食邑八千户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帝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发纵谓解绁而放之也。指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纵音子用反而读者乃为踪迹之踪非也。书本皆不为踪字自有逐踪之狗不待人发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已受封受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帝已饶功臣言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顾犹反也。鄂千秋时为谒者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帝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跳身谓轻身走出也。）然萧何常从

关中遣军补其非帝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帝乏粮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於汉（数音所具反）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帝曰：善，於是乃令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帝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待鄂君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公孙戎高祖东围项羽闻樊哙反旄头公孙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户。

孝文元年十月诏曰：前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遣将军灌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与太尉勃等谋夺产等军朱虚侯章首先捕斩产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揭夺吕禄印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将军婴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章襄平侯通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杨信侯赐金千斤六月修代来功（自代时来有功者）诏曰：大臣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中尉宋昌劝朕朕已得保宗庙以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皆至九卿。又曰：列侯从高祖入蜀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祖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申屠嘉从高祖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为都尉惠时为淮阳守至是举故以二千石从高祖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加食邑五百户）

武帝元朔元年车骑将军卫青出中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校尉平陵通纪通也。揭刘揭也。侯张次公为岸头侯帝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从蛮夷借兵钞边）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严犹至于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辐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旧塞（上郡之北有诸次山诸次水出焉东经榆林塞为言军寻此塞而行也。）绝梓岭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绝度也。为北河作桥梁也。蒲泥符离二王也。符离塞名）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伏於隐者听军虚实）三千一十七级执讯获鬼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五年春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弩将军（沮音俎）太仆公孙贺为车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当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弗得右贤王十余人（王小王也。若言王将也。王音频移反）众男女万五千人畜数十百万（数十万以至万），於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即就也。）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帝曰：大将军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馀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伉音抗。又音工师反）子不疑为阴安侯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固谓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帝曰：我非忘诸校功也。今固。且图之乃诏御史曰：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获军傅校获王（傅读曰附言敖总护诸军附部校以至克捷而获王也。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军一校或别为幡耳不名校也。）封敖为合骑侯（犹冠军从票之名也。）都尉韩说从大军出塞浑（塞名也。塞音田浑音魂）至匈奴右王庭为戏下（戏读曰麾。又音许宜反言在大将军浑旗之下也。）转战获王封说为龙侯（字或作额）骑将军贺从大将军获王封贺为南侯（茂陵中书云：侯此本字也。侯音普教反{大卯}亦同字）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封朔为陟轶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将绾皆有功赐爵关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校尉张骞以知水草处得不乏封博望侯。

元狩三年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帝曰：骠骑将军率戎士俞乌（俞与逾同古戾字也。乌山名也。）讨濮（古速字也。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水名也。）历五王国辄重人众慑者弗取（慑谓震动失志气言距战者服者则赦也。音之涉反）几获单于子（几音巨衣反）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麇兰下（麇字本从金声转写讹耳麇谓苦击而多杀也。皋兰山名也。言苦战於皋兰山下而多杀虏麇音曹反今俗犹谓打击之甚者曰：麇）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折

兰匈奴中姓也。今鲜卑有是姓者即其种也。折音上列反)锐捍者诛全甲获^二鬼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级收休屠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许虬反屠音储)师率减什七(汉兵死亡之数下皆类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其夏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祁连祁音上夷反)捕首虏甚多帝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钧耆居延皆水名也。浅曰:涉深曰:济涉谓人马涉渡也。济谓以船也。)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杨武乎!^二乐得(^二乐得匈奴中地名张掖县转取其名耳)得单于柏酉涂王(单柏酉涂皆胡王也。酉音才由反涂音涂)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能舍服知成而止矣。会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讨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赵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二濮王捕稽。且王(。且音子闾反)右千骑将王王母各一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前行谓在军之前而行)封破奴从票侯(从票骑将军有功因以为号)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干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渠侯其秋浑邪降去病将兵往迎之,於是帝嘉去病之功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二於率(萌字与^二同^二古奔字也。)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人(言能引弓皆堪战陈)诛^二尧悍(^二尧捷行轻貌也。字或作超悍勇也。^二尧音丘昭反。又丘召反)捷首虏八千馀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战士不离伤(离遭也。)十万之众毕怀集服仍兴劳爰及河塞,庶几亡患(重兴军旅之劳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宁息无忧患也。)以千七百户益封票骑将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繇役^二分处降者於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四年霍去病出征匈奴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重直用反)而亡^二卑将悉以李敢等为大卑将出代右北平二千馀里直左方兵(直当也。)所斩捕功以多於青既皆还帝曰:票骑将军去病师躬将所获犂犹之士(尧曰:獯鬻周曰:^二严狄秦曰:匈奴犂字与熏同)约轻赍绝大幕涉获单于渠(章渠单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获之)以诛北车耆(王号也。)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山名也。)济弓卢(水名也。)获屯头韩王等三人(皆匈奴王号)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登临翰海(积增山曰:封为^二单祭地曰:禅)执讯获^二鬼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於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二余山(^二音筹其字从木)斩首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票骑将军获王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支楼[□]王伊即^二干([□]音之充反^二干音居言反)皆从票骑将军有功陆支为壮侯伊即^二干为众利侯从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票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二中太守遂成受赏遂成秩诸侯相赐食邑二百户黄金百斤惠爵关内侯。

元封元年东粤王馀善反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讨东粤发兵距险使^二旬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塘^二袁终古斩^二旬北将军等(会稽县也。^二袁姓终古名也。^二袁音袁)封为语儿侯(越中地也。今吴南亭语字或作御其音同也。)自兵未往故粤衍侯吴阳前在汉使归谕馀善不听及横海军至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粤军於汉阳及故粤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军封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敖为开陵侯封阳为夕[□]石侯横海将军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繇[□]侯(繇音辽[□]音於耕反)福者城阳王子为海常侯坐法从军爵亡故以宗室故侯及东粤将多军(多军名)汉兵至弃军降封为无锡侯故落将左黄同斩西于王封为下^二侯(^二音郭)。

二年左将军荀彘等击朝鲜王右渠朝鲜相陶^二夹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三年夏尼^二相参^二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守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覆改变左将军使右渠子长(右渠之子名长)降相路人子最(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於道故谓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谕其民诛成已故遂定朝鲜为贞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封参为^二画清侯(^二画音获)陶为秋菑侯(功臣表秋菑属渤海菑音干反)^二夹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涅阳侯。

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乃下诏曰:匈奴为害父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太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危须国名也。汉使期门郎也。车令姓名也。)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贰师将军广利征讨厥罪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溯

河北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士大夫径度获王首虜珍怪之物毕陈於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封斩郁成王者赵弟为新 侯军正赵始成功最多为光禄大夫上官桀敢深入为少府李哆有计谋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哆音昌野反行者官过其望以 过行者皆黜其劳（ 读曰 ）士卒赐直四万钱（，或以他财充之。故曰：直）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军败武帝曰：侍郎莽通获反将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获少傅石可谓元功矣。大鸿胪商丘成力战获反将张光其封通为重今侯建为德侯成为 它侯（ 它音妒在济阴城武今亭）戾太子兵败亡至湖（湖县名今虢州阆乡湖城二县皆其地也。）臧匿泉鸠里（泉鸠水今在阆乡县东南十里见有戾太子蒙在涧东也。）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贍使人呼之（贍足也。）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户自经山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邗侯（邗在河内为其解救太也。邗音于）张富昌为题侯。

三年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军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淮阳太守田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围圉使小吏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帝封不害为当涂侯德 阳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吏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帝曰：汝欲不贵矣。女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帝曰：用遗汝也，於是赐小爵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

後元元年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音莫户反）霍光与金日 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遗诏封金日 为 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博大陆平取其嘉名无此县也。食邑北海河东城）皆以前捕反者功昭帝始元六年使匈奴移中厩监（移中厩名）苏武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中根皆拜为郎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言汝意欲归不吾今贵汝谓赐之爵也。遗弋季反莽终身（复音方目反）武自孝武时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年帝即位匈奴与汉和亲遣使求武等单于召会武官属（会谓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物故谓死也。言其同於鬼物故也。一说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说者妄欲改物为勿非也。）故有是命。

元凤元年十月诛上官桀等诏曰：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骑将军桑落侯安御史大夫桑会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徵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以告大司农敞敞告谏大夫延年延年以闻丞相徵事任官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吏民得以安封延年仓官寿皆为列侯。

三年匈奴遣右贤王犁汗王入寇张掖都尉大击破之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赐黄金千长者千人之长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汗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四年诏曰：度辽将军范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虜後复率击武都反氏今破乌桓斩虜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

平乐厩监傅介子使西域刺杀楼兰王持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帝 下诏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杀汉使者（言为匈奴之间使而候伺）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此安息大宛远遣使献汉而楼兰王使人盗取所献之物大宛等使献也。楼兰既杀汉使。又杀诸国使者）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阙以直报怨（《论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言怨於我者则直道而报之故诏引之也。）不烦师众其封子为义阳侯食邑七万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

宣帝本始元年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封益万户丞相阳平侯义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前将军龙额侯增太仆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谏大夫宜春侯谭当涂侯平杜侯屠耆堂长信少府关内侯胜邑户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永侯後将军充国为营平侯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少府乐成为爱氏侯光禄大夫迁为平丘侯赐右扶风德典属国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鸿胪贤詹事畸光禄大夫吉京辅都尉广汉爵皆关内侯德武食邑（旧关内侯无邑也。以苏武守节外国刘德宗室彦俊故特令食邑。

又传云：帝即褒赏大臣田延年以定会安宗庙益户三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诏有司论定会功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绿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阴侯灌嬰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後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遂封侯。

地节四年霍氏诛下诏曰：大司马禹与母显及从昆弟诸■胥谋为大逆男子张章先觉发以语忠告左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恽召见对状後章上书以闻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言无人霍氏禁閤卒不得遂其谋（遂成也。）皆讎有功（讎等也。言其功相等类也。）封其立意发之遂成也。为博成侯忠高昌侯恽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乐陵侯（安上为侍中颇与发举王延寿反谋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後霍氏反安上传禁门閤无内霍氏亲属封为都成侯）。

元帝永光二年秋陇西羌彡姐旁种反以光禄勋冯奉世为右将军击之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出走塞明年二月奉世还京师更为上将军光禄勋如故录功拜爵下诏曰：羌虏桀黠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置谓直驿之所）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馀级卤马牛羊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将校三千馀人皆拜。

成帝永始二年十二月诏曰：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繇役兴卒暴之作（卒读曰猝谓急也。）卒徒蒙辜死者连属（属音之欲反）百罢极天下匱竭（罢读曰疲匱空也。竭尽也。）常侍閤前为大司农中丞数奏昌陵不可成侍中卫尉数白宜早止徙家反故处（长淳于长也。）朕以长言下閤章（以卫尉长数白罢故因下閤请奏罢之章）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首建至閤典主省大费（司农中丞主钱■顾庸故谓典主）民以康宁閤前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其赐长爵关侯食邑千户閤五百户。

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井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徒李谭等五人共格杀井等皆封为列侯。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诏曲阳侯根前以大司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户（王根也。建议立哀帝为太子）太仆安阳侯舜辅有旧恩益封五百户王舜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汜乡侯何武益封各千户。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甲子吴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鐔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於邳东鄆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馀万人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庚辰诏尉氏陈留之县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纵快须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於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

六年二月大司马吴汉拔胸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是年窦融为凉州牧与弟奉车都尉友从弟太中大夫士共击隗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遂以次封诸将帅武锋将军竺曾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为成义侯张掖太守史苞为褒义侯金城太守库钧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彤为扶义侯封爵既毕乘輿东归悉遣融等西还所镇。

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於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班布也。谓遍布劳来之其以策书纪其勋也。劳音力到反）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

明帝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广告楚王英有逆谋英自杀，於是封燕广为折奸侯。

周泽为太常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贫秽下狱没入财产明帝以信藏物班诸廉吏唯泽及光禄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

章帝建初元年耿恭为戊巳校尉北匈奴围之恭固守汉遣兵迎之及恭至雒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於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雒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共今卫州共城县）馀九人皆补羽林恭母先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五官中郎将贲牛酒释服。

和帝永元二年七月车骑将军窦宪既破北单于乃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安帝永初二年西羌零昌种众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郡诸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

至廖音力吊反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五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封遵武阳侯三千户。

其年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入上 城琦自称安汉将军，於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

顺帝初为太子安帝延光三年车骑将军阎显中常侍江京等构陷帝废为济阴王明年北乡侯薨中常侍孙程等迎帝於德阳殿西钟下即位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幸南宫者皆增秩赐布各有差。

郭镇为尚书及中黄门孙程诛江京等立帝镇率羽林士击杀阎景以成大功再迁尚书令太傅三公奏尚书镇冒犯白剑手刃贼臣奸党於灭宗庙以宁功比刘章（王肥子也。高帝孙诛诸吕有功封朱侯）宜显爵士以励忠贞乃封镇为定 侯食邑二千户章齐。

桓帝延熹二年八月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孝质皇帝聪敏早茂冀心怀忌畏私行杀毒永乐太后亲尊莫二（和平元年有司奏太后所居皆以永乐为称置官属太仆少府焉）。又遏绝禁还京师使朕离母子之爱隔顾复之恩祸害深大罪 日滋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璠左 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漏刻之间桀逆臬夷斯诚社稷之 臣下之力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

献帝建安元年车驾归洛阳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漉御史中丞董分彭城相刘艾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郡伏德赵蕤等十三人为列侯赏有功也。

魏太祖以建安十二年春二月下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飡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馀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太祖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文。若增邑千户合二千户公达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太祖自柳城还过攸舍称述攸前後谟谋劳勋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愿与贤士大夫共享其劳昔高祖使张子房自择邑三万户今孤亦欲君自择所封焉文。若荀 公达荀攸）转为中军师。

文帝黄初四年八月论征孙权功诸将已下进爵增户各有差。

明帝太和二年四月己巳论讨诸葛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亮初出祁山荡寇将军张 位特进军拒亮将马谡於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 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 皆破平之诏曰：贼将以巴蜀之众当 虎之帅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

景初二年司马宣王征公孙渊辽东郡县悉平录讨渊功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 以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各进爵中书监刘放方成侯中书令孙资中都侯。

高贵乡公甘露二年五月己夕 诏曰：诸葛诞造篡逆乱迫胁忠义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各将左右斩门突出忠庄勇烈所宜加异其进会爵乡侯蕃封亭侯六月大论淮南之功封爵行赏各有差。

陈留王景元四年西蜀谯周说刘禅降魏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时晋文王为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

咸熙元年七月癸巳诏曰：前逆臣锺会构造反乱聚集征行将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谋发言桀逆逼胁众人皆使下议仓卒之际莫不惊惧相国左司马夏侯和骑士曹属朱抚时使在成都中领军司马贾辅郎中羊 各参会军事和 抚皆抗节不挠拒会凶言临危不顾词旨正烈辅语散将王起说会奸逆凶暴欲杀将士。又云：相国已率三十万众西行讨会欲以称张形势感激众心起出以辅言宣语诸军遂使将士益怀奋励宜加显宠以彰忠义其进和辅爵为乡侯 抚爵关内侯起宣传辅言告令将士所宜赏异其以起为部曲将。

晋武帝泰始六年凉州为虜所没帝临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虜乎！司马督马隆曰：臣能平之公卿 曰：不可从也。帝弗纳以隆为武威太守隆西渡温水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後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乃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凉州既平朝议将加隆将士重赏有司奏隆将士皆先加显爵不应更授卫将军杨珣驳曰：前精募将士少加爵命者。此 所以为诱引今隆前军独克西土

获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听许以明要信乃从珽议赐爵加秩各有差。

太康元年平吴下诏曰：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王浑督率所统逐逼秣陵令贼孙皓救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西军之功。又摧大敌获张悌使皓涂穷势尽面■专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勋茂著其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转征东大将军王■为东平将军■专吴孙皓送京师以■为安东将军为王浑所嫉及■至京都有司奏■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後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诏曰：■前受诏径造秣陵後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赦後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诏曰：勿推拜■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旧校唯五置此营自■始也。有司。又奏辅国依此未为违官不置司马不给官骑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彝阳乡亭侯邑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三十万及食物。又诏曰：广武将军唐彬受任方隅东御吴寇南临蛮越抚宁疆场有御绥之绩。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顷者征讨扶疾奉命首启戎行献俘授馘勋效显著其以彬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徵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又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於是论功行封赐公卿以下帛各有差。

明帝太宁二年王敦平以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阳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壺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兴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一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尚书令鄒鉴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观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千八百匹建威将军赵裔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益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三千二百匹其馀封赏各有差。

成帝咸和四年苏峻平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封长沙郡公车骑将军鄒鉴为司空封南昌县公平南将军温峤票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馀封拜各有差右光禄大夫陆晔不以凶威变节加卫将军给千兵百骑。又以勋进爵为公封次子嘏新康子。

孝武太元十年论淮淝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馀封拜各有差。

安帝义熙十年十月桓玄败车驾反正论兴复之功封车骑将军刘裕为豫章郡公抚军将军刘毅南平郡公右将军何无忌安成郡公自馀封赏各有差。

十一年论平蜀功封刘义隆彭城公朱龄石丰城公後魏道武登国二年正月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

三年六月北征康莫奚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馀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

六年十月北征蠕蠕追之及於大碛南林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有差。

十年十月大破慕容宝众於参合陂班赏大臣将校各有差。

孝文大和六年二月癸丑赐王公以下清勤著称者■帛有差。

宣武景明初傅永为汝阳镇将时裴叔业将以寿春归国密通於永永具表闻及将迎纳诏永为杨大眼奚康生等诸军俱入寿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并赏列士永唯加清河男。

前废帝普泰元年八月庚子诏陇西王尔朱光天下文武讨宿勤明达者泛三级。

後废帝中兴元年十月齐献武王大破尔朱兆於广阿虜其卒五千馀人诏将士泛五级留守者一级。

二年齐献武王■友邳擒刺史刘诞诏诸将士泛四级封侯增邑九十七人各有差。

後周武帝建德五年十二月以平齐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

六年二月论定齐诸军勋置酒於齐太极殿会军士以班赐有差王勇本名胡仁为卫大将军殷州刺史邙山之战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并执短兵大呼直进入冲击杀伤者甚多敌人无敢当者是役也。大军不利唯勇及王文达耿令贵三人力战皆有殊功帝，於是赏帛二千匹令自分之军还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拟授勇等然州颇有优劣。又令探筹取之勇遂得雍州文达得岐州令贵得北雍州仍赐勇名为勇令贵名豪达名杰以彰其功。

隋文帝时■达为车骑将军高智惠李■之乱达率众一万击方滁二州赐缣千段迁仪同。又破汪文进

於宣州加开府赐奴婢五十口采绢四千匹。

炀帝时突厥围雁门鸿胪少卿苏忧於镇城东南为弩楼东箱兽圈一夕而就帝见善之以功进位通议大夫。

卷一百二十八

帝王部·明赏第二

唐高祖义师平京师义宁二年正月论功行赏其登京城第一勋授光禄大夫开国郡公物一千段虽第一勋而身死者亦准此其官迺授子弟宅奴婢仍并量给第二勋人各授三转物二百段第三勋人从朝散加。

武德二年四月甲寅出库物一百五十万段以分赐太原元从人。

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九月己酉诏曰：褒贤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国彝训吏部尚书上党县公长孙无忌中书令临淄侯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兵部尚书建平男杜如晦左卫大将军椒子侯君集等或夙预谋谋绸缪帷幄竭心恳到备申忠益或早从任使契阔戎麾诚著艰难绩宣内外义贯始终志贞金石誓以河山实允朝议无忌可齐国公君集可潞国公食邑各三千户。又真食邑各有差遣侍中陈叔达於殿下唱名示之谓朕叙公等勋量定封邑不能尽当宜各自言帝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名第一臣窃不伏帝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合军咸没於後刘黑闥翻动叔父望风而败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纵推毂故得功居第一也。叔父於国至亲诚无所爱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耳初丘师利等诉者极多或怀袂指天以手画地见淮安不得理由是皆息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妄诉（又云：秦府副护军尉迟敬德从平隐太子巢刺王功行赏敬德及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一万匹齐府国司州币器物封其全邸物与敬德赐吴国公实封一千二百户）。

马三宝为太子监门率领平道军将帝嗣位有沙门法雅谋为妖逆三宝知而奏之法雅竟坐诛，於是拜大将军赐帛五百匹进爵为公。

窦靖为夏州都督属突厥携贰诸将出征多诣其所请素知虏中虚实具言方略诸将因之每致克捷帝称善赐物五百段。

高宗总章元年十二月破高丽以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赏先降也。特进东代都督玄奘郡公泉南生为右卫大将军进卞国公赏其乡导有功也。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兼检校司文正卿成国公契苾何力为镇军行左卫大将军徙封凉国司空英国公加授兼太子太师仍加实封通旧一千一百户其嫡孙敬业授朝散大夫右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右监门将军五原郡公李谨行为右武卫大将军赏平高丽之功也。

睿宗景龙四年即位六月辛丑以平韦氏功论所赏封薛宗暉为立节郡王锤绍京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赐爵潁川郡公刘幽求为中书舍人仍参知机务赐爵山县男自馀封各有差。

玄宗开元元年七月诛窦怀贞等赏定策功臣下制曰：大臣立事夷险不易良相升朝安危所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伟材生代宏量镇时经纶文章今之王佐出入将相古之人杰夙侍帷幄畴咨庙堂思志尧舜以期管乐朕往在储闱泊登宝位每观其人闻义感激愿判忠邪立诚慷慨密陈会益尔其至矣。朕实嘉之顷者梟獍兴谋干戈作孽太上皇命朕除讨元振。又驰奉宸极始则赉予为弼终则宁朕问安可谓格于皇天贯于白日元恶既翦物共为新昌言是图朕岂会旧宜开并邑永誓河山元振可封为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以前中书侍郎王琚为户部尚书封赵国公食实封三百户殿中监张皎为工部尚书封楚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太仆少卿王守一为太常卿封晋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殿中少监李令问为殿中监封宋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庚午琚皎令问皆以崇宠固辞乃以琚复为中书侍郎加实封二百户通旧五百户皎为殿中监充内外闲廐使加实封二百户通旧七百余户令问复为殿中少监兼知尚书加实封二百户通旧五百户进将军王毛仲为霍国公赐实封一百户通旧三百户赐吏部侍郎兼雍州长史齐国公崔日用实封二百户通旧四百户。又制曰：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梁国公魏知古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顷属艰虞殫殒凶寇威能仓卒之际志不顾身__谟之初邪莫干正有罪斯服抑惟王典无言不酬以劝臣节俾加茅土式宠盐梅知

古赐食实封二百户物二百段象先封兖国公食实封二百户赐物五百段。又赐姜皎王守一王琚李令问王毛仲甲第各一区并加上柱国。

八月己亥以中书令张说郑王傅兼国子祭酒褚无量辅导有功制曰：无量执经传礼敷畅微言俾予游夫子之门知先王之道者侍讲之功也。说。又定策监抚谋始危言防萌屯难虑终竭节以身许国其诚动天夫爵有德封有功春彼茂勤宜赏典以桓荣之稽古况萧何之指纵是用钦。若朝经差其并赋说可封燕国公食实封三百户无量可右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食实封三百户。

开元二年四月戊午进封郭开_三为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封郭知运为介休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以赏功也。制曰：赏有功报有德者政之会也。若功不赏德不报则何谓哉！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_三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太原县开国子郭会_三右骁卫中郎将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郭知运等早负名节见称义勇顷者抑中金满偏师御敌萧条穷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_三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战背秋涉冬枘马长嘶戍人远望谋以十胜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遗种斩天骄之爱息岂耿恭班超独高前史将廉颇李牧与朕同时眷言茂会是所嘉叹信可畴其并邑昭示遐迩俾劳臣劝而懦夫立焉庚申。又以会_三为左骁卫大将军知运为右骁卫将军仍赐衣一袭以崇其宠。

九年夏四月庚寅胡贼康待宾据长泉县作逆秋七月己酉擒待宾至京师腰斩之己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清凉县开国男王会进封清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兼与一子官赐物五百匹天兴军节度大使右羽林军将军检校并州长史摄御史大夫燕国公张说与一子官赐物一百匹天兴军蕃汉讨击使特进史献与一子官赐物二百五十匹赏平胡之会也。十月癸未以摄左羽林军陇右防御使薛讷为右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封河东郡开国公赐物三百段银五百两钱三万贯赏功也。以陇右防御副使_三麾将军左羽林军将军介休县公郭知运进阶冠军进封太原郡公仍兼临洮军使赐物三百匹钱三十万银四百两左武卫将军清凉县侯白道恭进封清凉县公赐物二百匹钱二十万银二百两以右威卫将军杜宾客为灵州刺史充丰安军使封建平县开国男赐物二百段银二百两钱二十万右监门卫将军临洮军使安思顺为洮州刺史充莫门使赐物二百段银三百两钱五十万右威卫郎将杨楚客为右领军卫中郎赐物二百段钱十万银二百两并赏破吐蕃之功也。

十七年三月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张守_三沙州刺史贾思顺领伊沙等州兵入吐蕃大同军大破吐蕃驱剪不可胜纪帝降书谓守_三曰：吐蕃小寇干我边鄙频经丧衄竟不悛怨卿等早怀勇烈久司戎旅各效忠诚暗申计略远闻决胜嘉慰良深守_三及思顺并宜赐紫其立功人叙录具状奏闻必须据实勿使逾滥今内出绯紫袍卿等领取量功分赏其被伤人仍给医药使得安全阵亡人具名录奏当加优赠。

二十三年十二月命十道采访使举良刺史县令以陕州刺史崔希逸潞州刺史宋鼎濮州刺史赵冬曦越州刺史元彦冲泽州刺史李植洛州刺史徐峤之易州刺史卢晖莫州刺史郑倩之陇州刺史武崇节庐州刺史竺承构_三州刺史许齐物江州刺史李尚辞河南府陆浑县令李常河南府长水县令乙速孤令从陕州河北县令李抗怀州修武县令唐昭明京兆府高陵县令裴回京兆府会_三县令戴休_三定京兆府奉先县令李知止京兆府泾阳县令韦伯祥太原府祁县令李志远太原府清源县令高播蒲州永隄县令裴_三解县令李戒之齐州临邑县令上官贡泾州定安县令王履_三州邯郸县令毕彦孙赵州平棘县令霍栖梧梓州射洪县令王休言苏州昆山县令李叔括州括苍县令祝绍荆州当阳县令赵广微荆州松滋县令李修荆州枝江县令董琅襄州安养县令李泳等闻上降书宣慰刺史各赐帛八十匹县令五十匹敕之曰：卿等各能用心副朕所委今兹岁会风政有归是用激扬以励清操。

天宝三年制唐元功臣缔构之初竭其忠款录功念旧情所不忘普恩之外更加一阶其身没者各赠一官。

十三年三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并牧九曲其将咸来策勋翰采摭具奏乃以陇右十将特进兼右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大拔州都督燕王郡王大拔归仁加骠骑大将军馀如故河源军使左武卫员外大将军王思礼陇右兵马使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彭元曜并如故加特进陇右同节度副使右羽林军员外大将军张擢陇右都虞侯左武卫员外大将军兼安乡郡太守管崇嗣陇右同节度副使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兼汉门军使临洮郡太守成如弑陇右同经略副使右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宁塞郡太守康承献陇右讨击副使右领军卫员外大将军鲁_三右领军卫员外大将军兼高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_三麾军将军如故积石军

使臧奉忠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镇西军使郭光朝为右金吾卫员外大将军河西经略副使苏法鼎为威卫员外大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彭体盈并为左羽林军员外将军并充本道驱使以安西节度使卫尉少卿员外置同正员兼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封清有功进加六阶自朝议大夫授银青光禄大夫仍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大夫徐如故并与一子五品更与一子官亡父亡母妻并加追赠及赐庄宅各一所。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大赦天下诏乘舆幸蜀天步多艰人心。且摇臣节斯见太子太师幽国公韦见素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颍川郡公陈会礼开府仪同三司左龙武大将军田长文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张崇俊右龙武大将军杜休详等勇不顾死危能致命或竭诚羽翼仰北辰而环拱或叶契心膂聚东井以全归酬其锡社之封永以誓河之义见素加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三百户力士加实封三百户会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长文进封雁门郡公崇俊进封南阳郡公休详进封冯翊郡公各实封二百户朕恭承天罚誓兵朔野幸兴一旅之众遂成九有之师言念经纶岂忘缔构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裴冕识宇冲深体局贞固输忠佐命肇启兴王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冀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光禄大夫殿中监同正员判行军李辅国志除君恶忠诚济危加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依前判行军事封成国公实封五百户银青光禄大夫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义切维城会参定国加特进封郑国公实封二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兼鸿胪卿同正员中军都知兵马副大使管崇嗣能训戎律以佐兵权进封钜鹿郡公实封二百户中军都虞侯特进鸿胪卿同正员李鼎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保定公加、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右羽林军宿卫内供奉王兢加特进太原县侯仍各封实封一百户自寇戎奸宄王师未振瞻言京国尚聚犬羊广平王、学好古令德孝恭志存邦家誓雪雠耻爰鞠其旅元戎启行可封为楚王食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武大都督府长史单于安北副都会持节充朔方节度使六城水运朔方管内采访处置使《郭子》仪才光三杰功格十臣克焯皇威载昌大业加司徒兼尚书左仆射进封代国公食实封二千户平章事已後并如故开府仪同三司兼鸿胪卿同正朔方左厢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姑臧县伯伯固怀恩进封丰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兼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仍充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李嗣业履险会躯破敌拯难兼卫尉卿同正封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徒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鸿胪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蓟国公李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间出干城御侮坐甲安边可司空兼兵部尚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郑国公食实封八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兼工部尚书持节充招讨西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兼关内节度河西陇右伊西四镇行营兵马使王思礼养锐先鸣蓄奇後殿可开府仪同三司行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霍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兼御史大夫淮南西道节度采访使颍川太守来、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颍国公徐如故特进太仆卿南阳太守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郡事金乡县公鲁、蕴是韬略兹临制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祁国公仍各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持节充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处置使崔光远毁家成国致命前茅可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邺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李光进慎固封守克献殊会封范阳郡公食实封二百户贤非后不享后非贤罔、社稷之固必在良臣左相苗晋卿忠不忘君才惟济代弼成大业保、王家可特进行侍中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宪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麟蕴德成务含贞轨物发辉帝业润色皇猷可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褒国公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胤允、庶绩康济多难克清天下大庇生人可特进行中书令封赵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朝散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节度采访使赐紫金鱼袋张镐谋猷惟允纲纪立程、兹戎律懿是谋府封南阳县公徐并如故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师房、尝以经术辅导朕躬加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银青光禄大夫少保嗣虢王巨顷以宗枝居守京邑加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越国公、亘兼总元戎克宁全蜀可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守文部尚书郇国公韦陟持衡流品式叙百工可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岷馈运周给开物成务可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凉国公大中大夫文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苏震供亿、徒临事益办可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

代宗大历二年二月以前同华节度使左厢兵马使试殿中监姚怀为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封感义郡王依旧内飞龙射生供奉前同华节度随身试太常卿李延俊为特进封承化郡王赏戮华州叛将周智光功也。

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庚寅加河中节度马燧检校尚书左仆射加泽潞节度李抱真检校兵部尚书赏破

田悦之功也。先是悦遣将康■领兵围邢州粮饷路绝刺史李洪坚壁自守贼不能■滔贼将杨朝光。又率众二万围临■其守将张■丕亦坚拒之贼竟不能攻取乃树柴为营以御官军燧与抱真及神策将李晟合势救之大败贼於双罟斩杨朝光传首京师擒其大将卢子昌燧等乘胜进军。又破悦於临■故燧等加官。又加洪兼御史大夫■丕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三年五月丁酉加河东节度使检校左仆射马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泽潞节度使李抱真检校尚书左仆射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检校兵部尚书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检校右散骑常侍实封一百户赏破田悦功也。

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宗在奉天行在宫受朝贺毕大赦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制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过犯勋减罪三等子孙犯减罪一等诸道将士在行营并超三资改官仍各赐勋五转在本镇者依资与改官各赐勋三转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各加一阶仍并赐勋两转。

五月李晟等收复京师六月乙酉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充神勋军节度等京畿商华等州副元帅合川郡王李晟加司徒兼中书令仍赐实封一千户所司择日册拜加华州潼关节度使骆元光检校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加神策军行营京畿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以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泾州刺史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军节度使七月辛卯赦书收京城将士超八资改转已甄叙者更与超三资扈从及收京将士及尝参官祖父母在先无官封量授致仕官及邑号已亡者与追赠扈从将士三品已上赐爵两级四品已下各加两级赠勋三转诸州刺史普恩外赐爵一级诸道镇军及行营将士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

九月乙亥加成德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王武俊检校司徒平章事赐实封五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李抱真加检校司空平章事加实封五百户以破朱滔等功褒之也。贞元二年四月甲申诏曰：李希烈弃义背恩穷奸极暴谓神器可以力取谓生灵可以诈欺志在凶残躬行僭窃罪无与比法所难容朕以君德不■致人於祸究其端本过实在予忍使蒸黎重相攻战屡施诏命务欲怀柔抑群帅奋发之诚驻诸军讨逐之势不惮屈己期於息人希烈曾无悛心益逞骄志虐毒滋甚吞噬无厌恶贯既盈自底夷灭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陈仙奇忠勇有谋沉毅能断摠合境受■之愤导三军思顺之心唱义一呼群情乡附廓清氛■歼戮渠魁驿书上闻函首入献方隅既■戎役其休悬赏之科是宜必信可检校工部尚书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淮西节度使仍赐实封五百户将士等委仙奇即以诸色官钱优与宴设其中首建谋议同斩希烈人等宜并条录闻奏节级褒赏。

五月诏淮西交界州县本军镇守及诸道赴行营将士等宜共赐物二十万端匹以充赏设仍委本道条录闻奏并与甄叙其行营将彳建各放归本道明加宣谕令悉朕怀。

十年十二月以灵州怀远将士所破吐蕃收获羊马衣物宜分赏有功将士自今已後并宜从此。

十二年宣武军节度李万荣疾病置其子■为兵马使■杀大将为乱都虞候邓惟恭等执送京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诏汴州将士等志坚金石节励冰霜叶奉邦家咸怀愤激不受荧惑同疾奸凶就■专军中专献阙下勋庸特茂遐迩所知宜奖忠劳各加优赏并与进改仍委董晋一月内具名闻奏仍共赐钱三十万贯委董晋逐便即取盐铁转运使钱物各给宣武军节度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邓惟恭都押衙兼御史大夫杜皓大将王应凤曹元■品杨燕奇刘惟清成文朝陈沛张庭芬薛文翰赵藏用李庭光宇文澹李国信等并竭忠诚绩用昭著惟恭可检校左散骑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赐实封一百二十户子一七品正员官并赐物四百疋杜皓英■并可右散骑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应凤已下各加官赐物押衙贾庭芬及同节度副使十将等二百六十三人并优与改官。

宪宗元和二年十月润州将张子良李奉先田少卿裴行立等生擒逆贼李□制曰：天地之德佐助者忠良鬼神之灵毙踏者盈贯故有无状之■颠越以败常则有不夺之诚感慨以明节易所谓功业见乎！变书所谓不善降百殃积恶必至於灭身见机宁俟於终日应。若影响昭然著明李□受恩三朝受任千里勺水拳石以至高深润草涂原岂酬亭毒而弃我厚德稔其奸心滔天以肆其逆谋擢■未穷其■鬼行乃者式举戎旆申严国刑将鼓雷霆之威以诛臬獍之罪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张子良等外弘治虑内激精忠擐甲执兵取□人之柄沥肝尝胆怀劲草之风回戈以掩其羽毛竟夕遂擒其魁首天府无一金之费已静江流王师无

一战之劳已除人害莫大之节卓然无伦非常之功斯谓不朽高位重赏予何爱焉殊加宠荣显示旌劝其张子良等超异酬赏并从别敕处分其立功将士等并准平西川节度例优赏甄叙其左厢官彳建等素闻效顺亦宜■赏亦并从别敕处分十一月丁亥以子良为特进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金吾卫将军御史大夫赐上柱国进封南阳郡王食实封一百五十户改名奉国兵马使兼御史中丞田少卿为特进检校右散骑常侍左羽林军御史大夫仍封代国公食实封一百五十户兵马使兼侍御史李奉先为特进检校右散骑常侍。又羽林将军御史中丞仍封■国食实封一百五十户四年以左羽林将军田少卿为左金吾卫将军右羽林将军李奉先为右金吾卫将军称赏擒李□之功也。又以左羽林将军张承金为右神武大将军知军事称赏擒杨惠琳之功也。

五年四月以昭义军都知兵马使潞州左司马兼御史中丞乌重裔为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河阳三城怀州节度等使以节度使卢从史潜通镇州王承宗重裔镇抚军情无变行赏典也。以前昭义将王翊元起复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王献为右神武军将军知军事以功次重裔也。(乌重裔故为潞州诸将会卢从史奉诏讨贼常怀异志潜与王承宗通连吐突承璀以神策军行营与从史对垒将图之重裔通其谋竟缚从史帐下於时重裔职总牙门是日戒严其军莫敢动者事闻朝廷推重晬自都将兼潞州左司马拜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河阳三城节度)。

十八年八月东都防御使吕元膺奏淄青节度使留邱伏甲作乱初李师道置邱於河南府兵谍杂以往来更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关师道潜以数千百人兵内邱谋焚宫阙而肆杀掠既烹牛飧众矣。明日将出会有卒杨进李再兴者谒元膺告急数日尽获之赐杨进李再兴各锦采三百匹宅一区授以郎将及典军仍送西川收管。

十一年正月诏讨镇州王承宗乙亥幽州奏破下武强县庚寅授幽州将朱泗等五人刺史叙武强功也。二月以内库缁绢四万匹赏幽魏战士。

十二年十月乙卯淮西平甲申制收蔡州擒吴元济节度使及诸大将并从别敕处分诸立功将士委韩弘裴度与行军节度使及诸节度使计会速条疏等第闻奏即有甄■其赏物已令节级优厚支遣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制加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使充淮西宣慰处置等使朝议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飞骑尉裴度金紫光禄大夫依前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仍赐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以马总为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蔡申光节度等使。又制加以唐邓随等州观察使通议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邓州刺史李□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八州观察等使赐上柱国封凉国公食邑二千户并赐实封五百户与一子正员五品官韩弘加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裔并检校司空光颜封武威郡公重裔■国公以巨武军都虞候韩公武检校左常侍充■坊丹延节度等使魏博行营兵马使田布为右金吾将军并叙平寇之功也。

十一月甲午以随唐兵马使李■为神武将军知军事仍赐庄宅各一所米粟二百石录平蔡功也。

十五年■宁节度使李光颜来朝制曰：寰■以清而兵不可失干戈再戢而功不可忘爰升经武之材用辅同文之理具瞻此允注意尤深盖以奖旧劳而申赏典也。李光颜禀忠厚仁信之资服礼乐诗书之训沉勇有决刚严不残挺长剑之锋棱蓄殷雷之气象以忘身殉节为任以约已率众为心属先帝抚运勤人垦□除害能展七擒之略以成四克之功方夏甫宁凯还未几驱仍岁陷坚之士为盛秋乘障之师果逐奔戎载完危壁西绝夷落威名赫然念兹勋庸当极寄任是以徵自保塞接于明庭亟闻弘远之规复挹冲深之度固可以内参钧轴外□麾旗宪被万邦叶予一德可不勉欤可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宁节度等使帝以光颜功冠诸将及徐泗李□克平淮夷故皆召赴阙宴赐优洽已而皆带宰相出镇所以报勋臣也。帝。又御麟德殿宴光颜及□各赐锦采五百匹银瓶盘等五事衣一裘马一疋宾佐将校颁赐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兴元奉天功臣及蔡郾立功将士普恩之外更赐勋爵亡殁者与追赠。

长庆二年二月诏雪镇州王承宗以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沂州刺史皆酬劳也。良弼寰所镇介居燕赵而二叛■滔之以利胁之以威屡趣其降各以一旅之众坚壁不战贼竟不能取故赏之也。

八月诛李介汴州平，於是义成宣武两军节度检校右仆射韩充为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充节度汴宋毫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忠武军节度检校司空平章事李光颜进位检校司空兼侍中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工

部尚书王智兴进位检校左仆射以充海沂密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曹华为检校右仆射兼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宋州刺史高承简为检校左常侍兼兖州刺史充海沂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汴州防城兵马使李质为右金吾卫将军以亳州刺史田■为宋州刺史并策勋也。又内出绫绢三十万疋付度支充诸军赏物。

敬宗长庆四年即位四月丙申有染坊供人张韶结染工无赖之徒百馀辈犯右银台门入宫帝在清思殿击球闻警将出幸右神策军左右皆曰：盗入宫未知众寡右军遥远道路可虞不如幸左军之速至也。遂幸左神策军初帝尝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宴乐两军或相夸耀多加守谦之胜而左军军士时以为言京师颇传其事及帝违难至左军中尉马存亮匍匐出迎捧帝足呜咽涕泣自负帝入军中帝极慰悦既安堵存亮。又令大将军康艺全率骑卒入宫讨贼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合击贼众歼焉赐康艺全尚国忠等锦采银器有差并共赐左右殿前军官彳建钱一千贯文五月己未以艺全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旌讨贼之功也。庚申赐存亮实封二百户。

文宗太和二年十一月壬辰诏曰：王者诛暴乱赏勋劳既正纪纲式颁爵位朕以菲德理乖胜残使■生海盜刑用戎钺属者庭湊用沧州为辅军以谋专士同捷持棣州为屏■遂成阻命实赖英帅共恢壮图爰议畴庸式奖宣力武宁军节度使徐泗豪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充沧州行营招抚使光禄大夫守司徒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百户王智兴可特进封代国公食邑三千户馀如故平卢军节度使淄青登莱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兼押新罗渤海两番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仆射御史大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康志睦可检校尚书左仆射馀如故正义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郢州诸军事兼郢州刺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崔弘礼可检校尚书右仆射馀如故其棣州城下武宁军节度使诸道立功将士已甄录外委智兴条疏闻奏棣州应见在百姓宜复一年其将士有决战攻垒奋不顾身中刃被疮遂成废疾者并赐衣粮终身勿绝其武宁军及平卢军浙西宣歙天平五处兵马在棣州城下者并宜放归本道於戏并命申威分■剪寇界天河之南北委藩守以廓清立绩者既以劳施图功者方期尽敌勉胜策无至老师共臻辑宁副我勤属。

是年讨沧州叛将李同捷十月敕魏博新平原将士须有赏给宜赐绫绢五万匹绵二万。

三年五月沧州李同捷平诏齐德将张庆■等十三人郑滑将李著等五人并进官级赐幽州绫绢共二十万疋德州十五万疋充赏军士。

九年十一月丙子赐凤翔军将李叔和庄宅各一区银三千两绫绢七十疋以斩郑注功也。

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敕征讨徐州将士等委吏部度支颁奖有差。

昭宗文德元年即位秦宗权被执蔡申光等州平诏赐蔡州行营兵士钱三十五万贯令度支逐支给後唐庄宗初为晋王天■十四年二月契丹攻幽州命诸将进讨八月辛丑献捷于邺九月班师帝以横海军节度使李存审检校太傅邢■节度使阎宝检校太尉并平章事方镇如故将士赏给有差。

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应六军及行营马部蕃汉诸道将校兵士等皆以身先冒刃志切勤王或竭节於忠劳或连年而征戍须加恩奖倍抚苦辛其将校并赐功臣名仍未有官者即超一资与检校官已有官者亦超资加官己官者与加爵邑如曾封爵者即给一子六品正员官其长行兵士并赐功臣名应将士等并勒逐处各定等第优赏。

十月制曰：懋德赏功百王明训疏封列爵有国通规应扈从征讨将校及诸官员职掌军将节级士及河北诸处屯驻守戍兵士等皆情坚破敌业茂平讎副予勘定之谋显尔忠勤之节并据等第续议奖酬。

二年二月南郊礼毕制曰：赏不失劳百王令典人惟求旧有国通规当宜广示优恩务酬嘉绩应自来立功将校兵士等皆久经戎阵备睹辛勤并宜各转官资仍加赏给。

三月诏随驾收复汴州并扈从到洛及南郊立仗都将已下至节级长行军将等朕自削平诸夏凶被介冑以征行厉星霜而扈从凡经百战立殊功永念丹心真同赤子。若无旌赏岂表恩荣其都将官员司空已下者宜并赐协谋定乱辅国功臣自仆射尚书常侍至大夫中丞宜并赐忠勇拱卫功臣其初带宪衔宜并赐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节级长行军将宜赐扈蹕功臣。

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改元天成制曰：邺都赴难之际定策功臣宜特加恩以彰丰报其扈及六军诸卫诸道行营将校等委中书门下次第甄奖。

是月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加检校太傅食邑四百户邺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正纲加检校司空史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赏卢台之功也。(时卢台戍军乱害副招讨宁国军节度使乌震正纲寻与通斩杀乱兵)。

七月宋州节度使王晏球与护驾亲军都指挥使张处钊攻定州帝令中使押御马二匹赐晏球处钊。

三年六月招讨王晏球献曲阳之捷令殿直陈知隐押银腰带鞍辔赐北面立功将校(时帝在汴王晏球讨定州王都故也。)甲子安州上言屯驻左神捷右怀顺兵士作叛主帅高行■袭杀出城命使赐行■鞍马御衣宝带及都将已下有差时行■预觉其事遂潜移铠甲於别室叛卒果先奔其库行■有备乃能御之。

是月代州刺史检校司空张朗超授检校太保初契丹主赴援太原代州张朗忻州丁审琪守城蕃军由城下过都不诱迫时端明殿学士吕琦在忻州及供奉殿直四五人州兵仅千人琦谒审琪曰：敌势经城不问可见其心回日必无全理与使君率在城军民入五台避敌於镇州界策之上也。审琪从之翌日诘旦琦等遣人会审琪拒关不纳军士欲攻牙城琦曰：家国如斯自相屠害非人情遂率州兵趋真定审琪即日降契丹唯朗屡煞敌族帐故超授奖之。

四年二月辛亥下制曰：朕尝披国史备阅军功裴度之破淮西无遗庙■石雄之攻山北益展皇仰遗烈於祖宗委全才於将相而自中山逆命外域朋奸夺戎旅以鹰扬屠贼城而鱼烂夕闻告捷明赏殊勋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北面行营招讨归德军节度宋毫单颢等州观察处置亳州太清宫等使权知定州军州事特进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宋州诸军事宋州刺史上柱国琅琊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王晏球长剑倚天洪河带地居万夫之长擅三杰之名黄石兵书运子房之筹略清淮公族兴仲爽之源流自统雄师往收逆垒摧曲阳之坚陈厌■水以惊波爰筑室以反耕攻围雉堞果析骸而易子倾覆鸟巢招降之士庶数千扑灭之凶狂非一王都授首秃■委生擒火焚而恶蔓皆除雷扫而妖氛并息谅兹丕绩宜降优恩■眷汶阳实惟巨镇据犬牙之内地当马颊之要津是命畴以勋庸福其黎庶进公国之品秩崇藩后之等威俾■凤池仍加蝉冕帷幄共推於重席井田兼别于真封於戏解甲休兵实归於上将安民和众议伏於贤臣永保令猷无替朕命可依前检校太傅兼侍中使持节郢州诸军事守郢州刺史充天平军节度齐棣等州观察处置使仍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行营副招讨横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守沧州刺史李从敏可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守定州刺史充义武军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一千二百户北面行营兵马都监郑州防御使张处钊可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沧州诸军事守沧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观察等使仍封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制朕闻魏绛和戎始克谐於金石祭遵征虏终并息於烟尘此乃先务怀柔後申禁暴明国家之耀德表藩翰之图功既立丕勋宜加懋赏兴邦守正翊赞功臣卢龙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藩经略卢龙军等大使特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天水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赵德钧崆峒稟气渤□融精传相略於黄公受兵符於玄女而自羈縻戎马控制卢龙洞晓蕃情饱谙边事获其五利尝姑息於鲜卑运以《六韬》果生擒於惕隐可谓坐筹帷幄能执干戈终殄寇於中山永摧凶於外域烽烟南望赖扫荡於寻时貔虎北征遂凯旋於此日加以民军胥悦畏爱并行蓊门之人物如初燕谷之粢盛毕备得不筹其庶绩褒以徽章就加进律之文式叶陟明之典是命宠颁凤□荣列貂冠正爵位於三公加井田於千户贵申殊渥仍赐真封於戏事君之节已彰燕山纪颂教子之方大著践土临戎有国有家惟忠惟孝兹具永保令猷可依前检校太尉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卢龙军节度观察等使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乙卯以前■州团练使张进为郑州防御使泰州刺史安叔千为涿州刺史前棣州刺史潘环为易州刺史淄州刺史张从本为隰州刺史简州刺史李思让为磁州刺史赏中山之功也。时定州帅王处直养子王都劫杀处直嬰城以叛。

四月以龙武都虞候北面行营诸道左厢马军都指挥使符彦卿为耀州团练使神武都虞候北面行营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守端州刺史高行周为颍川团练使赏中山之功也。

长兴三年七月丁酉■州节度使沙彦■奏桑迁谋应太原迁报应州尹晖谋逐杀沙彦■晖复部送迁至伏罪遣太子宾客聂延祚宣赐彦■尹晖戎服金带钱币及犒赏在城军士。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辛亥以随驾严卫指挥使领费州刺史尹晖为齐州防御使捧圣都指挥使绣州刺史康进海为曹州刺史先是尹晖进海与杨权始构军入城奉帝故也。

晋高祖天福三年九月己巳复魏府节度使范延光官爵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贞押器币赐魏府校。

六年八月壬寅制朕顷当开创爰在并汾或倾归顺之心首谋推戴或拥骁雄之旅力效扶持泊妖邺城伐

罪每令致讨皆立奇功渐臻开泰之期愈念艰危之节宜颁殊渥允答茂勋应河东起义之初佐命效顺及收复邺都汜水立功臣僚将校等并与加恩。

少帝开运二年正月甲辰以青州平诏行营将校自副兵马使已上各赐功臣名号是月宴青州立功将校於永福殿赐李守贞符彦卿玉带衣一袭衣著银器鞍辔马散马都监王景崇护圣厢主王裔杨实都指挥使靳霸等各等第赐金银带衣服段疋银器等周太祖以汉乾二年自河中征赵绾至华州赵晖报蜀军尽退郭从义进攻有日即统众言旋正月五日夜贼水砦内劲将王三铁者领千人突出河西攻白文珂砦时文珂出迎帝唯刘词叶仁鲁等在砦贼三道齐入杀声动地会贼发大洞内外力战败之死者仅七百人翊日帝至刘词马前请罪帝曰：吾尝悬料正疑此事彼技殫矣。赖兄果敢不为虏嗤以鞍马衣服币帛劳之八日帝至西砦犒设以缣帛银器分遗战伤将士。

广顺元年正月即位制曰：马步诸军将士等戮力推诚输忠效义先则平持内难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勋劳所宜旌赏其员僚将士等各与等第超加恩命仍赐功臣名号已有功臣名号者别与改赐。

四月乙未以前景州刺史姚武为申州刺史前乾州刺史张昭为博州刺史前辽州刺史刘洪为卫州刺史前莱州刺史符彦熊为耀州团练使前淄州刺史药元福为陈州刺史皆以平徐方预军功也。

二年二月丁亥朔以晋州巡检使前密州防御使王万敢为复州防御使晋州节度副使领忠州刺史马延翰自检校刑部尚书加检校右仆射馀如故皆奖拒并寇城守之功也。戊子龙捷右第五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领连州刺史史彦超加太保进爵伯加食邑三百户虎捷第五军指挥使检校司空领秀州刺史何徽加司徒封太原县男食邑三百户亦以固守晋州之功也。

世宗显德元年三月亲征河东庚子制以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兼忠武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向训兼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兼武信军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白重赞为保大军节度使以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为镇国军节度使赏高平之功也。又以建雄军节度使药元福为同州节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杨廷璋为建雄军节度使以同州节度使张铎为彰义军节度使以内客省使吴延祚为宣徽北院使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李干为辽州防御使以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康延治为莱州防御使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田琼为密州防御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张顺为登州防御使以龙捷第三都指挥使孙延进为郑州防御使以前耀州团练使符彦熊为泽州防御使。又以散员都指挥使李继勋为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韩令坤为龙捷右厢都指挥使以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赵为龙捷右厢都指挥使以散员都指挥使慕容延钊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以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赵捷为宣祖庙讳虎捷右厢都指挥使五人并遥授团练使其馀转改有差。

四月讨太原回诏潞州昨经围闭将校官吏职员同力守御兼以大驾驻蹕迎奉无阙应在城将校官吏职员宜令本州具名以闻各加恩泽。

五月乙酉以忻代招收指挥使秦为归州刺史初符彦卿之入贼境也。孟县伪监押杨贵杀巡检使赵筠以戍兵数百来降彦卿因请建孟县为州上可之遂以归州为名命杨贵为刺史至是以秦代之本太原东山之贼帅也。广顺初与其党赵行能等内附朝廷置忻代一路招收都指挥使遥授忻州刺史赵行能副之自是贼之东境常为秦等所苦刘崇患之竟不能制代州郑处谦之归命也。蕃寇在郊我军未至遣弟州帅兵三百以戍之帝嘉其诚节故有郡印之授。

六月车驾征河东回乙亥制以天雄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保兼中书令大名尹卫王符彦卿为守太傅仍封魏王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郭从义为中书令以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为兼侍中行京兆尹充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筠为兼侍中以河中护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河中尹王彦超为兼侍中充忠武军节度使许崇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忠武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检校太保李重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归德军节度宋毫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武信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检校太保驸马都尉张永德为检校太傅充义成军节度使滑卫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兼殿前都指挥使以定国节度使检校太傅药元福为检校太尉充保义军节度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白重赞为检校太尉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保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韩通为检校太傅充彰信军节度曹单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时帝以即位之初覃庆於诸侯亦赏从征河东之劳也。

二年十一月秦凤等州诏应马步军营将士等各与恩泽其有歿於王事者自副兵马使以上并与赠官仍

赐赠物。

三年正月己亥上於金祥殿赐陈州节度使向训袭衣金带银器缙帛鞍马馀各有差赏西征之功也。

六月甲子以凤翔节度使王景为雄武军节度使兼西面缘边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镇安军节度使向训为检校太尉依前宣徽南院使充淮南节度使以彰信军节度使韩通为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以赏秦凤之功也。

四年五月辛亥赐应淮南征行军士金银牌帛有差赏其劳也。

五年五月辛亥以征淮南回降德音云：「卷彼戎士咸遵武经或从我征行久服勤於甲冑或守兹城邑能安定於圻圻宜举彝章首膺懋赏应侍卫殿前及诸道马步军将士等各赐等第优给馀从宣命处分。」

是月帝以征淮南回赐宰臣枢密侍卫宣徽使及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内诸司使已下器币鞍马各有差赏扈从之劳也。

卷一百二十九

帝王部·封建

汉氏之兴以同姓寡少复鉴嬴秦孤立之败繇是立二等之爵以封功臣盖异姓王肇於此矣。东京以降施姑息之政遵权宜之制良有之也。其於褒崇勋望申之异数咸无闻焉元魏之世多被殊号垂及唐室著之班秩胙土典册宠名斯纪同光之後臣竞爽或称藩请命抚封传世恭顺倾乡外御宣力则必加之异数尊其爵礼稽。若前训咸可述焉至。若贞观之诏追用古道事虽中寝亦并叙云：乃百执所封五等之制盖为常典此不备书。

汉高祖初为汉王二年十二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初信从汉王入汉中说汉王东乡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王信先拜为太尉将兵略韩地项羽杀韩王成闻汉遣信略韩地乃令故籍「拖吴时令郑昌为韩王（项籍在吴时昌为吴县令）距汉信略地定韩十馀城汉王至河南信急击韩王昌昌降汉乃令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

三年十月韩信定赵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王赵以抚其国汉王许之。

四年二月立韩信为齐王初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立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初项籍立布为九江王齐王田荣叛项王徵兵布称病不往项王由此怨布布愈恐汉使隋何使九江项王使龙。且攻破布军布间行与隋何俱归汉故立为王（布与汉击楚垓下项籍死布遂符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皆属焉）

五年正月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後欲存「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成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尝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二月诏曰：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王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又诏曰：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将征之九月虏荼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长安侯卢绾功最多请立以为燕王。

十一年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中县之民中国县民也。略取强梁地以为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欲介其间使不攻击）会天下诛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它亦佗南海尉之名姓赵长治谓为之长帅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人以故不耗减（耗损也。）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

十二年二月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长沙立吴芮为长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属尉佗佗未降遥虚夺以封芮後佗降汉十一年更立佗为南越王自佗王三郡芮唯得长沙桂林零陵耳今复封织为南海王复遥夺佗一郡织未得王之）

惠帝三年举高帝时粤功（追论其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

东瓯王。

武帝建元六年闽粤击南粤汉遣大行王恢击闽粤闽粤王弟馀善杀王郢以降帝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丑不与谋（繇邑号也。）乃使中郎将立丑为粤繇王奉闽粤祭祀馀善以杀郢威行国中民多属心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帝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粤王与繇王并处。

後魏太武即位初进司徒长孙嵩爵为北平王司空奚斤为宜城王蓝田公长孙翰为平阳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

神加三年十一月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阳王。

太延元年五月进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宜成公奚斤为常农王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

文成兴安元年十一月进平南将军宋子使周恂爵为乐陵王南部尚书安子侯丽为平原王。

十二月建业公陵侯进爵东平王广平公杜遗濮阳公。若文并进爵为王。

二年正月司空杜元宝进爵京兆王尚书左仆射东安公刘尼尚书西平公源贺并进爵为王。

三月安丰公闾虎皮进爵为河间王。

太安元年十月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进爵为王。

二年九月河东公闾毗零陵公闾纥并进爵为王。

十一月尚书西平王源贺改封陇西王。

三年正月以渔阳公尉眷为太尉进爵为王。

和平三年正月以车骑大将军东郡公乙浑为大康王。

献文天安元年二月以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

皇兴二年四月以南郡公李惠为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

三年二月以上党公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

十一月襄城公韩颓进爵为王。

孝文太和二年正月封昌黎王冯熙第二子始兴为北平王。

二年四月淮阳公尉元进爵为王。

九月封司徒赵公陈建为魏郡王司空河南公苟颀为河东王侍中尚书太原公王献为中山王侍中尚书陇东公张■为新平王。

五年九月封昌黎王冯熙世子诞为南平王诞与帝同岁几侍书学仍蒙亲待尚帝妹乐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征西大将军南平王。

唐高祖武德二年七月和州贼帅杜伏威遣使来降授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楚王三年六月徙封吴王。

十月诏徐世■父上柱国舒国公盖宜封济阴郡王四年正月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降封定襄王。

太宗贞观十一年六月戊辰以司长孙无忌为越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左仆射房玄龄为宇州刺史改封梁国公故司空杜如晦赠密州刺史改封莱国公特进李靖为濮州刺史改封卫国公特进吏部尚书高士廉为申州刺史改封申国公赵郡王孝恭为观州刺史改封河间郡王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光禄大夫李世■为蕲州刺史改封英国公左骁卫大将军■志玄为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左领军大将军程知节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兵部尚书侯君集为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任城王道宗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仆卿刘弘基为朗州刺史改封几国公金紫光禄大夫张亮为隰州刺史改封郟国公因下诏曰：周武定业昨茅土於子弟汉高受命誓带砺於功臣岂止重亲贤之地崇其礼秩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晋已降事不师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实非所谓藩屏王室永固无穷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腾朕运属殷忧戡剪多难上凭明灵之■下赖英贤之辅廓清■县嗣守宝历岂予一人独能致此时□既共资其力世安而专飡其利乃■卷於斯甚所不取但今之刺史即古之诸侯虽立名不同而监统一也。故申命有斟酌前代宣条委共治之寄象贤存世及之典司空齐国公无忌等或材称人杰望表国章论道庙堂寄深舟楫用资文武诚著艰难折冲阃外隐如敌国或志力忠烈■为心膂或气■强果是曰：爪牙策名运始功参缔构义贯休戚效彰夷险嘉庸

懿绩简于朕心宜委以藩镇改赐土宇馀官食邑并如故即令子孙世世承袭（其後无忌等将之国情皆系恋不愿行辞不获免无忌子尚长乐公主乃因主陈请。又繆出怨言以激帝曰：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违离而弃牧外州复与迁徙何异因上表固让曰：臣等夙奉明诏授臣刺史子孙继袭事等建侯承恩以来进退唯谷公私迫切益深危惧窃以无劳而贵自开逐祸之原仰累明时虚行变古之道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危如_二汤火臣无忌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仰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已出逮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四方不易之理有逾千载今为臣等复此奄荒欲其优隆锡之茅社施于子孙永贻宗嗣斯乃大钧播物秋毫益施其生小人逾分後叶必婴其祸何者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金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此其不可一也。又臣智效罕施器识庸陋或情缘后戚遂陟台阶或愿想披荆便蒙夜拜直当今日犹愧非才重裂山河逾彰滥赏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职义乖师俭之方任以褰帷宁无伤锦之弊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庶民必致馀殃于後一挂刑网自取诛夷陛下深仁务延其嗣翻令剿绝诚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当今圣历休明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行为日滋久缘臣等忽有之改张封植儿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兹一举为损实多晓夕深思忧贯心髓所以披丹上诉指事明心不敢浮辞同于矫_二希伏愿天泽谅其愚款特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太宗谓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义也。意欲公之枝叶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于是遂止）。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封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为辽阳郡王食实封八百户以诛张易之兄弟功也。

五月封侍中齐国公敬暉为平阳郡王桓彦范为扶阳郡王袁恕己为南阳郡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郡王中书令博陵郡公崔玄暉为博陵郡王并加特仍令罢知政事仍听朝朔望。

玄宗天宝九载十月封安祿山为东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勋高者礼厚欵。若古训抑惟旧章开府仪同三司兼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御史大夫范阳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充范阳节度经略度支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墨水等四府节度处置及平卢军河北海运并管内采访等事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安祿山性合韬铃气稟雄武声威振於绝漠捍御比於长城战必克平智能料敌所以擢升台宪仍伏旌麾既表勤王之诚屡申殄寇之略顷者契丹负德潜有祸心乃能运彼深谋累泉渠帅风尘肃静斥候无虞不有殊恩孰彰茂绩疆场式遏。且薄卫霍之功土宇斯开宜践韩彭之秩可封东平郡王仍更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馀如故。

十二载八月封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西平郡王。

肃宗乾元二年七月封朔方都知兵马使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大宁郡王。

元年建辰月辛未诏曰：命将之选当仁实难非夫文可经邦不能安人和众武可禁暴罔以克敌成功允藉宏才爰申锡命司徒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持节充朔方节度关内度支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六城水运使兼_二宁_二坊_二等道节度副大使上柱国代国公《郭子》仪河岳间气岩廊重宝器量深识宽而有谋术应通方用而无滞自经难阻实拥旌旄遂能克复二京折冲千里厥戎将殄时乃之功久勤启沃载竭忠说人之望也。天实贲予今殄寇未宁兴师颇广镇守经制已有区分而筹画指麾必资专制将军辞第无以家为丞相忧边思平国难固以_二谋之用宜申总统之威其将戡定外虞澄清列郡光膺藩屏之寄式崇社稷之勋对扬休命以永终誉可封汾阳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兵马副元帅仍充本管内观察处置使馀如故。

代宗宝应元年五月丙戌太尉兼中书令郑国公李光弼进封临淮郡王。

八月剑南狂贼徐知道为麾下将李忠勇所杀剑南州县尽平封忠勇为临晋郡王。又封平卢淄使侯希逸为淮阳郡王。

二年闰正月戊申封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为清河郡王是年。又封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为武威郡王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雁门郡王。

六月封（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为武威郡王。

广德元年封尚书右仆射郭英_二为定襄郡王永泰元年二月封神策军都虞候刘希暹为交河郡王大将李守泰为同谷郡王孙献心为宣城郡王杨通达为高平郡王_二子英为遂宁郡王。

八月泾原节度使兼御史大夫马 ㊦ 封扶风郡王。

十月封朔方大将孙守亮九人为异姓王。又封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异姓王是月进封渭北节度使李光进为武威郡王。

大历二年二月封华州牙将姚怀为感义郡王李延俊为永化郡王以斩周智光之功也。

六月封荆南节度江陵尹卫伯玉为城阳郡王。

五年四月封幽州节度使朱希 ㊦ 为高密郡王。

九年三月封幽州节度使朱 ㊦ 为淮宁郡王（十二年徙封遂宁郡王）。

九月封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试殿中监王廷俊为阳城郡王都虞候试殿中监李令德为狄道郡王步军使试太常卿刘神藻为顺正郡王都押衙试太常卿许皎为邻山郡王并赐实封五千户。

十年二月封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为饶阳郡王德宗嗣位初封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秀实为张掖郡王。

建中元年六月封泾州 ㊦ 卑将试殿中监刘海宾为乐平郡王赏杀刘文喜也。

二年五月封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为南平郡王。

三年四月封幽州节度使朱滔为通义郡王。

九月封河阳节度使李 ㊦ 为开封郡王。

四年冬封朱忠亮为东阳郡王（忠亮事薛嵩为将镇普润朱 ㊦ 之乱以麾下奔奉天德宗嘉之白孝德累有功为安西北庭节度 ㊦ 延 ㊦ 宁节度封昌化郡王。

兴元元年二月封成德节度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王武俊为琅琊郡王（是岁。又封武俊子德使士贞为清河郡王贞元初封士贞弟冀州刺史士清为北海郡王）。

八月癸卯加神策军京畿渭南渭北 ㊦ 坊节度及兵马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合川郡王（臣钦。若等曰：本传及实录不载封合川郡年日）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右节度度支营田观察使仍充管内诸军及泾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加河东保宁军节度观察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奉诚军及晋慈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以灵盐丰夏节度使 ㊦ 宁振武奉天永平等军兵马副元帅侍中兼灵州大都督楼烦郡王食实封一千八百户浑 ㊦ 为河中尹河中绛州节度观察等使仍充河中同绛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

十月李希烈将李澄以滑州降以为汴滑节度封武威郡王是年。又封禁军将军李惟简为武安郡王是年。又封神京畿渭南商州节度尚可孤为冯翊郡王是岁。又封灵盐丰夏节度杜希全为馀姚郡王。

贞元元年封魏博节度田绪为常山郡王。

六年四月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怀德郡王刘玄佐徙封彭城郡王赐实封八百户。

十一年八月改封魏博田绪为雁门郡王。

十七年封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为南康郡王赏破吐蕃功也。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封振武军节度使阎巨源为定襄郡王。

六年封招义节度使卢从史为范阳郡王。

八月封剑南西川节度高崇文为南平郡王。

十三年封泾原行营节度郝毗为保定郡王。

十四年二月封义成军节度刘悟为彭城郡王。

敬宗宝历二年封幽州节度朱克融为吴兴郡王是年封幽州李载义为武威郡王。

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封武宁节度王智兴为雁门郡王。

武宗会昌中封幽州节度张仲武为兰陵郡王。

僖宗中和元年封西川节度陈敬 ㊦ 为颖川郡王是年封河中节度王重荣为琅琊郡王。

光启元年封徐州节度时溥为钜鹿郡王。

昭宗乾宁四年三月制封镇国军节度韩建为昌黎郡王（光化元年改封颖川郡王建累辞王爵改封许国公）是年九月封镇海东节度使钱 ㊦ 为吴王。

光化元年九月制封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为临清王。

二年七月封武贞节度使雷满为冯翊郡王。

荆南节度忠万等州观察成 封上谷郡王。

忠义军节度赵凝封南平王後封楚王。

天 元年封镇州王处直为太原王。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制忠义太保等军节度延 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北平王高万兴复封北平王（万兴在梁朝已封北平至是复以旧爵授之）是年湖南节马殷首 职责复封楚王（梁贞明中已封楚王此故云：复封）

二年二月辛巳以检校太师守尚书令兼河南尹判。

六军诸卫事魏王张全义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河南尹封齐王是年封荆南节度高季兴为南平王。

三年八月正衙命史册两浙吴越王钱A 为吴越国王癸亥太常礼院奏吴越王钱A 行册礼宜取八月二十七日丁亥吉奉敕其印宜以吴越国王之印为文仍令所司以金铸造。

明宗天成二年四月癸丑制曰：朕闻袭弓裘之美惟孝承家秉旄钺之权惟忠报国其有显居世禄杰出时材疾风端劲草之心积雪验贞松之节恐毁我室非阅於墙宜遵绍续之文俾授统临之寄爰於刚日特举彝章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後起复 麾将军检校太傅使持节舒州诸军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国琅琊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延钧拱北华星图南巨翼垂金精於玄象刷玉宇於雄风而自皂盖分忧清源共理五马之声光首出八龙之价誉相高既馆 符俄从金革在原无惠咸推晋后之贤当璧有徵大叶楚人之望而。又上钦天眷傍沮物情守祖考之贻谋却藩宣之承制心倾皎日义恶浮 建溪之誓带如河闽岭之砺山齐岳父风宛在臣节弥坚是命高建牙璋洞开玉帐锡以油幢瑞节广其渌水红莲宠冠阿衡贵同缙骑尊以帅而表敬实其户而增封并示贞荣仍加懿号於戏象贤务德克扬嗣子之名进律推恩当显使臣之礼勉膺殊渥永保令图可依前授起复 麾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外置司正员检校太师守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武威军节度福建管内观察处置兼三司发运节度封琅琊王三年命左散骑常侍陆崇持节册为闽王六月以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楚王马殷封楚国王七月中书奏马殷封楚国王礼文不载国王之制请约三公之仪使行册奉制宜依。

闵帝应顺元年正月壬辰制以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江陵尹渤海郡侯高从诲可封南平王武安武平等军节度观察等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潭州大都督府长史扶风郡侯马希范可封楚王末帝清泰元年制以幽州卢龙军节度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等使兼北面行营招讨使检校太师中书令行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天水郡公赵德钧封北平王平卢军节度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检校太师中书令乐安郡公房知温封东平王。

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制天雄节度秦国公范延光可封临清王。又制凤翔节度使西平王李从严封岐王是月封平卢节度王建为临淄王二年封东平王五年入觐进封韩王。

周太祖显德元年正月以山南东道节度襄钧房复观察等使检校太师守太傅中书令南阳王安审琦封陈王以天平军节度郟齐隰观察等使检校太师守太保中书令淮阳王符彦卿充大名府天雄军节度使进封魏王以荆南节度荆归峡观察等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江陵尹渤海郡王高保融封南平王以定南难节度夏绥银宥观察等使检校太师中书令陇西郡王季彝殷封西平王。

卷一百三十

帝王部·延赏

虞《书》曰：赏延於世春秋《传》曰：善善及子孙斯道德之政也。三代而上靡得以记汉氏之後乃或录元功之胄褒宗臣之裔宾礼贤者奖功能吏旌扬忠烈甄叙旧故赏勤职之效采死政之孤繇是加其爵秩申之锡予俾奉其嗣世而高其门阀使簪纓之不坠宗莫之有寄焉其或因旅愷之庆乘肆眚之泽大叙前世之勋籍并分三公之封邑乃至漏泽流根上延於祖考脂田析壤俯达於闺闈渥惠所覃息系咸及斯固霈恩纪於臣下集光宠於私门所以劝有位之尽心著为邦之令典者也。

汉高祖八年九月封纪成子通为襄平侯初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战好_二死事子侯。

十年九月封周苛子成为高景侯初苛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守荥阳功比辟阳侯骂项籍死事子侯。

十二年二月高梁侯酈疥父食其以客从破秦还定诸侯常使使约和诸侯说齐王死事子侯孝景中元年四月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

二年九月封故楚赵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为列侯初赵王遂与吴楚合谋起兵其相建王悍谏不听遂烧杀之遂自杀帝怜赵相内史守正死封建德子横遂侯悍子弃之新市侯。又楚相张敖太傅赵夷吾谏其王戊勿反不听皆杀之故封夷吾子固为高陵侯尚之子当居为山阳侯。

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

元朔五年拜卫青为大将军帝曰：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其封青子伉为宜春侯不疑为阴安侯子登史失其姓为阴发侯。

元狩中复诏御史以_二二千四百户封萧何曾孙庆为_二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厚也。

元鼎五年三月封故校尉韩千秋_二□乐子二人_二为列侯初南粤王兴与母_二□太后欲内属相吕嘉有畔心汉遣千秋与乐将二千人往嘉击灭之，於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_二□乐其姊为王太后首领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_二侯（_二古_二字）侯。

汲黯为淮阳守卒後武帝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诸侯相。

宣帝本始元年正月诏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职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敞杨敞也。）是年复下诏曰：宣成侯光（霍光）宿卫忠正勤国家善善及後世（善善者谓褒宠善人也。）其封光兄弟中郎将_二为冠阳侯。又以车骑将军光禄张安世子千秋延寿彭祖皆中郎将侍中。

地节二年大将军大司马霍光病笃帝自临问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

四年二月封故_二侯萧何曾孙建世为侯苏武为右曹典属国以其前发匈奴时胡妇产一子通国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

元康三年三月诏曰：朕微眇时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所子者言养弟子以为子）。

平帝元始二年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其赐弘後子孙之次见为_二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四年诏书追录忠臣封王嘉子崇为新甫侯。

後汉光武以邓禹功高封弟宽为明亲侯。

李通南阳宛城人也。自光武起兵以士君子之学。且言讖文事及光武即位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

卓茂初为密令及更始政乱以年老乞骸骨归光武即位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以茂长子戎为大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

王闾王莽时为牧守莽败乃去官光武下诏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闾闾修善谨敕兵起吏民独不争其头首今以闾子补吏至墨绶。

建武中录旧德臣以孙宝孙伉为诸长（伉音抗诸琅琊之县也。）宣秉为大司徒司直所得禄俸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齐人名小嬰为担今江淮人谓一石为担卒於官帝愍惜之除子彪为郎。

来歙为中郎将讨公孙述为刺客所杀帝赐策《书》曰：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子褒嗣帝嘉歙忠节复封歙弟田为宜西侯。

杜林为大司空薨光武亲自临丧既葬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後宜宰城邑以乔为丹水长。

冯异与诸将攻落门未拔（落门聚石在冀县）病发薨于军谥曰：节侯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沂为沂乡侯建武十三年更封彰东缙侯食三县。

吴汉兄闳为将军从征战死封尉子彤为安阳侯帝以汉功大复封弟翕褒亲侯吴氏侯者凡五国。

岑彭征蜀为刺客所杀子遵嗣帝思彭功封遵弟淮为 阳侯。

郭凉既平卢芳帝擢凉为中郎宿卫左右。

明帝以邓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居岁馀寝疾帝数自临问以子男二人为郎及薨帝分禹封为三国长子震为高密侯袭为昌安侯珍为夷安侯。

赵孝为卫尉弟礼为御史中丞帝嘉其兄弟笃行後卒孝无子拜礼两子为郎。

司空袁隗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为步兵校尉徙封西阳侯。

宋均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以疾上书乞免诏除子条为太子舍人。

章帝即位追赐朱勃子 二千斛（东观记曰：帝下诏曰：告平陵令丞县人故 阳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土不传伏阙陈状不顾罪戾怀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风诗云：无言不讎无德不报其以县见 二千斛赐勃子。若孙勿令远诣阙谢。）

赵 为太傅录尚书事帝擢诸子为郎吏者七人长子代给事黄门（ 自明帝时内典宿卫外正身立朝未尝懈惰）

傅育为武威太守护羌校尉击叛羌战死帝下诏追褒美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侯七百户。

和帝时鲁恭为光禄勋选举清平京师贵戚莫能挠其正後代吕盖为司徒及从巡狩南阳除子抚为中郎赐驸马从驾（驸副也。非正所乘皆为副《说文》曰：驸马副马也。）

安帝元初中鲜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兵马掾严授主簿卫福功曹徐咸赴之授福等并为虜所杀诏书褒叹各除子一人为郎中。

邓弘元初二年卒诏大鸿胪持节即弘殡封子广德为西平侯後以帝师之重（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分西平之都乡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又封弘黄门侍郎京子珍为阳安侯邑三千五百户。

建光元年二月大赦天下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顺帝即位以郑安世子亮为郎初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大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亮为郎。

张纲汉安中为广陵守卒诏曰：纲大臣之苗剖符统务正身道下班宣德信降集剧贼张婴等万人息干戈之役济蒸庶之困未升显爵不幸。且卒婴等 杖。若丧考妣朕甚愍焉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冲帝永嘉元年封武威太守赵冲子愷义阳亭侯冲顺帝时追叛羌战歿至是故侯。

桓帝时羊续父儒为太常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

为中郎将击琅琊贼东郭窦公孙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馀级除一子为郎中後以讨先零东羌功诏以家一人为郎中。

胡爽为南郡太守李肃主簿时武陵蛮寇江陵肃奔走爽谏止肃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徵肃弃市拜爽家一人为郎。

灵帝时陆康为议郎会庐江贼黄穰等与江夏蛮连结十馀万人攻没四县拜康庐江太守康申明赏罚击破穰等馀党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孙尚为郎中。

张 曾孙济好儒学初扬赐济明习典训为侍讲至司空病罢及卒帝以旧恩赠车骑将军关内侯印绶追济侍讲有劳封子根为蔡阳乡侯。

臧洪父 二 为扬州刺史击破妖贼许昭迁为使匈奴中郎将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献帝初袁术屯兵寿春遣其将孙策攻庐江太守陆康围城数重受敌二年城陷月馀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馀遭离仇 二 死者将半朝廷愍其守节拜子为郎中。

桓典为羽林郎献帝即位三公奏典前与大将军何进谋诛阹官功虽不遂忠义炳著诏拜家一人为郎元尚为兖州刺史袁术将僭号欲以尚为太尉尚拒之为术所害帝嘉尚忠烈拜其子玮为郎中。

孙瑞为大司农为三老後为乱兵所害献帝都许追论瑞功封子明澹津侯。

魏文帝践阼以程昱复为卫尉（昱自太祖建国为卫尉与中尉邢贞争威仪免）进封安乡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八百户封少子延及孙晓列侯。

董昭自太祖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及文帝践阼拜大鸿胪进封右乡侯二年分邑百户赐昭弟访爵关内侯。又分邑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分三公户邑封弟子各一人为列侯。

贾诩自文帝为五官将劝帝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帝深自砥砺及即位以诩为太尉进爵寿乡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户封少子访为列侯以长子穆为驸马都尉。

荀攸长子缙有攸风早没次子 二 嗣无子绝黄初中绍封攸孙彪为陵树亭侯邑三百户後转封丘阳亭侯正始中追谥攸曰：敬侯。

黄初四年凉州刺史张既薨诏曰：昔荀桓子立勋翟士晋侯赏以千室之邑冯异输力汉朝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陨朕甚愍之其赐少子翁归爵关内侯。

华歆薨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户邑封歆弟缙列侯。

锺繇薨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邵孙豫列侯。

文聘自太祖时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及帝践阼以御贼有功迁後将军封新野侯分聘户邑封聘子岱为列侯。又赐聘从子厚爵关内侯。

张辽与李典尝破孙权後辽薨子虎嗣帝追念辽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虎为偏将军。

明帝青龙四年司空陈群薨谥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群功德分群户邑封一子列侯。

张 二 薨子雄嗣 二 前後征伐有功帝分 二 户封 二 四子列侯赐少子爵关内侯。

齐王即位孙资刘放掌机密帝以访资决定大谋增邑三百访升前千二百资千户封爱子一人亭侯次子骑都尉馀子皆郎中。

王昶嘉平中为征南大将军时文钦母丘俭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

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八月诏曰：昔燕刺王谋反韩谊等谏而死汉朝显登其子诸葛诞创造凶乱主簿宣隆部曲督秦 二 秉节守义临事固争为诞所杀所谓无比干之亲而受其戮者其以隆 二 子为骑都尉加以赐赠光示远近以殊忠义。

三年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昭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孙随才叙用。

陈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赐子弟一人亭侯二人关内侯。

陈留王即位封征南将军督荆州诸军事王基子二人亭侯关内侯。

咸熙二年二月庚戌以虎贲张修昔於成都驰马三诣营言锺会反逆以至没身赐修弟倚爵关内侯。

晋杜预为征南大将军既平吴振旅凯入以功封子耽为亭侯千户。

索 二 为卫将军领太尉时刘曜侵逼王城以 二 为都督征南大将军持节讨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赐子弟二人乡亭侯。

明帝征王敦以诸葛伎为侍中加奉车都尉讨王含有功进封建安伯以先爵赐次子说为关内侯。

穆帝升平中改封大都督临贺郡公桓温为南郡公降临贺为县公以封其次子济。

毛穆之为桓温参军从温平蜀以功赐次子都乡侯哀帝兴宁中冠军长史沈劭守洛阳为慕容恪攻陷神气自。若遂遇害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子赤黔为大长秋。

後魏明帝以许谦自太祖时有功其子洛阳从征慕容宝为冠军司马後为祁令帝追录谦功以洛阳为雁门太守。

太武以宿石父沓千自明元时从讨蠕蠕战歿悼惜之诏求沓千子时石年甫十一引见以_三刀听归年十三袭爵为中散。

谷浑为仪曹尚书在官廉直为太武所器重诏以浑子孙十五已上悉补中书学生。

屈拔垣之孙道赐之子拔少好阴阳学太武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为南部大夫。

文成初以李灵学优选授经及践阼为洛州刺史卒子恢以师傅之子拜员外散骑常侍安西将军长安镇副将进爵为侯。

钜鹿公源贺长子延性谨厚好学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赐爵武城子西治都将。

陆俟为外都大官帝践阼以子丽有策立之勋拜俟征西大将军进爵东平王。

孝文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刘_三丙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录闻贤者子孙宜蒙显异，於是除其一子为郢州_三阳令。

陆_三简王丽之子为北部尚书太和十六年隆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_三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

宣武以张彝先朝勋旧不幸_{广尔}废特除其子始均长兼左民郎中。

高显族道悦之长子也。道悦孝文时为太子询中庶子询以道悦数规谏杀之宣武追录忠_口拜显族给事中。

源怀为车骑大将军陇西王贺之子景明二年上。表曰：昔世祖_{三三}遐南安在位出拜东庙为贼臣宗爰所弑时高宗避难龙潜苑中宗爰异图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贺与长孙渴侯陆丽等奉迎高宗纂承宝命丽以扶负圣躬亲所见识授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平原王兴安二年追论定策之勋进先臣爵西平王皇兴季年显祖将传大位先臣时都督诸将屯武川被徵诣京特见顾问先臣固执不可显祖久乃许之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丽息_三状私书称其亡父与先臣授立高宗朝廷录封_三钜鹿郡开国公臣时丁艰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临发奉辞面奏先帝申先臣旧勋时旨敕旨但赴所临寻当别判至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旨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申窃惟先臣远则援立高宗宝历不坠近则陈力高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丽以父功而获山河之赏臣有家勋不_三茅社之锡得否相悬请垂裁处诏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比授冯翊开国公邑百户。

孝明正光中高谅为骁骑将军徐州行台属元法僧反叛逼谅同之谅不许为法僧所害朝廷痛惜之下诏曰：谅临危授命诚节可重复赠使持节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赠帛二百疋优一子出身谥曰：忠侯。

明亮为阳平汲郡二太守有惠政孝昌二年诏追前功重赠平东将军济州刺史拜其子逸远奉朝请。

崔光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领著作光年耆老虽疾病稍增而强不已尝在著作疾笃不归孝明亲临省疾诏断宾客中使相望为止声乐罢诸游眺拜长子勛为齐州刺史。

孝庄以原文宗学涉机警少有名誉永安中以父功赐爵临颖县伯。

羊敦字元礼太山平阳人梁州刺史礼弟子也。性尚_三素学涉书史以父灵引死王事除给事中。

杨_三品为北中郎将以河桥之功除其长子师为秘书郎。

前废帝以符宝郎王神贵子彦鸿为奉朝请房景先为太学博士作五经疑问百馀篇神贵答之名为辨疑奏上之帝亲自执卷与神贵往复嘉其用心特除彦鸿为奉朝请。

带方侯罗伊利卒子何奴亦忠实寡言有志度以勋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袭爵。

尔朱文殊荣之子也。帝以荣有破葛贼之勋进文殊爵为王增邑千户超授散骑常侍抚军将军。

西魏文帝以于义太师谨之子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以父功赐爵平昌县伯。

贺。若谊字道机父统为右卫将军谊性刚果有_三略以功臣子赐爵容城县男。

恭帝元年以车骑大将军刘雄从于谨平江陵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奴婢一百口别封一子_口源县伯。又以从平并州拜上大将军进爵赵郡公邑二千户旧封回授一子。

後周尉迟运少强济志在立功魏大统十六年以父勋封安喜县侯。

豆卢_三聪悟有器局少授业国子学略涉文艺文帝以_三勋臣子封义安县侯。

李穆为都督河桥之战太祖马中流矢坠穆以马授文帝遂得俱免擢授武卫将军赐穆子_三安姊一人为郡君自馀姊妹并为县君兄弟子侄及缙麻以上亲并舅氏皆_三厚赐其见褒崇如此。

尉迟端兄运为骠骑大将军从杨志攻齐之并州以功别封端保城县侯邑一千户。

闵帝时独孤信进位柱国大将军录前後功增封听回授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宁县公第三子穆必安县侯第四子藏义宁县侯邑各一千户第五子顺武城县伯第六子建忠伯邑各五百户。

明帝武成初骠骑大将军高琳从贺兰祥征吐谷浑以勋别封一子许昌县公邑一千户。

宇文盛为骠骑大将军从贺兰祥平洮阳共和二城封一子甘棠县公。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诏魏大统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孙未齿叙者节级授官。

建德六年伐齐平邺诏曰：自晋州大陈至於平邺身殒战伤者其子即授父本官。

韦孝宽为徐州总管诏以平淮南之功别封一子滑国公。

韦寿为京兆尹以父郟国公孝宽军功赐爵永安县侯邑八百户。

魏文思左仆射宽之子年十一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寻以父功封新丰县子邑五百户。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

权武袭庆之子也。父为开府以力战死武以忠臣起家拜开府袭爵齐郡公邑千二百户。

隋文帝以李穆为并州总管帝以穆劳效同破邺第一勋加三转听分授其二子荣才及兄贤子孝轨荣及才并仪同大将军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又别封子雄为密国公邑三千户。

开皇十七年诏曰：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起藩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灵圣垂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邕哀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齐国公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宜阳公代积赵国公罗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未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奉帝图茂绩殊功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

杨素为内史令以平江南贼功拜素子玄奖为仪同。又以讨江南李陵等贼帝以素久劳於外诏令驰传入朝加子玄感位为上开府後为仆射。又以破突厥功进子玄感位为柱国玄纵为淮南郡公。又以破达头可汗加子玄感位大将军玄奖玄纵积善上仪同。又以献皇后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别封一子义康公郡邑万户子子孙孙承袭不绝。又以讨平汉王谅功拜其子万石民行侄玄挺皆仪同三司。

韦协字钦人广州总管之子其父在广州有功帝令协赉诏书劳问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协柱国。

赵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宝宁後以众归国授上开府寓居京兆之阳文帝践阼尝典宿卫後从晋王伐陈先锋遇贼力战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袭父本官赐物二千。

来护儿为上开府破高智惠盛道延进位柱国仍留长子楷为千牛备身。

王猛为将经略岭表仍讨平山越驰驿奏闻文帝以其长子绩为开府仪同三司猛子寻卒於广州帝闻而痛之命其子善袭仍授普州刺史。

杨义臣父崇开皇初封泰兴公击突厥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以义臣袭崇官爵义臣尚刀养於宫中年未弱冠奉诏宿卫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

炀帝大业初皇甫诞为汉王谅并州司马谅反诞抗节而死帝封弘义公子无逸嗣大业令行旧爵例除无逸诚义之後赐爵平兴侯。

麦孟才铁杖之子字智棱果烈有父风帝以孟才节将子恩赐殊厚拜虎贲郎。

冯慈明为尚书兵曹郎时李密逼东都慈明抗节为其所害梁通郡守杨江上状帝叹息之赠银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怱俱为尚书承务郎。

唐高祖武德二年四月伊州总管张善相为王世充兵所攻陷贼执善相送於世充善相辞色不挠世充怒令斩之善相骂世充极口而死高祖闻而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也。封其子为襄城郡公。

张孝珉为骠骑将军经略王世充为贼所杀高祖闻而伤之拜其弟度脱为将军封郡公赐帛二百疋高蒲政为朔州总管右虞候杜士远所杀高祖以其子玄积为上柱国荣国公食邑三千户。

张长逊为五原太守会处罗可汗解兵去高祖大悦封其父暉为遂安郡公。

太宗贞观五年九月癸亥诏曰：惟王建国厚礼被於元勋惟帝念功茂赏隆於延世是以亲贤作屏著在周经支庶毕侯义存汉典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无忌尚书左仆射邢国公龄故尚书右仆射蔡国公如晦灵州

都督吴国公尉迟敬德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许国公高士廉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右卫大将军郢国公宇文士及左卫大将军翼国公秦叔宝泸州都督宿国公程知节等或宇量凝深地兼贤戚或风鉴玄远功参帐幕或志怀强正便繁左右 二 略宏举契阔戎旃或委质藩朝陈力王室诚著出纳节表屯夷经文纬武忠勤恳至固已契叶风 二 寄深舟楫虽褒贤之道已纪於 二 常而推恩之令未洽於胄绪宜赐宠章式遵故实无忌玄龄如晦敬德各封一子郡公士廉君集士及叔宝知节各封一子县公俾夫拜前拜後比踪曩烈如带如砺垂裕後昆。

屈突通贞观中为洛州都督卒太宗幸洛阳宫思通忠节拜其少子诜果毅都尉。

宇文士及贞观中检校凉州都督凉土服其威惠入为卫大将军录其功封一子为新城县公。

李 二 为右武侯大将军封其父盖为济阴王盖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陵州刺史 二 贞观中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破盖牟辽东白崖等数城。又从太宗摧殄驻蹕以功封一子为郡王。

王 二 贞观中为礼部尚书与诸儒正定五礼书成封一子为县男。

二 志乡为镇军大将军寝疾太宗亲自临视顾谓曰：当与卿子五品志玄顿首固请回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卫郎将。

高宗永徽三年五月诏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齐侍中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裴泽并门标忠鯁风烈可尚其子孙等并令所司量才处分。

九月以周司沐大夫裴融尚书左丞封孝琰有忠节於前代制擢其子孙以旌介烈。

总章元年三月诏曰：西汉元勋缙礼崇於末嗣东京列将茂赏覃於後昆继绝兴亡同归一贯皇家受命苍 二 肇膺玄 二 恢张宇宙荡一寰区御乾立极之图谅资天启拨乱经邦之略实赖人谋缔想初基有足言者或委质唐郊首参一旅勤著荆棘芳宣草创或玄名代邸先骋六飞诚备艰虞志逾金石咸以攀鳞上汉捧日登山气叶风 二 情均鱼水其太原元从西府旧僚今亲详览具为等级赠司徒并州都督忠孝公士 二 赠司马淮安郡王神通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郟国公刘基赠并州都督渝国公刘政会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莒国公唐俭赠左卫大将军特进谯国公窦琮赠荆州都督邳国公长孙顺德赠郟国大将军凉州都督襄国公史大业赠幽州都督濮国公庞卿运赠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巢国公钱九陇赠华州刺史霍国公柴绍赠潭州都督罗国公张平高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裴寂赠洪州都督乐安郡公李思行赠洪州都督庐陵郡公秦行师赠灵州都督贞定郡公许绪赠凉州都督江夏郡公李高迁赠齐州刺史刘义节赠太尉申国公士廉赠司空蒋国公通赠太尉并州都督梁国公玄龄赠司空蔡国公如晦赠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公敬德赠辅国公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国公 二 志玄赠骠骑大将军益州都督宿国公程知节赠徐州刺史胡国公秦叔宝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郢国公宇文士及赠左骁骑大将军荆州都督郟国公张公谨赠荆州都督怀宁县公杜公绰赠荆州都督沔阳公，公孙武达赠荆州都督遂安郡公李安远赠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赠荆州都督汉东郡公李孟尝赠幽州都督历阳县公独孤彦 二 故始州刺史襄武郡公刘师等并立为第一等功臣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者加授子孙第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其第二等功臣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从六品已上官。若先有五品已上官加一阶六品官者加两阶三品已上官者加爵一等。

咸亨五年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以功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号其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

苏定方前後灭三国皆一擒其主赏赐珍宝不可胜纪仍拜其子庆节为尚辇奉御及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又别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

中宗神龙元年赠故大理卿徐有功越州刺史授一子官。

二年中书令齐国公魏元忠与武三思等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中宗称善封元忠子卫王府谏议参军 二 二 为任城县男是年韦安石为中书令子陟始十岁拜温王府祭酒。

睿宗太极元年五月亲祀北郊诏桓彦范敬晖崔 二 袁恕己张柬之等其子孙并实封二百户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一

帝王部·延赏第二

唐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诏国初以来宰相及食实封功臣子孙一应沈翳未承恩者量才擢用。

二年正月制曰：崔玄_二张柬之等往以神龙之初保_二王室奸臣所忌_二居炎海流落变衰感激忠义玄_二嗣子吏部郎中璩清才雅韵谨守专直柬之嫡孙毖祖考继歿遗孤可伤彼勋业之下沦伧名贤之必复是得景倩而悲仲宣者也。高皇封乐毅之後武帝求萧何之裔斯不远哉！昭於德音缅怀前烈宜加後命璩毖并可朝散大夫。

四月以太常寺大祝苏_二为左补阙追父勋也。敕曰：苏_二其父往处台衡实为柱石直言正色挫彼勋邪顷者念功锡以真赋兄_二。又遵先诚固辞令赏泣血披诚不忍移夺自家刑国父忠子孝宜有褒崇宠及兄弟谏官之任允属象贤可右补阙。

十月王海宾为安丰军使先锋与吐蕃战歿嗣初名训年始九岁以父死於王事起复拜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养於禁中累年与皇太子在忠王邸令与之游处。

六年侍中宋_二亡父玄抚褒赠邢州刺史玄抚初赠岐州长史及_二登宰辅之任_二庙之礼帝乃特以伯牧光宠焉并赠其母崔氏为安平郡夫人。

八年陇右诸军节度大使郭知运为幽州都监王_二讨平六州胡康待宾等拜左武卫大将军授一子官九年十二月敕中书门下六尚书御史大夫诸卫大将军及食实封功臣并二品已上官咸以勋业受国宠荣德之所效泽之所延其亡父无五品已上官者并宜褒赠。

十三年十一月封_二单礼毕制曰：朕永惟王业翳赖旧勋元首股肱其犹一体自武德以来功臣宰辅或名存王府遗嗣沉沦或身无大故衔屈泉壤宜令所司访择申理唐兴立功官。又往属艰难能尽忠义今成大礼何日忘之宜各与一子出身。

十七年十一月追赠中书令萧嵩亡父故渝州长史灌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裴光庭父故礼部尚书行俭为太尉。

二十四年正月敕诸道采访使信安郡王_二嗣鲁王道坚牛仙客宋询刘日正班景倩唐昭各赐子官赏其巡察之劳也。是年中书舍人孙逖自以通籍禁闼其父官才邑宰乃上表陈情曰：臣父嘉之幸遇明时早勤学业出身入仕四十馀年历官五政经考二十未能亨通才及令长臣夙荷严训累登清秩频迁省闼。又拜掖垣地近班荣臣则过量途遥日暮父乃后时在公府有偷荣之责於私庭无报德之效反惭乌鸟徒厕鸳鸿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_二臣父玄宗优诏奖之授嘉之宋州司马致仕。

二十九年二月上谓宰臣曰：洪州人郭玄宗往在文明年中传玄元皇帝真诰於天后曰：我国祚无穷当千万君遂遭禁锢因兹沦玄宜与追赠以慰泉壤其子琮亦依资授一官。

天宝四载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一子五品官赏功也。

七载八月诏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史部尚书李林甫曾祖故长平郡王灵州道行军大总管叔良赠太子少保祖华阳郡开国公宁州刺史孝斌赠兵部尚书十载正月河西节度使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权知朔方节度事安思顺罢朔方节度加特进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官河西节度等使馀如故赏功也。

安西四镇节度特进兼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杰师来献上御勤政楼会群臣引见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馀并如故赏功也。

十一载十一月以殿中少监安庆宗为太仆卿庆宗禄山之子以父任宠之是年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收石堡城献功於朝诏与一子五品官（三载。又赐一子五品官二载。又与一子五品官）。

十二载三月制曰：褒德纪功前王之令典希忠追远有国之能事况乎！嗣生大贤为朕良弼应五百之数该二八之美调元而星辰以理论道而阴阳以和而宠命未弘称谓犹褊非所以崇推恩之重广延赏之义也。右相兼文部尚书判度支魏国公杨国忠亡父赠持节魏郡诸军事守魏郡太守_二赤泉储祉白环继业膺积庆而诞德鍾具庆而挺生枝茂者根深流长者源_二是降英裔阜成兆人熙载而百度惟清审衡而九流式序

佐我玄化格于皇天信为名贤实稟庭训虽思人爱树已有畴庸之策而因条振叶宜益封崇之事俾以建□之宠仍超曳履之荣旌徽烈用光泉壤可赠武部尚书郑国公母张氏可赠郑国夫人。

十二月以安禄山男庆绪为卫尉卿诏曰：王者出师登坛择将忠臣受任■ 盖成功则君赏其勤父成其训名教斯在宠秩是崇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兼广阳郡太守同范阳节度副使上柱国柳城县开国男安庆绪门传忠孝之义庭稟韬铃之略志气刚决固敌是求遂使榆塞息警柳城罢锋百胜深谋举无遗策可旌上将之功用叶中行之吉可特进行卫尉卿兼广陵太守徐如故。

十三载二月诏武德功臣及贞观初宰辅等缅想忠义感会风■ 用集大勋肇兴王业其有子孙零落冠冕陵夷无任官守者宜令所司勘责依资与一人京官唐初功臣绩参缔构录劳念旧每■ 于怀普恩之外宜放一子出身如已有出身所司依资与一官。

十四年赐朔方节度副使灵武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安思顺祖左玉钤卫郎将为武部尚书考右羽林军大将军波主为太子太师。

十五年帝在成都诏文部尚书平章事房□ 与子官卢从愿为吏部侍郎典选六年前后无及之者帝嘉之特与一子官从愿上疏乞回恩赠父乃赠其父吉阳丞敬一为郑州长史。

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

张延赏中书令张嘉贞之子初名宝符召见赐名延赏取赏延于世之义特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

王君龟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拜其父为少府监仍听致仕帝。又尝於广远楼引君及妻夏氏设宴赐以金帛。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武德开元及蜀郡灵武元从功臣有先亡没死王事者并加优赠各与子孙一人官其赴蜀郡灵武元从官及在路扈从官吏失其名。

三品已上与一子官四品已下与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与进改乾元元年正月大赦诏陷在赋境为其杀戮身死者三品已上各与追赠仍各与一子官五品已上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事追赠其元从圣皇帝至成都府文武官五品已上宜与一子官六品已下超资进改圣皇至成都府后到官及灵州宁州首末扈从三品已上与一子官五品已上放一子出身情愿回授周亲及亲近亦听唐元功臣身亡没者子孙一人加一阶其诸道节度下将士三品已下与一子官六品已上放一子出身自开元已来宰辅之家不为逆贼所污者与子孙一人官是月。又以朔方节度副使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论诚节可袭拔川郡王食实封一百户仍与一子三品官钳耳大福封雒郊郡开国公实封一百户李怀让封沂国公食实封一百户一子五品官舍利如珍食邑封一百户与一子五品官王仲■ ■ 封沛国公与一子五品官吕崇贲封郾国公与一子五品官周皎封汝南郡开国公哥舒翰封朔方郡开国公与一子五品官白延崇封寿春郡开国公与一子五品官茶公荣封豫章郡开国公与一子五品官李靖封清河郡开国公食实封一百户与一子五品官刘感义封彭城郡开国公与一子五品官。

上元元年九月泾原两州团练兵马使元从特进兼羽林军大将军同正员李元忠死王事帝以其子承恩袭其官爵。

代宗宝应元年十二月封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妻贺鲁氏为凉国夫人赐实封二百户以功宠之也。

二年正月戊子制曰：功崇望重加以服章德厚流光延其懋赏爰益苴茅之典并明■ 盖之才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上柱国临淮郡李光弼元勋济代公辅推贤宣大化之神明总专征之师律自出征移镇距海负河连率百城旌旗千里东郊誓众雅继鲁侯之功北伐拥旄首称汉将之略高牙罢设重鼎斯调尤知武库之宝实在■ 台之右畴其真食美以保家金议允谐旧章斯举敬哉！有土更载丹书之盟鲤也。趋庭宜升紫绶之宠可加食实封二百户仍与一子官阶三品余并如故。

二月乙未以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兵马使高辅成为检校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赐实封三百户与一子五品官朔方都知兵马使仆固检校太子少师封定襄郡王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所与一子五品官朔方右厢兵马使高彦崇检校太子宾客赐实封三百户庄宅各一所与一子五品官。

广德元年七月上尊号大赦改元制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宜兼太保仍与一子三品官二子四品官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一子三品官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与一子三品官李抱玉郭英■ 辛■ 京侯希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各与一子五品官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等各与一子五品官鱼朝恩寄崇律程元振勋高佐命仍与一子五品官仆固□ 高彦崇浑白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拔

澄必高晖卢钦文成惟良曹楚玉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各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於凌烟阁并冠难已来将相勋业高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子仪与一子四品官苗晋卿刘晏裴遵庆元载各与一子四品官并阶加实封一百户仪王及彭王已下男未有官者并准旧例与官及封永穆并长乐已下公主及郡县主嗣郡王等各与一子官皇亲五等已上诸亲三等已上各与一子出身二王後各与一子官诸道节度观察使立功将士其父兄在无官者依子文武与官已歿者追赠阵亡将士袭父官爵。

二年《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加尚书令上表陈让诏：所让者依仍以其子兼御史大夫嘉其父让也。

大历三年二月以试太常卿郭曜为太子宾客曜子仪长子特拜正员三品宠之也。

四年三月追赠宰臣王缙祖故太常寺协律郎胄为兵部尚书祖母程氏为赵国夫人杜鸿渐祖故益州长史慎行为尚书左仆射祖母萧氏为滕国夫人元载祖故左卫郎将敬同为兵部尚书祖母刘氏为沛国夫人李抱玉祖左武卫郎将文成为吏部尚书祖母张氏冀国夫人及载亡母李氏为凉国夫人推恩也。十一月滑亳节度使令狐彰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并遣男朝谒诏以彰男建兼御史中丞正已男纳兼侍御史仍赐金紫。

十年七月诏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赐一子五品官赏功也。

十二年四月诏曰：往者大盗乱华梁宋偏罹其害危城绝援折骸累月南霁真心壮节凌迈臧洪殒命敌场凛然生气宜以其子为歙州别驾。

七月诏曰：顷者逆竖灵耀阻兵大梁淮西都虞候试太常卿赠扬州大都督张自勉往观焉奉议正词无所屈挠贼臣肆忿毙於□□朕用悯焉虽锡命之恩已旌奄宥而赏延之典宜及子孙可追赠实封五十户是年赐朔方都知兵马使李怀光亡母甘露寺尼正则谥智母禅师官给葬事宠武臣也。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诏武德已来宰相功臣名迹崇高并至将相功效明著已亡歿者量加赠谥子孙沉翳者量与官诸州刺史及尝参官父现在未有官者量与五品致仕官及阶父母亡歿与赠官及邑号戊子赠骁卫将军代国公安金藏兵部尚书授其子承恩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庐州长史。

建中四年四月赠故魏博节度都虞候兼御史中丞卫尝宁太子太师赐实封二百户委马燧怀光境上以礼致祭仍与抱真李孝忠日知等访其妻孥亲族具以名闻有子者便以父官爵授之子孙三代已来过犯者减一等论所赐实封载之典册勿令废绝是年敬长皇后弟吴淑使于朱：谋逆已决因害淑于客馆之前德宗闻而哀悼久之淑嫡子与正员五品官。

兴元元年六月京畿副元帅李晟平朱：收京师拜司徒诏赠晟父钦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国夫人。

七月李怀光拥兵河中以给事中孔巢父充宣慰使遇害德宗闻而惊悼久之授一子正员官是月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诏司徒兼中书令晟与一子五品正员京官侍中：与一子六品正员京官骆元光尚可孤韩游瑰戴休颜各与一子七品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马使都虞候扈从左右金吾六军大将军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都团练使观察使各与一子官。

贞元元年十一月癸夕□日南至祀圜丘礼毕诏曰：司徒晟宜与一子五品正员官是年河东节度使马燧平河中李怀光德宗下诏褒美迁光禄大夫兼侍中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浑：为河中同陕虢等州节度既平李怀光以功加检校司空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并阶。

二年四月李希烈平诏曰：叛臣希烈窃据淮沂师旅一兴绵联莫解劳服者从役不暇受污者无路自新通邑化为丘墟遗骸遍於原野每念及此心伤涕流自昔劳师者靡有不悔以虞舜之圣屈於苗人汉武之强弊於戎虏矧乎！德犹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怀亦以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诏布宽大之恩普天载新殊化毕宥然而尚劳师旅御捍封陲有累岁离弃室家有经时不解甲胄忠虽为国咎实在君子民。若斯宁不知愧赖将相士旅一其诚心奋扬武威慎固疆宇远人思服元恶就诛蒸黎方致於安宁役戍永期於休息懋官以旌玄赐宴以劳旋赏不逾时盖遵彝典都统检校司空平章事刘玄佐宜与子孙一人五品正员官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李澄检校兵部尚书曲环检校户部尚书李皋兼御史大夫樊泽等各与子孙一人七品正员官都防御使工部尚书贾耽都团练使御史大夫卢玄卿张建封等各与子孙一人八品正员官检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检校司空平章事李纳检校右仆射平章事韩：工部尚书田绪等各遣将士五千人赴河南行营同讨不庭厥有成绩抱真纳：各与子孙一人六品正员官绪与子孙一人八品正员官。

三年七月诏曰：乃者吐蕃犯塞毒我生灵，扰陇东深入河曲，朕以兵戎粗定，伤痍未瘳，务息战伐之谋，将遂通和之请，亦知戎鬼志在贪婪，重违修睦之词，乃允寻盟之会，果为隐匿，变发宫纵犬羊，凶狡之群，乘文武信诚之众，苍黄陷没，深用恻然，此皆繇朕之不明致其。若此既无德於万寓，实有愧於四方，宵旰贻忧，何嗟而及！今兵部尚书崔汉衡等皆国之良士，朝之荃臣，婴紱穹庐，眇然殊域，念其家室，或未离於屡空，禄以锡男庶，或资於薄俸，汉衡宜与一子七品官司勋员外郎，郑叔矩、检校户部郎中路泌、殿中侍御史韩及大将孟日华、辛荣、李至言、范澄、王良、贲乐、演、明、阳，皆权文成等各与一子八品官，试石金吾兵曹参军袁同直、前榆次尉裴及副兵马使以上各与一子九品官，仍委本使即具名衔闻奏。

四年正月一日敕书天下刺史与一子正员官。

七月诏以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晟长子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愿为银青光禄大夫太子，赐上柱国唐制公卿嫡嗣皆自命而后言於有司，帝以晟功高特为命嫡。且宠异以两阶，勋俾其父子并建门戟。

六年十一月庚午南郊毕，诏宰相及东都留守六军统军诸道节度使神策神武金吾六军都团练防御观察使京兆河南尹正员尚书御史台长官太常卿各与一子官，故尚父子仪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如已五品已上量与改转，赠太尉秀实与一子官，张巡、许远、南霁、颜真卿、颜杲卿各与一子正员官。

七年二月授张巡男去疾、许远男岷、南霁男承嗣、颜真卿男杲卿、孙谔之官，旌忠烈之後也。

五月门下侍郎平章事窦参、祖尚、衣奉御瑾特赠扬州大都督父，州闻喜尉审言特赠吏部尚书祖母氏，追封武威郡太夫人，母母氏追封郑国太夫人，参将附祖祢新庙，故特加宠赠。

九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郊祀礼毕，大赦天下，故尚父子仪、太师晟、太尉秀实各与一子六品正员官。是年诏曰：前利州刺史狄博济，惟乃曾祖梁文惠公启佑天后，定绍复之策，幽赞中兴，宜锡祚裔，垂於无穷。矧博济郡人，怀之理有异等，可卫尉少卿。

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宾客李愿为左领军大将军，李凭为右威卫大将军，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丧，故晟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

十四年赠故衡州刺史王绛、洪州都督以其弟纬故也。

顺宗初即位制曰：武德以来配飨功臣及张巡、许远、南霁、颜真卿、杲卿等子孙中各与一人正员官，故尚父子仪、太师晟、太尉秀实子孙中各与一人正员官五品及诸州府长史及京尝参官，父现在未有官者并与五品致仕官及阶父歿母存者与邑号，父母亡歿量与追赠，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歿者与追赠中书门下节度东都留守度支盐铁等使京兆郡观察招讨等使及神策神威金吾六军将大将军，军武成、远、镇、国、军使、陇右经略军使、节度留後各与一子官。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册尊号，诏中书门下及外使宰相与一子七品官，东都留守六军大将等与一子出身东宫，并与改官，其撰册文官等各与一子官及勋爵有差。

二年正月辛夕有事于南郊，大赦天下，制故尚父子仪、太师晟、太尉秀实及颜真卿、杲卿、张巡、许远、南霁及配飨功臣与一子官及出身有差。

七月录配飨功臣之後，以苏瑰孙系为京兆府司录参军，崔玄孙元方、张说孙贻并为监察御史，狄仁杰孙玄范为左拾遗，诏曰：朕惟承累圣之业，追先正之劳，济于艰难，代有勋烈，既而本根已远，枝叶稍零，诏书屡勤于褒，希有司不忘于遴，简一命宰府，载弘搜扬，录其先功，果复良嗣，苏系等咸以茂学懿行，勤于前修，皆人之领袖，族之狐赵，类能而举，各命以官，或任以绳，或参于谏，烈庶乎！旌太傅之德，将拟南城之封，绍赞侯之裔，不俟东门之感，忠义获宠，古今同之后，数日。又得敬晖、孙元亮、袁恕己、孙德师相次录用。

三年四月戊寅，谥张柬之为文贞，桓彦范为忠烈，敬晖为贞烈，崔玄为文忠，袁恕己为忠烈，先是柬之曾孙曛以谥事，诣中书陈诉，宰臣上闻，因令有司授曛官，仍定柬之等谥焉。

五年三月以赠给事王澹之子璋为左清道率府曹参军，澹因李铸为乱遇害，故录其嗣，是年刘济为幽州节度使，讨镇州王承宗，累破乐寿等县，赏功颇厚，仍与一子孙六品官者凡四人。

六年七月御延英对宰臣李吉甫奏曰：臣伏见代宗时滑州节度令狐彰，临终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诸子随表归阙，代宗以彰遗表宣示百寮，付史馆，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叹，今惟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时河朔诸镇，传子传孙，无不熏灼，数代唯彰，忠义感激，奉国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归于先帝，贞元中，长子建坐事死，施州刀子运亦无罪流死于归州，欲使忠义者何所激劝，今通幸存，得遇明圣，伏乞陛下下诏对与

语如堪进用望稍优奖帝因语宰臣曰：德宗英灵冠于百王但临事刚断宰臣不能规谏朕比在藩邸虽则二年记得数事未副外望，岂非宰臣怀禄畏避不言遂令四方传说此是宰臣有负先圣卿等当以此为鉴戒因授通赞善大夫。

九年八月庚寅录功臣之后以左神策军华原镇遏兵马使兼御史大夫康志宁为检校左骑常侍兼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河南府永宁县令李晏为京兆府高陵县令左神策正将杨屿为袁州司马薛之逵冀州司马苏缜为陇州司马李克展为凤翔府仓曹李融为常州司户李仲■为襄州司仓田知清为冀王府功曹李元正为循王府功曹诏曰：君臣运合故徇国以毁家劝赏义明故褒功而显节存则酬其爵禄歿则录其子孙然後忠义不遗典章斯在故兹晋隰等州观察使检校兵部尚书康日知故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洧等一十家皆有茂功于盟府故命采访后嗣光贲前人今志宁等或服戎著绩或从官有成或投迹运府之中或滞才州县之职咸加甄录各茂官荣庶乎！受禄者无忘于聿修怀忠者使知其必报勉膺宠擢无替前劳。

十二年七月赠著作郎权皇太子太保皋前赠秘书监至是因子德舆相为立家庙复有是赠。

十三年正月赦书故尚父子仪赠太师晟赠太尉秀实及颜真卿杲卿张巡许远南霁■与一子官及出身有差。

十四年三月以抚州司马同正令狐通为右卫将军给事中崔植封诏上言通尝刺寿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奖用命宰臣谕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诏遂行。

七月帝御宣政殿册尊号礼毕大赦天下故尚父子仪赠太师晟赠太尉秀实及张巡许远南霁■颜真卿杲卿子孙各与官及出身是月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与一子七品正员官。

九月辛丑以魏博田弘正之兄相州刺史田融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东都留守。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中书门下及节度等使东都留守度支盐铁使京兆尹诸军使等赐一子官有差武德已来配飧及第一等功臣并张巡许远南霁■颜真卿杲卿等尚父子仪赠太师晟赠太尉秀实子孙中与一子官有差其中有才行堪在台省者量才叙用。

六月举勋贤之後堪任台省官者以大理正段文通为殿中侍御史渭南尉郭承嘏为监察御史前淮南营田副使颜■为水部员外郎长安县丞颜谔为大理正。又以宰臣韩弘祖望赠右仆射父海赠太师令狐楚祖崇豪赠吏部尚书父承简赠礼部尚书萧■免祖华赠太保父尝赠吏部尚书■文昌祖怀皎赠给事中父谔赠左仆射其祖母及母并加封赠。又封萧■免母韦氏岐国太夫人是月魏博节度使检校司徒兼侍中田弘正祖延恽赠吏部尚书父庭□赠右仆射淮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李夷简祖察言赠兵部尚书父自仙赠右仆射河东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祖有邻赠右仆射父淑赠太子太保幽州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刘总祖恽赠太师其祖母及母并加封爵赠是年■宁节度使李光颜来朝诏与一子正员四品尝参官长庆元年正月辛亥赦诏故尚父汾阳王及赠太师晟赠太尉秀实各与一子官八品颜真卿杲卿张巡许远南霁■各与一子出身武德以来功臣子孙量加奖用中书门下及节度使带平章事者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祖父母及父母并与赠官封父歿母存者与邑号已赠已封者更与追赠及邑号礼仪使大礼度支盐铁使京兆尹各与一子出身文武尝参官并致仕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及神策等诸军使父见存者量与致仕官母存者与邑号父母亡歿与赠官及邑号东都留守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神策金吾大军将军威远镇国军使各与一子出身四月以幽州刘总籍土地归闕授其弟约及男等一十一人官领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环卫者六人是月赠庐江县令崔婴甫吏部侍郎婴甫宰相植之父也。植出继伯父■甫及是以情上请故特追赠。

七年大赦制撰册文官中书侍郎平章事崔植与一子正员官。

四年八月以太仆寺主簿李宏为河南府兵曹掾获嘉令蒋禹■为伊阳令安史之乱宏祖↑登禹■祖清皆著名节故特制宠之。

敬宗即位初大赦诏元和已来两河节度使全家归闕者如张茂昭王承元程权刘总田宏正等五家各与一子正员官。

宝历元年正月以前右补阙魏猗为湖州司马猗文贞公徵之孙也。朝廷以忠贤之后宠为谏官猗病不克拜故有是命。

二年四月以姚元崇玄孙前京兆府富平县尉合为监察御史以宋■曾孙前太常寺大乐署令坚为京

兆府富平县尉。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敕诏今年正月十四日上皇太后尊号及朕受册进宝撰即位册文承旨宣制等官各与一子正员七品官是月平卢军节度使康至睦上言故莱州刺史李庭远当李师古节制东平之日庭远为属郡屡陈忠顺以沮奸凶繇是父子二人俱为师古所害其子刀子可举才十岁逐在海中至今犹在臣已署军职请兼授管内一官遂以淄州高苑县主簿命之。又诏泾原节度使李元一与一子五品正员官。

二年三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进封太原郡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处厚进封灵昌郡公裴度窦易直各请封爵回授一男。

六月以故中书令褚遂良五代孙虔为汝州临汝县尉内史狄仁杰曾孙前乡贡明经元封为怀州修武县尉故侍中宋璟曾孙渤为岳州沅江县尉故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元一曾孙侃为邓州向城县尉诏曰：褚遂良五代孙侃等朕详观列圣纪册祖宗盛业灿然在前其或道有污崇政有善否未始不系乎！当时辅弼尝因便殿言诸宰臣勉其不卑益协心推戴。且以去岁乙巳登应门敷大号俾畴贤相以访遗裔或才器擅价各列官业或血食不继宗祚方已芜如遂良之委笏面谏名垂史书仁杰之恢复庙社事形先觉宋璟之文吏骨梗便功参治平元一之守规画一时成（有裕）其胄仅存不绝如元一各授邑吏使其自试十月授故侍中魏徵四代孙可则邓州南阳县尉侍中魏知古曾孙处讷潭州湘乡县尉故左仆射裴曾孙行实虢州司功参军诏曰：武德已来辅相之臣以道致君以劳定国。若赠司空徵故侍中知古赠尉冕语其功次皆在第一清风馥祉宜及乎！後昆尔等乃其曾孙式叶搜奖俾奉贻谋之庆用覃延赏之恩各命以官勉思祖德。

三年五月沧州平庚寅加李元一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仍赐一子五品正员官并加实封三百户。

四年七月丙戌以故中书令萧瑀五代孙耽故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瑰四代孙翔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象先四代孙量并为释褐参军文学。

五年七月癸夕录国初功臣卫国公李靖等七家裔嗣命之以官。

九年十月以前同州长春宫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魏元一为右拾遗帝因读贞观政要思文贞公魏徵之德访其後得元一而不次用之。

开成元年正月故诏河朔节将以州县归国者有张茂昭田弘正程元振各与一子官子弟堪任使者委中书门下量加引用。又诏曰：刘总王承元元和中以河朔郡县归朝廷悉宜以新赦书张茂昭例赐一子正员官。

闰五月癸丑以前殿中监浑瑊岁为寿州刺史元一子也。宰相以元一扶危之勋诸子凋落赏延之道宜加优宠初以寿州为请帝曰：元一岁勋臣子，岂可牧人仲尼以为不如多与之邑今我念其先子女玉帛无爱焉使之鲜服美食可也。宰臣以元一岁常为郡有元一勤之名屡荐之故有是命。

三年四月以邓州南阳县尉魏元一可则为栌阳县尉时帝於阁内召起居舍人魏元一对问文贞之绩因访其族裔故有是命。又以博陵王崔玄暉曾孙前商州防御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郢为监察御史以平阳王敬晖曾孙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元膺为河南县丞以汉阳王张柬之玄孙前宜城县尉憬为寿安县尉以南阳王袁恕己曾孙乡贡进士德文为秘书省校书郎初御史中丞狄兼善帝前语及叔祖仁杰与五王协心不卑赞王室帝因问其后搜扬奖擢唯桓彦范之后访无其人。

五月戊辰以故棣州刺史栾元一男存固为郢州寿张县主簿大和初李同捷阻兵沧景元一不从其乱为同捷所囚举家遇害存固年少隐於吏家因得脱免至是录元一忠节故命以官。

十一月己未以前河东县尉长孙钧为河中府猗氏县令制云：朕每览国史见太尉无忌之事未尝不废卷咨叹遐想其人访其裔孙用申甄奖。

四年十月丙辰海州节度使刘约上言王锬之子故德州刺史王稷在任有善政郡人爱之为李全略所杀家无遗类有男叔泰年五岁郡人宋忠献潜收养之今已成长臣察知其事忠献已补军职叔泰送归其宗诏王锬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躯须录遗孤微申悯念王叔泰委吏部与九品官令主祭祀。

昭宗天祐元年大赦诏武德以来立功效节著在策书者并与搜访子孙继嗣量材叙用。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平汴州诏歿王事者如有子孙成立堪任使者并量材甄录。

二年八月壬午以检校户部尚书守邢州长史郭廷诲可检校右仆射守左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左卫将军同正郭廷信可简校右仆射守左骁卫大将军皆枢密使崇韬之子也。

朱友谦初仕梁为河东节度使庄宗诛汴孽自河中来朝以其子同州节度使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为

许州节度使诸子二千石者六七将校割符者五六恩宠之盛时无比隆。

明宗天成二年二月敕朕以握图御宇应运承祧副亿兆之欢心赖英雄之叶力虽畴庸之命已遍及於勋贤而延赏之恩宜更加於骨肉应诸道节度使男及亲嫡骨肉未_二恩命者特许上闻。

五月敕朕自恭承景运祗荷丕图念寰海生灵录勋贤骨肉承家莫尚於孝报国莫大於忠忠孝两全古今所重在朝文武臣僚并诸道节度刺史等有父母者宜遍加恩泽使天下之为人父者知感为人子者知恩竞扬家国之风显著君臣之道。

三年二月己丑敕准二年五月十二日敕中外臣僚及诸道节度使等有父母者并许加恩例凡居臣下尽抱公忠共为朝廷各荣家族具庆者继颂恩渥俾光晨耀昏既亡者宜泽泉扃以光封树应中外群臣诸道节度防御团练刺史等父母亡歿者并与追赠追封。

五月丁巳敕自家刑国内平外成天子立言备有关雎之乐春秋垂训非无石_口之封况夫尊於朝妻贵於室所宜从爵各显家肥朝臣及诸道节度使妻室未有称号者宜各加恩。

四年正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奏臣孙美年五岁默念何论孝经今於汴州叙解就试敕都尉之子太尉之孙能念儒书备彰家训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仍附今年春榜。

长兴元年二月郊祀毕下制曰：其朝臣及藩侯郡守等亡父母祖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_二恩命者与追赠及叙封。又以故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彦超男寿哥为雒州长史仍改名承祚彦超天成初为汴州都指挥使朱守殷将谋叛逆引彦超计事彦超不从为守殷所害及诛守殷帝念彦超能执节守义而延赏其子。

六月甲戌以魏徵八代孙韶为安定县主簿八月千牛副使检校刑部尚书夏光锐起复_二麾将军检校右仆射为泽州刺史光锐即故遂州节度使鲁奇之子也。朝廷念勋故有是命张希崇为汝州防御使母先为尼赐紫衣师号。

末帝清泰二年九月诏曰：安崇赞父有力於皇家著之青史。虽然得罪於先朝此日特行於延赏况频逢赦宥可继_二尝亦欲忠义之士知朕念勋之旨擢为上佐尔惟勉旃特授孟州司马崇赞故明宗朝枢密使重诲之子也。故有是命。

三年二月以太子正字夏光隐为国子太学博士故遂州节度使鲁奇之子以父歿於本州以死持董璋而毁族故有是命。

晋高祖天福二年二月敕曰：朕以爱膺宝历方启金行既风教之诞敷谅寰区之渐泰而繇股肱元辅藩郡重臣咸著大功同为至治虽列地显爵尽布新恩而追远奉先犹虚旧典宜示褒功之宠俾_口风树之悲自在朝文武百僚至见任刺史先代未封赠者据品秩与封赠已封赠三代者与加封赠。又在朝宰臣已下臣僚外任刺史已上母妻未叙封已叙封等朕以削平祸乱开创基扃渐成销偃之期永协兴隆之运亦繇左右元辅中外勋臣弼予一人宅是四海茂绩虽彰於王室覃恩未及於私门德盛母仪贵而因子礼优妇道荣必从夫宜加涣汗之恩显示封崇之典其未叙封者据品秩与叙封已叙封国号者与进封。

七月丁夕_口敕曰：朕闻王者怀於有仁所以享灵长之运赏延於世所以劝忠烈之臣唐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上柱国岐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赠太师谥曰：忠武李晟五代孙职以尔上祖西平王昔在德宗皇帝幸梁汴之岁而有保定大功中兴返正扶持社稷之力载诸史氏予嘉乃德日笃不忘宜升五代之孙裨陟六联之位光乃前烈焕乎！後昆可将仕郎耀州司户参军。

八月制曰：或无辜被害或徇节忘生既抱沉冤宜伸赠典应自张从宾作乱已来诸色员僚内有死於王事者并与追赠有子孙者量材叙录。

十月戊戌诏曰：恩隆加等故有明文道在恤孤宜弘异渥自去年出师已来诸军将校有歿於王事者其子孙并与量材叙录。

六年八月壬寅制应河东起义之初佐命及收复邺都汜水立功臣寮将校等其亡歿者更与追赠子孙已有职官者与迁改未有身名者与叙用。

少帝开运中以宰臣桑维翰长子坦为屯田员外郎次子垕为秘书郎维翰谓同列曰：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行之甚_二宣外议乃抗表固让不受寻改坦为大理司直垕为秘书省正字议者美之。

汉隐帝乾_二元年以宰臣杨_二子右赞善大夫廷侃为比部员外郎宰臣苏逢吉从兄前_二州团练推官晏为司门员外郎。

周太祖广顺二年三月补故控鹤指挥使郭超长男重均充左番殿直次男重友充右番殿直以父歿王事故也。

世宗显德三年十二月辛巳赠故开封府襄邑县令刘居方右补阙仍赐其男士衡北学究出身居方累宰大邑甚得抚字之要帝知之故特加赠典而复赏其子焉。

四年五月甲寅以江南伪命前寿州衙内都指挥使刘崇贇为检校太保怀州刺史崇贇故郢州节度使仁贇子也。以其父举寿阳来降故有是命。

卷一百三十二

帝王部·褒功

周官司勋掌六功之名数而制其褒赏之典繇三代而下乃有参豫缔构辅成大业扶奖王室佐佑生民处帷幄而运筹内申於毗赞执干戈而戡难外震於威灵至或矢谋尽规经物成务定策佐命而安宗社奉辞出塞而清戎羯勋烈并建威声载路，於是金石之赐车服之锡加以殊礼形於善颂乃至增其爵秩赏及胄裔推诏奖以温密著图绩之炳焕示慈於燕喜宥死於甲令陪葬於园寝配飨於大■称伐於铭篆饰终於赠谥皆所以显杨其丕绩懋观於来者使知夫为善之益而慕报德之盛焉。

周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於庙作贄之诗贄予也。言所以赐予善人也。

成王■刀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践犹履也。颁读为班度谓丈尺高卑广狭也。量为豆区斗斛箱筥所容受）七年致政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致政以王事归授之王功曰：勋事功曰：劳）是日封周公於曲阜地七百里革车千乘（曲阜鲁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鲁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十五积四十九开方之得七百里革车兵车也。兵车千乘戎国之赋也。诗鲁颂曰：王谓叔父建尔子俾侯於鲁大启尔宇为同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车千乘朱英绿■也。）命鲁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同之於周尊之也。鲁公谓伯禽）是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孟春建子之月之始郊月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车也。弧旒■所以张幅也。其衣曰：■天子之旒■画日月帝谓苍灵威曜也。吴天上帝鲁不祭）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义象山■郁尊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盞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h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褐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於太庙言广鲁於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大祭周公曰：太庙鲁公曰：世室群公称官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牺尊以沙羽为尽饰象骨饰之郁鬯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郁鬯以献也。瓚形如■容五升以大圭为柄是谓圭瓚■笱属也。以竹为之雕刻饰其直者也。爵君所进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为之饰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饰其口也。■完始有四足也。h为之距清庙同颁也。象谓周颁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礼》昧师掌教昧乐《诗》曰：以雅以南以■不僭广大也。）周公在丰（致政老归）将没欲葬成周（已所营作示终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毕（不敢臣周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子亳姑因告作以葬毕之义并及奄已定亳姑言迁之功成云：）

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此者王室所欲右周公之功）夫大尝■外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清庙颂文王之诗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乐也。朱干赤盾戚也。此武象之舞所执也。佾犹列也。大夏禹乐文舞也。执羽■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犹褒大也。易晋卦曰：康侯用锡马）子孙纂之至於今不废所以明周公德而。又以重其国也。（不废不废其此礼乐也。重犹尊也。）

平王元年命卫侯和为公（和武公也。）初犬戎杀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王命为

定王十三年晋士会帅师灭赤狄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代荀林父将中军。且加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

灵王十八年鲁襄公之十九年也。郑公孙蚕卒赴於晋大夫范宣子言於晋侯以其善於伐秦也。（襄十

四年晋伐秦子 二 乔见诸侯师而劝之济泾也。) 六月晋侯请於王王赐之大路使以行礼 (大路天子所赐车服 二 名以行葬礼传言大夫有功则赐服路)。

汉高祖五年项籍死帝置酒对众折随何曰：腐儒 (腐儒烂败言无所堪任) 为天下安用腐儒祖意欲褒赏随何恐群臣不服故对众折辱令其自数功劳也。) 随何跪进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於步卒数万骑五千也。然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帝曰：吾方图子之功 (图谋也。) 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是年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帝曰：通侯诸将 (旧曰：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通亦彻也。通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又其後改为列侯列者见序列也。) 毋敢隐朕 (朕曰：我古者上下共文咎繇与帝舜言称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独以为尊称汉遂因之而不改也。) 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姓高名起汉帝年纪高帝时有信平侯臣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帝事有臣陵臣起) 陛下 二 而侮人 (二 易也。读与慢同) 项羽仁而敬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 二 鬼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填与镇同镇安也。 二 鬼亦馈字) 连百万之众战必胜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我擒也。群臣悦服。

宣帝本始元年诏曰：夫褒有德赏有功古今之通义也。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勤劳国家守职秉义以安宗庙其益封万六百户次大将军光。

甘露二年单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 二 图画其人於麒麟阁 (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象於阁遂以为名。又曰：汉宫阁疏云：萧何造)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 二 侯韩增次曰：後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兴者言宣帝亦重兴汉室而霍光等并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属) 凡十一人。

成帝建始四年河决於馆陶河 二 是使者王延世使塞 (命其为使而塞河也。《华阳国志》云：延字长叔犍为资中人也。) 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 二 公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 二 是成帝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 二 是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 (以卒治河有劳虽执役日近皆得比繇戎六月也。著谓著於簿籍也。) 惟延世长於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後汉光武初景丹为偏将军号奉义侯从击王郎将儿宏等於南燕郎兵迎战汉军退 二 (续《汉书》曰：南燕贼足里上营得上彭车轻重数重也。) 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馀里死伤者纵横丹还光武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

建武四年渔阳太守彭宠反上谷太守耿况屡攻破之。

五年宠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禄大夫樊宏诏况曰：惟况功大不宜监察从事边郡塞苦不足久居其诣行在所赐甲第奉朝请封阳平侯五年建威大将军耿 二 攻张步於临淄张步复来攻 二 击破之後数日车驾至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 二 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 二 敌其功乃难於信也。

六年征西大将军冯异朝京师引见光武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後数引燕见定义图蜀留十馀日令异妻子随还西上。

八年征隗嚣征虏将军祭遵屯 二 公孙述遣兵救嚣诸将奔还遵独留不却诏曰：将军连年距难众兵即却复独案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粮食不豫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遗力遂缯千匹以赐吏士。

陈俊初为安集掾击铜马拜驍将军与五校战手接短兵追奔二十馀里斩将光武望而叹曰：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以俊为琅琊太守行大将军事俊将兵击董宪於赣榆（赣榆县名属东海郡）进破胸贼孙阳平之是年张步畔还琅琊俊追讨斩之帝美其诏俊得专征青徐（华峤《书》曰：赐俊〔尔土〕《书》曰：将军元勋大著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也。）得抚贫弱表有义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力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

明帝时窦宪既破北单于勒铭燕山乃班师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赐策许焉永平二年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爵土（西汉故事帝舅皆封）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鄯侯景汝阳侯瑰夏阳侯各六千户宪独不受封。

永平中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於南官台其外。又有王尝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其二十八将者太傅高密侯邓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大司马广平侯吴汉河南尹阜成侯王良左将军胶东侯贾复琅琊太守祝阿侯陈俊建威大将军好侯耿骠骑大将军参会侯杜茂执金吾雍奴侯恂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坚饯征西大将军夏阳侯冯异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建义大将军颍阳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骠骑大将军栌阳侯景丹右将军槐里侯万修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太常灵寿侯邳彤卫尉安成侯铫期骠骑将军昌成侯刘植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尝城门校尉尉陵侯臧宫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大司空安丰侯窦融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太傅宣德侯卓茂。

傅育为武威将军护校尉战死育初为临□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渚功冠诸军及在武威声闻於匈奴食禄数十年秩奉尽贍给知友妻不免操井曰帝下诏追褒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七百户。

魏太祖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後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附於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兖州皆叛惟范东河完在繇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後大军粮乏得东河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为佃牛输大收不增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設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後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歿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矣。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祗为不朽之事娄圭字子伯从太祖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太祖尝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

程昱尝从太祖征讨屡有功及中夏渐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

徐晃为平寇将军太祖还邳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於阳平备遣陈式等十馀营绝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贼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闻甚喜假晃节令曰：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计之善者也。

夏侯渊为行护军将军督朱灵等屯长安建安中抱罕宋建因凉州乱自号河西平汉王太祖使渊帅诸将讨建渊至围抱罕月馀拔之斩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渊别遣张□等平河关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诸□尽降陇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为乱逆三十馀年渊举灭之虎开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

文帝初凉州卢水胡反西河大扰诏以张既为凉州刺史既追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帝甚悦诏曰：卿逾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勤逾吉甫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忧矣。徙封西乡侯增邑三百并前四百户。

又诏朱灵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召功逾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以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俞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灵谢曰：高唐宿所愿，於是更封高唐。

明帝青龙元年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太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於太祖庙庭（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於功臣存则显其爵位没则祭於大故氏功臣祠於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动爵优著始终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於是等配飨）。

齐王正始四年七月诏祀故大司马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
□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後将军朱灵文
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韦典於太祖庙庭。

五年十一月癸夕□诏祀故尚书令荀攸於太祖庙庭六年十一月■祭太祖庙始祀佐命臣二十一人。

嘉平二年诸葛诞反骠骑将军王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诸葛诞既诛诏曰：昔孙臧
救赵直走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

郭淮为雍州刺史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三年诏曰：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
难功书玉册在关右三十馀年外征寇虏内绥民夷比岁以来摧破阬廖化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
进封阳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

高贵乡公时邓艾为安西将军大破姜维之众甘露元年诏曰：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
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於巴蜀武声扬於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
事进封邓侯分百户封子忠为亭侯。

陈留王景元三年诏祀故军祭酒郭嘉於太祖庙庭四年邓艾平蜀下诏曰：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
搴旗梟其鲸鯢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
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勋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二子亭侯
各食邑千户。

又诏锺会曰：会所向摧弊前无强敌緘制众城网罗进逸蜀之豪帅面■专归命谋无遗策举无废功凡
所降诛动以万计全胜独克有征无战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会为司徒进封县侯增益万户封二子亭侯邑
各千户。

晋武帝泰始二年王沉薨以佐命功武帝方欲委以万机既薨帝素服举哀赐密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
十万布百疋葬田一顷谥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勋诏曰：夫表扬往行所以崇贤垂训慎终纪远厚德兴教也。
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沉蹈礼居正直心清粹经纶坟典才识通治入历常伯纳言之位出■监收方
岳之任内著谋猷外宣威略建国设官首登公辅兼统中朝出纳大命实有翼亮佐世之勋其赠沉司空公以宠
灵既往使没而不朽。又前以翼勋之勋当受群臣之封而固辞恳至嘉其让德不夺其志可以郡公官属送葬。

咸宁元年诏论次功臣将配飨宗庙所司奏故太傅郑冲太尉荀彧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沉安
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十二人皆铭功太常配飨
清庙。

惠帝太安初议郎周□起义兵破妖贼张昌石冰等徐扬并平。又陈敏反於扬州以□为安丰太守四品
将军□称疾不行密遣使告镇东将军刘准令发兵临江已为内应与顾荣甘草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追获斩
之。又吴兴钱■会反□复率合乡里义众讨■会斩之传首建康□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帝嘉其勋以行建威
将军吴兴太守乌城县侯帝以□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羨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
其功焉怀帝末顾荣卒帝临丧尽哀欲赠荣依齐王功臣格吴郡内使殷佑上笺论荣之功曰：昔贼臣陈敏凭
宠籍权■滔天作乱兄弟姻娅盘固州郡威逼士庶以为臣仆于时贤愚计无所出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
伯顾荣经德体道谋猷宏远忠贞之节在困弥厉岷艰难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发愤↑亢忤密结腹心
同谋致讨信著群士名冠东夏德声所振莫不响应荷戈骏奔其会如林荣乃躬当矢石为众率先忠义奋发忘
家为国历年逋寇一朝士分兵不血刃荡平六州勋茂上代义彰天下伏闻论功依故大司马齐王格不在帷幕
密谋参议之例下附州征野战之比不得进爵拓土赐拜子弟遐迩同叹江表失望齐王亲则近属为方岳仗节
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国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称兵弥时役连天下元功虽建所丧亦多荣众无一旅任非藩翰
孤绝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殉国官无一金之费人无终朝之劳元恶既殄高尚成功封闭仓廩以俟大
军故国安物阜以义成俗今日霸图事举未必不繇此而隆也。方之於齐强弱不同优劣亦异至於齐府参佐
扶义助强非创谋之主皆赐班受瑞或公或侯荣首建密谋为方面盟主功高元帅赏卑下佐上经国纪功之班
下孤忠义授命之士夫孝积幽明王教所崇况。若荣者济难宁国应天先事历观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报
如此者也。繇是赠荣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元。

愍帝初为秦王索■立王为皇太子及即尊位■迁侍中大仆以首迎大驾■■坛受玺之功封弋居伯寻

诏曰：朕昔遇厄运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旧京幸宗庙宠灵百辟宣力得从藩卫 二 乎！群公之上社稷之不隳实公是赖宜替百揆傅弼朕躬其授卫将军领太尉位特进军国之事悉以闻之。

明帝时纪瞻为领军将军王敦之乱帝使谓 二 詹曰：卿虽病但为朕卧护六军贼平复自表还家帝不许固辞不起诏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屡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诚朕深明此屯操重高其志今听所执其以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案旧典遣使就拜止家属为府瞻既卒後朝廷论王含功追封华荣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成帝时温峤薨帝下册《书》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绪光阐大道化洽时雍至乃狂狡 二 晋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鉴特达识心经远惧皇纲之不维忿凶寇之纵暴唱率群后五州响应首启戎行元恶受馘王室危而复安三光幽而复明功格宇宙勋著八表方赖大猷以拯区夏天不 二 遗早世薨殂朕用痛悼於厥心夫褒德铭勋先王之明典今追赠公侍中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馀如故赐钱百万布千疋谥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於豫章後朝廷追勋德特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将军峤忠诚著於圣世勋义感於人神非臣笔墨所能称陈临卒之际与臣书别臣藏之篋笥时时省视每一思述未尝不中夜抚膺临饭酸噎人之云：亡峤实当之谨写峤书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伤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黄泉追恨国耻臣戮力救济艰难使亡而有知抱恨结草岂乐今日劳费之事愿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峤棺柩无风波之危魂灵安於后土诏从之後峤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载丧还都诏葬建平陵北并赠峤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绶。

郗鉴为太尉薨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赠赙一依温峤故事册曰：惟公道德冲邃体识弘远忠亮雅正行为世表历位内外勋庸弥著乃者约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赖公以宁功侔古烈勋迈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时艰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悼于厥心夫爵以显德谥以表行所以崇明轨迹丕扬徽邵今赠太宰谥曰：文成祀以太牢魂而有知嘉兹荣宠。

魏咏之字长道早与刘裕游款及桓玄篡位协替义谋玄败授建威将军豫州刺史桓歆寇历阳咏之率众击走之玄熙初进吴国内史卒于官诏曰：咏之器宇弘劭识局贞隐同奖之诚实铭王府敷绩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陨丧惻怆于心可赠太常加散骑常侍其後录其替义之功追封江陵县公食邑二千五百户。

後魏道武初尉古真从帝在贺兰部为贺染于所执伤一目古真弟诺少侍帝以忠谨著称从围守山诺先登伤一目帝叹曰：诺兄弟并毁其目以建功效诚可嘉也。宠待遂隆除平东将军赐爵安乐子。

于栗 二 为冠军将军从帝伐中山及赵魏平定帝置酒高谓栗 二 曰：卿即吾之黥彭大赐金帛。

明元在东宫王稚儿给事帐下元绍之逆帝还宫社稷获 二 稚儿有功焉即位拜散骑常侍诏曰：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於当世扬名於後代也。散骑常侍王稚儿车路头等服勤左右十有馀年忠谨恭肃久而弥至未尝须臾之顷有废替之心及至艰难人皆易志而稚儿等授命不移贞操逾息虽汉之樊灌魏之许典无以加焉勤而不赏何以奖劝将来为臣之节其赐稚儿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永兴五年卒赠太尉建平王赐温明秘器载以 二 二 京车使殿中卫士为之导从帝亲临哀恻者四焉。

叔孙俊道武时为猎郎帝即位与元磨浑等拾遗左右及朱挺王悦将为大逆俊觉悦遂杀之帝以俊前後功重军国大计一以委之泰常元年卒帝甚痛悼之亲临哀恻朝野无不追惜赠侍中司空安城王赐温明秘器载以 二 二 京车卫士导从陪葬金陵于後有大功及宠幸贵臣薨赠赙送终礼皆依俊故事无得逾之者。

太武时伊 二 为振威将军帝之将讨凉州也。议者咸谏唯司徒崔浩劝帝决行群臣出後 二 言於帝曰：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宜从浩言帝善之既克凉州帝大会於姑臧谓群臣曰：崔公智计有馀吾亦不复奇之 二 弓马之士而所见能与崔同此深可奇顾谓浩曰： 二 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曰：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帝曰：诚如公言（又浩为太常卿时议击蠕蠕浩策成策略太武幸其第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赏谋之功也。帝诏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食酒於前帝指浩浩以示之曰：汝曾视此人 二 纤懦弱手不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兵甲朕始时虽存征讨之意而志虑不自决前後克捷皆此人导吾令此耳）。

豆代田为勇武将军从帝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帝以定妻赐之诏斤膝行受酒於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

来大千为征北大将军时吐京胡反以大千为都将讨平之大千在吐京卒丧还停於平城南帝而问之左右以对帝悼叹者良久诏曰：大千忠勇尽节功在可嘉今听其丧入殡城内赠司空谥曰：庄公子兵颓袭爵。

奚乌侯以功进爵夷馮公出为虎牢镇将兴光中卒诏丧礼依其伯父尝农王斤故事陪葬金陵。

献文时慕容白曜为征南大将军攻宋无盐等戍旬之内频拔四城威震齐主帝嘉焉诏曰：卿总率戎旅讨除不宾霜戈所向无不摧靡旬日之内克拔四城韩白之功何以加此虽斗城戎将房崇吉守迷不顺危亡已形溃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务存长辔不必穷兵极武以为劳顿。

尉元为镇南大将军宋沈攸之吴↑喜公领卒数万从沂清而进元遣孔伯恭大破贼军拜元都北兖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帝诏元曰：贼将沈攸之吴↑喜公驱率蚁众进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奋发水陆邀绝应时摧殄自淮以北廓然清定皆是元帅经略将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之今方欲清荡吴会悬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势进止善加量度动静以闻。

孝文以长孙嵩在太武时为太尉北平王薨帝追录先朝功臣以嵩配飨庙庭。

又以穆崇自太祖为魏王拜崇征虏将军从平中原及薨命崇立祀子孙世奉焉太和中追录功臣以崇配飨崇之孙真尚长城公主卒谥曰：宣帝追思崇勋令著作郎韩显宗与真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

崔玄伯为周兵将军疾卒後帝追录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飨庙庭。

陆丽在文成时以辅立功迁司徒公为乙浑所害献文甚惜之谥曰：简王陪葬金陵帝追录先朝功臣以丽配飨庙庭。

薛真度自帝迁雒每献计於帝劝先取樊邓後攻南阳故为帝所赏赐帛一百疋。又加持节正号冠军改封临晋县开国公食邑三百户诏曰：献忠尽心人臣令节标善之赏有国徽范故一言可以兴邦片辞可以丧国得无远录前谋以褒厥善真度，爰自迁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讫常所与闻知无不言颇见采纳及六师南迈朕欲超捷新野群情皆异真度独与朕同抚宁蛮夷实有勤绩可增邑二百户转征虏将军豫州刺史。

李崇文成元皇后兄之子也。帝南讨昏扬灵珍遣弟婆罗与子双领骑万馀袭破武兴诏崇都督陇右诸军讨之崇大破之斩婆罗灵珍走奔汉中帝在南阳览表大悦曰：使朕无西顾之忧者李崇之功也。以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本军将军梁州刺史帝手诏曰：今洮陇克清镇捍以德尔之威惠既宣实为远寄故敕授梁州用宁边服便可善思经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

任城康王孙嵩为武卫将军从帝伐齐斩获万计勇冠三军帝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有大福德文武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赉帛一千五百匹。

高闾为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及帝车驾至邺帝频幸其州馆诏曰：闾昔在中禁有定礼正乐之勋作藩於州有廉清公之美自大军停軫庶事咸丰可谓国之老成善始令终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赐帛五百疋粟一千斛马一疋衣一袭以褒厥勤。

韩显宗自帝南伐为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事次赭阳南齐成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授等并引齐人来击军营显宗亲率拒战遂斩法授首显宗至新野帝诏曰：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不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疋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晒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鬼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纒虚张公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土须赭阳平定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谏议参军。

宣武以王肃自南齐来归孝文时为将相有大功及薨於寿春帝为举哀诏曰：肃奄至不救痛惋兼怀可遣中书侍郎贾思伯兼通直散骑常侍抚慰厥孤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丧护事务令优厚。又诏曰：死生动静卑高有域胜达所居存亡崇显故杜预之歿窆於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顾瞻斯所诚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诚义结於二世英会符於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赠侍中司空。

邢峦为安东将军大破梁兵帝赐峦玺《书》曰：知大戡鬼虜威振贼庭淮外雾披徐方盖卷王略远恢混一维始公私庆泰何快如之贼衍此举实为倾国比者宿豫陷歿淮阳婴城凶狡舟张规抗王旅将军忠规协著火烈霜摧雷动岱阳风扫沂峰遂令逋诛之寇一朝歼夷元鲸大愆千里折首殊勋茂捷自古莫二但扬区未安馀烬宜荡乘胜犄角势不可迟便可率厉三军因时经略申威东南清彼江介忘此疲劳用图永逸进退规度委之高。

後周太祖河桥之战马中流矢坠地都督李穆以马授帝遂得俱免擢授武卫将军加大都督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进爵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户前後赏赐不可胜计久之帝美其忠节乃叹曰：人之所贵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轻身命之重济孤於难虽复加之以爵位赏之玉帛未足为报也。乃特赐铁券恕以十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帝以驄马其後中厩有此色马者悉以赐之穆为并州总管长子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进爵为公帝令功忠世子并与略阳公游处於时辈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异域珍奇无不班锡低授小武伯进爵安乐郡公。

高琳为卫将军从擒莫多娄贷文仍战河桥琳先驱奋击勇冠诸军帝嘉之谓之曰：公即我之韩白也。

赫连达字朔周盛乐人勃勃之後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杜氏初从贺拔岳西征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达驰请帝引军平悦帝谓诸军曰：当清水公（清水公即贺拔岳也。）遇祸之时君等性命悬於贼手虽欲来其路无从杜朔周冒万死之难远来见及遂得共尽忠节同雪讎耻虽藉众人之力实赖杜子之功劳而不赏何以劝善乃赐马二十匹。

宇文贵为大将军破支羌於粟坂帝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纪其绩。

赵昶自以被拔擢居将帅之任倾心下士虏获氏□抚而使之皆为昶尽力帝曰：不烦国家士马而能威服氏□者赵昶有之矣。

明帝武成二年十二月辛巳以功臣琅琊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飨太祖庙庭。

武帝以韦孝宽立勋玉壁遂於玉壁置勋州刺史。又以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後帝东伐过观御敌之所深叹美之移时乃去。

宇文庆深沉有器局属文州民夷相聚为乱庆应募从征贼保岩谷征路悬绝庆以马而进袭破之以功授都督从帝拔晋州及破高纬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擒高楷功并居最帝诏曰：庆勋庸早著英望华远出内之绩简在朕心戎车自西俱总行阵东夏荡定实有茂功高位縟礼宜崇荣册，於是进位大将军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户。

卷一百三十三

帝王部·褒功第二

隋高祖受禅周法尚为巴州刺史破三亚叛蛮於铁山复从柱国王谊击走陈寇迁衡州总管四州诸军事改封谯郡公邑三千户後帝幸雒阳召之及引见赐金钿酒锺一双采五百良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给鼓吹一部法尚固辞帝曰：公有大功於国特给鼓吹者欲令公卿闻知朕之宠公也。固与之。

宇文忻从韦孝宽平尉迟迥帝顾谓忻曰：尉迟迥倾山东之众连百万之师公举无遗策战无全阵诚天下之英杰也。进封英国公增邑三千户。

贺娄子初为後周秦州刺史及尉迟迥作乱子与宇文从录韦孝宽讨之遇贼围怀州子述等击破之帝乃大悦手《书》曰：逆贼尉迟迥敢遣蚁众作寇怀州公受命诛讨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己等并德惟神降材与运生道叶台岳名书说纬寅亮帝载勤劳王家参复禹之嘉谋奉唐之景命惟徂谢易久而勋烈益彰抚彝鼎以念功想常而增感緬遵故实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庙登於明堂克申从祀之仪式茂畴庸之典并可配飨中宗孝和皇帝庙庭十年十一月丙申朔方郡节度使兵部尚书信安郡王破突厥凯旋引将士等见帝置酒享之敕曰：总戎朔陲经略万里赋军籍车精卒锐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练而鬼虜背诞偏师致诛谋。若有神取如俯拾虽庙略之云：远亦将士之力焉威武载扬顽自慑穷寇覆巢以奔北群师掉鞅而来归因其凯旋聊加宴乐各宜坐饮相与尽欢。

十二年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王君破土蕃来献戎捷帝置酒於内殿享之谓曰：卿能振国威恢边破敌诚节既著俘获。又多畴庸策勋已有处分卿及将士等并宜饮宴兼有赐物各宜领取。

韩擒虎平金陵执陈後主叔宝时贺。若弼亦有功帝下诏於晋王曰：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忻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赐物万。又下优诏於擒虎弼曰：申国威於万里宣朝化於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之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业光於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

贺。若弼字辅伯平陈之役为行军总管晋王以弼先期决战违军命，於是弼属吏帝驿召之及见迎劳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赐物八千■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邑三千户加以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采二千■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

王韶字子相伐陈为元帅府司马及克金陵帝谓公卿曰：晋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静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进位柱国赐奴婢三百口绵绢五千■。

达奚长儒为上大将军破突厥沙钵略可汗帝下诏曰：突厥猖狂辄犯边塞敌骑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返锋刃之余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诚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言念勋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国馀勋回授一子。

李安为杨素司马仍领行军总管袭破陈师帝嘉之诏书劳曰：陈贼之意自言水战为长险隘之间弥谓官军所惮开府亲将所部夜荡舟师摧破贼徒生擒虏众益官军之气破贼人之胆副朕所委任以勋进位上大将军除郢州刺史。

元谐为行军元帅讨吐谷浑名王公侯来降帝大悦下诏曰：褒善畴庸有闻前载元谐识用明达神情警悟文规武略誉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场深谋大节实简朕心加礼延世宜隆赏典可柱国别封一子县公谐拜宁州刺史。

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尉冲既在南宁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诣府参谒帝大悦下诏褒扬之豆卢毓为汉王谅府主簿谅作乱毓苦谏不从见害谅平帝下诏曰：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希终抑惟令典毓深识大义不顾姻亲出於万死首建奇策去逆归顺殉义亡身追加荣命宜优常礼可赠大将军封正义县公赐帛二千疋谥曰：愍。

卫玄与代王留守京师会王玄感围逼东都玄率步骑七万援之苦战贼稍却既而玄感西遁玄遣斛斯万善监门直阁庞玉追之及於阌乡与宇文述等合击破之车驾至高阳徵诣行在所帝劳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无西顾之忧仍下诏曰：近者妖氛充斥扰动关河文■■率励义勇应机响赴表里奋击摧破凶■■鬼宜■■荣命式弘赏典可右光禄大夫赐以良田甲第资物钜万。

樊子盖为东都留守杨玄感作逆来逼王城尽锐攻城不能克车驾至高阳追诣行在所既而引见高祖逆劳之曰：昔高祖留萧何於关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盖谢曰：臣任重器小宁可窃譬两贤但以陛下威灵小盗不足除耳进位光禄大夫封子盖建安侯尚书如故赐缣二千匹女乐五十人子盖固让优诏不许後车驾还东都帝谓子盖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折■■进爵宜有令谟是日下诏进爵为济公言其功济天下特为立名无此郡国也。赐缣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与苏威宇文述陪宴积翠亭帝亲以金杯属子盖酒曰：良■■嘉谋，俟公後动。即以此杯赐公用为永年之端，并绮罗百匹。

麦铁杖为右屯卫大将军，辽东之役，与贼战死。帝为流涕，购得其尸，下诏曰：铁杖志气骁果，宿著勋庸。陪麾问罪，先登陷阵。节高义烈，身殒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赖殊荣，用彰■■希往。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子孟才嗣寻授光禄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议大夫，赐赠钜万。赐■■京车，给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败将宇文述等百余人皆执缚，王公已下送至郊外。

杨恭仁，大业初转吏部侍郎。杨玄感作乱，帝诏恭仁率兵经略，与玄感战於破陵，大败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又与屈突通等追讨，获之军旋。帝召入殿内，谓曰：我闻破陵之阵，唯卿力战功最比虽知卿奉。

法清慎都不知勇决如此也。纳言苏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虚也。

张须■■，大业中为齐郡丞。贼帅王簿聚结数万人，寇掠郡境，须■■击破之，露布以闻。帝大悦，优诏褒扬，使者图其形容而奏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尚书令秦王世民尚书右仆射寂或契合元谋或同心运始并陷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特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犯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裴寂刘文静如恕二死长孙顺德刘孔基赵文恪窦琮刘政会刘世龙殷开山柴绍唐俭武士■■张平高许世绪李思行李

高迁并怨一死。

李袭誉少通敏有识度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多盗贼阴师遣袭誉募山南士马以援京师袭誉既至汉中会帝已定长安遣使授袭誉蜀汉道招慰大使仍令承制封拜袭誉率汉川之众西指成都属 二 纶为益州总管代袭誉招抚袭誉乃入拜右光禄大夫太府少卿帝嘉其功命为三从侄诏曰：安康郡王袭誉我之同姓 二 瓜别枝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袭誉部率宗人协同义举立功巴蜀诚节开基宜有褒荣用超阶序特听合谱宗正恩礼之差同诸服属。

刘瞻为涪州刺史时刘武周连年为寇邻城多陷贼数攻之辄为瞻所败帝下书劳之曰：涪州之全卿之力也。功绩垂成念自勸励富贵之事非卿而谁。

马三宝本柴绍家僮奉平阳公主遁於司竹及义兵济河三宝以众数万诣军後领平道军将尝从幸司竹帝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处邪卫青大不恶。

太宗贞观初代州行军总管李靖抚纳降附突厥颉利可汗归款太宗尝谓之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经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也。（武德九年八月帝初即位突厥入寇至渭水帝与颉利盟於便桥厥引兵而退）。

五年李子和从太宗平刘黑闼陷阵有功赐姓李氏拜右武卫将军。

七年右武卫将军张士贵破反獠而还帝劳之曰：闻公亲蒙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睹其实於公方见之矣。

十二年四月左武卫大将军秦叔宝卒赠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于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

十三年特进杨恭仁卒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孝。

十四年诏淮安王神通与河间王孝恭赠陕州大行台右仆射郟节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配飨高祖庙庭。

十六年宇文士及卒初士及为右卫大将军寻录其功别封一子为新城县公在职七年复为殿中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及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

十七年二月戊申诏曰：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於钟鼎。又图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 二 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司空杨州都督河间王孝恭故司空莱文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文贞公徵司空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申国公士玄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 二 故辅国大将军会国公弘基故尚书左仆射蒋忠公通故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郟节公开山故荆州都督谯襄公绍故荆州都督鄧襄公顺德雒州都督郟国公张亮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故左骁卫大将军剡襄公张谨左领军卢国公程知节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李 二 故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等材惟栋 二 梁谋猷经远纲纪帷帐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得范光炜隐犯同致忠说日闻或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或受 二 庙堂辟土方面重氛载朗王略遐宣并契阔屯夷劬劳师旅于景业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绩嘉庸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笼 二 缚固以瞻伊吕而连衡迈周召而长鹜者矣。宜酌故实弘兹令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之怀无谢於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後昆。

二十年八月丁亥诏曰：周室姬公陪于毕陌汉庭萧相附彼高园宠锡坟莹闻诸上代从窆陵邑信有旧章盖以懿戚宗亲类本同之枝 二 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哀荣之义实隆始终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境取地仍即标志 二 二 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文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允。

丘行恭为光禄大夫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虽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後众皆披靡莫敢当锋所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 二 是与诸骑相失唯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行恭然後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门前。

郭孝恪武德中为宋州刺史令与徐 二 经营武牢已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其後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尽计穷悬首面 二 专翹足可待建德远来助虐粮运阻绝此

是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帝然其计及破建德平世充帝于雒阳置酒高会谓诸将曰：郭孝恪谋禽建德之业王长光龙门下米之功皆出诸人之右也。

长孙无忌为司空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乃作威凤赋以赐焉。又尝谓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权威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河间王孝恭自隋大业未群凶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惟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及卒太宗素服举哀哭之甚恻赠司空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元配享高祖庙庭。

杨弘礼为兵部侍郎专典兵机之务太宗征辽弘礼入参谋议出则统众攻城驻蹕之阵领马步二十四军出其不意以击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上见弘礼所统之众人皆尽力杀获居多甚壮之谓许敬宗等曰：越公儿郎故有家风矣。高宗嗣位诏与长孙无忌配飨太宗庙庭。

李_二为司空初贞观中太宗以_二勋庸特著尝图其像于凌烟阁至是高宗。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_二尝侍从坠马帝亲问以所乘马赐之_二寝疾诏以_二弟晋州刺史弼为司卫正卿使得视疾寻薨帝为之举哀辍视朝七日谥曰：贞武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杨_二摄司员正卿监护及葬帝幸未央故城登楼临送望柳车恻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恻悲感左右诏百官送至故城西所筑二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得_二山以旌破突厥薛延_二之功。

显庆三年十二月鄂国公尉迟敬德卒许敬宗奏请加赠帝曰：敬德功业谁之侔也。对曰：武德末年二凶构乱经纶中兴之业能致宗庙之安有敬德功当第一太尉无忌曰：敬德早从征伐勋庸茂著贞观之初特效殊绩比诸将帅超越等伦李靖南定荆吴北平突厥外内之事虽别论其勋效实宜相准帝以为然为之举哀废朝三日令京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赴哭册赠司徒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仪凤中司列少常伯安抚大食使裴行俭擒伪可汗都之及李_二还帝赐宴谓行俭曰：卿文武兼资今都授卿二职即日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襄州刺史汉阳郡王张柬之抗表请辞王位帝不许因下《书》曰：卿履谨尚逊忌盈戒满词旨勤勤请谢王位然悬爵所以劝善申至公也。裂土所以酬庸非徇私也。故汉德之盛异姓而王者八人魏祚之隆同功而邑者千户今卿列爵之贵未越于汉图食邑之丰才半于魏制而远形简牍一何甚也。朕承三代之丕业荷七庙之威灵惟唐据[C051]祧之尊于周保元良之重至於复予休命配天大业虽历数有归亦_二哥所继然狐鼠不掘终貽城社之忧顽凶未夷实负朝廷之惧卿诚亮白日忠励秋霜怀直道以立身固一心而徇国自三凶构患潜图不轨恶迹初彰_二萌始露卿之大节义在不会烈士之首期于必碎及难作官禁祸生肘腋卿上衔天命外发兵符行正夕_二之戮既于两观磔蚩尤之尸俄成四蒙曾不延略郁成大功分壤锡_二固其宜矣。行当勉以自爱享此眉寿乘几杖之荣极乡园之乐崇让小节念勿为也。

睿宗初即位下诏曰：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许国公苏瑰自周旋近密损益枢机谟猷有成弼替无忌顷者遗恩顾_二先意昭明奸回动摇内外危逼独申说议实挫邪谋况藩邸寮属念殷惟旧无德不报抑惟令典可尚书左仆射。

景_二二年冬十月甲辰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降玺《书》曰：顷者王室不造中宗厌代内戚专擅国将顷社稷几迁龟鼎朕与王公皆将及于祸难卿见危思奋在变能通翊替储君叶和义士殄歼元恶流放凶徒我国家之复存_二兹是赖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钧轴昨卿以茅土然征赋未广宠锡犹轻昔西汉行封更择多户东京朕赏复增大邑故加赐卿实封二百户兼旧七百户使夫高岸为谷长河如带子子孙孙与国无绝。又以卿忘躯徇难宜有恩荣故特免十死并书诸金铁俾传之後卿其保兹功业永作国祚可不美哉！

太极元年四月诏曰：朕闻御宸极握灵图为天下之尊居域中之大者上以奉宗庙下以育黎元迹宜彰于简编事须闻于朝野朕高宗少子特蒙慈爱顾复之至礼绝诸王运属上仙遭家难未嗣历中宗出藩大圣天后临朝以权立朕为嗣朕自惟虚薄固让中宗诚愿上从用宁社稷比居藩邸深嘉清闲不意景龙之间先帝暴弃天下凶族潜计谋覆邦家高祖之业几坠于地皇太子隆基忠孝天感仗义行诛一夕之间戡定祸难朕当宿夕初不闻知及见事平。且悲。且慰方与四海同奉嗣君子温王幼冲频属艰疚因发警悸日夜啼号因以先圣立朕为太弟之意令镇国太平公主谏议大夫薛稷等奉承先旨朕固诚请至于再三乃使中书舍人苏_二奉表陈乞襄王便不肯视事避于别宫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隆基镇国太平公主成器范业薛稷刘幽求麻嗣

宗等以为宗庙不可无主万机不可暂旷。且从人望因定策禁中朕。又固辞金谋卿士得萧至忠崔_二韦嗣立赵彦昭麻嗣宗薛徽郑万均唐_二等同词劝进以为幼主之心既不可夺先圣之旨固不可违事不获已乃顺众望要盟之言其文犹在朕纂承洪业于今三年谓宗庙郊天大礼斯备永惟所以获奉宗_二临兆人者盖非朕之本心实乃镇国太平长公主皇太子诸王郡公之意也。虽_二之诚四海同望然因此致力在此数人已依西汉旧章各酬其德董狐执笔阙而未书宜敕左右编于史册。

玄宗先天元年封魏知古为梁国公初窦怀贞等将谋逆也。知古独密奏其事及怀贞诛赐实封二百户物五百段仍以前赏犹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七月已前屡申启沃每竭忠诚奸臣有谋先奏其兆事君之忠良可嘉叹可更赐实封一百户。

开元二年六月丁夕_口北庭大都护_二海军使阿史那献泉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孥及胡落五万余帐内属帝降书谓献曰：十姓部落比多款附蕞尔都担敢为背诞以卿忠果令其讨伐遂斩首丧元并儿及妻兼复胡禄屋闾啜等五万余帐壶浆塞陌襁负而来自非信著远蕃何以翕然至此边陲宁谧_△卿是赖虽郑吉之护南道班超之临西域无以过焉言念勤劳岂忘鉴寐。

是年。又诏曰：畴庸赏善百王攸先追远_二希终千载同德故尚书左丞相太子少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许国文贞公苏瑰履正体道方外直内悉心奉上卑身率礼叶替帷幄三朝有盐梅之任燮谐台衮九命为社稷之臣先朝晏驾_二起宫掖国擅称制之奸人怀缀旒之惧凶威孔炽宗祀几倾顾命遗恩太皇辅政逆臣刊削韦氏临朝遂能首发昌言_二品然正色列诸视听暴于朝野松_二贾已远风烈犹存缅怀诚节良深歎叹可赐实封一百户（至四年命与徐国公幽求享睿宗庙庭）。

三年二月郭处_二为北庭都护累破吐蕃及突厥默啜斩获不可胜计以其俘来献玄宗置酒劳之及将士等并赐帛手诏谓曰：默啜残凶屈强边徼吐蕃小_二鬼孤负圣恩我国家豫在怀柔未遑吊伐而乃敢肆蜂虿屡犯疆陲处_二心蕴六奇折冲千里追奔迈於三搜受降逾於万计建功。若此朕实嘉之。

六年六月丁亥诏曰：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祭于大_二司勋诏之允所谓畴庸纪劳颂赏旌善藏于天府享于庙庭臣哉！邻哉！其道光也。故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许文贞公瑰闲邪存诚允迪厥德故尚书右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徐国公幽求闻义尽节克茂乃勋并仪刑群后左右厥辟直道罔缺危言孔臧景_二末年邦国多难恺悌君子服劳王家或亲受顾_二以安刘氏或潜图翼替愿奉唐侯绩乃旧服协于先契弘济弼亮厥猷茂焉俾台小子嗣守文武之业获奉宗庙之灵实资元辅是_二未命兹予大享於先王尔祖其从祀以配我有唐之休烈并可配享睿宗大圣真皇帝庙庭。又诏曰：皇舆肇建必有辅佐之臣天步艰难爰仗经纶之业故侍中谯国公桓彦范故侍中平阳郡公敬暉故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汉阳郡公张柬之故特进博陵文贞公崔玄_二故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己等并德惟神降材与运生道叶台岳名书护纬寅亮帝载勤劳王家参复禹之嘉谋奉_二唐之景命虽徂谢已久而勋烈益彰抚彝鼎以念功想_二常而增感緬遵故实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庙登于明堂克申从祀之仪式茂畴庸之典并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庙庭。

十年十一月丙申朔方军节度大使兵部尚书信安郡王_口破突厥凯旋引将士等见帝置酒享之敕曰：_口_二总戎朔陲经略万里赋军籍马精卒锐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练而_二鬼虜背诞偏师致诛谋。若有神取如俯拾虽庙略之云：远亦将士之力焉威武载扬顽凶。且憊穷寇覆巢以奔北群师掉鞅而来归因其凯旋聊加宴乐各宜坐饮相与尽欢。

十二年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王君_口破吐蕃来献戎捷帝置酒于内殿享之谓曰：卿能振国威恢边破。敌诚节既著俘获。又多畴庸策勋已有处分卿及将。

士等并宜饮燕兼有赐物各宜领取。

十七年三月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张守_二沙州刺史贾顺文大破吐蕃帝降书谓守_二曰：吐蕃小寇干我边鄙频经丧_下竟不悛恧卿等早怀勇烈久司戎旅各效忠诚暗申计略远闻决胜加慰良深守_二及思顺并宜赐紫其立功人叙录具状奏闻必要据实勿使逾滥今内出绯紫袍卿等领取量功分赏其被伤人仍给医药使得安全阵亡人具名录奏当加优赠天宝六载正月南郊礼毕诏太庙配享功臣高祖太室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辅刘仁轨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同皎文武之道既惟并用宗敬之仪不可独阙。

肃宗至德二年十月《郭子》仪既复东都加司徒封代国公实封一千户寻来朝兵仗迎于灞上帝见之

曰：虽吾家国实卿再造之子仪顿首谢恩加中书令。

乾元二年二月丁未《郭子》仪破逆贼执其将车昂献俘于朝徇于东西两市而斩之御制《郭子》仪李光弼苗晋卿李麟李辅国考词。

代宗宝应元年五月丁酉诏文武官应在凌霄门内谒见者并飞龙射生等并宜加宝应功臣七月乙巳射生使李惟诜药子昂军使彭体盈张知节并赐名宝应功臣八月壬戌殿中少监专知尚食李恕宜赐为宝应功臣。

二年七月上尊号大赦河北副元帅怀恩河东副元帅光弼幽州节度怀仙李抱玉郭英_辛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鱼朝恩程元振仆固_口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跋澄泌高晖卢钦文成惟良曹楚玉等各赐铁券以名太庙尽画像於凌烟之阁并寇难已来将相勋业多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

唐德元年吐蕃陷京师乘舆东幸《郭子》仪至吐蕃乃退代宗还京师见子仪曰：用卿不早遂及，於是乃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德宗建中元年十二月丁酉令详定国初已来将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者为二等_辛总一百八十七人武德已来宰相以房玄龄杜如晦萧_辛高士魏徵王_辛戴胄岑文本马周刘洎褚遂良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韩瑗来济张文_辛郝处俊李义琰裴炎苏良嗣狄仁杰娄师德王方庆王及善魏元忠姚崇朱敬则苏瑰宋_辛魏知古陆象先苏_辛张嘉贞李元_辛韩休张九龄三十七人为上等窦威陈叔达等四十人为次等功臣以裴寂刘文静长孙无忌河间孝王恭李_辛尉迟敬德屈突通殷开山刘弘长孙顺德唐俭柴绍_辛志玄刘政会张公瑾程知节秦叔宝虞世南李杰张柬之崔玄_辛桓彦范袁恕己张仁愿敬晖刘幽求崔日用郭元振张说王琚王俊三十四人为上等淮安王神通等五十人为次等至德已来将相既歿者以裴冕房_口杜鸿渐李嗣业刘正臣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许远卢奕南霁_辛十一人为上等李光弼等十五人为次等。

二年十二月诏曰：忠臣之事君也。愿隳家以奉国良将之养士也。或均材以周惠，爰自古昔其俸益鲜故奚婴陈金于庙庑赵奢散财于部曲皆受之天府不取私门犹能垂名史册遗芳千载而况执上将之旗鼓率先登之士卒将行命赏罄乃家财上以彰忧国之诚下以竭奉公之效不有褒美孰旌忠贤河东节度使马燧诚美夙著宏略载宣克扬经武之规实重安人之寄属河朔干纪磁邢当寇而能忠义奋发奉辞问罪出师之际宣布明诚誓将贖产分给战士故得三军之众相与感激百胜之绩於兹竞劝朕当遂其恳怀以成厥美殊常之迹古人所难举而行之用明信赏仍班王府之货式表忠臣之节宜令度支钱充给将士其马燧家资并却还之。

兴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诏诸军从奉天随从将士并赐为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从索口已来随从将士赐名元从功臣。

六月副元帅李晟讨朱_辛既收复京城以露布闻帝览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寿称万岁曰：李晟处奉圣谟荡涤凶逆然古之树勋乃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来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百官再拜而退拜晟司徒赐永宁里第及泾阳上田延平之门林园女乐八人晟入所赐永宁里甲第帝令宰相及诸将会送是日特赐京兆府供饌具鼓吹迎导集宴京师以为荣观女乐八人及银采器等。又令太常教坊备乐。

七月壬午车驾自兴元至京师帝既还宫每间日宴勋臣於麟德殿必亲阅酒饌盛陈音乐极欢而罢其所颁赐李晟首之浑_辛次之诸宰相节将。又次之所以褒元功示秩序也。

九月诏灵州大都督浑_辛入所赐太宁里第特赐女乐五人及锦采银器等仍令宰臣节将会送有司备乐供饌。

贞元二年八月李怀光平诏曰：河东保宁等军节度并管内诸军节度副元帅检校司徒平章事北郡王燧惟岳降生郁为时杰奉上有匪躬之节训师怀尽敌之谋嘉猷屡闻能事毕备朔方河中同降陕虢等州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侍中咸宁郡王_辛坚持不夺之志亟陈必胜之略辑睦士旅崇功允集惟乃二帅一其诚心奉行天诛同奖王室是加宠命以_辛殊勋燧可兼侍中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并阶馱并如故_辛可检校司空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并阶馱并如故华州潼关镇国军节度检校尚书右仆射骆元光_辛宁庆节度观察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韩游瑰_辛坊丹延等州节度观察使检校兵部尚书唐朝臣等并节著艰危功成讨伐

可各赐实封二百户仍各与一子六品正员官并五品阶馀并如故应诸军同讨怀光将士宜共赐三十万端匹以充宴赏并各放归本道仍令所司叙录即超资与改转三年三月诏加李晟太尉依前兼中书令四月帝御宣政殿备礼册拜晟受封讫其羽仪乘辂谒太庙遂赴上於尚书省帝令中官就省赐晟良马二匹锦采一千疋银器十馀事并酒脯等以宠之。

五年九月西平王李晟与侍中马燧召见於延英殿帝嘉其大勋乃诏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荡涤扫隋季之荒屯体元御极作人父母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经纶参翊缔构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_二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贞王业既成太阶既平乃图厥容列于斯阁懋昭绩表式仪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来君臣之义原莫重焉贞元己巳岁秋九月我行西宫瞻宏阁崇构见老臣遗像_二然肃然和敬在色想_二龙之叶应感致业之艰难睹往思今取类非远。且功与时并才为代生苟蕴其才遇其时尊主庇民何代不有在中宗则桓彦范等著推戴之绩在玄宗则刘幽求等申翼奉之勋在肃宗则《郭子》仪扫殄氛_二今则李晟等保宁朕躬咸宣力肆勳光复宗_二订之前烈夫岂多谢闭而未录孰谓旌贤况念功纪德文祖所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图其像列于旧臣之次仍令皇太子书於壁庶播嘉庸昭明天下俾後之来者知元勋不朽。又书以赐晟刻石於门左，於是史官考其功绩第其先後以褚遂良苏定方郝处俊等二十七人充之。

宪宗元和初杜黄裳为相刘辟作乱黄裳坚请讨除及辟平宰臣入贺帝独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

四年四月制曰：夫定社稷济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业者必报以殊常之宠待以亲比之恩国无穷时惟茂典故奉天定难功臣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赠太师李晟间代英贤自天忠勇迈济时之宏算抱_□武之长材贯以丹诚协于一德尝遭屯难之际实著戡定之功鲸鲵既歼宫庙斯复眷兹勋伐则有褒荣永元天步之夷载怀邦杰之力是加崇于往烈爰协比于後昆睦以宗亲将予厚意其家宜令编附属籍。

八月诏曰：朕闻昔之佐时制物者咸有大功是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时厥後有国家者莫不以辅弼之奇社稷之勋名登大_二陪享清庙苟非茂德孰允盛仪赠太尉冕望重岩廊时为贞_二灵武艰阻首替经纶宣力股肱平心鼎铉任戡定之成业推翼戴之嘉猷赠太师识精韬铃神假雄武建中寇孽躬践忧虞垂饬虎狼致威樽俎刷宫庙之尘秽回日月之光辉赠太尉秀实气全刚柔节固金石凶渠僭逆潜蹶根萌矫命还师衷刃决死纾阡危于怵迫挫狂狡之奸谋并材为时生用当国否感_二龙而应变炳辰象以降灵光复寰区振扬风_□勋庸于盟府宠_二希希于前朝光阴不迫盛烈如在朕顷因郊祀爰举典常俾差茂勋以配殷祭惟咸有一德允属乎！三臣庶昭示于将来式崇恩于既往冕宜配享肃宗庙庭晟秀实宜配享德宗庙庭。

马总元和中和为安南都护以绥蛮功就加金紫。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敕故太尉兼中书令李晟勋业崇高铭在钟鼎其神道碑宜令所司建立

二年二月丁亥朔太子詹事_二伯伦奏亡父赠太尉秀实准前後敕令所司置庙立碑今营造已毕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_二礼诏曰：_二秀实忠卫宗社功配庙食义风所激千载兴起间代勋力须异等夷宜赐綬绢五百匹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给鹵簿人夫兼令太常博士一人检校。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三月诏随驾收复汴州并扈从到雒及南郊立仗都将已下至节级长行军将等朕自削平中夏扫荡群凶被介冑以征行历星霜而扈从凡经百战尽力殊功永念丹心真同赤子。若无旌赏岂表恩荣其都将官员司并赐谋定乱佐国功臣自仆射尚书常侍至大夫中丞宜并赐忠勇拱卫功臣其初带衔宜并赐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节级长行军将并赐扈蹕功臣。

十月己夕_□入汴己亥宴于崇元殿伪将段凝霍彦威戴思远王瓚等侍酒酣帝以酒属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仇敌也。一旦与吾同筵盖卿前锋之效也。伪将等泥首称谢帝曰：吾与总管话旧公辈勿以为嫌因赐服玩抚慰之。

郭崇韬自庄宗嗣位为中门使从擒王彦章诛梁氏降段凝皆崇韬替成其功也。庄宗至汴州宰相豆卢革在魏州令崇韬权行中书事俄拜侍中兼枢密使及郊礼毕以崇韬兼领镇冀节度使进封郡公邑二千户赐铁券恕十死。

周德威同光初追赠太师大成中诏与李嗣昭符存审配享庄宗庙庭。

朱友谦自梁归顺破梁军加守太尉西平王同光初庄宗灭梁友谦覲于雒阳庄宗置宴享劳宠锡无算亲

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

符彦超同光末赴北京巡检先是朝廷令内官二人在太原一监兵一监仓库及明宗入雒皇弟存霸单骑奔河东与内官谋杀彦超与留守张宪彦超觉之密与宪谋未决部下大兵毕集张宪出奔是夕军士杀内官存霸於衙城诘旦闻雒城祸变彦超告谕三军明宗。又令其弟龙武都尉侯彦卿驰骑安抚後彦超入覲明宗召见抚谕授晋州留後未行会其弟前曹州刺史彦饶平宣武乱军明宗喜召彦超谓之曰：吾得尔兄弟力馀更何忧尔为我往河东抚育耆旧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

明宗天成四年三月辛巳王晏球至自定州帝曰：中山悖逆劳卿攻讨今已扫荡兼败鲜卑中兴已来未有立功如卿者晏球曰：臣谬主兵权不能寻振皇成久烦馈运上赖睿算薄有所成失律是惧臣有何功命乐举酒锡赉殊异移授天平军节度。

晋高祖天福三年正月乙丑西京留守李周奏乞正乡名里号敕李周位列藩宣秩居台辅忠能佐国孝以成家今贡表章请改乡里既久符于旧典当普示于新恩宜赐俞允兼诸道应带平章事已上并准唐长兴二年正月十五日敕命施行。

周世宗显德四年七月己丑赐宰臣李索亲征图一面其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先是帝征淮南以寿阳未拔时穀卧疾未愈遂诏宰臣范质王溥就第以问之穀因上章陈亲征之利者三後城拔帝以其表示陶穀。且曰：臣之事君不当有隐观李穀敷奏忠诚可嘉尔为替述以劝来者因有是替）。

卷一百三十四

帝王部·念功

夫八辟丽法周官之明训十世犹宥左氏之格言是知帝王存忘过之德恢包荒之念度基业之绵构知臣下之勤劳莫不踣以大封縻之好爵其或罹乎！宪网属诸吏议而能追其旧绩录功恕罪责其後效屈法申恩所以使忠者竭诚而勋臣兢劝也。若乃子孙席其旧德朝廷命以世封或自贻伊戚或坐招官谤而复念勋代之後哀门户所寄或全其嗣息或复其邑封兹义士所以忘死而贤人所以发愤也。

汉宣帝甘露中丙吉子嗣博阳侯显有罪削爵为关内侯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先尝有罪经夺免之而与士卒为伍故称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孝武皇帝曾孙遭离无辜吉仁心感动涕泣凄惻选择复作胡组养视皇孙吉常从臣尊日再侍卧庭上（郡邸之庭也。侍谓参省之也。时皇孙孤弱常在襁褓故指言卧也。）後遭之诏吉拒大难不避严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谓守丞谁如皇孙不当在官（守丞者守狱官之丞谁如其姓名也。谓皇孙不当在狱官宜属郡县也。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顾组令留与郭徵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後少内畜夫白吉曰：食皇孙亡诏令（少内掖庭主府藏之官也。诏令无文无从得其廩具）时吉得米肉月以给皇孙吉即时病诏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视省席蓐燥湿候伺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荡（有病时也。去离也。敖几也。荡施也。）数奏彘食物（奏进也。彘读与脆同）所以拥全神灵成育圣躬功德已亡量矣。时岂豫知天下之福而其报哉！（徵要也。）诚其仁恩内结於心也。虽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晋公子重耳之亡也。里须从因盗其资而逃重耳无粮馈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乃能行也。）孝宣皇帝时臣上书言状幸得下吉吉谦让不敢自代删去臣辞专归美於组徵卿徵卿皆以受田宅赐钱吉封为博阳侯臣尊不得比组徵卿臣年老居贫死在旦暮欲终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显坐微文夺爵为关内侯臣愚以为宜复其爵邑以报先人功德先是显为太仆十馀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赃千馀万司隶校尉昌劾罪至不道奏请逮捕帝曰：故丞相吉後有旧恩朕不忍绝免显官夺邑四百户復後以为城门校尉。

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南郡太守刘隆坐垦田不实徵下狱其畴辈十馀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张纯高祖父安世宣帝时封富平侯纯少袭爵光武初先来诣阙故得复封後为五官中郎将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卫十有馀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县属魏郡富平县属平原郡也。）

朱浮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破邯郸为大将军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复封浮为新息侯帝以浮

陵轹同列每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

魏文帝为魏王时贾逵为丞相主簿祭酒尝坐人为罪武始县属魏郡富平县属平原郡也。王曰：叔向犹十世宥之况逵功德亲在其身乎！一无所问。

明帝即位时骠骑将军野在侯曹洪既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时人多为觖望帝拜为将军更封乐城侯邑千户位特进复拜骠骑将军。

丁谧父斐从太祖为典军校尉 摄内外谧少不肯交游但博观书传为人沈毅颇有才略明帝太和中尝家邺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诸王亦欲借之不知谧已得直开门入谧望见王交脚卧而起而呼其仆曰：此何等人呵使去王怒其无礼还具上言明帝收谧系邺狱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闻其有父风召拜度支郎中。

齐王正始中夏侯霸为讨蜀护军右将军封博昌亭侯霸素为曹爽所厚闻爽诛自疑亡入蜀以父渊旧勅赦霸子徙乐浪郡陈留王。

景元五年春锺会为镇西将军伐蜀谋反诛其兄毓以四年冬先薨会竟未知闻会兄子邕随会亦与俱死会所养兄子毅及峻 等下狱当伏诛司马文王表天子下诏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极位台司佐命立勋配飨庙庭父毓历职内外 事有绩昔楚思子文之治不灭斗氏之祀晋录成宣之忠用存赵氏之後以会邕之罪而绝繇毓之类吾有愍然峻 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晋武帝泰始九年诏曰：邓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氓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

穆帝升平三年下诏复征虜将军州陵县侯毛宝本封宝守邾城石季龙将攻邾城 赴赴江溺死诏曰：宝之倾败宜在贬裁苏峻之难致力王室今咎其过故不加赠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宝有重勋加死王事不宜夺爵故复本封。

安帝隆安初虞啸父为吴国内史徵补尚书未发而王 举兵叛以啸父行吴兴太守啸父即入 败有司奏啸父与 同谋罪应斩诏以啸父祖潭旧勅赦连切听以侯赎为庶人（以起义军讨沈充功封零陵县侯。又以前後功进爵武昌县侯啸父嗣侯）桓茂远荆州刺史冲孙也。为中书令玄篡位为吏部尚书随玄西奔玄死归降孝武诏曰：夫善著则祚远勋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晋国子文之德世嗣获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诚王室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遗勤用淒於怀其孙宜见矜宥以奖为善可特全生命徙於新安。

後魏道武以庾岳为将以功至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诸父兄弟悉诛特赦岳父子。

叔孙建少以智勇著称道武之幸贺兰部建尝从左右参军国之谋後为并州刺史以公事免守明元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为正直将军相州刺史来大千人也。父初真从道武避难北侯山参创业之功官至後将军武原侯与在八议。

穆崇代人也。道武之居独孤部崇尝往来奉给後刘显之谋逆也。崇来告难太祖驰如贺兰部公窟咄之难崇甥于桓执太祖以应之告崇崇乃夜告道武道武诛桓等崇甚见宠待从平中原後为太尉卫王仪谋逆崇豫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

屈拔右仆射垣孙也。垣以破平凉功赐爵济北公太武信任之委以大政拔袭祖爵太武追思其四十为南部大人时太武南伐擒宋将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觉盛之逃去太武大怒命斩之将伏 太武怆然曰：若鬼而有知长生问其子孙朕何以应之乃赦拔免为中散大夫。

文成时穆头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诸军西征吐谷浑坐击贼不进免官爵徙边帝。又以头著勋前朝徵为内都大官。

薛真度为护南蛮校尉平南将军文成时齐雍州刺史曹虎许降诏真度督四将出襄阳无功而赭阳为房伯玉所败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诏曰：真度之罪诚如所奏但顷与安都送款彭方开关徐宋外捍沈攸道垣字长生成之师内宁边境乌合之众淮海来服功颇在兹言念厥绩每用嘉美赭阳之败何足计也。宜异群将更申後效可还其元勋之爵复除荆州刺史自馀徽号削夺进足彰忠退可明失寻除假节冠军将军。

献文时刘尼为司徒皇兴四年车驾北征帝亲誓众而尼昏醉兵阵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长孙观献文时袭祖爵上党王时异姓诸王袭爵多降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

孝文时穆羆为虎牢镇将频以不法致罪以其勋德之冑让而赦之（黑太尉崇之後也。）

元丽为魏卫将军时泰州屠各王法智与主簿名狗儿为乱丽讨平之丽因平贼之势枉掠良善七百余人宣武嘉其功诏有司不听追简。

刘藻文成时为征虜将军频破贼军後与高聪等战败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录旧功以藻为太尉司马。

杨大眼为平东将军与中山王英同围锺离大眼军城东守淮桥属水汛长大眼所统军刘神符公孙祉两军夜中争桥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寻而走坐徙为营州兵永平中宣武追其前勋起为试守中山内史。

裴植为大鸿胪卿後以长子昕南叛有司处之大辟宣武诏曰：植阖门归款子昕愚昧为人诱 虽虽刑书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勋诚。

孝庄帝即位诏复卢同本秩先是同为抚军大将军元义之废灵太后同为义所亲营州城民就同持节慰劳安辑其民而还灵太后反政以同义党除名及帝践阼诏复本秩除都官尚书复兼七兵以同前慰劳德兴之功封章武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隋文帝 百揆以郑译司 六府事译性奸险不亲职务而赃货狼籍帝阴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废放阴敕官属不得白事於译独坐事无所关译惧顿首求解职帝宽谕之接以恩礼。

于夕初仕周为东广州刺史与 管赵文表不协抽刀砍杀文表诬其通谋於尉迟迥及文帝受禅文表弟诣阙称兄无罪帝令按其事太傅奚炽等议夕当死帝以门著勋绩特原之仍为开府。

宇文愷忻之弟也。文帝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愷初亦在杀中以与周本别兄忻有功於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

张威开皇中为青州 管在州颇治产业侵扰百姓坐废於家後从文帝祠太山至雒阳帝谓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镇可谓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惟利是视岂直孤负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问威曰：公所执笏今安在威顿首曰：臣负罪亏宪无颜复执谨藏於家帝曰：可持来威明日奉笏以见帝曰：虽不遵法度功效实多朕不忘之今还公笏，於是复拜雒州刺史。

权武文帝时为潭州 管晚生一子与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狱囚武以南越边远治从其俗务 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当今法急官不可为帝令有司案其事帝大怒命斩之武於狱中上书言其父为武元皇帝战於马前以此求哀 是除名为民。

虞庆则为右仆射时突厥将内附使庆则充使安抚文帝敕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三五匹撮图见庆则赠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庆则勋高皆无所问（撮图突厥主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三月群臣曰：义兵初至河东唯孙华先至此之诚效不可忘也。华不幸早终每用伤叹其下将帅宜更优之是日封华部将十人为开国侯（华先已赠屯卫大将军）。

太宗时李靖为定襄道行军 管擒突厥颉利可汗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 替靖军无纲纪致令虜中奇宝散於乱兵之手帝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帝谓曰：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诏加左光禄大夫赐绢千疋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帝谓靖曰：前有人计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赐帛二千疋拜尚书左仆射。

丘行恭为右武侯大将军性严酷所在同列皆慑惮之数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逾时月复

李德謩为将作少监卫国公靖之长子庶人承乾之废也。德謩与之交通流岭南後太宗以靖故改徙苏州。

杜楚客为工部尚书摄魏王泰府事所在以威肃闻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遂潜图交构朝贵用事者至有怀金以赂之因说魏王聪明可为嫡嗣人，或以闻奏太宗隐而不言至是 发太宗始扬其事仍以兄有佐命之功免死废为庶人寻授处州奉化县令。

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辽攻安市城不克道宗为宪司所劾太宗曰：道宗之愆理在殊死然击破盖牟辽东二城并新城南战并有勋绩以彼之功补此之过不可加戮也。特宜舍之。

高宗永徽三年十月弓月道行军 管梁建方副总管高德逸为御史所劾建方兵众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德逸乃令市马自取骏者帝以建方有破处密之功释而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帝谓侍臣曰：建方出总戎麾尝 要不进德逸违法取马自有刑名就中不和俱合深责朕以出师命将务在军功凯旋之际便加黜免情所不忍所以特令宥之道裕法官职在决断进马之事非其所司请以马送北门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体岂朕行事不为群下所知邪朕今日咎未能即黜道裕。

龙朔元年冬十月辛未狩於南山布围大顺府果毅王万兴以辄先促围集众欲斩之帝谓侍臣曰：军令

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谓我玩好畋猎轻断人命。又以其曾从征辽有功特令放免。

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为吐蕃所败坐除名寻而高丽馀众相率复叛诏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赦归高宗思其功寻复召见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卿虽有过的，岂可相忘有人言卿乌海城下故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之唯此事耳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岂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邪，於是起授瓜州长史。

玄宗先天初刘幽求为右仆射以太平公主将谋逆乱乃与右羽林郎将军张𠄎请以羽林兵诛之𠄎泄其谋睿宗下幽求等诏狱乃流幽求於封州岁馀太平公主等伏诛其日诏徵复官爵曰：刘幽求风𠄎感玄川岳萃灵学综九流文穷三变义以临事精能贯日忠以成谋用。若投水茂勋立艰难之际嘉话盈启沃之初存谦直以不回为奸邪之所忌𠄎萌颇露𠄎替端潜发元宰见逐谗人孔多既殄群凶方宣大化期间政於经始载登贤於梦卜可依旧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知军国重事监修国史上柱国。

开元七年崔日用为常州刺史羌降田赋特下制曰：唐元之际逆党构凶崔日用当时潜论其事及於戡剪实豫元谋功既居多不宜减封是年转并州长史十年三月制曰：漳州怀恩县尉员外置锺绍京夙负艺能早申诚节录其殊效赐以崇班未答恩私自招瑕累雷雨作解品物惟新言念旧劳稍加甄叙可郴州别驾。

肃宗至德二年九月河东兵马节度马承光奉诏发河东兵马屯於渭北而冯翊太守王凤佚执军不发承光斩之诏责不上闻使使劾之有上言称承光有大功贼𠄎留潼关承光收河东逆贼崔乾𠄎攻安邑承光引兵收陕郡解安邑围走崔乾𠄎皆承光之功合得免死帝优诏免之。

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宦官程元振先得罪放归田里潜诣京师馆於所昵司农卿陈景铨之第将图进取京兆府擒获以闻。

二年春正月御史台以元振狱状闻元振配秦州百姓景铨贬为新州新兴县尉同正元振既行旧勋务以遐裔特恩许江陵府安置。

德宗建中三年五月壬午诏曰：故尚父子仪有大勋力保𠄎於皇家尝以山河为誓琢之金石其可忘也。家前时与人为市以子仪歿後或被诬构欲论夺之有司无得为理子仪既薨其女𠄎胥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有光祿少卿王宰贬官相属其子暖所尚𠄎平公主。又以坐事幽於南宫暖亦绝其出入郭氏大震恐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取夺其田宅奴婢郭氏惧不敢与争帝闻故有是诏。

是年徐帅李洧卒高承宗父为洧将军人悦之请以为帅洧弟淡先为团练副使颇凶险耻居承宗下乃密使人言於李纳请分兵击徐州淡居中为应其使路出於滕因令说滕将翟济同叛济表奏之诏以济兼沂州刺史召淡至京师以其兄洧有功特赦不罪兴元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奏李晟巡边欲至泾州田希鉴潜伏兵马谋害统帅李晟察其奸计今以伏辜原其情状合坐宗族顷以朱𠄎穷蹙奔窜泾原希鉴去逆归顺闭门不纳恐须录其前效特全後嗣其妻王氏并男太子通事舍人华左金吾仓曹参军苇折冲芮折冲萱等并请免死差纲递送岭南分付杜佑令配诸州从之。

贞元元年八月己卯诏曰：朕闻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劳人以树威亿兆之心戴。若父母兵革不试四方来同苟昧於德绥务以力胜士旅疲耗蒸黎困穷幸以成功岂云：有补李怀光出自戎伍颇著忠劳拔於等伦授以旄钺誓师河朔奔难奉天秉心匪彝自底不类怙众贪乱附奸胁君朕用再迁几危宗社洎股肱宣力贼𠄎就诛率土之人咸怀奋击朕独排群议未忍加兵复其官封志期全贷昏迷不反悖慢逾彰残害使臣侵败王略上帝悔祸元臣叶谋克集茂勋以夷大难良以诚信未著抚御失宜至使功臣𠄎留於诛戮谓之寇敌能不愧心然以怀光一家在法无舍念其昔居将相尝寄腹心罪虽挂於刑书功已藏於王府以干纪之迹固合身以赴难之身所宜有後务从宽宥俾洽幽明宜以怀光男一人为嗣赐庄宅各一所仍还怀光首及尸任其收葬其怀光妻子孙在室女等并递送澧州委李皋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诸亲戚等并宜释放。

是月华州节度骆元光专杀徐庭光元光累有功虑谏官论其专杀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军大将军莫仁擢为左骁卫上将军丁卯以河东兵马使兼御史大夫张元芝为神策军大将军己巳诏奉天定难功臣左神策将军兼御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华於洪州安置仍赐绢百匹充家口路粮至彼委本道都团练使给十人衣粮以时存问初仁擢出官日华自谓代之既授张元芝日华忿於众曰：吾於国有功。且父次当迁今以大将军授元芝吾宁贬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诟拂

衣而出监军窦文场大怒列状请诛帝念其功故但黜谪之。

七年十月诏曰：郭■男钢在法叛亡已上道者斩父母妻子皆有连坐朕以先尚父翼戴肆勤安固邦国不忍以子忘其先劳今并原之俾复其位其诸不坐皆释放初钢之走吐蕃吐蕃疑之不纳置於河■代■公流以归杜希全得之以闻召至京是日赐自尽。

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敕赠工部尚书田■夙彰忠勇累效勋勤方议奖能远闻弃代永言嗟悼须有优矜宜赐绢布一百五十疋端度支逐便支給仍令所在州县传递送至许州委李光颜官给葬事其男克素待过卒哭亦委本道量与军中职事收管驱使■前为李光颜部将淮西之役累有胜捷其後王师征讨■常在战阵以忠勇著闻及汴州平策勋拜宋州刺史人皆谓■宜受方任会以疾卒。

敬宗宝历二年正月御史台奏右赞善大夫李方现把笏击损内园品官李重实款状明具敕李方现不自谨身有此喧竞假如品官凌忽只合具实奏闻辄肆狂疏恣行殴击伤人见血理在难容但以父有勤劳身叨宗属特从轻典粗以绳违宜量罚两月俸。

文宗太和四年前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使浑■岁坐赃七年千馀贯贬袁州司马帝以咸宁王勋烈特异故特命有司俯从轻文（至五年春以■岁守袁王传赐紫金鱼袋父太师忠勋故也。）

五年春卢龙军节度观察等使李载义为其部下杨志诚所逐因入觐帝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顺朝旨册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兼兴元尹。

後唐明宗长兴四年八月顾谓侍臣曰：前洋帅陈皋称病其乞致仕信乎！对曰：实然帝因怆然改容良久曰：陈皋昔为予建儿从吾征伐操戈擐甲气吞豺狼今衰落如此浮生壮彳建都几何时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汉琼往劳问。

王思同当明宗朝伐蜀之役为先锋指挥使思同恃勇先入剑门大军未相继复为董璋兵逐出师思同以曾获剑门之功移镇山南西道。

卷一百三十五

帝王部·愍征役

昔轩辕氏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则征役之兴有自来矣。然而王者致治贵於无为圣人用兵盖不得已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一物失所则。若纳之於隍况乎！蒙霜露冒锋镝行有攻战之苦居有徭戍之勤而可不愍之者哉！是以历代帝王下蠲复之诏降赈给之命存者待以爵赏没者敛以衣衾。故曰：悦以使民民忘其死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闵其劳诗之东山所繇作也。今之纪者非唯乘塞守边飞刍■免粟之谓凡于力役第而次之。

周文王为西伯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严狁之难以殷王之命其属为将帅将戍役御西戎及难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诗》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汉高祖为汉王四年八月令军士不幸死者更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音卫小棺也。今谓之椁）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初为□椁至县更给衣及棺备其葬具耳）祠以少牢长吏亲葬。

九年三月行如雒阳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其守城邑者（平城左右诸城能坚守也。）皆复终

武帝建元元年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郑氏曰：去故置新常二万人）其省万人。

元光六年冬诏曰：夷狄无义所从来人间者■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虏之方人将吏新会上下未辑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柔始生也。教将帅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三者并行非仁圣之心朕闵众庶临害欲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厥路亡繇其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

元狩三年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宣帝五凤元年夏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三年六月诏曰：惟■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於非业之作卫於不居之宫（不急之事故

云：非业）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泉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诏曰：将作大匠万年（解万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罢读曰疲）客土疏恶（取他处土增高为客土）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惟思也。）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无有摇之心。

後汉质帝永嘉元年五月诏曰：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无繇也。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卹以慰孤魂。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诏曰：比起陵莹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复散僦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咎。

魏太祖为汉丞相以建安七年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後者求其亲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十四年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死士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廩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文帝初为魏王汉延康元年下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槨殓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

齐王嗣位诏诸所兴作宫室之役皆以遗诏罢之。

齐王正始七年八月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祀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当期於通利闻乃挝□老小务崇修＝希疲困流离以至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庙邪自今以後明申敕之。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八月蜀将姜维寇狄道九月姜维退还诏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贼陆梁边陲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或没命战场冤魂不反或牵掣虏手流离异域吾深痛愍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诏曰：往者洮西之战将吏士民或临阵战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弃於原野吾甚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将军各令部人於战处及水次钩求尸丧收敛藏埋以慰存亡。

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诏诸士卒年六十罢归于家。

惠帝永安元年十二月诏曰：自顷戎车屡征劳费人力供御之物皆减三分之二户调田租三分减一蠲除苛政爱人务本清通之後当还京师。

成帝咸康二年三月旱诏免所旱郡县役。

孝武帝太元四年三月诏几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固时务。

後魏孝文延兴三年二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讨死王事者复其家。又诏畿内民从役死事者郡县为迎丧给以葬费。又诏醴阳被掠之兵有得还者赐绢二十匹南部尚书公孙邃奏为贵贱等级帝称善。

太和六年二月诏曰：萧道成逆乱江淮戎旗频举七州之民既有征军之劳深乖轻徭之义朕甚愍之其复常调三年。

八年五月己卯诏赈赐河南七州戍兵。

十七年十二月诏隐恤军士死亡疾病务令优洽。

十九年二月南伐齐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诏去盖见军士病者亲急恤之八月诏诸徒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处。

宣武正始四年十二月诏兵士征碛石者复租赋一年。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兵士锺离没落者复一房田租三年。

二年五月诏曰：扬州碛石荆山新淮＝城兵士战没者追给敛财复一房五年。若无妻复其家一身被三疮赏一阶虽一疮而四体废落者亦同此赏孝庄永安二年二月朔诏诸警卫之官从戎有功及伤痍者赴选先叙。

出帝永熙三年六月诏曰：顷年已来天步时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殉节感恩奋不顾命或临戎对敌

赴难如归身首横分体骨不斂勋诚靡录荣赠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内外咸许言列。若无亲近听故友陈之尚书简实随状科赠庶慰冤魂少申恻隐。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诏曰：颍川从我是曰：元勋无忘父城实起王业文考属天地草昧造化权輿拯彼横流兴兹颓运赖英贤尽力文武同心翼赞大功克隆帝业而披坚执锐栉风沐雨永言畴昔良用怵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国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无归者朕甚伤之凡是从先王向夏州从来见在及薨亡者并量赐钱帛称朕意焉。

武帝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跌而行者帝亲脱_■华以赐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

建德元年三月诏曰：民亦劳止则星动於天作事不时则石言於国故知为政欲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在息役兴起无度徵发不已加以频岁师旅农田废业去秋灾蝗年_■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怀自今正调以外无妄有发庶时殷俗阜称朕意焉。

隋文帝开皇元年九月诏战亡之家遣使赈给仍令使者就家劳问。

六年八月诏大象已来死事之家咸令赈恤。

炀帝大业四年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

八年二月诏曰：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叶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罕蓄仓廩之资兼损播殖之务朕所以夕惕愀然虑其匮乏虽复素饱之众情在亡私悦使之人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_□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乏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於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之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後之虑。

十年二月诏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繇_■旬义莫匪勤诚委命草泽弃骸原野兴言念之每怀愍惻往年出军问罪将届辽滨庙_■胜略具有进止而杨谅_↑昏凶罔识成败高_■悞狠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胎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遣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於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穷魂之冤泽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以沁州被围一载忠勤可嘉乃以绢三千疋颁赐将士。

八年八月令民部尚书皇甫无逸於并州设祭战亡将士。

太宗贞观十年十月征辽回次营州诏辽东道战亡人骸骨并集柳城东南有司设太牢以祭之太宗临哭尽哀从臣无不流泪御制祭文曰：夫忠烈尽世往贤明矢志殉国先哲良规惟尔等心苞铁石志烈风霜勇气雄图冲冠裂眦怀忠立节重义轻生奋剑提戈摧城陷阵冒锋刃而不顾赴汤火而如归殒命战场残形寇垒膏润原钺身丧名存摇落寒关遂非生入苍茫雷野无复馀踪涉出塞之前途掩灵柩而反骨歌阳春之往路黯长夜之归魂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飒焉非昔然而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贵身乃常有而愚夫怯功则难立惟烈士成焉。若以一生之短期收千载之令誉此圣贤之操也。岂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轡停輿抚膺一恸嘉乃诚节痛尔遗灵酒俎既陈魂其斯享。

十五年十一月赠战亡将士官三转听授一子远其尸柩还乡棺敛而葬焉。

十九年三月征辽輿驾在定州将士每到者遣於定州北门过太宗御城楼抚慰之明告赏罚优劳甚至悉踊跃歌呼足蹈手舞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进太宗召至御床亲加抚慰付州县廩疗之是以将士莫不欣然愿从其役有不预征名而请以私装从军者动以千计皆云：不愿受国家官赏乞於高丽城下效一旦之命诏皆不许其人心齐一自古出师命将未之有也。七月诏以征辽从行及辽东平壤二道军人战死者各加四级听一子承袭分遣使人就家吊祭。又诏从军死亡之徒恐致湮没埋人之处宜立标榜军回之日各令将还并给棺以葬焉。

二十二年二月制渡辽有功之徒未授勋班而犯罪者与成官同优之也。六月令陕州刺史孙河南太子詹事张行成於河北渭州亲见父老存抚百姓从军之家州县为之营农。

高宗龙朔中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等讨铁勒无功遣右骁卫大将军契_■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为副以辑其馀众其兵士道死者令所在差军收瘞之仍蠲免其家。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诏诸道征镇人家令州县筒校。

玄宗开元二年六月诏曰：吐蕃小寇僻处大荒先朝外抚许其内属结以和戎之好优以外臣之礼野心易动朝奖遑忘不度德以量力敢窥边而犯塞薛纳等拥旌为将按节持兵驱之逐之指期殄灭使苞桑莫系破

竹无遗实赖宗庙之灵兼资将士之力比来酬叙多历年命赏逾时有乖劝善已令紫微舍人倪。若水就军叙录即有处分。

五年五月诏曰：王者制五服绥四方申画郊畿慎固封守是乃选徒兴役御寇备边欵。若前载率繇兹道朕以薄德绍膺丕运奉天明命为人父母永隔绥养梦寐以之每念征戍良可矜者其有涉河渡碛冒险乘危多历年所远辞亲爱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眷此劳止期於折衷但碛西诸镇道阻。且长数有替易难於烦扰其镇兵宜以四年为限散之州县务取富户丁多差遣後量免户纳杂科税其诸军镇兵近日递加年限者各依旧以三年二年为限仍不得延留其情愿留镇者即稍加赐物得代愿往听令复行为贵劳逸。且均公私咸_二宣布遐迩识朕意焉。

九年二月诏诸府卫士役重人微既每征行。又常番上言念艰辛更无是过不稍优矜何以存济自今已後征行及当番处卫士除公乘配手力厅事及复身以外官人辄私抽役使宜令御史金吾按察使严加采察。

十二年九月诏曰：为国之道莫不欲家给人足令行禁止而族谈者苦边疆之戎役偶语者伤户口之凋残。且夫怀土重迁人之常性离邦去里孰无其情或委非其材或政非其要致令父不保子兄不宁弟井邑有流离之怨道路有吁嗟之声静言思之良可叹息是以昼分不食夜不安寝庶息彼弊政就此凉风故发使车以巡郡县其承前处置不便不利於人即宜当处商量随事_二革其缘边兵士等或远辞乡壤久事戎旃饥寒而衣食不充疾病而医药不拯边烽忽警将何以堪宜令使人各亲劳苦其有年齿衰暮或抱痛羸弱即与军司选择给粮放还行人之家委州县优_一所到宣抚称朕意焉。

十三年正月诏曰：阳和布气是物萌芽仁者用心无遗枯_二亏自开元元年已来诸军兵士殒骸骸骨不归坟垅者宜令军使为造棺会递送本贯委州县府助其埋殡河曲陇外往岁战殒无归阴雨犹哭言念於此良用惻然亦委朔方陇右河西节度使聚敛骸骨就高燥处同葬祭以酒脯高大筑坟使久远标识。又诏曰：乘塞守边义不可辍远征会戍人亦告劳朕身处九重心在四远因时遇物无日不思停障有行役之勤室家无杼轴之用不少优惜何以为安方春发生须急农事其诸军长征人家单贫乏无力者宜令本管州县劝率其家助其营种使有秋望。

十四年六月诏曰：朕为人父母抚有海内以百姓为心恐一夫失所至於兵募尤令存_一去给行程粮以此优矜不合辛苦如闻比来兵募年满者皆食不充腹衣不蔽形骸募什物散落略尽既不能致使流浪不归丁壮减耗实繇於此自今已後诸镇兵募每准额至交替时所司预检勘两月前奏闻当差御史分道检察。若涉欺隐委御史弹奏其有衣资尽者量以逃死兵衣给三两军使得支济如病患者递给驴乘令及伴侣。

十五年二月命中官李善才宣慰於河南河北州县制曰：北河遭水处城旁及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县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涝漂损田苗频遣使人所在巡抚兼令州县倍加矜恤不知并得安存与否今旧_二既没新麦未登丁壮既差远行老少虑不支济朕身居黄屋念在苍生每思优养无忘梦寐今故遣中使左监门卫将军李善才重此宣慰宜令州县检责有乏绝者准例给粮俾令安堵以副朕意十六年三月诏曰：诸军镇行人家缘其身征戍事须优矜比来颇有处分令州县长官存问检校如闻每事牵挽不异居人竟不存恤是何道理宜令所司申明前後敕严加处分如是侵扰委御史台采访奏闻。

十二月诏曰：边鄙未清尚须式遏既加镇守遂劳力役朕宵衣旰食务在安人求瘼恤隐宜从简要如闻诸军兵募处置多乖年满之日逃亡甚众自今已後各委本道节度使及兵部侍郎裴光庭同检校年终类会文奏使健儿长镇何以克堪可分为五番每一年放一番洗沐远取先年人为第一番周而复始每五年共酬勋五转。

二年四月诏曰：王者经略以正区夏武夫干城式固封域将以戢兵禁暴安国庇人朕所以选择忠良镇守疆场念践更之役有徭戍之勤备以武守示之威惠故得夷狄款附靡然顺风九有晏如四方无事虽备豫之诚不可_二阙而鰥茆之徒思有矜悯其天下诸州镇兵募及健儿等或年月已久颇亦辛勤或老疾_一羸或单弱贫窶或亲老孤独致阙晨昏言念於斯深用矜叹宜委节度使及军州简择有如此色一切放还咸宜精审以称朕意。

二十六年春正月亲迎气於东郊毕制曰：朕每念黎_二弊於征戍亲戚多别离之怨关山有往复之勤何尝不惻隐於怀寤寐增叹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赐其厚赏便令长往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罢兵既无金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後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京畿之内杂役殷繁

言念劬劳岂忘优恤。

二十九年诏曰：诸军行人皆远离乡贯，彼疆场动即逾年，言念艰劳，岂忘优恤？有疾病老弱不堪斗战者，委节度拣择放还。

天宝三载正月诏曰：凡在黎献实资存恤，一失生业则流离不归，每轸於怀，深可矜愍。诸色当番人应送资课者，宜当郡具申尚书省，勾覆如身至上处，勿更抑令纳资，致使往来辛苦。从闰二月至六月已来，其当上人中有单贫老弱者，委郡县长官与所繇计会便放营农。

十二月制曰：诸军行人远为边，修短之分虽有定期，从役而终，良深軫念。其有阵亡及在军亡殁骸骨尚未还本贯者，宜令节度使给其棺槨，递归本乡。若家内无人付近亲收葬，仍令所繇郡县量事优恤，使得济办。

八载闰六月上尊号大赦诏曰：征镇之役，其来自久，虽存素备，谅在变通。顷者用兵，盖非获已。今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戍息人思，弘善贷其军镇兵，非切要可均减者，宜令本道节度使与所司商量处置，闻奏其百姓有频经镇戍者，已後差点之次不在取限。

十载正月南郊诏曰：京兆府及三辅三郡百役殷繁，自今已後，应差防丁屯丁，宜令所繇支别郡。

肃宗至德二年诏阵亡将士郡县具棺槨瘞埋之遇伤者，特加恤养。

十二月诏曰：阵亡人令所在郡收骸骨瘞埋，具酒食致祭，各与追赠其家，给复二载。乾元元年四月甲寅诏曰：阵亡人家并损免户州县，随事优恤，赈给。

上元二年五月诏曰：百司及州县兴功力役不急之务，一切并停。诸军兵健应在行营，有羸老病战阵者，各委节度使速拣择放还，路次州县量加济。诸色番役各令所司减省，放其营农。

代宗广德二年二月南郊祀昊天上帝礼毕制曰：自凶孽乱常，王室多故，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念兹疲耗，久困徵科，其京城诸司诸使，应配广骑官散官，诸色工匠募士，供膳音声人，执祭斋郎，问事掌闲鱼师，并诸司门仆京兆府驿丁屯丁及诸色纳资人，每月八万四千五十八人，数内宜每月共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东关内诸州府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馀八万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并停所须诸卫役，使宜撙节，定数官给资钱，不得干扰百姓。又曰：征人不息，勤戍斯久，丁壮疲弊，老弱困穷，光武有言，头为之白，戢藏锋刃，牧养元元，方面重臣，宜悉朕意。

大历七年十一月诏以淮南数州秋夏无雨，扬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既属时岁，大歉，虑乎！人不宁居，徵夫役工，损费尤甚，务从省约，以息疲人，亦宜并停。

九年四月制曰：在军将士有刀箭所伤，久婴沉疾者，戮力疆场，致身锋刃，各委所繇量给药物，厚加优赏。其阵亡将士亦仰本使随事优，妻子各申锡赉。

十二年十一月日长至，帝不受朝贺，以防秋将士曝在野故也。

德宗建中元年六月命给事中蒋镇吊祠泾州将士之战亡者。

三年二月既诛李惟岳，下诏易定深赵常冀节观察管内，自官军出征，所有诛戮，并令州县瘞埋，露有家属者，并许收葬。

兴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热，将士未给春服，帝亦御袷夹服，以视朝。左右请御衫，帝曰：将士从我者，冬服未易我，岂可独衣衫乎！将士闻之，无不感涕。至五月，诸道财赋稍至，先令给将士衣服，而後御衫。

六月帝发兴元邸，七月至京师，帝自发兴元，即路逾月，时当盛暑，赫日未尝张盖，加幅左右，数以为请，帝曰：从官将士皆以朕之故，尚露首於赫曦之中，朕宁以己之而不同其寒暑也。竟不从。

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平，诏曰：淮西百姓等，久经沦陷，兼被伤痍，想兹残实，足哀愍除，供当道军用之外，宜给复二年，将士之中不乐在军，愿归农业者，委节度使刺史量给逃户田宅，并钱借贷种粮，优复终身，使之存济。

三年闰五月崔汉衡副浑会盟吐蕃，汉衡及判官郑叔矩皆为吐蕃所执，六月辛亥诏赐崔汉衡郑叔矩家粟布。

四年正月赦书泾陇宁振武灵盐银夏官健常例之外，每年加赐两。

三月泾原节度刘昌以平凉盟会所亡殁将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瘞之，因感梦於昌有鬼谢，以上闻帝。

乃下诏深自克责仍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官以御厨馔物及内造衣服数百袭令刘昌收其骸骨以归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一百人皆棺斂以衣服葬於浅水原置二冢其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二冢志文及祭文其日刘昌陈兵於葬所先设幕次具牢馔祖祭之礼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及纸钱千幅。又立二塚题以冢名竖於道傍师人观之莫不感泣。

十五年四月诏应在城诸州军及畿内诸县镇兼京西步铎并奉天行营杂职掌所繇兼长行官五万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宜令所司每人赐粟一石。

宪宗永贞元年八月诏曰：诸道节度使团练经略防御等将士久执干戈式遏封略勤劳王室深据其优劳并与甄录各委本军本使即具名衔奏闻元和元年春正月南郊大赦天下京兆府诸司色役人各令条流简省。

十一年春正月朔不受朝贺以师在原野故也。

十二年十月淮西平诏其官军阵亡将士等审勘名衔即与褒赠其家口委本军优赏仍五年不停衣食其将士因战阵伤损尤宜优异至残废者各委本军厚加优恤仍勿停衣粮其陷在贼中官吏将士百姓等应节义著明无辜受戮者宜令长吏致祭收葬并委节度具名迹闻奏当有褒赠仍优赏其家。

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十八日诏应经战阵之处所在州县收瘞遗骸仍量事与槨兼以礼致祭。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十月赐山陵持路夫绢各二疋时蜀连雨役人饥冻颇甚至有持锤抱槨而死者帝闻而惻然故有赐。

文宗太和二年七月赐魏博行营将士裹疮帛一千疋金疮散一千贴便令奏事官押送本道。

四年七月内库出绫三千疋赴宥州赐修城将校。

七年正月诏诸色工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

开成元年十月京兆尹薛元赏奏昆明池条造功毕欲大为其防上曰：时方凝堦筑堤可否元赏曰：正当人上曰：王者动作必法时令不计人遂罢之。

二年五月帝御紫宸殿宰相郑覃李石奏襄阳殷侑论当道防秋兵请就边上招召徐泗薛元赏请留旧防秋兵二年帝曰：殷侑所请边上募兵恐不得其实。又迁动农者防秋既有年限元赏岂得苟留念其边戍乡情不可爽及瓜之信。

懿宗咸通五年五月丁酉诏邕州巴西黎界内昨因蛮叛互有杀伤宜令本道收拾埋瘞量设祭酬。

後唐庄宗初嗣晋王位柏乡之役日晚战酣突阵都将辽州刺史安元信伤重帝自临傅药抚谕。

同光元年十二月敕自十数年来累经战阵杀伤暴露有足悯嗟其德胜寨莘县杨刘镇通津镇胡柳陂战阵之所宜令逐处差人检收骸骨埋瘞取系省钱备酒纸招祭以慰亡魂。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丙寅差供奉官张殷祚押夏衣一万副赐湖南行营将士。

十月诏曰：嫌疑之起多起於苍黄似是之名卒难於明辨应去年四月一日诸州府军变内有误杀身歿者并许子孙礼葬顷以两军对垒仍岁交锋亡歿甚多暴露不少宜令滑濮郛澶卫等州各据地界内应有暴露骸骨并与埋瘞。

长兴三年三月帝谓六军副使石敬瑭曰：神武马军就粮巩县昨日雨甚何不赐油衣敬瑭对曰：去京师近不敢奏请帝曰：百寮入朝至近尚须油衣纵与未必御湿然表朕意耳十二月赐修雒水堤岸工徒每夫酒一升十夫共一羊癸丑帝幸龙门观工徒修伊河石堰以羊酒赐役夫如雒堰例伊水中流榜夫堕水遣人拯之以锦袍赐之。

四年二月乙丑敕仓门开河役夫数日春寒稍甚宜俟晴暖作役。

十二月枢密使安重诲奏欲近南别开一河以导水计功六十万权倩京师户人帝曰：劳役百姓不宜有此商量遂止。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甲子诏凤翔西面来往兵士或疾病伤损者留医养候住行李则人给千钱勒归本处。

晋高祖天福二年十二月宣遣承旨刘贞义押风药往军前赐中伤将校。

少帝开运二年二月乙酉敕曰：契丹违天背惠猾夏渝盟无名侵犯於封疆纵暴杀伤於生聚毒流数郡怒积群情果败岫於漳州乃退归於燕塞今则长驱虎旅誓扫龙庭雪万姓之沉冤期四方之昭泰每念契丹经

过之处边隅陷没之人未掩^二尸何安恨魄轸伤既切惠泽宜加其常定刑^二管界契丹经过之处枉遭杀害无主收葬者宜令本州差大将一人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讫具事以闻。

汉隐帝乾^二元年四月庚辰敕青州收瘞用兵讨杨光远时骸骨癸卯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自契丹南下群盗劫伤所有被杀暴露骸骨及坟墓被发掘者并令逐处长吏据地分收拾埋瘞初契丹犯阙四郊坟墓无不发掘故有是诏。

三年正月丙寅诏遣供奉官梁再筠使河中侯枢使凤翔并为收拾用兵时城内外杀伤饿殍遗骸令瘞而祭之时已有僧收拾尸首至二十万。

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平慕容彦超於兖州诏诸军将士等有歿於王事者各等第给孝缁仍以本人半分衣粮给与本家一年有親子者官中并与收录安排自军使都头已上皆与赠官九月敕兖州自逆臣盗多有杀伤永为葬朽之仁式示掩骸之义宜令乐院使黄知筠往兖州收暴露骸骨於高地为圻埋瘞祭奠以闻。

世宗显德元年正月赦文诸军将士年老病患不任征行情愿归农者本军具以名闻给凭繇放免。

四月讨太原回诏昨杀戮贼军处四面山谷间尸首绝多宜令逐处官吏差人收敛埋瘞勿令暴露。

二年十一月以秦凤平诏城下功役百姓为矢石所害致死者本户除二税外放免三年差徭仍赐本家孝服绢三疋其部署人夫州县官并与加阶减选。

四年二月壬戌诏谕淮南招讨使李重进都监向训庐州行府刘重进等令於淮南管内战阵之处收其骸^二悉埋瘞之。

三月诏曰：自攻讨寿州已来应有将士歿於王事者宜差殿直刘汉卿於寿州四面收敛其尸以官物祭奠本家仍以优给有男者量与叙用。

五年五月帝以征淮南回降德音云：疾风劲草既验忠诚临难捐躯所宜旌异应淮南行营将士歿於王事者各与赠官逐人。若有亲的子孙并与叙录内有中伤残废不任征行者等第给救接钱帛排难疆场马革无惭於壮志遗骸暴露牛冈有軫於深仁载循掩骼之文俾释穷泉之恨几经战阵处应有暴露骸骨仰逐处州县收拾埋瘞淮南界内逐处坟墓有曾遭发掘处委逐州县差人掩闭。

帝王部·好边功

圣人制兵以威天下五材并用弗可阙也。然而有道之守实在於外夷好战之危盖存於深戒其或中区大定海内同轨乃复恃其富^二肆其材力采疆吏之^二言信行人之诡计贪其土地利其俘获出师命将穷兵黷武靡思^二鬼运之苦罔念征戎之役以致百姓骚动中国罢弊损多益寡得虚丧实久而迷复何救於治哉！

周穆王将征犬戎（犬一作趺）祭公谋父谏（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後为王卿士谋父字也。）曰：不可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树一作竖立也。言犬戎立惟笃也。）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汉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而越人杀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番音幡风读曰讽）蒙归至上《书》曰：南粤王黄屋左纛（言为天子之车服）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二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疆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帝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军将千人食重万余人（食粮度衣重也。重音直用从巴^口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多同其侯名也。）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比之于汉县也。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缁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口道指^二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口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军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县属蜀元光四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二鬼^二囊（^二鬼亦馈字^二囊古饷字也。）率十馀锤致一石（言其劳费再功重）散於邛^口以辑之（邛今邛州也。^口今^口道县也。辑与集同谓安定也。）数岁而道不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悉尽也。更偿也。虽尽租税不足偿其功费也。更音庚）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於都内（都内京师主藏者也。大司农属官有师内令坐也。）南夷。又数发兵兴击耗费亡功帝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报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时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言通西

南夷大为损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帝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令自保守。且修成其业犍为今嘉州县)。

元朔二年春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既筑其城。又守卫之)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数十百万乃至百万)库并虚=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庶人入奴婢则复终身而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复终身多者为郎旧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为郎是时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威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此河终不可就(就成也。)已而弃之朱买臣难诘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毒音笃一名天竺则浮屠胡是也。)身毒国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土著谓有城郭常居不随畜牧迁徙也。著音直略切其下亦同)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毒度之(度计也。)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径直也。宜犹当也。从属面大夏其道当直)天子既闻大宛及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可赂遗设利朝也。(设施也。施者以利诱令入朝)诚得而以义属之(谓不以兵革)则广地万里重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方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令因蜀=为发间使四道并出(间使者求间隙行)出=出=出徙邛出(皆夷名=音龙=村各切徙音斯=蒲北切)皆各一千里其北方闭氏(汉使见闭于夷也。氏与=二种也。)南方闭=昆明(=昆明亦皆夷种名也。先之切)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贞越(=贞音颠=贞马出其国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间出物谓私往市者)於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贞国时吏士争上书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人皆不乐去故有自谓为使者即听而遣之)予节募吏民所从来(不为限禁远近虽家人私隶并许应募)为其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弊物及使失指(乘天子指意)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言其串习不以为难必当敬求充使地)以激怒令赎(令立功以赎罪)复求使使端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盛推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言所赍官物窃自用之司于私者)欲贱市私其利(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尽入官也。)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汉使言于外国人人轻重不实)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其困苦也。)汉使乏绝匱怨至相攻击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空即孔也。)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使者争言外国利害(言服之则利不讨则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於是天子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谓外国属汉者)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帝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暴谓显扬也。)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於是汉列亭障至玉门关矣。(王门龙勒界)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光大以大鸟卵及黎轩=玄人献於汉(鸟卵大如汲水瓮=玄读与幻同即令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天子大悦。

太初元年八月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监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北至郁成士财有数千(北音必寐功财与才同)皆饥罢读日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失利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十人之中一二人得还)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益多也。)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馀於匈奴(赵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土角切)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子业出兵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易轻也。轮台亦国名)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案其罪而行罚)赦囚徒=寇盗(使从军为斥)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六万人(兴发部署岁馀乃行)负私从者不与(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在六万人中也。与曰:豫)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设张甚具也。)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馀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空孔也。从其城下水令从也。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冗其城者围而攻之令作孔使穿冗也。

下云：决其水源移之。又大围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曰：既徙其水不令于城下流而因其旧引水入城之孔攻而冗之）益发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发下七科（ \equiv 读曰 \equiv ）及载 Я 给贰师（ Я 乾饭音备）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人为执驱马校尉（习便也。一人为执马校尉一人为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於是贰师後复行兵多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不下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平行言无宛难）兵到者三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贰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留行谓留军废其行）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贵人谋曰：王母寡匿善马杀汉使（母寡宛王名）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六互}解即去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然共杀王其外城坏虜宛贵人勇将煎靡（宛之贵人为将而勇者名煎靡也。）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头遣人使贰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听我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孰计之何从（令二师孰计之而欲攻战乎！欲不攻而取马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母寡头已至於此不许则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罢读曰疲）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下食读曰饮）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牝牡三千馀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昧音本末之末祭音千曷切）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罢而引归贾捐之曰：武帝元狩中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都内之钱朽而不可较乃探平城之事（追计其事故言探）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厉兵马因服民以攘服之却也。）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乐音落浪音郎）北 \equiv 奴万里更起营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起军旅数发父战死於前子斗伤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儿号於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泪流被面以于口故言饮泣也。）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後魏太武神 \square 二年练兵于南郊将袭蠕蠕公卿皆不愿行保太后固止帝皆不听唯太常卿崔浩替成帝从浩计而行帝缘粟水西行过汉将襄宪故垒平城三千七百馀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馀里南北四千里。

隋炀帝大业三年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乃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宠髻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虜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五年五月吐谷浑王率众保覆袁州帝分命将击之六月癸卯大升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暝与後宫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

八年正月亲征高丽大军集於涿郡 \equiv 管一百一十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三月帝御师於辽水四月进辽东时诸将各奉旨不敢赴机既而高丽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辽东责怒诸将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於薛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 \equiv 滔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

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既班师败将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名为民斩尚书右丞刘士就以谢天下九年正月徵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於涿郡复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讨高丽四月庚午车驾度辽壬申遣宇文述杨义以趣平壤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反於黎阳遂逼东都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丽帝乃班师。

十年二月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遂下诏亲征三月壬子行幸涿郡四月甲午次北平七月甲子高丽遣使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悦遂班师初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番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於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实益市武马疋直十馀万坐而冻 \equiv 委者十家而九。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二月谓侍臣曰：莫离之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 \square 百姓转死怨痛在心道

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取之甚易也。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管领将常何等率江淮岭峽劲卒四方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海趋平壤。又以特进英国公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副领将军张仕贵等率步骑六万趋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後张亮与高丽再战於建安城下皆破之及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爱领队兵於山顶以防敌土山自高而陟排其城城隳伏爱私离所部高丽百人自颓城而战遂据有土山而堑断之积火萦排以自守固太宗大怒斩伏爱以命诸将击之三日不能克太宗以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

二十二年。又遣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等往青丘道伐之万彻渡海八鸭渌水进破其泊灼俘获甚众太宗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器械贮於乌湖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不果行初太宗征高丽虽有功所损亦甚谓左右曰：使复有魏徵在必无此行。

高宗嗣位。又命兵部尚书任雅相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大将军契何力等前後讨之皆无大功而还。

乾封元年十一月命英国公李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率裨将郭待封等以征高丽总章元年拔平壤。

卷一百三十六

帝王部·慰劳

《周礼》小行人之职国师役则犒之所以省罢劳激励壮武也。诗云：我姑酌彼金维以不永怀。又以均锡宴饮昭示慈惠也。自小雅之作厥义弥著施及後世斯可举。若乃遣帅徂征宿兵在野边候方警戍守斯久迨夫吊伐弭宁振旅凯入则必亲迓戎辂巡省和门亦复临遣将臣申谕恩旨是古者抚士慰下劳还勤归之道也。至於敦谕反侧绥怀寇乱安辑降附案覆注累咸政之大者良可述焉。

周文王为西伯之时以殷王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又使臣以王事往来於其职於其来也。陈其勤苦以歌乐之故作四牡诗。

汉高祖初为汉王二年十一月自广武之间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留四日复如军。

文帝六年匈奴大入边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帝自劳军。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马宣王为太尉帅师讨公孙懿于辽东既平天子遣使者劳军于蓟。

齐王正始二年司马宣王破吴军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天子遣中常侍劳军於宛。

嘉平三年司马宣王帅中军至城专王凌以归京师天子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

高贵乡公露元年七月安西将军邓艾大破蜀大将姜维於上诏曰：兵未极武鬼虜摧破斩首获生动以万计自顷战克无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赐将士大会临飧饮宴终日称朕意焉。

陈留王即位使侍中卫慰劳河北。

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龙骧将军王平吴诏遣使者犒军。又遣兼侍中张侧黄门侍郎朱震分使扬越慰其初附。

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北伐进至霸上符建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建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馀口而还帝使侍中黄门劳温於襄阳。

海西公太和四年桓温北伐至枋头为慕容会所败温甚耻之归罪於袁真表废为庶人真怨温诬已据寿阳以自固潜通符坚慕容帝遣侍中罗含以牛酒犒军於山阳使会稽王昱会温於涂中。

简文帝咸安二年诏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於政道惧不能允天工克隆先业夕惕惟忧。若涉渊水赖宰辅志德济伊望群后竭诚协契断金内外尽翼替之文武致匪躬之节点因斯道终克弘济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镇有疆理之务征戍怀东山之勤或白首戎阵忠劳未叙或行役弥久担石靡储何尝不昧旦晨兴夜分忘寝虽未能抚而巡之。且欲达其此心可遣大使诣大司马并问方伯逮于边戍宣诏大飧求其所安。又筹量赐给悉分周普。

孝武大元八年谢玄谢琰桓伊等破苻坚诏卫将军谢安劳旋师于金城。

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十二月帝罢南伐巡省六军宣武正始三年四月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

永平元年镇北将军李坪讨京兆王愉於共州既平宣武遣兼给事黄门侍郎秘书丞元梵宣旨慰劳。

孝明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于梁梁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行率临淮王𠄎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复遣散骑常侍常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都督观机部令时尚书令萧宝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顓都督车骑将军元尝芝等并各出持诏诣军宣旨劳问。

又抚军将军兼行台尚书源子雍破贼大破萧宝寅食单步胡提于曲沃帝玺书劳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复破阿非军于白水郡多所斩获诏遣侍中尚书令城阳王徽於潼关宣旨慰劳。

废帝普泰初以李裔为持节散骑常侍安北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慰劳山东大帅。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丁酉帝幸华林都亭集京城都督及军士三千余人慰勉之。

後周太祖为西魏相国大统八年十月北齐神武以众攻玉璧城晋州刺史韦孝宽拒之苦战六旬神武夜遁太祖嘉孝宽功令殿中尚省长孙绍远左丞相王悦至玉璧劳问授骠骑大将军。

武帝保定四年十月诏大蒙宰护等伐齐丁卯幸沙苑劳师癸酉还宫。

建德五年东伐十二月次于晋州初齐攻晋州恐王师卒至於城南穿堑自乔山属於汾水庚戌帝帅诸军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馀里帝乘尝御马从数人巡阵处分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将士感见之恩各思自励。

隋炀帝以仁寿四年即位八月并州总管汉王谅反诏左仆射杨素并州道行营总管讨平之帝遣素弟𠄎武公约贲手诏劳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於今二十有四年虽复外夷侵叛而内难不作𠄎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笏恤在疚号天叩地无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谬膺储副复以庸虚纂承鸿业然天下者先皇之天下所以战战兢兢弗敢失坠况复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贼谅包藏祸心自幼而长羊质虎皮假𠄎名誉不奉国讳先图叛逆违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诬惑良善委任奸回称兵内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谋戮小加大少凌长民怨神怒众叛亲离为祸不同同归於乱朕寡兄弟犹未忍言是故开关门而待寇戢干戈而不发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为念朕岂得枕伏苫庐颠而不救也。大义成亲春秋高义周旦以诛二叔汉启乃戮七藩义在兹乎！事不获已是以授公戎律问罪太原。且逆子贼臣何代不有岂意今者近出家国所叹荼毒甫尔便及此事繇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苍生德泽未弘兵戈先动贼乱者止一人涂炭者乃众庶非唯畏天威亦乃孤负付属薄德厚耻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勋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创百物惟始便匹马归朝诚识兼至汴部郑州风卷秋□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勋夙著诚节及献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济时难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贼乃窃据蒲州关梁断绝公以少击众指期平殄高壁据□抗拒官军公以深谋出其不意雾廓𠄎除冰消瓦解长驱北迈直趣巢窟晋阳之南蚁徒数万谅不量力犹欲举斧公以棱威外讨发愤於内忘身殉义亲当矢石兵刃𠄎加鱼溃乌散僵尸蔽野积甲。若山谅遂守穷城以拒□钺公董率骁勇四面攻围使其欲战不敢求走无路智力俱尽面𠄎专军门斩将搴旗伐叛柔服元恶既除东夏清晏嘉庸茂绩，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赵淮阴空齐岂。若公远而不劳速而克捷者也。朕殷忧谅𠄎不得亲御六军未能问道於上庠遂使劬劳於行阵言念於此无忘寝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勋执一心之确志古人有言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方乃铭之常鼎岂止书勋竹帛哉！功之克谐哽叹无已稍令公如宜军旅务殷殊当劳虑故遣公弟指宣往怀迷塞不次（素上表陈言曰：臣自惟虚薄志不及表州郡之下敢惮劬劳卿相之荣无阶觐望然时逢昌运王业维始涌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大人微徒以南阳里闾凡沛子弟高位重爵荣显一时遂复入处朝端出总戎律受文武之任预帷幄之谋岂曰：才能实繇恩泽欲报之德义极昊天伏惟陛下诏重日之明养继天之德收臣於疏远𠄎臣以光辉南服入就道之书春宫奉肃成之旨然草木无心尚荣枯候时况臣有心𠄎自效无路昼夜回徨寝食怵惕尝恐朝露奄至虚负圣慈贼谅包藏祸心有自来矣。因幸国哀便肆凶逆兴兵晋代摇荡山东陛下拔臣於日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腹之寄稟平乱之规萧王赤心人皆为死汉皇大度天下争归妖寇廓清岂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约贲诏书问劳高旨峻笔有。若天临洪恩大泽同于海运虽百殒无以自）酬唐高祖初为唐王隋义宁二年四月劳东都旋师於长乐宫。

武德元年十月遣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师西讨帝幸开远门劳将士而还。

十一月秦王征薛仁果凯旋帝享劳旋师。

三年四月秦王平并州帝遣司农卿韦■起劳军。

四年三月益州道行营仆射窦轨率兵击东都帝引其将校五百人宴赐而遣之。

四月皇太子讨张长逊回班师帝於玄武门宴劳将士赐帛各有差。

五月王世充降遣尚书右仆射裴寂持节劳军。又遣侍中陈叔达赉百牢上樽酒■燕劳秦王於

五年十二月皇太子建成与刘黑闥战於魏州城下破之黑闥抽军北遁诏尚书右仆射裴寂驰往劳之六年十月秦王屯并州以备突厥及班师帝迎劳於忘武顿。

太宗贞观十六年遣安西都护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齿龙突骑帝大悦玺书劳之曰：知破焉耆虜其伪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敢怀叛逆卿望崇位重报效情深涉沙场躬行罚罪取其坚壁曾不崇朝再廓游魂遂无遗寇缅思竭力必大艰辛超险成功深足嘉尚。

十九年帝征辽二月李■所领之众顿於幽州诏遣通事舍人卢师让赉{尔土}书诣军中劳勉咸悦二十年六月平薛延■诏曰：朕闻獯豨强暴历代凭凌结晦关都凝气大漠家山宅野时兽聚而禽分幕毳庐毡乍蜂屯而集塞退因利饱进为财饥前王弊其贪残中夏悼其荐食然而三策知虑非为御寇之方千里长城岂谓静边之计故以百王靡服千古不宾种落实繁奸革孔炽武德之际饮马渭滨贞观之初敢恣凌逼朕载怀慷慨命将出师旗鼓一临沙漠大定雪泾阳之周耻报白登之汉讎截瀚海以开池笼天山而筑苑其馀■鬼数自己羈縻劳我边■轸余遐念将奋□钺受命上玄延■恶积祸盈今日夷■鬼徒内溃□党外离契■送款来降其馀相率归附唯仆骨同罗犹怀假息冰消燄碎匪夕伊朝朕威思所怀故乃苍■之惠观贼此势何能自全今不乘机恐貽後悔故欲暂往灵州亲自招抚安边静乱下固■基一轨同文永弘家业使万里之外不有半烽百郡之中无一戍永绝镇防之役，岂非黎元乐见虽复去岁东征士马倦劳甫施京邑曾未逾年今秋复行理多疲顿但以良药苦口非病者■之而人必焉思去膏肓之疾私种弊力岂农夫乐焉而必履之求其仓库之益斯皆忍小恶而成大美就轻害而得殊功朕积疾累时今尚虚卜■必欲牵痾就路以赴天机百辟士庶幸勿辞也。辽东从兵皆不差发布告天下悉朕意焉。

二十二年三月庚戌遣通事舍人韦■单往使归兵道行军宣慰士众是年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其帅盛遂稽六请降遣首领十人来谒军门建方振旅而还及至帝劳其勤苦赐以上驷。

高宗永徽四年十月以睦州女子陈硕真率众反扬州长史房仁裕平之诏刑部尚书唐临驰传案覆被诬误者悉免之人吏为贼所杀者官为殒斂。

龙朔元年辽东道行军■管苏定方拔百济之贞都城其王义慈来降遣左卫郎将王文庶赉玺书慰劳定方已下将士及百济百姓各令安堵如旧有才者节级录用。若能便经略高丽者委定方拣择将士可否闻奏。

玄宗开元三年三月遣兵部员外郎王上客刑部员外郎杨钦明等分往诸军宣慰将士。

四年十二月命卫尉少卿李■赉玺书慰劳朔方降户。

九年九月诏曰：如闻盐夏两州百姓及六州胡等被胡贼杀掠宜令御史韩朝宗皇甫翼赉书方便复损数其被损之家务令存恤应须给贷蠲免量事处置讫回日奏闻。

十二年七月以黔州道招讨使内侍杨思勳讨溪州贼帅有功特加辅国大将军兼内侍禄俸防卜一事已上并依品级宴思勳以下立功将士於朝堂谓曰：蛮夷不道贼害平人卿等竭诚一举而定穷深尽险罔不率从往返。若飞当甚劳弊各赐卿少物宴毕领取。

十五年凉州都督王君□破吐蕃凯旋诏置酒朝堂宴之及将士等并赐物有差帝谓君□及将士等曰：吐蕃小■鬼敢怀逆命趣窥亭鄯以逞凶狂卿等智勇夙彰军威克振才整旗鼓屡翦渠魁深入寇庭当甚劳耳。

十六年二月乙未令朔方节度副大使左金吾大将军信安郡王□宣慰岭南。

二十六年十月壬申命侍御史陈繇使於剑南安戎城宣慰将士敕曰：吐蕃■鬼背约孤恩卿等同嫉寇讎为国展效深入贼境久冒难危至於勤劳，岂不知委闻左彼小有丧败卿等非不尽力自是主将无谋古之用兵在於责帅王昱缘此亦已贬官卿等但须悉心不可因兹阻气递相激励以保功名战亡之人深可悯惜并申吊祭用慰幽魂其病医及阵亡之家宜委陈繇与州县相知优恤。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命荣王琬为元帅东征安禄山帝御勤政楼宴将士。

肃宗至德元年十月皇弟王自蜀至上皇有诏慰问朝臣及将士等。

代宗宝应元年冬以初平河朔拜宗正少卿李涵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

广德二年正月以尚书右丞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

永泰元年七月遣尚书左丞李涵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於河北道宣慰。

大历二年九月诏曰：河朔隅地方千里外捍夷狄内辅成周抚勤王之师任土之贡顾其方镇可谓崇重眷我侯伯实有助劳。且将相朕之股肱兆庶君之支体事同休戚宁忘鉴寢思抚巡而未获念征镇而永怀爱命宗臣往申旨谕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襄武县开国公李涵朕之茂亲腹心攸寄纯固所以致命文质所以经邦温恭礼让诚信易直励匪躬之节秉忧国之心美其公才当所委任再令宣抚皆合事宜既往谦诚之词兼陈理化之绩慰我忧念意甚嘉之今秋冬在候徭戍勤止将校有介胄之劳黎元有税赋之役代予亲问诏尔使臣仍兼副相之劳式重登车之务可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

三年六月命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充河北道宣慰使以幽州之难故也。

六年八月命左散骑常侍孟擗使河北道宣慰。

八年八月辛未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朱遣弟滔领防秋兵马五千骑至自幽州诏发六军将士千馀骑迓於国门许便道繇皇城南面出开远门赴泾州行营命有司大置酒於开远门宴慰遣之骑卒精锐冠绝诸军道路观者如堵。

十年正月命内侍孙知古使於魏州宣慰因晓示田承嗣各守封疆。

德宗建中四年三月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宣慰淮宁节度李希烈。

十二月帝在奉天加给事中孔巢父兼御史大夫淄青宣慰使以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华州刺史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河北宣慰使。

兴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以兵部员外郎李充兼御史中丞镇曾宣慰使。

四月帝在梁州以屯田郎中沈房为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诸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

六月乙巳诏曰：朕获承先顾付以大器惧德不类贻列圣羞处恭惕厉罔敢暇逸将期布令齐一致俗和平然而诚信未孚众心遂阻理化乖当百度失中君臣之间郁堙不达致寇虽深於罪已兴戎尚昧于省躬思靖乱以济人反劳师而黷武行者被杀伤之苦居者重赉送之勤四海骚然靡有宁处京邑之下转轴亦空环列之中徵发靡息略内以勤远居安而忘危贼臣诱奸乘间窃发豺狼秽于宫阙土庶陷于涂炭作威肆毒仇视我人万姓嗷嗷呼天无告有限蹈以抗节有胁从以假命。且一夫不获辜实在予况君临万邦作人父母既不克以覆育。又从而咎之其心愧耻一食三叹出舍内省介于梁岷庶乎！有瘳以答谴戒皇天悔祸社稷降灵腹心爪牙奋谋宣力元恶稔慝脱身遁逃馀孽拒威所向摧折扫氛而辟闾阖剪鲸鲵以清郊原函夏载宁室家相庆非我将相夹辅王室卿士交予违军旅协心毕命尽敌岂伊寡昧克复兴运戡定大难念之感怀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劳问将士抚谕蒸黎必躬必亲如朕临莅朕整饬法驾即日还京策勋行赏大报忠烈铭功百代与国同休然後请罪祖宗不敢自蔽宣布中外明朕意焉。

七月命给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宣慰於河东诸军。

贞元元年六月以兵部侍郎李纾宣慰于河东诸军中书舍人齐映宣慰于朔方河中同绛陕虢州诸军兵部尚书崔汉衡宣慰于幽州。

二年四月准西李希烈平命尚书左丞郑叔则往淮西宣慰诏曰：自希烈叛命於今五年王泽不通下情亦沮所宜宣我信命以释危疑敷我惠和以慰伤瘵涤清俗咸与惟新底绥一方以称朕意。

十六年七月以徐州张建封卒其子悦为将校所迫俾领军务诏择临难不慑者即其军以谕之遂命吏部员外郎李为宣慰使。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庚午诏万年县令薛彤赴彰义军宣慰。

二年八月戊寅命给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义武等军宣慰使时三节度刘济王士贞张茂昭各交恶闻於朝故有是命。

四年八月命京兆少尹裴武宣慰於镇州。

十二月以太府卿邓泳为东道行营诸军宣慰使左武卫大将军田景度为北道行营诸军宣慰

十年正月丙戌以左羽林军李文通为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充寿州宣慰使。

十一年五月丁亥易定节度使浑镐以累败承宗之众上闻即日命使宣劳。

六月庚子命给事中柳公绰宣慰于淄青右补阙张宿为判官。

八月命尚书右丞许孟容宣慰汴宋陈许河阳行营诸军。

十一月己巳命比部员外郎张宿宣慰随唐等州军十三年正月庚寅命谏议大夫张宿往淄青宣慰李师道以起居舍人唐敬休为副宿至东都暴卒命左常侍李迺宣慰于淄青仍依前以唐敬休副之。

十四年二月壬戌魏博田弘正奏淄青兖郛十二州平诏户部侍郎杨於陵以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宣抚使。

六月癸酉制曰：《周礼》政官之属掌导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国六郡统临二庭绵邈居必申傲动当慑怀自顷东夏有虞近郊多垒沙朔之外剪为寇戎亭障烽櫓之严遐张塞下使译道途之要远属湟中今妖氛甫清师旅方息思欲肃关陇之右地制昆夷於盛秋而虑师无见粮卒有虚籍乏守御之全备积愁叹之余音临轩永怀宜俾宣导非夫忠良练达文武兼资信厚足以得人心恪恭足以奉王事则何以膺兹选任布我忧劳至於问戎役之勤详山泽之要稽军实之名数计■鬼饷之盈虚宿弊有未除众情有未达兵机虏态一以上闻冀在此行所至循拊宜令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胡证充京西京北巡边使所经过州镇与节度防御使刺史审量利害具事实闻奏因程异之请也。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命监察御史杨虞卿卢周仁高铎路群分往京西京北监赏设将士十月成德军节度王承宗卒弟承元密献忠款命起居舍人柏耆往镇州宣慰。

十一月命谏议大夫郑覃往镇州宣慰以起居舍人王■副之。

长庆元年正月丁巳以京兆府司录参军温造为太原镇州等道宣慰使以王承元请入朝也。

二月辛未命给事中韦弘景为容州邕州安南宣慰使监察御史杜周士副焉。

九月辛亥遣太子中允兼侍御史李察往幽州宣慰二年正月命太子中允李察宣慰深州及魏博行营以镇州兵乱杀节度使田弘正而牛元翼不从乱固守深州也。

二月诏雪镇州王廷凑仍令兵部侍郎韩愈充宣慰使。又命户部郎中崔护宣慰於昭义军时刘悟为昭义节度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尝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以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则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遂擒承偕至牙门杀其二■兼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故有慰抚之命。

七月甲寅命司勋郎中崔护均王府长史李彦璋分往昭义魏博两道宣慰。又以汴州李■叛命卿李察宣抚汴州。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天平横海等军节度使乌重裔卒命吴守志宣慰郛州仍领缙帛五万疋就赐军士以郛帅新歿抚而安之也。

二年二月辛亥命司封郎中王彦魏博宣慰。

五月命左散骑常侍冯宿往河南道行营宣慰以沧州李同捷拒命而诸军进讨也。

七月命谏议大夫柏耆往昭义宣慰。

十二月。又命柏耆往魏博宣慰仍与河阳滑州计会发军便以两处兵势晓喻魏博将士令知赴救之师四面皆至。

三年正月命鸿胪卿张贾往昭义魏博宣慰。

三月命谏议大夫柏耆往德州城下宣慰。

五月命给事中崔□往幽州宣慰中书舍人韦询往德州宣慰。

四年正月敕谏议大夫崔戎宜充剑南西川宣抚使以南蛮入寇也。

二月兴元三军作乱节度使李绛及家并被处置命给事中崔□充山西道宣慰使户部员外为副。又命中使先义逸赴兴元宣慰。

武宗会昌三年七月以御史中丞李回使幽镇魏三道时中书奏云：秋气已至将议进军幽州须早取可汗镇魏须速平刘桢各要遣使谕旨兼探三镇军情今日延英面奉圣旨欲遣张贾充使臣等商量张贾■济有才甚谄军中体势然性气稍直虑不安帖恐不如。且辍李回充使。若以台纲不可暂阙即兵部侍郎郑淮久充戎镇判事精敏虽无词辨言亦分明官重事■最似相称帝乃以李回使焉。

昭宗乾宁二年十二月以前大理卿李勣为黔中宣慰使制曰：将我诏命使於四方必惟其人矧乃旧服咨於辅相金曰：汝谐用之不疑行矣。思济李勣国朝名相之令嗣也。文行器业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克绍先志践履函便於中外练达深得其本根顷镇黔江洽闻善政四年问俗五郡怀仁恩信被於昆夷盛名振於县道寻移旌盖往理桂林载扬休声屡著嘉绩两地遗爱万人去思今闻黔巫易帅之时颇失睦邻之道虑成间。巢。又动干戈念远俗之无辜向中宵而不寐。尔揆路为吾使星尚念汉地人情必怀龚遂河内风俗未忘寇恂宜其宣我忧勤导予宵旰强者抑之弱者抚之无俾黔人。又堕涂炭用尔专达膺予简求伫其乡风闻尔称职殊恩好爵无所[A092]焉。

後唐庄宗同光四年二月丁巳遣宣徽使宋唐玉往邺都宣谕诸军。

明宗天成二年四月有内臣自荆南至云：暑雨方甚兵士苦之及刘训有疾是日差孔循径往劳问及续赐孔循诏曰：朕以荆门伐叛方委勋臣而闻统帅蔡戎戒机勤劬王事致乖摄理深軫寤怀辍卿枢近之繁达我优隆之旨固於旬朔已就宣和苟或尚未全平。且要暂还本道便於将息亦可允俞委卿精白凡事详酌申於准节庶协筹谋料度攻收抚绥军旅咸明略更集殊庸倚注之心再三在念。

九月戊午北面屯戍上言经夏战马多死是日出内厩马三百匹赐之帝犹虑边将忧虑召来人慰谕之曰：盛夏酷热人尚多疾其况马邪但令勉於王事无以此为恐仍以枪剑赐其主将。又曰：公路台粟馆驿相接尔慎勿扰人。

三年六月命卜门使冯知兆往定州犒宴将校未帝清泰元年十二月壬申遣李让勋驰骑代北犒享防边将士。

三年八月诏端明殿学士吕琦往河东代诸屯戍犒军。

晋少帝天福九年三月契丹至河北帝亲征驻蹕澶渊丙午先锋指挥使石公霸遇敌数万骑於戚城之北为敌所围高行周符彦卿在戚城之东南方息於林下忽闻敌至骇愕督军而进才数千骑众寡不较行周遣人驰告景延广请益师延广迟留候帝进止既而行周等为贼围之数重三人大目奋击敌众死者甚众帝自御亲兵援之前军获免帝登戚城南古台置酒以劳二将。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十月讨杜重威於魏府二十日帝乘马环城幸副部署慕容彦超尚洪千聂章周殷等营遍加抚喻众心咸悻。

十一月将伐邺壬午车驾次长垣因赐宰臣窦贞固苏逢吉苏禹李涛及从官食帝曰：朕少亲阻艰难备尝之矣。公等儒臣也。从朕蒙犯霜露得无劳苦乎！群臣蹈舞称谢。

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亲征兖州至兖州城下於西屯寨下慰劳兵士赐监押使臣将校茶酒。

十一月荆南上言觐知湖南事宜朗州大将刘言十月三日以兵入长沙界十五日至潭州其淮南所署伪节度使边镐焚城而遁岳州伪刺史宋权亦弃城去帝遣供奉官齐藏琦乘驷往湘潭慰抚三军将吏三年九月泾州节度使史懿疾复作遣客省使杨廷章往知州事赐袭衣金带缣帛诏谕彰义军民吏曰：朕以史懿自镇边蕃克勤王事眷言勋旧深副倚毗，爰自近年多婴疾苦迩来频有发动乞赴阙寻医既览奏陈须议允已差客省使杨廷章往彼知军州事即令史懿发来京师朕念泾州久夹疮痍之地军人百姓抚爱皆同今已指挥杨廷章候到日凡事倍加抚安不得辄有科率俾令众庶皆遂苏舒。

世宗显德元年五月亲征河东丁丑观兵於城下帝巡抚诸军亲白慰免赐赉有差。

五年四月丁丑吴越王钱上言四月十日夜杭州火公烧府署殆尽帝悯之遵命内臣赍玺书恤问。

卷一百三十七

帝王部·旌表

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益善也。表烈士所以兴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变薄俗民德归厚有耻。且格盖上之行化速於置邮下之从风易如偃草繇斯道矣。

周武王既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

惠王二十一年齐会诸侯伐楚许穆公卒於师葬之以侯礼（凡诸侯薨於朝会加一等死王事，於是有以袞斂）。

汉高帝五年既平项羽齐王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至尸乡自刭令二客奉其头驰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非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以王者礼葬横。

十二年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陈胜）魏安王齐愍王（宣王之子）赵悼襄王（孝威王之子）皆绝亡後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无即信陵君也。）令视其蒙复无与他事初帝微少时数闻魏公子无忌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尝祠公子至是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蒙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成帝时为霍光置守蒙百家吏卒奉祠焉。

平帝元始二年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帛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馀可谓减於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臣钦。若等曰：三人谓儋荣及横陈胜昭王之子礼贵有尝尊衣服有品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励俗圣王之也。其赐弘後子孙之次见为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後汉光武时来歙攻公孙述为刺客所中自书表投笔抽刀而绝帝闻大惊省书览涕乃赐策曰：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赠歙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谒者护丧事还雒阳乘輿缟素临吊送葬以歙有平羌陇之功故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焉。

常少张隆初事公孙述少隆皆劝述降述不从并以忧死及述既灭帝下诏赠少为太常隆为光禄勋以礼改葬之其忠节志义之士并蒙旌显。

刘茂太原人为郡门下掾建武二年赤眉二十馀万众攻郡县杀长吏及府掾史茂负太守孙福逾墙藏空冢中得免其暮俱奔孟县昼则逃隐夜求粮食积百馀日贼去乃得归府明年诏书求天下义士福言茂曰：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怀乱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赖茂负臣逾城出保孟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励义士诏书即徵茂拜议郎。

谯玄巴郡阆中人也。能说易春秋公孙述遣使者备礼徵之。若不起便赐以毒药玄受毒药其子瑛泣血叩头於太守奉钱十万以赎父死述许之玄遂隐藏田野终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帝美之玄诏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还玄家钱。

李业广汉梓潼人也。公孙述闻业贤徵之业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劫业业遂饮毒而死蜀平帝诏曰：表其闾益部载其高节图画形像。

温序为护羌校尉隗嚣别将苟宇所拘伏剑而死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其尸归斂帝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归雒阳赐城傍为蒙地赐千斛缣五百疋除三子为郎中李善育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元死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货财千万诸奴婢欲杀续而分其财善不能制乃负续逃亡瑕丘界中十馀岁与归本县理旧业时锺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帝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姜诗广汉人事母至孝母好饮江水嗜鱼脍夫妇力作供膳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辄出双鲤尝以供母膳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诏曰：大孝入朝凡诸举者一听平之繇是皆拜郎中。

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狩幸长安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元和二年东巡狩至沛使使祠故六安郡丞桓谭蒙乡里以为荣。

和帝永元二年十一月有事於十陵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曹参（萧何墓见上注曹参墓在长陵旁道北）。

安帝永初二年刘雄为平原令剧贼平豪等入平原界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以矛刺之时小吏所辅前叩头求哀愿以身代雄豪等纵雄而刺辅贯心洞背而死东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状上诏书追伤之赐钱二十万除父奉为郎中。

元初中鲜卑数百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鲜贼入进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歿於阵显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虏射中显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遽赴之显遂堕马福以身拥蔽虏并杀之朝廷愍授等节诏书褒叹厚加赏赐各除子一人为郎中。

延光三年幸长安以中牢祠萧何曹参霍光桓帝延熹三年武陵蛮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谏止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徵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中。

王涣为雒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元兴元年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

延熹八年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雒阳留王涣祠焉。

灵帝中平中陈实子纪字元方遭父忧每哀至辄呕血绝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励风俗。

袁秘汝南汝阳人也。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秘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秘与功曹封观主簿陈端门下督范仲礼贼曹刘□德主记史丁子嗣记室史张仲然等七人拔刃突阵与战并死谦以得免诏复秘等门闾号曰：七贤。

献帝初即位遣使吊祠故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又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旌死节也。

王允为司徒为李■郭汜所害後帝迁都於许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元尚为兖州刺史袁术将僭号欲以尚为太尉尚拒之建安初逃还为术所害其後尚丧与太傅马日■丧俱至京师帝嘉尚忠烈为之咨嗟诏百官吊祭拜子玮郎中而日■不与焉。

魏太祖北征柳城过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间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馀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後有异於人敬遣丞掾■坟墓并致薄■以彰厥德植仕汉为尚书以老疾去官隐居上谷军都山献帝初平三年卒。

卫兹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少有大节不应三公之辟太祖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於荥阳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

应余为南阳郡功曹宛将侯音劫射太守东里衮余以身捍衮前被七创而死及征南将军曹仁讨平音表余行状并■祭■太祖闻之嗟叹良久下荆州复表门闾赐■千斛。

文帝行幸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汉太尉桥玄黄初初大理王朗与太尉鍾繇连名表上主簿赵郡张登昔为本县主簿值黑山贼围郡登与县长王隼帅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与贼交战吏兵散隼殆见害登手格二贼以全隼命。又守长夏逸为督邮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义济二君宜加显异兼称登在职勤劳诏曰：登忠义彰著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饗膳近任当得此吏今以登为太官令（朗太祖初已曾表闻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奖擢至复表之乃有此命）。

明帝青龙中东征乘辇入故豫州刺史贾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齐王嘉平中吴将诸葛恪围於合肥新城时城中遣士刘整及郑像出城传消息皆为所执皆守节不回为其所害後毋丘俭上言因下诏曰：夫显爵所以褒元功重赏所以宠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陷重围冒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昔解杨执楚有陨无贰齐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赐整像爵关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四月诏曰：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叛长郑熙为贼所杀民王简负担熙丧晨夜星行

远致本州忠节可嘉其特拜简为忠义都尉以旌殊行。

七月车驾东征屯项复入贾逵祠下诏曰：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於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

八月诏曰：昔燕刺王谋反韩宜等谏而死汉朝显登其子诸葛诞创造凶乱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秉节守义临难固争为诞所杀所谓无比干之亲而受其戮者其以隆■子为骑都尉加以赠赐光远近以殊忠义。

三年六月丙子诏曰：昔南阳郡山贼扰攘欲劫质故太守东里袞功曹应余独身捍袞遂免於难陨毙杀身济君其下司徒署余孙伦使使蒙仗节之报。

晋武帝诏曰：蜀将军傅金前在阆城身拒官军致命不顾金父彤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繇彼此以为异金息著蔓後没入官免为庶人。

泰始四年以东海刘俭有至行拜为郎中。

五年诏诸葛亮孙京随才署吏。

李密字令伯犍为人也。父早亡母更■人密见养於祖母蜀平後帝徵为太子洗马密上疏曰：臣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见抚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敢废远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於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饶■幸保卒馀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帝览。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

惠帝永康元年诏以光禄大夫刘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索靖太安末为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被伤而卒追赠太常後赠司空追封安乐亭侯谧曰：庄周处义兴阳羨人也。为御史中丞征氏人齐万年力战而没帝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其家近田五顷诏曰：处母年老加以远人朕每愍念给其医药酒米赐以终年。

刘殷新兴人也。性至孝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饱者一旬矣。殷时年九岁乃於泽中哭不绝声者半月董为生焉太傅杨骏辅政备礼聘殷殷以母老固辞骏，於是表之优诏遂其高志听终色养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赋赐帛二百疋■五百斛。

元帝为左丞相承制以■绍死节事重而赠礼未副劾德表赠太尉祠以太牢及即位赐谥曰：忠穆复加太牢之祀。

虞悝长沙人也。与弟望并有士操譙王承之讨王敦以悝为长史望为司马督诸军湘东太守郑澹敦之姊夫也。不顺承旨遣望讨之望率一旅直入郡斩澹以■旬四境及魏■来攻望每先登力战而死城破悝复为■所执将害之子弟对之号泣悝谓曰：人生有死闾门为忠义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赠悝襄阳太守望荥阳太守遣谒者至墓祭以少牢。

许孜东阳吴宁人也。惠帝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终身年八十馀卒於家邑人号其居为孝顺里咸康中太守张虞上疏曰：臣闻圣贤明训存乎！举善褒贬所兴不远千载谨案所领吴宁县物故人许孜至性孝友立节清峻与物恭让言行不贰当其奉师则在三之义尽及其丧亲实古今之所难咸称殊类致感猛兽弭害虽臣不及见然备闻斯语窃谓蔡顺董黯无以过之孜没积年其子尚在性行纯悫今亦家於墓侧臣以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标其令迹甄其後嗣以畴既往以奖方来春秋《传》曰：善善及其子孙臣不达大体请台量议疏奏诏旌表门闾蠲复子孙。

卞壶为尚书令右将军峻称兵壶苦战死之二子■□ 吁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子诞康六年成帝追思壶下诏曰：壶立朝忠恪丧身凶寇所封悬远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为慨然可给实口廩其後盗发壶墓尸僵鬢■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安帝诏给钱十万以■莹兆。

虞潭母孙氏吴郡富春人吴大帝族孙女也。永嘉末潭为南康太守值杜■构逆率众讨之孙氏勉潭以必死之义倾其资产以■鬼战士潭遂克捷及峻作乱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孙氏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仍尽发其家僮令随潭助战贾其所服环□以为军资于时会稽内史

王舒遣子允之为督会孙氏。又谓潭曰：王府君遣儿征汝何为独否潭即以子楚为督护与允之合势其忧国之诚如是拜为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於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谥曰：定夫人。

张茂妻陆氏吴郡人也。茂为吴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陆氏倾家产率茂部曲为先登以讨之充败陆诣阙上书为茂谢不克之责诏曰：茂夫妻忠诚举门义烈宜追赠茂太仆。

穆宗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守雒阳众不过二千时有沈劲者少负志节自表求配■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击贼频以寡制众而粮尽援绝■惧不能保全会贼寇许昌■因以救许昌为名兴宁三年留劲以五百人守城■率众而东会许昌已没■因奔崖坞劲志欲效命欣获死所寻为恪所攻城■俘被执神气自若。若恪奇而将宥之其中军将军慕容处曰：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今若赦之必为後患遂遇害恪还从容言於慕容■曰：前平广固不能济辟间今定雒阳而杀沈劲实有愧於四海朝廷闻而嘉之赐东阳太守子赤黔为大长秋。

毛宝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州陵县开国侯守邾城石季龙遣将攻邾城■宝率左右突围出赴江溺死穆帝诏曰：宝之倾败宜在贬裁然荻峻之难致力王室今咎其过故不加赠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宝有重勋加死王事不宜夺爵■平三年乃下诏复本封。

孝武太元中功臣普被减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守蒙以故司空兴平伯陆玩有佐命之勋先陪陵而葬繇是特置兴平伯官属以卫墓。

又诏曰：褒德显仁哲王令典故左尉忠穆公执德高邈在否弥宣贞操之风义著千载每念其事怆然伤怀忠贞之裔■尝宜远所以大明至节崇奖名教可访其宗裔袭爵主祀。

丁穆为顺阳太守苻坚兵至为其所执至长安称疾不仕伪朝坚。又倾国南寇穆与关中人士唱义谋袭长安事泄遇害临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师诣阙上之帝下诏曰：故顺阳太守贞定侯丁穆力屈身■而诚节弥固直亮壮劲义贯古烈其丧柩始反言寻伤悼可赠龙骧将军雍州刺史赠一依周■故事为置屋宅并给其妻衣食以终厥身。

周■为西夷校尉领梓潼太守■留於苻坚不屈节而死其子兴迎致其丧冠军将军谢玄亲临哭之因上疏曰：臣闻旌善表功崇义明节以振扬声教垂美来叶故西■绍也。夷校尉梓潼太守周■执心忠烈励节寇庭遂婴祸荒裔痛泉壤臣每悲其志以为苏武之贤不复过也。前宣告并州访■丧并索其家负荷数千始得来至即以资送还其旧陇伏愿圣朝追其忠心表其殊节使负霜之志不坠於地则荣慰存亡惠被幽显矣。帝诏曰：■厉志贞亮无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陨厥命甄表义节国之典也。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赠钱二千万布百疋。又贍赐其家。

谢琰隆安四年讨孙恩兵败琰帐下督张猛於後斫琰马琰遂遇害後左里之捷宋高祖令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割肝生食之诏以琰父子殒於君亲忠孝萃於一门赠琰侍中司空谥曰：忠肃二子肇峻肇历驍骑参军峻以琰勋封建昌侯及没於贼诏赠肇散骑常侍峻散骑侍郎。

安帝义熙初檀凭之与桓玄将皇甫敷战死赐冀州刺史诏曰：夫旌善纪功有国之通典没而不朽节义之笃行故冀州刺史檀凭之忠烈果毅亡身为国既义敦其情故临危授命考诸往迹古人无以远过近者之赠意犹恨焉可加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既陨身王事亦宜追论封赏可封曲阿县公邑三千户。

孙季高义熙中讨卢循於番禺循走交州季高病卒赠龙骧将军宋高祖为南海太守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孙季高岭南之勋已蒙褒赠臣更思惟卢循稔恶一纪据有全城。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馀烬犹能为虞悬师远讨方勤庙■而季高■海万里投命洪流波激电迈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进退靡依轻舟远遁曾不旬月妖凶殄荡涤之功实此为大往年所赠犹为未优愚谓宜更赠一州即其本号庶令忠勋不湮劳臣增厉重赠交州刺史将军如故。

何无忌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进镇南将军征卢循兵败握节死之诏曰：无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国则契协英谟经纶屯昧则重氛载廓及敷政方夏卜番也。实播风惠妖寇构乱侵扰邦畿投袂致讨志清王略而事出虑外临危弥厉握节陨难诚贯古贤朕用伤恻於厥怀其赠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谥曰：忠肃。

毛玫为征西将军督益梁秦宁凉五州军事谯从之乱玫遇害及玫弟瑾瑗子侄之在蜀者一时殄没玫子弘之嗣义熙中时延祖为始康太守上疏讼兄弟，於是诏曰：故益州刺史玫西夷校尉瑾蜀太守瑗勤王忠

烈事乖虑外葬送日近益怀恻怆可皆赠先所授官给钱三十万布三百疋论玫讨桓玄功追封归乡公千五百户。又以■之斩玄功封夷道县侯。

後魏道武平原赠李勰宣威将军兰陵太守勰恬静好学有声赵魏间至是已亡帝哀惜之故有是命王宪字显则北海剧人祖猛苻坚丞相父休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永在颍苻丕称尊号复以永为丞相永为慕容永所杀宪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舆驾次赵郡之高邑宪乃归诚帝见之曰：此王猛孙也。厚礼待之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

太武讨赫连经庾岳墓宅怆然动容遂下诏为立庙令一州之民四时致祭岳先事道武为将有谋略名冠军中道武猜忌诛之。

段进为白道守将蠕蠕大檀入塞围之力屈被执进抗声大骂遂为贼所杀帝愍之追赠安北将军赐爵显美侯谥曰：庄。

石文德中山蒲阴人也。有行义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馀载及亡。又衰经敛附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门庭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孟兰疆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诏并标榜门闾。

献文末常农北陕人王玄威立草庐於州城外衰服蔬粥哭踊无时刺史苟颺以事表闻诏令问状云：先帝泽被苍生玄威不胜悲慕恋心如此不知礼式诏问玄威欲有所诉听为表列玄威云：闻讳悲号窃谓臣子同例无所求谒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财设四百人斋至忌日。又设百僧供至大除日诏送白■由■褶一具与玄威释服下州令表异焉。

孝文帝初都雒阳尝幸北邙遂幸洪池命任城王澄侍■■龙舟因赋诗以序怀帝曰：朕昨夜梦一老公头鬓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问之自云：晋世中■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对曰：晋世之乱■绍以身卫主殒命御侧亦是晋之忠臣比干遭凶虐忠谏剖心可谓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坟茔并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雒经墟而吊比干至雒阳而遗■绍当是希恩而感梦帝曰：朕何德能幽感达士也。然实思追礼先贤树扬忠懿比干■绍皆是古之诚烈而朕务浓比干礼略■绍情亦有愧然既有此梦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郭祚从帝出征及还正授黄门车驾幸长安行经渭桥过郭淮庙问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贤後哲顿在一门祚对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虚薄遭奉明圣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庙令祚自撰祭文。

宣武景明三年九月车驾幸邺诏使者吊殷比干墓董吐浑东郡小黄县人也。吐浑养兄事亲至孝三世同居闺门有礼景明中畿内大使王凝奏请标异诏从之。

正始元年六月立周公旦夷齐庙於首阳山。

李伯贵宣武时为郡守有孝行居父丧哀戚过礼遂以毁卒帝嘉之赐渤海相。

王续生荥阳京县人也。遭继母忧居丧杖而後起及终礼制鬓■尽落有司奏闻帝诏标旌门闾甄其徭役。

刘侯仁豫州人也。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悦息■走投侯仁贼虽加购募。又严其捶撻侯仁终无漏泄■遂免祸事宁有司奏其操行议免府籍叙一小县诏可。

李谧延昌四年卒其年四门十学博士孔■等四十五人上书论其行业帝诏曰：谧屡辞徵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谧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於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

高道悦为太子中庶子太子■句以道悦数规谏杀之高祖甚加悲惜谥曰：贞侯至帝。又追录拜事中。

秦荣先性至孝遭父母丧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帝嘉之乃下诏曰：孝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经。又明地义居丧致疚至感过人穷号不反迄乎！灭性行标当世理镜幽明此而不显道将何述可赠沧州刺史以旌厥异。

晁清辽东人也。祖暉济州刺史颍川公清袭祖爵例降为伯为梁城戍将梁武攻围粮尽城陷清抗节不屈为贼所杀帝褒美赠乐陵太守谥曰：忠。

孝明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刘■丙著业凉城遗文在兹篇籍之美颇足观采如或愆■当蒙数世之宥况

乃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皂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臣忝职史教曾以奏闻乞敕尚书简准所属甄免杂役用广圣朝旌善继绝敦化厉俗诏曰：■丙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

高谅正光中为骁骑将军徐州行台属元法僧反叛逼谅同之谅不许为法僧所害时年四十一廷痛惜之赠左将军沧州刺史。

冯景正光中为萧宝寅关西大行台都令从宝寅征讨宝寅将举兵景固谏不从宝寅败後景还雒朝廷先闻景有谏言故免之除奉车都尉。

贞孝女宗者赵郡柏仁人赵郡太守李叔裔之女范阳卢元礼之妻率性至孝闻於州里父卒号恸几绝者数四赖母崔氏慰免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销瘠非人扶不起及归夫氏与母分隔便饮食日损涕泣不绝日就羸笃卢氏令家人慰喻不解乃遣归宁还家乃复如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礼卒李追亡抚存礼无违者事姑以孝谨著母崔以神龟元年终於雒阳凶问初到举声恸绝一宿乃苏水浆不入口者六日其姑虑其不济亲为奔丧而气力危殆自范阳向雒八日方达攀椽号踊遂卒有司以状闻诏曰：孔子称毁不加性盖为其废养绝类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胜哀虽俯就而志励义远。若不加旌异则无以劝引浇浮可追号曰：贞孝女宗易其里为孝德里标李卢二门以■风俗。

王荣世阳平馆陶人也。为三城戍主方城县子梁武攻围力穷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库後杀妻妾及梁军陷城与戍副邓元兴等俱以不屈被害帝下诏褒美忠节进世爵为伯赠齐州刺史元兴开国子赠雒州刺史。

庄帝建义初以郑仲明兄洪建李冲女■胥仲明舅氏之亲其弟与谋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国之意乃追封安平县开国侯邑七百户赠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

永安初彭城石县人孙道登初为梁武将韦休等所虏面■专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道登厉声唱呼但当努力贼所不能遂屠戮之。

荆州被围行台宗灵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晓喻为贼将所获执女等巡城令其改辞女等大言天军垂至坚守莫降贼忿各剖其腹然後斩首二州表其节义道登等并赐五品郡五等子爵听子弟承袭遣使诣所在吊祭。

废帝时刁思遵妻鲁氏女也。始笄为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刁民[A092]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自告情状普泰初有司闻奏帝诏曰：贞夫节妇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标榜。

卷一百三十八

帝王部·旌表第二

西魏武帝永熙中以故殷州刺史郑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伤叹特赠侍中都督冀定湘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仓跋荥阳京县人。丧母水浆不入口五日吐血数升居忧毁瘠见称州里有司奏闻帝诏标门闾。

杨弘乡郡襄垣人也。三岁丧父为叔所养母年九十三弘年七十五哀毁过礼三年服毕恨不识父追服斩衰食粥粗服誓终身命经十三年哀慕不改为郡县乡闾三百余人上状称美有司奏宜旌赏复其一门树其纯孝诏别敕集书标杨弘至行。又可假以散员之名也。（自弘以下十人史不载年月令附於本朝之末）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为太平县令年逾七十父母丧亡文恭孝慕罔极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积年不已见者莫不哀叹尚书闻奏标其门闾。

董雒生居父丧过礼诏遣秘书中散温绍伯奉玺书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诏其宗亲使相令有灭性之讥。

王崇字乾邕阳夏雍丘人也。兄弟并以孝闻身勤稼穡以养二亲仕梁州镇南府主簿母亡扶而後起鬢■墮落未及葬权殡宅西崇庐於殡所昼夜哭泣鸪鸽群至一小鸟素质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庐朝夕不去母丧始阍复丁父忧哀毁过礼是年夏风雹所经处禽兽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风雹便止禾麦十顷竟无损落及过崇地风雹如初咸称至行所感崇虽除服仍居墓侧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茎叶甚茂人莫能识至冬中复

有鸟巢崇屋乳养三子毛羽成长驯而不惊守令闻之亲自临视州以闻奏标其门闾。

张■■荥阳人居父母丧鬻■坠落水浆不入口吐血数升诏表门闾。

王闾北海密人也。数世同居有百口。又泰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隗六世同居并其财产家门雍睦乡里敬异有司申奏皆标门闾张安祖河阳人也。袭世爵山北侯时有元承贵曾为河阳令家贫。且赴尚书求选逢天寒甚冻死路侧一子年■刀停尸门巷棺敛无托安祖悲哭尽礼买木为棺手自营作敛殓周给朝野嘉叹尚书闻奏标其门闾。

马八龙武邑武强人也。轻财重义友人武遂县尹灵哲在军丧亡八龙闻即奔赴负尸而归以家财殡葬为制缞服抚其遗孤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诏标门闾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刀济济风礼著闻至於作役卑■刀竞进乡里叹美标其门闾。

邵洪哲上谷沮阳人也。县令范道荣先自胸城归款已除县令道荣乡人徐孔明妄经公府讼道荣非勋道荣坐除名羈旅孤贫不能自理洪哲不胜义愤遂代道荣诣京师明申曲直经历寒暑不惮劬劳道荣卒得复雪。又北镇反乱道荣孤单无所归附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送达幽州道荣感其诚节诉省申闻诏下州郡标其里闾。

後周太祖时荆可河东猗氏人丧母悲号擗踊绝而复苏者数四庐於墓侧负土成坟乡人以可至足以劝励风俗乃上言焉帝令州县表异之冀荣定文帝欲以为三公荣定上书固辞陈畏惧之道帝乃止前後赏赐不可胜计及卒帝为废朝令左卫大将军元■监护丧事赙绢三千疋上谓侍臣曰：吾每欲致荣定於三事其人固让不可今欲赠之重违其志，於是赠冀州刺史陈国公谥曰：懿。

令狐虬早以名德著闻仕历瓜州司马墩煌郡守郢州刺史西魏文帝大统末卒於家帝伤悼之监护丧事。又敕乡人为营坟塋赠龙骧将军瓜州刺史。

武帝初河东安邑人纡回性至孝武成中父母丧庐於墓侧负土成坟庐前生麻一株高丈许围之合拱枝叶郁茂冬夏常青鸟栖其上回举声哭鸟即悲鸣时人异之帝表其闾擢授甘棠令。

慕容三藏为右卫将军周师入邺齐後主失守东遁委三藏等留守邺宫齐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率麾下抗拒周师及齐平帝引见礼甚厚诏曰：三藏父子诚节久闻宜加荣秩授开府仪同大将军。

建德元年晋公护诛诏曰：故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阳平郡开国公李远早蒙驱任夙著勋绩内参帷幄外属藩维竭诚王室乃罹横祸言念贞良追增伤悼宜加荣宠用彰忠节赠本官加陕州等十五州诸军事陕州刺史谥曰：忠远初为晋公护所害也。

六年诏曰：伪齐之末奸佞擅权滥罪淫刑动挂罗纲伪右丞相咸阳王故斛律明月伪侍中特进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获罪或直言见诛朕兵以义动剪除凶暴表闾封墓事切下车宜追赠谥并加其见在子孙各随荫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

秦族性至孝母没哭泣无时唯饮水食菜而已终丧之後犹蔬食不入室房二十许年乡里咸叹异之其邑人王元达等七十余人上状有诏表其门闾。

张元字孝始祖父成没元号踊绝而复苏後其父延隗卒水浆不入口三日乡里叹异之县博士二百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

皇甫遐河东汾阴人遭母丧庐於墓侧负土为坟郡县表上其状有诏旌异之。

隋文帝开皇初诏曰：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之风前代名贤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雅政事遗迹可称展力前王垂声著绩宜开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国公邑三千户。

宇文孝伯以忠谏为周宣帝所杀及帝践极以孝伯及王轨忠而获罪并令收葬复其官爵。又尝谓高■曰：宇文孝伯实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辈无措手处也。

纡士雄回之子也。少质直孝友父丧庐於墓侧负土成坟其庭前有一槐树先甚郁茂及士雄居丧树遂枯死服阕还宅死槐复荣帝闻之叹其父子至孝诏书褒扬号其所居为累德里。

郎方贵淮南人也。少有志尚与从父弟贵同居开皇中方贵尝因行出遇雨淮水■长於津所寄渡■公人怒之■过方贵臂折至家其弟双贵惊问所繇方贵具言之双贵恚遂向津殴击■公人致死守津者执送之县官案问其状以方贵为首当死双贵从坐当流兄弟二人争为坐首县司不能断送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而死州状以闻而异之特原其罪表其门闾赐物百■。

田德懋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开皇初以父军功赐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备身丁父艰哀毁骨立庐於墓侧负土成坟高祖闻而嘉之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就吊焉复降玺《书》曰：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以尔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兼赐缣二百疋米百石後下诏表其门闾。

杜猷为济阴太守开皇三年死王事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叛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 黜 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玫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常赏用明激劝台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

薛 开皇中为考功侍郎丁母艰不胜丧病卒有司以闻帝为之屑涕降使赍册书吊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 於戏惟尔操履贞和器业详敏允膺列宿勤蹇克彰及遭私艰奄从毁嘉尔诚孝感於朕怀奠酌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灵歆兹荣渥呜呼哀哉！

杨庆字伯悦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养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带者七旬及居忧哀毁骨立负土成坟齐世表其门闾赐帛三十疋绵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开皇中屢加褒赏。

郭侑字引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闾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鸟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 诣其家劳问之侍书御史柳 巡省河北表其门闾。

刘方为 州都督平林邑国纪功而还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伤惜之乃下诏曰：方肃承庙 恭行天讨饮冰遄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殄殲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成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

炀帝大业二年五月乙夕 诏曰：旌表先哲式在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 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 千载其自古以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救时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塋之时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

三年四月己亥次赤岸驿以太牢祭故太师李穆五年二月戊戌次於闾乡诏祭开皇功臣墓三月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与从父昆弟同居帝嘉之赐物一百 米二百石表其门闾。

陶模为岚州司马汉王谅据并州反刺史乔钟葵发兵赴逆模拒之钟葵失色曰：司马反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钟葵义而释之军吏进曰：若不斩模何以压众心，於是囚之於狱悉掠取资财分赐党与及谅平帝嘉之拜开府授大兴令。

皇甫诞为汉王谅并州司马谅反诞谏之为谅所囚及杨素至谅屯清源诞出狱谋闭城拒之。又为谅所害 易帝以诞亡身殉国嘉悼者久之下诏曰：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 希 抑惟令典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性理淹通志怀审正效官赞务声绩克宣值狂悖称祸凶威孔炽确殉单诚不从妖逆虽幽繫寇手而雅志弥厉遂潜与义徒据城抗拒众寡不敌奄致非命可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

华秋汲郡临河人也。事母以孝闻母终庐於墓侧大业初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庐中匿秋膝下猎人至庐所异之自尔此兔尝宿庐中驯其左右郡县嘉其孝感具以状闻帝降使劳问表其门闾。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至孝事亲以孝闻州郡辟命皆固辞不就躬耕色养乡邻谓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亲易燥湿不解衣者七旬大业初父母俱终哀毁殆将灭性庐於墓侧负土成坟盛冬不衣缁絮惟单 而已家有一乌犬随其在墓。若普林哀临犬亦悲号见者嗟异焉有二鹊巢其庐前树每入其庐驯狎无所惊惧大业中司隶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阳令。

游元大业中为侍御史奉使黎阳杨玄感作乱元数其罪玄感怒而囚之屢胁以兵竟不屈节，於是害之帝甚加叹赠银青光禄大夫赐缣五百疋拜其子仁宗为正议大夫弋阳郡通守。

松 大业末为石门府掾正贼帅杨厚执之令告北海县云：郡兵已破宜早归降 至城下言贼弱不足忧遂为厚所害帝遣户曹郎《郭子》贱讨厚破之以 亡身殉节嗟悼不已上表奏之优诏褒扬赠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以高 贺。若弼张衡宇文弼薛道衡董纯等忠於前朝李金才李敏见忌隋室皆被 易帝所诛，於是赠其官爵。

裴仁基初仕隋为左光禄大夫 於王世充後谋归国事世遇害武德中赠原州都督谥曰：忠。

二年五月诏曰：民稟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於兹叔世

浇讹民多伪薄。身克已事资诱劝朕恭膺灵命临驭遐荒愍兹弊俗方思迁道雍州万年县乐游乡民王世贵孝性自天力行无怠丧其所怙哀毁绝伦负土成坟结庐墓侧盐酪之味在口不尝哭泣之声感於行路安福乡民宋兴贵立操雍和主情友睦同居合学累世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厉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并旌表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四年表南丰州汉阳县令姜世雄之闾褒义门也。世雄立性仁厚夙敦教义私门之内友悌著闻累叶同居合宗同学乡党称慕曾无间言属隋末寇盗经其里者皆感其义节不忍侵掠帝闻而嘉尚言其孝行堪励风俗下诏褒美课役并从蠲免。

杨太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晋绛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赠全节侯。

刘感岐州凤泉人。魏司徒高昌王丰生之孙也。武德初以骠骑将军镇泾州薛仁果率众围之感婴城拒守城中粮尽遂杀所乘马以分将士将士感之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晋者数以长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围而去感与叔良出战为贼所擒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亡在朝夕秦王率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宜各自勉以全忠节仁果大怒执感於城边埋脚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贼平帝购得其尸祭以少牢赠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谥曰：忠壮令其子袭官爵并赐田宅。

常达陕人也。初仕隋为鹰击郎将数从帝征伐甚家亲待及义兵起达在霍邑从宋老生来拒战老生败达惧自匿不出高祖谓达已死令人阅尸求之及达来见高祖大悦以为统军武德初拜陇州刺史时薛举屡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将士政以数百人伪降达达不之察厚加抚接士政伺。巢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而叛牵达以见於举达词色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不达曰：止是瘦老妪何足可识竟释之有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不达曰：汝逃死奴。目视之贵怒持刀将斧达人救获免及仁果平帝见达谓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执士政扑杀之赐达布帛三百。复拜陇州刺史。

魏衡妻王氏梓州妻。人也。武德初薛仁果旧将旁企地侵掠梁部因获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渐强盛衡谋以城应贼企地领众将趋梁州未至数十里饮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斩之携其首入城众乃散帝大悦封为崇义夫人仍赦衡同贼之罪。

独孤武都谋叛王世充归国事觉诛死武都子师仁年始三岁世充以其年幼不杀使禁掌之乳母王氏号兰英请髡钳求入保养世充许之兰英抚育提携备尽筋力时丧乱年饥人多饿死兰英扶路乞丐拮据遇有所便归与师仁兰英唯啖土饮水而已後诈采拾乃窃师仁归於京师帝嘉其义下诏曰：师仁乳母王氏慈惠有闻抚鞠无倦提携遗幼背逆归朝宜有褒隆以赐其号可封永寿乡君。

张善相许州襄城人也。大业末为里长每督县兵逐小盗为众所附遂据本郡归於李密密败以城归国帝授伊州总管王世充数攻之善相频遣使请救兵既不赴城中粮尽自知必败谓寮属曰：吾荷国恩要当效命诸君无为同死当斩吾头以归世充众皆泣曰：宁与公同死终不独生後城。晋被禽送於世充所辞色不挠骂世充极口寻被害帝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封其子为襄城郡公。

张志宽河东安邑人也。武德八年丁母忧庐於兵侧负土成坟有鸟巢於庐前树上志宽哭临鸟辄悲鸣帝闻之遣使就第吊授员外散骑常侍赐物三百。表其门闾。

太宗贞观元年敕召临淮刘子翼入京辞以继母年老不赴色养之美乡里称焉江南道大使李袭誉奏旌表之仍赐以米布改所居为孝慈里及母卒摧毁伤感行路。

二年九月泾阳人田伯明高陵寡妇李氏各赐帛三十疋旌孝义也。

六年正月蠲布衣边凤举韦引宗崔定仁陈嗣等四家课役褒孝义也。凤举渤海人引宗邑西人并以至孝闻於乡党葬父母皆庐墓次负土成坟凤举植柏而为嘉树引宗庐前生芝草七十馀茎见者以为孝感丁父母忧。服斋居二十馀年不释定仁博陵人为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群贼蜂起莫有侵掠者嗣陇西人四叶同居称为邕睦帝异之并下书褒美。

七年十一月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纲之墓。

十二年二月帝幸长春宫表王陇德之闾褒节义也。陇德本冯翊人王藏仁之苍头也。藏仁父母先歿未获合葬既而从役物故其妻孀居旁无亲属陇德迎致其尸并其父母而葬之因庐其墓次负土成坟每有白

雉悲鸣於坟上焉。

十月表通事舍人薛万备之闾旌孝行也。万备者营州都督万淑之季弟也。初丁母艰截髻为髻以充敛及葬庐於墓次负土成坟帝闻而嘉之降玺书吊慰焉。

十五年二月表华州郑人王瞿昙之闾旌孝行也。瞿昙事亲以孝养闻闾里称其敬让葬祖父母及伯父皆负土成坟三年乃毕母终亦如之昼夜悲号哀感行路头尽落形体枯悴墓门三年不掩夜尝寝於棺侧服终之後仍不离墓焉。

十一月壬戌赐孝女夏侯碎金布帛二十粟十石仍标其门闾碎金滑州胙城人先河间刘氏已产一女其父因疾丧身碎金遂求离其夫以终侍养夫不违其志分留一女碎金供养其父兼事後母以孝闻乡里方之曾闵父亡号哭之声朝夕不绝哀毁之至殆不胜丧寒不衣絮被徒跣负土成坟庐於墓侧至是已历五年日一食而止。

十七年齐王举兵初遣沓君将数百骑击平陵平陵人拒守获全诏嘉之改平陵为全节

十九年二月庚戌舆驾发雒阳丁巳诏曰：昔望诸列国之相汉主尚求其後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犹礼其墓况正直之道迈青松而孤绝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师比干贞一表德邻几成性以明允之量属无妄之辰玉马遽驰愍其邦之殄悴宝衣将燎惜其君之覆亡其义不回怀忠蹈节说言才发轻百龄之命刑既逞碎七尺之躯虽复周王封墓莫救焚围之祸孔圣称仁宁追剖心之痛朕自赵魏问罪辽碣经途秀麦之墟缅怀梓林之地驻蹕而瞻荒陇愿以为臣抚躬而想幽泉思闻其谏，岂可使慎终之义久阙於往册易名之典无闻於後代宜锡宠命以展宿心可追赠太师谥曰：忠烈所司崇其墓而葺祠堂州县春秋二时祀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以供洒扫帝自为祭文。

壬戌次安阳遣使以少牢祭齐清河王高岳之墓是年帝征辽攻安市城不克其城中皆屏声偃帜城主升城拜手奉辞太宗嘉其坚守赐绢百疋以励事君之节。

又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而省事（省事郡吏也。）携其妻子奔白岩城降帝之赐省事帛五疋仍为造灵輿归平壤。

二十一年二月甲戌赐滑州胙城女子刘少娘粟帛仍表其闾旌孝行也。少娘母夏侯碎金亦闻少娘年十五而母亡遂庐於墓侧负土成坟。

许垣豫州人也。年十岁父入山采药为猛兽所噬即号叫以杖击之兽遂奔走父得以全帝闻而谓侍臣曰：垣虽幼童遂能致命救亲至孝自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赐物五十。

尧君素隋大业末为鹰扬郎将镇河中义兵起固守不。下高祖遣其妻至城下说令降君素引弓射杀後人心离叛左右斩之传首京师泉於都市後帝幸河中叹其忠於隋室赠蒲州刺史以励事君。

杨三安妻李氏雍州泾阳人也。事舅姑以孝闻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贫李昼则力田夜则纺绩数年间毕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七丧深为远近所嗟尚帝闻而异之赐帛二百遣州县存恤孝女卫氏字无忌绛州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时年六岁母。又改嫁更无兄弟及长尝思复讎无忌从伯尝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专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讎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帝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乘徙於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王少玄者博州聊城人也。父隋末於郡西为乱兵所害少玄遗腹生年十馀岁问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时白骨遍野无繇可辨，或曰：以子血父骨即渗入焉少玄乃刺其体以试之凡经旬日竟获父骨以葬尽体病创历年方愈贞观中本州闻荐拜除王府参军。

阿史那杜尔本突厥处罗可汗第二子贞观中为行军总管以高昌凯旋帝谓杜尔曰：诸军并分外求财尔独能不取深可尚也。高昌有一宝钲刀是其国所宝即以赐之并杂采千。

李乾为侍御史母卒庐於墓侧负土成坟帝遣使就吊仍旌表其门。

高宗永徽三年九月以周司沐大夫裴融尚书左丞封孝琰有忠节於前代制擢其子孙以旌介烈。

五年二月庚申故雒州都督赠尚书左仆射屈突通故吏部尚书赠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殷开山并赠司空故泽州刺史赠荆州都督邳国公长孙顺德赠开府仪同三司故左领军大将军窦琮赠特进故右卫大将军史大柰赠辅国大将军故礼部尚书温大雅赠尚书右仆射故太仆卿赠兵部尚书权引寿赠太子少师故洪州都督户部尚书刘政会故荆州都督赠礼部尚书应国公武士并赠并州都督故洪州都督赠左骁

卫大将军张公谨赠荆州都督故资州刺史李高迁赠凉州都督故嘉州刺史李思行赠洪州都督故右光禄大夫张平高赠潭州都督并追录武德功臣也。

六年正月亲谒昭陵诏贞观以来勋贤大臣陪葬者宜以少牢於墓致祭其子孙有沦屈者所司奏闻。

三月丁酉遣比部员外李文礼致祭名臣图形於凌烟阁者凡七人故太子太师魏徵右仆射高士廉特进萧_■辅国大将军_■志玄国公刘弘基徐州都督秦叔宝秘书监虞世南皆始终著名者也。

四月丙寅镇军大将军阿史舟_■杜尔卒赠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元仍令起蒙象葱山以旌平龟兹之功也。

显庆元年八月赐相州司兵参军武弘度宋州人程表师粟帛标其门闾旌孝行也。

二年二月高宗在雒阳宫遣使祭伊尹周公伯夷叔齐许由等庙十月车驾幸许州次白善顿遣有司祭郑子产及汉太丘长陈实之墓。

五年二月车驾幸并州其义旗初职事五品已上身亡没坟墓在州者令所司致祭。

麟德元年十月己夕_■诏曰：周京兆尹少蒙宰广陵郡守宇文孝伯忠亮基心贞坚表志_■_■刑既逞方纳谏而求人忍忌将加甘捐躯而_■旬节年祀虽永风烈犹生宜峻徽章式旌华胄其孙左威卫长史思纯可朝散大夫。

二年十月命有司致祭伊尹周公桓荣杨彪杜预等墓及祠庙。

十一月己夕_■至荥阳祭纪信墓追赠骠骑大将军。

三年有事泰山路过郢州闻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帝亲幸其宅问其义繇其人请纸笔但书馀忍字帝为之流涕赐以缣帛焉（初北齐安王高乐诣宅慰抚旌表隋开皇中大夫_■阳公梁子恭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更加旌表）。

咸亨三年十月丁亥诏_■葺傅说祠庙仍令所司少牢致祭。

仪凤二年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镇将杜孝_■_■为贼所执贼令送书松州以邀其降孝_■_■身遭六_■仓竟不从俄而贼众舍孝_■_■而退。又率馀众拒守诏赠孝_■_■游击将军以旌其忠烈仍赐物二百_■孝_■_■俄以创甚去职诏令给禄终身。

三年九月诏赐雍州司法参军杨_■故妻韦氏物百_■旌孝行也。韦氏_■州刺史吉甫之女其父初婴_<疢_>疾累月不解衣而寝及父卒一恸而绝帝嘉其至行特赐缣帛仍令编入国史。

永隆二年四月赠故吉州长史陈行焉陆州刺史旌忠节也。初行焉使吐蕃吐蕃大臣钦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拥节不屈临之以兵竟不从因被拘留十馀年而卒至是还帝深嘉叹之故赠官焉。

永淳二年正月车驾发东遣使祭巢父许由等祠庙五月以雍州人元让为太子右内率府长史旌孝行也。让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蒸蒸致养不出闾里十馀年及母终庐於墓侧蓬_■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监国下令表其门闾至是巡察使奏让孝悌殊异繇是拜职。

孝女贾氏濮州鄆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疆仁年幼贾氏抚育之誓以不嫁及疆仁成童思共报复乃候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疆仁自列於县司断以极刑贾氏诣阙自陈已为请代疆仁死帝哀之特下制贾氏及疆仁免罪移其家於雒阳。

东夷都护张俭第二女左千牛敏直之妻性至孝数岁时父母微有_二急即观察颜色昼夜不离左右初闻俭有疾自伤不获奔赴期於必死及凶问至号叫一恸而绝帝闻之下诏褒美赠物一百_■仍令编入国史。

杨绍宗妻王氏华州华阴人也。初年二岁所生母亡为继母鞠养至年十五父。又征辽而歿继母寻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继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迁葬讫庐於墓侧培其祖及父母坟永徽中诏曰：故杨绍宗妻王氏因心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谢以往在隋朝父歿辽左招魂迁葬负土成坟。又葬其祖父母等謁此老年亲加板筑痛结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标其门闾用旌敏德赐物三十_■粟五十石。

苏定方为左武卫大将军卒帝伤惜久之谓侍臣曰：苏定方於国有功例合褒赠卿尝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庄。

卷一百三十九

帝王部·旌表第三

唐中宗神龙元年诏曰：虢州人故杨初成往者运属殷忧志怀忠说将迎六飞之驾奄罹五刑之罚身既伏诛家。又从坐言念诚节深可哀矜宜有褒荣式旌忠顺可赠左骁卫左一府郎将初成虢州人垂拱中伪称郎将於东都市宣敕募人欲迎帝於房陵事觉坐斩籍没其家至是旌表焉。又故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_二往坐其孙敬业构逆毁废坟茔至是帝思其佐命功追复官爵命所司为起坟改葬。

三月以故司仆少卿徐有功执法平恕追赠越州都督仍遣使就其家吊祭令所司与一子官。

二年十二月赠庐州刺史朱敬则秘书监褒异行也。敬则亳州人尝与三从兄同居四十馀年财物无异。

三年六月乙亥旌表江夏潘元祚门闾以其居丧结庐墓次负土成坟也。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下诏曰：故许州司兵燕钦融先陈忠说颇列章奏虽干非其位而进不顾身永言奄忽诚可伤悼方开谏路宜慰窆窆可赠谏议大夫仍令备礼改葬初景龙四年钦融以韦后干政连上疏切谏韦氏等大怒劝中宗召之钦融因而致死帝践祚以其言多切三下制赠焉。

郭岌定州人也。亦备谏韦氏韦氏。又劝杖杀之帝即祚甚加伤悼赠谏议大夫。

又制曰：慎终追远斯乃旧章表德旌贤有光常策故中书令裴炎含和稟粹履信居贞望重国华才称人秀惟几成成绩宜於代工偶俱无猜义深於奉上文明之际王室多虞保_二朕躬实著诚节而危疑起_二仓卒罹灾岁月屡迁丘封莫树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赉於九原俾增荣於万古可赠益州大都督先是永淳中太后临朝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中书令裴炎进谏太后不悦而止後崔灿上言炎有异图胡元范符俨皆明其无罪太后不纳令斩於都亭驿前故有是赠。

七月册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自神龙已来直谏枉遭非命咸令封植其墓。又追赠故韦月将为宣州刺史景_二二年八月追赠故滑州韦城县尉张仲之为饶州长史旌义烈也。

玄宗即位下制曰：以忠报国典册所称感义捐躯名节斯在故右羽林卫大将军上柱国辽阳郡王李多祚三韩贵种百战馀雄席宠禁营乃心王室挺兹诚信翻_二滔诛夷赖彼神明重覆奸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後之荣以复生前之命可还旧官仍宥其妻子多祚初为右羽林将军节愍太子之举兵也。令多祚率众先至玄武楼下冀帝闻以诛三思之意竟案兵不战俄为左右所杀时年五十馀是日并其二子_二胥并命焉妻子并从籍没至是追复。又下制曰：故苏安常文学其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说可嘉属回邪擅权奄从非命兴言轸悼用恻於怀宜赠宠章式旌徽烈可赠谏议大夫仍宥其妻子安常中宗时以事连节愍太子被杀故旌之。

先天二年七月诏曰：太平公主薛崇简执心奉国励节忘私早辩忠邪每有规谏因被嫌疑加以鞭笞事不见从忠实可纪宜甄逆顺复其官爵仍赐姓李太平公主谋逆诸子皆伏诛唯崇简以先谏公主屡被鞭撻故得赐姓官爵如故。

是岁有司奏孝子王知道母患骨蒸医云：须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许加五味以进母母食之便愈即_二他疾卧不令母知州县以状闻宰相请赐束帛帝曰：宜与一官以旌孝行是年江西道按察使上言东陵人唐君_二丧母哀感乡曲庐於墓侧有芝草三茎生焉长沙人严待封少为祖母所养祖母死居丧三载负土成坟手植松_二贾百馀株澧阳人张仁兴五代同居其家堂後生一草彩色甚茂并有敕旌表门。

间开元二年正月乙酉制曰：崔玄_二张柬之等往以神龙之初保_二王室奸臣所忌_二居炎海流落变衰感激忠义玄_二嗣子吏部郎中璩清才雅韵静守专直柬之嫡孙愍祖考继歿遗孤可伤彼勋业之下沦佗名贤之必复是得景倩而悲仲宣者也。高祖封乐毅之後武帝求萧何之裔斯不远哉！昭於德义缅怀前烈宜加後命璩皆可朝散大夫。

二月乙亥以徐有功之子曰：伦自大理司直为恭陵令敕曰：其父昔为理官时密刑网遂能坚守忠直每抗回邪海内称其不冤朝廷赖其惟恤永言种德必归馀庆宜甄嗣子俾劝群臣。

十月帝以王海宾单骑赴难勇冠群帅及临洮之役轻敌致_二滔身歿功存诚节尤著乃诏赠左金吾卫大将军贖物三百匹米粟三百石丧事并官供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吊祭仍与一子五品官下制曰：盘矛赴敌

义光忠壮免胄捐躯情殷悼惜故防御群牧使丰安军使右卫率府率王海宾七卒楨■万里长城抱铁石於胸襟运韬铃於掌握属犬羊为寇牧圉罹灾出车■旬其征讨跃马先其掩袭挫彼锋锐歼厥渠魁充国持边伫终文略建威临阵忽丧骁雄兴言震怀思有褒美宜加大将之礼兼茂后昆之秩。

四年十一月黄门卢怀慎卒明年帝於城南望见怀慎别业方设大祥斋帝悯其贫困叹息久之下诏曰：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黄门监上柱国范阳县开国伯赠荆州都督卢怀慎衣冠重望廊庙周材■谟当三杰之一学行■■四科之二等平勃之辅汉同季文之相鲁质於古俭实可师虽清白燕翼■金非宝然妻孥贫窶担石屡空言念平昔弥深軫悼宜恤凌统之孤用旌晏婴之德宜赐其家物一百■米粟二百石因制中书侍郎苏■为之碑文仍亲礼焉。

六年十二月以鄂州人潘元祚屡辞弓旌独守坟墓行能励俗学可为师拜左拾遗内供奉仍直左春坊侍皇太子读书。

十一年行幸北都太原人赵栖桐隐居有道年暮羸■诏就其私第拜著作郎仍听致仕赐帛五十疋。

十四年宋州单父人刘九江三代同居有慈乌巢於庭户乡里荣之名其乡曰：邕睦乡里曰：同居里请旌表其门许之。

是年镇州鹿泉人李处恭张义贞青州北海人吕元简定州鼓城人彭思义及蔡州孝女杨氏等并以孝义闻著旌表其门处恭与义贞异姓同居於今三代凡百馀年元简四代同居所食六畜皆异母同乳思义居丧至孝庐於墓侧有嘉禾生及白兔驯扰。

十五年九月制曰：故益州长史张守素故桂州都督员嘉静等并授委藩镇克著勤劳奄随化往良深震悼言念旅櫟犹在遐方用加优恤以慰泉壤宜官造灵■给传还乡所缘葬事并委有司支給。

是岁华阴人韩思讷六代同居特旌其门。

二十年三月以右骁卫将军同正员安金藏忠节见於先朝特封为代国王仍於东岳西岳等镌碑勒其名制曰：义不辞难忠为令德保■君主安固邦家则必荷宠光之休膺土宇之锡安金藏忠义奉国精诚事君往属酷吏肆凶潜行谋构当疑惧之际激忠烈之诚突刃刻心保明先圣见危授命沮奸邪之慝转祸存福获明夷之贞虽鸣玉衔珠已备於休命而畴庸疏爵未洽於殊荣宜锡宠於■组兼勒名於金石二十三年三月河北采访使张守■奏相州汤阳县有孝子石件奴请旌表门闾许之件奴三岁丧亲庐於墓侧凡二十馀年莖内有■苦树重生枝叶群鸟驯扰乡里咸敬异之（闰十一月相州。又奏孝子石件奴莖内有寒竹抽笋数十枝望旌表其门章孝理许之）。

二十四年制曰：贵德尊贤■希终念往此圣人所以理天下厚风俗也。王友贞禀气元精游心太朴孝惟不匮独贯於明时道则难名高谢於人代言念锡类方期化俗遽尔凋殒良深愍悼生无大位虽隔外臣之仪没有馀荣宜赠上卿之服可赠光禄大夫仍令州县长官吊祭友贞长安人历位长水县令後罢归田里中宗在春宫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又拜太子舍人仍令所司以礼徵赴乃以疾辞制曰：敦夷齐之行可以激贪尚颜闵之道用能劝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贞德义泉藪人伦茂异孝爱始於事亲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财货久历官常累闻课绩有古人之风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尘外栖情物表深归解脱之门誓守薰■之诚须加徵命作护储闾固在辞荣陈情恳至朕方崇奖廉退愿静澆浮虽思廊庙之贤岂违山林之愿宜加优秩仍遂雅怀可太子中舍人员外置给全禄以毕其身任其在家■道仍令所在州县存问四时送禄至其住所帝在东宫。又表请备礼徵之以年老竟辞疾不赴是岁九十馀卒故有褒赠。

二十五年五月己亥京兆人张阿九母疾阿九割股肉馈之厥疾遂愈先是同郡赵言亦以割股养母闻帝嘉之赐阿九及言物各五十■以旌孝行天宝四载二月京兆府奉天县人赵正言母病割股肉以饵母疾瘳赐物五十■以资孝养华原人韩难陀父亡庐於墓侧凡十六载金城女董氏家无兄弟孝养不嫁父亡庐於墓侧凡六载并表其门闾赐以粟帛。

三月陈留郡封丘人杨嵩■母亡负土成坟於所居别立灵几书父母形貌享祀十有馀载尉氏县人杨思贞父亡庐於墓三十八载有芝草白兔甘露等瑞并赐粟帛旌表门闾。

四月冀州人燕遗倩既孤於堂中刻木为父母形象施帷帐衣服如存朝夕奠祭乡闾甚敬异之。

蜀郡人郭景华孝行过人父表明景华昼夜啼泣宅中忽涌甘泉因以洗目渐明东阳郡人应先父亡庐於墓侧有芝草连理树生并旌表门闾以昭孝行。

十五载袁光庭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救不至虜乃百端诱说终不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 𠄎 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闻之赠工部尚书。

王君 𠄎 判凉州都督为吐蕃所杀帝甚痛惜之制赠特进荆州大都督给灵 𠄎 还归京师葬事并官给贍物三百 𠄎 粟三百斛仍令鸿胪卿一人充使监护。

韩思复睿宗朝为给事中活严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 𠄎 附之中帝御笔题碑云：有唐忠孝韩长公之墓。

肃宗至德二年二月大赦诏曰：贼 𠄎 两京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有绝尸仰药不事叛人为众所知者量加优赠十二月诏曰：忠臣事君有死无贰烈士狗义虽灭犹存其李 𠄎 登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臣钦。若等曰：自李 𠄎 登以下为安禄山乱死王事也。）

三年正月诏内外文武官 𠄎 在在县中潜藏不出或 𠄎 疾不仕忠节可嘉并与成考。

是月京兆尹李岷奏奉天县百姓滑清泌父茂先疾亟清泌割右股肉方圆二寸与父食之病乃痊诏清泌宜与官以旌孝道。

二月诏天下州县有遭逆贼攻击坚守不下竟以获全其官人百姓中有诚效灼然为众所知者宜令本道使案验奏闻据状迹酬其官赏身亡没者重加褒赠有父母存者仍与一官及邑号无父母者与一官如有一家丁壮尽被屠害其父母妻子仍令州县以官物赈恤并量造舍宇使得安存。

乾元二年北庭行营使李嗣业自正月与诸将同围相州是时筑 𠄎 是引潼水灌城经月馀城不拔时军无统帅诸将各自图全人无斗志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履锋冒刃为流矢所中数日疮欲愈卧於帐中忽闻金鼓之声因而大叫疮中血出数升注地而卒帝闻之痛悼而叹惜之下诏曰：临难亡身为臣之大节念功加赠经国之常典故卫尉卿兼怀州刺史充北庭行营节度使驍国公李嗣业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怀 𠄎 时之勇略有戡难之远谋久仕边陲备经任使自凶渠构乱中夏不宁持感激之诚 𠄎 驍果之众亲当矢石频立功庸壮节可嘉将谋於百胜忠诚未遂空恨於九泉言念其功良深惻悼死於王事礼有可嘉宜增裂土之封用广 𠄎 希终之义可赠武威郡王其 𠄎 赠及缘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给灵 𠄎 还所在以其子佐国袭其官爵实封二百户。

代宗宝应元年凤翔天兴人杨播隐居以孝行旌表门闾一云：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徵为谏议大夫弃官就养以孝行衒祥表其门闾肃宗就加散骑常侍赐号玄静先生初播父哲以孝行有异旌其门闾後播子炎为起居舍人辞禄就养岐下丁父忧庐於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门闾孝著三代门树六闕焉。

八月梁州刺史臧希让上言南郑县百姓李贞古孝行彰闻请付所司旌表从之贞古六岁而孤母欲改嫁贞古雨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寝贞古不食寝及母亡贞古成坟庐於墓侧有猛虎驯於庐前白鼠见於墓门村人异之。

永泰元年正月京兆尹第五琦奏奉天县奚 𠄎 朝二女伯娘仲娘虽长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於 𠄎 州接界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岁藏於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身於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折首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而去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仍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户曹陆海首赋诗以美之。

三月河南等道都统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缙奏徐州处士皇甫 𠄎 巨养母以孝闻请旌表门闾许之。

是月追赠故徐州蕲县令李澜澜弟渤等官先是东都未平梁宋间群盗连聚或至二千馀众攻 𠄎 城邑澜守蕲县力屈为盗所执将害之澜弟渤诣盗请代兄死澜。又请杀身贺弟兄争死俱为盗害澜女原武尉卢甫妻也。见父被执号泣请代死亦为盗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节义闻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仪王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范为贼所俘贼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当死即死终不苟全一命受污於贼贼惜之临之以兵逼之以力裴坚骂抗之贼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季卿亦以状迹闻诏曰：郑州原武尉卢甫亡妻李氏汴州尉尉王泛妻裴氏等懿范传家柔明植性顷因寇难克彰义烈或请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

夫亡标难夺之节宜膺赠 希俾光休美李氏可赠孝昌县君裴氏赠河南县君仍编入史册澜渤亦赠官秩。

二年六月赐安南节妇金氏两丁侍养金氏本贼帅陶齐亮之母以忠义训齐亮不受遂与齐亮绝自绩而衣自田而食州里称之仍诏本道使每季给银二两并衣服以终其身。

大历四年二月左千牛薛锋母病割股肉啖母病愈诏下有司旌表门闾。

三月睦州司士参军许利川居母丧以孝闻有芝草八茎及连理树一株产於墓庐诏旌表其门

六月诏曰：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 李靖李 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緬然长怀风烈犹在其後嗣沈翳特加优奖如庙宇荒毁即宜 葺无德不报何日忘之。

六年十月邕州上言依政县百姓樊漪居父母丧负土成坟庐於墓侧有兔鸽驯扰木连理慈竹旌表门闾。

七年七月镇州上言鼓城县人陈岷居父丧被 庐於墓侧不掩墓门哀毁过礼望旌表门闾许之。

十一月京兆府上言栌阳县人董思宠五代同居子孙凡八十余人友爱敦睦乡里称之天宝末寇盗剽掠村闾此家独全年遭水旱此家独免至於征税每先於人伏望旌表门闾编诸史册许之。

八年十二月江南西道观察使路嗣恭上言信州弋阳人张球父歿五年庐於墓侧哀毁过礼墓门 专土生芝草七茎有鹊巢於墓之丛竹请旌表门闾许之九年二月庚辰追赠故河西陇右副元帅都知兵马使秦州刺史郝廷玉为工部尚书录勋也。

四月追赠故平卢节度使柳城郡太守刘正臣为工部尚书正臣本名客奴初禄山叛逆正臣越海遣使奉顺帝录其诚节故宠之。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诏故侍中平阳郡公赠秦州刺史敬晖重赠太尉故吏部尚书汉阳郡公赠中书令越州刺史张柬之赠司徒故侍中扶阳郡公赠兖州刺史桓彦范赠司徒故中书令博陵郡公赠幽州刺史崔玄 赠太子太师故中书令南阳郡公赠洪州刺史袁恕已赠太子太傅故中书令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赠司徒故中书令越国公锺绍宗赠太子太傅时以国朝将相虽尝赠而未称者再赠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代州刺史赠太子太师贾循重赠太尉并妻子皆备礼改葬故蕲州刺史赠华州刺史姚 重赠潞州大都督与其子一人官皆以死王事也。

五月以泽州人雍先五代同居表其门闾。

七月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初光庭守伊州虜围之连岁不能拔及力竭将 先刃其孥而自焚死焉。

三年二月赠故成德军节度判官检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邵真户部尚书与一子五品正员官真尝为李宝臣掌文翰深所信任宝臣死其子惟岳伪领父众李正己田悦欲其同反各通使於惟岳真泣谏曰：先公位兼将相受国厚恩大夫 之中遽欲违命同邻道之恶背先公之志不可田悦与我密迕绝之恐速祸正己稍远绝之易耳但令悦使还报请徐思其宜执正己使於京师因请致讨朝廷必嘉大夫忠而旌节可得。若受节於正己即当臣之为之奈何惟岳许之令真草奏将发孔目吏胡震颇任事言於惟岳曰：此事非细请与诸将吏议之至会议其镇州刺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亲好二十年一朝背之不可今执其使送京师大善脱未为朝廷所信正己兵强忽来袭我孤军无援何以敌之不。若仍旧勿绝徐观其变惟岳。又从之真。又劝惟岳遣其弟惟简入朝仍遣军吏薛广嗣诣河东节度马燧军请从顺屯兵东鹿田悦闻其谋使使谓惟岳曰：邵真惑乱军政必速杀之不然吾。且自讨其罪矣。惟岳惧遂杀之故有褒赠。

四月赠故右仆射褚遂良太尉。

五月诏曰：故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杨休明故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侍御史大夫周鼎故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秀璋故瓜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知河西节度留後张铎或寄崇方镇或摄 留务时属殷忧并抗贞节率励将吏誓一其心固守西陲以俟朝命羌戎乘间骤逼城池国家方有内虞未遑外救河陇之右化为虜场俾我忠良殁身异域弥历年纪以逮於兹旅方旋诚深悃悼故递加宠赠俾极朝荣式彰茂烈永贲幽垅休明可赠司空鼎可赠太保秀璋可赠户部尚书铎可赠兵部侍郎休明等自至德後 没於吐蕃至是其族各以其柩至故加褒赠休明男 覃并将校等追赠者十余人仍官为殡葬。

八月太子宾客第五琦卒琦之子峰峰妇郑氏女皆以孝著旌表其门。

四年二月将作监田昂亡母亡姨亡妻汾州刺史李再春亡妻其子瑶亡妻等并追赠国夫人昂瑶亡子女皆赠官封初昂再春瑶弃其族来降田悦尽灭其家少长无类瑶至京师授左监门卫将军再春为汾州刺史兼宠赠其家。

三月赠故淮宁军都虞侯兼御史大夫实封一百户周曾太尉益实封二百户故许州镇遏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实封五十户王玠司徒益实封一百五十户故淮宁军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实封五十户吕从贲左仆射益实封一百户故十将试太常卿康秀琳右仆射益封一百户故节度押衙监察御史里行姚卞詹兵部尚书赐实封二百户故十将试太子宾客梁兴朝户部尚书赐实封一百户故十将试太常卿贾栎卿刑部尚书赐实封一百户故试太常卿侯仙钦工部尚书实封一百户命散骑常侍萧昕往汝州境上以礼致祭并委李勉哥舒曜访其家以名闻有子者得世父官爵子孙三代过犯者减一等论以淮宁军节度押衙试殿中监韦清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封安定郡王赐实封一百户其周曾等所赐实封可载於典册传其子孙初希烈怒哥舒曜收汝州令周曾等以兵三万来击曜曾玠卞詹清等自号四公子因希烈之亲吏梁锐动静辄驰告勉至是曾乃谋於周志欲回军据蔡州王玠应於许州姚卞詹韦清居中杀希烈议定密令奏之。且请毒药以■其食得陈药一丸无效曾等以故久不发初希烈令养子十人从曾曾次襄城欲行其志养子等知其谋亡告希烈乃使其将李克诚率驃军千人攻杀曾等而收其兵复杀玠卞詹等始韦清约事泄无得相引清以故幸免然终惧不得脱乃说希烈曰：今兵寡势弱不足以集事请与朱滔使宋少直诣滔乞师希烈信然遣之夜次襄邑境乃奔归刘洽希烈闻曾等有变兵乱乃闭壁数日郑州尉氏贼亦惶骇奔去希烈乃上疏归罪曾等率兵还保蔡州。

是月。又赠故卫尉卿兼御史中丞颜杲卿司徒故常山郡太守袁履谦左散骑常侍故许州长史庞坚右散骑尝侍故巩县主簿蒋清礼部侍郎并录其子孙履谦妻封氏封申国夫人（臣钦。若等曰：自颜杲卿已下并为安禄山乱死王事也。）

又赠故右骁卫将军代国公安金藏兵部尚书授其子承恩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庐州长史。

四月赠故礼部尚书李之芳亡女陇西郡夫人初李克诚既■滔汝州杀掠居人士女贼至李氏家李氏恐逼辱遂投井死。

八月赠曹孝昌左仆射实封二百户孝昌李希烈之将孝昌以随州降寻为其将康叔夜所杀复叛故有是赠。

十月赠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太尉赐实封三百户子孙不绝官爵。又赠将军高仲杰司空实封三百户子孙不绝官爵初帝避难於奉天朱■之贼於城西南三面逾城浑■率招召突将三百人分道连战翼日辰时杀伤太甚贼力屈而退希倩死之俄贼复攻城仲杰力战而死故有是赠仍官给棺槨衣服遣宰臣宣旨致祭。

兴元元年二月帝在奉天诏曰：见危致命之谓忠临义有勇之谓烈惟尔克励臣节不憚杀身惟朕式嘉乃勋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遘兹殷忧变起都邑惟尔卿士嗷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司农卿上柱国张掖郡王■秀实操行岳立忠厚精至义形於色勇必有仁顷者尝镇泾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训咨尔以诚贼■藏奸欺尔以诈守人臣之大节洞元恶之深情端委国门挺身白刃誓碎凶渠之首以敌君父之讎视死如归履虎致□噫天未悔祸事乖垂成雄风壮图振骇群盗昔王□守死以全节周夕正色而抗词惟我信臣无愧前哲声闻寰宇义冠古今足以激励人伦光昭史册不有殊等之赏孰表非常之功爰议畴庸特超简限著之甲令树此风声可赠太尉谥曰：忠烈宣行史官仍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长子与三品正员官诸子并与五品正员官仍废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礼葬祭旌表门闾朕承天子人临馭亿兆一夫不获则予之辜况诚信不达屡致寇戎使抱义之臣传於凶逆有临危致命歿而愈彰有因事成功权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报之典岂限常员并委所司访其事迹续具条奏当加褒异锡其并赋图形■阁书功鼎彝以彰我有服节死谊之臣传於不朽是月。又赠故商州刺史谢良辅左散骑常侍初泾原兵乱京师後数日商州团练兵亦作乱害良辅焉及此追赠。

四月赠故吏部郎中郭雄同州刺史诏曰：朕越自邦畿至於梁汉而庶尹卿士各勤其职雄以锋刃之下仓卒遇害亲戚阻绝孤魂何依，岂不以予一人不德而使子大夫罹其祸也。永言惻惻增軫於怀爰申宠赠俾如常典。

六月故神策京西兵马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惠元赠右仆射仍赐绢百疋惠元男故尚食奉御晟赠殿中监故左卫兵曹参军 赠 州刺史褒死难也。惠元以兵属李怀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同赴国难解奉天之围明年四月怀光既图叛逆惠元义不受污脱身奔窜至奉天会乘輿南幸李怀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将冉宗以百馀骑追及於好 县惠元计穷父子三人并投人家井中冉宗并出而害之及是各加追赠焉。

是月给事中孔巢父往河中宣慰李怀光遇害帝闻而惊悼久之赠尚书左仆射赐其家布帛粟米甚厚仍授一子正员官收复河中日所司备礼葬祭之。

七月诏曰：赠太尉 秀实天授贞烈激其颍风苍黄之中密蕴雄断将舒国难诡收寇兵挠其凶谋果集吾事挺身径进奋击渠魁英名凛然振迈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门闾缘葬所要一切官给仍於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诸军将士有身死王事委本使具名衔奏即与褒赠。

又赠故左骁卫大将军乐平郡王刘海宾太子太保追赠实封一百户（臣钦。若等曰：海宾事具

八月诏赠太尉 秀实宜令所司即与置庙立碑。

九月赠故泾原都知兵马使试太常卿何明礼兵部尚书故推官试晋州别驾岐灵岳赠同州刺史旌死节也。初 秀实与刘海宾及明礼灵岳潜与约克期诛朱 事泄皆遇害故有斯赠。

十月以前太常卿萧定为太子少师前大理卿蒋 允为右常侍前秘书监程镇之为太子宾客并以 盗贼不仕褒之也。

十二月以前祠部郎中王 楚为比部郎中前起居舍人郑南史为司封员外郎前工部员外郎史官 撰荀尚为驾部员外郎前左庶子张{+既}为彭州刺史 楚等并朱 时潜不仕也。

贞元元年正月诏曰：君臣之义生录其功没厚其礼况才优任国忠至灭身朕每兴叹劳於寤寐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器质自天公忠杰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掎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朕致移斯祸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尔嗣可赠司徒仍赠绢帛五百端米三百石男 硕等至丧制终後所司闻奏超授官秩时李希烈 滔汝州宰相卢杞奏颜真卿使谕之既为所迫不从遂缢杀之。

四月加朔方将石崇宪检校工部尚书来重随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初马燧浑 统兵讨李怀光怀光俾部将徐光将数千众保长春宫复俾石崇宪将骁兵援徐光崇宪以数千骑来降怀光遂屠其家故加官。

九月赠朔方节度都虞侯吕鸣岳工部尚书鸣岳前欲图李怀光以从顺事泄为怀光所杀故追赠焉。

十一月赠朔方 宁节度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石演芬兵部尚书仍赐钱三百千演芬本西域胡人以武勇为朔方节度李怀光养子以至右武锋都将时怀光军屯三桥将与朱 通谋演芬乃使食客部成义密疏具言怀光反状请即罢其总统成义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怀光子璀璨密报其父怀光乃召演芬责之曰：我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耶今死可乎！演芬对曰：天子以公为腹心公以演芬为腹心公上负天子安可下责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异心欲守死以事一人幸得免呼为贼死当分也。怀光初使左右啗食之皆曰：此忠烈之士也。可令快死乃以刀断其颈至是上念其义烈故加追赠。

二年十月以前淮西行军司马检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吕仲容为刑部郎中前 殷州刺史张应为吉州刺史仲容应皆 滔李希烈受其伪署官数有章表陈贼中事宜帝每嘉叹及希烈平徵至特加赐赉而命官焉。

三年四月赠故淮西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陈仙奇太子太保赠布帛粟米有差丧事官给仙奇起於行间性特忠果自李希烈死颇竭诚节而吴少诚辈十数大将素凶悖 鬼正遂结党害仙奇焉闰五月朔方河中副元帅浑 与蕃相尚结赞会盟於平凉 与副使兵部尚书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奉朝等皆入幕次结赞伐鼓三声其众呼 而至 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马奔归奉朝为乱兵所杀六月赠奉朝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以死王事也。

十一月彭城李子尹务荣丧亲庐於墓侧六年有芝草之祥诏旌其门闾五月建州奏邵武县人黄天丧母庐於墓侧有紫芝生诏旌其门闾。

五年二月润州奏句容人张尝洧居父丧孝行著闻诏旌表其门闾。

八年闰正月赠故御史中丞张巡妻陇西郡夫人李氏申国夫人帛百疋追旧勋也。（臣钦。若等曰：巡事具前）。

十二年七月宣武军节度李万荣病疾署其子乃为兵马使乃杀大将伊娄■兑张■丕仓官刘叔向等大將邓惟恭等执乃送京師詔■兑等三人委中書門下即与追贈仍各与一子八品正員官。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六月詔曰：前昭義軍泗州營衛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助力性推毅勇夙聞克家之美嘗稱抚眾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与其母兄号泣固拒遂全懇愿奔告元戎不为利回成其先志於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軍郡■安行义昭著念兹名节感叹良深宜洽恩荣俾弘激劝礼无辟於金革理当申於权夺戎章宪府式宗兼学可起复■麾將軍守左金吾卫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节度使与要职事任使重政泗州刺史■丕之子■丕在州十餘年拜金吾詔未至病卒軍令欲令重政代為將重政与其母徐氏拒不从获免故寵之。

七月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散騎常侍仍賜其家錢二百千令所在州縣給遞以。

卷一百四十

帝王部·旌表第四

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二月贈故嘉州刺史崔佐時大理卿佐時為西川留後劉辟所殺故也。

二年七月詔曰：王者旌表通乎！異代况音徽未遠名迹可尋風流所傳弊俗兴起舉其遺直足勸事君故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襲南陽郡公袁高茂功之後清德冠時貞元初職在論■嘗執說議封還詔書居平蹈常則■然而无忤會節有立皆卓尔而難逾故能望重朝端行滿天下未逾大任遽歿中身德之不忘久而弥著朕方弘景化寤寐前良用旌尚德之懷俾申加等之贈哀榮所被勸獎斯存可贈禮部尚書高貞元初抗論卢杞中外相賀數正直者以高為第一李吉甫為相備陳其事始下詔贈。

十月潤州李□平制曰：王澹趙琦等仗節死义杀身成仁無罪無辜受茲殘酷所宜褒表以勸忠貞即加追贈仍令州府致祭收葬其王澹如有子弟服滿日与一子八品正員官如更無辜受戮及脱身效順者亦委李元素具事迹聞奏當有褒贈及加甄錄如受戮之中有長行官彳建勿停糧賜優給其家初澹為□判官及□言歸闕署為留後□既无行意尋托疾屢改發期澹与中使頻諭之□不悅澹既總留務或有制置□益不能平潜諷親兵令杀澹者數矣。因散冬衣澹入謁□兵士數百人持刀拽於阶下齎食之監軍聞乱遣衛官趙琦慰諭。又齎食之及□敗故有詔贈。

三年二月贈故布衣崔善貞睦州司馬旌忠諫也。初李□鎮浙西恃恩驕恣善貞詣闕上封言□罪狀德宗械送□□坑杀之□敗贈官。

五年正月贈故左神策軍大將軍陽山郡王郾定進兵部尚書賻布米粟有差定進時号勇將嘗征蜀有功及討王承宗力戰陣敗馳歸馬倒賊识曰：郾王也。遂為所害官軍為之喪氣繇是褒贈。

四月睦州上言州人方良琨六代同居請表其門閭從之。

五月贈故昭義軍將曹公■左金吾卫大將軍公■母鄭氏封武威郡太夫人仍賜錢三十万先是謀擒卢从史公■參之倉卒為乱兵所害故加贈而。又褒封其母焉。

六月丁亥贈故禮部尚書鄭叔矩太常卿贈故朔方河中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路泌絳州刺史仍各賜其家絹二百疋至葬日委所在州府量給助喪事泌為浑■從事貞元三年隨■与吐蕃肝盟而■留既在絕域栖心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少子隨哀泣疏陳愿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以朝廷懲其宿詐使更要於後信迄數岁不報及帝即位前年蕃使復款塞隨五獻章上陳。又投書哀訴於宰相裴□李藩皆協力為奏言帝允之命徐復等報聘乃特於答詔疏名氏令以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叔矩之喪与銘及遺錄至朝野傷叹帝憫之命贈賻焉。

六年二月浙江西道觀察使以前集賢殿校書郎丁公著孝行聞詔曰：丁公著辭官侍親不顧榮利高行至性人倫所稱今執喪致毀。又聞過禮其所請旌表門閭宜依仍委本州刺史亲自慰問并量給粟帛。

三月甲子贈故金吾卫張克讓尚書右仆射克讓茂昭長男也。前為易定將木力沟之捷克讓有功焉。

十年十二月贈故■州刺史陳孝陽洪州大都督旌善狀也。

八年四月贈故左神策军兵马使严奉刑部尚书追平蜀之功也。

七月以蜀将郝同美为黎州刺史褒其节也。同美元和初以刘辟之众归而辟屠其家故旌宠之。

十二月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攸载或闻身歿之後家无馀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每年賜其家绢二千疋春秋二时给付。

元年闰八月诏曰：存树风节谓之立名歿加褒■希所以劝善故朝散大夫试秘书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济昔以文雅见称当时尝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坚贞之正性以履危机睹逆乱之潜萌不从胁■义声可传於竹帛显贈未贖於松楸藩方上陈允叶彝典追加命秩尚服殊荣可贈秘书少监济初为安禄山范阳掌书记天宝十三年济察禄山有异图谋以智免以卫县令齐□诚信可托乃求使至卫县具以诚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为备至夜伪呕血疾不能支遂异归及禄山反使伪节度使蔡希德令行戮者李■等二人封刀来召察诈不起即就戮之济以左手书云：不得李■持刀而前济引首以待希德歛□嗟叹李■等退以实病报後庆绪继逆。又使郡县强旱至东都安国观经月馀代宗统师收东都济起诣军门表送上都肃宗馆於三司使臣於贼者瞻望以愧其心寻授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宝应初拜刑部员外郎因蕃寇逃难客於襄州大历中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充莫■■副使終於襄州至是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奏其节操与权皋同科合载国史敕甄济顷逢屯难不受染■风尘之内名迹独全宜付史馆旌。又下制褒贈焉。

是月。又诏曰：孝子刘敦儒生於儒门禀此至性王祥笃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参养志积岁年而风急用弘劝奖宜服官常分曹雒司俾遂私志可守右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敦儒子玄之曾孙母终居丧致毁雒中谓之刘孝子权德輿留守东都表其志行故授以官。

十月虢州湖城县百姓阎■五代同居命旌表之。

十年四月贈工部尚书致仕高彦昭陕府都督如有子孙委中书门下服闋後量材叙用彦昭不知何许人初事李正己及李纳叛彦昭以濮州降於河南都统刘玄佐纳怒杀其妻子有女九岁初見其母几将就害拜天而祝女问其故答曰：以天之神明将有祈也。女曰：天如神明岂使吾效顺而族戮也。如其无知即。又何拜独不拜而死帝闻诏下太常谥曰：愍女当时文士属词以誄之。

十一月贈故寿州死难之将张抱剑刘荣周和等刺史仍以米粟给其家（臣欽。若等曰：时讨淮济抱剑等死王事也。）

十一年正月贈故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李序工部郎中序安平人百药五代孙举进士尝謁王士贞署为掌书记士贞死序後以他事忤承宗被杀故加贈。

四月山南东道故大将军李仲■吕中庸石□黄土荣等以死难皆贈刺史（时诸道之师讨镇宗故也。）

五月山南东道故将南珍晔等十六人忠武军故将乔□等三人河东故将徐宙等二人并以死史（亦以镇州用师故也。）

十二年三月贈故冀州刺史王怡尚书左仆射仍令存访亲族授以封爵怡武俊从子以战功历深冀赵三州刺史承宗之叛怡守南宮县以当王师及王士则爲邢州刺史怡诚款通之及士则去邢州怡情颇泄於贼遂遇害并屠其家怡男元伯先潜来京师过定州张茂昭知而留之，於是授监察御史委茂昭军中任使。

七月昭义故将卫重兴等三十二人以死难并贈刺史（镇州用师也。）

十一月以杨元卿为左金吾将军元卿以淮西从事归朝其妻及男五人皆为贼所害及贼平朝其事命中使至宅为发哀故有此授。

十四年四月诏曰：图难忘死爲臣之峻节显忠旌善有国之令猷日者妖竖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凶威潜输忠款讽其不庭之咎将冀革心数其煮海之饶聿求利国伏奏必陈其逆节漏师尝破其阴谋竟以盗憎遂死王事歿而不朽风声凛然式表漏泉之镇州用师也。泽。且彰劲草之节可贈吏部尚书仍委马■■访其遗骸以礼收葬优恤其家如有子孙具名闻奏沐为李师古判官师道擅袭每谋不顺沐广引古今成败諭之前後说师道为善者数千言判官李文会等构於师道沐遂遇害。

九月贈淄州刺史张■左散骑常侍登州刺史高曙右散骑常侍莱州刺史李廷远洪州都督莱长史蔡成鄆州左司马尚振兖州长史沈皆并贈刺史皆以常谋杀李师道归国为师道所害故也。

李湍妻湍吴元济之军人也。元和中淮西未平湍心怀向顺乃忽渡■殷河来降乌重裔其妻遽爲贼束■专在树齋而食之至死呼其夫曰：善事乌仆射观者义之至是乌以其事请列於史策十三年宪宗下诏从

之。

董昌龄母杨氏昌龄尝为泗州长史世居於蔡少孤受训於母累事吴少诚少阳至元济时为吴房令杨氏潜诫曰：逆顺之礼成败可知汝宜图之昌龄志未果元济。又署为鄆城令杨氏复诫曰：逆党欺天所不福汝当速降无以前败为虑无以老母为念汝为忠臣吾虽死无恨矣。及王师逼鄆城昌龄乃以城降。且说贼将邓怀令归款於李光颜宪宗闻之喜急召昌龄至阙真授鄆城令兼监察御史仍赐绯鱼昌龄泣谢曰：皆老母之训宪宗嗟叹良久元济囚杨氏欲杀之而止者数矣。蔡平杨氏幸无恙元和十五年陈许节度使李迺疏杨氏之强明节义以闻乃封北平郡太君。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为防秋卒戍泾州元和中吐蕃寇边父兄战死无子母先亡和子时年方十七闻父兄歿於边上被_二徒跣_二裳独往泾州乞取父兄之歿归徐营葬手植松柏剪_二坏形庐於墓所_二节度使王智兴以状闻诏旌表之。

穆宗长庆元年正月以前坊州刺史班肃为司封员外郎时宰臣上言曰：将欲清风俗必在厚人伦窃见皇甫_二专权位盛时班行之中多所亲附及得罪後议论立变憎嫉如讎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班肃以曾为郎官判度支案终始如一独送出城周行之间多美其事今郎秩已罢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是月河阳奏百姓刘士约母疾割股肉以奉母请表门闾从之（议者以神农记辨药物凡陆行伏木栖金石之夥荒裔之产可攻於疾者无不悉载未尝言人之肌肤可以愈疾及开元末有明州域山里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云：人肌主羸疾自後闾闾相_二效自残_二往往而有）。

二年正月诏曰：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起复宁远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田布朕以寡昧临御万邦威刑不能弭干纪之变道化不能驯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祸田氏积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终食而三叹自兹吊伐骤涉寒暄虽良将锐师皆云：协力而俟时观_二未即齐驱_二嗟我诚臣结其哀愤引迁延之咎以自刻责奋决烈之志以谢君亲白刃贯於肝心鸿毛喻其生死忠臣孝子一举两全晋祚卞氏之门汉表尸卿之节比方於布今古为邻况其临命须臾处之不挠载形章表益见深衷间使发函悼心疾首从先臣於厚载尔则无愧睹遗像於麟阁予何可堪端揆崇名职丧彝典匪以为报聊摅永怀可尚书右仆射贖布三百_二米粟二百石_二。

六月乙酉诏曰：田布顷因戎旅发愤自裁言念忠诚岂忘贍_一宜赐钱一千贯绢一千疋以充葬用。

九月赠汴州故将郭昌晏礼部尚书昌晏前欲密谋诛留後李_二以其谋通於韩充_二（臣钦。若等曰：李_二卞将逐其帅李厚自为留後韩充弘之弟也。）事泄被害故加宠赠。

三年十月以潞州左司马贾直言为谏议大夫直言以孝闻人称其代父饮_二救得不死而手足枯阳於郢州累有忠言激李师道不听亦不忍杀。

敬宗宝历元年六月虢州刺史陆亘上言玉城县百姓阎丰_二五代同居请旌其门闾兼追赠丰_二五代祖庭训一官_二从之。

文宗以宝历二年即位赐刘克明母钱一千贯绢五百疋婢二人以其不从克明为乱赏之也。

太和二年九月诏曰：见危致命之死不颂处其义则白刃可蹈得其所则鸿毛犹轻此忠臣烈士所以垂名不朽者也。故棣州刺史充本州镇遏兵马使栾_二稟受正气发挥壮猷属逆竖乱常反形潜具_二於此时密献成_二朕。且欲谕以文告革其非心重难兴师因寝其奏而沉谋中泄遭兹深冤眷言此心伤恨何已可赠工部尚书仍许归葬上都令所在路次州县供熟食兼芻夫等应缘葬事所须并令官给贼平之後仍访其子孙亲属。

三年六月录诸道战歿大将并赠以官。

四年正月故东州将李载等九人并加褒赠歿於蛮寇故也。

六年九月赐故幽州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韦雍妻萧氏兰陵县君雍故太子宾客张弘靖在幽州日所署判官当是时属朝廷制置未备幽州俗本凶悍尤不乐文儒为主帅宾佐习於常态忘其变通议论不密卒然起乱雍时家亦从劫暴萧氏闻难号呼专执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从及雍临刃萧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义不苟活今日之事愿先就死执刃者断其臂词气不挠虽凶悍圜视无不伤叹其夕萧氏亦卒幽州节度使杨志诚表明其事故追封焉。

十月山南东道观察使奏郢州长寿县竟陵乡村山孝子史博年齿尚_二刀母亡庐墓被_二泣血誓志终身

诏表其门闾。

十二月宣州观察使沈传师奏泾县游道乡百姓万晏自高祖_k至仲芳五代同居诏表其门闾

七年三月壬子浙江东道奏越州萧山县百姓李渭_■刀失父母与兄二人同居兄病渭割股疗後两兄俱死奉寡嫂孤侄二十馀年衣食无偏庄田租税渭自主办资财_□钥寡嫂掌之孤侄妇孙共三十三人其家生芝草请旌表从之。

开成元年赠太尉_■秀实子太仆卿伯伦卒宰臣李石奏曰：伯伦秀实之子自古没身以利社稷者无如秀实之贤帝惘然曰：伯伦宜加赠赐仍辍朝一日以礼忠臣之嗣。

二月丙戌诏曰：故邕州都督府录事参军卫方厚妻程氏乃者吏为不道虐杀尔夫诣阙申冤徒步万里崎岖_■畏滨於危亡血诚既昭幽愤果雪虽古之烈妇何以加焉如闻孤孀无依昼哭待尽俾荣禄养仍锡疏封可武昌县君仍赐一子九品正员官方厚为董昌龄所杀程氏知其夫为昌龄所害力不能克遂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龄雅不疑听其归丧故得以徒行诣阙帝因谏官论昌龄不宜为郡再谴昌龄遂有此命。

是月以盐铁宣歙院官检校膳部员外郎颜从览为主客员外郎赠太师颜真卿曾孙弘式为同诏曰：朕每览国史见忠烈之臣未尝不嗟叹久之思有以报如闻从览弘式实果卿真卿之孙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续谅叶典彝考绩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台官次未齿於缙绅者俾佐於左辅庶使天下再新义风。

三年十一月甲戌户部侍郎李珣奏庐州舒城县太平乡百姓徐行周叔伯兄弟五代同居请免其同籍户税从之。

十二月宣歙观察使崔郸奏溧阳县百姓陈_■五代同爨请蠲除赋税旌表门闾从之。

四年十二月赠故易定观察判官兼侍御史李士季给事中其家委韩威安存丧事官给仍赐一子官待服阙日具名闻奏士季为易定节度张_■从事_■卒之初士季知留务三军欲立_■之子元益士季不从遂为乱兵所害至是举褒赠之典。

武宗会昌元年三月赠裴度太师制曰：尧之旧臣伯益显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属良相裴度始以谋策除害佐烈祖之中兴终以忠贞立朝毗累圣之鸿业经纬之志华皓不衰功勋烂然图史辉煌奸邪所忌_○：於时暨氛雾既开鱼水将协条风孰见其喜愠零雨皆美其来归未践明庭遽嬰沉痾威风莫翔於旧沼虚舟长往於夜川殂谢之初朋党异议赠典不称人情郁然属告类上玄涣流大号载怀先正宜有褒称宠既及於雒师恩有加於在昔岂必望_■侯之堊方念茂功过冯道之祠乃思遗美以兹为劝可不务乎！

宣宗太中六年六月兖海节度使萧_■奏臣当道先差赴庆州行营阵歿押官郑神佐在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与右骁雄将官健李会庆并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歿遂与李玄庆休亲裁_■坏形自往庆州北淮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与亡母合葬讫便於茔内庐墓手植松柏誓不_■人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阿郑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砂碛收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起恨侍丘墓以誓心此皆陛下孝理弘深德风煦被遂变_■广野之性潜知礼义之方求之古人斯为烈女臣_■忝廉察敢不上闻伏望天恩宣下有司特赐旌表仍放本户两税以彰至教旨宜依。

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寿州奏_？卑将何武讨贼死於盛唐县诏赠检校左散骑常侍制曰：地连山藪境有逋逃武能首率郡兵身歿王事既嘉忠荃宜示褒赠不惟慰彼漏泉将亦激其群校。

郑畋为凤翔节度使检校司空中书门下平章事卒昭宗册赠司徒谥曰：文昭初李茂贞。表曰：勋不废前代格言无美不称先王令典是垂休於国牒将衍示於孙谋其有汉阁元勋岐山茂政霜露_■於大树蓬蒿将没於丰碑叹泉扃而缟礼未加顾藩翰而清风尽在是敢敷陈往事启迪前功庶雅颂而重兴冀徽猷而复举臣伏见故凤翔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畋瑞应星精祥开日角建洪炉於圣代成庶类於明时凤毛浴於春池龙节忽移於右辅旋於群鸥聚噪方猗攒锋苍黄而玉辇省方次第而金门撒锁九州相望初犹豫以从风百辟无归半狐疑而委质郑畋峨冠竖_■褒袖运筹罗将校於帐前列貔貅於麾下乃言曰：封豕肆凶长鲸喷毒_■生灵於涂焮委神器於腥膻我国家时运虽艰天历方远，岂可以大朝簪绂当屈节於豺狼近甸藩篱欲输诚於虺蜥繇是埋牲誓众_■鼓出师飞羽檄於四方会诸侯於万里擎回地轴决惊波而尽入东溟抽转天关驱列宿而咸尊北帝雷喧鼙鼓山轰旌旗五兵才入犬牙一阵尽涂龙尾值大憝建瓴之势在元臣反掌之间不意天柱朝摧将星夜殒竹帛徒悬於皎日衣冠已隔於佳城始举义师爰从指顾稟三令五申之训职囊沙减灶

之谋今则谬以微功叨居重镇仰高踪而如在念遗烈而未书伏乞皇帝陛下显举旧勋荣加盛礼俯尽褒酬之典遐追 范之功俾四海有闻致九泉无恨时朝廷览表方有是赠。

哀帝天 元年十月琅州节度使雷彦恭奏楚大夫屈原庙在当道请赐封崇敕曰：楚三闾大夫屈原正直事君文章 希已当椒兰之是佞俾蕙 之不香显比干之赤心躡彭咸於绿水虽楚烟荆雨随强魄於故乡而福善祸 播明灵於巨屏名早流於竹素功有益於州闾爰表厥封用旌良美宜封为昭灵侯。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四月即位於魏州下制曰：应有奉使危邦罹殃殊域既遭陷害深可悯伤如伊鐔盖寓戴汉超李承勋之徒仰所司具名录奏朝廷必议褒赠。

十月平汴州诏有交锋战阵歿於王事未经追赠各与赠官。

二年三月安义李存霸奏屯留县坊市百姓韩德兄弟累世同居母死割乳以祭庐於墓侧累年种瓜合欢同蒂旌表之。

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敕太宗朝仆射李靖赠太保郑州仆射陂改为太保坡（此坡盖後魏时赐仆射李冲今云：李靖非也。）

三年九月密州上言辅唐县民华延福事父母有至孝之行旌表之。

十一月诏赐故夔州节度使西方邺男钱绢各五百贯疋布一百疋米麦共二百石以父没王事故也。

夏鲁奇天成四年镇遂州军府将吏上言以节度使到任已来有善政七条以安百姓奏敕鲁奇宣力两朝统戎三镇居富庶之地无奢侈之心上为国家下安生聚每行公道全塞 幸门愧非大洽人情讎致远闻余听有兹为作宜示褒称仍下诸州令各知悉时孟知祥董璋据有两川鲁奇僻居南鄙董璋之叛与知祥攻遂州旬月援路断绝兵尽食穷势知必屈乃自刎而卒上以其尽节王事闻其死也。恸哭久之给其家钱百万绢千疋粟麦等赠太师封齐国公长兴元年正月赐故灵武行营马军指挥使邢彦洪男恩进钱绢米麦以其父歿王事故也。

十二月邢州奏光山彭爽四世义居乞改乡里名号从之。

己未沧州乾符县人张建立乾宁五年割股治母病母卒割心沥血祭辨 跣足庐於墓所三十年敕旨以其乡为孝友乡和顺里。

二年九月登州黄县人苗 四世义居宜改为和孝乡 崑顺里。

十月棣州渤海县人邢钊四世义居旌表门闾。

四年正月丙戌磁州武安县崇礼乡 万善里人马肇三世义居旌表门闾仍改崇礼乡为崇孝乡为和庆里。

九月寿州奏登州黄县累世义居人王义 下所司旌表门闾（所司初言自丧乱已来亡失旌令式虽载条目别无制度时有明经生王守诚者即义 之孙自言累代义居今乡里尚有载初元年旌表门闾见在载初中奏臣远祖六代同居有白雀嘉禾之瑞其旌表门闾样请下本州简验以闻即召房知温遣画工至王义 乡里画门闾以进所司方得安行）

末帝清泰二年七月镇州元氏县文成乡七义里民曹重兴七世义居孝义闻於乡党诏文成乡孝乡七义里改为旌义里仍委本道依令式旌表门闾其曹重兴宜令授本府不赴任文参。

十月晋州临汾县平阳乡圣泉里民宗连同县原隰乡百社里民刘环累世同居义闻州里诏改平阳乡圣泉里为敦俗乡崇仁里刘环改为广孝乡永和里仍委本道版署文参之名。

晋高祖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壬午敕应自起义已来或尽节捐躯歿於王事宜加褒赠兼恤妻孥俾义激於忠贞庶恩 於幽显。

二年四月丁亥制曰：遇荥阳而因思纪信屈夷门而尚想侯嬴著高义者犹足叹嘉蹈忠节者固宜旌赏事资激劝恩在褒扬梁故滑州节度使王彦章效命当时致身所事稟千年之正气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赠太师子孙量才叙录。

六月宗正卿石光赞奏昔周武王奄有天下过商容之间必式见比干之墓即封盖褒赏贤良尊崇忠义伏惟皇帝陛下显膺天命开创鸿图解网行仁救时顺动乐业不知於帝力悦随但听於山呼盛德难名太平可待臣伏见荥阳道左有万石君庙本前汉大中大夫石奋之庙奋有四人各二千石禄景帝曰：人臣尊宠毕集其门故号万石君德行懿绩备列前书唐大中十三年郑州司马石贯称裔孙刊石庙廷备纪其事伏遇皇帝行幸

浚郊经过菟水展义已闻於岐路覃恩宣布於幽明其万石君庙伏乞俯弘霈泽特降封崇俾光远祖之徽猷益茂我朝之盛典敕汉大中大夫石奋德盛轩裳道光简素享万石休明之禄成一门忠孝之名彰茂实於前 契 兴隆於景宗正卿石光赞特上章疏欲示封崇冀表深原式昭丰祚宜赠太傅。

七月诏曰：东都奏留守判官监左藏库李遐当张从宾作乱之际遣李彦 强取钱帛李遐称不奉诏旨安敢从命寻遇害朕以李遐读古人书持君子行攻苦食淡承家不坠於素风激浊扬清历宦咸推於贞操一昨叛臣猖獗凶党凭陵而能守正不回临难无惧忘身 旬节虽死犹生。若无优异渥恩何以光扬忠烈仍闻母《老子》 刀乡远家贫宜超赠於华资兼赏延於嫡嗣是覃漏泽慰彼沈冤可赠右谏议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所有子孙候服闋日量才叙录朝廷虽已特支救援钱帛粟麦其本官赠物色宜依尝例指挥仍长给遐在生官俸禄终母一世噫朕以薄德属兹多难致害忠良实多轸恻以子之俸终母之年用表[B242]伤俾慰存歿布告中外当体朕怀。

是月。又以东头供奉官王思勋前贲诏抚谕河阳为张从宾所害制曰：思勋早承家荫久列内廷奉王命而不辞顾贼众而无惧宣扬朝旨劝谕兵师遂被凶徒横加杀害而闻厥父抱疾其家甚贫不有旌酬何彰忠烈可赠左武卫大将军仍以思勋旧请俸禄终王元正一世思勋男候有长成者量才叙录兼令所司厚给赠噫以子之俸终父之年足表渥恩以慰存歿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四年正月尚书户部奏深州司功参军李自伦六世义居奉敕准格处分按格敕节文孝义旌表苟存虚滥不可褒称必在累世同居一门和睦尊卑有序财食无私遐迩钦承乡闾推伏州县亲加按验状迹殊尤简覆既同准令申举方得旌表当司当本州审到乡老呈言等自伦高祖训训生灿灿生财财生忠忠生自伦自伦生光厚六从弟兄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飞鳧乡为孝义乡孕圣里为仁和里仍准式旌表门闾自伦委吏部以本道一官注拟（闰七月丙子尚书户部奏自伦义居六世准敕旌表门闾先有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府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阙阙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楠墨染号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去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则令式不该敕曰：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不载令文。又无敕命既非故事难）卖大伦几创业之朝求理是务静执守常之本动为经久之期志在普励人情永孚王化据自伦之家所立实耀时风依仲昭之语便行何成世范至於问古官於剡子得坠典於伏生以昔方今彼与此异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於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人安集褻门外右左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圻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树镇随其事力使不孝者见以悦心不义者闻而易行岂独荣於赵国实亦光於晋朝广训黔黎永标青史其同籍课役一准今文）

十月故房州刺史李廷诰赠太保张从宾虎牢之乱歿於王事故也。

十二月丁未赵郡民曹典义居七世表其门闾。

五年七月己巳诏曰：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贾仁诏顷自内廷出为外职李金全愚宜而猜忌胡汉筠邪佞而贪残竟罹涂地之殃诚堪叹息爰示漏泉之泽用表褒崇必有贞魂钦兹茂典可赠右卫将军。又曰：故安州马军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等皆精武略威著军功或列偏裨或尝屯戍当奸臣之叛国或执节不从全烈士之 旬名或衔冤而死实兴永叹宜示追崇或列部符或升环卫贲诸幽壤彰彼明诚千可赠峡州刺史万金可赠左监门卫将军彦温可赠左千牛卫将军。

八月辛亥磁州武安民郝平义居五世改所居武成乡为兴孝乡崇福里为光和里仍旌表其门闾。

六年十月壬寅诏曰：唐室中 贤臣挺生凛然英风向冠千古不有典册曷旌忠良唐梁国公狄仁杰禀五行正气耸九谏直操鼎祚危而复安黔庶否而获泰惠流河北名振寰中惟尔事君无愧臣节用光遗像式示明恩筠筒赛函著周官之贵位贞魂英爽焕魏土之灵祠韶是宠嘉永光缙素可追赠太师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七年闰三月辛丑旌表陈州西华县人张厚门闾仍改礼教乡为孝义乡株林里为和顺里厚家四十馀口五世聚居家门雍睦乡党称之本州以闻故有是命。

六月戊午敕故襄州元随都押衙王令谦赠忠州刺史押衙潘知麟赠顺州刺史令谦与知麟早事节度使安从进历数镇从进临汉上所为多不法令谦知麟每谏之及萌逆节数形说言会从进子弘超自宫苑副使省父至郡郡有山寺弘超率令谦登赏酒酣临峭壁使人推落诬云：令谦因醉堕崖而死皆从进之意也。知麟相次遇害朝廷闻其事故有赠典旌其忠也。时诏处仍委高行周候收复城池访觅两家骨肉切加安抚具以

名闻当与叙录潘知麟本贯陕州兼下本处如有亲的骨肉亦仰录奏。

少帝开运元年敕曰：故淄州刺史翟进宗不_二不德营兵叛予_二 晋尔厉阶力屈遇害念兹忠瘁实用伤蜀主恕其黄权鲁繆诛其卜国皆非罪也。吾将赠之用慰贞魂宜颁漏泽可赠左武卫上将军。

曹敏蔡州汝阳县荆河乡苏村人数世义居乡人耿温等五十五人论奏请加旌表敕旨荆河乡宜改为孝义乡费郑里改为仁和里。

三年敕孟州秦河阴县版籍乡谢明里义居百姓王均宜改版籍乡为孝悌乡谢明里为积庆里馮准格文处分。

汉隐帝乾_二三年春汝州防御使刘审交卒汝为近辅号为难治审交尽去烦弊无扰於民百姓歌之及卒郡人聚哭於柩所列状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时致祭本州以闻诏曰：朝廷之制皆有旧章牧守卒官比无赠典其或政能殊异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歿留遗爱褒贤奖善岂限彝章可赠太尉吏部所请宜依。

周太祖广顺元年八月契丹遣幽州教练使曹继筠护送赵莹丧柩至其家制曰：礼云：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则民不悖先亡者後存者则民可以_二圣人垂训与我同心因嗟既歿之贤俾举追崇之典晋故中书令赵莹行高言善性达心平鼎号函牛斯为重器剑称斩马可谓灵锋遗清白於子孙行忠信於蛮貊断魂外境归骨中华，於是尽伤载深軫悼俾赠三师之秩以伸一去之悲可赠太傅。

二年三月乙丑故控鹤指挥使郭超赠镇海军节度使超从曹英攻兖州用命中流矢而卒四月乙未供奉官盖继明自乐寿来言齐州兵作乱之日只有镇州雄胜都头杨肇十将李铎二人部署兵士登城守御遂保安城池诏褒之。

五月太祖平兖州乃下敕曰：阎弘鲁崔周度死义之臣礼加二等所以渗漏泽而贲黄泉也。尔等贞节昭彰正容肃厉以从顺为己任以立义作身谋履此祸机并罹冤横宜伸赠典以慰贞魂弘鲁赠骁卫大将军周度赠秘书少监。

六月壬子以故虎捷左第三都指挥使景进赠静江军节度使故虎捷第七都指挥使杜_二赠武清军节度使皆军兴兖州时歿於王事也。

三年五月户部言济州金乡县民索修已陈州项城县民常真皆散_二跣足守坟本州以闻户部以赦书节文孝子义夫所宜旌表以厚时风敕宜依令文施行。

显德元年正月丙子朔赦文自开创已来诸军将校死王事者军使都头已上并与追赠已追赠者更追赠有亲嫡子孙量才录用。

世宗以显德元年正月丙申即位三月诏诸军将校自开创已来有歿於战阵及身死疆场者并与追赠如有亲嫡子孙未曾录用者并与录用。

七月辛夕_二制曰：故输忠翊戴功臣镇国军节度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兼东道行营先锋都指挥使检校太保史彦超严能齐众武可推凶振铎号军伸其胆勇登锋捍寇誓以身先一昨北戎阻兵同恶相济尔乃力排群_二鬼体中重疮虽敌骑已大奔而将军之先歿衽金革而刚强已矣。听鼓鼙而伤叹如何言念纯臣宜膺褒美俾追赠於崇秩用报慰於重泉可赠检校太师。

三年二月庚辰赠故右金吾卫将军萧处仁汉州防御使处仁晋汉之间繇通事舍人历阁门客省之职而_二於环卫继护兵於外颇有声望帝率兵渡淮以为先锋兵马都监攻_二晋滁州日为流矢所中而卒以其歿於王事故优其赠典。

九月庚寅朔辛夕_二赠故济州刺史李实睦州防御使赠故蕲州刺史解行德明州防御使赠故引进使王演太府卿皆以淮甸之役歿於王事故也。

六年赠故华州节度使史彦超为太师先是大军至河东城下契丹营於忻代之间遥应贼势诏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率诸将屯忻州以拒之彦卿袭契丹於忻口彦超以先锋军追蕃寇离大军稍远贼兵伏发为贼所_二留世宗痛惜久之故有是命。

卷一百四十一

帝王部·念良臣

良臣之於君也。有股肱之喻有心腹之寄故存则倚任没而追思此哲王之所同也。汉氏而下乃有怀其勋烈念其才德形於震悼发乎！叹喟以至申命文学颂其画像亲枉輿驾临其馆舍或哀述其懿范或存记其说言称咏发于章句则贖越於夷等逮夫罢宴停景惊食流涕靡涓日而发哀遥望车而增恻极云：亡殄瘁之痛深□遗界予之嗟斯足以笃爱贤之心厚同体之义者传所谓听鼓鞀琴瑟而必有所思焉其是之谓矣。

汉成帝时西羌常有警帝思将帅之臣追美赵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充国宣帝时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

後汉光武时祭遵为征虏将军屯陇下建武九年春卒於军光武愍悼之尤甚遵丧至河南县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恻还幸城门过其车骑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祭祠以太牢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後会朝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帝数叹卫尉铫期见帝感动对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怀惭惧。

祭彤为太仆坐伐北匈奴逗挠下狱免呕血死帝雅重彤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召问其疾状嗟叹者良久焉。

贾复与五校战於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明帝永平四年郭丹为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帝回朝会问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刘裔对曰：昔孙叔敖相楚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孙竟蒙寝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匱帝乃下南阳访求其嗣。

锺离意为仆射以上疏出为鲁相後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锺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章帝建初三年光禄大夫周举卒朝廷以举清公亮直方以为宰相深痛惜之乃诏告光禄勋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墓式闾以光贤哲故公叔见谏翁归蒙述所以昭忠厉俗作范後昆故光禄大夫周举性侔夷鱼（伯夷史鱼也。）忠逾随管前授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钦哉！之绩在禁闼有密静之风予录乃勋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物亮协三事不永夙终用乖远图朝廷愍悼良为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加赐钱十万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

灵帝时杨赐为太尉以寇贼免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随食管仲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搔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後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後帝乃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百户。

献帝时尚书令荀彧卒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祖日谓祭祖神之日因为废乐也。共工氏彧好远游祀以为祖神）。

魏太祖时郭嘉字奉孝为军祭酒深见委遇会疾笃帝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又与荀彧书追伤嘉曰：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後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与彧《书》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事过绝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尝言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之当先定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名推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後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塌奉孝痛哉！奉惜哉！奉孝。又表於天子曰：臣闻褒忠宠贤未必当身念功继续恩隆後嗣是以{林之}宗孙叔显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馀年

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睢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泉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於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繇嘉方将表显短命早终上为朝廷钦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户哀亡为存厚往劝来也。)

王粲字仲宣为侍中从征吴道卒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後绝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後。

荀攸字公达为尚书令从征孙权道薨太祖言则流涕令曰：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馀年无毫毛可非者真贤人也。

明帝太和年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後遂议修之使高堂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晋武帝时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时文明皇太后丧始逾月其後诏曰：为睢陵公发哀事乃至今虽每为之感叹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

刘毅为青州大中正卒武帝抚几惊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赠仪同三司使者监护丧事。

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及薨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沾须鬣皆为冰焉。

李裔为司徒薨武帝後思其清节诏曰：故司徒李裔太常彭灌并履忠清隐身没家无馀积赐裔家钱二百万二千斛灌家半之。

惠帝时稽绍为侍中成都王举兵向京师帝出御之绍被害於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惜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之。

明帝时王_■为荆州刺史及卒明帝与大将军温峤《书》曰：痛谢鲲未绝於口世将复至於此并盛不遂其志痛切于心_■明古多通鲲远有识致其言虽未足令人改听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视尽如何。

成帝时刘超为右卫将军为帝所亲遇薛峻之乱超侍帝石头峻使任让将兵入收超及侍中锺雅帝抱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任让不奉诏因害之及峻平任让与陶侃有旧侃欲持不诛之乃请於帝帝曰：让是杀我侍中右卫者不可宥繇是遂诛让及超将改葬帝痛命之不已诏遣高显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赠卫尉谥曰：忠世将_■字。

穆帝时荀羨为兖州刺史镇下邳以疾笃解职升平二年卒帝闻之叹曰：荀令则王敬和相继凋落股肱腹心将复谁寄乎！

後魏太武监国以穆观为右弼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泰常八年暴疾薨帝亲临其丧悲动左右及即位每与群臣谈宴未尝不叹息殷勤以为自秦以来佐命勋臣文武兼济无及之者其见称如此。

于栗_■为镇南将军卒栗_■自少治戎迄于白首临事善断所向无前加以谦虚下士刑罚不滥太武甚悼惜之。

屈桓为镇东大将军历官公正帝信任之真君四年坠马卒时太武幸阴山恭宗遣使乘传奏状太武甚惜之谓使人曰：汝等杀朕良臣何用乘马遂令步归赠征西大将军。

崔浩为司徒浩死後太武北伐时宣城公李桓疾笃传者以为卒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时李冲为仆射卒葬於覆舟山後帝车驾自邺还雒路经冲墓左右以闻帝时卧疾望坟掩涕久之诏曰：司空文穆公德为时宗勋简朕心不幸殁逝_■坟邱岭旋銜覆舟盼睇莹域悲仁恻旧有恻朕哀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及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涕。

孝明时崔光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薨车驾亲临抚尸恸哭御辇还宫流涕於路为减常膳言则追伤每至光坐讲读之处未曾不改容凄悼。

孝庄帝时李苗为冠军将军讨尔朱世隆於河南桥左右尽死浮於河帝闻苗死哀伤久之曰：苗。若不死当应更立奇功。

後周太祖时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尚书卒於位帝痛惜之哀动左右及将葬乃诏公卿等曰：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其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道进退维谷孤有疑焉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昔《晏子》齐之贤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车一乘齐侯不夺

其志绰既操履清白谦挹自。若愚谓宜从俭约以彰其美太祖称善及绰归葬武功唯载以布车太祖与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门外太祖亲於车後酌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其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失匕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为其文。

刘亮为车骑大将军东州刺史卒丧还京师太祖亲临之泣而谓人曰：股肱丧矣。腹心何寄。

隋文帝时刘行本为太子左庶子太子虚心敬惮未卒官帝甚伤惜之及太子废帝曰：嗟乎！若使刘行本在男不及此（又裴政为太子左庶子多所规正见称纯终出为襄州总管卒官及太子废高祖追忆之曰：向遣裴政刘行本在共辅弼之应不令至此）。

王韶字子相为晋王并州行台右仆射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仍为长史岁馀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繇汝耶言甚凄怆使有司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馀年终始不易宠章未极舍我而死乎！发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数十纸传示群臣帝曰：其直言规正不卑益甚多吾每披寻未尝释手。

元岩为蜀王秀益州总管长史王性好奢侈惮岩为人每循法度岩卒之後王渐致非法寮佐无敢谏正者及秀得罪帝曰：元岩。若在吾儿，岂有是乎！

柳裘开皇初为曹州刺史高祖思裘定策功欲加荣秩将徵之顾问朝臣曰：曹州刺史何当入朝或对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寻卒高祖伤惜者久之。

炀帝时长孙晟为右骁卫将军卒帝深悼惜之赠甚厚後突厥围雁门帝叹曰：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元寿为右光禄大夫大业七年兼左翊卫将军从征辽东行至涿郡遇疾卒时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恸赠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後帝追思之擢子敏为守内史舍人。

唐高祖武德中许绍为陕州刺史行军总管赵郡王孝恭之击萧铣也。复令绍督兵以围荆州会绍卒帝闻而伤惜为之流涕。

太宗贞观四年尚书右仆射杜如晦薨帝手诏著作郎虞世南曰：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奄从物化追念勋旧痛惜于怀卿体吾此意为制碑文也。後因食瓜而美怆然悼之遂辍食之半遣使置之灵座焉後赐房玄龄黄银带因谓玄龄曰：如晦与公同辅朕今日所赐唯独见公因玄然下泣以黄银辟恶恐为鬼神所畏令取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其後帝梦见如晦。若平生及旦以告玄龄言毕欷侍卫莫不掩涕因遣送御食以祭焉明年如晦忌日帝复遣尚书官至第慰问妻子其国官府佐皆不之罢终始恩遇未之有焉。

六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阴阳《书》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帝曰：君臣之义同於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十二年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卒帝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也。未几作诗一篇追思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锺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将何所视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而焚之世南神识感悟。

十六年太子太师魏徵薨帝追思不已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十八年宴司徒长孙无忌以下十馀人於丹青殿各赐以獬皮右卫大将军薛万彻豫焉帝意在赐万彻而误呼其兄万均怆然不乐曰：万均朕之兄旧不幸早亡朕不觉呼名岂其魂灵欲朕之赐也。因令取皮呼万均以同赐而焚之於前侍坐者无不感叹是岁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卒帝素服哭於雒阳苑甚恸。

十九年车驾征辽中书令岑文本卒帝亲临视抚之流涕其夕帝闻岩鼓之声曰：文本殒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遂命停之。

温彦博为中书令薨太宗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逸致天性灵。

姜确为左屯卫将军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督兵攻盖牟城中流矢而卒时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为五

言《诗》曰：凿门初奉卫仗节始临戎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未展六骑术先亏一篑功防身不足智 旬命有馀忠悲惨嘶向路哀笳咽远空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时人荣之子 棗嗣以确死王事拜朝散大夫。

高宗总章二年司空英国公李 薨帝谓左相姜恪等曰：贞观之初 已经事朕荏苒之间四十馀载岁月既久情素可知此人奉上忠贞事亲孝谨执心平直始终不渝历事三朝未尝有过自古贤臣罕有其比忽此殒逝痛惜良深此公为性慎不营产业今既亡没当无馀财所有捕贖务令优厚因泣下久之开耀元年十二月太子少保郝处俊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甚伤悼之顾谓侍臣曰：处俊志存忠正兼有学识至於雕饰服玩虽极知无益然常人不能抑情弃舍皆好尚奢侈处俊常保其质素始终不渝虽非元勋佐命固亦多时驱使。又见遗表忧国忘家今既云：亡深可伤惜即於光顺门举哀一日不视事祭以少牢。

玄宗开元八年右散骑常侍褚元量卒帝震悼久之谓宰相宋 等曰：元量硕儒。且有德业朕蚤所师习每用尊崇三史九经前言往行有可以 卑益时政规正朕躬未尝不了了切论昨闻其属 广之时唯以修书为意永念其逝实轸于怀庶事宜皆优厚。

十五年 卒其葬日帝游咸宜宫将出猎闻 丧出怆然曰：苏 今日葬吾宁忍娱游遂中路还宫。

二十二年八月追赠故大理卿袁仁敬为越州刺史。

仁敬修身简俭为政以清介称帝思其为人乃诏褒赠。

肃宗时辛 京太原节度回纥畏之数年无烽警之虞卒肃宗为之流涕後宰臣子仪元载等见帝言及 京泫然久之。

代宗大历中宰相杨绾薨帝惊悼久之诏赠司空仍宣旨谓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夺我杨绾之速也。甫及大殓与卿等悲悼同怀宰辅贖赠恩遇哀荣之盛近来未有其比。

德宗兴元元年二月在奉天赠故永平军节度行营兵马使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武威郡王贾隐林左仆射赐实封三百户隐林累有殊功性颇朴直初奉天围解百寮称贺隐林 舞因质言曰：朱 奔遁臣下大庆此皆宗社无疆之休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不改虽朱 败亡臣亦恐忧未艾也。帝虚怀纳之及是思其说言功效故褒赠有加焉仍赠绢百疋米百石丧官给。

贞元元年八月西平王李晟既卒时初城盐州复盐池帝赐宰相新盐惻然思之命致盐於灵座。又特遣中使至晟第存抚诸子教戒备至闻愿等有一善帝喜见于色九月以赠太师李晟薨日近罢九日宴会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宾客李愿为左领军大将军李凭为右威卫大将军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丧故晟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景辰李愿及诸弟等九人召见于延英帝见愿等惘然久之曰：朕虽在此常念卿等追怀勋旧何日总之卿等咸善居襄或出於等伦朕甚嘉之各赐衣一袭帛三十疋。

张宏靖为监察御史时德阳公主下嫁治地将侵宏靖家庙宏靖拜章陈情具述祖考之德（宏靖祖嘉贞相玄宗父延）德宗慰抚之不令毁庙宪元和四年览贞观故事见侍中魏徵谏诤匪躬诏令京兆尹访其子孙及故居其居在永兴坊已质卖更无魏姓折为九家矣。帝愍之出内库钱二百万购之以赐其孙嗣及善仍禁其质卖。

文宗开成四年司徒中书令裴度以疾归第帝思其勋旧劳问赐与中使旁午仍形於咏言御札及闻度已薨歿帝震悼久之重令缮写置於灵座。

周太祖时翟光邺权知京兆尹光邺卒帝初闻讣至然惊叹曰：天不助余为治贤良之臣遽此奄忽非独予之不幸亦民之不幸也。伤哉！

世宗显德六年三月枢密使王朴暴卒帝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枢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赏相德宗抑外戚。

王者膺天祚之重履至尊之势非独内德茂也。盖有外戚之助焉其所繇来尚矣。然而地居贵宠家承丰富骄侈不期而自至礼度因纵而致败自非见之於未朕防之於将然曷以免夫祸机而绥乎！吉祿者矣。故有挺英果之断躬哲惠之美志绝乎！私爱虑极乎！几深避闺闈之嫌思名器之重察其才智鉴乎！古昔但加体貌之礼莫参帷幄之议至有为恶自败 之於典刑检身无状申之以教督抑损斯在惩艾兼至用能恢至公之道符大中之训垂之嘉话为方来之轨范焉。

汉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祖时大臣馀见无可者（谓见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宣帝后霍光女也。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帝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光妻显谓其子禹曰：汝曹不务奉大将军馀业（自。若犹言如故也。）见曹辈今夫给事中他人一间汝能复自救邪会魏大夫为丞相数宴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入出省中时霍山自。若领尚书帝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来（谓各各得尽言于上也。）往，於是霍氏甚恶之。

元帝时冯野王为大鸿胪数年御史大夫李延寿病卒在位多举野王帝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吾野王为三公後世必谓我私後宫亲属以野王为比（比例比音必媚之）乃下诏曰：刚强坚固确然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府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谭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仪兄故也。野王乃叹曰：人皆以女宠贵我兄弟独贱野王虽不为三公甚见器重有名当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以秩出为上郡太守哀帝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悒悒即帝位多欲也。有所规正封拜丁传夺王氏权。

後汉光武时冯衍与外戚阴兴阴就交结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之大者抵死徙其馀至贬黜明帝永平中马援女立为皇后帝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於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马防以特进就第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善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繇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

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阎章永平中为尚书以二妹为贵人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以重职帝以後宫亲属竟不用出为步兵校尉。

魏太祖初卞后弟秉当建安时得为别步司马后尝对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后。又欲太祖给其钱帛太祖。又曰：但汝盗与不为足邪故讫太祖世秉官不移财亦不益。又诏曰：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後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

文帝黄初中欲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後式按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诏下之台阁永为後式。

後魏孝文时李比思皇后从父凤之子也。爵柏人侯弟安祖浮阳侯典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於末叶从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後列降爵安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唐德宗贞元六年闰四月诏原富平令侯遵罪停其官初遵县人李载配纳元陵园粪两车愆期或替毁载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绝之载所负之直不过数千而罚之三百贯。又枷禁拽辱焉载妹胥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台鞠之具款伏宰臣董晋奏参进曰：李载不纳差科未为巨蠹侯遵峻其惩罚颇越常伦况是国亲去就有礼毁损过甚理当罪责望贬澧州司户参军帝不欲以戚属之故而贬吏故有是命。

宪宗元和元年九月戊戌诏曰：公主郡主驸马等所养鹰鹞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辄越诸界其故违者府县切加简察录名闻奏。

十二年十二月以驸马都尉张克礼郑何刘士泾等并停正官虑以戚属不官业故也。

文宗开成四年正月丁酉夜於咸泰殿观灯延安公主衣裙宽大即时遣归驸马都尉窦宜夺两月赐钱。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宜宜夺两月赐钱。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庚子敕曰：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徵科如邑司擅行文牒隐庇兼匿要人便委诸军诸使及府县当时捕捉收禁闻奏其邑司官吏及印本缘徵封须行文牒今即便因他事搅扰府县自今以後除徵封外如缘公事并令邑司申宗正寺司与酌量公事行牒其邑司不得擅行文牒。

帝王部·尊外戚

春秋褒纪侯之义大雅咏申伯之思盖外戚之尊其所由来者尚矣。会自周室降及汉家厥政弥文其制增重崇母后之族贵皇 二 丽之亲庆延祖考宠被存没或追崇名谥建置寝园或茂锡 二 璋大土宇尽饰终之礼以贵於泉扃极加等之荣以光其门闾盖王者展因亲之孝重齐体之道焉然能抑河润之势监肺腑之私时中而行盖可宗也。

周桓王将纳后於纪纪本子爵故先褒为侯一云：天子将娶于纪与之奉宗庙传之无穷故封之百里盖以为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专封也。

汉高祖为汉王元年封吕后父吕公为临泗侯文帝即位薄太后母前死葬栢阳北帝乃追封太后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以下使奉守寝庙上食祠如法栢阳亦置灵文夫人园令如灵文侯园仪（又景窆皇后景帝母也。亲早卒葬观津薄太后诏有司追封窆后父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济河置园邑二）。

武帝即位尊皇太后（帝母景帝王后母也。）母臧儿为平原君追尊皇太后父仲为共侯仲槐里人也。槐里起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及平原君墓葬长陵亦置园邑如共侯法。

昭帝即位追尊皇太后（帝母武帝赵婕妤也。）外祖赵父为顺成侯诏右扶风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

上官安上官皇后父祖将军桀子也。初安女入为昭帝婕妤 二 予安为骑都尉月馀立为皇后安以后父封桑乐侯迁车骑将军后母前死葬茂陵郭东追尊曰：敬夫人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

宣帝地节三年求得悼后母王媪制诏御史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邑追赐外祖母王乃始谥曰：思成侯诏涿郡治冢百家长丞（本号广明故戾太子传云：皇孙及王夫人葬广明其後以置园邑奉守改曰：奉明）守比灵文园法帝母史皇孙王夫人也。室置园邑四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岁馀博平君薨谥曰：思成夫人诏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顾成庙南置园邑长丞罢涿郡思成园。

许广汉宣帝许后王父也。帝即位岁馀封为昌成君後封为平恩侯位特进广汉薨谥曰：载侯葬南园旁置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法。

王奉光宣帝皇后父也。后立帝封奉光为邛城侯元帝即位二年奉光薨谥曰：共侯葬长门南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

元帝即位以太子母王妃为婕妤 二 予封其父楚为平阳侯後三日婕妤 二 予立为皇后楚位特进永薨谥曰：顷侯。

成帝许皇后父平恩侯嘉元帝舅也。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特进侯就朝位後岁馀薨谥曰：恭侯。

赵临成帝赵后父也。后初入宫为婕妤 二 予帝封临为成阳侯。

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从弟子也。哀帝即位传太后封傅妃父晏为孤乡侯傅氏既盛安尊重。

後汉光武郭皇后父昌真人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虢主（恭王名普景帝七代孙）建武年后母虢主薨帝亲临送葬百官大会遣使者迎昌丧柩与主合葬追赠昌阳安侯印绶谥曰：思侯。

阴隆光烈阴皇后父也。南阳人建武九年追爵谥隆为宣哀侯。

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过湖阳祀重墓追爵谥为寿张敬侯立庙於湖阳。

章帝窆皇后父勋大司徒融孙也。建初七年追爵谥勋安成思侯。

和帝永元九年追尊贵人（帝母章帝梁贵人也。）为恭怀皇后制诏三公大鸿胪曰：夫孝莫大亲亲其义一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不敢兴事览於前世太宗中宗是有旧典（太宗文帝中宗宣帝）追命外祖以笃亲亲其追封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比灵文顺成侯魂而有灵嘉斯宠荣好爵显服以慰母心遣中谒者与 二 慝及扈备礼西迎竦丧诣京师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建莹於恭怀皇后陵旁帝亲临送丧百官毕会。

邓训邓皇后父也。为护羌校尉永元二年卒官十四年后立元兴元年和帝以训皇后之父使谒者持节至训墓赐者追封谥曰：平寿敬侯中宫自临百官大会。

安帝永初元年爵号太夫人为新野君万户供汤沐邑。

安帝元初二年立阎贵人为皇后二年以后父侍中畅为长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四年卒谥曰：文侯延光元年追尊后母宗为荥阳侯。

宋杨女为章帝贵人安帝之祖母也。安帝即位追封谥竦死汉阳狱故西迎也。杨为当阳穆侯。

顺帝梁皇后父商恭怀皇后弟叶氏侯雍子也。为黄门侍郎永建元年袭父封三年选商女及妹入掖庭迁侍中屯校尉阳嘉元年女为皇后妹为贵人加商位特进更增国土赐安车驷马其岁拜执金吾三年以商为大将军固称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明年夫人阴氏薨追号开封君赠印绶。

桓帝邓皇后父香和熹皇后从兄子也。后立帝追赠香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封后母宣为昆阳君宣卒赠葬礼皆依后母旧仪。

窦武扶风平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掖庭为贵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灵帝立拜武为大将军更封武为闻喜侯。

灵帝建宁四年宋皇后立帝拜后父酆执金吾封不其乡侯。

何真南阳宛人灵思皇后父也。后以选入掖庭光和三年立为皇后明年追号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

献帝伏皇后父完为侍中兴平二年后立完迁执金吾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同三司。

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帝母文昭甄皇后父上蔡令追谥曰：敬

毛嘉河内人明悼毛皇后父也。太和元年后立明帝拜嘉骑都尉进为奉车都尉。又封博平乡侯迁光禄大夫。

卞广文帝母武宣皇后祖父明帝太和四年追谥广曰：开阳君侯后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为恭侯夫人皆赐印绶。

郭永安平广宗人文德皇后父也。明帝太和四年追谥永为安阳乡敬侯母董为都乡君青龙三年。又追改封永为观津敬侯世妇董为堂阳君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

齐王甄后文昭皇后兄俨孙女也。后立父已没帝封后母三人乐乡君。

郭满西平人明元皇后父也。齐王即位追封谥满为西都定侯太后母杜为□阳君。

高贵乡公卞后父隆武宣皇后弟秉孙也。以后父为光禄大夫位特进封睢阳侯妻王为睢阳乡君追封隆前妻留为顺阳乡君后亲母故也。

陈留王卞后父琳秉弟兰子也。后立时小已歿封大妻留曰：上阳乡君。

晋武帝泰始九年追赠景献羊皇后母汉左中郎将蔡邕女陈留蔡氏为之阳县君谥曰：穆。

王肃妻羊氏武帝母文明王皇后母也。未崇谥号泰始三年下诏曰：昔汉文追崇灵文之号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广亲亲之恩也。故卫将军兰陵景侯王肃夫人羊氏含章体顺仁德醇备内承世胄出嫔大国三从之行率礼无违仍遭不造频丧统嗣抚育众裔克成家道母仪之教光于邦族诞启■圣明祚流万国而早世殒殒不遇休宠皇太后孝思■■永慕罔极朕感存遗训追远伤怀其封夫人为县君依德纪谥主者详如旧典，於是使使持节谒者何融追谥为平阳靖君其後帝追慕不已复下诏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杨氏舅氏尊属郑刘二从母先后至爱每惟圣善敦睦遗言渭阳之感永怀靡及其封杨夫人及从母为乡君邑各五百户太康七年追赠后祖母夏侯氏为荥阳乡君。

杨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初事魏为通事郎早卒武帝以后父追赠车骑将军谥曰：穆皇后终于明光殿诏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终始永奉宗庙一旦殒殒痛惜伤怀每自以夙丧二亲於家门之情特隆入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顷者务崇俭约初未有言近垂困说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领前军将军骏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时主者供给葬事赐谥母赵氏为县君以继母段氏为乡君传不云：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且使亡者有知尚式嘉之。

杨骏武悼皇后父也。为镇军府司马武帝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

惠帝贾皇后父充为太宰鲁公薨帝即位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郭氏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

羊玄之惠帝羊皇后父也。初为尚书郎帝以后父拜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更封兴晋侯迁尚书右仆

射加侍中进爵为公成都王 ㊦ 之攻长沙王 ㊦ 也。以讨玄之为名遂忧惧而卒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明帝即位追赠元敬虞皇后父故南阳王文学豫为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山县侯。又追怀母养之恩赠豫妻王氏为邙阳县君。

庾琛明穆皇后父也。为丞相军谘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赠左将军妻母丘氏追封乡君子亮陈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诏追赠琛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亮。又辞焉。

成帝恭杜皇后父 ㊦ 镇南将军预孙袭封当阳侯为丹阳丞卒咸康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穆后母裴氏封高安乡君至孝武帝崇进为广德县君裴氏寿考号曰：杜姥。

康帝即位徵拜褚皇后父豫章太守袁为侍中迁尚书封后母谢氏为寻阳乡君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帝幼冲未亲国政太后临朝有司以袁皇太后父议加不臣之礼拜侍中卫军录尚书事永和五年卒赠侍中太傅谥曰：元穆六年正月帝临朝以袁丧故悬而不乐十二年正月帝临朝。又以袁妻皇太后母丧悬而不乐。

穆帝即位徵拜何皇后父准葦骑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封晋兴县侯子 ㊦ 炎以父素行高洁表让不受。

哀帝即位赠王皇后母爰氏为国安乡君。

孝武宁康初追赠简顺王皇后父故光禄勋遐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王蕴孝武定王皇后父也。为吴兴太守定后立蕴以后父迁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封建昌县侯蕴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诸军事左将军徐州刺史假节镇于京口徵拜左仆射迁丹阳尹复为都督浙江东五郡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太元九年卒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安帝即位追赠王皇后父故中书令献之侍中特进光禄大夫。

恭帝褚皇后父爽为义兴太守早卒帝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後魏道武慕容皇后立母孟为溧阳君。

文成和平二年追赠母闾后祖父延襄康公成定襄懿王。

冯熙文成冯皇后父为太师内都太官文成母诏熙上书不臣入朝不拜孝文太和十九年薨于代将葬赠假黄钺侍中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司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纁备九锡前後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王故事。

宣武立高贵嫔为皇后入座奏封后母王氏为武邑郡君。

高 ㊦ 宣武母文昭皇后父也。景明中赠 ㊦ 左光禄大夫赐爵渤海公母盖氏追封清河郡君。

于劲宣武于皇后父也。初为征虏将军宣武纳其女为后封太原郡公妻刘氏为章武郡君劲卒赠司空孝明践祚以宣武胡后（帝母也。）父河州刺史国珍为光禄大夫後妻梁为赵平君。

唐高宗王皇后父仁 ㊦ 为罗山令高宗为皇太子以仁 ㊦ 为陈州刺史永徽初以仁 ㊦ 为特进魏国公母柳氏为魏国夫人仁 ㊦ 寻卒赠司空。

中宗和思赵皇后父瑰为寿州刺史坐越王真连谋被诛神龙元年赠左卫大将军。

韦玄贞中宗韦庶人父也。为晋州参军庶人初纳为太子妃以玄贞为豫州刺史神龙元年中宗即位追赠玄贞为上洛郡王。

睿宗肃明刘皇后父延景陕州刺史景 ㊦ 元年追赠尚书右仆射沛国公。

窦孝谏睿宗昭成窦皇后父也。为润州刺史景 ㊦ 元年追赠太尉 ㊦ 国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 ㊦ 人先天元年以仁皎为太仆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祁国公。

肃宗张皇后父去逸为太仆卿肃宗即位赠左仆射母窦氏封义帝县主。

代宗宝应二年追赠肃宗章敬吴皇后祖神泉司徒赠后父令 ㊦ 太尉赠后母李氏秦国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赠代宗睿真沈皇后（德宗母也。）父故秘书监易直太师贞元七年诏赠外祖随今沈琳赠司徒追封徐国公与外祖易直等立五庙以琳为始祖缘祠庙所代宗母也。须官给。

王遇德宗昭德王皇后父也。官至秘书监贞元中赠扬州大都督。

顺宗庄宪王皇后宪宗母也。曾祖思敬试太子宾客祖难得英武军使赠潞州都督父子颜卫尉卿顺宗内禅赠思敬司徒难得太傅子颜太师。

穆宗即位诏皇太后（顺宗母也。）曾祖赠太保追封岐国公敬之赠太傅太后父驸马都骑太国大长公主赠齐国大长公主。

敬宗即位崇重母族赠穆宗恭僖王皇后父故婺州金华令诏卿司空母张氏赠赵国夫人。

文宗即位赠穆宗贞献萧皇后（穆宗母也。敬宗母也。）曾祖 ㊦ ㊧ 为太保祖聪为太傅父俊为太师。

卷一百四十二

帝王部·弭兵

夫王者之兵本於禁暴圣人之武先乎！不杀用以拯溺岂云：耀威其出征也。慰时雨之望其成功也。思燎原之戒虽有忘战必危之论亦著佳兵不祥之说历观中古以迄後世或因疆理之甫定乘寇之方息以残民蠹财而为念将戢戈 ㊦ 弓之是图繇是 ㊦ 发明诏深惟远驭示不复用以爱养於群生悉罢以归俾转缘於农作以至厌於远略疲於出师谨守备以息攻战节经费而完物力使夫金革罔试而方夏以宁养老长玄不失其所斯之谓至德矣。

周武王既克商乃偃武 ㊦ 文（倒载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礼射设庠序修文教）归马於华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阳桃林在华山东皆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不服乘礼记曰：武王克商济河而西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 ㊦ 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史记》云：武王灭纣纵马华山之阳於牛於桃林之虚音墟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汉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项羽五月兵皆罢归家帝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难也。名数谓户籍也。）今天下已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复还也。）使之以法教训辨告勿笞辱（辩告者分别义理以晓谕之。）

武帝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初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帝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刺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 ㊦ 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繒可以易 ㊦ 食宜给足不可乏（言以锥刀及黄金采繒与此旁国易 ㊦ 食可以给田哀不忧乏粮）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 ㊦ 张掖酒泉（益多也。）遣骑假司马为斥堠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骑置即今之马也。）田一岁有积 ㊦ 募民壮 彳 建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累重谓妻子家属也。）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徵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堠蓄苜蓿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帝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二十助边用（二十者每口转增二十钱也。）是重困老弱孤独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西於车师千馀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开陵侯匈奴界和王来降者）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畜谓马牛羊等也。）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兵围车师降其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食读曰： ㊦ 卞）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土自载不足以竟师（虽各自载量而在道已尽至於归涂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终师旅之事也。） ㊦ 者食尽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众（厮留言其前後虽厮不相连及也。厮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後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 ㊦。若（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 与也。若汝也。乞音忝）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兴事而遣之）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与读曰：豫参以蓍龟不吉不行）谓公卿大夫谋事尚不专决犹亲问蓍龟）乃者以（驸）马书遍视丞相刺史二千石大夫郎为文学者（视读曰示为文学谓经书之人）乃西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 ㊦ 专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 ㊦（见显示）夫不足者视人有馀（言其夸张也。视亦读曰示）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杨生华象曰：枯杨生何可久也。谓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今便利之时後不可再得）又曰：北伐行将於 ㊦ 山必克诸将贰师取吉（上遣诸将而於卦中贰师最吉也。）故朕亲发贰师下 ㊦ 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繆（言不

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於军所行之道及水埋牛羊)单于遣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专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师败军士死略离散(言死及被虏略并自离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队者依深险之处开通行道也。)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霸所弗能为也。(五霸尚耻不为况大汉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搜索者恐其私赍文书也。)今边塞未正东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辛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言边塞有东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又长吏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猎兽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劳苦因致奔亡凡有此故令失皆不集於上文书既不上书所以当时不知至有降者来及捕生)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口或虏得匈奴人言知乃知此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马复养以免徭)以补缺母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与上计者同来赴对也。)繇是不复出军。

宣帝地节三年十月诏曰：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後汉光武建武六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间以隗嚣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於度外耳因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

十二年既平陇蜀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後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二十七年臧官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敌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役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悬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契丹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胜刚弱能胜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常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兵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魏文帝讨孙权临江而还诏三公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於前劳役兼於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漏屋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沈权九渊割除摈弃投之画外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不猎西归矣。

隋高祖开皇元年正月丙子陈国平四月壬戌诏曰：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士夫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在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民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除兵可立威不可不戡刑可助化不可专行警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回言於帝曰：其国闻高昌之灭大怀震惧大德封卢三至馆候五接之礼加於常数太宗曰：高丽所居本四郡发卒数万攻辽东诸城其国精兵必来救援。又遣舟师自东莱横海以趣平壤水陆合势此固取之不难但关东诸州户口未复朕意在含育不欲劳之耳。

十六年十一月亳州刺史裴思庄奏请伐高丽帝曰：高丽附庸之主朝贡不绝闻有篡弑哀之甚深因丧致讨乘危取乱虽必得之君子不贵。且复山东诸州凋弊未复吾不忍发言举兵耳。

高宗龙朔三年八月御内殿谓侍臣曰：比为海东负■须申吊伐是数年已来频有劳役所在百姓诚大辛苦况缘军机调发科唤百端贪残之徒恣意侵暴兼复造船诸州辛苦更甚前令借问冀欲知其事然四方

使至略不尽言表疏所陈皆涉顺旨我密加察在下非无怨咨如闻隋朝破亡缘为征役不息隋亡何必不繇此相传其有此议。且越海行兵备经难阻或毙锋刃或遭沉溺追想非命有悼於怀昔汉武帝征伐四夷户口衰减晚年感悟封丞相为富民侯此即故事分明足为龟镜前令三十六州造船舫者今欲总停使远近百姓无役，岂不善邪即日下诏曰：朕以寡昧纂承鸿业肃■岩廊之上凝襟华裔之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祉存於勿休勉已励精详求大化往为奉成先志雪耻黎元是以数年之间称兵辽海虽除凶戡暴义匪诸身疲人竭财役兴於下泛沧流而遐济践危途而远袭风之竞海或取亡锋鏑交挥非有捐仆顾惟匪德事有乖於七旬在躬延责情致慚於四海汤年罪已鉴寐斯在汉载富人周旋切念日者翘车联映贲帛相辉庖鼎之前犹潜异关柝之下未尽英奇传逸翰於西雍■刃殊宝於东序此王师荐发戎务实繁州县官僚缘兹生过力役无度贿赂公行蠹政伤风莫斯为甚前令三十六州造船已备东行者即宜并停凡百在位宜极言得失悉无隐以救不逮。

玄宗开元二年十月薛讷引兵至源渭遇吐蕃战击克捷帝遂停亲征乙丑敕曰：犬戎背恩豕荐为孽犯塞侵牧乘洮涉渭朕■王公之上居司牧之尊悯彼苍生情动整旅戒严有曰：先命偏师前驱进讨扼喉拊背拉朽推枯今诸将追奔相望献捷遁逃已来边鄙方宁夫出师天上观兵塞下所以用威武也。念人劳毙与人休息所以畅恩惠也。彼戎狄之为患必在诛夷苟黎元之获安宁资顺动况去有徒费追无所及兼怀供帐之劳宜辍共行之典前取今月十二日亲征者宜停。

二十五年六月敕曰：今边隅无事寰宇■安甸内置烽诚则非要其蒲■■等二十二州置绛师等共一万八千九十八人宜并停勒还本邑。

代宗广德二年二月制应诸州团练将士等委本道节度及都防御使等审与州府商议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农休息。

六月敕曰：国中有事海内不康殄厥渠魁人自为战其死亡者可胜纪乎！非其父兄即其子弟责实繇朕■固非自天念兹■凶■凶痛入骨髓明神散乱元恶就诛四胡既平罔不相贺遂欲衣裳为国天下偃兵备七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实惟良臣关内侯东副元帅朔方河东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汾阳郡王子仪迈德济时尽忠忧国切勤王之义急偃伯之期思拯生人免其汤火善陈利害屡进封章以艰阻底宁务於清静地非要害不可犹闻幕府事无防遏不可更置辕门请停河中节度并耀德军宜依罢兹凶器姑欲息人离散可要疮痍可复率是道也。仁远乎！哉！朕心所嘉期于至理宣示中外明政体焉。

大历五年正月罢河南淮西南山南东道副元帅其所管兵马权隶东都留守时四方无虞务息人也。宪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淮西平御史中丞崔元略论侍御史唐武当改官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为曩时护武已请改矣。遂改唐武为庆时议者见淮西初平谓帝遂喜武功及见改唐武名乃知帝厌兵人人相贺和好。

自建安以来三国鼎分当涂外禅吴蜀竞爽及西晋丧乱五胡僭窃琅琊南度司牧遗黎其後元魏勃兴上承正统诸国迭主分据中原秣陵更乎！五朝华夏禅于三姓附之高齐载於二百当其缮兵斗力传世抚封■理交侵干戈迭用及夫天将悔祸民思息肩繇是冠盖相望玉帛修聘咸筑待宾之馆相高专对之能遂使烽鼓稍停耕桑渐复免罹锋鏑之苦少救涂炭之灾迨後虽兴取乱之师亦行继绝之礼遵用古道良足称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八月吴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帝。又欲封权子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

三年正月吴孙权上书说刘备友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秣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帝报曰：昔隗嚣之弊祸发■邕邑子阳之擒变起■关将军其亢励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又云：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晋武帝泰始二年吴少帝孙皓遣人来吊祭有司奏为答诏帝曰：昔汉文光武怀抚尉陀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羈縻来宾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

後魏道武天兴三年五月诏谒者仆射张济使於後秦姚兴。

六年冬十月晋遣使来聘。

明元神瑞元年八月诏焉邑侯元陋孙使聘於姚兴。又诏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太真与晋太尉刘裕相闻使博士王谅假为平南将军将命焉後刘裕伐姚泓诏长孙嵩持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北岸列军

次於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盖遗以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师诏嵩厚答之。

泰常六年宋遣使来聘。

太武始光二年四月诏龙骧将军步趋谒者仆射胡觐使於宋。

三年八月宋遣使来聘。

四年四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步趋谒者仆射胡觐等使於宋。

神䴥二年四月宋遣使来聘。

四年六月诏散骑侍郎周绍使於宋。

延和元年五月宋遣使来聘。

六月诏兼散骑常侍邓弼使於宋。

二年二月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朝贡奉驯象一。

十二月诏兼散骑常侍卢玄使於宋。

太延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贡。

七月诏散骑侍郎广平子游雅等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来聘。

四年十二月诏兼散骑常侍高推使於宋。

五年十一月宋遣使朝贡并献驯象一。

太平真君元年二月诏假通直常侍邢弼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人来聘。

八月诏散骑侍郎张律使於宋。

十二月宋人来聘。

五年八月诏员外散骑常侍高济使於宋。

十一月宋人来聘。

六年正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弼使於宋。

九年正月宋人来聘。

十一年十二月南伐车驾临江宋文帝使献白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於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正元元年十月宋人来聘诏殿中将军郎法弼使於宋。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诏散骑侍郎冯阐使於宋。

七月宋遣使朝贡。

十一月诏散骑侍郎卢度世员外郎朱安兴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贡。

十一月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员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三年三月宋遣使朝贡。

十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员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四年十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骠骑将军昌邑。

子娄内近宁朔将军襄平子李五使於宋。

献文皇兴元年正月癸巳宋遣使来聘（宋明帝也。）

二年三月戊午宋遣使来聘。

三年四月壬辰宋遣使来聘。

四年六月宋遣使来聘。

孝文延兴元年八月宋遣使来聘。

二年正月诏假员外郎散骑常侍邢弼使於宋。

四年宋遣使来聘（是月宋明帝子後废帝立。）

三年正月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来聘。

四年三月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来聘。

五年五月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来聘。

太和元年八月宋遣使朝贡（是年七月宋顺帝嗣位）。

十一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李长仁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遣使朝贡。

十月诏员外散骑常侍郑义使於宋。

三年四月宋遣使来聘（是年宋顺帝为齐高祖所废）。

五年秋七月齐遣使来聘。

七年七月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於齐（齐武帝也）。

十一月齐遣使来聘。

八年五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於齐。

九月齐遣使来聘。

十一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於齐。

九年五月齐遣使朝贡。

十月复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於齐。

十年三月齐遣使来聘。

十三年八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侯灵绍使於齐。

十二月齐遣使来聘。

十四年四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苏季连使於齐。

十一月齐遣使来聘。

十五年四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六头使於齐。

九月齐遣使来聘。

十一月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假散骑侍郎蒋少游使於齐。

十六年三月齐遣使朝贡。

七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弁兼员外散骑侍郎房亮使於齐。

十二月齐遣使来聘。

十七年正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彦兼员外散骑侍郎刘家叔使於齐。

九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兼员外散骑侍郎贾贲使於齐时帝定都雒阳追诏聪等曰：比於雒阳敕卿仍届雒阳视旧业依然有怀固欲先之後乃薄伐。且以萧顺丧甫尔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思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玺书以代往诏比所敕较随宜变之善勸皇华无替指意。

十八年二月齐遣使来聘。

六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使於齐（七月齐郁林王为明帝所杀文是为海陵王十月。又杀昭文自立）。

十二月车驾南伐遂绝齐和好初梁武帝屡侵魏边豫州城人成早生以城归之诏遣中书舍人董绍慰劳绍至上蔡为梁军所袭囚往江东仍被禁锢领军将军吕僧珍与绍言便相器重梁武闻之遣使劳绍云：忠臣孝子不可无之今当听卿还国绍对曰：老母在雒无复方寸既奉恩贷实。若更生梁武。又遣主书霍灵秀传诏曰：今放卿还令卿通两家之好彼此息民，岂不善也。对曰：通好息民乃两国之事既蒙命及辄当闻奏本朝梁武赐绍衣物引入见之令其舍人周舍慰劳并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是以不耻先言与魏朝通好比亦有书都无报旨卿宜备申此意故遣传诏霍灵秀送卿还国迟有嘉问。又令谓绍曰：卿知所以得不死否今者获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则乱故须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养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先是诏有司以所获齐将齐狗儿等二人欲以换绍及绍还宣武愍

之永平中除给事中仍兼舍人绍虽陈说和计朝廷不许。

後周高祖武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於齐。

十二月陈遣使来聘。

二年正月以陈主弟项为柱国送还江南。

九月陈遣使来聘。

三年七月陈遣使来聘。

十月陈遣使来聘。

四年九月陈遣使来聘。

五年十一月陈遣使来聘。

天和三年八月齐请和亲遣使来聘诏军司马逞兵部尹公正报聘焉。

十一月遣开府崔彦小宾部元使於齐时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好而晋公护以其相持日久绝无使命一日忽来求交易疑别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捉在彼因其请和之际或可致之遂令司门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宽详议孝宽乃於彼盛设供帐令公正接对使人兼述皇家亲属在东之意使者辞色甚悦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孝宽复放东还并致书一牋具陈朝廷欲敦邻好齐遂以礼送皇姑及护母等先是护母阎姬与皇第四姑及诸戚先在齐皆被幽禁护为宰相之後每遣间行寻求莫知消息至是并许还朝。且请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齐主以护既当重权乃留其母以为後图仍令人书与护曰：天地隔塞母子异所三十馀年存亡断绝肝肠之痛不能自胜想汝悲思之怀复何可处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辈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兴言及此悲缠肌骨赖皇齐恩恤差安衰暮。又得汝杨氏姑及女嫂刘及汝新妇等同居颇亦自但为微有耳疾大语方闻行动饮食幸无多损今大齐圣德远被特降鸿慈既许归吾於汝。又听先致音耗积稔长悲豁然获展此乃上侔造化将何报德汝与吾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第二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日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北被定州官军打散汝祖及第二叔时俱战亡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汝叔母乾及儿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将间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贺拔乾各州分散宝掌军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人妇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乡人姬库根家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大语吾云：我今走向今军既至营遂告我辈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将兵要截吾及汝等还得向营汝年十二共吾并乘马随军可不记此因缘也。於後吾共汝在寿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雒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闻知各捉其儿打之唯盛雒无母独不被打其後尔朱天性亡岁贺拔阿计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女并盛雒等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盛雒著紫织成袷通身黄绫裹并乘骡同去盛雒小於汝等二人并唤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汝当分明记之耳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简知吾含悲抱憾多历年祀属千载之运逢大齐之德矜老开恩许得相见一闻此言死犹不朽况如今者势必聚集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隔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相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贵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已後吾之残命唯系於汝耳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宝昧而可欺负杨氏姑今虽炎暑犹能先发关河阻远隔绝多年书依尝体虑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质兼亦载吾姓名当识此理不以为怪护性至孝得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报以《书》曰：区宇分隳遭逢灾祸违离膝下二十五年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宝如此不孝宿殃积戾合锤此身岂悟网罗上婴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负一物明神有识宜见哀怜而子为公侯母为俘隶热不见母热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混如天地之外无由闻昼夜悲号继之以血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於泉下耳不谓齐朝解网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并许归放初闻此旨魂魄爽飞号天叩地不能自胜四姑即蒙礼送平安入境遥奉颜色推动肝肠但离绝多年存亡阻隔相见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齐朝宏宽每存大德云：与摩敦虽处宫禁尝蒙优礼摩敦垂敕曲尽悲酷备述家事伏读未周心情屠割书中所道无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忧苦常谓寝膳贬损或多遗漏伏奉论述次第分明一则以悲一则以喜当乡里败破之初萨宝年已十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况家门祸难亲戚流离奉辞时节先後慈训刻肌刻骨常缠心腑天长丧乱

四海横流太祖乘时齐朝抚运两河三辅各值神机原其事迹非相负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萨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优贵至於岁时称庆子孙盈庭顾视悲摧心情断绝胡颜戴视负愧神明齐朝沛然之恩既已■洽爱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鱼感泽况在人伦而不铭戴有国有家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得奉见慈颜永毕至愿生死骨肉岂过今恩负山戴岳未足胜荷二国分隔理无书信主上以彼朝不绝母子之恩亦赐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寄萨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至於拜见事归忍此知复何心齐朝不即发遣更令重与护书要护重报复书往返至于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议以失期信令有司移齐曰：夫有义则存无信不立山岳犹轻兵食非重故立誓弗违重耳所以享国祝史无愧随会所以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临有国可以全义而多食言者也。自数属屯夷时锤圯隔皇家亲戚沦■滔三纪仁姑世母望绝生还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发已送仁姑许归世母乃称烦暑指克来秋谓其信必由衷嘉言无爽今落木戒时申霜行及方为世母虚设诡辞未议言归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须保境宁民。又云：匪报详观此意全乖本怀爱人以礼岂惟姑息要子责成贸亲求报实伤和气有悖天经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国顾家殉名亏实不害所养其曰：仁人卧鼓潜锋孰非深计。若令迭争尺寸两竞锥刀瓦震长平则赵分为二兵出函谷则韩列为三安得独全谓无损益大冢宰位隆将相悼兼家国衔悲茹血分毕冤魂岂意噬指可寻倚门应至徒闻善始卒无令终百辟震惊三军愤惋不为孝子当作忠臣去岁北军深入数俘城下虽曰：班师馀功未遂今兹马首南向更期重入晋人再之我之职矣。闻诸道路早已戒严非直北拒。又将南略悦欲自送此之愿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敌诘朝请见相与周旋为惠不终徒增深怨爱亲无慢垂训尼父矜恤穷独貽则周文环■之义事不繇此自应内省岂宜有问移书未送而母至。

四年正月遣司会河阳公李伦等会葬於齐仍吊賻焉。

五月齐遣使来聘。

六年五月遣纳言郑诒使於齐。

十月遣右武伯谷会琨御正蔡斌使於齐。

十一月齐遣使来聘。

建德元年二月遣司宗李祭小宾部贺遂礼使於齐。

三月齐遣使来聘。

四月遣工部成公建小礼部辛彦之使於齐。

七月陈遣使来聘。

十一月遣小匠师杨纛齐驭唐则使於齐。

二年闰正月陈遣使来聘。

二月遣司会侯莫陈凯太子宫尹郑译使於齐。

九月陈遣使来聘。

十月齐遣使来聘。

三年四月齐遣使来会皇太后葬。

十月诏御正杨尚希礼部卢恺使於陈。

四年三月遣小司寇淮南公元伟治纳言伊娄谦使於齐。

七月陈遣使来聘。

五年八月陈遣使来聘。

十二月陈遣使来聘。

六年五月陈遣使来聘是岁帝既平北齐後梁明帝萧岿朝於邺帝虽以礼接之然未之重也。岿知之後於宴承间乃传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国艰虞唇齿犄角之事辞理辩畅因涕泗交流帝亦为之■欷自是大加赏异礼遇日隆後帝复与之宴齐氏故臣叱列长义亦预焉帝指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也。岿曰：长义未抱乐翻敢吠尧帝大笑及酒酣。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帝曰：梁王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帝大悦赐杂缯万■良马数十匹并赐齐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遣之。

宣帝大象元年九月遣御正杜果礼部薛舒使於陈隋高祖开皇元年二月丁未梁主萧岿使其严司空刘

义来贺。

四月陈遣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_三差来聘於周而帝已受周禅致之介国。

二年正月陈遣使请和宥赦胡墅。

三年四月陈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帝以和好不纳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邵使於陈。

十二月陈遣散骑常侍周坟通侍散骑常侍袁彦来聘。

闰月遣兼散骑常侍唐令则通侍散骑常侍魏澹使於陈。

四年正月梁明帝萧岿来朝（初帝在周执政时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各起兵时岿群臣皆密请兴师与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岿固以为不可俄而消难奔陈迥等相次破灭及帝既践极恩弥厚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疋马五百疋开皇二年帝备礼纳岿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阳尚兰陵公主繇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至是来朝长安帝甚敬待之设岿位在王公之上赐缣万疋珍玩称是及还亲执其手谓之日：梁主久带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长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耳）

七月陈遣兼散骑常侍谢白兼通直散骑常侍贺德基来聘。

十一月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骑常侍豆卢实使於陈。

五年七月陈遣兼散骑常侍王诩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聘。

九月遣散骑常侍李_若通直散骑常侍崔君瞻使於陈。

六年四月陈遣兼散骑常侍江椿来聘。

八月陈遣散骑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骑常侍王_口来聘。

七年二月陈遣兼散骑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骑常侍刘夕来聘。

四月遣兼散骑常侍杨同兼通直散骑常侍崔_三鹿使於陈。

八年正月陈遣散骑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骑常侍周止水来聘。

二月甲戌遣兼散骑常侍何尚贤兼通直散骑常侍韦军使於陈。

卷一百四十三

帝王部·弭灾

《传》曰：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乃司牧之重政治或失必示灾祥以申警戒圣帝明王睹而_三德惧刑政之壅蔽则勤於听纳恐骄盈之易至则身先节俭忧亿兆之未泰则矜微恤苦念赋役之尚繁则省财节用思忠贤之未进则旁求遗逸虑邪佞之或迕则斥去群小补祸为福变灾成祥惟德是辅其理何远是以尧之水汤之旱太戊之桑_三高宗之_三雉皆明德格天至诚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胜矣。

殷汤时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崇邪女谒盛邪何不雨之极也。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_三断爪以已为往祷於桑林之野祝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恶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四方无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言未已而雨大至方数千里。

太戊时亳有祥桑_三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_三音邁今之楮树二木合生不恭之罚两之曰：拱）太戊惧问其相伊陟（尹之子）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有阙与帝其_三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与读欤）

武丁祭成汤之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_三武丁惧祖已曰：王勿忧先_三政事祖已乃训王曰：唯天监下民典厥义（言天视下民以义为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绝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若顺听服也。不顺德言无义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既孚命正其德谓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王者主民当敬民事天祭祀有常不当时丰于昵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_三殷道复兴履汤周文王之莅国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地之动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柰

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见妖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也。故以此罚我也。今。又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谨具礼节秩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悦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遂与群臣行此几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见践妖也。《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此之谓也。

宣王时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消去之祈于群祀 璧既卒乃雨大夫仍作 汉之诗以美之。

汉文帝二年十一月癸亥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治音直使切）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见于天（ 读曰 责也。见音乎！旬切）灾孰大焉（灾莫大於此）朕获保宗庙微眇之身 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令此谓诏书）及知见之所不及以启告朕（ 音盖乞也。启开也。言以过失开告朕躬是则於朕为恩惠也。）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景帝後二年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园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 宴之处者也。）帝素服五日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举火（抑阳助阴也。）

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帝及群臣皆素服。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 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帝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堕与隳同）

地节三年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讳避也。言虽有司显职皆言其过勿之。）

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帝素服五日。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赈困乏。

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 以相救诏曰：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言已德浅薄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减 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言得寿考终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 於王公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 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 道属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 音垣）山摧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师众也。）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郁不通之意也。）间者岁数不登元乏不胜饥寒以 刑辟朕甚悯之郡国被地震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多菜色（五 不登人但食菜其色变恶）参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廩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三年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天灾降於孝武园馆朕战 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赈（厄古厄字）加以烦扰乎！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悯焉其赦天下。

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众僚久旷（旷古旷字）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疫疠天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杀（不得日日宰杀）所具各减半（食具也。）乘舆秣

马无乏政事而已。

永光二年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轨与宄同乱在外曰：奸在内曰：宄）今朕获承高祖洪业三位于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亾昧（亾与暗同。又音乌反）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於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曰：望有效（娄古屡字）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中音竹中切）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惠褊薄禁令烦苛）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错置也。音厝）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读与沈同湛掩者是掩而湛没）乃壬戌日有食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异等贤良直言各一人。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戊寅晦日有食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亾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眩是乱也。）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还返也。）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爱憎各异也。）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六月晦日有食之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孔甚也。言灾异既多百姓甚可哀也。）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谓当慎修其身思为常久之道也。）言尽意无有所讳。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诏曰：乃者火炎降于祖庙有星孛於东方始正而亏（言始即帝之正而彗星之亏也。）咎孰大焉书云：惟先王正厥事（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若违灾变则正其行事修德以应之）群公孜孜帅先百僚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恕者仁也。仁己之心以度於物）大赦天下使得自新三年十二月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昆虫言众虫也。）人君不德谪见天灾异屡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食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汝无面从退有後言（言我有违道汝当正之无得对面顺从唯唯退後则有谤言也。）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四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诏曰：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谓不副先帝之业《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食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辅予不逮百寮各其任仁人退远残贼（厚也。远离也。）陈朕过失无有所讳。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诏曰：乃者龙见于东莱日有食之天著变异以显朕邮（邮与过也。）朕甚惧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有可省减便安百姓者条奏所赈贷贫民勿收。

四年六月诏曰：乃者地震京师火灾屡降朕甚惧焉有司其悉心明对厥咎朕将亲览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星孛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即位是秋诏曰：朕承宗庙之重战战兢兢惧失天心中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比比犹言频也。）乃者河南颍川郡水杀人坏败庐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已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举其名籍也。）赐死者钱人三千。

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夙夜忧劳未皇宁息（皇暇也。）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未睹厥咎屡敕公卿，庶几有望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惑止暴虐假（古势字）获名温良宽柔陷於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於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大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豆斗>受钱天下民贫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沱苑以为安民县（中山之安定也。沱音大河切）起宦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於长安城中（民居之里）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後汉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食战

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藁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见钱取佣为寻求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穡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辅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尽也。）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貶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识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职事极言无讳，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书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寮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注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飞蓬随风微子所叹（《管子》曰：应门听政无仪法程式飞摇而无所定谓之飞蓬飞蓬之间明王不听此言微子未详）永览前戒竦然惊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皇皇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畅乎！昔卫有忠臣灵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职焉。

十八年四月己未诏曰：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禱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雨者（《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州其山曰：会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汉豫州其山曰：华山其川曰：荥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兖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雍州其山曰：岳其川曰：泾幽州其山曰：医无闾其川曰：河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漳并州其山曰：常其川曰：滹沱此谓九州名山大川音子礼切）长吏各洁斋禱请冀蒙嘉对。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鬼。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又诏曰：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谏虽降灾咎辄有开阖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禱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

八年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诏曰：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忧昔楚严无灾而惧成王出郊而反风将何以辅朕不逮以塞灾变百寮师尹勉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致灾兴蝗之咎。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诏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雨不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囚具桎梏断薄刑决小罪）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鸿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饿更相啜食永怀悼叹。若坠渊冰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

四年正月元日会以年饥彻乐不陈充庭车（每大朝会必陈乘舆法物车辇於庭。故曰：充陈车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国三十五地震或拆裂诏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陈得失。

顺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帝缟素避正殿。

阳嘉元年二月京师旱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雒请雨戊辰零甲戌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树雨分祷祈请靡神不□（音咏）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雒尽心祈焉（济水四渎之一至河溢为荥泽故於荥阳祠焉）

二年四月己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曰：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灾眚屡见咎徵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兢兢祇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将何以辅其不逮奉答戒异冀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

桓帝建和三年四月丁酉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诏曰：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则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徵见乎！象间者日食毁缺阳元晦暗朕祇惧潜思匪遑会处传不云：乎！日食■德月食■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徒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

永兴二年九月诏曰：朝政失中■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虫滋蔓残我百■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饥馑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延熹九年正月诏曰：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徵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致乱在予仍获咎徵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徵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馀郡悉半入。

魏明帝太和五年三月辛巳以四年十月至是不雨大雪。

景初二年有彗星见张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雒邑恶之，於是大修禳祷之术。

齐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旱诏令狱官亟平冤枉理出轻微群公卿士说言嘉谋各悉乃心。

晋武帝太始七年闰五月大雪大官减膳。

咸宁二年正月以疾疫废二月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

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

五年二月以百姓饥馑减御膳之半。

愍帝建兴元年六月旱帝亲雩。

元帝大兴元年十一月诏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绪上不能调和阴阳下不能济育群生灾异屡兴咎徵仍见壬子乙卯雷震暴雨盖天灾谴诚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无有所讳将亲览焉。

二年五月以三吴大饥诏曰：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天生蒸民而树之以君选建明哲以左右之当深思以救其弊昔吴起为楚悼王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除废公族疏远以附益将士而国富兵强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其当去非急之务非军事所须者皆削之使黄门侍郎虞■桓彝开仓库振给并省众役百官各上封事。

成帝咸和九年六月以大旱诏太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贬节用。

咸康二年三月以旱诏太官减膳免所旱郡县徭役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以旱诏出轻系振困乏十二月诏曰：戎旅路次未得轻减赋役元象失度亢旱为患岂政事未治将有版筑渭滨之士邪其搜扬隐滞蠲除苛碎详议法令咸从损要音斐。

孝武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月有蚀之诏太官撤膳。

四年二月诏曰：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廩俸权乃减半凡诸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

後魏文成和平五年四月以旱故减膳责躬是夜阵雨大降。

孝文时太极殿成将行考室之礼引集群臣而雪不克殯帝曰：朕经始正殿功构初成将集百寮考行大

礼然彤 仍结霏雪骤零将繇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陈所怀以救不逮镇东将军定州刺史楼毅稽首对曰：雪霜风雨天地之常夏 冬霰四时之节今隆冬雨雪固是其时。又礼云：雨沾服失容则废礼自古而然不足为异帝曰：昔刘秀将济滹沱为之冰合但朕德谢古人不能仰感天意。

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诏曰：统承乾绪君临海内夙兴昧旦如履薄冰今东作方兴庶类萌动物资始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朕甚惧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 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问。

五年四月甲寅诏曰：时雨不 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有神祇之所悉可祷祈。

十二年九月甲子诏曰：日月薄蚀阴阳之常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蚀 德月蚀 刑乃癸巳夜月食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

十五年正月不雨至于四月有司奏祈百神诏曰：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繇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飧何宜四气未周便欲祀事唯当考躬责已以待天谴（时帝居太后哀故有此诏）。

十七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

宣武景明四年四月戊戌诏曰：酷吏为 固繇古同患孝妇淫刑东海又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狱乎！尚书鞠京师见囚务虚听察之理己亥帝以旱减膳撤乐辛丑雨大洽。

正始元年六月以旱撤乐减膳公卿以下引咎责躬诏曰：朕以菲德政刑多舛阳旱历旬京师枯悴在予之责夙宵疚怀有司可循案旧典祇行六事图圉冤滞平处决之庶尹废职量加 举鰥寡困穷所在存恤役赋殷烦咸加蠲省贤良说直以礼进之贪残佞 吏时加屏黜男女怨旷务令媾会称朕意焉。又亲荐享於太庙及录京师见囚殊死以下皆减一等鞭撻之坐悉皆原之。

永平元年五月帝以旱故减膳撤乐。

二年五月帝以旱故减膳撤乐禁断屠杀。

延昌元年四月丁丑帝以旱故减膳彻乐诏尚书与郡司鞠理狱讼。又诏食粟之畜皆断之。

三年二月诏曰：肆州秀容郡殷城县雁门郡原平县并自去年四月以来山鸣地震于今不已告谴彰咎朕甚惧焉祇畏兢兢。若临渊谷可恤瘼宽刑以答灾谴。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丁卯朔诏曰：灾旱积辰苗稼萎悴比虽微对犹未 洽晚种不纳企望忧劳在予之责思自兢厉尚书可 恤狱犴辩其淹枉简量轻重随事以闻无使一人怨嗟增伤和气土木作役权皆休罢劝农省务肆力田畴庶嘉泽近降丰年可必。

神龟二年二月诏曰：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嘉谷未纳三麦枯悴德之无感叹惧兼怀可敕内外依旧霁祈率从祀典察狱理冤掩 埋骼冀瀛之境狂寇暴野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赈穷恤寡救疾存老准访前式务令周备三月澍雨大洽。

正光元年五月诏曰：朕以寡薄运膺宝图虽未明求衣惕惧终日而 昧多阙炎旱为灾在予之 鬼无总寢食今刑狱繁多图圉尚积宜敷仁惠以济斯民八座可推鞠见囚务申枉滥。又诏曰：禳灾招应 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刺史守令与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视民如伤况今灾旱历时万姓雕弊而不抚恤穷冤理决庶讼可严敕州郡善加绥隐务尽聪明加之祇肃必使事允人神时致灵应其赋役不便於民者具以状闻当便蠲罢。

二年七月癸丑诏曰：时泽弗 禾稼凋损在予之责夙宵震惧虽克躬彻乐仍无昭感有司可循案旧典祇行六事图犴淹枉随速鞠决庶尹废职量加 厉鰥独困穷在所存恤役赋烦民咸加蠲损贤良说直以时 进贪残邪佞即就屏黜男女怨旷务令会遇庶革正愆违有弭灾 。

三年六月诏曰：朕以冲昧夙纂宝历不能祇奉上灵感延和气致令灾旱频岁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种未下将成灾年秋稔莫覿在予之责忧惧震怀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 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上下群官侧躬自励理冤狱止土功减膳彻乐禁止屠杀。

四年八月戊寅诏曰：朕以眇 忝承鸿绪因祖宗之基 王公之上每鉴寐属虑思康亿兆比雨旱愆时皇运舛错政理阙和灵祇表异永寻夕惕载愆于怀宜诏百司各勤厥职诸有鰥寡穷疾冤滞不申者并加怜恤。若孝子顺孙谦贞义节才学超异独行高绪者具以言上朕将亲览加以旌命。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四月。又禁屠宰。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诏之曰：盛农之节亢阳不雨气序愆度盖不徒然岂朕德薄刑赏非中欤将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欤宜进直言无得有隐公卿各引咎自责其夜澍雨。

二年三月不雨至于七月集百寮于大德殿帝责躬罪已问以治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以灾异屡见帝御路寝见百官诏曰：穹昊在上聪明自下吉凶繇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临区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显殷勤屡贻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轩辕荧惑干房。又与土合流星照夜东南而下。然则南斗主於爵禄轩辕为於後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则忧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验岂其官人失序女谒尚行政事乖方忧患将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实惧焉将避正寝斋居哀念恶衣减膳去饰彻乐披不讳之诚开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滥及赏勿逾等选举以才宫闈修德告诸内外庶尽弼谐允叶民心用销天谴于是舍仗卫往天兴宫百官上表劝复寝膳许之甲子还宫。

隋高祖开皇三年四月旱帝亲祀雨师于国城之西南。

十四年正月以岁旱祀泰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

卷一百四十四

帝王部·弭灾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乙卯诏曰：酒醪之用表节制於卜 ㊟ 娱台豢之滋致甘旨於丰术然而沈湎之輩绝业忘资情竄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 ㊟ 不登市肆腾踊趣末者众浮冗尚多肴羞麴蘖重增其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宜断屠酤。

四年三月帝以旱故亲录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贞观元年七月关东河南陇右及缘边诸州霜害秋稼九月辛酉诏曰：虫霜为害风雨不时政道未康咎徵斯在朕祇奉明命抚育黔黎忧愍之至实切怀抱轻徭薄赋务本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而阴阳不和气候乖舛永言罪已抚心多愧河北燕赵之际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幽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霜 ㊟ ㊟ 或蠹贼成灾严凝早降有致饥馑惭惕无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相魏徵治书侍御史孙伏伽检校中书舍人辛 ㊟ 等分往诸州驰驿检行其苗稼不熟之处使知损耗多少户口乏粮之家存问。若为支计必当细勘速以奏闻待使人还京量行赈济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

三年四月丙午以旱甚避正殿六月诏曰：朕以眇身祇膺大宝 ㊟ 王公之上居亿兆之尊励志克己详求至治兢兢业业四载于兹矣。上不能使阴阳顺序风雨以时下不能使礼乐兴行家给人足而关辅之地连年不稔自春及夏亢阳为虐虽复洁诚祈祷靡爱斯牲膏雨愆应田畴废业斯乃上玄贻谴在予一人元元何辜罹此灾害朕是用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瞻西郊而载惕仰 ㊟ 汉而疚心内顾诸已永怀前载既明不自见德不被物岂赏罚不衷任用失所将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勿有所隐是月遣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左仆射房玄龄工部尚书 ㊟ 纶刑部尚书韩仲良祈雨於名山大川。

八年七月陇右山摧大蛇见山东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帝以问秘书监虞世南曰：是何祥也。 ㊟ 何术可以禳之对曰：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也。山东足雨虽则其常阴惨过久恐有冤狱伏愿科省系囚，庶几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唯修德可消变帝然之遣使者分道赈恤饿人申理狱讼多所原免。

十月彗星见帝谓群臣曰：天见彗星是何妖也。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诫景公惧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政德不修麟凤数见终是无补但使百姓安乐朝无阙政虽有灾变何损于时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彗星未足为忧帝曰：吾之治国良无景公之过但吾才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举之骁雄宋金刚之鸷猛竄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雒阳当此之时足为 ㊟ 敌而皆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颇有自矜之志以轻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见

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言念于此不觉惕焉惧矣。温彦博进曰：昔宋公一言彗星三徙陛下见变而惧灾其消乎！

十一年七月车驾巡雒阳诏以水灾诸司供进悉令减省凡在供役量事停废。

十五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宫帝既罢封禅于是避正寝减常饩申以祇诚星退乃复。

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诏曰：去冬之间雪无盈尺今春之内雨不及时载想田畴恐乖丰稔农为政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万箱何冀昔颍城之妇陨霜之臣至诚所通感应天地今州县狱讼常有冤滞者是以上天降鉴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县科简刑狱以申枉屈务从宽宥以布朕怀庶使桑林自责不独美於殷汤齐郡表坟岂自高於汉代。

六月癸巳以旱不视朝乙巳谓侍臣曰：殷汤周宣求雨恳祷昔闻其语今见其心比望☐蒸雨浓重於金膏玉液。又诏曰：朕以寡德祇膺宝命而政惭稽古诚阙动天和气愆于阴阳亢旱涉於春夏靡爱斯牲莫降☐雨之泽详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兹正殿以自克责尚食常膳亦宜量减京官五品已上各进封事极言无隐朕将亲览以答天谴。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时旱手诏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进封事极言厥咎。

显庆元年二月上封人奏称去岁粟麦不登百姓有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物视之惊叹手诏曰：上封人所进食极恶情之忧灼中宵辄寐永言给足取愧良深夫国以人为本以食为天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朕临御天下于今七年每留心庶绩轸虑农田而政道未凝仁风犹缺致令九年无备四气有乖遂使去秋霖滞便即罄竭所以伫西郊而结念眷东作以劳怀岂下乏农夫上甘珍饩宜令所司常进之食三分减二群臣奏言伏见手诏以近畿诸州百姓少食特为减膳去年虽不善熟未是大饥陛下忧劳情深发使赈给复为减膳在外黎庶不胜喜庆帝曰：比日亦闻百姓食少不足为至是今所见者乃非人所食物朕闻天子以百姓心为心，岂有见有如此一身独供丰饩自见此食忧叹不能已也。三月澍雨百寮请复常膳许之。

四年七月以亢旱避正殿总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帝避正殿御延福殿前东廊事令中御减膳太常停乐仍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勿令有隐太子少师许敬宗等奏称星虽孛而光芒小此非国眚不足上劳圣虑请御正殿复常膳帝曰：朕获奉宗庙临驭亿兆谪见于天诚朕之不德也。不从所请敬宗等。又奏曰：陛下至仁被物克享灵心东封告成休徵应兆伐叛怀柔无远不屈。若不上符天意，岂能致此虽有高丽一隅上阻王命天军问罪殄灭有期谪见东北当其分野上玄星象见彼咎徵臣等不胜庆悦帝曰：天道既远非人所测我为万国主，岂可推过於小蕃哉！戊辰彗星灭。

二年二月戊辰以旱亲虑京城囚徒其天下见禁囚委当州长官虑之仍令所司分祷名山大川。

咸亨元年三月以岁旱☐贵诏司成弘文崇贤馆及书☐律医胡书等诸色学生并别敕修撰写经书官典及书手等官供食料者宜并权停其有职任者各还本司自馀放归本贯秋熟已後更听进止。

八年以时旱亲虑囚徒多有原宥仍令沛王贤虑诸司囚周王显虑雒州及两县囚。

上元二年四月久旱避正殿减膳彻悬兼令百官极言得失勿有所隐仍令礼部尚书杨思敬往中岳以申祈祷。

三年七月彗星见于东井光芒长至三丈扫中台指文昌宫帝避正殿诏中殿彻膳太常停乐兼减食粟之马遣使虑岐州及京城囚徒内外文武官各进封事勿有所隐。

八月青州大风齐淄等七州大水诏停此中尚梨园等作坊减少府监杂匠放还本邑两京及九成宫土木工作亦罢之天下囚徒委诸州长官虑之。

仪凤三年四月朔以旱避正殿亲虑京城系囚悉原宥之。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诏曰：朕闻受上天之命者其道在乎！爱人处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济物。然则所修在德池☐可以假贫人所宝惟贤珍玩不足奉诸己自朕临驭天下三十馀年永念黎元情深抚育频频制命犹未遵行所有差科尚多劳扰关中天狭衣食难周山东遭涝粮储或少刺史县令寄以字人长史司马职惟毗赞。若能恤隐求瘼清直无私则囹圄于是空虚鰥寡自然苏息而在外官司罕能奉法志存苟。且不举纲维欲使讼息刑清家给人足无为而化其路何繇今当励精求政先身理物救乏☐无自迹及远凡在寮庶宜识至怀其殿中太仆寺马并令减送群牧诸方贡献物及供进口味百司支料并宜量事减省雍岐华同四州六等已下户宜免两年地税河北涝损户常式蠲放之外特免一年调其有屋宇遭水破坏及粮食乏绝者令州县劝

课助修并加给贷。

永淳元年正月朔以年饥受朝贺而不设会放雍州诸府兵士於邓绥等州就■。

中宗神龙二年正月以旱亲录囚徒多所原有其东都及天下诸州委所在长官详虑。又遣使祭五岳四渎并诸州名山大川能兴■雨者。

五月以旱避正殿尚食减膳。

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丙戌以炎旱命减膳囚徒并决断勿使冤滞土木之功并停。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以久霖雨告乾陵及太庙帝减膳避正殿。

开元二年正月关中饥下诏曰：朕闻诸《易》曰：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於人乎！因斯而言则君事於天养於人行月令顺时物也。朕以不德恭膺斯运静言询政每用忧劳属献岁发春风解冻土膏脉散草树自乐而天久不雨元元何辜孰可以授农事拯彼饥者岂布德利施庆惠尚不及欤岂掩骼埋■无是无卵尚不及欤岂名山大川修祭命祀尚不及欤。若令典惟增所惧缅怀大猷思补其阙有司可稽春令以称朕心其有直谏昌言宏益政理者朕将亲览罔或隐避不急之务一切停息见禁囚徒速令处置宜从宽大勿使称冤本州本军刺史军将境内所有名山大川能兴■致雨者并宜祈祭其有僵尸暴骸无主收敛者亦仰埋掩量致祭讫各具状奏闻应须酒脯宜用官物古者雪冤妇於东海问刑人于北寺则以旱之故应时如响至于山不童泽不竭使霈然以降兴而致之复何远也。将达精诚务修蠲洁俾幽坎遂性飞走从宜则冀天之爱人月离于毕■之望感而遂通布告遐迩令知此意二月帝亲虑囚徒宰臣等奏曰：陛下亢旱亲降德音减膳乐朝野之人无任欣感然食粟之马在厩犹多臣请马料日减其半回给饥户则人畜偕济免供亿之乏许之。

四月壬子以久雨命有司□京城门。

三年五月戊申以旱故下诏曰：司牧生人爱之如子■卷兹灾旱倍切忧勤将理政不明邪冤囚有滞邪疵疴道长邪阴阳气隔邪何崇朝密■布未洽也。载加寅畏弗敢荒宁诚不动天叹深罪已思从避减以塞愆尤俾月离有期星退何远朕今避正殿减常膳仍令诸司长官各言时政得失以辅朕之不逮天下见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诬者各令长官审加详覆疑有冤滥随事案理仍告於社稷备展诚祈诸州旱处有山川能兴■致雨者亦委州县官长速加禱祀。

四年五月甲辰诏曰：今年蝗虫暴起乃是孳生所繇官司不早除遏信虫成长开食田苗不恤人灾自为身计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则山东田苗扫地俱尽使人等至彼催督其中犹有推■以此当委官员责。若有勤劳用命保护田苗须有褒贬以明得失前後使人等审定功过各具所繇州县长官等姓名闻此虫。若不尽除今年还更生子委使人分州县计勿使遗类是时山东诸州蝗虫五月末在处生子陂泽卤田尤甚县官或随处掘□埋瘞放火焚灭杀百万馀石馀皆高飞湊海蔽天掩野会潮水至尽漂死焉蝗虫积成堆岸及为亚■鸢白鸥练鹊所食种类遂绝。

八月诏河南北检校蝗虫使狄光嗣康敬昭高道昌贾彦■等宜令待虫尽看刈禾有次第然後入京奏事恐山泽之内或遗子息农隙已後各令府州县长检校仍告按察使如来年巡察更令虫出所由官量事贬降。

六年七月帝以亢旱不御正殿於小殿视事诏曰：皇天应人必有所谓此月少雨盖非徒然深虑系囚或有冤滞京城内诸司见禁囚徒并以来日过朕将亲虑所司量准旧典其杖以下情不可恕者速决自馀即放却。

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以候变彻乐减膳令中书门下省察囚系及天下水旱之州皆令賑恤不急之务一切停罢七月诏曰：今月之初虽降时雨自此之後颇愆甘液如闻侧近禾豆微致焦萎深用忧劳式资祈请丘禱则久常典宜遵即令礼部侍郎王太常少卿李■分往华岳河渎祈求甲申亲虑囚於宣政殿事非切害悉原之诏曰：朕以匪德嗣膺丕命虽日慎为诚政期以康而天灾流行或未感自孟秋在候雨泽愆足永念农田用怀宵旰在予之责万方何罪视人如伤一阙物增怵。且夫修政之要恤刑之重虽得情勿喜宁僭无滥将恐此辈犹有冤人或伤於和而作此厉法惟明慎事藉躬亲故爰加案省开其幽滞虽士师不冤时称阅实而愚者自陷朕甚愆焉故屈常法特申宽典丙戌诏曰：爰自春首颇愆甘泽眷兹近甸将损嘉苗人天谓何夙夜增怵岂刑罚莫省罪狱其纷儻致吁嗟是生炎亢故京师囚系亲虑原减而郡县狴牢将何慎恤平分之道载轶于怀天下诸州见系囚徒宜令所繇长官便虑有司即此类作条件处分。

九年夏五月己未敕诸州水旱时有其五岳四渎宜令所司差使致祭自馮名山大川及古帝王并名贤将相陵墓并令所司州县长官致祭仍各修饰洒扫十二年七月河东河北旱命中书舍人寇𠄎宣慰河东道给事中李𠄎𠄎期宣慰河北道百姓有匮乏者量事赈给帝亲禱于内坛三日曝立。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诏曰：五岳视三公之位四渎当诸侯之秩载于祀典章方属农功颇增旱汉虔诚徒积神道未孚用申靡爱之勤冀通能润之感宜令工部尚书卢从愿祭东岳河南尹张敬忠祭中岳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宇文融祭西岳及西海河渎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黄门侍郎李𠄎祭北岳右庶子何鸾祭东海宗正少卿郑繇祭淮渎少詹事张晤祭江渎河南少尹李暉祭北海及济渎。且润万物者莫先乎！雨动万物者莫先乎！风眷彼灵神是称师伯虽有常祀今更陈祈宜令光禄卿孟温祭风伯左庶子吴兢祭雨师各就坛𠄎务加崇敬但羞𠄎藻不假牲牢应缘奠祭尤宜精洁壬戌以旱及风灾命官及州县长官上封事指言时政得失无有所隐。

十六年九月以久雨帝思宥罪缓刑乃下制曰：古之善为邦者重人之命执法之中所以和气洽嘉生茂今秋京城连雨隔月恐耗其膏粒而害于粢盛抑朕之不明何政之阙也。永惟久雨者阴气凌阳冤塞不畅之所致也。持狱之吏不有刑罚生於刻薄轻重出於爱憎邪《诗》曰：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刺坏法也。《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明慎刑也。好生之德可不务乎！两京及诸州系囚应推徒已下罪并宜释放死罪及流各减一等庶得解吾人之愠结迎上天之福𠄎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宣慰赈给仍令黜陟官吏疏决囚徒。

天宝十二年八月京师连雨二十馀日米涌贵令中书门下就京兆大理疏决囚徒。

十四载三月诏曰：近日以来时雨未降在於宿麦虑有所伤虽忧勤之心不忘於黎庶而精诚之至冀展於灵祇宜令太子太师陈希烈祭玄宜光禄卿李𠄎登祭风伯国子祭酒李麟祭雨师仍取今年二十三日各申诚请务令蠲洁如朕意焉。又诏曰：关辅郡邑霈泽屢施京城在近时雨未降是用轸虑匪宁于怀其诸郡坛虽已勤请攸资遍祭庶达诚心宜令吏部侍郎蒋烈今月二十五日祭天皇地祇给事中王维等分祭于五星坛务申处洁以副朕怀。

肃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帝令恤狱缓刑诏三司条件疏理处分甲戌雨止。

乾元元年五月己亥亢旱阴阳人李奉先自大明宫出金龙及纸钱太常音乐迎之送於曲江池投龙祈雨宰相及礼官并於池所行祭礼毕奉先投龙於池。

二年三月癸亥以久旱徙东西二市，於是祭风伯雨师修零祀坛为泥人土龙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久旱遣近臣分录大理京兆囚徒。

三年六月庚子以大旱分遣左仆射裴冕等禱祝川渎及徙市闭诸坊门祀风伯雨师是日乃雨。

大历四年自四月雨连霖至秋京师米斗至八百官出米二万石分场出糶贫人闭坊市北门置土台及黄幡以祈晴是日雨止。

德宗贞元元年五月癸卯命右庶子裴𠄎殿中少监马锡鸿胪少卿韦𠄎免分禱终南秦岭诸山以祈雨。

十二月丁亥诏曰：朕以眇身继明列圣不能纂修先志以洽𠄎𠄎平驯致寇戎屡兴兵革上玄降警蝗旱为灾年不顺成人方歉食言念於此实用伤怀是以齐心别宫与人祈𠄎虽阳和在候而黔首无聊称庆于予窃所不敢其米年正月一日朝贺宜罢。

二年正月壬辰朔以关辅荒馑停朝贺之礼丙申诏曰：朕以薄德𠄎于人上励精思理期致雍熙而鉴之不明百度多缺伤痍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赋敛弥繁人怨上闻天灾下降连岁蝗旱荡无农收惟兹近郊遭害尤甚，岂非昊穹作𠄎深警予衷𠄎𠄎忧惭罔知攸措今𠄎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公私之间廩食俱竭既无赈恤犹复徵求财殫力尽捶楚仍及弛征则军莫之贍厚取则人何以堪念兹困穷痛切心骨思所以济浩无津涯补过实在於增修救患莫加于息费致咎之本既繇朕躬谢遣之诚当自朕始尚食每日所进御膳宜各减一半应宫内人等每月唯供给粮米一千五百石其飞龙厩马从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并减半料京兆尹应科徵诸色名目一切并停如有能减有均无𠄎救贫乏者当授以官秩。

五月百寮上表请复御膳先以旱蝗寇盗充斥故从贬省至是从之。

六年三月以旱故遣使分禱山川是春京畿关辅河南大无麦苗。

十一年五月以旱故令礼部尚书董晋巡覆百司禁囚。

十三年四月以久旱令百司速决囚徒。

十五年三月以久旱令李□郑■達於炭谷秦岭祈雨。

四月以久旱令阴阳术士陈混尝吕广顺及摩尼师祈雨。

十九年正月至於六月不雨分公卿望祈于岳镇海渚名山大川精禱于太社太稷太庙天皇地祇及山川能出■为雨者。

六月诏曰：京师近郊时雨未洽虑囹圄冤滞致伤和气是用軫於朕心其御史台大理寺及京兆府等诸司系囚中书门下与有司亟议条理冤滞以闻。

宪宗元和七年三月庚午以旱故诏京畿内禁囚徒据罪轻重宜疏理处分。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宫人二百车许人得娶以为妻以水害诚阴盈故也。

卷一百四十五

帝王部·弭灾第三

唐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己亥诏曰：自冬以来甚少雨雪农耕方始灾旱是虞虑有冤滞感伤和气宜委御史台大理寺及府县长吏自录囚徒仍速决遣除身犯罪应支证追呼近系者一切并令放出须辨对者任其责保冀得克消■气延致休祥。

四年六月辛巳诏曰：近者夏麦垂熟霖雨稍多虽不甚损伤亦是阴阳小■必虑囚徒之中或有冤滥宜令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同疏理决遣讫闻奏其在内诸军使囚徒亦委本司疏决闻奏。

敬宗宝历二年六月癸亥诏曰：近日京城虽已得雨畿甸之内■洒未周灾歉是虞黎元重困救旱之备深所注怀宜令京兆府各勒诸县令长疏理见禁囚徒除首罪外馀支证并责保放出其有法不得原情有可恕者府司一一举当为蠲免御史台大理寺亦委本司长官亲自覆视准前处分灾炽方甚狴牢可矜京城及畿内诸狱亦宜并与除放冀得存活。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庚子诏缘自夏少雨应见禁囚徒宜差清■御史各就诸司巡勘速理闻奏无令冤滞是月以霖潦诏京城见禁囚徒虑有冤滞宜令御史台府县及诸司各量轻重疏决三日内闻奏。

六年五月庚申诏曰：朕闻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兴纳隍之咎一夫不获叹时予之辜虽饥疫凶荒国家代有而阴阳■■儆戒朕躬自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继宵旰罪已兴寝疚怀屡降诏书俾副勤恤发廩蠲赋救患赈贫亦谓至矣。今长吏申奏札瘥犹甚盖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诚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姓称冤税役多弊奸赃未去农业失时有一于兹皆伤和气并委内外文武常参官一一疏各具所见闻奏必当亲览无惮直言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歿者官给凶具随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馀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天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都数闻奏江南诸道既有凶荒赋入上供悉多蠲减国用常限或虑不充宗庙切急所须外所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则举处分於戏朕自临御于今七年兢兢乾乾不敢自逸而冲昧寡德未能變调艰旱水灾或罹於藩郡夭亡疾苦或害於生人悼於厥心省已自责其州府长吏各奉诏条勉加拯■。

七月壬寅诏曰：秋稼方茂时稍愆亢虑有冤系致伤和气应内外诸司见禁囚徒各委本司长吏随罪疏决务从宽典副我忧怀。

七年正月壬子诏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累圣之丕图宵旰兢劳不敢暇逸思致康■八年于今而水旱流行疾疫作■兆庶艰食札瘥相仍盖德未动天诚未感物一类失所有过在予载怀罪已之心深軫纳隍之叹宜敷惠泽式表忧勤如闻去年以来河东关辅亢旱为灾秋稼不收人甚穷困今方春之时须务农事。若不赈救恐至流亡其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宜赐七万石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及折余斛<豆斗>充无本色以运米折给为本州府长吏明作等第差官吏对面宣赐先从贫下起给京兆府太和六年青苗■■酒钱在百姓腹内并放免京兆河中同华陕虢晋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税以前诸色逋悬在百姓腹

内悉放免议狱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冤滞即伤阳和应在城诸司诸使应有囚徒限七月内处分讫奏闻河南府八州府敕到准此处分诸色功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应管内名山大川能致风雨者委长吏精诚祷请水旱之数虽云：常理_二化失节亦致咎灾顾惟寡昧敢总克责常参官及外州府长吏如有规谏者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俟有规定期於阜安咸启乃诚用致予理无或有隐以忝在公内外官有贪暴残虐蠹政害人者台司纪察闻奏朕为人父母虔奉丕业夕惕。若厉夙兴匪宁减膳彻乐庶答天戒咨尔长吏实分予忧勉加抚绥用副惻隐庶切救灾之义爰申为上之怀中外臣僚宜体朕意。

七月己酉敕曰：今缘稼穡方滋旬月少雨虑其冤滞或有感伤宜委左仆射李程及御史大夫郑覃同就尚书省疏理诸司囚徒务从宽降限五日内毕闻奏其外州府为有稍旱处委长吏速准此处分壬子以旱命吏部尚书令狐楚御史大夫郑覃同疏决囚徒甲寅徙市。

闰七月乙卯诏曰：朕嗣纂圣图覆育生类兢业寅畏上承天休而阴阳失和膏泽愆候害我稼穡灾于黔黎有过在予敢忘咎责是用避殿彻乐减膳省刑思惕虑以覃思庶荐诚而致雨时泽未降已来朕当避正殿减供膳太常教坊声乐权停阅习飞龙厩马量减食粟其百司官署厨饌亦宜权减阴阳郁堙絜系伤害有紊和气是乖燮调今放出宫人一千人其诸道今年合进鹰犬宜数内停减一百头朕在五坊者宜减放一百头朕京城囚徒虑有冤滞已委疏决务从宽降宜令郑覃令狐楚速具条疏闻奏内外诸司先有修造稍非急切者并宜停省公卿百寮及戚里旧将相之家如有僭侈逾制委御史台纠察闻奏诸州府长吏及县令有贪纵苛暴者委御史台访察闻奏名山大川及能兴_二致雨者各委长吏精诚祈祷於戏朕受天眷佑为人父母_二。又旱作_二焦劳匪宁遍祀山川靡爱_二璧菲食罪已缓狱消灾载深勤雨之心冀警纳隍之戒凡百士庶宜谅予怀时以久无雨帝遍走群望至是复有此诏既而甘泽普_二人心大悦。

八年六月甲午诏曰：近者咎徵所集阳亢成灾靡神不宗未获嘉应岂刑政之尚乖其当将狱犴之未察其冤夙兴以思庶答天谴宜令尚书右仆射李逢吉御史大夫郑覃於尚书省疏理刑狱轻系者咸从於决遣重系者议所以矜宽小大以情必详必慎致诚无怠称朕意焉丁酉诏曰：时属亢阳虑有冤系应诸州府囚徒各委所在长吏疏理处分务从宽降其缘制狱未决遣者委刑部大理寺速立限奏覆稍涉留滞者仍令御史台劾举奏。

九年三月乙丑制以仍岁水旱黎民艰食其宰牧非才贪残为害及承前积弊须有条疏或冤狱留滞速宜疏决者并委观察使纠察详访具状闻奏用弭天眚。

七月诏曲江雩土龙。

开成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见降诏诫百司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死者从流流已下并释放膏泽不愆播种伊始土木兴役恐妨农功禁中及百司所有修造并宜权停韶阳御辰生气方盛思全物类以顺天内外五坊凡有笼养鹰鹞及鸡鸭鸟雀狐兔等悉宜放之朕今素服避殿命太常彻乐太官减膳一日常分为一旬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吏如有规谏者各上封事极言得失陈救灾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辅厥辟於戏朕明诚未感化理未孚谴告在天丁宁斯甚所宜尽意其与同忧勉进嘉言共凝庶绩弼违纳诲副兹虚怀宣示内外各令知悉甲戌以彗星见命京师诸佛寺开仁王经道场。

四月戊申诏曰：自春以来未降甘泽从来但以过时无雨议祈祷及至降洒已似後时今虽未旱亦要沾洽各宜差官精诚祈祷。

七月庚午诏曰：农人遍野甘泽稍愆眷言时苗未保收获斋心恳祷犹望有成各宜差长吏所在灵庙祈祷乙亥以久旱移市开坊市南门乙酉诏曰：秋旱未雨虑有幽冤縲禁多时须议疏决京司刑狱宜令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郑覃亲往疏理乃分命宰臣祈雨於太庙太社白帝坛己丑遣侍御史崔虞孙范各往诸道巡覆蝗虫并加宣慰。

三年正月乙亥京兆尹崔珙奏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於终南广惠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於灵迹处精诚祈请从之癸未诏曰：朕自守丕训恭临大宝兢兢业业十有三年何尝不惠下以爱人克己以利物外无畋游之乐内绝土木之功浣衣菲食宵兴夕惕厚於身者无不去便於人者无不行损群方之底贡驱时风於朴素将以宏祖宗法制致夷夏雍熙勤求理道日冀平泰而去秋旱蝗所及稼穡卒瘁哀此蒸人惧罹艰食是用顺时布令助煦育之深仁施惠覃恩法雨露之殊泽其淄青兖海郛曹濮去秋蝗虫害物偏甚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钱及斛<豆斗>在百姓腹内者并宜放免今年夏税上供钱及斛<豆斗>亦宜全放仍以当处常

平义仓斛<豆斗>速加赈救京兆府诸州府应有蝗虫米 〇 贵处亦宜以常平义仓及侧近官中所贮斛<豆斗>量加赈赐闭余禁钱为时之蠹方将革弊尤藉通商其见钱及斛<豆斗>所在方镇州府辄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度支盐铁巡院切加勾当兼委车运使设法般运江淮糙米於河阴贮积以备节级赈救应方镇州府借使度支盐铁户部钱物斛<豆斗>经五年已上者并宜放免刑狱之重人命所悬将绝冤滥必资慎恤京城百司及畿内见禁囚徒委中书门下差官疏理无使滞冤於戏唯此凶灾是彰菲德情敢总於罪己惠所贵於及人施令布和期於苏息凡厥臣庶宜体朕怀。

十一月壬戌帝以妖星见诏京城百司及诸道州府。

十一月八日以前见禁囚徒未经敕断者犯死罪并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其十恶及谋杀人劫盗贼并官典犯赃不在此限诸道今年遭水及蝗虫州县人户等宜委观察使与州县长吏计会精加访察勿惮奏论诸道所有进献时新委中书门下更点勘撙减以称朕意京畿之内百役繁兴欲其阜安切在忧 〇 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敕赈贷诸县百姓粮种粟八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闻数内半是义仓斛<豆斗>此乃救灾之备丰年自合收填其有户部管系者并宜停徵以俟来岁畿内诸县应有开成元年已前诸色逋欠仍委度支与府司同检勘闻奏如是官吏破用不在此限皇太子葬事缘 〇 日稍近但令粗及礼制不必过务虚仪以涉繁冗则须裁减冀无害物夫岂伤恩易定两州地里深阻近者守臣丧戎军中初有异图累遣诏书申明事理革心迁善章表继来张元益出定州後应是初扶树元益有违朝旨者自将校至于官 〇 建委新节度使安存谕并从洗释如或辄相告讦即以其罪罪之冀使藩方永无疑惧文武百寮及诸色人有能通达刑政之源参考天人之际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至於彻乐减膳抑亦旧章便当内自指挥不复更形纶翰宣示中外宜体朕怀懿宗咸通十年六月戊戌制曰：动天地者莫。若精诚致和平者莫。若修政朕顾惟庸昧 〇 于王公之上于兹十一年矣。祇荷丕构寅畏小心慕唐尧之钦。若昊天遵周王之昭事上帝念兹夙夜靡替处恭同馭朽之忧勤思纳隍之軫虑内戒奢靡外罢畋游匪敢期於雍熙祈自得於清静上望寰区无事稼穡有年而烛理不明涉道惟怯气多堙郁诚未感通旱 〇 。又是虞虫螟为害蚕蛋未宾於遐裔寇盗复蠹於中原尚驾戎车益调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吁而总安今盛夏骄阳时雨久旷忧勤蒸庶旦夕焦劳内修香火以外祈外罄牲玉以精禱仰俟玄貺必致甘滋而油 〇 未兴秋稼阙望睹兹愆于诚怀复虑暴政烦刑强官酷吏侵渔囊橐 〇 留害孤茆致有冤抑之人构成灾 〇 之气主守长吏无忘奉公伐叛兴师盖非获已除奸讨逆必使当辜苟或 〇 留及平人自然风雨愆候凡行营将帅切在审详昭示惻悯之心敬听勤 〇 之总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光火持杖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系留雷雨不周田畴方瘁诚宜愍物以示好生其京城未降雨问宜令坊市权断屠宰昨陕虢中使回方知蝗旱有损处诸道长吏分忧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济物界内有饥歉切在慰安哀此蒸人无俾艰食徐方寇孽未殄师旅有征凡合诛锄审分淑慝无令胁从横死元恶偷生宜申告伐之文使知逆顺之理於戏每思禹汤之罪己其庶成康之措刑孰谓德信未孚教化犹梗咨尔多士毗予一人既引过在躬亦渐几于理布告中外称朕意焉。

哀宗天 〇 二年三月诏曰：朕以宿麦未登时阳久亢虑阙粢盛之备軫予宵吁之忱所宜避正位於宸居减珍羞於常膳谅惟眇质深合罪躬庶其昭感之祥以致滂沱之泽今月八日已後不坐正殿及减常膳四月壬申诏曰：朕以冲幼克嗣丕基业兢兢敬恭夕惕今以彗星谪见深宜罪躬虽已降恩赦更起今月二十四日避正殿减常膳明自思过咎也。己未司天台奏星文彗见请于太清宫建黄 〇 道场从之。

三年九月诏以久雨恐妨农事遣工部侍郎孔绩 〇 定鼎门如不止止于三日。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寅自冬无雪差官分道 〇 於百神。

二年二月自冬不雨命禱百神。

三年敕时雨稍愆差官祈禱。

八月乙未敕旬日霖雨恐伤秋稼须命祈止冀获开晴可差官分禱祠庙。

九月有司上言以八月二日夜五鼓四筹荧惑犯星二度星周之分请依法禳之於京城四门悬一罍兼令关坊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从之。

十二月戊寅敕节及杪冬稍愆时雪须命祈禱以济农功宜令有司差官分命祈祭诸神庙乙酉輿驾幸广化寺祈雪。

三年正月戊午时雨稍愆命兴唐府差官分禱祠庙二月辛丑帝祈雨於郭伯神祠。

四月丁卯敕时雨少愆恐妨农事须命祈祷冀遂丰登宜令差官分道祈祷百神癸酉租庸院奏时雨少愆恐伤宿麦兼虑有妨耕稼请诸道州府依法祈祷从之辛巳敕亢阳稍甚祈祷未徵将致感通难避劳扰宜令河南府於府门造五方龙集巫禱祭徙市。

五月壬子敕时雨尚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闭坊门依法画龙置水祈请令宰臣於诸寺烧香戊申帝幸龙门之广化寺开佛塔请雨。

七月丁酉敕河南尹依法祈晴己亥敕淫雨稍甚宜差官分道祈晴。

九月辛卯朔敕霖雨未止恐伤苗稼及妨收获宜令差官於诸寺观神祠处心祈祷仍令河南府官应有灵迹处精处祈止丙午敕霖雨未晴宜令宰臣尚书丞郎分於寺观祈晴。

四年正月诸道各奏准宣为去年十月地震命僧道置消灾道场。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辛未以时雨稍愆分命朝臣禱祠岳渎八月敕久雨不晴虑伤农稼可申命禱□仍晓谕天下州府疏理系囚无令冤滞。

十月己丑日月色皆赤庚寅日月尚赤遣使祠五岳丁酉敕自秋涉冬稍愆雨雪虑伤宿麦宜令禱祠分遣朝臣告祠群望宜付所司。

二年正月司天奏今年岁日五鼓後东方有青黑■主岁多阴雨宜行禳□禱祠从之。

六月癸未宣宰臣於诸寺祈雨辛丑敕近以时雨稍愆恐伤禾稼爰命祈祷果获感通宜令本官各於本处赛谢。

三年七月霖雨稍甚命宰臣散於寺观祈晴八月汴州稍旱命丞相祈雨於寺观。

十二月以十月至是月少雪命公卿散祈於祠庙。

四年十二月丙午中书舍人程迥奏三冬未降时雪请命臣僚处申祈祷从之。

长兴元年四月甲辰敕自夏以来稍愆时雨宜差官祈祷。

二年三月敕自春以来稍愆时雨宜分命朝臣禱祠四月乙巳帝幸龙门寺祈雨至晚还宫乙卯时雨深疾予心虽遍处祈犹未溥足宜广推恩之道更敷恤物之怀贵获感通必彰灵应宜令诸道州府各委长吏亲问刑狱省察冤滥见禁囚徒除犯死刑外馀尽时疏放除省司主持回图败阙军将及诸色人等见别指挥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悯或非欺积年致有逋悬各具分析续行敕命并公私债负放至秋熟填纳今年取者不在此限。

八月丙子敕阴雨稍频虑妨收获宜令河南府依古法祈晴。

三年三月丙申帝以春雨稍频虑妨耕种宜令河南府依古法祈晴帝问翰林参谋赵延文自春以来频雨何故奏曰：缘火犯井所以频雨兼雷声似夏并不益时乞宽刑狱从之壬寅司天奏以时雨过多请差官禱□从之六月辛酉命文武百官应在京寺观神祠祈晴。又敕霖雨积旬尚未晴霁■卷言刑狱虑在滞淹京城诸司系囚并宜疏理释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禱□敕天下州府见禁囚徒据事理疾速断决不得滞淹久雨未晴恐至淹抑。

四年七月壬午敕时雨稍愆虑伤时稼分命朝臣禱□诸神。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诸内外差官祈雨自去年秋不雨冬无雪帝初至至德宫雨数寸至是旱京师□死十数人帝命韩昭裔开广化寺三藏塔是夕雨至三寸丁酉以久旱京师酷热自七日至十三日□死者数百道路死者相望帝深悯恻日遣中使往龙门广化寺禱雨百僚奔走祠宇至十三日雨四寸。

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僚诸祠庙祈雨甲辰幸龙门佛寺禱雨至晚还宫。又诏以京畿旱遣供奉官贺守图汤王庙取圣水泽州西界有析城山山巔有池水侧有汤庙土人遇旱取水禱雨多验先是帝忧旱甚房■言圣水可以致雨故也。

八月甲申诏曰：霖雨稍频虑妨收获分命朝臣诸祠宇祈晴乙未诏曰：苦雨连绵已逾旬浹差官祈□尚未晴明宜令宰臣李愚刘■句卢文纪姚夕各於诸寺观处告自十一日後霖不止至是日稍霁。

九月己亥诏曰：久雨未霁礼有祈禳□都城门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庙社稷宜令太子宾客李延范等□诸城门太常卿李恠工部尚书崔居俭告宗庙社稷甲辰诏曰：霖霪稍甚愆伏为灾朕烛理不明虑伤和气都下诸狱委御史台差官虑问西都差留守判官藩镇差观察判官刺史州委军事判官诸县令录据见系罪人一一亲自录问恐奸吏逗留致其■ ■抑画时疏理如是大狱即具奏闻癸卯司天监灵台郎李德舟以霖

雨为灾献唐初太史令李淳风祈晴法天皇大帝北极北斗寿星九曜二十八宿天地水三官五岳神。又有陪位神五岳判官五道将军风伯雨师名山大川醮法用纸钱驰马有差诏曰：李德舟显陈艺术特贡封章以霖雨之为灾恐霖盛之不稔请修祈醮以示消禳恭以天地星辰宗庙社稷雨师风伯皆遵祀典荐告不亏名山大川屡行祈祷今据德舟所陈据祠祷不该者所司严洁祠祭以表精处。

十一月辛亥诏曰：朕君於人上烛理不明自冬初迄今未降密雪虞愆伏灾及黎民宜令宰臣百诸祠坛祈告。

十二月戊子以自冬无雪诏宰臣卢文纪祈嵩岳庚寅幸龙门广化寺开无畏塔祈雪自卯至申时还宫。又侍御史陈保极上疏玄冬告谢密雪未零窃虑今夏龙德启图銮旌赴阙拥十万众临九重城■怖龙神震惊方位致瘥札为■风雨失时请在京诸寺观置迎年消灾资福安土地龙神道场优诏从之甲午诏曰：李元龟官处法司次当侯对以稍愆於时雪请特降於优恩初则以贬谪官亡歿外州乞容归葬次则以亡歿者儿孙绝嗣请本处瘞埋宜依所陈颁告诸道（时元龟为刑部郎中上言以开成格凡贬官降本处春秋以存亡报省如歿於贬所有骨肉许归葬如无骨肉本处便与葬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丙申诏宰臣姚夕告嵩岳右丞陈韬光告亳州太清宫祈雨。

四月壬午以京畿旱命宰臣卢文纪告太微宫太庙姚夕告嵩岳七月戊辰以京师苦雨遣左卫将军穆延辉嵩山祈晴。

九月乙酉京师以大雨霖祈晴。

十二月癸未诏曰：阴阳爽候时雪稍愆分命臣僚诣祠庙祈请。

三年正月戊戌以自去冬少雪幸龙门广化寺开无畏师塔祈祷三月庚寅诏曰：时雨稍愆宜分命朝臣祠庙祈祷。

五月庚午诏曰：时雨稍愆颇伤农稼分命朝臣祈祷居数日以庶官祷请不处乃命宰臣卢文纪太微宫姚夕崇道官马裔孙清宫嵩岳。又无雨帝问宰臣愆伏之故文纪等奏曰：愆伏之本洪范有其说。若考校往代理义相违臣等思之此盖时数。若求於政失则兵战之气生阴霖扰攘之气生蝗旱稍近理也。自顷皇祚甫宁徵求过当虽宸念疾心事不获已无足论其变■也。帝■免首而已。

七月丁亥同华言自夏不雨京畿旱遣供奉官杜绍怀往析城山取圣水。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经冬无雪命群官散祷山川。

二年十二月甲辰幸相国寺祈雪。

四年六月己亥司天台奏七月一日太阳有亏缺於北极於东於南未盈而没太常礼官详旧制日有变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陈五岳五鼓麾东卓南矛西弩北■中央置鼓服从其位百职废务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异位向日而立明复而罢今所司法物，或不能具。且去岁正旦日有食之唯谨藏兵仗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奏欲行近礼从之。

十二月丁巳帝御便殿谓冯道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观悉令祈祷了无其验得非朕之凉德不储神休者乎！道对曰：陛下克己恭俭无荒无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爱民慎刑始终如一虽星宿之变水旱之■亦将警圣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听断有误卿当再三正之安静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给军士贫民等。

七年三月壬戌以春旱分命朝臣诸寺观神祠祷雨丁丑诏宰臣冯道等於开元诸寺及紫极宫祈雨少帝天福八年五月癸巳敕以久愆时雨遣宰臣冯道等诸寺观处祈其余祠庙仍下开封府遍差官祷之甲辰敕以飞蝗作■膏雨久愆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见禁囚人除十恶行劫诸杀人者及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官与犯赃外罪者减一等馀并放内有欠官钱者宜令三司酌量与限监出徵理乙巳幸相国寺祈雨。

六月庚戌宣差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以蝗为害往皋门村祭告丁巳宣遣供奉官卫延韬嵩山投龙祈雨壬戌宣供奉官朱彦威等七人各部领奉国兵士一指挥於封丘长垣阳武浚仪酸枣中牟开封等县捕蝗。又遣内班秦宗超亳州太清宫祈雨。

开运元年九月诏曰：朕处承顾命获嗣丕基常惧颠危不克负荷宵分日昃罔敢怠荒夕惕晨兴每怀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向者频年灾■稼穡不登万姓饥荒道■董相望上天垂谴凉德所招仍属干戈尚兴边陲多事仓廩不足则辍人之■侯食帑仓不足则索人之资财兵士不足则取人之中

丁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虽事不获已而理将。若何访问差去使臣殊乖体认不能敦於勉谕而乃临以威刑自有所闻益深愧悼旋属守臣叛命戎虜犯边致使甲兵不暇休息军旅有战征之苦人民有飞■免之劳疲瘵未苏科敛尚急言念于此寝食何安得不省过兴怀侧身罪己载深减损思召和平所宜去无用之资罢不急之务弃华取实惜费省功一则符先帝慈俭之规一则慕前王朴素之德向者造作军器破用稍多但取坚刚不须华靡今後作坊制造器械不得更用金银装饰比於游畋素非所好凡诸服御尤欲去奢应天下州府不得以珍宝玩好及鹰犬为贡在昔圣帝明君无非恶衣菲食况予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太官常膳减去多品衣服帷帐务去华饰在御寒湿而已峻宇雕墙昔人攸诚玉杯象箸前代所非今後凡有营缮之处丹堊雕镂不得过度宫闈之内有非理费用一切禁止於戏继圣承祧握枢临极昧於至道。若履春冰属以天灾流行国步多梗因时致惧引咎推诚期於将来，庶几有补更赖王公将相贵戚豪宗各启■乃心率由兹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宁凡百臣僚宜体朕意。

三年二月壬戌敕令以渐及春农久愆时雨深虑圉圉或有滞淹宜■刑章甫召和气其诸道州府见禁人等并须据罪轻重疾速断遣仍限半月内有断遣讫奏。

四月己未以久旱命宰臣赵莹与群官禱雨戊寅帝幸相国寺祈雨。

汉隐帝乾■元年四月庚辰朔以自春不雨敕青州收瘞用兵讨杨光远时骸骨丁亥以旱幸道官佛寺禱雨赐僧道帛有差未时还宫。

正月戊午敕以旱分命群官於诸寺观神祠祈雨七月乙卯以久旱帝幸道官佛寺禱雨仍分命群官祈诸神祠赐僧道帛有差日晚还官玄■四布猛风北至俄而雨尺馀人情熙熙。

周太祖广顺二年夏四月戊子敕以旱分命群臣於诸祠庙祈禱雨。

三年正月丁卯以自去冬京师无雪是日分命朝臣於祠庙祈禱。

卷一百四十六

帝王部·恤下

周官大司徒之职以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之道佐天子保安万民传亦云：孤独矜寡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盖任天下之重司生民之命一夫不获其所。若已推之沟中斯尧舜之用心也。中代而下哲王继踵取宪前轨勤恤人隐乃有哀其□独轸其凶■赐帛以助其养葺庐舍以宁其居流徙者加之存抚天札者与之藏斂复丁年以待老宽乡遭以利民兽为暴者为之驱除行所过者赋以直物■狩之所及戒其侵暴寒暑之遭厉资以医砭以至群司百执恪居朝夕或畏景流烁严飈栗烈涂潦洳沮亦免其朝谒斯皆在人上者厚下安宅表微惻隐之至也。《诗》曰：哿矣。富人哀此↑孕独易所谓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者是之谓欤。

汉文帝十三年六月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景帝元年正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饶□无所农桑击畜（饶谓确确瘠薄也。□隘也。击谓食养之也。畜牧放也。）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从（麋鹿食曰：荐一曰草稠曰：荐深曰：莽）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朕哀夫老■毛孤寡鰥（八十曰■毛老称也。一曰■毛不明之貌）独或匿於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致赐（致送至也。）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独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六年六月遣博士褚等六人（褚大也。）分循行天下存问鰥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

元封元年十月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加年七十已上孤寡帛人二疋。

二年春幸缙氏遂至东莱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赐所过孤独高年米人四石。

六年三月幸汾阴祠后土神光三烛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疋。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琅琊登之罘浮大海冬赐行所过户五千钱鰥寡孤独帛人一疋。

昭帝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匿於食流庸未尽还（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元凤二年六月诏曰：朕闻百姓未贍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

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所谓租及六畜也。）

宣帝地节三年三月诏曰：鰥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鰥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职常也。失职谓失常业也。）

四年九月诏曰：朕惟百姓失职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赈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元康元年三月以凤凰集泰山甘露降未央宫赐鰥寡孤独帛。

二年三月以凤凰甘露降集赐天下鰥寡孤独高年帛。

三年春以神爵数集泰山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四年三月诏以神爵集长乐未央宫赐鰥寡孤独帛各一疋。

神爵元年三月改元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四年二月以修兴泰一五典后土之祠神光显著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五凤三年三月以鸾凤。又集长乐官加赐鰥寡孤独高年帛一。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赐鰥寡孤独帛人二疋。

五年四月赐鰥寡孤独帛人二疋。

永光二年三月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三年三月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四年十月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心是以边陲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久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五年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从官即上侍从之官也。言凡为吏为从县有被害皆与休告）士卒遣归。

成帝建始元年三月赐鰥寡孤独钱帛各有差。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巡行而举其状濒水也。濒河言傍河也。）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财与裁谓量其等差而赈贷之）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槨葬埋（槨谓小棺）已葬者与钱人二千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冗散稟食使得生活占著户给役使也。）谨遇以文理无令失职。

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天井在上党高都壶口在壶关五阮在代都苛细刻也。）遣谏议大夫博士分行视

鸿嘉元年二月诏加赐鰥寡孤独高年帛。

四年正月诏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冗散失其事业也。）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已遣使行郡国流民欲入关辄籍内（录其名籍而内之）所之郡国谨遇以理（之往也。）务有以全活之思称朕意。

哀帝以绥和二年四月即位是年秋诏曰：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举其名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国大旱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舍止也。）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食。又起五里於长安城中（民居之里）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四年二月赐天下鰥寡孤独高年帛。

後汉光武建武六年正月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价腾踊（言踊贵也。）人用困乏朕惟姓无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者给廩（廩赐也。）高年鰥寡孤独及老癯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汉律令云：）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

二十二年九月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处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取佣为寻求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行养老礼诏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称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无家属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七年五月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八年四月诏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其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三斛。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大赦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廩往来烦剧或妨农耕（廩给也。稍谓少少给与也。）其各实□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廩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孤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

三年三月立皇后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元年二月诏曰：自告疫以来■食连少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地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粮也。与饷同）赏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三年其後欲还本乡者勿禁。

三年正月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替怛之爰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廩给如律。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行幸长安赐行所过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年二月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釜[B182]为货而豪右得其饶利（方言曰：甑自关而东谓之[B182]贫人既计釜甑以为货财惧於重多即卖之以避利税豪富之家乘贱买故得其饶利）诏书实□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及徵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八年二月立皇后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五斛。

十二年二月诏赐被灾诸郡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人陂池渔采以助蔬食。

三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匱（匱乏也。）京师去冬无宿雪（以其经冬故言宿也。）今春无黎民流离困於道路其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闰正月诏流民欲归还本而无粮食者所过实廩之疾病加致医药其不欲还归者勿强。

元兴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赐天下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损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封谓印封之也。长檄犹今长牒也。欲归者皆给以长牒为验）。

元初六年二月诏曰：夫政先京师後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妇使谓组纽之事）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尤贫困孤弱单独■人三

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死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永宁元年四月赐鰥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人三斛。

十一月郡国三十五地震或拆裂遣光禄大夫按行赐死者钱人二千。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加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诏压溺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其坏庐舍已失■食粟人三斛。若一家人皆灾害而弱小存者郡县为收敛之。

顺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二月诏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所在安业之疾病致医药。

三年正月京师地震汉阳地裂诏实□伤旱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赐鰥寡孤独老癯不能自存者帛人一疋。

八月以五州雨水遣使实□死亡收敛廩赐。

阳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阴狼杀女子九十七人诏赐狼所杀者钱人三千。

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长安所过鰥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

三年二月京城及金城陇西地震山摧地_二晋遣使按行三郡赐压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按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质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罹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暴尸原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为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之厄掩骼埋_二之时其调北郡见_二出廩穷弱收葬骨骸务加理卹以称朕意五月海水溢使谒者按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桓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赐鰥寡孤独老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十一月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_二如疾首（监寐言虽寢而不寐也。寤觉也。）今京师廝舍死者相枕郡县阡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_二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三千丧主布三疋。若无亲属可於官_二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流及振移者廩_二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

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按行永兴二年六月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_二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芑菁以助人食。

永寿元年六月雒水溢。又南阳大水诏被水死流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及所唐突压溺物故七岁以上赐钱人二千。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

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魏明帝太和六年三月癸酉东巡所过存问高年鰥寡孤独赐_二帛。

晋武帝太始七年六月大雨霖伊雒河溢流居人四千馀家杀三万馀人有诏赈贷给棺。

咸宁二年七月河南魏郡暴水杀百馀人诏给棺三年三月帝将射雉虑损苗而止。

太康元年三月改元大赦诏恤孤老困穷。

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赐鰥寡孤独帛人三疋。

明帝太宁三年三月立皇太子赐鰥寡孤独帛人二疋。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改元大赦赐鰥寡老孤米人二斛。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改元赈恤鰥寡孤独。

魏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赐鰥寡孤独米人五斛。

五年五月戊戌大赦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海西公太和六年四月赐穷独米五斛。

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即位赐鰥寡孤独米人五斛。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以比岁荒俭大赦其鰥寡孤独老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五斛。

安帝义熙元年正月赐鰥寡孤独_二人五斛。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庚子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於邺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诏郡县赈恤之。

太武太延元年二月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

三年二月幸幽州存孤老问民疾苦。

献文皇兴四年三月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_二深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

孝文延兴三年九月诏曰：今京师及天下囚未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给衣衾棺槨葬之不得暴露。

太和三年十一月赐京师贫穷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

五年二月大赦赐穷孤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穷老者衣服。

四月甲申赐畿内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七年四月壬子幸崞山赐所过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

十二年正月诏曰：镇城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

十三年四月诏曰：■■楼散物以贲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者。

十七年七月立皇太子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九月幸并州诏雒怀并肆所过四州恤鰥寡孤独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南巡诏相兖豫三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八月幸怀朔武川抚■柔玄等四镇问人疾苦贫窶孤老者赐以粟帛。又诏御夷城人年满七十已上及废疾之徒较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徒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扶养终命之後乃遣归边自馀之处如徒之犯年八十已上皆听还。

十一月诏冀定二州恤鰥寡各有差。

十二月南伐诏郢豫二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十九年四月曲赦徐豫二州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月南伐还诏车驾所经者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十月幸邺还诏曲赦相州恤孤老痼疾各有差。

二十年七月丁亥诏疾苦六极人神所矜宜时访恤以穷废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济。又诏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违式男女失时者以理会之。

二十一年五月幸长安还■渭入河诏孤寡鰥贫为赐■帛。

九月丙申诏曰：哀穷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敕司州雒阳之民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能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於别坊遣医救护给太监帅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诏曰：比年以来连有军旅役务既多百姓凋弊宜时矜量以拯民瘼正调之外诸坊调损民一时蠲罢。

永平三年十月诏曰：朕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而道谢击壤教惭刑厝至於下民之莹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也。可敕太常於■■散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痼之徒咸令居处严敕监署分帅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齿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矣。又经方浩博流傳处广应病投药率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馀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

延昌元年四月诏曰：肆州地震■■啗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

六月诏曰：去岁水灾今春炎旱百姓饥馑救命靡寄虽经□月不能养绩今秋输将及郡县其於责辨尚书可严勒诸州量民贖产明加检简以救艰敝。

二年十二月诏以镇肆地震人多罹灾其有课丁役尽老幼单立家无受复各赐廩米以接来稔。

孝明熙平元年十二月诏雒阳河阴及诸曹杂人年七十已上鰥寡贫困不能自存及年虽少而痼疾长废穷苦不济者宰司研实具列以奏闻。

神龟元年正月诏赐京畿及诸州鰥寡孤独粟帛出帝太昌元年五月丁未诏曰：无侮□独事炳前经惠此鰥寡声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寤言增叹今理运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无所归依者有司明加隐括依格賑贍。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大霖雨诏遭水者有司时巡检简条例以闻。

武帝建德三年十月诏蒲州民遭饥交绝者令向■城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

六年二月平齐诏曰：毋侮莹独事显前书哀彼矜人惠流往训伪齐末政昏虐实繁哭甚稽天毒流比屋

无罪无辜系虜三军之手不饮不食僵仆九达之间朕为民父母职养黎人甚念泣辜诚深罪已除其苛政事属改张宜加宽宥兼行賑卹其癯残孤老饥馁绝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亲民长司躬自检校无亲属者在给其衣食务使存济。

隋高祖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旱人饥行幸雒阳因令百姓山东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賑给不以官位为限。

十二月东巡狩关中户口就食雒阳者道路相属帝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於仗卫之间遇逢扶老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卷一百四十七

帝王部·恤下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诏鰥寡孤独量加賑恤七月己酉诏曰：隋政不纲行止无度东西奔骋靡岁获宁遂使父子乖离室家析亲老绝晨昏之养婴孩无抚育之恩人怀恋本之心家有望乡之叹朕上膺灵命下字黔黎一物失宜情深軫悼思卹卑■泽逮于鰥寡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若有困穷粮食交绝具录名簿速加賑贍。

四年六月庚寅诏鰥寡孤独以时恤理。

七月丁卯大赦诏高年□独量加賑恤。

六年三月诏曰：诗不云：乎！民亦劳止汙可小康自有隋失驭政刑版荡豺狼竞起肆行暴虐徵求无度侵夺任已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丧乱之余百不存一上天降监爰命朕躬廓定凶灾■宁区域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获安堵衣食未丰所以每给优复蠲减徭赋不许差科辄有劳役义行简静使务农桑至如大河南北离乱永久师旅荐兴加之饥馑百姓劳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民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此等诸处往隔寇戎自经开泰岁月未久犹恐土民积习不改前弊州县官人未称所委迎送往来尚致劳费其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总管向西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明加简约称朕意焉。

四月诏曰：隋末丧乱豺狼竞逐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後饥寒重切永言於此悼于厥心今寇贼已平天下无事百姓安堵各务称职家给人足即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产业犹恐所在州县未称朕怀道路迎送廨宇营筑率意徵求擅相呼召诸如此例悉宜禁断非有别敕不得差科不如诏者重加推罚布告天下咸知此意。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诏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优恤。

贞观元年二月诏曰：昔周公治定制礼垂裕後昆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顺时行令蕃育之理既弘邦家之化攸在及政教凌迟诸侯力争官失其守人变其风致使谣俗有失时之讥鰥寡无自存之术汉魏作教事非师古道随世隐义逐时乖重以隋德沦胥数鍾□剥五都俱覆万方咸荡暨参墟奋旅救彼难危区县削平总斯图籍顾瞻禹迹提封尚存乃眷周馥扫地咸尽痛心疾首寤寐无忘盖惟上玄之大德曰：生蒸民以最灵为贵一经丧乱多饷豺狼朕肃奉天命为之父母平定甫尔劬劳未堪厚生乐业尚多疏简永言亭育用切於怀。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顾复便恐中饋之礼斯废绝嗣之■方深有怀怨旷之情或致淫奔之辱宪章典故实所，庶几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之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後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贫窶之徒将迎匱乏者仰於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哀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其鰥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已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者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

七月诏曰：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允定章程故使百工咸理五材异用虽■公革有时而此涂莫爽但钦明之后役自子来昏乱之朝期尽民力或祁寒隆暑未获小康或俾夜作明继之以烛淫费不已凋丧为期朕祇奉天命抚临亿兆爰育之心发於寤寐每咨谋卿士询访刍蕘何尝不以节俭为怀忧矜在念自非田畴耘获军国资须未曾别使一人辄求一物每有丁匠之所常申戒作之司令其宽大功程务从■逸少府僚属莫不闻知而营造矛铠催督非理竭人之力以求己功朝夕左右尚乖期约远方劳役何以克堪虽四海之内无馀

经始然缮治器械 葺城隍及 是防浸决桥梁坏毁事不获已必藉人功须慰彼民心缓其日用宜班告天下知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宫诏岐雍豳三州行经之所鰥寡 独赐以粟帛太宗。

九年三月大赦鰥寡 独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赈恤。

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

十一年二月幸雒阳宫诏从兵有父母年八十已上者悉罢遣。

七月诏曰：雒阳宫室创自有隋朕因其成功无所改作今屋宇湮坏者宜量加 葺使才充居处自外材木宜分赐雒州郭内贫民因水损居宅者是月以废明德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雒阳遭水者。

十三年正月朝献陵诏鰥寡 独有笃疾者赐物各有差。

十五年正月幸雒阳诏从行士卒家贫亲老者并放还所过赐高年笃疾 帛有差。

三月戊辰如襄城宫泽州疾疫遣医就疗。

十六年夏 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

十七年四月中郎将李安俨与太子承乾谋反诛籍没其家其父年九十太宗愍焉特赐奴婢以养之闰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

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彬疾疫遣医往疗。

二十一年十二月大寒帝谓侍臣曰：朕在九重之内身御珍裘。且将临朝犹觉气之严厉况臣下阙蒙犯霜露乎！朕思。若此遂减衣裘而出。

二十二年九月 州大疫诏医疗之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丰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庐舍溺死者九十人诏给死者绢布三疋仍给棺瘞埋之乏绝者给资之宣歙饶常等州暴雨水漂杀四百余人诏为瘞埋仍给贷之。

六年六月辛丑商州山水漂坏居人庐舍遣使存问之。

显庆元年七月己夕 宣州泾县山水暴涨高四丈馀漂荡村落溺杀二千余人制赐死者物各舍损坏者量为营造并赈给之。

十一月饶州火焚州城廨宇仓狱延烧居人庐舍有死者诏给死者家布帛以葬之。

四年七月连州山水暴涨漂没七百馀家诏乡人为造宅宇仍赈给之。

龙朔二年十二月诏曰：海东二蕃久愆职责近者命师薄伐军务事殷缘河州县劳於征役比虽多有蠲免庶事优矜万邦俱会致恐烦扰劳逸二途理无兼遂介立大礼及幸东郡并宜立停。

总章二年九月海水泛溢坏永嘉安固二县 郭居人庐舍六千馀家遣使 葺宅宇溺死者各赐物五段咸亨元年八月以天下四十馀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雍同华蒲绛五州百姓乏绝者听於兴凤梁等州逐粮。

十月诏贫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亲属不能收养者并听为男女及驱使京官六品以下情愿将家口归本贯及往丰熟之处并听之。

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风海水泛溢漂损居人庐宅五千馀家齐淄等七州大水诏赈贷贫乏溺者赐物埋殓之舍宅坏者助其营造。

仪凤三年四月以同州饥沙苑及长春宫并许百姓樵采渔猎。

永隆元年秋河南北诸州大水诏遣使分往存问其漂溺死者各给棺 其家赐物七段屋宇破坏者劝课乡闾助其 葺粮食乏绝者给贷之。

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诏溺死者各赠物三段。

中宗神龙元年四月雍州同官县大雨雹鸟兽死及。

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员外郎一人巡行赈给被溺死者官为埋殓。

七月雒水暴涨坏人庐舍二千馀家溺死者数百人令御史存问赈 官为瘞埋。

景龙二年三月筑朔方军城四月以兵匠有疾病者令医人赍药巡疗。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诏曰：卑宫致美爱人之力灵台罢营重费之广景彼前烈吾无间然顷以所居殿院素非弘敞时方暑雨颇有蒸郁上稟圣慈式遵时令将 别寝顺彼高居虽复庀徒所须止於蕃匠补葺所拟无

烦外力然以麦秋爰及农务方勤维夏在辰执役为弊营之则众物有劳而一身逸罢之则我躬未泰而萌庶安夫生人树君将利之也。劳人自奉予所不为其 二 大明宫宜即待至 二 月方使毕功宣示具寮使知予意所有先役工匠即优还价直勿令悬欠仍即放散。

开元三年七月诏曰：古之为国者藏之於人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比者山东邑郡历年不稔朕为之父母欲安黎庶恤彼贫弊拯其流亡静而思之非不勤矣。今者风雨咸。若京坻可望。若贷粮地税庸调正租一时 二 并徵必无办法河北诸州宜委州县长官勘责灼然不能支济者税租。且於本州纳不须徵却待至春中更别处分有贷粮回溲等亦量事减徵。

四年正月诏曰：如闻江淮南诸州大虫杀人村野百姓颇废生业行路之人尝遭死失州县不以为事遂令猛兽滋多泗州连水县令李全确前任宣州秋蒲县令界内先多此兽全确作法遮捕扫除略尽迄今人得夜行百姓实赖其力宜令全确驰驿往淮南大虫为害州指授其教与州县长官同除其害缘官路两边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来得以防备。

七年九月诏曰：东都道俗有来请驾者东西来去虽则为常每岁来请，岂能无扰宜以理告示仍於朝堂赐食即发遣并敕陆象先莫令更相仿 二 效。

八年六月河南府 二 雒涯三水泛涨漂溺居人四百馀家坏田三百馀顷诸州当防丁当番卫士掌闲厩者千馀人遣使赈恤及助 二 屋宇其行客溺死者委本贯存恤其家。

十年五月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四州庐舍数千家溺死者甚众诏河南所损之家量加赈贷并借人力助营宅屋。

十一年七月丁亥敕曰：神农尝草以疗人疾岐伯品药以辅人命朕铨览古方永念黎庶或荣卫内壅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叹息今远路僻州医术全少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写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其诸州于录事各省一员中下州先有一员者省乞仰州补勋散官充帝新制广济方颁於天下。

十二年三月诏曰：河南河北去岁虽熟百姓之间颇闻辛苦今农事方起蚕作就功宜令御史分往巡行其有贷粮未纳者并停到秋收。

十三年十二月诏曰：应缘朕巡行处有损百姓竹树者所司即酬其钱。

十四年七月以怀郑许滑卫等州水潦遣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黎敬仁宣慰如有遭损之处应须营助赈给并委使与州县相知量事处置。

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宇文融往河南河北道遭水州宣抚。若屋宇摧坏牛畜俱尽及征人之家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其 二 葺。

十一月诏曰：近闻河南宋沛等州百姓多有 二 公流逐熟去者须知所诣有以安存宜令本道劝农事与州县检责其所去及所到户数奏闻。

十五年四月诏曰：河南河北诸州去年缘遭水涝虽频加赈贷而恐未小康言念於兹无忘鉴寐，爰自春夏雨泽以时兼闻夏苗非常茂好既即收获不虑少粮然以产业初营储积未贍。若非宽 二 不免艰辛其贷粮麦种 二 子回转变造诸色欠负等并放候丰年以渐徵纳蚕麦事毕及至秋收後并委刺史县令专勾当各令贮积勿使妄有费用明加晓谕知朕意焉十六年正月庚子御兴庆楼宴群臣下制曰：朕昔在藩国此惟邸第乾坤未泰阴阳尚蒙则有神祇效灵祥符肇贶飞佳气於在田之际涌瑞日於或跃之池惟此旧居式加新宇周墙仅板於百堵卑宫不阶於三尺栋 二 梁之用毁彻所馀聊以纪天地之休徵贻子孙之俭约耳属春令爰始时惟发生万方来朝千官入贺既称觞以献寿宜施 二 以布德况田农在候稼穡方兴或迫於程徭不遂农桑之务言及於此叹矧良深其徒已下。且令贵保并应当番兵士等灼然单贫者所由勘会并放营农所在诉讼长官随事疏理勿使冤滞非军国所要馀不急之务一切并停仍加劝课 二 植农穡其河北水损户既属春事虑有之绝不支济者宜委采访使与州县相知量加赈恤诸处行人之家及鳏寡 二 独不能自存者州县长官亲加优抚使得存济应有差科量事矜放宜宣风缙化职在令长有司铨择之次特宜审择其才惟德与刑为政之要顷无闻於风化多取威於夏楚理人之道其。若是乎！愚昧之流或轻抵犯宜加晓谕使识章程其含生之类不得辄有屠杀天下捕猎亦宜禁断仍严加捉搦百司各遵时令务弘宽大之典使政理无失称朕意焉。

二十三年五月诏曰：如闻关辅蚕麦虽稍胜常年百姓所收才得自给。若无优假还虑艰弊其先欠百

司职田及诸色应合至蚕麦时徵已有处分讫其公私旧债亦宜停徵贫下百姓有佣力买卖与富儿及王公已下者任依常式。

天宝三载八月诏曰：育物者所贵於从宜养人者必资於遂性况加疾苦岂忘哀矜内外廊二卫□广骑等如闻因当上染患者番满之後既不胜致还乡。又不容在职掌将息进退无据何所依投沟壑是忧宜谋朝夕永言及此深轸于怀自今以後如有此色宜移就三卫厨给食料将养各委左右金吾将军存意检校所需药物仍与太常计会量事供拟并差医人救疗其诸门及诸铺职掌人等各移就本卫将养所需食料各委将军以当卫诸色回残官物等。且量事支给其医药宜准内外廊例自馀诸色当番人等有疾者并准此处分其死者各委所由随事埋瘞当日牒报本贯令家人亲族运致还乡。

五载八月癸未诏曰：朕顷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亦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间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将疗失时因致横夭性命之际宁忘惻慧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

十三载二月诏鰥寡□独乏绝者量加赈给。

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大赦诏左降官非反逆侵坐及犯恶逆名教枉法强盗赃如有亲年八十已上及疾患在床枕者不堪扶持更无兄弟许其停官终养其流人亦准此。

乾元元年四月诏曰：应缘南郊百司张设有损百姓苗稼者委京兆尹随损多少倍酬所损钱物便即闻奏。

十月诏曰：应行营人家及羸老单贫鰥寡□独已频有处分宜令州县长官倍加赈恤。

上元二年九月诏鰥寡□独不能自存立者委刺史县令量加赈恤。

代宗宝应元年十月乙酉□敕曰：浙江东西去岁旱损所出租赋颇甚艰辛今秋已来复闻遭水困何以克堪朕所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思弘理道良用疚怀今所徵收唯正租庸而已其馀差役咸使矜量亦申明冀稍安辑如闻诸道节度使不承正敕妄有徵科州县望风便行文牒务为逼迫自应诛求事。且因循转用生弊不有惩革何以息人自今已後宜令本道观察及租庸使严加访察其州县除正敕支遣外不得转承诸使文牒徵率一物已上如或有犯便仰停务具名弹奏。又闻杭越间疾疫颇甚户有死绝未削版图至於税赋或无旧业田宅延及亲邻言念疲人岂堪兼役致令逃散诚有哀矜亦委租庸使与本州审细勘责据实户差遣处置讫具状闻奏仍委刺史县令设法招擒课最之间褒贬斯在其有死绝家无人收葬仍令州县埋瘞朕临御寰瀛为人父母一物失所每勤罪己之心四方未宁弥轸纳隍之虑庶尹卿士友邦蒙君宜悉朕怀共敷至理。

大历九年四月制曰：其百姓鰥寡孤独不能存济者困穷无主诚可哀伤仰所在州县府长官每年以诸色官物量加贍恤令其得所。

德宗贞元元年正月诏尝陷贼百姓屋宇焚毁贫病老弱咸加优恤。

十二年越州刺史皇甫政奏云：贞元十年绫□一千七百疋至汴州值兵溃叛物皆散失请率新来客户续补前数帝谓宰臣曰：百姓有业则怀土为居户失业则去乡为客户去乡者咸遭罹苛暴疮痍之人，岂可重伤可罢其率特免所失物。

十四年闰五月贬太子詹事苏弁为汀州司户。又贬其兄替善大夫袞为永州司户俄降敕曰：左降官苏袞贬官本缘弁连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回任归私第袞年七十两目无所见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贬帝闻之哀悯故许还家。

十八年七月诏曰：朕获主兆人以临方夏忧勤于政思底康宁然而理化未孚水旱为害或伤坏庐舍漂损田畴朕为人父母用切于衷其诸道应遭水损州县令委本道观察使速具条疏闻奏当有处分。又诏曰：政在养人实为邦本朕庶存节用以拯凋残咨尔长吏宜加安抚申明晓示令悉朕怀。

十九年七月以关辅饥罢今岁吏部选集。

德宗元和二年八月没蕃僧惟良闾等四百五十人自吐蕃复还中国命京兆府勘责先身亡及送在神策军馀三百九十人诏良闾等顷因沦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旧族万里归国尤所哀矜应归及分配并侍亲等人委所在特加优恤。

四年九月普宁公主奏出城行田帝令中使彭希昭宣以禾稼初登或虑蹂践。且归第以俟来月。

七年六月制册皇太子十一月制高年废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

十年二月以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奏禹锡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须与子为死别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制稍移近处使得终养帝曰：夫为人子者每事尤须■谨尝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岂可以此论救度不能对帝乃曰：我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能伤其所亲之心明日改授禹锡连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撰贞元集要广利方宪宗亲为之制序散题於天下通衢其方总六千三百八十六首九月诏诸道遭水州府其人户中有漂溺致死者委所在收瘞其屋宇摧倒亦委长史量事劝课■葺使得安存。

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大赦制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委所在长史量加存问。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诏应配流灵夏等州及天德军人等自今後宜许将家口赴流所除本身亦据口数给熟食递送。

六年正月诏京城内有鳏寡孤独不能自济□聋跛□穷无告者委京兆尹量事赈恤具所破数闻奏。

五月庚申诏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歿者官给凶具随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分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史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闻天下有家长大者皆死所馀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都数闻奏江南诸道既有凶荒赋入上供悉多蠲减国用常限或虑不充宗庙切急所须外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例举处分。

七年八月诏百姓困穷弊繇奸吏政苟不扰人皆自安其司农寺供宫内及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仍委京兆尹约每年时价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诸陵守当夫宜委京兆府以价直送陵司令自雇召并不得差配百姓应寒食杂差配及树栽■桥柴木选场棘等便於户税钱内克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诸州府应纳义仓及诸色斛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断仍委度支盐铁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切加访察。

九年八月以责授阆州刺史权闾为郑州刺史璩宰相文公德輿之子少负名誉籍甚於士大夫间会德輿门生李宗闵为相璩为中书舍人宗闵败璩不自安频密上章自雪党比遂改授阆州及是帝知璩所生母抱病因有是命。

开成元年正月己巳东都留守司徒兼中书令裴度上言前怀州武德县令王赏以失县库子赏所欠■昏钱库子莫可得狱固难竟河阳节度使温造严刻禁赏三年母老不得侍疾母亡不得服丧理寺执文断疏疑似之间冤滞深久帝方留情刑狱闻之即时诏释赏。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诏有水旱处宜令州县长吏多方优恤务使安存如有甚不支济仰具事繇闻奏别议处分。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吏官彳建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宜令宋式李良■免察访人数量事救■。

哀帝天■二年四月诏鳏寡孤独不济者长史量加赈■。

後唐庄宗天■二年四月即位制曰：应诸道管内有高年逾百岁者便与给复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与免一子色役州县不得差徭。

同光元年十月诏应鳏寡□独无所告仰者所在各议拯救或有年过八十者免一子从征。

十一月敕左降官均州司马刘岳有母年逾八十近闻身故既鲜兄弟别无骨肉孤魂旅寄谁为盖棺准本朝故事许归终三年丧服阙如未量移即赴贬所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己丑出潜龙宅粟以赈百官长兴二年十二月丁丑帝谓三司使曰：先是两川隔道兵士所有家属常加贍给勿令失所三年七月丙戌诏赐诸军救援有差。

四年九月丁丑范延光奏隔在两川兵士家口自来支給衣粮今缘国计不充欲权停支給帝曰：彼非愿留因事睽阻父子仳离非人情也。不可顿绝支給其间愿归时孟知祥初有全蜀之地乡贯者从之如有子弟许继其父兄本军名粮如无乡里可归无子弟继。且量支一年以是晓谕其家。

汉高祖即位太原至东京谓左右曰：过陈桥见百姓桑枣空有馀折其庐室悉墙垣耳因荒邪因兵邪左右对曰：此契丹犯阙时杜重威宿汉军之所也。上惻然嗟叹曰：重威破国残物一至於此此而不讨是朕养恶蓄奸何以为苍生父母副海内□望之心也。左右皆称万岁。

周太祖广顺元年八月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饥馑流散襁负而归者不可胜计比界州县亦不祖愍之诏

沿边州郡安衄流民仍口给斗粟前後继至数十万口。

三年正月庚午莱州刺史叶仁鲁犯赃法等断处死赐自尽将死太祖遣中使赐酒食宣曰：汝自刑宪国法如此尔有老母当遣存恤耳仁鲁感恩泣下寻死之。

显德元年正月赦天下年高残疾鳏寡孤独所属官吏务行存恤。

卷一百四十八

帝王部·知子知臣知子

夫帝王者渊默而神清明在躬精鉴外融灵机内有所烛视合。若符契况乃父子之际天性之亲故可以察其诚心显其微隐则有鉴乃伟量可付大事宜承天位能继绪业精断之下无所差焉。若乃尧废丹朱周舍伯邑戒吴濞之必反鉴蜀秀之终恶帝王之识不其明欤所谓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在於斯矣。

尧曰：畴咨。若时登庸（畴谁庸用也。谁能顺是事将登用之）放齐曰：裔子朱启明帝曰：吁！讼齐臣名裔国子爵朱名启开也。吁疑怪之辞言不忠信为。又好争讼可乎！言不可也。）一说尧知子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乃卒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遂禅禹。

周文王为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汉高祖十二年封兄仲之子沛侯濞为吴王已拜受印帝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若汝也。）独悔业已拜（独悔者心自怀悔不以语人也。既以封拜为事臣下知故不改）因拊其背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景帝立濞果反。

宣帝时元帝为太子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後汉章帝时和帝为皇子自岐嶷至於总角孝顺聪明宽和笃仁帝曰：是深珍之以为宜承天位。

魏太祖时文帝子明帝生而有岐嶷之姿帝异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

晋宣帝为魏太傅时将诛萑爽其深谋秘策独与景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覘之景帝寝如常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後魏道武帝太武以皇孙生於东宫体貌瑰异道武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太武时北巡文成以皇孙从在後逢虏帅桎一奴欲加其罚文成谓之曰：如今遭我汝宜释之帅奉命解缚太武闻之曰：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意奇之。

後周太祖兄子护魏普泰初始自晋阳至平凉时年十七太祖诸子并幼遂委护以家务内外不严而肃太祖尝叹曰：此儿志度类我及太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诏护至泾州见太祖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时嗣子冲弱寇贼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於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尝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

武帝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太祖异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儿也。

齐炀王完太祖第五子太祖尝赐诸子良马唯其所择完独取者太祖问之对曰：此马色类既殊或多骏逸。若从军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儿知识不凡当成重器後从猎陇上经官马牧太祖每见者辄曰：此我儿马也。因令左右取以赐之。

隋高祖第四子秀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帝每谓文献皇后曰：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秀初镇蜀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结於衡以左右为请衡既还京师请益左右帝不许大将军刘眘之讨西爨也。高祖令上开府杨武通将兵继进秀使嬖人万智光为武通行军司马帝以秀任非其人谴责之因谓群臣曰：坏我法者必在子孙乎！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之所损食耳，於是

遂分秀所统。

唐高祖初为唐公太宗既举义师高祖知其英略入神军机大事皆令所司谘决因从容谓太宗曰：汝功业既重成事之後天下繇汝致之吾当以尔为太子太宗拜谢。且固辞。

太宗贞观十八年四月己酉御两仪殿高宗时为皇太子侍侧太宗谓侍臣曰：太子志行性度外人颇亦知否司徒长孙无忌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殿下仁孝自然德义高远四海之内莫不闻知太宗曰：朕如某年（某高宗名）性颇不依节度某自幼岁便怀宽厚生男如狼犹恐其□冀其年龄转壮或自不同今日无忌曰：陛下雄武冠时诚拨乱之才殿下仁爱自天乃守文之德所向虽别而各当其分此上天所授以养苍生者也。是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以下展贺於贞观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见太子拜贺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系而某天资仁孝内外倾服朕之此举无愧於神人也。

後唐太祖以龙纪元年讨孟方立於邢州旋师于路因较猎於三垂岗有玄宗原庙太祖於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际声调凄苦太祖引满捋须指庄宗曰：《老子》壮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必战於此及夹城之役果符是言时庄宗才五岁及太祖有疾召监军使张承业大将吴珙谓曰：吾尝爱此子志气远大可付後事。

周太祖微时世宗事之以孝谨闻太祖尝谓人曰：此吾家之宝也。

帝王部·知臣

《书》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非夫躬徇齐之美蕴聪明之德英识卓越伟量疏达旌别淑慝而无所凝滞选任贤能而■其位量。又曷能屏斥巧佞黜放奸宄使疲软罢去而羈孤并进者乎！自帝尧钦明擅如神之誉汉高善任载良史之说由是之後以■智而处民上者或畴咨俊■并居左右或简拔豪英委之经略揣摩其志辄申之保任扬摧其器质形於品藻用能■事功於一代树风声於来裔蔼然佳话斯可述焉。

帝尧曰：畴咨。若时登庸（畴谁庸用也。谁能咸熙庶绩顺我事者将登庸也。）放齐曰：裔子朱启吁々讼可乎！（放齐臣名裔国子爵朱名启开也。吁疑怪之辞言不忠信为々人好争讼可乎！言不可帝曰：畴咨。若予采（采事也。复求谁能顺我事者）■兜曰：都共工方鸠■虍功（■兜臣名都叹美之辞工官称鸠聚■虍见也。叹共工能方方聚见其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静谋滔漫也。言共自为谋言起用行事而背违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帝曰：咨（四岳即羲和之四分长四岳之诸侯故称焉）四岳（汤汤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且为害）汤汤洪水方割（荡言水奔突有所涤除怀）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咨有能俾■（俾使■治也。言民咨嗟忧愁病水困苦故问四岳有能治者将使之）金曰：於鯀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举之）帝曰：吁■弗哉！方命圯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弗戾圯毁族类也。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类）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异己也。退也。言余人尽己唯鯀试无成乃退）帝曰：往钦哉（帝敕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尧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而据众可试故用之）九载绩用弗成（载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则放退之）

汉高祖五年置酒雒阳南宫帝曰：通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汉帝年纪高帝时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魏相奏高帝时奏事有臣陵臣起）陛下■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填与镇同）国家抚百姓给饷■鬼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悦服。

陈平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石奋为中消受平受平谒平等十人俱赐进食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於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居楚何官平曰：为都尉是日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诸将尽ん（ん器而议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即与共载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

周勃为人木强敦厚（木谓质朴）高帝谓可属大事（属委也。）高帝疾病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後萧

相国既亡谁令代之帝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慧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及吕后听朝诸吕将危刘氏勃平等诛之。

惠帝时相国萧何病帝自临视何疾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文帝末周亚夫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说读曰悦真可任将及景帝即位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击吴楚平之。

景帝时窦婴以太后宗属封魏其侯桃侯免相（刘舍也。）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帝曰：太后岂以臣有爱相魏其者（爱犹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沾沾轻薄也。）难以为相持重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武帝时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为人多大略知足以当世取舍（言可取则取可止则止）而出於忠厚贪嗜（嗜与耆同）财利然所推举皆廉士贤於己者於梁举壶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於梁举二人至於他馀所举亦皆名士）他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

汲黯为九卿多病病。且满三月帝赐告者数终不□最後严助为请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职居官亡以□人（□胜也。□与愈同）然至其辅少主守成虽自谓贲育弗能夺也。（孟贲夏育皆古之勇士也。）帝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儿宽为廷尉吏以不习事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之往也。畜谓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麋牛羊）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矣。（■退也。）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帝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儿宽帝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繇是乡学以宽为奏谏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

褚大为梁相通五经为博士时儿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雒阳闻儿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叹曰：上诚知人。

李广文帝时为郎骑常侍数从射猎格杀猛兽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孝武时为前将军与大将军卫青俱击匈奴青阴受武帝指以为李广数奇（言广数为匈奴所败命不耦合也。）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乡读曰乡果以失道自杀。

霍光为奉车都尉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武帝年老宠姬钩弋赵■□■予有男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帝■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後元二年春帝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帝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日■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帝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於天子所卧床前拜识）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於光。

宣帝时大将军霍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霍山去病之孙今云：兄子者转写误耳）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问之宴口陈灾异■□■予居钩弋宫故称之之意（问读日闲）帝昔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拜为谒者岁中三迁官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馀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入为御史大夫。

後汉光武尝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士子志行修整何不为掾功曹馀各以次对至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

马援为伏波将军善兵策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贾复为汉中王刘嘉校尉更始以光武为大司马安抚河北复持嘉书及光武於柏人因邓禹得武奇之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官属以复後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高■尉光武曰：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东观记曰：时帝置两府官属贾复与段孝共坐孝谓复曰：卿将军督我大司马督不得共坐复曰：

俱刘公吏有何尊卑官属以复不逊帝调官属补长吏共白欲以复为高 尉上署报不许也。)光武至信都以复为偏将军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东观记曰:吴汉击蜀未破上请复自助上不遣)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寇恂为河内太守更始遣将朱 有攻之时传闻 有破河内帝以为不然有顷恂檄至恂大破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刘嘉字孝孙光武族兄义兵起嘉随更始征伐封汉中王赤眉破其相李宝等闻邓禹西征拥兵自守劝嘉。且观成败光武闻之告禹曰:孝孙素谨善少。且亲爱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来歙诣禹於 阳三年到雒阳从征伐拜为千乘太守明帝时牟融为大司农是时方勤万机公卿数朝会每辄延谋政事判折狱讼融经明才高善议论朝廷皆服其能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为司空举动方重甚得大臣节。

质帝少而聪慧知梁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

魏太祖知人善 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勋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荀攸字公达太祖每称曰: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甯武不能过也。又下令曰:孤与荀公达同游二十馀年无毫毛可非。又曰: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文帝在东宫太祖谓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荀 初为汉尚书令所举者命世人才攸为魏尚书令亦推进贤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曹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太祖难其帅纯以选为督抚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选代太祖曰: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遂不选。

郭嘉字奉孝颍川人先是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 《书》曰:自志才亡後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 荐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嘉深通有算略达於事情太祖字之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

程昱为卫尉性刚戾与人多迁人有告昱谋反太祖赐待益厚。

晋宣帝辅政时邓艾少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见帝帝奇之辟之为太尉掾。

荀彧字景倩魏尚书令 之第六子以父勋除中郎宣帝辅政见彧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

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为中护军司马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景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纠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 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侔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後苞武帝时以功至司徒。

明帝时纪瞻为仆射帝尝独引瞻於广室慨然忧天下曰:社稷之臣殆无复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辞让帝曰:方欲与君善语复云:何崇谦让邪。

简文帝为相时谢安寓居会稽累辟不就帝谓人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後卒为相。

王述字怀祖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敌人耳谢安亦叹美之。

後魏道武初许谦为右司马时慕容宝来寇也。道武使谦告难於姚兴遣将来援明年慕容垂复来寇帝谓谦曰:今事急矣。非卿,岂能复致姚师卿其行也。谦未发而垂退乃止。

太武能知人收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长不论本末古弼为尚书令弼头尖帝尝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车驾馭於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太武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馀里而弼表至曰:今秋 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太武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所卜可谓社稷之臣。

李 为中书学生太武幸中书学见而异之指谓从者曰:此小儿终效用於朕之子孙矣。因识记之太武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太武闻之谓超曰:李 後必宦达益人门户可以女妻之勿许他族遂劝成

婚杜超之死也。太武亲哭三日。以超胥得在丧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谓左右曰：观此人举动，岂不有异於众必为朕家事之臣後为侍中镇南将军卒。

李孝伯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顺言之於太武徵为中散太武见而异谓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

文成时李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书郎文成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

陆倕父俊封东平王聪慧有策略多智有父风文成见而悦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是复逾於父矣。

孝文时穆弼有风格涉猎经史孝文欲以弼为国子助教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孝文谓禧曰：朕与卿作州都举一主簿即令弼谒之因为孝文所知輿驾南征特敕随从。

于烈为散骑常侍穆泰等谋反旧京伏法烈一宗无所染孝文叹曰：元俨治断威恩深自不恶然为臣尽忠猛决不如烈也。尔日烈在代都必即斩其五三元首耳烈之节不谢金日也。诏除领军将军。

崔亮为尚书二千石郎孝文在洛欲创革旧制选置百官谓群臣曰：与朕举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给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烦卿辈也。驰驿徵亮兼吏部郎。

崔光为散骑常侍兼侍中虽处机近曾不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而已孝文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後当作司空其见重如是光後至司徒。

裴聿字外兴以操尚贞立为孝文所知自著作佐郎出为北中府长史孝文以聿与中书侍郎崔并清贫欲以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县聿带温县时人荣之。

张烈孝文时入为太子步兵校尉南齐将陈显达治兵汉南谋将入寇顺阳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广阳王嘉虑其有异表请代之孝文诏侍臣各举所知互有申荐孝文曰：此郡今当必争之地须得堪济之才何容举也。太子步兵张烈每论军国之事时有会人意处朕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称赞之遂除陵江将军顺阳太守。

刘道斌举孝廉入京拜校书郎转主书颇为孝文所知从征南阳还加积射将军给事中孝文谓黄门侍郎邢峦曰：道斌是段之举便异济流矣。卒於岐州刺史。

宣武时李处自太尉从事中郎出为清河太守属京兆王愉反处弃郡奔阙宣武闻处至谓左右曰：李处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难而来众情自解矣。乃令处别领军往前慰劳。

孝武初杨宽改授散骑常侍骠骑将军给事黄门侍郎监内典书事时夏州戍兵数千人据兖州反诏宽兼侍中节度诸军讨平之中尉慕容与宽有宿憾诬以他罪劫之孝武谓侍臣等曰：杨宽清直朕极知其无罪但不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得申释。

後周太祖时王述骠骑大将军黑之孙少聪敏有识度年八岁太祖见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孙足为不朽即以为镇远将军拜太子舍人。

苏绰为行台郎中太祖与仆射周达论事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与量定入呈太祖称善谓达曰：谁与卿为此议者达以绰对因称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苏椿魏孝明正光四年出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长吏除都督行弘农郡事当官强济特为太宇文测为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测与外境交通怀二心者太祖怒曰：测为我安边吾知其无贰志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乃命斩之仍许测以便宜从事。

李旭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於旭旭神情清悟应对明辨太祖每称叹之。

韩擒虎少慷慨以胆略见称容貌魁岸有雄杰之表性。又好书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见而之令与诸子游集後以军功拜都督新安太守。

薛端为吏部郎中军东讨齐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妙简英僚数日不定太祖谓弼曰：为公思得一长吏无过薛端弼对曰：真才也。乃遣之。

赵刚为颍州郡守时高中密以北豫州来附兼大行台佐丞持节赴颍州节度议军帅还刚别破驱於南陆复获其郡守二人时有流言传刚东叛齐神武因设反间声遣迎接刚乃率骑袭其守坞拔之帝知刚无贰乃加赉焉除营州刺史进爵为公。

武帝平北齐其大理公孙茂甚有能名帝闻而召见与语器之授济北太守。

隋高祖时苏威为太子少保渐见亲重与高祖参掌国政寻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意高祖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其见重如此。又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已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李景辽东之役为马军总管及还配事汉王高祖奇其壮武使袒而观之曰：卿相表当位极人臣後至柱国。

杨义臣为陕州刺史性谨厚能驰射有将相之才繇是高祖甚重之。

炀帝时薛世雄为右监门郎帝尝从容谓群臣曰：我欲举好人未知诸君识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测圣心帝曰：我欲举者薛世雄群臣皆称善帝复曰：世雄廉正节有古人之风，於是超拜右翊卫将军。

李密以父荫为左亲侍尝在伏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个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胜非养贤之所密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

唐高祖时姜宝谊为右武侯大将军与尚书右仆射裴寂拒宋金刚于介州战始合寂弃军而走兵遂大溃宝谊为贼所擒高祖初闻其没也。泣曰：宝谊烈士必不生降赐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宝谊後谋背贼事泄遇害临死西向大言曰：臣无状负陛下被屠溃是所甘心但败军丧师九泉所恨。

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诚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侍臣拜谢太宗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至决断事理求之古人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俊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称材疏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长而持论尝据经远自当不负於物刘洎性坚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诺偏於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焉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於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於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比日以来每试鞠大狱将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薛万彻为右卫大将军太宗从容谓近臣曰：当今名将唯李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

契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万昌时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何力归省其母兼抚巡部落时薛延强盛契部落皆愿从之，於是众兵执何力至延致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照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犹鱼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会有使自延至具言其状太宗谓群臣曰：契何力竟如何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入延许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还。

代宗时裴遵庆为吏部尚书右仆射复知选事敦守儒行老而弥谨尝为风狂族侄挝登闻鼓告以不顺代宗知其大谬不省其见信如此。

大历中凤翔李抱玉奏马燧为陇州刺史会抱玉入觐燧与俱来留京师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见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御水陆运使。

德宗时浑为金吾大将军兼左街使李希烈遣间谍诈为书与希烈通奏其状德宗特保证之仍赐马一匹并鞍辔采二百疋。

崔纵为京兆尹德宗在奉天数奏李怀光刚愎反复宜阴备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纵素善怀光必不来矣。帝曰：他人不知纵吾可保不数日纵至拜御史大夫。

窦申为给事中宰相参之族子也。与从父舅嗣虢王则之相得欢甚洽以为重尝同宴游参特爱申每议除授多询於申或泄之招权受贿申所至人谓之喜鹤德宗颇闻其事数谓参曰：卿他日必为中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议参曰：臣无强子侄申虽疏属臣素亲之不忍出请保无他犯德宗曰：卿虽自保如众人何参

固如前对申闻之不悛後果败焉。

李藩为徐州从事节度使张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诬奏藩摇动军情德宗诏杜佑杀之及杜佑救解德宗怒不释亟追藩赴阙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除秘书郎後为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之宪宗以为有宰相器属郑□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为御史中丞尝因延英对罢德宗目送指示左右曰：武元衡真宰相器也。後果为相。

宪宗时郗士美为昭义节度使号令甚肃及讨王承宗士美以兵马使王献领劲卒一万为前锋献凶恶怙乱逗挠不进遽使召至数其罪立斩之。且令曰：敢後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而贼军大败下三营环柏乡屢以告语闻宪宗大悦曰：吾固知士美之能办吾事。

郑馀庆居将相出入垂五十年所得皆给亲党家类寒素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地宣赐皆厚遗金帛求媚者唯恐其少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馀庆每授方任宪宗必诫其使曰：馀庆家贫不得妄有求取。

後唐庄宗为晋王梁冀王朱友谦为友■所伐乞师於帝帝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於平阳大破之因与友谦会於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敦盟约帝欢甚友谦乘醉馱於帐中帝熟视之谓左右曰：冀王真贵人也。但恨其臂短耳。

明帝初入雒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帝曰：此人朕素谙委甚好宰相遂大用。又尝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大成元年以康思立为应州刺史思立本出阴山诸部性纯厚善抚御帝素喜之故即位之始以生之地授焉其後历二郡三镇皆有百姓之誉。

卷一百四十九

帝王部·辨谤

邪佞之败良田苍蝇之玷垂棘圣贤所共患也。乃有临宸极之重躬■哲之姿深居高视逖听虚受辨浸润之谮悟萋菲之谤烛其丹腑保其素履俾服谗■愚者无所施巧含忠履洁者有以自明孤直者不憚於回邪中正者靡畏於朋比大臣任重而无惧贤者尽节而不疑缉缉翩翩之道消平荡荡之化洽盖虞舜之宽而有辨成汤之勇智文王之迪哲率繇是矣。

汉昭帝即位霍光为大将军政事壹决於光光长女为左将军上官桀子安妻桀因帝姊鄂邑盖女後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怀其恩德也。）公主近幸河间丁外人桀安欲为外人求封以列侯尚公主光不许长主以是怨光桀父子并为将军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顾犹反也。）繇是与光争权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尝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伐矜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趋（都试也。肄习也。谓总关试习武备也。）大官先置（供饮食之具）又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杨敞也。）又擅调益莫府校尉（调选也。莫府大军府也。）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且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下谓下有司也。）桑弘羊当与诸大夫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雕画之室也。）帝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顿首谢帝曰：将军冠（令复著冠也。）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之往也。广明亭名也。属耳近耳也。）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帝云：将军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曰：此小事不足遂（遂犹竟也。不须穷竟）帝不听後桀党愈有谮光者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元帝时夏寒日青无光弘恭石显及许史皆言周堪张猛等用事之咎诏左迁堪猛後三岁馀孝灾其晦日

有食之，於是帝召诸前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朕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议论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悃（悃悃至诚也。）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事尊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谓不伸也。）率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异灾也。）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昧说天托咎此人（不明也。）朕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变仍臻亦嘿然堪治未期属委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凶朕甚惧焉今堪年衰岁暮恐不得自信（信读曰伸）排於异人将安究之哉！（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诣行在所拜为光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

哀帝即位初傅氏在位者（傅太后之亲）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譖丞相博山侯孔光既策免退闾里杜门自守（杜塞也。）而朱博代为丞相数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杀平当代为丞相数月薨王嘉复为丞相数谏争忤指旬日间阅三相（阅由历也。）议者皆以为不及光帝繇是思之後因问日食事帝说赐光束帛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贾延免光复为御史大夫二月为丞相复故国博山侯帝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免傅嘉曰：前为侍中毁譖仁贤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倾覆巧伪挟奸以罔上崇党以蔽贤伤善以肆意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小雅青蝇之诗）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

後汉章帝为太子时杨仁为北宫卫士令明帝厌代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帝既立诸马共替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班超率疏勒康居于拘弥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欲因此匡平诸国乃上疏请兵建初八年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始到于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於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三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

顺帝时梁商为大将军商检御门族未尝以权盛干法巨犹遂也。而性懦弱无威断颇溺於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蓬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替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徵诸士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专腾贲於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悉伏诛。

魏太祖时蒋济为扬州别驾民有诬告济为谋叛主率者帝闻之有令与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蒋济宁有此事如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

明帝时陈矫为尚书令刘晔以先进见幸因替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後数日帝见矫矫。又问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见大人也。既入尽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时源贺为冀州刺史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有司以闻帝谓群臣曰：贺诚心事国朕为卿等保之无此明矣。乃精加讯简华果引诬，於是遣使者诏贺曰：卿以忠诚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洁而受苍蝇之朕登时研简已加极法故遣宣意其善绥所莅勿以器谤之言致损虑也。贺上书谢书奏文成顾谓左右曰：以贺之忠诚尚致其诬不。若是者可无慎乎！

薛虎子为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脏污虎子按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虚乃下诏曰：夫君臣体合则功业可兴上下猜惧则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贪林获罪各遣子弟诣阙告刺史虎子纵民通贼妄构无端安宜赐死攀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决塞彼轻狡之源开此陈力之效。

後周太祖时唐瑾为吏部尚书于谨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及军还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或白太祖曰：唐瑾大有辘重悉是梁朝尔玩帝初不信然欲明其虚实密遣简阅之唯见坟籍而已乃叹曰：孤知此人来三十许年明其不以利干义。若不令简视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

以益明之耳凡人受委任当如此也。

宇文测历位侍中开府仪同行汾州事政在简■颇得人和地接东魏数相抄窃或有获其为寇者多■专送之测皆命解■专置之宾馆然後引与相见如客礼焉仍设宴放还其国卫送出境自是东魏人大惭乃不为寇两界遂通庆吊时论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测怀贰文帝怒曰：测为我安边何为间我骨肉乃命斩之仍许测便宜从事。

隋文帝初韦冲为南宁州总管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帝闻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长史元岩性方正按冲无所宽贷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马世约■替岩於皇太子上谓太子曰：古人有酤酒酸而不售者为噬犬耳今何用世约乎！世约遂除名。

高■开皇中为晋王元帅长史伐陈及军还■以功授上柱国进爵齐国公文帝因劳之曰：公伐陈後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苍蝇所间也。是後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後短■於帝帝怒之皆被疏黜因谓■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父宾仕周为独孤信寮佐赐姓独孤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无逸为御史大夫时益部新开长吏横恣帝令无逸持节巡抚之有皇甫希仁者见无逸专制方面徼■幸上变云：臣父见在雒阳无逸为母之故阴遣臣与王世充相知高祖审其诈数之曰：无逸■於王世充弃母归朕今之委任异於众人其在益州极为清正此盖群小不耐欲诬之也。此乃离间君臣惑乱我视听，於是斩希仁於顺天门遣给事中李公昌驰慰谕之俄而有告无逸阴与萧铣交通者无逸时与益州行台仆射窦□不协，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状帝览之曰：无逸当官执法无所回避必邪佞之徒恶直■鬼正共相构扇也。因令刘龙温彦将按其事率无验而止所告者坐斩窦□亦以罪黜无逸既反命帝劳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替诉者但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无逸顿首陈谢帝曰：卿不负朕何烦多谢。

崔善武德中为尚书左丞甚获当时之誉诸令史恶其明察为谤《书》曰：崔子曲如钩随例得封侯高祖闻而劳勉之曰：浇薄之後人多■鬼正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纬愚■遂灭其家朕虽不明幸免斯事因下敕购流言者将加罪焉。

太宗贞观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静州俄逢山羌为乱或言僚反劫寂为王太宗闻之曰：我国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几果称寂率家僮破贼。

刘师立为左骁卫将军奉使幽州道检点军团陕州杨表上书告师立白云：眼有赤光体有非常之相姓氏。又应符识及师立还太宗谓之曰：人言卿欲反师立大惧曰：臣仕於隋不过七品身才弩下不敢辄希富贵过蒙陛下非常之遇尝以性命许国而陛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将军顾已循省实逾涯分臣是何人辄敢言反帝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为怀赐帛六十疋召入卧内而慰谕之。

中宗朝节愍太子举兵遇魏元忠子■■於永安门胁令从已因为乱兵所杀是时宗楚客等执证元忠及■■云：素与节愍同谋请夷三族制不许俄而监察御史袁守一弹之遂左迁思州务川尉守一。又奏言昔在三阳宫则天后不豫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遂密进状云：不可据此则知元忠怀逆日久伏请加天诛帝谓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错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少有不妥即请太子知事乃是狄仁杰自树私■未见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罗织元忠无罪为辜岂是道理。

宪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窦群为潭州刺史充湖南观察等使既行。又贬为黔州刺史充黔中观察等使群初与李吉甫善吉甫擢为御史中丞性险躁喜云：为及得权反与知杂事吕温侍御史羊士谔等党比同构陷吉甫每阴伺其过吉甫尝召术者陈登宿於安邑里第翼日群命吏捕登考鞫伪构吉甫阴事密以上闻帝召登立辨其伪贬温为均州刺史士谔资州刺史群亦再贬焉自天宝末李林甫专权倾覆人家诬构左道及建中初卢杞杨炎作相谋陷亦比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断故邪党不能构其险天下之人无不推仰圣德焉。

敬宗宝历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为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情咸思度入相帝亦微闻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兴元必传秘旨。且有徵还之约及献疏请覲逢吉之徒皆不自安百计隳沮拾遗张权舆者既为所嫉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应图识宅据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盖尝有人与伪作识词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言度曾征讨淮西平吴元济也。又帝城东西横亘六冈符易象乾坤之数度永乐里第偶当第五冈故权舆得以为词赖帝听竟不能动摇。

周太祖时慕容彦超镇兖州进呈郓州节度使高行周来书其书意即行周毁 ㊦ 太祖结连彦超之意帝览之笑曰：此，必是彦超之诈也。试令验之果然其郓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伪印即无缺处帝寻令赉书示谕行周行周上表谢恩辨认奸诈。

帝王部·舍过

君之於臣也。有罪既斥之有才复用之不以一眚掩大德，於是乎！有舍过之道焉有自新之意焉何则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人之负累皆欲湔洗图其新而弃其旧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縲囚或負於亡命或拔於反侧之际或任於修省之後赉功补过唯明主能之君陈曰：尔无忿疾於顽无求备於一夫人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斯其义也。

汉文帝时魏尚为 ㊦ 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辇过郎中署问冯唐以赵将李齐之贤唐对曰：齐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惧之言）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帝复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臣窃闻魏尚为 ㊦ 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私借钱也。）以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 ㊦ 中之塞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家人子谓庶人之家子也。尺籍以书军令伍符军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节度也。）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 ㊦ 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其爵以罚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颇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 ㊦ 中守。

景帝时韩安国为梁孝王国中大夫坐法抵罪蒙（蒙梁国之县也。）居无几梁内史缺（无几未多时也。）汉使使者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

宣帝五凤中京兆尹张敞坐与光禄勋杨恽厚善恽坐大逆诛公卿奏恽党皆免而敞奏独寝不下敞使贼曹掾絮舜有所案验舜以敞劾奏当免不肯为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敞闻舜语即诏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致其死事弃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自诉使者奏敞贼杀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其所居处而召之）敞身被重劾（谓有贼杀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絮舜本臣敞素所厚利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记书也。若今之州县记符也。）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鞫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校尉陈汤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共矫制诛斩郅支单于先是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讎也。帝立出吏士令县道就与犹许也。具酒食以过军後封延寿义成侯汤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

後汉光武初为萧王时岑彭为更始颍川太守会春陵刘茂起兵略下颍川彭不得之官乃与靡人从河内太守邑人韩歆护光武徇河内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大人谓大家豪右）可以为用乃贯歆（贯宽也。）以为邓禹军师王梁建武二年为大司大司马吴汉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梁前後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馀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为幽州牧渔阳太守彭宠反举兵攻浮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於宠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

董宣建武中为北海相大姓公孙丹令子杀人宣收丹父子杀之丹宗党三十馀人称冤宣使书佐水丘岑

尽杀之坐徵诣廷尉当刑同刑九人次应及宣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且令还狱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愿杀臣活岑使者以闻有诏左转宣怀令。

鲍永为东海相坐事被徵至成皋诏书迎拜为兖州牧。

章帝时杨终为兰台校书坐事系狱帝徵诸儒论定五经於白虎观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亦上书自讼即日赏出乃得与白虎观焉。

魏太祖建安初举魏种孝廉为内黄太守属以海北事及兖州叛帝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帝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帝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文帝黄初中复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败降关羽会孙权禽羽获其众禁复在吴及帝践祚权称藩遣禁还帝见禁须髯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顿首帝慰谕拜为安远将军制曰：昔荀林父败绩於必孟明丧师於秦晋不替使复其位其後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樊城之败水灾暴长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

晋惠帝时傅祗当赵王伦之篡为右光禄开府加侍中及帝还宫祗以经受伪职请退不许（先是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及伦败齐王收侍中刘逵常侍邹捷杜育黄门侍郎陆机右丞周道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祗罪会赦得原後以禅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诏复光禄大夫）。

明帝时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州刺史王彬及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後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乃原之徵拜光禄勋。

後魏太武时高阳侯和归以罪徙配凉州为民盖吴作乱於关中复拜归龙骧将军往讨之。

卢度世以崔浩事逃於高阳郑累家後太武临江宋文帝使其殿上将军黄延年朝贡太武问延年曰：范阳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应已至彼延年对曰：都下无闻当必不至太武诏东宫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书侍郎。

西魏文帝时贺拔胜都督荆州为侯景所败南奔于梁三年乃求还既至长安诣阙谢罪朝廷喜其还乃授太师後周宣帝时郑译尚梁国公主为内史下大夫译颇专权时帝幸东京译取官材以自营寺坐是复除为民小御正刘数言於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

唐高祖镇并州李靖为马邑郡丞会突厥入寇高祖率兵至马邑系虏败之靖察高祖将有四方之志因而上变至长安高祖由是恶之及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厉声大叫曰：公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救苍生安得挟私怨而杀义士邪高祖奇而舍之後为将破开州蛮贼高祖甚悦手诏敕靖曰：既往不咎何忧何惧今日去心中更不须忆旧事吾久忘之矣。

太宗贞观初徵邓隆为国子主簿初王世充兄子大之守雒阳也。引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雒阳遣书谕大隆为大复书言辞不逊雒阳平後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於白鹿山黄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之与博陵崔仁师昌黎慕容善行弘农刘夕新野康安礼河东敞播俱为修文学士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太宗闻之遣房玄龄谓之曰：尔为王大作书诚合重责但各为其主於朕有恶朕今为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坦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咸亨初薛仁贵为逻巡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官军大败仁贵坐除名寻而高丽余众相率复叛诏起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会赦归高宗思其功开耀元年复召见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卿虽有过，岂可相忘有人云：卿乌海城下故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邪，於是起瓜州长史寻拜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

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吐蕃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滑州之渭源县侵我牧圉敕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军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王□等率兵击之敕曰：弃瑕录用有国通典舍罪责功先王旧式薛讷蕴韬铃之略总文武之任委以分阃冀静边尘遽闻丧律实负朝寄准其所犯合实严刑言念老臣宽其小衅即舍孟明之罪位收冯异之功可陇右道防御军大使（是年七月薛讷为和戎大武等军节度为虏所败除名为庶人至是复用）。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雒阳先是博陵太守张万顷陷贼伪授河南尹安抚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舍其罪授濮阳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阳郡王《郭子》仪子暖尚代宗 平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 之乱不知德宗幸奉天为贼所逼欲授伪官暖辞以居丧被疾既而与兄 弟曙及 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并释前咎待之如初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

兴元二年朱 平御史台奏贼中守旧官人及被逆贼除官不出者先奉进止并宜释放未奉正敕不敢不奏诏贼中守旧官人并宜却复本官。

贞元九年沧景节度使程怀直畋游无度不恤其下为将校所逐遂来归帝优容之除统军依旧检校仆射。

宪宗元和元年程异以王叔文党贬柳州司马盐铁使李巽荐异晓畅钱 请弃瑕录用繇是拔为御史後唐庄宗同光初既平朱梁齐州刺史孟弇上章请死帝原之弇初为骑将天 十三年帝与刘 莘县对垒弇领七百骑奔投梁末帝以为齐州刺史至是首过帝恨之曰：尔当吾急时引我七百骑投贼何过之有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尔来将何面相视耶弇惶惧请死帝怒之移为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敕朕闻为贤讳过含垢匿瑕而皆载在春秋显其惩劝是以孟明不懈遂霸西戎曹 未有谋克宁东鲁列国之臣尚尔何异焉责授檀州刺史刘训早负变通咸推忠壮自隰川而向化继领竹符平汶上以立功遂分茅社去春以荆门叛逆须议讨除将戮贼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滞略地未前属炎 高以班师责逗遛而削爵自居远郡俄换流年亟闻惕厉以自新宜降恩华而求旧使 环列取象钩陈可守右龙武大将军。

长兴二年八月庚申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高允真为右卫大将军先是以据占编户役于仗下故免其官今复叙任。

晋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诏责授朝散大夫卫尉寺丞陈保极夙蕴才名早登科第泊居班列深显者假限既为朝章是举自闻左降深悟前非宜推宥罪之恩俾奉自新之命勉伸倾竭继俟陟迁可复尚书仓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

卷一百五十

帝王部·宽刑

《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斯宽刑之谓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汉兴之初禁网疏阔尔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为之司牧不忘隐悼以至理官阅狱法科无爽申严攸属国章是举而乃录其昔款察其素心申恩以矜老推仁而锡类宽其连及之典恕以狂愚之罚奉顺时令重惜髦彦霁雷霆之威恢川泽之量霈然发号以原以降斯皋陶所谓好生之盛德仲尼所述济猛之善政者也。

汉文帝十三年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属朕也。一作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妾愿没身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帝怜悲其意是岁除肉刑（具法官定律门）後汉光武建武中董宣为北海相大姓公孙丹杀人宣收丹父子杀之丹宗党三十余人称冤宣使书佐水丘岑尽杀之坐徵诣廷尉当刑同刑九人次应及宣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且令还狱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愿杀臣活岑使者以闻有诏左转宣怀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具女子宫（谓幽闭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诏令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具女子宫。

章帝建和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帝赏其死刑而降宥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其徙出塞者刑虽未充皆免归田里。

十一年二月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癯老小女徒各降半刑其未充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顺帝即位初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馀务崇宽贷。

阳嘉元年九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皆减死罪一等亡命者赎各有差。

杨伦顺帝时为侍中会邵陵令任嘉赃罪千万伦上请并罪本举之主尚书奏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敬结鬼薪（结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给宗庙三岁刑也。）诏书伦数进忠言特原之免归田里。

魏太祖时魏讽反刘■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帝下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徙署丞相仓曹属上疏谢曰：臣罪应倾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又烂起烟於寒灰之上生华於已枯之木物不■施於天地子不谢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

文帝黄初中韩宣为尚书郎尝以职事当受罚於殿前已缚束杖未行帝辇过问此为谁左右对曰：尚书郎勃海韩宣也。帝追念前临□侯说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韩宣邪（韩宣为军谋掾尝舆临□侯植相值值天雨潦以扇自障往道边使人往问宣问答往还数四宣杖柱难穷植为太子言以为辩）特原之遂解其缚时天太寒宣前以受杖豫脱□缠襪车面缚及其原襪车要迫不下乃趋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谛之士晋武帝太始中西平人赵路伐登闻鼓言多被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释而不问。

元帝时羊■为庐陵太守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有司奏■当死兄子贲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诏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虽极法於贲何有其特不听离婚琅邪太妃山氏■之甥也。入殿叩头请命王导。又启■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戚成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诏下曰：太妃惟此一舅发言摧咽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於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至顿弊朕亦何颜以寄今使原■生命以尉太妃渭阳之恩，於是除名。

後魏明元时封玄之坐与司马国■温楷等谋乱伏诛临刑帝谓之曰：终不令绝汝种也。将宥尔一子玄之谓曰：弟处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孝文太和五年三月诏曰：法妖诈乱常妄说符瑞兰台御史张永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有司科以族诛诚合刑宪但矜愚重命犹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诛止身。

陆■为镇北将军与穆泰等同谋逆赐死狱中免孥戮徙其妻子为辽西郡民诏仆射李冲领军于烈曰：陆■少年早蒙宠禄位极人臣自与卿等同受非常之诏朕许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齐信以保大义朕於卿等尝忘短弃瑕务相含养岂谓陆■无心之甚一至於斯乃与穆泰结祸数图反噬以朕迂雒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讪谤朝廷书言炳然事既垂就■以洛都休明劝令小缓，於是之後两人复竟然犹隐而弗闻赖阳平王忠贞奋发获泰之言便尔驰表得使正人纠慝恒岳无尘是以■之愆失处入门诛朕谛寻前旨许不尽法反逆之志自负幽宜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心逆意既异馀犯虽欲矜恕无如之何然犹忆先言兼以未颇异议听自死别府免厥孥戮其一门子孙永不齿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其父无人明证理在可睹但以言无炳灼隐而弗穷以连坐应死特恕为朕本期有终而彼自弃卿等之间忽及今日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也。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遭逢幸会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无汗马猥受山河叨忝之宠终古无比莫大之施万殒靡酬而■丕职乖犬马心同臬獍潜引童稚构兹妖逆违悖天常罪逾万殒■结■在心阴构不息间说戚藩拟窥乾象虽睹休平未怀疑惑何尝片辞披露宿志原心语迹实为贼首丕之二子从恶累年交扇东西规抚并夏测观此状无客不知虽圣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诚尽节为下之常分刑兹无赦在上之常法况曲蒙莫大之恩奖以忠贞之义而更违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诛而慈造宽渥更流恩贷续■三断之骸还丕已绝之魄二三纵宥实亏宪典犹复上延天眷言念畴日不以臣等背负馀党别垂明诏再申齐信之恩重谕皎日之旨伏读悲慚惟深愧惕。

沈保冲为南徐州冠军长史坐援连口（臣钦。若等曰：孝文太和二十一年南讨诸将致於连口）退败有司处之死刑孝文诏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雒阳作部终身既而获免。

新兴公丕子隆谋举兵断关丕当连坐孝文以先许不死之诏躬非染逆之身听免死以为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听随隆母弟及馀庶兄弟皆徙敦煌。

李彪为散骑常侍孝文南伐彪为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义乖异冲积其前後罪过奏之帝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帝恕之除名焉宣武时萧宝夤以南齐宗室来奔除为镇东将军及中山王英南伐宝夤。又表求征乃为使持节镇东将军别将以继英配羽林虎贲五百人与英频破梁军乘胜遂攻锺离淮水■溢宝夤与英狼狽引退士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宝夤守东桥不固军败繇之处以极法诏曰：宝夤困难投诚宜加矜贷可恕死免官削爵还第。

隋高祖开皇六年诏免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逆人家口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因除孥戮相坐之法。

陆让为蕃州刺史黠货当死母冯氏上表求哀词情甚切文帝愍然为之改容献皇后甚奇其意致请於帝治书侍御史柳■进曰：冯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杀之何以为劝帝，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轨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浆风俗让可减死除名为民。

贺。若弼平陈之役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於言色繇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数年下弼狱文帝谓之曰：我以高■杨素为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啜饭耳是何意也。弼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帝惜其功，於是除名为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亲录囚徒谓仆射裴寂曰：离乱之後犯法者多限以常条死者更众其劫贼伤财主征人逃走官人枉法如此之徒理在难恕自馮之輩朕欲法外赦之，於是多所原放。

太宗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广州都督党仁弘坐枉法取财及受所监临赃百馀万当死太宗哀之曰：吾一昨见大理进杀仁弘第五奏中心怆然临哺食遂令辍案愍其白首就戮将全活之而为其求理永无济路今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召五品以上至太极殿前而谓之曰：夫人君执赏罚贵在必信同天地法四时也。党仁弘犯罪当死朕欲哀矜是朕自弄文法诚负天地臣有过请罪於君君有过须请罪於天因命有司设草席於南郊■内日一进蔬食朕将三日告天请罪焉司空房玄龄等曰：陛下躬履行阵拨乱平敌天下户口千六百万赖陛下而生礼洽化行政宽刑简仁弘受财议当极法陛下哀其齿耄赐以更生杀生之柄属在人主今欲请罪於天臣等不胜悚惧请停太宗不听自左序门入百寮於殿廷顿首三请。且至日■亥太宗乃手诏答曰：夫为政之大慎枉刑狱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若斯三者岂得无过以公固谏。且依来请，於是宥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十七年吏部尚书侯君集以反伏诛临刑容色不改顾谓监刑将军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然昔自藩邸早奉■曳及蒙驱策谬当分阃击灭二国颇有弘功为言於陛下乞全一子以为■祀繇是特原其妻及子为庶人徙岭南。

二十二年九月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帝致政於皇太子太子闻之忧见於色发言涕流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帝手诏答曰：朕闻以德下人者昌以贵高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巨地纳■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无罪是其狂也。譬尺雾廓天不亏於大寸■遮日何损於明今卿等皆欲致以极刑意所不忍可更详议任流远方。

高宗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刘大器坐妄说图识情有窥窬特免死流配峰州手诏示百寮曰：窥窬图识必以亡身灭族斯皆先贤设教历代旧章今大器乃与妖人往还虚占祸福矫■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已归严宪今屈法免死者繇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遗爱等逆起於前今冬大器祸彰於後一岁之内再有此■朕宵兴自思非无深愧御史大夫长孙祥大理卿段宝玄奏言刘大器包藏祸心罪合极法天恩宽贷特免其罪臣闻君亲无将而必诛此法历代尝行大器不可纵舍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请帝曰：卿等奉执诚知守法朕已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睿宗景■二年十二月张奉先诈称尚乘奉御伪宣敕取内厩马司农丞独孤■犯赃并命斩之临刑有制免死各杖一百放于岭表。

太极元年金城人段万谦■太极殿登御床自称天子呼宿卫兵士令称万岁有司固请诛之帝以为风狂特免其死配流岭表。

玄宗开元二年九月己亥诏曰：明王垂训则罪不相及善人惧罚则刑不可滥由是母尝有言岂坐赵括鱼既从戮宁遗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务焉卫尉少卿崔涤竭诚奉国忘躯事君曾同下杜之游颇寄中阳之旧诚表於先觉节全於後凋其兄■素蓄异图交结凶党涤虽怀在原之急深忧阖室之刑动静则闻始终必尽为臣无隐唯涤有之言念厥功曷云：从坐况老父就殒诸兄继歿摇落变衰有闻矜悯赏罚劝惩宜判忠邪涤家除兄■一房外馮并不须为累。

十四年诏曰：陈州刺史李乐诈盗受赃其数甚广法司断死国有常刑时属发生特申宽典宜免死贬为钦州道化县尉员外置长任。

二十五年正月宣州溧阳令宋廷晖泾州良原令周仁公宁州彭原令裴裔皆犯赃坐死刑帝以阳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於龚州。

是年四月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驸马都尉薛 肅并得罪特免瑶妃韦氏诏曰：鄂王瑶妃韦氏时标令德作配藩邸夫义已薄妇道惟勤规诫之言无繇见纳辅佐之道空竭乃诚但恭肃以奉上每柔明以抚下周旋礼度固所未闻不有家风何至於此今因罪累例加本族有善不纪何以劝下其韦氏不须为累德宗贞元六年闰四月诏原富平令侯遵罪但停其官初遵县人李载纳元陵园蕃两车愆期成潜毁载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绳之载所负之直不过数千而罚之三百贯文枷禁拽辱焉载妹婿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台鞠之遵具款伏宰臣董晋奏参进曰：李载不纳差科未为巨蠹侯遵峻其惩罚颇越常伦况是国亲去就有礼毁损过甚理当罪责望贬澧州司户参军帝不欲以戚属之故而罪吏故有是命。

宪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为淮西行营处置使用兵讨吴元济建牙赴行营奏用左卫武将军张茂和为都押衙茂和尝以胆气才略自贲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虑度无功淮蔡不可平乃辞之以疾度怒甚奏请斩茂和以厉行者宪宗曰：予以家行忠顺为卿远贬。

十二月戊寅贬淮西降将董重质为春州司户凌朝江播州司户吴元济拒命重质等屡与官军力战李 平蔡州始来降以先许其不死故远贬焉。

十四年五月戊寅前平卢营田判官陆行俭忍弃慈亲伦安异俗臣节既废子道亦亏顾其积恶合 重典但以好生为德来远为心姑务含弘示其养理可守高州司户参军。

己亥诏李师古尝经任使待以始终虽是师道近亲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并於邓州安置淄青平帝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以始终其妻於师道即嫂叔也。虽曰：逆人亲属量其轻重亦宜降等故有是诏。

七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一万三百馀贯诏付京兆府杖杀之其母刘求哀於宰相崔群因对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将舍长孺之死何如群对曰：陛下即舍之当速遣人往。若待正敕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驰往止之翼日诏杖八十长流康州。

李宗 为沧州刺史与本道节度郑权不叶不秉节制权奏之宪宗令中使追之宗 讽州兵留已上言惧乱未敢离郡沧州将吏惧共逐宗 宗 奔归京师诏以悖乱之罪斩於独柳之下後下诏曰：李宗 本於凶狠自抵诛夷用戒猖狂合从孥戮顾其微细已正刑章特示含弘载宽缘坐其妻韦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并宜放出前数日帝谓宰臣曰：李宗 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与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过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属饶获宽恕实合弘覆之道帝遂出之准法逆人亲属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资货悉令还付。

穆宗长庆二年六月有于方者故司空 之子欲以譟谋求进言於宰相元稹称有奇士王昭等可反间出牛元翼於深州之围货诱兵吏部印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寻有告事人李赏上言稹设计阴谋令王昭等三人谋害宰相裴度诏三司案鞫无害裴度事而馀事并露狱成诏曰：于方罪犯合处极刑以其父 顷在襄阳颇能几谏不陷不义方实有之。又念其弟季友尝联姻特宜免死长流端州李赏流潮州郭玄览于启明王昭于于方既从减论并放杖郭玄览配流封州于启明配流新州王昭配流雷州。

敬宗宝历三年正月御史台奏右谏善大夫李方现把笏击损内园品官李重实款状明具敕李方现不自谨身有此喧竞假如品官陵忽只合诣实奏闻辄肆狂疏恣行殴击伤人见血理在难容但以父有勤劳身叨宗属特从轻典粗以绳违宜量罚两月俸料三月丙子御史台推勘京兆府蓝田县令刘 元在任日将诸色钱懈没破用凡九十馀万制曰：刘 元所犯赃私其数至广恣为贪猾固抵刑章。若据本条合当极法以其大父於国有劳特为矜量俾从宽宥宜除名流雷州 元故宰相晏之孙也。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沧州平制李同捷力屈计穷方图转祸在途阴怀狡计夜纵火号潜诱家僮更谋网漏自速臬献其母并妻男及家口等宜并特从宽宥今於湖南馆内诸有空 处安置是月李载义进沧镇两州生口除在路死损外见在将 建共七百五人镇州三百九十人已诛元恶按问其馀并宜减死分配边州充镇诸州防秋便充正额官 建度支給衣粮六月敕李同捷弟同志久因贬谪不涉逆谋。又知异出特宽缘坐宜听随母於所配居止。

六年七月刑部奏大理寺申断和州刺史徐登加徵税钱据其赃犯合处极法特敕徐登减死决四十流潮州。

七月慈州刺史杜叔近犯赃法当死庚申诏叔近以时属元阳务从宽宥决八十流儋州。

後唐庄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下诏曰：朕临御寰区当明赏罚刑既加於有罪道贵洽於无私据亲疏宜分皂白特行宽宥俾释忧疑罪人元行钦孔谦及应犯法人田宅已从籍没其门人使下任从稳便不诘罪尤灼然有才能者仍许所司录任。

长兴三年三月殿直张绍谦奏父灵武节度使希崇先借官马十五匹遣军将裴昭隐等二人进纳其人与进奏官范顺之隐留一匹合抵极法帝曰：不可以一马而戮三人笞而释之。

十一月甲辰敕龙骧毛璋陶□曹廷隐成景弘等或子或弟本无相及之刑寻示宽恩各免连坐止令州府别系职官而闻收管已来縻系之後颇极穷困宜放营生仰逐处开落姓名乃给公凭放逐稳便。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诏曰：朕自中春■生家国长子重吉遽陷无辜其供奉官楚祚乘幼主之猜嫌徇贼臣之指使才闻差使遽自请行坐情过甚于仇讎临法不依於制度恣加凌辱隐夺资财纵便致於族诛亦未平於深耻朕再惟大体不欲极刑抑沈痛於恩情示好生于天道。且令远斥粗释幽冤宜配登州长流百姓尝知所在其父西京副指挥使处章放令自便纵逢恩赦不在齿录之限重吉明宗时为控鹤指挥使鄂王时朱冯忌嫉出为亳州团练使重吉初不奉诏令宋州节度使召赴州令楚祚往害之帝息嗣不多并罹非祸言发涕零後知祚杀重吉时诟辱笞掠以责家财时祚在外位立令追摄将加极刑韩昭裔曰：帝王天下君父臣下皆为赤子论刑定罪须合人心楚祚承命检校家财理须穷诘。若以此加法惧失物情今便族楚祚之门已逝者何救臣受恩殊等安敢惜言帝曰：吾儿不可复得杀一楚祚何足与言帝性仁恕终为韩开释而祚免死是年诏陝州放左龙武统军王景勣绛州刺史张从谏先是二人从康义诚出军皆为部下所执归帝初欲诛之从谏大言曰：臣从殿下千征万战臣之材力殿下所知岂童竖辈所能制臣诱臣归首翻以为擒面欺也。帝惜其才用令拘於陝狱至是释之。

晋高祖天福二年七月诸卫将军娄继英坐张从宾叛梟首阙下敕河府奏收到娄继英男万泉令怀德据娄继英已行处斩家业投官其娄怀德令河府追取旧受害身毁■未特从释放。

三年八月大理寺以左街使从人韩延嗣招为百姓李延晖冲省街使连喝不住遂驱趁殴击，致延晖身死，准律斗殴人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故杀人者斩其韩延嗣准律皆斩准刑法绞类节文绞斩刑决重杖一顿处死敕曰：韩延嗣因叫喝见不避路者辄行殴击致伤人命法寺定刑比不因斗故殴伤人辜内死者依杀人论盖徵相类。且非本条有所疑法当在宥宜决脊杖十八黔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

周太祖广顺二年九月同州节度使薛怀让并子有光受夏阳县民张延徽献送迫促判官刘震断杀里人康重等诉冤台司奏薛怀让并子有光及随幕判官军将等并令追摄勘问帝以怀让武臣位兼使相不欲责辱只令台司据见勘到款占结案狱成上付大理寺详断刘震王延诲并处死刑部郎中刘延详覆称。

卷一百五十一

帝王部·慎罚夫

震曜杀戮上天之显道也。刑罚威狱王者之大柄也。圣人则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纠处奸慝章明轨度则刑辟之设礼乐之助也。然而丕蔽或爽颇有彰巧诋致其深文平民■陷於非辟则常寒总至作■於阴阳胥怨急闻无措於手足是故帝勃敕法形钦恤之言周穆制刑敦简孚之训皋陶作士宁失於不经盘庚诰民敢动於非罚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愆纠纷之弊也。稽古旧史足示方来后辟纷纶光猷辉映至如斋居论决深形於勤恤覆鞠惻怛无憚於淹久动遵经义以取乎！大中时下教告式申於服念。若斯之类实繁其徒有足明徵并从论决。

舜既受禅乃命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宽鞭作官刑（以鞭为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金作赎刑（金黄金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111111 灾肆赦怙终贼刑过灾害肆缓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怙奸自终当刑杀之）钦哉！钦惟刑之恤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愆过也。善则归君人臣之义也。）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嗣世俱谓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赏）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必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疑从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经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称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善仁爱之道）汉高

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谏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传所当比律令以闻。

武帝征和四年九月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道德之政过当谓处断也。市朋党比周（比音频寐切）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职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者虽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厌者辄谏之後元年正月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谏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谏而後不当谏者不为失（假令谏讫其理不当所谏之人不为罪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网浸密时廷尉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帝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恶之心也。有罪者更兴邪恶无辜者反陷重刑是决狱不平故）父子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鞫穷也。狱事穷竟也。）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於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後请谏时帝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未央宫中有宣室殿贾谊传亦云：受_二坐宣室盖其殿在殿之侧也。斋则居之）狱刑号为平矣。

地节四年九月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瘦死狱中（瘦病也。囚以饥寒而死曰：瘦）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元康二年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明帝永平三年诏曰：有司其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诏曰：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追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於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质帝本初元年正月丙申诏曰：昔尧命四子以钦天道洪范九畴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异因逆感禁微应大前圣所重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竟逞残暴造设科条_二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驱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後不绝送故迎新人罹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书云：明德慎罚方春东作育微敬始其赦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

灵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

魏武帝令曰：夫刑者百姓之命也。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择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属。

文帝黄初五年诏曰：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於猛虎吾佩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诚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

青龙四年六月壬申诏曰：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措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彰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条多所蠲除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蔽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_二不醇俾民轻犯罪苛法犹存为之_二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已报断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与亲治有乞恩者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晋武帝太康九年诏郡国五岁刑以下决遣无留庶狱。

後魏明元永兴三年十二月诏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白马侯崔宏伯等坐朝堂录决囚徒务在平当太武太平真君六年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

献文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怛每於狱案必令覆鞠诸有囚系或积年不断群臣皆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繇是囚系虽滞淹而刑罚多得其所。

孝文延兴四年以中书覆案颇上下其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於是事无大小皆令捷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群下莫敢相罔。

太和四年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诏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狱官之称其任也。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_二留罪者甚多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

五年五月朔诏曰：乃者边兵屡动劳役未息百姓因之轻_二留刑网狱讼烦兴四民失业朕每念之用伤怀抱农月要时民须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狱久囚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诏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

二十年七月丁亥诏曰：法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条奏朕将亲案以时议决。

宣武永平元年七月诏曰：察狱以情审之五听枷杖小大宜各定准然比廷尉司州河南雒阳河阴及诸狱官鞠讯之理未尽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祇究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滥究枉良軫於怀可付尚书精检枷杖违制之繇断罪闻奏滥究。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庚寅诏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朕将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列者听其人各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繇滞淹岁月亦仰尚书总集以闻滥究。

隋文帝开皇五年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曰：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恒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而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尝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自是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_二春_二罪同论异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事尽然後上省奏裁。

十六年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诏曰：缓刑议狱哲后彝训解网泣辜前王茂轨朕君临海内抚育黎元一物乖所纳隍兴虑其益州道行台及州总管府众务臻集统摄遐长囚徒禁系其数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志滥及贞良致使文案稽延狱讼繁拥念彼枉滞情深愍恤其益州总管内诸州委御史大夫光逸检校恭州管内委赵郡公孝恭检校所有囚悉令覆察务从宽简小大以情但有负罪逃亡离弃乡邑无问轻重悉令归首明加劝_二务_二垦植庶使家给人足称朕意焉。

太宗贞观元年七月戊申诏曰：朕恭膺宝命抚临率土永鉴前王宪章典故虽文质恭变革不同而发号施令殊涂一揆皆所以成当世之典谟开生民之耳目纳之轨度令行禁止自律令班下积有岁时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递此乃臣有所隐民不见德与夫不令而诛何以异也。斯岂守道履正徇公奉法者乎！自今以後官人行事与律乘违者仰所司纠劾具以名闻。

二年三月帝谓侍臣曰：古者断狱必讯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

三年四月诏曰：泣辜慎罚前王所重枉系一日事等三秋州县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五年八月制决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十二月制决死刑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进酒肉皆令门下覆鞠有据法当死而情有可矜者录状奏闻。

十七年九月丁卯帝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其中故也。朕尝问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於往代仍恐主狱之吏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钇声价今所忧正在此耳深宜防御务在宽平。

二十年帝征辽回二月次行灵石县指狱而谓皇太子曰：此何谓也。皇太子对曰：此所谓圜狱将系罪人帝因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而汉文帝志在轻刑但以平允为佳非谓有罪即释也。滥杀无辜则政道缺久滞有罪则怨气生圜土之中视青天有同悬镜而锁械肤体郁结其中夫■已者可以知物《传》曰：其怨乎！繇此言之不可不慎。

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即位九月帝问大理卿唐临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合死帝闻囚数不多怡然形於颜色谓临曰：昔东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职以畴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为国之要在於刑法刑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衷称朕意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癸巳诏曰：朕闻小大以情义重前诘哀矜勿喜道光遐册朕恭膺宝业嗣临亿兆留心听断劬劳日昃一物乖方纳隍軫虑今既科格咸备宪制父行鞠讯之法律条具载深文之吏犹未遵奉肆行惨虐曾靡人心在含气之伦稟柔脆之质乃有悬枷著树经日不解脱衣回立连宵忍冻动转有碍食饮垂节残酷之事非复一途楚痛切身何求不得言念於此深以矜怀。又挟匿名书国有常禁凡厥寮庶咸应具述近遂有人向朝廷之侧投书於地隐其姓名诬人之罪朕察其所陈皆极虚妄此风。若扇为蠹方深自今以後内外法司及别敕推事宜并依律文勿更别为酷法其匿名书亦宜准律处分庶使泣辜之情远覃於四海衄刑之旨长垂於万叶。

龙朔二年八月诏曰：哀矜折狱义先吕训明慎用刑事昭姬象朕以寡昧嗣登宸极思阐大猷式隆景运■滔冰是惧屡想於怀申馭朽弥兢驰襟於裕下虚已待物每从宽政如闻率土州县留狱尚繁困於囚系致於病死一岁之中数盈二百盖繇上愆亭育之化下乖尧舜之心深责在躬兴言多■鬼抑。又闻之与我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今之所任或亏政道未详钦恤之旨但徇刻苛之情幽繫困滞证逮遐广寒暑相袭风露交侵淹乎！年月成其病苦加以榜笞失度桎梏违法巧诋深文去将安■狱市之寄何其爽欤自兹以後宜革前弊罪无大小不得稽留其囚病患及罪轻并笞杖等虽法有常规恐典吏妄生威福官人不存检校或颜面囑请触类以之。若仍旧不悛当加重罚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诏曰：今阳和布气东作聿兴甘泽虽■犹未周洽■卷兹南亩弥用忧勤瞻彼西郊良深兢惕宜顺发生之序以申简恤之恩西京及东都诸司雍雒二州见禁囚徒宜准龙朔元年虑囚例处分其西京令左侍极廉检校大司宪陆敦信充使东都令右肃机卢承庆充使必令息彼冤滞称朕意焉咸亨三年十一月驾幸许汝等州分遣使覆见禁囚徒。

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制曰：自今内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次骨迹徇凝脂高下任情轻重失衷必■严典以彰瘡恶。

景龙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奏言法令者人之■是防■是防不立则人无所禁窃见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纵罪为宽恕以守文为苛刻臣愚少执刑典即为众所谤帝谓曰：法急则伤人宽则漏罪情实■罚在於中平宜慎之志■因奏上应正论以见意。

玄宗先天二年四月诏曰：法宪之设期於无私本以救人盖非获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狱贵於哀矜至如断决诸罪皆著科条。若守而不失自为良吏如闻近日州县罕习章程率情严酷或致殒殒假令事应重辟固当明启刑书，岂可辄因夏楚轻绝人命太上皇仁覃万■泽被群生子爱黎■慎恤刑罚予恭承天训旨奉睿图旰食载勤纳隍兢虑凡厥长吏宜达此怀务遵法式勿仍前弊如或有违当■严法宣示黔庶咸使闻知。

开元三年二月庚午诏曰：无知之徒自罹刑宪一遭縲■曳坐变星□长吏依违不时疏决过成滞狱岂曰：当官况三阳在辰德泽思布一物失所勤恤是殷惟怀永图俾申幽枉其所在见禁囚未断决者令所在长官亲加按理仍令御史及按察使访察随事纠绳六年二月己卯诏曰：仲春在候膏雨频流故当法天布和顺时行令天下诸系囚宜令所繇作速疏理断决勿有冤滞。

八年诏曰：庸愚之人自犯疏网至於公宪诚则难容然服念泣辜昔贤懿躅惟刑是恤不可暂忘如闻囚徒或有冤滞父在幽繫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京城内宜令中书门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滥随事奏闻。

十四年四月诏曰：时属正阳事殷蚕穡愍彼囹圄或多冤滥宜弘慎恤之恩俾助生育之德其所有囚徒除死囚已外所司长官即疏决处分庚戌。又诏曰：孟夏麦秋尚决小罪况天时渐热深愍系囚徒宜令中书门下巡城内囚徒量事处置畿甸徒囚赤县县令疏理断决勿滞禁人。

二十年二月驾发东都北巡狩申命宰臣所在疏决囚徒。

二十三年四月壬子诏曰：农作是时人无弃日所在狱讼或有滞留其都城已令中书门下疏理其京城及北都各委留守天下诸州委本道采访使及本州长官随事决断勿令冤系徒以下罪并量决罚便访其官典犯赃宜准常式。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运多谢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大小必慎自临寰宇子育■黎未尝行极刑起大狱上玄降鉴应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之仁寿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恶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

天宝十载正月诏曰：法以辅德刑以闲邪岂在烦苛必资简易朕永怀至理思致还淳每怀哀矜之心屡申宽大之诏实欲人皆知禁化洽无为顷者已令法官每刊刑典盖繇此也。

肃宗乾元三年闰四月己卯御明凤门大赦改元诏曰：自古百王钦慎刑罚盖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国之权苟或失其科条固难措其手足顷以奸臣擅命典不修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极刑者宜命本司依旧三覆庶平反之际人谓不冤幽明之间理皆无滥。

代宗宝应三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狱须大理正断刑部详覆不得中书门下便即处分大历四年七月癸未诏曰：如闻州县官比年来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其殒毙深可哀伤频有处分仍闻乖越自今以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辄加非理仍委观察节度使严加纠察勿令有犯录名闻奏宣示中外宜悉朕怀。

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书》曰：近日州县官吏专杀立威杖或逾制自今以後有责情决罚致死者宜令本道观察使具事繇闻奏并申刑部御史台顺宗初即位制曰：天下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察访。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官吏应行鞭捶责情致死者切令察访。

三年九月给事中穆质奏诸州府盐铁使巡院应决私盐死囚请州县同监免有冤滥从之。

四年正月诏曰：自今以後在京诸司应决死囚者不承正敕并不在行决之限如事迹凶险须速决遣并特敕处分者宜令一度覆奏（时左街功德使吐突承璀牒京兆府称奉进止令杖死杀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便行御史台奏故有是诏）。

九年八月袁州刺史李将顺坐捭扰人贬道州司户参军大僚诣执政以为刺史抵禁不经按讯遽贬官恐不可乃追诏遣御史驰往推究。

穆宗长庆元年七月赦书刑狱所系理道最切如闻比来多有稽滞一拘囹圄动变炎凉自今已後宜令御史台切加察访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断结不当有失刑政具事繇闻奏其天下州县并委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诸道巡院切加察访。

四年三月壬子赦书天下诸州府县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访具事繇闻奏。

敬宗宝历元年四月制如闻京城诸司捕系推鞠动经旬时每季御史巡囚罕能举劾积成冤滞为弊颇深宜重举明长庆元年七月十八日赦件闻奏。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丁丑诏曰：如闻时稼甚滋人心望岁近者时雨稍乏忧怀载深虑有留狱致伤和气应京城诸司见禁囚徒宜令御史台选清强御史二人各就司疏决处分具轻重以闻。

六月壬申诏如闻御史台大理寺京兆府及诸县囚徒近日讯鞠例多停滞自今已後宜令所司速详决处分其诸司应推狱有稽缓稍甚与夺或乖者仍委尚书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纠举以闻。

十月诏自今已後有特决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须准故事奏覆（先是命中人送教坊乐官刘楚材等四人付京兆府杖杀不令覆奏。又送宫人张缺等十人於西内处置宰臣杨嗣复等奏伶人贱类出入宫禁定刑议罪有异人。若不痛绳即难简肃准宣各决痛杖一处死事亦相缘宣下之事未有正敕府司准宣处置。又不覆稍乖常例有感众情诏答曰：宣下之时不令覆奏稍乖旧制良用慨然遂有是诏）。

五年二月丁丑诏以方春用事寒气稍侵京城见禁囚徒虑有冤结宜令御史两人各就本司疏理以闻七年正月壬子诏曰：议狱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冤滞即伤阳和应在城诸司诸使有囚徒限七月内处分讫奏闻河南府八州府敕到准此处分。

闰七月乙卯朔诏京城囚徒虑有冤滞已委疏决务从宽降宜令郑覃令狐楚速具条疏以闻。

八年四月丙戌诏曰：朕比属暇日周览国史伏读太祖阅明堂经见五脏之系咸附於背乃下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系於脏腑灸针失所尚致夭伤鞭扑苟施能无枉横况五刑之内笞最为轻，岂可以至轻之刑伤至重之命朕躬承丕业思奉贻谋言念於兹载怀惻隐其天下州府应犯轻罪人除情状巨蠹法所难原者其他过误罪愆及寻常公事违法并宜准贞观四年四月十七日制处分不得鞭背今年已後每至夏至已後立秋已前就州府常条之中亦宜量与矜减速为疏理不得久令禁系委御史台切加纠察永为常式。

五月辛亥朔癸丑诏曰：如闻大理寺所覆诸州府刑狱皆盘勘细目不早详断道路遐远往返经年非惟囚禁多时有伤和气兼亦渴望恩泽故涉稽留为弊颇深须有提举宜令御史台切加纠察准敕限较科推状中有赃数异同及罪人伏款未尽者即许移牒盘问其他烦碎事条不关要节者并不得更令移牒勘覆。

开成四年四月诏曰：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年推鞠未毕盖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狱郁蒸在候冤滞难堪宜付御史台委中丞高元裕及强明御史三两人各就本司应见禁囚分阅案牘据理疏决闻奏宣宗大中四年四月诏法司用刑或持巧诈分律两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计则黎庶何安自今已後应书罪定刑宜令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颁示天下长吏严加觉察不得辄使奸吏如有此色当议停解。

九月御史台奏准旧例京兆府准敕科决囚徒合差监察御史一人到府门监决伏请自今已後许令御史到府粗精引问以究狱情如囚不称冤方许行决冀其淫刑永息冤滥获申敕旨宜依其河南府亦令准此诸州应有死囚仍委长吏差官监决。

八年三月甲辰诏此後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条之中量与减贷速为疏理无令淹系。

懿宗咸通元年诏曰：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闻鞫断动隔炎凉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天冤羸既聚和气乃伤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蠹贼所以为灾自此委刑法官条示天下州府长吏旋即疏理无致淹延。

後唐庄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议狱恤刑比求冤滥顽民下辈轻侮宪章苟非五听之通明何辨二门之邪正自今後法司如有疑狱予自据格令以决之此法既行虽亲无赦。

同光二年六月己巳敕应御史台河南府行台马步司左右军巡院见禁囚徒据罪轻重限十日内并悉决遣申奏仍委西京诸道州府见禁囚徒速宜疏决不得淹停兼恐内外刑势官员私事寄禁切要止绝俾无冤滞。

三年五月己未在京及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无大过速令疏决不得淹滞。

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虽开惻隐罪多连累翻虑淹滞。若或十人之中止为一夫抵死，岂可以轻附重禁锢逾时言念哀矜。又难全废其诸司囚徒罪无轻重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申奏轻者即时疏理重者候过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系军机须行严令或谋恶逆或畜奸邪或行劫杀人难於留滞并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敕应天下州使系囚除大辟罪已上委所在长官速推勘决断不得傍追证对经过食宿之地除当死刑外并仰释放兼不徵治二年春左拾遗李同上言天下系囚请委长吏逐旬亲自引问质其罪状真虚然後论之以法庶无枉滥从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决极刑合三覆奏近年已来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极刑者令决前一日各一覆奏伏缘当府地远此後凡有极刑不审奏覆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为应在雒京有犯极刑者覆奏其诸道已降疏命准旧例施行今详西京所奏尚未明近敕兼虑诸道有此疑惑故令晓谕。

十月辛丑德音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将。

三年正月丁巳内出御札曰：朕闻尧舜有恤刑之典贵务好生禹汤申罪己之言庶明知过今月七日据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朕昨初闻奏报实所不容率尔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今旦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既载聆说议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浑公儿诬诬颇甚敬瑭详覆稍乖致人当枉法而殒处朕於有过之地今减常膳十日以谢幽枉其石敬瑭是朕懿亲合施规谏既兹错误宜示省循可罚一月俸浑公儿决脊杖二十仍削在身职衔配流登州常知所在其小儿骨肉各赐绢五十

疋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须子细裁遣不得回循付中书门下百僚进表称贺。

十二月癸丑诸州使数奏囚人死於狱中奉敕朕以握图缙位端已临民每於刑狱之间倍轸忧勤之念虑多淹滞累降指挥一物以衔冤抚万机而是愧近聆数处中奏囚人狱内身殒事既不明理难取证将绝欺罔之弊须颁条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狱切依前准敕命施行断遣不宜淹停如有贼徒推寻反证断遣未闻在狱疾病者委随处官吏当面录问令医人候无致推司官吏别启 幸门。

长兴元年二月郊祀毕下制曰：欲通和气必在申冤将设公方实资将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二年三月辛亥敕朕猥以眇躬荐承鸿业念彼疲瘵劳於寝兴或虑官不得人因成紊乱或虑刑非其罪遂致怨嗟王化所兴狱讼为本苟无训励必有滞淹近日诸道百姓或诸多违犯或小可斗争官吏曲纵吏人巧求瑕 初则滋张节目作法拘囚终则诛剥货财为恩出拔外凭公道内徇私情无理者转务迁延有理者却思退缩积成讹弊渐失纪纲自今後切委逐处官吏州牧县宰等深体予怀各举尔职凡关推究速与 裁如敢苟纵依违遂成枉滥或经台诉屈或投匭申冤勘问不虚其元推官典并当责罚其逐处观察使刺史别议朝典宜令诸道州府各依此处分所管属郡委本道严切指挥。

八月丁亥敕三京诸道州府刑狱近日访问依前禁系人多不旋决诸道宜令所在各委长吏专切推穷不得滞淹。

愍帝应顺元年三月戊午诏曰：刑柄为制礼之先狱讼乃有国之重一成共守四海同文咸符钦恤之言乃致太平之道以近及远列职分司申明皆有其旧规决断各繇其所属惟理则罪疑可定惟正则刑措可期谅在举行方无壅滞应三京诸道州府系囚据罪轻重疾速断遣比来停滞须奏取裁不便区分故为留滞今後凡有刑狱据理断遣如有敕推按理合奏闻不在此限。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诏在京诸狱及天下州府见系罪人正当暑毒之时未免拘囚之苦诚知负罪特轸予怀恐法吏生情滞於决断诏至所在长吏亲自虑问据轻重疾速断遣无令淹滞。

二年五月辛丑诏曰：运当昭泰时属乐康思欲导和气於雍会布休光於幽隐将期恤物必轸深仁今以甫及宝宾 兹炎毒宜茂好生之德俾敷在宥之文足以宽肺石之冤辞叶薰风之解愠庶遵时令获奉天心宜令御史台河南府运巡诸道州府自五月一日已前见系罪人常赦不原及已见情状之外悉令疾速断遣勿至淹停。

晋高祖天福三年正月敕应诸道州府刑狱虑有淹延宜令逐处应用禁系人等并仰各据罪戾详事理速断遣不得停滞仍付所司。

三月庚午详定院奏前守洪洞县主簿卢璨进策云：伏以刑狱至重朝廷所难尚书省分职六司天下谓之会府。且诸道决狱。若关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欲请州府凡决大辟罪人谓逐季具有无申报刑部仍具录案款事节并本判官马部都虞候司法曳军法直官马部司判官名衔申闻所贵或有案内情繇不圆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则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轻议刑书非唯免有衔冤抑亦劝其立政者臣等曳详伏以人命至重而国法须精虽载旧章更宜条理诚为允当望赐施行从之。

五月诏曰：刑狱之难古今所重但关人命实动天心或有冤魂则伤和气应诸道州府凡有囚徒据推勘到案款一一尽理子细检律令合格敕其间或有疑者准令。又谏大理寺亦宜申尚书省省寺明有指归州府然後决遣。

五年三月丙子诏曰：自大中六年已来 片耳称冤决杖流配诉内虽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据其所陈与为勘断 片耳之罪准律别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诏曰：政刑所切狱讼惟先推穷须察於事情断遣必遵於条法用弘钦恤以致和平应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县见禁诸色人等宜令逐处长吏常切提撕疾速决遣每务公当勿使滞淹。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敕诏自临寰宇思致和平以四海为家虑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内或多枉挠之人属此炎蒸倍加轸悯冀绝滞淹之叹用资钦恤之仁应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见禁罪人等宜令逐处长吏严切指挥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结绝断遣不得淹延及致冤滥仍付所司。

开运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简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万物广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宽大之令

是知恤刑缓狱乃为政之先布德行惠实爱民之本今盛夏之月农事方殷是雷风长养之时乃动植蕃庠之际宜顺时令以弘至仁窃以诸道州府都郡县应见禁罪人或久在囹圄稍滞区分胥吏舞文枝蔓及众捶楚之下或置罪无辜缘曳之中莫能自理苟一人拘系则数人营财物用既殫功业亦罢。若此之类实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浸成斯弊伏乞降诏处令所在刑狱委长吏亲自录问量罪疾速断遣务绝冤滥勿得淹留庶免虚禁平人妨夺农力冀召和气以庆明时敕曰：囹圄之中缘曳之苦奸吏苟穷於枝蔓平人用费於货财繇兹滞淹兼致屈塞桑简能体兹轸悯专有敷陈请长吏躬亲免狱官抑逼深为允当宜在颁行。

十月甲子秘书省著作郎边□上封事曰：臣闻从谏如流人君之令范极言无隐臣子之尝规盖欲表大国之任人致万邦之无事前文备载可举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玄运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轸念好生恶杀以推仁几措典刑固无冤枉然以照临之内州郡尤多。若不再具举明伏恐渐成奸弊臣窃见诸道刑狱前朝曾降敕文凡是禁系罪人五日一度录问但以年月稍远渐致因循或长吏事烦不及躬亲点检或胥徒启幸妄要追领证明虑有涉於淫刑即恐伤於和气伏乞特降诏敕自今後诸道并委长吏五日一度当面同共录问所冀处法者无恨衔冤者获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圣德五风十雨永致昌期敕曰：人之命无以复生国之刑不可滥举虽一成之典务在公平而三覆其词所宜详审凡居法吏合究狱情边□近陟周行俄陈谏议更彰钦恤宜允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遗窦俨上疏曰：臣伏睹名律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则天垂象本欲生之义期止杀绞斩之坐皆刑之极也。又准天成三年闰八月二十三日敕行极法日宜不举乐减常膳。又刑部式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斯皆仁君哀矜不舍之道也。窃以蚩尤为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汉祖约三章之法止有死刑绞者筋骨相连斩者头项异处大辟之目不出两端淫刑所兴近闻数等盖缘外地不守通规肆情性，或以长钉贯□人手足，或以短刀齧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声而上达致和气以有伤将弘守位之仁在峻惟刑之令欲乞特下明敕严加禁断者敕曰：文物方兴刑罚须当有罪宜从於正法去邪渐契於古风窦俨所贡奏章实裨卑理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汉隐帝乾二年正月敕政贵宽易刑尚哀矜虑滋蔓之生奸实轸伤而是念今属三元改候四序履端将冀和平无如狱讼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见系罪人委逐处长吏躬亲虑问其於决断务在公平但见其情即为具狱勿令牵引遂致淹滞无纵舞文有伤和气。

四月甲午敕曰：月<尸田>正阳候当小暑乃挺重出轻之日是恤刑议狱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穷薄刑者画时疏决用符时令勿纵滞淹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在狱见系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断遣无致淹滞枉滥。

五月辛未敕王化所先狱讼攸切不唯枉挠兼虑滞淹当长养之时正属高蒸之候累行条贯俾速施行靡不丁宁未曾奏报再颁告谕无或因循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诏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无致逗留。

周太祖广顺元年五月壬戌朔敕朕肇启丕基躬临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宏恕物之心今则方属炎蒸正当长养黄沙系絜宜矜非罪之人丹笔重轻切戒舞文之吏凡有狱讼不得淹延务令囚绝拘留刑无枉滥冀叶雍熙之化用符钦恤之情应京都诸道州府见禁人等宜令逐处长吏限敕到应有狱囚当面录问事小者便须遣决案未成者即严切指挥疾速勘决据罪详断疏放勿令停滞及致冤抑庶召和气俾悦群心。

二年四月壬辰敕朕以寡未获主黎元将以召天地之和每思去刑政之弊寅恭於此宵旰为劳今以节及长羸时临暑热耕农之户蚕麦将忙宜於狱讼之间特示忧勤之旨应有刑狱切虑淹滞诏至所有重轻系囚疾速勘鞫断遣无令冤抑虑有淹延。若轻罪画时决遣其婚田争讼务内勿治。若事要定夺即须疾速区分。若断遣不平许人纠告官典必议徵断。

三年四月乙亥敕朕以时当化育气属炎蒸乃思缘曳之人是轸哀矜之念虑其非所案鞫淹延或枉滥穷屈而未得伸宣或饥渴疾病而无所控告以罪当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为上不明安得无虑钦恤之道夙宵靡宁应诸道州府见系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鞫据经遣断不得淹滞仍令狱吏洒扫牢狱常令虚歇涤洗枷械无令蚤虱供给水浆无令饥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省承囚人无主官差医工诊候勿致死亡循典法之成规顺长羸之时令俾无滞淹以致和平。又赐诸州诏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既未能化人於无罪则不可为上而失刑况时当长羸事贵清念囹圄之闭固复桎梏之拘縻处於炎蒸何异焚灼在州及所属刑狱见系罪人卿可躬亲录问省略区分於入务不行者令俟开系有理须伸者速期疏决俾皆平允无至滞淹。又以狱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时加检察勿纵侵欺常令静扫狱房洗刷枷匣知其饥渴供与

水浆有病者听其骨承无主者遣医工救疗勿令非理致毙以至和气有伤卿忠 分忧仁明莅事必能奉诏体我用心 卷委於兹兴寐无已馀从敕命处分世宗显德元年十一月帝谓侍臣曰：天下所奏狱讼多追引文证甚致淹延有及百馀日而未决者其中有徒党反告者却主陈诉者及妄遭牵引者虑狱吏作 幸迟留致生人休废活业朕每念此弥切疚怀此後宜条贯所在藩郡令选明 寮吏掌其诉讼如有狱不滞留人无枉挠明具闻奏量与甄将。

卷一百五十二

帝王部·明罚

雷电有震曜之象秋冬行肃杀之令王者法之以制刑典其来尚矣。故士师用弼於五教犯虽小而必刑王制具列於四诛害为大而无赦盖圣人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佐德以威顺时行罚威克厥爱而事允济罚当其罪而众知劝大则殛窜殊死非所以为重也。小则鞭扑入赎非所以为轻也。然而阅罪简孚有司之详慎好生宥过王者之宽恕不及於嗣刑期无刑随世损益厥有论要吕刑云：属於五极咸中有庆其是之谓乎！

舜流共工於幽州（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放 兜於崇山（党於共工罪山南裔）窜三苗於三危（三苗国名缙 氏之後为诸侯号饕餮三危西裔）殛鯀於羽山（方命圯族绩用不成殛窜流皆诛也。异其文述作之体羽山东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武王既伐纣乃杀恶来恶来纣臣善谗毁诸侯汉高祖尝为项羽将丁公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汉王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 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後世之为人臣者无 效丁公也。

文帝十六年东莞侯刘吉坐事国人过员免（事见役使之员数也。）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诏曰：襄平侯嘉（纪通子也。）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恢怨于其父而自谋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说读曰悦）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坐皆弃市今赦其馀子不与恢谋者复其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

武帝元封六年黎侯召延坐不出持马要斩待发马给军匿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臣钦。若等曰：姓公孙）倚旧故乘高 而为邪（帝为太子舍人故为旧故）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 边（戍边卒粮乏不能为方计以益之也。货赂上（丞相贪冒受贿於下故使众庶货贿上流执事）流丁公名固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革改也。） 以边为援（使内郡自作车耕者自转所以饶边饶边所以施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为援也。）使内郡自省作车（边屯无事之时宜自治作车以给军用而令郡自省减诸馀功用而作车也。省音所领切）又令耕者自转（自转 於边）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耗武备衰（重谓怀孕者言转运之劳畜产疲团故反使怀孕者为之伤耗以减武也。）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传逮捕也。）狱已正於理。

昭帝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太常及庙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会赦太常 阳侯德免为庶人。

元帝时诸葛丰为司隶校尉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徙丰为城门校尉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帝不直丰 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 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省察也。）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举言其事以报怨）告案无证之辞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前言谓称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顾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怜丰之耆忍加刑其免为庶人。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条奏长信中太仆石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懣不食道病死先是元帝时显为中书令巧慧习事能探人主微旨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至是免官及诸所结交以显为官皆废。

永始二年十二月诏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於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初将作大匠解万年与关内

侯陈汤上封事起昌陵其後卒不就读者不晓辄改也。为他字失本文也。)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诏曰：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过误也。）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悖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改元易号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书诸赦罪事皆除之谓改制易号令皆复故也。非赦令也。犹言自非赦令耳也。语终辞也。而）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

平帝即位以冷^a段犹等哀帝时定议尊定陶傅太后为太皇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后同尊。又为共皇立庙京师议入孝元皇帝^a犹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又有司奏方阳侯孙宠及右师谭等皆造作奸谋罪及主者骨肉虽蒙赦令不宜处爵位在中土皆免宠等徙合浦郡。

後汉明帝时何汤为郎中守开阳门候帝微行夜还汤闭门不纳更从中东门入明旦诏诣大官赐食诸门候皆夺俸。

北乡侯初即位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坐相阿党丰恽广下狱死宝自杀圣徙码门。

顺帝为太子江京樊丰共构[■]留废为济阴王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迎立之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卫尉景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

永建元年虞诩代陈禅为司隶校尉数月间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系拘无辜为吏人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是防刑罚者人之衔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赃罪非一二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顺帝省其章乃为免司空陶敦。

桓帝延熹二年梁冀以罪自杀其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空虚。

献帝诛诸议郎侯祈尚书冯硕侍中台崇讨有罪也。魏齐王芳嘉平中夏侯玄与李丰张缉苏乐敦同谋害司马景王景王闻其谋先召李丰杀之事下有司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锺毓奏丰等谋迫胁至尊擅诛蒙宰大逆无道请论如法，於是会公卿朝臣廷尉议咸以为丰等各受殊宠典综机密缉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备世臣居列侯位而包藏祸心构图凶逆交关授以奸计畏天威不敢显谋乃欲要君胁上肆其诈虐谋诛良辅擅相建立将以倾覆宗室颠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条律报毓施行诏书齐长公主先帝遗爱原其三子死命（李丰子韬尚公主），於是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其馀亲属徙乐浪郡。

晋武帝时石鉴转尚书时秦凉为虜所败遣鉴都督陇右诸军事坐论功虚伪免官後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坐讨吴贼虚张首级诏曰：昔[■]中守魏尚以斩首不实受刑武牙将军田顺以诈增虜获自杀诬罔败法古今所疾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有司奏是也。顾未忍耳令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

穆帝升平二年[□]飞督王饶献鸩鸟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鸟於四达之衢。

後魏道武天兴三年李栗为左将军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帝前舒放倨傲帝积其宿过诛威严始厉制勒群下尽卑逊之礼自栗始也。

天赐六年秋七月慕容支属百馀家谋欲外奔发觉伏诛死者三百馀人。

太武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斩于那南。

八年六月西征诸将军扶风公处贞等八将坐盗没军资所在虜掠赃各千万诏并斩之。

封磨奴渤海人被刑为官人崔浩之诛也。太武谓磨奴曰：汝本应全所以致刑者繇事浩之故。

文成兴安三年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十二月诛河间郑民为贼盗者男生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官各有差。

孝文延兴四年十二月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句律城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斩者千馀人。

城阳王鸾与安南将军卢渊李佐攻赭阳不利败退而还时孝文幸瑕丘鸾请罪行宫孝文引见鸾等责之曰：卿等[■][■]率戎徒义因奋节而进不能夷拔贼城退不能殄兹小寇损王威罪应大辟朕革变之始事从宽贷今赦卿等死罪城阳降为定襄县王削户五百古者军行必载庙社之神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归今愆卿等

败军之罪於社之前以彰厥咎。

李洪之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靖每多受纳时孝文始建禄制法禁严峻司察所闻无不穷纠遂锁洪之赴孝文临太华庭集群臣有司奏洪之受赃狼藉。又以酷暴孝文亲临数之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

宣武时高聪为散骑常侍兼护军籍贵因权耽於声色贿纳之音闻於遐迩中尉崔亮面陈聪罪帝乃出聪为平北将军孝明践祚以其素附高肇出为幽州刺史。

孝庄建义三年四月尔朱天光讨 ㊟ 鬼奴萧宝寅於安定破禽之送於京师 ㊟ 鬼奴斩於东市宝寅死於驼牛渚。

後周闵帝元年二月丁亥楚国赵贵谋反伏诛诏曰：朕闻文考昔与群公泊列将众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始终二十三载迭相辅弼上下无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於天位朕虽不德，岂不识此是以朕与群公同姓者如兄弟同於一心平定宇内各令子孙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辑睦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与俟几通此奴兴王龙仁子孙衍等阴相假署图危社稷事不克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兴言及此心焉如 ㊟（音妹病也。）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废之《书》曰：善善及後世恶恶止其身其贵通与龙仁罪止一家衍止一房馀皆不问。

武帝建德六年伐齐於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帝责之曰：汝有死罪三前从并走邺携妾弃母是不孝外为伪主戮力内实通启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犹持两端是不信如此用怀不死何待遂斩之。

隋高祖开皇九年以陈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嵯王仪御史中丞沈观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灭皆投之边裔。

沈君公自梁元帝败後尝在江陵祯明中与萧究萧严叛隋归陈後主擢为太子詹事君公博学有材辨善谈论後主深器之陈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斩於建康。

王谊为郢国公以思礼稍薄颇怀怨望上柱国元谐亦颇失意谊数与相往来言论 ㊟ 鬼恶胡僧告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罪当死帝见谊怆然曰：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於是下诏曰：谊有周之世早豫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覡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圣朕受命之初深存诚约口云：改悔心实不悛乃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护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已兴帝王之业密令卜问伺殿省之灾。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诋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帝复令大理正赵绰谓谊曰：时命如此将。若之何，於是赐死於家。

炀帝大业元年八月并州 ㊟ 总管汉王谅反左仆射杨素讨平之三年正月癸亥诏并州逆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

九年斛斯政奔高丽十年帝亲征高丽高丽囚送政帝大悦八月班师十月帝还京师十一月支解政於金光门外。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高祖见奴贼帅张贵数之曰：汝之为贼事绝人理不可忍言至乃对人父婿辱其妻女古来群盗未有如斯之酷为人。若此何可久全左右 ㊟ 而腰斩之。

三年太宗破王行本面 ㊟ 专请降引见於华阴高祖恐其亡逃慰勉之还令入城高祖寻至蒲州数之曰：汝请援建德求助武周弥历多时竟无至者知穷食尽方始出降遂使城内官民久罹荼毒。若不戮汝何谢冤魂，於是斩之籍没其妻子。

太宗贞观二年六月下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繇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於当时立清风於身後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豆有怀凶悖遐观典策罔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处通昔在隋代委质藩寮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忘蔑君亲潜图弑逆密伺间隙招结群 ㊟ 鬼长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兼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投之四夷用明逆顺之理以将君臣之义可除名削爵迁配 ㊟ 州（初宇文化及得志大见亲委及王世充败以彭城归国高祖方以绥怀为务不之罪也。初授滁州 ㊟ 管太宗尝容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虔通炀帝故人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教义何得忘之後数而发诏虔通平时每云：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愤岁馀而死。）

七月戊申诏莱州刺史牛方裕 ㊟ 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高元礼并於隋

代俱蒙任使乃协契宇文化及构成弑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岭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诏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愷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深泉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从重典以厉臣节其子及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化及为魁首。又窃名号一门之内凶恶尤甚但其兄士及不预逆谋虽云：昆季仅免诛戮自委质皇朝勋庸克著彰善瘅恶抑有旧章士及一房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十九年十一月庚辰帝征辽回次易州界司马陈元■令百姓种蔬坑上而微火煦之欲其速生进太宗闻之责其■谄媚诏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正月丙子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吴王恪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宁州刺史驸马都尉薛万彻岚州刺史驸马都尉柴令武谋反二月乙酉遗爱万彻令武并斩元景及恪遗爱妻高阳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并赐死帝引遗爱谓曰：与卿亲故何恨遂欲谋反遗爱曰：臣包藏奸慝诚合诛夷但臣告吴王恪冀以赎罪窃见贞观中纡于承基游文芝并与侯君集刘兰同谋不轨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刘兰并全首领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绪馀身尚公主岂比承基等。且告吴王反事无乃晚乎！遗爱遂伏罪。

龙朔三年四月壬辰右史董思恭以知考功贡举事预卖策问受赃帝令於朝堂斩之百僚毕集之曰：古者帝王皆不独理藉股肱舟楫共安百姓今委寄公等本望副朕心董思恭卖策问取钱物悉搜获乱我宪章蠹害特甚事须以杀止杀惩警後来公等宜看决思恭与众共弃使语思恭曰：汝是百代寒微未及伦伍只如右史简英俊为之为之汝薄解文章所以不次擢授计应少自勉厉深荷恩荣遂敢狼藉取钱自触刑网汝须■心服死为天下鉴诫思恭临刑告变免死长流岭表。

咸亨二年婺州司马秦怀恪坐赃特令朝堂斩之仍集百寮及朝集使宣敕谓之曰：王者统天理物莫不先安百姓百姓安者止在庶寮朕所以每精简岳牧及诸州上佐自非至诚清白景行循良者不辄畀此职庶其各申智效以裨卑政道泰怀恪法司抵罪但合处流朕以刑政之典须越常宪，岂不知哀敬折狱情恤哀矜但以杀止恶义在惩肃。又以刑人於市与众弃之故对公等加其显戮但法者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也。罪恶难容者虽小必刑情状可原者虽大必有此乃彝典非故滥诛公等诸人当识朕意足为殷鉴各宜勉之。

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制曰：国之大纲惟刑与政刑之不中政乃必亏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等庸流浅识奸吏险夫以酷暴为能官以凶残为奉法往从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於海内朕惟新布泽恩被人群抚事长怀尤深惻隐光业等五人积恶成■并谢生涯虽其人已殁而其迹可贬光业所有官爵并宜追夺其枉被杀人各令州县乡里埋葬还其官荫刘景阳身虽见在情不可矜特以会恩免其严罚宜从贬降以释冤情。

是月。又制酷吏丘神■来子■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等虽已身死并遣除名。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以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并交通凶逆徙於岭表。

景■元年九月制曰：潞州刺史赵彦昭交结回邪■谄附凶孽輿金犖货冒宠祈荣可贬归州刺史先是巫媪赵氏昵於韦庶人得封为陇西夫人与彦昭邻居因附焉及赵氏诛自其家获彦昭纳贿赂故贬官。

玄宗平韦庶人以左御史大夫窦怀贞■谄事逆徒贬授濠州司马员外郎。

先天二年九月壬戌贬特进李峤之子太子率更令畅为虔州刺史峤随畅之任敕曰：事君之节危而不变为臣则忠贞乃无赦特进致仕李峤往缘宗韦弑逆袭行戡定揖让之际天命有归峤妄有窥觐不知逆顺伏陈诡计朕亲览之以其早负词学累居台辅忍而莫言将掩其恶今忠邪既辨与物惟新赏罚徧乖下民安劝虽经赦典犹宜放斥於其老疾俾遂馀生听随子畅赴任。

十月癸卯帝亲讲武於骊山之下徵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馀里戈■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阵於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三军出入号令如一帝亲擐戎服持沉香大■仓立於阵前威振宇宙长安士庶奔走纵观填塞道路兵部尚书郭元振以亏失军容坐於纛下将斩之宰相刘幽求张说跪马前谏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国虽犯军令不可加刑伏望宽宥以从人望帝乃舍之配流新州给事中知礼部事唐绍以董军仪

有失坐於纛下斩之。

先元三年正月以郟王府长史崔恪与昆弟不睦冀州刺史平嗣先久阙温；青之礼并解见任。

二月戊子敕曰：涪州刺史周利贞滑州刺史裴谈饶州刺史张利贞大理评事张思敬大理评事王承本京兆府华元令刘晖贝州俞■县令杨允陈州太康令康璋侍御史封询行及判官张芝卫遂之公孙琰申州司马锺思廉等十三人皆为酷吏比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事迹稍轻并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三月丙午廓州刺史左感意坐赃杖杀敕曰：好生之德虽叶於天意止杀之义用劝於生灵止者因而不犯杀者岂以为暴前廓州刺史左感意顷居塞上拔自行间薄效未输率情狂鄙轻侮彝宪侵扰公私赃数既多割剥滋甚曾饥狼之不。若固害马之宜除比令按问咸自承伏。且缘边人徭役辛苦朕尝思惠养特所哀怜宁有作牧宣条恣行非法愧不悛于常典何以塞彼深愆宜其处置以谢百姓。

四年正月癸未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其妹婿杨仙玉於里巷间殴击御史大夫李杰初昕以细故与杰不协自负懿戚遂肆其豪纵辱之即日杰上表自诉曰：■肤见毁虽则痛心冠冕被凌诚为辱国帝大怒令於朝堂斩昕等左散骑常侍马怀素以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谏乃下诏曰：夫为令者自近而及远刑罚者先亲而後疏长孙昕杨仙玉等凭恃戚属恣行凶险轻侮常宪损辱大臣情特难容故令斩决今群官等累陈表会故有诚请以阳和之节用肃杀之时援引古今词义深恳朕志虽从谏情亦惜法宜宽异门之罚从听枯木之毙即宜决杀以谢百寮仍降敕书慰谕杰曰：长孙昕等朕之密戚不能相遵以礼而使凌犯衣冠惟■以极刑俾之谢罪卿志气忠亮为国柱臣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十年闰五月乙酉上封人蒋宠言事涉邪杖四十流于藤州敕曰：朕以菲德恭承大宝执天下之政奉宗庙之灵于今十载矣。何尝不日慎一日虽休勿休夙夜忧劳无忘鉴寐永惟万事之统恐累三光之明幸天地休和群生乐业尚。且内惟辅弼外咨牧宰徵谏纳善举才任贤伫求瘼以利人思进道以益化宇宙至大军国事殷虑一物之失所当万方之重责故设匭鼓以通谏许士庶之尽言而政教未孚浇讹日甚献言者苟求自达论事者多涉於妄国子进士常州人蒋宠学不师古识未知今或离间君臣或非毁骨肉固是异端阿僻之说甚乖输忠效直之意。若浸以成风则奸道长人而无礼法所宜诛朕志在好生情求进善恐来者未悟悦默而不言思存大猷务设宽典宜决杖一顿移贯藤州为百姓自今已後贡举及陈奏上封者必须景行循谨无使侥■幸求名。若制令有亏礼刑致紊失於政理责在朕躬则敬伫昌言法当无隐百辟兆庶识朕意焉。

十一年帝谓宰臣曰：昨闻万年县界崇仁坊有黄衣长上斫杀人不见州县奏来是何道理时左金吾卫黄衣长上杨骆持刀入乌那■■家伤■■妻女仅而免死有司惧罪将掩之及是张说等。且以奏曰：陛下至明无幽不烛臣等■劣诚负圣朝帝曰：事在有司非卿之过宜令京兆尹孟温即收骆集众杖杀。

十五年赵州平棘县人赵乾■献书妄引经义论及休咎配流安南。

是年尚书左丞相张说御史大夫崔德甫中丞宇文融以朋党坐说致仕德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十七年七月丁巳吏部侍郎崔■■坐交游非道制曰：朕闻四时之义信在不言三代之风德以归厚道可先乎！训俗理必繇乎！在位有犯无隐名教之攸先上和和睦宪章之惟旧其有辩言乱政实诚殷书伪行登朝深怨鲁典朝请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护军崔■■累践清要诚宜至公承议郎守兴州别驾麻察频经贬逐理合迁善乃交构将相离间君臣作■滔黜之笙簧是德义之螫贼都水监丞齐敷灵州都督府兵曹参军郭稟等趋走末品奸谄在心左道与人横议於下并青蝇可鉴害马难容或任高星象或名微草芥上耻大夫之辱下羞徒隶之刑特解严诛宜从远逐■■可高州良德县丞员外置长任察可浚州皇化县尉员外置长任敷宜量决一百长流崖州稟亦量决一百长流白州仍并差使驰驿领送虽万方之过情切在予而四罪以闻刑其自尔。且如非贤勿理食禄忧政庶乎！文武百辟忠公事主出惟长者之游言必先王之道光昭雅训可不务乎！如或迹在不经思出其位虽轻勿赦抑有常法布之朝纲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於朝堂决杖流□州皆赐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诏曰：武温□聚合奸党■附权要妄构异端为其魁杰兼有私秽合当极法宜重杖决一百河南府福昌县主簿魏萱前睦州桐庐县尉王延■相为党与朝夕谈议既涉非违宜各决一顿长流襄州。

天宝二年正月贬吏部侍郎苗晋卿吏部侍郎宋遥时李林甫为尚书专在庙堂铨事唯委晋卿及宋遥主

之选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识者同考定书判务求其_二是载春御史中丞张倚男_二参选晋卿与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选人列等第凡六十四人癸甲乙丙科_二在其首众知_二不读书议论纷然有苏孝蕴者尝为范阳令前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宠特异谒见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_二焉_二手执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曳白帝怒贬晋卿为安康郡太守遥为武当郡太守倚为淮阳郡太守敕曰：门庭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_二人时士子皆以为戏笑考官礼部郎中裴_二起居舍人张_二监察御史宋昱右判拾遗孟正朝皆贬官岭外。

五载十月河北道黜陟使以邺郡_二阳县令杨懋等十五人清状及善状闻剑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赵_二登等六人脏状闻初诏委周举守令及是考绩乃下诏曰：朕忧彼黎元寄之牧宰尝虑授任非当抚字乖方顷所以设举亲之科广得贤之路爱初诣阙亦既明试以言及乎！从政必欲深考其实悬之赏罚要以始终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恶之验事既足明惩劝之端言斯可复其杨懋等七人黜陟使并奏清状宜与改转其所举主六品已下付所司准此处分五品已上各赐一上下考李连等八人既奏善状除已改官者至选日各减三两选仍稍优与处分一中上考赵_二登等六人但犯脏私除已流贬者自馀并速准律科断其举主各量犯者罪状轻重咸从贬黜仍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六载二月丁酉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彭果坐脏伏罪诏曰：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光禄少卿兼南海郡太守摄御史中丞彭果顷者擢以非次镇彼方隅不能慎守名简克副朝寄而乃贪_二林匪极求欲无厌官吏恣其侵渔苍生受其涂炭_二鬼声转露秽迹弥彰及令推穷并自招伏计其脏数十万有馀议以常科法当殊死但尚宽典免致严诛宜从杖罚俾徙荒徼即就大理寺门决六十除名长流溱溪郡仍即差使驰驿领送至彼捉搦勿许东西。

十四载正月左降官澧阳郡长史吉温坐非法伏罪诏曰：太中大夫澧阳长史员外置同正员吉温顷因任使辄肆威福行刻物之法人殆不堪奋自贤之心士无敢忤况徇私倾险公行毁誉饰伪言而售诈崇诡行以钓名离贰朝廷猜携伦伍近皆发露薄从贬黜而作孽未弭隐慝更彰。且纵奸非逼人子女复受贿赂莫惧彝章或侵渔田宅取纳口马尚恐诬谬当令按劾及寻枝叶咸悉根源人之无良乃至于此国有常宪合_二极刑时属阳生特从宽议宜谪遐裔以戒庶寮可晋康郡端溪县尉员外置长任所在即驰驿发遣。

十一月范阳节度安禄山反兵向阙是月斩其男太仆卿庆宗。

肃宗幸灵武至安定郡初帝之北新平太守薛羽安定太守徐_二皆弃郡走使人惊散左右劝帝励天下帝斩之而後行。

至德元载九月肃宗引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於纛下将斩之文部尚书平章事房_二救之独斩承光馀并释放。

二年凤翔张谦奴附子告谦与逆贼为细作三司推鞠虚妄乃下诏曰：周以五声听讼汉以三章约法自下讼上败俗乱常矫诬之词妄称不轨忿意之嫉图有诛夷朕处分中书门下再令按问备兹阅实其妄告张谦奴附子宜付凤翔郡集众决杀。

十月帝自凤翔还京西京文武胁从官免冠徒跣朝堂谢罪收付大理京兆狱分系之。

十二月受贼伪官陈希烈达奚_二等二百余人并系杨国忠宅付三司推鞠丙戌东京胁从官免禁系者数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跣号泣叩头谢罪辛亥。又遣礼部尚书李岷兵部侍郎吕_二为三司详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贼伪官陈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尚书省集议皆以为极重刑之於市与众弃之其次自尽及重杖一顿其次三等皆流贬壬申以岁除之日行刑於子城西南隅柳树下集百寮观焉自尽於大理寺决杖於京兆府门诏曰：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将而必诛况乎！委质贼庭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顾恩义助其效用此则可宥法将何施达奚_二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历践台阁职通中外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有_二面目事於寇讎乱臣贼子何以过也。自逆贼作难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愤怒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独背国恩，岂可列在崇班荷兹禄位不思君亲之分唯与凶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间谄谋於豺豕之辈静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弘法务宽贷然凶恶之类自招其咎人神所弃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状仍有处分达奚_二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长流合浦郡。

代宗永泰元年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李钧钧弟京兆府法曹参军锸并不守名教配钧于施州锸于辰州纵

会非常之赦不在免限钩鐔温州人也。天宝中州举道举咸赴京师既升第官遂割贯长安与乡里绝凡二十馀载母死不举温州别驾知州事嗣曹王皋具以事闻下宪司讯问钩等具伏罪帝叹息久之曰：三千之刑莫大于此合■に裂岂止谪窜焉。

大历二年正月逆贼周智光男元翰华州司马元耀判官监察御史邵贲都虞候蒋罗汉并伏诛其元翰邵贲处极刑要斩敕曰：大逆不道抵夷狄之诛同恶相济当弃市之法以惩干纪式按彝章周元翰贼臣之子凶慝成性与父偕乱厥罪惟均邵贲敢有包藏恣其悖虐怙威灭义夺攘往来虔戮无辜罪浮于帅宜并处极法其周元耀蒋罗汉尹元经毛崇彬李尚林等共肆■鬼图同恶相济犹舍斧□俾全要领其刘宪周封崔功等同附奸邪俱行扇惑以私情蠹国议法从宽周元清年在■刀冲法当配没并准法处分朕自临万国思措五刑不虞凶残有此冒犯■以明宪期於止杀凡百卿士知朕意焉。

四年正月辛卯诏曰：恃众专杀谓之乱常合旅并命谓之不道按以春秋重其责帅况自悖人理实生厉阶合从弃市之论尚就议亲之典夷州流人前颍州刺史李岵幸以宗属列於藩任政之不■乱是用长轻侮法令动摇军州御史姚■巡至所部其弟参於佐理诸将素有猜嫌欲加之罪不可无状遂言使者之来事在不测俾其完聚甲兵变更将守潜疏其意以构祸萌而岵亲自点窜诈云：■之遗墜以此疑众因而合谋兄弟同诛宗党咸沦胥而毙。又数家勤兵抗威以拒所统人不堪命一方骚然顷发近臣审令按理■鬼图既露奸状甚明薄示戒惩已从流斥询于群议颇屈常典朕思以道德在宥天下庶使一代之人登于仁寿之域风俗犹薄政教不明致令长吏专此威暴无罪无辜横分身首冤气惨结有伤元和惕然增怀良亦自咎期於止杀不可措刑宽其斧□之诛降从盘水之礼宜赐自尽虽恩不掩义道在无私而礼有缘情诚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至公凡百卿士宜知朕意初岵专杀有司以岵当流罪帝务息人虑三军不安乃按军令。

癸巳诏曰：盖议讞之道期于无刑有明罚以校其犯者有立训以导其迷者有舍过以举其才者谕旨以愧其心者在於听理必参而用之朝奉郎守京兆府奉先县令赐绯鱼袋张增忝为奉法之吏不具狱论而自专威命虽义形嫉恶而情近深文■坊都防御使衙前右骁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赐紫金鱼袋叔孙胜不率戒训自抵彝章恣其旧猛以至凌犯，岂非惠奸纵暴者欤凡人之情各於其党皆不能屈心引义同合至公过用此生刑用此作询于卿士咸引正义朕以增之宰邑颇有政能惠于疲人可谓良吏胜亦义服戎事备经战守艰虞已来累有勋绩并宽以常宪惜其所长俾从罢黜用佗来效宜各解见任其叔孙胜仍付抱玉军前驱使初胜之属怒率麾下数十人突入公府增遭殴辱仅而获全帝闻而怒之发御史讯鞫咸得其状故有是命也。

六年上封人李少良告宰臣元载阴事复。又漏言於韦颂等帝大怒乃敕曰：李少良韦颂等凶险悖戾反常逆理恣其谗说将构祸阶离间君臣矫诬中外■鬼图奸状按验皆明殿中侍御史陆■幸忝清宪之职仍参儒馆之侍交结非类包藏不测，岂有周行之列容此一凶迹既同恶法当均罪并宜付京兆府各决重杖一顿朕每以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必先观行然後察言岂兹谮■能回听断夫招贤纳谏君之体也。献直尽规臣之节也。朕仄席思理仁闻政道岂谓奸邪凶慝紊我彝伦须别是非用分泾渭再加详鞫能正刑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怀时元载专政用事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纵横货贿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忿不见用乘众怒以抗疏帝闻之留少良於禁中客省少良友人韦颂因至禁门访少良少良漏其言颂不慎密遂为载备知其旨班固子司业善经之子也。少传父业颇通经史性浮躁而疏故俱及於难自是载之恶始彰。

十二年五月元载党卓英倩李待荣李季连并付京兆府集众杖杀。

十月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奏损田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执奏■不实乃命巡覆时渭南令刘藻曲附度支。且善干名以县界田并无损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赵计不欲忤度支奏报协藻帝览奏以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复命渭南损田三千馀顷帝叹息久之大怒藻因谓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谓称职下有司讯覆藻及赵计并伏罪乃罢藻为万州南浦县员外尉计为澧州员外司户参军。

十三年三月陇右节度判官御史裴昕及昭义军节度使李承昭之子润之并专杀伏罪敕曰：自古制刑杀人者死法不可缓断之则行裴昕顷在军幕遂知留务内怀私忿敢蓄凶谋曾无罪名专杀良将宪司鞫问款占明白密迓京师擅行威戮宜付京兆府集众决杀。又李润之贼杀无辜■染属籍与众同弃何必旬人朕於勋臣子孙皆欲优异但杀人之罪法不可宽国有旧条是用恭守及兹即戮愍惻良深亦宜付京兆府集众决杀昕左仆射冕之从兄弟也。陇右副元帅李抱玉引为判官有吏■抱玉卒掌留务於■■行营以法操下有兵

马大将张肃耻为所属颇慢易之听方以严毅取名冀其趋拜会是激怒因杖杀之三军惕骇军吏驰驿以闻帝异之下有司讯问听词无所屈承罪而已润之凶悖之徒也。父承诏掌方面家产优厚肆其狂悖因奸通使酒杀人事泄金吾擒之以闻。

卷一百五十三

帝王部·明罚第二

唐德宗大历十四年即位五月丙申诏曰：兵部侍郎黎■害。若豺狼特进刘忠翼掩义隐贼并除名长流既行皆赐死。

贞元四年四月贬前福建观察使吴诜为涪州刺史初诜为叛兵所逐奔至建州遣乞师於江西浙东将议进讨帝责其失於抚驭故贬之（自永泰大历已来侯希逸李忠臣皆为叛卒所逐张伯仪败於安州李勉■晋失汴州朝廷既无贬责更加宠任及是方黜诜官议者以为刑典行焉）。

八月辛亥以前黔中观察使李模为雅王傅以其未奉命擅离所部赴京师示薄惩也。

八年六月诏曰：前祠部员外郎于公异顷以才艺升於省闕其少也。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行孝不匿匿名迹於畎亩候安否於门闾俾其亲之过不彰庶其诚之至必感此闕子騫王休徵所以著名於前古也。而公异安於弃斥游学远方忘其温（青之勤竟至存亡之隔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归田庐俾自循省）。

十一年五月以左神策军健儿朱华枉法受赃并强夺人妻宜付本军准法子明■杖八十配流岭南朱华者以按摩得幸於左神策监军窦文场军中补署皆出於华。又强夺人妻置之於外无何为人告之按验皆首服。又得赃数万贯其诸道节度观察使赂遗累百钜万本军隐匿不敢悉奏比伏法军中皆喜悦十二年七月诏曰：干纪挟邪罪在无赦立忠效节赏不逾时善恶之理既明惩劝之义攸著李万荣男乃包藏奸险违背君亲悖慢朝章扇动军旅纵其豺狼之性徇其泉獍之心迫胁使臣妄有希冀厌蛊其父谋害其兄名教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同弃而。又恣为不道虐及无辜伊娄说张■丕刘叔向并是忠良横遭杀戮万荣卧病不能制止永言及此深用轸怀李乃稔恶贯盈宜正刑典仍敕阴阳人张玄素以与李乃同恶付京兆府集众决杀万荣镇边州疾甚署乃为都知兵马使专军政拒朝命後为军中所逐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一月中书令史段秀琳决痛杖一顿处死以选人逾滥故也。帝自阅吏部子案方定罪加刑。

十六年七月杖死红崖冶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以专杀长吏故也。是月李倚诈称彭城郡王并其党七人并杖死。

郭钢为丰州刺史其父■恐不任职请罢之德宗令中使召还钢惧奔吐蕃疑之不纳置於河筏■公流以归召至京赐自尽。

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即位改元永贞元年制曰：银青光禄大夫守散骑常侍翰林学士上柱国富阳县开国男王■丕将仕郎前守尚书户部侍郎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运等副使赐紫金鱼袋王叔文等夙以薄伎并参近署偕缘际会遂洽恩荣骤居左掖之秩超赞中邦之赋曾不自厉以效其诚而乃漏泄密令张皇威福畜奸冒进黷货彰闻迹其败类载深惊叹夫去邪厝枉为国之要惩恶劝善制政之先恭闻上皇之邪俾远不仁之害宜从贬削犹示优容■丕可开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叔文可守渝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并驰驿发遣。

十一月诏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毕为饶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柳州司马泰等皆以善於王叔文前自郎官出为刺史时议犹为贷法故再贬焉宪宗。

元和元年六月庚戌诏曰：李承光身无职位假■交游妄说异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承光通於中贵人因卜射於人曰：某为某官吾为求得之某为某官繇我而黜之朝士与交通者非一事彰故伏法。

四年二月丁未国子监学生百余人入监丞郭琬家恣其诟辱破什器既而遁逸擒获九人决配流天德军主簿啖元茂罚一月俸料。

四月贬沈达为泉州参军徐肇为建州参军二人为率府掾各请演州爱州婚假御史台奏皆万里之外量其叙满犹有假称请重惩慢易五月长安县令郑易以擅於永平坊开渠贬汴州刺史京兆尹杨凭以不闻奏罚一月俸料左巡使殿中御史李建不觉察罚两月俸料。

九月堂後主书宣州司马滑涣贬为雷州司户涣久为主书通於内枢密刘光琦宰相杜■郑□等皆低意善视之谈者至谓■等私呼为滑八宰相每议为光琦所异同者使涣通意未尝不得所欲四方通货无虚日其弟泳官至刺史及郑馀庆为相涣每指陈是非馀庆怒其吏人而参於政事叱之後数日馀庆罢为太子宾客及罪发帝命宰臣阖中书四门搜检尽得奸状籍没家产凡数千万中外书问稠密不可胜纪。

五年三月户部尚书李元素免官以出妻无状故也。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诸孙性弱柔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寢疾昏惑听谗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去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从离绝初谓素有■鬼行不能显言以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问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朕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岂惟王氏受辱实亦朝情尽惊如此理家合当惩戒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

十一月庚子黜金吾卫大将军伊慎为右卫将军初慎以钱三千万赂右神策军策军中尉第五从直求为河中节度从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赃一千五百万仍黜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六年正月癸丑礼部奏国子监学生郭东野怒决棘篱折明经墨义榜毁裂诏杖东野五十配流韶州。

八月甲子敕贺州知会官李榆持剑杀妻虽是宗姓无可议之刑委观察使决重杖一顿处死。

十二月敕万年县令杜羔长安县令许季同并宜停见任京兆尹元义方宜罚一季俸禄初义方以两县纳税逾程县吏二令交救抗词辩列督责不为之释而献酬之言厉，於是二令见执政请移授散员因俱辞以府政细刻力不能奉故两责焉。

甲申敕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国临淄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元义方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护军赐紫金鱼袋卢坦立戟虽令式所著似有阙文而台阁相承久为定制卢坦元义方如有所见即合上闻造次而行殊乖审慎宜各罚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纳左司郎中陆则勾简之任发付不精礼部员外郎崔备工部员外郎元礼等，或以礼许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请其过尤深各罚一季俸料缘兵兴以来勋赏超越其所立戟须有明文宜令所司准旧制侍官阶勋至三品然後申请仍编於格令永为常式（近例立戟者亦有银青阶而义方独据令上柱国官三品者十二戟无以阶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诘准式立戟之後转为四品官者自非贬授兼削勋阶其戟不夺既而卢坦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带护军。又请立戟已列於门议者以坦居四品官状尤无据台司将劾而未举吏部尚书郑馀庆该练旧章至自东都扬言於朝以为大不可台司因移牒诘礼部状称今文内只言勋官并不言阶而自贞元已来立戟一十八家并无银青已下阶者遂以上闻故皆坐罚而申明之续放免升罚崔备元礼俸料甲申敕卢坦等所罚钱宜令都省收贮充省中■补已後别敕量罚并无都省贮纳每至岁终奏数其馀赃罚依前御史台收管）。

闰十二月戊申贬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硖州司仓参军涉微有词艺而性狂险宰臣恶其为人久不得用涉尝窥隙求进属初杀刘希先黜吐突承璀二人皆以久居权任莫敢窃议帝断而不疑时称圣明涉承■谋结中要将投匭奏疏称二人既崇宠之任以腹心不当疏斥而加刑戮知匭使谏议大夫孔□见其副章诘而不受涉遂进於光顺门故为□所论奏而贬焉。

七年六月戊戌杖僧文淑一百勒返俗配流天德军文淑面佞口给每开筵讲经专为该谈谑笑庸人观者奔走如不及相与效其声调周於阡陌至是奸秽大发故及焉。

八年二月御史台奏前永乐令吴凭为僧鉴虚受■与故■宁节度使高崇文处纳贿钱四万五千贯并付杜黄裳男载鞠讯引伏敕吴凭曾佐使府忝履官途自宜畏法慎身岂得为人掌货事关非道理合惩愆宜配流韶州其付杜载钱物宰辅之任宠寄实深致兹贿财不能拒绝已令勘问悉合徵收责全终始之恩俾弘宽大之典其所用钱物特宜矜免杜载并释放僧鉴虚付京兆尹决重杖一顿处死其财产奴婢官收鉴虚在贞元中以讲说巧斂用货利交贵权因得交结主恩阴挟用事每受贿方镇以厚自奉养昼服布褐夕御纤丽略无僧行至是发觉赃钱六十馀万焉（黄裳为近代名相然其家拥富货於廉隅无所顾子惜之）。

七月丁丑桂州观察使房启降授太仆少卿繇前慢命故也。

九月戊午重阳节赐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罚国子司业韦■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之宴也。是月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观察房启之贿杖一百处死癸亥贬太仆少卿房启为虔州长史启先贿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发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杀建章并黜启。

九年正月己未诏曰：光禄大夫行太子詹事路恕正议大夫泗州刺史田景度饶求非类意望贿成迹既涉於邪佞罪难逃於典宪恕可吉州刺史景度可吉州刺史右卫将军薛昌朝惑於诳诱通是货财可丹王府长史右卫将军赵良金莫能修简妄有交通可抚州刺史。

四月癸未诏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秘术迹狎匪人谓捕景之可求乃先风之是黜名教之内本无异端典刑之中岂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马初上密遣中使往洪州讯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观察使裴堪奏到方知信州小将韦岳告州刺史李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实量贬位而韦岳杖死位好黄老及■东饵金丹遣山人王仁恭为之兼■道教齐■岳有求不遂怨憾遂诬告位於当道监军使称与术士同谋非望三司按得情实故有是命是日京兆府奏故法曹陆广男慎馀与兄博文居丧衣华服饮酒食肉於坊市诏各决四十慎馀流循州博文递归本贯。

六月庚辰敕京兆府奏推勘进状人麻南史与弟轸称同州韩城县黄河西岸龙门山寻获铜银■广及朱砂等销■东得成令中使领到山中寻问皆妄麻南史宜决六十配流梧州麻轸论罪非首据年当赎尚能同恶亦合小愆宜决四十放。

庚子敕河南尹职在摘发奸盗隐伏无遗今河南府劫杀崔应家贼彰暴。若斯收擒不获致使漏网得非慢官其河南尹及本县令捕贼官宜各罚一月俸料其捕贼官至较考日仍书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权德舆节级科罚。

十年五月辛未朔诏曰：河南少尹潘高阳顷以母老兄患恳求宁覲览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宴安致兹淹缓理装逾月即路涉旬既乖人情颇致物议宪司举劾宜有薄愆可均王府长史。

十一月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陵台令武金益以无备罚一月俸官吏节级科罚。

十一年正月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竿执戟官及台令宗正卿等削罚有差其戟令所司造供。

七月戊子朔敕前同州澄城县丞王澄挟恨告人出言狂妄准律诬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内弓箭库使王国文及弟国良国成各杖一百配诸陵仍并为白身初澄告国文等欲为乱遗其书於中书省门外宰臣裴度得之密以闻上命中官陈渐李藏用杂鞠考掠无所验故论澄死。又怒国文等交通狂妄杖而黜之。

十一月元陵火诏罚台令李■一月俸。

十二年三月甲申敕河中观察使赵宗儒所收管内诸州钱物等既有敕文所宜遵守纵缘军用亦合奏陈宜罚一月俸料崔郾所令勘覆颇未详尽以兹奉职可谓慢官宜罚一季俸。

是月重贬江陵府兵曹参军韦楚材为澧州司法参军制曰：顷因按事兼举宪章阅实绳违有乖详审既薄其责仍掾大藩载令研究其端颇见异同之状况诚途祗命淹驻近郊苟於造次之间靡怀敬慎之义既兹速戾岂谓周访更移远藩俾自愆省（初楚材为监察御史请按河中察使赵宗儒擅用贮备凶荒羨馀钱米贯石数至八万诏发御史崔郾覆之则宗儒以行营军。且有诏命分数不同敕赵宗儒取缙绶等州钱物事皆繇有水旱减钱亦为明据遂放罚俸料以楚材举不实贬江陵府参军今再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敕淄青营田副使兼齐州刺史严纂顷在贼中颇闻恶迹比於流类自合加刑况昔岁赴官便道潜鼠凶狂之状物议不容投彼遐荒尚谓弘贷除名配流雷州。

七月丁丑朔魏博执送淄青凶党王士元等一十六人并付京兆府杖杀之初盗杀武元衡捕之未获王承宗之叔父士平上封称贼出於承宗乃诏悉收承宗将卒得张晏等三十人初付仗内狱鞠不得情诏送京兆府命监察御史陈中师与尹裴武同鞠之狱成皆处斩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获杀元衡贼二人既至诏三司使推问以其党与散亡情实难验既尝为师道所指使故皆答杀之後究其实乃田弘正知承宗深以戕贼宰相为耻尝诉於弘正既平师道将入覲欲遂提承宗至阙以为己功许以翻张晏之狱黜陈中师贬裴武为解。又乘破东平因以师道杀元衡踪迹■於郓州之文簿以实其事时崔群为相参验前後本末知其不可。且以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廷秀已印券於慈水祠待贼闻知元衡死乃倍道归报京兆尹裴武知其事奏请追擒廷秀帝虑其或差互则使承宗有词故不之许张晏狱既具其後廷秀至太原王锴鞠问奏陈狱

情无差大抵山东谋结连接势有齿寒之恐约以朝廷征讨则或杀宰臣劫东都焚扬州以沮大计。若举事则首尾相应此时镇郓各相犄角皆发刺客入关计行则各窃其功竟归求赏其情如此故再擒盗而京师犹惑之。

九月斩沂州叛将王弁东市北街。

十二月庚申判度支皇甫□奏云：十二月四日失火准敕推问得库吏等状所烧文案并是贞元已前者其近年文案见在曹司房并未纳库敕库子赵兴决杖处死馀节级科罚。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闰月丁未权罢西宫临朝集群臣於月华门外贬门下侍郎平章事皇甫□为崖州司户参军制曰：朕顾眇身初膺大宝思有以上谐天意下悦人心将澄理化之源必分邪正之路言念辅弼方俟忠贤其或挟奸容身敛怨归国罪已暴於天下法宜行於事初不速去之曷明予志皇甫□专器本凡近性惟险狭行靡所顾文无可观虽早践朝伦而素乖分望自掌邦计属当军兴以剥下为徇公既鼓众怒以矫迹为孤立用塞人言泊坐台司益蠹时政不知经国之大体不虑安边之远图三军多冻馁之忧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虚诬远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广称方士上惑先朝潜通奸人罪在难赦合加窜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宽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怀先是□专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时裴度有平齐蔡及招来镇冀之功□专嫉之与奸人合力挤度於太原崔群有公望为缙绅所重□专恶之因议加尊号奏云：崔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宪宗怒竟黜群於湖南。又与李道古叶为奸谋荐引方士柳泌等内将军吐突承璀恩宠莫二□专复通书往来帝在东宫备闻其状至是不俟听政而逐之士君子相贺於朝六军百姓相贺於市四方之怨声始息壬子诏曰：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李道古幸以宗枝早会名级出分专面入践通班诚宜祇慎周行恪居官次而乃利於苟进忘彼慎身持左道以事君将行险以徇□幸因缘药术荐达妄庸上惑先朝俯招物议迹其事状合正刑章朕以临御之初务在宽大特缓投荒之典俾从佐郡之名无谓优容而忽弘贷可守循州司马。又诏曰：山人柳泌辄怀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贵欲疑众自知虚诞仍更波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臣所宜共弃宜并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翰林医官董弘景程准山人李元戡田佐元并流岭表八月甲申御史台奏推勘景陵土石工作专知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韦正牧减刻工匠价钱厨料充私用计赃八千七百馀贯。又於陵所私造石器等诏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景陵皇堂石作专知官奉先县令于□虚竖物价及破米面共赃钱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贯石数内八千馀贯石入已馀充赂遗并官典破用诏付京兆府决重杖处死。

长庆二年三月景公寺僧欢以妖言惑众下仗内鞠之多引中人无验竟杖杀之其坐死者数人。

八月汴州平丁亥逆贼李介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师分命摄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庙太清宫诏曰：汴州逆贼李介窃□处城池坐邀符节率其凶党敢拒王师今既梟首於阙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枢道伦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须正刑宜集众处斩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即日行刑於京城之西市。

四年八月敕薛浑李元本乖於简慎陷在典常贷以微生斯为屈法薛浑杖八十流崖州李元本杖六十流象州薛枢诱导薛浑等事情难恕理须惩戒以警无良杖四十流辰州浑土族元本故凤翔节度使李惟简之子皆白□少年浑为进士元本为京兆府参军时属襄阳公主数游市并驸马张克礼不能止之枢居近主第浑因之与元本俱得幸於主主尤厚於浑每出辄访浑居谒浑母行妇姑之礼有吏谁何者皆重贿以免焉克礼一日不胜其忿遂诣阙陈诉帝怒立召主囚於宫中命仗内鞠浑枢元本欲杖杀之宰臣以浑枢皆衣冠元本祖宝臣及父皆经重任救之以免。

敬宗宝历元年六月郢州长寿县尉马洪诏告刺史冯定夺人妻及将阙官职田禄粟柴贷收钱入已等事诏监察御史李颐行推鞠狱具上闻制曰：冯定经使臣推问无入已赃私所告罚钱皆公用然长吏之体有涉非议刑赏或乖宴游不节缘经恩赦难更科书犹持郡符公议不可宜停见任。

闰七月同州韩城县百姓王文秀等於本县左神策军渚田内放牧马群牧小将刘兴裔擅鞭扑摄令李元□遣县吏率徒擒兴裔送州刺史萧□免方结其状而军司上闻命监察御史崔璜就按得实敕刘兴裔付本军科决停职李元□罢摄仍罚直四十自神策兵分镇畿县及近甸诸州。若群牧采造之名其类不一干法乱政为蠹颇甚及罪兴裔而猾党为<血刀>。

九月丁丑卫尉卿刘遵古役人安再荣告前袁王府长史武昭谋害右仆射平章事李逢吉庚辰诏侍御史温造刑部郎中李行□大理正元从质充三司按武昭狱十一月甲子三司上言准敕推勘安再荣所告张少腾

等三人拟潜害宰臣李逢吉事关连人并按问得实敕前袁王府长史武昭及茅汇役人张少腾宜付京兆府各决痛杖一顿处死前水部郎中李仍叔可道州司马待服阙赴任河阳节度掌书记李仲言流象州左金吾卫兵曹参军茅汇流崖州太学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刘人古役人安再荣山人刘审等二人续议优奖昭本陈留人性险诞元和中王师讨淮西以策谒丞相裴度及度督军因得署军职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寇惧之以兵而昭神色不变益奇之後至太原奏为石州刺史无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郁悒日与李涉茅汇在长安中以义侠相许是时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辈皆乘隙售已与游其门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诳昭云：程欲与昭官为逢吉所阻昭果恨怨与刘审及张少腾潜说谋害逢吉之计後审乃以昭之言告於张权輿权輿遂告逢吉逢吉召审悉其状因令茅汇致昭到所居与之深相结纳而疑怨之意并息居数月少腾漏语於再荣再荣遂以状密告因成其狱仲言於逢吉为近从子当此际亦欲助逢吉以倾程乃阴诫茅汇曰：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否则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所不为也。初逢吉之遇茅汇甚厚与汇书云：足下当字仆曰：自求仆字足下曰：利见文字往复略无虚日其间参谋议之密受金帛之赐不宜示於众者近十馀幅异哉！逢吉与程俱在相位而日与□茸微类如此款密狱既明具词皆牵连天下之人无不指笑。

二年四月戊午出左拾遗张权輿为河中府虞乡县令坐前侵毁裴度故也。庚申京兆尹刘栖楚奏准御史台勘光陵造作东渭桥虚竖物价及将前市绢抬估给用并役工不还价直。又率斂工匠钱物充官典等诸色破用都计赃二万一千七十九贯石本典郑位本判官前司录参军今任水部员外郎郑复桥道使前令尹今任户部侍郎崔元略敕郑位所犯罪固难容宜付京兆尹准条科决崔元略不能简下有涉慢官宜罚一季俸料郑复专判文案致令隐欺宜罚五个月俸料。

九月出右拾遗程昔范为陝州安邑县令以其附会李逢吉与张权輿妄论裴度也。

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讨内难甲申诏殿前兵马使王士迁李忠亮张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军飞龙排马官樊惟良阎文■各杖一百流灵州道士赵归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罗州僧齐贤流雷州僧正简流辨州待诏辛自政杖一百流永州飞龙小儿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罗等州高品杜金立许士莒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务真阎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琼珠崖等州左右军仗球军将于登王曰：荣等六人并於本军杖杀之。又敕道士纪处玄杨冲虚伎术人李元戢王信并配流岭南供奉官孙从彦王从素并杖六十配陵前宣徽使冯志恩勒随灵驾赴河内刘克明男行信孔目官陈简梨园白身李进朝各决杖二十处死以盗玉带银器故也。

是月。又诏曰：其大逆魁首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阎惟直及因凶贼奸计遂与同谋人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瑞等污渚无赦梟首无论已处斩讫家并籍没妖妄僧惟真道士赵归真等或假於卜筮或■以医方疑众挟奸矫诬干禁并从流窜以靖京师其情非奸谋迹涉诬误者自今以後一切不问凶徒既殄寰宇伫康载举令猷用弘庶绩。

太和元年三月敕前乡贡进士熊望孔门高悬百行繇至顺者其身必荣朝廷广设众官践正途者其道必达尔乃因缘薄伎偷冀褒幸营居中之密职扰惑朝经鼓■下之器声因依邪隙及众议波涌累月不守司门验□累月至四考覆谬妄乃非坦途朕大启康庄以端群正俾从投裔之典用正乡方之流可守漳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仍即所在驰驿发遣望性↑金险有口辩往往得游公卿间率以大言诡意指挾时政既由此而得进士第益务干进刘栖楚时以不次居上列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杂不息望出入栖楚家虽密戚无异阴语潜画人无知者先帝游宴之馀亦时以工画缀诗留意每将召翰林学士碍於礼敬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命采诸卑官才堪任学士者栖楚辈即以望名字求宰臣奏署事未及行至是虽加贬逐议者皆以为幸栖楚任京兆府尹附权怙宠旦夕俟大用因诣中书请属吏词气强厉忤宰相韦处厚不堪其傲既而面折栖楚遂陈牒请告归第帝闻之立出栖楚为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二年十二月壬子朔御史中丞温造奏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初闻宫中遗火缘妖贼并禁在台恐有奸谋遂追集人吏设备■是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两巡使崔宜姚合其日台中忽闻有火遂追集所领赴朝堂到稍在後臣等职列纪律之次庶寮动皆取则。若不重罚难励众情自罚三十直宜合请各罚二十直宰相等奏禁中失火火焰所及迫近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僚属先至阙下其日两巡使直至申时火灭始到中丞隔宿追朝随例方至物情不可议论喧然其所议罚才比台错失脱已上闻。又不待罪有乖敬慎恐须别议责罚奉敕事出非常台有妖贼官曹备警亦谓虑周即合待罪朝堂候处分量罚自许事涉乖议温造

姚合崔宜等各罚一月俸所请罚钱宜并放。

三年三月敕三司准勘吏部逾滥官事其间要切节目皆如台案李宝过状称杨虞卿奴受钱三百千勘是前年虞卿察知自送府县奴已决责钱亦纳官。又称送钱并买婢等事悉无证据但虞卿两年专判曹务伪滥六十余人连甲图空近日无例遂令禄位制於胥徒虽能续自举明终失从前钤辖况勘官知伪久不公论隐关报铨每将私用公私。且乖於较下事理固难於守官宜停见任馀准前敕处分。

四年三月御史台奏据京兆府状称於冯叔达边卜射武昭钱五十贯文准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敕文节目合得洗雪。又前门下主事田■丕犯罪亡命经恩不首纵宽本坐合准赦条宜配流韶州。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当司前後推覆伪造出身文书卖官并造伪印行用等囚张■刘尝建胡伯忠犯罪并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刑部大理寺详断悉处极刑准断狱律赦前断罪不当者。若处轻为重宜改从轻处重为轻宜依轻法者臣以前件囚等并抵极法悉经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因起请减等伏缘俱引需泽累陈诉词。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与一夺事关起请既生。又死稍觉二三如臣所见伏请赦书以前所犯者特许减论赦书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无饶■幸令绝披陈赦张■胡伯忠刘尝建等宜准元敕处分。

六年五月丙辰贬左卫勋二府中郎将左街副使田■泸州县尉以葬妻■需车僭侈宰相因遇惊异之即贬时豪奢僭下尤不制及举是典人皆悦之。

开成元年二月■坊节度使萧洪奏亡妻张氏後娶王氏请赐邑号敕方镇班行散官大夫已上者自於有司陈状请妻封邑本司磨勘然後上陈如妻已亡。又无此例萧洪黷於常典辄自奏章宜罚一月俸二年六月荆南观察使韦尝奏教坊乐人八人到本道求乞诏令辍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

三年二月甲午诏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贼徒经月未获官吏慢易须有科惩京兆尹崔洪宜罚一季俸两县捕贼官乌行矩韦文卿并停见任馀准正月二十四日敕处分。

六月诏曰：郑州中牟县私置坛场度僧一百六十人并仰勒归俗色役其刺史李款罚一季俸料摄县令前管城县令秦叔良停摄官仍殿本官两选。

四年七月贬襄王傅徐元弼为杭州刺史大理少卿李衢为光王府长史惩赃罪也。

十一月郑滑节度使裴弘泰奏庆成节日放当州囚徒以资圣寿诏曰：弘泰以庆成令节擅放累囚虽云：竭诚。且为干禁恐开後例须示薄惩宜罚一季俸料武宗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敕曰：古者陈甲兵以正其刑伐钟鼓以声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乱邦郭谊狐鬼之妖依丘穴以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以愈凶久纵叛臣首负逆气刘公直安全庆各凭地险屡抗王师每肆悖言罔怀革面及邢■归款陈许进军卖孽童以求全据坚城而请命擐甲期於抚纳要君以盖前愆天地神■所难容赦其刘公直王协安全庆李道总李佐尧并处斩其家属从别赦处分张容陈扬廷等皆凶恶无行狡诈多端顷在京师人皆嫌恶自知险薄无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从谏久怀怨望颇肆阴谋或妄设妖言成其逆志或伪草章表饰以悖词既无礼於君亲曾不愧於日月自朕君临万■姑舍含弘而怙乱益坚包藏未息诱受亡命招纳逆徒志犹恃以金汤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为狂计助此凶人污我忠义之军叶其豺豕之党人之所弃神得而诛刘稹弟曹九满郎君郎弟四■襄堂兄汉卿周堂弟鲁卿尧张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陈扬廷并弟宣力男■鬼奴张溢并男欢郎三宝门客甄戈伎术人郭谗蒋说逆贼李训兄仲京王涯侄孙与韩约男茂章茂实王■男涯并处斩夫为善者天报以福为祸者天报以殃今■气既消逆节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宣宗会昌六年即位五月诏诛道士刘玄靖及山人等十二人时帝以玄靖等自会昌中以左道出入禁中惑武宗以留年之术故也。

大中五年十二月盗斫景陵神门戟诏罚京兆尹韦博两月俸贬宗正卿李文举睦州刺史陵令吴阅岳州司马奉先令裴让隋州司马。

九年三月吏部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谗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颀罚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

十一年四月以朝议大夫权知京兆尹崔郢为濮王傅分司东都以决杀府吏也。

十月以入回鹘册礼使卫尉少卿王端章贬贺州司马副使国子礼记博士李浚为郴州司马判官河南府士曹参军李寂为永州司马端章等出塞为黑车子阻路而回也。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御行官石侔等一百三十人状诉刺史崔雍称贼庞勋初劫乌江县雍令步奏官二人探知雍犹不信二人并被枷扭赎差人探见贼已去州十里贼寻逼州城崔雍与贼头吴乌约於鼓角楼上饮酒许与贼州。又认军事判官李讷为亲弟表状驱使官张立为男只乞二人并身其馀将士一任处置便令押牙李嗣等各脱下衣甲防虞官健束手被斩者八百餘人行官石琼脱衣甲稍迟便被崔雍遣贼处斩其崔雍所有料钱并家口累差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润州，岂有将一千人兵士之命赎拔己之一身不唯孤其神明实亦生负圣主兼科配军州官吏。葺城池妄称出料钱。城者敕曰：臣子之节无如尽忠士人之风宜当远耻崔雍任居牧守贼犯州城御。曾不发言从容乃与命酒况石琼未脱衣甲志在当锋不能将其赤诚翻令擒送贼所原其深意与贼通和臣节全情状可见欲行朝典宜更推穷其崔雍家口并在宣州宜令宣歙观察使追崔雍收禁速勘逐具事由申奏寻敕曰：当崔雍守郡之日是庞勋肆逆之初属狂寇奔冲望风和好置酒以邀贼将启关而纳凶徒城内不许持兵皆令解甲致使三军百姓收血相视连头受诛初闻奏陈深骇观听锡望守城而死已有追荣杜。孤垒获全寻加殊奖既褒忠节难赦罪人玉石因忿劝斯在将垂戒於四海尚何爱於一夫其崔雍宜差内养孟公度专往宣州赐自尽公度至雍死於陵阳馆其男党儿归僧配流康州锢身递送司勋郎中崔原贬柳州司户比部员外崔福韶州司户长安县令崔朗澧州司户左拾遗崔庚连州司户荆南观察度支使崔序衡州司户皆雍之亲党也。

十三年五月以左羽林军张直方贬康州司马同正以部下为盗也。

卷一百五十四

帝王部·明罚第三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诏曰：朕既殄伪庭显平国患好生之令含弘虽切於予怀惩恶之规决断难违於众请况赵岩赵鹤等自朕收城数日布惠四方尚匿迹以潜形罔悛心而革面须行赤族以谢众心其张汉杰昨於中都与王彦章同时俘获此际未详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将陈词群情激怒往日既彰於僭滥此时难漏於网罗宜。国刑以塞群论除妻儿骨肉外其他疏属仆使并从释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倾唐祚屠害宗属杀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虽闻自尽未豁幽冤宜与李振并族於市疏属仆使并从原宥朱。素闻狡蠹唯务谗邪斗惑人情枉害良善将清内外须切去除况众状指陈亦宜诛戮契丹撒刺阿拔既弃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怀来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锡以姓名兼分符竹之荣叠被颁宣之渥而乃辄孤重惠复背明庭罔顾欺违窜归伪室既同泉镜难贷刑章可并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近亲赵鹤正身赵岩家属仰严加擒捕其馀文武职员将校一切不问是日赵岩张希逸张汉杰张伦张汉融朱。敬翔李振及契丹撒刺阿拔等并其妻孥皆斩於汴桥下并梁室臣佐也。

二年正月丙午前新乡镇将李洪玫诣阙首罪斩於天津桥南洪玫先以城归梁故也。六月蕃汉总管李嗣源遣使部送安义贼首领杨立左重赵实韩贵等二十人到阙令两军号令磔於镇国桥。

十二月壬午敕《周易》博士冀轸贬磁州司户礼记博士宋澧贬石州司户春秋博士陈处中谪授国子监丞误保选人故也。选人吴延皓取亡叔告身改旧名行事付河南府处死铨吏尹致职居行首但恣奸欺穷奇备验於行藏积弊须去其元恶可处死郑传身为堂事昧公心勾当逾滥选人曲委写造文状保奸斯在情故可知可流决邢州承旨官王处环是台司首吏职名不卑诚宜助宪府之准绳岂得叶选人之逾滥决流忻州裴温玉皇甫源邵仁郃勾当选人有涉逾滥或出公验都味精详各决杖退充本司最下令史三铨官崔沂等既已贬谪劾其有司冀轸与诸令史共为囊橐故也。

三年正月丁酉中书门下奏选人刘。麻温田昭远贾思义卢琢皆是家状内牧竖丁父母忧年月不同已榜示放刘。麻温涂毁告身委本州重处色役田昭远已下殿五选从之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敕邓州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汴州都麴务使辛廷尉李继宣等并勒归田里绍钦本姓温名韬绍冲本姓。名凝廷尉伪开封尹王瓚之牙将也。朱友贞时依瓚势曲法乱政汴人深恶之继事汴将孟审澄之子审澄诛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之为子时官掖之间秽声流闻比之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并诛黜之二年二月丙午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寻令中使诛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谋大逆弑庄宗也。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匿母忧大理寺断流奉敕朕以允从人望嗣守帝图政必究於化源道每从於德本贵全国法

以正人伦孟_二身被儒冠职居宾幕比资筹画以赞盘维而乃都昧操_二但贪荣禄匿母丧而不举为人子以何堪湮污时风败伤名教五刑是重十恶难宽虽遣投荒无如去世孟_二赐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失其纠察各有殿罚襄邑县民周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奉敕处死。

九月敕先监送诸州罪人温韬等流言乱政在宪典以难容稔恶幸灾固人祇之共怒温韬生为黔首起自绿林依凭中夏干戈劫盗本朝陵寝段凝豺狼类性泉獍为谋无辜而几害平人得便而尝怀逆节陶记曾司藩翰恣黷货财自处窜流弥兴怨望石如纳比居宾佐合务赞_二卑当守殿门拨发文字扇摇戎帅聂崱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_二买店宅其後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於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居窜逐都无省过但出怨词在朕意虽欲含弘於物论固难容赦尚全大体只罪一身并令本处赐死。

十一月宗正卿李_二先补虚称试御史权公裔摄陵台令_二款称公裔请假与公裔状不同大理少卿张之愿详断以报上不实者徒一年李_二前犯诈假是重今犯报上不实是轻准律虽宽酌情尤重请降特敕指挥奉敕李_二纵横诈伪重叠欺君虽夺一任告身尚屈大朝宪法玷予宗籍时乃奸讹宜夺历任告身仍配陇州徒一年。

四年二月车驾自汴还京至汜水东都留司官太子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暂违清庙才过周星初平作孽之守殷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_二臣等久违宸极俱恋圣恩恨不随兽舞於汴郊拜龙颜於梁苑，岂可只於清洛坐俟回銮愿於次舍之间得展会同之礼庶倾就望咸竭欢呼臣等今乞於偃师东排班迎驾称贺後先赴雒阳东_二候奉敕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盖阙审详有兹差误李琪罚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详镇州为真定误用之故及於罚。

六月有内班石重千等六人控鹤官三人矫传圣旨宣谕臣寮多受其遗赂是日发觉杀四人鞭五人背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以官当罪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已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尝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勤_二一德深念五刑宽则不威暴则无惠唯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搃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只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今王饶所告李商并招实罪宜夺历任官重杖一顿处死元论人王饶四人并宜放仍令所在长吏遍示众多居高者不得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骄而讪上体泣罪之意听祝网之言各守公途共资王道。

长兴元年正月乙亥御史台奏京兆府牒送到争庄田人详牒内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台伏准旧例诸道州府责勘寻常公事如曾经断遣不了方具奏闻候敕下付台始行追勘。且无州县直牒送台请行推勘兼夹府尹判语指挥台司敕旨为官未可避事夹判不合申台既有举明须行责罚府司官吏已下等第书罚。

九月庚午济州伪造嘉禾七茎共两穗本州长史皆罚直。

十月吏部侍郎王权将作监王澄太仆少卿魏仁铠库部郎中孔崇弼司门郎中李殷梦河南县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县君者敕旨叙封之例敕格甚明况在所司备经其事既成差误盖是因循显有纠弹实为允当欺即难恕错即可矜然欲示戒惩须行责罚本行令史马仁_二决臀杖七十勒停本部判郎中裴坦罚两月俸王权等六人妻进封叙封郡县邑官诰宜令所司追纳毁废初郊天後敕书节文云：朝臣并与追封赠及叙封制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书以前敕书节文不该据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两月内一齐闻奏并据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县令郭正封制前任考功员外郎朝议郎阶俱是六品後迁河南县令加朝请大夫正五品其妻乃叙封县君内弹侍御史吕琦举劾乃招伪滥有涉情故。

二年三月礼部令史吴知已揩改太庙斋郎李谊敕甲及堂判姓名为张昭因伪出给优牒与张吕图陈告其伪捕讯於御史台张昭吕图李谊是谏议大夫张延雍将作少监吕道昭宗正卿李玩之子也。以荫当补狱成吴知已款伏缘张延雍习为当省郎官令知已专主张其子斋郎文书缘奏覆未成延雍累遣人催促及召至面前苛克以此怕惧遂揩改李谊敕书张昭姓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给优牒伪使符印有实诏付大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详断准格诈为制敕伪行符印罪当绞其令史吴知已准格重杖一顿处死本司官祠部郎中王承弁初不精详致彼罔冒准诈伪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则减等今王承弁已别除官据格放罪门下令史陈延_二虽不与吴知已同情有涉属_二准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初言属_二不至瑕疵准律杖罪吕道昭李玩吕图事虽

关连别无深罪准格并合释放谏议大夫张延雍补荫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体言苛克之语虽是见人据引验之词盖亦虚指伏候敕处分敕旨曰：张延雍中官旧居省署荫子合补斋郎为优牒稽迟於本司催促苛克纵实已该肆赦之恩引验无闻自掇两词之诘致淹折狱宜示罚金宜罚一季俸馀依法寺详断。

四月以枢密院承旨李虔徽为忠武军行军司马虔徽邢州人始为郡史而安重诲信爱之至是骤_二厥职行己之道非其正也。重诲出镇故有是命。

五月丙子国子勒停官张崇远受贿补人法寺定罪为无禄者减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从释放帝问张崇远本官久无钱料今有春冬逐月粮者敕旨设禄任能立法惩恶苟有违犯须举宪刑崇远流外授官监中守职虽官不请於俸禄而职见请於依粮赃罪既彰死刑难贷宜决重杖一顿处死闰五月诛河中节度新除太子太师致仕安重诲诏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构欲华夷之共泰於刑赏以无私其有位极人臣宠逾涯分擅威权而积恶询物议以难容苟缓刑章是滋凶慝安重诲始从幼稚获备指挥既倚注以渐深亦旌酬而益甚自朕绍兴王业委掌枢机官列三公望崇四辅谓勤劬之可恃每率暴以居怀。且孟知祥董璋自守藩维素坚臣节辄从间谍令负忧疑擢任姻亲往分符竹潜设猜防之计擅兴割据之言两川饮恨以俱深一旦飞章而顿绝。又钱A位冠王公尝输爱戴朕方礼元老恩遇远人而重诲采掇瑕疵遽行止绝。且去年郊天礼毕率土_二康重诲既馆国权复希兵柄辄出渡淮之语贵邀统众之名事虽不行谋实可惧其後终兴戈甲遽讨巴邛将士疲劳梯船阻绝。又遣专临寨所俾料军储恣威虐以复多致民兵之共怨朕尚存大体特示优恩，爰自禁庭委之藩翰方_二共理旋乃贡章岂谓别有动摇播怀怨望长子崇绪亲居内职次子崇赞显列朝行遣彼元随偷归本道据兹悖逆须究端繇劳千里以兴师致四方之骇听果明罪_二难追诛夷其安重诲宜削夺自身官爵仍并男崇赞崇绪及重诲妻向张等四人宜并赐死。

七月泽州沁水县令李_二主簿乐钧两相斗殴及追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详断其罪准律罪当徒及罚铜缘_二该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敕旨同官相殴据法当徒大理寺以所犯罪名合该恩赦虽备陈格律而合议矜宥但李_二乐钧等处令佐之资纵屠沽之行既骂。且斗自昼经宵加以抗拒使符执留县印全乖事体大紊纪纲至於偶在敕前合从赦限，岂可遣兹凶辈亲我疲民免刑已是优弘复职实非允当其李_二乐钧并勒停任馀依所奏。

三年正月北京大将等辞归本道赐物有差时有铁林都长行一人退及南廊有言闻於殿上乃有宣问其称为量减下秋衣钱一千文别添逐月料钱五百文而不知所减少而益多帝责其退有後言答归田里。

四月御史台奏礼部贡院散从官呼延昭送到应学究科人李咸雍称於省门前高声称屈敕曰：李咸雍既是书生合知礼范凡关事理_二可披论尚书省前岂是喧呼之所主司在内何兴诟骂之言虽妄指陈实为凶恶苟无惩诫准例辈流宜令御史台监送本贯重处色役。

十二月敕曰：国计之重军食为先比防主守之隐欺遂致监临之钤辖丁延徽选从禁职委以仓储盖藉忠勤特添俸给所宜廉慎以副指挥而敢与专知官田继勋杜延德副知赵德遵杨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脚夫论告赃状分明及遣推穷即称贷借按正律则罪加於凡盗准後敕则名犯於极刑况两司简详再经议讞定法既当於不滥惩奸断在於必行。又据宰臣所问五条康澄继陈两表虽为滞狱。且贵尽心但丁延徽所出军须已离当处本无文纪岂是公官宜同入已而论难追会身之罪宜依两司详议断遣处分其丁延徽田继勋赃满二十疋并决重杖一顿处死杜延德已下各依本罪决杖配流赏元告人绢二十疋丁延徽为供奉官监仓与仓官田继勋杜延德共盗仓粟三百五十石脚夫论告左军巡禁诘称官米烂折借粟变米顷官数及勘变米粟不曾至碾乃是余贷钱亦破使讞刑部引统类监临官典犯一疋已上入已者不在赦限同入已之赃今约丁延徽粟价计赃绢六十五疋二丈合犯绞二人专知官田继勋等计赃绢三十七疋二丈为首合犯绞副知赵德遵合流二千里其次决流有差刑部据法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上表论以为借粟有还竟合减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与邻人不协自焚其屋延及邻人屋烧家财荡尽伏缘三经赦恩例合杖罪令偿所烧家财敕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常知所在馀依奏。

五月获嘉县令卢嵩以户民关延韬不伏责问喧悖令人曳扑良久致死大理寺断既关威力之条合处杀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该免死之科式表好生之德卢嵩准格配流天德曳扑人王光祚配流登州敕旨卢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以行刑遂寻时而致死原情则本非故杀据律则当处极刑小不忍而难追内自讼而何及法不可坠义亦须明但究彼根繇以缘公事罪虽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则虑致民骄轻恕则

恐滋吏酷永从远窜特贷馀生聊以慰往者之魂兼可戒为官之属嵩宜配蔚州长流百姓纵逢恩赦不在於归之限其出身历任告敕付所司焚毁馀依省寺详断。

七月户部奏诸州所贡物旧例每年冬至後到京准备正仗於殿前陈列据房州常贡物至今年三月方至京有违常式敕旨方州所尚土贡为先苟有稽迟诚为怠易须加惩罚俾效恭勤其录事参军孔霸文宜罚一季俸刺史尹晖缘元敕不该宜放本典以下宜令本道观察使量罪科责讫以闻。

末帝自凤翔问君侧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汉琼以帝河中失守在清化第时明宗王淑妃尝令传教往来锡赐谓於己厚见帝大哭欲有所陈帝曰：事不言可知仍自预从臣之列即命斩之路隅汉琼者镇州王■之小竖也。明宗在真定时入侍性通黠能交构朋党初见秦王权重乃挟妃子势援倾心事之及朱弘昭冯■谋去秦王。又与之缔结长兴之季气焰■熏灼开府骠骑之资期月遍历西军既叛人主拱手待毙鄂王急召汉琼欲先令入邺汉琼匿不奉召知帝及陕乃单马趋陕至浞池西斩於路左。

清泰元年五月中书门下言以改元分命朝臣奏告其应州四庙差左监门卫将军孔知邺称疾改差右骁卫将军华光远称坠马伤足诏曰：改元重事告庙常规凡在班行宜思策励孔知邺等方当任使皆合格恭，岂可居常则各冒宠光临事则自图便稳苟无愆诚何肃纪纲孔知邺华光远并停见任其告庙官差右武卫将军高允崇。

三年二月监察使奏荐飨太庙其月十九日尚书省受誓戒故事诸行事官质明至省候太尉其日行事官与摄太尉宰臣并先到其摄司空吏部侍郎龙敏後至虽及受誓戒其候太尉违礼诏罚一季俸料十月诏金州斩屯成都监陈知隐先是蜀人侵轶御侮不严突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懋讼本监胡杲通言前监徐鸿亡在殡鸿男皓方行服杲通署为监丞下御史台鞠问杲通言自授官後有监丞高峦言历■事徐皓工於推步其祖保谦艺优所以权署摄不知徐鸿死方在殡其署徐皓缘历■事大诏曰：徐皓技术勘造。且宜落下别後处分高峦备知徐皓居丧不合荐举宜停见任杲通已下并释放。

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台奏六宅使王继弘前■州团练使高信於崇礼门内相诟已伏款罪敕曰：高信曾剖郡符继弘方参禁职凡於语默合晓规仪岂得辄於内庭恣行私忿肆喧■华而颇甚侮宪法以。若无既骇物情尤伤事体苟无愆沮何戒逾违尚示含容止从谴逐高信宜送复州收管王继弘勒停送义州衙门前仍常知所在。

四年十月敕李道牧前为陆浑县主簿狠直求官强词抗敕厚诬宰辅累犯乘輿措言孰顾於斥尊构意只谋其挠政将惩狡蠹须举典刑宜令决杖配流永不齿录少帝开运二年春诛青州节度使杨光远部下指挥使张迺等五人时光远叛命帝以戎事方兴虑其扇摇故也。

周太祖广顺元年五月甲申敕考城县巡检供奉官马彦■处死以在巡检所停匿赦书杀狱囚故也。

二年八月敕前明经刘继伦决杖仍追夺出身文书先是继伦醉酒於临街民家踞床而坐权知开封府袁义前驱道叱之不起。又加慢骂所司诘之以闻遂有是责。

三年正月责教坊乐人张锦绣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鹤官将虞候贾超等二人各决杖二十配流商州坑冶务收管时安州节度使王令温受代入朝乐人与控鹤官诣令温求丐太祖知之故有是责。

二月敕凤翔少尹桑能责授邓州长史能故开封尹维翰之庶弟也。维翰父珙有爱姬生子岁馀珙卒姬求出遂携儿而去儿即能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维翰贵前遣人求访音问微知在青州会户部侍郎王松权知青州时维翰镇兖州以诚■松松至郡访能果得之於博兴县民家能母■玄氏能即为玄氏子松即送能至维翰所维翰表其事有顷晋祖授能协律郎维翰镇京兆以能为衙内都指挥使维翰再入中书改太常丞累迁司封员外郎能幼稚流落长於他族不识文字性格鄙俗及维翰薨诸子幼弱能以维翰旧第得钱千■昏典帖与人其宅本辛氏之业也。辛氏定年限帖典与维翰及年限满能出为凤翔少尹辛氏乃诣维翰子坦贖之坦辞以候取能旨辛氏诉於官枢密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即追能证问能具伏其罪故贬逐之。

又相之汤阴民焦远诣阙门伐鼓讼镇将李柔豪夺二女诏开封府鞠劾敕李柔配役作坊。

世宗显德元年九月辛丑斩供奉官副都知竹春■於宁陵县以其先奉命在彼巡检有群盗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时擒杀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於府门以其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杀平人故也。

四年三月追夺前许州行军司马韩伦在身官爵仍配沙门岛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伦侍卫马军都指

挥使令坤之父也。令坤兼镇陈州伦罢职於许而居於陈军州政事多所干预及自於衙署开垆以鬻酒培敛之暴公私患之为项城民武郁等所讼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伦诈报汀云：准诏赴阙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尽得事实令坤数於帝前泣请父命故罪止於追削配流而已。

五年十二月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弃市以其擅杀降卒廖约等四人故也。

六年二月杖落第举人赵赞朱梦叶冀浚等於省门外仍配边郡先是礼部贡院上言赞等酗酒厉声诟其考试官下御史府讯之伏罪杖之。

卷一百五十五

帝王部·督吏

夫官者治乱之攸系吏者师表之斯属自尧舜垂拱夏商用 逮夫周室有以宁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安其业上下熙洽同底於道者也。及叔世多伪淳风不竞群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 举几於旷废，或以灭裂为简，或以苛刻为公官邪而奸生禁密而俗弊沦胥以败罔克攸济，於是乎！申严号令诞布条教周旋敷谕丁宁款密乃至形於殿最以儆其违峻其举察以惩其枉乃至丞弼之重左右之臣诤之以告猷训之以裕蛊逮乎！寇窃奸宄董其逐捕农桑稼穡急其劝课斯亦敏政之大端责实之旧典也。

汉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诏曰：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奸法因法作奸也。与盗谓盗者当治而知情反佐与之是则共盗无异也。）其令二千石各 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时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滋亦益也。）南阳有梅免百政（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中读曰仲）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释解也。） 专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趋读曰促）小趋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於是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出为使者督察也。）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郡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以军兴之法而讨击也。）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渠大也。）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诈自称吏牟食苗根虫也。耗不明也。读与 毛同音莫报切为群无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没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曰：群盗起不发发觉而弗捕品者（品率也。以人数为率）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坐死其後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府郡府也。）故盗贼浸多（浸渐也。）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

宣帝黄龙元年诏曰：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及已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慢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时有请云：诏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给不复取禀假虽有进入於官非旧章也。故绝之。又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自省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俸禄自省其徒众以取其禀者或自给，於是奸吏缘以为利所得多於本禄故绝之）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诏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即位诏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敕四方称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 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屢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 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

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後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繇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後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民被奸邪之伤繇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诏曰：百僚师尹勉二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十二年三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匱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之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恶将何以救其咎咎既至复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四年伯路复与渤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

元初三年春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叛二月遣侍御史任□督州郡兵讨之（□音丁角切）。

灵帝光和元年妖异数见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瑞不虚生灾必有缘朕以不德秉统未明以招妖伪将何以昭显宪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当究心而各拱默讫未有闻将何以奉二天意救宁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务消复之术称朕意焉。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未致远必泥土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长悌於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二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匱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二留黷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太康九年春诏曰：兴化之本繇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能否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

元帝大兴元年诏曰：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纲弛坠颠覆大猷朕以不德统承洪绪夙夜忧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长当二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林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二塞之责各明慎奉行。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三月诏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赏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徵发於民。

文成太安四年五月诏曰：朕即阼至今屢下宽大之旨蠲除烦苛去诸不急欲令物获其所人安其业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扬恩意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惧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已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称朕意焉。

献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二必谓铨衡允衷朝纲应叙然牧司宽情不二宪旨举非其人愆於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

孝文太和二年十一月诏曰：悬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实要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屢闻朕听承太平之运属千载之期思光洪绪惟新庶绩亦望藩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於祖宗百姓见德於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

六年十二月诏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缉纬象蠲兹六二去秋淫雨洪水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办爰毛反裘甚无谓也。今课督未入及将来租算一以

丐之有司勉加劝课以要来穰称朕意焉。

九年帝尝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阳王禧等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祖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有违前诏禧对曰：陛下圣过尧舜光化中原臣虽仰稟明规每事乖互将何以宣布皇经敷赞帝则舛违之罪实合刑宪帝曰：若朕言非卿等当须廷论如何入则顺旨退有不从昔舜语禹汝无面从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谓乎！又谓尚书等曰：朕仰纂乾构君临万宇往者稽古典章树兹百职然尚书之任枢机是司岂惟总括百揆缙和人务而已朕之得失实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言朕之一失献可否之片规。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诏曰：诸州刺史不亲民事缓於督察郡县稽逋旬月之间才一浏览决淹狱久讼动延时序百姓怨嗟方成困敝尚书可明条制申下四方令日亲庶事严勒守宰不得因循宽怠亏政六月考诸州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将裴邃等寇淮南诏行台郟道元都督河间王琛讨之停师城父累月不进敕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赏齐军力催令赴接贼退而还。

後废帝中兴二年正月诏曰：自中兴草昧典制权輿郡县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风化未均眷彼周馥专为渔猎朕所以夙兴夜寐有惕於怀有司明加纠罚称朕意焉。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四月帝谓褚遂良曰：卿为谏议比来何为不谏遂良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而历代帝王进纳忠说从善如流者国尝获安化洽声称厥後绝忠臣之路恶谏诤之言沉迷嗜欲贼害良善者何尝不国败身亡以为後诫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视朝之馀假以颜色奖诱愚臣使罄蒙瞽臣实惭弩下不称万一尸禄素食诚负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许圜师等谓曰：与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贤明方膺此选去岁东封观诸州刺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犹未能尽此朕所以忧也。又封禅举人比望有经纶之才遗逸藪泽者乃闻多是不第进士岂实无人物可言为复卿等不能用心蔽贤滥举殊不称求贤之意何也。圜师等引咎而退。

中宗景龙元年十月令内外诸司长官具僚佐功过递相勸励勉其职。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谓御史等曰：卿处宪司职当弹纠如闻百僚非常弛慢即宜访察闻奏如其宽纵国有常典。

开元二年六月诏曰：尚书礼阁国之政本郎官之选实藉良才如闻诸司郎中员外郎怠於理烦业唯养望凡厥案牘每多停拥容纵典吏仍有货贿欲使四方何以取则事资先令义贵能改宜令当司官长殷勤示谕并委左右丞勾当其有与夺不当及稽滞稍多者各以状闻。

五年四月帝以尚书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司职事吏部员外郎褚弇等十人案牘稽迟诏曰：朕居万人之上以百姓为心尝恐有冤不申有理见滞忧勤庶绩宵旰兴怀。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则尚书郎皆是妙选须称其职焉可尸禄悠悠曾无断决昨者试令询问遂有如此稽逋动即经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编令式令便准法科责乃是寻常但为积习宽疏欲得申明告谕自今以後各宜惩革。若有犯者别当处分。

十年三月诏曰：国之设法本以闲邪敬无所施虽立安用朕以寡昧纘丞丕业夙夜怵惕恐不克徒知其所危涉川罔知其所济是用寤寐永叹尝思罪已冕旒不欲见其臧否【二广不欲闻其是非隐忍含容十载于兹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讼息刑清家习礼让之教人怀廉耻之节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雒阳县主簿王钧贪残其性暴虐其心轻侮我章程刻剥我黎献处事不遵乎！法理黷货不知其纪极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鞬鞞之下事犹如此想其远处人何以堪然而当发生之时属阳和之月朕情存恶杀不加殊死。且从杖罪以肃朝端可与朝堂集众决杀自今以後内外官有犯贖至解免以上纵使逢恩获免并宜勿齿终身御史司职当推劾不存纠举多有颜情纲纪不施谁任其咎。又府县寮竒上下相承犯法公然无问按诘。若或知而故纵即是职务不举各自思审何以当官自今以後所进拟御史皆须历职清白众所推者不得虚相引进饶幸所荣凡厥朝臣宜悉朕意。

十一年六月帝谓宰臣曰：尚书省诸曹事多因循颇亏格式伪滥之辈缘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勾当勿使更然。

十二年二月诏曰：如闻在外官人罕遵法式孤弱被抑冤不获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诬州县

有好长官同寮岂敢违法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多惜人情未闻正色内外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史县令严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弹奏。

代宗大历六年四月敕曰：弛张刑政兴化阜俗使吏无贪黷之迹下无愁恨之声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主簿县大夫亲其教训举其纲目条察善恶惠养困穷方伯得以考求殿最故汉置刺史临课郡国周制官刑绳邦理其义明矣。朕思举旧典以清时俗频诏长吏精择此官如闻近日犹有奸滥或未习政事素无令问因依请黜尸旷禄位邪枉附法懦弱废官人弊於下怨归於上闻并减耗贿赂日闻岂所谓建明职守共副忧勤者也。又别驾秩位颇崇。若郡守废阙掌同其任旧例补署或匪其才既不称职则多伤害自今後别驾县令录事参军有犯赃私并暗弱老耄疾患不称所职户口流散者并委观察节度等使与本州刺史计会访察闻奏与替其犯赃私者便禁身推问具状闻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职老耄暗弱及无赃私才不称职者量资考改与员外官馀官准前後敕处分其刺史不能觉察观察节度使具刺史名品闻奏如观察节度管内不能勾当郎官御史出入访察闻奏。

德宗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图于兹七稔每念万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岂安终食故所以赈瞻优贷思致安方镇牧守诚宜遵奉如有违越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访察以闻，於是宰臣等表贺焉。

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诏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後奏闻如闻州司尝务巨细所裁官吏移摄将士解补占留支用刑狱等动须禀奉不得自专虽有政能无所施設选置长吏将何责成宜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严加察访廉使奏听进上本判官不能规正及刺史不守朝章并量加贬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军戎之间事资节制即不在此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诏曰：应天下州县或土风各异或物产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条舛谬或云：施之岁久或缘碍於敕文有利於人而可举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并委所任县令录事参军备论列於刺史具以上闻委中书门下据事件下观察使详言列奏当与改更各从便安自当苏息如或在官因循不举後来者无以申明利害较然违慢可见当重加惩罚仍更不得授县令录事参军刺史委中书门下具名奏闻别议殿贵。又曰：每思前贤设官分职岂徒然哉！今州有上佐县有丞簿俗谓官不领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州县公事上佐丞簿得失须共参详如有败阙，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举明并须连坐冀得人展其才官无冗食。又曰：刑狱之内吏得使情推断不平因成冤滥无问有赃无赃并不在原免之限。

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观察使职当廉问位在藩隅受人主之宠荣同国家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贵惟贪优游罗声色以自娱顾凋残而不问纵逃显责必受阴诛自今请责其成效专彼事权使得展意尽心恢张皇化敬事以守法度节用以减征徭有利於国者必行不以近名为利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例为辞绝连夜之酣歌务尽忠之谏论常准此道方免旷官其巡属州县须知善恶具以上闻隐而不言罪归廉帅应有论荐须是直书强能立事者上陈不得蔽善懦弱失职者奏免非可徇情如此则远近相临上下相制共为致理同归至公敕曰：卿等所言甚为切务可速行之。

後唐庄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卢文纪上疏请责内外百司各举其职明行考课以激其能从之明宗长兴二年闰五月敕曰：要道才行则千岐共贯宏纲一举则万目皆张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条悉在无烦改作各有定规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劳日拙天垂万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载群伦岳渎之方隅不易倘各司其局则皆尽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关庶政互有区分久不举行遂至隳紊宜准旧制令百司各於其间录出本局公事巨细抄写不得漏落纤毫集成卷轴兼粉壁书在公。若未有廨署者其文书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写录一本披寻或因顾问之时应对须知次第无容旷废每在执行使庶寮则守法奉公宰臣则提纲振领必当彝伦攸叙所谓至道不繁何必期年告谕催促限两月内抄录及粉壁书写须毕其间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书门下当更参酌覆奏施行。

闵帝应顺元年闰正月诏吏部三铨南北曹礼部贡院注拟考试依格疾速发遣勿令虚有滞留。

卷一百五十六

帝王部·诚励第一

《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周礼》天官小宰之职正月令於百官府曰：各三乃职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恭则国有大刑斯所以允三百工慎乃在位勉三厥职无从匪彝也。故《诗》曰：凡百君子各恭尔身《传》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斯乃王者欲物得其所人不逾闲去未归本有耻。且格故诞告多方申明约束使其感激自励远罪迁善无远弗届同底于道所以立大中之训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新命有职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钦哉！惟时亮天工（各敬其职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考功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庶绩咸熙分北三苗（考绩法明众功皆广苗幽三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从善恶明也。）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邻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须而成）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体。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为（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当之）予欲观古人之象（欲观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日月星为三辰华象草华虫也。画三辰山龙华虫於衣服旌旗）作会宗彝（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为饰）藻火粉米黼黻□绣（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己相葛之精者曰：□五采备曰：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黼黻土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当听审之）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我违道汝当义辅正我无得面从我违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殷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曰：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卜滔淫（戒诸侯与之更始彝常卜滔慢也。无从非常无就慢过禁之）各尔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简在天心故也。）周武王封康叔为卫侯作酒诰（康叔监殷民殷民化纣嗜酒故以戒酒诰）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公以成王命诰康叔顺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国妹地名纣所都朝歌以北）乃穆考文肇国在西土（是父昭子穆文王弟称穆将言始国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兹酒（大正其所告慎众国众士於少正官御事治事吏朝夕敕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饮）惟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为祭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酒惟行（天下威罚使民乱德亦无非以酒为行者言酒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酒惟辜（於小大之国所用丧亡亦无不以酒为罪也。）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小子民之子孙也。正官治事谓下群吏教之皆无常饮酒於所治众国饮酒）越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当因祭祀以德自将无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文化我民教道子孙惟土地所生之物皆爱惜之则其心善）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孙皆聪听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则子孙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今往使妹土之人继汝股肱之教为纯一之行其当勤种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牵车牛远费用孝养厥父母（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卖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洁厚致用酒养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典听朕教（众伯君子长官大夫貌庶士有正者其汝常听我教勿违犯）尔大克羞□惟君尔乃饮醉饱（汝大能进老成人之道则为君矣。如此汝乃饮食醉饱之道先戒群吏以听教次戒康叔以君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长观省古道为考中正之德则君道成矣。）尔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则汝，庶几能进馈祀於祖考矣。能进馈祀则汝乃能自大用逸道）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进老成人之醉饱考中德为用逸则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顺其大德而佑之不见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辅训往日国君及御事者下民子孙

皆，庶几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饮）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故我周家至于能受殷王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闻之於古殷先哲王谓汤蹈道天明著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从汤至帝乙中间之王犹保其王道畏敬辅相之臣不敢为非）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辅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宽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饮（聚也。自暇自逸犹不敢况敢聚会饮酒乎！明无也。）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於在外国侯服甸服男服卫服邦国伯诸侯之长言皆化汤畏相之德）越在内服百寮尹惟亚惟服宗工（於在内服治事百官众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无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饮）惟助成王德显尹人三辟（所以不暇饮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闻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纣也。酣乐其身不忧政事）厥命罔显于民三保越怨不易（言纣暴虐施其政令於民无显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变易之）诞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尽伤心（纣大惟其纵淫佚于非常用燕安丧其威仪民无不然痛伤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纣大厚於酒昼夜不念自息乃过差）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纣疾狠其心能畏死言无忌惮）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纣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国灭亡无忧惧）弗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纣不念发闻其德使祀见享升闻於天大行淫虐惟为民所怨咎）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纣众群臣用酒沈荒腥秽闻在上天故天下丧亡殷无爱於殷以纣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恶自召罪）王封予不惟。若兹多诰（我不惟。若此多诰汝我亲行之）古人有言曰：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古贤圣有言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凶）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大监抚于时（今惟殷纣无道坠失天命我其可不大大视此为戒抚安天下，於是）予惟曰：汝一毖殷献臣（一固也。我惟告汝曰：汝当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甸男卫之国当慎接之况太史内史掌国典法所宾友乎！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圻父马农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顺畴咨之司马乎！况能迫回万民之司徒乎！）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当顺安之司马司徒司空列国诸侯三卿慎择其人而任之则君道定况刚断於酒乎！）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其有告汝曰：民群聚饮酒不用上命则汝收捕之勿令失也。）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尽执群饮酒者以归于京师我其择罪重者而杀之。）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又惟家蹈恶俗诸臣惟众官化纣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渐染恶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则汝有此明训以享国）乃不用我教辞惟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辞惟一人不忧汝乃不洁汝政事是汝同於杀之罪）王曰：封汝典听朕毖（汝当常听念我所慎而笃行之）勿辩乃司民湏于酒（辩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湏於酒言正身以帅民）又作梓材（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言当用其众之贤者与其小臣之良者以通达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国）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当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国通王教於民惟乃国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汝惟君道使顺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师可师法）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国之三卿正官众大夫皆顺典常而曰：我无厉虐杀人之事如此则善矣。）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亦其为君之道当先敬劳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劳来之）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以民当敬劳之故汝往之国。又当详察奸宄之人及杀人贼所过历之人有所宽宥所以敬劳之）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听讼折狱当务从宽恕故往治民亦当见其为君之事察以过误残败人者当宽宥之）王启监厥乱为民（言王者开置监官其治为民不可不勉）曰：无胥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当教民无得相残伤相虐杀至於敬养寡弱至于存恤妾妇和合其教夫道以容之无令见冤枉）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实国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能长养民长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监无所复罪当务之）惟曰：若稽田既勤敷惟其三为厥疆畎（言为君监民惟。若农夫之考田已劳力布发之惟其陈列三治为其疆畔畎垄然後功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茨（如人为室家已勤立垣墙惟其当涂茨盖之）若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已劳力朴治斫削惟其当涂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须礼义而後治）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言

文武已勤用明德怀远为近汝治国当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众国朝於王。又亲仁善邻为兄弟之国万方皆来宾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则和集众国大来朝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於先王(皇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能远拓其界壤则於先王之道遂大)肆王惟德用和先後迷民用悻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悦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谓教训所以悦先王受命之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为监所行已如此所陈法则我周家惟欲使至於万年承奉王室)子子孙孙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孙累世长居国以安民)。又成王既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叹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出令从政之本令出必慎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乱之道也。)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从政以公灭私情则民其信归之)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言当先学古训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古义议度终政乃不迷错)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其汝为政当以仪典常故事为师法无以利口辩佞乱其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积疑不决必败其谋怠惰忽略必乱其政人而不学其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後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举其掌事者功高繇志广繇勤惟能果断行事乃无後难言多疑必致患)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与侈期而侈自来骄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俭惟德无载尔伪(言当恭俭惟以立德无行奸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为德直道而行於心豫而名。且美为伪饰巧百端为心劳苦而事日拙不可为)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虽居宠当思危惧无所不畏。若乃不畏则入可畏之刑)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广>■>(贤能相让俊■在官所以和谐<广>■>乱也。)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其人惟尔不任(所举能■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举匪其人亦惟汝之不胜其任)王曰：呜呼三事暨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叹而敕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职)以佑乃辟永康兆民万邦惟无尔(言当治官政以助汝君长安天下兆民则天下万国惟乃无厌我周德)汉景帝後二年诏曰：■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许伪始为吏(牟食苗根虫也。)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奸法因法作奸也。与谓盗者当治而知情反佐与之是则共盗无异也。)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耗不明读与■毛同音莫报切)其令二千石各■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言始即帝之而有彗星之亏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宣帝元康二年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诏曰：乃者火灾降於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亏(言始即帝之正而有亏也。)咎孰大焉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灾变则正其行事■德以之)群公孜孜帅先百僚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诈自称吏苛刻(恕者仁也。仁己之心以度於物)。

後汉光武时冯勤为司徒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宴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朱浮为大司空坐卖弄国思免。又陵轹同列帝衔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贖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訾量也。言无量可比之贵重极也。訾与贲同)忠臣孝子览■前世以为镜诚能尽忠於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中元二年诏曰：今选举不实邪妄未去权门请■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徵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

明帝永平十八年诏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敕四方称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三月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民诚欲元元

去未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上月}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_二斗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_二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後诸夏。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师蝗诏百僚师尹勉_二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匱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恶将何以救其咎咎既至复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诏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惧必淹伤夕惕惟忧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_二康糝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惠养之意其务崇仁恕_下寡独称朕意焉。

五年七月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_二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侈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_下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息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鸞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後效。

桓帝永兴二年诏曰：比者星辰谬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已_二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灵帝光和元年妖异数见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瑞不虚生灾必有缘朕以不德秉统未明以招妖伪将何以昭显宪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当夙夜而各拱默讫未有闻将何以奉答天意救宁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务消复之术称朕意焉。

魏太祖征孙权使临_下侯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又代郡乌丸反以鄢陵侯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临发太祖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护军将军夏侯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军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长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未致远必泥土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长悌於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_二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匱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_二留黷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殫违此朕所以垂拱_二总纲责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咸宁三年诏曰：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棠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於宗师也。

太康元年春诏曰：兴化之本繇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能否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

荀勖为尚书令在尚书课试令史以下_下其才能有_二於文法不能决疑处事者即时遣出武帝尝谓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公达之退恶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元帝太兴元年三月壬申诏曰：昔之为政者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其次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其有政绩可述刑狱得中人无怨讼久而日新及当官软弱茹柔吐刚身行秽浊_二饰时誉者各以名闻令在事之人仰鉴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宽众息役惠益百姓无废朕命远近礼贽一切断之。

七月戊申诏曰：王室多故奸_下肆暴皇纲弛坠颠覆大猷朕以不德统承洪绪夙夜忧危思改其弊二千

石令长当祇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卜林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塞之责各明慎奉行。

简文咸安二年诏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济彼时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倾皇祚赖祖宗灵祇之德皇太后淑体应期藩辅忠贤百官戮力用能荡氛雾於昊苍耀晨辉於宇宙遂以眇身于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敦本息末抑绝华竞使清浊异流能否殊贯官无比政士无谤不有惩劝则德礼焉施。且寇未殄劳役未息自非军国戎祀之要其华饰烦费之用皆省之夫肥T穷谷之贤屈泥扬波之士虽抗志玄霄潜默幽岫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川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耶古人不借贤於曩代朕所以虚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无不达恶无不闻令诗人无素食之刺而吾获虚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兴三年太史局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政易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乃下诏戒励天下丙申复诏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畅议发家陪故繇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金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莘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於覆束家矣。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於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繇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於治矣。

太武神鹿三年五月诏曰：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後身荣於时扬名後世矣。近遣尚书封铁剪除亡命其所部将士有尽忠竭节以殒躯命者今皆追赠爵号或有蹈锋履难以自效者以功次进位或有故违军法私离幢校者以军法行戮夫有功蒙赏有罪受诛国之常典不可暂废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以自改矣。其宣敕内外咸使闻知。

太延元年诏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纲纪纷乱上无定令民知何从自今以後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搅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货定课哀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逼强侵弱覆检能否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牧守荷治民之任当宣扬恩化奉顺宪典与国同忧直道正身肃居官次不亦善乎！

源贺为征西将军从驾临江为前锋大将贺为人雄果每遇强蒙辄自奋击太武戒之曰：兵战危不宜轻犯卿可运筹处分勿恃身力也。

袭常山王素长子可悉陵年十七从太武猎遇一猛兽陵遂空手搏之以献帝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功立事勿如此也。

文成太安四年五月壬戌诏曰：朕即阡至今屢下宽大之旨蠲除烦苛去诸不急欲令物获其所人安其业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扬恩意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惧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已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称朕意焉。

献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必谓铨衡允衷朝纲应叙然牧司宽情不祇宪旨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

皇兴中蠕蠕犯塞仇池氏羌。又反叛秦益二州刺史吕罗汉大破之诏罗汉曰：卿以勋劳获叙才能致用内总禁旅外临名岳褒宠之隆可谓备矣。自非尽节竭诚何以垂名竹帛仇池地接边境兵革屡兴既劳士

卒然亦动民庶皆由镇将不明绥禁不理之所致也。卿应机赴击殄此凶 鬼隳右土险民亦刚悍卿可召集豪右择其事宜以利民为先益国为本随其风俗以施恩惠其有安土乐业奉公勤私者善加劝督明相宣告称朕意焉。

孝文临朝堂谓群臣曰：两仪既辟人生其间故上天不言树君以代是以书称三考之绩礼云：考成之章自皇王已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与百辟允 庶务然朕识乏知人不能使朝绝素 食之讥野无考 之刺夙宵寤寐载怀怵惕卿等皆是朝贤国彦辅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绩之义如乖忠正国有常刑贤者虽疏必进不肖者虽亲必黜。又谓尚书等曰：朕仰纂乾构君临万宇往者稽古典章树兹百职然尚书之任枢机是司岂惟总括百揆辑和人务而已朕之得失 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尝言朕之一失献可否之片规。又未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人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咸阳王禧曰：陛下圣过尧舜光化中原臣虽仰禀明规每事乖互将何以宣布皇经敷赞帝则外违之罪实合刑宪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当须廷论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昔舜诏禹汝无面从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谓乎！

後皇太子恂冠孝文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诫以冠义曰：夫冠礼表之百代所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能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迁雒诏恂诣代都其进止仪礼孝文皆为定及恂入辞孝文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山陵在北海汝至彼太师事毕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讫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在途当温读经籍如每日亲见吾也。

南安王桢性忠谨事母以孝闻诏徵讲武孝文引见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廷令问彰於邦国每钦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讲武远徵赴阙仰恋仁慈情在未已但长安镇年饥民俭理须绥抚不容久留翁今还州其勤隐恤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翁既国之懿亲终无贫贱之患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三者不去患祸将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远害光国荣家终始之德成矣。

赵郡王 都督关右诸军事孝文既笃爱诸弟以 总戎别道诫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师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汝其师之。又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孝文亲饯於近郊诏 曰：夫刑狱之理先哲所难然既有邦国得不自励也。汝我之懿弟当聿 厥德光崇有魏深思远图如临深履薄。若恃亲重不务世政国有常宪方增悲感北海王详行中领军留守孝文赐详玺《书》曰：比神游何业也。丘坟六籍何事非娱善正风猷肃是禁旅後朝行宫及还雒高祖饯之诏详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举鬼方不令乃致淹载之师况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然後言归今夏停此故与汝相见善守京邑副我所怀广陵王羽孝文南伐除开府青州刺史亲饯之华林园後诏羽曰：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州纂兵 律俟秋方举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善开经策守我东夏敬慎汝仪勿坠嘉问唯酒唯田可不戒欤後为太保录尚书事孝文临朝堂议政事谓羽曰：迁都雒阳事格天地但汝之迷途未开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来何难朕初发雒阳教示永寿皆谓分别比自来後诸处分之事已差前救命举大功宁为虚费。且朕无周召之劳弟岂容宴安自逸今便北巡迁留之事当任朕怀。

咸阳王禧字永寿为中都大官孝文以诸弟典三都戒禧等曰：汝等国之至亲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狱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锦非伤锦之尤实授刀之责皆可 身慎行勿有乖爽。又曰：文王小心翼翼聿怀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骄怠出为使持节开府冀州刺史高祖。又以济阴王郁枉法赐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戒之。

高阳王雍除使持节镇北将军相州刺史常侍如故孝文戒雍曰：相州乃是旧都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为牧之道非难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难。又当爱贤士存信约无用人言而轻与夺也。

慕容契为中散初南安王桢有贪暴之声遣中散阎文祖察之文祖受赂隐而不言事发杀之孝文太后引见群臣谓之曰：前论贪清皆云：克 文祖时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离俗之士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契进曰：臣卑微小人闻识不远过曲 虚忝今职

小人之心无定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定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孝文曰：昔郑相嗜鱼人有献鱼者相告曰：若取此鱼恐削名禄遂不敢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贪之恶矣。何为求退迁契宰官令。

卢昶为太子中舍人使南齐孝文诏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迹江杨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语致虑。若彼先有所知识欲见便须论即论卢昶正是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复罢也。凡使人之体以和为贵勿递相矜夸见於色貌失将命之体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规诲。

宣武时卢昶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既克梁胸山置戍累表乞师帝遣虎贲四千人赴之。又诏昶曰：取胸置戍并是卿计始终成败悉归於卿以兵少请益今已遂卿本意如闻东唐陆道甚狭一轨之外皆是水彼必据之以断军路。若已如此更设何策其军奇兵变遽以表闻。又闻衍军将帅每有流言去魏博淮阳宿豫乃是两宜。若实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支几时脱事容往返驰驿速闻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若理不可尔亦将军裁决昶既儒生本少将略。又羊祉子夔为昶司马专征戎事掩昶耳目将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骥粮樵俱罄以城降梁。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丙子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诫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

宣帝之在东宫也。武帝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每有过辄加捶扑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耶，於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帝惮武严矫情，饰以是过恶遂不闻。

卷一百五十七

帝王部·诚励第二

隋高祖见太子勇文饰蜀铠恐致奢侈之渐因而戒之曰：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

秦孝王俊以奢僭免官就第薨於秦邸俊所为奢丽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终之具务从俭约以为後法也。王府僚佐请立碑高祖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後与人作镇石耳。

韦二开皇中平陈之後为江州总管进图岭南高祖遗二《书》曰：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率将戎旅方风行电扫咸行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

炀帝大业初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齐王当立帝方重王府之选乃拜黄门侍郎柳蕃之为齐王长史帝法服临轩备仪卫命齐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令杨约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从殿庭引蕃之诣齐王所西面立牛弘宣敕谓齐王曰：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二虞庆则元二等从内送王子相於我于时诫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於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昵近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微子相之力吾无今日矣。若与蕃之从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蕃之曰：今以卿作辅於齐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当锤卿一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太宗降薛仁果凯旋献俘於太庙高祖享劳旋师因谓群臣曰：诸公共相翊戴以承帝业今。若天下晏安使得同守富贵。若使王世充得志公等，岂有种乎！正如薛仁果君臣不能自守致此颠覆可为殷鉴也。

二年命秦王镇长春宫初秦王自幼年尝从高祖及起义或总戎在外事毕则还未尝久别至是作镇悲不自胜高祖戒曰：汝之於家则父子出则君臣父子之道岂欲分别但安天下耳汝既情深家国时宜勉之。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从容谓公卿曰：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唯在朕与公辈耳荒淫田猎杀戮任情人君之恶也。私树朋党阿谀顺旨人臣之恶也。宜各制其欲则为治不难矣。

贞观元年正月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独治唯藉辅佐共安天下古人耻其君不如尧舜诸公勉思此义焉。

十一月谓群臣曰：朕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母务其乐不遗其忧公辈亦宜济朕所忧致朕所乐。若以声色珍奇娱朕耳目未足为欢也。唯当抚养百姓训谕其下使朕眼不见犯法之事耳不闻刑杀之声此则朕之欢娱公之报效耳。

二年六月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文集博而有才亦悦尧舜而恶桀纣何言之相反也。杜如晦对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魏徵。又对曰：为人君者智者为其谋勇者为其战虽圣哲犹垂旒【二】广以杜聪明炀帝虽有俊才而无人君之量所谓非知之难行之实难虽解口谈尧舜而躬行桀纣此其所以亡也。太宗曰：然昔汉武征役不息户口减半中途能改还得传祚子孙向使隋主早悟亦当不至於前事不远朕与公辈当思自勉。

三年三月帝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须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有武艺谋略才堪抚众者任以边事有经明德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二】清惠处事公平者任以剧务有学通今古识达政术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闻奏者关於仆射。

八年十一月谓大理卿窦诞曰：法官卿为长也。武德之时为息隐王所嘱便回改文案苟事曲从此卿之短也。朕以至公临天下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卿当保所长而弃所短无阿朕意以亏宪典。

十二月【二】燕西征将帅帝诫之曰：吐谷浑妄自矜大失藩臣之礼数为草窃侵我边陲是行也。以寡制众良在不疑然敌不可轻寇不可玩阃外之事将军裁之制变应机不可预算官赏罪罚并在此行当思自勉也。

十年三月诸王出藩帝呜咽为别既而顾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识达情伪罕至於破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如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岂能念此哉！朕每一食必念稼穡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织之辛苦诸弟盍学朕乎！今选良臣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於愆过耳。

十五年正月诫朝集使曰：礼义者人伦纪纲卿等颇能繇之百姓自然而化导德齐礼，岂不善邪。若南方诸州多统夷獠官人於彼言语不通里吏乡首侵渔匹庶不胜忿怨挺刃相讎因是叛亡轻犯州县兴兵讨捕即致杀伤每念於此尝为惕然卿当深识朕意制奸抚弱。又不肖长吏或与富室交通积成款狎怠忽刑典是惟蠹政特宜禁绝。

四月甲午谓诸卫将军曰：元首股肱千载难合卿今委质於朕【二】望鱼水相资或荐所知或救不逮有犯无隐是曰：人臣顷者武官多相携贰欲有论争众挫必使其惭所谓不自为善而恶人独善者也。宜改斯弊。

八月谓侍臣曰：朕昨观尚书帝王之道坦然可见因顾左仆射房玄龄曰：卿为百司之首佐理阴阳朕有不逮宜矫其失谓吏部尚书侯君集曰：职在选举发言朕听宜屏黜不肖进用贤才谓户部尚书唐俭曰：朕情存兆庶诚不懈怠宜知其疾苦体其虚实谓工部尚书杜楚客曰：人君欲奇服异器以散府藏当谏而勿为也。谓鸿胪卿刘善固曰：今远方之人朝贡不绝来数则烦迎送拒之便绝通和宜处之以道令怀而不怨朕每，庶几唐虞欲卿等齐肩稷契耳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王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九月谓公卿曰：朕昨阅帝系略有八十馀君亡国丧身者多兴邦利物者少览此兴亡极怀战阳观其明主能任用贤才察其【二】君必以聪明自任但天下至大万几至广以一人之身总四海之事纵令圣【二】，岂能无失朕今任用公等必望庶事咸康方今地平天成亦是公等振鳞之日捐躯报国尽忠奉上宁曳止朱紫於当今亦获嘉名於後代耳。

十一月朝集使贡庭实帝谓曰：情在万邦欲家给人足州县官寮不识朕意耳崇虚略实激声要誉春【二】始簇即呼呈茧殖苗未生已求填【二】斯实深烦百姓观者或似至公刺史一州之长县乡取则其下或有烦劳为朕禁制。又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廡宇修营楼雉欲以求媚。又潜饲羊百馀口鱼数百头将馈贵戚太宗知而数之曰：朕巡省河雒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卿旧态也。元楷在隋有邪佞之目太宗故发此言以诫之。又乔轨为左骁卫左监门将军兼左武卫大将军出为夏州都督轨性疏傲不能以礼自居将发太宗诫之曰：恭者礼之本慎者人之行卿在宿卫颇失此道久留陛阶下恐长朕之过夏州重镇卿其勉之。

十六年四月帝谓褚遂良曰：卿为谏议比来何不为不谏遂良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而历代帝王进纳忠说从善如流者国常获安化洽声称厥后绝忠臣之路恶谏诤之言沉迷嗜欲贼害良善者何尝不国败身亡以为後诫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视朝之余假以颜色奖诱愚臣使罄_二蒙瞽臣实惭弩下不称万一尸禄素_一；食诚负陛下。

五月谓侍臣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至如属文之士伎巧之人皆自谓己长他人弗及。若明公文匠商略诋诃芜音拙迹，於是乃见况一人听断一日万几虽复忧劳何能尽善尝念魏徵正谏多中朕失明镜鉴形无以加也。因举觞属房玄龄等数人以勸之。

十七年正月谓汉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夺汝知之乎！咸曰：不知帝曰：尔等禄位我得夺之行我不能夺然善事非自尔身亦贻尔子孙矣。又谓侍臣曰：顷频有妖言谋反者。此皆不识天时自取亡灭运属太平谁与为乱。且帝王必俟符命班叔皮论之详矣。自非上天_二卷顾何以克当譬之卖笏人皆竞选或先署某买众便绝言朕署天下十有馀载所谓分定可绝觊觎矣。朕虽不及尧舜而以公等为稷契共安天下可不勉哉！又谓侍臣曰：自古开基之主至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不所以致乱太宗曰：公意推过於主朕意归罪於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考基会遂处大官礼德不修奢淫是好崇小人之附势蔑君子之鸣谦以无赖之臣事幼弱之主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岂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诫勸子弟使无愆犯即国家之庆也。

是月汉王元昌霍王元轨舒王元名滕王元婴密王元晓越王贞纪王慎晋王治皆侍坐帝谓曰：我弱冠之年颇爱游猎蘧伯玉云：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昨之是今复非之顷来不好跨鞍不窥苑囿唯披玩书籍中宵乃寝有益於时必为之三复乃知事弗师古无以为政。

四月立晋王为皇太子己亥帝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侧陈孝德以戒之是月。又累叹侯君集大臣怀奸承乾为逆因谓侍臣曰：夫不善者善人之资朕尝语皇太子承乾为元龟公等亦以君集为鉴戒。

闰六月帝谓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诲见其将饭告曰：稼穡艰难不夺农时乃可常有其食见其乘舟谓曰：舟况人君水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君可不惧畏见其休於屈木之下谓曰：木虽曲从绳则正后虽暗从谏则圣耳。

七月谓侍臣曰：天子有二难追踪上古事常不称为一难思安兆庶而或未得所二难也。而为臣亦有二难企踵昔贤尽心事上为一难仰止前哲居官必理为二难然天子慕尧则尧之侣慕桀则桀之徒臣慕贤与不肖亦犹是矣。

十月朔帝召雍州诸县令诫之曰：夫人君为心百姓为体安则心乐苦则心危然手足寒则应心政令急则伤下尔等或饬邮厨要声誉非朕所尚平法宪安黎元使老弱穷独皆得其所豪家富室不有侵渔朕所孜孜在此而已。

十二月帝谓吴王曰：父之於子恩爱是常子能仁孝不辜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顺其亲数有罪恶刑戮将及何爱之有昔汉武立昭帝燕王旦_□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至身死国除为人臣不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谓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怀火因燧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而成美卿等其勉之。

十月帝谓侍臣曰：皇太子齿学之岁须日闻所不闻乃诏太子就席而谓太子太师司徒长孙无忌等曰：太子生於深宫之中未尝知忧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未尝知哀未尝知劳烦公等为陈以启其意无忌答曰：太子外温内敏天授多才但勤於博学事无不晓太宗曰：公知其梗_□而未得其理夫人主日出视朝贤人君子_□首在列而已负_二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乱亡之端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行至郊野周览远望亡国之将有数矣。此古昔之国其已尚焉今焉耆王不求贤佐不能尽心事大国吾遣偏师击之系颈至此流飘万里自取灭亡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政化为本以人心为固古人有言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夫将为人君则躬事宗庙入庙而右登自阼阶俯察几筵仰睹榱桷其器皆在其亲不见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古之太子行则抚军今六军行从是所自观尔则乘坚驱良彼则负重致远以此思劳则劳可知矣。皇太子谢曰：臣德义无闻超居上嗣投足忧惧如临冰谷蒙陛下诱训愚_二遂广条流亲承音旨得此五事皆是发虑安危致言经远臣谨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十九年帝征辽留皇太子在定州将发皇太子对帝悲啼者已数日帝谓曰：承乾凶悖尔非次而得立自

为嫡长常在吾膝前与婴儿孺子奚异哉！而官寮皆天下著名之士吾今东征故留尔作镇亦冀天下之人见汝风采夫为国施化贤者须进不肖者须黜为善必赏积恶必诛心存於公事不僭滥勉行此而已亦安用悲乎！太子曰：念臣七岁偏孤蒙陛下手加鞠养自朝及夕未尝违离明旦辞违陨心泣血今日顿踵於臣因悲不自支帝亦为之洒泪。又韦挺时为御史大夫封平阳县男帝从容谓之曰：卿之此任独朕意耳左右大臣无为卿地者卿其勉之。

二十年十二月谓群臣曰：朕闻以愚事圣为难以明事暗亦难所以自古君臣难以道合谅繇於此朕自方禹汤以上恐有不逮至秦汉以降颇亦可知而宇宙康宁蛮夷慑伏自谓古今未有然自惟暗短事藉明哲卿等并朕之股肱心腹寄以共政必宜竭心启沃无所私隐中书门下古称喉舌出纳言语之谓而比拱默寂寥罕闻陈说将谓朕不能受所以杜口邪伪自不能悉也。

杨师道尚桂杨公主为太常卿驸马都尉师道卒子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尝谓群臣曰：夫子有孝与不孝臣有忠与不忠公等见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岂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歿已後肆情为恶亏犯名教良由阙於义方今缘师道儿丧亏礼节诚所难恕。若训导合宜纵其顽鄙犹不狼狽公等各有子弟咸须示语无赖者亦勿存育。

二十一年正月谓司空房玄龄等曰：朕抚四海二十馀载年已五十馀岁不我与古人轻尺璧而重寸阴然贤人君子立身成名各欲及时虽自励不怠但恐岁月如驰德不周物因敕百官各勤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辞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谓之曰：调风化俗莫尚於文润德光身孰先於学是以海内奉不剖明珠不现昆竹不断凤音不彰故髦俊以博识洽闻立名国家以任贤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约束务在勤学其所贡举既得其人今年贡人不多升第。又少，岂非公等失於劝导所致。又曰：育物济人必资於食家给人足本藉於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比年以来亦大丰稔才有一两州水旱即须开仓赈给良以不劝贮积朕为公等不取。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见今日所见或非旧人我见公等非常慰意公等见我亦欢忻宜各为我乐饮会讫。又曰：古人赠遗不贵珍宝其所重者相赠以言公等在州当抚馭百姓。若能威惠兼举信义不亏奉国之情无忘忠节唯以公方为意不以私务为心虽不求安而安自至虽不求名而名自显。若所行反道举指乖方身名俱丧危亡斯及但正涂难践斜径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貽咎累朝集使等承旨下拜其预闻诏诰者并皆悦服。

又皇太子献玉华宫山铭太宗读之以示群公曰：朕以暇日常教其文体观其辞彩差欲相类然诗赋非政道之急必在屈己下人至如汉武穷奢极靡肆情纵欲而得身不颠灭貽厥子孙者正以贤臣辅弼所致卿等束游宦九有俱瞻宜各守其业以相翊赞无忌曰：陛下自方汉武臣所未安臣等远拟前贤诚多惭德然有角折齿事不两兼幸蒙庇会敢不自勉高宗永徽初蜀王为虢州刺史游猎驰骋典军杨道整叩马陈谏曳而捶之。又尝殴击所部县令帝闻而泣谓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栉风沐雨平定四方远近肃清车书混一朕纂承鸿业惧均御朽与王共同忧为家为国蜀王田猎无度侵扰黎县令典军无辜被罚阿叟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历观古来诸王。若能动遵礼度庆流子孙违越朝章诛不旋踵为法司所劾朕甚耻之。

陇西郡王博文有妓妾数百人皆曳罗绮馀粱肉与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贪纵为时所鄙高宗尝谓曰：我怨讎有善犹擢以不次况於亲戚而不委任乎！闻叔等唯昵近小人好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习学今赐绢二百疋各买经史习读务为善道也。

中宗景龙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奏言法令者人之是防是防不立则无所禁窃见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纵罪为宽恕以守文为苛刻臣愚少执刑典即为众所谤帝谓曰：法急则伤人宽则漏罪原情罚在於中平宜慎之志因奏上应正论以见意。

四年正月丁巳内出欵器以示侍臣曰：古有欵器朕今造成置之座右以诫盈满卿等当思自勩常保荣宠。

睿宗景元年十二月帝以诸王及皇亲任刺史别驾多有愆过手敕戒之曰：朕闻司牧兆人有彝训敦叙九族前王令典念此宗枝久遭沉翳近从班命庶展才能或授外藩或居内职留念访察属想风谣罕立嘉声或闻蠹政当官不存於职务处事多陷於偏私禽荒酒德者盖多乐善敬贤者全少将性之昏昧违此义方岂朕之不明成尔薄德当从戒慎勉遂俊改如迷而不复自速愆尤已实为之悔之无及即直递相告示以副朕怀。

二年三月朝集使辞帝谓之曰：顷年以来国家多难朕以薄德祗膺丕绪哀疾不暇未能远图四海凋残百度隳废端忧永念冰炭盈怀卿等夙荷朝荣位班列牧正当与朕同此忧心今者考课已终各还所部将何以阐朝典慰彼黎民思良图日新政理年终奏计任有所闻朕遣人分道廉问。

十二月制曰：设官分职本期致理惟贤是任匪私亲昵。若使才胜其任望重於时一日累迁固未为速如或化工无取考绩非明十年不调岂应论屈顷者官失其序饶幸路开人不务德惟速是视在职无几妄希迁陟。又每谒见之时多请仗下奏事不闻公议唯乞荣班王爵与能岂繇干请朕虽远惭圣哲多鬼大明自临寰宇斯焉两载卿士人材皆所知悉不被擢盖自取之当务责躬何宜往诉。且难进而易退君子格言後己而先人往哲明训周文多士虞舜举才克让满朝故称为理今位参台省阶列通班唯务趋竞馀何足纪朕方欲大革浇浮俾归淳俗自今已後谒见之日。若更有干冒祈荣者虽地处亲勋才称俊秀皆当格之清议一从屏黜崇廉耻之节洽平之化。

玄宗先天二年九月制曰：法之所设本以惩非令之必行期於禁止致理为要何莫繇斯至如官典受赃国有常法承前虽经处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视成为暴不令而罚为虐岂含容之既久将训导之未明欤朕情存画一过不欲贰恐愚人陷罪莫识是防奸吏徇私自嬰徽墨永言於此明发兴怀今日已前既往不咎从今已後有犯必绳朕不食言尔无荒怠所以殷勤恳恳戒尔凡百者盖以罚止罚可不慎哉！告示遐迩令知朕意。

十月引京畿县令入见谓之曰：间者畿辅之地水旱有愆朕务在恤人将幸于雒旨承严旨遂辍东巡百姓等或有出关恐至失业朕每自节俭惠养黎元卿等深体朕怀各敬乃事时太上皇有诰不令东幸也。开元五年六月突骑施酋长苏禄潜窥亭障安西东护郭处及十姓可汗阿史舟献皆反侧不安各以表闻乃遣使赉玺书慰喻之并降书谓处及献曰：朕闻师克在和不在於众怀远以德不独以兵卿等或宿将重名或贤王贵种咸负才略受任边疆当须戮力同心竭诚报国舍嫌窒隙忘躯立事近得表状更相异同。又请益兵乃非长算自从开四镇列诸军控扼有常置额久定即卿等所统蕃汉相兼以之制边绰有馀裕在乎！善用岂藉所加或云：突骑施围逼石城则缘史献致寇或云：葛逻禄徵兵马则被处沮谋进退遂有两端谗邪必然三至。若大将不协小人间之自保不遑何功可就卿等去日朕已面谕不谓即今尚犹如此。且史献十姓酋长先拜可汗一方黎庶共知所属突骑施部落虽云：稍众当应履信思顺安可恃力争高处顷将嘉言。且以忠道此际尤资史献未可即来入朝苏禄先是大将军未经制命今故遣左武卫翊府中郎将王惠充使宣我朝恩册为国公令职朝序并赐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务於绥怀得所不欲征讨示威史献前拟发兵葛逻禄其时遣众虑於劳扰当更审思其中权宜属在卿等王惠回日一一奏闻昔相如能屈廉颇竟展功业寇恂不较贾复终承教命率繇公道匪徇私情明镜灵龟各以为鉴。

七月诸州朝集使辞诏曰：朕闻御寰瀛者不可以乖化养黎献者必存於从理故专一方亲百姓有愁苦之心非牧伯之德所以精求台阁历选缙绅尝举百寮之要以光出刺之重虚想佳政用成庶绩自冬入计者则循名责实询事考言虽不无等差终未有殊异得非岁时或浅风教未洽耶故一切不迁各再临所典至於敬耆老恤冀弱止奸盗伏豪强人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畴垦辟狱圜空虚徭赋必平逋逃自复门杜请谒庭无滞留。若是者乃闻举职思可力政至於弭灾耆集休祥尚德义崇礼乐儒风大长道化滂流耕夫克让织妇知节草木不夭昆虫咸遂扇彼淳源登兹寿域。若是者亦弘之在我仁远乎！哉！岂惟禄秩就加当以公卿入拜其或靡副朝奖不恭朕言陟既有之黜故宜及勉旃俞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诏曰：分命督将保宁疆场。且变无知之俗长为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清整。若脂膏不润豪无欺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彼当爱官吏犹父母安国家如天地欲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公所视唯利放纵曲阿容子弟此乃求鹰以驯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辑宁庸可得也。往年赵在营府总统乖方近日张知运在单于徵调失所遂令东胡丧乱北骑披猖爰构征戍之勤颇致疮痍之酷言念於此可为深戒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风俗未通言语不达至於畜养实务绥怀宜令所在军州牧将等倍加存恤申其冤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细必令无扰僿处馭多僻威恩不孚龟玉之毁典刑斯及御史出入仍访察以闻。

七年正月京畿县令朝见敕之曰：诸县令等亲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时卿等列在三畿各知民务宜用心处置以副朕怀农功不可夺蚕事须勿扰市狱在简典正宜肃徭赋须平豪强勿恣凡

著贤能必无旷职即宜好去。

三月朝集使还本任敕之曰：朕闻天生蒸人薄于四海天有成命孚于万邦必内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贤罔使贤非后罔事借耳以广听假目以遐览则谕上旨通下情庶政谐而群萌乐矣。繇是三考黜陟百官会计。若昔之训兹焉是取朕以薄德祗膺宝位受乾坤之顾荷宗庙之灵凜乎！若涉春冰馭朽索责在司牧所赖分忧曷尝不想望贤才馨香至化七年于兹矣。咨尔群岳实邦之良朕每勤政途深伫嘉绩岂为吏罕久与人未信何尤异杜绝寂寥厥声惟恭永图当副虚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汉宣曰：庶人安其田里无愁恨之声政平讼理也。以为太守数易则下不安诚哉！是言今之牧守古之诸侯宠数攸加情寄尤切故躬飨廷内则饮食宴乐币帛筐入至朕前则敷柱以陈命席而对所冀仁。且不远言之必行以朕忧劳之心卿勤恤之助卿等各宜慎厥始成厥终往钦哉！祗守尔典操一州之统分六条之察念兹在兹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赏有罚朕无戏言。

八年二月敕朝集使曰：古者覲群臣后比邦国黜幽陟明循政思理发云：废也。朕以虚薄属当期运受命穹昊司牧黎元何曾不中夜求衣昼分忘食欲其日月所烛霜露所坠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五丰殖万物阜安为无为事无事与能共化于兹八年矣。而淳源未还至道犹郁岂朕之不德耶将吏之不贤耶徭赋或繁耶纲维或紊耶故延入轩陛躬问得失如卿所对则朕无忧矣。《书》曰：非知之难语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卿等宜祗典厥职先正其身循于国章允兹朝寄因乎！风俗示之训诱必也。导德齐礼以公灭私田里息愁恨之声邦国闻宽厚之化乃当优赏如或依势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行必加其罚自馀宜依别敕处分勤恤人隐以副朕怀。又诏曰：朕闻诸《礼》曰：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朕之虚薄祗膺景命荷宗庙之灵当亿兆之贵曷尝不早朝晏坐畏天爱人思欲保其和乐跻於仁寿则与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计吏还州与之陛见示其罚赏锡以筐亦云：尔而已矣。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纲久典荆豫为政烦苛顷年不登合议蠲复部人有诉便致科绳县长为言仍遭留系御史推案遽以实闻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宁居寻遣使存问诸道有灾损处已量加赈恤水旱不时实朕之过惠养失所分刺之繇是用黜纲於岭裔诚彼群岳朕於苍生。若保赤子为之均井邑制田庐必欲其时和年登远安迩肃于牧宰代以躬亲故历世难其官诚经国致理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养人故土烦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必也。宽恕贵乎！清静诸州刺史都督宜问疾苦拯贫穷杜侵渔察冤狱至於赋役尤须减省苛刻为事人何以堪切在求理务从折衷用存楷式其有不便稳者随事条奏朕将亲览钦尔有官勤尔有政如风化允穆课绩殊尤当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听朕命。

卷一百五十八

帝王部·诚励第三

唐玄宗开元九年三月敕朝集使等曰：卿兼承朝委分^{<身只>}外台陈国之法制为人之师长将何弘宣政要阜安俗照我淳德以臻太和顷年以来户口逃逸波逝而往井邑虚弊州县不以为事逋亡乃是其常言念下人岂无怀土之恋思皇多士未有移风之术辑宁政教仁远乎！哉！提振公方道存於尔宜加招抚咸使安服。又去年诸州申有旱涝流亡虽闻蠲放莫能平允多非清正守法，或以暗慢顺情在於公私俱不折衷自今已後务从於实卿等职在亲人稍存意於此宜躬问疾苦务崇简惠劝以桑穡敦其学校利而勿害静则自安卿等每还之时朕亦尝有其诚及闻至彼多不遵行咸以为朝廷常务会同常礼因循既久罔以为意卿宜敷弘朕意宣慰人心勉思政途以奉朝奖如仍旧相习当别有处置事有不便於人者各与按察使商量奏闻。

十年正月朝集使各还本州敕曰：朕承天休生育万方树之师长俾敷景化将以固兹邦本致诸平而大道缅然淳风未畅租赋虽减户口犹虚水旱相仍耕桑莫贍岂朕之不德而吏之无方言念於兹良增叹息卿等与朕共理实曰：分忧各勉思政途以辅不逮。若人有疾苦乡有奸豪不勤农桑不崇学校并宜敦劝以正风俗其台省处分不便於时者具利害闻奏勿复依随以损百姓尔其留意绥我兆人。

九月敕曰：朕君临寰宇子育黎元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极褒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化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抵宪章恐不逞之徒犹未能息几在宗属用申惩戒自今已後诸王公驸马外戚等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与馀人交结其卜祝占相及非类恶人亦不得遣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

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雍和之化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又下制曰：百官等禄秩既优勋贤是寄皆合守其正道无宜听彼异端至如卜祝之流妄陈休咎占候之辈假_二徵祥诳惑既生愆违斯作因构谗慝遂行讪毁取_二滔网罗良增叹息怨一足以劝百有犯不可无刑奸狡以此累身百寮诚宜飭己自今已後各宜谨慎并不得与如此等色及无职人交游来往仍令御史访察有即弹奏当加严罚。

十二月朝集使各还本州敕之曰：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何尝不简易爱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广不能独任故树之牧宰咨其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犹郁庸赋尚减户口。且虚水旱相仍仓储莫贍无闻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岂朕之不明吏之无术每念於此用恻于怀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间有鰥寡_□独不能存济者务令优养业浮惰不勤稼穡者特令正肃敦以学校勤以农桑差役之间务使平允逃亡之户兼藉招携令其下人使得苏息诸州遭涝之处多是政理无方_二是堰不修或沟渠未泄频以处分竟无承稟尝破租庸是何检校至州之日各宜劝勉应合修塞开道宜预施功。若不暂劳何以获利宜励所职勿犯常科。

十三年三月诏曰：御史出使举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州县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仆不。若作此威福其正人何如闻自今已後宜申明格敕不得更尔违者州县科罪御史贬降。

十六年二月诸州朝集使还帝谓之曰：朝集使等谷风善俗寄於良吏求瘼_† 隐职在亲人朕并建藩牧择其师长欽。若古训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_二或未宁攘窃者时有犯禁逋亡者罕闻复业岂朕敦谕之道尚阙而牧宰之训未明欽永念於此不忘旰昃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台共理之道期於康济至。若率身以正驭众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还州宜禁侵渔绝浮情_□ 独孤寡尤资惠育盗贼妖讹特宜禁断其征镇人每须优赏科敛之事必在均平顷者水灾荐及河朔朕思无不至忧彼元元发仓廩_二江淮以賑之免租税停征役以安之今属春阳布和农事方起或虑乏绝致妨耕桑虽已遣使宣抚或恐事未周贍如有不支济者即便量事賑给诸道有损之处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众情不遂纳群生於寿域跻大化於_{二二}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虽万方有罪敢忘在予而三载考绩须徵行事安人称职可不勉欽。

七月诏曰：州县牧守等并受朕之寄助国为理实冀其共康庶绩俾_二群_二 频经处分合尽诚节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纪纲贸迁营利或纵亲识侵暴下人或在邮传规求货马诸如此类不可具言岂教之不明而人之多僻当宁遐想深惕於怀各宜徇公以副所委。

十八年正月畿县令朝见敕之曰：诸县令等抚绥百姓莫先於宰字煦育黎民须自於厥德卿等日在京畿各亲吏事务在用心以安疲瘵庶期成政以副朕怀。

二十年正月敕曰：政在养人人安其业先王所以用明察之长求忠信之师务斯道也。朕勤恤庶政保绥群元济育之诚不违於终食听理之虑每轶於宵兴将使载其清净息其劳费如闻鞞之下政令犹烦或广修器物将有供待或差敛人户以充庖费岂副朕薄赋轻徭息人减费之意其雒阳令韦绍县尉颜思宾辄有科率拟备祇供虽事未行终是专擅宜贬出河南尹孟温礼虽不觉察状异知情宜特宽舍自今已後府县宜洗心愆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劳扰仰百姓即诣阍使具状奏闻辄不得稽壅所犯之人当有处分。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县令等见敕之曰：新除河南府密县令张稷等令长之任黎庶尤切比尝选众未尽得人然而勇进之流乃非其好矫弊之政岂为所革今既各膺奖用当尽良能周月政成风谣各著所列清要唯待才贤既尔有闻不患无位各宜勉励以副朕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县令於朝堂敕之曰：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尝属意尤重此官有善者虽远必升无能者纵近必废唯取才实非务官资事亦坦然天下所见而浮竞之辈未识朕怀俾其宰邑便为弃地，或以烦碎而不专意，或以僻远而不专心，或以徇己而贪婪，或以畏法而巽_† 要浸染成俗妨夺为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寝兴轶念思以济人故命吏曹精选才_二 卿等各膺推择用简朕心。若能理化有声名实相副必有超擢终不食言如其谓人不知唯利是视自速负败两丧身名智者所图应不至是各宜勉励以副勤属并制令长新诫一篇颁赐天下县令其词曰：我求令长保_二 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侵渔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徵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於贫无大无小必躬必亲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诏曰：宰辅之任简在朕心亦既同德是为一体其有恶直_二 鬼正以私害公结构谗慝图议离间隳我轨度莫甚於斯御史中丞卢怡累登清密爰委绳准宜遵国典以正朝纲而乃妄起猜嫌辄为朋党交通小吏倾侧大臣潜求罔极之言欲_二 滔无辜之善虽浸润之_二 替纵盈筐而不疑而回邪之端。若燎火而

难近宜从远贬以戒具寮可潮州司马员外置。且清净者政之本和平者国之福朝多君子可不务乎！如或妄动以干时矫举以违道递相好恶便作比周斯为乱常必有明罚凡厥在位知朕意焉。

七月以宗正少卿崔秀为太子右庶子司农少卿皇甫惟明检校司农卿少府少监李齐国检校少府监王王府司马杜鹏举为丰王府长史课勤也。敕曰：古者官宿其业吏不数变实欲观其始终因以别其能否。若用舍非当迟速不备是开趋竞之门岂曰：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经四载器能有久次当迁宜副金谐俾膺兹命。且承平日久从任者多必凭考绩方为进转但须慎守岂滞其能如或躁求是招其累速则不达谦而必通凡今庶寮宜悉朕意。

八月御制戒六篇以示诸王其旨盖明君臣父子之义斋祭稼穡之事也。忠王等上表请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许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圣垂训辉映千古颁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诏谓曰：周公圣人摄行王政戒伯禽曰：无以鲁国骄人朕方圣虽惭岂忘戒子昭示庭训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谓新授刺史县令等曰：卿等顷因内举并膺明试朕广推荐之路而一收乃至授官率皆优假朝恩。若此不亦厚欤以卿等器能久从官政所莅之处固必有声然今兹举人将励天下高悬赏罚俾自惩劝先宜自勉以副朕心卿所举人皆别标名历得知卿等能否褒贬必拟同之无累尔亲当荣所荐言可复也。宜悉至怀（初诏公卿各举所亲为牧宰及对策毕上以群臣推荐必尽忠诚遂悉收之各以转职）。

天宝元年十月诸州朝集使回敕曰：今之牧守古之诸侯抚育黎元岁有朝会盖问之疾苦审以安危必在时期於不扰泊告辞处分师古前规如闻遥自朝廷初到郡县便远追僧道广说滋彰山谷往还日夜疲弊通贤当无此事俗吏诚恐有之朕夙夜在心期之清净顷闻此说深疚乃怀宜觉前非俾无後悔当道采访固不得违寮友之间遽相戒励宜知朕意各守章程并宜好去。

三载五月长安令柳升坐赃於朝堂杖杀之诏曰：朕恭守丕业临百官冀君臣一心中外励节长安县令柳升往因推荐彼周行而乃稟性回邪恣情聚敛黠于货贿紊我纪纲是而可容孰不可赦故令鞠按用致严刑岂惟恣息奸源抑欲庶寮知戒况闻朝廷卿士多与交游比之匪人门通赂遗用弘宽典咸为匿瑕。且古人以廉耻立名清白贻范苟亏斯节谓忝前修况身荷恩荣家享重禄陈力无纪徇财已彰取愧素食自投疏网每念於此良用怆然凡在百寮宜为殷鉴仍宣示中外令知朕怀。

五载七月贬缙州太守韦坚为江夏郡司马乃下诏《书》曰：无总货宝生生自庸《传》曰：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则古先哲王不闻好货垂以明戒无易纪律然法贵变通罚宜平典罪止其恶过从宽宥庶乎！有劝冀乎！有惩韦坚是司潭漕妄事兴易饷遗朝廷计其积赃数目甚广朕以衣冠之士岂往求之而奸回之人是为抑与韦坚以别有处分所司已一切不问咸令自新冀有廉隅成予德化各思变节无贰过焉宣示中外知此朕意。

十三载六月引吏部新授县令见敕曰：唐虞之理命以子男周汉建官委以令宰朕稽古前哲寤寐全才委之铨衡慎择铜墨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亲其农桑均其力役使耆耆者视之犹父母俾匱乏者赖以安全然後八使类能六条举最擢以含香粉署奖以秋简霜台是乃立身效官移忠入仕荣家报国，岂不美欤。若徇己冒私扰人败政有怀润屋无惧害公岂惟刑网贻忧抑亦名节隳替盖士君子之所耻亦名教之罪人鸿渐于磐，岂不勉哉！今卿等将欲赴官朕之所言提撕之耳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况今之人也。与古人不殊今之官也。与古者无别璧铜印其犹昔荣而卓茂鲁恭迥然无继将劝奖之道不至岂淳朴之风未还抚事君临载深励惕今者庶乎！卿等能副此心赏既超伦刑必当罪各宜勉励敷我皇猷无谓天高四聪必达并即於朝堂赐食食讫好去。

代宗大历五年制曰：朕览汉文诏书至阳和之时草木群生之类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或陆於死亡而莫之省悯然遐想感叹增怀哀今之人。又甚於昔思有贍恤俾安其居观察节度使及刺史各宜训励所部使奉科条变贪官之节溉循吏之行其清白明著政理殊尤者具以名闻必加奖擢。若干冒货贿紊我纪纲切宜纠按当峻刑究其官人犯赃经恩免罪者并宜申报中书门下及所司不得容其却上自王室多故积有岁时皆我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下既定崇德报功与之剖符传代不绝至於莅官述职各宜明慎刑典贻庆子孙。

宪宗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郑敬使淮南宣歙吏部郎中崔{+几}使浙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使山南东道荆湖南湖南京兆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抚行日并召对告之曰：朕宫中用度一疋以上皆有簿历唯拯救百姓则不计费焉卿等今者赈灾旱当勤於奏职勿如潘孟阳所到务饮酒游山寺而已仍许卿等

以便宜从事。

七年六月使梁守谦传宣曰：自今史官记事每须指实不得虚美时帝读肃宗实录见大臣传多浮词饰美故有是戒。

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制曰：昔者卿大夫相与让於朝士庶人相与让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真古理也。朕甚慕焉中代以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自非责实循名不能彰善瘴恶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单辞遽行语称讷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所以防三至之毁重两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则皆劝刑人於市则皆惧罪有归而当於事也。末代偷巧内荏外刚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後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杂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谈是生於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称介独繇径之踪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易简提纪纲者不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一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我国家贞观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姑欲道之以德不欲驱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调元卍小则综卍之权见侵於下辈大则枢机之重旁挠於簿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臣等惧其浸染未克澄清备引祖宗之书愿垂戒励之诏遂申告戒颇用殷勤各当自省厥躬与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体朕怀。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壬戌诏曰：盖俭以足用令出唯行著在前经斯为理本朕自临四海悯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兴疚怀虽绝文绣之饰尚愧茅茨之俭亦喻卿士刑于诏条如闻积习流弊馀风未革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是朕之教导未敷使兆庶昧於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於至理欤永念慚叹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意焉自艰难以还制度等衰荡而无级矣。帝薄於自奉布闻天下时相大臣与左右前後权贵之臣不导扬上意广素朴以刑於下虽赦令每以为言建此深诏竟不闻少为愆恨。

七月以鸿胪卿张贾为衢州刺史帝顾谓贾曰：闻卿大善长行贾知帝不喜博遂自解说乃曰：臣公事之馀聊与宾客为戏非有所妨也。帝曰：岂谓好之而不妨事哉！自後刺史面辞帝必殷勤戒飭曰：无嗜博无饮酒。

七年八月诏御史台所置六察分纠百司比来因循不能举<身只>起今以後诸司如有身名伪滥隐盗官钱及违法等事他处发觉者本察御史并当贬斥。

九年正月戊午对贺正使于麟德殿既退复召诸道判官孔温质李暨苗恽等九人问以出身所繇词学所工德音诲勉至于再三各别赐采绢十疋。

开成元年四月庚午朔诏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书判户部王起礼部侍郎高潜鸿胪卿李逵司农卿李纪等各问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众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务躬亲公事。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谢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纪纲一台理则朝廷理朝廷理则天下理无旷厥职兼■奏曰：凡天下有拟法不得中道事臣尽得以弹奏帝曰：大抵以顾望畏忌为心者自失职业卿等梁公之後将嗣家声不可不留意四年四月壬戌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皇城使上言太庙中有獐走出安有宗庙之中得此野兽臣请宣示宗政寺便令巡检帝曰：可召宗政卿来朕自戒励之遂召宗政卿李践方至帝曰：宗庙至重卿宜恪勤官业勿俾太庙有所坏隳勿拘阴阳不旋修葺汉有昭阳未央尚犹崇飭洁净况宗庙乎！无长蒿莱以藏野兽言讫泫然践方叩头请罪久之帝自即位宗庙祀事未尝不戒励有司俾其严洁。

武宗会昌元年正月诏曰：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刑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非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饯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四年潞州刘从谏子贞拒命诏晋绛石雄等讨之七月赐雄诏《书》曰：古者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人将立奇功实在谋帅朕所以求鸞鹑於累百得飞将於无双总率诸军以临贼境眷言勋绩深注予怀近闻刘从谏时百姓相惊云：卿以七千兵至数告于众视兆于人今天策向晨已成军之候龙骧建饰必叶渡江之谣旧史昭然宜符可验加以天道在于西北顺岁有功福星焕於天庭为国大庆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锺会以二十万兵顿于剑阁邓艾众才一万直抵成都只在决机岂繇众寡知卿能办故谕此怀然闻卿自履军中常先士卒既为轻敌未足耀奇借卿一举之功将定必擒之计勇虽为本怯亦有时勇怯之

间在乎！得中况卿为万人之帅启十乘之行举必贵谋动资持重报国在於平贼不在轻身为将本於坐筹宁劳陷阵卿服此诚常自书绅务立功名副兹委遇。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三月敕选举二门仕进根本当拟抡於多士全委仗於有司苟请 是则则逾滥斯极况方行公事已集群材须行戒励之文俾绝侥求之路宜令吏部礼部抡材考艺必尽於精详灭私循公无从於请 仍委三铨贡院榜示省门晓告中外明宗天成二年二月敕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不可一日不顺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则上下顺一途废则出入差须振纪纲以严规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倦不夙兴是亏匪懈君上思政犹自求衣未明为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宜令御史台编示文武两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参职司既得整齐公事的无拥滞如或尚兹懈怠具录奏闻。

八月以邓州连帅陶 黷货得罪降诏谕天下云：夫有功不赏何以激尽忠有罪不刑何以戒为恶二者不失庶务有成朕自统华夷不求奢侈临食念兵师之饒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勋贤为国家基址迩者荧惑应犯而自退太阳暂蚀而还圆百果无不熟之方五 无不丰之处顾兹寡德何称嘉祥惟陝府石敬瑭晋州安崇阮 州张万进耀州孙岳等杜绝诛求寻加奖赏今陶 与亳州李邺辄为聚敛自掇悔尤功过既分黜陟斯在 邺寻 於法书。

九月新授汝安州防御使苻从简辞帝临阶召曰：尔久从征伐甚有战功语其威名乃关张之比也。前後酬奖累任郡符皆有酷暴之名委卿理人不谓以狼牧羊乎！朕今嘉尔骁雄复还尔於上郡汝能改节拥旆仗钺岂後於他人如未省前非国有常典朕不能为功臣终曲其法尔宜勉焉从简拜谢而去。

十一月新授 州节度使米君立辞帝诨之曰：擢汝於行伍令理吾民勿以左右小辈妄裁政事须与宾佐官吏商量吾赏罚无私汝宜听之。

三年八月下制诫励长吏曰：朕自承天命恭袭帝图务令黔黎永安非止皇居独乐当难虞之际与良将共静边尘及开泰之时於诸侯各加官爵既酬勋而示宠赖抚俗以经心 在无私期於共理有功者切於庆赏有过者非所愿闻陶 以偶违敕条无奈何而从谪官（陶 为邓州观察留後稅外科配贬岚州司廷隐以全亏公道不获已而就极刑（暂廷隐为齐州防御使奏孔目吏伏法不实敕自尽）乃朝典之须行实朕心之不乐备泣辜之念更严加禁之规况在藩方皆明理本节度使等时号山河之主县令亦人呼父母之君并功为时皆勤布化不独荣於身世兼乃庆及子孙当处夕惕之怀同广日新之政各处有功之地永为无过之人宜体朕怀共资王道四年十月乙巳帝御中兴殿谓宰臣冯道曰：卢质近日吃酒否道奏曰：卢质到中书臣曾劝酒不过三爵别处即不闻饮酒帝曰：卢质旧来好酒酒後多过失得不慎欤道曰：酒是狂药善侈人性。若不节饮便致患生陛下圣谟雅符古道。

乙丑新授闾州节度使李仁矩辞帝谓之曰：卿今为节度使人臣之贵不此过矣。勿作苛政以害生民便孤朝寄也。

长兴元年七月宣徽南院使判三司冯 为北京留守 母辞赴太原明宗赐衣服银器因谓姥曰：吾辈老矣。 昨来总角趋走吾之左右今日便得力吾顷事先朝为将帅视节度使富贵极矣。彼时吾不望为山河主况 乎！姥至乡中常存内训勿令失礼於耆旧也。

二年九月前辽州和顺县令刘处膺上时务云：里俗有父母在而析财别居。又宗族之间或有不凌其孤弱者请行止绝敕旨王者以孝理万邦化敷兆庶用勋贤而接部专刑赏以宣风其在惩劝知方统临得术比屋有可委之俗六亲无不和之人刘处膺曾州县为官见乡闾弊事宜加条理免乱彝章宜令诸道长吏严行诫约如有违者准法加刑。

三年正月诏药彦稠康福往方渠镇讨党项叛命者丁酉康福等率骑军先进帝御兴教楼诫以赏罚。

三月神武兵士巩县就粮辞帝诫之曰：无扰吾民。

四月李赞华赴镇滑州帝诫之曰：吾命藩侯郡守盖为养治军民恐卿久在戎行未谙民事吾今慎择参佐卿於公事宜与之参决勿自执所见也。

十月丁巳前泾原节度使李金全再进马十五匹帝不纳召而谕之曰：公患马多耶何进献之数全曰：臣马非多也。非敢有所觊以妄陈奏愚陋无远识顷在西边地无异产得此鹿马在京无所使进以益边军帝曰：卿在镇为治如何莫专以马为事金全谢之帝虽勉受之而心不恱金全边人累更名郡藩镇所在掊敛聚财赂结权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颇闻其不廉故以言讥之。

己巳安审琦率捧圣龙武马军北戍忻代召将校至中兴殿面戒励之曰：边人生梗不奈侵搔尔等咸宜戢敛岌岌军地当要害城池常须善完军旅之间须明赏罚王子秦王从荣入谒帝谓之曰：尔军务之馀还习何事对曰：臣公事之隙读书与诸儒讲经义帝曰：经有君臣父子之大要读之益人智思吾少锤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每见判官论说经义予虽不能深达其旨大纲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宏才硕学者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帝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於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於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闻时从荣方聚新进浮薄子以歌诗吟咏为事帝道此言规风之。

四年七月辛巳帝御广寿殿新沧州节度使李金全赴镇辞帝戒之曰：闻尔为治爱扰人长吏当以_T民为务尔事予为小校今仗旄秉钺为节度使当改故态分吾忧寄吾民慎勿扰也。帝素知金全为人故面自戒励之。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宰臣李愚刘_三句因论公事於政事堂相诟辞甚鄙恶各欲非时见讼是非帝令刘延朗宣谕卿皆辅弼之臣万国式瞻不宜如是此後不得更然。

二年诏曰：近日告敕牒书写生疏装_不_二_二鹵莽未欲便行罚责今後书体装_不_二_二并宜如法中书舍人辞告亦可以其人扬历功效或训或奖并宜允当。又须体认急切如有宣取尽时应副无令稽缓。

晋少帝天福元年四月分令文武臣寮三十六人使雒陕孟潞蒲岐_二泾同华秦邓徐兖相滑邢_二泽卫隰绛庆宁沁复随郢汝蔡沂密隰怀磁濮等州率民财产以资军用将行帝召赐酒食戒之曰：朕凉德嗣位天降荐饥契丹作梗河北凋弊社稷所赖以在军士乏衣匱食危之道也。事不获已议及於斯卿等宜体朕意切戒左右勿为滋横以重取怨_二也。

周世宗显德五年十一月诸道定税使臣奉辞帝临轩谕之曰：夫国以民为本本立则国家安朕以近代已来赋租不等贫者抱虚而无告富者广植以不言州县以旧额为规官吏以相承为准须行均定用致苏舒卿等宜正身莅事副朕兹意仍与逐处长吏和顺商榷但务从长共集其事无使朕之赤子枉罹於峻法也。

卷一百五十九

帝王部·革弊

春秋《传》曰：上思利民忠也。董仲舒有言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若夫尧舜禹之相继也。守一道而政和平逮三统更千载祀弥久夏之忠商之质周之文。若循环然迭举以救其弊，岂不以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礼乐之_二公袭有损益之殊刑法之制作有贪凉之异自非酌之以随时之义断之以大中之计固将流荡忘返驱斯民於涂炭矣。故《易》曰：革之时义大矣。哉！圣人所以开物成务由斯道也。

汉元帝元初五年四月诏罢角抵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罢六廐技巧官（巧艺之技也。）後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诏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郡国。

和帝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诏曰：使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於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孝殇定平中罢鱼龙曼延百戏（汉官典职曰：作九宾乐一利之兽从西方来献于庭入前殿激目鱼_二敕水作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炫耀日光曼延兽名也。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曼延音以战反）。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庚午诏三公申明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殫财厚葬。

顺帝阳嘉中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诏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捶扑尚书令左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後九卿无复捶扑者。

桓帝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坏郡国诸房祀（房祠堂也。王涣《传》曰：时唯密县存卓茂庙洛阳留令魏文帝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祀其次宗庙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

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明帝青龙元年五月丁酉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曰：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鬼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笃僭礼黷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又遣使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祀之不在祀典者。又罢鸣鸡歌。又除汉宗室禁锢。

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成帝咸康七年除乐府杂伎（从中散侍骑郎顾臻之议除高勿紫鹿跛鳖行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其廩其後复高勿紫鹿焉）。

孝武宁康元年三月癸丑诏除丹阳竹路等四桁税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十月癸卯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

孝文太和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兽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

七年十有二月癸丑诏曰：淳风行於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法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遑改後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後仁之政思易其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

九年正月戊寅诏曰：图识之兴起於五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识秘纬及名为孔方闭房记者一皆禁之留者以大辟论巫覡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帝以诸有禁忌禳厌之方非典籍所载一皆除罢）。

十三载四月丁卯诏曰：楼散物以贲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独贫者。

孝明神龟二年十二月庚申诏除祀禁诸杂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贴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辄贴肆争利城市也。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诏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隋高祖开皇元年四月戊戌诏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百戏。

十八年正月辛卯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仁寿元年正月辛丑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取为其首故投生徇节自古称难至於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达大义至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义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莹却在其外自今以後战亡之徒宜入墓域。

炀帝大业六年四月乙卯诏曰：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咸仗股肱叶心同德用能拯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後畴庸懋赏开国承家是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丧乱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後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袭。

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九月壬子诏民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所禱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宜停断。

十月庚子诏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为国之基德归於厚自有隋驭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之心下无和畅之志遂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乡土联官请问断绝至有里门相接致秦越之乖患难在身忘救恤之义风颓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岂斯之谓朕纂历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赖求万国之欢心凡厥庶僚咸使辑睦君臣之际期於无隐永言前失特宜敦励自今内外官人须相存问勿致疑阻有遇疾疾递加讯问为营医疗知其增损不幸物故及遭忧，随事慰省以申情好务从笃实各存周厚朝廷无拘忌之节交游有父要之欢遵

道而行率礼不越斯则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达於四表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贞观十六年六月己酉诏曰：氏族之盛实系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於州闾身未免於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虽在於窃货结褵离必归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乎！婚媾多纳财货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於姻娅或矜其旧望无礼於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典礼称朕意焉。

七月庚申制曰：自此已後自刑害人据法加罪仍从赋役（初自隋季政乱徵役繁多人不聊生支体以避征戍无赖之輩尚习俗未除故立此制）十月庚申诏曰：盗贼之作为害实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有盗发不欲陈告乡村长正知其此情递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父嬰缘一曳有一於斯甚亏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深察随事纠绳。

十七年三月壬子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於真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於封树後圣胎范始备於棺槨讥僭侈者非爰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於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一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藁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泊乎！阖庐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因多藏以速祸繇有利以招辱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求衣中宵载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敬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於习俗閭閻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孝行遂使衣衾棺槨极雕刻之华灵一而明器穷金玉之一希富者越法度以相高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有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终之具有乖令式者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之家录状闻奏。

十九年六月丁未车驾发自辽东丙辰次於安市城列营进兵以攻之诏曰：自莫离支为主官以贿成单贫之家困於税斂一马疋布只菟纤鳞或进域主或输耨陆其有自给类加一楚编户饥寒莫知告诉至斯责罚即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无数疮深快意然後乃已所以陈兵伐罪兼畅皇风使怀附之徒同一声教息彼贪残除其弊俗今辽东之野各置州县或有旧法馀风未殄宜即禁令遵国宪。

高宗显庆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门楼观大一蕃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帝不许之乃下诏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於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

二年夏四月丙子诏曰：朕抚育黎庶思求政道欲俭以训俗礼以移风菲食卑宫，庶几前轨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诸王妃主及诸亲等营造衣服雕镂鸡子竞作奇巧以将进献巧丽过度糜费极多皆繇不识朕心遂至於此。又贞观年中已有约束自今已去并宜停断所司明加禁察随事纠正。

龙朔元年五月庚申禁妇人杂戏。

二年夏四月甲戌诏曰：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燕饮相酬劝酣醉而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一贾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仍令州县捉搦勿使更然麟德二年三月丙午禁不因大礼辄献食者帝因谓侍臣曰：吾闻隋炀帝巡游无度志在华侈不忧人力供顿之外献食者多州县官人更相夸尚所进之馀埋之於地此事虚费炀帝亦颇知乎！许敬宗奏曰：隋时李安家有一孔雀卵遂贵买以充献食自此竞觅珍奇无所爱惜。

咸亨二年九月丁酉诏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於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碍比来多著帷帽遂弃冕离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一效仿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马车乘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於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永隆二年正月丁亥帝以频年饥馑百姓匱乏召雍州长使李义琛及万年等四县令谓曰：朕每念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必欲化行於上事成於下如闻游手惰业此类极多时稍不熟便致饥馑须加劝励使免困乏异色绫锦并破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尝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耳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閭閻僮仆公然服用。又庶人之徒商贾杂类竟为厚葬违越礼度但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则卿等即严加捉搦勿使然也。

中宗神龙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百两未行二亲俄殒停哀之际更即成婚遂辍首一

之容敢申牢亟之礼宁戚之心安寄罔极之志阙如败俗伤风莫过於此自今已後即惩革。

睿宗景二年八月罢斜封官先是中宗时官爵逾滥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时谓之斜封至是并令罢免。

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之戏以殊中国之仪也。

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二万馀人。

四月丁酉诏曰：朕闻鹅鸭坊比供米粟恨不早知久令虚费今百姓饥阻未能周给鸟享人食是何理焉其料宜即停并鸡坊亦准此。

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禪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儿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於州县陈牒寺观然後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壬子诏曰：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两京城内寺宇相望凡欲归依足申礼敬下人浅近不悟精微睹菜希金逐焰思水浸以流荡颇成蠹弊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星尊敬之道既亏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诸身道则不远溺於积习实藉申明自今已後林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者任就寺礼拜须经典读诵者勒於寺赎取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并准此。

八月壬戌诏曰：朕闻乐者起於心心者动於物物不正则不可为乐乐不正则不能理人况天生黎蒸区别男女外则导之以礼中则申之以乐苟或不臧孰云：致理自有隋颓靡庶政雕缺徵声违於郑卫色矜於燕赵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浸以为俗所以戎王夺志夫子遂行朕方大变浇讹用清淄蠹眷兹女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为令式尤宜禁断自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严切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长官务令杜绝以称朕意。

九月甲寅诏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以其无益亡者有损於生业故也。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弊。然则魂魄归天明精识之已远卜宅於地盖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为非达。且墓为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明器等物比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繇於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未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命高下明为节制明器等物仍定色数长短大小园宅衣帐并宜禁绝坟墓莹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其并不得以金银为希如有违犯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远官。

三年二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厚风俗男女不别深蠹礼经至如别宅妇人久未悛革近今捡括配入掖庭将示小惩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含弘思屈常宽许其迁善特放出令府县即配嫁不得影认更为藏匿畜别宅人容其自新并宜放免自今已後更有犯者并准法科断五品以上仍贬授远恶处官妇人配入掖庭纵是媵妾亦不得别处安置即为常式。

十一月乙未诏释氏及引本归正法仁王护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诡怪岂淫之信士不存惩革遂废津梁养彼愚蒙将入坑比者白衣青假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禪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阎触类繁蠹政为甚刺史县令职在亲人拙於抚驭是容奸宄自今已後宜严加捉搦仍令按察司采访如州县不能举察所繇长官并从贬降。

六年七月丙寅诏曰：两京来去乃是寻常缘顿所需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纵暂祇承处置有条不合辛苦其中侵扰莫非横干或渔猎畜养以将进献触途使役以徇声名实由纲纪未树教令不明去年从京向都尝亦处分蒲州刺史程行谏同州刺史李朝隐陕州刺史姜师度至其州界咸有进奉惜其能官善政故乃屈法攸情怀之於今，岂能无怪冬中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辄进送及饷遗从官并别有烦扰者必科以法御史仍明加纠察随事奏闻。

九年三月庚午濮州圣佛寺僧多摩持画诳惑百姓大聚财物勒其僧还俗纳其财。

四月壬寅诏曰：内典幽微惟宗一相大乘妙理宁启二门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陞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即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後处分。

六月丁亥诏化度寺无尽藏财物田宅六畜并宜散施京城观寺先用修理破坏尊像堂殿桥梁有馀入常

住不得分与私房从贫观寺给仍令御史张樽与礼部侍郎崔据京兆尹孟温礼取元奏数拣京城大德戒行灼然者共检校量事均融处置讫奏闻诸州长官及按察司所察获钱物以委州使准此共勾当散配处分讫申所司。

十年二月庚寅诏曰：释道二门施其戒律缙黄法服众亦崇尚苟有逾滥是无宪章如闻道士僧尼多有虚挂名籍或权隶他寺或侍养私门_二以为词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奸诈甚非清净之意也。自今已後更不得於州县权隶侍养师主父母此色者并宜括还本寺观。

八月庚戌诏曰：如闻百官及庶人家殡葬颇违古制无复哀戚递相夸尚富者逾於礼法贫者殫其资产无益於死徒损於生伤风败化斯儿尤甚自今已後送终之仪一依令式至坟墓所仍不得聚饮肉食宜令所由严加禁断更有违者科违敕罪。

十四年四月壬戌诏曰：如闻道俗之间妄有占筮诬惑士庶假_二灾祥兼_二符咒遂行左道先令禁断不合更然仍虑愚下未能悛改宜令所司申明格敕严加访察。

七月丁卯敕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工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朕故编诸格令具列刑章冀以还淳庶皆知禁如闻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罕闻节俭尚纵骄奢器玩犹擅珍华车服未损珠翠此非法之不著皆由吏之不举也。宜令所司申明格令禁断。

十六年二月癸未诏曰：养人施惠患在不均哀多益寡务资_二中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_二革自今已後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十七年三月己巳诏曰：违样绫锦等频有处分如闻尚未惩革宜令府县申明前敕一切禁断所由长官不存捉搦量事贬降。

十九年四月癸未诏曰：释迦设教出自外方汉主中年渐於东土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玄渺同河汉故三皇作_二五帝乘时未闻方便之门自有_□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尽驱命以求缘竭资财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愚人寡识屡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风尤甚因缘讲说眩惑州闾_二壑无厌唯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县假_二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宵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已後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礼_↑_二须依律仪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县不能捉搦并官吏辄与往还各量事科贬。

六月己未诏曰：夫释氏之旨义归真寂爰置僧徒以奉法教而趋末忘本摭华弃实假_二权便之门以为利养之府徒蠲赋役积有奸讹至於浮俗奔驰左道穿凿言念静域浸成逋蕪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王猷宜有澄清以正风俗朕先知此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尚二十馀载访问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责处分。又曰：惟彼释道同归凝寂各有寺观自合住持或寓迹幽_二潜行闾里陷於非辟有足伤嗟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_二生缘辄有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断。

二十年四月丙申诏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於茔南门外奠祭撤饌讫泣辞食饌任於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庚子诏曰：道释二教必在护持须置威仪令自整肃徒众既广统摄尤难互相是非却成烦弊自今已後京都检校道僧威仪事并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纠告所由不烦为理。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亲迎气於东郊毕制曰：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语不云：乎！奢则不逊俭则固缅怀前古尝所在心将断_二以为朴斯上行而下效自今已後王公并不得以珍物进献所司应缘宫室修造务从节俭但蔽风雨勿为华饰至如金玉器物诸色雕镂朕缘蕃客所要将充宴赏今流俗之间递相仿_二效既损财於无益仍作巧以相矜败俗伤农莫斯为甚并一切禁断以绝浮华。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诏曰：古之圣王先禁左道为其蠹政犯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谈休咎假_二卜筮幻惑闾阎矜彼愚蒙多受欺诳宜申明法令使有惩革自今已後缘婚礼丧葬卜择者听自馀一切禁断。

二十八年秋七月庚子诏曰：顷缘诸州寺观僧道阙人所以精选行业用填其数如闻因此之际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触类非一遂使是非齐列真伪难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兹颓弊天下诸州寺观有此色者听敕到陈首免罪还俗。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诏曰：古之送终所尚乎！俭比来习俗渐至於奢苟炫_□於衢路复何益於泉壤。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阙每因送葬或酣饮而归及寒食上墓之时亦便为宴乐在於风俗岂成礼教自今已後其

缘葬事有不依礼法者委所由州县并左右街使严加捉搦一切禁断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在决一顿凡是庶人不兼二业或有衣冠之内寡於廉隅专以货殖为心商贾为利须革其弊以清品流有犯者委京都御史台及诸道采访使具以状闻当则处分宣布中外咸使知闻。

六月丙辰诏曰：先置陆驿以通使命苟无阙事雅_二其宜如闻河南江淮兼有水驿损人之费马甚觉劳也。且使臣受命速赴程期，岂有自求_二安故为劳扰其应置水驿宜并停是岁京兆府奏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犯罪之人因兹奔窜臣请禁绝从之寻。又不行。

天宝元年三月甲寅诏曰：移风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酪埋_二时令之通典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而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情礼都阙一至於斯习以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後宜委郡县长吏严加诫约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邻相共埋瘞无使暴露庶叶礼经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九载十月戊辰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

肃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诏曰：比者不急之务寻已诏停如闻所司未全省减载求人瘼实切朕怀固当革弊息人励精为理自今已後内外不得辄别徵求妄为进奉诸色力役造作非军国灼然要急及诸色率税亦一切并停太常音声除礼用雅乐外并教坊音声人等并仰所司疏理使敦生业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辄有追呼其内依将作少监及诸供司丁匠等各仰长官逐要量留馀者并委御史台专加纠察如有违犯具录奏弹宜示中外令知朕意。

卷一百六十

帝王部·革弊第二

唐德宗大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位六月己亥朔赦书应士庶自艰难以来田宅逾制车服奢侈仰所司详前後格敕明立法度王公百官既处荣班宜知廉慎如闻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并宜禁断仍委御史台及京兆尹纠察七月壬申毁元载马_二刘中翼之第自天宝中京师堂寝已极弘丽而第宅未甚逾制然魏国公李靖庙已为嬖人杨氏廐矣。及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坏大臣宿将竞崇栋宇台榭之饰无复界限力穷乃止人谓之木妖而马_二之堂尤甚计钱二十万贯他室称是既而_二卒於军以丧归京师士庶欲观其宏丽假名於故吏投刺会吊者数十百人故命撤毁之自是京师楼榭之逾制者皆毁。

七月己卯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於扬州置邸肆货易者皆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之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例置邸肆名_二军用实私其利焉至是乃绝。

贞元三年十一月壬戌罢浙西杂罚钱初浙西观察使王纬以诸州人吏为前使韩_二所滥罚钱凡欠十八万_二留府吏何士_二奏请徵以进奉纬抗疏曰：_二惩人吏皆是罚钱格式正赃流徒合免况多杂罚身已当辜纵有欠系仅存家资估卖荡尽以_二至苛至切比年犹徵不得臣自发上都烦言载路及到所部有所传闻臣谬寄方隅特蒙天造奉辞之日亲承德音今臣开辟田畴安辑黎庶岂敢流毒无告勤人自容特请停徵以绥下土从之。

顺宗以贞元二十二年正月丙申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制旧事宫中所要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於两市及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官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贯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官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之遇内官称官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柴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付之不旨受曰：须要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与汝不敢求直而归汝尚不我有死而已遂殴内官街吏擒以献诏黜此内官而赐农夫绢十疋然官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帝初即位即禁之及大赦。又明禁焉。又贞元中内要乳母皆令选京城寺观婢以充之而给与其直例多不中选寺观次当出者皆卖产业无业割院及地卖之贵买有姿貌者以进其徒苦之及此亦禁焉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於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於张罗网於门不许出入者，或以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

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敛饮食於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鬼谢求哀乃携挈而去帝在春官时则知其弊尝欲禁之及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宪宗永贞元年九月己巳罢教坊乐人授正员官之制。

元和七年二月癸丑诏自今应有入蕃使不得与私覲正员官别给钱物以充私覲旧使绝域者许鬻十数员官取货以充私覲盖优假远使然殊非典法至是革焉。

八年四月乙未罢宣徽院乐人所借官宅自贞元己未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号宣徽院长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稍称旨辄蒙厚赐及帝即位令分番上下更无他赐至是收所借宅。

九月诏曰：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於诸处博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念兹远人受抑无告所以去岁处分诸道不令进献近因赂遗事觉方验诏旨不行虽量轻重各正刑典犹虑未降明敕尚有因循自今岭南诸道辄不得以口饷遗及将诸处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口博易关镇人吏容纵颇多并勒所在长吏严加捉搦如更违犯必重科惩如长吏不存勾当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因是宣罢口腊等使。

九年十一月丙子诏如闻比来京兆府每及腊日府县捕养狐兔以充进献深乖道理既违天性。又劳人力自今已後宜并停。

十一年十一月壬申门下省奏诸道奏事官非急切者不得乘驿马从之时未班师诏命曰：宣泊诸军之奏请所至驿骑不足以充传州县发公私乘以济之中使力夺道中往来马有馀则驱之以行拒者辄殴辱之虽执公券衔王命至大镇宾客或为其陵折，於是有繇经山谷历崎险冒藁莽而行都邑大道乘者几绝中人每至之处。又遣驿吏搜发往来私马驿吏因执马求赂厚者免之甚为时害。

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诏左右龙武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共一千八百人所请衣粮宜勒停仍各委本军具姓名牒送府县收管自贞元己未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者什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

十四年二月壬申诏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於当处置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自今已後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辛丑即位二月丁丑敕诏如闻度支盐铁院等所在影占富商高户庇入院司不伏州县差科疲人偏苦事转不济如有此色仰当日勒归州县。

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庚申诏曰：盖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穷遵道以端本推诚而达下故圣祖之诚以慈俭为宝大易明训垂简易之文未有上约而下不丰欲寡而求不给朕以眇薄遭逢内难刷君父之仇耻摅亿兆之哀冤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义抗请至于再三以图宗社之安以答华夷之望俯从众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复礼修政安人宵兴匪宁旰食劳虑夫俭过则酌之以礼文胜则矫之以质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灵仪刑邦家以化天下长春宫见在斛斗及丝草席等依前户部收管□□县□□陵凤翔任谷地并还府县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监诸色职事中冗员者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监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属诸军各并归本营先供教坊衣粮一百分厢家及诸司新加衣粮三千分并宜停给应缘田猎鹰雉兽犬等并宜放除五坊加配诸道鹰鹞等长庆己未尝进外宣索自今已後一切停进其须备□□狩量留者宜准宪宗朝故事其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粮小儿一百人并宜停罢应别诏宣索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度支盐铁户部及州府百司应供宫禁年支一物以上并准贞元额为定度支捡勘具元和以来加配合停色数二十日内分析闻奏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饰瑟瑟杂宝钿真珠玛瑙装者悉宜停进东头御马坊球场宜却还左龙武军其殿及亭子令所司折收馀舍并赐龙武军收管应行从处张设不得用花腊结采华饰今年己未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本道应城外坟墓先有开□□道路以备用幸处宜令两军及府县晓示百姓任其修塞於戏昔汉文顾十室之产而天下久安我太宗皇帝勤四海之理而帝业隆盛暨乎！列圣罔不承式而年代滋久讹弊以生仍属艰故未遑改作朕祇荷重器思臻大宁将正躬以立训爰取新而革故咨尔百辟卿士外服侯卫其喻朕意永坚乃心无纵欲而败度自底身於不类率是教典用交修焉布告中外咸使知悉上登极才逾旬日蠹弊所革出自宸旨中外庆□□见贞观之风复行於今矣。

太和二年十月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掠卖饷遗前後敕制处分重叠非不分明近日卫中行李元志等虽云：买致数实至多宜令本道举行元和四年闰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敕文切加约

勒逐道各著判官一人专知即定名闻奏如已後发觉当重加贬降。

五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应属诸使内外百司度支部盐铁在城及诸监院畿内并诸州监牧公主邑司等将建官典所繇等准承前例皆令先具挟名敕牒州府免本身色役自艰难已後事或因循多无挟名自补置恣行影占侵害平人自元和二年长庆元年宝历元年太和三年前后敕令约勒皆令条疏及勒具挟名闻奏所司竟未遵行奸弊日深须有革况圣王在上百度惟新内外有司悉心奉法改更制置今也。其时臣等。若。又依违苍生何由苏息望合令本军本使本司勘会据元敕元管数额合食衣粮资课粮料人具挟名补置年月乡里分析闻奏此外不得更有影占自此之后有逃死补替仍每年终具替人挟名阙闻奏其挟名限敕下三个月内闻奏毕左右神策六军威远营除请依馀一切委本军条疏理讫具数闻奏其馀诸司诸使并令御史台勾当依限申奏仍切加访察勿许因循从之。

七年七月敕诸道如有兵革水旱州府残破及不存济为远近所知者除朝廷特有借赐外辄不得自请赏设钱物。又诸道戎帅除替后仓库便属后人赏设三军须待新使近日皆有留别赏给自行私惠颇紊朝章向後诸道节度观察使除替后并须待新使赏设不得更有留别。

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开成元年正月戊辰敕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贮材木如或宣索即以其直市供诸色作料亦如之（先是度支奏旧管右神策军及诸色人假商人名中纳材木计支费直三十三万二千四百馀贯所置材木并无至者御史台推鞠皆王蟠受王守澄辈请中纳故有是命）。

十二月戊申诏曰：仕杂工商实因鬻爵尚须命使改以赐材其入蕃使旧例与私覲官十员宜停别与钱五十贯交令度支交付永为定例。

二年十月诏天后所撰十二字并却书其本字。

十二月丁未诏曰：制服轻重必资典礼如闻往者驸马尝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用通制便为定义（时驸马杜以公主薨日近除官未谢帝问户部侍李以近例奏闻因言士族不愿为国戚盖由此也。帝闻之大惊遽下是诏）三年九月癸未诏曰：左右神策所奏将例改转比多行牒中书门下便复奏处起今已後宜令军司一一闻奏状到中书然後捡勘进覆自开成初军人奏官多不先闻奏转迁相次仅无虚日至是方革之。

四年六月己丑中书门下奏请停堂厨捉钱官从之（先是宰相厨广召富人以饗钱散配息利谓之堂厨捉钱官影占富豪为弊日久至是宰臣杨福请之）武宗会昌元年正月赦节文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户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为甚宜委本道观察使条疏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前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季冬申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钱料配并同入已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闻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台奏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自此已後委观察使严加觉察宜并禁断切虑诸道州府尚有此色诸各牒诸州府勘会巨细申台以凭鞠理从之。

六年十二月敕准开元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及太和八年二月十三日敕文务耳称冤先决四十法勘当近日无良之徒等诣阙务耳每惊勿听皆为抱冤及令推穷多是虚妄。若不止绝转恣凶狂宜自今以後应有人欲论诉事自审看必有道理即任自诣阙及经台府披诉当为尽理推勘不令受冤更不得辄有自卧皆片耳前有犯者便准前敕处分後配流远处纵有道理亦不为申明（时御史台奏覆验称冤人澹进通妄片耳称冤甘科罪故降是敕）。

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制乡村余货斛斗及卖薪炭等物多被牙人於城外接贱余买到房店增价邀求遂使贫困之家尝买贵物称量之际。又罔平人宜令府县及御史台於诸门严切条疏不得更令违犯。又国以人为本人困则国何所依人以食为天食艰则人何以济。盖闻伪朝已来恣为掊敛至於杂色斛斗柴草受纳仓场邀颡人户分外课求纳一斗则二斗未充纳一束则三束不充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弊生灵莫斯为甚自今已後仰长吏选清强官吏充主纳仍须严立条制以防奸欺兼具逐色所纳加耗申奏当官者宜守於朝章力

田者宜尊於王制苟容饶 幸必乱规绳访问富户田畴多投权势影占州不敢科役贫下者更代征徭转致 残最为蠹弊将安疲瘵须择循良者。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诛租庸使孔谦停租庸名额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卢革专判中书门下奏请停废诸道监军使内局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户括田竿尺一依伪梁度制仍委节度使通田三司不得差使量检州使公廩钱物先被租庸院一切管系今据数却还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先遇赦所放逋税租庸违制徵收并与除放今欲晓告河南府及诸道准此施行从之。

九月都官员外郎于邺奏请指挥不得书契券辄卖良人从之。

二年六月诏以僧尼不归寺院竟占民舍以居之讹滥日甚敕除名额寺院外无堂殿佛像者并勒毁之三年八月以山南西道久从伪命有不益於国患於民者六事咸命除之。

是月帝闻随邓复郢均房之间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遥致粥食於病者之侧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闻哀始奔丧者敕曰：万物之中人曹为贵百行之内孝道为先凡戴北辰并遵皇化备闻南北多爽时风皆倾事之心不守敬亲之道於父母如此无行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积於乡闾化全繇於长吏昔西门豹一县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爱绝河伯之虞断自一时传於千古况位居侯伯化洽封巡，岂不能宣北阙之风变南方之俗宜令逐处观察使刺史丁宁晓告自今以後父母骨肉有疾者并须日夕专切不离左右看待使子奉其父母妇侍其舅姑弟不慢於诸兄侄不怠於诸父母如，或不移故态老者卧病少者不勤事奉子女弟侄并加严断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知者当罪其夫及其舅姑。

闰八月吏部郎中何泽请废户部蠲纸奉敕日月流行之处王人亿万之家既绝烦苛无滥力役唯忠孝二柄可以旌表户门。若广给蠲符深为弊事昨日所地图方域逐闰重叠上供州郡之中皆须厚敛而犹寻降诫束并勒废停今此 幸端岂合更启逐年蠲纸宜令削去。

四年六月己丑敕自天成绩绍之初曾降敕应随驾并内外将校职员许奏名衔当议迁陟俾行赏旧之恩以报惟新之命自後累据奏荐人数及多已经数载尚有奏陈既是论乞新恩岂宜积年申奏兼恐有後來补署才改职名更望官员罔争爵命。若无止绝虑启 幸门此後诸州诸使不得更有论请新恩如是显立功劳要行酬奖即委本处长吏特具奏闻酌其绩效当议施行夫爵赏之权国家利器顷因多事散以赏功苟利社稷夫何爱焉近缘肆赦万方陪臣例许升转。且闻乱离已前诸节度州职掌自兵马使已上或因立效或遇覃恩许奏乞宪衔每使不过十数人矣。军府有额守之不逾自伪梁已还侯伯无考秩每将去任迁补不常至於守门掌库筒札小胥卜祝优倡例称辕门剧职奏请天命少则二三百通多则五六百通三公八座之秩往往有焉金章紫绶不间於小胥贱吏於此之中犹多谬滥帝知其事故令止之。

长兴元年七月敕访问诸道州县官自 虚名不惜人户皆於省限已前行帖催驱须令人户贵买充纳。且徵科租赋乃是常规所务事集人安不必急徵暴敛况累降敕命非不丁宁只据规程勿令逾僭此後为徵科事办亦不酬劳本州不得申奏如违限稽慢即准条责罚如灼然添得廩署招得流民无害於公私者可具事繇申奏固得特行优奖（初同光时租庸使孔谦起自胥徒不知大体方中原未平所利财赋办集乃奏请州县官有徵科先可者则行恩奖或与检校官或赐章服繇是长吏竟为苛刻於省限前卒徵暴敛以希曲恩或蚕未茧而欲丝麦初芒而督税皆出利求取其费数倍人皆哭泣而未诉自天成已来犹仍旧辙长吏以此成风计司奏请无已时政惩其如是屡奏改革犹未能杜其 幸门惜哉！）。又敕京百司不许影庇州县户人虚出课利。

二年四月夏诏罢州县官到任後率敛为地图。

五月诏曰：近闻百执事等或亲居内职或贵列廷臣或宣达君恩或勾当公事经繇列镇干挠诸侯指射职员安排亲昵或潜申意旨或显发书题自今之後一切止绝有所犯者发荐人贬官求荐人流配如逐处长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诣阙上訴长吏罚两月俸发荐人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旧。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诏曰：朕闻奇伎 巧增费损功古先哲王尝戒其事朕宪章百代临御万方以其欲致延洪必绝骄奢之渐将期富庶须除蠹耗之原每务实以去华期化民而成俗近者诸色进奉宝装龙凤雕镂刺作组织之异曾经 革尚敢逾违宜在举行贵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诸处不得进奉所繇司不得辄通。

晋高祖天福元年闰十一月壬午敕曰：奇伎 巧往诤不容务实去华哲王所尚应有浮虚假伪之物不得鬻於市肆委所在尝加觉察犯者重加刑责。

二年九月将作少监高鸿渐奏伏睹近年已来士庶之家死丧之苦当殡葬之日被诸色音声伎艺人等作乐求觅钱物伏乞显降敕文特行止绝或所在官吏等通容不与觉察请行朝典敕丧葬有期哀情惨极其或举乐可谓乖仪始因伎艺苟求遂致浇讹渐起所陈章疏颇正时风宜下有司永令止绝。

十月详定院奏前二州鸡泽县主簿范恕进策五件可行者有二其一云：伏见诸道行遣公事皆有前後通规定知後所繇置递符脚力每遇缓急尝遣往来既有严程孰敢慢事近日州使多差牵拢散从承符步探官等下县追督公事始发一替专人。又致续催使者事则一件两件使乃五人七人非唯剥削蒸黎实为挠烦县邑及官吏无暇区分庶事唯当祇奉专人如此弊讹特望条贯。若令佐稍亏职分或後公期显有宪章请行法典其二曰自前两税徵赋已立三限条流官员惧殿罚之威节级畏科愆之罪苟非水旱敢怠区分未尝有不了之州何处是不前之县臣今睹诸道省限未满州使先追仍勒官员部领胥徒云：与仓库会探务行诛剥因作疮痍全无恤之心但资贪求之意外邑所繇等不免牵费非理盘缠例总破家皆闻逃役自今之後伏乞只凭仓库纳数点算便即委知仍取县司闻勘会以明同异。若实违省司期限请依常典指挥会探之名特乞停寢者臣等参详范恕所陈事件要绝烦苛当务息民以俾求理诚为允当望赐施行从之。

少帝开运二年秋左谏议大夫李元龟奏请禁止天下僧尼典买院舍从之。

宋高祖天福十二年左右左卫将军许敬迁奏臣伏见天下鞍辔器械并取契丹样装二希以为美好安有中国之人反效异域之俗请下明诏毁弃须依汉境旧仪敕曰：近年中华兆人浮薄不依汉礼却慕殊风果致狂兵来侵诸夏应有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等并令逐处禁断。

隐帝乾二二年国子司业樊伦上言游惰之民多归僧舍朝廷用兵须丰军食请三五年间止绝僧尼戒坛兼禁私行剃度从之。

乾二三年九月甲申诏诸道州府自行军副使已下至令录佐掾不得於本部内影庇人户名为伏事自是州县旧舍职役人除籍放之。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制天下诸侯皆有亲校自可慎择委任当必不卑奉朝廷。若更别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协通规其先於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

三月壬申敕前朝於诸州府差散从亲事官等前朝创置盖出权宜苟便一时本非旧贯近者遍询群议兼采封章具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当一则碍州县之色役一则妨春夏之耕耘贫乏者困於供须豪富者幸於影庇既为烦扰须至改更况当东作之时宜罢不急之务其诸州所在差散从亲事官并宜放散自遂田农自去年四月已前州县元管系人数一切如旧其参铺如已前招到者。且仰仍旧今後更不得招召其诸处场院并不得影庇两税人户所有河北诸州及泽潞晋绛磁隰解等州於先差散从亲事官内选到弓箭手只。且留在本州管系其余放散（先是汉隐帝於诸州府百姓内差亲事散从官差力及户充参铺。又下三司诸场务召百姓替占役兵士帝心知其不便乃下诏革焉公私便之）。

四月皇子镇宁军节度使荣言属州帐内有羊猪纸炭（即世宗）等户并羊毛红花紫草及进奉官月科并是影占大户凡差役者是贫下户今并欲放免为散户诏褒之曰：卿作镇王畿留心政道虽米盐细务不懈於躬亲而会敛无名尽思於蠲放能惠穷困深协眷怀已降宣命指挥使并放为散户。

二年四月敕诸县镇令佐镇将不得乞年许人纠告八月甲午敕诸州县吏民缙黄继来诣阙留举刺史县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轻系二庶之惨舒布朝廷之条法。若廉勤奉职抚字及民自有政声达於朝聪何劳民庶远致举留既妨农养之时。又耗路途之费所宜二革免致劳烦今刺史县令显有政能观察使审详事状朝廷当议奖二百姓僧道更不举请一切止绝。

十月庚申诏诸州或罢任或朝覲不得以器械进贡先是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日课定造军器逐季般送京师进纳其逐州每年占留系省资金不少谓之甲科仍更於本部内广配土产物。又徵敛数倍部民苦之除上供军器外节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进贡为名功费。又倍悉取之於民户帝以诸州上供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省物用过多乃令罢诸州作院诏藩侯郡牧罢贡器甲仍选择诸处作工赴京作坊以备役使辛丑诏诸道州府所差知馆驿人不得於县界别差人户贴助致扰贫民。

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著在典经是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而多阙送终身後而便为无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阴阳旅榭不归遗骸何二但以先王垂训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

之魂千古无不归之骨。绅人士当体兹怀应内外文武臣寮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繇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如是卑。刀在下者不在此役其合赴举选者或是葬事礼毕或是卑。刀在下勒於纳家状内具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台及逐处长吏本司长官所繇司觉察纠举违犯者当行典宪如是不切觉察纵任罔冒罪在纠举司其中有兵戈阻隔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复追徵及内外官职员皆以金革从事并不拘此例所有敕前见任职员官今年举选人等不在纠举之限。

是月凤翔言义州蕃部买牛入蕃多是宰杀乞止绝。公路州县道路百姓不得杀牛货卖与蕃

二年五月敕榜宋州晓谕管内诸县民等省节度使尝思所进丝四万一千四百七两言出放在民例以五月内徵纳其丝并还元契除放如已纳到者委巡检使柴进据使追户责领归榜到速告报知委。

世宗显德三年十一月敕废天下淫祠仍禁擅兴祠宇如有功绩灼然合建置庙貌者奏取处分自是诸道奏不合典礼而享庙食者咸毁之。

五年正月克复淮南诏免濠泗楚海杨康滁和等州管内罪人及蠲其残税转徵科率之物（先是州人於两税外以茗茶及盐抑配户民令输缣帛稻米以充其直之转徵。又岁率羊彘薪炭之类人甚苦之帝以克复之始悉命除放民情悦甚允苏之望）。

卷一百六十一

帝王部·命使

周官小行人之职达六节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赋皇华以遣之其还也。歌四牡以劳之盖所以重宣命之寄慰于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广虑下情之未达惧一物之失所繇是慎择其人俾专厥任。若乃察谣俗采方言赈孤穷兴举孝秀辨庶士之淑慝平群盗之扰至有乾文谪见天灾流行或推赐租之恩或举申究之典斯皆因时立制以裨卑政治者也。

周平王四十九年使凡伯聘鲁。

桓王六年使南季聘鲁。

十三年使宰渠伯纠聘鲁（宰官渠氏伯纠名也。王官之宰当以才授而伯纠摄父之列国故书名讥之）。

十三年使仍叔之子来聘鲁。

汉武帝元狩元年诏曰：朕嘉孝悌力田哀夫老。毛孤寡鰥独或匱於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疋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疋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独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令勿擅召会聚。

六年六月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币钱也。轻者。若一马直二十万是为币轻而物重也。而未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更去半两钱行五铢钱皮币以检约奸邪）稽诸往古制宜於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夫仁行而从善义立则俗易意奉宪者所以导之未明与将百姓所安殊路而挤虐吏因乘势以侵蒸庶邪（挤与矫同其字从手矫。虔固也。妄。上命而坚固为邪恶者也。）何纷然其扰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鰥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徵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士有殊才异行当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别之）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郡国有所以为使者上丞相御史以闻。

元鼎二年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者具举以闻。

天汉二年秋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阻山者依山之险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持节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昭帝始元元年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为此官今不居者皆谓之故也。）持节行郡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

宣帝本始元年正月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元康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中博士名也。问鰥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

材异伦之士五凤四年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繇与由同）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上自临敕乃遣之）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鰥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建昭四年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卜栗卜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蒸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鰥寡孤独困乏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成帝建始三年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

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

鸿嘉元年春二月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缓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悯焉书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此尚书文侯之命篇中辞也。言我周家用事者无能有耆老贤者使国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又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谓故引之以自责耳）方春生长时临遣谏大夫理等（天子自临敕而遣）举三辅河弘农冤狱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称朕意焉。

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夕□晦日有蚀之诏曰：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部刺史举■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

二年九月使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节行边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将帅乃有钲鼓今茂官轻兵少但往谕晓之耳所以假钲鼓者欲重其威也。）

四年遣大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辑青徐二州招张步降之。

二十九年二月遣使者举冤狱出系囚。

安帝延光三年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灾害督录盗贼。

顺帝汉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羨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建康元年正月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灵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囚徒。

献帝初平三年四月诛董卓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八月遣太尉马日■及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

魏文帝初嗣魏王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掎克暴虐者举其罪。

黄初六年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赈贷之。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月遣侍中持节分■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

晋武帝泰始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

四年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术职不。然则行人顺省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下情上通上指远谕至於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谷夙兴夕惕明发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惕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丧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谕朕心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有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

作慝犯令为一书其礼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於王旧章前训今率繇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於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虚心以俟其勉哉！勳之称朕意焉其无忽是年。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

太元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诸郡。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八月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

三年正月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四年二月分命使者循行州郡听察词讼纠劾不法天賜元年四月诏尚书郎中公孙表使於江南以观桓玄之_二也。值玄败而还。

明元即位诏都兵将军山阳侯奚斤巡行诸州问民疾苦抚恤穷乏。

永兴三年春诏北新侯安同等持节巡行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问其疾苦察举守宰不法其冤穷失<身只>_二弱相凌孤寒不能自存者各以事闻。

泰常三年春诏九州之民隔远京邑时有壅滞守宰至不以闻今东作方兴或有贫乏失农务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诸州观民风俗问民疾苦守宰治行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闻。

七年九月分遣使者循行天下州郡观察风俗太武太平真君元年正月分遣侍臣循行州郡观察风俗问民疾苦。

文成太安元年六月诏曰：夫为治者因宜以设官举贤以任<身只>故上下和平民无怨谤。若官非其人奸邪在位则政教凌迟至於_二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入其境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於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匱於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於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於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於政也。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赏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听诣使告状使者检治。若信清能众所称美诬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其不孝父母不顺尊长为吏奸暴及为盗贼各具以名上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延兴二年十一月分遣使者巡省风俗问民疾苦。

三年十一月诏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

四年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初附。

太和二年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问民疾苦。

六年八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巧民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

八年正月诏陇西公元琛尚书陆_二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

十四年二月诏遣侍臣循行州郡问民疾苦。

十八年冬十月分遣侍臣巡问民所疾苦。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遣兼侍中张彝崔光兼散骑常侍刘藻巡方省察问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扬风化。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位六月分遣侍臣巡行郡国问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文武应求道著丘园者皆加褒礼(又云：宣武时遣使巡行四方直阁将军薛昙宝为持节兼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南道大使)。

景明二年正月帝始亲政诏曰：朕幼承宝历艰忧在疚庶事不亲风化未洽今始览政务义协惟新思使四方风从率善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是年以源怀为车骑大将军诏为使持节加侍行台巡行常燕湖三州赈给贫乏策采风俗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後闻)。

正始二年六月诏尚书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骑常侍游肇谏议大夫邓羨崇忠使持节并兼侍中羨兼黄门俱为大使断外州畿内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便施决州镇重职听为表闻。

七月诏曰：朕纂馭宝历於今七载德泽未敷鉴烛不远知人之冤寃所在犹滋而纠察之狱未暢於下贤愚靡分皂白均贯非所以革民耳目使善恶励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检随其愆负与风响相符者即加纠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旄轩之举因以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罚淫慝理穷恤弊以称朕心三年四月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

孝明熙平二年正月诏遣大使巡行四方问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又诏选曹举用必在得才广求栖遁共康治道州镇城隍各令严固斋会聚集纠执妖_二宣图圈皆令造屋桎梏务在轻小工巧浮进不得隐藏绢布缁采长短合式偷窃军阶亦悉沙汰籍贯不实普使纠案听自归首逋违加罪冬十月庚寅遣尚书长孙稚兼尚

书邓羨元纂等巡抚百姓。

正光元年四月诏尚书长孙稚巡抚北藩观察风俗。

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叛入梁梁遣萧综来据彭城时遣大都督安丰王延明督临淮王■讨之盘桓不进乃诏尚书三公郎兼司州别驾前军将军辛雄副太常少卿元晦为使给齐库刀持节乘驿催军有违即令斩决肃宗谓雄曰：海朕家诸子B以亲懿筹策机计仗卿取胜耳到军勒令并进徐州综送降款。

孝昌末魏兰根为光禄大夫河北流人南度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青兖四州安抚置县郡。

孝庄建义元年五月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征东将军光禄勋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

後周後周闵帝元年正月即天王位诏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兹大号予惟古先圣王罔弗先於省视风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当草昧。若弗尚於达四聪明四目之训者其有闻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所在巡抚五教何者不宣时政有何不便得无修身洁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为上所知冤枉受罚幽辱於下之徒而不为上所理孝义贞节不为有司所申鰥寡孤独不为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丰约赋役繁省灾疠所兴水旱之处并宜具闻。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礼饩。

明帝元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骸埋■武成二年二月以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携为大使巡历州郡察风俗理冤滞还拜小御。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遣大使巡察天下。

五年七月遣大使巡察天下。

天和五年四月遣大使巡察天下。

建德五年正月诏曰：朕克己思治而风化未敷弘永言前古载怀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讼听谣问民恤隐其狱犴无章侵渔黎庶随事究验条录以闻。若政绩有施治纲克举及行宣圭華道著丘园并须检审依名■誉奏其鰥寡孤独实可哀矜亦宜赈给务使周贍。

六年平齐诏曰：东夏既平王道初被齐氏弊政馀风未殄朕劬劳万几念存康济恐清静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达寝兴轸虑用切于怀宜分遣使人循方慰抚观风省俗宣扬治道有司明立条科务在孔益。

宣帝即位遣大使巡察诸州。

隋高祖开皇元年即位遣八使巡省风俗。

三年十一月发使巡省风俗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賑恤杨鑣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於人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

四年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

六年正月遣民部尚书苏威巡省山东。

十年八月遣柱国襄阳郡公韦■上开府东莱郡公王景并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

十五年七月遣邳国公苏威巡省江南。

十七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

仁寿元年遣十六使巡省风俗。

炀帝大业元年正月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繇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贍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蠹政害民不便於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二年遣十使并省州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遣太仆卿宇文达招慰山东之地。

七月遣黄台公瑗安抚山南之地。

十月诏曰：隋德下衰政荒民散九州辐裂四海瓜分元元无辜饲豺狼之吻卞卞黔首罹兵革之灾朕祗膺宝图救其危坠一物失所情深纳隍今赵魏之人俱承大化海岱之境思稟朝章然而尚迫寇戎受拘凶暴经途遐阻未由自达宣风布教必伫循良柔服招携事资明恕右翊卫大将军上柱国淮安王神通地惟近属功参运始仗节建卞允当重寄可山东道安抚大使其山东诸军事并受节度。

二年闰二月诏曰：隋末道消运为阳九盗贼蜂起饥饉荐臻四海之民坠於涂炭是以上天降鉴爱命朕躬绥静黎元克定凶鬼府库仓廩所在开发流冗之民随加镇抚言念亭育监寐匪忘然年不登民多困乏一物失所有甚纳隍宜加存问救其疾苦可令皇太子建成巡京城侧近诸县秦王巡京城以东右仆射裴寂巡京城以西彼彼閭阎见其耆老观省风俗廉察吏民乏绝之徒量加赈给如有冤滞并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是月遣马邑都城李靖前鹿城县令元无竭慰抚岭南。

四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抚山东夏侯端安抚淮左奏九韶乐设宴而遣之。

五月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之地。

三年二月诏曰：朕承天命抚育万方康俗济民无忘监寐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者隋末丧乱盗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手堕业其类实烦夺攘矫虔因此而作王业伊始务从草创牧宰庶寮随事迁易州县分析权宜废置然而王道未洽民瘼犹存静言思之夙兴轸念澄源正本在更张可令秦州总管轨国公轨御史大夫滑国公无逸为益州道安抚大使宣扬朝典进擢廉平贬黜苛暴申理冤滞孝悌贞节表其门闾鰥寡孤独量加贍恤事有便宜并委处分。

四年六月既征王世充遣骁卫将军盛彦师安抚河南之地。

九年七月遣谏议大夫魏徵宣慰山东。

太宗贞观三年五月旱六月令中书舍人杜正伦崔敦礼守给事中尹文宪张素等往关内诸州慰问人疾苦见禁囚徒量事断决人有冤枉不能自申者随状理之事有不便于人及官人贪残为患者并具状还日以闻困穷之徒比虽赈贍仍有乏绝者亦量加支给在京见禁囚徒亦令所司量事断决务从宽简称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宫发使存问高年鰥寡。

七年七月遣大理少卿李弘节太子中允张玄素都水使者长孙师巡抚岭南。

八年正月诏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内列公卿允庶绩外建侯伯司牧黎元唯惧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省方俗用能遐迩遂性情伪无遗时雍之宜率繇兹道朕祗膺宝命临御帝图稟过庭之义方荷上玄之嘉祉四荒八表无思不服而夙兴夕惕勤躬约已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欲万国欢心兆民有赖推诚待物近取诸身实谓群官受拜咸能自励乃闻连帅刺举或乖共理之寄县司主吏甚多黠货之罪有一於此责在朕躬是用终夜恍然晨景辍食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耆年旧齿孝悌力田义夫节妇之家疾废癯之室须有旌赏赈贍听以仓库物赐之。若有鸿材异学留滞未班哲人奇士隐伦屠钓宜精加搜访进以殊礼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覲焉，於是分遣萧李靖杨恭仁王窦静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弘智等巡省天下。

十八年十一月庚辰遣使赉玺书诣郑汝怀泽四州巡问高年宴赐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尚书左丞杨纂太子詹事张行成太仆少卿萧铣光禄少卿冯怱司农卿达奚怀义雍州司马李督给事中张册御史中丞唐临中书舍人崔仁师柳太子中允宇文节太子中舍人贺会壹万年县令宋行质长安县令李乾户部郎中刘翁勃刑部侍郎刘燕客王昕尚药奉御长孙知人大理正郭文宗李镜玄等以六条巡察四方各以澄清为务多所贬黜举奏及使者还诣阙称冤者前後相属因令褚遂良以其类具状以闻帝亲自临决牧宰已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八月幸灵州所经州县并遣使存问老疾并加赈恤九月遣霍王府长史段宝玄沧州别驾张开谅同州别驾张文会等三道使巡察岭南诸州。

二十二年六月令陕州刺史孙伏伽於河南太子詹事张行成於河北渭州亲见父老存抚百姓从军之家州县为之营农。

三十三年八月以晋州地震令尚书郎中一人充使存问舍宅损坏者给复一年。

高宗永徽四年十月甲辰遣使存问鰥寡□独不能自存者。

五年正月诏工部侍郎王俨往河北简行遭水诸州乏绝者赈贷之仍虑囚徒。

显庆元年正月令宗正卿陇西郡王博文刑部尚书长孙祥大理卿■宝玄於畿内诸州巡抚百姓给贷乏绝。

二年十月幸许州遣少府少监郑钦泰等分往许汝州及所经县省录囚徒并搜访孝义及经学之士。

龙朔元年十二月戊寅诏诸州霜旱虫涝之处分道遣使存问赈给并虑囚徒。

三年八月诏分遣大使巡察问人疾苦黜陟官吏。

乾封二年十月遣守大司宪乐彦玮司平少常伯皇甫公议太子左中护杨思敬兼西台舍人李虔泽等分往长安万年城外诸县巡问百姓亲检校田苗赈给乏绝。

总章二年四月令左肃机兼检校沛王府长史皇甫公议往虑岐州诸县囚徒量事原免之。

二年二月遣使存问诸州逐粮百姓渐令复业仍令州县检校优恤之其未情愿归者听之。

十年十月幸许汝等州分遣通事舍人员外郎御史存问所经州县老疾及鰥寡□独仍复见禁囚徒等仪凤二年十二月诏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尝为河南道大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河南道大使分道巡抚申理冤屈赈贷乏绝。

卷一百六十二

帝王部·命使第二

唐中宗神龙二年二月遣十使巡察风俗下制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大宝为公器以崇高为外物仰则乾行顺性命之理■免思坤载成博厚之德将以财成至道保邦静人用清三微（臣钦。若等曰：三微者天地人三正之始万物皆微故王者法焉）以齐七政臻夫此者岂一人之力哉！实赖群方共康庶绩自季叶沦替涵弃公道官匪其人教无所习怀才修洁者则依违以自容通方宏伟者则放荡以求利繇是淳化日消浇风岁长典章讹弊■俗凋残逶迤陵颓莫能振理朕以薄德丕承宝命夙夜惟寅忧劳无怠昧旦端冕心被寰瀛日晏罢朝念周黎庶顷者励精推择傍求牧宰冀闻善政惠康乃■虚己励勤美化犹怠贪官傲吏屡黜於爰书失职流亡几沦於板籍岂刑赏之柄不协其中将仁恩之诚未孚於下永言国本良深轸悼古者天子巡狩省方观俗而锡鞶备驾，或以为烦故分命□轩博采谣颂将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散皇明以烛幽扬仁风以被物实资令德允属通才惟怀永图式鉴成宪宜於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识理通明立性坚白无所诎挠志在澄清者二十人分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案州部俾其董政郡吏观抚兆人议狱缓刑扶危拯滞。若能抗词直笔不惮权豪仁恕为怀黜陟咸当别加奖擢优以名器如脂韦苟全蓬□威施高下在心顾望依附者将迁削屏弃肃以宪章咸竭乃心以副朕意遂命易州刺史姜师度摄右御史以充此使。

景龙三年八月遣十使巡察天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庚子平韦庶人壬寅降十道使赍玺书宣抚。

景■元年八月制出十道使持节巡抚天下。

二年二月降十道使按察。

七月分遣都督刺史十道按察。

十一月出十道使巡抚。

太极元年二月出十道使巡抚。

玄宗先天元年太上皇诏曰：朕恭己无为留神玄默俯顺历数金谋公卿式命元子祗膺宝位今庶政■新光华肇启但恐天下至广未达朕心故临遣使臣宣扬朝典宜以膳部郎中萧瑗为河南道宣劳使谏议大夫杨虚受为河北道宣劳使赞善大夫薛植为淮南道宣劳使殿中丞薛麟为陇右道宣劳使宗正卿姜■为河东道宣劳使司门郎中李诚为关内道宣劳使工部郎中高绍为剑南道宣劳使太子右谕德萧宪为山南道宣劳使宋王府司马裴纲为江南道宣劳使谏议大夫宁悌原为岭南道宣劳使。

二年七月壬申命益州长史毕构宣抚剑南及山南道少府监齐景胄宣抚关内及河东道太子右庶子陆馀庆宣抚河北道宗正少卿韦干宣抚江南及淮南道光禄少卿杜元暹宣抚陇右道广州都督周利贞宣抚岭

南道制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内有公卿允_二庶绩外有方伯司牧群黎犹惧至道未孚淳风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幽陟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迩咸_二情伪无遗於变时雍率其道也。朕祇膺嗣德恭守帝图上稟过庭之谏下凭众庶之立竭精思理两载于兹异逮小康渐跻至化而区宇遐旷风教未同负_二长怀责深在己近者奸回构_二窃起萧墙宗社降灵应时殄殄今。又恭承圣训总统大猷率彼百官齐兹七政恐仓廩不实礼节未兴吏靡息於贪残人或滞於幽枉永言於此明发疚怀今卜征未习时迈仍远宜分命_□轩慰抚黎庶毕构等并操履公清识见明允茂绩彰於历试嘉誉沛於周行宜膺行李载光原隰所至之处申谕朕心并令屏绝浮华敦崇仁厚务修孝悌勤事农桑耆老鰥_□征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问德举言扬唯贤是急。若有良材异行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审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闻凡百牧宰泊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乃事勤则不匮仁远乎！哉！勉矣。勗之以副朕心。

开元二年四月己巳敕曰：淮海维扬是称_二险山川重复水陆殷凑去岁田收稍乖丰稔今兹人庶颇致饥乏朕为之父母深用惕然近闻雨泽应节_二亢稻有望目前之困_二胡口犹切思从蠲省用救荒弊宜令给事中杨虚受往江东道安抚存问观察疾苦详理冤滞百姓间有伟才异行藏鳞戢羽隐沦屠博栖迟闾阎官人内有贪冒苟得背公徇私或修己自守养望充位者还日各以名闻所至之州具令宣布求瘼恤隐称朕意焉。

五年二月诏曰：伊昔明王奉。若天道所宝惟_二所仗惟贤故能务稽劝农兴利除害朕以薄德纂承洪绪政期克己诚不动天顷岁河南河北诸州蝗虫为患虽当道遣使除瘞恐今。又生育天戒。若此朕甚惧焉罪实在予殃岂移岁。且牧宰之任朝廷所委苟得良才式敷惠训古有寿张飞逝中牟不入者斯其效也。刺史县令等当各竭乃心用攘厥患方考休咎大明黜陟惟凡百可不勉哉！宜令户部郎中蔡容往河北道侍御史崔乔往河南道观察风俗问利害便与州县筹度随事处置还日奏闻。

六年八月辛巳诏曰：朕自临御天下介于人上万邦在念百姓为心慎日以兢因时载惕春兹茂育宁忘监寐今岁河南诸州颇多水潦稼穡不稔闾阎阻饥方属西巡更深东顾不加存问孰副忧軫宜令工部尚书刘知柔驰驿充使往河南道巡历简问应免租庸及赈恤并量事便处分兼察人民冤苦官吏善恶还日奏闻宋毫陈许之间遭涝尤甚其应缘赈恤宜倍优赏。

八年五月置十道按察使八月以御史大夫王_二充关内道按察使扬州长史王怡充淮南道按察使右庶子齐_二充河南道按察使少府监杨孚充剑南道按察使秦州都督张守洁充陇右道按察使荆州长史卢逸充山南道按察使鸿胪少卿萧嵩充河南道按察使襄州刺史裴观为梁州都督山南道按察使润州刺史赵升卿充江南东道按察使宣州刺史霍廷玉充淮南西道按察使仍下制曰：苛慝不作民斯无怨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故《周礼》以官刑纠邦理以官叙正群吏允迪前烈式惟旧章。且夫寰宇至大不可以周览察_二至殷不可以独化我庶政实惟旧察苟非其才罔以亲理朕惟是夙夜不遑安宁开元之初分遣案部纠_二奸犯颇闻愆息以其辜则烦寻亦从其停废绵以岁月浸成宽弛今闻在外官寮多违宪法牧守则寄任兹重令长则祿秩。且优闻侵窃屡有章奏虽赐金为惠未愧张武之心还珠表德罕见孟尝之政岂敦谕之意未孚於就列将贞高之节有谢於前修永怀於此良用沉叹。且政宽而慢法弊则通弛而张之其可致理御史大夫王_二等并识通政要位以才达茂其声实此宪章宜分遣巡案以时纠察巡内有长吏贪扰狱讼冤滞暗懦尸祿苛虐在官即宜随事案举所犯状并推勘准格断覆讫奏闻仍便覆囚夫牧宰之职教导是先录曹之任纪纲斯在其有政理殊尤清直独立者咸以名荐馀官有清白者称及诸色不善各别为科目同状奏闻其寻常平状并不须通俾夫善取其尤罚无所滥疏而不漏察而不苛必将正其源流宏彼纲目不可总此烦碎扰其吏人应是州县常务事非损益者使人更不必干预其百姓有不支济应须处置事状不便於_二革者与州县商量处分讫奏闻以副虚伫之心以光澄清之举。

九年八月诏曰：朕身居九重心在万姓恐情未达下政或乖方顷者故命近臣分道巡抚为属农月。且停使车今秋稼方收时亦将隙命中书舍人何鸾等宜所到之处宣慰百姓令悉朕怀其有水旱之州或须贷给不可远更奏闻宜便量事处置征镇之家各令州县检校优赏其中无兼丁存济者仍加赈恤。

十一年五月命左拾遗徐楚璧大理丞王_二大理评事宋词班景倩河南府法曹参军元将茂大原府司录参军张_二向大原府兵曹参军宋希玉长安县主簿韦利涉长安县尉王冰雒阳主簿刘日正长安县尉裴宽万年县尉崔希逸三原县尉乔梦松告成县尉徐铎汜水县尉薛侃同州司法参军边冲寂分州录事参军韦洽榆次县尉郭庭等摄监察御史分巡诸道诏曰：国之三典令于四方岁终则巡听其狱讼顷因水旱货食不足或

徭税徵逸多不折衷或租调蠲除事涉欺隐皆吏之不称政之不修是用命兹使臣委其详覆徐楚璧等并清白自立茂有政声必使事合权宜刑无冤滥不损於物有益於公往敷厥休副兹推择并可摄监察御史勾当租庸地税兼覆囚。

十三年正月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降至流流已下悉原之都城内委中书门下当日疏决处分京城委刘守制到日处分仍令中丞蒋钦绪往河南大理少卿明■往关内刑部郎中张樽往河东兵部郎中崔■往山南东道右庶子高仲舒往江西道职方郎郑续之往剑南道秘书丞张履冰往淮南道殿中侍御史孙济往陇右道善大夫张景幽往河西道右谕德李林甫往山南西道主客郎中张烈往江南东道并即驰驿发遣所至之处疏决囚徒宣慰百姓其有穷乏者不自存济及侍老征人之家有疾苦者各令州县量加医疗及赈恤其岭南五府碛西四镇非流配效力等见禁囚徒各委节度使及本管都督府处分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十四年七月诏曰：朕抚有天下寅畏上玄思保太和用康庶类顷秋夏之际水潦不时怀郑许滑卫等州皆遭泛滥苗稼漂渍屋宇倾摧有切纳隍之忧良深在予之责宜令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黎敬仁速往宣慰如有遭损之处应须营助赈给并委使与州县相知量事处置及所在堤堰不稳便者简行具利害奏闻。

九月诏曰：顷秋夏之间水潦方降闾阎损坏稼穡漂沦常恐一物之违况乃数州之弊故发中使循于外台章奏屡闻州乡稍辑朕视之如子。若纳诸隍于再于三情犹馭朽审求人瘼更遣信臣中丞兼户部侍中宇文融忠义竭诚夙夜匪懈当安人之任有利简之能眷彼使乎！宜膺其选可往河南河北道遭水诸州宣抚仍审察有不支济者宜更量加赈贷。若屋宇损坏牛畜俱尽及征人之家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其■葺其有官吏纵舍赈给不均亦须纠正回日奏闻。

十五年三月制曰：河北遭水处城旁及诸蕃杀降人先令安置及编州县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涝漂损田苗频遣使人所在巡抚兼令州县倍加矜恤不知并得安存否以今旧■既没新麦未登丁壮既差远行老少虑不支济朕居黄屋念在苍生每思优养无忘鉴寐今故遣中使左监门卫将军李善才重此宣慰宜令州县即时简责有乏绝者准例给粮俾令安堵以副朕心。

七月诏曰：同州■州近属霖雨稍多水潦为害念彼黎人载怀忧惕宜令侍御史刘彦回乘传宣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损者量事赈恤。

八月制曰：河北州县水灾尤甚言念蒸人何以自给朕当宁兴想有劳旰晷在予之责用轸于怀宜令所司量支东都租米二十万石赈给乃令魏州刺史宇文融充宣抚使便巡抚水损应须忧恤及合折免并存间舍一事已上与州县相知逐稳便处置务从简易勿致劳扰。

十六年九月诏曰：河南道宋毫许仙徐郢濮兖州奏旱损田宜令右监门卫大将军黎敬仁往彼巡问如有不支济户应须赈恤与州县长官相知量事处置讫回日具状奏闻。

二十一年二月以检校尚书右丞相皇甫翼充河南淮南道宣慰使检校尚书吏部侍郎刘彤充江东江西道宣慰使尚书兵部侍郎李镇充山南道宣慰使制曰：去年江南淮南有微遭旱处河南数州亦有水损百姓等皇甫翼等咸谓能贤式将朕命其间乏绝应须赈贷便量事处置回日奏闻。

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宣慰赈给及令黜陟官吏疏决囚徒。

二十三年二月壬寅诏曰：秦州地震谪见后土朕每克念何以臻兹仲尼有云：丘祷久矣。而精意以告或通神明徐国公萧嵩地在辅弼朝之端右欲重将命暂为此行宜往秦州致祭山川凡缘所损百姓间事皆委嵩随事处置回日以闻。

辛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命御史中丞卢绚为都畿采访使御史中丞裴旷为京畿采访使国子祭酒汴州刺史嗣鲁王道坚为河南道采访使华州刺史李尚隐为关内道采访使太原尹崔隐甫为河东道采访使礼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宋瑶为河北道采访使太常卿广州事岭南经略使李朝隐为岭南道采访使扬州长史韦虚心为淮南道采访使太仆卿兼判凉州都督持节河西节度等副大使牛仙客为河西道采访使益州长史持节剑南节度副大使王昱为剑南道采访使荆州长史韩朝宗为山南道采访使润州刺史刘日正为江南道采访使秦州刺史裴敦复为陇右道采访使梁州刺史宋询为山南西道采访使宣州刺史班景倩为江南道采访使诏曰：言念苍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犹润於京师所以历选列城聿求连率岂徒刺察将委辑宁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谕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任寄已深声实兼茂咸贯通於理道益纯固於公心或华■不衰或白■无玷可以轨仪郡国康济黎元间岁已来数州失稔颇致流冗能勿轸怀而吏，或不畏不仁，

或不安不便诚须矫过必任仗贤而前此使摯下无殷鉴事皆制时务欲总权小有举於毫■大莫振於纲领本命条举却用烦苛永言所期岂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於通才以蠲疾苦之源当协大中之义。若今行一道利及万人朕所设官以俟能者朝之优秩上归令誉言可复也。宜副朕怀。

十一月诏令给事中韦常巡关内道中书舍人李彭年巡河南道并与本道采访使及所繇长官商量回日奏闻。

二十九年五月命大理卿崔翹尚书右丞席豫工部侍郎郭虚己御史中丞张倚中书舍人孙逖给事中赵安贞太常卿韦常班景倩分行天下诏曰：三载考绩以鉴吏能八使观风因求民瘼兹事体大致理之繇朕受命昊穹临御寰夏虑乎！一物有所不安偏於万方无忘軫念而宇宙之内官吏至多倘有政失其宜即万人受弊崔翹等或文学有称或贞白流誉通於理道励是公心俾尔澄清或当委寄至於陟黜之道国之所务苟有不当将何劝人顷年使例皆通状其尽善者多有请求为选调之资不善者以烦碎见轻贵奏课之数。若此衔命岂副虚怀卿等所到之州宜具宣朕意其百姓间事或有须■革者宜与所繇长官商量处置回日奏闻其官吏中有贪冒赃私其犯名教或衰老疾病无政理者刺史已下宜停务奏闻其守职公清为政尤异事堪激劝远近知者具以名闻其诸道有遭损下人应须赈给先频有处分犹虑艰弊岂忘矜恤亦宜审与州县商量务令周济。又闻河堤穿决致有漂流谅繇州县宽疏不时修塞亦便简行处置勿使更然其天下道学固已有置者并乡学等此并切於生人比来兴置盖为教导各宜敦劝使有成益其征镇之间或有单贫老弱不自存济者宜令所繇倍加优赏其浮寄逃户等亦频处分顷来招携未有长策。又江淮之间有深居山洞多不属州县自谓莫徭何得因循致使如此并与州县商量处置一时录奏卿等既当巡按受委非轻是宜勉尔良图以副朝选无或致有回避不竭公忠朕之责成深宜自效。

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御史中丞王■共萧隐之谏议大夫韦见素李麟尚书左丞崔翹鸿胪少卿源光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诏曰：黜幽陟明所以察风俗求瘼恤隐所以慰黎庶不有其人孰可将命礼部尚书席豫等亮直清节其经通大才多识前言往行时政或久应任使尝参八政之列或夙蕴忠公必副四方之委永怀兆庶用寄澄清豫巡河北道■共巡京畿关内及河东道隐之巡东畿及河南道见素巡山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等道麟巡河西陇西碛西等道翹巡剑南及山南西道光誉巡淮南及江南东道其百姓之间及官吏之辈如事或未该须有■革者仍委量事处置回日奏闻其岭南黔中碛西途路遥远。若使臣一一自到虑有稽迟任各精择判官准旧例分往。

十四载三月给事中裴士淹礼部侍郎杨浚太常少卿姚子彦往河南河北江淮宣慰。

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大赦令中书门下检使即分道宣慰所至郡县审问百姓间有利害有须■革处置者一一奏闻。

代宗广德二年三月庚戌诏曰：岁之不易征赋繁兴河南萧然江外尤剧供上都之国用给诸道之军颁庶务徵求未遑小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充馈运而屡空戎衣而不足农人少而转困编户流而罕归自北之化未淳大东之词方切君为心也。朕甚痛然今区宇渐宁凋残已甚惕然恭已姑务息人惧□瘵之无告思省方以亲问时迈未可日昃增劳载怀鸿雁之诗用解吾人之恤必资循行悉以周爰皇皇者华申谕朕志宜令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刘晏往诸道宣慰应百姓有徵科烦重人户逃亡及水旱所损不能支济者并与本道节度使计会蠲削安存遂便处置讫具状闻奏官吏之政在邦必闻知无不为公道斯在其租庸使及刺史县令录事参军有精於政理及赋役均平州县之间称为良吏者具名奏闻别有甄异如或残忍慢法贪污败官有害於人不应当时务者亦具状以闻仍与本道观察节度使会计举按四海至广九重至深思使下情上通常令上旨下达务以审慎称朕意焉。

大历二年八月以潭衡水灾命给事中贺。若察使於湖南宣慰。

九月命比部员外郎莫藏用使於岭南宣慰。

十二年八月以京畿水旱分命御史巡苗。

德宗即位初湖南山洞中王国良者聚众为盗都官员外郎关播往宣慰之临行召对於别殿播奏曰：臣自今奉诏抚国良如不受命臣请便宣恩命诘邻州速出兵翦除帝曰：卿言深合朕意。

建中元年二月发黜陟使分往天下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庾何巡京畿职方郎中刘湾往关内刑部员外郎裴伯言往河东泽潞磁邢等道司勋郎中韦禎往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礼部郎中赵赞往山东荆南黔中湖

南等道谏议大夫吴经纶往魏博成德幽州等道给事中卢翰往河南淄青东都畿等道吏部郎中李承往淮西淮南等道谏议大夫柳载往浙江东西道刑部郎中郑叔则往江南江西福建等道礼部员外卫晏往岭南五管诏曰：朕闻唐虞圣人之理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两汉施教之君亦命八使澄清天下朕纂承大业思服训 虽王公卿士人勤夙夜藩岳守将外尽公忠而兵革未宁戎狄未尽犯纲未振法令未敷封圻郡县贼税不一师旅上下劳逸不均所以终宵篝尤寤寐增惕爱命群士往代予言行乎！四方以听于理举其百事以归于正腾之深顾可不勤副也。

兴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诏曰：古者天子有巡狩之义以考国典以观人风在时多虞良或未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问人疾苦廉吏善恶苟副所在则如亲临在理平之时尚资勤恤况流散之后得无省尤腾以不敏不明肆于人上抚育失道诚信未孚寇盗繁兴阻兵拒命哀我臣庶陷于匪人顾兹田畴鞠为茂草不念柔服遂命徂征徵发甲兵暴露营磊结于锋刃继以死伤农工废弃其生业商贾咨嗟於道路军戎日益闾巷日空洞祭愈穷费用愈众以财力之有限供求取之无涯怨气上腾眚徵斯应疫厉 至水旱相乘人罗于灾谁任其责朕自嗣位殆今六年连兵不解已逾四稔虽本非获已义在济人而事有重劳良深罪已缚以朕之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繇实在於此予则不德人亦何辜 鬼恨积哀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将使反侧获安干戈自息犹惧思虑不周於庶务诚感未达於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获则何以谢天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门下侍郎平章事萧复充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呜呼往率乃职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劳来困穷访其所安察其所弊滞淹必达冤滥必申无惮幽远而不备无略细微而不恤其诸道将士准前制严备疆界勿使侵扰仍各令本御史具名闻奏悉与甄叙殊功劲节别条状迹当特优奖百姓两税外徵率一切并停诸道事缘急切交须处分即与长史商度务合便宜其馀利害并还日条奏朕当详察以择厥中宣布远近咸令知悉。

是月给事中杜黄裳兼御史中丞江淮宣慰使。

十月辛丑诏工部尚书贾耽往河阳魏博道宣慰兵部侍郎李纾往河东宣慰。

十一月丁丑以秘书监崔汉衡为兵部尚书东都河阳魏博宋毫淄青赈给宣慰使工部侍郎刘太真为河东泽潞镇冀易定赈给宣慰使。

贞元元年二月遣工部尚书贾耽工部侍郎刘太真宣慰於东都河南（是时东都米每斗值一饘塞道前年蝗虫大起自山而东竟千海浮天被野草木无遗河北诸州米斗值钱九百饿死者压道路）。

八年八月诏曰：朕以薄德 於人上励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诚不动天政或多阙阴气作 暴雨荐臻自江淮而及於荆襄历陈宋而施於河朔其间郡邑连有水灾城郭多伤公私为害损坏庐舍浸败田苗或亲戚漂沦或资产沉溺为之父母所不忍闻言疾疚良深惻悯夙夜祇畏悼于厥心是用寝不获安食而忘味时。且赈恤庶洽幽明宜令中书舍人奚陟往江陵襄郢随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梧往陈许宋毫徐泗等州秘书少监雷咸往镇冀德棣深赵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往杨遂庐寿徐润苏常湖等州宣抚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死者各加赐物所在官为敛收埋瘞其田苗所损委宣抚使与所在长吏具奏於戏一夫不获一物失所刑法不中赋敛不均皆可以失阴阳之和致水旱之 其系囚及狱讼从未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疏辨务从宽简俾伸冤滞贪官暴吏倚法害公特加悉用明典宪灾伤之後切在抚绥咨尔方镇之臣泊于守宰咸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灾宣布朕怀使各知悉是秋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馀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馀人帝召见奚陟等於延英殿临遣。

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诏曰：理天下者先 其国国命之重寄在方镇方镇共理实惟列城列城为政系乎！属县。然则匹夫之耕匹妇之织积微成著以供国计永念蒸庶厥惟艰哉！顷年以江淮租赋爰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遂令使府归在中朝或恐巡院既多职因交替新制未立旧纲已紊况河汴而东濒海之右名都奥壤疆理接连如或征赋不均徵输难济物轻货重法弊人劳。又闻江淮数道比愆时雨深忧黎庶之不足军国之阙供政有所不宣事有所未便牧宰有课绩官吏有否臧爰遣使臣申我休命宜令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副使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潘孟阳专往宣谕慰安疲 询访便宜蠲除疾苦安人利国称朕意焉。

元和四年正月以灾旱命左司郎中郑敬使淮南宣歙吏部郎中崔 使浙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使山南东道荆南京兆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抚（帝召对告之曰：卿等赈恤灾旱当勤於奉职勿如潘孟阳

所到务饮酒游山而已仍许卿等以便宜从事)。

穆宗长庆元年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府司录宣慰两河众推其材故有是命迁起居舍人无何范阳以其将朱克融为师镇州杀节度使田弘正奏呈。又以造为镇州四面河东魏博泽潞横海深冀易定等军宣慰使。

文宗太和三年正月癸丑谏议大夫柏耆以奉使召对於延英。

九月命监察御史孟□往淮南浙右巡察米价。

五年七月甲申诏曰：盖天人之际相应如响祥■之来各惟厥事乃者兵革始罢黎庶甫宁而蜀土载罹震惊方务绥辑今。又水潦为■沉溺实多载省奏章益深惕虑谅以朕泽不逮下诚无感通五事致咎此方何罪夙夜兢■鬼悯叹良深宜令户部郎中李践方充两川安抚使。

开成元年二月庚寅中书门下奏准赦文诸道黜陟使以给事中卢均司农卿李□吏部郎中薛廷光太常少卿卢贞刑部郎中房直温分命之。

二年八月丁酉诏曰：大河而南幅圆千里楚泽之北连巨数州近以水潦暴至■是防溃溢既坏庐舍复损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灾■或生业荡尽或农收索然困馁凋残，岂能自济是用勤约疚于中怀今故临遣使臣详问病害纾其垫溺之苦申以劳来之方勉谕师徒安存孤老将我惠泽异苏疲人宜令给事中卢弘宣往许郑滑郢曹濮等道宣慰刑部郎中崔■晋往山南等道鄂岳等道宣慰於戏朕自君临励求理道常恐一物失所每以万姓为心诚无感通时有灾害夙夜■鬼悼不知所然宣示藩方喻兹诏命使宽其徭役禁其侵渔多方辑绥俾速完复布告■庶知朕意焉。

昭宗天复二年三月诏遣谏议大夫张夕示喻太原汴州使息兵通和（太原後唐太祖也。汴祖也。）

後晋高祖天福六年冬十月丁亥朔遣鸿胪少卿魏■比将作少监霍廷让左领军卫将军安渗右骁卫将军田峻于滑濮郢澶四州察河水害稼处并安抚百姓。

周世宗显德元年八月以诸州编户皆以雨水害稼上诉遣兵部郎中麻麟等二十三人分按之。

卷一百六十三

帝王部·招怀

《传》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贾谊所谓降者亲酌而手食之以怀其心乃五饵之一也。盖王者创业垂统握契御辩征不■惠讨不庭推亡固存式遏乱略必使威加于外信著于内桀骜革心英俊■用辅成大业光昭帝图如斯而已矣。故其始也。或喻之以文告或结之以要誓推心置腹旷然不疑分茅胙土待之不次以至旨赐田宅以安之锡臧获以宠之其旨也。

汉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项籍齐王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鸟中（海中山曰：■鸟）帝闻之以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乱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谢曰：臣烹陛下之使酈食其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鸟中使还报帝乃诏卫尉酈商曰：齐王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言平除其族）乃复使持节具告以诏意曰：横来大者王少者乃侯耳（大者谓横身少者其徒属）不来。且发兵加诛横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十年九月代相国陈■反帝东至邯郸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白於天子而召见也。）帝■骂曰：（■者喋■也。）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帝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陈■反赵代地皆■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边有警辄露插羽徵）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

十一年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为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稽首称臣。

文帝元年以南粤王■亲属在真定乃为置守邑（亲谓父母也。）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陈平举可使粤者平言陆贾先帝时使粤帝召贾为大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使赐■《书》曰：皇帝

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言非正嫡所生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言未得於粤）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_二李暴乎！治（_二李乖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专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辞让帝位不见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罢长沙两将军（_二之昆弟在故乡者求访之而两将军将兵系城者请罢之以宾附於汉也。言亲昆弟谓有服属者也。）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於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庸庸独利乎！（言越兵寇边长沙南郡皆厌苦之而汉军亦当相拒方有战斗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以南王自治之（山岭名也。长沙南界也。）虽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彼此共弃故云：分）终今以来通使如故（从今通使至於终久故云：今以来也。）故使贾驰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以绵装衣曰：褚上中下者绵之多少薄厚之差也。）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谓东越及瓯骆等）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桂树中蝨虫也。《汉书》常以献陵庙载以赤轂小车此虫食桂故味辛而渍之以蜜食之。）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诣本属县邑贼役耳）重徙_二阳赐（重成重也。作贼长帅故徙之也。）公田宅。

後汉光武建元元年九月辛夕_口朱_二有举城降初帝即位拜岑彭廷尉行大将军事与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_二右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祭遵王霸等围雒阳数月朱_二有等坚守不_二下帝以彭尝为_二有校尉令往说之_二有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_二集亲率大兵来攻雒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_二有曰：大司徒被害时_二有与其谋（与音预）。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_二有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为信言其明白也。）彭复往告_二有从城上下索曰：必乘此上彭趣索上_二有见其诚即许降後五日_二有将轻骑诣彭顾敕诸部将曰：坚守待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_二有归城明旦悉其众出降拜_二有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二年正月更始复汉将军邓骘辅汉将军于康降皆复爵位。

三年西州大将军隗嚣奉奏帝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藉荐也。言安慰而荐藉之良甚也。）嚣据凉州邓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隗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於乌氏泾阳间嚣既有功於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嚣乃上书诣阙时陈仓人吕_二有拥众数万与公孙述通寇三辅嚣复遣兵佐征西大将军冯异击之走_二有遣使上状帝报以手《书》曰：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弩马铅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即_二驥尾得以绝群隔於盗贼声闻不数将军操报款诚扶倾救危南拒公孙之兵北御_口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踟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臣钦。若等曰：子阳公孙述字也。）如令子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_二有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後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自是恩礼愈笃其後公孙述数出兵汉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授嚣器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乃斩其使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是年刘永将庆吾斩永首降封吾为列侯帝。又徵冯鲂为虞令鲂当王莽末四方溃畔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塹以待所归待真主也。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众唯鲂自守兼有方略帝闻而嘉之徵诣行在所见於_二台拜官。

五年四月河西大将军窦融始遣使贡献帝赐融玺书黄金二百斤授凉州牧後融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

马上疏请师期以讨隗嚣帝深嘉美之赐融外属图及大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为王而册五人同母者为一宗故五宗言景帝以窦氏所生而致子孙众多也。）魏其侯列传诏报曰：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继续以正长君少君遵奉师傅成淑德施及子孙（施延也。音羊切）此皇太后神灵上天汉也。从天水来者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叛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悝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其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采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毁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融被诏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後融归朝拜冀州牧寻迁大司空。

十月好侯耿等击破张步军於临淄步走还剧帝劳军至临淄谓曰：田横烹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三年帝遣隆谕步步杀之）。若步来归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大司徒湛即隆父）步乃肉袒负斧於军门封安兵侯。

十二月西州大将军隗嚣遣长子恂入侍帝以为胡骑校尉封钜野侯（钜谓钜野）

六年帝与公孙述《书》曰：图识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途高君岂高之身邪（一云：光武与述《书》曰：承赤者书也。姓当途其名高也。）以掌文为瑞（时述妄引识记乃刻其掌文曰：公孙帝也。）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少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是年隗嚣使周游诣阙先到冯异营游为仇家所杀帝遣卫尉姚期持珍宝缙帛赐期至郑被盗（郑今华州县是）亡失财物帝称嚣长者务欲招之闻而叹曰：吾与隗嚣事欲不谐使来见杀得赐道亡帝复使来款至阳赐隗嚣《书》曰：昔柴将军与韩信书云：（柴将军柴武也。韩信韩王也。入匈奴武与韩书也。）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後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器文吏晓义理故复赐书深言则似不逊略言则事不决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

七年以隗嚣所署明威将军王遵为大中大夫遵字子春霸陵人虽与嚣举兵而常有归汉意嚣既称臣於公孙述帝因令来款以书诏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拜为大中大夫封尚义侯（一云：遵降封乙谁侯）冬卢芳（臣钦。若等曰：芳王莽未起兵为西平匈奴单于立为汉帝）所置朔方太守田颯中太守乔各举郡降帝令领职如故。

八年隗嚣大将十三人众十馀万降嚣奔西城帝复诏告隗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他也。高皇帝云：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

十二年公孙述弟恢及子胥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诏谕述曰：往年诏书北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款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或不谕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述终无降意。

是岁卢芳将随昱欲胁芳降芳知心膺内溃遂亡入匈奴其众尽归昱乃随使者程恂诣阙叙昱为五原太守封钜野侯昱弟虑武侯。

十六年卢芳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封芳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赐缙二万疋因使知和集匈奴。

魏太祖为汉大将军建安四年四月围射於长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率众降封为列侯。

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为列侯。

十二月袁术所署卢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县名故城在定襄县八年十月袁尚将吕旷吕详叛尚屯阳平率其众降封为列侯（是年吴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太祖具召遗慈书以篋封之发省无所道而但贮当归）

十年正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熙并弟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

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馀万降封为列侯。

十三年七月太祖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嗣屯襄阳大将蒯越从事中郎韩嵩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後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韩嵩大鸿胪邓

羲侍中刘先尚书令其馀多至大官。又以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

十六年十月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

二十年七月破汉中贼帅程银侯选诣太祖降皆复官爵银选及李堪皆河东人兴平之乱各有众千馀家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阵死银选南入汉中至是来降。

十一月张鲁自巴中将其馀众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

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五月冯翊山贼郑甘王_■率众降皆封列侯（魏《书》曰：初郑甘王_■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王得降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讨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谋而当有自得之色见讥李悝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动兵革也。）

七月蜀将孟达率众降帝自笔手令曰：吾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并遣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_■专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酆镐斯岂区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臣钦。若等曰：权备谓吴蜀主

黄初三年八月蜀大将黄权及岭南郡太守史_□等三百一十八人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绶_□幢麾牙门鼓车权等诣行在所在帝置酒设乐引见於承光殿权_□等人人前自陈帝为论说军旅成败去就之分诸将无不喜悦赐权金帛车马衣裘帷帐妻妾下及偏_裨卑皆有差拜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诏使驂乘及封史_□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者百馀人。

明帝大和二年蜀将诸葛亮寇边帝幸长安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空城而已亮。又悔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清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袭负薪里尽毛殫别趾_■屢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方之耆老长後生之孤幼先移风於礼乐次讲武於农隙置亮度外未以为虞而亮怀季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谲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猛锐踊跃咸思长驱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在荆棘生焉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贞良与夫淫昏之党同受涂炭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追公卿已下皆听束手。

是年魏兴太守申仪来朝拜楼船将军在礼请中初仪兄耽汉末在西平上庸间聚数千家後与张鲁通。又遣使诣太祖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至建安末为蜀所攻以其郡西属黄初中仪复来还诏即以兄散号加仪因拜魏兴太守封侯後与新城太守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二心於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达死後仪诣宛见司马宣王劝使来朝故有是命（一云：仪久在魏兴专威疆辄承制刻印多所假绶孟达既诛自有疑心时诸郡守以司马宣王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宣王使人讽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

青龙元年辽东太守公孙渊通於孙权国家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逆贼孙权遭遇乱阶因其先人劫掠州郡遂成群凶自擅江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权亲_■手北面稽颡假人臣之宠受人臣之荣未有如权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难移卒归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号恃江湖之险阻王诛未加比年已来复远遣楼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_■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贖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十室之邑犹有忠信_■留君於恶春秋所书也。今辽东玄菟奉事国朝纒青拖紫千百为数戴_■丽垂纓咸佩印绶曾无规正纳善之言龟玉毁於楛虎兕出於匣是谁之过欤国朝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贰何以事君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乃阿顺邪谋胁从奸惑岂独父兄之教不详子弟之举习非而已哉！若苗秽害田随风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别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见不及鉴古成败书传所载也。江南海北有万里之限辽东君臣无怵惕之患利则义所不利贵则义所不贵此为厌安乐之居求危亡之祸贱忠贞之节重背叛之名蛮貊之长犹知爱礼以此事人亦难为颜。且。又宿舒无罪挤使入吴奉不义之使始与家诀涕泣而行及至贺死之日覆众成山舒虽脱死魂魄离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将咸忿辽东反覆携贰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志朕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劳动干戈远涉大川费役如彼。又悼边陲遗馀黎民迷误如此故遣郎中卫慎邵等。且先奉诏示意。若股肱忠良

能效节立信以辅时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傥恐自嫌已为恶逆所见染污不敢倡言永怀伊戚其诸与贼使交通皆赦除之与之更始是岁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尔许晏首帝，於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

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六月乙巳诏吴使持节都督夏口将军事镇军将军沙羨侯孙壹贼之枝属位为上将畏天知命深鉴祸福翻然与众远归大国虽微子去殷乐毅遁燕无以加之其以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礼袞冕赤舄事从丰厚。

陈留王咸熙元年九月辛未诏曰：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孙休遣使邓句敕交趾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史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郡闻兴去逆即顺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又交■将吏各上表言兴创造事业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连诸郡惧其计异各有携贰权时之宜以兴为督交■诸军事上大将军定安县侯乞赐褒奖以慰边荒乃心款诚形於辞旨昔仪父朝鲁春秋所美奚融归汉待以殊礼今国威远震抚怀六合方包举殊裔混一四表兴首向王化举众稽服万里驰义请吏帅职宜加宠遇崇其爵位既使兴等怀忠感悦远人闻之必皆兢劝其以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定安县侯得以便宜从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兴为下人所杀。

十月丁亥诏曰：昔圣帝明主静乱济世保大定功文武殊涂勋烈同归是故或舞干戚以训不庭或陈师旅以威暴■至於爱民全国康惠庶类必先■文教示之轨仪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汉分离九土颠覆刘备孙权乘间作祸三祖绥宁中夏日不暇给遂使遗寇僭逆历世幸赖宗庙威灵宰辅忠武爰发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时一征而克自顷江表衰弊刑政荒■巴汉平定孤危无援交荆扬越靡然向风今交■伪将吕兴已帅三郡万里归命武陵侯相严等纠合五县请为臣妾豫章庐陵山民举众叛吴以助北将军为号。又孙休病死主帅改易国内乖违人各有心伪将施绩贼之名臣怀疑自猜深见忌恶众叛亲离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军震曜南临江汉吴会之域必扶老携幼以迎王师必然之理也。然兴动大众犹有劳费宜告谕威德开示仁信使知顺附和同之利相国参军事徐绍水曹掾孙■昔在寿春并见虏获绍本伪南陵督才质开壮■孙权支属忠良见事其遣绍南还以■为副宣扬国命告谕吴人诸所示语皆以事实。若其觉悟不损征伐之计盖庙胜长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绍兼散骑常侍加奉车都尉封都亭侯■兼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绍等所赐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听自随以明国恩不必使还以开广大信。

晋武帝泰始八年吴西陵督步阐来降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宜都公。

咸宁二年六月吴京下督孙阶帅众来降以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

成帝时凉州牧张骏遣护羌参军陈寓从事徐■华馥等至京师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曰：陈寓等冒险远至宜蒙钁叙诏除寓西平相■等为县令孝武帝时凉州牧张天锡既降苻坚後坚寇淮南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於阵归国诏曰：昔孟明不替终显厥功岂以一眚而废才用其以天锡为散骑常侍左员外。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二月幸阳城大破慕容宝众宝所署尚书闵亮秘书监崔暹太常孙沂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降者相属赐拜职爵各有差初其将张骥李况慕容文等先来降寻皆亡还是日复获之皆赦而不问。

三月慕容宝走和龙宝燕郡太守高湖率户三千归国帝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代东诸部。

五月以中山城内为慕容普邻所胁而大军迫之欲降无路乃密招谕之是岁宝钜鹿太守高崇率郡降赐爵经县侯加龙骧将军仍守钜鹿以宝唐郡内史辽东公子文括弟一客是时代人薛达显自姚萇率部落归国帝嘉其忠款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达显闲雅恭慎帝深器之。

明元太常二年八月宋灭姚弘渤海刁雍等归国上表陈诚於南境自效帝许之假雍建义将军。

十二月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

七年山阳公奚斤南讨军至颍川宋陈留太守严陵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驿送陵朝帝於冀州款拜平远将军赐爵□阳侯假荆州刺史随驾南征还为上客是时赫连昌宁东将军费峻率众来降拜龙骧将军赐爵犍为公。

大武神四年二月冠军将军安颀等平滑擒宋将朱修之帝善其固守授以内职以宗室女妻之。

延和元年七月代和龙冯跋石城太守李崇率十馀郡归降帝甚礼之呼曰：李公以崇为平西将军北幽州刺史固安侯。

是年河西王秃发傉檀子保周弃沮渠蒙逊来奔以保周为张掖公。

太延五年九月西征凉土乞伏西秦大夏镇将尝但子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帝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

太平真君元年八月沮渠无讳降寻拜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

三年四月凉武昭王孙李宝据敦煌遣使内附十二月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宝陇西狄道人伯父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宝徙於姑臧岁馀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属帝遣将讨沮渠无讳於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帝嘉其忠款故有是拜仍以怀达为散骑常侍敦煌太守。

十一年十一月南伐至邹山太守钜平人羊祉与鲁郡太守崔耶利及其属县徐逊爱猛之等俱降赐祉爵钜平子拜雁门太守是时合乡令张忠归降赐爵新昌男拜新兴太守高育为冯文通建德令值太武东封率其所部五百馀家归命军门帝授以建德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服如子。

献文即位初辽东高崇归国赐爵阳关男居辽东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拜驸天安元年九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宋将张允沈攸之系安都诏北部尚书尉元为镇戍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孔伯恭为副出东道救彭城时宋明帝自立群情不协共立前废帝弟晋安王子勰安都与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举兵应之明帝遣将张永等讨安都安都遣使来降请兵救援帝召群臣议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尝有并仪隆之心（臣钦。若等曰：世祖太祖谥仪隆宋文帝名）故亲御六军远临江浦今江阻乱内外离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载一会机事难遇时不可逢取乱侮亡，於是乎！在帝纳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为质并与李敷等书络绎相继乃遣尉元等率骑一万赴之拜安都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北兖州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赐爵江东公敕安都之子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拔诣彭城劳迎除拔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

十一月宋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

皇兴元年闰正月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请举州内属诏平都将军长孙将军侯穷奇赴援之。

二年二月镇东大将军尉元讨徐州群盗平之宋冠军将军东徐州刺史张说顺於元元亦表授冠军东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阁与说对为刺史。

是年薛安都与毕众敬朝于京师见大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安都从祖弟真度初与安都南奔及安都为徐州真度为长史颇有勇力为其爪牙从安都来降为上客众敬弟众爱随兄归国以勋为第一客赐钜平侯众敬子元宾爵须昌侯加平远将军是时清河司马房法寿与弟从并州刺史崇吉及冀州刺史崔道固兖州刺史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於薛安都等以功赐爵庄武侯加平远将军给以田宅奴婢。

孝文泰和十七年齐尚书左仆射王奂子肃以其父及兄弟俱为齐武所杀乃自建业来奔帝虚襟待之除辅国将军长史赐爵关阳伯肃固辞伯爵许之。

十八年十月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朕浑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

十九年二月车驾至钜离军士擒齐卒三千帝曰：在君为君其民何罪，於是免归是年拜光城蛮酋田益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食蛮邑一千户以益宗十七年自齐归款故也。

二十二年南讨既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孙延景宣诏於南阳太守房伯玉曰：天无二日土无两主是以躬总六师荡一四海宛城小戎岂足以怼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对曰：外臣最荷国恩忝任疆境为臣之道未敢听命伏惟游蛮远涉愿不损神。又遣谓曰：朕亲率麾旆远涉清江此之小戎岂足徘徊

王师但戎路所经纤介须珍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蒙萧颀殊常之眷曾不怀恩报以尘露萧鸾妄言入继道成颀子了无子遗卿不能建忠烈於君亲返立节於逆竖卿之罪一。又顷年伤我偏师卿之罪二今奎旆亲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缚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戎多则一年中则百日少则二旬克殄岂远宜善思之後悔无及伯玉对曰：昔蒙武帝愷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无忘夙夜但继主失德民望有归主上龙凤践极光绍太宗非直副亿兆之深望实兼武皇之遗教是以勤勤恳恳不敢失坠往者北师深入寇扰边民辄厉将士以救苍生此乃边戎常事陛下不得垂责及克宛伯玉面缚而降帝引见伯玉并其参佐二百人特宥之时伯玉从祖弟三益南阳内附孝文与语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恶拜员外散骑侍郎。

卷一百六十四

帝王部·招怀第二

後魏宣武景明元年正月齐豫州刺史裴叔业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奉表以寿春内附驃骑大将军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率部骑十万赴之诏曰：叔业明敏秀发英_二早悟驰表送诚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觉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豫州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兰陵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又赐叔业玺《书》曰：前後使反有敕想具一二宝卷昏枉日月滋甚虐遍宰辅暴加戚属淫刑既逞朝无子遗国有瓦解之形家无自安之计卿兼兹智勇深嘉乃勋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行往赴援杨大眼奚康王铁骑五千里言即路彭城王勰尚令肃精卒十万骆驿继发将以长驱淮海电击衡巫卿其并心戮力同斯大举殊勋茂绩职尔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赏并有敕与州佐使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异军未渡淮叔业病卒芬之以父勋授通直散骑常侍上蔡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并授中郎将封浚仪县王昊左军将军封汝阴县赵革左中郎将封西宋县叔业姻娅柳玄达辅国将军封南县女夫韦伯昕封_二陵县并开国男食邑二百户（玄达颇涉经史初仕齐历诸王参军叔业之镇寿春委以管记及叔业之被猜疑将谋款玄达规成其计前後表启皆玄达之辞伯昕叔业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为质）李道真右军将军阳县开子食邑五百户故文盛右军将军封刚陵县魏承祖右军将军封平春县并开国子各食邑三百户以叔业司马带汝阴太守李元护为辅国将军齐州刺史广饶县伯食邑一千户便道赴职初叔业归顺元护替同其谋及叔业疾病外内阻贰元护督率上下以俟援军寿春克定元护颇有功焉。又以陈郡太守尹挺为辅国将军南司州刺史谯郡太守杨令空为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皆以参叔业归诚之谋也。

三年三月南齐鄱阳王萧宝寅以梁高祖既克建业杀其兄弟将害宝寅来奔寿春四月以宝寅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封齐王闰四月诏曰：宝寅深识机运归诚有道冒险履屯投命降阙微子陈韩亦曷以过也。可遣羽林监领主书刘桃符诣彼迎接其资生所需之物及衣冠车马在京邸馆付尚书悉令豫备及至京师帝礼之甚重。

正始元年诏中山王英所执梁冠军将军监司州事蔡灵恩等随才擢叙。

永平元年八月冀州京兆王愉反诏赦冀州民杂工役为元愉所诬误者其能斩获逆党别加优赏。

孝明孝昌元年齐东昏侯宝卷子赞来奔先是梁武灭宝卷宝卷宫人吴氏始孕匿而不言梁武纳之生赞以为己子封豫章王及长其母告之以实赞尝有来奔之意後为南兖徐二州刺史赞帝遣临淮王_二讨之赞密告款夜投_二军至是届于雒阳陛见之後就馆举哀追服三载赞叔父宝寅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闻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是年北镇降民二千馀万诏给事黄门侍郎杨昱为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

三年邢果反於青光之间杲光禄大夫兰根之甥诏兰根衔命慰劳。

孝庄永安中宋庐江太守刘宗之子藻与姊夫李嶷俱来归赐爵易阳子。

後废帝中兴二年韩楼反於幽州楼将王怀知其无成阴结所亲叛楼归国拜征虏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武周县侯是时楼将薛孤延与怀等密计讨楼为楼别帅乙弗_二鬼所觉力战破_二鬼遂相率归行台刘贵表为都督加征虏将军赐爵永固县侯。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梁假节豫州刺史南香三毛香举城内附授以持节安南将军信州刺史义昌王。

西魏恭帝三年梁将王琳遣使来附以琳为大将军後周太祖为西魏丞相败齐神武于沙苑东郡守裴昊

率其宗党归阙帝嘉之赐田宅奴婢牛马什物等。

叱列伏龟仕东魏为大都督沙苑之败随例来降太祖以其豪门解缚礼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

史宁仕东魏为凉甘瓜三州诸军事遣使诣太祖请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槊等赐宁谓其使人曰：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终立功名也。

贺。若统初为东魏颍州长史大统二年执刺史田迅以州降至长安大祖谓统曰：卿以颍州从我何日能忘即拜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充州刺史。

高宾初仕东魏为立义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齐神武宾惧及於难大统六年乃弃家属间行归阙太祖嘉之授安东将军。

杨乾运仕梁为车骑将军镇潼州令其兄子略将二千人镇剑阁。又遣其子胥乐广镇安州仍诫略等曰：吾欲归附关中但未有繇耳。若有使来即宜尽礼迎接会太祖令乾运孙法雒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之乾运遂令人李。若等入关送款太祖乃密赐乾运铁券授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

扶猛上甲黄土人初仕梁为南雒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县男及侯景作乱猛乃拥众自守未有所从大统十七年大将军王雄定魏兴猛率其众据险为堡壁特遣使微通馈饷而已魏废帝元年魏兴叛雄复率师进讨猛勒兵拒战雄击破之猛遂以众降太祖以其世据本乡乃厚加抚纳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复爵宕渠县男割二郡为罗州以猛为刺史。

任果南安人梁沙州刺史褒之子世为方隅豪族果性勇决志在立功魏废帝元年率诸部来附太祖嘉其远至待以优礼果因面陈取蜀之策太祖深纳之乃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沙州刺史後为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请入谒太祖许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节乃进爵乐安郡公席固襄阳人初仕梁为兴州刺史以地来附时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汉闻固之至甚礼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侍中丰州刺史封新丰县公邑二千户後转湘州刺史固以未经朝谒遂蒙荣授心不自安启求入覲太祖许之及固至太祖与欢燕赏赐甚厚进爵静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户。

萧圆肃梁武陵王纪之子纪建号圆肃守蜀太祖师至遂降封城郡公。又以圆肃有归款之勋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收其租税。

明帝武成初南齐北豫州刺史司马萧雄举州来附帝遣柱国高阳公达奚武与大军杨忠率众迎之。

武帝保定三年诏曰：梁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圆等梁国子孙宜加优礼式分茅土实允旧章大封可封晋陵县公大圆可封始宁县公邑一千户。又加大圆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并赐田宅奴婢牛马粟帛等（大封大圆梁简《文子》以魏恭帝三年归太祖至封焉）。

建德五年十二月帝伐齐丁巳次并州齐主高纬留从兄延宗等守并州轻骑走邺是日诏齐王公以下曰：夫树之以君司牧黔首盖以除其苛慝恤其患害朕君临万国志清四海思济一世之人之仁寿之域嗟彼齐赵独为匪民乃卷东顾载深长想伪主凉德早闻鬼声夙著酒色是耽盘游是悦阍竖居阿衡之任胡人寄唇舌之重栋梁骨鯁翦为仇讎狐赵馀绪降为皂隶民不见德唯虐是闻朕怀兹漏网置之度外正欲各静封疆共纾民厉故也。尔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构厉阶反贖其梗我之率土咸未事刃帷幄献兼弱之谋爪牙奋干戈之勇羸粮坐甲。若赴私讎是以一鼓而定晋川再举而摧逋鬼伪丞相高阿那瑰驱逼馀烬逼据高壁伪定南王韩建业作守介休规相抗拟聊示兵威应时奔溃那瑰则单马宵遁建业则面专军和尔之逃卒所知见也。若其怀远以德则尔难以德绥处邻以义则尔难以义服。且天与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术朕今亲驭群雄长驱宇内六军舒旆万队启行势与雷电争威气逐风齐举王师所次已达近郊望岁之民室家相庆来苏之后思副厥成伪主。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牵牛道左衔璧辕门当惠以焚榛之恩待以列侯之礼伪将相王公以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知事宜建功立效官荣爵赏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则委之执宪以正刑书嗟尔庶士胡宁自弃或我之将卒逃彼逆胡无问贵贱皆从荡涤善求多福无贖後悔玺书所至咸使知闻自是齐之将帅降者相继封其特进开府贺拔伏思为郡国公其余官爵各有差。又诏高纬及王公以下。若释然归顺咸许自新诸亡入伪朝亦从宽宥官荣次序依例无失其齐制伪令即宜削除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轻录百年去杀虽或难希期月有成，庶几可勉（六年正月齐平）。

陆玄齐大司空腾之子仕齐为奉朝请历成平县令齐平武帝见玄特加劳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

隋高祖初为周相後梁萧岿令鸿胪卿柳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构难高祖惧岿有异志及庄还谓庄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中夜自省实怀惭惧梁主奕叶重光委诚朝廷而今已後方见松筠之节君还本国幸申孤此意于梁主也。遂执庄手而别时梁之将军咸潜请兴师与尉回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岿疑为不可会庄至自长安具申高祖结■之意岿深以为然众议遂止。

唐高祖初为唐公举义兵於太原五原太守张长逊遣使归附帝甚嘉之授光禄大夫封安化郡公及至河东县贼帅孙华谒帝於汾阳具舟楫以待义师拜华为光禄大夫前军总官既入关郑县令段确以县来降拜御史大夫渭北贼帅李仲文遣使归附拜上柱国袭父真爵为普宁乡公弘农贼帅张士贵以所统精兵及户口簿帐遣使送款拜右光禄大夫。

义宁元年十二月河北郡守萧■与梁泉令豆卢宽率郡内文武官归国授■光禄大夫上柱国封宋国公食邑三千户加宽银青光禄大夫仍遣河北抚慰二年四月贼帅王君廓以众归国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封常山郡公食邑二千户寻转辽州刺史封上谷郡王。

六月隋安阳县令吕珉以相州来降拜相州刺史。

七月榆林贼帅《郭子》和遣使来降拜为灵州总管。

八月凉州贼帅李轨遣使来请降以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

十月李密为王世充所败率众二万来降高祖礼之常呼为弟拜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

十一月隋东郡丞王轨以滑州来降拜滑州总管。

十二月隋襄平太守邓■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以■为营州总管。

武德二年闰二月辛丑可达寒贼朱粲遣使请降命前御史大夫段确使於粲。

王世充将李公逸来降拜上柱国杞州总管阳夏郡公邑二千户公逸黄人也。隋末丧乱与其族弟善行客居雍丘以义勇为人所附初归王世充知其必败遂间遣使请降遂有是命因以雍丘置杞州。

七月海岱贼帅徐圆朗以数州之地遣使请降即授兖州总管是月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侵州士信率其众千余人来降世充遣步骑五千躡之不及帝素闻其勇及是大悦遣使迎劳赐物五千段廩食（上音稟下音嗣）其所焉。

九月王世充将张镇州侵南阳县遣使者谕之仍拜镇州为右武侯大将军是月以和州贼杜伏威为淮南道安抚大使和州总管伏威大业末越王侗以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太宗之围王世充遣使诏之伏威请降故有是拜。

三年正月黎州总管李世■於窦建德中自拔来归帝大喜遣使迎劳之诏授黎州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本姓徐赐姓李氏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

三月以石州贼帅刘季真为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四月戊午太宗讨刘武周于柏壁其将尉迟敬德与宋金刚来拒王师敬德屯介休帝击金刚大破之追奔至於介休乃遣宇文士及任城王道宗等往谕敬德遂举城来降太宗大悦赐以曲宴授秦府统军。

六月以和州总管淮南道安抚大使杜伏威为总管江淮以南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上柱国封吴王食邑五百户赐姓李氏附属籍。

七月王世充右建威将军田世开来降帝嘉之待遇甚厚。

九月甲午王世充将张镇州来降拜左卫将军封黄国公食邑三千户。

戊申高开道遣使来降乃下诏曰：褒德叙功有国彝训任贤赏善列代通规伪燕王高开道家本海隅志怀慷慨有隋之末州域■残招集徒旅自保边塞缮修斥候捍御寇戎民吏肃清仓库完实既而审达机变远慕朝风闾境献诚归款内属清中经略辑宁燕代厥功以茂宜从褒宠礼命之善用超常级可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蔚州总管加授上柱国赐姓李氏上籍宗正封北平郡王食邑五千户是月王世充豫州豪右杨仲达以三州之地来降拜仲达为上柱国赐食邑三千户其子行规为豫州总管行模为息州刺史。

四年正月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降诏曰：畴庸旌善哲王彝训任贤使能有国通典胡大恩往因隋季夷狄交侵缮甲聚徒辑宁边境既而阻隔戎寇自保方隅远慕朝风因机立效摧破凶党亭微无虞抗疏阙庭以申诚节忠义克举宜隆宠命因其所统即加荣秩可使持节代州诸军事代州总管加授上柱国

封定襄郡王食邑五千户赐姓李氏上属籍宗正。

五月周法明以蕲春等四郡之地归国拜黄州刺史封谯郡公是月窦建德所署右仆射裴矩将建德之妻及传国大玺来降封矩安邑县公。

六月海州贼臧君相以五州来降拜海州总管。

八月诏曰：三楚之地江山遐阻五岭之表经涂辽自有隋失驭盗贼交侵声教莫通方隅隔绝朕受图膺运君临区宇率土之滨情均抚字方今函夏宁一文轨大同尉候无虞要荒率职然而江蠡之派咸阻寇戎闽寓之乡未闻正朔左武侯将军黄国公张镇州大将军合初法明依李密密败繇是来降浦县公张知略二方首族早从历任思展诚效辑宁州里镇州可淮南道行军总管智略可岭南道行军总管以安抚之。

九月甲子伪吴王汪华以黟歙五州之地来降华隋大盗汪宝权之族子也。大业末为山贼有兵一万至是拜歙州总管封越国公丁卯文登贼帅淳子难率众来降以其地为登州拜难为登州刺史上柱国封莱国公食邑三百户。

十二月遣安抚大使李靖徇岭南诸州皆下之诏襄州道行台兵部尚书刘瞻绥集岭南。

五年二月江南贼帅张善安以处吉等五州之地来降拜洪州总管邳国公四月隋鸿胪卿甯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来降以长真为总管长真世为渠帅其父猛力陈末为太守陈亡猛力自云：与叔宝同日生当为天子不入朝隋师讨之阻瘴不能克猛力卒以长真为刺史隋师之讨林邑也。长真攻毕役诸部落得数千人从征辽左炀帝嘉之拜鸿胪卿大业十年遣还岭表为安抚大使遇隋亡以其地归於萧铣帅五越之众攻丘和於交趾至是来降交趾之道自此始通也。

五月隋日南太守李暹遣使请降以暹为南德州总管是年七月丁酉隋汉阳太守冯盎以越南之众来降高祖以其地为高罗等八州仍授盎高州总管累封国公拜其子智载春州刺史智东合州刺史寻徙封盎耿国公盎北燕人也。初冯弘投高丽也。遣其子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遇弘为魏所灭业留居番禺之新会其孙融梁初仕罗州刺史其子宝娶越女沈氏为妻因为南越首领自融至盎代为牧守隋末高凉通守沈宝辄反盎击破之因北吞广州西并苍梧南牧朱崖之地自称总管至是来降岭表悉定矣。

郭孝恪隋末率乡曲数百人附於李密因与李密守黎阳密败令孝恪入朝送款高祖授上柱封阳翟郡公宋州刺史令与李密经营武牢巴东新德州县委以选补。

丘和隋大业末为交趾太守隋灭遂以州从萧铣及铣平和以海南之地归国诏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国谭国公安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

杨恭仁大业末为宇文化及所署吏部尚书隋至河北为化及守魏县时元宝藏据有魏郡会行人魏徵说下宝藏执恭仁送于京师高祖甚礼遇之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

李袭志隋末封始安郡公守本郡经二年而无援卒为萧铣所陷诏铣署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赉书召之袭志乃密说岭南首领随永平郡守李光度与之归国高祖。又命间使赉书谕袭志曰：卿昔述久在桂州仍属隋室运终四方圯绝率众保境未知所统朕抚临天下志在绥育眷彼幽遐思沾声教况卿朕之宗性情异於常一家弟侄并立诚效公。又分遣首领申谕诸州情深奉国甚副所望卿之子弟并据州县俱展诚绩每所嘉叹不能已已今并入属籍著于宗正。

张长逊仕隋为五原太守天下大乱遂附於突厥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以自固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及义兵起遣使归附高祖甚嘉之授左光禄大夫封安化郡公。

李艺隋末为幽州总管闻高祖践祚艺谓官属曰：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宇文化及弑逆无道吾皆不能从之唐公起兵事符众望入据关右自古必成吾率众归之意已决矣。会唐使张何传檄至蓟艺奉表归国，於是玺书封王赐姓李氏。

席辩字令言隋末寓居东郡及王世充僭号署辩为左龙骧将军辩私谓伪将杨处安李君义等曰：充虽据有雒阳无人君之量大唐已定关中即真主也。乃共处安君义等遣使入京密申忠款高祖欲发兵攻雒阳潜令以书召辩辩奉书即帅部兵入京。

李育德赵郡人也。祖谔隋通州刺史寓居武陟隋末乱乃缮器械婴古城以自保远近多附之王德仁等攻之皆不能克后闻隋灭与河内郡掾柳燮河阳都尉独孤武都同降李密以育德为总管及密为世充所破育德以城归国拜陟刺史。

卢祖尚少以侠气闻为州里所归属宇文化及之乱遂举兵据郡国自称刺史寻附东都越王侗署为光州总管沈国公后遇世充篡位遂与之绝遣使归国因复其本任封弋阳郡公。

田留安初为王世充征南将军大被恩遇然阴谓所亲曰：吾尝闻李氏当王天下今长安威德日隆天人尚吾知归矣。遂率所部二千人来降高祖大悦拜上柱国 旻 将军封怀化郡公赐物七百段太宗在藩引为右四统军从击宋金刚徐圆朗皆有战功。

太宗贞观元年五月乙丑常安贼帅苑君璋以众来降拜隰州都督君璋初为刘武周腹心武周。又归突利可汗后见颉利政乱灾异屡起知其必败乃率所部来降颉利遣兵追蹙逆击走之至太州遣子孝政先入朝以是拜为都督封国公邑三千户赐帛四十疋。

十月以岭南首领冯盎谈殿等尚阻兵更相侵掠时议者多请发兵击之帝不许因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宣谕之使者所至之处溪洞酋领皆来听命南方悉定盎遣子智载奉表入朝帝嘉其诚款赏赐累至拜卫尉少卿。

九年十二月吐谷浑王慕容顺为其下所杀国中大乱乃下诏曰：近以吐谷浑恃其遐阻屡扰疆场肆行凶虐种类乖离爱命将士申兹吊伐有征无战所向摧殄渠魁窜迹自贻灭亡朝威远畅边庭静谧朕君临寰宇志在含弘不欲因彼危乱绝其宗祀乃立伪主之子大宁王慕容顺抚招馀烬守其蕉业而顺曾不感恩遽怀二志种落之内人畜怨愤遂创大义即加剿绝虽复权立其子所部。又致扰乱竞动干戈各行所欲朕忧劳兆庶无隔夷夏乃 旻 卷西顾良用矜惕。若不星言拯救便恐涂炭未已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等咸才兼文武寄深内外嘉谋著於庙堂茂绩书於王府必能宣风闾外克定遐方可量其事机绥抚经略分遣使人明加晓谕如有不遵明旨敢兴异志即合精锐随便翦扑尽威怀之道称朕意焉。

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往西州抚慰其旧首望有景行淳直者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百姓疾患赐医药老病 旻 独粮食乏绝者咸加赈给。

十九年六月伐辽东命诸将攻白 旻 城临其西北城主孙伐音请降遂受降帝以白 旻 城为 旻 州以孙伐音为中大夫守 旻 州刺史上轻车都尉赐帛一百疋马一匹衣裘金带一同谋而降者并赐戎秩及诸衣物焉。

肃宗至德元年七月甲子即位於灵武赦书应逆贼李林甫王 旻 共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百姓官吏能率亲属去逆归顺有官加其优奖斩得逆贼父子不问首从当锡茅土别有褒崇。

二年十二月安禄山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遣使以兵八万上表来降嘉之授御史大夫兼范阳节度使令便统所部以讨残寇。

三年正月庚子沧州刺史乌知洽延王傅樊澄并背逆归顺知洽为雒州刺史澄为凉王傅二月癸夕 旻 伪淄青节度太常卿兼御史大夫能元 旻 告及子伪太子家令昱背逆归顺有诏嘉其忠义以元 旻 告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摄御史大夫充河北招讨使子昱朝散大夫守太仆少卿。

乾元元年三月丁巳逆贼军将幽州节度副使特进献诚王阿史那承庆特进左威卫大将军安守忠左羽林大将军顺化王阿史那从礼蔡希德李庭训符敬等使人赍表状归顺诏曰：承庆可太保封定襄王守忠可左羽林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从礼可太傅封归义郡王希德可德州刺史庭训可邢州刺史敬可雒州刺史。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成王为皇太子诏大赦天下令馀寇未殄有胁在贼中未归顺者一切不以为罪其受贼节制能以兵降者酬其封爵。

二年五月丁卯河北破贼生擒贼八人来献帝并释之各赐乾元钱十千文及器仗一副马一匹绢一束并放归贼中敕之曰：任汝所 旻 八人皆刺臂为盟约誓泉贼首以报圣恩。

九月史思明寇 旻 陷雒阳叔冀守汴州战不胜与董秦降思明十一月甲子以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董秦封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仍赐姓李氏改名忠臣为秦 旻 陷贼归顺故宠之也。

十月贼将高庭晖投降自五台府果毅拜特进兼右武卫大将军李日越投降授特进兼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

上元二年正月诏曰：比缘寇盗之内干戈胁从白刃临颈胡宁忍决所以 旻 陷於凶党苟免者多前後诏书频已该及其史思明将士及伪署官属等有束身归顺并率众来降官爵如初一无所问以城邑降者仍别加封爵馀凶党之流亦同此例天实临照朕无食言。

五月甲午逆贼史朝义下伪滑州刺史兼郑汴等节度使令狐彰斩逆贼大将军二人并破杏园渡口贼二

千馀众以滑州归顺帝嘉之拜滑州刺史摄御史中丞充滑邢德贝相魏六州节度使仍加银青光禄大夫。

九月壬寅敕书其史朝义。若能翻然改图背逆归顺罪无所问加以勋封。

元年建丑月贼中官游少连公茂珍等归降以少连为骠骑大将军兼少府监员外置同正员仍封临雒县公茂珍为左金吾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仍封扶风县王。

代宗宝应元年八月剑南狂贼徐知道麾下将李忠勇杀知道以降剑南州县尽平帝以忠勇为蜀州刺史封临晋郡王赏功也。

十月东都平史朝义逃奔汴州贼将张献诚不纳举所统兵归国诏拜汴州刺史充汴宋节度。

十一月元帅雍王上言伪镇州节度使张忠至以赵定深镇易五州归顺拜忠至检校礼部尚书兼常州刺史充武德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宝臣。

广德二年二月南郊大赦天下所有诸色结聚及羌浑党项等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释其罪其中有能率先来者仍特加官赏。

六月癸未诏曰：佐命大臣自天所授纳于将相委以腹心休戚实同始终无易太保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充朔方节度关内度支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六城水运使兼河中副元帅上柱国大宁郡王怀恩朕之元辅上帝贻予道备五才能包三杰长策制敌精诚感神夙奉先朝志平多难援旗朔野扈躔岐山前驱启行所指皆克收关河之襟带复都邑之衣冠以义断恩毁家徇国躬擐甲胄驱驰十年遇战则酣逢坚必脆总统戎旅通和夷狄决策东向歼厥渠魁扫清妖氛芟□逋梗海隅万里一举荡平遂欲息马投戈坐而论道当朝大政并以咨之听庶载之歌为千古之式移军汾上方欲凯旋疑隙之端构於群小浮言初起。且以强大自嫌邪说。又生，或谓功高不赏以滋淹恤因而况猜抚之。若惊谕之未解朕以白日旌信明神鉴心。若有负功臣是大欺天下为人君者，岂有此乎！寻闻聚族而谋知欲垂囊入覲其子犹怀反侧更有迁延少年轻佻操履非正私庭跋扈违背君亲朔方义帅心如父子怒其怀贰遂共泉悬子既诛大军方扰仓皇奔窜远在边州察其深衷本无他志盖缘忧惧遂至於斯眷念之下无忘鉴寐况勋书盟府像列■台录功念劳岂以小而累大君臣之义情实如初厚禄荣班固宜仍旧但以河北诸将自竭忠诚朔方三军已有管属不可更置统领复为节制其前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及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等使宜并停其太保兼中书令上柱国大宁郡王并如故但当诣阙更复何疑再三言提庶早牵复欲令方寸悬示万邦尔无我虞朕言不再久劳于外终必无成收之桑榆殊未为晚甘言之诱王者不为危而悔之将何及矣。切令宣示远副朕怀大历七年五月制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於冻馁或至流离因有剽苟全性命惧刑网之所及姑啸聚以相依抑有繇焉盖非获已永言其弊用軫于怀如能相率来归各安生业并无所问咸许自新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十一月诏如闻巴南道州自顷年以来其有结聚或攻■晋城邑者申明朝旨晓谕令归各一切不问庶亦随材叙用俾效诚勤各复其居勉从所务展岁时伏腊之祀洽宗党邻里之■人之常情当所思慕必在长吏敦率设法安存劝其农耕恤其疾苦如刺史县令有能政字人民使流亡日还户口岁益宜委观察使录状奏闻当别加超奖宣示土庶令知朕意。

十一年九月以汴宋节度兵马使摄节度副使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萧国公李僧惠为宋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仍封合州郡王食邑三千户以大中大夫检校尚书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高凭为曹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以开府仪同三司摄郢州刺史石隐金为郢州刺史充本州镇遏使仍封雒交郡王食邑三千户李灵耀之叛也。僧惠为之谋主至是相率归顺故有是命。

卷一百六十五

帝王部·招怀第三

唐德宗建中初原州别驾刘文嘉闭城拒守帝命朱 二 等攻之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赐予如故。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李洧并淄青李纳以其州来降加御史大夫食实封二百户仍充招讨使。

十二月以淄青李纳之降将摄密州刺史马万通为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三年正月魏博田悦将任履虚伪以卫州降便授卫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二月以田悦降将为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再春检校右常侍兼本官赐实封一百户魏博招讨副使初再春子瑶为田悦 弟 将悦败於洹水瑶自魏州出降马燧再春因以其州降迁瑶银青光禄大夫试太常卿兼侍御史。

三月田悦将摄雒州刺史田昂以州降授检校右常侍兼雒州刺史御史中丞实封一百户。

四月李纳将摄德州刺史王士真摄棣州刺史李长卿皆以州降因授士真兼御史中丞德州刺史长卿检校秘书监兼为颍州刺史各实封一百户。

是月宣武军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之濮阳降其守将高彦昭平恩郡王赐实封五百户。

七月以卢龙军节度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郑 二 逵为谏议大夫 二 逵以朱滔反因出军乃逃归京师帝嘉其来超拜之而留於客省。

兴元元年二月镇州王武俊集三军削伪号诏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中使王进杰自行在往镇州宣命授武俊检校兵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三月加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使时朱滔连结回纥奚契丹阻绝王命武俊既首唱归顺帝嘉之故擢拜宰相并授幽州武俊遂悉师攻滔竟歼衄焉五月庚寅诏赠故平卢军淄青节度使司空平章事饶阳郡王李正己为太尉自正己卒其子纳即阻兵构逆故追赠不及焉至是归顺故有斯命。

七月庚辰诏曰：李怀光往因职任颇著 二 能朕嗣位之初首加拔擢 二 为心膂授以节旄顷岁河朔不宁令往征讨任兼将相恩极丘山及朱 二 猖狂诱奸作乱扰动京邑逼迫奉天怀光率领全军奔赴国难凶逃遁宗社再宁保安朕躬实有所赖委元帅河中府之权兼太尉中书令之秩广增其食赏及宗亲人臣之盛莫与为比岂朕於怀光不尽岂朕报怀光不崇京邑未收嫌 二 已构被朱 二 潜使奸人说诱。又受张 二 召等惑乱之辞曾不沉思遂生疑阻交通逆孽残害忠良朕志在推诚事皆掩覆礼遇转厚委任转深都不悛心凶恶日甚敕书慰问将士怀光并不令宣三军咸欲收城怀光并不令出自云：已共朱 二 定约不能更事国家兼朱 二 所遣来人令见宣慰敕使公言迫胁无复君臣朕以眇身获音韶承鸿业务全大计移幸山南仓皇之间备历危险赖朔方等军将士保守忠义耻凶恶名不谋同辞誓守臣节怀光知将士之意不可改移径往河中偷安朝夕据其罪状情实难原然以奉天解围尝著勋烈昨。又遣男 二 佳（音惟）等谢罪恳请束身归朝朕悯其改过之诚念其赴难之效以功赎罪务在优容令给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赉先授怀光太子太保敕牒往河中宣谕三日内便与怀光同赴上都所在保护不得邀截惊动违者按以军令仍许怀光将百人已下随身防援如欲使令家口同行亦听怀光自便朕必能保全终始厚恩宠命待之如初仍赐实封五百户子孙承袭代代无绝信如 日朕不食言朔方军素推忠义国家每有危难未尝不立大功子仪两收京城皆是此军之力昨。又远从河北来赴奉天逆贼畏威望风奔遁眷言殊绩朕岂暂忘其事将士各竭忠谋叶心戮力横遭迫胁无路自申每一念之痛心自咎比者君臣阻隔只为怀光一人今怀光自音惟请入朝犹舍其罪况诸将士并是功臣各宜坦然更勿忧虑所有官爵实封并赐名定难功臣一切如故仍准元敕超五资与改转。

九月诏曰：朱滔受任蓟门累著诚绩委遇既重祿秩亦崇臣节中亏自贻伊阻泊贼 二 构逆僭窃上京弟兄之亲在法无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诚广其自新之路执迷不复固败是求蹙丧而归既困方悟累献款疏深陈恳诚省之惻然良用悯叹虽将相嫉恶之志固所难容以居上怀柔之情未忍拒绝。且喜莫大於改过德莫盛於好生宜委武俊抱真开示大信深加晓谕。若诚心益固名迹先彰朕当掩 二 录诚与之昭雪宣告众庶咸使闻知。

十月李希烈伪署滑州节度李澄以所部归顺加澄检校兵部尚书汴滑节度使次月封武威郡王赐实封

五百户。

是月诏朔方及诸军在河中绛州朝邑将士等艰危以来尝济国难去岁朕在奉天凶党攻逼解围赴急亦赖此军言念勋劳情均骨肉济朕危厄感之岂忘顷以怀光背恩自生猜阻荧惑将士污胁忠良朕频降诏书皆被怀光隐匿朕之诚素竟未敷扬今时属严凝例颁衣赐岂以怀光一人拒命遂令众不_二恩朕於功臣义存始终其朔方将士等今年春冬衣并赏钱宜令所司别收伫待道路通流当时支遣如有归顺者续到续给其大将先有实封并准元敕配州给牒委马燧浑_二逐便分付令其差人请受仍明宣谕令悉朕怀怀光拥逼朔方及诸军将士据河中同绛等州凡数万众支奏怀光下将士既同叛逆请除其冬衣不给帝谓之曰：怀光一人反叛朔方将士累代忠义何罪而不给故有此命。

闰十月诏曰：朕临御万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悯众庶之劳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义弃德反道虐人朕哀彼生灵_二留于涂炭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诚使臣才及於郊畿巨猾已闻其僭窃酷烈滋甚吞噬无厌将相大臣咸怀愤激继陈章疏固请讨除朕以所行天诛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难分言念勋臣横遭胁制虽思改革厥路无繇乃受污终身衔冤没代沦胥以逞诚足痛伤岂孽自一夫而毒流万姓为人父母能不愧怀宜令诸节度使将欲进军先加晓谕王师致讨唯在元凶所有胁从一切勿问如能去逆效顺因事建功明设科条以示褒劝。

贞元元年三月己未以光州固始县令孙液为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始液因官_二留贼李希烈寇没汴州乃迫武牢尽为所制_二液心腹授偏师镇郑州希烈败退保蔡州液以州来归。

四月诏朔方及诸军应在河中将士顷赴奉天济朕危难皆是功臣怀光胁其妻孥脱身无路朕属者下诏招谕官爵实封一切如旧虽获於阵上亦无所伤_□然此心无负忠义今马燧浑_二并诸军胜捷相继河中校归降颇众皆奉国捐家足以见军士之心兴言感叹宜加优抚宜以马燧浑_二充招抚使弃逆归顺一切不问归顺将士仍别建营屋优给任用各尽其才所在诱谕务称朕意。

八月李怀光平诏曰：国家多难二纪于兹朕嗣位七年连兵五载追惟往事悔恨盈怀今二孽继诛诸方甫定哀彼淮右独为匪人其帅不共其众何罪诸道应与淮西连接宜各守封境非被侵轶不须进讨仍委所在长吏明加招谕宣布朕怀李希烈。若能归降待之以不死其馀将士官吏百姓等一切洗涤与之更新明示庶邦自求多福无有远迩咸使闻知。

二年二月诏曰：李希烈负恩作乱劫胁平人朕念生灵无辜务欲息兵舍罪累行赦令皆许自新言必再三事出诚素此朕含垢忍耻屈法为人之心天下所明知也。希烈。又固执凶图驱胁将士违我诏命犯我军兵今月三日遣伪署申随唐邓四州都知兵马使杜文朝率马步五千人入襄州北界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勒兵马与战大破其徒斩级擒生荡除略尽。又於阵上生擒杜文朝及大将马坦然等此皆朕德不昭感教未敷行致使平人胁从逆命其帅有罪其人何辜朕所以省表悼心感事增叹犹冀改过尚可息兵明称屈己之心式洽好生之义其阵上生擒将士马坦然等七百九十人宜令樊泽给衣服粮食并放却还并写前後赦文救命宣示淮宁将士等有能向化者准赦令一切不问官爵如初其伤痍未尽复者并委医疗令其得所其阵上所杀人宜差所繇官於侧近埋瘞兼立碑记无使暴露郁吾春和其杜文朝身领全军事得繇已不能归顺力屈就擒待到日当有处分。

七月以许州镇遏使李光晖为许州刺史薛翼为唐州刺史光州镇遏使夏侯沼为光州刺史随州镇遏使李惠登为随州刺史褒归顺也。

十年七月昭义行军司马元谊据_二州以谋乱谊之弟谅时为兵部员外郎素服待罪阙下帝令。且遣谅以书谕谊焉。

十一年九月昭义军节度使掌书记试秘书郎卢项为_二州别驾知州事赐绯鱼袋赏有功也。时元谊据_二州项白於节度王处休请入城说下之项见谊为陈利害谊请随项归朝故项不次授官谊亦不赴京师。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命高崇文讨刘辟三月丙子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奏收梓州破贼千余人丁丑制曰：朕闻皇祖玄元之诫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惟圣谟常所祇服故虽文告有所不至诚信有所未孚姑务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举柔服之规授宰衡之任宏我庙胜遂康巴庸故得南诏入贡西夷寝患成绩始元臣丧亡刘辟乘此变故坐邀符节朕以枉成命者虽乖於礼体从权便者所冀於辑宁竟违卿士之谋遂允僬求之志朕之於辟恩亦宏矣。曾不知负牛羊之力饱则逾凶畜泉隳之心

驯之益悖诳惑士伍围逼梓州诱二蜀戎臣塞绝剑路师徒所至烧掠无遗干纪之辜擢二难数朕为人司牧育彼黎元如辟之罪非朕敢赦是用叶群帅之谋除百姓之害永清妖孽底定一方伐罪吊人，於是乎！在其逆贼刘辟在身官爵宜并削除今王师鼓行寻济天险梓潼城守已解攻围压卵注炷坐看扑灭其西川将士如有乘此声势翻然改图泉斩凶魁以效臣节者必当特加爵秩高位重赏朕无爱焉其馀将吏等但能去逆效顺以所领归降者超秩三资授官以一身降者亦与改转长行官健归顺者并与叙录仍加赏给其西川管内刺史等当其阻乱孰克静戈虽章表未通而衷诚可见今能归款亦仍旧职如或乘机立效因事建功并特加酬赏务极优厚夫皇王之道吊伐所加义在除残情非乐战故胁从罔理必戒於徂征焚溺是哀俾兴於二怨禁暴止乱其在兹乎！况有迹二蜀凶徒心非党恶归我无路遂至沦胥言念斯流尤深轸恻所以明谕将帅罪止渠魁其馀染污一切不问布告遐迩宜悉朕怀。

九月以西川降将文悦为戎州刺史仇良辅为简州刺史。

二年十月润州将张子良等既擒逆贼李二制曰：浙西管内官吏及职掌人。若被迫胁驱使者但情非同恶一切不问。

三年六月癸亥以邕管将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弟少高少温并授官少卿西原蛮酋也。贞元中屡为边寇至是相率归款四年镇州王承宗拒命以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将兵讨之诏曰：自古哲王之有天下者惩其暴乱则法所宜加察其情状则罪有不及况故太尉兼中书令武俊忠扶邦国节著艰难览视册书想见风二而承宗毁弃门户违悖君亲遽肆奸凶自贻讨伐桀盈干纪宁忘武子之勋萧延绍封无废侯之嗣矧忠而见节礼以议亲宜降深恩庶行中典载明樵采之禁兼茂归降之制好生之德俾浹人心止杀之源用孚朕志其王士平士则并宜各守旧官其武俊实封仍特赐士则承袭镇州大将昔著茂勋言念其劳每念增叹其有食实封者并宜依旧不须停给如领兵军将以所领归降者超二资与官赐实封二百户仍赏钱一万贯文其武俊士员松楸坟墓行营诸军并不得辄有毁伐除暴胜残事非获已布德施惠仁岂远乎！用彰吊伐之师式示皇王之道宣布内外宜悉朕怀十一月丁未诏镇冀管内诸州百姓等莫匪王人皆同赤子盖恋生业逐迫凶威暴赋急征既嗟於无告冒锋触刃。又虑其俱焚言念于兹良深惻恻其应讨伐镇州诸军所到之处宜先存抚百姓使安其业勿令虏掠伤害以副朕心。

八年八月丁未镇州贼帅张伯靖降于荆南九月辛亥以伯靖为右卫翊府中郎同正员兼归州司马仍委荆南节度使军前驱使。

九年十月甲子制曰：朕嗣膺宝位于兹十年每推至诚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太和宵衣旰食意属於此今淮西一道未达朝经擅自继袭肆行寇掠将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罗庶遵两阶之义宜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仍与薛道衡将帅等即同纠率共申晓谕其淮西将士官吏等如有归国者即量其高下便授职任仍具闻奏即超官爵纵旧有罪犯一切无问吴元济如束身归朝亦当弃瑕录用其百姓有归投者仰便给粮食仍与田宅务加存恤使其安堵事平之後淮西将士宜共赐钱二百万贯百姓给复三年诏书所不该者严绶量其所宜条流奏闻庶尽绥怀之义以申生育之恩。若尚执迷不能迁善至於问罪自有常刑宣以诚怀使其知悉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都监申光蔡等州招抚使及山南东道节度兵马使仍与严绶及诸道计会逐便宣抚。

十二年二月庚申敕淮西贼中百姓穷困相率归顺其数甚多言念生人载怀哀悯必资绥抚使获安存於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鄆城委韩会计议拣稳便处置。又於唐州侧近置行吴房县仍令本界节度观察使择二了官知县事兼量置兵防护使免忧危（时行营诸军兵招得淮西百姓五千馀户贼以西南受攻者三年贮藏内竭并食共衣卒之外多无粒食水竭其鱼鳖菱芡陆尽其走兽畜产以及草木。又苦贼令苛虐相帅而出贼亦虑索食不复禁之）。

三月己巳以太子仆杨元卿为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团练镇遏使诏曰：淮蔡近郊久隔皇化本歼凶虐在拯生灵况今贼党携离相继效顺思俾阤危之俗尽二牧养之恩劳二来招绥今之所切其新除蔡州刺史杨元卿宜令与李二商量计会。且於唐州东界选择要便权置行蔡州如百姓官二建有归顺者便准敕优恤存抚令知国恩必使全活。

四月乙亥诏曰：刑赏大信国令必行义勇深诚旌答斯在西文城栅归降都将吴季琳坚拒逆之计结勤王之心翻然令图竟效前款高秩厚赐宜二寿尔劳可试秘书监兼御史中丞封濮阳郡王赐实封二百户赏钱

万贯仍令李□署以重职以奖忠臣。

五月辛未诏曰：见机效节诚固於危途秉义怀忠福生於死地挈其全邑誓彼万心事。且超於等伦赏岂限於班次鄆城降将殿中监邓怀金自王师压境诏命先施识祝网之深恩感投身之有地縲俘以列介士无■华披於凶越造我营部聆之者响振慕之者风趋销遏乱源导迎善气固可勒功王府播美天衢拜爵当时传封後裔可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封新平郡王并赐实封二百户赏钱一万贯。又委李光颜署以重职仍加银青光禄大夫。

十三年正月一日赦书镇州王承宗。若能束身赴阙舍而不问仍加官爵三月制曰：王承宗先祖武俊有劳王家虽再加之师每从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怀近以三朝称庆八表流泽广此鸿霈开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图披露衷恳远遣二子进陈章表絨图印以上闻献德棣之名部发□奉粟并灶贡盐谅申效顺之心足见纳忠之志抑而不抚何以示怀其王承宗所有瑕■特宜洗雪依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馀如故其管内四州百姓委承宗厚加安慰先是命尚书右丞崔从使镇州赐之玺书期以自新承宗素服俟罪奉表陈白帝益矜之遂复爵命以华州刺史郑权检校工部尚书兼德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观察使。

四月甲寅魏博遣使将押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将石■等至台门请罪中使宣旨令於客省安置俄有诏移馆於礼宾院魏博监军遣使献王承宗德棣二州图印兼请入管内租税七月诏复承宗实封二百户。

十二月戊寅魏博及义成军送到擒获逆贼李师道下都知兵马使夏侯澄兵马使宋澄等四十七人并从释放仍却递送魏博义成军营委收管驱使如缘父母犹在贼中或羸老病疾情切归还者仍加赐优赏放去务於全贷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营贼觐知之潜相传告繇是叛徒皆感朝恩继有降者。

十四年正月淄青伪署海州沭阳县令兼镇遏兵使梁洞以县降於楚州刺史李聪诏授洞检校殿中少监兼侍御史知沭阳县事赐实封一百户赏钱五千贯并令淮南节度使李夷简授之重职其县权隶楚州加聪兼御史大夫。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癸卯制曰：朕闻帝王丕宅四海子育群生如天无不覆如日无不■其发号施令也。如雨故能上符天道下感人心朕自嗣守宝图将欲恢宏王略尝惧化有所未至恩有所不周乃■卷冀方初丧戎帅念乎！三军之士泊於四州之人或怀忠积诚而思用莫展或灾荒兵役而望恤何阶今则昌运一开诚节咸著王承元首陈章疏愿赴阙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君臣之义已加殊奖别委重藩。又念成德军将士等叶谋乡义丹款载申咸欲效其器能各宜列於爵秩大将史重归牛元翼等已并超授宠荣今复都加厚赐普示深恩兼以四州贫下百姓当敷赈贍之惠俾识含育之恩宜令谏议大夫郑覃往镇州宣慰亲谕朕意仍共赐赏钱一百万贯以内军及户部见在在段支送充赏给将士兼贷四州贫下差科州县之中或有残破颇甚者委田弘正量便宜优■务令存济朕。又以王泽所洽天网方恢宥过释冤与人休泰其管内系禁囚徒罪无轻重并宜赦免其大将等虽已颁赐官爵或虑有遗并判官等。且委弘正具名衔闻奏如或父母在者别具上闻当加优恤当道从前已来官吏将校等或忠义可嘉而刑戮滥及如有此色亦条录奏闻当加追赠如子孙见在者厚加优■仍具闻奏四州之内有高年□独或承平遗老咸睹皇风或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差官就问量给粟帛四州之内有奉职清勤惠及百姓者具事迹闻奏当量加进改如有隐居山谷退在丘园行义素高名节尚可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奖者具名荐闻朕以武俊之勋劳光于彝鼎士贞之恭恪继被节旄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永言十代之宥俾赐一门之荣承宗兄弟并已授官爵如或未尽■及亦当具名闻奏其承宗葬事亦差官勾当礼物之间务令周厚呜呼录其遗忠延乎！後嗣旌其众善被于一方国有羨财不吝於■隐朝有好爵无爱於功赏庶使八表大同五兵永戢宣示中外宜体朕怀。

长庆元年八月镇州监军使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节度使田弘正为乱兵所杀并参佐及家属元从将吏合三百余人共推都将王庭湊知兵马事下诏曰：朕尝读玄元书至於佳兵者是乐杀人因念子孙名之建於霸非不三十年不能为成人岂忍以一朝之忿驱而杀之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之众归於朝廷开先帝之雄图变河朔之旧俗除去苛暴昭宣惠和爱人如身养士如子拊循教训必忠孝为先是魏之师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礼三年而相与让於道矣。故南征淮蔡东伐青齐北定赵地元勋茂绩皆自魏师肆我宪宗付之心膺入则辅弼出则藩垣推诚不疑近实无比顾朕小子获受丕图嗣守不遑何暇恢复而承元请覲冀郡择才苟非勋贤不敢轻授是用咨我元老器，於是邦而。又宠诸将以懋官加三军以厚赐复其租入惠彼蒸黎於此一方之人可谓无有不至而泉音未革狼顾犹存忍害忠良恣为残贼临轩震悼抚几惊嗟天胡不仁一至於

此朕下为君父上奉祖宗毁舟 戢於鲸鲵 滔股肱於蛇豕尚欲因循忍耻苟免偷安非唯伤心於田氏之子孙亦将何颜谒先帝之陵庙人神共愤卿士叶谋咸愿诛夷用申冤痛便合兴师进讨以翦奸凶尚念一军之中岂得无义勇仓卒变动必非众谋苟得其魁馀复何罪宜令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军等各出全军以临首仍各飞书檄具谕朝旨如王庭凑能执首谋为乱扇动三军者送至邻道或就州处置然後束身归朝必当超奖授三品正员官并与实封五百户其馀三军将士一切不问并大将等或有能相劝谕翻然改图者各随事迹当加宠擢如王庭凑执迷不寤诸道宜便进军以时翦灭苟不得已至於用师其有效忠则宜悬赏如有梟斩凶渠者先是六品以下官宜与三品正员官先是五品节级 进仍与实封三百户庄宅各一区钱二万贯以一州归顺者便与当州刺史仍赐实封三百户如先是本州刺史以一州归顺者超上资与官仍与实封二百户一县归顺者超两资与官实封二百户如有能率所管兵马并以城镇来降者并超三资与官赐爵实封一百户赐钱一万贯以身降者亦准前例处分其有城镇将士百姓等守节拒贼身死王事各委长吏优给其家仍具事迹闻奏当加褒赠其有潜谋诛斩渠魁被其屠戮者宜便加追赠并赐钱帛仍与一子官诸军所至不得妄加杀戮焚烧庐舍掠夺资产并有拘执以为俘馘其管内州县有自置义营堡栅王师所至能相率来归各加酬劳时当秋候务切农功边界之人惧废耕织应缘军务所须不得干扰百姓如要车牛夫役工匠之类并宜和顺情愿仍优给赏钱贼平之後应立功将士并与超资改官节级赐物其长行官 建归降者亦当优赐褒赏幽陵变扰诚谓乱常以其要害宾寮毒加台铉较其轻重示以招携尚开迷复之门用广自新之路如闻贼中文牒妄作异端皆指朝廷徵兵欲戍边塞此皆狂诈扇动人心况今边上甲兵足以备御欲令知悉故重宣明仍委所在节将以告谕昔尧舜之俗比屋可封虞芮之人让畔可感仁义则水火可蹈忠信则蛮貊可行繇是言之亦在化之而已逮我长理何其远哉！岂朕之满假荒宁自圣而不可教也。将朝之魁梧骨鯁自持而莫我念耶二者之来皆朕不敏内省终夕其心浩然於 封域之中干戈作矣。廊庙樽俎无忘教宁布告朕怀以须良画。

文宗初即位以故横海节度李全略子同捷为充海节度同 以三军乞留拒命太和元年八月庚子诏曰：王者之御天下也。推其至诚格以大顺臣子之奉君父也。效以奔走竭其忠贞故能上下交感家邦用宁其有专上周旋干纪悖戾怠弃彝典矫诬当时固人神之所不容古今未能制者也。朕以菲德祇荷鸿业将跻俗于至厚之域致人於无过之地永用劳虑惻然疚怀李同捷幸席旧勋不思捷绪斩焉未几私行墨 毒杀忠良抗惑部校稽之固宪难遁常刑朕以顷在先朝已稽中处实遵成命来议改图庶乎！舞阶以服有苗因垒而降崇国使臣旁午优诏指明而。又越留务之权授之戎帅拔负海之地置之中华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怀迷执闭境搜兵大诟邻封拒捍中使遐迩愤怒中外惊嗟叛命既彰大义当绝事非获已良用忧然其李同捷在身官爵并削夺朕以沧溟之地凶魁窃据今。若怒兹小 鬼遽至大刑虑金革一挥玉石同碎吊人之义深置未安宜令四面节度使各蓄兵锋共固疆守绝其窥伺之路抚其离叛之人严戈矛之备以待其穷据山川之要以张我武如叛徒惊扰潜有侵轶当随机御遏以自保完勿使凌犯为虞 是防或弛其沧景将士如有能奋扬忠义执戮渠魁者先是六品已下官者便授三品正员官其先是五品已下官者节级超奖仍赐庄宅各一区钱二万贯文并列加宠任如能率所管兵马以州郡来降者超三资与官便授岳牧赐钱一万贯以城镇来降者超两资与官仍赐钱五千贯以一身降者亦与改转仍赐钱帛其同捷如能知义悔过束身归朝并与洗雪仍加宠奖。若不能悛悟自取诛夷罪止一身其馀胁污一切不问於戏佳兵者圣祖之所诫文德者前哲之所崇肆予寡昧敢忘丕训然以齐庶方者号令立人纪者君臣斯制苟渝大伦安是用绝其奔轶诚以申严伫无战於文告庶有瘳於迷复特此来远谅非初心布告内外咸使知悉。

二年三月己夕 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於棣州界破贼五百余人烧却棣州三面城门庚辰敕曰：如闻招讨棣州计日降下贼收百姓多在城中时方春农必多馁迫归降之後宜委智兴据户口人数节级赈赐俾各安生业便以度支供军斛<豆斗>数内充如失家业者仍以空 屋居田地逐便安存。

九月辛丑授棣州降将刘志清为正义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庞再忠为朝散大夫检校少府监殿中侍御史沧州事山县主簿知州事张叔连为福王友。

八年二月庚寅诏邕府招讨使董昌龄自邕州累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恶皆擒言念苍生无非赤子况在荒徼尤当抚循其溪洞如有未归附者向後非因侵扰更不用进讨仍加存抚各使怀安所获溪洞百姓并分配附近州县令自营生不得没为奴婢将充赏赐。

开成二年三月壬申诏唐州劫掠县官捷桂管聚集妖人或始於讨穷或迷於诱导啸集未散伏藏山林者

委本处长吏遣人宣谕恩旨并放令归乡贯田里俾安家业勿更根寻。

武宗会昌三年八月昭义军刘积叛命令河朔三镇讨积命徐许滑孟魏镇幽并八镇之师四面进攻制曰：成德军节度使王元达魏博军节度使何孔敬或姻连王室或任重藩维扈陈一至之诚愿扬九伐之命吴汉任职受诏而初无变颜卜式朴忠未战而义形於色况成德军尝以梟骑横阵首破朱滔士气方酣再回鲁阳之日鼓音未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军亦以大旆涉河竟歼师道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厉阶尽归皇化士博馀勇军有雄心必能稟赞侯之指纵成葛亮之讨伐咨尔二帅朕所注怀元达守本官充北面招讨泽潞使孔敬守本官充东面招讨泽潞使潞州曩者列祖在藩先天启圣符瑞昭晰绩事焕于後亭銜辂巡游金石列于代邸实谓可封之俗久为仁寿之乡艰难已来颇著诚节必非同恶咸许自新其昭义军旧将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并赦而不问其大将等如能舍逆效顺以州郡兵众降者必加封赏如能擒逆贼刘积者别授土地以报勋庸其诸道进军不得烧毁庐舍发掘丘墓仍委刘沔王茂元同力攻讨朕以群臣执义固争谋非获已告布中外明体予怀。

宣宗大中三年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俞樊勋以秦原安乐三州归阙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於阙下帝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辮赐之冠带共赐绢五十万疋。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诏徐州银刀官彳建其中先有逃窜者累降敕旨，不令捕逐。其今年四月十八日，草贼头首已抵极法，其馀徒党，各自奔逃所在，更勿捕逐。僖宗光启元年闰三月诏谕秦宗权近镇制曰：我国家天历自归君临无外十七圣滂流玄泽积润山灵三百年保定鸿基方延运祚其间数缠灾运不固起凶狂才闻窃命之称已触震雷之怒或腹心生变或骨肉相图近事可明灵诛不漏盖人 之共愤乃宗社之储休亦赖中外重臣佐佑薄德大耻既雪小康可期须申诤谏之勤用致绥怀之旨而宗权藩垣攸属倚仗特深章表继来至诚可验而兵戈未戢物论犹疑是生交构之端益惑亲邻之听况位崇将相爵极侯王图功则国祸可平快志而家冤已雪劝忠贞於部伍莫。若率先鉴成败於古今当思释祸犹冒属厌之诚 摇怙乱之机。且患难虽繁封疆有制各图侵轶自掇悔尤高浚之下泽州将攻伪帅周岌之窥临汝本利危邦翻为致寇之资盖昧启讎之 得土为他人所有得货财亦他人所资势敌则相倾力均则相忌害莫深於归怨利莫厚於图安况井邑皆空耕桑尽废叹疮痍而未复轸哀痛而难忘。且雒邑通都非列蕃之所并河阳要地亦诸夏之必争。若不制自本朝，岂可公然窃据节旄宠授须俟王人赋税均输合资国用至于封疆邻接壤可商议指挥但当还旧尤藉近镇继闻蒲陕已受攻围河外既事於枝梧关中自防於漕转回车或阻奉国逾亏今者先在息兵各令守境爵位幸非爱惜君臣足保初终尚或执迷方知误计。若法制不行於一处即征伐须徇于众情人亦有言理难为党虽万方之罪当责朕躬而九庙之威更凭天力纵以黄巢顷盗宫阙曾会师徒既戮元凶须遵後命所以寝兴念虑诏示殷勤犹期远保宿心不欲便乘众怒山河著誓当明指日之心圣哲好生必用舞干之德仁披深款勉蹈良图。

昭宗以文德元年三月即位十二月蔡州牙将申丛执秦宗权捭折其足乞降诏中使宣谕便以丛权知留後比中使至别将郭 杀申丛篡宗权繫送汴州大顺元年六月太原节度使李克用大将权知邢雒兵马留後安建上表请以三州归顺遣中使往劳之乾宁三年八月 州王行瑜将盖寓李存信阎铎判官王让李袭吉等并降诏加赐赉。

哀帝天 三年十二月两浙奏淮南杨行密伪署宣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徒前守舒州刺史王茂章云：今年正月八日部领首下马步遥投当道其人淮南第一都将愤以本道凶邪来慕大朝明盛睹兹忠孝合具奏闻者敕曰：王茂章能分逆顺舍彼狂迷弃杨渥之乱邦不同奸险投钱A 之巨镇思 贤良既明向国之心颇见立身之道元戎所荐义节昭然须行激劝之规用示奖酬之宠宜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

卷一百六十六

帝王部·招怀第四

後唐武皇以大顺二年三月邢州节度使安和建叛入汴军武皇令李存孝定邢■因授之节钺时幽州李威与镇州王■屡弱中山将中分其疆土定州王处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镇赵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审率师出井陘以会之并军攻临城柏乡李威救至。且议旋师。

乾宁元年五月郢州节度使朱□为汴军所攻遣使来乞师武皇遣骑将安福顺安福应安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於魏州以应之。

三年五月汴人大举以攻兗郢朱□朱瑾再乞师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罗弘信许之乃令都指挥使李存信将步骑三万与李承嗣史伊会军以拒汴人存信军於莘与朱瑾合势频挫汴军。

四年九月河中王珂来告急言王拱引汴军来寇武皇遣李嗣昭将兵三千以援之屯於胡壁堡汴军万馀人来拒战嗣昭击退之。

天复三年梁太祖所署昭义节度使丁会以潞州归帝纳之赐甲第於太原位在诸将上。

庄宗初为晋王天■八年正月南伐至邢州遣李存璋治械攻城时梁将王檀为邢帅乃约矢飞书谕以祸福曰：天维助顺神亦害盈有道即兴无道即灭昔汉朝中否俄成王莽之妖晋祚中微复起桓玄之祸莫不因缘多难构合异图谓天地可以心欺谓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雪霜之後寒松验贞翠之姿丧乱之期义士见忠勤之节是故南阳宗室京口英雄皆怀仗顺之谋悉建平勋之策逆温萑蒲馀孽亩亩微民因黄巢将败之秋於白水丧师之後自知势蹙遂乃向明圣朝以方切招怀显行恩渥使从贼将委以齐坛锡全忠之嘉名居夷门之重地尔後连侵四镇累拥双旌非圣朝恩泽不深非圣朝有负此贼而乃结连奸逆攻逼河岐谋害近臣劫迁銮辂终成大逆遂弑昭皇杀戮宗支逼辱妃后万民相顾而■文泪百辟饮恨以吞声以致神尧万代之基■陷入殪山殪子之手人祇痛愤天地惨伤况复自僭逆以来猖狂愈甚忌勋旧则杀伤已尽贪财货则溪壑难盈氏叔琮朱友恭之徒蒋玄晖张廷范之辈罪无毫■皆被诛夷王仲师覆族於前刘知俊脱身於後如斯统驭何以扶持稍成瓜李之嫌便中谗邪之口。且镇定两地圣唐重藩皆世嗣山河代分旆钺各以生灵是念封壤求安既拜表以称臣。又竭财而入贡而逆温不察忠瘁潜肆窥图诈称应援之师盗取深冀两郡见利忘义一至於斯欲令天下归心乃至舟中敌国昨镇定大王特差人数报告弊藩予遂统师徒躬来应援逆温已令其将王景仁等七八万众屯据柏乡日令步骑攻围其城终不出斗遂令引退即便前来既落穀中须施毒手东西掩击势。若山摧擒战将二百馀员夺铁骑五千馀匹横尸遍野皆龙骧神捷之徒弃甲如山悉长剑银■仓之类程思权缕陈表本张涛亦备述事机燃董卓之脐何烦再举斩桓玄之首正在此时近。又岐下淮南皆通间使咸期春首同起义师计柏乡之胜捷远闻在两地之戈■转急天时人事昭然可知伏以公缙岭名家圣唐勋族因逢国难偶在贼庭当华夷无事之时满朝朱紫儻社稷中兴之後足显勋名予曾高自宪宗朝赴阙以来世荷恩宠敢因此际誓复圣唐必不与殪山田夫同戴天而履地予幕宾王緘仆射九月中凤翔使回刘知俊令公因遗书示兼传密意具述足下相与之分最异他人兼凭附达绢书寻令通送。又累得潞州相公家兄文字及招得魏博子将闻得逆温於公君臣之分已有猜嫌曾於故镇着人密欲窥■皆言纪纲不少谋害稍难颇得事机极不虚谬。且公彭门侍中之後鸿勋茂业播在史书岂忍屈节贼庭点■盛族转祸为福去就奚安箕子去殷项伯归汉弃骨肉犹称先智全富贵固是良图今三镇严师已及城下敢假丹抱仰达英聪儻蒙俯赐忠言见机知变叶同讨逆兴复圣唐则身与金石齐坚名与天地同固盖以久钦重德是敢先贡直言如明鉴未回丹诚尚阻则长濠巨壑筑室返耕使飞走以无门固展觐而有日。

二月南伐郢州步骑三千自黎阳归国其都指挥使张从楚曹儒谒见帝赐衣袍鞞马额其兵为左右是月命从楚儒为都将俱赐姓李氏从楚改名绍文曹儒曰：绍武。

十三年八月攻邢卫洛磁下之相州节度张筠弃城遁去邢州节度阎宝婴城拒守帝令军士谕以张筠宵遁令降将张温率汴军五百於城下招谕之宝知势危窘援军路绝请以城降帝嘉之进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领天平节度东南面招讨等使待以宾礼位在诸将上。

九月梁将戴思远为沧州帅时已定魏博思远势蹙弃州遁走毛璋乘虚据之以城归国因授贝州刺史转

辽州。

十四年二月梁将谢彦璋帅众数万逼杨刘城帝自魏州闻之轻骑趣于河下贼军遂垒以自固。又决河水亻漫数里以陷我军我军不得进自破安彦之後其溃亡之卒多啸聚於兖郛山谷间观时胜负有投来者帝以书谕之曰：夫相时达变为智士之良图择福知机盖丈夫之能事故有窞身山谷不处危邦今古攸同豪杰共贯近闻郛州山寨聚徒实繁并是汴雒旧人兖郛奇士见河南之失险知伪数之必亡厌血刃於连年避淫刑於虐主必想元元失所卜凶卜凶无依莫知投足之方未有息肩之地予自去冬亲提虎旅径取杨刘既获通津已谐大计视逆竖而便同机上算梁园而已在穀中谢彦璋营葺巢窟啸聚河上撩虎头而难逃碎首伸螯臂而何暇争锋今则虐使生民决开天堑筑■是壅水自固军毛璋本沧州小校营偷生取笑於庸夫作事颇同於儿戏公私涂炭内外分离既板荡以不披固冰消而在即予俯详人事仰察天时既画成谋已图大举控新羈之铁马砺却日之霜戈屈指定期长驱决战誓平国耻须复家仇廓妖■於西郊奉中兴於万叶诸君等或中州义士或大国遗民困兵革而不保田园避残酷而深藏溪洞闻余义举计各欢然今既屯聚众多已相统属须自谋画首立功名或则攻取城池便可跨据州县因滋事势以决远图梁寇既西有多虞固不暇分兵东去青兖则无人之境齐郛则丧乱之州彼。若图之必定成事斯为上策不可後时凡有兵机予能应接当俟寰区一统海内为家可於所得封疆遂其富贵之愿苍窳白水予所不期。若守险偷生潜身匿迹终为亡命自弃何多时不再来机须速决长谋远■自可择焉自是兖郛群盗往往率众归于行台。

十五年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来乞师友谦本名简梁太祖畜为假子以为陕州节度後为河中节度及友■弑逆意深不悻友■徵之友谦不奉命友■令其将韩■等将兵攻之友谦乞师於帝帝赴援大败汴军与友谦会於猗氏陈词沥恳愿为附庸帝嘉其忠颇厚待之。

十六年攻下濮阳获其良吏乃下教告谕曹濮百姓曰：干纪乱常人神共怒弑君盗国天地何容激忠良仗顺之心拯黎庶倒悬之急予援从近岁亲举义师每惟戡难之谋所切吊民之患而贼党不分逆顺凭附妖凶唯偷晷漏之生不虑覆亡之祸去秋予暂归宁覲留侍并都贼将王瓚辄渡洪河偷营巢穴不敢前来决战远出交兵闭壁偷安可知羸懦予亲临贼垒率士登城贼遂出营门与吾合战才交锋刃便委干戈戮甲士二万馀人夺铁骑三千馀匹敬千李立之辈已■鼓於军前拱辰侍卫之徒尽横尸於大野所残无几不日翦除料彼友贞难逃□钺，岂能保完生聚御捍疆陲予昨径出偏师徇地曹濮闵其蒸庶罹此百殃空多转饷之劳殊失保全之望予示其祸福各择安危勿附贼以亡家须决机而保族。若能自携老幼归我封巡亦议抚绥俾令苏息如怀乡恋土苟免待时则须远避兵锋慎於去就伫平凶■鬼冀复乡园其诸军兵士州县长吏等自解围上党对阵柏乡华县交兵杨刘接战亦合谙吾机略可料兴衰何必阿附元凶自貽伊戚不如乡义自卜永图旦旦之怀元元共悉。

十七年秋六月梁将刘■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王留务请梁王降节梁王怒不与遂请旄节於帝梁王乃遣刘■与华州节度使尹皓帅师围同州友谦来告难帝遣蕃汉总管李存审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庭及率师赴援九月师至河中朝夕济梁人不意王师之至望之大骇明日次於朝邑与朱友谦谋迟明进军距梁垒梁人悉众以出蒲人在南王师在北骑军既接蒲人小却李嗣昭以轻骑抗之梁军奔溃追捕二千馀级是夜刘■收馀众保营自是闭壁不出数日■遂宵遁王师追及於渭河所弃兵仗辎重不可胜计刘■尹皓单骑获免未几■忧恚发病而卒。

二十年四月庄宗即位制曰：泽潞封疆兄弟之国追思旧绩言念疲民惠在绥怀恩加招抚各仰■公路镇戍布命宣陈咸令乐业营生无使侵疆为患。

同光元年八月梁行营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自高陵津渡剽於临河帝以骑军挑战延孝率百馀骑倒戈来归延孝本晋阳人家世部率少隶太祖军负罪奔於梁渐至偏■卑性刚烈负气不居人下知贼庭终败来奔帝虚怀引见解御衣金带以赐之翌日赐田宅於邺以为捧日都军使兼南面招讨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守博州刺史时河朔危急延孝至军情稍壮十月己夕□车驾至汴州梁开封尹王瓚恐惧出城迎降伏地请死帝曰：朕与卿家世密亲兵或阻阔卿时竭心所事人臣之节也。何罪之有乃命复旧职（及诛张汉杰朱■辈瓚大忧骇不自安以忧病所有家财相继入贡帝慰谕之终以忧病而卒）。

壬午梁将段凝所部马步军伍万解甲於封丘敕旨於州城北十里排立俄而凝等率大将先至泥首请死帝慰之曰：伪主诬误卿辈无罪各赐锦袍御马钱帛有差帝出封丘门抚劳兵士欢呼之声殷动天地帝慰

之曰：尔等皆吾赤子被贼驱率暴露征行数十年来不安耕织今诛逆孽平一天下自此休兵罢战何乐如之可各复本营馀勿忧惧。

癸巳敕朕亲驱义旅径下伪庭凶讎虽已翦除内外或闻搔扰贵行招谕以示绥怀应诸色官员并宜仍旧勾当军百姓各自安居永无劳弊之虞共睹平之代如无量之辈扇动人情便仰密加追捕严行处断贵从宁谧当体朕怀是月入雒为雒京留守河南尹张全义羸老不胜拜蹈帝令人掖之临轩慰劳稠沓初全义弃泽州而趋河阳弟全武及家属为我军所得归之太原太祖给赐田宅厚加抚恤天复中密令人通情至是帝重其宿望谓之曰：张侯无恙卿识机知变无繇与我早通卿家弟侄幸复相见全义垂涕谢恩进币马千计谢恩帝命皇子继炭皇弟存纪等弟兄之是同诏曰：叛之则怨服之则舍盖前经奥旨为当代之通规既属纂承是务遵守应旧伪庭位居藩翰任处专城或掌握兵权或捍防边鄙各为其主以全其名既解甲以归明或飞章而送款变通斯睹忠节可嘉其逐处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诸州刺史监押及伪庭先差出行营将校都监等并须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御当俟别加新命是月伪梁宋州节度使袁相先至覲於玄德殿泥首待罪诏赦之。

十一月梁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自河中至见于玄德殿进金鞍名马帝慰劳加等友谦乞割磁隰依旧为蒲之属郡乃以绛州隶之。又求为安邑解县两池盐使亦许之寻加守太师尚书令进邑至一万八千户西平王如故。又赐姓名继麟兼赐铁券恕死罪。

是月中书奏河南诸方镇节度刺史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只书姓名未颁涣汗必负忧疑望宣付各降制命以表新恩从之。

二年二月遣左武卫大将军张绍虔押国信宣赐淮南。

五月路州贼首领杨立遣守将韩晖奏表乞行赦宥帝令枢密副使宋唐玉赍敕招抚。

四年二月癸丑中书门下奏伪蜀官员先有赦旨黜降近者员数极多相次到阙并是未承前敕虑抱忧疑宜令御史台具所到官员出身历任三代家状约伪官品秩准前敕次第当拟同正官奏复如是伪蜀将相家属稍多即於山东州府安置如位卑家属少者或是本朝旧人有骨肉见在班行即任便居止或是三川居人愿还本土亦俟三两日放归本处或有本朝曾登科第历任班行材器为众所知可以甄录即续具人才酌量奏拟从之是时伪蜀宰相王锺庾傅表张格皆本朝衣冠之後也。豆卢革韦说素知之既闻归款意欲处之善地故有是条奏以俟其来。

孙彦韬字德光少以勇力闻於乡里唐末朱氏将图革命兼领四镇擢彦韬于伍卒历诸军偏校及朱氏僭窃军锋屡为庄宗所败彦韬北屯河上知大事不济乃间行繇官渡委质来归帝喜而纳之授亲从定捷右厢指挥使。

刘梁贞明末为晋州观察留後庄宗收复汴州来朝在平阳八年日与上党太原之师交斗境上庄宗见而劳之曰：刘侯无恙尔控吾晋阳之南鄙岁时久矣。不早相闻今日见访不其晏欤顿首谢之郊天後复令归镇正授旄节寻有诏改授安远军。

明宗初以天九年领内衙亲兵时周德威攻围幽州刘守光困蹙令元行钦於山北募兵以应契丹时帝攻行钦於山北与之接战矢及帝马鞍既而以势迫来降帝怜其有勇奏隶为假子後因从征恩礼特隆尝临敌擒生必有所获名闻於军中。

天成元年八月以伪蜀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五千户张格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守太子宾客上柱国仍封南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充三司副使从判三司宰臣任圜所奏请也。

九月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将伪置幽州节度使卢文进率户口归明所率降户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约七十里十一月镇州。又奏文进所率归业户口蠲免税租三年仍每口给粮五斗是月文进及将吏四百人见赐鞍马玉带衣被器玩钱帛有差仍下制契丹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卢文进辽西飞将蓟北雄才倾以被谗因而避祸虽茹茹毛之俗长怀向国之诚将军宁屈于蕃庭校尉终还于汉垒泊予纂绍果卜旋归继飞雁足之书累殄龙庭之寇前冒白刃中推赤心拥塞垣之车帐八千复唐土之民军十万气吞沙漠义贯神明爰降宠章以旌壮节可特进依前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滑州诸军事守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滑濮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仍封范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兼赐推忠翊圣保义功臣。

二年十月汴州节度使朱守殷闭州城拒命帝亲平之辛丑德音曰：卫生亡躯摧凶效命偶徇胁从之势终怀忠荃之诚首议向明理宜行赏昨车驾初到城下之时有将士率先开门及城下朝见宜令石敬瑭奏闻当与甄酬。

三年四月制夫忠而能力盖臣子之嘉猷赏不逾时乃君亲之大义其有一心奉国万里勤王宣至化於遐陬振威声於异俗宜升宠秩式示优恩竭忠建策兴复功臣东南面行营副招讨使宁江军节度观察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守夔州刺史西方邺壮节挺生英材间出居家克孝事主能忠总锐旅以遄征飞捷书而荐至一日千里复峡内之士疆七纵七擒荡荆门之妖 近令偏将径取敌城运筹之智神输破竹之威电速渐平兔穴当覆巢方坚倚仗之诚宜降褒崇之命俾兼为保益重殿邦既虎踞於上流仁鲸吞于下瀨於戏功名既立节义弥高鼎钟方示於镌铭纶 宁烦於训诫唯期带砺永协 龙可检校太保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守夔州刺史宁江军节度观察等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张希崇将麾下八十余人归阙见于玄德殿便召赴宴例加赏赐希崇幽州人 蓄蕃岁久契丹署于平州至是杀其蕃兵率平营人户来归。

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营都监安重益率师赴西军时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彝超擅称留後诏 州药彦稠总兵赴夏州至此因降敕书晓谕夏绥银宥等州将吏百姓曰：近据西北藩镇闻奏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薨变朕以仁福自分戎阃远镇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当本朝藩越之後及先皇兴创之初或大 凶徒或遥尊圣主夙夜每勤于规救始终罔怠於倾输爱今眇躬益全大节协和群敌惠养蒸民致朕端拱无为修文偃武赖彼统临有术远肃迓安委仗方深凋殒何早忽窥所奏深怀予怀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馀之庆宜及於子孙但以彼蕃地处穷边每资经略厥子年才弱冠未历艰难或亏驾御之方定启奸邪之便此令嗣袭贵示优恩必。若践彼危机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彝超已除延州节度观察留後前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却除夏州节度留後各降宣命指挥使勤赴任但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既作当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应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以下指挥使押衙以下皆勒仍旧勾当及与各转官资宜令安从进到日倍加安抚连具名衔分析闻奏朕自总万机难引一德内安华夏外抚夷狄先既怀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从宝之守岐陇疆土极宽高允韬之镇 延甲兵亦众咸能识时知变举族来朝从取则见领大梁允韬则寻除钜鹿次其昆仕并建节麾下至将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贪上谷李宾之吝朔方或则结构契丹偷延旦夕或则依凭党项窃据山河罔稟除移唯谋依拒比及朝廷差命良将徵发锐师谋悉万全战皆百胜才兴讨伐已见覆亡数万骑之契丹只轮莫返几千族之党项一鼓俄平寻拔孤城尽诛群党无远无近悉见悉闻何必广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陈近事聊谕将来彼或要覆族之殃则王都李宾足为鉴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则允韬从取可作规绳朕设两途尔宜自择无貽後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虑将校之内亲要之间幸彼幼冲恣其荧惑遂成骚动致累人灵今特差 州节度使药彦稠部领马步兵士五万人骑送安从进赴任兼以别降宣命严切指挥安从进等委其训戒师徒参详事理从命者秋毫勿犯违命者全族必诛先令後行有犯无舍更虑孤恩之辈乐祸之徒居安则广造异端贵令扰乱临难则却谋相害自要功勋宜令李彝超体认朕怀宣谕彼众无听邪说有落奸机宣布丁宁咸令知悉。

六月权知京南节度高从海上章乞许自新重修职贡初从海父季兴以请峡内三州事据城阻命缙甲缔结泉夷从海屡谏不从及王师问罪孔循令门客李 见季兴谕以祸福季兴悖慢不逊从海俟其有间私与 曰：令公性强不能远图此事予尝号泣言之竟未听从然予之操心必不负于国家苟王师退舍圣上许其改图予必可致令公首过公为予言于朝执至是季兴卒从海屡遣使致书于湖南襄阳帅请上章保明愿垂昭洗先是襄湖表章交至至是从海复自上章首罪帝曰：先臣叛命不预从海事可待之如初。

长兴元年九月淮南降将海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王传极率黑 都兵士七百三十五人见于内殿各赐鞍马衣段钱帛袍带有差。

三年三月辛丑以淮南降人润州观察巡官严泽为亳州谯县令仍赐绯。

晋高祖天福二年二月敕闻访诸道州府等昨以朝廷近有指挥搜罗官健震惊户口搔动乡原致彼编 不思乐业结集徒伴藏避山林其间亦有接便为非率意行劫事不获已想非故心今既国步晏宁春事兴作宜行告谕各便归还但务耕农况无徭役切虑有无知之辈惧罪不归顷示条流冀令安静限敕到後与量地里远

近与限各令复业已前为非一切不问如限内不来者其物业许邻近人请射承佃或有不忍招携尚行偷劫者一听居停及邻人密来陈告便许占射贼人物业充赏如贼无物业即与逐处指挥每告一人即与赏钱二十贯文如至十人已上更赐银鞍马一匹此外并依所告得人数支与赏钱仍据所愿稳便处与补职安排委逐处长吏遍下管内令於山谷道口津渡如法粉壁晓谕仍不时差人四向专切招携如是不能俊改尚务结集者委逐处差兵掩杀。

七月敕昨者魏府帅臣忽与狂悖河阳兵士小有惊搔已各命於讨除佗尽平於巢窟军兴之际贼计多奸时发细人潜贲猎弹意在离间上下点污忠良朕固无疑人何怀惧近闻尹晖忽然出外不赴朝参。又娄继英误有传闻亦兹潜匿。且尹晖娄继英位居班列事合审详不谓此特偶乖斟酌朕情深轸悯恩在矜宽专遣招携时议释放各委家人诸处招唤出来却令如旧一切不问此後诸处收捉到奸细文字等其捉事人依旧支給优赏其细人画时处斩文字当处焚伤冀表推诚免令惑众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仍付所司晖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连帅杨师厚为爪牙庄宗并其弟■ ■为小校从战河上每於马前步斗有功庄宗即位连改诸军指挥使明宗天成後领数郡刺史应顺中王师讨潞王於岐下晖与杨师权首归潞王潞王约以邺园授之潞王即伪位帝入雒尝遇晖通衢晖上马横鞭揖帝帝甚怒之及因朝谒谓伪主曰：尹晖常才以归命稍先陛下欲令出镇名藩外论皆云：不当伪主乃授应州节度帝即位改西卫将军时延光以晖失意密使人以荣利■ ■之晖惧■ ■公汴水欲奔归淮南未出王畿为人所杀继英未详何许人也。事伪梁历为内职唐庄宗朝历诸卫将军出为绛州刺史明宗天成中改冀州北面水陆转运使旋移耀州团练使入为执命转左监门卫上将军继收怀州金州加检校太保帝即位复居西卫至是以有弟为魏州子城都虞候故延光使人诱焉继英不自安逃许州匿於所亲温延沼弟以继英有女嫁延沼之故也。竟不为温氏兄弟所容知张从宾据泥水叛命继英往依之寻为杜重威所擒送阙泉首北市焉继英有子曰：德怀为万全令蒲中连帅安守信械而奏之寻有敕追毁所授告亦释之以继英因匿身不容本非为逆故也。是时光远讨范延光於邺送贼军都头王洪等十人至大宁宫前并释放。

三年三月诏送箭书二百遣杨光远射入贼城除范延光并不为罪。

八月帝以范延光据邺城攻之经岁不下以师老民劳思解其役遣谒者入谓之曰：卿即危蹙败在朝夕。若能返掌转规改节归我我当以大藩处之如降而杀之则何以享国明明白日可质是言因赐铁券改封高平郡王镇天平延光谓门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言无不践许之不死则不死矣。因彻去守备素服请降。

十月制七萃师徒五营吏士偶因罪累遂至逋逃念曾效於忠勤宜显行於招诱自用军已来应有诸军及军色如罪外军诸处人等限一百日内许所在陈干并不部罪却兴收管如限内不出复罪如限内不出复罪如旧诸州府应有见禁此色人家口骨肉并徒释放。

五年五月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叛归淮南命马全节以汴雒汝郑郢宋陈蔡曹濮周唐之兵诗之帝使供奉官刘颜瑶驰诏论李金全日连藩都获三载一更古之制也。嗣守世及则劳役不均朕俾全节代卿将授卿以重领何犹豫荧惑而有异图近览复州上言云：东陵河口官渡三戍皆称江下鸠集水军大发楼櫓与卿应接。又贾贞蔡进等咸以蜡书章表来投阙庭故旋命六将徵兵三万如能转负从顺朕亦待尔如初予之食言何以享国。若其迷途不返即聳从昧则夷宗覆族良可哀也。

六月淮南伪安州节度使李承裕率众大掠犂其资货而夜遁擒其监军杜光业及部下将毛■ ■孙厚吕太徐引李仲福等五七百人露布诣阙帝曰：此等何罪乃以所获之马与器币资装丰厚而赐之及待以馆光业等无不仰天感激涕泣请死帝终不戮一人悉放还之。

六年八月制曰：天覆地载无所不容改过自新於斯为美应亡命山泽负罪潜匿者并放罪招携各令归业所在切加安抚如过百日不出首复罪如初。

十一月襄州投来将士三百余人到阙宣付侍卫司安排其首领赐衣帛有差。

七年正月镇州安重荣伪署深州刺史李从祜指挥使张仁希并都头十将长行共九十七人先归降到阙见赐衣物有差寻仍押赴镇州。

少帝开运二年宣收降到泰州刺史晋庭谦军州官吏以下至行宫前敕令释缚赐晋庭谦器帛鞍马银带公裳。又赐录事参军李崇义司法参军张唯谏清苑主簿李正佑部署指挥使刘继晖器帛有差。

汉高祖以天福二年四月即位於太原五月至霍邑诏谕镇州赵赞曰：卿燕台大族唐室懿亲作镇方隅

既多善政应时制置素有嘉谋实兼文武之才比擅方圆之誉惟卿之身久从迫胁居胡土而当全骨肉还汉疆而近脱锋 浮沉祇系於虜情舒卷非繇於己意想其扼腕常所吞声朕猥以眇躬式隆丕构承皇天眷命副群后乐推方救陆危用拯涂炭昨契丹见华人不附寻已促还今酋长为神物所诛俄闻暴卒兴亡之兆其理昭然其永康王遁入镇州与卿显相疑惑今月一日於待贤馆内已被縶俘所有僚属将校并遭诛戮冤声遥听卿性可量想计闻之必多酸楚卿一门忠孝三代王公须自雪家冤当共清国难於我则既明向日於彼则无与同天自然锡土分茅长居爵位重茵列鼎永庆来 孟津之会宜先涂山之期勿後况车驾按幸已及晋州无致他人别邀富贵临轩 卷注寤寐不忘所有诸道申奏蕃贼等逃遁事繇表章文状等并同封往其三军官吏僧道百姓等别降敕晓示抚问用符卿意当体朕怀。

六月至維诏应有契丹除授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及令录宾僚将吏等并各安职不议改更十一月杜重威据邺城拒命城中散指挥使穆彦章相次与军士等来归彦章赐帛百段银带器皿鞍马等馀有差。

乾 元年诏曰：其有先曾事契丹并有骨肉见在契丹者其本人本家所在切须安存不得妄有恐动。

隐帝乾 二年正月乙巳朔制曰：河府李守真凤翔王景从永兴赵思绾等此与国家素无讎 偶因疑惧遂致叛逆所以命将陈师徵辞问罪止期旦夕必见攻收然以彼之提封朕之黎庶久 孤垒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沟委壑为人父母宁不矜伤但以屈己爱人先王厚德包荒含垢列圣美谈宜弘济物之恩用广好生之道其李守真王景从赵思绾等宜令逐处都部署分明晓谕。若能翻然归顺朕并待之如初当保始终享其富贵申明信誓固无改易其，或不认推诚坚欲拒命便可应时攻击克日荡平候复收城池罪止元恶其馀诬误一切不问仍预告诸军破城日不得杀人放火诸处草寇等抛弃耕农聚集林藪昼伏夜动害物残人前後累令翦除继行招谕尚恐疑惧特示宽恩如能改过知非出来陈首者应以前所有非为一切不问宜令逐处节度刺史及巡检使臣明行晓示宣达朝廷恩旨冀其归业常切抚安不得信任节级所繇衷私恐动重念征讨以来劳役滋甚兵犹在野民未息肩急赋繁徵财殫力匱矜恤之泽未下於瘦羸愁叹之声几盈於道路尚以军旅未息帑廩无馀犹稽蠲复之恩空怀愧悯之意即俟边烽少弭国患渐除当议优饶冀获苏息诸道藩侯郡守咸分寄任共体忧劳更宜念彼疮痍倍加勤穷 乡间之疾苦去州县之烦苛劝课农桑少察冤滥共挾政理用副忧劳凡百臣僚当体朕意辛未夏州节度使李寻殷献马谢隶静州为属郡彝殷祖拓拔思恭唐光启初得夏州节钺自相继袭後唐明宗时命药彦稠等讨之彝殷招引党项攻夺饷道食不能给彝殷登城言曰：夏州虚名耳无珍宝帑藏贡赋朝廷但以父子相传寓居此郡或朝廷指使征伐愿誓众先登幸国家哀怜繇是赦之自是傲视中原阴结叛臣朝廷知其心而羈维之。

四月永兴赵思绾遣牙将刘成诣阙乞降制遂授思绾华州节度留後检校太保以永兴城内都指挥使彦常卿为虢州刺史。

九月以契丹伪署前武州刺史高奉明为右卫将军奉明曾任蔚州录事参军顷岁契丹陷蔚州奉明为蕃将南大王养子累授刺史戎王死永康立以奉明为邢州节度使以代麻 麻 主留镇州未几闻高祖南渡高唐英死於安安心不自安乃请麻 署马部都指挥使留铎为本州副使寻令知军府事奉明归於镇州麻 被逐奉明赴阙故授环卫之官。

二年三月徐州部送所获淮南都将李晖等三十人徇于市复给与衫帽放还淮南。

卷一百六十七

帝王部·招怀第五

周太祖以汉乾☱中奉命讨河中李守贞太祖令水军☵公河具战棹长连城用步军分守各以使臣监之贼小校刘重进高思来降补招收十将付以锦袍银带积於城下令诱贼军。

广顺元年正月徐州押牙巩廷美教练使杨温据城拒守敕曰：朕昨迫于军情遂临帝位已曾示谕想备闻知汝等初得耗音争无疑惧一则顾身擐甲闭关须至如是今览汝等报姚武文字备悉心诚况汝等始则为使主竭忠终则向朝廷顺命秉持甚善节义可嘉伫俟旌褒何烦忧惧近者已有敕旨汝等并授郡符只候新节度使入州即便施行恩命朕当示信于天下汝宜谕旨於城中凡在军民各宜安堵其诸元从职员并宜安抚。

三月丙寅与荆南高保融诏曰：安审琦奏湖南船网行监押节级官彳建四百九人在襄州朕以武陵长沙寻戈结☱既道涂而梗涩致官彳建以淹留卿义在恤邻志惟体国俾归途而无滞副軫念以在兹已降宣命下襄州取逐人便稳如愿归本道者即差人管押至荆南候到卿可差人部送至湖南。

五月丁丑敕京兆凤翔府朕临御以来忧勤无怠虑庶政之尚阙恐蒸民之未安寢食不遑夙宵。若厉早岁雍岐连叛兵革荐兴迨至讨平可知伤弊诚念负罪之党寻以诛夷亡命之徒近皆涤荡则被释放者皆为赤子经☱革者悉是平人虽性命之永全在生涯之何着兴言軫闵未尝去怀其京兆凤翔府先因攻讨之时及收复之後应有诸色犯罪人第宅庄园店舍水□曾经籍没及本主未归者已宣下本道却给付罪人骨肉为主仍仰逐处严切指挥勿令所繇里私东□邀求资金庶令存济用副朕怀缺。

八月沧州王景言幽州饥继有流民入界敕朕以☱公边百姓☱因灾☱遂至流亡抛弃乡园扶携老幼未有安泊之地深怀愍念之心宜切抚绥庶令存济其边界流移人户差使臣与所在官吏抚恤安泊其沧景德管内甚有河淤退滩之土蒿莱无主之田颇是膏腴少人耕种可令新来百姓量力佃蒔只不得虚占土田有妨别户居止如是愿在别管界内居住者亦听取便所在关津口岸不得阻滞如边界有亲识可依亦听从便仍人给斗粟委三司支給候安泊定取便耕种放差税。

是月晋州送擒获太原军士二十六人各与巾履衫□并释之。

二年正月赐兖州慕容彦超诏曰：朕与卿久叙兄弟比无嫌隙自前岁奔逃之後寻时慰纳如初察忧疑则推以赤心邀信誓则指之白日留男不归大职欲已只在旧藩动必依从断无疑阻何故执心不定率意而行聚草寇于城中修战具于衙内发言不逊举事无常差遣元随主持镇务恣令残害任便诛求率配之名三四十件抢拾事力贍养奸凶一境生灵不胜其苦南则结连淮寇北则勾唤刘崇早者差都押牙郑麟口奏敷陈乞移藩阍朕推心嘉纳回诏允俞昨上表请赴阙廷朕亦一从卿意复成欺侮翻有指名兼更伪诈郢州书题点染齐王勋德。且非奇计何必如斯近者东面诸侯相继奏报称卿差点管内人户团并义营欲议发军攻取邻道众情不服阖境波逃其百姓皆并力同心杀却元随镇将例各将家回避散投外界潜藏或则保聚山林就便构置寨栅惧卿挟讎屠害不保朝昏悬望官军救护为主朕为人父母能不痛心吊伐之行盖不获已今差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等部领马步大军问卿情状卿。若能改心知过束身归朝当许全生待之如旧朕或违信是谓自欺卿。若拒张便令攻取今更飞此诏始末指陈庶卿静虑深思，庶几转祸为福言尽於此卿其图之。

二月癸夕□以先擒获太原乡军头周晖而下百三十三人各赐钱鞋遣供奉官盖继明部送昭义界放还乡里甲辰以先获淮南指挥使燕敬权都头赵筠官彳建吴进罗义等四人放归本土仍赐衣服金帛以遣召见谓之曰：尔归言达吾意於尔君凡人恶凶邪奖忠顺天下一也。我之贼臣挠乱国法嬰城作逆殃及生灵不意吴人助此凶慝驱徒领众涉我封陲南土君臣非良☱也。

是月戊申以兖州兵士数百人先在金州屯戍其家口仍在本城中敕就金州抚谕之曰：一昨慕容彦超结连草寇毒蒸民侧近县镇乡村无名胁从徒害人神愤怒须议讨除朝廷已发大军往彼攻取汝等屯戍边境劳苦经时言念忠勤不忘寤寐所有汝等家口并在兖州城内属此背违想皆忧念在朕诚意暂不弭忘已降宣命指挥曹英候收复城池日画时选得力负寨部领兵士率先入城占据本营安抚逐人骨肉家口不得辄有惊恐。

五月亲征兖州乙丑旦次金乡曹英送贼党文怀美三人至行在赐袍带释之癸酉贼散员都将周延嗣归

顺自是贼党相继来奔皆有所赐。

是月兖州行军孙晖副使刘演及本城将校等为军士所获帝以其胁从皆赐衣装以释之诸村镇要路捕获得贼党者相继而至帝多宥之彦超元随都押衙郑麟李□及伶官十数人王峻请而免之。

是月兖州平制曰：应曾与慕容彦超同恶之人逃避潜藏者并与释放仰於所在自出陈首百日不首者复罪如初应已伏诛逆党人等於诸处有骨肉者先已指挥放罪招安尚虑本身抵法之後却有惊疑宜令所在州县明行告谕并释放不问兖州城内幕职及县官吏军府将校并令放罪及衙前州使两院职役人本城军都并勒仍旧自慕容彦超违背已来乡村山寨豪强人等接便为非劫掠屠杀今因收复之後并与洗涤一切不问。

八月淮南界俘获耕牛杂畜诏送还本处。

三年正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上言河东界伪麟州刺史杨仲训以蕃部攻围继来求便乞归明赐敕《书》曰：麟州刺史杨仲训及军州将吏职员等拒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奏得汝等状称刘崇拒命圣朝坚其逆垒今被部族侵迫乞垂救解兼已称大朝正朔并闻逆命边郡无归值妖孽之胁从致朝贡之阻绝今则蕃部兵民助我讨汝等哀告蕃邻欲谋归向备睹变通之意特用弘纳之仁宜示抚安用奖忠顺已指挥州府及诸蕃部不令进攻汝等便宜明宣朝旨告谕军民应是通河东道路口岸画时遣人守御不得通人来往凡有公事一一奏取朝廷指挥其官员将校职掌一切依旧仍分析名衔申奏当议等第加恩兼之酬赏■州折从阮言奉诏示谕庆州诸蕃部寻遣人告报首领其野鸡第七门族首领李万全及树夥等族受敕书领袍带等设誓其诸族犹负倔■见与宁州诸军袭击其次月戊申■州折从阮言奉诏讨逐庆州野鸡族兼招携诸部族臣自前月兴兵後招到树夥等二十一族与敕书袍带采缎设酒食令发誓词盟约兼排列军士围绕今已和断兼补郝爽为庆州牢城使。又发龙捷一指挥赴宁州深州言蕃界内来归老小渐多任便诸处安置二月已前解州刺史郑元昭为庆州刺史充青白两池■盐制置使广顺初以郭彦钦再刺庆州性；卖货及擅加■钱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妇山有蕃部曰：野鸡族多羊马彦钦作法扰之利其赂遗蕃情■广悍易为不法彦钦乃奏野鸡族暴盗掠夺纲商帝难於兴师遣使责诏书抚慰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彦钦恶政不时报命，或曰：野鸡部族蕃落之最狡者宜以兵诘而诛之乃移陕帅折从阮镇■州。又令宁州张建武会合环州皇甫进兵攻之建武勇於立功径趋野鸡族帐追击杀数百人其喜万玉族折思族杀牛族者皆熟户蕃人此无猜忌。又杀牛素与野鸡族有憾。且闻官军讨伐相聚饷馈欣然钦奉官军利其财货孳畜劫夺之翻为诸族所诱至包山负险之地官军不利被蕃人迫逐投崖坠涧而死者数百折从俭等以兵自保无相救应建武陷长男馀众仅免帝怒彦钦及建武俱罢任彦钦至京师勒归私第竟不得见建武左迁率府卒是月元昭两地■盐之任故特行制置以宁边人。

其月契丹降人伪授儒州晋山簿李著郑县簿王裔泰州司法刘裴等著赐比明经出身裔裴比学究出身。

五月沁州和州县民百四户来奔遣於河中安置命节度使彦超分配居止抚安。

六月敕大原来降岚州录事参军丁守加朝散大夫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为蔡州真阳令。

世宗显德元年正月诏自广顺元年後来幽州淮南西川河东等界军人百姓投降者累令安抚所在有无荒■田土一任请射住佃为永业西川接界久不通商今後一任来往只须所属官吏防闲恐夹带奸细。

三月辛巳诏应■公边州府接近西州淮南契丹河东界处仰所在府州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及虏人畜务要静守疆场勿令搔动其投来人户仍仰倍加安抚。

是月亲征河东甲午次高平县兵士解严诏河东降卒二千余人各赐绢二疋并给衣装义军各绢一疋令还本部受赐者无不欢呼感泣。

四月戊午伪辽州刺史汉超待罪於行阙命释之仍赐衣服鞍马器备等甲子伪州防御使董希颜伪岚州刺史郭言等诣行阙见帝命释罪赐赉有差丙寅伪沁州刺史李廷诲见丁夕■伪宪州刺史韩光愿见皆赐赉有差癸酉忻州伪监军李就杀伪刺史赵皋及契丹大将杨耨姑来降寻以李就为检校司空忻州刺史仍遣使慰谕。

是月讨太原回诏河东及契丹败散军士其中有潜窜山谷间者并令招唤不得辄有伤害如是义军百姓便可放还本家。若是军人及诸色人并监送至驾前各与稳便安排辽沁二州新属路府久陷贼境深可悯伤

委本道节度使倍加安抚所有刘崇烦苛事件并与除放。

二年九月甲午昭义节度使李筠遣牙将押送先擒到河东伪兵马监押程友已下二百余人到阙帝皆赦之仍加赐赉。

是月西南面招讨使王景获西川军校姜晖已下三百余人来献帝曰：姜晖等悉是中朝将士昨拒王师尽力於伪主亦其忠也。宜并赦之仍以钱帛赐之。

闰九月颍州主言有淮南百姓邢盛等二人度淮而来言因失耕牛故来此寻觅本部以来自贼境奏禀朝旨帝曰：率土之内皆吾民也。岂以不庭之境便为限隔宜速放还仍给官钱市牛与之。

十一月以秦凤平诏秦城阶等州归明将士自长行已上等第支赐优给其官吏将校职员等并与加恩其中有西川人员除恩泽赏赐外如愿驻留者厚与请受如愿归去者并给盘缠用慰众情免违物性应捉到贼军将校一切放罪并令押送赴阙各与恩泽自何里建等归投西川已来访闻管内州县连岁饥荒百姓人倍多劳役科敛频并法令滋章既为吾民宜革前弊今後除秋夏两税征科外应伪属所立诸般科率名目及非理徭役一切停罢德音未该者宜令所司相次指挥。

十二月辛夕 右领卫将军王继清押伪凤州节度使王环已下四十三人到阙帝赦其罪颁赐有差先是自兴师西伐至收复秦凤前後擒获川军凡数千人帝皆赦之仍给以袍 糗粮署为怀恩指挥繇是降卒无不感悦寻以环为左骁卫大将军仍以服玩鞍马赐之。

三年正月亲征淮南壬子次永宁镇帝谓侍臣曰：寿州围闭数月大军暂退淮上如闻四面百姓往日入城回避者多来归业今王师再举虑其复入城中枉为饿殍宜先告谕 旱安其家乙夕 次赵村军士於戍逻间擒到败卒数人帝问曰：尔败来数日何不走入寿州而乃日夜奔走周旋不离此地盖心迷耳命释其缚仍以袍 赐之。

二月丁亥伪左神卫军使徐象等一十八人来降赐锦袍银带鞍马缙帛有差。

三月伪命光州都监张承翰以城归顺授承翰集州刺史。

是月赐扬光二州先归顺员流张洪等三十五人锦袍银带。

戊戌寿州城内天成军使蔡晖来降赐锦袍银带钱绢等。

壬戌寿州城内军校陈元贞等一十三人及水砦副将李温等来降赐物有差。

是月命供奉官安洪道押江南进奉副使王崇质李德明等二人发赴金陵初吴人闻正阳之败其气已消矣。又闻今上败何延锡於涡口擒皇甫晖於滁州始惧覆亡之不暇乃遣锺谔等奉表来上谔等因面奏云：臣大国主愿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隶於大朝仍岁贡百万之数以助军用请罢攻讨及孙晟至所奏亦然上以淮南诸郡半为我有复。又诸将捷奏日闻於行在料其事势可以尽取江北之地乃不许之德明等上见急攻寿阳虑顷刻不保乃奏云：臣之保本国向来不知大朝兵力如是愿陛下宽臣等五日之诛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国章表割江北诸郡尽献于大朝上乃许其行因令赉玺书以赐李景《书》曰：顷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艰巢蔡襄乱之余朱李战争之後中夏多故六纪于兹海县瓜分英豪鼎峙自为声教各擅蒸黎连衡而交结四夷乘 而凭陵上国华风不竞否运所鍾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朕猥承先训恭荷永图德不迨於前王道未方於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甲思欲报累朝之宿怨刷万姓之包羞是以践位以来怀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凤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馀力一昨回军陇上问罪江干我实有辞咎将安执朕亲提金鼓寻渡淮淝上顺天心下符人欲前锋所向彼寇无遗弃甲僵尸动盈川谷收城徇地已过滁阳，岂有落其瓜牙折其羽翼溃其心腹扼其吭喉而能不亡者哉！早者泗州主将递送到书一函寻。又使人锺谔李德明至赉所上表及进奉衣服腰带金银器帛茶药牛酒等近差 建步进到第二表今月十六日使人孙晟等至赉到第三表及进奉金银等到行朝深诚厚意观其降身听命引咎告穷所谓君子见几不俟终日苟非达识孰能。若斯但以奋武兴戎所以讨不服 信明义所以来远人五帝三王盛德大业尝用此道以正万邦朕今躬统戎师龚行讨伐告于郊庙社稷询于将相公卿天诱其衷国无异论苟不能恢复外地自画边疆便议班师真同戏剧则何以光祖宗之烈厌士庶之心匪徒违天兼。且 弗众但以淮南部内已定六州庐寿濠黄大军悉集指期克日拉朽焚枯其馀数城非足介意必。若尽淮甸之土地为大国之提封犹是远图岂同迷复如此则江南吏卒悉遣放还江北军民并当留住免违物类之性伸安乡土之情至於削去尊称愿输臣礼非为故事有前规萧 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孙权事魏自同藩国之仪古也。虽然今则不取但存帝号何爽

岁寒尚坚事大之心终不迫人于险事实真恧词匪枝游俟诸郡之悉来即大军之立罢质于天地信。若丹青我无彼欺尔无我诈言尽于此皆不须云：苟曰：未然请从兹绝窃以阳春在候庶务萦思愿无废於节宣更自期於爱重音尘匪远风壤犹殊翘想所深劳於梦寐。又赐其将佐《书》曰：朕自类禘马兴师麾旄问罪绝长淮而电击指建业以鹰扬旦夕之间克捷相继至。若兵兴之所自起之所来胜负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劳尽谕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继来行阙追悔前事委质大朝非无谢咎之辞亦有罪军之请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复之期大孤朝野之望已兴是役固不徒还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犹是远图所云：愿为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义朕岂忍人必当别议封崇待以殊礼凡尔将佐各尽心善为国家之谋勉择常久之利。

四月驻蹕于寿春城下以江南伪命常州刺史姚凤为左屯卫将军是月前湖南节度使马希崇昆仲凡十有七人自扬州来见赐衣物鞍马钱帛各有差赐以希崇为左羽林统军。又以淮南伪命扬州通句尚书虞部员外郎何幼冲为工部郎中仍赐金紫。

五月以伪命东都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为太府卿。

六月诏以江北诸州县有未收复处宜令行营大将明申招谕能知机归顺朝廷其向来名位当一切如故仍宣名藩大郡厚加旌赏其军都自长行已上并与优给其中愿归江南者亦听自便。

四年正月诏曰：应淮南界南百姓宜令行营将校告报诸军不得俘虜伤害。

三月亲征淮南壬寅赐收降到淮南将卒许文绩已下一万五百二十四人分物有差。

甲辰伪寿州节度使刘仁贍上表乞降丁未再差人上表是日赐仁贍诏曰：朕昨者再幸淮淝尽平诸砦念一城之生灵久困重围豁三面之疏网少宽疲瘵果闻感义累贡来章卿受任江南镇兹淮甸逾年固守诚节不亏近代封疆之臣卿。且无愧忠烈回翔之际不失事机万民获保於安全一境便期於舒泰卿便可宣达恩信慰抚军城将刼仪刑良增欣沃览奏嘉奖再三在怀差东上阁门使张保绩入城宣谕是日仁贍遣其子崇让上表请罪。又赐诏曰：朕临御万邦推诚克己当五兵未戢雷霆宣震耀之功暨万旅投戈覆戴示生成之德况卿等受任本国保兹列藩戮力邦家将帅常道救援不及回翔得宜事主尽心何罪之有已令宣谕当体优恩勉自保调无更疑虑称奖在念寤思不忘戊申帝率六师於寿州城北受仁贍以下降将仁贍已抱疾帝令不拜慰劳久之仍赐蟒衣玉带御马鞍辔金银器皿锦绮绫罗等甚厚。又赐其子崇让等四人及监军使周廷构节度判官郑牧营田副使孙羽等分物。又赐其军士钱绢米麦各有差寻除仁贍天平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壬子以江南伪命西北面行营监军使舒州团练使朱元为蔡州防御使文德殿使监军使周廷构为卫尉卿寿州营田副使孙羽为太仆卿节度判官郑牧为鸿胪卿赏归顺也。

四月辛未以江南伪命西北面行营应援使前永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许文绩为检校太尉左监门行上将军以伪命西北面行营应援都军使前武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边镐为检校太傅左千牛卫上将军仍各各一子为供奉官。

五月赐许文绩边镐王环周廷构冯延鲁郑牧孙羽等宅地各数亩。又以材植缗钱等赐之伸构居第。

八月。又赐许文绩等各绢三百疋绵五百两伸备时服。

十一月癸亥赐濠州降卒钱帛各有差。

乙丑涟水县伪雄武军使知县事崔万迪以其县来降寻授万迪琼州刺史充开封府马步军都指挥使仍以鞍马金银钱帛等物赐之。

丙寅制以伪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为亳州防御使以伪濠州兵马都监泰州团练使陈迁为忻州团练使以伪保义军节度使陈承昭为右监门卫上将军仍以锦袍金带赐之。

是日赐涟水县归降兵士衣物钱帛各有差。

庚午伪濠州团练使郭廷谓已下诣行宫见帝优以待之咸厚加赐贲焉。

十二月泗州守将范再遇以其城降寻授再遇检校太保宿州团练使赐推诚化功臣仍厚赐加赉。

五年五月甲寅韩令坤自扬州差人执江南伪阁门承旨李延祚来献延祚称奉李景命起遣江北人户过江帝命释之乃以锦袍赐焉是月。又赐海州捷到军校卒伍钱帛有差。

二月征淮南幸扬州辛酉伪天长军使兼雄州刺史易及监军使周晖已下诣行宫见寻以为天雄军

节度行军司马以晖为莱州团练副使咸加赐赉焉。

三月己亥赐江南书云：皇帝恭问江南国主刘承遇至赉到草表分割庐舒蕲黄等州画江为界兼重叠见谢者顷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欢自近年遂构干戈之役两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寻前意将敷久要须尽缕陈今者承遇爰来封函复至请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词备认始终之意既能如是。又复何求边陲顿静於烟尘师旅便还於京阙永言欣慰深切诚怀其常润一路及公江兵棹今已指挥抽退兼两浙荆南水路将士各降诏示并令罢兵其庐黄蕲三路将士亦遣抽拔近外。若彼中起揭逐处将员兵士及军都家口了毕只请差人勾唤在彼将校交割州城所有江内舟船或虑上下须有往来已指挥只令就北岸牵驾尽合披陈幸惟体认。

是月命盐城监使申屠谔赉玺书押御马一十疋金银鞍辔一副散马四十匹羊千口赐江南国主李景谔先为王师所擒帝释而归之因令赉是以往。又命释先擒到伪舒州刺史施仁望令归江南仍加赐赉焉。

四月江南进奉使冯延巳已下辞归赐延巳金器百两银器五千两绢五十疋钱五百万缗马四十蹄羊二百口及伪副给事中田霖已下所赐各有差。

五月降玺书赐李景云：皇帝恭问江南国主窃以道契昌隆抚有疆宇控朱方而定霸总泽国以称雄五岭三江风声自远重光奕世基构无穷不有奇杰之才孰副民庶之望朕猥以凉德奄宅中区接风壤以非遥幸马牛之相及引领南望久渴徽猷果契素诚获亲高义一昨继劳使介频奉好音方在行朝未遑报命近还宫阙合遣轺车伸伸玉帛之欢少答岁寒之意今遣太府卿冯延鲁卫尉卿锺谟管押持送仍赐景御衣四对金玉带各一锦衣绮罗綾帛共十万疋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御马五匹并金玉鞍马散马四百蹄羊五百口。又赐其世子冀国信物称是。又赐绢十万匹伸犒其师焉。

六月辛未降玺书赐李景云：朕居大宝之尊为万邦之主体穹昊从人之意法禹汤罪己之心豁开襟怀昭示寰海方务协和之德岂忘旷荡之恩载想融明谅应鉴认相次收到江南诸军员寮兵士四千六百八十七人今并放归自是命使臣七人分番押送赴迎銮渡过江仍以资粮赐之南军无不感悦七月庚寅放江南天辉拔山长剑兵士七百余人归江南。

十月甲午放刑部侍郎冯延鲁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绩右千牛卫上将军边镐卫尉卿周廷构等并放归江南。又敕淮南诸州旧隶江南者元置义军宜并放归农。

十二月庚辰江南生辰国信使曹翰辞上令赉玺书以赐李景云：皇帝致书恭问江南国主星聚生英哲命世既崇於基构承家抚有於江山顾寡昧之膺图与君王之契协属兹诞日遂举旧章仍辍近臣往修国命导所怀於乐土期福履之无疆今差枢密承旨曹翰押生辰国信往彼到希见领仍赐景金银器千两锦绮缣帛二千疋御衣三袞玉带二条名马二十匹金银鞍勒各一副。

六年幸沧州四月壬辰至乾宁军伪宁州刺史王洪率其部众以城来降赐物有差寻授洪随州刺史。

五月幸瓦桥关以契丹伪州刺史高彦晖为华州刺史以伪郑州刺史刘楚信为宁州刺史以伪关南巡检使姚中斌为汝州刺史皆赏归顺之智也。

六月戊寅赐伪泉州节度使刘从效诏曰：黄禹锡至省所上表归附大朝兼於京都置邸务事具悉卿自保全土宇专养黎元立功早达於机权临事固无於凝滞乃能望中原而内附陈方略以输诚永言恭勤良多嘉奖，爰自江南通和之後朝廷礼遇方深用恩信以绥怀俾寰区而是则兼以卿本道地邻江表尝奉金陵遽有改图理宜尽善如上都置邸与彼抗衡虽百谷朝宗无以异也。是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

卷一百六十八

帝王部·却贡献

禹别九州以任土实周设九贡以致邦用量远近之宜制轻重之法各以所有陈之艺极诸侯述职非为重币也。四海会同非宝远物也。归於宰旅赋之以时其或献未有程人匪知禁，或以奇而入贡，或以贵而乐输远方之珍不足以登俎豆非时之物不足以充庖厨徒罄下情靡资国用历代王者知上之所好下有甚者故斥之而不御还之而不有书於简册垂为轨范兹亦有国之盛美也。故错综其事於篇云：

汉文帝时曾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後（鸾旗编以羽毛列系幢旁载於车上大於道而先行属车相连属而陈於後也。）吉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安之言何所往），於是还马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毋求来献後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异国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骑士。

是年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御献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豫养谓未至其时豫前养之导亦择也。）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饮食）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口实膳羞之事也。）

章帝建初二年四月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吹纶絮（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纱也。也。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齐有三服官故诏齐相罢之。）

和帝时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南海郡秦置今广州县也。《广雅》曰：益智龙交州记曰：龙眼树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小广州记曰：子似荔枝而员七月熟荔枝树高五六丈大如桂实如鸡子甘而多汁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而赤即可食置为驿也。）奔腾阻险死者继临武县长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临武县属桂阳即今广州县也。）乃上书陈状元兴元年帝下诏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珍繇是遂止焉（唐羌字伯游辟公补临武县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径临武羌乃上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献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木为珍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溽恶虫猛兽不绝於路至於伤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献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珍顺帝永建四年五月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龙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媚今封以还之。

晋武帝咸宁四年十二月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曲礼所禁焚之於殿前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

穆帝升平元年扶南天竺旃檀献驯象诏曰：昔先帝以殊方异兽或为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还本国。

後魏孝文太和二年八月诏罢诸州禽兽之贡。

六年三年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宣武永平二年十月郢州献七宝床诏不纳。又龙骧将军郢州刺史韩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却雉头裘朕尝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佩素可付其家人。

孝明时城阳王徽为镇军将军时戎马在郊王师屡变徽以军旅乏费上国封绢二千疋粟一万石以助军用帝不纳。

隋高祖开皇元年三月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十五年六月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焚之於朝堂。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诏曰：逸游损德昔贤贻训玩物丧志前典格言西旅献獒召公，於是作诫东齐馈乐尼父所以离心隋末无道肆极奢靡内骋倡优之乐外崇耳目之娱冠盖相望徵求不息公私扰遽徭费无穷朕受命君临志在约日旰忘食味爽求衣纂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抑止其侏儒短节小马中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知。

二年曷娑那可汗献大珠帝曰：珠信为宝朕所宝者赤心耳何用珠为竟不受。

六年钦州总管甯长直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贤并献筒中布建州刺史叶颙献练布吴玉杜伏威献竹帐帝以劳民皆不受之。

九年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十匹羊万口帝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令归之。

太宗贞观五年新罗献女乐帝不受并五色鸚鵡各令将还本国。

二十年五月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来谢罪并献二美女盖金即苏文也。帝谓其使曰：归语尔主美色者人之所重尔之所献信为佳冶悯其离父母兄弟于本国留其身而忘其亲爱吾。若取其色而伤其心我不为也。并还之。

高宗永徽二年闰八月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遣使献骏马帝问其马之种性对曰：臣国者所以

献之帝曰：良马人之所欲，岂可辍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馀哉！乃命还之。

十一月诏曰：弋猎畋游素非所好常谓此志布于远近而蕃夷有献鹰犬者有阻来远之情时复为受示以不违其意其诸州及京官仍有访求狗马鹰鹞之类来进深非道理自今後更有进者必加罪责。

咸亨二年五月周澄国遣使上表云：诃迦国有白象首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既有威灵。又弭灾患力兼十象强制百人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以献之帝谓使臣曰：舜用漆器而人叛纣用玉杯而国亡此亦所费不多但是奢丽之渐不可启也。夫作法於俭其弊犹奢作法於奢，岂能制止故圣人越席以昭俭茅茨以戒奢书云：珍禽奇兽不育於国方知无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远献乃劳其使而遣之。

仪凤三年十月诏以来年正月幸东都剑南陇右诸州每年供进物一二年。且停。

开耀元年十二月吐火罗进金衣一领帝不受。

中宗神龙二年真腊国遣使表请往文单采光明珠玻黎玳瑁以献手制不许。

玄宗开元五年以康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谓之曰：朕所重惟■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於殿庭车渠玛瑙总赐蕃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馀并却还是年突骑施遣使献橐驼及马降书谓之曰：卿远贡忠信请献驼马朕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税彼部落则有劳费已敕有司不令辄受深领厚意宜体至怀。

七年二月癸未敕伊州岁贡年支米一万石宜停肃宗至德二年六月戊寅帝降诞日公卿以下咸以进献帝以行在并不受。

乾元元年四月诏曰：诸使应进鹰鹞狗■等一切并停。

元年建卯月制诸道贡献除马畜供军之外其馀鹰鹞狗■奇禽异兽并不得辄进。

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停饶州进乳米。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闰五月丙子诏曰：天下州府及新罗渤海岁贡鹰鹞者皆罢既来者所在放之。

戊寅诏曰：山南之枇杷江南之甘橘岁次第贡者取一次以供庙享馀皆罢之。

是月癸未诏曰：剑南岁贡生岁酒十斛罢之。

六月己亥朔诏诸州府祥瑞珍禽异兽鹰犬之数奇器异服锦绣珠玉等并不得辄有进献。

己未诏曰：扬州每岁以端午之日铸贡镜於江中者及幽州岁贡麝香皆罢之。

七月辛巳商州岁贡<黍离>胶罢之。

十月诏九成宫岁贡立兽炉炭襄州贡蔗□及种蒔之工皆罢之。

建中元年四月癸丑德宗降诞之日也。先是元日南至端午及降诞之日四方竞贡献者数千万及是帝以为非故事皆不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各献绫三万疋悉以归度支以代租税妃父王景仙驸马高怡献金铜佛像以为帝寿帝谓使曰：有为功德吾不欲悉还之。

兴元元年正月癸酉帝在奉天行在宫受朝贺大赦改元制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甲子诏诸州府常贡外不得别进钱物金银器皿奇绫异锦雕文刻镂之数。若已发在路者并纳在藏库。

己丑停盐铁使月造钱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以助经费其後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欲以求恩泽後益甚进钱物谓之羨馀而经入益少及贞元遂月献焉谓之月进及是而罢。

宪宗永贞元年九月襄州节度使于■进鹰诏却归之元和元年八月韩全义之子进女乐八人并入见帝曰：吾方节约以训天下宫中妓乐尚有出之者。此献何为遂不受。

六年四月以张茂昭妓乐女子四十七人归之。

八年九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鹞十二命还之。

十年九月敕泽潞及凤翔天威军每进鹞子既伤物性。又劳人力宜停进。

是岁王师讨淮蔡诸侯皆贡财助军太子宾客于■进银七千两金五千两玉带二诏不纳复还。

十一年三月诏诸道今年端午进奉宜权停。

十月敕两路兵戈尚未宁息眷言供亿每虑劳烦将贍军需必资省用其今年贺冬来年贺正进奉宜并

停。

十二年二月敕今年端午进奉宜权停。

八月己巳处州刺史苗稷进助军钱绢及鞋等诏曰：天下成败固有常规刺史进钱固非旧典恐弊及疲民言念于兹义在隐恻其苗稷所进助军钱绢共二万六千疋端麻鞋一万两宜却还本州苗稷将代贫下户差税箭一万只令付本道都团练使收管。

辛未敕伐叛兴师久劳于外馈军给费固已为烦献贺之仪屡至谅非朕志务从简约式表忧勤其今年冬至及来年元日诸司诸道进奉宜停。

十三年四月剑南西川奏南诏请贡献助军牛羊奴婢等帝发诏褒美不令进献。

十四年六月己酉韩弘进女乐十人命还赐之。

癸丑。又进女妓二十人命放归本道。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三月罢中州岁贡茶以数少劳人从观察使李程之请也。

长庆三年正月诏应缘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供进并端午降诞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并鹰犬之类除备■狩馀一切放之。

十月停浙东每年进淡菜及海蚶等。

四年三月壬子诏天下常贡之外更不得别有进献纵节度观察使入朝亦不得进奉诸道监军自今以後在本道并入奏并不得进献天下所贡奇绫异锦雕文刻镂一事以上有涉逾制者悉皆禁断鹰犬之流本备■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馀并解放仍勒州府更不用进来。

七月左金吾卫大将军李■进马一百五十匹诏还之。

敬宗宝历元年六月乙酉诏公主郡王自今以後无得进女口。

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一月即位是月凤翔府淮南进女乐二十四人放还本道。

太和元年三月右军中尉梁守谦表请致仕献马五十匹玉带五十条银器五担敕并不受。

四年二月尚书左丞王起进亡兄播银壶瓶百枚玉及通天犀带各一条刀剑各一口器杖一副马二匹私白身三人有诏止令受银瓶刀剑器杖及马其白身却还朔日重进复不受旋命中使就宅宣白身三人更不用进来。

七年五月东川浙东奏准诏立春後造新茶是月吴蜀更以盛冬进贡帝深务仁俭逆物之时凡诸道非时而贡者诏皆禁绝。

八年九月诏应进奉口味时果进献之外不得广为般次烦于邮传。

开成元年正月诏诸道贺正端午降诞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其钱充折放百姓两税所在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辄有进献百司及诸道应宣索制造一物已上并停。

二月敕诸道应以禽鸟毘犬等上献者依旧节例权停三年所进监军尝进者如例。

十二月敕河东每年进葡萄酒西川进春酒并宜停三年六月诸道征镇各奏准诏停进奉以放贫下户租税。

宣宗初魏■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时詹毗国献象■以其性不安中土请还其使帝从之。

大中七年二月兴元进犀牛有诏还之。

哀帝天■二年六月以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敕曰：禹别九州秦分百郡勉务随方之职须资利物之源朕所以鄙■酱於汉朝慕菁茅於周室用为儆戒以省征徭福建一道远在海隅常勤土贡每年所进橄榄子颇甚劳役往来本因閩生长瓯闽自为■爰率令供进以为定规况非荐熟之珍仍异厥包之礼虽彰忠荩无济阙如每年但供进腊面茶外不要进奉橄榄子永为常例。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敕朕大平国患显绍帝图廓天地之妖氛救生灵之涂炭方怀至理永保鸿休敦去华务实之规成革故从新之化足可塞僥■幸之路绝繁费之源协我无私告尔有位应随处官吏务局员寮诸军将校等如闻前例各有进献直贡奏章不唯褻渎于朝廷实。且傍滋於诛敛速宜止绝以肃风化。

明宗即位初敕曰：八表来王盖率朝宗之义四方述职咸遵任土之宜苟献奉之过常固烦费而滋甚将隆景运以俟雍熙但思於碎枕焚裘岂悦于珍禽异宝德宜从俭法在鼎新起今後中外臣寮藩部牧伯时节献贺量事达情不得陪敛生灵致令愁叹鹰犬之类勿有进献。

同光改元天成下制曰：征赋上供国之常典别因进献惧削生灵应节度防御等使除四正至端午及降诞四节量事达情自於内库圆融不得辄科百姓其四州刺史不要贡奉。

长兴二年九月辛亥敕曰：驰骋畋猎圣人每抑其心奇兽珍禽明王不畜於国朕猥将寡薄处奉宗祧览前代之兴亡思昔人之取舍所以寻颁明诏遍谕遐方推好生恶杀之仁罢雕鹗鷹隼之贡一则杜盘游之渐一则遂飞走之情近日诸色人不禀诏条频献鷹隼既不能守兹近敕则何以示彼後人颇谓逾违须行止绝其五方见在鷹隼之类并宜就山林解放此後诸色人等不得辄将进献仰卜门使凡有此色贡奉表章不得引进。

三年二月帝谓侍臣曰：自今後行幸处宜令止绝进奉是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进玉带光润异常帝谓之曰：朕不少此物复以赐卿敬瑭拜献数四方受翊日赐以良马。

是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遣使送金装胡<革录>遗秦王为党项所掠至是获之而献帝曰：此物已经剽掠况曾晓谕凡破贼所获军中自收今後却赐彦稠所贵示人以信彦稠。又进纳党项所劫回鹘玉二团寻却赐之。

十月癸酉湖南马希范荆南高从诲并进银及茶所上章各称与强寇比邻长资防捍希宣赐战马以助军容帝曰：湖南接淮寇请马为宜荆南在内地何烦设备赵延寿奏曰：藩臣求马不宜受直请还其献量赐马数十匹帝曰：然乃赐希范马五十匹从诲二十匹还其献。

十一月宣旨在京臣寮不得进奉贺长至马及物色未帝清泰元年七月莱亳陈汾四州刺史丁审琪而下各进马贺中宫受册诏不纳。

二年五月诏曰：朕闻奇伎■巧增费损功古先哲王常戒其事朕宪章百代临御万方以其欲致延洪必绝骄奢之渐将期富庶须除蠹耗之源每务实以去华期化民而成俗近者诸色进奉宝装龙凤雕镂刺作组织之异既经■革尚敢逾违宜再举行贵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诸处不得进奉所繇司不得辄通晋高祖天福二年四月诏下北京留守石重贵凡有诸道礼物不得收留。

四年六月陈郡民王武穿地得黄金数■并州牧取而贡之帝曰：宿藏之地既非符宝不合入官命付所获之家。

九月敕曰：朕恭已临民虚心求理务崇俭约以致和平乃眷臣寮悉怀忠义每观贡助备见倾输虽嘉奉上之诚宜示酌中之道其寒食七夕重阳及十月暖帐内外群后进献宜停。

五年四月诏罢雒阳京兆进苑圃瓜果悯劳人也。

六年正月诏曰：朕自御寰区每思黎庶贵除聚敛以活疲羸访问遐僻边境之州或无公廨利用之物每因节序亦备於贡输辍官吏之俸钱率乡园之人户虽云：奉上其奈害公今後冬寒食端午天和节及诸色谢贺所属州县处俱不得进奉。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庚辰御札宣示群臣曰：朕以<耳少>未之身■王公之上深惧弗类抚躬匪遑，岂可化未及人而过自奉养道未方古而不知节量与其耗费以劳人曷。若俭约而克己昨者所颁敕令已述至怀宫闱服御之所须悉从减损珍巧纤奇之厥贡并使寝停尚有未该再宜条举应天下州县旧贡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减其两浙进细酒海味姜瓜湖南枕头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镇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东白杜梨米粉◦豆粉玉屑粹子面永兴玉田红花■亢米新大麦面兴平苏小栗子华州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朱柿熊白河中树红枣五味子轻□同州石饼晋绛葡萄黄消梨陕府凤栖梨襄州紫姜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阳诸杂果子许州御李子郑州新笋鹅梨怀州寒食杏仁申州□荷亳州葷□■公淮州郡淮白鱼如闻此等之物虽即出於土产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劳烦率多糜费至时奔迫以来献逐岁收敛以为常所奉止于朕躬所损被于■庶加之力役负荷驰驱道途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此而不止孰曰：知微其常贡上件物色今後并不许进奉诸州府更有旧例所进食味其未该者宜奏取进止此外犹有数处时新之物不敢全罢盖或奉于太后荐于祖宗苟至悉除恐隳常敬告于中外宜副朕心帝尝于便殿谓枢密使王俊曰：语云：饥者不厌糟糠寒者不厌■豆褐是知充饮御寒取足而已存理路者亦不可以贵贱易其操朕少孤微艰辛备历逢时丧乱享帝王之位安敢过自奉养以困黎民卿可为予疏录前代州府所献滋味时果之数不便于民者一切减省之故有是诏。

二月郑州吴处裕言州贡除新笋鹅梨之外今进櫻桃敕命不该令取进止敕此後勿献二年十月右参议

大夫裴异右监门大将军李崇本皆自两浙使回见进绫绢犀牙帝以海路艰险使臣复命不欲更令进贡却令赐之。

十二月■州侯章献银千两马七匹上寿不纳。又进请开宴绢千疋银五百两太祖顾侍臣曰：诸侯入朝帝王自备宴以申鱼水之乐岂俟贡奉然後致宴其侯章所进请开宴银绢宜却赐之今後诸侯入朝更有如此进奉亦当不受。

三年正月甲子前安州节度使王令温进开宴绢五百疋教坊二百疋不纳。

二月前邓州节度张彦成献钱七千万请开宴不纳四月丁巳凤翔节度赵晖进奉钱绢请开宴不纳。

壬申前同州节度使薛怀让进请开宴钱一百万不纳。

八月戊申邢州节度刘词献开宴钱不纳。

十一月甲辰两浙回使千牛大将军贾延勋副使大府少卿李■比等千牛将军安崇赞献犀牙绫绢不纳。

世宗显德元年正月通事舍人王演高丽复命进黑水马新罗刀剑不纳。

六年三月己酉回鹘到阙进玉及■冈砂皆不纳所入马量给价时帝以玉之为用无济于军国故因而却之。

卷一百六十九

帝王部·纳贡献

夫贡之不供国有常典献或无艺人必告劳是故王者取彼乐输嘉其奉上宰旅归其时事王府受其底贡大则谓之述职小则会其时事是以无有远迩赋以重轻既靡叹于无时亦曷谓其勿受故《礼》曰：各以所有《传》曰：史不绝书故始则列于筮实终则资于国用其或守土者聚敛为德希宠者悉索其赋虽甚盛德犹或忽诸徵于前篇盖亦有矣。斯则明识者可俯而观也。

汉高帝十二年十月帝过沛留置酒十馀日乃去沛中虚县比白之邑西献（献牛酒也。之往也。皆往邑西竞有所献故献中空无人）後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巢湖有金庐州合肥县东南■巢音子小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岐山得铜器形似酒樽献之。

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上雍州兵於成都县获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孙盛以为公孙述自以起成都号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乙亥丰州总管张良逊献□耳马二匹。

二年十月凉州刺史安修仁献百年苏云：饵之可延寿。

玄宗天宝元年五月平凉郡获古铁鼎献之。

九月益州献三熟蚕茧□白净与春蚕不殊。

代宗永泰二年山南西道节度使梁州刺史张献成献名马二匹丝绢杂货共计十万。

大历二年二月汴宋节度使田神功至自汴州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床缯采一万疋。

六月山南剑南副元帅黄门侍郎平章事杜鸿渐自成都府召至鸿渐献金银器五十床锦罗十五床麝香脐五石。

德宗贞元元年十二月户部奏今年见到贡物总一百五十六州府。

十一年齐■英为江西都团练观察使■英尝自以为相无大过当复入用乃多进献及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禁中银瓶大者高五尺馀及李兼为江西观察使。又献高六尺者至是年帝降诞日及端午■英献高八尺馀者。

十二年宣歙团练使刘赞卒赞初委遇副使严绶政事多所咨访赞卒绶掌留务竭府藏以进献繇是有恩入拜尚书刑部员外郎天下宾佐贡献专达自绶始也。未几河东节度使李悦婴疾事旷弛行军司马郑儋代总军政选绶代儋为司马迁检校司封郎中是时姑息四方诸侯未尝移代物故即以其军司马为帅德宗尝嘉绶之前日进献记其姓名故骤蒙选任未一岁儋卒拜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

都留守充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兴元初克复京师後府藏空虚诸道之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後诸赋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注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浙西皆竞为进奉以感恩泽贡入之奉皆曰：臣於正税外方圆亦曰：羨馀节度观察使或言密旨乘此盗贸官物诸道谪罚官吏刻削禄廩入其财通津远道者税之蒔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节度观察交代或先期税入以为进奉然十献其二三耳其馀没入者不可胜纪也。其後裴肃为常州刺史乃鬻薪炭货案牍口价之上皆规利焉岁馀进奉无几迁浙东观察使天下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刘赞卒於宣州严绶为判官倾军府资用进奉无几徵拜刑部员外郎天下判官进奉自严绶始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斂不息）。

十七年衢州刺史郑式瞻进绢五千疋银二千两帝曰：式瞻坐事已诏御史按问进物宜付左藏库。

宪宗元和四年四月命中使刘承谦宣副度支近有敕文不尽进奉其山南东道节度使裴筠所进银器六十事共一千五百六两宜准数收管送纳左藏库。

八年八月汴州节度使韩弘进绢五百疋。

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献征马三百疋。

十三年四月荆南节度使王谔之子稷进永宁里宅及宣义里亭子时议以谔起兵间因缘际会镇厚殖财货营第宅颇逾侈。又请京兆府籍坊以广亭榭朝廷业以优待姑容其专既没而入於官司固其所也。

十四年五月泾原节度使王潜进银三千两熟绢绵五千疋（泾州密迩戎境其上无百姓其军度支旧矣。至。若无名上献虽吴蜀沃富犹取诸人以于媚不免于讥责今则盗削军食以充贡献而求恩泽盖以时急於财势使然也。）

七月宣武军节度使韩弘进绢二十五万疋■■三万疋银器二百七十事左右军中尉各进钱马二匹（自淮右宿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进献不已始曰：助军寇平则曰：贺礼其后。又曰：助赏经帝加尊号。又陈献贺之礼）。

九月考功郎萧■诣右银台进古今书画二十卷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八月泽潞节度使辛秘进<豸出>七头五坊使进<豸出>八头非常献也。

十二月江西观察使王仲舒进腊日箭三千只非常例也。

长庆元年三月范阳节度使刘总进马一万五千匹二年九月■坊节度使崔从上言当管军士因□薪得古铜器十四面有篆文随表献之。

十二月韩弘孙绍宗进亡祖白身口五人马十匹囊■■十头绢五千疋银二千锭及器物刀剑

三年二月西川■文昌进繒罗等四千八百疋。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庚子西川节度使杜元■进毳画打球衣五百事。

八月淮南节度使王播进宣索银妆奁二。

十月淮南淮西。又各进宣索银妆奁三宝历元年六月以检校右仆射兼户部尚书薛华为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节度观察使华理青齐有政绩时论方洽及是进绢万疋旋有此拜议者甚惜。

十月荆南节度使王潜於贺冬进献常数外别进绢一万七千疋。

是月昭义监军使进■三头。

十二月荆南节度使王潜。又进贺正常进外别贡绫绢一万疋。

二年七月盐铁使王播进羨馀绢五十万疋。

十月幽州节度使李载义进马脑鞍一具。

十一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进<豸出>三头。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太原节度使李种进宣索马鞍一百具奉先朝之命也。四方诸色贡献类是者众不复举。

三年十月故郢州乌重胤男从弘奏请进助南郊绢一万疋生马一百匹请降中使交领。

五年正月诏天下方镇端午进奉杂采匹■■等从今後并令进生白绫绢。

八年十一月太原节度使李载义进杨志诚马千匹懿宗咸通七年七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朝进■峻山青□鷹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僧昙延进大乘百法明门论。

僖宗光启元年闰三月镇州王_■进耕牛一千头戎器九千三百事。

昭宗乾宁元年正月凤翔李茂贞来朝献妓女三十人。

天_■元年十二月广州刘隐进佛哲国诃陵国罗越国所贡香药。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伪永平军节度使张筠遣其弟_□进马三十匹银二千两御衣千段。

是月宿州朱保_■进本朝十二列圣写真及玄宗封泰山图。

二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进龙凤玉带。

是月泾原节度使李敢进宝装针珥锦采於皇后宫及河南尹张全义诸藩镇进暖殿物贡羊马等。

二月福建节度使王审知遣使奉贡。

三月淮南杨溥遣其右威卫上将军许确进贺郊天银二千两锦绮罗一千二百疋细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

五月故秦王李茂贞遣使王修进遗留礼物水晶鞍盘龙玉带马瑙酒杯翡翠爵琉璃瓶玳唾盂座珊瑚树一株军器缯丝锦等。

九月两浙钱_A遣使钱询贡方物银器越绫吴绫越绢即兰切龙凤衣丝鞋屐子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_□袍袄衫段五色长连衣段绫绢金棱秘色{兹瓦}器银装花桐木厨子金排方盘龙带御衣白龙璫红地龙凤锦被红藤龙凤箱等。

十月湖南进罗浮柑子福建节度使王审知进万寿节并贺皇太后到京金银象牙犀珠香药金装宝带锦文织成菩萨幡等是月湖南马殷进万寿节银龙凤_■掐花漆浴斛一盘龙御衣龙凤璽金_■腰龙凤装箭_卩龙凤朱背弓红丝弦金镀头箭银千两。又安义孔_■进宝装酒器。

十二月淮南吴国主杨溥遣使王权进贺正金花银器锦丝千段御衣金器泊太后礼物。

三年二月桂州马_夕贡方物。

是月车驾在邺庚午皇后刘氏生辰王都枢密使各进上寿物锦采金银器。又河中李继麟进缣银为宴资。又湖南马殷进罗浮柑子。

五月吴越王钱_A献孔雀二。又淮南吴越国主遣使王浩献重午物银锦纱_□细茶篋扇龙凤纱纹厨诸州府各贡端午物。

九月徐州进九炼神钢刀剑各一。

十月两淮钱_A留後钱元_■苏州节度钱元_■_■各贡进金银锦绮数千件御服犀带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

四年正月镇州知州梁文矩奏准宣进花果树栽及乐官梅审铎等并已赴阙。

是月两浙钱_A贡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萨石蟹子四空青四其表不题。又沙州节度使曹义全进谢赐旌节官诰玉鞍马二玉团_■冈砂散玉鞍轡铍具安西白_■胡锦涛黄波斯国红地松树_■毛褐胡桐泪金星举大鹏沙。

二月沙州曹义全进和市马百匹羚羊角_■冈砂_■牛尾。又进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狮子指环金刚杵瓜州刺史慕容归盈贡马。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西都知府张_□进魏王继岌打球马七十二匹。

九月壬申河中进百司纸三万张诏纸二万张旧制也。

十一月戊辰户部侍郎王权奏每年正仗天下贡物陈于殿庭属户部司引进切以近年以来未甚齐整本二百馀州贡物今止六十馀州伏以任土勤王本朝故事异申尊奖所谓骏奔伏乞遍下诸州请依贡式陈进正仗之日所贵整齐从之。

是月淮南伪吴主杨溥遣使鲁思邈来贺帝登极持银千两金百两绫一千二百疋茶三百_<角潦荃_□?

二年四月吴主杨溥差右威卫将军雷岷进银千两绫罗锦绮千疋修重午之礼。

九月潞王从珂镇河中进青毡帐一顶制度极广并随帐诸物并金银装雕镂龙凤甚有奇功帝嘉赏之十月帝将幸汴州潞王从珂自河中间大驾巡幸进银装逍遥子一顶。

十一月福建节度使王延钧进犀牙香药海味等。

三年五月西川进助大礼钱五千万白熟布十万疋十个月前北京皇城使李继中弟侄三人进马二百五匹

金器八百两银万两家机锦百疋白罗三百疋绫三千疋绢三千疋继中者故昭义帅嗣昭之子少有心疾其母杨夫人自潞州积聚百万辇于荆州私第继韬之叛没之于官庄宗南郊助太平赏给继韬伏法其母。又辇及晋者馀百两至杨氏卒其弟湘州刺史继能潞府司马继袭闻哀俱至继中等诣官告变继能继袭伏法弟侄等遂得分其所聚故有是献。

十一月安重诲以生辰诸处人事得马五十匹进充内厩。

四年正月青州于登州崖得风飘到新罗■公进其宝货。

五月甲午东川进助南郊钱十万贯。

八月乙丑两浙钱A使袁韬进银五千两茶二万七千斤谢恩加其诸子官。

十月戊戌福建王延钧进谢恩银器六千五百两金器一百两锦绮罗共三千疋并犀牙玳瑁真珠龙脑笏扇白■红■香药等。又进谢恩进封母为鲁国太夫人银四千五百两茶蕉海蛤通■■箭等。

长兴元年五月灵武进野■■二枚。

十月福建王延钧进贺郊礼毕银七千两及蕉牙香药金器百两。

三年三月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杨广城内掘得玉四团差三桥镇使朱廷义呈进赐廷义绢二十疋可洪等绢二百疋别赐价钱二百贯。

四年十月己巳夏州李彝超进马五十匹。

是月前秦州节度使刘仲殷受代归京献马七十匹废帝清泰元年五月壬戌平卢军节度使房知温来朝及与诸将归镇宴于长春殿始奏乐知温献奉数万计。

七月辛丑前■州节度使康福入朝献金龙鞍勒马十一匹。

九月辛酉两浙钱元■献银五千两绫绢五千疋。又元■弟苏州中吴军节度使元球及诸弟领安南桂广节度使元球等四人共贡银七千两绫绢七千疋十月丙戌皇子河南尹重美洋王从璋泾王从敏宣徽使李专美献暖帐羊酒炉瓶火具襄州赵在礼献青毡帐红锦织成龙凤暖帐。

甲寅河南尹重美。又献冬服绵绮绫罗三百疋。

十二月戊戌灵武张希崇献拒霜畜三器马十八匹控鹤都指挥使李重谦献马十匹时征马少亲将首率也。

二年九月甲寅两浙贡茶香绫绢三万六千计。

是月杭州钱元■进银绫绢各五千两疋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陵秘色磁器二百事。

是年静海军节度使钱元■向中吴军钱元球各贡银绫罗器物等。

十月己巳镇州董温琪献御服罗锦绢三百疋银一千两非礼也。言贡奉可也。

十一月乙未前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入朝献马五十匹玉团陇右地图斜褐■牛尾野马皮拒霜菜。

晋高祖天福二年二月丙戌故晋州节度使张敬达母朱氏进银器■■马谢恩赐还旧业。

丁酉故青州节度使房知温子彦儒进绢一万疋。

四月戊子房彦儒。又进绢五千疋。

己酉秦州康福进战马十匹供御马一匹玉鞍辔一副。

是年幽州赵思温进端午鞍马器四缣帛等物。

是年襄州安从进进谢恩加官绢一千疋金一千两。

银一千两犀三株牙一株。

九月镇州安重荣进马三十匹。

十月宋州赵在礼进织成龙凤红锦暖帐一副。

是月吴越王钱元■进银五千两绢四千疋吴越异纹绫一千疋罗二百疋。又进金带御衣杂宝茶器金银装创并细红甲宝装弓箭弩等。又进杂细香药一千斤牙五株真珠二十斤茶五万斤。

十一月甲寅前泾州李德充进战马三十匹■牛四头。

丁巳襄州安从进进绢一千疋马二十匹。

十二月丙申宋州赵在礼进助国绢三千疋。

辛丑湖南马希范进银二千两贺日南至。

乙丑。又进金漆柏木银装起突龙凤茶床椅子踏床子红罗金银锦绣褥红丝网子。又进金银玳瑁白檀香器四及银结条假果花树龙凤画鼓等物。又进含膏桃源洞白茅百灵藤渠江南岳紫盖白洞清花等茶。又进蝉翼锤乳乳头香石亭脂木瓜丸一万颗帝览之谓侍臣曰：奇巧荡心斯何用耳药茗可进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习以成风来远之道遽止为难宜令所司与收。

三年正月壬戌昭义军杜重威进助国马二十匹银五百两玉带五条。

五月己巳招讨使杨光远进谢恩加官马十匹绢一千疋银器一千两。

六月丁丑郢州安审琦进谢恩加官马十匹银五百两丝一千两绢五百疋。

丁亥河中安审信进谢恩加官马三十匹。

壬寅荆南节度使高从诲进谢恩加官马二十匹银二千两。

甲辰陕府李从敏进谢恩加官马十匹钱一万贯。

是月北京留守安彦威进加官马一十匹钱三千贯七月庚戌西京留守李周进谢恩加官马一十匹银二千两镇州安重荣进谢恩加官马十匹绢二千疋八月丁丑秦州节度使康福进谢恩加官银五百两马三十匹。

乙未凤翔李从严进谢恩册授秦王马五十匹。

九月乙丑郢州安审琦进添都马五十匹徐州苌从简直进马三十匹。

又亳州团练使郎万全直进马二十五匹。

丁丑沧州马全节进御衣织成红锦床褥杂色绫一千疋绵五千两。

十月乙亥福建节度使王继恭进奉天和节并贺冬端午银共五十两。

是月王继恭。又进金器六事二百两金花细缕银器三千两真珠二十斤犀三十株银装交床五十副牙二十株。又进大茶八十斤香药一万斤朱银缠枪二百条通节箭三万茎。又进五色桐皮扇子海蛤靴细蕉药木瓜等物。

丁丑范延光差男守节守严等进谢恩累差使臣安抚马三十匹银一千两绢三十二疋。

乙酉青州王建立进谢恩赐册礼银器一千两缙帛二十疋。

丙戌两浙钱元进谢恩除天下兵马副元帅吴越国王金器五百两银一万两吴越异纹绫八千疋金条纱三千疋绢二万疋绵九万两大茶脑源茶共六万四千斤。又进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带。

戊子前郢州安审琦进绢三千疋丝万两两浙钱元。又进真珠二十斤牙三十株乾姜五万斤苏木五万斤杂香五十斤。

辛夕宋州赵在礼进助国钱二万贯。

丙申魏府杨光远进谢恩允臣朝覲马三匹绢一千疋玉腰带金酒器等。又进谢恩赐旌节官诰马五匹绢一千疋银器三百两新授晋昌安审琦进谢恩赐。

旌节官诰马二匹绢一千疋。又进请开内宴金腰带一条丝一万两乐官绢二百疋。

壬寅徐州苌从简进钱一千贯绢一千疋。

是月镇州安重荣进钱一万贯。

十一月乙巳郢州范延光来朝进马三千匹绢二千疋银二千两。

丙午。又进请开内宴绢一千疋伶官绢二百疋定州皇甫遇进绢三千疋。

丁未范延光。又进丝十万两耀州团练使安元信进添都马二十五匹。

甲寅新授西京留守杨光远进谢恩马三十匹银器三百两绢一千疋。

丁巳邺都副留守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进谢恩马十匹绢一千疋玉腰带一条金匣盛金酒器一副。

壬申前西京留守高行周进绢一千疋马十匹。

十二月己夕新授邺都留守高行周进谢恩马十匹绢一千疋银器三百两内宴钱一万贯。

乙西湖南马希范进御辇一乘金漆柏木镂金花板银装真珠车渠红丝网囊。又进谢恩除江南诸道都统绢二千疋。又进谢改功臣加食邑银钞罗四十面重二千两。又进土绢土吉贝布共三千疋谢恩放免逐年三十五万茶税。又进麸金五十两。

五年二月戊申湖南进卧辇一乘御衣一袭与凤文之靴龙玉之带。

六年八月甲寅湖南遣使进金银器及方物。

十月己丑吴越王钱元■进金带一条金器三百两银八千两绫三千疋绢二万疋金条纱五百疋绵五万两茶三万斤谢恩加守尚书令。

辛夕■。又进象牙诸色香药军器金装茶床金银棱{兹瓦}器细茶法酒事件万馀。

甲午湖南贡诸色香药蜡面含膏茶。

壬子福州王延羲遣使进银四千两象牙二十株葛五十疋乾姜蕉乳香沉香玳瑁诸物谢恩加端午节银一千两细葛二十疋海蛤靴裁扇子等物。又进茶五千斤福建两浙隔阂淮南陆道不通岁以海■公来往风涛无常故凡节度申贡或先时，或不及时也。

癸丑福建进度支户部商税葛八千八百八十疋。

十一月戊午殿中监刘政思进竹牛角五对。

壬申荆南遣使进金器一百两御衣段罗绫绢一百五十疋白龙脑香二斤九■东纯钢金花手剑二口谢恩赐御马别进贺冬至银五百两。

己夕■殿中省进麝香熊胆熊蹯从旧制也。

丁酉湖南遣使献吉贝等三千疋白蜡一万斤朱砂五百斤并诸香药五千馀斤别进漆万馀事。

七年三月戊寅泾州节度使张彦泽到阙进朝见谢恩马九匹。又进马五十匹并银鞍辔黑漆银钱子马面人铁甲弓箭袋浑银装剑共五十副。又进骆■二十头。

己夕■。又进马五十匹供御金镀银鞍辔一副庚辰。又进马五十匹金鞍辔全人马甲弓箭各五十副彦泽在任擅讨吐蕃部族为其所败遂括境内马千馀匹以补其数至是频有是献。

四月己巳新授龙武军大将军张彦泽进谢恩马十匹。

五月甲申朔荆南遣使进贺端午白金茜绀扇等物。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两浙钱弘佐遣使进铤银五千两绢五千疋丝一万两谢恩封吴越国王。又贡细甲弓弩箭扇子等。又贡苏木二万斤乾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兹瓦}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回鹘托都督已下进■冈砂千八百斤■牛尾一千斤白布一万疋斜褐一百段玉梳玉装刀子等物十二月福建王延羲遣使进铤银二千两花鼓六面谢降恩命。又进象牙十株红蕉二百疋蝉纱二百疋饼香沉香煎香共六百斤胡椒六百斤肉豆蔻三百斤箭■二万只谢赐国信。又进铤银四千两贡蕉二十疋海蛤十斤扇子靴裁具等充端午天和节正冬献贺。又直进铤银一千两葛一万疋细蕉二百疋粉姜五千斤象牙十株蜡面茶二百斤大茶五千斤。又进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葛一万六千六百疋及诸口味等。

八年十月镇州节度使杜重威直进马五十匹。

十一月密州刺史张■奏胶西县孝行乡诸城村百姓于希得蛇吐珠一颗进之时无慰答亦无锡贲议者非之。

开运二年十月湖南进供御细绢六千疋衣着白罗一百疋筒卷白罗十疋锦绮褥面十床锦绮背十合淮南进罗■一百疋谢恩赐御马。

三年九月前青州防御使翟光业进绢一千疋绵三千两丝七千两。

十月河府侯益进马五十匹。

是月陕府焦继勋进马四十匹绢一千疋。

是月华州安审信进马四十匹太子太师致仕刘景岩进马三十匹凤翔李从俨进马四十匹。

十月两浙钱弘佐进谢恩授守太尉册命银五千两绫五千疋绢一万疋。又茶一万八百斤脑源茶三万四千斤。又进乳香黄散香共一千斤。又进乾姜三万斤苏木三万斤箭■一万茎诸色戎仗等物。又进启圣节金大排方座龙腰带一条御衣一袭十六事金花银器一千五百两御服锦绮绫罗五百疋。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荆南高从诲贺登极进金花银器一千两异纹绮锦法锦三百疋筒卷白罗白花罗一百疋绒毛暖座两枚九■东纯钢手刀一口乾■元年六月壬寅高从诲贡金器二百两银器千两细绵五十疋绣锦六铤五十段罗二百疋龙脑二斤以首过自新故事。

十月丁酉湖南马希广贡除夜游春图女侠画障真珠枕及端午金银■装物色帝年未及冠服玩好奢尝为七宝枕玉枕玉缸瓶盘之类而湖湘贡侈物益荡其心。

十一月两浙贡茶三万四千斤及香药兵仗湖南贡茶五万斤。

十二月癸未史弘肇献钱万缗马二十匹以助军讨叛。

又朗州节度马希萼献银器千五百两降诏奖饰仍谕之云：所修职贡旧有规程念航深梯险之劳重违卿意在诱善劝忠之道本实朕心今後几有进献可与希广商量庶叶雍和不爽体制隐帝乾■。

二年九月壬寅湖南马希广献绢二万疋银一万五千两玳瑁宝装龙凤板床盘龙椅子蹋床子银戏龙二银食器六十八事真珠花银果子其银共千两是年宰相侍卫使三司使以犬戎犯河朔献马自三匹至二十匹。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荆南高保融贡银一千两法锦二十疋贺登极。

癸巳寒食节帝出玄化门设御幄遥拜诸陵开封府袁义献熟羊酒食。

丁巳宰臣冯道已下献马贺皇太子授镇宁军节度使。

己未昭义常思贡钱三十万贺太子镇澶州。又直进钱二千五百贯布二千五百疋粟七千石故弘肇弟弘福贡马五匹绵采五百疋谢礼葬兄弘肇汉末弘肇杨■王章遇害帝葬以王礼丧事并官给。

四月宰臣枢密宣徽使各献马贺册德妃荆南高保融贡银二千两谢加恩别进请开宴绢一千疋金酒器重五十两素罗花罗花■子各百疋长金线绒毛暖十二。

壬子兖州慕容彦超献龙凤鞍辔御马缣帛贺册德妃高保融。又贡端午银绢青于扇等。

五月甲子镇州武行德来朝献粟二万石。

七月■州侯章进马三十匹。

甲申慕容彦超上章谢赐西京兴教坊第一区长男衙内指挥使继勋遥领明州刺史次男继■转官进绢千疋丝三千两别进永寿节祝寿绢二千疋。

十二月荆南献银五百两慕容彦超献马二匹皆贺正也。

二年三月郢州高行周进助军绢五千疋并戎装器仗五百事。

四月丁未潞州襄垣县民张绍先等八人诣阙献羊酒以除放去年残税谢恩也。

五月车驾亲征兖州次曹州郑孔璋献银射碗百双衣著三百疋郢澶宋许四镇各献茶药。

是月甲子旦次成武郢州高行周自镇来朝贡绢三十疋及器械单州许进来朝献食丙寅次张康镇徐州王晏来朝进马七匹戊寅青州节度使符彦卿来朝献马十三匹己夕■。又进锦采三千疋军粮万石。

六月丁亥回次郢州高行周进钱绢请开宴。又进车驾巡幸绢五千疋钱五百万戊子宴于行宫行周以金酒器鞍马为寿辛夕■次澶濮滑州扈彦珂来朝王殷献马十匹三千金酒器。

八月昭义节度使常思来朝献绢三千疋银千两粟二万斛草三万围。

九月戊午故高行周男前郢州衙内指挥使高怀德进马五十五匹。

壬戌灵武节度使留後冯继业献马百匹谢吊祭定州进所获契丹马六千一百匹。

十一月甲寅两浙钱弘■遣判官贡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金银器绫绢茶香药物秘色{兹瓦}器鞍履海味酒等凉州申师厚进马一百一十六匹诏还其直闲厩使史孔福献马谢却赐泾州物产。

十二月郑州防御使王进以迎侍母亲到郡献马谢恩进母先往易州离兵革失其所在近於北蕃访获而归之故喜而称谢。

戊子■州侯章罢镇至阙献马百匹绢五千疋。

三年正月枢密使王峻献战马二十匹宰臣献三司李■所伤臂渐损难任拜起进朝见马亲除天平军节度使符彦卿进谢近镇马十匹帛二十疋及军器等。

丁夕■朗州献茶二万斤宰臣枢密宣徽内诸司使禁军将校诸藩镇皆进奉贺皇子嘉礼。

二月延州衙内指挥使高绍基献马四十二匹绍基父死擅知军政潜有凯望及军屯近镇故惧而献奉三月。又献马五十匹■■三十头银千两金器百两。

三月高怀德进绢三千疋银三千两金酒器六副马十五匹敕赐亡父行周谥及立碑。

四月丙寅宋州节度使常思入朝献缣银匹两各二千五百大■■绫五百疋。又凤翔赵晖来朝进马一百一十七匹绢五千疋银五千两赐袭金带。又西凉府节度使牛师厚遣都知兵马使拓跋贞美等四十九人朝贡■■马。又凤翔赵晖进牵橐官衙队一百九十五。又进绢三千疋金三百两。

五月甲申宴于广政殿宋州常思献上寿金酒器同州薛怀让献银五百两马五匹。

十一月乙巳襄州安审琦献银万两助郊祭乙亥两浙钱弘■贡谢恩绫绢二万八千疋银器六千两绵五万两茶三万五千斤御衣两袭通犀带戏龙金带香药{兹瓦}器银装甲仗法酒海味等。

戊寅泾州节度使史懿朝见献■ ■马二百银千两。

癸夕■ ■郑州防御使王万敢献助郊祭绢二千疋。

六年六月大名府王殷贡绢万疋棣州何禄进献供用罗绮二千五百疋荆南高保融进白龙脑法锦金酒器红六铢段五十白罗花罗熟□鹿胎□段六铢□面等各一百九■ ■东神钢陷金银刀剑各一。

十二月辛亥诸州府进南郊助祭鞍马采帛金银等世宗显德三年二月丁亥荆南节度使高保融进御衣金带九炼纯钢手刀弓箭等。

十一月丙辰吴越王钱■ ■进银五千两绫一万疋。又进天清节金花银器千五百两。又御服金带锦绮绫罗等。

五年二月幸扬州壬申吴越王钱■ ■进御衣犀带绫绢白金香药等。又进供军稻米二十万石。

四月吴越王钱■ ■进绫绢各二万疋银一万两称谢恩赐国信。

闰七月癸丑吴越王钱■ ■遣使朝贡进银五千两绢二万疋银器三千两细衣段二千连。又御衣盘龙犀带等。

八月吴越王钱■ ■进银五千两绢万疋称贺车驾还京。又进龙■ ■公一只天禄■ ■公一只皆以白金饰之帝幸新河亭命宰臣及从官已下观吴越所进龙舟时京师庶士观者如堵。

十一月吴越王钱■ ■进茶三万四千八百斤绵五万两及香药器甲等。

十二月吴越王钱■ ■进银五千两绢三万疋绵十万两称谢恩赐国信。又进贺正钱一千贯绢一千疋。

卷一百七十

帝王部·来远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修其教不易其俗。故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在其劳来安辑示以洪覆日月攸烛咸俾遂性者粤自舜敷文德聿来不庭柔服之道於兹著矣。三代而下威惠并举用舍有术然绥怀抚接务广仁恕其揆一也。故有渐诸声教列於侯服悦以玩好用示羈縻或因其款塞处之善地或恤其怀土俾还所属始乃敦谕犒劳接以宾仪终乃优秩厚币申之恩纪至于拯济灾暴教育艰辛振厥匱乏通其贸易惠周於存没德柔於荒绝是故重译而至咸即其序实圣人之鸿化也。

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师临之一月不服责舜不先有文诰之命威让之惮之以威胁之以兵所以生辞）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赞佐届至也。益以此义佐禹其修德致远）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历往于田日号泣于■ ■天于父母（仁覆悃下谓之■ ■天言舜初耕于历山之时为父母所疾日号泣于天及父母克己自责不责于人）负罪引慝■ ■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慝恶载事也。夔夔悚惧之貌言舜负罪引恶以事见于父悚惧齐庄父亦信顺之言能以至诚感顽父）至□感神矧兹有苗（□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曰：俞班师振旅（昌当也。以益言为当故拜受而然之遂还师兵入曰：振旅言整众）帝乃诞敷文（远人不服大布文德以来之）舞干羽于两阶（干■ ■羽翳也。皆舞者所执修闡文教舞文舞于宾主阶间抑武事也。）七旬有苗格而不服不讨自来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师二千五百里）

汉高祖初封须无为陆量侯诏以为列诸侯自置吏令长受命长沙王（秦始皇本纪所谓陆量地取为桂林郡者也。）

武帝元狩二年秋匈奴浑邪王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赏赐数十钜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漯阴平原县漯阴）封其裨王呼尼为下靡侯（呼毒尼胡王名）<广佳><广比>（音膺仇）禽黎为河褊侯（一作乌黎）大当户调为常乐侯（一作稠睢）

四年夏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击走单于於幕北先是卫尉张骞坐後期赎为庶人帝数问骞大夏之属焉

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马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之昆莫後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莫因留居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言事势听从於汉）则是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赏金帛直千钅万多持节副使（为骞副而各令持节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道读曰导）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与骞相随而来报谢天子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拜为大行岁馀骞卒後岁馀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又帝遣从票侯（乃赵破奴也。）击破姑师虏楼兰王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是时帝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过之则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视读曰示言示之令其观览）大角氏（氏丁礼切解在武纪）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都邑人令观以夸示之观音工唤切）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见显示）及加其者之工而角氏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递互来去前後不绝更工衡切）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礼羁縻而使也。宣帝神爵二年五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三年匈奴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侯乃因使吉并护北道号曰：都护。

甘露二年十二月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款叩也。）愿朝三年正月（会正旦之朝贺也。帝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所过之郡每为发兵陈列於道以为宠卫也。）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留月馀遣归国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一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数千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在朔方谭县北）。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乌珠留单于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帝繇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之书奏帝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单于未发会疾复使使愿朝明年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馀人单于。又上书言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皆许之後汉光武建武六年令归德侯刘_{<风立>}使南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帝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帛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此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

二十五年十月夫馀王遣使奉贡帝厚答报之，於是使命遂通。

明帝即位西羌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馀岁多智_■为种人所信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帝怜之乃下诏曰：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繇太守长吏妄加残戮比铜钳尚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今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谋为吏所捕而狱状未断悉以赐有功者。

和帝永元三年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_■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馀人来归蒲类海上遣使款塞以耿夔为中郎将持节卫护之。

桓帝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止立左谷蠡王帝诏曰：春秋大居正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臣钦。若等曰：车儿单于名也。）

魏文帝黄初三年三月鄯善龟兹于阗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氏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塞关东款叩也。从服）其遣使者抚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

明帝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带方郡求见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诏制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丈二尺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绶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疋绛地绉粟_□十

张□绛五十疋紺青五十疋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紺地勾文锦三十疋细斑华□五张白绢五十疋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至齐王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隼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恩後魏太武太延二年二月遣使者十馀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

文成和平元年六月河西叛胡诣长安首罪遣使者安慰之。

献文时伊吾王唐契子玄透性果毅有父风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拜安西将军晋昌公。

孝文时尔朱新兴居於尔朱川世为酋长帝以为右将军及迁雒後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

延兴五年蠕蠕求通婚聘有司以其数犯边请绝其使发兵讨之帝曰：蠕蠕警。若禽兽贪而无义朕要以诚信待物不可抑绝也。

太和元年蠕蠕遣使来献良马貂裘其使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采器物御厩文马奇异禽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市肆令其历观其使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

宣武延昌三年十月诏骁骑将军马义舒喻蠕蠕孝明神龟元年三月秦州氏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

正光元年十二月壬子诏曰：蠕蠕王阿那瑰遭罹寇祸远来投庇邦分众析犹无定主而永怀北风思还绥集启诉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败自古通典可差国使及彼前後三介与阿那瑰相随并敕怀朔都督简骁骑二千躬自率护送达境首令观机招纳。若彼候迎宜锡筐篚车马之属务使优隆礼饯而返如不容受任听还阙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

隋高祖时突厥雍虞间为玷厥举兵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侄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骑与隋使长孙晟归朝上令染干与雍虞间使者因头特勒相辩诘染干辞直上乃厚待之。又雍虞间弟都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帝嘉之敕染干与都速六橐蒲稍输以宝物用慰其心开皇末契丹别部四千馀家背突厥来降帝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蕃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

炀帝大业三年亲巡■中八月幸启民可汗所居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谕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口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於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九月至东都黄门侍郎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徵四方奇技异艺陈於端门街衣绵绮珥金翠者数万人勒百官及居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览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帟帐盛酒食遣掌率蛮夷与民货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也。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诏曰：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於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译美周邦之长■有隋季世黷武耀兵万乘疲於河源三年伐於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殫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契丹■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於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五年赐高丽王建武《书》曰：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柔怀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咸使人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远修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恳诚朕甚嘉辑方今六合宁宴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場，岂非盛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萌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绝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随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绥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宾礼相送前後至者万数帝大喜。

七年七月康国曹国并遣使来朝高祖以二国远至劳之甚厚康国使者罗什支顿首曰：陛下圣德远被臣故不远万里曹国使者曰：臣本国以臣为彳建儿闻秦王神武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因厚遇之。

太宗贞观元年以百济为高丽闭其道路。又与新罗世为讎敌数相侵伐赐其玉玺《书》曰：王世为君长抚有东蕃海隅遐旷风涛难阻忠款之至职贡相寻尚想徽猷甚以嘉慰朕自祗承宠命君临区宇思弘正

道爱育黎元舟车所通风雨所及期之遂性咸使人安新罗王金真平朕之蕃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对王侄信福及高丽新罗使令具敕通和咸许辑睦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因遣使奉表陈谢。

十月阿史那社尔朱款塞归附尔朱突厥处罗可汗第二子也。其叔故吉利黠於用兵颡利既败其部下立社尔为都布可汗以逼延 太宗嘉其忠节授左骁卫大将军妻以南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

十四年三月流鬼国遣使朝贡其国去京师万五千里南与莫曳 邻接未尝通聘中国至是三重译而来帝嘉其远慕朝化以其使馀志为骑尉。

十九年七月诏曰：西戎贤相宠光秦册北夷嗣子荣珥汉貂羈以长纓用表功之大掩兹宏网式昭天覆之宽高丽位头大兄理大夫後部军主高延寿大兄前部军主高惠真等并马韩酋长 是海英髦分羲景於扶桑数锺天厌窃封疆於孤竹自贻神怒临危转祸率众来降申其膝行之敬成其面 专之礼向风举踵良足可嘉咸宜收其俊才嗣鸟官於郟子录其成效映龟组於梅 延寿可鸿胪卿惠真可司农卿二十年十二月戊寅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诸姓并诣阙朝见帝谓之曰：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又云：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驥之受蝇随其远近不劳蝇身自然远去。

是月庚辰宴回纥等于芳兰殿恩赐甚渥仍敕所司加礼供给每五日一会。

二十一年正月以铁勒回纥部置 海都督置金微都督府拔野右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罗部置龟林都督府思结部置卢山都督府吐浑部置皋兰州斛萨部置高阙州奚结部置鸡鹿山阿铁部置鸡鹿州契 羽部置榆溪州思结部置 带林州白 部置 颜州铁勒等诸部其渠帅各率所部归附并列地为州即其酋长为刺史其都督并给玄金鱼符金字先是帝击破突厥其蕃望子弟多授以侍卫之官沙漠之人素爱锦 帝既招来遐域将赐其所好者因锦文所用旧缕而错综其色花叶翔走事各殊形或将班赐近蕃酋首大为荣宠铁勒等之来也。帝赐其金银器物及绫锦各有数帝。又亲赉其绯黄地瑞锦 粟领袍铁勒等睹而惊骇以为未尝闻见捧戴拜谢盘叫於尘埃中及还帝御天成殿陈十部乐宴而遣之设高坵於殿前置银瓶於坵上自左内阁潜流酒泉通坵脚而涌入殿前瓶中。又置大银盆其实百斛倾瓶注於盆中铁勒数千人不饮其半杂类惊骇私相谓曰：天子赐我曹此瓶还部落中倾之，岂不常足酒也。又诏文武五品已上令外厨给酒 於尚书都堂以饗之回纥等奏奴身僻在远野无人之地归身圣化天尊赐与奴等官职杂物杀身不能以报奴等既为百姓於天尊处往来向父母边一种总请於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呼为参天至尊道乃诏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等与共筹之宜逐水草量置邮驿总六十八所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并请解作文奏人拟为表疏每岁贡貂皮以充赋。

是月西赵首领赵磨率所部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

二十二年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以其俟斤屈裴禄为忠武将军。

四月西宝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属於庭州拜为左骁卫大将军赐其所部绘帛有差高宗龙朔三年六月戊申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兵往凉州以安集吐谷浑。

咸亨三年二月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部落自凉州徙於鄯州浩 音门 河之南发兵以送之既属吐蕃炽盛诺曷钵不其居。又鄯州地窄寻徙於灵州之境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其吐谷浑故地并没于吐蕃。

九月置静州以外内附党项部落。

仪凤二年二月丁巳工部尚书高臧加授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府安辑高丽馀众先有编附诸州高丽悉放还本蕃司农卿扶馀隆为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加授熊津州都督带方郡王亦令安辑百济馀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本地荒毁特令寄於高丽之境。

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 渤海郡王大祚荣。

玄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 往册拜渤海大祚荣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贺。

开元二年正月癸巳奚饶乐郡王李大 等来朝帝谓之曰：卿等为朕外蕃款诚夙著爰初内属职贡相

仍往缘任寄非才拙于绥抚因使卿等猜贰颇成阻绝而能不忘本翻然改图所览献书具知至愚大 将尚县主失和。又遣近亲并自边隅同臻雒邑朕今与卿等相见喜慰良深。

闰二月突厥默啜之 胥大拔颉利发名阿异失与其妻来奔封燕山郡授左卫员外大将军许于泽潞州编附。

六月丁卯北庭大都护 海军使那献臬都担首献於阙下并擒其孛及胡禄等部落五万馀帐内属帝降书谓献曰：十姓部落比多款附蕞尔都担独为背诞卿以忠果令其讨伐遂斩首丧元并儿及妇兼复胡禄屋阙啜等五百馀帐壶浆塞陌襁负而来自非信著远蕃何以翕然至此边陲宁谧 卿是赖虽郑吉之护南道班超之临西域无以过焉。

十一月丙申诏曰：北戎为患南牧是膺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春秋格言是谓通典葛逻禄阴山都督部落骄天纵毒候月为妖桀鹜之心久矣。胁从之祸深矣。而冒其携阻思我恩化来七旬而就格逾万里而归诚 君戈 颉边陲披肝塞下宜令左散骑常侍解琬摄御史大夫持节往北庭宣慰突厥部落缘边降户要在便宜处分。

三年四月乙卯三姓葛逻禄率众归国玺书慰之曰：三姓葛逻禄首领散烂俟斤等冒涉远来并平安好卿等一被驱率多历年岁遂背逆输忠间行归国言念诚节嘉赏良深缘彼部落初来已令逐便安置卿等来自大首领及将士已下并得安稳与否所有事意具状奏来。

十月授北蕃投降九姓思结都督磨散为左威卫将军大首领解薛移利殊功为右领军卫将军及都督邪没施为右威卫将军 匍利羽都督莫贺突默为右骁卫将军 薛浑逵都督为右威卫将军 奴赖大首领前白登州刺史奴赖孝为左领军将军 跌首领刺史裴罗艾为右领军将军并员外置依旧兼刺史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采帛各三百 放还五年十月乙酉鸿胪寺奏曰：本国使请谒孔子庙堂礼拜寺观从之仍令州县金吾相知检 交捉搦示之以整应须作市买非违禁入蕃亦容之。

八年二月敕关内河东河西入朝新蕃酋等曰：嘉尔蕃酋慕我朝化相率归附载变炎凉而忠愚不渝明诚勤励深宜辑乃戎落捍彼方隅使烽火无惊障塞咸谧必厚赏崇班当取富贵朕比加恩贷尔实安堵恐衣服未尽充灾患。且未恤永言于此良用怆然其今春不入朝都督衙官并箭头将军在蕃者已令王 张悦杨敬述等取军中库物各赐尔等衣一副部落有疾苦量给药物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递相勉谕以悉朕怀。

十年闰五月戊寅敕曰：我国家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 奥来暨夫其袞冠带奉正朔 然向风而慕化列于天朝编於属国者盖亦众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煦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元风既同群物滋遂莫不自天壤穷海域厥角以请吏执贄而来庭皇唐之德於此为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国虽威惠之及自远毕归而羁旅之志重迁斯在宜命所司勘会诸蕃充职宿卫子弟等放还归国契丹及奚斤通质子并即停追前令还蕃首领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禽兽咸。若华夷俱泰来则纳其朝谒之礼去则随其生育之恩推我至诚崇彼大顺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十二年十二月新罗王金兴光遣使献女二帝以远离所亲特加封赏悉放还国降书谓曰：卿所进女皆卿之姑姊妹容仪淑丽德行柔婉自非尽节向风何能割恩忍爱然以辞违本俗离别所亲念彼远贡之劳矜其怀恋之思虽阻来意并不忍留今各加其邑号赐之衣服以达朝恩宜知朕意。

是年安东都护薛泰请於黑水 内置黑水军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

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 兼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劳焉。

二十九年七月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与中官使于葛罗禄部宣慰降诏书谓曰：三姓葛逻禄及拔悉密首领部落等卿等上祖已来忠赤於国往缘斩啜背叛遂被胁从非是本心朕深知悉闻卿等首领皆是忠良虽在远方尝愿归化具知此意深用嘉之况今突厥天亡事势如此在于豪杰多被诛夷所有诸蕃各自奔散智者料事不可失时倘或沉吟必招祸患宜即递相晓谕劝率早来。且金山故地水草丰美安置部落还於此处庶事之间倍令优恤务取安泰胜於往时兼有重赏高官以待卿等今故遣使宣慰宜悉朕心。

天宝元年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奏吐蕃白狗国及索磨等诸州笼官三百余人出奉州望准女国等例简择许令入奏馀并就奉州宴赏放还从之。

八载九月陇右节度使破吐蕃获其平章事元论 隸郭献之诏曰：吐蕃平章事元论 隸郭戎帐酋渠蕃庭要重计穷力屈既入为俘舍罪申恩特授官秩可授左威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留宿卫仍赐宅以安置。

十三载女国南国狗国并率部落内属其大首领皆授员外中郎将以安慰。

闰十一月壬申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水辞甚切至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谕遣之以安西域。

乙亥吐蕃白兰二品官笼董占庭等二十人来并授左武卫员外大将军。

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回纥大首领葛逻支将军等来朝耻班在武臣之下他日帝亲引上殿赐食并锡赉慰其意以遣之。

代宗宝应元年十一月丁亥回纥遣使拔贺那上表贺收东京并献逆贼史朝义旌旗等物引见于内殿赐采物二百疋初回纥至东京以贼界肆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善圣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二阁伤死者计万累旬火不灭及是朝贺。又纵横辱官吏帝以外蕃功高特容之。

永泰二年五月安南生蛮大首领林睹符部落新置德化州管户一万六百潘归国部落新置龙武州管户一千五百诏安南节度使左散骑常侍韩衡宣恩劳来之。

大历八年秋七月辛丑诏以回纥使一百四十人还蕃以国信物一千馀乘遣之回纥恃功自乾元後屡遣使以马和市束帛仍岁市以马一匹易帛四十疋动至数万马其使俟遣其继留於鸿胪寺者非一蕃人欲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诏盈数遣之以示广恩。

八月壬申回纥遣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帝以马价出於租赋不欲重困於人有司量出入之计市六千匹。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七月庚辰令回纥诸蕃在京师各服其国之服。

贞元十年五月乙酉以剑南西州归化蛮悉差为左骁卫将军同正。

十一年正月以降吐蕃论乞髡汤没藏悉诺 隸为归德将军。又於麟德殿召对论乞髡等。

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西原蛮首黄少卿归款少卿为归顺州刺史弟少高少温并授官。

是日突厥沙 隸七百人携其亲属归於振武节度使范希朝寻授其大首领曷勒阿波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员兼阴山府都督。

十四年正月庚寅制曰：朕临御万邦推布诚信西戎纳款积有岁时中或亏违亦尝包贷我有殊德宁不是思重译贡珍道途相继申恩示礼曾无阙焉昨蕃使奏章。又至京辇将君长之金陈和好之诚临轩召见馆饷加厚复以信币谕之简书亦既言旋才及郊甸遽闻蚁聚来犯封陲河曲之间颇为暴扰背惠弃约斯谓无诚公议物情咸请诛绝朕深惟德化之未被岂虑夷谷之不宾其国失信其使何罪释其维繫以遂性示之覆以忘怀于衷苟庶使知感其蕃使谕短立藏等并後般来使并宜放归本国仍委凤翔节度使以此意示谕。

穆宗长庆元年三月平卢军节度薛平奏新罗虽是外夷朝贡不绝其百姓多被海贼掠卖令请缘海州郡一切禁断冀贼徒永息异俗怀恩从之。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庚寅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徵求嗟怨之声达於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尤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武宗会昌元年五月天德军奏回鹘 隸没斯与历支王子多贤将军等七人与部下将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来降中书奏曰：回鹘在边人情疑恐圣化所感威德克宣果得 隸没斯望阙归心率徒效命必在优赏昭示四方使戎狄远闻皆感恩信望速降中使宣慰其王子将军赐以锦采银器将士等各赐采帛从之十月遣王会安抚回鹘敕曰：自古哲王抚宁荒服忠于国者则有继绝之恩顺于道者则有固存之义所以厚其向化优以报功回鹘累代姻亲久修臣礼服我声教保兹信诚尝以国难识其忠良疾风知其劲草永言勋力岂忘予怀如闻统吃斯所攻兵析众叛产畜大耗国人荐饥流离转徙远逾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贡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北告穷请命未有所归每念艰危载深惻惻今欲救恤穷困抚慰伤痍俾四方知朕不忘勋旧报其大顺昔匈奴乖离呼韩立塞汉宣帝转粟赈救权时施宜故得三代称蕃北边罢警前王令典可不务乎！宜令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王会持节充安抚大使兼御史中丞李师偃充副使专往慰问仍赈米二万石俾其安辑离

散渐就漠南再复旧疆永保恩好宣示中外宜体朕怀。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泾原节度康季荣奏吐蕃论恐热以安乐三州及石行七关等归国诏遣太仆卿陆■
驰往劳焉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州宁州节度使张君绪与泾原康季荣各总所部兵镇之。

五年八月沙州张义潮遣兄义潭将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图经户籍来献自河陇陷蕃百馀年至是悉复陇
右故地制改沙州为归义军以义潮充归义节度瓜沙等州观察使。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後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守沙州长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义金为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瓜
沙与吐蕃杂居自帝行郊礼义金问道贡方物乞受西边都护故有是命。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以契丹伪署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张希崇为汝州刺史加检校太傅随行
官员二十四人各依资授诸道官。

四年正月赐龟兹国隶台寺僧波罗密紫衣。

九月丙戌帝御中兴殿蕃部进马安重诲奏曰：吐浑党项近日相次进马皆给还马直对见之时别赐锦
采计其所费不啻倍价渐成损耗不如止绝帝曰：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
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自是蕃部羊马不绝於路。

长兴二年正月东丹王突欲率众自渤海国内附上御文明殿对突欲及其部曲慰劳久之赐鞍马衣服金
玉带锦采器物。又大将军副将军已下分物有差宰臣率百寮称贺。

二月幸东丹王突欲之第赐突欲绢三百疋至晚还宫。

三月辛酉中书门下奏东丹王突欲远泛沧波来归皇化既服冠带难无姓名兼惕隐等顷以力助王都罪
同秃馁爰从必死并获再生每预入朝各宜授氏庶使族编姓谱世荷圣恩况符前代之规永慰远人之款自突
欲已下请别赐姓名仍准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敕旨付中书门下商量闻奏宰臣按四夷入朝蕃官例有怀德
怀化归德归化等将军中郎将名号。又本朝赐新罗渤海两蕃国王官初自检校司空至太保今突欲是阿保
机之子。且类渤海国之王念自远夷宜加异渥冀显宾王之道以旌航海之思其惕隐赫邀已下始自朋凶不
可同等古者保姓授氏有以因官有以所居所掌有因归化特赐姓名敕旨突欲宜赐姓东丹名慕华乃授光禄
大夫检校太保安东都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充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
处置押蕃落等使其从慕华归国部曲罕只宜赐姓罕名支通穆葛宜赐姓穆名顺义撒罗宜赐姓罗名实德易
密宜赐姓易名师德盖礼宜赐姓盖名来宾仍授罕只等五人归化归德小将军中郎将先助秃馁擒获蕃官惕
隐官蕃名赫邀宜赐姓狄名怀惠相公官蕃名担列宜赐姓列名知恩仍并授银青阶检校散骑常侍舍利官蕃
名前刺宜赐姓原名知感福郎宜赐姓服名怀造奚三副使竭失讷宜赐姓乞名怀有三人并授银青阶检校太
子宾客。

九月刺怀化军节度使丹慕华宜赐姓李名赞华仍改封陇西郡开国公兼应有先配在诸军契丹直等并
宜赐姓名。

三年四月癸亥以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初帝欲以赞华为藩镇范延光奏以为不可帝
曰：吾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俛後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繇是近臣不
能抗议。

末帝清泰元年正月回纥李突安而下十人先在京放还本部。

二年六月诏北面总管沿边马军会于代州指挥达靶於■州界安置仍少月粮。

七月诏■泾■耀四州出兵应接回鹘时回鹘朝贡多为河西杂虏剽掠故有是命及回。又诏■州节
度使康福遣将军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灵武虏之为患者随便讨之。

三年西域南印土师子国婆罗门摩诃定利密多罗甘州大■寺僧那迦悉地并赐紫袈裟百济僧智周言
先朝赐紫辞归国赐号曰：法深大师。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诏封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令前单州刺史李肃部归葬本国。

二年正月诏西天中印土摩竭■舍卫大菩提寺三藏阿■黎沙门室利■专■宜赐号弘梵大师。

周太祖广顺二年七月戊寅以契丹长庆宫提辖使户部郎中韩僚为■州延庆县令契丹虞部员外郎胡
峤上■下刺为汝州鲁山县令并以其归化故也。

九月丁丑河西节度使申师厚奏荐蕃州将吏请加恩命从之左厢押蕃副使折逋支右厢崔亮心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礼部尚书杨妃谷大首领沈念般授怀化大将军左厢大首领□于必笃为归德大将军没林葛于凝卢伴毡折逋穷罗并为怀化大将军右厢大首领鹿悉迦阿罗岳骚奴并为归德大将军刘念般□比与龙温光积并为怀化大将军摄节度掌书记守凉州姑臧令王庭■ ■授监察御史里行充河西军节度掌书记摄节度推官温崇业试秘书省校书郎充河西节度推官摄录事参军刘少英为凉州录事参军师厚。又言自安国镇至西凉州■公路三处扼控各立州名欲补大首领为刺史。又官界部落大首领三十余人各望赐空名告身并随之。

十一月环州党项皋家族首领越厮七移并授怀化将军。

十二月补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为南府知兵马使张延煦为许州都知兵马使。

是月契丹部建州掌书记马震兴州录事参军李超普州主簿李署可汗州怀来主簿王自真等宣中书各授州县参赞之官三年十一月延州党项首领吴帖磨五十三人并授怀化郎将。

世宗显德二年正月沙州留後曹元忠知瓜州军州事曹元恭各遣使进方物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以元恭为瓜州团练使仍各铸印以赐之皆旌其来王之意也。

卷一百七十一

帝王部·求旧

孔子曰：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盖以君子化民莫先敦本上行下效谓之德风王者居天下之尊崇政教之本欲民归厚孰不务乎！历视前世渊潜草昧之际有过从款狎之乡风■感会之辰有攀附飞升之佐逮临震极宁忘平生遂乃幸其地示留连长饮之恩怀其人极万户千钟之赐岂惟报德亦所推诚典故实多编次咸在。

周文王燕朋友故旧作伐木之《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嚶嚶两鸟声也。）

汉高祖五年正月封丞相萧何为■侯（■属南阳）食邑八千户初何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若言无比也。一云：无人能伤害之）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尝佑之（佑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阳（繇役也。）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至是复益何二千户曰：繇咸阳时送我独赢钱二也。（赢馀也。众人送皆三百何独五百故云：赢二也。）

九月封卢绾为燕王绾丰人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亲父也。绾之父与高祖父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避宅绾常随上下（避宅谓不居其家潜匿东西）及高祖初起沛绾以客从汉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食饮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绾者封为长安侯绾从击燕王臧荼皆破平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高祖欲王绾为群臣缺望（缺谓相阙也。望怨望也。）及虏臧荼乃下诏诏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高祖欲王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高祖乃立绾为燕王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

十二年十月封郎单右军为中牟侯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马故得诸侯。

是月帝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助行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击筑（筑形似瑟而细颈也。）自歌曰：大风起兮■飞杨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帝乃起舞卜亢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後吾魂魄犹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凡言汤沐邑者谓以其赋税供汤沐之具也。）复其民世世无有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餘日帝欲去沛父兄固请帝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献牛酒也。之往也。皆往邑西竟有所献故县中空无）帝留止张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得唯陛下哀矜帝曰：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极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以其为雍齿故反魏沛父兄固请之乃并复丰比沛。

文帝三年五月幸甘泉因之高奴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人留游太原十餘日宣帝微时与杜陵陈遂有故相随博奕（博双陆奕围棋）数负进（进者会礼财也。

谓博所赌也。)及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君宁遂妻名也。云：妻知负博之状者著旧恩之深也。)遂，於是辞谢因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见厚如此。

元康元年诏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帝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帝少时所尝游处也。贺安世之兄初幸於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谓腐刑也。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後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贺内伤太子无辜而曾孙孤幼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孙壮大贺教书令受诗为娶许妃以家财聘之曾孙数有徵怪贺闻知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帝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帝追思贺恩欲封其家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贺有一子蚤死无子子安世小彭祖彭祖。又少与帝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故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销减至三十户帝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二年封御史大夫丙吉为博阳侯初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徵(被诏至京师)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燥处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於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工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救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以私财物给其衣食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诛宣帝躬亲政省尚书事是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徵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帝亲见问然後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帝大贤之制诏丞相朕微眇时御史大夫吉与朕有旧恩厥德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其封吉为博阳侯邑千三百户临当封吉疾病，帝将使人加缚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吉时疾不能起欲如君视疾加朝服拖绅就封之也。缚系印之组也。)帝忧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殮其乐，以及其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死疾也。後病果<疒俞>(<疒俞>与愈同)吉上书固辞自不宜以空名受赏帝报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又诏则婢名也。谓末为宫婢时有旧夫见在俗间者曰：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道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其封贺子弟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寿皆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时张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哀帝为定陶王时韦赏以明诗为太傅及帝即位赏以旧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

後汉光武建武初徵樊晔为侍御史迁河东都尉引见■台帝微时尝以事拘於新野晔为市吏■鬼饵一笥帝德之不忘乃赐晔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戏之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晔顿首辞谢。

二年更始所置廷尉行南阳太守事王常将妻子诣雒阳肉袒自归帝见常甚欢劳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时共更艰■何日忘之(艰■谓帝败小长安造常壁与常共破甄阜及王寻等也。)莫往莫来岂违平生之言乎！常顿首谢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身陛下始遇宜秋後会昆阳幸赖灵武辄成断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庭死无遗恨帝笑曰：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乃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会为群臣言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赏赐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三年徵房子侯邓晨还京师数宴见说故旧平生为欢晨从容谓帝曰：仆竟辨之(王莽末识言刘秀当为天子或云：是国师刘秀光语晨云：何用知非仆乎！故晨有此言也。故辨之)帝大笑。

六年春征西将军冯异来朝异字公孙初从光武■句河北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

芜蒺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旁空舍异抱薪邓禹□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菱肩因复渡滹沱建武三年拜征西大将军六年来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罢署使中黄门赐以■尔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蒺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顿首谢十七年十月帝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

十九年九月帝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五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陛下识知寺舍（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尝从皇考至南顿故识知官府舍宇）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尝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人。又曰：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

二十六年光武延集内戚宴会欢甚诸夫人各各前言赵■笃义多恩往遭赤眉出长安皆为■所济活帝甚嘉之後徵■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张充与光武同学光武即位求问充充已死。

朱晖父岑与光武俱学长安有旧故及即位求问岑时已卒乃召晖拜为郎。

朱祐初学长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光武即位後车驾幸祐第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赉（一云：光武在长安时尝与祐共买蜜合药帝追念之赐祐白蜜一石问何如在长安时共买蜜乎！其亲厚如此）。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少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後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千斛。

魏太祖以丁斐同乡里特饶爱之斐性好货数请求犯法辄得原宥与典军校尉总摄内外每所陈说多见从之建安末从太祖征吴斐随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要与腰同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其後太祖问斐曰：文侯（文侯斐字也。）印绶何在斐知见原对曰：饼耳太祖笑顾谓左右曰：东曹毛掾数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猫而善损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斐官听用如初。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汉为乌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求去本郡家居邺九年暂出到武安毛城中会太祖破邺遂围毛城城破执邵等辈十余人皆当斩太祖闻见之疑其衣冠也。问其祖考而识其父乃解放署军谋掾仍历宰守後徙丞相主簿。

王陵为发干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时太祖车过问此何徒左右以状对太祖曰：此子师弟子也。（子师王允字）所坐亦云：耳，於是主者选为骁簿。

王隳汝南人太祖之为布衣时爱隳以寿终于武陵太祖闻而哀伤及平荆州自临江迎丧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

司马坊字建公为尚书右丞太祖为北部尉建公所举也。及太祖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可作尉耳王大笑。

桥玄为太尉初太祖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桥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尝感其知己及後经过玄墓辄凄怆致大牢祭奠自为其文（褒赏令载公祭文曰：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爱博容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矣。吾以初年建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

增荣益观皆繇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经繇不以斗酒只鸡相过沃■守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旧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贻已疾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士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刘勋与太祖有旧後为庐江太守为孙策所破自归太祖封列侯。

娄圭字子伯少与太祖有旧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众後诣太祖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娄子伯富乐於孤但势不如孤耳。

卫臻兹之子为汉黄门侍郎东郡朱越谋反引臻太祖令曰：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加钦令问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书具亮忠诚会奉诏命聘贵人于魏因表留臻参丞相军事追录臻父旧勋赐爵关内侯。

文帝初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

吴质字季重文帝为世子时尝在坐席後为元城令帝即王位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路粹汉末为秘书令坐伏法文素与粹善闻其死为之叹惜及即位特用其子为长史。

杨修字德祖坐与陈留王交游为太祖所杀死後百馀日而太祖崩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奏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雒阳从容出官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及召见之赐髦帛。

何夔为文帝太子太傅迁太仆帝践阼封成阳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屡乞逊位诏报曰：盖礼贤亲旧帝王之常务也。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今君病未瘳神明听之矣。君其即安以顺朕意。

邢■文帝为太子时■为太傅及帝践阼以■为侍中尚书仆射赐爵关内侯。

明帝为平原侯时■丘俭为文学及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

晋宣帝为魏太尉景初二年征辽东天子诏弟孚子师送过温原赐以■帛牛酒敕郡守典农已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武帝即位就家拜崔游为郎中初游为文帝相府舍人以废於家帝录叙文帝故府僚属故及之。

羊■少与武帝通门甚相亲狎及帝践阼累迁中护军典禁兵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後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至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又云：武帝与羊■接筵同席■尝谓帝曰：若富贵见用任领护各十年帝戏而许之及帝为抚军命■参军事帝即王位後擢为左卫将军封甘露亭侯帝践阼累迁中军加散骑常侍■在位十二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

何邵字敬祖少时与武帝同年有■■角之好帝为王太子以邵为中庶子及即位转散骑常侍甚见亲厚郑默为散骑常侍初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於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文帝与其父表《书》曰：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诏使默驂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遂问政事。

华异少为武帝所礼累迁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坐事免官与陈勰共造猪阑於宅侧帝尝出视之问其故左右以实对帝心怜之帝後。又登陵■台望见异首蓓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太康初大赦乃得袭封久之拜城门校尉迁左卫将军数年以为中书监。

刘弘有■略政事之才少家雒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旧恩起家太子门大夫累迁率更令转太宰长史。

元帝太兴三年七月丁亥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馀年惠泽加於百姓遗爱结於人情。

朕应天符命创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负子来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

唐帝初封琅琊王及即位诏琅琊国及府吏进位各有差。

穆帝以王洽为中书令固让表疏十上帝曰：敬和清裁贵令昔为中书郎吾时尚少数呼见意甚亲之今

所以用为令既机任须才。且欲时时相见共讲文章待以友臣之义而累表固让甚违本怀其催洽令拜洽苦让遂不受。

後魏道武天赐元年追录旧臣加以封爵各有差明元即位初问左右曰：旧臣之中为先帝所亲信者有谁时新息公王雒儿对曰：有李先者为先帝所知帝召先引见问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识先对曰：臣至愚细才行无闻以忠直奉上更无异能帝曰：卿试言旧事先对曰：臣闻尧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贤天下怀服今陛下躬秉劳谦六合归德士女能言莫不庆忭。

文帝在东宫时贾秀为太子中庶子及即位掌史曹事帝以秀东宫旧臣进爵阳都子加振威将军。又以谷洪为散骑常侍南部长李灵为平阳将军雒州刺史李为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加安东将军洪灵洽字敬和皆授帝经以旧恩拜。又赠母孙氏为容城君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岁情未能专既总万机温习靡暇是故儒道有阙焉岂惟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所以爵赏仍隆者盖不遗旧也。免冠拜谢献文与陆定国自襁褓同处及践阼拜定国散骑常侍特赐封东郡王加征南将军定国以承父频辞不许。又求以父爵让弟遂乃听之俄迁侍中仪曹尚书孝文延兴二年十二月诏以代郡事同丰沛代民先配边戍者皆免之宣武景明初自皇太子即位诏宫臣增位一级。

前废帝普泰初卢同除侍中进号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同时久病强牵从务启乞仪同初同之为黄门也。与帝俱在门下同异其为人素相款至是帝以旧恩许之除仪同三司余官如故。

出帝永熙二年平东将军致政董徽卒帝以徽昔授父业故优赠散骑常侍都督相殷沧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曰：文烈。

後周太祖时侯莫陈顺少豪侠有志度从征伐有功累迁骠卫将军从魏孝武入关顺与太祖同里素相友善。且弟崇先在关中太祖见之甚欢。

明帝为公子时与少司马蔡祐特相友善及即位礼遇弥隆御膳每有异味辍以赐祐群臣朝宴每别被留或至昏夜列炬鸣笳送祐还宅。

武帝及齐王献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於瓜州刺史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及武帝西巡幸贤第诏曰：朕昔冲幼爱寓此州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斯士良家勋德兼著受委居朕辅导积年念其规弼功劳甚茂食彼桑椹尚怀好音矧兹惠人其庸可忘今巡抚留此不殊代邑举目依然益增旧想虽无属籍朕处之。若亲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预宴赐，於是令中侍上士尉迟迥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中厩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诸孙三十四人各赐衣一袭。又拜贤甥库狄乐为仪同贤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奴已免贱者五人授军主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宇文孝伯安化公深之子其生与武帝同日太祖甚爱之养於第内及长。又与武帝同学後帝从容谓曰：公之於我犹汉高之於卢绾也。乃赐以十三环金带。

隋高祖少时与雒阳元谐同授业於国子甚相友爱後以军功累迁大将军及高祖为丞相引致左右谐白高祖曰：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迟迥作乱遣兵寇小乡令谐击破之及高祖受禅顾谐笑曰：水间墙竟何如也，於是赐宴极欢进位上大将军封乐安郡公食邑千户。

郭徽初仕後魏大统末为同州司马与高祖有旧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县公及高祖受禅拜太仆卿宇文庆初仕周历延宁二州总管高祖为丞相复以行军总管南征江表次白帝徽还以劳进位上大将军高祖与庆有旧甚见亲待令督丞相军事委以心腹寻加柱国开皇初拜左武卫将军进位上柱国数年出除凉州总管岁馀徽还不任以职初帝潜龙时尝从容与庆言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尉迟迥贵戚早著声望国家有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在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险隘易生艰阻王谦愚蠢数无筹略但为人所误不足为虞未几帝言皆验及此庆恐帝遗忘不复收用欲见旧恩顾具录前言为表奏之帝省表大悦下诏曰：朕言之验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弥表诚节深感至意嘉尚无已自是帝每加优礼。

李谔初仕周为天官都上士开皇中累迁治书侍御史高祖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

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赐物二千段累迁治书御史。

韦师初仕後周为宾部大夫高祖受禅拜吏部侍郎後兼晋王广司马从帝幸醴泉宫召师与左仆射高 上柱国韩擒虎等於卧内赐宴令各叙旧事以为笑乐。

郑译初仕後周定策以高祖辅政开皇初有罪除名寻授开府隆州刺史请还治疾有诏徵之见於醴泉宫帝赐宴甚欢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复爵沛国公上柱国帝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褒荣定初仕後周为雒州总管高祖受禅来朝京师帝顾谓群臣曰：朕少恶轻薄性相近者唯褒荣定而已赐马三百匹部曲八千户而遣之。

司马消难初仕後周为交州总管时高祖秉政消难与尉迟迥不受命遂奔陈初消难自北齐归周高祖父迎消难遂结为兄弟情好甚笃高祖每以叔礼事之至是陈平至京特免死配为乐户经二旬放免犹被旧恩。

长孙览初仕後周为大都督周武帝在藩与览亲善及即位弥加礼焉超拜车骑大将军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读开皇中高祖尝命览与安德王雄上柱国元谐李充左仆射高 右卫大将军虞庆则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帝曰：朕昔在周朝备展诚节但苦猜忌每致寒心为臣。若此竟何情赖朕之於公义则君臣恩犹父子朕当与公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朕亦知公至诚特付太子宜数参见之庶得渐相亲爱柱臣素望实属於公宜识朕意其恩礼如此。又为蜀王秀纳览女为妃。

杨义臣代人本姓尉迟氏父崇仕周为大将军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结纳开皇初封泰兴县公岁馀从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突厥於周盘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以义臣袭崇官时义臣尚幼养於宫中中年未弱冠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帝尝从容言及旧恩顾义臣嗟叹久之因下诏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识之士有足可怀义臣与尉迟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乱邺城其父崇时在常山典司兵甲与迥邻接。又是至亲知逆顺之理识天人之意即陈丹款虑染恶徒自执有司请归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敌轻生重义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贯幽显虽高官大赏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节义之门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

刘 仕周尚公主官至柱国彭国公数为将帅位望显隆与高祖有旧及受禅甚亲任历左武卫大将军庆州 总管。

郭荣初为高祖相府乐曹参军俄以本官复领蕃部大夫高祖受禅引为内史舍人以龙潜之旧进爵蒲城郡公。

卢贲开皇初为右将军与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高 苏威事泄免死及为齐州刺史民饥 米踊贵闭人柴而自柴之坐是除名为民後从幸雒阳帝从容谓贲曰：我始为大司马时卿以布腹心於我及总百揆频繁左右与卿足为恩旧卿。若无过者位与高 齐坐与凶人交构繇是废黜言念畴昔之恩复当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於斯吾不忍杀卿是屈法申私耳贲俯伏陈谢诏复本官。

虞庆则与高祖有旧因观群臣宴射庆则进曰：臣蒙赉酒食令尽乐御史在侧恐醉而被弹帝赐御史酒因遣之出庆则奉觞上寿极欢帝谓诸公曰：饮此酒愿我与诸公等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

权武自高祖为丞相引之左右及受禅增邑五百户後六岁拜浙州刺史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出六合还拜豫州刺史在职数年以创业之旧进位大将军检校潭州总管。

炀帝大业二年七月壬戌擢藩邸旧臣鲜于罗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九年冬十月乙酉诏曰：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皇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为高阳郡赦境内死罪已下给复一年，於是召高祖时故吏皆量才受职。

赵才帝为晋王时以上仪同三司配事及为太子拜右虞候率帝即位转左备身骠骑後迁右骁卫将军帝以才藩邸旧臣渐见亲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声岁馀转右候卫将军。

张威虞炀帝为晋王时为刑狱参军及王为太子迁太子舍人帝即位授内史舍人仪同三司寻以藩邸之旧加开府寻拜谒者大夫。

达炀帝为晋王时为参军大业初以藩邸之旧拜左翊卫将军。

裴虔通河东人炀帝为晋王时以亲信从稍迁至监门校尉及即位擢旧左右授宣惠尉迁直阁。

独孤盛上柱国楷之弟也。性刚烈有胆气炀帝在藩盛以左右从累迁为车骑将军及嗣位以藩邸之旧

渐见亲待累转为右屯卫将军。

诸葛■炀帝为太子时为药藏监及即位迁著作郎後录恩旧授朝请大夫帝尝赐■诗其卒章曰：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英华恣讨论实录资平允传芳道後昆其见待遇如此。

卷一百七十二

帝王部·求旧第二

唐高祖初为唐公克京师隋左亲卫窦靖德以亲故之恩见之甚悦历拜周大总管司马迁长史。

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凡有宾客故吏咸加升擢率意进用不限阶资。

二年闰二月甲寅帝引见并州元从将校以下谓之曰：朕起义并州以救元元之命实诸君之力也。卿辈执鞲■勺从我已三岁矣。朕每念之无忘寝食待东都平定当放卿还故乡众皆曰：幸遇龙兴获展微效俱沾不次之赏今天下未定岂敢辞劳但陛下初发太原许定天下之後与臣辈同幸并州今銮舆未动臣下何能独去帝曰：昔有此言朕所以不忘，於是廩食其妻子。

是月己巳隋吏部侍郎杨恭仁进见帝为之兴引与同坐言畴昔为欢者久之。

三年二月辛丑隋殿内少监豆卢达自东都来奔与帝有旧引入卧内宴赐甚厚。

三月戊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自东都来归弘道字大宝帝初为殿中少监深喜之及践阼弘道在东京帝每遣门人访其在没闻其来也。遂遣使迎劳於道及此引见涕泣曰：臣识龙颜在天下之先今拜阙庭在众人之後臣之罪也，於是引入卧内言及畴昔夜久乃罢赏赐万计拜同州刺史在州思慕不肯理事徵拜卫尉卿尤蒙玩狎仍下优诏每参见奏事特令■■殿。

孔绍安隋末为监察御史监帝军深见接遇帝受禅绍安自雒阳间行来奔帝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陈政初仕隋为谒者兵曹宇文化及之逆以为太常卿委之御侮政数劝化及归国化及不能乃亡归长安化及失政之後三军夺气兵势益弱帝与之有旧闻其来也。大悦遣使迎劳及至赐宴极欢寻授内史舍人。

许绍初仕隋为夷陵郡通守後遣使归国拜陕州刺史封安陆郡公帝与绍有旧因下诏曰：昔在青衿同游庠序博士吴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时宛然在目荏苒岁月遂成累纪。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辽之时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阔累叶同之其间游处触事可想公追砚席之旧欢同通家之曩好，爰自荆门驰心绛阙览此忠至弥以慰怀。

张瑾隋末陷王世充及雒阳平诏徵瑾入朝以旧恩历右卫大将军军器太监帝哀其年老从容谓之曰：公筋力渐衰过尔劳曳无乃辛苦耶朕不惜官但恐相损瑾固请曰：幸遇明时愿得陪奉帝颌之及为羽林将军遇突厥来寇瑾不战保于幽州帝以其年老拜冠军将军优以散秩。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戊戌赐旧邸僚旧下逮胥吏帛各有差。又宴旧府佐及学士於弘教殿赐物各有差。

贞观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道士及僧父老等二百人诣阙上表称太原王业龙兴之地明年登封已後愿时临幸（臣钦。若等曰：是年四月有诏封泰山故父老等有礼毕临幸之谓）帝赐宴于武成殿顾谓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因与旧识者陈说往事以为笑乐因谓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谏卿等朕之故人实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间得无疾苦耶故老咸稽首言四海太平百姓欢乐陛下之力也。臣等馀年日惜一日但眷恋圣化不知疾苦因固请幸并州帝曰：飞鸟过故林尚徘徊踟躕况朕於太原起义遂定天下永言怀旧诚所不忘俟东封还或与公相见耳各赐物而遣之其不来者仍降玺书存问之曰：昔隋末丧乱百姓凋残酷法淫刑役烦赋重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徵召百端会盗蜂起人怀怨愤各不聊生水火之切未足为喻先朝不忍涂炭思济黎元朕稟承神■奋剑南起与彼境英雄同心协力不顾躯命以救苍生，爰自晋阳兴兵立义雄锋接刃栉风沐雨除凶去暴布德行仁天下■安戎车止息九夷八狄莫不来庭以至于今二十馀载岂子一人所能致此实赖天地之灵宗社之福贤人君子为朕股肱文士尽其才智武夫宣其武力朕端拱无为，庶几王道然汉祖悲歌尝思丰沛晋皇吟咏唯在温原此人情也。况并部之地创业之基与诸父老首立大事引领北望感慕兼深思与父老一日叙旧怀之在心所不忘也。但海内殷旷万

机事多巡省四方未获周悉父老宜约勒乡党教导後生亲疏子弟务在忠孝必使风俗敦厚异於他方副朕此怀光示远迩使旌表门闾荣宠家国书名竹帛，岂不美乎！夏序甚热想各平安善自怡养动静闻奏故有此敕想见朕心。

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帝幸庆善宫召武功之郃城立节三时丰义四乡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宫侧数百人赐宴焉帝谓之曰：朕幼遭隋乱栉风沐雨饥不遑食以救苍生百姓得无死亡二十馀年矣。今重还旧乡与父老相见此宫先皇所居朕之生处至此伤心触物增感因泣下■襟群臣莫不■欷。又曰：今召父老言宴少自宽割耳。又谓群臣曰：人或时览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时多有未仕朕今君临四海公等并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载一时朕与诸公岂各自知也。遂纵酒尽欢其父老中或宿经役事或旧媪仓头皆蹈舞劝醉争前上寿或因言屈滞者帝咸理之宴毕赐帛各有差其无官者并加泛级。

二十年帝征辽还幸并州引从官及太原父老宴赐物有差因下诏曰：太原之地兴运所阶全晋之人义深惟旧自朕恭膺宝历二纪于兹何尝不御■长怀想崤陵之风雨临轩远感念大攀之■雷当於此时乃忘身而拯溺实赖同德并羸粮而乐推役不逾年遂清区域諒繇成都之众讴讼阐虞帝之功战牧之徒歌舞兴周王之业仗兹协力竟至■■平怀彼勤劳何忘晷刻既因垂拱之暇再省创业之方周历郊原宛如畴昔访其父老已多长谢不见所识魏后遂以兴嗟■彼故人汉高因而式宴前王是日哀乐交怀在朕深衷义符于此是用具陈广乐共申高宴取譬还讙之赏同彼幸代之情仍曲赦并州管内大辟罪已下系囚见徒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又以前银青光禄大夫辽山县伯温昂为金紫光禄大夫保晋阳之旧也。

二十一年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薨帝闻之流恻将往哭之房玄龄顿首谏曰：陛下久御药石不可临丧去岁圣躬不安康复甫尔臣等敢以死请帝曰：朕此行也。岂独君臣之礼欤兼以故旧情深恩戚义重一朝长逝忍而不哭之乎！卿等勿复言也。乃从数百骑出兴安门司徒长孙无忌哭於丧侧闻驾来驰往奉见涕泣马前谏曰：饵石临丧经方明忌臣之目见诚有所徵陛下含育黎元须为宗社珍爱臣亡舅士廉知将不救尝谓臣曰：至尊覆载恩隆不遗簪履亡没之後或致亲临生存虚荷荣班无酬圣德安可以北首夷衾辄回銮驾魂而有灵负谴斯及不愿亲临期於必遂其言甚切帝终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涕泣交流帝感之还入宫苑南望而哭雨洒沾衣从官无不屑涕。

载胄初仕齐为郑州长史帝克武牢而得之引为士曹参军武德末以藩邸之旧除兵部郎中。

薛万淑以屡有战功拜上柱国封武城郡公帝与之有旧引为护军及嗣位拜右领军寻镇黄龙检校东校尉。

崔善为尚书左丞後历大府大理司农陕秦二州所在之职皆名■理虽频以罪失官然以相府僚旧旋被升用。

萧■■隋炀帝萧后之弟义宁中陷王世充为工部尚书帝之平东都也。引为谏议贞观中以藩邸僚老历黄门侍郎太子右庶子。

褚亮为通直散骑常侍致仕归于家帝行幸雒阳及成翠微宫赐亮诗每有隔阔相思之句及驾幸辽东亮子遂良为黄门侍郎诏遂良谓亮曰：昔兴师旅卿尝入幕今兹遐代君已悬车倏忽之间移三十载眷言畴昔我劳何如今将遂良东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儿於膝下耳故遣陈离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陈谢其为款旧如此及至倏疾诏令高手医将药救疗中使候问不绝卒时年八十八帝甚哀惜之再三言及流涕。

张後裔初在太原侍帝讲经史贞观初为燕王谏议从王入朝特被召见屡蒙裔顾问後因奏言陛下龙潜之日常问臣隋氏运终何族当得天下臣对曰：李姓必得拯厥横流实资仁圣公家德业天下系心。若於此首谋顺天而动黄河以北指■可定然後长驱关右以图帝业万姓喁喁孰不幸赖帝曰：此事并记之耳因赐宴於月池言及平昔乃从容谓後裔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奏曰：昔孔子领徒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之主计臣此功逾於先圣帝以为笑乐乃令群臣难问後裔《左传》谓之曰：朕昔就卿受春秋今犹不忘後裔谢曰：陛下天纵圣德稟自生知臣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帝大悦赐以御马及诸物迁燕王府司马後为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帝召问曰：朕与卿刺史资以自养何谓即求致仕後裔对曰：年老筋力不健望得还私第时见厥庭帝曰：卿力犹强欲何官也。後裔陈谢不敢帝曰：朕昔从卿读书卿今日从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违也。时国子祭酒缺後裔奏言之因授国子祭酒俄迁散骑常侍。又请致仕许之加金紫光禄大夫听朝朔望。

裴寂既流静州会山羌为乱寂率家僮破之帝思其佐命之旧徵入朝会卒帝闻而伤之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

高宗在春宫时萧德言为侍读及嗣位以师傅恩加银青光禄大夫特令全给禄俸遣通事舍人就家致问仍令乘舆至肃章门引见优礼甚厚赐帛百疋因是晋府及东宫旧侍读许叔牙等身没者子孙并增秩赐物焉。

永徽二年十二月赠故中书令马周为尚书右仆射以东宫旧僚故也。

显庆二年十月幸郑州以高祖在隋尝牧荣阳有经事高祖任郡佐史布衣以上身见在即以名闻五年正月幸并州至泽州之长平顿帝以历试此境赐父老等布帛有差。

龙朔元年九月幸天宫寺以是高祖龙潜旧第赐绢五百疋度僧二十七人。

麟德元年九月丙子至自万年宫便幸旧宅停七日丁丑宴群臣赐物有差。

总章二年九月幸岐州以高祖仕隋为扶风太守故曲赦岐州仍赐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

中宗神龙元年四月宴房州父老於雒城南门各赐勋一级帛十五疋。又以卫尉卿同平章事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平乡县公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酒泉县公唐休为为补国大将军中书令博陵郡公崔玄为为特进检校益州都督府长史判都督事京师留守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雍州长史弘农郡公杨再思兼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判都督事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祝钦明为刑部尚书仍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帝在春宫元忠等继为左右庶子等官至是故有斯授。又追赠故文昌左相刘仁轨为太尉故太子詹事蒋俨为礼部尚书皆以春宫旧僚故也。

三年四月庚寅幸荐福寺其故吏用府官从至寺者各赐勋一转崔敬嗣则天初为房州刺史帝为庐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无礼惟敬嗣独申礼致敬。又供给丰赡帝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後引与语乃知误访敬嗣已卒乃遣中书令韦安石授其子官。

睿宗景二年三月故吏部尚书张嘉福追复官爵嘉福神龙初为吏部尚书兼相府长史唐隆元年同中书门下三品河北道宣劳使嘉福昵宗楚客附悖逆庶人及楚客诛有制斩之使未至嘉福次怀州牒令禁锢司法遽杀之寻後赦放于岭表而嘉福已死帝即位以藩邸旧臣复官焉。

玄宗初在春宫褚无量为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及即位迁郾王傅兼国子祭酒寻以师傅恩迁左散骑常侍仍兼国子祭酒封国公赐实封三百户。

开元二年八月诏曰：朕闻士之生代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质命有太山之重义一旬则为轻事有疾风之力节全则为劲况君臣之相遇而故旧之不遗乎！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楚国公姜皎警革联华一璋特秀宽厚为量深沉合谋静而安仁动能体国往居藩邸潜款风一亦犹彭祖之同书子陵之共学朕尝游幸于外至长杨墟社之间皎於此时与之累宿私谓朕曰：太上皇即当九五王必为储副凡如此者数四朕叱而後止宁知非仆虽玩於邓晨可收护军遂诃於朱一皎复言於朕兄弟及诸驸马等因闻彻太上皇太上皇遂奏於中宗孝和皇帝皇帝寻遣嗣虢王邕等鞠问皎保护无怠词意转坚李通之识记不言田叔之髡钳罔憚乃为宗楚客纪处讷等密奏谪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迁润州长史逸邪每构忠恳逾深戴於朕躬忧存王室以为天。且有命预睹成龙之徵人而无礼尝怀逐鸟之志拖辞枉一滔旋罹贬斥严宪将及殆见诛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险期於不貳虽祸福之际昭然可图而艰难之中是所么赖泊朕祗膺宝位。又共翦奸臣拜以宠光不忘一搢敬爱之极神明所知造膝则曾莫诡随匪躬则动多规谏补朕之阙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谈嗷嗷妄作一鬼正恶直窃生於谤考言询事益亮其诚昔汉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几於此矧夫否当其悔则灭宗毁族朕负之必深泰至其亨则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补岂言之足听而厚德之遂忘谋始有之图终可也。宣告中外咸令悉知。

九月诏曰：明王垂训则罪不相及善人惧罚则刑不可滥繇是母尝直言岂坐赵括鱼既从戮宁遗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务焉卫尉少卿崔涤竭诚奉国忘体事君曾同下杜之游颇。若中阳之旧诚表於先觉节全於後凋其兄一素蓄异图交结凶党涤虽怀在原之急深忧阖室之刑动静则闻始终必尽为臣不隐唯涤有之言念厥功曷云：从坐况老父就殒诸兄继歿摇落变衰有足矜悯赏罚劝沮宜判忠邪涤家除兄一一房外馀并不须为累（涤今名澄玄宗在藩邸与之同里而居繇是有旧景龙中宗之潞州宾友饯别者自国门而旋涤独从至于革及登极恩眷甚厚赏赐相继思渥之盛当时无比以其朝夕宫掖出入无间虑有所漏泄乃于涤笏

上亲礼慎密二字以诫之)。

五年七月制曰：西汉诸将多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宜以优_二自保观夫先後吉凶之数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国楚国公监_二国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说立诚明识比於桥玄密私方於朱_二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尝博我以不遗亦起予以自爱及膺大位屡赐崇班茅土列爵河山传誓备蒙光宠特冠等夷朕每欲其戒盈用克终言未。若避荣公府守靖私第自知高尚之风不涉嚣尘之境沐我恩贷庇尔子孙宜归田园以恣娱乐散官勋封并如故时皎弟晦为吏部侍郎兄弟当朝用事侍中宋_二以其权宠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屡奏请消损之故有是命後坐漏泄禁中语配流於雷州死于中路帝思皎旧勋令递其枢还制曰：念旧饰终仰惟令典故_二必书监姜皎顷在屯难颇申诚绩运属光华遂延恩泽而过_二繇骄怠遽隔幽明言念往初有深矜悼宜宠泉窆以示不忘可赠泽州刺史。

六年二月以少府监齐景胄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剑南道度支防御兼松常姚_二等州处置兵马使以隰州刺史充国公陆象先为润州刺史岳州刺史燕国公张说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海州别驾员外置同正员韦嗣立为陈州刺史沔州刺史张廷_二为苏州刺史洋州刺史贾曾为庆州刺史皆坐贬久之特恩甄叙为其旧也。

十一年正月幸潞州以历试旧宅为飞龙宫诏曰：朕巡狩晋阳观风问俗肆覲群后存问百年候於境者仰为故事今停蹕潞州劳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迎驾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远来至此颇以艰辛宜并令预会刺史赐物四十疋父老以下各赐物三疋。又敕太原府境内其有沈沦草泽抱德栖迟及武德功臣子孙并元从子孙才堪文武所属官者并委府县搜扬具以名荐辛卯诏并州置北都改州为太原府癸巳亲制起义堂颂刻石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二十年十月北狩至潞州敕曰：朕往在藩邸游历潞城岁月颇多人情亦厚今因巡省再过此邦初至欢呼皆有繇衷之感将去停立益知恋主之诚言念此心孰不能辨虽天下为一政有何殊而王者无私议不谓此特宜优异以纳群心其潞府百姓丁壮等免征行令其分番宿卫定名长从仍委长史韦虚心审问父老百姓等如此处置可否奏闻。

天宝七载正月制曰：哲王垂范既有宠於勋庸先圣立谋谅不遗於故旧赠泽州刺史姜皎身心敏识雅量通才夙怀经济之能。且著文辞之美往居藩邸早奉款诚及登宝位尝进忠说汉高之念卢绾魏祖之重桥玄彼此一时我亦无愧永言徽烈岂忘褒崇宜加赠於八座更开封於百室可赠吏部尚书仍赐实封三百户与子孙永克享祀。

肃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灵武诏东宫官属既会昌期合承宠命量加改转。

李泌自天宝末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帝甚礼之泌为杨国忠所忌出蕲春郡及帝即位遣使访召会泌自嵩_二间行至彭原郡谒见陈今古成败安危之机契於宸衷延至卧内动皆顾问泌称山人故辞禄秩以散官宠之特拜银青光禄大夫仍知元帅广平王行军司马事。

杜鸿渐为朔方节度判官龙帝承命北巡徵兵讨逆屯于灵武鸿渐得谒见及即位之际鸿渐以定策功迁中书舍人兼判兵部侍郎。

代宗宝应元年七月即位优诏东宫官僚并与改转愿守本官者亦听李进初为帝东征从事。又为皇太子元帅参佐後至兵部侍郎卒帝甚悼之制曰：朕在藩邸理兵西夏建于元子受律东郊时更否泰再同休戚其恩遇如此赠礼部尚书。

德宗即位初以国子博士翰林学士张涉为左散骑常侍仍为学士帝自居春宫涉尝为侍读及嗣位後庶政小大皆咨之恩礼甚崇多所弘益俄受前湖南观察使辛杲金事觉以恩旧不之罪废于家。

建中初帝以驸马都尉柳谭子成尝有砚席之旧日加渥泽。

兴元初赠尚书左丞赵涓礼部尚书左永泰初为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逼近代宗深惊疑之消时为巡使俾令即讯消周历_二囿按验证居乃上直官遗火所致也。推鞠明审颇尽事情既奏闻代宗甚嘉赏焉帝时在东宫尝感消之理消详细及为衢州刺史年老既深。又与观察使韩_二不相得_二奏请免其官帝见其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消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俄知吏部选事扈从梁州而卒。

顺帝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以给事中冯伉为兵部侍郎以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归登为给事中修撰如故伉及登皆帝在东宫时侍读以师傅恩拜。

宪宗在藩邸张宿因军使张茂宗得出入东宫辩谲敢言泊监抚登位之际骤承顾幸擢居谏列以旧恩数召入禁中终谏议大夫。

武元衡仕德宗为御史中丞顺宗即位王叔文等不悦之罢为右庶子帝始册为皇太子元衡赞引因识之及登极复拜御史中丞。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闰月以驾部员外郎丁公著为给事中兵部郎中薛放为工部侍郎咸以东宫旧恩起奖初放为皇太子侍读及嗣位未听政间放多在左右密参机务帝尝谓放曰：小子初承大宝惧不克负荷先生宜为相以匡不逮放叩头曰：臣实庸浅不足当重任乞陛下授以能者帝尤用嘉叹赐以金紫加集贤殿学士虽事任非切而恩顾转隆 转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兼学士如故。

二月御丹凤楼大赦诏东宫官及侍读普恩之外赐爵加阶仍并与进改。

三月以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判国子祭酒事郑馀庆为检校司徒馀如故加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韩皋检校太仆射并以东宫师保之旧进秩也。以太子宾客李益为右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分司东都韦贯之为河南尹太子宾客田融为太子少保兼太子詹事依前留司益等亦以春宫旧僚进秩。

四月以前处州刺史韦绶为尚书左丞绶前为谏议大夫侍读东宫帝深礼敬至是以旧恩超擢未几复加集贤学士。

敬宗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以太子少保张弘靖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太子宾客令狐楚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太子宾客李益为左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张贾为右散骑常侍并以官僚加恩也。

文帝初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即位太和元年正月敕江王府官去年十二月已前在任者并与进改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车驾在洛京丁丑太原耆老薛汉等八十人诣阙称庆见於嘉庆殿帝以丰沛之民亲自慰谕给赐有差。

二年六月赠故河东节度副使右谏议大夫李袭吉礼部尚书故河东节度副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尚书左仆射故河东节度副使户部侍郎卢汝弼为兵部尚书故河东管内观察判官检校尚书左仆射司马揆为司空故河东留守判官工部尚书李敬义为尚书左仆射皆河东旧僚也。

十一月赠故天雄军节度副使王緘为司徒緘燕人初为刘仁恭幕吏天 四年仁恭遣緘使凤翔路繇太原及复命燕晋不通帝留之言不逊命系于狱寻脱之署巡官帝待之甚厚时有马郁者亦仁恭之幕宾也。三年冬仁恭令郁将兵三万会於晋阳攻潞州因兹亦留於晋帝以郁为留守判官郁緘俱有文才然郁博通多识才性朗俊下笔成章郁死军书墨制多出於緘初从定魏州为节度判官期为副使帝宠顾甚隆及胡柳之役緘於輜重间为乱兵所杀帝闻之欷然曰：副使应至不测翊月得其丧以归至是追赠。

明宗在潜时同光中赐得梁租庸使赵岩雒中宅虽华以趋内远乃与罗周敬易其第诺之其第即周敬父绍威前唐时所建在福善里後帝即位一日梦中见一人仪形瑰秀。若素识者帝梦中曰：此得非前宅主罗氏乎！及寤访其子孙左右对曰：周敬见列明廷召至果符梦中所见帝谓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勋之後久无土地因授左冯非承家为善何以致此天成元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太原潜龙宅请以积庆宫为名从之。

是月敕汉朝 沛魏祖封谯当化家为国之时行奉先思孝之道 卷惟应郡迹乃帝乡宜师古而建邦亦推恩而及物俾崇国本以洽人情其应州宜置彰国军节度仍以兴唐军为襄州隶彰国军九月己未幸前隰州刺史袁建丰之第帝在藩邸尝为副相得甚欢至是建丰风病沈废於私第以旧爱亲幸抚慰之。

二年四月赠故振武军节度使李嗣昭为太尉嗣昭天 十五年卒於太原帝旧敦分义临御之後念深故人故有是诏。

十一月乙卯平卢军节度霍彦威天平军节度符习入觐召 殿命乐举酒语及佐命决策之事欢话移时。

长庆元年三月以吐谷浑薛万通为岚州刺史与帝有旧故也。

十月北京留守冯 谢恩赐母衣服银器初 父在太原潜龙第为家老母出入第中恩意颇厚 自宣徽使居守晋阳将之任 母辞於宫中帝谓 母曰：吾辈老矣。 昨来 角儿走吾前今日便得气力吾顷在太原为偏将视节度使富贵极矣。彼时吾不敢怀望将帅今 为留守节度使耳姥更宜内训抚我乡里生民是日锡以金缯及至任每因中使往即慰问之。

三年二月以李从臻检校尚书右仆射右卫将军刘遂凝检校户部尚书右监门卫将军韩昭裔检校户部

员外郎守太子左赞善大夫仍赐紫金鱼袋赵筠检校兵部尚书王再友检校刑部尚书胡漳检校国子祭酒史延韬检校右散骑常侍皆帝在藩旧参佐也。

四年八月乙丑帝顾谓侍臣曰：前洋帅陈皋称病甚乞致仕信乎！对曰：实然帝因怆然改容良久曰：陈皋昔为健儿从吾征伐操戈擐甲气吞豺虎今衰落如此浮生壮健都几何时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汉琼往劳问。

安安全初仕庄宗为骑将与帝尤相善天成初召金全归朝授振武节钺同平章事。

何瓚初仕庄宗判留守於北京及帝缙嗣日召还见於秘殿帝念及故旧劳问久之厚加赐赉。

李建崇初仕庄宗以不能巧官久滞偏裨帝尝掌牙兵与建崇共事甚愍之连授磁沁二州刺史。

曹英本常山真定人父全武事赵王为列校英因得隶帐下及庄宗奄有其地录其左右收为散指挥使帝即位英侍於伎下问其祖考英以实对帝曰：乃朕之旧也。擢本班行首每加顾遇。

药纵之初依帝摄代州衙推及镇邢为书记自是移镇常山被天平宣武两镇节度副使帝镇常山被病不随及践阡纵之请见于雒邑安重诲怒其观望半岁馀无所授言事者闻於帝帝曰：德胜用兵时纵之饥寒相半不离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贵独委纵之何以功劳。且遽召见之决旬除磁州刺史。

愍帝长兴四年十一月即位丙辰以天雄军节度判官唐为左谏议大夫掌书记赵象为起居郎摄观察推官吴承范为左拾遗左都押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皆帝帅邺时文武参佐也。唐举进士自帝帅宣武时从事历太原真定三府帝喜儒学之所启也。故有此授。又以天雄军巡官殷鹏为右拾遗鹏与吴承范俱魏州人举进士会帝为帅归乡里依之故有是超授焉。

应顺元年正月以前州团练使皇甫立为保大军节度立明宗微时旧人也。性不趋竞同时数辈皆秉节钺唯立才及二千石朱冯举芳其旧故有是命（臣钦。若等曰：朱弘昭冯皆当时宰相）。

末帝初天成中出镇河中府房嵩者京兆长安人也。少为唐宰相崔魏公家臣後因乱客於蒲州於路左迎谒帝求事军门帝受之使治宾客及登极历南北院宣徽使。

清泰元年以左谏议大夫卢损为右散骑常侍损尝奉使河中与帝款接故也。

五月以右千牛卫上将符彦饶充左右翊卫都指挥使彦饶旧典禁军明宗朝立定乱之功今春以伯氏安州不治而入宿卫帝旧也。故复委任之。

六月以前均州刺史韩远为羽林将军前申州刺史李干为右骁卫将军前河东行军司马李继忠为左骁卫将军前州行军司马韩昭为左武卫将军前彰义行军司马乔神剑为右武卫将军前青州行军郭师肇为右武卫将军前安州行军司马石延为右监门卫将军前同州行军司马赵彦铎为左监门卫将军帝久亲戎事皆旧部校也。故有是奖录焉。

辛巳以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兼侍中充天平军节度郢齐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建立以微贱事明宗与帝少而周旋备尝艰苦明宗镇真定诏入朝以建立巡检知留守事及即位遂用为节度使後历数镇长兴中致仕帝与之亲旧乃有是拜。

七月诏礼部郎中知制诰吕琦赐紫金鱼袋初帝河中失守归清化里第罕得出入琦寓止在帝左右凡有奏请谋度之事遣韩昭谘於琦而後行既君天下深念畴昔故前命知制诰至是有金章之锡庚申赠前京兆府高陵令郝翊为兵部郎中故凤翔节度押衙朱廷为尚书右仆射初帝在岐阳将起兵召谋略之士翊自言有鬼谷捭阖之术廷自许气侠令二人相继往长安说王思同二人未还会药彦稠至知是岐下来思同不获已拘翊送京师廷初谓帝曰：必令思同效用事或踟蹰劳一匕首耳从者以此语告思同乃杀之故有是赠。

二年九月诏以量移同州长流人放归乡里司徒翊为相州司马翊与帝有宾筵之旧初流宁州移同州。又放归本贯路繇都下遣人慰劳便欲留之韩昭曰：同列八人翊独异之非典也。用之非晚至是欲召还昭。又曰：八人类例止可复资无宜异等故有此授初帝在河中翊为判官明宗时诸子中秦王为河南尹判六军王府最盛翊因入贡祈安重诲愿不归蒲中乃授右补阙史馆修撰无几为户部员外郎充河南府判官明宗寝疾秦王构逆翊与诸从至天津秦王兵败各赎为庶民泊帝御极翊益怀忧悸帝念旧至是先复资旋用为兵部员外郎。

晋高祖天福元年以王丕为将作监丕河内人历河阳度支使邺都河东少尹与帝潜龙时有旧也。

四年二月中书门下上言陛下应天顺人握图御宇电绕虹流之地既焕祲符出潜离隐之乡宜光称谓其

太原潜龙庄望建为庆昌宫使相乡望改为龙飞乡都尉里望改为神光里从之。

李琼初仕後唐隶明宗麾下为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诏以本道兵送粮入蓟门时帝从行至涿州与虏相遇帝_二留于围中琼顾诸军已退密牵帝之衣指东而遁至刘李河为虏所袭琼浮水先至南岸帝至河中马倒顺流而下琼以所执长矛援帝出之。又以所跨马奉帝徒步从之奔十里馀乃入涿州帝荐於明宗明宗赏之寻超授军职帝即位补护圣都虞候。又念畴昔辮马导护之力前後所赐金帛甚厚久之领横州刺史迁申州刺史。

安审晖为河东行军司马帝龙飞以霸府上僚授振武兵马留後迁河阳节度使不逾月移镇_二州。

李崧後唐长兴中为枢密直学士时契丹寇_二中明宗欲命重将镇太原时帝为六军副使以秦王从荣不轨恳求外任深有北门之望而大臣以帝方权兵柄难以议之翌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赵延寿等无对退归本院共议其事方欲以康义诚为之时崧最在下位耸立请曰：朝廷重兵多在北边须以重臣为帅以某所见非石太尉不可也。会明宗令中使促之乃从其议翌日帝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达意於崧云：坐浮图须与合却尖欲使崧终始成已事也。及清泰末帝入雒崧与吕琦俱窜匿於伊阙民家旬曰：帝召为户部侍郎判户部逾月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与桑维翰并兼枢密使。

王继弘初为後唐明宗瓜牙时帝为偏将与梁人战於河_二短兵相接帝为梁人所袭而马甲连革断会汉高祖以马授之获济继弘_二在其部有後助之力帝即位擢为六宅副使。

汉高祖践阼以郭谨乡国旧臣加检校太尉移镇滑台乾_二初复授彰德军节度使二年就加检校太师三年春入朝加食邑是岁冬十月卒於位年六十辮视朝两日赠侍中。

周太祖广顺元年三月幸城西南御园及史弘肇园帝尝与弘肇游宴其间临觴嗟叹久之。

七月昭义节度使常思上言曰：臣妻王氏入贡蒙陛下致敬臣惶恐无容自处诏曰：朕以君臣之道则外有朝廷之仪骨肉之亲则内有少长之敬。且朕与卿当夙昔之共事实敦叙于周亲安可此时使渝曩分卿执恭为行沥恳上章虽谦谦之道可嘉而亲亲之义难替家人之礼朕当必行帝微时常思在上党思夫妇奉帝甚谨帝德之及贵遇恩益厚虽居至尊之位犹行家人之礼。

三年三月赐刑部郎中景范金紫服霸府旧僚也。

二年八月以安国军节度使刘词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词性忠实帝龙潜时累同征伐颇深委信永寿节来朝帝内殿与词从容话旧曰：吾辈老矣。自觉心力减耗於前幸儿辈_二於庶事移公近镇参易相面。

王俊为枢密使性轻躁率易帝以故旧谥其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优容之俊年长於帝二岁帝虽登大位时以兄呼之有时呼字不忘布衣之契俊以此益自负焉。

世宗即位初以给事中张可复有澶渊幕府之旧拜为右散骑常侍。

周彦_k与帝有旧及即位超授内客省使未几知相州军府事寻改延州兵马留後到镇颇以货殖为意窥图胜利浸渔蕃汉部人群情大扰会帝南征蕃部结聚围迫州城彦_k闭壁自守求援於邻道赖救兵至乃解帝不悦徵赴京师然犹委曲庇护竟不之责王朴自帝镇澶渊朝廷以朴为记室及帝为开府尹拜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帝嗣位改比部郎中赐紫。

卷一百七十三

帝王部·继绝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莫不兴灭继绝以归天下之心焉书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谓虽丹朱之不肖而以帝尧神明之後尊而礼之故周武克商未及下车追存贤圣爵而祿之以奉祭祀俾故老遗俗感仁泽之至厚继体守文存鉴戒之悠远致恭三恪其义益显炎汉而下封崇尤盛至於六国馥烈佐命元勋籍其名数罔有家食斯。又念功劳之深旨也。

夏禹践天子之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周武王胜殷封纣子武庚祿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又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弘农陕县有焦)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燕国有蓟县)帝舜之後於陈

（舜妻尧之二女居於妫其後因以氏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後之时或失或续至是求舜後有妫满封之以奉舜祀）大禹之後於杞（禹之苗裔殷时或封或续至是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以奉夏后氏祀）

成王即位少周公旦代立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一云欲袭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诛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封命之书）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顺道本而称之）惟稽古崇德象贤（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贤之义言今法统承先王修其礼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礼正朔服色与时王并通三统）作宾于王家与国咸永世无穷（为时王宾客与时皆美长世无穷）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言汝祖成汤能齐德达广大深远泽流後世）皇天眷佑诞受厥命（皇天眷顾汤佑助之大受其命谓天命）抚民以宽其邪虐（抚民以宽德除桀邪虐之政）功加於时德垂後裔（言汤立功加于当时德泽垂及後世裔末也。惟践修厥猷旧有令闻（汝微子言能践汤德久有善誉昭闻远近）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笃不忘（慎能孝肃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谓厚不可忘）上帝时歆下民■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孝恭之人祭祀则神歆享施令则人敬和用是封汝於上公之位正此东方华夏之国宋在京师东）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繇典常以蕃王室（钦哉！敬其为君之德往临大布汝教训慎汝祖服命循用旧典无失其常以藩屏周室之）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汤之道以法度齐汝所有之人则长安位以辅我一人言上下同荣庆）世世享德万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虽同公侯而特为万邦法式）俾我有周无儿（汝世祖享德则使我有周好汝无厌）呜呼往哉！惟休无替朕命微子乃代武庚殷之馀甚爱戴之故周颂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振鹭二王之後来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汉高祖帝至邯郸求乐毅後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在洪新城）号曰：华成君。

文帝元年封舞阳侯樊哙庶子市人为侯初哙子伉吕后妹吕须之子嗣舞阳侯高后薨大臣诛吕须等因诛伉数月帝立乃复封市人为侯复故邑。

後三年以绛侯周勃子亚夫为条侯初勃子胜之嗣侯尚公主不相中也。坐杀人死国绝一年帝乃择勃子贤者河内太守亚夫嗣勃後。

景帝二年制诏御史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业祀绝朕甚怜之其以武阳县户二千封何孙嘉为列侯（一作舞阳嘉兄有罪免）

六年以绛侯周勃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後（以勃子亚夫有罪死国绝）

中元年以高景侯周成孙应绍封高景侯（初成以父苛为项籍死事子侠文帝五年谋反诛）

三年以曲周侯酈商子坚绍封曲周侯（初商子寄嗣有罪免嗣有罪免初贺子常嗣卒）

六年以河陵侯郭亭孙延居绍封河陵侯费侯陈贺子最绍封费侯（初亭孙客）

後元年以杜衍侯王翥子郢人绍封杜衍侯（初翥孙市臣嗣亡後）

武帝元光二年以平定侯齐受曾孙延居绍封平定侯（初受孙嗣亡後）

元狩三年诏御史以■户二千四百封萧何曾孙庆为意不相可也。■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初何曾孙胜嗣坐侍祠不齐耐而隶）

元鼎四年帝祠后土还至雒阳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比列侯奉其先祭诏曰：祭地冀州瞻望河雒巡省豫州观於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孳子嘉其封嘉为周子南君。

後元年以游击将军按道侯韩说子增（一作曾）绍封龙□侯初说子兴嗣征和四年坐巫蛊诛（一云：坐祝诅腰斩帝曰：游击将军死事无论坐者（说当时掘巫蛊於太子宫为太子所杀死於国事兴虽以巫蛊见诛昆弟宗族应从坐者可勿论之）乃复封兴弟增为龙□侯。

宣帝地节四年诏丞相御史求问萧相国後在者得玄孙建世等十二人复下诏以■户二千封建世为■侯。

元康元年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一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以周子南君（姓姬名延年嘉之孙也。）为周承休侯位次（承休国在侯王（是时帝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为十馀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丞相奏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後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

绝侯也。宜明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惟求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後帝以其语不经遂见寢）

成帝鸿嘉元年制诏丞相御史。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丙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乎！子孙古今之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昌为博阳侯奉吉後国绝三十二岁复续。

元延元年十月封萧相国後（一云玄孙之子）南后长喜（蛮钜鹿邑名喜为此县长）为■功臣子孙多废绝杜业说曰：昔唐以万国致时雍之政虞夏以群后飨恭已之治汤法三圣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译来贺使以内恕之君乐继绝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国至於不及下车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顾群后之勤知其恩结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录遗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爱敬斯尽命赐备厚大孝之隆于是为至至其没也。世主叹其功无民而不思所息之树。且犹不伐况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其庙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溥子继弟及历载不坠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迹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参亡以显其魄赏亦不细矣。百馀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氏姓或乏无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以往况今甚可悲伤圣朝怜悯诏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归心出入数年而不省察恐议者不思大义设言虚亡则愿德掩义游东布章非所以视化劝後世也。三人为众虽难尽继宜从尤功，於是成帝复诏萧何）

绥和元年二月诏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统也。（天地人并为三统二王之後并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夏商周）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後莫正孔吉（无。若孔吉最正也。）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爵为公及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一云：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子何齐为绍嘉侯後六月进爵为公地方百里元始二年更为宋公）。

哀帝元寿二年封平阳侯曹参玄孙之孙本始为平阳侯（参玄孙宗有罪免为城旦至是以本始绍封）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令诸侯子同产子者谓养昆弟之子为子者复其属，於是封龙□侯韩增兄子岑为龙□侯（初增子宝嗣亡後岑一作共）。

六月封周公後公孙相如为褒鲁侯。

二年四月封故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从父昆弟曾孙阳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侯周勃玄孙共舞阳侯樊哙玄孙之子章皆为列侯复爵赐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孙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是岁赐曲逆侯陈平代後者凤爵关内侯不世）。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五月封周後姬常为周承休公（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东北）。

五年二月壬申封殷後孔安为殷绍嘉公。

十三年二月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为卫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明帝永平十四年封安丰侯窦融孙嘉为安丰侯初融子穆穆子勋俱以罪死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雒阳家舍至是封勋弟嘉为定丰侯食邑二千奉融後章帝建初元年封胶东侯贾复少子邴为胶东侯邴弟宗为即墨侯各一县初复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坐诬告母杀人国除。

二年封平阳侯曹参後湛为平阳侯。又封东光侯耿纯孙■■于为高亭侯初纯子阜嗣徙封莒乡侯永平四年坐同族耿歙与楚人颜忠辞语相连国除。

十年十月西巡狩数召奉车都尉韦彪入问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彪因建言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褒显先勋纪其子孙帝纳之行至长安乃制诏京兆尹右扶风求萧何霍光後时光无苗裔唯封何末孙熊为■■侯。

八年以广平侯吴汉孙旦为■■瞿阳侯旦卒无子国除帝徙旦弟筑阳侯■■于为平春侯以奉汉祠。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幸长安诏曰：高祖功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後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瞿阳县名属汝南郡平春县名属江夏臣东门见二臣之垅（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曹参蒙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蒙）循其远节每有感焉忠义获宠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鸿胪求之近亲宜为嗣者须景风绍封以彰功（大鸿胪掌封拜诸侯及其嗣《春秋考异邮》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则封有功臣也。）

安帝永初六年诏曰：夫仁不遗亲义不忘劳兴灭继绝善及子孙古之典也。（《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公羊《传》曰：善善及子孙恶恶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兴恢弘圣绪横被四表昭格上下（昭明也。格至也。上下天地）光耀万世祉祚流衍垂於冈极予末小子夙夜永思惟勋烈披图汉籍建武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识记有徵盖萧曹绍封传继於今（和帝绍封萧曹後以彰厥功也。）况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继後者分别署状上将及景风章叙旧德显兹遗功焉初胶东侯贾复孙平乡侯普有罪国除，於是绍封普子晨为平乡侯（明年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七年诏封安平侯盖延曾孙恢为芦亭侯（初延子扶嗣扶卒子侧嗣永平十三年坐与舅王平谋反伏诛国除）扬虚侯马武孙震为□亭侯（初武子檀嗣坐兄伯济与楚王英党颜忠谋反国除）昆阳侯傅俊孙铁为高置亭侯（初俊子昌嗣徙封芜湖侯建初中遭母忧上书以国贫不愿之封钱五十万为关内侯章帝怒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参蘧乡侯杜茂孙奉为安乐亭侯（初茂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与东平王等谋反减死一等国除）栢阳侯景丹孙遽为亭侯（初丹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临嗣临无子国除）鬲侯朱■曾孙冲为鬲侯（初■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演以永元十四年坐从兄伯为外孙阴皇后蛊事免为庶人）槐里侯万脩曾孙丰为曲平亭侯（初修子普嗣徙封氾氏侯普卒子亲嗣徙封扶柳侯亲卒无子国除）中水侯忠孙纯为琴亭侯（初忠子威嗣威卒子纯嗣永平九年坐毋杀纯叔父国除一云杀威弟季）许侯光子朗为合乡侯（初光就国因谗冤诬光与宪逆自杀）

元初元年封灵寿侯邳彤孙音为平亭侯初彤子汤嗣汤卒子某嗣（臣钦。若等曰：史阙名）无，於是绍封。

三年封顺侯马廖孙度为颍阳侯初廖子遵嗣徙封程乡侯遵卒无子国除，於是绍封永宁元年封朗陵侯臧宫曾孙繇为朗陵侯初繇兄松嗣侯元初四年与母别居国除至是封繇。

建光二年封舞阴侯岑彭（一作舞阳）曾孙杞为细阳侯初彭征蜀薨子遵嗣徙封细阳侯（名故城在今汝阴县西）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杞一作起）元初三年坐事失国至是复封。

顺帝阳嘉三年封林虑公主子耿宝子箕为牟平侯初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後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幸共为不道策免宝及承皆贬爵为亭侯遣就国宝於道自杀国除大贵人数为耿请乃诏封之。

桓帝延熹二年绍封全椒侯马成玄孙昌为益阳亭侯（成六世孙配嗣棘陵侯以罪失国于是槐里侯万脩玄孙恭为门德亭侯（初脩曾孙丰为曲平亭侯丰卒子炽嗣无子国除）

魏文帝黄初中赐□令亭侯田畴从孙续爵关内侯以奉其嗣（畴从太祖平乌丸有功封亭侯邑五百户畴固让不受及卒子。又早死，於是封其从孙）封陵树亭侯荀攸孙彪为陵树亭侯（初攸子■嗣无子国除）都亭侯任峻中子览为关内侯（初子先嗣无子国除）都亭侯苏则子愉为都亭侯（初则子怡嗣无子）

明帝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汉献帝也。）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孙桂氏乡侯康嗣立为山阳公。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绍功臣世封荆州牧昌陵乡侯夏侯尚从孙本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後（初尚子玄嗣以谋废司马景王夷族）

甘露二年报封河东太守丰乐亭侯杜畿孙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初畿子恕嗣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河东乐详年九十馀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陈留王景元四年封兰陵侯王肃子恂为兰陵侯。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曰：昔太尉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後令祭祀不绝。

元帝时以太尉临淮公荀彧兄玄孙序为彧後封临淮公。又封兰陵公卫■玄孙崇为江夏郡公。

明帝大宁三年七月诏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兴灭继绝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勋於大晋受命之际者佐命功臣硕德名贤三祖所与共维大业咸开国祚土誓同山河者而并废绝■祀不传甚用怀伤主者其详议请立後者以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魏武帝玄孙曹劭为陈留王咸康二年十月诏曰：历观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宾礼三恪故祀未启土光於周典宗姬侯卫垂美汉册自顷丧乱庶邦殄悴周汉之後绝而莫继其详求卫公山阳公近属有履行修明可以继承其祀者依旧典施行。

孝武帝太元二年正月继绝世绍功臣诏曰：故太尉西平公张轨著德遐域世袭前劳强兵纵害遂至失守散骑常侍天锡拔迹登朝先祀沦替用增矜慨可复天锡西平郡公爵。又封太尉临淮公荀夕兄玄孙序之子为临淮公以继夕後。又封博陵王沈从孙道素为博陵公。又封高平公陈騫玄孙袭爵高平公（以騫孙粹嗣後遇害故也。）

後魏大武时求故司空封西昌侯庾岳子孙任为将帅者得其子陵从征有功听袭爵（岳道武时诛之人咸冤惜焉）

延和初诏曰：故征西将军爵临淮公丘堆国之肺腑勋著先朝西征丧师遂从军法国除祀绝朕甚愍之可赐其子跋爵淮陵侯（初堆与奚斤进平赫昌斤追击昌弟定留堆守辎重斤为定所擒堆弃甲走长安大武大怒遣安颉斩之）

孝文延兴元年冬诏访舜後获东莱郡民妨苟之复其家毕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宣武继绝世诏以故万骑大将军封恒农王奚斤诸弟子鉴特诏其後以承封邑（初斤薨子他他观为将征悬瓠卒於军子延袭爵出为万城镇将卒子绪袭爵开建五等封恒农郡开国侯食邑三百户後例降为县改封登城县开国侯增邑九百户卒子遵袭爵卒无子国除）又诏复故试守河内郡陆■爵以子景祚袭（陆俊为征西大将军封东平王薨子馥袭馥卒子■袭■祠部尚书免官试守河内郡咸阳王禧谋反令于和先据河内■闻禧败斩和首时以■不先送和禧败始斩首责其通情徵诣廷尉死於狱■弟凯上书诉冤乃诏复之）

隋文帝以周後宇文雒为介国公宾於隋。

炀帝大业四年十月辛亥诏曰：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裔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旁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绍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後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别闻。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诏曰：革命创制礼乐变於三王修废继绝德泽隆於二代是以鸣条克伐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晋禅代相仍山阳赐号於当涂陈留受封於典午上天回■卷授历朕躬隋氏顺时逊其宝位敬奉休命敢不对扬永作我宾宜开土宇其以莒之■■邑奉隋帝为■■公行隋正朔车旗服色一依旧章仍立周後介公共为二王後二年五月■■公薨追崇为隋帝谥曰：恭。

太宗贞观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礼数宜崇寝庙不修廩饩多阙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国宾可令所司量置国官营立庙宇。

中宗神龙元年五月制仍旧以周隋为二王後（先永昌元年以周汉之後为二王仍封舜禹成为三恪）

玄宗开元三年二月敕二王後每年四时飧庙牲及祭服祭器并官给其帷帐几案有阙亦官给主客司四时省问子孙准同正三品荫隋後每年给绢三百匹米粟二百石并春秋支給仍准见承袭人亲兄无分袭者与三分馀各一分兄弟有得职事官者其物即还见袭人。

五年二月行幸东都大赦制武德贞观以来勋臣子孙无在任者更详求其後奏闻。

十一年十一月南郊大赦诏武德以来实封功臣知政宰辅有身无大故而亡官失封子孙沦屈者所司勘责具以状闻存者可■寿其官荣逝者当录其裔嗣使幽明同庆知有今辰。

十五年闰九月敕二王後为宾者会赐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诸王公以下无子孙以兄弟为後曾经侍养者听其承袭（赠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虽不曾侍养亦听承袭。又二王後犯罪当除爵者改立次贤。

二十五年六月辛酉制曰：夏典有虞宾之位《周书》载微子之封皆所以启迪前王发挥後嗣故介国公宇文超男曼倬彼茂绪曰：予嘉客肃雍成性温润合礼雅有助祭之容宛是宜邦之具爰复尔国以承天休可袭封介国公。

天宝七载五月诏曰：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以循旧章周备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汉存损益唯立二王之後自兹以降具复因循将广继绝之恩式弘复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孙中简择谱属灼然相承者一人委所司勘责准■■公例定为三恪。

八载制曰：胡公启陈微子分宋位存三恪秩比二王後魏孝文帝十代孙元伯明器蕴中和业彰前烈保大明之馀庆标■■盖之良才谦而不渝信而可复固当纂承殷後式备虞宾顷属覃恩爰崇继绝主魏祀者非尔而谁受兹宠章无忝负荷宜大启於土宇俾光膺於礼物可袭封韩国公食邑三千户。

九载处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後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负独见之明群议不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论议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遂定乃求殷周汉後为三恪废韩介 ■ ■ 等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

肃宗乾元元年四月大赦天下诏曰：二王三恪各与一子官。

德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位诏二王三恪褒圣侯各与一子官。

贞元五年三月诏曰：怀旧念功仁之大也。兴灭继绝义之弘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於东土韩信干纪汉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嗣以主祀详考先王之道泊乎！烈祖之训皆以刑佐德俾人乡方则斧钺之诛兵甲之伐盖不得已而用也。曩岁盗臣窃发国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薄伐将振昆阳之旅以兴涿鹿之功徵师未达於诸侯卫士。且疲於士卒而李怀光三军夙驾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众议功方始守节靡终潜构祸胎拒违朝命弃同即异舍顺效逆为臣至此在法必诛犹示绥怀庶其牵复而臬音益励猿突莫迁大戮可加曾无噍类虽自贻伊戚与众弃之而言念尔劳何嗟及此以其前效犹在孤魂无归怀之 □ 然是用凄軫予欲布陈大信冀以成化保合太和期以刑措宜以怀光外孙燕八八赐姓李氏名承绪授左卫率府胄曹参军承怀光之後仍赐钱一千贯在於怀光墓侧置立庄园侍养怀光妻王氏并备四时享奠之礼呜呼朕甚不德临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诚所志尔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绍乃考之建国庸无。若尔父之违王命初怀光授首其子瑾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帝特赦其死及是。又思怀光旧勋哀其绝後乃命承绪继之。

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礼毕大赦天下诏九庙配享功臣封爵废绝者宜令绍封以时享祀。

十三年五月封前左卫率府兵曹同正元份为袭三恪韩国公。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曰：二王三恪褒圣侯各与一子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闰正月二王介国公宇文仲达卒命有司举旧典葬祭。

敬宗宝历元年八月戊申以故 ■ ■ 国公杨造男前行左内率府曹参军元湊袭 ■ ■ 国公食邑文宗太和五年正月 ■ ■ 国公杨元湊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凤翔一所在扬州两所在京兆府准去年四月九日敕二王後介国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给看守丁三人凤翔府已蒙给丁其京兆府及扬州未蒙准敕旨诏各令州府准元敕处分。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诏曰：皇帝御宇礼三恪而为宾烈士敦风赖五帝而济世当宜封崇後裔钦奉前修应前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并可各令继袭仍加恩命所有祖宗庙宇亦宜各与增修其随处合得俸户并子孙户下差税徭役仍委中书门下检本朝格律施行。

明宗天成四年八月以二王後前河清县令袭封 ■ ■ 国公食邑三千户杨仁规为秘书丞。

长兴三年五月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杨延绍为赞善大夫仍袭封 ■ ■ 国公食邑三千。

末帝清泰三年将作监丞袭封介国公宇文颉蒙秦恩袭封除官无袭爵俸给诏特给本官俸。

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敕周以杞宋封夏殷之後为二王後兼封舜之後为三恪唐以周隋之後封公。又封魏之後为三恪夫应天开国恭已临人宜覃继绝之恩以广延洪之道宜於唐朝宗属中取一人封公世袭兼隋之 ■ ■ 公为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备三恪其主祀及赴大朝会委所司具典籍申奏其唐朝宗属中旧在朝及诸为官者各资历考限满日循品秩序迁已有出身者任令参选。

十一月二王後太子右赞善大夫袭 ■ ■ 国杨延寿父大理评事邺赠太子中舍四年九月癸未敕周受龙图立夏殷之祀唐膺凤历开 ■ ■ 介之封历代相 ■ ■ 公百王不易朕显符景运肇启丕基乃 ■ ■ 卷前朝载稽旧典宜开土宇俾奉宗祧周推继绝之仁以示惟新之德宜以郇国三千户封唐许王李从益为郇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旧制以西京至德宫为庙牲帛器服悉从官给。

五年正月庚寅以二王後前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 ■ ■ 国公食邑三千户杨延寿为太子左谕德三恪後汝州襄城县令袭介国公宇文颉加食邑三千户。

六年二月以三恪後汝州襄城县令袭封介国公食邑三千户宇文颉为太子率更令。

汉隐帝即位诏唐晋两朝求访子孙立为二王後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五日制以晋汉之裔为二王後委中书门下处分。

其年十月以李重玉为右监门卫将军重玉明宗之孙也。父从会庄宗末遇害至太祖授重玉官秩令主

祭念遗孤衄，王者之後也。

卷一百七十四

帝王部·修废

盖夫兴灭修废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未有不先於兹道而天下归心焉。若乃躬膺天祿陟於元后享历弥久传祚悠远虽宗祀已绝而德施未已其或遗风馀烈藹於旧邦鸿猷大集流於载籍属巡豫之所出瞻轨迹而匪遐因庆贺之云：始著条式而咸备繇是增饰园寝申严庙貌谨樵苏之禁给扫除之户秩以纪典垂於令甲虽馀分闰位亦俯及之盖德之盛者蔑以加此矣。汉。

高祖十二年诏其与秦始皇守冢二十家令视其冢复亡与他事（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行自朔方还祠黄帝（臣钦。若等曰：复除也。言除其庸役不预他事）。

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後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诏使使者祠唐尧於成阳灵台（成阳县济阴郡咸阳县东南有尧母庆都墓上有祠庙尧母陵俗亦名灵台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庚寅遣使者祠唐尧於成阳。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

明帝景初二年五月诏曰：昔汉高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隳颓童儿牧竖践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

後魏道武天兴三年五月东巡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

明元泰常七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祠黄帝唐尧庙大武神嘉元年八月东幸广平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

孝文太和十六年二月诏祀唐尧於平阳虞舜於广平夏禹於安邑周文於雒阳。

十九年四月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

二十年五月初营方泽於河阴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

二十一年三月南巡至平阳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尧四月庚申幸龙门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庙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汉帝诸陵。

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武王於镐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曰：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隧杳藹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樵牧。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十月诏曰：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昔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需器物有司给之。

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莹兆堙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愴于怀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

五年二月次於闾乡诏祭古帝王陵。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楼观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太宗贞观四年九月诏曰：朕丕承先绪积庆累仁上纂鸿基克隆宝祚钦。若稽古缅想往册英声茂实志深褒尚始兹巡省眺瞩中涂汉氏诸陵北阜斯寂寥千载邈而无祀揽辔兴怀慨然遐念开辟以降肇有司牧历选列辟遗迹可观良宰名卿清徽不灭宜令所司普加研访，爰自上古泊于隋室诸有名王圣帝盛德宠功定乱弭灾安民济物及贤臣烈士立言显行纬武经文教君利俗丘垄可识莹兆见在者各随所在条录申奏每加巡简禁各牧春秋二时为其致祭。若有隳坏即宜修补务令周尽以称朕意。

六年三月以少牢祭隋文帝陵闰六月遣使以少牢祭汉惠帝陵。

十一年二月幸雒阳敕有司祭汉文帝於霸上。

十五年二月行幸经古帝王陵并遣使致祭十月行经隋文帝陵祭以太牢。

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帝在雒阳宫遣使以少牢祭汉光武帝後魏孝文帝等陵帝自为文。

十月幸许州次自善顿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制祭文。又遣使祭後汉光武原陵明帝节陵晋武帝峻阳陵。

麟德二年十月命有司祭殷汤晋文帝武帝陵墓及祠庙。

中宗神龙二年四月制自古帝王及圣贤墓并禁樵采。

三年冬幸温汤境内有自古帝王陵致祭。

玄宗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幸东都古帝王陵并精意致祭。

十七年四月谒诸陵敕制自古帝王陵宜令所在州县致祭。

十八年正月亲迎气於东郊敕制自古帝王先有祠庙者各於郡县逐处设祭。

二十年二月敕制自古帝王各令致祭务尽诚洁。

二十二年十二月敕灵州置後魏孝文帝祠堂所有司以时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遗迹乃置庙

二十三年正月亲耕藉田敕制自古圣帝明王并令所在长官以礼致祭。

天宝元年正月丁未朔受朝贺敕制自古帝王并令所繇州县致祭。

三载五月置周文王庙乃以同德十人四时配享。

十二月祀九成宫礼毕诏自古圣帝明王陵墓有颓毁者宜令管内量事修葺仍明立标记禁其樵采。

六载正月诏曰：三皇五帝道冠开辟创物垂范功济生灵继天之德在坟典而昭著勤人之祀於礼文而尚阙永言龟鉴宜示钦崇其三皇置一庙五帝亦置一庙即令所司卜择吉地营建仍以时致祭其庙共置令太常寺检校自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颓毁者先令修葺并禁其采樵岁月深久摧坏或多宜令所繇郡县明申前敕处分。

七载五月诏曰：古之人君存诸号氏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初宁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自古受命之主创业之君皆经济艰难勘定祸乱虽道谢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崇祀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量置一庙以时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祭仍并图画立像如先有祠宇未享祭者亦宜准此九载十一月周武王汉高祖於京城同置一庙并置官吏。

十载九月初置三皇已前帝王庙。

肃宗以至德元载七月即位诏自古圣帝明王并令所在致祭。

上元元年闰四月改元敕制自古明王圣帝并委州县长吏择日致祭。

二年九月敕制明王圣帝所在庙祀各委州县长官处洁致祭。

代宗广德二年二月南郊敕制自古圣帝明王宜令所管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诏道州舜庙宜隣近庙两户扫除从刺史元结请也。

大历四年四月坊等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皇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於祀典从之德宗贞元元年正月受朝贺敕制自古圣帝明王祠宇委长官祭祀。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南郊敕诏自古圣帝明王各以礼祭。

十四年正月诏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阳县俾有司精加修饰。

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册尊号礼毕敕制自古圣帝明王各令所在致祭。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六月巡简诸陵使工部郎中李途奏昨计三十三陵及合重修下宫殿宇法物等敕关内诸陵顷因襄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处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例荐飧及逐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放杂差遣充陵户备洒扫其寿陵等十二陵亦一例修掩可量置陵户。

是月敕刑部尚书李琪可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又敕工部郎中李途授京兆府少尹充修奉诸陵使。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丙寅宗正丞李郁奏两京畿甸园陵之制其地四十里曰：封山，爰自唐室已来收在公田之籍今方绍袭宜正规仪。

四月敕三京诸县有园陵处每县宜置一园陵令都勒检校勾当。

三年八月敕诸处凡有列圣真容处并令修饰。

长兴元年十月辛丑宗正丞李畴奏京畿内列圣园陵自兵乱已来人户多於陵封内开掘烧砖窑灶掘断冈阜惊动神灵此後请严切禁止奉陵州县凡有封内窑灶并宜修塞从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己未宗正寺言御史台转报百司各抄六典令式内本司事举行职典宗庙陵园列圣陵寝多在关西梁季为贼臣盗发同光初曾差供奉官李说工部郎中李途往关西巡陵祭告属朝廷有故不行明宗天成初差丞李郁检校。又长兴四年诏掩闭无主坟墓况列圣陵寝伏遇中兴虽有修奉之言而无掩闭之实乞差官检讨修奉置陵令一员应属陵之四封各乞寺司管系诏曰：所请修奉列圣陵寝及差官宜依其陵令候事毕日以闻。

十二月丁卯诏曰：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园有所阙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给日食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参详奏闻。

三年五月丁酉诏京兆河南府凤翔耀州乾州等奉陵州县缘本庙陵寝中为盗发修奉未备宜令本管州府量事差人修奉其人工给食祭料并从官给。

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诏巡幸汴州中书奏车驾经过河南府河阳郑州汴州管界所有帝王陵庙车驾经过日以酒醑祭告从之。

十一月河阳侯益奏伏自收复水关日以逆贼张从宾於庄宗旧盖亭子上与官军斗敌臣以为庄皇历数虽谢精爽犹存愿静妖氛特立祠庙果应处祷寻获关防臣欲排此瓦木往就修营从之。

四年十一月乙亥太常礼官议立唐庙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请立近朝庄宗明宗闵帝三代庶合前规诏曰：德莫盛於继绝礼莫大於敬先庄宗立兴复之功明宗垂光大之业逮乎！闵帝实纂本枝。然则丕绪洪源皆尊唐氏继周者须崇后稷嗣汉者必奉高皇将启严祠当从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

汉高祖乾元元年正月诏曰：天下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祠庙坟墓委所在量加修葺。又诏曰：恭惟列祖园陵诸圣祠庙桑田变海当时之弓剑犹存精爽在天终古之威灵不泯载惟追感诚切永怀其雍州西京及诸州府应有诸帝陵庙仰所在修奉务令完葺。

隐帝乾元元年敕我国家肇迹丰沛膺并汾盖承积德之灵再享配天之业四百年之洪绪一千载之遗风乃祖陵园先时庙貌属累朝之隔越谅如在之因循将明追孝之心当尽奉先之敬天下州府应有两汉诸帝王陵园庙宇宜令所属长吏检讨量加修饰其陵园侧近禁止刍牧樵采（时刘捍为宗正卿谓宰相曰：国家称汉庙有高祖世室而两都陵园诸国王子坟墓并合略加检饰以光圣运也。虽下此敕并无检行）。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制曰：近代帝王所在陵寝合禁樵采俾奉神灵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以近陵人户充汉高祖皇帝陵置职员及守宫人时月荐享并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仍以晋汉之裔为二王後委中书门下处分（是月宗正寺上言唐晋两庙四仲行享礼今准赦书以晋之裔为二王後其唐五庙合废从之）。

是月宗正寺言汉朝诸陵二仲差官朝拜今鼎命归周不合管系伏准赦书睿陵宫人职员时日荐享如旧二仲合差官朝拜赦睿陵如旧馀准令式处分。

二月中书门下以太常礼院言准敕迁汉庙入平宫其唐晋两庙皆五庙迁移今汉七庙未审总移只移五庙敕宜依前敕并移於平宫其法物神厨斋院祭器祭物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禄等寺给其读文太祝及奉礼太常寺差仲享以汉宗子为三献从之。

十一月敕唐明宗五庙在至德宫安置其徽陵上下宫所管土田舍宇宜令新除右监门卫将军李重玉为主其徽陵下宫及至德宫缘庙合留物外宜令内养刘延韬於金银器物数内量事给李重玉迁葬故淑妃王氏及许王外馀并付李重玉并尼惠能惠灯惠严等令重玉以时祀陵庙务在丰洁重玉即故皇城使李从璨之子明宗之孙也。

三年八月辛亥敕汉睿陵宜陵今後宜系鸿胪寺显德元年正月敕文前代帝王陵庙及名臣坟墓无後者所在官吏检校勿令樵采耕犁。

卷一百七十五

帝王部·悔过

《易》曰：不远复无咎悔《传》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盖君人者居兆民之上总万枢之剧虽复达聪明目邀览虚受无咎无莫不将不迎其或奸佞之言类夫忠信诬构之状成乎！疑似事决机而欲速刑失中而致滥而乃洗然革虑霈然出令深悟不追之悔亟救已然之非剪灭凶咎鬼追痛贤彦发於明诏垂之话言史传所记咸得而叙矣。

商太甲既立不明（不明居襄之礼）伊尹放诸桐（汤葬地不知朝政。故曰：放）三祀十有二以元祀十一日终至此二十六月服阙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冕冠也。逾月即吉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君而稽首於臣谢前类善也。于德故自致不善）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故纵情欲毁败礼义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追灾追逃也。言天灾可避自作灾不可逃）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於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维厥终（言已往之前既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几赖教训之德谋终於善悔过之辞）。

汉景帝既诛晁错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还上书言军事见帝帝问曰：道军所来（道路从吴军所来也。又曰：道军所来即是从军所来耳无烦更说道路也。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甘口不敢复言矣。帝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卒竟也。）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武帝时李陵为骑都尉击匈奴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羞为陵後距奏言方秋未可杜塞也。与战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胡来要害令博德迎之）诏陵九月发出遮虏障後陵既败帝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坐预诏强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将生奸诈至令陵见没也。）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

戾太子以巫蛊事自经死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武帝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田千秋复讼太子冤帝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於横桥上（横桥即横门渭桥也。）及泉鸠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为此地太守後族之帝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及归来望思之台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来也。其台在今湖城县之西阆乡之东基址犹存）天下闻而悲之。

元帝时前将军萧望之被石显所谮饮鸩而死帝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大官方上昼食帝乃辍食为之涕泣哀恻左右（恻动也。），於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蒙。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同谋不书下（言不博谋於群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万年言解万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内尚未加功（天子之藏圻中无司马殿门也。此谓陵上寝殿及司马门时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中陵陵中正寝也。）天下虚耗（耗损也。）百姓罢劳客土疏恶（取他处土以增高为客土也。）终不可成朕惟其难但然伤心（惟思也。）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摇动之心。

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寝疾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二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月馀帝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帝以其言不验遂下贺良等吏下详审也。诏曰：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易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待诏贺良等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过误也。）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也。皆黜除之（准赦令不改馀皆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当为处正其罪名）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李寻及解光减死一等

徙敦郡。

後汉光武时郭宪字子横为光禄勋建武八年车驾西征隗嚣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引帝不从遂上陇其後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庞萌时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帝尝称曰：可以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时诏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讐已自疑遂反帝闻之大怒乃自将讨萌谓诸将曰：吾尝以庞萌为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

明帝时有人单辞告朱浮事者帝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 言於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大司农韩歆以直言被责自杀歆数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厭帝乃追赐钱以成礼葬之（成礼盛礼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礼）。

安帝时太尉杨震被讐自杀时连有灾异帝感震之枉乃下诏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佐时政而青蝇玷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灾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摧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灵俛其歆享。

桓帝时张角为左道妖惑小民御史刘陶与乐松袁贡连名上疏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帝殊不悟明年张角反乱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乡侯魏太祖为公时北征三郡乌丸大破之引兵自柳城还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 敷 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後勿难言之太祖既杀华佗後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 死也。又太祖尝置较事时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法曹掾高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较事既非居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以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後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於柔。

晋景帝为魏相嘉平中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帝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帝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玄伯泰字），於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元帝时为平东将军以贺循尝为吴国内史与循言及吴事时因问曰：孙皓常烧锯截一贺头是谁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贺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无道循创巨痛深无以上达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後魏道武帝崔暹初以慕容燕尚书亡归帝以为御史中丞诏与常山王遵为书失旨遂赐暹死後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二归广固帝初闻休之等来降大悦後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问其故皆曰：国家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阙及闻崔暹被杀故奔二处帝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

大武时李顺以使沮渠蒙逊崔浩言其受金。又言姑臧事不 帝怒遂杀之顺死後数年其从弟孝伯为大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诛大武怒甚谓孝伯曰：卿从兄往虽误国朕亦未能便至此繇浩讐毁朕忿遂盛杀卿从兄者浩也。（崔浩为司徒既被诛後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自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时李韶为太子右詹事寻出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太子恂废为庶人帝自邺还洛韶朝於路言及恂事帝曰：卿。若不出东宫或未至此。

後周太祖既平郢都衣冠士人多没为贼太史庾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招异度晋平建业嘉得士衡（臣钦。若等曰：异度蒯越字士衡陆机字也。）代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羈旅不敢献言诚窃哀之故购耳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人。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丞乐运陈八事切谏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岩等救而获免翌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 是忠臣先皇圣明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罢之朝之公卿初见帝盛怒莫不为运寒心後见获宥皆相贺以为幸免虎口。

隋炀帝东征耿询上《书》曰：辽东不可伐师必无成功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询守太史丞。

唐太宗贞观中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帝所让王_三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当进忠献直何乃附下阋上反为孝孙言也。彦博拜谢_三独不拜曰：臣本事前官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赏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诘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而罢翌日帝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能纳谏者固难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齐宣王贤主杜伯犹以无罪见杀夙夜，庶几前圣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责彦博王_三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

卢祖尚为瀛洲刺史咸称政理时朝政前後牧作交州者多使勋戚凭恃阻远率为愆过知其_三略，於是徵令入朝引之内殿恩礼殊厚太宗谓之曰：交州重镇自非宗枝莫处其任然朕子弟不才恐不称职今以委卿无辞远也。一二年便当召卿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自言性不饮酒以瘴疠为_三太宗令杜如晦申谕之祖尚固辞不肯奉诏。又遣其妻兄周范殷勤晓之曰：常人之交犹笃言信卿许天子安可退而致辞。又不纳，於是引见太宗亲问其故祖尚对益坚太宗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为政法令不可以不行骄臣不可以不罚因命左右曳出斩之于朝堂寻亦大悔命所司复其官荫。

张蕴古为大理正贞观中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瞽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徵法不当坐侍书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属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尝禁盖琮於狱而蕴古与琮奕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东市既而悔之因下制令死刑虽令即决仍当三覆奏。

文宗以庄恪太子宴游败度不可教导欲加废黜迫於公卿之议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开成三年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诬譖太子终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寻竿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帝问之乃其父也。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才女乐张十千（即所昵宫人也。）等责之曰：_三引太子皆尔辈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也。立命擒去案诘前事诛之。

後汉庄宗初为晋王既诛从事司空_三寻以悔之明年驻军於河上军校郭夜_三者有罪将伏诛行欵已下惜其骁勇列拜以救之帝厉声曰：杀司空_三时尔等何不救也。其追惜之意如此。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内出御札曰：朕闻尧舜有恤刑之典贵务好生禹汤申罪已之言庶明知过今月七日据巡简军使浑公儿口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昨朕初闻奏报实所不容率尔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今旦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载聆议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浑公儿狂诬颇甚石敬瑭详覆稍乖致人当枉法而殂处朕於有过之地今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亲合施规谏既兹错误宜示省循可罚一月俸浑公儿决脊杖二十仍削其在身职衔配流登州尝知所在其小儿骨肉各赐绢五十疋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付中书门下百僚进表称贺。

末帝清泰三年千春节魏国长公主自河东入觐既上寿辞归帝酒酣谓曰：何不。且留阙下促去欲与石郎反邪时以晋高祖去年为总管巡忻州军乱欲推崇高祖为天子高祖斩其魁首奏之故有是诏以戏之及醒左右具告深悔焉。

帝王部·罪己

《书》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斯戒惧之谓矣。盖夫居司牧之重为神_三之主克相上帝以绥四方其或民之多辟自投於罪罟天或降灾以至於谪见事有过举之失岁罹荐饥之患德教之靡究风化之或愆乃复归过於躬引咎自责周旋抑畏不遑宁处以至贬损奉养之具咨求忠谏之议发於感涕以致其诚心形於诏令以申乎！诞告天地之誓勿移於股肱民庶之戾不加乎！刑辟用能精忠内激善气交应群伦夺而思效星象灭而韬芒盛德孔昭大勋集传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兹不诬也。

夏禹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效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斯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今予为君而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启与有扈战于甘而不胜（有扈夏同姓诸侯也。）六卿请复之（请复战也。）夏后曰：不可吾地不浅（浅褊也。）吾民不寡（寡少也。）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处不重食不贰味琴瑟

不张（张施也。）钟鼓不■（■设也。）子女不饰（不文饰也。）亲亲长长（亲亲长敬长者也。）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服（服从也。）商汤既黜夏命作汤诰曰：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责化不至）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无用尔万方言非所及）

汉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於士民君公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令谓此诏书）及知见所不及■以启告朕（■音盖乞也。）

武帝时卫太子为江充所讐败久之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所告非常故云：急变）见而说之後拜丞相始视事见帝连年治太子狱诸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帝意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帝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虞与娱同）帝报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谓与太子战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督察视也。）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鞫问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涂壁取其温而芳也。）以及敬声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馀巫颇脱不止（巫往往尚为蛊也。）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觴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谢告也。馆官舍也。）馆《书》曰：无偏无党王荡荡（《周书》洪范之辞也。）毋有复言。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已之义乎！其令百官各处其职後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後魏孝明孝昌二年六月诏曰：自运属艰棘历载於兹烽驿交驰旌鼓不息祖宗盛业危。若缀旒社稷洪基殆将沦坠朕威德不能遐被经略无以及远俾令苍生罹此涂炭何以苟安黄屋无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旬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颁告内外咸使闻知。

隋高祖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腐杂糠而奏之者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言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之罪也。因命舍之太宗贞观二年三月己巳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穷困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

十七年废太子承乾帝自制文诣太庙陈谢曰：臣上蒙穹昊明命中赖宗社馀祉自惟不德滥承宝位既乏元首之能实乖教子之道遂有承乾不轨君集无君元昌怀逆■亦好乱臣暗昧既彰诚诱多阙罪引慝惧增深谨造庭阶躬申拜谢後陇右山摧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帝以问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山摧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为之不举除服乘纓彻乐出次祝币以礼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推大水出令郡国无来贡献施惠於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後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庙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也。又山东足雨虽则其常然阴■■过久恐有冤狱宜省系囚，庶几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唯修德可以销变帝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狱讼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虚危历于氏百馀日乃灭帝谓群臣曰：天见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公问晏婴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诫耳景公惧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变何损於时然愿陛下无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彗星虽见未足为忧帝敛容谓曰：吾之抚国良无景公之过但吾才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举之骁雄宋金刚之鸷猛窦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雒阳当此之时足为劲敌皆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颇有自矜之意以轻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并六国隋炀帝富四海既骄。且逸朝夕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於此不觉

惕然震惧。

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制曰：致礼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走在草莽不总率德诚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获於将来明徵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怠敢怠荒然以长於深宫之中暗於经国之务实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伐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徵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赏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冑祀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芜暴令峻於诛求疲空於杼柚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乱阶变兴都邑贼臣乘肆逆滔天曾莫知愧敢行凌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於祖宗下负於臣庶痛心貌罪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人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玄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豐然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岂伊浅劣所敢当仁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乱朕自临御於今六载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苟旬群情猥当徽号重予不德益用怀惭自今以後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

贞元二年十二月诏曰：昔我皇祖光宅天下底绥四方修德以安边悦近而来远朕嗣守丕构始务息人顷以馀具帝王赦宥门西蕃载申信约盖欲惠康庶士协静封陲而戎狄无厌大弃明义入我河曲害我生灵盐夏两州沦陷蕃鬼哀此蒸庶家业流离去父母之邦捐骨肉之爱繇朕薄德俾人罹殃兴言疚怀。若坠焚灼侧身惕虑岂敢遑宁所宜省躬深自咎戒今视朝避正殿十五日百僚奏事悉於延英处分庶答天譴用惕深衷咨尔三事大夫泊于百辟所宜一乃心力共弼予违式伋嘉谋克清寇患宣示中外使悉朕怀。

晋高祖天福四年十二月丁巳御便殿谓宰臣冯道曰：日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观悉令祈祷了无其验得非朕之凉德不储神休者乎！道对曰：陛下克己恭俭无荒无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爱民慎刑始终如一虽景宿之变水旱之亦将警圣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听断有谬御当再三止之安静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给军士贫民等。

周世宗显德二年正月甲戌谓侍臣曰：去岁齐州临邑民来诉灾寻命使臣遍与通简所望供输咸得均济昨闻广种植户民不欲通简咸忿其诉灾者至有潜其家产者朕自闻之极深轸悯侍臣对曰：时季已来民多狡恶帝曰：非民之狡盖朕治之未至亦犹亲人之官未当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长免使黎民受弊。

卷一百七十六

帝王部·姑息

王者握图御历统制寰区必在赏庆刑威彰善瘅恶恢高明之道以驭群下体刚健之德以制多方。若乃运属艰难数当百六干纪者投彼天巢窃柄者挠乎！国经上失其权下无其辅姑息之道繇是用焉其或庙堂有跋扈之臣藩翰有骄蹇之将或奉款来附内持於两端或凭众窃立坐邀乎！九命或跨据河山之固包於祸心或饶幸雷之屯图其非望繇是申招推之意惩黜武之祸加之爵秩厚其恩贲此固不得已而用之者焉。

後汉灵帝光和中贼帅恒山人张燕轻勇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献帝初平四年袁绍与公孙瓒交恶天子使太傅马日太仆赵岐和解关东岐别诣河北绍出迎於百里外拜奏帝命岐往绍营移书告瓒瓒遣使具与绍《书》曰：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若开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宽亲俱见同輿共出时人以为荣自省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幸也。绍，於是引军南还帝以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绍让侯不受。

建安初马腾为征西将军与镇西将军韩遂始甚相亲後以部曲相侵连兵不解时国家纪纲始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辽东太守公孙恭兄子渊劫夺恭位遂以渊领辽东太守。

唐玄宗先天元年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将军张■左台殿中侍御史邓光宾并放于岭表先是太平公主之引崔■萧至忠也。幽求等恐其为变每有奏请为太平所嫉玄宗不获已奏之故有此放。

肃宗元年建夕□月河东节度邓景山为部下所杀帝闻以景山统御失所恐因此以为乱不复究验其罪遣使慰喻之军中因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京为节度使从之。

代宗宝应元年五月壬寅以检校户部尚书安州刺史充淮西等十州节度使来■（他见反）复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兼陈蔡淮西等十州节度观察等使初淮西节度王仲■兵败■晋入贼诏■代仲■■为淮西节度兼督许蔡等十州以■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裴茂为襄州刺史■以淮西逆贼日寻干戈逗留不进茂密表以闻■。又陈奏朝廷务姑息仍复以■依旧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仍兼安州刺史淮西节度茂初以行军司马镇于■城即表■不奉诏惧■阻兵来拒乃率麾下精锐赴州袭■为所败诏罪茂。

二年闰正月癸亥宥史朝义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并以贼之所署伪刺史奖以朝命也。嵩为检校刑部尚书相州刺史相卫等州节度使承嗣为检校户部尚书魏州刺史魏博节度防御使李怀仙为检校侍中兼幽州大督都府长史范阳节度使。

广德二年三月许河北四节度使立碑纪其诚节初王师讨平河朔州县风靡向化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镇州张忠志幽州李怀仙皆为贼守闻诏书一切不问趋仆固怀恩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包藏贰心乃表请以伪署官秩任之嵩等遂分镇河北一道各拥精兵数万帝姑务安人含弘之实怀恩启之也。

是月襄州兵马使梁崇义杀本州大将薛南阳并其众矫状以闻朝廷以襄州荐履兵祸屈法含容乃授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姑务息人也。永泰元年七月以郑王邈为开府仪同三司充平卢淄青节度度支营田等大使先是平卢淄青节度使史希逸为副将李怀玉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请罪特诏赦希逸罪乃以郑王邈为大使令怀玉权知留后姑务息人也。

二年正月同华节度使周智光以专杀■坊节度使杜冕家属惧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优容俾杜冕使于梁州实避讎也。

大历三年七月泸州刺史杨子琳窃所部兵叛寇成都府遂据其城以讨崔宁为名剑南节度留后宁之弟宽攻破之子琳溃走子琳蜀人初为泸南贼帅人甚恶之後有诏抚子琳束身归罪剑南节度使驱使屯守泸州时崔宁为西川兵马使专杀节度使郭英■成都兵乱子琳率麾下士乃募山洞群盗表请讨宁宁甚惮■粟州县官吏以其奉顺多有应者宁与弟宽分将精卒各数万为之备亦以表闻帝恐平人罹其害子琳及宁二表俱不报遣宰臣杜鸿渐出镇成都宣恩招慰鸿渐惧宁兵强不敢同异时子琳与邛州兵马使柏贞节犄角相应誓以靖难为事鸿渐姑务事宁乃表让剑南节度与宁奏贞节为□州刺史子琳为泸州刺史和解之宁既受命随鸿渐入觐留弟宽守成都子琳闻宁出乘间以精骑数千突入成都及子琳兵溃收合馀烬■公江而下朝廷闻之虑为乱阶特诏荆南节度安抚之。

五年夏以殿中监王昂为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时荆南节度观察使卫伯玉以内忧去职故命昂代之昂既行伯玉讽荆南大将杨□等拒昂乞留伯玉优诏许之。

六年四月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杨子琳至自澧州赴诏也。初子琳自成都丧败退守泸州增修军政招延亡命之士累月後成数千人乃具舟■公江而扬言归朝渝州忠州万州皆震慑备饬牢申犒军士涪州有黄牛峡路之隘者守捉王守仙伏兵五百人於此子琳前驱悉擒之以献至忠州尽杀之唯守仙获免子琳遂入夔州杀别驾张忠而以成守遣使诣阙请罪帝姑安人。又以子琳本谋近忠姑容之乃以为峡州刺史子琳益不自安。又移授澧州刺史澧朗两州镇遏使在泮州二年至是表乞朝谒帝特容之及至引见于延英殿与语甚悦赐名猷。

七年诏授幽州权知留后朱■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卢龙军节度留后■初隶幽州李怀仙为十将改经略副使朱希■杀李怀仙自为节度以■宗姓甚委信之希■为政苛酷人不堪命竟为孔目官李瑗所杀仓卒之际未有所从■营在城北弟■留主衙内兵亦得众心■留变许多端潜使百余人於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城北朱■莫可众既无从因共推■■遂权知留后遣使奉表京师遂有是命十一年正月魏博田承嗣乞束身归朝时淄青节度李正己上表乞许承嗣自新承嗣乃上表帝以久劳师旅姑务息人乃下诏曰：臣子之义违而必愆春秋之辞服而後舍故武威以制其不恪文德以怀其自新田承嗣误惑奸邪辄干纪

律朝有彝宪当奉典刑犹示含容薄令降黜冀其迁悔全彼平人不赴所贬之官再任造端之将迟回师旅绵引旬时朕犹悯胁从误兹并命其人何罪顾悼增怀深思改过之期以救无辜之祸而承嗣果能克责频献诚辞泥首束身请归庭阙输心沥恳备在封章而正已地迩藩陲具昭诚款遂屡有陈奏达其深衷故宜宥以悔非之诚全其改往之志翻然效顺颇用嘉之即宜与子侄家口等同赴上都当待以殊恩永守终吉，岂不美欤其魏博所管官吏将士僧道耆寿百姓等初因迫胁曾受驱驰或久抗官军辞不获已或徵科郡邑出入门庭皆惧於不全盖素非元恶既往之咎并与维新一无所问或先在昭义军管内诸州者并宜却还本贯各安旧业其昭义所管官吏将士截耳军健身及家口先在魏博等州妄有驱迫各被质留原其初心本非巨恶既因误合黜除仰即归本州亦一切莫问各守所务无相夺伦王典无私信存赏罚胁从罔理前圣嘉谟归命者必全知过者必宥今既纳承嗣之恳请亦已虚怀舍胁从之前非悉命原免如其谲诡时日犹事逗留国有常刑法难屡屈过期不至获罪如初其诸道兵马即宜同心协力大军克期不可追悔转祸为福唯在此时至于再三非不深切想及官吏将士已下奉而行之知朕怀也。承嗣竟逗留不赴朝。

十二年三月庚午有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复旧官爵诏曰：昔在虞舜舞干羽于两阶而苗人服洎汉高尝遣陆贾宣赦南越光武亦下玺书招附窦融。然则太上以德抚人其次因时制宜其或有阻兵便地未从纪律将畏刑以纾祸俟文诰而斯怀则明恕之道宥有过大其来久矣。永州刺史前魏博等七州节度观察处置管内度支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雁门郡王食实封一千户田承嗣顷因封壤之外或收郡邑是以下尺一之诏徵县道之师贬刺零陵式彰典宪而国家十连将帅千里旌旗车骑强属於山河楼船锁结於淮海而承嗣辕门宿将方面旧臣授钺持衡素经委遇乃缮甲备越河应敌然未离魏郡婴垒自固频遣章奏申闻款诚祈革心永用迁善。又闻聚族兴叹尝思更新废食遗寝沉忧成疾夫为君上者承天子人兼有广覆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今河南河北之人皆朕之人也，岂可不念隐恤求逞其心令其父兄乘城子弟攻取矢石之下骨肉相残邑里之间敌讎交毙而。又兵连祸结廩饩取资暴赋急征并间殫竭男释耒耜女废蚕桑流离冻馁挤于沟壑而欲劳师黜武必举彝章终夕惟虑诚所未忍。且使苍生罹此涂炭皆繇朕司牧无方非朕不德谁之过也。今将投膳撤悬内省归咎以宽承嗣宜并复承嗣本官爵仍委在彼勾当军州事不须入朝弟庭琳及子侄等凡所连坐贬降者一切什放并还本官仍各依旧职掌驱使其魏博相卫等管内诸州各判官兵马使以下及州县将吏百姓及汴宋过河将袁奉祝舜并将士等并从原宥一无所问於戏以欲从人必求诸道泽渚时禁仁有被於泉流卵不伤德可怀於鸟兽今则偃戈务全兆庶以兹明诚上答天卷公卿百辟悉朕意焉。又诏曰：播州带水县百姓田悦等王者之於典刑也。举违是放闻义则归虽审而有常亦宥而不过况本於黜免各从亲累今与之更始宜复官常当思迁善之规载勤事上之命田悦可依旧魏博节度中军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魏州大都督府左司马御史中丞潮州程乡县尉田绾可依旧检校尚书驾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柳州义章县尉田渚可依旧试京兆府参军万州南浦县尉田沦可依旧试大理评事。

四月命给事中杜亚使于魏州宣慰田承嗣赐承嗣铁券。

十二月以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之子前淄州刺史纳为青州刺史仍赐实封五千户。

十三年正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请附入属籍帝从之。

三月命谏议大夫蒋镇使於魏州宣慰以田承嗣有弟丧故也。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七州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田承嗣卒甲申以前魏博节度中军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魏州大都督府左司马御史中丞田悦依前本官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观察等使留後悦承嗣侄也。承嗣军务亲兵多委其统制及承嗣死悦即代领其众朝廷因授焉四月成德军节度太子太傅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检校同司空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郡王张宝臣依旧赐姓李复封陇西郡王宝臣奚之种裔本姓张名忠志以武勇再陷逆贼伪职宝应元年河朔平仆固怀恩举为将帅镇崇州帝方绥怀四海乃加恩宠特赐宗姓列属籍前年抗表请归本姓帝从之及是心不遑安。又抗表乞从赐姓帝。又许之广恩也。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卒子惟岳匿父丧以求袭位帝难之乃遣给事中班宠问疾。且谕惟岳。

四月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平章事初崇义不朝凶谋日甚宾僚或有忠言沮劝多遭伤害时群凶方

日疑阻朝廷将推仗大信欲来而安之以示天下故加崇义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赏。且赐铁券誓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数请兴师讨崇义崇义惧军旅之事加严焉流人郭昔告其变崇义闻之请罪昔坐决杖配流命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以安之。

三年四月戊寅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镒为凤翔尹陇右节度观察兼度支营田等使以待朱 二 初 二 弟 二 滔叛缺於幽州故罢 二 兵柄加 二 实封五百户一子五品官。又赐窦氏名园泾水上腴田并重锦五采帛金银器甚厚以安其意。

兴元元年正月帝罪已大赦反侧王武俊集三军削伪号先是武俊僭称赵王以镇州为真定府伪命官秩会大赦遂削号帝诏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中使王进杰自行在往镇州宣命授武俊检校兵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寻加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使。又魏博田承嗣子绪杀田悦朝廷因授绪魏博节度时朱滔率兵兼引回鹘之众南侵绪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等大破滔众以加功检校工部尚书。

贞元元年以嘉诚公主下降加绪驸马都尉寻迁检校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是岁加同平章事废朝三日赠司空赠物有差。又易定节度使张孝忠使衙前将程日华使沧州州兵杀其刺史李固烈而推日华为刺史日华遣使间道闻於梁州因拜横海军节度但令岁以沧州税钱十二万贯资孝忠军焉。

二月甲子加朔方 二 宁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六城水运押诸蕃部落盐池兼河中晋绛磁隰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充朔方 二 宁同华陕虢河中晋绛磁隰等州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令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河中尹上柱国连城郡王李光怀太尉加赏封至二千户仍赐铁券赦三死。

十月刘怱为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初怱为涿州刺史朱滔每有征伐必令怱幽州留後时朱滔死怱素为众所服因有其兵地。

贞元元年九月范阳节度刘怱卒其州军人习河朔旧事请其子行军司马济代父为帅朝廷姑务便安因而从之累加检校兵部尚书。

二年三月诏授淮西李希烈 二 卑将吴少诚申光蔡等州节度观察兵马留後初希烈叛少诚颇为其用希烈死少诚等初推陈仙奇统戎事朝廷已命之仙奇寻被少诚等谋杀众共推少诚朝廷遂有是命寻正除节度等使。

三年七月宣武军兵马使刘昌率其众自坊州赴灵室既次三原遂纵掠一夕方定淮西散兵百余人隶於昌及是昌归罪於淮西兵尽杀之寻以昌为本军京西行营节度使初昌众惮戎灵旁通室剽三原後各欲散归昌招抚之乃定因加昌以董之改戍麟游。

四年福建观察使吴诜为叛卒所逐诜奔建州初诜从职守於 二 陇尝以猛毅自许及领福建颇轻忿越兵薄其粮赐苦其役使而不恤也。众卒咸叛数让诜而逐之。且请于诜牒用大将郝诚溢掌留後而杀诜之腹心将薛大清十余人等而听命於诚溢秋毫无所犯乃抗表请罪焉帝命中使就赦而安之。

五年十月诏曰：法令者国之典章藩岳者朕之屏翰封域既列疆里有经必守信诚用永始终干纪准亏於常宪念功宜贷於新恩酌於厥中是有兹命义武节度易定观察等使检校司空平章事张孝忠受委旌钺作镇方夏顷兴士旅擅入边城朝命既临不远而复有过能改此诚可嘉是卑左揆之授俾参论道之职懋昭来效勿替旧勋可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如故於戏君人执信臣人执忠忠信允叶邦家乃 二 朕奉祖宗之法期於慎守 二 王公之上务以存诚画野分圻皆有定制逾宪章则彼此交恶保封疆则 二 庶获安偃甲息人所存者大咨尔方岳弘宣永为各守尔典钦承王度勋贤列辟宜体至怀初孝忠以兵袭蔚州驱掠人畜帝连诏责之逾旬方还所部繇是降其诏焉。

八年四月庚寅以前汴州长史李士宁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观察使士宁故宣武节度玄佐子也。初玄佐薨诸将校列状监军上奏请士宁为节度使。且曰：朝廷，或不从忍令数万之兵东向以求生也。盖指李纳以邀命帝乃召宰相入议窦参与吴凑不相得。且曰：若不许惧合於李纳则汴郛非朝廷有也。因请授士宁节度使帝从之故有是命（一云：玄佐歿士宁才十七八谋於父亲吏讽三军请继父任时德宗厌兵不复讨问遂授以钺麾既而日恣以荒暴诛戮无不怨苦都虞候万荣因其猎於近郊闭州门以拒之士宁驰归阙下德宗抚之颇厚既不加责仍授以右卫将军仅二十年累历班序人皆目为幸人）。

九年四月削海州刺史本州团练使张 二 二 官仍令 二 二 兄 二 二 示众决杖 二 二 为定州刺史 二

■ ■ 娶淄青李纳女用事於纳以父丧大祥归定州尝於公座慢骂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武俊大怒以事闻诏中使诣定州临决遇 ■ ■ ■ 於太原杖而囚於别所武俊素以定州殷富同壤尝欲攻夺因是遣深州出兵袭取义封。又出兵驱掠安喜无极万馀口徙於德棣悉取其粟帛牛畜 ■ ■ ■ 嬰城自固累遣使谢過於武俊方止。

十一年九月横海军大将程怀信逐其节度使程怀直归京师怀信遂领军士寻诏以处王谅为横海军节度使以横海节度兵马使试殿中监程怀信起复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营田沧景观察留後依前兼御史大夫处王谅不出阁故也。

十二年正月庚子洛州叛将元谊与其众李文通常悦石定蕃康秀玠等率 ■ 州城内兵五千并家口万馀人叛奔田绪累路溃散入卫州者三千馀人中使吴朝弼为乱兵所杀二月丙午诏曰：元谊李文通等皆有勋庸久於戎旅顷者事因疑误城守经时自致危惧比献章表请率师人愿赴京西用申诚效亦遣使宣慰待之如初俟至阙庭期於任使而行李之际士众推敲离虽非本图情亦可恕。且处之东夏镇在西郊皆我王事诚为一体况田绪任兼将相寄重方州委之抚绥必能加辑言念将士素著勤劳既有申明各宜安堵仍委田绪切加存恤以副朕怀其元谊男承嗣并先在城。又特召对仍令中使送赴魏州。

是月以成德军节度支营田常冀深赵德棣观察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平章事兼常州长史琅邪郡王王武俊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依前兼常州长史节度等使以朔方河中绛 ■ 宁庆兵马副元帅河中绛州节度支营田观察使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上柱国咸宁郡王浑 ■ 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依前兼侍中河中尹充副元帅节度等使已已加山南西道节度支营田观察使左仆射兼兴元尹御史大夫严振魏博等州节度营田度支观察使检校右仆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驸马都尉田绪幽州卢龙节度支营田观察使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使检校右仆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刘济剑南西川节度支营田观察使统押近界诸蛮及山西八国兼 ■ 南安抚使检校右仆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韦皋并同平章事乙亥加陈许等州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御史大夫曲环淮南节度观察营田使检校刑部尚书兼扬州长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杜 ■ ■ 宁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

兼 ■ 州刺史御史大夫张献甫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营田使检校刑部尚书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复并检校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检校吏部尚书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樊泽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泾州刺史御史大夫刘昌右神策军行营节度陇右大夫观察度支营田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凤翔尹御史大夫邢君牙左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韩全义平卢军淄青节度支营田观察使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礼部尚书兼郢州长史御史大夫李师古剑南东川节度营田观察使静戎军使检校工部尚书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王叔邕申光蔡度支营田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吴少诚徐泗濠节度观察度支营田使检校礼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张建封并检校右仆射。又加振武麟胜节度营田观察蕃落使单于大都督御史大夫范希朝麟 ■ 坊丹延节度观察使 ■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栖霞夏绥银节度观察使押蕃落使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韩潭并检校礼部尚书荆南节度观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裴胄宣武军节度支营田汴宋亳颖等州观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万荣昭义军节度营泽潞磁邢 ■ 观察使潞州长史兼御史大夫王处休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纬并检校工部尚书。又以河东节度支营田观察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副留守李说为检校工部尚书河阳三城怀州节度营田使。又加朔方灵盐丰西受降定远城天德军节度营田观察使押蕃落使庐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李栾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皇甫政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采石军使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刘瓚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何士 ■ 等并兼御史大夫。

卷一百七十七

帝王部·姑息第二

唐顺宗贞元二十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淄青节度使李师古以师次滑州西界初告哀使未至郑滑军裨卑将吏自京师得遗诏本归以示节度李元素元素以师古邻接欲为不自外使密以其本示之师古不受曰：京师无讞告何故妄言杖其使几死举兵以胁元素元素惧上表请自贬朝廷两慰解之初师古闻消息遂以师自至濮州伺候为变借元素为名以动众及闻帝即位即罢界上兵。

宪宗永贞元年十二月己酉以新授给事中前剑南西川摄节度行军司马知留後兼御史中丞刘辟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兼南安抚等使於时韦皋卒辟阻兵以求节度诏除给事中冀其入朝辟不受贞元旧风也。

元和元年六月淄青李师古死弟师道擅命遣判官崔承宠孔目官林英相继奏事时杜黄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计分割之帝以蜀川方扰不能加兵於师道遂命建王审邽领节度以师道为留後岁馀竟授以旌节。

二年八月命给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义武等军宣慰使时三节度刘济王士真张茂昭各持宿嫌交恶闻於朝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以淮南节度判官孔戣为卫尉寺丞分司东都戣尝佐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数以事争论不从因谢病去从史以礼遣而阴衔之居东都久之为淮南节度使李吉甫所辟而从史忿嫉累请贬降故有是命缺。

十一月彰义军节度吴少诚卒五年三月授遂王宥节度以彰义军兵马使兼申州刺史吴少阳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权知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等州观察等使留後仍赐上柱国初少诚疾亟家僮单于熊儿者伪以少诚意取少阳至时少诚已不知人乃伪署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子元庆年二十馀先为军职少阳密害之及少诚死少阳自为留後时王承宗求继士贞位不受诏帝业以讨承宗不欲兵连两河乃以宥王遥领少阳为留後焉。

五年七月庚子镇州王承宗遣节度巡官崔遂上表二封乞自陈首兼请吏员输其常赋是月制曰：夫盖之如天容之如地王者之盛德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鲁史之明义所患教化之未弘不患威令之不振所患忿卞之不当不患臣妾之不恭逐稔恶以彰典刑纳忠诚以涤瑕纇纠慝宥罪其在斯乎！朕嗣守丕图处奉先训明有所未烛信有所未孚德罔洽人而惩法度之未一道靡化物而虑风俗之未齐顷者误於知人因以动众虽乱是用长俾投於荒而靖以自思敢[A092]其过故太尉中书令武俊尝拔艰危有大勋力重以亲戚连其子孙壮容图於采绩武烈书於钟鼎十代之後尚延其宠渥四海之内岂利其土田我之初心盖不如此卢从史首献章表深陈便宜是以颇类于向公如流遂昧於进熟乃割二郡别为一镇付其密亲以示无外而承宗不谕朝廷遂干国章以至於斯事岂得已既而将帅同德干戈四临幽蓟以节制之众收城池易定以雄猛之师献俘馘火则方燎天其可逃然而大兵所罹庶物皆斲农桑遂废於垆亩老幼咸膏於锋镝为之父母深用悯然王承宗困而能通迷而斯复冒於白刃贡以赤诚仰日月以激於中肠罄封疆而誓於後效赋奉其常数官奉其闕员以阖境之性命祈肆赦之恩泽我亦思省至於再三违命而用刑盖有常宪顺命而赦罪是亦前经寰海之饶宁私於数县之地雨露之溥岂遗於一境之人加恩俾复其土疆改过是还其官秩其王承宗特宜洗雪依前起复[二]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外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充成德军节度管内度支营田等使镇冀深赵德棣等州观察处置使成德军将士官爵实封等一切如旧待之如初诸道行营将士等皆贾雄心争输忠力以战则胜以攻则摧加以跋涉道途暴露原野各宜赏级仍并归还宜共赐物二十八万四百二十端足并令度支随便近即时支遣仍令粮料使与本军计会丰厚宴设於戏帝王作兵以辅文德雷雨施泽亦酌人情况乎！忠烈之遗勋亲之後每称破敌尝用愧怀闻覆众而增伤览捷书而兴叹一夫不获尚泣於前王百姓何辜罹祸於兹日虽为彼制孰非吾人事苟便时朕宁屈已庶当修政思理推诚致和奉天地之心大祖宗之业姑以济物岂务申威虞帝之征载示两阶之舞殷王之网式弘三面之仁惠此方隅置於安静凡百多士宜谅予怀初王士贞卒三军推承宗为留後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上表请割德棣二州

繇是起复授成德军节度使。又授德州刺史薛昌朝为德棣观察使承宗遣数百骑往德州虜昌朝以归乃诏削承宗官爵命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以讨之是役也。招讨之任非中外所期。又诸军多观望养寇逗留不进转饷糜费日以钜万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请赦承宗帝乃因从史之罪归其恶而宥承宗不得已而为之己酉加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幽州节度使刘济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检校司空兼太子太保辛亥加河东节度使范希朝检校司徒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检校尚书右仆射横海军节度使程执恭检校尚书右仆射并以兵罢加赏也。乙夕口幽州节度刘济为其子总所杀朝廷不知其事以总为起复检校工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军等使。

七年十月魏博监军奏当道三军举其将田兴知军州事甲辰制曰：经邦制理先务於安人秉义纳忠谅存乎！体国其有坚持正性动合众心才当与能善足垂劝则宜荷推毂之寄为分阃之臣建侯贞师宣我利泽魏博军步射都知兵马使同节度副使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浙国公田兴深明有融忠孝是力介。若金石通乎！弛张效用思齐於昔贤洁诚期报於君父生此王国迹沦戎藩逢时乃彰会节有立曰：元臣即代裔子幼年小人任事以作威诸将屏息而增惧政理滋紊刑章亟乖群臣危疑几致颠越朕用忧闵方图辑宁而兴任在辕门深惟大体义勇斯奋奸雄伏辜士心所归不令而肃征镇安固厥庸茂焉既而保贵胄之家将致上国全故帅之绩求复中军表章屡疏情恳备至以勋则特异以义则可观周旋令图盖有馀裕朕高悬爵命以待能贤嘉尔殊劳允宜懋赏晋军谋帅■口尝学於诗书汉将议功窦融实冠於名节魏郊巨镇河上奥区杖钺可以宣国威观风可以率彝典习俗至於丕变疲畦口而乞康仁光册书用寄心膺荣级继登於七命显秩超踰於六卿仍兼副相之雄以重元戎之委服兹休命其懋戒哉！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勋封如故初贞元中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卒雒州刺史元谊以州兵五千叛归田绪後田季安纳谊女为妻及季安以风疾废乱颇虐杀人子怀谏年十一为府司马兼御史中丞节度副使元氏乃召督兵将指明祸福约立怀谏为帅皆唯唯莫敢违乃迁季安於别寝月馀季安卒有家僮蒋士则主亲兵持权数易大将怀谏出令尽士则之为也。军中以朝廷久无命众情不固田兴者其先与季安别族後称为从祖兄少在魏军以武艺信厚为众所服兴因寓直而巡更卒迭来观兴兴惧深拒之质明入衙兵众数千环附兴兴遽顿仆於地其众连呼不散兴扬言曰：欲听吾命。且勿犯副大使众皆曰：诺乱兵杀蒋士则等十数人而止即日移怀谏於外兴既立为留後葬季安毕送怀谏於京师十月辛酉制曰：奉君亲竭忠孝人伦之大端也。贤智所以尽心赏功劳懋明节国家之急务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业恭临万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励载勤于怀尝以为宵旰稟灵皆思乡善亦甄明抚导推示至诚树绩必使其光扬罹患必图其安缉永言及此终食岂忘魏博大藩东夏雄屏军戎勇於见义黎庶怀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感恩而尽力申节效者果因事而彰明时将太宁斯获予志近田季安薨谢兵於幼童奸邪凭依妄肆威福一境危卜栗惧致覆亡比屋凋伤疲於杼轴田兴仗义奋发剪去卜僉人大安方隅虔献忠恳达三军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阙之诚誓遵典彝不变旧俗忠谏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略言念将士同德叶谋守正如金石之坚凌寒挺松柏之操垂令名於不朽示臣节於将来清风载扬丹款可鉴嘉尚叹息劳於寝兴赏不逾时式示旌劝其管内百姓等身劳耕稼力竭征徭每念於怀用当忧悯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往魏博宣慰亲谕朕意仍赐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阳院诸道合进内库绢绵等支送充赏给将士及州县百姓差科宜给复一年使之苏息州县之中或有残破偏甚者委田兴逐便宜处分朕以布泽之时务从人欲好生之德期洽众心魏博管内宜赦见禁囚徒其与田兴叶心立功大将及判官等委兴具名衔闻奏当有甄升如有父母在别加优恤当道从前已来官吏将校等或忠义可嘉而刑戮滥及如有此色委田兴条奏奏闻当加追赠如有家口见存宜厚加优恤管内高年口独或天宝遗人夙■皇化或孤独废疾不能自存委田兴差官存问仍量给粟帛管内有清勤奉职为众所知者委田兴具事疏奏闻当加进改如身在丘园行义素著有才兼文武名节可称亦委田兴具名闻荐赠太尉季安姻戚旧臣尝任将相饰终之典宜示优崇其葬事委田兴差官勾当礼物之间务从周厚田怀谏在疚之初政出群小因致军府骚然不宁以其年幼有足矜悯待其到京之日一门量加存恤嗚呼善念功惟恐不及血口人厚下惟恐不丰庶乎！大治雍熙遂■弓矢为仁繇已其道信然树德务滋在乎！终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怀田兴颇观书知君臣父子之道尝力行之朝廷知其乡顺宰臣李絳上请命使招谕及厚加赏赐及裴度至兴极惧。又请度至封内州县宣扬恩泽辛巳以

前魏博节度副使兼马步都知兵马使田怀谏起复为游击将军守右监门卫将军仍赐宅及刍米等。

十年正月乙酉进授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司空韩弘守司徒依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初德宗方以公相宠勋臣宰相虚列官代於制敕者多至八九及数年老者不世继守者无功遂不加其名元和初平章事在藩镇不过一二而已至三年始加弘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後王锬以检校司徒凡历三大镇及在太原有功李吉甫请授锬同平章事弘自领汴州以敢杀致安势重於中而位在锬下每咎吉甫及吉甫卒乃致书於宰相元衡以露其忿自处将帅二十年未尝再覲朝廷亦未能以诚信待弘方欲用其形势以临淮西故命守司徒同平章事以加锬上焉）其秋出师遂命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遣其子公武以兵万三千人会於行营十二年贼平就加兼侍中累拜封许国公。又以公武为■坊节度使。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幽州节度使检校司空刘总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郢州节度使李师道进位检校司空初师道幸吴元济之乱因寇徐州李光颜拔凌■柵师道惧乃伪贡诚款帝以力未可并讨乃遣给事中柳公绰往宣慰。且观其所为师道苟以逊顺为辞故尚加命宠。

十四年二月己巳敕王承宗与三军将士输忠效力叶志同心恭守典章誓除寇虏俗化丕变风猷特高如闻水旱之余供费未贍务令优济保洽恩和宜赐绶绢布共万端正初王师讨吴元济承宗与师道继献章表请宥元济其牙将尹少卿奏事至中书见宰相语意不逊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顺遣盗杀元衡帝赫怒命六节度之众讨之时淮西用兵国用虚竭诏权罢焉至十二年诛元济承宗始惧求救於田弘正遣人送其子及牙将至阙下帝以弘正表疏相继重违其意而有斯命。

八月己酉制曰：纳大忠树嘉绩为臣所以明极节锡殊宠进高秩有国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诞敷王言总会百辟攸宪四方式瞻永念於怀久虚其位载扬成命金曰：休哉！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毫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持节汴州诸军事汴州刺史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三千户韩弘降柵挺材积厚成器中蕴深阔之量外标严重之姿有辅国济时之心推诚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略杖义益彰自镇浚郊二十馀载师徒稟训而咸肃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声之重隐。若山崇属者淮□肆征命统群帅克殄残孽惟乃有指踪之功及齐境兴妖分师进讨遂泉元恶惟乃有略地之效既闻旋旆俄请执■深陈魏阙之诚远继韩侯之志朝天有庆就日方申。又抗表章固辞戎旅三加敦谕所守弥坚于藩于宣谅功於注意我弼我辅难违其衷恳式遂良愿载兼上司论道之崇因之以齐八政中枢之长■■之以赞万务玄袞赤舄备於宠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於戏出总兵柄入参庙谟家国之庆盈门君臣之道交泰为我柱石古今曷俦服而滋恭以佑乃辟可守司徒兼中书令（此官汾阳王子仪西平王晟以冠代功业而居之弘二十年不入其累迁转至於斯拜盖朝廷始以姑息终用大体其势然也。弘镇大梁一十馀岁所管四州征赋皆以自贍未尝有上供者专务聚财积■峻法树威而庄毅寡言沈靖多断邻封如李师古吴少诚辈皆惮之诏使宣谕断多倨待朝廷每为盖覆其後势屈入覲宠待逾等人臣之幸如弘者盖寡焉）。

穆宗长庆元年三月乙夕□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玖为检校右散骑常侍兼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瀛莫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时幽州节度使刘总娶涿州刺史张皋女皋与士玖有内外之属故请其瀛莫二州为兼察以士玖上请因而用之非选众任能也。

七月幽州监军使奏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於别馆推朱泚知兵马事泚推其子克融统军务诏诸军讨之十二月乙酉制敕幽州军拘留张弘靖卢士玖暨专害府寮之罪以幽州都知兵马使检校殿中监兼监察御史朱克融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幽州节度使（自宪宗皇帝削平群叛之後帑藏空虚帝践之初锡赉过制及幽镇事起徵发赏赐财力殫竭。又行营诸节度及领偏师者皆有敕使监镇悉选取骑号衙队自防卫列于阵者皆羸懦之众故战则奔北鲜有成功议者以是役命将非不良徵师非不多而无尺寸之效者制置不一朝廷以克融能全弘靖为名因而赦之以廷湊杀弘正之罪故并兵诛之顾物力事势然尔）。

八月镇州兵乱杀节度使田弘正推都将王廷凑知兵马事弘正子布镇泾原朝廷急徵布为魏博节度布既颁赉军士乃选其将史宪诚为先锋兵马使以宪诚前出已麾下必能输竭故尽以精锐付焉是时屡有中使赉急诏促其进兵布遂以全军三万七千出抵贼之冀州南官县进军下贼二柵而魏人怯於格战。且以寒雪■鬼饷不给寝无斗志宪诚故尝怀贰因从而间之俄有诏分布军与光颜合势东救深州其众因大溃多为宪诚所有布提兵八千以十二月十日还魏州十一日会诸将复议兴师而将卒益骄惰皆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行之。若使战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终不为用叹曰：功无成矣。布即日密表陈军情入启父

灵抽刃刺心而绝乃以魏博中书先锋兵马使史宪诚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先是田布为裨将时遇宪诚於行伍间累进戎职皆繇布荐宠及布统魏师待之益厚兼命其子为亲将竟谋叛布死遂据其城府朝廷不得已因命焉。

二年二月甲子制曰：朕以菲德纂承鸿绪属先皇帝扫除中万康济兆民八荒晏然五兵咸息尝兢怀于继述思致理於和平岂以乐战为心佳兵在念而镇州以承宗云：亡自归诚款幽州以刘总恩志愿释兵符相继来同无思不服非朕勤於远略力以致之亦既绥柔咸加濡泽不爱金帛以惠於戎士不吝爵赏以宠其偏裨复加台臣咸推谨厚庶将朕志以靖方隅而佚於既安莫能思患曾未累月旋闻叛离朕亦欲因其人心以命长帅顾念弘正尽忠先朝身婴戕害家受屠戮为之元首能不痛心是用下制先申告谕求其凶恶冀释幽冤仍令四面节制各守封疆不欲遽加明罚所望自效忠诚而将士等惧罪以相保王庭凑为众之所迫固其州壤捍以兵锋每闻战争永念黎庶为之君父。又可忍乎！是用辍食忘寝昼夜万虑恭惟烈祖之训必用兼爱之心务以安人为国本不以穷武为威力顾予寡昧敢忘遵承为追念而兴师已极君臣之分为轸忧而舍罪，岂非帝王之道况王庭凑仓卒之际固非始谋接之以恩荣自当展其志意委之以戎镇必冀效於勋庸裨固福无门行之即是弛张在我用亦何常苟推信诚便保忠顺苟得其众孰非吾人推而任之式示荣宠宜特舍雪仍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应承成德军将士官爵一切依旧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郎韩愈充宣慰使於戡舍彼三军惠非不至於彼阖境恩非不周今弘宽大之恩以应阳和之令使离散者见亲爱之乐暴露者归室家之安各宜感悦以就宁泰布告中外体朕意焉（庭是时河朔复乱庭凑首其恶残害长帅及其友属僚从而殀焉其逆如此而竟後舍雪授以节制盖兵不得息八年矣。爱人含垢制时以宜）。

丙寅制以前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牛元翼为检校工部尚书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临汉监牧等使初元翼以守深州功有成德镇冀王庭凑以已罪未赦围元翼益急凡官军救元翼者三面而至皆屈於刍食不能前进虽李光颜亦坚壁而已日与军士分采刍薪度支给以红腐之粟人不及救庭凑以故得设数重之围至是不得已授庭凑节而宠元翼以汉南焉三月卢龙军节度使朱克融成德军节度使庭凑并进检校工部尚书时庭凑虽得节制怒元翼之坚守故深州之围不解克融以兵同济其恶至是有宣慰中使至幽州克融上言前月得裴度书令解深州之围以今月一日抽兵还本道讫庭凑兵亦稍解故并以尚书宠之。

是月徐州监军使奏当道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领兵回以今月十四日入城逐其节度使崔群智兴自领军务已未以武宁军节度副使兼御史大夫王智兴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智兴出自武宁行伍累至大将元和末将徐兵北李师道尝以少击众声振海岱间累拜沂州刺史及奉诏会讨王庭凑智兴领兵三千仍加节度副使以宠之本军有勇敢者多在其所统既居戎人以功位自疑崔群亦虑其归还非己能制累表请追智兴授以他官事未行诏班师智兴以幽镇二方怙乱受节繇是幸心益炽先期入境群闻之惊使从事劳问。且言先输其器甲仍留其众於城外以十骑自随智兴不从率众斩关而入见群及监军使拜而伏曰：此军情也。乃为群具行夫骑乘无不周悉及判官从吏皆如素焉。又杀不同己者十余人然後以兵送群至■甬桥遂掠盐铁院钱帛及汴路进物商旅资货率取其三分之二。又以兵劫濠州刺史侯弘度弃城走朝廷以新罢兵力未能讨遂以节授之。

四月王庭凑表请追赠三代乃赠庭凑曾祖五哥之越州都督。又赠其祖未怛活左散骑常侍。又赠其父升朝礼部尚书徇其特请也。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丙子以天平军节度使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乌重裔为横海军节度使兼沧州刺史充沧景德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前摄横海军节度副使检校国子祭酒沧州长史侍御史李同捷起复为■麾将军守右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海沂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就加魏博节度使检校司空史宪诚检校司空中书门下平章事丁丑就加幽州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李载义检校尚书右仆射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康志睦为检校户部尚书镇州节度使检校司空王庭凑为检校司徒是时既以李同捷节度充海尚虞群师生事故咸有就加之命以宠安之。

二年九月沧州节度使李寰为夏州刺史充夏绥银宥等州节度观察押藩等使依前检校左仆射寰前在

沧州拥兵不进知中外议论自怀不安遂请入覲诏旨优许因有是命。

十一月赐定幽州绫绢各五万疋昭义绫绢三万疋有中使自易定来奏诸道行营节度赏薄为词故累加给贖（是时沧镇未平王师业已问罪则置供军粮料使日费甚厚而两河诸帅重邀功赏每与贼战辄增首级以闻其後对见赐与者众矣。至於发帑藏徵散收赠帛征马去亦无二繇是天下守土者以助军进献率不下数万疋）。

三年三月乙巳太原奏中使杜英奇到易定行营宣举当道兵马使傅毅充易定节度三军不受共举易定都知兵马使张二其傅毅领军三百二十人走投本道戊申以张二为检校左散骑常侍易定节度使己酉以张二新上赐帛五万疋。

七月己未先送魏博史宪诚旌节中使刘弘逸奏云：六月二十五日到魏州二十六日夜三军杀史宪诚举大将何进滔其新节度使李听入城不得壬子召宰臣裴度王播路随对于延英诏以魏博节度衙内都知兵马使检校秘书监兼侍御史何进滔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充魏博节度使壬申诏雪王庭凑依前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太原公成德军节度使先是沧州李同捷求代父任诏授以兖海同捷不奉诏投款於庭凑庭凑出兵挠魏北境以接之诏绝庭凑进奉时河朔连兵日久朝廷益苦馈饷之费及同捷授首庭凑亦微露诚款於邻封帝揣知中外之心所宜故有恩荡之诏。

九月以王庭凑洗雪命有司先籍入其留邸及店铺等并令却付官吏所繇德棣诸州者并放还。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监军使上言节度李载义於球场送宣赐德政碑中使後院副兵马使杨志诚同打球志诚等遂於球场叫呼谋乱载义当日走投易州。又奏志诚杀莫州刺史张庆初以载义姻党故也。帝闻之惊促召宰臣入对时兵部尚书平章事牛僧孺早入先召见帝惕然曰：幽州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臣被召疾趋容臣稍缓息具条以对帝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阳得失系国家忧戚耶。且自安史乱後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兼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倚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借其土地必自为力爪牙之用固不计於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帝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壬戌李载义遣从事上言自破沧州後累表请赴阙廷频奉诏旨不许今月十三日於球场为管衙兵马将杨志诚翻动其日辰时将男正元并随从军将奔赴阙廷帝令中使至太原以采宣迎并赐以书诏紫衣牙笏玉带并药一合银器一个所在宣赐甲子赐载义永宁里第一所壬申载义为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令所司择日册命以嘉王运为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志诚为幽州节度观察等使留後是日诏中使以米面粟豆油盐共一千石钱二千贯绫绢三千疋柴四十车草一万束就永宁里第宣赐载义。又令尚食日给十人生料翌日。又命以良马一匹并鞍就第以赐之及宾佐将吏无不广二恩锡。

四月以杨志诚为工部检校尚书并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押奚契丹两蕃经略等使。

七年八月杨志诚就加检校左仆射用含弘之典也。初志诚转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事体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怒今中使往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仆奔还奏曰：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中使并为志诚系留矣。志诚遣使让官复赐官告其使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之言务以含弘故再加仆射（载义为河东节度使时杨志诚复为部下所逐过太原载义躬自驱击遂欲杀之从事解救以免然而擅杀志诚之妻孥将卒朝廷录其功曲法不问）开成三年六月壬寅以康州流人王晏平为永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晏平为灵武节度使去任日取征马四百馀匹及借兵器千馀事遂隐没妄为申破台司推勘狱状悉具计赃七千馀贯以晏平之父智兴尝有战功故特免死从流未至流所魏博镇州幽州三节使有表请雪遂除抚州司马给事韦温薛廷老卢弘宣等封敕改为永州司户韦温等。又封还帝命中人宣慰温等制命始行时晏平在麻之中未至流所广以金帛交结中外既得免死旋。又除官复假三镇之势以迫朝廷而执事者但务姑息河北不守法理时论惜之。

卷一百七十八

帝王部·姑息第三

唐宣宗大中四年幽州戎帅周寢疾表乞都知兵马使张仲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骑常侍其年冬诏赐旌节迁检校工部尚书。

僖宗广明元年以巢贼陷阙帝巡狩於褒斜四川节度使陈敬□迎扈至蜀行阙之事一以委焉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颖川郡王及驾回赐铁券舍其十死。

中和四年正月制授鹿晏洪山南西道兴元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兴元尹晏洪本许州郡校中和初从武军监护杨复光讨贼京师贼平复光卒军无所统乃以本军并徐宋之兵西入射胡关陷襄邓及下金州洋州路直抵兴元初则云：西赴行在及所历封壤悉皆屠之臣钦。若等曰：史失名军士骄猾晏洪不得制因进逼兴元其师牛勳不能拒奔赴成都朝廷以京邑初平议其姑息诏授留後至是加节制焉。

光启元年三月以徐州节度使时溥为钜鹿郡王制曰：天用日月司之以晦明帝赖股肱寄之以休戚念其功则报无所[A092]厚其赏则诚在可危尔勿■旬於骄盈吾靡劳於姑息也。时溥为时杰出临难慨然用礼乐为身基知德刑为战器文惟附众武足取威万旅无■华一方底定朕以彭门人兼沧楚地控淮河因命专征果闻善训公忠所化气俗自平极将相之崇高作藩宣之轨则噫成功未易持禄尤难倚伏相循安危是系朕尝览祖宗之纪每钦兼济之图尚父汾阳王太尉武穆王皆道合中兴勋高往烈然子仪以恢弘体国保富贵於永年而光弼虽刚正奉公积猜嫌於晚节盖坦怀未至则全美或亏言念大臣足为前鉴惟尔竭诚保奉著节始终畴咨虽显於上台制爵宜加於异姓彼邦遗事故老当传勿劳铭鼎之恭用永绅河之誓服兹休宠慎乃令图庶俾君臣永於竹帛。

昭宗大顺元年制以德州刺史权知沧州兵马留後卢彦威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沧州御史大夫充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处置等使彦威光启未逐其帅杨全玖求旌节朝廷以扈跸都将曹诚为沧德节度诚虽不至任而彦威之请不行至是王■罗弘信因张■用兵为彦威论请故有斯授。

二年三月制以青州留後王师范加检校兵部尚书平卢军节度使是岁镇州王■曾有表荐曰：臣闻推亡固存古有明义兴灭继绝书著前文盖圣王弘延赏之恩哲后开功能之道故吴君录旧育凌统之孤儿汉帝追功举张良之爱子臣伏见故淄青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敬武将军星发彩金匱传符推心皆务於政经戮力每勤於王室自艰难变运銜辂省方海岳一隅不惊刁斗关畿数路尝走梯航加以沦落衣冠流亡民庶皆能赈■尽致昭苏可谓辅国苾臣佐时良牧而不幸秋兰败叶朝露■光俄成就木之悲不尽登坛之寄其男检校工部尚书权知留後事师范亲为嫡长才实瑰奇早馆父兵夙知军志张飞之敌每说无前魏万之名咸言必大顷以元戎物故外府事殷体人情怀骚动之虞俟朝奏有关河之隔以是连营义旅比屋蒸黎追奕社以增哀思召棠而沥恳爰从苦块抑主兵戎分少拊寒尽同赤子望■就日颇罄丹诚今则戈戟罢寻光阴已变险夷一致首尾二年雄棱真是其将门造次不渝於臣节虽皇华紫诰慰安相继於道途而旧旆油幢承宠未闻其拟议将何以宽诸众望塞彼群情光成季之高勋表臧孙之後嗣伏望皇帝陛下信敷九有仁覆万方当惟新革故之时思就俗理人之道克全修偃早委旌俾其户户披■皆瞻白日人人弃管尽观青天覃四时不幸之功救五郡倒悬之苦则岂独自夷及夏咸知姬煦之恩诚亦在存与亡俱荷生成之施初师范父敬武本青州无棣人少为牙将会安师儒乾符中为帅遣平贼有功尤宠之及巢寇犯长安逐师儒自为留後时朝廷多故因授正命累加至检校司空平章事去年敬武卒三军以师范为留後表请旌节朝廷不允制以前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帅棣州刺史张蟾迎之师范遣将卢弘攻蟾弘复叛回军以攻青州师范虽年少多智数乃遣人重赂迎弘请避贤路乞守先人坟墓全首领而已弘然之既入师范伏壮士■益而杀焉安潜乃归阙如此二年朝廷未降节钺至是以恒山表荐为名乃加是命景福二年正月凤翔李茂贞奏以兴元知军府事李维密率本军越授梓州从之初梓州顾彦晖兄彦朗以大顺初卒三军以彦晖为留後茂贞表荐遂加正命及降旌节为兴元杨守亮所滞茂贞败守亮收复兴元曾有表请再降东川制命词曰：臣闻镂鼎书■必归於勋德分茅建秩允属於贤良明朝无滥赏之文圣代绝。且侯之论其有功标岷首业著燕然殊恩寻降於虎符睿渥已颁於龙节旋遇蛇蟠剑棘植铜梁遮日月之回光阻山河而倒浪今则初开九折渐涸长鲸宜宣既往之恩合举已行之命

臣熟稽通论方敢上闻倘无弃於瞽言庶有裨卑於玄鉴臣伏见东川节度使顾彦晖门传将略代袭军功佩董卓之双■□由基之一镞南金炼质经大冶而弥坚东箭推心遇繁霜而转劲伏自顷岁蚊雷聚响螭斧称威风摇而海岳将倾火烘而薰兰不辨顾彦晖与亡兄彦朗提戈雁塞奋臂龙沙同驱■显■引之师入奉纪纲之仆青黄杵下辛勤果建於勋庸赤白囊中动静罔违於禁制伏以先皇帝鸾旌反正凤辇初安爰置酒以论功遂图仪而表德顾彦晖亡兄彦朗由是荣颁剑履显誓山河饰金之象犹新垂露之文未灭岂谓忧时积疹奉国劳神三秋而大树忽凋半夜而将星潜殒是致人皆罢市里为辍春泪碑虽没於蒿莱画象但喧於箫鼓顾彦晖以三军拥路百姓排关感羊祜之遗心请冯君之继踵伏自誓持纪律权总貔貅谢玄用才虽履履而有任句践抚士从觴豆而皆均伏蒙皇帝陛下俯念群情仍怜异政降旌幢而示宠宣雨露以■守功风行而天下皆闻日照而人间并见不谓绵州刺史杨守亮鸱张要路蚁聚通津擅抑芝泥强留瑞节召兵戈於武定阻琛颺於褒梁大肆处刘将营统制臣与■州节度使王行瑜同兴义旅共伐奸谋一挥而梟□离巢再战而猿猱失木既通剑路寻达刀州顾彦晖屡捧诏书曾颁旌钺非是剪桐之戏已承裂地之封濡涵而难滞旧恩锡赉而愿加新节犹希进秩用表优贤臣谬窃临戎尝思举善敢觐先茅之赏庶遵连茹之文时朝廷遂命使再降旌节皆茂贞保存之力也。是月彦晖与西川王建争田疆理相失遂战斗不绝既乞援茂贞乃以兵赴焉三月制以捧日都头陈□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扈跸都头曹诚为黔州刺史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宣武都头孙惟晟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并加特进同平章事各令赴镇并落军权时朝议以李茂贞傲侮王命武臣难制欲用杜让能及亲王典禁兵故罢五将之权兼以平章事悦其心。

六月制以凤翔陇州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户李茂贞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十月诏雷州司户参军杜让能赐自尽於临皋驿初让能为太尉与李茂贞不协景德初杨守亮为茂贞所败以朝廷欲割果阆州姑息之茂贞怒陈言让能曰：宰弼外镇四夷内安百姓阴阳不顺犹资燮理之功宇宙将倾尚假扶持之力即万灵舒惨四海安危尽系朝纲咸繇庙算既为重任方属元臣况国步多艰皇居未壮曩日九衢三市草拥荒丘当时万户千门霜凝白骨大厦倾欹而未已沉疴绵息以无馀皆曰：非贤臣无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无以革寰区之弊令公舍筑入梦投竿为师践履中台制临外阃不究兴亡之理罕闻决断之机盖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辄思上问愿审臧谋窃见杨守亮擅举干戈阻难西道将图割据吞并东川据巴夬为万窟恣豺狼於梁汉致十年荆棘果闻败衄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谐思却归而无地当道与■州见为阻隔纲运方举问罪师徒忽朝廷授武定之双旌割果阆之两郡未审是何名目酬何功劳紊大国之纪纲蠹天子之州县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且包羞於马牛谓奇谋信为独见伏虑明公赏逆党无君之子愤忠臣奉国之心要助奸邪须摧正直。又闻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书□割全通於内地虽知渊奥罕测津涯亦闻駭异群情颇是■宣腾众口未敢便陈章表明述是非伏冀明知特加密示用□疑惑稍决指归时让能抗答之茂贞繇是转怒焉後以茂贞跋扈既深帝谓让能曰：春秋之义将而必诛安有甸服之间显违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讨四方其谓我何让能奏曰：艰难已来行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织附之者众一旦难骤革之京师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惧设有陵犯损威愈甚愿陛下稍解雷霆之怒而熟计之昔汉文以吴濞不朝赐之几杖正为此也。帝曰：政刑弛紊诏令不出都门斯乃贾生恸哭之秋也。书不云：乎！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朕不欲孱孱守活坐取凌削因除宰臣徐彦。若镇凤翔以茂贞为兴元尹以嗣潭王率禁军送彦。若或茂贞迁延不受代即攻之军旅所决一委让能让能因上言曰：陛下愤藩臣倔强必欲■■弱枝以隆王室则请宣召中外大臣与臣同心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独任微臣也。帝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均休共戚勿以此为辞尔让能曰：臣待罪台司所未乞骸者思有以报陛下也。安敢爱身以避事况陛下之志宪宗之志也。但时有所不便■有所必然他日臣虽受晁错之辜不足以弭七国之患敢不奉诏继之以死及禁兵将出↑金人奸党咸声言此一举也。非朝廷之谋让能报私怨也。王师既败茂贞向阙帝御楼斩军容使西门重遂斩枢密使李周童以徇茂贞茂贞进兵临皋驿抗。表曰：无辜加罪杜让能之始谋也。非中使之罪请杀让能让能奏曰：臣固预言之矣。今独有归罪於臣可纾国难帝不得已贬雷州司户参军仍诏送茂贞军前茂贞具礼出迎至驿复表请行朝典如此往来者竟遣中使害让能於驿内。

十二月制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守中书令进封秦王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行瑜赐号尚父赐铁券。

乾宁三年凤翔李茂贞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请跸驻华州

乃诏曰：镇国军节度使韩建忠贯雪霜义坚金石十陈章表备竭忧国之诚一诣行宫愈验爱君之志况华州城垒牢固粮储贍丰兵士。又免远行车舆。且绝他虑时诏下之後信宿而至华以华之公署为行宫。

八月。又付韩建诏曰：卿武抱七德瑞应四灵挺生德门佐我丕祚采衣就养深知百行之原布被奉家不以三公之贵朕闻卿高节奖卿崇勋迁幸已来社稷是■卿宜每关朝政莫惜揣摩既位列大臣亦不为越分至於道路警候晨夜■是防皆伋良筹用致高枕无令奔轶以慰焦劳诸道节度使知卿至忠服卿威望卿宜各移书檄告以安危使有兵者陈勤王赴难之谋丰财者展急病上供之效合成忠孝同济艰难启我中兴允属上将山河为誓不在他人初帝在富平以人情阻挠召建议之建即至跪露首罪言发涕流帝亦为之色动竟未知其心也。及入华公卿近侍皆与建胶固不敢专行制令故下诏使建揣摩时政得失及告谕藩镇时建乃上言云：昔先皇帝幸蜀都之日陈敬□守镇锦城过恃宠私多所参预所以远方观听物论■宣然臣岂敢遵彼覆车同其滥吹至於■是防道路拱卫乘舆夙夜在心是臣之职。

四年三月丙子制以韩建资忠靖国功臣封昌黎郡王五月乙亥以建八表让昌黎郡王诏曰：卿始以勤俭镇关辅为列岳准绳近以忠赤扈和銮立大朝纲纪诚款备尽丰省中规下有慰於孝思上无累於供亿创行庙之功也。群后在廷盛典咸举复累朝之废坠崇万代之本根建储宫之效也。而。又请散兵甲大斥奸邪忠言屡闻成绩可数以身许国其心动天虽仲尼兴微管之言汉祖有必勃之谓方用经济殊曰：寂寥永言茂恩詎非异数但念成人之美君子所先执德不回格言斯尚是用寝美号重封之泽就谦光崇让之规足以警励贪夫教化疲俗已议依允尤切叹嘉。

九月癸酉诏以太子太师卢知猷撰韩建德政碑文前户部侍郎司空图为颂建累表坚让从之初是岁春华人表请为建立碑时建上第三表让至是知猷与图词成帝令琢其二碑建。又面奏坚乞寝载其碑竟不立。

十月癸卯制韩建兼辅国军节度使长春宫使初李瑋领同州瑋茂贞之养子也。时帝自播迁已来怒茂贞未已将遣宰臣孙□理驾下军及率诸镇讨之韩建累请故未果行瑋知之故逃凤翔至是命建兼之时建亦陈让诏曰：卿才本济时道惟师古致君不期於辱市忧国每至於忘家自朕薄狩近关逾周岁备见忠勤之效莫非倾尽之心允谓良臣宜膺重寄会同州元戎失职军旅不安况接行朝尤思得帅是用资尔兼领镇乎！危邦冀疲瘵之渐苏而烟尘之彻警何乃遽陈章表过有■冲方藉当仁岂宜多让固难依允无至再三寻遣供奉官祁彦祥宣赐旌节官告至建理所寻授焉建已兼判京兆尹有跋扈之志而致瑋之去镇人亦意建所摇动也。

光化元年九月戊辰制加韩建守太傅兼中书令兴德尹颖川郡王并赐铁券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十月丁酉改封颍川郡王韩建为许国公。又赐铁券是月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卒三军立其子副大使绍威知兵马事寻赐之节钺。

天复三年五月辛丑下制以两收宫阙扶危保国功臣凤翔陇右兼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等州观察营田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茂贞自天复初反正之後朝廷多故尽并河西四镇及秦陇四州山南八府父子兄弟方牧十余人朝廷姑息不暇遂加尚书令进封岐王至是失势以朱全忠官才至中书令心不自安乃累上表乞罢尚书令有诏允之改授太师。

後唐庄宗天■十八年镇州大将张文礼杀其帅王■文礼请旌节於帝帝曰：文礼之罪期於不赦■当斩首以谢冤魂詎敢邀干旌节宾友曰：王氏之冤实繇文礼方事之殷。且须含垢不欲与人生事但假之以五命徐为後图帝不得已从之四月乃遣上介卢质承制授文礼为镇州兵马留後（文礼既杀王■父子举族灰■子及其妻朱氏以通梁人寻间道告於梁曰：王氏丧於乱军普宁公主无恙文礼徇贼张友顺所请因为留後於浑城视事以俟上疏兼要节旌知温奏卢台寻亦奉笺劝进庄宗姑示含容而可其请）。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制扶天辅国翊佐功臣天策上将军武安等军节度湖南鄂岳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尚书令潭州大都督府长史使持节都督鄂州诸军事守鄂州刺史上柱国楚王食邑一万七千户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马殷可检校太师守尚书令馀并如故（天策上将军之号旧无此官伪梁时马殷骄僭求尚书令伪梁以唐太宗为此官历朝不置今既革命随请与之殷。又以太宗为天策上将遣纪纲求之梁宣於制册内。又加军字马殷以谬论请数四。且云：人臣旧无此号将来更处何官梁人不听殷黽勉不能辞至今为号也。）

十月壬子制叶盟辅国功臣静江军节度使使桂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

使持节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国扶风郡王食邑六千户马可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制云：尔已名尊四辅位冠三师既无品秩升迁准以并田增此要语也。名器假人如此贾谊所以长叹息者无如之何）。

二年四月兖州节度使充北面招讨使房屯兵杀冀州刺史招讨副使乌震初诏震代知温帅镇震遽至有怨言因纵博诱牙兵杀震於席上会次将安审通保骑军隔河按兵不动知温惧其不济乃束身渡水复结审通逐其乱军以奏朝廷姑息知温下诏邺尽杀军兵家口老幼数万清淇为之变色寻诏遣知温就便之镇以安反侧。

十月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差人走马进箭一对称贺杀逆党帝却赐彦威箭一对（传箭者蕃家也。起兵令众即传之今霍彦威以蕃将为人臣下而传箭於君上不典之甚也。）。

四年七月荆南行军节度司马高从诲遣都押衙刘谦已进赎罪银三千两（从诲父季兴自伪荆帅据有其地庄宗平中原季兴惧自请入覲复令归镇及帝嗣位季兴表请峡内诸州仍旧图隶属朝议才允季兴即谋取时魏王继岌平两川舟运奇货数艘下峡为季兴所掠缮城自守帝命襄帅刘训率师讨之遇水退季兴臣於杨溥受伪爵命泊季兴死从诲归国谦已至帝御中兴殿陈荆州之贡於庭顾谓侍臣曰：父子罪不相及季兴负恩歿身於地从诲悔祸乃心本朝予以恩信待人有何不可安重诲拜而言曰：陛下以德和人不久舞干革心从化臣等敢贺）。

长兴元年正月荆南奏峡州刺史高季雍归州刺史孙文乞。且依旧任从之。

四月河中杨彦温叛遣殿直都知范氲押金鞍辔马金带散马衣一袭及州刺史官告敕牒往河中赐彦温。

十二月戊午制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亡父扶天辅国翊佐功臣荆南节度归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尚书令江陵尹上柱国南平王食邑八千户食实封五百户高季兴可赠太尉从诲母赵国夫人朱氏可赠吴国夫人。

二年正月敕故保邦崇德忠略康济功臣天策上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上柱国楚王食邑一万八千户食实封一千六百户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极无官可赠宜赐谥兼神道碑文仍以王礼葬是月静江军节度马可卒废朝赠尚书令可楚王殷之弟也。

三年五月东川董璋为孟知祥所杀枢密使范延光等奏曰：荆南所奏两川事宜虽未有兴元奏报此事必不凭虚臣等料孟知祥。若兼有两川虽除心腹之患然其军众皆吾将士宁不思归知祥纵。若专制剑南仍忧此辈谋变料其筹必欲外恃朝廷形势以制诸军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无繇革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贼臣间谍致兹阻隔抚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即令供奉官李环使西川赐知祥诏曰：省洋州及兴元奏探闻得董璋把截剑门关路不通利州与西川往来兼称董璋自领徒党侵逼西川管界西川已出兵士御备其利州人情不安未知两川的实音耗等事朕闻天惟福善神必祸淫玄鉴昭然冥符定矣。故积功累仁者无所不济穷兵黩武者未，或不亡是以齐国尊周终全霸业吴王伐越自取丧亡略验古今足分成败卿时推间杰世仰全才知治乱於未萌测安危於未兆首处缔构再复宗祧英谋迥掩於耿吴茂业遐超於申甫论功为最锡壤居先自居守於北门往镇临於西蜀安民有术抚众多恩方静治於龟城期永扶於凤阙董璋比膺朝寄荐领戎会曾无犬马之劳但纵豺狼之性顷岁潜怀逆节密设奸机志欲兼并愚谋间谍始奏卿之得失知朕不容後说朝廷之短长图卿相信只凭诡诈便欲侵吞欲西犯於蜀川遂东窥於阆郡不烦可缕可验包藏乱常之罪恶既彰伐叛之刑书难赦朕乃卷求良帅殄灭凶渠此际寻委卿兼都川行营供馈应接使方倚仗於威藩俄阻限於寇境路岐虽隔情好如初中间令进奏官苏愿及进奉军杜绍本等相次归还令传诏泰想其到彼备达予怀卿御敌多方折冲有备虽深嫉恶犹示睦邻尚抑骁雄观其隙而董璋果然颠蹶尽露奸邪初控扼於剑门遽侵骚於锦里为臣。若此灭族非遥卿可严诫师徒妙绝筹画按兹良便速殄元凶朕亦寻遣军前径临境上为卿犄角扼贼咽喉伫扫荡於氛霾复流通於信使当覃异渥式奖殊功卿宜慎固远图秉扶大节保君臣之重义成家世之美名况卿骨月至多丘园在此自来存问并得安全可表朕之倚卿所赖卿之为朕伫观英断定集大勋岂惟只委於节旄长居贵盛兼俟别颁於纶更广封崇奸鬼自分始终可鉴其为眷注无忘寤兴今遣卿外甥李环赍诏慰谕想当知悉。

九月乙未供奉官李环自西川使回进呈西川节度孟知祥表三封并信物先赐金盘盞注子纱罗孟子

等。又奏福庆长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两川因环而通也。(环太祖弟忻州刺史克宁子也。克宁事见庄宗实录克宁妻孟氏知祥之妹克宁既诛归孟氏时随知祥在蜀朝廷既闻知祥杀董璋收复东川无人通信乃令李环省母因赉诏慰谕环具陈朝廷相厚之意知祥复称藩如初自此骄倨不法矣。)甲辰先遣供奉官陈延矩往遂合等州值董璋叛隔在西川至是延矩李环同来赉到孟知祥表三道一谢昭雪请酬奖破董璋立功将校赵季良等五人乞加节钺一部内刺史令录官员乞许行墨制乙巳遣卜门使刘思政充西川宣谕使与知祥诏曰：省所奏东川董璋，爰自为邻从初不睦尝厚诬於表疏每深间於朝廷欲窃兵权来并土宇忽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暴兴兵士至五月一日骤入汉州寻差马步都指挥使兼知武信军节度留後李仁罕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兼知宁江军节度兵马留後张知邺衙内都指挥使兼知昭武军留後李肇等各於界分警备。又令副使权知武泰军节度留後赵季良在府巡守其左厢马步都指挥使兼知保安军节度留後赵廷隐先次部领兵士三万人出次新都乡自统领衙队二万人骑继进至三日交战杀败董璋斩首万馀级执八千人擒贼将校八千余人甲马七百匹收衣甲器械十万事其董璋与男光嗣四日巳时走入东川前陵州刺史王晖斩璋父子首级来献军门寻收下东川城。又奏今夏方议赏功其文武将吏等众意难违已取六月十一日权兼东川指挥公事具悉朕以董璋位列山河名兼将相全未输忠事主以礼睦邻辄恣凶狂拟谋吞噬潜脚则妄呈章奏诳朕则欲窃兵权奸计未成贼机寻露既无间於构惑唯有志以攻侵卿虽认包藏久从含忍但务戡兵而静治只期应敌以御冲俟落穀中即加翦扑。若居度外。且示协和而董璋果出妖巢暴兴叛党忽犯成都之境骤逾汉郡之疆蚁聚蜂屯鸱张豕突谓锦川而可取谓天网而可逃及卿密运戎机大张军剑戟川排而巨野旌旗布以蔽天鹄鹞才交豺狼已殄弃甲者追擒既尽投罗者剿戮无遗寻迫元凶遁归孤垒不暇守陴而恸哭便当传首以迎降恶蔓顿除祸胎全拔永肃潼江之波浪尽收妻道之封疆不有贤良谁分忧寄儆非英特孰静方隅纪功而焕耀常载德而辉华简册捷音初至庆快良深嘉叹之馀旌寿是切况闻众恳已请兼权实契朕怀即加真命其为卷曷无忘寐兴其立功将校权兼留务李仁罕张知邺李肇赵季良已下咸著忠良亦须正授续行渥泽相次奖酬想宜知悉。又诏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构赖忠良之共理冀寰宇之永康矧念元勋早联懿戚永保君臣之分足论终始之心卿出应贞期生符间气洞晓圯桥之兵略玄通渭水之戎韬重整汉仪首冀大计再隆周道迥立殊功实有令名载於良史是膺朝奖继领藩宣外则覃声教於百蛮内则效忠勤於双阙交修职贡备竭臣诚方表率於诸侯永维持於景运不谓董璋夙怀毒潜贮狼贪拟并吞於仁封诈倾输於直节密飞章奏累述事机或叙卿之短长或报卿之动静无非斗激每欲攻侵朝廷贵要协和久从隐忍表文具在事状甚明及知不纳其谗邪乃去反陈於离间仍於邻道顿起端只凭诳惑之词便作窥觐之暴既干纪律须举宪章爰命帅臣共平寇孽此际遂委卿兼东川行营供馈应接使如斯倚注，岂有猜嫌渥泽方行使车将发旋属道途之阻塞复当边境之沸腾繇是去意莫通来音亦绝偶致关防之多事久闻分野之延灾盖以朕至德未孚纯风未洽每自责躬罪已敢忘旰食宵衣况卿动禀箴规深怀鉴识从初料其操守岂敢徇彼狂迷只应屡中巧言偶生疑论遂且徐观其向背终图自别於妍媸其间但务训兵止期应敌遐想勤王之力诘移许国之心所以中间先令进奏官苏愿及进奉军将杜绍本等相次归还式明安慰朕。又知董璋果谋鼠窃转恣鸱张辄侵岷益之崇封俄越梓潼之未界兹察诡计究彼初心附皮毛唇齿之欢足明矫妄窃郡邑金汤之利可验包藏朕乃寻遣近臣径赉明诏示其犄角表此招怀仍许优恩别传密旨果闻卿意备体予怀即决远图亟回英断驱锐旅而既歼寇党取危城而方剿渠魁爰效至忠克全大节尽倾衷素叠贡封章并往日之疑襟细述此时之戎事大朝正朔奉之不渝列镇规程守之无易仍厚支其馆济隔过之王人载认恭勤益明尊奖尚未舛误得以平持今後协和自然悠久鱼水之情宛在山河之任永居足保勋荣转期富贵至於封赏固不食言凡在系文更宜宣力嘉叹之外注瞩斯深。

十月乙酉朔帝见群臣於端明殿再遣李环奉使剑南初同光末魏王继岌平定两川及班师留兵五千人镇守自後安重海潜酿兵欲图两川每除授川中刺史必以兵从小郡不下五百人以牙队为名先是夏鲁奇所率兵三千人赴镇遂州及董璋先留东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三万人陷在蜀川孟知祥丰给厚赐将校与妻孥田宅邀其死力而赵廷隐李仁罕李肇等皆吾之将校也。知祥自补授藩镇知祥既败董璋兼东川亦不遣复以闻泊李环往宣诏旨知祥骄矜自恃乃上章云：臣当道先隔留川中兵士乞发遣家口骨肉来入川今再遣李环与知祥诏曰：供奉官陈延矩回览所奏遂阆黔参等州自此差来所屯军都将士等当府已厚给衣粮尽令优足其指挥都头各随职次悉以安排虽因事以在川固系籍而为国但念各有家口骨肉在本管军营居

此者已有生涯在彼者宁无离恋伏乞敕见在营幕放前件将士家口入川等事具悉切自起梓绵灾延巴蜀繇兹奸贼累我苾臣阻渥泽以不通构猜嫌而莫解果招神感自就天诛卿有勇有谋克忠克孝虽偶遭诬误而每切推崇率师徒而继殄邻凶贡表章而寻输臣节兼以诸方戍卒皆厚给於衣粮数道王人亦优加於供待周勤。若是嘉叹良深并奏人名已系兵籍朕既推诚而待物卿方尽瘁以事君卿安即是朕安在彼何殊在此所谓家眷东地更乞发西行既览奏陈固议俞允寻命宣兹表意采彼輿言皆以久抱睽离极思团聚但以舍兹九族就彼一身虽丝萝琴瑟之情分飞甚苦而松柏丘园之恋抛弃尤难。又知已有生涯恐虞却相弃擲况闻两川曾经战斗必有杀伤既难轻议於往来兼恐不实其存歿切恐去不相见往无所依转令两地之困空尽致一家之沉没闻兹哀诉。又可悯怀其如口数颇多地里极远如或正身自来般取即应此辈不贮忧疑卿可体彼人情详兹物理妙加筹度贵协便宜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知祥别表两川部内将校州县官员缘地里遥远一时奏报不暇乞许臣权行墨制除补讫闻奏与知祥诏曰：据所奏以文武之将僚希尺寸之官赏请卿自称王爵权行制书卿以未经先奏於宸聪不欲便加於众意却缘熊黑之武旅怀铁石之壮心或立功劳须加爵赏难以具排官氏繁奏圣聪敢希显降明文许行墨制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後当闻奏免忧迢递庶从便宜等事具悉卿等最亲最旧不溢不骄，爰自中兴夙参佐命厌大权而不处守高节以自全成兹令名标於信史洎总兹千乘镇彼一隅不将富贵为心惟以邦家是念尽血诚而推戴竭土产以贡输每念忠良正深系赖忽被董璋之逼迫遽令蜀郡以携离卿虽外合元凶而内全大节文翰每深於恭敬使臣尽厚於接延兼闻曾兴议於东川欲拜章於北阙彼既他说此难独行察卿此际之诚契朕从初之料今则诏书才降章表继来阻推劝之众情高辞王爵执变通之成见远贡臣诚去假号而就真封抑异端而全大计非卿不能断此意非朕不能悉此心载阅敷陈备详披沥自然可久可大传子传孙长为一面之藩维永作四方之表式其文武将僚等或武有折冲之术文多经济之材咸能赞助元戎削平大憝功勋显著酬奖必行所请权行制书贵从便宜虽随方设教协远藩众庶之情而引古证今异本朝全盛之事切念道途久绝人使才通在朕方务於绥怀於卿固无於爱惜缅思尽节必认注心自今已後剑南诸道应节度使刺史并州县官军府文武将吏等或升降贤愚或黜陟功过一切委卿逐便选择差署施行讫奏朝廷更不除人岂惟协彼权宜抑亦表吾委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知祥别表。又奏大将军赵季良李仁罕赵廷隐张知邺李肇等五人昨有破董璋之大功臣已权补充五镇兵马留後伏乞正授节旄者与知祥诏曰：据所奏节度副使知武江军节度兵马留後赵季良马步诸军都指挥使知武信军节度兵马留後李仁罕左厢马步都指挥使知保宁军节度兵马留後赵廷右厢马步都指挥使知宁江军节度兵马留後张知邺内马步都指挥使知昭武军节度兵马留後李肇等臣各已简署列藩委之共理伏乞特颁诏令各降真恩俛蒙委以节旄则望付臣宣赐仍希眷泽各转官阶等事具悉卿前镇彼远方迫以近患欲作婉成之计须为苟合之容果中含弘自贻诛戮赵季良等体卿忠孝感卿抚绥或献谋於帷幄之间或效勇於鼓旗之下赖兹奋发致彼廓清今则才翦凶徒寻输忠节虽知祥之通变亦季良之赞成况彼皆是重藩并难虚位言念数子参佐一心不惟功合奖酬兼亦材堪任使但能致理何爽从权所委留司悉谐朕意应希渥泽并可允俞但缘卿自建大功未加殊宠即俟相次便与施行其旄节官告等更不差使颁宣亦便委卿分付所乞墨制已从别诏处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便令李环押赐晋国雍顺长公主祭赠绢三十疋及赐知祥玉带等。

四年二月戊午帝对西川进奉使朱■於中兴殿因问知祥比日何如对讫百僚称贺癸亥制推忠再造致理功臣剑南西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南安抚制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孟知祥可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川西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南安抚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户赐忠贞佐国保大功臣四月庚午正衙命使册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为蜀王。

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为绥州刺史乞正授从之。

十月壬戌制权知夏州事起复■麾将军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李彝超可依前起复检校司空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军节度夏银绥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军立为帅矫仁福奏乞降真命帝闻之以彝超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从进为夏州留後朝廷虑不从命诏■州药彦稠等送从进赴镇仍降诏谕之彝超奉诏三军拥隔未放离任从进出军攻之王师加讨无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卷一百七十九

帝王部·姑息第四

後唐闵帝应顺元年正月西川孟知祥上言给事中韦勋赐五旗旌节官告进银一千五百两缿采一千五百疋时知祥专制剑南动多姑息初奏李肇而下五人分诸州为五帅请朝廷降使及韦勋至成都都不甚礼待聊以贡奉寻僭号於蜀。

废帝清泰元年五月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岐国公食邑七千户食实封五百户李从严可凤翔尹充凤翔节度使加邑千食实百户初帝起凤翔帑藏匮乏从 严家献锦袍银带用仗等物以助军实及帝将赴京师岐人叩马头愿以从 严临藩许之王建立乃代从 严七月条奏从 严在任所用过省钱诏蠲除之。

六月诏平卢军节度使房知温封东平王知温始与帝尝失意於杯盘间以白刃相恐及帝即位知温忧甚帝乃封王爵以宁之知温径赴雒阳申其宿过。且感新恩帝开怀以厚礼慰而遣之。

十二月诏以故武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彭城郡侯邑千户刘建峰累赠太傅可赠太尉其妻匡狄氏赠韩国夫人建峰唐光启中蔡贼秦宗权之党淮南之乱与孙儒寇陷扬州儒令建峰将兵寇衡潭诸州建峰乃自为湖南岁馀卒别将马殷代帅其众马氏深德之前後屡表建峰赠官至是有此封赠。

三年六月以右千牛卫将军权知魏府事张令昭为齐州防御使捧圣右第二指挥使开立为德州刺史捧圣第五指挥使康福进为莫州刺史先是令昭为邺都屯驻捧圣都虞候逐节度使刘皓据城叛翼日右副使边仁嗣已下逼令奏请节旄改授将军权知而立及福进始与令昭同谋应太原逐延皓朝廷故并授郡印累遣使宣谕 以诸军虐留未能轻解其意盖俟太原成败耳至是除郡。又促令赴任以观其心。

十二月以前坊州刺史刘景岩为彰武军节度留後景岩故河西 延帅高万全之将校累任至坊州刺史家在延州父子豪右私家有丁夫兵仗 倾郡邑人惮其强多推服之会杨汉章帅延州无政失蕃汉之私是时有诏借括战马及壮丁汉章以数千人将赴军期兵仗鞍马阙之於野而便成行景岩密令人挠之言契丹在河东丁壮有去无归众心惧杀汉章乃以其众至景岩墅推为留後朝廷不获已而命之。

是年诏放澶州刺史冯晖属省钱一百万晖以犒军为辞故有是命。

晋高祖天福元年封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临清王帝建义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兵二万屯辽州与赵延寿犄角合势及延寿兵败延光促还心不自安帝入雒寻封列土以宽反侧。

二年安州屯将王晖杀节度使周环诏遣沧州节度使李金全以骑兵千人镇抚其地未及境晖为部下所杀金全至乱军数百人不自安全说遣赴阙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军校武彦和等数十人斩之彦和临刑宣言曰：周环俭嗇多疑严刑峻令晖粗率悖慢怨其约束以至飞语相间各为防虞晖乃无疾针砭数月不出 竹为矛图为窃发预其事者晖腹心数人而已行间之卒皆受其制心虽有异敢不从之连鸡不栖物之常理夫乱者必戮军令有之。然则王晖元恶天子犹赐之信誓许为郡守我等见杀非有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苟将军之令得无冤乎！既戮彦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阙下初金全之将行也。帝谓之曰：王晖之乱罪莫大焉但虑乎！封守不宁则民受其弊故折矢飞诏示之以不戮一人拔晖为淮安守序秩次校以主其兵卿之此行无失吾信至是以彦和等当为乱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获财货在焉遂杀而夺之帝闻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授以旌节。

三年五月赐汴州节度使杨承祚衣一袭通犀带靴笏银鞍辔马等物。又太妃皇后各有所赐帝以邺城将下光远方馆兵柄故通姻好以固之所赐汴俗谓之系女 胥。

十月宣遣东上 卜门副使张琼祚押福建进来牙一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银盆四口腊面茶三十斤香药二百斤往魏府赐杨光远。

十一月制曰：王者居域中之大以天下为家两曜照临必覃声教二仪覆载咸有宠绥矧夫地镇南台心倾北阙遥识兴隆之运显输翊戴之诚得不并举徽章式旌亮节爰当吉日遂降明恩威武军节度福建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继恭淮水源长缙山系远代袭弓裘之业家承带砺之勋剑有龟文乃是千星之器玉称龙府居为照虎之珍当年已得於佩刀继世连持

於瑞节红莲绿水幕中多倚马之宾贝青犀渠帐下悉曳牛之将号令而秋霜肃物抚绥而时雨随车岳镇一方风行万里而况诚专会禹道著尊周挂帆樯而远涉沧波贡章表而备陈丹恳菁茅毕至无亏任土之仪玉帛咸来悉是充庭之宝尔能。若此朕实嘉焉是用益以井田荣之黻冕阶 峻级爵极真王冀旌奉上之心仍锡推忠之号於戏航深梯险尔无怠於恭虔崇德报功朕敢稽於渥泽勉承休命永保令图可特进检校太傅福州大都督府长史威武军节度福建管内观察处置兼三司发运等使封临海郡王加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赐推忠奉节功臣继恭图闽王昶而自立故有是命。

五年八月以西京留守杨光远守太尉兼中书令充平卢军节度使封东平王是时光远有功每以为帝惧已稍干预政事帝亦从之以其子承祚尚主次子承信等皆与一官而恩渥殊等为当时之冠时桑维翰为枢密使往往御前可否其事光远密知心衔之及范延光归命光远面奏维翰等擅权帝以光远方有功於国乃出维翰领安阳光远为西京守兼镇河阳罢其兵权光远繇此怨望朝廷潜贮异图多以珍玩奉契丹诉己之屈。又私养部曲千余人挠法犯禁河雒之人尝如备盗寻册守太尉时范延光致仕鞶装妓妾居河阳光远利其奇货。且虑为子孙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雒而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则北走越宜早除之高祖以许之不死铁券在焉持疑未允光远乃遣子勋以甲士围其第迫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光远寻遣爪牙请移雒下及浮桥推落水中流尸至缪家滩奏云：延光自投于河朝廷颇知之以姑息不暇莫能理其事後逾岁入覲帝为置曲宴时教坊乐官皆家在雒阳以光远左右多纵暴取深衔之因陈戏讥光远而光远无惭色帝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酬奖今各与一郡赴任以荣之因命为刺史者数人乃命青州节度使王建立移镇潞州遂以光远代焉光远面奏请与长子同行寻授承勋莱州防御使及赴任仆从姬媵行李至数千骑满盈僭侈为方岳之最下车之後惟以刻剥为事。

少帝天福八年遣内班曹延丕押玉带一衣一袭衣著三百疋银器二百两御马二疋赐青州杨光远。

是年以单州刺史杨承祚为登州刺史其官告遣前华州节度副使周光逊送之。

九年遣使诏驸马都尉杨承祚送长安公主乳母傅姆等一十二人归于青州示柔服也。

开运二年杜重威进军粮九万八千石 仓一千二百条并在镇州重威在镇州日重敛多纳与腹心数十辈分利而处皆为宫室会有命移镇而公私未剖朝廷察知遣殿中监王钦祚权知镇州军州事降诏以和余为名比户籍之钦祚性激讦好邀功利既至真定乃痛劾掌事者尽抉摘重威一行所聚储蓄而条奏焉重威闻之大怒。表曰：不知臣有何罪王钦祚封锁臣员寮口食词甚不逊朝廷不欲伤其意竟不区分寻追还钦祚故重威有是献将弭其事诏赐重威茶万斤绢万疋充军粮价。又赐重威器帛毡帐骏鹰别赐公主衣著百疋以姑息之。

汉隐帝时湖南马希广庶弟希萼为朗州节度使怒希广立不以长繇是日寻干戈相侵伐希广希萼交讦於朝廷累降诏和解之。

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枢密使王峻贡第三表辞解重任赐诏不允翊日峻入朝进谢恩马三匹峻自居密地常恃旧恩以国政为己任帝颇亦姑息之李重进郑仁海向训等皆帝亲旧腹心也。峻潜忌之每见仁海等在帝左右渐见进用尤所不平至是连拜三章求解枢务帝累遣中使就第宣谕每对使者辞气益厉。又发诸道节将书祈请保证旬日之间诸蕃皆遣驿执奏进纳峻书帝惊骇久之。又遣近臣召令视事稠叠慰兼宣云：若卿尚未入朝朕当亲自迎请峻得宣谕殊未回意。且言车驾。若来应是致臣於不测之 固也。帝知枢密直学士陈观与峻情通乃诏观谕意令至峻第观回奏曰：峻意解矣。望陛下声言驾幸但严驾以待之峻闻车驾将至即驰至帝黽勉从之峻果入朝谒见於便殿帝慰劳久之即令视事其要君无礼也。如此。

十二月戊申以左千牛卫将军欧弘练为嘉州刺史京兆少尹张仲荀为渝州刺史并放归本道弘练仲荀皆故湖南马希范之牙将也。弘练以进奉入朝值本镇乱归阻绝仲荀本邸官马氏既亡朝廷以环卫二尹授之至是刘言与弘练等书言已为故府攘除寇盗权主山河都无旧人同议藩任已具闻奏请速旋归故有是命。

是月丙戌武平军兵马留後刘言上。表曰：臣闻域中至大须归正统之君海内称尊合奉真明之主事既缘其道阻机。且务於从权关河之信使不通戎政之笺章未达 为睽越罪属稽留臣前年以马氏弟兄交相鱼肉是希崇之失御致边镐之侵疆当道节度使马光惠早副群情方施庶政遽多耽惑将乱纪纲三军商量乃行废黜臣繆居上将忽被众推寻。且奉表东吴所冀。且安西土不谓湖南节度使边镐多行间谍常畜阴

谋致半年未降於新恩而中使遽来於急诏而。又纵横肆意说诱五溪暗行文书广贲金帛将谋会合欲举攻状臣请节度副使王进逵行军司马何敬真别差指挥使周行逢朱全 张仿等虑其奸计恐致危亡乃举兵师去平凶寇自十月三日水陆发兵顺水至五日收下沅江九日。又下益阳十四日克复湖南越池边镐见其危迫陆路奔逃见发奇兵掩後追逐料行狼狈必恐收擒臣素昧兵铃曾无将略幸处军中之长叨司阃外之权念臣节以徒望尧 皆而尚 既复潇湘之士宇永依日月之照临幸成破竹之功敢慢倾葵之恳。且驰单介径达皇都谨差节度押牙张崇嗣奉表以闻是年十月内言收湖湘寻差人上章至荆南高保融留之自先奏其事言闻其未达乃复令张崇嗣奉表兼别具奏状缕述其事曰：当道去年以湖南马希萼弟兄伤寒家国陵夷淮南差边镐潜入长沙便为据守扶风一族楚水万家并押送东吴固无留者当道有兵士二千来众亦被括将累乞放回意未允许今春前节度使马光惠耽荒稍甚僭侈非常三军商量乃行废黜臣以位居 贰众意推崇辞让既难藩方无主此际以马光惠早归东国累降颁宣臣等例奉甄 未遑回变方思述职邻道可明不谓湖南频行间斗彼众将行讨伐当军须举兵师冀先定於熊湘复归明於象阙东吴早以臣权知戎阃未降明恩寻有急徵并令归国其边镐唯怀诡诈多畜奸谋况五溪八州是武陵管属边镐暗贲金帛密与钩连计料加兵欲谋攻逼於界首益阳县下砦聚食屯师自谓士卒精强壕堑牢固当道节度副使王进逵行军司马何敬真指挥使周行逢朱全 蒲公益等去十月三日部署大齐 截波鱼龙战棹等三百餘艘计三万人并陆路指挥使张仿董从德等押马骑兵士二万餘人同日进发五日收下沅江县获贼都监刘承遇其贼将李师德等五百餘人并束甲归降至九日到益阳寨贼众一万餘人坚守抵 攻击自辰至未其砦自溃杀戮八千餘人捉得都指挥使夏昌活擒八百餘人至十一月桥口湘阴数处相次归降至十三日当军水陆俱上经长沙城下边镐见其兵势不敢拒张当夜取东路奔逃至十四日进逵敬真差发五千餘人追袭除镐先次奔窜外掩杀贼众五百餘人即日进逵敬真入湖南城安抚军民讫其东吴岳州刺史宋德权尚倚孤垒亦聚强兵探知搬下舟船亦无斗志十月十八日差指挥使蒲公益押战船五十只兵士三千人到岳州城下其宋德权即时 城而窜便令蒲公益权主岳州招抚生聚其潭州上江诸郡邑见差守宰抚安次。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烧殆尽乞移使府於朗州帝从之诏 朗州为都督府在潭州之上。

三年正月丙辰制武平军节度留後检校太尉彭城郡侯食邑一千户刘言可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兼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进封公邑一千户实封三百户赐推诚定难忠义功臣。又以武平军节度副使权知潭州军州事检校太傅新泰县子邑五百户王进逵可检校太尉潭州刺史充武平军节度使改郡侯加邑五百户赐协谋宣力功臣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兼衙内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庐江县子邑五百户何敬真可检校太尉行桂州刺史静江军节度使进封侯加邑五百户赐协谋宣力功臣皆刘言之请也。又以张仿领海州刺史充武平军节度副使朱元 领黄州刺史充静江军节度副使宇文琼领海州刺史充武安军节度副使周行逢领集州刺史充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自仿以下皆刘言同起之将校也。言。又遣崇嗣入朝知进奏院赐靴衫银带。又赐刘言诏曰：卿卓立功勋明彰臣节复马氏所亡之地安楚人仍旧之邦一境土疆方资节制大朝藩屏殊切倚毗凡於锡赐之恩皆奖削平之效惟卿敏达知朕 卷怀今赐卿旧属湖南在京及诸处庄宅楼店邸务舍屋等。又以检校太保屯卫将军杨琛检校太傅领涪州刺史武平军节度行军司马从刘言奏也。

卷一百八十

帝王部·失政

粤。若居大宝之位守富有之业莫不议道自己制法於民政令繇我而行风教从我而立亿兆系於舒惨宗社屬於安危本或先颠道之斯废。若乃骄非期而自至欲败度以攸纵喻于五音也。宫乱则荒著於六籍也。礼失则奢德之下衰天或是厌唐虞以前礼俗朴素诗书之简策无越厥猷夏商而降物仪明备役志于享袞职或阙故有徵求往训以著乎！深戒敷陈前说以志其失德及乎！小雅兴刺近臣献规所以交修弥缝之深切者也。

夏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亡。

孔甲立性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

桀不务德而虐伤百姓百姓不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也。

商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

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而盈钜桥之粟以西伯昌鬼侯邢侯为三公鬼侯有女入之纣鬼侯女不喜淫纣杀之而醢鬼侯邢侯争之并脯之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于羑里既而释之。

周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以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卫国之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相与叛袭厉王出奔於彘（彘晋地汉县属河东）。

宣王不■藉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宣王既亡南国之师（败于姜戎时所亡也。）乃料民於太原（料数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王弗听。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曰：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而王用之。

桓王失於信礼义陵迟男女淫奔谗伪并作诸侯背叛构怨连祸九族不亲故诗人刺之。

僖王自即位以来变文武之制作玄黄华丽之饰宫室崇峻奢侈故孔子讥焉。

惠王即位夺其大臣于国之田以为圃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五人者于国边伯詹父子禽祝）

灵王二十五年■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不听卒壅之乱，於是始。

汉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中书令石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

成帝耽于酒色飞燕乱内外家擅朝。

哀帝即位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今宜改元易号乃以建平三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又大司马董贤见幸武库禁兵尚方珍宝选物上第尽在董氏乘舆乃其副也。

後汉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馀年及亲万几佞邪始进阉宦用事宠加私爱阿母王圣势倾朝廷遂树奸党摇动储副山陵未乾萧墙作难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桓帝恶大将军梁冀辅政纵横为乱与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共谋诛之，於是封超等为五侯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马令李■坐直谏诛名恶少府李膺等并为阉人所■替诬为党人下狱死（又云：桓帝封殖宦罔妖满侧诸奸弥兴贤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渐积）。

灵帝收天下田亩十钱以治宫殿发太原河东豫章材木黄门常侍断截州郡送材文石掌主吏譴呼不中度卖之贵戚因缘贱买十倍入官其贵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宫室连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调发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官钱大郡至二千百诏所徵皆令西园骑密约初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财赂天下骚动起为盗贼矣。（一云：灵帝不宗绪不祗天命爵服横流官以赂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隶百官下级无不以货刑戮无辜元忠被黜佞谀在侧直言不闻是以贤智困穷忠良摈于下位遂至奸邪蜂起法防隳废夷狄并侵盗贼方{路马}小者带城邑大者连州郡编户骚动人人思乱矣。）

魏明帝於芳林园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尝游宴在内乃选女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

晋武帝平吴之後天下安遂怠於政术游宴宠爱后党臣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行矣。(又云：武帝平孙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失国乱政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玷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惠帝在位政出群下纪纲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孝武帝初耽酒色末年始为长夜之饮醒日既少多居内殿留连於盘樽之间时张贵人宠冠後宫威行闾内。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传位与皇太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三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章皆以二十四为节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皆准天台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十二月行幸雒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後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於道二年正月造二画日月象以置左右二月改制诏为天诏敕为天敕三月诏天台侍御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衣以杂色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是月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共拜宗庙及天台皆免伏帝自禅位之後弥服骄奢酗於後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门官奏之唯自尊崇无所顾惮国典朝位率情变改後宫位号莫能详录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殿各随方色群臣朝天台者致斋三日清身一日车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数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尝自带绶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又不听人有高大之称诸姓高者改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曾祖为次祖官称名位谓上及大者改为长。又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惟官人得焉。又恐群臣规谏不得行己之志尝遣左右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抄录少有乖违辄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又令拜者皆以三拜成礼。

隋高帝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复依准科律时越国公杨素素被委任素。又稟性高傲公卿股栗不敢参言素与鸿胪少卿陈延不平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庶仆毡上旋以白帝帝怒曰：主客令不洒扫庭内掌固以私戏败官毡罪状何以加此者令西市棒杀榜陈延殆至於死。

炀帝大业末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乾封元年正月己巳封泰山庚午禅於社首以皇后武氏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上元二年三月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於皇后自诛上官仪之後帝每视朝皇后垂帘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称二圣帝欲下诏令皇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

中宗神龙初立妃韦氏为后时昭容上官氏尝劝后行则天故事乃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丧服。又请百姓以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而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又左右内职时许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贵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共赏拔以至要官时侍中敬暉谋去诸武三思患之乃结上官氏以为援因得幸於韦后潜入宫中谋之乃挟百官上帝尊号为应天皇帝韦后为顺天皇后三年九月帝与后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是月改元景龙三思之入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灭天下咸归咎於韦后景龙三年十一月乙丑亲祀南郊皇后发坛亚献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为终献皇后。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属下比亲王长宁安乐二府不置长史而已宜城公主以非后所生请各减太平之半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尝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画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

玄宗天宝四载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入对皆先拜太真遂命杨已下并约为兄弟十一载十一月以贵妃从祖兄御史大夫国忠为右相十三载正月禄山谒於华清宫请为闲厩三十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帝筋脚马皆阴令择之三月人从范阳来言反者帝必大怒至送与之十四载十一月禄山果叛三称奉命以兵讨逆人杨国忠是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惶惧十二月禄山渡河遂入陈留郡。又入东京十五载六月潼关不守帝乃幸蜀(宪宗元和末谓宰臣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群对曰：玄宗久历民间身经屯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苏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後

承平日久安於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耳目获上意终之以国忠故及於乱)

肃宗至德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帝以其能 守备之器特放逸令於河东承天军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上封事执之百寮咸与至同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艺竟赦之。

德宗建中三年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括率富商钱以给军京兆少尹督责颇峻长安尉荷校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 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长安为之罢市。又令神策军使白志贞募致禁军皆以京城沽贩之徒充之具问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神策军拒贼无一人至者。

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蚀之有司准礼将伐鼓於大社不许太常卿董晋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责群阴助阳光可特宣诏旨以合经义寝不报。

十六年六月令三司使推鞠永州刺史杨履时观察使吕渭奏履犯赃履。又表自言当州营备钱物上献为上使所鞠案因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师三司使讯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马进讫及讯其马於何人处买及价值齿岁履答状马主东西南北贵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马齿岁案礼经齿路马者当诛今不敢言其他状款多如此类帝悦其进奉之言不责也。但令免官而已。

十八年七月嘉王谔议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债诏曰：朕方励精庶政博求嘉言比者百官正衙奏事至有多时者公卿庶僚属当寒暑为弊亦深在於朕怀岂谓今日自今勿正衙奏事如陈奏者宜延英门请对正衙奏事不易之典也。武德贞观之间孜孜论道君臣讲陈政事谒见无时不容疏矣。其後正朝奏御凡在列位无不上述高弘本黜礼罪之可也。因人而废其事不可也。(帝自贞元八年贬窦参十年陆贽免相之後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而已除守宰御史皆自选择然居深宫所押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召李实韦执谊韦渠牟皆权倾相府延龄李实奸欺多谗甚伤国体名无所发明而渠牟名素轻颇张声势以超趋乡者帝既偏有所听浮薄者卒皆进用不复藏器蕴德皆奔走请谒元 蹄甘辞以附渠牟)。

宪宗元和十三年九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 专卫尉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程异同平章事并依前判使是时帝切於财赋故用聚敛之臣居相位诏书既下物情骇异至於贾贩无识亦相嗤诮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议上闻帝怒而不听度上疏论之是时帝以世道渐平欲肆意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异 专探知上旨数贡羨馀以备经构故帝独排物议相之见度疏以为朋党竟不省览。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丙子即位三月甲寅始对宰臣等於延英殿戊辰百寮入阁日绝高未坐帝即位以来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群臣候立紫宸门外有不任其久几欲顿踵者谏议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论坐晚今日。又益晚今不能回上意是渤之罪请出阁赴金吾仗待罪有顷既坐百官班退左拾遗刘栖楚独留帝前进谏曰：臣历观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来放情嗜寝乐色忘忧安卧宫闱日晏方起西宫密迩未过山陵鼓吹之声日喧於外伏以宪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长君恪勤庶政四方犹有叛乱陛下运当少主即位未几恶德布闻臣恐福祚之不长也。臣忝谏官致陛下有此请碎首以谢遂以额叩龙墀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进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 盍见血帝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栖楚曰：所奏知门外待进止栖楚即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相更赞其事於帝前命人就仗宣谕并李渤并令各。且归第。

宝历元年七月拾遗李汉舒元褒薛廷老於阁内论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书进拟多是内中宣出臣恐纪纲浸坏奸邪恣行伏希察详帝然之是岁诏度支进铜镜三千斤金薄十万番 精思院新殿及归德殿图障帝性本好土木自春至冬兴作相继尝幸凝碧池令兵士千余人於池中取大鱼送入新池。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

文宗开成元年三月皇城留守郭晷奏以城内诸司所管羽仪法物内 仓刀利器等纳入军器使如本司要立仗行事请给仪刀从之凡朝廷法物各有司存而以训注之 固惧内官猜阻而轻废旧典上位者不能持正论之。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与德源皆为宠伶周匝所荐帝因许除郡枢密院郭崇韬以为不可伶官言之者众帝密召崇韬谓之曰：予已许除郡经年未行我惭见二人卿当屈意从之故有是命。

十一月癸卯帝畋於伊阙命从官拜梁祖之陵物议非之。

十二月庚午帝与皇后刘氏幸河南尹张全义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义为养父全义惶恐致谢复出珍货贡献翌日皇后传旨令学士草谢全义书赵凤密疏陈国后无拜人臣为父之礼帝虽嘉之竟不能已其事。

是月以教坊使王承颜为兴州刺史末年诛郭崇韬朱友谦之後阉竖伶官交相谗谄邦国大事皆听其谋繇是渐多猜惑及魏博军变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表请出内府金宝优给将士不报时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库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踏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宫中收奩银盆各二并皇子满哥三人谓宰臣曰：外人谓内府金宝无数向者诸侯贡献旋供赐与今宫中有者收奩婴孺而已可鬻之给军革等皇恐而退。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北京奏准宣旨於系省卖麴钱上每贯割留二百文充本府公使初以朱守殷为河南尹守殷位兼平章事与诸贵要近臣宰执交欢宴会时集於府第复。又妓侍盈室每见安重诲任圜言府司无利润支费不充执政计无从出即以分割麴钱议闻奏从之诸道州使因以为例。

长兴三年七月■州奏丹山县令张浩为新平县令昨进奏院递到正授告身欲给之时再问行止乃称丹山县令名衔是亡兄承■浩即曾有三处摄牒恐碍格条不敢给授其告身却进纳中书引验其前告身名承■敕旨并令焚毁赦浩冒名之罪凡中书除官堂吏必依格条追前任名衔而将承■为浩伪滥显然盖藏其奸有此除授而。又特赦冒名不罪堂吏则贿赂囊橐之弊无时能革时有田审回者论冒名得官人遂城县令魏钦绪事下御史台推勘钦绪弃市今赦承■而罪钦绪法令如此可谓大衰矣。

帝王部·滥赏

夫庆赐之行贵於至当禄秩之设戒乎！虚授故才罔称职彼其之刺兴赏靡酬功不祥之说著允矣。哉！太宰之八柄其为御下之要也。周室之後王纲或紊以至飨宥之数不协於礼文赏赉之典或私於嬖■幸以官爵为市靡思於任贤行姑息之政频加於横赐其，或以宴乐为务奖优笑之流专耳目之玩喜奇巧之技或讎其诋讦之用启乎！偷薄之源或录其纤微之劳紊乎！经常之制《传》曰：古之善为国者赏不僭僭则惧及■■人斯可戒矣。

周惠王时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侑皆赐玉五□马三匹非礼也。（双玉为□）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侯而与公同赐是借人

汉文帝时邓通棹船为黄头郎帝尊幸之赏赐通钜万以十数（每赐辄钜万如此者十数）官夫。

十五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帝，於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

武帝即位明年齐人少翁以方见帝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之。

元狩元年春乐成侯登上书言栾大胶东宫人（王家人）言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封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赀金十万斤。又韩嫣帝为胶东王时嫣与帝学书相爱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

成帝时淳于长迁水衡都尉侍中至卫尉九卿久之赵飞燕贵幸帝欲立以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难之长主往来通语东宫岁馀赵皇后得立帝甚德之乃追显长前功下诏曰：前将作大匠解万年奏请营作昌陵罢弊海内（罢读曰疲）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止徙家反故处（陵置邑徙人以实之长奏令止所徙之家各还本家）朕以长言下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首建至策民以康宁（康是安也。）其赐长爵关内侯後遂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公卿牧守赂遗赏赐亦■钜万（■古累字下同）。

张放袭富平侯临子也。母敬武公主（元帝妹也。）鸿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与近臣游主子开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帝为放供帐赐甲第充以乘輿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太官私官并供其第（私官皇后之官也。）赏赐以千万数哀帝为太子时董贤为舍人哀帝立拜为黄门郎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为贤起大第北阙下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柱槛以绀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第尽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帝欲侯贤而未有缘会待诏孙宠息夫躬等告东平王■右谒祠祀祝诅下有司治皆伏其辜帝，於是令躬宠为因贤告东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诏封为高安侯。

後汉桓帝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中常侍侯览亦上缣五千疋赐爵关内

侯。又■以与议诛梁冀功进高乡侯。

灵帝初中常侍曹节与长乐五府史朱■从官吏龚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徐腾等一十七人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窦武陈蕃武等已诛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先是■等阴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既诛武等诏令太官给赛具赐■等钱五千万馀各有差後更封华容侯二年节病因诏拜为车骑将军有顷疾瘳上印绶罢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寻转大长秋节。又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渤海王悺谋反诛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赛报祠也。音苏代切军侯节旧封育阳侯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

後魏宣武时左中郎将王仲兴值咸阳王之出奔也。当时上下微为骇震宣武於乾脯山遣仲金墉城安慰後参机要殆与有功者等。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赐左右神策军兵士钱每人五十贯六军威远每人三十贯左右金吾每人五十贯非故事也。（自宪宗御宇至穆宗登祚及长庆二年十八年矣。凡朔方吴蜀泊山东西河累兴问罪之师其间兵戈少息者无一岁故帝自幼细闻军旅之事谓戎臣武卒常宜姑息继续之始财以恣行给资神策禁旅泊左右三军兵健号长行者其名最末人尚获五万至於非时赐与不可胜纪骄横难戢其已甚令。又降优假之诏俾其蕃大复有工贾胥吏窥■朝籍者厚持缙货纳于方镇大镇嗜利者即以大将文符给之伪其秩秩年月未几则荐闻必曰：某以岁久宜迁某以殊勋合奖宰臣奏拟下得王官欲望兵复于农官清其序难矣。）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辛卯召家令寺典张■癸入内赐绯鱼袋甲午以■癸为家令寺小吏赐绯之後。又连有是命人颇异之三月壬子帝幸内园赐优人康赫赤金紫丁卯帝幸神策军赐力士韩箸■锦采三十疋银器二事庚午赐教坊钱一万贯以备行幸乐官一十三人并赐绯乙亥帝幸教坊赐俳优綾绢三千五百疋十一月丁未赐教坊乐人李臻绯并赐翊善坊宅一区时穆宗攒宫已启五日矣。龙■盾动初期在旦夕而甲第朱衣之赐递及倡优众皆窃议。

宝历元年七月癸酉赐善奕待诏王倚绯及采绢银器闰七月壬申赐教坊乐官任自达大宁坊宅一区二年十一月己卯赐翰林僧惟真绢五十疋惟真以异术出入禁署故横及焉。

文宗太和五年三月辛卯以右神策军散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豆卢著守本官兼殿中侍御史讎告宋申锡谋反故也。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赐乐人周匝币帛周匝者帝之宠伶也。胡柳之役陷於贼帝素喜优笑每思之至是复得欣然慰接周匝叙其违奉契阔因言偶获全者皆伪廷教坊使陈俊之恩也。垂泣保荐请除郡守即时许之议者愤其佞■幸。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辰赐谏议大夫萧希甫衣段二十疋银器五十两以讼豆卢革韦说之罪非赏典也。

八月癸巳赐摄汤阴县令王延禧主簿柳承翰等绯鱼以帝今春赴难时经过供顿之劳也。然主簿赐绯赏典太过。

安重霸初为蜀守秦州闻明宗起河北即时遣使以秦城等州来降天成初用为阆州团练使未几召还为左卫大将军常怀奸佞探人主意明宗尤爱之长兴末明宗谓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归国其功不细酬以团练防御恐非怀来之道范延光曰：将校内有自河东河北从陛下龙飞故人尚有未及团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镇恐为窃议明宗不悦未几竟以同州节钺授之。

晋少帝开运三年诏宋州节度使李守贞近以援送军储杀戮蕃贼继闻克捷宜示颁宣护圣奉国兴顺宗顺兴国诸军都指挥使各绢十疋馀自都虞候至散卒七疋至十疋其随行人员与诸州本城将士亦有等第赐贲（史官曰：昔卫青霍去病深入虏碛以斩首加级用为定规故谓首级此其义也。守贞前引大军往取瀛州境获一刺史以退此时言攻幽蓟赖张彦泽剿蕃较而回徵师五万运粮千里行扈所过卷团一空将吏醉饱百草皆除遂使河北生民无措足之所而。又军去有赐谓之挂甲钱来则赏之谓之卸甲钱或微有功名日皆次第优给缙帛动计三十万数田力其何以济良可痛矣。良可骇矣。）汉高祖以晋天福十二年即位时司天监赵延■冬官正吴正已徐延浩等进来年历日赐器血缙帛有差。（星官有禄给历日职也。前代太史预

言气象水旱灾变使国有备可赏之矣。至於中秋老人星见日月薄蚀皆常事也。赐赏非其时况历日乎！)

卷一百八十一

帝王部·恶直

《传》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又曰：有犯而无隐故古之良臣挺謇谔之志励骨鯁之节内怀忠爱情均休戚故有犯颜色触忌讳献替可否补救阙失言必逆耳事乃利国自非人主廓容纳之量克己降意则龙鳞人逆鲜，或不怒至有劓斧钺以震威建官司以监谤下幽紲之诏行黜弃之典乃使良士结舌嘉言攸伏良可戒哉！《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诸道诚哉！为邦之丕训也。

夏王桀淫虐诸侯咸叛关龙逢引黄图而谏桀以为妖言焚黄图而杀龙逢。

商王纣既淫乱微子谏不听乃与太师箕子谋去之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谏乃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

周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王卿士）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卫国之巫也。）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视而已）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又谏王不听，於是国人莫敢出言。

汉文帝时袁盎为中将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调选也。）

景帝即位以太子太傅石奋为九卿迫近惮之（以其敬恭履度故惮之）徙奋为诸侯相。

武帝时汲黯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选为东海太守召为主爵都尉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狄山为博士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於帝前议事）山曰：和亲便帝问其便曰：兵凶器未易数动（言难可屡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萧然犹骚然扰动之貌也。）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谓谘谋於后也。）天下寒心数月（惧於兵难也。）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讫景帝之身更不议征伐之事）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已空虚大困贫繇是观之不如和亲帝问汤（汤张汤也。）汤曰：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於是帝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博士之官故呼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能复曰：居一鄣间（鄣音之向切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策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鄣蔽以折寇也。）山自度辩。且下吏（度计也。见诘自辩而辞穷当下吏也。）曰：能乃遣山乘鄣（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後群臣震_二。

成帝时朱_二上书求见公卿在前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_二曰：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馀帝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_二下_二攀殿槛折後帝意亦解。

刘辅以美才擢为谏议大夫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辅上《书》曰：陛下乃触情纵欲以卑贱之女母天下乎！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臣辱谏诤之官不敢不尽死书奏帝使侍御史收_二专辅系掖庭秘狱後减死罪一等纶鬼薪。

哀帝宠董贤为大司马贤年二十二帝置酒与贤父亲属宴饮帝饮醉从容视贤而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侍中王闳在坐进谏曰：昔周成戏以桐叶封弟叔虞於晋周公入曰：天子无戏言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当承宗庙传子孙於无穷岂得以戏言将高祖社稷输人邪帝默然不悦终以失旨贬为郎署。

後汉光武建武中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摇扑率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尚书令申屠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刚以数切谏失旨数年出为平阴令。

和帝时侍郎光禄大夫李法上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後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

安帝时苏章为议郎数陈得失其言甚直出为武原令。

成翊世为尚书郎安帝时常侍樊丰与帝乳母王圣共 替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 滔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

顺帝时宋登为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繇是出为颍川太守。

桓帝时白马令李 上疏言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小人 滔进财货公行是帝欲不谛乎！帝怒送黄门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 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 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救 曰：李 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於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谛之谏成帝赦朱 腰领之诛今日杀 臣恐剖心之讥复议於世矣。故敢触龙鳞冒昧以请太常杨秉雒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 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 等事霸跪言曰：李 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於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 众皆死狱中灵帝时栾巴为议郎时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被诛巴以其党复 为永昌太守以功自效辞病不行上书极谏理陈窦之冤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

张钧时为郎中以中常侍张让所在贪残为人蠹害乃上《书》曰：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二月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

鲍勋为宫正时文帝欲征吴群臣大议勋面谏以为不可帝益忿之左迁勋为治书执法。

苏则为侍中文帝时人多饥困而军数出。又兼治宫室则数面谏繇此帝颇不悦其後出为河东相。

晋武帝时诏齐王攸将之国祭酒曹志建议以为不当遣帝览议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议者不指答所问横造异论策免太常郑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

向雄为河南尹齐王攸将归藩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帝不纳雄固谏忤旨起而径出遂以愤卒。

元帝为晋王时奉朝请周嵩上疏曰：臣闻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应天顺时义全而後取让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今议者以殿下化流江汉泽被六州功济苍生欲推崇尊号臣谓今梓宫未反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震动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尽忠言嘉谋之助以时济弘仁之功崇谦谦之美推後己之诚然後揖让以谢天下谁敢不应谁敢不从繇是忤旨出为新安太守。

後周宣帝为太子时武帝顾命曰：内史王谊社稷臣宜处以机密不须远任也。及即位惮谊刚正出为襄州总管。

刘行本掌朝下大夫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谏忤旨出为河内太守。

隋高祖初即位虞庆则劝高祖尽灭宇文氏高 杨惠亦依违从之唯内史令李德林固争不可高祖作色怒曰：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尽诛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

炀帝时盗贼不止天下大乱纳言苏威每讽谏帝弥不平後复问伐辽东事威对愿赦群盗遣讨高丽帝益怒之。

梁毗为刑部尚书并摄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炀帝议免述罪毗固诤因忤旨遂令张衡代为大 大夫毗忧愤数月而卒。

萧 为内史侍郎时炀帝至雁门为突厥所围 进计其围乃解其後帝。又将伐辽东谓群臣曰：突厥狂悖势何能为以其少时未散 遂相恐动情不可恕因出之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

张处威为谒者大夫时炀帝数巡幸百姓疲弊处威因上封事以谏帝不悦自此见疏。

许善心为给事郎大业七年从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东讨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

唐德宗贞元中袁高为给事中以切直忤旨时宰相齐映连请以高为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德宗幸山南车驾至城固县唐安公主薨公主帝之长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聪敏仁孝上所钟爱初诏尚韦宥未克礼会而遇播迁及薨帝悲悼尤甚诏所司厚其葬礼公辅谏曰：非久克复京城公主必须归葬今於行路。且宜俭薄以济军士帝怒谓翰林学士陆贽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为茔垆。且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公辅忽进表章都无道理但欲指朕过失拟自取名朕比拔擢为腹心乃负朕如此拔对曰：公辅官是谏议职居宰衡献替固其职分本立辅臣置之左右朝夕纳诲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费微小非宰相所论之事但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若造塔为是役虽大而作之何伤。若造塔为非费虽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会朕意以公辅才行共宰相都不相当在奉天时已欲罢免後因公辅辞退朕以面许寻属怀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辅知朕必拟改官所以固论造塔卖直取名据此用心岂是良善朕所惆怅者只缘如此贽虽再三救护帝怒不已乃罢为左庶子萧复为相扈驾奉天请别对奏云：陛下临御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秉政损黜皇猷以致今日今虽危急愿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当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旷职卢杞奏对於帝前阿旨顺复正色曰：卢杞之词不正德宗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颇轻朕遂令往江南宣抚後遂罢之。

宪宗元和中王承宗叛诏以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右补阙孟简拜疏论之坐忤旨出为常州刺史。

钱徽为翰林学士淮蔡未平徽以连年征伐不息与萧 免俱在宥密迭上疏请罢兵因忤帝旨除右庶子罢内职。

裴 元和末为起居舍人时有术士柳泌 东药帝惑之 上疏请令术士先尝其药以是忤旨贬江陵县令。

文宗太和六年百姓上官兴杀人危死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王彦威累上疏以激切忤旨。又咨於执政辞讦气盛除河南少尹。

帝王部·疑忌

自古驾御豪杰弹压区宇必推己以及物执中以作孚坦荡为怀从容肆体尧舜禹汤率繇是矣。暨周成惑群叔之说姬旦有东山之迁 之诗义形怨刺厥後勋高佐命威足震主爵禄不足以充其赏礼法不足以扼其势优崇斯至猜恶弥甚比诸芒刺视如土芥加以谗构相攻谣谗符合久操兵柄颇得士心或车服僭差交结靡间，或以劳自负不慎厥终故虽汉高之豁达光武之宽容去就之间犹不免乎！嫌忌矣。矧乃天资峻刻旧恶是念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书》曰：任贤勿贰。又曰：任贤繇已盖圣哲之明训也。

汉高祖征陈 还相国萧何为民请曰：长安地 林中多空弃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 为禽兽食（ 禾 旱也。言恣人田之不取其 税也。 音工老切 旱音二旱切）帝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请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百官公卿表卫尉王氏无名字史失之也。侍谓侍天子也。）前问曰：相国胡陛下系之暴也。（前问谓进而请也。胡何也。）帝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多受贾豆金为请吾苑以自媚於民（媚爱也。求爱於民）故系治之王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者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民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 黥布反时陛下自将往当是时相国守关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夫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悻（悻悦也。感卫尉之言故惭愧而不悦也。）是日使使持节赦出何

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帝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 （ 大 音侧吏反）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席主席者也。）帝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帝言赐君食而不设箸此繇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亚夫免冠谢帝帝起亚夫因趋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竟下狱死。

武帝时郑当时字庄以任侠自喜声闻梁楚间及为大司农帝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治行谓庄严）帝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费粮治行者何也。

义纵为右内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已病愈也。言帝久病既愈忽然即幸甘泉治帝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衍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缙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武帝使杨可主告缙没入其财物纵捕为可使者。此为废格诏书沮已成事也。沮壤也。）弃纵市宣帝初即位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从驂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车将军张安世代光驂乘

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於驂乘。

後汉光武时冯勤为郎中给事尚书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议帝尝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还陈霸本意申释事理帝意稍解。

魏太祖初为董卓所辟太祖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出行五子俱在备宾主礼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已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周不疑幼有异才聪明敏达太祖初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当帝爱子仓舒夙有才智谓可与不疑为俦及仓舒卒帝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谏以为不可帝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乃遣刺客杀之帝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已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泣嗟痛之然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帝後亦杀之。

杨■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主簿尝出行筹太祖有问外事乃逆为■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於此忌■。且以袁绍之甥虑为後患遂因事杀之。

文帝时臧霸为镇东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初霸遣别军在雒会太祖歿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州霸谓休曰：国家未肯听霸尔。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

晋宣帝以玄石图有牛继马後深忌牛氏遂为二■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

景帝夏侯后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雅有识度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鸩终。

夏侯玄为景帝所执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帝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玄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後至众宾咸越席而迎繇是恶之。

文帝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侍中郑小同诣之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帝犹疑而鸩之卒。

王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於众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斩之。

武帝太始初石苞督扬州时诸葛诞初破灭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将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帝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徵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伸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

明帝时羊鉴为少府及王敦反帝以鉴敦舅。又素相亲党数被嫌责。

孝武帝时谢安为太傅安女■胥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帝末年嗜酒好肉而会稽王道子昏萤尤甚惟狎昵■晋邪，於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於主相之间而好利■金■皮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尝召桓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迁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箏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箏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不可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後魏道武时邓渊为尚书吏部郎谨於朝事未尝忤旨其从父弟暉为尚书郎凶侠好奇与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诛其子弟奔长安或告暉将送出之繇是道武疑渊知情遂赐渊死既而悔之时人咸愍惜焉。

庾岳道武时为司空天赐四年诏赐岳舍地於南宫岳将家僮治之侯官告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於人君道武时既不豫多所嫌恶遂诛之时人咸冤惜焉。

贺狄干世为将初道武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道武见

其言语衣服有类中国以为业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弟归亦刚直方雅与狄千俱死。

後周武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小蒙宰宇文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奉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恚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後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

隋高祖禅位後封宇文忻为杞国公帝尝欲令忻率兵击突厥高言於帝曰：忻有异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屡经将领有威名於当世帝繇是微忌焉以谴去官。

杨素为尚书左仆射贵宠日隆朝臣莫不畏附唯兵部尚书柳述以帝胥之重数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高祖渐疏忌之後因出敕曰：仆射国家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王雄为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贵宠冠绝一时与高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帝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焉乃册为司空亦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也。雄无职务乃闭门不通宾客。

薛道衡为内史侍郎上仪同三司仁寿中杨素专掌朝政道衡与素善高祖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命检校司徒总管道衡久蒙驱策一旦违离不胜悲恋言之哽噎帝怆然改容曰：尔光阴晚暮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兼抚萌俗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於是贲物三百段九环金带并时服一袭马十疋慰勉遣之後为番州刺史上表求致仕炀帝谓内史侍郎虞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於是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耶付执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过促宪司早断暨於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

炀帝即位初杨素为仆射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之功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因改封於楚与隋同分欲以厌当之素寝疾之日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尝恐不死。

窦杭为幽州总管时汉王谅之作乱也。炀帝将发幽州兵以讨之时帝恐杭有贰心问可任者於杨素时李子雄为江州刺史坐事免素进子雄授大将军。

元善为国子祭酒以高有宰相之具尝言於帝帝初然之及得罪帝以善之言为游说深责望之善忧惧先患消渴，於是疾动而卒。

萧琮梁萧之後虽复羁旅见豪贵无所降下尝与贺。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诛复有童谣言其复起炀帝繇是忌之遂徙其家未几而卒。

宇文[A102]为礼部尚书以才能著称炀帝颇忌之时帝渐好声色尤勤远略[A102]谓高曰：昔周天元好声色而国亡以今方之不亦过乎！又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天下冤之。

李敏娶周乐平公主女宇文氏为光禄大夫大业十年炀帝复征辽东遣敏於黎阳督运时或言敏一名洪儿帝疑洪字当护尝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繇是大惧数与李浑及浑兄子善衡等屏人私语宇文述知而奏之竟与浑同诛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数月亦赐鸩而终。

庾质为太史令炀帝性多忌刻齐王亦被猜嫌质子俭时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邪质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繇是出为合水令。

元弘嗣为金紫光禄大夫大业中炀帝复征辽东会奴贼寇陇右诏弘嗣击之及杨玄感作乱逼东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谋应玄感者代王遣执之送行在所以无反行当释帝疑不解名徙日南道死。

杨注大业中为银青光禄大夫及杨玄感反河南赞持裴弘策出师御之战不利弘策出还遇注而屏人交语既而留守樊子盖斩弘策以状奏注帝疑之出为梁郡通守。

樊子盖大业十一年从驾汾阳宫至于雁门车驾为突厥所围欲溃而出子盖谏曰：万乘主岂宜轻脱望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人心自奋不足为忧帝从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纳言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在斟

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盖默然不敢对。

鱼俱罗为碣石道将军征高丽还江南刘元进作乱诏俱罗将兵向会稽诸郡逐捕之于时百姓思乱从盗如市俱罗击贼帅来夔管崇等无不捷然贼势浸盛散而复聚俱罗度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并在京雒。又见天下渐乱终恐道路隔绝於时东都饥馑食涌贵俱罗遣家仆将船米至东都崇之益市财货潜迎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异志发使案验使者至前後察问不得其罪帝复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锁将诣东都俱罗相表异人目有重瞳阴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罗师徒败衄，於是斩於东都市家口籍没。

唐太宗贞观中李君羨为左骁卫大将军武昌郡公贞观中有谣言当有女主王天下太宗恶之後当宴三品已上遣作酒令仍各称其小名君羨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其後竟以事诛之至天授中则天复其官爵。

魏徵为特进知门下省事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後谏诤言词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於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德宗时严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帝忽遽行幸梁州山南地素贫褊。又遭连山贼剽之後虽云：十五州之地其未敌江南三数县户口震悉心供应人既不扰事亦不阙然累奏百姓困竭须使支持帝以为结恩於百姓也。

严怀志以泾原裨将随浑会吐蕃背盟怀志等会没居吐蕃中十馀年逃入吐蕃以西诸国为所掠卖。又脱走经十馀国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徵诣京师德宗以怀志处蕃久不欲令出外囚之仗内顺宗即位始释之初怀志之留父母俱存及归父母皆歿妻嫁他人。

吕温者以小吏事崔汉衡贞元初吐蕃背盟汉衡为吐蕃所虏将杀之温趋往以背受刃吐蕃义之繇是与汉衡俱免及汉衡归独留蕃中吐蕃尚浮屠法温因求为僧久之乃得归亦以习吐蕃事囚焉顺宗即位释之与严怀志俱授中郎将。

宪宗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十三年襄阳节度使李□奏请判官大将已下官凡一百五十员帝不悦谓裴度曰：李□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李晟浑之勋业。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後。

唐庄宗在邺时明宗为相州刺史天十三年沧州小校毛璋以城归款庄宗命明宗率师至沧州慰抚军民明宗既至毛璋开门迎谒遣璋入覲军城安时书吏误为申状云：某已至沧州礼上毕庄宗览状大怒曰：讳（讳明宗名）反邪时未帝掌庄宗亲军在帐下顾谓末帝尔父固予所悉此盖王建立安重诲戏予斩二仆之首而还未帝惶恐既而明宗旋师行台斩其书吏谢之乃移安国军节度使李存审镇沧州承制授明宗安国军节度邢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安金全为朔州刺史事庄宗为骑将庄宗神勇冠世而性忌不欲臣下胜已故金全与王建及位不逾刺史多称疾以避祸。

愍帝应顺元年正月以内皇城使安重益为陈州刺史去冬秦王之重益将骑追王至府廨出之伏下害之至是帝心恶之不欲在左右仍令典方州。

三月遣供奉官王廷悦刘赞各以玉带金错刀赐秦州张延朗兴元张处刘竺帅各进潞王书疑其两端故有是赐。

帝王部·无断

《传》曰：恶恶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去此优游不断之谓也。自汉而下居民上者或失於刚克之训存夫兼容之道淑慝斯混失於洞分几微有初於先见不能斥去邪说割绝私爱念宗社之大计思邦国之永图而乃牵於文义制於近习惑於众多之说迫於权幸之势以至犹豫靡决祸旋构噬脐无及发矢莫进盖夫当断不断其为害大矣。诚方策之深戒焉。

汉元帝时萧望之死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玄恭石显惮之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清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帝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不可光禄勋何邪（忿嫉之意也。音牛斤切）兴者巧士谓帝疑堪因顺掉曰：堪非独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

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帝曰：然此何罪而当诛今宜奈何兴曰：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帝，於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帝因发怒免丰帝。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显等专权日甚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为文义所牵制故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用事会日蚀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乃奏封事请退凤章每召见帝辄辟左右（辟读曰辟）时太后从弟长乐卫尉弘子侍中音（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则从父弟）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称病出第上疏乞骸骨谢帝曰：臣材弩愚戇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丰卦九三爻辞也。肱臂也。）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外旷素餐此臣三当退也。（空废职任徒受禄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又自念（重音直用切）兄弟宗族所蒙不测当杀身靡骨死鞶鞶下（靡碎也。音武皮切）不当以无益故有离寝门之心诚岁馀以来所苦加侵（诚实也。）日月益甚不胜大愿乞骸骨归自治养则赖陛下神灵未埋■齿期月之间幸得瘳愈复望帷幄不然必■沟壑臣以非材见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天下知臣被恩见哀重巍巍也。（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切）进退於为厚万无纤介之议（论者不云：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怜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帝少倚凤弗忍废乃报凤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阙故天变娄臻咸在朕躬（娄古屡字）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何乡焉书不云：乎！公母困我（《周书》雒诰载成王告周公辞也。言公必留京师母得远去而令我困）务专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称朕意焉（亟急瘳差也。），於是凤起视事帝使尚书劾奏章死狱中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晋武帝知太子（即惠帝也。）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时朝廷咸知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太子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太子书之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又贾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广等充所亲敬，於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於式乾殿而谓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既而充恺等以帝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

惠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纪纲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贾后将诛杨骏段广跪而言於帝曰：杨骏受恩先帝竭心辅政。且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

孝武帝时会稽王道子荒恣博平令吴兴闻人■上疏陈之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无所废黜乃出王恭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恂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道子复委任王绪繇是朋党竞扇友爱道尽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书郎徐邈以国之至亲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从容言於帝曰：昔汉文明主犹悔淮南世祖聪达负愧齐王兄弟之实际宜深慎帝纳之复委任道子如初隋炀帝时赵才为右侯卫大将军帝幸江都待遇逾昵时江都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帝廷议其事才极陈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出。

唐高祖时太子建成令杨文■起兵及高祖驰使召太宗以谋之太宗曰：文■小竖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应擒剿纵其假息时刻但须遣一将耳高祖曰：文■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复令建成还京居守唯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於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州後太宗宴於建成宫中毒高祖乃谓太宗曰：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美志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於雒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实非所愿不能远离膝下言讫呜咽悲不自胜高祖曰：昔陆贾汉臣尚有递过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为家东西两宫涂路咫尺忆汝即往无劳悲也。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

今往雒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後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雒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於是遂停。

玄宗天宝十四载时肃宗为皇太子安禄山至雒阳有诏以太子监国召宰臣杨国忠韦见素谓之曰：皇太子仁孝朕寻欲传以大位今遇寇难委之监国正副朕怀事宁之後朕当高枕耳帝往在东宫恭谨仁孝日闻於外百姓思传宝位十馀年矣。及下诏之日国人相贺杨国忠专宰朝政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盛言国忠虢国夫人罪恶六军将士皆切齿愿除其党以解国难国忠大惧聚族而哭入而号诉於贵妃妃悲号卫士请命於玄宗翼日有司进仪注遂寝而不行天下失望。

代宗时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时元载专政栖筠正身守道无所畏惧垂入相者数四帝惮载有内外之助竟不能决犹是依违累年竟以忧愤遘疾薨海内痛惜之。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在奉天灵武留後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率兵六千赴难将至帝召宰相卢杞关播与白志贞浑■同议来路利害杞与志贞以漠谷路为便■曰：漠谷险隘必为贼所邀不。若取乾陵北过附柏城守固而行便取城东北鸡子堆下与城中犄角相应。且分贼势朱■必不敢更於陵寝往来杞曰：漠谷路近。若虑逆贼邀击即此出兵应接更取乾陵路过恐惊陵寝■曰：今朱■围城斩伐松柏以夜继日惊动多矣。况。又城中事危诸道救兵不至唯希全等率先赴难所系不轻。若此军得於鸡子堆下营固守善地则朱■可以计破杞曰：陛下以顺讨逆岂同逆贼乎！若令希全等北来即是自惊陵寝白志贞後替其言帝重违之遂命取漠谷路景子希全等军至汉谷路果为逆贼邀击夺据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夹击杀伤颇甚。

文宗开成三年正月五日宰相李石自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於故郭尚父宅引弓射石矢才破肤马逸而回盗伏坊门挥刀斫石断马尾竟以马逸得还私第帝闻之骇愕遣中使抚问赐金疮药因差六军兵士二十人卫从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辞位者三乃授荆南节度使李训之乱起石於常僚之中付之衡柄石忘身徇国不顾患难振举朝纲国威再复而中官仇士良切齿恶之伏戎加害帝深知其故不能理乃至罢免及石赴镇赐宴之仪并阙人士伤之耻君子之道消也。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中书奏曰：诸道节度防御刺史各著功名并全忠孝洎蒙■ ■ 奖皆荷渥恩虽萌为治之心未展分忧之效况闻藩府不可以久虚侯伯不可以久缺藩府虚则兵不辑侯伯缺则化不行繇此观之为务甚急请令归本任不奉诏旨不得辄离治所从之是时诸藩府连帅或屯师于边或在阙下皆遣人权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掊敛时议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虽依允终却迟留及後王室危难■起邺都率繇此也。

四年三月壬戌宰相豆卢革率百官上表请出内府财帛劳军以军情有变故也。其辞略云：臣窃知内府所积有馀租庸贍军不足今内外诸军室家不能相保俟非此时安■ 臣惧人心离合表奏不报时知星者上言昨夜恶星入大库宜散帑藏以给三军。又奏流星犯天■ ■ 主御前有急兵宜为之备帝召宰臣於便殿刘皇后出宫中收奩银盆各二并皇子满喜等三人谓宰臣曰：外人不知谓内库金宝无数诸道所进旋以给赐今宫中有者即收奩婴孺而已可市之贍军革等惶恐而退时出钱帛给赐诸军枢密使张居翰宣徽使马绍宏唐王供奉内使景进各献钱币数千以助赏军是时编■ 饥馑军士之家乏食连营妇女掇蔬於野卫军日望颁给复怨租庸刻削月粮诸军腾口流言不息宰臣延英奏对每请出内府财以给诸军帝将行之寻为刘后所沮而止既而邺城变扰军人幸其摇动纵行优赏不满其心至是积钱帛金银赐之军士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方与赏钱冀吾陈力一何谬也。议者闻之知祸乱旦夕矣。闵帝时朱洪实与康义诚有隙应顺元年潞王据岐阳将称兵向阙二月辛酉义诚将议出征闵帝幸左藏库亲给军士钱帛是日义诚与洪实同於库中面论用兵利害洪实言自出军讨逆累发兵师今闻小衄无一人一骑来者不如以禁军据门自固彼安敢径来然後徐图进取全策也。义诚怒曰：若如此言洪实反矣。洪■曰：公自惟谁反其声渐厉帝闻召而讯之洪实犹理前谋。又曰：义诚言臣图反据发兵计义诚反必矣。闵帝不能明辨命斩洪实既而义诚果以禁军迎降潞王。

废帝清泰元年六月三司使刘■ 句上言天下州郡於天成二年括定税率迨今八年近有民於本道及诣阙诉田不均乞简视累行蠲放渐失赋租请朝臣中选清强巡行简视从之■ 句奉诏便欲晓谕枢密使韩昭裔言俟更详议其事不报帝犹豫少决皆此类也。

卷一百八十二

闰位部·总序

仲尼有言化合神者称皇德合天者称帝德合仁义者称王斯并穹昊有命历数在躬大庇生民奄宅区宇者也。其或真人未应中夏多难本非灵心之所眷暂为人望之攸属或绍承於大统或专据於一方虽复置宗祢方改正朔建官以治乡明以朝然与受河洛之符应龙马之纪者殊矣。故载籍譬之闰馀明其非正焉昔庖牺氏继天而王德始於木其後三正五运迭相绍袭而共工氏虽伯九州自谓水德居牺农水火之间非其序也。故不载於易不见於书兹闰之始也。降及嬴秦虽并六国亦自谓水德复在周汉水火之间。又非其序也。故高祖弗之继班氏谓之伯此亦共工氏之比也。其後建安失御三国分峙魏文受山阳之禅都天地之中谓之正统得其宜矣。刘先主僻处梁益孙大帝远据江左自窃尊名靡有神器诚非共工之匹然亦异於正统故同为闰焉刘氏虽为孝景之後有季汉之称盖以赤伏之数已尽黄星之兆。又彰不足据矣。及晋元南迁二扰迭盛瞻乌之叹生於中原馀分之基传於江左迄夫典午凌替灵宝篡迫故宋武拨乱而起焉及元徽凶恶天王肆逆故齐高专政而代焉暨东昏奢淫萧懿被杀故梁武兴兵而取焉逮江陵不守贞阳被废故陈武假名而兴焉虽则自谓水火木土之运然而都邑居於下国声教隔於中州永初始基不能混一长城失德归於夷灭城郭翦而无馀宗祀倏而俱灭隋氏早已受宇文之禅应炎上之德则此与夫为虞宾助周祭者殊矣。故亦谓之闰焉其後唐氏衰微朱梁凌夺虽则称金行宅天邑然而庄宗以长安之属籍总大鹵之兵威自是中兴殄兹仇敌首藏於大社家靡於遗统斯亦不得为正矣。故继之於闰共工之迹旧史无闻然秦氏而下凡八朝焉以其声名文物宪章礼乐方册所纪咸有可观至於昏弱之迹凌夷之政亦可为鉴戒代厥盘盂今并著之於篇。若夫王莽桓玄之类皆不终其身自取其毙唐末诸方镇或功德无闻或封疆至小并存别部不得与於斯焉凡七十八门。

帝王部·氏号

自秦盗周鼎二世而灭赤伏之末孙刘并起江表四代介于南纪东魏析二瓜高齐逼禅逮于朱梁遂移唐祚率非五行更代之序乃当紫色馀分之日其於命族之本系享年之修促号谥之称传袭之数咸用讨於史牒类别比次盖有条而不紊披文而可见也。

秦始皇姓嬴氏其先帝颡项之苗裔孙取女二女二织玄鸟陨卵女二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二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谓锡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多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为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一作滑）生蜚廉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纣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徐偃王作（临淮有徐县古徐国）乱造父为穆王御驱归周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赵城在河东永安县）父族繇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襄其後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今槐里也。）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二嗣而大骆娶申侯之女生子成为二乃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陇西县秦亭）复使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仲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咸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二年死於戎有子五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年卒太子代立是为襄公襄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又以兵送平王东迁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

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十二年卒文公立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谥为□公□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公子是为宁公宁公立十二年卒有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杀出子立故太子武公二十年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繆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立三十七年用繇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三十九年繆公卒有子四十人其太子□代立是为康公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夷公子为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十二年卒子厉共公立厉共公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躁公十四年卒立其弟怀公怀公四年自杀太子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灵公十年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卒子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长迎灵公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献公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是为惠王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至十四年卒子武王立武王四年卒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二年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二世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馀诸侯诛之遂灭秦。

蜀先主姓刘氏涿郡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後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先主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担之南在位三年太子禅立是为後主母曰：甘皇后在位四十年降於魏封安乐公至太始七年薨於雒阳。

吴大帝姓孙氏名权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後父坚为後汉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献帝初平三年袁术使坚征荆州为黄祖军士所射杀兴平元年术以坚部曲还其子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平定江东策自领会稽太守术既僭号策以书绝之魏太祖表策为讨虏将军封为吴侯建安五年为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创甚乃呼权以印授之黄初元年魏受汉禅二年封权为吴王其年魏遣曹休等围南郡权遂改年黄武临江拒守九年四月权即皇帝位母曰：吴皇后在位十四年年七十一太子亮嗣位是为废帝母曰：皇后潘氏在位七年大将军孙■废为会稽王时年十六■迎权第六子琅琊王休绍位是为景帝母曰：敬怀皇后王氏在位七年年三十薨谥曰：景皇帝兄子皓绍位是为归命侯皓废太子和之子权之孙也。母曰：昭献皇后何氏在位十七年降於晋赐号归命侯死於雒阳年四十二。

宋高祖武帝姓刘氏彭城县绥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辟■生阳城繆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侯侯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令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愷愷生魏定襄太守（史失名）某某生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翹生帝晋元熙二年四月以宋王受禅即皇帝位於建康宫太极殿母曰：穆皇后赵氏在位三年年六十七太子义符绍位是为少帝母曰：张夫人在位三年抚军将军谢晦司空尚书事徐羨之等宣太后令废帝为荊阳王。又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害之年十九羨之等迎武帝第三子宜都王义隆绍位是为文帝母曰：胡婕妤在位三十年年四十七为太子劭所弑第三子骏绍位为孝武帝母曰：路淑媛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太子子业绍位是为前废帝母曰：王皇后在位二年为湘东王■所废年十七■遂绍位是为明帝母曰：沈婕妤在位八年年三十太子昱绍位是为後废帝母曰：陈贵妃在位六年年十五为齐王萧道成所废以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准绍位是为顺帝母曰：陈昭华（明帝晚年痿疾不能御内诸弟姬有怀者取入宫乃生男与六宫所爱者养之而杀其母顺帝即桂阳王休范子也。母不知何氏而以昭华为母）在位三年年十三禅于齐南齐太祖高皇帝姓萧氏汉相国何二十四世孙何子■定侯延生侍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闾闾生济阴太守闾闾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广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即丘令隼隼生辅国参军乐子乐子生右军承之承之生帝初何居沛何孙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里晋元康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南兰陵人也。帝以宋顺帝■■明三年四月遂受禅即皇帝位母曰：孝皇后陈氏在位四年年五十六太子贇绍位是为武帝母曰：刘皇后在位十一年年五十四皇太孙昭业绍位是为郁林王母曰：

皇太子妃王氏在位一年年二十二为高帝庶兄始安王道生之子西昌侯鸾所殒迎新安王昭文绍位是为海陵王在位一年亦为西昌侯鸾所杀年十五鸾绍位是为明帝母曰：懿后在位五年年四十七太子宝卷绍位是为东昏侯母曰：明敬刘皇后在位四年雍州刺史萧衍举义奉明帝第八子荆州刺史南康王宝融即位於江陵是为和帝举兵向阙冠军将军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殒之年十九和帝在位二年禅于梁为梁所殒年十五梁高祖武帝姓萧氏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後何生 二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闾闾生济阴太守阐阐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广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济阴太守 三害 三害生州治中副副生南台治书道赐道赐生顺之齐高帝族弟也。参预佐命封临湘县侯历官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顺之生帝齐中兴二年四月梁王受禅即皇帝位母曰：献皇后张氏帝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太子纲绍位是为简文帝母曰：穆太后丁氏在位三年为侯景所废年四十九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泰九州诸军事湘东王绎即位於江陵是为孝元帝母曰：文宣太后阮氏在位三年江陵为西魏所 二 二 帝遂遇害帝第九子晋安王方智立是为敬帝母曰：夏太后在位二年禅于陈帝薨於外邸年十六。

後梁宣帝武帝之孙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中大通三年封岳阳郡王历官宣惠将军知石头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东阳州刺史及江陵 二 二 妥为周太祖所立称皇帝於其国在位八年年三十四太子岍立是为明帝在位二十三载年四十四太子琮立二年隋文帝徵入朝因留不遣。

陈高祖武帝姓陈氏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 二 之後世居颍川 二 玄孙准晋太尉准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达生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常侍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赞文赞生帝梁敬帝太平二年十月以陈王受禅即皇帝位母曰：董氏安皇后帝在位三年年五十七兄子临川郡王 二 绍位是为文帝在位七年太子伯宗绍位是为废帝母曰：沈皇后在位二年太皇太后令降为临海郡王以始兴昭烈王第二子太尉安成王瑛绍位是为孝宣帝在位十四年年五十三太子叔宝绍位母曰：柳皇后在位八年贞明三年正月为隋所灭遂降于隋至仁寿四年薨於雒阳年五十二。

东魏孝静帝姓元氏後魏孝文帝之曾孙清河王 二 之孙嗣清河王 二 之世子母曰：胡妃孝武帝永熙三年八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孝武入关大将渤海王高欢与百官会议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时年十一在位十七年禅于北齐明年薨于中山国年二十八北齐显祖文宣帝姓高氏渤海 二 人七世祖隐晋玄 二 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乱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树树生欢仕东魏为丞相欢薨长子澄嗣遇害帝以母弟嗣位天平八年六月以丞相齐王受禅即皇帝位母曰：娄太后在位十年年三十一太子殷绍位是为废帝母曰：李皇后在位一年年十七文宣母弟常山王演立是为孝昭帝在位一年年二十七母弟长广王湛立是为武成帝在位五年禅位于太子纬是为后主后主母曰：胡皇后在位十二年为後周所灭年二十二。

梁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诚帝即诚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唐哀帝天 二 四年四月以相国梁王受禅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年六十一明年第四子东京留守均王友贞平庶人友 二 绍位是为末帝母曰：元贞张皇后在位十一年为後唐所灭。

帝王部·诞生

夫天命所佑运历攸归有开必先休应斯见故其生也。必有祲符之朕神灵之纪以启其祚焉非独乘五胜而起继三统而王者有是徵也。至於居馀分之次擅一方之地者亦复嘉祥贵象兆於厥初斯盖上稽灵心虽殊於天序下观人事亦异於常民表神道之玄远成史氏而昭著者矣。

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为政（以正月旦生日）

吴武帝坚母怀 二 任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太帝母吴氏孕而梦月入其怀既而生策及帝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坚曰：昔 二 任策梦月入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

废帝亮以赤乌七年三月生於内殿。

宋高祖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室尽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树。

少帝以晋义熙二年生於京口高祖年逾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悦。

文帝以晋义熙三年生於京口。

孝武帝以文帝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室前废帝以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

明帝以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

後废帝以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卫尉府。

顺帝太始五年癸丑生。

南齐高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夕■生。

武帝以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县之清溪宅其夜陈孝后（高帝母）刘昭后（高帝母）同梦龙据屋上故小字龙儿。

梁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於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家初帝母张后尝梦抱日已而有娠其後忽见庭前昌蒲花光彩非常遂取吞之是月生帝将产之夕有异光后见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

简文帝以天监二年十月丁未生于显阳殿孝元帝母阮■容梦龙罩其床（一云：梦月堕怀中）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帝于後宫举室中非常有紫胞之异陈高祖以梁天监。

二年癸未岁生于吴兴长城下。若里。

废帝以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

宣帝以梁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满堂室。

後主以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於江陵。

北齐文宣帝母娄太后既孕每夜有赤光■室私尝怪之及产名之曰：俟尼鲜卑言有相子也。初娄太后有孕六男二女皆感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文宣则梦一大龙首尾属天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孝昭则梦虺龙於地武成则梦龙浴於海。

後主母胡后梦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於并州邸。

幼主母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邺。

梁太祖以唐大中六年壬申岁十月二十一日生於碭山县午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来曰：朱家火发矣。至则庐舍俨然既而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

开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休假前後各一日十月庚午大明节内外臣寮各进奇货良马上寿故事内殿开宴召释道二教对御谈论宣旨罢之命卜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

二年十月己未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宰臣百官设斋於相国寺。

三年十月癸未大明节帝御文明殿设斋僧道召宰臣翰林学士预之诸道节度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臣钦。若等曰：梁太祖实录自开平四年後不书诞节）。

末帝以唐文德元年戊申岁九月十二日生於东京乾化二年三月文武百官上言请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诞日为明圣节休假三日。

帝王部·名讳

名以制义所以著象类之说讳不■下所以申臣子之情是知名讳之来古今通道而馀分之在位亦偏方之所奉虽本以嘉称期於象德或求诸义训契彼未然盖成败之有端。若符应之素定。然则稽之人事察彼天道谅盛衰之在德岂名称之足云：乎！

秦始皇帝名政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一云：名正正月旦生故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时燕人卢生奏《周书》纬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

蜀先主名备字玄德。

後主名禅字公嗣谯周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後皆免为诸侯备言具也。禅言授也。若言汉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於穆侯灵帝之名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

吴大帝名权字仲谋。

废帝名亮字子明。

景帝名休字子烈。

後主名皓字元景一名彭祖字皓宗。

宋高祖名裕字德舆小字寄奴（以孔子河洛讖曰：空冗无主奇人中女子独立。又为双）。

少帝名义符小字车兵。

文帝讳义隆小字车儿。

孝武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民。

前废帝讳子业小字法师。

明帝讳𡩇字体炳小字荣期。

後废帝讳昱字德融小字慧震初明帝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为小字故帝字慧震
其馀皇子亦如之。

顺帝讳准字仲谋小字知观。

南齐太祖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肃肃𡩇中最细低头熟𡩇中精细者稻即
道也。熟犹成也。《孝经钩命决》曰：谁者起视将皆帝之符应（事具闰位徵应门）。

武帝讳顺字宣远小字龙儿。

郁林王讳昭业字元尚小字法身。

海陵王讳昭文字季尚。

明帝讳鸾字景栖小字玄度。

东昏侯讳宝卷字智藏本名贤明帝辅政後改焉（论者曰：名以行义往贤垂范备而之禅术士昏已卷
矣。藏以终之其兆先徵盖天所命矣。）。

和帝讳宝融字知昭。

梁高祖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帝初为梁王将受齐禅沈约言於帝曰：讖之行中水作天子此乃历数在
记。

简文帝讳纲字世赞小字六通。

元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

敬宗讳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真。

後梁宣帝讳𡩇字理孙。

明帝讳岿字仁远。

召国公讳琮字温文。

陈高祖讳霸先字兴國小字法生。

文帝讳𡩇字子章。

废帝讳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

宣帝讳顼字绍世小字师利。

後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初文帝谓宣帝曰：我诸子皆以伯为名汝诸子宜用叔为称宣帝因以访
毛喜喜即条自古名贤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馀人以启之文帝称善或言後主名叔宝反语为少福败亡之徵
也。

东魏孝静帝讳善见。

北齐文宣帝讳洋字子进母神武明太后生帝於晋阳其後童谣曰：一束藁两头然河边𡩇𡩇历飞上天
藁然两头於文为高字河边𡩇𡩇历为水边羊指帝名也。

废帝讳殷字正道初文宣命邢邵为帝名字从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儿不得也。邵惧
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

孝昭帝讳演字延安。

武成帝讳湛。

後主讳纬字仁纲初清河末武帝梦大猗攻破邺城故索境内猗膏以厌之识者以後主名声与猗相协亡齐徵也。

梁太祖讳晃初名温唐僖宗中和三年授宣武军节度使赐名全忠天 四年受禅下令曰：王者创业兴邦立名传世必难知而示训从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垂诸象德之言爰考简书求於往代周王昌发之号汉帝询衍之文或崇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缣緡寡人本名兼於二字。且异帝王之称仍兼避易之难郡县官多须改换况宗庙不迁之业宪章百世之规事叶典仪岂惮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於明德日光显契於瑞文昭融万邦邦理斯在是庶顺玄穹之意永臻康济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庙其旧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回避。

末帝讳瑒初名友贞即位下制曰：朕仰膺天眷近雪家讎旋开将相之谋请绍祖宗之业群情见迫三让莫从祇受推崇惧不负荷方欲 尝寝庙 类郊丘合徵定体之辞用表事神之敬其或於文尚浅在理未周亦冀随时别图制义虽臣子行孝重更名於己孤而君父称尊贵难知而易避今则处遵古典详考前闻允谐龟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载惟凉德尤愧嘉名中外群僚当体朕意宜改名 贞明中。又改为瑒或解云：瑒字一十一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十月九日亡。

卷一百八十三

闰位部·勋业

自秦承六世之馀烈并吞宇内武功震耀遂建大号玄德凭宗室之绪仲谋藉父兄之业遭值世乱分据势胜奄宅吴蜀是为鼎国宋齐梁陈迭主南纪东魏北齐创都於邺莫不因嗷嗷之资纠桓桓之旅或仗义慷慨或乘机奋发解纷排难夷凶禁暴威怀兼济以成厥功威能驱策贤智而任其谋训练骁果而尽其力勤身征伐以清外侮积日累劳以稔民听然後讴讼咸集嗜欲将至端委揖让南面而君民者焉。

秦始皇帝庄襄王之子（臣钦。若等曰：自庄襄王已上事具列国君部诸门）年十三代庄襄王王当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主厩内小吏官名也，或曰：从宾客谓之舍人也。）蒙骃王（一作 蒙） 公为将军（ 秦邑）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年晋阳反蒙骃击定之二年 公将军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骃攻韩取十三城。又攻魏氏 有诡四年蒙之五年攻魏定酸枣（陈留有酸枣县）燕虚长平（平一作千汝南有平县）雍丘山阳（陈留有雍丘县河内有山阳县）皆拔之取二十城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保魏之河内七年蒙骃死以攻龙孤庆都（庆一作 蒙）还兵攻汲八年王弟长安君成 乔将军击赵九年攻魏垣蒲阳（在并州）十一年将军王翦桓 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阝与 阳十三年桓 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十四年攻赵军於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定平阳武城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属太原）十六年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魏献地於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纳其地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盖咸阳面为上地也。）下井陘（山名）端和将河内围邯鄲城羌<疒鬼>伐赵十年<疒鬼>与王翦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二十年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二十三年王翦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县名在汝南）虏荆王三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遂并天下为始皇帝。

蜀先主涿郡涿县人祖雄父弘世仕州郡（臣钦。若等曰：自弘已上事具闰位氏号门吴及宋齐此）先主少孤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繇得用合徒众後汉灵帝末黄巾起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贼有功除安喜尉（县名属中山）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柳弃官亡命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母丘毅诣丹阳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後去官後为高唐尉迁令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

司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後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於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陶谦以丹阳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邳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安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蒙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时陈登等遣使诣袁绍曰：天降灾殄祸臻鄙州州将殒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袁术来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阴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於海西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先主求和於吕布布还其妻子先主遣关羽守下邳遂还小沛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布遣高顺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为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未至术病死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僻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时正当雷霆先主谓曹公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以也。一震之威乃何至於此）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时承等与先主谋未发而备出承谓服曰：郭多有数兵摧李勣数万人但足下与吾同义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後高今吾与子繇是也。服曰：惶不敢当。且兵。又少承曰：举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郎吴硕是吾腹心办事者遂定计）先主据下邳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东海昌霸反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遣孙乾与袁连和曹公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羽归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人将骑道路奉迎身去邳二百里与先主相见驻月馀日所失亡士卒稍来集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糜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先主驻荆州数年尝於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曰：平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表使先主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伤T 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十一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曹公南征会表病笃 国於先主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摄荆州先主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先主宜从表言先主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表卒其子琮代立遣使乞降曹公不告先主先主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令宋忠诣先主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先主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或劝先主劫琮将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先主答曰：刘荆州临亡 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先主过辞表墓涕泣而去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百馀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 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趣汉津 与羽船

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於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传》曰：备立营於油口改名为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鍾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於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楚谁能禁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前见张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繇是尽知益州虚实也。）先主留诸葛亮关羽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於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三军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是岁璋还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明年曹公征孙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於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馀皆给半先主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A092]於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逮已白璋发其谋，於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璋敕关戎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贵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於涪皆破败退保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军益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维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时璋遣帐下司马张裔诣先主先主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也。还城门乃开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帛先主复令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复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今夔州也。）遣黄权将兵迎张鲁张鲁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渊张□屯汉中数数犯暴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等战於瓦口破□等收兵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因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积月不拔亡者日多乃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是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於汉帝，於是还治成都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乃发囊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郡臣上尊号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担之南。

吴孙坚吴郡富春人少为县吏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塘击杀海贼胡玉等繇是显闻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於句章自称阳明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刺史臧□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历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中平元年黄巾贼帅张角起於魏郡□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联结自称黄天太平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汉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俊将兵讨击之俊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俊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云：坚乘胜深入於西失利坚被创墮马卧草中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坚所骑驄马驰还营掘地呼鸣将士随马於草中得坚，坚还营十数日创少愈乃复出战）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俊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

司马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坚与参军事寻拜议郎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众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坚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於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坚为长沙太守是时庐江太守陆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之）汉朝录前後功封坚乌程侯董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_■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於军门斩之郡中震_卜栗无求不获（一云：南阳太守张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後患乃得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禱祀山川遣所亲人入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将步五六百人诣营省坚）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鲁阳城当进军讨董卓遣长史公孙称将兵从事还州书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督促军粮施幔於城东门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阵无得妄动後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入城乃谓左右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籍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复相收兵合战於阳人大破卓军梟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於袁术术怀疑不运军粮阳人去鲁阳百馀里坚夜驰见术_■_■昔即调发军粮坚还屯卓惮坚猛将乃遣将军李_■等来求和亲令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县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於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龟池聚兵於陕坚进雒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复破走坚乃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龟池间以截卓後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慧诸将军宜慎之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_■大袁绍遣会稽周_■禹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初平三年袁术使坚征荆州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岷山为祖军士所射杀（一云：坚悉其众攻表表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岷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水间暗射坚杀之时年三十七。又云：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表贲为豫州刺史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

策坚之长子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谦深忌策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因缘召募约数百人时张_■有母策丧数诣_■启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雋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州求先君馀兵就舅氏於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讎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_■答曰：既素空劣方居_■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於君何得不纾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报此乃君之助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_■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意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讎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佐辅汉室功业侔於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无复回顾之忧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策於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贵异之然未肯还其父兵术谓策曰：孤始用贵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策遂诣丹阳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於是复往见术术以坚馀兵千余人还策太傅马曰_■仗节安集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於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繇是军中益畏惮之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遣策攻康拔之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

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陈横屯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拒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策说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经济汉室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郎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馀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历阳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策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发恩布令告诸县管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也。旬日之间四面集得见兵二万馀人马千馀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馀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白虎高垒坚守使其弟舆请和许之舆请独与策会面约既会策引白刃斫席舆体动策笑曰：闻卿能坐跃剿捷不常聊戏卿耳舆曰：我见刃乃然策知其无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舆有勇力白虎众以其死也。甚惧进攻破之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阳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阳朱治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秦松陈端等为谋主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谏曰：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杰发愤沛然俱起元恶既毙少主东顾乃使主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於黑山曹操毒被於东徐刘表僭乱於荆南公孙叛逆於朔北正礼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获从命弓戟戈当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宛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繇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於天下徒以幼小胁於强臣异於汤武之时也。又闻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交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熟虑忠言逆耳驳义致憎苟有益于尊名无所敢辞术不纳策遂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一云：建安二年夏汉朝遣议郎王辅奉戊辰诏《书》曰：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策上表谢曰：臣以固陋孤持边陲陛下广播膏泽不遗细节以臣袭爵兼典名郡仰惟荣顾非所克堪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吴郡曲阿得袁术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虽辄捐废犹用悚悸臣年十七丧失所怙惧有不任堂构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诚无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将弱冠佐命臣初领兵年未弱冠虽弩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术狂惑为恶深重臣冯威灵奉辞伐罪庶必献捷以报所受）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馀家在江东策劝攻勋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江表《传》曰：策被诏敕与司空曹公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等协力讨袁术刘表军严当进会术死术从弟裔女胥黄猗等畏惧曹公不敢守寿春乃共舁术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刘勋於皖城勋粮食少无以相振乃遣从弟偕告余於豫章太守华歆歆郡素少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住历月才得数千斛偕乃复勋具说形状使勋来袭诛之勋得偕书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时策西讨黄祖行及石城闻勋轻身诣海昏便分遣从兄贲辅率八千人於彭泽待勋自与周瑜率二万人会袭皖城即克之得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馀人并术勋妻子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东诣吴贲辅。又於彭泽破勋勋求入楚江从寻阳上到置马亭闻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筑垒自守告急於刘表求救於黄祖祖遣太子射船军五千人助勋策复就攻大破勋勋与偕北归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勋兵三千馀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时刘表遣从子虎南阳韩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前锋策与战大破之《吴录》载策。表曰：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林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义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身跨马乐陈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击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进走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以下三万馀级其赴水溺者二万馀口船

六千馀艘财物山积虽表未禽祖宿狡猾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鸱张以祖气息而祖家属部曲扫地无馀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诚皆圣朝神武远振臣讨有罪得效微勤)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语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陈登为广陵太守治射阳登即之从兄子也。孙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馀党图为後害以报之见破之辱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策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於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於外必作後患策侯吏得贡表以示策请贡相见以责让贡贡辞无表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讎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曰：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馀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後骑寻至皆刺杀之)创甚请张长史昭等谓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

权策之弟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羨长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破进讨黄祖於沙羨五年策薨以事授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初孙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策亡之後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移书求索术报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大怒乃以状白曹公曰：严刺史昔为公所用。又是州举将而李术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之鬼类今欲讨之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讎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术心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内相瞻愿敕执事勿复听受是岁举兵攻於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土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馀人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荆州牧刘表死权将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曹公与权书问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乡震失色)惟瑜肃抗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曹军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十四年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十七年城石头作濡须坞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馀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馀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十九年五月权征皖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是岁刘备定蜀权以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三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关羽权住陆口为诸郡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於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

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於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精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笈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讨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馀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遂定荆州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是年冬魏受汉禅明年四月刘备称帝於蜀权自公安都鄂魏文帝策封权为吴王加九锡。又明年正孙权遣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所斩及投兵降者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初权外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楷与权盟誓并徵任子权辞让不受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拒之权遂改元黄武临江拒守使大中大夫郑全聘刘备於白帝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後年乃绝八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四月丙申遂即皇帝位。

卷一百八十四

闰位部·勋业第二

宋高祖武皇帝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初为晋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於会稽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帝参府军事十二月牢之至吴而贼缘道屯结牢之命帝与数十人觐贼远近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帝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为贼所困乃轻骑寻之既而众骑并至贼乃奔退斩获千馀人摧锋而进平山阴恩遁还入海四年五月恩复入会稽杀卫将军谢琰十月刘牢之复率众东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帝戍句章城既卑小战士不盈数百帝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贼乃退还浹口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唯帝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五年春孙恩频攻句章帝屡摧破之恩复走入海三月北出海盐帝追而翼之筑城於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帝屡出破之（臣钦。若等曰：事具闰位谋略门）五月孙恩破沪渎杀吴国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是月帝复破贼於娄县六月恩乘胜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馀万刘牢之犹屯山阴邑震动帝倍道兼行与贼俱至於时众力既寡加以步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率众数万鼓。登蒜山居民皆荷。而立帝率领数百奔击大破之投。赴水死者甚众恩以鼓排自载仅得还船虽被摧破犹恃其众力径向京师楼船高大值风不得进旬日乃至白石寻知刘牢之已还朝廷有备遂走向郁洲八月以帝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领水军追讨至郁洲复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帝追恩於沪渎及海盐。又破之三战并大获俘馘以万数恩自是饥馑疫疾死者大半自浹口奔临海元兴元年骠骑将军司马元显西伐荆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众下讨元显遣镇北将军刘牢之拒之帝参其军事次溧洲玄至帝请击之不许将遣子敬宣诣玄请和帝与牢之甥东海何无忌并固请不从遂遣敬宣诣玄玄克京邑杀元显以牢之为会稽内史惧而告帝曰：便夺我兵祸其至矣。今当北就高雅於广陵举事卿能从我去乎！答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耶吾当反复还京口耳牢之叛走自缢死何无忌谓帝曰：我将何之帝曰：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不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图之今方是会矫情任。之日必将用我辈也。桓玄从兄修以抚军镇丹徒以帝为中兵参军孙恩自奔败之後徒旅渐散惧生见获乃於临海投水死馀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桓玄欲。且缉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肆暴不已五月玄复遣帝东征时循自临海入东阳二年正月玄复遣帝破循於东阳循奔永嘉复追破之斩其大帅张士道追讨至於晋安循浮海南走六月加帝彭城内史十二月桓玄篡位帝从桓修入朝玄见帝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每游集辄引接殷勤赠赐甚厚帝愈恶之或说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之所玄曰：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後当别议之耳玄乃下诏曰：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锋。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於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先是帝东征卢循何无忌随至山阴劝於玄稽举义帝以为玄未据

极位。且玄稽遥远济事为难俟其篡逆事著徐於京口图之不忧不克至是桓修还京帝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於是与弟道规沛郡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时桓修弟弘为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镇广陵道规为弘中兵参军昶为州主簿乃令毅潜往就昶聚徒於江北谋起兵杀弘长民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据历阳相应元德厚之谋於京邑聚众攻玄并克期齐发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帝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凡同谋何无忌魏咏之咏之弟欣之顺之檀凭之从子韶弟祗隆与叔道济道济从兄范之帝弟道怜沛郡刘藩河内向弥平昌孟怀玉管义之陈留周安穆临淮刘蔚从弟之东莞臧喜从弟宝符从子穆生童茂宗郡周道民渔阳田演谯国范清等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余人丙辰诣旦城开无忌服传诏服称诏居前义众驰入齐声大呼吏士惊散莫敢动即斩桓修以徇帝哭甚恻厚加殡敛孟昶劝弘其日出猎未明开门出猎人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啖粥即斩之因收众济江义军初克京城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帝登城谓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於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臬於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弘信之收众而退毅既至帝命诛弘众推帝为盟主先移檄於京邑曰：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自我大晋阳九屡构隆安已来难结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贞良散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难凶力繁兴逾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沦七庙毁坠夏后之罹泥有汉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为喻自玄篡逆於今历年亢旱弥时民无生气加以庶士疲於转输文武困於造筑父子乖离室家分散岂唯大东有杼轴之悲B梅有倾筐之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裕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是故昼寐宵兴拔奖忠烈潜构携岖险过履虎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矩龙骧将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奋袂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於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民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顺之等潜相联结以为内应同力协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城王修青州刺史弘首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裕辞不获已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力翦馘逆逆荡清京辇公侯诸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俯处猾竖自效莫繇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接势於己替之机受任於既颓之运丹诚未宣感慨跃望霄汉以永怀眇山川以增厉授檄之日神驰贼庭帝乃以孟昶为长史总摄後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从者千余人三月戊午朔遇吴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帝躬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甫率数千人逆战宁远将军凭之与帝各御一队凭之战败见杀其众退散帝进战弥厉前後奋击应时摧破即斩馘首玄闻馘等并没愈惧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已未旦义军食毕弃其馀粮进至覆舟山东使张旗帜於山上以为疑兵玄。又遣武骑将军庾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谦等帝躬先士卒以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命纵火焰焰张天鼓之音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溃玄始虽遣军置阵而走意已决别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具舟於石头仍将子侄浮江南走庚申帝镇石头城立留台总百官焚桓温神主於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立於太庙遣诸将帅追玄尚书王假率百官奉迎乘舆司徒王谧与众议推帝领扬州固辞乃以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以帝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整而众莫从之帝以身范物先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时诸葛长民失期不发刁逵执送之未至而玄败经玄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物资之玄收略得二千余人挟天子走江陵冠军将军刘毅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率诸军追讨四月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玄子韶。又聚众向历阳高祖命辅国将军诸葛长民击走之无忌道玄破玄大将郑钡等於桑落州众军进据寻阳加高祖都督江州诸军事玄既还荆郢大聚兵众召水军造楼船器械率众二万挟天子发江陵浮江东下与冠军将军刘毅等相遇於峥嵘州众军大破之玄弃众复挟天子还复江陵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京师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虏将军益州刺史毛据遣从孙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州下有众二百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以入蜀至枚回州恬与之迎射之益州都护冯迁斩玄首传京师。又斩玄子於江陵市初玄败於峥嵘州义军以为大事已定追蹙不速玄死几旬众军犹不至玄从子振逃於华容之浦中招聚逆党数千人晨袭江陵城居民竟出赴之玄从兄谦先匿於沮川

亦聚众以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庭谦乃率众官奉玺绶於安帝无忌道规既至江陵与桓振战於灵溪玄党冯该。又设伏于杨林义军奔败退还寻阳兖州刺史辛禹怀贰会北青州刺史刘该反禹求征该次淮阴。又反禹长史羊穆之斩禹传首十月帝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刘毅诸军复进至夏口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皆拔之十二月诸军进平巴陵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天子至江陵以帝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帝固让加录尚书事。又不受屡请归藩天子不许遣百僚敦劝。又亲幸帝第帝惶惧诣阙陈请天子不能夺是月旋镇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劝。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卢循浮海破广州二年三月督交广二州十月帝上言曰：昔天祸皇室巨狡纵篡臣等义惟旧隶豫蒙国恩仰契信顺之符俯厉人臣之愤虽社稷之灵抑亦事繇众济其翼奖忠勤之佐文武毕力之士孰执在己之谦用亏国体之大辄申摄众军先上同谋起义始平京口广陵二城臣及抚军将军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赴义出都缘道大战所馀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辅国将军长民故给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合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赏其西征众军须论集续上，於是尚书奏封倡义谋主镇军将军裕豫章郡公食邑万户赐绢三万疋其馀封赏各有差镇军府佐吏降故太傅谢安府一等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帝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诏遣百僚敦劝三年二月帝还京师将诣廷尉天子先诏狱官不得受诣阙陈让乃见听旋於丹徒四年正月天子徵帝入辅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徐兖二州刺史如故帝表解兖州先是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譙纵无功而返九月以敬宣挫退逊位不许乃降为中军将军五年二月南燕鲜卑慕容超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馀家三月帝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鲜卑梁父莒城二戍并奔走六月慕容超遣五楼及广宁王贺赖先据临朐城既闻大军至留羸老守广固乃悉出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楼曰：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驰进龙骧将军孟龙符领骑居前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槊。又以轻骑为游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馀前後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弟并州刺史道怜谿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慎仲道索邈等齐力击之遣谿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韶克临朐悉虏超辎重超闻临朐已拔引众走帝亲鼓之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获超马伪鞞玉玺豹尾等送於京师斩其大将段晖等十余人其馀斩获千馀计明日进军广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於是设长围守之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於齐土抚纳降附华戎欢悦援才授爵因而任之七月诏加帝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将垣遵弟苗并率众归顺帝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纲者超伪尚书郎其人巧思会超遣纲称藩於姚兴乞师请救兴伪许之而实惮帝不敢遣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於楼上以示城内城人莫不失色，於是使纲大治攻具超求救不获纲反见虏转忧惧乃请称藩求割大岷为界献马千匹不听围之转急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九月进帝太尉中书监固让十月张纲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虏贼曹乔胥获之杀其王公以下纳口万馀马二千匹送超京师斩於建康市帝之北伐也。徐道覆至番禺说卢循及循率众过岭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於时平齐问未至即驰使徵帝帝之初克齐也。欲停镇下邳清荡河雒既而被徵使至即日班师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於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朝廷欲奉乘舆北走就帝寻知贼众未至人情小安帝至下邳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至山阳闻无忌被害则虑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问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也。帝大喜单船过江迺至京口众乃大安四月癸未帝至京师解严息甲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寻阳自会湘中诸郡荆州刺史道规遣军至长沙为循所败循迺至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帝以南藩覆没表送章绶诏不听五月刘毅败绩於桑落洲问至内外上匈扰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贼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馀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声其雄盛孟昶诸葛长民惧渐逼欲拥天子过江帝不听昶固请不止帝曰：今重镇外倾强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繇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於草间求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於是开赏募投身赴义者一同登京城之上科发居民治石头城建牙戒严帝率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七月庚申群贼自蔡州南走还屯寻阳遣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锺河间太守蒯恩追之帝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馀丈十月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

檀韶等舟师南伐以後将军刘毅监太尉留守府後事皆委焉是月徐道覆率众三万会江陵荆州刺史道规。又大破之斩首万馀级道覆走还湓口初帝之遣索邈也。邈在道为贼所断道覆败後方达自循东下江陵断绝京邑之间传者皆云：已没及邈至方知循走循初自蔡州南走留其亲党范崇民五千人高舰百馀戍南陵王仲德等闻大军。且至乃进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军焚其舟舰收其散卒循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是月建威将军孙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犹数千季高焚贼舟舰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又以轻舟奔始兴季高抚其旧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初帝之遣季高也。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二三非要帝不从敕季高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今时当至广州倾其巢窟令贼奔走之日无所归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克循方治兵舰设诸攻备帝欲御以长■乃屯军雷池贼扬声不攻雷池当乘流迳下帝知其欲战。且虑贼败或於京口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舰三百於吉阳下断之十二月循道覆率众数万方舰而下前後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帝悉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上步骑伏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於是众军并踊腾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帝中流蹙之因风水势贼舰悉泊西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还寻阳初分遣步军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召王仲德请还为前驱留辅国将军孟怀玉守雷池循闻大军上欲走向豫章乃悉立栅断左里帝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凡万馀人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迳还广州帝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黄门劳师於行所七年正月振旅於京师改授大将军扬州牧二月卢循於番禺为孙季高所破收馀众南走刘藩孟怀玉斩徐道覆於始兴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传首京师八年四月以後将军刘毅为荆州刺史毅与帝俱举大义兴复晋室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与尚书仆射谢混相结帝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毅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九月藩入朝帝收藩及混并於狱赐死自表讨毅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袭江陵十月克之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帝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进帝太傅扬州牧九年二月乙丑至自江陵初诸葛长民贪淫骄横为士民所患刘毅既诛将谋作乱帝密命左右壮士丁■午等自幔後出於坐拉杀之死於床侧與尸付廷尉并诛其弟黎民七月朱龄石平蜀斩伪主谯纵传首京师十年荆州刺史司马修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帝疑其有异志而修之兄子谯王文思在京师招集轻侠帝执文思送还修之令自为其所修之表废文思十一年正月帝收修之子文宝次子文祖并於狱赐死率众军西讨三月军次江陵修之奔襄阳四月帝复率众进讨至襄阳修之奔姚兴八月甲子至自江陵十二年三月加中外大都督初帝平齐乃有定关雒之意值卢循侵逼故其事不谐荆雍既平方谋外略会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帝乃戒严北讨加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又加北雍州刺史九月次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先是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步向许雒羌缘道屯守皆望风降服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帝。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於东郡凉城进平滑台十月众军至雒阳围金墉弟伪平南将军■请降送于京师修复晋五陵置守卫天子以帝为相国封宋公加九锡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师进讨二月檀道济等次潼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後魏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帝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帝至雒阳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於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生禽泓九月帝至长安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帝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於京师其馀珍宝珠玉以班赐将帅执送姚泓斩於建康市十月进爵为王十四年正月还京固让进爵六月受相国宗公九锡之命十二月晋大司马琅邪王即位元熙元年徵公入辅。又申前命进爵为王七月乃受命二年四月徵王入辅六月至京师晋帝禅位於宋遂即帝位孝武帝文帝第三子元嘉十二年立为武陵王十六年为湘州刺史十七年迁南豫州刺史并领石头戍至二十八年为江州刺史四郡诸军事时缘江蛮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使帝总统众军三十年正月帝出次西阳之五洲会元凶劭弑逆以帝为征南将军帝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四月辛酉次溧阳癸亥冠军将军柳元景前锋至新亭■建营垒甲子贼劭亲率众攻元景大败退走丙寅帝次江宁丁卯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表上尊号戊辰至於新亭己巳即皇帝位五月甲戌辅国将军申坦克京城乙亥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丙申克定京邑劭及始兴王■诸同逆并伏诛庚辰解严。

南齐太祖高皇帝宋右军将军南泰山太守承之之子年十三治礼及左氏春秋宋元嘉十七年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出镇豫章承之领兵防守帝舍业南行十九年竟陵蛮动文帝遣帝领偏军讨沔北蛮二十一年伐魏至丘隘山并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帝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初为左军中

兵参军二十七年魏军围汝南戍主陈宪台遣宁朔将军臧质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文帝使帝宣旨授节度闻魏太武向彭城质等回军救援至盱眙帝与质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步骑数千人前驱魏主已潜过淮卒相遇於莞山下合战败绩缘淮奔退宗之等皆■没帝还就质固守为虏所攻围甚危急事宁还京师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晋隆安中没属氏武兴西北有兰皋戍去仇池二百里帝击二垒皆破之遂从谷口入关未至长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汪助帝攻谈堤城拔之虜伪河间公奔走虜救兵至帝军力疲少乃烧城还南郑袭爵晋兴县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太宰迁员外直阁中书舍人西陵王抚军参军建康令新安王子鸾有盛宠简选僚佐为北军中郎中兵参军母陈氏忧起为武烈将军复为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中除後军将军值明帝立为右军时四方反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加辅国将军率众东讨至晋陵与贼前锋将程捍孙■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分军定诸县晋陵太守袁标弃城走东境诸城相继奔散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遣从子索儿寇淮阴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孙。又降徵帝讨之时帝平东贼还。又将南讨出次新亭前军已发而索儿自睢陵渡淮马步万馀人击杀台军主孙耿纵兵逼前军张永营告急明帝闻贼渡遽追帝往救之屯破索儿向锺离永遣宁朔将军王宽据盱眙遏其归路索儿击破台军主高道庆走之於石鳖将西归王宽与军主任农夫先据白鹤涧张永遣帝驰督宽索儿东要击帝使不得前帝鼓行结阵直入宽垒索儿望见不敢发经数日索儿引军顿石梁帝追之至葛冢候骑还云：贼至帝乃顿军引管分两马军夹营外以待之俄顷马步奄至。又推火车数道攻战相持移日乃出轻兵攻贼西使马军合击其後贼众大败追奔获其器仗进屯石梁涧北索儿夜遣千人来斫营中惊帝卧不起宣令左右按部不得动须更贼散帝议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断贼走路索儿果来争之帝率军击破之贼马自相践藉死索儿走向锺离帝追至黯水而还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邑六百户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镇会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峽道入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明帝遣帝领三千人讨之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明帝遣张永沈攸之以众喻降薛安都安都引魏军败沈攸之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泰始三年沈攸之吴喜北败於睢口诸城戍大小悉奔归虜遂退至淮北围角城戍主贾法度力弱不敌诸将劝帝渡岸救之帝不许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遥射城外虜弩一发数百箭俱去虜骑相引避之乃命进战城围即解迁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五年进督青冀三州刺史六年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不拜复授冠军将军留本任明帝常嫌帝非人臣相而民间流言云：萧道成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军破釜自持银壶酒封赐帝戎服出门迎即酌饮之喜还明帝意乃悦七年徵还京师部下劝勿就徵帝曰：诸卿■於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後计何关他族唯应速发事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时帝世子以功当别封赣县帝以一门二封固辞不受诏许之加邑三百户明帝遣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共掌机事。又别领东北选事寻解卫尉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初明帝诛戮藩戚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及苍梧王立更有窥伺渴望密与左右阍人於後堂习驰马招聚亡命元徽二年五月兴兵於寻阳收略官民数日便办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舫大雷戍主杜道欣鹤头戍主刘愨期告变朝廷惶骇帝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仆射刘秉游击将军戴明宝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议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於覆败休范必怨前失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阻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石头以待贼千里孤军後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领军宜顿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并注同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显间右卫。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顿南州帝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即是兵冲所以欲死报国耳常日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坐起帝顾谓刘■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烧其船舰死伤甚众贼步上新林帝驰使报刘■急开大小桁拨淮中船舫悉渡北岸休范乘肩輿率众至垒上遣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骑出垒对阵休范分兵攻垒东短兵接战自巳至午众

皆失色帝曰：贼虽多而乱寻破也。杨运长领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故贼不得逼城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帝遣队主陈灵宝送首还台灵宝路中遇贼军埋首道侧台军不见休范首愈疑惧贼众亦不知休范已死别率杜黑蠡急攻垒东司空主簿萧惠朗领数百人突入东门叫■至堂下城上守门兵披退帝挺身上马率数百人出战贼皆推■而前相去数丈分兵横射帝引满将发左右将戴仲绪举■杆之箭应手饮羽伤百余人贼死战不能当乃却众军复得保城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马夜惊城内乱走帝秉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是者数四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於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刘■欲开桁王道隆不从■及道隆并战没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於石头奔散张永溃於白下宫内传新亭亦■留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败矣。帝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济淮间道从承明门入卫宫阙休范既死典签许公舆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帝随得辄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惧也。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宣阳门诸贼皆破平之帝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国家者。此公也。帝与袁粲褚渊刘秉引咎解职不许迁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镇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进爵公增邑二千户帝固让。又与褚渊袁粲书述让意渊粲答书固劝乃受命帝欲分其功请益粲等户四年加尚书左仆射本官如故休范平後苍梧王渐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朝野归心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布款诚於帝帝拒而不纳七月羽林监袁祗奔景素使举兵帝出屯玄武湖遣众军北讨事平乃还帝威名既重苍梧深相猜忌几加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於国今。若害之後谁复为汝著力者乃止帝密谋废立五年七月戊子杨玉夫陈奉伯等二十五人杀苍梧王持首送帝帝夜开承明门乘常所骑马走入殿中惊怖既知苍梧王死咸称万岁己丑帝戎服出殿召袁粲褚渊刘秉等议迎立顺帝甲午帝移镇东府与粲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帝固辞上命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戌进督南徐州刺史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进督豫司二州初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帝同直殿省申以欢好（帝以长女妻攸之第三子文和）帝既废立攸之举兵东下京师恐惧是岁十二月乙卯帝入朝堂命诸将西讨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一月与攸之密相交构还至东府期帝出吊帝既不出外谋愈固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帝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相结举事帝遣诸将攻石头并禽斩之帝屯阅武堂驰结军旅闰月辛丑诏假黄钺率大众出屯新亭中兴堂治严筑垒二年正月攸之攻郢城不克众溃自经死传首京邑丙子帝旋镇东府二月癸未加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帝解骠骑辞都督不许乃表送黄钺三月己酉增班剑为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辛卯封帝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王公上加相国绿■戾绶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甲寅策相国齐公曰：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英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回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纲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肃将军威实资义烈康国济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绝威侮五行处刘九县神厌灵绎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谁主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兹大业鸿绪再维宏基重造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佐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朕命乃者袁邓构祸（臣钦。若等曰：袁夕邓琬举兵向阙）繁有徒子房不臣（臣钦。若等曰：寻阳王子房举兵反齐公东讨平之）称兵协乱跨蹈五湖凭陵吴越浮■亏辰沉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锋镝交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讎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臣钦。若等曰：薛安都为除州刺史引魏军侵叛）窃据徐方率犬羊陵虐淮许索儿愚悖（臣钦。若等曰：索儿安都从子也。攻淮阴齐公破走之）同恶相济天祚无状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塗炭均人废职边师告警公授命宗■方精贯朝日拥节私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斩捷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师保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张淹迷昧（臣钦。若等曰：晋安王子节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入吴齐公讨之）弗顾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间入窃覬不虞於时江服未夷皇涂荐阻公忠诚慷慨在险弥亮深识九变妙察五色以寡制众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场师失律王旅摧挠洒血成川伏尸千里■鬼羯

舟张势振彭泗（臣钦。若等曰：羯言魏军也。）乘驱窥京甸冠带之轨将湮被之容行及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荡涤吊死抚伤弘宣皇泽俾我淮淝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兹厥後猘狁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日老战士无临阵之心戎卒有怀归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风振恐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胄视险。若夷短兵才接巨猾鸟散分疆画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参禁旅任兼军国事同顾命桂阳负众（臣钦。若等曰：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举兵向阙）轻问九鼎裂毁冕拔本塞原挥戈万乘之国顿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飞矢集於君幄机变忽终古莫二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按剑凝神则奇谋贯世秉旄指麾则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献捷信宿之间宣阳底定雾廓清区宇康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难起威藩荆晋应韩翻为讎建平失图（臣钦。若等曰：建平王景素为南徐州刺史举兵为自全之计）兴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师形乎！色役未逾旬朱方宁晏此。又公之功也。苍梧肆虐（臣钦。若等曰：苍梧王即後废帝也。）诸沸淫刑以逞谁则无罪火炎昆岗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仪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躬入奉宗七庙清谧九区反正此。又公之功也。袁粲无质刘秉携贰（臣钦。若等曰：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为黄内应）搢述相扇成此乱阶（臣钦。若等曰：领军刘韞秉弟也。述简未获）鬼图潜构危机窃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公神谟内运霜锋外举妖载澄国涂悦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包藏祸（臣钦。若等曰：攸之为荆州刺史举兵攻郢城）岁月兹彰目豺声阻兵安忍哀彼荆汉独为匪民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维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逞凶逆驱合奸回势过虎朝野忧疑三军沮气公秉钺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日同亮明略与秋竞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卉鼓）鼓一麾黔首宁梯未举鲁山克定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沮浦安流章台从轨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扶宇宙戮力一心劬劳王室自东徂西靡有宁晏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缔构宗社之勤造物资始之泽布雾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草蓂芳於郊园景星垂晖於清汉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遐哉！邈乎！无得而名焉朕闻畴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树侯伯有国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显锡姬旦秉哲曲阜启藩或改玉以宏风或祚土以宣化礼绝常班宠冠群辟爱逮桓文车服异数惟公勋业超於先烈而褒赏闕於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欤静言钦叹良有缺然今进授相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郡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凡十郡封公为齐公兹玄土苴以白茅定邦家用建蒙社斯实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纪纲侯甸率繇旧则往者周召建国师保兼任毛毕执入作卿士内外之寄同规在昔可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零都县开国侯渊（即褚渊也。）授相国印绶齐公玺绂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僧处（王僧处也。）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国位总百辟秩逾三事职以礼移号随事革其以相国总百辟去录尚书之称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竟陵公印策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後命以公秉礼宏律仪刑区宇遐迩一体民无异业是用锡公大辂各一玄牡二駟公崇南亩所宝惟王府充实百姓繁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亦舄副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翼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克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厉身化下杜渐防萌含生寅式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御宄以刑御奸以德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是用锡公钺各一公凤举四维龙騫八表威灵所振异域同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公明发载怀肃恭祀孝敬之重义感灵祇是用锡公鬯一卣瓚副焉齐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祇听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又诏齐公十郡之外随宜除用齐国初建给钱五百万布五千疋绢千疋四月癸酉诏进齐公爵为王九月丙午进位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辞诏遣敦劝乃受黄钺辞殊礼甲寅给三望车三年正月丁巳命太傅府依旧辟召丁卯给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月甲辰增封陈郡颍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郡广陵南沛十郡改立王社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竿乐舞八佾设钟柷宫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王孙爵命一如旧仪辛卯宋帝禅位甲午遂即皇帝位。

世祖武皇帝高帝长子初仕宋为寻阳国侍郎辟州西曹书佐出为赣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勔反帝不从

命南康相沈肃之系帝於郡狱族人萧欣祖门客桓康等破狱迎出帝肃之率将吏数百人追击帝与左右拒战生获肃之斩首百馀级遂率部曲百馀人举义兵始兴相殷孚将万兵赴子勋於寻阳或劝帝击之帝以众寡不敌避屯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人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馀人助之帝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於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帝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三日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帝即据郡城遣军主张应期邓惠贞三千人袭豫章子勋遣军主谈秀之等七千人与应期相拒於西昌筑营垒交战不能决闻帝将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为尚书库部郎征北中兵参军元徽四年累迁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顺帝立徵晋熙王燮为抚军扬州刺史以帝为左卫将军辅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处分帝以中流可以待敌即据盆口城为战守之备高帝闻之喜曰：此真我子也。帝表求西讨不许乃遣偏军援郢平西将军黄回等皆受帝节度加冠军将军持节。二年事平转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军事征虜将军江州刺史封闻喜县侯二千户其年徵侍中领军将军寻加督京畿诸军事三年加尚书仆射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给班剑二十人齐国建为世子高帝即位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即皇帝位。

卷一百八十五

闰位部·勋业第三

梁高祖武皇帝南齐丹阳尹顺之子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时流名辈咸推许之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军王俭东阁祭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辈号为八友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时顺之征鱼复侯子响於射堂缢杀之後齐武既忆子响顺之惭愧感病遂以忧卒及郁林王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先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下白龙耳此辈唯利是与。若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徵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豫州刺史崔慧景即齐武旧臣不自安齐明忧之乃起帝为宁朔将军镇寿阳外声备魏实防慧景师次长瀨慧景待罪白服来迎帝抚而宥之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并曰：慧景反迹既彰实是见贼我曹武将譬如上鹰将军一言见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内婴儿杀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释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历太子庶子中书黄门侍郎入直殿省建武二年後魏遣刘昶王肃率众寇司州以帝为冠军将军主隶江州刺史王广之为援距义阳百馀里众以魏军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谓诸将曰：今屯下梁州城塞峭岷之险守雒脚之路据贤首之山以通西关以临贼垒三方犄角出其不备破贼必矣。广之等不从後遣徐玄庆进据贤首山魏绝其粮道众惧莫敢援唯帝独奋请先进，於是广之益帝精甲衔枚夜前失道望见如持两炬者随之果得道径上贤首山广之军因得前魏军来胁帝坚壁不进时王肃自攻城二鼓而退刘昶有疑心帝因与书间成其隙一旦有风从西北起阵随之来当肃营寻而风回转向西北帝曰：此所谓归气魏师遁矣。令军中曰：望麾而进听鼓而动肃乃倾壁十万阵水北帝扬麾鼓响振山谷效死之士执短兵先登长卓翼之城中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栅魏军表里受敌因大败肃昶单马走斩获千计流血满野得肃昶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军罢以帝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迁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四年魏帝自率大众寇雍州明帝令帝赴援十月至襄阳诏。又遣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帝及雍州刺史曹武等并受节度五年三月慧景与帝进行邓城魏主率十万馀骑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帝固止之不从乃狼狈自拔魏骑乘之，於是大败帝独率众距战杀数千百人魏骑稍却因得结阵断後至夕得下船慧景军死伤略尽唯帝全师归俄以帝行雍州事七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其年东昏即位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右仆射江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帝闻之谓从舅张弘玄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云：一国三公吾谁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当今避祸唯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诸弟在都恐罹世患须与益州图之耳时帝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张弘策诣郢陈计於懿曰：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入今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威睚眦成憾屡相屠灭。且嗣主

在东宫本无令誉□近左右蜂目忍人一总万机恣其所欲岂肯虚坐主诺委政朝臣积相嫌贰必大诛戮始安欲为赵伦形迹已见蹇人上天信无此理。且性甚猜狭徒取乱基所可当辅唯有江刘而已■怯而无断暄弱而不才折鼎覆■束翘足可待萧坦胸怀猜忌动言相仿徐孝嗣才非柱石听人穿鼻。若隙开■起必中外士分今得守外藩幸图身计智者见机不俟终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诸弟以时聚集後相防疑投足无路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为国剪暴可得与时进退此盖万全之策如不早图悔无及矣。懿闻之变色心未之许弘策还帝乃启迎弟伟及↑詹是岁至襄阳，於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帝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僚佐集於事谓曰：昔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诛戮朝贤罕有遗育生民涂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恶共兴义举公侯将相良在今日各尽勋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得甲士万人马千匹船太守配精兵三千使过荆州就行州事萧颖胄以袭襄阳帝知其谋乃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人书及山阳西上帝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如唇亡齿寒自有伤弦之急宁不■同邪我。若总荆雍之兵扫定江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之昏主役御应救之徒哉！我能使山阳至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及山阳至巴陵帝复令天虎贲书与颖胄兄弟去後帝谓张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前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改乘驿甚急只有二封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膺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必人人疑山阳惑於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明必漏吾谋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山阳至江安闻果疑不上■胄大惧乃斩天虎送首山阳信之将数十人驰入颖胄伏甲斩之送首於帝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据便进兵恐非庙■帝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籍义心一时骁锐事事相接犹恐疑怠顿兵十旬必生悔吝儿童立异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帝迎南康都襄阳待正尊号然後进军帝不从王茂。又私於张弘策曰：我奉事节下义无进退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弘策言之帝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威■四方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至石城当面晓王茂曹景宗也。於河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二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帝为征东将军给鼓吹一部戊申帝发襄阳留弟伟守襄阳城总州府事↑詹守垒城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询兼长史白马戍主黄嗣祖兼司马郡令杜永兼别驾少府录事郭俨知转漕移檄京邑曰：夫道不常夷世无永治险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因屯困而复亨资多难以启圣故昌邑悖德孝宣聿兴海西乱政简文升历并拓绪开基绍隆保命理验前经事昭往策独夫扰乱天常毁弃君德奸回淫纵岁月滋甚挺虐於鬣剪之年植险於髻□之日猜忌凶毒触途而著暴戾昏荒与事而发自大行告渐喜容见前梓宫在殡■无哀色↑■娱游宴有过平常奇服异衣更极夸丽至於选采妃嫔姊妹无别招待巾栉姑侄莫辨掖庭有稗贩之名姬姜被干没之服至乃形体宣露衰衣颠倒斩■其间以为↑■笑骋肆淫放驱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途炭行产盈路舆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虏以日继夜昼伏宵游曾无休息沉浮酌s纵歌垆邸宠恣愚竖乱惑妖孽梅虫儿茹法珍臧获厮小专制威柄诛剪忠良屠灭卿宰刘镇军舅氏之尊尽忠报国江仆射外戚之重竭诚事上萧领军葭葦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仆射缙绅冠冕民望归或渭阳馀感或勋庸允穆或诚著艰难或勤劳王室并受遗■同参顾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庆溢当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无遗人神怨结行路嗟愤萧令公■世之才识贯幽显往年寇贼游魂南郑危逼拔刃飞泉孤城独振及中流逆命凭陵京邑谋猷禁省指授群帅克剪鲸鲵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锋迅骇兵交象魏武士丧魂义夫夺胆投名送款比屋交驰负粮景从愚智竞赴誓旅江甸奋不顾身奖励义徒电掩强敌克歼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道过伊吕而劳谦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荣满敦赏未闻祸酷逮及预稟精灵孰不冤痛而群孽放命蜂蚕怀毒乃遣刘山阳驱扇逋逃招逼亡命潜图密构规见掩袭萧右军夏侯征虜志断夙举义形於色奇谋宏振应手泉悬天道祸淫罪不容戮悖礼违教伤化虐民射天弹路比之犹善刳胎■脑方之非酷尽书县之竹未足纪其过穷山泽之兔不能书其罪自草昧以来图牒所纪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乏主宗社阽危海内沸腾士庶波荡百姓惶惶如摧厥角苍生喁喁投足无地幕府荷眷前朝义均休戚上怀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岂可卧薪引火坐观倾覆至尊体自高宗特鍾慈宠明并日月粹照神灵祥启元龟符验当璧作镇侯藩化流西夏讴歌攸

奉万有乐推右将军颖胄征虏将军夏侯祥并同心翼戴即宫旧楚三灵再朗九县更新升平之运此焉复始康哉！之盛在乎！兹日然帝德虽彰区宇大定元恶未黜天邑犹梗仰稟宸规率前启路即日遣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率二十军主长槩五万驥□为群□视争先龙骧并驱步出横江直指朱雀长史冠军将军襄阳太守王茂等率三十军主戈船七万乘流电激摧锋拒险斜趣白城南中郎谘议护军萧伟等三十九军主巨舰迅■戢冲波噓水旗鼓八万焱集石头南中郎谘议参军军主萧↓詹等四十二军主熊黑之士甲■十万沿波驰シ掩据新亭益州刺史刘季连梁州刺史柳↓炎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兴太守裴师仁上庸太守韦■新城太守崔僧季肃奉明诏恭行天讨蜀汉果锐沿流而下淮汝劲勇望波遄鹜幕府总率貔貅骁勇百万缮甲燕弧屯兵冀马□金沸地鸣■聒天霜锋曜日朱旗绛万方舟千里络绎继进萧右军_谟上才兼资文武英略峻远执钩辅世拥荆南之众董四方之师宣赞中权奉卫輿辇旌旆所指威棱无外龙骧虎步并集建业黜放愚狡均礼海昏廓清神甸扫定京宇警犹摧太山而注□焮，岂有不殄灭者哉！今资斧所加止则儿法珍而已诸君或世胄羽仪书勋王府皆■免眉奸党受制匈威。若能因变立功转祸为福并誓河岳永紆青紫。若执迷不悟拒逆王师大众一临刑兹罔赦所谓火烈高原芝兰同；民勉求多福无貽後悔赏罚之科有如白水帝至竟陵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中兵参军张法安守景陵城茂等至汉口轻兵济江逼郢城其刺史张冲置阵据石桥浦义师与战不利军主朱僧起死之诸将议欲并军围郢分兵袭西阳武昌帝曰：汉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为郢城犄角。若悉众前进贼必绝军後一朝为阻则悔无及今欲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相并以逼贼垒吾自後围鲁山以通沔汉郢城竟陵间乘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连旗接刃资粮既广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诸将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帅众济岸进顿九里其日张冲出军迎战茂等邀击大破之皆弃甲奔走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数千人会大军於夏首帝筑汉口城以守鲁山令水军主张惠绍朱思远等游遏江中绝郢鲁二城三月乃命元起进军南堂西渚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是月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元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帝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会於军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元嗣屡战频北因不敢出诸将议欲攻之帝不许五月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军主光子衿等三十军救郢州进据巴口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赉萧■胄等议谓帝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於魏与连和犹为上策帝谓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给数州今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益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然悟机一郢生亦足脱拒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取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能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分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被席卷沿江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貽其忧。且丈夫举动言静天步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竖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贻我■鬼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借镇军静镇之耳吴子阳等进军武昌帝乃命军主梁天惠蔡道■据渔湖城唐修期刘道曼屯白阳垒夹两岸而待之子阳。又进据加湖去郢城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栅以自固鲁山城主房僧寄死其众复推助防张乐祖代之七月帝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子阳水涸不通舰其夜暴长众军乘流齐进鼓噪之贼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众尽溺於江王茂虏其馀而旋，於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先是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帝乃谓诸将曰：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弭服陈虎牙乃伯之子狼狽奔归彼间人情理当↓匈惧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因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致命焉鲁山城主张乐祖郢城主程。若薛元嗣相继请降初郢城之间将佐文武男女口十馀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及城开帝并加隐恤其死者命给棺□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义於溇阳求讨义阳安陆等郡以自效帝。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随郡并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入质司部悉平陈伯之遣苏隆反命求便进军帝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异乃命邓元起帅众即日沿流讨之八月天子遣兼黄门郎苏因劳军帝至邓州命诸军以次进路留上庸太守韦■守郢城行州事邓元起至寻阳陈伯之犹猜惧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湓城及帝至乃束甲请罪九月天子诏帝平定东夏并以便宜从事是月留少府长史郑绍叔守江州前军次芜湖豫州刺史申胄弃姑熟走大军追据之仍遣曹

乌集陵兹地险顿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归愿经以远图御以长策费无遗矢战未穷兵践华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公同志相济缘江负险蚁聚加湖水陆盘据规援夏首桴一临应时虎溃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惶复怀举斧蓄兵九一瓜用拟勤王公棱威直指势喻风电旆未临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熟冲要密迩京畿匈奴徒炽聚断塞津路公偏师启涂排方继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骇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群竖猖狂志在借一（《左传》云：背城借一借以一战也。）豕突淮武骑如一公爱命英勇图机骋锐气陂泉势逾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拟睢水不流曷其能匹此。又公之功也。琅琊石首襟带一固亲垒东庸金汤是埒凭险作守兵食兼资风激电骇莫不震叠城复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独夫昏狠凭城靡惧鼓钟一堂傲。若有馀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匈奴因之将逞孳戮公奇谟密运盛略潜回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亿兆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励志服道儒门濯纓来仕清猷映世时运艰难宗稷危殆昆岗已燎玉石同焚驱率貔貅抑扬霆电义等南巢功齐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谁嗣拯其将鱼驱其被一解兹乱网理此焚丝复礼衽席返乐河海永平故事闻之者叹息司隶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民命还之斗极惘惘缙绅重荷戴天之庆哀哀黔首复蒙履地之恩德逾嵩岱功邻造物超哉！邈矣。无得而言焉朕。又闻之畴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维永隆万业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霸政弗兴历之永久如毁既及晋郑靡依惟公经纶天地宁济区夏道冠乎！伊稷赏薄於桓文岂所以宪章齐鲁长燮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惧焉今进授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以豫州之梁郡历阳南徐州之义兴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公为梁公锡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建兹蒙社在昔旦一入居保佐逮於毕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礼实宜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梁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等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常典彝数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骠骑大将军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後命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駟公劳心稼穡念在民丕崇务本惟一是宝是用锡公充冕之服赤舄副焉公一钩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民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一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聿兴一或朴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范物式遏不虞折冲惟远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方命圯族刑兹罔赦是用锡公一钺各一公跨躡嵩溟凌厉区宇辟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一弓十一矢千公永言惟孝至一通神恭严祀典祭有馀敬是用锡公一鬯一亩圭瓊副焉梁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钦哉！其敬循往策一服大礼对扬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梁公固辞府僚劝请乃受二月丙戌诏曰：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称大启南阳霸德所以光阐忠诚简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劳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诸方策长世字氓罔不繇此相国梁公体兹上哲齐圣广渊文教内洽武功外畅推轂作藩则威怀被於殊俗治兵教战则雷霆赫於万里道丧时昏邪说孔炽岂徒宗社如缀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歼亡衣冠殄灭馀类残喘指命崇朝含生业投足无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涂地与夫仁被行苇之时信及豚鱼之日何其辽一相去之远欤公命师鞠旅指景长鹜而本朝危切樊邓遐远凶徒盘据水陆相望，爰自姑熟届於夏首严城劲卒凭川为固沿汉浮江电激风扫舟徒水覆地险一倾藉兹义勇前无强阵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扑既燎於原火免将诛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赐易俗正本民不失职仁信并行礼乐同畅伊周末足方轨桓文远有惭德而爵後藩牧地约秦楚非所以式酬茂烈允答元勋实繇公履谦为本形於造次加数未申晦朔增伋便宜崇斯礼秩允副遐迩之望可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谯庐江江州之寻阳郢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琊南东海晋陵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公固辞有诏断表相国左长史王营等率百僚敦请三月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一副车置旄头一皿乐舞八佾设钟一宫悬王妃子王女爵命之号一依旧仪四月丙寅遂受齐禅即皇帝位。

世祖元皇帝武帝第七子天监十三年封湘东王邑二千户初为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进号平西将军大同元年进号安西将军三年进号镇西将军五年入为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

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军密诏以帝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是月帝徵兵於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悼所遣七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帅众讨誉方等战败死。又遣镇兵将军鲍泉代之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阳王 举兵反来寇江陵帝嬰城拒守乙丑 将杜 与其兄弟及杨混各率其众来降丙寅 遁走鲍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四年（臣钦。若等曰：是岁简文即位改元大宝而元帝犹称大清）五月辛未僧辩克湘州斩河东王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间道来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为中卫将军王僧辩为领军是月侯景将任约寇西阳武昌遣左卫将军徐文盛右卫将军阴子春太子右卫率萧慧正 州刺史席文献等下武昌拒约以南平王恪为荆州刺史镇武陵十一月甲子恪及大款大成等府州国一千人奉笈上帝相国总百揆帝下令不许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萧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遣护军将军尹悦巴州刺史王 定州刺史杜多安帅众下武昌助徐文盛五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会任约军闰四月丙午约与宋子仙袭郢州执方诸戊申徐文盛阴子春等奔归王 尹悦多安并降贼庚戌领军将军王僧辩帅众屯巴陵甲子景进屯巴陵五月癸未帝遣游击将军胡僧 信州刺史陆法和帅众下秣陵任约败景遂遁走拜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胡僧 为领军陆法和为护军将军仍令僧辩率众追景所至皆捷八月僧辩下次湓城九月以僧辩为荆州刺史是月僧辩等奉表劝请不许贼司空东南道大行台刘神茂率仪同刘归义刘冀赴义奉表请降六年二月僧辩众军发自寻阳帝驰檄告四方曰：夫剥极生灾乃及龙战师贞终吉方制 豕贲 豕，岂不以侵陵荡薄源之者乱阶寔定艰难成之者忠义故羿浇灭於前莽卓诛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勋复兴於周代温陶之绩弥盛於金行粤。若梁兴五十馀载平一 内德惠悠长仁育苍生义征不服左伊右 咸皆仰化浊泾清渭靡不向风建翠凤之旗则六龙骧首击灵鼉之鼓则百辟警肃风牧方邵之贤卫霍辛赵之将羽林黄头之士虎贲缙骑之夫叱咤则风 兴起鼓动则嵩华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颈举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马秦士不敢弯弓叶和万邦平章百姓十尧九舜曷足云：也。贼臣侯景匈奴叛臣鸣镝馀噍悬瓠空城本非国宝寿春畿要赏不逾月开海陵之仓赈常平之米撒九府之费锡三宫之钱冒于货贿不知纪极敢兴逆乱梗我王畿贼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结怨江芊远 单于简牍屡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无度景卿之谄已及为虎傅翼远相招致处刘我生民离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皐貌躬擐甲胄霜戈 日则晨离夺晖龙骑蔽野则平原掩色信与江水同流气与寒风俱愤凶 鬼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汜苟存徐充涣汗既行丝纶爰被我是以班师凯归休牛息马贼犹不悛遂复矢流王屋兵缠象魏总章之观非复听讼之堂甘泉之宫永乖避暑之地坐召宪司卧制朝宰矫 天命伪作符书重增赋斂肆意掎克生者逃窜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钳口刑戮失表爵赏繇心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臧获之人五宗及赏缙绅之士三族见诛 粟腾踊自相吞噬喋喋黔首路有衔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陨山之泣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书其罪外监陈莹之伏承先帝登遐宫车晏驾奉讳惊号五内摧裂烦冤荼毒无地容身景阻饥既甚民。且狼顾遂侵轶我彭蠡凭陵我郢邑窃据我江夏掩袭我巴丘是以义勇争先忠贞尽力斩馘凶渠不可称 沙同赤岸水似绛河任约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缚於汉口子仙乞活於鄢郢希荣败绩於柴桑侯景奔窜十鼠争穴郭默清夷晋熙附义计穷力屈反杀生人毕原丰 郇并离祸患凡蒋邢茅皆伏 是 是可忍也。孰不可容幕府据有上流实惟分陕投袂荷戈志在毕命昔周依晋郑汉有虚牟彼惟未属犹能如此况联华日月天下不能为臣为子兼国兼家哉！咸以义旗既建宜须总 一共推幕府实用主盟粤以不佞谬董连率远惟国艰不遑宁处中权後劲龚行天罚提戈蒙险陨越以之天马千群长卓百万驱贲获之士资智勇之力大楚逾荆山浅源度彭蠡 舳 水以掎其南辐 委输以冲其北华夷百濮羸粮景从雷震风骇直指建业按剑而叱江水为之逆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还舍方驾长驱百道俱入夷水殄谷充原蔽野挟 曳牛之侣拔距礮石之夫骑则逐日追风弓则吟猿落雁捧昆仑而压卵倾渤海而灌茭如驱马之载鸿毛。若奔牛之触鲁縞以此众战谁能禁之脱复蜂蚕有毒兽穷则斗谓山盖高则四郊多垒谓地盖远则三千弗逮如彼怒蛙譬诸鼯鼠岂费万钧无劳百镒加以日临黄道兵起绛宫三门既启五将咸发齐正正之旗扫亭亭之气故以临机密运非贼所解奉义而诛何罪不服今遣使持节大都督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尚书令长宁县开国侯王僧辩率众十万直扫金陵鸣鼓聒天 金震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动。若沧海之奔流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朋党比周何校灭耳匪朝伊夕春长狄之喉系郢支之颈今司寇明罚 所诛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无所问诸君或世树忠贞身荷宠爵羽仪鼎族书勋王府 免眉猾竖无繇自效，岂不下惭泉壤

上愧皇天失忠与义难以自立想诚南风乃 卷西顾因变立功转祸为福有能 专侯景及送首者封万户开国公绢布五万疋有能率勤义众以应官军保全城邑不为贼用上赏方伯下赏剖符并裂山河以纁青紫昔繇余入秦礼同卿佐日 降汉。且珥金貂必有具才何恤无位。若执迷不反拒逆王师大军一临刑兹罔赦孟诸焚燎芝艾俱尽宣房河决玉石同沉信赏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远近咸使知闻三月王僧辨等平侯景传其首於江陵戊子以贼平告明堂大社己丑僧辨等。又奉表劝进不许五月庚午司空平南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辩等复拜表上尊号帝固让不受庚辰以恪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僧辩为司徒镇东将军乙酉斩贼左仆射王伟尚书吕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严 於江陵市十月四方征镇王公卿士复劝帝即尊号表三上从之十一月丙子即皇帝位。

卷一百八十六

闰位部·勋业第四

陈高祖武帝少 侁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梁大同初新喻侯萧映为广州刺史以帝为中直兵屯军随府之镇映令帝招集士马众至千人仍命帝监宋隆郡安化二县不宾帝讨平之寻监西江督护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萧谿为交州刺史以培克失众心士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台遣高州刺史孙 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 等不时进皆於广州伏诛子雄弟子略与 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夕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频战屡捷天合中流矢死贼众大溃僧明降梁武帝深叹异焉授直 卜将军封新安食邑三百户仍遣画工图帝容貌而观之其年冬萧映卒帝送丧还都至大庾岭会有诏以帝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 票南讨帝益招勇敢器械精利 票喜曰：能克贼者必陈司武也。委以经略帝与众军发自番禺是时萧勃为定州刺史於西江相会勃知军士惮役阴购诱之因诡说 票 票集诸将问计於帝对曰：交 叛涣罪繇宗室遂使僭乱数州弥历年稔定州复欲昧利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故当生死以之，岂可畏惮宗室轻於国宪今。若夺人沮众何必交州讨贼问罪之师即回有所指矣，於是勒兵鼓行而进十一年六月军至交州贲众数万於苏历江口立城栅以拒官军 票推帝为前锋所向摧陷贲於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帝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士疲劳历岁相持恐非良计。且孤军无援入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望生全今藉其屡奔人情未固夷獠乌合易为摧殄正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时事去矣。诸将皆默然莫有应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帝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贼众大溃贲窜入屈獠洞中屈獠斩贲传首京师是岁太清元年也。贲兄天宝遁入九真劫帅李绍隆收馀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帝率众讨平之除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师帝将帅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阴有异志将图帝帝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七月集兵於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缢于阁下帝迎萧勃镇广州是时临贺内史欧阳 监衡州兰裕兰京礼扇诱始兴十郡共举兵攻 请援於勃勃令帝率众救之悉擒裕等仍监始兴郡十一月帝遣杜僧明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侯安都张 等率千余人来附萧勃闻之遣鍾休悦说帝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援军十万士马精强然而莫敢当锋遂令羯贼得志君以区区之众欲何所之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河东桂阳相次屠戮邵陵开建亲寻干戈李迁仕 身当阳便夺马仗以君疏外何自暗投。若。且住始兴遥张声势保此泰山自求多福帝泣谓休悦曰：仆本庸虚蒙国成造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尘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锋万里雪此冤痛见遣一军犹贤乎！已。若降後旨使人慨然仆行计决矣。凭为披述乃遣间道往江陵禀承军期节度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义军大宝元年正月帝发自始兴次大庾路养出军顿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帝帝与战大破之路养脱身窜走帝进顿南康湘东王承制授帝员外散骑常侍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六月帝修嶂头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遣主帅平虏率千人入 赣石鱼梁命周文育将兵击走迁仕奔宁都承制授帝通直散骑常侍使持节信威将军豫州刺史豫章内史改封长城县侯寻授散骑常侍持节都督六郡诸军事军师将军南江州刺史馀如故时宁都人刘藹等资迁仕舟舰兵仗将袭南康帝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筑城以御之迁仕亦立城以相

对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迁仕送南康帝斩之承制命帝进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徐如故六月帝发自南康是时承制遣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八月僧辩军次湓城帝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帝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仍顿巴丘会侯景废简文帝立豫章嗣王栋帝遣兼长史沈袞奉表于江陵劝进十一月承制授帝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平东将军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豫章内史徐如故三年正月帝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三千乘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州遣中记室曳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承制加帝鼓吹一部是时僧辩已发湓城会帝于白茅湾乃登岸结坛刑牲约盟进军次芜湖侯景城主张黑弃城走帝与诸军进克姑熟仍次蔡州侯景以舟<舟步>贮石沉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馀里中楼雉相接诸将未有所决僧辩遣杜)问计于帝帝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肆其凶虐覆我王师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帝即於石头横隄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於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众万人铁骑八百馀匹结阵而进帝曰：军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今我师既众贼徒甚寡应分贼兵势以弱制强何故聚其锋锐令必死於我乃命诸将分处置兵贼直冲王僧志僧志小缩帝遣徐度领弩手二千横截其後贼乃去帝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悉力乘之贼退据其栅景仪同卢辉略开石头北门来降荡主戴冕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众军。又克其四城贼复还殊死战。又尽夺所得城栅帝大怒亲率攻之士卒腾栅而入贼复散走景与百馀骑弃槊执刀左右冲阵不动景众大溃逐北至西明门景至阙下不敢入台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帝率众出广陵应接景将郭元建会元建奔齐帝纳其部曲三千人而僧辩启帝镇京口五月北齐遣将辛术围严超达於秦都帝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帝乃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齐军弓弩乱发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收兵而退帝振旅南归遣记室曳军刘本仁献捷于江陵承制授帝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於湘州承制命帝代镇扬州梁元帝承圣二年旋镇京口三年三月进位司空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帝与僧辩等进启江州请晋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长史谢哲奉牒劝进十二月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给帝班剑二十人四年五月北齐送贞阳侯萧渊明还主社稷僧辩纳之即位改元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讨僧辩甲辰帝步军至石头前进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擒僧辩及子■缢杀之丙午贞阳侯逊位百僚奉晋安王上表劝进十月己酉即位改元绍泰元年以帝为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州刺史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龛僧辩之■胥也。据吴兴与义兴太守韦载同举兵反帝命周文育率众攻战于义兴龛遣其从弟杜北叟将兵拒战败归义兴辛未帝表自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陵宿卫台省甲戌军至自义兴丙子拔其水栅秦州刺史徐嗣徽据其城以入齐。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共举兵应龛载齐人资其食嗣徽等以京师空虚率精兵五千奄至阙下侯安都领骁勇五百人出战嗣徽等退据石头丁丑载及北叟来降帝抚而释之以嗣徽寇逼卷甲还都命周文育进讨杜龛十一月己卯北齐遣兵五千济渡据姑熟帝命台州刺史徐度於冶城等立栅南抵淮渚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於胡墅渡米粟三万石马千匹入于石头癸未帝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千馀艘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获运舫米数千石仍遣韦载於野航筑城使杜陵据守齐人。又於金门水南立二栅以拒官军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栅帝领铁骑精甲出自西明门袭击之贼众大溃嗣徽留柳达摩等守城自率亲属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齐援十二月癸丑帝遣侯安都领舟师袭嗣徽家口于泰州俘获数百人官运连舰塞淮口断贼水路丙辰帝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治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阵帝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贼溃争舟排挤溺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势无不一当百尽取其船舰贼军慑气是日嗣徽约等领齐兵水步万余人还石头帝遣兵往江宁据要险以断贼路贼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帝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乘单舸脱走丁巳拔石头南岸栅移度北岸起栅以绝其汲路。又堙塞东门故城中诸井齐所据城中无水水一斗贾米一升米一升贾绢一疋或炒米食之达摩谓众曰：闻在此童谣云：石头捣两裆捣青复捣黄侯景服青身倒於此今吾徒衣黄岂谣言验耶庚申达摩遣使侯子钦刘仁荣等潜来请和帝许之乃於城门外刑牲盟约其将士部曲一无所问从其南北辛酉帝出石头南门陈兵数万送齐人归北者壬戌和州长史乌九远自南州奔还历阳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熟反帝命侯安都徐度等讨平之斩首数千级聚为京观石头采石南州悉收其马仗船米不可胜计是月杜龛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诛

杜龁于吴兴龁从弟北叟司马沈孝敦并赐死二月庚申帝遣侯安都周铁虎率舸舰备江州仍顿梁山起栅甲子敕司空有军旅之事可骑马出入城内三月戊戌北齐遣水军仪同萧轨等率众十万出栅口向梁山帝遣侯安都及定州刺史沈泰吴郡太守裴忌共据梁山以御之五月己亥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於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丙申齐兵至秣陵故治六月丙子至玄武湖己卯帝率帐内麾下众军首尾齐举临水大战破之帝表解南徐州以授安都七月丙子诏授帝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并前五千户食安吉武康二县侍中使持节都督诸军事乘给碧幢皂轮车是月侯_二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镇上流定南中诸郡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进帝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改刺史为牧进封义兴郡公二年二月庚午萧勃举兵自广州度岭顿南康遣将欧阳_□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至于豫章分屯要险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帝命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平之八月甲午进位太傅加黄钺（王钦。若等曰：自此以後褒宠并具闰位锡命门）是月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帝遣周育侯安都率众讨之九月辛丑诏曰：肇昔元台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凭洪宰故贤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太監治乎！万国。又有一匡九合渠门之锡以隆戮带温行宫之宠斯茂时危所以贞固运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载同风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义兴公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固天生德康济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远逾沧海大拯交越皇运不造书契未闻中国其亡兵凶总至哀哀喙类譬彼穷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极否终泰始元辅应期将此方摧援兹已溺乘舟履_二架险浮深经略中途毕歼群_二鬼泊乎！石头姑熟流髓履肠一朝指_二六合清宴是用先朝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劲讎夷三灵之巨慝尧台禹佐未始能阶殷相周师固非云：拟重之以屯剥馀象荆楚大摧天地无心乘輿委御刘石荐食竞谋诸夏八方棋_二寺莫有裨救_二臣放命黜我冲人顾影於荼孺之魂甘心於_二卿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从窃_□逃责容之地无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禄斯。又巍巍荡荡无得所称焉加以仗兹忠义屠彼_匕逆震部夷氛稽山罢_二番禺蠡泽北鄙西郊歼厥凶徒罄无遗种斯则兆民之命修短所悬率土之基兴亡是赖，於是刑礼兼训沿革有章中外咸平遐迩宁一用能使阳光合魄曜象呈晖栖阁游庭抱仁含信宏勋该於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羲农炎昊以来卷领垂衣之世圣人济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备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阴阳萧曹不让未有功高於_二县而赏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怀延伫实繇公_二谦自牧降损为怀嘉数迟回永言增叹，岂可申兹雅尚久废朝猷宜戒司勋敬_二二鸿典。且重华大圣劬_二惟贤盛德之祀无忘公侯之门必复是以殷嘉_二父继后稷之官尧命羲和纂重黎之位况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进公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垂绂远游冠绥绶位在诸侯王上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策曰：大哉！乾元资日月以贞观至哉！坤元凭山川以载物故惟天为大陟配者钦明惟王建国翼辅者齐圣是以文武之佐_二二奚蕴其玉璜尧舜之臣荣河镂其金版况乎！体得一之鸿姿阳九之危厄拯横流于碣石扑燎火於昆岑驱馭於韦彭跨_二展於齐晋神功行而靡用圣道运而无名者乎！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日者昊天不吊鍾乱於我国家网漏吞舟_二敌内_□茫茫宇宙_↑二_↑黎元方足圆颅万不遗一太清否亢桥山之痛已深大宝屯如平阳之祸相继上宰膺运康救兆民鞠旅於潢池之南扬旌於桂岭之北悬三光於既坠谧四海於群飞屠_□竄於中原_二鲸鲵於_二汜荡宁上国光启中兴此则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祸群_二鬼荐臻南夏沸腾西京荡覆群方孔炽藉乱乘间推纳藩枝盗假神器蒙司昏挠旁引寇讎既见贬於桐宫方谋危於汉阁皇运已殆何殊赘旒中国摇然非徒如线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复苜齐都平戎王室朕所以还膺宝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风猷歌宣王之雅颂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应务之初登庸惟始二州五岭莫不窥临银洞珠宫所在宁谧孙卢肇_二越貊为群番郡阡危势将沦殄公赤旗所指_匕垒洞开白羽才_二凶徒粉溃非其神武久丧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爰敢称大号骄蹇甚於尉陀据有连州雄豪炽於梁硕公英谟雄_二电扫风行驰御楼船直跨沧海新昌典激备履艰难经历嘉宁尽为京观三山獠洞八角蛮陬逃矣。水_二之乡悠哉！火山之国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开莫不惧我王灵争朝边候归琛天府献状鸿胪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宫闱幽辱公枕戈尝胆提剑拊心气涌清霄神飞紫阁而番禺连率本自诸夷言得其朋是怀同恶公仗此忠诚乘机剿定执沛令而_二鼓平新野而据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艰方隅多难勋门桀黠作乱衡疑兵切池隍众兼夷獠公以国盗边警知无不为恤是同盟诛其_二鬼类莫不鱼惊鸟散缚头悬南土黔黎重保苏息此。又公之功也。长驱岭峽梦想京畿缘道酋豪递为榛梗路养渠率全据大都畜聚逋逃方谋阻乱百楼不战_二梯之所未窥万弩齐张高_二朋之所非敌公龙骧虎步嘯叱风_二

山靡坚城野无 = 阵清匕氛於 = 赣石灭 = 气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迁仕凶慝屯据大皋（王钦。若等曰：迁仕姓李为高州刺史据大皋叛攻南康）乞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 = 之众摧锋转斗自北徂南频岁稽诛实惟 = 虜公坐挥三略遥制六奇义勇同心貔貅骋力风驱电击谷静山空列郡无犬吠之惊丛祠罢狐鸣之盗此。又公之功也。王师讨虜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蠡泽积谷巴丘亿庾之咏斯丰壶浆之迎是众军民转漕曾无砥柱之难舳舻相望如运敖仓之粟犀渠贝冑顾蔑雷霆高榭层楼仰扞霄汉故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兵粮遂诛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图迈俗义旅如 = 溢垒猜携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奖师克在和鹄塞北虞鸿门是会。若晋侯之誓白水如萧王之推赤心屈礼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师并路远迩同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崑函凭凌寇虜据其关梁大盗负其肩 = 公一校裁 = 三雄并奋左贤右角沙溃土分木甲殄於中原毡裘赴於江水佗佗藉藉万计千群鄂坂之隘斯开夷庚之进无塞此。又公之功也。义军大众俱奋帝京逆竖凶徒犹屯皇邑。若夫表里山河金汤 = 固疏龙首以抗殿剪华岳以为城杂虜凭焉强兵自。若公回兹地轴抗此天罗曾不崇朝俾无遗噍军容甚穆国政方修物重睹於衣冠民还瞻於礼乐楚人满道争睹於叶公汉老衔悲俱欢於司隶此。又公之功也。内难初静诸侯出关外郡传烽鲜卑犯塞莫非。且渠当户中贵名王冀马列於淮南胡笳动於徐北公舟师步甲巨野横江歼厥群羝遂殄豕莫不 = 圭木而止戎车靡遗遇泞而旋归驂尽殄此。又公之功也。公克平祸难劬劳皇室而孙宁之党翻启音祿狡心伊雒之间咸为异境虽金陵佳气石垒天严朝 = 边尘夜喧征鼓公三筹既画八阵斯张载举灵 = 丕未抽金仆咸俘 = 鬼类悉反高墉异李广之皆诛同庞元之尽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约叛涣泉声不悛戎羯贪婪狄心无改公左甄右落箕张翼舒扫是 = = 抢驱其猱狖长狄之种埋於国门椎髻之酋烹於军市投秦坑而尽沸噓 = 蚩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安彝鼎五湖小守妄怀同恶公夙驾兼道衣甲仗戈玉斧将挥金钲。且戒匕酉震 = 遽请灰钉 = 棹以表其含弘焚书以安其反侧此。又公之功也。贼龔凶横凌虐具区（臣钦。若等曰：贼龔即震州刺史杜龔举兵据兴叛也。）阻兵安忍凭灾怙乱自古虫言鸟迹浑沌洪荒人或参刈未此残酷公虽宗居汝颍世寓东南育圣诞贤之乡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愤切卓尔英猷承规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鲜此。又公之功也。乱离永久群盗孔多浙左群渠连兵构逆岂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龙而已哉！公以中军无帅选是亲贤奸寇途穷方然冰泮荆溇之所文命动其大威雷门之间勾践行其戮英规圣迹异代同风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顽凶不宾凭藉宗盟图危社稷观兵汇泽势震京驱率南蛮已为东帝公论兵於庙堂之上决胜於樽俎之间寇贾樊滕浮江下濂一朝翦扑无待旬师万里澄清非劳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匕寇依凭山泽缮甲完聚多历时结纵连横爰泊交广吕嘉既获吴淞已 = 命我还师征其不悛连营尽拔伪党斯擒曜圣武於庐山回神姓於蠡辰此。又公之功也。自八 = 九野瓜割豆分窃帝偷王连州比县公武灵已畅大德。又宣折简驰书风猷斯远至於苍苍浴日杳杳无雷北泊幽都南逾丹徼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关此。又公之功也。京师祸乱孔亟积暄双阙低昂九门寥豁宁秦宫之可顾岂鲁殿之犹存五郡警弁百僚卿士胡服纓纓咸为戎俗高冠厚履非复华风宋微子麦才之刺周大夫黍离之叹方之於斯未足为悲矣。公求衣昧旦反席高春兴构宫闱具瞻遐迩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算之章还闻太始之高风重睹永平之遗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世之勋重之以凝神体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以自务耻一物非唐虞之民归含灵於仁寿之域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藏用忠信为宝风雨弗愆仁惠为基马牛勿践功成治定乐奏咸 = 安上治民礼兼文质物色丘园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无遗贤菽粟同水火之饶工商富倚顿之旅是以天无蕴宝地有呈祥 = 露卿 = 朝团晓 = 英山车泽马服驭登闲既炳焕於图书方葳蕤於史牒高勋逾於象纬积德冠於嵩华固无得而称者矣。朕。又闻之前王宰世茂赏尊贤式树藩长总征群伯二南崇绝四履遐旷泱泱表海胙土维齐岩岩泰山俾侯于鲁抑。又勤王反郑夹辅迁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阳之礼咸备况复经营宇宙岂唯断鳌足之功宏济苍生非直凿龙门之险而畴庸报德寂尔无闻朕所以垂拱当宁载怀惭悸者也。今授公相国以南豫州之陈留南丹阳宣城扬州之吴兴东阳新安国南徐州之义兴江都之鄱阳临川十郡封公为陈公锡之青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蒙社昔旦 = 分陜俱为保师晋郑诸侯咸作卿士兼其内外礼实攸宜今命持节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陈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 = 授陈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国秩逾三铉任总百司位绝朝班礼繇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除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绶义兴公印策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後命以公礼为桢 = 律等徇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戎车各一

玄牡二駟以公贱宝崇 疏爵待农室富京坻民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以公宣导英猷弘开风教光景所 象必通是用锡公朱户以居以公抑扬清浊褒德进贤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锡公纳陛以登以公巍然廊庙为世 范持衡四表临御八荒是用锡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执兹明罚期在刑措象恭无赦干纪必诛是用锡公斧钺各一以公英猷远量跨厉嵩溟包一车书括囊寰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以公天经地义贯彻幽明春露秋霜尤恭絜盛是用锡公 鬯一卣圭瓚副焉陈国置丞相已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宏建邦家佐兴洪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以扬州之会稽临清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义江州之寻阳豫州安成庐陵并前二十郡益封陈国其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并如故。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 副车置旄头 乐舞八佾设钟 宫悬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陈台百官一依旧典是月辛未遂受梁禅。

世祖文帝始兴昭烈王之子少沈敏有识量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侯景之乱乡人多依山湖寇抄帝独保家无所犯时乱日甚乃避地临安及高祖举义兵侯景使收帝及衡阳王献王帝乃密裹小刀冀因入见而害景至便属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军围石头景欲加害者数矣。会景败乃得出起家吴兴太守时宣城劫帅纪机郝仲等各聚众千余人侵掠郡境帝讨平之梁承圣二年授信武将军监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往广陵使帝为前军每战克捷高祖之讨王僧辩也。先召帝与谋时僧辩女婿杜龔据吴兴兵众甚盛高祖令帝还长城立栅以备龔帝收兵才数百人战备。又少龔遣其将杜泰领精兵五千乘虚奄至将士相视失色而帝言笑自若。若部分益明，於是众心乃定泰知栅内人少日夜苦攻帝激励将士身当矢石相持数旬泰乃退走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讨龔龔兵尚众断据要冲水步连阵相结帝命将军刘澄蒋元举率众攻龔军大败窘急因请降东扬州刺史张彪起兵围临海太守怀振遣使求救帝与周文育轻兵往会稽以掩彪彪将沈泰开门纳帝帝尽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耶村民斩彪传其首以功授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帝分命讨击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即位封为临川郡王邑二千户拜侍中安东将军及周文育侯安都败於沌口诏帝入卫军储戎备皆以委焉寻命率兵城南 完永定三年六月即位。

北齐高祖神武皇帝渤海 人高树之子素家贫自队主转为函使与怀朔省事 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使侯景亦相友结柔玄镇人杜雒周反於上谷帝与同志从之 鬼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俊图之不果而逃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以帝为亲信都督时後魏孝明帝崩郑俨徐纁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帝为前锋至上党会孝庄立以定策勋封为铜 伯及尔朱荣击葛荣令帝谕下贼别称王者七人後与行台于晖破羊侃于泰山。又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酋长晋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及孝庄诛荣其从子兆自晋阳举兵入雒执孝庄立长广王改元建明封帝为平阳郡公及费也。头纆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徵帝帝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备之帝乃往逗遛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初孝庄之诛尔朱荣知其党必有逆谋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後步藩既败兆等以兵势日盛兆。又请教於帝帝内图兆复虑步藩後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於帝誓为兄弟时尔朱荣从弟度律从父弟世隆及彦伯共执朝政（从祖兄子仲远援东郡）天光据关右兆据并州各拥兵为暴天下苦之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馀万为契丹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於帝帝曰：六镇反贼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反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帝拳殴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臣钦。若等曰：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阿鞠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帝为诚遂以委焉帝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有款军门者绛巾袍自称梗阳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尝於并州市格杀人者乃署为亲信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早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 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今四方扰攘人怀异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誓重何所虑也。绍宗曰：亲兄弟尚难可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帝金即谮绍宗与帝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帝帝乃自晋阳出滏口路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自雒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帝至襄垣会漳

水暴长桥坏帝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谗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乃陈无此意因轻马渡与帝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头使帝斫己帝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臣钦。若等曰：贺六浑神武字也。）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以申力用今傍人构间至此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刳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帝□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又召帝将上马谥之孙腾牵衣乃止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心腹念贤领帝户家累别为营帝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之以杀其从者尽散，於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既出滏口倍加约束纤毫之物不听侵犯将过麦地帝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遂前行屯邺求粮於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供有军营租米帝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废长广王而立节闵封帝为渤海王四月。又加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帝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又为并州符徵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如此者再帝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帝乃谕之曰：与尔俱殊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徵召直向西已当死後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帝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曰：愿奉帝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唯命帝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飧士谕以讨尔朱之意封隆之进曰：千载一时普天幸甚帝曰：讨贼大顺也。拯时大业也。吾虽不武以死继之何敢让为六月庚子建义於信都尚未显背尔朱氏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斩尔朱羽生首来谒帝抚膺曰：今者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是时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状尔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来奔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王朗为皇帝年号中兴是为废帝时尔朱度律仲远军次雒阳尔朱兆会之帝用窦泰策纵反间度律仲远不战而还帝乃败兆於广阿十一月攻邺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帝起土山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时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时为汤阴令帝呼之曰：麻都祥惭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邺城据之废帝进帝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是时青州建义大都督崔灵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闰三月尔朱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雒阳仲远自东郡同会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帝令封隆之守邺自出顿紫陌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於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於是将士皆为死志四面赴击之尔朱兆责帝以背己帝曰：本戮力者共辅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讎耳帝曰：我昔日亲闻天柱讞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乃合战大败之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将轻走绍宗反旗鸣角收聚散卒成军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槊血满袖解斯椿倍道先号河桥四月斛斯椿执天光度律以送雒阳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张欢入雒阳执世隆彦伯斩之兆奔并州仲远奔梁州遂死焉时凶蠹既除朝廷庆悦帝至雒阳废节闵及中兴王而立孝武孝武即位以帝为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帝自■釜口入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帝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帝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帝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帝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情忽见泰惊走追破之於赤洪岭兆自缢帝亲临厚葬之初帝之入雒也。尔朱仲远部下都督乔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帝以其助乱。且数反覆皆斩之斛斯椿繇是内不自安乃与南陵王窦炬及武卫将军元毗魏光禄王思政构帝於孝武舍人元士弼。又奏帝受敕大不敬故孝武心贰於贺拔岳时司空高乾密启帝言孝武之贰帝封呈孝武杀之天平元年二月封隆之与孙腾私言隆之丧妻孝武欲妻以妹腾亦未之信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以白孝武。又孙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并亡来奔称孝武挝舍人梁续於前光禄少卿元子■攘臂击之谓腾曰：语尔高王元家儿拳正如此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魏帝，於是斛斯椿兼领军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縻在徐州帝使邸珍夺其管■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隼皆帝同义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中尉慕容俊察俊罪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隼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诏云：将征句吴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六月丁巳密诏帝曰：宇文黑獭自平破秦陇多求非分脱有变诈事资经略但表启未全背戾进讨事涉■ ■遂召群臣议其可

否金言假称南伐内外戒严一则防豫不虞二则以威吴楚时魏帝将伐帝部恐帝部将帅虑疑故有此诏帝乃。表曰：荆州绾接蛮右密迓畿服关陇恃远将有逆图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镇州刺史庾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姜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燕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济州刺史蔡俊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征江左皆约勒所部伏听处分魏帝知觉其变乃出帝表命群伯议之欲止帝诸军帝乃集在并州僚佐令其博议还以表闻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令猖狂之罪尔朱时计臣。若不尽诚竭节敢负陛下则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黜辛未魏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帝使舍人温子昇草敕子昇遂巡未敢作魏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昇乃为敕曰：前持心血远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体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近孙腾仓卒向彼致使闻者疑有异谋故遣御史中尉纂携具申朕怀今得王启言誓愿反覆思之犹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亲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近虑宇文为乱贺拔胜应之故纂严欲与王俱为声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观其所为更无异迹贺拔在南开扩边境为国立功念无可责君。若欲分讨何以为词东南不宾为日已久先朝已来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昧不知佞人是谁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闻庾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王主王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自可废之更立馀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勳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背叛今年孙腾逃走不送谁不怪王腾既为祸胎曾无愧惧。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图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雒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守诚不贰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脱信邪忘义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齏粉了无遗恨向者王既以德见推以义见举一朝背德舍义便是过有所归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到此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亲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笔拊膺不觉欷歔初帝自京师将北以为雒阳久经丧乱王室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雒为永永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旧事帝奉诏至是复谋焉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於白沟虜船不敢向雒诸州和粟运入邺城魏帝。又敕帝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令蔡俊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廩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雒终不举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无武欲止不能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决在於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箕相为惜之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祥弃官走至河北据郡待帝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下诏罪状帝为北伐经营帝亦勒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权举大义于四海奉戴主上义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诚节为逆首昔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恶人今者南迈诛桎而已以高昂为前锋曰：若用司空言，岂有今日之举司马子如答帝曰：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魏帝徵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承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镇虎牢汝阳王暹镇石济行台长孙子彦帅前弘农太守元洪略镇陕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帝使窦泰与左相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韩贤逆暹元素军降泰贷文与显智遇於长寿津显智阴约降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驰还请益师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於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帝至河北十馀里再遣口申诚款魏帝不报乃引军渡河魏帝问计於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也云：守雒口死战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斌之弃椿还还给魏帝云：帝兵至即日魏帝逊於长安己酉帝入雒阳停永宁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拯救危乱。若处不谏诤出不陪随缓则耽宠争荣急便逃窜臣节安在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尚书左仆射辛雄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侍中元士弼并杀之诛其贰也。士弼籍没家口帝以万几不可旷废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为大都督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王称警蹕帝寻至弘农遂西克潼关执毛洪宾进军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降帝退舍河东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庾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帝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启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帝还至雒阳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门耆老议所推立以为自孝昌衰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於夹室业丧柩短职此之繇议立

清河王世子善见是为孝静帝魏，於是始分为二帝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雒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依议迁邺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狽就道帝留雒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尔朱浑道元拥众内属帝迎纳之王戌帝袭击山胡刘蠡升大破之是月孝静褒诏以帝为相国假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帝固辞三月帝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设备辛酉潜师袭之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帝进击之。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以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三年正月甲子帝帅库狄干等万骑围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橐为梯夜入其城，於是生擒费也。头斛斗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太祖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帝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後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帝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孝静诏加帝九锡固让乃止二月帝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帝以众应之三月普拔与其子太宰寿会于幽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师是月高昂克上雒十一月壬辰帝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周太祖军於沙苑帝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军大乱弃器甲十有八万帝跨囊驼候船以归元象元年三月辛酉帝固请解丞相孝静许之七月壬午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太祖并来赴救大都督库狄干帅诸将前驱帝总众继进八月辛卯战於河阴大破西魏军俘获数万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显死之西帅之败独孤信先入关周太祖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遂烧营以遁帝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还初帝知西师来侵自晋阳率众驰赴至孟津未济而军有胜负既而帝渡河子彦亦弃城走帝遂毁金墉而还十一月庚午朝京师十二月壬辰还晋阳和元年七月丁丑孝静进帝为相国录尚书事固让乃止十二月乙丑帝以新宫成朝於邺辞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诏不许四年五月辛巳朝邺六月甲辰还晋阳九月帝西征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於玉璧城欲以挑敌西师不敢出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据虎牢西叛三月壬辰周太祖率众援高慎围河桥南城戊申帝大败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军令应死帝弗杀将至并州决之明日复战奔西军告帝所在西师尽锐来攻众溃帝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帝与苍头冯文雒扶上俱走西魏大帅贺拔胜以十三骑逐帝河州刺史刘洪徽射中其二胜槊将中帝段先横射胜马殪遂免豫雒二州平帝使刘丰追奔至弘农还八月孝静诏帝为相国录尚书事固辞乃止十二月己卯朝京师庚辰还晋阳二年三月癸巳帝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师四月丙辰还晋阳十一月帝讨山胡破平之俘获一万馀户口分配诸州三年正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开府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中府主簿李世林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弑帝因十五夜打簇怀刃而入其党薛季孝以告并伏诛三月乙未帝朝邺丙午还晋阳四年八月帝将西伐自邺会兵於晋阳九月围玉璧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璧城中出铁面帝使兀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於东面凿二十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於汾帝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是月帝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五年正月丙午终於晋阳天保初文宣即位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

世祖文襄皇帝神武长子魏中兴元年为渤海王世子二年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天平元年加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三年入朝辅政加领左右京畿大都督兴和二年加大将军领中书监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讨不豫班师帝驰赴军所侍卫还晋阳五年正月神武晏驾七月魏帝诏以帝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八月戊辰文襄启申神武遗令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辛未朝邺固辞丞相魏帝诏曰：既朝野攸凭安危所系不得令遂本怀须有权夺可复前大将军馀如故七年七月辛卯遇盗而终文宣受禅追谥为文襄皇帝庙号太宗。

显宗文宣皇帝神武第二子时天平二年授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开国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转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五年授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七月文襄遇害帝乃走晋阳亲总庶政十一月梁齐州刺史茅灵斌德州刺史刘领队南豫州刺史皇甫□等并以州内属八年正月魏帝诏进帝位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食邑一万户三月进封齐王五月进相国总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高阳之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万户加九锡殊礼齐王如故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乐册命曰：於戏敬听朕命夫唯天为大列星宿而垂象谓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时代序万类骈罗庶品得性群形不。然则皇王统历深视高居拱默垂衣

寄成师相此则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汉昭无为而治也。往者天下多难国命如旒则我太庙之业将坠於地齐献武王奋迅风■大济区域援翼朕躬国为再造经营庶土以至忧勤及文襄承构愈广前业康邦夷难道格穹苍王纵德应期千龄一出唯几唯深乃神乃睿大崇霸德实广相猷虽冥功妙实藐绝言象标声示迹典礼宜宣令申後命其敬虚受王抟风初举建□上地庇民立政时雨滂流下识廉耻仁加水陆移风易俗自齐变鲁此王之功也。仍摄天台总曳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窜迹松塞无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统前绪持衡匡合华戎混一风海调夷日月光华天地清晏声响应随无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邈矣。炎方逋违正朔怀文曜武授略申规准楚连城方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关岷襟带跨蹠萧条肠胃之地岳主鸣■寺偏师才指浚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晋熙之所险薄江雷迴隔声教迷方未改命将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风腾倾偃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群蛮跋扈世绝南疆摇荡边陲亟为尘梗怀德畏威向风请顺倾陬尽落其至如■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酋渠万族广袤千里凭险不恭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携叩粟帛之调王府充积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敌诸华风行鸟逝条来忽往既饮醇醪附同胶漆毡裘委物奇兽条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兰飞书请好天动其衷辞卑礼厚区宇■宁遐迩毕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阴告祸民无■归萧宗子弟尚想投庇如鸟还山犹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献割乘此会也。将混朱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茂茂祯符显见史不停笔既连百木兼呈九尾素过秦雀苍比周乌此。又王之功也。搜扬管库衣冠获序礼云：乐云：销沉俱振轻徭彻赋矜狱宽刑大信外彰深仁远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天下之大勋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赞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外分毛毕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总之人谋鬼谋两仪协契锡命之行义申公道以王践律蹈礼轨物苍生圆首安志率心归道是以锡王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务衣食之用荣辱所繇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广惠和易调风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锡王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王风声振赫九域咸绥远人率俾奔走委尽是用锡王朱户以居王求贤选众草莱以尽陈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锡王纳陛以登王英图猛□抑扬千品毅然之节肃是非违是用锡王虎贲之士三百人王兴亡所系制极幽显纠行天讨罪人斯得是用锡王□钺各一王鹰扬豹变实扶下土狼顾鸱张罔不弹射是用锡王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率民兴行咸达区宇是用锡王□鬯一卣■瓚副焉往钦哉！其祇顺往册保粥皇家用终尔休德对扬我太祖之显命。又诏以齐国大妃为王太后戊子遂受魏帝禅。

卷一百八十七

闰位部·勋业第五

梁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宋州碭山县人也。未冠而孤母王氏携养寄於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既壮以雄勇自负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於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帝乃辞崇家与仲兄存俱入巢军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唐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陷长安遣帝领兵屯於东渭桥是时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所部屯于栢阳巢命帝招谕爽爽遂降於巢中和二年二月巢以帝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令攻南阳下之六月帝归长安巢亲劳於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岐■夏之师於兴平所至皆立功二年二月巢以帝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击左冯拔之遂据其郡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兵数万纠合诸侯以图兴复帝时与之邻封屡为重荣所败遂请济师於巢表章十上为伪军使孟楷所蔽不达。又闻巢军势跋诸校离心帝知其必败九月帝遂与左右定计斩伪监军使严贵举郡降於重荣重荣即日飞章上奏时僖宗在蜀览表而喜曰：是天赐予也。乃诏授帝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赐名全忠自是帅所部与河中兵士偕行所向无不克捷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巢军自蓝关南走帝与诸侯之帅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於梁苑是时帝年二十有二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馀孽合从肆虐共围陈州久之僖宗乃命帝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时汴宋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廩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交锋接战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锐气益振是岁十二月帝领兵於鹿邑与巢众相遇纵兵击之斩首二千馀级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谯郡之地四年春帝与许州田从异下诸军同收瓦子寨杀贼数万众是时陈州四面贼寨相望驱虜编氓杀以充食号为春磨寨帝分兵翦扑大小凡四十战四月丁巳收西华寨贼将黄邺单骑奔陈帝乘胜追之鼓噪而进

会黄巢遁去遂入陈州刺史赵■迎於马前俄闻巢党尚在陈北故阳帝遂迳归大梁是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诏统骑军数千同谋破贼与帝合势於中牟北邀击之贼众大败於王满渡多束手来降时贼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皆匍匐於马前悉宥而纳之遂逐残寇东至於宛句五月甲戌帝与晋军振旅汴馆克用於上源驿既而备犒宴之礼克用乘醉任气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围而攻之会大雨雷电克用因得於电光中逾垣遁去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六月陈人感解围之惠为帝建生祠堂於其郡是岁黄巢虽没而蔡州秦宗权继为巨孽有众数万攻陷邻郡杀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贼帝患之七月遂与陈人共攻蔡贼於■殷水杀数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户光启元年春蔡贼掠毫颍二郡帝帅师以救之遂东至於焦夷败贼众数千生擒贼将殷铁林枭首以■旬于军而还三月僖宗自蜀还长安改元光启四月戊辰就加帝检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师逼长安观军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二年春蔡贼益炽时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故宗权得以纵毒连陷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圖幅数千里殆绝人烟惟宋毫滑颍仅能闭垒而已帝累出兵与之交战然或胜或负人甚危之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为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兴元五月嗣襄王温僭即帝位於长安改元为建贞遣使赍伪诏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几襄王果败七月蔡人逼司州节度使鹿宴会使来求救帝遣葛从周等率师赴援师未至而城陷宴会为蔡贼所害十一月滑州节度使安师儒以怠於军政为部下所杀帝闻之乃遣朱珍李唐实袭而取之由是遂有滑台之地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检校太傅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是岁郑州为蔡贼所陷刺史李■单骑来奔帝宥而纳之以为行军司马宗权既得郑益骄帝遣裨将遯於金■是驿与贼相遇因击之贼众大败追至武阳桥斩首千馀级帝每与蔡人战於四郊既以少击众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师少未快其旨宗权。又以已众十倍於帝耻於频败乃誓众坚决以攻夷门既而获蔡之谋者备知其事遂谋济师焉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为淄州刺史俾募兵於东道。且虑蔡人暴其麦苗期以夏首回归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内应募者万馀人。又潜袭青州获马千匹铠甲称是乃鼓行而归四月辛亥达於夷门帝喜曰：吾事济矣。是时贼将张■至屯於北郊秦贤屯於版桥各有众数万树栅相连二十馀里其势甚盛帝谓诸将曰：此贼方今息师蓄锐俟其时必来攻我况宗权度吾兵少。又未知珍来谓吾畏惧止於坚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备连拔四寨斩首万馀级时贼众以为神助庚午贼将卢塘领万馀人於圃田北万胜戍夹汴水为营跨河为梁以扼运路帝择精锐以袭之是日昏雾四合兵及贼垒方觉遂突入掩杀赴水死者甚众卢塘自投于河河南诸贼连败不敢复驻皆并在张■至寨自是蔡寇皆怀震■往往军中自相惊乱帝旋师休息大行犒赏繇是军士各怀愤激每遇敌无不奋勇五月丙子出酸枣门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贼众大败追斩二十馀里僵仆相枕宗权耻败益纵其虐乃自郑州亲领突将数人径入张■至寨其日晚大星殒於贼垒有声如雷辛巳兗郓滑军士皆来赴援乃陈兵於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翼日分布诸军齐攻贼寨自寅至申斩首二万馀级会夜收军获牛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胜计是夜宗权■至遁去迟明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宗权至郑州乃尽焚其庐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陕雒孟怀许汝皆先据之因是败也。贼众恐惧咸弃之而遁帝乃慎选将佐俾完缉壁垒为战守之备，於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是时扬州节度使高骈为裨将毕师铎所害复有孙儒杨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检校太尉兼领淮南节度使九月亳州裨将谢殷逐刺史宋衮自据其郡帝亲领军屯於太清宫遣霍存讨平之帝之御蔡寇也。郓州朱宣兗州朱瑾皆领兵来援及宗权既败帝以宣瑾宗人也。又有力於已皆厚礼以归之宣瑾以帝军士勇悍私心爱之乃密於曹濮界上县金帛以诱之帝军利其货而赴者甚众帝乃移檄以让之自朱宣来词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惩其奸未几珍伐曹州执刺史丘礼以献遂移兵围濮兗郓之■自兹而始矣。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赞撰纪功碑以赐帝是月帝亲骑数千巡师於濮上因破朱□援军於范县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单骑奔郓为郓人所败逾月乃还十二月僖宗遣使赐帝铁券。又命翰林承旨刘崇望撰德政碑以赐帝闰月甲寅帝请行军司马李■权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将郭言领兵援送以赴扬州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师东赴淮海行次宋州闻杨行密已拔扬州遂还是时李■郭言行至淮上为徐戎所扼不克进而还帝怒遂谋伐徐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繇是诸镇之师皆受帝之制度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右■领万众以剽陈毫帝遣朱珍率精骑数千擒■以献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禛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领上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弘信既立遣使送款於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是月河南尹张全义袭李罕之於河阳克之罕之单骑出奔因乞师於太原李克用为发万骑以援

之罕之遂收其馀众与晋军合势急攻河阳全义危急遣使求救於汴帝遣丁会牛存节葛从周领兵赴之大战於温县晋人与罕之俱败，於是河桥解围全义归於河阳因以丁会为河阳留後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检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户戊辰诏改帝乡曰：衣锦乡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无西顾之忧将大整师徒毕力诛蔡会蔡人赵德 ㊟ 举汉南之地以归於朝廷。且遣使送款於帝仍誓戮力同讨宗权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 ㊟ 为蔡州四面副都统。又以河阳保义义昌三节度为帝行军司马兼粮料应接使至是帝领诸侯之师会德 ㊟ 以伐蔡败蔡贼於汝水之上遂傅其城五日之内树二十八寨以环之盖象列之数也。时帝亲临矢石一日飞矢中其左腋血渍单衣顾谓左右曰：勿泄九月以粮运不继遂班师是时帝知宗权残孽不足为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领兵与时溥战於吴康镇徐人大败连收丰萧二邑溥携散骑驰入彭门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张友携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闭壁坚守遂命庞师古屯兵守之而还是月蔡贼孙儒攻陷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龙纪元年正月庞师古攻下宿迁县进军於吕梁时溥领军二万晨压师古之军而阵师古促战败之斩首二千馀级溥复入於彭门二月蔡将申丛遣使来告 ㊟ 专秦宗权於帐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丛为淮西留後未几丛复为都将郭 ㊟ 所杀是月 ㊟ 执宗权来献帝遣行军司马李 ㊟ 牙校朱克让槛进於长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楼受俘即斩宗权於独柳树下蔡州平昭宗诏加帝食实封一百户赐住宅各一区三月。又加帝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东平王赏平蔡之功也。大顺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拥众以朋时溥帝率亲军讨之杀千馀人筠遂坚守乙卯时溥出兵暴殄山县帝遣朱友裕以兵袭之败徐军三千馀众获沙 ㊟ 援军石君和等三十人斩於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孙儒遣使修好於帝帝表其事情以淮南节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为宣义军节度使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时朝廷宰臣张 ㊟ 将兵讨太原故也。八月甲寅昭义都将冯霸杀沙 ㊟ 所署节度使李克恭来降帝请河阳节度使朱崇节为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汉少骑数万以围潞州帝遣葛从周率骁勇之士夜中衔枚犯围而入於潞九月壬寅帝至河阳遣都将李谔引军趋浑潞行至马牢川为晋人所败帝。又遣朱友裕张全义率精兵至浑州北以为应援既而崇节从周弃潞来归戊申帝廷责诸将败军之罪斩李谔李重裔以 ㊟ 旬遂班师焉十月乙酉帝自河阳赴滑台时奉诏将讨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从先是帝遣行人雷邨告余于魏既而为牙军所杀罗弘信惧故不敢从命遂通好於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会葛从周率众渡河取黎阳临河。又令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帝徐以大军继其後二年春正月魏军屯於内黄丙辰帝与之接战自内黄至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馀级罗弘信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繇是感悦而听命焉乃收军屯於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於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 ㊟ 卑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之败於金乡界杀二万馀众瑾单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於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於许州二月戊寅帝亲征郓先遣朱友裕屯军於斗门甲申次卫南有飞鸟止於峻堞之上鸣噪甚厉副使李 ㊟ 曰：将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郓州朱 ㊟ 率少骑万人袭朱友裕於斗门友裕拔军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门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门者皆为郓人所杀帝追袭郓至瓠河不及遂领兵於村落间时朱宣尚在濮州丁亥遇朱宣率兵将归於郓遂来冲击帝策马南驰为贼所追甚急前有浚沟跃马而过张归厚援槊力战於其後乃免时李 ㊟ 与都将数人皆为郓军所杀五月丙午遣朱克让率众暴兖郓之麦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献濮州平遂命移军伐徐州二年八月帝遣庞师古移兵攻兖驻於曲阜与朱瑾屡战皆败之十二月师古遣先锋葛从周引军以攻齐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兖郓既而朱宣以援兵至遂固其垒乾宁元年二月帝亲领大军繇郓州东路北次於鱼山朱宣觐知即以兵径至。且图速战帝整军出寨时宣瑾已阵於前须更东南风大起帝军旌旗失次甚惧失色帝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两军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纵火而烟焰亘天乘势以攻贼阵宣瑾大败杀万馀人馀众拥入清河因筑京观於鱼山之下驻军数日而还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帅师复伐兖遂堑而围之未几朱宣自郓率岁骑援粮欲入于兖友恭设伏以败之尽夺其餉於高吴因擒蕃将安福顺安福庆二月己酉帝领亲军屯於单父以为友恭之援四月濠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是时太原遣将朱严儿李承嗣以万骑驰入於郓朱友恭遂归於汴八月帝领亲军伐郓至大仇遣前军挑战设伏於梁山以待之既而获蕃将史完府夺马数百匹朱宣脱身遁去复入於郓十月帝驻军於郓齐州刺史朱琮遣使请降琮即瑾之从父兄也。帝因移军至兖琮果来降未几琮为朱瑾所给掠而杀之帝即以其弟 ㊟ 比为齐州防御使十一月朱宣复遣将贺环柳存及蕃将何怀宝等万馀人以袭曹州庶解

兖州之围也。帝知之自兖领军策马先路至钜野南追而败之杀戮将尽生擒贺环柳存何怀宝及贼党三千余人是日申时狂风暴雨起尘沙沸涌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翼日紖贺环等以示于帝素知环名乃释之惟斩何怀宝於兖城之下乃班师十二月葛从周领兵复伐兖既至与朱瑾战於垒下杀千馀众擒其将孙汉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师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於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郓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患之使来求援四月辛酉河东泛涨将坏滑城帝令决■是岸以分其势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是月帝遣许州刺史朱友恭领兵万人渡淮以便宜从事时洪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以备蕃军六月李克用帅蕃汉诸军营于斥丘遣其男落落将铁林小儿三千骑薄於洹水从周与战大败之生擒落落以献克用悲骇请修旧好以赎其子帝不许遂执落落送于罗弘信斩之越七日我军还屯阳留以伐郓八月复壁於洹水是时昭宗幸华州遣使就加帝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师大举伐郓辛卯营于济水之次庞师古令诸将撤木为桥乙未夜师古以中军先济声振于郓朱宣闻之弃壁夜走葛从周逐之至中都北擒宣并其妻男以献斩汴桥下郓州平乙亥帝入於郓以朱友裕为郓州兵马留後时帝闻朱瑾与朱俨儿在丰沛间搜索粮馈惟留康怀英以守兖州帝因乘胜遣葛从周以大军袭兖怀英闻郓失守俄。又我军大至乃出降朱瑾朱俨儿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并平乃以葛从周为兖州留後八月陕州节度使王珙遣使来乞师是时珙弟琦实为蒲师迭相愤怒日寻干戈而珙兵寡故来求援帝遣张存敬杨师厚等领兵赴陕既而与蒲人战于猗氏大败之九月帝以兖郓既平将士雄勇遂大举南征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进趋清口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众径赴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遂为淮人所败师古歿焉葛从周行及濠梁闻师古之败亦命班师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从周统诸将略地於山东遂次于邢■三月昭宗以帝兼领天平军节度使馀如故四月沧州节度使卢廷彦为燕军所攻弃城奔于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军至钜鹿屯於城下败晋军万馀众於青山口俘马千馀丁卯遣从周分兵攻■州斩刺史邢善益擒将五十馀人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遁去辛未惠州刺史袁奉滔自刳而死五日之内连下三州因以葛从周兼邢州昭义军节度留後帝遂班师是时襄州节度使赵匡凝闻帝军有清口之败密附於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师伐之未几其泌州刺史赵■越墉来降随州刺史赵琳临阵就擒二年正月淮南杨行密举全吴之众精甲五万以伐徐州帝领大军御之行密闻帝亲征乃收军而退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举蕃汉兵号十万以伐魏遂攻陷贝州州民万馀户无少长悉屠之进攻魏州魏人来乞师帝遣朱友伦张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内黄帝遂亲征三月与燕军战于内黄北燕军大败杀二万馀众夺马二千馀匹擒都督单无敌已下七十馀人是月葛从周自山东领其部众驰以救魏翼日乘胜诸将张存敬已下连破八寨遂逐燕军北至於临清拥其残寇於御河溺死者甚众仁恭奔於沧州六月帝表丁会为潞州节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从周繇固镇路入于潞州以援丁会七月壬辰朔海陈汉宾拥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戊戌晋人陷泽州帝遣召葛从周於潞留贺德伦以守之未几德伦为晋人所逼遂弃潞而归繇是潞州复为晋人所有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留後李■自称留後送款于帝三年四月遣葛从周以兖郓滑魏之师伐沧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泉刺史傅公和於城上己亥进攻浮阳六月燕师刘仁恭大举来援从周与诸将逆战于乾宁军老鸦■是大破之杀万馀众俘其将佐马慎交已下百馀人既而以连雨遂班师八月河东遣李进通袭滔■州执刺史朱绍宗帝遣葛从周自邺县渡漳水屯于黄龙镇亲领中军涉■而寨晋人惧而宵遁■州复平九月帝以仁恭进通之入寇也。皆繇镇定为其囊橐即以葛从周为上将以伐镇州遂攻下临城渡漳沱以环其城帝领亲军继至镇帅王■惧纳质请盟仍献文缯二十万以犒戎士帝许之十月晋人以帝宿兵於赵遂南下大行急攻河阳留後侯言与都将阎宝力战固守仅而获全十一月以张存敬为上将自甘陵发军北侵幽蓟连拔瀛莫二郡遂移军以攻中山定帅王郜以精甲二万战于怀德亭尽殪之郜惧奔于太原迟明大军集于城下部季父处直持印钥乞降亦以缯帛三十万为献帝即以处直代郜领其镇焉是月燕人刘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继为康怀英张存敬等所败斩获甚众繇是河朔知惧皆弭伏焉是岁唐佐军中尉刘季述幽昭宗於东宫内立皇子德王裕为帝仍遣其养子希度来言愿以唐之神器输於帝时帝方在河朔闻之遽还于汴大计未决会李振自长安使回因言於帝曰：夫竖刁伊戾之乱所以资霸者之事也。今阉竖幽辱天子王不能讨无以令诸侯帝悟因请振复使于长安与时宰潜谋反正天复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裔潜使人以帝密旨告於侍卫军将孙德昭已下令诛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即时迎昭宗於东内御楼反正癸巳降制进封帝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废也。汴之邸吏程岩牵昭宗衣下殿帝闻之召岩

至汴折其足送于长安杖杀之是时河中节度使王珂结援於太原帝怒遣大将张存敬率将涉河繇舍山路鼓行而进戊申攻下绛州壬子晋州刺史张汉瑜举郡来降帝即以大将侯言权领晋州何□权领绛州晋绛平己未大军至河中存敬命繇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素幡以请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张存敬权领河中军府事河中平帝乃东迁是月李克用遣牙将张特来聘请寻旧好帝亦遣使报命三月癸未朔帝归自河中是月遣大将贺德伦氏叔琮领大军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将张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从周以充郢之众自土门路入■州刺史张归厚以本军自马岭入定州刺史以本军自飞狐入晋州侯言自阴地入泽州刺史李存璋弃郡奔归太原叔琮引军逼潞州节度使迁乞降河内屯将李审建王周领少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归命乃进军趋太原四月乙卯大军出石会关营於洞涡驿都将白奉国自井陘入收承天军张归厚引兵至辽州刺史张鄂迎降氏叔琮日与诸军至阳城下城中虽时出精骑来战然危蹙至甚将谋遁矣。会叔琮以刍粮不给遂班师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领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六月庚申帝发自大梁丁卯视事於河中七月甲寅帝东还梁邱十月戊戌奉密诏赴长安是时朝廷既诛刘季述以韩全诲张弘彦为两军中尉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是时军国大政专委宰相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侧目崔一日於便殿奏欲尽去之全诲等属垣闻之尝於昭宗前祈哀自诉自是昭宗敕崔每有密奏令进囊封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妇人十数以进使求宫中阴事昭宗不悟崔谋渐泄中官视崔眦裂以重赂■言诱藩臣以为城社时因宴聚则相向流涕时崔掌三司货泉全诲等教禁兵伺崔出聚而呼■■诉以冬衣减损。又於昭宗前诉之昭宗不得已罢崔知政事崔怒急召帝请以兵入辅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马邺华之幕吏也。举郡来降辛亥驻军於渭滨华帅韩建遣使奉笈纳款。又以银三万两助军是日行次零口癸丑闻长安乱昭宗为闾宦韩全诲等劫迁西幸凤翔盖避帝之兵锋也。翼日遂命旋师夕次于赤水乙卯大军集于华州下城韩建惶骇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权知忠武军事促令赴任同华二州平是时唐太子太师卢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状请帝速请迎奉己未遂帅诸军发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阳侦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扈蹕入其□矣。是时岐人遣大将符道昭领兵万人屯於武功以拒帝帝遣唐怀英败之虜甲士六千馀众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书自陈其失请帝入覲丙辰及岐□文通渝约闭壁不获通复次于岐山是时昭宗累遣使赍朱书御札赐帝遣帝收军速还本道帝诊之曰：此必文通全诲之谋也。皆不奉诏癸酉飞章奉辞。且移军北伐乙亥至■州节度使李继徽举城降继徽因请去文通所赐李姓复本宗杨氏。又请纳其帑以为质帝皆从之仍易其名曰：崇本■州平己丑唐丞相崔裔京兆尹郑元规至华州以速迎奉为请许之二年正月帝复次於武功岐人坚壁不下乃回军於河中二月闻晋军大举南下声言来援凤翔帝遣朱友宁帅师会晋州刺史氏叔琮以御之帝以大军继其後三月友宁叔琮与晋军战于晋州之北大败之生擒克用男廷鸾帝喜谓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变不久矣。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领大军屯于虢县康怀帅骁骑败之丁酉唐丞相崔裔自华来谒帝屡述艰运危急事不可缓。又虑群阉拥昭宗幸蜀。且告帝为之动容崔将辞启宴于府署帝举酒崔情激於哀因自持乐版歌曲以侑酒帝甚悦座中以良马珍玩贖之既行命诸将缮戎具五月丁巳帝复西征六月丁丑次於虢县癸未与岐军大战自辰至午杀万馀众擒其将校数百人乘胜遂逼其垒七月丙午岐军复出求战帝军不利是月遣孔■帅师取凤陇成三州皆下之是时岐人相率结寨於诸山以避帝军帝分兵以讨之泃旬之内并平之九月甲戌帝以岐军诸寨联结稍盛因亲统千骑登高诊之是时帝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挺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理以奇胜奇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给之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戮其孥帝凄然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跃马西走直叩岐□诈以军怨东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贞信其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已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骑以据其□岐人进不能驻其趾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贞繇是丧胆但闭壁而已十一月癸卯■帅李周彝统兵万余人屯于岐之北原与城中举烽以相应翼日帝以周彝既离本部■■必无守备因命孔■乘虚袭下之甲寅■州平周彝闻之收军而遁茂贞既失■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惧繇是议还警蹕诛阉寺以自赎焉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启壁昭宗降使宣问慰劳兼传密旨寻。又命翰林学士韩渥赵国夫人庞颜贖诏押赐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带丙辰华州留後李存审遣飞骑来告青州节度使王师范遣牙将张厚鞬甲胄弓槊诈言来献欲盗据州城事觉已擒之矣。是日师范。又遣其将刘■盗据兖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军容

使韩全海已下三十余人首级以示帝甲子昭宗发离凤翔幸左剑寨权驻蹕帝营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学士传宣免之帝即入见称罪拜伏者数四既而促召升殿密迓御座。且曰：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亲属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带面以赐帝亦以玉鞍勒马金器纹锦御饌酒果等躬自拜进焉及翠华东行帝匹马前导十馀里宣令止之己巳昭宗至长安谒太庙御长乐楼礼毕谓帝曰：朕生入旧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无有如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庙得亲奉觞酒奠於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报矣。即召帝执手声泪俱发者久之翼日诛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余人于内侍省三月庚辰制以帝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加食邑三千户实封四百户仍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东还昭宗御延熏楼送之既醉遣内臣赐帝御制杨柳词五首三月戊午至大梁时以青州未平命军士休三日以俟东征四月丙子帝巡师於临朐亟命逼其城与青州战于城下大败之是夕淮将王景仁以所部援军宵遁帝遣杨师厚追及辅唐杀千人乘胜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杨师厚帝乃东还九月癸卯师厚率大军与王师范战于临朐青军大败杀万余人并擒师范弟既克卯时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将刘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来献播师范之谋主也。帝命毙之戊午师范举城请降青州平翼日分命将校略地於登莱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东渐至海皆为梁土也。帝复命师范权知青州军事师范乃请以钱二十万贯犒军帝许之十月辛巳护驾都指挥使朱友伦因击鞠堕马卒于长安节至帝大怒以为唐室大臣欲谋叛已致友伦暴死十一月丁酉青将刘勣举兖州来降勣王师范之将也。师范令窃据兖州久之及闻师范降勣乃归命帝以勣善事其主待之甚优寻署为元帅府都押牙权知兖州留後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发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师闻之为之震惧是时将迎驾东幸洛阳虑唐室大臣异议帝乃密令护驾都指挥使朱友谅矫昭宗命收宰相崔雍京兆尹郑元规等杀之时。又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坚请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从之帝乃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宫不数月而成二月乙亥昭宗驻蹕於陕帝自河中来觐谒见行营因洒涕而言曰：李茂贞等窃谋祸乱将迫乘輿老臣无状请陛下东迁为社稷大计也。昭宗延命於寢室见何后面赐酒器及衣物何后面谓帝曰：此後大家大妇委身於全忠矣。因虚欷泣下後数日帝开宴於陕之私第请驾临幸翼日帝辞归洛阳昭宗开内宴时有宫人与昭宗附耳而语韩建蹶帝之足帝遽出以为图已因连上章请车驾幸洛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是时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谓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陕州小藩非万乘久留之地时以四月内东幸闰月丁酉昭宗发自陕郡壬寅次于索水是时昭宗左右唯小黄门及打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帝犹忌之是日密令医官许昭远告变乃设馔於别幄召而尽杀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选二百余人形貌大小一如内园人物之状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縊於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饰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甲辰车驾至洛都帝与宰相百官导驾入宫乙卯昭宗以帝为宣武宣义护国忠武四镇节度使时帝请以郢州授张全义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群臣曰：昨来御楼前一夜亡失敕书赖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误事宰执不得无过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内召帝於内殿曲宴帝不测其事不敢奉诏。又曰：卿不欲来即令敬翔入来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辞东归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将朱友裕率师讨兖州节度使杨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於洛阳七月甲子昭宗宴帝於文思门场乙丑帝发东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於大内遗制以辉王祝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於永寿勣军不出九月辛未班师十月癸巳至洛阳诣西内临於梓宫前毕祇见于嗣君辛丑制以帝至自西征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来求援时光州归款於帝寻为淮人所攻故来乞师戊寅帝南征度淮次于霍丘大掠卢寿之境淮人乃弃光州而去二年正月庚申进攻寿州寿人坚壁不出丁亥帝自霍丘班师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节度使王师范至大梁帝待以宾礼寻表授河阳节度七月辛酉天子赐帝迎銮纪功碑树于洛阳庚午遣大将军杨师厚率前军讨赵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匡凝罪状请削夺官爵八月杨师厚进收唐邓复郢随均房等七州帝驻军汉江北自循江干径度济师之所九月甲子师厚於阴谷江口造梁以济师匡凝率兵二万振于江滨师厚麾兵进击襄人大败杀万余众乙丑匡凝焚其州率亲军载轻舸入公汭而遁丙寅帝济江至中流舟坏将没者数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视府署其帑藏悉空惟於西庑下有一亭户俨然扃锁甚密遂令破锁启扉中有一大匮缄封甚固。又令破其匮内有金银数百锭帝因叹曰：乱兵既入公私财货固无子遗矣。此帑当有阴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邪遂以百馀锭赐杨师厚袭荆州留後赵匡明并城上峡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将贺环权领荆州杨师厚权领襄州即表其事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为诸道兵马元帅辛卯帝自襄州引军由光州路趋淮南将发敬翔切谏

请班师以全军势帝不听壬辰次於枣阳遇大雨颇阻师行之势军至寿春寿人坚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退舍於正阳十一月丙辰大军北济帝至汝阴深悔淮南之行躁挠尤甚丁卯帝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命帝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武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癸未唐中书门下奏中书印已送相国中书公事权用中书省印甲申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县名与相国魏王家讳同者请易之十二月乙酉朔帝让相国魏王九锡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资本司须知孔目并印赴魏国送纳甲午天子以帝坚让九锡之命乃命宰相柳璨来使。且述揖让之意焉丁酉帝。又让九锡之命诏略曰：但以鸿名难掩懿实须彰宜。且_二旬於奏陈未便行於典册。又改诸道兵马元帅为天下兵马元帅是时帝以唐朝百官服饰多阙乃制造逐色衣服请朝廷等第赐之其所给俸钱仍请自来年正月全支三年正月幽沧称兵将寇于魏魏人来乞师。且以牙军骄悍谋欲诛之遣亲吏臧延范密告于帝帝阴许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爱女_二罗氏是月卒於邺城因以兵仗数千实於囊中遣客将马嗣勋领长直军千人杂以工匠丁夫肩其囊而入于魏声言为帝女以设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勋率其众与罗绍威亲军数百人同攻牙军迟明尽杀之死者七千余人泊于婴孺亦无留者是日帝次于内黄闻之驰骑至魏时魏之大军方与帝军同伐沧州闻牙军之死即时奔还帝之军追及历亭杀贼几千馀众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帝遣兵围之是月天子诏河南尹张全义部署修制相国魏王法物三月甲寅天子命帝总判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让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高唐军民无少长皆杀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献命支解之未几。又攻下澶博贝卫等州皆谓魏军残党所据故也。是时晋人围邢州刺史牛存节坚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帅师救之晋人乃遁去五月帝略地于_二州既而复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师是日收复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归自魏八月甲辰以沧州未平复命北征九月丁卯营于长芦一夕帝梦白龙附于两肩左右瞻顾可畏_□然惊悟十月辛巳_二州杨崇本以凤翔_二宁泾_二秦陇之众合五六万来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势甚盛帝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都将康怀英帅师御之知俊等大破_二寇杀二万馀众夺马三千馀匹擒其列校百余人杨崇本胡章仅以身免十一月庚戌康怀英乘胜进军遂收_二州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参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请备廊_；食诏从之闰月晋人燕人同攻潞帅丁会举城降于太原帝闻之遂自长芦班师以寨内糗粮山积帝命焚之沧帅刘守文以城中绝食因致书于帝乞留馀粮以救饥民帝为留十馀_□以与之四年正月丁亥帝回自长芦次于魏州节度使罗昭威以帝回军虑有不测之患由是供亿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陈之帝虽拒而不纳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长芦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来传禅代之意贻矩谒帝陈北面之礼帝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灵所卜已定皇帝方议裁诏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既而拜伏於砌下帝侧躬以避之四月内出传国宝玉册受禅宝及文物仪仗朝于梁国改元开平。

卷一百八十八

闰位部·绍位

夫易著继明之义传有世及之文皆所以绍祖考而保成基也。其或叔世艰虞庶邦离析或专制_二内或奄据一隅端委篡戎传世承祀或正位储副用礼而升或入继大宗以恩而立或克平多难嗣守家邦或始因顾_二潜图篡夺何尝不蹈道者逢吉长恶者终凶斯以见天无常亲民无常心鬼神飨於有德亿兆归於至仁者矣。

秦二世皇帝胡亥始皇帝之少子（王钦。若等曰：始皇事迹悉具闰位勋业门蜀吴以下皆仿此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琊丞相李斯中军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馀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始皇始皇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唯胡亥爱请从始皇许之馀子莫从（辨上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然则二世是始皇第八子也。）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輿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馀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始皇在外晏驾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_二京车中（一作辒辌车）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_二京车中可诸奏事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与丞相李斯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死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

子嬰二世之兄子赵高杀二世而立子嬰为秦王蜀後主禅先主子章武元年立为太子三年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宫五月後主袭位於成都时年十七

吴废帝会稽王亮大帝之子赤乌十三年立为太子太元元年大帝寝疾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稽太守滕裔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帝薨太子即尊号。

景帝休大帝第六子太元二年封琅琊王居虎林後徙会稽太平三年九月戊午休从弟大将军■以兵召大臣会宫门黜亮为会稽王使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迎休十月戊寅及布寨亭武卫将军孙恩行丞相率百僚以乘輿法驾迎於永昌亭筑宫以武帐为便殿止住使孙楷先见恩楷还休乘辇进群臣再拜称臣休升殿谦不即御坐止东厢户曹尚书前即阶下赞丞相奉玺符休三让群臣三请休曰：将相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玺符群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侧休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

後主皓大帝孙废太子和之子初封乌程侯就国永安七年七月景帝休殂是时蜀初亡而交■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说休妃太后朱氏欲以皓为嗣朱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限宗庙有赖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时年二十三。

宋少帝义符武帝长子永初元年武帝受禅立为皇太子三年五月癸亥武帝晏驾是日太子即皇帝位文帝义隆武帝第三子永初元年封宜都王景平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乙酉宣太后令废少帝为恭王立义隆令曰：宜都王仁明孝弟著自幼辰德业冲粹识心明允宜纂洪统光临亿兆主者详依典故以时奉迎未亡人嬰此百罹虽存。若殒永悼情事抚心摧塞是日檀道济入守朝堂六月傅亮率行台迎义隆於江陵八月丁酉於中堂即皇帝位以徐羨之为司徒傅亮为尚书令时有司奏车驾依旧临华林园听讼诏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先二公推讯元嘉二年羨之与亮上表归政曰：臣闻元首司契运枢成务臣道代终事尽宣翼翼旒之道理绝於上皇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龄为断蒙宰听政以再期为节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圣德绍兴负荷洪业亿兆■思陶盛化而圣旨谦挹委成群司自大礼告终钻燧三改大明伫照远迩倾属臣等虽率诚屡闻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谨因苍生之志伏愿陛下远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缔构之艰时览万机躬亲朝政广辟四聪博询庶业则雍熙可臻有生幸甚帝未许羨之等重曰：近陈写下情言为心罄奉被还诏览许未回岂惟愚臣秉心有在询之朝野人无异议何者形风四方实系主德一国之事本之一人虽世代不同殊风异至於主运臣赞古今一揆未有浑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宣布自遐迩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为国至岂容顺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请帝犹辞羨之等。又固谏曰：此表披陈辞诚俱尽诏旨冲远未垂听纳三复屏营伏增忧叹臣闻克隆先构■蛊之盛业昧旦丕显帝王之高义自皇宋创运英圣有造殷忧未阕艰患仍缠赖天命有底圣明承业时屯国故犹在民心泰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系在圣躬斯诚周诗夙兴之辰殷王待旦之日岂得无为拱已复玄古之风逡巡虚挹询匹夫之事伏愿以宗庙为重百姓为心弘大业以嗣先轨隆圣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献情尽於此乃许之。

孝武皇帝骏文帝第三子元嘉十二年封武陵王累迁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四郡诸军事三十年元凶劭弑逆帝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四月丙寅次江宁丁卯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奉表上尊号戊辰至于新亭己巳即皇帝位改新亭为中兴亭五月甲戌辅国将军申坦克京城乙亥辅国将军朱■之克东府丙申克定京邑劭及始兴王■诸同逆并伏诛。

前废帝子业武帝长子孝建元年立为皇太子八年闰五月庚午即皇帝位年十三以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

明帝■文帝第十一子元嘉二十五年封淮阳王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永光元年出为豫州刺史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扬州之宣城诸军事景和未入朝被留时废帝疑畏诸父将加祸害帝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谋弑废帝於後堂升西堂登御座召见诸大臣虽未即位凡众事悉称令书施行十二月丙寅即皇帝位。

後废帝昱明帝长子泰始二年立为皇太子泰豫元年四月庚子即皇帝位。

顺帝准明帝第三子泰始七年封安成王为抚军将军前废帝即位初为扬州刺史元徽二年加车骑将军都督扬南豫二州诸军事四年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班剑三十五人是年七月戊子夜後废帝殂奉迎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

南齐武帝赜太祖长子建元元年立为皇太子四年三月壬戌即皇帝位。

郁林王昭业武帝子文惠太子长懋之长子也。永明。

十一年正月长懋薨四月立为皇太孙居东宫七月戊寅即皇帝位。

海陵王昭文郁林王弟也。永明四年封临汝公十一年封新安王隆昌元年七月丁酉明帝为大将军废郁林王立昭文为帝宣皇太后令曰：新安王体自文皇 曁 哲天秀宜入嗣鸿业永宁四海即以礼奉迎是日即皇帝位以明帝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明帝鸾太祖兄始安王道生之子永明十一年七月武帝遗诏为侍中尚书令隆昌元年加镇军大将军太傅宣城王是年七月废郁林王立海陵王十月。又废之宣皇太后令曰：太傅宣城王遗体宣皇 曁 慈太祖识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 曁 颂有在宜入承宝命式宁宗 曁 癸亥即皇帝位。

东昏侯宝卷明帝第二子建武元年立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乙酉即位。

和帝宝融明帝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隋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持节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长史萧 曁 青杀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奉雍州刺史萧衍举义兵以衍为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左将军 曁 青为右将军都督行台诸军事十二月壬辰骁骑将军夏侯 曁 自京师至江陵称宣德太后令曰：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临亿兆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且封宣城南琅琊南海东阳临安新安寻阳南郡竟陵宜都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置僚属选百官西中郎将南康国并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详依旧典法驾奉迎三年正月建牙于城南二月群僚上尊号立宗庙及南北郊三月乙巳即皇帝位十二月丙寅雍州刺史王国珍侍中张楞废东昏侯建康城平封东昏侯为涪陵王。

梁简文帝纲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统母弟天监五年封晋安王大通三年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辛巳即皇帝位。

元帝绎高祖第七子天监十三年封湘东王太清元年为荆州刺史都督荆雍九州诸军事三年三月侯景寇建业高祖密诏帝为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徵兵讨景是年简文帝为景立明年改元大宝。又明年逼禅於豫章王栋改元天正而帝在江陵只称太清五年。又明年三月王僧辨等平侯景传其首至江陵十一月丙子即帝位。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承圣二年以晋安王出为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为西魏所陷太尉扬州刺史王僧辨司空南徐州刺史陈霸先等定议以帝为太宰承制奉迎还京师四年二月入居朝堂三月北齐遣其上党王高浹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至东关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败绩僧辨率众出屯姑熟七月辛丑僧辨纳渊明自采石济江甲辰入於京师以帝为皇太子九月甲辰霸先举义袭杀僧辨黜渊明丙午即皇帝位（陈高祖纪云：初北齐之请贞阳也。高祖以为不可遣使诣僧辨苦争之反复数四僧辨竟不从高祖居尝愤叹密谓所亲曰：武虽盘石之宗远布四海至於克雪讎耻宁济艰难惟孝元而已功业之盛前代未闻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乃有异图嗣主高祖之孙元皇之子海内属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废黜远求夷狄假立非次观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赐其袍数千领及锦采金银以为赏赐之具九月壬寅高祖诏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谋之仍部署将士分赏金银采帛水陆俱进是夜发南徐州讨王僧辨甲辰高祖参军至石头前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时僧辨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辨遽走与其第三子镇相遇俱出阁右尚数千人苦战高祖大兵寻至僧辨众寡不敌走登城南门楼高祖因风纵火僧辨穷迫乃就擒是夜缢僧辨及镇丙午贞阳逊位百寮奉晋安王上表劝进十月己酉晋安即位）。

後梁宣帝 曁 昭明太子统第三子中大通三年封岳阳郡王大同元年出为雍州刺史太清三年高祖以 曁 兄江东王誉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张贇为雍州以代 曁 属侯景寇建业 曁 不受代西魏恭帝元年後周太祖辅政令柱国于谨平江陵立 曁 为梁主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东归于魏 曁 称皇帝於其国。

孝明帝岿宣帝太子 曁 殂太子嗣位。

後王琮明帝岿之子初封东阳王寻立为太子岿殂太子嗣位後归於隋。

陈世祖文帝 曁 高祖兄始兴昭烈王之长子永定初封临川郡王三年率兵城南皖是年六月丙午高祖遗诏徵入纂位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书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吊上玄降祸大行皇帝奄捐万国率土哀号普天如丧穷酷烦冤无所迨及诸孤藐尔反国无期须立长主以宁 曁 县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 曁 体自景皇属惟犹

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业於戡黎纳麓时叙之辰负 乘之机之日并佐时雍是同草创 所系遐迩宅心宜奉天宗嗣膺宝 使七庙有奉兆民宁晏未亡人假延馀息嬰此百罹寻经缠绵兴言感绝帝固让至于再三群公卿士固请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

废帝伯宗文帝嫡长子永定二年立为临川王世子文帝嗣位立为皇太子天康元年四月癸酉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捐万国攀号靡及五内摧殒朕以凉德嗣膺宝命在疚惧其缀旒方赖宰辅救其不逮其令内外文武各复其职远方悉奔赴。

高宗皇帝项始兴昭烈王第二子文帝嗣位封安城王废帝光大二年累加太傅领司徒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令降废帝为临海郡王以帝入篡令曰：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齐圣广渊二后锤心三灵仁眷自前朝不涅任总邦家威惠相宣刑礼兼设指挥啸叱湘郢廓清辟地开疆荆益风靡。若太戊之承殷历中宗之奉汉嗣较以功名曾何仿佛。且地彰玉玺天表长彗（王钦。若等曰：是岁五月帝为太傅献玉玺六月彗星见）布新除旧祚祥咸显文皇知子之监事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大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方固宗祧载贞辰象中外宜依旧典奉迎輿驾未亡人不幸属此殷忧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寝归附武园揽笔 林然兼怀悲庆三年正月甲午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

後主叔宝宣帝嫡长子天嘉三年封成安王大建元年立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

东魏孝静帝清河王 世子永熙三年八月孝武帝既入关十月大将军高欢乃与百寮会议推帝以奉明帝之後即皇帝位于雒城是月东北迁于邺。

北齐废帝殷文宣帝长子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十年十月癸卯即帝位於晋阳宣德殿。

孝昭帝演字延安文宣母弟也。天保元年封常山王十年十一月废帝嗣位乃即朝班除太傅录尚书事朝政皆决於帝月馀乃居藩邸自是诏敕多不关帝客或言於帝曰：鸛鸟舍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屡出乾明元年从废帝赴邺居于领军府时杨 燕子献尔朱浑天和宋钦道郑子默等以帝望既重内惧权逼请以帝为太师司州牧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帝以尊亲而见猜斥乃与长广王期猎谋之于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帝甚恶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数行于坐执尚书令杨 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尔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等於座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 龙门於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帝至东卜门都督成休宁抽刀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休宁厉声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宁方叹息而罢帝入至昭阳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临御坐帝奏 等罪求伏专擅之罪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内二千余人皆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性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言帝无异志唯去逼而已高归彦宣敕劳卫士解严永乐乃内刃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卜斩娥永乐于园诏以帝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帝寻入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帝既当大位知无不为乾明元年八月壬午宣太后令降废帝为济南王是日即位於晋阳宣德殿。

武成帝湛孝昭帝母弟天保元年封长广王皇建元年为右丞相孝昭幸晋阳留帝守邺二年十一月甲辰孝昭诏曰：朕嬰此暴疾奄忽无逮今嗣子冲眇未闻政术社稷业重理归上德右丞相长广王研几测化体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气家国所冯可遣尚书左仆射赵郡王 喻旨徵王统<玄玄>大宝手书云：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帝乃自邺至晋阳宫发丧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三奏乃许之癸丑即皇帝位於南宫。

後主纬武成帝长子大宁二年立为皇太子河清四年四月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主丙子乃使太宰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於皇太子，於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初将传政使内参乘子尚乘驿送诏书于邺子尚出晋阳城见子骑隨後忽失之子尚未至邺而其言已布矣。）

梁末帝 太祖第三子开平元年封均王四年出为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化二年六月三日庶人友 为逆遂即伪位明年改元凤历是年二月侍卫亲军使袁象先引禁兵诛友 遣赵岩赍传国宝至东京请帝即位於雒阳帝报之曰：夷门太祖创业之地公等如推戴册礼宜在东京贼平之日即谒雒阳陵庙是月帝即位於东京乃去凤历之号复称乾化三年。

闰位部·年号

自汉武纪元立号而後代因之逮於鼎国以至江左亦皆建正朔备制度或B 瑞应之日或取休美之称或宣纪德化或章明功烈纪年颁历，於是乎！在今考於旧史洎东魏北齐以及朱梁条次比叙咸可见矣。蜀先主以後汉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即皇帝位於成都（是岁魏黄初三年先主犹称建安）大赦改元章武（尽三年四月）。

後主以章武三年四月即位改元建兴（尽二十年）。

延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尽十五年）。

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元（尽六年夏）。

炎兴元年夏大赦改元（其年降於晋王钦。若等曰：自此以下不书月者皆史阙文）。

吴大帝初为吴王以魏黄初三年九月改元黄武（尽七年三月）。

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尽三年）。

嘉禾元年（黄龙三年十月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元尽七年七月）。

赤乌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於前殿。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书策载述最祥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文明也，於是改元（尽十四年四月）。

太元元年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元（尽明年正月）。

神凤元年二月大赦改元（尽其年三月）。

废帝亮以神凤元年四月即位大赦改元建兴（尽二年）。

五凤元年（建兴二年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明年改元尽三年十月）。

太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大赦改元（尽三年九月）。

景帝以太平三年九月即位大赦改元永安（尽七年七月）。

後主以永安七年七月即位大赦改元元兴（尽其年）。

甘露元年四月蒋陵言☳露降，於是大赦改元（尽二年七月）。

宝鼎元年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大赦改元（尽四年九月）。

建衡元年八月大赦改元（尽三年）。

凤凰元年（建衡三年西苑言凤凰集改元尽三年）。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尽其年）。

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於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馀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大赦改元（尽其年）。

天纪元年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又吴兴阳羨山有空石长十馀丈名曰：石室所在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羨县封禅国山改元大赦以协石文（尽四年三月降于晋）。

宋高祖以晋元熙二年六月受禅改元永初（尽三年）。

少帝以永初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景平（尽二年七月）。

文帝以景平二年七月自宜都王即位大赦改元元嘉（尽三十年）。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明年正月亲祠南郊大赦改元孝建（尽三年）。

大明元年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尽八年）。

前废帝以大明八年闰五月即位明年正月乙未朔大赦天下改元永光（尽其年八月）。

景和元年八月诛太宰江夏王义恭等改元（尽其年）。

明帝以景和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湘东王即位大赦改元泰始（尽七年）。

泰豫元年正月甲寅朔帝有疾不朝会以疾患未痊故改元泰豫（尽其年）。

後废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明年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元徽（尽五年七月）。

顺帝以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大赦改元☳☳明（尽三年四月）南齐太祖以宋☳☳明三年四月受禅大赦改元建元（尽四年二月）。

世祖武皇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改元永明（尽十一年）郁林王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明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隆昌（尽其年七月）。

海陵王以隆昌元年七月即位改元延兴（尽其年十月）。

明帝以延兴元年十月即位大赦改元建武（尽四年）。

永泰元年四月甲寅赦三署囚改元（尽其年）。

东昏侯以永泰元年七月即位明年正月大赦改元永元（尽二年三月）。

和帝以永元三年三月即位于江陵大赦改元中兴（尽二年四月）。

梁高祖天监元年以齐中兴二年四月受禅改元天监（尽十八年）。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大赦改元（尽七年）。

大通元年三月大赦改元（尽二年）。

中大通元年十月己酉大赦改元（尽六年）。

大同元年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尽十一年）。

中大同元年四月大赦改元（尽其年）。

太清元年四月丁亥大赦改元（尽三年）。

简文帝以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大宝（尽二年七月侯景逼禅于豫章王改元天正）。

元帝以太清六年十一月即位改元诏曰：昔虞夏商周年无嘉号汉魏晋宋因循以久朕虽云：拨乱自非创业思得上系宗祧下惠亿兆可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尽三年）。

敬宗绍泰元年以承圣三年十一月元帝都江陵陷于长安陈霸先等定议以帝为皇太子明年九月霸先袭杀王僧辩黜萧渊明十月帝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尽二年八月）。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改元（二年十月禅于陈）。

後梁宣帝以後魏恭帝元后为后周太祖所立居江陵。

东城称皇帝於其国年号大定（尽八年）。

明帝以大定八年嗣位改元天保。

後主以太子嗣位改元广运（尽二年归于隋）。

陈高祖以梁太平二年十月受禅大赦改元永定（尽三年）。

文帝以永定三年六月即位明年正月癸丑大赦改元天嘉（尽六年）。

天康元年三月大赦改元（尽其年）。

废帝以天康元年四月癸酉自太子即位明年正月大赦改元光大（尽二年）。

宣帝以光大二年十一月自太傅入纂位明年正月甲午即位改元大建（尽十四年）。

後主以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明年正月壬寅大赦改元至德（尽四年）。

祯明元年正月戊寅大赦改元（尽三年正月为隋所灭）。

东魏孝静帝以後魏永熙三年十月为高欢所立即皇帝位於邺城东北大赦改元天平（尽四年）。

元象元年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大赦改元（尽其年）。

兴和元年十月癸亥以邺都新宫成大赦改元（尽四年）。

武定元年正月壬戌朔大赦改元（尽八年五月禅于北齐）。

北齐文宣以东魏武定八年五月受禅南郊禅毕大赦改元天保（尽十年初帝改年识者曰：天保之字一大人共十帝其不过十年乎！）。

废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明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乾明（尽其年八月）。

孝昭帝以乾明元年八月即位於晋阳宣德殿大赦改元皇建（尽二年十月）。

武成帝以皇建二年十一月癸丑即位于南宫大赦改元大宁（尽二年三月）。

河清元年四月以河济清改元（尽三年四月）。

後主以河清四年四月即位大赦改元天统（尽五年）。

武平元年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尽七年十月）。

隆化元年十二月丁巳大赦改元（尽其年）。

少帝以隆化二年正月乙亥即位大赦改元。

承光元年在位十八日以後俱奏青州为後周所灭梁太祖以唐天_二四年四月受禅改元开平（尽五年四月）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御朝元殿大赦改元（尽六年六月）末帝以乾化三年二月即位於大梁五年十一月改元贞明（尽七年四月先是乾化二年六月庶人_二弑逆明年正月改元凤历是年二月诛友_二帝复称乾化至是改焉）。

龙德元年五月丙戌朔改元（尽三年十月为後唐所灭）。

卷一百八十九

闰位部·孝德

夫孝德之本也。故王者之德莫大於孝上所以宁宗庙下所以教人民导扬徽声感励风俗莫加於此焉。若乃凌晨问安时刻靡失逾月侍疾衣带不解躬易脂泽至於感恻亲临祭享罔不流涕所以_二物变采井泉涌发盖天性之所感故明灵之攸答传示後叶美莫大焉。

宋高祖少时家贫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继母以孝谨称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尝失时刻梁高祖生知淳孝年六岁献皇太后终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皆敬异及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谔议随府在荆镇仿佛奉问便投劾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就路愤风惊浪不_二停止高祖形容本壮及还至京都销毁骨立亲表士友不复识焉望宅奉讳气绝之每哭辄呕血数升服内不复尝米唯资大麦日止二溢拜扫山陵涕泪所洒松草变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於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月中再过设净饌每至展拜尝涕泗滂沱哀动左右大同十年三月谒建陵有紫_二荫陵上食顷乃散帝望陵流涕所_二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洁辛丑哭于_二陵。

简文帝居穆贵嫔忧哀毁骨立昼夜号哭不绝声所坐之席_二湿尽烂。

後梁宣帝性不饮酒安於俭素事其母以孝闻。

明帝孝悌慈仁有人君之量四时祭享未尝不悲慕流涕。

北齐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四旬殿去南宫五百馀只鸡鸣而去辰时方还来去徒行不乘辇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寝伏阁外食饮药物皆躬亲太后尝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_二掐手心血流出袖友爱诸弟无君臣之隔。

梁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尝小失色朝夕视膳为士君子之规范帝严察用法无纤毫假贷太后言之尝颇为省刑。

闰位部·奉先

夫有国家者曷尝不宗祀以本仁作庙以观德尊祖以致孝奉先以尽礼自秦迁周鼎颇遵古制逮於吴蜀建号江左禅代莫不追加号谥充奉园邑增建庙貌率修时祭亲执卣躬谒松_二贾载籍所记可得而详也。东魏北齐以及朱梁虽国褊运促日不暇给而崇荐尊称肃祇尝事亦未曾阙焉。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二十八年为太极庙。

二世元年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辄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无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辄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蜀先主章武元年四月即皇帝位于成都立宗庙_二祭高皇帝以下（裴松之云：先王虽云：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于时英贤作辅儒生在官宗制度必有宪章而载纪阙略良可恨哉！）。

後主以章武三年五月袭位于成都是月先主梓宫自永安宫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追尊母甘皇后曰：昭烈皇后。

吴大帝权黄龙元年四月即皇帝位追尊父破虏将军乌程侯坚为武烈皇帝庙曰：始祖墓曰：高陵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张■以破虏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平定江东建立大业宜有记颂以昭公美既成吴大帝省读悲感曰：君贪识孤家门阙阙也。）

废帝亮建兴元年四月即位上大帝尊谥曰：大皇帝墓曰：蒋陵五凤二年十二月作太庙太平元年正月为太帝立庙称太祖庙。

景帝即位遣使追尊母王夫人曰：敬怀皇后改葬敬陵。

後主皓元兴元年八月即位谥休曰：景皇帝葬定陵九月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初尊和为昭献。又改为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令承奉守。

宝鼎元年十月分吴郡丹阳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置太守四时奉祠文皇帝庙。

二年有司奏言文皇帝宜立庙京邑是年七月使守大匠薛□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寮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輿法驾东迎神於明陵皓引见仁亲拜送于庭（一云：比孟仁还皓手诏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覡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生皓悲喜泪涕悉召公卿尚书诣阙门下受赐）灵輿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城外露宿明日望於东门之外其翊日拜庙荐祭□欵悲感。又追尊和母王夫人曰：大懿皇后。

宋高祖初为宋王立庙于彭城祭高祖以下四世。

永初元年六月即位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为穆皇后七月戊申迁神主于太庙车驾亲奉。

少帝以永初三年五月即位上武帝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初宁陵。

九月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

武敬皇后配北郊文帝元嘉元年八月丁酉谒初宁陵还即位戊午拜太庙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皇太后谥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宁立庙於京师。

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谒京陵。

二十六年二月乙亥车驾陆道幸丹徒谒京陵。

二十八年三月拜初宁陵。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于新亭崇改太祖文皇帝号谥初元凶劭弑逆上谥曰：景皇帝庙号中宗至是改焉。

五月甲午谒初宁陵。

大明二年正月壬戌拜初宁陵。

六年正月辛卯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八年正月辛巳宗祀文皇帝于明堂。

前废帝以大明八年闰五月即位上孝武皇帝尊谥庙号世祖。

九月■葬文穆皇太后于景宁陵。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陵号崇宪壬午车驾谒太庙。

後废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上明皇帝尊谥庙号太宗。

顺帝■明元年七月壬辰即位癸卯车驾谒太庙。

南齐太祖高皇帝建元元年四月即位追尊皇考曰：宣帝皇妣为孝皇后陵曰：永安。

六月庚辰法驾奉七庙主于太庙。

十月己卯车驾殷祠太庙。

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上高皇帝尊谥庙号太祖。

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

永明五年四月庚午车驾殷祠太庙。

九月诏太庙四时祭宣皇帝荐麦饼鸭■霍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荐茗粽炙鱼并平生所嗜也。

十年十月车驾殷祠太庙。

郁林王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上武皇帝尊谥庙号世祖。

九月辛酉追尊父文惠太子为世宗文皇帝。

隆昌元年正月戊午车驾拜崇安陵。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即位十一月追谥父始安贞王道生为景皇妃江氏为懿皇后别立寝庙陵四年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

东昏侯以永泰元年七月即位上高宗尊谥曰：明皇帝。

梁高祖武帝初封梁公立四亲庙。

天监元年四月即位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献皇后陵号建陵。

十一月己未立小庙。

十二年六月癸巳新作太庙增基九尺。

十五年六月丙申改作小庙毕。

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舆驾幸兰陵谒建陵至 陵壬寅诏曰：朕自违桑梓五十馀载乃眷东顾靡日不思今四方款关海外有截狱讼稍简国务小 始获展敬园陵但增感恻（帝尝梦具朝服入太庙拜伏悲感。且於延务说所梦何敬容对曰：臣闻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与天通故感应斯梦上极然之便有拜陵之议简文帝以太清三年五月辛巳即位癸未追尊所生穆贵嫔为皇太后。

十一月上武皇帝尊谥庙号高祖陵号 陵元帝以承圣元年十一月即位於江陵追尊所生妣阮 容为文宣太后。

後梁宣帝 大定元年追尊其父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统妃蔡氏为昭德皇后。

明帝岿以大定八年二月嗣位上宣皇帝尊谥庙号中宗改元天保。

元年五月太皇太后龚氏薨谥曰：元太后。

九月所生母曹太妃薨谥曰：孝皇太妃。

二年皇太后王氏薨谥曰：宣静皇后。

陈高祖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即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瑞陵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依梁初园陵故事迁景皇帝神主 於太庙。

二年四月甲子亲祀太庙。

文帝以永定三年六月即位上武皇帝尊谥庙号高祖。

大嘉元年六月辛巳改谥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甲午追策故始兴昭烈王妃曰：孝妃（始兴王文帝父也。）二年十二月甲申立始兴国庙於京师用王者之礼（帝自入祠而皇考始兴昭烈王庙在始兴谓之庙至是徙东庙神主 于梁之小庙。故曰：国庙祭用天子仪）。

废帝以天康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上文皇帝尊谥庙号显祖。

十月庚申亲祠太庙。

光大元年十月甲申亲祠太庙。

二年七月丙午亲祠太庙。

九月戊午亲祠太庙。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甲午即位乙未谒太庙戊午亲祠太庙。

十月壬午亲祠太庙。

二年春正月丙午亲祠太庙。

闰四月戊申谒太庙。

十月乙酉亲祠太庙。

三年十月甲申亲祠太庙。

四年正月庚午亲祠太庙。

十月乙酉亲祠太庙。

五年正月甲午亲祠太庙。

六年正月壬午亲祠太庙。

四月甲午亲祠太庙。

八年四月乙未亲祠太庙。

东魏孝静帝以天平元年十月丙寅即位壬申享太庙。

四年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入新庙。

北齐文襄帝初为魏相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太师文穆公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

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即位己未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皇祖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亡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甲戌迁神主於太庙。

三年正月乙丑有事于太庙。

十月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於太庙（文宣帝受禅置六庙曰：皇祖司空公庙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为太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庙而别室既而迁神主于太庙文襄文宣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至二年冬始置太庙春祠夏禘秋尝冬蒸皆以孟月并腊凡五祭置始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配祭至河清定令四时祭庙置祭及元日庙建并设庭燎三所）。

废帝乾明元年二月上文宣皇帝尊谥庙号高祖。

孝昭帝建二年正月壬子置于太庙。

武成帝太宁元年十一月即位上孝昭皇帝尊谥。

河清元年正月壬午享太庙。

五月置葬武明皇后于义平陵。

二年正月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

後主天统元年十一月己丑太上皇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

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

二年正月癸巳置祭於太庙。

四年十二月上太上皇尊谥曰：成皇帝庙号世祖。

武平元年十月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显祖文宣皇帝梁太祖初为梁王以唐乾宁二年二月领亲军屯於单父会寒食帝乃亲拜文穆皇帝陵於砀山县午沟里。

开平元年四月即位追尊四代庙号高祖妣州府君上谥曰：宣元皇帝庙号肃祖太庙第一室陵号兴极祖妣高平县君范氏追谥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谥曰：光献皇帝庙号敬祖第二室陵号永安祖妣秦国夫人杨氏追谥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谥曰：昭武皇帝庙号宪祖第三室陵号光天祖妣吴国夫人刘氏追谥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谥曰：文穆皇帝庙号烈祖第四室陵号咸宁皇妣晋国太夫人王氏追谥文惠皇后。

五月甲午诏天下管属及州县官名犯庙讳者各宜改换城门郎改为门局郎茂州改为汶州桂州慕化县改为归化县潘州茂名县改为越裳县癸卯司天监奏曰：辰内有戊字请改为武从之。

六月己亥帝御崇元殿内出追尊四庙上谥号玉册宝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仪仗鼓吹导引至太庙行事。

三年正月己巳奉迁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仪仗鼓吹导引齐车文武百官奉祠於开明门外甲戌帝发避烈考讳避曾祖讳东都己卯至西都庚寅亲享太庙。

二月丙午宗正寺请修兴极永安光天咸宁陵并合添修上下宫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敕丰沛之基寝园所在凄怆动关於情理充奉自系於国章宜设陵台兼升县望其辉州砀山县宜升为赤县仍以本县令兼四陵台令。

七月丙寅命宰臣杨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庙乾化元年十月有司以立冬太庙荐享上言诏丞相杜晓赴西都摄祭行事。

二年正月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庙荐享上言命丞相杜晓摄祭行事。

末帝即位追尊母贤妃张氏为元贞皇太后置葬宣陵。

贞明三年十二月幸雒阳遂幸伊阙拜宣陵。

闰位部·尊亲

夫王者之政不可得而变革者尊尊也。亲亲也。所以宣孝熙之德崇教化之本况夫膺馀闰之数富霸王之资当创物之初暨继明之始莫不采有司之奏稽历代之典缘礼经之大义传春秋之深旨尊以懿号崇以宫名昭备物之章极奉亲之意诚有国者之要道也。虽云：角立其可阙诸。

蜀後主章武三年五月袭位于成都尊先主皇后曰：皇太后。

吴孙皓元兴元年八月即位九月尊母何姬为昭献皇后称升平宫月馀进为皇太后。

宋高祖永初元年即位六月尊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有司奏曰：臣闻道积者庆流德洽者礼备故祇敬表于崇高嘉号彰於盛典伏惟太后母仪之德於穆不已保翼之训光被洪业虽幽明同庆称谓未穷稽之前代礼有常准宜式遵旧章允副群望臣等请上宋王太后号曰：皇太后。

少帝永初三年五月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七月尊所生母张夫人为皇太后有司奏曰：臣闻严亲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道繇中被外伏惟夫人德并坤元徽音光绍发祥兆庆诞启圣明宜崇极徽号永备盛则从春秋母以子贵之义遵汉晋推爱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宫曰：永乐。

孝武帝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尊所生路淑媛为皇太后有司奏曰：历集周邦徽音克嗣气淳汉国沙麓发祥昔在上代业隆祚远未有不敷阴教以阐洪基膺淑庆以载圣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内服徽仪外范含灵初迪则庶熙仰耀弘训蕃阍则家邦被德民应惟和神属推祉故能诞鍾睿躬用集大命固灵根於既殒融勋烈乎！中兴载厚化深声永咏缉宜式谐旧典恭享极号谨奉尊号曰：皇太后宫曰：崇宪。

前废帝大明八年闰五月即位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宫曰：永训。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太皇太后复号崇献皇太后後废帝泰豫元年四月即位七月尊皇后曰：皇太后宫曰：弘训崇拜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曰：臣闻河龙启圣理映明神郊电基皇庆烁大地故资敬之道粹古铭风沿贵之谊眇代凝则伏惟贵妃含和月晷表淑星枢徽音峻古柔光照世声华帝掖轨秀天嫔景发皇明祚昌睿命而备物之章未焕彝策远酌前王允陟鸿典臣等参议谨上尊号曰：皇太妃與服一如晋孝武李太妃故事宫曰：弘化。

顺帝即位 二 明元年崇拜帝所生陈昭华为皇太后南齐郁林王即位尊母文惠太子妃为皇太后称宣德宫。

梁敬帝绍泰元年十月即位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

後梁宣帝 二 为周太祖所立居江陵东城称皇帝於其国尊其所生母龚氏为皇太后。

明帝岿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龚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母曹贵嫔曰：皇太妃。

陈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即位七月尊皇后章氏为皇太后宫曰：慈训。

废帝天康元年四月即位五月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沈氏曰：皇太后宫曰：安德。

後主大建十四年即位尊皇后柳氏为皇太后宫曰：弘范。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即位尊皇太后娄氏为太皇太后宫曰：宣训。

废帝天保十年十月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李氏为皇太后。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诏奉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

後主天统四年十二月太上皇帝殂上太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

卷一百九十

闰位部·姿表

洪范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是以八彩重瞳表唐尧虞舜之异龙颜日角彰汉高光武之奇大勋既协於天人纯粹必形於体貌自继统之外代有其君至。若姿表端庄神明爽迈方颐大口龙颡钟声或贵兆已形致异人之默识或天光峻发使外国以仰观亦有瞻顾非常眉目如画挺神仙之骨格俨鸾凤之仪容。若加之以才智辩明器度雄远皆可亚真人之奇表绍有国之基局也。

秦始皇蜂准（蜂一作隆）长目鸞鷹豺声。

蜀先主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视见其耳。

吴武烈帝孙坚容貌奇绝。

大帝方颐大口紫髯长上短下汉末刘琬能相人见大蜂一作隆帝兄弟曰：孙氏兄弟虽各才智明达然祿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常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

宋高祖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晋世桓玄篡位从兄抚军将军循在京口以高祖为中兵参军从循入朝至建业玄宿惮高祖威名。又悦高祖之风仪姿貌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卿乃不得独擅其清（或说玄曰：刘裕龙行步瞻顾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荡中原非裕莫可付大事待关陇平定然後当别议之耳桓玄谓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

文帝年十四身长七尺五寸。

孝武帝少机颖神明爽发。

前废帝蜂目鸟喙长颈锐下。

顺帝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

南齐高帝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文遍体。

梁武帝状貌殊特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无影两<骨夸>骈骨项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初为司州刺史有沙门自称僧恠谓帝曰：君项有伏龙非人臣也。复求莫知所之。

简文帝方颐丰下须鬣如画直_二委地双眉翠色项毛左旋连钱入背手执玉如意不相分辨盼睐则目光烛人。

元帝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兆当不可言（又云：帝初生患眼高祖自以意治之遂盲一目

陈武帝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

文帝美容仪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

宣帝美容仪身长八尺三寸手垂过膝有勇力。

北齐神武帝目有精光长头高颊齿白如玉。

文襄帝年十三神清隽爽便。若成人。

文宣帝黑色大颊锐下鳞身重踝。

孝昭帝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

武成帝仪表瑰杰神武为帝聘蠕蠕太子_□罗辰女号邻和公主帝时年八岁冠服端严神情闲叹异。

後主美容仪。

梁太祖山庭月角舜目尧眉鸾凤之姿自然也。

末帝美容仪。

闰位部·智识

真人未兴雄才间出虽统乎！旧物尚_二於皇阶而式遏横流颇关於讖象其或智参妙有识亮机先变而能通谋无遗策稽成败於度内权祸福於彀中灿书史而可观腾风徽於无际岂惟人谋允协俾黎献之宅心将亦天险未夷假隽贤而授手取其成算著之於篇。

蜀先主与庞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周瑜字）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孙权字）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先主叹息曰：孤时急危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诸葛亮字）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於险途非万全之计也。

吴孙坚汉灵帝末为别部司马时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坚与参军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坚时在坐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悔罪而鸣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扬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虚损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发举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因起出章遂闻大兵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拜坚议郎後灵帝晏驾卓擅朝政横恣坚闻之拊膺叹曰：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

大帝父坚亡兄策起事大帝尝随从每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先主定蜀大帝以彼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先主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大帝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耶遂置三郡长史分荆州东西。

嘉禾四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毒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大帝曰：昔惠施尊齐为王客难之曰：公之学去尊今王齐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子头所重而石所轻也。以轻代重何为不可予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赤乌七年步骖朱然等上疏曰：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犄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大帝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公城郭何得不获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耶人言甚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无谋如大帝所筹。

朱异为杨武将军得魏将文钦诈降密书与异欲令自迎异表呈钦书因陈其伪不可便迎大帝诏曰：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吕■处督二万人于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

景帝时诸葛恪为孙峻所杀後朝臣有乞为恪立碑以铭其勋绩者博士盛冲以为不应帝曰：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王钦。若等按诸葛恪违众出军无功而）受托孤之任死於竖子之不可谓智冲议为是遂寝。

宋高祖时毛循之父瑾为梁州刺史为谯纵所杀循之西讨不克後遣朱龄石伐蜀循之固求行高祖虑循之至蜀必多所诛残土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故不许。

梁简文帝年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藩政所在著美特为高祖所爱焉。

北齐神武帝以杜弼为大行台郎中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於帝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还黑獭後周文帝也。）人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网法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文襄帝为渤海王世子时年十二神情隽爽便。若成人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礼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

文宣帝少有大度志识沈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雅好吏事测始知总理剧处繁终日不倦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或有违犯宪章虽密戚旧勋必无容舍外内清净莫不祇肃至於军国几务独决怀抱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

废帝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於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为迹，岂非自反耶尝宴北宫独令河间王勿入左右问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贼处河间王复何宜在此。

孝昭帝自居台留心政术嫺明簿领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弥所克励轻徭薄赋勤恤人隐内无私宠外收人物虽后父位尊亦待遇无别日昃临朝务知人之善恶。

闰位部·聪察

夫表微之监礼经实著於嘉猷辨惑之辞先圣尝形於善 苟甄明之或爽将邪正以罔分是以南面之君乡明而治必资睿哲以懋丕图历数或屯馀闰斯作遯观敏识咸契言机知臣者有则哲之明 伏者无非辜之举虽诬谣狱讼顾宝命之未融而博达聪明谅简书而可挹。

蜀先主定益州以李恢为功曹书佐主簿後为已虜所诬引恢谋反有司执送先主明其不然更恢为别驾从事。

吴大帝年少时兄策使吕范典主财计帝时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大帝守阳羨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传著簿书使无谴问大帝临时悦之及後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後范为扬州牧性好威仪时人有白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 希僭拟王者大帝曰：昔管仲逾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於霸今子衡公苗（子衡吕范字公苗贺齐字）身无夷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 足作军容何损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

废帝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帝问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侍中刁玄张 启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尽帝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里燥帝大笑谓玄 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悚（一云：废帝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蔗 易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 易中启言藏吏不谨帝呼吏持 易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何恨於汝邪吏叩头曰：尝从某求宫中莞席官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复问黄门具首伏即於目前加秃鞭斥付外署）。

宋文帝时孟夕为会稽太守谢灵运以侍中退居郡中颇轻夕所为遂构隙夕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至京都诣阙上表帝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孝武帝时王玄谟为雍州刺史民间讹言玄谟欲反时柳元景当权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势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驰启帝具陈本末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抚慰之。

南齐太祖初为齐公时四贵辅政员外郎卞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 鸣死灭族尸著服褚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箫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

武帝永明元年谢超宗既赐死明年超宗门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馀条世祖疑其虚妄以才卿付廷尉辨之不实见原永先於狱尽之。

梁高祖时刘之亨为湘东王行台丞常督众大致克复军士有功皆录唯之亨为兰钦所讼执政因而已之故封赏不行但复本位而已久之帝读陈汤传恨其立功绝域而为文吏所抵宦者强僧裔曰：外间论者窃谓刘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为临江子固辞不拜。

北齐神武为东魏大将军时李密为襄州刺史侯景外叛诱密执之授以官爵景败归朝帝以密从景非本心不之罪也。

文襄帝为东魏大将军时宋游道为高隆之等所诬是时朝士皆忿谓游道不济而帝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谓杨遵彦曰：此真是鯁直大刚恶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诏付廷尉游道坐除名帝使元景康谓曰：卿蚤逐我向并州不尔他经略杀卿游道从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

梁太祖开平中晋州汾西县百姓蔡奉言论本州游奕将李建不法一十二事帝览奏曰：李建职司防察事极重难。若 旬爱憎便罹刑网则何以委用边吏因命奉言移贯内地。

闰位部·器度

夫所享厚者其量必大所图广者其志必远况据偏方而鼎峙承间邑而鼎分建元改号开国承家故有英异之姿发於经纶之际宏远之度存於听断之间不为疑骇而变常不为喜怒而改色使仇敌不能以计挠臣下不得以智■厌服贤豪容畜民众所以能成其基业者其繇是矣。

蜀先主微时舍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馀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先主与宗中诸小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既为益州牧时马超来降先主待之厚超尝呼先主字关侯怒请杀之先主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关张并杖刀立超顾坐席不见关张见其立也。乃大惊遂止不复呼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张二将所杀自後乃尊事先主。

吴大帝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

南齐太祖少沉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从谏察谋以威严得重（一云：少有大量喜怒不深沉静默尝有四海之心）。

梁简文帝器宇宽弘未尝见喜愠色。

陈高祖少■倘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

宣帝少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

北齐神武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

文宣帝不好戏弄深沉有大度神武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神武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妓伪攻之文襄等怖挠帝乃勒众与彭乐敌乐免胄言情犹擒之以献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默识过人景裕不能测也。神武为东魏相国既薨犹秘凶事众情疑骇帝虽内婴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颇安及文襄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惊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若禽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有不便者咸蠲损焉。

孝昭帝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

梁太祖多大略恢弘远度合於霸王之道。

闰位部·才艺

夫以宣尼将圣之资不忘於鄙事姬旦事神之旨自谓於多才挹遗籍之芳风亦先民之懿范矧或弥纶百揆总制万机而能■发清衷旁精曲艺虽人君之度岂独在兹然天纵之能盖其馀力传诸汗简有助徽音。

宋高祖初不能书刘穆之谓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所书一纸不过六七字。

文帝善隶书。

孝武帝雄决爱武长於骑射。

後废帝凡诸鄙事过目即能■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

南齐太祖工草隶书奕棋第二品。

郁林王好隶书武帝特所钟爱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之。

梁高祖有文武才■六艺备娴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元帝於技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李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妙凡所占决皆然。

後梁後主善弓马遣人伏地著帖琮驰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

陈高祖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

宣帝有勇力善骑射。

东魏孝静帝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

卷一百九十一

闰位部·法制

夫有国家者曷尝不制事典立轨度因时变而建民极者哉！嬴秦之世多所改作洎南北迭王以讫于梁亦复损益前训有所更创斟酌物宜於焉垂法盖以申画一之文著惟行之令一统类而严纪律也。史氏所记咸得而徵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太原真人茅盈内纪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华山之中乘^二驾龙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此仙人之谣歌劝帝求长生之术，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

吴大帝时令诸居任遭三年之丧皆须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议立制胡综以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顾雍等同综议从之其後吴令孟仁闻丧辄去陆逊陈其素行减死一等自此遂绝。

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壬子诏曰：反叛^二盗三犯补冶士本谓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宜更申明。

八月诏曰：诸处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闰八月诏曰：主者处按虽多所谘详。若众官命议宜令明申自顷或总称参详於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当指名其所见不同依旧继启。

二年三月制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孝武帝即位初置殿门及上卜门。

孝建元年江夏王义恭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曰：臣闻侑悬有数等级异仪[□]笏有制卑高殊序斯盖上哲之洪模范世之明训而时至弥流物无不敝僭侈繇俗轨度非古晋代东徙旧法沦落侯牧典章稍与事旷名实一差难以卒变章服崇滥多历年所今枢机更造皇风载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约宜备品式之律以定损益之条臣等地居枝昵位参台辅遵正之首请以爵先致贬之端宜从戚始辄因暇日共参愚怀应加省易谨陈九事虽惧匪衷庶竭微款伏愿陛下听览之余薄垂照纳则上下相安表里和穆矣。诏付外详有司奏曰：车服以庸虞书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诚是以上方所制汉有严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降於顷世下僭滋极器服装^二希乐舞音容通於王公达於众庶上下无辨民志靡^一义恭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施帐并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及夹侍国师传令及油戟公主王妃传令不得朱服^二不得重^二冈郭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槩^二毛不得孔雀白鞞夹鞞队不得绛袄平乘诞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采衣舞伎正冬著[□]衣不得装面冬会不得铎舞^二丕^二半舞长^二乔透狭舒剑博山缘大勺升五按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诸妃主不得著缙带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从下官而已诸镇常行车前後不得过六队白直夹鞞不在其限刀不得过银铜为^二希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鹵簿诸王子继体为王婚丧吉凶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车非辇车不得油幢平乘舫皆下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象龙舟悉不得朱油帐^二不得作五花及监[↓]形诏可。

二年制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馀内外众官皆授停驻。

大明元年三月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

二年十二月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馀悉。

六年九月制沙门致敬人主。

七年四月诏曰：自非临军战阵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罪论。

五月诏曰：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唯边隅外警及奸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

长沙王道怜孙祗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曰：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

沈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数百人统役经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杖自此始也。

明帝泰始元年诏诸将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丧听居终宁庶人复除徭役。

三年制太子乘象辂。

六年制太子元正朝贺服袞冕九章衣。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十月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希涂金镂石以穷莹域之丽至班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斗奏（永明中世祖以婚礼奢僭敕诸王纳妃上御史六宫依礼正枣栗脯加以香泽花粉其馀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嫔则止遗舅姑而已）。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革永明之制依晋宋旧典太子以师礼敬少傅。

梁武帝天监三年都令使王谨之列自江左以来郊庙祭祀帝已入斋百姓尚哭以为乖礼何佟之等奏按礼国门在皋门外今之篱门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篱门为太远宜以六门为断诏曰：六门之内士庶甚多四时蒸尝俱断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须来既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也。致齐日去庙二百步断哭。

北齐文宣帝受禅诏曰：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殊异婚姻葬丧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银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後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惟新思蠲往弊反朴还淳纳民轨物可量事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

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诏在京百司及诸军州县印一例铸换其篆文则各如旧。

八月诏曰：朝廷之仪封册为重用报勋烈以降隆荣固合亲临式光典礼彝章久缺自我复行今後每封册大臣宜令有司备临轩之礼称朕意焉。

九月敕以近年文武官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住逾年涉岁未闻归阙非唯劳费州郡抑。且侮慢国经臣节既亏宪章安在自今後两浙福建广州南安邕容等道使到发许任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许任二十日荆襄同雍镇定青沧许任十日其馀侧近不过三五日凡来往道路据远近里数日行两驿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长吏具事由奏闻如或有违当行朝典命御史点检纠察以傲慢官。

二年七月帝曰：车服以庸古之制也。贵贱无别罪莫大焉应内外将相许以银希鞍勒其刺史都将内诸司使以降祗许用铜冀定尊卑永为条制仍令执法官纠察之。

八月两浙钱A 奏请重铸换诸州新印。

三年七月敕大内皇墙使诸门素来未得严谨将令整肃须示条章宜令控鹤指挥应於诸门各添差控鹤官两人守帖把门其诸司使并诸司诸色人并勒於左右银台门外下马不得将领行官一人辄入门里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使於千秋门外排当亢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准例令黄门殿直以下舁进辄不得令诸色一人到千秋门内其章善门仍令长官关锁不用逐日开闭是日。又敕皇墙大内本尚深严宫禁诸门岂宜轻易未当条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无常。且公私之不便须加钤籍用戒门间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处分。

八月敕建国之初用兵之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

十月敕司门过所先是司门郎中员外郎出给今以寇盗未平恐漏奸诈令宰臣赵光逢专判凡诸给过所先具状经中书点检判下即本判郎官据状出给四年正月敕公事难於稽会居处悉皆遥远其逐日当直中书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监及篆印文兼书写告身人吏等并宜轮次於中书侧近宿止四月帝过朝邑见镇将位在县令上问左右或对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长字人也。镇使捕盗耳。且镇将多是邑民柰何得居民父母上是无礼也。至是敕天下镇使官秩无高卑位在邑令下。

九月敕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牧同於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宜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议者曰：唐朝宪宗时乌重裔为沧州节度使尝称河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夺刺史格与县令职而自作威福。且。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镇兵虽安史奸，岂能据一壖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还刺史职分州兵卒隶收管是後虽幽镇魏三州以河北旧风自相更袭在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则梁氏之更张正合其事矣。）

十一月乙巳诏曰：关防者所以讥异服察异言也。况天下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觐我戎事比者有谍皆以诈败而未尝罪所过地叛将逃卒窃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尝诘其所经今海内未同而缓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诈止奔已也。应在京诸司不得擅给公验如有出外须执凭繇者其司门过所先须经中书门下点检宜委宰臣赵光逢专判出给俾繇显重冀绝奸源仍下两京河阳及六军诸卫御史台各加钤辖公私行李复不得带挟家口向西其襄邓二延等道并同处分。

五年二月诏左右金吾大将。

军待制官各奏事乾化元年五月诏左右银台门朝参诸司使库使已下不得带从人出入亲王许一二人执条版手筒箠悉止门外阑入者抵律阖守不禁与所犯同先时门通内无门籍。且多勋戚车骑众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一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格。

末帝龙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诏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台点检各从正衙退後便於中书门下公参辞谢如有违越具名衔闻奏应面赐章服仍令各门使取本官状申中书门下受敕後方可给入新衙。

闰位部·政令

汉高帝伐秦继周以火承木说者谓秦为闰位而蜀吴宋齐暨乎！朱梁厥义均矣。其立政其施令出於君而被於民者或一时之宜或为子孙之法载於方策亦有可观然而史迁纪秦陈寿志吴蜀其事多略宋齐而下乃章章焉古人有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若郁林东昏之时虽有政令顾其治何如哉！

秦始皇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书年。

三十三年初县禁不得祠。

蜀後主建兴二年春闭关息民。

吴大帝黄武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一孤甚悯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嘉禾三年正月诏兵久不辍民困於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

太元元年十二月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即位诏曰：夫铭功纪劳有国之要典慎终追旧在心之所隆自大业创基十有七载世路□□戎车岁动自东徂西靡有宁日实赖将帅竭心文武尽效宁内拓外迄用有成威灵远著寇逆消荡遂当揖让之礼猥享天人之祚念功检劳无忘鉴寐凡厥诚勤宜同国庆其酬赏复除之科以时论举战亡之身厚加贖赠。

七月丁亥诏原放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诸徙家并听还本土。又运船不复下诸郡输出悉委都水别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更责租民求办。又停废虜车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从征关雒殒身战场幽没不反者贖赐其家。

二年正月丙寅诏断金银涂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四月己卯朔诏曰：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不此例。

文帝元嘉四年三月壬寅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富阳令诸葛阐之议也。

八年三月戊申诏曰：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

十七年十一月诏曰：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免如有不便即依事别言不得苟趣一时以乖隐一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称朕意焉。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守文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二希事不关实严为之禁供御服膳减除游侈水陆捕采各顺时

月官私交市务令优众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弛贵戚竞利悉皆禁绝。

孝建元年正月戊申诏曰：首食尚农经邦本务贡士察行宁朝常道内难甫康正训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选造无观国之美昔卫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贤 ■ 穴大殷季年朕每侧席疚怀无忘鉴寐凡诸守莅亲民之官可详申旧条勤尽地利力田善畜者所在具以名闻褒甄之科精为其格四方孝秀非才勿举献 ■ 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自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谓众材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 □ 勤惰严施赏罚。

大明二年闰十二月庚子诏曰：夫山处 ■ 居不以鱼鳖为礼顷岁多虞军调繁切违方设赋本济一时而主者玩习遂为常典 ■ 屯 ■ 瑶琨任土作贡积羽群轻终致深弊永言弘革无替朕心凡寰卫贡职山渊采捕皆当详辨产殖岁顺岁时勿使牵课虚悬睽忤气序庶简约之风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训无漏於幽仄。

七年五月丙子诏曰：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唯边隅外警及奸 ■ 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

七月丙申诏曰：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锢有司严加检纠重明旧制。

八年正月甲戌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前废帝以大明八年闰五月即位六月辛未诏曰：朕以眇身夙绍洪业敬御天威钦对灵命仰遵凝绪日鉴前图实可以拱默守成贻风长世而宝位告始万 ■ 改属惟德弗明昧於大道思宣睿范弘兹简恤可具询执事详访民隐凡典令密文繁而伤治关市徭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加以气纬殊方偏颇滋甚宜其宽徭轻宪以救民切御府诸署事不须广雕文篆刻无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民愿蕃王贾货一皆禁断外便具条以闻。

明帝泰始三年八月丁酉诏曰：古者衡虞置制 ■ 彘天不收川泽产育登器充御所以繁阜民财养遂生德顷商贩逐末竞早争新折未实之果收豪家之利笼非膳之翼为戏童之资岂所以还风尚本损华务实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鳞介羽毛肴核众品非时月可采器味所须可一皆禁断严为科制。

六年十二月癸巳以边难未息制父母 ■ 留异域悉使婚宦。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诏曰：自庐井毁制农桑易业盐铁妨民货鬻伤治历代成俗流蠹岁滋思拯遗弊革未反本使公不专利氓无失业二官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 ■ 宜停税入。

五月辛未诏曰：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常制顷世道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逋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後可断众募。

武帝永明七年二月诏曰：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迓兆民所以允殖郑浑宰邑因姓立名王 ■ 剖符户口殷盛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诚复礼以贫杀抑亦情繇俗澹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蠲冤之宜务存优厚。

二年四月诏曰：婚礼下达人伦攸治周官有媒氏之职国风兴及时之咏四爵内陈义不期侈三鼎外列事岂存奢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帐未具动致推迁年不再来盛时忽往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并可拟则公朝方 ■ 累供设合盥之礼无亏宁俭之仪斯在如故有违绳之以法。

武帝永明七年诏曰：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迓兆民所以允殖郑学宰邑因姓立名王 ■ 部符户口殷盛今产子不育虽炳尝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诚复礼以贫杀抑亦情繇俗澹宜节以岩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蠲 T 之宜务存优 T 。

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诏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主者详为条格。

海陵王即位诏曰：周设媒官趣及时之制汉务轻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宽俗阜民朕君制八 ■ 志敷九惠而习俗之风为弊未改静言多愠无忘婚嫁宜更申明必使禽币以时 B 梅息怨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徵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又广陵年常参出千人以助淮戍劳扰为烦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诸使材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薄采花锦绣履之禁。

明帝建武元年诏曰：守职之吏多违旧典存私害公实兴民蠹今商旅税石头後渚及夫鹵借倩一皆停

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符断主曹详为其制宪司明加听察。

十月诏曰：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

十一月诏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常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

东昏侯初即位诏辨括选序访搜贫屈。

永元元年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

梁高祖初为南齐大司马录尚书事下令曰：永元之季乾维落纽政实多门有殊卫文之世权移下事等曹公之时遂使阍尹有翁媪之称高安有法尧之旨鬻狱贩官锢山护泽开塞之机养成小 鬼直道正义拥抑弥年怀怨抱理莫知谁诉奸吏因之笔削自巳岂直贾生流涕许伯哭泣而已哉！今理运惟新政刑得所矫革流弊实在兹日可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争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辨依事议奏。

天监元年诏曰：成务弘风肃厉内外实繇设官分职互相惩纠而顷者拘常准以见失方奏多容违情莫肯执咎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令端右可以风闻奏依元熙旧制。

四年正月丙午省凤皇衔书伎。

六年正月己卯诏曰：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厉兵革水火有一於斯责归元首今祝史请不善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长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时班远迎咸令遵奉。

九年五月己亥诏曰：朕远听思治无忘日昃而百司群务其途不一随时 用各有攸宜。若非总会众言无以备兹亲览自今台阁省府州县镇戍应有职僚之所时共集议各陈损益具以奏闻。

十五年正月己巳诏曰：观时设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实惟务本移风致治咸繇此作顷因革之令随事必下而张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犹繁廉平尚寡所以伫旒 广而载怀朝玉帛而兴叹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条以闻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渔为蠹分别奏上将行黜陟长吏劝课躬履 是防勿有不修致妨农事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曳量优减旧格。

十七年正月丁巳朔诏曰：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矜恤庶民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繇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使居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 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後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於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 凡坐市埭诸职割盗褻减应被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贾富室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为之条格咸使知闻。

普通三年五月诏四方民所疾苦咸即以闻。

大同五年三月己未诏曰：朕四聪既阙五职多蔽或可外牒或致纒缪凡有政事不便于民者州皆时言勿得欺隐使有怨讼当境任失而今而後以为永准。

六年八月辛未诏曰：经国有体必询诸朝所以尚书置令仆丞郎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後奏闻顷者不尔每有疑事倚求决古人有云：主非尧舜何得发言便是故放勋之圣犹咨四岳重华之 亦待多士岂朕寡薄所能独断自今尚书中疑事前于朝堂参议然後启闻不得习常其军机要切前须诏审自依旧典。

七年十二月壬寅诏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纳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为日久矣。每当食投箸方眠撤枕独坐怀忧愤慨申旦非为一入万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杨阜以是忧愤贾谊所以流涕至於间谋求取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於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防遏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殫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敕禁断犹自未已有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傅屯邸治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断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呵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

十一年三月庚辰诏曰：皇王在昔泽风未远故端居玄扈拱默 廊大道既沦浇波斯逝动竟日滋情伪

弥作朕负 君临百年将半宵漏未分躬劳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饭退居犹被布素含咀匪过藜藿宁以万乘为贵四海为富惟欲亿兆康宁下民 安虽复三思行事而百虑多失凡远近分置内外条流四方所立屯传邸治市埭桁度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戎逻有不便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

太清元年八月乙丑王师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诏曰：今汝南新复嵩颖载清瞻言遗黎有劳鉴寐宜覃宽惠与之更始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愆并不得挟以私讎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三加载问元帝承圣元年四月既平侯景下令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虽子产献捷戎服从事亚夫不拜义止将兵今凶 鬼歼夷逆徒殄溃九有既截四海 安汉官威仪方陈盛礼卫多君子寄是瞻式便可解严以时宣赦。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诏曰：饥寒流移勒归本土。

陈文帝天嘉元年诏曰： 樽土鼓诚则难追画卵雕薪或可删革梁氏末世奢丽已甚当蒙厌於胥史歌钟列於管库土木被朱丹之采车马 希金玉之珍逐欲浇流迁讹遂远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退素靡浮华观览时俗尝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馭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菲食卑宫自安俭陋俾兹薄俗获反淳风雕镂淫 希非兵器及国容所需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

六年诏曰：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纷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有经纶王业缙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之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残玉杯得於民间漆简传於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启恭惟揖让爱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旌旗服色犹行杞宋之邦车驾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乔山之祀 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常守唯威藩旧垄土子故茔掩 墓末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土无期子孙宜灭手植何寄汉高祖留连於无忌宋祖惆怅於子房丘墓生哀性灵共恻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泉继前王侯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後者可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咸畅称朕意焉。

宣帝太建四年八月戊寅诏曰：国之大事受赉与戎师出以律稟策於庙所以 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顷扫涤群秽廓清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帐之运筹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呼韩来谒亭鄣无惊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必有勇无忘武备 溪之传韬诀 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昧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陈齐以七步肃之三鼓自得胸襟指掌可述并令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臣钦。若等按毛喜传喜宣帝初为黄门侍郎帝将议北伐敕喜撰军凡十三条诏颁行天下）。

十一年五月乙巳诏曰：昔轩辕命于风后力牧放勋咨尔稷契朱虎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爱逮汉列五曹周分六职设官理务各有攸司亦几刑措十世弥永并赖群才用康庶绩朕日昃劬劳思弘治要而机事尚拥政道未凝夕惕于怀罔知攸济方欲仗兹舟楫委成股肱徵名责实取宁多士自今应尚书曹府寺内省监司文案悉付局曳议分判其军国兴造徵发选序三狱等事先须详计然後启闻凡诸班次务令清 约法守制较。若画一不得前後乖舛自相矛盾致有枉滞纒意 舞文纠听所知靡有攸赦。

十二月己巳诏曰：昔尧舜在上茅屋土 皆禹汤为君藜杖韦带至如甲帐珠珞华棖璧 未能雍熙徒闻侈欲朕企仰前圣思求讼平政道多违浇风靡 至今贵里豪家金铺玉舄贫居陋巷彘食牛衣称物平施何其辽远 烽息役輿赋兼劳文吏奸贪妄动科格重以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逼商贾营谋私蓄静怀众弊宜事改张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勒主衣尚方诸堂署等自非军国资须不得缮造众物後宫僚列。若有淳长掖廷启奏即皆量遣太子秘戏非会礼经乐府倡优不合雅正并可删改市估津税军令国章更须详定唯务平允别观离宫郊阙野外非常飨宴勿复修治并敕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所繇具为条格标榜宣示喻朕心焉。

後主以太建十四年嗣位四月庚子诏曰：朕临御区宇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 圭纁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采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沮祀 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

癸卯。又诏曰：中岁克定淮泗爱涉青徐彼土酋豪并归款罄诚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 陷复成异域南北阻远未得会同念其分乖殊有爱恋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独讥禁使彼离析外不即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并赐衣粮颁之酒食遂其乡路所之阻远便发遣船仗卫送必令安达。若已预仕官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亦随其意。

东魏孝静天平元年十月自雒迁都于邺十二月诏曰：内外解严百司悉依旧章从容雅服不得以□衫从事。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诏曰：自今以後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有司悉为奏闻。

武成帝太宁元年诏曰：王者所用唯在赏罚赏贵■理罚在得情然理容进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勋或有开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思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讼刑赏之宜思获其所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疑从轻。

後主天统四年十二月诏细作之务及所在百工悉罢之。

梁太祖开平元年六月癸亥诏以前朝官僚谴逐南荒积年未经昭雪其间有怀抱材器为时所嫉者深负冤抑仍令录其名姓尽复官资兼告谕诸道令津致赴阙如已亡歿并许归葬以明恩荡。

十二月棣州蒲台县百姓王知严妹以乱离并失怙恃因举哀追感自截两指以祭父母帝以遗不合毁伤言念村闾何知礼教自今後所在郡县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闻（是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

二年诏禁戢诸军节级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礼敬。

三年正月幸西京敕近年以风俗未泰兵革。且篡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雒都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

八月敕所在长吏放杂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县府镇凡使命经过。若不执敕文券并不得妄差人驴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岁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加条流本分纳税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繇人更不得於乡村乞■扰人。

九月制内外使臣复命未见便归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奉行唯于辞见之仪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复皆越常规或已辞而尚在本家或未见而先归私第但从已便莫禀王程在礼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举宜令御史台别具条流事件具黜罚等奏闻。

是月河中奏准宣诏使有铜牌者所至即易骑以遣十一月甲午祀南郊戊戌制曰：夫严祀报本神明流泽覃休所以惠黎庶斯盖邦家不易之道皇王自昔之规取儿大猷兹惟古义粤朕受命于今年何尝不寅畏晨兴焦劳夕惕师唐虞之典上则于乾功挹夏殷之源下涵于民极欲使万方有裕六气无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达致奸宄作■旱于为灾骄将守边拥牙旗而背义积阴馭气陵玉烛以干和载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於责躬履薄临渊冀昭於玄览兢兢卜栗卜栗夙夜匪宁及夫动干戈而必契灵诛陈牺牲而克章善应苟非天垂丕■神替殊休则安可致夷凶渠就不战之功变■戾气作有年之庆况灵旗北指丧犬羊于乱辙之间飞骑西临下■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烟燧复千里之封疆而。又扫荡左冯讨除岷首故得外戎内夏益知天命之攸归喙息■行共识皇基之永固仰怀昭应欲报无阶爰因南至之辰亲展圜丘之礼兹惟大庆必及下民乃弘涣汗之私以锡疲羸之幸所冀渐臻苏息亟致和平噫朕自临御以来岁时尚尔氛昏未殄讨伐犹频甲兵须议於■鬼粮飞■免频劳於编户事非获已虑。若纳隍宜所在长吏倍切抚绥明加勉谕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广敛贪求免至流散靡依凋弊不济宜令河南府开封府及诸道观察使切加钤辖刺史县令不得因缘赋敛分外扰人凡关庶狱每尚轻刑只候才罢用军必当便议优给德音节文内有未该者宜令所司类例条件闻奏。

四年五月甲辰诏曰：奇邪乱正假伪夺真既刑典之不容宜犯违而勿赦应东西两京及诸道府制造假犀玉真珠腰带璧珥并诸色售用等一切禁断不得辄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纳长吏对面毁弃如行敕後有人故违必当极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检察收捕明行处断。

六月己未朔诏军镇勿起土功。

九月戊寅颁夺马令先是王师击贼获马皆令上献至是时两京豪族至于贱隶必假犀玉之诈虽有严令亦不能禁止是乃止之盖欲邀其奋击之效也。

五年正月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难去战鬼方未服尚或劳师其蚁聚馀妖狐鸣■鬼类弃天常而拒命据地险以偷生言事讨除将期戡定问罪止诛于元恶挺灾可悯于遗黎每念伤痍良深愧叹应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将帅节级严戒军伍不得焚烧庐舍开发丘垅毁废农桑驱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子吊伐之心。又制曰：戎机方切国用未殷养兵须藉於赋租■免粟尚烦于力役所在长吏不得因缘徵发自务贪求苟有故违

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详刑定科传之无穷守而勿失中书门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颁下中外各委所在长吏切务遵行尽革烦苛皆除枉滥用副哀矜之旨无违钦恤之言。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影灯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

卷一百九十二

闰位部·文学

夫文以成天下之化学以通圣人之业是故有国者知教所繇兴文足昭也。执之以为要道行之以为大政炳然焕乎！信可观矣。自三国既分六朝更王纯粹攸锺贤明间作乃有耽玩坟史奋扬藻翰或赋咏传于一时或著■巽流于册府乃至博通异学深究玄理专精靡懈成乎！素业盖江左文物之盛繇乎！上之所好也。其或溺雕虫之巧昧经国之图屑屑然缘情是勤属词以亟君臣相尚浸以成风波流颓靡宕而忘返斯其弊也。东魏北齐颇有章句之学亦并纪焉。

吴大帝尝谓吕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帝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不自勉勤邪。

景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谢慈郎中盛冲受学休锐意於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间尝辰出夜还。

宋文帝好儒雅博涉经史善隶书。

孝武帝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

前废帝少好读书颇识古事自造世祖诛及杂篇往往有辞采。

明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所注《论语》一卷行於世帝宽仁待物才学之士多蒙引进曳侍文籍应对左右於华林园含芳堂讲《周易》尝自临听。又尝造皇业颂通国风辞天符颂明德颂帝图颂治兵大雅白■篇大雅。

南齐太祖年十三受业於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其後关康之尤善左氏春秋帝为领军素好此学送春秋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馀条帝甚悦宝爱之在位所著文诏中书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览之流也。

梁高祖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尝至戌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馀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天监初敕何佟之贺■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凡一千馀卷帝称制断疑。又造通史躬制替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古今诏诰铭诔箴颂笈奏爰初在田泊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艺备嫻。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隶尺牋莫不奇妙。

刘孺为太子中书舍人常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赋帝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雒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

简文帝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读书则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章篇辞赋操笔立成博综群书善言玄理雅好题诗其序曰：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於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文集百卷并传於代太清中侯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而中领军朱异阿谀承旨以景立孤寄命必应不尔朝廷不为之备及寇城门内外文武咸尤之太子制围城赋其末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替靡谋之启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

之为谁盖以指朱异异因惭愤发病卒先是文士王融谢■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於往时帝初为太子时与湘东王书论之曰：吾辈亦无所游赏止是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阁笔有惭伎痒更同故态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所未闻吟情咏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於文不敢轻有倚捩但以当世之作历万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昔人为非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尽格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谓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唯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六驳於仁兽逞■克於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钏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覆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重章甫翠履之人望阙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近如谢■沈约之诗任■陆■垂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斗逸之辨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吾之子建一共商■■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恋滥竿自耻警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元帝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云：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异帝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辨敏速冠绝一时著述词章多行於世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数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金楼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各一卷筮经十二卷式替三卷文集五十卷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常至达晓尝眠熟大鼾左右。又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夏楚虽戎略殷湊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尝曰：我韬於文士愧於武夫论者以为得言初刘孝绰为廷尉卿坐携妾入官府免官时帝出为荆州与孝绰《书》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性情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且虞卿史迁繇斯而作想■属之兴益当不少雒地纸贵京师彼此一时何其盛也。近在道务■微得点翰虽纪行之作颇有怀旧之篇至此以来众诸屑役小生之诋恐取辱於庐江遮道之奸虑兴谋於从事方。且褰帷自厉坐幕不休笔墨之功曾何暇豫至于心乎！爱矣。未尝有歌思乐■音清风靡竟譬夫梦想温玉饥得明珠虽愧卞隋犹为好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忽等清虑徒虚其情无繇赏悉遣此代怀数路计行迟还芳礼孝绰■曰：伏承自辞皇邑爱至荆台未劳刺举。且■高丽近虽预观尺锦而不睹全玉昔临淄词赋悉与杨■未殫宝笥顾惭先哲渚宫旧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荐二贤（杨厚贺纯也。李固为荆州闻厚纯以病免归荐于天子有诏用）徐弋之奏五郡（徐弋为荆州奏五郡守有盛污者案罪）威怀之道兼而有之当欲使金石流耻用翰墨垂迹虽乖知二偶达圣心爰有退居素里却投穷■类杨伦之不出譬张摯之杜门赵卿穷愁肆言得失汉臣郁志广叙盛衰彼此一时拟非其匹窃以文豹何辜以文为罪繇此而谈。又何容易故韬翰吮墨多历寒暑既阙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无以自通献笑少酬褻诱。且才乖体物不拟作於玄根事殊宿诺宁贻惧於朱亥顾已反躬载怀累息但瞻言汉广邈。若天涯区区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问相寻食楫怀音矧伊人矣。

後梁宣帝■幼而好学善属文笃好文义所著文集十五卷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三十六卷遂行於世。

明帝岿机辨有文学所著文集及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并行於世。

陈後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姚察有疑悉令刊定後。又善作诗及隋兵渡江犹作诗不辍及朝隋文帝东巡登芒山侍饮赋诗。

东魏孝静帝好文每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

北齐废帝为太子时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於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

孝昭帝所览文籍源其指归而不好文采笃志读《汉书》。

後主幼而念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

闰位部·好文

夫率性异禀雅意好文服勤先圣之道润色偏方之业闻诸国史真可尚也。或加礼上庠广集儒雅或会文华观妙著声诗偃素风於人上流徽猷於域中与夫乐在畋游勤於宴喜量德比义我无惭焉。

吴後主建衡中薛莹领太子少傅後主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四言诗三百餘言。

宋文帝好儒雅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於斯为美後言政化称元嘉焉。

孝武孝建初檀超坐事徙梁州牧宣威府参军帝闻超有文章敕还直东宫除骠骑参军丘灵鞠为员外郎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横广■皆■霜深高殿寒帝■句嗟赏。

明僧■僧绍之弟亦好学孝武见文吟诵其名时人以为荣。

明帝时丘巨源以文学为时所知使参诏诰引在左右。

南齐武帝时顾欢卒帝诏欢诸子撰欢文义三十卷梁高祖即位引後进文学之士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沆吴郡陆■垂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後其赏赐不殊帝雅好辞赋时献文於南阙者相望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

袁峻天监初为鄱阳王恢都曹参军拟扬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赐束帛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奉敕与陆■垂各制新阙铭。

张率为秘书丞天监四年三月楔饮光华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率时。又与到沆周兴嗣同奉诏为赋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

周兴嗣善属文高祖革命奏休平赋其文甚美帝嘉之擢直文德寿光省是时帝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陆■垂各制寺碑及成俱奏帝用兴嗣所制者兴嗣为文每奏帝辄称善。

到洽与从弟沆齐名洽为太子舍人高祖御幸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侍宴赋二十韵诗洽辞为工赐绢二十疋高祖谓■曰：诸到可谓才子■对曰：臣尝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丘迟字希范高祖时待诏文德殿帝著连珠诏迟与群臣继作者数十人。

刘孝绰为水部郎中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等言志赋诗。

到沆为太子洗马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坟史诏沆通籍焉。

卢柔初为後魏贺■友胜荆州大行台郎中胜败南奔于梁柔亦从之胜频表梁求归高祖览表嘉其辞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劳问并遗缣锦。

元帝时何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於世世谓何刘帝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何逊。

陈後主时姚察为吏部尚书後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雅心奉上事在无隐後主尝从容谓朝士曰：姚察达学洽闻手笔典裁求之於古犹难辈匹在於今世足为师范。且访对不休听之使人忘倦察每制文笔敕便索本尝曰：我姚察文章非唯玩味无已故是哲匠。

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三台成帝曰：台成须有赋杨■先以告魏收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壮丽作者咸不逮焉。

後主颇好讽咏幼■犀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否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武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岂盍■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後复进齐州录事参军萧愨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辅政爱重之推。又■邓长■渐说後主属意斯文三年祖■奏立文林馆，於是更召弘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之推後为黄门侍郎与中书侍郎李德林同判文林馆事）。

闰位部·颂美

夫善则称君人臣之道也。颂以扬德有司之职也。自王泽下流诗人攸作莫不述宣盛烈褒赞耿光使休德清英久而弥劭繇是道也。秦氏以降迨于六朝，或以威武旁畅，或以游巡博览或景命之始集或嘉

瑞之荐臻繇是群臣文士思扬懿范亦乃将顺德美追踪雅颂俾茂功徽烈清明不；民淑声馥裕彬蔚可观斯亦风雅之亚也。是皆推爱君之分竭为臣之忠拳拳而不能自己者焉。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邹鲁县山在其北）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泰山立石封祠祀（增天之高归功於天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积土封谓负土於泰山上为坛而祭之）禅梁父（禅闾广土地也。古者圣王封泰山禅云：亭或梁父皆泰下除地为■单祭於梁父後改■单曰：禅）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六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为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吏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隔一作融）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於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垂穷成山登之累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车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迓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城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杨■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累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累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利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单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累宇宇宙县赤县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擒灭六王闡并天下□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迓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累。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其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服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墮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彼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佗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定平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复一作优久一作分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

三十七年始皇上会稽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详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典常六王专倍贪戾↑敖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合衡纵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希省宣义（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 ■ □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輿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吴大帝黄武八年夏黄龙见遂称尊号因瑞改元。又作黄龙牙在中军胡综作赋上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鸕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 以献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谨考寻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应显是以玄扈之凤昭帝轩之鸿烈丰 宫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给烛皇明於天区故能九服混心万邦含爱员神降祥方祗荐裕休徵杂沓景瑞毕臻去七月上旬时在昧旦黄辉洞照宇宙开朗徽风协律甘液洒津虽朱晃瑰玮於运衡荣光图灵於河纪蔑以尚兹臣不量卑僭窃慕击壤有作相杵成讴近。又预白鸕之观目玩奇伟心欢盛烈谨献颂一篇野思古拙意极庸陋不足发挥清英敷赞幽旨瞻前顾後亦各其志谨冒以闻其白鸕颂曰：三极协清五灵会性理感宜符道实玄圣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维同 英休祥辐凑荣光载庆星辰昭烂日月光华陶山练泽是生柔嘉回龙表粹离穗合柯翩翩者鸕亦 交其晖理翻台岭杨鲜帝畿匪仁莫集匪德莫归慕从仪凤栖阁<广阴>闹蒸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泽之瞻其润如渊礼乐四达颂声遐宣穷 纳贡九译 言伊昔唐萌爱逢庆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盞式歌王度晨 永风夕 敕甘露思乐灵台不遐有固。

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太尉江夏王义恭上。表曰：臣闻天高听卑上帝之功天。且弗违圣王之故能影响二仪甄陶万有鉴观今古采验图纬未有道阙化亏而祐物著明者也。自皇运受终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灵山渊效宝伏惟陛下体乾统极休符袭建。若乃凤仪西郊龙见东邑海酋献改缙之羽河祗开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过也。有幽必阐无远弗<尸田>重译岁至符瑞月臻前者躬藉南亩嘉 乃植神明之应在斯允盛四海既穆五民乐业思述汾阳经始灵囿兰林甫树嘉露频流版筑初就祥穗如积太平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铉沐浴芳津预睹宜庆不胜 舞之情谨上嘉禾甘露颂一篇不足称扬美烈追用悚汗其颂曰：二象攸分三灵乐主齐应合从在今犹古天道无亲唯仁斯辅皇功帝绩理冠区宇四民均极我后体兹惟机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万邦允 德以位叙道致雍熙於穆不已显允东储王知夙 岳茂渊虚因心则哲令问弘敷继徽下武俪景宸居轩制合宫汉兴未央矧伊圣朝九有已康率由旧典思烛前王乃造凌霄遂作景阳有蔼景阳天渊之 清暑爽立 堂时起动物斯生植类斯止极望江波遍对岳峙化德惟达休瑞惟懋诞降嘉种呈祥初构甘露春凝祲穗秋秀含滋匪烈嗣岁仍富昔在放勋历英数朝降及重华何扇清庖铄矣。皇庆比物竞昭伦攸典被此风谣咨臣六蔽任兼两司既恐仲袞。又惭郑缙岂忘衡泌乐道明时敢述休祉愧阙令辞。又中领军吉阳县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颂曰：焕炳祲图昭晰瑞典运倾方 时亨始显梯状既章鸟文斯辨於皇圣辟承物既远明两辰丽昌辉天衍理妙位崇事神业盛渊渥德泽虚寂道政协化安心调乐移性玉衡徙体瑶光德正巨星垂采景德立庆极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贲弗彰凤鸣丹穴鸕起西湘白鹿逾海素鸟越江结响穷阴仪刑锤阳治人奉天乃勤乃格黛米 载高廩已积嘉禾重 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扬颖角泽离穗合毫荣区荫斥盈箱徵殷贯桑表周今我大宋灵贲缪绸帝终 谦绎思扬休躬荐宗庙温恭率由降福以诚孝享羞颂祉推功登徽 诏恩覃隐赋赏延荒徼河顺 兼夷山华岳曜憬琮 赉兼泽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请教茂对咸时绥万屢丰庆庆归素秩秩大同上藏诸用下知化工式我王度俯歌南风鸿名称首永保无穷。

九月白鸕。又见中领军沈演之上。表曰：臣闻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违哲后故鸣凤表垂衣之化翔鸕徵解网之仁陛下道德嗣基圣明缙世教清国纪治昌 官礼渐同川泽浹朱徽天嘉明懿民乐薰风星辰以之炳焕日月以之光华神图祗纬盈观 序白质黑章充 刃灵囿应感之符毕臻而因心之祥未属以素鸕自远<毛先>翰归飞姿性娴淑羽貌鲜丽既闻之先说。又亲睹嘉祥不胜藻忭上颂一首辞不稽典文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庆崇赞盛美盖率輿诵备之篇末其颂曰：有哲其仪时惟皓鸕性颯五教名编素丘殷历方昌婉翹来游汉录克 爱降爱休於显盛烈 庆遐传圣皇在上道昭鸿轩称施既平孝思永言人押於地神豫於天礼乐孔秩灵物咸昭白雀集苞丹凤栖郊文驹俪迹同颖擢苗灼灼缙羽从化驯朝岂伊赴林必周之翊岂伊归义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处育景阳岳濯爱帝圉刑历颂兴理感迭通雉飞越裳鸕起西雍蒸然戾止实兼斯容一兹民听穆是王风。

梁武帝天监元年既受齐禅周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

十二年改构太极殿功毕太子洗马王规献新殿赋其辞甚美。

太通九年白雀集东宫太子率更刘孝威上颂其辞甚美。

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有杂色宝珠帝观之甚有喜色宣城同左常侍虞寄上瑞雨颂後甘露降于士林馆中褚_二献甘露颂帝嘉之。

太清元年四月神马出皇太子献宝马颂。

陈高祖永定二年幸大庄严寺其夜甘露降宣毅府录事兼记室参军颜光献甘露颂辞义该典高祖甚奇之。

卷一百九十三

闰位部·崇祀

古者天子祭天地_二六宗四方山川迨夫七祀凡有功及於物德施於下生民仰赖灵贶昭达苟非此族靡著于典故《周礼》之法所以馭神洪范之政厥用成教非鬼而祭谓之_二鬻匱神乏祀必速祸圣人之制祭祀也。不亦重乎！虽嬴秦_二暴祠官罔废八神致享稍异古制孙刘跨_二处旧章克举宋齐而下咸有司存牢具_二币随时损益自非至诚明德或增慢黷者耳。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县祠骑峰山（谓其众神异如天之复齐也。）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谓其众神异如天之复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齐天齐渊水居临骑鲁县也。峰山在北_口南郊山下下者（下下为最下也。临_口城南有天齐水五泉并出盖谓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_二命曰：_二（名其祭处曰：_二也。）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东平陆县名监其县之乡名）四曰阴主祠三山（三山即下所谓三神山）五曰阳主祠之果山（之果山在东莱垂县）六曰月祠之莱山（在东莱长广）皆在齐北并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盛山在东莱不夜县斗入海也。）最居齐东北阳以迎日出云：八曰四主祠琅邪在齐东北盖岁之所始（琅邪台在渤海间谓临海有山形如台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主杂异焉（秦本记云：犬戎败幽王周东从雒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_二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义位在藩臣而僭於郊祀君子讥焉）。

二十七年十一月出游行至_二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观藉舸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至会稽山阴为_二制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盖在馀杭也。）上会稽祭大于南海。

二世袭位下诏增山川百祀之礼。

蜀先主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於成都。

吴大帝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祀至太元元年十一月始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馀里郊中是也。宋高祖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二年正月辛酉车驾祀南郊。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辛丑祠南郊。

文帝元嘉二年正月车驾祠南郊。

三年帝西征谢晦币告南郊。

四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

六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祠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未车驾亲祠南郊。

十四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

二十年正月辛亥祠南郊。

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车驾亲祠南郊。

六月癸巳八座奏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戒严之日二郊庙祀皆已遍陈其义宜以牲二郊诏可。

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诏可。

三年正月车驾亲祀南郊。

大明二年正月车驾祀南郊。

四年正月辛未车驾祀南郊。

六年正月车驾亲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

七年二月甲寅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丙辰诏曰：江汉楚望咸秩同 礼九疑望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载流烈圣遗式霍山是曰：南岳实维国镇蕴 呈瑞群光宋道朕伋躋止野有事岐阳瞻睇风 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

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酉诏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遵前典郊谒上帝有司奏考择十一月嘉吉诏可四年正月己未车驾亲祀南郊。

六年正月己亥诏自今可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

後废帝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明堂。

南齐太祖建元二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车驾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卯车驾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北郊。

九年正月辛丑车驾祀南郊。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车驾祀南郊二月辛卯祀明堂。

东昏侯永元元年正月辛卯车驾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亥车驾祀南郊梁。

高祖天监四年正月戊申诏曰：夫 郊飨帝至敬攸在致诚尽瘁犹惧有违而往代多令宫人纵帷宫广设辎 耀路非以仰处苍昊昭感上灵属车之间见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是月辛亥车驾亲祀南郊。

八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祀南郊。

九年诏曰：祭祀用洗 中水盥仍。又涤爵爵以礼神宜穷精洁而一器之内亲用洗手外可详议，於是御臣及三公应盥及洗爵各用一 。

十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二月辛酉祀明堂。

十二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祀南郊。

十月丁亥诏曰：明堂地势卑湿未称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尽诚敬。

十四年正月辛亥车驾亲祀南郊。

十六年正月辛未车驾亲祀南郊。

十七年帝以灵威仰耀魄宝俱是天帝於坛则尊於下则卑南郊所祭天皇共五帝别有明堂之礼不烦重设。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神於义罔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神座与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为坛（天监中太常丞王增崇以五祀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宜两祀王增崇。又曰：风伯雨师即箕毕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是二十八宿之名风伯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雨祭非嫌）。

十八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祀南郊。

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祀南郊。

二月辛丑亲祀明堂四月改作南北郊。

四年正月车驾亲祀南郊丙午亲祀明堂。

六年正月辛亥车驾亲祀南郊。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车驾亲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车驾亲祀南郊辛巳亲祀明堂。

三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祀南郊二月辛丑亲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祀南郊辛亥亲祀明堂。

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车驾亲祀明堂。

三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五年正月辛未车驾亲祀南郊。

七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祀南郊辛丑亲祀明堂。

中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车驾亲祀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辛酉祀南郊甲子祀明堂。

陈高祖永定元年即位初车驾幸锤山祀蒋帝庙。

二年正月辛丑輿驾亲祀南郊乙巳亲祀北郊。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酉车驾亲祀南郊辛未亲祀北郊。

二年正月庚戌设帷宫於南郊币告胡公以配天辛。

亥车驾亲祀南郊辛酉车驾亲祀北郊。

五年五月辛巳车驾亲祀北郊。

废帝光大元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祀南郊。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二年正月辛酉车驾亲祀南郊。

三年二月辛巳车驾亲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祀南郊二月辛丑亲祀明堂。

九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祀北郊。

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十一月祀圜丘。

武帝二年十一月祀圜丘。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既受魏禅诏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於祀典者咸秩罔遗。

二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圜丘以神武皇帝配。

八年八月庚辰诏曰：丘郊_二时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_一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零_一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唯当务尽诚敬义同如在。

孝昭帝皇建二年正月辛亥祀圜丘。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年正月丁丑祭北郊。

後主天统二年正月辛卯祀圜丘。

武平二年正月己巳祀南郊。

梁太祖开平元年九月两浙钱A 奏镇东军神祠颇有灵验救灾祈福人民赖之特请封崇赐号为崇福侯十一月福建王审知奏闽县界砧_二奇里古庙祈祷有灵乡闾父老皆有陈请望赐封崇遂名之曰：昭福庙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请郊天谒太庙命有司择日备仪因先布告岳牧方伯，於是太常礼院选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应郊祀大礼仪仗车辂鹵簿法物祭器乐悬各令所司修饬以河南尹张宗_二充都点集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镇定助修西都宫内工役方兴礼容未备其郊天谒庙宜于秋冬别选良日。

七月诏曰：祀典之垂有国之大事也。如闻官吏慢于展敬礼容牲饌有异精之宜令御史疏其条件以闻定详礼仪使奏得太常礼院状选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於南郊奉敕西都宫内修造尚未毕功过此一冬方当绝事宜令于来年正月内选日申奏十一月太常礼院奏选用来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亲祭南郊可之诏以左千牛卫上将军胡规充南郊仪仗使金吾卫将军赵麓充车路法物使以执仪仗将军辂皆武士故分二将以董之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三年正月乙酉诏曰：初宅雒都将行郊祀应岳渎名山大川及诸州有灵迹封崇神祠各宜差官吏精参祭告是月礼仪使奏请皇帝宿斋三日庚寅亲飧太祖辛卯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月降雪盈尺及升坛而止。

三月遣宰臣薛貽矩以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宰臣于竞荐享太庙并赴西都甲戌车驾发西都庚辰至河中

府分命群臣告祭山川灵迹。

七月甲戌诏曰：朕自膺眷佑勉副乐推三载于兹多难未弭但蒙灵贶每窃休徵致稼穡之有年乃阴阳之克叙昨者以灾兴右地叛结左冯连 凤之凶狂据关河之险固王师才进逆党生擒寸刃未施重门尽 以致元凶自遁道垒皆降贼除不出於浹旬兵罢匪逾於一月而况时当炎暑路涉恶山风迎马以纳凉 随车而不雨功因捷速而免滞留非眇质之敢当赖上玄之垂 合申告谢用表精处宜令所司择日亲拜郊祀。

八月诏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觐有国常规朕自以眇身恭临大宝既功德未敷於天下而灾祥互降於域中虑於告谢之仪有阙斋处之礼宜修昭报用契幽通宜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于竟往东岳祭拜祝讫闻奏。

九月诏曰：秋冬之际阴雨相仍所司择日拜郊或虑临时妨事宜令别更择日闻奏是月礼仪使奏今据所司申奏称日内十一月二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今参详十月十七日已後入十一月节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阳生之辰宜行亲告之礼从之。

十一月癸巳朔帝斋于内殿不视朝甲午日长至五更一点自大内出於文明殿受宰臣已下起居自五凤楼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仪仗法驾卤簿及左右内直控鹤等引从赴坛文武百官太保韩建已下班以候至帝升坛告谢是岁降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法所标礼经尤重其齐心必至备物精臻方感召於神祇乃降通於福 近者所司祠祭或闻官吏因循虚破支供动多会阙致阴阳之失序仍水旱以为灾每一念思实多凜。若宜加提举用复敬恭须委元臣以专重事自今後应在京四时大小祀及诸色祭祀并委宰臣贻矩专判躬亲点检无令怠堕有失典常。又诏以所率官僚俸钱修文宣王庙分一半修武明王庙。

四年八月车驾西征次于陕命宰臣杜晓祭华岳并祷。

九月丁亥朔车驾幸陕府命宰臣于竟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乾化元年北巡回次孟州命散骑常侍孙鹭右谏议大夫张衍光禄卿李翼各赍香合祝板告祭之望祠。

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 命丞相赵光逢摄太尉行事。

闰位部·弭灾

夫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而南面之君寅威灵命侧身戒惧。又曷尝不消咎徵而道善气者自孙吴崛起保界川险刘宋乘势再王江左迨夫朱氏垂及千异其或天象谪见五行愆度旱 。又昏垫风霾虫蠹交作害物震惊下民而能处恭夕惕克谨天戒修补阙政申严祀典惠绥矜恤 稽众询事斯亦往圣罪己之道春秋勤民之旨焉。

吴大帝赤乌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诏曰：朕以寡德过奉先祀莅事不聪获谴灵祇夙夜祇戒。若不终日群僚其各厉精思朕过失无有所讳。

宋少帝景平元年以旱诏赦五岁以下罪人。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诏以阴阳愆序求说言。

八年三月大雩。

六月旱故。又大雩。

闰六月遣使者省行狱讼简省徭役。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月诏曰：昔匹妇含怨山又北鄙孀妻怀恻台倾东国良以诚之所动在微必著感之所震虽厚必摧朕临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烂然成章各如其节遂令炎精损物阳偏不施岁云：不稔咎实朕由太官供膳宜从贬彻近道刑狱当亲科省其王畿内及神州所统可遣尚书与所在共讯畿外诸州委之刺史并请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 贺袭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开仓赈给。

後废帝元徽元年京师旱诏曰：比亢序愆度留熏 曷有伤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疾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滞犹积夕厉晨矜每恻于怀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就讯众狱使冤讼洗遂困弊昭苏颁下州郡咸令无壅。

南齐武帝即位诏曰：水潦为患星纬乖序京都囚击可克日讯决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

梁高祖大同十一年正月地震华林园光严殿重 阁帝自贬拜谢上天累刻乃止陈高祖永定三年夏久旱闰四月丙午幸鍾山祀蒋帝庙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宣帝大建十二年三月己卯以旱大雩壬午雨。

梁高祖开平二年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农事方兴久无时雨兼虑有灾疾帝深轸下民遂命庶官遍祀于群望掩瘞暴露令近镇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五月己丑令下诸州去年有蝗虫下子处盖前冬无雪今春亢阳致为灾■实伤垆亩必虑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陂榛芜之内所在长吏各项分配地界精加翦扑以绝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灾分合在荆楚乃令设武备宽刑罚恤人禁暴以禳之六月辛亥以亢阳虑时政之阙乃诏曰：迺者下民丧礼法吏舞文铨衡既失於选求州镇。又无其举刺风俗未厚狱讼实繁职此之由上贻天谴至是决遣囚徒及戒励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兖州乃令长吏治戎事设武备省狱讼恤疲病祈福禳灾以顺天戒。

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祷于神祠灵迹。

八月甲午以秋稼将登霖雨特甚命宰臣已下禱於社稷诸祠。

四年五月己丑朔以连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庙。

八月车驾西征己巳次陕府是时悯雨。且命宰臣从官分禱灵迹既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悦。

九月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鼎门赵光逢祠嵩岳。

十一月戊戌诏曰：自朔至今暴风未息谅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动威罔敢不惧宜遍命祈祷副差官分往祠所止风。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复而止庚寅制曰：两汉以来日蚀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今兹谪见当有咎徵其令列辟群寮危言正谏。

三月辛夕口以久旱令宰臣分禱灵迹翌日大澍雨丙子复悯雨命宰臣分往嵩华祈祷。

十一月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两省无功职事为之帝忧民重农犹以足食足兵为念，爰自御极每愆阳积阴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师长各奉表贺焉。

十二月诏以时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於望祠祈祷。

二年正月甲申以时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祷。

二月癸丑敕曰：今载春寒颇甚雨泽仍愆司天监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县告喻百姓备■■雨之患。

三月丙午帝北巡次至济源县诏曰：淑律将迁亢阳颇甚宜令魏州差官挽龙祈祷戊申诏曰：雨泽愆期祈祷未应宜令宰臣各於魏州灵祠精加祈祷。

四月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敕近者星辰违度式在修禳宜令两京及宋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断屠宰仍各於佛寺开建道于以迎福应。

五月丁亥以彗星谪见诏两京见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讫闻奏。

辛卯诏曰：亢阳滋甚农事已伤宜令宰臣于竞赴中岳杜晓赴西岳精切祈祷其近京灵庙宜委河南尹五帝坛风师雨师九宫真人委中书各差官祈之。

卷一百九十四

闰位部·崇儒

昔鲁哀公问仲尼之对终身不敢戏儒言加信行加义故以区区小国与周升降盖能重圣人之教而保世延祚者也。彼孙刘而下咸裂壤分王历世绵久非独山川之阻甲兵之利诚亦典刑不忘风教可尚也。至。若崇建学馆绍封圣绪增严祀奠申禁丘陇以至详延国胄优其课试精选鸿儒职兹讲授其或亲临闻听推之宴赐皆所以敦尚素业润色政典考之遗籍斯可举矣。

蜀先主初定成都于时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以许慈胡潜并为博士与孟等典掌旧文。

吴大帝权黄龙二年正月诏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景帝休永安元年十二月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可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

课试差其品等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羨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宋高祖初镇京口与镇南将军臧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後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繇戎车屡警礼乐中息 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励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听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京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耶想复弘之。

永初三年正月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於此发蒙启滞咸必繇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 旣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墮于地後生大惧於墙面故老窃叹於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

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师开馆於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学未立帝留心艺术使丹阳何尚之立玄素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曳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於斯为美後言政化称元嘉焉。又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

十九年正月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祖世咸必繇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均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遭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 宁戎夏慕乡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

十二月丙申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民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後可速议继袭於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直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垅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莹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

二十三年九月车驾幸国学策试诸生 问凡五十九人十月诏曰：庠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睹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赐帛各有差。

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诏曰：仲尼体天降德维周兴汉经纬三极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阙宗祀先朝远存遗范有诏缮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国难频深忠勇奋厉实冯圣义大教所敦永惟兼怀无忘待旦可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

大明五年八月诏曰：自灵命初基圣图重远藻正乐职感神明之应崇殖礼囿奋至德之光声实同和文以均节化调其俗物惟其情故临经释奠焕乎！炳发道丧世屯学落年永狱讼微衰息之术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活河渚栈山航海乡风慕义化民成俗兹焉时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是岁豫章王子尚领稽太守帝使子尚上表立左学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学生即敬位比州治中文学祭酒一人比西曹劝学从事二人比祭酒从事。

明帝好读书爱文义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弘侍文集应对左右於华林园讲《周易》尝自临听。

泰始六年九月立总明观徵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学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五部阴阳者遂无其人。

南齐太祖建元四年正月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氓庶纳之轨仪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学 精选儒官广延国胄（时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还取王公以下至三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三千里为限）。

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诏曰：诏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挥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於当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响尝乏主前王敬仰崇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 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 方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四年三月国子学讲孝经车驾幸学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七年正月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 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繇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

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罹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

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诏曰：嘉肴停俎定芳旨於必甘良玉在攻表 璋於既就是以陶钧万品务本为先经纬九区学 为大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企移年稔永言古昔无忘旰昃今华夏 安要荒慕乡 缔修东序 允 时便可式依旧章广延国胄弘敷景业光被後昆。

永泰元年三月诏曰：仲尼明圣在躬允光上哲厥雅道大训生民师范百王轨仪千载立人斯仰忠孝 攸出玄功潜被至德弥闡虽春秋遐旷而 荐 靡闕时祭旧品秩比诸侯顷岁以来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 举岂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风教者哉！可式循旧典详覆祭秩使牢饩备礼钦飨兼申。

梁高祖天监四年六月立孔子庙。又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行立成魏晋浮荡儒教沦 歇风节罔树职此之繇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後进 乃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策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禀其射策通明者即 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 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 门山受业於庐江何裔分遣博士祭酒到州 郡立学初裔退居东山帝以右光禄大夫徵之不就乃诏之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间阎缙绅戡闻好事 吾每思弘奖其风兴言为叹本欲屈卿 出开导後生既属废业此怀未遂延伫之劳载盈梦想理舟虚席须候 来秋所望贲然申其宿抱耳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 此周行便可具名以闻副其劳 望。又曰：比议学者殊为寡少良繇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後 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於是遣裔子朗孔寿等六人於东山受学。

七年正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繇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闡艺文 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所以 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 教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云：是年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 屈輿驾於先师先圣申之以谦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此）。

九年三月车驾幸国子学临讲赐祭酒已下帛各有差。

十二月再幸国子学策试胄子。

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宫城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 於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廡开讲，於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 集於京师。

元帝初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曳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禀饩帝工书善画自 图宣尼像为之替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

敬帝太平二年正月诏曰：夫子降灵体 经仁纬义允光素业载闡玄功仰之者弥高诲之者不倦立忠 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乐道冠群后虽泰山頽峻一篑不遗而泗水馀波千载犹在自国图屯阻祀荐不修奉圣 之门嗣续歼灭敬神之寝 簋寂寥永言声烈 兼钦怆可搜举鲁国之族以为奉圣侯并缮庙堂备祀典四时 荐秩一皆遵守。

陈废帝光大元年十二月以兼从事中郎孔英为奉圣亭侯奉孔子祀。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诏曰：宣尼诞膺上哲体资至圣祖述宪章之典并天地而合德乐正雅颂之奥与 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训范开生民之耳目而梁季湮微灵寝忘处鞠为茂草三十馀年敬仰如在永惟恻息今 雅道雍熙繇庚得所断琴故履零落不追阅笥开书无因修复可详之礼典改筑旧庙药房桂栋咸使维新芳馨 洁滌以时飨奠。

十二月辛丑释奠於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宴王公卿士。

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八月移雒阳汉魏石经于邺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 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

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隽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 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板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 立於学馆外州太学亦典司勤加督课。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阅其图书至是命

师厚进焉。

三年十二月国子监奏创造文宣王庙仍请率朝及天下见任官僚俸钱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直允之是岁以所率官僚俸钱修文宣王庙。

闰位部·崇释老

司马迁之序六家谈大道之要其论详矣。自竺乾之典流于中夏述苦空之旨显悲济之用奏其教者。又岂胜道哉！江表之世崇尚斯笃乃至增建净刹讲求梵译度桑门之众申血食之业营斋造像极其信向而玄元之训亦资演畅东魏北齐暨于朱氏何莫繇斯也。已其或冥符玄感神期吻合 〇 兮 〇 之应非可度思。若乃殖众德之本以济於仁恕洞无为之妙以臻于清净斯固有于於治者也。

吴大帝赤乌十年西域康僧会入境置经行所朝夕礼念有司以闻帝曰：昔汉明感梦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腾空竺法来中国立经行教今无乃是遗类乎！因引见僧会具言佛教灭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请遂於大内立坛结静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於是江东初有佛法。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须许报然後就功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

孝武帝孝建元年率群臣於中兴寺八关斋中食会侍中袁愨孙（即袁粲旧名）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帝帝使御史中丞王谦之 〇 〇 奏并免官。

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 〇 谋反帝因是下诏所在精加沙汰後有违犯严其诛坐，於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明帝以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帝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分立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通直散骑侍郎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愨有何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驱下殿愿徐去无异容以旧恩俄复召入帝颇好玄理以周 〇 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直帝所为惨毒之事 〇 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

南齐武帝时王免为将军欲请车驾幸府帝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谓免曰：吾前去年为断杀事不复幸诣大臣已判无容 〇 尔也。

梁高祖天监十六年四月初去宗庙牲诏曰：夫神无常飨飨于克诚所以西邻 〇 龠祭实受其福宗庙祭祀犹存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自今四时 〇 尝外可量代八座议以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杀无复省牲之事请立省饌仪其众官陪列并同省牲帝从之。

十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 〇 之类即之幽明义为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左丞司马钧等参议大饼代大脯馐悉用蔬菜帝从之。又舍人朱异议二庙祀相承止有一饼羹盖祭祀之礼应有两羹相承止於一饼即礼为乖请加熬油菹羹一饼帝从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阳台立七庙座月中再设清静饌自是讫於台城诸庙遂不血食。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涅 〇 经题。

十月己酉设四部无遮大会僧道五万余人会毕帝御金辂还宫。

二年四月幸同泰寺设平等会。

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涅 〇 经义迄于乙卯。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迄于十二月辛丑。

五年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座发金字般。若经题迄于己丑。

大同元年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四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

二年三月戊寅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

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

十月壬午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

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铸十方金像设无碍大会。

八月辛卯舆驾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癸亥诏以东治徒李裔之降如来真形舍利大赦天下。

五年扶南国王遣使贡献。又言其国有佛_二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_二宝随使往迎之（先是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_二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_二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时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_二长一丈二尺故能右旋还成蠡文则与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_二寻毁除之塔亦同）民吴平俊诸道人复於旧处建立焉晋中宗初渡江更_二希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_二立至孝武太元九月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後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殓经七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重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第得活可作沙门雒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_二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远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千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繇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有一碑有铁函函中。又有银函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_二各一枝_二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即高祖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骨及昔人所舍金银环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碑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缕罍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碗内得四舍利及_二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到寺礼拜设无遮大会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钵不出高祖礼数十拜舍利乃於钵内放光旋回久之乃当钵中止高祖问大僧正惠令曰：见不可思议事不惠令_二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动高祖曰：弟子欲请一舍利归台供养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设无遮大会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是日风景明和京师倾瞩观者百数十万人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设无遮大会竖二舍利塔各以金罍次玉罍重盛舍利及爪_二内七宝塔中。又以石函盛宝塔分下两塔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钁等珍宝充积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高祖於寺发般。若经题尔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鄞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赉_二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令人於光处_二视之得金像未有光跃悝乃下车载像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竟牵车至寺悝因留像至寺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经一岁临海渔人张系世於海口忽见有铜花跃浮水上系世取送县县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会合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於底得佛光艳交州押送台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历二十余年光跃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来至邺下值胡乱埋像於河边今寻觅失所在五人当其夜俱梦见像已出江东为悝所得乃送此五僧至寺惠邃欲模写像形寺主僧尚虑亏损金色谓惠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惠邃便恳禱拜请其夜像即转座放光回身西向。且便许模之边跌光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後有三藏舟_二永跋摩识之云：是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於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僧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冕）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省讲金字三会经。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讲设会。

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会经帝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尝云：若有众生应受诸苦悉朕身代当（帝尤长释典制涅_二大品净名惠会诸义记复数百卷听讲_二即於重_二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愿学四部听众尝万余人）

元帝承圣三年九月辛卯於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

後梁宣帝_二好学善属文尤长於佛义著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三十六卷遂行於世初_二以

岳阳王镇荆州甄玄成为中记室参军掌书记颇参政事後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二心密与元帝具申诚款或有得其书者送之於玄玄深信佛法尝愿不杀诵法华经人云：玄成素诵法华遂以此获免玄复见之尝曰：甄公得法华经力。

陈高祖永定元年十月诏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初齐故僧统法献於乌缠国得佛牙尝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寺沙门惠兴所得惠兴将终以属弟惠志及承圣末惠志密送于帝至是乃出。

二年十月舆驾幸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

十二月甲子舆驾幸庄严寺设无遮大会舍乘舆法物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还宫。

文帝天嘉四年四月设无遮大会於太极前殿。

後主太建十四年九月丙午设无遮大会。

东魏孝静帝时杜弼为通直散骑常侍从高欢于晋阳欢命弼奉使诣阙帝见之於九龙殿曰：朕始读《庄子》便值奏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释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二弼对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问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为一对曰：性无不在故不说二诏。又问曰：说者皆言法性宽佛性惬宽惬既别非二而何弼。又对曰：在宽成宽在惬成惬。若论性体非宽非惬诏。又问曰：既言成宽成惬何得非宽非惬。若定是惬亦不能成宽对曰：以非宽惬故能成宽惬所成虽异能成常一帝悦称善乃引入经书库赐地持经一部帛一百匹後四月八日帝集名僧於显杨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诏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缙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之。

兴和二年春诏以邺城旧宫为天下平寺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银僧献道僧深惠光惠法宫道长并见重於当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犹甚，於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兴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馀万矣。其寺三万有馀。

北齐文宣帝天保九年起大庄严寺。

武帝河清二年五月诏以城南双堂之苑建造大总持寺。

八月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

後主天统二年太上皇帝诏以三台施兴圣寺以赦降囚徒。

五年正月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施大兴圣寺四月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寺。

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废雍州太清宫改西都太清宫亳州太清宫皆为观诸州紫极宫皆为老泉州寺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甲经律此僧自壮岁西游及还已耄矣。既遇新朝。又传佛教亦圣德之所感契。

六月改耀州报恩禅院为兴国寺。

九月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玄章隐言赐紫衣。

二年六月邕州奏镇耶山僧法通道有道行各赐紫衣。

八月两浙钱A奏改管内紫极宫为真圣观。

三年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奏舍钱造寺一所请赐寺额敕名大梁万岁之寺仍许度僧四十九人。

四年正月赐湖南开元寺禅长老可复号惠光大师仍赐紫衣。

五年二月泌州置善护寺。

乾化元年六月诏修天宫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归真并乞赐紫衣可之。

二年夏文武官并诣佛寺为皇帝设斋命卜门使李元持香合赐之。又中书奏为皇帝於长寿寺启消灾道场。

末帝龙德初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术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奏闻今後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葛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

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後只两街置僧录诸道僧正并废。

卷一百九十五

闰位部·惠民

书称先王之德曰：保惠於庶民。又曰：子惠困穷。又曰：惠鲜鰥寡盖恤艰周急资无赈乏历代之令典也。汉道既衰方国列峙咸能抚养萌庶救其穷绝发仓廩之积弛山泽之禁给粮种以资其用废林苑以还其主用能消弭灾■保集流徙使下无菜色而安於土著者由兹道也。然而秦号富强蜀称天府施惠济众史无其传故今之途次始於江左終於朱氏云：

吴大帝赤乌三年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廩以赈贫穷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摧鸿水溢诏原逋债给贷种食。

宋高祖永初三年三月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送■绢万疋荆雍州运米委州刺史随宜给赋。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赈赐。

六月以京师大水遣使检行赈贍。

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乘船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

十八年五月沔水■滥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赈贍。

十九年闰五月京邑雨水遣使巡行赈贍。

二十年诸州郡水旱伤稼民大饥遣使开仓赈■给赐粮种。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诏诸逋债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岁失收者畴量申减尤弊之处遣使随宜赈恤凡欲附农而粮种匱乏者并加给贷。

六月连雨水丁亥诏曰：霪雨弥月水淹为患百姓积俭致兹乏匱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米必使周悉。

二十五年正月诏曰：比冰雪经旬薪粒踊贵贫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检行京邑二县及营署赐以柴米。

二十九年正月诏曰：经寇六州居业未立仍值灾涝饥困荐臻可速符诸镇优量救■今农事行兴务尽地利。若须田种宜随给之。

六月以京邑雨水诏部司巡幸赐樵米给船。

三十年正月青徐州饥二月壬子遣运部赈■。

孝武孝建二年八月癸酉以三吴民饥诏所在赈贷丙子诏曰：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肆业可详所开弛假与贫民。

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辛未遣使检行赐以樵米五月吴兴义兴大水民饥乙卯遣使开仓赈恤。

二年正月诏曰：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已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

二月诏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斂□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贍赠之科速为条品。

八月襄阳大水遣使巡行赈贍。

四年八月雍州水甲寅遣使运部赈恤。

五年七月诏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滥可遣使巡行穷弊之家赐以薪粟。

七年八月以岁不稔诏尤弊之家开仓赈给。

九月诏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三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

十月南巡豫州诏曰：虽秋泽频降奈夏旱婴弊可即开仓并加赈赐。

八年二月诏曰：去岁东境偏旱田亩失收使命来者多至乏绝或下穷流冗顿伏街巷朕甚悯之米付建康秣陵二县随宜贍恤。若济拯不时以至捐弃者严加纠劾。

前废帝大明八年闰五月即位八月以京师雨水遣御史与官长随宜赈恤。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京师雨水遣殿中将军检行赐恤。

三年闰正月京师大雨雪遣使巡行赈赐各有差後废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京师雨水诏赈_T二县贫民。

元徽元年六月寿阳大水遣殿中将军赈_T慰劳。

三年三月以京师大水遣尚书郎官长检行赈赐。

四年正月躬耕籍田贷贫民种粮。

南齐太祖建元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尤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_T。

武帝以建元四年即位三月庚辰诏曰：比来未稔贫穷不少京师二岸多有其弊遣中书舍人优量赈_T五月癸未诏曰：顷水雨频降潮流荐满二岸居民多所淹浸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赈_T。

永明五年正月诏曰：朕昧爽丕显思康民瘼虽年_二亟登而饥馑代有今履端肇运阳和告始宜协时休覃兹黎庶诸孤老贫病并赐粮饩遣使亲赈每存均普。

六月诏曰：比霖雨过度水潦_二存溢京师居民多罹其弊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等随宜赈赐。

八年八月诏曰：京师霖雨既过居民_二滥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_T。

十月丁丑诏吴兴水潦过度开所在仓赈赐。

十年十一月诏曰：顷来霖雨樵粮稍贵京邑居民多罹其弊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

十一年六月壬午诏霖雨既过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京邑居民。

七月丁巳诏曰：顷风水为灾二岸居民多罹其患加以贫病六疾孤老稚弱弥足矜念遣中书舍沾_T。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诏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还主原责本直。

束昏侯永元三年六月京邑雨水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有差。

梁高祖天监七年九月丁亥诏曰：刍牧必往姬文垂则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藪泽山林毓材是出斤斧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并加封国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世见封_二气者可悉开常禁。

十六年正月南郊诏曰：朕当_二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劳亟移星纪今太御气勾芒首节升中就阳_二敬克展务承天休布兹利泽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之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赈_T。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改元大赦诏曰：鰥寡孤独并加赈_T。

陈高祖永定三年闰四月庚寅诏曰：开廩贍绝育民之大惠巡方_T患前王之令典朕当斯季俗推君德未孚民瘼犹甚重兹多垒弥疚纳隍良繇四聪弗达千里勿应施之仁何其有爽残弊之轨致此未康吴州晋州去岁蝗旱郅田虽祝郑渠终涸室靡盈积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赖近已遣中书舍人江德藻衔命东阳与令长二千石问民疾苦仍以入台仓见米分恤虽德非既饱庶微慰阻饥。

东魏孝静天平元年十月迁都於邺出粟一百三十万以赈贫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馀人皆北从并给常廩春秋二时赐帛以供衣服之费。

北齐神武为东魏大将军天平三年四月乙酉并肆汾建晋东雍南汾秦陕九州霜旱人饥流散请所在开仓赈给。

废帝乾明元年四月诏河南定冀赵瀛南胶光青九州往因虫水颇伤时稼遣分途贍卹。

武成帝河清二年四月并汾景东雍南汾五州虫旱伤稼遣使赈_T。

梁太祖开平四年十二月己巳诏曰：滑宋辉毫等州水涝败伤人户愁叹朕为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各等级赈贷所在长吏监临周给务令存济壬辰赈贷东都畿内如宋滑制。

闰位部·仁爱

《传》曰：上思利民忠也。《书》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是知仁之为德本乎！惻隐恤患推恩济众诚在上者之所急也。故有軫其札瘥之殃救其凶荒之_二天穷是念道_二董斯掩弛悼耄之宪释兵驹之役优蠲孕育疏迪幽_二皆爱人之深旨为邦之要道也。至於禁燎原之暴罢竭泽之取闭屠肆以顺时训逸鹜禽以育生物斯。又惠达於飞潜仁被於品物者矣。盖_二替怛之爱好生之德圣人之所先载籍之攸述可不务乎！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衣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

十年正月大赦诏孤老六疾不能存者人赐_二五斛。

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疠丙戌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

二十六年三月行幸丹徒诏遣使巡行百姓问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二五斛。

孝武大明四年诏曰：都邑节气未调疾病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赈^丁。

後废帝元徽二年五月讨平桂阳王休范诏建康秣陵二县埋藏所杀贼尸。

南齐太祖初为齐公平袁灿等屯新亭中兴堂教曰：河南称慈谅繇掩^二广汉流仁实存殍朽近衰制兹营崇沟浚堑古墟曩时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至刊^口临轩动怀巡隍增愴宜并为收葬并设薄祀。

建元元年六月乙亥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二损或枯骸不收毁椁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字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五里为限其馀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所属以台钱供市。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甲子诏曰：窆枯掩骼义重前诰岨老哀癯^二为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鉴寐声惠未敷物多乖所京师二县或有久坟毁废可随宜掩埋遗骸未椁并加敛瘞病疾穷困不自存者详为条格并加沾赉。

四年闰正月辛丑籍田诏孤老穷贫赐^二十石。

五年正月辛卯赐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年八月诏吴兴水潦被水之乡赈赐痼疾笃癯^口二斛老^口一斛小^口五斛。

十年正月诏赐孤老六疾人^二五斛。

郁林王即位诏曰：近北掠馀口悉充军实刑故无小罔或攸赦抚孤兴仁事深睿范宜从荡宥许以自新可一同放遣还复民籍已赏赐者亦皆为赎。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辛未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垆随宜修理。

东昏侯永元九年七月丁亥京师大水死者众诏赐死者棺器并赈^丁。

梁高祖初为大司马承制下令以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天监元年四月丙寅即位诏曰：宋氏以来并恣^二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命管良家不被罽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後宫乐府西廡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廩食。

十一年正月壬辰诏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礼著明文史彰前事盖所以申其哀矜故罚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网弥峻髫年华^二同坐入愆虽惩恶劝善宜穷其制而老幼流离良亦可愍自今逋^二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四月戊午诏曰：去载胸山大殄^二鬼类宜为京观用旌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轨掩骼埋^二仁者用心可下青州悉使藏殡。

十二年二月丙寅诏曰：掩骼埋^二义重周经^口棣有加事美汉策朕向隅载怀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二县遐深遵奉未洽^口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弥劳伤恻可明示远近各巡境界。若委骼不葬或^口衣莫改即就收敛量给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二霜之骨有归。

十六年正月南郊诏民有产子依格优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赈恤。

十七年八月诏以兵骑奴婢男年登六十六女年登六十免为平民。

普通二年正月南郊诏曰：春司御气曳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恩随乾覆布兹亭育凡民有稚不能自存者郡县咸加收养贍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於京师置孤独园孤独有归华^二不。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贫之家勿收租赋。

四年正月诏应诸穷病咸加赈^丁。

大同七年十一月诏停在所役使女子丁。

十年四月乙卯诏鰥寡孤独尤贫者贍^丁各有差。

陈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大赦诏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二人五斛。

三年三月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宣帝大建五年四月癸亥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并令埋掩。

东魏孝静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瘞骸骨。

二年五月赐鰥寡孤独贫穷衣物各有差。

四年六月诏尚书掩骸埋_二。

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五月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八年四月诏诸取虾蟹_二见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又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

九年三月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

废帝乾明元年诏诸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并免放。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乙酉诏宫奴婢年六十以上免为庶人。

武成帝清河元年正月诏并断屠杀以顺春令。

後主天统四年十二月甲申诏掖廷晋阳中山宫人等及邺下并州大清宫官口二处其年六十以上及有病患者仰所司简放。

五年二月乙丑诏应宫刑者并免为官口。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

武平七年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

梁太祖开平元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_二。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讨未罢调补为先遂命尽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许归乡里（是髡黥也。皆四方赤子二十年以来兵戈之地擒俘蒸人为将中子弟遂黥之以记军号冀绝其逋逸逮于年月寝远倦于征役或怀乡土遂多奔叛所在关防察恤征役而执皆谓之背军复送本所无不诛者近年尤多此色泊潜窜之後乡里不容乃皆结党群集山藪之间以生因之为盗实州县之大患今乃许归乡里无问从来各得安便营生故_二之徒十去八九焉斯亦关政化也。）

二年七月癸巳敕禁屠宰两月。

八月辛亥敕应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

乾化二年五月丁亥诏曰：生育之人爱当暑月乳哺之爱方及薰风悦肆意於_二屠豕推恩於自养俾无殄暴以助发生宜令两京及诸州府夏季内禁断屠宰及采捕天民之穷谅由赋分国章所载亦务兴仁所在鰥寡孤独废疾不济者委长吏量加赈_一史载葬枯用彰軫恤礼称掩骼将致和平应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长吏差人专功收瘞国病之文尚标七祀良药之郊亦载三医用怜无告之人宜徵有嘉之术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方於要路晓示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即仰长吏差医给药救疗之。

闰位部·恤征役

周公东山之诗所以闵征役之劳也。故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其是之谓矣。始於孙氏逮於朱梁属正闰之迭兴实金革之靡息人嗟于役之苦户掩其空之咏繇是下宽大之诏敦休息之义惠泽洽於存没仁风动於迩遐斯所以得为国之体叶养民之道也。吴大帝黄武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_一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窳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景帝永安元年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於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高为高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宋高祖初为晋太尉凡南北征伐战亡者并列上赙赠尸丧未及遣主帅迎接到还本土。

永初元年七月诏从征关雒陨身战场幽没不反者贍赐其家。

文帝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诏登城三战及大将家随宜周_一。

二十六年三月幸丹徒诏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堕没之家老病单弱者并加贍_一。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五月即位八月诏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并赐解户。又以新亭战亡者复同京城。

大明三年八月诏曰：近北讨文武於军亡没或殒身矢石或厉疾死亡并尽勤王事而敛_二卑薄可并更赙给务令丰厚。

明帝太始三年二月为战亡将士举哀。

後废帝即位初诏缘戍兵老疾者悉听还。

元徽二年五月讨平桂阳王休范诏建康秣陵二县收诸军死者。

南齐太祖建元四年诏曰：比岁申威西北义勇争先殒气寇场命尽王事战亡蠲复虽有常典主者遵用每伤简簿建元以来战亡赏蠲租市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王军保押亦同此例。

武帝时王奂为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帝以行北诸戍士卒多褴缕送□褶三千具令免分赋之。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诏细作中署材官军府凡诸工可借开番假递令休息。

三年诏去岁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

东昏侯即位初诏雍州将士与虏战死者复除其差永元元年太尉陈显达救幽州败绩於马圈诏为战亡将举哀。

梁高祖初为大司马承制下令以义师临阵致命及病疾死亡者并加葬敛收□遗孤。

陈文帝天嘉四年诏赠讨周迪将士死王事者。

五年十二月曲赦建安晋安二郡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者并给棺□送还本乡并复其家疮痍未瘳者给其医药。

少帝光太二年正月庚子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送还本乡仍复其家。

宣帝太建二年二月丙午诏曰：自讨周迪华皎以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敛并给棺□送还本乡疮痍未瘳者各给医药。

七年六月丙戌为北讨将士死王事者克日举哀。

十年四月庚戌诏曰：懋赏之言明於训诰挟□广之美著在抚巡近岁薄伐廓清淮泗摧锋致力栒风沐雨寒暑亟离念功在兹不忘终食宜班荣贵用讎厥力□圭在军者可并赐爵三级并加赉□付选即便量处。

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九月壬申诏免诸伎作屯收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

孝昭帝即位诏军人战亡死王事者以时申闻当加荣赠。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二月辛亥诏曰：潞寇未平王师在野攻战之势难缓於寇围飞□免之勤实劳於人力永言辍未深用軫怀宜令长吏丁宁布告期以兵罢之日给复赋租，於是户人闻之皆忘其倦。

二年三月幸泽州下诏以去年六月後昭义行营阵歿都将吏卒死於王事追念忠赤乃录其名氏各下本军令给养妻孥三年内官给粮赐。

三年七月乙丑敕行宫将士阵歿者咸令所在给□棧津置归乡里战卒闻之悉感涕。

八月辛亥制诸郡如有阵歿将士仰逐都安存家属如有弟兄儿侄便给与衣粮充役。

卷一百九十六

闰位部·建都

先王之制封畿建都邑必即土中而为民极自秦据势胜宅於咸雍固河践华遂吞六国蜀专西海之利而启国成都吴占石头之固而定居建业宋齐四代丕承晋绪南面君民载祀三百东魏迁邺高齐是继朱梁革命浚郊攸宅皆辨方正位经营卜策作都制畿保姓傳祚至。若孙氏之始肇基於武昌梁德之季改卜於荆渚亦著於篇云：秦始皇帝初为秦王都咸阳（今京兆府是秦自孝公作为咸阳筑冀阙事具列国君部建国门）。

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在长安西北汉武时别名渭城）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祗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人锺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驰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县）抵□阳（徐广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

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禘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郿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在高陵县筑垣墙如街巷关外四百馀，於是立石东海上胸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郿邑五万家 二阳皆复不事十岁。

二世元年十二月就阿房宫。

蜀先主以汉献帝建安十九年降刘璋於成都自领益州牧二十六年即皇帝位都成都先是诸葛亮谓先主曰：荆州此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保其 二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雒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先主从之。

吴大帝以後汉献帝建安六年为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十六年徙治秣陵初张 二谓帝曰：秣陵楚霸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头访问古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帝善其议未能从也。蜀先主之东宿於秣陵周观地形亦劝都之帝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十七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魏文帝黄初二年大帝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寻阳阳新柴桑沙羨六县为武昌郡八月城武昌。

黄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

黄龙元年九月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

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 二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後主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

宝鼎元年十二月还都建业卫将军滕收留镇武昌。

二年六月起显明宫十二月移居之。

宋高祖受晋禅都建业。

文帝元嘉二十年正月於台城东西作万春千秋二门。

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新作闾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门曰：津阳。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起正光殿。

大明三年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

四年四月以南琅邪隶王畿。

五年初立驰道自闾阖至於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於玄武湖。

六年新作大航门。

前废帝景和元年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府城为未央宫罢东扬州并扬州以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又以王畿诸郡为扬州以扬州为东扬州。

南齐太祖受宋禅都於建业建元二年五月立六门都墙（宋世外六门设竹篱帝即位有发白言白门三重开竹篱穿不完帝感其言故立都墙王俭谏之帝曰：吾欲令後世无以加也。）梁高祖受齐禅都建业。

天监六年九月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仪贤堂。

七年正月作神龙仁虎阙於端门大司马门外。

二月新作国门於越城南。

九年正月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治南岸起後渚篱门迄三桥。

十年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

十二年二月辛巳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三月庚子太极殿成。

元帝为荆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陷建业承圣元年十一月即位於荆州。

二年八月诏曰：夫爰始居亳不废先王之都受命於周无改旧邦之颂顷戎旃既息关柝无警去鲁兴叹有感宵分过沛殒涕实劳梦寐仍以潇湘作梗庸蜀阻兵命将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 二清四郊无垒宜从青盖

之典言归白水之乡江湘委输方船连舳巴峡舟舰精甲百万先次建业行实京师然後六军遄征九旆扬旆拜谒营陵修复宗社主者详依旧典以时宣勒初帝以建业凋残方须修葺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暕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纂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左仆射王褒尚书周弘正咸侍坐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後因清间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明日乃於众中谓褒曰：卿昨日劝还建业不为无理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於众知其计之不用也，於是不复言。

敬帝太平元年十一月起龙神虎门。

後梁宣帝初为南雍州刺史称藩於後魏时周太祖为丞相命帝为梁王帝乃於襄阳置百官承制封拜太祖令柱国于谨伐江陵帝以兵会之及江陵平太祖立帝为梁王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归於魏帝乃称皇帝於其国其庆赏刑政官方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则称臣奉西魏正朔陈高祖受梁禅都建业。

永定二年七月起太极殿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极殿承圣中议欲营之独阙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监军邹子度以闻诏中书令沈众兼起部尚书少府卿蔡侑兼将作大匠起太极殿。

文帝天嘉五年九月城西城。

六年九月新作大航。

宣帝太建四年十二月丁卯诏曰：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华焚荡顿无遗构宝命惟新将迄二纪频事戎旅未遑修缮今工役差楹楹有拟来岁开肇创筑东宫可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用主监作。

七年六月己酉改作龙神虎门。

九年十二月戊申东宫成皇太子移於新宫。

後主末年起齐宫国人歌曰：齐宫观来无际畔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十月即位於雒城之东是月车驾北迁於邺诏齐献武王高欢留後部分改司州为雒州以尚书令元弼为仪同三司雒州刺史镇雒阳十一月车驾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徙邺旧径百里以居新迁人分邺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雒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膺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问今求就之披图按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

二年八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

兴和元年九月发畿内十万人城邺四十日方罢北齐文宣帝受东魏禅都邺。

天保二年改显阳殿为昭阳殿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诸殿。又修广三台宫殿。

七年诏造金华殿时高隆之为尚书右仆射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繇之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长堤以防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治碾并有利於时。

九年八月发丁匠三十馀万营三台於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

後主天统三年十二月起晋阳大明殿。

武平二年七月诏营邯郸宫。

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受唐禅都汴诏曰：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庆泽所宜加等故丰沛著起祚之美襄邓有建都之荣用壮洪基。且旌故里爱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刺史佐国军节度使是月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正殿为崇元殿东殿为玄德殿内殿为金祥殿万岁堂为万岁殿门如殿名大内正门为元化门皇墙南门为建国门滴漏门为启运门下马门为升龙门玄德殿前门为崇明门正殿东门为金乌门西门为玉兔门正衙东门为崇礼门东偏门为

银台门宴堂门为德阳门天王门为宾天门皇墙东门为宽仁门浚仪门为厚载门皇墙西门为神虎门望京门为金凤门宋门为观化门尉氏门为高明门郑门为开明门梁门为乾象门酸枣门为兴和门封丘门为含曜门曹门为建阳门 二 二 开封浚仪为赤县尉氏封丘雍丘陈留为畿县。

五月改文思院为乾文院同和院改为佐鸾院以西都水北宅为大昌宫。

六月以西都徽安门北路逼近大内宫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趣端门之南。

二年七月甲午以高明门外繁台为讲武台是台西汉梁孝王之时尝按歌阅乐於此当时因名曰：吹台其後有繁氏居於其侧里人乃以姓呼之时代绵寝虽官吏亦从俗焉帝每登眺 二 乘训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

三年正月改西京贞观殿为文明殿含元殿为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为金銮殿敕东都曰：自 二 二 州作府建邑为都未广邦畿颇亏国体其以滑州酸枣县长垣县郑州中牟县阳武县宋州襄邑县曹州戴邑县许州扶沟鄢陵县陈州太康县等九县宜并割属开封府仍 二 二 为畿县。

七月改章善门为左右银台门其左右银台门却改为左右兴善门。

十一月敕改乾文院为文思院行从殿为兴宅殿球场为安球场。又改弓箭库殿为宣武殿。

闰位部·封建

草昧建侯羲易之教显武成分土《周书》之制存皆所以懋德畴庸藩屏王室自运衰典午祚启馀分何尝不锡壤开封报功怀远梁承唐弊方夏不宾恩极於誓河宠逾於赐履务丰姑息之意非复选建之<矢见>名器假人於斯为甚五等之爵盖其常制繇是略而勿论一字之封兹为殊典聊用存而垂诫。

宋顺帝 二 二 明二年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頌为南丰县王。

梁高祖普通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来降授司空封始安郡王二月改封宋王时魏宗正卿元树以尔朱荣乱归国封为邺王。

太清元年魏大将军侯景降请元氏戚属愿奉为王诏封元贞为咸阳王以天子礼遣还北景败而反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正月梁北徐州刺史萧正表以镇内附封兰陵郡公吴郡王。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即位诏封功臣高隆之为平原王库狄干为章武王斛律金为咸阳王贺拔仁为安定王韩轨为安德王尔朱浑道元为扶风王彭乐为陈留王司空公潘相乐为东平王。

五年八月武卫将军长乐郡公段韶降梁将东方白额执而斩之并其诸弟等传首京师江淮帖然民皆安辑帝嘉其功诏赏吴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

七年正月封司空侯莫陈相为白水郡王。

十年正月太尉长乐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阳公娄仲远并进爵为王。

孝昭帝皇建元年封瀛州刺史娄献为安东王。

武成帝封娄定远为临淮郡王。

後主天统五年四月封开府城阳郡公慕容俨为义安王。

武平二年九月左丞相平原王段韶病笃诏封其子深济北王以 卜 尉其意。

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即位制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封楚王。

五月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两浙节度使钱A 进封吴越王。

二年五月封义昌军节度使刘守文加中书令封大彭王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封河间郡王许州节度使冯行袭封长乐王。

三年三月进封朔方节度使颍川郡公韩逊为颍川郡王。

四月制易定节度使王处直进封北平王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封闽王广州节度使刘隐封南平王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封弘农郡王。

七月进封幽州节度使河间郡王刘守光为燕王乾化元年五月制封延州节度使高万兴为渤海郡王。

七年封保义节度使王坛为琅邪郡王。

末帝以乾化三年二月即位寻以太子太师致仕葛从周为潞州节度使封陈留郡王。

三月制进封天雄军节度使弘农郡王杨师厚为邺王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封陇西郡王。
贞明元年二月进封延州节度使渤海郡王高万兴为渤海王六年四月进封延安王。

闰位部·勤政

夫君人者惟政是务为政者惟勤是治故《传》曰：文王犹勤况寡德乎！若乃据有疆宇抗行正统苟或逸豫靡戒忧劳是忘既法制之罔修岂民心而可固则有鸡鸣废寝日昃视朝量书有程投签自警虽簿领之细躬加受奏狱讼之繁亲为临决劳精靡倦总揽不遗故得下情上通庶事无壅保安之道谅在兹乎！垂诸信史焕然可则。

秦始皇在位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於帝至以衡石量书（石一百二十斤）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吴大帝亲断诸县仓库及囚系长丞皆见吕岱守吴丞处法应问甚称帝意召署录事。

宋高祖永初元年十二月朔车驾临延贤堂听讼。

二年四月。又於华林园听讼。

五月己酉甲戌。又幸华林园听讼。

六月壬寅。又於华林园听讼。

八月壬辰。又於华林园听讼。

十月癸卯於延贤堂听讼。

文帝元嘉三年五月丙午临延贤堂听讼。

六月丙寅。又於延贤堂听讼丙子。又听讼。

五年十月甲辰於延贤堂听讼。

八年三月甲申於延贤堂听讼。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冬十月癸未车驾於阅武堂听讼。

孝建三年二月始制朔望临西堂接群下受奏事。

六月於华林园听讼。

大明元年五月癸酉於华林园听讼自是非巡狩军役则车驾岁三临讯。

八月壬寅於华林园听讼。

十月丙申诏曰：旒广之道有孚於结绳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后况世弊教浅岁月浇季朕虽戮力内未明求衣而识狭前王务广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达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实众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贱隶有怀诚抱志拥郁衡闾失理负谤未闻朝听者皆听躬自申奏小大以闻朕因听政之日亲对览焉。

十二月戊戌於华林园听讼。

二年三月丁卯於华林园听讼。

九月癸卯於华林园听讼。

闰十二月庚申於华林园听讼。

三年四月癸卯於华林园听讼。

九月乙巳诏曰：自今囚至辞具并即以闻朕当悉详断庶无留狱。

十二月戊午於华林园听讼。

四年五月庚辰於华林园听讼。

九月甲申於华林园听讼。

十二月乙未於华林园听讼。

五年五月丙辰幸阅武堂听讼。

七年二月幸南豫州帝於行所讯溧阳永世丹阳县囚。

八月幸建康秣陵县详狱囚。

九月车驾幸廷尉讯狱囚。

十月行幸江宁县讯狱囚。

十一月车驾习水军於梁山原放行狱徙系。

明帝泰始五年三月丙寅幸中堂听讼。

六年十月己酉幸东堂听讼。

後废帝元徽三年四月丙戌车驾幸中堂听讼。

南齐太祖建元二年十二月乙巳车驾幸中堂听讼。

武帝永明二年六月癸卯车驾幸中堂听讼。

三年七月诏丹阳所领及馀二百里内见囚同集京师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断。

八月乙未车驾幸中堂听讼。

明帝建武二年四月己亥诏三百里内狱讼同集京师克日听览。

梁高祖微时知民疾苦逮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民之瘼乃命□轩以省方俗置□石以达穷民务加隐恤舒其急病每至冬月四更竟即张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 ■奸摘伏洞尽物情常有怀哀矜泣涕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无鲜腴唯豆□粗粝陈高祖以永定元年十月即位其月戊寅舆驾幸华林园亲览词讼临赦囚徒。

二年三月乙卯帝幸後堂听讼。

三年六月癸卯帝疾小瘳临讯狱讼。

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癸未临景阳殿听讼帝每有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一夜内刺闰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续每鸡人伺漏传更签於殿中及刺送者必投签於阶石上令■仓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人惊觉也。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六月己巳幸华林园理讼。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华林园听讼。

武定元年三月帝亲听讼。

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三月戊戌临昭阳殿听狱决讼。

七年二月辛未诏常山王演等於凉风殿读尚书奏按论定得失帝亲决之。

废帝乾明元年正月甲辰幸华林园亲录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

闰位部·诚励

伊训曰：傲于有位洪范云：是彝是训自昔哲王曷尝不诚励厥俗俾克繇礼敷言庶列罔或旷官藹然令猷布於简册自汉鼎既轻幅员分裂英雄崛起各据势胜庇民主祀率先风教。若夫继体承业贞邦作翰葛ぱ固本闰门笃爱是必勛以道义责成寄任室其嗜好禁其骄纵至有肃奉军志力扶义举专宰牧之任参刑法之重分职联事交修庶务莫不顺考古训申明诚诤以至临遣谕旨督诲切至盖御下之明略垂世之隆范也。

蜀先主遗诏後主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後主时来敏为辅军将军坐事去职後为大长秋。又免後累迁光禄大夫复坐过黜前後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後以敏为执慎将军欲令以官重事自警戒也。

吴大帝谓吕蒙及蒋钦曰：卿今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尝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帝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戈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勛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经其所览旧儒不胜後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侯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今与为对当有单々复以卿待之密为肃陈三策肃故受之秘而不宣帝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述并作国士不亦休乎！帝常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隼不疑汉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於身盖君子之於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脱不思变难哉！顷闻

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身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

建昌侯虑有才名时丞相顾雍等请开府假节大帝乃诏曰：期运扰乱凶邪肆虐威罚有序干戈不戢以虑气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为国佐定大业故授以上将之位显以殊特之荣宠以兵马之势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敌虏厌难万里内欲镇抚远近慰恤将士诚虑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虑其内修文德外经武训持盈。若冲则满而不溢敬慎乃心无忝所受宋高祖微时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长女稽公主曰：後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永初末高祖疾甚召太子戒之。又为手诏曰：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後世。若有二刀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须临朝仗既不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许给班剑。

文帝时刘道济为振武将军益州刺史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等并聚敛兴利而道济委任之伤政害民民皆怨毒帝闻之与道济诏戒之曰：闻卿在任未尽清省。又颇殖货。若万一有此必宜改之比传人情不甚缉谐当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衡山王义季为荆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後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文帝累加诘责义季引愆陈谢帝诏报之曰：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谄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物故将军苏徽耽酒成疾旦夕待尽吾诚断并给药膳至今能立自是可节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励乃复严相割截坐诸纷纭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酣酒汝於何得之临书叹塞义季虽奉此旨酣纵如初遂以成疾帝。又诏之曰：汝饮积食少而素羸多风常虑至此今果委顿纵不能以家国为怀近不复顾性命之重可叹可恨岂复一条本望能以礼自厉未欲相苦耳今遣孙道裔就杨佛等令辰夕视汝并进止汤食可开怀虚受慎勿隐避吾尝见人断酒无他嫌吸盖是当时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忧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业复何为令吾煎毒至此耶义季终不改以至於终。

江夏王义恭虽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既出镇江陵文帝戒之曰：汝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繇复得动相<矢见>海宜深自砥砺思而後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交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後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赞世成名而无断者哉！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之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张二将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二刀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臣钦。若曰：司徒即义恭兄弟彭城王义康也。汝不可不尽二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陈。若形迹之间深宜慎护至於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进袁太妃供给计足充诸用此外一不须复有求取近亦具此意唯脱应大饷致而当时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後可入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停以废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馀二府舍住止园池台观略所谄计当无须改作司徒亦云：尔。若脱於左右之宜须小小回易当以始至一治为限不须纷纭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汝复不习殊当有次第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辈共详大不同也。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万一如此必有大鄙非唯讯狱君子用心自不应尔刑狱不可壅滞一月可再讯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诚所陈不可漏泄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於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汝嬖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西未可二二复有所纳。又戒之曰：宜数引见佐史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人不尽复何繇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乃以刘湛为抚军长史行府州事义恭性甚猜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文帝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

谐缉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上友于素笃欲加酬顺乃诏之曰：事至於此甚为可叹当今之才委授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汝疏云：泯然无际如此甚佳彼猜不可令万一觉也。汝年已长渐更事物。且群情瞩望不以刀昧相期何繇故如十岁时动上谘问但当今所专，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轻重未，必是得彼之疑怨兼或繇此耶。

南郡王义宣当为荆州文帝以其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而会稽公主每以为言帝迟回父之元嘉二十一年乃以义宣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先赐中诏曰：师护以在西父比表求还出内左右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於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师护虽无殊绩洁已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声著西土朝野以为美谈在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遣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师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万物之议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於吾矣。复当为师护怨非但一诮而已也。如此则公私俱损为不可不先共善详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动生评论也。师护义季小字也。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

孝武帝时太子子业刀而狷急在东宫每为帝所责帝乃巡子业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帝诘让之子业启事陈谢帝。又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

张永为廷尉孝武谓之曰：卿既与释之同姓欲使天下须无冤民。

明帝时永嘉王子仁为湘州刺史帝遣主书赵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门户不建几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恶。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业一朝坠地汝辈便应沦於异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继存者无几唯司徒年长令德作辅皇家（臣钦。若等曰：司徒即明帝弟始安王休仁也。）门户所凭与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厌百姓奸心馀诸王亦未堪赞治我唯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阳巴陵并未有继体正赖汝辈兄弟相倚为强庶使天下不敢觊王室汝辈始十馀岁裁知免仰当今诸舍细弱殆不免人轻凌。若非我为主刘氏不办今日汝诸兄弟冲渺为群凶所逼我遂与百姓还图骨肉於汝在心不能无愧即日四海就宁恩化方始方今处汝湘洲汝年渐长足知善恶当每思刻厉奉朝廷为心爵秩自然与年俱进我垂犹子之情著於万物汝亦当知好忆我教旨。

南齐太祖时淮北四州起义帝使辅国将军周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赴敕山图曰：卿当尽相师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当使背後无忧虑。若後冷然无横来处闭目痛打无不摧碎吾正应铸金待卿成勋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运勿令他人得上功会议众已为魏所没山图拔三百家还淮阴及武皇帝践阼转黄门郎领羽林四厢直卫山图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帝谓之曰：卿罢万人都督而轻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随以备不虞。

武帝时晋安王子懋为征北将军雍州刺史帝敕以边略曰：吾比连得诸处启所说不异寇必无敢送死理然为其备不可懈今秋北寇皆越逸者其亡灭之徵吾今亦密行募集须有分明旨的便当处分今普敕镇守并部民丁有事即便应接运已敕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诸人量觅可使数人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覘粮食最为根本更不要人仗常行视驿亭马不可有废阙并约语彼诸州当其界皆尔不如法即问事。又曰：吾敕荆郢二镇各作五千人阵本拟应接彼耳贼。若送死者即便呼取之已敕子真鱼继宗殷公愨至镇可以公愨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阶级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三五阶级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忆之汝所启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当优量觅送。

梁高祖时刘孝绰为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奉启陈谢手敕曰：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顷之即真。

萧子恪为司徒左长史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从容谓曰：我与卿兄弟有言天下之宝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力不能如何所以班彪王命论云：所求不过一金然终转死沟壑卿不应不读此书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无不因事鸩毒所遗唯景和其余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滥相继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时虽疑卿祖而不能如何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为庸常被免岂疑而得全。又复我于时已年二岁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当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正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於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之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卿勿言

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唯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其虽欲不已亦是师出无名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何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之犹如向孝武时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能杀。若无期运何忽行此正足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他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又文献王时内斋直帐阁人赵叔祖天监初入为台斋帅在寿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识汝在北第以汝旧人故每驱使汝比见北第诸郎不叔祖奉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疏假使出亦不能得住高祖曰：若见北第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虽是革命情同一家但今盘石未立所以得用诸郎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语子恪寻出为永嘉太守。

陈後主至德二年十月诏曰：在事百官辨断庶务必取平允无得挟公害民为己声绩妨紊政道。

北齐文襄为东魏丞相时刘伟为睢州刺史文襄降书褒奖云：以卿家世忠纯奕代冠冕贤弟贤子并与吾共事怀抱相亦自依然宜勳心力以副所委莫虑不富贵。

文宣帝时清河王岳子勳除青州刺史帝戒之曰：叔父前收青州甚有遗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无坠声绩流涕曰：臣以蒙刀滥叨友擢虽竭庸短慎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虑也。

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诏曰：共理庶民是资牧宰克勤厥职必选端良倘旬私以灭公则兴灾而敛怨岂遵条教实蠹风猷其所在长吏不得因缘差役分外诛求律令所施典刑具在宁容残忍合务哀矜宜令所在长吏不得刑酷法须臻有道免致无辜。

卷一百九十七

闰位部·朝会

朝会者礼之经也。嬴秦罢侯守不越境岁时班制。又匪经见吴蜀而下时时间作事之细者史或失传至於声名文物表著明数存诸类例此不复陈沿革在斯粗可纲举俪於大国诚则多惭君彼一隅斯亦为政云：尔。

吴景帝永安元年十二月戊辰腊百僚朝贺。

宋文帝元嘉三年正月乙亥朔会群臣於太极前殿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己丑朔以军事不朝会。

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月癸酉御史司宪薛廷奏请文武百官仍旧朝参先是帝欲亲征北寇命朝臣先赴雒都至是缓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请每月初入阁望日延英听政永为常式。

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诸藩屏陪臣称贺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见于崇元门。

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学士称贺文武百官拜表於东上卜门。

八月甲午敕朕以干戈尚炽华夏未宁宜循卑菲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銮崇勋两殿只於便殿听政。

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称贺用礼乐也。

十一月己亥日南至帝被袞冕御朝元殿列细仗奏乐於庭群臣称贺。

五年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阁。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阁刑法待制官各奏事。

十月乙未帝御朝元门以回鹘吐蕃二大国首领入觐故也。

闰位部·宴会

先王制合宴之礼著序宾之训所以申饮赐之嘉好劝群臣之尽心诗之鹿鸣湛露所为作也。自嬴秦刘

蜀以迄江左魏齐传禅逮于朱梁曷尝不乘时展豫置酒高会或历览故邑或翱翔池御班觴於讲礼之隙宿设於考室之际因嘉庆以合饮议勋赏而舍爵征行所次慰劳攸及，於是厚陪鼎之数举酬奖之制赋诗以导其意既醉以毕其欢皆以考经义而稽古推慈惠而逮下者也。

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蜀先主初入蜀於涪大会置酒作乐。

吴大帝初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又尝大会群臣後蜀使至群臣并会（尝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又尝宴饮於船楼也。）

後主每飨宴无不竟日。

宋文帝元嘉四年三月宴丹徒宫帝乡父老咸与焉。

二十六年宴于丹徒宫。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九月戊申幸宣武堂宴会诏诸王公以下赋诗。

二年三月己亥幸乐游苑宴会王公以下赋诗。

武帝永明二年七月诏曰：夫乐所自生先哲垂诰礼不忘本积代同风是以汉明迟回於南阳魏文殷勤於谯国青溪宫体天含辉则地栖宝光定灵源允集符命在昔期运初开经纶方远缮筑之劳我则未暇时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鸿基思存缔构式表王迹考星创制揆日兴功子来告毕规模昭备宜申宴乐之礼以畅感慰之怀可克日小会八月丙午车驾幸旧宫小会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

四年正月以籍田礼毕幸阅武堂芳酒小会诏赐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

五年正月戊子幸芳林园 契饮戊申车驾幸芳林园宴。

九月诏九日出商飴馆登高宴群臣辛卯车驾幸商飴馆是馆帝所立在孙陵岗世呼为九日台。

十二月戊子太子长子郁林王昭业冠于东宫崇政殿其日小会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东昏侯永元二年六月庚寅车驾於乐游苑内会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观。

和帝中兴元年五月车驾幸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梁高祖大同十年三月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

大清元年五月丁酉輿驾幸德阳堂宴群臣设丝竹乐。

陈高祖永定二年十二月太极殿东堂宴群臣设金石之乐以路寝告成也。

宣帝大建七年闰九月甘露降乐游苑丁未车驾幸乐游苑采甘露宴群臣诏於苑龙舟山立甘露亭。

八年四月甲寅诏曰：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

後主至德三年十二月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王公卿士。

四年九月甲午輿驾幸玄武湖肆櫓舰阅武宴群臣赋诗。

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正月癸卯朔飨群臣於前殿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七月诏曰：古人鹿皮为衣书囊成帐有怀盛德风流可想其魏朝御府所有珍奇杂采常所不给人者徒为畜积宜命悉出送纳後园以供七日宴赐。

九年十一月登三台御乾象殿宴群臣并命赋诗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丙申御玄德殿宴犒诸军使刘捍符道昭已下赐物有差是月青州许州定州三镇节度使请开内宴各赐方物。

六月戊寅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学士及诸道入贡陪臣。

二年三月幸泽州辛巳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

四月丁未自泽州还至怀州宴宰臣文武百官。

九月丁亥西幸陈州锡宴扈从官。

十月乙巳御内殿宴宰臣扈从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球场殿宣夹马都指挥使尹 告韩塘以下将士五百人赐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辛亥宰臣百寮起居於殿前遂宣赴内宴赐方物有差丁巳至东都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亥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驾还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乙未。又宴宰臣百官於宣和殿。

三年正月甲午御文思殿宴群臣赐金帛有差。

二年丁酉宴群臣於崇勋殿甲辰。又宴群臣於崇勋殿盖藩臣进贺勉而从之。

三月丙辰朔御崇勋殿视朝遂宴群臣。

四月车驾在河中府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谦扈从官甲寅宴宰臣及扈从官于内殿。

五月乙丑朔视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内殿己卯车驾至西京癸未御崇勋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四品已上己丑复御崇勋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四品已上。

九月甲午宴百官於崇勋殿丙辰御崇勋殿召韩建杨涉薛贻矩赵光逢杜晓河南尹张宗 襄州节度使杨师厚宣州节度使王景仁等赐食赐宰臣银鞍辔马方物银器细茶等庚辰御崇勋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

四年正月壬寅幸保宁球场赐宴宰臣及文武百官二月戊辰宴於金銮殿甲戌以春时无事频及勋烈宴於河南府池亭辛巳杨师厚赴镇于陕寒食假诸道节度使郡守勋臣竞以春服贺。又连清明宴以鞍辔马及金银器罗绵进者逾千万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

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勋臣己亥幸天驷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勋烈翰林学士辛亥宴宰臣於内殿丙辰於兴安球场大飨六军乐春时也。

四月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践祚励精求理深戒逸乐未常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内妓 阶击鼓弄曲甚 至午而罢。

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学士两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群臣於宣威殿。

八月西征庚午次陕府辛未宴本府节度使杨师厚及扈从官于行宫赐师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营招讨使丙子宴文武从官军使已下设龟兹乐。

九月甲午至西京乙卯宴会群臣于宣威殿。

十月己卯以新修天驷院开宴落成内外并献马而魏博进绢四万疋为 且价。

壬午以冬设禁军幸兴安鞠场召文武百官宴。

十一月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龙虎军宴群臣甲寅幸右龙虎军宴群臣。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

五年三月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学士尚书侍郎孔续已下八人扈从宴乐甚欢戊戌幸右龙虎军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於新殿甲辰幸左龙虎军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四月丁卯幸龙虎门召宰臣学士金吾上将军大将军侍宴广化寺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军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龙虎军宴群臣。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宴於宣威殿壬辰宴河南尹翰林学士军使於宣威殿。

八月癸亥诏宰臣文武百寮宴於河南府。

九月己丑宴群臣於兴安殿。

十月幸相州癸亥令诸军指挥使及四番将军赐食於行宫之外庑戊辰幸邑西之白龙潭潭水亘千许步南北五之一焉风澜折岸辽然有江湖之状潭之北立神祠前亭宇弘敞下植波际帝登临凝览宸旨舒悦即命丞相与翰林大学士侍膳於方右。又命鱼舫数十以钓网进观献焉。

十一月甲申至黎阳县乙酉命从官丞相已下宴於行次。

二年二月庚戌中和节御崇勋殿召丞相大学士河南尹略封讫於万春门外庑赐以酒食。

是月庚申御宣威殿开宴丞相洎文武官属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罢。

三月北巡还至贝州辛卯诏丞相翰林大学士文武从官都招讨使及诸军都指挥使等赐食於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赐从官己未次黎阳县东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赐丞相从官酒食有差己巳至东都博王友文以新创食殿上言并进准备内安钱三千贯银器一千五百两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从官等侍焉。

闰位部·庆赐

《传》曰：行庆施惠罔有不当孟子有言曰：推恩足以保四海古之令王何莫由兹道也。自嬴氏力政并吞诸夏申诏爵之典弛群饮之禁逮气王南纪时更五代元魏之季高齐嗣兴莫不因事以大赉昭德以行赏或进位以宠文武版授以尊耆艾恤民之隐则有 帛之赐与人同乐则有牛酒之惠至於善人女子亦以 帛

及逮夫朱梁率由是矣。其或折俎之宴有束帛之贄盖伐木之诗所谓将其厚意者也。

秦始皇二十五年五月天下大旱（《周礼》族师掌春秋祭旱为人物灾害之神陈留俗三月上巳食为旱）。

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黔黎黑也。）大旱。

二十七年赐爵一级。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

三十六年徙民於北河榆中拜爵一级。

吴大帝黄龙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是日将吏皆进爵加赏。

景帝永安元年十一月绍位诏曰：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级。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即位改元大赦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五斛。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进位二等。

文帝即位初文武赐位二等。

元嘉六年三月立皇太子劭为皇子赐文武位一等。

十四年南郊大赦文武赐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

十七年十月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级。

二十四年春大赦文武赐位一等系降宥诸逋负宽减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赐五斛。

是年以林邑所获金银宝物班贄各有差。

二十六年幸丹徒诏二千石官长并勤劳王务宜有沾锡。

孝武孝建元年正月立皇子子业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帛七月大赦赐文武爵一级。

大明二年诏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

三年七月大赦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帛各有差。

四年车驾躬耕籍田大赦天下力田之民随才叙用孝悌义顺赐爵一级孤老贫疾人十斛籍田职司优沾重贄百姓之粮种随宜贷给吏宣劝有章者详加褒进。

六年正月祠南郊大赦天下孝子顺孙义夫悌弟赐爵一级慈姑节妇及孤老六疾赐帛五疋十斛。

七年二月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从者普加沾贄。又诏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民疾苦鳏寡孤独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赐粟帛。

十月壬寅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十二月行幸历阳郡赐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孤疾赐帛十疋。

前废帝永光元年八月诛太宰江夏王义恭等改元景和文武赐位二等。

景和元年皇子生少府刘胜之子也。大赦天下赐为父後者爵一级。

明帝即位初大赦天下改泰始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五斛。

二年既讨平江郢荆雍湘五州六军解严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五年车驾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赐力田爵一级。

後废帝元徽二年加元服大赦天下赐民男子爵一级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二级鳏寡孤独笃癯不能自存者五斛年八十以上加帛一疋大五日赐王公以下有差。

是年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讨平之诏京邑二县埋藏所杀贼并战死者复同京城是日解严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

四年正月车驾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赐力田爵一级顺帝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大赦天下赐文武位二等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受禅大赦赐民爵二级文武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五人五斛。

六月诏诸将及客戮力艰难尽勤直卫其从还宫者普赐位一阶。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旧宫领宫职司详赐帛。

四年闰正月辛亥籍田诏孝悌力田详授爵位孤老贫穷赐十石甲寅幸阅武堂劳酒小会诏赐王公以

下在位者帛有差。

是年三月国子学讲孝经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卜专士助教绢各有差。

五年十一月戊子皇孙冠於东宫崇政殿其日小会赐王公已下帛各有差。

十一年四月立皇太孙诏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帛各有差。

明帝建武元年立皇太子宝卷诏天下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普加甄赐明扬表其衡闾贲以束帛。

二年寝庙成诏监作长师可赐位一等役身遗假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

三年皇太子冠赐王公已下帛各有差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四年四月改元永泰文武加位二等梁武帝。

普通元年正月改元赐文武劳位孝弟力田爵一级尤贫之家勿收常调鰥寡孤独并加贍_丁。

三年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并毕班赐工匠各有差。

四年二月乙亥籍田诏孝弟力田赐爵一级预耕之司克日劳酒三日。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诏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三年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为父後者及出处忠孝文武清勤并赐爵一级。

五年正月辛卯輿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六年二月癸亥輿驾亲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大同三年正月辛丑輿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五年正月辛未輿驾亲祠南郊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孝为善人者各赐爵一级并勒所属即时_三贍上。

十年三月驾幸兰陵谒建宁陵至修陵壬寅诏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於父宜有以慰其心此并可赐位一阶并加颁贲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癸卯诏在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赐位一级并加沾贲是月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贲钱二千。

中大通元年四月大赦改元孝悌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贲宿卫文武各有差。

太清元年四月丁亥輿驾自同泰寺还宫大赦改元孝悌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在朝群臣宿卫文武并加班贲。

元帝承圣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改元内外文武赐位一等敬帝太平元年九月壬子改元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陈高祖永定元年十月禅授大赦改元赐民爵二级文武二等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_三五斛。

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即位诏文武内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九月立皇太子伯宗王公已下赐帛各有差。

天嘉元年正月癸丑大赦改元孝悌力田殊行异等加爵一级辛丑輿驾祠南郊赐民爵一级。

三年正月初祠南郊诏曰：朕负荷宝图亟回星_口兢兢业业，庶几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无忘日夜阳和布气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诚兼飨敬思与黎元被斯宽惠可普赐民爵一级其孝悌力田别加优恤。

七月己丑皇太子纳妃王氏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二级。

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_三五斛。

太康元年四月乙卯皇孙至泽生在位文武赐绢帛各有差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废帝光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孝悌力田赐爵一级七月戊申立皇太子至泽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王公已下贲帛各有差。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甲午即位大赦改元在位文武赐爵一阶孝悌力田及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异等殊才并加策序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_三五斛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王公已下赐帛有差。

五年二月己丑皇孙生诏曰：皇孙载诞国祚方熙思与群臣共同斯庆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後主大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位大赦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後者并赐爵一级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二人五斛帛二疋。

四月丙子立永康公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王公已下赉帛各有差。

至德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後者各赐爵一级鰥寡癯老不能自存者人二五斛。

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五月赐鰥寡孤独贫穷者衣服各有差。

兴和元年十月以新宫成大赦改元年八十以上赐绶帽及杖七十已上赐帛及有废疾者各赐帛粟。

二年正月徙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级营构主将别优一阶。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禅南郊礼毕大赦改元百官进阶男子赐爵鰥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有差。

九年十一月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并进一大级。

废帝天保十年十一月癸酉即位大赦内外百官普加进级。

孝昭帝皇建元年十一月立世子百年为太子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以子纬为皇太子大赦内外百官并加进级诸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後主天统三年二月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职人各进四级内外百官并进二级。

武平元年六月以皇子生大赦内外百官并进二级九州职人并进四级。

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己未将受唐禅赐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丁卯大赉赏易有差。

二年十一月戊子赐文武百官帛。

三年正月赐南郊行事官仪礼使赵光逢已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群臣赐金帛有差甲申赐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绢一万疋拜茵褥固二百六十件赐张宗二。

九月御崇勋殿宴群臣文武百官赐张宗二杨师厚白绫各三百疋银鞍辔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内臣赐院使敬翔直学士李班等繒采有差。

四年正月壬寅幸保宁球场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赐宰臣张宗二已下分物有加赐广王分物。

七月丙辰宴群臣於宣威殿赐物有差。

八月车驾西征次陕府丙子宴文武从官军使已下设龟兹乐赐物有差。

五年三月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学士尚书侍郎孔续已下八人扈从宴乐上甚欢赐物有差。

四月丁卯幸龙门召宰臣学士金吾上将军大将军侍宴于广化寺赐物有差。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诏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迁爵秩复大赉军旅溥宴于宣威殿赐帛各有差。

三年四月幸魏州之金波亭赐宰臣文武官及大学士羊酒有差。

末帝龙德元年正月改元诏曰：郊二大礼旧有渥恩御殿改元比无赏给今则不循旧例别示特恩其行营将士赏赉已给付本家宜令招讨使霍彦威副招讨使王彦章陈州行营都指挥使张汉杰晓示诸军知悉。

闰位部·纳贡献

天子制贡职所以均财用诸侯归时事所以陈艺极式明上下之序聿成经久之法昔汉室沦覆三国鼎峙孙刘而下据有江吴北齐朱梁奄宅中土而皆懋宣法式宠绥遐迩故藩服之长中外之臣莫不遵时会之文修任土之贡亦有献瑞物而贄宝器者咸用论次焉。

吴大帝汉建安末为吴侯安远将军领交趾太守士燮每遣使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椰龙眼之属无岁不至燮弟合浦太守一时贡马凡数百匹帝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

嘉禾元年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藩并献貂马帝大悦加渊爵位。

宋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获古铜钟高一尺七寸太守张辩以献。

南齐武帝永明五年益州刺史始兴王鉴献龙角一枝长九尺三寸红色有文。

六年七月齐郡太守刘元宝於郡城堑得钱三十七万径一寸半以献帝以为瑞班赐公卿。

崔惠景为南郡内史梁南秦二州刺史。又为司州刺史惠景每罢州辄资献奉动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梁武帝大通初陶弘景献二丹於高祖其一嘉胜一名成胜并为佳宝。

陈宣帝大建七年四月郢州献瑞钟。

十二月南康郡献瑞钟。

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

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壬午保义军节度使朱友谦进百官衣二百副其月广州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河南尹张全义进开平元年已前羡馀钱十万贯_二由六千疋绵三十万两仍请每年上供定额每岁贡绢三万疋以为常式荆南高季昌进瑞橘数十颗质状百味倍胜常贡。且橘当冬熟今方仲夏时人咸异其事因称为瑞。

十月广州进献助军钱二十万。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

十一月广州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馀副香药珍巧甚多。

二年正月幽州刘守文进海东鹰鹞蕃马毡_二方物九月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

十一月诸道节度刺史各进贺冬田器鞍马绛罗等三年四月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进蕃中生异马一匹鞍後毛长五寸名乌龙两浙节度使钱A 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洞牙弩百枝桐木枪二千条赐进奉使纪君武银帛有差是年冬诸道节度使刺史咸贡鞍马银绢罗绮贺正。

四年五月自朔旦至癸巳内外以午日奉献巨万计马三千蹄馀称是复相率助修内垒（时南北征伐版籍未有定赋帝每议营造及节序无不咸而南方数镇入相调外山泽鱼盐之利罕籍於县官矣。）

七月福州贡方物献桐皮扇广州贡犀玉献船上蔷薇水。

十月己卯新修天驥院帝开宴落成内外并献马而魏博进绢四万疋以为_二。且价。

乾化元年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琢画宫衣五百副广州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安南两使留後曲美进筒中蕉五百疋龙脑郁金各五瓶他海货等有差。又进南蛮通好金器六物银器十二并乾_二绫花_二最越_二毛等杂织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进户部多支榷课葛三万五千疋。

二年四月广州献金银犀牙杂宝货及名香等合估数千万是月客省引进使韦坚使广州回以银茶上献其估凡五百馀万福建进供御金花银器一百件各五千两是年天下郡国各助郊天及贺正献相次而至。

卷一百九十八

闰位部·耕籍

《周礼》有王籍之制以时入之上以供粢盛下以致蕃殖祈农务穡，於是乎！在而嬴氏并吞收大半之赋孙刘鼎峙定三分之业甸师所掌史策无闻故不可得而论也。若乃繇宋泊陈迭王江左北齐高氏建都邺下皆亲御耒耜率劝农功所谓国之大典民之大事于斯而已矣。其或致诚斋祭草具礼仪除坛於国之震离卜月於春之孟仲随时_二公革亦载于篇。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诏曰：古者从时胙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将被斯民初帝将亲耕而其仪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义注时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於时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於中阡西陌南御耕种坛於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於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_二童_□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駟青_二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衿带佩苍玉藩王已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旨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帝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大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_□礼毕。

孝武帝大明四年正月乙亥躬耕籍田。

明帝大始五年正月癸亥躬耕籍田。

後废帝元徽四年正月己亥躬耕籍田。

南齐武帝永明三年十二月诏曰：九■至重八财为末是故洁粢丰盛祝史无愧於辞不籍千亩周宣所以贻谏昔期运初启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则未暇朕嗣奉鸿基思隆先轨载耒躬亲率繇旧式可以开春发岁敬简元辰鸣青鸾於东郊冕朱■而莅事仰荐宗■俯勸黔黎将使□庾内充遗秉外■刃既富而教兹焉攸在。

四年闰正月辛亥亲耕籍田。

梁高祖天监十三年二月丁亥亲耕籍田先是籍田依宋齐以正月用事不斋不祭帝以为启蛰而耕则在二月节内书云：以殷仲春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

十六年二月辛亥亲耕籍田。

普通二年四月丙辰诏曰：夫钦。若昊天历象无违躬执耒耜尽力致敬上协星鸟俯训民时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以震方检求沃野具兹千亩庶允旧章，於是徙籍田於建康北岸筑兆域大小列种梨柏便殿及斋宫省如南北郊别有望耕台在坛东帝亲耕毕登此台以观公卿之推反。又有祈年殿云：

四年二月乙亥躬耕籍田诏曰：夫耕籍之义大矣。哉！粢盛繇之而兴礼节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兹千亩公卿百辟恪恭其仪九推礼毕馨香靡替兼以风■叶律气象光华属览休辰思加奖劝可班下远近广辟良畴公私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乏亦并加贷给每使优遍孝弟力田赐爵一级预耕之司克日劳酒。

中大通六年二月癸亥亲耕籍田。

大同元年二月丁亥躬耕籍田。

二年二月乙亥躬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亥亲耕籍田。

四年二月己亥亲耕籍田。

六年二月己亥亲耕籍田。

七年二月辛亥亲耕籍田。

太清元年二月丁亥躬耕籍田。

陈宣帝大建元年二月乙亥亲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酉亲耕籍田。

六年二月辛亥亲耕籍田。

九年二月壬午亲耕籍田。

十一年二月癸亥亲耕籍田。

十三年二月乙亥亲耕籍田。

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正月辛亥亲耕籍田于东南其制千亩内种赤梁白■大豆赤黍小豆黑子小麦色别一顷自馀一顷地中通阡陌作祠坛於陌南阡西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陞三坛四门为大营於外设御耕坛於阡东陌北每岁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大牢祠先农神农氏於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先祠司农进■童□之种六宫主之行事之官并斋设斋省於坛所列宫悬。又置先农坐於坛上众官朝服司空一献不燎祠讫帝乃服通天冠青纱袍黑介帻佩苍玉黄绶青带林舄备法驾乘木辂耕官青朝服从殿中监进御耒於坛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坛南陞即御坐应耕者各进於列帝降自南陞至耕位释剑执耒三推三反升坛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帅其属以牛耕终千亩以青箱奉■童□跪呈司农诣耕所洒之种讫司农省功奏事毕帝降之便殿更衣飨宴礼毕班赉而还。

闰位部·务农

夫四人之业农居其一焉盖务穡播■所以厚下而丰财授时勉人所以敦本而成务致国於富■跻俗於仁寿未始不由兹道也。嬴秦肆暴靡修稼政孙刘裂壤南北更政以迄于朱梁或劝课纤悉形於诏令或优恤深笃著於条禁以至蚕月云：及申其帛囊之刑耕事方急缓其穀觫之戮亲临畎亩形於奖诲然後馀粮委於甫田游手缘於东作既富而教可以君国而永命也。

蜀後主建兴三年春诏务农植■闭关息民。

吴大帝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表令诸将增广农田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用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赤乌三年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有损而吏民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警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

景帝永安二年三月诏曰：朕以不德■于王公之上夙夜战兢怨寝与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繇士民士民之贍必须农桑《管子》有言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以来州郡民吏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繇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贍足相供养则爱身重命不犯刑法然後刑罚不用风俗可整以群僚之忠贤。若尽心於时虽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汉文升平，庶几可及及之则臣主俱荣不及之则损削侵辱何可从容俯仰而诸卿尚书可共咨度务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时事定施行称朕意焉。

宋文帝元嘉八年闰六月诏曰：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

二十年十二月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一夫辍稼饥者必及仓廩既实礼节以兴自顷所在贫罄家无宿积赋之暂偏则人怀愁垫岁，或不稔而病至比室诚繇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氓庶怨劝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怨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勤惰行其诛赏观察最殿严加黜陟。

二十一年七月诏曰：比年■稼伤损■■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各尽其方不得奉行公文而已。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以田农要月大官停杀牛。

明帝泰始三年正月以农役将兴大官停宰牛。

南齐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诏曰：守宰亲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严课农桑相土揆时必穷地利。若耕蚕殊众足厉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违方骄矜佚事妨农亦以名闻将明赏罚以劝勤怠较□殿最以申黜陟。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诏曰：执耜■亏悬罄比室秉机或情无褐终年非怠非荒虽繇王道不稂不莠实赖民和顷岁多稼无爽遗秉如积而三登之美未臻万斯之基尚远。且风土异宜百姓殊务刑章治绪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属念无凶夙兴可严下州郡务滋耕殖履亩辟畴广开地利深树国本克阜民天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诏曰：食惟民天义高姬载蚕实生本教重轩经前哲盛范後王茂则布令审端咸必繇之朕肃■岩廊思弘风训深务八政永鉴在勤静言日昃无凶夙兴守宰亲民之主牧伯调俗之司宜严课农桑罔或懈惰揆景肆力必穷地利修固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蚕殊众具以名闻游怠害业即便列奏主者详为条格。

梁简文大宝二年正月甲戌下令曰：军国多虞戎旃未静青领虽炽黔首宜安时唯星鸟表年祥於东秩春纪宿龙歌岁取於南□况三农务业尚看天桃敷水四民有令犹及落杏飞花化俗移风常在所急劝耕。且战弥须自许岂直燕垂寒谷积黍自温宁可□此玄苗坐；食红粒不植燕□空候蝉鸣可悉深耕概种安堵复业无弃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陈文帝天嘉元年三月诏守宰明加劝课务急农桑庶鼓腹含哺复在兹日。

八月诏曰：菽粟之贵重於珠玉自顷寇戎游手者众民失分地之业士有佩犊之讥朕哀矜黔庶康弊俗思俾阻饥方存富教麦之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即万宝可收其班宣远近并令播种守宰亲临劝课务在及时其有尤贫量给种子。

後主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诏曰：躬耕为劝义显前经力农见赏事昭往诰斯乃国储是资命攸属丰俭隆替靡不繇之夫入赋自古输藁惟旧沃饶贵于十金碯确至於三易腴■脊既异盈缩不同诈伪日兴薄

书岁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实峻刑闻诸东汉老农惧於祇应俗吏因以侮文辍耒成群游手为伴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阳和在节膏泽润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辟滕进垦蒿莱广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业久废咸许占作公田荒纵亦随肆勤儉良守教耕淳民载酒有兹督课议以赏擢外可为格班下称朕意焉。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八月诏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

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已上皆就田亩桑蚕之月妇女十五已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有人力无牛无人力有牛者须令相便皆得佃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焉。

梁大祖开平三年八月己卯幸西苑观稼。

四年二月己丑出光政门至谷水观麦。

五年二月甲子幸曜村民舍阅农事。

乾化元年五月癸巳观稼于伊水。

八月戊辰幸故上阳宫至榆林观稼。

闰位部·节俭

夫节用爱人宣尼之教也。去奢去泰玄元之旨也。盖有国有家者曷尝不遵卑菲之训申奇巧之禁厚生而务本克己以率下然後致民於富庶飨祚於悠久者也。自江吴传国逮於北齐朱梁亦尝斥弃珍玩禁止贡献裁减玉食之制削去舆服之■希戒风俗之逾侈化民德以归厚或形於诏诰或著之行事亦有始初清明宪章稽古中道而废不终令闻传所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又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虽复条教周悉亦何益於治乎！

吴大帝赤乌五年四月禁进献御减大官膳。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帝诏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宫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帝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宋高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御後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尝献琥珀枕光色甚价盈百金时将北征以琥珀冶金创帝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军平关中得姚兴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旨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帝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百尺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犹剧坐卧常须冷物後有献大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耶即令毁之制诸主出■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常著连齿木屐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馀人诸子旦问起居入阁脱公服止著裙如家人之。

文帝元嘉八年三月诏曰：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鞞■故请改易之。又鞞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帝以竹■未至於坏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

孝武帝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六月诏曰：兴王立训务弘治节辅臣佐时勤献政要仰惟圣知每存兹道猥以眇躬属承景业阐扬遗泽无废厥心夫量入为出邦有旧典而经纪之宜多违常度兵役靡耗府藏散减外内重供未加损约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遗命自今诸司簿已厚民去烦从简悉宜施行以称朕意。

七月辛酉诏崇俭约禁淫侈。

大明四年四月诏曰：昔弋衣御宇贬甘示节土簋临人饬俭昭度朕绵帛之念无凶于怀虽深诏有司抑浮务实而岁用兼积年量虚广岂以捐丰从损允称约心四时供限可详减大半庶裘□顺典有偃民华纂组伤功无竞厘市。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曰：皇室多故靡费滋广。且久岁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从俭弘济时艰政道未孚愧愧兼积大官供膳可详所减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无益之物一皆蠲省务存简约以称朕心。

二年十一月诏曰：治崇简易化嫉繁侈远关隆替明著轨迹者也。朕缘斯坠运属此屯极仍之因之以师旅而识昧前王务艰昔代旧赋既失为费弥广鉴寐庶务每思弘革方欲缓繇优调爱民为先有司详加宽惠

更立科品其方物职责各顺土宜来献纳恭敬依时令凡诸蠹俗妨民之事□未违本之业雕华靡丽奇器异技并严加裁断务归要实其尚方御府诸署供御制造咸存俭约庶淳风至教微遵太古阜财兴让少敦季俗。

後废帝元徽二年五月诏曰：顷国赋多愆公储罕给近治戎虽浅而军费已多廩藏虚罄难用馭远宜矫革淫侈务在节俭供奉服御悉就减撤雕文靡丽废而勿修凡游费一皆禁断外可详为科格。

三年闰三月诏曰：顷民俗滋弊国度未殷岁时屡騫编户不给。且边隅尚警供费弥繁永言夕惕寢兴增疚思弘丰耗之制以□约素之风庶在拯民以康法道大官珍膳御府丽服诸所供拟一皆减撤可详为其格务从简衷。

顺帝□□明元年七月诏曰：露台息构义光汉德雉裘焚制事因晋道故以检奢轨化敦俭馭俗顷甸服未静师旅连年委蓄屡空劳敝莫偃而丹ぬ之□希糜耗难訾宝賂之费徵赋靡计今车服仪制□宜约损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罢省御府二署凡工丽雕镌伤风毁治一皆禁断庶永昭宪则弘兹始政。

南齐太祖即位後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正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异物皆宜随例毁弃後宫器物栏檻以铜为□希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著紫皮履华盖除金花瓜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

武帝为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又诏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繒□广弊民已多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

明帝初封西昌侯王子侯旧乘□原帷车帝独乘下帷车仪从如素土。

建武元年十一月诏曰：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上严加禁断。

二年十月诏曰：轨世去奢事殷哲后训物以俭理镜前王朕属流弊之未袭浇浮之季虽恭已敷化刻意隆平而礼让未兴侈华犹竞永鉴玄风亮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复古移民可罢东田毁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

三年三月诏车府乘輿有金银□希较者皆剔除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散大存俭约罢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废文惠太子所起东田斥卖之永明中輿攀舟乘悉剔取金银还主衣库以牙角代之常用皂夹讫授馀泺与左右曰：此犹堪明日用太官进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可四片破之馀充晚食而武帝掖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其俭约如此。

梁高祖初仕齐录尚书事下令曰：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常繇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凶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伎异服殫所未见上慢下暴□□侈竞驰国命朝权政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缙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味爽之朝期之清旦圣明肇运厉精惟始虽曰：缙戎殆同创革。且□□费之後继以兴师巨桥鹿台□罄不一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自非可以奉梁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廷备御妾之数大享绝郑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氓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已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渝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及即位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希宫掖不过绫采无珠玕锦绣大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按不过三□以俭先海内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於身凡皆此类五十外便断房室後宫职司贵妃已下六宫□膺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陈高祖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飧曲宴皆瓦器蚌盘□核庶羞裁令充足而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臣钦。若等曰：绍泰梁敬帝年号也。）子女玉帛皆班士其充闾房者衣不重采□希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於前及乎！践阼弥厉恭俭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诏曰：□樽土鼓诚则难追画卵雕薪或可易革梁氏之末奢丽已甚乌豢压於胥史歌钟列於管库土木被朱丹之采车马□希金玉之珍逐欲澆流迁讹遂远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退素室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馭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菲食卑官自安俭陋俾兹薄俗获反淳

风往者雕镂_二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帝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全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

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上织成罗纹锦被裘各二诏於_二龙门外焚之。

十年四月诏曰：惟尧葛衣鹿裘则天为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无间然故俭德之恭约失者鲜朕君临宇宙十变年_二旰日勿休乙夜凶寢_二予思治。若济巨川念兹在兹_一稟同馭_二亏非贪四海之富非念黄屋之尊导仁寿以_二群生宁劳役以奉诸已但承梁季乱离斯瘼宫室禾黍有名亡处虽轮奂未睹颇事经营去泰去甚犹为劳费加以戎车屡出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兴言静念夕_一_二怀抱垂训立法良所多惭斫雕为朴，庶几可慕雉头之服既焚弋绋之衣方袭损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风行冀以变俗往者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馀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_一并各量减。

十三年十二月己巳诏非军国所须多所减损归于俭约。

北齐神武帝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_二希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

文宣天保元年七月诏曰：古人鹿皮为衣书囊成帐有怀盛德风流可想其魏朝御府所有珍奇杂采常所不给人者徒为人蓄积宜命悉出送纳後园以供七日宴赐。

梁太祖开平二年六月诏曰：敦尚俭素抑有前闻斥去浮华期臻至理如闻近日贡奉竞务奢_二或奇巧荡心或雕镂溢目徒殫资用有费工庸此後应诸道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卓至於鞍勒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进。

卷一百九十九

闰位部·命相

惟秦氏据有宇内孙刘三分天下宋萧四代载祀三百东魏高齐逮於梁室莫不咨求贤英置之宰弼财成国务弥纶统纪至乃备物典策以优其命数委任责成以寄其心膺替万枢以赋政总百官以承式时惟栋_二之重允助陶甄之化得贤之盛何代无之其或繇勋烈而践衡石以恩幸而升公袞罹负乘之谤致鼎_二束之倾者亦可以垂鉴者已。

秦始皇帝初为秦王以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号文信侯其後有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史失其名）及即皇帝号有丞相隗_二丕丞相王绾丞相李斯。

二世时去疾为右丞相李斯为左丞相斯已死以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

蜀先主章武元年四月即皇帝位策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尽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补朕之阙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勳哉！又以许靖为司徒策曰：朕获奉洪业君临万国夙夜惶惶惧不能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君其勳哉！秉德无怠。

後主建兴八年诏策诸葛亮曰：街亭之役咎繇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复兴二郡威震凶暴功勳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梟君受大任_二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十二年八月丞相亮卒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付琬）。

十三年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後军师费祎为尚书（时战国多事公务烦猥悟过人每自读书记举目暂视已穷其旨矣。）延熙二年三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

六年十一月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十年以卫将军姜维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

吴大帝黄武元年以车骑长史孙邵为丞相。

四年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

赤乌六年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途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_二明德显融任上将佐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

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持节守太常博士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於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勩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九年九月以骠骑将军步鹭为丞相。

十二年四月以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

废帝亮建兴元年闰四月以太子太傅诸葛恪为太傅太常滕裔为卫将军领尚书事。

二年十月以武卫将军孙峻为丞相。

景帝休永安元年十月以大将军孙琳为丞相。

十一月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统烦多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

五年十月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

後主皓宝鼎元年八月以镇西大将军陆凯为左丞相常侍万 为右丞相。

三年二月以左右御史丁固孟仁为司徒司空。

建衡三年诏曰：武昌督范慎勋德俱茂朕所敬凭宜登上公以副众望以为太尉。

天纪三年八月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循为司空。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以相国谘议参军王弘为侍中录尚书事。

二年正月以尚书仆射徐羨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

三年正月以尚书令徐羨之为司空录尚书刺史如故。

少帝即位初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司空徐羨之领军谢晦辅政。

文帝元嘉元年八月进司空徐羨之为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书令傅亮左光禄大夫。

三年正月以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

九年三月进卫将军王弘为太保加江州刺史檀道济为司空。

孝武帝大明三年八月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时王僧达为中书令中失年月）。

前废帝景和元年八月以始兴公沈庆之为太尉。

後废帝即位初以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共辅朝政。

元徽二年九月以袁粲为中书监领司徒褚渊为尚书令。

顺帝 明元年七月即位领军将军萧道成出镇东城辅政（臣钦。若等曰：此後南齐太祖所进具闰位勋业门梁陈二祖亦同）以袁粲为中书监司徒。

二年二月以褚渊为中书监司空。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正月以司空褚渊为司徒。

武帝即位初以司徒褚渊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辅政。

永明十一年正月以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王敬则为司空。

海陵王即位初以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前司空王敬则为太尉。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以司空陈显达为太尉。

东昏侯即位初内外众事无大小委中书监徐孝嗣右仆射江 侍中江祀卫尉卿刘暄领军萧坦之始安王遥光时呼六贵皆宰相也。

永元元年八月以徐孝嗣为司空。

和帝中兴元年十二月以征东大将军萧衍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将军扬州刺史。

梁高祖天监元年四月以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

二年六月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 为司徒尚书令。

九年正月以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

十一年正月以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

普通三年正月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

中大通四年正月尚书令袁昂进位司空。

大同五年十二月以吴郡太守谢举为中书监。

元帝承圣三年三月以司徒王僧辩为太尉（僧辩为司徒时帝居王位承制除之）护军将军郢州刺史

陆法和为司徒。

敬帝即位初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事。

太平元年七月以开府仪同三司侯 勰 为司空。

後梁宣帝即位以雍州刺史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明帝嗣位以尚书令蔡大宝为司空中书监郢州刺史王操为侍中尚书令。

陈高祖永定元年即位以梁州左民尚书沈众为中书令。

二年正月以车骑将军侯 勰 为司空（时尚书左仆射王通中书令谢哲并兼太宰史失年月）。

文帝即位初以司空侯 勰 为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

废帝即位初以中军大将军徐度为司空。

光大元年三月以尚书左仆射沈钦为侍中尚书仆射。

宣帝大建八年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帝即位後章昭达为司空王厉为中书年月史失年月）。

後主时江 革 总为尚书令姚察沈文理为侍中（史失年月）。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正月即位军国政事皆归於丞相高欢以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空。

二年三月以司徒高盛为太尉司空高盛为司徒。

三年二月以司徒大行台并州刺史高澄入辅朝政。

兴和元年正月以尚书令孙滕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空。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

二年三月以开府仪同三司孙滕为太保以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

十一月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为司徒以中书令韩轨为司空（轨为中书令史失其年月）。

五年五月以开府仪同三司庾狄干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滕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以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徒。

六年三月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

七年十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十二年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师庾狄干为太宰司徒彭乐为太尉司空潘相乐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

三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

五年八月以前司空尉粲为司徒（粲为司空史失年月）。

八年四月以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司徒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徒。

废帝即位初以右丞相斛律金为左丞相司空段韶为司徒。

武成帝即位初以太尉尉粲为太保以丰州刺史娄 叡 为司空。

河清元年七月以大司马段韶为太傅以司空娄 叡 为司徒以尚书令斛律光为司空。

三年三月以司空斛律光为司徒。

五年以前司徒娄 叡 为太尉以太傅段韶为太师。

十二月以太师段韶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为太尉後主天统元年四月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太尉侯莫陈相为太保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

二年十二月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

三年八月太上皇诏以太宰大司马姜 𡇗 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

四年三月以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

五年三月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

十一月以太保斛律光为太傅大司马。

武平元年二月以太傅斛律光为右丞相。

二年二月以录尚书事赵彦深为司空。

十一月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

四年四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赵彦深为司空。

六月以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为司徒。

十二月以司徒高阿那肱为右丞相。

六年闰八月以司空赵彦深为司徒以斛律阿列罗为司空（臣钦。若等按北《齐书》後主时和士魏休 𡇗 孝言杨休之并为中书监毗烈长。又崔季舒张 𡇗 唐为侍中史失其年月）。

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以唐朝宰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是月以清州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详於稼穡利害军旅之事筹度经费欲尽询焉恩泽特异于时罕有比者随拜为上相赐赉甚厚。

二年四月以吏部侍郎于竞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学士张策为刑部侍郎平章事时帝在泽州拜二相於行在。

三年九月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翰林学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诰杜晓为尚书户部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张宗 𡇗 为太保。

韩建受册毕金吾仗引 𡇗 辇车仪仗导谒太庙讫赴尚书省上。

末帝即位初以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平章事贞明二年八月以太子太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十月以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敬翔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珣为刑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臣钦。若等曰：敬翔庶人友 𡇗 时伪署为相郑珣初相时失其年月）。

四年四月以吏部侍郎萧颀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六年四月以尚书左丞相李琪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闰位部·选将

夫席闰馀之数主征伐之柄曷尝不慎择英杰为之将领付以师旅之重委之讨袭之事因之以夷 𡇗 敌剪逋寇震扬武怒 𡇗 威灵而克昌於基绪而咸宁其守宇焉。若夫诗礼资是为义府仁贤并用叶于善经盖夫制中权握兵要为王者之爪士乃生民之司命凿门之举善败攸系闻鞬之思倚属斯在固宜审其才致谅其诚心然後分之以注意之任责之以维扬之效者也。

秦始皇初为秦王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少年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於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随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今固始寝丘）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夜不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唯听将军计耳，於是王翦大破荆军平荆地为郡县。

蜀先主初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牙门将

军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

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业除残靖乱未尽厥理今寇虏作害民被荼毒思汉之士延颈鹤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军诰誓将行天罚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宣功遐迩故特显命高擢进爵监司于京其诞将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称朕意焉诗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国来极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可不勉与。

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乡侯策曰：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虎兼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祚以对于天下。

吴大帝时偏将军领寻阳吕蒙克■完迁寻阳未几而卢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擒大帝曰：鸢鸟累百不如一鸮复命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朱据字子范大帝咨嗟将率发愤叹息追思吕蒙张温以为据才兼文武可以继之繇是拜建义校尉领兵屯湖熟。

宋高祖初谯纵叛乱自称成都王帝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宁朔将军臧熹下邳太守刘锺兰陵太守蒯恩等率众二万自江陵讨纵初谋元帅金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帝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帝后弟也。位出其右。又隶焉及战克捷众咸服帝之知人。又美龄石之善於其事。

南齐太祖建元二年以柳世隆进号安南将军是时魏寇寿阳帝敕世隆曰：历阳城大恐不可卒治宜近断隔之深为保固处分百姓。若不将家守城单身亦难可委信也。寻。又敕曰：吾更历阳外城。若有贼至即勒百姓守之故应胜割弃也。垣崇祖既破虏上欲罢■并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萧索二豫两办为难议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为便吾谓非乃乖谬卿以为云：何可具以闻。

武帝永明二年江州蛮动敕宁朔将军曹虎领军戍寻阳除游击将军辅国军主。

萧景先为征虏将军丹阳尹永明五年羌人桓天生引蛮虏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骚动帝以景先谙究司土诏曰：得雍州刺史张瑰启事蛮虏相扇容或侵轶蜂蚕有毒宜时剿荡可遣征虏将军丹阳尹景先总率步骑直指义阳可假节司州诸军皆授节度景先至镇屯军城北百姓乃安牛酒来迎军。

明帝时陈显达为太尉侍中时虏频寇雍州众军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显达北讨诏曰：晋氏中微宋祚继谢藩臣外叛要荒内侮天未悔祸左衽乱华巢穴神州遂移年载朕嗣膺景业踵武前王静言隆替思宁区夏但多难甫夷恩化肇洽兴师扰众非政所用思戡远图权缓北略冀戎夷知义怀我好音而凶■鬼剽狡专事侵掠驱扇异类而蚁聚西偏乘彼自来之资抚其天亡之会军无再驾民不重劳传檄以定三秦一麾而平禹迹在此举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师请援结轨驰道信不可失时岂终朝宜分命方岳因兹大号侍中显达可暂辍槐阴指授群率中外纂严加显达使节向襄阳。

梁高祖天监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卞炎为副。

普通二年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节督众军北讨。

五年六月庚子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北青兖二州刺史率众北伐。

六年春正月诏曰：庙谟以定王略方举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可便亲戎以前启行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董馭雄杰风驰电迈其馀众军计日差遣初中後师善得严办朕当六军■动龙舟济江五月壬子中护军夏侯■督寿阳诸军北伐。

大通元年十二月乙卯以中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征伐大将军镇涡阳。

中大通六年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众北伐。

孝元帝承圣二年十一月遣豫州刺史侯■据东关垒徵吴兴太守裴之横帅众继之。

王僧辩为车骑大将军在扬州西魏相宇文泰遣兵及岳阳王众合五万将袭江陵元帝遣主书李膺徵僧辩於建业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别敕僧辩云：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峡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众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僧辩因命豫州刺史侯■等为前军兖州刺史杜僧明等为後军处分既毕乃谓膺云：泰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後路凡千里匿粮尚有饥色况贼越

数千里者乎！此孙臬克庞涓时也。

陈宣帝时朝议北伐帝谓左仆射徐陵曰：朕意已决卿可举元帅众议咸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著推之陵独曰：不然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於是争论累日不能决都官尚书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诏明彻为大都督令忌监军事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

北齐文襄时高岳讨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乐副散骑常侍陈元康曰：相乐缓於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有命称其堪敌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则侯景不足忧也。是时绍宗在远帝欲召见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元康特蒙优待新使人来饷金以致其诚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帝乃任绍宗遂以破景。

梁太祖开平元年八月以潞州军前屯师旅壁垒未收乃别议戎帅，於是以太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营都统。

五年正月诏曰：徵陕州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至京见于崇勋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贖甚厚使督军进发。

卷二百

闰位部·倚任

夫作朕心膂使如臂指其倚任之谓乎！三正既往嬴氏独立然强兵之重必委谋臣及梁益负阻江吴分处取威定霸得士者昌南北变风政俗有异贤哲是赖宠用弥笃盖以其才略明达履用谨饬时名攸重旧德斯茂亦以攀附自始勤劳夙夜凡所更事允合上意繇是大小之务中外迭处荣侍左右斯须罔离或畴咨机谋款密曲尽靡限资地专委要剧乃至总统政治或取论决形於付嘱无所嫌间非夫忠信博厚之君子孰克荷於特遇者哉！

秦始皇时蒙恬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恬弟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莫敢与之争焉。

蜀先主病笃诏诸葛亮嘱以後事。又敕後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庞统字士元蜀先主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於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董和字幼宰刘璋以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徵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

後主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

蒋琬後主时为尚书令总统国事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威刑皆遥先谘断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

吴孙策以虞翻为功曹策谓翻曰：孤昔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专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卿不愿行使使子纲恐子纲不能结儿辈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宝而以示人人傥留之则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後三日便遣翻还郡。

大帝初张 为会稽东部都尉时帝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嘱以辅助之义 辄拜版 谢思惟补察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 与张昭草创撰作及帝讨江夏以东部少事命 居守遥领所职甘宁字兴霸初归吴周瑜鲁肃共荐达帝加异同於旧臣宁乃陈计於帝宜先取黄祖西据楚关可渐窥巴蜀帝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帝举酒嘱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宁遂西果擒祖获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夏口。

薛综赤乌中为太子少傅领选职综以名儒居师傅之位仍兼选举甚为优重。

陆逊为荆州牧时先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大帝连和时事所宜帝辄令逊语亮并刻帝印以置逊所帝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逊常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云：忠说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帝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後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大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谘谋务求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规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信言以自裨补耶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说哉！若小人之忠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假但 𠄎 谄媚取容虽 𠄎 亦有明识也。至於废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表修崇宽政兵自足用何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赉以就逊其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

是仪字子羽汉末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败仪从会稽大帝承摄大业徵仪到见亲任专典机密拜骑都尉後破曹休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又令教诸公子书学。

朱桓为前将军领青州牧因事 𠄎 狂发诣建业治病大帝使子异摄领部曲令医视护数月复遣还屯帝自出祖送谓曰：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万人专当一面以图进取想君疾未复发也。桓曰：天授陛下圣姿当君临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当自愈。

吕范为征虏中郎将征江夏还平鄱阳孙策薨奔丧於吴大帝复征江夏范与张昭留守。又为 𠄎 卑将军领彭泽太守先主诣京见帝范密请留之後迁平南将军屯柴桑帝讨荆州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

宋高祖初谢景仁为高祖镇军司马寻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左仆射依制不得相临高祖启晋帝依仆射王彪之尚书王邵前例不解职。

刘粹为中军谘议参军卢循逼京邑京口任重高祖使粹奉文帝镇京城转游击将军。

朱龄石为左将军高祖北伐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刘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诸事皆与谋焉。

王镇恶平长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恶以征虏将军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以拒御之任。

谢晦为侍中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高祖不豫给班剑二十人与尚书令徐羨之中书令传亮镇北军檀道济并侍医药高祖晏驾领军同被顾命辅政。

孟怀玉为江州刺史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刺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上流有异志故高祖授怀玉此任以防之。

沈林子为高祖参军有功朝议欲授以一州八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来便管要自非戎车所指未尝外典焉後文帝出镇荆州议以林子及谢晦为左藩高祖曰：吾不可顷刻无二人林子行则晦不宜出乃以林子为中郎晦为中兵。

文帝时沈璞为扬州刺史始兴王 𠄎 主簿时顺阳范煜为长史行州事煜性颇疏帝诏璞谓曰：王畿之政既不可不理 𠄎 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耳目赏罚得失时宜详慎范煜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虽行其实委卿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怀辄以密启每至施行必从中出煜正谓圣明留察故深加恭慎而莫见其际也。

谢弘微文帝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预机密寻转右卫将军诸故吏臣并弘微选拟。

沈演之为右卫将军范煜为左卫将军二人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演之。又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相任寄不异也。素有心气疾病历年文帝使卧疾治事。

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赋以见志诏书敦劝文帝。又与江夏王义恭诏曰：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羊即羊玄保孟即孟夕）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耶义恭 𠄎 曰：尚书清志贞固历事唯允虽年悬车而体犹克壮未相申许下情所同尚之复摄职既还任事帝待之愈隆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安之。

王弘为侍中镇江州时徐羨之等以废杀之罪将见诛策既非同谋弟昙首。又为文帝所亲委事将发密

使报弘羨之等诛徵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帝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

殷景仁为侍中元嘉三年车驾征谢晦司徒王弘入居中书下省景仁张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中镇军侍中。

戴法兴为文帝征虏记室史补典签帝即位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闰累迁南台侍御史兼中书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转给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将孝武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无所委寄法兴颇知今古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秀元嘉中侍始兴王 读书亦涉猎文史为帝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凡选授迁转诛赏分帝皆与法兴尚之参画。

徐爰为员外散骑侍郎文帝每出军行师授兵略王玄谟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随军向 高 敖街中旨临时宣示。

沈庆之为太子步兵校尉北伐屡有谋议文帝谓之曰：河上处分皆合事宜惟恨不弃 高 敖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复违诏济事亦无嫌也。

孝武帝即位何偃迁侍中领骁骑将军亲遇隆密有加旧臣刘延孙孝武即位侍中累迁尚书右仆射大明中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三里及吕县凡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繇来不序昭穆廷孙於帝本非同宗不应有此授时司空竟陵王诞为徐州孝武深相畏忌不欲居京口迁之於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欲使腹心为徐州 处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授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

刘道隆为龙骧将军孝武分麾下以为三幢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大明中历黄门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废帝景和中为右卫将军委以腹心之任。

颜峻为吏部尚书南郡王义宣臧质等反以峻兼领军义宣质诸子藏匿建康秣陵姑孰江宁县界孝武大怒免丹阳尹褚湛之官收四县官长以峻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

颜师伯为侍中亲幸隆密群臣莫二迁吏部尚书右军如故孝武不欲威柄在人亲监庶务前後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其後孝武遗诏江夏王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会断。若有军旅征讨悉委庆之总统尚书中书事委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

王玄谟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与柳元景俱受孝武顾命以外监事委玄谟。

明帝时沈攸之监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军事镇号进军将军泰豫元年与蔡兴宗同预顾命进号安西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未拜会巴西民李承明反执太守张澹蜀土骚扰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兴宗未之镇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攸之既至会承明已平仍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

王景文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徵为左仆射领吏部扬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屡辞内授明帝手诏譬之曰：尚书左仆射卿已经此任东宫詹事用人虽美职次正可比中书令耳庶姓作扬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铁并处之不辞卿清令才望何 鬼休元毗赞中兴岂谢干木绸缪相与何後殷铁耶司徒以宰相不应带神州远遵先旨京口乡基义重密迩畿内。又不得不用骠骑陕西任要繇来用宗室骠骑既去巴陵理应居之中流虽曰： 地控带二江通接荆郢经途之要繇来有重镇如此则扬州既阙刺史卿。若有辞更不知谁应处之此选大备与公卿畴怀非聊尔也。

袁粲为尚书令与左仆射褚渊中领军刘 并受明帝顾命加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又云：苍桐立齐太祖与袁粲褚渊刘秉共掌事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秦时有穰侯华阳高陵泾阳君称为四贵至是乃复有焉）。

南齐张岱仕宋孝武时为骠骑长史领广陵太守新安王子鸾以盛宠为南徐州割吴郡属焉高选佐史帝召岱谓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资宦已多今欲用卿为子鸾佐总刺史之任无谓小屈终当大伸也。

刘怀珍仕宋明帝时为巴陵王景素征西右司马宁朔将军帝手诏怀珍曰：卿性忠说吾所委赖在彼与

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儿乃佳但不能接物颇亦堕事卿每谏之怀珍奉旨帝寝疾。又诏怀珍曰：卿不应乃作景素佐才旧所寄今徵卿二卫直後为太祖太宰参军时魏围泗口怀珍将兵数千破之拜建武将军乐陵河间二郡太守赐爵广晋县侯明年怀珍启求还孝武答曰：边维须才未宜陈请。

李安民仕宋明帝时为宁朔将军山阳太守三巴扰乱太守张澹弃涪城走以安民假节度都督讨蜀军事辅师将军五獠乱汉中敕安民回军至魏兴事宁还至夏口後废帝元徽初除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假节将军如故别敕安民曰：九江防边备御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鄙郢之势无所致辞也。太祖时苏■品为太祖冠军录事参军是时张永沈攸之败後新失淮北始宋朝遣太祖北伐不满千人每岁秋冬间淮骚动尝恐寇至太祖广遣侦候安集荒馀。又营缮城府在兵中久见疑於时太祖乃作塞客吟以喻志■品达帝此旨更自勤励委以府事深见知待。又沈昭略有刚气■■明末为相国西曹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帝不欲违可其奏寻迁为中书郎为桂武将军桂阳王作难诏复以■品为平南录事领军主从顿新亭使分金钱赐诸将事宁除步兵校尉。又为黄门郎领射声校尉任以心膂。

垣崇祖为豫州刺史进号平西将军太祖遣使入关参魏消息还敕崇祖曰：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耶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残■鬼敕崇祖修治其陂田。

江谧为左民尚书诸皇子出阁用文武主帅皆以委谧太祖寻敕选曰：江谧寒士诚当不得竞等华侪然甚有才■堪为委用可迁掌吏部谧才长刀笔所在事办。

刘怀慰初与帝善齐国建帝欲置齐郡於京邑议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归乃治瓜步以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帝谓怀慰曰：齐邦是王业所基吾方以为显任经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赐卿玉环刀一口。

刘善明为右卫将军太祖践祚以善明勋臣欲与善明禄诏谓之曰：淮南近畿国之形胜自非亲贤不使居之卿为我卧治也。代明帝为征虏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涂伯邑五百户。

桓康为游击将军太祖谓康曰：卿随我日父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正欲与卿先共灭虏耳魏军既动遣康行假节濮阳太守骁骑将军。

陈显达为护军将军建元二年元魏寇寿阳淮南江北百姓骚动帝以显达为吏部侍郎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兖徐青冀兖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之镇寇退帝敕显达曰：寇经破散後当无复犯阙理但国家边防自应过存备豫。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镇盱眙沈司空亦以孝武初镇彼正当以淮上要於广陵耳卿谓前代此处分云：何今金议皆云：卿应据彼地吾未能决乃当以扰动文武为劳。若是公计不得惮之。

柳世隆建元三年出为使持节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安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江北畏北寇骚动不安太祖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贼犹治兵在彭城年已垂尽或当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或为备不可懈彼郭既无关要用宜开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发民治之无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几米可指牒付信还人间。若有丁多而细口少者悉令戍之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启锤离闻贼已渡淮既审送死便当制加剿扑卿好参候之有急令诸小戍还镇不可贼至不觉也。贼既过淮不容迹退散要应处送死者定攻寿阳吾当遣援军也。又遣军助世隆并给军粮寇退帝欲上断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殆无惊恐近。又令垣豫州断其州内商得崇祖启事已行竟近无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其见亲委如此。

荀伯玉为辅国将军武帝初在东宫用事不法任左右张景真多僭侈伯玉密启太祖收景真杀之太祖嘉伯玉尽心愈见亲信军国密事多委使之时人为之语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太祖末年指伯玉谓武帝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为其作口过汝勿信也。可令往东宫长侍。

武帝时曹虎为广陵太守帝敕虎曰：广陵须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处此任随郡王子隆代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备军容西上以虎为辅国将军镇西司马南平内史。

王俭为左仆射领选太子少傅卫将军丹阳尹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五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固让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诏俭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谘事帝以往来烦数复诏俭尚书下省十日出外。

萧谡为步兵校尉武帝斋内兵仗悉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参掌除正员外郎转左中郎将後军将军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敕谡左右宿直郁林即位深委信谡每请急须出帝通夕不寐谡还乃安。

张欣泰累除尚书都官郎武帝与欣泰早经款遇及即位以为直阁将军领禁旅。

蔡约为宜都王冠军长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谓约曰：今用卿为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约曰：南豫密迩京师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

乐蔼为荆州刺史豫章王疑主簿後为大司马中兵参军转署记室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称兵反既罢焚烧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武帝引见蔼问以西事蔼上对详敏帝悦焉用为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还州缮修廨署数百区减军而役不及民荆郢以为自晋王悦移镇以来府舍未之有也。

崔文仲为徐州刺史时淮北义民桓磊 = 鬼於 = 包犊固与魏战大破之文仲驰启帝敕曰：此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

明帝永泰元年遣诏曰：徐孝嗣可重申入命中书监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仆射常侍护军如故江 = 可右仆射江祀可侍中刘暄可卫尉卿军政大事委陈太尉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 = 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心膺之任可委刘俊萧惠休崔惠景。

沈文季为护军将军王敬则反诏文季领兵屯湖头备京路隆昌元年复为领军侍中如故後预废郁林明帝欲以文季为江州遣左右单景隽宣旨文季口自陈让称年老不愿外出因问右执法有人未景隽还具言之延兴元年迁尚书右仆射後同受顾命因褚渊字彦回明帝时转吏部尚书建安王休仁南讨义嘉贼屯鹊尾遣渊诣军选将帅以下勋阶得自专决朝廷机事多与谘谋每见从纳礼遇甚重渊後为吴郡太守明帝寝疾危殆驰使召之欲 = 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帐中流涕曰：吾疾笃故日召卿欲使著黄罗 = 耳指床头大函曰：文书皆函内冀此函得不复开渊亦悲不自胜黄罗 = 乳毋服也。帝虽小间犹怀身後虑建安王休仁人才美貌物情宗向帝与渊谋诛之渊以为不可帝怒曰：卿痴不足与议事彦回惧而奉旨复为吏部尚书。

梁高祖时常 = 初归高祖大军发郢谋留守将帝难其人久之顾 = 曰：弃骥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府事。

柳庆远为侍中高祖初平建业城内常夜火禁中惊惧高祖时居宫中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

周捨为尚书令吏部郎太子右卫将军虽居职屡徙而常直内罕得休暇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年未尝离左右。

臧厥为散骑常侍中书通事舍人兼司农卿卒官厥前後居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敕并付决厥辩断精详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挝登闻鼓诉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无可付其见知如此。

萧介为武陵王府长史高祖谓何敬容曰：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敬容未对高祖曰：始兴郡频无良守岭民颇不安可以介为之繇是出为始兴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内肃清。

羊侃大通三年自魏归梁随太尉元法僧北讨高祖乃召侃问方略侃具陈进取之计侃曰：臣拔迹还朝常思效命然 = 未曾愿与法僧同行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正欲使匈奴轻汉高祖曰：朝廷今日须要卿行乃诏以为大军司高祖谓 = 品曰：军司废来已父故为卿置之。

贺琛每进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琛容止 = 雅故时人呼之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郭祖深普通中为南津校尉加 = 骑将军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南州公严清刻繇来王侯势家出入南津不忌宪纲挟藏亡命祖深搜捡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赃罪远近侧足莫敢纵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

孔休源为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每车驾巡幸常以军国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

元帝时徐文盛为仁威将军秦州刺史授以东讨之略，於是文盛督众军东下至武昌遇侯景将土任约遂与相持久之帝。又命护军将军尹悦平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 = 等会之并受文盛节度击任约於贝

矾约大败退保西阳。

刘勰为徐州刺史萧循记室参军後为华阳太守属侯景度江梁室大乱循以勰有才略甚亲委之时寇难繁兴未有所定勰乃喟然赋诗以见志其末章曰：随会平王室夷吾成霸功虚薄无用徒然慕昔风循开府置佐史以勰为谘议参军仍领记室元帝承制授冠军将军镇西府谘议参军赐《书》曰：邓禹文学尚或执戈葛洪书生。且云：破贼前修无远属望良深颜晃初为邵陵王记室侯景之乱西奔荆州承圣初除中书侍郎杜龕为吴兴太守专好勇力其所部多轻险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书翰仍敕龕曰：卿年时尚少习读未晓颜晃文学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间必宜咨禀及龕诛晃归帝以书记亲遇甚笃。

陈高祖时章昭达为定州刺史是时留异拥兵据东阳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达为长山县令居其心腹。

沈礼明为通直散骑常侍初高祖常称礼明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

周宝安为吴兴太守父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徵宝安还起为猛烈将军领其旧兵仍令南讨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

文帝时华皎为左军将军时王琳东下皎随侯勰拒之琳平镇溢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将卒多附於皎。

韩子高天嘉元年为右军王琳至于栅口子高宿台内及琳平子高所统益多将士依之者子高尽力论进文帝皆任焉。

赵知礼为定州刺史知礼沉静有谋谟每军国大事文帝辄令{尔士}书问之。

陆缮为左仆射领扬州大中正别赐敕令与徐陵等七人参议政事。

孔奂为御史中丞深达治体每所敷奏帝未尝不称善百司滞事皆付奂决之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寻为五兵尚书常侍中正如故时文帝不豫台阁众事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决之。

吴明彻选镇东将军吴兴太守及辞之郡文帝谓明彻曰：吴兴郡惟以帝乡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

到仲举为左仆射时文帝积年寝疾不亲御万机尚书中事皆仲举断决。

陆琼为殿中郎素有令名深为帝所赏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至德元年除度支尚书参选事掌诏诰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迁吏部尚书著作如故琼详练谱牒有雅鉴先是吏部尚书宗元饶卒右仆射袁宪举琼宣帝未之用也。至是居之号为称职後主甚委任焉。

宣帝时孙阳为通直散骑常侍帝即以阳功名素著深委任焉。

袁宪为右仆射宣帝不豫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宪指麾部分预有力焉後主被疮病笃谓宪曰：我儿尚勰刀後事委卿宪曰：群情喁喁冀圣躬康复後事之旨未敢奉诏以功封建安县伯邑四百户领太子中庶子馀并如故。

後主时蔡徵为中书舍人掌诏诰寻授左民尚书与仆射江总知撰五礼事寻加宁远将军帝器其才勰任寄日重迁吏部尚书安右将军每十日一往东宫於太子前论述古今得丧及当时政务。又敕以廷尉寺狱事无大小取徵议决俄有敕遣徵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徵善抚士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一万。

北齐高祖时高乾初解官归乡里後闻尔朱荣死乾驰赴雒阳庄帝见之大喜时尔朱党拥兵在外庄帝以乾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乡间为表里形援乾垂涕奉诏弟昂拔剑起舞请以死自效。

封隆之魏中兴初拜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尔朱荣等军於广阿高祖与战大破之乃遣隆之持节为北道大使高祖将击尔朱荣等於韩陵留隆之镇邺城尔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领降俘三万馀人分置诸州。

杜弼初坐事左迁灌下镇司马魏元象初高祖徵弼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署记室事转大行台郎中寻加镇南将军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甚见信待或有造次不及书教直付空纸即会宣读。

赵起性沉谨有勰高祖建议旗以段荣为定州刺史起为典签除奉车都尉天平中徵为相府骑曹累加中散大夫以文襄嗣事出为建州刺史累迁侍中起於高祖世频为相府骑兵二局典知兵马十有馀年至显祖即祚之後起罢州还阙虽历位九卿侍中尝以本官监兵马出内驱使居心腹之寄。

崔暹以赵郡公琛镇定州辟为开府谘议随琛往晋阳高祖与语悦之兼丞相长史高祖举兵将入雒留暹佐琛知後事谓之曰：丈夫相知岂在旧军戎之事留守任之家弟年少未娴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属握手

殷勤至於三四。

慕容绍宗为高祖所恩礼初迁都邺庶事未周乃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军图籍诸事。

朱愨初拥众数千人赴高祖除湘州刺史令愨率本众西还旧镇高祖亲送愨愨至乡据马鞍山依险为垒徵粮集兵以为声势尔朱兆出并陞高祖破兆於广阿愨统其本众屯故城以备尔朱兆相州既平命愨还邺除西南道行台都官尚书留守故城尔朱兆等将至高祖徵愨参守邺城。

卢勇初起晋阳高祖署为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租输皆令载实违者治罪令勇典其事乡郡公主虚僦千馀车勇绳劾之公主诉於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谓郭秀曰：卢勇懔懔有不可犯之色真公人也。方当委之大事岂直纳租而已後为扬州刺史镇宜阳叛民韩木兰陈忻等常为边患勇启求入朝高祖赐勇《书》曰：吾委卿扬州唯安枕高卧无西南之虑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启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任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

陈元康为开府司马加辅国将军所历皆为称职高祖闻而徵焉稍被任使以为相府功曹参军掌内机密高祖经纶大业军务烦广元康承受意旨甚济急速性。又柔谨通解世事文襄入辅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并被任使张亮张徽纂并高祖所特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时人语曰：三崔二张不如一康季稚廉高祖幸代州为开府长史平北将军稚廉缉谐将士军民乐悦高祖幸河东大相嗟赏转为文襄骠骑府长史谿以济州控带川陆接对梁使尤须得人文襄荐之除济州仪同长史。

张纂为高祖行台右丞事高祖二十馀岁传通教令甚见亲赏。

张亮为高祖丞相府参军事渐见亲待委以书记之任天平中为文襄行台郎中典七兵事虽为台郎而常在左右迁行台右丞後为尚书右仆射亮性质直勤力强济深为高祖文襄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皮景和少通敏善骑射初以亲信事高祖後除库直正都督段韶高祖既征玉壁会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诸将共论进止之宜谓大司马斛律金司徒韩轨左卫将军刘丰等曰：吾每与段孝先论兵殊有英略。若使比来用其谋亦可无今日之劳矣。吾患势危笃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邺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实无出孝先者仍谓韶曰：吾昔与卿父冒涉险艰同奖王室建此大功今疾病如此殆将不济宜善相翼佐克兹负荷即令韶从文宣镇邺召文襄赴军高祖疾甚顾命文襄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明年侯景构乱文襄还邺韶留守晋阳文襄还赐女乐十数人金十斤缁帛称是封长乐郡公。

文襄帝时崔让字伯谦为瀛州别驾帝以为京畿司马帝将之晋阳谓让曰：卿聘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务殷是用相授别驾临别。又马上执手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卿宜深体此情。

唐邕为尚书令封晋昌王录尚书事既在被遇意气渐段韶字也。高其未经府寺陈诉起览词牒条数甚多俱为宪台及左丞弹纠并御注放免。

李绘字敬文为高阳内史时文襄嗣业晋代山东诸郡其特降书徵者唯绘与清河太守辛术二人而已至补大将军从事中郎迁司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进贤冠赐绘曰：卿但真心事孤当用卿为三公莫学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为丞相。

尉瑾为中书舍人文襄入朝因命瑾在邺北宫共高德政典机密孝昭辅政累迁吏部尚书武成践祚赵彦深本子如宾僚元文遥和士开并帝乡故旧共相荐达任遇弥重吏部铨衡所归事多秘密繇是朝之机事颇亦预闻寻兼右仆射摄选。

卢潜文襄时引为大将军西阁祭酒转中外府中参军机事强济为文襄所知言其终可大用王思政见获於颍川文襄重其才识潜曾从容白文襄云：思政不能死节何足可重文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便是更得一王思政。

封子绘为大行台吏部郎中後文襄以子绘为渤海大守令驰驿赴任文襄亲执其手曰：诚知此郡未允勋望但时事未安须卿镇抚。且衣锦昼游古人所贵善加经略绥静海阳不劳学习常太守向州参也。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未几进秩一等加骠骑将军後为都官尚书时高归彦叛逆召子绘入见昭阳殿帝亲诏子绘曰：冀州密迩京甸归彦敢肆凶悖已敕大司马平原王段孝先总勒重兵乘机电发司空东安王娄■督率诸军络绎继进卿世载名德恩覃彼州故遣参军事随便尉抚宜善加谋谟以称所寄即以其日驰传赴军子绘祖父世为本州百姓素所归附既至巡城谕以祸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继贼中动静小大必知贼平仍敕子绘权行州事。

文宣帝时魏收为散骑常侍文宣如晋阳令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政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机密崔昂文宣帝时累迁仆射昂有风调才识旧立坚正刚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时主或列阴私罪失深为显祖所知赏发言护人莫之能毁仪曹律令京畿密狱及朝中之大事多委之。

崔一为给事黄门侍郎直入内省典机密清俭勤慎甚为文宣所知。

赵彦深封安国县伯文宣嗣位仍典机密进爵为侯天保中累迁秘书监以为忠谨每郊庙必兼太仆执御陪乘转大司农帝或巡幸即补赞太子知後事辛术为东南道行台中书镇下邳东徐州刺史郭志杀郡守文宣闻之敕术自令所统十馀州地诸有犯法者刺史先启听报以下先断後表闻齐代行台兼总人事自术始也。

孝昭帝为常山王时王■为王友及即位诏■与尚书杨休之鸿胪卿崔一等三人每日本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废礼坠乐职司废置朝飧异同舆服增损或道德高隼父在沉沦或窃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车徵税通塞婚赞轨贵贱齐衰有不便於时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当今毁弃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未得须备遇忆续闻朝脯给典御食毕景听还。

武成帝时王峻徵拜祠部尚书诏诣晋阳检校兵马俄而还邺转太仆卿及车驾巡幸常与吏部书尉瑾辅皇太子诸亲王同知後事仍赐食梁郡转迁侍中除都官尚书及周师寇边诏峻以本官与东安王娄■武兴王晋等自邺率众赴河阳御之车驾幸雒阳以悬瓠为周人所据复诏峻为南道行台与娄■率军南讨未至周师弃城走乃使尉辑承鄆二州。

卷二百一

闰位部·祥瑞

善之著者天乃降祥德之应者物斯为瑞其所繇来尚矣。自建安之际寓内分裂江表傳祚高齐革命施及梁室实分正闰而建邦立社创业敷政苟非膺神明之眷集玄黄之■亦安能端委南面拱揖群后哉！故其穹■之锡祉昭於悬象动植之效灵彰于品物宝藏攸发坤珍总萃斯皆稽篇章而可复列图品而焯叙形於感召谓之休徵者焉。

蜀後主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

吴大帝以汉建安二十五年四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是岁五月建业言甘露降（臣钦。若等曰：此以下凡不书日并史臣阙）。

黄武元年三月鄱阳言黄龙见。

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四年六月皖口言木连理。

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

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因改元黄龙。

三年夏有野替成蜃大如卵繇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

十月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

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

赤乌元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

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群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

二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

五年三月海盐县黄龙见。

六年正月新都言白虎见。

七年秋宛陵言嘉禾生。

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

十一年四月■阳言黄龙见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

五月鄱阳言白虎仁（《瑞应图》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
十二年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
八月癸丑白鸠见于章安。
废帝建兴二年十一月大鸟五见於春申。
五凤元年交趾稗草化为稻。
景帝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言赤乌见是岁得大鼎于建德县。
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龙见。
五年七月始新言黄龙见。
六年四月泉陵言黄龙见。
是岁青龙见於长沙白燕见於慈湖赤雀见于豫章後主甘露元年四月蒋陵言甘露降于是改年大赦宝鼎元年八月所在言得大鼎于是改元四年正月西苑言凤凰见。
建衡三年西苑言凤凰集改元明年为凤凰。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上刻有年月日字。
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青龙见义兴阳羨。
八月癸巳白虎见枝江是月青龙二见南郡江陵。
九月庚申甘露降丹徒岷山。
十月庚午甘露降兴宁永宁二陵弥冠百馀里。
二年六月丁酉白乌见吴郡娄县太守孟夕以献。
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獐见义兴阳羨太守王准之获以献。
十月白虎见桂阳耒阳。
文帝初封宜都王景平。
二年六月将入奉大统白獐见南郡江阳太守王华献之以为休祥。
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齐郡城游翔庭宇经九日乃去众燕随从无数己巳白雀见齐郡昌国。
二年五月北征长史广陵太守范邈上言所领輿县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淤浊自此以来源流清洁纤鳞呈形故老相传以为休瑞。
十月嘉禾生颍川阳翟太守垣苗以闻。
十一月甲辰白乌见山阳太守阮宝以闻。
三年闰正月己丑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王韶之以闻。
三月甲戌丹阳湖孰薛爽之获白乌以献。
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齐郡西安临朐城。
七月乙酉白雀见北海剧县。
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初宁陵己丑甘露降南海熙安广州刺史江桓以闻。
五年四月乙巳白獐见汝南武津太守郑据获以献五。
月庚辰白雉见东莞莒县太守刘玄以闻。
七月丙戌白鹿见东莞莒县岫峨山太守刘玄以闻六年九月长广昌阳淳于邈获白兔青州刺史萧思话以献。
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额担湖二莲一蒂。
八年四月乙亥东莞莒县树连理太守刘玄以闻。
五月辛丑白雀集左卫府。
是月甘露降南海番禺。
闰六月丁亥司徒府白从伊生於淮南繁昌获白兔以献。
八月木连理生东安新泰县。
九年正月白鹿见南谯谯县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
三月嘉禾生义阳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

六月木连理生营阳冷道太守王展禽以闻。
 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宁陵。
 十年七月己丑华林天渊池芙蓉异花同蒂。
 八月嘉禾生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
 十二月营城县民成公会之于广陵高邮界获白獐麋以献。
 十一年五月丁酉齐郡西安宗显获白雀青州刺史■宏以献。
 六月乙巳吴郡海盐王悦获白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献。
 八月甲辰甘露降费县之沙里琅邪太守吕绰以闻是月嘉禾一茎九穗生北汝阴太守王玄谟以献。
 是年（臣钦。若等曰：此以下凡不书月并史臣阙）朱草生蜀郡郫县王之家益州甄法崇以闻。
 十二年正月白獐见东莱黄县青冀二州刺史王方回以献。
 二月丁夕■南郡江陵庾和园甘树连理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是月马头济阳柞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
 是年衡阳湘乡醴泉出县庭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十三年二月丁夕■甘露降上明巴山。
 是月甘露降吴县武康董道益家园树。
 三月戊辰义兴阳羨令获白乌太守以献甲午甘露降初宁陵。
 四月辛丑武昌县章山水侧自开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
 七月甲戌济南朝阳王道获白兔青州刺史■宏以献。
 九月己酉会稽郡西南向晚忽天光明有青龙腾跃凌■从而後灭吴兴诸处并以其日同见光景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
 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见山阳县山阳太守刘怀之以献。
 二月宫内蠡斯堂前梨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
 五月甲午白雀集费县员外散骑侍郎郭敬家获以献。
 是年白雀二见荆州府客馆白鹿见文乡白燕集荆州府门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十五年六月白雀见建康定阴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献。
 七月壬申山阳师齐获白兔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献。
 八月白雀见西阳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白雀集延康都亭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
 十六年二月白雉见陈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
 三月己夕■甘露降广州城北门杨树刺史陆徽以闻。
 七月壬申华林池双莲同■。
 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广陵永福里梁昌季家树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闻。
 五月甲午白鹿见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以献壬寅白雀二见荆州後园刺史衡阳王义季以闻。
 七月武昌崇让乡程僧爱家候风木连理江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十月寻阳弘农湖芙蓉连理义庆以闻。
 十一月乙酉甘露降乐游苑。
 是年甘露降高平金乡富民村方三十里中徐州刺史赵伯符以闻。
 十八年二月癸丑白雉见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以献。
 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阳秣陵卫将军临川王义庆园扬州刺史始兴王■以闻。
 六月白燕产丹徒县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甘露降广陵孟玉季家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七月吴郡盐官于玄获白雀太守刘禎以献。
 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鸪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以献。
 十二月木连理生历阳刘成之家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
 十九年四月戊申白龟见吴兴余杭太守文道恩以献。

五月丁夕 甘露降建康司徒参军督护顾俊之宅竹柳乙亥甘露降马头济阳宋庆之园树太守荀夕以闻。

是月山阳张林宗获白獐海陵王文秀获白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

七月白乌产晋陵暨阳侨民彭城刘原秀宅树原秀以闻。

八月壬子扬州後池二莲合华刺史始兴王 以闻。

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

十月白虎见弋阳期思二县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

二十年四月辛夕 白龟见吴兴余杭扬州刺史始兴王 以闻。

五月丁丑白雀二见京都材官吏黄公欢军人丁用夫各获以献庐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王渊以闻白燕集南郡内史臧绰以闻。

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园丞陈袭祖以闻。

是月白雉见高平万兴县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嘉禾一茎九穗生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刘道以献。

七月吴兴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闻彭城刘原秀。又获白乌以献盱眙考城县柞梅二株连理南兖州刺史王义庆以闻。

八月扬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刺史始兴王 以献白鹿见谯郡蕲县太守邓琬以献白獐见江夏安陆内史刘思考以献。

是月木连理生汝阴豫州刺史刘遵考以闻。

是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臧芝以闻秣陵卫猗之获白雀丹阳尹徐湛之以献。

二十一年三月白兔见东莱当利青州刺史杜冀以闻。

四月甘露频降乐游苑甘露降义阳平阳县太守庞秀之以闻甘露降彭城绥舆里徐州刺史臧质以闻六月丙午华林苑天渊池二莲同 园丞陈袭祖以闻。

十月己丑永嘉永宁见黄龙自 而下太守臧芝以闻。

十二月新阳获古鼎于水侧有篆书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萧思话以闻。

是年甘露降益州府内梨李树刺史庾俊之以闻木连理生晋陵无锡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湘州刺史南平王铄献赤鸚鵡木连理生历阳乌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译以闻白燕见广陵南兖州刺史广陵王诞以献。

是年嘉禾生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

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见建康县扬州刺史始兴王 以闻。又白鹿见南康赣县南康相刘兴祖以献。

是月丙子白雀见东安郡徐州刺史臧质以献。

是月乐游苑池二莲同 苑丞梅道念以闻。

闰五月丙午白雀见华林园员外散骑侍郎长沙王瑾获以献。

六月丙子南彭城番县时佛护获白雀以献。

是月嘉禾生藉田一茎九穗。

七月癸酉嘉禾生平虏陵徐州刺史臧质以献辛巳南顿栎连理豫州刺史赵伯符以闻。

是月东宫玄圃园池二莲同 内监殿守舍人宫勇民以闻。

九月木连理生建康建康令张永以闻嘉禾生扬州东耕田刺史始兴王 以闻嘉禾生太尉府田太尉江陵王义恭以闻。

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长宁陵陵令包诞以闻。

是年木连理生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白鹤见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以闻豫章豫宁县出铜钟江州刺史广陵王绍以献嘉禾生华林园百六十穗园丞陈袭祖以闻嘉禾生颍川阳曲豫州刺史赵伯符以闻。

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见兖州刺史檀和之以献丁未甘露降乐游苑苑丞张宝以闻辛亥木连理生商阴柔县太守以闻。

五月甲寅东宫队白从陈超获黑獐于肥如县皇太子以献。

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莲同□池统胡永祖以闻壬寅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园丞陈袭祖以闻丙辰白鹿见彭城县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获以闻。

七月乙丑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闻庚午嘉禾生丹阳椒唐里扬州刺史始兴王■以闻庚辰嘉禾生醴湖屯主王世宗以闻。

八月己酉嘉禾生华林园园丞陈袭祖以闻鱼邑三周池二莲同□园丞徐道兴以闻。

九月庚辰嘉禾生沛郡萧县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以闻丙子甘露降长宁陵陵令华林以闻。

十月辛巳东宫将魏荣获青獐於秣陵。

十二月庚子甘露降襄阳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辛丑甘露频降乐游苑苑丞何道令以闻。

是年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稻自生三十许种扬州刺史始兴王■以闻。

是年醴湖屯生嘉粟一茎九穗屯主王世宗以闻木连理生淮南当涂扬州刺史始兴王■以闻嘉禾生江夏汝南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二十四年二月壬午临川王第梨树连理临川王第以闻戊戌河济俱清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闻己亥庚子甘露频降景阳山山监张绩以闻。

又是月己亥三月丙辰甘露降寻阳松滋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

四月癸未甘露降寻阳松滋丙申。又降江州城内桐树丁酉。又降近城数里之中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白雀产吴郡盐官民家太守刘祜以献。

五月辛未白鸾集司徒府西园太尉江夏王义恭以闻。

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长沙庙长沙王瑾以闻。

七月己酉白兔见东莞太守赵球以献壬子晋陵无锡■栎树连理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乙卯木连理生会稽诸暨扬州刺史始兴王■以闻。又会稽太守羊玄保上改连理所生处康亭村为木连理临川王第梨树连理临川王焯以闻甘露降京师扬州刺史始兴王■以闻丁巳白兔见兖州刺史徐琼以闻丁酉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是月甘露降襄城治下无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

八月乙巳嘉禾生鱼城内白乌见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九月白鸠见。

十月甲午甘露降魏兴郡内太守韦宁民以闻扬州刺史始兴王■获白龟以献。

二十五年二月乙丑白獐见淮南太守王休获以献己亥白虎见武昌武昌太守蔡兴宗以闻。

四月戊午白獐见南琅邪太守王远获以献戊辰木连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

五月辛未朔华林园白獐生二子皆白园丞梅道念以闻丁丑黑龙见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闻戊戌黑龙见玄武湖北隈扬州刺史张立之以闻。

六月壬寅嘉禾旅生华林园十■朱七百穗园丞梅道念以闻壬子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闻。

七月壬辰嘉禾生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闻。

八月丙午嘉禾生太尉江夏王义恭果园江夏国典书令陈颖以闻辛亥黄龙见会稽太守孟夕以闻。又广陵有龙自湖西升天百姓皆见壬子嘉禾生建康化义里令丘珍孙以献。又白燕见广陵城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以闻癸丑嘉禾生华林园园丞梅道念以闻。

十一月丁丑白虎见蜀郡二赤虎道前益州刺史陆徽以闻庚辰甘露降南郡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乙未甘露降丹阳秣陵■山。

是月嘉禾生巴东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二十六年三月壬午甘露降景阳山华林园园丞梅道念以闻戊寅白雉见东安沛郡各一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获以献庚寅癸巳甘露频降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

四月戊戌白虎见南琅邪半阳山二虎随从太守王僧达以闻甲辰丙午戊申甘露频降豫章南昌太守刘思考以闻。

五月癸酉白鹊见建康崇孝里扬州刺史始兴王■以献戊寅白燕产衡阳王墓亭郎中令朱旷之获以献丙戌白獐见马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献。

六月甲寅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

七月嘉禾生巴东朐 二 忍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二十七年正月己丑白獐见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

三月壬辰白兔见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又白兔见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

四月癸丑华林园白獐生一白子园丞梅道念以闻乙夕 二 丙辰丁巳甘露频降豫章南昌戊午午时天气清明有采 二 映覆郡邑甘露降。又白 二 降太守刘思考以闻。

五月甲戌甘露降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始兴王 二 以闻。

六月壬辰白燕见秣陵丹阳尹徐湛之以献丙午白虎见南汝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献乙夕 二 白雀见济南郡薛荣以献。

十月乙丑嘉禾生北海青州刺史杜坦以闻。

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木连理生寻阳柴桑。又生州城内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闻。

二月戊辰甘露降锺山延贤寺扬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壬午甘露降徽音殿前果树。

是月甘露降合欢殿後。

七月戊戌嘉禾生广陵邵伯埭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闻癸夕 二 寻阳柴桑菽粟旅生弥漫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闻。

八月己巳崇义军人获白雀一双太子左率王锡以献。

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见会稽山阴太守东海王 二 获以献。

六月壬戌白獐见晋陵暨阳南徐州刺史始兴王 二 以献。

八月癸酉白鹿见鄱阳南中郎将武陵王骏以献。

十月丁未木连理生南琅邪太守刘成以闻。

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见南琅邪太守王僧虔以献。

十二月癸亥白鹿见武建郡雍州刺史朱修之以闻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华林园。

五月己亥临沂县鲁尚期于城上获白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以献。

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见淮南太守申坦以闻。

三月己酉甘露降丹阳秣陵中里路兴之墓树。又木连理生南郡江陵荆州刺史朱修之以闻辛亥甘露降长宁陵松树戊午甘露降丹阳秣陵尚书谢庄园竹林庄以闻。

是月甘露降襄阳民家梨树。

六月丙子左卫军获白雀以献庚寅玄武湖二莲同 二 癸巳嘉禾二株生江夏王义恭东田。

七月癸丑黄龙见石头城水滨中护军湘东王以闻是月木连理生历阳太守袁岂 二 以闻。

九月己丑朔嘉禾异亩同颖生齐郡广饶县。

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见临川西丰县壬子白虎见临川西丰县。

闰三月辛酉黄门侍郎庾徽之家获白雀以献乙丑白兔见原州获以献。

四月丁亥临川宜黄县民田中得铜钟七口内史傅徽以献甲辰晋陵延陵得古钟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

五月己未龙见临川郡江州刺史东海王 二 以闻丁夕 二 白雀见建康获以献木连理生北海都昌冀州刺史垣护之以闻。

六月癸巳白獐见广陵南兖州以献。

七月庚午嘉禾生吴兴武康。

九月甲戌细仗队省井泉春夏深不盈尺忽至一丈有五色水清澄醴味汲引不穷。

是月济河清冀州刺史垣护之以闻。

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木连理生高平。

二月己亥白鹿见会稽诸暨县获以献壬寅华林园双橘树连理。

四月甲辰白鹿见南平白雀见南郡江陵癸夕 二 甘露降华林园桐树戊申白雀见寻阳。

五月壬子紫气从景阳楼上层出状如烟回薄良久甲寅白雀二见渤海获以献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清暑殿鸱尾中癸亥黑龙见晋陵古石村改村为津里甲子白雀见建康获以献丁丑苍乌见襄阳县戊寅江乘县

民朱伯地中得玉璧径五寸八分以献。

六月丁亥白雀见零陵祁阳获以献庚子白虎见即墨获以献。

七月辛亥白雀见南阳苑获以献丁丑白獐见东莱曲城县获以献。

八月嘉禾生青州异根同穗。

九月辛丑华林园梨树连理。

十月乙丑朔木连理生豫章南昌。

二年正月壬戌白獐见山阳内史程天祚以闻二月辛丑白獐见济北太守殷孝。

祖以献。

三月壬子北汝阴楼烦平地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悫以闻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见海陵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

四月甲申苍乌见襄阳雍州刺史王玄谟以献己丑白鹿见桂阳郴县湘州刺史山阳王休以献辛丑木连理生汝南豫州刺史宗悫以闻。

五月乙巳白燕产南郡江陵民家荆州刺史朱修之以献丁未白雀见建康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献甲子白燕二产山阳县舍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

六月甲戌白燕产吴郡城内太守王翼之以献丁亥白雀见河东定襄县荆州刺史朱修之以闻。

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见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以献丙申皇国献赤白鸚鵡各一。

三月己夕甘露降乐游苑梅树戊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太守张辨以闻戊子毛龟见宣城广德太守张辨以献辛夕白鹿见广陵新市太守柳光宗以闻。

四月庚戌白雀见秣陵丹阳尹刘秀之以献。

五月壬午太宰府崇义军人获白雀太宰江夏王义恭以献甲申白燕产武陵临沅民家郢州刺史孔灵符以闻。

九月己亥嘉禾生北海都昌县青州刺史颜师伯以闻甲午木连理生丹阳秣陵材官将军范悦时以献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初宁陵松树。

二月丙申甘露降丹阳秣陵龙山丹阳尹孔灵符以闻乙巳徐州刺史刘道隆于汴水得白玉戟以献。

三月丁亥木连理生华林园曜灵殿北。

四月壬子木连理生华林园日观台北。

五月辛巳白雀见广陵侍中颜师伯以献。

六月戊戌木连理生会稽山阴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闻壬寅车驾幸藉田白龟见于千亩尚书右仆射刘秀之以献乙夕白燕见平昌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

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闳献白孔雀。

四月庚戌白雀见晋陵太守沈文淑以献辛亥甘露降吴兴安吉太守历阳王子项以闻乙夕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历阳王子项以闻。

五月丙寅白鹿见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以献癸未白雀二见寻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癸未白雀二见济南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嘉禾生建康蒋陵里丹阳尹王僧朗以献。

九月庚戌河济俱清平原太守申纂以闻己巳白獐见南阳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以献。

闰九月木连理生边城豫州刺史垣护之以闻。

十二月戊寅淮南松木连理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闻白雉见秦郡南兖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以献。

是年藉田芙蓉二花同蒂大司农萧邃以献。

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灵寺及诸苑园及秣陵龙山至于娄湖。

是月。又降句容县乙丑木连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以闻。

三月丙午青雀见华林园。

四月戊辰木连理生营阳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闻。又白獐见休仁以献。

六月乙丑白兔见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

八月乙未木连理生彭城徐州刺史王玄谟以闻辛未嘉禾生乐陵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闻乙巳白雀

见齐郡道隆以献。

是月白兔见北海。

七年正月庚寅白獐见南阳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项以献己酉 璠连理生郁林始安太守刘 璠以闻三月辛巳白鹊见汝南安阳太守申令孙以献丙申甘露降寻阳松滋太守刘滕以闻。

四月乙未白雀见庐陵王第庐陵王敬先以献己未甘露降荆州城内刺史临海王子项以闻乙丑白雀见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献。

五月辛未白雀见汝阴豫州刺史垣护之以献。

六月己未白獐见武陵临沅太守刘衍以献。

是月白雀见宝城南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献是月江夏蒲圻获铜路鼓四面独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以闻。

八月乙未毛龟见新安王子鸾第获以献。

九月癸未白獐见南阳雍州刺史刘秀之以献。

十月丁夕 璠白雀见建康丹阳尹永嘉王子仁以献。

十一月车驾幸南豫州习水军于梁山有白雀二集华盖有司奏改大明七年为神爵元年诏不许。

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吴兴乌程令苟卞之以闻。

六年八月甲子白鹿见衡阳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献。

八月丁夕 璠白雉见南郡江陵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项以献。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见渤海青州刺史王玄谟以献。

三月甲午朔白雉见新蔡豫州刺史刘德愿以献四月乙亥白雀见会稽东阳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献。

六月丙子白雀见彭城徐州刺史义阳王昶以闻。

卷二百二

闰位部·祥瑞第二

宋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扬州淮水清洁有异於常州治中从事史张绪以闻乙亥白鹿见宣城宣城太守刘勰以闻己亥白鹿见长沙湘州刺史刘韞以献。

二年三月丙午黄紫 璠从景阳楼出随风回久乃消华林园令臧延之以闻。

四月乙未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献庚申甘露降华林园园令臧延之以献。

五月甲寅赭中获石柏长三丈二尺广三尺五寸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献乙亥甘露降丹阳秣陵县舍斋前竹丹阳尹王景文以献。

六月丁巳白鸟见吴郡海盐太守顾夕之以献己夕 璠日入後有黄白赤白气东西竟天光明润泽久乃消是月白燕见零陵获以献。

七月戊子白雀见虎槛洲都督征讨诸军建安王休仁以闻己酉嘉禾生会稽永兴太守巴陵王休。若以闻。

八月丙辰朔四眼龟见会稽会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献五城澳池二莲同 都水使者罗僧愨以献戊午嘉禾生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 璠以献己未豫州刺史山阳王休 璠献莲二花一蒂丙寅六眼龟见东阳长山文如爻卦太守刘勰以献。

是月於赭圻城南得紫玉一 璠围三尺二寸长一尺太宗攻为二爵以献武文二庙。

九月庚寅青雀见京城内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壬寅白鸟见吴兴乌城太守都 璠以献。

十月己巳幸华林天渊池白鱼跃入御舟。

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见乐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献五月癸酉白獐见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乙亥白鸕见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献乙夕 璠白獐见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献。

十一月乙夕 璠盱眙获石柏宁朔将军段佛荣以献庚申甘露降晋陵太守王蕴以闻癸亥甘露降南东海丹徒建冈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闻。

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崇宁陵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闻。

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宁陵尚书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後有光及五色[■]。又芳香四满。又五彩[■]在松下状如车盖。

五年正月癸夕[■]白獐见汝阴楼烦豫州刺史刘[■]以献。

五月壬戌豫章南昌获古铜鼎容斛七<豆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献。

六月甲子嘉莲生湖熟南台侍御史竺曾度以闻。

十月庚辰郢州获玄璧广八寸五分安西将军蔡兴宗以献。

六年六月壬子嘉莲生东宫圃池皇太子以闻。

七月壬午白雀二见庐陵吉阳内史江孜以闻。

九月己巳八眼龟见吴兴故鄣太守褚渊以献。

十二月乙未白鹿见梁州刺史杜[■]力文以闻。

十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虚馆堂前有黄气状如宝盖高十许丈渐有五色道士陆[■]静以闻。

六月甲寅义阳郡获铜鼎受一斛并盖并隐起镂豫州刺史段佛荣以献。

泰豫元年四月己酉会稽山阴思义醴泉出太守蔡兴宗以闻。

六年辛丑白雀见广州刺史孙超以闻。

十月壬戌白獐见义兴国山太守王蕴以献义兴阳羨县获毛龟太守王蕴以献。

後废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獐见海陵宁海太守孙嗣之以献。

二年三月甲子白鹿见郁州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刘善明以献。

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国白鹿山其味甚甘。

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萧惠明以闻。

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见寻阳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献。

顺帝[■]平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东海武进彭山太守谢项以闻。又甘露降长城下山太守王奂以闻。

十二月甘露降建康禁中里。

是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获以献。

三年三月白虎见历阳龙元县新昌村新昌嘉名也。《瑞应图》王者不暴白虎出白虎仁兽也。

是年驹虞见东安县五界山狮子头虎身龙脚诗《传》曰：驹虞兽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则出。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正月拜皇太子日有庆[■]在日边。又新蔡郡固始县嘉禾一茎五穗。

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称所领季子庙旧有涌井二所庙祝列云：旧井北忽闻金石声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东忽有声铮铮。又掘得泉沸涌。若浪中得一银木筒长一尺广二寸上有隐起文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起居简木坚白而字色黄谨按《瑞应图》浪井不啻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孔氏世录云：叶精帝道孔书明巧当在张陵宋均注云：张陵佐封禅一云：陵仙人也。

五月白鸟见巴郡。又木连生安城新喻县。又生南梁陈县郢州丁坡屯获白雀一头。

闰月[■]明殿外阁南槐树连理。

八月新蔡县获嘉禾二茎九穗一茎七穗[?]官县内村木连理。又男子王幼获白雀一头。

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株有司。又奏甘露降汲县王安世园树秣陵县获白雀一头。

十月涪陵郡[□]民田健所住[■]间常留[■]气有声响彻。若龙吟求之积岁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享于[□]人以为神物奉祠之。

十一月固始县获嘉禾一茎九穗。

是年（臣欽。若等曰：史臣不书月）郢州监利县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绵百姓采以为[■]广。

武帝永明冠军将军周晋孙於石头北厢将堂见地有异光照城堞往获玉玺一钮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馆。又甘露降南郡桐树。

五月白雀见会稽永兴县。

七月新冶县槐栗二木合生异根连理去地数尺中央小开上复为一。又乌程县陈文则家槿树连理九月有司奏上虞县枫树连理两根相去九尺双株均耸去地九尺合成一[■]故鄣县枫树连理两株相去七尺大

八围去地一丈仍相合为树混如一木山阳县界。若耶村有一[■]规木合为连理淮阴县建业寺木连理建康县梨树耀[■]襄五围连理六枝。

十一月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众鸟回翔其间祥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兽钮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与魏太后师道人慧度欲献魏主慧度睹其文窥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附道人慧臧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

是年江陵县获白鼠一头。又休安陵获白龟一头。又彭泽县获白雉一头[■]顺阳丹光县山下得古鼎一枚。又护军府门外桑树一株并有蚕丝绵被枝茎汉光武时有野蚕成茧百姓得以衣服今则浮波幕树其亦此之类乎！

三年正月安成县榆树二株连理。

四月白雀见临汝县。

七月安成王[■]第获白雀一头。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采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居士一纸云：从兜率天宫下使上送天子因失道人所在玄宣。又称神人授皇帝玺龟形长五寸广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子字中央萧字下有万世字。

八月梁郡睢阳界野田中获嘉禾一茎二十三穗。

九月南郡江陵县获白雀一头。又句阳县之[■]山槿树连理异根双挺共杪为一。

十一月永宁左郡[■][■]木连理是年越州南高凉住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

四年二月甘露降临湘县李树。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树三足鸟巢南安中陶县庭中。又秣陵县乔天明园中李树连理生高三尺五寸两枝别生复高三尺合为一[■]。又白虎见安蛮虔化县四月甘露降睢阳县桃树。

是年丹阳县获白兔一头东昌县山自比岁以来常发异响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岩[■][■]落县民方元泰往视於岩下得古钟一枚青龙见顺阳郡清水县平泉湖。

五年正月秣陵县华僧秀园中四树连理。

三月豫宁县长岗山获神钟一枚。

四月甘露降荆州府中阁外桐树。

六年建城县昌城田获四目龟一头腹下有万齐字八月延宁县王惠获六目龟一头腹下有万欢字并有卦兆。

九月莒县获嘉禾一株。

是年山阴县孔广家园[■]圣树十二层会稽太守隋王子隆献之种芳林苑风光殿西武骑常侍唐潜上青毛神龟一头望蔡县获白鹿一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献金色鱼一头。

六年四月江宁县北界赖乡齐平里三城逻门外路东太常萧惠基园[■]爱树二株连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小小者倾柯南附合为一枝叶繁茂圆密如盖是年白鼠见芳林园蒲涛县亮野村获白獐一头甘露降芳林园故山堂桐树。

七年六月盐官县获白雀一头。

是年黄龙见曲江县黄池中一宿二日越州献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长三寸起禅灵寺置刹下江宁县李树二株连理两根相去一丈五尺郁林获白雉一头荆州获白獐一头。又吴郡太守江[■]於钱塘县获苍玉璧一枚以献。又齐兴太守刘元宝治郡城於堑中获钱数百万形极大以献台为瑞世祖班赐朝臣以下各有差。又主书朱灵让於浙江得灵石十人举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亲投於天渊池试之刻为佛像。

八年三月武陵白沙戍[■]规木连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东西二枝合而通柯。

四月阳羨县获白鸟一头。

五月阳城县获紫芝一株。

十二月柴桑县陶委天家树连理。

是年馀干县获白獐一头天门临澧县获白雀一头巴陵郡连理四株。又天忽黄色照地众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颂云：是即金天所谓荣光武帝大悦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又馀干县获白獐一头。

九年五月长山县获神龟一头腹有巽兑卦。

七月吴郡钱塘县获白雀一头。

八月豫州获白雀一头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气芳其味甘耀日舞风至晡乃止尔後频降锺山松树四十馀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树。

十一月宁蜀广汉县田所垦地八尺四寸获古锺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围四尺七寸悬柄长一尺二寸合。

高五尺四面各九孔夜中於陶所瓦间见有白光窥寻无物自後夜夜辄复有光既经旬日村民张庆宣瓦作屋。又於屋间见光■内外庆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发视获玉玺一钮璧方八寸上有鼻文曰：帝真。又曲阿县民黄庆宅左有园园东南广袤四丈每种菜辄鲜异虽加采掇随复更生夜中长有白光皎质属天状似悬绢庆疑非常请师卜侯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获玉印一钮文曰：长承万福。

是年临湘县获白鹿一头义阳安昌县获白獐一头秣陵县斗场里安明寺有古树众僧改架屋宇伐以为薪剖树木里自然有法大德三字。又始兴郡本无■党树调味有阙世祖在郡堂屋後忽生一株。

十年五月齐郡获白雀一头。

六月海陵齐昌县获嘉禾一茎六穗。

是年青州获白雉一头司州清激戎获白獐一头兰陵民齐伯生於六合山获金玺一钮文曰：年予主青州■巨液戎获白雉一头。

十一年九月睢阳县里中获嘉禾一株。

是年广陵海陵县获白獐一头。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襄阳县获紫芝一茎四月阳羨县获白乌一头。

和帝中兴二年正月逻将潘道益于山石穴中获毛龟一头。

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

三月甘露降茅山弥漫数里。

是年山上■障四塞顷有玄黄五色如龙形长十馀丈从西北■■天。

梁高祖天监元年七月癸夕■鸾鸟见乐游苑。

四年四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连降华林园。

五月建康县朔阴里生嘉禾一茎十二穗。

八月庚子老人星见。

五年四月丙申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始丰县获八目龟一。

八月戊戌老人星见。

六年二月甲辰老人星见。

六月新吴县获四目龟一。

九月嘉禾一茎九穗生江陵县。

七年四月辛未秣陵县获灵龟一。

八月甲戌老人星见。

十一月辛巳鄞县言甘露降。

八年二月壬戌老人星见。

八月戊午老人星见。

九年七月己巳老人星见。

十年二月戊申驹虞一见荆州华容县五月癸酉安丰县获一角玄龟乙酉嘉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

十二月癸酉山车见于临城县。

十一年二月新昌济阳二郡野替成茧。

十三年二月丁亥老人星见。

十四年二月戊戌老人星见。

八月乙未老人星见。

十五年八月老人星见。

十六年二月庚戌老人星见。

四月潮沟获白雀。

八月辛丑老人星见。

十七年二月甲申老人星见。

八月壬寅老人星见。

十八年二月戊午老人星见。

七月甲申老人星见。

普通元年二月壬子老人星见。

八月庚戌老人星见。

二年七月甲寅老人星见。

三年八月甲子老人星见。

四年二月庚午老人星见。

八月丁夕 ■ 老人星见。

五年二月丁丑老人星见。

六年二月丁丑老人星见。

八月壬午老人星见。

七年二月丁亥老人星见。

大通元年八月壬辰老人星见。

二年二月甲子老人星见。

中大通二年正月癸未老人星见。

三年二月甲寅老人星见。

八月癸巳老人星见。

是岁吴兴郡生野 ■ 堪食。

四年二月壬寅老人星见丙辰邵陵县获白鹿一五年正月辛夕 ■ 舆驾亲祀南郊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闻空中有异香三随风至及将行事奏乐迎神毕有神光圆满坛上朱紫白。

黄杂色食顷方灭兼太宰武陵王纪等以闻。

二月己丑老人星见。

八月庚申老人星见。

大同元年三月己夕 ■ 老人星见。

七月乙夕 ■ 老人星见二年。

二月丙戌老人星见。

三年二月乙酉老人星见。

八月甲申老人星见。

六年二月秦郡献白鹿一。

六月丁未平阳县献白鹿一。

九月始平太守崔硕表献嘉禾一茎十二穗。

敬帝绍泰元年冬至二年三月甘露频降于锺山梅岗南涧及京口江宁县境或至三数升大如奕棋子陈高祖表以献台。

二年二月前宁远石城公外兵参军王位于石头沙际获玉玺四纽陈高祖以送。

陈高祖永定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锺山松林弥漫岩谷庚子开善寺沙门采之以献敕颁赐群臣。

三年四月重 ■ 殿东鸱尾有紫烟属天。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未舆驾亲祠北郊日有冠。

废帝光大二年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献玉玺一。

宣帝大建二年闰四月乙夕 二 仪同黄法献瑞璧一四年八月丁丑景 二 见。
十二月壬寅甘露降乐游苑。
五年五月癸丑景 二 见。
七年四月壬子郢州献瑞锺六。
闰九月壬辰甘露频降乐游苑。
十二月甲子南康郡献瑞锺一。
八年正月庚辰西南有紫 二 见。
东魏孝静天平二年二月员外散骑常侍穆礼得玉板一广三寸长五寸头有两孔以献。
四月临水县木连理。
五月北豫州献白雀。
七月齐献武王获白乌以献魏郡木连理。
八月光州献白兔。
三年正月青州献白雉。
五月司州上言清河郡木连理。
七月魏郡献嘉禾京师献白雀。
四年二月青州献白雉。
四月西兖州献白狐。
六月广平郡上言木连理。
七月兖州献白雀光州献白兔。又献九尾狐。
八月并州上言木连理。又献嘉禾京师。又获嘉禾虞曹郎中司马仲璨。又献嘉禾一茎五穗。
十二月梁州献白雉元象元年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波中南兖州获送于邳大赦改元。
二月雒州上言木连理。
四月光州献九尾狐。
五月冀州获白乌林虑县上言木连理京师获白雀徐州获白兔。
六月京师获白雀齐献武王获白兔以献。
濮阳郡获白兔齐献武王获白鹿以献。
七月肆州献白雀是月齐献武王获白雀以献。
八月东雍州献嘉禾上党郡言木连理西中府献白燕。
兴和元年正月魏郡繁阳县献白雉。
二月光州献九尾狐。
三月甘露降于京师。
四月京师获三足乌。
五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齐文襄王获白雀以献南兖州获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八月徐州表济阴郡厅事前槐树乌巢于上乌母死有鹊衔食哺乌儿不失其时并皆长大赏太守帛十疋。
九月有司奏西山采材司马张神和上言司空谷木连理。
二年四月光州上言卢乡县木连理京师获白雀徐州献白兔闰月京师献白雀。
五月京师获白雀。又获白燕。
六月京师获白兔光州献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三年二月东郡白马县民献玉印一。
五月司州献九尾狐京师获白雀。

八月南青州献嘉禾。
 十二月魏郡献白狐。
 四年正月京师获白雀光州获白兔。
 四月魏郡贵乡县获白乌雒瀛州献白狐二。
 五月京师获白乌阳夏郡献白乌济州献苍乌。
 六月京师获白雀。
 七月瀛州献苍乌邳县民献白玉一璞北豫州献白乌京师获白雀。
 十月瀛州献白雀。
 武定元年正月广宗郡献白雉兖州献白雉。
 二月瀛州献白兔青州献白雉。
 四月兖州献苍乌。
 五月梁州获白雀济州献苍乌。
 六月兖州献白鹿京师获白雀东郡民献白乌。
 七月京师获白雀幽州获白狐以献。
 八月西兖州上言济阴郡。
 九月齐献武王上言并州木连理汲郡献白兔。
 十月兖州献白雀。
 二年五月京师获苍乌。
 七月林虑县献白鹊。
 八月京师获嘉禾。
 三年五月瀛州献三足乌北豫州献白乌广宗郡献白乌颍州献白乌梁州献白雀。
 六月京师获苍乌沧州献白乌京师。又获白雀北豫州献白燕。
 七月瀛州献白狐二牡一牝光州献苍乌京师获白雀。
 八月并州献嘉禾。
 九月西兖州献白狐瀛州上言河间郡木连理。
 十月有司奏南兖州陈留郡民贾兴达於家庭得毛龟一兖州献白雀。
 四年三月青州献白雉。
 四月梁州献白乌颍州献三足乌。
 五月济州献白乌颍州。又献三足乌。
 六月京师获白雀。
 八月阳夏郡献白乌。
 五年十月甘露降齐文襄王第门柳树。
 十一月汾州上言木连理。
 六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师。
 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五月晋州上言木连理。
 六月京师获白雀。
 十一月武平镇献白兔。
 七年七月瀛州献白獐。
 八年四月青州上言齐郡木连理。
 北齐文宣帝以东魏武定八年五月受禅是日京师获赤雀献於南郊。又光州献九尾狐。
 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
 梁太祖开平元年正月壬寅帝至自长芦是日有五色■覆于府署之上。又丙辰庆■见丁巳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

四月乙丑颍州刺史张实进白兔一戊辰宋州刺史王皋进两歧麦陈州袁象先进白兔一付史馆编录兼示百官。

五月丙戌荆州高季昌进瑞橘七十颗是月宿州刺史王儒进白兔一濮州刺史图嘉禾瑞麦以进。

八月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见于南极壬申密州进嘉禾。又有合欢榆树并图形以献是月隰州奏大宁县至固镇上下二百里。

今月八日黄河清至十月如故。

十一月广南管内获白鹿并图形来献耳有两缺按符瑞图鹿寿千岁变白耳一缺今验此鹿耳有二缺其兽与色皆应金行实表嘉瑞。

二年四月鄱陵居人程震以两歧麦穗并画图来进。

八月甲寅太史奏寿星见于南方甲子广州上言白龙见图形以进。

三年八月司天台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东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来老人星见测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阔大。

十一月司天台奏冬至日自夜半後祥风微扇帝座澄明至晓黄■捧日。

四年四月丁夕■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进瑞麦一茎三穗。

八月辛未老人星见。

乾化元年八月癸亥老人星见。

卷二百三

闰位部·徵应

自古帝王世之季豪杰并起虽雄视一方而灵徵不绝者盖天意谆谆替明群众之所乡也。若夫肇自载育玄感特异寤兹吉梦神祝弥昭或应自许轨迹有开或物色纷纭符节斯合岂独观奇表命于元龟而後知其享国保民也。蜀先主涿郡县人也。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馀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又汉灵帝时董扶为侍中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求为蜀郡蜀国都尉其後先主称天子於蜀皆如扶言吴大帝权母。

吴夫人初孕而梦月入其怀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其夫坚曰：昔妊梦月入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初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於城东蒙上数有光怪■气五色上属于天蔓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盈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废帝亮母潘夫人既得幸有娠梦有龙头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亮。

景帝休初封琅琊王居会稽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及亮废帝休立七年薨孙皓悉诛其子。

宋高祖生夕甘露降于墓树微时伐荻新洲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之声往观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於榛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臣钦。若等曰寄奴帝之字）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乃收药而反。又遇一沙门于逆旅沙门言中原事故因云：江表寻当丧乱高祖曰：当有拯之者不沙门曰：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至初帝先患手创积年未疗沙门曰：此疮难治先有良药当以相与因出怀中黄散治疮一傅而愈馀散宝录之被金疮辄用有验。又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帝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问之曰：此墓如何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繇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樵渔山泽同侣或亦睹焉及贵龙形更大帝东征孙恩至会稽过孔季恭宅季恭正昼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谓曰：起天子在门既而失之遽出■见武帝延入结交执手曰：卿後当大显贵愿以身为■，於是曲意礼接甚厚及将受晋禅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

文帝初为荆州刺史废帝景平中有龙见西方半天腾上荫五采 京都远近聚观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气帝入奉大统帝及议者皆疑不敢下镇西长史王县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帝犹未许县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帝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累旬既下在道有黄龙出负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帝谓县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

孝武帝初封武陵王为北中郎将以颜峻为府主簿沙门德合粗有学义谓颜峻曰：贫道粗见识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峻在彭城常向亲人叙之其言遂宣布闻於太祖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帝不加推治。

南齐太祖生二岁乳人乏乳皇妣孝皇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乳大出异而说之帝旧宅在武进县宅南有一桑树高三丈横生四枝状似华盖帝年数岁好戏其下从兄敬宗曰：此树为汝生也。帝年十七梦乘青龙西行逐日日将薄山乃止觉而恐惧家人问占者云：至贵之象也。苏侃云：青者木色日暮者宋氏未运也。宋泰始二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孙奉伯往淮阴监元会奉伯旧与帝款是行也。帝与奉伯同室卧奉伯梦帝乘龙上天于下捉龙脚不得及觉叙梦因谓曰：兖州当大庇生灵而弟不得与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帝在日阴治城得一锡跌大数尺下有篆文莫能识者纪僧真曰：何须辨此文字此自久远之物九锡之徵也。帝曰：卿勿妄言。又宋世{++丙}国相希利贾解星 数术通胡汉语尝言南方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又宋朝初议封帝为梁公辅国主簿崔祖思启帝曰：书云：金刀利刃齐割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帝居武进彭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 气有龙出焉帝时已贵矣。明帝甚恶之遣善占墓者高灵文往墓所占相灵文先结事太祖还诡答曰：不过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贵不可言明帝意犹不已遣人践踏藉以左道厌之後於所树华表柱忽龙鸣震响山谷及明帝寝疾为身後之虑多翦功臣帝亦见疑每云：萧道成有不臣相帝镇淮阴每怀忧惧忽见神人谓帝曰：无所忧子孙当昌盛元徽四年太祖从南郊望相气者陈安宝见太祖身上黄紫气属天安宝谓亲人王洪轨曰：我少来未尝见君上有如此气也。又参军崔灵建梦天谓已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已降受命之次至帝为十九也。又所居武进县有一道相传云：天子路，或谓秦皇所游或云：孙氏旧迹时讹言东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镇东府明帝惧杀休仁而尝闭东府不居明帝。又屡幸以厌王气。又使子安成王居之及苍梧王败安成王代立时咸言为验术数者推之帝旧居武进东城村东城之言其在此也。 明二年冬延陵县季子庙沸井之北忽闻金石声疑其异凿深三尺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响即复凿之复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筒长一尺广二分上有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诣阙起居简大坚白字色乃黄会稽剡县有山名刻石父老相传云：山虽名刻石而不知名字所在 明末县人倪袭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字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乃去苔视之其大石文曰：此齐者黄公之化气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道成得贤师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谁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峰也。河雒讖曰：历年七十水灭绪风 俱起龙鳞举。又曰：肃草成道德尽备宋水德也。义熙元年宋武帝王业之始至齐受命七十七年。又讖曰：萧为一土天下乐一土王字也。郭文举金雄记曰：当後有作肃入草也。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乱天神怒灾异屡见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吴徐悉稚小早少孤一国二主天所驱金刀刘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孝武於九江兴晋安王子勋虽不终亦称大号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吴谓齐氏桑梓亦寄治南吴也。一国二主谓大祖符运潜兴为宋氏驱除寇难歌。又曰：三木惨惨林茂孳金刀利刃齐刈之金刀刘也。刘剪也。欲知其姓草肃 中最细低头熟鳞身甲体永兴福 中精细者稻也。即道也。熟犹成也。孔子河雒讖曰：竭河梁塞龙泉消除水灾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为灾害。故曰：水灾梁亦水也。竭河梁则行路成矣。路犹道也。消除水灾除宋氏之灾害也。《河图》讖。又曰：上参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为紫庭龙神之冈梧桐生凤鸟舒翼翔旦鸣南斗吴分野也。草屋萧字象也。又箫管之器像凤鸟翼也。讖。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肃也。又曰：先是益州有山故老相《传》曰：齐后山 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门玄畅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上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荥阳郡人尹午於嵩山东南隅见雨石坠地石开有玉玺在其中玺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与道俱肃然入草应天符扫平河雒清魏都。又曰：皇帝运兴午奉玺诣雍州刺史萧赤斧以献 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数三十二者二世也。宋自受命至禅齐凡六十年。然则帝之符应也。

武帝小字龙儿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字

帝焉。又其夕无火婢吹灰而火燃年十三梦人以笔画身左右为两<走羽>。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飞举体生毛■长至足有人指上所践地曰：周文王之田。又于所住堂内得玺一枚文曰：皇帝行玺。又得异钱文为北斗星双刀双贝及有人形带剑焉仕宋为赣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帝不从命南康相沈肃之黎帝郡狱族人萧欣祖门客桓康守破郡迎出帝帝遂率部曲百余人起义避难揭阳山有白雀来集闻山中有清声传漏响。又於山累石为佛图其侧忽生一树状。若华盖清翠扶疏有殊群木帝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是日大热帝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终而有■垂荫正当会所会罢乃散及为广兴相岭南积旱连水阻澗商旅不通帝部伍既至无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後为左卫将军於益城御沈攸之益城掘堑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于时城内乏水欲引水入城始凿城内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处用之不竭。

和帝即位江陵建武中荆州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挂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遥欣恐畏不敢居至是以为嘉福殿梁高祖母张皇后尝於室内忽见庭前菖蒲生华光彩昭灼非世中所有后惊视谓侍者曰：汝见不对曰：不见后曰：尝闻见者富贵因据取吞之。又尝梦抱日已而有娠遂产帝将产之夜后见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生而■异两<骨夸>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所居室常。若■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尝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渚有一老人谓帝曰：君龙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乱安之者在君乎！问其名氏忽然不见（阴智伯与帝邻居少相友善尝入帝卧内见有异气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太贵非人臣也。天下方乱安苍生者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转密帝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帝在襄阳住斋尝有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其上紫■腾起形如■散盖初齐高帝梦履而登殿顾见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张地天图而不识问之答曰：顺子後及崔惠景之逼长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梦乘马飞半天而坠帝所驭化为赤龙腾虚独上时台内有宿卫士为覲尝见太极殿有六龙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在宣武王宅时宣武为益州覲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覲还都乃见六龙俱在帝所寝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病。且死谓同侣曰：萧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语之推此而言盖天命也。齐中兴二年正月始为梁公南兖州队主陈文兴于桓城内凿井得玉镂麒麟金镂玉璧水晶环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称凤凰见县之桐下里齐宣德皇后称处符瑞归於相国府。又延陵县华阳遯主戴车牒称去年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弥漫数里正月己酉遯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二月辛酉遯将徐灵符■于山东见白猿一丙寅平旦山上有■雾四合须臾有玄黄五色状如龙形长十馀丈乍隐乍显久乃从西北升天丁夕■兖州刺史马元和签所领东平郡寿张县见驹虞。

元帝高祖第七子初高祖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王宫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户幔有风回裾高祖意感幸之采女梦月堕怀中遂孕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帝举室中非常香有紫肥之异高祖奇之因赐采女姓阮进为■容帝在寻阳梦人曰：天下将乱王必维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不可言时贺革为帝府谘议使讲三礼革西上意甚不悦过别御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至湘东王脱授之此人後必当璧卿其行乎！革领之大宝元年帝在江陵正月辛亥朔左卫将军王僧辩获橘三十子共蒂以献二月甲戌衡内史周孔直表言凤凰见郡界二年十月辛丑朔有紫■如车盖临江陵城三年遂即帝位。

陈高祖汉太丘长■之後世居颍川■六世孙达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尝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後我子孙必锤斯运帝尝游义兴馆於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帝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帝心独负之梁大宝初侯景寇京师帝起义发兵自南康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帝之发也。水暴起数丈二百里间巨石皆没进军顿西昌有龙见於水滨高五丈许文采鲜耀军民观者数万人既次蔡州侯景登石头城观望形势意甚不悦谓左右曰：此军上有紫气不易可当尝梦梁武帝以宝刀授己。又尝独坐胡床於阁下忽有神光满阁廊庑之间并得相见赵知礼侍侧怪而问帝帝笑不答。

梁敬帝绍泰二年二月宁远石城公外兵参军王位於石头沙际获玉玺四纽七月大府卿何邕■新州刺史华志各上玉玺一高祖表以送台诏蹄之高祖太平元年九月中散大夫王彭笈称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见龙迹自太社至象阙亘三四里帝既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先是氛雾昼夜晦宜至，於是日景气清晏识者知有天道焉。

文帝微时尝诣刘仲举时天阴雨仲举独坐斋内闻城外箫鼓之声俄而帝至仲举异之乃深结■帝。又尝因饮夜宿仲举帐中忽有神光五彩照於室内繇是祇承益恭梁太清初梦两日斗一大一小大者光灭坠地色正黄其大如斗帝因而怀之。

宣帝梁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满堂室事梁元帝为中书侍郎时有马军主李■与帝有旧每同游处帝尝夜被酒张灯而寐总■出寻反乃见帝身是大龙。

北齐神武帝皇考树性通率不事家业居住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帝欲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後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若有神应者每行道路往来无风尘之色。又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又与怀朔省事■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隼司马子如贾显智等猎於沃野见一赤兔每转辄逸遂至迴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其母两目盲曳杖谓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言暗相诸人皆曰：贵而指挥俱繇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饭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繇是诸人益加敬异後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每从外蹄主人遥闻行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又苍鹰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触王言讫不见始以为异密覘之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惊异因杀牛分肉厚以相奉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堊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初魏真君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关大王山太武，於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为三封斩其北凤凰山以毁其形後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普会初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聚於觜参色甚明太史占云：当有王者兴是时神武起於信都破尔朱兆等天平元年二月永宁寺九层浮图灾既而人有从东莱至云：及海上人咸见之於海中俄而雾起乃灭说者以为天意。若曰：冰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渤海应矣。三年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获瑞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于时杨休之为行台郎中帝独在帐中问之此文字何义对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当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命之徵既於天池中得此石可谓天意王命也。吉不可言帝。又问三川何义休之曰：河雒伊为三川亦谓泾渭雒为三川河雒伊雒阳也。泾渭雒。若雍州也。大王今受天命终应统有关右帝曰：世人无事尝道我欲反今闻此更致纷纭慎莫妄言也。初帝从父弟岳家于雒邑帝每奉使入雒岳母山氏常夜起见帝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无灯即移帝於别室如前所见怪其神异卜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飞龙九五大人之卦贵不可言山氏归报帝後帝起兵於信都山氏闻之喜谓岳曰：赤光之瑞今当验矣。汝可间行从之共图大计岳遂往信都帝见之大悦。

文襄帝高祖长子母娄太后初梦一断龙遂孕帝文宣帝文襄母弟太后梦大龙首尾属天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因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尝怪之初神武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然应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及长鳞身重蹠不好戏美深沈有大度晋阳曾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秃师帝曾与诸童共见之历问禄位至帝举手再三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

神武帝从诸子过凤阳门有龙在上唯神武与帝见之後从文襄行过辽阳山独见天门开余人无见者东魏武定七年赴晋阳■■庶政八年进封齐王自居晋阳寢室夜有光如昼既为王梦人以笔点已额旦以告馆客王昙首曰：吾其退乎！昙首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便成主字乃当进也。乾明二年二月文襄终时讹言上党出圣人帝闻之将徙一郡郡人张思进上言殿下生於南官坊名上党出圣人帝悦而止先是童谣曰：一束藁两头然河边■■历飞上天蒿然两头於文为高河边■■历为水边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陈宜受禅。且讖云：羊饮盟津角驻天盟津水也。羊饮水王名也。角驻天天位也。又阳平郡界回呈驿傍有大水土人常见群羊数百立卧其中就视不见事与讖合愿王勿疑帝以问高德正德正。又赞成之，於是始决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汉文帝之卦也。帝乃铸像以卜之一写而成及将受禅是年四月夜禾生魏帝铜研旦长数寸有穗。

孝昭帝文宣母弟太后梦虯龙于地遂孕帝。

武成帝孝昭母弟太后梦龙浴於海遂孕帝後主武成帝长子母曰：胡皇后梦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梁太祖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於碭山县十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而邻人以诞辰告众咸异之帝仲昆三人俱未冠而孤母王氏携养寄於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

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谴杖唯崇母自幼怜之亲为栲[■]尝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辈当善待之家人问其故答曰：我尝见其熟寐之次为一赤蛇然众亦未之信也。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诸道都统晋国公王铎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应为福耳或亦然之时有术士边冈者洞晓天文博通阴阳历数之妙穷天下之奇秘有先见之明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铎召而质之冈曰：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於今必当有验於後未敢言之请他日证其所验一日。又密召冈因坚请语其详至于三四冈辞不获铎乃屏去左右冈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数三其祲也。应在三纪之内乎！铎闻之不复有言及为梁王迎驾於凤翔天复二年九月甲辰帝以敌寨联络稍盛躬统千骑乘高诊之时秋空澄霁四绝纤霏望者见龙旌上紫[■]如[■]散远迓同瞩，或曰：马气上腾往往。若是，或曰：前後骑士屯集岂一二乎！曷无是耶兹固奇瑞非常人所当也。三年十月甲午有大声出於梁邸之听事帝甚惊骇占者曰：当有大庆後封魏王天[■]四年正月自河北还壬寅至梁是日有五彩[■]覆于府署之上士庶靡不睹者。又军库前有苦井尝以备洒涤之用一旦其味忽变甘美。若饴冠於他井今见在焉二月戊申朔家庙主者言庙之左栋产五色芝状如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是日福建帅遣吏持笈币通好仍以白鸚鵡一同至自是旬朔之内诸州郡继以白乌白雀白兔白莲之并蒂者相次来献上睹之谦畏弥极咸命具表归天朝四月帝将受禅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双。又宰臣张文蔚正押传国宝玉册金宝及文武群官诸司仪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三军离郑州丙辰达上源驿是日庆[■]见。

卷二百四

闰位部·知子

夫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盖父子之间否臧易辨韶齿之际性习已彰。若能鉴其神明遗其外[■]希[■]其好{王大}之意观以成人之风自迓察遐材将焉况夫负英武之略应偏闰之位固宜念家国之重申裔嗣之能建为元良付大业而不坠委之国事被谗间以无疑叙诸简编亦君人之懿德也。

吴孙坚为下邳丞时权始生兄策起事江东权尝随从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每请会宾客尝顾权曰：此诸君汝之将也。策临终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力保江东我不如卿宋临川王义庆高祖中弟道怜子也。出继叔父道规後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尝曰：此我家丰城也。

梁临川王宏太祖第六子也。齐明帝时为桂阳王功曹吏衡阳王畅有美名为始安王萧遥光所接及遥光作乱逼畅入东府高祖在雍州尝惧诸弟及祸谓南平王伟曰：六弟明於事必先还台及信至果如高祖策。

南平王伟高祖之弟也。幼清警好学齐世为晋安王外兵时高祖为雍州虑天下将乱求迎伟俄闻已入沔高祖欣然谓佐吏曰：吾无忧矣。

南康王子通理高祖孙也。父死服阕见高祖悲泣不自胜高祖谓左右曰：此儿大必为奇士。

陈高祖母弟休先少倜傥有大志梁简文之在东宫深被知遇太清中既平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募得千馀人为文帝主帅顷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称休先曰：此弟。若存河雒不足定也。

文帝始兴昭烈王长子也。高祖甚爱之尝称此儿吾宗枝英秀也。北齐文宣帝高祖第二子世宗母弟也。内虽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贵相法亦何繇可解唯高祖异之谓薛[■]叔曰：此儿意识过吾。

上党刚肃王涣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杰[■]儻不群虽在童幼尝以将略自许神武壮而爱之曰：此儿似我冯翊王润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时神武称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为定州刺史时监王开府王回雒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枚侵窃官田受纳贿赂润按举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台使登魏文旧坛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

冯翊王少小谨慎在州不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鼠辈欲轻相间构曲生眉目，於是回雒决鞭二百独孤决杖一百北平王贞字仁坚武成第五子也。沈审宽恕帝曰：此儿我凤毛。

帝王部·知臣

夫有国家者莫不急於选士务在官人询之以计画委之以事任故能创业垂统名与功偕传世祚於後裔著话言於可久者也。自东汉之季吴蜀起莫不总览豪杰保守封域当其君臣之分甫定疆場之事日骇而能审其才用谅其诚明或委之以腹心或仗之以师旅虽谗间之言日至疑似之迹屡彰而任之如初不以屑意其或察其操履悉其素尚苟位未充量姑待以远期。若名浮於实前知其败事传所谓惟君知臣者盖得之矣。繇宋氏而下逮夫梁陈高齐咸奄据一方用髦士至於知人善任诏爵物官尽臣下之心悉忠谏之分亦皆可述焉。

蜀先主初见诸葛亮因屏人语而称善，於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君勿复言亮後为丞相。

邓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所在清严有治绩。

赵子龙先主之败有人言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至後为镇军将军。

刘巴字子初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先主曰：子初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

马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从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尝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话自昼达夜後谡与张战於街亭谡违亮节度为所破亮杀谡以谢众。

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为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所杀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

吴孙策初为豫章太守得太史慈命往豫章安抚士众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舍我当复与谁钱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果如期而反（策初遣慈也。议者纷纭谓慈未可信或云：与华子鱼州里恐留彼为筹策或疑慈西托黄祖假路还北多言遣之非计策曰：诸君语者非也。孤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有士模志经道义贵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已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复忧也。慈从豫章还议者乃始服慈见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佗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童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史言我以别立部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獠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於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矣。顷之遂定豫章）。

张昭初为孙策长史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於昭昭欲默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欢笑曰：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大帝初移都建业大会将相文武特谓严峻曰：孤昔叹鲁子敬比邓禹吕子衡方吴汉闻得卿诸人未平此论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谓肃范受饶褒叹过实大帝曰：昔邓仲华初见光武光武时受更始使抚河昭字北行大司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与一语便及大计与禹相似故比之吕子衡忠笃亮直性虽好奢然以忧公为先不足为损避袁术自归於兄兄作大将别领部曲故忧兄事乞为都督辨护修整加之恪勤与吴汉相类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诸葛亮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蜀先主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先主笈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恐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後。若审此数易於反掌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先主相闻大帝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孤之不负子瑜也。（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谗瑾者。此语颇流闻於外陆逊表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大帝报曰：子瑜与孤从事积年如骨肉深相明亮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与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於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

者孤当以书解玄德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孤前得妄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子瑜即得其报论天下君臣大节一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便知卿意。

鲁肃初为中护军周瑜所荐才宜佐时大帝见肃甚悦之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誉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大帝不以为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帟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

潘𠄎字承明为太常时𠄎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间𠄎於武陵太守卫𠄎者云：𠄎遣密使与琬相闻有自托之计𠄎以启大帝大帝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𠄎而召𠄎还免官。

是仪为侍中时有所进达未尝言人之短事国数十年未尝有过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大帝叹曰：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仪後为尚书仆射仪事上勤与人恭不治产业不受施惠为屋舍才足自容邻家有起大宅者大帝出望见问起大室者谁左右对曰：似是仪家也。大帝曰：仪俭必非也。问果佗家其见知信如此。

宋高祖初为晋太尉时或荐王镇恶於高祖时镇恶为天门临澧令即遣召之既至与语甚异焉因留宿明旦谓左右曰：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也。即以为青州治中从事史行参中军太尉军事署前部功曹。

朱龄石为宁远将军宁蛮护西阳太守高祖伐蜀将谋元帅而难其人乃举龄石众咸谓曰：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谏者甚众高祖不从乃分大军之半猛将劲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资位在龄石之右亦令受其节度是行亦不淹时一战克捷众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龄石之善於其事。

徐爰初为晋大司马典军从高祖北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蔡廓为豫章太守徵为吏部尚书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爰之乃徙廓为祠部尚书初高祖尝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干木徐爰之小字）。

王昙首有识局智度喜愠不见於色太祖镇江陵县首自功曹为长史随府转镇西长史高祖甚知之谓太祖曰：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王智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尝云：见王智使人思仲祖与刘穆之谋讨刘毅而智在焉佗日穆之白高祖伐国重事也。公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简岂闻此辈论议其见知如此。

檀道济为护军丹阳尹高祖不豫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高祖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济虽有𠄎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爰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江州处之。

孝武初为徐兖二州刺史以崔道固为从事固美形容善举止便弓马好武事孝武稍嘉之会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孝武谓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为叹息明帝时沈宪少有𠄎局为驾部郎帝谓宪曰：卿广州刺史才也。

南齐太祖初为宋大将军辅政以刘怀珍内资未多徵为都官尚书领前军以第四子宁朔将军晃代为豫州刺史或疑怀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时怀珍便推怀投款况在今日宁当有异晃发经日而疑论不止乃遣军主房灵民领百骑追送晃谓灵民曰：论者谓怀珍必有异同我期之有素必不应尔卿是乡里故遣卿行非唯卫新亦以迎故也。怀珍还仍受相国右司马。

垣崇祖初为宋义阳王道隆征北参军道隆被诛薛安都反宋明帝遣沈攸之等讨安都安都将裴祖隆引崇祖共拒战众败与祖隆俱走彭城後魏陷徐州崇祖将部曲𠄎处朐山因遣使归命时太祖在淮阴崇祖初见太祖便自比韩信白起咸不信唯太祖独许之崇祖再拜奉旨後为豫州刺史後魏遣马步二十万寇寿春崇祖塞肥水筑堰为三面之险魏众集堰南分军内薄攻小城崇祖决埭水势奔下魏攻城之众人马溺死数千大众皆退走太祖谓朝臣曰：崇祖许为我制虏果如其言尝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

刘绘父𠄎宋末权贵绘为太祖太尉行参军太祖见而叹曰：刘公为不亡也。

明帝时西江公遥欣韶龄中便疑然帝谓江𠄎曰：遥欣虽幼观其神彩殊有局𠄎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陆昭王緇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贵但恐緇不及耳言之惨然而悲。

裴叔业为右军将军东中郎将谘议参军明帝见而奇之谓之曰：卿有如是异相何患不大富贵深宜勉之。

梁高祖为太子中庶子时王约废锢帝尝谓约曰：卿方富贵必不容久滞屈及帝作辅谓曰：我尝相卿当富贵不言卿今日富贵便当见繇历侍中左民尚书廷尉。

沈约为高祖骠骑司马帝将革命令约草其事并诸选置帝初无所改後召范■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为明识。

王国珍为大司马中兵参军高祖雅相知赏每叹曰：晚代将家子弟有如国珍者少矣。

王训字怀范左仆射■柬之子年十六召见文德殿应对爽彻高祖目送久之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後累迁侍中既拜入见帝从容谓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对曰：少过三十帝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

张缵字伯绪年十一尚武帝女富阳公主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高祖异之尝曰：张壮武云：後八叶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柳庆远始高祖为雍州庆远为别驾帝谓曰：昔羊公语刘弘卿後当居吾处今相观亦复如是曾未十年而庆远督府谈者以为逾於魏咏之。

元帝初为湘东王镇荆州以庾曼精为主簿迁中录事每出帝尝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

欧阳■为临贺内史元帝承制以为东衡州刺史侯景平元帝遍问朝臣今天下始定极须良才卿各举所知群臣未有对者帝曰：吾已得人侍中王褒进曰：未审为谁帝云：欧阳■公正有兼济之才恐萧广州不为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陈高祖初为大将军与诸将■燕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将者也。而并有所短杜志大而识暗狎於下而骄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猜防不设侯郎傲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无全身之道率皆如言。

毛喜为西昌侯记室参军高祖素知於喜及镇京口命喜与高宗俱往江陵仍敕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谘禀毛喜喜与高宗同谒梁元帝即以高宗为领直喜为尚书侍郎。

北齐神武为东魏大丞相谓文襄曰：庾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勤老公并性道直终不负汝尔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乐本作道人而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慧宜宽借之彭相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惟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後绍宗为徐州刺史侯景叛梁武遣其兄子深明率众十万与景犄角绍宗大破之擒深明及其将帅景遂奔遁。

崔谦初为齐神武相府功曹神武称曰：崔谦清直奉公真良佐也。

赵隐字彦深初为神武大丞相功曹参军神武与对坐曾遣造军令以手扞其额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谓司徒孙腾曰：彦深小心恭慎旷古绝伦。

斛律金仕东魏为冀州刺史神武重其古质每诫文襄曰：尔所使多汉儿有谗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为肆州刺史。

宋游道在东魏为司州从事神武自太原来朝见之曰：此人是游道邪尝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後日神武之司州飧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及还晋阳百官辞于紫陌神武执游道手曰：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怀畏虑当使卿位与之相似。

文宣尝幸东宫九卿以上陪集帝指崔昂大尉瑾司马子瑞谓太子曰：此是国家柱石可宜记之未几复侍■燕金凤台帝历数诸人咸有罪负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妇兄妹夫俱省罪过。

念良臣·念良臣

夫琴瑟是听君子有志义之思卿佐或亏元首有股肱之痛君臣之道不亦重乎！粤。若天历馀分鼎峙立国宋齐而下互专霸业必有良士勤宣令图或经武以著能或纬俗而底绩及夫守节死义先时物故竭诚率职奄忽沦谢是用震悼上心悲涕斯集形於嗟叹发乎！言谕乃至撤去盛食具乃素服■深辞於文谏摅哀兴於风什躬设祖奠亲临吊祭易徽名而表行加异数以报功赐予便蕃追叙优渥谅非德侔咸一情敦终始者畴克以当之哉！

蜀先主初为荆州牧以汉建安十九年入蜀进围雒县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拜统父议郎迁谏议大夫诸葛亮亲为之拜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

法正有智术先主甚信任之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卒时年四十五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

霍峻为梓潼太守？卑将军卒还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诏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国欲行爵遂亲率群寮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

吴大帝初为吴侯偏将军南郡太守周瑜卒时年三十六大帝素服举哀感恻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殒命孤何赖哉！後大帝称尊号谓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鲁肃字子敬为横江将军既卒後大帝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常道此可谓明於事势矣。

凌统为偏将军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卒时年四十九大帝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二子烈封年各数岁大帝内养於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

吕范字子衡初为扬州牧勤事奉法大帝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及大帝还都建业过范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阚泽为太子太傅领中书令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房以简御臣下泽每曰：宜依礼律其和而有正皆此类也。及卒大帝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

吕蒙以擒关羽之功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卒大帝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丧事务约大帝闻之益以悲感。

朱然为大司马右军师气候分明内行修洁其所文采惟施军器馀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大帝素服举哀为之感恻。

宋高祖初为宋公时左仆射刘穆之以晋义熙十三年卒高祖在长安闻之惊恻哀惋者数日及受禪拊床叹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彦满朝穆之虽功著艰难未闻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见驥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後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其见思如此以佐命元勋遐封南康郡公谥曰：文宣。

谢景仁为左仆射卒高祖亲临哭之甚恻与骠骑将军道暕《书》曰：谢景仁殒逝悲痛摧割不能自胜汝闻问惋愕亦不可怀其器体淹冲情寄实重方欲与之共康时务一日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当复奈何文帝时侍中殷景仁卒与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书》曰：殷仆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识具经远奉国竭诚周旋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国器遇之为难惋叹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可言往矣。如何。

王昙首为侍中卒文帝为之恻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孝武帝时司徒刘延孙卒将葬帝诏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孙居身寒约家素贫虚每念清美良深凄叹葬送资调固当阙乏可赐钱三十万米千斛。

何偃为吏部尚书卒官孝武与颜峻诏曰：何偃遂成异世美志长往与之周旋重以姻媾临哭伤惋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本官如故谥曰：靖。

南齐武帝时征虏将军假节督青冀二州刺史崔祖思卒帝叹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诏赠钱三万布五十疋。

王俭为中书监薨吏部尚书王晏启及俭丧武帝答曰：俭年德富盛志用方隆岂意暴疾不展救护便为

异世奄忽如此痛酷弥深其契阔艰运义重常怀寻言悲切不能自胜。

柳世隆为侍中卒武帝敕吏部尚书王晏曰：世隆虽抱疾积有岁年志气未衰冀医药有效痊差可期不谓一旦便为异世恻怛之深此何可言。

明帝即位初谓仆射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先是怀慰为齐郡太守太祖手敕褒赏後出监东阳郡为吏民所安。

梁高祖为梁公时给事黄门侍郎陶季直辞疾还乡里天监初就家拜大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

刘洸勤学善属文为人不自伐不论人长短高祖甚爱其才以为太子洗马迁中书舍人。又为北中郎谥议参军天监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伤惜焉。

任■为新安太守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於官舍时年四十九高祖闻问方食西苑绿沉瓜投之於盘悲不自胜因屈指曰：■少时尝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知命即日举哀哭之甚恻。

孔休源为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中大通四年遘疾卒高祖为之流涕顾谓谢举曰：孔休源奉职清忠当官亮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殒没朕甚痛之举曰：此人清介■直当今罕有臣窃为陛下惜之郑绍叔为左将军散骑常侍卒後高祖尝替然谓朝臣曰：郑绍叔立志忠烈善则称君过则归己当今无比其见赏惜如此。

元帝初为湘东王时都督雍梁等州军事平北将军张缵为杜岸所执送岳阳王■■败为防人所害帝承制赠侍中卫将军开府谥简宪公缵有鉴识自见帝便推诚委结及帝即位追思之尝为诗其序曰：简宪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

後梁明帝天保十四年尚书令王操卒帝举哀於朝堂流涕谓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平荡江表何夺吾贤相之速也。及葬亲祖於瓦棺门赠司空。

陈高祖永定三年五月北江州刺史熊昙朗杀都督周文育举兵反及文育之柩至自建昌高祖素服哭於朝堂甚哀。

北齐高祖至冀州追忆故刺史封隆之顾谓冀州行事司马子如曰：封公积德履仁体通性达自出纳军国垂二十年契阔艰虞始终如一其忠信可凭方以後事■之何期报善无徵奄从物化言念忠贤良可痛惜为之流涕令参军宋仲羨以太牢就祭焉。

孙搴为散骑常侍司马子如与高季式召搴饮酒醉甚而卒时年五十三高祖亲临之子如叩头请罪帝曰：折我右臂仰觅好替还我子如举魏收季式举陈元康以继搴焉。

武成帝天统初秘书监张耀奏事遇疾仆於御下临视呼数声不应帝泣曰：河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时年六十三诏称耀忠贞平直温恭廉慎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燕州刺史谥曰：简。

梁太祖开平四年五月魏博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邺王罗绍威薨帝哀恻曰：天不使我一海内何夺忠臣之速也。诏赠尚书令。

卷二百五

闰位部·巡幸

夫巡狩之仪载乎！虞典游豫之度存诸夏谚盖所以覲群后省风俗鸣銮案节清道而行卜日惟吉归格艺祖庆赐浹洽众庶欢康斯先王展义之道也。若夫秦政之幸回中登之罘驻彭城临碣石致禱以出周鼎命使而求羡门侈心未穷海内称乱固足为後王之戒也。洎吴蜀宋齐而下亦或举时巡之制稽设教之义或■謁陵寝或历览故宫或宴■以示慈或肆赦而施惠以至耆艾加粟帛之赐孝悌有旌赏之命布在方册可举而言矣。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回中在北地臣钦。若等曰：自此以下不书月者皆史书阙文。又云：始皇巡河内自以武德定天下置武德县）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泰山封禅既毕，於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垂（东莱有黄县■垂县）穷成山登之罘（罘山在■垂县）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越王勾践尝治琅琊县起台馆）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

刻颂秦德明得意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土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抆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正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迓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 二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惟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侯建城侯赵亥侯昌武侯成侯武信侯冯母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 三从与议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帝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臣钦。若等曰：史失姓人皆伐湘山树楮其山帝自南郡繇武关归（武关秦南关通南阳在析西北七十里弘农界）。

二十九年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河南阳武县有博浪沙）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罾刻石其辞曰：（臣钦。若等曰：此辞三句为韵碣石会稽同）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罾临 二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 二单旁达莫不宾服烹灭 二暴振拔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宇宇宙县赤县）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罾照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 二武威旁畅振动四极会灭六王阡并天下 二害绝息永偃武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威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迓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罾旋遂之琅琊道上党入（道从也。）。

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古仙人也。）高誓刻碣石（一作盟复）坏城郭决通 二 是防其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一作忧久）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一作分）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

二十五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左丞相李斯从少子胡亥爱慕请从帝许之十一月行至 二 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水波恶乃西二百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首一作道）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 二 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至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在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 二 男女 二 吉诚夫为寄 二 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 二 吉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輿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还过吴从江乘渡（丹阳有江乘县）并海上北至琅邪。

二世元年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 二 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无以臣畜天下其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傍著大臣从

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姓冯）御史大夫臣德（失姓）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遂至辽东而还蜀後主建兴十四年四月後主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日还成都。

吴後主孙皓宝鼎三年九月出东关。

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谒京陵三月丁亥还宫。

二十六年二月己亥陆道幸丹徒谒京陵五月丙寅水路发丹徒壬午至京师。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丁卯行幸琅琊郡囚系悉原遣（臣钦。若等曰：本纪不书还宫）。

七年二月甲寅巡南豫南兖二州丁巳较猎于历阳之乌江县己未登乌江县六合山壬申还宫。

九月戊子诏曰：昔周王骥迹实穷四溟汉帝鸾轸夙遍五岳皆以上对幽灵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驭临宫创图礼代天都世贸兴毁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玑得序五星顺命而戎车岁动陈诗义阙朕聿奉三无奄一天下思尽宝戒之规以塞谋危之路当顺时省方观察风俗外详考旧典以副侧席之怀。

十月戊申巡南豫州乃下诏曰：朕巡幸所经先见百年者及孤寡老疾并赐粟帛狱系刑罪并亲听讼其士庶或怨郁危滞受抑吏司或隐约洁立负滨州里皆听进朕前面自陈诉。若忠信孝义力田殖一介之能一艺之美悉加旌赏虽秋泽频降而夏旱婴弊可即开仓并加赈赐癸丑行幸江宁县丙寅诏曰：赏庆刑威奄国彝轨黜幽升明辟常宪故采言聆风式观侈质贬爵加地，於是乎！在今类帝宜社亲巡江甸因覲岳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试之典以申考绩之义行幸所经莅民之职功宣於德即加甄赏。若废务乱民随愆议罚二者详察以闻。

十二月丙午行幸历阳癸亥至自历阳。

前废帝景和元年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还宫。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六月丁亥幸琅琊。

梁高祖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兰陵谒建宁陵至修陵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数千人各贲钱二千陈高祖永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庄严寺。

宣帝太建四年十二月甲辰幸乐游苑。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巳幸长干寺。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二月庚午如晋阳拜辞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台监国事十月己卯备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於内殿十二月辛丑至自晋阳二年正月甲戌帝舟於东城。

九月癸巳帝如赵定二州因如晋阳。

三年六月丁未至自晋阳乙卯如晋阳。

九月辛卯自并州幸离石十二月壬子还宫戊午如晋阳。

四年四月戊戌帝还宫。

五年八月丁丑帝幸晋阳十二月庚申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六年三月丙申至自晋阳。

四月庚申帝如晋阳五月庚寅至自晋阳。

六月丁卯如晋阳壬申亲讨茹茹七月壬辰还晋阳。

九月乙卯至自晋阳。

十月辛亥如晋阳。

七年正月甲辰至自晋阳於邺城西马射大集众庶而观之。

八月庚申如晋阳。

九年三月丁酉至自晋阳。

六月乙丑自晋阳北巡己巳至祁连池戊寅还晋阳。

八月乙丑至自晋阳甲戌如晋阳十一月甲午至自晋阳。

十年正月甲寅如辽阳甘露寺三月丙辰至自辽阳九月己巳如晋阳（十月晏驾于晋阳台）。

武成帝河清元年十月癸亥行幸晋阳十二月丙辰至自晋阳。

四年正月行幸晋阳四月传位於皇太子改元天统称太上皇。

十一月至自晋阳。

後主天统元年十二月壬戌太上皇帝幸晋阳丁卯帝至自晋阳。

二年正月庚子行幸晋阳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

八月太上皇帝幸晋阳。

三年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晋阳。

九月丁巳太上皇帝幸晋阳十一月癸未至自晋阳四年四月辛巳太上皇帝幸晋阳五月壬戌至自晋阳。

五年三月行幸晋阳四月乙丑至自晋阳。

武平元年八月辛卯行幸晋阳十二月丁亥至自晋阳。

二年八月己亥行幸晋阳十月己亥至自晋阳。

三年八月癸巳行幸晋阳（臣钦。若等曰：本纪不书至自）。

四年二月丁巳行幸晋阳三月庚辰至自晋阳十月癸卯行幸晋阳。

五年二月乙未至自晋阳辛丑行幸晋阳丁未至自晋阳。

八月癸卯行幸晋阳。

六年正月乙亥至自晋阳。

七月甲戌行幸晋阳。

十年正月癸卯至自晋阳。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月帝以用军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东京渐及疑讶令就便各许归长安只留宰臣韩建薛贻矩翰林学士张策韦郊杜晓中书舍人封舜卿张袞并左右御史司天监宗正寺兼要当诸司节级外其宰臣张文蔚已下文武百官并先於西京_三候。

二年二月帝以上党未收因议抚巡便住西都赴郊_三之礼乃下令晓告中外取三月一日离东京以宰臣韩建判建昌宫事兵部侍郎姚洎为鹵簿使开封尹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三月壬申帝亲统六军巡幸泽潞是日寅时车驾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从晚次中牟丙申招讨使刘知俊上章请车驾还东京盖小郡湫隘非久驻蹕之所达览帝俞其请四月丙午车驾离泽州丁未驻蹕於怀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郑州壬子幸东京丙寅车驾幸繁台观稼。

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泽泛滥颇伤稼穡帝幸右天武军河亭观水。

九月丙子太原军（臣钦。若等曰：即後唐太宗也。）出阴地关南牧寇掠郡县晋_{三三}有备帝虑诸将玩寇乃下诏亲议巡幸命有司备行丁丑翠华西狩宰臣翰林学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诸司要切官皆扈从馀文武百官并在东京壬午达雒阳。

帝御文思殿受朝参许汝孟怀牧守来朝泽州刺史刘重霸面陈破敌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陕州驻蹕蒲雍同华牧守皆进铠甲骑马戈槊食味方物丁亥锡宴扈从官戊子延州贼军（臣钦。若等曰：即祖跋思恭也。）寇上平关。又太原军攻平阳烽火羽书昼夜继至乙丑六军统军牛存节黄文靖各领所部将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骑数万攻逼晋絳逾旬不克知天军至乃自焚其寨至夜而遁十月庚戌至西都丁巳至东都。

三年正月甲戌发东都百官扈从次中牟县乙亥次郑州丙子次汜水县河南尹张宗_三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并来朝戊寅次偃师县己卯备法驾六军仪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贺三月辛未诏曰：同州边隅继有土众归化暂思巡抚兼要指挥今幸蒲陕取九日进发甲戌车驾发西都百官奉辞于师子门外丁丑次陕州己卯次解县河中节度使冀王友谦来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四月丙申朔驻蹕河中壬寅辰时驾巡于朝邑县界焦黎店冀王友谦及崇政内诸司使扈从至申时回五月癸酉西驾三更一点发河中己卯至西京庚戌同州节度使刘知俊据本郡反辛亥驾幸蒲陕夜半发大内七月癸酉西驾幸陕乙亥至自陕文武百官於新安县奉迎。

闰八月己卯幸西苑观稼。

十一月辛丑幸_三水。

四年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己丑出光政门至_三水观麦。

四月丙戌幸建春门阅新楼至七里屯观麦召从官食于楼河南张昌孙及蒲同主事吏赐物各有差十一月丁亥朔幸广王第作乐。

五年二月壬戌诏曰：东京旧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东都扈从文武官委中书门下量闲剧处分宰臣上言曰：龙兴天府久望法驾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愿少留清跸从之甲子幸曜村民舍阅农事庚午幸白马坡。

四月丁卯幸龙门召宰臣学士金吾上将军侍宴于广化寺。

乾化五年五月癸巳观稼于伊水登建春门幸会节坊张宗■私第临亭皋视物色赏赐甚厚。

七月帝不豫稍厌秋暑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私第宰臣视事於归仁亭子崇政使内诸司及翰林院并止於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复归大内。

八月戊辰幸故上阳宫至于榆林观稼九月庚子亲御六师次于河阳（臣钦。若等曰：事具闰位亲征门）甲辰至于卫州乙巳至于宜沟幸民刘达墅丙午至湘州十月辛亥朔驻跸于湘州宰臣洎文武从官并诣行宫起居户部郎中孔昌序贡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诸道节度使刺史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来上制以郢王友■充控鹤指挥使诸军都虞候阎宝为御营使甲寅将以其夕幸魏县命阁门使李郁报宰臣兼敕内外丙寅夜车驾发轸于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县戊辰幸邑西之白龙潭潭水亘千尺许涉南北五之一焉风澜岸卉辽然有江湖之状潭之北立神祠前亭弘敞下值波际帝登临凝览宸旨舒悦即命丞相与翰林六学士侍膳于左右。又命渔艚数十以钓网进观其渔焉俄顷间洪纤尾鬣所得无■复有得大白鱼长六七尺者来献珠眸雪鳞厥状甚异帝谛视已乃命近贵复之中流名其潭曰：万岁渔人等咸优锡遣之。

十一月辛巳朔上驻跸魏县从官自丞相而下并诣行宫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诸道节度使防御使刺史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边事稍息宣命还京师车驾发自行阙夕次洹水县癸未次内黄县甲申至黎阳县乙酉命从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丁亥次卫州戊子晨次新乡夕止获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温县辛卯次孟州留都文武官左仆射杨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东郊迎拜其文武官并令先还壬辰诘旦离孟州晚至都六军以天兵御仗分列前导煌煌焉济济焉昔所未睹也。都人士女洎耆老等欢噪阡陌太祖御五凤楼受百辟称贺毕还宫二年二月壬戌帝将巡按北境中外戒严诏以河南尹守中书令判六军事张宗■为大内留守中书门下奏差定文武官领务尤切宜扈驾者三十八人诏工部尚书李皎左散骑常侍孙鹭左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刘邈兵部郎中张隼光禄少卿卢秉彝并令扈跸甲子发自雒师夕次河阳乙丑次温县丙寅次武陟怀州刺史■明远迎拜于境上其内外所备咸丰需焉丁卯次获嘉戊辰次卫州之新乡己巳晨发卫州夕止淇门内衙十将使以十指挥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驻跸黎阳癸酉发自黎阳夕次内黄县甲戌次昌乐县丁丑次于永济县青州节度使贺德伦奏统领兵士赴历亭军前戊寅至贝州命四丞相及学士李琪卢文度知制诰窦赏等十五人扈从其左常侍韦戡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发自贝州夕驻于野落三月庚辰朔次于枣■县之西县丙戌镇定诸军招讨使杨师厚奏下枣■县车驾即日疾驰南还丁亥复至贝州庚寅杨师厚与副招讨李周彝等准诏来朝乙巳发贝州夕次临清县丙午次永济县丁未至魏州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赐宴宰臣文武官及六学士丁巳发魏州夕次昌乐戊午次内黄县己未次黎阳驻马乙丑发自黎阳夕次滑州将吏耆老并於州之南津欢噪迎拜本州节度使进马十匹银器一千两备宴钱二千贯丙寅离滑州夕次常乐顿丁卯次长垣县戊辰次封丘县己巳至东京开封尹博王友文■留都文武奉迎于北郊帝入自含耀门采绣连延照耀阡陌都人士女阗咽欢呼是月戊寅车驾发自东京夕次中牟县五月己卯朔从官文武自丞相而下并诣行殿起居亲王及诸道藩帅咸奉表来上庚辰发自郑州至荥阳县河南尹魏王宗■望尘迎拜河阳留後邵替怀州刺史■明远等迺迤来迎夕次汜水县帝召魏王宗■入对便於御前赐食数刻乃退壬午驻跸于汜水宰臣河南尹六学士并於内殿起居敕以建昌宫事委宰臣于兢领之癸未帝发自汜水宣令邵替■明远各归所理午憩任村顿夕次孝义宫留都文武礼部尚书孔续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师甲申至都文武官奉迎於东郊。

闰位部·畋游。

王者■狩以时所以除田害讲武事也。故易著三驱之旨礼有五戎之习焉虽复馀闰亦存宪度其或顺肃杀之令修弋猎之事不失乎！礼故可尚也。乃有射猛虎以为乐耆胡雉而纵心暴殄是期盘游靡戒以至乎！荒志骄气移其龟玉者不为不幸也。

吴大帝初为吴侯亲乘马射虎於□亭马为虎所伤帝投以双虎却废尝从张世击以戈获之帝每畋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张昭为军师变色而言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於原野较勇於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帝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御自於中射之时有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帝每手击以为乐。又帝数射雉少府潘■谏由是遂绝。

景帝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于宣武场三月较猎。

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南巡丁巳较猎于历阳之乌江。

十月巡南豫己巳较猎於姑熟。

明帝泰始七年二月於岩山射雉帝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甚羞召问侍臣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炫独曰：今节候虽■而■雾尚凝故斯□之禽骄心未警但待宸驾首豫群情便可载■帝意解乃於雉场置酒。又云：有雉不肯入场日暮将反令晋平王休■射之语曰：不得雉勿归休■从在黄麾内便驰帝遣左右数人随之因遣寿寂之等追及逼拉休■。

南齐武帝永明末将射雉竟陵王子良谏之（见宗室忠谏门）

东昏侯在位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

陈後主祯明二年十月幸莫府山大较猎。

东魏孝静兴和三年十月癸亥狩于西山十一月戊寅还宫。

武定元年正月己巳■于西山癸酉还宫。

十一月甲午狩于西山乙巳还宫。

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正月丙子山番围离石戊寅帝讨之未至番已逃窜因循三雉大狩而归。

五月庚午较猎于林虑山戊子还宫。

後主天统元年十二月庚戌太上皇狩于北郊壬子狩于南郊乙卯狩于西郊。

武平四年九月较猎于邺东。

七年十月大狩于祁连池。

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二月癸丑猎畋于含耀门外。

三年十一月丙申畋于上东门外。

十二月乙丑腊较猎于甘泉驿。

四年十一月己亥畋于伊水。

乾化元年十二月癸酉腊假诏诸王与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统军等较猎于近苑。

卷二百六

闰位部·礼贤

古之王者岁三月聘名士礼贤者故书云：任官惟贤材。又云：野无遗贤盖贤者霸王之器邦国之宝也。自秦逮梁宋虽运居偏闰而皆建邦启土制敌庇民乃有丰玉帛之数备弓旌之礼博求遗逸物色俊良至或同簋而命食枉驾而降顾异厥体貌厚其廩赐或高蹈辞聘挂组长往则惠以书问赠之风什故人尽其用士献其谋白驹无空谷之悲鸣鹤绝在阴之叹克祚其国用康厥政何莫繇斯道焉。

秦始皇帝初为秦王见尉繚亢礼衣服食饮与繚同繚曰：秦王为人蜂准（蜂一作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因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

蜀先主初为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结客刺先主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先主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诸葛亮字孔明隐居南阳时先主初屯新野徐庶谓之曰：诸葛亮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繇是先主诣亮几三往乃见以上客

礼之庞统为耒阳令免官诸葛亮言之於先主先主见与。

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於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吴大帝时张■为会稽东部东尉大帝於群臣多呼其字唯呼张昭曰：张公■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

张温字惠恕允之子也。少■节操容貌奇伟大帝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司农刘基曰：可与全琮为辈太常顾雍曰：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大帝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徵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大帝改容加礼。

潘■初为刘备从事留典荆州及大帝得荆土将吏悉皆归附而■独称疾不见大帝遣人以状就家舆致之■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胜大帝卜尉劳与语呼其字曰：承明观丁父。若■俘也。武王以为军师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後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莫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起下地拜谢以为治中。

是仪为侍中服不精细食不重膳赈贍贫困家无储蓄大帝闻之幸仪舍求视蔬饭亲尝之对之叹息即增俸赐益田宅仪累辞让以恩为戚。

朱桓领青州牧卒家无馀财大帝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子异嗣。

宋高祖即位初名周续之於庐山续之尽室俱下帝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於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名通。

孔季恭为左光禄大夫辞官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

文帝元嘉初徵戴■为散骑常侍不就帝每欲见之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及卒後文帝起景阳山成叹曰：恨不得使戴■观之。

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赋以见志诏书敦劝文帝。又与江夏王义恭诏曰：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臣钦。若等曰：羊玄保孟夕）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耶义恭答曰：尚之清忠贞固历事唯允虽年在悬车而体独克壮未能申许下情所同尚之复摄职。

沈道处 范秦 王悦之 雷次宗 谢超宗 顾欢 褚伯玉。

武帝时裴昭明为始安内史及还甚贫罄帝曰：裴昭明罢郡还遂无宅我不谙书不知古人中谁比迁射声校尉。

张绪为常侍中书令绪善言素望甚重高帝时深加敬异车驾幸庄严寺听僧达道人讲座远不闻绪言帝难移绪乃迁僧达以近之永明中为给事中太子詹事每朝见武帝目送之谓王俭曰：绪以位尊我我以德贵绪也。

明帝初为豫州刺史别驾夏侯详历事八将州部称之帝雅相器遇顾■之与王思远友善少孤好学有义行初学举秀才历官府卜永明末为太子中书舍人兼尚书左丞隆昌初为安西谘议兼著作与思远并属文章建武初以疾归家明帝手诏与思远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此七事附在卷末。

梁高祖天监元年诏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齐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关约宜加礼秩以厉清操可大中大夫赐绢二十疋述曾初仕齐永嘉太守以中散大夫还乡里高祖践祚乃轻舟出诣阙仍辞还东故有是命。

岑之敬为奉车郎年十八预重■殿法会时高祖亲行香熟视之敬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学限内卜专士。

简文帝初为晋安王时孔休源为王府长史南兰陵太守别敕专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名誉王深相倚仗军民机务动止询谋尝於中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能预其见礼如此。

刘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简文临江州遗以几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没後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张孝秀为建安别驾去职归山居东林寺专精释典简文尝与慧斐书述其贞白云：）

元帝初为湘东王时以庾承先■记敏识授法曹参军不就因承先讲《老子》帝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深自相赏接留连月馀日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又表荐顾协曰：臣闻贡玉之士归之润山论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刍蕘之言择於廊庙者臣府兼记室参军吴郡顾协行称乡闾学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远安贫守静奉公抗直旁阙知己志不自营年方六十室无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滞协必苦执其贞退立志难夺谓东南之遗宝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贤如渴爰发明诏各举所知臣识非许郭虽无知人之

鉴。若守固无言惧貽蔽贤之咎昔孔愉表韩绩之才庾亮荐翟汤之德臣虽未齿二臣协实无惭两士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

周弘正为国子博士侯景之乱陷於台城王僧辩得之甚喜即日启元帝帝手书与弘正曰：獯𪚩鬼逆乱寒暑亟离海内相识零落略尽韩非之智不免秦狱刘歆之学犹弊亡新音尘不嗣每以耿灼当访东山而寻子𪚩望关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闻迟此来邮慰其延伫仍遣使迎之谓朝士曰：晋氏平吴喜获二陆今我破贼亦得两周今古异时足为连类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可与比者授黄门侍郎直侍中省初弘正弟弘直为衡阳内史帝在江陵遗弘直《书》曰：𪚩有都信贤兄博士平安但京师缙绅无不附逆王克己为家臣陆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确乎！不拔言及西军潺湲掩泪尝思吾至如望岁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

陈文帝即位尊重特进左光禄大夫王冲尝从幸司空徐度宅宴延之帝赐以几杖其见重如此。

虞寄为陈宝应所获宝应诛文帝敕都督章昭达以礼发遣令寄还朝及至日引见谓寄曰：管宁无恙其卜尉劳之怀。若此。

虞荔为太子中庶子领大著作以母卒台城陷情礼不申终身蔬食布衣有疾文帝数往临视令将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许乃令住於兰台乘輿再三临问手诏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积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能敦布素乃当为高卿年事已多气力积减方欲仗委良须克壮今给卿鱼肉不得固从所执也。荔终不从。

宣帝时司马𪚩初仕梁为太子庶子江陵陷入周大建八年自周还朝帝特降殊礼赏锡有加除宜都王府谘议参军事。

後主时姚察为太子仆射先是察父僧坦入于长安察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至是凶问因聘使到江南时察母韦氏丧制始除帝以察羸瘠虑加毁顿乃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哀仍敕申专加譬抑尔後。又遣申宣旨诫谕曰：知哀毁过礼甚用为忧卿茕然一身宗莫是寄毁而灭性圣教所不许宜微自遣割以存礼制忧怀既深故有此及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终丧频有陈让并抑而不许俄敕知著作郎服阙除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察既累居忧兼斋素日久自免忧後因加气疾帝尝别召见察柴瘠过甚为之动容乃谓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岁久可停持长斋。又遣度支尚书王瑗宣旨重加慰之令从晚食手敕曰：卿羸瘠如此斋菲累年不宜一饭有乖将摄。若从所示甚为佳也。察虽奉此敕而犹敦宿誓。

北齐高祖为东魏丞相天平初迁邺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狽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高祖以黄门侍郎常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

高昂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高祖每申令三军尝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掌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责。

闰位部·好贤

夫君人者勤於求贤逸於得人故游放之才绝而絜维之咏作矣。所以稽五常之本成百官之务。若乃招致英隽物色隐沦畴咨之旨惟勤登显之用靡懈故有体貌尤异恩宠隆渥参对则喜见颜色言议则事必从允故可以风起飏至犹有四方之杰矣。重器斯在国柄必治故史云：得士则重失士则轻用斯道者其有功欤。

蜀先主东征败绩𪚩虎亭之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遣汉昌长史马忠送往先主已还永安见忠与语谓尚书令刘巴曰：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忠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後乃复姓马改名忠）

吴大帝赤乌中顾谭为左节度雅性亮高不修意气，或以此望之然权鉴其能见待甚隆数蒙奖赐特见召请。

宋文帝元嘉初徵戴𪚩为通直郎散骑常侍皆不起帝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戴公居黄鹄山）

明帝既即位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

顺帝𪚩明初以司空长史谢𪚩卫军长史江𪚩中书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学刘侯入直省参侍文义号为四友。

南齐太祖霸府初开宾客辐辏帝留意简接虞玩之与乐安任遐俱以应对有席上之美齐名见遇。

张融为中书郎太祖为太尉特奇爱融与融款接见融尝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诏赐融衣曰：见卿衣服粗故诚乃素怀有本交尔蓝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是吾所著已令裁减称卿之体并履一量。

宋高祖天监初到沔为征虏主簿帝初临天下收拔贤俊甚爱其才。

徐勉仕齐为领军长史初与长沙宣武王游高祖深器赏之及义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谒见高祖甚加恩礼使管书记高祖践阼拜中书侍郎。

周兴嗣为给事中兴嗣两手先患风疽是年。又染痲疾左目盲高祖抚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手疏治疽方以赐之其见惜如此。

简文帝初临南徐州时陶弘景居积金东涧帝钦其风素召至後堂与谈论数日而去甚敬异之。

元帝初为湘东王萧介为吴令闻介名思共游处表请为谘议参军。又与裴子野刘显萧子张绩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帝尝曰：余於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

後梁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讲诏伏曼容执经曼容素著风采帝尝以方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

陈高祖时虞荔为梁中书舍人领大著作侯景陷台城逃归乡里及张彪之据稽也。荔时在焉张彪平高祖遗荔《书》曰：丧乱已来贤哲散君才用有美声闻许雒当今朝廷惟新广求英隗，岂可栖迟东土独善其身今令兄子将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虚迟也。文帝。又以《书》曰：君东南有美声誉洽闻自应翰飞京许共康时弊而刻迹丘园保兹独善岂使称空谷之望也。必愿便尔装。且为出都计唯迟披靽在於兹日迫切之不得已乃应命至都。

宣帝辅政时大著作许亨初为王僧辩从事僧辩死亨抗表请葬之帝以亨贞正有古人之风甚相钦重尝以师礼事之。

後主时司徒左西掾兼东宫学士陆从典丁父忧去职寻起为德教学士固辞不就後主敕留一员以待从典。

北齐文宣时颜之推自东来奔帝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於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盼。

闰位部·奖善

《周书》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斯乐善之谓也。自鼎国三分江表建号受终传继历载三百曷尝不钦尚豪英推奖孝秀崇德以宣教赏俊以耸善敦尚文雅周旋褒异至於棋奕之工笔札之妙亦皆称焉斯固菁莪育材之旨砥石砺世之行将使学文之士研精而不匿执艺之流服勤而竞功盖兴化美俗之要道欤。

吴大帝时朱异为扬武将军帝与论攻战辞对称意帝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快今见之复过所闻顾谭赤乌中代诸葛恪为左节度谭初践官府上疏陈事大帝辍食称善以为过於徐详。

顾承丞相雍之孙也。嘉禾中与舅陆瑁俱以礼徵大帝赐雍《书》曰：贵孙子直（子直承字也。）令闻休休至与相见过於所闻为君嘉之拜为骑都尉领羽林兵。

宋文帝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唐谓杜道鞠弹琴范悦持楮欣远模书褚裔围棋徐道度疗疾也。

垣护之随到彦之北伐彦之将回师护之为书谏不纳文帝闻而善之以辅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

孝武时谢超宗为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曰：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异之字。

南齐太祖时刘善明为冠军将军沈攸之反善明料其必败事平太祖召善明还都谓之曰：卿策沈攸之虽复张良陈平如此耳。

武帝时王广之为前将军帝见广之子珍国谓广之曰：珍国应不堪事卿可谓老蚌广之曰：不敢辞。

梁武帝时刘孝绰为廷尉卿坐携妾入官府免职後帝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每朝宴常引焉及帝为

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帝以孝绰尤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後为水部郎帝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_二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於坐赋诗七首帝览其文篇篇嗟赏繇是朝论改观焉。

张率为司徒掾直文德尝作待诏赋奏之武帝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於金马矣。又侍宴赋诗帝乃敕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

萧介博涉经史善属文初武帝招延後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_<豆斗_>盾饮尽颜色不变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帝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到苾左民尚书溉之孙历尚书殿中郎尝从武帝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苾受诏便就帝览以示溉曰：苾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於苾因赐溉连珠曰：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苾。

贺琛为临川王祭酒从事史琛始出都武帝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仍补王国郎俄并太学博士。

萧子_二与其子特俱善草隶武帝尝谓子_二曰：子敬之书不及逸少见迹遂逼於卿。

江子一起家王国侍郎请启求观书秘阁武帝许之有敕直华林省。

羊侃为北伐大将军武帝制武宴诗四十韵以示侃即席应诏帝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

江_二不_二刀有孝性年十三父_□患眼_二不侍疾将期月衣不解带夜梦一僧云：患眼者饮慧眼水必差及觉说之莫能解者_二不第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往访之智者曰：无量寿经云：慧眼见真能渡彼岸_□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乞赐嘉名敕答云：纯臣孝子往往感应晋世颜含遂见宜中送药近见智者知卿第二息感梦云：饮慧眼水慧眼是五眼之一号。若欲造寺可以慧眼为名及就创造泄故井井水清冽异於常泉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稍觉有瘳因此遂差时人谓之孝感。

王子_二太原人及江夏费昶并为闾里才子昶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柳惲博物木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疋。

司马_二父子产武帝外兄_二年十二丁内艰毁瘠骨立服阙以姻戚子弟预入问讯帝见_二羸瘦叹息良久谓其父子产曰：昨见罗儿尚奇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坠家风为有子矣。罗儿即_二小字也。

江_二为尚书殿中郎中武帝撰正言始毕制述怀诗_二预同此作帝览_二诗深加嗟赏。

虞寄起家宣城王国左常侍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有杂色宝珠武帝观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颂帝谓寄兄荔曰：此颂典裁清拔卿之士龙也。

元帝时徐陵子俭为尚书金部郎中常侍宴赋诗帝叹赏曰：徐氏之子复有文焉。

陈宣帝时徐孝克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孝克每侍宴无所食啖至席散尝见其前膳损减帝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斌不能对自是斌以意伺之见孝克取珍果内绅带中斌当时莫识其意後更寻访方知还以遗母斌以实启帝帝嗟叹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并遣将还以饷其母时论美之後主时姚察为吏部尚书後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主事无所隐。

後主尝从容谓朝士曰：姚察达学洽闻手笔典裁求之於古犹难辈匹在於今世足为师范。且访对不休听之使人忘倦察每制文笔敕便索本尝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玩味无已故是哲匠。

闰位·养老

养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纲解纽馀分闰位虽乞言孝弟之义不行於庠序而训恭加惠之典尚及於乡党其间以兵威相炽礼用_二至於因事存问以时优给假之爵秩异其服玩亦有国之令猷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诏历阳郡高年加以羊酒十二月行幸历阳郡赐高年帛。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正月诏曰：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

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诏曰：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辞事私庭荣禄兼谢兴言爱老实有矜怀自今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先是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故有是诏。

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授假老人官百岁已下各有差。

北齐文宣帝天保九年七月给京畿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大赦改元诸郡国老人各受版职赐黄帽几杖。

文帝元嘉初沈道庆吴兴武康人仁爱好老易郡州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闻之遣使存问赐钱米。

范泰元嘉中为侍中领江夏王师文帝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艰难宴见之日特听乘輿到坐累陈时事每优礼之。

王悦之为黄门郎御史中丞明帝以其介赐良田五顷。

後废帝元徽中徵庐山隐居雷次宗至京授给事不就而还其後复诏散骑侍郎徵诣京邑为筑室於鍾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学南齐太祖初为领军时谢超宗为义兴太守坐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惨厉帝谓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_二矣。超宗既坐饮酒数瓯词气横出太祖对之甚欢拔为谘议。

顾欢少有高行太祖初徵诣京师及东归赐以麈尾素琴。

褚伯玉隐居剡之瀑布山三十馀年隔绝人物不就徵聘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帝不欲违其志敕於剡中立太平馆以居之。

卷二百七

闰位部·恩宥

《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故有国者哀其下民触法抵禁乃有赦焉盖与人更始而开自新之路也。自吴蜀创国江左建号或易姓革命之始出师饮至之辰日蚀地震之变立後封子之庆莫不推恩肆眚以流惠泽乃有一岁至于再三者。此。又数而失中非御民之术也。诸葛武侯有云：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斯实钜贤嘉话可垂世而为戒矣。

蜀先主章武元年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担之南是月大赦改元。

後主建兴元年五月袭位於成都大赦改元。

延熙元年正月立皇后张氏大赦改元。

六年十一月大赦（臣钦。若等曰：自此已下不书降赦因依者史氏阙文）。

九年秋大赦（臣钦。若等曰：自此已下不书月者史氏阙文）。

十二年四月大赦。

十四年冬大赦。

十七年正月大赦。

十九年元子瓚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大赦。

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元。

四年十月大赦。

炎兴元年夏大赦改元。

吴大帝权黄武三年八月赦死罪。

黄龙元年四月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元三年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为嘉禾。

嘉禾二年正月诏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_二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用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虜隔在一方虽乃心於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幸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於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

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恩诏令普天率土备闻斯庆。

赤乌三年四月大赦。

五年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

八年八月大赦。

十年十月赦死罪。

大元元年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十一月大赦。

神凤元年二月大赦改元。

废帝亮建兴元年四月即尊号大赦改元。

二年十月大飨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大将军诸葛恪於殿堂大赦公孙渊也。

太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大赦改元。

二年四月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

九月甲申大赦时吴侯基在内盗乘御马收伏狱亮问侍中刁玄曰：盗乘御马如何玄对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亲亲故耶当思惟可以释此者奈何以情相道乎！玄曰：旧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随意所及亮曰：解人不当尔耶乃赦宫中基以得免。

景帝休永安元年十月即位初御正殿大赦改元。

五年八月戊子立子_n为太子大赦。

七年正月大赦七月壬午大赦。

後主皓元兴元年七月嗣位大赦改元。

甘露元年四月蒋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

宝鼎元年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

二年春大赦。

建衡元年十月大赦。

二年大赦。

三年监军虞汜苍梧太守陶璜破交_■擒杀晋所置守将九贞日南皆还属大赦。

凤皇元年八月乐乡都督陆抗平西陵取步阐大赦二年九月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等九王凡十一王大赦。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於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馀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

天纪二年七月立成纪等十一王大赦。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既受晋禅设坛于南郊告天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诏曰：夫世代迭兴承天统极虽遭遇异途因革殊事。若乃功济区宇道振生民兴废所阶异世一揆朕以寡薄属当艰运藉否终之期因士民之力用获拯溺救世拨乱宁民业未半古功参曩烈晋氏以多难仍遭历运已移欽。若前王宪章令轨用集大命于朕躬惟德匪嗣辞不获申遂_■顺三灵飨兹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终于文祖猥当与能之期爰集乐推之运嘉祚肇开隆庆惟始思俾休嘉惠兹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晋元熙二年为永初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_■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_■_■_■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

八月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诏曰：朕承历受终猥飨大命荷积善之祚藉士民之力七庙备文率繇令范先後_■严获遂宣训_■尝肇建情敬无违加以储宫备礼皇基弥固国庆家礼爰集旬日岂予一人独荷兹庆其见刑罪无轻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今为始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

二年正月辛酉亲祠南郊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甲辰朔制罪无轻重悉皆原降四月己未帝以疾瘳大赦天下。

少帝以永初三年五月癸卯即位大赦。

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进位二等七月以旱诏赦五岁以下罪人。

文帝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於中堂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逋租宿债勿复收。

二年正月丙寅亲祠南郊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荆州刺史谢晦反帝亲率六师西征大赦天下闰正月丙戌皇子劭生二月乙卯系囚见徒一皆原赦。

四年正月乙亥朔曲赦都邑百里内二月行幸丹徒三月丙子诏丹徒五岁刑以下皆悉原遣。

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赐文武位一等。

八年六月乙丑大赦天下。

十年正月己未大赦天下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七月曲赦益梁秦三州。

十一年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萧思话破氏杨难当梁州平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剑阁北。

十二年正月辛酉大赦天下。

十三年三月己未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有罪伏诛庚申大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辛卯亲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

十六年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

十七年十月戊子前丹阳尹刘湛有罪伏诛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级。

十九年四月甲戌帝以久疾愈始奉灼祀大赦天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大赦天下诏诸逋债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岁失收者筹量申减尤弊之处遣使就郡县随宜赈恤凡欲附农而粮种匱乏者并加给贷。

二十三年四月丁未大赦天下。

二十四年正月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囚系降宥逋负宽减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

二十六年二月车驾陆幸丹徒谒京陵二月丁巳诏曰：朕违北京二十馀载虽云：密迩瞻涂莫从今因四表无尘时和岁稔复获拜奉旧茔展罔极之恩飨宴故老申追远之怀固以义兼於桑梓情加於过沛永言慷慨感慰实深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所经县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长并勤劳王务宜有□锡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贍恤遣使巡行百姓问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二十七年十一月丁未以魏军来侵大赦天下。

二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正月自武陵王举兵向阙诛元凶劭四月己巳即位於新亭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等从军者二等贓□清议悉皆荡除高年鰥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长徒之身优量降宥五月克定京邑元凶劭及诸同逆伏诛甲午曲赦京邑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

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亲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七月丙申朔日蚀丙辰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级逋租宿债勿复收。

二年六月甲子以国哀除释大赦天下。

九月诏曰：国道再屯艰虞毕集朕虽寡德终膺鸿庆惟新之祉实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虑寤寐载怀在朕受命之前凡以罪徒放悉听还本犯□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

三年正月壬子立皇太子妃何氏甲寅大赦天下。

大明元年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赐高年孤疾粟帛各有差。

二年六月丙申诏曰：往因师旅多有逋亡或连山染逆惧致军宪或辞役惮劳苟免刑罚虽约法从简务思弘宥恩令骤下而逃伏犹多岂习愚为性狃恶难反将在所长吏宣导乖方可普加宽申咸与更始。

三年七月己巳克广陵斩竟陵王诞辛未大赦天下（臣钦。若等曰：诞为司空南兖州刺史有罪贬爵诞不受命据广陵城反至是诛之）。

四年正月乙亥躬耕藉田大赦天下尚方系囚及逋租宿债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随才叙用孝弟义顺赐爵一级孤老贫疾人□十斛藉田职司优加□贖百姓乏粮种随宜贷给十二月辛巳幸廷尉寺凡

囚系咸悉原遣丁未幸建康县原放狱囚。

五年二月癸巳阅武诏曰：顷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道役违调起触刑网凡诸逃亡在昧爽以前悉皆原散已滞圉者释还本役近籍新制在所承用殊谬实多可普更符下听以今为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荡然。

七月曲赦雍州九月行幸琅邪郡囚系悉原遣。

六年正月辛卯亲祠南郊是日。又崇祀明堂大赦天下。

七年二月帝巡南豫南兖二州壬寅诏曰：朕受天庆命十一年於兹矣。凭七庙之灵准上帝之力礼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岳祀九河而简云：岱今恢览功成省风畿表观民六合 二 较长州腾砂飞砾振岳荡海星乌合序摄提协节入献鬯典 二 盍兽倾郊敬举王公之觴广纳士民之寿八风循通卿 二 丛聚尽天罄瑞率宇竭欢思散太极之泉以福无方之外可大赦天下。

十一月帝在南豫州丙子赦本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经详减今岁田租。

十二月丙午行幸历阳甲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别署敕系长徒一切原散其兵期考袭 二 二 戍悉停（臣钦。若等曰：考谓考课袭谓袭爵也。）

前废帝以大明八年闰五月庚申即位大赦天下。

永光元年正月乙未朔改元大赦天下。

景和元年九月亲讨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奔於魏十月癸亥曲赦徐州而还。

十一月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厢奏乐赦杨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刘胜之子也。大赦天下 二 淫盗悉皆原除赐为父後者爵一级。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即皇帝位诏曰：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绵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宁乱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风雨所均削衽袭带所以业固盛汉声溢隆周子业凶 八 自天忍悖成性（子业即废帝也。）人面兽心见於髻日反道败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弃三正矫诬上天毒流下国开辟所未有书契所未闻再罹遏密而无一日之哀齐斩在躬方深北里之乐虎兕难押冯河必彰遂诛灭上宰躬 二 逆之酷虐害国辅究孥戮之刑子鸾同生以昔憾放殄敬猷兄弟以睚眦歼夷徵逼义阳将加屠脍陵辱戚藩 二 贾楚妃主夺立左右窃子置储肆醉于朝宣 二 二 于国事秽东陵行 二 飞走积 二 罔极日月滋深比遂图犯玄宫志窥题奏将肆梟獍之祸聘商顿之心。又欲鸩毒崇宪虐加诸父事均宫闱声遍国都而梟小竖莫不宠 二 匿朝廷忠诚必也。戮挫收掩之旨 二 虎结辙掠夺之使白刃相望百寮危气首领无有全地万姓摧心妻子不复相保所以鬼哭山鸣星钩血降神器殆於馭索景祚危於缀旒朕假寐凝忧泣血待旦虑太宗之基於焉而 二 民武王之业将坠于渊赖七庙之灵藉八代之庆巨滑斯殄鸿 二 将褻皇纲绝而复纽天纬缺而更张猥以寡薄属承乾统上缉三光之重俯顾庶民之艰业业矜矜。若履冰谷思与亿兆同此维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为泰始元年赐民爵二级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 二 人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犯乡论清议赃 二 二 盗并悉洗除长徒之身特赐原遣亡官失爵禁锢旧劳一依旧典其昏制谬封并皆刊削。

二年正月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二月曲赦吴郡吴兴义兴晋陵四郡晋陵平癸未曲赦浙江东五郡。

三月癸丑曲赦扬南徐二州囚系凡逋亡一无所问四月丁酉曲赦豫州。

八月建安王休仁讨江郢荆雍湘等五州平定之晋安王子勋等并赐死同党皆伏诛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荆雍湘五州守宰不得离职癸丑六军戒严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十月戊寅立王太子昱为皇太子曲赦扬徐二州。

十二月乙丑诏曰：近众藩称乱多染 二 科或诚系本朝事缘逼迫混同证锢良以怅然夫天道尚仁德刑并用雷霆时至 二 雨必解朕眷言静念思弘风泽凡应禁削皆从原荡其文武堪能随才铨用。

三年正月癸卯曲赦豫州南豫二州二月丙申曲赦青冀二州。

八月癸卯诏曰：法网之用期世而行宽惠之道因时而布况朕尚德戡乱依仁馭俗是宜每就弘简以至治而频罹兵革繇赋未休军民巧伪兴事甚多蹈刑入宪谅非一科至乃假名戎伍窃爵私庭因战散亡 二 惧逃役。且往者沦逼虽经累宥逋窜之党犹为实繁宵言永怀良兼矜疚思所以重播至泽覃被区宇可大赦天下九月庚午曲赦徐兖青冀四州。

四年正月己未亲祠南郊大赦天下三月妖贼攻广州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五月乙丑曲赦广州。

五年五月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赐力田爵一级。

六年二月癸丑皇太子纳妃甲寅大赦天下巧注(巧注调巧伪注名军中以免徭役也。)从军不在赦例。

七年四月辛丑诏减天下死罪一等凡赦系悉遣之八月庚寅帝以疾愈大赦天下。

後废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己亥即位大赦天下。

元徽元年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天下壬寅诏曰：夫缓法昭恩裁风茂典蠲宪伏管训俗彝义朕临驭宸极寅制氓■式存宽简思孚矜惠今开元肆有万品惟新凡兹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贲罪徙放者悉听还本。

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讨平之丁酉诏京邑二县埋藏所杀并贼战亡者复同京城是日解严犬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

十一月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民男子爵一级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级鳏寡孤独笃癯不能自存者■人五斛年八十以上加帛一疋大■五日赐王公以下各有差。

四年正月己亥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赐力田爵一级贷贫民粮种七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据京师反乙未克京城斩景素其日解严丙申大赦天下封赏各有差原放京邑县元年以前逋调。

五年六月甲戌诛司徒左长史沈勃等大赦天下(臣钦。若等曰：勃多宝货帝往劫而诛之事具闰位部暴虐门)。

顺帝■■明元年七月壬辰即位改元大赦天下赐文武位二等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举兵反司徒袁粲据石头尚书令刘秉赴之甲戌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沈攸之平曲赦荆州十一月壬寅立皇后谢氏减死罪一等五岁刑以下悉原。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受禅南郊礼毕大驾还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德更绍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质文时或因革其资元膺历经道振民固以异术同揆殊流共贯者矣。朕以寡昧属值艰季推肆勤之诚藉乐治之数贤能悉心士民致力用获拯溺龔乱一匡天下业未参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徵历数攸及思弘乐推永鉴崇替爰集天祿于朕躬惟志菲薄辞弗获命遂钦从天下式昭景命■受正于文祖升■鬯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革代之踪■王公之上。若涉渊水罔知所济宝祚初启洪庆惟新思俾利泽宣被亿兆可大赦天下改宋■■明三年为建元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有犯乡论清议赃■盗■■一皆荡涤洗除先注与之更新长徒赦系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旧劳一依旧典。又诏曰：宸运肇创宝命惟新宜弘庆宥广敷蠲贷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悉原放诸负■流徙并听还本乡。

六月甲申立皇太子见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七月诏曰：交趾兆景独隔书朔斯乃前运方季负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繇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文武详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以试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献为交州刺史。

二年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六月癸未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克虚历已毕官长局吏应供偿备外详所除宥。

三年六月壬子大赦时豫章王嶷发江陵有疾至京师未瘳帝忧虑为之大赦。

四年二月帝不豫庚辰诏原京师囚系有差。

世祖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即位大赦。

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长懋诏申癸酉赦恩百日。

永明元年正月辛亥祠南郊大赦改元三月丙申诏曰：朕自丁荼毒奄更周忌瞻言负荷。若坠渊壑而远图尚蔽政刑未洽星纬失序阴阳愆度思播光泽兼酬天眷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讫为始京师囚系悉皆原宥三署徒优量降遣都邑鳏寡尤贫详加赈■戊寅诏四方见囚罪无轻重及劫贼馀口长徒赦系悉皆原赦六月丙寅诏凡坐事应复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原。

二年八月丙午诏申京师狱及三署见徒量所降宥三年正月辛卯祠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内罪应入重者降一等馀依赦制劾系之身降遣有差赈■二县贫民。

四年闰正月辛亥躬耕籍田诏曰：思俾休和覃兹黔皂见刑罪殊死以下悉原宥。

五年四月殷祀太庙诏系囚见徒四岁刑以下悉原遣五年减为三岁京邑罪身应入量降一等。

六年正月壬午诏二百里内狱同集京师克日听览自此以外委州郡讯察三署徒隶详所原释。

七年正月辛亥祠南郊大赦京邑贫民普加恩赐。

八年七月癸卯诏曰：阴阳舛和纬象愆度储宫嬰患淹历旬晷思仰祇天戒俯纾民瘼可大赦天下。

九年正月辛丑祠南郊诏京师见系囚详量原遣。

十一年正月癸丑诏京师见系囚详所原遣。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丁未改元大赦。

海陵王延兴元年七月丁酉即帝位诏曰：太祖高皇帝英谟光大受命作齐世祖武皇帝宏略冠世继晖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铄四海宅心并德漏下泉功昭上象声教所覃无思不治洪基式固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运锤否剥嗣君昏忍暴戾滋多侮弃天经悖灭人纪朝野重足遐迩侧视民怨神恫宗祧如缀赖忠谏肃举霄汉廓清俾三后之业绝而更纽七百之庆危而复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绪载怀馭朽。若坠诸渊思与黎元共绥戮福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一等。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癸亥即帝位诏曰：皇齐受终建极握镜临宸神武重辉钦明懿铄七百攸长盘石斯固而王度中愆天阶荐阻嗣命多违藩 孔棘宏图景历将坠诸渊宣德皇后远鉴崇替宪章旧典畴咨台揆允定灵策用集宝命命予一人猥以虚薄缙承大业仰系鸿丕顾临亿兆永怀先构。若履春冰寅忧夕惕罔识攸济思与万国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卫者普转一阶其馀文武赐位二等逋租宿债换负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皆除放劫贼馀口在台府者可悉原放负 流徙并还本乡。

二年正月辛未诏京师系囚殊死可降为五岁刑三署见徒五岁以下悉原放十月纳皇太子妃褚氏大赦。

四年正月庚午大赦。

永泰元年正月癸未朔大赦逋租宿债在四年之前皆悉原除四月甲寅改元赦三署囚系原除各有差文武赐位二等。

东昏侯永元元年正月改元大赦四月乙巳立皇太子大赦赐民为父後爵一级八月丙辰振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曲诏京邑九月壬戌以频诛大臣大赦天下（臣钦。若等曰：大臣谓仆射江 侍中江祀也。）。

二年四月平西将军崔慧景於广陵举兵袭京师江夏王宝玄以京城纳之豫州刺史萧懿斩慧景诏曲赦京邑南徐兖二州。

三年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天下三月戊子曲赦江州安城庐陵二郡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

和帝初封南康王为荆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南雍为萧 冑起兵庐陵州刺史萧衍奉王举义於江陵乃下教曰：吾躬率晋阳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惠泽所领系囚见徒罪无轻重殊死以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复本职将吏转一级从征身有家口停镇给廩食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

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宣德太后命为宣王相国大赦唯梅儿茹法珍等不在赦例。

中兴元年三月即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

卷二百八

闰位部·恩宥二

梁高祖初平东 为大司马录尚书事入屯阅武堂下诏曰：皇家不造遭此昏凶祸延动植虐被人鬼社庙之危蠹焉如缀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顾受任边疆推轂万里眷言瞻乌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厉其凶生之志虽宝历重升明命有诏而独夫 鬼纵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难虐政横流为日既久同恶相济谅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专征思播皇泽被之率土凡厥负 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 巨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又令曰：夫树以司牧非役物以养生视民如伤岂肆上以纵虐废主弃常自绝宗庙穷凶极悖书契未有征赋不一苛酷滋章缙绣土木菽粟犬马徵发闾左以充缮筑流离寒暑继以疫疠转死沟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乌鸢厌食加以天灾人火屢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椽无遗悲甚黍离痛兼麦秀遂使亿兆离心疆徼浸弱斯

民何辜离此涂炭今明昏鬻运大道公行思治之氓来苏兹日猥以寡薄属当大宠虽运距中兴难同草昧思阐皇休与之更始凡昏制谬赋■■刑滥役外可详简前源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及为梁王。又下令曰：孤以虚昧任执国钧虽宿夜勤止念在兴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远圣朝永言旧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轨前烈嘉锡隆被礼数昭崇徒守愿节终隔体谅群后百司重兹敦奖勉斯厚颜当此休祚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涂莫知津济邦甸初启藩宇惟新恩覃嘉庆被之下国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放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

天监元年四月丙寅即皇帝位于南郊礼毕备法驾即建康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精递袭皇王所以受命四海乐推殷周所以改物虽禅代相舛遽会异时而微明迭用其流远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命不先後宁济之功属当期运乘此时来因心万物遂振厥弛维天造区夏永言前踪义均惭德齐氏以代终有徵历数云：改钦。若前载集大命于朕躬顾惟菲德辞不获命寅畏上灵用膺景业执■■柴之礼当与能之祚继迹百王君临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洪基初兆万品权舆思俾庆泽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五斛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盗一皆荡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又诏曰：大运肇升加庆惟始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悉可蠲放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乡。

二年五月乙丑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三年六月癸未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辛亥亲祠南郊赦天下二月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昔讨平之曲赦交州。

五年十一月乙丑以师出淹时大赦天下。

六年八月戊子赦天下。

七年四月乙夕■■皇太子纳妃赦大辟以下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八月丁巳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

八年正月辛巳亲祠南郊赦天下内外文武各赐劳一年。

十年正月辛丑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赐劳二年。

十一年三月丁巳曲赦扬州徐州。

十二年正月辛夕□亲祠南郊赦大辟以下。

十三年二月丁亥亲□井籍田赦天下孝弟力田赐爵一级。

十四年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赦天下赐为父後者爵一级。

十五年九月壬辰赦天下十一月丁夕□交州刺史李昔斩交州反者阮宗孝传首京师曲赦交州。

十七年二月甲辰大赦天下。

十八年四月丁巳大赦天下。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赐文武劳位孝弟力田爵一级尤贫之家勿收常调鰥寡孤独并加赈■。

二年正月辛巳亲祠南郊戊子大赦天下。

三年三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癸巳赦天下四方民所疾苦咸即以闻。

四年正月辛夕□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应诸穷病咸加赈■。

六年正月辛亥亲祠南郊大赦天下三月丙午岁星。

见南斗赐亲附民长复除詿误罪失一无所问七月壬戌大赦天下。

七年正月辛丑朔赦殊死以下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亲祠南郊诏曰：钦奉时事处荐苍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几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尤贫之家勿收三调孝弟力田赐爵一级三月己未幸同泰寺甲戌还宫赦天下改元。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弟力田赐爵二级六月壬午大赦天下九月癸巳幸大同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十月己酉还宫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辛巳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弟力田赐爵一级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赐为父後者及出处忠孝文武清勤并赐爵一级。

五年正月辛夕□亲祠南郊赦天下孝弟力田赐爵一级。

六年二月癸亥亲耕籍田大赦天下孝弟力田赐爵一级。

大同元年正月戊申朔改元大赦。

三年正月辛丑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弟力田赐爵一级八月辛夕□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四年七月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裔之家降如来形舍利大赦八月甲辰诏南兖北徐西徐东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三州既经饥馑曲赦逋租宿债勿收今年二调。

六年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兖四州八月戊午赦天下十一月己夕□曲赦京邑。

七年正月辛巳亲祠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还田宅蠲课五年十一月丁丑诏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恩泽屡加弥长奸盗朕亦知此之为病矣。如不优赦非仁人之心几厥愆讎逋负起今。

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间无问多少言上尚书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

十年九月己丑诏曰：今兹远近雨泽调■其获已及冀必万箱宜使百姓因斯安乐凡天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讨捕未禽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无问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交例应追稅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罪悉从原。

中大同元年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盗放散官物及以军粮器甲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大同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从恩十一年正月以後悉原加责其或为事逃叛流移因饥亡乡失土可听复业蠲课五年停其徭役其被拘之身各还本部旧业。若在皆悉还之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讲解设会大赦改元孝弟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太清元年正月辛酉亲祠南郊诏曰：天行弥纶覆■寿之功溥乾道变化资始之德成朕沐浴斋宫处恭上帝■承■□燎高□太一大礼克遂感庆兼怀思与亿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清议禁锢并皆宥释所讨逋叛巧籍隐年■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孝弟力田赐爵一级居局治事赏劳二年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四月丁亥还宫大赦天下改元孝弟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二年五月辛亥曲赦交爱德三州八月甲辰邵陵王纶督众军讨侯景曲赦南豫州。

简文帝大宝元年正月辛亥朔诏曰：盖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获已而临莅之故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轩冕之华佻来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启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仪知周万物属齐季荐瘞彝伦剥丧同气离不测之祸元首怀无厌之欲乃启乐推之运因亿兆之心拯彼摧角雪兹讎耻大慈之业普薰汾阳之诏屡下于兹四纪无得而称朕以寡昧哀茆孔棘生灵已尽志不图全■勉视阴企承鸿绪王道未直天步犹艰式凭宰辅以弘庶政履端建号仰维旧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为大宝元年。

孝元帝初为湘东王大宝三年在江陵犹称太清六年五月令曰：君子赦过著在《周礼》圣人解网闻之汤令自■严犹孔炽长蛇荐食赤县阡危黔黎涂炭终宵不寐志在雪耻元恶稽诛本属侯景王伟是其心膂周石珍弃背恩义今并烹诸鼎鑊肆之市朝但此寇扰为岁已积衣冠旧贵被逼偷生猛士勋豪和光苟免凡诸恶侣谅非一族今特阐以王泽削其刑书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维新。

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午即皇帝位於江陵诏曰：夫树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尧之心岂贵黄屋诚弗获已而临莅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积德岐梁化行江汉道映在田具瞻斯属皇考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功格区宇应天从人惟睿作圣太宗简文皇帝地侔启诵方符文景羯寇凭凌时难孔棘朕大拯横流克复宗社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灵■卷命归运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久旷粤。若前载宪章令范畏天之威纂隆宝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无嘉号汉魏晋宋因循已久朕虽云：拨乱自非创业思得上系宗祧下惠亿兆可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逋租宿债并许弘贷孝子从孙可悉赐爵（臣钦。若等曰：梁武帝父名顺之。故曰：从孙）长徒锁土特加原宥禁锢夺劳一皆旷荡。

敬帝绍泰元年九月丙午即帝位十月己巳诏曰：王室不造嬰罹祸■西都失守朝廷沦覆先帝梓宫播越非所王基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属艰难泣血枕戈志复讎逆大耻未雪夙宵夔愤群公卿尹勉以大义越登寡■嗣奉洪业顾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凭先灵傍资将相克清元恶谢冤陵寢令坠命载新宗祚方更祀庆流亿兆岂予一人可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位一等。

太平元年正月戊寅以南豫州刺史任约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举兵反讨平之大赦天下其与任约徐嗣徽叶契同谋一无所问癸未震州刺史社禽降诏赐死曲赦吴兴郡二月丙辰以东扬州刺史张彪叛斩首传京师曲赦东扬州六月乙夕□司空陈霸先大破齐军大赦天下军士身殒战场悉遣钦祭其无家属即为瘞埋。

二年四月癸酉以广州刺史萧勃反平之曲赦江广衡三州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并皆不问。

陈高祖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禅即皇帝位於南郊柴燔礼毕还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德更运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虽色分 〇 翰时异文质揖让征伐迄用参差而育德振民义归一揆朕以寡昧时属艰危国步屢屯天维三绝肆勤先后拯厥横流藉将帅之功兼猛士之力一正天下 〇 造黔黎梁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遵与能之典集大命於菲德辞不获亮式从天 〇 卷俯协民心受终文祖升 〇 上帝继统百王君临万宇。若涉渊水罔知攸济宝业初建皇祚维新恩俾 〇 泽覃被亿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赐民爵一级文武二等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 〇 五斛通租宿债皆勿复收其有犯乡里清议脏污 〇 〇 盗者皆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赦系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

二年正月辛丑亲祠南郊诏曰：朕受命君临初移星 〇 孟陬嘉月备礼泰坛景候韶华人 〇 允庆思令亿兆咸与维新。且往代 〇 氛於今犹梗军机未息征赋成繁事不获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无忘寝食夫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还送一无所问也。（臣钦。若等曰：琳本梁之臣陈高祖既立敬帝琳奉永嘉王庄纂梁祚於湘中庄以琳为丞相录尚书事故云：西寇）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 〇 免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馀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戎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

世祖文帝以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即位於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离万国率土拥心。若丧考妣龙图宝历眇属朕躬运钟扰攘事功机务南面须主西让礼轻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无轻重悉皆荡涤逋租宿债吏民 〇 负可勿复收文武内外量加爵叙孝弟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庶 〇 畏在心公卿毕力胜残去杀无待百年兴言号哽深增恻绝。

天嘉元年正月癸丑诏曰：朕以寡昧嗣纂洪业哀 〇 在疚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显遐畅恭已不言，庶几无改虽宏图懋轨日月方弘而清庙廓然圣灵浸远敢求永往瞻言罔极今四象运周三元造献夷夷胥泊玉帛骏奔思覃遗泽播之亿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为天嘉元年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 〇 人五斛孝弟力田殊行异等加爵一级三月戊戌诏曰：夫五运递来三灵眷命皇王因之改创殷周所以乐推朕统历承基丕隆鼎运期理攸属数祚斯在岂饶 〇 幸所至宁卜祝可求故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贻讥断蛇定业乱臣贼子异世同尤王琳识暗挈瓶智惭卫足干纪乱常自贻颠沛而缙绅君子多被系维虽泾渭合流兰鲍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胁从今九 〇 既设八 〇 斯掩天网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说永作汉藩延寿脱归终於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晋楚行藏用舍亦，岂有常宜加宽仁以彰奋作其衣冠士族预在凶党悉皆原宥将帅战兵亦同肆眚并随才轻引庶收力用六月辛丑以国哀周忌临於太极前殿百僚陪哭赦京师殊死以下。

二年正月庚戌大赦天下三月庚寅以湘州城主殷亮降曲赦湘州诸郡。

三年闰三月甲申大赦天下四月癸夕 〇 曲赦东阳郡四年九月癸亥曲赦京师十二月丙申大赦天下。

五年七月丁丑诏曰：朕以寡昧属当负重星 〇 亟改冕旒弗旷不能仰叶 〇 衡用调玉烛傍慰苍生以安黔首兵无宁岁民乏有年移风之道未弘习俗之患犹在致令民多触网吏繁笔削狱狂滋彰虽繇物犯囹圄淹滞亦或有冤念俾纳隍载劳负戾加以肤腠不 〇 摄卫有亏比获微痊思覃宽 〇 可曲赦京师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晋安二郡。

六年十二月癸亥诏曰：朕自居民牧之重 〇 在王公之上顾其寡昧郁于治道加以屡亏听览事多壅积冤滞靡申幽枉弗鉴念兹罪隶有甚纳隍而 〇 泽未流愆阳累月今岁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圉之内同被时和曲赦京师。

天康元年二月丙子诏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绪日昃劬劳思弘景业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 〇 患淹时亢阳累月百姓何咎是繇朕躬念兹在兹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

废帝以天康元年四月癸酉即位於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扳号靡及五内崩殒朕以寡德嗣膺宝命茕茕在疚惧甚缀旒方赖宰辅救其不逮可大赦天下诏内外文武各复其职远方悉停奔赴。

光大元年正月乙亥诏曰：昔昊天成命降集宝图二君重光九区咸 〇 闵余冲王道未昭荷兹神器如涉灵海庶亲贤并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緬同刑措今三元改 〇 厂替 〇 历万国充庭清庙无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触感摧心思播遗恩俾覃黎献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为光大元年孝弟力田赐爵一级十月辛巳赦湘巴二

郡为华皎所诬误者（臣钦。若等曰：皎为相州刺史送子玄飧质於後梁请兵伐陈为陈所败乃奔于梁）。

宣帝太建元年正月甲午即位诏曰：夫圣人受命王者中兴并繇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尧图经纶禹迹配天之业光辰象而利贞格地之功侔川岳而长远世祖文皇帝体上圣之姿当下武之运筑宫示俭所务唯德定鼎初基厥谋斯在朕以寡薄才非圣贤夙荷前规方傅景祚虽复亲承训诲志守藩维咏季子之高风思阳城之远自元储绍国正位君临无导非取伫闻刑措岂图王室不造频构乱阶天步艰难将倾宝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贞确空誓苍昊而群辟启请相宣渭桥文母尊严悬心长乐对扬玺绂非止殷汤之三辞履涉春冰何但代王之五让今便肃奉天策钦承介圭。若据沧溟愈增竞业思所以行雨施品物咸亨当与黔黎普同斯庆可改光大三年为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赐位一阶孝弟力田及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异等殊才并加策序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仍赐五斛。

三年三月丙午以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反议同章昭达讨平之曲赦广卫二州丁未大赦天下三年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讫太建元年逋馀军粮禄秩有调未入者悉原之。又诏犯逆子弟及属逃亡异境者悉听归有繫系者谅可散释其有居宅并追还。

四年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亥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壬戌朔诏曰：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一物乖方夕卜犹历六合未混盱眙弥忧朕嗣纂鸿基思弘经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谋命将兴师大拯沦溺灰未周凯捷相继拓地数千连城将百蠹彼馀黎毒兹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声载路。且肇元告庆边服来荒始睹皇风宜覃曲泽可赦江右淮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兖青冀南谯南兖十三州郢洲之齐安西阳江洲之齐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历阳临江郡士民罪无轻重悉皆原宥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当科。

十年三月乙酉大赦天下。

十一年十一月辛夕诏曰：画寇弗犯革此浇风孳戮是蹈化于薄俗朕肃膺宝命迄将一纪思经邦济治忧国爱民日昃劬劳夜分辍寝而还淳返朴其道靡阶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鞠讯之牒盈于听览春钦之人烦于牢狴周成刑措汉文断狱杼轴空劳邈然既远加以蕞尔鬼徒轶我彭汴淮汝氓庶企踵王略治兵誓旅义存拯救飞兔免粟征赋颇烦暑雨祁寒宁忘咨怨兼宿度乖舛次舍违方。若日之诚责归元首愧心斯积馱朽非惧即建子令月微阳初动应此嘉辰宜播嘉泽可大赦天下。

後主以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擗踊无所逮已朕以哀茕调膺宝历。若涉巨川知攸济方赖群公用卑寡薄思播遗德覃被亿兆凡厥遐迩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弟力田为父後者并赐爵一级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赐人五斛帛二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

九月丙午设无遮大会於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天下。

至德元年正月壬寅诏曰：朕以寡薄嗣守鸿基哀切虑疹恙缠织训俗少方临下靡惧甚践冰栗同馱朽而四气易流三九遄至绂纓引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节序疑旧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对轩闼而哽心顾筵而咽气思所以仰遵遗构俯励薄躬陶铸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宽简取叶阳和可大赦天下改大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

二年正月癸巳大赦天下十一月丙寅大赦天下。

三年十一月辛巳幸长干寺大赦天下。

四年十一月己夕诏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资百王不改而世无抵角时鲜犯鳞渭桥惊马弗闻廷争桃林逸牛未见其旨虽剽悍轻侮理从钳钗蠢愚挂念宜肆含弘政乏良哉！明惭则哲求诸解网安可得乎！是用属寤寐以轸怀负黼而於邑复兹合璧轮缺连珠运舛黄钟献吕和气始萌玄英告中履长在御因时宥过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祯明元年正月戊寅诏曰：柏皇大庭鼓淳和于曩日姬王羸后被浇风於末载刑书已铸善化匪融礼义既生奸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华竞扇者与朕居中御物纳隍在卷频恢天网屡绝三边元元黔庶终罹五辟盖乃康哉！寡薄抑亦法令滋彰是用当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万国朝晨灵芝献於始阳膏露凝於聿岁从春施令仰乾布德思与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九月甲午以江陵萧

琛所置安平王萧严降大赦天下梁末帝祯明六年四月己亥诏曰：应天下见禁罪人犯大辟合抵极刑者宜示好生特令减死除准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以下递减一等左降官未经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更与复资。

卷二百九

闰位部·钦恤

明慎之文见之於羲易钦恤之戒著之於虞书故君子之所以尽心者盖刑之谓矣。昔刘氏闰位宅彼江介惟梁暨陈维守其国乃有励精政治轸念黎庶下。

宽大之诏开疏阔之网革去苛法逮用中典虽未臻夫至化亦可见其休德者焉。

宋高祖永初二年六月壬寅诏曰：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殷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粗为中否之格。

十月丁酉诏曰：兵刑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军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科户绝及■ ■止一身者一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

少帝即位初诏曰：平理狱讼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亲览司空尚书令可率众官月二决狱。

孝武帝大明三年八月甲子诏曰：昔■臣道方凝刑罚斯厝汉德初明犴圜用简良繇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浇俗薄诚浅伪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Q趣辟■繁向因巡览见二尚方徒隶纓金履较既有矜复加以国庆民和独隔凯泽益以惭焉可详所原宥。

九月己巳诏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公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廷尉远迩疑讞平决攸归而一蹈幽圜动逾时岁民婴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辞具并即以闻朕当悉详断庶无狱。若繁文滞劾证逮遐广必须亲察以尽情状自後依旧听讼。

五年十一月诏曰：王畿内奉京师外表众夏民殷务广宜思简惠可遣尚书就加详简并与县宰平治庶狱其有凝滞具以状闻。

南齐武帝永明二年四月诏扬南兖二州统内诸狱荆豫江三州府见囚江州浔阳新蔡两郡系狱并部送还台须俟克日断枉直缘江远郡及诸州委刺史详察讯鞠。

明帝建武二年四月己亥朔诏三百里内狱讼同集京师克日听览此外委州讯察三署徒隶原遣有差梁高祖天监二年正月甲寅朔诏曰：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诰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繇兹自昔藩部尝躬讯录求理得情洪细必尽未运弛网斯政。又阙牢犴沉壅申析靡从朕属当期运君临亿兆虽复斋居宣室留心听断而九牧遐荒无因临览深惧怀冤就鞠匪唯一方可申敕诸司月一临讯博询择善务在确实。

五年四月甲寅诏曰：朕昧旦斋居惟刑之恤三辟五听寝兴载怀故陈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诏狱殷勤亲览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壅永言纳隍在予兴愧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

十六年正月诏班下四方诸州郡县时理狱讼勿使冤滞并。若亲览。

陈文帝天嘉元年十二月诏曰：古者春夏二气不决重罪盖以阳和布泽天秩是弘宽网省刑义符合育前王所以则天象地悬法垂训者也。朕属当浇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隐念甚纳隍欲遵旧轨用长风化自今孟春讫于夏首罪人伏辟事已疑者宜。且申停後主祯明二年十一月丁夕□诏曰：夫议狱缓刑皇王之所垂范胜残去杀仁人之所同心自画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彰手足无措朕君临区宇属当浇未轻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兴言多■鬼眷兹犴有轸哀矜可克日於大政殿讯狱。

闰位部·念功

非贤罔治实著於昌言惟帝念功式敷於光宅君臣之际今古共然自皇阶未夷世道多梗合离之期有数雄俊之才遂兴虽几纬之符未参於命历然经纶之业咸闡於茂勋观其感召风■招延心膂爪牙之用苟有补

於当时带砺之盟乃仰同於前典至於顾待终始感慨存亡必旧人而是图虽小忿而无废岂唯忠谅之节类王臣而匪躬抑亦沮劝之方俾懦夫而增气。

蜀向朗字巨达领丞相诸葛亮长史後免官归成都数年为光禄勋亮卒後徙左将军後主追论旧功封显明亭侯位特进。

吴周瑜字公瑾兄子峻亦以瑜元功为偏将军领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护为将大帝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 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

周裔瑜之子封都乡侯後以罪徙庐陵郡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骖连名上疏曰：故将军周瑜子裔昔蒙粉 希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以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御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於乌林走曹仁於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荑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 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於无穷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念欲劝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於瑜身没而未裔而其子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於兴继为裔归诉乞 馀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後效大帝答曰：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裔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於裔也。而裔恃此醜淫自恣前後告谕曾无悛改孤於公瑾义犹二君乐裔成就，岂有已哉！迫裔非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之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恣然虽德非其侑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得改亦何患乎！瑾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陈乞大帝乃许之。

潘璋为右将军性奢泰数不奉法监司举奏大帝惜其功而辄原不问嘉禾三年卒子平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顾谭代祖父雍平尚书事後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大帝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宋檀韶初以佐命功为江州刺史嗜酒贪横所莅无绩高祖嘉其合门从义弟道济。又有大功既免官故特见宠授加邑至千五百户。

傅亮少帝景平二年率行台至江陵奉迎文帝後帝将诛亮至广莫门帝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并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

谢灵运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司徒遣使随州录事。

郑望生收之灵运执望生兴兵叛逸廷尉论正斩刑文帝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灵运罪 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张茂度为益州刺史时文帝讨荆州刺史谢晦诏益州遣军袭江陵晦已平而军始至白帝茂度与晦素善议者疑其出军迟留时茂度弟劭为湘州刺史起兵应大驾帝以邵诚节故不加罪被代还京师累迁太常以脚疾出为义兴太守从容谓曰：勿以西蜀介怀对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

刘康祖袭父处之封转员外散骑常侍以浮荡蒲酒为事前後屡被劾文帝以勋臣子每原贷之。

王华为护军侍中卒年四十三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元嘉九年文帝思诛徐羨之功追封新建县侯食邑千户谥曰：宜侯。

王昙首为侍中元嘉七年卒九年文帝以豫诛徐羨之等谋追封豫宁县侯邑千户谥曰：文侯。

南齐王敬则为南兖州刺史进号安北将军魏人侵淮泗敬则恐委镇还都百姓皆惊散奔走太祖以其功臣不问以为都官尚书抚军。又进号征东将军宋广州刺史王翌之子妾路氏酷暴杀婢翌之子法郎告敬则敬则付山阴狱杀之路氏家证为有司所奏山阴令刘岱坐弃市刑敬则入朝太祖谓敬则曰：人命至重是谁下意杀之何不启闻敬则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後有节便言应得杀人刘岱亦引罪太祖乃赦之敬则免官以公领郡。

梁曹景宗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魏军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版而汲景宗望门不出但挥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 为御史中丞任 所奏高祖以功寝而不治徵为护军将军既至复拜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北齐薛循义高祖时为齐州刺史以黷货除名追其前守晋州功复其官爵。

慕容绍宗为开府累有战功卒赠太尉尚书令後其长子士肃为散骑常侍寻以谋反伏诛文襄以绍宗之故罪止肃身。

高慎为豫州刺史遂据武牢降西魏慎先入关周文帝率众东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将西度於路尽擒之高祖以其勋家启慎一房配没而已。

库狄干从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韩陵封广平县公寻进郡公河阴之役诸将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旧功竟不责黜寻转太子太傅。

晋华温琪仕梁为晋州节度使温琪在任违法籍民家财入己其家讼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左拾遗李愚坚案其罪帝诏曰：朕。若不与鞠究谓予不念赤子。若遂行与宪谓予不念功臣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其华温琪所受赃宜官给代还所讼之家。

闰位部·宽恕

史臣称汉祖宽明而仁恕。又圣人之言曰：宽则得众是知有国之君受天之命何尝不收览群心开创王业而况闰位之主书轨不同 敌互相争伐豪杰得以愿望儆非体巨浸之纳污同山藪之藏疾则何以立彼宗 传之子孙故有奔亡邻国待妻子以如初交关外域宥昆弟而勿坐至於念世祿重时名慰羈孤之心安反侧之意屈彼彝宪从於轻典，或不夺其爵土或复实於官裳本乎！原情繇之得众虽刑故无小或失为邦之训而御下以宽亦见君人之度矣。

蜀先主时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江南及吴将军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待之如初。

吴大帝嘉禾六年丞相顾雍奏在官奔丧自从大辟其後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帝乃减宗一等後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

宋少帝时王玄谟为谢晦荆州南蛮行参军武昌太守晦败以非大帅见原。

徐湛之为丹阳尹范煜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後发其事所陈多不尽为煜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帝慰遣令还郡湛之上。表曰：贼臣范煜孔熙先等连结谋逆法静尼宣分往还与大将军臣义康共相唇齿备於鞠对伏寻仲承祖始达熙先等意便极言奸状而臣儿女近情不识大体上闻之初不务指斥纸翰所载尤复漫略者实以凶计既表逆事归露。又仰缘圣慈不欲穷尽故言势依违未敢缕陈情旨无隐已昭天监及群凶收擒各有所列煜等口辞多见诬谤承祖 鬼言纷纭特甚乃云：臣与义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为定潜通奸意报示天文未云：熙先悬指必同以诳於煜，或以智勇见称，或以愚懦为目既美其信怀可覆复骇其动止必启凡诸诡妄还自违伐多举事端不究原统贲传之信无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没首尼乖舛自为矛盾即臣诱引之辞以为始谋之证衔臣纠告并见怨咎纵肆狂言必见祸 留伏自探省亦复有繇昔义康南出之始会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对经逾旬日逆图成谋虽无显然恣容异意颇形言旨遗臣利刃期以际会臣苦相谏警深加距塞以为怨愤所至不足为虑便以关启惧成虚妄思量反覆实经愚心非为纳受曲相蔽匿。又令神情范煜释中间之憾致怀萧思话恨婚意未申谓此饶 幸亦不宣达陛下敦惜天伦彰於四海藩禁优简亲理咸通。又昔蒙眷顾不容自绝音翰信命时相往来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浅辞色之间往往难测臣每惧异闻皆略而不答惟心无邪悖故不稍以自嫌缕缕丹诚实具如此启至於法静所传及熙先等谋知实不早见关之日便即以闻虽晨光幽烛曲昭穷款裁以正义无所逃刑束骸北阙请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频降制使还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积罪深丁罹酷罚久应屏弃永谢人理况奸谋所染忠孝顿阙智防愚浅 於祸萌士类未明其心群庶谓之同恶朝野侧目众议沸腾专信讎隙之辞不复稍相申体臣虽弩下情非木石，岂不知 鬼点难婴伏剑为易而 然视息忍此馀生实非苟希微命假延漏刻诚以负戾灰灭贻恶方来贪及视息少自披诉冀幽诚丹款或昭然虽复身膏草木九泉无恨显居官次垢秽朝班厚颜何地可以自处乞蒙矜放伏待 优诏不许。

孔灵符为会稽太守加豫章王抚军长史灵符家本丰富产业甚广。又於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合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王僧达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於杨烈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

谢灵运为侍中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被徵召便以此自许既至太祖唯接以文义而王昙首等名位素不之逾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帝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赐假东归。

孝武帝时孔觐为御史中丞鞭令史为有司所纠原不问。

南齐太祖时卞彬初仕宋为员外郎齐台初建彬曰：谁谓宋远？予望之太祖闻之不加罪也。

王玄邈仕宋为青州刺史太祖镇淮阴玄邈启宋明帝称太祖有异谋太祖不恨也。明中太祖引为骠骑司马玄邈甚惧太祖待之如初。

谢为宋侍中太祖受禅曰：当解玺。阳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曰：解玺授齐王。曰：齐自应有侍中乃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出东掖门乃得车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太祖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

武帝时张敬儿坐遣使与蛮中交关伏诛弟恭儿官至员外郎在襄阳闻敬儿败将数十骑走入蛮中收捕不得後首出帝原其罪。

梁高祖举义兵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吴兴太守袁昂独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城平昂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也。天监二年以为後军临川王参军事昂奉启谢曰：恩降绝望之辰庆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黄枯未拟扼衣聚足颠惧不胜臣遍历三坟备详六典巡较赏罚之科调检生死之律莫不严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圣明之世是以涂山始会致防风之诛酆邑方构有崇侯之伐未有缓宪於戮之人奢刑於耐罪之族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反罪在臣实大披心沥血敢乞言之臣东国贱人学行何取既殊鸣凤直木故无结绶弹冠徒藉羽仪易农就仕往年滥职守秩东隅仰属龚行风驰电掩当其时也。负鼎国者日至执玉帛者相望独生在愚臣顿昏大义殉鸿毛之轻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险薄五湖交通屡起田儻之变每惧殷通之祸空慕君鱼保境遂失师。抱器後至者斩臣甘斯戮明刑殉众谁曰：不然幸蒙约法之弘承解网罗之宥犹当降等薪槲遂乃顿释钳赭敛骨吹鬼还编黔庶濯庇荡秽入楚游陈天波既洗。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难处死之难臣之所荷旷古不书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答曰：朕遗卿卿无自外。

江初为齐建康内史视事期月义师下次江州遣宁朔将军刘戈之为郡帅吏民据郡拒之及建康城平坐禁錮俄被原起为後军临川王外兵参军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举兵叛後降既至诣阙谢高祖引见之季连自东掖门入数步一稽颡以至高祖前笑谓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乎！季连复稽颡谢赦为庶人。

陈伯之初叛入魏後於寻阳拥众八千复归既至以为使持节都督西豫州刺史永新县侯邑千户未之任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骠骑将军。

谢览为侍中颇乐酒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相诋毁为有司所奏高祖以览年少直出为中权长史。

张欣泰为武陵内史坐赃私杀人被纠见原还复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

元帝时刘孝胜初为安西武陵王纪长史蜀都太守高祖太清中侯景陷京师纪僭号於蜀以孝胜为尚书仆射承圣中随纪出峡口兵败被执下狱帝寻宥之起为司徒右长史。

陈高祖初侯为江州刺史镇豫章讨余孝顷留妻子於豫章令从弟知後事与其部下侯方儿不协方儿怒率所部攻虜掠军妓妾金玉归於高祖既失根本兵众皆溃径归豫章人拒之乃溢城投其将焦僧度劝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

欧阳随高祖讨侯景有功梁元帝以为忠武将军衡州刺史进封始兴县侯时萧勃在广州兵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刺史琳已至小桂领勃遣其将孙监州尽率部下至始兴避琳兵锋别据一城不往谒勃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尽收其货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荆州陷委质於勃及勃渡岭出南康以之为前军都督顿豫章之苦竹滩周文育击破之擒送于高祖释之深加接待。

徐陵初自北齐还太尉王僧辩接待其礼甚厚以陵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其年高祖率兵诛僧辩仍进讨韦载时任约徐嗣徽承虚袭石头陵感僧辩旧恩乃往赴约及约等平高祖释陵寻以为贞威将军尚书左丞。

文帝时华皎之叛也。同逆皆诛之唯章昭裕昭达之弟刘广业广德之弟曹宣高祖旧臣任蛮奴尝有密启於朝廷由是并获宥王琳据土流周文昭以州从之及高祖践祚琳遣其将曹庆等攻周迪仍使周文昭将兵犄角之进为侯安都所败擒以送都文帝释之授戎威将军定州刺史带西阳武昌二郡太守谢嘏在梁为建安

太守侯景之乱赧之广州依萧勃承圣中元帝徵为五兵尚书辞以道阻转授智武将军萧勃镇南长史南海太守勃败还至临川为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岭之晋安依陈宝应世祖前後频召之赧寇岷虜不能自拔及宝应平赧方诣阙为御史中丞江德操所举劾文帝不加罪责以为给事黄门侍郎。

张种为都官尚书赐无锡嘉兴县秩尝於无锡见重囚在狱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大笑而不深责。

宣帝初殷不佞为东宫通事舍人废帝嗣立帝为太传录尚书辅政甚为朝望所归不佞素以名节自立久委东宫乃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左丞王暹等谋矫诏出高宗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乃驰诣相府面宣敕令相王还第及事发仲举等皆伏诛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

北齐高祖为东魏丞相相府法曹辛子炎谄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於前行台郎中杜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曰：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骂之曰：眼看人嗔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弼行十步呼还子炎亦蒙释宥。

王则为荆襄六州都督渭曲之役则为西师围逼遂弃城奔梁梁放还高祖恕而不责。

尔朱文略其妹魏孝庄皇后高祖纳之文略以兄文罗卒无後袭梁王以兄文畅事当从坐高祖特宽贷文襄帝时司马世昌太尉子如之兄子为颍州刺史侯景反世昌举州从之时母弟在邺便倾心附景无复顾望诸将围景於颍川世昌临城遥对诸将言甚不逊帝犹以子如恩旧免其诸弟死罪徙於北边梁太祖开平二年五月王师败於潞州壬辰军前行营都督康怀英孙海金以下主将四十三人於左银台门高祖父名树进状待罪帝以去年发军之日不利有违兵法并释放兼各赐分物酒食劳问。

乾化元年八月戊寅幸兴安鞠场大教阅帝自指麾无不踊坐作进退声振宫掖立神武统军丁审衢对御以红帛囊剑拟乘輿物帝曰：宿将也。恕之以刘重霸代其任。

二年命供奉官朱峤於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进奉官崔腾并兼从一十四人并释放仍命押领汉送至具。

乡腾唐户部侍郎洁之子也。广明丧乱客于北诸侯为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所辟去载领贡献至阙未几其师称兵遂繫之至是帝念宾介之来。又已出境特命纵而归焉。

闰位部·宥过

夫闰以定位割据兴邦舍小过举贤才是其权也。虽讎。若射钩恶如盗马叛国亡命犯禁抵刑犹然宥之况其小者哉！所以感彼众志得其众力保全宗祀声振邻敌能用权也。与夫吹毛刺骨弃瑜录瑕者不侔矣。吴景帝初嗣位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钩斩在君为君遣衡还郡勿令自疑（衡为丹阳太守时景帝在郡治衡数以法绳之衡妻习氏每谏衡衡不从会帝立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如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人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礼而复逆自积嫌逃叛求活以此北归何面见中国人乎！衡曰：计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果得无患。又加威远将军授以戟）。

宋高祖初表毛修之为龙骧将军及刘毅镇江陵以修之为军司马辅国将军修之虽为毅将佐而深自结于高祖高祖讨毅先遣王镇恶袭取江陵修之与谄议参军任集之等并为毅力战高祖宥之。

文帝时垣护之为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以载禁物系尚方久之蒙宥。

明帝初在藩以戴明宝为典签甚为所任及事平坐参掌戎务多纳货贿削所封爵系尚方寻被宥复为安陆太守。

太始初王敬则为直阁将军坐捉刀入殿启事系尚方十馀日乃复直阁。

刘系宗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沈庆之赦系宗以为东宫侍书。

南齐武帝时虞为散骑常侍太子右卒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庙朱衣乘车鹵簿於宣扬门外行马内驱打人为有司所奏特见原。

柳世隆为湘州刺史在州立邸治为中丞庾杲之所奏诏原不问。

东昏侯永元元年陈显达为侍中太尉北伐败岷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朝议优诏答曰：昔卫霍出塞往往无功冯邓入关有时亏丧况公规谋肃举期寄兼深见可知难无损威略方振远图廓清朔土虽执宪有

常非所得议显达表解职不许降号。又不许以显达为都督江州军事江州刺史镇湓城持节本官如故。

梁高祖天监三年丘迟为永嘉太守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高祖爱其才寝其奏。

萧■达为太子左卫率启乞鱼军税御史中丞任■奏请以见事免■达所居官以俟还第高祖诏原之陈高祖初受禅梁国子博士领步兵校尉沈文阿辄弃官还武康高祖大怒发使往诛之时文阿宗人沈恪为郡请使者宽其死即面■专锁致於高祖高祖视而笑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

永定元年十一月西讨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败绩囚于王琳二年二月安都等於王琳所逃归自劾廷尉即日引见并宥之戊寅诏复文育等本官。

二年二月南豫州刺史沈泰奔於齐三月甲午诏曰：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沈泰反覆无行遐迩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割符名郡推轂累藩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於四百食客不止於三千富贵显荣正当如此鬼害其盈天夺其魄无故猖狂自投獯■鬼虽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光武有蔽於庞萌魏武不知於於禁但今朝廷无我负人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功者悉皆听许。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反奉萧庄为王及兵败俱奔於齐文帝乃诏萧庄伪署文武官属还朝者量加录序宣帝时任忠为豫宁太守衡阳内史华皎之举兵也。忠豫其谋及皎平帝以忠先有密启於朝释而不问後主时鲁广达为中领军隋将韩擒虎之济江也。广达长子世贞在新蔡乃与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遣使致书以招广达时屯兵京师乃自劾廷尉请罪後主谓之曰：世贞虽异路中大夫公国之重臣吾所恃赖岂得自同嫌疑之间乎！加赐黄金即日还营。

北齐高祖义旗初起李义深为龙骧将军归高祖於信都以为大行台郎中兴初除平南将军鸿胪少卿义深见尔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怒其罪以为大丞相府记室参军。

陈元康为相府功曹参军时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繇崔暹故也。将杀暹世宗匿而为之谏请高祖曰：我为舍其命须与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无相见也。暹在廷解衣将受罚元康趋入历阶而升。且言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从而宥焉。

文宣帝天保中卢潜为左民郎中坐讥议魏书与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会清河王岳将兵救江陵特舍潜以为岳行台郎还迁中书侍郎。

武成帝时王则为徐州刺史梁遣贞阳侯渊明堰水灌城则固守历时而取受狼籍锁送晋阳帝怒其罪。

闰位部·悔过

古人有言曰：改过不吝盖所以惩往者之失杜将来之非也。自夕口金绝纽吴蜀争雄泊宋齐以还南北竞爽至於兴戎创业乡明决政谋有失策事或过举乃至暴怒中发斥弃仁贤率意肆刑外失群望而能深引前咎勿惮改作虽有发矢不追之机噬脐无及之悔然亦来者之可图也。为人君者能保其国鲜不繇斯而已矣。

蜀先主初入蜀於涪大会置酒作乐谓庞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当宜速起出，於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酒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章武元年先主将伐吴黄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後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及先主军败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所将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

吴大帝初为吴王黄武中骑都尉虞翻性疏直权积怒非一遂徙交州翻虽在徙弃心不忘国常忧五■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令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後权遣将士至辽东於海中遭风多没失权悔之乃令曰：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谏谏虞翻亮直善於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人船发遣还都。若已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官会翻已终归葬旧墓妻子乃得还。

嘉禾元年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藩於权权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公孙渊为燕王姜侯张昭切

谏权卒遣之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士塞其门昭。又於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复还官深自克责。

吴吕壹嘉禾中为校事权信任之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繇是莫敢言後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责躬（一云：典校吕壹窃权柄擅作威福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後权诛壹深以自责）。

陆逊赤乌中为荆州牧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金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帝诣都欲口论㊦庶之分既不听许而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吴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後逊子抗为中将屯柴桑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瘥当还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後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魏太武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貽大夫之忧在予过矣。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徐州刺史薛安都既降魏後遣使归顺帝遣张永率军迎之尚书右仆射蔡兴宗曰：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即安所莅不过须单使及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兵为患不测时张永已行不见从安都闻大军过淮婴城自守要取索虏永战大败。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永败问至帝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兴宗谓休仁曰：吾惭蔡仆射以败书示兴宗曰：我愧卿。

南齐武帝永明元年五月诛车骑将军张敬儿初敬儿妻谓敬儿曰：昔时梦手{执火}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半身{执火}而君得本州今复梦举体{执火}矣。有阍人闻其言说之事达帝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帝疑其有异志敕朝臣华林八关斋於坐收敬儿诛之後数年帝与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内晏舳舻船流至御坐前覆没帝繇是言及敬儿悔杀之。

孙惠素武帝时为少府卿敕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尽用钱六十五万有谗惠素纳利武帝怒敕尚书评价贵二十八万馀有司奏伏诛死後家徒四壁帝後知无罪甚悔恨之。

梁元帝承圣中以荆湘疑上命领军将军王僧辩及鲍泉讨之僧辩谓泉曰：非精兵一万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已遣召之帝性严忌微闻其言以为迁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辩将入谓泉曰：我先发言君可见系泉。又许之及见帝帝迎问曰：卿已办乎！何日当发僧辩具对如向所言帝大怒案剑厉声曰：卿惮行耶因起入内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须臾遣左右数十人收僧辩既至谓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贼今唯有死耳僧辩对曰：僧辩食禄既深忧责实重今日就戮岂敢怀恨但恨不见老母帝因斫之中其左脾流血至地僧辩闷绝久音脾之方苏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皆系之会岳阳王军袭江陵人情搔扰未知其备帝遣左右往狱问计於僧辩僧辩具陈方略帝即赦为城内都督。

後梁宣帝初为岳阳王镇襄阳与西魏柱国于谨伐江陵平之帝将尹德毅说帝请于谨等为欢豫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鬼帝不从谓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岂可背德。若处为卿计则邓祁侯所谓人将不食吾馀也。既而阖城长幼被虜入关。又失襄阳之地帝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

陈宣帝大建中问五兵尚书毛喜曰：我欲进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对以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帝不从後吴明彻㊦晋周帝深悔之谓袁宪曰：不用毛喜计遂令至此朕之过也。

初吴明彻北伐克捷帝以为河南可定通事舍人蔡景历谏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帝恶其沮众大怒出为豫章内史。又徙会稽及明彻败帝追忆景历前言即日追还复以为征南鄱阳王谘议参军数日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复本封爵。

北齐神武将图关右与镇北将军㊦荣密谋荣盛称未可及渭曲失利神武悔之曰：吾不用段荣之言以至於此。

陈元康为尚书右丞初从神武破周太祖於邙山大会诸将议进退策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

追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时不可失必须乘胜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沙苑还军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後患神武竟不从及疾笃谓文襄曰：邙山之战不用元康之言方贻汝患以此为恨死不瞑目。

文宣帝天保初中书舍人元文遥忽有中旨幽执竟不知所繇如此积年帝後自幸禁狱执手愧谢亲解所着金带及御服赐之即日起为尚书祠部郎中梁太祖初为梁王唐天二年十月自襄州引军繇光州路趋淮南将发判官敬翔切谏请班师以全军势帝不听及次于枣阳遇大雨颇阻师行之势军至寿春寿人坚壁清野以待帝军帝乃退舍於正阳十一月大军北济帝至汝阴深悔淮南之行。

卷二百十

闰位部·旌表明赏延赏旌表

《周书》云：表厥宅里树之风声盖所以彰德而扬善也。自古令王率行兹道。若乃雄视区宇裂疆鼎峙馀分应历希古崇教何尝不旌别懿行敦厉风俗其有先贤馀俗拱木斯存忠臣英烈碎首不屈孝感发乎！诚性义让兴於闾里固守俭行高避世纷博施以周急居身以挺操者莫不严其祠祀申之傅礼临吊加谥廩给赐爵优锡异等给复累世故虽匹夫之特其敢忽诸。

秦始皇时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赏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宋高祖初为宋公北征军次留城经张良庙令曰：夫盛德不；民义在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邻殆庶风；玄感蔚为帝师大拯横流夷项定汉固以参轨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圜上道契商雒显嘿之间窈然难究源流渊浩莫测其端矣。涂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残遗像陈昧抚迹怀人慨然永叹过大梁者或伫想於夷门游九原者亦流连於随会可改构榱桷修饰丹青；繁行潦以时致荐以纾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永初元年追封王镇恶为龙阳县侯食邑千五百户初镇恶为沈田子所害高祖表於天子曰：故安西司马征虏将军王镇恶志节亮直机略明举自荣名州府屡著成绩荆南遭；势据上流难兴；藩忧兼内侮镇恶轻舟先迈神兵电临吁食之虞一朝雾散及王师西伐有事中原长驱雒阳肃清湖陕入渭之捷指麾无前遂廓定咸阳俘执伪主克城之效莫与为畴实干城所寄国之方召也。近北虏游魂寇掠渭北统率众军曜威扑讨贼既远奔还次泾上故龙骧将军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加刃害忠勋未究受祸不图痛惜兼至惋悼无已伏惟圣怀为之伤恻田子狂悖即已备宪镇恶诚著艰难勋参前列殊绩未酬宜蒙追宠愿敕有司议其褒赠，於是追赠左将军青州刺史至是帝受命。又追封焉。

文帝初即位诏曰：乃者权臣陵纵兆乱基祸故吉阳令张约之抗疏矢言至诚慷慨遂事屈群；鬼殒命遐；志节不申感悼兼至昔关老奏书见纪汉策阎纂献规荷荣晋代考其忠概参近前踪宜加旌显式扬义烈可赠以一郡赐钱十万布百疋。

元嘉三年赠会稽诸暨人贾思天水郡显亲县左尉思母亡居丧过礼未葬为邻火所逼思及妻柏氏号哭奔救邻追赴助棺椁得免思及柏俱见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繇是追赠。

四年改吴兴人潘综所居之里为纯孝里蠲租布三世孙恩乱综与父俱逃父老不能去谓综速去无并死综不忍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贼义而舍之故有是命。

是年敕榜表会稽永兴人郭世道闾门蠲其租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里。又榜会稽山阴人严世期门曰：义行严氏之闾复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世期少有孝行母亡负土成坟仁厚之风行於乡里大小莫敢呼其名者会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行帝嘉之故有是命世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张迈兄弟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歉虑不相存欲弃而不举世期间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并得成长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世期衣服之二十馀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饥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为殯埋存孩幼山阴令何曼之表言之故有是命。

八年诏曰：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往衔命虜庭秉义不屈受任白水尽勤靡懈公奉私饬纤毫弗纳布衣蔬食飡躬惟俭故超受显邦以甄廉绩而介诚苦节始终匪贰身死之日妻子冻馁志操殊俗良可哀悼

可賜其家二百斛。

二十五年幸江宁经刘穆之墓诏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业谋猷经远元勋克茂功铭鼎彝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风後代者矣。近因游践瞻其莹域九原之想情深悼叹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怀。

二十六年幸丹徒遣使祭晋故司空忠肃公何无忌之墓。

孝武帝即位初诏曰：日者逆竖犯躔，变卒起广威将军关中侯卜天与提戈赴难挺身奋节斩殪凶党而旋受虐刃勇冠当时义侔古烈兴言追悼伤痛予心宜加甄赠以旌忠节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帝亲临哭给天与家长禀初天与为广威将军领左细仗兼带营禄元凶劬入弑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殿下常来云：何即时方作此语只汝是贼手射劬於东堂几中逆徒击之臂断倒地乃见杀其队将张泓之朱道钦陈满与天与同出拒战并死故有是命。又诏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绰（湛之等以议废立事为元凶邵所害）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赏赐，於是三家长给廩。又诏曰：司徒故左长史张敷正心简立幼树风规居哀毁灭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报美可追赠侍中仍改其所居称为孝张里敷吴兴人父亡成服凡十餘日始进水浆葬毕不进蔬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恻绝而复续茂度曰：我辈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复往来未期年而卒。又诏曰：夫轻道重义亟闻其教世弊国危希遇其人自非达义之至识正之深者孰能抗御卫主遗身固节者哉！故太子左卫卒袁淑文辩优给秉忠贞志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挠厉辞道逆气震凶党虐刃交至取毙不移古之怀忠殒难未有出其右者兴言嗟悼无废乎！心宜在加礼永旌宋有臣焉可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淑为元凶邵所杀故有是命。

大明二年改晋陵人余齐民所居之里为孝义里齐民为邑书吏父殖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报之信未至齐民谓人曰：比者内痛心烦有。若割截居常惶骇必有异故信寻至便归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门方知父死号踊恻绝良久乃苏问母父所遗言母曰：汝父临终恨不见汝曰：相见何难，於是号叫殓所须便绝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贤旌善万代无殊心至自天古今岂异齐民至性繇中情非外感淳精凝至深心天彻跪讯遗旨一恻殒亡虽迹异参柴而诚均丘赵方今化淳以礼治本惟孝灵祥归应其道先彰齐民越自氓隶行贯生品旌闾表墓允出在兹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锡其母二百斛从之。

五年行幸经殷景仁墓诏曰：故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风识明允徽绩忠谏夙达光惠政茂举留民属近瞻丘坟感往兴悼可遣使致祭。又经王弘等墓下诏曰：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公弘德猷光邵鉴识明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昙首夙尚恬素理心身正并绸缪先眷契阔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誉以国图令勗民思茂惠朕簿巡都外瞻览坟莹永言想慨良深于怀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七年车驾幸南豫州诏遣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处墓明帝即位初以柳元景为前废帝所害诏曰：故侍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风度弘简体局深沉正义亮时恭素范物幽明道尽则首赞孝图盛运开历则毗燮皇化方任孚汉辅业懋殷衡而蜂豺肆滥显加祸毒冤动勋烈悲深朝贯朕承七庙之灵纂临宝业情典既申痛悼弥軫宜崇贲徽册以旌忠懿可追赠使持节都督南豫江二州诸军事太尉侍中刺史国公如故给班剑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谥曰：忠烈公。又以故侍中太尉沈庆之为废帝所害追赠侍中司空谥曰：襄公。

泰始三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遣信要引魏魏遣尉迟苟人等救之安都降魏初安都起兵长史兰陵严密欲图之见杀安都未向桑乾前军裴祖隆谋杀苟人举彭城归顺事泄见诛员外散骑侍郎孙耿之往安都从子索肥战死及刘弥之张灵庆皆战败见杀并为帝所哀追赠严光禄勋祖隆宁朔将军兖州刺史耿之羽林监弥之辅国将军青州刺史灵庆宁朔将军冀州刺史。

南齐太祖建元三年遣兼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表列公孙僧远等二十三人诏并表门闾蠲租税公孙僧远会稽剡人父母以孝闻弟亡无以葬身贩贴与邻里共敛送之费兄妹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

华宝晋陵无锡人父豪义熙末成长安宝年八岁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及长安。宝殁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者辄号恻弥日不忍答也。薛天生刘怀裔亦晋陵人天生母遭艰菜食天生亦菜食母

未免丧而死天生终身不食鱼肉与弟有恩义怀裔与弟怀则年十岁遭父丧不絮帛不食盐菜吴欣之晋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尉之为武进县戍随王诞起义太祖遣军主华钦讨之吏民皆散尉之独留见执将死欣之诣钦乞代弟命辞泪哀切兄弟皆见原吴达之义兴人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贖之与之同财共宅郡命为主簿因以让兄。又让世业旧田与族弟弟亦不受田遂废韩系伯以桑枝会妨他地迁界上开数尺邻畔随复侵之系伯辄更改种久之邻人惭愧还所侵地躬往谢之。

孙淡太原人侨居长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痊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

蒋隽之妻黄氏义兴人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赴水自杀乃止。

封延伯者侨居东海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义兴陈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荣兴文献叔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华阳杨黑头疏从四世同居并共衣食。

柳世隆以母忧去职太祖践祚起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进爵为公帝手诏与司徒褚渊曰：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职非直使人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渊答曰：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

张瑰为吴兴太守瑰以既有国秩不取郡俸太祖敕上库别藏其俸以表其清。

武帝永明元年诏曰：魏矜袁绍恩洽丘坟晋亮两王荣覃馥裔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并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轸优隆粲秉前年改葬莹兆未修材椁可为经理粗令《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者可符荆州送返旧墓在所为莹葬事是年。又诏会稽永兴儿翼之母丁表门闾蠲租税丁少丧夫性仁爱遭年荒分衣食以饴里中饥饿者邻里求借未尝违之同里陈襁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又同里王礼妻徐荒年客死山阴丁为置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断村里比屋饥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同里左侨家露四丧无以葬丁为办冢椁有三调不登者代为输送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有诏蠲表五年诏曰：龙骧将军安西中兵参军松滋令萧明爱敬淳深色养尽礼丧过乎！哀遂致毁灭虽未达名教而一至可愍宜加荣命以旌善人可赠中书郎明少有至性奉亲谨笃母疾躬祷夕不假寐及亡不胜哀而卒故有是赠。

郁林王即位初吴兴太守孔之。表曰：故鄣人王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常居街闾极之丁服縗以经年饷蔬菽以俟命婚义灭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悦降甄异之恩榜其闾里有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

明帝建武三年蜀郡王续祖华阳郝道福并累世同诏表门闾蠲调役。又吴兴乘公济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济及兄公愿乾伯并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养育之卖田宅为取妇自与二男寄止邻家诏其为二子婚仍加蠲诏时司徒东阁祭酒庐陵王主簿江居父忧以孝闻庐于墓侧帝敕遣仗二十人防墓所王虚之庐江人十三丧母二十三丧父二十五年盐酢不入口庭中杨梅隆冬三实每夜所居有光如烛永明中诏榜门蠲其三世。

和帝中兴三年以故侍中中书监徐孝嗣谋废东昏未决并子演况遇害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如故二年孝嗣改葬宣德太后诏赠班剑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谥文忠改封馀干县公赠子演侍中谥简世子况散骑侍郎。

梁高祖初为雍州刺史州人韦爱遭母忧庐于墓侧负土起坟帝闻之亲往临吊。

天监元年陆琏奉使巡行风俗表言豫章南昌人滕县恭母卒水浆不入口昼夜哀恸县恭有子三人皆有行业。又长沙临湘人徐普济居丧未及葬而邻家火延其舍普济号恸伏棺上以身蔽火邻人往救之焚炙已闷绝累日方苏。

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母为猛兽所抐女号兽兽毛尽落行十数里兽乃弃之女抱母还犹有气经时乃绝太守萧琛傅焉表言其状并有诏旌其门闾。

大通四年诏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诜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渡固有名德独贞苦节孤芳素履奄随运往恻怆于怀宜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帝少与诜善雅重之起义署为平西府记室普通中徵为中书侍郎皆称疾不起及卒遂有是诏。

周舍为太子詹事时南津获武陵太守白祸书许遗舍钱百万津司以闻虽书自外入犹为有司所奏免官

既卒赠侍中高祖诏曰：故侍中护军简子舍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奉亲能孝事君尽忠历掌机密清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往者南司白祸之劾恐外议谓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可量加褒异以旌善人。

荀匠丁父兄服历四年不出户哭泣目皆烂郡县以状言高祖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匠虽即吉毁悴逾甚外祖孙谦诚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过古人故发明诏擢汝此职非唯君父之命难拒故亦扬名後世所显岂独汝身哉！匠，於是乃拜。

沈崇 素吴兴武康人母卒庐於墓侧自以家贫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麦屑不啖盐酢坐卧於单荐因虚肿不能起郡县举其至孝高祖闻之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下诏曰：前军沈崇 素少有志行居丧逾礼齐制不终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阙方欲以永慕之辰更为再期之礼虽即情可矜而礼有明断可更令除释擢补太子洗马旌彼门间敦兹文教崇 素奉诏释服而涕泣如居丧固辞不受官苦自陈让。

甄恬江陵人丧父庐于墓侧州将始兴王 詹表其行状高祖诏曰：朕虚已钦贤寤寐盈想诏彼群岳务尽搜扬恬既孝行殊异声著邦壤敦风厉俗弘益兹多牧守腾闻义同亲览可旌表室间加以爵位。

臧盾有孝性随父宿直於廷尉母刘氏在宅夜暴亡左右手中指忿痛不得寝及晓宅信果报凶问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终父。又卒盾居丧五年不出庐户形骸枯瘁家人不复识乡人王端以状闻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警服阙除丹阳尹丞。

元帝承圣初追赠故吴兴太守张岷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子初太清二年侯景围台城岷遣弟伊率郡兵千人赴援景遣侯于鉴率精兵二万击岷为贼所害贼平乃有是命。

陈宣帝时改王知玄所居清苦里为孝家里知玄太原人侨居于会稽剡县居家以孝闻及丁父忧哀毁而卒故有是命。

後主至德元年诏曰：李陵矢竭不免请降于禁水涨犹。且生获固知用兵上术世罕有人故侍中空南平郡公明彻爰初躡足迄届元戎百战百胜之寄决机决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拓定淮淝长驱彭沛覆 寇如举毛扫锐师同沃雪风威 於异俗功效著於同文乃欲息驾阴山解鞍瀚海既而归山已老数亦终奇不就结纓之功无辞入褚之屈望封嶠之为易冀平翟之非难虽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绝域甚可嗟明彻吴明彻也。伤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独此孤魂未 宽惠遂使爵土湮没 无主弃瑕录用宜在兹辰可追封邵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以其息惠觉为嗣明彻为隋师所执卒於长安故有是命。

东魏静帝武定末高贞与弟谥俱至孝父亡治丧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闻诏标闾里。

北齐神武为东魏丞相时尉兴敬为帐内都督神武败周文於邙山兴敬为流矢所中卒赠泾岐幽三军事爵为公谥曰：闵庄神武哀惜之亲临吊赐其妻子禄如兴敬存焉。

文宣帝受禅初诏故太傅孙腾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马娄昭故司徒高昂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故领军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荣故御史中尉刘贵故御史中尉窦太故殷州刺史刘丰故济州刺史蔡隼等并左右先帝经赞皇基，或不幸早殁或殒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抚问妻子慰逮存亡。

天保元年祭告故赠太尉魏泰之墓泰初从神武西讨为周文所袭自杀妻武平娄后妹也。泰虽以亲见幸而功名自建。

陆彦师字 房初仕後魏为襄城王元旭参军以父难去职哀毁殆不胜丧与兄邛庐於墓次负土成坟公卿重之多就墓侧存问晦朔之际车马不绝文宣闻而加叹旌表门间号其所住为孝终里。

武成帝以清河王岳显祖时为高归彦谗构忧悸而薨後归彦反世祖知其所谮曰：清河忠烈尽力皇家而归彦毁之间吾骨肉籍没归彦以良贱百口赐岳家。又後思岳之功重赠太师太保。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二月诏故荆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上谷王周 赠太师故武昌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王杜洪赠太傅先是鄂渚再为淮夷所侵攻围甚急杜洪以兵食将尽继来乞师帝料其隔越大江难以赴援兼以荆州据上游多战舰去江夏甚迩因命周 举舟师 公流以救之 ，於是引兵东下才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乱乘江陵之虚纵兵袭破之俘掠。且尽既而 士卒知之皆顾其家咸无斗志遂为淮寇所败将卒溃散 忿恚自投于江 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庙讳（臣钦。若等曰： 本姓成）至是因追赠以其系出周文故赐姓周氏及 兵败之後武昌以重围经年粮尽力困救援不至讫为淮寇所 晋载洪以送淮扬遂杀之此

二镇也。皆以忠节歿於王事帝每言诸藩屏豫经纶之业必有首痛 洪之薨至是追赠之後深加轸悼各以其子孙宗属录用焉。

三年八月赠故山东道节度使留後王班太保赠故同州观察判官卢匪躬工部尚书班故河阳将累以军功为郡守主留事於襄阳为小将王求所杀匪躬尝为刘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为乱兵所害。

是年赠牢墙使（梁祖讳诚。故曰：牢墙）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仆射押衙王彦洪高汉詮丘奉言仇璋并刑部尚书王筠御史司宪初知俊将叛谋会诸将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挠悉罹其酷至是褒赠之。

闰位部·明赏

夫爵以报德赏以报功盖百王不易之令典也。而况闰位之君临御非广邻有疆国下览群心悦非示彼宽仁厚其褒赏则何以致文武之输诚被众庶之为服所以当旋凯而振旅也。则行饮至策勋之礼或拓宇而开邑也。则施疏爵畴庸之典故使忠义激於肝肠华宠决於家族舍此道也。其可济乎！

秦始皇初为秦王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献督亢之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持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蜀先主定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馀班赐各有差（西蜀围成都刘璋出降蜀中殷盛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 帛）。

吴大帝黄武五年攻石矐孙奂为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以地主使所部将军鲜于丹帅五千人先断淮道自帅吴硕张梁五千人入军前锋降高城得三将大军引还大帝诏使在前住驾过其军见奂军阵整齐帝叹曰：初吾忧其迟钝今治军诸将少能及者吾无忧矣。拜扬威将军封沙羡侯吴硕张梁皆 卑将军赐爵关内侯。

景帝初封琅邪王废帝废孙琳使宗正孙楷中书郎董朝迎帝即位永安元年十月壬午诏曰：夫褒德赏功古今通义其以大将军 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授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 杂号将军亭侯长水校尉张布辅道勤劳以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董朝亲迎封为乡侯。

十一月帝闻孙 逆谋阴与张布图计十二月诛 己巳诏以左将军张布讨奸臣加布为中军督封布弟 为都亭侯给兵三百人 弟恂为校尉。

後主大帝孙和子也。初封乌程侯景帝薨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迎立之元兴元年八月以上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

宋高祖践祚思佐命之功诏曰：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丹阳尹徐羨之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使持节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後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使持节督北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散骑常侍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伸德前冠军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左卫将军溈阳男刘粹使持节南蛮校尉 艮山子刘彦之西中郎司马南郡宜阳侯张邵参西中郎军事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规远谋扶赞洪业或肆勤树绩弘济艰难经始图终勋烈惟茂并宜与国同休兹大赉羨之可封南昌县公弘可华容县公道济可改封永循县公亮可建城县公晦可武昌县公食邑各二千户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伸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怀慎彦之各进爵为侯粹改封建安侯并增邑千户伦之可封霄城县侯食邑千户邵可封临沮县伯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开国之制率循旧章羨之迁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位司空录尚书事常侍刺史如故。

明帝初即位下诏曰：夫良图宣国赏崇彝命殊绩显朝荣勤王府安南将军江州刺史王景文风度淹粹理授清畅体兼望实诚备夷 宝历方启密赞义机妖徒干纪豫毗庙略宜登茅社永传厥祚朕澄氛宁极实资多士疏爵畴庸 膺徽烈尚书左仆射领卫尉蔡兴宗识怀详正思局通敏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褚渊器情

闲茂风业昭远并谋参军政绩亮时艰拓宇开邑 允勋典景文可封江安县侯食邑八百户兴宗可始昌县伯渊可南城县伯食邑五百户景文固让不许乃受五百户。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诏封佐命武功功臣新除司徒褚渊等三十一人进爵增户各有差明帝建武末王敬则叛逆既败封左兴盛新吴县男崔恭祖遂兴县男刘山阳湘阴县男胡松沙阳县男各四百户赏平敬则也。

梁太祖开平二年十月以行营左厢步军指挥使贺瑰为左龙虎统军以左天武军夹马指挥使尹皓为辉州刺史以右天武都头韩塘为神捷指挥使左天武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仍赐帛有差以解晋州围之功也。

三年六月同州节度使刘知俊据郡叛知俊弟内直右保胜指挥使知浣自雒奔至潼关右龙虎军十将张温以上二十二入於潼关擒获刘知浣送至行在敕知浣逆党之中最为头角龙虎军亲兵之内实冠爪牙昨者攻取潼关率先用命寻则擒获知浣最上立功颇壮军威将除国难所悬赏格便可支分许赐官阶固须除授但昨捉获刘知浣是张温等二十二人一时向前共立功效其赏钱一千贯文内一百贯文与最先打倒刘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贯文与十将张温二十人各与钱四十二贯八百五十文立功敕救命便授郡府亦缘同时立功人数不少所除刺史难议偏颇宜令逐月共支给正刺史料钱二百贯文内十将张温一人每月与十贯文馀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贯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给与转官职仍勘名仰分析申奏当与施行。

乾化元年九月帝驻相州赏左亲骑指挥使张仙右 骑指挥使宋铎尝身先陷阵各赐帛。

二年三月敕以攻下枣 县有功将校杜暉等一十一人并超加检校官衙官宋彦等二十五人并超授军职。

闰位部·延赏

夫念功不忘延赏及後邦家之治所以有成人臣之心，於是知劝虽商周之盛典坟所载未尝易此也。而况当艰危之际有战伐之事或分据於一方或抗衡於中国必在总揽豪杰网罗英俊显忠遂良育才乐善而已其有同德之臣一心之士生著功烈没树风声思有以答彼忠诚昭斯国典则有軫遗孤 宗党或锡以土宇或授之冠冕或接於姻娅或修乎！废绝盖惻隐之至仁不朽之盛德也。以至推流根之泽颁锡壤之恩。又足以慰罔极之悲成不匮之孝焉。

蜀先主时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从入蜀进围雒阳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拜统父议郎迁谏议大夫。

法正为尚书令卒先主为之流涕赐子邈爵关内侯董允为大将军卒後主痛惜赐子粲爵关内侯。

吴大帝时陈武为偏将军奋命战死帝哀之武子修有武风建安末追录功臣後封都亭侯。

凌操为破贼校尉从大帝讨夏口先登破其前锋中流矢死子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帝亦以操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

凌统为偏将军病卒二子烈封年各数岁帝内养於宫爱待与子同及八九岁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

蒋钦为津右护军大帝讨关帅钦督水军入沔道病卒帝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子壹封宣城侯。

黄盖领武陵太守加偏将军大帝践祚追论其功赐子柄爵关内侯。

孙皎为征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卒大帝追录其功封子裔为丹阳侯。

程普为荡寇将军卒及大帝称尊号追论普功封子咨为亭侯。

顾雍为丞相初疾微时大帝令医赵泉视拜其少子济为骑都尉雍闻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帝欲及吾目见济拜也。济袭爵无後绝景帝永安元年诏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而侯统废绝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袭爵为醴陵侯以明著旧勋朱据为骠骑将军赐死後二子熊损复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录前功以熊子宣袭爵 阳侯尚公主。

後主即位诏曰：故仆射屈晃志扶社稷忠谏忘身封晃子绪为东阳亭侯弟 恭为立义都尉绪亦至尚书仆射（晃大帝时为尚书仆射帝时废太子和晃固谏斥还乡里至是追其功封其子弟焉）。

宋高祖时初刘锺从帝为行参军征广固以功封永新县男食邑五百户後平蜀有功应封四百户男以先有封爵减户赐以次子敬顺高昌县男食邑百户沈庆之为侍中太尉义阳王昶反庆之从帝渡江总领众军少子文耀年十馀岁善骑帝爱之。又封永阳侯食邑千户。

谢弘微继从叔峻後袭爵建昌侯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微亦拜员外散骑侍郎王大司马参军。

沈文季字仲达吴兴武康人父庆之为司空孝建三年文季起家辟州主簿迁秘书郎以庆之勋重大明五年封文季山阳县五等伯。

南齐武帝时王敬则为右卫将军。又封敬则子元迁为东乡侯食邑三百七十户。

梁高祖时江淹为金紫光禄大夫醴陵侯卒子为袭封自丹阳丞为长城令有罪削爵晋通四年帝追念淹功复封为吴昌伯邑如先。

杨公则为中卫军宁都侯卒子瞽嗣有罪国除高祖以公则勋臣特诏听庶长子眺嗣固让历年乃受。

北齐孝昭帝时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以广骨肉之恩。

武成时张雕为国子祭酒待诏文林馆子德冲谦谨善於人伦聪敏好学颇涉文史以帝师之子早见旌擢历员外散骑侍郎太师府掾入中书舍人随例待诏。

梁太祖开平元年九月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为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绍威乃上章以齿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从之四年四月壬戌诏曰：追养以禄王者推归厚之恩欲静而风人子抱终身之感其以刑部尚书致仕张策及三品四品常参官二十二人先正各追赠一等。

五年五月甲申朔制曰：诸道节度使钱A 张宗■ 马殷王审知刘隐各赐一子六品正员官高季昌赐一子八品正员官贺德伦赐一子九品正员官。

卷二百十一

闰位部·求旧继绝求旧

《周书》曰：人惟求旧《传》曰：礼不忘其本盖云：仁厚之至也。自孙刘并起南北建号以暨于梁室咸君临其国施命兴化至乃追念畴曩深怀雅固笃其恩意推之礼遇或屈法以申宥或叹逝而思贤以至巡省维桑周爰顾慕优其赐予加之蠲复颁爵州间之耆艾延宠藩国之僚佐人用胥悦俗以归厚夫如是则泽虽渥而非偏赏虽丰而不僭矣。

蜀先主初领荆州牧以廖立为长沙太守会吴将吕蒙掩袭南三郡立脱身走自归先主先主素识待之不深责也。以为巴郡太守。

後主为太子时来敏为家令後主即位为光禄大夫坐过黜免後主以敏东宫旧臣特加优等故废而复起以为执慎将军。

吴孙策与周瑜同年友善瑜自寿春还吴策亲自迎瑜授瑜建威中郎将策。又给瑜鼓吹为治馆舍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隽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阳发兵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

大帝尝与朱然同书学结恩爱至统事以然为馀姚长累迁左司马右军师■ ■为大督及寝疾帝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於道自创业功臣疾病帝意所鍾吕凌统外然其次矣。及卒素服举哀为之感恻。

滕裔父胄善属文大帝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尝令损益润色之亦不幸短命帝为之追录旧恩封裔都亭侯。

景帝初为琅邪王居会稽时太守濮阳兴深与相结及即位徵兴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外黄侯。

宋高祖时谢景仁初为桓玄黄门侍郎时高祖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尝诣景仁谘事景仁与语悦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辨而景仁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顷之间骑诏续至高祖屡求去景仁不许曰：主上见待要应有方我欲与客共食岂当不得待竟安坐饱食然後应召高祖甚感之尝谓景仁是太傅安孙及平京邑入镇石

头景仁与百僚同见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孙也。谓景仁曰：承制府须记室参军今当相屈以为大将军武陵王遵记室参军仍为从事中郎雅相推重申以婚姻庐陵王义真妃景仁女也。

永初元年诏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义缱绻事由情奖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优复之制宜同丰沛可复租布三十年。

文帝初为冠军将军以丘渊之为长史及即位以旧恩历显官侍中都官尚书吴郡太守。

元嘉四年三月丙子诏曰：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践境永怀触感罔极昔汉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义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遗泽酬慰士民其蠲此县今年租布。

二十六年三月幸丹徒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复。又诏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包总形胜实唯名都故能光宅灵心克昌帝业顷年岳牧迂回军民从散里庐宇不逮往日皇基旧乡地兼藩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五月丙寅。又诏曰：吾生於此城及卢循肆乱害流兹境先帝以桑梓根本三同休戚复以蒙稚猥同艰难情义缱绻夷险兼备旧物遗踪犹存心目岁月不居逝逾三纪时人故老与运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叹可搜访于时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闻人身已亡而子孙见在优量赐赉之。

孝武帝初为都督江州刺史时江蛮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伐之庆之以王国令使吴喜自随使命去来喜为帝所知赏帝於巴口建义喜遇病不堪随庆之下事平帝以喜为主书稍见亲遇擢为诸王学官。

王景文为宣城太守元凶劼以为黄门侍郎未及就孝武帝入讨景文遣间使归款以父在都邑不获致身及事平颇见嫌责犹以旧恩除南平王铄司空长史不拜出为东阳太守。

大明二年诏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棣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

七年三月巡南豫南兖二州诏曰：朕弱年操制出牧司雍承政宣风荐历年纪国步中阻治戎江甸艰夷情义三系于怀今或讲练三训涉兹境间故邑耆旧在目罕存年世未远歼亡大半抚迹惟事倾慨兼著太宗宴故晋阳洽恩世祖流仁济畿畅泽永言往猷恩广前赉可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民疾苦鳏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赐粟帛年高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随才铨贯前国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锡人身已往施及子孙。

十二月幸历阳追思在藩之旧下诏曰：故光禄勋前征虏长史邓裔之体局沈隐累任著绩朕昔当藩重首先佐务心力款尽弗忘于怀往岁息壤凶悖自取诛剪三公恩及琬特免三戮今可擢为给事黄门侍郎以旌宿诚明帝初为湘东王时虞愿为国常侍转寻阳王府墨曹参军及帝立以愿儒史学涉兼藩国旧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

江谧字令和为于湖令明帝为南豫州谧倾身奉之为帝所亲待即位以为骠骑参军转尚书度支郎俄迁右丞兼比部郎。

南齐太祖初为宋相国沈昭略为西曹掾甚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拟以前军将军帝不欲违乃可其奏寻为中书郎累迁侍中崔慧景宋末为长水校尉自结太祖三三明三年豫章王为荆州太祖受禅遣慧景奉表称庆还京师太祖召见加意劳接转平西府慧景留为镇西司马兼谘议太祖受禅封安乐县子三百户司马南郡内史。

垣闳宋三三明初为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与豫章王对直殿省迁右卫将军太祖即位以有心诚封爵如旧加给事中领骁骑将军。

武帝少年与萧景先共车行泥路车久故坏至领军府西门车辕折狼狽景先谓帝曰：两人脱作领军亦不得忘今日艰辛及武帝践祚诏以景先为兼领军将军拜日羽仪甚盛倾朝观瞩拜还未至府门中诏相闻领军今日故当无折辕事邪景先奉谢景先事上尽心故恩宠特密初西还帝坐景阳楼召景先语故旧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王晏初为西安主簿武帝时为长史与晏相遇後转镇西板宴记室镇湓城晏专心奉事军旅书翰皆委焉及武帝即位累迁常侍丹阳尹宴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疑尚书令王俭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帝呵责连称疾久之帝以晏须禄养转为江州刺史晏固辞不愿外出见许留为吏部尚书领太子

右率终以旧恩见宠张欣泰为尚书都官郎武帝与欣泰早经款遇及即位以为直阁将军领禁旅。

沈冲字景绰为武帝征虜长史寻阳太守甚见委遇世祖还都使冲行府州县太子中庶子帝在东宫待以恩旧及即位转御史中丞虞■初为宋黄门郎武帝始从官家贫薄■推国士之眷数相分与每行必呼帝同载帝甚德之■明中世祖为中军引■为谏议参军遣吏部江谧持手书谓■曰：今因江吏部有白以君情愿意欲相屈建元初转太子庶子帝即位以■布衣之旧从容谓■曰：我当令卿复祖业转侍中朝廷咸惊其美（臣钦。若等曰：按《晋书》虞肃父孝武帝时为侍中即■祖也。）

刘俊初为宋桂阳王征北中兵参军与武帝同直殿内为明帝亲待繇是与世祖款好迁通直散骑侍郎及武帝镇湓城後俊出为广州刺史武帝自寻阳还遇俊於舟渚间欢宴叙旧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摄衣履修父友之敬帝既即位累迁长兼侍中车驾数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乐以冠赐俊至夜乃去後从驾登蒋山帝数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顾谓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贵好改其素情吾虽有四海今日与卿尽布衣之■俊起拜谢。

周山图初为辅国将军及武帝践祚迁竟陵王镇北司马带南昌太守将军如故以湓城之旧出入殿省甚见亲信。

王谌永明初迁豫章王太尉司马武帝与谌相遇於宋明之世故委任为辅国将军。

到■为黄门郎解职武帝即位迁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长沙王中军长史司徒左长史先是宋世帝数游会■家同从明帝射雉郊野渴倦■得早青瓜与帝对剖食之帝怀其旧德意眇良厚至是一岁三迁海陵王初为新安王及即位诏曰：新安国五品以上悉与满叙自此以下皆听解遣其欲仕者■所乐明帝初为宣城王即位诏宣城国五品以上悉与满叙自此以下皆听解遣其欲仕者■所乐。

梁高祖初开霸府以齐司徒右长史任■为骠骑记室参军始高祖与■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谓高祖善骑也。至是故引■符昔言焉■奉笈曰：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典策德显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伦庇身有地况■受教君子将二十三年咳唾为恩眇睐成饰小人怀惠顾知死所昔承清晏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谗，岂非多幸斯言不渝虽情谬先觉而迹沦骄饵汤沐具而非吊大厦构而相■明公道贯二仪勋超遂古将使伊周奉轡桓文扶穀神功无纪化物何称府朝初建俊贤骧首惟此鱼目唐突■顾已循涯■知尘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虽则限越。且知所报。

天监元年复南兰陵武进县依前代之科。

大同十年三月帝幸兰陵谒建陵至■陵诏曰：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并可锡位一阶并加颁贲所经县邑无出今年租赋监所责民蠲复二年普贲内外从军官主左右钱米各有差因作还旧乡诗癸卯诏园陵职司恭军勤劳并赐位一阶并加沾贲是月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郡县奉迎候者老少数千人各贲钱二千。

萧琛为侍中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中阳夙忝同■虽迷兴运犹荷洪慈帝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忽谈兴运。且异狂奴陶弘景齐末义师平建康问议禅代弘景援引图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後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何点与高祖有旧及践祚手诏曰：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别丘园十有四载人事艰阻亦何可言自应运在天每思相见密迹物色劳甚山阿严光排九重践九等谈天人叙故旧有所不臣何伤於高文先以皮弁谒子桓伯况以□绶见文叔（文先阳彪字子桓魏文帝字伯况周党字文叔光武）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後数日望能入也。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高祖甚悦赋诗置酒恩礼如旧仍下诏曰：前徵士何点高尚其道身安容膝脱落形骸栖志■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亲得同时而不与为政喉舌任切必俟邦良诚望贲然屈居献替可徵为侍中辞疾不起乃复诏曰：徵士何点居贞物表纵心尘外夷坦之风率繇自远往因素志颇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旧昔仲虞迈俗受俸汉朝安逸逸志不辞晋禄此盖前代盛轨往贤所同可详加资给并出在所日费所须大官别给既入高曜卿故事同垣下（袁涣字曜卿魏太祖赐垣下■）天监三年卒时年六十八诏曰：新除侍中何点栖迟衡泌白首不渝奄字至殒丧倍怀伤恻可给第一品材一具贲钱二万布五十疋丧事所须内监经理。又敕点弟裔曰：贤兄徵君弱冠拂衣华首一操心游物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幽远理情胜致遇兴弥高文会酒德抚际逾远朕膺■受图思长

声教朝多君子既贵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难进方赖清徽式隆大业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资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礼听览暇日角巾引见 然汾射兹焉有记一旦万古良怀伤悼乡友于淳至亲从 亡偕老之愿致使反夺缠绵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曹景宗为领军将军高祖数宴见功臣共道故旧景宗醉後谬忘或误称下官高祖故纵之以为笑乐范 为吏部尚书尝侍宴高祖谓临川王宏鄱阳王 炎曰：我与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拜与 同车还尚书中省时人荣之。

王珍国尝以明镜献诚於高祖高祖断金以报之後因侍宴帝问曰：卿明镜尚存昔金何在珍国答曰：黄金在臣肘不敢失坠复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天监初封溆阳县侯邑千户元帝初镇荆州颜协为记室及卒甚叹惜之为怀旧诗以伤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忠实鸿渐殊未 上材淹下秩。

宗懔初为元帝记室後为别驾江陵令及帝即位擢为尚书侍郎。又手诏曰：昔扶柳开国尚曰：故人西乡作土本繇宾客况事涉勋庸而无爵赏尚书侍郎宗懔极有帷幄之谋诚深股肱之任从我於迈多历年事可封信安县侯食邑一千户。

王褒为安成郡太守侯景度江建业扰乱文帝承制转智武将军南平内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辨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元帝与褒有旧相得甚欢拜侍中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

陈高祖即位以左光禄大夫王冲前代旧臣特申长幼之敬。

沈恪吴兴武康人也。在梁为新喻侯高祖与恪同郡情好甚匿萧映卒后高祖南讨李贲仍遣妻子附恪还寻补东宫直。

文帝梁末避地临安干骆牙母观帝仪表知非尝人待之甚厚及即位牙为越州刺史初牙母之卒也。于时 羲 董兵荒至是始葬诏赠牙母尝安国太夫人谥曰：恭迁牙为贞威将军晋陵太守。

华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候景之乱事景党王伟高祖南下文帝为景所囚皎遇帝甚厚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以皎为都尉绿军府 帛多以委之皎聪惠勤於簿领及文帝即位除开远将军右衙将军天嘉元年封怀仁县伯邑四百户。

北齐高祖少与司马子如相结 分义甚深及入雒除右仆射与侍中高岳侍中孙腾右仆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见信重高祖镇晋阳子如时笙谒见待之甚厚并坐同食从旦达暮及其当还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赉遗率以为常。

刘贵为御史中尉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

长仕东魏为怀朔镇将常见高祖甚异之谓高祖云：君乃康世之才终不徒然也。请以子孙为 兴和中启赠司空公子宁相府从事郎中。

崔陵仕东魏为左光禄大夫仍镇黄门寻以贪污为御史所劾因还乡里遇赦始出高祖以陵本豫义旗复其黄门。

文宣帝天宝初陈留太守徐远为御史所劾遇赦免沈废二年帝以远勋旧特用为领军府长史。

武成帝居藩曾病文宣令齐州刺史崔季舒疗之 尽心力太宁初追还引见慰勉累拜度支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张雕为平原太守坐赃贿失官武成即位以旧恩除通直散骑侍郎。

魏收为中书监兼右仆射开府坐罪除名河清三年起除清都尹寻遣黄门郎元文遥敕收曰：卿旧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为尹非为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岂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当还卿开府。

梁太祖唐天复元年正月兼河中节度至府出东郊以素服拜于故节度使王重荣之垆以申夙分。又辟其少子瓚为节度判官。又请故宰相张 为重荣神道碑曰：帝顷自左冯来归蒲坂而重荣识在田之奇状有附翼之深期刘宣威坐席之言形于昔日乔太尉英雄之许感极兹辰帝追思之深故恩礼。若是开平二年四月以户部尚书致仕裴迪复为右仆射迪敏事慎为达吏治明筹 帝初建节旄於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後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廩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 阙甚有 卑赞之道禅代之岁命为太常卿属年已耆耄视听昏塞不任朝

謁遂请老许之期月复起师长庶官焉。

三年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经略_二延，於是巡幸数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颇述前事念王重荣旧功下诏褒奖而封崇之。

刘崇太祖微时尝佣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历殿中监商州刺史崇之母抚梁祖有恩梁氏号为国婆徐宋之民谓崇家为豢龙刘家子鼎起家为大理评事。

闰们部·继绝

夫继绝之礼王者所以归民置後之文圣人所以劝善况馀分建历大德未融固宜昭兴灭之仁丰延赏俾神明之後不废於蒸尝公侯之家克绍於圭组用能率励勋德怀服蒸黎者焉。

宋高祖永初元年四月即位诏曰：夫微禹之感叹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晋氏封爵当随运改至於德参微管勋济苍生爱人怀树犹或勿剪虽在异代义无；民绝降杀之宜一依前典可降始兴公封始兴县公庐陵公封柴桑县公千户始安公封荔浦县侯长沙公封醴陵县侯康乐公可即封县公各五百户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

是月封晋临川王司马宝为西丰县侯食邑千户。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诏曰：继世象贤历代盛典畴庸嗣美前载令图宋氏通侯乃宜随运省替但钦德怀义尚表坟闾况功济区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县公华容县公可为侯萍乡县侯可为伯减户有差以继刘穆之王弘何无忌後。

梁高祖天监元年四月巴陵王殂以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以奉齐祀。

是年诏曰：褒隆往代义炳彝则朕当此乐推思弘前典齐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胄子周齐氏宗国高武嫡嗣宜祚并邑以传世祀降封新涂县侯五百户南齐和帝敬帝太平元年十二月以前昌平令刘督为汝阴王前镇西法曹行参军萧_二宏为巴陵王奉宋齐二代後陈高祖永定三年四月江阴王殂以梁武林侯萧谿子季卿嗣为江阴王。

宣帝太建三年六月江阴王萧季卿以罪免封东中郎长沙王府谿议参军萧彝为江阴王。

是年追封侯安都为陈集县侯邑五百户子_二为嗣（安都於文帝天嘉四年）。

北齐孝昭皇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诏自高祖创业已来诸在佐命功臣子孙绝灭国统不传者有司搜访近亲以名闻当量为立後。又诏曰：昔武王克商先封二代汉魏二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

梁太祖开平二年三月以鸿胪卿李从唐室宗属封莱国公为二王後有司奏莱国公李从合留三庙於西都梁敬帝坐事赐死至是追封选地位建立庙宇以备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给以遵彝典。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礼仪使状曰：诗称有客书载虞宾实因禅代之初必行兴继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别示优崇之典徵於历代袭用旧章谨案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孙韩国公为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孙为介国公隋朝杨氏子孙为来国公为二王後今伏以国家受禅封唐朝子孙李从为莱国公今参详合以介国公为三恪来国公莱国公为二王後。

卷二百十二

闰位部·招谏

古之令王曷尝不谋及黄_二询于刍蕘昼日以询问命官而箴阙然後臻夫治也。自大运中否群雄擅命瓜剖鼎峙分霸区域吴蜀而下逮乎！朱梁或克己悔过畴咨善训或灾谪著见乐闻过咎或遵述古道以广言路或延访幽远以询阙政莫不发明诏布德音勤勤恳恳而敷求说议者已。若乃纳谏有如流之速从善有转机之易斯固弥缝其阙驯致於道其如闻义不徙垂之空言者亦可恧欵。

吴大帝权初信任校事吕壹壹後奸罪发露伏诛帝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骖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诸葛瑾字）子山（步骖字）义封（朱然字）定公（吕岱字）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

（孙逊字）承明（潘■字）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已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於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公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於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於齐桓良优未知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救所不逮。

赤乌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诏群僚各厉精思朕过失无有所讳。

宋文帝元嘉五年诏曰：朕承洪业临飨四海风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鉴寢惟忧加顷阴阳违序早疫成患仰惟灾戒责深在予思所以侧身克念讫狱详刑上答天谴下恤民瘼群后百司其各献说言指陈得失勿有所讳。

孝武帝即位诏曰：世道未夷惟忧在国夫使群善毕举固非一才所议况以寡德属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怀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谋善政可以移风训俗咸达乃诚无或依隐。

明帝泰始二年诏曰：夫秉机询政立教之攸本举贤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负鼎进弘殷代以康释钓作辅周祚斯■朕甫承大业训道未敷虽侧忠规伫梦岩筑而良图莫荐奇士弗闻永鉴通古无忘宵寢今藩隔克晏敷化维始屡怀存治■望箴阙王公卿士群僚庶官其有嘉谋直献■求俗济时咸切事陈奏无或依隐。

南齐太祖建元三年诏曰：王公卿士荐说言。

武帝永明元年诏内外群僚各举朕违肆心规谏。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诏百僚极谏得失。

明帝建武二年诏王公卿士内外群僚各举朕违肆心极谏。

东昏侯永元三年正月诏百官陈说言。

梁武帝天监元年即位诏曰：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繇来远矣。升中馭索增其慄然可於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于犀兕徒弊龙蛇方悬其次身高才妙摈压莫通怀传吕之术抱屈贾之叹理有□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六年正月诏曰：径寸之宝或隐沙泥以人废言君子斯戒朕听朝宴罢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而蓄响幽遐未臻魏阙或屈以贫陋或间以山川顿足延首无因奏达岂所谓浮沉靡漏远近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沦碍幽远不能自通者可各条布怀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十年七月诏曰：昔公卿面陈载在前史令仆陞奏列代明文所以■彼庶绩成兹群务晋氏陵替虚诞为风自此相因其失弥远遂使武帐空劳无汲公之奏丹墀徒辟阙郑生之履三槐八座殆有务之官宜有所论可入陈启庶藉周爰少裨寡薄。

普通三年五月赦诏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大同二年三月诏曰：政在养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风民应如草朕以寡德运属时来拨乱反正条焉三纪不能使重门不闭守在海外疆场多阻车书未一民疲转输士劳边防彻田为粮未得顿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无沃心之言四聪阙飞耳之听州辍刺举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负谤无由闻达侮文弄法因事生奸□石空陈悬钟徒设书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赖贤佐救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献说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陈之。若在四远刺史二千石长吏并以奏闻细民有言事者咸为申达朕将亲鉴以舒其过文武在位举尔所知公侯将相随才擢用拾遗补阙勿有所隐。

陈後主太建十四年二月诏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虽德称汪■明能普烛犹复虚已乞言降情访道高咨岳牧下听輿台故能政。若神明事无悔吝朕纂承丕绪思隆大业尝惧九重已遂四聪未广欲听昌言不疲Φ足。若逢廷折无惮批鳞而口柔之辞佞闻於在位腹诽之意或隐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缉熙帝载者也。内外卿士文武众司。若智周政术心练治体救民俗之疾苦辨禁网之疏密者各进忠说无所隐讳朕将

虚已听受择善而行庶深鉴物情贞我王度。

至德四年正月诏曰：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册举以淹滞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鸿绪未明虚已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达思闻謇谔采其谋略王公以下各荐所知傍询管库爰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俾兹启沃。

北齐文宣帝即位诏曰：有能直言正谏不避罪辜謇謇。若朱■谔谔。若周舍开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当宠以荣禄待以不次。

孝昭帝即位诏謇正之士并听进见陈事。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庚寅制曰：两汉已来日蚀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盖欲周知时病尽达物情用缉国章以奉天诚朕每思逆耳罔忌触鳞将洽政经庶开言路况兹谏见当有咎徵其在列辟群臣危言正谏极万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极。

二年诏曰：谤木求规集囊贡事将裨理道岂限侧言应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泽并许上封事极言

闰位部·纳谏

《书》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则知君以虚受为德臣以尽节为忠有国之谋猷立身之模范何莫繇斯者也。观夫闰位之君容纳直言信用正谏或有宠而必弃或临事而不行或营构而休工或畋游而罢意得顺流转规之旨获享国永年之运垂於世也。不亦美乎！

秦始皇为秦王九年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繇此背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说苑》曰：秦始皇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败复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相见者茅焦之力也。）後居甘泉宫（咸阳宫西宫也。）

吴大帝以建安二十年征合肥率轻骑将往突敌长史张■谏曰：此乃偏将之任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帝纳■言而止明年将复出军■。又谏，於是遂止不行。

薛综为尚书仆射嘉禾中公孙渊降吴而复叛帝盛怒欲自亲征综上疏谏时群臣多谏帝遂不行（又选曹尚书陆瑁上疏谏帝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又大将军陆逊上疏谏帝纳用焉。

张休为右弼都尉帝常游猎迨暮乃归休上疏谏戒帝大善之潘■为少府帝数射雉■谏帝曰：相与别後时或■出耳不复如往日之数也。■曰：天下未定万机务多射雉非急弦绝括破皆能为害乞特为臣故息置之■出见雉翳故在乃手自撒坏之帝由是自绝不复射雉。

刘基为大司农帝欢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阳醉帝去翻起坐帝，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时坐者莫不遑遽唯基起抱帝谏曰：大王以三爵後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帝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帝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杀者皆不得杀。

宋高祖初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海谏即时遣出。

文帝时雍州刺史张邵以黠货下廷尉将致大辟左卫将军谢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帝手诏酬纳焉述语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特加曲恕吾所启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太祖後谓邵曰：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

何尚之为尚书右仆射时文帝行幸还多侵夕尚之表谏优诏纳之。

南齐太祖建元初王僧虔为丹阳尹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处上疏言之帝纳其言。

武帝幸方山曰：朕经始此山之南复为离宫之所故应有迈灵丘灵丘者山湖新林苑也。太子詹事徐孝嗣答曰：绕去声黄山款牛首乃盛汉之事今江南未广民亦劳止愿陛下少更留神帝竟无所修立竟陵王子良永明末武帝将射雉子良上书谏虽不尽纳而深见宠爱梁高祖初为梁公纳齐东昏侯余妃颇妨政事侍中范■常以为言未之纳也。後与范■同入卧内■。又谏曰：昔汉高祖居山东贪财好色及入关定秦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以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风声奈何袭□乱之踪以女德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惜高祖默然■便疏令以余氏贲茂高祖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茂钱各百万及在位敦睦九族优待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後帝亲祠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於

黎庶缓於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思有以宽之。

江子四为尚书右丞大同二年上封事极言治政得失高祖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种过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诏尚书可时加检校於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详启勿致淹缓。

北齐孝昭帝每访问左右冀获直言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疏漏泽因被宠遇其乐闻过如此赵郡王■小名须拔与庾狄显安侍坐於孝昭帝帝曰：须拔我同堂弟显安我亲姑子今序家人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撻人常以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更似吏帝曰：朕其知之然无法来父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 ■答如显安皆从容接纳王■为太子太傅孝昭帝斩人於前问■曰：此人合死不■曰：罪实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闻刑人於市与众弃之殿廷非杀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

武成帝先患气因饮辄大发动右仆射和士开每谏不从属帝气疾发。又欲饮士开泪下□欬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谏因不复饮。

闰位部·听纳

傅曰：从善如登《书》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诸道斯亦君人者听纳之难也。自咸秦以迄江表逮於北齐莫不■处万乘之势居兆民之上兵力雄盛威权独运亦能垂采嘉谏延纳说议讲求策略优容亮直已然之失改而不吝惟机之务谋无过举用能克济於勋业惟和於政典通下情而无壅熙百志而咸■虽刍蕘之微咸献其说在牧圉之贱并竭其诚而况於在廷师师之臣在位济济之士孰不尽忠而效智哉！

秦李斯初入秦拜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泾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说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吴大帝初为吴侯建安五年立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帝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公江兼有步兵水陆齐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虽■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处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交胜负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後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帝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久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帝拔刀砍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惧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较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数虽甚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帝抚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耳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後援卿能辩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後遂破曹公於赤壁。

陆逊为将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来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 ■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後四海延颈思归大化帝敬纳其言。

甘宁为周瑜吕蒙所荐达於帝帝加异同於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後操图之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耄已甚财■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於耕戎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处楚关大势弥广

即可渐规巴蜀帝深纳之。

吕拜右蒙军虎威将军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马万馀尽以属蒙与关羽分上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_二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帝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_二处长江形势益张帝尤以此言为当蒙竟袭破羽。

张梁为扬武中郎将领江夏太守孙奂裨将帝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於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帝皆以为非计时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十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帝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宋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从事中郎谢晦谏以士马疲惫乃止。

南齐太祖初徵顾欢为扬州主簿欢至称山谷臣上。表曰：臣闻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是以汤武得势师道则祚延秦项忽道任势则身戮夫天门开阖自古有之四气相新_□裘代进今火泽易位三灵改宪天树明德对时育物搜扬仄陋野无伏言是以穷谷愚夫敢露偏管谨删撰老氏献治纲一卷伏愿稽古百王斟酌时用以不白茅弃言不以人微废道率土之赐也。微臣之幸也。幸赐一覽则上下交泰虽不求民而民悦不祈天而天应天悦民则皇基固矣。臣志尽幽深无与荣势自足_二霞不须禄养陛下既远见寻求敢不尽言言既尽矣。请从此退时员外郎散骑刘思效。又表陈说言曰：宋自大明已来渐见_二弊徵赋有增於往天府尤贫於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无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贵势之流货室之族陈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於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贫富相辉损源尚未陛下宜发明诏吐德音布惠泽禁邪伪薄赋敛省徭役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变历运之化应质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鸱泉之巢青丘为狐兔之窟虐害逾纪残暴日滋鬼泣旧泉人悲故壤童孺视编_二而慚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领之望下吊沉黎倾首之勤授钺卫霍之将遗策萧张之师万道俱前穷山荡谷此即常山不足指而倾渤海不足饮而竭岂徒残寇尘灭而已哉！帝诏曰：朕夙夜惟寅思弘治道纾梦岩滨垂精管库旰食荼怀其勤至矣。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或至自丘园或越在冗位并能献书金门荐辞凤阙辨彰治体有协朕心今出镇外可详择所宜以时敷奏欢近已加旌贲思效可付选铨序以显说言。

刘绘为南康相郡事之暇专意讲说太祖左右陈洪请假南还问绘在郡何以既而闻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应须治_二，岂可以年少讲学处之邪徵还为安陆王护军司马。

刘善明太祖初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陈事十一条。又谏起宣阳门表陈宜明守宰赏罚立学校制斋祀广开宾馆以接荒民帝答曰：具卿忠说之怀夫赏罚以惩守宰_二希馆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斋祀或非易制国学之美已敕公卿宣阳门今敕停寡德多阙思复有闻。

明帝即位谘议参军张忻泰上书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帝并优诏报答。

梁高祖时朱异诣都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上书详议从之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_二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

鍾嵘南齐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日不暇给嵘乃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纓组尚为臧获之事职惟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饶_二幸。若吏姓寒人听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佞杂伦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谨竭愚忠不恤众口敕付尚书行之。

北齐神武时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繇崔暹将杀之文襄匿暹为之请神武曰：我为尔不杀然须与苦手文襄出暹而谓陈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须见我及暹见神武将解衣受罚元康趣入止之因历阶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世间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繇元康崔暹得一百乃舍之。

阳休之为度支尚书孝昭帝留心政道每访休之治术休之答以明赏罚慎官方禁 二 二 侈恤民患为致治之先帝深纳之。

闰位部·推诚

夫知人则哲盖王者之攸难任贤勿贰乃临下之懿范所以当开创之期济经纶之业自非开宽明之怀纳义烈之士察其肺腑鉴彼邪正则何以闻谗间之辞不以介意解就擒之虏咨以良策得讹言而抚慰用逆党之才能盖能以诚信而自持下则感待遇之过望为御侮罔避艰难虽不能混一区宇大庇苍黔而君臣之际亦可咏矣。

蜀先主初见诸葛亮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关羽河东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乡里合徒众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

吴孙策与太史慈战於神亭慈败为策所执策素闻其名即解 二 专请见咨问进取之术慈答曰：破军之将不足与论事策曰：昔韩信定计於广武今策决疑於仁者君何辞焉慈曰：州军新破士卒离心。若僥分散难复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长跪答曰：诚本心所望也。策。又谓慈曰：闻卿昔为太守劫州章赴文举诣玄德皆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 二 未得其人耳射钩斩 二 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出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水者也。策。又曰：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其意颇猥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数千余人尽在公路许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才得千余人耳仍令孤攻庐江时事势不得不为行但其後不遵臣节自弃作邪僭事谏之不从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孤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今刘繇丧亡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辨今儿子豫章不知华子鱼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复依随之否卿则州人昔。又从事宁能往视其儿子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来便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 二 尉之并观察子鱼所以牧御方规何似庐陵鄱阳人民亲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将多少自繇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待遇过望古人报生以死期於尽节没而後已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自足以往还也。策曰：明日中望君来还诸将皆疑策曰：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子义慈字不欺策明日大请诸将预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慈至。

张昭为孙策长史抚军中郎将昭每得北齐士大夫书疏专归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叹笑曰：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大帝以张 二 为会稽东部都尉遣之部，或以 二 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帝不以介意。

宋高祖以太子詹事尚书令传亮任总国权听於省见客神虎门外每旦车常数百辆。

刘粹毅族兄也。粹尽心高祖不与毅同高祖欲谋毅众并疑粹在夏口高祖屡信之及大军至粹竭其诚力事平封淠县男食邑五百户。

孝武帝时王玄谟尝讨南郡王义宣人言玄谟在梁山与义宣通谋帝不能明後为雍州刺史闻讹言玄谟欲反帝知其虚驰使抚慰之。又曰：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玄谟性严未尝妄笑人言玄谟眉头未曾伸故帝以此戏之。

南齐太祖初镇淮阴为宋帝所疑遣书结青州刺史王玄邈玄邈不相答和及罢州还太祖以经途。又要之玄邈虽许既而严军直过还都启帝称太祖有异谋太祖不恨也。 二 二 明中太祖引为骠骑司马冠军将军太山太守玄邈甚惧而太祖待之如初陈显达为护军将军太祖即位後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 二 一盘帝即以充饭。

梁高祖初举义师时马仙 二 卑为齐宁朔将军高祖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 二 卑於军斩仲宾以殉义师至新林仙 二 卑犹持兵於江西口抄运建康城 二 谄仙 二 卑号哭经宿乃解兵归罪高祖劳之曰：射钩斩 二 昔

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断运苟自嫌绝也。仙_二卑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饲之便复为用高祖笑而美之。

陈高祖初为广州中直兵参军监江西督护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杜僧明与兄天合俱行安兴死僧明复副其子子雄子雄讨交州土豪李贲不克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与僧明天合周文育同谋攻广州高祖时在高要率众来讨大破之杀天合生禽僧明及文育等高祖并释之引为主帅高祖征交趾讨元景仲僧明文育并有功。

韦载为义兴太守高祖诛王僧辨遣周文育袭载载婴城自守相持数旬高祖闻文育军不利乃自将征之克水栅仍遣载族弟_二贲书喻载以诛王僧辨意并奉梁敬帝敕载得书乃以其众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抚_上尉即以_二监义兴郡所部将帅并随才任使引载常置左右与之谋议。

文帝初为临川王拒王琳於南皖时荀朗从帝会高祖宴驾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秘不发丧朗弟晓在都知之乃谋率其家兵袭台事觉景历杀晓仍系其兄弟帝即位并释之因厚抚慰朗令与侯安都共拒王琳琳平迁使持节安北将军散骑常侍都督霍晋合三州诸军事三州刺史。

陆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东宫直後侯景之乱於乡里聚徒是时张彪为吴郡太守引为将帅彪徙镇会稽子隆随之及文帝讨彪彪将沈泰吴宝真申缙等皆_二而子隆力战败绩文帝义之复使领其部曲_二友为中兵参军。

後主末鲁广达为中领军隋将韩擒虎之过江也。达长子世真在新蔡乃与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遣使致书以招广达广达时屯兵京师乃自劾廷尉请罪後主谓之曰：世真虽异路中大夫公国之重臣吾所恃赖岂得自同嫌疑之间手赐黄金即日还营。

北齐神武为东魏丞相孝静帝兴和中高季式镇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报季式季式得书惊惧即狼狽奔告神武神武信其至诚待之如旧。

文襄帝辅政时清河王岳初与神武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蓄戎器储甲千馀领至是岳以四海无事表纳之帝敦至亲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属居肺腑职在维城所有之甲本资国用叔何疑而纳之文宣之世亦顿请纳。又固不许。

卷二百十三

闰位部·求贤命使求贤

古之为邦令闻长世者曷尝不谘访幽仄详求髦彦以熙工济俗者哉！自南纪建国迄于高齐朱梁莫不延采逋逸网罗俊_二俾有位以论荐命_上轩而询察勤勤恳恳形於诏令皆所以践圣哲之风轨隆政教之元本收一代之材济当世之务者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诏曰：周宗以宁实繇多士汉室之隆亦资得人朕寢寤乐贤为日已久而则哲难偕明扬莫效用令遗才在野管库虚朝永怀前载惭德深矣。夫举尔所知宣尼之彝训贡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敕内外各有荐举当依方铨引以观厥用孝武帝大明六年诏下四方旌赏茂异其有怀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当世或识通古今才经军国奉公廉直高誉在民者具以名奏前废帝景和元年八月既诛太宰江夏王义恭等诏曰：昔凝神伫逸_二溪赞道湛虑思才傅岩毗化朕位御三极风澄万_二资_上电断正夕_二斯戮思所以仰宣遗烈俯弘景祚每结梦庖鼎瞻言版筑有劬日昃无忘昧旦可甄访郡国揖聘闾部其有孝性忠节幽居_上栖信诚义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识_二事治民务加旌举随才引擢庶官方克顺彝伦咸叙主者精加详括称朕意焉。

明帝泰始二年诏曰：林泽贞栖丘园耿洁博洽古今敦崇孝让四方在任可明尽搜扬具即以闻随就褻立。

五年九月己未诏曰：夫箕颖之操振古所贵冲素之风哲王攸重朕属横流之会接难晦之辰龛暴翦乱日不暇给今虽关梁荡覆区县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静驰薄固已物色载怀寢仁伫叹其有贞栖隐约息事衡樊凿坏遗荣负约辞聘志恬江海行高尘俗者在所精加搜括特以名闻将贲园矜德茂昭厥礼群司各举所知以时授爵。

後废帝即位初诏曰：夫寢梦期贤往诰垂美物色求良前书称盛朕以冲昧嗣膺宝业思欲仰述圣猷勉

弘政道兴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广加搜采其有孝友门族义让光闻或匿名屠钓隐采耕牧足以整厉浇风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无遗逸虚轮伫帛俟闻嘉荐。

顺帝 二 明元年诏曰：昔圣王既没淳风已衰龟书永湮龙图长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扰世沦物竞道 二 皮人谖然犹正士比穀奇才接轸朕袭运金枢纂灵瑶极负 二 巡政日晏忘疲永言兴替望古盈虚姬夏前载犹传训谟汉魏馀文布在方册故元封兴茂才之制地节创独行之品振维务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扬幽仄标采乡邑随名荐上朕将亲览甄其茂异庶野无遗彦永激遐芬。

南齐武帝永明元年诏王公卿士各举所知随方登叙。

八年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罚。

郁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

明帝建武二年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

梁高祖天监元年四月诏遣内侍周省四方访贤举滞。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 轩所届如朕亲览。

五年正月丁卯朔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 二 讹幽仄罕被人孤地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岂其岳渎钟灵偏有厚薄 二 由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广 二 屈於堂户飞耳长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怀无忘旦夕凡诸郡国旧邦族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十四年正月南郊诏曰：朕躬祗明祀昭事上灵临行宫而登泰坛服袞冕而奉苍璧柴望既升诚敬克展思所以对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实伫群才用康庶绩可班下远近博采英畏。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闾肥丘园不求闻达藏器待时未加收采或贤才方正孝悌力田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当擢彼周行试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无隐。

普通三年五月诏连帅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七年四月诏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闻州年举二人大郡一人。

太清元年正月诏可班下远近博采英畏或德茂州闾道行乡邑或独行丘壑闻达不求咸使上言以时招聘。

二年正月诏在位各举所知。

四月诏在朝及州郡各举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礼送京师。

五月诏曰：为国在於多士宁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阙治道孤立在上如临深谷凡尔在朝咸思规救献可替否用相启沃班下方岳旁求俊 二 穷其屠钓尽其岩穴以时奏闻。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诏殊才异行所在奏闻。

陈文帝天嘉元年诏曰：朕以眇身属当大宝负荷至重忧责实深而庶绩未康胥怨犹结延伫贤良发於梦想每有一言入听片言可求何尝不褒奖抽扬絨书绅带而傅岩虚往空谷尚淹蒲币空陈旌弓不至岂当有乖则哲使华泽遗才将时运浇流今不逮古侧食常怀寝兴增叹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梁前尚书中兵部王暹并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进举贤良申荐沦屈庶众才必举大厦可成使 二 或朴载歌由庚在咏。

宣帝大建四年秋九月辛亥大赦天下诏曰：与善从谏在上之明规进贤谒言为臣之令范朕以寡德嗣守宝位虽世袭隆平治非宁一辨方分职旰食早衣旁阙争臣下无贡士何其阙尔鲜能抗直岂余独运匪荐说言置鼓公车罕论得失施石象魏莫陈可否朱 二 摧槛良所不逢禽息触楹。又为难值至如衣褐以见担簦以游或耆艾绝伦或妙年异等于时而不偶左右莫之誉黑貂故敝黄金。且殚终其滞淹可为太息。又贵为百辟贱有十品工拙并警劝沮莫分街谣徒壅廷议斯阙 二 朕之弗明而时无献替永言至治何乃爽与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风化乖舛朝政纰蠹正色直辞有犯无隐兼各举所知随才明试其莅政廉秽在职能否分别矢言俟兹黜陟。

後主即位初诏曰：夫体国经野长世字氓虽因革殊弛张或异至於旁求俊 二 爱逮侧微用 二 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繇此术朕以寡薄嗣膺景祚虽哀疚在躬情虑昏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务殷无繇暂安拱默敢忘康济思所以登显髦彦式备周行但劳宵梦属勤史卜五就莫来五能不至是用申旦凝虑景夜捐怀岂以食玉炊桂无因自达将怀宝迷邦咸思独善应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以会汇征之旨。且取备实难

举长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使南箕北斗名而非实其有负能仗气摈压当时著宾戏以自怜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诚难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趋铜□□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便当随彼方员访之矩□。

北齐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诏内外执事之官从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舍人每二年之内各举一人。

後主天统三年太上皇帝诏京师执事散官三品已上举三人五品已上各举二人称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书都检校御史主书及门下录事各举一人。

武平三年诏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梁太祖开平元年初受禅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访贤良或有在下位抱负器业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当亲鉴择利害施行然後赏以爵秩有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令彼长吏备礼邀致冀无遗逸之恨。

二年七月癸巳以禅代已来思求贤哲乃下令搜访牢笼之期以好爵待以优荣各随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搜访每得其人则疏姓名以闻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荐□之如任使後显立功别加迁陟。

三年制自开创已来凡有赦书德音节文内皆委诸道搜访贤良尚虑所在长吏未切荐扬其有卓犖不羈沉潜用晦负王霸之业蕴经济之谋究古今刑政之源达礼乐质文之奥机筹可以制变经术可以辨疑一事轶群一才拔俗并令招聘旋具奏闻然後试其所长待以不次所贵牢笼俊杰采摭英翘。

四年九月下诏曰：朕闻历代帝王首推尧舜为人父母孰比禹汤睿谋高出於古先圣德普闻於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已求贤俯仰星□虑一民之遗逸网罗岩穴恐片善之韬藏延爵禄以徵求设丹青而访召使其为政乐在进贤盖繇国有万几朝称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则昌自朕光宅中区迄今三载宵分辍寐日旰忘食思共力於庙谋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内或未尽於昌言军旅之间亦罕闻於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岂无英奇副我延伫诸道都督观察防御使等或勋高翊世或才号知人必於涂巷之贤备察台莠之士诏到可精搜郡邑博访贤良喻之以千载一时约之以高官美秩谅无求备唯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沉潜自负通霸王之上略达文武之大纲究古今刑政之源识礼乐质文之变朕则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经纶岂劳阶级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群亦当舍短从长随才授任大小方圆之器宁限九流温良恭俭之人难诬十室勉思荐举勿至因循俟尔发扬慰予翘渴仍从别敕处分。

闰位部·命使

周官有瑞节之制小雅著皇华之咏至於四方安车之□八月□轩之举皆命使之谓也。自建康数代以迄于魏齐宋梁曷尝不顺考古道畴咨今典□发明诏临遣使臣宣布德泽班示政令纠吏治之得失询民氓之疾苦赈灾荒以施惠察亡叛以诘奸观省风俗搜扬逋T 察狱犴以尽钦恤之旨劳屯戍以申赐赉之命是皆古先令王明达其视听兢业於几微之意也。斯为邦之要道昭德之丕训者欤。

吴景帝永安四年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

後主凤皇三年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丁夕□即位丁丑诏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览民物搜扬幽隐拯灾T 患用能风泽遐被远至迓安朕以寡□道谢前哲因受终之期□兆庶之上鉴寐属虑思求民瘼才弱事艰苦无津济夕惕永念心驰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贤举善问所疾苦其有狱讼亏滥政刑乖愆伤化扰治未允民听者皆当具以事闻方事之宜无失厥中畅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

文帝元嘉三年正月诛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郎甄法崇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使青兖州国子博士裴松之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之使广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容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书》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擢之规所以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迩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暗属承洪业寅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深谷惧国俗凌颓民风凋伪眚厉违和水旱伤业虽躬勤庶事思

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一卜征之礼废而未_二眷彼氓庶无忘攸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命四方周行邦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隳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勳之称朕意焉。

五月乙巳诏曰：夫哲王宰世广达四聪犹巡岳省方采风观政所以情伪必审幽遐罔滞王泽无壅九皋有闻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绪虽永念治道志存昧旦愿言傅岩发想宵寐而丘园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隐尚隔亲听乃眷区域辍寝忘_；食今氛_二祛荡宇内宁宴旋贤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称职之良圭萃一介之善悉须列奏勿或有遗。若刑狱不_丁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与郡县优量赈给_卜专采輿诵广纳嘉谋务尽衔命之旨俾。若朕亲览焉八年闰六月扬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狱讼申调役九年六月诏曰：益梁交广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壅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

十二年东诸郡大水人民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光三百以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及尚书祠部郎江邃并兼散骑常侍巡行拯恤许以便宜从事。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五月庚辰诏曰：天步艰难国道用否虽基构永固而气数时愆朕以眇身奄承皇业奉寻历命鉴寢震怀万邦风政人治之本感念凌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

闰六月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诏曰：朕龁乱宁民属膺景祚鸿制初造革道维新而国故频罹仁泽偏壅每鉴昧疚心罔识攸济巡方问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广求民瘼考守宰之良采衡闾之善。若狱犴淹枉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鰥寡孤独癯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贞妇孝子高行力田详悉条奏博询輿诵广纳嘉谋每尽皇华之旨俾。若朕亲览焉三年八月丙午遣吏部尚书褚渊_卜尉芳缘淮将帅随宜量赐。

後废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六月壬辰诏曰：夫兴王经制_二先民隐方求广教刑於四维朕以眇眇夙膺宝历永言民政未接听览眷言乃顾无忘鉴寢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观采风谣问其疾苦令民间有法不便俗者悉各条奏。若守宰威惠可纪廉勤允著依事腾闻如狱讼诬枉职事纰缪情公存私害民利己者无或隐昧广纳輿舆之议博求献艺之规巡省之道务令精治深检行识俾。若朕亲览焉。

元徽元年九月壬午诏曰：我国赋税盖有常品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徵课之宜或乖往昔淮湘江州粮运偏积调役既繁庶徒弥扰因循权政容有未革民单力弊岁月逾甚永言矜叹情兼宵寝可遣使到所明加详察其输违旧令役非公限者并即蠲改具条以闻。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五月丙辰诏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骑常侍十二人巡行四方以交宁道远不遣使。

二年二月遣大使巡_卜尉淮淝徐豫边民尤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_丁。又遣右卫将军给事中吕安国出司州案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参详两州事无专任安国可_二往经理。

三年十二月命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诸州郡观省风俗焉。

海陵王以延兴元年七月丁酉即位八月甲辰诏遣大使巡行风俗。

梁高祖天建元年四月即位诏曰：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所以重华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载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道於緝_二被淳风於遐迩朕以寡薄昧于治方籍代终之运当握符之重取鉴前古怀。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而明惭昭远智不周物兼以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兴言夕惕无忘鉴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徇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_口轩所届如朕亲览焉。

三年六月诏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岁下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毕达末代风_二久旷兹典虽欲肆远忘劳究临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从所以日晏踟蹰情同再抚总揽九州远近人庶或川路幽遐或贫羸老疾怀冤抱理莫繇自申所以东海匹妇致灾邦国西土孤魂登楼请诉念此于怀中夜太息可分将命巡行州

部其有深冤钜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原自列席以矜隐之念昭被四方逖听远闻事均亲览。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以东土经杜龛张彪抄暴遣大使巡省。

陈武帝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己卯分遣大使宣劳四方下玺书敕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应天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梁德不造丧乱积年东夏沸腾西都荡覆萧勃干纪非惟赵伦侯景滔天逾於刘载贞阳反篡贼约连兵江左累属於鲜卑金陵久非於梁国自有氤氲混沌之世龙图凤纪之前东汉兴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乱天下分离未能。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虚薄属当兴运自昔登庸首清诸越徐门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祀十剪强寇岂曰：人谋皆繇天启梁氏以天禄斯改期运永终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东西退让拜手陈辞避舜子於箕山之阳求支伯於沧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难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礼太坛言念迁桐但有惭德自梁氏将末频月亢阳大运斯终秋霖奄降翌日成礼圜宿设埃■晚霁星象夜张朝景重轮泣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带五色之卿■顾惟寡薄弥惭休祉昧旦丕显方思至治卿等拥旄方岳相任股肱割符名字方寄恤隐玉历惟新念有欣庆想深求民瘼务在廉平庆惠以抚孤贫威刑以御狡猾。若有萑蒲之盗或犯戎商山谷之首擅强幽险皆从肆赦咸使知闻如或迷途俾在无贷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虚怀（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晋安共相连结闻中豪帅互相自保帝患之令黄门侍郎萧乾往谕之谓曰：陆贾南征赵佗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乾至示以逆顺所在归附）。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遣使者宣劳四方。

二月遣使者赍粮玺书宣劳四方。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观省风俗。

二年六月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

六年四月诏曰：戢情怀善有国之令图拯弊救危圣范之通训近命师薄伐义在济民青齐旧隶胶光部落久患凶戎争归有道弃彼农桑忘其衣食而大军未接中途止憩胸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拔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饉病疾不免流离可遣大使精加↑尉抚仍出阳平仓■拯其悬罄并充粮种劝课士女随近耕种石磬等屯■意修垦。

後主至德二年正月分遣大使巡省风俗。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十二月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为大使巡谕天下。

三年十一月诏遣使巡检河北移饥人。

兴和元年六月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戊午即位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敕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若法有不便於时政有未尽於事者具条得失还以闻奏（遣李奖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问民疾苦）。

废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十一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风俗问民疾苦。

孝昭帝以皇建元年八月壬午即位壬辰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访贤良。

武成帝以太宁元年十一月即位诏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恶问人疾苦擢进贤良。

河清三年九月诏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免其租调。

後主天统五年七月诏使巡省河北诸州无雨处境内偏旱者优免租调。

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命大理卿王郞使于安南左散骑常侍吴蔼使于朗州皆以旌节官告锡之也。又命将作少监姜弘道为朗州旌节官告使副。

卷二百十四

闰位部·权略训兵权略

夫济多难建大业以安反侧集事机盖有任夫权谋者焉故其智不足仲尼之所非以奇用兵老氏之攸述而况天保未定世故纠纷专一_二处一方抗衡上国或经纶伊始战斗未宁或维御方物统制斯在乃有反乎！常道奋乎！英略理绝於侔揣事等於符契终能成经世之务申除恶之志应变之术良可称焉虽复舍正从谏受讥於春秋期於反经合道有济乎！当世易之见几而作传之好谋而成者皆是之谓矣。

蜀先主初在吴时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孙权取蜀权以咨先主先主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一_二为宗室冀凭英灵以辅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一_二归於山林後先主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初魏太祖始征柳城先主说刘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表谓先主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先主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於後者则此未足为恨也。）先主既得成都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吴大帝初为吴侯汉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耳敕军中皆严精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偏将军全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擒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阳华亭侯二十五年魏文帝受汉禅权闻魏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後倨之为卑则可以假後倨则必致讨然後可以怒众众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魏封权为吴王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於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耶遂受之。又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楷往与盟誓并徵任子权辞让不受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一_二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杨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馀年魏文帝报曰：君生於扰攘之际本有从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以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国语云：狸埋之狸掘之是以无成功）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以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始终之本无所据杖故遂一_二免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异上党人建安中仕为萧令至徐州刺史後领护于禁军军没为关羽所得权袭羽并得周甚礼之及文帝即王位权乃遣周为笈魏王曰：昔讨关羽获于将军即白先王当发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发先王未深留意而谓权中间复有异图愚情一_二用未果决遂值先王委离国祚殿下承统下情始通公私契阔未获备举是令本誓未即昭显梁一_二传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为意望权之赤心不敢有他愿垂明恕保权所执谨遣浩周东里袞至情至实皆周等所具。又曰：权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军之绪得为先王所见奖饰遂因国恩绥抚东土而中间寡虑庶事不明畏威忘德所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弃既释其宿罪。且开明信虽致命虜庭梟获关羽功效浅薄未报万一事业未究先王即世陛下践祚威仁流迈私怀情愿未蒙照察梁寓来到具知陛下不遂疏远必欲抚录追本先绪权之得此欣然踊跃心开目明不胜其庆权世受宠遇分义深笃今日之事永

执一心惟察 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後顾近得守将周秦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弩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间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预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又闻张征东朱横海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繇来未。且权自度未获罪 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事业未讫南当为国讨除贼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凡远人所恃在於明信愿殿下克卒前分开示坦然使权誓命得卒本规凡所愿言周等所当传也。初东里袞为于禁军司马前与周俱没。又俱还到有诏皆见之帝问周等周以为权必臣服而东里袞谓其不可必服帝悦周言以为有以知之是岁冬魏王受汉禅遣使以权为吴王诏使周与使者俱往周既致诏命时与权私宴谓权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阖门百口明之权因谓周曰：浩孔异卿乃以举家百口保我我当何言耶遂流涕沾襟及与周别。又指天为誓周还之後权不遣子而设辞帝乃留其使到八月权上书谢。又与《周书》曰：自道路开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国命加知起居假归河北故使情问不获果至望想之劳曷云：其已孤以空 分信不昭中间招罪以取弃绝幸国恩复见赦宥喜乎！与君克卒本图传不云：乎！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又曰：昔君之来欲令遣子入侍于时倾心欢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岁之间耳而赤心未昭信遂见讨责尝用惭怖自顷国恩复加开 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寻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说遣子之意想君假还已知之也。又曰：今子当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为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虽中间自弃常奉戢在心当垂宿念为之先後使获攀龙附骥永自固定其为分惠，岂有量哉！如是欲遣孙长绪与小儿俱入奉行礼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儿年弱加教训不足念当与别为之缅然父子恩情，岂有已耶。又欲遣张子布追辅之孤性无馀凡所欲为令尽宣布惟恐赤心不克畅达是以俱为君说之宜明所以，於是诏曰：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乐于委质长为外臣。又前後辞旨头尾击地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又今与《周书》请以十二月遣子复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子俱来彼二人皆权股肱心腹也。又欲为子於京师求妇此权无异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权甘言。且谓周为得其真而权但华伪竟无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权罪周亦见疏远终身不用）权遂改年临江拒守黄武二年八月魏文帝在广陵吴人大骇权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楨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孙休永安元年大将军孙 秉政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有所陈述敬而不违，於是益恣休恐其有变数加赏赐十一月丙申诏曰：大将军忠款内发首建大计以安社稷卿士内外咸赞其议并有勋劳昔霍光定计百寮同心无复是过亟案前日与议定等告庙人各依故事应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统多烦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顷之休闻 逆谋阴与张布图计十二月戊辰腊百寮朝贺公卿升殿诏武士缚 即伏诛宋高祖武帝初参刘牢之军事孙恩频攻句章帝屡摧破之恩复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盐帝追而翼之筑城于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帝乃选敢死之士百人咸脱甲冑执短兵并鼓噪而出贼震惧夺气因其惧而奔之并弃甲散走斩其大帅姚盛虽连战克胜利然众寡不敌帝深独虑之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众大上帝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恩恩者 之弟知城不可下乃进向沪渎帝复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帝曰：贼兵甚精以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破我军可在後为声援不从是夜裕多设伏兵兼置旗鼓然一处不过数人明日贼率众万馀迎战前驱既交诸伏皆出举旗鸣鼓贼谓四面有军乃退嗣之追奔为贼所没帝。且战。且退贼盛所领死伤。且尽帝虑不免至向伏兵处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贼谓当走反停疑犹有伏帝因呼更战气色甚猛贼众以为然乃引军去帝徐归然後散兵稍集。

南齐太祖初迎立顺帝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黄回与司徒袁粲相结举事粲据石头回顿新亭闻石头鼓噪率兵来赴之朱雀航有戍军受节度不听夜过会石头已平因称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抚之甚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後终诛之回弟驷及从弟马兄子奴亡逸太祖与征虏将军王广之《书》曰：黄回虽有微勋而罪过转不可容近遂启请御大小二舆为刺史服饰吾乃不惜为启闻正恐得舆复求画轮车此外罪不可胜数弟自悉之今启依法令广之於江西搜捕驷等。

薛渊为冠军将军魏遣薛道 寇寿春帝以道 渊之亲近敕齐郡太守刘怀慰曰：闻道 儿妇并在都与诸弟无复同生者凡此类可多方误之纵不全信使豺狼疑惑令为渊书与道 示购之之意魏得书果追

道B 遣他将代之。

武帝不豫时後魏侵边帝虑朝野忧惶乃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

梁高祖义师起陈伯之为齐冠军据浚阳以距义师及众军次浚阳然後归附与众俱下伯之顿离门寻进西明门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辄唤与耳语高祖恐其後怀翻覆密语伯之曰：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伯之未之信会东昏将郑伯伦降高祖使伯伦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 二 页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脚。若不降复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伯之惧自是无异志矣。力战有功。

吕僧珍为前军将军直殿省孙文川等作乱进烧尚书省及阁道 二 龙僧珍帅羽林兵邀击不能却高祖戎服御前殿谓僧珍曰：贼夜来是众少晓则走矣。命打五鼓贼谓已晓乃散官军捕文川斩于东市。

北齐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於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豫之诸将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画多致奔亡初高祖虽内有远图而外迹未见尔朱羽生为殷州刺史高祖遣李元忠举兵逼其城令乾率众伪往救之乾遂轻骑入见羽生与指画军计羽生与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

文襄东魏孝静帝武定中为大将军时侯景 二 处河南反令韩轨讨之不克文襄欲间景於梁乃与景书而谬其辞云：本使景阳叛欲与图西西人知之故景更以图南为事漏其书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朱梁太祖乾宁中急攻兗郓朱 一 求援於太原时李克用遣大将李存信率师赴之假道於魏屯於莘县存信御军无法稍侵魏之刍牧罗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谓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堪忧弘信惧乃归款於太祖仍出师三万攻李存信败之未几李克用领兵攻魏营於观音门外属邑多拔太祖遣葛从周援之战於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献太祖令送於弘信斩之晋军乃退是时太祖方图兗郓虑弘信离贰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弘信每有答献太祖必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长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故弘信以为厚已。

开平五年二月以蔡州顺化军指挥使王存俨权知军州事蔡人士习叛逆刺史张慎思。又哀斂无状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乘虚作乱因纵火驱拥为度淮计存俨诛行琮而抚遏其众都将郑遵与其下奉存俨为主而以众情驰奏时东京留守 一 专王友文不先请遂讨其乱兵至鄢陵上闻之曰：诛行琮功也。然存俨方惧。若临之以兵蔡必速飞矣。遂驰使还军而擢授存俨蔡人安之。

乾化元年以权知辉州事前郢州支使检校金部郎中 二 知新为辉州刺史仍进阶超至银青光禄大夫进官超至检校工部尚书武威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帝英果迅迈顾事之繇于司存者皆逶迤不速意甚恶之况肇树丕构方以肥养生物 一 一赤县为念故戎将之超宠异数咸宜发宸旨靡繇宰司用之以激诸勇毅冀夫急效亦王者之权道也。

宋帝贞明初租庸使赵岩租庸判官邵赞献议於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数万蠹害唐室百有馀年罗绍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口未属 二 广师厚即肆阴谋盖以地广兵 二 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无不从也。陛下不以此时制之宁知後之人不为师厚邪。若分割相魏为两镇则朝廷无北顾之忧矣。帝曰：善诏以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军节度使遣刘 二 率兵六万屯河朔诏曰：分疆裂土虽赏勋劳建节屯师亦从机便比者魏 一 专一镇巡属六州为河朔之大藩实国家之巨屏所分忧寄允为重难将叶事机须期通济但缘镇定贼境最为魏 一 专亲邻其次相卫两州皆控泽潞山口两道并连於并晋分头常寇於魏封既须日有枝梧未。若俱分节制免劳兵力困奔命於两途稍泰人心俾安居於终日其相州宜建节为昭德军以澶卫两州为属郡以张筠为相州节度使。

闰位部 · 训兵

《传》曰：春 二 夏苗秋 二 冬狩皆於农隙以讲武事《周礼》大司马之职掌仲春教振旅皆所以训戎政而简军实也。自江左建国以逮夫宋梁莫不循经武之制举治兵之典或考礼於前代或寓令於游畋或阅水战之备或参华戎之选至乃躬秉武节以明乎！申律近处禁囿聿勤於肄习繇是少长有叙卒乘竞劝允符申徽之义以成式遏之业故仲尼有言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斯可监也。已。

吴废帝亮始亲政事时孙 二 专政亮乃取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馀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亮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日於苑中习焉。

宋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後讲武於宣武堂。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临玄武馆阅武。

十六年正月戊寅於北郊阅武。

二十年二月於白下阅武。

二十五年二月诏曰：安不忘危经世之所同治兵教战有国之常典故服训明耻然後少长知禁顷戎政虽修而号令未审今宣武场始成便可克日大习众军当因郊猎肄武讲事。

闰二月大雩於宣武场主者奉诏列奉申摄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官殿便坐武帐於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建获旗以表获车殿中郎一人典获车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获车十二两校猎之官著□褶有带武冠者脱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拥刀备槊麾幡三品以下带刀皆骑乘将领部曲先猎一日遣屯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护军将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董正诸军悉受节度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司马之後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诸曹郎令史都官诸曹令史■兰台治书侍御史曹令史诸曹令史■督摄■■司校猎非违至日会於宣武场列为重围设留守填街位於■龙门内外官道南以西为上设从官位於■龙门内大官阶北小官阶南以西为上设先置官位於行止车门外官道东以北为上设先置官还位於广莫门外道之东西以南为上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严上水一刻奏■追一鼓为一严上水二刻奏■追二鼓为再严殿中侍御史奏开东中华■龙门引仗为小驾卤簿百官非校猎之官著朱服集列广莫门外应还省者还省留守填街後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卤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追三鼓为三严上水四刻奏外办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卜正直侍中负玺通事令史带龟印中书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单衣乘辇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摄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门侍郎护驾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玺与正直黄门侍郎从护驾在後不鸣鼓角不得■宣■华以次引出警蹕如常仪车驾出赞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车驾将至威仪唱引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行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免伏起皇帝降辇登御座侍臣升殿直卫□戟虎贲毛头文衣□尾以次列阶正直侍中奏解严先置从驾百官还便坐幔省帝。若躬车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戟抄鞘以备武卫黄麾内外从入围里列置部典广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周围会督甄令史奔骑号法施令春禽怀孕■而不射鸟兽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会大司马鸣鼓蹙围众军鼓■■警角至宣武场止大司马屯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殿中郎率护军部曲入次北旌门内之右皇帝从南旌门入射禽谒者以获车收载还陈於获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诣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率其属收禽以实获车充庖厨列言统曹正厨置樽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飧校猎众军至晡正直侍中奏严从官还著朱服□戟复鞘再严先置官先还三严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办皇帝著黑介幘单衣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进夹御正直侍中跪奏还宫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免伏起乘輿登辇还卫从如常仪大司马鸣鼓蹙屯以次就舍车驾将至威仪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免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从至阁亦如常仪正直侍中奏解严。

孝武孝建二年九月丁亥於宣武场阅武。

大明五年二月阅武诏曰：昔人称人道何先於兵为首虽淹纪勿用忘之必危朕以听览馀■■因时讲事坐作有仪进退无爽军幢以下普量班锡。

七年正月诏曰：春■■之礼著自周令讲事之诰书于鲁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轨则今岁稔气荣中外宁晏当因农隙葺是旧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阅水师开巡江右讲武校猎十月戊申幸南豫州癸巳习水军於梁山。

南齐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玄武湖讲武。

四月正月幸宣武堂讲武诏曰：今亲阅六师少长有礼领驭群帅可量班赐。

六年九月幸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

九年九月幸琅邪城讲武观者倾都普颁酒肉。

十年十月幸玄武湖讲武。

梁武帝大同四年九月阅武于乐游苑。

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幸正阳堂阅武。

宣帝大建十一年八月丁卯幸大壮观大阅武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阵於玄武湖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帝登玄武门欢宴群臣以观之因幸乐游苑仍重幸大壮观集众军振旅而还戊寅还宫。

後主至德四年九月甲午幸玄武湖肆楼舰阅武。

北齐文宣帝受魏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从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後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月幸繁台因农隙以讲武事。

二年三月幸泽州甲申登东北隅逍遥楼 二 阅骑乘旌甲满野。

七月幸高僧台阅禁卫六军。

十一月出开明门登高僧台阅兵。

三年三月幸右军旧杏园讲武。

十一月幸榆林坡阅兵教诸部马步兵。

四年正月帝出师子门至榆林坡下阅教。

二月帝出师子门幸榆林东北坡教诸军兵事。

十月幸开化门大阅军实。

十二月亲阅禁军命格斗于教马亭。

乾化元年八月庚申幸保宁殿阅天兴。

控鹤兵事军使将校各有赐丙子阅四番将军及亲卫兵士於天津桥南至龙门广化寺戊寅幸兴安鞠场大教阅帝自指麾无不踊 二 坐作进退声振宫掖。

十月帝北征驻蹕相州癸丑阅武於州 口 之南楼丙子帝御城东教场阅兵诸军都指挥北面招讨使太尉杨师厚总领铁马步甲十万广亘十数里陈焉士卒之雄锐部队之严肃旌旗之杂山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势动天地帝甚悦焉即命丞相洎文武从臣列侍赐食逮晚方归。

二年三月甲午幸贝州之东 口 阅武乙未帝复幸东 口 阅骑军。

卷二百十五

闰位部·招怀

《传》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是知有国者务辑宁於初附将诱致於来者而外示其优礼而内彰乎！大度俾危疑者得自安之地翔引者无失所之嗟诚接物之宏猷经远之大略也。自汉氏之末群雄并起玄德奋於庸蜀孙氏据有江东其馀赳赳陆梁往往而在莫不怀去就之分审废兴之命跨州连郡以待所归，於是析 二 以 卜 尉其心遣使以达其意或委质以从命或 二 贡以称藩故能抚有其民人恢拓乎！疆宇鼎峙之业雄视二隅繇宋齐以还南北分壤逮夫高齐至於梁氏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反侧之子改过自新咸用接纳存 卜 俾其安集斯诚君国者之永图哉！

蜀先主初围刘璋於成都时偏将军马超领其父腾部曲依张鲁鲁不与计事内怀於邑密书请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又云：先主使李恢至广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黄权为刘璋广汉长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下郡县郡县望风景附权闭城坚守刘璋稽服而诣降先主假权偏将军。

吴大帝初为吴侯建安十五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时士奕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 二 太守骘到夔率兄弟奉承节度帝加夔为左将军建安末年夔遣子厥入质帝以为武昌太守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又诱 二 益州豪姓雍门等率郡人民遥使东附帝益嘉之迁卫将军弟合浦太守壹时贡马凡数百疋帝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 卜 尉之。

嘉禾元年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闾中令孙综称藩於大帝并献貂马帝大悦加渊爵位二年春正月诏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封为燕王。

宋高祖初为晋太尉垣遵与其弟苗并为南燕慕容超委任遵为尚书苗为京兆太守帝围广固遵苗逾城归降并以为太尉行参军。

孝武大明中黠歙二县有亡命数千人攻破县邑杀害官长豫章王子尚为扬州刺史在会稽遣主帅领三千人水陆讨伐再往失利帝遣殿中侍御史吴喜数十人至二县诱说群贼贼即日归降。

明帝即位初南雍州刺史袁夕与晋安王子勋同反帝使朝士遗夕《书》曰：夫夷陂相因兴革递数或多难而固其国或殷忧而启圣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闻见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将沦宗稷几泯幸天未亡宋乾历有归主上体自圣文继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喻夏台既天地俱愤义勇同奋克殄鲸鲵三灵更造应天顺民爰集宝命四海属息肩之欢庶民见来苏之泰吾等获免刀锯仅全首领复身奉惟新命承亨运缓带谈笑击壤圣世汝虽劬劳於外迹阻京师然心期所寄江汉何远自九江告变皆谓邓氏狂惑比日国言藉藉颇坐吾子道路之议岂其或然闻此之日能无骇惋凶人反道败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谋■才虎非惟毒流外物恶积中朝乃欲毁陵邑虐崇宪烧宗庙卤御物然後荡覆京都必使兰蕙俱尽自非圣上庙■灵图■免首逊避维持内外拥卫臣下则赤县为戎百姓其鱼矣。此事此理宁可熟念既天道辅顺百姓讴歌有奉高祖之孙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贯三曜匡拯家国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将使神器何归而群下构慝妄怀窥觊成軫惑燕贯高乱赵谗人罔极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袭多见前载县鉴忠邪何远遗郎中之清轨近忘太尉之纯■相与或群从舅甥或姻娅周款一旦胡越能无怅恨。若疑诳所至邪■皮无穷汝当誓众奋戈翦此朝食。若自延过听迷途未远圣上临物以仁接下以爱岂直雍齿先封乃当射钩见相矣。■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公流归诚凤阙锡■开■非尔而谁吾等并过荷曲慈俱叨非服纁金拖玉改观蓬门入奉舜禹之渥出见羲唐之化雍容揄扬信白驹空谷之时也。奈何毁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门萧瑟松庭谁归言念楚路，岂不思父母之邦幸纳恶石以黜美■裁书表意尔其图之时尚书右仆射蔡兴宗是夕舅领军将军袁粲是夕从父弟故书云：群从舅甥也。後。又使夕旧门生徐硕奉手诏譬夕曰：卿历观古今险之与强何尝可恃自朕践祚涂路梗塞卿无繇奉表未经为臣今追踪舜融犹未为晚也。

沈文秀为青州刺史与晋安王子勋同反泰始二年八月子勋平帝遣文秀弟文炳诏文秀曰：皇帝问前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朕去岁拨乱功振普天於卿一门特有殊泽卿得延命至今谁之力邪何故背国负恩远同逆竖今天下已定四海宁一卿独守穷城何所归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坟墓想情非木石犹或顾怀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诸逆节亲为戎首一不加罪文炳所具卿独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军门别诏有司一无所问如其不尔国有常刑非唯戮及弟息亦当夷卿坟墓既以谢齐士百姓亦以劳将士之心故有今诏三年二月文秀归命请罪即安本任崔道固为二州刺史与沈文秀同逆会四方平定明帝遣使宣慰道固奉诏归顺。

殷琰为建武将军豫州刺史亦同子勋反叛其将留胡败走寻阳平定明帝遣琰参军杜叔宝之从父弟季文至琰城下与叔宝语说四方已定劝令时降叔宝曰：我乃信汝恐为人所诳耳叔宝闭绝子勋败问有传者即杀之时琰子邈东在京邑系建康帝送邈与琰令说南贼已平之问自建康出使防送就道议者以为宜听邈与伯父瑗私相见不尔无以解城内之惑不从邈至叔宝等果疑守备方固。

後帝以南贼降者送琰城下令与城内交言繇是人情沮丧琰遂降。

韦珍奇为汝南郡司马同殷琰反琰降珍奇据城招魏留■与珍奇书劝令反魏珍奇乃与子超越羽林监垣式宝於谯杀魏子都赞拔等凡三千余人■驰驿以闻明帝大喜以珍奇为使持节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汝南新蔡县侯食邑千户。

萧惠开为平西将军都督益宁二州晋安王子勋反惠开乃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於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奉武文之灵兼荷世祖之眷今便当投袂万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领二千人东下为巴东人任叔儿起义所邀欣寿败没峡口道不复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领三千人步出梁州。又为氏贼杨僧嗣所断先是惠开为治多任刑诛蜀士咸怀猜怨及闻欣寿没法度。又不得前晋原一部遂反，於是诸郡悉应之并来围城城内东兵不过二千凡蜀人惠开疑之皆悉遣出子勋寻平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赏惠开每遣军出战未尝不捷前後所摧破杀伤不可胜计外众逾合胜兵者十馀万人时天下已平明帝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惠开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远达遏留惠基不听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帅马兴怀等然後得前惠开奉

旨归顺城围得解及还都明帝待之益厚时帝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功更奖说蜀人，於是处处蜂起凡诸离散者一时还合渠帅赵燕句文章等与宝首屯军於上去成都六十里众号二十万惠开欲遣击之将佐咸曰：攻破蜀贼诚不为难但慰劳使至未获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开曰：今水陆四断表启路绝宝首或相诬陷谓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战本在通使。若得通则诚心达矣。乃作启事具陈事情使腹心二人带启戒之曰：须贼破路开便跃马驰出遣永宁太守萧惠训别驾费欣业分兵并进与战大破之生擒宝首囚於成都县狱遣使至帝令执送宝首除惠开晋平王长史南郡太守後废帝元徽中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使来献诏答曰：皇帝敬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骠骑大将军河南王宝命革授爰集朕躬猥当大业 二 惕兼怀忧中增感王世武至德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闻之泾热想比平安。又卿乃诚遥著保宝遐疆命诏升徽号以酬忠款遣王世武衔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又奏所上马等物悉至今往别牒锦绵紫碧绿黄青等各十疋。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诏曰：交 二 北景独隔书朔斯乃前运方季负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繇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文武详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以试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献为交州刺史。

东昏侯永元三年後魏东徐州刺史沈陵降以为北徐州刺史。

梁高祖天监十三年後魏太常博士崔灵恩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常侍。

元愿达魏支庶也。天监中为後魏司州刺史因大军北伐攻义阳愿达举州献款诏封乐平公侍中。

王神念太原郡人天监中以後魏颍川守据郡归款封南城侯青冀二州刺史。

元法僧为後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普通六年以彭城内附授司空封始安王法僧魏氏支属镇彭城是时魏室乱遂据镇称帝魏讨之乃归款请为附庸高祖遣奉朝请陈庆之与胡龙牙成景隼率诸军应接及还朝甚加优宠时方事招携赐法僧甲第女乐金帛迁太尉。

元树字君立後魏近属也。仕魏为宗正卿尔朱荣乱归国封为邳王镇北将军。

羊侃为魏征东大将军大通三年归国诏授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悦元皆拜为刺史。

胡僧 二 为魏银青光禄大夫大通三年避尔朱氏之难南归频上封事武帝器之拜主帅使之送魏北海王元颢入雒阳僧 二 。又南归除南天水天门二郡太守。

侯景为魏司徒太清元年求以豫广颖雒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齐等十三州内属高祖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代行台承制如邓属故事遣同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迎接之。

孝元帝时湘州刺史王琳以平侯景之勋第一纵暴於建业王僧辩启请诛之琳令长史陆纳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轻上江陵陈谢帝以琳下吏使廷尉卿黄罗汉大舟卿张载宣喻琳军纳等及军人黎罗汉杀载帝遣僧辩讨纳是时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惧人有异图纳启申琳无罪请复本位求为奴婢帝乃锁琳送僧辩时纳出兵方战会琳至僧辩升楼车以示之纳等投戈俱拜举军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放琳入纳等乃降湘州平仍复琳本位。

陈高祖永定元年以晋安太守陈宝应为持节散骑常侍信武将军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宝应梁末为晋安太守时东西岭路寇贼拥隔宝应自海道趋於会稽贡献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梁湘州刺史王琳立永嘉王萧庄於郢州六月诏侯 二 讨之。又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琳琳请还镇湘州诏追众军缓其伐。

鲁悉达梁末以侯景之乱纠率乡人保新蔡及晋熙等五郡及王琳据有上流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等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欲降高祖遣安西将军沈泰潜师袭之不能克济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来攻郁口诸镇兵甲甚盛悉达与战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王琳欲图东下以悉达制其中流恐为已患频遣使招诱悉达终不从琳不得下乃速击於齐共为表里齐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岁馀会 二 卑将梅天养等惧罪乃引齐军入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高祖高祖见之甚喜曰：来何迟也。悉达对曰：臣镇抚下流愿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袭臣威以深矣。然臣所以自归於陛下者以陛下豁然大度同符汉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泽县侯宣帝大建十二年八月周使持节上柱国郢州总管荥阳郡公司马消难以郢随温应

士顺沔僂岳等九州鲁山甑山沌阳应城平靖武阳上明涓水等八镇内附诏以消难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总督安随等九州八镇诸军事车骑将军司空封随郡公给鼓吹女乐各一部。

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五月西魏行台宫延和峡州刺史元庆率户内属置之河北新附赈廩各有差。

武定七年正月梁北徐州刺史湘山侯萧正表以镇内附封兰陵郡公吴郡王。

北齐神武为东魏大将军尔朱荣都督济州刺史张琼因尔朱兆败归神武用为汾州刺史。

尧雄初仕後魏为燕州刺史随尔朱兆败於广阿遂率所部据定州以归神武时雄从兄杰尔朱兆用为沧州刺史至瀛州知兆败亦遣使归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诚款便留杰行瀛州事寻以雄为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以代杰。

王则初隶尔朱仲远为征虜将军仲远败始归神武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慕容绍宗初为尔朱兆长史神武从邺讨兆於晋阳兆窘急走赤岭自缢而死绍宗行到马突城见神武追至遂携荣妻子及兆馀众自归神武仍加恩礼所有官爵并如故军谋兵略时参预焉。

可朱浑元後魏末为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之杀贺拔岳也。周文帝率贺拔岳所部还共图悦元时助悦悦走元收其众入据秦州为周攻围苦战结盟而罢元既早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东尝有思归之志恒遣表疏与神武阴相往来周文攻围忌元智勇知元怀贰发兵攻之元乃率所部发自渭州西北乌兰津周文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湜女二胥刘丰与元深相交结元因说丰以神武英武非常成大业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遂资遣元从灵州东北入三州神武闻其来也。遣平阳守高嵩持金环一枚以赐元并运资粮远遣候接元至晋阳引见执手赐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进官爵元所部督将皆赏以爵邑封元县公除车骑大将军。

任延敬广宁人初从葛荣为贼荣署为王甚见委任荣败延敬拥所部先降拜镇远将军广宁太守。

文襄初为东魏大将军封渤海王时侯景据河南反令韩轨等讨之不克议者咸云：侯景犹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将蔡遵道北归称景有悔过之心王以为信然谓可诱而致乃遣景《书》曰：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孤子相依偏所眷属义贯始终情存岁寒目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馈以一餐者便致扶轮之效况其重於此乎！尝以故旧之义欲将子孙相二方为秦晋之匹共成刘范之亲况闻负杖行歌便以狼顾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乃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请援於萧氏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是不逞之人曲为无端之说遂怀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设想自觉知阖门大小悉在司寇意谓李氏未灭犹言少卿可扶孤子无状招祸丁天酷罚但礼繇权夺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卑前驱致讨南充扬州应时克复即欲乘机席卷县瓠属以炎暑欲为後图。且令还师待时更举今寒胶向折白露将团方凭国灵龚行天罚器械精新士马强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赴汤火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势如渥雪事等注荧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当开从善之徒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来朝垂二还阙者当即相授豫州必使终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军偏将远来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脱能刺之想有馀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场君门眷属可以无恙宠妻爱子亦送相还仍为通家共成亲好君今不能东封函谷南面称孤受制於人威名顿尽得地不欲自守聚众不以为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恶逆之祸覆宗绝嗣自贻伊戚戴天履地能无愧乎！孤于今日不应遣此但见蔡遵道云：司徒本无西归之心深有悔过之意不知此语为虚为实吉凶之理想自图之（景报《书》曰：仆乡曲布衣本乖艺用出身为国绵历一纪犯危履难岂避风霜遂得富贵当年荣华身世一旦举旗旆援二鼓北面相抗者何哉！实以畏惧危亡恐招祸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三善祈祷莫瘳遂使嬖三幸弄权心腹离二妻子在宅无事见围及回归长社自陈状简书未遣四钺已临旌旗相对咫尺不远飞书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帅恃雄眇然弗顾运戟推锋专欲屠灭掘围堰水仅存三版举目相看命悬漏刻不忍死亡出战城下拘秦送地岂乐为之但禽兽恶死人伦好生仆实不辜桓庄何罪。且尊王平昔见於比肩戮力同心共奖帝室虽复权势参差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荣自是天爵劳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谬也。然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禄去公室抑谓不取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关言四嗤不能东封函谷受制於人当似教仆贤蔡仲而哀季氏无主之国在礼未闻动而将何以训窃以分财养幼事归令终舍宅存孤谁云：隙未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身之五蹈危如累卵然亿兆夷人卒降十乱纣之百克终自无後颍川之战即是殷鉴轻重繇人非鼎在

德苟能忠信虽弱必强殷忧启圣处危何。若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礼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扫氛秽以拯黎元东霸瓯越西通□陇吴越悍劲带甲千群秦兵冀马控弘十万大风一■卷枯□必摧凝霜暂落秋蒂自殒此而为弱谁足称雄。又见诬两端受疑二国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陈平背楚归汉则强百里出虞入秦斯霸皆昏明繇主用舍在人奉礼而行神其吐邪书称士马精新克日齐举夸张形势必欲相灭切以寒胶白露节候乃同秋风扬尘马首何异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识西南之合从苟欲■旬意於前途不觉坑□在其侧去危就安今归正朔转祸为福已脱网罗彼常嗤仆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虎齐奋克复中原荆襄广颖已属关右项城县弧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劳见援然权变非一理有万涂为君计者莫。若割地而和三分鼎峙燕魏赵晋足相俸禄齐鲁宋卫悉归大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车不驾仆立当世之功君卒父称之业各保疆垒聘享岁时百姓■宁四方安堵孰。若驱农夫於陇亩抗■敌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当锋镝於心腹纵太公为将不能获存归之高明何以克济来《书》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见要庶其可反当是见疑褊心未说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公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之不能杀之无损复加■亢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而遵道所说颇亦非虚故重陈辞更论款曲所望良图时惠报旨然昔与盟主事等琴瑟谗人间之翻为仇敌抚谗搦矢不觉伤怀裂帛还书其何能述。

文宣帝天保六年梁司徒都督郢州刺史陆法和举州来降帝以法和为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太尉公以西南都督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为郢州刺史义兴县公梁将造为散骑常侍仪同三司湘州刺史义兴县公梁将侯■来逼江夏齐军弃城而退法和与宋■兄弟入朝帝问其奇术虚心相见之备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三里供帐以待之法和遥见邳城下马禹步卒术谓曰：公既万里归城主上虚心相待何作此术法和手持香炉步从路车至於馆明日引见给通□油络网车伏身百人诣阙通名不称官爵不称臣但云：荆州刺史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属於昭阳殿赐法和钱百万物千段甲第一区田一百顷奴婢二百人生资什物称是宋■千段其余仪同刺史以下各差等。

梁太祖开平二年九月帝西幸至於陕幽州都将康君绍等十人自蕃贼寨内来投。又幽州骑将高彦章八十人骑先在并州乃於晋州军前来降至是到行在皆赐分物衣服放归本道以示怀服。

三年二月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奏延州都指挥使高万兴部领节级家累三十八人来降三月以万兴检校司徒为丹延等州安抚招诱等使。又八月制左凭背叛元恶遁逃如闻相济之徒多是胁从之辈。若能回心向国转祸全身当与加恩必不问罪仍令同华雍等州切加招谕如能枭斩温韬，或以镇寨归化必加厚赏仍奖官班兼委本界招复人户切加安存。

闰八月襄阳叛将李供差小将进表帝示以含弘特赐敕书慰谕。

四年二月赐潞州投归军马张行恭锦服银带并食五年二月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呈处州刺史卢延昌笺表处州北支郡也。兵甚锐自得韶州益强大■■为百胜军使始洪州之陷卢光稠愿收复使府立功自效上因兼授江西观察留後光稠卒复命延昌领州事方伯亦颇慰荐扬渭遣人为署爵秩延昌佯受官牒礼遣其使因胡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缓其奸谋。且开导贡路非敢贰也。以其为制来自陈上览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尔甚加抚■寻兼授镇南将军节度使观察留後命使慰劳。

乾化元年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讨使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出屯邢雒丁巳镇定钞我荡阴诏曰：常山背义易水■效尤诱其蕃戎动我边鄙南侵相魏东出邢雒是用遣将徂征为人除害但初颁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谅非获已况闻谋始不自帅臣致此厉阶并繇奸佞密通人使潜结犬戎既惧罪诛乃生离叛今虽行讨伐已举师徒亦开诏谕之门不阻归降之路矧。又王■处置未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图不远而复必仍旧贯当保前功如有率众向明拔州效顺亦行殊赏冀■旬来情免令受弊於疲民用示惟新於污俗宜令行营都招讨使及陈晖军前准此敕文敬加招谕将安众惧特举明恩镇州只罪李宏规一人其馀一切不问。

末帝贞明元年三月■州留後李保衡以城归顺保衡杨崇本养子崇本。又李茂贞养子任■州二十馀年去岁为其子彦鲁所毒彦鲁权知州事五十馀日保衡杀彦鲁送款於帝即以保衡为华州节度使以河阳留後霍彦威为■州节度使。

闰位部·和好

自三代之季天统弃绝皇纲不振豪杰并立干戈日炽禹迹幅裂互夺我疆桀犬吠尧各是其主势未服德民思息肩则必奉春秋之盟以修邻好达往来之使申其聘礼用和为贵无言不_二守惠养疲_二保守封略力穡以滋其调度通商以便其有无至於天灾流行交相救_丁顾谋灵命质诸鬼神盖以随时之大义弭兵之良术也。

蜀先主之得成都也。吴孙权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侯入益阳会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兵还江州权使大中大夫郑泉来聘因谓其群臣曰：近得玄德书（玄德先主字）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

章武二年先主侵吴为吴所败先主驻白帝大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大中大夫宗玮报命。

後主建兴元年吴遣信都尉冯熙来聘。且吊丧也。是岁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丞相诸葛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遣尚书郎邓芝固好於吴致马二百匹锦千_二及方物。

二年夏吴遣辅义中郎将张温来聘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厚意遂为与国是年後主。又遣邓芝聘於吴重结盟好权谓芝曰：山民作乱边守兵多辄虑曹丕乘空弄恣而反求和议者以为内有不暇幸来求和於我有利宜当与通以自辨定恐西川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边外_二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丕观_二而动惟不见便宁得志此复有他图芝再使吴帝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

七年吴大帝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名正义绝其盟好丞相诸葛亮曰：吴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_二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讎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睦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_二之上者昔孝文卑辞_二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丈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馀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後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於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北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震到武昌大帝与震升坛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充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天降襄乱皇纲失叙逆臣乘_二劫夺国柄始於董卓终於曹操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_二鬼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_二么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灭_二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在盟誓故在《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繇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亮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_口 谏司慎司盟群臣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傅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後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於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_丁 冒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於兹大吴神明鉴之是岁吴黄龙元年也。

吴大帝初为吴王黄武元年以使聘魏具破蜀军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恩文帝报使致_鼠军_子裘明光铠_二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诏曰：老虎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外困智力故见身於鸡头分兵拟西陵其计不过谓可转足前迹以摇动江东根未著地摧折其支虽未割备五脏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昔吴汉先烧荆门後废夷陵而子阳无所逃其死来歙始袭略阳文叔喜之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今讨北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

景帝永安六年十月蜀以伐魏来告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於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蜀主降魏问至前後罢。

後主元兴元年晋司马昭为魏相国遣昔吴寿春城降将相国参军徐绍散骑常侍水曹属孙 𠄎 贲书喻皓以平蜀之事致马锦等物以示威怀《书》曰：圣人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未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强於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繇也。方今主上圣明覆 𠄎 寿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唯华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馀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囊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於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 𠄎 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径取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後以中军整旅三方 𠄎 会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靖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於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师案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势度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今朝廷徐绍孙 𠄎 献书喻怀。若书御於前必少留意回虑革 𠄎 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及於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於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随绍 𠄎 报《书》曰：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衡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久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 𠄎 宣明至德（江表传载皓书两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陟 𠄎 至雒遇晋王相国薨乃遣还。

宝鼎元年正月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晋王相国。

宋高祖大明四年十二月後魏遣通和。

明帝太始五年十一月魏人来和。

七年三月魏人来聘。

後废帝元徽元年正月魏人来聘。

三年六月魏人来聘。

南齐武帝永明元年八月魏人来聘十月使骑将军刘缵聘於魏。

二年十二月魏人来聘。

三年三月使辅国将军刘缵聘於魏十一月魏人来聘。

四年二月使通直郎裴昭明聘於魏。

七年九月魏人来聘十一月诏平南参军颜明聘於魏。

八年六月魏人来聘。

九年正月诏射声校尉裴昭明聘于魏五月魏人来聘八月使司徒参军萧琛聘于魏十月魏人来聘。

十年二月使司徒参军萧琛聘于魏。

十一年四月魏人来聘。

废帝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十一月魏人来聘隆昌元年正月使司徒参军刘 𠄎 聘于魏。

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魏人来聘。

梁高祖普通七年十月放魏扬州刺史李宪还北。

大通二年六月魏临淮王元 𠄎 求还本国许之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魏。

中大通元年正月魏汝南王元悦求还本国许之。

二年六月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悦还北为魏主八月庚戌輿驾幸德阳堂设丝竹会祖送魏王元悦。

四年正月以太子左率卫薛法护为平北将军司州牧卫送元悦入雒二月以亲除太尉元法僧还北为魏王。

大同二年十二月东魏请通和许之。

三年七月东魏遣使来聘九月使兼散骑常侍张皋聘于东魏。

四年五月东魏遣使来聘七月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聘于东魏。

五年十一月东魏遣使来聘十二月使兼散骑常侍柳 𠄎 勺聘于东魏。

六年七月东魏遣使来聘是月遣兼散骑常侍陆晏于报聘。

七年四月东魏遣使来聘是年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报聘十一月东魏。又遣使来聘是月遣兼散骑常侍来狎报聘。

十一年四月东魏遣使来聘。

太清元年十二月遣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东魏主二年七月使兼散骑常侍谢■聘于东魏结和。

元帝太清五年（简文太宝二年也。时帝承制於江陵犹称太清年号）二月魏遣使来聘。

承圣元年五月魏遣来贺平侯景。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齐人来聘使侍中王廓报聘。

二年四月齐遣使请和（太平元年三月後齐军继至陈霸先皆大败之至是通和）陈文帝天嘉二年六月齐人通好。

三年四月齐遣使来聘。

五年四月周遣使来聘五月周齐并遣使来聘十二月齐遣使来聘。

六年四月（一作六月）周遣使来聘十月齐遣使来聘。

废帝天康元年四月即位十一月周人来吊国哀。

宣帝大建元年五月齐遣使来聘。

二年五月齐遣使来吊。

三年四月齐遣使来聘五月周遣使来聘。

四年八月周遣使来聘。

五年五月周遣使来聘。

六年正月周遣使来聘。

七年八月周遣使来聘。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七月遣使散骑常侍李楷使于梁十二月梁武遣使来。

元象元年十月梁武遣使来十二月遣陆操使于梁兴和元年六月梁武遣使来八月遣兼散骑常侍王元景使于梁。

二年三月梁武遣使来五月遣兼散骑常侍李象使于梁十月梁武遣使来十二月遣兼散骑常侍崔谦使于梁。

三年六月梁武遣使来八月遣兼散骑常侍李骞使于梁。

四年正月梁武遣使来四月遣散骑常侍李绘使于梁十月梁武遣使来十二月遣兼散骑常侍杨裴使于梁。

武定元年六月梁武遣使来八月遣兼散骑常侍李浑使于梁。

二年三月梁武遣使来五月遣兼散骑常侍魏季景使于梁十一月梁武遣使来。

三年正月帝遣兼散骑常侍李奖使于梁七月梁武遣使来十月遣中书舍人尉瑾使于梁。

四年五月梁武遣使来七月遣兼散骑常侍元廊使于梁。

五年正月梁武遣使来四月帝遣兼散骑常侍李纬使於梁。

六年九月梁武遣使来。

七年二月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使于梁时魏收为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自魏梁和好书下纸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书乃去彼字自称犹著此欲示无外之意收定报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梁人复书依以为礼。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一月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

二年正月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四月十日。又遣使朝贡。

三年十一月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来聘。

四年闰十一月梁元帝遣使来聘。

五年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语清河王岳等率众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梁将王僧辩在建康共推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百官。

六年正月清河王岳以众军渡江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陆法和诏以梁散骑常侍贞阳侯萧明为梁王遣尚书左仆射上党王涣率众送之五月萧明入於建邺（按梁书云：七月入於京师）六月诏曰：梁国遭祸主丧臣离□彼灾方尽生荆棘兴亡继绝义在於我纳以长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蕃礼既修分义方笃越鸟之思岂怨南枝凡是梁民宜听反国以礼发遣是月梁主萧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初明在梁为豫州刺史（明梁武兄子）兵败为魏擒之世宗礼（高澄）明甚重谓之曰：先王与梁王和十有馀年闻彼礼佛文尝云：奉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王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自出师薄伐无战不克无城不□晋今日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当是侯景违命扇动耳朕可遣使谘论。若犹存先王分义重成通和者吾不敢违先王之旨侯及诸人并即放还，於是使人以明书告梁主梁主乃致书以慰世宗是岁梁元帝为西魏所灭显祖诏立明为梁主前所获梁将湛海珍等皆听从明归令上党王涣率众以送是时梁太尉王僧辩司空陈霸先在建康推晋安王方智为丞相显祖赐僧辩霸先玺书僧辩未奉诏上党王进军明。又与僧辩书往复再三陈祸福僧辩初不纳既而上党王破东关斩裴之横江表危惧僧辩乃启上党王求纳明遣舟舰迎接上党王飨梁朝将士及与明刑牲软血载书而盟於梁与东度齐师比及侍中裴英起卫送明入建康遂称尊号以智方为太子是冬霸先袭杀僧辩复立方智以明为太傅明疽发背殂。

八年十月陈高祖武帝立遣使称藩朝贺。

十年三月梁主萧庄至郢州遣使朝贡九月使郢怀则陆仁惠使於萧庄庄在梁为永嘉王萧明殂帝以庄主梁祀自湓城济江即位于郢州庄为陈人所败入朝封侯朝廷许以兴复竟不果。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十月陈人来聘十一月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十二月陈人来聘。

三年四月诏兼散骑常侍皇甫亮使于陈六月归宇文媪于周九月归阎媪于周陈人来聘。

四年四月陈人来聘。

後主天统元年六月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王季高使于陈。

二年三月陈人来聘六月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韦道儒聘於陈十二月陈人来聘。

三年四月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使于陈。

九年周人来通和太上皇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

于周十一月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李谐使于陈五年二月诏侍中比烈长文使于周。

武平元年正月诏兼散骑常侍裴谡之聘于陈。

二年正月诏兼散骑常侍刘环俊使于陈四月陈遣使连和谋反周朝议弗许九月陈人来聘十一月诏侍中赫连子■免使于周。

三年三月周人来聘八月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九月陈人来聘。

四年正月诏兼散骑常侍崔象使于周二月周人来聘四月。又来聘六月诏开府王师使于周。

闰位部·却贡献

古者贡献之制有艺有极苟非其道庸可取乎！观夫宋齐而下逮於梁室虽眷命攸属而运历非正乃有恭已修德稽古发号不宝远方之物不纳非时之贡志存抑损道符简易斯亦一时之美足垂於後焉。

宋高祖永初中广州尝献入洞细布一端八丈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後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甚费而况石邪即令毁之。

南齐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断四方上庆礼。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即位诏断远近上礼。又诏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十一月立皇太子诏东宫肇建远近或有庆礼可悉断之。

二年十一月皇太子纳妃褚氏断庆礼。

三年闰十二月皇太子冠断远近上礼。

梁高祖天监元年四月即位断远近上庆礼八月交州献能歌鸚鵡诏不纳。

二年五月断诸郡县献奉二宫唯诸州及会稽职惟岳牧许荐任土。若非地产亦不得贡。

十四年正月朔皇太子冠停远近上庆礼。

陈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

梁太祖乾化二年以丁审衢为陈州而审衢厚以鞍马金帛为谢恩之献帝虑其渔民复其献而停之。

卷二百十六

闰位部·征伐

秦始皇元年晋阳反将军蒙骜击走之。

二年 ㊦ 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十月攻魏氏 ㊦ 有诡。

四年拔 ㊦ 有诡。

五年将军蒙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邱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将军蒙骜死以攻龙孤庆都（庆一作 ㊦）还兵攻汲。

八年始皇弟长安君成 ㊦ 乔将军击赵。

九年攻魏垣蒲阳。

十一年王翦桓 ㊦ 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阝与潦杨（在并州）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桓 ㊦ 将。

十三年桓 ㊦ 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十四年桓 ㊦ 攻赵军於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 ㊦ 定平阳武城。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太原有狼孟县）

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陘（山名在常山今为县）端和将河内羌<广鬼>伐赵端和围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广鬼>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 ㊦ 旬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随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二十三年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汝南有平舆县）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於淮南（淮一作江）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三十三年发诸常通亡人赘 ㊦ 胥（赘谓穷有子就其妇家为赘 ㊦ 胥）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今郁林是）象郡（今日南）南海以 ㊦ 遣遣戍（五千万人守五岭）

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张大楚国也。）胜自立为楚王周文自言习兵胜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十万至戏军焉（戏水名在新丰东）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悉发以击楚军大败之周文走出关止屯曹阳（曹水之阳也。其水出陕县西南岷夕山西北流入河今谓之好阳涧在陕县西四十五里）二月馀章邯追败之复走澠池十馀日章邯击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蜀先主章武三年三月汉嘉太守黄元以先主疾举兵攻临邛县遣将军陈{勿月}讨元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杀生致成都斩之。

後主建兴元年夏 益州郡有大姓雍 反流太守张裔於吴据郡不宾越雋夷王高定亦皆叛。

三年三月丞相诸葛亮南征四郡皆平。

七年春丞相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

吴大帝黄武二年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帝令将军贺齐糜芳刘邵等袭蕲春郡等生虜宗。

嘉禾三年八月以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讨山越。

四年夏遣吕岱讨庐陵贼李桓等（赤乌元年春破之）。

六年二月以陆逊讨鄱阳贼彭旦等其年皆杀之。

赤乌二年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网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馀皆破。

废帝太平二年八月会稽南郡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郑曹将军钟离牧率军讨之。

後主宝鼎元年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永安今武康县）劫後主庶弟永安侯谦屯乌程北至建邺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於牛屯大战但等败走。

天纪三年夏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郭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八月以执金吾滕循（循一作修）假节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马兴族遇於始兴未得前马杀南海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又遣徐陵督陶 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焉（未克而吴降晋循师遂还）宋文帝元嘉三年正月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擒之。

孝武帝孝建元年二月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襄州刺史徐道宝举兵反遣佐卫将军王玄谟大破之薛安都时为左军将军爽反帝遣安都及冗从仆射胡子反龙骧将军宗越率步骑据历阳爽遣将郑德玄戍大岷德玄使前锋杨胡与轻兵向历阳安都遣宗越及历阳太守程天祚逆击破之斩胡与及其军副德玄复使其司马梁严屯岷东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候因而袭之悉擒贼未敢进世祖诏安都留三百人守历阳度还采石迁辅国将军竟陵内史四月鲁爽使弟瑜卒三千人出小岷爽寻以大众阻大岷。又遣安都步骑八千度江与历阳太守张幼绪等讨爽安都军副建武将军谭金率数十骑挑战斩其偏帅幼绪 匡怯辄引军退还安都复还历阳臧质久不至世祖复遣沈庆之济江督统诸军爽军食少引退庆之使安都率数骑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岷爽自与腹心壮骑断後谭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累世泉猛生习战阵咸云：万人敌安都独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侯之斩颜良不是过也。

大明三年四月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据广陵反以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讨之八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初庆之至广陵诞遣客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之饷以玉环刀庆之遣道愍反数以罪恶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为来此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使仆来尔诞。又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出自北门庆之不开悉焚之诞於城上投函表情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奉诏讨贼不得为汝送表汝必归允朝廷自应开门遣使吾为汝送之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斩诞）。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遣龙骧将军张兴世领水军拒南贼於赭圻筑二城於湖口伪龙骧将军陈庆领舸於前为游击军兴世率龙骧将军校长生董凯之攻克二城因击庆庆战大败投水死者数千人时台军据赭圻南贼屯鹊尾相持久不决兴世欲率所领直取大雷而军旅未集不足分张会薛索儿平定帝使张永以步骑五千留戍盱眙馀众二万人悉遣南讨山阳。又寻平徵阮佃夫所领诸军悉还南伐众军大集乃分战士七千配兴世兴世乃令轻舸溯流而上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备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兴世谓沈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钱 可据地既险要江。又甚狭去大众不远应赴无难江有洄 船下必来泊岸横浦可以藏船舸二三为宜乃夜渡湖口至散头因复回下以

疑之其夜四更值风便举直前贼亦遣胡灵秀诸军於东岸相翼而上兴世夕住景江浦宿贼亦不进夜潜遣黄道标领七十舸径据钱■营立城砦明旦兴世与军齐集停一宿刘胡自领水步二十六军平旦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而气盛矢骤骤既力尽盛亦■衰此曹刖之所以破齐也。令将士不得妄动治城如故俄而贼来转近舸入洄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击之乃与众军相继进胡，於是败走斩级数百投水者甚众胡收军而下时兴世城垒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虑贼并力攻钱■欲分其形势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等以皮舰二十攻贼浓湖苦战连日斩获千数是日刘胡果率众军欲更攻兴世未至钱■数十里袁夕以浓湖之急■处追之钱■城砦繇此得立贼连战转败兴世。又逼其粮道寻阳遣运至南陵不敢下贼众渐饥刘胡乃遣夕安北府司马伪右军沈仲玉领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粮运仲玉至南陵领米三十万斛钱布数十舸竖榜为城规欲突过行至贵口不敢进遣间信报胡令遣重军援接兴世寿寂之任浓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贵口击之与仲玉相值交战尽日仲玉走还夕营悉虏其资实贼众大震胡弃军遁走袁夕仍亦奔散。

泰始元年十月冬晋安王子勋僭位於寻阳城帝遣散骑常侍领军将军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太守张永为其後继。又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贵率众屯虎槛时东贼甚急张水江方兴回军东讨尚书下符曰：夫晦明处运崇替相■公帝造之基懋业维永圣祖重光氤氲上业狂昏承祀国难以紊毒流九县■稷三灵缙绅戮辱黔庶涂炭人神同愤朝野泣血圣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怀家国夙夜劬劳惧社稷湮芜彝伦左枉天威电发氛■冰消殄凶焦门不俟鸣条之旅歼虐牧野无劳孟津之钺华夷即晏晷纬还光鏗锵间於管弦趋翔被於寇冕同冕仰化异域怀风刘子勋昏世称兵义同翦恶明朝不戢罔识邪正窥窬畿甸逼逼两江陵上无君暴於遐迹王赫斯怒言讨逆命彼上将治兵薄伐今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轻锐七万飞舟先迈龙骧将军刘灵遣羽林虎旅连锋继进假节督南讨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殷孝祖驱济河泾卒电击雷动使持节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侯王玄谟■徒五万董绕前师使持节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拥神州之众总督群师龙骧将军刘宁朔将军刘怀珍步骑五千直指大雷宁朔将军柳伦司州刺史庞孟虬淮■突骑邪趣西阳使持节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总勒步师连旗百万河舟代马遄鹭江■越棘吴钩交曜畿服筋鼓动坤维金甲震■汉犄角相望水陆俱发冠军将军武念率拥司之锐已据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孙提彭宋剿勇陆涂炎奋皇上当亲驭六师降临江服旌旆掩■舳舻咽海昔吴楚连衡燕淮劲悍尘扰区内声沸秦中雾散埃灭，岂非先鉴而婴彼孤城以代该天之网迫此乌合以抗络寓之师■罗四掩霜锋交集犹劲飚之拂细草烈火之扫寒原樵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并亦何辜拘误迷党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论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虽悔奚补奉诏以四王玄弱不幸■留难交兵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损诛翦无贷左右主帅严相卫奉注误之罪一无所问（二年八月讨平之二月讨平之）。

二年正月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首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遣镇军巴陵王休右统军东讨（二月讨平之）。

後废帝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以中领军刘■右卫将军萧道成前鋒南讨出屯新亭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

南齐武帝永明八年八月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反遣丹阳尹萧顺之讨之子响伏诛。

海陵王延兴元年九月晋安王子懋起兵遣中护军王玄邈讨诛之。

明帝永泰元年四月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五月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军讨斩之。

东昏侯永元元年八月丙午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遣领军将军萧坦之致讨尚书符遥光曰：逆顺之数皎然有徵干纪乱常刑兹罔赦萧遥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缙裙可望天路何阶受遇自昔恩加犹子礼绝帝体宠越皇季旗章车服穷千乘之尊■隍爽垲逾百雉之制及圣后在天亲受顾■话言在耳德音犹存侮蔑天明罔畏不义无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称兵内犯窃发京畿自古巨■莫斯为甚今便分命六师玄宣九伐皇上当亲御戎轩弘此庙略信赏必罚有如大江戊午斩遥光传首。

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於寻阳加护军将军崔慧景平南将军督众南讨斩之。

二年正月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二月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征寿春叔业病死。

梁高祖天监元年五月戊子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众讨

之。

十年三月邓昕以胸山引魏军遣振远将军马仙_二卑讨之是月魏徐州刺史卢昶率众赴胸山十二月仙_二卑大破魏军克复胸山城。

中大通二年八月山贼聚结寇稽郡所部县九月假超武将军湛海会节以讨之。

大同十年妖贼王勤宗起于巴山郡以威远将军陈昕为宣猛将军假节讨平之。

太清二年八月大将军侯景举兵反擅攻马头木栅荆山等戍以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众军讨景。

元帝大宝元年九月侯景伪将任约寇西阳武昌遣左卫将军徐文盛右卫将军阴子春太子右卫率萧慧正隼州刺史席大猷等下武昌拒约。

二年五月帝遣游击将军胡僧_二信州刺史陆法和率众下秣陵任约败景遂遁走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胡僧_二为领军陆法和为护军将军仍令僧辩率众追景所至皆捷（僧辩为镇卫将军侍中尚书令时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於碌口尽收其军实李洪雅。又自零陵率众出空陵滩称助讨纳朝廷未达其心深以为虑乃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徵僧辩上就拜骠骑将军宜丰侯循南征僧辩因督杜）率众军发於建业师次巴陵诏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骠骑霸先让都督於僧辩不受故世祖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时纳等下据车轮夹岸为城前断水势士率骁猛皆百战之余僧辩憚之不与轻进，於是稍作连城以逼贼贼见不敢交锋并怀懈怠僧辩因其无备命诸军水步攻之亲执旗鼓以诫进止，於是诸军竞出大战於车轮与骠骑循并力苦攻_二陷其二城贼大败走步归保长沙驱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辩追蹙乃命筑垒围之悉令诸军广建围栅僧辩出坐堊上而自临视贼望识僧辩知不设备贼党吴藏李贤明等乃率锐卒千人开门掩出蒙_二并进遥_□僧辩时杜）杜龔并侍左右带甲卫者皆百余人因下逆入与贼人交战李贤明乘铠马从者十骑大呼冲突僧辩尚据胡戕不为之动，於是指挥勇敢遂获贤明而因即斩之贼乃退归城内初陆纳阻兵内逆以王琳为辞云：朝廷。若杀王琳纳等自当降伏，於是众军并进未之许也。而武陵王拥众上流内外骇惧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

陈武帝永定二年十月遣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讨余孝劬文帝天嘉二年十一月东阳太守留异叛举兵戍下淮及建德帝乃下诏曰：昔四罪难弘大宥之所无赦九黎乱德少昊之所必诛自古皇王不贪征伐苟为时蠹事非获已逆贼留异数应亡灭缮甲完聚繇来积年进谢群龙自跃於千里退怀首鼠恒持於百心中岁密契番禺既弘天网赐以名爵敦以国姻倏望怀音犹能革面王琳窃据中流翻相应接控引南川之岭路专为东道之主人结附凶渠唯欣祸乱既妖氛荡定气沮心孤类伤鸟之惊弦等穷兽之谋触虽复遣家入质子阳之态转迨侍子还朝隗之心方炽朕志相成养不计生疵愚披襟解带敷喻殷勤蜂目弥彰泉声无改遂置军江口严戍下淮显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材绝望京辇萑苻小盗共肆贪残念彼_二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关秦国依风并输侵地三边已。又四表咸宁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阳郡开国侯侯安都指往擒戮罪止异身馀无所问先是晋安太守陈宝应娶留异女为妻侯安都之讨异也。宝应遣兵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川及都督章昭达於东兴南城破迪帝因命昭达都督众军繇建安南道渡岭。又命益州刺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以讨宝应并诏宗正绝其属籍，於是尚书下符曰：告晋安士庶昔陇西旅拒汉不稽诛辽东叛渙魏申宏略。若夫无诸汉之会勋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纳吴淞之子致横海之师违蚘启之命有甘誓之讨况乃族不系於宗盟名无纪於彝器而显成三叛_二深四罪者乎！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无闻训义所资奸_二滔爱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谢纲漏吞舟日月居诸弃之度外自东南王气实表圣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虽。若款诚擅割怀旧竟致职贡朝廷遵养舍弘宠灵隆赫起家临郡兼昼绣之荣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户牖仍邑栢阳乘华穀者十人保弊庐而万石。又以盛汉君临推恩娄敬隆周朝会乃长滕侯繇是紫泥青纸远贲恩泽乡亭龟组颁及婴孩自谷迁乔孰复为拟而包藏鸩毒敢行狼戾连结留异表里周迪盟软婚姻自为唇齿屈_二山谷推移岁时及我穀骑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濂克汇泽之南川逐敢举斧并助凶孽莫不应弦摧衄尽殄_二鬼徒每以罪在酋渠悯兹驱逼所收俘馘并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诏书天网恢弘犹许改思异既走险迪。又逃刑诳侮王人为之川藪遂使袁弘请席远叹头行马援观蛙犹安并

底至如遏绝九赋剽掠四民闾境资财尽室封夺凡厥苍头皆略黔首螫贼相扇叶契连踪乃复逾超瀛溟寇扰浹口侵轶岭峽掩袭述城 专掠吏民焚烧官寺此而可纵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 明威将军程文季假节宣猛将军成州刺史甘他假节 旗将军谭 假节宣猛将军前监临海郡陈思庆前军将军徐智远明毅将军宜黄县开国侯慧纪开远将军新除晋安太守赵象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定州刺史康乐县开国侯林冯假节信威将军都督东讨诸军事益州刺史余孝顷率羽林二万蒙冲盖海乘跨沧波扫荡巢窟此皆明耻教战濡须鞠旅累从杨仆亟走孙恩斩蛟中流命冯夷而鸣鼓鼉为驾方壶而建旗义安太守张绍宾忠诚款到累使求军南康内史裴忌新除轻军将军刘 东衡州刺史钱道戡并即遣人仗与绍宾同行故司空欧阳公昔有表奏请宣薄伐遥途意合。若伏波之论兵长逝遗诚同子颜之勿赦征南薨谢上策无忘周南馀恨嗣子弗忝广州刺史欧阳纥符家声聿遵广略舟师步卒二万分 水扼长鲸陆掣封豕董率衡广之师会我六军潼州刺史李晞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区白兽壮武将军修行师陈留太守张遂前安成内史阙慎前庐陵太守陆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蛮奴巴山太守黄法慈戎昭将军湘东公世子徐敬成吴州刺史鲁广达前吴州刺史遂兴县开国侯详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昭达率缙骑五千组甲二万直度邵武仍顿晋安按轡扬旗夷山堙谷指期犄角以制飞走前宣威太守钱肃临川太守骆牙太子左卫率孙翊寻阳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刘广德并随机镇遏络绎在路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县开国侯法戒严中流以为後殿斧钺所临罪唯元恶及留异父子其党主帅虽有请泥函谷相背淮阴。若能翻然改图因机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赏擢其建晋士民久被驱迫者大军明加抚慰各安乐业流寓失乡即还本土其馀立功立事已具赏格。若执迷不改同恶越越斧钺一临罔知所赦昭达已克周迪逾东兴岭顿於建安余孝顷。又自临海道袭于晋安宝应据建安之湖际逆拒王师水陆为栅昭达深沟高垒不与战但命军士伐木为 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栅仍水步薄之宝应乱身奔山草间穷而就执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斩于建康市（初留异据拥东阳安都奉诏率众讨之异本谓台军繇钱塘江而上安都乃步繇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於 竖栅以拒王师安都作连城攻异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足安都乘 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之势迮而为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涨满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异与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虏其妻子尽收其人马甲振旅而归）。

废帝光大元年五月乙未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华皎谋反以中抚大将军淳于量为使持节征南大将军总率舟师以讨之。

宣帝太建元年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遣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率众讨之（二年二月擒斩之）。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闰十二月梁高祖以元庆和为魏王入据平瀨乡遣尚书右仆射元晏为东南道行台破走之。

武定二年二月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

五年二月司徒河南大行台侯景降于梁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大都督高岳潘相乐大破之。

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七月太祖冀州刺史平秦王归彦据州反诏大司马 韶司空娄睿讨擒之斩归彦并其二子党与二十人于都市。

梁太祖开平二年六月壬戌岳州为淮寇所据上以此郡五岭三湘水流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繇於斯遂令荆襄湖南皆举舟师悉力攻讨王师既集淮夷毁壁焚俘郭而遁。

三年六月庚戌同州节度使刘知俊据本郡反制令削夺刘知俊在身官爵仍徵发诸军速令进讨如有军前将士怀忠烈以知机贼内朋徒愤胁从而识变便能泉夷逆坚擒获凶渠务立殊功当行厚赏活捉得刘知俊者赏钱一万贯文便授忠武军节度使并赐庄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刘知浣者赏钱一万贯文便与除刺史有官者超转三阶无官者特授兵部尚书如活得刘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将并泉送阙廷者赏赐有差（是月知俊奔于凤翔同州平）。

十一月灵州奏凤翔贼将刘知俊率 岐秦泾之师侵迫州城帝遣陕州康怀英华州寇彦卿率兵攻迫 岐以缓朔方之寇。

四年四月镇海军节度使钱 击高澧於潮州大败之泉夷擒杀万人拔其郡潮州平先是澧以州叛入淮

南故诏A 讨之也。

七月刘知俊攻逼夏州以宣化军留後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陕州节度使杨师厚为两路行营招讨使九月乙巳王师败蕃寇於夏州初刘知俊诱沙 振武贼帅周德威泾原贼帅李继鸾合步骑五万大举欲俯拾夏台节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以急来告先是供奉官张汉玫宣谕在壁国礼使杜廷隐赐弊于夏及石堡寨闻贼至以防卒三百人驰入州既而大兵围合廷隐汉玫与指挥使张初李君用率州民防卒与仁福部分固守昼夜戮力逾月及 延援至大军夺击败之河东 岐贼分路逃遁夏州围解丙午诏曰：刘知俊贵为方伯尊极郡王而乃背诞朝恩窜投贼垒因人神之共怒谅天地所不容虽命讨除尚稽擒戮宜悬爵赏以大功名必有忠贞咸思愤发有生擒刘知俊者赏钱千万授节度使首级次之得孟审登者钱百万除刺史得将孙坑卓瑰刘儒张邻等赏有差。

十二月以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劼为副湘州刺史李思安为先锋使时镇州王 定州王处直叛结连晋人故遣将讨之。

卷二百十七

闰位部·交侵

春秋《传》曰：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当鼎国分据暨南北更王迄於朱梁咸务兵战用宁守宇至乃略地以辟国攻城以拓土争要害之形势骋变诈之机略金革亟举 逢燧日燿飞 免相望 菜罔治士众疲於转斗边城患於驿骚而复胜败相寻虚亢更伺或知难而退获免於数奔或允当而归克遵於善志抑兵者不祥之器盖不得已而用之。若乃争寻常以尽其民恃 大而好於战曷常不致失律之咎而貽自焚之 哉！

蜀先主章武元年七月帅诸军伐吴（其未即位前交侵事具勋业门）忿其袭杀关侯也。吴王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二年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五溪蛮夷咸相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为陆议所破将军冯习张楠等皆没先主自 虎亭（ 虎音许交切）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繇步道还鱼复（今万州是）吴将李异刘阿等踵蹠先主军屯驻南山八月乃收兵还巫十月吴主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大中大夫宗玮报命。

後主建兴五年春丞相诸葛亮出屯汉中南阳平石马三月下诏曰：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尝数也。是以汤武之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 未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体明睿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讖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膺诞皇纲不坠於地万国未静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扶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稽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隕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残类馀 鬼。又支天祸恣睢河雒阻兵未弭诸葛亮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 以天下以勸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昔项籍总 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於东城宗族如焚为笑千载皆以不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冯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後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馀人诣授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今 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箠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受茅土之庆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沉不反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

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魏将王双率军追亮与战破之斩双还汉中。

七年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

八年征西大将军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阳■。

九年三月亮复出军围祁山魏将司马宣王张□救祁山六月亮粮尽退军□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射死延。

熙十二年秋卫将军姜维攻魏雍州不克而还。

十三年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十六年四月姜维复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十。

七年正月姜维还成都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

十八年春姜维还成都夏姜维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锤题。

十九年春姜维进位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济失誓不至。

二十年姜维率众出骆谷至芒水。

景耀五年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

吴大帝初为吴王（未封王以前交侵事具勋业门）蜀先主帅军来伐（蜀章武元年也。）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五溪民皆反为蜀帝以陆逊为督督朱然潘章等以拒之。

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也。）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後五十馀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先主奔走仅以身免。

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徐晃围南郡大帝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章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十一月大风范等溺死者数千人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

二年正月曹真分兵据江陵中州三月曹仁遣将军常■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因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等是月魏军皆退。

六月令将军贺齐督麋芳刘邵等袭蕲春虏太守晋宗先是宗为戏口守将杀其主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至是虏之。

五年七月帝闻魏明帝初立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

七年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八月帝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於石亭。

黄龙三年夏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凌凌以军迎布十月帝以大兵潜伏於阜陵俟之凌觉而走嘉禾元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於成山。

二年帝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三年五月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帝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帝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遂还孙韶亦罢。

六年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

赤乌二年三月遣使者羊道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

四年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馀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且中。

六年春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人民是岁魏司马宣王率军入舒。

九年二月车骑将军朱然征魏■。且中斩获千馀。

十年遣诸葛壹伪叛以诱诸葛诞诞以步骑一万迎壹於高山大帝出涂中遂至高山潜军以待之诞觉而还。

十三年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

废帝会稽王建兴元年十二月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母邱俭向武昌甲寅大傅诸葛恪以大兵赴敌戊午兵及东兴交战大破魏军杀将军韩综桓嘉等。

二年三月诸葛恪率军伐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八月恪引军还。

五凤二年正月魏镇东将军母邱俭前将军文钦以淮南之众西入战于乐嘉。

闰月壬辰丞相孙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军及东兴闻钦等败壬寅兵进于橐皋钦诣峻降淮南馀众数万口来奔魏诸葛诞入寿春峻引军还。

二月孙峻及魏将军曹珍遇于高亭交战珍败绩留赞为诞别将蒋班所败於菰陵赞及将军孙楞蒋■等皆遇害。

三月使镇南将军朱异袭安丰不克。

太平元年二月孙峻用征北大将军文钦计将征魏八月先遣钦及骠骑吕据车骑刘纂镇南朱异前将军唐咨军自江都入淮泗。

後主建衡元年十一月遣监军虞■威南将军薛■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宋文帝元嘉元年後魏明元帝自率众至方城遣郑兵将军达奚斤吴兵将军公孙表二万人於滑台司州刺史毛德祖时戍虎牢遣步骑三千拒之魏克滑台并力乘胜遂至虎牢（武帝未受禅已前事并入功业门）魏主自率大众至邺郑兵既克金墉还向虎牢。又遣楚兵将军涉归东击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牢增围急攻德祖大败魏主领楚兵诸军自滑台西就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围二百日遂克虎牢。

五年十月淮北镇将军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余人侵後魏济阳陈留闰月。又遣将王玄谟兖州刺史竺灵秀步骑二千人攻荥阳将袭虎牢。

七年三月遣右将军到彦之统舟师入河诸军各有所向先遣殿中将军由奇使魏言河南旧是宋土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魏大武大怒谓奇曰：我生头■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尔，岂可得。若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火行地净河水冰合自更取之七月後将军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总统群师彦之进军魏■高■敖及滑台诸戍并弃城走以尹冲为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魏众南渡河彦之败退洛阳滑台虎牢诸城复为魏所陷尹冲死之是岁魏神■三年也。（魏书云：八月宋将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诏摄四镇乃治兵将西讨丙寅到彦之遣将渡河攻治反叛冠军将军安颀督诸军破之斩首五百馀级投水死者甚众十月庚申到彦之王仲德治河置守还保平乙亥冠军安颀济河攻洛阳丙子拔之擒宋将二十人斩首五千级时河北诸军会於七女津彦之恐军南渡遣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辛巳安颀虎牢宋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甲午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到彦之王仲德从清入济东走青州宋兖州刺史竺灵秀弃■昌南奔湖陆戊戌叔孙建大破竺灵秀於湖陆杀获五千余人辛丑冠军安颀率诸军攻滑台琅邪王司马楚之破宋将于长杜四年正月丙申宋将檀道济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丹阳王叔孙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道济等不敢进二月辛酉安颀司马楚之平滑台擒宋将朱循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二月宋将檀道济王仲德东走诸将追之至历城而还三月庚戌冠军将军安颀献宋俘万馀人甲兵三万）

八年正月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破魏军於东寿张二月滑台为魏所陷道济引军还。

二十年二月仇池为索虏所没。

二十三年三月魏军寇兖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

二十七年二月魏攻汝南诸郡陈顿二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委守走魏军攻悬瓠城行汝南郡事陈宪拒之七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魏■高■敖戍委城走闰月癸亥玄谟攻滑台不克为魏军所败退还■高■敖辛未雍州刺史随王诞遣军攻弘农城克之丙戌。又克关城十一月戊子魏军陷邹山鲁阳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没甲午随王诞所遣军■攻陕城克之癸卯左军将军刘康祖於寿阳尉武戍与魏军战败见杀十二月戊午内外戒严乙丑冗从仆射胡崇之太子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于盱眙与魏军战败并见杀庚午魏主率大众至瓜步。

二十八年正月丁亥魏军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围盱眙城是月宁朔将军王步谟自■高■敖退还历下二月丙辰魏军自盱眙奔走时南平王铄为豫州刺史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长社戍主鲁爽弃城奔走既克长社遣幢主王阳儿张略等进据小索魏豫州刺史仆兰於大索率步骑二千攻阳儿阳儿击大破之坦之等进向大索劳杨氏郑德玄张和各起义以应坦之仆兰奔虎牢会王阳儿等至即据大索因向虎牢铄。又

遣安蛮司马刘康祖继坦之魏永昌王宜勒仁库贡救虎牢坦之败走魏军乘胜遥追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战败见杀进胁寿阳因东过与魏主会於江上魏荆州刺史鲁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诣铄归顺是时魏主虽不克悬瓠而虜略甚多与帝书云：往索真珠 [A092] 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 [] 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皆我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不先致讨诸方已定不复相释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以自守为筑坦以自障也。

二十九年六月抚军将军萧思话率众北伐十月癸亥司州刺史鲁爽攻虎牢不拔退还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魏军侵兖州。

明帝泰始三年二月魏军侵汝阴太守张景远击破之八月以中领军沈攸之南行兖州刺史率众北讨是岁魏献文皇帝元年也。（魏纪云：闰正月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请举州内属诏平东将军长孙陵平南将军疾穷奇赴援之二月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骑五万次於 [] 高 [] 敖为东道後援宋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逼绝王使诏白曜讨之三月文秀道固复叛归宋白曜回师讨之拔宋肥城坦苗糜沟三戍四月白曜攻汴城八月攻历城二年二月道固及宋梁邹戍主平原太守刘林宾举城降三月白曜进间东阳）

四年十月发诸军州兵北伐。

五年正月乙丑魏克青州执刺史沈文秀以归。

七年十月遣将垣崇祖率众二万自郁州侵魏东兖州屯于南城为刺史于雒侯所败崇祖还郁州。

後废帝元徽二年七月遣将侵魏缘淮诸镇为魏徐州刺史尉元击败之。

顺帝 [] 明元年十月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袭陷魏仇池。

七月。又遣将伐魏仇池为魏阴平太守杨广香所击走之。

南齐高帝建元二年正月魏军侵淮泗遣众军北伐内外戒严二月魏军侵寿阳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是月西境献捷解严是岁魏孝文太和四年也。（魏纪云：齐徐州刺史崔文仲寇淮北陷在眉戍二月遣尚书游明根率二千骑南讨八月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长史裴叔宝率众寇武兴关城氏帅杨鼠击破之叔宝还南郑在音土笛反）

三年正月领军将军李安民左将军孙文显与魏军战於淮阳大败之初魏军至缘淮驱略江北居民惊走不可禁乃於梁山置二军南置三军慈姥置一军洧州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州置一军蔡州置五军（自慈姥以下皆江南地名属今 [] 州）长芦置三军蔬浦置二军徐浦置一军（长芦已下州渚属扬州）魏昌黎王冯莎向司州荒人柏天生说莎云：诸蛮皆响应莎至蛮竟不动莎大怒於淮边猎而去（魏纪云：南征诸军击破齐游击将军桓康於淮阳齐豫州刺史崇祖寇下蔡昌黎王冯熙击破之假宁郡王嘉大破齐军俘获三万馀口）

武帝永明六年四月遣将陈显达攻陷醴阳魏左仆射长乐王穆亮率骑一万讨之。

十一年七月魏军侵边遣江州刺史李显达镇雍州樊城。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魏军攻豫司徐梁州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征讨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征讨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讨二月魏军攻锺离徐州刺史萧惠休破之诏太尉陈显达使持节都督西北征讨诸军事内外戒严三月司州刺史。

萧诞与众军击魏破之魏军自寿春退走是月解严四月魏军围汉中梁州刺史萧懿拒退之是岁魏太和十九年也。（魏纪云：太和十八年十二月车驾南征至悬瓠十九年正月讲武於汝水之西二月巡淮而东至锺离是月班师）三年四月魏军侵司州戍兵击破之。

四年魏侵沔北十月。又侵司州遣太子中庶子梁王右军司马张稷讨之（是岁魏太和二十一年魏书事备帝王亲征门）十二月丁丑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众救雍州。

永泰元年正月沔北诸郡为魏所侵相继败没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雍州二月遣左卫将军萧惠休假节援寿阳豫州刺史裴叔业击魏军於淮北破之。

东昏侯永元二年正月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时频诛大臣叔业惧而降魏）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征寿春叔业病死兄子积以寿春降魏三月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众军伐寿春（魏书云：宣武景明元年二

月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二月齐将胡松李居士率众万余屯宛陈伯之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春四月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大破之斩首万数七月齐。又遣陈伯之寇淮南八月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

梁高祖天监元年五月魏扬州小岷戍主党法宗袭破大岷戍。

二年八月魏将元兴攻义阳陷寇军将军蔡灵恩等十馀将。

三年二月魏陷梁州八月陷司州是岁魏宣武正始元年也。（魏纪云：正始元年二月梁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州军击走之闰十二月梁行梁州事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假尚书刑峦镇西将军率众以赴之二年四月峦遣统军王足西伐频破梁军遂入剑关六月梁将李吠等置营始平郡东涪水之北王足逆击败之梁将鲁方达攻竹亭足。又破之方达屯戍新城足。又遣统军卢祖迁等击败之七月足。又逼涪城梁巴西太守庚城统军李吠等逆战足击破之八月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十一月足围涪城益州诸郡戍降者十二三遂引军而退。）

四年十月大举侵魏以中书将军扬州刺史临州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卞炎为副。

五年二月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击於胶水是月魏将陈伯之自寿阳率众归降五月太子左卫率张惠之克魏宿豫城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豫州刺史韦■克合肥城庐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克霍邱城六月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军克朐山城十一月魏军寇锺离遣右将军曹景宗率众赴援（魏书云：宣武王正始二年正月梁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军击走之二月平南将军陈伯之破梁徐州刺史昌义之於梁城是月梁将萧■丙率众五万寇淮阳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指授边将五月梁张惠绍入寇陷宿豫萧容陷梁城韦■陷合肥城。又陷羊石霍邱二城六月。又陷小岷戍是月假平南将军奚康生破梁将张惠绍斩其徐州刺史宋黑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又诏平南将军安乐王詮督後发诸军以赴淮南九月中山王英大破梁军於淮南梁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尚书右仆射柳卞炎徐州刺史昌义之等弃梁城■公淮东走追奔次於马头梁冠军将军戍主朱思远弃城宵遁擒送梁四千馀人斩获士卒五万有馀英遂攻锺离。）

六年四月曹景宗韦■等破魏军於邵阳洲斩数万计（魏书云：锺离大水中山王英败绩而还）。

七年十月诏大举北伐以护军将军始兴王卞詹为平北将军率众入清车骑将军王樊率众向宿豫是月魏悬瓠镇军主白皂生（魏书云：豫州白皂生）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是岁魏永平元年也。（魏书云：豫州城人白皂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梁遣将齐苟仁等四将以助之诏尚书郎邢峦行豫州事督将军崔暹率骑讨之是月邢峦大破卓生及苟仁军於鱼口十二月。又克悬瓠斩白皂生擒齐苟仁等俘梁卒二千馀人分赐王公已下）。

八年正月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斩宿豫城主严仲宝以城内属（魏书云：正月梁遣王神念寇南兖诏辅国将军长孙稚假平南将军为都督率统军邢虬等五军以讨之）。

十年三月盗杀东莞琅琊二郡太守刘晰以朐山引魏军遣振远将军马仙■卑讨之是月魏徐州刺史卢昶率众赴朐山十二月仙■卑大破魏军斩馘十馀万克复朐山城（魏书云：四月梁遣其镇北将军张稷及马仙■卑寇朐山诏卢昶率兵赴之十一月朐山城陷昶大败而还）。

十四年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帝率徐阳人二十万户取五丁以筑之四月堰将合淮水漂疾复决溃（魏书云：三月梁於浮山堰淮规为扬徐之害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以冀州刺史萧宝寅为镇东将军决淮堰宝寅东昏侯弟亡归于魏也。）

九月遣将赵祖悦袭据硖石。

十五年二月硖石为魏镇南将军崔亮镇军大将军李平所克。

五月衡州刺史张齐侵益州为魏将傅竖眼所败是魏孝明熙平元年也。

普通二年六月茂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假大将军裴邃节督众军北讨。

五年六月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北青冀二州刺史率众北伐八月徐州刺史戎景隽克魏童城九月。又克睢陵城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宣毅将军裴邃袭寿阳入罗城弗克十月树邃攻建陵城破之。又破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克琅琊。又克擅邱城邃破狄。又克鹭城遂进屯黎时定远将军曹世宗破曲城。又克秦墟魏■潘溪守悉弃城走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十一月宝孙克东莞城邃攻寿阳之

安城克之马头安城并来降十二月荆山城降武勇将军李国兴攻平静关克之信威长史杨法乾攻武阳关。又攻岷关并克之。

六年正月雍州前军克新蔡郡。又克郑城二月赵景悦下龙亢城五月遣中护军夏侯≡督寿阳诸军北伐六月豫章王综奔于魏魏复据彭城。

七年十一月夏侯≡胡龙牙元树曹世宗等众军克寿阳城。

大通元年正月司州刺史夏侯夔进军三关所至皆克五月成景俊克魏临潼竹邑十月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

十一月以中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征北大将军镇涡阳。

二年四月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时魏大乱其北海王元颢汝南王元悦并来降十月以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

中大通元年四月陈庆之攻魏梁城拔之进屠考城擒济阴王元晖业五月克大梁。又克虎牢城魏庄帝弃雒阳走河北元颢遂入雒阳寻为尔朱荣所杀。

二年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悦还北为魏主以魏尚书右仆射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随元悦北讨。

大同元年十月北梁州刺史兰钦攻魏汉中克之二年十月乙亥诏大举北伐十一月班师是岁东魏天平二年也。

太清元年二月魏司徒侯景求以豫广颖雒阳西杨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齐等十三州内属三月遣司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应接北豫六月以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北征讨诸军七月鸦仁入悬瓠城八月王师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十一月魏遣大将军慕容绍宗等至寒山丙午大战贞阳侯渊明败绩及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等并陷魏绍宗进围潼州。

二年正月魏陷涡阳。

简文大宝二年五月魏遣大师潘徽辛等寇秦郡王僧辩遣杜〉帅众拒之。

孝元帝承圣二年正月西魏遣大将军尉迟迥袭益州五月进逼巴西潼州刺史杨虔运以城降迥六月迥围陷益州九月西魏遣郭元建治舟师於合肥。又遣大将邢杲远步六汗萨东方老率众会之。

四年三月北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至东关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败绩之横死太尉王僧辩率众出屯姑孰敬帝太平元年三月齐遣大将萧轨出栅口向梁山司空陈霸先军主黄≡（音邹）逆击大破之轨退保芜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众据梁山拒之四月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於历阳大破之五月庚寅齐军水步入丹阳县丙申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还顿方邱徐度顿马牧杜陵顿大桁癸卯齐军进据儿塘舆驾出顿赵建故篱门内外戒严六月甲辰齐潜军至蒋山龙尾斜趋莫府山北至玄武庙西北乙卯司空陈霸先授众军节度与齐军交战大破之斩齐北兖州刺史杜方庆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产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刘归义等皆诛之辛酉解严。

二年二月庚午遣领军将军徐度入东关戊子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

後梁明帝天保五年陈湘州刺史华皎邕州刺史戴僧朔来附皎送其子玄响为质於梁仍率诸军伐陈明帝上言其状周高祖诏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大将军元定等赴之明帝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会皎於巴陵既而与陈将吴明彻等战沌口直军不利元定遂没梁大将军李广等亦为陈人所虏长沙巴陵并陷於陈卫公直乃归罪梁之柱国殷亮明帝虽以退败不独在亮然不敢违命遂诛之吴明彻乘胜攻克梁河东郡获其守将许孝敬明彻进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明帝出顿纪南以避其锐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拒守梁军主马吉维等击明彻退保公安明帝乃还江陵明帝之八年陈。又遣其司空章昭达寇江陵总管陆腾及梁之将士击走之昭达。又寇竟陵之青泥明帝令其大将军许世武赴援大为昭达所破初华皎戴僧朔从卫公直与陈人战败率其麾下数百人归於明帝明帝以皎为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为车骑将军封吴兴侯明帝之十年皎将来朝至襄阳请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贍岂使齐桓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望借数州以俾梁国直然之乃遣使言状周高祖许之诏以基平。若≡三州归之於梁。

陈高祖永定二年二月诏车骑将军司空侯≡总督水步军以遏齐寇。

文帝天嘉元年周将贺。若敦独孤盛等来攻巴湘以司空侯≡为西讨都督大败盛军将徐众自杨叶洲

潜遁二年七月敦自拔遁归人畜死者十七八。

宣帝太建五年三月分命众军北伐以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诸军事。

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克齐大岷城辛亥吴明彻克秦州水栅庚申齐兵十万援历阳仪同黄法□破之辛酉齐救秦州吴明彻。又破之甲子南谯太守徐■曼克石梁城。

五月己巳庐梁城降癸酉阳平郡城降甲戌徐■曼克江郡城丙子黄法□克历阳城己卯北高唐郡城降丙戌卢陵内史任忠军次东关克其东西二城进克蕲城戊子。又克谯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爪步胡墅以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综克淝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阳沐阳郡并弃城走癸丑豫章内史程文季克涇州城乙卯宣毅司马湛■克新蔡城癸卯黄法□克合州城吴明彻师次仁州甲子克其州城。

七月戊辰齐遣众二万援齐昌西阳太守周炅破之己巳吴明彻军次峡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周炅克巴州城淮北絳城及■阳土民并诛其渠帅以城降丙戌吴明彻克寿阳外城。

八月乙未山阳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青州东海城降壬申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马头城甲戌齐安城降丙子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丁亥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小城齐军退保大城壬辰黄城大城降。

十月甲午郭默城降乙巳吴明彻克寿阳城丁未齐兵万人至颍口樊毅击走之辛亥齐遣兵援苍陵。又破之戊午湛■克齐昌城。

十一月甲戌淮阴城降庚辰威虏将军刘桃根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济阴城己丑鲁广达等克北徐州十二月壬午任忠克霍州城。

六年正月甲申广陵金城降。

七年正月乙亥左卫将军樊毅克潼州城。

三月戊申樊毅克下邳高山等六城。

闰九月都督吴明彻大破齐军於吕梁。

九年十月戊午司空吴明彻破周将梁士彦众数万于吕梁。

十年二月甲子北讨众军败绩於吕梁司空吴明彻及将卒以下并为周军所获。

十一年十一月周遣柱国梁士彦率众至肥口戊戌周军进围寿阳辛丑前丰州刺史皋文奏率步骑三千趣阳平郡癸卯任忠率步骑七千趣秦郡丙午新除仁威将军右卫将军鲁广达遣卒众入淮是日樊毅领水军二万自东关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步骑趣历阳戊申豫州陷辛亥霍州。又陷。

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州并自拔还京师谯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尽没於周矣。

十二年八月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遣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趣历阳通直散骑常侍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兖州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癸酉智武将军鲁广达克郭默城丙子淳于陵克■州城。

九月丁亥周将王延贵率众援历阳任忠击破之生擒延贵等。

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二月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寇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六月梁魏王元庆和寇南顿尧雄大破之十一月梁将柳仲礼寇荆州刺史王元击破之。

三年九月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节度诸军南讨十一月景攻克梁楚州获刺史桓和（是岁与梁通好）。

四年十月西魏行台宫景寿都指挥杨白驹寇雒州大都督韩贤大破之西魏。又遣其子大行台元季海大都督独孤信逼雒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阙季海信遂据金墉。

元象元年八月大破西魏之众于河阴。

武定五年九月梁武遣贞阳侯萧明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应侯景十一月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大都督高岳潘相乐大破擒之及其二子■遁十二月萧明至阙帝御闾阖门让而宥之岳等回师讨侯景。

六年四月大尉高岳司徒韩轨大都督刘丰等讨西魏王思政於颍川引洧水灌其城。

七年五月大将军高澄帅师赴颍川六月克之获大将军王思政等。

北齐文宣天保元年十一月周文帝率众至陕城分骑北渡至建州帝亲戎出次城东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遂退师。

二年五月丙戌合朔州刺史斛斯显攻克梁历阳镇七月癸酉行台郎邢景远破梁龙安戍获镇城李雒文三年三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使持节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

六年正月壬寅清河王以众军渡江克夏首二月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

三月丙戌上党王涣克东关斩梁将梁之横俘斩数千。

七年三月丁酉大都督萧轨等率众济江六月乙卯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锺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轨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宝东方老军司裴英起并没士卒散还者十二三。

武成河清二年十二月己酉周将杨忠率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馀万人自恒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己未周军逼并州。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众数万东雍及晋州与突厥相应。

三年正月周军至城下而陈战於城西周军及突厥大败人马死者相枕数百里不绝。

七月周军三道并出使其将尉迟迥寇雒阳杨标入轶关权景宣趣悬瓠。

十一月甲午周将尉迟迥等围雒阳甲辰大尉娄大破周军於轶关擒杨标。

十二月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将权景宣壬戌太师段韶大破尉迟迥等解雒阳围。

梁太祖开平二年四月甲寅淮寇侵轶潭岳边境欲援郎州以战舰百馀艘扬航西上泊鼎口湖南马殷遣水军都将黄率楼船遮击之贼众公流宵遁追至鹿角镇。

五月丁丑王师围潞州将及二年李进通穷危旦夕不俟攻击当自降太原李存勖以厚币诱结北蕃诸部并其境内丁壮悉驱南征决战以救上党之急部落帐族驰马甲兵数路齐进於铜树寨旗垒相望是月癸未淮贼寇荆州石首县襄阳举舟师公港袭败之。

六月丙辰岐来寇雍西编户困于逃避。且芟害禾稼结营自固逾月同州刘知俊领所部兵击退袭至幕谷大破之俘斩千计收其器甲宋文通仅以身免。

是月壬戌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北郡五领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繇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方致讨王师集淮夷毁壁焚郭郭而遁。

十月己亥上在陕两浙节度使奏於常州东州镇杀淮贼万馀人获战船一百二只。

末帝乾元三年五月乙巳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及刘守奇率魏博邢洛徐兖郓滑之众十万讨镇州庚戌营於镇之南门外壬子晋将史达瑋自赵州领骑五百人入於镇州师厚知其有备自九月移军於下博刘知奇以一军自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师厚自弓高渡御河迫沧州张万进惧送款于师厚师厚表请以万进为青州节度使以刘守奇为沧州节度使。

七月晋王率师自黄泽岭东下寇邢洛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军於潼水之东晋将曹进金来奔晋军遂退贞明元年四月州留後李保衡以城归顺是月凤翔李茂贞遣伪署泾州节度使刘知俊率师攻州以李保衡归顺故也。自是凡攻围十四日节度使霍彦威诸军都指挥使黄贵坚等捍寇会救军至岐人乃还。

六月庚寅晋王入魏州以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举族迁於晋阳是月晋人陷德州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彦章弃城来奔是月刘自洹水潜师繇黄泽路西趣晋阳至乐平县值霖雨积旬乃班师还次宗城遂至贝州军於堂邑遇晋军转战数十里晋军稍还。

二年二月命许州节度使王檀河阳节度使谢彦章郑州防御使王彦章率师自阴地关抵晋阳急攻其垒不克而旋。

三月刘率师与晋王大战於元城军败绩先是军驻於莘帝以河朔危急师老於外餉馈不克遣使赐诏微以责让奏以寇势方盛未可轻动帝。又问决胜之策奏曰：人给粮十斛尽则破敌帝不悦复遣促战召诸将会议诸将皆欲战默然一日引军攻镇定之营彼众大骇上下腾乱俘斩甚众时帝遣偏将杨延直领军万馀人屯檀州以应既而晋王诈言归太原刘以为信是月诏杨延直会於魏城下自莘率军亦至与延直会既而晋王自贝州至引军渐退至故元城西与晋人决战大为所败追至河上军士赴水死者甚众自黎阳济河奔滑州。

四年二月遣将谢彦章帅众数百迫杨刘城甲子晋王来援杨刘彦之军不利而退。

八月晋王率师次杨刘口遂军於麻家渡北面招讨使贺环以兵屯濮州北行台村对垒百馀日晋王以轻骑来规许州节度使谢彦章发伏兵掩击围之数重会救军至仅以身免。

十二月庚子朔晋王领军迫行台寨十里距寨结营而止二十二日晋王次临濮贺瑰王彦章自行台寨军蹶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晋王领军出战瑰军已成列晋王以骑突之王彦章一军先败彦章走濮阳晋人輜重在陈西瑰乃领军薄之晋人大奔自相蹈藉死者不可胜计晋大将军周德威歿於阵瑰军登七山列阵於山下晋王复领军来战瑰军遂败翼日晋人攻濮阳陷之京师戒严。

五年春正月晋人城德胜夹河为栅。

四月贺瑰攻德胜南城以艨艟战舰横於河以扼津济之路晋人断其艨艟济军以援南城瑰等退军。

十二月戊戌晋王领军迫河南寨王瓚率师御之获晋将石家才既而瓚军不利瓚退保杨村寨。

六年六月遣兖州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领军攻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谦袭陷同州节度使程全晖单骑奔京师友谦以其子令德为同州留後表求节旄不允既而帝虑友谦怨望遂命兼镇同州制命将下而友谦已叛遣使求援於晋故命将讨之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远充契丹欢好使晋王遣都将李嗣昭李存审王建及率师来援同州战於城下我师败绩诸将以馀众退保华州。

龙德元年春正月戴思远率师袭魏州时晋方攻镇州故思远乘虚以袭之陷城安而还遂急攻德胜北城晋将李存审极力拒守。

二月晋王以兵至思远收军而退复保杨村。

八月段凝张朗攻卫州下之获刺史李存儒以献戴思远。又下淇门共城新乡等三县自是澶州之西湘州之南皆为梁有晋人失军储三分之一焉。

三年五月以滑州节度使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辛酉王彦章率舟师自村寨浮河而下断德胜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杀数千人唐帝弃德胜之北城并军保杨刘己巳王彦章围杨刘城。

六月乙亥唐帝引军援杨刘潜军至博州筑垒於河东岸戊子王彦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垒不克遂退保于郛口。

七月丁未唐帝引军出公河而南王彦章弃郛口复至杨刘己未自杨刘援营退保杨村寨。

八月以段凝代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戊子段凝营於王村引军自高陵渡河略临河而还薰璋攻泽州下之庚寅命滑州节度使王彦章率兵屯守郛之东境九月戊辰彦章以众渡汶与唐军於递坊镇彦章军不利退保中都。

卷二百十八

闰位部·失政疑忌恶直失政

夫布常无艺乱政亟行用兹为国何以永世自秦嬴宰制事或非允吴蜀分据政则殊俗宋齐相袭梁陈继轨至於出令制命不厌於众心阿谀近习匪率乎！彝则赏罚淆乱贤愚混同典礼无章用度靡纪而犹骄心方炽自谓永图逮於高齐咸有斯弊今取其梗□著之於篇云：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填音竹刃切）请立诸子惟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谓河南上中地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潁川碭郡泗水一郡东郡琅琊齐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鄣上党平原□中太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平中巴郡）郡置守尉监（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军卒监御史掌监郡）更名民曰：黔首（黔亦黎黑也。）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

日弗去鯨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蜀郡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蜀後主即位未逾月而改元夫逾年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国政吴大帝嘉禾中信任较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帝不纳大臣繇是莫敢言。

景帝永安中以丞相濮阳兴及左将军张布有旧恩委之以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帝欲与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因妄饰说以拒遏之帝初为王时布为左右将督素见信爱及至践祚厚加宠待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自嫌瑕短惧曜冲言之故尤患忌帝虽解此一日心不能悦更恐其疑惧竟如布意废其讲业弗使冲等入。

後主宝鼎中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功农守并废天纪中岑昏险 二 叟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工役众所患苦以上下离心莫为後主尽力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

宋前废帝即位凶悖日甚诛杀相继百司不保首领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

明帝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言应回避者犯即加戮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尽更请阮佃夫杨运长王道隆皆擅威权言为诏敕郡守令长一缺十除内外混然官以贿命王阮家富於公家及泰始泰豫之际左右失言往往有剗昔 一 继戮禁中懍懍。若践刀剑军旅不息府藏空虚百官并绝禄俸在朝皆市井佣贩之子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

南齐郁林王即位极意赏赐动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昔时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将用汝未期年之间世祖齐库储钱数亿垂尽。

东昏侯永元二年八月後宫遭火之後更起仙华神佛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青金口带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髻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并仙人绮兽以充足之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是岁十二月梁武起兵於襄阳三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时加寅漏上八刻率宫人於阅武堂元会皇后正位阍人行仪帝戎服临视自永元以後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州南徐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东境苦役多注籍诈病，或以积年皆摄充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御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又横调征求梁武兵至与御刀左右及六宫於华光殿立军垒以金玉为铠仗亲自临阵诈被 二 仓势使人輿将去以此厌胜。又虑城外有伏兵乃烧城傍诸府署六门之内皆荡尽城中阁道西掖门内相聚为市贩死牛马肉犹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耶何为就我来求物後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帝云：拟作殿竟不与城防巧手悉令作殿昼夜不休。

梁武帝末年委事群 二 幸中领军朱异之徒作福作威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纲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初侯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朱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者曰：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为之备及寇至城文武咸尤之异惭忿而卒高祖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高祖因其宿志特赠侍中尚书右仆射。

陈後主嗣位荒於酒色不恤刑政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帝日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而盛修宫室无时休止税江税市徵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诸军临江後主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兵再至无不摧没今必自败其臣孔范亦言无渡江理但奏妓纵酒作诗不辍北齐後主时韩凤为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祖 二 曾与凤於後主前论事 二 语凤云：强弓长檠无容相谢军国谋算何由得争凤答云：各出意见岂在文武优劣封昌黎王息宝仁尚公主在晋阳赐第一区其公主生男满月驾幸凤宅宴会尽日每日一参先被敕唤顾访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视事内省外头急速者附奏闻军国要密无不经手东西巡及山水游戏射猎多独在御傍与高阿那肱穆提婆共处衡轴号曰：三贵损国害政日月滋甚天统中毁东宫造修文偃武隆基嫔嫱院起玳瑁楼。又於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广修佛寺劳役钜万计财用不给乃减朝士之禄断诸曹粮膳及九州军人赏赐并之。

是时有穆提婆母陆令萱後主乳保也。提婆本姓骆父超以谋叛伏诛令萱没入掖廷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奶遂大为胡后所昵爱令萱奸巧多机辨取媚百端官掖之中独擅威福後主绍位。又佞媚

穆昭仪养之为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号曰：太姬此即齐朝皇后母氏之位号也。视第一品班在长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势倾内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迹屏气焉自外杀生予夺不可尽言。

闰位部·疑忌

夫观感而化道乃大明小信未孚民犹弗与况乎！忌克为量包藏在心片言或愆则 之城府危机一发则酷於荼毒以此与物难以济矣。若夫晋文之誓白水嫌吝以安世祖之推赤心反仄乃定是知至诚能化疑事无功以馀闰之小邦挟猜忍之凶德民之无援亡於何有虽苟无患不其隘哉！

孙策既定江东时有高岱隐於馀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已而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学其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其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已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已乃囚之知友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大帝初以礼聘沈友友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帝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为庸臣所 替诬以谋反帝亦以终不为己用欲害之帝大会官寮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谓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遂杀之。

後主使徐绍使魏行至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

张尚为侍郎以言语辨捷见擢为侍中中书令後主使尚鼓琴尚对曰：素不能敕使学之後宴言次说琴之精妙尚因道晋平公使师旷作清角旷言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後主意谓尚以斯喻已不说後积他事下狱皆追以此为诘（後主尝问尚诗云： 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对曰：诗言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也。又问鸟之大者惟鹤小者惟雀乎！尚对曰：大者有秃 小者有鷓鹒皓性忌胜已而尚谈论每出其表积以致恨後问孤饮酒以方谁尚对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曰：尚知孔丘之天王而以孤方之因此发怒收尚尚书岑昏率公卿以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罪尚得减死）送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诛。

宋文帝时朱 之戍滑台为後魏所陷大武宠之初北人去来言 之劝诱大武侵边并教大武以中国礼制文帝甚疑责之 之後得还具相申理帝意乃释。

孝武帝初与竟陵王诞同举兵讨元凶有奔牛之捷明年讨南郡王义宣。又有殊勋帝性多猜疑体悍而诞造立第舍穷极巧工园池之美冠於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帝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为使持节都尉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帝以京口去都密迩犹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为都督南兖南徐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

沈怀文孝武时为侍中孝武每宴集诸在坐者咸令沉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调帝谓故欲异已谢庄尝诫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非欲异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为晋安王子勋征虜长史广陵太守。

明帝初封湘东王虞愿为国常侍帝立以藩国旧恩意遇甚厚累选通直散骑郎帝性猜忌体肥憎风夏月尝着皮小衣拜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风起方面辄先启闻星文灾变不信太史不听外奏敕灵台知星二人与愿常直内省有异先启以相检察。

吴喜为骁骑将军尝对宾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明帝闻之益不悦其後诛寿寂之喜内惧因启乞中散大夫帝尤疑駭至是会帝有疾为身後之虑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乃赐死。

王景文为中书监领扬州时明帝太子及诸皇子并小帝稍为身後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并杀之而景文外寂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也。弓长张字也。及帝既有疾而诸弟并已见杀惟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不见疑出为江州刺史虑一旦不讳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春帝疾笃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死时年六十（帝性猜疑多虑故亟行诛戮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於出入竟不南郊。又云：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讳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诛戮改 马边爪亦以 字近祸故也。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讫更启其事类皆如此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其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帝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顙谢之久方释太后停尸漆床先出东宫帝尝幸宫见之怒甚免中庶子宫职局以坐者数十人内外常虑犯触

人不自保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词祝策如大祭飨。

南齐郁林王初为太孙武帝不豫诏竟陵王子良入侍医药日夜在殿内太孙间日入参承帝暴渐物议疑立子良俄顷而苏问太孙所在遗诏子良辅政太孙少养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屯伏太极西阶之下成服後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

苍梧王时豫章王嶷居青溪宅苍梧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以为有备乃去。

明帝建武中刘季连为平西萧遥欣长史南郡太守时帝诸子幼弱内亲则仗遥欣兄弟外亲倚后弟刘暄内弟江革遥欣之镇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遥欣至州多招宾自封植帝甚恶之季连族甥琅琊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美容貌颇事辨遥欣遇之甚厚会多不敖忽於公座与遥欣竞侮季连憾之乃密表帝称遥欣有异迹帝纳焉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帝心德季连以为辅国将军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

陈显达为太尉侍中明帝欲悉除高武诸孙微言问显达答曰：此等岂足介虑帝乃止。

梁武帝时刘显为国子博士有沙门讼田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辩遍问莫知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为■麾邵陵王长史浚阳太守魏使李谐至闻之恨不相识叹曰：梁德衰矣。善人国之纪也。而出之无乃不可乎！

刘峻字孝标为荆州刺史安成王户曹参军初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贲曾策锦被事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馀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

元帝初为湘东王时萧贲为法曹参军得一府欢心及乱帝为檄贲读至偃师南望无复储骨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为过似如体自朝廷非关序贼帝闻之大怒收付狱遂以饿终。又追戮贲尸乃著怀旧传以谤之极言诬毁忠壮世子方等母徐妃以嫉妒失宠方等意不自安元帝闻之。又忌方等益惧故书论以申其志焉（论其储宫文学）。

王琳为衡州刺史时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众。又得众心故出之岭外。又授都督广州刺史其友人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万一不虞安得琳力付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孰。若远弃岭南相去万里一日有变将欲如何琳非愿长坐荆南正以国计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启遂率其众镇岭南。

陆法和为都督郢州刺史法和善为攻战具在江夏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坐处岂规王位但於空王佛所与主上有香火因缘见主上应有报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

乐良王大圆筒《文子》也。元帝初徙封晋熙王琅琊鼓城二郡太守帝既有克复之功而大圆兄汝南王大封犹未通谒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谓大圆曰：汝两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圆即日晓谕两兄相继出谒帝乃安。

陈高祖以杜陵监义兴琅琊二郡帝诛王僧辩引棱与侯安都等共议棱难之帝惧其泄已乃以手巾绞棱闷绝於地因闭於别室军发召与同行。

後主既即位鄱阳王伯山长子君范为贞威将军晋陵太守隋师至是时宗室王侯在者百余人後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而。又阴为之备及六军败绩相率出降。

樊猛为忠武将军南豫州刺史隋将韩擒虎济江猛在京师第六子巡摄行事擒虎进军攻■晋之巡及家口并见执时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领青龙八十艘为水军於白下游奕以御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军惧其有异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伤其意乃止。

北齐後主时兰陵王长恭为荆州刺史芒山之战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师後主谓长恭曰：入阵大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曰：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後帝使饮以毒药薨。

斛律光为右丞相率步骑五万克复秦姚襄白亭城戍。又取周建安等四戍而还军未至邺敕令便放兵

散光以为军人多有勋功未得慰劳。若即便散恩泽不施乃密通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朝廷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仍驻营待使後主闻光军营已逼心甚恶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见然後宣劳散兵拜光右丞相。又别封清河郡公。

北平王贞武成第五子也。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书令录尚书事武成行幸总留台事积年後主以贞长大渐忌之阿那肱承旨令冯士_二劾系贞於狱夺其留後权。

梁太祖时刘知俊威望益隆帝疑猜日甚会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无罪见诛知俊居不自安乃据同州叛送款於李茂贞_二分兵以袭雍华雍州节度使刘捍被擒送凤翔害之华州蔡敬思被伤获免帝闻知俊叛遣近臣谕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负耶知俊报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师不负陛下而致族灭帝复遣使谓知俊曰：朕料卿为此昨重师得罪盖刘捍言阴结_二凤终不为国家用我今虽知枉滥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恨盖刘捍误予事也。捍死固未塞责知俊不报遂分兵以守潼关帝命刘_二率兵进讨攻潼关下之时知俊弟知浣为亲卫指挥使闻知俊叛自雒奔至潼关为_二所擒害之寻而王师继至知俊乃举族奔於凤翔。

庶人友_二以敬翔天下之望命翔为宰相友贯请宣学士兼召谏臣言阴阳序理之端人事调和之本_二严修祀典精神神祇宜令有司依奏处洁所云：进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盗而恤孱羸虽责在朕躬亦资於调燮刑法舒惨宜令大理寺御史台明慎详谏勿至冤诬选贤退愚宜令三铨选部精_二慎选所冀得人新旧制敕令御史台与三司官员详择以闻。

周冯道初仕後唐明帝时平章事长兴时帝御中兴殿道对奏曰：陛下宫中无事游幸近郊则可矣。然则御马涉历山险万一马足差跌则貽臣下之忧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细尚犹惜其身保其产而况富有四海贵为天子自轻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愿陛下居安虑危动存戒慎上敛容谢之退令小黄门至中书敕道录奏所对垂堂语道因注其说以闻四年帝对宰臣曰：诸州镇数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贫将来何以得济道奏曰：天灾流行古今常所不免自陛下临御八年七年丰稔今操父子逼篡位故乃羈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恐不为陛下取也。繇是忤旨左迁部永昌从事。

闰位部·恶直 阙文

吴大帝初为吴侯辟陆绩为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虞翻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大帝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阳泾县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大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神仙也。大帝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屈晃为尚书仆射大帝欲废太子和立亮晃固谏不止大帝大怒牵晃入殿杖一百後主时王蕃为散骑常侍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旨时或忤意积以见责甘露二年後主大会群臣蕃沉醉顿伏後主大怒呼左右於殿下斩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请不能得。

楼玄以大农为宫下镇禁中侯主殿中事玄从九卿持刀侍卫正身率下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忤後主意渐见责怒後人诬白玄与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遂被诏责送付广州後主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据付交趾将张奕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奕令杀之。

贺邵为中书令领太子太傅後主凶暴骄矜政事日弊邵上疏切谏书奏後主深恨之後竟见杀。

韦曜为侍中尝领左国史时所在承旨数言瑞应後主以问曜曜答曰：此人家箱篋中物耳。又後主欲为父和作纪曜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如是者非一渐见责怒後主於酒後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愆过或误犯後主讳辄见收_二专至於诛戮曜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不济济非佳事也。故但示难问经义言论而已後主以为不承用诏命意不忠恭遂积前後嫌忿收曜付狱诛之徙其家零陵。

华_二为东观令领右国史上疏谏後主後主不纳後以微谴免数年而卒。

宋文帝时符全育为龙骧将军元嘉中彭城王义康出镇豫章全育上表谏曰：陛下。若荡以平听屏此猜情速召义康返於京甸兄弟协和则四海之望塞谗说之道消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

孝武帝时沈怀文为侍中怀文与颜峻周朗素善峻以失旨见诛朗亦忤意得罪帝谓怀文曰：峻。若知

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嘿然尝以岁夕与谢庄王景文颜师伯被敕入省未及进景文因言次称峻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_二州和师伯後因语次白帝叙景文等此言怀文屡经犯忤至此帝倍不悦。

蔡兴宗为侍中时孝武拜陵兴宗负玺陪乘及还帝欲因以射雉兴宗正色曰：今致处园陵情敬兼重欲从禽犹有餘日请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车繇是失旨。

废帝时王玄谟为领军将军朝政多门玄谟以严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明帝时虞愿为通直散骑侍郎初帝以宅起湘宫寺立佛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来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驱下殿。

梁高祖时江子四为右丞左民郎沈礼明少府丞顾_二奏事不允高祖厉色呵责之子四乃_口前代礼明等对言甚激切高祖怒呼_二专之子四据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释之犹坐免职。

陈後主时毛喜为侍中後主为始兴王所伤及疮愈而自庆置酒於後殿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而命喜於时山陵初毕未及逾年喜见之不怪欲谏而後主已醉升阶阳为心疾仆於阶下移出省中後主醒而疑之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故奸诈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将乞鄱阳兄弟听其报讎可乎！对曰：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傅_二宰争之曰：不然。若许报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乃除永嘉内史。

蔡凝为黄门侍郎後主尝置酒会群臣欢甚将移宴於弘范宫众人咸从惟凝与袁宪不行後主曰：卿何为者凝对曰：长乐尊严非酒後所过臣不敢奉诏众部诸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後主谓吏部尚书蔡徵曰：蔡凝负地矜才无所用也。寻迁晋熙长史章华为大市令祯明初上书极谏後主大怒即日命斩之。

北齐文宣帝时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兼侍中文宣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帝不悦。

李集为御史丞文宣肆行淫暴凡所杀害多令支解集面谏帝比於桀纣帝令_二专置漳流中沉没久之後遂腰斩。

李雅廉为太原郡守文宣尝召见问以治方语及政行宽猛帝意深文峻法雅廉固以为非帝意不悦语及杨_二误称为杨公以应对失宜除济阴郡守带西兖州长史。

孝昭帝初为常山王文宣昏乱日甚帝承间苦谏遂至忤旨文宣使力士按伏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帝曰：天下噤口除臣谁敢有言文宣催遣捶楚命乱杖数十以醉卧得解。

崔一为五兵尚书武成将_二单後主先以问——谏以为不可繇是忤旨出为南兖州刺史。

卷二百十九

僭伪部·总序

夫馀分为闰既异夫居正之统王纲失纽或有乎！僭命之号斯盍豪杰窃起以蓄乎！覬觎强弱相凌分据乎！土宇虽政令之自出非运序之所系自魏武徙氏羌之种杂处秦州晋氏之兴厥类弥炽罔_二旬名臣之议失於长世之御乱华之暴乘间而作故刘渊以五部之众起於离石石勒因晋阳之甲据乎！襄国厉阶之构乃繇於此而李特以流徙之奄宅益部而为蜀慕容_二因封建之旧保界辽碣而为燕群雄竞起宇内分裂河西之区张轨攸领因而称制是称前凉自此晋纲绝纽中原震荡龟玉南徙遂荒江介其後符洪自蓟州之广川建三晋之号入寇关辅居长安而为秦李_二跨敦煌之地雄西夏而称西凉慕容垂守中山之国蹈两河而为後燕乞伏国仁凭河湟之奥而为西秦吕光按酒泉之富而为後凉姚萇乘符氏之业而为後秦冯跋践昌黎之域而为北燕秃_二乌孤负西平之阻而号南凉慕容德依广固之险而为南燕沮渠蒙逊保张掖而为北凉赫连勃勃连朔方而称夏凡十有六国焉俱僭大号各建正朔或称王爵并专诛赏傅世垂祚历岁弥久而率多戎虏之种或出氏羌之类始愆制驭终以_二大分宰诸夏专制民命吞并相继兵难不绝家国殊政百有馀年洎宋祖之奋威及元魏之雄视芟夷扫荡剪焉靡馀以至唐室之季王度交丧礼乐征伐不出於朝廷山河疆理遂分於土壤王审知跨据山海裂五郡而为闽王建凭恃岩险包三川而为蜀杨行密宅淮海之壤擅鱼盐之富建号而称吴刘陟总百越之众通珠贝之利开国而为汉其後孟知祥因同光之难凭二剑之固僭尊名而为後蜀李_口承吴人之业保重江之阻冒旧服而为唐刘崇以汉室之亡托於宗胄仍厥位号保於太原而吴唐二蜀继守其宇七

閩之乱厥土三分显德之世尚馀四国皇朝受命始平并络旋殄五岭後克江表三晋遗孽再驾而服混一区内以致太平今自西晋之後洎唐宋诸国论次其事类以为僭伪部凡三十七门。

僭伪部·姓系

年号

姓系

夫胙土命氏事存於鲁史别生分类义载於虞书盖所以辨族类而定嫌疑厚人伦而正宗祀也。若夫桀黠之流乘时射利割据州壤负阻山河或保聚方隅或饕窃大号虽游魂假息宁乱纪於帝图然瓜割豆分成编名於史源流所自祚裔攸存广记备言既可徵於旧史洽闻殫见将有助於方来爰用讨论咸从编次。

前凉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孙也。家世孝廉以儒学显父温为太官令轨晋惠帝时为散骑常侍征西军司马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愍帝时进位司空固让。又拜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在州十三年表立子暉为世子卒年六十谥曰：武公州人推暉摄父位暉字安逊愍帝因下策书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在位六年为帐下阎沙所害私谥曰：昭公元帝赐谥曰：元子骏年幼弟茂摄事州人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授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牧在位五年卒私谥曰：成茂无子暉子骏嗣位骏字公庭在位二十二年卒私谥曰：文公穆帝追谥曰：忠成公第二子重华嗣位自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重华字泰临在位十一年卒私谥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赐谥曰：敬烈子耀灵年十岁嗣事称大司马校尉刺史西平公在位一年为伯父祚所害私谥曰：哀公祚字太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永和十年祚僭称帝位篡立三年为其下张暉等所杀立耀灵庶弟玄靚为大都督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玄靚字元安在位九年为骏少子天锡所害私谥曰：冲公孝武帝赐谥曰：敬悼公天锡自号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在位十三年降於苻坚（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

西凉李暉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於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於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暉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家世享侯父暉幼有令名早卒遗腹生暉吕光末暉业所署沙州刺史孟敏署暉效暉令敏卒护军郭谦治中索仙等推玄盛为敦煌太守称藩於业晋安帝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推玄盛为大都督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在位十八年年六十四私谥曰：武昭王子歆嗣歆字士业小字桐稚在位四年为沮渠蒙逊所灭弟敦煌太守恂为郡人宋承等所推为凉州刺史二年。又为蒙逊所灭（始暉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凡三世二十四年）。

前赵刘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後也。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後汉建武初乌珠留。若暉单于子右奥暉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於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尊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於河内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馀部师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於晋阳汾润之滨豹生元海晋惠帝时为成都王暉所拜北单于永兴元年僭称汉王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在位六年伪谥光文皇帝太子和立和字玄泰嗣伪位为弟聪所害聪字明一名载元海第四子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在位九年伪谥曰：昭武皇帝子粲嗣伪位粲字士光在位一年为靳准所杀元海族子曜自长安赴难至於赤壁伪太保呼延宴等迎立之以大兴元年僭即皇帝位曜字永明在位十年为石勒所杀（元海自怀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年）。

後赵石勒字世龙初名<昔门>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邪奕於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勒仕刘元海为平东大将军封亲汉王晋元帝大兴二年伪称赵王成帝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寻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年六十子弘嗣伪位弘字大雅在位二年年二十二为勒从子虎所废寻杀之虎字季龙称居摄赵天王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穆帝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六年季龙死在位十五年子世立凡三十三日为兄遵所废遵立一百八十三日为冉闵所杀立石鉴在位一百三十三日为闵所杀

（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任左积射将军西华侯闵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永和六年杀石鉴自立僭位二年为慕容隼所灭。

前燕慕容皝字奕维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後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馀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於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皝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及後音讹遂为慕容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於辽东北，於是渐慕诸夏之风矣。皝晋武帝太康中为鲜卑都督累转辽东公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大单于在位四十九年年六十五成帝遣使者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第三子皝嗣位皝字元真帝遣谒者拜征北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咸康三年僭即天王位在位十五年年五十二第二子隼立隼字宣英穆帝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八年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一年年四十二子皝嗣伪位皝字景茂在位十一年为符坚所灭（始皝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至皝四世凡八十五年）。

前秦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氏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父怀归部落小帅洪仕石季龙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穆帝永和六年季龙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是年洪死年六十六子健嗣位去秦王之号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僭即皇帝位健字建业在位四年年三十九子生嗣伪位生字长生在位二年年二十三为苻坚所杀坚字永固一名文玉洪季子雄之子也。以升平元年僭称大秦天王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八孝武太元十年为姚萇所灭坚庶长子丕僭即皇帝位於晋阳丕字永叙在位二年为慕容永所败坚族孙登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登字文高在位九年年五十二为姚兴所灭（始建以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四年）。

後秦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为羌酋其後烧当雄於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仕石季龙为征西大将军封西平郡公晋穆帝永和七年遣使降晋拜六夷大都督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弋仲卒子襄嗣襄字景国升平元年为苻坚所杀弟苌降苌字景茂苌以为杨武将军累迁龙骧将军孝武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年六十四长子兴嗣自称大将军明年僭即皇帝位兴字子略在位二十二年年五十一长子泓嗣以义熙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泓字元子在位二年年三十为晋所灭（始苌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几三世凡三十三年）。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务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廩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俱出皆争为神，於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著者以为廩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县焉。又以土为船廩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为廩君务相船。又独浮，於是遂称廩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於盐阳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廩君曰：我当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廩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昼昏廩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嬰此即宜之与汝俱生弗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廩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推广三丈馀而阶陞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计廩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夕因为夕人焉特父纂为东羌猎将特晋武帝元康中随流人至蜀其後流人以特为主行镇北大将军惠帝大安元年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在位二年为晋益州刺史罗尚所杀特弟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流字元通年五十六死特子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又僭即帝位雄字仲隼在位三十年年六十一兄荡之子班嗣伪位班字世文为李越所杀在位一年年四十七遂立雄之子期字世运在位三年年二十五为李寿所废自缢死寿字武考特弟骧之子在位五年年四十四长子势嗣伪位势字子仁在位五年为晋所灭（始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势六世凡四十六

年)。

後凉吕光字世明略阳氏人也。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父婆楼佐命符坚官至太尉光仕符坚为都督五门巴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坚为姚萇所害光，於是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晋孝武太元十五年僭即三河王位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在位十年年六十嫡子绍嗣伪位为庶长子纂所杀纂字永绪僭即天王位在位三年为吕起所杀立光弟宝之子隆嗣伪位隆字永基为姚兴所灭(始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载)後燕慕容垂字道明前燕慕容皝之第五子慕容隼时封为吴王慕容皝为符坚所灭垂在坚朝历位京兆尹坚败垂引兵至荥阳以晋孝武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在位十三年年七十一子宝嗣宝字道弼在位三年年四十四子盛嗣盛字道运在位三年年二十九垂少子熙嗣熙字道文在位六年年二十三为宝养子慕容暉所弑暉字子雨祖父高和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为高氏焉(始垂以孝武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暉寻为幸臣离班姚仁所杀。

西秦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汉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於路其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凭字之曰：纡干纡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慕容皝莫何慕容皝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其後有慕容暉邻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晋武帝泰始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载初率户五千迁於夏缘部众稍盛鲜卑鹿结七万馀落屯於高平川与慕容暉邻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慕容暉邻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慕容暉邻死子结权立徙於牵屯结权死子利舟慕容暉邻立击鲜卑吐赖於乌树山讨尉迟渴权於大非川收众三万馀落利舟慕容暉邻死弟祁泥立祁泥死利舟慕容暉邻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於菟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馀落因居菟川以叔父轲泥为师傅委以国政斯引乌泥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舟慕容暉邻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述延死子慕容暉邻辱大寒立会石勒灭刘曜惧而迁於麦田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迁於度坚山寻为符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於统司繁叹谓左右曰：智不距敌德不抚众剑骑未交而本根已败见众分散势亦难全。若奔诸部必不我容吾将为呼韩邪之计矣。乃诣统降於坚，坚悦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坚以司繁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以讨之勃寒惧而请降司繁遂镇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国仁代镇孝武太元十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凉二州牧在位四年弟乾归嗣乾归在位二十四年子炽磐嗣炽磐在位十五年子慕末嗣慕末在位四年为赫连定所杀(始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凡四世四十有六载而灭)。

北燕冯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毕万之後也。万之子孙有食采冯乡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乱跋祖父和避地上党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时为将军永灭跋东徙和龙家於长谷跋为慕容暉所署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慕容暉为其幸臣所杀跋乃僭称天王位於昌黎在位二十二年弟弘立六年为後魏所灭(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立至弘凡二世二十八年)。

南凉秃发乌孤西河鲜卑人也。其先与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於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於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晋武帝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於万斛堆杀凉州刺史苏愉於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盱食後为马隆所败部下杀之以降弟务丸立死孙推斤立死子思复慕容暉立部众稍盛乌孤即思复慕容暉之子也。安帝隆安元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在位三年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利鹿孤在位三年弟慕容暉辱擅嗣慕容暉辱擅僭位凉王迁於乐都在位十三年年五十一为乞伏炽磐所灭(始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凡三世十有九年)。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後燕慕容垂之弟垂称燕王以德为车骑大将军垂死子宝嗣宝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晋安帝隆安四年僭即皇帝位在位五年年七十兄子超嗣超字祖明在位六年为晋所灭(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北凉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蒙逊仕沮渠业为张掖太守晋安帝隆安五年梁中庸等推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义熙八年僭立在伪位三十三年年六十六子茂处

立六年为後魏所擒（凡二世三十九载）。

夏赫连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後刘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为代王猗卢所败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种落复为诸部之雄石季龙遣使就拜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卫辰入居塞内符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於代来城及坚国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後魏师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拒战为魏所败魏人乘胜济河克代来执辰杀之勃勃乃奔於叱干部晋安帝义熙三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又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妘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保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勃勃在位十三年子昌嗣伪位寻为後魏所擒弟定僭号於平凉遂为魏所灭（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载）。

闽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为农民唐僖宗广明中黄巢犯阙江淮盗贼蜂起有贼帅王绪者自称将军陷固始县审知兄潮时为县佐绪署为军正蔡贼秦宗权以绪为光州刺史寻遣兵攻绪绪率众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转至闽中入临汀自称刺史绪多疑忌为部将所杀唐僖宗光启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昭宗大顺中岩卒子■胥范晖自称留後潮遣审知将兵攻之斩晖而降繇是尽有闽岭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军於福州以潮为节度福建管内观察使命审知为副乾宁中潮卒审知遂继兄位封琅邪郡王梁开平中封闽王後唐同光元年审知卒子延翰嗣为弟延均所杀延均自称帝国号大闽末帝清泰二年遇弑子昶嗣昶遇弑审知少子延羲嗣延羲遇弑兄延政自称帝於建州晋开运三年为李景所灭（始王氏以唐光启丙午岁据有闽越凡二世七主通六十年）。

前蜀王建字光图陈州项城人也。父庆里之豪右唐僖宗光启元年入蜀郡为璧州刺史率兵攻陷阆利二州。又攻陷成都昭宗龙纪元年授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梁太祖开平二年建自帝於成都国称大蜀在位十二年七十二子衍嗣衍字化源在位七年年二十五为後唐所灭（建自唐光启初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

吴杨行密庐州人唐僖宗光启初秦宗权抗准右郡将募能致战擒贼者行密应募补为队长因杀都将自权州兵朝廷因正授庐州刺史大顺二年略有淮南之地乾宁二年授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封弘农郡王哀帝天■三年卒子渥袭其位自称吴王在位三年为大将张顛所杀别将徐温杀顛立渥弟溥凡十馀年温乃册溥为天子国号大吴溥僭号三年而卒温乃推行密幼子溥为主晋天福二年溥逊位温养子李■（自唐大顺二年至晋天福二年凡四十七年）。

前汉刘陟其先彭城人祖安仁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父谦为广州牙将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领贺水镇使谦卒子隐复领贺水镇兼封州刺史唐末岭南节度使徐彦。若薨表隐为两使留後梁太祖为梁王时表隐为岭南节度使开平初累封南海王四年卒陟隐之弟也。代据其位梁末帝贞明二年僭号於广州国号大汉後改曰：■（■读为俨古文无此字盖妄撰也。）晋高祖天福七年卒年五十四长子玠嗣玠在位一年陟第二子晟杀玠自立晟周显德五年卒长子■长嗣皇朝开宝三年为王师所灭（始陟自梁贞明三年僭号历三世四主凡五十五年）。

後蜀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龙冈人也。祖察父道世为郡校伯父方立终於邢雒节度使从父迁位至泽潞节度使知祥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授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愍帝应顺元年正月称帝於蜀七月卒年六十一其子昶袭伪位皇朝乾德三年为王师所平（知祥自後唐同光三年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

後唐李■本海州人伪吴大丞相徐温之养子也。温字敦美亦海州人初从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起兵於庐州渐至军校唐末青州王师范为梁祖所攻乞师於淮南杨行密发兵赴之温时为小将亦预行其师次青之南鄙师范已败淮兵大掠而还■时幼■犀为温所虏温爱其慧黠遂育为己子名曰：知诰温仕吴至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封东海王温卒■为中书令累封齐王晋高祖天福二年杨溥逊位於■国号大齐■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之裔天宝末安禄山连陷两京玄宗幸蜀诏■为山南岭南黔中江南四道节度采访等使■至广陵大募兵甲有窥图江右之志後为官军所败死於大庾岭北故■指以为远祖因还姓李氏始改名曰：■国号大唐■僭位七年卒长子景嗣位皇朝建隆二年卒子煜袭伪位开宝八年为王师所平

(始以晋天福二年僭位凡三世三十九年)

後汉刘崇太原人汉高之从弟也。乾二初为北京留守周太祖广顺元年崇僭号於河东称汉改名三世宗显德二年卒子承均袭伪位承均卒子继元嗣皇朝太平兴国四年为王师所平。

僭伪部·年号

自晋氏失驭中原乏主瞻乌逐鹿乱靡有定繇是北人乘二为天下倡属而和之者十有六焉泊土运凌迟五代丧乱跨州连郡僭窃相高咸建号纪年以备制度前代策书悉载其事今之论次所以明其叛涣之迹为将来之戒耳。

前凉张轨晋永宁元年为凉州刺史都姑臧惠帝封西平公自轨至耀灵六世称晋建兴年号至四十二年张祚僭即帝位始改元和平祚为张二所杀立轨子玄靓。

张玄靓自号凉州牧西平公复称建兴四十三年至四十九年始改元升平三年为张天锡所杀。

张天锡自号凉州牧西平公请命於晋在伪位十三年为符坚所灭。

西凉李二字玄盛(唐以二为祖故载纪称字)晋安帝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推玄盛为大都督凉公领秦凉二州牧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元为唐子义熙元年改为建初在位十八年(唐子五年建初十三年)子歆嗣。

李歆字士业嗣位凉公领凉州牧改元嘉兴在位四年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弟恂为敦煌郡人所立本传无年号(按帝王真伪记年号永建二年)

前赵刘渊字元海(唐高祖渊故载纪称其字)晋惠帝永兴元年僭即汉王位於左国城南郊赦其境内年号元熙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於蒲改元永凤是年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已瑞大赦境内改元河瑞元海在位六年(永嘉四年元海死)本传无年号子和嗣伪位为弟聪所杀无年号。

刘聪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光兴二年刘曜陷雒阳迁晋怀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於平阳聪大赦改元嘉平三年以太庙新成大赦境内改元建元三年改元麟嘉聪在位九年(永兴元年聪死)子粲嗣。

刘粲既嗣伪位大赦境内改元汉昌在位一月为伪大将军录尚书事靳准所杀准自号汉大王称藩於晋。

刘曜元海之族子以伪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长安靳准既杀刘粲曜自长安赴之至於赤壁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僭即皇帝位(晋太兴元年)大赦境内惟准一门不在赦限改元光初曜在位十年而败。

後赵石勒晋大兴二年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至十一年改元太和三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建平在位十五年太子弘嗣。

石弘既嗣位改元延熙(晋咸和七年)二年石勒从子季龙幽之逼禅於季龙石虎字季龙(唐太祖讳虎故载记称字)以晋咸康元年废石弘群臣劝称尊号季龙下《书》曰: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但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内改元建武至十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大宁明年季龙死凡在位一十五年子世嗣(晋永和五年)石世在伪位三十日为兄遵所杀无年号。

石遵在伪位一百八十三日为弟鉴所杀无年号。

石鉴在伪位一百三日为季龙养孙冉闵所杀年号青龙。

石祗闻鉴死僭尊号於襄国为冉闵所灭无年号。

冉闵杀石鉴自立改国号大魏建元曰:永兴复姓冉氏明年为慕容隼所灭。

前慕容隼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二年隼既克冉闵蒋二以传国玺送於建邺隼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晋永和六年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其後隼太子肝死复立次子二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寿在位十一年(元玺五年光寿六年)隼死子二嗣。

慕容二晋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熙二在位十一年以晋太和五年为符坚所灭前秦苻健晋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明年健僭皇帝位於太极殿在位四年子生嗣。

苻生僭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寿光时晋永和十二年也。在位二年为从弟坚所杀。

苻坚晋升平元年僭称大秦天王赦其境内改元曰：永兴後南游霸陵大赦改元为甘露。又改元为建元在位三十年（永兴三年甘露六年建元二十一年）晋太元十年为姚萇所杀。

苻丕坚之长子也。坚死丕僭即皇帝位於晋阳南立坚行庙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安明年为慕容永所杀（晋太元十一年）。

苻登坚之族子丕死尚书寇遗等推立登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初在位九年为姚兴所杀（太元十九年）。

苻崇登之子登败奔於湟中僭称尊号改元延初为乞伏乾归所杀。

後秦姚萇晋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称制行事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於长安大赦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在位八年（白雀二年建初六年）萇死太子兴嗣。

姚兴僭即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其後以日月薄蚀降号称王大赦改元弘始在位二十二年（皇初四年弘始十八年）晋义熙十一年死子泓嗣姚泓僭即皇帝位改元永和在位二年为晋所灭（晋义熙十三年也。）。

後蜀李特晋太安元年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改元建初赦其境内明年特死弟流嗣。

李流无年号。

李雄特第二子流死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晋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为建兴丞相范长生劝雄称尊号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元大武（按帝王真伪记云：晏平）。又改玉衡雄在位三十年（建兴二年大武四年玉衡二十四年）太子班嗣。

李班嗣伪位为弟越所杀无年号。

李期雄第四子越既杀班以期雄妻任氏所养乃让位於期僭即帝位大赦境内改元玉恒期在位三年李寿晋咸康四年僭即伪位赦其境内改元为汉兴寿在位五年子势嗣。

李势嗣伪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和其後伪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势诛奕大赦境内改元嘉宁势在位五年（太和三年嘉宁二年）为晋所灭。

後凉吕光初为苻坚安西将军既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晋太元十年坚死十二年光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是时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已瑞以晋武太元十五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内年号麟嘉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元龙飞在位十年（麟嘉七年龙飞三年太安不预）因疾甚立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

吕绍嗣伪位数月为庶兄纂所杀无年号。

吕纂晋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改元为咸宁在位三年为番禾太守吕超所杀。

吕隆光弟宝之子与吕超同杀纂隆既僭即位超先於番禾得小鼎以为神瑞大赦改元为神鼎在位四年为姚兴所灭。

後燕慕容垂初为苻坚将晋太元八年自称燕王建元曰：燕元十一年僭即帝位改元建兴至二十一年垂死子宝嗣。

慕容宝嗣伪位改元永康在位三年为兰汗所杀（晋隆安三年也。）。

慕容盛宝之庶长子诛兰汗僭即伪位改元长乐在位三年为𠄎玠所杀（隆安五年也。）叔父熙嗣。

慕容熙垂之少子嗣立诛𠄎玠等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在位六年为垂养子𠄎所杀。

慕容𠄎即天王位复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正始国号大燕为幸臣离班姚仁等所杀。

西秦乞伏国仁初为苻坚秦川牧以晋孝武太元十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曰：建义明年苻登遣使署国仁苑川王在位四年弟乾归立。

乞伏乾归自为大单于河东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晋义熙三年僭称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曰：更始在位二十四年（太初二十年建始四年）子炽磐嗣。

乞伏炽磐袭伪位大赦改元曰：永康（晋义熙六年也。）。

晋元熙元年炽磐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炽

磐在年也。位十五年。

乞伏慕末嗣伪位三年为赫连定所杀（本传无年号）。

北燕冯跋初为高 ䷑ 征北大将军录尚书事 ䷑ 为其幸臣离班姚仁所杀跋帐下督张泰李桑斩班仁推跋为主晋太元二十年乃僭称天王於昌黎赦其境内建元曰：天平在位二十三年（宋元嘉七年跋死）。

冯弘跋之弟跋死弘杀其子翼自立後为魏所伐奔高句丽在位六年伪号大兴。

南凉秃 ䷑ 乌孤初为吕光将晋安帝隆安元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号太初在位三年弟利鹿孤立。

秃 ䷑ 利鹿孤晋隆安三年立既逾年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和在位三年弟 ䷑ 辱擅嗣。

秃 ䷑ 辱擅以晋元兴元年僭号凉王迁於乐都改元弘昌。又改嘉平在位十三年（宏昌六年嘉平七年）为乞伏炽磐所灭。

南燕慕容德垂之弟垂临终敕其子宝以邺城委德宝既嗣位以德为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晋隆安二年自邺徙於滑台明年宝为兰汗所杀德依燕元故事称元年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在位五年兄子超嗣位。

慕容超即位改元曰：太上在位六年为晋所灭。

北凉沮渠蒙逊等初推 ䷑ 业为凉州牧建康公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业後僭称凉王蒙逊杀之晋安帝隆安五年蒙逊僭称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义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弘始置官寮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在伪位三十三年（永安十二年玄始十六年承玄三年义和三年记不书承玄义和二年号按帝王真伪记编入）子茂乾嗣。

沮渠茂乾在伪位七年年号承和为後魏所灭。

夏赫连勃勃初为姚兴安北将军五原公晋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建元曰：隆 ䷑ ䷑ 署置百官自以匈奴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其後改元为凤翔勃勃既入长安为坛於灊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为昌武自长安还统万以宫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勃勃在位十八年（龙 ䷑ ䷑ 六年凤翔五年昌武元年真兴七年）子昌嗣。

赫连昌嗣伪位年号永光四年为魏所擒弟定立赫连定僭伪位於平凉年号服光四年为魏所灭。

吴杨渭淮南节度使弘农郡王行密次子行密唐天 ䷑ 三年卒长子渥继袭是岁梁太祖既受唐禅改元开平而渥犹称天 ䷑ 至五年渥为大将张顛所杀顛自称留後将纳款於梁。又为别将徐温所杀以渭为主至十六年温册渭为天子改元武义（尽二年）杨溥渭之弟溥卒溥嗣伪位改元顺义（尽七年）。又改乾贞（尽二年）。又改太和。又改天祚（尽七年）逊位於李 𠄎 前蜀王建梁开平三年以剑东南西川节度使蜀王僭即皇帝位於成都改元武成三年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汉。又改元光天。

王衍建之幼子嗣伪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为咸康。

汉刘陟青海静海两军节度使南海王隐之弟隐以梁开平四年卒陟代据其位贞明三年僭号於广州国号大汉改元乾亨九年白龙见於南海改元白龙四年改元大有凡僭号三十六年。

刘玢陟长子陟卒玢嗣伪位改元光天在位一年为弟晟所杀。

刘晟即位改元应乾。又改元乾和。

刘 ䷑ 长晟之长子袭伪位改元太宝。

闽王延均福建节度使闽王审知次子审知卒长子延翰嗣为延均所杀延均袭位後唐长兴三年上言吴越国王钱 𠄎 薨乞封为吴越王不报遂自称皇帝国号大闽改元龙启在位十一年。

王昶延均之子嗣伪位改元通文。

王延羲审知之少子嗣伪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

後蜀孟知祥後唐应顺六年以剑东南西川节度使蜀王称帝於蜀改元明德在位一年。

孟昶知祥第三子嗣伪位犹称明德至四年冬改明年为广政（尽二十八年归皇朝）。

唐李 𠄎 晋天福二年以伪吴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受吴禅僭即尊位国号大齐改元 ䷑ ䷑ 元建都於金陵寻改国为唐在位七年。

李景 𠄎 之长子嗣伪位改元保大周世宗南伐遂称唐国主行显德年号。

後汉刘崇周广顺元年以河东节度使僭号於太原称汉改名_二仍以乾_二为年号崇卒子均袭伪位（本纪不书年号）。

卷二百二十

僭伪部·形貌聪识令德才艺形貌

夫人之生也。锤五行之秀肖二仪之形所禀虽同厥貌则异乃有偶晋室之衰圯幸中原之_二扰保聚群党僭窃位号虽邪谋德有乱於天常而奇姿伟状或同於人杰斯所以资彼奸雄之气成其悖戾之咎耳故仲尼有言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知取人之道不在乎！形貌也。明矣。

前凉张轨字士彦有器望姿仪。

前赵刘渊字元海左手文有其名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長八尺四寸须长三尺餘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

刘和字玄泰元海子身長雄毅美姿仪。

刘聪字明形体非常左耳有一白毫毛长二尺餘甚光泽。

刘曜字永明身長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餘根而皆长五尺弱冠游於雒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於世乃隐迹管涔山。

後赵石勒字世龙初名错上党武乡羯人长而壮健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劝邑人厚遇之而卖与苻平人师_卜 _二为奴有一老父谓勒曰：君鱼龙_二际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_卜 _二亦奇其状貌而免之。

石虎字季龙年六七岁有善相者曰：此儿貌奇有壮骨贵不可言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

冉闵字永曾身長八尺勇力绝人。

前燕慕容_二字奕雒瑰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杰有大度。

慕容_二字元真龙颜版齿身長七尺八寸。

慕容隽字宣英骨相不常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伟前秦苻生字长生无一目为儿童时祖洪戏之问侍者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

苻坚字永固臂垂过膝目有紫光祖洪爱之名曰：坚头每曰：此儿姿貌魁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

後秦姚襄字景国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过膝後蜀李特字休身長八尺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

李雄字仲隽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气闻每周旋乡里识达之士皆器重之。

李势字子仁身長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善於俯仰时人异之。

後凉吕光字世期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吕隆字永基美姿貌善骑射。

南燕慕容垂字道明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过膝。

慕容德字玄明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伟额有日角偃月重文。

慕容超字祖明身長八尺腰带九围精彩秀发容止可观。

夏赫连勃勃字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辨慧美风仪姚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宋高祖入长安遣使遗勃勃书请通和好使者还言勃勃容仪瑰伟英武绝人高祖叹曰：吾所不如也。

蜀王建字光图隆眉广颡龙睛虎视常於武当山遇僧处尝谓建曰：子骨相甚贵何不从军自求豹变而乃区区为盗缀贼之号。

闽王审知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准。

僭伪部·聪识

夫锤五行之秀为万物之灵者其人矣。乎！自晋室板荡群雄肇乱窃据郡国僭称位号者比比而有虽复乘夫否运内包逆节亦有性识_二悟器局阔远稽古好学_二文属辞或留神於政治或聘辨於谈议或折节自勛或发言垂戒至於揣摩事几必有於先见褒贬前哲差出於众意斯亦豪爽自负超越伦萃者哉！前凉张骏幼而奇伟晋愍帝建兴四年封霸城侯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羈及嗣位勤_二庶政_二 _二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

咏号曰：积贤君。

前赵刘元海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当鄙隋陆无武 灌无文道繇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值文帝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学武事妙绝於众。

刘曜幼而聪慧有奇度年八岁从父元海猎於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元海异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

後赵石勒雅好学虽在军旅尝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後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姿英达如此。

前秦苻坚七岁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每侍其祖父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高平徐统遇坚於路异之执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於此不畏司隶 专耶坚曰：司缚 专罪人不 专小儿戏也。及即位出游霸陵顾谓群臣曰：汉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为首乎！权翼进曰：《汉书》以萧曹为功臣之冠坚曰：汉祖与项羽争天下困於京索之间身被七十馀创通中六七父母妻子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赖陈平之谋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祸二相不得独高也。虽有人狗之喻岂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饮极欢命群臣赋诗。又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於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 朔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曰：朕方 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战事兴替妇浇之瓜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扰边动众非国之利也。所获资产其悉以归之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 和示之信义辰，於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又遣苻雏等伐代王涉翼 建其子翼圭 专父请降坚曰：翼 建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於蜀散其部落坚尝之太学召涉翼 建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 建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何为坚善其对。又闻桓温废海西公也。谓群臣曰：温前败海上後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翁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立以自悦将如四海何谚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谓乎！又梁熙遣使西域称 坚之威德并以缙采赐诸国王，於是朝献者十有馀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 异五百余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於是献诗者四百余人。

苻登初为长安令坐事黜为狄道长及关中乱去县归毛兴登兄同成言於兴请以登为司马尝在行部登度量不群好为奇略同成尝谓之曰：汝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数干时将为博识者不许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预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专意时人闻同成言多以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兴有事则召之戏谓之曰：小司马可坐评事登出言辄析理中兴内服焉然敬惮而不能委任。

前燕慕容 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贼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

後秦姚兴既僭位晋大司马桓玄遣使来聘请辛恭靖问澹之兴留恭靖而遣澹之谓曰：桓玄不推计历运将图篡逆天未忘晋必将有义举以吾观之终当倾覆卿今驰往必逢其败相见之期迟不云：远未几桓玄诛澹之等奔於兴。

後凉吕光年十岁与诸童儿游戏邑里为战阵之法侑类咸推为主部分详平群童叹服。

後燕慕容盛少沈敏多谋略苻坚诛慕容氏盛年十二随慕容永东如长子谓叔父柔曰：今崎岖於锋刃之间在疑忌之际愚则为人所猜智则危甚巢幕当如鸿鹄高飞一举万里不可坐待罟网也，於是与柔及弟会间行东归於慕容垂後辽西太守李郎在郡十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表请发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又尝引中书令常忠尚书阳 弋秘书监郎敷於东堂问曰：古来君子皆谓周公忠圣，岂不谬哉！弋曰：周公居摄政之重而能达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谤致烈风以悟主道契神灵义光万代故累叶称其高後王无以夺其美盛曰：常令以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笃周公有请命之诚流言之际义感天地楚搯伯禽以训就王德周公为臣之忠圣达之美

诗书以来未之有也。盛曰：异哉！二君之言朕见周公之诈未见其忠圣也。昔武王得九龄之梦白文王文王曰：我百尔九十我与尔三焉及文王之终已验武王之寿矣。武王之_二未_一尽而求代其死是非诈乎！若惑於天命是不圣也。据摄天位而丹诚不见致兄弟之间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远。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周公亲违圣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踪戮罚同气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时无直笔之史後儒承其谬谈故也。忠曰：启金_二而返_一风亦足以明其不诈遭二叔流言之变而能大义灭亲终安宗国复子明辟辅成大业以致太平制礼作乐流庆无穷亦不可谓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为论之昔周公自后稷积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圣应期遂有天下生灵仰其德四海归其仁成王虽幼统洪业而卜世_二长_一加吕召毛毕为之师傅。若无周公摄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无故以安危为己任专临朝之权阙北面之礼管蔡忠存王室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将不利於孺子周公当明大顺之节陈诚义以晓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诛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内方貽王_二鴟_一之诗归非於主是何谓乎！又周公举事称告二公足明周公之无罪而坐观成王之疑此则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疏不间亲故寄言於管蔡可谓忠不见於当时仁不及於兄弟知群望之有归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为忠耳大风会木之徵乃皇天_二存_一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谓也。周公复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谓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贤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亲而功济一代太甲乱德放於桐宫思愆改善然後复之使主无怨言臣无流谤道存社稷美溢来今臣谓伊尹之勋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旧臣之重显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辅导而放黜桐宫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拟乎！郎敷曰：伊尹处人臣之位不能辅制其君恐成汤之道坠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与小人从事使知稼穡之艰难然後返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废而立之何不能辅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纣则三载之间未应便成贤后如其性本休明义心易发当务尽规赞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据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视奈何挟智仁以成君恶夫太甲之事朕已鉴之矣。太甲至贤之主也。以伊尹历奉三朝绩无异称将失显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济其忠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见也。亦犹泰伯之三让人无得而称焉敷曰：泰伯三以天下让至仲尼而後显其至德太甲受谤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谈宴赋诗赐金帛各有差。

南凉秃_二辱_一擅利鹿孤之弟初姚兴遣使拜车骑将军_二辱_一擅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_二辱_一擅明识_二艺_一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傅之於_二辱_一擅後为赫连勃勃所败姚兴以_二辱_一擅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遣其尚书郎韦宗来观_二辱_一擅与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辨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繇余曰_二岂_一足为多也。

僭伪部·令德

六军起纛五马渡江先王维桑分割有素中州旧物吞噬无馀二赵四燕猬毛而起三秦五凉食以生李特王蜀赫连称夏窃帝图王时间令德连衡共誓各负英献书云：万夫之长可以观政矧据有土宇僭称名器宜欲有拳拳之善以服蚩蚩之心。

前凉张重华自称凉州牧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

张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天锡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颺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

西凉李_二字_一玄盛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_二既_一迁於酒泉沮渠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较也。又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玄盛闻而吊之前赵刘曜尝燕群臣於东堂语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书》曰：盖褒德惟旧圣后之所先念惠录孤明王之常典是以世祖草创河北而致封於严尤之孙魏武勒兵梁宋追恤於桥公之墓前所赠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书令曹恂晋阳太守王忠太子洗马刘绥等或识朕於韶岷之中或济朕於艰窘之极言念君子实伤我心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汉昌之初虽有褒赠属否运之际礼章莫备今可赠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恂大

司空南郡公绶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镇军将军安平侯并加散骑常侍但皆丘墓夷灭申哀莫繇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授以茅土称朕意焉初曜弱冠游於雒阳坐事当诛与曹恂奔於刘綏綏匿之於书匿载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鲜岁馀饥窘变姓名客为县卒岳为朝鲜令见而异之推问所繇曜叩头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何惧之甚也。今诏捕卿甚峻百姓间不可保也。此县幽僻势能相济纵有大急不过解印绶与卿俱去耳吾既门衰无兄弟之累身。又薄_二未有儿子卿犹吾子弟也。勿为过忧大丈夫处身立世鸟兽投人要欲济之而况君子乎！给以衣服资供书传曜遂从岳质通疑滞恩顾甚厚岳从容谓曜曰：刘生姿宇神调命世之才也。四海脱有微风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虽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礼故皆德之。

後赵石勒大兴三年伪称赵王下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後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三世。又少时遇危难赖郭敬而济後勒攻乞活李恂於上白斩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耶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又时大旱勒亲临廷尉录囚徒五岁刑以下皆轻决遣之重者赐酒食听沐浴一须秋论还未及宫_二豆雨大降。

石季龙时冀州八郡大蝗司隶请坐守宰季龙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於守宰岂禹汤罪己之义耶司隶不进说言佐朕不逮而归咎无辜所以重吾之责可白衣领司隶。

前秦苻坚既平慕容_二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又遣骁骑吕光率兵七万讨定西域光发长安坚送於建章宫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又所司奏刘兰讨蝗幽州经秋冬不灭请徵下廷尉诏狱坚曰：灾譴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违所致兰何罪焉。

後秦姚萇僭即伪位後大雪下书深自责罚散後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采立太学礼先贤之後败符登於安定东置酒高会诸将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当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驾馭英雄收罗隼异三也。董率大众履险。若夷上下咸允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功立业策任群贤者正望_二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称万岁姚兴时西秦乞伏乾归为其下人所杀子炽磐新立群下咸劝兴取之兴曰：乾归先已返善吾方当招怀因丧伐之非朕本志也。兴性俭约车马无金玉之饰臣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又客星入东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请罪兴曰：灾譴之来咎在元首近代或归罪三公甚无谓也。公等其悉冠履复位後兴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赵公_二等五十三人上疏谏曰：伏惟陛下勋格皇天功济四海威灵振於殊域声教暨於遐方虽成汤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业未足比喻方当廓靖江吴告成中岳岂宜过垂冲损皇天之眷命乎！兴曰：殷汤夏禹德冠百王然犹顺守谦冲未居崇极况朕寡昧安可以处之哉！乃遣_二告於社稷宗庙大赦改元玄始赐孤老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姚泓字元子既僭即帝位将封功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赞谏曰：东宫文武自当有守忠之诚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悬爵於朝所以惩劝来效标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与功臣同此百忧独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赞默然姚绍进曰：陛下不忘报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须来春然後议之乃止时姚懿以叛被囚姚恢复叛姚绍率轻骑先赴难使姚治司马国_二将步卒三万赴长安恢从曲牢进屯杜成绍与恢相持於灵台姚赞闻恢渐逼留宁朔尹雅为弘农太守守潼关率诸军还长安弘谢赞曰：元子不能崇明德义导率群下致祸起萧墙变生同气既上负祖宗亦无颜见诸父懿始构逆灭亡恢复拥众内叛将。若之何赞因攘袂大泣曰：臣不灭此贼终不持面复见陛下，於是班赐军士而遣之赞大破恢并其二弟杀之泓哭之悲恻葬以公礼。

後蜀李雄僭即帝位巴都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常虑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谭多如此类雄後遣安北李稚中领军李_二含讨杨难敌难敌遣兵断其归道四面攻之获_二含稚死者数千人_二含稚雄兄荡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数日则流涕深自咎责焉。

西秦乞伏乾归遣其将乞伏益州讨姜乳於上_二边芮王松寿言於乾归曰：益州屡有战功尝有骄色未宜专任乾归卒遣之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於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

北燕冯跋幼而懿重少言宽仁有大度饮酒一石不乱三弟皆任侠不修行业惟跋恭慎勤於家产父母器

之。

南凉秃_二辱擅僭号凉王姚兴凉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来聘敞父夔吕光时自湟河太守入为尚书郎见_二辱擅於广武执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气凌_二命世之杰也。必当克清世难恨吾年老不及见耳以敞兄弟_二君至是_二辱擅谓敞曰：孤以常才谬为尊先君所见称每自恐有累大人冰镜之明及忝家业窃有怀君子诗云：中心藏匿之何日忘之不图今日得见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虽朱晖张堪之孤叔向抚女齐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语及生平_二辱擅曰：卿鲁子敬之俦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

僭伪部·才艺

夫僭称名号据有山河长百万之氓跨数州之域生杀在手_二弱繇心或学通经史暗会孙吴或艺精骑射兼该象纬而。又饰之以词翰辅之以度量_二明政事固多才艺亦可谓人杰矣。不然曷以臣伏党类驾驭群豪者乎！

前凉张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

张祚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

西凉李_二少而好学性沉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

前赵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

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馀篇赋颂五十馀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

刘粲少而隽杰才兼文武。

刘曜幼而聪慧有奇度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善於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_二诵弱冠游於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

後赵石勒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

石季龙尤善弹_二捷便弓马勇冠当时。

前燕慕容_二雄毅多权略尚经学善天文。

慕容隼_二专观图书有文武_二略慕容恪幼而谨厚深沈有大度雄毅严重每所言及辄经纶世务。

前秦苻洪多权略骁武善骑射。

苻健勇果便弓马。

苻生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

苻坚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

苻丕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父坚与言将略嘉之命邓羌教以兵法文武材_二亚於苻融。

苻登少而雄勇有壮气不修细行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

後秦姚襄雄武多才艺明察善抚纳士众爱敬之。

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受经於博士淳于岐。

後蜀李特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

李流少好学便弓马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育之勇举为东羌督。

李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

李寿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於李氏诸子父雄奇其才以为足寄重任。

後凉吕纂少便弓马好鹰犬。

吕隆善骑射。

後燕慕容宝自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

慕容盛骁勇刚毅有伯父全之风烈。

慕容_二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慕容宝之为太子_二以武艺给事侍东宫。

西秦乞伏国仁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

乞伏乾归雄武英杰沉雅有度量。

乞伏炽磐性勇果英毅临机能断。

北凉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

南燕慕容德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

吴杨行密少孤贫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末秦宗权扰淮右频寇庐寿郡将募能致战擒贼者计级赏之行密以胆勇应募往必有获。

蜀王建机略拳勇出於流辈。

後蜀孟知祥自幼温厚知书乐善。

卷二百二十一

僭伪部·勅伐

非常之绩待豪俊而後成不世之才因艰虞而斯显莫不扶大义以立节上忠本朝扫群凶而戡难外勤远略，於是多士慕乡四远向风用能赫然奋庸光於当世使其念德不怠居安思危知乎！天不可逃盈难久恃收邪谋于改物顿祸心于问鼎考存亡之至数审邪正之大伦则康定之功参伊周而论德忠厚之节亘锺鼎以垂芳者矣。此之不为亡於何有观其通变之略制胜之谋宁前智而後愚固百虑而一致盖善恶诡趣安危异效其故何哉！逆顺之势殊而亿兆之心异也。

前凉张轨初为晋散骑常侍欲求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惠帝永宁初出为护□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馀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瑗阴澹为股肱谋主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馀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乡侯邑千户，於是大城姑臧怀帝永嘉初会东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轨少府司马杨裔言於轨曰：今日韩稚逆命擅杀张辅明公杖钺一方宜惩不恪此亦春秋之义诸侯相灭亡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轨从焉遣中督护瑗率众二万讨之先遗稚《书》曰：今王纲纷挠牧守宜戮力勤王■得雍州檄云：卿称兵内侮吾董任一方意在伐叛武旅三万骆驿继发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稚得书而降轨後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为西平太守图为辅车之势轨别驾麴晷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龛而龛将受之其兄让龛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龛乃止更以侍中爱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訴轨之被诬模乃表停之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谏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凉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麴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轨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绥靖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委笃实思敛迹避贤但负荷任重未便辄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是不明吾心也。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便速脂辖将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蹋折镇檄排阁入谏曰：晋室多故人神涂炭实赖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宜声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轨默然融等出而戒严武威太守张■典遣子坦驰诣京。表曰：魏尚安边而获戾充国尽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讥今日之明鉴也。顺阳之思刘陶守阙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爱臣轨。若旱苗之得膏雨伏闻信惑流言当有迁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骚动一方寻以子实为中督护率兵讨镇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曰：舅何不审安危明成败主公西河著德兵马如■此犹烈火已焚待江汉之水溺于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今唯全老亲存门户输诚归官必保万全之福镇涕流曰：人误我也。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诣实归罪南讨曹□走之张坦至京师帝优诏劳轨依模所表命诛曹□轨大悦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实率尹员宋配步骑三万讨□别遣从事田迴王丰率骑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驴据长宁□遣麴晷拒战于黄阪实诡道出浩□战于破□轨斩□及牙门田器遣治中张闾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於京师张实初仕晋为议郎及还姑臧以讨曹□功封建武亭侯进爵福祿县侯累除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父轨卒州人推实摄位愍帝因下策书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

实遣都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会刘曜逼长安实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阆前锋都护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前驱戒璞曰：前遣诸将多违机信所执不同致有乖异内不和亲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令乖异之问达孤耳也。璞次南安诸□断军路璞与张阆夹击大败会愍帝诘问至南阳王保镇上■自称晋王遣使拜■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为陈安所败氏□皆应之保穷迫遂去上■迁祁山■遣将韩璞步骑五千赴难陈安退保绵诸保归上■未几保复为安所败使诣实乞师实遣宋毅赴之而安退诸保为刘曜所逼迁于桑城将谋奔■以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其将阴监逆保声言翼卫■御之也。会保薨其众散奔凉州者万馀人■繇是恃险远颇自骄恣。

张茂嗣其兄■为凉州牧晋元帝永昌初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张骏嗣其季父茂为凉州牧观兵新乡狩于北野因讨轲没虏破之。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於是西域并降初戊巳校尉赵贞不附于骏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及石勒杀刘曜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卫石门侯和■强州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

前赵刘元海初仕晋为建威将军五部都督封汉光乡侯惠帝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侯王下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伋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弗许乃令伋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请胡声言应■实背之也。■为皇太子以元海为太弟屯校尉惠帝伐■次於荡阴■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瀛公腾安北将军王俊起兵伐■元海说■曰：今二镇跋扈众馀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土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曰：五部之众可以保发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何易当耶吾欲奉乘舆还雒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瀛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耶殿下发邺宫示弱於人雒阳可复至乎！纵达雒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土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瀛三部泉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王浚使将军祈弘率鲜卑攻邺■败挟天子南奔雒阳元海曰：■不用吾言军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之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陆王刘晏左独鹿王刘延年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於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柰何拒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於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阜何能为培■萎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馀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岖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矣。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後主以怀人望乃迁於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於南郊僭即汉王位立汉高以下三祖五宗神主以祭之东瀛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馀户下山东所在为寇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汪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二年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之次於离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拒瑜等四战瑜皆败钦振旅而归遂进据河东攻寇蒲阪平阳皆■陷之元海入都蒲阪怀帝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迁都平阳。

後赵石勒晋末以胡奴招集王阳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後郭敖刘徽刘宝张a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复东如赤龙□骥诸苑中乘苑马远掠缯宝以赂汲桑及成都王■败乘舆于荡阴逼惠帝如邺宫王浚以■凌辱天子使鲜卑击之■惧挟帝南奔雒阳帝复为张方所逼迁于长安关东所在兵起皆以诛■为名河间王■惧东师之盛欲辑怀东忧乃奏议废■是岁

刘元海称汉王于黎亭。故将阳平人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藩拜为前队督从攻平昌公模於邺模使将军冯嵩逆战败之藩济自白马而南濮阳太守苟。讨藩斩之勒与桑亡潜苑中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多附勒勒率以应之桑乃自号大将军称为成都王。诛东海王越东瀛公腾为名桑以勒为前驱屡有战功署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桑进军攻邺以勒为前锋都督大败腾将冯嵩因长驱入邺遂害腾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济自延津南击兖州越大惧使苟。王瓚等讨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於乐陵。死之乞活田。帅众五万救。勒逆战败。与。等相持於平原阳平间数月大小三十馀战互有胜负越惧次于官渡为。声援桑勒为。所败死者万余人乃收馀众将奔刘元海冀州刺史丁绍要之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时胡部大张旬督冯突莫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因说旬督曰：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拒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马皆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旬督等素无智略惧部众之贰已也。乃潜随勒单骑归元海元海署旬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於是命苟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已也。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三千壁于乐平刘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利度大悦度结为兄弟使勒率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服已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之众配之元海使刘聪攻壶关命勒率所统七千为前锋都督刘琨遣护军黄秀等救壶关勒败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盩壶关元海命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郡顿丘诸垒壁多。盩之及元海僭号授勒平东大将军，於是勒并军寇邺邺溃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进攻赵郡中立进军攻钜鹿常山。盩冀州郡县堡壁百馀众至十馀万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专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馀壁置守宰以抚之进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自雒阳率众讨勒勒烧营并粮回军拒之次于黄牛垒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为中军左翼勒至黎阳裴宪弃其军奔于淮南王堪退堡仓垣勒与阎黑攻潞圈苑市二垒。盩之并统其众潜自石桥济河攻。盩白马东袭鄆城因攻仓垣遂渡河攻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降勒者九万馀口复南济河时刘聪攻河内勒率骑会之攻武德及元海死刘聪授勒并州刺史汲郡公刘粲率众四万寇雒阳勒率骑二万会之遂至雒川粲出に轅勒出成皋关围陈留太守王瓚於仓垣为瓚所败退屯文石津将北攻王浚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馀骑败赵固于津北勒乃烧船弃营济河攻襄城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疑等起兵江淮间闻勒之来也。惧遣众一万屯襄城以拒勒勒击败之尽俘其众勒至南阳屯于宛北山如惧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宝车马犒师结为兄弟勒纳之如与侯脱不平说勒攻脱勒夜令三军鸡鸣而驾晨压宛门攻之旬有三日而克严疑率众救脱至则无及遂降于勒勒斩脱囚疑送于平阳尽并其众军势弥盛勒南寇襄阳。盩江西垒壁三十馀所留刁膺守襄阳躬率精骑三万攻王如惮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骑二万五千诈言犒军实欲袭勒勒迎击灭之北寇新蔡进。盩许昌初东海王越率雒阳之众二十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因率精骑三万入自成皋关会刘曜王弥寇雒阳。盩之勒出に轅屯于许昌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幽州牧固辞将军不受先是弥纳刘。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噉徵其将曹疑於齐勒游骑获。得弥所与疑书勒杀之密有图弥之计矣。会弥将徐邈辄引部兵去弥弥渐削弱及勒之获苟。也。弥恶之为卑辞使谓勒曰：公获苟。而赦之何其神也。使。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谓张宾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宾曰：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王公迟回未发者惧明公踵其後已有窥明公之志但未获便耳今不图之恐曹疑复至共为羽翼後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勒以为然勒时与陈午相攻於蓬关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於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明公尝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勒因回军击瑞斩之弥大悦谓勒深心推奉无复疑也。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司马上党李显说勒曰：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反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诡请王弥宴于巳吾弥长史张嵩谏勿就恐有专诛孙峻之祸弥不从既入酒酣勒手斩

弥而并其众启聪称弥叛逆之状聪署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苟 王瓚谋叛勒勒害之以将军左伏肃为前锋都尉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陵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 以供军士勒侵寿春无功而还行达东燕闻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勒将於棘津北潜渡惧冰邀之会诸将问计张宾进曰：如闻冰船尽在渚中未上枋内可简壮勇者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勒从之使支雄孔苕等从文石津 专筏潜渡勒引其众自酸枣向棘津冰闻勒军至始欲内其船会雄等已渡屯其垒门下船三十馀艘以济其军令主簿鲜于丰挑战设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军将战而三伏齐发夹击攻之。又因其资军遂振丰长驱寇邺攻北中郎将刘演于三台演部将临深牟穆等率众数万降於勒刘聪署勒为冀州牧进封上党郡公邑五万户时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受王浚假署保据苑乡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就六眷末 丕匹 等部众五万余以讨勒时城隍末 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就六眷所败。又闻其大造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纵孙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於野以决之何如诸将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追而击之蔑不克矣。勒顾谓张宾孔苕曰：君以为何如宾苕俱曰：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守连日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 丕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 丕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 丕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 丕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 丕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纳之即以苕为攻城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 于城上会孔苕督诸突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 丕就六眷等众遂奔散苕乘胜追击枕尸三十馀里获铠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遣使求和送铠马金银并以末 丕三弟为质而请末 丕诸将并劝勒杀末 丕以挫之勒曰：辽东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讎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浚用矣，於是纳其质遣。

石季龙盟就六眷于渚阳纳为兄弟就六眷等引还使参军阎综献捷于刘聪建兴元年石季龙攻邺三台邺溃刘演奔于廩丘将军谢胥田青郎牧等率三台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时王浚署置百官奢纵 虐勒有吞并之意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贡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浚大悦勒，於是轻骑袭幽州晨至蓟叱门者开门升其事命甲士执浚送襄国市斩之以晋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刘聪以平幽州之勋署勒大都督陕西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勒之在襄国刘聪疾甚驿召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勒固辞乃止聪。又遣其使人持节署勒大将军持节钺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不受聪死其子粲袭伪位其大将军靳准杀粲於平阳勒命张敬率骑五千为前锋以讨准勒统精锐五万继之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馀落准数挑战勒坚壁以挫之刘曜自长安屯于蒲阪曜复僭号署勒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进爵赵公勒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馀万落徙之司州诸县准使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勒与刘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无归曜之意以挫其军势曜潜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部落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诛斩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卜泰入平阳与准将乔春马忠等起兵攻准杀之推靳明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传国六玺送于刘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阳责明杀准之状明怒斩升勒怒甚进军攻明明出战勒击败之枕尸二里明筑城门坚守不复出战勒遣其左长史王修献捷于刘曜晋彭城内史周坚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龙率幽冀州兵会勒攻平阳刘曜遣军征东刘畅救明勒令舍师於蒲上靳明率平阳之众奔于刘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以下百馀尸葬之徙军仪乐器于襄国刘曜。又遣其使人郭 等持节署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曹公辅汉故事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於曜曰：大司马遣王修等来外表至处内觐大驾 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曜势实残弊惧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还斩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奉瞽叟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哉！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耶，於是置大医尚方御府诸令及挈壶署石季龙与张敬张宾及诸将佐百馀人劝勒称尊号勒五让而

後许之。

石季龙初以勒从子拜征虜将军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勒之居襄国署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攻刘演于廩丘支雄遂明击宁黑于东武阳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众万余于襄国郡续使文鸯救演季龙退止卢关津避之文鸯弗能进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於外扬声将归河北平等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 留廩丘演奔文鸯军获演弟启送于襄国累封中山公攻匹 于厌次降之。又统中外精卒四万讨徐龛攻陷之。又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疑于广固降之及刘曜子熙等去长安奔于上 勒遣季龙讨之季龙克上 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勒僭号天王以季龙为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中山王。

卷二百二十二

僭伪部·勦伐第二

前燕慕容 晋武帝时为鲜卑都督太康十年迁于徒河之青山 以大棘城即帝颞顼之墟也。惠帝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 寇边城 别帅大素延攻掠诸部 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围棘城 乃躬贯甲胄驰出击之素延大败追奔百里俘斩万余人怀帝永嘉初 自称鲜卑大单于时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等 为臻报讎实欲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县杀掠士庶太守袁谦频战失利校尉封释惧而请和连岁寇掠百姓失业流亡争归附者日月相继 子翰言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繇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甚辽东倾没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仗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於本朝私利归於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 从之是日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其後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懿阴结高句丽及宇文 等国谋灭 以分其地元帝大兴初三国伐 以计间之二国引兵而归唯宇文悉独官攻之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 简锐士配世子 推锋於前庶长子翰领精骑为奇兵从旁出直冲其营 方阵而进悉独官乃自恃其众不设备见 军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纵火焚之其众皆震扰不知所为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元帝遣使者拜 平州牧辽东郡公 未波初统其国而不修备 遣 袭之入令支收其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 拒之送其使於建业勒怒遣宇文乞得龟击 遣 拒之以裴疑为右部都率索头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为左翼攻乞得龟克之悉虜其众乘胜其国城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慕容 初为平北将军封朝鲜公嗣父 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寻而宇文乞得龟为别部逸豆归所逐奔死於外 率骑讨之逸豆归惧而请和遂筑榆阴安晋二城而还其後 。又自征辽东克襄平徙辽东大姓於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 辽弟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宇文归寇安晋为兰声援 以步骑五万击之师次柳城兰归皆 遣封奕率轻骑追击败之收其军实馆 二旬而还谓诸将曰：二虜耻无功而归必复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骑潜于马兜山诸道俄而辽骑果至奕夹击大败之斩其将荣保遣兼长史刘斌郎中令阳景送徐孟归于京师 以 辽屡为边患遣将军宋回称藩于石季龙请师讨辽季龙，於是 众而至 率诸军攻辽令支以北诸城辽遣其将段兰来拒大战败之斩级数千掠五千馀户而归季龙至徐无辽奔密 山季龙进入令支怒 之不会师也。进军击之至于棘城戎卒数十万四面进攻郡县诸部叛应季龙者二十六城相持旬馀左右劝 降龙 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其子恪等率骑三千晨出击之季龙诸军惊扰弃甲而遁恪乘胜追之斩获二万馀级筑成凡城而还成帝拜 大将军封燕王成帝咸康七年迁都龙城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庶兄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 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 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拒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 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馀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臣称於 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宇文归遣其国相莫浅浑伐 遣翰击之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寻 率骑一万亲伐宇文归以翰及子垂为前锋归使其骁将涉奕于尽众拒翰翰斩奕于尽俘其众归遁迺漠北 。又遣慕容恪攻高句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三年遣其世子俊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

夫馮克之虜其王及部众五万馮口以还。

慕容俊嗣其父 ㊦ 为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明年俊率三军南伐出自卢龙次于无终石季龙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他守蓟俊攻陷其城斩他因而都之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丸城而还及冉闵杀石 ㊦ 氏僭称大号俊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降之遂进攻邺克其城送冉闵妻子僚属及其文物于中山晋穆帝永和八年遂僭即帝位。

前秦苻洪本姓蒲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永嘉之乱洪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为盟主刘曜僭号长安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曜败洪西保陇山石季龙将攻上 ㊦ 洪。又请降季龙大悦拜冠军将军委以西方之事季龙灭石生洪说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季龙从之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馮人以洪为关内侯季龙死石遵即位洪遣使降晋後石鉴杀遵所在兵起洪有众十万馮永和六年穆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封广川郡公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苻 ㊦ 建嗣父洪位去秦王称晋爵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戎夏多归之 ㊦ 建密图关中惧洪知之乃伪受石祗官缮宫室於枋头课所部种麦示无西意有知而不种者 ㊦ 建杀之以徇既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尽众西行起浮桥于盟津以济遣其弟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兄子菁自 ㊦ 尺关入河东 ㊦ 建执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济焚桥自统大众继雄而进杜洪遣其将张先要 ㊦ 建於潼关 ㊦ 建逆击破之 ㊦ 建虽战胜犹修笈於洪并送名马珍宝请至长安上尊号洪曰：币重言甘诱我也。乃尽召关中之众来拒 ㊦ 建箠之遇泰之临 ㊦ 建曰：小往大来吉亨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时众星夹河西流占者以为百姓还西之象 ㊦ 建遂进军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败张先於阴 ㊦ 擒之诸城尽陷菁所至无不降者三辅略定 ㊦ 建引兵至长安洪奔司竹 ㊦ 建入而都之遣使献捷京师并修好於桓温穆帝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僭即帝位後秦姚弋仲父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永嘉之乱弋仲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於陇上及石季龙克上 ㊦ 启石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季龙执权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季龙未梁犊败李农於荥阳季龙大惧驰召弋仲弋仲率其部众八千馮人屯于南郊轻骑至邺谓季龙曰：犊等因思归之心共为奸盗所行残贼此成擒耳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乃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不（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於是贯甲跨马于庭中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灭梁犊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

姚萇初为苻坚扬武将军累迁步兵校尉封益都侯为坚将累有大功及坚寇晋以萇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既败于淮南归长安慕容泓起兵叛坚，坚遣子 ㊦ 讨之以萇为司马为泓所败 ㊦ 死之萇遣龙骧长史赵郡诣谢罪坚杀之萇惧奔于渭北遂如马牧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馮家咸推萇为盟主晋孝武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坚宁朔将军宋方率骑三千从 ㊦ 中将赴长安萇自贰县要败之方单马奔免其司马田晃率众降萇萇遣诸将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镇北诸城尽降之时苻坚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将山冲入长安坚司隶校尉权翼等文武数百人奔于萇萇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骑围坚萇如新平俄而忠执坚送之慕容冲遣其车骑大将军高盖率众五万来伐战于新平南大破之盖率麾下数千人来降遂僭即帝位。

姚兴嗣父萇伪位使征西姚硕德率陇右诸军伐乞伏乾归兴潜军赴之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军无私掠百姓怀之兴进如 ㊦ 罕乾归以穷蹙来降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兴如贰城将讨赫连勃勃遣姚详等分督租运诸军事未集而勃勃骑大至兴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拒战中垒齐莫统氏兵以继之文宗与莫皆果敢兼人以死力战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兴还长安。

後蜀李特初居略阳晋惠帝元康中随流人入蜀永康元年诏徵益州刺史赵 ㊦ 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 ㊦ 遂谋叛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 ㊦ 扶风李攀始平费它氏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骑降 ㊦ ㊦ 以庠为威寇将军使断北道其後 ㊦ 恶庠齐整以事诛之并杀子侄宗族三十馮

人。李特等为难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还特复以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牙门将许崇求为巴东监军杜淑张粲固执不许。怒于蜀。卜下手杀淑粲淑粲左右。又杀崇皆崇心腹也。特兄弟既以怨崇引兵归绵竹。恐朝廷讨已遣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崇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余人夜袭远军远大溃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进攻成都。闻兵至惊恐不知所为。李崇张徵等夜斩关走出文武尽散。独与妻子乘船走至庆都为下人朱竺所杀。特至成都纵兵大掠害西夷护军姜发杀长史袁合及所置守长遣其牙门王角李基诣雒阳陈之罪状。先是惠帝以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十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驩於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以驩为骑督特及弟流复以牛酒劳尚於绵竹王敦辛冉并说尚曰：特等流人专为盗贼急宜臬除可因会斩之尚不纳冉先与特有旧因谓特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矣。特深自猜惧寻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汉川者皆下所在召还特兄辅素留乡里言迎家既至蜀谓特曰：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以为然乃有雄据巴蜀之意朝廷以讨赵功拜特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流为宣威将军武阳侯玺书下益州条例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者将加封赏辛冉以非次见徵不愿应召。又欲以灭崇为己功乃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乃移檄发遣。又令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特乃结大营於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逵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驩改其购云：能送六部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聘马属鞭同声。集旬月间众过二万流亦聚众数千特乃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特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式既至见冉营栅冲要谋掩流人叹曰：无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冉及李崇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於特曰：尚虽云：尔然未必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纳之冉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竖子虏矣。宜为决计不应复纵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都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兵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尚谓将佐曰：此虏诚去矣。昔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将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特命六郡大部曲督李含上令任臧始昌令阎式谏议大夫李攀陈仓令李武阴平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等上书请依梁统奉襄融故事推特行镇东将军以相镇统，於是进兵攻冉於广汉冉众出战特每破之尚遣李崇及费远率众救冉特不敢进冉智力既穷出奔江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书与尚责其信用掬构欲讨流人。又陈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尚览书知特等将有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於是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襄融在河西故事兄辅为骠骑将军弟驩为骁骑将军长子始为威武将军次子荡为镇军将军少子雄为前将军李含为西夷校尉含子国离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费佗等为将帅任臧上官杨褒杨王达麴歆等为爪牙李远李博夕斌严之上官琦李涛王怀等为僚属阎式为谋主何巨赵肃为腹心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尚颇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拒河间王遣都护衙博广汉太守张徵讨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都护张龟军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荡雄袭博特射击张龟龟败绩死者大半荡。又与博接战连日博亦败绩死者大半荡追博至汉德博走葭萌进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荡抚恤初附百姓安之荡进攻葭萌博。又远遁其众尽降于荡晋孝武大安元年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改年建初大赦其境内。

李流兄特承制以流为镇东将军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流与兄子荡雄收遗众还赤祖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时宋岱水军三万次於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特所置守将蹇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罗尚遣督获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旬何冲二道攻北营流身率荡雄攻深柵克之深士众星散追至成郡尚闭门自守荡驰马追击触倚矛被伤死流以特荡并死而岱阜。又至甚惧太守李含。

又劝流降流将从之雄与李骧迭谏不纳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质於阜军胡兄含子离闻父欲降自梓潼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曰：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雄曰：今计可定二翁不从将。若之何离曰：今当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虽是君叔势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复何言雄大喜乃攻尚军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陈图遂入郫城流移营据之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众千馀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平求为汶山欲要结长生等与尚犄角讨流尚不许平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流素重雄有长者之德每云：兴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诸子尊奉之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高明仁爱识断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军以为成都王。

李雄父特承制以雄为前将军特弟流死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於郫城罗尚遣将攻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开门内雄遂克成都于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平於妻平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僭称成都王。又僭即位遣李国李平等率众二万寇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于长安国等陷南郑尽徙汉中入於蜀先是南土频岁饥疫死者十万讨南夷校尉李毅等固守不降雄诱建宁夷使讨之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馀人送妇女千口於成都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义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于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雄率众攻奋不克时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归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进军讨文硕害之大赦改元。

後凉吕光略阳氏人初仕苻坚举贤良除美阳令夷夏爱服迁鹰扬将军从坚征张平战于铜壁刺平养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又从王猛灭慕容垂封都亭侯苻重之镇雒阳以光为长入为太子右率蜀人李焉聚众二万攻逼益州坚乃以光为破虏将军率兵讨灭之迁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击平之拜骁骑将军坚既平山东土马平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平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以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武为西府佐将行坚太子宏执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爱光行至高昌闻坚寇晋光欲更须後命部将杜进曰：节下受任金方赴机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进及流沙三百馀里无水将士失色光曰：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飞泉涌出吾等岂独无感致乎！皇天必将有济诸军不足忧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进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龟兹王帛纯拒光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帛纯驰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求救于会胡会胡弟呐龙侯将遁率骑二十万并引温宿尉屠等国王合七十馀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策马擗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案兵以拒之光曰：彼众我寡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大败之斩万馀级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馀国光入其城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杰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驼二万馀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馀品骏马万馀匹而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拒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使遣子裔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光报檄凉州责熙无赴难之诚数其遏归师之罪遣彭晃杜进姜飞等为前锋击裔裔轻将麾下数百骑东奔杜进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来款附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表杜进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封武始侯其馀封拜各有差以主簿尉平为宁远将军金城太守平自允吾袭据外城以叛平从弟随据平阴以应之光遣其将魏真讨之随败奔平光将姜飞。又击败平众平奔据兴城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飞司马张象参军郭雅谋杀飞应平发觉逃奔初苻坚之败张天锡南奔其世子大豫为长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坚还长安穆将大豫奔秃思复思复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数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将杜进讨之为大豫所败大豫遂进逼姑臧求决胜负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於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大豫进屯城西王穆率众三万及思复子奚于等阵于城南光出击破之斩奚于等二万馀级光谓诸将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诸将曰：大豫，岂不及此耶皇天欲赞

成明公八百之业故令大豫迷于良{美}尔光大悦赐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诣临洮驱略百姓五千余户保据俱城光将彭晃徐裔攻破之大豫奔广武穆奔建康广武人执大豫送之斩于姑臧市光至是始闻苻坚为姚萇所害乃建元曰：太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

卷二百二十三

僭伪部·勋伐第三

後燕慕容垂慕容皝子也。以灭宇文之功封都乡侯石季龙来伐既还犹有兼并之志遣将邓恒率众数万屯于乐安营攻取之备垂戎徒河与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石季龙之死也。赵魏乱垂说慕容隼伐之隼以垂为前锋都督隼僭称尊号封垂吴王徙镇信都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大收东北之利为征南将军荆兖二州牧有声于梁楚之南再为司隶伪王公已下莫不累迹及慕容嗣位垂败晋将桓温于枋头威名大振慕容评深忌恶之乃谋诛垂垂惧祸及己与世子金奔于苻坚，坚以垂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食华阴之五百户垂在朝历京兆尹进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坚之败於淮南也。垂军独全坚以万馀骑奔垂垂以兵属坚至澠池垂请至邺展拜陵墓因张国威刑以安戎狄坚许之遣其将李蛮闵亮尹国率众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邺张蚝戍并州时坚子丕先在邺及垂至丕馆之於邺西垂具说淮南败状会坚将苻挥告丁零翟斌聚众谋逼雒阳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将符飞龙率氏骑一千为垂之副以讨之垂请入邺城拜庙丕不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至河内杀飞龙悉诛氏兵召募远近众至三万济河焚桥令曰：吾本外假秦声内规复兴乱法者军有常刑奉命者赏不逾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负也。翟斌闻垂之将济河也。遣使推垂为盟主及至雒阳率众会垂劝称尊号垂谋于众曰：雒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於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众咸以为然乃引师而东至荥阳以晋孝武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攻拔邺郭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拥漳水以灌之翟斌密应符丕决防溃水事泄垂诛之，於是引师去邺北屯新城开其西奔之路垂将有北都中山之意慕容农率众数万迎之群僚闻慕容为苻坚所杀劝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称号关中不许其後苻丕弃邺城奔于并州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遣其征西慕容楷卫军慕容麟镇南慕容绍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东苻绍幽州牧苻谟镇北苻亮等悉降慕容盛初以慕容宝庶长子封长乐王宝如龙城盛留在後宝为兰汗所杀盛驰进赴京因斩兰汗以长乐王称制先是慕容奇聚众于建安亦将讨汗百姓翕然从之汗遣兄子金讨奇奇击灭之进屯乙连盛既斩汗命奇罢兵奇遂与丁零严生乌丸王龙之阻兵叛盛引军至横沟去龙城十里盛出兵击败之执奇而还斩龙生等百余人盛于是僭即尊位西秦乞伏国仁代其父司繁为苻坚镇西将军镇勇士川及坚兴寿春之役徵为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叛於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而大悦迎国仁於路国仁置酒高会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且物极则亏祸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难以免矣。当与诸君成一方之业及坚败归国仁乃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馀万及坚为姚萇所杀国仁谓其豪帅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乌合之众可谓天也。夫守常迷运先达耻之见机而作英豪之举吾虽簿德藉累世之资，岂可睹时来之运而不作乎！以太元十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强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

南燕慕容德初以慕容隼之弟封范阳王後从慕容垂如邺及垂称王以德为车骑大将军迁司徒垂临终敕其子宝以邺城委德宝既嗣位以德为冀州牧领南蛮校尉镇邺魏将拓拔章攻邺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败之魏师退次新城。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邺德遣将追破章军时魏师入中山慕容宝出奔於蓟慕容详。又僭号中山宝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隆安二年乃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徙于滑台依燕元故事称元年。

北凉沮渠蒙逊雄杰有英略会伯叔罗仇鞠粥从吕光征河西光前军大败鞠粥言於兄罗仇曰：主上荒耄骄纵诸子朋党相倾谗人侧目今军败将死正是智勇见猜之日可不惧乎！吾兄弟素为所憚与其轻死沟渎岂。若勒众向西平出若刁奋臂大呼凉州不足定也。罗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俄而皆为光所杀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蒙逊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 耄荒虐无道，岂可不上继先祖安世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众咸称万岁遂斩光中田护军马邃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间众至万余屯据金山与从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 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业僭称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承业惮蒙逊雄武微欲远之乃以蒙逊从叔益生为酒泉太守蒙逊为临池太守业既杀门下侍郎马权蒙逊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业亦以蒙逊有大志惧为朝夕之变乃许焉蒙逊期与男成同祭兰门山密遣司马许成告业曰：男成欲谋叛许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神言验矣。至期果然业收男成令自杀蒙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於■ 公枉见屠害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吴耳而信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罹於涂炭男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北至氐池众逾一万镇军臧莫孩率部众附之羌胡多起兵响应蒙逊壁于侯坞业先疑其右将军田昂幽之於内至是谢而赦之使与武卫梁中庸等攻蒙逊昂至侯坞率骑五百归于蒙逊蒙逊至张掖昂元子承爱斩关内之业左右皆散蒙逊大呼曰：镇西何在军人曰：在此蒙逊斩之晋安帝隆安五年梁中庸田昂等推蒙逊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义八年僭即西河王位夏赫连勃勃初以西单于子为後魏所败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姚兴以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迁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馀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仑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馀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自以匈奴夏后氏苗裔也。国称大夏其年讨鲜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众数万进讨姚兴三城已北诸戍斩其将杨丕姚石生等勃勃初僭号求婚于秃■ ■ 辱擅■ 辱擅弗许勃勃怒率骑二万馀众伐之杀伤万馀人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 辱擅追之勃勃逆击大败之追奔八千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馀人。又与姚兴将张佛生战于青石原。又败之俘斩五千七百人兴遣将齐难率众二万来伐勃勃退如河曲难以去勃勃既远纵兵掠野勃勃潜军覆之俘获七千馀人收其戎马兵杖难引军而退勃勃复追击于木城拔之擒难俘其将士万有三千戎马万匹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计，於是拜置守宰以抚之勃勃。又率骑二万人入高岗及于五井掠平凉杂胡七千馀户以配後军进屯依力川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候兴诸军未集率骑击之兴大惧遣其将姚文宗距战勃勃设伏擒之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馀户于敕奇堡勃勃进攻之堡人穷迫执奚出降勃勃。又攻兴将金雒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悉皆拔之徙七千馀家於大城以其丞相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兄子左将军罗提率步骑一万攻兴将姚广都于定阳克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 徙其人万六千家於大城勃勃率骑三万攻安定与姚兴将杨佛嵩战于青石北原降其众四万五千戎马二万匹进攻兴将党知隆于东乡降之徙其三千馀户于二城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勃勃以为军师中郎将。又攻兴将姚逵于杏城二旬克之执逵及其将姚大用姚安和姚利仆尹敌等姚兴死子泓立泓将姚嵩与氏王杨盛相持率骑四万袭上■ 未至而嵩为盛所杀勃勃攻上■ 二旬克之杀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进攻阴密。又杀其将姚良子及将士万馀人泓将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胡俨华韬率户五万据安定降于勃勃其後姚泓为宋高祖所灭高祖留子义贞镇长安勃勃以子■ 贵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关中郡县悉降宋高祖召义真东镇雒阳以朱龄石守长安百姓遂逐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为坛于灊上僭即皇帝位。

吴杨行密庐州人唐僖宗广明之乱天子幸蜀郡将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复光启初秦宗权抗准右频寇庐寿郡将募能致战擒贼者计级赏之行密以胆力应募往必有获得补为队长行密乃自募百馀人皆■ 勇无行者杀郡将自权州兵郡将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庐州刺史光启三年扬州节度使高骈失政委任匕人吕用之之辈牙将毕师铎惧为用之所譖自高邮起兵袭广陵为用之所却乃乞师於宣州秦彦。且言事克之日愿以扬州帅之彦先遣将秦稠以兵三千助师铎攻陷广陵高骈遂署师铎为行军司马未几秦彦率大众并家属渡江入据扬州自称节度使初扬州未陷吕用之诈为高骈檄徵兵於庐州及城陷行密以军万人奄至毕师铎之入广陵也。吕用之出於外至是委质於行密行密攻广陵营於大明寺秦毕出兵以攻行密之营短兵才接行密伪遁秦毕之兵争入其栅以取金帛行密发伏兵以击之秦毕大败退走其壁自是不复出战其年九月秦毕害高骈於幽州少长皆死同坎瘞於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围弥急城中食尽米斗四十千居人相□ 略尽十月城陷秦毕走东塘行密入广陵犇外寨之粟以食饥民即日米价减至三千十一月蔡贼孙儒

以众万人自淮西奄至还据外寨行密辎重牛羊军食未入城者皆为儒所有时秦毕来自东塘与儒军合自是西门之外复为敌境矣。初吕用之遇行密於长给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挺瘞於所居之庑下寇平日愿备将士倡楼一醉之资至是行密阅兵用之在侧谓用之曰：仆射许此辈银何负心也。据命斩於三桥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广陵遣使至太梁陈归附之意是自梁太祖兼领淮南乃遣牙将张廷范使于淮南与行密结盟寻遣行军司马李勣权知淮南留後令都将郭信以兵援送行密初则厚礼廷范及闻李勣之来勣然有拒命之意梁祖乃追李勣等还即表行密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孙儒杀秦彦毕师铎於高邮引军袭广陵下之儒自称节度使行密收其众归於庐江龙纪元年孙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虚袭据扬州孙儒引军复攻行密大顺元年行密危蹙率众夜遁出据宣州儒复入扬州一年乃勣练兵甲以攻行密属江淮疾疫师人多死儒亦卧病为部下所执送於行密杀之行密自宣城长驱入于广陵尽得孙儒之众乾宁二年行密尽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会农郡王至子渭乃僭号汉刘隐唐末为广州右都押衙领贺水镇将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肃威望颇振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门扈蹕功授清海军节度使诏下广州牙将卢瑑谭□谋不稟朝命隐举部兵诛瑑□以闻知柔至深德之辟为行军司马委以兵赋昭宗命宰相徐彦。若代知柔复署前职彦。若在镇二年临薨手表奏隐为两使留後昭宗未之许命宰相崔远为节度使远行及江陵闻岭表多盗惧隐违诏迟留不进会远复入相乃诏以隐为留後然久未即真及梁祖为元帅隐遣使持重赂以求保荐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节梁开平初恩宠殊厚迁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勣礼毕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又命兼领安南郡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

蜀王建陈州项城人唐末隶名於忠武军秦宗权据蔡州悬重赏以募之建始自行间得补军侯广明中黄巢陷长安僖宗幸蜀时梁祖为巢将领众攻襄邓宗权遣小校鹿晏弘从监军杨复光率师攻之建亦预行是岁复光入援京师明年破贼收京城初复光以忠武军八千人立为八都晏弘与建各一都头也。复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诸郡县得兵数万进逼兴元节度使牛勣弃城而去晏弘因自为留後以建等领属部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节旄恐部下谋已多行忍虐繇是部众离心建与别将韩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伪待之厚引入卧内二建惧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谋所向谓韩建曰：仆射甘言厚德意疑我也。祸难无日矣。早宜择利而行韩曰：善因率三千人趋行在僖宗嘉之赐与巨万分其兵为五都仍以旧校主之即晋晖李师泰张造与二建也。因号曰：随驾五都田令孜皆录为假子及僖宗还宫建等分典神策军皆遥领刺史光启初从僖宗再幸兴元令孜惧逼求为西川监军杨复恭代为观军容使建等素为令孜所厚复恭恐惧不附已乃出五将为郡守以建为璧州刺史天子还京复恐以杨守亮镇兴元尤畏建侵已屡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勣洞豪猾有众八千寇阆州陷之复攻利州刺史王珣弃城而去建攻剽二郡所至杀掠守亮不能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初於关辅破贼时与建相闻每遣人劳问分货币军食以给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节度使陈敬□忧其胶固谋於监军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无他肠作贼山南实进退无归故也。吾驰咫尺之书可以坐置麾下即飞书招建建大喜遣使谓彦朗曰：十军阿父遣信见招仆欲诣成都省阿父因依陈太师求一大都是所愿也。即之梓州见彦朗留家寄东川选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头，或谓敬□曰：建今之剧贼鸱视狼顾专谋人国邑悦其即至公以何等处之彼建雄心终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将校遇之是养虎自贻其患也。敬□惧乃遣人止建遽勣城守建怒遂据汉川领轻兵至成都敬□让之曰：彼何为者而犯吾疆理建军吏报曰：阆州司徒北寄东川而军容太师使者继召今复拒绝何也。司徒不惜改轍而东但不省太师反为拒绝虑顾梓州复相嫌间谓我何心故也。使我来报。且欲寄食汉川公勿复疑时光启三年居泂旬建尽取东川之众设梯冲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保汉川月馀大剽蜀士进逼彭州百道攻之敬宣出兵来援建解围纵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建军势日盛复攻成都敬宣患之顾彦郎亦惧侵已昭宗即位彦郎表请雪建择大臣为蜀帅移敬□他镇乃绍宰臣韦昭度镇蜀以代敬□敬□不受代天子怒命顾彦郎杨守亮讨之时昭度以建为牙内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师无功建谓昭度曰：相公兴数万之众讨贼未效餉运久不相属近闻雒阳以来藩镇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与其劳师以事蛮方不如从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国之本也。相公盍归朝覲面与主上画之昭度持疑未决一日建阴令军士於行府门外擒昭度亲吏齎而食之建徐启昭度曰：盖军士乏食以至，於是耶昭度大惧遂留符节与建即日东还才出剑门建即严兵守门不纳东师月馀建攻西川管内八州所至响应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谓建曰：老夫与八哥相厚太师会已

知闻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军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太师孤绝朝廷故也。苟太师悉心改图何福如之。又曰：吾欲与八哥军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义何嫌也。是夜令孜携蜀帅符印入建军授建泣谢曰：太师初心太过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旧翌日敬□启关迎建以蜀帅让之建乃自称留後表陈其事明年春制授检校太傅成都尹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南八国招抚等使时龙纪元年也。移敬□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为刺史既行建令人杀之於路令孜仍旧监军事数月或告令孜通凤翔书问下狱饿死建雄猜多机略意尝难测既有蜀土复欲窥伺东川。又以彦朗婚姻之旧未果行会彦朗卒弟彦晖代为梓帅交情稍怠李茂贞乘其有间密构彦晖因与茂贞连盟关征疆吏之间与蜀人得失大顺末建出师攻梓州彦晖求援於凤翔李茂贞出师援之建即围解自是两川交恶者累年後建大起蜀军败岐梓之兵於利州彦晖惧乞和请与岐人绝许之景福中山南之师寇东川彦晖求援於建出兵赴之大败兴元之众泊军旋建乘虚掩袭梓州虜彦晖置於成都遂兼有两川自此军锋益炽天福初李茂贞韩全诲劫迁车驾在凤翔梁祖攻围历年建外□好於汴指茂贞罪状。又阴与茂贞间使往来。且言坚壁勿和许以出师赴援因分命诸军攻取兴元比及梁祖解围茂贞山南诸州皆为建所有因自置守将及茂贞垂翅天子迁雒阳建复攻茂贞之秦陇等州茂贞削弱不能守或劝建因取凤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复增岐下茂贞虽常才然名望宿素与朱公力争不足仅守有馀韩生所谓入为□蔽出为席藉是也。□宜援而固之为吾盾鹵耳及梁祖将谋强禅建与诸藩同谋兴复乃令其将康晏率兵三万会於凤翔数与汴将王重师战不利而还赵凝之失荆襄也。弟明以其奴奔蜀建因得夔峡忠万等州及梁祖开国蜀人请建行刘备故事建自帝於成都。

闽王审知光州固始人唐广明中黄巢犯阙江淮盗贼蜂起有贼率王绪者自称将军陷固始县审知兄潮时为县佐绪署为军正蔡贼秦宗权以绪为光州刺史寻遣兵攻绪率众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转至闽中入临汀自称刺史绪多疑忌部将有出己之右者皆诛之潮与豪首数辈共杀绪其众求帅乃刑牲歃血为盟植剑於前祝曰：拜此剑动者为将军至潮拜剑跃於地众以为神异即奉潮为帅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军民苦之闻潮军行整肃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请留潮因引兵围彦。若岁馀克之。又平狼山贼帅薛蕴兵锋日盛唐光启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大顺中岩卒子婿范晖自称留後潮遣审知将兵攻之逾年城中食尽乃斩晖而降繇是尽有闽岭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军於福州以潮为节度福建管内观察使审知为副乾宁中潮卒审知遂继兄位梁祖开国累加中书令封闽王审知卒子延钧乃僭即帝位。

唐李□海州人伪吴大丞相徐温之养子本名知诰唐天□初杨行密卒其子渥嗣会佐卫都指挥使张颢杀渥立其弟渭为帅温寻杀颢渭授温常州刺史温留广陵遣□知州事其後温出镇润州以其子知训知政事时□为温属郡□州刺史乃大理郡廩温表移其治於金陵伪授温大都督府长史充镇海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为镇海军节度副使行润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通判军府事居无何知训为大将朱瑾所杀温以□代知政事明年温册杨渭为天子僭称大吴渭死。又迎丹阳王溥於润州即伪位自是温父子愈盛中外共专其国杨氏主祭而已温累官至守太师中书令封东海王後唐天成二年卒□乃知内外左右军至守太尉中书令寻封东海王晋天福二年杨溥逊位于□因还姓李氏始改名□国号大唐尊徐温为义祖。

卷二百二十四

僭伪部·奉先孝友宗族奉先

夫有国家者必尊尊亲亲以敦厚风教虽盗有皇器窃据神乡亦考寻古昔稽合礼文以为崇荐之事不可忘归尊之义不可废所以表孝飨而慰神灵也。乃至追宗庙之号上园寝之名升阳位以配皇天居明堂以侑上帝陈其乐舞丰其粢盛奉显相之容竭祗肃之意诚追远而斯在顾假名而焉如。

前凉张茂嗣兄实为凉州牧私谥实曰：昭公。

张骏嗣季父茂为凉州牧私谥茂曰：成公。

张重华嗣父骏为凉州牧私谥骏曰：文公。

张耀灵嗣父重华为西平公私谥重华曰：昭公後改桓公。

张祚僭称帝追崇曾祖轨为武王祖实为昭王从祖茂为成王父骏为文王弟重华为明王。

前赵刘元海初僭汉王位追尊蜀後主为孝德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刘和嗣父元海僭帝位伪谥元海为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聪僭即帝位新作太庙。

刘粲嗣父聪即伪位谥聪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

刘曜既即伪位使刘雅迎母胡氏丧于平阳还葬粟邑墓号阳陵伪谥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为景皇帝曾祖父广为献皇帝祖防为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都长安缮宗庙以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

後赵石勒初为侍中征东大将军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後僭称赵王始立宗庙及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勒僭即皇帝位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

石弘嗣父勒伪位号勒墓为高平陵伪谥明皇帝庙号高祖。

石季龙僭称大赵天王追尊祖<刁昔>邪武皇帝父寇觅太宗孝皇帝其後籍田毕遂如襄国谒勒墓。

石遵即伪位号季龙墓为显原陵伪谥武帝庙号太祖。

石闵僭即伪位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贍烈祖高皇帝。

前燕慕容皝既即伪位追尊祖 \equiv 为高祖武宣皇帝父 \equiv 为太祖文明皇帝使昌黎辽东二郡营起 \equiv 庙范阳燕郡构 \equiv 庙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监造二庙焉。

慕容 \equiv 嗣父皝伪位谥皝为景昭皇帝庙号烈祖墓号龙陵。

前秦苻 $\dot{\bar{y}}$ 建僭帝伪位谥父洪为惠武帝。

苻生嗣父 $\dot{\bar{y}}$ 建伪位谥 $\dot{\bar{y}}$ 建明皇帝庙号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坚僭称大秦天王追谥父雄为文桓皇帝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 $\dot{\bar{y}}$ 建於明堂以配上帝。

苻丕僭即帝位追谥父坚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登僭即帝位伪谥族父丕为哀平皇帝。

苻崇僭称尊号伪谥父登曰：高皇帝庙号太宗。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追谥父弋仲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又谥兄襄魏武王。

姚兴嗣父萇伪位谥萇为武昭皇帝庙号太祖墓称原陵。

姚泓嗣父兴伪位谥兴为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後蜀李雄僭称成都王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陇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及僭号追尊特曰：景皇帝庙号始祖。又追谥弟流秦文王。

李班嗣叔父雄伪位谥雄武帝庙曰：太宗墓号安都陵。

李寿僭即帝位追尊父骧为献帝後改立宗庙以骧为汉始祖庙特雄为大成庙。

李势嗣父寿伪位谥寿为昭文皇帝庙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後凉吕光既僭即三河王位以太庙新成追尊其高祖为敬公曾祖为恭公祖为桓公父婆楼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书侍郎杨 \equiv 上会请依三代故事追尊吕望为始祖永为不迁之庙从之。

吕绍嗣父光伪位谥光为懿武皇帝庙号太祖墓曰：高陵。

吕隆嗣兄纂僭即天王位伪谥纂灵皇帝墓曰：石陵後燕慕容垂僭即皇帝位缮宗庙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

慕容宝嗣父垂伪位谥垂武成皇帝庙号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盛嗣父宝伪位谥宝惠愍皇帝庙号烈宗追尊伯以初封汉王欲改国号考献庄太子全为献庄皇帝。

慕容熙僭即帝位伪谥慕容盛昭武皇帝墓号兴平陵庙号中宗。

西秦乞伏乾归嗣兄国仁位自称河南王伪谥国仁宣烈王庙号烈祖。

乞伏焜盘嗣父乾归位伪谥乾归武元王。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追尊祖和为元皇帝父安为宣皇帝遣其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为祖父园邑。

南凉秃𐄎利鹿孤嗣兄乌孤位伪谥乌孤曰：武王庙号烈祖。

秃𐄎𐄎辱檀嗣兄利鹿孤位伪谥利鹿孤曰：康王。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于广固设行庙於宫南遣使奉策告成。

慕容超嗣叔父德位伪谥德献武皇帝。

夏赫连勃勃僭即帝位追尊其高祖训儿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

吴杨渭僭即帝位追尊父行密为太祖武皇帝兄渥为景帝。

杨浦嗣兄渭位伪谥渭宣帝。

闽王延钧僭即帝位追尊父审知为武皇帝。

王昶嗣父延钧位伪谥延钧为惠帝。

前蜀王衍嗣父建位伪谥建为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墓曰：永陵。

後蜀孟昶嗣父知祥位伪谥知祥为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庙号高祖陵曰：和陵。

前汉刘珩袭父陟位伪谥陟为太皇大帝庙号高祖陵曰：康陵。

刘𐄎长嗣父晟位伪谥晟文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陵曰：昭陵。

僭伪部·孝友

四星东聚五马南浮獯𐄎鬼阻兵奸渠盗土□迷自恣忿鸷尝生亦有怀孝爱之情知友于之分居丧过礼临难相先虽非仁义之所成固亦染习而斯至。

前赵刘元海韶龔英惠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司空大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

前秦苻坚率众向邺至安阳过旧閤引诸耆老语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尝从襄征伐襄之败于麻田也。马中流矢死萇下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济竖子安敢害萇会救至俱免。

姚兴母𐄎也。氏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议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曰：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遗训既葬之後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尹纬𐄎曰：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请付有司以专擅论既葬即吉乞依前议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仆射弃先王之典而欲尊汉魏之权制岂所望於朝贤哉！其一依嵩议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兴谦恭孝友每见绪及硕德如家人之礼（德皆兴之叔父也。）

後蜀李雄母罗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礼群臣固谏雄弗许李骧谓司空上官𐄎曰：今方难未弭吾欲固请不听主上终谅𐄎君以为何如𐄎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汉魏以来天下多难宗庙至重不可久旷故释𐄎□至哀而已骧曰：任回方至（任回为至南也。）此人决於行事。且上尝难违其言待其至当与俱请及回至骧与回俱见雄骧免冠流涕固请公除雄号泣不许回跪而进曰：今王业初建凡百草创一日无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观兵晋襄墨□从戎岂所愿哉！为天下屈己故也。愿陛下割情从权永隆天保遂强扶雄起释服亲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广固德母兄先在长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长安问存否弘曰：臣至长安。若不奉太后动止便即西如张掖以死为效臣父雄年逾六十未沾荣贵乞本县之禄以申乌鸟之情张华进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轻之财招所重之死况为亲尊而可吝乎！且弘为君迎亲为父求禄虽外如要利内实忠孝乃以雄为平原令弘至张掖为盗所杀德闻而悲之厚抚其妻子及故吏赵融自长安来始知母兄凶问德号恸吐血因而寝疾。

僭伪部·宗族

典午失驭群雄构乱茫茫九土一倡千和，於是跨州连郡鸣张蚁聚盗王者之位拟乘輿之制以树立子弟列为藩辅式是古训以隆邦翰展亲之义靡或阙如 二 三 之 术，於是乎！在乃有采夫公望隆其宠数靡容济济之让克厚尊尊之权 二 睦无间情礼兼至者焉。

前凉张祚僭帝位以弟天锡为长乐王子庭坚为建康王弟子靓为凉武侯。

张天锡自称西平公以从弟虑为从事中郎。

西凉李嵩僭称凉公以其子让为敦煌太守。

李歆嗣伪位既为沮渠所败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 二 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太守恂与诸子奔敦煌奔于北山歆子重耳奔于江左仕于宋复归魏为弘农太守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臧。

前赵刘元海僭即帝位以子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又以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又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又为北海王後以子聪为大司徒刘欢乐为太傅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及元海寝疾将为顾 二 三 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臣钦。若等曰：自欢乐已下载记不书於元海何亲故并姓言之後皆放此）。又有卫尉西昌王刘锐领军刘盛侍中刘秉武卫刘歆刘 二 及刘安国刘宣宣字士则初为左贤王元海即王位宣之谋也。故特荷尊重勋戚莫二军国内外靡不专之刘聪僭即帝位封其子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易河间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後以刘易为太尉迁太宰。

刘曜僭即帝位封子袭为长乐王阐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齐王高鲁王徽楚王徵诸宗室皆封郡王。又封子裔为永安王署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警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後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又有太宰刘雅镇军刘锡右军刘 二 侍中中山王刘岳太尉汝南王刘咸大司徒刘缓。

後赵石勒伪称天王行皇帝事署其子宏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左卫将军斌太原王少子恢为辅国将军南阳王。又封石生河东王石琪彭城王。又以中山王石季龙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加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宣为左将军挺为侍中梁王。

石季龙僭称大赵天王亲王皆贬封郡公以子宣为河间公韬为乐安公斌为燕公遵为彭城公鉴为义阳公宣後为皇太子韬为司徒。又加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斌为使持节侍中大司马录尚书事。又命宣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也。其後季龙僭即帝位诸子进爵郡王及疾甚以遵为大将军镇关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

前燕慕容皝初僭称王以弟恪为辅国将军评为辅弼将军及僭帝位以恪为侍中封太原王评为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诸军事封子臧为乐安王评为济北王冲为中山王。

慕容 二 僭即帝位以慕容恪为太宰录尚书行周公事慕容评为太傅副赞朝政初慕容 二 将终谓子隽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济汝其委之及隽嗣位弥加亲任累战有大功隽寝疾引恪与慕容评属以後事隽死群臣欲立恪恪辞曰：国有储君非吾节也。及 二 之世 二 忽摄朝权恪虚襟待物谘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虽执权政每事必谘之於评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其百僚有过未常显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其後 二 境内多水旱恪评并稽首归政请逊位还第 二 断其让表恪评等乃止恪临终 二 亲临问以後事恪曰：臣闻报恩莫大荐士板筑犹可而况国之懿藩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治国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 二 三 之 计言终而死。

前秦苻 彳 建僭称天王大单于以弟雄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及僭即帝位雄为佐命元勋权侔人主而谦恭奉法 彳 建尝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 彳 建哭之呕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之速也。

苻生僭即帝位以苻安领太尉苻柳为征东大将军并州牧镇蒲坂苻 二 叟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镇陕城苻坚僭称天王以兄法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从祖侯为太尉从兄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双河南公子丕长乐公子暉平原公熙广平公 二 钜鹿公杨东海公敷清河公融字博休苻 彳 建之世封安乐王融上疏固辞 彳 建深奇之曰：且成吾儿箕山之操乃止苻生爱其器貌尝侍左右未弱

冠便有台辅之望长而令誉弥高为朝野所属後拜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太子太傅领宗正录尚书事俄转司徒融苦让不受後为镇东大将军冀州牧融将发坚祖於霸东奏乐赋诗初为侍中中军将军铨综内外刑政 理进才理滞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断狱奸无所容故为坚所委任虽镇关东朝之大事靡不驰驿与融议之始议伐晋融曰：吴不可伐坚不纳及淝水之战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坚还次于长安东之行宫哭融而後入赠融大司马谥曰：襄公。

苻丕僭即帝位封子懿为勃海王昶为济北王。又以苻冲为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封西平王苻纂为大尉东海王纂为苻坚尚书令封魏昌公坚败自关中来奔故有是拜。又以阜城侯苻定为征东将军冀州牧高城侯苻绍为镇东将军督冀州诸军事重合侯苻谟为征西将军幽州牧高邑侯苻亮为镇北大将军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并进爵郡公定绍据信都谟亮先据常山慕容垂之围邺城也。并降于垂闻丕称尊号遣使谢罪故有是命其後。又以苻纂为大司马苻冲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仪同三司及丕败纂及弟师奴率丕馀众数万奔据杏城。

苻登僭即帝位遣使拜苻纂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进封鲁王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谓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孙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繇不立而自尊乎！纂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贼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愿大王远踪光武推圣公之义泉二虜之後徐更图之纂乃受命登。又封子弁为南安王尚为北海王。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以弟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硕德为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都督陇右诸军事领护羌校尉镇上 後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硕德镇安定徙安定千馀家于阴密遣弟征南靖镇之。

姚兴僭即帝位封叔父征虜绪为晋王征西硕德为陇西王征南靖为公（不书国名）。又以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上 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兴谦恭孝友每见绪及硕德如家人之礼整服倾悚言则称字车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谘之而後行後兴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绪与硕德同让王爵兴弗许绪等。又固让许之。又子懿弼 宣谏 璞质达裕国儿皆为公。

姚泓僭即帝位以姚绍为太宰大将军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侍中司隶宗正节录并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决焉绍固辞弗许绍泓之叔父也。泓闻姚懿将袭长安召绍等密谋於朝堂绍曰：懿情识鄙近从物推移造成此事惟当孙畅耳但驰使徵畅遣抚军赞据陕城臣向潼关为诸军节度。若畅奉诏而至者臣当遣懿率河东见兵共平吴寇如其逆 已成违距敕旨当明其罪於天下声鼓以击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计後果执懿囚之诛孙畅等及泓之败其子佛念年十一兵至泓欲降佛念谓泓曰：晋人将逞其欲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恍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

蜀李特自称大都督以兄辅为骠骑将军弟骧为骁骑将军长子始为武威将军次子荡为镇军将军。

李雄僭称成都王以其叔父骧为太傅兄始为太保折冲李离为太尉建威李 为司徒翊军李璜为司空材官李国为太宰。

李期僭即帝位封兄越建宁王拜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李势僭即帝位其弟大将军汉王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弗许。

後凉吕光僭即三河王位以其子左将军他武贲中郎将纂讨北虜及僭即帝位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时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镇之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其後光疾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以吕纂为太尉吕纂为司徒谓绍曰：吾疾病唯增恐将不济三寇 迭伺国隙吾终之後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已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若内相猜贰 起萧墙则晋赵之变旦夕至矣。又谓纂弘曰：永业才非拨乱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宁汝兄弟缉穆则贻厥万世。若内自相图则祸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吕纂既僭立以弟弘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

吕隆僭称天王以弟超有佐命之勋拜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封安定公。

後燕慕容垂自称燕王以弟德为车骑大将军封范阳王兄子楷为征西大将军封太原王其後有左将军慕容固平北慕容佐卫军慕容麟镇南慕容绍乐浪王宙高阳王隆丹阳王瓚开封公详及慕容锤慕容永慕容农（不书何亲）。

慕容宝嗣伪位庶子清河公会长乐公盛并进王爵西秦乞伏乾归僭称河南王有弟益州为前将军秦州牧轲殫为凉州牧轲殫与益州不平奔于吕光。又有弟广武智达扬武木突于乾归长子炽磐次子中军审虔。

炽磐袭伪位署弟延祚为禁中录事。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署弟素弗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弘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尚书右仆射汲郡公从兄万泥为骠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素弗後为大司马改封辽西公弘为骠骑大将军改封中山公跋之伪业素弗所建也。跋之七年素弗死跋哭之哀恻比葬七临之跋弟丕先是因乱投於高句丽跋迎致之至龙城以为右仆射常山公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馀户来奔署买为卫尉封城阳伯为太常高城伯。

南凉秃廝弋乌孤僭称武威王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廋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後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廋檀入录府国事。

秃廋弋廋檀僭称凉王为乞伏炽磐所降其少子保周腊于破羌俱延子覆龙鹿孤孙副周乌孤承钵皆奔沮渠蒙逊久之归魏魏以保周为张掖王覆龙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钵昌松公。

南燕慕容德僭称燕王以慕容麟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容法为中军将军及僭即帝位以慕容锤为司徒锤字道明德从弟也。临难对敌智勇兼济累进奇策德用之颇中繇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遂为佐命元勋。

慕容超嗣伪位以慕容锤为都督中外诸军务录尚书事加青州牧。又以慕容法为征南都督徐兖杨南兖四州诸军事慕容锤加开府仪同三司。又有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及慕容昱慕容凝。

北凉沮渠蒙逊为沙州刺史以其弟暍为护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镇姑臧旬馀而暍死。又以从祖益子为镇京将军护羌校尉秦州刺史镇姑臧及僭即河西王位西祀金山遣沮渠广宗率骑一万袭乌啼虓大捷而还。又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虓降之。

夏赫连勃勃僭称天王以其长兄右地代为丞相代公次兄力候提为大将军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征南将军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干阿利为征西将军尚书左仆射乙斗为征北将军尚书右仆射兄子罗提为左将军其後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封子延阳平公昌太原公伦酒泉公定平原公满河南公安中山公。又以其子贵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及克长安僭即帝位以侯提为并州刺史镇蒲坂于长安置南台以贵都督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闽王延均初封闽王表兄延禀为建州节度使累官至中书令顷之延禀以军州委长子继雄退居别第王昶僭号以其子继恭为福州节度使。

王延正僭号其子继勋为泉州刺史。

唐李景僭号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

前蜀王衍袭父建伪位封建子宗寿为嘉王宗弼为六军使。又有宗勋宗俨宗昱（不书王爵）。

後汉刘崇僭号於河东署其子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原尹。

卷二百二十五

僭伪部·世子

自晋人失御群雄竞逐山河跨据率僭尊极之称子弟世及亦滥储两之制其间篡害废立十常七八虽蜀有世文赵有大雅好文爱士而不免于祸固与夫贞万邦继大统者异矣。今以世子命篇者亦犹吴楚称王春秋书其爵以子之义也。唐季诸国并附出焉前凉张轨既为梁州牧表立子实为世子轨卒实绍位。

张骏之弟为梁州牧西平公境内皆称之为王骏立子重华为世子时中坚将军宋辑言於骏曰：礼急储君者盖重宗庙之故周成汉昭立於襁褓诚以国嗣不可旷储宫当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国元王作储君建兴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统况今社稷弥崇圣躬介立大业遂殷继贰阙然哉！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为安逾太山非所谓也。骏纳之骏卒重华绍位。

张祚重华之庶兄既篡耀灵僭即帝位立其子太和为皇太子祚为元靓所杀并诛太和张天锡骏之少子

元靓死国人立之为凉州刺史西平公以子大怀为世子其後废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为世子。

西凉李暠领秦梁二州牧世子谭早卒以第二子上业为世子表假抚军将军护羌校尉暠卒上业嗣。

前赵刘元海既僭号立其子和为太子元海死和嗣伪位为弟聪所杀。

刘聪既杀兄和即伪位立其弟北海王暠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其後雨血於其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暠恶之以访其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志在晋王久矣。（晋王聪子粲也。）王公以下莫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以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逾於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繇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馀营诸王皆年齿尚壮刀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不虑为异也。暠弗从乃止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等劝暠谋反暠不从之状聪於是收志玮遐於诏狱假以他事杀之使寇威卜抽监守东宫禁朝贺忧惧不知所乃上表自陈乞为黔首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储副抽。又抑而弗通时中宫仆射郭猗等皆宠幸用事靳准合宗内外留以事之郭猗有憾於暠谓晋王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犹怀不逞之志此则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苍生之重怨也。而主上过垂宽仁犹不二尊之位一旦有风尘之变臣窃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孙主上之嫡宠凡在含齿孰不系仰万机事大何可与入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太子。又许卫将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事何不成臣谓二王兹举禽兽之不。若也。背父亲人人岂亲之今。又苟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东宫相国单于在武陵兄弟何肯与人许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难事淹变生宜早为之所春秋《传》曰：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臣屡启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谓臣言不实刑臣刀锯之余而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虑逆鳞之诛每所闻必言会垂采纳臣当入言之愿殿下不泄密表其状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假之恩顾通其归善之路以问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谓皮曰：二王逆状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惊曰：无之猗曰：此事必无疑吾怜卿亲旧并见族耳，於是歔流涕皮大惧叩头求哀猗曰：吾为卿作计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谨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国必问卿但云：有之。若责卿何不先启卿即答曰：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圣性宽慈殿下笃於骨肉恐言成诬伪故也。皮许诺粲俄而召问二人至不同时而辞。若画一粲以为信然初靳准从妹为孺子于侍人怒杀之而屡以嘲准准深恚说粲曰：东宫万机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领相国使天下之早有所系也。至是准。又说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准曰：然诚如圣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亲非皇宗恐忠言暂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准曰：闻风尘之言谓大将军卫将军及左右辅皆谋奉太弟克季春构变殿下宜为之备不然恐有商臣之祸粲曰：为之奈何准曰：主上爱信於太弟恐卒闻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轻薄小人不能无逆意以劝太弟之心小人有始无终不能如贯高之流也。然後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与太宰拘太弟所与交通者考问之穷其事原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归太弟主上一旦晏驾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东宫後聪宴群臣於光极前殿引见太弟容貌毁悴鬓苍然涕泣陈谢聪亦对之悲恻纵酒极欢待之如初粲使王平谓曰：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衷甲以备之以为信然乃命宫臣衷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沉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遣臣准收氏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同造逆谋聪谓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当念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诛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废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遂立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

刘粲嗣伪位立其子元公为太子粲既为靳准所杀刘氏无少长皆斩之。

刘曜元海之族子即伪位立其子熙为皇太子曜既为石季龙所败熙与将相诸侯皆杀之。

後赵石勒初为上党郡公以其长子兴为上党国世子兴死立第一子弘为世子领中军及僭号赵天王行

皇帝事立为太子弘字大雅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_二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後必世胜残天之道也。勒大悦勒死弘嗣伪位为石季龙所废後杀之。

石季龙既废弘自称居摄赵王立其子邃为太子及僭称大赵天王皇太子季龙荒游废政多所营缮使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唯征伐刑断乃亲览之邃自_二总百揆之後荒酒_二色骄恣无道或盘游於田悬管而入或夜出於宫臣家_二其妻妾妆_二希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於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褻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以识其味也。河间王宣乐安公韬有宠於季龙邃疾之如仇季龙荒_二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季龙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棰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馀骑宴於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斩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邃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责邃邃怒杀其使季龙闻邃有疾遣所亲任女尚书察之邃呼前与语抽剑击之季龙大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始末诛颜等三十馀人幽邃於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大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而使出季龙遣吏谓邃曰：太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遥出不顾季龙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妻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埋於一棺之中诛其宫臣支党一百馀人废郑氏为东海太妃立其子宣为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迭日省可尚书奏事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求媚於宣因说之曰：令诸公侯吏部过限宜渐削弱以盛储威宣素疾石韬之宠乃使离奏夺诸公府吏秦燕义阳乐平四公（王钦。若等曰：秦公韬燕公斌义阳公鉴乐平公皆季龙子）所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馀兵五万悉配东宫，於是诸公咸怨为大_二之渐其後宣_二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领军王郎言之於季龙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於漳水功役数万士众吁嗟陛下宜因游观而罢之也。季龙如其言永和中季龙命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季龙从其後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倾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书命劲骑百馀驰射其中宣与嬖_二臣显德美人乘攀观之嬉娱忘反兽殫乃止季龙复命石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晋宣素恶韬宠是行也。疾之弥甚宦者赵生得幸於宣而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於是相图之计起矣。韬起堂於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宣视而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文宣闻之恚甚谓所幸杨杯牟成曰：韬凶竖勃逆敢违我如是女能杀之者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上必亲临丧因行大事蔑不济矣。杯等许诺因韬夜宿於佛精舍宣使杯成及牟皮赵生等缘_二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龙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之其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恐在萧墙之内虑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龙乃止严兵发哀於天武殿宣乘素车从千人临韬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季龙疑宣之害韬也。谋召之惧其不入乃伪言其母哀过危_二宣不虞己之见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兴人史科告称韬死夜宿东宫杨杯家杯夜与五人从外来相语曰：大事已定但愿大家老寿吾等何患不富贵语讫科便寝_二中_二丕不见也。科寻出逃匿俄而_二丕乃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闻人向语当除之断口舌今而後得去作大事矣。科逾墙获免季龙驰使收之获杯牟皮赵生等杯皮寻皆忘去执赵生诘之生具首服季龙悲弥甚幽宣於席库以铁环穿其颌而锁之作数斗米糟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邳北树标其上标末置轳轳穿之以绳倚梯积柴送於标所使韬亲官者郝稚刘伯拔其_二抽其舌牵之登梯上於柴积郝稚以绳贯其颌轳轳绞上刘伯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际天季龙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数岁季龙甚爱之抱之而泣儿曰：非儿罪季龙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邃於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挽季龙而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亡其东宫养猪牛废宣母杜氏为庶人季龙议立太子其太尉张举进曰：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艺文德陛下神齿已衰四海未一请择二公而树之初戎昭张豺之破上_二也。获刘曜_二刀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龙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至是豺以季龙年长多疾规立世为嗣刘当为太后已得辅政说季龙曰：陛下再立储宫皆出自娼贱是以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季龙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处矣。又议於东堂季龙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肠秽恶故生凶子儿年二十馀便欲

杀父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与张举李农定义敕公卿上书请立世大司农曹莫不署名季龙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业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龙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吾心矣。其令谕之遂立世为皇太子刘氏为皇后季龙死世即伪位为兄遵所废石遵季龙子既篡世即伪位以燕王斌子衍为太子俄为石鉴所杀冉闵季龙之养孙既杀石鉴僭即皇帝位国号大魏复姓冉氏立子智为皇太子。

前燕慕容皝为辽东公立子皝为世子。

慕容皝为燕王以子隼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燕王世子。

慕容皝僭即皇帝位立其世子晔为皇太子後晔死谥献怀复立次子皝为太子後宴群臣於沟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语及周太子晋皝然流涕顾谓群臣曰：昔魏武追痛仓舒孙权悼登无已孤尝谓二主缘爱称奇无大雅之体自晔亡以来孤鬓皝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晔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贻将来诮乎！其司徒左长史李绩对曰：献怀之在东宫臣为中庶子既忝近侍圣质志业臣实不敢不知臣闻道备而无愆，其唯圣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见其阙也。隼曰：卿言亦以过矣。然试言之绩曰：至孝自天性与道合此其一也。聪敏慧悟机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断理谳无幽此其三也。疾谏亮物雅悦直言此其四也。好学爱贤不耻下问此其五也。英姿迈古艺业超时此其六也。虚襟恭让尊师重道此其七也。轻财好施勤恤民隐此其八也。隼泣曰：卿虽褒誉然此儿。若在吾死无忧也。

前秦苻丕建僭即皇帝位立子苻萇为太子苻萇既死丕建以讖言三羊五眼符应故立第三子生为太子（苻氏本氏人洪生丕建丕建生生。故曰：三羊生无一目。故曰：五眼）苻坚既杀生遂即号以其子宏为皇太子其後慕容冲攻长安坚出如五将山付宏以後事宏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归其南秦州刺史杨璧於下辨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张熙假道归於晋处宏於江州宏立位辅国将军桓玄篡位以宏为梁州刺史义熙初以谋叛被诛。

苻登坚之族孙既即伪位以弟懿为太弟後立其子崇为皇太子登为姚兴所败崇奔於湟中僭号为乞伏乾归逐杀。

後秦姚萇僭即皇帝位立长子兴为皇太子兴字子略苻坚时为太子舍人萇之在马牧兴自长安冒难奔萇遂立之萇出征讨常留统後事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勳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後萇讨苻登遣姚硕德镇李润（硕德萇弟李润地名）尹纬守长安召兴诣行营征南姚成言於兴曰：今寇贼未灭上复寝疾王统苻裔等皆有部曲终为人害宜尽除之兴，於是诛苻裔王统徐成毛盛乃赴召兴至萇怒曰：王统兄弟是吾州里无他远志徐成等昔在秦朝并为名将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辄便诛害令人丧气会苻登与襄冲相持萇议击之尹纬言於萇曰：太子纯厚之称著於遐迩将领英略未为远近所知宜遣太子亲行可以渐广威武防萇之原萇从之戒兴曰：贼徒知汝转近必相驱入堡聚而掩之无不克矣。比至胡空堡冲围自解登闻兴向胡空堡引还兴因袭平凉大获而归咸如萇策使兴还镇长安甚有威惠萇死遂嗣位。

姚兴僭即皇帝位立其长子泓为皇太子泓字元子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兴将以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为太子兴每征伐巡游常留总後事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章尚书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泓受经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兴之如平凉也。泓留总後事冯翊人刘廆聚众数千据万年以叛泓遣镇军彭白狼率东宫禁兵讨之斩廆赦其馀党诸将咸劝泓曰：殿下神电发荡平鬼逆宜露布表言广其首级以慰远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绥馭失和以长奸寇方当引咎责躬归罪行间安敢过自矜诬以重罪责乎！其右仆射韦华闻而谓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实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时尚书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过宽议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则壮厉之心生政教烦苛则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风靡草君等参赞朝化弘明政轨不务仁恕之道惟欲严法酷刑是岂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其後广平公弼（弼泓弟）谋害泓称疾不朝集兵於第兴闻之怒甚收其党殿中侍御史唐盛孙玄等杀之泓言於兴曰：臣诚不肖不能训诘於弟致弼构逆是非仰惭天日陛下。若以臣为社稷之忧除臣而国宁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听臣守藩兴惨然改容召冠军姚赞右仆射梁喜京兆尹尹昭辅国敛曼嵬於谏议堂密谋收弼时姚绍屯兵雍城驰遣告之连日不决弼党凶惧兴虑其变乃收弼囚之中曹穷责党与将杀之泓流涕固请之乃止。

蜀李雄既僭号将立兄荡子班为太子时雄有子十余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举手捍头本不弼弟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晋氏播荡群情义举志济涂炭而诸君遂见推逼处王公之上推本基业功繇先帝吾兄 统丕祚所归恢懿明 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於戎阵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李骧与司徒王达谏曰：先王树家 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犹子之言岂。若子也。愿陛下思之雄不从竟立班骧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班字世文谦虚博纳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後人莫之逮也。班为性 爱动循轨度时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厉之每有大议雄辄令豫之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馀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以班为抚军及雄寝疾班昼夜侍侧雄少数攻战多被伤夷至是疾甚痕皆脓溃雄子越等恶而远之班为吮脓殊无难色每尝药流涕不脱衣冠其忠诚如此雄死嗣伪位以李寿录尚书事辅政班居中执丧礼政事皆委寿及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环等寻为李越所杀李寿雄叔父让之子既僭即伪位以其子势为太子寻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寿死势嗣位。

後凉吕光僭即三河王位立子绍为世子既僭天王遂立为太子後光疾甚以绍为天王自号为太上皇帝光死绍即位为庶兄纂所篡自杀。

後燕慕容垂初僭即燕王位立子宝为王太子及僭帝号以宝为皇太子为宝起承华观以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垂总大纲而已。又以宝领侍中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幽州牧建留台於龙城以高阳生慕容隆录留台尚书事宝字道 垂之第四子也。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已符坚时为太子洗马万年令坚淮淝之役宝为陵江将军及为太子砥砺自 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誉垂之朝士翕然称之垂亦以为克保家业甚贤之垂死嗣位。

慕容宝既嗣立以少子濮阳公策为太子初垂以宝蒙嗣未建忧之宝庶子清河公会多材艺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宝之北伐使会代摄宫事总录礼遇一同太子所以见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龙城旧都宗庙所在复使会镇幽州委以东北之重高选寮属以崇威望垂临死顾命以会为宝嗣而宝宠爱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焉宝大悦乃访其赵王麟高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宝遂与麟等定计立策策母 氏为皇后策为皇太子盛会进爵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春心}弱不慧及宝为兰汗所杀策亦遇害至盛即伪位谥曰：哀太子。

慕容盛宝之庶长子僭位立其子辽西公定为太子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国多难宜立长君意在於熙遂废定迎熙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

慕容 宝之养子既弑熙自立复姓高氏以彭为太子西秦乞伏乾归既僭号秦王立其长子炽磐为太子初乾归降姚兴炽磐拜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留其众镇苑川及乾归返政遂立炽磐为太子领冠军大将军都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乞伏炽磐既嗣伪位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炽磐死慕末嗣伪位。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立其子永为太子寻领大单于置四辅。

南凉秃 辱檀僭即凉王位立世子武台为太子。

南燕慕容德僭即皇帝位立其兄子超为皇太子初德迎超于长安及至德梦其父曰：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为太子不尔恐生人心瘡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观此梦意吾将死矣。乃下书立超其月德果死超嗣位。

北凉沮渠蒙逊僭即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夏赫连勃勃僭称天王立子 贵为太子。

卷二百二十六

僭伪部·知人宽恕恩宿戒慎知人

《传》曰：人不易知《书》曰：知人则哲是知非精鉴深识度越群萃者安能善其人伦哉！昔晋室

衰圯中原 二 扰群雄开 二 盗窃位号乃有观貌察言视表知里揣摩。

其器能探颐於度量淑慝斯辨用舍惟允斯亦臻赏识之奥得旌别之旨者焉。

前赵刘元海族子曜聪惠有奇度年捌岁从元海猎於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元海异之曰：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刘聪族弟曜字永明尝轻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

後赵石季龙灭辽西得公卿人士多杀之其见擢用终至大官者唯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传畅刘郡崔悦卢谡等十馀人而已。

前燕慕容 二 尝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既而生孙隼 二 曰：此儿骨相不常吾家得之矣。

慕容 二 即王位时阳骛字士秋少清素好学器识宏远起家为平州别驾屡献守时 二 国之术事多纳用慕容 二 甚奇之 二 迁为左长史东西征伐参谋帷幄 二 临终谓隼曰：阳士秋忠 二 贞固可付 二 大事汝善待之慕容隼之将图中原也。骛制胜之功并于慕容恪。又 二 第五子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 二 甚宠之尝目而谓诸弟曰：此儿阔达好奇终能破人之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业恩遇逾于世子隼故隼不能平之。

前秦苻洪其孙坚年七岁洪每曰：此儿姿貌俊伟质性过人非常人相也。

苻坚以苻重镇雒阳以吕光为长史及重谋反坚闻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驰使命光槛重送之。

後秦姚弋仲初为石 二 右丞相祗与冉闵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 二 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闵。若不臬擒不须复见我也。襄击闵於尝卢泽大破之而归弋仲怒襄之不擒闵也。杖之一百。

姚兴时以杨佛嵩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佛嵩发数日兴谓群臣曰：佛嵩骁猛果锐每临敌对寇不可抑制吾尝节之配兵不过五千今众旅既多遇贼必败今去已远追之无及吾深忧之其下咸以为不然佛嵩果为勃勃所执绝吭而死。

後蜀李流素重兄子雄有长者之德每云：兴吾家者必此人矣。敕诸子尊奉之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高明仁爱识断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军以为成都王。

後燕慕容盛垂之庶孙盛之僭位征高句骊契丹慕容熙从征皆勇冠诸将盛曰：叔父雄果英壮有世祖之风但弘略不如耳。

僭伪部·宽恕

仲尼有言曰：为君者宽裕以容其民。又曰：宽以得众恕以利物斯居上之道也。若乃跨 二 处山河盗窃名器征伐自出礼乐自用亦能恢其大体成其众务至有覆败师旅抵触忌讳或引已而自责或开心而容受至於奔亡越境则归其妻孥过恶虽彰而复其位遇故人必为用下无猜心夫所以能致於成功亦克永世者良为此也。

前凉张骏为凉州牧遣武威太守窦涛等东会韩璞等攻讨刘曜所陷秦州诸郡曜将刘裔来距璞军粮竭遣武兴太守辛岩督运於金城刘裔率骑三千袭岩于沃子岭败之璞军遂溃死者二万馀人面 二 专归罪骏曰：孤之罪也。将军何辱皆赦之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

後赵石勒初僭称赵王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翊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勿弹白邪翊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

前秦苻坚僭称天王慕容垂初为慕容隼所封吴王与世子全奔於坚，坚相王猛伐雒引全为参军猛乃令人诡传垂语於全曰：吾已东还汝可为计全信之乃奔晖猛表全叛状垂惧而东奔及蓝田为追骑所获坚立引见东堂慰勉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志不忘本犹怀首丘书不云：乎！父子无相及也。卿

何为过惧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复垂爵位待如初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馁所以图富也。坚流涕谓阳曰：哀公之葬事不在朕卿宁不知之让皮曰：丞相临终曰卿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为卿求位知子莫如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诛徙阳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

後秦姚弋仲初为石祗右丞相部曲马何罗博学有文才张豺之辅石氏也。背弋仲归豺豺以为尚书郎豺败复归咸劝杀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纳奇之日当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为参军其宽恕如此。

姚兴嗣伪位徵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既至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台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之兴乃赦尚之罪以为尚书。

後蜀李雄僭称成都王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氏符成文隗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振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後燕慕容盛僭称燕王遣辅国将军李早讨辽西及还闻盛杀其将魏双惧弃军奔走既而归罪复其爵位盛谓侍中孙弼曰：早总三军之任荷专征之重不能杖节死绥无故逃亡考之军正不赦之罪也。然当先帝之避难众情离贰骨肉忘其亲股肱失忠节早以刑馀之体效力尽命忠款之至精贯白日朕故录其终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

北凉沮渠蒙逊僭称凉王西郡太守梁中庸西奔李玄盛蒙逊闻之笑曰：吾与中庸义深一体而不信我但自负耳孤岂怪之乃尽归其妻孥。又张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凉後复奔还待之如初。

僭伪部·恩宥

金行中圯獯鬼乱华鸱义荐张臬巢竞启恣用庶戮威虐无辜亦有僭据之初庆贄之际惧上帝之弗虑下民之有辞弛秋荼之刑纵凝脂之网布维新之令示更始之仁小惠未孚众弗怀也。

前凉张茂凉州牧之弟晋太兴三年为阎沙等所害州人推茂为凉州牧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赦其境内。

骏茂之弟晋大宁三年黄门侍郎史淑在姑臧拜骏为凉州牧西平公骏赦其境内其後刘曜遣将刘裔入据振武河西大震遣皇甫该御之赦其境内。

重华骏之子晋永和二年自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其境内。

祚重华之庶兄晋永和十年废重华之子耀灵僭称帝号赦殊死已下。

玄靛重华之子晋永和十二年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内。

前赵刘元海晋永兴元年僭即汉王位赦其境内永兴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是年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已瑞大赦境内聪元海之子晋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嘉平中以太庙新成改元建元大赦境内及刘曜陷长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出降至平阳聪使子粲告于太庙改年麟嘉大赦境内後聪杀伪太子立粲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粲聪之子太兴元年嗣伪位大赦境内。

曜元海之族子晋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唯靳准一门不在赦例是年缮宗庙社稷南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後终南山摧长安人刘终於摧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西小衰困器丧呜呼呜呼赤牛奋引其尽乎！时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徵曜大悦斋七日後受之於太庙。又大赦境内及葬其父墓号永垣陵葬妻羊氏墓号显平陵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又尝因疾瘳曲赦长安殊死已下咸和三年躬亲二郊饬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

後赵石勒晋太兴二年即伪赵王位赦殊死已下称元年至十一年荏平获黑兔献之於勒，於是大悦赦境内改元太和三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平大赦境内其後泰州送白兽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济阴木连理甘露降苑乡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义赦三岁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调特赦凉州殊死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还宫赦四岁刑勒。又耕籍田还宫赦五岁刑。

弘勒之子晋咸和七年嗣伪位改元延熙赦其境内殊死已下。

季龙勒之弟晋咸康元年废石弘称居摄赵天王改元建武赦其境内是年迁伪邺宫澍雨周洽季龙大悦赦殊死已下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雒阳钟馗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季龙大悦赦二岁刑三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六年大旱季龙下《书》曰：前以丰国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权救时务而主者循为常法致起怨声自今罪犯流徒皆当申奏不得辄配也。京狱见囚非手杀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宁。

遵季龙之子晋永和六年僭即皇帝位于大武殿前大赦殊死已下。

鉴亦季龙之子晋永和六年篡遵即伪位大赦殊死已下。

冉闵晋永和六年杀石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国号大魏。

後蜀李特晋大安元年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赦其境内。

雄特之子既克成都诸将固请雄即尊位以晋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赦其境内是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内其後遣镇南任回征木落分宁州之援宁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内=执梓弓太守譙登遂乘胜进军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

期雄第四子晋咸和九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

寿特弟骧之子晋咸康四年僭即伪位赦其境内。

势寿之子晋咸康八年嗣伪位赦其境内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蜀人多有从者众至数万势登城距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势既诛奕大赦境内改元嘉宁。

前燕慕容=晋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

隼=之子晋永和五年嗣伪燕王赦其境内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其後太子晔死立次子=为皇太子赦其境内。

=隼之子晋=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是岁太师慕容根谋为乱，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参军传颜收根等於禁中斩之大赦境内。

後燕慕容垂晋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内。

宝垂之子太元二十一年嗣伪位大赦境内。

盛宝之子晋隆安二年以长乐王称制赦其境内是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其後立子辽西公为太子赦殊死已下。

熙垂之子嗣伪位赦殊死已下其後立贵嫔符氏为皇后赦殊死已下。

=宝之养子晋义熙二年僭即天皇位复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南燕慕容德晋隆安四年僭立为燕王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称元年是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义熙元年立兄子超为太子大赦境内子为父後者人爵二级。

超德之兄子晋义熙元年僭即伪位大赦境内其後祀南郊将登坛有兽大如马状类鼠而色赤集於圆丘之侧俄而不知所在须臾大风暴起天地昼昏其行宫羽仪皆震裂超密问於太史令成公绥对曰：陛下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超惧而大赦。

北燕冯跋晋太元二十年僭称天王于昌黎赦其境内。

前秦苻彳建晋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境内死罪。

生彳建第三子晋永和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坚生之从弟晋升平元年僭即大秦天王赦其境内三年南游霸陵大赦五年凤凰集於东阙大赦其境内百寮进位一级太和五年平邺都赦慕容=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授有差。

丕坚之子晋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晋阳大赦境内。

登坚之族孙晋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後秦姚苻晋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十一年僭即皇帝位长安大赦姚兴苻之子晋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其後以日月薄蚀降号称王大赦境内因立其子泓为皇太子大赦境内赐男子为父後者爵一级。又以姚硕德来朝大赦境内。

姚泓兴之子晋义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殊死已下。

西秦乞伏乾归晋太元十三年自立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赦其境内十七年平陇西巴西之地

赦其境内殊死已下义熙三年僭称秦王赦其境内。

炽盘乾归之子晋义熙六年袭位大赦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境内其臣佐等多所封授。

後凉吕光晋太元十三年入姑臧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大赦境内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赦其境内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

纂光之子晋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

隆光弟宝之子晋元兴元年僭即天王位大赦。

西凉李暠晋隆平四年晋昌太守唐瑶推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赦其境内。

歆暠之子宋永初元年嗣公伪位大赦境内。

南凉秃发傉斯晋隆安元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

利鹿孤乌孤之弟晋隆安三年即伪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既逾年改元赦其境内。

傉斯辱檀利鹿孤之弟晋元兴元年僭即凉王位赦其境内。

北凉沮渠蒙逊晋隆安五年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义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及蒙逊母车氏疾笃大赦殊死已下其後以岁旱下《书》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修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夏赫连勃勃晋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时姚兴镇北将军王买德来奔谓勃勃曰：今秦政虽衰藩镇犹固深愿蓄力待时详而後举勃勃善之乃赦其境内其後雍州百姓逐刺史朱龄石而迎勃勃入长安为坛于灊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及自长安还统万以宫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内。

僭伪部·戒惧

夫戒惧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君子防微而深虑者也。若乃典午中圯诸国蚩蚩各擅土宇自署君长亦能见异知戒临事而惧或博访于政治或询求于说直兢兢惕息有为国之风虽修德之不足亦力行之可见矣。

前赵刘渊建号令其子聪寇雒阳聪等至宜阳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渊素服迎师。

刘聪时流星起於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有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平阳肉旁尝有哭声聪甚恶之延公卿已下问曰：朕之不德致有斯异其各极言勿有所讳。

刘曜既葬其父大雨霖震墓门屋大风飘发其寝堂于坛外五十馀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东堂五日使其镇军刘袭太常梁胥缮复之松柏众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时武功豕生犬上鬣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叩款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令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兄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迹而行惧不出鬣也。东并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於是躬亲二郊饬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税租之半。

後赵石勒以日蚀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勒时暴风大雨震电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下丈馀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千馀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虚拟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徽文殿作。

石季龙嗣伪位以冀州百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赈给秋种尤甚之处

差复一年时旱白虹经天季龙下《书》曰：朕在位六载不能上和乾象下济黎元以致白虹之变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苇鱼除岁供之外皆无禁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时白虹出自大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馀刻乃灭季龙下《书》曰：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为首化以仁惠为本故能允协人和缉熙神物朕以眇薄君临万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书蠲除徭赋休息黎元庶俯怀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虽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奖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灾旋弭郑卿励道氛自消股肱之良用康群变而群公卿士各怀道迷邦拱默成败岂所望於台辅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极言无隐，於是闭凤阳门唯元日乃开。

前秦苻丕建时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丕建自蠲百姓租税减膳彻县素服避正殿符坚时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涌出金象生毛长安大风震电坏屋杀人坚惧而愈修德政焉时秋大旱坚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後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又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帛之费大官後宫减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

後秦姚萇时天大雪萇下书深自责罚散後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采姚兴嗣位以日月薄蚀降号称王大赦改元。

後蜀李寿既僭即帝位时大风暴雨震其端门寿深自悔责命群司极尽忠言勿拘忌讳。

卷二百二十七

僭伪部·谋略倚任谋略

夫巨猾乘时偷安天位虽目下裁物终底於阽危而临事制机多擅於权谲合奇正於樽俎料虚实於帷幄吻如神契出人意表惜乎！志逾其量任过於力福不盈皆祸重於地借使识宝命之有数知神器之难移而能戮力勤王奋庸熙载忠略兼茂功名并劭则可谓知终以存义可久以立德与夫僭窃苟得祸移宗族者异矣。噫叔皮之论王命士衡之赋豪士者盖谓此也。

前凉张茂为凉州牧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凉州大姓贾摹之妻弟也。势倾西土先是谣曰：手莫头图凉州茂以为信诱而杀之，於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

前赵刘曜僭即帝位既破陇右贼陈安时刘曜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戍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馀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无固志诸将咸欲速济曜曰：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张氏以吾新平陈安师徒殷盛以形声言之非彼五郡之众所能抗也。必怖而归命受制称藩吾复何求卿等试观之不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茂惧果遣使称藩（馀具僭伪事大门）。

後赵石勒初为刘聪冀州牧既攻取邺三台以从子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时幽州王浚署置百官奢纵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观察之议者金曰：宜如羊陆抗书相闻时长史张宾有疾勒就而谋之宾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称制南面虽曰：晋藩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将军威声震于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今权谲遣使无诚款之形脱生猜疑图之兆露後虽奇略无所设也。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当称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陆之事臣未见其可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赍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公当察勒微心慈盼如子也。亦遗枣书而厚赂之浚谓子春等曰：石公一时英武据赵旧都成鼎峙之势何为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对曰：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藩岳威声播于八表固以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惟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袂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尔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明公何怪乎！且自古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

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为列侯遣使报勒答以方物浚司马游统时镇范阳阴叛浚驰使降于勒勒斩其使送于浚以表诚实浚虽不罪统弥信勒之忠诚无复疑矣。子春等与王浚使至勒命匿劲卒精甲虚府羸师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书浚遗勒麈尾勒伪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见王公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复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亦修笈于枣■乞并州牧广平公以见必信之诚者也，於是轻骑袭幽州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飧以待之，於是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疑有伏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或坐或起勒升其厅事命甲士执浚驿送襄国市斩之。

前燕慕容■初为鲜卑都督晋惠帝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寇边城■别帅大素延攻掠诸部■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十万围棘城众咸惧人无距志■曰：素延虽犬羊蚁聚然军无法制已在吾计中矣。诸君但为力战无所忧也。乃躬贯甲胄驰出击之素延大败追奔百里俘斩万余人怀帝永嘉初■自称鲜卑大单于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拘留乃阴结高句骊及宇文■国等谋灭■以分其地元帝大兴初三国伐■■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服吾今破之必矣。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靖以待之必怀疑贰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谲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国攻棘城■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众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国果疑宇文同於■也。引兵而归■简锐士配世子■推锋於前次子翰领精骑为奇兵从旁出直冲其营大败之宇文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於其营。

慕容■既为燕王将图石氏从容谓诸将曰：石季龙自以安乐诸城守防严重城之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尽可破也，於是率骑二万出■翳■翁塞长驱至於蓟城进渡武遂津入于高阳所过烧焚积聚掠徙幽冀三万余户。

慕容隽僭即帝位自和龙至蓟城幽冀之人以为东迁互相惊扰所在屯结其下请讨之隽曰：群小以朕东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寻当自定然不虞之备亦不可不为，於是内外戒严。

前秦苻坚僭即天王位密谋兼并欲观审慕容■■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辩潜结匈奴左贤王曹毂令毂遣使诣邺辩因从之燕太尉侍中皇甫真兄典仕坚为散骑常侍从子奋覆并显关西辩既至邺历造公卿言於真曰：辩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贵兄常侍及奋覆兄弟并相知在秦真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无因缘假■乎！乃白慕容■请穷诘之■并不许辩还谓坚曰：燕朝无纲纪实可图之鉴机识变唯皇甫真耳坚曰：以六州之地岂无智识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关西多君子矣。

後秦姚苌初僭称万年秦王闻慕容冲攻长安议进趋之计群下咸曰：宜先据咸以制天下苌曰：燕因怀奋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建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虎之义也。苌遣诸将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岭北诸城尽降之乃执苻登僭即帝位还安定以其太子兴镇长安而与登相距登冯翊太守兰狹与苻师奴离贰慕容永攻之狹遣使请救苌将赴之尚书令姚■左仆射尹纬等言於苌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轻举苌曰：登迟重少决每失时机闻吾自行正当广集兵资必不能轻军深入两月之间足可克此三竖吾事必济矣。遂帅师于渥源师奴率众来距大战败之尽俘其众。又擒兰狹收其土马及苻登进逼安定诸将劝苌决战苌曰：与穷寇竞胜兵家之下吾将以计取之，於是留其尚书令姚■守安定夜袭登辎重于大界克之诸将咸欲因登骇乱击之苌曰：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遂止登将雷恶地率众降苌拜为镇东将军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氏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成於杏城雷恶地应之攻镇东姚汉得於李润苌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苌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於是潜军赴之苌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绝苌每见一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苌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馀也。褐飞等以苌兵少尽众来攻苌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飞兵扰乱苌遣镇远王超平远■单亮率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及首级万余时镇东荀曜据逆万堡密引苻登苌与登战败於马头原收众复战姚硕德谓诸将曰：上慎於轻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者必有繇也。苌闻而谓硕德曰：

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迳据吾东必苟曜坚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变成其祸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竖子谋之未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进战大败之登退屯于■葭如阴密攻登敕其太子兴曰：苟曜奸奸变将为国害闻吾还北必来见汝汝便执之曜果见兴於长安兴遣尹纬让而诛之符登与窦冲相持葭击之尹纬言於葭曰：太子纯厚之称著於遐迩将领英略未为远近所知宜遣太子亲行可以渐广威武防■□之原葭从之戒兴曰：贼徒知汝转近必相驱入堡聚而掩之无不克矣。比至胡空堡冲围自解登闻兴向胡空堡引还而兴因袭平凉大获而归咸如葭策使兴还镇长安。

後凉吕光初仕符登为鹰扬将军会符双反於秦州坚将杨世成为双将荀兴所败光与王鉴欲速战光曰：兴初破世成奸气渐张宜持重以待其弊兴乘胜轻来粮竭必退退而击之可以破也。二旬而兴退诸将不知所为光曰：揆其奸计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据城断路资储复贍非国之利也。宜速进师。若兴攻城尤须赴救如其奔也。彼粮既尽可以灭之鉴从焉果败兴军。

西秦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领秦河二州牧明年长安秘宜及诸羌虜来击国仁四面而至国仁谓诸将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饵敌羸师以张之军法所谓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众五千袭其不意大败之秘宜奔还南安寻与其弟莫侯悌率众三万馀户降於国仁。

乞伏乾归自称大将军河南王为吕光所伐咸劝其东奔成纪乾归不从谓诸将曰：昔曹孟德败袁本初於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於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军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且其精卒尽在吕延延虽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军。若败光亦遁还乘胜追奔可以得志众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归使吕延为前锋乾归泣谓众曰：今事势穷蹙逃命无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凉军虽四面而至然相去辽远山河既沮力不周接败其一军而众军自退乃纵反间称秦王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延信之引师轻进为乾归所败遂斩之北燕冯跋初为慕容熙所怒密欲诛跋兄弟跋兄弟谋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还首无路不可坐受诛灭当及时而起立公侯之业事。若不成死未晚乎！遂与万泥等二十二人结谋跋与二弟乘车使妇人御潜入龙城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室遂杀熙立高■为主。

南凉秃■乌孤自称武威王从容谓其群下曰：陇右区区数郡地耳因其兵乱分裂遂至十馀乾归擅命河南■业阻兵张掖虐氏假息据姑藏吾藉父兄遗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杨统进曰：乾归本我所部终必归服■业儒生才非经世权臣擅命制不繇己千里伐人粮运悬绝。且与我邻好许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非义举也。吕光衰老嗣绍冲■二子纂弘虽颇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临之必应锋瓦解宜遣车骑镇浩□镇北据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误之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农业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乌孤然之遂阴有并吞之志。

南燕慕容德初为慕容■所封范阳王俄而符坚将符双据陕以叛坚将符柳起兵■罕将应之德劝■乘■讨坚辞旨慨慷识者言其有远略■竟不能用後遇■败徙于长安及符坚以兵临江拜德为奋威将军坚之败也。还次荥阳德言於■曰：昔勾践栖於会稽终获吴国圣人相时而动百举百全天将悔祸故使秦师襄败宜乘弊以复社稷■不纳。

北凉沮渠蒙逊自称凉州牧率步骑三万伐秃■■辱檀次于西郡大风从西北来气有五色俄而昼昏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辱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弗可犯也。蒙逊曰：■辱檀谓吾远来疲弊必轻而无备及其垒壁未成可以一鼓而灭进击败之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千馀户■辱檀惧请和许之而归其後蒙逊攻浩□而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为腾蛇今盘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李士业徵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将进军黄谷士业闻而大悦进入都渎涧蒙逊潜军逆之败士业于坏城。

夏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诸将言於勃勃曰：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後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後救後则击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後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馀年岂独我乎！，於是侵掠岭北其後宋高祖为晋将将兵伐後秦姚泓勃勃谓群臣曰：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

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复劳吾士马，於是秣马厉兵休养士卒寻进据安定姚泓岭北镇戎郡县悉降勃勃，於是尽有岭北之地遂僭即帝位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馀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 二 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

前蜀王建初为西川节度使大起蜀军败岐梓之兵於利州东川节度使顾彦晖惧而乞和请与岐人绝建许之其後山南之师寇东川彦晖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败兴元之众泊军旋建乘虚掩袭梓州彦晖置於成都遂兼有两川自此军锋益炽山南诸州皆为建所有复攻秦陇等州李茂贞削弱不能守或劝建因取凤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复增岐下茂贞虽常才然名望宿著与朱公力争不足仅守有馀韩生所谓入为 二 敌出为席籍是也。 二 宜援而固之为吾盾鹵耳。

後蜀孟知祥初为西川节度使後唐天成中安重诲专权用事以知祥庄宗旧识方据大藩虑久而难制潜欲图之是时客省使李严以前使於蜀洞知其利病因献谋於重诲请以己为西川监军庶效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严至蜀知祥延揖甚至徐谓严曰：都监前因奉使请兵伐蜀遂使东西两朝俱至破灭三川之人其怨已深今既复来人情大骇固奉令不暇也。即遣人执下阶斩於阶前其後朝廷每除剑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干或百分守郡城时董璋作镇东川已数年矣。亦有雄据之意会唐朝以夏鲁奇镇遂州李仁矩镇阆州皆领兵数千人赴镇复授以密旨令制御西川董璋觉之乃与知祥通好结为婚家以固辅车之势知祥虑唐军骤至与遂阆兵合则势不可支吾遂与璋协谋令璋以本部军先取阆州知祥遣大将军李仁罕赵廷隐等率军围遂州长兴元年冬唐军伐蜀至剑门二年二月以遂阆既 二 陷。又粮运不接乃班师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领东西两川节度使。

僭伪部·倚任

《书》曰：任贤勿二傅曰：知臣莫。若君则知鱼水之契小大之用何莫繇斯观夫僭窃之主委任所至绝疑虑之心杜谗邪之口用其方略倚以事权或致效於当时或建功於不世开地千里专制一方幸获保全未至覆灭者亦可谓得信任之效也。

前凉张轨为凉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

张天锡袭凉州牧敦煌索泮世为冠族天锡辅政以泮为冠军记室参军天锡即位拜司兵历位禁中录事执法御掾州府肃然郡县改迹迁羽林左监有勤 二 之称出为中垒将军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天锡甚敬之。

前赵刘元海初即汉王位皆从祖刘宣之谋也。故以宣为丞相特荷尊重勋威莫二军国内外靡不专之王弥叛乱进逼雒阳既败走谓其党刘灵曰：晋兵尚强归无所厝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今称汉王将归之可乎！灵然之乃渡河归元海元海闻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书於弥曰：以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故有此迎耳速望将军之来孤今亲行将军之馆 二 取拂席洗爵敬待将军及弥见元海劝称尊号元海谓弥曰：孤本谓将军如窦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华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於是署弥司隶校尉加侍中刘聪僭即帝位刘曜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馀万斛列三屯以守之聪遣使谓曜曰：今长安假息刘琨游魂此国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 二 鬼何足以劳公神略可留征虜将军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还也，於是曜归蒲坂俄而徵聘辅政永嘉之乱刘殷没於聪聪奇其才而擢用之累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

後赵石勒初为刘元海辅汉将军引张宾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及勒为赵王累加宾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专总朝政位冠百寮常呼曰：右侯谓宾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复何疑哉！

石季龙僭称居摄赵天王使太子遂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唯征伐刑断乃亲览之及杀遂立子宣为太子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宣送日省可尚书奏事。又命石宣石韬生杀拜除皆送日省决不复启也。时豪戚侵恣 二 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寮震慑州郡肃然。

前燕慕容 二 初为大单于既立四郡以统流人，於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

耽为谋主北海逢美广平游遂北平西方度勃海封抽西河宋 二 河东裴开为股肱勃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繆恺以文章才隽任居枢要以裴疑为长史委军国之谋 二 後谓群僚曰：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

慕容 二 僭即王位以阳裕为郎中令迁大将军左司马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皆豫其谋 二 甚器重之。

慕容隽僭即帝位既寝疾谓慕容恪曰：吾所疾 一 二 然当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景茂 二 字）虑其未堪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隽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乎！隽曰：汝行周公之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慕容 二 既嗣伪位以慕容恪为大宰录尚书事行周公事慕容评为大傅副替朝政 二 既庸弱国事皆委之於恪其後 二 境内多水旱恪评并稽首归政请逊位还第 二 断其让表恪评等乃止。

前秦苻 一 建僭即帝位弟雄字元才为佐命元勋 一 建尝曰：元才吾 二 臣旦也。及卒 一 建哭之呕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之速也。又以中书令王堕著匪躬之称 一 建尝叹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阴阳曷不和乎！甚敬重之。

符坚僭即符秦天王位以王猛为中书侍郎累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居中宿卫时猛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数 二 替毁之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宝白衣领长史尔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坚既平慕容 二 命猛留镇冀州坚遣猛於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隽以补关东守宰授讫俄。又除王猛为丞相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表让久之坚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属世事纷纭厉事之际颠覆厥德朕奇卿於暂见拟卿为卧龙卿以异朕於一言回考 二 之雅志，岂不精契神交千载之会虽傅岩入梦姜公悟兆古今一时亦不殊也。自卿辅政几将二纪内 二 百揆外荡群凶天下向定彝伦始叙朕。且欲从容於上望卿劳心於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遂不许其後数年复授司徒猛上疏让不从乃受命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救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於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猛死坚哭之恸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坚季弟融封安乐王固辞坚以为侍中铨综内外刑政修理进才理滞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断狱奸无所容故为坚所委任。

後秦姚襄初为并州刺史以王亮为长史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恸曰：天将不欲成吾事乎！王亮舍我去也。姚苻初僭称万年秦王称制行事以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为师及僭即帝位以纬为左仆射晃为右仆射伯支为从事中郎尚书苻疾笃召太尉姚 二 及纬晃伯支等入遗授辅政苻谓兴曰：有毁此诸人者慎无受之姚兴初为姚苻伪太子苻死兴秘不发丧自称大将军以左仆射尹纬为长史纬与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及纬死兴甚悼之。

後蜀李班既嗣伪位以李寿录尚书事辅政班居中执襄礼政事皆委寿及司徒何点尚书令王怀等。

後燕慕容垂僭即帝位以伪太子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垂 二 二 大纲而已。又以宝领侍中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幽州牧建留台于龙城以高阳王慕容隆录留台尚书事。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以弟素弗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跋之伪业素弗所建也。素弗死跋哭之哀恸比葬七临之。

南凉秃 二 利鹿孤嗣伪王位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委其弟车骑将军 二 辱檀及利鹿孤寝疾令曰：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车骑嗣业。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以慕容锤为司徒累进奇策德用之颇中繇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遂为佐命元勋德平青州至莒城渤海太守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为庆嘉於得卿也。尝外 二 二 机事内参密谋北凉沮渠蒙逊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贍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後僭称河西王平酒泉得宋繇曰：孤不喜克李欣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将死也。以子牧犍委 二 之。

伪燕刘守光僭窃於幽州有 二 州人张万进初为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守光厚遇之任为 一 卑将守光兼有沧景之地令其子继威主留务继威年幼未能政事以万进佐之凡关军政一皆委任。

卷二百二十八

僭伪部·崇儒务农好文礼士崇儒

夫设庠序之教振洙泗之风有国者所以化民成俗也。自晋室板荡群雄竞起跨州连县僭窃大号而或崇尚儒术建设学校明饮射之礼旌鸿硕之才亦区区之至也。

前赵刘曜既僭即皇帝位立太学於长乐宫东小学於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又尝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後赵石勒初为征东大将军幽州牧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史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及为赵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又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既僭帝位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

石季龙僭称大赵天王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季龙昏虐无道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雒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梁春秋》列于学官。

前燕慕容皝初为大单于昌黎公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慕容廆率国胄束修受业焉。览政之暇亲临听之，於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慕容皝既为燕王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雅好文籍勤於讲授学徒甚盛至千馀人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又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

慕容皝僭即皇帝位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前秦苻坚既僭皇帝位立学校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劝厉号称多士。又亲临太学考诸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延寿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延寿对曰：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其後临太学考诸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又令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後官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又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

後秦姚苌既僭即皇帝位乃立太学礼先贤之後其後破苻登乃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姚兴既僭帝位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於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辨苻坚之末东徙雒阳讲授弟子千有馀人关中後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义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其後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

後蜀李雄既僭即帝位是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

北燕冯跋既僭称天王下《书》曰：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所凭焉自顷丧难礼隳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後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南凉秃发利鹿孤既僭称西河王谓其群下曰：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承对曰：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唯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南燕慕容德既僭帝位建立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僭伪部·务农

夫僭窃之国疆宇尤隘武功是用兵食是资则有劝课区种引利沟渎设官以勉之严罚以督之盖亦承天势取地利劳来农事以丰年■使国有储峙民无流散为自固者之计矣。故能抗拒征伐苟延岁月良在兹乎！至於举王者之事窃耕耘之名斯为僭礼何足尚也。

前凉张骏为凉州牧以晋明帝太宁元年亲耕籍田西凉李■称凉州牧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穡群寮以年■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许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

後赵石勒为赵王元年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其後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都尉陆克等巡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及僭即帝位亲耕籍田。

石季龙初称大赵天王如长乐卫有田畴不辟桑业不■者贬其守宰而还及僭即帝位亲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蚕于近郊。

前燕慕容■僭称燕王躬巡郡县劝课农桑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之■乃令曰：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遵孟春之令惰农弗劝宜以尤不修辟者措之刑罚肃厉属城主者明详推检具状以闻苑圃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沟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鬼徐更议之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馀者还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

前秦苻坚僭称大秦天王课农桑。又亲耕籍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其後。又遣使巡察四方劝课农桑。又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又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二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情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又下《书》曰：今海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北凉沮渠蒙逊称凉州牧下《书》曰：孤以虚薄猥忝时运未能弘阐大猷戡荡群孽使桃虫鼓翼东京封豕蒸涉西裔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户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

僭伪部·好文

昔十六国之君皆以晋室衰微拓据境土然而居礼义之乡睹衣冠之俗积习生常遂革其性或著述词赋或善工草隶延词学之士游集於文义聚经史之言讨论於典训故先圣之言曰：有教无类诚不诬哉！前凉张骏十岁能属文张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西凉李■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为凉公於南门外临水起靖恭堂图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後迁居酒泉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赋诗而亲为之序既而秃■■辱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於是慨然著述志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於秦陇而植之终而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又感兵难繁兴时俗■宣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前妻同郭辛纳女卒■亲为之谏自题诗赋。又数十篇。

前赵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馀篇赋颂五十馀篇。

刘曜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而善属文前秦苻坚八岁请师就学祖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食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及僭即位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苻丕少而聪慧

好学博综经史。

後秦姚兴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初为伪太子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勛等讲论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化之。又与黄门郎 ㊦ 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及僭即位其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说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时凉州刺史王尚有罪禁南台别驾宗敞等上表理之兴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隽兴曰：有表理王尚文义甚佳当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台禁止不与宾客交通敞寓於杨桓非尚明矣。兴曰：若尔桓为措手乎！文祖曰：西方评敞甚重优於杨桓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试可问之兴因谓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馀文比之未足称多琳琅出于昆岭明珠生于海滨。若必以地求人则文命大夏之弃夫 ㊦ 臣昌东夷之宾士但当问其文采如何不可以区宇格物兴悦赦敞之罪以为尚书。

後蜀李雄僭伪位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班初为伪太子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 ㊦ 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李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

後凉吕光既破龟兹入其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 ㊦ 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後燕慕容宝初为伪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

蜀王衍自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或有所著蜀人皆传诵焉。

僭伪部·礼士

聘名士礼贤才盖有国之大方王者之盛德观夫僭号假名之主亦乃备玄 ㊦ 之礼驰蒲版之书搜隐 ㊦ 旌岩穴或任高於义士或询谋於全才善话是遵构谗靡间故能专制土宇少延岁月天未悔祸何斯言之不诬。

前凉张祚僭即帝位遣使者张兴备礼徵宋纤为太子友纤时年八十笃学不倦兴逼喻深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随兴至姑臧兴遣其太子秦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皆不受寻迁太子太傅。

前赵刘元海初为左贤王时後部人陈元达少孤贫尝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至四十不与人交通元海招之达不答及元海僭号。又徵为黄门郎刘曜僭即帝位徙都长安时天水杨轸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曜徵拜太常轸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隐于陇山。

後赵石勒初为刘元海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 ㊦ 晋冀州郡县堡壁百馀众至十馀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 ㊦ 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杨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後以张宾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入则格言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勒谓宾曰：邺魏之旧都吾将营建慨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谁可任也。宾曰：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 ㊦ 将军。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规勒，於是徵彭署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辞曰：臣往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窃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复事二姓臣志所不为恐亦明公之所不许。若赐臣馀年全臣一介之愿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张宾进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赐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辟其子明为参军。

石季龙既嗣伪位时天水杨轸隐遁刘曜徵不就居长安中季龙备玄 ㊦ 束帛安车徵之轸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命舍之于永昌邑第有司以轸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不从下书任轸所尚轸在永昌季龙每有馈饷辄口授弟子使为表谢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冉闵既僭帝位备礼徵狄道辛谧为太常谧不食因卒前燕慕容 ㊦ 初为辽东公时晋昌黎太守裴疑与兄子开投 ㊦ ㊦ 甚悦以为长史後谓群僚曰：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有高瞻者随晋东夷校尉崔毖伐 ㊦ 于棘城毖奔败瞻随众降于 ㊦ ㊦ 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 ㊦ 敬其姿器候之。

慕容儼僭即伪位平范阳得太守李产历位尚书隽敬其儒雅後与韩常俱傅东宫从太子晁入朝隽顾谓左右曰：此二傅一代伟人未易继也。其见重如此慕容儼僭即帝位以安车徵上谷公孙凤凤初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至邺见儼儼不言不拜衣食举动如在九城宾客造请得与言数年病卒。又徵平郭公孙永至邺永见儼儼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与言虽经隆冬盛暑端然自若。若一岁馀诈狂儼送之平郭。

前秦苻坚初镇关中将有大志闻华山王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元德之遇孔明也。及僭即帝位遣使徵泰山张忠及至长安坚赐以衣冠忠辞曰：年朽儼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从之及见坚谓之曰：先生考儼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馀兼济之功未也。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忠辞曰：昔因丧乱避太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属尧舜之世思一奉圣颜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窃拟山栖之性情存岩岫乞还馀齿归死岱宗坚以安车送之坚。又闻平郭公孙永年馀九十将备礼徵之叹其年老路远乃遣使者致问未至而亡坚深悼之谥曰：崇虚先生後平襄阳坚素闻刁凿齿名与释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曰：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半耳及坚为慕容所图乃遣鸿胪郝稚徵处士王嘉于到兽山既至召於外殿与道安动静咨问之。

後秦姚兴如三原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隽异汝儼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已北未尝不倾已招求冀扶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悬鱼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历级而进之不使有侯门之叹卿等宜明扬侧陋助吾举之梁喜对曰：奉旨求贤弗曾休倦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谓世之乏贤兴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将则韩吴相兼萧邓终不采将於往贤求相於後哲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群臣咸悦。

後蜀李雄自称益州牧既克成都以山西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及雄称僭成都王长生自山西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於是僭即帝位加长生为天地大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先是封孚幼而聪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称慕容宝僭位累迁吏部尚书及兰汗之篡南奔辟闾浑浑表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为庆喜於得卿也。

北凉沮渠蒙逊即西河王位平酒泉得宋繇繇初仕李歆历位通显蒙逊入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乃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将死也。以子牧犍委之。

卷二百二十九

僭伪部·政治求谏听纳政治

三代之道不可尚已一国之风有足观者盖为政之本在人则举矣。自五马南渡六胡乱华国异政家殊俗法禁赋敛犹议其重轻武事文经各立乎！制度故能儼儼揽贤俊修定律令俾夫一方之氓知所归乡四境之内咸致乐康子皮曰：国无小夫子曰：虽蛮貊之邦行之矣。信哉！

前凉张轨为凉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张骏为凉州牧下令境中曰：昔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於是刑清国富骏有计略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

张重华自称假凉王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孤穷。

西凉李儼自称秦凉二州牧於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儼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儼观之大悦。又起嘉纳堂於後园以图赞所志儼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穡群僚以年儼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儼许之。

前赵刘聪初置相国官上公有殊勋德者死乃赠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禄儼戾授冠履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前後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馀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上公。

刘曜袭伪位省丰■水囿以与贫户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

後赵石勒初为赵王下《书》曰：今大乱之後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馀岁乃用律令後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署前将军李寒领司兵勋教国子击刺骑射之法。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襄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寮及州郡县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从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职准丞相司直。又以百姓复业资储未丰，於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酿者。又令州郡有坟发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县为备棺衾之具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及僭称天王行皇帝事下《书》曰：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座及委丞郎赏诣东堂论评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自今仆射尚书随同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勒既僭即皇帝位下《书》曰：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发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刑罚或服勤死事之孤邈迥罹谴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又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殖嘉树准岳渎已下为差等。又下书令公卿百寮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石季龙僭称居摄赵天王始制散骑常侍已上得乘轺轩王公郊祀乘副车驾四马龙■八旒朔望朝会节乘轺轩季龙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农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讖敢有犯者诛後称大赵天王以吏部选举斥外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免郎中魏■为庶人时豪戚侵恣贿■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寮震慑州郡肃然。

前燕慕容■初为大单于时二京倾覆幽冀沦■滔■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

慕容■嗣■位籍田於朝阳门东置官司以主之立纳谏之木以开说言之路以久旱丐百姓田租。

前秦苻健僭即帝位起灵於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

苻坚僭号大秦天王，於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百神课农桑立学校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所在以闻。又遣使巡行四方观风俗问政道明黜陟恤孤独不能自存者及戎狄种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长吏刑罚失中为百姓所苦清修疾恶劝课农桑有便於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坚以王猛卒置听讼观於未央之南禁老庄图讖之学。

後秦姚苌僭即帝位自长安还安定修德政而行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间阎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显异之及破苻登後下书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下书有复私仇者诛之将吏亡没者各随所亲以立後赈给长育之。又下书除妖谤之言及赦前奸秽有相劾举者皆以其罪罪之。

姚兴袭伪位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又下书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亲为之立後。又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皆以黠货诛，於是郡国肃然矣。兴下书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命百寮举殊才异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时者皆除之立律学於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讖之廷尉兴尝临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之罪罪之。

姚泓既袭伪位下书士卒死於王事赠以爵位永复其家。

後蜀李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承制封拜时益州刺史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李雄僭称成都王除晋法约法七章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氏苻成文隗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

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繇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其赋男丁岁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

後燕慕容盛僭即帝位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无挝捶之罚而狱情多实後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引见百寮於东堂考详器艺超拔者十有二人命有司举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下《书》曰：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困穷宜加宽宥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当垂仁惠无得侵害百姓兰台都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国观察风俗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赈帛有差孝悌力田闾门和顺者皆褒显之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於是朝野竞劝焉。又下《书》曰：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於天骨肉下归于地朝朝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於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於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

南燕慕容德僭即位於广固遣其度支尚书封恺中书侍郎封逞观省风俗所在大飨将士。

北凉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命征南姚艾尚书左丞房咎撰朝堂制行之旬月百寮振肃及克酒泉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闽王审知起自垅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僭伪部·求谏

经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况僭其位号据有邦域处於强大恐惧乎！阙漏者也。而有下令求言树鼓招谏悬封爵箱筐之科级俟工瞽士农之损益信而克行，岂不盛哉！

前凉张天锡既袭父位为凉州牧下令国中曰：绍绍前踪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以箱筐谤言於市者报以羊米。

後赵石勒伪称赵王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靡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谏言也。及僭即帝位以日蚀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

石季龙僭袭赵天王时白虹出自大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馀刻乃灭季龙下《书》曰：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为首化以仁惠为本故能允协人和缉熙神物朕以眇薄君临万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书蠲除徭赋休息黎元庶俯怀百姓仰禀三光而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繇人怨于下谴感皇天虽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奖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灾旋弭郑卿厉道氛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变而群公卿士各怀道迷邦拱默成败岂所望於台辅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极言无隐。

前燕慕容皝初为大单于立纳谏之木以开谏言之路及僭即王位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室参军封裕谏之赐裕钱五万明宣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

後秦姚泓僭即帝位令文武各尽直言政有不利于时事有光益宗庙者极言勿有所讳。

後蜀李寿僭即帝位大风暴雨震其端门寿深自悔责命群司极尽忠言勿拘忌讳。

南凉秃发利鹿孤僭称西凉王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事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

北凉沮渠蒙逊自称凉州牧下令曰：养老乞言晋文纳輿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彦致时雍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谏言以自镜哉！内外群寮其各搜扬贤俊广进刍蕘以救孤不逮。

僭伪部·听纳

典午之中圯也。藩篱非固奸宄并作乱华干纪窃号假名据千里之疆僭称我理感一顾之士各为其主日寻戈戟专用狙诈战谋国体自任其胸臆庭诤庶议尚资於豪杰。若乃动有过举事非乘便激切以规正周旋以引喻而能迂思回虑虚受兼容虽不足徵亦各从其类者也。

前凉张天锡为凉州牧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佐大理凝丞辅弼以补阙拾遗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军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谬阙则下无分谤窃谓宜偃聪塞智开纳

群言政刑大小与众共知。若常内断圣心则群寮畏威而面从矣。善恶专归於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
纳之增位三等赐帛四十疋。

张骏■之弟为凉州牧时刘曜东讨石生长安空虚大■讲武将袭秦雍理曹郎中索询谏曰：曜虽东征刘裔犹守本险阻路遥为主人甚易。若轻骑凭氏羌以距我者则奔突难测辍彼东合而逆战者则寇我未已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资虚耗岂是殿下子物之谓耶骏曰：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救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所望以羊酒礼之骏境内尝大饥■价踊贵市长谭详请出仓■与百姓秋收三倍徵之从事阴据谏曰：昔西门豹宰邺积之於人解扁莅东封之邑计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扁有功而可罚今详欲因人之乏饥要三倍之利反裘伤皮未足喻之骏纳之骏议欲严刑峻制众咸以为宜参军黄斌进曰：臣未见其可骏问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笃俗齐物既立必行不可洼隆也。若尊者犯令则法不行矣。骏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无高下。且微黄君吾不闻过矣。黄君可谓忠之至也，於是擢为敦煌太守。又辛晏阻兵於■罕骏宴群寮于■豫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从事刘庆谏曰：霸王不以喜怒兴师不以乾没取胜必须天时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饥年大举猛寒攻城昔周武回戈以须亡殷之期曹公缓袁氏使自毙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骏纳之。

张重华骏之子为凉州牧假凉王石季龙将麻秋久据■罕有众十二万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越洪池岭至於曲柳姑臧大震重华议欲亲出距之谢艾固谏以为不可别驾从事索遐进曰：贼众甚盛渐逼京畿君者国之镇也。不可以亲动左长史谢艾文武兼资国之方召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镇授以■略小贼不足平也。重华纳之。

前赵刘元海僭即汉王位都离石会岁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版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颍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擲象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雒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遂据进河东攻寇蒲阪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

刘曜明起丰■明观立西宫建陵露台於■高池。又將於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切谏曜览之大悦下《书》曰：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纳锺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况朕之■眇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晦乎！今敕悉停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诗不云：乎！无言不讎无德不报其封豫安昌子苞平兴子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寻而终南山摧获玉有隐文群臣以为瑞中书监刘均独以为亡国之象辩而言之曜恍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警说诬罔祥瑞请依大不敬论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後蜀李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杨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当罗网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雄逊辞谢之後雄尝酒醉而推中书令杖太官令褒进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为酗也。雄即舍之雄无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驰马过雄雄怪问之对曰：夫统天下之重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雄悟即还。

李寿遣其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聘於石季龙先是季龙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寿大悦乃大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侯粮以其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假节钺营东场大阅军士七万余人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盈江寿凭城观之其群臣咸曰：我国小众寡吴险远图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谏恳至寿，於是命群臣议其利害龚壮谏曰：陛下与胡通孰如与晋通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势异此虞虢之成范已然之明戒。又陛下熟虑之群臣以壮之言为然叩头泣谏寿乃止士众咸称万岁。

前燕慕容■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封裕以收入太重上书谏■■乃令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遵孟春之令墮农弗劝宜以尤不修辟者措之刑法肃厉属城主者明详推捡具状以闻苑圃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沟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臣既多官

寮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 鬼徐更议之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还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夫人臣关言於人主至难也。妖妄不经之事皆应荡然不问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其罪应禁黜亦由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奢饗深得王臣之体诗不云：乎！无言不讎其赐钱五万明宣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

慕容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 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将进临雒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并陈时政不便于时者十有三事隼览而悦之付公卿 专议事多纳用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邺都。

前秦苻生时将苻产既为姚襄所杀襄遣使从生假道将还陇西生将许之苻坚谏曰：姚襄人杰也。今还陇西必为深虑不如诱以厚利伺隙而击之生乃止苻坚时以樊世辱王猛既杀之诸氏纷纭竞陈猛短坚恚甚慢骂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权翼进曰：陛下洪达大度善驭英豪神武卓犖功舍过有汉高祖之风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坚笑曰：朕之过也。时乌丸独孤鲜卑没奕干率众数万降于坚，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匈奴为患其兴自古北虜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虜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 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坚从之坚尝如邺狩于西山旬余乐而忘返伶人王雒叩马而谏坚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闻罪於王雒吾过也。自是遂不复猎坚既遣苻丕寇襄阳坚将亲率众助丕等使苻融将关东甲卒会于寿春梁熙统河西之众以继中军融熙并上言以为未可兴师乃止坚自平诸国之後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品物服御悉以珠玑琅 奇宝珍怪饰之尚书郎裴元略谏曰：臣闻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和平庆隆八百始皇穷极奢丽嗣不及孙愿陛下则采椽之不琢鄙琼室而不居敷纯风于天下流休范於无穷贱金玉珍 帛勤恤人隐劝课农桑损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後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刑措既登告成东岳踪轩皇以齐美晒二汉之徙封臣之原也。坚大悦命去珠帘以元略为谏议大夫。

後秦姚苻性简率群下有或面加骂辱太常权翼言於苻曰：陛下弘远自任不修小节驾馭群雄包罗俊异弃嫌录善有高祖之量然轻慢之风所宜除也。苻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汉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闻说言安知过也。

姚兴如贰城将讨赫连勃勃遣安远姚祥及斂曼嵬镇军彭白狼分督租运诸军未集而勃勃骑大至兴欲留步军轻如嵬营众咸惶惧群臣固谏以为不可兴弗纳尚书郎韦宗希旨劝兴行兰台侍御史姜楞越次而进曰：韦宗倾险不忠沮败国计宜先腰斩以谢天下脱车驾动辇六军骇惧人无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单使以徵祥等兴默然右仆射韦华等谏曰：若车骑轻动必不战自溃嵬营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图之兴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中垒齐莫统氏兵以继之文宗与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战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祥守贰城兴还长安兴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

後凉吕光宴群寮酒酣语及政事时刑法峻重参军 业进曰：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未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乃崇宽简之政。

西凉李歆既嗣凉州牧将谋东征左长史张体顺切谏止之及沮渠蒙逊伐歆歆将出距之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秋稼而还。

北凉 业僭称凉王以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右丞吕光遣其二子绍纂伐业请教于秃 乌孤乌孤遣其弟鹿孤及杨轨救业绍等军盛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纂曰：挟山示弱取败之道不如结阵冲之彼必惮我而不战也。绍乃引军而南业将击之蒙逊谏曰：杨轨恃虜骑之强有窥觎之志绍纂兵在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太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曰：卿言是也。乃案兵不战绍亦难之各引兵归。

沮渠蒙逊为西凉李歆败于解支涧复收散卒欲战前将军成都谏曰：臣闻高祖有彭城之败终成大业宜旋师以为後图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

夏赫连勃勃议讨乞伏炽盘王买德谏曰：明王之行师也。轨物以德不以暴。且炽盘我之与国新遭

大襄今。若伐之岂所谓乘理而动上感灵和之义乎！苟恃众力因人襄难匹夫犹耻为之而况万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闻此言。

卷二百三十

僭伪部·褒赏庆赐饮宴交好和好怀附褒赏

金行中否诸戎内侮拥众据势窃地称尊然以假借义声驱驾时杰繇是军旅之事变左衽之旧俗爵赏之柄僭先王之甲令论勋绩之大小定名数之繁简形於言奖著于命令虽开国建号方正统而有殊然而班政功能亦馀烈而可尚也。

前凉张 𠂔 既为西平公贼曹佐隗瑾进言请偃聪塞智开纳群言刑政小大与众共之 𠂔 纳之增位三等赐帛四十疋。

张重华自称假凉王遣中坚将军谢艾配步骑五千击後赵石季龙将麻秋破之斩首五千级重华封艾为福祿伯善待之季龙。又令麻秋进陷大夏重华以谢艾为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击大败之重华论功以谢艾为大府左长史进封福祿县伯邑五千户帛八千疋。

前赵刘曜僭即帝位命起丰 𠂔 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 𠂔 高池。又将於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之曜大悦封豫安昌子苞平兴子并领谏议大夫。

後赵石勒初为东单于既平幽州封左长史张敬竺十一人为伯子侯文武进位有差时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勒将孔苕等攻马严冯暑久而不克勒问计於右长史张宾张宾对曰：冯暑等本非相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以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勒曰：右侯计是也。召苕等署武遂令李回为易北督护及马严溺死冯睹降于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岁常数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阳子邑三百户加宾封一千户进宾位前将军勒既称赵王群臣议请论功勒曰：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慰 𠂔 存亡申孤之心也。

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厉贪俗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及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论功封爵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三人其馀文武各有差勒尝夜微行简察营卫贲缗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

石季龙僭称大赵天王既平辽西入宫论功封赏各有差。

前燕慕容 𠂔 既受晋命为燕王封诸功臣百馀人後亲伐宇文归尽俘其众行饮至之礼论功行赏各有差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于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之 𠂔 赐钱五万平州别驾皇甫真以破赵将麻秋之功拜奉车都尉。

前秦苻坚僭即帝位遣尚书令太子太傅王猛伐慕容 𠂔 于邺坚。又躬率精锐十万向邺攻 𠂔 晋之坚入邺宫散 𠂔 宫人珍宝以赐将士论功封赏各有差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军还以功封清江郡侯赐以美女五人上女妓十六中妓三十八人马八匹车十乘猛疏固辞不受及平张天锡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馀皆安堵如故。

後秦姚兴僭即帝位下书封其先朝旧臣姚驴 𠂔 赵恶地王平马万载黄世等子为五等子男以司隶校尉郭扶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下书褒美增抚邑一百户赐超爵关内侯佩等进位一级兴尝从朝门游于文武苑及昏而还将自平朔门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闭门距之曰：今已昏 𠂔 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门不可开兴乃回从朝门而入旦而召满聪进位二等。又下书以其故丞相姚绪太宰姚硕德太傅姚 𠂔 大司马姚崇司徒尹纬等二十四人配飨于姚苻是时尚书令广平公姚弼谋害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树党东宫弼恶之每 𠂔 害周周抗志确然不为之屈兴嘉其守正以周为中书监。

後凉吕隆既僭即位以弟超有佐命之勋拜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

事封安定公。

夏赫连勃勃僭位谓军师将军王买德曰：朕将进图长安卿试言取之方略买德言一旬之间必面_二专麾下勃勃乃以买德为抚军长史南断青泥勃勃既入长安大飨将士举觞谓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谓算无遗策矣。虽宗庙社稷之灵亦卿谋猷之力也。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于是拜买德都官尚书加冠军将军封河阳侯。

僭伪部·庆赐

昔典午中圯琅琊脩国衣冠之仪仅存於旧物甲兵之势罔能於四临故五胡得以迭兴中州繇其分据当其僭位之初克敌之际乃颁命令以悦人心则有赦境内之殊死蠲积年之逋调加文武之爵赉内外之帛或欢浹於_二宴或惠洽于牛酒比夫肆处刘以逞威任狂暴而无节者亦可尚矣。

前凉张祚既僭称帝号称和平元年赦殊死赐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级。

前赵刘曜既葬其父墓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後赵石勒既称赵王元年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_二人三石大_二七日太和中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_二帛有差建平中秦州送白兽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济阴木连理甘露降苑乡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义赦三岁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调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赐绢十疋绵十斤是年勒亲耕籍田赐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

石弘既立改年延义文武百寮进位一等。

石季龙初为居摄赵天王使牙门将张弥徙雒阳锤_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赦二岁刑赉百姓_二帛百官爵一级明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百官封署各有差其後伐慕容_二还朝其群臣於襄国建德前殿复从征文武有差至邺设饮至之礼赐俘遍於丞郎及僭皇帝位于南郊百官增位一等。

冉闵既僭即皇帝位于南郊文武进位三等封爵有差。

前燕慕容_二既僭为燕王伐宇文归尽俘其众行饮至之礼论功行赏各有差。

慕容隽既僭即皇帝位其从行文武诸藩使人及登号之日悉增位三级派河之师守邺之军下及战士赐各有差临阵战亡者将士加赠二等士卒复其子孙殿中旧人随才擢叙其後宴群臣于蒲池因问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赐_二帛有差。

前秦苻坚僭即皇帝位其後自临晋还长安赐为父後者爵一级鰥寡高年_二帛有差均所过田租之半。又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_二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_二三日。

後秦姚萇时因天大雪下书将帅死王事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及立社稷于长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为中大夫岁赐牛酒。

姚兴时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赐孤老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其後伐乞伏乾归败之进如_二罕班赐王公以下遍于卒伍既立其子泓为皇太子赐子为父後者爵一级。

姚泓既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内外百寮增位一等後蜀李雄既僭即帝位封范长生为西山侯复其部曲不预军征租税一入其家。

後凉吕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封拜有差。

慕容盛时引中书令常忠等宴于东堂赐金帛有差慕容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封伯子男乡亭侯五十余人士卒赐_二帛有差。

西秦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拜授各有差。

乞伏乾归自称河南王封拜各有差。

乞伏炽磐时立第二子慕末为太子大赦境内其臣佐等多所封授。

北燕冯跋僭称天王位赦其境内文武进位各有差南燕慕容超既嗣伪位大赦境内封拜各有差。

北凉沮渠蒙逊时焦朗据姑臧克而宥之脩文武将士于谦光殿赐金马有差。

僭伪部·饮宴

在昔典午道丧僭伪竞起或窃据於中土或称制於一方然而臣既择君民有定主展上下之礼陈宴饮之仪或咨访谋猷或策试文义或令时纪节用以申恩或鞠旅成功因之颁庆虽云：最陋之邦亦协慈惠之举其或务彼佚游废兹政事宜其败也。亦奚取焉前凉张骏初为凉州牧西平公刘曜。又使人拜骏凉州牧凉王时辛晏阻兵于二罕骏宴群寮于闲豫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

张天锡既袭位为西平公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天锡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凶洁之行览蔓[A061]则贱贪秽之吏逢颺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

前赵刘聪伪嘉平二年正旦宴群臣于光极前殿。

刘曜光初中平氏羌权渠大悦宴群臣于东堂。

前燕慕容隼光寿中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

前秦苻生寿光中飨群臣于太极前殿饮酣乐奏生亲歌以和之命其尚书辛牢典劝。又宴群臣于咸阳故城。

苻坚永兴中南游霸陵酣饮极欢命群臣赋诗後平慕容二于邺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又以苻融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於霸东奏乐赋诗其後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秦州别驾天水姜子平诗有丁字直而不曲坚问其故子平曰：臣丁至刚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献也。坚笑曰：名不虚行因擢为上第。

後秦姚萇大败苻登于安定东置酒高会。

後梁吕光攻龟兹其王帛纯出奔光乃入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及僭位改为麟嘉元年其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东大飨群臣因立石氏为王妃子绍为世子宴其群臣于内苑新堂。

後燕慕容盛长乐中引中书令常忠等于东堂谈宴赋诗赐金帛各有差。又宴群臣于新昌殿。

南凉秃二二辱檀大飨文武于谦光殿班赐金马各有差。

南燕慕容德建平初宴其群臣明年入齐城宴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大集诸生亲临参试既而宴飨乘高远瞩。

慕容超为宋高祖所围明年朔旦超登天门朝群臣于城上杀马以飨将士文武皆有迁授。

北凉沮渠蒙逊飨文武将士于谦光殿班赐金马有差。

西凉李二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赋诗而亲为之序。

僭伪部·交好

自西晋失驭中壤分隳鸣镝控弦乘间窃号恃桀黠为长策肆强暴为盟主繇是名器之重互专於豺狼聘问之仪奔走于戈戟或根本未固暂欤于邻好或首尾是畏中变於野心义亦何常质无益也。智出大伪不其然乎！

前凉张骏自称凉州牧时前赵刘曜僭号。又使人拜骏凉州牧凉王骏遣参军王骞聘于曜晋成帝咸和初惧为曜所逼使聘於後蜀李雄修邻好。又使赵石勒遣使拜骏官爵骏不受留其使後惧勒二遣使称臣於勒兼贡方物遣其使归。

後赵石勒兵锋日盛刘聪授勒侍中征东大将军馮如故拜其母王氏为上党国太夫人妻刘氏为上党国夫人章绶首饰一同王妃勒还襄国刘聪以平幽州之勋乃遣其使人柳纯持节署勒大都督河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勒兵益强盛刘聪遣其使人范瓮持节策命勒赐以弓矢加崇为河东伯得专征伐拜封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岁尽集上署其长子兴为上党国世子加翼军将军为骠骑副贰。

西秦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秦河二州牧苻登遣使者署国仁使持节大都督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

乞伏乾归国仁死乾归立为河南王遂迁于金城晋孝武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归大将军大单于金

城王後。又遣使署乾归假黄钺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左丞相大将军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锡之礼乾归僭称秦王姚兴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遣使署乾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乾归方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於兴时吕光率众十万将伐乾归左辅密贵周左卫莫者□ 祗言于乾归曰：光旦夕将至陛下以命世雄姿开业洮罕克翦群凶威振遐迩将鼓淳风於东夏建八百之鸿庆不忍小屈与奸竖竞於一时。若机事不捷非国家利也。宜遣爱子以退之乾归乃称藩於光遣子敕勃为质既而悔之遂诛周等。

南凉秃 二 乌孤嗣位务农桑修邻好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乌孤谓诸将曰：吕氏远来假授当可受不众咸曰：吾士众不少何故属人乌孤将从之其将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随时光德刑修明境内无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敌後虽悔之无所及也。不如受而遵养之以待其 二 乌孤乃受之。

秃 二 二 辱檀僭称号凉王姚兴遣使拜 二 辱檀车骑将军广武公。又加散骑常侍 二 辱檀大城乐都兴遣将齐难率众迎吕隆于姑臧 二 辱檀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二 辱檀以姚兴之盛。又密图姑臧乃去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聘于兴献兴马三千匹羊二万头兴乃署 二 辱檀为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 二 辱檀虽受制於姚兴然车服礼章一如王者以宗敞为太府主簿录记室事。

北凉沮渠蒙逊为凉州牧姚兴遣使人梁裴张构拜蒙逊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时兴亦拜秃 二 二 辱檀为车骑将军封广武公蒙逊闻之不悦谓裴等曰： 二 辱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构对曰： 二 辱檀轻狡不仁款诚未著圣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归善即叙之义耳将军忠贯白日勋高一时当入调鼎味辅替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官不越德如尹纬姚晃佐命初基齐难徐雒元勋晓将并位才二品爵止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襄融殷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未解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以张掖见封乃更远封西海耶构曰：张掖规画之内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盖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大悦乃受拜。

僭伪部·和好

金晋中微獯 二 鬼猾夏窃据土宇盗弄干盾亦有协比邻境倚为声援连姻纳质勤赠问之仪救患连衡崇盟载之义所以苟延岁月共固巢窟而势去甘坏复为寇讎其有约以大义劝削伪号虽欲挟正。又何赎焉。

前燕慕容 二 僭即帝位时晋大司马桓温伐 二 次于枋头 二 众屡欲遣使乞师于苻坚请割武牢以西之地坚亦欲与 二 连横乃遣其将苟池等率步骑二万救 二 王师寻败引归池亦还。

前秦苻登僭即帝位为姚兴所逼遣使请兵于乞伏乾归以其妹东平长公主为秦梁王后乾归特遣其前将军乞伏益州冠军翟德 二 二 率骑二万救之会登为兴所杀乃还师。

後秦姚萇初僭称万年秦王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萇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好以子崇为质於冲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

姚兴既袭伪位会晋师伐蜀谯纵大败之纵遣使乞师於兴兴遣平西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救之王师引还。

蜀李雄僭即帝位前凉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於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於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凌连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觐情在 二 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於斯莫大骏重其言使聘相继。

李寿既袭伪位遣其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聘於石季龙先是季龙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故也。

西秦乞伏乾归初称河南王时南凉秃 二 乌孤遣使来结和亲乞伏炽磐既袭父乾归伪位攻南羌之 二 强川师次沓中沮渠蒙逊率众攻石泉以救之炽磐闻而引还遣将昙达与其将出连处率骑五千赴之蒙逊闻昙达至引归遣使聘于炽磐遂结和亲。

北燕冯跋僭即帝位蠕蠕男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献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议之素弗等谏曰：

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女生从夫千里岂远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许焉遣其游击秦都率骑二千送其女归于蠕蠕。

西凉李暠因称凉公时北凉沮渠蒙逊每年侵寇不止暠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不之较也。暠之初西也。留女敬爱养於外祖尹文文既东迁暠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後秃暠辱檀假道於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暠遣使报聘赠以方物。

北凉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时姚兴遣将姚硕德攻吕隆于姑臧蒙逊遣从事中郎李典聘于兴以通和好。

夏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遣其御史丞乌雏孤盟於沮渠蒙逊曰：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乾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蒙逊遣其将沮渠汉平来盟。

僭伪部·怀附

金统失御[1234]祚南播江淮以北毡韦杂俗金革恃力或跨有数郡豺狼肆志或雄视广野政非以德民无定居然而窃吊伐之名专威惠之柄用能引纳转徙怀集降附卑词以待敌境优礼以求绝俗推诚於向背之类，隐於禽获之辈靡爱爵赏务取绥怀设以激劝之方开以诱掖之道所谓行忠信於蛮貊假仁义为蘧庐者已。

前凉张轨为凉州刺史时王弥陷京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张骏为凉州牧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馀品。又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暠王并遣使贡其方物。

西凉武昭王暠迁居酒泉鄯善前部王遣贡其方物前赵刘元海僭即汉王位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时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遂延氏尊大单于徵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刘曜既僭位氏杨伯之斩姜冲儿以陇城降宋亭斩赵募以上暠降徙秦州大姓杨姜族二千馀户于长安氏羌悉下并送质任。

後赵石勒在襄国时曹窳据有青州既叛刘聪南禀王命以建业悬远势援不接惧勒袭之故遣通和勒授窳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琊公。又既擒暠末杯乃赦而归之命末杯为子署为使持节安北将军北平公遣还辽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暠氏遂专心归附自是王俊威势渐衰石季龙得晋邵续遣使送续於勒勒使徐光让之曰：国家应符拨乱八表宅心遗晋怖威远窜杨越而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耶何无上之甚也。国有常刑於分甘乎！续对曰：晋末饥乱奔控无所保合乡宗庶全老幼属大王龙飞之始委命纳质精诚无感不蒙慈恕言归遗晋仍荷宠誓尽忠节实无二心。且受彼厚荣而复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耶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有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而况囚乎！使囚去真即伪不得早叩天门者大王负囚囚不负大王也。暠鼓之刑囚之常分但恨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勒曰：其言愷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张宾延之于馆厚抚之寻以为从事中郎令自後诸克敌擒俊皆送之不得辄害冀获如续之流初季龙之攻续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续既为勒所执身灌园鬻菜以供衣食勒屡遣察之叹曰：此真高人矣。不知是安足贵乎！嘉其清苦数赐暠帛每临朝嗟叹以励群臣。

前燕慕容暠初为鲜卑都督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暠威德日广惧有并吞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暠卑辞厚币以抚之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暠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暠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周成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慕容隼车骑大将军范阳公刘宁屯据蓟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诣蓟归罪拜後将军。

慕容暠将吕护奔于晋寻复叛归於暠暠待之如初因遣传颜与护率众据河阴颜北袭敕勒大获而还护

攻雒阳中流矢而死。

前秦苻健时西虜乞没军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来宾馆於平朔门以怀远人。

苻坚时车师前部王弥 鄯善王休密于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 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时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既东平六州西擒杨纂欲以德怀远。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天锡惧而遣使谢罪称藩坚大悦即署天锡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域都护西平公吐谷浑碎奚以杨纂既降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百斤坚拜奚安远将军 强川侯坚遣苻雏等伐代王涉翼犍其子翼圭 专父请降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人入大学习礼坚尝之大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又问乡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繒采赐诸国王，於是朝献者十有馀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遂同汉文，於是献诗者四百馀人。又张平以并州叛坚率众讨之以其建节将军邓羌为前锋率骑五千据汾上坚至铜壁平尽众拒战为羌所败获其养子蚝送之平惧乃降于坚，坚赦其罪署为右将军蚝武贲中郎将加广武将军徙其所部三千馀户于长安後秦姚萇与苻登相持登将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轻将数百骑入槌营群下谏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复欲图我将安所归。且怀德初附推疑委质吾复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异谋槌不从而止姚兴时晋荆州司马休之襄州鲁宗之为宋武帝所败引归休之宗之等遂与谯王文思新蔡王道赐宁朔将军梁州刺史马敬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鲁轨宁朔将军南阳太守鲁范奔于兴休之等至长安兴谓之曰：刘裕崇奉晋帝岂便有阙乎！休之曰：臣前下郡琅琊王德文泣谓臣曰：刘裕供御主上刻薄苛深以事势推之社稷之忧方未可测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任以东南之事休之固辞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休之将行侍御史唐盛言於兴曰：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雒休之既得濯鳞翔翮恐非复池中之物可以崇礼不宜放之兴曰：司马氏脱如所记留之 足为患遂遣之杨武安乡侯康宦驱略白鹿原氏胡数百家奔上雒太守宋林距之商雒人黄金等起义兵以掎宦宦乃率众归罪兴赦之复其爵位。又乞伏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谢罪请降兴以赫连勃勃之难权宜许之假乾归及其子炽磐官爵。又晋河间王子国 章武王子叔道来奔兴谓之曰：刘裕兴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 等曰：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来实非诚款所以避死耳兴嘉之以国 为建义将军扬州刺史叔道为平南将军交州刺史赐以甲第。又蜀谯纵遣使称藩请桓谦欲令顺流东伐刘裕兴以问谦谦请行遂许之兴既僭号杨盛保仇池遣使请命拜使持节镇南将军仇池公鲜卑越质诘归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降于兴处之于成纪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平襄公时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 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引见东堂谓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华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已後未见宽猛之中兴大悦拜华中书令兴遣散骑常侍席确诣凉州徵吕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吕隆惧秃 辱檀之逼表请内徙兴遣齐难及镇西姚诘镇远乞伏乾归镇远赵曜等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难至姑臧以其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属于长安沮渠蒙逊遣弟如子贡其方物王尚绥抚遗黎 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又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惧而奔兴兴临东堂引见谓处之等曰：桓玄虽名晋臣其实晋贼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办成大事否处之曰：玄藉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它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兴大悦以处之为大司农馀皆有拜授处之固让请疆场自效改授假节钺宁南将军广州刺史兴。又遣大鸿胪梁裴以新平张构为副拜秃 辱檀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将军高昌侯兴遣镇远赵曜率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王松{公心}率骑助吕隆等守姑臧松{公心}至魏安为 辱檀弟文真所围众溃执松{公心}送于 辱檀 辱檀大怒送松{公心}还长安归罪文真深自陈谢。

姚泓为太子也。其弟弼有夺嫡之谋泓恩抚如初未尝见于色姚绍每为弼羽翼姚泓亦推心宗事弗以为嫌及僭位任绍以兵权绍亦感而归诚卒守其忠烈其明识宽裕皆此类也。

後凉吕光郭「既叛推後将军杨轨为盟主轨自称大将军凉州牧光遗轨《书》曰：自羌胡不靖郭「叛逆南蕃安否音问两绝行人风传云：卿拥逼百姓为「唇齿卿雅志忠贞有史鱼之操鉴察成败远侔古人岂宜听纳奸邪以亏大美陵霜不「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於微霜鸡鸣已於风雨郭「巫卜小数时或误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谬朕宰化寡方泽不逮远致世事纷纭百城离叛戮力一心同济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仓积粟数千百万东人战士一当百馀入则言笑晏晏出则虎步凉州吞「咀业绰有馀暇但与卿形虽君臣心过父子欲全卿名节不使貽笑将来轨不答。

北燕冯跋时蠕蠕斛律为其弟大但所逐尽室奔跋乃馆之于辽东郡待之以客礼跋纳其女为昭仪。

南燕慕容垂遣其征西大将军太原王慕容楷卫军慕容麟镇南慕容绍征虏慕容宙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东苻绍幽州牧苻谟镇北苻亮楷与定等书喻以祸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宝守中山率诸将南攻翟辽以楷为前锋都督辽之部众皆燕赵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归附辽惧遣使请降垂至黎阳辽肉袒谢罪垂厚抚之。

北凉沮渠蒙逊时秃「「辱檀来伐蒙逊败之於。若厚坞「辱檀湟河太守文支据湟川护军成宜侯率众降之署文支镇东大将军广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为振威将军湟川太守以殿中将军王建为湟河太守蒙逊攻秃「西郡太守杨统於日勒统降拜为右长史宠逾旧。

伪吴杨行密唐乾宁四年梁祖平兖郛朱瑾及沙陀将李承嗣史俨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优厚任为将瑾与承嗣皆位至方伯。

卷二百三十一

僭伪部·征伐

昔晋室不造中原多故秦雒之郊左衽为孽各矜雄盛竞事甲兵或偏据一方或开地千里僭大号以逾度率无名以出师交相侵袭递构伤杀以强威弱以众寡生民涂炭宇县分离虽人不聊生咸婴多难而天将悔祸终亦自亡盖异时雨之行奉辞之义矣。垂，於是也。可不鉴哉！

前凉张茂嗣其兄实为凉州牧会前赵刘曜遣其将刘咸攻茂将韩璞於冀城呼延实攻宁羌护军阴鉴於桑壁临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河西大震茂以参军陈珍为平虏护军率卒骑一千八百救韩璞曜阴欲引归声言要先取陇西後回灭桑壁珍募发氏羌之众击曜走之克复南安永昌初复命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以攻秦州。

张骏嗣其季父茂为凉州牧咸和初秦州诸郡既属刘曜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攻讨之曜遣其将刘裔来距屯於狄道城韩璞进渡沃干岭为裔所败（事具僭伪兵败门）。

张重华嗣其父骏为凉州牧自称凉王会後赵石季龙使王擢麻秋孙伏都等侵寇不辍金城太守张冲降於秋，於是梁州振动重华以主簿谢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大破之斩首五千级俄而麻秋进攻「罕不拔退保大夏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秋以万众距之艾奔击大败之秋匹马奔大夏其後麻秋。又据「罕有众十二万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越洪池岭至于曲柳姑臧大震，於是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以索遐为军正将军率步骑二万距王擢等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还讨叛虜斯骨真万馀落破之斩首千馀级俘擒三千八百。

张天锡僭凉州牧时羌廉岐自称益州刺史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天锡自往讨之以别驾杨「为监前锋军事前将军趋金城晋兴相常据为使持节征东将军向左南游击将军张统出白土天锡自率三万人次仓松伐俨大败入城固守。

前赵刘曜僭即帝位时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风聚众数千附於南阳王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张「为新平太守周庸为安定太守据阴密松多下草壁秦陇氏羌多归之曜遣其车骑刘雅平西刘厚攻杨曼于陈仓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广明言於曜

曰：昨夜妖星犯月师不宜行乃止敕雅等摄围固垒以待大将军三年曜发雍攻陈仓曼连谋曰：谍者■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吾粮廩既少无以支久。若顿军城下围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丧灭不如率见众以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一等死早晚无在遂尽众背城而阵为曜所败王连死之杨曼奔於南氏曜进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陷安定保惧迁於桑城氏羌悉从之曜振旅归於长安其後曜亲征氏羌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前锋击败之难敌退保仇池仇池诸氏羌多降於曜曜後复西讨杨韬於南安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劭等降於曜皆封列侯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於长安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厉疫甚议欲班师恐难敌蹶其後乃以其尚书郎王■广为光国中郎将使於仇池以说难敌难敌，於是遣使称藩会陈安叛於陇上自称梁王曜亲征之围於陇城安频出挑战累击败之斩获八千馀级右军刘■攻平襄克之陇上诸县悉降曲赦陇右殊死以下惟陈安赵募不在其列安留杨伯支姜冲儿等守陇城率骑数百突围而出欲引上■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安既出知上■被围平襄已败乃南走陕中曜使其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安频战败之俘斩四百馀级安与壮士十馀骑於陕中格战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服左右驰射而走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岭匿於溪涧翌日寻之遂不知所在会连雨始霁辅威呼延清寻其径迹斩安於涧曲曜大悦曜遣其武卫刘朗率骑三万袭杨难敌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馀户而归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乃去曜官号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金城太守张阆及罕护护军辛晏韩璞等率众数万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诸郡曜遣刘裔率步骑四万击之夹洮相持七十馀日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三千骑绝其运路裔济师逼之璞军大溃奔还凉州裔追之及於令居斩级二万张阆辛晏率众数万降於曜皆拜将军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龙率众四万自轹关西入伐曜河东应之者五十馀县进攻蒲坂曜将东救蒲坂惧张骏杨难敌承虚袭长安遣其河间王述发氏羌之众屯於秦州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自卫关北济季龙惧引师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战败之斩其将军石瞻枕尸二百馀里收其资仗亿计季龙奔于朝歌。

後赵石勒僭称赵王使石季龙击■候部掘咄哪於研北大破之俘获牛马二十馀万寻署季龙为车骑将军率骑三万讨鲜卑郁粥於离石俘获牛马十馀万郁粥奔乌丸悉降其众城。又遣季龙统中外精卒四万讨徐龕龕坚守不战，於是筑室反耕列长围以守之其後季龙攻陷龕送之襄国。又遣季龙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窳降之刘曜於熙等去长安奔於上■遣季龙讨克之。

石季龙僭称居摄赵天王时羌簿句大犹保险未宾季龙遣其子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之其後季龙。又僭称大赵天王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骧中郎辽遣从弟屈■袭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季龙众次金台支雄长驱入蓟辽渔阳太守马鲍代相张牧北平相杨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馀城并率众降於季龙支雄攻安次斩其部大夫那楼奇辽惧弃令支奔於密■山辽左右长史刘群卢谡司马崔悦等封其府库遣使请降季龙遣将军郭太等轻骑二万追辽及之於战於密■获其母妻斩级三千辽单马窜险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马季龙纳之乃迁其户二万馀於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诸有才力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单于乙回为鲜卑敦那所逐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那破之复立乙回而还。又遣石宣率步骑二万击朔方鲜卑斛摩头破之斩首四万馀级季龙将讨慕容■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海运■豆千一百万斛於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徙辽西北平渔阳万馀户於兖豫雍雒四州之地。又遣征北张举自雁门讨索头郁鞠克之其後。又遣麻秋讨张重华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州兵二万馀人为麻秋等後继张重华将宋秦等率户二万馀人来降河湟间氏羌十馀万落与张璩相首尾麻秋惮之不进重华金城太守张冲。又以郡降石宁麻秋寻次曲柳刘宁王擢进攻始兴武街重华将杨康等与宁战於沙阜宁败绩乃引还金城王擢克武街执重华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馀户于雍州其後麻秋。又袭重华将张瑁於河陕败之斩首三千馀级■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降於季龙自河已南氏羌皆降。

前燕慕容皝僭即帝位先是後赵段龕因冉闵之乱拥众东屯广固自号齐王称藩於建业遣书抗中表之仪非皝正位皝遣慕容恪慕容尘讨之恪遇龕於济水之南与战大败之遂斩其弟钦尽俘其众恪进围广固克之初冉闵之僭号也。石季龙将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所部称藩於皝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业结援苻坚并

受爵位羈縻自固虽贡使不绝而诚节未尽吕护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谢罪於隗拜宁南将军河内太守。又上党冯鸯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平屡言之隗以平故赦其罪以为京兆太守护鸯亦阴通京师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馀胡晋十馀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隗遣其司徒慕容评讨平领军慕容根讨鸯司空阳骛讨昌抚军慕容臧攻历并州垒壁降者百馀所以尚书右仆射悦绾为安西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并州刺史以抚之平所署征西诸葛骧镇北苏象宁东乔庶镇南石贤等率垒壁百三十人降于隗隗大悦皆复其官爵既而平率众三千奔于平阳鸯奔于野王历走荥阳昌奔邵陵悉降其众。

前秦苻健僭帝位时杜洪屯宜秋为其将张琚所杀琚自立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骑二万攻琚斩其首健至自宜秋遣董菁率众掠关东并援石季龙豫州刺史张遇於许昌与晋镇西将军谢尚战於颍水之上王师败绩苻坚僭称天王时羌敛岐叛坚自称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馀家西依张天锡叛将李俨坚遣京兆尹王猛与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讨敛岐於略阳攻破之敛岐奔白马邵羌擒之会苻双据上 苻柳据蒲坂叛於坚苻庾据陕城苻武据安定并应之将兵伐长安坚遣使谕之各 梨以为信皆不受坚命阻兵自守坚遣後禁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等讨双武王猛邓羌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成世毛嵩为双武所败坚。又遣其武卫王鉴宁朔吕光等率中外精锐以讨之左卫苻雄左禁蔡冲率羽林骑七千继发双武乘胜至於眉眉鉴等击败之斩获万五千人武弃安定随双奔上 鉴等攻之苻柳出挑战猛闭垒不应柳以猛为惮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众二万将攻长安长安去蒲坂百馀里邓羌率劲骑七千夜袭败之柳引军还猛。又尽众邀击悉俘其卒柳与数百骑入於蒲坂鉴等攻上 克之斩双武猛。又寻破蒲坂斩柳及其妻子传首长安猛屯蒲坂遣邓羌与王鉴等攻陷陕城克之送庾於长安杀之慕容 为晋所伐乞师於坚请割武牢以西之地王师既旋 遣使谓坚曰：顷者割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坚大怒遣王猛与建威梁成邓羌率步骑三万署慕容垂为冠军将军以为乡导攻 雒州刺史慕容筑於雒阳 遣其将慕容臧率精卒十万将解筑围猛使梁成等以精锐万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荥阳筑惧而请降猛陈师以受之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将率步骑六万伐 既围邕坚躬率精锐十万攻陷之 出奔高阳坚将郭庆执而送之初仇池氏杨世以地降于坚，坚署为平南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归顺於晋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绝於坚世弟统骁武得众起兵武都与纂分争坚遣其将苻雅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先取仇池进图宁益雅等次於鸛峡纂率众五万距雅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于郭宝率骑千馀人攻之战於陕中为雅等所败纂收众奔还雅进攻仇池杨统率武都之众降於雅纂将杨佗遣子硕密降於雅请为内应纂惧面缚出降雅释其缚送之长安以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时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獠相应以叛于坚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处率众三万据垫江育乃自号蜀王遣使归顺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等五万馀人进图成都寻而育与万争权举兵相持坚遣邓羌与杨安等击败之育光退屯绵竹安。又败张重尹万於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级二万三千邓羌复击张育杨光於绵竹皆害之其後坚。又遣其武卫将军苟萇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骑十三万伐张天锡於姑臧。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以继之天锡遣将军马建掌据司兵赵充哲与萇等战犬败惧而奔还致笈请降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雏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与雏会於涉翼犍庭翼犍战败遁於弱水苻雏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雏等振旅而还。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以弟征虜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萇如安定击平凉胡金熙鲜卑没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与苻坚秦州刺史王统相持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萇者二万馀户统惧乃降其时苻登僭即帝位遣使拜苻纂为太师领大司马纂败萇将姚硕德於泾阳萇自阴密距纂纂退屯敷陆登将奚冲攻萇 雍二城克之。又与萇战於 东为萇所败登次於瓦亭萇攻彭沛 堡陷之沛 奔杏城萇迁阴密登将征虜冯翊太守兰犍率众二万自频阳入於和宁与苻纂首尾将图长安皆为萇所败登进据胡空堡萇遣其将军姚方城攻陷徐嵩堡嵩被杀悉坑戎士登率众下陇入朝那萇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其後登进据苟头原以逼安定萇率骑三万夜袭大界营陷之杀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馀口而去登收合馀兵退据胡空堡遣奚冲率见众为先驱自繁川趣长安登率众从新平径据新丰之千户因使杨定率陇上诸军为其後继杨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杨政冀州刺史杨楷率所统大会长安萇遣其将军王破虜略地秦州杨定及破虜战于清水之格奴坂大败之萇退归还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军於胡空堡率骑万馀围萇营四面大

哭哀声动人苻苻之乃命三军哭以应登乃引退苻。又陷登新罗堡苻扶风太守齐益男奔登登将军路柴强武等并以众降於苻登攻苻将张业生於陇东苻救之不克而退。

姚兴僭即帝位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推襄冲为盟主所在扰乱兴率诸将讨之军次武功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冲弟彰武与冲离贰冲奔强熙熙闻兴将至率户二千奔秦州冲走川川氏仇高执送之冲从弟统率其众降於兴兴将姚硕德讨平凉胡金豹於雒城克之慕容永既为慕容垂所灭河东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兴遣姚绪讨降之鲜卑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於金城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趋金城兴率步骑二万亲讨之勃惧弃其众奔於高平公没奕于于执而送之武都氏屠飞啖铁等杀陇东太守姚回略三千馀家据方山以叛兴遣姚绍等讨之斩飞铁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馀户于汉中。又使姚硕德率陇右诸军伐乞伏乾归兴潜军赴之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乾归以穷促来降姚硕德姚穆率步骑六万伐吕隆於姑臧大败之俘斩一万隆将吕佗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兴。又遣姚硕德姚敛成姚寿都等率众三万伐杨盛於仇池寿都等入自宕昌敛成从下辩而进盛遣其弟寿距成从子斌距都逆击擒之尽俘其众杨寿等惧率众请降其後赫连勃勃杀高平公没奕于收其众以叛秃𦉳辱檀沮渠蒙逊迭相攻击𦉳辱檀遂东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阻河以叛兴使中军姚弼後军敛成镇远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𦉳辱檀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退保河曲弼济自金城进拔昌松长驱至姑臧𦉳辱檀婴城固守出其兵击弼弼败退据西苑兴。又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为诸军节度至高平闻弼败绩兼道赴之抚慰河外率众而还兴。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次于岭北欲回师袭长安伯支不从乃止兴自平凉如朝那闻冲谋逆乃下书赐冲死兴如贰城而勃勃骑大至兴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中垒齐莫统氏兵以继之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兴还长安其後勃勃遣其将胡金纂将万馀骑攻平凉兴如贰城因救平凉纂众大溃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阳执北中郎将姚广都兴将曹炽曹𦉳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避勃勃内徙兴处佛於湟山泽炽於陈仓勃勃寇陇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阳太守姚寿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众而归兴自安定追之至寿渠川不及而还仇池公杨盛叛扰祁山遣建威赵琨率骑五千为前锋立节杨伯寿统步卒继之前将军姚恢左将军姚文宗入自鞏陕镇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头陝右卫胡翼度从阴密出自城讨盛兴将轻骑五千自雍赴之与诸将军会於陇口盛与琨相持伯寿畏𦉳要弗进为盛所败兴斩伯寿而还兴寝疾妖贼李弘反於贰原贰原氏仇常起兵应弘兴舆疾讨之斩常执弘而还徙常部人五百馀户于许昌。

姚泓嗣其父兴即伪位初兴徙李闰羌三千家於安定寻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还遣抚军姚赞讨之容降徙其豪右数百户於长安徐遣还李闰并州安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泓入于平阳攻立义姚成都於匈奴堡推曹泓为大单于所在残掠征东姚懿自蒲坂讨泓战於平阳大破之执弘送於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於雍州仇池公杨盛攻陷祁山执建节王总遂逼秦州泓遣後将军姚平救之盛引退赫连勃勃攻陷阴密进兵侵雍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征北姚恢弃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俨华韬等率众距恢恢单骑归长安立节弥姐成建武裴岐为俨所杀镇西姚谌委镇东走勃勃遂据雍抄掠城姚绍及征虜尹昭镇军姚洽等率步骑五万讨勃勃姚恢以精骑一万继之军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俨闭门距之杀鲜卑数千人据安定以降绍进兵蹙勃勃战於马鞍坂败之追至朝那不及而还平阳氏苟渴聚众千馀据五丈原以叛遣镇远姚万恢武姚难讨之为渴所败姚谌讨渴擒之杨盛遣兄子倦入寇长蛇泓使辅国敛曼嵬前将军姚光儿讨之於陈仓倦奔於散关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阳车骑姚裕前将军彭白狼建义蛇互距却之。

後蜀李雄僭即帝位仇池氏杨难敌初为刘曜所破奔於葭萌遣子入质其後恃险多为不法雄安北李𦉳犀请讨之雄遣中领军李𦉳含及将军乐次费佗李乾等由白水桥攻下辩征东李寿督𦉳含弟𦉳午攻平难敌遣军距之雄。又遣太子班讨平宁州夷以班为抚军。

後凉吕光僭即三河王位遣其子左将军佗武贲中郎将纂讨北虜匹勒於三严山大破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孙峙退奔兴城光遣其南中郎将吕方及其弟右将军吕宝振威杨范强弩奚苟讨乞伏乾归於金城方屯河北宝进师济河为乾归所败光亲讨乾归奚念遣杨武杨轨建忠沮渠罗仇建武梁恭军於左南奚念大惧於白土津累石为𦉳是以水自固遣精兵一万距守河津光遣将军王宝潜趣上津夜渡湟河济自石堤攻克𦉳罕奚念单骑奔甘松光振旅而还。

吕纂僭即天王位伐秃𦉳鹿孤围张掖略地建康闻𦉳辱檀寇姑臧乃还。

後燕慕容垂僭即帝位遣其征西慕容楷卫军慕容麟镇南慕容绍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州牧苻绍幽州牧苻谟镇北苻亮楷与定等书喻以祸福定等悉降。

慕容盛既袭伪位讨库莫奚大虜获而还尝率众三万伐高句骊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散其积聚徙其五千馀户於辽西。

西秦乞伏乾归僭称河南王杨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袭据上 䄑 乾归遣乞伏益州讨之其後。又使益州攻克支阳 䄑 武允吾三城俘获万馀人而还。又遣益州与武卫慕容允冠军翟 䄑 率骑二万伐吐谷浑视黑至于度周川大破之。

乞伏炽磐袭其父乾归伪位遣其龙骧乞伏智达平东王松寿讨吐谷浑树雒于於浇河大破之获其将呼那乌提虜三千馀户而还。又遣其镇东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万馀口进据白石城休官降者万馀人。又遣安北乌地延冠军翟绍讨吐谷浑别统句旁於泣勤川大破之俘获甚众炽磐率诸将讨吐谷浑别统支旁於长柳川掘达於渴浑川皆破之前後俘获男女二万八千闻秃 䄑 辱檀西征乙弗投袂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骑二万袭乐都秃 䄑 武台凭城距守炽磐攻之一旬而克遂入乐都遣平远健虔率骑五千追 䄑 辱檀徙武台与其文武及百姓万馀户於 䄑 罕 䄑 辱檀遂降。又遣其将县达王松寿等讨南羌弥姐康薄於赤水降之。又遣县达王松寿等率骑一万伐姚艾於上 䄑 县达进据蒲水艾距战大败之艾奔上 䄑 县达进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戎徙五千馀户於 䄑 罕令其安东木奕于率骑七千讨吐谷浑树雒于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尧 䄑 川俘获五千馀口而还雒于奔保白山而死。又遣县达元基东讨姚艾降之。又使征西他子讨吐谷浑觅地於弱水南大破之觅地率众六千降於炽磐。

南凉秃 䄑 乌孤僭称大单于西平王曜兵广武攻克金城吕光遣将军奚苟来伐战於街亭大败之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

秃 䄑 利鹿孤袭其兄乌孤伪位吕纂来伐使弟 䄑 辱檀距之与纂战败之斩首二千馀级纂西击段业 䄑 辱檀率骑一万乘虚袭姑臧纂弟纬守南北城以自固 䄑 辱檀耀兵於青阳门虜八千馀户而归其後僭称河西王率师伐吕会大败之。又遣 䄑 辱檀攻吕昌松太守孟 䄑 於显美克之。

秃 䄑 辱檀嗣其兄利鹿孤位僭称凉王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虜大破之 䄑 辱檀，於是率师伐沮渠蒙逊次於氏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 䄑 辱檀伪游浇河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馀户於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姚兴遣其将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其将姚显为弼等後继遗 䄑 辱檀书云：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赫连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 䄑 辱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至姑臧屯於西苑 䄑 辱檀命诸郡县悉驱牛羊於野敛成纵兵虜掠 䄑 辱檀遣其镇北俱延镇军敬归等十将率骑分击大破之斩首七千馀级姚弼固垒不出 䄑 辱檀攻之未克乃断水上流欲以持久毙之会雨甚堰坏弼军乃振姚显闻弼败兼道赴之军势甚盛遣射将孟钦等五人挑战於凉风门张未及发材官将军宋益等驰击斩之显乃委罪敛成遣使谢 䄑 辱檀引师而归。又遣其左将军枯木射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馀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於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退。

南燕慕容超僭即帝位时慕容法镇梁父与超有隙因与慕容锤段宏等谋反超知而徵之锤称疾不赴，於是取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於东门之外西中郎将封融奔於魏超寻遣慕容镇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韩范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於魏封融。又集群盗袭石塞城杀镇西大将军馀郁青士振恐人怀异议慕容凝谋杀韩范将袭广固范知而攻之凝奔梁父范并其众攻梁父克之凝奔姚兴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镇克青州锤杀其妻子为地道而出单马奔姚兴。

西凉李 䄑 僭称凉王遣折冲将军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 䄑 为东伐之资其後 䄑 亲率骑二万略地至於建东沮渠蒙逊来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馀户而归 䄑 大怒率骑追之及於弥安大败之尽收所掠之尸李歆嗣其父 䄑 为凉公沮渠蒙逊遣其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诱歆遣武卫温宜等赴之亲勒大军为之後继蒙逊率众三万设伏於蓼泉歆闻引兵还为逊所逼歆亲贯甲先登大败之追奔百馀里俘斩七千馀级北凉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秃 䄑 辱檀来伐蒙逊败之於。若厚坞 䄑 辱檀湟河太守文支据湟川护军成宜侯率众降之蒙逊西如苻 䄑 遣冠军伏恩率骑三万袭卑和乌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馀落而还蒙逊遣其将运粮於湟河自率众攻克乞伏炽磐广武郡以运粮不继自广武如湟河度浩 䄑 炽磐遣

将乞伏□尼寅拒蒙逊蒙逊击斩之炽磐。又遣将王衡折斐鞠景等率骑一万据勒姐岭蒙逊。且战。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余人鞠景奔还蒙逊以弟汉平为折冲将军湟河太守乃引还蒙逊伐西凉李歆歆将出距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秋稼而还其後太史令张衍言於蒙逊曰：今岁临泽城西当有破兵蒙逊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塙蒙逊西至白岸遂攻浩□还次川岩闻李歆徵兵欲攻张掖蒙逊潜军逆之败歆於坏城遂进克酒泉。

前蜀王建僭即帝位初汴将刘知俊奔凤翔李茂贞以为大将稍侵建之兴凤皆没焉後知俊自岐奔蜀建厚礼之任为上将令击茂贞复收兴凤二州茂贞登陴自守知俊修兵攻其属郡茂贞之秦陇阶泾皆陷於蜀前汉刘晟袭其父涉伪位会湖南马氏昆弟寻戈晟因其■遣兵攻桂林管内诸郡及柳连梧贺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越之地。

唐李景袭其父□伪位遣其将边镐帅师攻闽王延政於建安延政乞降镐使人送于金陵会湖南马希萼为牙将陆孟俊所废送於衡阳三军立马希崇为帅希萼至衡阳月馀衡州都指挥使廖偃招合蛮獠复立希萼为楚王於县署行府据湘川上游乃令人求援於景景遣边镐率众东入希萼乘湘流而下合势攻长沙陷之希萼望吴人复立为潭帅潭人同患希萼请边镐为帅镐既称帅乃令希萼希崇入於金陵马氏诸族千余人及豪族皆徙焉。

卷二百三十二

僭伪部·称藩

粤自晋氏中微生灵板荡致滔天之乘间咸割地以争雄莫不窃号假王开■方建社据都会之要拥啸聚之众人自为国沛焉肆志然而永嘉南迁天命未改晋之恩德尚结人心号令所行威怀不远则有请命述职乃心本朝假宠乞灵以备外御虽负固专制崎岖遐阻而通使奉贡恭达款诚斯所以示义於天下抗衡於邻国者也。若乃宋氏嗣兴元魏方盛为敌境所附者咸亦取焉。

前凉张轨初为凉州刺史及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又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会王弥寇雒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飏阴■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於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若寇贼消鸱若翩翩怖杀人帝嘉其忠进封西平郡公不受於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朝廷嘉之屡降玺书慰劳光禄傅■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馑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疋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弥遂逼雒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米卫京师陷斐等皆没於贼太府主簿马飏言於轨曰：四海倾覆乘舆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又闻秦王入关乃驰檄关中说：主上遽危迁幸非所普天分离率土丧气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世祖之孙王今为长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宜简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实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典胡骑二万络绎继发仲秋中旬会於临晋俄而秦王为皇太子遣使拜轨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固辞是岁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辞愍帝即位进位司空固辞是时刘曜寇北地。又遣参军鞠陶领三千人卫长安帝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张实嗣父轨为凉州牧晋愍帝下策《书》曰：维乃父武公著勋西夏顷刘石狡猾逼近甸义兵锐卒万里相寻方贡远珍府无虚岁方委专征荡清九域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维尔俊劬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弘羌校尉西平公往钦哉！其阐弘先绪俾屏王室。又兰池长赵■上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玺群僚上庆称德实曰：孤尝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於京师。又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於京师会刘曜逼长安实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後■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闾前锋都督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戒璞曰：前遣诸将多违机信所执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亲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令乖异之闻达孤耳也。复遗南阳王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身孤州远域首尾多难是以前遣贾骞瞻望公

举中被符命敕还军忽闻北地陷没寇逼长安胡崧不进鞠允持金五百请救於崧是以决遣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达於主遣兵不及於难痛慨之深死有馀责今更遣韩璞等惟公命是从时焦崧陈安逼上南阳县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威远将军宋及和苞张闾宋辑辛韬张选董广步骑二万赴之军次新阳会愍帝凶问至素服举哀大临三日时南阳王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诜言於南阳县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授其图德不足以应运终非济时救难者也。晋王明德昭藩先帝凭属宜表称圣德劝即尊号傅檄诸藩副言相府则欲竞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从之，於是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

张骏嗣其季父茂为凉州牧犹称建兴十二年承元帝凶问骏大临三日群寮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後晋成帝遣治书御史耿访拜骏镇西大将军咸和八年始达凉州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九月复使访随丰等赍印板进骏大将军自是每岁使命不绝後骏遣参军鞠护上疏曰：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而江吴寂蔑馀波莫及虽肆力涂同盟靡恤奉诏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辉渥即以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休宠振赫万里怀戴嘉命显至衔感屏营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臣专命一方职在斧钺遐域僻陋势极秦陇勒雄既死人怀反正谓季龙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继凶逆鸣张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宣华向义之徒更思背诞铅刀有干将之志萤烛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臣所以霄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且兆庶离主渐周经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识忠良受泉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忠恋故日月告流虽时有尚义之士畏逼首领哀叹穷庐臣闻少康中兴由於一旅光武嗣汉众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杨悍神州突骑吞噬遗羯在於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鉴征西亮等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不达张重华嗣父骏为凉州牧凉王晋遣侍御史俞归拜重华凉州刺史假节重华遣使上疏曰：季龙自毙遗烬游魂取乱侮亡睹机则发臣今遣前锋都督裴恒步骑七万遥出陇上以俟圣朝赫然之威山东骚扰不足厝怀长安膏腴宜速平荡臣守任西荒山川悠远大誓六军不及听受之未猛将鹰扬不豫告成之次瞻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於是康献皇后诏报遣使进重华为凉州牧。

张天锡自号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司马纶奉章请命并送御史俞归还京都海西公太和初诏以天锡为大将军大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时苻坚强盛每攻之兵无宁岁天锡甚惧乃立坛刑牲率典军将军张宁中坚将军马苻等遥与晋三公盟誓献书大司马桓温克六年夏誓同大举遣从事中郎韩博奋节将军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孝武宁康元年天锡贡方物。

西凉李玄盛众推凉公秦凉二州牧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锤皇晋高祖阐鸿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驭权臣乱纪怀愍屯蒙尘於外悬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杨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北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隕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昆裔遐迩款藩世职贡晋德之远扬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前勋而中年降灾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臣闻历数相推归馀於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於黄农之间秦项篡窃於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宋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忝参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隆勒於天府妄臣庸庸辄依襄融故事迫臣以义而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土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秋恕其专命功冠当时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於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肝焦虑不遑宁息者

也。江凉虽遥义诚密迩风■苟通实如唇齿臣虽名未结於天台量未著於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馥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仗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於所天玄风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又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无阶延首■极翘企遐方伏惟陛下应期践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旷未知达否吴凉悬邈蜂蚕充衢方珍贡使无繇展御谨副写来章或希简达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卒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又臣州界迥远■寇未除当须镇副为行留部分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前鋒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自馥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督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静续闻晋义熙元年。又遣使奉表称藩。

李歆字士业■之子■卒府寮奉为凉公凉州牧朝廷以士业为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徙羌校尉酒泉公。

前燕慕容■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於辽东北，於是渐慕诸夏之风■初立数寇辽西及伐灭扶馥东夷校尉何龕遣督护贾沉战败之■谋於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来降晋武帝嘉之拜鲜卑都督建武初元帝为琅邪王承制拜■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让而不受征虜将军鲁昌说■曰：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酋众称兵未遵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善之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及元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固让公封及平宇文悉独官俘其众获皇帝玉玺三纽遣长史裴疑送建业晋遣使者拜■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三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成帝即位加■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又遣使与太尉陶侃笈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抚宁方夏劳心文武士马无恙钦高仰止注情弥久王途□远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艰难祸害屡臻旧都不守奄为虜廷使皇輿迁韦假势吴楚大晋启基祚流万世天命未改元象著明是以义烈之士深怀愤勇猥以功薄受国殊宠上不能扫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国难仍纵贼臣屢逼京辇王敦倡祸於前苏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恶逆甚於■■汜普天率土谁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仗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各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区区楚国子重之徒犹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厉已戒众以服陈郑越之种蠹尚能弼佐勾践取威黄池况今吴士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以义声之直讨逆暴之羯檄命旧邦之士招怀存本之人，岂不。若因风振落顿坂走轮哉！且孙氏之初以长沙之众摧破董卓志扶汉室虽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诚心乃忽身命及权据杨越外仗周张内冯顾陆魏赤壁克取襄阳自兹以降世主相袭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吁食不知今之江表为贤隗匿智其勇略耶将吕蒙凌统高踪旷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促其颠沛之危甚於累卵假号之强众心所去敌有■矣。易可震荡王郎袁术虽自诈伪皆基浅根微祸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闻见者矣。王司徒清虚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参亦崇此道著画一之称也。庾公居元舅之尊处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权■於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繇自发故也。故远陈写言不宣尽■使者遭风没海其後■更写前笈并赉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国有家鲜不极盛而衰自大晋龙兴克平■昏会神武之略迈踪前史惠皇之末后党构难祸结京畿■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虚倾覆诸夏旧都沦灭山陵毁掘人神悲悼幽明发愤昔獫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躐华裔盗称尊号者也。天祚有晋挺授英杰车骑将军慕容■自弱冠莅国忠於王室明允恭肃志在立勋属海内分离皇輿迁幸元皇中兴初倡大业肃祖继统荡平江外■虽限以山海隔以羯

寇翹首引领系心京师尝假寤寐欲忧国忘身贡篚相寻连舟载路戎不税驾动成义举今羯寇滔天怙其鬼类树基赵魏跨略燕齐虽率义众诛讨大逆然管仲相齐犹曰：宠不足以御下况辅翼王室有定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崇奖殊勋也。方今诏命隔绝王路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廷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赋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得祇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而固执谦光守节弥高每诏所加让动积年非将佐等所能敦逼今区区所陈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实为国计侃报抽等书其略曰：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篚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讨段国北征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否迟速当任天台也。朝议未定八年卒乃止。

慕容嗣父位晋成帝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故事遣长史刘斌郎中令杨景送徐孟等归於京师成帝。又遣使进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邑万户持节都督单于公如故虽称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长史刘祥献于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晋庾冰以其绝远非所能制遂与何充等奏听称燕王，於是成帝使兼大鸿胪郭希持节拜慕容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其馀官皆如故封诸功臣百馀人。

慕容隽僭即燕王位穆帝使谒者陈沈拜隽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故事。

前秦苻健嗣父洪位去秦王之号称晋爵遣使告丧於京师。且听王命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健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尽众西行兵至长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献于京师并修好於桓温。

後秦姚兴僭即帝位宋高祖诛桓玄遣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萃起微夹辅晋室吾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於晋後兴遣晋将军刘嵩等二百三十七人归於建业时魏遣使聘於兴。且请婚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

後蜀李雄僭即帝位凉州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於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於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凌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积有年月矣。会获来况情在室有何己已如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於斯莫大骏重其言使聘相继雄以中原弘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张骏先遣傅假道於蜀通表京师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於雄以假道雄大悦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王乎！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琊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耶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琊。若能中兴大晋於中夏亦当率众辅之淳还通表京师天子嘉之。

北凉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祸四海分离灵耀拥於南裔苍生没於鬼虜陛下累圣重光道迈周汉纯风所被八表宅心臣虽被边徼才非时隽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执义不回首倾朝阳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臣始具朝廷休问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替大晋笃生英辅臣闻少康之兴大夏光武之复汉业皆奋剑而起众无一旅犹能成配天之功著车攻之咏陛下据全楚之地拥荆杨之锐而可垂拱晏然弃二京以资戎虜。若六军北轡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宋高祖即位蒙逊为凉州牧河西王遣使奉表求《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

沮渠茂处蒙逊第三子众议推之为主宋太祖时上表奉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王典七卷魏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岐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处。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

闽王延钧审知子也。审知唐末为威武军节度福建观察使累迁检校太保封琅琊郡王梁朝开国累加中书令封闽王是时杨氏据江淮故闽中与中国隔越审知每岁遣使朝贡。海至登莱抵岸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後唐庄宗即位遣使奉贡制加功臣进爵邑审知卒延钧袭父位未几自称帝国号大闽改元龙启然犹称藩於朝廷。

王昶嗣伪位朝廷因授昶福建节度使晋天福三年遣使贡奉至阙止称闽王其子继恭称节度使晋祖乃下制封昶为闽国王。

吴杨溥袭其兄渥僭号後唐同光元年庄宗平梁迁都洛阳十一月溥遣司农卿卢□入贡金器二百两银器三千两罗锦一千二百疋龙脑香五斤龙凤丝鞋一百事细茶白檀丁香药物等。又遣使章景来朝称大吴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其辞旨卑逊有同笺表二年八月甲申复遣司农卿卢□献方物上皇太后金花银器衣段等二年三月壬子。又遣使来朝四月丙寅。又遣使贡方物丁丑献鸦山茶含膏茶己丑上皇太后贺书为帝巡幸还宫八月遣使雷岷献新茶九月壬寅以皇太妃丧献慰礼银绢二千九月癸丑淮南使张彦铸对於中兴殿赐分物十月以皇太后丧遣使张彖奉慰致礼三年闰十二月甲辰遣使贡长至贺礼乙夕□遣使雷岷献贺正礼物金银二千两罗锦千疋四年二月辛亥遣右骁卫将军苏处献金花银器锦绮绫罗千段丁酉淮南使进奉缣银服饰贺平蜀四月庚子明宗初即位遣使杨殷进新茶天成二年四月差右威卫将军雷岷进银千两绫罗锦绮千疋。重午之礼赐雷岷酒食於客省赐绢五十疋钞罗孟子各一只五月进新茶九月差人献应圣节金器百两金花银器千两杂色绫锦千疋三年二月庚辰差通事舍人刘傅忠进贺收复汴州礼物明宗以荆南旅拒通连淮夷不纳其使命放还之。

前蜀王衍袭其父建伪号後唐庄宗平梁遣使告捷於蜀蜀人恼惧致礼复命称大蜀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

刘陟僭号於广州及闻庄宗平梁遣伪宫苑使何词来聘称大汉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

李景袭其父□伪号周显德三年世宗亲征淮南二月壬午景遣其臣锺谟李德明等奉表来上表云：臣闻舍短从长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实徵自古之来即有为臣之礼既逢昭代幸履良途伏惟皇帝陛下体上圣之姿膺下武之运协一千而命世继八百以下年化被区中恩加海外虎步则时钦英主龙飞则图应真人臣僻在一方谬承馀业比。旬军民之欲乃居后辟之崇虽仰慕华风而莫通上国伏自初劳将帅远涉封疆叙寸诚则去使甚艰於间路则单函两献载惟素愿方俟睿慈遽申大驾天临六师雷动猥以遐陋之俗亲为跋履之行循省伏深兢畏无所岂因薄质有累蒸人伏惟皇帝陛下义在宁民心惟庇物臣觉，或不思信顺何以上协宽仁今则仰望高明俯存亿兆处将下国永附天朝已命边城各令固守见於诸路皆俾戢军仰期宸旨才颁当发专人布告伏冀诏虎贲而归国於雉堞以回兵万乘千官免驰驱於原隰地征土贡常奔走於岁时质在神明誓於天地庶使闾境荷咸宁之德大君有光被之功凡在。临孰不归慕谨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臣锺谟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臣李德明奉表以闻仍进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锦绮绫罗二千疋及御衣犀带茶茗药物等。又进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石丙午景遣其臣孙晟王崇质等奉表来上表云：伏自上将远临六师寻至始贡书於间道旋奉表於行宫处仰天光实祈睿旨伏闻朝阳委。燭火收光春雷发音蛰户知令惟变通之有在则去就以斯存所以徘徊下风瞻望时雨载倾捧日辄叙攀鳞伏惟皇帝陛下受命上玄门阶中立仗武功而戡乱略敷文德以化远人故得九鼎庆基复昌於宝座十年嘉运允正於。衡实帝道之昭融知真人之有立臣幸因顺动敢慕文明特遣翰林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臣锺谟尚书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臣李德明同奉表章。且申献赞请从臣事仍备岁输冀闾境之咸宁识人君之广覆不遥日下恭达御前既推向化之诚更露繇衷之愿臣伏念天。之後率土分摧或跨据江山或革迁朝代皆为司牧各拯黎元臣繇是以嗣先基获安江表诚以瞻乌未定附凤何从今则青。之候明悬白水之符斯应仰祈声教俯被遐方，岂可远动和銮上劳薄伐有拒怀来之德非诚信顺之心臣自遣锺谟李德明入覲天朝具陈恳坎便於水陆皆戢兵师方冀宽仁下安亿兆旋进历阳之旌旆。又屯隋苑之车徒缘臣既写倾依悉曾止约令罢警严之备不为悍御之谋其或皇帝陛下未息雷霆靡矜葵藿人当积惧众必贪生。若接前锋偶成小竞在其非敌固亦可知但以无所为图出於不获必於军庶重见伤残岂惟。卖大君亭育之慈抑乃增下臣咎。之责进退惟谷夙夜靡遑臣复思东则会稽南惟湘楚尽承正朔俾主封疆自皇帝陛下允属天飞方知海纳虽无外之化徒仰祝於皇风而事大之仪阙卑通於疆吏惟凭玄造猥念後期方今八表未同一戎兹始僭或首於下国许作外臣则柔远之风其谁不服无战

之胜自古独高臣幸与黎人共依圣政蚩蚩之俗期息於江淮荡荡之风广流於华裔永将菲薄长奉钦明白日誓心皇天可质处输肺腑上祈冕旒 俟圣言以听朝命今遣守司空臣孙晟守礼部尚书臣王崇质部署宣给军士物上进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疋三月己未景以王崇质等归国复遣使奉表来上表云：臣叨居旧邦获嗣先业圣人有作曾无先见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时之责六龙电迈万骑 屯举国震惊群臣惴悚遂驰下使径诣行宫乞停薄伐之师请预外臣之籍天听悬邈圣问未回通宵九惊一食三叹繇是继飞密表再遣行人叙江河羨海之心指葵藿向阳之意皇帝陛下自天生德命世应期含容每法於方輿亭育不遗於下国先令副介密导宸慈纶旨优隆乾文炳焕仰认怀来之道喜则可知深惟事大之言服之无儿五年三月丙午景遣其臣伪宰相冯延巳伪给事中田霖奉表进银一十万两绢一十万疋钱一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三十万石表云：臣闻盟津初会仗黄钺以临戎铜马既归推赤心而服众一则显周君之雄武一则表汉后之仁慈用能定大业於一戎绍洪基於四百兼资具美允属圣君伏惟皇帝陛下量包终古德合上玄子育黎民风行号令以其执迷未复则薄赐徂征以其向化知归则俯垂信纳仰荷含容之施弥坚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东南下国亲劳翠盖久驻王师以是忧惭不遑启处今既六师返旆万乘还京合申解甲之仪粗表充庭之实但以自经保境今已累年供给既繁困虚颇甚曾无厚币可达深诚然。又思内附已来圣慈益厚虽在照临之下有如骨肉之恩纵悉力以贡输终厚颜於微鲜今有少物色以备宣给军士谨遣左仆射平章事臣冯延巳给事中臣田霖部署上进延巳因称李景命进纳汉阳汝川二县是二县在大江之北元隶鄂州景以既画疆为界故归於我辛亥景遣其臣伪临汝郡公徐辽伪客省使尚全恭奉表来上买宴钱二百万表云：臣闻圣人制礼重尊奖之心王者会朝宗燕享之事是以此日辄荐微诚窃以臣幸能迷方认怀来决心既乡於皇风注目每瞻於清跸伏自陪臣入奉帝诰荐临顿安下国之生灵俱荷大君之化育虽复寻令宰辅专拜冕旒少倾贡奉之仪仰答含容之德然臣静思内附欣奉至尊既推示其赤心。又迴隆於乃 卷岂将常礼可表深衷是以别命使臣更伸诚恳俾展犒师之礼仍陈买宴之仪躬诣行朝聊资高会庶尽倾於臣节如得面於天颜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子民溥恩广施四海真人之应万方知王泽之深固以包括古今丝纶典则盛矣。美矣。无得而称凡仰照临孰不 悦今遣客省使臣尚全恭专诣行阙进献犒军买宴物色。又表云：臣幸将下国仰奉圣朝特沐睿慈俯垂开纳已陈 礼请展御筵因思尽竭於深衷是敢别陈於至恳伏以柏梁高会宸极居尊朝臣咸侍於冕旒天乐盛张於金石莫不竞输庭实齐献寿杯而臣僻处遐陬迥承乃 卷虽心存於魏阙奈日远於长安无繇亲咫尺之颜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戚属躬拜殿庭庶代外臣获参执事纳忠则厚致礼甚微诚惭野老之芹愿献华封之祝谨差临汝郡公臣徐辽部署宴上进献物色诣阙时景。又选伶官五十人各赍乐器与辽偕至。且言来献寿觞四月癸丑帝以江南遣使买宴是日乃宣召从官及江南进奉使冯延巳已下宴於行宫奏江南乐江南伪命临汝郡公徐辽代李景捧寿觞以献仍进上金酒器一副御衣一袭戏衣鱼犀带一条金器五百两银器五千两银龙一座银凤二只锦绮千段细马二匹金银鞍辔各一副玉鞭玳瑁鞭各一五月己亥侍御使李重进自淮南差人上言李景令人赍牛酒来犒师五月戊子景遣伪供奉官傅滌奉表起居仍进细茶五百斤清酒百瓶八月甲申遣其臣陆昭符始置邸於京师辛丑太府卿冯延巳鲁卫尉少卿锺谔自江南使回奉李景手表来上手表者盖景亲书以表其处恳也。表云：臣谬承先业僻在一隅不识天命得罪上国困而後伏何足可多许以不亡臣之幸也。岂意皇帝陛下辱异常之顾垂不世之私外虽君臣内。若骨肉殊恩异礼无得而言退日揣循何阶及此。且古人有一饭之恩必报臣窃慕之故自结 已来未尝敢轻受人惠虽往事君父亦尝以退让自居不图今辰顿受殊遇此臣所以朝夕惭恨恐上报之无从也。然天地之功厚矣。父母之恩深矣。而子不谢恩於父人。且何报於天以此思之，则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况臣尝嗟世网别贮素怀方以子孙 於陛下区区之意可胜言哉！兼臣比乞锺谔过江盖有情事上告锺谔。又已奉圣旨许其放回伏乞才到京师即令单骑归国庶於所奏早奉敕裁瞻望冕旒不胜恳禱。又表云：臣闻天秩有礼位已定於高卑王者无私事必循於轨辙儆臣下稍逾名分则朝廷实紊等夷情所难安理须上诉窃以臣比承旧制有味先几劳万乘之时巡方倾改事庆千年之嘉会固已知归伏惟皇帝陛下禀上圣之姿有高世之行囊括四海泽润先民明目达聪道均有戴东征西怨化被无垠已观混一之期即仰登封之盛而臣爰从款附屡奉德音陛下煦妪情深优容义切全却藩方之礼惟颁咫尺之书粤在事初便知恩遇向者未遑坚让今兹敢沥至诚。且臣顷以德薄道乖时危事感献诚以奉陛下请命以庇国人获保先基赐之南服莫大之惠旷古未闻微臣退思所享已极岂於殊礼可以久当伏乞皇帝陛下深鉴卑衷终全旧制凡回诰命乞降诏书庶无屈於至尊。且稍安於远服乃心

恳禱无所寄言。又贡谢赐钦天历及岁候历日表各一函。又表乞赐史馆书目九月遣其臣吏部尚书商崇义进贺天清节御衣金带及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锦绮绫罗共千疋辛未。又遣其臣礼部尚书朱玘来进银一万两绫绢共二万疋称谢恩赐国信壬子天清节广寿殿上寿崇义捧景表於殿前进旃檀佛象一躯细衣段千疋乳香三百斤崇义。又代李景捧寿觞以献甲戌景之世子冀进谢恩赐国信银器五千两锦绮绫绢五千疋十月乙巳遣其臣伪屯田郎中龚慎仪进贺冬银器二千两锦绮绫绢共五百疋十二月癸夕遣其臣伪工部郎中杨元鼎进贺正银三千两锦绮绫绢一千疋辛巳江南进奉使朱玘商崇义等辞各赐器币鞍马甚厚五年闰七月景所署泉州节度使留从效遣部将蔡仲■繇间道奉绢表起居从效本闽中王氏之偏将也。王氏失国从效据漳泉二州附庸於金陵金陵伪署为清源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封晋江王已十馀年矣。至是闻帝平定江淮欲归附於我故先遣使奉表来上帝优诏以答之六年五月壬子从效遣别驾黄禹锡奉表来上表云：臣闻日月贞明万方咸照帝王英睿无所不通窃以闽岭五州古来一镇僻陋虽居於遐服梯航奉於上京寻因王氏末年建城失守干戈扰攘民庶苍黄臣此际收聚馀兵保全两郡北连瓯越南接番禺况属贡路未通所以亲邻是附今则伏遇皇帝陛下道侔诸圣运应千年布文德於中原绍武王之丕业忆昨上遵天意聊议南征矧以金陵已归王化莫不华夷宾服文轨混同然臣尝览此书略知往昔窃见孙权鼎分列国地有三吴及於季年臣於大晋诸道各仍於旧贯随方率贡於中朝惟彼前规无殊此日臣生居海峤实慕华风辄倾葵藿之心恭向照临之德仍进獬豸通犀带一条白龙脑香十斤。

卷二百三十三

僭伪部·好土功 悔过 矜大 失策好土功。

一马化龙刘石猾夏土功竞起版筑相■夸虽金碧以辉煌■涂膏而润血务极奢僭弗率典常通昼夜以责功杂宝玉以加饰鼓钟未息荆棘旋生凶恣之踪盖可■鬼也。

前凉张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馀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曾妖妄请杀之茂曰：吾信劳人曾称先君之令何谓妖乎！张骏西域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骏立宾遐观以处之。

前赵刘曜命起酆明观立西宫建凌霄楼於■高池於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高豫和苞上疏曰：臣闻人主之兴作也。必仰准乾象俯顺人时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後宗庙流漂无所而犹上候营室以构楚宫彼其急也。犹尚。若兹故能兴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庆今奉诏书将营酆明观市道刳堯咸以非之曰：一观之费足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楼而起凌霄以此功费亦可以吞吴蜀翦齐魏矣。曜大悦。

後赵石勒将营邺宫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大怒曰：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书令徐光进曰：陛下天资聪睿超迈唐虞而更不欲闻忠臣之言岂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耳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气也。时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馀万根集於堂阳勒大悦谓公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将规矩。

石季龙於襄国起大武殿於邺造东西宫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卒之下穹伏室置卫士五百人於其中东西七十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又起灵风台九殿於显阳殿後选土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绮■玩珍奇者万馀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史太史於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又观雀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之倍於常度。又盛兴宫室於邺起台观四十馀所营长安雒阳二宫作者四十馀万人。又发雍雒秦并州十六万人及安未央宫时沙门吴进言於季龙曰：国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人以厌其气季龙，於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於邺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锤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敝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成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又凿城北引水於华林园城坏压死者百馀人。

南燕慕容熙大筑龙腾苑广袤十馀里役徒二万人起景■山於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死者大半。又起承华殿负土北门土与■同价後凉李■於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又起嘉纳堂於後园。

僭伪部·悔过

书重改过勿吝语称过而能改不远之复圣哲攸许乃有据有方隅窃居位号■柄在手惨舒所系故穷极武力放肆志诏令一出国命是司则有忠臣奋发嘉谏启沃虽雄鸷之势必需然回虑盈於感叹革其非心至乎！锡币加号以旌厥功兹所以用区区之国能守其社稷者矣。

前凉张茂为凉州牧岁馀筑灵钧台周轮八十馀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曾妖妄请杀之茂曰：吾信劳人曾称先君之令何谓妖乎！大府主簿马鲂谏曰：今世难未夷惟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且比年已来转觉众务日奢於往每所经营轻违雅度实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过也。命止作役。

张骏性卓越不羁而淫纵过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国中化之及嗣位为凉州牧欲严刑峻制参军黄斌进谏骏，於是厉操改节勤■庶政■御文武咸得其用前赵刘聪为皇后刘氏起于仪殿於後庭廷尉陈元达谏聪大怒将出斩之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及至即以锁绕树左右曳之不能动聪怒甚刘氏时在後堂闻之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逍遥园为纳贤园李中堂为愧贤堂。

後赵石勒时从事中郎将刘奥坐营建德殿并木斜缩斩於殿勒悔之赠太常勒将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谏曰：刘马刺客离布如林变起仓卒帝王亦一夫之敌耳孙策之祸可不虑乎！且枯木朽株尽能为害驰骋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书事不须白此辈也。是日逐兽马触木而死勒亦几殆乃由不用忠臣言吾之过也。乃赐琅朝服锦绢爵关内侯，於是朝臣谒见忠言竞进矣。勒命参军龟赞成正阳门俄而门坏勒大怒斩赞既怒刑仓卒寻亦悔之赐以棺服赠大鸿胪。

冉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於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裔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谏及其子孙後闵悔之赠谏大司徒前燕慕容■以牧牛给贫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切谏曰：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平分百姓安之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又谏曰：王宪刘明忠臣也。愿宥忤鳞之愆收其药石之效■乃令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

前秦苻坚锐意荆杨将谋入寇其左仆射权翼征南大将军苻融沙门道安与其太子宏少子诜等谏皆不纳坚为晋师所败。又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淮北饥甚人有进壶餐豚脾者坚食之大悦曰：昔公孙豆粥何以加也。命赐帛十疋绵十斤辞曰：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今蒙尘之难岂自天乎！且妄施不为惠妄受不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养而求报哉！弗顾而退坚大惭顾其夫人张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潜然流涕而去自淮南次於长安东之行宫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庙厉兵课农存恤孤老诸士卒不返者皆复其家终世赠融大司马谥曰：哀公及姚萇主盟遣尹纬说坚求禅代之事坚问纬曰：卿於朕何官纬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

後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远将军以部众三万配之弟邕固谏以为不可後勃勃僭称天王侵略岭北诸城门不昼启兴叹曰：吾不用黄儿之言以至於此黄儿姚邕小字也。

南凉秃■利鹿孤时乞伏乾归为姚兴所败率骑数百来奔处之晋兴待以上宾之礼镇北将军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归本我之属国妄自尊立理穷归命非有款诚。若奔东秦必引师西侵非我利也。宜从於乙弗之间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义以收天下之心乾归投诚而徙之四海将谓我不可以诚信■也。俄而乾归果奔於姚兴利鹿孤谓延曰：不用卿言乾归果叛卿为吾行也。延追乾归至河不及而还秃

■ ■ 辱檀利鹿孤弟也。既袭伪位将率众攻北凉沮渠蒙逊太史令景保谏以天文不顺难以伐人 ■ 辱檀不听果大败景保为蒙逊所擒让之曰：卿明於天文为彼国所任违天犯顺智安存乎！保曰：臣匪为无智但言而不从蒙逊乃免之至姑臧 ■ 辱檀谢之曰：卿孤之蓍龟也。而不能从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

僭伪部·矜大

君臣之序邦家之大伦也。逆顺之理存亡之要道也。夫以王政不纲奸臣擅命挟桀黠之小智幸倾圮之大灾谓神器可以力移以天命在乎！已有去顺效逆以臣代君借使慎而思危民犹弗与矧乃 ■ □ 然自满亡於何逃以神禹之茂功而纳侮於矜伐以宣尼之上圣而见戒於骄奢况兹 ■ 鬼德自蹈祸机有一於斯不败奚待。

前凉张骏为凉州牧得玉玺於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土马强盛虽称臣於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於王者而微异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东界六郡置河州王府官僚莫不称臣。又於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极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於四时而居。

後赵石勒僭即帝位因飡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中书令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於高皇雄毅卓犖超绝魏祖自三代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於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前秦苻坚僭即天王位引群臣会议伐晋太子左卫率石越进言不可坚曰：昔夫差威凌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於江足断其流。

後秦姚兴僭即天王位时颖川太守姚平都自许昌来朝言於兴曰：刘裕敢怀奸计屯聚芍陂有扰边之志宜遣烧之以散其众谋兴曰：裕之轻弱安敢窥吾疆场苟有奸心其在子孙乎！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趋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

後蜀李寿僭即帝位其将李宏自晋奔於石季龙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季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中书监王波议曰：本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汉当鸠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则不烦一旅之师而坐定梁益就有进退，岂有逃命一夫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谓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 ■ 苦矢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备物以酬之宏既至蜀汉寿欲夸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 ■ 苦矢季龙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

北凉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下《书》曰：古先哲以应期拨乱者莫不经略八表然後光阐淳风孤虽智非靖难职在济时而狡虏 ■ 辱檀鸱峙旧京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边城之祸害深猓犹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身疲甲冑体倦风尘虽倾其巢穴 ■ 辱檀尚未授首 ■ 辱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义据彼重藩请为臣妾自西平已南连城继顺惟 ■ 辱檀穷兽守死乐都四支既落命岂久全五纬之会已应清一之期无馀方散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远近咸使闻知。

夏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时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得来奔勃勃谓买得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买得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况陛下奕叶载德而不建成大业乎！

蜀王建陈州项城人唐末隶名於忠武军秦宗权据秦州悬重赏以募之建始自行间得补军候广明中黄巢陷长安僖宗幸蜀时梁祖为巢将领众攻襄都宗权遣小校鹿晏弘从监军杨复光率师攻之建亦预行是岁复光入援京师明年破贼收京城初复光以忠武军八千人立为八都晏弘与建各一都校也。复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诸郡县得兵数万进逼兴元节度使牛丛奔城而去晏弘因自为留後以建

等为属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节钺恐部下谋已多行忍虐由是部众离心建与别将韩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伪待之厚引入卧内二建惧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谋所向谓韩建曰：仆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祸难无日矣。早宜择利而行韩曰：善因率三千人夜遁而去。

闽王昶天福四年十月庚戌昶威武军节度使王继恭使僚佐郑兀弼来朝贡其方物致书於执政曰：闽国一从兴建久历年华见北辰之星位频移致东海之风帆多阻愿言遐想文不逮诚馥遣邸吏林恩列状申述壬子诏曰：朕仰承天命肇启帝图黄屋非尊苍生在念吁食宵衣而 庶政推恩示信以御万方要荒未绥责躬勤止诞慕文德不夙心乃 卷瓿闽素惟藩翰王昶昨 倾向来效贡输朕亦释以前非待之厚礼越群方之常例崇列国之真风爰及继恭并 方伯不谓恃其险阻肆彼僭差矫诬上天狎侮君子左散骑常侍卢损等泛舟海阳持节遐陬王昶自大自尊不迎不见寝停诏命胁迫使臣遣郑兀弼再诣阙庭使林恩别陈状诉隳君臣之事体希书札以往来悖礼慢言长无畏忌朕顾惟寡昧贺景灵所患德之不修岂虑人之未服然以失道 替义引恶紊常神祇之心愤怒俱至是用惩其跋扈，何须振以威刑郑元弼等处此乱邦罹兹虐政谅非获已良可哀矜宜令所司切加安抚所贡文字及诸贡物不在通进并诸州纲运等勒林恩郑元弼管押速归兵部员外郎李知损等奏曰：王昶僭逾名器 ；卖朝廷虽天罚之未行在国章而当正所颁诏命过示宽恩。且匹夫犯法之赃尚犹徵纳而遐裔不臣之物，岂可放还伏请禁辍来人籍没纲运帝可其奏林恩等即时下狱。

前蜀王衍袭父建伪位後唐庄宗同光二年七月遣户部侍郎欧阳彬朝贡称大蜀皇帝上书大唐皇帝书词旨骄怠三年八月戊辰客省使李严使蜀回初帝令严市蜀中珍玩蜀法严峻不许奇货东出其许市者谓之入草物严不获珍货归而奏之帝大怒曰：物归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耶繇是伐蜀之意锐矣。

後蜀孟知祥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凤翔进知祥来书称蜀皇帝献书於大唐皇帝。且言见迫群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即帝位帝不答。

汉刘陟僭称於广州改名袭。又改名袭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类也。

僭伪部·失策

昔西晋之末群胡乱华分裂土宇窃僭名号然而习 广悍之性当百六之会恃彼强暴大为虐害愆太史之切谏遽 于刑感术士之狂言以至於败弃人贵畜失河湟之奥壤背信杀降致巴氏之尽叛遂使士女涂於原野耕桑鞠为榛莽国祚短促覆於旋踵良有由哉！

前赵刘曜僭立其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 读为俨古文无此字盖妄撰也。彭曜乃诛车囚库彭等五千余人於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固谏曜不从子远叩头流血曜大怒幽子远而尽杀库彭尸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尽叛推巴氏归善王句渠为主四氏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馀万关中大乱。

後赵石勒僭位既得三台乃以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季龙篡夺之萌兆於此矣。石季龙僭立将伐燕天竺佛图澄进曰：燕福德之国未可加兵季龙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谁能御之区区小竖何所逃也。太史令赵揽固谏曰：燕地岁星所守行师无功必受其祸季龙怒鞭之黜为肥如长进师攻棘城旬馀不克燕王慕容 遣子恪率胡骑二千晨出挑战诸门皆。若有师出者四面如 季龙大惊弃甲而遁。

冉闵僭立其将胡睦孙威为石琨所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琨等军。且至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等曰：穷寇狂迷希望外援今强救 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请慎无出臣请率诸将为陛下灭之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决矣。敢谏者斩，於是众尽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石祗冲其後闵师大败闵潜於襄国行宫与十馀骑奔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裔及左仆射刘琦等送於祗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 中书监卢谡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及诸将士死者十馀万人，於是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 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氏 胡蛮数百馀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三二诸夏

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

前秦苻坚既为晋师所败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子宝欲杀坚垂不从乃以兵属坚收离散比至雒阳众十馀万百官威仪军容粗备未及关而垂有贰志说坚请巡抚燕岱并求拜慕坚许之权翼固谏以为不可坚不从寻惧垂为变悔之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鄜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镇军蚝当戍雒阳後卫军从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长乐公苻丕遣垂及苻飞龙讨之垂南结丁零杀飞龙尽坑其众遂叛。

後秦姚兴僭立使中军姚弼後军敛成镇远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秃廝廝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赫连勃勃吏部尚书尹昭谏曰：「辱檀恃远轻敢违逆宜诏蒙逊及李玄盛使自相攻击待其毙也。然後取之此卞庄之举也。兴不从勃勃退保河曲弼济自金城进拔昌松长驱至姑臧」辱檀婴城固守出奇兵击弼弼退据西苑兴。又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为诸节度至高平闻弼败绩兼道赴之抚慰河外率众而还「辱檀遣使人徐宿诣兴请罪齐难为勃勃所擒後秃廝廝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於已乃署」辱檀为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馀人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尚兴弗许引威见之威流涕谓兴曰：臣州奉国五年王威不接衔胆栖冰孤城独守者仰恃陛下威灵俯仗良牧惠化忽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若「辱檀才望应代臣岂敢言窃闻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如所傳实者是为弃人贵畜苟以马供军国直烦尚书一符三千馀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彼方华土委此奸胡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开建河西隔绝诸戎断匈奴右臂所以终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门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猥狃忠诚华族弃之虐虏非但臣州里涂炭惧方为圣朝吁食之忧兴乃遣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又遣使喻「辱檀会」辱檀已至姑臧普以状先告之「辱檀惧胁遣王尚遂入姑臧。

後凉吕纂既僭位将伐秃廝廝利鹿孤中书令杨「谏曰：夫起师动众必参之天人苟非其时圣贤所不为秃廝廝利鹿孤上下用命国未有「不可以伐宜缮甲养锐观课农殖待可乘之机然後一举荡灭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为患将来愿抑赫斯之怒思万全之「纂不从度浩「河为鹿孤弟「辱檀所败。

後蜀李雄僭位初杨难敌之奔葭萌也。安北李稚厚抚之纵其兄弟还武都难敌遂恃险多为不法稚请讨之雄遣中领军「含及将军乐次费他李乾等繇白水桥攻下辨征东李寿督「含弟「午攻阴平难敌遣军拒之寿不得进而「含稚长驱至武街难敌遣兵断其归道四面攻之获「含稚死者数千人「含稚雄兄荡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数日言则流涕深自咎责焉。

卷二百三十四

僭伪部·兵败

兵法云：贤智不用上下不亲赏罚不当劳逸无别规候不审奇正不分此败之道也。若乃乘乱投隙僭窃名器日恃於武力争胜於危事，於是徇佳兵之志犯黷武之戒封执独见斥去忠言以至昏醉而御戎诛杀以徇众繇此丧众至於失邦者盖本无德义轻肆倔强自速其咎非不幸也。易所谓投戈散地六亲不能相保者良谓此哉！

前凉张骏自称凉州牧遣武威太守奚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将军韩璞攻讨秦州诸郡时刘曜遣其将刘裔来拒屯於狄道城韩璞进度沃干岭辛岩曰：我握众数万藉氏「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曰：自夏末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轻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而毙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裔亦不能久也。积七十馀日军粮竭遣辛岩督运於金城商闻之大悦谓其诸士曰：韩璞之众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为之用吾粮廩将悬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也。若败辛岩璞等自溃彼众我寡宜以死战战而不捷当无匹马得还宜厉尔戈矛竭汝智力众咸奋，於是率骑三万袭岩於沃干岭败之璞军遂溃死者二万人面缚归罪骏曰：孤之罪也。将军何辱皆赦之。

张祚自称凉州牧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骠「干戎於南山大败而还祚宗人张「时镇抱罕祚恶其「遣其将易揣张「含率步骑万三千以袭之时张掖人王鸾颇知神道言於祚曰：军出不复还凉国将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鸾妖言阻众斩之以徇三军及发鸾临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军必败後果为「所败。

张天锡为凉州牧时羌廉岐自称益州刺史率略得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天锡自往讨之俨大败入城固守遣子纯求救於苻坚，坚使其将王猛救之天锡败绩死者十二三晋太元元年苻坚遣其将苟萇毛当梁熙姚萇来寇天锡率万人顿金昌城龙骧将军马达率万人逆萇等因请降兵人散走征东常据中录事席苻皆战死司兵赵充哲与萇苦战。又死中卫将军史景亦没於阵天锡大惧出城自战城内。又反天锡窘逼降於萇等。

前赵刘聪僭即帝位以刘曜为雍州牧据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氏□皆送质任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麴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将军率众五万攻曜於长安扶风太守梁综及麴时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拒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於黄丘曜众大败聪。又使刘粲刘曜攻刘琨於晋阳晋阳降粲琨与左右数十骑携其妻子奔於赵郡之亭头遂如常山告败於猗卢。且乞师猗卢遣子日利孙宾六须及将军卫雄姬澹等率众数万攻晋阳琨收散卒千馀为之乡导猗卢率众六万至於狼猛曜及宾六须战於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乃入晋阳夜与刘粲等掠百姓逾蒙山遁归猗卢率骑追之战於蓝谷粲败绩斩其征虏邢延获其镇北刘丰猗卢戍之而还。

刘曜僭即帝位遣其将刘岳攻石勒将石生於金墉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岳陈兵以待之战於雒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龙遂堑栅列围逼绝内外曜亲率军援岳季龙率骑三万来拒曜次於金谷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浞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馀人并氏羌三千馀人送於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曜自至浞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其後曜攻石生於金墉闻季龙进据石门续知石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襄阳戍杜黄马关俄而雒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耶其众大小复何如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於洛西南北十馀里曜少而□□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尝乘赤马无故□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豆斗>馀至於西阳门□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坠於水上被枪十馀通中者三为堪所执送於勒所。

後赵石勒初僭称赵王遣将孔萇攻陷文鸯十馀营萇不设备鸯夜击之大败而归其後刘曜败石季龙子高候遂围雒阳勒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襄国大震乃僭即帝位秦州休屠王羌叛於勒刺史临深遣司马管光帅州军讨之为□所败陇右大扰氏羌悉叛。

石季龙僭称天王以西平张伏都为都督征讨诸军事帅步骑三万击凉州既渡河与张骏将谢艾大战於河西伏都败绩及僭即帝位凉州戍卒高力梁犊等起兵东还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办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辎车安西刘宁自安定击之大败而还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史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馀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皆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其乐平王石苞时镇长安尽锐拒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如雒川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度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於新安农师不利。又战於雒阳农师大败乃退壁成皋。

冉闵僭即帝位攻石祗於襄国祗遣使诣慕容俊姚弋仲以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三万八千至自□高头俊遣将军悦綰率甲卒三万自龙城三方劲卒合十馀万闵遣车骑胡睦拒襄於长芦将军孙威候琨於黄丘皆为敌所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琨等军。且至闵尽众出战姚襄悦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冲其後闵师大败闵潜於襄国行宫与十馀骑奔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裔及左仆射刘琦等送於祗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中书监卢谡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及诸将士死者十馀万人。

前燕慕容□僭即帝位晋南阳督护赵弘以宛降於□□遣其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比至晋右将军桓豁攻宛拔之赵盘退奔鲁阳豁遣轻骑追盘及於雒城大战大败之执盘戍宛而归其後晋大司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众五万伐□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应之温部将檀玄攻胡睦执□宁东慕容忠□遣其将慕容厉与温战於黄墟厉师大败单马奔还高平太守徐翻以郡归顺温前锋朱序。又破□将傅颜於林渚苻坚。又使其将王猛杨安率众伐□猛攻壶关攻晋阳□使慕容评率中外精卒四十馀万拒之与猛战於潞州评师大败死者五万馀人评等单骑遁还猛遂长驱至邺坚复率众十万会猛攻□散骑侍郎徐蔚等

率扶馀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与评等数十骑奔於昌黎，坚遣郭庆追及，於高阳缚送於坚。

前秦苻坚僭称天王时，苻双据上，苻柳据蒲坂，叛於坚。苻庾据陕城，苻武据安定，并应之。将共伐长安，坚遣後禁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等讨双、武，为其所败。末年遣征南苻融、骠骑张蚝、抚军苻方、卫军梁成、平南慕容，冠军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坚发长安戍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前後千里，旗鼓相望。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辅国谢琰等水陆七万，相继拒融，去雒涧二十五里，惮梁成不敢进。龙骧将军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城，垒克之，斩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时张蚝败谢石於淝南，谢玄、谢琰勒卒数万阵以待之，蚝乃退列阵，逼淝水，王师不得渡，遣使谓融曰：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轡而观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军却阵，欲因其济水覆而取之，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王师乘胜追击，至於青冈，死者相枕，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於淮北，饥甚，人有进壶餐豚髀者，坚食之，悦曰：昔公孙豆粥，何以加也。命赐帛十疋，绵十斤，辞曰：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耳所闻也，今蒙尘之难，岂在天乎！且妄施不为惠，妄受不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养而求报哉！弗顾而退，坚大惭，顾谓其夫人张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耶？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淋然流涕而去。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坚还长安，後为慕容冲所逼，冲率众登城，坚身贯甲胄，率战拒之，飞矢满身，流血被体，三辅人为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坚，请放火以为内应，坚遣骑七百应之，而冲营放火者为风焰所烧，其能免者十一二。城中有《书》曰：古符、傅、贾、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先、是、人、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脱如此言，天或导余，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天其或者正训予也，於是遣卫将军定、杨、击、冲於城西，为冲所擒，坚弥惧，付宏以後事，将中山公说、张夫人率骑数百出，如五将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宏等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百、僚、逃、散、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坚至五将山，为姚萇将吴忠所执，苻丕僭即帝位於晋阳，及进据平阳，遣将王永及苻纂攻慕容永於襄陵，王永大败，及前锋都督俱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壮士三千馀，丕猜而忌之，及永之败，惧为纂所杀，率骑数千南奔，东垣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陝要击败之，斩丕首，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於京师。

苻登僭即帝位，遣骑大将军奚冲攻姚萇，与萇战於□东，为萇所败，登征虜冯翊太守兰犊率众二万自颖阳入於和宁，与苻纂首尾，将图长安，纂弟师奴杀纂自立为秦公，兰犊绝之，皆为萇所败，其後登以尚书苻硕原为前禁将军，灭羌校尉戍平凉，登进据苟头原，以逼安定，萇率骑三万夜袭大界营，陷之，杀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馀口而去，登收合馀兵，退据胡空堡，其後进攻新平，萇率众救之，登引退，复攻安定，为萇所败，据路承堡，及姚萇死，登闻之，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尽众，而东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关中兴，追登不及，数十里，登从六陌趣废桥，兴将尹纬据桥以待之，登争水不得，众渴死者十二三，与纬大战，为纬所败，其夜众溃，登单马奔雍，乞伏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兴战於山南，为兴所败，被杀。

後秦姚兴僭即帝位，仇池公杨盛叛，扰祁山，遣建威赵琨率骑五千为前锋，立节杨伯寿统步卒继之，前将军姚恢、左将军姚文宗入自鸞峡，镇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头，陝右卫胡翼度从阴密出自□城，讨盛，兴将轻骑五千自雍赴之，盛率众与琨相持，伯寿畏懦，弗进，琨众寡不敌，为盛所败，兴斩伯寿而还。

姚泓僭袭父位，仇池公杨盛攻陷祁山，执建节王，遂逼秦州，泓遣後将军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与平追盛，及於竹岭，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雒阳太守王焕，以禁兵赴之，赞至清水，嵩为盛所败，嵩及秦都王焕皆战死，其後晋太尉刘裕大军伐泓，王师至成，皋征南姚，时镇雒阳，驰使请救，泓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以赴之，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雒阳。又遣征东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为之声援，遣部将赵玄率精兵千馀，南守柏谷，乌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以拒王师，会阳城及成皋、荥阳、武牢诸城悉降，晋将檀道济等长驱而至，无讳至石关，奔还，玄与晋将毛德祖战於柏谷，以众寡而败，姚禹逾城奔於王师，道济进至雒阳，惧遂降，其後泓遣辅国胡翼度据东原，武卫姚鸾营於大路，与晋军相接，晋将沈林子简精锐，衔枚夜袭之，鸾众溃，战死，士卒死者九千馀人，姚赞屯於河上，赞为林子所败，单马奔定城，姚绍遣左长史姚洽及姚黑、蠡等率骑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林子率众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战死，众皆没，绍闻洽等败，呕血而死，林子率精兵万馀，越山

开道会沈田子於青泥将攻姚柳泓使姚裕率步骑八千拒之泓躬将大众继发裕为田子所败镇北姚疆率郡人数千与姚难阵於泾上以拒晋将王镇恶遣毛德祖击疆大败疆战死难遁还长安刘裕进据郑城泓使姚裕及尚书庞纯屯兵营中姚■屯於澧西尚书姚白玄徙四军杂户入长安姚丕守渭桥胡翼度屯石积姚赞屯霸东步军於逍遥园夹渭进兵破苻丕於渭桥泓自逍遥园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姚谿及前军姚烈左卫姚宝安散骑王帛建武姚进杨威姚蚝尚书左丞孙玄等皆死於阵泓单马还宫镇亚心入自平朔门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出奔於石桥因将妻子诣垒门而降。

後蜀李特僭称益州牧攻成都益州刺史罗尚据城自守晋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尚阜已次德阳特遣荡督李璜助任臧拒阜尚遣大众掩袭特营连战二日众少不敌特军大败收合馀卒引趣新繁尚军引退特复追之转战三十馀里尚出大军逆战特军败绩斩特傅首雒阳李雄僭即帝位遣太傅李骧征越隗既降之骧进军繇小会攻宁州刺史王逊使其将姚岳悉众拒战骧军不利。又遇霖雨骧引军还争济泸水士众多死。又遣中领军李■含及将军乐次费他李乾。

李稚等讨杨难敌繇白水桥攻下辨征东李寿督■含弟■午攻阴平难敌遣军拒之寿不得进而■含稚长驱至武街难敌遣兵断其归道四面攻之获■含稚死者数千人。

後凉吕隆僭即天王位魏安人焦朗遣使说姚兴将姚硕德伐之硕德遂率众至姑臧隆遣弟辅国吕超出战大败遁还隆收集离散婴城固守，於是群臣表求与姚兴通好隆从之乃请降於硕德。

後燕慕容垂僭即帝位遣其太子宝及慕容农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後继魏闻宝将至徙往河西宝进师临河惧不敢济还次参合忽有大风黑气状。若■是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於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昙猛固以为言乃遣麟率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暝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绍死之慕容宝袭伪位魏伐并州骠骑李农逆战败绩还於晋阳司马慕容嵩闭门拒之农率骑数千奔中山行及潞州为魏追军所及馀骑尽没单马遁还其後宝闻魏有内难乃尽众出拒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次於曲阳柏津魏军进至新梁宝惮魏师之锐乃遣征北隆夜袭魏军败绩而还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惧三军夺气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於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仗戎器寸刃无返。

西秦乞伏乾归僭称河南王姚兴将姚硕德率众五万伐之入自南安峡乾归次於陇西以拒硕德兴潜师继发乾归闻兴将至遣其卫军慕容允率中军二万迁於柏阳镇军罗敦将外军四万迁於候辰谷乾归自率轻骑数千候兴军势俄而大风昏雾遂与中军相失为兴追骑所逼入於外军旦而交战为兴所败乾归遁还苑川遂走金城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利鹿孤处之於晋兴乾归後惧为利鹿孤所害遂奔长安。

南凉秃■辱檀僭称河西王徵集戎夏之兵五万馀人大闚於方亭遂伐沮渠蒙逊入西陲蒙逊率众来拒战於均石为蒙逊所败■辱檀率骑二万运■四万石以给西郡蒙逊攻西郡■留之其後■辱檀。又与赫连勃勃战於阳武为勃勃所败将佐死者十馀人■辱檀与数骑奔南山蒙为追骑所得蒙逊进围姑臧百姓怨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叠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於蒙逊■辱檀遣使请和蒙逊许之乃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他为质归至胡坑逃还他为追兵所执蒙逊徙其众八千馀户而归吐谷浑树劓干率众来伐■辱檀遣其太子武台距之为劓干所败■辱檀。又将伐蒙逊郿川护军孟愷谏曰：蒙逊初并姑臧凶势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动不从五道俱进至番禾若乃掠五千馀户其将屈右进曰：陛下转斗千里前无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度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车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卫尉伊力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固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屈右出而告其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辱檀败绩而还赫连勃勃求婚於■辱檀■辱檀弗许勃勃怒率骑二万来伐杀伤万馀人■辱檀率众追之其将焦朗谓■辱檀曰：勃勃天姿雄{敖鸟}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恩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辱檀将贺连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馀率乌合之众犯顺结祸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财宝。若山窘弊之馀人怀贪竞不能督厉士众以抗我也。我以大军临之必土倾鱼溃今引军避之示敌以弱我众气锐宜在速追■辱檀曰：吾追计决矣。敢谏者斩勃勃闻而大喜乃於阳武下陲凿陵埋车以塞路■辱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众逆击大破之追奔八十馀里

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余人以为京观号髑髅台。

南燕慕容超僭即帝位晋将刘裕率师将讨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辅国贺刺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晋师度岷超惧率卒四万就晖等於临朐谓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军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五楼驰骑据之晋前驱将军孟龙符已至川源五楼战败而返晋将檀韶率锐卒攻破临朐超大惧单骑奔晖於城南晖众。又战败超。又奔还广固使郭内人入保小城未几晋师围四面皆合江南继兵相寻而至超尚书悦寿开门以纳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为晋军所执。

前蜀王建僭帝位於成都梁将刘知俊奔凤翔李茂贞以为大将稍侵建之东川建出兵拒战为知俊所败兴凤皆没焉。

江南李景僭袭父位周世宗显德三年春亲征淮甸大败淮寇於正阳遂进攻寿州四年春世宗再驾南征三月大败江南援军於紫金山寻降下寿州是年十月世宗复临淮甸连下濠泗二郡进攻楚州五年春拔之景乃上表以庐舒蕲黄等四州来上乞画江为界。

河东刘崇僭称帝位遣兵三千馀众寇府州为节度使折德二所破其所部岢岚军为德二所取周世宗嗣位崇乞师於虜与虜将杨衮合势大举来迫潞州显德元年三月世宗亲征与崇战於高平大败之崇与亲骑十数人逾山而遁中夜迷懵不知所二劫村民使为乡导误趋晋州路行百馀里方觉崇怒杀乡导者得他路而去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钧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师至城下崇气惧自固闭垒不出月馀世宗乃旋军。

卷二百三十五

列国君·部二二序

易之比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自黄帝制城画野得百里之国万区帝尧在位协和万邦禹会涂山执玉万国以至於桀存者三千商氏之起大明宪法立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之爵其分土则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等之制其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诸侯曰：附庸九州之地各方千里州建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建九十三国而附庸不与焉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其县内诸侯选贤以置於位食其国祿而不得世外诸侯以功而封象贤继立周承商制所封凡八百国同姓五十有馀所以亲亲贤贤褒美功德播於雅颂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幽平之後日以陵替分为二周天下谓之共主诸侯虽强大犹不敢窥周鼎盖枝叶相持藩垣外固繇制法於在昔得长世之善经而使之然也。故仲尼之删定典籍约《史记》以二春秋丘明受经垂诸傳述其□见之大国者周公之子伯禽封曲阜为鲁侯武王之子唐叔虞封太原为晋侯文王之子四人康叔封朝歌为卫侯度封上蔡为蔡侯。又振铎之後封陶丘为曹伯綉之後封滕为滕侯宣王母弟友封郑为郑伯召公二之後封蓟为北燕伯仲雍之孙周章封吴为吴子太公望之後封营丘为齐侯有熊之曾孙熊绎封丹阳为楚子非子之後封岐之地为秦伯纣兄微子封商丘为宋公胡公封陈为陈侯伯夷之後封许为许男少昊之後封莒为莒子顓頊之後封邾为邾子。又别封邾侠之後居□二为小邾子夏禹之後封杞为杞伯少康之後封会稽为越子凡大国二十其薛伯虞公虢公纪侯邢侯息侯成二伯邓侯贾伯随侯梁伯徐子郈子沈子弦子唐侯胡子禹二子南燕伯宿男夔子巴子州公宗子郟子二伯荀侯赖子谭子滑伯舒子弦子须句子顿子麋子郟子黎侯二阳子锤吾子凡三十九国。又纪芮东虢萧莱罗夷管凡八国亡其爵其小国凡四十七焉。又有申共向极戴魏遂郟黄贰轸州绞六葛於馀丘蓼牟权霍耿阳江冀舒蓼巢道柏厉微项箕崇英颀更宁雍任丰二二冉二于二毕黎昆吾茅应。若二寒曾二蒋根牟胙郟瑕有莘闾巩介斟灌二过庸寺二爽鸠焦专二邾有庸斟寻豳戈韩铸杨邳观褒二先二昏豕韦岐仍商奄骀房大庭亳桐密须穷桑封父父凡九十四国但存爵号而无世次其间亦有虞夏商周之所封皆春秋之攸著者也。当其各受分土保有疆域岁时述职率遵王命泊周德微弱国纲漫弛而犹五伯更起迭主夏盟尊奖徵讨存亡继绝政令有所禀小陋赖其庇既而霸道交丧庶邦力攻上有虚位之耻下无方伯之势强弱相吞莫能救春秋之後其存者鲁卫齐楚宋郑燕秦赵魏韩中山凡十二国焉其後楚考烈王灭鲁顷公迁於卞遂为家人而鲁绝祀秦徙卫元君於野王而并其地为东郡不得列於诸侯齐二王与楚伐宋杀王偃灭宋而三分其地韩哀侯灭郑而并其国魏文侯使乐羊拔中山凡亡五国其

存者秦楚燕魏韩齐赵七国而已终为秦所并焉今之所纪自春秋以来列国君臣善败之迹讫於七国为列国君部凡四十门。

列国君部·建国 = 锡命 = 奉先 = 建国

古者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黄帝之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盖封旧制矣。然而史氏阙纪莫得而详爰及姬氏周监於二代乃设五等之爵为九服之辨列树勋戚作深根固本之计重之以分器祚之以世族大者著乎！赐履小亦仅乎！一同藩屏辅卫，於是乎！在至於建侯裂壤以申画郊圻煮土立疆而肇建宗祀职方之志斯著輿地之图足徵故始封迁卜之诸侯以详述之矣。

吴太伯之 = 荆蛮自号勾吴及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在河东大阳县）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鲁周公旦武王弟也。周公佐武王破殷封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不就封周公卒子伯禽因以前受封是为鲁公。

燕召公 = 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有南燕故云：北燕）居广阳蓟县。

管叔鲜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克殷纣平天下封叔鲜於管今荥阳京县东北管城。

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克殷平天下封叔度於蔡初居上蔡。

蔡平侯徙新蔡（并汝南县也。）後二世杀上蔡。

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成王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卫成公自楚丘徙濮阳郟故国今荥阳密县东北郟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都於冀（世本曰：居鄂宋志曰：鄂地今在大夏）昭侯封文侯弟成师於曲沃是为曲沃桓叔武公後并晋地而有之。

郑桓公友宣王庶弟（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初封於郑问（地里志云：京兆郑桓公封於此）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桓公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郟果献十邑（十邑谓虢郟鄢蔽补丹依历莘）竟国之（今河西新郑也。）

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铎之後武王封之陶丘（今济阴定陶）滕姬姓周文王子叔绣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县虢姬姓文王弟虢仲之後治今弘农陕县。

应周武王弟所封今在颍川城父应乡（又《左传》云：于 = 晋应韩武之穆也。此则应为武王之子）。

魏姬姓国（史一载所封为谁）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沈河曲北涉汾水（後为晋所灭毕）其後晋献公灭魏以封毕万万从其国为魏氏文公时为列大夫魏悼子徙治霍晋悼公时魏昭子徙治安邑其後惠王徙治大梁（万之先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伐纣高封於毕毕在长安县西）。

耿姬姓国（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为晋所灭）赵氏之先造父幸於周穆王赐以赵城繇此为赵氏叔带去周事晋始建赵氏於晋国（地理志河东永安故地周穆王封造父之赵城）晋献公灭耿以赐赵夙至浣自耿徙中牟至敬侯始都邯郸。

韩氏之先与周同姓其後裔事晋封於韩原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阳翟。

齐太公望其先祖虞夏之际封於吕（吕在南阳宛县西）或封於申姓姜氏佐周武王伐商封於齐营丘其後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田完初自陈奔齐始食采於田故为田氏其後以田常 = 盛割齐自安平土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至田和并有齐国为诸侯。

楚熊绎半氏周成王举文武勤劳後初封於楚蛮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在南郡枝江县）其後文王熊贲始都郢襄王横为秦所败东北保於陈城考烈王东徙都寿春秦非子初居犬丘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陇西县秦亭是者也。）後世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徙雒邑平王赐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得国公初居雍城献公城栎阳而都之（今年是也。）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

杞夏禹之後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杞今陈留雍丘。

越其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後姓妫氏周武王克殷乃求舜後得妫满封之於陈。

宋微子启者殷帝乙之首子纣之庶兄也。成王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启代殷後国於宋都商

丘大辰之墟今梁国睢阳。

许姜姓尧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许今颍川许昌是灵公徙叶悼公迁於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许男斯处容城。

莒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兹與於莒初都计斤後徙莒今城阳莒县（计斤今春秋所谓介根）。

邾国曹姓颍项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邾（邾今鲁国邹县也。）文公徙於绎。

小邾邾侠後夷父颜有功其子友别封附庸居东平昌卢东北□城。

共国汲郡共县。

宿国东平无盐县任姓。

中山国南阳宛县。

夷国城阳庄武县所治夷女城。

向国龙元县东向城姜姓炎帝後。

南燕国东郡燕县姬姓黄帝後。

凡国汲郡共县东南凡城。

戴国陈留外黄县东南戴城。

息国汝阴新息县故息国东徙故加新。

郟国济阴城武县东北郟城。

芮国汉之冯翊临晋魏之河东河北县芮乡。

郟国东海郟县盈姓。

州国东莞淳于县。又州国南郡华容县东南州陵城。

■国南阳筑阳县■城。

巴国巴郡江州县。

廖国仪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後廖国亦作风）。

罗国南郡宜城县西山後徙南郡枝江县。

牟国泰山牟县鲁附庸。

葛国梁郡宁陵县东北葛乡。

谭国济南平陵县西南谭城。

萧国沛郡萧县故萧叔国宋别封附庸。

隧国济北■也。丘县东北隧乡。

滑国都费在河南缙氏县。

权国南郡当阳县东南权城。

鄆国东平无盐县东北鄆城。

霍国平阳永安县东北霍太山。

江国汝南安阳江亭。

冀国平阳皮氏县东北冀亭。

弦国弋阳■大县东南弦亭（一云：在江夏■大）。

道国汝南阳县南道亭。

柏国汝南西平县柏亭。

微国东平寿张县西北微乡。

缙国琅邪缙县禹後。

厉国仪阳遂阳县北厉乡（厉读曰赖）。

项国汝阴项县。

密国荥阳密县姬姓之国也。（颜师古谓此密即春秋僖六年围商密者也。诗所云：密人即《左传》所谓密须之鼓者也。在安定阴密）。

任国东平任城县。

须句国东平须昌县西北句城风姓太昊後。
 颍臯国泰山南阳县东北颍臯城。
 顿国汝南南顿县顿子姬姓顿迫於陈其後南徙故号南顿。
 雍国河内山阳西雍城。
 毕国京兆长安县西北。
 丰国始平 = 县东丰邑台。
 邢国河内野王县西北邢城姬姓。
 应国襄城城父县西南应城。
 蒋国弋阳期思县蒋乡城。
 茅国高平昌邑县西北茅乡城。
 胙国东郡燕县东北胙城。
 夔国建平秭归县。
 介国城阳黔陬县。
 焦国弘农陕县故焦城。
 邓国南郡邓县（邓侯国）
 邓侯国 = 国南阳邓 = 县聚（古 = 国）
 归国南郡秭归归乡。
 邓国南郡 = 大东南邙城。
 郟国南郡 = 杜郟城。
 庐国庐江郡故庐子国。
 下邳国东海郡下邳邳初在薛其後徙师。故曰：下邳。
 锺离国九江郡古锺离子邑。
 过当国乐安寿光过乡。
 州莱国沛郡下蔡。
 淳于国北海淳于。
 鼓国钜鹿郡下曲阳鼓聚故翟鼓子国。
 肥国泰山肥城（又云：淄川剧故肥国今肥亭是）肥国钜鹿郡下曲阳。
 西南肥累城。
 古肥国白狄别种後奔燕封於辽西郡肥如。
 铸国济北宛丘铸乡尧後周武王所封。
 纪国北海剧纪亭。
 棠国北海郡即墨棠乡。
 夷国北海郡壮武。
 莱国东莱郡。
 禹 = 国东海郡开阳。
 徐国临淮郡徐盈姓。
 无终国右北平无终。
 朝鲜国乐浪郡朝鲜周武王封箕子。
 鲜虞国中山国新市。
 阳国城阳都阳城。
 邳国梁国 = 熟邳亭。
 沈国汝南平輿沈亭。
 蓼国庐江蓼皋繇後。
 六国庐江六县皋繇後姬姓。

巢国庐江六县居巢城。
 根牟国琅邪阳都县东牟乡城。
 唐国义阳安昌县东南上唐乡（唐国。又在太原晋阳县）。
 黎国上党壶关县黎亭。
 郇国河东解县西北郇城。
 鬲国平原鬲县。
 斟国北海郡斟禹後。
 斟灌国乐安寿光县东南灌亭禹後。
 斟寻国北海郡平寿县东南斟亭禹後。
 过国东南莱掖县北过乡。
 戈国宋郑之间有戈邑。
 𠄎阳国彭城傅阳县 𠄎 云：姓。
 寺 𠄎 国任城亢父县诗亭（寺 𠄎 亦作诗）。
 杜国京兆杜县。
 杨国平阳杨县。
 豳国新平漆县东北 𠄎 城。
 观国顿丘卫县姒姓。
 黄国汝南弋阳北黄城。
 房国汝南吴房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於楚後封吴阖。
 弟夫 𠄎。故曰：吴房。
 胡国汝阳县西北胡城。
 黎国汝南魏郡黎阳县（或云：东夷国。又《汉书》地理志黎侯国上党壶关）。
 密须国安定阴密。
 甲父国高平昌邑县东南甲父亭。
 梁国伯翳之後与秦同祖秦取梁改曰：夏阳。
 今冯翊夏阳是也。
 锺吾国在东海司吾（《左传》曰：吾执锺吾子）。
 桐国庐江舒县西南桐乡。
 荀国河东荀城（古荀国以下并古国）。
 潞国上党潞（即潞子国）。
 虢国荣阳河南虢亭。
 程国河南雒阳上程聚（古程国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国关中。又有程聚文王居程徙都丰故名为上程）。
 巩国河南巩县（即巩伯国）。
 豕韦国东郡白马韦乡（古豕韦氏之国）。
 涂山国九江当涂禹所娶涂山国有禹墟。
 寒国北海郡平寿寒亭寒浞所封。
 令支国辽支令西孤竹城故伯夷国。
 防风国吴兴武康。
 奚仲国鲁国薛後迁於邳阳。
 彭祖国彭城。
 奄国鲁古奄国。

列国君·锡命

天子建德昭乎！利用诸侯正封是为述职稽茂勋之允格故殊命之乃锡粦。若厉阶斯作得专四履之

征外虞以宁始重一亩之锡其或绍休前烈厥政用举纳忠王室多仪克享肇启公侯之士绰著兵战之绩繇是申之丰报昭其宠数嘉言淑令蔼诸简册至於博选盛族钦成姻好兹率厥典恢纂旧服非有私於名器实攸赖其夹辅者尔。

齐太公周成王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召公（**召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五等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讨其罪）繇此得征伐为大国。

晋文侯周平王锡以**鬯圭瓚**（以圭为杓柄谓之圭瓚）作文侯之命（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立而东迁雒邑晋文侯迎逆安定之故锡命焉）王。若曰：父义和（顺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称曰：父义和字也。）丕显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详审显用有德）昭升於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於文王（言文王圣德明升於天而布闻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孙）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圣明亦惟先正官贤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惟在位（言文王君圣臣良於小大所谋道德天下无不循从其化故我後世先祖归在王位）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言我小子之遭天大罪过父死国败祖业**隕**）殄资泽於下民侵戎我国家纯（言周邦丧乱绝其资用惠泽於下民侵兵伤我国其祸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所以遇祸即我治事之臣无有耆宿寿**俊**德在其服位我则材劣无能之致）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王曰：同姓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当忧念我身呜呼能有成功则我一人长安在王位言恃诸侯）父义和汝克昭乃显祖（重称字亲之不称名尊之言汝能明汝显祖唐叔之道奖之）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於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当用是道合会继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谓也。继先祖之志为孝）汝多**言**我於艰。若汝予嘉（战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言**矣。乃**言**我於艰难谓救周诛犬戎汝功我所嘉）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遣令还晋国其归视汝众安汝国内上下）用贶尔**鬯**一亩（黑黍曰：**鬯**酿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亩中樽也。当以锡命告其始祖故鬯）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彤赤卢黑也。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後专征伐彤弓以讲德习射藏示子孙）马四匹（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赐无常以功大小为度）父往哉！柔远能迓惠康小民无荒宁（父往归国哉！怀柔远人必以文德能柔远者必能柔近然後国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顺无荒废人事而自安）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当稽核汝所自治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则汝显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繇近以及远）

韩侯宣王时锡命尹吉甫作韩奕以美之曰：王锡韩侯淑**章**章**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锡**享****弘**浅**蔑****革**金厄（淑善也。蛟龙为**章**大绥也。错衡文衡镂锡有金镂其锡也。**享**革也。**弘**轼中也。浅虎皮浅毛也。**蔑**覆式也。厄乌**革**也。章**漆**章以为车蔽今之藩也。钩膺樊纒也。眉上曰：锡刻金饰之今当卢也。**革**谓辔以金为小环往往缠**益**之）又曰：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韩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时百蛮长是蛮服之百国也。追貊戎狄国也。奄抚也。韩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为韩侯为侯伯其州界外接蛮服因得使时节百蛮贡献之往来後君微弱用失其业今王以韩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韩侯贤故於入觐使复其先祖之旧职锡之蛮服追貊之戎狄令抚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国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尽予之皆美其为人子孙能兴复先祖之旧功）

楚成王恽即位布德施忠结旧好於诸侯周惠王五年使人献天子天子锡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齐桓公惠王十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赐命为侯伯王钦。若等曰：齐侯桓公也。）

襄王元年桓公葵丘之会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宰孔宰周公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尔自卑劳谓尔伯舅无下拜（天子称王官之伯异姓曰：伯舅无下拜无下堂拜赐也。）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违远颜眉目之间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於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名**（大辂诸侯朝服之车谓金钩鞶纒九就龙旗九旒也。渠门亦**名**建为军门。若今牙门赤旗大**名**）诸侯称顺焉。

晋惠公襄王二年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召武公周卿士内史过周大夫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为瑞王钦。若等曰：鲁僖公十一年也。晋侯晋惠也。）文公襄王二十年献楚俘於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驷介四马被甲徒兵步卒）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晋文侯仇之礼享晋侯）己酉王

享礼命晋侯宿（既飨。又命晋侯助以束帛以将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以策书命晋侯为伯也。《周礼》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兴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宠晋）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大辂金辂戎辂戎车二辂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 弓一 矢千（彤赤弓 黑弓一矢百则矢千弓十矣。诸侯赐弓矢然後专征伐） 鬯一卣（ 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逖远也。有恶於王者纠而远之）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

鲁文公襄王二十六年公即位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毛国伯爵诸侯为王卿士者）。

成公八年秋简王三年也。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与之合瑞八年乃来绥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称）。

齐灵公灵王十三年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将昏於齐故也。定公刘夏位贱以能而使之传称谥举其终）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祚太师以表东海（胙报也。表显也。谓显封东海以报太师之功）王室之不坏 伯舅是赖（ 发声）今余命汝环（环齐灵公名）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纂继也。因昏而加褒显也。传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越王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於徐州致贡於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

秦孝公十九年显王二十六年也。天子致胙诸侯毕贺。

列国君部·奉先

夫祀者国之大事孝者人之本与邦君敦行史册垂美譬诸善政尤为盛烈奉先之诚不匮昭享之义有叙惟馨之荐丰而。且洁非有谄也。致美之服章而有量不图奢也。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鲁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成仲子之宫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而娶之欲以为夫人诸侯无二嫡盖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也。公问羽数故书羽妇人无谥因姓以名宫）初仲子宫成将万焉（万舞也。）公问羽数於众仲（问执羽人数）对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赐用乐）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八风八方之风也。以八音之气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叙其情）故自八以下（惟天子得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诸侯则不敢用八）公从之，於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鲁惟文王周公庙得用八而他公遂因僭而用之今隐公特因此妇人之庙详问众仲因明大典故言始用六佾）桓公八年五月丁丑蒸。

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灾（御廩藏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也。天火曰：灾）乙亥尝（既戒日致斋御廩虽灾苟不害嘉 则祭不应废故书以示法）。

僖公八年七月 於太庙用致夫人（ 三年大祭之名太庙周公之庙致者致新主於庙而列之昭穆夫人姜氏预弑薨於寝僖公疑其礼历三 今果行之）公能复周公之宇（宇居也。）故鲁颂 宫有 血实实枚枚（ 闭也。先妣姜 原之庙孟仲子曰：是 宫也。 血清净也。实实广大也。枚枚密也。一云： 神也。姜 原神所依故庙曰：神宫）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 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周公之孙庄公之子谓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交龙为 承祀谓视祭祀也。四马故六辔春秋犹言四时忒变）。

二十四年二月晋公子（公文）入于晋丁未朝于武宫（文公文公之祖武公庙）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丧终则迁入於庙传云：过葬十月而作主书其不时）。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庙公子遂卒於垂（齐地名）壬午犹绎万入去 （绎明日。又祭万舞名 管也。犹可止之辞鲁人知卿佐之丧不宜作乐而不废绎故万舞去 ）。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三日哭（宣公新神主入庙故谓之新宫书三日哭善得礼宗庙亲之神灵所凭居而遇灾故哀而哭之）十八年晋悼公立正月辛巳朝武宫（武宫曲沃始命君）。

襄公十六年晋平公即位 于曲沃（悼公既葬平公改服曲沃晋祖庙 冬祭也。诸侯五月而葬作主然後 尝於庙今晋逾月葬作主而 祭传言晋将有盟会故速葬）昭公元年十二月晋 （ 冬祭也。）。

十五年二月癸酉 於武宫（鲁武公庙成公立六年复立之）叔弓 位事 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大臣卒故为之去乐）

定公八年冬从祀先公（从顺也。先公闵公僖公将正二公之位次所顺非一亲尽故通言先公）。

卷二百三十六

列国君·部嗣袭

昔三五之际封建列国而年祀茫昧坟典残缺故其世系嗣袭不可得而详也。降及姬周史官谨职诸侯晋楚皆有记籍故孔子约鲁史而 春秋丘明为之传司马迁。又祖述其事列之以世家故其苗裔之嗣续子弟之继及皆可得而徵矣。至於以德以长之制年钧义钧之说或越次而承世嫡或自外而绍大宗或劝让以兴邦或承乱而绪绪自吴太伯而下以迄於六国咸有条而不紊云：

吴太伯（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 荆蛮文身断 示不可用（常在水中故断其 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 于荆蛮自号勾吴（勾吴太伯始所居也。）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在河东太阳县）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强鸠夷立强鸠夷卒子馮桥疑吾立馮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北虞公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五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寿梦二十五年卒寿梦有四子长曰：诸樊次曰：馮祭次曰：馮昧次曰：季札寿梦知季札贤欲立之季札让，於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诸樊立十三年卒有命授弟馮祭欲以次传季札馮祭立十七年卒弟馮昧立馮昧立四年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吴人乃立馮昧子僚为王诸樊之子公子光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十三年光弑僚自立为王是为阖闾十九年与越战伤而死子夫差立二十三年越败吴夫差自刎死吴遂灭。

齐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吕氏春秋》曰：东夷之士）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吕在南阳宛县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佐武王伐纣谋居多武王王天下封於齐尚卒子丁公（ 作及）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纪侯 替之周周烹哀公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当周夷王之时哀公同母少弟山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立九年卒子武公寿立武公立二十六年卒子厉公无忌立九年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立厉公子赤是为文公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庄公六十四年卒子 公禄甫立 公三十三年卒子襄公诸儿立襄公十二年 公弟子公孙无知弑襄公而自立雍林人袭杀无知襄公次弟小白自莒入高 立之是为桓公桓公立四十三年卒桓公子十馀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以为太子桓公卒易牙与竖刁立公子无诡无诡立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伐齐立公子昭是为孝公孝公十年卒孝公弟潘杀孝公子而立是为昭公十九年卒子舍立昭公之弟商人杀舍而自立是为懿公四年齐人杀懿公迎公子元於卫立之是为惠公惠公十年卒子顷公无野立顷公十七年卒子灵公环立灵公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 声姬生光以为太子（兄子曰：侄颜 皆二姬母姓因以为号懿声皆谧）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诸子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属诸戎子（属 之）戎子请以为太子许之（齐侯许之）仲子曰：不可废常不祥（废立嫡之常）间诸侯难（事难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诸侯矣。（列诸侯之会）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谓光已有诸侯之尊）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东太子光（徙之东陲也。）使高厚传牙以为太子夙沙卫为少传二十八年灵公疾崔杼迎公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六年崔杼弑庄公而立庄公异

母弟杵臼是为景公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择诸子长者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悼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诸子迁莱（莱齐东鄙邑）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景公子阳生奔鲁晏孺子元年八月田乞召公子阳生於鲁而立之是为悼公悼公四年鲍子弑悼公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一云：简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简公四年田常弑简公立简公之弟懿是为平公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康公十九年田常鲁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

鲁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为周公）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甚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武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子伯禽受封之鲁是为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为易公易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熙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世本作微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湟立真公三十年卒弟敖立是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则政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使长事少故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言不教之顺而教之逆）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言先王立长之命将壅塞不行也。）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长今鲁亦立长。若诛之是自诛王命）诛之亦失不诛亦失（诛之诛王命不诛则王命废）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一作训）诸侯者以为鲁後樊穆仲曰：（穆仲仲山父之谥也。）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於遗训而咨於固实（国一作固）不干所问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故称於夷宫（夷宫者宣王祖夷王之庙古者爵命必於祖庙）是为孝公孝公二十七年卒子弗湟（一云弗生）立是为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卒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子息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於我生子允而惠公薨是以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隐公十一年公子翬杀隐公而立公弟允是为桓公桓公十八年公如齐襄公餼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摺其胁公死于车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立三十二年卒子班立庄公弟庆父使人杀班立庄公子开是为公二年庆父使卜襄杀公庄公弟季友奉庄公子申立之是为公公立三十三年卒子兴立是为文公文公十八年卒文公有二妃齐女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倭（一作绥）文公卒公子遂杀子恶及视而立倭是为宣公十八年卒子成公黑肱立十八年卒子襄公午立襄公年三岁而立三十一年襄公卒其九月太子毁卒鲁人立齐归之子稠（一名㒺召）是为昭公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穆叔不欲曰：稠非嗣。且。又居丧不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二十五年九月昭公伐季氏弗胜奔於齐齐伐鲁取郚而居昭公（二十八年晋止昭公於乾侯三十二年而昭公卒於乾侯）鲁人立其弟宋是为定公十五年卒子蒋立是为哀公二十七年哀公患三桓欲因诸侯以劫之公如陞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国卒於有山氏子悼公宁立鲁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元公嘉立二十一年卒子穆公显立三十三年卒子共公奋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屯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平公叔立是时六国皆称王二十二年平公卒子文公贾立二十三年卒子倾公黶立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倾公亡迁於卞邑（一作下）为家人鲁绝祀倾公卒于柯鲁起周公至倾公凡三十四世燕召公与周同姓姬氏（周之支子食邑於召谓之召公）周武王灭纣封於北燕（有南燕故云：北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惠侯卒子侯立三十六年侯卒子顷侯立顷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以下不说其属以其难明故也。）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庄公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四十年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四年卒子惠公立六年惠公多宠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年表公欲立幸臣公

卿诛幸臣公恐出奔齐)惠公至燕而死(左氏云:燕君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燕人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平公十九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献公二十八年卒孝公立孝公十五年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公立公三十一年卒公立公三十年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文公二十九年卒太子立是为易王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唵立唵立五年以国让其臣子之三年国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不克市被死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齐王令章子将兵伐燕燕君唵死子之亡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十四年卒子孝王立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二十三年太子丹质於秦亡归燕二十五年秦灭韩王二十七年秦虜赵王迁灭赵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亢地图於秦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虜燕王喜卒灭燕。

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已克殷封叔度於蔡(世本曰:居上蔡)後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挟纣子武庚作乱周公诛武庚而放蔡叔迁之蔡叔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复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二十八年卒子侯所事立四十八年卒子共侯立二年卒子戴侯立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三十五年卒子桓侯封人立二十年卒弟哀侯献舞立哀侯十一年楚文王击蔡虜哀侯留九岁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兮是为繆侯二十九年卒子庄侯甲午立三十四年卒子文侯申立二十年卒子景侯同立二十九年太子般杀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灵侯十二年楚灵王诱蔡灵侯於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令公子弃疾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立为楚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平侯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二十六年吴迁蔡于州来二十八年昭侯将朝於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杀昭侯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侯齐卒蔡遂绝祀。

曹叔振铎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铎於曹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脾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立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三十年卒弟幽伯强立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戴伯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一作终星星音生)五十五年卒子庄公夕姑立三十一年卒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三十五年卒子文公寿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疆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负刍立二十三年卒子武公胜立二十七年卒子平公顷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悼公死於宋归葬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阳立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以归曹遂绝祀。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以二女居于妫其後因为氏姓妫氏舜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时或失或续至於周武王克殷纣复求舜後乃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立慎公卒子幽公宁立二十三年卒子公孝立公三十六年卒子武公灵立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三年卒弟平公變立二十三年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三十八年桓公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公子完完乃奔齐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灵公平国立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使於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语有之牵牛蹊人田田主夺之牛蹊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为贼弑君故徵兵诸侯

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於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成公卒子哀公弱立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二嬖妾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属之弟司徒招三十四年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徐广曰：三十五年也。）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曰：陈遂亡乎！对曰：陈颀项之族陈氏得政於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取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年矣。二十八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背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如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 公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杀陈 公遂灭陈而有之。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东楼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一作谟）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八年卒子德公立（世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 立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十四年卒弟平公郁立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 公十九年卒子 公维立十六年 公弟闾路杞今陈留雍丘县也。弑 公代立是为哀公哀公十年卒 公子束 立（刺作 ）是为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一年楚惠王灭杞。

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武王已克殷复以殷馀民封纣子武庚禄父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以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王命卫为侯顷侯十二年卒子 侯立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於 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王以袭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 侯羨自杀卫人因葬之 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五年娶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束 作速。又取陈女为夫人有子蚤死陈女娣亦幸於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十六年弟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石 昔与陈侯共谋使右宰 鬼进食因杀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晋於邢而立之是为宣公宣公夫人夷姜生子 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娶佗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 母死齐女与朔共谗恶太子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 於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盗见其验即卫上卿杀之寿已死而太子 。又至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之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作乱攻惠公立太子 之弟黔牟为君惠公 齐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惠公立三年出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惠公凡十三年矣。三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翟伐卫杀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 代立至於懿公尝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元年卒齐桓公立戴公弟毁为卫君是为文公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郑立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 立十一年卒其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定公有疾使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嬖之子 以为太子（成子孔达之孙敬嬖定公妾 献公）是为献公献公立十八年孙林父（《文子》也。）攻出献公奔齐孙《文子》宁殖（惠子也。）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一云献公弟焱）殇公立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林父 晋复求入故卫献公齐景公闻之与卫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平公平公执殇公与宁喜复

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复入三年卒子襄公恶立九年卒子灵公元立初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姜氏宣姜）嬖人 周 合生孟縻孔成子梦康叔谓已立元（成子卫卿孔蒸 也。元孟縻弟梦时元未生）余使羈之孙圉与史苟相之（羈 子苟史朝子）史朝亦梦康叔谓已余将命而子苟与孔 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协合也。）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昭二年） 周 合生子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令蕃辞）遇屯 亦（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縻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 厥（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变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长之谓乎！（言屯之元亨谓年长非谓名元）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善之长也。）孟非人也。将不列於宗不可谓长（足跛非全人不可列为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辞）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无所卜无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则当从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谓两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於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外传云：太誓曰：朕梦协朕卜袭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辞）弱足者居（跛则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临祭祀奉人民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灵公（一云：襄公有贱妾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妾怪之问孔成子成子曰：康叔卫祖也。）灵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太子 宋四十二年灵公卒卫乃以蒯聩之子辄为君是为出公初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出公十二年悝母使孔氏之竖浑良夫使於太子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 伯姬氏出公辄 鲁孔悝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庄公三年晋赵简子围卫庄公出 卫人立子班师为卫君（《左传》云：班师襄公之孙）齐伐卫虜班师更立公子起为卫君（起灵公子）起元年卫石曼专逐其君起起奔齐卫出公辄自齐复归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复入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夫人无子，於是立元为嗣子而自立是为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一云：元君怀君之弟）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立昭公六年公子 弑之代立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怀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慎公父公子 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十六年卫贬号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更贬号曰：君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因杀怀君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微畿内国名子爵也。为纣卿士）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宋微子启者（微子舍其孙 盾而立衍郑微曰：微子 子死立弟殷道也。）殷帝乙之首子而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微子度纣终不可谏乃去武王伐纣微子持其祭器造於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位如故成王少武庚作乱周公既承王命诛武庚乃命微子启代殷後奉其先祀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稽卒子丁公申立一云：敬公费申卒子 昏公共立共卒弟申公立申公即位 昏公子鮒祀（鮒一作魴）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 公举立二十八年卒子惠公间见立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与夷宣公子即所属殇公）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穆公子壮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冯言不让则不足称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先君以举贤为功我。若不贤是废之）使公子冯出居於郑（辟殇公也。）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殇之十年太宰华督弑殇公而迎公子冯於郑而立之是为庄公十九年卒子 昏公捷立十一年南宮万杀 昏公于蒙泽更立公子游为君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 昏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人醢南宮万三十一年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十三年与楚成王战于泓大败伤股十四年病伤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卒成公弟御杀太子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出猎襄公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一无革字）立是为文公二十二年卒子共公瑕立十三年卒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右师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佐十五年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六十四年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

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父公孙纠父公子衎。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音瑞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繇立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齐偃自立为宋君十一年自立为王四十七年齐昏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一云：四十九年一云：辟公兵。

卷二百三十七

列国君·部嗣袭第二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成王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子宜曰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靖侯十八年卒子侯司徒立十八年卒子献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生少子名曰：成师（意取能成其众也。）师服曰：（晋大夫）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无乱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四年穆侯太条晋地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归还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单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都为君是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为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晋侵陞陞廷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虢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翼南鄙邑名子为君是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虏晋哀侯（韩万曲沃桓叔之子庄伯弟）曲沃益疆晋无如之何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缙为晋侯晋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缙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尽并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三十八年武公称者先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西戎之别在骊山也。）骊姬弟俱爱幸之八年士说公曰：（士晋大夫）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聚晋邑）命曰：始都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东一曰蒲今平阳蒲子县是）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缪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十九年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佯誉太子而阴令人替恶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齐姜庙所在）归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齐姜於曲沃上其荐胙於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於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欲食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试之祭地地坟（将饮先祭示有先也。坟起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小臣官名掌阴事今阉士也。）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母子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闻之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为太子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可也。太子曰：吾君

老矣。非骊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於新城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 替杀太子骊姬恐因 替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贾逵曰：贾华晋右行大夫）屈溃夷吾将奔翟冀芮曰：不可（韦昭曰：冀芮晋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 吾君百岁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骊姬娣生卓子二十六年献公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後年少诸大夫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於是遂属奚齐於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献公卒里克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丕 郑晋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於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卓子而傅之荀息立卓子而葬公十一月里克弑卓子于朝（列女《传》曰：鞭杀骊姬於市）荀息死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 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 芮 克祖父从夷吾者）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言国非己有何爱而不以赂秦）入而能民士於何有从之（能得民不患无士）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惠公立十四年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怀公初质於秦惠公病亡归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纳之秦穆公乃发兵送重耳使人告栾 之党为内应杀怀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为文公秦穆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贵臣吕 之属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文公立九年卒子襄公欢立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晋国数有患难）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贾季曰：不如其弟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怀嬴也。二君怀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为二君嬖 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贱也。母 子僻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於陈赵盾废贾季杀阳处父（此时贾佗为大师阳处父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是岁秦穆公亦卒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 之患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而外求君将安置此（此太子）出朝则抱以 赵盾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怨其教导不至）今君卒言犹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 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十四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将军赵穿袭杀灵公於桃园赵盾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是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七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後月馀景公卒厉公多外嬖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八年栾书中行偃弑厉公使人迎公子周（一曰作纠）而立之是为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初栾武子既弑厉公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迎于清原公言於诸大夫曰：孤始愿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且人之有元君将稟命焉。若稟而弃之是焚 也。其稟而不材是 不成也。 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之不元废也。其谁怨也。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济大义将在今日。若欲暴虐以离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图之进退愿繇今日大夫对曰：君镇抚群臣而大庇荫之无乃不堪君训而 留於大戮以烦刑吏辱君之允令敢不承业乃盟而入即位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六年卒子顷公去疾立十四年卒子定公午立三十七年卒子出公凿立出公立十七年（年表云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与韩赵魏共分范仲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病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生哀公哀公十八年卒子幽公柳立十八年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颀立十七年卒子静公俱酒立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而三分其地。

秦之先帝颀瑞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锡尔皂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赐之玄圭妻以姚姓之女也。）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

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一作滑）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手掣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纣恶来革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居槐里也。）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以为王王其图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嬴姓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大骆犬丘之族周宣王即位（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二年死於戎（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十二年卒子文公立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公□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公子立是为宁公十二年卒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六岁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二十年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立其弟穆公任好三十九年穆公卒太子□代立是为康公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十年卒子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早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惠公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怀公怀公四年庶长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十三年卒立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十三年卒子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二十八年卒子武王立四年武王死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即昭王也。）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爱子楚为秦质子於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秦诸庶孽孙质於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以此子楚方财货也。）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无几得与长子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於此非有以奉献於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於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後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後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夫人则竟世有宠於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乘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於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为■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为■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

於诸侯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徐广曰：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卒太子安国君立是为孝文王即位三日卒子庄襄王立四年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谯周曰：老童即卷章也。）重黎为帝誉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誉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一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乱帝誉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生焉（干宝曰：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情该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余亦尤其生之异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孙有国升降六代数千年间迭至霸王天将兴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传修已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腋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盖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传记者之不妄也。天地运为阴阳变化安可守之一端以常理乎！诗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原诗人之旨明古之妇人常有坼腹而产者矣。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故美其无害也。）其一曰昆吾（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卫是也。世本曰：参胡者韩是也。）二曰参胡（世本曰：参人者郑是也。）三曰彭祖（名翦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会人（世本日会人者是也。）五曰曹姓（世本曰：曹姓者郑是也。）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孙检曰：一作祖）附沮生冗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阳楚子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里里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後熊杨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庸今上庸地）杨粤至於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王（今江陵也。）中子红为鄂王（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为熊母康（即渠之长子）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红立摯红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後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於濮（建宁郡南有濮夷）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圉立熊圉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六年卒子熊亓立（亓音舜）是为亓冒十七年卒亓冒弟熊通弒亓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熊贲立始都郢十三年卒子熊喜立（喜古艰字）是为杜敖杜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杀杜敖代立是为成王立四十六年欲立公子职绌公子商臣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十二年卒子庄王佖立二十三年卒子共王审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招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郢敖康王弟公子围子比子弃疾弃疾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围入问王疾绞而弒之围立是为灵王灵王自杀兄之子员即位为王十一年使荡侯等围徐以恐吴灵王次於乾以待之十二年春王乐乾不能去也。公子比公子弃疾作乱入杀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子弃疾为司马灵王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遂死於芋尹申亥家是时楚国虽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五月乙卯夜弃疾使公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比曰：王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初王及子比遂自杀弃疾即位改名熊居是为平王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娶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王听之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无忌。又谗太子建建奔宋十三年卒太子珍立是为昭王二十七年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後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於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慕谋伏师闭涂（一作壁）迎越女之子章立之（闭涂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为惠王然後罢兵归葬昭王惠王

五十七年卒子简王中立二十四年卒子声王当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二十一年卒子肃王臧立十一年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三十年卒子威王熊商立十一年卒子怀王熊槐立三十年秦昭王遗楚王《书》曰：愿与君王会武关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怀王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至咸阳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顷襄王三年怀王发病卒於秦三十六年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二十五年卒子幽王悍立十年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二月馮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自立负刍为王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虜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髮披草莱而邑焉後二十馀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句践句践卒子王_{鼠石}与立王_{鼠石}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_二立王无_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_二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後东越闽君皆其後也。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世子而宣王之庶弟也。（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幽王八年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幽王时王室多难桓公问太史伯曰：予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桓公，於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郟果献十邑竟国之（十邑谓虢郟鄆蔽补丹依果历莘也。）二岁戎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二十七年卒子寤生立是为庄公四十三年卒太子忽立是为昭公初祭仲有宠於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昭公忽故祭仲立之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突雍氏有宠於宋（为宋正卿。故曰：有宠）宋庄公闻祭仲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出奔卫突立是为厉公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公患之阴使其_二胥雍_二欲杀祭仲_二妻祭仲女也。告祭仲祭仲乃杀雍_二戮之於市_二厉公无奈祭仲何出居边邑曰：栎遂居之祭仲迎昭公忽复入郑即位自昭公为太子时恶高渠弥及昭公即位渠弥惧其杀己三年冬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於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_二为君_二（子_二无谥号_二）子_二元年齐襄公会诸侯於首止子_二往会子_二自齐襄公为公子时尝会斗相仇子_二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_二高渠弥与祭仲谋召子_二弟公子嬰於陈而立之是为郑子_二十四年厉公在栎使人诱劫郑大夫傅瑕要以求入瑕杀郑子_二而迎厉公厉公自栎复入即位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卒子文公_二立初文公子兰出奔晋（兰郑穆公）从晋文公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於东（晋东界）郑石田父侯宣多迎以为太子以求成于晋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大夫石癸曰：吾闻_二吉姓乃后稷之元妃_二（_二吉姓之女为后稷妃_二）其後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後也。且夫人子尽已死馮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卒而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子兰立是为繆公二十二年卒子夷立是为灵公元年子公弑灵公郑人立灵公庶弟公子坚是为襄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洗立二年卒立其弟_二仑_二是为成公十四年卒子恽立是为_二公_二公五年郑相子驷使厨人药杀_二公_二（年表云：子驷使贼夜弑僖公）立_二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三十六年卒子定公宁立十三年卒子献公蛰立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三十年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驷是为_二公_二公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_二公_二（年表云：郑人立幽公子驷_二或作繆_二）驷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行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後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後为赵季胜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见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与桃林盗驥驥_二耳献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繇此为赵氏自造父而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公仲为宣王御奄父生叔带幽王无道叔带去周如晋始建赵氏于晋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生赵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赵衰赵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景景叔生赵鞅是为简子简子生子毋_二毋_二母贱翟婢也。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_二最贤_二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_二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_二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

取也。简子，於是知毋_T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_T为太子是为赵襄子赵襄子以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成君子浣立为太子是为献侯十五年献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十二年卒子成侯种立二十五年卒太子肃侯立二十四年卒子武灵王立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瑟而歌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宠生子何二十七年大朝於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惠文王立三年主父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二十一年王卒子偃立是为悼襄王九年卒子幽缪王迁立迁其母倡也。暨於悼襄王悼襄王废_■子嘉而立迁迁立七年秦人攻赵赵王迁降流於房陵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魏之先毕公高之後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於毕，於是毕姓其後绝封为庶人毕在长安县西北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子魏悼子徙居霍悼子生_■_■_■_■生嬴嬴生献子献子生魏侈侈之孙曰：魏桓子桓子之孙曰：文侯都（世本作斯）文侯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三十八年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十六年卒子_□立是为惠王三十年以太子申为上将与齐人战齐人虏太子申三十一年以公子赫为太子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_■王立三十四年卒太子增立是为景_■王十五年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以为郡县韩之先与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韩厥卒子宣子代立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卒子简子代立（《史记》无简子《庄子》云：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六年与赵魏俱列为诸侯九年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十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十二年卒子昭侯立二十六年卒子宣惠王立二十一年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虬虱争为太子时虬虱质於楚苏代谓韩咎曰：虬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馀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在阳翟）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虬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楚围雍氏（秦本纪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齐_■王十二年皆云：楚围雍氏纪年於此亦说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秦助韩共败楚屈丐。又云：齐宋围煮枣皆与《史记》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则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韩咎从其计以上是楚後围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说楚围雍氏以下是楚前围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也。）韩求救於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於楚以待公仲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祖者宗之习之谓也。故智犹前时谋计也。）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韩固其为国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待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公待秦而至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而胜楚秦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与昭鱼（楚相国）遇於商於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曰：公必先韩而後秦先身而後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於齐楚齐楚必委国於公，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围（甘茂《传》曰：楚怀王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为韩言之乃下师於_■以救韩也。又曰：周赧王十五年韩襄王十二年秦击楚斩首二万败楚襄城杀景缺周本纪赧八年之後云：楚围雍氏此当韩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纪年於此亦说楚入雍氏楚人败然其时张仪已死十年矣。）苏代。又谓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虬号新城君虱也。公何不为韩求质於楚楚王听入质子於韩则公叔伯婴知秦楚之不以虬虱为事必以韩合於秦楚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齐是齐孤也。公。又为秦求质子於楚楚不听结怨於韩韩挟齐魏以围楚楚必重公，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於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待公，於是虬虱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十六年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_■王二十三年卒子桓惠王立三十四年卒子王安立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

齐陈完者陈厉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於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

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佗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佗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佗为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庄公卒弟宣公立宣公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使为工正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犀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始食采地繇是改姓田氏）田＝犀孟夷生＝孟庄（一作芷）＝孟庄生《文子》须无须无生桓子无宇无宇生武子开与＝子乞乞为齐相专齐政乞生常是为成子成子卒子襄子盘（一作□）代相齐襄子卒子《庄子》白立《庄子》卒子太公和立和迁齐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三年和与魏文侯会浊泽（康公之十六年）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和立为齐侯列於周室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齐立三十六年卒子宣王辟疆立十九年卒子＝王地立四十年＝王为相淖齿所弑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淖齿既以去莒莒人及齐亡臣相聚求＝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十九年卒子建立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虜王建迁之共（河南有共县）。

卷二百三十八

列国君部·智识谋略任谋智识

夫智周物表识洞机先持世保民前训谓之明哲安时利物君子用为谋猷则列土之君享国之主任用靡失法令罔愆勤王之诚广先世之业封疆不扰兵赋自＝则智识之有馀而思虑之无忽者也。

郑庄公以鲁隐公十一年七月会齐侯隐公伐许庚辰傅於许（傅于许城下）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令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伯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於许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胡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获郑大夫公孙获）。若寡人得殁乎！地天其以礼悔祸於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降心以相从）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之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边垂）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於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郑旧郑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胄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君子谓郑庄公，於是乎！有礼。

楚文王以鲁庄公十七年卒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为出）有宠於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从我取从我求我不以女为罪＝）後之人将求多於女（後人谓嗣君也。求多於女谓以礼义大望责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小国将不女容焉（政狭法政）既葬出奔郑。又有宠於厉公鲁僖公七年郑杀申侯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秦穆公时晋杀平郑平豹奔秦言於秦（平豹平郑之子）伯曰：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公曰：失众焉能杀（谓杀里平之党）违祸谁能出君（谓豹辟祸也。）楚成王时晋公子重耳之楚楚成王以＝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馀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馀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司马法曰：从T 不过三舍九十里也。）楚将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孙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於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庄王伐宋晋文公救宋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在方城。故曰：申）申叔去＝（僖公二十六年申叔戌＝）使子玉去入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晋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献公之子九人唯

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怀吕）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无求过分军志兵书）。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请战王怒少与之师楚师败绩鲁宣公十三年及晋师战於必晋师败绩楚子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筑军营以彰武功）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不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戢藏也。弓矢也。诗美武王能诛灭暴乱也。）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武颂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诛纣致定其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铺布也。绎陈也。时是也。思辞也。颂美武王能布政陈教使天下归往求安也。）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其六六篇绥安也。屡数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数致丰年此三六之数与今诗颂篇次不同盖楚乐歌之篇）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孙不忘其章。（若之篇章使子孙不忘）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存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几危也。）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兵动则年荒）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战胜）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於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晋罪无所犯也。）今罪无所（鲸鲵大鱼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为京观乎！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晋文公败楚於城濮子玉及连而死晋侯闻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见颜色）曰：莫余毒也。已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楚共王时申公巫臣奔晋而因至（至克族子）以臣於晋晋人使为邢大夫（邢晋邑）楚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禁锢勿令仕）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盖覆也。）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言不许）若无益於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为七年楚灭巫臣族晋南通吴张本）。

齐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熟计之楚王业已欲和於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言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於越不足以雪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雪耻於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齐韩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於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侵地矣，於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列国君部·谋略

班固有言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後战故春秋之世霸之君兼弱攻昧行是道也。乃有割天性之亲以结其私爱乘事机之变以致其震恐或阳善而弛其备或求成而纾其难片言激怒三军为之鼓行单介致命千乘为之罢举故能敌大以小图安於危是皆变诈出乎！其心几微究乎！其表乃至自为之使以入国亲改其服以从异俗孟子所谓五霸之罪人也。其信然乎！

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已而不备郑人袭胡取之。

晋文公初奔狄惠公畏文公乃使宦者履与壮士欲杀重耳（文公名）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欲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久矣。故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於是遂行後反国伐曹门焉多死（攻曹城门）曹人尸诸城上（磔晋

死人於城上) 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於墓(與众也。舍墓为将发蒙) 师迁焉曹人凶惧(迁至曹人墓凶凶恐惧声) 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遂入曹。

楚文王欲取息与蔡(息蔡二国名) 乃先诈善蔡侯而与之谋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蔡侯哀侯也。妻之娣为姨) 吾请为殯俱入息因以甲徂遂取息旋会于蔡。又取蔡(不劳师徒得之曰：取言易也。)

庄王九年令尹子越椒以。若敖氏处野将攻王王与。若敖氏战于皋浒(楚地名) 伯棼射王汰及鼓附著於丁宁(伯棼越椒也。车辕汰过也。箭过车辕上丁宁钲也。) 又射汰以贯笠毂(兵车无盖尊者则边人执笠依毂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笠毂言箭及王之盖) 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於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吴阖闾六年桐叛楚(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 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舒鸠楚属国) 曰：以师临我(教舒鸠诱楚使以师临吴) 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吴伐桐也。伪。若畏楚师之临已而为伐其叛国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吴所谓多方以误之) 秋楚囊瓦伐吴师於豫章(从舒鸠言) 吴人见舟於豫章(伪将为楚伐桐) 而潜师于巢(实欲以击楚) 冬十月吴军楚师战于豫章败之(楚不忌故) 遂围巢克之获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越王句践元年吴伐越(楚五年越入吴) 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敢死之士往辄为吴所禽欲使吴师乱取之而吴不动) 使罪人三行属剑於颈(以剑注颈) 而辞曰：二君有治(治军旅) 臣奸旗鼓(犯军令) 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刎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射伤吴王阖闾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践兴师伐吴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以馀兵五千栖於会稽之上使大夫种行成於吴曰：寡君句践乏无所使使下臣种不敢彻声闻於天王私於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句践女於王大夫女於大夫士女於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夫差将欲听与之行成子胥谏不听遂许之後越伐吴吴子御於笠泽夹水而阵越为左右句卒(句卒钩伍相著别为左右屯也。) 使夜或左或右鼓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句卒为声势以分吴军而三军精兵并力击其中军故得胜)

赵武灵王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藺郭狼败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王之迹开於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怨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於亲而国听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於贱而行政先信於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夷平也。胡服之功使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句智之所居也。(五帝本纪云：幼而句齐)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

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使者以报王曰：臣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谓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剪鬻文身箝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以草染齿用白作黑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却冠林绌（战国策作林缝绌亦缝之别名也。鬻者鬻针也。古字假借故作林绌耳此盖言其女功緘缕之粗拙也。又一本作圭冠黎也。）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将安平经县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党以东）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高社稷之神灵则高几於不守也。先王鬼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高事之鬼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於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赵文赵造周召（战国策作绍召音绍）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马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其後武灵王传国於子惠文王乃自号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中九原直南袭秦，於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灭中山迁其王於肤施（在上郡）起灵寿（在常山）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

列国君部·任谋

《诗》曰：周爰咨谋《书》曰：谋及卿士自周之东迁诸侯力攻征伐自出权谲相倾凌弱大侵小以至於战国谋臣辨士比比而有乃能询求听纳用其所长规转川流风行霆断繇是克敌而益壤和戎以靖国持危以纾难治烦而解纷至於反间变诈阴诡奇巧以济一时之务者有之矣。盖利之所在见几而作夫岂暇顾道家之所忌哉！

晋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曰：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其意何也。诸大夫有进对者曰：寝不安与其诸侍御有不在侧者与献公不应荀息进曰：虞郭见与（犹曰：虞郭岂见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献公欲伐此国故云：耳）献公揖而进之（以手通指曰：揖）遂与之入而谋曰：吾欲攻虢则虞救之攻虞则虢救之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对曰：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尔君何忧焉献公曰：然则奈何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屈产出名马之地乘备驷也。）与垂棘之白璧（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为美）往必可得也。则宝出之内府藏之外府（如虞可得犹外府藏也。）马出之内厩系之外厩尔君何丧焉献公曰：诺。虽然宫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宫之奇知则知矣。（君欲言其知实知也。）虽然虞公贪而好宝必不从其言请终以往，於是终以往虞公见宝许诺宫之奇果谏云：记曰：唇亡则齿寒（记《史记》也。）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赐犹惠也。）则晋今日取虢而明日虞从而亡耳君请勿许也。虞公不从其言终假之道以取虢（明虢非虞不灭虞当坐灭人）还四年反取虞（还复往故云：反）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荀息见曰：臣之谋何如献公曰：子之谋则已行矣。宝则吾宝也。然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以马齿长戏之喻荀息之年老道此者以终荀息宫之奇言。且以为戒）悼公五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

晋（无终山戎国名孟乐其使臣）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欲戎与晋和《庄子》魏绛）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於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於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诸华中国）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荐聚也。易犹轻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耸惧狎习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顿坏也。）鉴於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为鉴戒）远至迓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民事田以时（传言晋侯能用善谋）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於齐怀王薨太子辞於齐王而归齐王隘之曰：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与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退而问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求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後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齐也。而不与负不义於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於秦景鲤出王入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於秦寡人谁用於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於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命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献地於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馀万敝甲钝兵愿承下坐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境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秦繆公时戎王使繇余於秦繇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繆公贤故使繇余观秦繆公示以宫室积聚繇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繇余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灾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繇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繇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繇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内史周官也。夺一作旬好乐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与繇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而後令内史廖以女乐二人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於是秦乃归繇余繇余数谏不听繆公。又数使人间要繇余繇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於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张仪既相秦苴蜀相攻击（苴读为苞黎之苞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各来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一作寻成皋巩县有寻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伐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有桀

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友一国之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富厚轻诸侯齐桓公十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於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子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宣王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教於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於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於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必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於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帅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虜魏太子申。

襄王立田单相之过□水有老人涉□而寒出不能行坐沙中田单见其寒欲使後军分之衣无可以分者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後之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曰：女闻言乎！对曰：闻之王曰：女以为何。若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婴一作□分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嘉其行後数日贯珠者复见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单而揖之於庭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之乃使人听於闾里闻丈夫之相与语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也。

卷二百三十九

列国君部·政令任贤有礼政令

《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则千乘之君五等之制忠为令德而夹辅王室道在济时而宽明政理至於兴利除害务财训农救灾患而振滞淹薄赋敛而省徭役惩恶以劝善继好以息民作周孚先为诸侯率不亦美哉！

周初封康叔于卫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酗於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乃归之（徐广曰：一本云：政不简不行不行不乐不乐则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简不易有近乎！简易民必归之）卫武公即位□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齐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齐国政连五家之兵（国语曰：管仲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以为军令）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宥禄贤能齐人皆说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於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於父母长弟闻於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

蔽贤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问焉曰：於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於子之属有不慈不孝於父母不长弟於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属大夫退而■属属退而■连连退而■乡乡退而■卒卒退而■邑邑退而■家是故匹夫有善而可举有不善而可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立一霸王之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从事於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甲二戟轻罪入兰盾■合革二戟（兰即所谓兰□兵架也。■合革重革当心著之所以御矢也。）小罪入以金钩（三十斤曰：钩）分宥薄罪入以半钩（分宥谓从坐者分其首犯而宽宥之）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谓其人自无所坐而被抑屈为狱讼者正当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则令人束矢也。）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夷居试诸木土（夷■类也。居□类）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於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所以谏正君）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理狱官）宁戚为田（教以农事自此已上理内已下理外）隰朋为行（行谓行人也。使以通使诸侯）曹宿孙处楚商客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尚处燕审友处晋（令此诸贤各处诸侯之国者所以讽劝之令归齐）。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币以极聘（见）於诸侯以安邻国则邻国亲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谓以何国为征伐之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堂潜（堂潜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灾教令泄水於海使有弊尽）渠弥於有渚（复教之穿渠弥亘於河渚）纲山於有牢（教之立国城必依山以为纲纪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吉台原姑与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弥於有渚纲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弥於有渚纲山於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於岱阴西至於济北至於海东至於纪随（纪随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沉乱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分吴地之半）存鲁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据宋郑（既割越地。又据宋郑之国以为亲援）征伐楚济汝水（伐楚时渡汝水）逾方地（谓方城之地）望汶山（楚山）使贡丝於周室（使楚贡丝即所谓□丝者也。堪为琴瑟弦）城用反胙於绛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屠何东胡之先也。）而骑寇始服（北地以骑为寇）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谓龙门之西河）方舟设■付乘桴济河至於石沉（石沉地名）县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与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国名）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书谓要盟之辞载之於册）载书以誓要於上下荐神（谓以上下之神祇为盟誓。又以其牲荐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於阳■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谓胁盾之属不解甲於垒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无弓服无矢（■弓衣也。无弓无矢亦言不用）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又云：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後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於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於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罢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而入■□载而归故钩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军谭遂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於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廛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

卫文公，公子顽之子也。鲁闵公二年狄攻卫懿公咸卫立文公齐桓公封於楚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粗布大帛厚缁盖用诸侯谅■之服）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赏其利器用）敬教劝学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劳苦以救卫民）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可齿也。（不可齿者不与相长）。

秦穆公十六年为河东置官司。

齐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晋文公自始入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无义则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义）入务利民民怀生矣。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见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资者不求丰焉（不诈以求多）明徵其辞（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於是乎！大■以示之礼（■顺少长明贵贱）作执秩以正其官（执秩主爵秩之官）民听不惑而後用之出■伐释宋围（楚子使申叔去■子玉去宋）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楚共王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传》曰：寡人生十年而丧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盖年十三矣。）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後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言文王以众士安）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侪众）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阅民户口）已责（弃逋责）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

晋景公作六军（为六军僭王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旃皆为卿赏鞍之功也。（韩厥为新中军赵括佐之巩朔为新上军韩穿佐之荀雅为新下军赵旃佐之晋旧自有三军今增此故为六军）。

悼公元年二月乙酉朔即位於朝（朝庙五日而即位也。厉公杀子绝故悼公不以嗣子居丧）始命百官（始为政）施舍己责（施恩惠舍劳役止逋责）逮鰥寡（惠及微）振废滞（起旧德）匡乏困救灾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宥宽也。）节器用（节省）时用民（使民以时）欲无犯时（不纵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颀赵武为卿（相魏□子魴士颀魏颀子武赵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劳於晋国）荀彘栾□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韩厥子）使士渥浊为太傅使■范武子之法（渥浊士贞子武子为景公太傅）右行辛为司空使■士□之法（辛将右行因以为氏士□献公司空也。）弁纠御戎■交正属焉（弁纠栾纠也。■交正主马官）使训诸御知义（戎士尚节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司士车右之官）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勇力皆车右士勇力多不顺命训之共时之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省卿戎御令军尉摄御而已）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魏■子也。）张老为■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籍偃谈父为上军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相亲以听上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驂属焉使训群驂知礼（程郑荀氏别族乘马御乘车之仆也。六驂六闲之驂《周礼》诸侯有六闲马乘车尚礼容故训群驂使知礼）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大国三卿晋时置六卿为军帅故总举六官则知群官无非其人）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官守其业无相逾易）爵不逾德（量德授爵）师不陵正旅不■师（正军将命卿也。师二千五百人之师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礼不相陵■）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八年春鲁襄公来朝。且听朝聘之数（晋悼复修霸业故朝而稟其多少）五月甲辰会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无忌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宁殖邾大夫会之（晋难重烦诸侯故使大夫听命）又■於绵上以治兵使赵武将上军（武自新军超四等代荀偃）韩起佐之（位如故）栾□将下军魏绛佐之（□亦如故■■自新军佐超一等代士魴）新军无帅（将佐皆迁）晋侯难其人使其什率其卒乘官属以从於下军礼也。（得慎举之礼）。又悼公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成国大国）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之长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袭亦幼皆未可立也。新军无帅故舍之（袭士魴子也。十三年荀□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为卿故新军无帅遂舍之）初悼公既立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难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後既立定百事立百官育门子选贤良兴旧族出

滞赏毕故刑赦囚系宥 罪荐积德逮鰥寡振废淹养老幼恤孤疾之称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称曰：王父尊而亲之所以尽其心故王父不敢不承命）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 兮为傅（兮叔向也。代士渥浊）张君臣为中军司马（张《老子》代其父）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军尉为公族大夫去副职就 官韩襄无忌子）虞丘书为乘马御（代程郑）改服修官 於曲沃（既葬改丧服 官选贤能曲沃晋祖庙 冬祭也。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 尝於庙今晋逾月葬作主而 祭传言晋将有溴梁之会故速葬）警守而下溴於溴梁（顺河东行。故曰：下）命归侵田（诸侯相侵取之田）

楚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於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於是楚地千里平王即位封陈蔡复迁邑（复九年所迁邑）致群赂（始举事时所货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举职 废官）初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归郑之侵地存 国中 政教及吴灭州来令尹子旗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 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言平王所以能有国）二年平王使然丹简上国之兵於宗丘。且抚其民（上国在国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国宗丘楚地）分贫振穷（分与也。振救也。）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介特单身民也。收养不使流散）救灾患宥孤寡（宽其赋税）赦罪戾诘奸慝（诘责问也。）举淹滞（有才德而未叙者曰：淹滞）礼新叙旧（新羁旅也。）禄勋合亲（勋功也。亲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罢简东国之兵於召陵（兵在国都之东）亦如之（如然丹）好於边疆（结好四邻）息民五年而後用师礼也。

宋元公时华氏之乱诸侯之戎谋请出华氏宋人从之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代华费遂）边 为大司徒（平公曾孙代华定）乐祁为司城（祁子罕孙乐祁黎）仲几为左师（仲几江孙代向宁）乐大心为右师（代华亥）乐 免为大司寇（免子罕孙）以靖国人楚昭王时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於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能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平地作室不起坛也。）器不雕镂（雕篆也。镂刻也。）宫室不观（观台榭）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选取坚厚不尚细靡）在国天有 厉（厉疾疫也。）亲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须军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犹遍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所尝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知身死不见旷弃）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

越王勾践与吴战败吴赦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於坐坐卧仰饮胆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徐广曰：吊或作葬）与百姓同其劳。

秦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

献公元年止从死。

齐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甚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於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於齐二十馀年。

秦孝公元年（庚申也。）河山以东 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交界筑长城自郑滨雒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 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後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蹀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 鬼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 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庚申也。意尝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 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於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 原王（地理志天水有 原道县应邵曰： 原戎邑音桓）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 刑内务耕

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怫然相与之争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乃拜鞅为左庶长二年天子致胙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汉书》百官。表曰：县令长皆秦官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雒十三年初为有秩史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初孝公令商鞅为法於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一为公士二上造三簪（马衣）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太上下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孝公既任商鞅乃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斗斛（今之斛也。）权衡丈尺惠王十二年初腊。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韩昭侯时《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谓学於子者也。听之子之谒而废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

燕昭王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

赵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二十五年使周赧召胡服傅王子何秦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 二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

列国君部·任贤

东周之後诸侯力政大以图霸业小以保封略礼乐征伐既繇已而出佐佑辅弼必得士而 二乃能咨求髦俊申之委任极尊礼之数推倚属之重授之以政而一二必循其谋待之以诚而疏戚莫间其宠繇是沦感於骨髓竭智於精明磨励以须弥缝其阙用能康事典而经邦政辑武经而畅戎略庇民以成化辟国而失谋集臣伐以奋庸垂令闻而长世任能之效不其伟欤。

鲁闵公即位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闵公初立国家多难以季友忠贤故请霸主而复之）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於郎以待之春秋《书》曰：季子来归嘉之也。

齐桓公归国《管子》束 二专在鲁鲍叔曰：君。若欲霸王则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君。若得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公不听鲍叔固让果听之，於是使人告鲁曰：管仲寡人讎也。愿得之亲加手焉鲁许诺乃使吏 二享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甲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被以 二火 二以牺 二 二谓之仲父使与鲍叔隰朋高 二 二齐国政连五家之兵（《管子》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以为军令）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贍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有司请事於齐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桓公，公。又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其近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何为而不易也。又宁戚见桓公说以合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悦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遂举大用之而授之以为卿桓公定三革隐五刃（定奠隐藏也。三革甲冑盾五刃刀剑矛戟矢）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晋）是故大国慚 二鬼小国附协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五子皆齐卿大夫一云：齐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三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聪不敢独擅进之先祖此闻天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又晋平公问於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缝宾胥无善纯缘桓公知衣而已以其臣之力也。师旷侍曰：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济和之羹已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又管仲言於桓公曰：夫垦田弗已辟土殖 二尽地之利则臣不。若宁戚请置以为田官登降揖让进退闲习则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重富贵不避死亡则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谏臣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则臣不。若隰宁请置以为大理平原广园车不结轨事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若归则臣不。若王子成甫请置以为大司马如欲治国强兵则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则夷吾氏）。

威王与魏王会田於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惠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

寸之珠 二 车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齐之北门西门也。言燕赵之人畏见侵伐故祭以求福）從而从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在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 二 千乘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悻而去。

宣王为太子威王令成侯邹忌及田忌将以救韩伐魏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责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责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

晋文公 二 于被庐（晋常以春 二 礼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庐晋地）作三军（晋献公作三军今复大国之礼）谋元师（中军帅）赵衰曰： 二 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虞夏书也。敷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试犹考也。庸功也。）君其试之乃使 二 将中军 二 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赵衰为卿让於栾枝先轸（栾枝贞子也。栾宾之孙）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二 为右明年 二 卒。又以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先轸以下军佐超将中军。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襄公 二 于夷舍二军（鲁僖公三十一年晋 二 清原作五军今舍二军复三军之制夷晋地前年四卿卒故 二 以谋军帅）使狐射姑将中军（代先。且居）赵盾佐之（代赵衰也。盾赵衰子）阳处父至自温（往年聘卫过温今始至）改 二 於董易中军（易以赵盾为帅射姑佐之河东汾阴县有董亭）阳子成季之属也。（处父尝为赵衰属大夫）故党於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为国政（宣赵盾谥）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轻重当）辟狱刑（辟犹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繇质要（繇用也。质要券也。）治旧亾（治理污秽）本秩礼（贵贱不失其本）续常职（ 二 废官）出滞淹（拔贤能也。）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悼公即位於朝使魏相士魴魏颉赵武为卿（相魏 二 子魴士会子颉魏颉子武赵朔子此四人其父皆有劳於晋国）荀家荀会栾 二 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无忌韩厥子）使士渥浊为太傅使 二 范武子之法（渥浊士贞子武子为景公太傅）右行辛为司空使 二 士 二 之法（辛将右行因以为氏士 二 献公司空也。）弁纠御戎 二 交正属焉（弁纠栾纠也。 二 交正主马官）使训诸御知义（戎事尚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司士车右之官）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勇力皆车右士勇力多不顺命训之共时之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省卿戎御令军尉摄御而已）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魏 二 子也。）张老为侯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籍偃谈父为上军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相亲以听上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驂属焉使训群驂知礼（程郑荀氏别族乘马御乘车之仆也。六闲之驂《周礼》诸侯有六闲马乘车尚礼容故训群驂使知礼）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大国三卿晋时置六卿为军帅故总举六官则知群官无非其人）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官守其职无相逾易）爵不逾德（量德授爵）师不陵正旅不 二 师（正军将命卿也。师二千五百人之师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礼不相陵 二 ）民无谤言所以霸也。（国语载悼公即位使吕宣子佐下军曰：必 二 之役吕 二 佐智《庄子》於上军获楚公子 二 臣与连尹襄老以免于羽鄢之役亲射楚王而败楚师以定晋国而无後其子孙不可不崇使彘恭子将新军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诸侯至於今是赖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魏颉以其身却退秦师於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於景锺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兴也。栾伯请公族大夫公曰：荀家 二 惠荀会文敏 二 也。果敢无忌镇靖使兹四人者为之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故使 二 惠者教之则遍而不倦使文敏者道之则婉而入使果敢者谗之则过不隐使镇靖者修之则一使兹四人者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 二 二 也。使为元尉知羊舌职之聪敏肃给也。使为佐士知魏绛之勇而不乱也。使为元司马知张老之智而不诈也。使为元侯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 二 也。使为舆尉知籍偃之 二 率旧职而共给也。使为舆司马以程郑为端而不淫。且好谏而不隐使为会仆始合诸侯於虚 二 丁以救宋使张老延君誉於四方。且观道逆者公以赵《文子》为文而能恤大事使佐新军宣子吕 二 之子也。彘恭子士魴也。荀会荀家之族也。）悼公方会诸侯悼公弟阳干乱行（行陈也。）魏绛为司马戮其仆（仆御也。）悼公怒或谏公，公卒贤 二

■任之政使和戎戎大亲附。

秦繆公既得百里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大夫百里奚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尝游困於齐而乞食■至人（■至一作至）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公难是以知其贤，於是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繆公使孟明袭郑师败於■晋人归秦师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为悖乱）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又使帅师伐晋败於彭衙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於民。又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晋地）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尸而还（茅津在河东大阳县西封埋燕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楚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观乐无遗（遗废也。）尽付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於孙叔敖（事功曰：劳尽付孙叔敖使忧之）孙叔敖日夜不休不得以便主为故（休息也。不以欲得便利为主故日夜不休息也。）故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後世（庄王之霸功传闻於後世乃孙叔敖日夜不休以广其君德之所成也。）

康王时公子午为令尹（代子囊）公子罢戎为右尹□子冯为大司马（子冯叔敖从子）公子囊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诗大雅隧蹊径也。周大夫芮伯刺厉王言贪人之败善类。若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在成蹊径言昏乱之君不好典诵之言闻之。若醉得道听涂说之言则喜而答对马屈到为莫敖（屈到屈荡子）公子追舒为箴尹（追舒庄王子子南）屈荡为连尹养繇基为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於是乎！能官人是时齐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於野以丧庄公（为齐庄公服丧）康王。又召之为右尹（传言楚能用贤）昭王闻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王召令尹子西而问焉曰：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诸令尹子西对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对曰：此欲观国得失而图之不在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重者王遂使昭奚恤应之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於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二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称曰：客欲观楚之宝器楚国之所宝者贤臣理百姓实仓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璧使诸侯解忿狷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整兵戎以当■敌提■鼓以动百万之众使皆趋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之难司马子反在此怀霸王之馀议酌治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唯大国之观秦使者■矍然无以对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遂不伐楚。

惠王初卜右司马子国观瞻曰：如志（子国未为令尹时卜为右司马得吉兆如其志观瞻楚开卜大夫）故命之（命以为右司马）。及巴师伐楚围■（■楚邑），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宁子国也。）使帅师而行请承（承佐）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举之役寝尹吴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执燧象奔吴皆为先君勤劳）败巴师於■。故封子国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志）夏《书》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龟（官占卜筮之官蔽断也。昆後也。言当先断意後用龟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又白公之乱陈人恃其众而侵楚（众多也。）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於大师子■与叶公诸梁子■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尝辅相子西子期伐陈今复可使）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可命焉（右领左史皆楚贱官）子■曰：观丁父。若■俘也。武王以为军帅（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朝陈蔡封畛於汝（封畛北至汝水）惟其任也。何贱之有子高曰：天命不■滔（■滔疑也。）令尹有憾於陈（十五年子西伐吴陈使贞子吊吴以此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君盍舍焉（舍在右领与左史）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孙朝《庄子》宁速）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灭之。

悼王素闻吴起贤及起为魏西河守武侯疑之吴起惧罪遂去即之楚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於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卫懿公与狄战公与石祁子_■与甯《庄子》矢使守（壮子宝速也。_■玉_■）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赞助也。_■示以当决断）与夫人绣衣曰：听於二子。

灵公无道季康子问於孔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_■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言虽无道所任者各当其才何为丧亡）郑简公为命_■卑谏草创之（_■卑谏郑大夫名氏也。谋於野则获於国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使乘车以_■野而谋作会盟之辞）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_■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世叔郑大夫游吉也。讨治也。_■卑谏既造谋世叔复因而论之详而审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孙挥子产居东里因以为号更此四贤而成故鲜有败事）。

吴王阖庐时孙武以兵法见吴王吴人出宫中美人令武试之武斩其二宠_■臣吴王不说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於是阖庐知武能用兵法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有力焉越王勾践栖於会稽之上乃号令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也。矢示以御难_□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之也。譬如蓂笠时雨至必求之今者君既栖於会稽之上然後乃求谋臣无乃後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於吴勾践自会稽归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於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拓稽行成为质於吴二岁而吴归。

赵烈侯籍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知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於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荀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徐广曰：番音盘常山有番吾县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_■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单复具为一袭）。

孝成王时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为贤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魏文侯闻吴起贤而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於是以为将文侯。又使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又使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筐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常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臣今所置非成则璜（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负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君之相魏成者成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又云：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卜相则问乐商与王孙荀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圉荀端为贤翟璜进之以乐商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则哲进贤受王赏季成以为知贤故文侯以为相季成翟璜皆近臣亲属也。以所进者贤别之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安_■王见公子无忌自赵而归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於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

列国君·有礼

夫礼者国之经也。故曰：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若乃受裂地之封膺析^二之位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所以班朝治军讲信^二睦和邦国统百官莫大於礼者也。至於重王者之命恤邻国之灾唁其奔亡安其降附虽军旅之际郊野之间造次不违进退有度使其^二是防不失手足有措勤於斯者皆几於霸焉。

鲁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余於宋卫齐郑礼也。（告饥不以王命故言京师公以己国不足旁请邻国。故曰：礼也。传见隐公之贤）

八年齐人平宋卫於郑会盟於瓦屋使来告成三国（齐侯来告和三国）鲁隐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围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郑庄公与鲁隐公与齐侯伐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鲁鲁弗取乃与郑郑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君子谓郑庄公，於是乎！有礼。

宋闵公九年大水鲁庄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梁盛。若之何不吊（不为天所愍吊）对曰：孤实不恭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谢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兴乎！（臧文仲鲁大夫）禹汤罪己其兴也。^二享焉（^二享盛貌）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公子御说之辞也。（宋庄公子）

楚成王十八年秋围许以救郑（鲁僖公六年）诸侯救许乃还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犹有忿志而诸侯各罢故蔡将许君归楚武城地在南阳宛县北）许男面^二专街壁大夫衰[□]士與棨（^二专手於後唯见其面以壁为贄手^二专故街之棨棺也。受死故衰[□]）楚子问诸逢伯（逢伯楚大夫）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微子启封宋纣之庶兄也。）武王亲释其^二专受其壁而祓之（祓除凶之礼）焚其棨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於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三十五年桓公会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赐伯舅胙（天子谓异姓诸侯曰：伯舅）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七十曰：耄级等也。）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言天监察不远威严尝在颜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小白齐侯名余身也。）恐殒越於下（殒越颠坠也。天王居上故言恐颠坠於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晋文公重耳献公子也。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献公杀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难出奔是时在翟就吊之）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於斯得国恒於斯（言在丧代之际）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劝其反国意欲纳之丧谓亡失位孺稚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宝谓善道可守者仁亲亲行仁义）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欲反国求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说犹解也。）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亡不得与於哭泣之哀以为君忧（谢之）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谓私心）子显以致命於穆公（使者《文子》繁也。卢氏云：古者名字相配显当作^二显）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则未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鲁僖公二十七年齐孝公卒鲁有齐怨（前年齐伐鲁也。）不废丧纪礼也。

秦穆公三十七年楚人灭江（鲁文公四年）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寝不举去成饗邻国之礼有数今秦伯过之）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

楚庄王伐郑克之（鲁宣公十二年）郑伯肉袒左执旃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曰：寡人无良边垂之臣以干天祸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庄王亲自手旌左右麾军退舍七里将军子重进谏曰：夫南郢之与郑伯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死者数百人今克而不有乃失民力乎！庄王曰：吾闻古者^二于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见君子之重礼而贱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从而不赦不祥也。

卷二百四十

列国君部·勤王献捷救患二勤王

自周室微弱诸侯力政征伐之出靡繇天子勤王之举兆於此矣。乃有为兵车之会以尊王室平戎狄之乱以救猾夏或修职贡朝聘之礼或兴仗顺伐罪之师以至纠合齐盟缮完都邑请余邻国二二 预天灾盖夹辅之所存亦大义之可见桓文之举未，或不繇斯道也。

韩侯以时覲於宣王故韩奕之《诗》曰：韩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

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二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卫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侯。

鲁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隐公为之请余於宋卫齐郑礼也。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郑交恶至是乃朝。故曰：始）。

八年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初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於虢桓王立周人将畀虢公政周郑交恶郑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礼之）。

九年夏宋殇公不王（不共不职）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秋郑人以王命告鲁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复更告也。）冬公会齐侯於防谋伐宋也。

十年正月公会齐侯郑伯於中丘癸丑盟於邓为师期（寻九年会於防谋伐宋也。鲁公既会而盟盟不书非後也。盖公还告会而不告盟邓鲁地）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於老桃（会不书不告於庙也。老桃宋地六月无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误）壬戌公败宋师於菅庚午郑师入郟辛未归鲁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於鲁（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庄公後期而鲁公独败宋师故郑频独进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鲁取之推公上爵让以自替不有其实故经但书鲁取以成郑志善之也。）君子谓郑庄公，於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礼於庭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蔡人卫人成二 人不会王命冬齐人郑人入成二 讨违王命也。

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王自为伐郑之主君臣之辞也。）

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

十九年秋周惠王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皆舞六代之乐）郑伯闻之见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为之不举（去盛饌）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郑虢相命弭郑地）郑伯将惠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五月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国也。天子省方谓之巡守）虢公为王宫於二 丰（二 丰虢地）。

三十年山戎来侵燕齐桓公伐山戎救燕因割燕所至地与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

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楚界犹未至南海因齐处北海遂称所近牛马风逸盖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二 也。）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五等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讨其罪齐桓因此命以夸楚）赐我先君履东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无棣（穆陵无棣皆齐境也。履所践履之界齐桓。又因以自言其盛）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尚书包匭菁茅茅之为异未审）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

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於首止（惠王太子郑也。不名而殊会尊之也。首止卫地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首乡）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会王太子郑谋宁周（惠王以惠后故将废

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故齐桓公帅诸侯会王太子以定其位。

七年闰六月襄王恶太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惠王丧而告难于齐。

八年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於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後发表。

十一年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杨拒泉皋皆戎邑及诸杂戎居伊水雒水之间者今伊阙北有泉亭）王子带召之也。（王子带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惠公平戎於王。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带（前年王子带奔齐言欲复之）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於咸（咸卫地东郡濮阳县东南有咸城）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秋为戎难故诸侯戎周齐仲孙湫致之（戎守也。致诸侯戎卒於周）十六年秋王以戎难告於齐齐徵诸侯而戎周（十一年戎伐京师以来遂为王室难）

二十四年秋太叔以狄师伐周（太叔王子带）王出 二 郑处于汜。

二十五年春秦伯师於河上将纳王狐偃言於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於诸侯今为可矣。（侯仇为平王侯伯匡辅周室）使卜偃卜之吉晋侯辞秦师而下（辞让秦师使还顺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於阳樊右师围温（太叔在温故）左师逆王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温杀之於隰城戊午晋侯朝王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晋文公败楚於城濮癸酉而还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宫於践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於王庭（践土宫之庭书践土别於京师）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奖助也。渝变也。殛诛也。俾使也。队陨也。克能也。）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合义信）谓晋，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五月公朝於王所（王在践土非京师。故曰：所）冬诸侯会於温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晋侯大会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为名义自嫌 二 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尽群臣之礼皆谄而不正之事）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周公天子三公兼蒙宰）公子遂如晋京师遂如晋（如京师报宰周公）

文公元年夏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毛国伯爵诸侯为王卿士者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合瑞为信）叔孙得臣如周拜（谢赐命）

宣公九年夏孟献子聘於周王以为有礼。

十六年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

成公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晋文十七年 二 垂之役詹嘉处瑕故谓之瑕嘉）单襄公如晋拜成（谓谢晋为平戎）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

十五年春会於戚讨曹成公（讨其杀太子而自立事）执而归诸京师。

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陈生 二 戎於晋（王叔周卿士也。戎陵 二 周室故告 二 盟主）晋人执之士魋如京师言王叔之贰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义故晋执之）

二十四年冬齐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 二 雒斗毁王宫齐叛晋欲求媚於天子故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贺城。

二十六年冬晋韩宣子聘於周王使请事（问何事来聘）对曰：晋士起将归时事於宰旅无佗事矣。（起宣子名礼诸侯大夫入天子国称士时事四时贡职宰旅蒙宰之下士言献职贡於宰旅不敢斥尊）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於晋乎！辞不失旧（阜大也。言周衰诸侯莫能如礼唯韩起不失）昭公二十二年六月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秩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单子逆悼王於庄宫以归（悼王王猛也。）鲁叔鞅至自京师言王室之乱十月晋籍谈荀跖帅九州之戎（九州戎陆浑戎也。州乡属也。五州为乡）及焦瑕温原之师（晋四邑）以纳王於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十二月庚戌晋籍谈荀跖贾辛司马督（司马乌）帅师军於阴（籍谈所军）於侯氏（荀跖所军）於 二 泉（贾辛所军）次於社（司马督所次）王师军於汜於解次於任人（五师分在三邑）闰月晋箕遗乐徵右行诡济师取前城（三子晋大夫济师渡伊雒）军其东南王师军於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三年正月壬寅二师围郟（二师王师晋师也。）癸卯郟 二 溃（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晋师在平

阴王师在泽邑王使告间（子朝败故）庚戌还（晋师还）六月壬午子朝入於尹（自京入尹氏之邑）庚寅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辟子朝出居刘子邑）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近东城）七月戊申
 二罗纳诸庄宫（二罗周大夫二ツ之子）。

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二位问周故（二位临也。就问子朝敬王知谁曲直）士伯立於乾祭而问於介众（乾祭王城北门介大也。）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众言子朝曲故）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瑕杏敬王邑）郑伯如晋子太叔相见范献子献子曰：若王室何对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嫠寡妇也。织者常苦纬少寡妇所宜忧）而忧宗室之陨为将及焉（恐祸及己）今王室实蠢蠢焉（蠢蠢动扰貌）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罄矣。惟二之耻（诗小雅二大器瓶小器常禀於二者而所受罄尽则二为无馀故耻之）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宣子图之（宣子韩起）乃徵会於诸侯期以明年（为明年黄父传）。

二十五年夏叔诣会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谋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乱谋定之）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简子赵鞅）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纳王於王城）。

二十六年四月单子如晋告急七月己巳刘子以王出（师败惧而出）庚午次於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刘（烧刘子邑）丙子王宿於褚氏（雒阳县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萑谷胥靡皆周地胥靡滑本郑邑）晋知跖赵鞅师帅纳王使女宽守关塞（女宽晋大夫关塞雒阳西南伊关口也。守之备子朝）十月丙申王师起於滑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知跖赵鞅之师）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党子朝晋师克巩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称氏重见尹固名者为後还见杀）阴忌奔莒以叛（阴忌子朝党莒周邑）召伯逆王於尸及刘子单子盟（召伯新还故盟）遂军圉泽次於二是上（圉泽二是上皆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成周今雒阳）甲戌盟於襄宫（襄王之庙）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般晋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於庄宫（庄宫在王城）。

二十七年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戍於周。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子朝之乱其馀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天子曰：天降祸於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以为伯父忧（俾使也。兄弟谓子朝也。伯父谓晋侯）我一二亲昵甥舅不遑启处於今十年（谓二十三年二师围郊至於今）勤戍五年（谓二十八年晋籍秦致诸侯之戍至於今）余一人无日忘之（念诸侯劳）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闵闵忧貌遭乱尝闵闵异望安定如农夫之忧饥异望来岁之将熟）伯父。若肆大惠复二文之业弛周室之忧（肆展放也。二文谓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犹解也。）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作成周迁殷民以为京师之东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徵福假灵於成王二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螫贼远屏晋之力也。（螫贼喻灾害）其委诸伯父使伯父实重图之俾我一人无徵怨於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徵先王之灵以为大功）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云：欲罢戍而城）虽有後事晋勿与知可也。从王命以纾诸侯晋国无忧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对（伯音韩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诸侯迟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於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计所当城之丈数）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沟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议远迩（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远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几时毕）计徒庸（知用几人功）虑材用（知费几材用）书二侯粮（知用几粮食）以令役於诸侯属役赋丈（付所当城尺丈）书以授帅（帅诸侯之大夫）而效诸刘子（效致也。）韩简子临之以成命。

定公六年四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於周（儋翩子朝馀党）郑，於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郑伐周六邑阳城县西南有负黍亭）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为下天王出居姑莪）十二月天王处於姑莪（起姑莪周）辟儋翩之乱也。

七年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於庆氏（地庆氏守姑莩大夫）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於逢泽（开封东北有逢泽）朝天子。

列国君部·献捷

春秋之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捷於王所以表杀敌之为果示我武之惟扬繇是操仗大功悬首藁邱恺歌斯作用警不庭者矣。至有尊奉霸王协比同盟爰行执讯之仪用敦睦邻之好既读遗俘之礼有_二鬼不_二之典褒贬之义旧典存焉。

鲁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

僖公二十一年冬楚子伐宋楚人使宜申来献捷。

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於城濮献楚俘於王振旅恺以入於晋（恺乐也。）献俘授馘饮至大赏（授数也。献楚俘於庙）

鲁宣公十五年七月晋侯使赵同献狄俘於周。

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铎辰留吁之属）三月献狄俘（献於王也。）

成公二年十一月晋师及诸侯之师战於案齐师败绩晋景公使巩朔献齐捷於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怨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兄弟同姓国甥舅异姓国略经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_二匿（告伐事而不献囚俘）禁淫慝也。（淫慝为贼掠百姓取囚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齐（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於王室（巩朔上军大夫非命卿名位不达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礼（谓献齐捷）余虽欲於巩伯（欲受其献）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後也。（齐世与周昏故曰：甥舅）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庄伯巩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属也。三吏三公也。）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降於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相相礼者籍书也。王畏晋故私宴贿以慰巩朔）

十六年晋厉公与楚战於鄢陵楚师败绩十二月晋侯使_二至献楚捷於周。

襄公十五年六月郑子展子产帅师伐陈入之八月子产献捷於晋（献入陈之功而不献其俘）戎服将事（戎服军旅之衣异於朝服）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阍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阍父舜之後当周之兴阍父为武王陶）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舜圣故谓之神明）庸以元女大_二臣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长女胡公阍父之子满也。）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谓之恪并二王後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赖（言陈周之甥至今赖周德）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陈桓公鲍卒，於是陈乱事在鲁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厉公也。）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杀太子免而代之郑庄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杀之（欲立其出故）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奉戴犹奉事）至於庄宣皆我之自立（陈庄公宣公皆厉公子）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荡流移失所也。宣公十一年陈夏徵舒杀灵公灵公之子成公奔晋自晋因郑而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亿度也。逞尽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谓郑伯稽首告晋请伐陈）未获成命（未得伐陈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前年陈从楚伐郑东门）当陈隧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_二臣（上辱大_二臣之灵）天诱其衷启敝邑心（启开也。开道其心故得胜）陈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诛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郑武公庄公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晋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受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公二十八年）士庄伯不能诘（士庄伯士弱也。）复於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定公六年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献此春取匡之俘也。）

列国君部·救患

亲仁善邻有国之本也。周亟_丁患诸侯之礼也。盖夫天道难谏灾_二或作地利不至饥馑遂臻必当通其有无行其彼此岁凶则告余以舒其难国富则饩粟以矜其民故虽天灾流行而乃人用不匮。若其兵戈互举强弱相敝则必救以师旅释围解斗立其宗社兴灭固存，或以定霸之宜，或以同盟之故仗其大义矜其无资斯乃侯伯之道也。其，或以暴易暴以众凌寡亦五霸之罪人也。

鲁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於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於齐（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诸侯之大夫戍齐。

庄公三十二年夏宋公齐侯遇於梁丘初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於诸侯（楚伐郑在二十八年谋为郑报楚）宋公请先见於齐侯故夏遇於梁丘（齐善宋之请见故进其班）。

闵公元年正月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敬仲管夷吾）诸夏亲_二匿不可弃也。（诸夏中国也。_二匿近也。）宴安_二二毒不可怀也。（以宴安比之_二二毒）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诗小雅也。文王为西伯劳来诸侯之诗）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同恤所恶）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僖公元年春齐率诸侯之师救邢次於聂北邢人溃出奔师（奔聂北之师也。邢溃不书不告也。）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迁之师无私焉（皆撰具还之无所私也。）夏邢迁於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君死国灭故传言封）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於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作木瓜之诗。

六年秋楚人围许以救郑（楚子不亲围以围者告）诸侯救许乃还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郭惧狄难也。

十三年冬晋荐饥（麦禾皆不熟）使乞余於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言不损秦）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不义故民不从之）谓百里与诸乎！（百里秦大夫）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欲为父报仇）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输粟於晋自雍及_二二相继（雍秦国都绛晋国都）命之曰：_二二舟之役。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诸侯盟於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於匡以待之秋伐厉以救徐也。

是年秦伐晋获晋侯秦与晋平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晋其庸可异乎！（唐叔晋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商王帝乙之子纣之庶兄）姑树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夏师救齐狄救齐（师鲁师也。）

二十年秋齐狄盟於邢为邢谋卫难也，於是卫方病邢。

二十二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楚人伐宋以救郑。

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轸晋下军之佐）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於是乎！_二於被庐作三军谋元师出_二二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晋侯伐卫楚人救卫不克晋执卫侯公为之请纳玉於王与晋侯皆十_二王许复之三十三年秋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文公三年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救江（时楚人围江晋师伐楚楚国为难则江围自解）。

宣公元年六月陈灵公受盟於晋秋楚子侵陈遂侵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於_二林以伐郑也。楚_二贾救郑遇於北林（与晋师相遇荧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囚晋解扬晋人乃还。

二年春秦师伐晋以报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围焦（焦晋河外邑）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阴地晋河南山北自上雒以东至陆浑）以报大棘之役楚斗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

遂次於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竟於楚殆将毙矣。（竟＝也。斗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来世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骄之）。

十年冬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於颍北（颍水出河南阳城至下蔡入淮）诸侯之师伐郑。

成公十七年正月郑子驷侵晋虚滑（虚滑晋二邑滑故滑国为秦所灭时属晋後属周）卫北官括救晋侵郑至於高氏（不书救以侵告高氏在阳翟县西南）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伐郑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於曲洧（今新汲县治曲洧）六月楚子重救郑师於首止诸侯还（畏楚强）冬诸侯伐郑（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於汝上十一月诸侯还（不书围畏楚救）。

十八年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师与郑人侵宋子重为後镇）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於是栾书卒韩厥代将中军）曰：欲求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晋侯师於台谷以救宋（台谷闕畏）遇楚师於靡角之谷楚师还（畏晋强也。靡角宋地）晋士魴来乞师（将救宋）季《文子》问师数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知伯荀□）今彘季亦佐下军（彘季士魴）如伐郑可也。（伐郑在十七年）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从武仲言）十二月孟献子会於虚＝丁谋救宋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不敢烦诸侯故但请其师襄公元年围彭城）。

襄公元年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荀偃经不书非元帅）败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县东南至长平入颍），於是东诸侯之师次於曾＝以待晋师（齐鲁曹邾杞）晋师自郑以曾＝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於是孟献子自曾＝先归不与侵陈楚故不书）晋侯卫侯次於戚以为之援（为韩厥援）秋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吕留二县今属彭城郡）不成围而还郑子然侵宋取犬丘。

五年九月丙午盟於戚会吴。且命戍陈也。（公及其会而不书盟非公後会盖不以盟告庙）楚子囊为令尹（公子贞）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讨陈（疾急也。）陈近於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後可（言晋力不能及陈故七年陈侯逃归）冬诸侯戍陈（备楚）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会於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围陈会於为＝以救之。

十年冬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魴魏绛戍之郑及晋平楚子囊救郑。

十四年春吴告败於晋（前年为楚所败）会於向为吴谋楚故也。（谋为吴伐楚）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吴伐楚丧故以为不德数而遣之卒不为伐楚）。

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遂伐晋（两事故言遂）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於雍榆（豹救晋待命於雍榆故书次雍榆晋地汲郡朝歌县东有雍城）二十四年秋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启疆如《楚辞》。且乞师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於东门次於棘泽（以齐无宇乞师故也。）诸侯还救郑（夷仪诸侯）。

昭公十一年秋季孙意如会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於厥□谋救蔡（不书救蔡不果救）。

二十二年春宋华氏之乱诸侯之戍谋曰：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为楚功其亦无能为也。已（言华氏不能复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请出之宋人从之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华＝已下五子不书非卿）。

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孙於齐次於阳州齐侯将唁公於平阴公先至於野井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阴为近故也。（齐侯自咎本不敕有司远诣阳州而欲近会於平阴故令鲁侯过共先至野井远见迎逆自咎以谢公）《书》曰：公孙於齐次於阳州齐侯唁公於野井礼也。将求於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物事也。谓先至於野井）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欲以给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十二月庚辰齐侯围郚（欲取以居公不书围郚人自服不成围）。

定公五年夏归粟於蔡（蔡为楚所围饥乏故鲁归之粟）以周亟矜无资（亟急也。）。

六月申包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吴道（道犹法术）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王於沂（稷沂皆楚地）吴人获＝射於柏举（＝射楚大）其子帅奔徒（夫奔徒楚散卒）以从子西败吴师於军祥（楚地）。

八年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报上二侵）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救不书齐师已去未入境）

十五年夏郑罕达败宋师於老丘（罕达子{差齿}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郑郑人为之伐宋欲取此以处之见哀公十二年）齐侯卫侯次於蘧□谋救宋也。

哀公六年春吴伐陈复修旧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陈盟在昭公十三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前已败於柏举今。若退还亦是败）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申子》西结子期启子闾皆昭王兄）五辞而後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宜卒於城父（大宜陈地吴师所在）

七年八月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谥）冬郑师救曹侵宋。

十年冬楚子期伐陈（陈即吴故）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二君吴楚）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

十七年夏六月赵鞅围卫齐国观陈■救卫（国观国书之子）得晋人之致师者子玉使服而见之（释囚服服其本服）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曰：无辟晋师岂敢废命（欲必敌晋）子。又何辱（言不烦来致师自将往战）简子曰：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畏子玉）

二十七年夏晋荀瑶帅师伐郑次於桐丘郑驷弘请救於齐（弘驷□□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属会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礼之）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乘车两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七里■人不知（留舒齐地违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陈留酸枣县傍河东北经济阴至高平入济水）子思曰：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子思国参）成子衣制杖戈（制两衣也。）立於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畏其得众心）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

秦昭王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於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为韩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楚也。今雍氏围秦师不下■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於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师於■以救韩楚兵去。

齐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悦。

卷二百四十一

列国君部·崇祀旌表礼士崇祀

祀为大事乃有国之通规祭不越望实诸侯之常礼故山川神祇，於是乎！举之水旱疠疫，於是乎！禱之享以克诚荐以备物是以祭则受福民赖其赐然而鲁。

郊上帝盖以周公之故秦作西■始僭王者之仪自兹已降兴伪益多矣。若乃荐事不时将命不肃慢神）卖祀盖有司之过也。

虢公当鲁庄公三十二年七月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应宗区史■享焉曰：神赐之土田（祝太祝也。宗宗人也。史太史应区■皆名）

晋献公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齐（求一作来）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崇使赵夙召霍君於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

晋复襁二十二年灭虞虢虞公而修虞祀（虞所祭祀命祀也。）

鲁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龟曰：卜不从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犹纵也。）犹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鲁废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犹犹者可止之辞）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诸侯不得郊天鲁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礼乐故郊为鲁常祀鲁颂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旗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孙庄公之子谓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交

龙为旗承祀谓视祭祀也。四马故六辔春秋犹言四时也。忒变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牺是脍是宜降福既多(☱ 赤牺纯也。皇皇后帝谓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鲁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纯色与天子同也。天亦享之宜之多与之福)。

宣公三年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称牲未卜日也。)犹三望其言之何(据食角不言之)缓也。(辞间容之故为缓不。若食角急也。别天牲主以角书者讥宣公养牲不谨敬不洁清而灾重事至尊故详录其简甚)曷为不复卜(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养牲养二卜(二卜语在下)帝牲不吉(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总领天地五帝群神也。不吉者有灾)则扳稷牲而卜之(先卜帝牲养之有灾更引稷牲卜之以为天牲养之凡当二卜尔复不吉不复郊)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宫名养帝牲三牢之处也。谓之滌者取其荡滌洁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时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视(视其身体具无灾害而已不特养于滌宫所以降稷尊帝)郊则曷为必祭稷(据郊者主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谓后稷周之始祖姜☱ 原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王者则曷为必以其祖配(据方父事天)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匹合也。无所与会合则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 昧故惟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义也。故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孙更王天下书改卜者善其应变得礼)。

成公七年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牛角乃免牛(称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礼也。)冬大雩(书过)。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郊春事也。僖公时四月卜郊不从《传》曰：四月不时春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为犹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宫室不设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车马器械不备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备其职不可以祭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美也。非享味。

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启蛰夏正建寅之月耕谓春分)。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不早而雩过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 付有事於桑山(三子郑大夫有事祭也。)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於山☱ 山林也。(☱ 养护令繁殖)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二十五月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辞也。(不言中辛中辛无事)又有继之辞也。(缘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

定公十五年正月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处举死重也。改卜礼也。)五月辛丑郊(书过)。

哀公元年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书过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处)。

晋平公二十三年郑子产聘於晋(鲁昭公七年也。)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私语)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晋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祷)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於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鯀于羽山(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祀之历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数并见祀)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晋为盟主)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祀鯀间差也。)赐子产莒之三方鼎(方鼎莒所贡)。

楚共王无蒙☱ 有宠子五人无☱ 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请神择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逆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幼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压纽。

秦襄公八年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八年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 祠白帝其牲用骊驹黄牛羝羊各一云：(骊赤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

文公十年东猎□渭之间(□渭二水名)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属著也。)其口止於☱ 衍(☱ 音孚三辅谓山陵间为衍今之☱ 州盖取名於此也。)文公问史敦(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 雍(雍旁有吴阳地也。)而雍旁故有吴

阳武 = 雍东有好 = 皆废无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 = 奥（土之可居曰： = 奥）故立 = 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

十九年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祀之（其质如石似肝陈仓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语辞也。）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殷殷声也。云：传声之乱也。野鸡亦雉也。避吕后讳。故曰：野鸡言陈宝。若来而有声则野鸡皆鸣以应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鸡史 = 文也。殷音隐）以一牢祠之名陈宝（陈仓县有宝夫人祠或一岁二岁与叶君合叶君神来时天为之殷殷雷鸣雉为之不也。）作陈宝祠灵公三年作上下 = 上 = 祭黄帝下 = 祭炎帝。

德公立卜居雍（即今之雍县）子孙饮马於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於 = 作伏祠（六月伏日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伏者谓阴气将起迫於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

宣公四年作密 = 於渭南祭青帝。

献公十七年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 = 栎阳而祀白帝。

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见上帝於雍。

赵襄子为知伯所攻奔于晋阳过从後至於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遣赵毋_T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_T余霍泰山（在河东永安县）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龙面而鸟 = 蜀鬣麋髻顽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左衽界乘（修或作随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後灭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

列国君·旌表

古者友邦蒙君莫不奉天子赞教化推之弥广四海是准。然则宥善竞劝之道莫过乎！旌别良淑表章功行则有报乃忠力褒其高节显杨茂烈昭明嘉绩繇是辞形铭篆恩崇赏典尊宠殊品封赐特厚逮夫既往礼亦异数生荣死哀而尽在懿德英风而可尚贤哲之嗣靡绝社稷之功用答垂裕後昆率为彝制俾夫千载之下义声凛然矣。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县卜皆氏也。凡车右勇力者为之）马惊败绩（惊奔失列）公队佐车授绥（戎车之贰曰：佐授绥乘公）公曰：未之卜也。（未之犹微哉！言卜国无勇）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今日败绩是无勇也。（公他日战其御马未尝惊奔）遂死之（因即赴敌而死）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养马者白肉股里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马非御与右之罪）遂谏之（谏其赴敌之功）士之有谏自此始也。

晋文公初返国赏从士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士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启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蒙欺也。）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忍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辅之龙已升去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绵上晋地在西河介休县南），於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楚庄王时令尹子扬（子杨子文之子）为司马子越 = 替而杀之（子越姓斗名椒）子越既为令尹将攻王战于皋浒遂灭。若敖氏其欺也。孙箴尹克黄（箴尹官名克黄子杨之子）使於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而自拘於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後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孙叔敖为楚相既卒数年庄王欲以优孟为相优孟曰：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於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

卫献公时太史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在固始）公再拜稽首请於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革急也。）遂以袝遂之（急吊贤者祭服以袝遂臣亲贤也。所以袝遂之者以其不用袞也。凡袝遂以敛之）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曰：世世万子孙毋变也。公子𠄎专字子鲜献公弟也。献公出奔子鲜与宁喜言纳公，公入而宁喜专公患之公孙免馀攻宁氏杀喜及右宰𠄎尸诸朝子鲜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税即衾也。脱君𠄎裳缕细而希非五服之常本无月数痛愍子鲜故特为此服无月数而献公寻毙故言终身）

齐景公时伐晋夷仪敝无存先登死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给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袝遂之（袝遂衣也。比殓三加袝遂深礼厚）与之犀轩与直盖（犀轩卿车）而先归之坐引者以师哭之（停丧车以尽哀也。君方为位而哭故挽丧者不敢立也。）亲推之三（齐侯自推丧车轮三转）

卫庄公德孔悝立已依礼褒之故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庙（孔悝大夫）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佑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𠄎彝鼎。

鲁哀公十一年齐伐鲁战于郎公叔禺人（昭公子）与其邻重汪𠄎往皆死焉（奔敌死齐寇邻邻里也。重当为童童未冠者之称姓汪名𠄎邻或作郟春秋《传》曰：童汪𠄎）鲁人欲勿殓重汪𠄎（见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丧治之言鲁人者死君事国为敛葬）问於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殓也。不亦可乎！（善之）

十六年孔丘卒公谏之曰：𠄎天不吊不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闵下故称𠄎天吊至也。𠄎。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疾病也。律法也。言丧尼父无以自为法）

越王勾践既灭吴范蠡乘轻舟以浮於五湖勾践令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後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於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西与韩赵战浹北禽乐祚王说郊迎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栋挠不避者。此吴起馀教也。臣不能为也。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赐之田二十万。

列国君·礼士

古人有言曰：霸者与其友处故北面等礼不乘之以势以求其臣则友朋之才至矣。孟子曰：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若乃千乘之国能下布衣之士者曷尝不恢道德之善之政隆邦家之基以至任之以事而举国称治当乎！其世而南面称霸者率用此道也。故有卑体折节以致其恭分庭曲坐以厚其遇乃至玉帛无所爱馆舍极其盛询其谋猷任其智力繇是威宣於邻壤惠浹於四封名声章明称为贤王向使骄而。且吝则天下之士至者盖鲜矣。

齐桓公田至於麦丘见麦丘邑人问之子何为者也。对曰：麦丘邑人也。公曰：年几何对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寿乎！子其以子之寿祝寡人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寿金玉是贱人为宝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一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羞学无恶下问贤者在旁谏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闻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尝闻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子更之麦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者之长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汤纣得罪於武王此则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公曰：善赖国家之福社稷之灵也。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载之自御以归礼之於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

管仲齐人随公子纠在鲁桓公使鲍叔求管仲於鲁鲁乃束𠄎专而押以予齐（押檻）至于堂阜之上（堂

阜地名)鲍叔弋而浴之三(被谓除其凶邪之气)桓公亲迎之郊管仲诎纓插衽(示将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欲受斧钺之诛)公辞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言君赐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与归礼之於庙三酌而问为政焉其後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父者尊老有德之称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号致之)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行饮酒礼以尊显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盖之欲以洁清示敬)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大夫执尊觴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於乐者洽於忧(乐过则忧博)厚於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於政害於国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以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乐饮而为安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公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

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何足以见曰: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也。而四方之士皆自以为不及君故不谓不辞而出所以怒至也。夫九九薄能尔而君犹礼之况贤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选而至矣。

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见其可止矣。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於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於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君不好仁义不可也。五往而後得见。

宁越卫人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於是商旅将任车以商於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贲之衣冠而见说以为天下桓公大说。

秦繆公时戎王使繇余於秦繆公示以宫室积聚繇余任载也。《诗》曰:我任我犇爝荧也。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人矣。繆公,於是与繇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其後繇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礼礼之。

百里奚为秦繆公夫人媵既而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馀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贤而时莫知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晋文公自少好士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魏佗先轸其余不名者数十人平公时亥唐隐居陋巷中平公往造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於此而已矣。

卫灵公三十五年孔子至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鲁哀公时孔子自卫反鲁归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礼馆之。

季孙为鲁大夫其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闾人为君在弗内也。(闾人守门者)曾子与子贡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更庄也)子贡先入闾人曰:乡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闾人辟之(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涉内二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礼之)。

周丰鲁人也。哀公执贄请见之(下贤也。贄禽贄也。诸侯而用禽贄降尊从卑之义)而曰:不可(辞君以尊见卑士礼先生异爵者请见之则辞)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

魏文侯师子夏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拥。

田子方居西河魏文侯友之公季成曰:田子方虽贤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与之齐礼假之有贤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议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议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请罪。

段干木辟禄而处家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间与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勿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於是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君乃置禄百万而时往馆之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於义乎！乃按兵而辍不敢攻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

齐威王时孙臧与庞涓俱学兵法田忌进孙子於威王王问兵法遂以为师费鲁附庸之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魏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邹衍^二魏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

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以身事之郭隗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用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市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耳，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於隗者乎！岂远千里哉！，於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毅为使於燕昭王以客礼待之毅辞让遂委质为臣昭王以为亚卿）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走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用乐毅之^二得贤之功也。

邹衍齐人如燕昭王拥^口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齐有稷门城也。谈说之士期会於稷下也。）

王斗齐人造门而欲见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一作王升）

驹^二齐诸驹子颇采驹衍之术以纪文，於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下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尔雅》曰：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赵武灵王即位少未能听政^上专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八十月致其礼。

孝成王时虞卿以游说之士躐^二乔担簦说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上卿故号虞卿。

卷二百四十二

列国君·部听谏明赏听谏

夫稽众舍己垂於格言虚怀从善谓之吉德而况奄宅分土建邦延世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斯不可以不慎矣。乃有勤求治道思闻过失咨询嘉言以广其聪明详译臧谋式资於政典应。若答响疾如转规用能导壅遏之情救过误之举惩忿窒欲以格其非心弼违纠缪以成於善行至于俊彦咸至名声日闻长诸侯而主夏盟尊王室而成霸业曷不由是者已。

齐桓公五年伐鲁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遂在济北蛇丘县东北）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柯今济东阿齐之阿邑犹祝柯今为祝阿）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土基三尺土阶三等曰：坛会必有坛者为升降揖让称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一云：已许之而背信杀劫之）仅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鄆（鄆卫地今东郡鄆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又会诸侯於葵丘而欲封禅管仲谏乃止。

桓公尝问於管仲曰：寡人幼弱^上^口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监焉《管子》对曰：夷吾之所能与所不能尽在君所矣。君胡有辱命桓公。又问曰：仲父寡人幼弱^上

□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监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於徐伯曰：昔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牧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饬刑政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 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无道之君乎！吾亦监焉《管子》对曰：今。若吾君之於好而宣通也。既官职美道。又何以问恶为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绩缘绩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子》对曰：夷吾闻之於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有家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警。若野兽无所就处不 天道不监四方有国不治警。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俳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警诛其良臣傲其妇女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毋度戏乐笑语式政既 柔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功伐警犹漏鉴，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昔者无道之君矣。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监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贄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事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 其祖德辨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臣乎！吾亦监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於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贄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靳亡已遂进不退假宠鬻贵尊其货贿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曰：不可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见贱。若过贪於货贿竞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倨傲不恭不交善士谗贼与通不殄人争唯趋人讼湛涵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人迷惑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入则乘等出则党鬻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管仲。又曰：东郭有狗 崖 崖旦暮欲 我 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将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东郭之狗喻易牙言其小人残忍同於狗矣。 韵为枷谓以木连狗取声为义即国家也。言易牙终能亡国灭家此不宜使必须去之为宜）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 崖 崖旦暮欲 我 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 崖 崖旦暮欲 我 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於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君必去之桓公曰：诺。

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当侧阶《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开方在卫当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齐则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齐国然後称所望也。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也。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以与饥寒令所睹於涂者无问其乡所睹於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齐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祇取诬焉（诬欺也。）天道不 滔（ 滔疑也。）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公说乃已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器坐不可以居辞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屨贱景公，於是省於刑景公疥遂 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多在齐）梁丘据与裔款（二子齐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丰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盍诛於祝固史 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君。若欲诛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刑已责（除逋责）景公宿於路寝之宫夜分闻西方有男子哭者景公悲之明日朝问於《晏子》曰：寡人夜闻西方有男子哭者甚疾声气甚悲是奚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对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逆也。父之孝子兄之顺弟也。又尝为孔子门人今其母不幸而死 枢未葬家贫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 是以悲也。公曰：子为寡人吊之因问之 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问偏 於何存盆成逆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 寄於路寝得为地下之臣拥札操笔给事宫殿中在阶之下愿以

某日未得君之意也。穷困无与图之布唇枯舌焦心热中今君不辱而临之愿君图之《晏子》曰：然此甚人之重者也。而恐君不许也。盆成逆^上就然曰：凡在君耳。且臣闻之越王好勇而民轻死楚灵王好细腰宫中多饥死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愿得以为臣曾参孝己爱其亲故天下愿得以为子今乃令人子而离散其亲戚孝乎！哉！足以为臣乎！若此而得^二是生臣之母也。若此而不得则臣请^二免尸车而寄之於国门外宇滔之下身不敢饮食推轂执辂木处鸟栖露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贱臣虽愚窃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复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以。若愚言教寡人乎！对曰：晏闻之忠不避危爱无恶言。且婴固已难之矣。今君宫处为游既夺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听不恤民忧非义也。若何勿听因道盆成逆之辞公喷然大息曰：悲乎！哉！子勿复言乃使男子免袒女^二笄者以百数为门以迎盆成逆盆成逆脱^二冠条纓黑缘以见乎公，公曰：吾闻之五子不满隅一子满朝非乃子耶盆成逆，於是临事不敢哭奉事以礼毕出门然後举声焉景公成路寝之台逢於何遭遇《晏子》於涂再拜乎！马前《晏子》下车对之曰：子何以命婴也。对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寝之台牖下愿请命合骨《晏子》曰：嘻。虽然婴将为子复之^二为不得子将。若何对曰：夫君子则有以知我者君不许吾将左手拥格右手捫心立我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诺遂入见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寝当牖之下愿合骨公作色不悦曰：自古及今亦尝闻请葬人主之宫者乎！《晏子》对曰：古之人君者其宫室节不侵生人之居其台榭俭不残犯人之墓故未尝闻请葬人主之室者也。今君侈为宫室夺人之居广为台榭残人之墓是生者愁忧不得^二处死者离易不得合骨丰乐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满求不顾细民非存之道也。且婴闻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忧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忧哀者危君不如许之公曰：诺《晏子》出梁丘据曰：自昔及今未尝闻求葬公宫者。若何许之曰：削人之居残人之墓凌人之丧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无施於死者无礼诗云：^二则异室死则同穴吾敢不许乎！逢於何遂葬路寝室之牖下解^二去布衣^二履冠紫武踊而不哭辞而不拜乃涕^下而去之景公问《晏子》曰：古之圣君其行何如对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约於身而广於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诛不避贵赏不避贱不淫於乐不遁於哀尽知道民而不伐焉劳力事民而不贵焉政尚相和故下不以相害为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於法废罪顺於民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社稷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国家之政生有厚利死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而公不图《晏子》。又曰：臣闻道者更正。又闻道者更容今君税敛重故民心离市买悖故商旅绝玩好充故家货单积邪在上畜怨藏於民嗜欲备於侧毁非满於国而公不图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预宫室不饰业工不成上役轻税上下行之而百姓亲之也。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公患之问於《晏子》曰：古之圣王其行。若何对曰：其行公正而无邪故谗人不得入不阿党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人故聚敛之术不得行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二故天下皆欲其^二德行教训加於诸侯慈爱利泽加於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党故谗谄群从之卒繁厚身养薄视民故聚敛之人行侵大国之地耗小国之民故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众^二故天下不欲其^二灾害加於诸侯劳苦施於百姓故仇敌进伐天下不救贵戚离散百姓不与公曰：然则何。若对曰：请卑辞厚币以说於诸侯轻罪省功以谢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诺，於是卑辞重币而诸侯附轻罪省功而百姓亲故小国入朝燕鲁共贡《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为人而^二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小国不与《晏子》为人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和臣亲下奈何对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而必信顺其令赦其过任大毋多责焉使迩臣无求嬖焉毋以嗜欲贫其家毋以谗人伤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进则臣和矣。俭於籍敛节於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二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公曰：善寡人闻命矣。故令诸子毋外亲谒辟梁丘据无使受报百官节^二关市省征陂泽不禁冤报者过留狱者诘焉景公尝出游问於《晏子》曰：吾欲游於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问也。婴闻之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敛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何以休吾君不豫我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者不补劳者不息夫从而历时而反谓之流从不历时而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忘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

游无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计公掌之粟数长幼贫萌之数吏所委粟发廩出粟以予贫萌者三千锺公所身见名老者十七人然後归也。

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威王时欲伐魏淳于髡谓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於前犬废於後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父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

宣王时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於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於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有间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死亡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麒麟耳王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玉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忧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忧民不。若王爱尺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工能之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也。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於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於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齐毕报王曰：（宣王也。）何见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为先王立清庙（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庙不免。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喜先君之庙在焉疾出兵救之。

晋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问曰：虢之为虢久矣。子处此故矣。虢亡其有说乎！对曰：虢君断则不能谏则不听也。不能断。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乃辍田而归遇赵衰而告之赵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与之来也。赵衰曰：古之君子听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听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晋国之忧也。文公乃召赏之，於是晋国乐纳善言文公卒以霸。

襄公于夷将登箕郑父先登（登之於上军也。）而使士梁益耳将中军（士本司空）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使狐射姑将中军（代先。且居）赵盾佐之（代赵衰也。盾赵衰子）。

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孙息谏公乃坏台。

景公时必之战晋败荀林父曰：臣为督将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

平公射安不死使竖襄抔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谏公乃趣赦之。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之聘初韩宣子之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境晋侯（平公）将亦弗逆叔向谏乃逆之。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卒于戏阳殡于未葬晋侯（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公之使人执尊酌酒请为之佐）许之而遂酌以饮工（工乐师师旷也。）公说彻酒平公尝问於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而不及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於国曰：欲进善言谒者不通罪当死。

鲁襄公如楚还及方城闻季武子袭卞公欲还出楚师以伐鲁荣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国而恃诸侯诸侯其谁匿之。若得楚师以伐鲁鲁既不违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鲁诸姬不获焉而况君乎！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鲁君以蛮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获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平公醉而怒醒而熏庸何伤君其入也。乃归。

卫灵公以天寒凿池宛春谏公乃罢役。

楚庄王有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席以露床啜以棘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

优孟谏乃止灵王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析羽为旌王旌■至於轸）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章华南郡华容县）无宇之闾入焉（有罪亡入章华宫）无宇执之有司弗与（王有司也。）曰：执人於王宫其罪大矣。执而谒诸王（执无宇也。）王将饮酒（遇其欢也。）无宇辞曰：天子经略（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毛草也。）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滨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台）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养马曰：圉养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於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荒大也。阅■也。有亡人当大■其众）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仆区刑书名）曰：盗所隐器（隐盗所得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启疆北至汝水）。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言皆将逃）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藪（萃聚也。天下逋逃悉以纣为渊藪集而归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讨纣）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言王亦为盗）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盗有宠未可得也。（盗有宠王自谓为葬灵王张本）遂赦之令尹子瑕言蹶繇於平王（蹶繇吴王弟五年灵王执以归）曰：彼何罪谚所谓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谓矣。（言灵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繇（言楚子能用善言故也。）又左尹王子胜言於平王曰：许於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於郑（平王复迁邑许自夷还居叶恃楚而不事郑）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君盍迁许许不专於楚（自以为旧国不专心事楚）郑方有令政许曰：余旧国也。（许先郑封）郑曰：余俘邑也。（郑灭许而复存之。故曰：我俘也。）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为方城外之蔽）上不可易（易轻也。）国不可小（谓邓）许不可俘雖不可启君其图之楚子说使王子胜迁许於析实白羽（于傅时日羽政为析）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及楚楚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今其来者上卿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闾以羊舌□为司宫足以辱晋■启疆谏乃止越王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践曰：善。

赵肃侯游大陵出於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也。谓郑於传时白羽改为析不明则乐音今君审於声臣恐君之聒於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武侯与诸大夫浮於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锺侍曰：此晋国之所以■也。若善循之则霸王之业基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右天■之阳庐■在其北伊雒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後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子矣。

梁襄王为太子时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半月坏城郭。且为栈道而葬群臣多谏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疲乏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丧不义子勿复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薛公乎！请告薛公薛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薛公曰：王季历葬於楚山尾（□水）水□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水）水见之，於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於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

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天下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愿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杀人主君譬无异於虎狼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

列国君部·明赏

惟五等之君刑一国之事立家者百乘食土者万民苟章程之不修将风化之几坠建侯之利懋赏攸先有能举不失劳动足有劝使夫为善者信丕命而承事忠力之臣厉贞规而犯难谋能之士吐嘉猷以沃心则书勋之文足光於盟府计功之典克烈於鼎钟者矣。

宋武公之世叟■瞞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而彡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长丘宋地）获长狄缘斯（缘斯侨如之先）皇父及二子死焉（皇父与■甥及牛父皆死故而彡班独受赏）宋公，於是以门赏而彡班使食其征（开门之征税也。）谓之而彡门。

晋献公十六年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为公御右也。夙赵衰兄毕万魏■祖父）以灭耿灭霍灭魏（平阳皮氏县东有耿乡永安县东北有霍太山三国皆姬姓）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赵夙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文公既即位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於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缺者。此更次赏三赏之後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五年文公与楚战城濮楚兵败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夫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鲁僖公元年莒人求赂（求还庆父之赂）公子季友败诸郚获莒子之弟■非卿也。嘉获之也。（莒既不能为鲁讨庆父受鲁之赂而。又重来其求无厌故嘉季友之获而书之）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三十一年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使臧文仲住宿於重馆重馆人告曰：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故班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从之获地於诸侯为多及既复命为之请曰：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力也。臣闻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虽贵罚也。今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请赏之乃赏之爵晋襄公元年败狄於箕反自箕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且居先轸之子其父死敌故进之）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缺子之功也。（先茅绝後故取其县以赏胥臣）以一命命■缺为卿复与冀（还其父故邑）

景公时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公赏之狄臣千室（林父桓子名千室千家也。）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士伯士贞子）曰：吾获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伯桓子字必■之败晋侯将杀林父士伯谏而止）羊舌职说是赏也。（职叔向父）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

鲁成公二年晋使齐还鲁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冥■（上冥■地阙）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三帅■克士■夔栾书也。尝受王先路之赐今改而易新并此车所建所服之物）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晋司马司空皆大夫舆帅主兵车侯正主斥■亚旅亦大夫也。皆鲁侯赐）

晋悼公三年会诸侯於鸡泽悼公之弟扬干乱行於曲沃（行次也。）魏■■戮其仆（仆御也。）公怒魏绛授仆人书将伏剑公跣而出曰：子无重寡人之过以■■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群臣旅会今欲显■■故特为设礼食）十二年公伐郑军于萧鱼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及宝■专辂车十五乘公赐魏绛女乐一八歌钟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诸华於今八年七合诸侯寡人无不得志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诸侯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

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无以济河二三子何劳焉子其受之。

平公十九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丰有劳於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田以胙乃旧勋（州县属河内郡）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楚康王十二年以灭舒鸠赏子木辞曰：先大夫□子之功也。以与□掩（往年楚子将伐舒鸠□子冯请退师以须其叛楚子从之卒获舒鸠故子木辞赏以与其子）

郑简公十八年入陈十九年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赐车之总名盖请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隆杀以之不也。臣之位有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见经十九年乃立子产为卿故位有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赏礼以礼见赏谓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当受二邑以公固与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知国政）让不失礼。

齐威王九年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於莒入临□齐复属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赵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阨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阨与下赐号为马服君。

孝成王五年燕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大破燕军於高■杀栗腹（燕将）遂围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名邑）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

幽缪王三年大将军李牧击秦军於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封李牧为武安君。

魏安■王时公叔痤为魏将西与韩赵战浹北禽乐祚魏王说郊迎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栋挠不避者。此吴起徇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地形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县赏罚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见敌之兵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为臣之右手不倦赏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王曰：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

燕昭王用乐毅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毅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享士封毅於昌国号为昌国君。

卷二百四十三

列国君·部务德宴享务德

夫中庸之道人伦之贵扶三纲而首五常者惟立德而已矣。故云：德者得也。匹夫得之扬名润身物无不服况千乘之雄一国之霸众臣之师长百姓之归仰可不务乎！《传》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斯之谓矣。昔三代相■公五等并制盟会有仪征伐有名聘享有礼■狩有度大夫相之良《史记》之则有降志以兴让宥过以推诚纵敌以示信损欲以利民彰善瘅恶克己复礼者多矣。斯之谓令德不亦韪乎！卫武公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作淇澳之诗。

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不齿者不与相长稚）作■■之诗公之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作干旄之诗即位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鲁僖公十八年）公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毁卫文公名）众不可（不听卫侯让）而後师于訾娄（陈师訾娄訾娄卫邑）狄师还。

鲁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齐不与鲁共其功故欲伐之）庄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繇虞《书》曰：皋陶迈种德（虞书大禹谟禹称皋陶能力行布德迈力行也。）德乃降姑务■德以待时乎！（言身有德乃为人所降服）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牧于■■野鲁人遵之，於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季孙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鲁史也。）君臣之有道作有■必颂能■泮宫作泮水颂能复周公之宇作■宫颂（宇居也。）秦缪公与晋惠公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执马}缪公与

麾下驰追之不能得繆公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繆公繆公伤，於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繆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繆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於是繆公虜晋君以归。

晋文公三年围原（鲁僖公二十五年）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谋出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四年楚子围宋晋救宋楚子玉从晋师退三舍避之初文公出奔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旄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三退不得楚之命也。）其左执鞭弭右属箠以与君周旋（弭弓末无缘者箠以受箭箠以受弓属著也。周旋相追逐也。）五年伐曹初文公亡过曹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骈胁并也。）负羁谏不听私善於重耳（谓馈盘餐璧焉重耳受餐反璧）至是伐曹虜共公以归令军毋入负羁之宗族间初文公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头须一曰里鳧须竖左右小吏）其出也。窃藏以逃（文公出时）尽用以求纳之（求纳文公）及入求见公辞以沐谓谒者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从者为羁继之仆居者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国君而讎匹夫惧者众矣。公遽见之七年秦伯围郑郑使烛之武见秦伯秦伯说与郑人盟而还子犯请击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请击秦也。夫人谓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秦晋和整而还相攻更为乱也。）吾其还也。亦去之。

襄公三年讨卫（鲁文公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陈始与卫谋谓可以强得免今晋不听故更执孔达以苟免也。）五年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也。故免之。

邾文公卜迁于绎（鲁文公十三年绎邾邑鲁国邹县北有绎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为主一人之命时有短长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传世无穷故从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楚庄王十六年为陈夏徵舒杀灵公（鲁宣公十一年）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使於齐来还独不贺（叔时楚大夫）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蹊人田田主夺之牛蹊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杀君故徵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後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於晋而立之复居陈如故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十七年春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郑围三月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翦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父劳以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谓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是年夏及晋师战于必既败晋师次于衡雍大夫潘党曰：君盍筑武军（筑军营以章武功）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戢藏也。韬也。诗美武王能诛灭暴乱而息兵矣。）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武颂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诛纣致定其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铺布也。绎陈也。时是也。思辞也。颂美武王能布施善政使天下归往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其六六篇绥安也。屡数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数致丰年此三六之数与今诗颂篇次不同盖楚乐歌之次）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孙无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孙不忘）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几危也。）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兵动则年荒）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战胜）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於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鲸鲵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今罪无所（晋罪无所犯也。）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宋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先是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击之王 免而泣涕沾衿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平王弃疾即位（鲁昭公十三年）召观从（楚大夫）王曰：唯尔所欲（观从教子干杀弃疾弃疾今召用之明在君为君之义）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

昭王十一年秦救楚败吴师楚子入于郢王赏斗辛王孙繇于王孙圉锤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子西曰：请舍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道也。二十七年王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将战王有疾攻大卒于城父是岁也。有 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昭王使问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日为人君妖气守之故以为当王身 在楚唯楚见之故祸不及他国）。若 之可移於令尹司马（ 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诸股肱何益不 不有大过天其天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崇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诸侯望祀境内山川星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 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五子歌言尧循天之常道）有此冀夫方今失其道乱其纪纲乃灭而亡（灭亡谓夏桀也。唐虞及夏皆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繇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兹在兹繇已率常可矣。（又禹谏言信出己则福亦在己）

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问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之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闻也。 而行其诛乎！则庖宰监食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因遂吞之令尹辟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腹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视听不可谓不察也。

齐景公时荧惑守於虚期年不去公异之召《晏子》而问曰：吾闻之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荧惑天罚也。今留虚其孰当之《晏子》曰：齐当之公不悦曰：天下大国十二同曰：诸侯齐何以独当之《晏子》曰：虚齐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强为善不用出政不行贤人使远谗人反昌百姓疾怨悉为灾祥碌碌强食进死何伤是以列舍无次变星不常荧惑回逆彗星在旁有贤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对曰：可致者可去公曰：寡人为之。若何对曰：盍出冤聚之狱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财施之民矣。振孤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恶可去独彗星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荧惑迁。

宋景公时荧惑在心惧召子韦而问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也。（一曰宰相吾之股肱）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请自当之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一说君者待民）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岁饥民饿必死为人君欲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一说岁饥民困我谁为君）是寡人之命固尽矣。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舍（一说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有动）君延寿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岁。故曰：君延寿二十一岁臣伏於阶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也。如子韦言。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雨，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魏，於是乎！始强初韩赵相难韩索兵於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己乃知文侯以讲於己也。皆朝魏。

邹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 比无得以粟于是仓无 比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 比吏以为费请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饱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岂为禽兽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养鸟。且尔知小计不知大会周谚曰：囊漏卮中而独不闻欬夫君者人之父母取仓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鸟苟食邹之 比不害邹之粟也。粟之在仓与在民於我何择邹民闻之皆知私积与公

家为一体也。此之谓知富邦。

赵武灵王三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列国君部·宴享

夫春秋所载有宴享之义焉所以备物象德交事观礼合欢序宾示慈布政之谓也。自一戎大定勋戚并建东迁之後诸侯力政小则抚封而保姓大则定霸而主盟朝有常使介交饗饮食宴乐迨决於家陪升降揖让无废於兵革繇是丰豆觴以为好谐金石以■希喜声诗见志所贵乎！必类节折有品乃知其多文既以观其尽心。且将申其嘉好故其流风遗辞可观也。已至乃礼义之或愆形於规谏祸福之先兆发於言动盖夫宾旅酬酢之际不可以不慎焉。

周之先公刘居於京筑宫室既成与群臣士大夫饮酒以落之《诗》曰：笃公刘于京斯依踰踰济济俾筵俾几（踰踰济济士大夫威仪也。笃厚俾使也。公刘居于此京依而筑宫室其既成也。与群臣士大夫饮酒以落之群臣则相使为公刘设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曾执豕于牢酌之用匏（宾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曾群也。执豕于牢新国则杀礼也。酌之用匏俭以质也。公刘既登堂负■而立群臣乃■其牧群搏豕于牢中以为饮酒之■酌酒以匏为爵言忠敬也。）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宗尊也。公刘虽去郤国来迁群臣从而君之尊之犹在郤也。）

鲁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二十二年齐桓公使敬仲为工正（掌百工之官）饮桓公酒乐（齐桓贤之故就其家会据主人之辞故言饮桓公酒）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

僖公时燕饮於内寝则善其妻寿其母《诗》曰：鲁侯燕喜令妻寿母与群臣宴则欲与之相宜《诗》曰：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黄■儿齿。

二十二年楚与宋战於泓楚子入享于郑（为郑所享）九献用毕（用上公之礼九献酒而礼毕）庭实旅百（庭中所陈品数百也。）加笾豆六品（食物六品加于笾豆笾豆礼食器）

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享之九献庭实旅百公子欲辞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国荐之非敌而君设之非天谁启之心公子重耳■秦秦伯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辞衰赵衰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河水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喻秦）公赋六月（六月诗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还晋必能匡王国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下阶一级辞公子稽首）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诗首章言匡王国末章言佐天子故赵衰因通言之）

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还入於郑郑伯将享之问礼於皇武子（皇武子郑卿）对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为客天子有事■番焉（有事祭宗庙也。■番祭肉尊之故赐以祭胙）有丧拜焉（宋吊周丧王特拜谢也。）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

三十年周襄王使周公阅来聘飧有昌蜀■白黑形盐（昌蜀■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盐盐形象虎）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享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盐虎形（嘉■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盐虎形以象武也。）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三年公如晋晋侯享公赋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诗小雅取其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庄叔以公降拜（谢以公比君子）曰：小国受命於大国敢不慎仪君祝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降阶辞让公）登成拜（俱还上成拜礼）公赋嘉乐（大雅取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非礼之常公特命乐人以示意故言为赋湛露彤弓诗小雅）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私问之）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肄习也。鲁人失所赋宁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乐之，於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阳不■■乾也。言露见日而乾犹诸侯稟天子命而行）诸侯故王所忤而献其功（敌犹当也。忤恨怒也。）王，於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以觉报宴（觉明也。谓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以明报功宴乐）今陪臣来继旧好（方论天子之乐故自称陪臣）君辱祝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十三年公如晋还郑伯与宴于□子家赋鸿雁（子家郑大夫公子归生也。鸿雁诗小雅义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劳言郑伯寡弱欲使鲁侯还晋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忧）《文子》赋四月（四月诗小雅义取行役逾时思归祭祀不欲为还晋）子家赋载驰之四章（载驰诗□风四章以下义取小国有急欲引大国以求助）《文子》赋采薇之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许为郑还不敢安居）郑伯拜（谢公为行）公答拜。

十五年春宋司马华孙来盟公与之宴。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韩奕言蹇父嫁女于韩侯为女相所居莫如韩乐《文子》喻鲁侯有蹇父之德宋公如韩侯宋土如韩乐）

十二年晋□至如楚聘。且□位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县钟鼓也。）□至将登（登堂）金奏作於下（击钟而奏乐）惊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赋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赋赐也。）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两君相见之礼）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言两君战乃相见无用此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传诸交让得宾主辞者多曰：宾以明之。）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世之治也。诸侯间於天子之事则相朝聘也。（事间缺修私好），於是乎！有宴享之礼享以训共俭（享有体荐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所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宴则折殂相与共食）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无事）此公侯之所以□城其民也。（□蔽也。言宴享结好邻国所以蔽□其民）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周南之风赳赳武貌干□也。言公侯之与武夫止于□难而已）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八尺曰：寻倍寻曰：常言争尺寸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乱则公侯制御武夫以从己志使侵害邻国为搏噬之用无已）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举诗之正以□乱义诗言治世则武夫能合德公侯外为□城内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从遂入卒事。

十四年晋侯使□□於卫卫侯享苦成叔（成叔□□）宁惠子相（相佐礼惠宁殖）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曰：兕<角黄>其<角求>旨酒思柔（诗小雅言君子好礼旨酒皆思柔德虽设兕<角黄><角求>然不用以兕角为<角黄>所以罚不敬<角求>陈设之貌）彼交匪傲万福来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傲乃万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

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乐曲名《周礼》以钟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名纳夏一名渠盖击钟而奏此二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乐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绵）歌鹿鸣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藉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元侯牧伯）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及与也。文王之三皆称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诸侯会同以相乐）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晋以叔孙为嘉宾故歌鹿鸣之诗取其我有嘉宾叔孙奉君命而来嘉叔孙乃所以嘉鲁君）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诗言使臣乘四牡□□然行不止勤劳也。晋以叔孙来聘故以此劳之）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皇皇者华君夏使臣之诗言忠臣奉使能光辉君命如华之皇皇然。又当咨于忠信以补已不及忠信为周其《诗》曰：周爰咨谏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言必于忠信之人谘此四事）臣闻之访问於善为咨（问善道）咨亲为询（问亲戚之善）咨礼为度（问礼宜）咨事为谏（问政事）咨难为谋（问恶难）臣获五善敢不重拜（五善为咨询度谏谋）

八年晋范宣子来聘公享之宣子赋B有梅（B有梅诗召南B落也。梅盛极则落诗人以兴女色盛则有衰众士求之宜及其时宣子欲鲁及时共讨郑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谁敢哉！（言谁敢不从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类）欢以承命何时之有（迟速惟命）武子赋彤弓（彤弓天子赐有功诸侯之诗欲使晋君继文之业复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献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为子孙藏（藏之以示子孙）□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己嗣其

父祖为先君守官不敢废命欲正晋君）君子以为知礼（彤弓之义义在晋君故范 受之所谓知礼）

十年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乐名）荀 辞之（辞让之）荀偃士 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宋王者後鲁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礼乐故可观）鲁有 乐宾祭用之（ 三年大祭则作四代之乐别祭群公则用诸侯乐）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乐也。）舞师题以旌夏（师帅也。旌夏大旌也。题识也。以大旌表识其行列）晋侯惧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见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晋侯疾也。著雍晋地）卜桑林见（崇见於卜兆）荀偃士 欲奔请禱焉（奔走还宋禱谢）荀 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以用也。）犹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当加罪于宋）晋侯有间（间疾差也。）

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歌古诗当使名从义类）

十九年正月晋侯会诸侯於沂上取邾田自 郭水归之于我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六卿过鲁）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鞍战还之赐唯无先轝）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中军元帅故特贿之五匹为束四马为乘寿梦吴子乘也。献鼎於鲁因以为名古之献物必有以先今以璧冯为鼎之先）

二月季武子如晋拜师（谢讨齐）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代荀偃将中军）赋黍苗（黍苗诗小雅美召伯劳来诸侯如阴雨之长黍苗也。喻晋君忧劳鲁国犹召伯）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 之仰膏雨焉。若尝膏之其天下辑睦岂惟敝邑赋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诗以晋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国）

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师段逆以受享（段共公子石也。逆以入国受享礼）赋棠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赋也。七章以卒尽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室家乐尔妻孥言二国好合宜其室家相亲如兄弟）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宴之赋鱼丽之卒章（鱼丽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喻聘宋得其时）公赋南山有台（南山有台诗小雅取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为国光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二十六年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欲共请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景子国弱）赋蓼萧（蓼萧诗小雅言大平泽及远。若露之在萧以喻晋君恩泽及诸侯）子展相郑伯赋缁衣（缁衣诗郑风义取 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违远晋）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蓼萧缁衣二诗所取各不同故拜二君辞异）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如晋告赵孟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五月晋赵武至於宋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折俎<身本>解节折升之於俎合卿宴享之礼。故曰：礼也。《周礼》司马掌会同之事）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赵武叔向因宴享之会张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多文辞）

七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孙饮大夫酒藏纒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自宋还过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二子石印段公孙段）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祝武亦以观七子之志（诗以言志）子展赋草虫（草虫诗召南曰：未见君子忧心冲冲亦既见止我心则降以赵孟为君子）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当之（辞君子）伯有赋鹑之贄（鹑之贄贄诗 风卫人刺其君 乱鹑鹑之不。若义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也。）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第筵也。此诗刺 乱故云：床第之言闾门限使人赵孟自谓）子西赋黍苗之四章（黍苗诗小雅四章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列列征师召伯成之比赵孟於召伯）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产赋隰桑（隰桑诗小雅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曰：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子欲子产之见规诲）子大叔赋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诗郑风取其邂逅相遇 我愿分）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嘉於相遇故赵孟受其惠）印段赋蟋蟀（蟋蟀诗唐风曰：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顾礼仪）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有望矣。（戒惧不荒所以保家）公孙段赋桑扈（桑扈

诗小雅义取君子有礼文故能受天之 \equiv ）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此桑扈诗卒章赵孟因以取义）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言诬则郑伯未有其实赵倡赋诗以自宠故言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从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稔年也。为三十年郑杀良霄传）《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怨降（谓赋草虫曰：我心则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谓赋蟋蟀曰：好乐无荒）乐以安民不 $\equiv\equiv$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又九月楚 \equiv 罢如晋 \equiv 位盟（罢令尹子荡荀盈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既醉诗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以美晋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 \equiv 氏之有後於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言政必归之）。

二十八年八月蔡侯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

二十九年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谢鲁为杞城）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公将以酬宾）。

昭公元年诸侯盟于虢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会罢过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戒享期）礼终赵孟赋瓠叶（受所戒礼毕而赋诗瓠叶诗小雅义取古人不以微薄废礼虽瓠叶兔首犹与宾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赵孟赋瓠叶）穆叔曰：赵孟欲一献（瓠叶诗义取薄物而以献酬知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赵孟）及享具五献之笾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国之卿五献）赵孟辞（赵孟自以今非聘郑故辞五献）私於子产（私语）曰：武请於蒙宰矣。（蒙宰子皮请谓赋瓠叶）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卿晏公侯享宴皆折俎不体荐）穆叔赋鹊巢（鹊巢诗召南言鹊有巢而鸠居之喻晋君有国赵孟治之）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芣（亦诗召南义取芣菜薄物可以荐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国为芣大国省穡而用之其何实非命（穆叔言小国微薄犹芣菜大国能省爱用之而不弃则何敢不从命穡爱也。）子皮赋野有死 \square 之卒章（野有死 \square 诗召南卒章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 \square 兮无使 \equiv 也。吠脱脱安徐 \square 佩巾义取君子徐以礼来无使我失节而使狗惊吠喻赵孟以义抚诸侯无以非礼相加凌）赵孟赋常棣赵孟赋棠棣（棠棣诗小雅取其几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亲兄弟之国）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equiv 也。可使无吠（受子皮之诗）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三大夫皆兄弟国兴起也。）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罚不敬言小国蒙赵孟德比以安自知其免此罚戮）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不复见此乐）。

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绵诗大雅卒章义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绵绵致兴盛以晋侯比文王以韩宣子比四辅）韩宣子赋角弓（角弓诗小雅取其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言兄弟之国宜相亲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弥缝犹补合也。谓以兄弟之义）武子赋节之卒章（节诗小雅卒章取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誉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封厚也。殖长也。）遂赋甘棠（甘棠诗云：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诗人思之而爱其树武子欲封殖嘉树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宣子聘於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淇澳诗卫风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赋木瓜（木瓜亦卫风义取於欲厚报以为好）。

三年郑伯如楚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吉日诗小雅宣王田猎之诗楚王欲与郑伯共田故赋之）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楚之 \equiv 梦跨江南北）。

六年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谢前年受牟夷田不见讨）晋侯享之有加笾（笾豆之数多於常礼）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於讨不敢求祝（祝赐也。）得祝不过三献（《周礼》大夫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乃戾也。（惧以不堪为罪）韩宣子曰：寡君以为 \equiv 也。（以加礼致 \equiv 心）对曰：寡君犹未敢（未敢当此加也。）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祝固请彻加而後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宴好之货）。

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於新台（章华台也。）使长鬣者相（鬣须也。欲先夸鲁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赐大屈弓名）。

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不答赋（蓼萧诗小雅义取燕笑语兮是有誉处兮乐与华定燕语也。又曰：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欲以宠光宾也。又曰：宜兄宜弟

令德寿凯言宾有令德可以寿乐也。又曰：和鸾雍雍万福攸同言欲与宾同福禄也。）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怀思也。）宠光之不宣（宣扬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晋昭公新立）公如晋晋辞公，公子遂如晋（鲁大夫如晋不书还不复命而奔故史不书於策）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於享请免丧而後听命（简公未葬）晋人许之礼也。（善晋不夺孝子之情）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吴）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齐国临淄县北入时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谓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辞吾固师诸侯矣。壶何为焉其中以中隼也。（言投壶中不足为隼异）齐侯弱吾君归弗来矣。欲与见弱之（欲与晋君代兴是弱之）穆子曰：吾军帅御卒乘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言晋德不衰於古齐不事晋将无所事）公孙叟趣进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齐侯出（叟齐大夫传言晋之衰）。

十六年三月晋韩起聘於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於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後至立於客间（孔张子孔之孙）执政御之（执政掌位者御止也。）客後。又御之县间（县乐肆）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富子郑大夫谏子产也。）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言数见笑则心陵侮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鄙贱也。）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衷当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参事类以成偏颇）狱之放纷（放纵也。纷乱也。）会朝之不敬（谓国无礼敬之心）使命之不听（下不从命）取陵於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郑襄公兄孔张之祖父）执政之嗣也。（子孔尝执郑国之政）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庙於家）有禄於国（受禄邑）有赋於军（军出卿赋百乘）丧祭有职（有所主）受归（受谓君祭以肉赐大夫归谓大夫祭归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其祭在庙谓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言为过谬者自应用刑罚）子宁以他规我（规正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菽（采菽诗小雅取其君子来朝何锡与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赋菁菁者莪（菁菁取其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以答采菽）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赋言其贤故能。又有国）秋郟子来朝公与之宴。

二十五年春叔孙聘於宋宋公享昭子赋新宫（逸诗）昭子赋车辖（诗小雅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昭子将为季孙迎宋公女故赋之）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礼坐）语相泣也。乐祁佐（助宴礼）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可乐而哀）而乐哀（可哀而乐）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冬叔孙宋公卒）

定公十四年叔孙武叔聘于齐齐侯享之。

卷二百四十四

列国君部·休徵戒惧悔过休徵

东周之际列国之君其有服强敌而恢霸功纠诸侯而奖王室者皆宗社之所佑神祇之所扶故休徵兆於前功业著於後影响之报毫靡差至於天与己兰文在其手纪诸油素焕。若丹青所以先圣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者盖俾其知运历之定分非侥幸之所及小既尚尔况其大者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而命之曰：虞成王立遂封叔虞於唐。

齐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十里然止瞪然视《左传》曰：邑姜方娠大叔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左右对曰：不见也。公曰：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且走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有赞水者曰：从左方涉其深也。及冠从右方涉其深也。至膝已涉事大济桓公坐拜管仲之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当也。不

知仲父之圣是寡人当有罪久矣。)管仲对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圣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也。)

秦文公出猎获黑龙。又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属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𠄎衍(三辅谓山陵间为衍左冯翊𠄎县之衍也。)文公问史敦(秦之太史也。敦名)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质如石似肝云：语)後九年文公获宝。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数来也。□住立貌瞠惊视貌谓赞引渡水者辞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名陈宝(陈仓县有宝夫人祠或一岁二岁与叶君合叶君神来时天为之殷殷雷声雉为之不也。)

穆公病卧五日不寤(寤觉也。觉音公孝反)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谓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府藏书之处也。)而後世皆曰：上天。

献公十八年栎阳雨金自以为得金瑞。

晋文公初为公子避骊姬之难在翟十二年而去过卫卫文公不礼公出於五鹿(五鹿卫地今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阳平元城县东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得土有国之祥故以为天赐)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复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於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繇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拜受天赐受块而载之也。)及即位後与楚子战于城濮梦与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已而?其脑(?=□也。)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晋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脑所以柔物)楚师果败。

楚平王弃疾恭王子也。恭王有宠子五人无𠄎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恭王妾)埋璧於室内召五子齐而入康王跨之(两足各跨壁一边过其上)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组故康王以长立其子失之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馀日子□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後唯独弃疾後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郑穆公母曰：燕𠄎吉文公之贱妾也。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兰。

宋昭公得公孙周之子也。景公无子取得与启(启得弟也。)畜诸公宫未有立焉公卒得梦启北首而寢於卢门之外(卢门宋东门也。北首死象在门外失国也。)已为乌而集於其上𠄎朱加於南门尾加於桐门(桐门北门)曰：余梦美必立乃立得大尹奉启以奔。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安于简子家臣)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父者𠄎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於𠄎而归纵𠄎𠄎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黑来我。又射之中黑黑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𠄎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𠄎喜吾有所见子𠄎折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黑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黑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於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襄子为智伯所攻奔保晋阳原过从後(原过赵臣)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_T(襄子名)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

曰：赵毋_T余霍泰山（在河东永安县）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将赐汝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龙面而乌_■蜀鬣麋髭_{<弁页>}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左衽界乘（修或作随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林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智伯率韩魏攻晋阳岁馀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

列国君部·戒惧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盖先圣之格言有国之攸先也。无灾而惧所以为贤有凶称孤於焉中礼至於彗星既出则薄赋敛而缓刑罚时雨屡愆则绌女谒而放逸佞因战胜而增惕顾高台而虑危则知惧天灾重民命而召乱者未之有也。

宋_■公九年大水鲁庄公使臧文仲吊焉曰：天作_■■雨害於梁盛。若之何不吊（不为天所愆）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谢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兴乎！（臧文仲鲁大夫）禹汤罪己其兴也。_■孛然（_■孛盛貌）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然（忽速貌）。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列国诸侯无凶则常称寡人）言惧而名礼其庶乎！（言惧罪己名礼称孤其，庶几於兴）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宋庄公子）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齐桓公夜半不_■兼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饱至旦不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景公时彗星出公谓《晏子》曰：寡人闻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国君当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国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义固邪无德於国穿阁池则欲其深以广也。为台榭则欲其高。且大也。赋敛_■夺纠繆仇讎自是观之弗父将出天之变彗星之出庸何伤乎！於是公惧乃归填阁池减台榭薄赋敛缓刑罚三十七日而彗星亡也。

鲁僖公时雨泽不澍至于九月人大惊惧率群臣祷山川以有事谢过自让绌女谒放逸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诛领人之吏受货赂赵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天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谤请以身塞无状也。

秦穆公时楚人灭江公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寝不举去盛饌邻国之礼有数今秦伯过之）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

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又尝与楚得臣战于城濮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己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於是乃喜。

楚王（史失其谥）登强台而望山川左江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

庄王见天不见妖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欤。

越王勾践与吴战大败之兼有南夷当是之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诸侯大夫曰：闻过而不以告我者为上戮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也。

列国君部·悔过

过而能改春秋之所黜不远而复大易之所载盖君子省躬责己彰往察来唯道是从闻义则服斯可尚也。已昔者宗周监二代之制列五等之爵叶利建之象崇夹辅之义东迁之後庶邦力政刑威庆赏繇已而出乃有席千乘之势居三揖之上_■弗说正之议失防闲之道或知其谋而不用或察其贤而见戮或肆一时之忿或举无名之役而能知非引咎负愧怀耻翻然内省务修厥德大则成定霸之业小则得为君之体迁善之益斯可见焉。

鲁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公曰：吾将略地焉（孙辞以略地）遂往陈鱼而观之（大设捕鱼之备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次曰：叔父有憾谏观鱼不听）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郑庄公母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共叔段及庄公即位为之请京使居之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鄙郑边邑贰两属）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启开也。）公

闻其期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诸鄆大叔出奔共（共国今汲郡共县）遂_二姜氏於城颖（城颖郑邑）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地中之泉。故曰：黄泉）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食而不啜羹欲以发问也。宋华元杀羊为羹享士盖古赐贱官之常）公曰：尔有母遗_△我独无（_△语助）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据武姜在设疑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隧今延道）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赋赋诗也。融融和乐也。）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泄泄舒散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纯犹笃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馀皆仿此）

文公十二年晋文公秦穆公围郑佚之狐言於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烛之武皆郑大夫）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_二追而出见秦伯秦伯乃还。

晋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芮冀芮镇重也。）

文公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头须一曰里鳧须竖左右小吏）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求纳文公）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羈_二曳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文公出时国君而讎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言弃小怨所以能安众）

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弗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悼公二年会单顷公及诸侯同盟于鸡泽（单顷公王卿士）公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行陈次）魏绛戮其仆（仆御也。）公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_{二二}无二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仆人晋侯御仆）将伏剑士魴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斯此也。）臣闻师众以顺为武（顺莫敢违）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守官行法虽死不敢有违）君命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_二易干无所逃罪（惧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训至於用钺（用钺斩扬干之仆）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言不敢不从戮）请归死於司寇（致命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诲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听_{二二}死为重过）敢以为请（请使无死）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群臣旅会今欲显_{二二}故特为设礼食）张老为中军司马（代魏绛）士富为候奄（代张老士富士会别族）

卫成公三年晋文公将伐曹假道於卫卫人弗许晋侯齐侯盟于斂孟（卫地）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於晋卫侯出居襄牛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_二陈使元_二亘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摄君事也。）或诉元_二亘於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_二亘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谥）晋侯复卫侯卫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宁子先长_□守门以为使也。与之乘而入（长_□卫大夫宁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国人）公子_{□□}犬华仲前驱（卫使遂驱奄宁子未备二子卫大夫）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_二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其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_{□□}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杀之。

秦穆公三十二年将袭郑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公辞焉（辞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师遂东晋襄公败秦师于_二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文嬴请三帅（文嬴晋文公始_二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公许之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诗大雅隧蹊径也。周大夫芮伯刺厉王言贪人之败善类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在成蹊径）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言

昏乱之君不好典诵之言闻之。若醉得道听涂说之言则喜而对答)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为悖乱) 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乃作秦誓(晋舍三帅还归穆公悔过作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华(誓其群臣通称士也。) 予誓告汝群言之首(众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言民之行已尽用顺道是多乐称古人言悔前不顺忠臣) 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人之有罪以义责之此无难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责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艰哉!) 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言我心之忧欲改过自新如日月并行过如不复云：来虽欲改悔恐死及之无所益) 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为我执古义之谋人谓忠贤蹇叔等也。则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惟指今事为我所谋之人我。且将以为亲而用之悔前违古从今以取破败也。) 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则罔所愆(言前虽则有云：然之过今我，庶几以道谋此黄[■]贤老则行事无所过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老勇武番番之良士虽众力已过者我今，庶几欲有此人而用之) 矻矻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矻矻壮勇之夫虽射御不违我，庶几不欲用自悔之至) 惟截截善谏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为辩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一个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有一个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技艺其心休休焉乐善其如是则能有所容言将任之)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乐善之至也。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以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用此好技圣之人安众人亦主有利哉! 言能兴国) 人之有技娟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见人之有技艺蔽[■]疾害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娟疾之人[■]不能容人，岂能安我子孙众人亦曰：危殆哉!) 邦之机隍曰：由一人(机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国之倾危曰：由所任不容贤) 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国之光荣为民所归亦，庶几其所任用贤之善也。穆公陈戒背贤则危用贤则荣自誓改前过之意) 一说穆公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冯翊邓阳县西北有衙城) 秦不利引兵归三十六年穆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舟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高[■]以报[■]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乃自茅津(在大阳) 渡河封[■]中尸(封识之) 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於军曰：嗟士卒听无[■]华余誓告汝古之谋人黄[■]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记吾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 秦穆公之与人周也。(周备也。) 卒得孟明之庆。

齐顷公鲁成公八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於齐来言者何内辞也。胁我使我归之也。曷为使我归我子孙之(据本鲁邑) 鞍之战齐师大败齐侯归吊死视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晋侯闻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饮酒不食肉请皆反其所侵地(晋侯闻齐侯悔过自责高其义畏其德使诸侯还鞍之所丧邑鲁见使卑有耻故讳不言使者因两为其义诸侯不得相夺土地晋[■]可来议语之鲁宜闻义自归之尔不得使也。主书者善晋之义齐)。

楚武王使莫敖伐罗大败縶於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隐谓隐藏其言) 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吾知之矣。居数月[■][■]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 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於是乃罢[■][■]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

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1234]苏与我处常忠我以道正縶自经也。荒谷冶父皆楚地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爵之申侯伯与我处常纵恣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得则[□]。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亟遣之令尹曰：诺明日王薨令尹即拜[1234]苏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恭王之谓也。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於以开後嗣觉来世犹愈没身不寤者也。昭王十年吴蔡伐楚昭王亡十一年复入于郢初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曰(江夏竟陵县西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汉) 蓝尹[□]涉其帑(□楚大夫) 不与王舟及宁王欲杀之(宁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恶过也。）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事无不曰：吾君圣者侍御者数百人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

齐景公与鲁定公为夹谷之会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实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郛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晏子》化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晏子》请改道易行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晏子》对曰：臣前之化东阿也。属不行货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则反是而更蒙贺景公下席而谢。

魏惠王时魏相公叔痤荐公孙鞅於王不能用遂西入秦事秦孝公孝公使将兵击魏军尽破之以归秦魏繇是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燕惠王昭王子也。初乐毅为昭王谋必待诸侯兵齐乃可伐也，於是乃使乐毅使诸侯遂合连四国之兵以伐齐大破之闵王亡逃仅以身脱匿莒乐毅追之遂屠七十馀城临淄尽降唯莒即墨未下尽复收燕宝器而归复易王之辱乐毅请罢诸侯之兵独围莒即墨田单为即墨令患乐毅善为兵田单不能诈也。欲去之昭王。又贤不肯听谗会昭王死惠王立田单使人谗之惠王惠王听谗使骑劫代乐毅将而召毅毅畏诛西降赵田单与骑劫战遂破劫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惠王後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恐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遗惠王《书》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臣闻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於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馀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於兵甲习於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於结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灵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蓟丘之植植於磨历也。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臣闻圣贤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土名成而不毁故称於後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国收八百岁之畜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後世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於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湖吴王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勉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竹田曰：篁谓燕人疆界移于齐之汶水闻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於赵。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间乐间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大破栗腹之军於高■禽栗腹乐乘者乐间之宗也。于是乐间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和赵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紂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异其听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异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紂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之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乐间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

卷二百四十五

列国君·部朝聘姻好朝聘

《传》曰：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又曰：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繇是评贡赋之职讲班爵之义宴享以示惠采章而慎仪盖小所以事大大所以字小乃周室之旧制列国之遗范也。原夫并建之始胙土相继著之典法纳於轨物其後力政专命强弱异势以至献物荐贿旅百而有加共职归事骏奔而不暇当夫邻国之继好霸令之不烦固宜讲信修睦谋事补阙其流风话言可观也。已。

鲁隐公元年十二月祭伯来（祭伯诸侯为王卿士者祭国伯爵《传》曰：非王命也。）

七年夏齐侯使夷仲年来聘。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鲁国薛县）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长）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请於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择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後（盟载书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君。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薛任姓齿列也。）君。若辱祝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桓公二年春正月滕子来朝（隐十一年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

七月杞侯来朝（公即位而来朝）

三年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五年夏齐侯郑伯如纪（外相朝皆言如）

六年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於齐公告不能（纪微弱不能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请王命公无宠於王故告不能）

九年秋七月曹伯使其子射姑来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来朝（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应称名故其子降称人）

庄公五年秋□■犁来朝（附庸国也。东海昌虑县东北有□■城犁来名）

二十三年夏荆人来聘（不书荆子使某来聘君臣同辞者盖楚之始通未成其礼）

二十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女叔陈卿女氏叔字）始结陈好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来朝（杞称伯者时王所黜）

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湫来省难。

僖公七年夏小邾子来朝（□■犁来始得王命而来朝也。邾之别封。故曰：小邾）

秋七月公子友如齐（公会齐侯盟于宁母罢盟而聘谢不敏也。）

十年春正月公如齐。

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齐。

十有四年六月季姬及曾■子遇于防使曾■子来朝（季姬鲁女曾■夫人也。曾■子本无朝志为季姬所召而来故言使曾■子来朝曾■国今琅邪曾■县）

十有五年正月公如齐（诸侯五年再相朝礼也。）

二十年夏郟子来朝。

二十二年三月郑伯如楚。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杞桓公也。用夷礼。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今称朝者始用《周礼》终而不全故贬其爵聘也。）公卑杞杞不共也。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齐（聘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鲁县东南有昌平城）公在会馈之刍米礼也。（嫌公行不当致馈。故曰：礼也。）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

三十年冬东门襄仲（公子遂也。）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将。又命

自周聘晋。故曰：遂鲁始聘晋。故曰：初。

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晋文讨曹分其地以赐诸侯）公子遂如晋拜曹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斗章请平于晋晋阳处父报之晋楚始通（阳处父晋大夫晋楚自春秋以来始交使命为和同）。

三十三年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迎来自曰：郊劳送去曰：赠贿敏审当于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於有礼社稷之卫也。冬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也。（狄侵齐也。）

文公元年冬十月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穆伯公孙敖）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践犹履行也。）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德之基也。

三年春卫侯如陈拜晋成也。（二年陈侯如卫请成于晋）冬公如晋。

四年春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故免之（三年卫执孔达以说晋）夏卫侯如晋（拜谢归孔达）

曹伯如晋会正（会授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

秋卫侯使宁俞来聘。

五年夏公孙敖如晋。

冬晋阳处父聘于卫。

六年春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

夏季《文子》聘于陈。

秋季《文子》如晋。

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椒子越椒也。椒不书姓史略文）。

十一年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八年意诸来奔）因贺楚师之不害（往年楚次厥貉将以伐宋）。

十二年春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秋滕昭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秋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

十四年冬公如晋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十七年冬襄仲如齐拜盟之盟（六月公及齐侯盟于盟）。

十八年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贺惠公立庄叔谢齐来会葬）。

宣公元年夏东门襄仲如齐拜成（齐侯与公会于平州以定公位故襄仲如齐谢得会也。）

四年秋公如齐。

五年春公如齐。

九年春公如齐。

十年春公如齐齐侯以我服故归我济西之田（公比年朝齐故）。

夏齐惠公卒公如齐奔丧（公亲奔丧非礼也。公出朝会奔丧会葬皆书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秋季《文子》初聘齐（齐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鲁侵小恐为齐所讨故往谢）国武子来报聘。

十四年秋楚子围宋孟献子言於公曰：臣闻小国之免於大国也。聘而献物（物玉帛皮币也。），於是有庭实旅百（主人亦设筮豆百品实于庭以答宾）朝而献功（献其治国。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容貌威仪容颜也。采章车服文章也。嘉淑令辞称赞也。加货命宥币帛也。言往共则来报亦备）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荐进也。见责而往则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图之公说明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成公三年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前年晋使齐归鲁汶阳田故）。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

十二月齐侯朝於晋将授玉（行朝礼）克趋进曰：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齐侯之来以谢妇人之笑非为修好故云：晋公不任当此惠）一云齐顷公朝晋欲尊上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三月杞伯来朝。
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秋公至自晋欲求成於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五年春孟献子(仲孙蔑也。)如宋报华元也。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谢前年再盟)
夏邾子来朝。
鲁公孙婴齐如晋。
冬季《文子》如晋贺迁也。(四月晋去故 \equiv \equiv 迁于新田)
七年夏曹宣公来朝。
冬卫侯如晋晋反戚焉(戚卫孙林父邑林父去奔晋戚随属晋)
八年春公孙婴齐如莒。
宋公使华元来聘。
九年冬楚子使公子辰如晋请修好结成。
十年春晋使余筏如楚报太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秋公如晋。
十一年春晋侯使 \equiv \equiv 来聘夏季《文子》如晋报聘。
秋叔孙侨如(宣伯也。)聘于齐以修前好(鞍以前之好)
十二年秋晋 \equiv 至如楚聘。
冬楚公子罢如晋聘(报 \equiv 至)
十八年春晋悼公即位公如晋朝嗣君也。
夏公至自晋晋范宣子来聘。且拜朝也。(拜谢公朝)君子谓晋，於是乎！有礼(有卑让之礼)
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语其德政)杞伯，於是骤朝于晋而请为婚。
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来朝礼也。(邾宣公)
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
二年七月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三年春公如晋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孟献子相公稽首(相仪也。稽首首至地也。)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稽首事天子之礼)孟献子曰：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讎(仇讎谓齐楚与晋争)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传言献子能固事盟主)
四年三月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
冬公如晋听政(受贡赋多少之政)晋侯享公，公请属曾 \equiv (曾 \equiv 小国也。欲得使属鲁如须句颀與之比使助鲁出贡赋公时年七岁盖相者为之言曾 \equiv 今琅邪曾 \equiv 县)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於仇讎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晋侯徵发之命)曾 \equiv 无赋於司马(晋司马。又掌诸侯之赋)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阙不共也。)寡君是以愿借助焉(借曾 \equiv 以自助)晋侯许之五年夏穆叔觐曾 \equiv 太子于晋以成属曾 \equiv (觐见也。前年请属曾 \equiv 故曾 \equiv 太子巫如晋以成之)《书》曰：叔孙豹曾 \equiv 太子巫如晋言比诸鲁大夫也。(豹与巫俱受命於鲁经不书及比之鲁大夫)
五年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郑僖公初即位)
六年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四年狐骀战)
七年春邾子来朝始朝公也。
夏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且辞缓报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国家多难故不时报)
冬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缓报非貳之言)
八年春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晋悼复修伯业故朝而稟其多少)
冬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谢公春朝)告将用师于邾。

九年夏季武子如晋报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十二年夏晋士魴来聘。且拜师(谢前年伐郑师)。

冬公如晋朝。且拜士魴之辱礼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敌故礼之)。

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

十六年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言齐伐鲁)。

十八年春白狄始来(白狄狄之别名未尝与鲁接。故曰：始)。

十九年二月季武子如晋拜师(谢讨齐)。

二十年秋齐子(叔老也。)初聘于齐礼也。(齐鲁有怨朝聘礼绝今始复通。故曰：初继好息民。

故曰：礼)。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聘在十五年)。

二十一年春公如晋拜师及取邾田也。(谢十八年伐齐之师=郭水之田)。

冬曹伯来朝始见也。(即位三年始来见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孙豹如晋(贺克栾氏)。

二月郑伯朝晋。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国楚也。)寡。

君是以请罪焉(谓得罪于陈也。)敢不稽首(为明年郑入陈传)。

夏齐侯既伐晋而惧欲见楚子楚子使=启疆如齐聘。且请期(请会期)。

冬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

二十五年十月郑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谢晋受其功六月公孙舍之帅师入陈子产献陈捷于晋晋受之)。

二十有六年夏晋侯使荀吴来聘(荀吴偃子)召公也。(召公为澶渊也。)

六月卫侯如晋晋人执之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许归卫侯秋七月郑伯归自晋(请卫侯归)使子西如晋聘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於戾(言自惧失敬於大国而得罪)使夏谢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国(将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郑所以能自安)。

二十七年春齐侯使庆封来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二十八年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二十七年晋楚同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故楚属陈蔡胡沈朝晋)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如晋陈《文子》曰：先事後贿礼也。(事大国当先从其政事而後荐贿以副己心)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言当从大国请事以顺其志)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

郑悼公来朝时事也。(来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晋楚)。

秋孟孝伯(仲孙羯也。)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

九月郑游吉如晋告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如楚舍不为坛(至敌国郊除地封土为坛以受郊劳)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四国未尝不为坛(外仆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小则为坛小=大苟舍而已焉用坛侨闻之大=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患赏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後人无怠於德(怠懈也。)小=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自解说也。)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国之政)供其职责从其时命(从朝会之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无昭祸以告子孙)。

十二月鲁襄公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带)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迩近也。)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言足专任)子服子始学者也。(言未识远)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成伯荣驾鹤)公遂行(从昭伯谋)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宋公遂反。

二十九年五月晋范献子来聘（士鞅也。）拜城杞也。（谢鲁为城杞）

吴子使公子季札来聘通嗣君也。（吴子馀祭嗣立）故遂聘齐郑 卫自卫 晋。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来聘郑）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 罢来聘通嗣君也。（郑敖即位）三十一年十月郑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子皮使印 如楚以 晋告礼也。（得事大国之礼）

十一月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通吴晋之路）

十二月卫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宫佗襄公献公子）宋之盟故也。（晋楚之从交相见也。）过郑印段 劳于 林如聘礼而以劳辞《文子》入聘（报印段）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太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伍举为介。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

十一月郑游吉如楚葬郑敖。且聘立君（郑敖楚子麇）

二年春晋侯使韩起来聘（公即位故）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遂如齐自齐聘于卫。

四月叔弓聘于晋报韩宣子也。（宣子韩起也。）

秋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晋侯溺於所幸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诸侯吊不敢以私烦诸侯故止之）请君无辱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 遂服）

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少姜）

三年正月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 见之（二子皆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卿共妾葬过礼）子太叔曰：将得已（甚言不得）乎！昔文襄之霸也。（止晋文公襄公）其务不烦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明王之制岁聘间朝在十三年今简之）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在三十年盖时俗过制故文襄虽节之犹过於古）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朝会以昭礼盟会以谋阙）无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於守 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礼数如守 夫人。然则时 夫人之丧吊送之礼已过文襄之制）唯惧获戾岂敢惮烦少姜有宠而死齐必继室（继室复荐女）今兹吾。又将来贺不唯此行也。

夏四月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秋七月郑罕虎如晋贺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故（楚灵王新立）敝邑之往则畏执事其谓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则宋之盟云：（云：交相见）进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陈也。）宣子使叔向对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实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晋心至楚可不须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诸侯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二。又卑一睦焉（一睦谓小邾）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孙从之。

五年春公如晋（即位而往见）自郊劳至于赠贿（往有郊劳去有赠贿）无失礼（揖让之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於礼乎！六年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

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报前年韩起送女）

九月徐仪楚（仪楚徐大夫）聘于楚。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吊为吴所败）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告盟主）士 相士鞅逆诸河礼也。（士 晋大夫相为介得敬逆来者之礼）

七年春三月公如楚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台今在华容城内）太宰 启疆曰：臣能得鲁侯 启疆来召公辞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婴齐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将使衡父 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辑宁尔民婴齐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来弗敢失陨而致诸宗祧（言奉成公此语以告宗庙）曰：我先君共王引领北望日月以异（异鲁朝）传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郑敖灵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临我丧（襄公二十八年如楚临康王丧）孤与其二三臣悼

心失图（在哀丧故）社稷之不遑况能怀思君德（遑暇也。言有大丧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趾足也。）宠灵楚国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祝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来不敢望如蜀复有质子）其先君鬼神实嘉赖之岂唯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问鲁其伐之期）寡君将奉质币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祝（请问也。）公将往梦襄公祖（祖祭家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_二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_二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_二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四月郑子产聘于晋。

八年夏叔弓如晋贺_二禘也。（贺宫成）。

游吉相郑伯如晋亦贺_二禘也。史赵见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太叔曰：若何吊之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言诸侯畏晋非独郑）。

九年八月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自叔老聘齐至今二十年礼意久旷今修盛聘以无忘旧好。故曰：礼）。

十年秋七月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游吉遂如晋（礼诸侯不相吊故辞）九月叔孙_□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经不书诸侯大夫者非盟会）。

十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晋昭公新立）。

十三年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_二栎之田冬公如晋荀吴谓韩宣子曰：诸侯相朝讲旧好也。执其卿（八月平丘之会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辞之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

十五年冬公如晋平丘之会故也。（平丘会公不与盟季孙见执今既得免故往谢之）。

十六年三月晋韩起聘于郑。

冬季平子如晋葬昭公。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秋郟子来。

十九年五月楚令尹子瑕聘于秦。

二十年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

二十有一年夏晋侯使士鞅来聘（晋顷公即位通嗣君）。

冬公如晋及河鼓叛晋（叛晋属鲜虞）晋将伐鲜虞故辞公（将有军事无暇于待宾。且惧泄军谋）。

二十二年晋执叔孙_□公为叔孙故如晋及河有疾而复（此年春晋为邾人执叔孙故公如晋谢之）。

二十四年六月郑伯如晋子太叔相。

二十五年春叔孙_□聘于宋。

二十七年吴子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季子本封延陵後复封州来。故曰：延州来）遂聘于晋以观诸侯（观强蜀）。

定公十年冬叔孙武叔（名州仇）聘于齐。

十五年春正月邾子来朝（隐公也。）。

哀公二年四月滕子来朝。

二十五年五月越人始来（越既胜吴欲霸中国始遣使_二鲁）。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

二十四年闰月公如越。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

魏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来朝。

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

赵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

韩襄王十年太子婴朝秦而还（徐广曰：与秦会临晋因至咸阳而还）。

十二年齐魏王来朝。

秦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来朝。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
 後三年韩魏太子来朝。
 昭襄王五年魏王来朝。
 楚考烈王十二年春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

列国君部·姻好

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後世者也。则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结大国之援因其嘉会申以同盟玉帛之用斯备榛栗之贄是修以奉其粢盛以章乎！物采成冕迎之重崇庙见之仪所以笃其惠好为之与国至於不由礼以加伐止其君而强求貽後世之讥非好速之义礼之失者其在兹乎！

鲁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 媾 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妇人谓嫁曰：归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鲁）。

十四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硕人诗义取庄姜美于色贤于德而不见答终以无子国人忧之）。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陈今陈国陈县）。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 媾 来逆女（裂 媾 纪大夫卿为君逆也。）冬十月伯姬归于纪（伯姬鲁女裂 媾 所逆者）。

七年陈郑平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以 媾 有王宠故也。）郑伯许之乃成婚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针子陈大夫礼逆妇必先告祖庙而後行郑忽先逆妇而後告庙。故曰：先配而後祖）。

桓公三年春公会齐侯于嬴成婚於齐也。（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婚非礼也。）秋公子 媾 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婚礼虽奉时君之命其言必称先君以为礼辞故公子 媾 逆女传称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传称尊君命互举其义）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於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於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国则上大夫送之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随加聘问存谦敬序殷勤也。在鲁而出则曰：致女在他国而来则总曰：聘故傅以致夫人释之）。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公之未昏於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言求福繇已非繇人）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言独洁其身谋不及国）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太子曰：无事於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言民见怪於我）遂辞诸郑伯（假父之命以为辞）。

庄公十年夏六月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见之弗宾（不礼敬也。）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从之。

十一年冬王姬归于齐（鲁主婚也。齐侯逆不见公）。

十二年三月纪叔姬归于 媾 媾 （纪侯去国而死叔姬归鲁纪季自定于齐而後归之）。

二十四年夏公如齐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觐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执玉诸侯世子附庸孤卿执帛）小者禽鸟（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以章物也。（章所执之物别贵贱）女贄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榛小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繇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晋侯迎夫人嬴氏以归（秦穆公女文嬴也。）初晋怀公自秦逃归秦伯召晋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币以送公子于秦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公子使沃盥既而挥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惧降服囚命（用命自囚以听命）秦伯见公子曰：寡人之嫡此为才子圉之辱备媵焉欲以成昏而惧离其恶名非此则无故不敢以礼致之欢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听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昔少典娶于有_二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不同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谓子犯曰：何如对曰：将夺其国何有於妻唯秦所命从也。谓子馀曰：何如对曰：礼志有之曰：将有请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今将昏媾以从囚命自囚以听命言德姓不同也。秦受好以爱之听从以德之惧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归女而纳币。且逆（归女纳币更主昏礼逆亲迎也。）至是重耳返国故逆以归焉。

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蒯伯姬来逆妇（伯姬鲁女为宋大夫荡氏妻也。自为其子来逆称妇姑存之辞妇人越境逆女非礼）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来求妇（自为其子成昏）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谓谅_二既终嘉好之事通于外内外内之礼始备此除凶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国修礼以昏姻也。元妃敌夫人奉粢盛共祭也。）孝礼之始也。

四年夏逆妇姜于齐（称妇有姑之辞）卿不行非礼也。（礼诸侯有故则使卿逆）

宣公元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诸侯之卿出入称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发者与还文不同故释之）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称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当时之宠号非族也。故传不言舍族）

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留公_二成昏）成公八年冬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必以同姓者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

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随加聘问谓之致女所以致成妇礼笃昏姻之好）

十一年春声伯之母不聘（声伯之母叔_ツ之妻不聘无媒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昆弟之妻相谓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_□同母昆弟）生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为鲁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鲁惠公五世孙）_二来聘求妇於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俪耦也。）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与_二妇惧能忿致祸）妇人遂行生二子於_二氏。

十四年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谓不称叔孙）

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如齐纳币（为平公纳少姜）夏韩须如齐逆女（逆少姜）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於晋侯晋侯谓之少齐秋少姜卒。

三年正月齐侯使晏婴请继室於晋（复以女继少姜）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_二（谓少姜）以备内官_{□□}寡人之望则。又无祿早世陨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齐先君言收恤寡人则先君与之福也。）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_二（_二夫人之女）及遗姑姊妹（遗馀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誉）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媵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媵妇官）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望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_二_□之中是以未敢请（制夫人服则葬讫君臣乃释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唯寡君举国群臣实受其贶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唐叔晋之祖）既成昏（许昏成）《晏子》受礼（受宾享之礼）叔向从之宴。

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为平公更）公孙盂为少姜之有宠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主女）人谓宣子子尾欺晋晋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齐而远其宠宠将来乎！（宠谓子尾）

五年正月楚子以屈生为莫敖（生屈建子）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会氏晋侯送女于邢丘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汜、氏皆郑地言楚强诸侯畏敬其使）。

秦厉共公二十八年越人来迎女。

楚惠王七年迎妇於秦。

顷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韩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楚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於秦秦楚复平。

十四年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

怀王二十四年秦来迎妇。

齐宣王四年迎妇于秦。

赵武灵王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卷二百四十六

列国君·部盟会

传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自周室东迁诸侯力政，陵弱大侵小或夷狄交乱於中国或霸王临长於庶邦，繇是坎牲歃血之事作矣。若夫称之以先代要之以明神形於载书以著其信誓及後世以图其终固宜守之而勿渝奉之而可久其或假璧易田乃成於诈，谖捧盘执耳或至於纷纭可寻可寒逮乎！长乱是纠是殪垂之空言自非仗仁义之名保丹青之誓恤病讨贰以存亡国而讨不睦勤王尊主以翼天子而训诸侯苟异於斯亦鲜以济。

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於蔑（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公摄位而欲求好於邾故为蔑之盟（仪父邾子未奉王命故不书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无名皆微者也。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戎狄蛮夷皆氏羌之别种也。戎而书会者顺其俗以为礼皆谓居中国。若戎子驹支者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鲁地）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许其修好而不许其盟）。

八月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复修戎好也。

冬十月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子帛裂口字也。莒鲁有怨纪侯既昏於鲁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为鲁结好息民。故曰：鲁故也。密莒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

三年十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石门齐地，或曰：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寻卢之盟也。

四年春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

六年五月公会齐侯盟于艾（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始平于齐也。（春秋前鲁与齐不平今乃弃恶修好故言始平于齐）。

七年夏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郑平七月盟于宿。

冬陈及郑平（六年郑侵陈大获今乃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莅临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泄伯郑泄驾）郑良佐如陈莅盟（良佐郑大夫）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平宋卫於郑）有会期宋公以币请於卫请先相见（宋敬齐命）卫侯许之故遇於犬丘夏齐人卒平宋卫於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定国息民。故曰：礼也。平宋卫二国忿郑之谋）。

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二年纪莒盟于密为鲁故今公寻之。故曰：以成纪好）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齐侯冬来告称秋和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防鲁地在琅邪华县南）时宋公不王（不供王职）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郭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说宋而宋犹不和也。）公怒绝宋使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故会防以谋伐宋也。

十年三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盟于邓为师期（寻九年会防谋伐宋邓鲁地）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老桃宋地）。

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时来来也。荥阳县东有城郑地）谋伐许也。郑伯将伐许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方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方故也。（鲁不宜听郑祀周公。又不宜易取方田犯二不宜以动故隐其实不言方称璧假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四月公及郑伯盟于越结方成也。（结成易二田之事也。传以经不书方故独见方）盟曰：渝盟无享国冬郑伯拜盟。

二年七月蔡侯郑伯会于邓（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始惧楚也。（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楚武王始僭号称王欲害中国蔡郑姬姓近楚故惧而会谋）。

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旧好也。

三年正月公会齐侯于嬴（嬴齐邑今太山嬴县）成昏於齐也。（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申约言以相命而不敢血也。蒲卫地在陈留长垣县西南）不盟也。又公会杞侯于成杞求成也。（二年入杞今求成也。）

六年四月公会杞侯于成（成鲁地在太山钜平县东南）来谘谋齐难也。（齐欲灭杞故来谋之）。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隐十一年王以与郑故求与郑成）。

八年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谓少师见获而死）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十年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卫侯与公为会期中背公更与齐郑故公独往而不相遇也。桃丘卫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

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恶曹地名）。

九月鲁大夫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北地名）公会宋公于夫鍾（夫鍾成地）十二月公会宋公于阚（阚鲁地在东平须昌县东南）十二年六月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鲁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隐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丘也。宋人以立厉公故多责赂於郑郑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秋。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宋公贪郑赂故与三会而卒辞不与郑平）。

十四年春公会郑伯于曹（十二年武公之好以曹地曹与会）曹人致饩礼也。（熟曰：饩生曰：饩）夏郑子人来寻盟。且曹之会（子人即弟语也。其後为子人氏）。

十五年六月乙亥昭公入许叔入于许公会齐侯于艾谋定许也。

十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袞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

十六年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谋伐郑也。（前年冬谋纳厉公不克故复更谋）。

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春既谋之今书会者鲁讳议纳不正蔡常在卫上今序陈下）。

十七年正月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盖後至黄齐地）平齐纪。且谋卫故也。（齐欲灭纪卫逐其君）。

二月公会邾仪父盟于走佳寻蔑之盟也。（走佳鲁地称字义与蔑盟同）庄公三年秋纪季以入于齐纪，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为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厉公在栎故也）。

四年三月楚武王伐随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差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时秘王丧故为奇兵更开直道差水在义阳厥县西东南入郟水梁桥也。随人不意其至故惧而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内而还（内也。谓汉西）。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九年春公及齐大夫盟于既（齐乱无君故大夫得敌於公盖欲迎子纠也。来者非人故不称名既鲁地琅邪缙县北有既亭）。

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北杏齐地）以平宋乱（宋有弑君之乱齐桓欲霸业）。冬公会齐侯盟于柯（此柯今济北东阿齐之阿邑犹祝柯今为祝阿）始及齐平也。（始与齐桓通好）。十四年冬周大夫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鄆（鄆卫地今东郡鄆城也。齐桓霸业卒平宋乱宋人服从欲归功天子故赴以单伯会诸侯为文）。

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鄆齐始霸也。（始为诸侯长）。

十六年十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郑成也。（书会鲁会之不书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异也。陈国小每盟会皆在卫下齐桓始霸楚亦始强陈侯介於二大国之间而为三恪之客故齐桓因而进之遂班在卫上终於春秋滑国都今在河南缙氏县幽宋地）。

十九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鄆遂及齐侯宋公盟（公子结鲁大夫公羊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其称陈人之妇未入国略言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结在鄆闻齐宋有会权事之宜去其本职遂与二君为盟故备书之）。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齐高□盟于防（高□齐之贵卿而与鲁之微者盟齐桓谦接诸侯以崇霸业）。

二十三年夏公及齐侯遇于■。

十有二月公会齐侯盟于扈（扈郑地在荥阳巷县西北）。

二十七年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

郑伯同盟于幽陈郑服也。（二十二年陈乱而齐纳敬仲二十五年郑文公之四年获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齐今始服也。）。

冬公会齐侯于城濮（城濮卫地将讨卫也。）。

二十八年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

三十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济水历齐鲁界在齐界为齐济在鲁界为鲁济盖鲁地）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齐桓行霸故欲为燕讨难燕国今蓟县）。

三十二年春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楚伐郑在二十八年谋为郑报楚）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齐善宋之请见故进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县西南）。

闵公元年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落姑齐地）请复季友也。（闵公初立国家多难以季子忠贤故请霸主而复之）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师旅之事故不书次）季子来归嘉之也。

二年冬齐高子来盟（盖高□也。齐侯使来平鲁乱僖公新立因遂结盟故不称使也。鲁人贵之故不书名子男子之美称）。

僖公元年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圣（■圣宋地陈国陈县西北有■圣城）盟于鞌谋救郑（鞌即■圣也。地有二名）。

二年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服江黄也。（贯宋地梁国蒙县西北有贯城贯与贯字相似江国在汝南安阳县）。

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谋伐楚也。（阳县齐地在东平须昌县北二年楚侵郑故）齐侯为阳■之公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莅盟（公时不会阳■故齐侯自阳■遣人诣鲁求寻盟鲁使上卿诣齐受盟谦也。）。

四年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师次于陉楚使屈完如师完及诸侯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师以观齐屈完睹齐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称使以完来盟为文齐桓退舍以礼楚故盟召陵召陵颍川）。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公孙兹叔牙子叔孙戴伯）。

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郑也。不名而书会尊之也。首止卫地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首乡）谋宁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将废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故齐桓帅诸侯会王太子以定其位）八月诸侯盟于首止（复称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与王同齐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贵世子）郑伯逃归不盟。

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七年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谋郑也。（高平方与县东有泥母亭音如宁）。

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谋王室也。(王人与诸侯盟不讥者王室有难故洮曹地)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後发丧(王人会洮还而後王位定)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寻盟。且_二好礼也。(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丧公侯曰：子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

九月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归于好(义取修好故显其盟辞)宰孔先归(既会先诸侯去)遇晋侯曰：可无会也。(晋侯欲来会葵丘)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在庄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言或向东必不能复西略)晋侯乃还(不复会齐)

十三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咸卫地东郡濮阳县东南有咸城)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齐仲孙湫致之(戍守也。致诸侯戍卒于周)

十五年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牡丘(牡丘地名)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十六年十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临淮左右)谋曾_二。且东略也。(曾_二为淮夷所病故)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南)曾_二子会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诸侯既罢曾_二乃会之于邾故不言如会)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地於齐齐亦与盟)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秋齐人狄人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於是卫方病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阴有原鹿县宋为盟主故在齐人上)以求诸侯於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後败(谓军败绩)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孟(孟宋地楚始与中国行礼会故称爵)

二十五年冬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_二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邾之役怨鲁卫文公将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_二文公之好)

二十六年正月公会莒兹平公(兹平时君之号莒夷无谥以号为称)宁《庄子》盟于向(《庄子》宁速卫大夫向莒地)寻洮之盟也。

二十七年十二月公会诸侯盟于宋(诸侯伐宋公与楚有好而往会之非後期宋方见围无嫌与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八年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斂孟(斂孟卫地)卫侯请盟晋侯弗许。

四月晋楚战于城濮乡役之三月(乡犹属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子人氏九名)晋晋栾枝入盟郑伯。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丁未晋侯献楚俘于王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_二陈(自襄牛出)使元_二巨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摄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践土宫之庭书践土别於京师)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奖助也。渝变也。殛诛也。俾使也。队陨也。克能也。)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合义信)

六月晋人复卫侯(以叔武受盟于践土故听卫侯归)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武子宁俞也。陈留长垣县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诱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_二牧圉(牛曰：牧马曰：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於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恶相及)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後不贰(言叔武之贤宁俞之忠卫侯所以书复归)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讨不服也。(讨卫许)

二十九年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轅涛涂秦小子_二盟于翟泉(翟泉今雒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秦小子_二在蔡下者。若宋向戎之後会)卿不书罪之

也。(晋侯始霸翼戴天子诸侯辑睦王室无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国以) 卖大典诸侯大夫上敌公侯亏礼伤教故贬诸大夫讳公与盟) 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故可以会伯子男诸卿之见贬亦兼有此会故傅重发之)。

三十二年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庐帐盟)。

文公元年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戚卫邑在顿丘卫县西礼卿不会公侯春秋鲁大夫皆不贬者据用鲁史成文而已) 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之(晋取卫田正其疆界)。

二年三月及晋处父盟(处父为晋正卿不能<矢见>君以礼而亲与公盟故贬其族族去则非卿故以微人常称为耦以直厌不直不地者盟晋都)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四月晋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以大夫盟欲以耻辱鲁也。)

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及晋司空士□盟于垂陇(垂陇郑地荥阳东有陇城士□出盟诸侯受成於卫故贵而书名氏) 晋讨卫故也。(讨元年卫人伐晋士□士□子) 书士□堪其事也。(晋司空非卿也。士□能堪卿事故书) 三年春正月卫侯如陈拜晋成也。(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 冬晋人惧其无礼於公也。请改盟(改二年处父之盟) 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享公赋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诗小雅取其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庄叔以公降拜(谢其以公比君子也。) 曰：小国受命於大国敢不慎仪君赋之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降阶辞让公) 登成拜(俱还上成拜礼) 公赋嘉乐(嘉乐诗大雅取其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七年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扈郑地荥阳卷县西有扈亭不分别书会人总言诸侯晋大夫盟者公後会而及其盟) 晋侯立故也。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穆伯公孙敖)。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傅云：晋人以扈之盟来讨(前年盟扈公後至) 冬襄仲会晋赵孟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遂会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将伐鲁公子遂不及复君故专命与之盟) 《书》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苏子周卿士顷王新立故与鲁盟亲诸侯也。)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会晋□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陈留襄邑县西彭生叔仲惠伯□缺冀缺) 谋诸侯之从於楚者(九年陈郑及楚平十年宋听楚命) 十三年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沓地名) 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郑地) 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卫二於楚故因公请平) 郑伯与公宴于□子家赋鸿雁(子家郑大夫公子归生也。鸿雁诗小雅义取诸侯哀鰥寡有征行之劳言郑国寡弱欲使鲁侯还晋恤之)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亦有同微弱之忧) 《文子》赋四月(四月诗小雅义取行役逾时思祭祀不欲为还晋) 子家赋载驰之四章(载驰诗□风之四章以下义取小国有急欲引大国以救助) 《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采薇诗小雅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许为郑还不敢安居) 郑伯拜(谢公为行) 公答拜。

十四年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国□熟县西) 从於楚者服(从楚者陈郑宋)。

十五年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华孙奉使邻国能临事制宜至鲁而後定盟故不称使其官皆从故书司马) 贵之也。(古之盟会必备威仪崇贄币宾主以成礼为敬。故曰：卿行旅从春秋时率多不能备威仪华孙能率其属以从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敬事则鲁尊而体笃故贵而不名) 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华督鲁孙也。督杀殇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孙故不敢屈鲁君对共宴会) 请承命於亚旅(亚旅上大夫) 鲁人以为敏(无故□易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鲁人以为敏明君子所不与也。)

六月晋以新城之盟(在前年) 蔡人不与(不会盟) 晋□缺以上军下军伐蔡(兼帅二军) 曰：君弱不可以怠(怠懈也。) 戊申入以城下之盟而还。

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执王使。且数伐鲁) 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於是齐难是以公不会(明今不序诸侯不以公不会) 《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恶其受赂不能讨齐)。

十六年正月及齐平(齐前年再伐鲁鲁为受弱故平) 公有疾使季孙行父(季《文子》) 会齐侯于阳

■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侯君间（间疾瘳）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故盟于婁■丘（婁■丘齐地）。

十七年四月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晋不能救鲁故请服）。

六月晋侯■于黄父（一名黑壤晋地）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传不列诸侯而言复合则如上十五年会扈之诸侯可知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十月襄仲如齐拜■之盟。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宣公篡立未列於会故以赂请之）公会齐侯会於平州（平州齐地在泰山牟县西）以定公位（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得复讨臣子杀之与弑君同故公与齐会而位定）东门襄仲如齐拜成也。（谢得会）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文公受盟于晋。又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赂）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盟于楚。

三年春齐侯伐郑及延■郑及晋平士会入盟（延■郑地为夏楚侵郑）。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传孙桓子也。）始通。且谋会晋也。（公即位卫始修好）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衔天子之命以监临诸侯不同歆者尊卑之别也。）晋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黄父即黑壤也。）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慢盟主以取执止之辱故讳之）。

九年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讨不睦也。（谋齐陈）。

十一年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楚复伐郑故受盟也。辰陵陈地颍川长平县东南有辰亭）陈郑服也。（言楚与晋狎主盟）。

秋晋侯会狄于■赞函■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众狄）会于■赞函众狄服也。（■赞函狄地）。

十二年十二月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晋卫背盟故大夫称人宋华椒承群伪之言以误其国宋虽有守信之善而椒犹不免讥清丘卫地在今濮阳县东南）曰：恤病讨贰，於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宋伐陈卫救之不讨贰也。楚伐宋晋不救不恤病也。）宋为盟主故伐陈（陈贰於楚故）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卫成公与陈共公有旧好故孔达欲背盟救陈而以死谢晋十四年卫杀孔达）。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救萧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讨陈之贰今宋见伐晋卫不顾盟以恤宋而春秋贬宋大夫传嫌华椒之罪累及其国。故曰：唯宋可以免）。

十四年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五月楚师伐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名因而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宁以国毙不从城下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楚不诈宋宋不备楚）秋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无娄杞邑）。

十七年六月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断道晋地）讨贰也。

十八年春齐侯会晋侯盟于缙以公子■为质于晋晋师还蔡朝南郭偃逃归（晋既与齐盟守者解缓故得逃）成公元年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晋地与晋盟惧齐楚）。

二年六月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师会晋■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齐师败绩。

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鞍去齐五百里袁娄去齐五十里）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冥■（上冥■地名）冬楚侵鲁及杨桥孟孙请往赂之（楚侵遂深故孟孙请以赂往孟孙献子也。）以执斫执针织■（执斫匠人执针女工织■织缙布者）皆百人公衡为质（公衡成公子）以请盟楚人许平。

十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公与大夫会不贬婴齐者时有许蔡之君故然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曾■人盟于蜀（齐在郑下非卿传所谓卿不书盟也。然则楚，於是始与中国准自此以下楚不书卿贬恶也。）卿不书盟也，於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盟

（匱乏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乘楚王车为左右则失位也。卿不书则称人诸侯不书君臣之别）。

三年十二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寻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寻宣七年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晋也。其位在三（下卿）孙子之於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降大国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为大国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春秋时以强弱为大小故卫虽侯爵犹为小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讎等则二人位敌以盟主故先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五年十二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虫牢郑地陈留封丘县北有桐牢）郑服也。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子灵围龟也。宋公不欲会以新诛子灵为辞为明年侵宋）。

七年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同盟于马陵（传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虫牢盟在五年莒本属齐齐服故莒从之）。

九年正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卫地在长垣县西南）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於晋（归田在前年）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竞强也。）范《文子》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德之次也。是行也。将始会吴吴人不至。

十年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晋侯太子州蒲也。称爵见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礼）为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故会诸侯伐郑（生立子为君父不父子不子书晋侯其恶明）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罕穆公子襄钟郑襄公之庙钟）子然盟于泽子驷为质（子然子驷皆穆公子荥阳卷县东有武亭）辛巳郑伯归。

十一年春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於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後使归（前年七月如晋吊至是乃得归）。

三月晋侯使来聘己丑及盟（克从父兄弟）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莅盟也。（《文子》交盟鲁晋之君其意一也。故但书来盟举重略轻）冬宋华元如楚遂如晋克合晋楚之成（为明年盟宋西门外张本）秦晋为成将会於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颡盟晋侯于河东（史颡秦大夫）晋盟秦伯于河西（就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齐一心质成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

十二年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贖往来道路无壅（贖币也。）谋其不协而讨不庭（讨背叛不来王庭者）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殛诛也。）俾队其师无克胙国（俾使也。队失也。）郑伯如晋听成（听犹受也。晋楚既成郑往受命）会于泽成故也。（晋既与楚成合诸侯以申成好）。

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报至）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赤棘晋地）。

十五年三月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讨曹成公也。（讨其杀太子而自立其事在十三年）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汝水之南近郑地）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为晋伐郑起）。

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沙随宋地梁国宁陵县北有沙随亭）不见公（不及鄆陵战故不讳者耻轻於执止）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尹子王卿士子爵）。

十二月季孙行父晋盟于扈（晋许鲁平故盟）。

十七年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同盟于柯陵（柯陵郑西地）寻戚之盟也。

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

十八年十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丁（虚丁地）谋救宋也。

襄公元年春仲孙蔑会晋栾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二年七月仲孙蔑会晋荀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谋郑故也。冬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复会于戚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将在齐齐人惧帅小国而会之）遂城虎牢郑人乃成三年四月公及晋侯盟于长檣（晋侯出其国都与公盟于外）孟献子相公稽首（相仪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稽首事天子之礼）孟献子曰：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讎（仇讎谓齐楚与晋争）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言献子能固事盟主）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郑服在前年）将合诸侯使士_二告于齐曰：寡君使_二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不易多难也。虞度也。戒备也。列国之君相谓兄弟）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_二乞盟齐侯欲勿许而难为不协乃盟于而_二外（与士_二盟而_二水名）。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单顷公王卿士）晋侯使荀会逆吴子於淮上吴子不至（道远多难）楚子辛为令尹侵欲於小国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患楚侵欲袁侨涂四世孙）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告陈服）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其君不来使大夫盟之匹敌之宜）。

五年夏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初吴子使寿越如晋（寿越大夫）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三年会鸡泽吴不至今来谢之）且请听诸侯之好（更请会）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以其道远故使鲁卫先告期）二大夫皆受晋命而会吴九月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公及其会而不书盟非公後会盖不以盟告庙）穆叔以属曾_二为不利使曾_二大夫听命于会（曾_二近鲁境故欲以为属国既而与莒有忿鲁不能救恐致谴责故复乞还之）。

七年十月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缓报非贰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礼登阶臣後君一等）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後卫君（敌礼并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孙子无辞亦无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顺貌诗召南言人臣自公门入私门无不顺礼）谓从者也。（从顺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横也。横不顺道必毁折）。

八年五月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于邢丘（时公在晋晋悼难劳诸侯唯使大夫听命故季孙在会而公先归）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郑伯献捷于会故亲听命（献蔡捷也。）

九年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甲戌师于汜（众军还聚汜汜郑地东汜）令於诸侯曰：修器备（兵器战备）盛_二侯粮（_二侯乾食）归老幼（示将久师）居疚于虎牢（诸侯已取郑虎牢故使诸军疾病息其中）肆筵围郑（肆缓也。筵过也。不书围郑逆服不成围）郑人恐乃行成（与晋成也。）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献子荀偃也。恐楚救郑复属之）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敝罢也。）吾三分四军（分四军为三部）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来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晋各一动而楚三来。故曰：不能）犹愈於战（胜聚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言争当以谋不可以暴骨）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当从劳心之劳）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二月同盟于戏郑服也。（郑服故言同）将盟郑六卿公子_二（子驷）公子发（子国）公子嘉（子孔）公孙辄（子耳）公孙盂公孙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门子卿之_二子）晋士《庄子》为载书（《庄子》士弱载书盟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如违盟之罚）公子_二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介犹间也。）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谓以兵乱之力强要郑）使其鬼神不获歆其_二祀其人民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垫隘犹委顿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郑国而不唯有礼与_二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载书（子驷亦以所言载於策故欲改之）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三部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於郑乃盟而还（遂两用载书）。

十二月楚子伐郑（与晋成故）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_二乔曰：与大国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_二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_二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质主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神临也。）明神不蠲要盟（蠲洁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罢戎入盟同盟於中分（中分郑城中里名罢戎楚大夫）。

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_二。且（吴子在_二）。

且晋以诸侯往会之。故曰：会吴不称子从所称也。■。且楚地）会吴子寿梦也。（寿梦吴子乘）。

十一年四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郑人惧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慎敬威仪谨辞令）诸侯道敝而无成能无貳乎！（数伐郑皆罢于道路）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无□年（□积年穀而不分灾）毋壅利（专山川之利）毋保奸（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恶）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奖助也。）或问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群臣群祀（群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郑祖厉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国之祖（七姓晋鲁卫郑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齐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实十三国言十二误也。）明神殛之（殛诛也。）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踣毙也。）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二盟不书不告）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经书秋史失之）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侯（不相备也。）禁侵掠。

十四年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蚤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叔老声伯子也。鲁使二卿会晋敬事霸国晋人自是轻鲁币而益敬其使故叔老虽介亦列於会也。齐崔杼宋华阅卫北宫括在会情慢不摄故贬称人盖欲以督率诸侯奖成霸功也。吴来在向诸侯会之。故曰：会吴向郑地）为吴谋楚故也。（谋为吴伐楚）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吴伐楚丧故以为不德数而遣之卒不为伐楚）将执戎子驹支（驹支戎子名）范宣子亲数诸朝（行之所在亦设朝位）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别为允姓久州地在今敦煌）乃祖吾离被苫盖（苫盖之别名）盖荆棘以来归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与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为剖）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若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繇（职主也。）诘朝之事尔无与焉（诘朝明旦不使复得与会事）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四岳尧时方伯姜姓也。裔远也。胄後也。）毋是翦弃（翦削也。）赐我南鄙之田狐■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内侵亦不外叛）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之师（在僖三十三年）晋御其上戎亢其下（亢犹当也。）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犄（犄其足也。）之与晋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言给晋役不旷时）以从执政犹■志也。（意常如■无中二也。）岂敢离□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赞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於会亦无薈焉（薈闷也。）赋青蝇而退（青蝇诗小雅取其悞悌君子无信谗言）宣子辞焉（辞谢）使即事於会成悞悌也。（成悞悌不信谗言不书者戎为晋属不得特达），於是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齐子叔老字也。言晋敬鲁使经所以并书二卿）冬季孙宿会晋士■宋华阅卫孙林父郑公孙蚤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春正月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刘。

十六年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人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书高厚逃归故也。溴水出河内轵县东南至温入河）戊寅大夫盟（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归故遂自共盟鸡泽会重序诸侯今此间无异事即上诸侯大夫可知）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齐高厚之诗不类（齐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齐为大国高厚。若此知小国必当有从者），於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蚤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书故传举小邾以包之）。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杨曰：大毋侵小（督杨即祝柯也。）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鲁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郭水归之于我。

十一月齐及晋平盟于大隧（大隧地名）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齐晋平鲁惧齐故为柯会以自固）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国以自救助）叔向曰：□敢不承命（叔向度齐未肯以盟服故许救鲁）穆叔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

卷二百四十七

列国君·部盟会第二

襄公二十年春及莒平孟《庄子》会莒人盟于向督扬之盟故也。（莒数伐鲁前年诸侯盟督扬以和解之故二国自复共盟结其好）六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渊（澶渊在顿丘县南今名城此卫地。又近戚田）齐成故也。（齐与晋平）

二十一年十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名）辄栾氏也。（禁辄栾盈使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随复辄栾氏也。（晋知栾盈在齐故复辄也。）

二十四年八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晋合诸侯以报前年见伐）

二十五年五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位盟秦伯车如晋位盟（伯车秦伯之弟针也。）成而不结（不结固也。）

八月诸侯同盟于重丘（夷仪之诸侯也。重丘齐地）齐成故也。（伐齐而称同盟以明齐亦同盟）

二十六年夏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卿会公侯皆应贬方责宋向戌後期故书良霄以驳之。若皆称人则嫌向戌直以会公贬之）以讨卫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赵氏不书尊公也。（罪武会公侯）向戌不书後也。（後会期）郑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卫侯会之（晋将执之不得与会故不书）

二十七年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按传会者十四国齐秦不交相见邾滕为私属皆不与盟宋为主人地于宋则与盟可知经唯序九国大夫楚先晋歃而书先晋贵信也。陈与晋会常在卫上孔奂非上卿故在石恶下）宋向戌善於赵《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欲获息民之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於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蠹害物之虫）小国之大害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言虽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许）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於秦秦亦许之皆告於小国为於宋五月甲辰晋赵武至於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折俎体解节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礼。故曰：礼也。《周礼》司马掌会同之事）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赵武赵武叔向因享宴之展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无卫石恶至（须无陈《文子》）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赵武命盈追已故言从赵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国故君自来）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晋（时令尹子木止陈遣黑肱就晋大夫成盟载之言两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陈成楚之要言）戊戌滕成公至（亦小国君自来）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使诸侯从晋楚者更相朝见）庚午向戌复於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於齐犹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请於齐（请齐使朝楚）壬申左师复言於子木子木使驿谒诸王（驿传也。谒告也。）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经所以不书齐秦）秋七月戊寅左师至（从使还）是夜也。赵孟及子木盟以齐言（子木公子黑肱素要齐其辞至盟时不得复讼争）庚辰子木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二国大夫与子木俱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示不相忌）晋楚各处其偏（晋处北楚处南）伯夙谓赵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恶惧难（氛气也。言楚有袭晋之气）赵孟曰：吾左还入於宋。若我何（营在宋北东头为上故晋营在东有急可左回入宋东门）辛巳将盟於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会击晋）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於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太宰伯州

犁)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信亡何以及三(为明年子木死起本)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单尽也。毙踏也。)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单毙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当死晋不食言故无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济成也。)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为楚所病则欲入宋城)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宋为地主致死助我则力可倍楚)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称举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晋独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两事晋楚则贡赋重故欲比小国武子恐叔孙不从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私属二国故)叔孙曰:邾滕人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季孙专政於国鲁君非得有命今君惟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顺以显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贬之)晋楚争先(争先歃血)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只辞)非归其尸盟也。(尸主)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小国主辨具)楚为晋细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盖孔子追正之)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前盟诸大夫不敢敌公礼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国故谦而重盟故不书蒙门宋城门也。)子木问於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会贤闻於诸侯故问之)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於鬼神无愧辞(祝陈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尚矣。哉!(尚土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怀其德)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五君谓文襄灵成景)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晋荀盈遂如楚莅盟。

七月辛巳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会之大夫也。豹不倚顺以显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从故以违命而贬之释例论之甚备矣。)九月楚_二罢如晋莅盟(罢令尹子荡报荀盈)二十八年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陈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属也。宋盟曰:晋楚之从交相见故朝晋燕国今蓟县)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於晋(以宋盟释齐秦)陈《文子》曰:先事後贿礼也。(事大国当先从其政事而後荐贿以副己心)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言当从大国请事以顺其志)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

二十九年五月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孙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为卿今盖_二曩行卿事)杞子来盟(文公也。杞复称子用夷礼也。鲁归其田故来盟)。

三十年十月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也。(会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灾故以恶宋人不克己自责而出会求财)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

昭公元年正月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招实陈侯母弟不称弟者义与庄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读旧书则楚当先晋而先书赵武者亦取宋盟贵武之信故尚之也。卫在陈蔡上先至於会)寻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晋(得志谓先歃午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恐楚复得志)子木之信称於诸侯犹诈晋而驾焉(驾犹陵也。诈谓衷甲)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诸侯(襄二十五年会夷仪二十六年会澶渊)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会于宋三十年会澶渊及今会虢也。)服齐狄宁东夏(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平秦乱(襄二十六年秦晋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迁都)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_二(_二非也。)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赐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於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_二是{++袞}(_二耘也。壅苗为_二袞)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言耕锄不以水旱息必获丰年之收)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诗》曰:不僭不贼

鲜不为则信也。（诗大雅僭不信贼害人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旧书宋之盟楚恐晋先歃故欲从旧书加于牲上不歃血经所以不书盟）晋人许之三月甲辰盟。

四年六月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灵王始合诸侯）椒举言於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阪盖启享诸侯於此）商汤有景亳之命（河南巩县西南有汤亭或言亳即偃师）周武有孟津之誓（将伐纣也。）成有岐阳之■（周成王归自奄大■於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康有丰■宫之朝（丰■在始平■县东有灵台康王，於是朝诸侯）穆有涂山之会（周穆王会诸侯于涂山涂山在寿春东北）齐桓有召陵之师（在僖四年）晋文有践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选择所用）王曰：吾用齐桓（用会召陵之礼）王使问礼於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言听闻谦示所未行）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其礼六仪也。宋国爵公故献公礼）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郑爵伯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其礼同所从言之异）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王使椒举侍於後以规过（规正二子之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左师子产所献六礼楚皆未尝行）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请王辞谢之）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为宗庙田猎）寡君将墮币焉敢谢後见（恨其後至。故曰：将因诸侯会布币乃相见经并书宋太子佐知此言在命前）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言楚子以疑罪执诸侯）楚子示诸侯侈（自奢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启汤武成康穆也。二公齐桓晋文）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缙叛之（仍■昏皆国名）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黎东夷国名）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岳）皆所以示诸侯汰也。诸侯所繇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王弗听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悛谏（悛狠也。）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後弃（恶及远方则人弃之）善亦如之德远而後兴（为十三年楚弑其君传）

十六年十二月齐侯伐北燕七年正月癸巳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敝器瑶{雍缶}玉楛之属）公孙□曰：受服而退俟■而动可也。（□齐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阳县东北至河间郑县入易水）燕人归燕姬（嫁女与齐侯）赂以瑶{雍缶}玉楛□耳不克而还（瑶玉也。楛匱也。□耳玉爵也。）

三月公如楚叔孙□如齐■位盟（公将远■楚故叔孙如齐寻旧好）

九年春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会楚子于陈（楚子在陈故四国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会礼故不■书）

十一年五月仲孙<豸鬣>会邾子盟于■祥（■祥地名）修好礼也。秋季孙意如会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于厥□（厥□地名）谋救蔡也。

十有三年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陈留长垣县西南）晋治兵於邾南甲车四千乘（三十万人）羊舌肸摄司马（肸叔向弟也。摄兼官）遂合诸侯于平丘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有一心故）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献公王卿士刘子）曰：抑齐人不盟。若之何对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虽齐不许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讨之有辞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天子大夫称老元戎车在前者启开也。行道也。）迟速唯君（欲佐晋讨）叔向告于齐曰：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为请对曰：诸侯讨贰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齐■用命以拒晋）叔向曰：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业贡赋之业）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须礼而有次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礼须威严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威须昭告神明而後信义著）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繇倾覆也。（信义不明则弃威不威弃礼无礼无经无业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志识也。岁聘以■其职业）间朝以讲礼（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义率长幼之序）再朝而会以示威（六年而一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义也。凡八聘四朝再会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志业於好（聘也。）讲礼於等（朝也。）示威於众（会也。）昭明于神（盟

也。)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繇是兴晋礼主盟(依先王先公旧礼主诸侯盟)惧有不治奉承齐牺(齐盟之牺牲)而布诸君求终事也。(终竟也。)君曰:余必废之何齐之有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齐人惧对曰: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既闻命矣。敬共以往迟速唯君叔向曰:诸侯有间矣。(间隙也。)不可以不示众八月辛未治兵(习战)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也。)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军将战则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鲁同好。又不朝夕伐莒无故怨于晋人信之所谓谗慝弘多也。)我之不共鲁故之以(不共晋贡以鲁故也。)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谦辞以绝鲁)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蛮夷谓邾莒)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僂於豚上其畏不死(僂仆也。)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弃犹忘也。)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莒邾杞曾之怒(四国近鲁数以小事相忿曾已灭其民犹存故并以恐鲁)以讨鲁罪问其二忧(因南蒯子仲之忧为间隙)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不敢与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令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为坛盟会处)癸酉退朝(先盟朝晋)子产命外仆速张於除(张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地已满也。言子产每事敏於太叔)及盟子产争承(承贡赋之次)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广故所贡者多)卑而贡重者甸服也。(甸服谓天子畿内共职贡者)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以好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艺法制)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渎易也。)子产曰:晋政多门(政不出一家)贰偷之不暇何暇讨(贰不一偷苟。且)国不竞亦陵何国之有为(不竞争则为人所侵陵不成为国)公不与盟(信邾莒之诉欲讨鲁故)。

十六年正月齐侯伐徐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虑县东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

十九年五月邾人于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终宋公伐邾事)。

二十二年齐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莅盟(灶齐大夫)莒子如齐位盟盟于稷门之外(稷门齐城门也。)莒,於是乎!大恶其君。

二十五年春叔孙如宋夏叔诣会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会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谋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乱谋定之)。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齐处于郚秋公会齐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专陵(专陵地名)谋纳公也。(齐侯谋)。

二十七年春公如齐(自郚行)公至自齐居于郚秋晋士鞅宋乐祁犁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会于扈令戍周。且谋纳公也。宋卫皆利纳公固请之范献子取货於季孙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子梁宋乐祁也。贞子卫北宫喜)曰: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请囚请亡,於是乎!不获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复天救之也。(复犹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启叔孙氏之心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叔孙氏惧祸之滥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淮夷鲁东夷)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公虽在齐言齐不致力)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国(书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为难二子皆图国者也。而欲纳鲁君鞅之愿也。请从二子以围鲁无成死之二子惧皆辞乃辞小国而以难复(以难纳白晋君)。

三十二年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世叔申世叔仪孙也。国参子产之子)寻盟(寻平丘盟)城成周也。

定公三年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四年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邾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会礼入楚境故书侵)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召陵会刘子诸侯)。

言之也。繁昌县东南有城皋亭复称公者会盟异处故也。)

七年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卫地)徵会于卫(徵召也。)卫侯欲叛晋(属齐郑也。)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於齐侯曰:执结以侵我(欲以齐师惧诸大夫)齐侯从之乃盟于沙(叛晋也。阳平元城县东南有沙亭)

八年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公会晋师于瓦(瓦卫地将来救鲁公逆会之东郡燕县东北有瓦亭)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於是始尚羔(献子士鞅也。简子赵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礼卿执羔大夫执雁鲁则同之今始知执羔之尊也。卿不书礼不敌公史略之)晋师将盟卫侯于专(自瓦还就卫地盟)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前年卫叛晋属齐简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晋大夫)卫人请执牛耳(盟礼尊者(位)牛耳主次盟者卫侯与晋大夫盟自以当(位)牛耳故请之)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言卫小可比晋县不得从诸侯礼)将歃涉佗(卫侯之手及(宛)(挤也。血至(宛)卫侯怒王孙贾趋进(贾卫大夫)曰:盟以信礼也。(信犹明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晋无礼不欲受其盟)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结叛晋曲濮卫地)

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辞伪有疾乃使向巢如晋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孙)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夹谷(夹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会议也。)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莱人齐所灭莱夷也。)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击莱人)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裔远也。)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好)於神为不祥(盟将告神犯之为不善)於德为愆义於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辟去莱兵)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诅之祸)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无还鲁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须齐归汶阳田乃当共齐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贱者终其事要盟不洁故略不书)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故旧典)事既成矣。(会事成)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磬也。)飧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不成者)稗草之似(者)言享不具礼稗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齐侯怀诈故以礼治之)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会于安甫(安甫地名)

十一年冬及郑平(六年侵郑之怨)始叛晋也。(鲁自僖公以来世服於晋至今而叛。故曰:始)叔还如郑(位)盟(还叔诣曾孙)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会齐侯盟于黄(结叛晋)

十四年五月公会齐侯卫侯于牵(魏郡黎阳县东北有牵城)谋救范中行氏(齐鲁叛晋故助范中行也。)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洮曹地)范氏故也。(谋救范氏)

哀公元年八月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

二年春伐邾将伐绞(绞邾邑)邾人爱其土故赂以(郭)沂之田而受盟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句绎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六年春叔还会吴于(且)。

七年夏公会吴于曾(曾(今琅琊曾(县))

八年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位)盟(宾如臧会子)齐闾丘明来(位)盟(明闾丘婴之子)

十二年夏公,公吴于橐皋吴子使太宰(请)寻盟(寻鲁(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也。)故心以制之(制其义)玉帛以奉之(奉质神明)言以结之(结其俗)明神以要之(要以祸福)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寻重也。寒歇也。)乃不寻盟吴徵会于卫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於行人子羽(子羽卫大夫)子羽曰: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吴方无道(子木卫大夫)国无道必弃疾於人

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为卫患也。）往也。长木之毙无不B也。（B击）国狗之<疒契>无不噬也。（<疒契>狂也。噬□也。）而况大国乎！秋卫侯吴于郟公及卫侯宋皇瑗盟（盟不书畏吴窃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人之舍（藩篱）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侯伯致礼以礼宾地主所会主人也。饩生物）以相辞也。（各以礼相辞让）今吴不行礼於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难苦困也。）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以赂吴）大宰□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止执）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於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欲不来者子之讎也。（堕毁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讎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讎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说乃舍卫侯。

十三年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争歃血先後）吴人曰：於周室我为长（吴为大伯後故为长）晋人曰：於姬姓我为伯（为侯伯）赵鞅呼司马寅（寅晋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与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墨气色下）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国为敌所胜）太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少待无与争）乃先晋人（盟不书诸侯耻之故不录）

十七年十二月公会齐侯盟于蒙（齐侯简公弟平公敖也。蒙在东莞蒙阴县西故蒙阴城也。）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孟武伯问於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执牛耳尸盟者）季羔曰：曾■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曾■衍在七年）发阳之役卫石□（发阳郟也。在十二年石□石蔓姑之子）武伯曰：然则彘也。（彘武伯名曾■衍则大国执发阳则小国执时执者无常故武伯自以为可执）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台上（欲使鲁还邾田封境至台）二月盟于平阳（西平阳）三子皆从（季康子叔孙《文子》孟武伯皆从后庸盟之）康子病之（耻于蛮夷盟）言及子赣（思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与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言季孙不能用于子赣临难而思之）

齐宣公四十九年与郑会于西城。

康公十六年与晋卫会浊泽。

赵成侯十三年与韩昭侯遇上党。

十七年与魏惠王遇葛孽（左斥丘年。表曰：十八年赵孟如齐）

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

秦孝公七年与魏王会社平。

二十年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齐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

魏惠王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都。

十四年与赵会高■。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与秦会彤。

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

齐宣王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

八年与魏王会於。

甄魏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以相王。

秦惠文王九年与魏会应。

十二年会龙门。

初更二年与齐楚会□桑。

赵武灵王四年与韩会于区鼠。

秦武王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

魏哀王六年秦求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

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

十七年与秦会临晋。

二十年与齐王会於韩。

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

韩襄王十年太子婴与秦王会临晋因至咸阳而归楚顷襄王十四年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

魏昭王十二年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西周。

韩_二王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

赵惠文王十四年与秦会中阳。

十六年与秦王会穰。

二十年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年表云：与秦会澠池）先是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遇於西河外澠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赵王遂行与秦王会澠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风俗通义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王鼓之以节歌也。）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缶瓦>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怵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於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赵悼襄王三年赵相魏相会鲁柯盟八年入秦置酒。

齐王建二十八年入秦置酒。

卷二百四十八

列国君·部攻伐

《书》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所以锡壤开封建贤立德乃用其制以为藩屏暨夫衰世交相攻伐陈师鞠旅或勤王而讨不庭遣将即戎或主霸而存危国斯则近於仁义之举得乎！节制之道矣。及乎！以_二暴弱以曲凌直生民之肝脑涂地而靡顾亲邻之盟誓在耳而遽绝衰世之弊一至於此故仲尼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信哉！斯言之可徵也。

鲁公伯禽宅曲阜（今兖州）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徐戎淮夷并起为寇於鲁故东郊不开）作费誓（鲁侯征之於费地而誓众也。费鲁东郊之地名）公曰：嗟人无_二华听命（伯禽为方伯监七百里内之诸侯帅之以征叹而敕之无使喧哗欲其静听誓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今征此）善_二乃甲冑乔_二乃干无敢不吊（言当善简汝甲冑鬃无敢不至令攻坚使可用）备乃弓矢_二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调弓矢_二乃戈矛磨砺锋刃皆使无敢不工善）今惟淫舍牝牛马（今军人惟大放舍牝牢之牛马言军所在必放牧之）杜乃_二念_二乃_二无敢伤牝牝之伤汝则有常刑（捕兽机槛当杜塞之_二穿地以兽念_二之无敢令伤所放牝牢之牛马牛马之伤汝则有残人之畜常）马牛其风臣妾逋逃无敢越逐（刑马牛其有奔佚臣妾逋亡勿敢弃越垒伍而求逐之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祇复之我商賚汝（众人其有得佚马牛逃臣妾皆还敬复之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越逐为失伍不还为攘盗汝则有此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军人无敢暴去_二人无越人墙物有自来者无敢取之军人盗窃马牛诱偷奴婢汝则有犯军令之常刑）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刑甲戌我惟征徐戎（皆当储峙汝糗_二之粮使足食无敢不相逮及汝则有乏军兴之死刑）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常刑（总诸国之兵而但称鲁人峙具楨_二道近也。题曰：楨旁曰：_二言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楨_二甲戌我惟筑（郊三遂明东郊距守不峙甲戌日当筑攻敌垒距堙之属）无敢不供汝则有无馀刑非杀（峙具楨_二无敢不供不供汝则有无馀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杀汝）鲁人三郊三遂峙乃_二芟_二无敢不多汝则有常刑（郊遂多积_二芟_二供军牛马不多汝则亦有乏军兴之大刑）作此费誓遂平徐戎定鲁。

隐公元年五月郑伯克_二于鄆初郑庄公弟京城太叔（京郑邑今荥阳京县太叔即_二也。）缮甲兵具卒

乘（步曰：卒车曰：乘）将袭郑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太叔𠄎入于鄢公伐诸鄢太叔出奔共（共国今汲郡共县）。

八月纪人伐夷（夷国在城阳庄武县纪国在东莞剧县）。

十月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公孙滑共叔𠄎之子）卫人为之伐郑取廩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虢西虢国也。弘农陕县东南南有虢城）。

二年十二月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杞国本陈留雍丘县牟娄杞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初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於郑（谓二年郑人伐卫之怨）而求宠於诸侯以和其民（谓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复讨故欲求此宠）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害谓宋公子冯）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言举国之赋调）宋人许之，於是陈蔡方睦於卫（蔡今汝南上蔡县）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五年四月郑人侵卫牧（牧卫邑）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南燕国今东郡燕县）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後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成皋县）。

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於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秋卫师入成𠄎卫之乱也。成𠄎人侵卫故卫师入成𠄎（有成𠄎乡郑主兵故序郑上）。

九月郑人伐宋（成𠄎国也。东平刚父县西南）宋人取郟田郑人告於郑曰：请君释憾於宋敝邑为道（释四年再见伐之）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郟以报东门之役（郟郟也。）。

十二月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郟之役。

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

冬宋人取长葛（秋取冬乃告也。前年冬围不克而还今冬乘长葛无备而取之言易也。）七年七月公伐郟为宋讨也。（公距宋而更与郑平欲以为援今郑复与宋盟故惧而伐郟欲以求宋。故曰：为宋讨）。

九年冬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步兵也。轶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郑厉公也。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逞解也。）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郑大夫）衷戎师前後击之尽殪（为三部伏兵祝聃帅勇而无刚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还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处受敌。故曰：衷戎师殪死也。）戎师大奔（後驻军不复继也。）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十年夏𠄎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公子𠄎不待公命而贪会二国之君疾其专进故去氏齐郑以公不至故亦更使者从之伐宋不言及明𠄎专行非郑之谋也。）。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齐郑後期故公独败宋师书败宋未陈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郑後至得郟防二邑归功於鲁故书取明不用师徒也。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郟城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

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郑师还驻兵於远郊）宋人卫人入郑（宋卫奇兵乘虚入郑）蔡人从之伐戴（从宋卫伐戴也。）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三国之军在戴故郑伯合围之师者军旅之通称）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败（言郑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成𠄎讨违王命也。

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时来来𠄎也。荥阳县东有𠄎城郑地也。）谋伐许也。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宫（大宫郑祖庙）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螯弧登（瑕叔盈郑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遍也。麾招也。）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不共职责）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许叔许庄公之弟东偏东鄙也。）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於许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借手於我寡德之人以讨许）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父兄同姓群臣共给亿安也。）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𠄎胡其口於四方（弟共叔𠄎也。𠄎胡鬻也。出奔在元年）。

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获郑大夫公孙获）。若寡人得没於地（以寿终）天其以礼悔祸於许（言天加礼于许而悔祸之）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无宁宁也。兹此也。）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谒告也。妇之夫曰：昏重婚曰：媾）其能降以相从也。（降降心也。）无滋他族实_二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_二祀许乎！（洁齐以享谓之_二祀谓许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边陲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於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郑旧郑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郑亦周之子孙）夫许大岳之裔也。（大岳神农之後尧四岳也。裔继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是年郑息有违言（以言语相违恨）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息国汝南新息县）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郑庄贤）不量力（息国弱）不亲亲（郑息同姓之国）不徵辞不察有罪（言语相恨当明徵其辞以申曲直不宜轻斗）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九月入杞讨不敬也。

三年春晋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韩万御戎弘梁为右（武公曲沃庄伯子也。韩万庄伯弟也。御戎仆也。右戎车之右）逐翼侯於汾隰（汾隰汾水边）驂_二圭而止（驂_二马）夜获之及栾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栾宾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_二旬所奉之主故并见获而死）

六年春楚武王侵随（随国今义阳随县）使_二章求成焉（_二章楚大夫）军於瑕以待之（瑕随地）随人使少师董成（少师随大夫董正也。）夏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於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

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於齐（甲首披甲者首）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隐公十一年王以与郑故求与郑成）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郑（郑王城）

八年春灭翼（曲沃灭之）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黄随不会（黄国今弋阳）使_二章让黄（责其不会）楚子伐随军於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後战（下之请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遥见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不从季梁谋）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速杞随地逸逃也。）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斗丹楚大夫戎车君所乘兵车也。戎右车右也。宠之故以为右）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谓少师见获而死）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九年春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韩服巴行人巴国在巴郡江州县）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於邓（道朔楚大夫巴客韩服）邓南鄙_二人攻而夺之币（_二在今邓县南沔水之北），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_二章让於邓，邓人弗受（言非_二人所攻）。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_二（斗廉楚大夫）邓养甥聃甥帅师救_二三逐巴师不克（二甥皆邓大夫）斗廉衡陈其师於巴师之中以战而北（衡横也。分巴师为二部斗廉衡陈於其间以与邓师战而伪北。北，走也。）邓师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楚师伪走邓师逐之背巴师巴师攻之楚师自前还与战）邓师大败，_二人宵溃。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梁国在冯翊夏阳县荀贾皆国名）

十年十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改侵伐而书来战善鲁之用周班）初北戎病齐（在六年）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饬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後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

十一年春楚屈瑕将盟贰轸（贰轸二国名）郟人军於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郟国在江夏_二杜县东南有郟城蒲骚郟邑绞国名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蓼国今义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斗廉曰：郟人军其郊必不诚。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随绞州蓼也。邑亦国也。）君次于郊郟以御四邑（君谓屈瑕也。郊郟楚地）我以锐师宵加於郟郟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郟师四邑必离遂败郟师於蒲骚卒盟而还（卒盟贰轸）

十二年冬公会宋公于龟（宋地）欲平宋郑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宋公贪郑赂与公三会而

卒辞不与郑平)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是冬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_二采樵者以诱之(_二卫也。樵薪也。)从之绞获三十人(获楚人也。)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坐犹守也。覆设伏兵而待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十三年春二月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或称人或称师史异辞也。)

是春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鄢水在襄阳宜城县入汉)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卢戎南蛮)大败之莫敖缙于荒谷。

十二月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报宋之战也。(在十二年)焚渠门入及大逵(渠门郑城门逵道方九轨)伐东郊取牛首(东郊郑郊牛首郑邑)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大宫郑祖庙卢门宋城门)。

十六年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春既谋之今书会者鲁讳议纳不正蔡尝在卫上今序陈下盖後至)夏伐郑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

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奚鲁地皆陈曰：战)疆事也。(争疆界也。),於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犹不意也。)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齐背盟而来公以信待故不书侵伐)秋伐郑宋志也。(郑宋争疆鲁从宋志背_{<走佳>}之盟)

庄公元年冬齐师迁纪并_二晋_二吾_二(齐欲灭纪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并_二在东莞临胸县东南晋_二在朱虚县东南北海都昌县西有訾城)

二年夏公子庆父帅师伐於餘丘(於餘丘国名也。)

三年正月溺会齐师伐卫(溺鲁大夫疾其专命而行故去氏)

四年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扬雄方言子者会也。然则楚於此始用戟为陈)王行卒於_二木之下(_二木木名)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_二差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时秘王丧故为奇兵更开直道_二差水名梁桥也。)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於汉_二而还(_二内也。谓汉西)济汉而後发丧。

五年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纳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公十六年出奔齐)

八年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期共伐成_二陈蔡不至驻师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治兵于庙习号令将以围成_二)夏师及齐师围成_二成_二降于齐师(二国同讨而齐独纳成_二)秋师还。

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二公子各有党子纠党须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称入从国逆之文本无位)秋师及齐师战於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戎路兵车传乘他车)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误齐师止获也。)是以皆止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鲍叔乘胜而进军志在生得管仲故_二不忍之辞)管召讎也。请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杀之)乃杀子纠於生窦(生窦鲁地)召忽死之。

十年春齐师伐鲁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公子偃鲁大夫)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皋比而先犯之(雩门鲁城南门皋比虎皮)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九月荆败蔡师于莘(荆楚本号後改为楚莘蔡地)以蔡侯献舞归(献舞蔡季)

十月齐师灭谭(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齐侯之出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遂灭谭谭子奔莒十一年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晋_二(晋_二鲁地)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晋_二。

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郑人会於北杏以平宋乱(北杏齐地宋有弑君之乱齐桓欲修霸业)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戍守也。)

十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北杏会)齐请师于周(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夏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

十五年秋宋人齐人郑人伐_二(_二附庸属宋而叛故齐桓为之伐_二)郑人间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宋故也。(郑侵宋也。)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

也。

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缙尹之（权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斗缙楚大夫）以叛围而杀之（缙以权叛）迁权於那处（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使阎敖尹之（阎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惊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攻楚城门）阎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华容县阎敖不能守城。又涌水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於津（为巴人所败津楚地）。

十九年冬齐人宋人陈人伐鲁西鄙（幽之盟鲁使欲者会鄆之盟使滕臣行所以受敌鄙边邑）二十六年秋会宋人齐人伐徐（宋序齐上主兵）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

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_二失之门（桔_二失郑远郊之门也。）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许昌县东北有桐丘城）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谍间也。幕帐也。）

二十九年夏郑人侵许。

闵公元年冬晋侯作二军（晋本一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为公御右也。夙赵衰兄毕万魏_二祖父）以灭耿灭霍灭魏（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永安县东北有霍太山三国皆姬姓）。

僖公元年七月楚人伐郑（荆始改号曰：楚）郑即齐故也。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戎将归者也。（虚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还齐人杀之因戍虚丘欲以侵鲁公以义求齐齐送姜氏之邾人惧乃归故公要而败之）。

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郟获莒_□（莒人来求还庆父之赂_□莒子之弟）。

二年春晋献公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曰：冀为不道入自颠_二令伐冥_二三门（前是冀伐虞至冥_二冥_二虞邑河东大阳县东北有颠_二令坂）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言虞报伐冀使病将欲假道故称虞_二以说其心冀国名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今虢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众抄晋边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问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喜於厚赂而欲求媚）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晋犹主兵不信虞）。

冬楚人伐郑斗章囚郑聃伯（经书侵传言伐本以伐兴权行侵掠）。

三年四月徐人取舒（徐国在下邳僮县东南舒国今庐江舒县胜国而不用大师亦曰：取）冬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孔叔郑大夫勤恤郑难）弃德不祥（祥善也。）

四年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晏婴蔡蔡溃（民逃其上曰：溃）遂伐楚次于陔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楚界犹未至南海因齐处北海遂称所近牛马风逸盖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_二也。）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五等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讨其罪齐桓因此命以夸楚）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穆陵无棣皆齐境也。履所践履之界齐桓。又因以自言其盛）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尚书包匭菁茅之为异未审）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昭王成王之孙南巡狩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师进次于陔（楚不服罪故进）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如陔之师观强弱）师退次於召陵（完请盟故）屈完及诸侯盟陈轅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於陈郑之间国必甚病（申侯郑大夫当有共给之费故）。若出於东方观兵於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东夷郟莒徐夷也。观兵示威）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许出东方）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於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履其可也。（扉草履）齐侯说与之虎牢（还以郑邑赐之）执轅涛涂秋伐陈讨不忠也。

十五年夏秦伐晋侯三败庆郑谏弗听及战于韩原公号庆郑曰：复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获晋侯以归及晋侯归（臣欽。若等曰：晋惠公即位六年为秦所虏复立之）杀

二十八年春晋侯伐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报饗璧之施臣欽。若等曰：晋文公亡

过曹僖负鸞_二鬼_一；食_二饗焉_一。魏讎颠颡怒曰：劳之不图报於何有（二子各有从亡之劳）_一。僖负鸞氏（_一烧也。）魏讎伤於胃公欲胃公欲杀之而爱其材（材力）使问旦视之病将杀之魏讎_一。胃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宁）距_二翟三百曲决三百_一（决超越也。曲决跳而踊也。百犹厉也。）乃舍之杀颠颡以_二旬于师夏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牛马因风而走缚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击_一曰：旆通白曰：旃）祁_二耳蒯_一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为奸军令）司马杀之以_二旬于诸侯使茅伐之师还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擲右（权代舟之侨_二也。士会随武子亡_一之孙）秋七月振旅岂以入於晋杀舟之侨以_二旬于国民，於是君子谓交公其能刑_二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颠颡_一耳蒯_一舟之侨）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与晋战败于城濮楚成齐。

九年十一月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

十一年冬楚人伐黄（黄恃齐故）。

十二年夏楚人灭黄黄人恃诸侯之睦於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厉以救徐罪高梁晋地在平阳县西南黄恃齐故也。

冬宋人伐曹讨旧怨也。楚败徐於蒺林徐恃救也。

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初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余故秦伯伐晋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秦获晋侯以归秦伯伐晋晋侯三败郑谏弗听及战于韩原公号庆郑庆郑曰：悞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获晋侯以归及晋侯归（臣钦。若等曰：晋惠公即位六年为秦所虏复立之）杀庆郑而後入十六年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

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蒺林之役也。（英氏楚与国蒺林役在十五年）夏师灭项（师鲁师顷国令汝阴项县）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淮会在前年冬诸侯事会同构礼之事）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十月齐桓公卒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故伐齐以纳孝公。

十八年正月宋襄公以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三月齐人杀无亏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无亏已死。故曰：四公子）遂与宋人战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_一（_一齐地）齐师败绩立孝公而还冬邢人狄人伐卫（狄称人者史异辞）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後师于訾蒺狄师还。

十九年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刑不速退所以独见传），於是卫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伯长也。）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秋宋人围曹讨不服也。（曹南盟不

二十年春滑人叛郑而服於卫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公子士郑文公子冷堵寇郑大夫）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弥弥帅师伐滑（堵弥郑大夫伐滑在十四年）。

冬楚人伐随初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_二於菟师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繇已而繇人乎！哉！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曾于孟（孟宋地）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公伐邾（为宋灭须句故）。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得恤务小之礼）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

八月丁未公及邾战于升陘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鱼门邾城门）。

是月楚人伐宋以救郑大司马固谏曰：（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救也。已弗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子鱼也。）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後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斃焉（门官守门者师行则在君左右）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缙（缙宋邑高平曷邑县东南有

东缙城)以讨其不与盟(十九年盟于齐而宋独不会复召齐盟于鹿上故今讨之)。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焦今谯县也。夷一名城父今谯郡城父县顿国今汝阴南顿也。)二十五年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邢同姓也。故名秋晋秦伐。若_二(。若_二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後迁于南郡。若_二县)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伐商密(斗克申公子仪屈御寇息公子边商密。若_二别邑今南乡丹水县戍守也。二子屯兵于析为商密援)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輿人以围商密_□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乡析县隈隐蔽处系缚輿人诈为克析得其囚俘者_□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掘地为坎以埋盟之馀血加盟书其上)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商密既降析戍亦败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不复言晋者秦为兵主)遂围陈纳顿子于顿(为顿围陈)。

二十六年春齐师侵鲁西鄙公追齐师至_二弗及(济北_二城县西有地名_二下)。

夏齐孝公伐鲁北鄙公使展喜犒师(劳齐师)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洮盟在前年)。

秋楚人灭夔(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之远祖也。夔楚之别封)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废其尝祀而饰辞文过)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成得臣令尹子玉也。斗宜申司马子西也。)

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缙初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责而伐之也。)

公以楚师伐齐取_二(师能左右之曰:以)_二桓公子雍於_□易牙奉之以为鲁援(雍本与孝公争立故使居_二以_二齐)。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公卑杞杞不共也。八月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责无礼也。(责不共也。)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曹在卫东故)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从汲郡南渡出卫南而东)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卫地)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攻曹城门)曹人尸诸城上(磔晋死人于城上)晋侯患之听輿人之谋曰:称舍於墓(輿众也。舍墓为将发冢)师迁焉曹人凶惧(迁至曹人墓凶凶恐惧声)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僇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_□次于城濮(国归父崔夭齐大夫也。小子_□秦穆公子也。城濮卫地)楚师背_二而舍(_二丘陵险阻名)晋侯患之听輿人之诵(恐众畏险故听其歌颂)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高平曰:原喻晋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公疑焉(疑众谓己背旧谋新)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国外河而内山)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贞子栾枝也。水北曰:阳姬姓之国在汉北者楚尽灭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楚子玉使斗勃请战(斗勃楚大夫)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寓寄也。)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不获止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烦斗勃令戒敕子玉子西之属也。)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诘朝平旦)晋车七百乘_二显_二引鞅_二半(五万二千五百人在背曰:_二显在胸曰:_二引在腹曰:_二鞅在後曰:_二半言驾车修备也。)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有莘故国名少长犹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战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斗宜《申子》上斗勃)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輿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众走)楚师驰之原轸_二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率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晋师三日馆_二晋侯伐曹令无入僇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_二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於何有_□僇负羁氏魏_二伤於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_二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_二旬于师夏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

侯使茅筏代之师还济河舟之侨先归士摄右秋七月振旅恺以入於晋杀舟之侨以 甸于国民，於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是年夏楚令尹子玉与晋战败于城濮遂自杀三军惟中军完报会璧之施臣钦。若等曰：晋文公亡过曹僖负羈 鬼；食 璧焉二子各有从亡之劳 烧也。材力言不以病故自安宁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励也。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大旆旗名系 曰：旆通帛曰：旆掌此二事而不修为奸军令权代舟之侨也。士随武子士 之孙三罪颠颡祁瞒舟之侨。

冬诸侯围许（会温诸侯也。许比再会不至故因会共伐之）。

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文公亡过郑不礼之）。且贰於楚也。

三十二年夏狄有乱卫人侵狄（报前年狄围卫）狄请平焉。

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 孟（姜戎姜姓之戎）初晋文公卒（三十一年冬）杞子自郑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戍郑）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於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师遂东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与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言秦以无礼加已施不足顾）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言不可谓背君晋）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 晋（晋文公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四月辛巳败秦师於 孟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是月公伐邾取訾娄以报升降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设备秋襄仲复伐邾（鲁因晋丧以陵小国）。

十二月晋人陈人郑人伐许讨其贰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 氏而军（ 氏水出鲁阳县东经襄城定陵入汝）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欲避楚使渡成陈而後战）迟速唯命不然纾我（不获止命纾缓也。）老师费财亦无益也。（师久为老）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晋渡）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文公元年四月晋侯伐卫初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孔达卫大夫）伐绵訾及匡（匡地名今在颍州新汲县东北）晋襄公既祥（诸侯虽谅 亦因祥祭为位而哭）使告於诸侯而伐卫及南阳（今河内地）先。且居曰：效尤祸也。（尤卫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王在温故劝之）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於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昭子卫大夫食戚邑）卫人使告於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见伐求和不竟大甚使报伐示己力足以距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礼故国失其邑身见执辱）。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以伐晋以报 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伐 溱）王官无地御戎（代梁弘）狐鞠居为右（鞠居续简伯）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以孟明言三年将拜君赐故）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轅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

三年正月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国名汝南平与县北有沈亭）以其服於楚也。沈溃。

夏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晋地）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 尸而还（茅津在河东大阳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秋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冬晋以卫致祸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子）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帅也。闻晋师起而江兵解故晋亦还）。

四年秋晋侯伐秦围元 新城以报王官之役（元 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灭江。

五年夏秦人入。若 。若 叛楚即秦。又贰於楚也。秋楚人灭六（六国今庐江六县）六人叛楚即东夷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仲归子家）。

冬楚公子燮灭蓼（蓼国今安丰蓼县）。

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公因霸国有难而侵小国）三月甲戌取须句_二文公子焉非礼也。（邾文公子叛在鲁故公使为守须句大夫也。绝大_二之祀以与邻国叛臣。故曰：非礼）冬徐伐莒。

八年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晋人以扈之盟来讨（前年盟扈公後至）

九年春楚人伐郑（楚子师於狼渊不亲伐）初楚范山言於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陈师狼渊为伐郑援也。颍川颖阴县西有狼陂）囚公子坚公子_二及乐耳（三子郑大夫）郑及楚平夏侵陈克壶丘（壶丘陈邑）以其服晋也。

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子朱息公也。）陈人败之获公子筏陈惧及楚平（以小胜大故惧而请平）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少梁冯翊夏阳县）

夏秦伯伐晋取北徵（报少梁）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讨前年逃厥貉会）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孙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复伐麇至锡穴（锡穴麇地）

十二年春群舒叛楚（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今庐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龙舒）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子孔楚令尹。若敖曾孙平舒君名宗巢二国群舒之属）

冬十二月戊午秦人晋人战于河曲秦为令狐之役故伐晋取羸马（令狐役在七年羸马晋邑）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_二缺将上军（代箕郑）臾骈佐之（代林父）栾盾将下军（栾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无恤御戎（代步招）以从秦师於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晋士会七年奔秦）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臾骈赵盾属大夫新出佐上军）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_二胥也。（侧室支子穿赵夙庶孙）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弱年少也。未尝涉知军事）好勇而狂。且恶曳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肆暂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战於河（祈求胜也。）

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上军不动赵穿独追之）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待可击）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晋侯以一命命_二缺为卿不在军师之数。然则晋自有散位从卿者）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司马法曰：逐奔不远从绥不及逐奔不远则难诱从绥不及则难_二晋。然则古名退军为绥秦晋志未能坚战短兵未至争而两退。故曰：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_二也。明日请相见也。（_二缺也。）曳骈曰：使者自动而言肆惧我也。（自动心不安言肆声放失常节）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薄迫也。）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险无勇也。乃止（晋师止为宣元年放胥甲传）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

十四年春伐邾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十五年夏晋伐蔡初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与（不会盟）晋_二缺以上军下军伐蔡（兼帅二军）曰：君弱不可以怠（怠懈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

秋齐侯侵鲁西鄙谓诸侯不能也。（不能讨已）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此年夏朝）

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率群蛮叛楚也。）自庐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发也。廩仓也。同食上下无异饌）次于句乙（楚西界也。）使庐戡梨侵庸（戡梨庐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杨窗（窗戡梨官属）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还复句乙师）且起王卒合而後进师叔曰：不可（师叔楚大夫潘_二也。）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後可克先君_二冒所以服陜隰也。（_二冒楚武王父陜隰地名）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军走曰：北）唯_二卑_二鱼人实逐之（_二卑_二鱼庸三邑鱼鱼复县东今巴东永安县轻楚故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驛师于临品（驛传车也。临品地名）分为二队（队部也。两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贝自_二刃以伐庸（子越斗椒也。石溪初入庸道）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蛮见楚强故）遂灭庸。

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宋人弑昭公（十六年冬）赵宣子请师於灵公以伐宋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对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_二天罚将惧及焉公许之乃发令於太庙召军

吏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赵同曰：国有大役不镇抚民而备钟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悼之袭侵之事凌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𠄎享于丁宁儆其民也。（𠄎享于形如碓头与鼓相和丁宁谓钲也。儆戒也。唐尚书云：𠄎享于镯非也。镯与𠄎享于各异物）袭侵密声为誓事也。（誓其无备）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吾备钟鼓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於宋夏齐侯伐鲁北鄙襄仲请盟（晋不能救鲁故请服）。

宣公元年秋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𠄎林以伐郑楚𠄎贾救郑遇於北林（与晋师相遇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囚晋解扬晋人乃还。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初晋欲求成於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与国）吾以求成焉既而赵穿侵崇秦弗与成。

晋人伐郑以报北林之役（报囚解扬）。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乐吕司寇获不书非元帅也。获生死通名经言获华元故传特获之曰：囚以明其生获故得见赎而还）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辂郑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辂迎也。）倒戟而出之获狂狡秦师伐晋以报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围焦（焦晋河外邑）。

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阴地晋河南山北自上雒以东至陆浑）以报大棘之役楚斗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竞强也。斗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来世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骄之传言赵盾所以称人。且为四年楚灭。若敖氏张本）。

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秋宋师围曹初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武氏谋奉弟须及昭公子以作乱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

四年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郟二国相怨故公与齐侯共平之向莒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责公不先以礼治之而用伐）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前年楚侵郑不获成。故曰：未服）。

五年冬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

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

八年夏晋师白狄伐秦。

楚人灭舒蓼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舒蓼二国名）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𠄎（滑水名）盟吴越而还。

冬楚人伐陈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言晋楚争强）。

九年夏齐侯伐莱。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讨不睦也。（谋齐陈）陈侯不会（前年与楚成故）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不书诸侯师林父帅之无将帅）晋侯卒于扈乃还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

楚子伐郑（六年楚伐郑取成於厉既成郑伯逃归事见十一年）晋𠄎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柳棼郑地）。

十年六月宋师伐滕滕人恃晋而不事宋也。是月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郑及楚平故）取成而还。

秋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绎邾邑）。

冬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於颍北（颍水出河南阳城至下蔡入淮）诸侯之师戍郑。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公孙归父会齐人伐莒。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婴齐庄王弟）王待诸延𠄎（延𠄎楚）。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地十年夏徵舒弑君）遂入陈杀夏徵舒于诸栗门（に车裂也。栗门陈城门）因县陈（灭陈以为楚县）申叔时曰：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州乡属示讨夏氏所获也。）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前年盟辰陵而。又微事晋故）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於大宫（临哭也。大宫郑祖庙）且巷出车吉（出车於巷示将见迁不得安居）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穷也。）楚子退师郑人■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哀其穷哭故为退师而犹不服故围之）入自皇门至於逵路（涂方九轨曰：逵）

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楚子退三十里而许之平（退一舍以礼之）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必■（必■郑地）林父将中军（代■缺）先□佐之（彘季代林父）士会将上军■克佐之（■缺之子代史骈）赵朔将下军（代栾盾）栾书佐之（栾盾之子代赵朔）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括赵盾异母弟）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荀首林父弟赵同赵婴兄）韩厥为司马（韩万玄孙）晋楚战于必■晋师败绩及昏楚师军于必■晋之馀师不能军（不能成营屯）宵济亦终夜有声（言其兵众将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必■（重辎重也。）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冬楚子灭萧（萧宋附庸国）初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拊抚慰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广（■广绵也。言说以忘寒）遂傅於萧灭之。

宋师伐陈（背清丘之盟）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卫成公与陈共公有旧好故孔达欲背盟救陈而以死谢晋）十三年春齐师伐莒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救萧在前年）

十四年夏晋侯伐郑为必■故也。（晋败於必■郑遂属楚）告於诸侯■焉而还（■简阅车马）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为质于楚）

秋九月楚子围宋初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申舟毋畏）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於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诸毋畏■失宋公仆）曰：郑昭宋蝥（昭明蝥■）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犀申舟之子）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边鄙是与亡国同）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块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寝门）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十五年夏五月楚师将去宋（闕在宋积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言）申叔时仆（仆御也。）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筑室於宋分兵归田示无去志）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人使元以病告曰：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宁以国毙不从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六月秦人伐晋。

七月秦桓公伐晋次於辅氏（晋地）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晋地狄夺其地故晋复立之）及雒魏颗败秦师于辅氏（晋侯还及雒也。雒）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十八年春晋侯卫太子臧伐齐至於阳□齐侯命晋侯盟于缙以公子强质于晋晋师还。

夏公使如楚乞师欲以伐齐（公不事齐齐与晋盟故惧而乞师于楚）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成二年战于鞞是）

卷二百四十九

列国君·部攻伐第二

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龙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攻龙门也。）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封竟）弗听杀而膊诸城上（膊磔也。）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新筑卫地）初卫侯使孙良夫石稷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齐伐鲁还相遇於卫也。）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言无以答君）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命成子石稷也。）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陨见禽获）子以众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御齐师）且告车来甚众（新筑人救孙桓子故并告令军众。）齐师乃止次于鞠居（鞠居卫地）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筑大夫）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鞍齐邑）初鲁卫乞师於晋晋侯许之师从齐师于莘（莘齐地）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癸酉师陈于鞍齐师败绩。

冬楚师郑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使臧孙往（臧孙宣叔）辞曰：楚远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鲁地）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执斫匠人执针女工织缁布者）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三年春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次于伯牛讨必之役也。（伯牛郑地）遂东侵郑（晋潜军深入）郑公子偃帅师御之（偃穆公子）使东鄙覆诸曼（覆伏兵）败诸丘舆（曼丘舆皆郑地晋偏军为郑所败）

夏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侨如叔孙得臣子）

四年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任泠敦之田（展陂许地）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祭（祭郑地成皋县东有水）楚子反救郑。

六年二月取庸（附庸国也。）言易也。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夏阳说晋大夫蛮氏戎别种）以其辞会也。（辞会前年）师于针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闻说谋）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冬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郑地）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申息楚二县）御诸桑隧（汝南朗陵县东有桑里）

七年春吴伐郑郟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

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师于郟（在襄城县南）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二子郑大夫）囚郟公钟仪献诸晋。

八年春晋栾书帅师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获申骖（楚大夫）楚师之还也。（谓六年遇於绕角时）晋伐沈获沈子揖初从知范韩也。（沈国今汝南平舆县）是行也。郑伯将会晋师（会伐蔡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过许见其无备因攻之）

冬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郟初士燮来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吴故（七年郟与吴成）公赂之请缓师《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无贰失信不立礼无加货事无二成（公私不两立）君後

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与鲁绝）燮将复之季孙惧使宣伯帅师会伐郟。

九年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於楚也。执诸铜 栾书伐郑郑人使伯鬻行成。

是秋楚子重（公子婴齐）侵陈以救郑（陈与晋故）。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人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郟莒无备故也。

是月秦人白狄伐晋诸侯贰故也。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此秋晋执郑伯）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示不畏晋）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纾缓也。勿亟使诣晋示欲更立君）晋必归君（明年晋归郑伯）。

十年春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晋命卫使侵郑）。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初郑人杀 立髡顽子如奔许（髡顽成公太子）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罕穆公子襄钟郑襄庙钟）子然盟于 泽子驷为质（子然子驷皆穆公子茱阳卷县东有 武亭）辛巳郑伯归。

十三年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泾水出安定东南经扶风京兆高陆县入渭也。）。

十四年八月郑子罕伐许败焉（为许所败）戊戌郑伯复伐许庚子入其郟（郭郭也。）许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郑公孙申疆许田许人败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许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郑）。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讨曹成公也。（讨其杀太子自立事在十三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不称人以执者曹伯罪不及民归之京师礼也。）。

六月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将叛之（背盟数战罪也。）无民孰战（明年晋败楚於鄢陵）。

十六年四月郑子罕伐宋（滕宋之与国郑因滕有丧而伐宋）宋将 乐惧败诸 勺陂（败郑师也。乐惧戴公六世孙将 乐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备（宋师不备）郑人覆之败诸 勺陵获将 乐惧宋恃胜也。（ 勺陂夫渠 勺陵皆宋地）。

是月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故也。（鸣雁在陈留雍丘县西北）是月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逞快也。晋厉公无道三 骄故欲使诸侯叛冀其惧而思德）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代荀庚） 将上军（代士燮）荀偃佐之（代 偃荀庚子）韩厥将下军 至佐新军荀 居守（荀 下军佐，於是 代赵旃将新军上下军罢矣。） 如卫遂如齐皆乞师焉栾 来乞师孟献子曰：有胜矣。（卑让有礼故知其将胜楚）戊寅晋师起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句耳郑大夫与往非使也。为先归张本）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子反）令尹将左（子重）右尹子辛将右（公子壬夫）。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纾缓也。）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 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众散败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轸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必 之师荀伯不复从（荀林父奔走不复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见先君成败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亟数也。）秦狄齐楚皆 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齐秦狄）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亢则忧患生）盍释楚以为外惧乎！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压竿其未备）军吏患之范 进（ 士燮）曰：塞井夷灶陈於军中而疏行首（子疏行首者当陈前决开营垒为战道）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窳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 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不代）郑陈而不整（不整列）蛮军而不陈（蛮夷从楚者不结陈）陈不违晦（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在陈而器（器 宣 华也。）合而加器（陈合宜静而益有声）各顾其後莫有斗心（人恤其所底）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

克之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巢车车上为櫓）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州犁晋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骋而左右何也。（骋走也。）曰：召军吏也。皆聚於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器。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将帅右车右）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禱也。（禱请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晋侯）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贲皇楚斗椒子宣四年奔晋）皆曰：国土在。且厚不可当也。（晋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晋之情。且谓楚众多故惮合战与苗贲皇意异）苗贲皇言於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败之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违於淖（违辟也。）步穀御晋厉公栾针为右（步穀即穀）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栾范以其族夹公行（二族强故在公左右）鬲於淖栾书将载晋侯针曰：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谓元帅之职）且侵官冒也。（载公为侵官）失官慢也。（去将而御失官也。）离局奸也。（远其部曲为离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举也。）癸巳潘党之子躒聚也。一发七札言其能陷坚）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於战（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国（贱其不尚知谋）诘朝尔射死芝（言女以射自多必当以芝死也。诘朝犹明朝是战日）吕中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吕魏）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异姓月也。（异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自知亦死）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繇基与之两矢使射吕中项伏（弓衣）以一矢复命（言一发而中）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疾如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问遗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韦之附注君子也。（赤色附注戎服。若韦而屬於附与连）识见不而趋无乃伤乎！（恐其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冑（间犹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以君辱赐命故不敢自安）为事之故敢肃使者（言君辱命来问以有军事不得答故肃使者肃手至地。若命授）三肃使者而退晋韩厥从郑伯（从逐也。）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二年鞍战厥已辱齐侯）至从郑伯其右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轻兵单进以距郑伯车前而自後登其车以执之）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於荧乃内旌於中（荧战在闵二年）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乃死（败者壹大谓君大崩也。言石首以君之亲臣而执御与车右不同故首当御君以退已当死战）楚师薄於险（薄迫也。）叔山冉谓养繇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王有死芝命）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言二子皆有过人之能）囚楚公子筏（为至见谮张本）栾针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又问其馀）臣对曰：好以暇（暇闲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食好整之言）请摄饮焉（摄持也。持食往饮子重）公许之使行人执承饮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针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饮）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免脱也。）旦而战见星未已子反命军吏察夷伤（夷亦伤也。）补卒乘（补死亡）缮甲兵（缮治也。）展车马（展陈也。）鸡鸣而食唯命是听（复欲战）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乘补卒（阅也。）秣马利兵（秣马也。）陈固列（固坚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复战乃逸楚囚（逸纵也。）王闻之召子反谋阳竖献饮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阳子反内竖）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晋入楚军三日（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骄）《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周书》康诰言天无常命惟德是与）楚师还及瑕（瑕地名）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君不在（谓子玉败城濮时王不在军）子无以为过不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王引过亦所以责子反）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谓子反曰：初陨师徒者而亦闻之矣。盍图之（闻子玉自杀终二卿相恶）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言以义命已不敢不受）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尹子王卿士子爵）迁于制田（荥阳宛陵县东有制泽）知武子

佐下军（武子荀□）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陈国武平县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陈蔡不书公不与）诸侯迁于颖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将至与军相失宋卫不书後也。）

十七年正月郑子驷侵晋虚滑（虚滑晋二邑滑国为秦所灭时属晋後属周）卫北宫括救晋侵郑至高氏（高氏在阳翟县西南）。

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郑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於曲洧（晋未能服郑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会之今新汲县治曲洧城）。

六月楚子重救郑师于首止诸侯还（畏楚强）冬诸侯伐郑（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

十一月诸侯还（畏楚救不成围还）是月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讨高弱）。

十二月楚人灭舒庸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败於鄢陵舒庸东夷）道吴人围巢伐驾围■虺（巢驾■虺楚四邑）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囊师袭舒庸灭之。

十八年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曹门宋城门）遂会楚伐宋取朝郑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郑城郕幽丘彭城皆宋邑）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五子成十五年出奔楚独书鱼石为帅告）以三百乘戍之而还。

襄公元年春正月仲孙蔑会晋栾□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鱼石夫子治春秋追书为宋此为宋讨也。）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诸瓠丘（瓠丘晋地河东东垣县东南有壶丘五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县东南至长平入颖），於是东诸侯之师次于曾■以待晋师（齐鲁曹邾杞）晋师自郑以曾■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为韩厥援）。

秋楚子辛（公子壬夫）救郑侵宋吕留（吕留二县今属彭城郡）郑子然侵国宋取犬丘（谯国赞■县东北有犬丘城）。

二年春正月郑师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

六月晋师宋师卫宁殖侵郑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於晋（欲辟楚役以负担喻）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於其目（谓鄢陵战时晋射楚王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为他人故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匿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郑伯■仑卒，於是子罕当国（摄君事）子驷为政（为正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晋伐丧非礼）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丧故言未改不欲违先君意）。

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简选练）克鸠兹至于衡山（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衡山在吴乌程县南）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於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当时君子）。

秋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陈叛故也。

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

四年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军礼不伐丧）陈人不听命（不听楚命）臧武仲闻之曰：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陈陈无礼故也。

冬楚人使顿间陈而侵伐之故陈人围顿（间伺间缺）冬十月邾人莒人伐曾■臧纆救曾■侵邾败於狐骀（臧纆武仲也。曾■属鲁故救之狐骀邾地鲁国番县东南有目台亭）国人逆丧者皆■鲁，於是乎！始■（■麻■合结也。遭丧者多故不能备凶服■而已）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於狐骀（臧纆时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纆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冬诸侯戍陈（备楚）楚公子贞帅师伐陈初子囊为令尹（公子贞）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讨陈（疾急也。）陈近於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陈非吾

事也。无之而後可（言晋力不能及陈故）十一月甲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郑地陈留酸县西南有棣城）。

六年秋莒人灭曾 曾 恃赂也。（曾 有贡赋之赂在鲁恃之而慢莒故灭之）。

十二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赂夙沙卫之谋也。事在二年）於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子国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东阳至五年四月复 治城因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於堙（堙女墙也。堙土山也。周城为土山及女墙）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與子棠人军齐师（王湫故齐人十八年奔莱正與子莱大夫棠莱邑也。北海即墨县有棠乡三人帅别邑兵来解围）齐师大败之（败湫等）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无宇桓子陈完玄孙襄宫齐襄公庙）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 国（迁莱子于 国）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冬楚公子贞帅师围陈十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为 以救之（晋会诸侯）。

八年夏四月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蔡司马公子燮（郑侵蔡欲以求媚于晋子耳子良之子不言败唯以获告）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子产子国子不顺众而喜）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大命起师行军之命）。

五月莒人伐我东鄙以疆 田（莒既灭曾 鲁侵其西界故伐鲁东鄙以正其封疆）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 乔子展欲待晋（待晋来救子孔穆公子子 乔子游子子展子罕子）乃及楚平。

九年秋秦人侵晋晋饥弗能报也。

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郑从楚也。）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郈从荀 士 门于专 门（郑城门也。三国从中军）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师之梁亦郑城门三国从上军）滕人薛人从栾 士 魋门于北门（二国从下军）杞人 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二国从新军行栗表道树）甲戌师于（众军还聚？郑地东？）令於诸侯曰： 器备（兵器战备）盛 侯粮（ 侯乾食）归老幼（示将久师）居疾于虎牢（诸侯已取郑虎牢故使诸军疾病息其中）肆眚围郑（肆缓也。眚过也。不书围郑逆服不成围）郑人恐乃行成（与晋成也。）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献子荀偃也。恐楚救郑复属之）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敝罢也。）吾三分四军（分四军为三部）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来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晋各一动而楚三来。故曰：不能）犹愈於战（胜聚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言争当以谋不可以暴骨。）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当从劳心之劳）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晋人不得志於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三门专 门师之梁北门也。癸亥月五日晋果三分其军各攻一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以长历参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闰月当为门五日以癸亥始攻攻辄五日凡十五日郑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济于阴阪复侵郑外邑阴阪洧津）次于阴口而还（阴口郑地名）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是月楚子伐郑（与晋成故）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 乔曰：与大国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 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 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质主也。）及楚平楚庄夫人卒王未能定郑而归（王共王也。）

十年夏四月戊午诸侯会于 。且（经书春书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晋荀偃士 请伐 阳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晋而向戌有贤行故欲封之为附庸）荀 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犇重如役（董父孟献子家臣步挽重车以从师） 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见门开故攻之）县门发鄆人纆抉之以出门者（门者诸侯之士在门内者也。纆鄆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纆也。鄆邑鲁县东南 城是也。言纆多力抉举县门出在内者）狄 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櫓（狄 弥鲁人也。蒙覆也。）左执之右披戟以成一队（百人为队）孟献子曰：诗

所谓有力如虎者也。（诗邶风也。）主人县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阳人县布以试外勇者）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辞谢不复县布带其断布）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向夏恐其久雨从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诸侯之师久於☐阳荀偃士☐请於荀以示勇☐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班还也。）请班师（知伯荀☐）知伯怒（出偃☐之间）投之以机出於其间（二事伐☐阳封向戌既）曰：女成二事而告余（成改之为乱命）余恐乱命以不女违（无武功可执守）女既勤君而兴诸侯牵帅老夫以至於此既无武守（无武功可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谓偃☐将言尔）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责）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言当取女以谢不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帅卒攻☐阳亲受矢石（躬在矢石间）甲午灭之。

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毋庚午围宋门于桐门卫侯救宋师于襄牛子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郑得罪於晋。又得罪於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师数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於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亦兼受楚之救命也。皇耳戌子）孙《文子》卜追之献兆於定姜姜氏问繇（繇兆辞）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於犬丘（蒯孙林父子）

是月晋荀☐伐秦报其侵也。（侵在九年）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侵我西鄙还围萧八月丙寅克之（萧宋邑）

九月郑子耳侵宋北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竟已甚（竞争竞也。）周犹不堪况郑乎！（周谓天王）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简公幼子驷子国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祸为下盗杀三大夫）莒人间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东鄙（传诸侯有讨郑事）诸侯伐郑齐崔杼太子光先至于师故长於滕（太子宜宾之上卿而晋悼以一时之宜令在滕侯上故传从而释之）己酉师于牛首（郑地也。）冬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欲以☐郑也。不书城鲁不与也。梧制皆郑旧地）士魴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二年晋城虎牢居之今郑复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郑服则欲以还郑故夫子追书系之于郑以见晋志也。）郑及晋平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还绕也。阳陵郑地）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战矣。（武子荀☐）栾☐曰：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师遂进己亥与楚师夹颍而军（颍水出城阳至下蔡入淮）子☐乔曰：诸侯既有成行必不战矣。（言有成去之志）从之将退不从亦退（从犹服也。）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不如从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颍与楚人盟（夜渡畏晋知之）栾☐欲伐郑师（伐涉颍者）荀☐不可曰：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何罪不如致怨焉而还（致怨为後伐之资）今伐其师楚必救之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克不可命（胜负难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还也。丁未诸侯之师还侵郑北鄙而归（欲以致怨）楚人亦还（郑服故也。）

十一年四月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初宋向戌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至吾。又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晋楚之难）是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传释齐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书宋公在会故）其莫晋荀☐至西郊东侵旧许（许之旧国郑新邑）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向地在颍川长社县东北）右还次于☐围（北行而西为右还荥阳宛陵县西有☐候亭）郑观兵于南门（观示也。）西济于济隧（济隧水名）郑人惧乃行成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师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逆之丙子伐宋（郑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师不书不与伐宋而还）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此夏诸侯皆来。故曰：悉师）郑人使良霄太宰石色如楚告将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楚人执之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十二月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不相备也。）禁侵掠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庶长秦爵不书救郑郑属晋无所救）鲍先入晋地士魴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从辅氏渡河）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栢晋师败绩易秦故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鲁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郛取其踵以为公盘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也。（取郑在前年梁国睢阳县东有地名杨梁）

十三年夏取寺☐寺☐乱分为三师（国分为三部志力各异）救寺☐遂取之。

秋吴侵楚养繇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子庚楚司马）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养叔养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备也。）子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庸浦楚地）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不用天道相吊恤）《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言不为昊天所恤则致罪也。）十四年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蚤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栎役在十一年）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言经所以不称晋侯）及泾不济（诸侯之师不肯渡也。泾水出安定朝那县至京兆高陆县入渭）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诗邶风也。义取于深则厉浅则揭言已志在於必济）叔向退而具舟鲁人莒人先济郑子亹乔见卫北宫懿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传言北宫括所以书於伐秦）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饮毒水故）郑司马子亹乔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亹或林（亹或林秦地）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示不反）唯余马首是瞻（言进退从已）栎□曰：晋国之命未有是也。余马首欲东乃归（□恶偃自专故弃之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庄子》魏绛也。左史晋太史）《庄子》曰：夫子命从师（夫子谓荀偃）栎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师所以待夫子也。（以从命为待也。栎□下军帅《庄子》为佐。故曰：吾帅）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军帅不和恐多为秦所禽获）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迂延之役（迂延却退）栎针曰：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栎针栎□弟也。二位谓□将下军针为戎右）敢不耻乎！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士鞅反（鞅士□子）栎□谓士□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栎□汰侈诬逐士鞅）

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师於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殿军后）以吴为不能而弗徼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皋舟吴险厄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公子宜亹（传言不备不可以师）十五年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遇鲁地书至遇畏齐不敢至成）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贰於晋故）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鲁未之讨也。）晋侯有疾乃止。

十六年春齐侯伐我北鄙（齐贰晋故）

是春许男请迁于晋（许欲叛楚）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唯以其师讨许之不肯迁）郑子亹乔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郑与许有宿怨故其君亲行）穆叔从公（从公归）齐子师师会荀偃。

夏六月次于亹或林庚寅伐许次于函氏（亹或林函氏皆许地）晋荀偃栎□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晋师独进杨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东入汝）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成鲁孟氏邑贰晋故伐鲁）孟孺子速徼之（孟献子之子《庄子》速也。徼要也。）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陁而还（海陁鲁隘道）

十七年春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卑宋也。（司徒□陈大夫卑宋不设备）

夏卫石买帅师伐曹（买石稷子）卫孙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猎孙蒯林父之子）饮马于重丘（重丘曹邑）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诟之（诟骂也。）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厉恶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于晋（明年晋人执石买）

秋齐侯伐我北鄙（前年围成辟孟孺子）围桃（弁县东南有桃虚）高厚围臧纥于防（防臧纥邑）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阳关在泰山钜平县东旅松近防地也。鲁畏齐不敢至防）鄆叔纥臧畴臧賈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鄆叔纥叔梁纥臧畴臧賈臧纥之兄弟也。三子与臧纥共在防故夜送臧纥於旅松而复还守防）齐师去之（失臧纥故）齐人获臧坚（坚臧纥之族）齐侯使夙沙卫唁之。且曰：无死坚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姑。又使其刑臣礼於士以亹弋抉其伤而死（使无自杀言使贱人来唁已是惠赐不终也。夙沙卫奄人故谓之刑臣）

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齐未得志於鲁故邾助之）

十八年秋齐人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齐数行不义诸侯同心俱围之）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平阴城在济北卢县东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门於门外作堑横行广一里故经书围）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谓防门不足为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齐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敌晋）齐侯登巫山而望晋师（巫山在卢县东北）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伪以衣服为人形也。建旆以先驱）輿柴而从之（以扬尘）。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脱不张旗帜）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鸟乌得空营故乐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晋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献子）曰：有班马之声（夜遁马不相见故鸣班别也。）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此卫所欲守险）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奄人殿师故以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卫杀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晋得之）晋州绰及之射殖绰中肩两矢夹尸（尸颈也。）曰：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不止复欲射两矢中央）顾曰：为私誓州绰曰：有如日（言必不杀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 专之（反 专之）其右具丙（州绰之右）亦舍兵而 专郭最皆衿甲面 专（衿甲不解甲）坐於中军之鼓下晋人欲逐归者鲁卫请攻险（险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 中以中军克京兹（在平阴城东南）乙酉魏绛栾盈以下军克寺 山（栾 死其子盈佐下军平阴西有寺 山）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 也。（秦周鲁大夫赵武及之共伐 也。雍门齐城门）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杀犬示 暇）孟《庄子》斩其 荀以为公琴（《庄子》孺子速 荀木名）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晋大夫）壬寅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齐西门）州绰门于东闾（齐东门）左骖迫还于门中以枚数阖（枚马 过也。阖门扇也。数其板示不恐）齐侯驾将走邮棠（邮棠齐邑）太子与郭荣扣马（太子光也。荣齐大夫）曰：师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无久攻意）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太子抽剑断鞅乃止甲辰东侵及 维南及沂（ 维水在东莞东北至北海都昌县入海沂水出东莞盖县至下邳入泗）

是月楚公子午帅师伐郑初郑子孔欲去诸大夫（欲专权）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许（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闻之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国人谓不 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能承先君之业死将不得从先君之礼）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叹曰：君王其谓午怀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帅师治兵于汾（襄城东北有汾丘城），於是子 乔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张公孙黑肱）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楚师伐郑次于鱼陵（鱼陵鱼齿山也。在南阳 县北郑地）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将涉颍故於水边权筑小城以为进退之备旃然水出荥阳成皋县东入汴） 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胥靡献于雍梁皆郑邑河南阳翟县东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信再宿）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鱼齿山之下有 虽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十九年二月晋栾魴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栾魴栾氏族）七月晋士 帅师侵齐至 闻齐侯卒乃还。

二十年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既盟而。又伐之非）初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骤数也。谓十五年十七年伐鲁）

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先驱 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先驱前锋军）申驱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摯为右（申驱次前军傅摯申鲜虞之子）曹开御戎曼父戎为右（公御右也。）贰广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贰广公副车）启牟成御襄罢师狼蘧疏为右（左翼曰：启） 去商子车御侯朝桓跳为右（右翼曰： 去）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大殿後军）烛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车也。传具载此言庄公废旧臣任武力）自卫将遂伐晋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崔杼谏曰：不可臣闻之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在荥阳密县东北其图之弗听陈《文

子》见崔武子（《文子》陈完之孙须无武子崔杼也。）曰：将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听也。以为盟主而利其难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顾君欲杀之以说晋）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谓君甚而。又过之（杀君之恶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自抑损）齐侯遂伐晋取朝歌（朝歌今属汲郡）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二队分兵为二部孟门晋隘道太行山在河内郡北）张武军於茌庭（张武军筑垒壁茌庭晋地）戍郟邵（取晋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晋尸於少水以为京观）以报平阴之役乃还（平阴役在十八年）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赵胜赵旃之子东阳晋之山东魏郡广平以北晏（齐大夫）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主。故曰：礼）冬齐侯还自晋不入（不入国）遂袭莒门于。且于（。且于莒邑）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寿舒莒地）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于。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齐大夫隧狭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华周即华还）贪货弃命亦君之所恶也。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梁即杞殖）莒人惧行成（胜大国益惧故行成）

二十四年春仲孙羯帅师侵齐。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舟师水军）不为军政（不设赏罚之差）无功而还（为下吴召舒鸠起本）

秋齐崔杼帅师伐莒初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启疆如《楚辞》。且乞师（辞有晋师未得相见）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以齐无宇乞师故）

二十五年春齐崔杼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也。（前年鲁使孟孝伯为晋伐齐）

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初陈侯会楚子伐郑（在前年）当陈隧者并堙木刊（隧陜也。堙塞也。刊除也。）郑人怨之使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突穿也。）遂入之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欲逃家间）遇司马桓子曰：载余（陈之司马）曰：将巡城（不欲载公以巡城辞）遇贾获（贾获陈大夫）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而母辞曰：不祥（虽急犹不欲男女无别）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免丧服拥社抱社主示服）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於朝（累自囚系以待命）子展执紼而见（见陈侯）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承饮奉觞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数俘而出（子美子产也。但数其所获人数不将以归）祝（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袞除也。节兵符陈乱故正其众官修其所职以安定之乃还也。）秋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陈及郑平（前虽入陈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结成）十有二月吴子遏（遏诸樊也。）伐楚以报舟师之役（舟师在二十四年）门于巢。

二十六年二月卫人侵戚东鄙（以孙林父叛故）孙氏于晋晋戎茅氏（茅氏戚东鄙）殖绰伐茅氏杀晋戎三百人孙蒯（蒯林父子）追之败之围雍（获殖绰（雍（孙氏臣）复于晋（为下晋讨卫张本）

夏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雩娄县今属安丰邵）遂侵郑。

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皇颉郑大夫守城麇之邑）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戍囚皇颉。

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初许灵公如楚请伐郑（十六年晋伐许他国皆大夫独郑伯自行故许恚欲以报之）曰：师不兴孤不归矣。

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

十月伐郑（为许）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南里郑邑）涉於乐氏（郑城门）门於师之梁（乐氏津名）县门发获九人焉涉於汜而归（於汜城下涉汝水南归）而後葬许灵公（卒灵公之志而後葬之）

昭公元年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郟（兵未加莒而郟服故言取）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宋太子郑伯先归（时晋之属国皆归独言二国者郑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见故慰遣之）宋华费遂郑大夫从（从伐吴以答见慰）使屈申围朱方（朱方吴邑齐庆封所封也。屈申屈荡之子）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庆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舆榘从之造於中军（中军王所将）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在僖六年）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榘王从之（从举言）迁赖于郟（郟楚邑）九月取曾（曾

■莒邑)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曾■曾■叛而来(著丘公去疾也。)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棘栎麻皆楚东鄙邑谯国县东北有棘亭汝阴新蔡县东北有栎亭)以报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夏■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吴兵在东北楚盛兵在东南以绝其後)■箴尹宜咎城鍾离(宜咎本陈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启疆城巢然丹城州来(然丹郑穆公孙襄十九年奔楚)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彭生楚大夫罢斗韦龟城赖之师)。

五年秋莒人来讨初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城阳平昌县西南有防亭姑幕县东北有兹亭)莒人□于晋(□鲁受牟夷)晋侯欲止公范献子曰:不可人朝而执之诱也。讨不以师而诱以成之情也。为盟主而犯此二者无乃不可乎!请归之间而以师讨焉(■暇也。)乃归公七月公至自晋莒人来讨不设备戊辰叔弓败诸■泉莒未陈也。

冬十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役在四年)■射以繁杨之师会于夏■(会楚子)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於琐(琐楚地)闻吴师出■启疆帅师从之(从吴师也。)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庐江舒县有鹊尾渚)楚子以驿至于罗■(驿传也。罗水名)吴子使其弟蹇繇犒师(犒劳)楚人执之将以■鼓王使问焉曰:汝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言吴卜龟如此)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焉好逆使臣兹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冯怒(冯盛也。)虐执使臣将以■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完(完器备)其可以息师(息楚之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军鼓而敝邑知备以御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言尝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必■(城濮战楚卜吉其效乃在必■)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言吴有报楚意)乃弗杀楚师济於罗■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射帅繁杨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南怀汝清皆楚界)吴不可入(有备)楚子遂观兵於坻箕之山(观示也。)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蹇繇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启疆待命于雩娄礼也。(善有备)

六年秋楚■罢帅师伐吴初徐仪楚聘於楚(仪楚徐大夫)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泄伐徐(■泄楚大夫)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乾■在谯国城父县南楚东竟)吴人败其师於房鍾(房鍾吴地)获宫廐尹弃疾(斗韦龟之父)子荡归罪於■泄而杀之。

十二月齐侯伐北燕将纳简公(简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齐)《晏子》曰:

十月吴灭州来(楚邑)令尹子旗请伐吴王弗许曰: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五年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图鼓三月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而城人千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归。

十六年春正月齐侯伐徐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十七年秋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於■与

涂(屠蒯晋侯之膳宰也。以忠谏见进■水也。三举山名在六浑南)苾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警戎以备欲因晋以合势)。

九月丁卯陆晋荀吴帅师归涉自棘津(河津水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二於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甘鹿周也。)周大获(先警戎备故子梦文公摧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於文公(欲以应梦)。

冬吴伐楚楚阳■为令尹卜战不吉(阳■穆王曾县令尹子收)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馀皇舟名)使随人后与至者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明年暨齐平)。

八年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孙吴悼太子偃师子惠公)宋戴恶会之(戴恶宋大夫)十一月壬午灭陈。

十年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豸鬻>帅师伐莒(三大夫皆卿季孙为主二子从)取更■(之更■莒邑)。

十一年夏四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传言楚子无道)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弗听(狐父晋大夫)。

冬十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用之杀以祭山）。

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款于阳（三年燕伯出奔齐高偃齐大夫阳即唐燕别邑）因其众也。（言因唐众欲纳之故得先入唐）。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来（狩冬猎也。）次于颍尾（颍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荡侯潘子司马督箄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五子楚大夫徐吴与国故围之以 \equiv 吴）楚子次于乾 \equiv （在谯国城父县南）以为之援是冬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十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弗克败焉（为费人所败）。

夏楚师还自徐（前年围徐之师）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定二年楚人伐吴师于豫章而潜师于巢以军楚师於豫章。又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 \equiv 而自豫章与楚夹汉此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後徙在江南豫章）。

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环周也。）盈其隧炭陈以待命（隧出入道）吴公子光（光诸樊子阖庐）请於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藉众之力以取舟）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长鬣多须与吴人异状诈为楚人）潜伏於舟侧曰：我呼馀皇则对师夜从之（师吴师也。）三呼皆迭对（迭更也。）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传言吴光有谋）。

十八年六月禹 \equiv 人藉稻（禹 \equiv 云：姓国今琅邪开阳县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邾人袭禹 \equiv 禹 \equiv 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斩得闭门者头）遂入之尽俘以归禹 \equiv 子曰：余无归矣。从帑於邾邾庄公反禹 \equiv 夫人而舍其女禹 \equiv 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宁请师（宁向戌子也。请於宋公伐邾）。

十九年二月宋公伐邾围虫三月取之（虫邾邑）乃尽归禹 \equiv 俘。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不事齐故）莒子奔纪鄆（纪鄆莒邑也。东海赣榆县东北有纪城）使孙书伐之（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寡妇为嫠）及老 \equiv 於纪鄆纺焉以度而去之（因纺 \equiv 卢连所纺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报讎）及师至则投诸外（投绳城外随之而出）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 \equiv 追而登（缘绳登城）登者六十人 \equiv 追绝师鼓 \equiv 城上之人亦 \equiv 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传言怨不在大）。

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寅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梁国睢阳县东有鸿口亭）初宋元公恶华向而攻之华登奔吴（登费遂之子党华向者）明年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戍宋（乌枝鸣齐之大夫）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盖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丙寅败吴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 \equiv 偃州员（二帅吴大夫）华登帅其馀（其馀师）以败宋师厨人濮以裳裹首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华氏所取邑）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城以前年奔晋今还救宋）曹翰胡（曹大夫）会晋荀吴（中行穆子）齐苑何忌（齐大夫）卫公子朝（前年春奔晋今还卫）救宋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宋地）郑翩愿为鸛其御愿为鵞（郑翩华氏党鸛鵞皆陈名）子禄御公子城庄董为右（子禄向宜）干 \equiv 御吕封人华豹张 \equiv 为右（吕封人华豹华氏党）相遇城还华豹日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还战）将注豹则关矣。（注传矢关引弓）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间（出子城子禄之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张 \equiv 抽彘而下（彘长丈二在车边）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軫（折城车軫）又射之死（ \equiv 死）干 \equiv 请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同乘共伍当皆死）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 \equiv 。又死）大败华氏围诸南里华亥搏膺而呼见华 \equiv 曰：吾为栾氏矣。（晋栾盈还入作乱而死）。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齐北郭启帅师伐莒（启齐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将战苑羊牧之谏（牧之莒大夫）曰：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弗听败齐师于寿馀（莒地）齐侯伐莒（怒败）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 \equiv 位盟（灶齐大夫）六月晋袭鼓初晋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献而反鼓子焉（献于）又叛于鲜虞（庙叛晋属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略行也。东阳晋之山东邑）使师伪余者负甲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鸛 \equiv 归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晋大夫）。

二十三年七月吴人伐州来楚 \equiv 越帅师（令尹以疾从戎故 \equiv 越摄其事）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锺离子瑕卒楚师 \equiv （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吴楚之间谓火灭为 \equiv 军之重主丧亡故其军

人无复气势) 吴公子光曰：诸侯从於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日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军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狂无常) 陈大夫□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帅贱多宠政令不一(帅贱■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人政令不一於越) 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蔡陈许) 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武之以不整诱之) 後者敦陈整旅(敦厚也。) 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七月二十九日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 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囚徒不习战以示不整) 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於後中军从王(从吴王) 光帅右掩馀帅左(掩馀吴王寿梦子) 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而从之三国奔(三国许蔡顿) 楚师大奔。

二十四年冬吴灭巢(楚邑) 初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略行也。行吴界将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速召也。) 吴踵楚(躡楚踵迹) 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越大夫胥犴劳王於豫章之■(■水曲) 越公子仓归王乘舟(归遗也。) 仓及寿梦帅师从王(寿梦越大夫) 王及围阳而还(围阳楚地) 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鍾离而还(鍾离不书告败略)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动而亡二姓之帅(二姓之帅守巢鍾离大夫) 几如是而不及郢《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诗大雅厉阶道梗病也。) 其王之谓乎！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齐侯取郟(公为季氏所逐齐取郟以居公)

二十六年夏齐侯将纳公使公子■帅师从公(■齐大夫) 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请我受师许之(以成邑御齐师) 请纳质(恐见疑) 弗许曰：信女足矣。告於齐师曰：孟氏鲁之敝室(敝坏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公孙朝许齐师言欲降使来取成) 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厌众(以厌众心不欲使知己降也。淄水出山梁父县西北入汶) 鲁成备而後告曰：不胜众(告齐言众不欲降己不能胜) 师及齐师战于炊鼻(季氏师距公非公命则不书炊鼻鲁地) 齐子渊从泄声子(声子鲁大夫) 射之中■瓦(瓦■脊) 繇胸汰□匕入者三寸(入■瓦也。胸车轭□车轳繇过也。矢镞) 声子射其马斩鞅殪(殪死也。) 改驾人以为□戾也。而助之(人鲁人也。□戾叔孙氏司马) 子车曰：齐人也。(子车即渊捷) 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馀人) 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带从野泄叱之(囊带齐大夫野泄即声子) 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欲以公战御之不欲私报其叱) 又叱之(子囊复叱之) 亦叱之(野泄亦叱之言齐无战心但相叱) 冉竖射陈武子中手(冉竖季氏臣) 失弓而骂(武子骂)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B 须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无乃亢诸(子疆武于字) 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伪言不敢违季氏) 林雍羞为颜鸣右下(皆鲁人羞为右故下车战) 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齐大夫不欲杀雍但截其耳以辱之) 颜鸣去之(其右见获惧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视下顾(复欲使苑子击其足) 苑子弗□林雍断其足鑿而乘于他车以归(鑿一足行) 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言鲁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

二十七年春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二子皆王僚母弟潜楚邑在庐江六县西南) 楚莠尹然工尹麇帅师救潜(二尹楚官然麇其名) 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复除者王马之属王养马官属校人也。济益也。) 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而还(沙水名) 左尹■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

三十年冬十二月吴灭徐初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鍾吾人执烛庸(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与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二子奔楚楚使逆之于竟也。养即所封之地) 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城养) 取於城父与胡田以与之(胡田故胡子之地) 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柔服谓不与吴构怨) 吾。又强其讎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讎谓二公子) 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先王谓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诸华) 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言其行事可知不久) 我盍姑亿吾鬼神(亿安也。) 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善恶之归) 将焉用自播扬(播扬犹劳动也。) 王弗听吴子怒执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 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断■自刑示

惧)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喟而送之使其迎臣从之遂奔楚(迎近也。)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夷城父也。)吴子问於伍员曰:初而言伐楚(在十二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肄犹劳也。)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罢敝於道)亟肄以罢之(亟数也。)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後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於是乎!始病(定四年吴入楚)。

三十一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於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戎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左司马沈尹戌)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谋在前年)。

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於越也。(自此之前虽疆事小争未尝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存亡之数不过三纪岁星三周三十六岁。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灭吴至此三十八岁)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此年岁在星纪星纪吴越之分也。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卷二百五十

列国君·部攻伐第三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舒鸠楚属)曰:以师临我(教舒鸠诱楚使以师临吴)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吴伐桐也。伪。若畏楚师之临已而为伐其叛国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吴所谓多方以误之)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从舒鸠言)吴人见舟于豫章(伪将为楚伐桐)而潜师于巢(实欲以击楚)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楚不忘故)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三年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平中晋地)获晋观虎恃其勇也。(为五年士鞅围鲜虞张本)。

四年春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会礼入楚境)。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

秋楚围蔡为沈故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孔圉孔羈孙士鞅即范鞅)。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地)庚辰吴入郢初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二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二宛党)伯州犁之孙□为吴太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於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自豫章与楚夹汉(豫章汉东江北地名)左司马戎谓子常曰:子公汉而与之上下(二公缘也。缘汉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入毁吴所舍舟)还塞大隧直辕?厄(二者汉东之隘道)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後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史皇楚大夫司马沈尹戌)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总名)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别在江夏界)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吴不可胜)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王晨请於阖庐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吴从楚师及清发(水名)将击之夫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後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乙五战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陈故不在战)己卯楚子取其妹季半畀我以出涉睢(数睢水出新城昌魏县东南至枝江县入江)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烧火燧击象尾使赴吴师惊却之)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以尊卑班次处楚王宫室)子山处令尹之宫(子山吴王子)夫□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王入之(入令尹宫也。言吴无礼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马戎及息而还(息汝南新息县闻楚败故还)败吴师于雍乙伤(司马先败吴师而身被创)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司马已死刳取其首)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司马尝在吴为阖庐臣)

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剡而裹之（失不知子贤）藏其身而以其首免（传言司马之忠壮）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中（入■梦泽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余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负季芊以从由余徐苏而从（以背受戈故当时闷绝）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於楚而君。又窜之（窜匿也。）周室何罪君。若愿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奖成也。）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随公宫也。）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结也。）逃王而已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於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鸩楚竟敢不听命吴人乃退（鸩安集也。）炉金初宦於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要言无以楚王与吴并欲脱子期）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此约为要言也。）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当当前割取血以盟示其志也。）五年六月申包胥（楚大夫）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吴道（道犹法术）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吴人获■射于柏举（■射楚大夫）其子帅奔徒（奔徒楚散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从吴伐楚故）九月夫□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自立为吴王号夫□）奔楚为堂■氏（传终言之）吴师败楚师于雍■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麇地名）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言焚吴复楚则祭祀不废）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胥之■（楚地名）吴师大败吴子乃归囚□舆罢□舆罢请先遂逃（舆罢楚大夫请先至吴而逃归言吴唯得楚一大夫复失之所以不克）归楚子入于郢（吴师已归）

冬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三年鲜虞获晋观虎）

六年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游速太叔子）因楚败也。

二月公侵郑取长垣（郑地名）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郑人以作乱郑为之伐胥靡故晋使鲁讨之）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终累阖庐子夫差兄舟师水战）获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师之帅）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杨（陵师陆军）

冬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郟（何忌不言何阙文郟贰于齐故围之）

七年秋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初齐侯伯盟于咸徵会于卫卫侯欲叛晋（属齐郑也。）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欲以齐师惧诸大夫）齐侯从之乃盟于琐（琐即沙也。）

是秋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夏国佐孙）阳虎御季桓子公斂处父御孟懿子（处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阳）将宵军齐师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堕毁其军以诱敌而设伏兵）处父曰：虎不图祸而必死（而汝也。）苦夷曰：虎↑瞿二子于难（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杀汝虎惧乃还不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报前年伐我西鄙）门于阳州（攻具门）士皆坐列（言无斗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击之与一人俱毙（子■齐人毙仆也。）偃。且射子■中颊殪（子■死）颜息射人中眉（颜息鲁人）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猛鲁人欲先归）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会见师退而猛不在列乃诈言殿也。）

二月公侵齐（未得志故）攻廩丘之郭（郭郭也。）主人焚冲（冲战车）或濡马褐以救之（马褐马衣）遂毁之（毁郭）主人出师奔（攻郭人少故遣後师走往助）阳虎伪不见冉猛者曰：猛在此必败（阳州之役猛先归言。若在此必复败）猛逐之顾而无继伪颠（逐廩丘人）虎曰：尽客气也。（言皆客气非勇）

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报上二侵）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会晋师于瓦（瓦卫地东郡燕县东北有瓦亭）

九年六月伐阳关（讨阳虎也。）阳虎使焚莱门（阳关邑门）师惊犯之而出奔齐秋齐侯伐晋夷仪（为卫讨也。）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无存齐人室之为取妇）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高氏国氏齐贵族也。）先登求自门出死于二下（既入城夷仪人不服故斗死于门屋二下）东郭书让登（登城非人所乐故让众使後而已先登也。）犁弥从之曰：子让而左我让而右使登者绝而後下（恐书先下故）

又谲以让之下入城也。)书左弥先下(书从弥言左弥遂自先下亦让也。)书与王猛息(战讫共止息)猛曰:我先登书斂甲曰:曩者之难今。又难焉(斂甲起欲击猛)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靳(靳车中马也。言已从书如骖马之随靳传言齐师和所以能克)晋车千乘在中牟(救夷仪也。今荥阳有中牟县回远疑非也。)卫侯将如五氏(齐侯在五氏将往助之)卜过之龟焦(卫至五氏道过中牟畏晋故卜龟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卫侯怒晋甚不复顾卜欲以身当五百乘)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城谓夷仪也。帅谓东郭也。)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获齐车五百乘)齐侯致襍媚杏于卫(三邑皆齐西界以答谢卫意)齐侯赏犁弥辞曰:有先登者臣从之。帙而衣。制(白也。帙齿上下相值制裘也。)公使视东郭《书》曰:乃夫子也。吾赐子公赏东郭书辞曰:彼宾旅也。(言彼与我。若宾主相让旅俱进退)乃赏犁弥。

十年夏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邯郸广平县也。午晋邯郸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卫人助齐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卫开门与午斗)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门下步行门左右然後立待如木不动以示整)日中不启门乃退。

十二年夏卫公孟区帅师伐曹克郊(郊曹邑)还滑罗殿(罗卫大夫)未出不退于列(未出曹境罗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罗曰:与其素厉宁为无勇(素空也。厉猛也。言伐小国当如畏者以诱致之)。

十二月公围成(成疆。若列国典动大众故出入皆告)初仲由为季氏宰(仲由子路)将堕三都(三都费后成也。疆盛将为国害放仲繇欲毁之),於是叔孙氏堕成。若列国兴动大众故出入皆告仲由子路三都费后成也。盛将为国害故仲由欲毁之后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费人以袭鲁(不狃费宰也。辄不得志于叔孙氏)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至台下)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二子鲁大夫仲尼时为司寇)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二子不狃叔孙辄)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成在鲁北境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佯不知)我将不堕公围之弗克。

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贝氏(垂葭改名贝氏高平钜野县西南有贝亭)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意兹齐大夫)锐师伐河内(今河内汲郡)传必数日而後及绛(传告晋)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夏卫公孟区帅师伐曹。

十一月荀跖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归顿子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也。

夏吴伐越(报五年越入吴)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李(勾践越王允常子)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敢死之士往辄为吴所禽欲使吴师乱取之而吴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以剑注颈)而辞曰:二君有治(治军旅)臣奸旗鼓(死军令)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死遂自刎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姑浮越大夫)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见斩遂失履姑浮取之)还卒於胫去李七里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吴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传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五月郑罕达帅师伐宋败宋师于老丘(罕达子[1234]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郑郑人为之伐宋欲取地以处之)。

哀公元年春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报柏举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设板筑为围垒周匝去蔡城一里)广丈高倍(垒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昼夜九日(夫犹兵也。垒未成故令人在垒里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许为垒当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辨(辨别也。男女各别系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楚欲使蔡徙国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权听命故楚师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楚既还蔡人更叛就吴)。

是春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李也。(□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吴郡吴县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五千保于会稽(上会稽山也。在稽山阴县南)使大夫种因吴太宰□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浇寒浞子封於过者二斟夏同姓诸侯襄四年《传》曰：浇用师灭斟灌)灭夏后相(夏后相启孙也。后相失国依于二斟复为浇所灭)后■昏方娠逃出自窞(后■昏相妻娠怀身也。)归于有仍(后■昏有仍氏女)生少康焉为仍牧正(牧官之长)■浇能戒之(■毒也。戒备也。)浇使椒求之(椒浇臣)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诸侯也。梁国有虞县庖正掌膳■羞之官赖此以得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诸纶(纶虞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兆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襄四年《传》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谍浇(女艾少康臣谍侯也。)使季杼诱■(■浇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灭过戈复禹之绩(过浇国戈■国)祀夏配天不失旧物(物事也。)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言与越成是使越丰大必为吴难)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赐皆得其人)亲不弃劳(推亲爱之诚则不遗小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讎(犹言天与不取)後虽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臣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吴姓言可计日而待)介在蛮夷而长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生民聚财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谓吴宫室废坏当为■地为二十二年越入吴起本)三月越及吴平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鄲围五鹿(赵穆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党也。五鹿晋邑)。

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初吴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都邑之人无田者随党而立不知所与故直从所居在西者居右在东者居左)逢滑当公而进(当公不左不右)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

是秋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孔圉孔■■曾孙鲜虞狄帅)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二年春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将伐绞(绞邾邑)邾人爱其土故赂以■郭沂之田而受盟。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曼姑为子圉父知其不义故推齐为兵首)求援于中山(中山鲜虞)。

夏宋乐髡帅师伐曹。

冬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蛮夷叛楚者)乃谋北方左司马■反申公寿馀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为邑致之者会其众也。)致方城之外於缙关(负函缙关皆楚地)曰：吴将溯江入郢(逆流曰：溯)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伪辞当备吴夜结其旅明日便袭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县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阳山皆蛮子之邑也。)单浮馀围蛮氏蛮氏溃(浮馀楚大夫)蛮子赤奔晋阴地(阴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东至陆浑)司马起丰析与狄戎(楚司马■反也。析县属南乡郡析南有丰乡皆楚邑发此二邑人及戎狄)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东也。)右师军于仓野(仓野在上雒县)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大别县监尹)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少习商县武关也。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於楚必速与之(未宁时有范中之难)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晋阴地陆浑者)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以诈蛮子)且将为之卜(卜城)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楚复诈为蛮子作邑立其宗主)而尽俘以归。

五年夏齐侯伐宋晋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矣。(卫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晋赵鞅帅师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四年鲜虞纳荀寅于柏人)吴伐陈修旧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前已败于柏举今。若退还亦是败)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将战王

有疾攻大宜卒于城父（大宾陈地吴师所在）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宋向巢帅师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叛晋故也。（定八年郑始叛）

晋卫曼多帅师侵卫卫不服也。（五年晋伐卫至今未服）

秋公伐邾初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大国吴也。）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二德信与仁也。）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怪诸大夫不言故指问之）恶贤而逆之（孟孙贤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恶犹安也。）对曰：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诸大夫对也。诸侯执玉附庸执帛涂山在寿春东北）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诸侯相伐古来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当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孟孙所怪。且阿附季孙）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孟孙忿答大夫今鲁德无以胜邾但欲恃众可乎！言不可）不乐而出（季孟意异佞直不同故罢飨）秋伐邾及范门（邾郭门也。）犹闻钟声（邾不御寇）大夫谏不听茅成子请告于吴（成子邾大夫茅夷鸿）不许曰：鲁击柝闻于邾（言以谏近）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国内，岂不足（言足以距鲁）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乡亭）师遂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虏掠取财物也。）邾众保于绎（绎邾山也。在邹县北）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益邾隐公也。昼夜掠传言康子无法）献于亳社（以其亡国与殷同）囚诸负瑕瑕故有绎（负瑕鲁邑高平南平阳县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鲁得邾之绎民使在负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是秋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郑师救曹侵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诟之不行（诟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伯及司城疆以归。

是春吴伐我初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问可伐不辄故鲁人）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有大国名无情实）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鲁人）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讎国（违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讎之国。若有伐本国者则可还奔命死其难）所讎也。则隐（鲁所因讎则为之隐恶）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不以其私怨恶废弃其乡党之好）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辄鲁公族故谓之宗国）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我子张病之（子张辄也。）王问于子泄（子泄不狃）对曰：鲁虽无与立（缓时。若无能自立）必有与毙（急则人人知惧皆将同死战）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与齐楚辅之是四讎也。（与齐而四）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故由险道欲使鲁成备）初武城或有因于吴竟田焉（侨田吴界）拘曾人之沕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曾人亦侨田吴滋浊也。）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曾人教吴必可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王犯吴大夫故尝奔鲁为武城宰澹台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与王犯相善国人惧其为内应）懿子谓景伯。若之何对曰：吴师来斯与之战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吴）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蚕室（三邑鲁地）公宾庚公甲叔子与战于夷获叔子与析朱（公宾庚公甲叔子并析邾为三人皆同车传互言之）献于王王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同车能俱死是国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鲁大夫）私属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于帐前设格令士试跃之卒终也。终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与在三百人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三百人行至稷门）及稷门之内（畏微虎），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求与鲁成）吴人行成（在宣十五年）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我未及亏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吴轻而远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弗从景伯负载造于莱门（以言不见从故负载书将欲出盟）乃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後止（释舍也。鲁人不以盟为了欲因留景伯为质既得吴之许复求吴王之子以交质吴不欲留王子遂两止）吴人盟而还夏五月齐人取让及阐（宣元年《传》曰：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为赂齐言取盖亦赂也。鲁前年伐邾以邾益来盖齐之甥畏齐故赂之）恶内也。初齐悼公之来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与也。齐侯怒鲍牧帅师伐我取及阐。

六月齐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齐未得季姬故请师也。吴前为邾讨鲁惧二国同心故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馀讨之（子馀大宰）囚诸楼台存之以棘（存雍也。）使诸大夫

奉太子革以为政。（革邾太子桓公也。）

卷二百五十一

列国君·部攻伐第四

鲁哀公九年春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陈留县）初郑武子□之嬖许瑕求邑无以与之（□罕达也。瑕武子之属）请外取许之故围宋雍丘宋皇瑗围郑师每日迁舍垒合郑师哭子姚救之大败（子姚武子□也。）

二月甲戌宋取郑师于雍丘使有能者无死（惜其能也。）以郑张与郑罗归（郑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秋宋公伐郑（报雍丘）冬吴子使来傲师伐齐（前年齐与吴谋伐鲁齐既与鲁成而止故吴恨之反与鲁谋伐齐）

十年春公鲁吴子邾子郟子伐齐南鄙师于息■（息■齐地）齐人弑悼公赴于师（以说吴）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承吴大夫）夏宋人伐郑晋赵鞅帅师伐齐（经书侵以侵告）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谓往岁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兴兵）事不再令（再令读也。）卜不袭吉（袭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犁一名隰济南有隰阴县祝阿县西有轅城）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秋吴子使来复傲师（伐齐未得志故）

冬楚子期伐陈（陈即吴故）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二君吴楚）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季子吴王寿梦少子）

十一年春齐为息■故（息■在前年）国书高无本帅师伐我及清（清齐地济比卢县东有清亭）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师不逾沟樊迟谓冉有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樊犀鲁人孔子弟子樊须）如之众从之（如樊犀乃■俞沟）师入齐军（冉求之师）右师奔齐人从之（逐右师）陈■陈庄涉泗（二陈齐大夫）师获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齐人不能师（不能整其师）冉有用矛於齐师故能入其军。

五月公会吴子伐齐（为郊战欲报也。）克博壬申至於羸（博羸齐邑也。二县皆属泰山）中军从王（吴中军）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三将吴大夫）齐国书将中军高无阳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书子占也。欲获死事之功）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相劝厉致死子阳宗楼也。）桑掩胥御国子（国子国书）公孙夏曰：二子必死（亦劝勉之）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陈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短（约绳也。八尺为寻吴短■欲以绳贯其首）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三战夷仪五氏与今）使问弦多以琴（弦多齐人也。六年奔鲁问遗也。）曰：吾不复见子矣。（言将战死）《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鼓以进军金以退军不闻金言将死也。传言吴师■齐人皆知将败齐上军败）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公以兵从故以劳公）国子败胥门巢（吴上军亦败）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公以兵从故以劳公）

十二年秋宋向巢帅师伐郑初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戈锡（凡六邑）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俱弃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在定十五年）郑人为之城□戈阳（城以处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阳杀元公之孙遂围□十二月郑罕达救□丙申围宋师十三年春宋向□救其师（救前年围□师）郑子□使洵曰：得桓□者有赏□也。逃归遂取宋师于□获成ん郟延以（二子宋大夫）六邑为虚（空虚之名不有）夏楚公子申帅师伐陈。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隧道也。）畴无馀讴阳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於姚自泺上观之（观越师泺水名）弥庸见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东阳大宋县）曰：吾父之旗也。（弥庸父为越所获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见讎而弗杀也。太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属会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馀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於姚（地守故不获）丁亥入吴（又云：夫差杀申胥不稔於岁乃会晋公午

於黄池，於是越王勾践乃令范蠡后庸率师_二公海溯淮以绝吴路败子友於姑熊夷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

秋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十四年秋晋赵鞅帅师伐卫。

十五年夏郑伯伐宋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_二（宣城广德县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阳湖）。

秋晋赵鞅帅师伐卫。

冬晋侯伐郑。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句卒钩伍相著别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_二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句卒以分吴军而三军精卒并力击其中故得胜也。）六月晋赵鞅围卫齐国观陈_二救卫得（国观国书之子）晋人之致师者子玉使服而见之（释囚服服其本服）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_二曰：无辟晋师岂敢废命（欲必敌晋）子。又何辱（言不须来致师自将往战）简子曰：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畏子玉）。

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初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积聚也。）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於大师子_□与叶公诸梁子_□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尝辅相子西子期伐陈今复可使）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右领左史皆楚贱官）子_□曰：观丁父。若_二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楚武王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开封畛北至汝水）朝陈蔡封畛於汝（_二留疑也。）唯其任也。何贱之有子高曰：天命不_二留（十五年子西伐吴陈使贞子吊吴以此为恨）令尹有憾於陈（舍右领与左史）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君盍舍焉（武城尹子西子公孙朝）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春伐未得志故）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灭之。

冬十月晋复伐卫（不欲乘人之衰）入其郛将入城简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後（辟蒯聩也。）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十一月卫侯自鄆入般师出（戎州戎邑）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言_二臣姓国何故有戎邑）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削坏其邑聚）翦之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卫卿石恶从子）未及而难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闭门而请弗许逾于北方而队折股（终如卜言乃自後逾）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逾从公（青疾弟）戎州人杀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见已氏之妻_二美使髡之以为吕姜_⊥（吕姜庄公夫人_⊥ {髡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女璧已氏曰：杀女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卫人复公孙般师而立之十二月齐人伐卫卫人请平立公子起执般师以归舍诸潞（起灵公）。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围_二（潞齐邑）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_二，楚邑）故命之子国未为令尹时卜为右司马得吉兆如其志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後命以为右司马）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宁子国也。）使帅师而行请承（承佐）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举之役寝尹吴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执燧象奔吴皆为先君勤劳）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_二固败巴师于_二，故封子国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逸书也。官占卜筮之官蔽归断也。昆後也。言当先断意後用龟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误吴使不为简）。

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宜不及乃还（宜越地）是年吴伐楚。

二十年十一月越围吴。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缙越人以（以其尸归。又云：越王勾践伐吴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使王孙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祸於吴得罪於会稽今君其图不_二不_二请复会稽之和王弗忍许之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刑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王曰：诺不许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蠡谏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乎！夫十年而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许其事将易会已王曰：吾

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会 以应其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祸於越委制於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乎！王孙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於东海之陂鼃鼃鱼鳖之与处而蛙龟之与同 者余虽 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 戈 者乎！王孙雄请反辞於王蠡曰：君王已制於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辞反蠡不报於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於姑苏之宫不许吴成遂灭吴。

二十三年夏六月晋荀瑶伐齐（荀瑶荀跖之孙知伯襄子）高无卒帅师御之知伯视齐师马骇遂驱之曰：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及垒而还将战长武子请卜（武子晋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济齐取英丘）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战于犁丘（犁丘隰也。）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颜庚齐大夫颜涿聚）。

二十四年夏四月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曰：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 以（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愿乞灵於臧氏（以臧氏世胜齐故欲乞其威灵）臧石帅师会之取廩丘（臧石宾如之子）军吏令缮将进（晋军吏也。缮治战备）莱章曰：君卑政暴（莱章齐大夫）往岁克敌（禽颜庚）今。又胜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进是{卫足}言也。（{卫足}过也。）役将班矣。晋师乃还饷臧石牛（生曰：饷）太史谢之（晋太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军行）牢礼不度（不如礼度）敢展谢之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后庸宋乐筏纳卫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皋如后庸越大夫乐筏宋司城子潞卫侯辄也。）《文子》欲纳之懿子曰：君愆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愆狠也。）乃睦於子矣。（民睦）师侵外州大获（越纳辄之师）出御之大败（卫师大败）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於平庄之上（定子褚师比之父也。平庄陵名也。）《文子》使王孙齐私於皋如（齐卫大夫王孙贾之子昭子也。）曰：子将大灭卫乎！抑纳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纳卫君而已《文子》致众而问焉曰：君以蛮夷伐国几亡矣。请纳之众曰：勿纳曰：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欲以观众心）众曰：勿出重赂越人申开守陴而纳公（申重也。开重门而严设守庶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师还立悼公（悼公蒯 贵庶弟公子<黑甘>也。）南氏相之以城 与越人公曰：期则为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报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敕宫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为悼公聘）公攻而夺之币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众取之公怒杀期之甥之为太子者（忿期而及其姊为夫人者遂复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终言之也。终效夷言死于夷）。

二十七年夏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教于齐（弘驷 于）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属会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礼之）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乘车两马大夫之服。又加之五色）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 七里 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齐地违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陈留酸枣县傍河东北经济阴至高平入济）子思曰：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子思国参）成子衣制仗戈（制雨衣也。）立於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畏其得众心）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

周定王二年秦庶长将兵拔魏城（秦厉共公十年臣欽。若等曰：是岁鲁哀公卒此後依六国年表以周年为首）。

十二年秦厉共公将师与绵诸战。

二十二年楚灭蔡（楚惠王二十二年蔡侯齐四年）。

二十四年楚灭杞杞夏之後。

孝王十年楚灭莒（楚简王元年）。

威烈王八年秦与魏战少梁（秦灵公七年晋城少梁秦击之）。

十三年秦与晋战败郑下（秦简公二年）。

是年齐伐晋毁黄城围阳狐（齐宣公四十三年）。

十四年魏公子击围繁庞（魏文侯十三年）。

是年齐伐鲁莒及安阳（一作安陵）。

十五年齐伐鲁取一城。

十七年魏伐秦。

十八年魏击宋中山伐秦至郑而还是年韩伐郑取雍丘（韩景侯元年）齐取鲁成_二。

十九年郑伐韩败韩於负黍（在阳城）。

是年齐伐卫取_二丘。

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阳狐。

二年郑围韩之阳翟晋伐楚至桑丘（楚悼王二年）。

四年楚败郑师。

七年秦伐诸繇（秦惠公五年）。

八年齐伐鲁取_二取_一（齐康公十一年）。

九年魏伐郑。

十一年秦伐韩宜阳取六邑（韩列侯九年）。

十二年秦与晋战武城。

是年齐伐魏魏取襄阳鲁败齐于平陆（在东平）。

十三年秦侵晋。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郑。

十六年魏袭邯郸战败（魏武侯元年）。

十七年韩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韩文侯二年）。

是年齐伐鲁破之赵败齐于灵丘（赵敬侯二年）。

十八年赵救魏于廩丘大败齐人。

十九年魏败赵兔台赵筑刚平以侵卫。

二十一年赵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二十二年魏韩赵伐齐至桑丘郑败晋。

是年齐伐燕取桑丘是时秦魏攻韩韩求救於齐齐桓公午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_二干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魏秦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取桑丘。

二十三年赵袭卫不克拔魏黄城（在陈留）。

二十四年魏韩赵伐齐至灵丘（齐威王元年因康公丧来伐）。

二十五年蜀伐楚兹方（楚肃王四年）是年齐伐燕赵救之与中山战于房子。

二十六年赵伐中山战于中人（中山唐县有中人亭）。

烈王元年韩灭郑因徙都郑（韩哀侯二年）。

三年燕败齐林狐（一作林营燕_二公三十年）。

是年鲁伐齐入阳关（在钜平）晋伐齐至博陵。

四年赵伐卫取都鄙（一作乡邑）七十三（赵成侯三年）。

是年卫败赵于蔺魏伐齐取薛陵。

五年魏伐楚取鲁阳道与秦战高安败之。

六年赵伐齐于甄。

是年魏败赵于怀（魏惠王元年）赵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赵长子）。

三年魏败韩于马陵（韩懿侯二年）是年赵败魏涿泽（一作浊泽）初魏武侯卒子_二（惠王也。）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_二与公中缓争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_二得王错（魏大夫）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除一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於涿泽（在长社）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

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於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_二子其国可破也。

显王元年齐伐魏取观津（今之卫县一说献观以和齐）是年赵侵齐至长城。

三年秦败韩魏洛阳（秦献公十二年一说魏城武堵为秦所败）。

是年赵与齐战阿下。

四年魏伐宋取仪台（一作义台）。

是年赵伐卫取甄。

五年秦章_二乔（一云车骑）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是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

六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

七年魏伐韩败于浚（一作会）。

是年秦使庶长国伐魏战少梁虏其太子（一云：虏魏将公孙）取庞。

八年魏伐赵取皮牢赵与韩攻秦。

九年赵助魏。

十一年秦败韩西山（秦孝公四年韩昭侯元年）。

十二年宋取韩黄池（在平丘）魏取韩朱。

十四年秦魏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五年秦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魏少梁是年魏围赵邯郸。

十六年魏拔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驸忌子曰：不如勿救_二于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

十七年秦卫鞅为大良造将兵伐魏安邑降之是年诸侯围魏襄陵。

十八年秦卫鞅围固汤降之秦攻赵藺。

二十二年赵公子范袭邯郸不胜。

二十五年赵攻齐拔高唐。

二十七年赵公子刻攻魏。

二十八年魏伐赵（赵肃侯九年）赵告急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徐子外黄人也。外黄时属宋）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於马陵（在元城）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二十九年秦赵齐共伐魏秦将商君诈魏将军公子邛而袭夺其军而破之。

三十年秦与晋战岸门。

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

三十六年秦败魏将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在上郡）是年楚围齐於徐州（楚成王七年）赵围魏黄不克。

三十七年魏与齐伐赵（魏襄王三年齐宣王十一年）赵决河水灌之兵去。

是年齐伐燕取十城（燕易王元年齐宣王十一年因燕丧伐之苏秦说齐还燕十城）三十九年秦围魏焦曲沃（秦惠文王八年）予秦河西之地。

四十年秦渡河取魏汾阴皮氏围焦降之。

是年魏伐楚败之陔山（在密县楚威王十一年）。

四十一年秦公子桑围魏蒲阳降之。

是年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代蔺离石。

四十四年魏败韩韩举（韩宣惠王八年）。

四十五年秦相张仪将兵取陕。

四十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军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王患之（怀王六年昭阳移和而攻齐军门曰：和）陈轸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说昭阳昭阳引兵去。

四十七年秦取魏曲沃平周。

慎靓王二年秦击韩取鄢（於乾切今鄢陵县）。

三年魏韩赵楚燕五国击秦不胜而去（是岁秦惠文王後七年魏哀王元年韩宣惠王十五年赵武灵王八年楚怀王十一年燕王哙三年）。

四年赵韩魏共击秦秦败赵斩首八万级。又败韩于鱼虜得韩将鯁申差於浊泽（一云：鯁申差长社有浊泽）韩氏急公仲谓韩王曰：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於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购於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为能听我绝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之南交楚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国虽小已悉发之矣。愿大国遂肆志於秦不将以楚徇韩韩王闻之大说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

是年齐败魏赵於观泽（一作观津齐泯王七年）。

五年秦使司马错击蜀灭之。

是年秦取赵中都西安阳邑（一云：西都及中阳。又云：中都西阳）。

六年秦伐韩取石章败赵将军英（一作赵将泥一作赵将庄）。

赧王元年秦使樗里子伐魏焦降之（一云取曲沃）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

二年秦樗里子击赵蔺阳虜赵将公子繇通（一云虜将赵庄）。

三年秦庶长章与韩击楚於丹阳虜其将屈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樗里子也。）助韩而东攻齐到蒲助魏攻燕是年齐赵攻魏魏击齐虜声子於濮与秦击燕初燕王哙立以国让其相子之事皆决於子之三年国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恟恐百姓离志孟子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郡之兵（章子齐人见孟子）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年表云：君及太子哙子之皆死汲冢纪年田齐人擒子之而醢其身）。

四年秦伐楚取召陵魏围卫。

七年秦使甘茂庶长封伐韩宜阳（秦武王三年韩襄王四）。

八年秦肱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

是年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伐之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

九年秦击魏皮氏未拔而解（秦昭王元年）。

是年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年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伊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十一年赵王攻中山赵召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伐赵与之陁（一作陆。又作陁或宣言赵与之陁陁者山绝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陁上党有阨与）合军曲

阳攻取丹丘华阳鸣之墓（华一作夹鸣一作鸿）王军取高三石邑（在常山）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王许之罢兵。

十二年秦拔魏蒲坂晋阳封陵取韩武遂是年赵攻中山。

十四年蜀反秦司马错往诛蜀守恽（一作□）。

是年秦取韩穰赵攻中山魏韩齐与秦击楚败楚将军唐昧於重丘齐使公子将大有功秦庶长免斩首二万。

十五年秦击楚斩首三万攻襄城（攻一作取）杀景缺（一作景快）是年赵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三中九原。

十六年秦使将军芊戎攻楚取新市八城（江夏有新市县）。

十七年魏韩齐共击秦於函谷败之是年秦败楚十六城（楚顷襄王元年）。

十九年魏韩齐宋中山五国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武遂和（一作监氏一云：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

二十年秦尉错拔魏襄城（魏昭王元年）是年赵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王於肤施（在上郡是年赵惠文王四年一说在三年）。

二十一年魏与秦战解不利是年秦向寿伐韩武始（魏郡有武始县）左更白起攻新城。

二十二年韩使公孙喜率周魏击秦秦左更白起败韩魏二十四万于伊关虜公孙喜拔五城（韩三王三年）。

二十三年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

二十四年秦左更错取軹及邓（河内有軹县南阳有邓县）拔韩宛城。

二十五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

二十六年秦客卿错击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秦拔赵梗阳（在太原）。

是年赵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於魏。

二十八年秦拔魏新垣曲阳之城。

是年赵赵梁将兵攻齐。

二十九年秦将错攻魏魏安邑秦出其人。又败韩兵夏山赵韩徐为将攻齐。

是年齐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三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轼结轶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轼结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於是齐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

三十年秦将蒙武拔齐列城九（一云：赵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

三十一年秦尉斯离与韩魏燕赵共击齐攻之是时燕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三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城之不下者唯独聊莒即墨其馀尽属燕。

三十二年秦拔魏安城（汝南有安城县）兵至大梁而还（燕赵救之）是年赵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

二十三年齐拔赵两城是时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而秦怨赵不与已击齐乃伐赵。

三十四年秦拔赵石城（右北平有石城县）是年赵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

三十五年秦白起击赵取光狼城斩首二万（一云三万）池动坏城赵使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

是年秦将错发陇西因蜀击楚黔中拔之楚与秦汉北及上庸地（楚顷襄王十九年）。

三十六年秦拔楚鄢西陵（一云：鄢邓杀罪人迁之）是年赵廉颇将攻齐。

三十七年秦白起击楚拔郢夷陵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楚顷襄王亡走陈。

三十八年秦蜀守。若伐楚拔巫黔中。

三十九年秦白起击魏南城（一作两城魏安 二王元年）。又拔楚江旁。

是年赵楼昌将攻魏几不能取廉颇将攻几取之。

四十年秦拔魏两城军大梁下韩使暴越来救为秦所败与秦温以和。

是年赵廉颇将攻魏房子（属常山）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取之。

四十一年赵与魏共击秦秦将白起破赵华阳得一将军。又拔魏四城斩首四万。

四十二年秦客卿胡伤攻魏卷（河南有卷县）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华阳亭名在密县）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

四十三年楚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

四十四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

四十五年秦韩相攻而围赵阝与（音焉与在上党）赵使赵奢将击秦大败之。

是年秦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伤攻赵阝与不拔。

四十七年秦听范雎谋使五大夫魏绛伐魏拔怀城。

四十九年秦拔魏廩丘怀（或作邢丘。又作妻 二丘）。

五十年秦拔赵三城（赵孝成王元年）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乃出太后不肯左师触龙谏之，於是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

是年齐田单将赵师攻燕中阳（一作中人）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韩惠王七年）。

五十一年秦拔韩陔城汾旁（一云：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五十二年秦击韩於太行。

五十三年秦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取楚州。

五十四年赵使廉颇距秦於长平初秦击韩於太行上党守冯亭使者至赵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听王所以赐吏民王大喜召平原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祸於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 二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顾能得之於 二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王曰：今发百乘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此大利也。赵豹出赵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告冯亭曰：敝国使者臣胜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不能死国不义一矣。入之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五十五年秦将白起破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於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於齐楚 二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却秦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 二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郸。

五十六年秦军分为三军白起归王 二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

五十七年正月秦益发卒佐陵战不善令王 二代将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弗守。

五十八年十月秦张唐攻郑拔之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王 二攻邯郸不拔（一云：魏公子无忌楚春申君救邯郸秦兵解去）去还奔汾军馀攻秦军斩首六千晋楚流外河死二万人（楚一作走）攻汾城拔从唐拔宁（一作曼赵邑也。）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魏郡有安阳县）。

五十九年秦将军 二 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馀县首虜九万。

是年燕攻赵昌壮（一作）五月拔之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庄韩魏楚救赵新中秦兵罢是岁周赧王卒此後以秦年为首）。

秦昭王五十二年楚取鲁（楚考烈王八年）。

五十六年燕伐赵（燕王喜四年）为赵所破杀栗腹初燕王令丞相栗腹约_三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高_三（在常山今高邑）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间（世家云：廉颇围燕）。

庄襄王元年秦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荥阳秦界至大梁。

是年楚灭鲁赵假相大将武襄君乐乘攻燕围其国三年赵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

是年秦使蒙骜攻魏高都拔之。又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三年秦将王_三击韩上党拔之。

是年魏公子无忌率五国兵败秦军于河外走蒙骜。

赵孝成王二十一年赵廉颇将攻繁阳（在顿丘）取之（是岁秦始皇三年此後秦诸侯并入闰位勋业门）。

悼襄王二年赵使李牧将攻燕拔武遂（属河间一云属安平）方城（属有督亢亭）。

三年赵使庞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初剧辛故居赵与庞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暖将也。故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

四年庞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在新丰）不拔移攻齐取饶安（在渤海。又云：饶属北海安属平原）。

五年傅抵将居平邑庆舍将东阳河外帅守河梁（河门右）。

九年赵攻燕取_三阳城兵未除秦攻邺拔之（令饶阳一作拔闾与邺九城）。

卷二百五十二

列国君部复邦训练御备交质行罚复邦。

古之诸侯选贤立嫡树之成法所以寅奉宗庙长守富贵者也。乃有立嗣靡淑怠弃先业流离奔走不保其社稷者矣。复有貽谋弗臧延及後嗣艰难勤苦克复其疆土者焉昔周室之兴也。列爵分土及其衰也。以众暴寡攻战守御日不暇给民弃不保时而有之至於因人以兴或大其祚修德以复或启其宗或霸主以大义固存或国人以众心见纳繇是再奉斋酎以见宗_三不失旧物而处於民上《传》曰：或多难以固其国非德义孰能之哉！

鲁隐公五年春晋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曲沃晋别封文侯弟成师之邑庄伯成师之子翼晋旧都尹氏武氏周大夫也。晋侯君翼故谓之翼侯）。

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五正五官之长九宗一姓为九族顷父之子嘉父晋大夫）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鄂侯晋别邑不得复入翼故别居鄂）。

十一年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壬午入许许公奔卫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许叔许庄公之弟）桓公十六年许叔入于许。

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为芮所败故以芮伯归将欲纳之）十年秋秦人纳芮伯万于芮。

十一年夏郑庄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宠於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取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邓姓昭公名忽）宋雍氏女於郑庄公曰：雍_三吉生厉公（雍氏_三吉姓宋大夫也。）雍氏宗有宠於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突厉公名）亦执厉公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十五年春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_三胥雍纠杀之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杀雍纠厉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九月郑伯突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栎郑别都也。会伯郑守栎大夫）。

十七年郑高渠弥杀昭公而立公子_三十八年齐人杀子_三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昭公弟子仪也。）

庄公十四年春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十六年十一月卫侯朔出奔齐（惠公名朔）初卫宣公_二於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於齐而美宣公取之生寿及朔属诸左公子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宣姜宣公所娶_一子妻）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又杀之二公子皆怨惠公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庄公五年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纳惠公六年夏六月卫侯入于卫放黔牟杀左右公子僖公十五年九月晋惠公与秦穆公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反首_二乱垂下也。拔草舍止坏形毁服）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狐突不寐而与神言。故曰：妖拔申生与突言帝许罚有罪今将晋君而西以厌息此语践厌也。）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实闻君之言穆姬闻晋侯至以太子_一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莹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简璧_一弘姊妹古之宫闭者皆居之台以抗绝之穆姬惠公之妹欲自罪故登台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使以免服衰_一逆。且告（通免衰_一遭丧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将以耻辱自杀）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在京兆_二县周之故台亦所以抗绝令不得通外内）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若将晋侯入则夫人或自杀）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犹何得）。且晋人蹙忧以重我（谓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任当也。）公子縶曰：不如杀之无聚慝焉（公子縶晋大夫恐夷吾归复相聚为恶）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太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祇以成恶（祇_二也。）且史佚有言无始祸（史佚周武王时太史尹佚）无怙乱（恃人乱为己利）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晋侯使_二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_二乞晋大夫也。瑕吕饴甥即吕甥也。盖姓瑕吕名饴甥字子金晋侯闻秦将许之平故告吕甥召使迎已）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恐国人不从故先赏之於朝）。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贰代也。圉惠公太子怀公名）众皆哭（哀国君不还）晋，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於所赏之众）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征赋也。缮治也。孺子太子圉）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阴饴甥即吕甥也。食采於阴。故曰：阴饴甥王城秦地冯翊临晋阳县东有王城今名武乡）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痛其亲为秦所杀）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讎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是以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_一谓之不免君子怒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言还惠公使诸侯威服复可当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十一月晋侯归。

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须句成风家）成风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明祀太_二有济之祀保安也。）变夷猾夏周祸也。（此邾灭须句而曰：蛮夷昭二十三年叔孙豹曰：邾。又夷也。然则邾虽曹姓之国迫近诸戎杂用夷礼故极言之猾夏乱诸夷）若封须句是崇裨济而_二祀纾祸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得恤寡小之礼）

二十八年夏晋侯及楚战于城濮卫侯郑出奔楚初文公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取五鹿（五鹿卫地）城濮之战楚师败卫成公闻之惧出奔楚遂_二陈使元_二亘奉叔武以受盟或诉元_二亘於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杀之_二亘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武谥）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卫侯先期入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_二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元_二亘出奔晋（元_二亘以卫侯驱入杀叔武故至晋_一之）卫侯与元_二亘讼不胜执卫侯归之於京师三十年鲁公为请纳玉於王与晋侯皆十_一王许之乃释卫侯归于卫卫侯使赂周_一治廛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二子卫大夫）周治杀元_二亘及子_二子仪（子仪_二段母弟不书杀贼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将命（服卿服将入庙受命）周_一先入及门遇疾而死治廛辞卿（见周_一死而惧）

是年晋文公执曹伯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_二需货筮史（竖掌通内外者史晋大夫）使曰：以曹为解（以灭曹为解故）齐桓为会而封异姓（封邢卫）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叔振铎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会（私许复曹卫）而不与偕

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卫已复曹未复）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复曹伯。

成公九年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於楚也。执诸铜_三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示不畏晋）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纾缓也。勿亟遣使诣晋示欲更立君）晋必归君十年四月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罕穆公子襄钟郑襄公之庙钟）子然盟于_三泽子驷为质（子然子驷皆穆公子荥阳卷县东有修武亭）辛巳郑伯归。

十三年五月公会诸侯伐秦曹伯庐卒于师（庐曹宣公也。）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负刍曹成公也。）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共役之劳请俟他年。

十五年三月公会诸侯盟于戚晋人执曹伯归于京师。

十六年六月曹伯归自京师（为晋侯所赦故书归）

襄公十四年二月卫侯（卫献公也。名_三）出奔齐初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而朝）日旰不君射鸿於圃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蒯《文子》之子）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其诗云：彼何人斯居何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喻《文子》居河上而欲为乱太师掌乐大夫）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乱）公使子_三乔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丘宫近戚之地）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公如鄆使子行於孙子孙子。又杀之公出奔孙氏追之败公徒于阿泽卫人立公孙剽（剽穆公孙殇公）二十年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悼子宁喜）曰：吾得罪於卫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八月献公入于夷仪使与宁喜言（求复国也。）宁喜许之右宰_三曰：不可获罪於两君（前出献公今式剽）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贰二十六年二月庚寅宁喜右宰_三伐孙氏不克宁子出舍於郊（欲奔）国人召宁子复攻孙氏克之孙林父以戚如晋（以邑属晋）甲午卫侯入（又云：卫献公奔齐殇公立封公孙林父於宿十二年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景公闻之与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宁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三年而後入）

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简公也。）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比相亲也。）公惧奔齐十二年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唐因其众也。（言因唐众欲纳之故得先入唐唐燕别邑也。不言於燕未得国）

二十年六月卫公孟縶狎齐豹（公孟灵公兄也。狎轻也。）夺之司寇与鄆（鄆豹邑也。）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则以官邑还豹使行）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喜贞子也。）丙辰卫侯在平寿（卫侯卫灵公元也。）公孟有事於盖获之门外齐子氏帷於门外而伏甲焉用戈击公孟杀之公闻乱乘驱自闾门入公载宝以出如死鸟（死鸟卫地也。）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北宫喜也。）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七月戊午朔盟国人。

定公四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楚师乱吴师大败之五战及郢己卯楚子（楚昭王名王居）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庚寅吴入郢楚子奔郢郢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父曼成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杀昭王乃与王出奔随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楚大夫王孙包胥）请救于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馀散兵与秦击吴五年六月败吴於沂（楚地）会吴王弟夫_三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出楚归击夫_三夫_三败奔楚楚封之堂_三号为堂_三氏九月昭王归入郢哀公二年卫侯元卒乃立辄（辄元之孙蒯聩之子）六月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卫太子蒯聩也。是为庄公）十五年冬孔《文子》之竖浑良夫与太子入栾宁奉卫侯辄来奔十七年三月晋赵鞅使告于卫曰：君之在晋也。志父为主请君。若太子来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恐晋君谓志父教使不来）卫侯辞以难太子。又使_三之（_三诉父故速得其处）六月赵鞅围卫十月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十一月卫侯自鄆入（庄公也。）般师出辛巳石圃作难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遂杀之卫人复般师而立之十二月齐人伐卫立公子起（起灵公子）

执般师以归舍诸潞十八年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卫侯辄自齐复归。

七年鲁人伐邾遂入邾以邾子益来（益邾隐公也。）献于亳社（以其亡国与殷同）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负瑕鲁邑高平南平阳县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鲁得邾之绎民使在负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无君命故言自）。

八年吴伐我为邾故伐鲁吴人行成（求与鲁成）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鲁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太宰子馀讨之囚诸楼台（存之以棘（存拥也。）使诸大夫奉太子革以为政十年邾隐公来奔遂奔齐二十二年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太子革奔齐。

列国君部·训练

昔禄去周室王道寝衰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者得以暴寡（者得以凌弱其国大者或僭作五军其土狭者或窃置三卿其有以大阅於秋治兵於庙定霸争雄更胜迭负盖有黜武佳兵之志无吊民问罪之举徒使虬虱生於甲冑肝脑横於原野览之信史良有悲夫。

鲁桓公六年秋大阅（齐为大国以戎事徵诸侯之戎鲁人惧之故以非时简车马）庄公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庙习号令将以围成）传治兵於庙礼也。

僖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於暌（子文时不为令尹故云：使治兵习号令也。暌楚之邑）终朝而毕不戮一人（终朝自旦及食时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其事略）子玉复治兵於□（子玉为令尹故□楚邑）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於是乎！（于被庐（晋侯以春（礼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庐晋地）作三军（闵元年晋献公作三军今复大国之礼）。

二十八年冬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晋置上中下三军命复置三行以辟天子六军之名三行无佐疑大夫将）。

三十一年秋晋（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前作三行今罢之更为上下新军河东闻喜县有清原）。

文公六年春晋（于夷舍二军（前作五军今舍二军复三军之制夷晋地）宣公十四年夏晋侯伐郑告於诸侯（焉而还（简阅车马）。

昭公八年秋大（于红自根牟至於商卫革车千乘（大（数军实简车马也。根牟鲁东界琅琊阳都县有牟乡（宋地鲁西境接宋卫也。言千乘明大（。且见鲁众之大数也。）。

十年秋七月伐莒取更（更（莒邑名也。）。

十三年夏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晋德薄欲以威服之）乃并徵会于良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三十万人）叔向曰：诸侯有间矣。不可以不示众八月辛未治兵（习战）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也。）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军将战则曳旆以恐之）。

十一年五月大（于北蒲）。

二十二年大（于昌间）。

定公十三年夏大（于比蒲（夏（非时））。

列国君部·御备

春秋《左氏传》曰：预备不虞古之善政。又曰：无务虽众不可恃也。是知御备之略有国者之所急也。矧周室既衰诸侯立政（凌弱众暴寡交相侵伐无岁不有申严警备惟敌是御，於是乎！兴版筑之役以峻其城垒行（田之令以简其军实斯所以谨其武守固其邦国者焉。

鲁隐公七年夏城中丘（中丘在琅邪临沂县东北）九年夏城郎。

桓公五年城祝丘（齐郑将袭纪纪人惧而来告故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书时也。

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鲁下邑）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二十九年十二月城诸及防（诸防皆鲁地）。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卫邑不言城卫未迁）。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缘陵杞邑辟淮夷迁都於缘陵）。

三十一年秋晋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今罢之更为上下新军河东闻喜县北清原）。

文公七年三月城吾（因伐卸师以城吾吾鲁邑下县南有吾城备邾难）。

十二年冬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郚（郚莒鲁所争者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即郚也。以其远外国故帅师城之）。

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书事时也。（土功虽有尝节通以事间为时），於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十五年夏齐侯围成贰於晋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鲁），於是乎！城成郭（郭郭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城西郭惧齐也。（前年与晋伐齐。又铸其器为钟故）齐及晋平盟于大隧（大隧地名）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

昭公元年六月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柘（黑肱王子围之弟也。柘县属南阳郑县属襄城柘今河南阳翟县三邑本郑地）。

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栝麻（棘栝麻皆楚东鄙邑谯国郟县东北有棘亭汝阴新蔡县东北有栝亭）以报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夏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吴兵在东北楚盛兵在东南以绝其後）箴尹宜咎城锺离（宜咎本陈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启疆城巢然丹城州来（然丹郑穆公孙襄十九年奔楚）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彭生楚大夫罢斗韦龟城赖之师）。

十九年楚工尹赤迁阴於下阴（阴县今属南乡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迁阴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二十三年冬楚囊瓦为令尹（囊瓦子囊之孙子常也。代阳）城郟（楚用子囊遗言已筑城矣。今畏吴复增以自固）。

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赵鞅赵武孙也。荀寅中行荀吴之子汝滨晋所取陆浑也）。

定公六年冬城中城（公为晋侵郑故惧而城之）。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公叛晋助范氏故惧而城三邑也）。

哀公三年五月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鲁党范氏故惧晋城启阳今琅琊开阳县）四年城西郭（鲁西郭备晋也）。

五年春城（北备晋田也）。

六年春城邾瑕（备晋也。任城亢父县北有邾娄城）。

十一年夏公会吴子伐齐大败齐师秋季孙命修守备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善有备）。

郑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

肃侯十七年筑长城。

武灵王二年城高。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在常山）。

孝成王十一年城元氏（常山有元氏县）。

幽缪王迁元年城柏人。

悼襄王元年大（一作）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二年城韩皋。

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垣县有王屋山也）。

八年复城少梁。

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击宋中山伐秦至郑还筑雒阳（一云：击中山置合阳。又世家云：攻秦至郑而还筑合阳雒

阳)。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秦厉公十六年堑阿旁补庞戏城（纪作河旁）
二十六年城南郑。
灵公元年城堑河濑。
十年补庞城籍姑。
简公七年堑雒城重泉。
献公二年城栎阳。
孝公十九年城武城。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
武王四年拔韩宜阳涉河城武遂。
楚怀王十年城广陵。

列国君部·交质

战国之时诸侯并争干戈日寻变诈锋起既失盟誓之信乃有交质之约或因危以结好或匿诈以图和缔结未已祸败随焉虽其至亲无所顾惜礼所谓大信不约传有云：信不繇中苟非其时何救於患。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王子狐平王子）。

鲁文公十七年晋巩朔行成於郑赵穿公弑胥池为质焉十月郑太子夷石楚为质於晋。

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三月克之许之平潘入盟子良出质（潘楚大夫子良郑伯弟）。

成公二年九月楚侵鲁及阳桥（阳桥鲁地）孟孙请往赂之公衡为质（公衡成公子）。

十七年夏五月郑太子髡顽侯需为质於楚（侯需郑大夫）襄公元年正月诸侯之师围宋彭城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太子光为质於晋（光齐灵公太子）。

定公三年蔡侯如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初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献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蔡人固请献佩于子常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

四年晋人使蔡灭沈楚为沈故围蔡蔡昭侯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於吴与吴子伐楚。

越王勾践自会稽反国使范蠡为大夫诸稽行成为质於吴二岁而吴归蠡。

韩宣惠王十九年秦伐韩韩太子仓质於秦以和。

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兵伐楚楚使太子入质於秦而请救秦遣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於齐以求平。

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

齐王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於齐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燕陈翠合齐将令燕王之弟为质於齐燕王许诺太后闻之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则亦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老妇欲得志焉陈翠欲见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陈翠曰：无害也。遂入见太后曰：何瞿也。太后曰：赖得先王雁鹜之馀食不宜瞿者忧公子之。且为质於齐也。陈翠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赍玺百里以为人之终今王愿封公子百官持职群臣效忠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王之以公子为质也。且以为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听臣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大后千秋之後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

公子贱於布衣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则公子终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公子束车制衣为行具。

晋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质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赵孝成王元年秦伐赵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谏太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甚气而胥之入（胥犹须也。《梁传》曰：胥其出也。）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会矣。窃自怨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辇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对曰：甚於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於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无使反，岂非计长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念三世以前至於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摧长安君何以自於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於是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

魏安王三十年信陵君无忌率五国兵败秦军河外时魏太子增质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齐韩秦乃止秦昭襄王为质於燕武王死燕人送归得立。

四十年秦悼太子死于魏归葬芷阳。

四十二年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太子有子二十余人中男子楚为质於赵昭王五十年使王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一云：秦质子异人质於赵处於聊城）。

始皇四年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赵世家云：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请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赵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十五年燕太子丹入质於秦丹亡归。

列国君部·行罚

夫作刑之意法天之震曜明罚之义本易之噬嗑盖所以齐众而禁暴辅世而助治者焉春秋列国力政专命至於结奸讨贰闲邪惩败亦必昭其罪戾于典刑繇是定霸之举众心以服干纪之戮一成不变斯所以临长臣庶申明宪度宁四封之守宰纠诸司之邪慝至於保世以滋大靖国而永命者曷尝不繇是哉！

鲁庄公六年夏卫侯入（臣钦。若等曰：卫惠公即位四年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八年而後復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宁跪卫大夫宥之以远曰：放）乃即位。

十六年夏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臣钦。若等曰：郑厉公即位四年祭仲专政公令雍纠杀之雍臣祭仲之女告其父遂杀雍纠公出居栢七岁复入）九月杀公子闾（二子祭仲党刑足曰：闾）公父定叔出奔卫（共叔之孙定谥也。）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後於郑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数满於十）君子谓不能卫其足（言其不能早避害）。

十八年夏楚子杀其大夫閻敖初楚武王迁权于那处使閻敖尹之（权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及文王即位巴人伐申而惊其师（惊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

门于楚（攻楚城门）阎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华容县阎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杀之。

僖公四年夏齐人执陈轅涛涂初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楚屈完及诸侯盟陈轅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於陈郑之间国必甚病（申侯郑大夫当有共给之费故）。若出於东方观兵於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东夷郟莒徐夷也。观兵示威）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许出东方）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於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於陈郑之间共其资粮靡履其可也。（靡草也。）齐侯说与之虎牢（还以郑邑赐之）执轅涛涂秋伐陈讨不忠也。（以涛涂为误军道）。

十五年夏秦伯伐晋晋侯三败庆郑谏弗听及战于韩原公号庆郑庆郑曰：愼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获晋侯以归及晋侯归（臣钦。若等曰：晋忠公即位六年为秦所虏复之）杀庆郑而後入。

二十八年春晋侯伐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报鬻璧之施臣钦。若等曰：晋文公亡过曹僖负羁 = 鬼鬻 = 璧焉）魏 = 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於何有（二子各有从亡之劳）□僖负羁氏（□烧也。）魏 = 伤於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材力）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 = 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宁）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励也。）乃舍之杀颠颉以 = 甸于师夏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系□曰：旆通帛曰：旃）祁瞒奸命（掌军旅事而不修为奸军令）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筏代之师还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棹代舟之侨也。士会隋武子士□之孙）秋七月振旅恺以入于晋杀舟之侨以 = 甸乎！国民，於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颠颉祁瞒之侨）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与晋战败于城濮楚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从子玉而死言何以见其父老）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孙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连 = 而死（至连 = 王无赦命故自杀）。

是年冬卫侯与元 = 亘讼（争杀叔武事）宁武子为辅针《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别针《庄子》谓宁愈忠而免之。

文公九年正月己酉晋箕郑父先都士□梁益耳蒯得使贼杀先克乙丑灵公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灵公杀箕郑父士□蒯得（初文公六年夷之 = 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於董阴故箕郑父先都士□梁益耳蒯得作乱）。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文公杀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乱司城须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戟族华乐也。庄族公孙师桓族向鱼鳞荡也。司马子伯华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党於武氏故）。

宣公元年夏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胥甲下军佐文十二年战河曲不肯薄秦於险）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齐（辛甲之属大夫）十三年冬晋人杀其大夫先□初十二年晋师救郑荀林父为中军先□佐之及河闻郑及楚平桓子欲还先□曰：不可以中军佐济故败是年赤狄伐晋及清先□召之也。冬晋人讨必 = 之败与清之师归罪於先□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已则取之其先□之谓乎！

成公五年秋宋公子围龟为质子楚而归（围龟文公子）华元享之请鼓 = = 以出鼓 = = 以复入（出入辄击鼓）曰：习攻华氏宋公杀之（宣公十五年宋楚平後元使围龟代已为质故怨而欲攻之）。

十八年春正月晋周子立（悼公周）朝于武宫（武宫曲沃始命）逐不臣者七人（君夷羊五之属臣钦。若等曰：皆厉公嬖臣也。）

是月齐为庆氏之难（前年国佐杀庆克）故甲申晦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华免齐大夫内宫夫人宫）师逃于夫人之宫（伏兵内宫恐不胜）《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专杀以 = 叛故也。（国佐本疾 = = 乱杀庆克齐以是讨之嫌其罪不及死故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杀国胜（国胜佐子前年待命於清者）国弱奔鲁（弱胜之弟）王湫奔莱（湫国佐党）。

襄公二年冬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 = 子重子辛（ = 夺其权势）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国讨之失）。

六年春宋华弱与乐轡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楛华弱于朝（子荡乐轡也。张弓以贯其颈。若械之在手。故曰：楛）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难以胜矣。（司武司马言甘懦弱不足以

胜敌)遂逐之华弱奔鲁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

十九年秋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十年尉止等作难於西宫子孔知不言)与纯门之师(前年子孔召楚师至於纯门)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

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不克而死(箕遗黄渊嘉父皆晋大夫乐□娶范宣子之女曰：栾祁生盈□卒祁与其老州宾通盈患之祁惧□诸宣子曰：盈将为乱盈好施士归之宣子执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将逐之箕遗黄渊等知之而作乱宣子杀遗渊嘉父及司空靖羊舌虎等十人)公遂逐群贼(群贼栾盈之党知起中行喜州绰刑蒯之属逐之出奔齐)谓阳毕曰：自穆侯以至於今兵乱不辍(阳毕晋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孙桓叔之父也。晋乱自桓叔始辄止也。)民志无厌祸败无已(厌极已止)离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阳毕对曰：本根犹树(本根本根乱本谓栾氏犹尚树立也。)枝叶益长本根益茂是以难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所操以伐木)去其枝叶绝其本根可以少间(间息也。谓灭栾氏而去其党)公曰：子实图之阳毕曰：图在明训(训教也。)明训在威权(言既有明教当有威权以行之也。)威权在君(言不在臣)君抡贤人之後有常位於国者而立之(抡择也。常位谓世有功列於国而中微者)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後而去之(逞快)是遂威而远权(遂申也。远权权及後嗣也。)民畏其威而怀其德莫能勿从(言皆从君也。)若从则民心皆可畜(皆可蓄养而教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恶民孰偷生(欲恶情欲好恶偷苟也。)若不偷生则莫思乱矣。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矣。(诬罔也。以恶取善曰：诬谓书虽杀厉公然民被其德不以为恶《传》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也。)栾书实覆宗杀厉公以厚其家(覆败也。宗大宗也。谓杀厉立悼以取重於国厚其家也。)若灭栾氏则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韩魏之後而赏立之则民怀矣。(瑕瑕嘉原原轸韩韩万魏毕万之後皆晋贤人有常位於国者也。)威与怀各当其所则国安矣。君治而国安欲作乱者谁与君曰：栾书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栾盈不获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国为其母范祁所□替耳如何可灭也。)阳毕曰：夫正国者不可以□匿于权(□匿近也。言当远权为久长计也。)行权者不可以隐於私(以私恩隐蔽其罪无以正国也。)□匿于权则民不导(不可导训也。)行权隐於私则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无君矣。(与亡君同)则其为□匿与隐也。复产害矣。且勤身(复反也。勤劳也。反劳於国而劳君身也。)君其图之。若爱栾盈则明逐群贼而以国伦数而遣之(群贼盈之党伦理也。)厚戒箴国以待之(箴犹敕待伦也。)彼。若求逞志而图报於君罪孰大焉灭之犹少(犹少灭之恐少)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谓赂其所□之国厚寄□之而劝勉焉)公许诺尽逐群贼而使祁午及阳毕□曲沃逐栾盈(祁午中军尉曲沃栾盈邑)栾盈出奔楚遂令於国人曰：自文公以来之有功於先君而孙子不育者将授立之得之者赏(授之爵位而立之也。)居三年(後三年也。)栾盈昼入为贼于绛(栾盈在楚一年奔齐鲁□襄二十三年齐庄公使析归父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之曲沃夏)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宫(四月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也。)栾盈不克出奔曲沃(襄宫完固故就之《传》曰：奉公以如固宫也。)遂刺栾盈灭栾氏(《传》曰：晋人围曲沃也。)是以没平公之身无内乱(刺杀也。《传》曰：晋人克栾盈於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也。)二十六年夏齐乌馀以廩丘奔晋(乌馀齐大夫廩丘今东郡廩丘县故城是)袭卫羊角取之(今廩丘县所治羊角城是)遂袭鲁高鱼(高鱼城在廩丘县东)有大雨自其窞入(雨故水窞开)介于其库(入高鱼库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鲁高鱼无所讳而不书其义未闻)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晋侯曰：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今乌馀之邑皆讨类也。(言於此类宜见讨)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胥梁带晋大夫失能无用师言有权谋)至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诸丧邑谓齐鲁宋也。周密也。必密来勿以受地为名)使乌馀具车徒以受封(乌馀以地来故诈许封之)乌馀以其众出(出受封也。)使诸侯伪效乌馀之封者(效致也。使齐鲁宋为。若致邑封乌馀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获其徒众)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於晋(传言赵《文子》贤故平公虽失政而诸侯犹睦)。

昭公十四年八月楚令尹子旗(斗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与养氏比而求无厌(养氏子旗之党养繇基之後)王患之九年甲午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郢以无总旧勋(辛子

旗之子郟公辛)。

定公十年夏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繇涉佗成何(□泽之盟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涉佗□□卫侯手故)，於是执涉佗以求成於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言必见杀不得与人等)《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诗□风遄速也。)

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越王勾践既灭吴而诛太宰□以不忠於其君而受重赂与已比周也。

卷二百五十三

列国君部·识□奢僭信谗识□

夫分土於社以启疆宇受爵於朝以治人民皆亲亲贤贤褒德报功之举也。及乎！象贤以主祀继世而为邦，於是无克肖之姿罔慎修之志或懵於知臣所任而非允或昧於察已所作而靡成或用武无谋以自受其弊或出令不慎以终致其凶至於祸难将成尚忽忠臣之谏回邪已炽方思古人之功大以覆宗小以失位军旅亡於外宗□废其祀盖智有所不至谋有所不臧虽天命之难知固人事之可鉴者也。

郑文公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於竟(音境)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清人之诗)齐襄公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甫田之诗刺襄公也。)

陈僖公愿而无立志(故作衡门之诗以诱掖其君也。)

宋襄公伐郑楚伐宋以救之襄公与楚成王战於泓楚人未济公子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军法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也。不成列未成陈)子鱼曰：(子鱼目夷字)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一云尚何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晋厉公令胥童以兵八百攻杀三郟胥童因以劫栾书中行偃於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郟寡人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郟氏罪大夫复位厉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厉公而杀胥童迎公子周而立之。

陈厉公佗取蔡女数如蔡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

齐景公与卫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以其言当)齐侯欲与卫侯乘(共载)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以已车摄代卫车)乃介而与之乘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传言齐侯轻所以不能成功)。

田乞为齐大夫其收赋税於民以小斗受之货粟於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晏子》数谏景公景公不听。

齐简公之在鲁也。闾止有宠焉(简公悼公阳生子壬也。闾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悼之骤顾诸朝(成子陈恒心不安故)诸御鞅言於公曰：陈闾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公弗听後陈恒执公於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又云：简公以田常监止一作闾俱为左右相监止幸於简公田常心害监止大夫朝御鞅谏曰：田监不可并也。公弗听监止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常每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击子我杀之简公奔莒)。

卫灵公时公叔氏以蒲畔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他国而男子欲死之不乐□他)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妇人恐惧欲保西河无战意也。)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本与公叔同畔者)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鲁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台谢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请囚於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将合谋弗听后□昭伯曰：必杀之季氏与叔孙氏孟氏共伐公公奔齐。

吴王夫差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於会稽吴王追而围之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於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於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於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勾践勾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勾践曰：夫吴太宰□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於是勾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受乃见大夫种於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後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韩宣惠王十六年秦伐韩急韩相公仲谓韩王曰：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於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购於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轸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国虽小已悉发之矣。愿大王遂肆志於秦不■将以楚徇韩韩王闻之大悦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大破于岸门（颖阴有岸亭）。

燕王哙以子之为相贵重主断苏秦之在燕与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苏秦死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鹿毛寿（作厝毛。又曰：甘陵县本名厝）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繇许繇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於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於子之三年国大乱。

齐王建以后胜为相后胜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子金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於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

楚怀王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大夫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

列国君部·奢僭

列国之君数世而下席祖宗之勋烈承霸王之基局奢侈萌生骄僭自至渎宗庙之义广宫室之制暨乎！滥施名器弗顾典彝增饰冠服夸奇曲蜉蝣之刺，於是兴焉。

曹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民无所依焉故诗人赋蜉蝣以刺之。

鲁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持羽而舞天子八佾诸侯六大夫四鲁僭诸公也。）桓公惠公之子也。礼缁布冠绩□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纓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紫□自鲁桓公始也。（盖僭王者之服也。□当用绩）

楚子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三十年入秦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鲁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楹柱）礼天子诸侯黝垚（黝垚黑色）大夫苍土【丹楹非礼也。

二十四年春刻桓公桷礼天子之桷斫之砮之加密石焉（以细石砮之）诸侯之桷斫之砮之大夫斫之士斫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庙也。取非礼与非正而加之於宗庙以饰夫人非正也。（非礼谓娶讎

女非正斫刻楠上楹也。本非宗庙之宜。故曰：加言将亲迎欲为夫人饰。又非正也。）

齐桓公设庭燎之百《礼》曰：庭燎之百繇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盖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晋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烧蛤为炭以瘞圻多埋车马用人从葬也。）重器备（重犹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桼（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饰桼上饰皆王礼）。

晋景公十二年始作六军（初作六车僭王也。）

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楚子示诸侯侈椒举谏弗听後使荡侯等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在谯国城父县南）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秦所遗羽衣）翠被（以翠羽饰被）豹舄（以豹皮为履）

鲁昭公将杀季氏（传言杀者从昭公之辞）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於公室久矣。（诸侯称公室）吾欲弑之何如（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为如人君故言弑）子家驹曰：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失礼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驹曰：设两观（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乘大辂（礼天子大辂诸侯辂车大夫大车上士饰车）朱干（干■也。以朱饰■）玉戚（戚斧也。以玉饰斧）以舞大夏（大夏夏乐也。周所以舞夏乐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乐与已同者假以风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乐取夏乐者与周俱文也。王者舞六乐於宗庙之中舞先王之乐明有法也。舞已之乐明有则也。舞四夷之乐明大德广及之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齐景公为西曲潢其深灭轨高三■刃横木龙■也。立木鸟兽公衣黼黻衣素绣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带冻玉而冠。且被■乱首南面而立傲然。

吴王夫差出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於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今闻夫差■欠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自先败也。已安能败我。

列国君部·信谗

夫谗言败善君子之所忧偏听生奸先民之攸戒盖夫浸润之■替萋菲之谤其言孔甘内深刺骨非夫特蕴明识洞察情伪固将诒祸於贤哲兆乱於家邦者焉矧乃分五等之爵临千乘之国有人民以为政有家陪而就列乃复昵比■金佞■於左右启纳邪蛊申之诛罚俾含忠守道之士■然隐忧■■愚险中之夫得肆其志斯小积土为高曰：台有木曰：榭过再宿曰：次妃嬙贵者嫔御贱者皆内官雅风人之所伤也。

陈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作防有鹊巢忧谗贼也。郑厉公时齐人伐郑孔叔言於郑伯曰：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於病（竞强也。惮难也。）既不能■。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公曰：吾知其所繇来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说）对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於是郑杀申侯以说於齐。且用陈轅涛涂之■替也。（五年涛涂怨郑申侯反已於召陵故劝之城其赐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孙不忘吾助子请乃为之请於诸侯而城之美遂■替诸郑伯曰：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申侯繇是得罪）。

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生奚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齐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於曲沃归胙於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毒酒经宿辄败而经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告曰：贼繇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状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吾自理则姬死姬死则君必不乐不乐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縊于新城姬遂■替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诗之唐风盖刺献公好听谗焉。

楚成王时晋阳处父侵蔡令尹子上救之夹■氏而军子上欲涉大孙伯曰：晋人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太子商臣■替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卫成公出奔楚使元喧奉叔武以受盟於诸侯或诉元■亘於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角元■亘子）■亘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

晋厉公五年三■谗伯宗杀之（伯宗晋大夫三■■□■■至）厉公多外嬖姬归欲尽去群大夫而

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者尝与至有怨及栾书。又怨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栾书欲待楚师退而击之至云：楚有六间不可失也。）乃使人间谢楚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会与国不具是以事不成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愿公试使至之周（周京师）微考之果使至於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至至不知见卖也。厉公验之信然遂怨至欲杀之八年厉公猎与姬饮至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至至射杀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公反以为至至夺豕也。）将诛三未发也。至至欲攻公曰：我虽死公亦病矣。至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死耳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至至。

鲁昭公十三年会诸侯於平丘莒人於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鲁同好。又不朝夕伐莒无故怨晋人信之所谓谗慝弘多）我之不共鲁故之以（不共晋贡以鲁故也。）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将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至至谦辞以绝鲁）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蛮夷谓莒）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闻命矣。齐灵公时庆克通於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於闾（庆克庆封父蒙衣亦为妇人服与妇人相冒闾巷门）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鲍牵鲍叔牙曾孙）武子召庆克而谓之庆克久不出（惭卧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国子谪我（谴责也。）夫人怒国子相灵以会（会伐郑）高鲍处守（高无咎鲍牵）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至至索备奸人）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国子知之（灵公）别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

宋平公共公子也。初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尤甚也。）姬纳诸御嬖生佐（佐元公）恶而婉（佐貌恶而心顺）太子痤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师畏而恶之（合左师向戌）寺人惠墙伊戾为太子内师而无宠（惠墙氏伊戾名）楚客聘於晋过宋太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女乎！（夫谓太子也。）对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伊戾为太子内师不行恐内侍废阙）臣请往也。遣之至则歃血用牲加书徵之（诈作盟处为太子反徵验）而骋告公（骋驰也。）曰：太子将为乱与楚客盟矣。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对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视之则信有焉（有盟徵）问诸夫人与左师则皆曰：固闻之公囚太子太子乃自缢而死。

景公时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师）有友曰：田丙而夺其兄至至般邑以与之至至般愠而行告桓司焉之臣子仪克（克在下邑不与至至之乱故在）子仪克至至告夫人曰：麋将纳桓氏公问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将以杞姒之非我为子（为至至子杞姒子仲之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从故对曰：右师则老矣。不识麋也。（言右师老不能为乱麋不可知）公执（执麋）皇瑗奔晋。

楚灵王时成虎为大夫或至至替成虎於楚子楚子谓虎。若敖之馀也。遂杀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孙与斗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斗椒作乱今楚子信至至替而讫讨。若敖之馀）。

齐景公时田穰苴为将军至至燕晋之师晋师罢去燕师度水而解追击之遂取所亡邦内故境而引兵归景公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益於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至至替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时景公任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子》谏曰：臣闻明君望见圣人而信其教不闻听谗佞以诛赏。又问《晏子》曰：治国之患亦有常乎！对曰：谗夫佞人之在君侧者好恶良臣而行与小人比国之常患也。公曰：谗佞人则亦诚不善矣。虽。然则奚曾与国常患乎！《晏子》曰：君以为耳目而好繆也。夫上乱君之耳目下使群臣皆失其职，岂不诚足患哉！

楚平王七年杀其大夫伍奢伍尚太子建奔宋初楚子之在蔡也。郢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师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至至替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於秦无极为逆劝王取之。又言於楚子曰：晋之伯也。迨於诸夏而楚僻陋故不能与之争。若大城城父而至至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无极为言於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一过纳建妻）何信於谗王执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贰奉初以还（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

无及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奸犯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还）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棠君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员尚弟子胥）曰：尔■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吁食乎！楚人皆杀之。

卫灵公时孔子居卫顷之或■替孔子於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臣钦。若等按《史记》音义曰：以兵仗入胁孔子）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齐悼公时或■替胡姬於齐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党也。齐侯杀胡姬（安孺子景公太子荼也。）

吴王夫差时太宰伯■数与伍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於齐闻员■子於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东吴门以观越兵入也。卫出公逐其臣太叔遗初。

卫侯占梦嬖人（以能占梦见爱）求酒於太叔僖子（僖子太叔遗）不得与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惧害（■占卜梦而言）乃逐太叔遗遣奔晋。

鲁元公时吴起为将攻齐大破之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已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簿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君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鲁鲁君疑之谢吴起。

魏武侯时吴起为西河守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为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國小。又与■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之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於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武侯武侯疑之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鬼委嬖人爱幸小人也。）公曰：将见孟子（平公敬孟子有不敢请召将往就见之也。）臧仓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繇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匹夫亡夫也。臧仓言君何）公曰：诺。

楚怀王时屈原为左徒博文■志明於治乱嫻於（为轻千乘而先匹夫乎！以为君子贤者当行礼义而孟子前丧父约後丧母奢君毋见之也。）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吾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原。

燕惠王为太子时常不快於乐毅是时乐毅为上将军音闲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上而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追至於临淄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以属燕惟独莒即墨未服会惠王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於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来，於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

魏安■王时公子无忌率五国之兵破秦军於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於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赵王迁时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

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之杀赵葱虜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魏王时庞恭与太子质於邯鄲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远於市而议臣者过於三人矣。愿大王察之，於是辞行而谗言先至恭果不见魏君矣。

史不书王谥。

卷二百五十四

列国君·部失政失礼失政

宗周之季王道版荡列国之际乱政亟行或作法於贪而不胜其弊或布赏无艺而不抚其民苟从匪彝罔迪率典繇是蒸黎疲匱田野汗菜礼义不_二谗慝并进上下黷乱君臣诅盟宠赂是彰女谒败度及其微弱不能自存以至陵迟莫保其宗社者也。

郑庄公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庄公之母谓武姜生庄公及弟叔段好勇而无礼公不早为之所而使骄慢）国人赋将仲子以刺之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又赋太叔于田以刺之其後齐侯伐许颖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庄公使卒出_□行出犬鸡以诮射颖考叔者（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颖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间皆诮之）君子谓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诮之将何益矣。

鲁桓公六年八月壬午大阅大阅者何阅兵车马也。修教明谕国道也。（修先王之教以明达於民治国之道）平而修戎事非正也。（礼因四时田猎以习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谓不因田猎无事而修之）其曰：以为崇武故谨而日之盖以观妇人也。

齐襄公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皆非其道大夫作甫田诗以刺之。

鲁庄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厩当以秋分因马入而_二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时）。

郑文公时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於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散还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也。国人赋清人之诗以刺之。

楚成王时郑伯始朝於楚（中国无霸故）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楚金利故）故以铸三钟（古者以铜为兵言楚无霸者远略）。

鲁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宋襄公十四年疾死泫战公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所谓教民战者习之也。春秋贵遍战而恶诈战襄公所以败於泓者言遍战也。非不教其民也。公羊以为不书葬为襄公讳背殡出肝所以美其有承齐桓尊周室之意郑君什之曰：教民习战不用是以不教也。诈战谓不期也。既期矣。当观敌为策倍则止敌则战少则守今襄公於泓之战违之。又不用其臣之谋而败故徒善不用贤良不足以兴霸王之功小信不知权谄之谋不足以交邻国会远疆故易讥鼎折足诗刺不用良此说善也。）

鲁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建午之月犹未为灾）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僖公忧民历一时经书不雨今文公历四时乃书是不勤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无恤民志）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历时而言不雨文不闵雨者无志乎！民也。公四不视朔天子告朔於诸侯受乎！祫庙礼也。（每口天子以朔政告於诸侯受而纳之祫庙告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视朔至于五月是後视朔之礼遂废故子贡欲去其羊）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视是不臣也。）

陈灵公时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王卿士单朝也。）遂假道於陈以聘於楚火朝觐矣。道_□不可行（火心星觐见草路为_□朝见谓夏之九月星见於辰也。）候不在疆（候人掌入疆宾客者也。疆）司空不视涂

(掌道路)泽不陂(陂障也。古不窋泽故鄣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渠也。古不防川故渠之)野有庾积(庾露也。诗云：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列树以表道。且为城守之用也。)垦田。若(发田曰：垦犹蒔言其稀少。若艺物也。)膳宰不致饩(生曰：饩)司里不授馆(司里里正掌授客馆)国无寄寓(寓亦寄也。无寄寓者不为庐舍以寄羁旅客也。)县无施舍(四甸为县方十六里施舍者所以施舍宾客负任之处)民将筑台于夏氏(夏徵舒之家也。)及陈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弗见(南冠楚冠也。宾单襄公)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辰角大辰。若龙之角角星明见者朝见东方建戌之初寒露节也。雨毕者杀气日盛雨气尽也。)天根见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间也。涸竭也。谓寒露雨毕之後五日天根朝见水潦尽竭也。月令仲冬水始涸天根见乃尽竭也。)本见而草木节解(本氏星谓寒露之後十日阳气尽草木之节理皆坼解也。)昴见而陨霜(昴天昴房星也。陨落也。谓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见而清风戒(谓霜降之後清风至所以戒人为寒备也。)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备藏也。)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谓火见之後建亥之初)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其时倣曰：收而场功待而畚局(时倣时所以倣告其民也。收而场功使人修仓时具也。畚器名土笼也。局举土之器具尔畚局将以筑作也。)营室之中土功其始(诗云：定之方中)火之初见期於司(期会也。致其筑作也。具会於司里之官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广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觐矣。而道。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庐庐有饮食)国有郊牧(国外曰：郊牧牧放之地也。)有寓望(表界之土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藪有圃草(泽无水曰：藪圃大则必有茂大之草以备财用)圃有林池所以御灾也。(灾几兵)其馀无非土民无悬耜(言尝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无奥草(奥深)不夺民时不蔑民功(蔑未)有优无逸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国城邑班次也。执事有次也。)县有序民(从所有序事)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於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理吏逆迎执瑞节为信往迎之也。行理小行人也。)候人为导(导宾至於郊出迎入於境)卿出郊劳(聘《礼》曰：宾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劳之)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宾将有事於庙则宗祝执祭祀之礼也。)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之委积也。)司空视涂(视险易也。)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祭祀宾客供其材)甸人积薪(甸人掌薪蒸之事)火司监燎水师监濯(监涤濯之事者)膳宰致餐(餐熟食)廩人献饩(饩禾米也。)司马陈刍(圉人养马故致刍圉人职属司马)工人展车(展验客车恐伤败也。)百官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则皆官正莅事(正官)上卿监之。若王巡狩则君亲监之今虽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王之亲族也。)承王命以为过宾於陈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造为彝常)无即亾淫(亾亾慢即安)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典常)今陈侯不念嗣续之常弃其伉俪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渎姓矣。乎!(卿佐孔仪也。谓徵舒之父御叔即陈公子夏之子灵公之从祖父妣姓也。而灵公淫其妻是为渎乱其姓)陈我大姬之後(大姬周武王女虞胡公之妃陈之祖姬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略常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令无从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帅其德犹恐陨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大国晋楚)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谓教令制官)六年单子如楚(定王六年鲁宣之八年也。)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楚子庄王也。)

齐灵公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夙沙卫齐寺人索简择精者)齐师乃还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谥法乱而不整曰：灵言谥应其行)楚康王时为舟师以伐吴(舟师水军)不为军政(不设赏罚之差)无功而还。

鲁襄公十一年王正月作三军作为也。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周礼》司马法曰：万有一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然则此言天子六师凡万有五千人按大国三军则三万七千五百人诸侯制逾天子非义也。又云：诸侯一军。又非制也。昭五年经曰：舍中军《传》曰：贵复正也。然则鲁有二军今云：作三军增置中军一鲁为次国於此为明)

晋平公十一年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士弱晋之狱大夫）氏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卫侯以女说晋而後得归）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言晋之衰）十四年晋人使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太叔与伯石往子太叔见太叔《文子》（《文子》卫大夫）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周宗诸姬也。夏肄杞也。肄馀也。屏城也。）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姻孔云：（言王者和协近亲则婚姻甚归附）晋不邻矣。其谁云：之是年平公。又使女叔侯来治杞田（使鲁归前侵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谓叔侯取货於鲁故不尽归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货）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八国皆晋所灭焦在陕县阳属平阳郡）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武公献公晋始盛之君）谁得治之杞夏馀也。而即东夷（行夷礼）鲁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晋以杞封鲁犹可而杞何有焉（何有尽归杞伯）鲁之於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於朝史不绝书（书鲁之朝聘）府无虚月（无月不受鲁聘）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宁怪夫人所为无用责我）

十五年平公筑铜■之宫数里（铜■晋之宫）而诸侯舍於隶人二十四年成■■祁（在昭八年）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贱其奢也。）为取更■故（鲁取更■在昭十年）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晋德薄欲以威服人）乃并徵会于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下邳有良城县）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辞不会）

郑简公三十三年及其大夫盟（驷良争故）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郑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召臣诅盟。故曰：乱未已）

陈襄公二十六年郑子产如陈■位盟归复命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不可与结好）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政不出一人）以介於大国（楚晋也。）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

楚灵公三年以诸侯伐吴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庆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吴）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谓性不恭顺）其肯从於戮乎！播於诸侯焉用之（播闻也。）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於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杀其君弱其孤以盟大夫（齐崔杼弑君庆封其党也。故以弑君罪责之）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七年就章华台（南郡华容县有台在城内）下令内亡人实之八年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此时改城父为夷城父县属谯郡）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许田）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於陈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与城父人）迁方城外於许（成十五年许迁於莱因谓之许今许迁於夷故以方城外实其处言灵王使民不安）初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夺■居田（居掩之族言■氏所以怨）迁许而质许围（迁许在九年围许大夫）蔡洧有宠於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楚灭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国故。）王使与於守而行（死使洧守国王行至乾■）申之会越大夫戮焉（申会在昭四年）王夺斗韦龟中■（韦龟令尹子文玄孙中■邑名）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成然韦龟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弃疾也。故犹旧也。韦龟以弃疾有当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氏之族及■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常寿过申会所戮者）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坚固者）

晋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山有枢诗以刺之。

齐景公十二年如晋请伐北燕晋人许之十二月遂伐北燕明年正月癸巳齐侯次于虢（虢燕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敝器瑶瓮玉楛之属）公孙□曰：受服而退候■而动可也。（□齐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阳县东北至河间郑县入易水）燕人归燕姬（嫁女与齐侯）赂以瑶{雍缶}玉楛□耳不克而还（瑶玉也。楛匱也。□耳玉爵）二十二年伐徐二月丙申齐师至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虑县东有蒲如阪）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国名高平昌邑县东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赂齐）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为

小国害)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亢御)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戾定也。肄劳也。言周旧为天下宗乃今衰灭乱无息定执政大夫离居异心无有念民劳者)其是之谓乎！陈惠公十年宋卫陈郑皆火郑子产襮火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不义所以亡)。

楚平王六年城州来沈尹戌曰：楚人必败(沈尹戌乃庄王曾孙叶公诸梁父也。)昔吾灭州来(在十三年)子旗请伐之王曰：吾未抚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怠民五年可抚之矣。戌曰：吾闻抚民者节用於内而树德於外民乐其性而无寇讎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转迁徙也。)忘寝与食非抚之也。(平王所以不能霸)九年大夫越使告于宋曰：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无宁以为宗羞(无宁宁也。言华氏为宋宗庙之羞耻)寡君请受而戮之对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华向公族也。故称父兄)以为君忧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战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图之楚人患之(患宋以义距)。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在郟十月郟溃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则恶矣。亦讥公也。(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郟小邑复使溃乱德之不见如此之甚)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

晋定公六年假羽旄於郑郑人与之(析羽为旄王者游幸之所建郑私有之因谓之羽旄借观之)明日或旆以会(或贱者也。继旆曰：旆令贱人施其旆执以从会示卑郑)晋，於是乎！失诸侯(晋无礼所以遂弱)。

曹伯阳十年宋人围曹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也。)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许之(振铎曹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祖以听政言霸说於曹伯曹伯从之乃背晋以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筑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捐丘大成钟(梁国下邑县西南有黍丘亭)明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卫庄公元年饮孔悝酒於平阳(东都燕县东北有平阳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纳焉(纳财贿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惭负孔悝不欲令人见)载伯姬於平阳而行(载其母俱去)孔悝出奔宋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太子华奔越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何亦无道(何太子华弟)。

燕易王卒燕子哱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昏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鹿毛寿(一作屠毛。又曰：甘陵县本名屠)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繇许繇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於子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哱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於子之三年国大乱。

列国君部·失礼

夫宅天衷建皇极诞为民纪率繇礼经。若乃制度云：为其会节轨量物采陈之表仪然後百度缉熙庶功明密所以治政何莫繇斯道不虚行人存则举嗟夫胙土命氏体国君民将以寅亮帝功光辅王室然或功亏为翰业旷象贤灭德立违长傲纵欲徇耳目之常视忽经纪之远图谓权衡为可欺以旧坊为无用非烛何见既自取於行无耜而耕终靡成於作国家之败，於是在焉期示方来用从谗次鲁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

三年秋公子如齐逆女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於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於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侯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十八年春桓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始议行事）申曰：男有家女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违此则为渎今公将姜氏如齐故知其当致祸乱）。

庄公四年秋七月公及齐人狩于禚（越竟与齐微者俱狩失礼可知）。

十年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初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

二十二年冬庄公如齐纳币（公不使卿而亲纳币非礼也。母丧未再期而图昏）。

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庄公使宗妇觐用币非礼也。（传不言大举非常）。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长历推之辛未实七月朔置闰失所故致月错）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谓正阳之月今书六月而传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阳月也。慝阴气）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日食历之常也。然食于正阳之月则诸侯用币于社请教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责以明阴不宜侵阳臣不宜掩君以示大义）。

是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失常礼也。）凡天灾有币无牲（天灾日月食大水也。祈请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犹灾也。月侵日为眚阴阳逆顺之事圣贤所重故特鼓之）。

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诸侯之事）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义）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惧夷狄）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虽夷狄俘犹不以相遗）。

闵公二年夏吉于庄公速也。（三年丧毕致新死者之主于庙庙之远主当入祧因是大祭以审昭穆谓之于庄公制未阕时别立庙庙成而告祭。又不于太庙故详书以示讥）夫唯。

僖公八年秋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殓于庙不赴于同不于姑则弗致也。

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宋其称子何也。未葬之辞也。礼枢在堂上孤无外事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为无哀矣。（攒木如椁涂之曰：殓殷人殓于两楹之间周人殓于西皆之上宋殷後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战于泓郑文夫人聿氏姜氏劳楚子於柯泽（楚子还过郑文公夫人聿氏楚女姜氏齐女也。柯泽郑地）楚子使师縶示之俘馘（縶楚乐师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阃（阃门限）戎车不迓女器（迓近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妇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郑（为郑所享）九献（用上公之礼九献酒而礼毕）庭实旅百（庭中所陈品数百也。）加笾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笾豆笾豆礼食器）享毕夜出文芋送于军取郑二姬以归（二姬。又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以寿终）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公兹父卒（宋襄公）初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言名之为明器而与祭器皆实之是乱鬼器与人器）。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据逆在四年）三年之内不图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足二十五月。又礼先纳采问名纳吉乃纳币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内故云：尔）吉于庄公讥。然则何为不于祭焉讥（据吉于庄公讥始不三年大事图婚俱不三年大事犹从吉不复讥）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虚加之也。（非虚加责之）以人心为皆有之（以人心为皆有痛疾不忍娶）以人心为皆有之则曷为独於娶焉讥（据孝子痛疾吉事皆不当为非独娶也。）娶者大吉也。（合二姓之好传之于无穷故为大吉）非常吉也。（与大事异）其为吉者主于己（主于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为有人心焉者则宜于此焉变矣。（变者变动哭泣也。有人心念亲者闻有欲为己图婚则当变动哭泣矣。况乃至于是于纳币成婚哉！）

四年夏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礼诸侯有故则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鲁也。（允信也。始来不见尊贵故终不为国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见出。故曰：出姜）曰：贵聘而贱逆之（公子遂纳币是贵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礼迎是卑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主内主也。）不允宜哉！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

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诸侯每月必告朔听政因朝宗庙文公以闰非常月故阙不告朔）闰月不告朔非礼也。（经称告月传称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闰以正时（四时渐差则致闰以正之）时以作事（顺

时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时则年丰)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七年春伐邾间晋难也。(公因霸国有难而侵小)三月取须句=文公子焉非礼也。(邾文公子叛在鲁故公使为守须句大夫也。绝大=之祀以与邻国叛臣。故曰:非礼)。

十五年六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为非礼)日有食之天子不举(去盛饌)伐鼓于社(责群阴伐犹击也。)诸侯用币于社(社尊於诸侯故请救而不敢责之)伐鼓于朝(退自责)以昭事神训民事君(天子不举诸侯用币所以事神尊卑异制所以训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是年秋齐侯(懿公)侵鲁西鄙谓诸侯不能也。(不能讨也。)遂伐曹入其郭讨其来朝也。鲁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已则无礼(执王使伐无罪)而讨於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已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

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不郊而望皆非礼也。(言牛虽伤死当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废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於垂(有事祭也。仲遂卒与祭同日略书有事为绎张本垂齐地非鲁境故书地)壬午犹绎万入去=(绎。又祭陈昨日之礼所以宾尸万舞名=管也。犹者可止之辞鲁人知卿佐之丧不宜作乐而不知废绎故内舞去=恶其声闻)非礼也。

十七年春晋侯(顷公)使=克徵会于齐(徵召也。欲为断道会)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子登妇人笑於房(跛而登阶故笑之)献子出怒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不复渡河而去)。

成公二年十一月晋侯(景公)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洒毁常王命(式用也。)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怨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兄弟同姓国甥舅异姓国略经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匿(告伐事而不献囚俘)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於王室(巩朔上军大夫非命卿名位不达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谓献齐捷)余虽欲于巩伯(欲受其献)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後也。(齐世与周昏。故曰:甥舅)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庄伯巩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属也。三吏三公)礼之如侯伯克使大夫告庆之礼降於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相相礼者籍书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宫非礼也。(鞍战在二年)听于人以救其难而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言请人救难非已功)。

十七年晋侯田(历公)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後使大夫杀(传言厉公无道先妇人而後卿佐)。

襄公二年夏齐姜薨齐侯(灵公)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宗妇同姓大夫之妇妇人越疆送葬非礼)。

四年春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前年何忌之师侵陈今犹未还繁阳楚地在汝南铜阳县南)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军礼不伐丧)陈人不听命(襄公)鲁大夫臧武仲闻之曰: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陈陈无礼故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悼夫人晋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彻乐非礼也。(彻去也。)礼为邻国阙(礼诸侯绝期故以邻国责之)。

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亲=遂(诸侯有遣使=遂之礼今楚欲依遣使之比时楚康王也。)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遂则布币卒(先使巫祓除殡之凶邪而行=遂礼与朝而布币无异)乃使巫以桃=先祓殡(=黍稷)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礼君临臣丧乃祓殡故楚悔之)。

昭公九年晋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晋大夫荀盈)平公饮酒(与群臣燕平公晋侯彪也。)师旷李调侍(侍与君饮也。燕礼记曰:请旅侍臣)鼓钟(乐作也。燕礼宾入门奏肆夏既献而乐阍君亦如之)杜蕢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寝(燕于寝)杜蕢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三酌自罚)平公呼而进之曰:蕢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曩=也。始来入时开谓谏诤有所发起)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纣以

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以举乐为吉事所以自戒惧）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丧重於疾日也。杂记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诏诰也。太师典奏乐）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褻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言调贪酒食褻近臣亦当规君疾忧）尔饮何也。曰：蕘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闻义则服）杜蕘洗而扬觶（举爵於君也。礼扬作媵扬举也。媵送也。扬近得之）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欲後世以为戒）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觶谓之杜举（此爵遂因杜蕘为名毕献献宾与君）

定公元年秋立炀宫（炀宫伯离子庙毁已久）立者不宜立者也。十五年春邾子来朝（邾子名益）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戎戎，於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归传）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据鲁大夫无孟子）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据不称夫人某氏）讳娶同姓盖吴女也。（礼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为同宗共祖乱人伦与禽兽无别昭公既娶讳而谓之吴孟子春秋不系吴者礼妇人系姓不系国虽不讳犹不系国也。不称夫人不言薨不书葬者深讳之）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将以为夫人使宗人夏献其礼（宗人礼官）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称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齐（桓公始娶文姜）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为太子国人始恶之。（恶公）

卷二百五十五

列国君部·失贤拒谏害贤失贤

古语曰：千里一贤犹云：比肩言希有也。又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贤谓难得也。必能遇而礼之得而任之则治无不胜道无不臧观其简兮之诗：彼之句邦君失道贤人退藏欲霸盛不其难哉！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诗人赋柏舟言其不遇也。又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於伶官皆可以仕於王者也。（矣。伶官乐官也。伶氏世掌乐官而善焉故後世多号乐官为伶官）又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也。）

郑庄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穷犹终也。）诗人赋考：刺庄公也。又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郑自庄公而贤者陵之朝无忠正之臣故刺之）又遵大路诗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

昭公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祭仲专权）诗人赋狡童刺忽也。（忽昭公也。）又扬之水君子闵忽之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而作是诗也。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诗人赋侯人以刺之。

虞公（史不书名及谥）时晋侯复假道於虞以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虞公不听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又云：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而亡一本云：而去虞公之不可谏奚知之）

秦康公亡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诗人赋晨风以刺之。又权舆刺康公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是时晋大夫士会奔秦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六卿相见於诸浮（诸浮晋地）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贾季亦晋大夫奔狄）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能外事。且繇旧勋（有狐偃之旧）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杀阳处父故）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义）其知足使也。且无罪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孥於晋使夜逸（魏寿馀毕万之後孥寿馀子也。）请自归於秦秦伯许之（许受其邑）履士会之足於朝（躡士会足欲使

行)秦伯师於河西(将取魏)魏人在东(今河北县於秦为在河之东)寿馀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欲与晋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於君不可悔也。(辞行示已无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孥者有如河(言必归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策马挝临别授之马挝并示已所策以展情绕朝秦大夫)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不用也。(示已觉其情)既济魏人而还(喜得士会)。

齐景公时孔子齐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鲁三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间也。)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圣道难成故云:吾不能用)卫灵公时孔子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替孔子於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其後自陈还卫灵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言诚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孔子既行不得用於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於河闻奚鸣犊舜华之死也。乃还反乎!卫灵公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鲁哀公时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魏惠王时相公叔痤病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默然王。且去痤屏人言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

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公孙鞅乃西入秦。

齐宣王时邹人孟轲受业于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王王不能用梁。

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乃楚。

楚怀王时屈原为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怀王听上官大夫之谗疏之及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虽放流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与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列国君部·拒谏

夫四海之富重畜也。故天子建德以藩屏丕绪千乘之国厚位也。故诸侯立家以保佑王爵所以弥缝其阙而图惟厥终者也。故曰:诸侯有谏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矣。噫礼义下衰风流殊缺或臣能承命摩励之志屡申而君匪从流忠力之臣罕谅《传》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从而不改乱之阶也。其自用甚者则唯戮是闻故有尽思进忠之臣萌祸心以为报谋以卫国之士赏刑典而勿舍在愎谏之斯甚咸贪乱以自丧民之无援祸不旋踵斯可哀也。哉!

卫庄公时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昔谏之弗听(鲁隐公三年臣钦。若等曰:自此已後谏辞并具陪臣规讽门)鲁隐公将如棠观鱼者(五年)臧僖伯谏之公曰:吾将略地焉(伪辞以略地略摄巡幸之名《传》曰: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遂往陈鱼而观之(陈设张也。公大设捕鱼之备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矢鱼于棠非礼也。

陈桓公时郑伯请成于陈(成犹平也。鲁隐公六年)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五父陈公子佗)陈侯曰:宋卫实难(可畏难也。)郑何能为遂不许。

鲁桓公取郕大鼎于宋(一年)纳于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之(大夫僖伯之子)公不听。

庄公如齐观社(纵放也。)曹刖谏之公不听遂如齐是年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楠匠师庆言於公曰:臣闻圣王公之先封者遗後人之法今先君俭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属欲美之对曰:无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听。又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觐用币御孙曰:男女同愤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繇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二十三年)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

ば犹能庇其本根（鲁文公时）故君子以为比（葛之能ば蔓繁滋者以其本支荫之也。）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谓诗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不听。

齐景公时晋大夫栾盈自楚＝齐晏平仲言於齐侯曰：商任之会受命於晋（受辄栾氏之命）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鲁昭公自齐如晋将如乾侯（齐侯卑公故＝晋）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欲使次於境以待命）弗听使请逆於晋晋人曰：天祸鲁国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一介单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齐逆君）使公复于竟後逆之（逆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见辱）

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赤狄别种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谏曰：君之嗣＝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太子统师是失其官也。专命则不孝是为帅必不威）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

惠公时秦饥使乞余于晋（鲁僖公十四年）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秦伐晋惠公乘小驷郑入也。（郑所献马名小驷）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惟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入易（变易人心）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胠愤兴外＝中乾（狡戾也。愤动也。气狡愤於外则血胠必周身而作随气张动外虽有＝形而内实乾竭）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及战于韩原戎马还泞而止（泞泥也。还便旋也。小驷不调故堕泥中）秦获晋侯以归。

郑文公时晋公子重耳过郑文公不礼焉叔瞻谏之弗听叔瞻曰：若不礼焉则请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庠稷不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弗听。

曹共公时晋公子重耳自卫过曹共公不礼焉闻其骈胁欲观其状止其舍谋其浴设帷薄而观之僖负羁言於曹伯曰：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从之可谓贤矣。而君蔑之不用贤也。谓晋公之亡不可不怜也。比之宾客不可不礼也。失此二者是不礼宾不怜穷也。玉帛酒食犹粪土也。爱粪土以毁三常（政之＝礼之宗归之常）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公弗听。

宋襄公时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言君兴天所弃必不可不如赦楚勿与战）弗听。

鲁僖公时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僖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弗听公及邾师战于升陞我师败绩。

晋灵公时赵宣子为（鲁文公时）政骤谏而不入（宣子赵盾）灵公壮侈厚敛＝墙（＝画也。）从台人弹人观其避丸也。宰夫＝而熊蹯不熟（蹯熊掌其肉难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赵盾随会前数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

楚灵王虐（灵王鲁昭公时）白公子张骤谏（子张楚大夫白公）王患谓史老曰：吾欲已子张之谏。若何（史《老子》□也。）对曰：用之实难已之易矣。若谏君则曰：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中身也。《礼》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殇宫殇之居也。执谓记其录籍制服其身如其居处。若今世云：能使殇贤）凡百箴谏也。吾尽闻之矣。宁闻佗言（不欲闻谏）白公。又谏王如史老之言对曰：臣惧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复语（病不能然故复使语）不＝虽不能用吾□＝之於耳（□犹愿＝置也。）对曰：赖君之用之也。故言（赖恃）不然巴浦之犀＝兕象其可尽乎！其。又以规为＝也。（＝＝牛规见也。＝所以塞耳言四兽之牙角可以为难尽而。又以规谏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兽则荆交有也。浦地名，或曰：巴浦巴郡合浦）遂趋而退归杜门不出七月乃有乾＝之乱灵王死之。

吴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践败於会稽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後必悔之吴王不听。又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嗣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勾践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王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

不听其後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齐犹石田无所（石田不可耕）用。且盘庚之诒有颠越勿遗（颠陨也。越坠也。陨越无道则割绝无遗也。）商之以兴（一本作盘庚之诒有颠之越之商以之兴子胥传语曰：有陨越商之兴也。）吴王不听（果为越所灭）。

楚怀王听张仪计欲许秦易黔中之地屈原曰：前大王见欺於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背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後怀王怒张仪之诈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既绝於齐而责欺於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於秦发兵而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虜我大将军屈平卑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人遂取汉中之郡。

齐王建时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於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於齐楚平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於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弗听。

燕王喜时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鄲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问之对曰：不可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高平（徐广曰：在常山今日：高邑）卿秦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服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蹴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王也。燕军至宋子（徐广曰：属钜鹿）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於高平破卿秦乐乘於代乐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馀里围其国。

列国君部·害贤

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兴亡治乱之所系焉在昔周道陵迟诸侯盛家部之伍惟俊是泽斯所以建定霸之业成夹辅之勋者也。乃有末则哲之鉴孤遗之命或忿其忠说之谏或乖於委任之道而皆非辜受祸没地无告以至悲伤其士庶殒绝其宗社千古之下览之者固可掩卷而叹息矣。

晋怀公立（鲁僖公二十三年）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王怒囚狐突曰：子来则免曰：臣之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王卒杀狐突。

秦穆公卒（鲁文公六年）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子车秦大夫氏也。以人从葬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钜鹿年鸟（黄鸟诗秦风义取黄鸟止于棘桑往来得其所伤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遗世犹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大雅言善人亡则国瘁病）无善人之谓也。若之何夺之（秦穆公卒葬雍秦穆公蒙在橐泉宫祈年观下）。

晋灵公不君（失君道也。）赵宣子骤谏公患之（鲁宣公二年）使贼之（晋力士）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触槐而死是（槐赵盾庭树）具录部义烈门）年秋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右军右）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獒焉明抔而杀之（獒猛犬也。）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於夏姬（鲁宣公九年）皆衷其袷日服以戏于朝（二子陈卿夏姬郑穆公女大夫御叔妻衷也。袷日服近身衣）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宣示也）。且闻不令君其纳之（纳藏袷日服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谋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一云：泄冶阖之入谏曰：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君鬼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杀之）。

晋厉公五年（鲁成公十五年）谗伯宗杀之伯（三至）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

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疥广徒也。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後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於齐闻其子於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吴太宰既与子胥有隙因谗于夫差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祸不难。且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齐也。乃属其子於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尝鞅鞅有怨望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赐伍子胥属镂剑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与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谗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必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

越王勾践既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鸩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狡兔作郊）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自杀。

秦昭王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攻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兵兵亡五较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秦王使王代陵将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死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属安定府）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馀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遂自杀。

齐闵王时负郭之民有狐巨者正议王杀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宗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虜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卷二百五十六

储宫部·总序

昔三王家天下以传於子司马迁作本纪载夏商之世系详矣。而妣氏多父子继立商人率兄弟相及储嫡之制无闻焉礼有文王世子之篇春秋传载王世子会于首止而诸侯之嫡子亦称世子盖成周之制天王之子称王世子诸侯之子称世子。又皆有太子之称秦并六国兼皇帝而建号汉承秦法崇建储贰以嫡嗣为皇太子诸侯王之嫡子称世子焉历世以还遵其位号盖大易述主器之义实长於震宫书纪元良之重以正于万国前星少海之象著乎！穹厚抚军监国之任备乎！出处继明承序于以显守祧之贵庙趋郊见于以彰率礼之教授经齿学所以敦道义之则安车金玺所以异车服之等至於宫朝之设则承华博望越藩邸之范官属之次则保傅三少峻天秩之品其後加四率之卫益坊寺之职命爵之叙侔於上台奉养之给亚於尊极良以其承万代之业居群后之上帝宸之贰体率土之系心当副君之任为天下之本故其礼秩之尤重而安危之斯属焉

今之所纪者自文武而降包举鼎国并叙南北以迄于前唐凡膺明两之重司匕鬯之祀类其行事辨其淑慝。若夫少阳毓德终正南面而有发诞弥之祥庆挺渊穆之仪表因心形于孝友作事彰乎！令德智量越于群品辞学昭乎！世誉系乎！一人之善者比不复徵其於建树明嫡之始尊异师傅之礼出统兵旅居掌国政宾待贤隼讽谏违失及夫胄延之尚齿宫臣之讲学公朝之崇奖优制之旌饰咸用论次以著于编凡储宫部一十七门。

列国君部·建立

王者建立储贰所以重宗庙社稷而安天下也。自内禅已还或弟或子尊尊亲亲各以其道故周文三朝之事著于礼经汉明四重之德形于诗什《书》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易》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此之谓也。若乃东海辞让刘氏隆於永平晋王矫饰杨宗覆于大业以爱则临淄京兆几遗魏嗣之贤以功则贞观开元卒致唐祚之盛繇斯而言主匕鬯承大统者非徒人事盖亦有天意焉然自周以前不载建储之事故以汉氏为首。

汉高祖初为汉王二年六月壬午立子盈为太子（慝快也。）

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请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也。诏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M志（重谓增益也。）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犹言何以称天下之望）其安之（安犹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阅犹更历也。）明於国家之体吴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陪辅也。）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即惠帝也。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必将传位於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且千岁（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宁也。）有天下者莫长焉（言上古以来国祚长久无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所以能尔者以承嗣相传故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四海（设置立也。）今释宜建（释舍也。宜建谓=嗣）而更选於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不当更议）子启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帝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後者爵一级。

景帝四年四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

七年正月废太子荣为临江王二月丁丑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即武帝也。）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丁卯立皇子据为太子（即戾太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昭帝也。後单名弗）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初卫太子（即太子据也。其母卫氏）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帝年老宠姬钩弋赵=□仔有男（=□=予居钩弋宫故称之）帝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任堪也。属委也。）帝乃使黄门画周公辅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及帝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帝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宣帝地节三年四月戊申立皇太子骹（即成帝也。）

成帝绥和元年二月癸丑诏曰：朕承太祖鸿业奉宗庙二十五年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望者众不蒙天=至今未有继嗣天下无所系心观于往古近事之戒祸乱之萌皆繇斯焉（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其立欣为皇太子（即哀帝也。）初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帝所幸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昭仪及根见帝亡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帝，於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後将军朱博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後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博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师古曰：兄终弟及也。比必寐反）中山王宜为嗣帝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明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徵定陶王立为皇太子王谢曰：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谦不敢言为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陛下圣德宽仁敬

承祖宗奉顺神祇宜蒙福_二子孙千亿之报（《诗》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言成王宜民宜人天之所保佑永得福祿故子孙众多也。）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藩书奏天子报闻後月餘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奖厉太子专为後之谊。

後汉光武建武二年六月戊戌立子疆为皇太子。

十九年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疆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疆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即明帝也。时乐人作歌诗四章曰重光月重轮星重晖海重润以赞太子之德）明帝永平三年二月甲子立皇子_二旦为皇太子（即章帝也。）章帝建初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皇太子。

七年六月甲寅废皇太子庆为清河王立皇子肇为皇太子（即和帝也。）诏曰：皇子肇保育皇后承顺怀任_二达善性将成其器盖庶子慈母尚有终身之恩岂。若嫡后事正义明哉！今以肇为皇太子。

和帝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立皇子隆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餘日（即殇帝也。）

安帝永宁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皇太子（即顺帝也。）顺帝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子炳为皇太子。

魏武帝既受汉封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汉献帝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即文帝也。）初临淄侯植既以才见异而丁议丁_二杨修等为之羽翼帝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往不自_二励饮食不节文帝御之以术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定为嗣。

文帝黄初七年五月丙辰立平原王_二为皇太子（即明帝也。）丁巳即皇帝位初太子为平原王时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使子养帝平原以母不道终意甚不平後不获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长遇问起居郭后亦自以无子遂加慈爱文帝始以平原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礼为嗣故久不拜太子平原常从文帝射杀鹿母使平原射鹿子平原不从曰：陛下已射其母臣不忍复射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至是文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

明帝景初三年正月丁亥立齐王芳为皇太子（即废帝也。）是日即皇帝位。

蜀先主初为汉中王立子禅为王太子及即尊号册为皇太子。

後主延熙元年正月以子_二为皇太子。

吴太帝初受魏封为吴王立子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帝即皇帝位以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

赤乌四年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十三年八月废太子和处故鄣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亮字子明大帝少子也。帝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尝_二替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帝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妃和废帝遂立亮为太子。

景帝休永安五年八月戊子立子单为太子。

後主皓建衡元年正月立子瑾为太子。

晋文帝既受魏封为晋王咸熙元年十月魏陈留王以中抚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世子二年五月命世子为太子（即武帝也。）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後以次子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後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於攸问孙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将功归於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山涛涛对曰：废长立少为礼不祥国之安危当必繇之何曾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材_二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太子位于是乃定（羊_二涉学有智少与武帝同学甚相亲狎每接延同席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誉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常有代宗之议_二密为武帝书策甚有条理。又密观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後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繇是储位遂定。）

武帝泰始三年立皇子衷为皇太子（即惠帝也。）诏曰：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_二畏惧无以康济_二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嗣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始终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

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

惠帝永熙元年八月壬午立广陵王_二为皇太子（即愍怀太子也。）

永平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字熙祖惠帝长子母曰：谢才人幼而聪慧武帝爱之常在左右尝与诸皇子戏於殿上惠帝来朝执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女儿也。惠帝乃止（元康九年十二月废为庶人）。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孙临淮王臧为太孙诏曰：咎徵数发奸回作变。既逼废非命而歿今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称太孙太妃。

永宁元年正月赵王伦篡帝位废太孙臧为濮阳王五月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

太安元年正月皇太子尚薨六月以清河王遐子覃为皇太子持齐王。表曰：东宫旷然冢嗣莫继天下大业帝王神器必建储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将来而虚天绪非祖宗之遗志社稷之长计也。礼兄弟之子为犹子故汉成无嗣继繇定陶孝和之绝安以绍兴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众孙之中於今为嫡昔薄姬贤明文则承位覃外祖恢世载明德覃宜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以宁四海。覃之望覃兄弟虽并出绍可简令淑还为国裔不替其嗣辄谘大将军成都王及群公卿士咸同大愿请具礼仪择日迎拜遂立覃为皇太子。

永兴元年九月黜太子覃复为清河王三月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诏曰：朕以凉德纂承洪绪于兹十有五年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圯绝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颖为皇太弟都督外中诸军事丞相如故时颖既入京师复旋镇于邺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间王表颖宜储副遂废太子覃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

十二月诏曰：天祸晋邦蒙嗣莫继成都王颖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还第豫章王炽先帝爱子令闻日新四海注意今以为皇太弟（即怀帝也。）以隆我晋邦时炽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惧不敢当典书令卢陵修肃曰：二相经营王室志宁社稷储贰之重宜归时望亲贤之举非大王而谁清河幼弱未允众心是以既升东宫复赞藩国今乘輿播越二宫久旷常恐氏羌饮马於泾川岂众控久於霸水宜及吉辰时登储副上翼大驾早宁东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炽曰：卿吾之宋昌也。乃从之。

怀帝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诠为皇太子。

六年帝蒙尘于平阳前雍州刺史贾疋与京兆太守梁综共奉秦王邕为皇太子於长安（即愍帝也。）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王位于建康丙辰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

太兴元年三月丙辰即皇帝位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初帝为晋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琅琊王褒有成人之量过於绍从容谓司空王导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导曰：世子宣城俱有昭俊之目固当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

明帝大宁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康帝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聃为皇太子戊戌太子即皇帝位。

简文帝咸安二年七月乙未立会稽王昌明为皇太子（即孝武帝也。讳曜字昌明）。

孝武帝太原十二年八月立皇子德宗为太子（即安帝也。）宋高祖初封宋王以子义符为王太子永初元年六月即皇帝位为皇太子（即文帝也。）

文帝元嘉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臣钦。若等曰：即元凶也。）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丙寅立皇子业为皇太子（即前废帝也。）未之东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即明帝也。即成帝也。即穆帝也。居东宫七年加元服。

明帝泰始二年立皇子昱为皇太子南齐太祖初封齐公时以子贲为齐国世子建元元年四月太祖即位六月立贲为皇太子（即後废帝也。）

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子长懋为皇太子（即武帝也。）

永明十二年正月皇太子长懋薨四月以长懋长子昭业为皇太孙（即郁林王也。）诏东宫文武臣僚可悉改为皇太孙官属。

东昏侯永元元年四月己巳立子诵为皇太子梁高祖天监元年既受齐禅有司奏立储副帝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阙未之许也。群臣固请十一月甲子立长子统为皇太子（即昭明太子也。）时太子年幼依旧於内拜东宫官属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皇太子始出居东宫。

十四年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

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